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一二册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書店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一二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96.37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册

（99）

御題朱彝尊經義考
秦燔弗絶殆如繩未喪斯文聖語會疑信雖滋後人議述傳終賴漢
儒承天經地緯道由託一貫六同教以興藜閣炎劉校讎遜竹垞昭
代撰堪稱存亡若彼均詳注彝尊號竹垞秀水人康熙己未以博學
鴻詞授檢討入直內廷博聞淹貫是書通考歷代諸儒說經書目每
書先列撰人姓氏書名卷數次列題注曰存曰佚曰未見次列原書
序跋諸儒論斷及其人爵里彝尊考正按語載於末而附以逸經毖
緯擬經諸目凡三百卷自漢迄今說經諸書存亡可考文獻足徵編
輯之勤考据之審網羅之富實有裨於經學惟所注闕佚未見者今
四庫所錄往往其書尚存蓋冊府儲藏外閒難覯不足為彝尊病至
卷首冠以我朝　世祖御注孝經　聖祖日講解義自屬體制
應爾若臣工著述則當按時代先後彝尊於編次時亦未及詳訂即
如本朝成德所著之大易集義粹言合訂列於前而朱子元亨利貞
說列於後殊爲參錯第已刊布成書難以改刻惟今於四庫全書提
要內釐明以正體例至其義在尊經不惟汲古之助並將昭示來茲
實文獻於茲率可徵遠紹旁搜今古會焚膏繼晷歲年增考因斷理
求其是義在尊經羼不勝枕葄寧惟資汲鑒闡崇將以示孫曾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大理寺寺丞職銜臣汪汝瑮恭錄敬鐫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日承准
大學士舒　大學士于　字寄
浙江巡撫三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朕閱四庫全書館所進鈔本朱彝尊經義考于歷代說經諸書
廣搜博考存佚可徵實有裨于經學朕因親製詩篇題識卷首
此書現已刊行于世聞書板尚在浙江著將御製詩錄寄三寶
就便詢問藏板之家如願將朕此詩添冠卷端聽其刊刻亦使
士林咸知朕闡崇經學之意將此傳諭知之欽此遵
旨寄信前來

臣三寶謹按秀水翰林院檢討臣朱彝尊勵志研經學問淹雅
所著經義考一書尤為詳覈今值
右文曠典
祕閣宏開適由四庫全書館鈔錄進呈
御覽仰蒙
聖主睿藻親題臣於乾隆四十二年四月二十日接奉
廷寄
命訪藏板之家令其刊刻卷首昭示來茲臣隨查是書刊板係由朱
彝尊後裔歸於杭城捐職大理寺寺丞臣汪汝瑮家汝瑮於甲
午歲恭進遺書曾蒙
聖恩賞給佩文韻府一部並邀
御題曲洧舊聞書苑菁華二種先行發還敬謹藏貯今藏板經義考
又叨
睿製遙頒冠諸篇首不惟學古之士遵繩尺於後來並使傳述之家
慰勸勞於在昔垂諸藝林實為千載一時之盛臣三寶恭紀

兩淮鹽運使臣盧見曾謹
奏為恭
進事欽惟我
皇上
道貫天人
學綜今古
契心傳於東魯泮林煥俎豆之光
敷文教於中天石室啓圖書之祕微言大義經
睿解而逾明細目宏綱惟
聖裁之悉當猶念草澤有窮經之彥著述多自得之言其人既顯擢
以清班其書亦取登於冊府示天下以去華崇實之學根柢惟
在六經導多士於明體達用之途淵源必衷先聖臣因竊見
聖祖仁皇帝時翰林院檢討臣朱彝尊所纂經義考三百卷博徵傳
世之書誌其存佚提衡衆家之論判厥醇疵幸際
昌期首冠以
聖明之鉅製備陳列代不遺夫師友之緒言挈領提綱開卷瞭如指
掌升堂入奧披函燦若列眉實裨益於稽古之儒宜刊布於
右文之世但其已經授梓雖有易書詩禮四經而未能訖工尚有
春秋緯候各類臣訪存稿於其後嗣乃捐餘俸以成完書見淺
見深咸網羅而不失識大識小悉囊括以靡遺惟書臣纂輯之
勤即古人精神之寄況今者纘一代文獻之書補羣儒經籍之
志論說有資於考鏡見聞可藉為參稽較陳振孫之解題更加
繁富比晁公武之書志尤覺精詳昔當
聖祖巡幸浙江已曾進呈於
行幄今遇
皇上載臨闕里似可取備於書林臣謹將先後所刻經義考全書裝
潢二部每部六函計四十八本恭呈
御覽彝訓常明萬禩衍傳經之緒晴圖若揭千秋揚載道之文臣不
勝戰慄悚惶之至謹
奏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奉欽奉
硃批書留覽

朱竹垞先生歸隱小長蘆以緝學著書自娛遠屏聲迹獨千里寓書於余曰彝尊所輯經義考三百卷今已就九經之外旁及緯候唐宋以來碑版傳說搜采頗多公其惠踐前諾畀以序言廷敬發書喟然曰久矣夫經義之存佚有可指而言者也凡經之存佚不於其書於其人於其時有佚而若存者有存而若佚者秦燒書坑儒經佚矣漢興於殘煙斷燼之餘掇拾其什一二其時專門名家引經制事雖守殘抱闕彬彬乎有近古之風焉其後以經選士設科射策乃有通義之目經義之存莫盛於此夫其初所謂經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是以石渠之論稱制臨決者曰五經同異孝章修甘露故事亦曰論五經於白虎觀唐貞觀中乃分列九經而唐之經義不勝於漢若是乎佚者若存而存者若佚也夫經以致用致用之實莫大乎教人取士之法則由唐宋以來其間得失之故有可得而略言者唐初沿隋舊置六科其後科目雖繁大要以明經進士為重明經試經義進士試策詩賦雜文亦帖經故尤以是科為重後雖稍浮濫終唐之世卒未有以易之也宋初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後所重者詩賦論三題熙寧元祐之間詩賦經義罷復錯互而王安石呂惠卿創始之經義迄於今流毒無窮焉詩賦雖詞章之學而精其業非通經學古者則不克以為今之經義名雖正而實則乖蓋王氏之經學行而經亡滋甚矣安石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嗚呼豈知併學究而失之乎今古經具在而學術如此經之其存其佚皆不可得而知矣茲先生所著經義考至於三百卷之多雖其或存或佚者悉載簡編余以為經先生之考定存者固森然其畢具而佚者亦絕其穿鑿附會之端則經義之存又莫有盛於此時者矣微竹垞博學深思其孰克為之

聖天子典學右文石渠白虎集議方殿諸儒必將以竹垞為大師而正經學以淑人才有厚望焉余序竹垞經義之書而及唐宋以來所以教人取士之法意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康熙己卯日南至午亭陳廷敬書

經義考者諸儒說經之書目也古經六易書詩禮樂春秋見于經解
其時夫子傳易子夏序詩虞卿論春秋各有經說行乎其閒即至燔
書以後尚有古五子十八篇周官傳四篇列漢志中嗣此諸儒之說
經者遂紛紛焉自宋人倡爲論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
亡而後之僞爲文中子者直伸其語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
春秋散于是譚經之徒各掃先儒之說而經學不可問矣漢儒信經
凡所立說惟恐其說之稍違于經而宋人不然有疑文言非十翼文
者有疑顧命非周公所制禮者有疑春秋非夫子作者有疑春秋傳
非左邱氏書者有疑孝經爲六代後增改非七十子所舊傳者而至
于士禮則廢之周官經則明斥之王制月令明堂位諸篇則直袪之
詘之然且有誤讀隋書經籍志而謂尚書爲僞書誤讀劉歆讓博士
書而謂今所傳國風爲僞詩者是無經也朱子竹垞爲此懼從前人
所增七經九經十經十三經外更廣一大戴禮曰此皆經也于是窮
搜討之力出家所藏書八萬餘卷輯其說之可據者署其經名而分
繫其下有存佚而無是非使窮經之士一覽而知所考焉洋洋乎大
觀哉嘗按周禮春官以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志其書名此列代
史志所自昉也乃漢武藏書名之曰策而成帝求書天下命總其羣
籍而合爲縱略其在經義則所云六藝略者是也至後漢以四部立
名而以經部爲甲部歷魏晉六朝或稱新簿或稱舊簿而要之皆部
記之名此趙宋三館所以直稱爲書目而無有他也然而在官輯者
如劉歆奏經略班固著經部王儉撰經典志唐鄭覃等之修經書四
庫而自爲輯者則如謝康樂之編經目阮孝緒之分經典錄各有檵
軸竹垞曾官
內庭爲
天子典祕書會其時方用兵滇黔再闢固未暇檢校而籤奏之也其
後下徵書之
詔凡天下經義之在學官外者皆得盡入　祕府而
說經之書于斯爲盛然而未經甲乙也今竹垞于歸田之餘乃始據
疇昔所見聞合古今部記而著爲斯編曰經義考此真所謂古文舊
書外內相應者乃其所部分則
御注
勅撰一卷尊王也十四經爲經義者共二百五十八卷廣經學也逸
經三卷惟恐經之稍有遺而一字一句必收之也毖緯五卷緯雖毖
說經者也夫緯尚不廢而何況于經擬經十三卷此則不惟自爲義
并自爲經者然而見似可疑也其與經合邪則象人而用之也否則
罔也又有承師五卷則錄其經義之各有自者而廣譽附焉宣講立
學合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板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此皆與經學
有繫者然而非博極羣籍不能有此家學一卷自敘一卷共三百卷
書成示予予受而歎曰嗟乎少研經學老未能就不及見諸書而年
已七十九矣孟子曰觀于海者難爲水游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荀
子有云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聞聖人之言將不知學問之大今
經學大著聖人之言畢見于斯世而生其後者復得從此而有所考
鑒則既寶其書爲
盛朝慶而又喜天下後世之知有經并知有義也因卒讀而爲之序
康熙四十年蕭山毛奇齡初晴氏

明制以經義取士五經頒列學宮易宗本義及程傳書主蔡氏
詩主朱子傳春秋本胡氏康侯而禮記則宗陳澔集說我
朝因之然
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詩書春秋彙纂皆博采記傳及漢晉唐明
諸書而不專於一說誠以經學非一家之言所能盡也舉業家
約略擬題游衍活套往往用徑寸之帙以媒進而梯榮問以十
三經之名目嘗懵焉莫識間有博雅之士窮尋註疏至魏晉不逮
兩漢王易行而荀虞廢孔傳出而馬鄭微杜註興而賈服廢自
老儒且不能舉其姓氏又況能斷其源流考其得失乎哉吁可
歎也秀水朱竹垞先生經學大儒著經義考三百卷刊行於世
者僅及其半自春秋以下闕焉未刻乾隆癸酉余以轉運再至
淮南始得其未刻之本於先生之孫稻孫乃與同志授之梓而
爲之序曰六經至孔子而論定孔子沒西河七十子之徒轉相
授受迄及兩漢具有家法逮有宋理學勃興諸儒各以己意說
經義理勝而家法轉亡矣故二經十翼之分合朱子謂鄭風爲
淫奔蔡氏謂商周不改月時胡氏康侯謂聖人以天自處好古
之士不能無疑顧所見古書絕少無徵不信往往悵焉今觀經
義考所載雖其間佚者過半猶必爲之稽其爵里條其同異其
存者在學士大夫之家如得借觀而讀之詎不爲厚幸歟竊謂
通經當以近古者爲信譬如秦人談幽冀事比吳越間宜稍稍
得真必先從記傳始記傳之所不及則衷諸兩漢兩漢之所未
備則取諸義疏義疏之所不可通然後廣以宋元明之說勿信
今而疑古致有兔園冊子師心自用之誚以仰副
聖天子尊經勸學之至意是則余區區刊是書之志也夫甲戌長至
德州盧見曾識

昔先大父嘗以近日譚經者局守一家之言致先儒遺編失傳者什九因倣鄱陽馬氏經籍考之例而推廣之著經義考三百卷分存佚闕未見四門自

御注

勅撰以迄自序爲類凡三十種又欲爲補遺二卷暨家藏定𨕖以次付梓其宣講立學家學自序四種以及補遺尚草創未具不幸遘疾校刻迨半竭業未終嗚呼惜哉先是歲乙酉

聖祖仁皇帝南巡先大父以易書二種進呈

乙覽

天子嘉之奉

旨留在

南書房

諭令速速刻完

特賜研經博物四大字匾額儒臣隆遇於時罕儷自先大父賚志以歿稻孫餬口四方矢懷莫遂推讀書遺業未之敢離雍正甲寅得交嶰谷馬君於維揚君好古博雅篤於友誼欣然約同志欲爲我先人成此未竟之業中有所格不果越二十年歲甲戌儀州盧公重掌江南鹺政稻孫謁公邗上公一見即詢及經義考因具陳顚末公爲歎息者久之遂首捐淸俸爲同志倡遂以其事屬諸馬君君由是與令弟半查壽發二酉之藏偕錢塘陳君授衣儀徵江君賓谷元和惠君定宇華亭沈君學子相爲參校而稻孫仍率文子昌琛長孫休承暨從孫塽同里金𤣱共襄厥事既踰年而剞劂乃竣計一百三十卷合前所刻一百六十七卷成完書僧乎書之顯晦與夫行世之遲速固有天焉雖自今窮經稽古之士其得所津逮而拜使君與嶰谷先生之嘉惠者良匪淺矣寧特稻孫等戴君子之德於無窮也哉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六月朔孫稻孫謹識

經義考總目卷上

德州後學　盧見曾　編

卷一
御注
敕撰
卷二
易一
卷三
易二
卷四
易三
卷五
易四
卷六
易五
卷七
易六
卷八
易七
卷九
易八
卷十
易九
卷十一
易十
卷十二
易十一
卷十三
易十二
卷十四
易十三
卷十五
易十四
卷十六
易十五
卷十七
易十六
卷十八
易十七
卷十九
易十八
卷二十
易十九
卷二十一
易二十
卷二十二
易二十一
卷二十三
易二十二
卷二十四
易二十三
卷二十五
易二十四
卷二十六
易二十五
卷二十七
易二十六
卷二十八
易二十七
卷二十九
易二十八
卷三十
易二十九
卷三十一
易三十
卷三十二
易三十一
卷三十三

易三十二
卷三十四
易三十三
卷三十五
易三十四
卷三十六
易三十五
卷三十七
易三十六
卷三十八
易三十七
卷三十九
易三十八
卷四十
易三十九
卷四十一
易四十
卷四十二
易四十一
卷四十三
易四十二
卷四十四
易四十三
卷四十五
易四十四
卷四十六
易四十五
卷四十七
易四十六
卷四十八
易四十七
卷四十九
易四十八
卷五十
易四十九
卷五十一
易五十
卷五十二
易五十一
卷五十三
易五十二
卷五十四
易五十三
卷五十五
易五十四
卷五十六
易五十五
卷五十七
易五十六
卷五十八
易五十七
卷五十九
易五十八
卷六十
易五十九
卷六十一
易六十
卷六十二
易六十一
卷六十三
易六十二
卷六十四
易六十三
卷六十五
易六十四
卷六十六
易六十五
卷六十七

易六十六
卷六十八
易六十七
卷六十九
易六十八
卷七十
易六十九
卷七十一
易七十
卷七十二
書一
卷七十三
書二
卷七十四
書三
卷七十五
書四
卷七十六
書五
卷七十七
書六
卷七十八
書七
卷七十九
書八
卷八十
書九
卷八十一
書十
卷八十二
書十一
卷八十三
書十二
卷八十四
書十三
卷八十五
書十四
卷八十六
書十五
卷八十七
書十六
卷八十八
書十七
卷八十九
書十八
卷九十
書十九
卷九十一
書二十
卷九十二
書二十一
卷九十三
書二十二
卷九十四
書二十三
卷九十五
書二十四
卷九十六
書二十五
卷九十七
書二十六
卷九十八
詩一
卷九十九
詩二
卷一百
詩三
卷一百一

詩四
卷一百二
詩五
卷一百三
詩六
卷一百四
詩七
卷一百五
詩八
卷一百六
詩九
卷一百七
詩十
卷一百八
詩十一
卷一百九
詩十二
卷一百十
詩十三
卷一百十一
詩十四
卷一百十二
詩十五
卷一百十三
詩十六
卷一百十四
詩十七
卷一百十五
詩十八
卷一百十六
詩十九
卷一百十七
詩二十
卷一百十八
詩二十一
卷一百十九
詩二十二
卷一百二十
周禮一
卷一百二十一
周禮二
卷一百二十二
周禮三
卷一百二十三
周禮四
卷一百二十四
周禮五
卷一百二十五
周禮六
卷一百二十六
周禮七
卷一百二十七
周禮八
卷一百二十八
周禮九
卷一百二十九
周禮十
卷一百三十
儀禮一
卷一百三十一
儀禮二
卷一百三十二
儀禮三
卷一百三十三
儀禮四
卷一百三十四
儀禮五
卷一百三十五

儀禮六
卷一百三十六
儀禮七
卷一百三十七
儀禮八
卷一百三十八
禮記一
卷一百三十九
禮記二
卷一百四十
禮記三
卷一百四十一
禮記四
卷一百四十二
禮記五
卷一百四十三
禮記六
卷一百四十四
禮記七
卷一百四十五
禮記八
卷一百四十六
禮記九
卷一百四十七
禮記十
卷一百四十八
禮記十一
卷一百四十九
禮記十二
卷一百五十
禮記十三
卷一百五十一
禮記十四
卷一百五十二
禮記十五
卷一百五十三
禮記十六
卷一百五十四
禮記十七
卷一百五十五
禮記十八
卷一百五十六
禮記十九
卷一百五十七
禮記二十
卷一百五十八
禮記二十一
卷一百五十九
禮記二十二
卷一百六十
禮記二十三
卷一百六十一
禮記二十四
卷一百六十二
禮記二十五
卷一百六十三
通禮一
卷一百六十四
通禮二
卷一百六十五
通禮三
卷一百六十六
通禮四
卷一百六十七
樂

經義考總目卷上

經義考總目卷下

德州後學　盧見曾　編

卷一百六十八　春秋一
卷一百六十九　春秋二
卷一百七十　春秋三
卷一百七十一　春秋四
卷一百七十二　春秋五
卷一百七十三　春秋六
卷一百七十四　春秋七
卷一百七十五　春秋八
卷一百七十六　春秋九
卷一百七十七　春秋十
卷一百七十八　春秋十一
卷一百七十九　春秋十二
卷一百八十　春秋十三
卷一百八十一　春秋十四
卷一百八十二　春秋十五
卷一百八十三　春秋十六
卷一百八十四　春秋十七
卷一百八十五　春秋十八
卷一百八十六　春秋十九
卷一百八十七　春秋二十
卷一百八十八　春秋二十一
卷一百八十九　春秋二十二
卷一百九十　春秋二十三
卷一百九十一　春秋二十四
卷一百九十二　春秋二十五
卷一百九十三　春秋二十六
卷一百九十四　春秋二十七
卷一百九十五　春秋二十八
卷一百九十六　春秋二十九
卷一百九十七　春秋三十
卷一百九十八　春秋三十一
卷一百九十九　春秋三十二
卷二百　春秋三十三

卷二百一
春秋三十四
卷二百二
春秋三十五
卷二百三
春秋三十六
卷二百四
春秋三十七
卷二百五
春秋三十八
卷二百六
春秋三十九
卷二百七
春秋四十
卷二百八
春秋四十一
卷二百九
春秋四十二
卷二百十
春秋四十三
卷二百十一
論語一
卷二百十二
論語二
卷二百十三
論語三
卷二百十四
論語四
卷二百十五
論語五
卷二百十六
論語六
卷二百十七
論語七
卷二百十八
論語八
卷二百十九
論語九
卷二百二十
論語十
卷二百二十一
論語十一
卷二百二十二
孝經一
卷二百二十三
孝經二
卷二百二十四
孝經三
卷二百二十五
孝經四
卷二百二十六
孝經五
卷二百二十七
孝經六
卷二百二十八
孝經七
卷二百二十九
孝經八
卷二百三十
孝經九
卷二百三十一
孟子一
卷二百三十二
孟子二
卷二百三十三
孟子三
卷二百三十四
孟子四

卷二百三十五
孟子五
卷二百三十六
孟子六
卷二百三十七
爾雅一
卷二百三十八
爾雅二
卷二百三十九
羣經一
卷二百四十
羣經二
卷二百四十一
羣經三
卷二百四十二
羣經四
卷二百四十三
羣經五
卷二百四十四
羣經六
卷二百四十五
羣經七
卷二百四十六
羣經八
卷二百四十七
羣經九
卷二百四十八
羣經十
卷二百四十九
羣經十一
卷二百五十
羣經十二
卷二百五十一
羣經十三
卷二百五十二
四書一
卷二百五十三
四書二
卷二百五十四
四書三
卷二百五十五
四書四
卷二百五十六
四書五
卷二百五十七
四書六
卷二百五十八
四書七
卷二百五十九
四書八
卷二百六十
逸經上
卷二百六十一
逸經中
卷二百六十二
逸經下
卷二百六十三
毖緯一
卷二百六十四
毖緯二
卷二百六十五
毖緯三
卷二百六十六
毖緯四
卷二百六十七
毖緯五
卷二百六十八
擬經一

卷二百六十九
擬經二
卷二百七十
擬經三
卷二百七十一
擬經四
卷二百七十二
擬經五
卷二百七十三
擬經六
卷二百七十四
擬經七
卷二百七十五
擬經八
卷二百七十六
擬經九
卷二百七十七
擬經十
卷二百七十八
擬經十一
卷二百七十九
擬經十二
卷二百八十
擬經十三
卷二百八十一
承師一
卷二百八十二
承師二
卷二百八十三
承師三
卷二百八十四
承師四
卷二百八十五
承師五　廣譽附

卷二百八十六
宣講闕
立學闕
卷二百八十七
刊石一
卷二百八十八
刊石二
卷二百八十九
刊石三
卷二百九十
刊石四
卷二百九十一
刊石五
卷二百九十二
書壁
卷二百九十三
鏤板
卷二百九十四
著錄
卷二百九十五
通說一　說經上
卷二百九十六
通說二　說經中
卷二百九十七
通說三　說經下
卷二百九十八
通說四　說緯
卷二百九十九
家學闕
卷三百
自敘闕

經義考全書告成余既爲之序又編總目二卷此書初撰原名經義存亡考嘗以二十餘卷質吾鄉漁洋先生於居易錄載其大凡後先生以兼竹聚樂淡生一齋諸目所藏及同人

所見世有其本者列未見一門又有雖見於諸書或一卷或數條列闕書一門於是分存佚闕未見四門則書名之存亡宇而名之曰經義考已刻一百六十七卷其宣講立學家學自序三卷本闕今補刻一百三十卷卷帙浩繁校對不易從事諸君子各題名於每卷之後而博徵載籍以正字畫之訛者錢塘陳授衣章儀徵江賓谷昱也刻既成而覆校之者元和惠定宇棟華亭沈學子大成也其商略考訂兼綜其事則祁門馬嶰谷曰琯半查曰璐云乾隆乙亥七月望後三日德州盧見曾識

經義考總目卷下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檢討臣朱彝尊恭錄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臣李　清恭校

御注

御注孝經

一卷

順治十三年二月十五日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曰朕惟孝者首百行而為五倫之本天地所以成化聖人所以立教通之乎萬世而無斁放之於四海而皆準至矣哉誠無以加矣然其廣大雖包乎無外而其淵源實本於因心溯厥初生咸知愛慕雖在顓蒙卽備天良故位無尊卑人無賢愚皆可以與知而與能是知孝者乃生人之庸德無甚玄奇抑固有之秉彝非由外鑠誠貴乎篤行而非韜言之間所得而盡也雖然降衷之理固根於凡民之心而覺世之功必賴夫聖人之訓術非著書立說以迪天性自然之善狃人子惟己之情使天下之人曉然於日用之恆行卽為大經大法之所存而教行不怠以全其本始夫亦孰由知孝之要盡孝之詳以無忝所生也哉此孔子孝經之書所由作也朕萬幾之暇時加三復自開宗明義迄於終篇見其言近而旨遠理約而該博本之立身以行道推之移風而易俗愛敬所著公卿士庶皆得循分以承歡感應所通東西南北罔不漸被而思服誠萬世不刊之懿矩百聖不易之格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不可一日闕者夫子所謂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良有以也自漢以來去聖日遠詮釋滋多厥旨綦晦孔安國尙古文鄭玄主今文互有異同各矜識解魏晉而降諸儒輩興析疑闡奧代不乏人源流攸分不無紛紜迨及開元更立注疏亦既萃一代之菁英垂表章於奕世矣而詳略或殊詎云至當宋之邢昺元之吳澄䇿標新領異間有發揮然撰之美善或未盡焉至於明季著述紛紜或拾前賢之緒餘文其譾陋或摘古人之紕繆肆彼譏彈不知天懷既薄問學復疎因心之理未明空文之多奚補其於作經之意均未嘗當夫親恩罔極高厚難酬雖至聖人猶慮未盡同為人子孰不佩至教而興永錫之感乎然則訓詁未確漸摩弗力欲其相觀而善厥路無由朕為此懼爰集古今之注更互考訂其得中而繁冗者採輯之其妄逞而膚說者刪除之會諸沙礫旣披奚鉛始出稂莠盡剪嘉禾乃登至若流覽之餘時復一是或足以補未發之蘊者輒為增入聊備參稽總以孝之為道甚大而平故不必旁求隱怪用益高深誇示繁縟徒滋稂莠惟以布帛菽粟之言昭廣大中正之理雖未知於作者之旨能盡脗合可無牴牾與否然而前代諸儒之書瑕瑜雜揜與夫近代羣言之失淆亂不稽者於茲正之庶幾發蒙啓錮四方億兆咸知倣法而允迪共底於大順之休焉夫如是將見至德要道由此而廣和睦無怨由此而成矣

臣謹按尙書孝經均有古今文魯國三老所獻劉向所錄衛宏所校此古文孝經也衛文侯所受顏芝所藏唐石臺所勒此今文孝經也

御注孝經因石臺本注經

世祖章皇帝親自刪定文簡而義該順治中鏤板印行而民間流傳甚少臣同里禮部尙書臣杜臻購得寶藏臣謹錄之以弁經義考之首

敕撰

日講四書解義

二十六卷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皇帝御製序曰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卽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嶽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後皆為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紹

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茲已告竣思與海內臣民共臻至治特用校刊用垂永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臣謹按四書解義總裁官二人　經筵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資政大夫臣喇沙里　經筵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通議大夫臣陳廷敬分撰官十一人　日講官　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沈荃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三級通議大夫臣色冷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葉方藹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經筵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奉政大夫臣庫勒納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英　日講官　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張玉書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加一級奉政大夫臣牛鈕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承德郎臣韓菼　日講官　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董訥儒林郎　日講官　起居注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王鴻緒

日講書經解義

十三卷

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皇帝御製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貴之具而已固將副教養之責使四海九州無一夫不獲其所也是故古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樹屏以立其綱設官置吏以張其紀經天緯地以盡其才親親尊賢以弘其業黎民阻饑而爲之教稼五品不遜而爲之明倫爲禮樂以導其中和爲兵刑以息其爭訟事未然而預爲之備患已至而急爲之驅蓋治天下之法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其詳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時雍太和之效也所以然者蓋有心法以爲治法之本焉所謂敬也誠也中也敬則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搖誠則孚信在中而僞巧不能間中則公正無偏而衺說不能移凡書中曰欽明曰寅恭曰祗懼曰迪畏皆敬之屬也曰允塞曰至諴曰一德曰惇信皆誠之屬也曰義制事禮制心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皆中之屬也性之者爲堯舜禹文身之者爲湯武高宗困而學之者爲太甲成王悖而去之者爲太康桀紂嗚呼心法之存亡治道之升降分焉天命之去留繫焉其奈何弗鑒朕萬幾餘暇讀四代之書惕若恐懼爰命儒臣取漢宋以來諸家之說會萃折衷著爲講義一十三卷逐日進講茲特加鋟梓頒示臣民俾知朕仰法前代聖王志勤道遠夙夜兢兢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以毋負上天立君之意夫豈敢一日忘哉是爲序

臣謹按書經解義總裁官二人　經筵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庫勒納　經筵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葉方藹分撰官十二人通議大夫　日講官　起居注詹事府詹事臣格爾古德　日講官　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臣沈荃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英　經筵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牛鈕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常書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崔蔚林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奉政大夫臣嚴我斯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朱馬泰　日講官　起居注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張玉書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讀臣阿哈達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董訥　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王鴻緒

日講易經解義

十八卷

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皇帝御製序曰朕惟帝王道法載在六經而極天人窮性命開物前民通變盡利則其理莫詳於易易之爲書合四聖人立象設卦繫辭焉而廣大悉備自昔庖犧神農黃帝堯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諸此蓋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於易會通焉漢班固有言六藝具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詎不信歟朕夙興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經學實博綜簡編玩索精蘊至於大易尤極研求特命儒臣參攷諸儒註疏傳義撰爲解義一十八卷日以進講反復卦爻之辭深探作易之旨大抵造化工用不外陰陽而配諸人事則有貞邪淑慝之別運數所由盛衰風俗所由治亂君子小人所由進退消長鮮不於奇偶二畫屈伸變易之間見之若乃體諸躬行措諸事業有觀民設教之方有通德類情之用恐懼修省以

治身思患豫防以維世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治理備矣於是刊
刻成書頒示天下朕惟體乾四德以容保兆民且期庶司百職事矢
於野渙羣之公成拔茅允升之美則泰交媲於明良而太和洽於宇
宙庶稱朕以經學為治法之意也夫
臣謹按易經解義總裁官三人經筵日講官起居
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支二品俸教習
庶吉士臣牛鈕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
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孫在豐日講官起
居注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英分撰官十八人通
議大夫經筵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加一級
臣傅臘塔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加禮部侍郎降一級留任臣沈荃資政大夫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仍
加詹事府詹事臣蔣弘道通議大夫日講官起居
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加詹事府詹事
臣嚴我斯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
奉政大夫臣常書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
加一級又加一級支四品俸奉政大夫臣朱馬泰日講
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封濚日講官起
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二級中憲大夫臣阿山日講
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朝議大夫臣邵吳
遠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徐乾學日
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高士奇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加侍讀學士加一級臣董訥日講
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翁叔元日講官起居注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臣秦松齡日講官起
居注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王頊齡日講官
起居注翰林院修撰儒林郎臣歸允肅日講官起
居注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曹禾日講官起居注翰
林院檢討徵仕郎臣嚴繩孫

孝經衍義

一百卷

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皇帝御製序曰朕緬惟自昔聖王以孝治天下之義而知其推之有
本操之有要也夫孝者百行之源萬善之極書言奉先思孝詩言孝
思維則明乎為天之經地之義人性所同然振古而不易故以之為
己則順而祥以之教人則樂而易從以之化民成俗則德施溥而不
匱帝王奉此以宰世御物躬行為天下先其事始於寢門視膳之節
而推之於配帝饗親觀光揚烈誠萬民而光四海皆斯義也孔子教
孝之言散見於六籍而統會於孝經曾子以純孝親承斯訓其詞約
其指遠條貫終始綜括羣論言孝之義於斯為備自顏芝藏本出於
漢初考注箋釋代有其人如孔安國鄭康成皇侃邢昺輩無慮百餘
家大約皆訓詁章句辨論古今文同異而求其推廣義蘊達之於萬
事萬物而皆莫出其範圍者則尚未之備也
世祖章皇帝弘敷孝治遴昭人紀特命纂修孝經衍義未及成書朕
纘承先志詔儒臣蒐討編輯倣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體例徵引經
史諸書以旁通其說竊以仲尼稱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又曰教之所
由生而後詳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五孝此則一經之大旨
亦猶大學之言明德新民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是故衍至德之義
則仁義禮智信之說備矣衍要道之義則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
之倫備矣衍教所由生之義則禮樂政刑之屬備矣衍五孝而皆以
愛敬為本明貴賤之所同也由天子之敬親推之則郊丘宗廟典禮
之義備矣由天子之愛親推之則仁民育物撫綏愛養之義備矣無
非敬也無非愛也即無非孝也遞而至於諸侯之不驕不溢卿大夫
之法服法言法行士庶人之忠順事上謹身節用何一非愛敬之義
推而極之通於神明貫乎天地夫寧有涯際乎哉書成凡一百卷鏤
版頒行併製序言冠於簡端庶幾嘉與海內共遵斯路家修子弟之
職人奉親長之訓協氣旁流休風四達以成一代敦厚鴻龐之治斯
則朕繼述先烈尊經崇本之志也夫
臣謹按孝經衍義總裁官二人經筵講官翰林院學士
兼禮部侍郎加禮部尚書管刑部右侍郎事臣葉方藹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英纂修
則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韓菼凡例目錄一
卷經旨總要二卷衍義一百卷康熙二十一年三月進呈
所衍之目曰至德曰要道曰教之所由生曰天子之孝曰
諸侯之孝曰卿大夫之孝曰士之孝曰庶人之孝曰大順
之徵至德之目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要道之目曰父
子曰君臣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師弟子附焉教所由生

之目曰禮曰樂曰政曰刑天子之孝一曰愛親愛親之義
曰早諭教曰均慈愛曰敦友恭曰親九族曰體臣工曰重
守令曰愛百姓曰課農桑籍田附焉曰薄稅斂曰備凶荒
曰省刑罰曰恤征戍二曰敬親敬親之義曰事天地曰法
祖宗曰隆郊配曰嚴宗廟曰重學校養老附焉曰崇聖學
曰教宮闈曰論官材曰優大臣曰設諫官曰正紀綱曰別
賢否曰制國用曰厚風俗諸侯之孝曰愛親敬親不驕不
溢卿大夫之孝曰愛親敬親法言德行士之孝曰愛親敬
親事君忠事長順庶人之孝曰愛親敬親用天道分地利
謹身節用終以大順之徵者因經有以順天下之文也

經義考卷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一

連山

唐志十卷司馬膺注

佚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又曰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山海經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

杜子春曰連山宓羲

桓譚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煩而殷易簡　又曰連山藏於蘭臺

淳于俊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

姚信曰連山氏神農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

阮籍曰庖犧氏布演六十四卦之變後世聖人觀而因之象而用之禹湯之經皆在而上古之文不存

皇甫謐曰炎帝營都於魯重八卦之數究八八之體爲六十四卦　又曰夏人因炎帝曰連山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

干寶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

梁元帝曰杜子春云連山伏羲也歸藏黃帝也按禮記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今歸藏先坤後乾則知是殷明矣歸藏既係殷制連山理是夏書

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

孔穎達曰連山起於神農　又曰周世之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連山歸藏以不變爲占占七八之爻二易並亡不知實然與否

賈公彥曰洪範云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蓋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三人各占一易士喪禮筮宅東面旅占旅衆也與其屬共占之春秋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注云夏殷之卦名故今周易無文是孔子亦用二代之筮也

劉敞曰艮其背不獲其身人之道也以寅爲正穆姜之筮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者此連山之易

邵子曰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月謂之人統易曰連山以艮爲首艮者人也

方愨曰連山首乎艮其卦艮內外而一體其位居東北之兩間則向乎人之時焉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

黃裳曰闡幽者易之仁也故夏曰連山象其仁而言之也山者靜而生養乎物者也有仁之道焉

沈括曰卦爻之辭皆九六惟連山歸藏以七八占

陸佃曰連山始於艮故曰連山易曰兼山艮是也先儒以爲象雲氣之出於山連連不絕非是　又曰連山易長安人家有之其卦皆縱

邵博曰連山易意義淺甚其劉炫之僞書乎

李綱曰連山歸藏以靜爲占故爻稱七八七八者少陰少陽之數也陰陽之少虛而未盈故靜而不變

朱震曰連山首艮者八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爲東壁營室於辰爲亥於律爲應鍾於時爲立冬此顓帝之曆所以首十月也

郭雍曰夏易曰連山商易曰歸藏而不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

張行成曰夏曰連山天易也太玄義取之

鄭諤曰連山以艮爲首夏人之易其卦艮上艮下故曰連山言如山之相連也　又曰周易以九六爲占而連山歸藏以七八爲占周易占其變者連山歸藏占其不變者

鄭樵曰連山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

程迥曰連山歸藏宜與周易數同而其辭異先儒謂周易以變者占非也連山歸藏以不變者占亦非也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也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辭也既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也

程大昌曰周官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夏也

歸藏商也夏商之世八卦固已別爲六十四矣

蔡元定曰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意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其爲道則同

鄭東卿曰自包犧至夏商八卦雖重而未知七八九六之常變也連山始艮歸藏始坤夏商用之皆以不變爲占其數止於六十四而已

羅泌曰炎帝神農氏令司怪主卜巫咸巫陽主筮於是通其變以成天地之文極其數以定天地之象八八成卦以酬酢而祐神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業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艮東北之卦也故重艮以爲始所謂連山易也

羅苹曰春秋演孔圖孔子成春秋卜之得陽豫之卦史記始皇得鎬池君璧言明年祖龍死卜之得游徙吉陽豫游徙連山卦也

又曰連山之文禹代之作

陳藻曰夏有連山筮昉於此乎故夏未代虞而舜廷有之矣

李過曰易鈔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夏易首艮是物先乎天地矣夏易所以不傳其說固善然未免爲率爾之談夏商周易首卦不同蓋寓三統之義夏后氏建寅以正月爲歲首爲人紀天地二十四位艮連於寅萬物終乎艮又始乎艮也夏正建寅艮連於寅故首艮爾

劉炎曰或問連山歸藏之眞僞曰漢志不錄連山唐志則有之漢志不錄歸藏晉中經隋唐志則有之昔無今有其僞可知況其言之不經耶

王應麟曰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始於中孚冬至爲曆元黃鐘爲律本太玄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而以罔冥爲元艮之終始萬物也　又曰意夏商卦下亦各有辭故周人並存以爲占

葛寅炎曰連山包羲先天易也

朱元昇曰連山者三易之首也　又曰連山易之作兼取則於圖書　又曰連山作於伏羲用於夏歸藏作於黃帝用於商周公相成王設官分職命太卜簭人與周易並掌不以周用周易而置連山歸藏於無用　又曰周禮疏賈公彥釋連山之義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卽賈氏之疏稽之說卦之辭夏時之候夏建寅正純艮實應立春春爲時之首艮所以爲連山易之首乎考之漢律曆志述三統謂人統寅木也太簇律長八寸象八卦虙犧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也以是知虙犧氏已用寅正夏后氏因之而已公彥謂連山作於伏羲因於夏后氏此之謂也　又曰連山易亡久矣因周禮得存其名因說卦傳得存其義因夏時得存其用　又曰連山二篇自復至乾爲陽儀自姤至坤爲陰儀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繫辭二篇之末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舉連山策言之也　又曰連山易夏時之取則也堯典一書分命羲和亦夏時之取則也以書考易其義一也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蓋取中星以定四時者也今卽連山易而布以二十八宿冬至其卦也復其宿也虛夏至其卦也姤其宿也星春分其卦也臨其宿也氐房秋分其卦也遯其宿也昴四時之二至二分以卦準宿卽堯典之中星　又曰長分消翕者連山易至精至變至神之理寓焉乾與坤對乾之長卽坤之消坤之長卽乾之消坤之分卽乾之翕乾之分卽坤之翕兌與艮對離與坎對震與巽對餘五十六卦兩兩相對長分消翕悉準八卦

金履祥曰連山歸藏其辭不復可考學者謂邵氏互體既濟卦諸圖卽連山之遺法也後世納甲歸魂之法卽歸藏之遺法也

胡一桂曰連山十卷見唐藝文志自唐以前並無其書則唐之連山似隋世僞書

吳澂曰連山夏之易

吳萊曰易占以變故其數但用九六而尚老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其數但用七八而尚少連山七而首艮歸藏八而初坤亦不過伏羲之舊及推其所用之策連山三十有六歸藏四十有六易則四十有九又若不相爲用者

朱隱老曰連山神農之易也以艮爲首而凡建寅者宗之雖唐虞亦然不獨夏后氏爲然也

雷思齊曰連山歸藏之易其筮法同而繇辭異也

朱升曰連山首艮終始之際也

王褘曰易自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當時蓋有圖而無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作歸藏作周易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用各不同

何喬新曰唐藝文志有連山十卷出於長孫無忌次述文多闕誤其書不傳久矣然求之周易尚有可言者所謂兼山艮卽連山之遺意也六爻皆別人象書雖不存象可得而推焉

王道曰連山首艮說者皆謂艮寅位與建寅之義合此殊不然艮在寅文王後天卦位夏何由而預取之且六子皆屬人道獨首艮何也蓋三女無論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俱不足以當人道之正也惟艮一陽止二陰之上既有符於一君二民之象而又深契夫惟止能止衆止之妙人道之最善也首艮取此

湛若水曰夏之連山知止者始終之要程子所以取艮卦也

孫宜曰解連山者謂如山出雲連緜不絕夫出雲連緜奚足盡天下之理　又曰八卦以序相循環連山歸藏亦各有序而其義未備

胡應麟曰連山易十卷見唐藝文志按班氏六經首周易凡夏商之易絕不聞隋牛弘購得寓內遺書至三十七萬卷魏元成等修隋史晉梁以降亡逸篇名無不具載皆不聞所謂連山者而至唐始出可乎北史劉炫傳隋文搜訪圖籍炫因僞造連山及魯史記上之馬端臨據此以爲炫作或有然者蓋炫後事發除名故隋志不錄而其書尚傳於後開元中盛集羣書仍入禁中爾

沈懋孝曰夏易首艮以成終而胎出震之用

郝敬曰連山六畫艮卦艮爲山上下兩艮故曰連山

焦竑曰連山艮也夏時講學者所重在止

孫奇逢曰連山首艮艮止也天下事不日新於行而日新於止惟其時止則止所以時行則行也成始成終之義也

黃宗炎曰桓譚謂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是殷書與周易等夏之文字幾二十倍於文王周公之辭豈古昔之方冊乎爲此說者亦不明古今之通義矣

顧炎武曰連山歸藏非易也而周官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猶之墨子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

尤侗曰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序卦略殊卦名未嘗異也

黃與堅曰易周之所命名則連山歸藏亦周以易名之而謂之三易也

按連山歸藏漢志不載則其亡已久而酈道元注水經引連山易云有崇伯鯀伏於羽山之野是元魏時尚有其書矣若司馬膺所注度即劉炫僞本爾李淳風乙巳占云有馮羿者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无恐无驚後且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亦僞本連山之文今其書亦亡毛漸所序三墳首列山墳謂是連山之易伏羲所作其象有崇山君伏山臣列山民兼山物潛山陰連山陽藏山兵疊山象等義其言曰天皇始畫八卦連山名易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始明於世荒誕不足信也

又按黃佐六藝流別載連山繇辭復初七曰龍潛于淵存神無眇象曰復以存神可致用也剝上七曰數窮致剝終吝象曰致剝而終不知變也姤初八曰□虼于[illegible]滋孽之牙象曰陰滋牙不可長也中孚初八曰一人知女尚可以去象曰女未歸孚不中也不知本於何書豈有連山之易乃效王弼易傳之體乎作僞者拙且爲劉炫笑矣

又按杜子春以連山爲宓犧歸藏爲黃帝姚信以列山爲神農而班孟堅古今人表旣於聖人列宓犧神農黃帝又於仁人著列山歸藏不應複出乃爾

經義考卷二

經義考卷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二

歸藏

隋志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　唐志同 崇文書目三卷

佚

禮記孔子曰吾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山海經黃帝氏 姚信作歸藏氏 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

杜子春曰歸藏黃帝

桓譚曰歸藏藏於太卜

鄭康成曰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

淳于俊曰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也

干寶曰初乾初奭初艮初兌初犖初離初釐初巽此歸藏之易也

阮孝緒曰歸藏載卜筮之書雜事

劉勰曰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常娥奔月

隋書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

孔穎達曰歸藏起於黃帝　又曰聖人因時隨宜不必皆相因故歸藏名卦之次亦多異　又曰孔子曰吾得坤乾焉殷易以坤為首故先坤後乾　又曰歸藏為妄之書非殷易也

賈公彥曰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歸藏易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殷以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

元稹曰穆姜遇艮足徵歸史之文尼父得坤亦驗歸藏之首

邢昺曰歸藏者成湯之所作是三易之一也

劉敞曰坤者萬物所歸商以坤為首禮運吾得坤乾焉此歸藏之易

歐陽修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

邵子曰商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謂之地統易曰歸藏以坤為首坤者地也

方愨曰歸藏首乎坤各歸其根密藏其用皆殷之所為則合乎地之時焉殷用地正故其書名之

黃裳曰微顯者易之知也故商曰歸藏者以其藏諸用而言之也

王觀國曰禮記孔子曰吾得坤乾焉鄭氏注得商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爾雅釋羊屬有牡羭郭璞註引歸藏曰兩壺兩羭初學記雲部引歸藏曰有白雲出蒼梧入於大梁據此可以見矣中興書目歸藏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經齊母本蓍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訓釋

朱震曰歸藏之書其初經者庖犧氏之本旨也卦有初乾初奭坤初艮初兌初犖坎初離初釐震初巽卦皆六畫周禮三易經卦皆八所謂經卦則初經之卦也　又曰歸藏之乾有乾大赤乾為天為君為父又為辟為卿為馬為禾又為血卦　又曰歸藏小畜曰其丈人乃知丈人之言三代有之

張行成曰商曰歸藏地易也元包義取之

鄭鍔曰歸藏以坤為首商人之易其卦坤上坤下故曰歸藏言如地道之包含萬物所歸而藏也

鄭樵曰連山亡矣歸藏隋有薛貞注十三卷今所存者初經齊母本蓍三篇而已言占筮事其辭質其義古後學謂為不文疑而棄之獨不知後之人能為此文乎

楊簡曰孔子之時歸藏猶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

羅泌曰黃帝正坤乾分離坎倚象衍數以成一代之宜謂土為祥乃重坤以為首所謂歸藏易也

羅苹曰歸藏初經卦皆六位其卦有明夷營惑耆老大明之類昔啟筮明夷鯀治洪水枚占大明桀筮營惑武王伐商枚占耆老曰不吉是也　又曰歸藏之文有乾為天為君為父為大赤為辟為卿為馬為禾為血卦之類知與今易通矣　又曰歸藏黃帝之書而坤啟筮乃有堯降二女以舜妃之語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月之類其卦是也其文非也蓋歸藏之文湯代之作

林學蒙曰易疏論連山歸藏一以為伏羲黃帝之書一以為夏商之書未知孰是

蔣君實曰商之序易以坤為首其尙質尙白之制皆自此出也

李過曰易鈔云天尊地卑乾坤之定位也商易首坤是地尊乎天也商易所以不傳不知商人建丑以十二月為歲首取丑未之衝為地統坤為地商用地統只得首坤　又曰夏后氏連山易不可得而見商人歸藏易今行於世者其經卦有八重卦已有六十四經卦八謂坎為犖犖者勞也以萬物勞乎坎也謂震為釐釐者理也以帝出乎震萬物所始條理者也餘六卦同其六十四卦乾屯蒙溽訟師比小毒畜履泰否同人大有很釐大過頤困井革鼎旅

豐小過林禍觀萃稱僕復毋亡大毒畜瞿散家人節奐蹇荔員諴欽恆規夜巽兌離犖兼分歸妹漸晉明尸岑霽未濟遂大壯蜀馬徒四卦闕名與周易卦同者三之二曰屯蒙訟師比小畜履次序大略相同卦名不同者如謂需爲溽小畜爲小毒畜大畜爲大毒畜臨爲林禍之類如此則文王重易止因商易之舊今以周易質之歸藏不特卦名用商卦辭亦用商如屯之卮書師之帥師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尸之垂其翼皆因商易舊文則六十四卦不在文王時重自伏羲以來至於夏商其卦已重矣乃知繫辭所載取象十三卦皆當時所有之易也

王應麟曰越絕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先陰後陽卽歸藏先坤之意闔而闢靜而動也

馬端臨曰連山歸藏乃夏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然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閒始出而連山出於劉炫僞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爲書亦此類爾

葛寅炎曰歸藏黃帝中天易也

家鉉翁曰歸藏之書作於黃帝

朱元昇曰歸藏易黃帝演伏羲連山易而作也孔子曰吾得坤乾焉斯歸藏易之謂矣　又曰歸藏雖自黃帝作實循伏羲之卦序漢律曆志曰伏羲氏八卦由數起至黃帝而大備是知伏羲易與黃帝易一以貫之而已　又曰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初未嘗以周易廢歸藏也魯襄公九年穆姜爲筮而遇艮之八杜預釋之曰是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也以此見春秋之時歸藏尚無恙也　又曰歸藏取則河圖者也河圖藏十不具是以歸藏去十不用　又曰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說卦曰坤以藏之蓋造化發育之眞機常於此藏焉然而一元有一元之造化癸亥甲子之交爲之藏一歲有一歲之造化冬夏二至之交爲之藏一日有一日之造化夜半日中之交爲之藏是又歸藏易無所往而不用其藏也六十四卦藏者十有六用者四十有八乾爲六十四卦之父坤爲六十四卦之母坤統藏卦乾統用卦坤乾所以首六十四卦也有藏者斯有用者純坤又所以首純乾也　又曰歸藏易以六甲配六十四卦所藏者五行之氣也所用者五行之象也　又曰歸藏易首坤尾剝
又曰歸藏二篇自甲子至癸巳爲先甲自甲午至癸亥爲後甲其積萬有八百

吳澂曰歸藏商之易　又曰夏商二易蓋因羲皇所畫之卦而用之以占筮卦序與先天自然之序不同故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朱子易贊曰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以爲二易無繇辭也或曰春秋左氏傳所載繇辭與周易不同者蓋夏商之易則有繇辭矣然今莫可考證世俗所傳歸藏易僞書也

吳萊曰歸藏三卷晉薛貞注今或雜見他書頗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

趙道一曰軒轅黃帝取伏羲卦象法而用之據神農所重六十四卦之義帝乃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重卦之義也帝一號歸藏氏乃名所制曰歸藏書此易之始也

朱隱老曰歸藏黃帝之易也以坤爲首而凡建丑者宗之不特殷人爲然也

朱升曰歸藏首坤靜動之首也

何喬新曰隋經籍志有歸藏十三卷出於劉光伯所上意甚淺陋書雖不傳易所謂坤以藏之卽歸藏之遺意也

何孟春曰殷易先坤後乾有靜斯動陰陽之定理也

楊愼曰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見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

胡應麟曰七略無歸藏晉中經簿始有此書隋志因之稱此書惟載卜筮不類聖人之旨蓋唐世固疑其僞矣

鄧元錫曰歸藏首坤藏而後發孔子曰吾欲觀商道得坤乾焉蓋善之也然於易爲偏矣

沈懋孝曰商易首坤以藏斂而發動直之機

郝敬曰歸藏坤卦坤爲地百昌歸土曰歸藏

焦竑曰歸藏坤也商時講學者首重在靜

董斯張曰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溽小畜作小毒畜大畜作大毒畜艮作很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諴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逯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馬徒三複卦名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孫奇逢曰歸藏首坤坤以藏之天下事不竭於發而竭於藏退藏不密生趣所以日枯也故藏者養也坤元所以資生也

黃宗炎曰歸藏六十四卦名其間不同於周易者需爲溽雲上天而將雨必有溼溽之氣先見於下大畜小畜爲毒畜毒畜毒取亭

毒之義艮爲狠艮有反見之象无言笑面目可徵故取其剛狠之義與震爲釐離當爲釐於震則不近豈以雷釐地而出以作釐與升爲稱地之生木土厚者茂土瘠者瘁言木與土相稱也剝爲僕坎爲犖坎爲勞卦故從勞諧聲而省物莫勞於牛故從牛但此乃夫子之說卦豈殷人之所取義與家人爲散家人則義不可考損爲員咸爲諴謙爲兼渙爲奐古字或加偏旁或不加偏旁因而互易也遯爲逯形意本通無有異義蠱爲蜀蜀亦蟲也但蠱之義深遠矣解爲荔荔亦有聚散之義无妄爲毋亡毋卽无亡卽妄非有他也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霝林禍馬徒三複卦名不知作周易何卦再以愚測之瞿當屬觀欽當屬旅規當屬節夜當屬明夷分當屬暌岑霝當屬賁其他則不可詳也

徐善曰歸藏之亡久矣有求之古三墳及司馬膺薛貞之書者失之譎有卽指歸魂納甲之書爲歸藏者失之陋有謬解乾君坤藏之語而謂方圖卽歸藏者失之傅會若衛氏之操筆妄擬則失之肆矣　又曰子復丑臨寅泰卯大壯辰夬巳乾午姤未遯歸藏本文作遯申否酉觀戌剝歸藏本文作僕亥坤此歸藏十二辟卦所謂商易也辟者君也其法先置一六畫坤卦以六陽爻次第變之卽成復臨泰大壯夬五辟卦次置一六畫乾卦以六陰爻次第變之卽成姤遯否觀剝五辟卦十辟見而綱領定矣於是又置一六畫坤卦以復辟變之成六卦之一陽以臨辟變之成十五卦之二陽以泰辟變之成二十卦之三陽以大壯辟變之成十五卦之四陽以夬辟變之成六卦之五陽更進爲純乾而六十四卦之序已盡變矣徐而察之乾之六位已爲遯變之新爻而坤之六位猶爲未變之舊畫卽卦中陽爻已變而陰爻猶故也於是復置新成之乾卦以姤辟變之成六卦之一陰以遯辟變之成十五卦之二陰以否辟變之成二十卦之三陰以觀辟變之成十五卦之四陰以剝辟變之成六卦之五陰更進爲純坤而坤之六位已更新矣卒之非有兩營也止此六十四虛位順而求之由坤七變得陽爻一百九十二而純乾之體見逆而溯之由乾七變得陰爻一百九十二而純坤之體見一反一覆而三百八十四爻之易以全矣　又曰歸藏卦序坤震坎艮兌離巽乾震下一陽生於純坤之後進坎而中進艮而上乃交於中五而得兌之二陽然一陰猶在上也至離而中陽進上至巽而初陽進中於是純乾體成此陽氣漸長之序也反而推之巽下一陰生於純乾之後進離而中進兌而上乃交於中五而得艮之二陰然一陽猶在上也至坎而中陰進上至震而初陰進中於是純坤體成此陰氣漸長而陽氣歸藏之序也歸藏之名之義殆本諸此其數則自下而上者始八終二由於陽氣之生自無而有其理爲知來之逆也自下而上者始二終八由於陽氣之歸自有而無其理爲數往之順也聖人命歸藏之名蓋告人以反本復始之道焉

按歸藏隋時尚存至宋猶有初經齊母本蓍三篇其見於傳注所引者如榮榮之華徼徼鳴狐離監監燀若雷之聲有鳥將至而垂翼上有高臺下有雝池有鳧鴛鴦有雁鷫鷞有白雲自蒼梧入大梁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昔言之擇新言之念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若以買市其富如河漢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狸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鼎有黃耳利取鮒鯉剝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罍有醴有飯胥粱爲酒尊于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後蘇士有澤我取其魚凡此辭皆古奧而孔氏正義謂歸藏僞妄之書亦未盡然若三墳書以歸藏易爲氣墳其爻卦大象曰天氣歸地氣藏木氣生風氣動火氣長水氣育山氣止金氣殺各爲之傳則較傳注所引大不倫矣

又按歸藏之書有本蓍篇亦有啓筮篇有齊母經亦有鄭母經今見於郭景純山海經註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於暘谷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曰麗山之子青羽人面馬身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曰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壙洪水曰鯀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能一作龍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辨同宮之序是爲九歌曰不得竊辨與九歌以國于下此啓筮之文也太平御覽啓筮文曰夏后享神于晉之墟作璿臺曰夏后啓筮御飛龍登於天吉曰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此鄭母經之文也隋志謂歸藏漢初已亡故班固藝文志不載又謂晉中經簿有之斯景純得援之以釋山經也

又按太平御覽引歸藏文曰蓍末大於本爲上吉蒿末大

於本次吉荆末大於本次吉箭末大於本次吉竹末大於本次吉蓍一五神蒿二四神荆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筮五犯皆藏五筮之神明皆聚焉當屬本蓍篇中語

又按歸藏六十四卦其名或異然亦皆依反對爲序以謙作兼而分次之則分爲豫也以豐作豐而馬徒次之則馬徒爲隨也以損作員而誠次之則誠爲益也林禍在觀之前則臨也欽在恆之前則咸也䁥在散家人之前則睽也岑䨲在未濟之前則既濟也唯規夜二名不審當何卦非夬姤則筮噬賁當之矣

經義考卷二

經義考卷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三

周易

漢志十二篇

存

山海經曰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

易通卦驗曰文王得赤烏而演易

易辨終備曰煌煌之燿乾爲之綱合凝之類坤握其方雄雌呿吟六節搖通（謂六子）萬物孳甲日營始東（震也）

易乾鑿度曰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

春秋說題辭曰易者氣之節含五精宣律曆上經象天下經計曆文言立符彖出期節象言變化繫設類跡

孝經援神契曰易建八卦序六十四卦轉成三百八十四爻運機布度其氣轉易故稱經也　又曰易長於變

論語比考讖曰孔子讀易韋編三絶鐵擿三折漆書三滅

程本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周易以之而立數

司馬遷曰西伯拘而演周易

楊雄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

班固曰商道弛文王演周易　又曰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絶　又曰詩書禮樂春秋五者五常之道易爲之原

許愼曰日月爲易象陰陽也

王逸曰易與春秋同經總一機之織經營天道以成人事

鄭康成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

劉表曰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絶固哲人之驪淵也

徐幹曰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

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

阮籍曰文王係其辭於是歸藏氏逝而周典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

虞翻曰易字從日下月

陸續曰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

皇甫謐曰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

紀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

葛洪曰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

褚澄曰易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蓋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

顔延之曰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

梁武帝曰周易文言是文王所制

酈道元曰羑水出蕩陰西北東流經羑城北故羑里也昔殷紂納崇侯虎之言囚西伯於此散宜生南宮适見文王乃演易用明否泰始終之義焉

王通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

隋書曰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陸德明曰周代名也周至也徧也備也今名書義取周普

顔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

賈公彥曰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

孔穎達曰鄭氏釋周易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雖有此釋更無所據按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蓋取岐陽地名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故題周以別於殷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

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爲宰相

崔憬曰易之爲書明三才廣無不備大無不包悉備有萬物之象

張懷瓘曰易者太古之書先賢說八卦非伏羲自重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伏羲自重之驗也易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自重之驗也

韓愈曰易奇而法

朱理桒曰易六十四卦大象之義各有攸屬自出治而言則謂之后自定位而言則謂之上自創法而言則謂之先王自繼體而言則謂之大人餘則總謂之君子皆主於人君而言也

楊繪曰虞書之文曰龜筮協從筮云者非八卦之可爲也必六十四之然後爲筮矣舜禹之際而曰龜筮協從則何文王重卦之有乎

代淵曰彖與大小象諸卦本同乾卦例皆於六爻後相繼而列之聚爲一處至鄭康成王弼注時謂彖與大象本論卦體故置六爻前小象在釋爻故各退在逐爻後使人易曉惟留乾卦不移者用存其本體令後世知之

陸秉曰易字篆文日下從月取日月二字交配而成日往月來迭相爲易之義言易則萬物變化之用盡在其中矣

胡瑗曰易繫辭云易窮則變變則通又云生生之謂易是大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又從而爲之彖辭至周公又爲之爻辭仲尼又十翼之數聖相繼道備於周故曰周易

石介曰易題作上下二篇當是文王周公時已然後人又自乾至履自泰至觀之類別離爲卷則乾傳第一是後人題也

歐陽修曰易理無盡以象談易占筮者之事以數談易推算者之事以理談易學士大夫之事皆不可不兼也　又曰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孔子生于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爲筮占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大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若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也非聖人之言也

王開祖曰或曰易繫辭果非聖人之言乎曰其原出於孔子而後相傳於易師其來也遠其傳也久其間失墜而增加者不能無也

勾微曰周之一字一取代號之稱二取周普之義

袁建曰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謂一義而含三名則非謂一名而含三義何損於易哉

陳皐曰乾爲君爲父坤爲臣爲母艮爲子爲少陽聖人設教以尊爲先則順故周易先乾

薛温其曰秦累聖相傳之意大象孔子獨出之事

李清臣曰十翼皆孔子之言乎不得而知也然有疑焉序卦者韓康伯雖已明非易之蘊而未明其所以然也易卦之序二二相從今序卦之名蓋不協矣有義之苟合者有義之不合而強通者是豈聖人之言耶

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邵子曰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謂之天統易曰周易以乾爲首乾者天也　又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用不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　又曰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

張子曰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字日月爲易易之義包天道變化　又曰易非止數　又曰繫辭所以論易之道既知易之道則易象在其中故觀易必由繫辭　又曰易與君子謀不與小人謀

程伯子曰易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程子曰周者著代也言文王之書以別連山歸藏也

蘇軾曰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示神於卜筮也

龔原曰上經始於乾坤終於坎離言天道也故卦象以體爲主若天行地勢水洊至明兩作是也下經始於咸恆終於既濟未濟言人道也故卦象以用爲主若洊雷兼山隨風麗澤是也

劉安世曰今之學者言象數則諱談義理言義理則恥說象數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　又曰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是也非重六爻也至於爻辭則恐周公所作若爻辭是文王作不應曰王用享于西山又不應曰箕子之明夷也

林之奇曰易序卦雖若有可疑者然其間自有深旨

陸佃曰伏羲用蓍占法惟用七八六十四卦皆不動若乾止於乾坤止於坤不能變也夏商因之皆以七八爲占連山歸藏是已後至文王占法始用九六蓋不如此不足應天下之變也今易是已　又曰說文云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周易之義疑出於此取其陰陽構合而名一曰蜥易日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舊說蜥易嘔雹蓋龍善變蜥易善易故乾以龍況爻其書謂之易爻者言乎其變也象之義出於象彖之義出於豕易之義出於易皆取諸物也

朱震曰連山神農氏之別號也歸藏軒轅氏之別號也並是代號所以易題周以別餘代猶周書周禮之謂也

郭雍曰易者道貫三才理該萬物其實行處要須以人事明之
鄭厚曰易從日從月天下之理一奇一偶盡矣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以至性命之微變化之妙否泰損益剛柔失得出處語默皆有對敵故易設一長畫一短畫以總括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此也
張行成曰易有四體一用三伏羲先天體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
鄭東卿曰上經起乾坤至坎離三十卦下經起咸恆至旣濟未濟三十四卦雜卦無上下經之分然自乾坤至困亦三十卦自咸恆至夬亦三十四卦
鄭樵曰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
李郁曰易有辭同而旨異前發而後明舉此而見彼者多矣大抵有類於春秋
程迥曰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爲聖賢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爲技術　又曰朱待制新仲嘗謂迥曰序卦非聖人書唐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今序卦亦出於經師可知也　又曰張芸叟疑大觀在上之文且言陸希聲深病爻辭之不類輒欲去取歐陽公童子問王景山儒志亦疑易文聖人之道遠如天固難知也謂不類非也
吳沆曰重卦之說自古爲疑然以理推之六十四卦或自古而有而六十四卦之名則自文王始也蓋卜筮之書隨世而變其所起之法所占之辭代有不同其不得而異者惟六十四變以成易爾周禮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考此則連山歸藏之卦自重於三皇之時而周易之卦乃重於文王之世故其書謂之周易理亦明也文王以前易道止於卜筮文王而後始用之修身治人爲國而易道始興於此則謂之易興於中古可也
羅泌曰易者蠦蝘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從其變也彖者茅犀之名犛神是已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而象則直取其身形相象遠近不變跡有成位贍應四時而已是則易者象也取諸物以爲象聖人之意見矣　又曰三易之書其書一其法異其爲卦皆六位經卦皆八而別卦皆六十四書一也易尙變連山歸藏尙不變法異也變老也不變少也易用九六尙老也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尙少也尙變之占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亦三百八十有四古以三易參而占之連山歸藏其數皆六十四與易同也惟易則變故一可六十四而六十四可以爲一是故以六十四乘六十四得四千九十有六其與連山歸藏倍一之理殊矣
呂祖謙曰古者教人之道法詩書禮樂而已至於易則未嘗躐等與人是以孔子孟子之問答初未嘗及易也若如魏晉相尙虛浮談老者遍天下則褻焚之久矣　又曰讀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
吳仁傑曰連山歸藏以不變者占其占不出於本卦周易以變者占其占必通於兩卦春秋傳之文可考也　又曰易始乎伏羲成乎文王六十四正卦伏羲之所作也卦外六爻及六十四覆卦文王之所作也伏羲有正卦有象卦自乾至未濟象如天行健之類是也夫子未贊易以前史墨對趙簡子曰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是有卦則有此象矣如曰君子非禮勿履則孔子所繫也文王有爻有覆卦爻如乾初九至上九覆卦如用九之類是已
鄭耕老曰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
李舜臣曰班馬只言文王演卦又曰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止言包犧文王孔子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有周公作爻辭之說絕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爲周公爻辭之證審爾謂周公作爻辭可也而春秋又將屬之周公乎
陸九淵曰後世言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爲六十四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若筮人之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龜筮協從亦見於虞書必非僞說如此則卦之重久矣蓋伏羲既畫八卦卽從而重之然後能通德類情扶持天下之理文王蓋因繇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
朱子曰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幷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閒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又曰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　又曰易自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爲六十四作繫彖辭周公作繫爻辭孔子作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

而彖象繫辭各分上下是爲十翼　又曰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　又曰竊疑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誡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理義以明之

陳淳曰伏羲之易本無文字始於乾而終於坤每卦惟有六畫而已文王於羑里乃取而衍之始於乾坤終於未濟若今所傳之序以彖辭列六十四卦之吉凶若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周公繼志述事於逐卦之爻又分別爻義而繫之爻辭以斷六爻之吉凶若初九潛龍勿用之類是也以文字始著於文王周公因謂之周易又以簡帙重大分爲上下經兩篇周之衰易道不明孔子乃黜八索而作十翼以贊之曰彖上傳曰彖下傳所謂釋文王所繫彖上下經文之辭若大哉乾元以下等是也曰象上傳曰象下傳所以釋伏羲卦之上下兩象若天行健等類及周公所繫兩象六爻之辭若潛龍勿用陽在下也等類是也曰繫辭上傳曰繫辭下傳所以述文王周公所繫卦爻辭之傳而通論一經之大旨上自天尊地卑以下下自八卦成列以下是也曰文言傳所以申言乾坤彖象之旨而爲諸卦之例若元者善之長以下是也曰說卦傳所以詳其所未盡之意若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以下是也曰序卦傳所以序其先後若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以下是也曰雜卦傳所以錯雜而言之若乾剛坤柔比樂師憂以下是也

林學蒙曰伏羲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卦爻辭以決天下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物當然之理然爻畫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先聖後聖互相發明耳

陳善曰易之爲書無所不有或以曆數或以卜筮蓋不但性命之說也

葉適曰周官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六十四卦自舜禹以來用之而後世謂伏羲氏始畫八卦文王重爲六十四卦又謂紂因文王於羑里始演周易學者因之有伏羲先天文王後天之謂不知何所本始　又曰班固用劉歆七略記易所起伏羲文王作卦重爻與周官不合蓋出於相傳浮說言孔氏爲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亦無明據論語但言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已易學之成與其講論問答乃無所見所謂彖象繫辭作於孔氏者亦未敢信也　又曰以乾坤爲父母坎離震艮巽兌爲男女皆卜筮牽合之虛文非孔氏之書所道　又曰易之始有三而已自然而成八有六而已自然而成六十四一成一反而名義出焉一畫對分而爲十二卦對立而爲六十四畫之始終具焉聖人非罔民以自神者而學者多異說不知之過也　又曰易傳惟序卦最淺鄙於易有害按諸卦之名以象取之聖人重復殷勤其辭以訓釋之多至數十百言未已蓋其難明如此今序卦不然鱗次櫛比而言之使其果若是則束而聯之一讀而盡矣　又曰卦之次序無繫乎易之損益　又曰易有上下經因簡帙繁重分之是也序卦既錯舉以附合之又爲之說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學者因是謂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者父母夫婦之象也夫關雎鵲巢明指義類自家形國以是爲后妃夫人者蓋以其事言也若天地陰陽則象之而已其父母夫婦男女安在耶　又曰序卦至未濟乃言易不可窮審如其序則易已窮於此所謂不可窮者從孰求之

李心傳曰文言傳者十翼之第七篇也先儒以其首章八句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非孔子之言故梁武帝以此篇爲文王所作

高似孫曰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左傳曰元者體之長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左傳曰嘉德足以合禮善之與體會之與德其字不同其義則別易之文言以爲孔子所作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史作此筮乃襄公九年二語蓋在孔子之先也

眞德秀曰易者陰陽變易之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晝夜昏明循環不息此天道之常也聖人擬之以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道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矣

魏了翁曰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謂之坤卽歸藏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卽連山

章如愚曰聖人作易本以明道其緒餘可以卜筮而已而後之言陰陽者言星曆者言樂律者莫不於易求之求之自以爲得配之自以爲合然於聖人之意則非也

李過曰六經中惟大易一書可見聖人之心蓋自秦人焚滅先王典籍後漢興逐旋收拾雖能略備如詩書二禮春秋皆不免有散失牴牾惟易以卜筮獨存故大易一書不經秦火爲聖人全書學者欲見文王孔子之心當於此書求之　又曰文王演易雖在商

末自武王革命之後周之子孫所世守以爲卜筮之書與二易並藏故稱周以別餘代亦猶周書周禮之立名耳其所謂周普之義果安在哉

趙汝楳曰周官太卜三曰周易則知爲周人之所自名以別於連山歸藏也

王應麟曰易十二篇今易乾卦至用九卽古易之本文鄭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王輔嗣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至文辭連屬不可附卦爻則仍其舊篇目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　又曰迂齋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愚按爾雅小罍謂之坎大琴謂之離萬物之象無非易也

陳普曰易者交易而化陰陽寒暑治亂生死之大體也萬變無窮日夜相代無停止也

胡一桂曰晁氏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爲二篇然經分上下猷有至理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各十八卦一也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二也上經以四正卦爲主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四方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爲主震變爲艮巽變爲兌首咸恆而終旣濟未濟與先天圖四維之卦合而坎離之交不交亦可見伏羲先天一圖大旨備見於文王序卦首尾中三也若是者豈以竹簡重大之故耶

胡炳文曰解易者或以周字爲普徧之義或以卦爲文王所重子朱子本義出然後其說始定蓋周禮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文王之易命之曰周以別夏商也交者陰陽之對待變者陰陽之流行經之分爲兩也皆自然而然合三百八十四爻觀之上下經多少不齊在上經者宜陽多於陰今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而陰之多於陽者八在下經者宜陰多於陽今陰爻九十八陽爻百有六而陽之多於陰者亦八以反對推之上下經各十八卦各一百八爻可謂齊矣在上經者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而陰之多於陽者四在下經者陰爻五十二陽爻五十六而陽之多於陰者亦四或四或八互爲多少自然有陰陽相交之象焉上經首乾坤氣化之始也乾坤而後十卦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爲泰爲否而天地之交不交者可見矣下經首咸恆形化之始也咸恆而後十卦陰陽亦各三十畫然後爲損爲益而少男少女長男長女之交不交可見矣至若上經終坎離乾坤中爻之交下經終旣濟未濟又坎離中男中女交不交也本義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先交而後變其旨深矣哉

俞琰曰呂東萊謂經分上下始於文王郭白雲謂序卦已分其來尙矣故不言分經之由邵康節曰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故卦有六十四而止用乎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乎二百一十有六知此則知所以分上下者蓋有由焉非苟然也或疑上經卦三十下經卦三十四多寡不均殊不知卦有對體有覆體何謂覆體屯倒轉爲蒙需倒轉爲訟之類是也何謂對體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相對而不可覆者是也餘皆一卦倒轉爲兩卦故上經卦三十約之則十八下經卦三十四約之亦十八謂之不均可乎卦分內外二體凡六十四陽六十四陰約爲三十六則上經純陽卦六純陰卦四下經純陽卦四純陰卦六陰陽相重之卦上下經皆八不亦均乎上經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約爲十八則五十二陽五十六陰共一百八下經陽爻一百六陰爻九十八約爲十八則五十六陽五十二陰共一百八其均如此孔穎達謂繫辭分上下無異義直以簡帙重大是以分之晁以道乃曰古者竹簡重大分經爲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蓋皆不知六十四卦約之則爲兩十八也

王申子曰古今諸家說易往往求之太過或以性理或以氣候或以步占或以老莊雖切近如太玄潛虛經世亦各得其一偏耳繫辭之文先儒多疑其錯亂以爲非夫子所作然其間發明作易之要示人用易之法委曲詳盡有條有理非胸中有全易者不能道若夫經中序卦之文義乖理淺決非聖人之旨也　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而伊川易傳止尙其辭康節數學止尙其象漢上易說止尙其變晦庵本義止尙其占

熊良輔曰易卦下之辭謂之彖彖曰以下謂之彖傳爻下之辭謂之象象曰以下謂之象傳繫辭傳無經可附蓋總括卦爻之大意而云漢以來以繫辭名之今謂之繫辭亦可歐陽公謂非聖人作殊不思道德性命之蘊六經之理皆自此出而天地事物之情狀亦靡所不載矣

王希旦曰善讀易者要識聖人畫卦作易來處無非太極河圖理數自然之妙則繫辭啓蒙是其機括又須分別四聖之易通卦名義然後以本義程傳相參考沿流泝源由緼探精分合看之遠近

取之則數存象列言盡理得上極天地自然之易於是始信易與天地準窮理盡性開物成務內聖外王之學備於斯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豈欺我哉

袁樞曰五經言理莫詳於易其辭深且密闡幽顯微不以直易言之

吾邱衍曰俗儒談易多鄙象數夫乾九坤六乾天坤地非象數而何　又曰夜遊錄有言彖象皆假畜獸以彖爲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喻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又按說文蒼頡製易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古人托之以喻其變不疑也或言日月爲易按易字無從日月之說而伏羲畫卦時但云八卦重卦之後以其變化無盡故有變易之名不可以日月爲惑也

劉夏曰庖犧氏作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爲象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至周時文王周公孔子俱各繫以辭始謂之周易是故設六十四卦爻以示象命六十四卦名以示義往古來今數千萬年治亂興亡理勢情狀之所必至者舉不出六十四卦六十四義之中矣

梁寅曰易之爲書上以原造化之微下以該人事之著君子明之以決進退庶民賴之以知吉凶然非静之至不能明之非誠之至不能用之

薛瑄曰聖人言天地之造化莫備於易論天地之造化而不本於易皆妄也

章懋曰易不爲小人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人之事爾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丘濬曰易之爲易有理有數言理者宗程子言數者宗邵子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倘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且將流爲技術易雖告以卜筮而未聞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不倚易爲說而易實無之不若以理言易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矣

邵寶曰周之易爲筮而設也故仲尼論聖人之道四而占後焉後之者歸重之也　又曰有周易故羲易有先天之名有羲易故周易有後天之名此後世學易者之識非易之本義也

蔡清曰易自彖象文言傳亡今易有彖曰象曰文言曰字後之讀者不知爲後之所加此今易之所以失而古易之不可不復也

胡居仁曰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耦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之今古其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惟易能盡也

鄭善夫曰易也者用於君子而勿用於小人者也

何孟春曰周易先乾後坤陽尊陰卑天地之定位也

楊時喬曰重卦始於伏羲彖辭出於文王爻辭出於周公周易名經始於周分上下經爲二篇彖象四傳十翼作於孔子古易二經四傳十翼各自爲篇取彖象傳作注解經文附經下自費直始而定於劉向成於鄭康成取文言乾坤二卦附於乾坤彖傳後始於王弼以繫辭附於象傳後改說卦上中作繫辭加傳字以文言十八條附繫辭傳削去彖象傳文言之名成於韓康伯至宋晁以道疑分二經爲非呂伯恭以分二經爲是朱子本義從之吳澂分四傳以繫辭爲大象以爻辭爲小象合爲象傳亦皆未安

郭子章曰書皆始於人惟易始於天

吳安國曰易天地人之理備焉聖人之精蘊也以卜筮而存者易之幸爾而遂以卜筮言易也可乎

錢一本曰周易漢費直本畫一全卦繫以彖辭再畫本卦繫以爻辭又畫覆卦繫以用九用六之辭後以一傳字加彖傳之首鄭康成本省去費本六爻之畫又省用九用六覆卦之畫移上下體於卦畫之下又移初九至用九爻位之文加之爻辭之上又合彖傳象傳於經於彖傳加彖曰字於象傳加象曰字王弼本同鄭但移文言附乾坤二卦之後加文言曰字以孔子贊爻之辭本以釋經乃各附當爻每爻加象曰字歷代因之是爲今易漢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呂大防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晁說之釐爲八卷呂祖謙復定爲十二卷一以古爲斷是爲古易嗚呼易本羲畫雖無文辭八卦相錯剛柔雜居之中郁郁乎爲天下之至文乃宇宙間開闢第一文字是謂之古爾若文周孔子之辭凡皆以明羲畫之象合於一處匪今釐於二處匪古詎在辭之離合間耶

郝敬曰春秋傳韓宣子適魯觀書於太史見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然則易象繫自周公久矣孔穎達作正義辨之甚詳而班固云易更三聖世歷三古說者以伏羲文王孔子爲三聖周公不與焉嘗觀孟子序堯舜以來聞知止稱文王亦不及周公蓋二聖父子同世言父則不復及子言三古則不復列四聖

立言處嘗謂周公不與於斯文乎說者因大傳云作易者有憂患當文王與紂之事其辭危因謂危辭多在爻爻辭亦文王作非也文王序易逐卦繫彖周公承考逐爻繫象易始大備公嘗自言文王我師孔子亦謂文王無憂父作子述即此類也今檢爻辭如隨云王用亨于西山升云王用亨于岐山指文王岐周也明夷云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指武王誅紂也箕子之明夷指箕子爲奴也小畜履隨蠱皆隱用文武爲象泰之六五歸妹之六五引商王帝乙是文王所親臣事者也豈以繫爻凡此皆足以徵爻辭之非出自文王甚明也蓋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商晚遭流言憂患與文考同故準寫往事真切如此凡周公之辭孰非文王之辭惟彖作自文王故夫子爲文王作彖傳爲乾坤二卦作文言其象傳則爲周公作又甚明也聖人修辭立誠言不盡意伏羲畫卦無辭以俟文王文王繫彖無爻以俟周公周公繫象無傳以俟孔子三聖皆以未盡之意遞相傳述若使文王繫彖又繫爻則周公作象亦宜作翼孔子成春秋修經亦宜修傳如後世自爲綱自爲目識者譏之矣　又曰孔子神明天縱讀易三絶韋編而作十翼羲聖卦位爻畫未明而作說卦文王演易次第未明而作序卦彖辭未明而作彖傳周公爻象未明而作象傳恐作者泥於爻又約其旨而作大象慮學者局於序又錯其序而作雜卦無所不用其極而世儒猶謂孔子有未盡之易以待夫陳摶魏伯陽邵堯夫先天後天方圓等圖出而後羲易見吁亦愚且悖矣　又曰卦八而已無所謂六十四也六十四者八之錯耳經第言八卦未嘗言六十四周禮太卜八爲經六十四爲別即經之別耳邵堯夫橫圖相生是經與別渾無分也既以序生如榦有枝枝有葉則不應言八卦相錯既序矣爲用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猶強引兩儀四象八卦語解至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則鑿空漫說矣其實八卦錯成六十四安所得十六與三十二乎

樊良樞曰尚書斷自堯始而欽天敬人以一中體乾元之大四詩並始文王而徽柔懿恭以小心法坤元之至春秋正乾坤之大義經禮立陰陽之大防易兼三才之撰故是五經之原聖人神而明之實者默而識之

陸振奇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文王之易首乾坤陰陽合德剛柔有體或謂易扶陽抑陰必牽去陰而後快未之然矣去之不如用之之尊陽也故天用地而泰男用女而咸雷用風而恆火用水而濟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生生之謂易宇宙所以至今不毀爾

徐三重曰昔人以老易並言然易是道老是術易是順理老是用智

羅喻義曰易是蜥蜴陸佃云蜴善變易吐雹有陰陽析易之義一名蜥蜴周易之名蓋取於此小者長七八寸生山石間無所取之近之使可玩也其所謂彖乃是毛牛楊慎云狀如犀而角小善知吉凶交廣人謂之豬神是也彖曰猶斷曰也彖者於神斷則人爾象者大荒之獸也今夫人希見象也想象之而已無所取之遠之使不可玩也或遠或近若遠若近皆有妙理爻者俎也錯雜陳之有犓有精猶文之有吉有凶也繫者維也詩曰汎汎楊舟紼纚維之舟繫於杙若可繫也亦可解也繫解舟發隨所之適豈有極哉五者皆寓名也

張伯樞曰以交易變易言易不若生生之謂易一語括其要也

陳一洙曰泰以卜筮小易而易獲不火

洪化昭曰易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恆山澤通氣雷風相薄也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水火不相射也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天地絪緼萬物化醇也下經首咸恆終既濟未濟男女搆精萬物化生也易之有彖象文言也猶文家之有注釋也易之有繫辭也猶文家之有評論也若夫說卦序卦雜卦則非聖人之言王元美謂爲漢河上公所增入者理或然也　又曰易彖象文言有就其辭而重發明之者不嫌其爲同也有反其辭而別發明之不嫌其爲異也必欲強文言以合彖象又強彖象以合卦爻易之理不若是固矣

黃淳耀曰自漢以降言易者無慮千百家其精者發揮理性其粗者爲陰陽術數之言然亦不可謂之非易也

錢澂之曰易理無所不蘊凡得其一端皆足以入神如衛元嵩元包楊雄太玄京房卦氣之類是已至於星曆音律之學無不以易爲本故朱子嘗欲於納甲飛伏之類皆欲窮其理雖非易之本旨要亦可以見易也

徐在漢曰世謂包羲作八卦文王重爲六十四文王繫彖辭周公繫爻辭俱非也周禮雖未可盡信如簭人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則重卦其來久矣蓋包犧始作八卦即因而重之故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文王則設卦觀象繫辭明吉凶以成其

變化爾傳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傳中累舉包犧文王不及周公則爻辭繫於文王無疑夫文王演易演包犧之易也孔子翼易翼文王之易也雖然犧之象簡而文之辭微學易者舍孔子十翼孰從觀象而玩辭觀變而玩占知其書之不可遠而道之屢遷者乎故學易者不必舍彖傳而求彖辭舍爻傳而求爻辭也惟彖傳明而彖辭得矣爻傳明而爻辭得矣分言之爲包犧文王孔子三聖之易其實孔子之易明而犧文之易無餘蘊矣　又曰世儒有今易古易之分夫文王演犧皇之易孔子翼文王之易後學由孔子之易求文王之易由文王之易求犧皇之易則知三聖人無二易千萬世無二易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不此之求而以文孔之易合於一爲今分於二爲古矻矻終身卒無定論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惑之甚已

黃宗羲曰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

黃宗炎曰上古樸直如人名官名俱取類於物象與以鳥記官之意及夔龍稷契朱虎熊羆之屬是也易者取象於蜴其色一時一變一日十二時改換十二色即今之析易也亦名十二時因其倏忽變更借爲移易改易之用易之爲文象其一首四足之形周易卦文俱一反一正兩兩相對每卦六爻兩卦十二爻如析易之十二時一爻象其一時在本卦者象日之六時在往來之卦者象夜之六時取象之奇巧精確不可擬議無喻於此俗儒反病其一物之微不足以包含大道妄解日月爲易開端於虞仲翔而聖人之取義漸隱夫日月合體其字爲明日升於東月生於西故⊙☽者不特指其晝夜之光華而兼指其光華所生之位置一在東一在西也今以上日下月爲易其舛謬有七如以日爲天上之日月爲地下之月是於時爲望爲晝日麗中天萬象具陳而獨取九淵之藏魄以配太陽不見其得宜何從而變化舛謬一也如以日往月來月往日來相推代明則亦當以左右爲出入南北爲躔道甚無關於上下舛謬二也如以謂日月同在天上同經不同緯則月爲暗魄於義無補同經同緯則日有食之又災變而非變化舛謬三也況其爲文原從勿但象四足之形不成字與☽遠甚舛謬四也揆厥所由實因昜易字而譌昜從旦從勿旦者日之始出離於滄海其光芒灼爍爲五采而注射於八方勿者指其象若旗斿也昜且不可爲月豈可因昜而轉及於易乎舛謬五也日將出謂之昧爽史記作昒爽日入處謂之昧谷古作昒谷則是日將出將入映於海水但有光芒四達也豈可亦指爲月乎舛謬六也按說文有昜暘字聲同易注云日覆雲暫見也則原有日之昜矣易上之日自爲蜴首非日無疑舛謬七也羅泌云日月爲易而文正爲勿勿者月光之散者也是猶疑勿與月之不同僅指爲月光也其後戴侗周伯琦輩襲夫新奇竟改作◎冒字矣聖人至理悉去其餼羊可不辨哉　又曰他書引用易語今不可考者未知是篇章偶逸或緯書依託之文也左傳疏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劉向傳誣神者殃及三世說苑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又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又天地動而萬物變化風俗通其亡斯自取災說文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東方朔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鹽鐵論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者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細繹諸所引之辭不但不佀彖象亦且不佀大傳大約爲後儒解經者所述而引用之人遂渾呼之爲經爾

王弘撰曰古篆文易從日從月則日月爲易明矣參同契亦如此說若羅泌云易於文爲勿月彩之散者也則鑿矣或云易蜥蜴也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易取其變也趙撝謙亦云然陳第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乃借義微蟲不亦鄙乎是其取義雖得而釋文實謬以易爲蜴陸佃之過也　又曰孔子言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二語本自明白其爲伏羲重卦無疑若復別有人孔子豈得無一言乎又如八卦相錯明八卦已錯爲六十四矣周禮太卜掌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明夏商已有重卦矣楊雄從司馬遷之說謂文王重卦而胡安定諸人以爲然皆非也

按連山歸藏惟其不著時代致儒者紛綸或以爲宓犧或以爲神農或以爲黃帝或以爲夏商之書迄無定說周易成於殷之末世慮其與歸藏淆也爰以代名蓋無俟外史達書名於四方灼然共信爲文王周公孔子之作述是可法也鄭氏周普之義殊爲牽率

又按六經自秦火之後惟周易爲完書雖費直更之於前

王弼亂之於後其餘無可議者而歐陽永叔王景山乃疑及繫辭張芸叟疑及爻辭李邦直朱新仲王巽卿疑及序卦傳皆高明之過也

經義考卷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四

竹書易經

五篇

佚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

杜預曰汲郡汲縣有發舊冢者大得古書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

竹書公孫氏段邵氏陟論易

二篇

佚

晉書竹書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

卜子商易傳僞本

隋志二卷唐志同中經簿四卷七錄六卷釋文序錄三卷國史志中興書目十卷

佚今存別本十一卷

家語卜商衛人字子夏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

劉歆曰漢興韓嬰傳

荀勗曰丁寬所作

張璠曰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陸德明曰虞不詳何許人

唐會要開元七年三月六日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四月七日劉知幾議曰按漢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隳剌者矣夫以東魯服膺文學與子游同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而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渠謬稱阮籍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司馬貞議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闕梁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祕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粗略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五月五日詔子夏傳逸篇令帖易者停

崇文總目此書篇第略依王氏決非卜子夏之文又其言近而不篤然學者尚異頗傳習之

國史志子夏易傳假託子夏傳一行所論定然殘闕

中興書目按隋志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闕唐志卜商傳二卷今乃十卷攷陸德明音義所引與今本間有合者若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今本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安但小異爾至東帛戔戔作殘殘又云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今本並無此文蓋後人附益者多

孫坦曰世有子夏易傳以爲親得孔子之蘊觀其辭略而不粹間或取左氏春秋傳語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夫子則曰縣官嘗疑漢杜子夏之學及讀杜傳見引明尸對策疑始釋然不然班固序儒林何以言易始於商瞿子木而遽遺卜商也哉

程伯子曰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也

晁說之曰古今咸謂子夏受於孔子而爲易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僞矣豈不傳於今今號爲子夏傳者唐張弧之易也弧唐大理評事亦不詳何時人

晁公武曰子夏傳唐藝文志已亡今此書約王弼注爲之者止雜卦

洪邁曰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或云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傳一篇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按洪氏申明子夏傳經之功可謂得其要矣韓非子自孔子之死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而子夏之門人若高行子曾申公羊高穀梁赤傳

詩及春秋者反不與焉不得其解也

程迥曰子夏易傳京房爲之箋先儒疑非卜商也近世有陋儒用王弼本爲之注鄙淺之甚亦託云子夏凡先儒所引子夏傳此本皆無之熈寧中房審權萃訓詁百家凡稱子夏者乃取後贗本

呂祖謙曰崇文總目剟去子夏各以祛誤惑最爲有理

陳振孫曰子夏易傳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引考漢志初無此書其經文彖象爻辭相錯正用王弼本決非漢世書以德明所引求之今傳皆無有豈惟非漢世書亦非隋唐所傳書矣

章如愚曰子夏易傳竊意非古所傳觀其書不依古易經次乃遵費氏鄭氏王氏所合彖象文言於爻下而傳之

趙汝楳曰易家有子夏傳先儒多引以斷疑雖於其書不於其人然亦不容不辨蓋由隋志以爲卜商故後人承而弗察信之者以爲京房爲之箋疑之者以爲近世人以王弼本冒爲之傳世有兩書今觀諸儒所用二書中語皆不類洙泗氣象縱微後人冒作亦決非卜商之書孫坦疑子夏傳爲杜子夏之學按杜欽杜鄴與鄧彭祖王商萬章禽慶皆字子夏二杜於易未聞師授孫氏之論尚爲可疑惟彭祖傳梁邱之學如以子夏爲彭祖猶有彷彿以爲欽鄴則無所依據

王應麟曰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說鄎國公主銘云帝害降女天乙歸妹

何喬新曰子夏之易不依古易篇次而遵費氏則爲後人之假託可見

按子夏易傳見於隋經籍志止二卷釋文序錄止三卷闕至宋中興書目益爲十卷而今本多至十一卷不獨篇第悉依王弼并其本亦無異辭考陸氏釋文所引如屯六二乘馬班如乘音繩班如相牽不進貌比傳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小畜九五有孚攣如攣作戀思也上九月幾望作近望履九四愬愬恐懼貌泰六四翩翩輕舉貌上六城復于隍作堭大有九四匪其彭作旁謙卦作嗛云嗛謙也豫六三盱作紆九四盍簪疾也噬嗑九四胏作脯賁六五束帛戔戔作殘殘傳云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復上六有災眚傳云傷害曰災妖祥曰眚頤六二拂經作弗云輔弼也六四逐逐作攸攸坎上六寘于叢棘寘作湜離六五戚作嘁咨慙也咸初六拇作𦠆遯上九傳云肥饒裕晉九四鼫鼠作碩明夷六二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夷作睇傳云旁視曰睇拯作抍睽六二其牛掣作契傳云一角仰也夬九四牽作掔姤初六柅作鑈九五包作苞困九四徐徐作荼荼傳云內不定之意井九二鮒傳謂蝦蟇六四井甃傳云修治也豐九三沛傳云小也沫傳云星之小者旅九四資斧作齊斧旣濟六二茀作髴六四繻有衣袽繻作𦅾袽作茹今文皆不然又王氏困學紀聞引泰六五傳云湯之歸妹也今亦無之且書中引周禮春秋傳其僞不待攻而自破矣

又按孫坦疑是杜鄴徐幾趙汝楳疑是鄧彭祖蓋兩人俱字子夏也然繹其文義總不類漢人文字并不類唐人文字謂爲張弧所作恐非今本

周易子夏十八章僞本

一卷崇文總目三卷

佚

按紹興闕書目亦有之五行家言託名子夏尤不倫矣

漢淮南王劉安道訓

漢志二篇劉向別錄七略作十二篇

佚

劉向曰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王聘善爲易者九人從之采獲故中書著爲淮南九師書

王通曰九師興而易道微

洪邁曰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所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

何喬新曰九師之易王通以爲易道因之而微則無資於聖經可知

按陸氏釋文於需蠱遯損諸卦其所引稱師者當卽九師本而鴻烈解引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此則道訓之序卦傳文矣

田氏何易傳

佚

漢書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

祟文總目田何之易卦象爻彖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

晁說之曰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而至田何漢之易書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

王氏 同 易傳

漢志二篇

佚

漢書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同授淄川楊何齊卽墨成廣川孟但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

皇甫謐曰自孔子授易五傳至田何何以授弟子東武王同子中

晁說之曰易家著書自王同始

周氏 王孫 易傳

漢志二篇

佚

漢書丁寬至洛陽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丁氏 寬 易傳

漢志八篇

佚

漢書儒林傳寬字子襄梁人從田何受易復從周王孫受古義景帝時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

又曰丁寬易家之始師

胡一桂曰寬師田何而復師其同門之友以受古義可謂見善如不及者矣然所謂易說三萬言不過訓故大義又曰小章句竊意其學只是文義章句象數之學恐非所及也

何喬新曰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而訓詁之學興

服氏 光 易傳

漢志二篇

佚

劉向別錄服氏齊人

漢儒林傳曰王同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蔡公易傳 名字未詳

漢志二篇

佚

漢書藝文志注蔡公衞人事周王孫

楊氏 何 易傳

漢志二篇

佚

史記楊何以易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淄人主父偃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漢書楊何字叔元菑川人元光中徵爲太中大夫

晁說之曰易得立學官自楊何始所謂易楊者是也

韓氏 嬰 易傳

漢志二篇

佚

漢書韓嬰燕人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言詩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

王應麟曰蓋寬饒受韓氏易其上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施氏 讐 周易章句

漢志二篇

佚

漢書施讐字長卿沛人從田王孫受易拜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讐授張禹瑯琊魯伯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瑯琊邴丹曼容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隋書施氏易亡於西晉

按施氏易見於後漢書者沛人戴賓以授陳留劉昆桓公又廣漢景鸞亦受施易

孟氏 喜 周易章句

漢志二篇 梁七錄十卷隋書八卷釋文序錄十卷新舊唐書志

同

佚

周易災異

漢志十一篇又六十六篇蓋合京房言之

佚

漢書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從田王孫受易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繇是孟有翟白之學

陸德明曰無上經七錄云又下經無旅至節無上繫

隋書孟氏京氏有書無師

釋一行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

王應麟曰許氏說文稱易孟氏其文多異

胡一桂曰孟旣師田又不擇所從復受之於趙趙死而遂倍之以至不見信於友不獲用於上亦其宜矣

按許氏說文解字序言易稱孟氏則所引皆孟氏易也其與今文異者如夕惕若厲无咎作夕惕若夤句泣涕漣如連作遻再三瀆作黷以往吝作遴履虎尾愬愬終吉愬愬作虩虩下有恐懼二字百穀艸木麗乎土作䕻乎地日昃之離昃作𣅀囧孚裕无咎囧作有其牛掣作觢天且劓作剠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蔚作斐用拯馬壯吉拯作抍無用字繻有衣袽繻作需袽作絮夫乾確然確作隺服牛乘馬服作犕重門擊柝作㰌天地絪縕作壹壺雜而不越作䢺莫暵乎火作離爲的顙的作馰爲黔喙之屬無之屬字又如孰飪句孰䰞句地可觀者莫可觀于木則今本無是文不知當日何所屬也又按陸氏釋文孟氏易咸其輔頰舌頰作俠晉卦作齊懲忿窒欲作恎浴偏辭也作偏辭日中則昃作稷闃其無人闃作室隤然作退然大寶作保包犧作伏戲皆與今文異

又按東漢之爲孟氏易者南陽洼丹子玉中山觟陽鴻孟孫廣漢任安定祖

梁邱氏賀周易章句

漢志二篇

佚

漢書梁邱賀字長翁瑯琊諸人爲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顏師古曰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爲郎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賀傳子臨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隋書梁邱易亡於西晉

洪邁曰晉永嘉之亂梁邱之易亡

胡一桂曰梁邱初師京房後雖更事田王孫卒以京顯至其子臨專行京法可見也再傳而五鹿結黨小人兼官受譏二傳而衡咸爲莽講學大夫梁氏易至此掃地矣

董眞卿曰商瞿受易孔子傳至田何又傳至施孟梁邱爲最著乃古易也又轉而爲費直則今易權輿矣若是則施孟梁邱之後正古今易因革之一會也

按東漢之爲梁邱易者代郡范升辨卿升上疏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邱易又京兆楊政子行穎川張興君上亦傳其學

五鹿氏充宗周易略說

漢志三篇

佚

漢書少府五鹿充宗字君孟貴幸爲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

漢紀元帝時五鹿充宗與石顯皆貴幸治梁丘易帝令諸易家考合異同充宗乘貴口辨諸儒莫敢與抗皆稱疾不會有薦朱雲能說易者雲攝齊升堂抗辭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連折充宗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張華曰五鹿充宗受易於弘成子成子少時嘗有人過之授以文石大如鸛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爲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爲碩學也

經義考卷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五

焦氏延壽易林

隋志五行家十六卷新舊唐書志崇文總目同七錄作三十二卷殆合變占十六卷言之

存

易林變占

隋志五行家十六卷

佚

漢書延壽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學既成爲郡吏察舉補小黃令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

費直曰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之所撰也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然易謂六十四卦也推而言之則由說卦之所未盡故連山歸藏周易皆異辭而同卦雖三家並行猶舉一隅爾贛善於陰陽復造此以致易未見者其射存亡吉凶遇其事類則多中至於靡碎小事非其類則亦否矣贛之通達隱幾聖人之一隅也

班固曰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

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一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

王俞序曰大凡變化象數莫逃乎易惟人之情僞最爲難知筮者尙占憂者與處贛明且哲乃留其術俞嚴畊東鄙目前困蒙客有枉駕蓬廬以焦辭數軸出示予嘗讀班史列傳及歷代名臣譜系諸家雜說之文咸稱自夫子授易于商瞿僅十餘輩延壽經傳於孟喜固是同時當西漢元成之間淩夷厥政先生或出或處輒以易道上干梁王遂爲郡察舉詔補小黃令而邑中隱伏之事皆預知其情得以寵異蒙遷秩亦卒於官次其著大易通變其卦總四千九十六題事本彌綸同歸簡易其辭假出於經史其意雅合於神明但齋潔精專舉無不中而言近意遠易識難詳不可瀆蒙以爲辭費後之好事如君行者則子雲之書爲不朽矣聖唐會昌景寅歲

崇文總目焦贛以一卦轉之六十四卦各有繇言著吉凶占驗然不傳推用之法

葉夢得曰焦贛易林京房易二書大抵皆卜筮陰陽氣候之言不復更及易道

黃伯思曰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爲林二千八百世凡筮得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辭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於漢書京房傳所云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爲監司此法但以風雨寒温爲候而占災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是延壽占災祥一法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勿悟乃合二術一之而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薊士之祕法豈不誤甚與蓋直日之法分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林自林直日災祥之法自直日災祥之法二者雖皆本於易同出延壽而初未嘗一其用也

又曰焦延壽易林中或字誤以快爲快以羊爲手以書爲嘉以鶴爲鵠義可兩存延壽名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吏察舉補小黃令但有盜先知盜遂無敢舉者考最當選吏民上書乞留詔許增秩卒於小黃世人謂延壽之法凡筮得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動則但觀本卦林辭有王伀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筮得觀之賁林云東行無門西出華山道塞於離游子爲患之語最爲有準後之觀者不可不辨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雅澹頗有可觀

程迥曰漢天水焦延壽傳易於孟喜此其所著書也書皆韻語與左氏傳載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漢書所載大橫庚庚予爲天王之語絕相類豈古之卜者各有此等書耶

陳振孫曰又名大易通變唐會昌景寅越五雲谿王俞序凡四千九十六卦蓋一卦可以變六十四也　又曰舊見沙隨程氏所紀紹興初諸公以易林筮時事奇驗求之多年寶慶丁亥始得其書於莆田錄而藏之皆韻語古雅頗類左氏所載繇辭間嘗筮之亦

驗獨恨多脫誤無他本是正嘉熙庚子自吳門歸霅川偶爲鄉守王寺丞侑道之因以家藏本見假雖復多脫誤而用兩本參互相校十頗得八九於是兩家所藏皆成全書其間亦多重複或數爻共一繇莫可稽究校畢歸其書王氏而誌其校正本末於此淳祐辛丑五月

薛季宣序曰漢焦贛易林十六卷卷有四林林六十有四繇凡六十四卦之變四千九十有六以所傳中祕書孫氏藏書參校中書繇多亡佚以孫氏書銓補圓備故書屢經傳寫字多舛誤以羊爲午以快爲決若此者衆爲是正其曉然者其不可知以喜爲嘉以鵠爲鶴以烏爲鳥一卦兩占之類並兩存之無所去取具已刊定可繕寫漢儒傳易明於占候者如贛費直許峻崔篆管輅數家易俱有林惟焦氏林今傳於世東觀漢記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爲卦遇蹇以京氏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戶天將下雨沛獻王輔用體說卦謂蟻穴居知雨京房延壽弟子今書蹇繇實在震林林爲焦氏可不疑贛延壽字也其學本以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易林用之卜筮倘其占與變者政和閒校書郎黃伯思校中祕書論林自林直日災祥自直日災祥其法雖同出於贛初未嘗一其用昧者勿悟乃合而一之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謬託燕薊士之祕本朝王俶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賁其占乃觀中賁林觀賁皆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求之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之占筮伯思言若簡易其實非也簭法固於直日林中求所遇卦於遇卦林中求變所之觀從初決從終則雍熙異僧之占初未嘗與術戾僧論一幕掀天一同掃地自有得之繇林之外者未可以一術齊也直卦之法略在漢京房郎顗傳天朝班曆倘取其象或者直以周易卦爻占數猶屢有符驗至用林筮頗多不合伯思之說未易循也京氏學以卦爻分配期日坎離震兌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歲既有之日亦宜然於直日卦中分卦直時如日之次日凡十卦一時八刻三分刻之一配卦時有一刻二分頤晉井大畜皆五刻二分坎離震兌用事於日卦貞悔初爻之首中爻之中皆四刻一分是又卜數一法不待筮而占者自可通用易經并論風雨陰陽占候不必專取諸林漢儒林傳孟喜授易於田王孫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𦝫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京房以爲延壽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向校書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黨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藝文志易有孟氏京房諸篇無復分異京氏書世倘有之雖陰陽家不特災變之候論以漢儒林傳藝文志自有不可誣者諸儒黨同伐異可盡信邪延壽行事略在京房傳中舉最小黃詔聽留增秩矣其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知人見事未可以明經學士視之易林近古占書既自可倘綴辭引類尤爾雅可喜倘其辭者於漢氏西京文字又可忽諸乾道六年八月

項安世曰焦氏卦法自乾至未濟並依易書本序以一卦直一日乾直甲子坤直乙丑至未濟直癸亥乃盡六十日而四正卦則直二分二至之日坎直冬至離夏至震春分兌秋分不在六十卦輪直之數此即京房六十卦氣之法但京主六日七分此但主一日京用商易之序此用周易之序爾

趙汝楳曰焦延壽不祖田楊不用筮卜自成一家　又曰焦延壽作易林以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不能周四千九十六變之吉凶故外易而別爲之辭又雜以納甲飛伏之說是舍人事義理而專於占者也

胡一桂曰延壽卦變法以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通變四千九十六卦而卦變之次本之文王序卦首乾坤而終既濟未濟且如以乾爲本卦其變首坤次屯蒙以至未濟又如以坤爲本卦其變首乾次屯蒙以至未濟又如以末一卦未濟爲本卦其變亦首乾次屯蒙以至既濟每一卦變六十三卦通本卦成六十四卦且每一卦變成詩六十四首六十四卦變共四千九十六首以代爻辭而文王周孔辭並不復用　又曰焦氏卦變卓然自爲一家而又託於孟者惡其無傳也

劉誠曰焦贛易林專取納甲飛伏非聖人法

何喬新曰焦延壽述陰陽災異而穿鑿之弊起

彭華曰易之道無所不該學者各得其一偏耳然皆不可謂非易也易自夏商周已有三易其後連山歸藏不傳惟周易獨傳周易至漢儒分而爲三有田何易焦贛易費直易何之易傳自孔子分上下經以孔子所作爲十傳而有章句贛之易專於占察易林凡十六卷直之易長於卦筮無有章句徒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

以解經漢末田焦之學微絕而費氏獨存蓋費之後有鄭康成王弼輩爲之注故也宋程伊川據弼易爲傳固出於費朱氏晦庵據呂伯恭古易爲本義則本之田何於是田費之易皆盛行於世而贛獨不幸無傳者近於內閣閲書得易林觀其辭韻皆非後人所能到頗類左傳中所載繇辭因錄而藏之異日間有事以占亦未嘗不驗也然則贛之易豈無所本者耶惜乎末學淺識不能爲之傳注使之盛行以爲夫人之趨吉辟凶一助也成化癸巳夏五月

韓邦奇曰焦氏四千九十六變孔氏之正傳也京氏直爻則以己意行之

楊慎曰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辭叶韻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過矣

鄭端簡公曰易林十六卷世傳出焦延壽雖隋唐經籍志亦然今考漢書儒林傳藝文志及荀氏漢紀皆不言焦氏著易林疑今之易林未必出於焦氏延壽爲京房師今明夷之咸林云新作初陵踰蹈難登三駒推車跌損傷頤乃成帝時事節之解林云皇母多恩字養孝孫脫於襁褓成就爲君似言定陶傅太后育哀帝事皆在延壽後不應延壽預言之也刻本易林載東萊費直曰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焦延壽所撰然劉向當成帝時校書已有延壽易說延壽非莽時人明矣況直雖後於延壽與高相同時雖直亦非莽時人也唐王俞序易林云延壽與孟喜同時又云當在西漢元成間喜與梁丘賀同門豈元成間人耶

姜恩曰焦氏易林演六十四卦爲四千九十六卦而辭變象占皆具其意精而深其文簡而古

馬森曰日兵憲碧川齊公訊疑未決顧予曰發伏若焦延壽無遁情矣予退而筮之得訟之隨云甲乙丙丁俱歸我庭三丑六子入門見母後五日獄得稽其日乃乙丑訟之者僅六人焉焦易之神如此

于慎行曰焦氏易林其辭古奧爾雅而旨趣深博有六經之遺非漢以下文字然世徒以爲占卜之書學士弗誦也

楊時喬曰焦氏之學溺於陰陽占察不類聖人之經

鍾惺曰焦延壽用韻語作易占似讖似謠有數十百言所不能盡者回翔於一字一句之中寬然有餘其鍛鍊精簡未可謂無意爲文也

顧炎武曰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宣昭之世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楊芒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止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初陵踰蹈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

陳廷敬曰焦贛易林言吉凶與聖經絕相悖蓋術數之學謬妄乖離之尤可鄙者沙隨程氏偶有驗乃神奇其書以爲與左氏傳載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漢書載大橫庚庚予爲天王之語相類今考其言多俚諺如程氏所稱亦未之能及也

王弘撰曰自焦氏爲詩以代占辭而後之筮者不復用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矣此焦氏之罪也

按漢易惟焦氏獨全至李鼎祚易集解於隨卦采贛之說云漢高帝與項籍其明徵也當屬變占中語

經義考卷六

經義考卷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六

京氏房易傳

通志三卷 漢志十一篇易氏通考四卷

存

周易章句

隋志十卷七錄十卷錄一卷目錄文序錄十二卷

佚

周易錯卦

隋志五行家七卷七錄經部八卷

佚

周易妖占

隋志五行家十二卷七錄十三卷

佚

按晉書宋書五行志及水經注太平御覽俱引之

周易占事

隋志五行家十二卷

佚

周易守林

隋志五行家三卷

佚

周易飛候

隋志五行家九卷又六卷七錄八卷新舊唐書志六卷

佚

周易飛候六日七分

隋志五行家八卷

佚

按京氏飛候太平御覽每引之

周易四時候

隋志五行家四卷新舊唐書志二卷

佚

周易混沌

隋志五行家四卷

佚

周易委化

隋志五行家四卷

佚

周易逆刺占災異

隋志五行家十二卷漢志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三篇

佚

易傳積算法雜占條例

通考一卷

存

漢書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皆曰非也房以明災異得幸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為石顯所譖誅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又曰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為京氏

劉向曰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為異

黨

東觀漢紀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為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興

荀悅曰京房受易於梁人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劉向校易說云不與孟氏同

王通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金君卿曰京生分六十四卦更值日用事以候風雨寒温非聖人設卦垂教之本意矣

胡旦曰京房以卦氣言事皆有效驗

宋咸曰京房郎顗關子明嘗假易之名以行其壬遁卜祝陰陽術數之學聖人之旨則無有焉嗚呼好怪之甚也

李清臣曰自焦延壽京房毛爽祖孝孫之徒為六日七分之說曰辰之支幹律呂之清濁風雨寒暑節氣之候與夫天文曆法以為皆從易而生故術者咸自託於易五行家曰我之術出於易也太

乙家曰我之術出於易也律家亦曰然曆家所云又然已而參同方伎卜相筮占之流莫不持籌衍圖指畫天地自以爲知易謂之伎術非聖人之徒也

晁說之曰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凡八變而六十四而酬酢乎萬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起二而爲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而終不脫乎本以隱賾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之始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會於中而以四爲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爲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爲遊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爲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有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意遺乎言則錯綜其用唯變所適或兩相配而論內外二象若世與內若世與外或不論內外之象而論其內外之位或三相參而論內外與飛若伏或相參而論內外世應建伏或不論內外而論世建與飛伏或兼論世應飛伏或專論世應或論世之所忌或論世之所生於其所起見其所滅於其所形見其所生故曰死於位生於時死於時生於位苟非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

葉夢得曰按授梁丘賀學者亦京房顏師古謂別一人今世有京房易皆陰陽曆數之書又有京房雜算數十篇其言龐雜專主卜筮兩人莫知爲誰書爲授延壽學者

晁公遡曰明於象數而不違於進退者京房是也房深於易惜非善用易者也

晁公武曰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易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今傳者曰京氏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法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皆與古不同今所謂京氏易傳或題曰京氏積算易傳者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錯卦在隋七卷唐八卷所謂雜占條例法者疑隋志之逆刺占災異十二卷是也至唐逆刺三卷而亡其八卷元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疑隋周易占十二卷是也

林光朝曰先秦之爲易者未有及理義也自田何而後章句傳說多矣見於今者獨有費氏之書費氏舊亡章句而學者宗王弼之說至於京氏之陰陽占筮其書雖存視之爲術數之流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理義之學以其辭耳王弼而下其說紛紛不若象數之粗有所明也

陳藻曰漢有二京房皆出焦延壽之門

陳振孫曰京房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一卷吳鬱林太守陸續注京氏學廢絕久矣所謂章句者既不復傳而占候之存於世者僅若此較之前志十百之一二耳

趙汝楳曰京房傳焦氏之學專明卦氣占驗極而至於蘇竟郎顗楊由景鸞樊英之徒則以易兼河洛圖緯風角七政而易儕於讖緯矣

項安世曰以京易攷之世所傳火珠林者卽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拆卽兩少一多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爲單卽兩多一少少陽爻也俱面爲交交者拆之聚卽三多老陰爻也俱背爲重重者單之積卽三少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蓍一錢當一揲此後人務徑捷以趨卜肆之便而本意尚可考其所異者不以交重爲占自以世爲占故其占止於六十四爻而不能盡三百八十四爻之變爾　又曰京氏易法只用八卦爲本得本卦者皆以上爲世爻得歸魂卦者皆以三爲世爻亦因下體復得本卦而三在本卦爲上也其餘六卦皆以所變之爻爲世世之對爲應凡其所謂變者非以九六變也皆自八純卦積而上之知其爲某爻之所變耳如乾本卦上九爲世九三爲應乾初變姤爲一世卦初六爲世九四爲應再變遯爲二世卦六二爲世九五爲應三變否爲三世卦六三爲世上九爲應四變觀爲四世卦六四爲世初六爲應五變剝爲五世卦六五爲世六二爲應剝之四復變爲晉謂之遊魂卦九四爲世初六爲應晉下卦皆變爲大有坤復歸乾謂之歸魂卦九三爲世上九爲應餘倣此　又曰京房於世爻用飛伏法凡卦見者爲飛不見者爲伏其在八卦止以相反者爲伏乾見伏坤之類皆以全體相反也至八卦所變世卦則不然自一世至五世同以本生純卦爲伏蓋五卦皆一卦所變至遊魂二卦則又近取所從變之卦爲伏如乾一世姤姤下體巽飛爲巽初辛丑伏仍用乾初甲子二世遯飛爲艮遯二丙午伏仍乾二甲寅之類至五世皆以

本卦乾爻爲伏者也自五世復下爲遊魂卦剝四變晉是艮變其飛爲離四己酉伏爲艮四丙戌矣又下爲歸魂卦晉下三爻變爲大有自坤變乾故飛爲乾三甲辰伏爲坤三乙卯矣二卦皆近卽所從變之卦不用本生純卦也餘卦倣此

胡一桂曰京氏易以八宮卦爲序分上中下三卷上卷首乾宮八卦（乾姤遯否觀剝晉大有）次震宮八卦（震豫解恆升井大過隨）次坎宮八卦（坎節屯旣濟革豐明夷師）次艮宮八卦（艮賁大畜損睽履中孚漸）中卷首坤宮八卦（坤復臨泰大壯夬需比）次巽宮八卦（巽小畜家人益无妄噬嗑頤蠱）次離宮八卦（離旅鼎未濟蒙渙訟同人）次兌宮八卦（兌困萃咸蹇謙小過歸妹）蓋專八純卦變六十四卦也下卷雜論卜筮一篇首論聖人作易揲蓍布卦次及納甲法次二十四氣候配卦與夫天地人鬼四易（一二世地易四世人易五世八純天易遊魂歸魂鬼易）父母兄弟妻子官鬼等爻龍德（十一月子在坎卦左行）虎刑（五月午在離卦右行）天官（甲乙庚辛之類）地官（甲乙申酉之類）與五行生死所寓之類（寅中有生火丑中有死金之類）此晁氏讀書志所謂星行氣候之學非章句也又一本題曰京氏易傳其間論積算法（亦無起例可推）及卜筮新例（占求官家宅之類）及列六十四卦定三百八十四爻斷法與前下卷同而尤詳備者但如漢志所載京房易傳論集中尤無此豈其所謂章句者歟

陸深曰京房易傳於易無所發明蓋亦自成一家言卦分世應起星氣算位卽今世錢卜五鄉六親之術小數也而文理徵密比太玄頗爲易簡

韓邦奇曰京氏易傳至百餘卷必於其四千九十六卦俱有所附五星衆星之經留順逆遲速守犯自開物以至閉物俱有定局惜無所考也

朱睦㮮曰京房有二其一頓丘人其一不知何許人皆以易學顯爲太中大夫者顏師古謂書字誤耳

王弘撰曰京易揚雄皆以卦配氣候而爲說各異唯以卦氣起於中孚則同

徐善曰京房以十二辟主十二月而佐以公侯卿大夫除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分主四季餘六十卦以五卦主一月正月侯小過大夫蒙卿益公漸辟泰二月侯需大夫隨卿晉公解辟大壯三月侯豫大夫訟卿蠱公革辟夬四月侯旅大夫師卿比公小畜辟乾五月侯大有大夫家人卿井公咸辟姤六月侯鼎大夫豐卿渙公履辟遯七月侯恆大夫節卿同人公損辟否八月侯巽大夫萃卿大畜公賁辟觀九月侯歸妹大夫无妄卿明夷公困辟剝十月侯艮大夫旣濟卿噬嗑公大過辟坤十一月侯未濟大夫蹇卿頤公中孚辟復十二月侯屯大夫謙卿睽公升辟臨其法每爻主六日又八十分日之七三百六十爻當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用中孚初爻起冬至

按京氏易傳君子體仁作體信利物作利之福謙作富謙不忒作不貸殷薦作隱薦盱豫作汙豫朋盍簪作撍剝床以膚作簠君子得輿作德輿朋來作崩來朶頤作瑞頤水洊至洊作臻祇旣平祇作褆大耋作絰憧憧作憧夷于左股夷作胰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弧作壺赦過宥罪作尤罪劓刖作劓劊吾與爾靡之作劚之月幾望作近望繻有衣袽作絮旁行而不流作留天下之賾作嘖行此典禮作等禮再扐而後掛作卦可與酬酢作醋易以貢作工洗心作先心包犧作伏戲坎爲豕作彘爲瘠馬作柴馬爲吝作遴爲馵足作朱足爲矯輮作柔豫怠也怠作治皆與今易異辭見陸氏釋文

段氏（嘉）易傳

漢志十二篇

佚

漢書京房授東海段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博士

蘇林曰東海人爲博士

顏師古漢書註嘉卽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

任氏（良）易旗

漢志蓍龜家七十一卷

佚

漢紀京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爲刺史

經義考卷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七

費氏直周易注 釋文序錄新舊唐書志作章句

七錄四卷

佚 釋文殘闕

易林

隋志五行家二卷 七錄五卷

佚

周易筮占林

七錄五行家五卷

佚

易內神筮

隋志五行家二卷

佚

漢書費直字長翁東萊人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琊王璜平中能傳之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隋書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易大興

歐陽修曰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原出費氏費氏興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

邵博曰古易卦爻一彖二象二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其次第不相雜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今入彖象文言於卦下者自費氏始

朱震曰隋書經籍志漢費直注周易四卷鄭康成注周易九卷魏王弼注周易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三卷鄭王二家之易本於費氏康伯之學卒於輔嗣則費氏之後易經上下離爲六卷繫辭五篇合爲三卷矣是以二家所注皆九卷也

晁公武曰焦贛費直傳受皆不明漢末焦氏之學微而費氏獨存其學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皆祖費氏東京荀劉馬鄭皆傳其學王弼最後出或用鄭說則弼亦本費氏也

吳仁傑曰費直易省去彖傳象傳繫辭傳之目但總以一傳字加於彖傳之首王弼王肅易皆存傳字蓋本於此

又曰費直易亡章句崇文總目序云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按鄭康成易以文言說卦序卦合爲一卷則文言雜入卦中康成猶未爾非自費直始也

馮椅曰直傳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崇文總目云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始蓋誤以之言爲文言且康成易猶以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爲一篇則不始直明矣彖象繫辭之名一沒而汩亂古經則始於此

章如愚曰費氏興而餘學息今所傳即費氏易也

趙汝楳曰漢興羣經殘闕惟易爲全書孰謂其紛揉反甚於他經劉向以中古文易經較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獨費氏經與古文同施梁丘高氏亡於西晉孟京亦不傳陳元鄭衆皆傳費學馬融鄭玄荀爽王肅王弼皆爲之注今易乃費氏經也

熊朋來曰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上下經十翼各自爲篇也以彖象雜入卦中者自費直始鄭康成之徒因之古易遂紊然其初不過如今乾卦之例未入小象於各爻王弼不知小象是韻語自坤以下六十三卦輒分入各爻自乾坤二卦各附文言而諸卦文言散逸今見於大傳者無幾也

胡一桂曰費直以彖象文言參入卦中古經變亂實權輿於此

朱睦㮮曰費直自爲易以相授受原無師傳

高氏相易說

佚

漢書相沛人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隋書高氏易亡於西晉

朱睦㮮曰高相易自言出於丁將軍寬寬景帝時人相平帝時人相去甚遠或亦私淑者也

趙氏寶易論

佚

漢書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賓死莫能持其說

周必大曰文王重爻之時紂雖虐而商未危箕子尚爲商臣其明夷巳卦之六五巳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趙賓所以鑿爲荄茲之說也

於陵氏欽易吉凶

漢志蓍龜家二十三卷

佚

伏氏萬壽周易集林

隋志五行家十二卷

佚

阮孝緒曰易集林伏萬壽撰

按太平御覽引集林文云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

嚴氏遵周易骨髓訣

通志一卷

佚

高士傳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嘗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揚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

何孟春曰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其勢導之以善夫易爲卜筮作以卜筮徵諸易之所言豈曰賤哉後世占驗紛綸之爲則有不假易者此君平所謂賤業爾

崔氏篆易林

六十四篇

佚

後漢書崔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投劾歸後爲建新大尹建武初幽州刺史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

連叢子孔子和爲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爲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答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所以爲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

李石曰篆駰之祖著易林六十四篇或曰卦林或曰象林

洼氏丹易通論

本傳七篇

佚

後漢書洼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

東觀漢記丹作通論七卷

景氏鸞易說

佚

後漢書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

益部耆舊傳鸞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曰奧集

袁氏太伯易章句

佚

王充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曆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

袁氏京易難記

佚

後漢書袁京字仲譽汝陽人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爲蜀郡太守

彭氏宣易傳

佚

冊府元龜彭宣字子佩淮陽人爲大司馬長平侯作易傳

胡一桂曰張禹授易於宣位爲上公見險而止異於茍患失之者

戴氏崇易傳

佚

冊府元龜戴崇字子平沛人爲少府作易傳

樊氏英易章句

佚

後漢書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習京氏易兼明五經七緯隱於壺山之陽安帝初徵爲博士順帝時拜五官中郎將以光祿大夫賜告歸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

許氏峻易新林

隋志五行家一卷七錄十卷

佚

易決七錄作易要決

隋志五行家一卷七錄三卷

佚

易雜占

七錄七卷

佚

易災條

隋志五行家二卷

佚

後漢書峻字季山汝南平輿人善卜占之術時人方之京房所著易林至今傳於世

按北堂書鈔許氏易災條云母病腹脹蛇在井旁當破缾甕井沸泥浮五色玄黃又初學記引易災條云井中有魚似蟲出流若當井沸五色玄珠蓋亦焦氏易林類也

馬氏融周易注或作傳

七錄一卷釋文序錄新舊唐書作章句十卷

佚

後漢書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

荀悅曰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

朱震曰費氏之易至馬融始作傳融傳鄭康成康成始以彖象連經文

按馬氏易傳見於釋文與今易異者聖人作而萬物覩作聖人起婚媾作冓云重昏也𨿅蒙作槃蒙血去作恤去履愬愬作虩虩天道虧盈作毁盈介于石介作扴云觸小石聲由豫作猶豫云疑也盍簪作臧天命不祐作右百果草木皆甲拆作甲宅云根也萃亨无亨字德之修也修作循

經義考卷八

經義考卷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八

鄭氏玄周易注

隋志九卷七錄十二卷舊唐志同釋文序錄新唐書十卷

佚 王應麟輯成一卷

後漢書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公車再徵不就徵爲大司農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又著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淳于俊曰鄭玄合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

陸澄曰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

王儉曰易體微遠實貫群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意謂可安

蕭子顯曰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

李延壽曰鄭玄並爲衆經注解大行於河北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氏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恆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

隋書鄭康成王弼二注梁陳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寖微今殆絶矣

崇文總目今惟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止餘皆逸

朱震曰鄭氏傳馬融之學多論互體

吳仁傑曰鄭康成易省去六爻之畫又省去用九用六釋卦之畫移上下體於卦畫之下又移卦名於兩體之下又移初九至用九爻位之文加之爻辭之上又合彖傳象傳於經於彖傳加彖曰二字於象傳加象曰二字

馮椅曰鄭氏易隋志九卷唐志十卷不知何緣增一卷崇文總目止有一卷惟文言說序雜合四篇餘皆逸旨趣淵確去聖人未遠也中興書目亡

王應麟曰康成注易九卷多論互體江左與王輔嗣學並立顔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以能頓廢前儒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唐因之今鄭注不傳此景迂晁氏所以慨嘆也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合彖象於經蓋自康成始其說間見於鼎祚集解及釋文易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乃於讀易之暇輯爲一卷庶使先儒象數之學猶有考焉 又曰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彪文也泰包荒謂荒讀爲康虛也大畜豶豕之牙謂牙讀爲互大過枯楊生荑謂枯音姑山榆也晉錫馬蕃庶讀爲藩遮謂蕃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拆作甲宅皆讀如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困劓刖當爲倪仉萃一握爲笑握讀爲夫三爲屋之屋繫辭道濟天下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賾賾當爲動說卦爲乾卦乾當爲幹其說多鑿

按鄭氏之易與王輔嗣本不同者甚多如爲其嫌于无陽也嫌作謙君子以經綸作論君子幾作機包蒙包作彪需讀爲秀需于沙作沚致寇作戎患至掇也掇作惙終朝三褫之褫作拕王三錫命錫作賜乘其墉作庸明辨晳也晳作遰裒多益寡裒作捊舍車而徒車作輿賁如皤如皤作蹯頻復作顰復枯楊生稊作荑不鼓缶而歌作擊缶則大耋之嗟下無凶字離王公也離作麗浚恆作濬恆或承之羞或作咸羸其角羸作纍不詳也詳作祥失得勿恤作矢得勿恤文王以之作似之夷于左股夷作睇其牛掣作㸷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弧作壺宜待也作宜待時也懲忿窒欲窒作懫壯于頄作頯其行次且作趑趄姤作遘后以施命誥四方作詰四方升作昇劓刖作倪仉其形渥作剭刑其夤作膻遇其配主配作妃豐其蔀作菩豐其沛作韋日中見沬作昧天際翔也翔作祥麗澤兌作離澤所樂而玩者玩作翫故君子之道鮮矣鮮作尟藏諸用藏作臧議之而後動作儀之有功而不德作不置冶容作野容又以尙賢也作有以暴客作虣客雜物撰德撰作算爲廣顙作黄顙爲科上槁作槀爲黔喙之屬作黚喙蠱則飭也飭作節當日河北諸儒專主鄭學今則王伯厚所集一卷外見於陸氏釋文者僅此爾

荀氏（爽）周易注

隋志十一卷（新舊唐書志十卷）

佚

後漢書爽字慈明一名諝潁川潁陰人延熹五年拜郎中獻帝即位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著禮易傳詩傳尙書正經春秋條例又作公羊問及他所論敘凡百餘篇

張璠曰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荀悅曰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

虞翻曰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又南郡太守馬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

鄭湛曰易贊子之明夷荀爽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

程迥曰荀爽於說卦添物象以足卦爻所載查元章謂不須添添亦不盡

九家易解

隋志十卷（釋文序錄新舊唐書志作集解）

佚

陸德明曰荀爽九家集注十卷不知何人集所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其說卦傳本乾後更有四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坤後有八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黃爲裳爲帛爲漿震後有三爲玉爲鵠爲鼓巽後有二爲楊爲鸛坎後有八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後有一爲牝牛艮後有三爲鼻爲虎爲狐兌後有二爲常爲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

朱震曰東漢之時易亡說卦孝宣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說卦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

李心傳曰九家易說卦坤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字牝陰陽也迷先迷之意方地之形囊所容物裳下服黃地之色帛桑土所生漿未詳其義

吳仁傑曰易爻三百八十六諸儒但知三百八十四爻耳獨荀爽論八純卦之爻通用九用六而爲五十他未有以爲筴者按說卦所論二篇之策此三百八十四爻之策也乾坤之策則用六用九兩爻之策也注疏既通乾坤之策爲兩篇之策朱氏又破荀爽之說謂用九用六皆在八卦爻數之內若爾則乾坤之策未免於重出而用九用六兩爻亦幾於贅而可削矣夫有是爻則必有是策今三百八十六爻具在而獨置兩爻不論聖人之意豈若是乎

王應麟曰荀爽易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皆諸儒所未發

董真卿曰荀爽有周易章句十卷又集九家集解十卷

郝敬曰九家者流附會穿鑿迂僻無當

按荀氏易注見於釋文所引其文不同於今者陰疑于陽疑作凝爲其嫌於无陽也嫌作嗛財成天地之道作裁成裒多益寡裒作捊朋盍簪作宗貢如皤如皤作波䙬貞凶䙬作滅其欲逐逐作悠悠大耋之嗟作差下咸嗟若亦爾出涕沱若沱作池咸其拇作母解而拇同咸其腓作肥有疾憊也憊作備文王以之作似之家人嗃嗃作確確其牛掣作觭以正邦也爲漢諱作國已事遄往遄作顓惕號惕作錫包有魚包作胞聚以正也聚作取君子以除戎器除作慮劓刖作臲軏井谷射鮒射作耶井收勿幕收作甃震來虩虩作愬愬震遂泥作隊列其夤作腎厲薰心薰作動婦孕不育孕作乘歸妹以須作嬬月幾望作既望中孚同雖旬作均匪夷所思夷作弟婦喪其茀作紱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惡作亞可與祐神矣祐作侑六爻之義易以貢作功爲矯輮作撓爲亟心作極心豐多故親（句）寡旅也別爲句

劉氏（表）周易章句

隋志五卷（新舊唐書同中經簿錄易注十卷七錄九卷目錄一卷）

佚

後漢書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關西兗豫學士歸者千數表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謝承後漢書表受學於同郡王暢

漢末英雄記州略遭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

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

宋氏衷周易注衷作忠

七錄十卷新舊唐書志同崇文序錄九卷

佚

隋志梁有漢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

虞翻曰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問世

陸德明曰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

李氏譔古文易

佚

蜀志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學又從默講論五經延熙元年爲庶子遷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

張氏滿周易林

唐志七卷

佚

按張滿未詳何代人唐志列於許峻之前姑附於此

魏氏伯陽周易參同契

唐志二卷崇文總目一卷通考三卷

存

陸德明曰虞翻注參同契云易字從日下月

三洞珠囊魏伯陽撰參同契其說以周易爻象論作丹之事而儒者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旨

中興書目參同契明金丹之訣篇題蓋倣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橐籥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蚤晚又次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外以兼統歲功此書大要在坎離二字

彭曉序曰魏伯陽會稽上虞人修真潛默養志虛無博贍文詞通諸緯候得古人龍虎經盡獲妙旨乃約周易撰參同契三篇復作補塞遺脫一篇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隱顯異文密示青州徐從事徐乃隱名而注之桓帝時公復傳授與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敘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奠量鼎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析以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晨昏昭諸刻漏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

晁公武曰漢魏伯陽撰按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此書凡九十篇徐氏箋注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於世彭曉爲之解隋書不載按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契言字從日下月今此書有日月爲易之文其爲古書明矣

鄭東卿曰伯陽之參同契意在鍛鍊而入於術於聖人之道爲異端

朱子曰參同契本不爲明易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持進退之候其言納甲之法則今所謂京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法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爲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家可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　又曰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爲之其用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

范成大曰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世人不攷丹事每作陰陽訣之殊失其旨

黃震曰參同契者漢世上虞人魏伯陽所造其說出於神仙傳不足憑爲之注釋者五代末彭曉則此書必出於五代之前也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此方士煉丹之書謂與諸丹經理通而義合也然必冒周易爲稱者煉丹取子午時爲火候是坎離因用乾坤坎離四正卦於橐籥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要皆附會周易以張大粉飾之其實煉丹無符於易易本無預於煉丹而今世言火候者因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週天以一爻值一日而爻多日少終不相合其妄可知近世蔡季通學博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而晦庵與之游因爲校正其書頗行然求其義則終無之嗚呼煉丹之說盛於唐而唐世人主若士大夫凡惑之者無不速其死此書又可尙乎道書魏伯陽傳言伯陽將三弟子一白犬入山作金丹及成與犬犬死伯陽自

服自死弟子繼服又死二弟子不服而出山爲伯陽求棺斂至則伯陽已活矣其鄙如此且或有之人主奈何以一死試丹而伯陽之再活者今安在書幾何耶

劉辰翁曰古書惟參同契似先秦文

俞琰曰參同契文委時去害與鬼爲鄰委鬼魏字也鄭煥改鬼爲仙誤矣百世一下遨遊人間百一之下爲白人乃其旁之立人合之則伯字也湯遭阨際水旱隔并湯遭旱而無水易字也阨之厄際爲乃合之則陽字也此自解魏伯陽三字也

胡一桂曰參同契三篇補塞遺脫一篇大槪借易以明火候煉丹修養之法孟蜀彭曉爲之分九十一章解義朱文公又隱名而爲之注雖定考辨正文復爲上中下三篇

薛瓊曰參同契假易論長生之術若指諸掌然終是方技之書

陸深曰魏伯陽作參同契本之緯書文字結撰頗爲古質時作韻語多所根據過於文人華靡之作

羅欽順曰參同契有彭曉陳顯微儲華谷陰真人俞琰陳致虛六家注皆能得其微旨

按參同契本道家之言不當列於經義然朱子嘗爲之注且謂無害於易故附載之是書諸家注解頗衆則槪略而不記也

亡名氏古五子傳

漢志十八篇

以下俱佚

漢律曆志曰有六甲辰有五子

劉向别錄所校讎中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辰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

漢書藝文志注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古雜傳

漢志八十篇

神輸

漢志五篇

劉向曰神輸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輸之祥瑞

梁元帝曰易則神輸道劑

雜災異

漢志三十五篇

周易

漢志蓍龜家三十八卷

蓍書

漢志蓍龜家二十八卷

周易明堂

漢志蓍龜家二十六卷

周易隨曲射匿

漢志蓍龜家五十卷

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别蓍布卦而對

大筮衍易

漢志蓍龜家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

漢志三十卷

易卦八具

漢志蓍龜家卷未詳

鼠序卜黄

漢志蓍龜家二十五卷

周易版詞

通考一卷

陳振孫曰不知名氏當是漢魏以前人所爲其間官名皆東京制也

經義考卷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九

王氏朗易傳

佚

魏志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御史大夫改司空進封蘭陵侯諡曰成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咸傳於世正始五年十二月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

魏略朗本名嚴後改爲朗

董氏遇周易注 釋文序錄作章句

七錄十卷

佚

魏略遇字季直建安初舉郡孝廉稍遷黃門侍郎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遇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義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魏志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陸德明曰遇弘農華陰人

朱震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董遇謂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減卦之六畫爲四十九不知五十有五天地之極數大衍之數五十其一太極不動而四十九運而爲八卦重而六十四若去六畫即說不通

按董氏易注君子體仁作體信與京氏荀氏同裒多益寡裒作捊與鄭氏荀氏同洗心退藏于密洗作先與京氏荀氏虞氏張氏同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隤作妥與陸氏姚氏同餘如拔茅茹以其彙征彙作夤賁如皤如皤作槃君子得輿作德車婦喪其茀茀作髴爲乾卦作斡卦與諸家別

劉氏邠易注

佚

管輅別傳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自說注易將訖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精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爲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邠因易繫辭諸爲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邠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

管氏輅周易通靈訣

隋志五行家二卷

佚

周易通靈要訣

隋志五行家一卷

佚

周易林

唐志五行家四卷

佚

隋書魏少府丞管輅撰

趙汝楳曰梁丘賀以占筮顯名漢宣時費直長於卦筮高相專說災異其後虞翻關子明之徒尤注意於占至管輅雖分筮八卦乃絕口不及易中辭義矣

胡一桂曰公明精於卦筮窮極幽微占言吉凶禍福無毫髮爽雖以射覆說相一皆神妙

郝敬曰管輅分蓍占象援引易理自謂得其源遂涉其流然此實一人一家之學其於民義物則至德要道無與焉聖人所謂隱怪弗爲者也

鍾氏會周易无互體論

七錄三卷

佚

周易盡神論

隋志一卷

佚

魏志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爲司徒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會嘗論易无互體

孫盛曰荀顗嘗難會易无互體見稱於世

王氏肅周易注

隋志十卷

佚

周易音

佚

魏志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後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館祭酒出爲廣平太守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傳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李延壽曰鄭玄易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閒行焉

陸德明曰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又注尚書禮喪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注作聖證論以難鄭玄　又曰爲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

王應麟曰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釋文云自繫辭訖於雜卦肅本皆有傳字漢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肅本是也其注噬嗑乾胏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胡一桂曰王肅撰定其父成侯朗所作易傳列於學官本義所引有曰王肅本者是也　又曰王肅注周易十卷崇文總目乃十一卷題王肅傳云後人纂陸德明釋文所取者附益之非肅本書

按王氏易注易音皆不傳見於釋文所引者六爻發揮作輝其惟聖人乎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卽鹿作麓雲上於天作雲在天上致寇至寇作戎鞶帶作槃帶承天寵也寵作龍比之匪人作匪人凶天下隨時作之隨時之義作隨之時義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嚮作鄉君子以振民育德育作毓有子考无咎以考絕句盥而不薦作觀薦王用出征以正邦也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八字有厲憊也憊作備羸其角羸作纍不詳也詳作祥失得勿恤作得失勿恤夷于左股作般其人天且劓作臲中行告公用圭作用桓圭后以施命誥四方誥作詰繫于金柅作抳來徐徐作余余劓刖作臲䠱女歸吉也作女歸吉利貞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作善風俗天際翔也翔作祥乾知大始大作泰而成位乎其中矣而下有易字範圍天地之化作犯違開物成務開作闓洛出書作雒何以守位曰人作仁妙萬物而爲言妙作眇爲臭作爲香臭蠱則飭也飭作節自繫辭上訖於雜卦皆有傳字與諸家多不同

王氏弼周易注

隋志六卷七志十卷

存

魏志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何劭曰弼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易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

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序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賾無聞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王儉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

李延壽曰河南卽靑齊之閒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益寡

孔穎達曰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名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

陸德明曰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魏尚書郎年二十四卒注易上下經六卷作易略例一卷

石介曰王弼多取康成舊解爲之訓說今之易蓋出於費說也

李石曰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像見其所誤輒呼叱之

冊府元龜顏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申王難顏遠有情理

宋祁曰王弼著易直發胸臆不知鄭康成等師承有自

陳皐曰易本上下二篇王弼注釋之時以孔子十翼文相錯因離爲六篇謂之乾傳泰傳夫既稱經又何以名傳案鄭康成本並無乾傳泰傳字蓋輔嗣加之也

代淵曰彖與大小象諸卦本同乾卦例皆於六爻後相繼而列之聚爲一處至鄭康成王弼注時謂彖與大象本論卦體故列六爻

諸小象以釋爻故各退在逐爻後使人易曉惟留乾之一卦不移

金君卿曰弼出於馬鄭馬鄭出於費氏

程伯子曰王弼注易玄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司馬光曰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旨其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為非天之心然則為此者果誰邪

張子曰以老氏以有無論易自王弼始

晁說之曰易雜老莊而專明人事則自王弼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自弼輩倡之使當暴秦之時則易豈能以卜筮免乎

郭雍曰漢興諸儒僅能訓詁舉大義或復歸於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嗣一切革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於天下國家於是易為空言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

邵博曰孔穎達謂王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各附當卦蓋古易既亂於費氏又亂於王氏也

李綱曰弼有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之論深斥象數之學謂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義無所取而近世學者遂廢象而不觀失聖人之意多矣

朱震曰弼去舊說雜以老莊之言於是儒者專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自是分裂不合

王炎曰焦延壽京房孟喜之徒遁入於小數曲學無足深誚而鄭玄虞翻之流穿鑿附會象既支離理滋晦蝕王弼承其後遽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之注釋獨存於今

吳仁傑曰王弼易用康成本謂孔子贊易之辭本以釋經宜相附近乃各附當爻每爻加象曰以別之謂之小象又移文言附於乾坤二卦加文言曰三字於首而以繫辭上下傳字施之乾卦前後二篇分上經乾傳第一泰傳第二噬嗑傳第三下經咸傳第四夬傳第五豐傳第六而無卷字

朱子曰王弼屑易巧而不明　又曰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

陳振孫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占象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弼好老氏魏晉談玄自弼輩倡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闕矣況其所謂辭者又雜異端之說乎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誠有以也

章如愚曰三易同祖伏羲而文王之易獨以理傳五家同傳周易而費氏之學獨以理傳馬王諸儒同釋易之學而王弼之注獨以理傳然則明易之要在理而已矣

趙汝楳曰西漢之末向長范升諸人好談老易東都則折像魏則何晏王弼裴徽皆以玄說易後至杜弼王希旦王績武攸緒輩皆好之開元初詔張說舉通易老莊者則易會於老莊矣

稅汝權曰易經羲文周孔之手可謂最古而篇第不明蓋漢魏以來諸儒之罪而王韓尤其著者魏志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厥初猶如今乾卦附之於後至王弼則自坤以下各爻聯綴之標題乃以上經乾傳至下經豐傳為六卷已不知於義何居及康伯又以上下繫為七八卷說序雜為第九卷略例為第十卷使羲文周公上下二篇之經不成二篇而孔子十翼不成十翼漢魏迄今幾千餘年列於學官專置博士無一人能辨其非者惑世誣民抑何甚哉

劉克莊曰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援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為玄虛矣

王應麟曰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蓋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其以寂然至无為復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蘇子瞻辨其非愚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與寂然至無之說異矣

黃震曰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間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

丁易東曰漢去古未遠諸儒皆以象變言易矣言象變而遺理不可也王輔嗣一掃而去之以其遺理而去之可也并象變而去之則後之學者不知三聖命辭之本心矣

俞琰曰易初九潛龍勿用此爻辭也文王之所作也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此爻傳也孔子之所述也古易爻傳自為一篇不以附經自費氏以此解經而鄭康成傳費氏之學始移附各卦經文之後猶未若王弼以之分附於諸爻之下也弼更以象爻置於爻辭之前又於象辭之首并爻傳之首皆冠以象曰二字於是後人以象辭為大象爻辭為小象象安有所謂大小哉　又曰文王之辭謂之經孔子之辭謂之傳傳者所以釋經之辭也經有彖傳即文王所繫於卦下之辭孔子釋文王卦下之辭而傳述其意故謂之彖

傳古者經與傳各爲一書自費直以傳解注而後鄭康成以彖傳連經文然猶若今乾卦次序至王弼乃自坤卦而始每卦以彖傳移綴於彖辭之後又加以彖曰二字冠之後之人遂不謂之彖傳而直謂之彖夫以孔子之彖傳爲彖則文王之彖辭當復謂之何哉學者惟弼是從竟莫敢移動呂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巖呂東萊朱紫陽皆以分經合傳非古吳仁傑稅汝權編周易古經亦皆極論弼之失讀易者要當審其是不可紐以舊說而以彖傳爲彖也

吳源曰五經惟易最古至費氏而古易遂變爲今至鄭康成王弼而今易不可復古噫使天下後世不知聖人作易繫易之蘊皆漢晉諸儒之過也

王褘曰弼注高談理致以莊老之意爲解

何喬新曰王弼之傳祖尚清虛

楊時喬曰魏晉間王弼說行依易談玄虛名雖爲易聖人卜筮尚占理象數皆失之矣

郝敬曰魏漢以還學者迷習訓詁獨王輔嗣超然窺十翼之藩而說者謂其於象太疎　又曰易者象而已矣而弼曰得意在忘象弼懲漢魏諸家之附會矯枉過直毀繩墨而尚淸言習氣使然不可以爲訓也

黃宗羲曰王輔嗣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氣何曾籠絡玄言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淸之功不可泯也

黃宗炎曰易以卜筮獨不罹秦火其民間自相授受亦止言卜筮而不敢及乎理義故漢儒易學大抵多論災祥禍福以象數爲重蓋其由來使然也然其章句之沿習與訓詁之垂傳者固未嘗廢也乃宋人竟詆之謂秦火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豈其然哉輔嗣生當漢後見象占之牽強拘泥有乖於聖教始一切掃除暢以義理天下之耳目煥然一新聖道爲之復覩唐太宗詔長孫無忌與諸儒刊定義疏十餘家凡辭尙虛誕者皆所不取惟王注獨冠古今亦其學其辭有足以折服羣賢豈徒以當時習尙而漫爲回護之者哉乃宋儒竟詆之謂崇尙虛無雜述異端曲說晉魏談玄自王倡始至神州陸沉中原魚爛皆輔嗣所肇甚或擬其罪爲桀紂噫亦太過矣夫談象數則斥之如彼詮辭理則咎之如此爲宋以前之儒者不亦難乎

陳廷敬曰費直以彖象釋經附於卦後今乾卦大哉乾元至用九天德不可爲首是其例也雖其初加一傳字以別於經然十二篇之經直已亂之矣至鄭康成注易合彖象於經而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猶在至王弼注易用康成本又增入乾坤文言雖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然直之所既亂者弼又從而亂之若說卦等篇仍其舊總曰繫辭自是宋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古經矣

周易略例

隋志一卷 新舊唐書合周易注作七卷

存

邢璹曰略例者舉釋綱目之名統明文理之稱略不具也例舉並也輔嗣以先儒注二十餘家雖小有異同而迭相雜述推比所見特殊故作略例以辨諸家之惑錯綜文理略錄之也

項德棻曰王輔嗣周易略例明象辨位二篇淵乎邃也邢氏稱其總一部之指歸明六爻之得失可以經天緯地探測鬼神惟辟咎悔自博士宗朱而此書塵土矣

沈珩曰輔嗣明卦明爻諸篇舉義明徹不特掃象占之瑕亦出漢經師訓詁之上

周易窮微論

通志一卷

佚

國史志王弼論易一卷大類略例而不及

易辨

中興書目一卷

佚

陳振孫曰世稱王輔嗣凡爲論五篇館閣書目王弼易辨一卷論彖論象亦類略例意即此書又言此書已亡至晉得之王羲之承詔錄藏於祕府世莫得見未知何據

何氏晏周易私記

二十卷

佚

周易講說

十三卷

佚

冊府元龜何晏撰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說十三卷

孫氏炎周易例
佚
魏志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
裴松之曰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志稱其字

荀氏煇周易注
七錄十卷
佚
荀氏家傳煇字景文又云字長倩太子中庶子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
魏志煇官至虎賁中郎將

阮氏籍通易論
宋志一卷
存
魏志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官至步兵校尉
胡一桂曰阮嗣宗易通論一卷凡五篇

嵇氏康周易言不盡意論
一篇
佚
晉書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拜中散大夫

虞氏翻周易注
隋志九卷釋文序錄十卷
闕
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書與少府孔融書幷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易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禮樂近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恊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爲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
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
宋咸曰先儒如虞翻崔憬輩之用互體京房鄭顗輩之用五行皆去聖人遠矣
張根曰三代之書或曰連山或曰歸藏或曰周易而易之名莫之或改豈非變通之義不可易與此八卦所以爲易之本而三代同之也虞翻好易過飲三之夢而不得其說猥曰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真知易者哉
朱震曰虞氏論象太密則失之於牽合牽合之弊或至於無說
王應麟曰虞翻注說卦云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蓋用納甲卦氣之說

易律曆
隋志五行家一卷
佚
陳振孫曰虞翻注京氏參同契律曆志一卷專言占象而不可盡通字亦多誤未有別本校
王弘撰曰納甲之說京氏易傳魏氏參同契皆有之而虞氏之說較備

周易集林
隋志五行家一卷
佚

周易日月變例
七錄六卷
佚
隋志注周易日月變例六卷虞翻陸績撰
按虞氏世治孟氏易然釋文所引其文或不盡依孟氏若陰凝于陽爲其嫌于无陽也則同荀氏本彙其角得失勿恤冶容作野則同鄭氏本萃亨无亨字則同馬氏鄭氏本易以工則同京氏本先心則依京氏荀氏本餘若匪其彭作尩明辨晢也作析朋盍簪作戠咸其輔作酺滕口說也

滕作滕已事遄往已作紀剛辨也作弁坤作成物作坤化
繫辭焉而明吉凶下有悔吝二字剛柔者晝夜之象作晝
夜者剛柔之象也易之序也作象所樂而玩者作所變樂
天知命作變天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作悔天地之文作爻
爲龍作驢爲科上槁科作折謙輕而豫怠也怠作怡此與
諸家不同易注凡九卷雖不傳而李氏集解撫采獨詳錄
之倘可得二三卷其大略尚存也

陸氏續周易注 釋文序錄姓作述
隋志十五卷 釋文序錄新舊唐書志十三卷會通一卷
佚 豐邑志林載有一卷

注京氏易
三卷
存
吳志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雖有軍事著
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朱震曰陸績之學始論動爻
按陸氏易注已亡今豐邑誌林載有一卷乃係抄撮陸氏
釋文李氏集解二書爲之所存者幾希矣其經文異諸家
者履帝位而不疚作疾明辨晳也晳作逝納約自牖作誘
喪羊于易作埸婦子嘻嘻作喜喜君子以懲忿窒欲作瘵
欲吾與爾靡之作縻之三年克之憊也作備也曹侍郎秋
嶽曾見藏書家有存二卷者惜侍郎沒無從訪求矣

程氏秉周易摘
佚
吳志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
論大義遂博通五經權聞其名徵拜太子太傅著周易摘尚書駮
論語弼凡三萬餘言

姚氏信周易注
隋志十卷 七錄十二卷
佚
阮孝緒曰姚信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
陸德明曰信字德祐
按阮氏七錄有姚信集二卷又嘗著士緯十卷吳志陸績
傳注有表請賜績女鬱生以義姑之號又陸遜傳姚信以
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又孫和傳寶鼎二年十二月遣守丞
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
駕東迎神于明陵又晉書范平傳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
姚信賀部之徒皆從受業又南史姚察傳讓選部書曰臣
九世祖信名高往代云云今易注已亡見於釋文者盱豫
作盱云日始出引詩盱日始旦夷于左股作右槃君子以
順德作得折其右肱作股闃其无人作闐日月運行作違
行言語以爲階作機貞勝者也作貞稱爲弓輪作倫爲羸
作蠡

尚氏廣周易雜占
隋志五行家九卷 唐志八卷
佚

翟氏玄易義 九家易作翟子元
佚
陸德明曰子元不詳何人爲易義
按翟氏易義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弧亦作壺愓號作錫號
云賜也來徐徐作荼荼云內不定之意正位凝命作擬命
云度也

張氏易義
佚
按張氏易見九家易注不詳其名陸氏釋文載有張倫本
直方大上有易曰二字舍車而徒車作輿寘于叢棘寘作
置振恆作震恆羸其角羸作纍婦子嘻嘻作嬉嬉往蹇來
譽宜待也待作時範圍天地作犯違云猶裁成也未審卽
其人否考之序錄又未列其姓氏不敢臆定也

朱氏易義
佚
陸德明曰荀爽等九家集注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
按李鼎祚集解引諸家易中有朱仰之疑卽其人也

楊氏周易集二王注
隋志五卷
佚

周易馬鄭二王四家集解
隋志十卷

佚

經義考卷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十

裴氏秀易論

佚

文章敘錄秀字季彥年二十五為黃門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書地圖十八篇傳行於世

衛氏瓘易義

佚

晉書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太康初司空侍中尚書令惠帝即位加太保錄尚書事

王氏宏易義

佚

晉書王宏字正中高平人魏從孫泰始初為汲郡太守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太康中為司隸校尉後為尚書

陸德明曰宏弼之兄晉大司農贈太常為易義

鄒氏湛周易統略

隋志五卷 新舊唐志統略論三卷

佚

晉書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太康中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

劉氏兆周易訓注

佚

晉書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

向氏秀周易義

佚

晉書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按向氏易文王以之依鄭氏荀氏本作似

阮氏咸周易難答論

唐志二卷

佚

晉書咸字仲容歷仕散騎侍郎出補始平太守

唐書阮長成阮仲容難答

應氏貞明易論

唐志一卷

佚

晉書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武帝初置太子中庶子官以貞為之後遷散騎常侍

王氏濟周易義

佚

晉書王濟字武子善易尚長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累遷侍中出為河南尹尋使白衣領太僕

皇甫氏謐易解

佚

晉書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號玄晏先生

胡一桂曰見正義

阮氏渾周易論 釋文序錄論作義

隋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阮渾字長成籍之子晉太子中庶子馮翊太守為易義

袁氏準周易傳

佚

袁氏世紀準字孝尼著書十餘萬言為周易周官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

荀綽曰準有儁才泰始中為給事中

庾氏運易義

佚

陸德明曰庾運字玄度新野人官至尚書為易義

郭氏璞注京氏易

一百卷

佚

冊府元龜郭璞字公傳為著作佐郎注穀梁春秋京氏易百卷鄉人王嫵等皆就璞學

徐氏苗周易筮占

是謂无咎隨之升曰虎在山右馬過其左厥爲功曹猜爲主者垂耳而潛不敢來下爰升虛邑遂釋魏野豫之小過曰五月晦日羣魚來入州城寺舍既濟曰小狐汔濟垂尾累長初離倫安終靡所依案卦言之秋吉春愁又有七言者如否曰乾坤閉塞道消長虎刑挾鬼法凶亂亂則何時時建寅僵尸交林血流漂此占行者入險艱小過之坤曰小過之坤卦不奇雖有卦氣變陽離初見勾陳被牽羈智過則可爲不宜將見劫迫事幾危賴有龍德終无疵惡之姤曰卦象出墓氣家囚變身見絕鬼潛遊爻墓无刑鬼煞偶卜病得此歸蒿丘離能救之坤上牛若依子色吉之尤賁之豫曰時陰在初卦失度殺陰爲刑鬼入墓建未之月雖得度循息卦爻爲扶助爲馬之師乃羣嫗自然奇數宜餐兔子若恤之得守故豫之解曰有釜之象无火形變見夜光運月潛龍在中不游行案卦卜之藻盤鳴金爻所憑无咎厥驗其占法靡不奇中所謂林者自爲韻語占決之辭猶存左氏傳遺意

葛氏洪周易雜占

七錄五行家十卷

佚

晉書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歸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辭不就聞交阯出丹砂求爲勾漏令止羅浮山煉丹積年著述不輟

孫氏盛易象妙于見形論

一篇

佚

晉書劉惔傳時孫盛作易象妙于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惔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

本傳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桓溫留爲參軍從入關平洛以功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著易象妙于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

袁氏宏周易略譜

舊唐書志一卷新唐書同

佚

晉書袁宏字彦伯謝尙爲安西將軍引宏參軍事尋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

宣氏舒通易象論陸氏經典序錄作通知來藏往論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舒字幼驥陳郡人晉宜城令爲通知來藏往論

張氏輝易義

佚

陸德明曰輝字義元梁國人晉侍中平陵亭侯爲易義

杜氏育易義

佚

陸德明曰育字方叔襄城人晉國子祭酒爲易義

楊氏瓚易義

佚

陸德明曰瓚不知何許人晉司徒右長史爲易義

邢氏融易義

佚

裴氏藻易義

佚

許氏適易義

佚

楊氏藻易義

佚

陸德明曰邢融裴藻許適楊藻四人不詳何人並爲易義

張氏軌易義

佚

崔鴻曰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涼州刺史諡武穆

按涼武公易得其資斧資作齊云齊斧黃鉞斧也

張氏璠周易集解

七志十卷隋志八卷殘缺新舊唐書志仍云十卷

佚

略論

一卷

佚

陸德明曰瑤安定人東晉祕書郎參著作集解十二卷集鍾會向秀庾運應貞荀煇張輝王宏阮咸阮渾楊乂王濟衛瓘欒肇鄒湛杜育楊瓚張軌宣舒邢融裴藻許適楊藻二十二家序云依向秀本七錄云集二十八家

按瑤嘗撰後漢紀三十卷所爲易注有云險而止山也險而動泉也太平御覽引之

干氏寶周易注

隋志十卷

佚今止存一卷鹽邑志林載之

周易宗塗

七錄四卷

佚

周易爻義

隋志一卷

佚

周易問難

二卷

佚

周易玄品

二卷

佚

晉書干寶字令升新蔡人爲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領國史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

冊府元龜干寶爲散騎常侍領著作撰周易問難二卷周易玄品二卷周易爻義一卷

中興書目寶之易學以卦爻配月或配日時傳諸人事以前世已然之迹證之訓義頗有據

胡一桂曰干寶周易傳十卷復別出爻義一卷宣和四年蔡攸上其書曰其學以卦爻配月或以配日時傳諸人事而以前世已然之迹證之訓義頗有所據若大有九三本左傳訓享乃與古合易者權亦採錄之

曆曾序曰吾師草廬先生謂易爲五經冠而吳晉英彥以易解聞吾鹽得兩君子爲陸鬱林公紀干常侍令升第干氏易有註者僅三十卦卦惟乾備六爻餘止一彖一爻而已要皆自古易類萃中摘抄然亦羲文象數幸衍一脈於蛟潭海澨間不可謂東南易髓不自令升標揭之也況駿心雄理遺詞英上不遜輔嗣錄之不啻起晉儒而淸言也乎

項皐謨跋曰嘗覽羣經干子十卷干令升寶周易注十卷周易宗塗四卷爻義一卷問難二卷玄品二卷有其名亡其書及從里中太史氏後借讀文淵閣書目易類一百十種晉以上惟存京君明傳鄭康成注王輔嗣略例幷注而子夏傳唐張素履僞作不覩有干氏易略見李鼎祚易傳集解中海鹽樊侯博綜墳典專精譔述錄示干常侍易解似於載籍節比句櫛者絕無僅有希世奇書也令升新蔡人徙吳郡海鹽仕吳爲著作郎賜爵關內侯入晉領國史爲散騎常侍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所著晉紀總論搜神記具在志林必悉之淩稚哲萬姓統譜干于二姓俱收令升干氏宗干辟于氏宗于定國于裔有居海鹽有居嘉善以摶埴爲業于窰鎮由是得名是于非干無疑

按隋志周易玄品二卷不注撰人姓名當即干氏之書又有王氏周易問難二卷疑謂干爲王也其文水洊至洊作薦井牧勿幕勿作网豐其沛作韋云祭祀之蔽膝爲科上槁作熇干氏易已無傳惟散見於陸氏釋文李氏集解近海鹽胡氏編鹽邑志林乃抄撮其僅存者刊行之

殷氏融象不盡意論

一篇

佚

按南史殷景仁傳云陳郡長平人曾祖融晉太常隋志有晉太常卿殷融集十卷

黃氏穎周易注

隋志四卷七錄唐志十卷

佚

隋志晉儒林從事黃穎注今殘缺

陸德明曰南海人晉廣州儒林從事

按黃氏易賁于丘園賁作世豚魚作遯魚

宋氏岱周易論

隋志一卷

佚

隋志晉荊州刺史宋岱撰

徐氏邈周易音

隋志一卷

佚

晉書徐邈東莞姑幕人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舍人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中書侍郎太子前衛率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

陸德明曰邈字仙民

按徐氏於諸經皆有音顏氏家訓書證音辭篇屢引之

范氏宣周易論難

佚

晉書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李氏顒周易卦象數旨

七錄六卷

佚

晉書充子顒郡舉孝廉亦有文義多所著作

隋志東晉樂安亭侯李顒撰

陸德明曰顒字長林江夏人東晉本郡太守

顧氏夷等周易難王輔嗣義

七錄一卷

佚

隋志晉楊州刺史顧夷等撰

李氏軌周易音

隋志一卷

佚

隋志東晉尚書郎李軌撰

陸德明曰軌字弘範江夏人東晉祠部郎中都亭侯

宋氏處宗通易論

唐志一卷

佚

李氏悅之易音

佚

晉書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始爲謝玄參軍後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攬朝權俄而見誅

冊府元龜悅之注繫辭又爲易音

沈氏熊周易䡋

唐志一卷

佚

周易雜音

唐志三卷

佚

范氏長生周易注

隋志作蜀才十卷舊唐志同

佚

顏之推曰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而方以晉渡江後北閒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十六國春秋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李雄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會甲子祚鍾于李非吾節也雄即成都王位長生乘素輿詣成都即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

華陽國志李雄克成都迎范賢爲丞相尊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賢名長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一曰支字元涪陵丹興人

按釋文引蜀才注大車以載作大輿官有渝官作館君子以明庶政明作命大畜作哇羸其角羸作纍箕子之明夷箕作其二簋作軌懲忿窒欲懲作澄壯于頄作仇莧陸夬夬陸作睦繫于金柅作尼孚乃利用禴作躍在天成象成作盛知崇禮卑禮作體研幾作[illegible]幾參天兩地而倚數作奇數

經義考卷十一

易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宋明帝集羣臣講易義疏
隋志十九卷七錄唐志二十卷
佚

國子講易議
七錄六卷
佚

宋書帝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著論語二卷行於世及即位才學之士多引進參侍文籍應對左右於華林園芳堂講周易常自臨聽

隋志周易義疏宋明帝集羣臣講

張氏(譏)等羣臣講易疏
唐志二十卷
佚

荀氏(柔之)易音
佚

陸德明曰潁川潁陰人宋奉朝請

冊府元龜荀柔之注周易繫辭幷爲易音

按釋文議之而後動荀本作儀之

雷氏(次宗)周易注
佚

豫章古今記雷次宗字仲倫入廬山事沙門慧遠篤志好學屢徵不起注禮記周易

何氏(諲之)周易疑通
七錄五卷
佚

阮孝緒曰宋中散大夫何諲之撰

張氏(浩)周易占
隋志一卷
佚

按南史張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融之兄也

徐氏(爰)易音
佚

陸德明曰爰字季玉瑯琊人

竇蒙曰爰字長玉本名瑗避傅亮諱除玉宋大中大夫

范氏(歆)周易義
隋志一卷
佚

隋志宋陳令范歆撰

齊國學周易講疏
七錄二十六卷
佚

阮孝緒曰齊永明中國學講

祖氏(沖之)易義
佚

南齊書沖之字文遠范陽薊人少稽古有機思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曆比古十一家爲密沖之以爲尚疏乃更造新法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出爲婁縣令謁者僕射永明中轉長水校尉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顧氏(歡)注王弼易
佚

南齊書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篤志好學躬耕誦書夜則然糠自照母亡廬於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太祖輔政徵爲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請退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卒於剡山歡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

沈氏(驎士)易經要略
佚

南齊書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少好學家貧織簾讀書口手不息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昇明末詔徵爲奉朝請永明六年徵爲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子舍人並不就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

徐氏(伯珍)周易問答

七錄一卷

佚

南齊書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王曇生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乃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卒年八十四

周氏顒周易論

隋志十卷七錄三十卷

佚

南史顒字彥倫顗七世孫元徽中爲剡令齊高帝輔政爲齊殿中郎建元初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轉國子博士

梁武帝周易大義

隋志二十一卷唐志二十卷

佚

大義疑問

唐志二十卷

佚

周易講疏

隋志三十五卷

佚

梁書高祖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幾多務猶卷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並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高祖皆爲解釋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相講述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

簡文帝易林

十七卷

佚

南史帝博綜羣言善談玄理弘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嘗於玄圃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所著禮大義二十卷易林十七卷諸非經義不錄並行於世

元帝周易講疏

梁書十卷

佚

南史元帝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爲常略無休已雖倦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恆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序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注周易講疏十卷連山三十卷筮經十二卷

顏之推曰元帝在江荊間召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於倦劇愁憤輒以講自解

連山

隋志三十卷

佚

段成式曰梁元帝易連山每卦引歸藏斗圖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贛易林

洞林

隋志三卷

佚

元帝自序曰蓋聞玄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之舍神道莫知而緹縵曉披既辨黃鍾之氣靈臺夕望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加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遞如觀掌握青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巫經玩習韓終六壬常所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蓍名聚雪非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文通七聖世經三古山陽王氏真解談玄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之竊自許矣

筮經

梁書十二卷

佚

南平王蕭偉周易幾義

隋志一卷

佚

周易發義

唐志一卷

佚

梁書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太祖第八子也天監元年封建安郡王十七年改封南平郡王

蕭氏歸周易義記

佚

隋書歸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詧周太祖以爲梁主都江陵詧薨歸嗣在位二十年梁之臣子謚曰孝明皇帝著孝經周易義記行於世

蕭氏子政周易義疏

隋志十四卷

佚

册府元龜蕭子政爲都官尚書撰周易義疏十四卷繫辭義疏三卷

伏氏曼容周易注

七錄八卷

佚

周易集林

唐志十二卷又一卷

佚

南史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善老易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恆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齊建元中仕爲太子率更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

陶氏弘景易髓

宋志三卷

佚

南史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止於句容之句曲山號華陽隱居時人謂爲山中宰相大同二年卒詔贈太中大夫謚貞白先生

褚氏仲都周易講疏

隋志十六卷

佚

南史仲都錢唐人善周易爲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

按褚氏易錢唐全緩弘立受之正義每引其說其云雷資風而益遠風假雷而增威頗與子夏傳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辭義相近

何氏胤周易注

隋志十卷

佚

梁書胤字子季廬江灊人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起家齊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遷司徒主簿注易又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果至胤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謂果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果還以報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六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荅問五十五卷

賀氏瑒周易講疏

佚

梁書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天監初爲太常丞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十篇

朱氏异集注周易

七錄一百卷

佚

梁書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明山賓表薦异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累遷右衛將軍時城西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改加侍中遷左衛將軍遷中領軍侯景舉兵反以討异爲名及寇至文武咸尤之异慙憤發病卒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

孔氏子袪續朱异集註周易

一百卷

佚

梁書孔子袪會稽山陰人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累遷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袪撿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袪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庾氏詵易林

二十卷

佚

南史庾詵字彥寶新野人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卒諡貞節處士撰易林二十卷

費氏元珪周易注

七錄九卷

佚

隋書梁有齊安參軍費元珪著周易

陸德明曰蜀人

尹氏濤周易注

七錄六卷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姚氏規周易注

隋志七卷

佚

崔氏覲周易注

隋志十三卷

佚

周易統例

隋志十卷

佚

馬氏樞周易爻

七錄一卷

佚

沈氏林周易義

七錄三卷

佚

武氏靖周易雜占

七錄八卷

佚

梁氏蕃周易開題義唐志作開題論序疏

隋志十卷

佚

周易文句義疏

唐志二十卷

佚

周易釋序義

唐志三卷

佚

周氏弘正周易義疏

隋志十六卷

佚

陳書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起家梁太學博士累遷國子博士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詔答曰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釋乾坤文及二繫萬幾小暇試當討論大建五年授尚書右僕射卒於官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孝經疏二卷

顏之推曰梁世老莊周易總謂三玄武宣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郡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

張氏譏周易義或作講疏

隋志三十卷

佚

南史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受學於汝南周弘正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與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異之賜裙襦絹云表譏稽古之力爲士林館學士簡文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後主嗣位爲國子博士東宮學士陳亡

入隋終於長安所撰周易義二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後主嘗敕就其家寫入祕閣

魯氏弘度易林

隋志三卷

佚

經義考卷十二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易十二

崔氏（浩）周易注

隋志十卷

佚

北史浩字伯深明元初拜博士祭酒常授帝經書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遷爵白馬公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遷司徒浩自序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俊才見稱於西川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為之解焉

闞氏（駰）集王朗易傳

佚

魏書闞駰字玄陰敦煌人博通經傳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尚書

劉氏（昞）周易注

佚

魏書劉昞字延明敦煌人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私署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注周易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沉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月致羊酒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世祖平涼州拜樂平王從事中郎

按釋文引劉氏注豐初九雖旬作鈞

盧氏（景裕）周易注

佚

魏書盧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居無所業惟在注解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其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逃歸至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左氏傳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義理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呵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采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

關氏（朗）易傳

宋志一卷

存

張晞河東先賢傳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有經濟大器或以占算示人而不求宦達魏太和末并州刺史王虬奏署子明為記室因言於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嘗言之朕以卜筮之道不足見爾虬曰此人言微道深非彝祚所能知也召見帝問老易子明寄言玄象實陳王道翼日帝謂虬曰關朗管樂之器豈占算而已使虬與子明著成疑筮論數十篇（即今易傳）孝文帝崩明年虬卒子明遂不仕居臨汾山授門人春秋老易號關先生學

中興書目關子明易傳一卷唐趙蕤注阮逸詮次刊正

陳師道曰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及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所著逸書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

晁公武曰關子明易傳四庫書不載李邯鄲始著之目云王通贊易蓋本此也

陳振孫曰關氏易隋唐志皆不錄或云阮逸偽作

朱子曰關子明易偽書也

項安世曰唐李鼎祚集解易盡備前世諸儒之說獨無所謂關子明者蓋阮逸偽作也

王應麟曰子明易傳卜百年義第一次以統言易義大衍乾坤策盈虛闔闢理性時變動靜神義終於雜義第十一

吳萊後序曰予始讀文中子中說嘗載關朗子明事後得天水趙蕤所注關子易傳十有一篇大概易上下繫之義疏耳首述其出處本末次分卜百年數別為一篇似皆出之王氏或曰王氏中說本於阮逸關氏易傳肇於戴師愈師愈江東老儒也觀其傳統言消息盈虛爻象策數之類獨與張彝相問答彝嘗為之魏孝文而

王氏之贊易世傳關氏學也是又豈盡假託而後成書歟夫易之道大矣世之言易者往往不求其道之一卒使其學鑿焉而各不同是故談理致者多溺於空虛守象數者或流於讖緯此豈聖人之意哉蓋天地之初未始有物也聖人特因其自然之理故推而爲七八九六之數非苟書焉將以著其未書之妙而已後之儒者苟造其理而過爲其書之求太玄準易者也洞極則又擬玄者也玄之數起於三而洞極之數亦起於三生以配天育以配地資以配人猶易所謂三極之道也故凡三體九變三九二十有七始於萌而實訖於幾正且通焉今其書世見之者亦少中說所載殆未嘗及此然而王氏每贊其學之所自且欲自當達者以爲聖人復出王道復行而洙泗禮樂之教復明於斯世毋乃徒托於此而侈言之歟至於考之以典禮稽之以龜策卽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關氏之學蓋深於易者也雖然昔者子張嘗欲知來聖人但言其既往者以告之是故三代常因其禮之大體而或損益其制非謂王者有是禮也必過其所卜之數實以金王得數之生商以水王周以木王得數之成聖人不敢知也爲其說者算周漢曆介鄰且以明眞主正統之所歸後世讖緯之流耳楚靈欲并天下既不得卜則投龜而詬天孫皓亦命尙廣卜焉且曰庚子之歲青蓋入洛彼二君者曾不悟其己之不修而徒欲惟天之決也故天命吉凶命歷年必以其類應亦可見其槩耳元魏以下爭奪擾攘乃若灼然覩其事無有少差忒者張彝之殺亂端見矣曾不告之以避禍者何也其數也耶銓削選格排沮武人不可謂之數也果其理有以召之故耶雖然法自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人而合天者也關氏猶拳拳於天人相與之際今之言天者類曰是莫之爲而爲者終至於廢人事而不之講嗚呼關氏之學殆孤矣吾欲削其不合者而著其合者且書此以質於人焉

胡應麟曰新舊唐書志並無關氏易傳則此書爲阮逸僞撰無疑

李氏鉉周易義例

佚

北史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從浮陽李周仁受毛詩尙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虯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諸大儒徐遵明受業居門下五年稱高第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文襄徵詣晉陽天保初除國子博士卒特贈廷尉少卿

權氏會周易注

佚

北齊書權會字正理河間鄚人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魏武定初貢孝廉策居上第解褐四門博士皇建中轉加中散大夫每爲人占筮小大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辨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注易一部行於世

何氏妥周易講疏

隋志十三卷北史三卷

佚

北史何妥字棲鳳西城人入周仕爲太學博士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出爲龍州刺史以疾請還詔許之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諡曰肅撰周易講疏 三卷孝經義疏二卷並行於世

王氏通讚易

十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續詩書正禮樂修玄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

王讜曰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授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實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大道以大中立言遊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中子者

司馬光補傳曰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璵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卽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乃著禮論二十二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玄經五十篇讚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大業十年尙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諡曰文中子

黃震曰文中子之書以易老並言以釋老與儒爲三教蓋亦六朝流俗耳

王應麟曰王通仲淹讀易七十篇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旨

吳師道曰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言爲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論其粹處非荀楊所及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極論續經之僭而又曰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時之所爲而非其意二先生所以論王氏者當矣愚嘗觀韓子送王含序謂讀醉鄉記悲其託於昏冥以逃不遇聖人爲之歸者以爲績蓋通之弟通之學以尊孔氏與韓同科何以無一言及之稱醉鄉之文辭而續經中說乃反不道耶因是而思福郊福時與其門人既傳會成書當時耳目猶近故藏於家而不敢出意數世之後殆不復有辨之者故劉禹錫李翺始舉其名二人與韓同時而韓獨未見蓋其傳猶未廣唐季皮日休司空圖好之而始章其出沒隱顯之故可知矣然其歲月事實牴牾乖剌終不足以揜後世之耳目也夫子之於親弟子之於師其所以尊崇褒美之者固無不極其至然當以誠心不欺爲主虛美誣辭豈所以爲愛哉不惟自昭於妄僞而反爲父師之累至有不信其眞有是人者郊時門人之罪可勝誅哉因書之以爲世戒

楊時喬曰諸儒謂文中子之易出於關朗自言讀易道以申先師之志所讚者亦易之末節爾不知易理故也

陸世儀曰世之論文中子者多不同有極詆之者有極稱之者其言皆不平惟程子謂王通隱德君子當時言語後來爲人傳會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所作此爲至當不易之論

王氏又玄周易注

唐志十卷

佚

王氏凱沖周易注

唐志十卷

佚

侯氏果易說

佚

王應麟曰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制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

虞氏薛周易音注

佚

胡一桂曰虞薛音注見陸德明引

臨氏孝恭孔子馬頭易卜書

一卷

佚

隋書藝術傳臨孝恭京兆人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遇之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

何氏六象論以下失名

一篇

佚

玉海何襄城爲六象之論曰實象曰假象曰偏象曰圓象曰義象曰用象蕭氏難之不取偏象圓象而立四象之論

謝氏周易注

七錄八卷

佚

莊氏易義

佚

按莊氏易解正義屢引之其論彖曰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爲彖也凡有一十二體孔氏稱其理密所詮巽卦謂得正旨劉瓛分繫辭下爲十二章莊氏定爲九章正義從之至於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卽元亨行師卽利貞孔氏以屯元亨利貞文後別云利建侯以莊氏爲非是又按正義所引莊氏說每與褚仲都同惟王弼注恆而亨以濟三事褚氏爲三事爲无咎利貞利有攸往莊氏謂三事无咎一也利二也貞三也意見不同

傅氏周易注

隋志十三卷啓蒙翼傳作十四卷

佚

按釋文泰初九引傅氏注彙古偉字美也賁卦辭引傅氏注賁古斑字文章貌萃初六引傅氏注一握作握

盧氏周易注

隋志十卷

佚

范氏周易音

隋志一卷

佚

顏氏周易立成占

隋志三卷

佚

顏氏周易孔子通覆決

隋志三卷

佚

鄭氏易腦經

隋志二卷

佚

晉易髓

八卷今止存二卷

闕

馮椅曰前志無之中興得於民間題晉人撰

周易雜論

七錄十四卷

以下俱佚

周易問

隋志二十卷唐志十卷

擬周易義疏

七錄十三卷

周易文句義

隋志二十卷

按此疑卽梁蕃書

周易新圖

七錄一卷

周易譜

隋志一卷

周易雜占

隋志十三卷又十一卷

易要決

隋志二卷七錄三卷

周易新林

隋志一卷又二卷

周易林

隋志十卷七錄三十三卷

易讚林

隋志二卷

易立成

隋志四卷

神農重卦經

隋志二卷

文王幡音

隋志一卷

易三備

隋志三卷又一卷

鄭樵曰上備言天文中備卜筮下備地理

宋志題孔子師徒所述蓋依託也

易占

隋志三卷

易射覆

隋志二卷又一卷

易林要決

隋志一卷

周易曆

隋志七卷

周易初學筮要法

七錄一卷

易曆決疑

隋志二卷

周易卦林

隋志一卷

易新圖序

隋志一卷

易通統圖

隋志二卷又一卷

易統卦驗玄圖

隋志一卷

易八卦斗內圖
隋志二卷又二卷
周易八卦五行圖
七錄一卷
周易斗中八卦絶命圖
七錄一卷
周易斗中八卦推游年圖
七錄一卷
周易髓腦
隋志二卷
周易分野星圖
隋志一卷

經義考卷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十三

魏氏徵周易義

六卷

佚

舊唐書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李密召典書記竇建德署爲起居舍人隱太子引直洗馬太宗引爲詹事主簿及踐祚拜諫議大夫遷祕書監代王珪爲侍中加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特進知門下事拜太子太師薨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文貞

按是書新舊唐志均不載蓋卽史證口訣義惟因荆南田鎬藏書目誤云魏鄭公撰而紹興中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亦載之昭德晁氏郡齋讀書志已糾其謬矣今仍著於錄慮洽聞者摘其闕漏也

孔氏穎達等周易正義

舊唐志十四卷中興書目同新唐志作十六卷

存

新唐書傳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加散騎常侍爵爲子久之拜祭酒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初穎達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談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較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新唐書志國子祭酒孔穎達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太學博士馬嘉運太學助教趙乾叶王談于志寧等奉詔撰四門博士蘇德融趙弘智覆審

崇文總目唐太尉長孫無忌與諸儒刊定宋朝端拱初國子祭酒孔維等奉詔是正其言主申王學云

穎達序曰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絶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爲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按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勑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大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爾

歐陽修曰于志寧撰孔穎達碑質於唐書列傳字有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沖遠可以正傳之謬

張唐英曰穎達周易正義發明三聖之旨通貫萬化之蘊其亦深於易乎
陳振孫曰序云十四卷館閣書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按五經正義本唐貞觀中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贊後改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考訂增損書始布下其實非一手一足之力世但稱孔疏耳其說專釋一家注文爲正
程珌曰自王弼以後江南義疏祖尚虛無至唐孔穎達辨析音義頗爲當時所宗然至於聖賢用心斯道大統固未之深及也
黃震曰陸德明顏師古孔穎達訓詁之學用意良苦如漢馬鄭之流矣
胡一桂曰易正義大槪因王弼韓康伯注爲之解釋敷演於義理象數之學未能卓然有所見也
王禕曰孔穎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自是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於正義者謂之異端皷學者之宗師百世之所取信也
按葉氏菉竹堂書目有長孫無忌周易要義五冊凡十八卷無錫秦對巖前輩今有其書大略與正義相同考正義卽係無忌刊定非別一書也

周易玄談
六卷
佚
董真卿曰穎達與顏師古等同撰周易正義又撰玄談六卷
按紹興書目有之

陸氏明德周易文句義疏
唐志二十四卷本傳二十卷

周易大義唐志作文外大義
佚
隋志二卷
佚
舊唐書陸德明蘇州吳人太宗徵爲秦府文學館學士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吳縣男
新唐書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隋大業初爲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徐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

周易釋文
唐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多援漢魏以前諸家說蓋唐初諸書皆在也卦首注某宮某世用京房說

王氏玄度周易注
舊唐志十卷
佚
冊府元龜王玄度爲校書郎貞觀十六年十月上其所注尚書毛詩周易幷義次三卷與舊解尤別者一百九十餘條付學官詳其可否諸儒皆因習先師譏其穿鑿玄度隨方應答竟不肯屈太宗欲廣見聞並納之祕府

任氏希古周易注
唐志十卷
佚
計敏夫曰任希古字敬臣棣州人舉孝廉虞世南器其人爲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薛氏仁貴周易新注本義
唐志十四卷
佚
舊唐書仁貴絳州龍門人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贈左驍衛將軍
歐陽棐曰苗仁客撰薛仁貴碑云薛禮字仁貴河東汾陰人

李氏淳風周易玄義
通志三卷
佚

周易新冥軌
通志一卷
未見
舊唐書李淳風岐州雍人博涉羣書尤明天文曆算陰陽之學貞觀初直太史局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丞遷太史令
按是書一齋書目有之

袁氏天綱易鏡玄要
通志一卷
佚

舊唐書袁天綱益州成都人隋大業中爲資官令武德初蜀道使
詹俊赤牒授火井令

陰氏弘道周易新論傳疏（弘道作洪）
唐志十卷
佚
新唐書志顥子臨渙令
崇文總目洪道世其父顥之業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說參
訂其長合七十二篇於易有助云
按紹興闕書目有之

王氏（勃）周易發揮
唐志五卷
佚
楊炯曰君所著周易窮於晉卦
舊唐書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年未及冠應幽素舉及第上元二
年往交趾省父渡南海墮水而卒勃好著書撰周易發揮五卷亡
後並多遺失
新唐書勃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
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會病止

崔氏（憬）周易探玄
佚
李鼎祚曰崔氏探玄病諸先達（謂大衍說）及乎自料未免小疵
按崔憬時代莫考李鼎祚集解引用最多稱爲新義中援
孔疏其爲唐人無疑矣

趙氏（蕤）注關子明易傳
一卷
存
蕤自序曰蕤非聖人五十安知天命然從事於易雖亂離中未嘗
釋卷盡天命探微莫研其極而子明之傳粹相通之然恨此書亡
篇過半今所得者無能詮次但體文義解注庶學者觸類而長當
自知之爾
孫光憲曰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
應辟召
祝穆曰蕤隱學不仕與李白善嘗著書號長短經
曹學佺曰蕤梓州人李白嘗師事之所謂趙徵君也

張氏（弧）周易王道小疏
宋志五卷（紹興書目十卷）
佚
按世所傳卜子夏易晁景迂謂是張弧僞作而弧自有王
道小疏惜其書不傳無從辨其辭旨之異同也弧未詳何
時人所著素履子三卷題曰唐將仕郎試大理寺評事考
子夏易傳開元中即詔儒官詳定而資州李氏集解屢引
之意其爲唐初人乎

王氏（隱）周易要削
宋志三卷
佚
胡一桂曰自題丘園子王隱自序云總康成輔嗣輩所說曰要削
者言撮其要也稱天寶庚寅知爲唐人

李氏（鼎祚）周易集解（新唐書作集注周易）
新唐志十七卷（中興書目通考十卷）
存
中興書目集解十卷唐著作郎李鼎祚集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
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輔嗣姚信王廙
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玄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驎士
盧氏崔覲孔穎達等凡三十餘家附以九家易乾鑿度凡十七篇
其所取荀虞之說爲多
中興藝文志李鼎祚易宗鄭康成排王弼
鼎祚自序曰原夫權輿三教鈐鍵九流實開國承家修身之正術
也自卜商入室親授微言傳注百家綿歷千古雖競有穿鑿猶未
測淵深惟王鄭相沿頗行於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
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致使後學之徒紛然淆亂各修局
見莫辨源流天象遠而難尋人事近而易習則折楊皇華嗑然而
笑方以類聚其在茲乎臣少慕玄風游心墳籍歷觀炎漢迄今巨
唐採羣賢之遺言議三聖之幽賾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
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各列名義共契玄宗先儒有所未詳然後
輒加添削每至章句僉列發揮俾童蒙之流一覽而悟達觀之士
得意忘言當仁既不讓於師論道豈慚於前哲至如卦爻彖象理
涉重玄經注文言書之不盡別撰索隱錯綜根萌音義兩存詳之
明矣其王氏略例得失相參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仍附經末式廣

未聞凡成一十卷以貽同好冀將來君子無所疑焉

計用章後序曰易之爲書無所不通大焉天地之變細之鱗介之動數宜象索惟神之測聖師歿七十弟子喪後出之師各專其習故異同泒焉晉魏之際傳者尤衆獨王氏爲異摘去拘滯特論人事蓋得聖人所以爲易之意是以歷代貴之列諸學官學者誦焉諸儒章句遂廢不著非好古博雅人間鮮有傳者慶曆壬午相府策賢良六題一出此書素未嘗見賢良多下者是冬予放謫北歸復官漢東至淮安太守平陽公館焉公先德學士蜀之儒宗名爲博古因間以請遂出先學士所藏李氏易本俾予與其子彥孚習焉其書會數十章句取其合者著之其解卦異者家世變正時來旁通互採頗爲煩悉若何范之爲春秋者其所取荀慈明虞仲翔爲多而斥王氏李氏之志也彥孚既授卒業且欲中都官文與先學士之意因緘別本屬所親眉陽孫景初募工刊刻以廣傳布噫此書意例雖異其精者連環錯綜者有理證似非一人之學所能舉意仲尼之後師師相承以及翻爽豈易之道天地人鬼神萬化巨細無不貫後之學者不能兼明直順所聞言之邪古之能事亡逸者多矣後或有惜之者況此書聖賢之遺旨所存乎他日有沉探志古得之怡然以自廣斯亦平陽氏之世德也慶曆甲申七月

晁公武曰鼎祚集解皆避唐諱又取序卦各冠雜卦之首其序云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宗鄭學者也隋書經籍志所錄易類六十九部今所有五部而已關朗不載於目乾鑿度自是緯書焦贛易林又屬卜筮子夏書或云張弧僞爲然則隋志所錄舍王弼書皆未得見也獨鼎祚所集諸家之說時可見其大旨唐錄稱鼎祚書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蓋亦失其七惜哉

李燾曰鼎祚自序止云十卷無亡失也

陳振孫曰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書猶見其一二而所取於荀虞者尤多九家者漢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荀爽嘗爲之集解陸氏釋文所載說卦逸象本於九家易

朱睦㮮序曰唐藝文志稱李鼎祚集注周易十七卷據鼎祚自序云十卷而首尾俱全初無亡失不知唐史何所據而云十七卷也崇文總目及邯鄲圖書志亦稱七篇逸蓋承唐史之誤耳鼎祚解經多避唐諱又取序卦冠於各卦之首所引有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玄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驎士盧氏崔覲伏曼容孔穎達凡三十二家又引九家易乾鑿度諸說義有未詳鼎祚乃加增削予嘗綜其義例蓋宗鄭學者也自商瞿之後注易者百家而鄭氏玄王氏弼爲最顯鄭之學主象數王之學主名理漢晉以來二氏學並立至劉宋初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時陸澄王儉輩皆以爲不可自是汾陽諸儒多主於鄭江左及青齊多主於王唐與孔穎達受詔撰定五經正義於易獨取王傳而鄭學遂廢先代專門之業亦復不傳可勝嘆哉夫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世之言理義之學者以其辭耳象變與占其可闕乎昔吳季札之魯觀樂見易象喜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故象者易之源也象成而有辭辭著而後有變變見而後有占若乃顓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岐而爲二可乎康成去古未遠其所纂述必有所本鼎祚恐其失墜以廣其說均之爲有裨於易者也是編刻自宋季人間希有存者頃歲予得之李中麓氏復用校梓以傳欲使聖人之道不致偏滯而自漢迄唐三十家之言亦不至埃滅弗聞也鼎祚資州人仕唐爲祕閣學士以經術稱於時及閱唐列傳與蜀志俱不見其人豈遺之耶抑別有所載耶因附論著於此以俟博雅者考焉

潘恭定公序曰此唐李氏鼎祚所輯易解刻之者我明宗室西亭氏也六經之道大矣而易之爲原自古庖犧氏之王天下始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周文王作卦辭公旦作爻辭孔子繫之以十翼所以闡陰陽之祕發天地之房者斯其至哉語有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言易與天地相始終也自卜商以後傳注百家惟王鄭爲衆所宗頗行於代李氏謂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哉於是採摭遺言歷漢迄唐集虞翻荀爽二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其用意勤矣夫二氣運行彰往察來莫賾於天道而八象備之消息盈虛其數不可略也貞悔相因雜物撰德莫辨於人事而六位窮之乘承失得其理不可遺也故曰易也者天人之間者也孰或合之而孰或離之李之宗鄭斥王過矣迨及有宋儒道彰明若正叔程氏之易傳晦庵朱子之本義皆淵源王學而二書沛然大行於時近世因之立於學官凡師之所以教弟子所肄習者獨宗朱子是故童幼而顓一藝白首而或未能言蓋安於所習毀所不見卒以自蔽此學者之通患也儒先有言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復傳賴李氏此書猶見其一二然則是編何可廢哉西亭氏者負陳思之軼才慕河閒之大雅

詞翰肆綜籍古作者之塗迺年好易潛心韋編遂以所得宋本纂書工刻之以廣傳布詎不謂知本者耶今夫嵩崙之水其發源也漾漾無垠演而爲河流匯而爲滄海至於海而水之觀盡矣羲文周孔之易辟則嵩崙之源也李氏之集解辟則河之衆流也程朱之傳義辟則海之會歸也是故由集解而溯四聖之微言則其端倪可測矣由集解而徵程朱之著述則其脈絡益明矣傳云先王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或委之謂務本然則是編之刻其先河之義也夫刻既完授余讀之且屬余序余遂銓次其略俾後之覽者有所考焉

按資州有李鼎祚讀書臺見袁桷清容居士集易集解所采中興書目止列三十家此外尚有伏曼容姚規朱仰之及彭城蔡景君說

易纂

宋志三卷

佚

郭氏京易舉正

宋志三卷

存

崇文總目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京世授五經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易經比世所行或頗差駁故舉正其訛而著於篇

中興書目京自序言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定本比校今所習者或將經入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二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總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

晁公武曰京自稱家藏王韓手札周易本及石經校正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蓋以繇象相正有闕漏處可推而知託云得韓王手札及石經耳如漸之繇利涉大川下有利貞字而象辭無之則增入漸之繇女歸吉下無也字而象辭有之則削去他如此類

洪邁曰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眞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象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註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曰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注陽已上故止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字子頊於福州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李燾曰京此書使經傳不相混亂殘闕復爲眞全頗有益於學者然能研諸侯之慮衍侯之字成言乎艮當作誠若此等京蓋未知豈王韓舊本固不免訛舛耶京開元後人故所爲書不得著錄本末亦未詳要可惜云

趙汝楳曰郭京作舉正自以爲得王弼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眞本於今易有所損益凡一百三條坤初六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京本無堅冰二字按此乃舉爻辭以通文義謂言履霜而遽及冰者霜爲陰凝之極故言始凝以明堅冰之漸儻去堅冰但云始凝則始字無因而發或者京因魏許芝之對而云爾卜史一時之言可據以改經耶比九五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京本失前禽在舍逆取順之上意彼以釋辭在上爻辭在下乃倒顚之案小象類此頗多恆九四曰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解初六曰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旅九三曰喪其僮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凡是與此正同此聖人互文明理之妙庸可臆改夫

易全書也後人猶挾王韓之名以更古文他經何望焉

王應麟曰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爲斯賤之役郭京謂斯合作廝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廝字

黄宗炎曰郭氏易舉正文其義較長於今本

經義考卷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十四

東鄉氏助周易物象釋疑

唐志一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助自序曰易以龍象乾以馬明坤隨事義而取象是故春秋傳辭多因物象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文觸類而長洎甲子以六十爲運而卦則六十四爲周六十四而參六十合九百六十年爲一元紀助今采於注疏未釋後學難精者摽出目爲周易釋疑屬象比事約辭理伸云爾朝散大夫守江陵少尹柱國賜紫金魚袋東鄉助上

蔡攸序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中象與卦並生以寫天下之賾故曰易者象也蓋俯仰以觀遠近以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及因而重之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擬諸形容者其變不一而象亦爲之滋矣故邑屋宮庭舟車器械服帶曾履下至鳥獸蟲魚金石艸木之類皆在所擬至纖至悉無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此也其在上古尚此以制器其在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爲魚兔之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以教天下之意也助之作書蓋推互體變卦之法以明爻象可謂有意於此矣而學之不明言之不擇往往傳致牽合先後牴牾學者蓋疑焉雖然後之學易而觀易者必自助發之故著其書以示來者

崇文總目唐東鄉助撰取變卦互體開釋言象蓋未始見康成之學而著此書

中興書目唐守江陵尹東鄉助撰其說以象之所生生於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物如以龍敘乾以馬明坤之類

陳振孫曰東鄉一作東陽館閣書目又云守江陵尹東陽東鄉皆複姓也其序言隨事義而取象者以龍敘乾以馬明坤凡注疏未釋者摽出爲此書

董真卿曰宋宣和四年蔡攸上其書

崔氏良佐易忘象

佚

唐宰相世系表良佐湖城簿

唐志注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從子共居白鹿山門人謚曰貞文孝父

元氏載集注周易

唐志一百卷

佚

劉昫曰載詔輔國以進身弄時權而固位衆怒難犯長惡不悛家亡而誅及妻子身死而殃及祖禰雖著文章殊乖德行

項德棻曰丁子襄注周易全書二三萬言而元載集注則一百卷

李氏吉甫易象異義 一作注一行易

佚

舊唐書李吉甫字弘憲趙郡人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嘗討論易象異義附於僧一行集注之下

劉氏禹錫辨易九六論

一卷

存 載中山集

新唐書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詞科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擢屯田員外郎貶連州刺史裴度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

畢氏中和揲蓍法

佚

朱子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其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教惟以三揲之扐分措於三指間爲小誤然其大數亦不差也

按劉夢得與董生言易辨易九六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生曰我聞諸畢中和云擧老而稱也又謂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柳子厚與夢得書以爲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子厚詆爲膚末而夢得稱其不誣參以朱子所云則畢氏之說未爲妄矣紹興書目有不爲子揲蓍法通考又有青城山人書未審較畢氏得失何如也

李氏翱易詮

宋志三卷

佚

舊唐書翱字習之涼武昭王之後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太和初爲諫議大夫尋拜中書舍人九年檢校戸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於鎭謚曰文

王得臣曰李翱作易詮論八卦之性古今說易者未嘗及曰自古小人在上最爲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得搖奪以四凶倘歷堯至舜而後能去書玩易之夬夬一陰在上五陽幷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乃爻詞俱險而辭蓋一小人在上故易曰剛長乃終也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自道而下數至於三則天地人之道備矣聖人畫卦始止於三謂三才之道因而重之乃可以觀變予觀重卦之內至於三位則有小成變革之理如乾之九四則曰乾道乃革革之九三曰革言三就是也推此而求其變則可以思過半矣

董真卿曰李氏易七卷先說八卦次列六十四卦幷雜卦

蔡氏廣成周易啓源

宋志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周易外義

宋志三卷

佚

晁公武曰蔡廣成撰李邯鄲云唐人田偉寘於王昭素之下今從李說有德恆德言德盧德輪四目皆作問對凡三十六篇

胡一桂曰廣成唐太子左諭德其書皆問答語

按二書紹興書目俱有之外義止一卷

韋氏顓易蘊解

佚

舊唐書顓字周仁精陰陽象緯經略風俗之書以門蔭補千牛備身歷吏部侍郎著易蘊解推演消亢終始之義甚有奧旨

徐氏鄖周易新義

錢希白曰顓見素孫

三卷

佚

唐會要太和元年六月直講徐鄖上周易新義三卷

裴氏通易書

新唐志一百五十卷

佚

新唐書注通士淹子文宗訪以易義令進所撰書

宰相世系表通字又玄檢校禮部尚書

王應麟曰通自祭酒改詹事因中謝上知通有易學因訪以精義仍命進所習經本著易元解三卷幷總論二十卷易禦寇十一卷易洗心二十卷

陸氏希聲周易傳

新唐志二卷　宋志十三卷中興書目六卷周易會通作十卷

佚

希聲自序曰予乾符初任右拾遺歲莫端居夢在大河之陽曠野數百里有三人偃臥東首長各數十丈有告者曰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也三聖皆無言意中甚愕寤而震悸伏而思之河與天通圖之自出三聖衡列乾之象也天道無言示人以象夫將以易道畀予乎由是考覈少小以來所集諸家注說貫以自得之理著易傳十篇傳上經爲第一下經爲第二所以列彖象之微辭測卦爻之奧義第三篇演文言之純粹一作精以顯聖人之賾第四篇伸繫辭之微意以彰易道之神第五篇原作易之始述列卦之序第六篇釋說卦之義辨反對之相資第六篇窮蓍卦象之由生蓍奇耦之極第八篇明權輿律呂之末制作禮樂之原第九通天下之理第十成天下之務別撰作易圖一卷指說一卷釋變一卷微旨一卷又以易經文字古今謬誤又撰證一卷

崇文總目唐右拾遺陸希聲撰希聲作易傳十篇易圖指說釋變微旨四篇初隴西李阮學其說以爲上下經傳二篇思屬甚妙故希聲自爲之解餘篇差顯不復爲註蓋近世之名家歟今二篇外餘篇逸

中興書目希聲著易傳十篇傳上經爲第一篇下經爲第二篇又有演文言伸繫辭等八篇又易圖一卷指說一卷釋變微旨各一卷通爲十卷又文證一卷非十編之目今惟存上下經傳分爲六卷微旨分爲二卷

晁說之曰虞翻蔓衍三爻而通易陸希聲蔓二聖人而捨彖象作傳竊夫二子者可語伏羲之易也翻乃蔽於互體旁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

朱震曰陸氏易傳削去爻象自謂彌縫其闕諧音以發其辭體正如子雲作太玄使學者爲進易之梯階至於言義則自有中否

晁公武曰希聲大順中棄官居陽羨自號君陽遁叟著傳十卷別撰易圖一指說一釋變一微旨通十卷

葛立方曰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嘗著易傳十卷自序謂夢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臥東首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以易道畀予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象數有符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贊之徒復自爲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怪誕如此後避難死於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陳振孫曰按唐志有易傳二卷中興書目作六卷別出微旨三卷今所謂解說者上下經共一冊不分卷有序言著易傳十篇七篇以上解易義之精微八篇以下廣易道之旁行第爲六卷又撰易圖指說釋變微旨各一卷通爲十卷其上下經蓋第一第二篇經文一句傳亦一句門人以爲難曉故復爲之解然則其全書十卷不盡傳矣家舊惟有微旨續得解說一編始知其詳

馮椅曰希聲本蘇州吳縣人

周易微旨

通志三卷

佚

晁公武曰微旨皆設問答

按紹興書目有之

高氏定周易外傳

唐志二十二卷

佚

舊唐書高定郢子仕至京兆府參軍

王讜曰高貞公之子定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爲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又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畫畫時人多以小字稱

盧氏行超易義

唐志五卷

佚

新唐書注字孟起大中年六合丞

邢氏璹周易正義補闕

宋志七卷崇文目同

佚

周易略例疏紹興書目作正義

宋志三卷紹興書目二卷

存止一卷

璹自序曰王輔嗣略例大則總一部之指歸小則明六爻之得失承乘逆順之理應變情僞之端用有行藏辭有險易觀之者可以經緯天地探測鬼神匡濟邦家推辟咎悔雖人非上聖亦近代一賢臣謹依其文輒爲注解雖不足數弘易道庶幾有裨於教義亦猶螢燭增輝於太陽涓流助深於巨壑臣之志也

陳振孫曰唐四門助教邢璹撰按蜀本略例有璹所注止有篇首釋略例二字文與此同餘皆不然此本亦淺近無義理姑存之

張氏轅周易啓玄

宋志一卷

佚

程迥曰唐人張轅作周易啓玄曰老陽變成少陰老陰變成少陽

趙汝楳曰張氏筮法初揲掛一次兩揲不掛左手不揲右手但以右手之蓍足滿左手之餘初揲餘一餘二足滿五餘三餘四足滿九次兩揲餘一餘二足滿四餘三餘四足滿八爲九爲六者各八爲七爲八者各二十四按次兩揲不掛則不合四營不掛右手則不合再扐且初變左餘一右必餘三左餘二右必餘二與掛而爲五者乃左右揲四之所餘蓋理之自然勢有不容易者今既不揲右但視左所餘而益之則多寡直可任情何必滿五滿九耶

按紹興書目有之

任氏奉古周易發題

通志一卷

佚

楊繪曰莊遵以易傳楊雄雄傳侯芭至沛周郟郟傳樂安任奉古

按紹興書目有之

蘇氏鶚周易開玄關

通考一卷

佚

晁公武曰唐蘇鶚撰鶚自序云五代祖晉官至吏部侍郎學兼天人著數八卦論爲世所傳遭亂遺墜而開編尚有存者鶚乃[illegible]

其旨於此
陳振孫曰武功蘇鶚德祥唐光啟進士

梁氏運周易雜占筮訣文
唐志二卷
佚

史氏證周易口訣義宋志作史文徽
宋志六卷
佚
崇文總目河南史證撰不詳何代人其書直鈔孔氏疏以便講習
故曰口訣
晁公武曰史證抄注疏以便讀習田氏乃以為魏鄭公撰誤也
陳振孫曰三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也避諱作證字

李氏含光周易義略
三篇
未見
劉大彬曰唐正議大夫玄靜先生姓李名含光江都人本姓弘避
則天諱易焉神龍初為道士居龍興觀尋居嵩陽二十年玄宗召
詣闕詔居陽臺觀歲餘稱疾乞還句曲勅居紫陽觀賜號著周易
義略三篇

王氏遠知易總
十五卷
佚
龍城錄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
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

成氏玄英周易流演窮寂圖
宋志五卷
佚
晁公武曰唐成玄英撰錯綜六十四卦演九宮以直年月日推國
家之吉凶玄英道士也故道藏錄之或云釋仁英撰未知孰是

易流演
宋志五卷
佚
按紹興書目有之

釋一行易傳
十二卷
佚今惟大演周易本義一卷存
舊唐書僧一行姓張氏先名遂魏州昌樂人襄州都督郯國公公
謹之孫也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學先達一行出
所撰大衍玄圖及義訣一卷示崇崇大驚因與一行談其奧賾甚
嗟伏之謂人曰此後生顏子也尋出家為僧隱於嵩山睿宗即位
以禮徵固辭以疾開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禮部郎中洽賚勅書
強起之一行尤明著述撰大衍論三卷卒賜謚大慧禪師
中興書目一行易傳十二卷元闕四卷
朱震曰孟喜京房之學其書概見於一行所集大約皆自子夏傳
而出
按紹興闕書目有唐易論一卷疑即一行書

杜氏失名新易林占
唐志三卷
佚

任氏正一周易甘棠正義
宋志三十卷
佚
崇文總目任正一撰以孔穎達為本甘棠者正一為陝州司馬故
名其書

蒲氏乾貫易軌劉恕十國紀年乾貫作虔觀
一卷
佚
晁公武曰偽蜀蒲乾貫撰專言流演其序云可以知否泰之源察
延促之數蓋數學也
陸游曰易學自漢以後寖微自晉以後與老子並行其說愈高愈
非易之舊宋興有酸棗先生以易名家同時种豹林亦開門傳授
傳至邵康節遂大行於時然康節欲以授伊川程先生乃拒勿受
而伊川每稱胡安定王荊公易傳以為今學者所宜讀惟此二家
王公乃自毀其說以為不足傳著論悔之易之難知如此夜讀蜀
蒲公易傳老子解蓋各自立說迹若與晉諸人同而實異也

周易指迷紹興書目作周易軌革指迷訣
宋志三卷紹興書目二卷
佚

釋希覺周易會釋記
通志二十卷
佚
鄭樵曰僞吳僧陸希覺撰
按紹興書目有之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
宋志一卷
存
程準序曰姑豁太守李公出麻衣說關子明傳曰吾得二書不敢私諸己今用廣於人準竊幸管闚信神物也公得其傳行其道又以傳於世蓋將救易學之病而還易之本旨豈誦說云乎哉　正易者正謂卦畫若今經書正文也每章四句者心法也訓於其下消息也
李潛曰麻衣道者羲皇氏正易心法頃得之廬山一異人或云許堅
戴師愈曰五代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宋朝太祖侍行錢文僖公若水陳希夷每見以其神觀清粹謂可學僊有昇舉之分見之未精使麻衣決之麻衣云無僊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夫以神僊與帝王之相豈易識哉麻衣一見決之則其識爲何如也卽其識神僊識帝王眼目以論易則其出於尋常萬萬也固不容於其言矣
朱子曰麻衣心易頃歲嘗見之固已疑其辭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皆無理之罔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他比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此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己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爲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爲說亦必有奇絕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後二年假守南康始知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來謁老且贅使其將自披而前坐語未久卽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同苟責槧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詢而見其几間有所雜著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爲附託以欺人者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卽是此老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之不妄　又曰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秖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爲南康軍戴師愈者僞造正易心法之書以託之也
陳振孫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戴主簿師愈撰
王炎曰洛水李壽翁侍郎喜論易炎嘗問曰侍郎在當塗板行麻衣新說如何李曰程沙隨見屬炎曰恐託名麻衣耳以撲錢背面喻八卦陰陽純駁此鄙說也以泉雲雨爲陽水以澤爲陰水與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兩語佳炎曰豈非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跡下盤旋耶然此二語亦非也無周孔之辭則羲皇心地學者何從探之李無語李名椿
胡一桂曰正易心法四十二章章四句句四言題希夷先生受并消息李壽翁刊於當塗乾道間南康戴師愈孔文始爲之跋以行未可據也
張萱曰道者五代末人宋嘉定間胡巖起前序李潛後序謂得之廬山野人
亡名氏周易服藥法
唐志一卷
佚
周易雜圖序
唐志一卷
佚
周易內卦神筮法
唐志二卷

佚

經義考卷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十五

陳氏摶易龍圖

宋志一卷

未見

東都事略陳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舉進士不第隱武當山移居華山周世宗聞其名召見命爲諫議大夫辭不受嘗乘白驢欲入汴中塗聞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太祖召之以羽服見於延英殿賜號希夷先生摶好讀書嘗自號扶搖子

摶自序曰原夫龍馬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今存已合之位猶或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且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忒則不成次序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纍纍然如絲之於縷也使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矣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以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陳之仲尼默而形之者也其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五十之用後形一六无位又顯二十四之爲用也玆所謂天垂象矣下二十地數也六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爲六形地之象焉六分而成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動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其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氣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大矣哉龍圖之變岐分萬途今略述其梗槩焉

王湜曰先天圖傳自希夷前此則莫知其所自來也

邵伯溫曰希夷先生學易生於意言象數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先天方圓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真窮理盡性之學也

朱子曰先天之學康節得於李之才挺之挺之得於穆修伯長伯長得於希夷

魏了翁曰先天之學秦漢而後惟魏伯陽闚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始盡發其秘

吳澂曰河圖洛書邵所傳原於穆劉所傳原於种皆得自希夷者也

胡一桂曰按龍圖序希夷正以五十五數爲河圖則劉牧以四十五數爲圖托言出於希夷者蓋亦妄矣

王申子曰先天圓圖陽左陰右易之體也後天橫圖陰左陽右易之用也此二圖不知希夷以前何所托至希夷始出亦已奇矣

雷思齊曰宋初陳圖南始創意推明象數自謂因玩索孔子三陳九卦之義得其遺旨新有書述特稱龍圖離合變通圖餘二十貫穿易理

黃宗炎曰周茂叔之太極圖邵堯夫之先後天圖同出於陳圖南夫陰陽老少之說未嘗見於十翼不過後人以揲蓍求卦著於版上以爲分別紀數也故稱其名俗而不古然猶强解曰畫卦自下而上有一畫始有二畫以至三畫故作此影響之論若夫六畫之卦一乾爲主爲下卦是爲貞卦而遞以八卦加之爲上卦爲是悔卦其他七卦莫不皆然安得於此時拆去其上一畫而爲五畫也哉如既已重之則一卦各錯八卦顯然成六十四卦安得於此中有先後去取之殊而爲十六爲三十二也哉圖南本黃冠師此圖不過仙家養生之所寓故牽節候以配合毫無義理再三傳而堯夫受之指爲性天窟宅千古不發之精蘊盡在此圖本義崇而奉焉證是羲皇心傳置夫大易之首以言乎數則不逮京房焦贛之可徵以言乎理則遠遜輔嗣正叔之可據且由爲之說曰此圖失自秦火流於方外自相授受不入人間夫易爲卜筮之書不在禁例宜并其圖而不禁豈有止許民間藏卦爻而獨不許藏圖之事朱元晦與王子合書云邵氏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乃易學啓蒙本義又如此其敬信不可解也

徐善曰圖南之書已亡度其目約二十一篇而圖書二象居其末馬氏經籍考不載則由其徒秘不示人故當時未傳爾其序文義晦澀葉夢得以爲僞作良是　又曰圖書得圖南而始顯乃昧者緣之復滋異辭有謂天地十數列九五位之圖爲伏羲自造者范諤昌也有謂河圖止一圈而九宮非河圖者實坊也有謂九宮五位二象皆河圖者章俊卿王采也有謂揲十圖以盡河圖變體妄相傳述者趙以夫黃鎮成熊朋來也至雷思齊則但信九數爲圖而不信有書蔣德之則但信十數爲書而不信有圖其持論皆不能無疵及乎西山蔡氏反易之後異解更多有托言青城隱者陰

陽相含就其中八分之以當八卦謂之河圖用井文界分九宮謂之洛書者羅願也有謂河圖卽太極圖者趙謙也有彷彿八卦作坎離中畫交流謂之眞河圖得於異人傳授者謝枋得也若乃圖書形狀亦人人殊襲漢人者謂圖呈於龍甲信星點者謂龜文如瑇瑁楊龜山謂圖書但出於水無龜與龍俞琰謂河圖之文鐫於寶石若近世喻國人謂泉脈上湧而紋成水面則益怪矣嗚呼又奚怪司馬君實歐陽永叔王子充歸熙甫諸人之欲盡廢圖書也哉

王氏昭素易論

宋志三十三卷

未見

長編開寶三年三月以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致仕昭素酸棗人篤學有志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遊上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上問曰何以不仕致相見之晚昭素謝不能上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援引證據因示風諫微旨上甚悅留月餘數求歸故有是命年八十九乃卒於家

崇文總目昭素易論取諸家之善參以其言折衷之

中興書目昭素以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乃著此論

胡旦曰京房學於焦贛七日來復其說則源於易矣東漢郎顗明六日七分之學最爲精妙自揚子雲馬融鄭康成宋衷虞翻陸績范望並傳此學至昭素獨非之

晁公武曰昭素隱居求志行義甚高史臣以王烈管寧比之太祖時嘗召令講易其書以注疏異同互相詰難蔽以己意

呂中曰古今言易者失之拘在陛下則爲飛龍在天在臣下則爲利見大人善言易者莫如王昭素矣古今言陰陽者失之泥時事未判時屬陽已判時屬陰善言陰陽者莫如張詠矣

王應麟曰王昭素謂序卦有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

胡一桂曰此書專辨注疏同異往往只是文義之學而朱文公語錄云太祖一日問昭素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爻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此說得最好以此觀之解中說象占必有可觀者

劉氏遵周易異議論

通志十卷

佚

朱震曰七日來復之義自子夏京房陸績虞翻皆以陽涉六陰極而反初爲七日王昭素暢其說胡旦難之劉遵謂天行躔次有十二陰行其六陽行其六當於陰六陽失位至於七則陽復本位此周天十二次環轉反覆其數如此施之於年月日時並同故一日之中七時而復一月之中七日而復一年之中七月而復一紀之中七歲而復胡旦復難以爲妄論然遵論陰陽運行之數得天道之行七日必復之理但不本於乾坤二卦消息之象以論之是以其言漫漶要之亦有所長未可斥之爲妄也

胡氏旦周易演聖通論

宋志十六卷

佚

晁公武曰胡旦字周父渤海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知海州上河平頌先是盧多遜趙普罷頌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之句太宗怒貶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八議召復官再遷知制誥終秘書監景德初以目疾致仕

王偁曰旦儁辨強敏退老漢上既喪明猶令人讀經史憑几聽之未嘗少輟著演聖通論七十二卷

朱震曰先儒數十篇之次其說不一獨胡旦爲不失其旨

長編天聖四年正月秘書監致仕胡旦言撰成演聖通論七十卷以駁正五經家貧不能繕寫奏御庚子賜旦錢十萬米百斛五年十二月旦上所撰演聖通論七十二卷景祐九年七月旦妻盛氏上旦所撰續演聖論

董眞卿曰旦字周父濱州人仕宋知制誥易演聖通論經二篇傳十篇彖一大象二小象三乾文言四坤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多引經疏及王昭素論爲之商確

李氏漑卦氣圖

一篇

存

朱震曰李漑卦氣圖其說原於易緯類是說通卦驗

楊時喬曰漑得易圖於种放放得之陳希夷希夷諸圖皆易說卦

所言者此圖與之不同想𥳑所自作無關於易之大義然亦依傍易說可以節取

龍氏昌期周易注

通志十卷

佚

周易絕筆書

通志四卷

佚

文彥博曰武陵先生龍君平陵陽人也藏器於身不交世務閉關卻埽開卷自得著書數萬言窮經二十載名動士林高視西蜀

范仲淹曰岷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達微奧福唐部將延與郡人講易率錢十萬遺之范公雍以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

陳振孫曰蜀人龍昌期其學迂僻專非周公妄人也

王闢之曰龍昌期陵州人祥符中別注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道德經攜所著遊京師范雍薦之朝不用韓魏公安撫劍南奏為國子四門助教文潞公又薦授校書郎講說府學明鎬再奏授太子洗馬明堂覃恩改殿中丞又注禮論政書帝王心鑑八卦圖精義入神絕筆書河圖照心寶鑑春秋復道三教圖通天保正名等論昌期該洽過人著撰雖多而所學雜駮

宋史昌期嘗注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至詆斥周公初用薦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守成都召至府學奏改祕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百餘卷嘉祐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詣京師賜緋魚絹百疋歐陽修言其異端害道不當推奬奪所賜服罷歸卒

四川總志龍昌期字起之仁壽人

高氏志寧周易化源圖

佚

韓琦誌墓曰志寧字宗儒河南洛陽人幼通六經尤深於大易咸平中舉明經屢獻河朔略運籌決勝料召對龍圖閣言兵事甚備於師卦因讀其卦於上前真宗大悅授大理評事又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執政罷之改太子左贊善大夫天聖中充河北沿邊安撫副使以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事明堂恩轉衛尉卿所著周易化源圖行於世

劉氏牧新注周易

宋志十一卷紹興書目十卷

佚

卦德通論紹興書目作統論

宋志一卷

存

周易先儒遺論九事

一卷

存

按九事者太皥受龍馬負圖第一重六十四卦推盪訣第二大衍之數五十第三八卦變六十四卦第四辨陰陽卦第五復見天地之心第六卦終未濟第七蓍數揲法第八陰陽律呂圖第九

易數鉤隱圖

宋志一卷讀書志紹興書目作三卷今本同

存

牧自序曰夫易者陰陽氣交之謂也若夫陰陽未交則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則萬物安從而生哉是故兩儀變易而生四象四象變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於是乎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卦者聖人設之觀於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其本則形由象生象由數設舍數則無以見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贊易也必舉天地之極數以明成變化而行鬼神則知易之書必極數以知其本也詳夫注疏之家至於分經析義妙盡精研及乎解釋天地錯綜之數則語惟簡略與繫辭不偶所以學者難曉其義也今夫撫天地奇偶之數自太極生兩儀而下至於復卦凡五十五位點之成圖於逐圖下各釋其義庶覽之者易曉耳夫易道淵邈雖往哲難闚於至微牧也蕞生祖述誠媿其狂簡然則象有實位變有定數不能妄為之穿鑿者博雅君子試為詳焉

朱震曰劉牧書圖為乾者四為坤者四乾天左旋坤地右轉乾坤上下自然相交而成六子則夫數策之義也

晁公武曰皇朝劉牧長民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慶曆初吳祕獻其書於朝優詔獎之田況為序又有鉤隱圖三卷皆易之數也凡四十八圖幷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文殊不類

陳振孫曰黃黎獻為之序又為略例圖亦黎獻所序又有三衢劉敏士刻於浙右庾司者歐公序文淺俚決非公作其書三卷與前

本大同小異牧易學盛行慶曆時
林千之曰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關子明諸儒皆謂自一至十爲河圖自一至九爲洛書惟劉牧反是牧非無見而然也按春秋緯河圖之篇有九洛書之篇有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本於天宜得奇數而居先洛書本於地宜得偶數而居後此其所據依以爲左驗者也
王應麟曰牧撰易數鉤隱圖黃黎獻受於牧撫爲略例一卷隱訣一卷吳祕受於黎獻作通神一卷以釋鉤隱裒之凡三十四篇
胡一桂曰鉤隱一篇自易至河圖洛書二圖外餘皆破碎穿鑿
雷思齊曰自圖南五傳而至劉長民增至五十五圖名以鉤隱師友自相推許更爲唱述各於易閒有注釋曰卦德論曰室中語曰記師說曰指歸曰精微曰通神亦總謂周易新注每欲自神其事及跡而究之未見其真能有所神奇也
黃瑞節曰楊鼎卿彙六經爲圖唐仲友輯經世圖譜並守劉牧之說
王道曰牧以九爲圖十爲書朱蔡不能辨倒仍爲兩可之辭以支吾可見牧之所執者是也
按劉長民河圖數九洛書數十此受於師者然爾西山蔡氏乃更之非長民易留也

宋氏咸易訓
宋志三卷
佚

易補注
宋志十卷
佚

王劉易辨
一卷紹興書目二卷
佚

閩書宋咸字貫之建陽人天聖二年進士慶曆初知尤溪縣移知邵州轉職方員外郎官至都官郎中所著有易注毛詩正紀外義論語增注所注易大爲歐陽文忠所稱賞咸自序易訓曰子既以補注易奏御而男億請餘義凡百餘篇端因以易訓名之蓋言不敢以傳世特教其子而已
咸自序易辨曰近世劉牧既爲鉤隱圖以畫象數盡刊王文直以己意代之業劉者實繁謂劉可專門王可焚窴咸聞駭之摘乾坤二卦中王劉義及鉤隱圖以辨之也凡二十篇爲二卷題曰王劉易辨云
余靖序補注曰易之道深矣自漢興有施孟梁丘京氏費高諸家之學列於庠序而傳異端師異說往往入於五行讖緯之術故其學中絕焉王氏之學傳自魏晉盛於隋唐之際大都言陰陽變化人事得失不悖於三聖不蕩於術數故獨爲學者所宗近世言易者復以奇文詭說相尚自成一家之言考之卦爻彖象繫之微有所不通矣今廣平宋君貫之補注周易蓋懲諸儒之失而擿去異端志在通王氏之說合聖人之經字有未安意有未貫必引而伸之用明文王周公之旨初著易明數十篇後得唐郭京舉正之說意與己合遂採郭氏舉正與易明相參綴於經注之下辨鑿簡之所缺啓後人之未悟朱墨發端粲然可觀其自敘詳矣於戲古之儒者以明經爲本兩漢名臣未嘗不以經進自儒林文苑派分以來縉紳之士視經爲蘧廬耳貫之學必稽古言必貫通以詞章取科第以通博副名實皇祐元年歲在荒落補注既成聞於旒扆俄頒中旨附郵投進其明年蠻事平息因談經義遂得副本爲示迺周而研之嘗觀劉氏鉤隱圖言宓羲氏因龍圖龜書之文以畫八卦又言天五地五大衍之用其深於數者及觀貫之之釋以爲宓犧稽象於天取法於地觀鳥獸之文通萬物之情以畫卦奚獨取於龍馬之文耶又其言乾坤之策生於四象其於尼父之經輔嗣之注亡所戾而有所明焉固可祕之藏室流之學官寧止是正文字而已哉歎其言近旨遠故題而序之
胡旦曰咸讀易疏惡易緯之學而弁廢消息之卦豈得爲善觀書者乎
晁公武曰易訓凡三卷頗論陸希聲劉牧鮮于侁得失云
陳振孫曰咸嘗撰易明凡一百九十三條以正亡誤及得郭京舉正於歐陽公遂參驗爲補注十卷皇祐五年表上之別有易訓未見易辨凡二十篇爲一卷劉牧之學大抵求異先儒穿鑿破碎故李宋或刪之或辨之
玉海至和元年十二月宋咸上注周易十卷詔獎諭
胡一桂曰咸以既補注易以其餘百餘篇大可疑者三十有六題曰易訓謂訓其子而已易辨康定元年自序宣和四年蔡攸上其書曰咸引正義以辨然頼達專以弼爲宗非所以辨二家之得失

至謂孔子不繫小象於乾卦以尊文王周公不知易本各自爲篇豈孔子旨哉咸嘗注揚子法言糾李軌之誤五百餘義蓋亦工於訶人者

李氏（見）易樞

十卷（書中著作記五卷）

佚

玉海天禧二年七月戊寅嘉順監言李見撰易樞十卷詔附驛以聞

曾學佺曰江陽李見讀易於神龜山著易樞五卷天禧中令附驛以聞不起乃終隱焉

邵氏（古）周易解

通考五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晁公武曰古字天叟雍之父也世本范陽而卒於洛其學先正音文云

古孫伯溫曰大父伊川丈人年七十有九以治平四年正月一日捐館先公謀葬大父與正叔程先生同卜地於伊川神陰原

繆氏（康乂）周易會通正義

宋志三十三卷

佚

按紹興書目有之

林氏（與）易範

八篇

佚

姓譜林巽字巽之海陽人天聖中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慶曆中投匭論事仁宗異之除徐州儀曹不就南歸讀易著書八篇曰卦元卦經卦緯叢辭起律吹會範餘敘和總名曰易範人稱爲草範先生

陳淳曰林實夏草範之書度越流俗恨學無本原用心良苦無加損於易

孫氏（坦）周易析蘊

十卷

佚

玉海皇祐三年九月評事孫坦上周易析蘊十卷帝嘉其勤博

陳振孫曰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興書目皆不著

代氏（淵）周易旨要

宋志二十卷

佚

隆平集代淵字仲顏永康軍人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累遷至太常丞知益州田況表其所著周易旨要二十卷朝廷特授祠部員外郎

長編皇祐四年五月太常丞致仕代淵爲祠部員外郎淵導江人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嘆曰祿不及親何所爲耶還家教授著周易旨要翰林學士田況上其書詔優加兩官淵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

陸氏（秉）周易意學

宋志十卷

佚

晁公武曰秉字端夫舊名東寶元二年以此書奏御勅書嘉獎秉嘗通判蜀州首篇論易之名頗采參同契之說

陳振孫曰其說多異先儒穿鑿無據

胡一桂曰秉周易意學十卷云欲撰易抉縕難就今秖成此書亦如前代傳易之法自題曰齊會後人

吳氏（祕）周易通神

宋志一卷（閩書作五卷）

佚

閩書吳祕字君謨甌寧人景祐元年登第歷侍御史知諫院以言事出知濠州提點京東路刑獄因乞閑郡除守同安

黃氏（黎獻）續鉤隱圖

一卷

佚

略例義

一卷

佚

室中記師隱訣

宋志一卷

佚

胡一桂曰黎獻學於劉牧采摘其綱宗以爲略例又纂其隱訣目

爲室中記

按宋志載黎獻鉤隱圖略例一卷紹興書目分載續鉤隱圖略例義各一卷今從之

經義考卷十六

經義考卷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十六

李氏(覯)易論

集一卷

存

刪定易圖序論

宋志六卷(通考一卷)

存

東都事略李覯字泰伯盱江人有富國強兵之學著禮論易論行於世以海門薦召赴太學說書以卒

覯自序曰觀嘗著易論十三篇援輔嗣之注以解義蓋急乎天下國家之用毫析幽微所未暇也世有治易根於劉牧者其說日不同因購牧所爲易圖五十五首觀之則甚複重假令其說之善猶不出乎河圖洛書八卦三者之內彼五十二皆疣贅也而況力穿鑿以從傀異考之破碎鮮可信用大懼詿誤學子壞隳世教乃刪其圖而存之者三焉所謂河圖也洛書也八卦也於其序解之中撮舉而是正之諸所觸類亦復詳說成六論庶乎人事修而王道明也其小得失不足喜慍者不盡糾割別有一本黃黎獻爲之序者頗增多誕謾自鄶以下可無譏焉牧又注易所以爲新意者合牽象數而已其餘則攘輔嗣之指而改其辭將不攻自破矣先代諸儒各自爲家好同惡異有甚寇讐吾豈斯人之徒哉憂傷後學不得已焉耳

范仲淹進狀曰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後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博辨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州草澤周啓明攻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勸臣觀李覯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爲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

胡一桂曰宋志不載其說與鈎隱圖同刊不過文義之學象數槩乎其未有聞也

雷思齊曰李泰伯著六論以較劉長民非是至謂恩其詿誤學子壞隳世教而刪其圖之重複存之者三焉河圖也洛書也八卦也夫長民之多爲圖畫固未知其是而泰伯亦元未識此圖之三本之則一耳

徐氏(庸)周易意蘊凡例總論

宋志一卷

佚

卦變解

宋志二卷

佚

庸自序變卦解曰皇祐初述周易凡例悄驗象辭然未豁萬事之變閱唐李氏所集諸儒易注遂成周易卦變解二卷益明卦有意象爻有通變以矯漢魏諸儒旁通互體推致之失云

晁公武曰皇朝徐庸以春秋凡例易亦有之故著書九篇號意蘊凡例總論其學祖劉牧陸秉云

陳振孫曰庸皇祐時人凡爲論九篇館閣書又有卦變解未見

胡一桂曰庸東海人皇祐初撰以注疏蕪漫故著論九篇始於易縕終於大衍

趙鏜衢州府志徐庸其先汴人有名錄者仕錢氏官於衢因家焉庸直集賢院嘗表上周易意蘊

李氏(之才)變卦反對圖

八篇

闕

六十四卦相生圖

一篇

存

東都事略之才字挺之青州人舉進士後爲殿中丞僉署澤州判官初華山陳摶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修授之才之才授邵雍

晁說之曰挺之師河南穆伯長時蘇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長之易受之种徵君明逸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陳

圖南其源流爲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非若晚出倘辭以自名者

林至曰李挺之卦變反對圖八篇六十四卦相生圖一篇漢上朱氏以爲康節之子伯温傳之於河陽陳四丈陳傳之於挺之長楊郭氏序李氏象學先天變卦曰陳圖南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堯夫陳安民安民以授兼山

楊時喬曰楊甲六經圖謂之才卦圖傳之邵子邵子傳之河陽陳氏是圖不獨八卦能生六十四卦又旁通相生得此然後易之象辭可知其所從來所謂象學也

范氏諤昌大易源流圖

宋志一卷

佚

易證墜簡

宋志一卷

佚

東都事略華山陳摶讀易以象學授种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

晁説之曰諤昌受易於种徵君以授彭城劉牧而聱隅先生黄晞及陳純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其於康節之易源委初同而淺深不倫矣

晁公武曰皇朝天禧中毘陵從事建溪范諤昌撰其書酷類郭京舉正如震卦彖辭内云脱不喪七鬯四字程正叔取之漸卦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於溢浦李處約廬山許堅意者果有師承故程胡有所取焉

朱震曰范諤昌著易證墜簡曰諸卦彖象爻辭小象乾坤文言並周公作自文言以下孔子述也以經傳攷之明夷之彖曰内明文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則彖非文王作斷可知矣蓋彖者孔子贊易十篇之一先儒附其辭於卦辭之下故加彖以明之諤昌以乾彖釋元亨利貞文言又從而釋之疑其重複謂非孔子之言且引穆姜之言證之此又不然文言者文其言也猶序彖説卦之類古有是言或文王或周公之辭孔子因其言而文之以垂後世爾穆姜之言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今易考之删改者二增益者六則古有是言孔子文之爲信然矣諤昌遂以六十四卦之彖皆出於周公則誤也又謂乾卦答問以下爲孔子贊易之辭非文言也此亦誤也孔子作十篇以贊易彖也大象也小象也繫辭上下也乾文言也坤文言也説卦也序卦也雜卦也若以答問以下爲非文言則先儒未以文言附於乾坤之下其辭當列於何篇耶蓋文言之後又有此言贊乾坤六爻之義故通謂之文言如繫辭之中廣述困解否豫復五卦之爻是也聖人以易之藴盡在乾坤而六十二卦由此而出故詳言爻義以例諸卦耳又謂大象小象皆出於周公亦誤也且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有卦之象焉有爻之象焉彖也者言乎其象者也言卦之象也爻象動乎内言爻之象也方設卦變爻之時其象已具乎卦爻之中如曰君子以非禮勿履則孔子所繫之大象也何以明之且以復卦大象言之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考之夏小正十一月萬物不通則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夏之制也周制以十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矣以是知繫大象之時非周公作也崔杼欲娶東郭偃之姊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其繇與今困卦六三爻辭正同是時小象未作故文子曰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使小象亦周公作則文子必稽之矣故曰誤也

陳友文曰十翼先儒皆謂夫子作獨范諤昌王昭素乃謂彖象爻辭小象文言並周公作不知何據

王應麟曰范諤昌證墜簡震彖辭脱不喪七鬯四字程子取之漸上六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

胡一桂曰大易源流圖一卷其説先定納甲之法以見納音之數證墜簡一卷謂諸卦彖象爻辭小象乾坤文言並周公作自文言以下孔子述也朱漢上極辨其非諤昌建溪人天禧中毘陵從事

雷思齊曰諤昌著大易源流稱龍馬負圖出河羲皇窮天人之際重定五行生成之數定地上八卦之體故老子自西周傳授孔子造易之源天一正北地二正南天三正東地四正西天五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於末乃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矣

徐氏復林氏瑀等周易會元紀

佚

東都事略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嘗游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之法自知無祿故不復進取慶曆初范仲淹過潤州問以衍卦占西邊用兵日月無少差其後與郭京同召對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房易卦推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強君德仁宗又問明年主何卦復對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而止明日特除復大理評事固辭乃賜號沖晦處士

曾鞏曰徐復字希顏莆田人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乙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善其言欲官之復固辭迺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因家杭州以周易太玄授學者

葉夢得曰京房易世久無通其術者復遇隱士得之而雜以六壬遁甲自筮終身無祿遂罷舉仁宗召見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沖晦處士歸杭州萬松嶺其故廬也

閩書林瑀莆田人舉天聖二年進士授太常博士康定初仁宗親擢天章閣侍讀尋命與徐復同修周易天人會元紀賜五品服

長編景祐末災異數起上憂之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爲書上之參知政事程琳言瑀所挾書多圖緯之言而上大好之　慶曆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讀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卽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卽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詔學士院看詳皆言瑀所編定事涉圖緯乞藏祕閣詔賜瑀銀絹各五十兩疋御史中丞賈昌期嘗面折瑀所言不經瑀與昌期辨於上前由是與昌期忤及是瑀又言上卽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駭其言因問太宗卽位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問真宗對亦然上始厭瑀之迂誕昌期卽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爲巧僞終涉形迹遂罷絀瑀

按沖晦處士徐復以薦召見於崇政殿留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亦見杜大圭名臣琬琰之集

胡氏瑗易傳 宋志作易解

宋志十卷又口義十卷繫辭說卦三卷

口義存

東都事略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皐人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瑗與孫復石介三人瑗以布衣召見論樂拜校書郎嘉祐中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以太常博士致仕

晁公武曰安定易解甚詳或云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也無繫辭

陳振孫曰新安王晦叔嘗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云爾然雜物撰德具於中爻互體未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之程氏專主文義不論象數三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殆於掃除略盡非特互體也

朱子曰胡安定易分曉正當伊川亦多取之

趙汝楳曰易書備於包犧辭詳於三聖性命道德之蘊夫子盡已發之顧乃災異於西漢圖緯於東都老莊於魏晉之交賴我朝王昭素胡安定諸儒挽而回之伊洛益闡其說究極指歸然後始復爲性命道德之言

黃震曰先生明體用之學用范文正薦白衣召對教授湖學又主太學師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及既教授猶夙夜勞瘁二十餘年人始信服立己立人之難如此

胡一桂曰安定口義解中好處甚多

董真卿曰胡氏易傳十卷經二篇傳十篇上彖一下彖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又曰胡氏著周易口義十卷繫辭說卦三卷授其弟子記之大抵祖王弼

李振裕曰宋藝文志既列胡瑗易解復列口義十卷繫辭說卦二卷而揚州志亦仍其目誤也蓋安定講授之餘欲著述而未逮倪天隱述之以其非師之親筆故不敢稱傳而名之曰口義傳諸後世或稱傳或稱口義各從其所見無二書也

阮氏逸易筌

宋志六卷

佚

長編景祐二年正月詔鎮江節度推官阮逸校定舊鐘律八月以逸爲鎮安節度掌書記皇祐五年九月復勒停人阮逸爲戶部員

外郎以制鐘律成特遷之
陳振孫曰逸字天隱每一爻各以一古事繫之頗多牽合
王應麟曰易著人事皆主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
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于岐山周事也阮逸云
胡一桂曰易筌六卷凡三百八十四筌

王氏洙周易言象外傳
宋志十卷
佚
宋史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舉進士爲翰林學士以兄子堯臣
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卒謚文著易傳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王洙原叔撰洙以通經侍講天章閣乃集前世諸
儒易說折衷其理依卦變爲類其論以王弼傳爲內故自名曰外
中興書目周易言象外傳十卷侍講王洙撰凡十二篇序云論次
舊義附以新說以王弼傳爲內摘其要者表而正之故云外也
陳振孫曰其序言學易於處士趙期論次舊義附以新說凡十二
篇十卷

古易
宋志十二卷
存
葉夢得曰吾嘗於睢陽王原叔家得古易本自乾坤而下分咸恆
爲二篇但有六爻之文如乾坤首言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
田之類至繇辭彖辭大象小象序卦說卦雜卦文言與今上下繫
辭皆別爲卷今本各以彖象之辭繫每卦之下而取孔氏之傳謂
之繫辭者王輔嗣之誤也
陳振孫曰古易十二卷亦出王原叔家上下經惟載爻辭外卦辭
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
雜卦十葉石林以爲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按隋唐志
皆無古易之目當亦後人依倣錄之耳

范氏仲淹易義
一卷
存闕
張唐英作傳曰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曰朱
說者是也累遷大理寺丞召試祕閣校理出通判河中府遷陳州
擢爲右司諫降知睦州遷蘇州召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命
知開封府落職知饒州事寶元初復職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
運遷龍圖閣直學士兼領延安軍尋以四路都招討委之開府於
涇召爲樞密副使拜參知政事
按范公易義載集中僅存乾咸恆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豐旅巽兌二十七卦

張氏公裕周易注解
佚
范純仁墓誌曰公裕字益孺蜀之江源人皇祐中應進士舉中甲
科爲戎州軍事推官調忠武軍節度掌書記改太子中允知定州
唐縣以韓魏公薦英宗選充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改判吏部
丐郡知嘉州遷太常博士以父喪哀毀致疾服除請閑官就嘗授
管勾成都府玉局觀會改官制爲承儀郎終於官公於書無所不
讀而於詩易春秋尤能究達其義各爲之注解共三十三卷

鄭氏昇易學釋疑
佚
興化府志鄭昇字元舉仙遊人皇祐元年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

杜氏詢周易略例
通志一卷
佚
江西通志貴谿人皇祐五年登第
按淩氏萬姓統譜稱是晉人誤

于氏房易傳
佚
按房易傳載王氏續文獻通考姓譜有景祐四年知奉化
縣事者係定襄人金華志有嘉祐四年進士官屯田員外
郎者係浦江人不知誰爲易傳者

楊氏繪易索蘊
佚
范祖禹志墓曰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治經濟尤長於易春秋
皇祐五年進士第二人終天章閣待制
陳師道曰楊內翰繪云莊遵以易傳楊雄雄傳侯芭自芭而下世
不絕傳至沛周郯郯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漢凱凱傳繪所著索
蘊乃其學也
丁未錄楊繪過池陽見丘璿璿曰明年當改元以周易步之豐卦

用事必以豐字紀年果改元豐

陳氏（希亮）鈎易圖辨（紹興書目作辨劉牧易）

一卷

佚

制器尙象論

通志一卷

佚

東都事略陳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天聖中舉進士歷京西京東轉運使

胡一桂曰希亮長於易謂韓康伯著十三象徒釋名義莫得尙象之制故作論以明之

曹學佺曰希亮官太常少卿季常慥之父也

周氏（孟陽）易義

通志一卷

佚

宋史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第進士爲濮王宮教授加直祕閣同知太常禮院遷集賢殿修撰兼侍讀神宗初立拜天章閣待制

長編治平元年十月屯田員外郞直祕閣同知禮院周孟陽引對於延和殿自是數召見最後至隆儒殿在邇英閣後苑中羣臣未嘗至也

龔氏（鼎臣）易補注

宋志六卷

佚

姓譜鼎臣字輔之鄆州人景祐初進士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石介死讒者謂其北走遼詔兖州劾狀鼎臣願以闔門證其死尋知諫院以忤王安石出知兖州再知青州

陳氏（襄）易講義

二卷

存（闕）

李綱曰古靈先生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於海隅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爲橫經講說士風民俗翕然丕變官至樞密直學士尙書右司郞中累贈少師

按陳述古易講義載古靈先生集中僅存師大有謙豫隨五卦而已

周氏（希孟）易義

佚

蔣垣曰希孟字公闢侯官人通五經尤邃於易與陳襄陳烈鄭穆爲友稱爲海濱四先生詔授國子監四門助教力辭弟子七百餘人著有易詩春秋義

黃氏（晞）易義

通志十卷

佚

姓譜晞字景微建安人

長編嘉祐元年十一月黃晞爲太學助教致仕晞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游著聱隅書十卷自號聱隅子慶曆中石介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不至至是樞密使韓琦表薦之受命一夕而卒

掌氏（禹錫）周易集解

十卷

佚

周易流演遁甲圖

一卷

佚

蘇頌志墓曰許之郾城有儒學之老曰尙書工部侍郞致仕掌公諱禹錫字唐卿起布衣取進士第凡仕四十六年由太子賓客遷貳卿謝事還里所著述有周易集解十卷生平篤信推命之學自撰周易流演遁甲圖一卷

長編至和元年禹錫以太常少卿掌集賢院嘉祐二年以光祿卿直祕閣

黃氏（通）易義

通志一卷

佚

姓譜通字介夫邵武人嘉祐初進士除大理丞

劉氏（彝）周易注

佚

董真卿曰彝字執中福州人有易注一部安定門人也

蔣垣曰懷安劉彝邵武游烈汀州徐唐俱從安定胡先生受業

皇甫氏泌易解

宋志十九卷通考十四卷

未見

晁公武曰泌官至尚書右丞有述聞一卷隱訣一卷補解一卷精微三卷又有紀師說辨道通爲八卷

朱震曰皇甫泌謂互體不可取

陳振孫曰其學得之常山抱犢山人而莆陽游中傳之劉彝錢藻皆爲之序山人不知名蓋隱者也泌嘗守海陵治平以前人

玉海治平三年四月工部侍郎皇甫泌上所著周易精義賜帛

令狐氏撰易疏精義

佚

王得臣曰先生字子先安陸名儒筮仕齊安理掾歲滿還里卜築濆溪之南耕釣之外彈琴著書而已於書無所不讀著易疏精義子嘗從同堂兄伯芭假觀

石氏汝礪乾生歸一圖

宋志十卷通考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石汝礪撰先辨卦彖爻象之別後列數圖頗雜以釋老之說

陳振孫曰汝礪嘉祐初人序取乾爲生生之本萬物歸於一也有論有圖亦頗與劉牧辨然或雜以釋老之學其所謂一者自注云一則靈寂真元首篇論道專以靈明無體無生爲主　又曰因靈不動而生寂體豈非異端之說乎

胡一桂曰石氏畫圖著論先辨卦彖爻象之別後列數圖頗雜釋老之說

廣東通志石汝礪英德人號碧落子五經都有解說於易尤契微妙嘗曰易不須注但熟讀自見互相發明總一乾元亨利貞之道晚年進所著易解易圖於朝爲荆公所抑蘇軾謫惠州過之聖壽寺與之談易至暮方散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十七

石氏介周易解宋志作口義建本作解義

宋志十卷紹興書目卷同題曰易義通考作五卷

佚

晁公武曰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登進士第遷直集賢院作慶曆聖德詩專斥夏竦其後守道死竦因誣以北走契丹請剖棺驗視云　又曰景迂云易古文十二篇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直始孔穎達云王輔嗣又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卒大亂於王弼惜哉今學者曾不之知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繫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尙何責哉家本不見此文豈介後覺其誤改之歟

陳振孫曰所解止六十四卦解亦無大發明晁景迂言守道云云今觀此解義言王弼注易欲人易見使相附近他卦皆然惟乾卦不同者欲存舊本而已更無他說不知景迂何以云爾也按宋咸補注首章頗有此意晁殆誤記耳

黃震曰先生奇士也折節師事泰山孫先生拜起必扶侍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高風篤行有益世教爲多惟其志存憂國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指切當世自謂我言不用雖獲禍死不悔致夏竦輩深憾之幾不免身後剖棺之禍悲夫

董真卿曰徂徠傳孫明復學周易口義十卷建本作解義說本王弼旨

歐陽氏修易童子問

宋志三卷

存

東都事略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嘉祐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拜參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修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有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

施德操曰歐陽公論易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爲之韓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陽公終身不言易

陳振孫曰歐陽永叔撰設爲問荅其上下卷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

程迥曰陸希聲深病爻辭之不類輒欲去取歐陽公童子問王景山備志亦疑於易文聖人之言固難知也謂不類非也

朱子曰歐陽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數十事然因圖書之疑并繫辭不信此是歐公無見處

公之孫謙益曰初公作易或問三篇第二篇論卦爻彖象其後刪去別作一篇論繫辭集所載是也元論卦爻彖象一篇諸本皆不載恐遂棄遺今編入外集

王應麟曰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爲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議論不苟同如此

胡一桂曰易之不可無十翼審矣歐陽公乃致疑於其書童子問中直以繫辭與文言爲非夫子作是何其無見於易一至此耶

張氏巨易解

續通考十卷

佚

歐陽修序曰易之爲書無所不備故其爲說者亦無所不有蓋滯者執於象數以爲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詳焉其爲自序尤多所發明昔漢儒白首一經雖孔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其有不至者乎

王圻曰巨武進人從胡瑗游嘉祐中舉明經薦爲國子監直講王安石新法行巨乃引去時論高之

毘陵志張巨字微之擢嘉祐二年第與蔣之奇胡宗愈丁隲爲四友學易於歐陽公易解十卷公爲之序

趙氏承慶周易注

二十卷

佚

楊傑撰碑略曰天水郡公承慶字祐之秦悼王之孫武信軍節度

使追封循國公諡康簡生平博覽墳典嘗注易二十卷極天人性
命之理天子覽而嘉歎賜以金幣國朝以來宗室著述自公始也

鮑氏（極）周易重注
宋志十卷
佚
朱震曰鮑極論卦變之義曰遯陰長之卦邪道並興聖人易一爻
而成无妄欲以正道止其邪也
胡一桂曰周易重注十卷治平中建昌軍司戶鮑極撰右司諫鄭
獬表進祕閣校理錢藻序宣和中祕書少監孫近重行改定取贊
附經之末以全一家之書

孫氏（載）易釋解
五卷（姑蘇志作五十卷）
佚
龔明之曰孫載字積中崑山人舉治平二年進士及第大觀中遷
朝議大夫著易釋解五卷

葉氏（昌齡）周易圖義
宋志二卷
未見
中興書目二卷治平中葉昌齡撰以劉牧鈎隱圖之失遂著此書
凡四十五門
胡一桂曰昌齡錢唐人治平中職方員外郎
按鄭氏藝文略有葉子長易義二卷當即昌齡之字

王氏（晳）周易衍注
四卷

周易綱旨
二十篇
俱佚
胡一桂曰晳爲兵部郎中集賢校理周易衍注四卷周易綱旨二
十篇名卦在第二謂伏羲作八卦則八卦之名伏羲所制也因而
重之則六十四卦蓋亦然也或假其象或舉其義或以一言而定
或以二字而成隨義象名之也蔡攸上其書曰晳著易衍注又撮
綱要成此書其論名易之義信能不惑於多岐者末有脫誤一篇
大率稽述郭京范諤昌之說間出己意斷以去取

石氏（牧之）易解
佚
紹興府志石牧之字聖咨新昌人慶曆二年進士試校書郎移天
台令時王安石知鄞陳襄知仙居號江東三賢後知溫州
按趙清獻公集有溫守石牧之以詩見寄次韻之作

李氏（畋）易義
佚
晁公武曰畋蜀人張詠客也與范鎮友善熙寧中致仕歸編該聞
錄
宋史張詠傳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
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而三人者悉登科士由
是知勸
四川總志李畋字渭父華陽人淳化中登第知榮州嘗著孔子弟
子傳贊六十卷

羅氏（適）易解
佚
台州府志羅適字正之寧海人治平中進士提點兩浙刑獄

王氏（存）易解
佚
宋史新編王存字正仲丹陽人登進士第累遷尚書左右丞進資
政殿學士吏部尚書
按王氏易解宋志不載見尤氏遂初堂書目

朱氏（長文）易意
佚
張景修志墓曰樂圃先生朱伯原諱長文擢嘉祐四年進士第爲
蘇州教授歷五考召爲太學博士改宣德郎除祕書省正字兼樞
密院編修文字傴足不果仕安貧樂道因舊圃葺臺榭池沼竹石
花木有幽人之趣太守章伯望表所居曰樂圃坊鄉人尊之稱樂
圃先生
子發曰先人自少年登科即擧足疾絕意仕進以著書立言爲事
受春秋於孫明復得發微探旨作通志二十卷書有贊詩有說易
有意禮有中庸解樂有琴臺志自成一家書

莊氏（綽）揲蓍新譜
一卷
佚

薛季宣序曰聖人之道行於古聖人之法具於經學者不務窮經泥夫師說故聖經法則晦以不明士嘗以經爲據依斷然不惑於習略去衆多之論以盡其心夫然後聖典森然無不得也易六經之原委也揲蓍之法詳繫辭可按以考也自脫於秦火師法紛綸而經闇不通舉世固知攸定士服先儒爲用久且不疑旅出一塗而蓍法隱矣揲蓍新譜數然易大傳之從始謂一三爲奇二四爲偶得奇偶之正無偏陂之失契於經旨有足多者其引徵以張轅揲蓍之法可以爲審矣而師春氏說又略與符同其法用蓍四十九莖總管把之以意中分扐一小指閒四揲之第一指揲餘一二足滿五餘二三四足滿九第二第三指揲餘一二足滿四餘三四足滿八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二多老陰交分二少老陽重分兩少一多少陰拆分兩多一少少陽單分是法最爲近古然而餘二足五餘三足九與張氏說皆不與易通走嘗聞巫山隱者袁道潔先生言特與莊氏會筴以四八爲多爲未盡走甚疑而參考之惟策數幾莊氏何則乾之策三十有六坤之策二十有四莊氏英悔虧二袁氏則二差而爲乾矣以知莊氏之說容有未當何哉繫辭之云蓍十八變而成卦夫爻一三少變六爻而數通矣不必皆大變也先儒自陳圖南邵堯夫輩爻之再變已用四十有八莊氏則蓋用四十九故從先儒則合於策而四十九之用失矣從莊氏則合於用而二篇之筴贏矣惟劉禹錫辨易九六論揲以三指其法與師春同既用無四十八之偶而筴復與二篇叶是則莊氏之奇偶師春之變卦既可信皆可從作易之道其不外是矣

趙汝楳曰莊氏新譜三揲皆用四十九數掛一不在奇偶數中爲九爲六者各八爲七爲八者各二十四按古法次揲用初揲掛扐餘蓍三揲用次揲餘蓍今三揲皆用四十九又掛一不用是與古戾矣

按陳傅良作薛季宣行狀稱其校讐是書且爲之序今存浪語集中綽嘗著雞肋編者也

陳氏皐易論

通志十卷

佚

按陳皐字希古見文同梓州處士張公墓志嘗是蜀人

勾氏微周易廣疏經籍會目作句微

通志二十六卷

佚

董真卿曰陳皐勾微鄭氏通志不載何代

按淩氏萬姓統譜以微爲南北朝人觀其論周易義云唐衛元嵩作元包以坤卦爲首乾卦後之疑是宋初人

薛氏溫其易義

佚

按薛氏易說散見周易義海其釋蠱二云危行言孫信而後諫非粱公之徒孰能與此又釋渙彖云二以身入險四則輔君任事上下同濟厥事乃濟李晟入險陸贄輔后二爻之象又釋既濟彖云衰亂之起必自逸樂開元之盛繼以天寶初吉終亂之驗也皆引唐事以爲之證當屬宋初人

金氏君卿易義

佚

洪邁曰君卿策高科歷郡守部使者積代至度支郎中

江西通志金君卿字正叔浮梁人登慶曆二年進士歷官祕書丞太常博士知臨州權江西提刑入爲度支郎中嘗著易說

按曾氏元豐類藁有衛尉寺丞金君墓志文曰皇祐二年祀明堂推恩羣臣祕書丞金君得以其父爲大理評事五年郊金君爲太常博士又得以其父爲衛尉寺丞惟衛尉府君有四子曰君卿博士也兄弟皆舉進士

冀氏夏周易義略

宋志十卷

佚

陳氏良獻周易發隱

宋志二十卷

佚

胡一桂曰周易發隱二十卷嘉祐中良獻自序云第一卷首序乾坤至十二卷有疑義者輒著於篇所以尊卦德也自第十二卷至末明天地之數陰陽五行之變所以終其要也

常氏豫易源

宋志一卷

佚

胡一桂曰豫字伯起爲太常博士易源一卷范陽盧湮序之云易

之組數世莫得傳劉既窺其端常乃善繼其緒總斯大旨著乎六篇命曰易源劉謂牧也

張氏霈周易義略

通志九卷

佚

易問難

二十卷

佚

王氏鍔周易口訣

通志六卷

佚

何氏維翰易義

佚

四川總志何維翰字叔貝成都人韓魏公安撫劍南薦授四門助教

劉氏緯易義

佚

四川總志劉緯遂寧人

陳氏文佐易義

佚

四川總志陳文佐普州人

袁氏建易義

佚

盧氏穆易義

佚

白氏勳易義

佚

薄氏洙易義

佚

汪氏沿易義

佚

于氏弁易義

佚

按王鍔袁建盧穆白勳薄洙汪沿于弁俱義海所引時代爵里莫考

鄧氏至易義

佚

四川總志鄧至雙流人通六經翰林學士綰之父尚書左丞洵仁知樞密院事洵武之祖

彭氏宗茂易解

佚

長沙府志彭宗茂字尚英湘陰人隱居好學作易解始於屯蒙終於乾坤吳獵吳旂序之漕使鄧汝譔寘之學宮

經義考卷十八

經義考卷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十八

周子 惇頤 易通 卽通書

一卷

存

東都事略周惇頤字茂叔舂陵人以蔭爲將作監主簿調南安軍司理參軍後通判永州擢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移提點刑獄以病求知南康軍病劇上南康印分司南京惇頤酷愛廬阜買田其旁築室以居號曰濂溪倡明道學著通書行於世

胡宏序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修修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摶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蓧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爲种穆之學而止者哉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弟子以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見聞爲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易詩書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斂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修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

朱子跋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槪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學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乃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建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邵子 雍 古周易

八卷 宋志無見周易會通因革

未見

宋史雍字堯夫河南人事北海李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探賾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演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川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卒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

程子曰先生之學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槪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

張崏曰先生單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博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舍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衞人乃知先生之有道也

邵博曰古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其次序不相雜也予家藏大父手寫百源易實古易也百源在蘇門山下康節讀書之處

王炎曰邵氏之學長於古易夫文王之演易不專爲占筮用也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易皆具焉惟以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關朗之徒足以盡易之道矣不特邵氏能之也

魏了翁曰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先生以易觀心而得於心其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消息陰陽之幾貫融內外之分蓋洙泗後絕學也

黄震曰易言天地定位者天尊而上地卑而下其位一定而不可易易取其象於卦爲乾坤凡二者爲天地之氣之統宗譬諸父母雖若無所施爲實主宰乎一家而居其尊者也山澤通氣者山澤一高一下水脈灌輸而其氣實相通通之爲言貫也易取其象於卦爲艮兌雷風相薄者雷風一迅一烈氣勢翕合而其形實相薄薄之爲言逼也易取其象於卦爲震巽水火不相射者水火一寒一熱宜若相息滅而下然上沸以成既濟之功乃不相射不相射者言不如射者之相射音石害也易取其象於卦爲坎離凡六者皆天地之氣之爲譬如六子迭相運用而悉出於父母者也聖人設此章以釋八卦之義似不過如此而已歷漢唐以至本朝伊洛諸儒未有外此而他爲之說者惟邵康節得陳希夷數學創爲先天之圖移易卦之離南坎北爲乾南坤北曰此取易之天地定位也然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則離南坎北經有明文矣天地定位於經未嘗明言其爲南北也何以知其此爲先天之卦位言徒以卦言位或彼或此猶固未可知今以事理之實可見者考之則風一從南即盎然以溫風一從北即凜然以寒南方屬夏其熱如此北方屬冬其凍如此離南坎北信乎其如今易經之言矣康節移之以位乾坤將何所驗以爲信耶康節既移乾坤於南北又移艮以居西北移兌以居東南曰此取易之山澤通氣也然易曰艮東北之卦也又曰兌正秋也則艮居東北兌居正西經有明文矣若山澤通氣特言其通氣而已於經未嘗明言艮爲西北兌爲東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而考之山必資乎澤澤必出乎山其氣相通無往不然豈必卦位與之相對而後氣可相通耶康節既移東北之艮於西北遂移震於東北而移巽於西南曰取易之雷風相薄也然易曰震東方也又曰巽東南也則震居東方巽居東南經有明文矣若雷風相薄特言其相薄而已於經未嘗明言震爲東北巽爲西南也康節何所考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若以事理之實考之震惟居正東巽惟居東南逼近而合故言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薄而東北爲寅時方正月又豈雷發之時耶康節既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乃移離於正東移坎於正西曰取易之水火不相射也然南方爲離北方爲坎經文萬世不磨水火不相射特言其性相反而用則相資耳於經未嘗明言離爲東方之卦坎爲西方之卦也康節又何所見而指此爲先天之卦位說者雖指火爲日遂以離爲東指水爲月遂以坎爲西然按說卦先言離爲火然後言離爲日獨言坎爲水而未嘗言坎爲月蓋日乃太陽之精非特可以離言月乃太陰之精非特可以坎言月雖陰而其出必於東日雖陽而其沒必於西周流運轉晝夜不停非若水火之定位於一方者比也又可借日月以代水火爲言耶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繫於孔子傳之天下萬世惟此一易而已未聞有先天後天之分也雖曰未有天地已有此理然而作易始於伏羲不言先天康節特托易以言數諸儒未有以此而言易者也晦庵以理學集諸儒之大成原聖人因卜筮而作易始兼以康節之說而詳之若據門人所錄語類乃因康節之先天而反有疑於文王孔子之易及有疑於伊川之易傳且有疑於易經此章八卦之位然按晦庵先生答王子合書明言康節言伏羲卦位近於穿鑿附會且當闕之以此概彼門人所錄其一時之言爾抑錄之者未必盡當時之真耶蓋易所言者道而康節所言先天者數也康節雖賢不先於文王孔子也康節欲傳伊川以數學伊川堅不從則不可以其數學而反疑伊川之易學又可知也學者且當以晦庵親答王子合之言爲正毋以門人記錄晦庵之言爲疑　又曰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　又曰邵易不窺之爲象數則憚其難知

董真卿曰邵子古周易八卷與晁氏說之本同

朱升曰邵子發明易之數而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邵子固以理而妙是數矣

王褘曰自周秦以來伏羲之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方技家孔子於繫辭說卦固嘗言之學者不察也邵子始發揮之蓋邵子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所謂先天之學也自先天之學明人知有伏羲之易而學易者不斷自文王周公始矣

王廷相曰易雖有數聖人不論數而論理要諸盡人事爾故曰得其義則易數在其中故邵子以數論天地人物之變棄人爲而倘定命以故後學論數紛紜廢置人事別爲異端害道大矣

楊慎曰易圖先天始於希夷後天續於康節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離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朱子所以不明言者因其出於希夷而諱之恐人疑其流於神仙也

楊時喬曰希夷所傳諸圖首祇存圖而已康節始以圓者爲天方者爲地次序爲橫圖乃皆還之於易自此而說卦自天尊地卑至天地定位諸書辭變象數之學皆粲如指掌不然孰從而知所爲位所爲象數哉

鄭氏夬周易傳

通考十二卷 讀書志玉海俱作十二卷宋志不列易傳別著時用書二十卷明用書九卷易傳辭三卷易傳辭後語一卷

佚

司馬光劄子曰伏見幷州盂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研精易道譔著所傳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臣不敢蔽輒取進呈

沈括曰江南人鄭夬字揚庭曾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云云至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得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見兵部員外郎秦玠論夬所談駭然曰何處得此法玠曰嘗遇一異人授此曆數推往古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嘗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知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

邵伯溫曰先君易學微妙玄深不肖所不得知也其傳授本末則受易於李之才挺之挺之師穆修伯長伯長師陳摶圖南先君之學雖有傳授而微妙變通則其所自得也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天悅欒陽張子望嘗從學又皆蚤死秦玠鄭夬嘗欲從先君學先君以玠頗好任數夬志在口耳多外慕皆不之許玠嘗語夬以王天悅傳先君之學夬力求之天悅不許天悅感疾且卒夬賂其僕於臥內竊得之遂以爲己學著易傳易測明範五經明用數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嘗以變卦圖示秦玠夬竊天悅書入京師補國子監解試策問八卦次序夬以所得之說對有司異之擢在優等既登第以所著書投贄公卿之門後以贓罪寘秦謂必有天譴恐指此秦既知夬竊書乃謂夬何處得此法又謂西都邵某聞大略近乎自欺矣然謂得之異人蓋指希夷而言也

晁公武曰姚嗣宗謂劉牧之學授之吳祕祕授之夬邵雍言夬竊其學於王豫沈括亦言夬之學似雍云

吳仁傑曰鄭夬以序卦爲文王六十四卦雜卦爲伏羲六十四卦其說非是

馮中錫曰夬著書談易變曰乾一變生復得一陽二變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生大壯得八陽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陰四變生觀得八陰五變生剝得十六陰六變生歸妹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歸妹者歸宿之地也一時無人解其旨獨秦玠者知之謂所覩曰此天地之祕藏西都邵雍稍知粗迹已能洞達吉凶之變鄭君何敢筆之於書當必有天譴吾因達是動遭坎軻恐亦不久於世矣已而鄭與秦果俱死此卽焦延壽所謂四千九十六卦者耶

張子載橫渠易說

宋志十卷

存

東都事略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學古力行篤學好禮爲關中士人所宗世所謂橫渠先生者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神宗召見除崇文檢書以疾求去築室南山下敝衣疏食專精治學召還同知太常禮院復以疾請歸道病卒

宋史先生之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

晁公武曰載居橫渠故以名書其解甚略繫辭差詳

程珌曰宋興百年名儒輩出胡安定得其義邵康節得其數程明道伊川得其理周濂溪得其體張橫渠得其用然後易之道大明於天下

董真卿曰橫渠易說三卷發明二程所未到處

呂柟曰橫渠易說簡易精實於發經開物修身教人甚切當爲先生之書無疑竊謂易本爲人事而作雖歷四聖其究一揆非專說天以道陰陽也故孔子以君子行此四德解乾元亨利貞示諸卦爻皆此例爾今以質諸易說益篤信焉

楊時喬曰今本止六十四卦無繫辭實未全之書

王氏安石易解

宋志十四卷通考作二十卷
佚
晁公武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慶曆二年進士熙寧三年
拜中書門下平章事七年罷明年再入相九年罷卒謚文介甫三
經義皆頒學官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
有龔原耿南仲注易二書偕行於場屋
楊時曰荊公於易只是理會文義未必心通易不比他經須心通
始得
黄震曰荊公釋易中字義甚詳卦名解始於剛柔始交之屯展轉
次第用序卦之法而論其次頗有牽強處

顧氏棠周易義類
宋志三卷
佚
陳振孫曰叔思未詳何人序言先儒論說甚衆而其旨未嘗不同
卦爻或有不同而辭意未嘗不一各立標目總而聚之
胡一桂曰周易義類三卷以先儒論易不同因取其辭說同者分
目而聚之凡九十五條
吳中人物志棠字叔思與張僅幾道皆為王安石門下士安石作
三經義僅棠與焉

沈氏季長周易新義
通志二卷
佚
長編紀事季長錢唐人王安石妹壻也判國子監
按曾氏元豐類藁有貴池縣主簿沈君夫人元氏墓志子
三人曰季長越州司法參軍

王氏逢易傳
通考十卷
未見
王安石作墓志曰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縣人以進士起家權南
雄州軍事判官留為國子監直講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
傳十卷乾傳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
晁公武曰逢嘗為國子直講著易傳十卷其學宗王弼
董真卿曰逢為王介甫客官國子直講易傳十卷宗王弼

司馬氏光易說
宋志一卷又三卷
佚
晁公武曰司馬光君實陝州夏縣人初以父蔭入官舉進士甲科
除館閣校理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後除樞密副使力
辭而去元祐初拜門下侍郎繼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文正易說雜
解易義無銓次蓋未成書也
朱子曰嘗得温公易說於洛人范仲彪炳文盡隨卦六二之半其
後缺焉後數年好事者於北方互市得版本始亦喜其復全然無
以考其真偽也
陳仁子序曰九師興而易道微易之微豈專九師咎哉彖翼而下
旁薄深廣留七分者亡幾田丁施費脈脈師授俾勿墜龍龜圖書
或左用之而不悟京房守緯數其失也泥韓康伯談名理其失也
浮二千年間易道倀倀如蒙霧行述而不論河汾猶難之曆越五
閏真人御宇王澤萃鍾異人間出希夷抉羲畫而成於邵濂溪泄
周經而融於程以至匯為漢上而尚變演為考亭而尚占支析為
合沙而尚象三聖玄蘊剖抉靡遺而讀者瞭然如生三代之世晚
得温公易說一編視諸老猶最通暢今流傳人間世藁雖未完其
論太極陰陽之道乾坤律呂之交正而不頗明而不鑿獵獵與濂
洛貫穿中間分剛柔中正配四時微疑未安學者宜心會爾易之
作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書也非隱與艱深而難見也談易而病
其隱且艱非深易者也參習是編易道庶其明乎

呂氏大防周易古經
通考二卷書錄解題十卷
存
大防自序曰周易古經者彖象所以解經始各為一書王弼專治
彖象以為注乃分綴卦爻之下學者於是不見完經而彖象辭次
第貫穿之意亦缺然不屬予因案古文而正之凡經二篇彖象
繫辭各二篇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一篇總一十有二篇
晁公武曰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皇祐初中進士哲宗即位
召知制誥翰林學士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紹聖初謫授舒
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踰嶺卒古經八十二篇別無解釋
尤袤與吳仁傑書曰頃得呂東萊所定古易一編朱元晦為之跋
嘗以板行乃與左右所刊呂汲公古經無毫髮異而東萊不及微
仲嘗編此書豈偶然同耶

陳振孫曰呂大防微仲所錄上下經並錄繫辭彖象隨經分上下爲六卷上下繫二卷文言說卦各一卷

胡一桂曰古易之亂肇自費直繼以鄭玄而成於王弼古易之復始自元豐汲郡呂微仲嵩山晁以道繼之最後東萊先生又爲之更定實與微仲本暗合而東萊不及微仲嘗編此蓋偶未之見也

董真卿曰呂氏周易古經上經第一下經第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繫辭上第七繫辭下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其所次序本末並與東萊定本同但東萊只分上經下經而無第一第二字又東萊稱彖上傳第一至雜卦傳第十小有不同爾

王氏巖叟易傳

佚

東都事略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舉明經元豐末爲監察御史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七年罷爲端明殿學士卒贈正議大夫紹聖中坐元祐黨追貶雷州別駕

鮮于氏侁周易聖斷

宋志七卷

佚

東都事略侁字子駿閬州人舉進士第元祐初拜左諫議大夫以請外除集賢殿修撰知陳州卒

晁公武曰鮮于子駿景祐中登進士乙科元祐中仕至諫議大夫是書本之王弼劉牧而時辨其非且云衆言淆亂折諸聖故名其篇曰聖斷

陳振孫曰其書本於王弼劉牧而時辨其非又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學者觀彖象文言而自得之

魏了翁曰鮮于子駿裕陵稱其文學司馬文正公稱其政事蘇文忠公稱其文章泰山孫先生稱其經術其爲人大略可槩矣

孫氏覺易傳

佚

游酢序曰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以一言蔽之則順性命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汙三極之道皆原於易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尚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羲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羲至於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於學者共之蓋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爲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晁公武曰高郵孫覺字莘老元豐末自秘書少監除右諫議大夫元祐初遷給事中吏部侍郎莘老素與王介甫善後爲諫官論新法遂絶

鄒氏浩易解

佚

毘陵人品記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登元豐進士潁昌教授元祐中擢右正言以諫立劉后忤旨羈管新州大觀初召還遷左司諫進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江寧府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歸以疾卒高宗即位贈寶文閣直學士

浩自序曰余元祐中爲太學博士講易講未終篇俄以罪去然易之大旨蓋嘗潛心矣後十年崇寧二年竄處昭州因以循省餘隙北面於易而承教焉始也怳若三聖親以指授然而猶有易也中也卦爻象數一念冰釋然而猶有易也終也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人而人在物而物不知何者非易耶不知何者是易耶索之而不得也釋之而不得也然則昔之作易者其誰乎今之學易者其誰乎不知誰之所以誰者又其誰乎不得已而嗷嗚焉蓋作易者以憂患興而學易者以憂患入也作易者以憂患興經著之矣學易者以憂患入未有過於孔子者故曰吾再逐於魯伐木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周圍於陳蔡之閒親戚益疎徒友益散其所以韋編三絶是乃易之所不得辭也五十而學易有易可學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矣孔子易也易孔子也孔子與易雖大智迷矣予未得爲孔子徒也然自元祐以來黜於襄州竄於新州又竄於永州昭州親老不得養兄弟妻子離散舉夫言罪戾者必歸焉行年四十有五又適近於孔子言加我數年

之時也孔子於是時前言學易子以是時願學焉幸而得之以進於學則所謂可以無大過者尚竊庶幾焉不瞠若乎其後也莊子曰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耶子既以夫未嘗有言者容聲於筆端矣於是又爲之序

蘇氏軾易傳

宋志九卷通考十一卷

存

東都事略蘇軾字子瞻眉山人試禮部第二中甲科除大理評事僉書鳳翔判官召試祕閣直史館判官誥院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徐州湖州言者撫軾詩謂之訕上坐貶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徙汝州哲宗即位起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尋遷翰林學士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復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徙揚州俄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尋遷端明翰林侍讀二學士守禮部尚書紹聖初落職知英州又以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貶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徽宗即位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未幾提舉玉局觀尋致仕卒父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疾革命軾述其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海南作書傳三書既成撫而歎曰後有君子當知我矣

蘇籀記其祖轍遺書曰公言先曾祖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辭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皆讀易爲之解說各仕他邦既而東坡獨得文王伏羲超然之志公乃送所解於坡今蒙卦猶是公解

晁公武曰東坡自言其學出於父洵且謂卦不可爻別而觀之其論卦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之也

陸游曰蘇氏易傳方禁蘇氏學故謂之毘陵先生

馮椅曰蘇洵作傳未竟命軾卒其業朱子有辨蘇氏易即此書也

胡一桂曰晁以道問東坡曰先生易傳當傳萬世曰尚恨其不知數學耳東坡亦可謂不自欺者矣

蘇氏轍易說

三篇

存

宋史蘇轍字子由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又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擢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爲御史中丞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哲宗朝落職知汝州再知袁州責筠州居住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徙永州岳州崇寧中致仕築室於許號潁濱遺老政和二年卒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

經義考卷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易十九　　男 昆田 校

程氏頤易傳

通考十卷宋志傳九卷繫辭解一卷

存

東都事略頤字正叔以經術爲諸儒倡哲宗即位司馬光呂公著上其行事於朝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頤力辭又以爲祕書郎召至京師除崇政殿說書罷職監西京國子監父喪服除尋以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主管崇福宮紹聖中黨論興頤坐貶官涪州安置元符末放還崇寧初復判西京國子監屛居伊闕山數年卒年七十五學者尊之稱爲伊川先生有易傳六卷諸經解說未成編者附於集

程子自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後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尹焞曰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觀此足矣

楊時跋曰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示予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毘陵乃始校定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爲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誤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得其書得其意忘言可爾

晁公武曰朱震言頤之學出於周惇頤惇頤得之穆修亦本於陳摶與邵雍之學本同然考正叔之解不及象數頗與胡翼之相類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於家茂叔則授二程與震之言不同

陳造曰程氏之學與蘇氏角立通儒碩士不可偏廢多所發明

呂祖謙跋曰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爲成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眞學者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注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元晦所訂讐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旣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無遺憾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夫鄭山樓鍔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宮　又曰程氏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憾

馮當可曰王輔嗣談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　又曰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爲可廢然伊川往往舍書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每求之爻辭離散之間故其誤十猶五六

陳振孫曰伊川止解六十四卦不解大傳而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唐李鼎祚集解亦然

朱子跋曰易之爲書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旣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

陳淳曰自秦以來易學全於遺燼道則晦而不章卑者泥於窮象數而穿鑿附會爲災異之流高者溺於談性命而支離放蕩爲虛無之歸程子蓋深病焉於是作傳以明之一掃諸儒之陋見而傳即日用事物之著發明人心天理之實學者於是始知易爲人事切近之書

魏了翁曰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未易輕議故無智愚皆知好之

馬端臨曰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略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爲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

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旦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初不必岐而二之然言出聖賢之口則單辭片語皆有妙理假借旁通悉爲至教往往多借易以明理初不拘於說易也自夫子而然矣何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爲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爲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歲時代謝之義乎蓋其初因讀易遂借易以言理言理雖精而於易此卦此爻之旨則遠矣如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爲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輿而發爲匪風下泉之論亦是意也晦庵所謂不看本文自成一書者是已

董真卿曰程傳正文只據王弼本亦只有六十四卦繫序傳有及爻卦者掇入傳中故無繫辭以後至東萊呂氏始集周子二程子張子諸家經說語錄及程子門人共十四家之說爲精義以補之

朱升曰京房吹律其爲數也徒煩於推衍王弼亡象其爲理也遂荒於高虛程子發明易之理而加一倍法之言則知數者莫程子若也

王褘曰邵子之易本於數程子之易本於理爲得先天後天之祕而理數二者未始相離也

何喬新曰自漢以來考象占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迨程子作易傳易之義理始大明朱子作本義易之象占始益著蓋程子之易發揮孔子之十翼者也朱子之易則推三聖教人卜筮之旨者也後世有功於易道非程子而何哉

李贄曰伊川之易有用之學也自是程氏之易與孔子十翼同功非特解經而已或者例以注疏觀之非真知程子者矣

楊時喬曰程傳說理精到而於卜筮未合　又曰程伯子論易理叔子著易傳惟擧所聞於周子太極之說與自家體貼發明無遺理

郝敬曰程正叔易傳大抵因王輔嗣之舊廓而充之於象數闊略徒執君子小人治亂生解其於三極之道殊覺偏枯

龔氏原易傳

宋志十卷

未見

續解易義

宋志十七卷

未見

東都事略龔原字深父處州遂昌人擧進士紹聖初爲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改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徽宗朝爲兵部侍郎原力學以經術尊敬王安石始終不易也有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鄒浩序曰易之旨不明於世久矣神宗皇帝以道蒞天下於是造士以經表通經者講於太學以訓迪四方時陸公佃詩孫公諤書葉公濤周禮周公常禮記而先生專以易授諸公咸推先焉先生蓋王文公門人之高弟也三聖之所祕文公既已發之於前文公之所略先生又復申之於後始而詳說之終以反說約故自熙寧以來凡學易者靡不以先生爲宗師因以取上科躋顯位爲從官爲執政被明天子所眷遇而功名動一時者踵相躡而起至於今不絕也先生之於斯文豈曰小補之哉某獲從先生游二十餘年矣始見之廣陵乃先生廢黜之後也聽其言而觀其貌未嘗慼然猶在太學也中見之京師乃先生復用之初也聽其言而觀其貌未嘗欣然猶在廣陵也晚見之西垣又見之東省又見之中臺先生之所以出入進退數數然矣恬不以爲欣慼亦無異於前日也頃聞其歿初無甚苦一旦正坐若隱几然而逝矣莊子曰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然則先生之於易非徒言之躬行之矣是以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靜而不可亂使人擬議以成其變化亦易而已後之學者果忘言而忘象雖捐書可也若猶篤志於韋編則先生之說方且與易皆行而不朽亦何待於序乎姑以夫可以容聲者塞其子見屬之意云

楊時曰龔深父說易元無所見一生用功都無是處

陳振孫曰原字深之嘉祐八年進士初以經學爲王安石引用元符後入黨籍

董真卿曰龔侍郎易續解義十七卷晁氏志作二十卷

胡一桂曰一十五卷後乃雜義有釋卦釋彖釋象辨重卦辨上下位辨上下繫等說學者多師之

浙江通志原少從王安石游篤志明經以經學爲邑人倡是時周程尚隱於濂洛永嘉先輩之學以經鳴者淵源皆出於原

邵氏（伯溫）周易辨惑

宋志一卷

未見

宋史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以薦授大名府助教提點成都府刑獄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趙鼎表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三語蓋伯溫出處云

陳氏（瓘）了翁易說

宋志一卷

存

子正同跋曰先公晚年益絕世念致一性命之理嘗著易說以遺諸孤正同謹以家藏刊於毘陵官舍庶幾流傳不沒先志紹興十二年十月

晁公武曰陳瓘字瑩中南延平人建中靖國初爲右司諫移書責曾布及言蔡京及卞之姦章疏十上除名編隸合浦以死靖康中贈諫議大夫瓘自號了翁易數言天下治忽多驗

楊時曰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

陳振孫曰了翁晚年所著止解六十四卦辭旨深晦

馮椅曰書從其孫大應見了翁有易全解不止一卷也多本卦變與朱子發之說相類

胡一桂曰了翁子正同紹興十二年知常州刊於官舍刊本止題云了翁易說初不分卷

李氏（貢）易義

通志二卷

佚

按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崇寧二年編管黨人子弟李貢單州又元祐黨籍餘官中有貢又中書省開具元符臣僚章疏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七等貢名在邪上尤甚中其後追復元祐黨人貢名在餘官二等

李氏（平）西河圖傳

宋志一卷

未見

胡一桂曰政和中撰

按崇寧中籍黨人又詔中書省開具元符臣僚章疏姓名列邪中一百五十人李平與焉

晁氏（說之）錄古周易

宋志八卷（通考作十二卷）

存

晁氏世譜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元豐五年進士累官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卒累贈至光祿大夫平生慕司馬公爲人自號景迂生

說之自序曰周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案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氏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概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今悉還其初庶幾學者不執彖以徇卦不執象以徇爻云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以卦爻統名之曰象也故曰易者象也其意深矣豈若後之人卦必以象明象必以辭顯紛紛多岐哉嗚呼學者曾未之知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繫乎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繫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若夫文字之傳始有齊楚之異音卒有科斗篆隸書之四變因而訛謬者多矣劉向曾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至蜀李譔又嘗注古文易則今之所傳者皆非古文也安得覩夫劉李之書乎其幸而諸儒之傳今有所稽考者具列其異同姓訛於字下亦庶幾乎同復乎古也或曰子能古文何不以古文寫之曰有改於華而無變於實者子不爲也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爲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哉謹錄

而藏諸以俟博古君子

晁公武曰從父詹事公諱說之撰以諸家易及許氏說文等九十五書是正其文字且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爲十二篇以矯費氏王弼之失謂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至蜀人李譔又嘗注古文易遂名曰古易

程迥曰晁說之作古易彖象別異於卦爻欲學者不執象以論卦不執象以論爻

李燾曰晁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明章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聱隅輩論亦時採掇呂公書文字句讀初無增損景迂則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損篇第則放費長公未解輔嗣未註以前舊本并十二篇爲八篇呂晁各有師承初不祖述而其指歸則往往暗合

陳振孫曰卷首列名二十餘家文字異同則散見於諸卦

董真卿曰嵩北晁以道東坡嘗以著述科薦之其易學本康節

易規

一卷

存

說之自序曰某山縣無事輒以所聞讀易自娛若著書則不敢而又未能忘言於斯世也作易規十有一篇

京氏易式

佚

說之自序曰元祐戊辰仲冬在兗州初學京氏易乃據其傳爲式以便其私何敢示人其後江淮間有好事者頗傳去今二十年矣既校正其傳而前日之式亦不得不修更也惟是其已出者殆未容改過奈何益知昔人自期死而後傳其所著之書其用意深矣嗟夫按式以求傳因傳以明易可不敬諸

晁子健曰先大父平生著易書曰易商瞿大傳曰易商瞿小傳曰商瞿易傳曰商瞿外傳曰京氏易式曰易規曰易玄星紀譜靖康後悉爲灰燼建炎二年喬寓海陵作周易太極傳外傳因說是年渡江寓金陵疾亟終於舟中建炎三年七月世子健訪求遺文編成一十二卷又得京氏易式并周易太極傳外傳因脫稾錯簡藏於家

朱子曰晁氏呂氏大同小異互有得失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說經爲注焉鄭相去不遠蓋倣其意而爲之爾故呂氏於此義爲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彖象幷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經世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其以爲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爲夫子所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爲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爲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注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音訓乃獨歸之鄭氏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爲二家之別而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不知所以爲說矣豈非闕哉

經義考卷二十

經義考卷二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二十

王氏湜易學

通考一卷

存

湜自序曰余生平讀易因求於己外求於人非一日矣晚得邵康
節易學書不自其書被用未嘗輕給方其有所得也或不能達
旨無聖人至理為物取之不竭而康節先生遺書或得於家之華
藥或得於外之傳聞是書則必欲削而未及傳聞則有訛謬而未
當備不能用心精察則是非雜糅而至理終不出矣於是乎心如
權衡無今古無物我無知識無彼此惟道是從而輕重之自得其
先生陳公而下如穆伯長李挺之以至劉長民鄭氏論之類兼而
思之間或違侯亦不敢以私知去取但會別推衍使明白易見或
見不能判則備錄而兼著者作闕疑說以示方來俟明哲者之思
索稱夫幾道之不明其說有二愚不肖者固不足以知此賢與智
者反從而鑿之其於聖人妙意豈不背失乎哉凡諸好學君子審
如是求焉可也

曾氏執中易說

宋志十卷

未見

宋史曾執中字□□鄆人舉進士元祐初為吏部郎中擢起居
郎遷給事中進中書舍人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

李氏清臣易論

三篇

存

東都事略李清臣字邦直魏人皇祐中舉制科授秘書郎僉判平
江軍召試為館閣校勘□□□□三年吏部侍郎尚書元豐六年拜尚書
右丞元祐初轉左丞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紹聖中
徽宗即位以禮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

史氏易學

佚

廣東志黃昌齡字□□舉進士□居州□□人以言事不合退居稍溪之上
杜門著書絕人事者數年得易書若干卷乾坤別解三卷禮記義
二卷詳說四卷律呂氣數十二卷書義八卷詩義若干卷論語孟
子解各若干卷史論若干卷其書既出學者翕然稱之君中元祐
三年進士第歷達州通州尉黃州簽書若令

黃氏易傳

佚

閩書黃□字伸寶浦城人元祐五年進士為諸暨尉能去苛擾為寬政丞
韶攝新令著易傳推明大衍之數特為精確

王氏端禮易解

佚

江西通志王端禮字懋甫吉水人元祐三年進士仕靈川令

彭氏汝礪易義

宋志十卷

佚

伏羲俯仰畫卦圖

通志一卷

佚

東都事略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舉進士為禮部第一元祐
中拜中書舍人紹聖初拜吏部尚書著有易義詩義

房氏審權周易義海

通考一百卷

闕

鼂公武曰其書集鄭康成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專明人事者
為一編或諸家說有異同輒加評議附之篇末

陳振孫曰書目四卷近時江東李衡彥平稍加刪削而益以東坡
漢上伊川之說為撮要十二卷所謂百卷者未之見也

費著曰審權秘書丞昭宗之子著大樂演義

胡一桂曰義海專明人事則象數似非所備矣

米氏芾易義

闕 僅存其論著三條

芾自題曰元符元年春二年夏三年秋游中天竺訪堂頭禪師紹
聖四年同佛印訪禪師師已垂老苦留心於易芾遂贈其易義并
大書禮易堂三字遺之

周伯琦曰米襄陽為天竺天士書易義贈禪僧得乾坤作之真

世每以能書擬襄陽而其學識乃如此豈知米公者哉
鄭元祐曰襄陽論易及於洪範五行五位五性五味五味人皆可
知獨金曰從革從革作辛辛爲辛辣使以金銀銅鐵百計責之不
能辛也此雖細事然於朱子門人固嘗以爲問終不能折其爲何
如恨不能起襄陽於九京而質之

張氏汝明易索
宋志十三卷
佚
陳振孫曰汝明字舜文撰上下經六卷外觀象三觀變玩辭玩占
叢說各一汝明元祐壬申進士大觀初爲御史省郎游酢定夫誌
其墓
董真卿曰汝明吉州左利人登元祐壬申第知岳州易索每卦以
索曰釋經又有觀象觀變玩辭玩占叢說通十三卷
胡一桂曰其說支離蓋以意逆之也
宋史汝明易學精微研象數所著書不蹈襲前人語
江西通志汝明泰和人元祐進士徽宗時拜御史後知岳州

潘氏叡易要義
三卷
佚
張耒志墓曰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居家
篤於孝弟其爲吏惠下愛民嗚呼君子哉君諱叡從周希孟學登
元豐己未進士初調蘄水縣尉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
監楚州都鹽倉吉州軍事推官改宣德郎監漢陽軍酒稅以奉議
郎致仕有春秋斷義十二卷講義十五卷易要義三卷

黄氏裳周易澧州講義
一篇
存載演山集
程瑀撰碑曰公諱裳字勉仲其先金陵人五代時遷延平元豐五
年登進士第歷越州簽判太學博士秘書省校書郎大宗正丞尚
書考功員外郎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徽宗朝遷兵部侍郎又遷禮
部侍郎求外任差知潁昌府移河南府未行留爲禮部尚書閱數
月申前請除顯謨閣學士出知青州移廬州又移鄆州久之丐宫
祠差提舉杭州洞霄宫政和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起居福州歷
二任除龍圖閣學士於是復以提舉杭州洞霄宫居錢塘至宣和
七年除端明殿學士再領宫祠建炎二年始歸延平抗章乞致仕
轉正議大夫

何氏執中周易解
佚
括蒼彙記何執中字伯通熙寧進士歷官吏部尚書特進尚書左
僕射改太宰進少師封榮國公進封清源郡王卒謚正獻

蘇氏伯材周易解義
三十卷
佚
閩書伯材字廷構晉江人紹聖四年進士知潮陽擢知韶州

沈氏括易解
通考二卷
未見
東都事略沈括字存中吳興人舉進士熙寧間爲太子中允遷集
賢校理太常丞未幾以右正言知制誥權三司使遷翰林學士
陳振孫曰沈存中易解甚略不過數卦而於大小畜大小過獨詳

朱氏玠易傳
佚
赤城志朱玠字寶臣臨海人元豐五年進士終棣州防禦判官有
朱氏易行於世

呂氏大臨易章句
宋志一卷
佚
晁公武曰大臨字與叔登進士第歷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從程
正叔張子厚學通六經尤精於禮解中庸大學等篇行於世易解
甚略有統論數篇無詮次未完也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别
董真卿曰芸閣先生微仲親弟易解一卷統論數篇無詮次未成
之書也學出程門朱子謂呂與叔易說精約可看

游氏酢易說
宋志一卷
存
楊時作誌曰公諱酢定夫其字建州建陽人元豐六年登進士第
用薦爲太學錄忠宣范公秉國政除公太學博士請外除徐州簽

書判官廳公事再調泉州僉判上皇即位召爲監察御史

楊氏(時)易說

闕(徵見大易粹言)

陳振孫曰工部侍郎延平楊時中立及從程明道卒當建炎四年年八十七於程門最爲耆考

黄震曰易自升卦以後闕餘皆全書蓋先生平生最用工於易於程門理義之學多有發明惟其以潛龍爲顔子事見龍爲孔子事九三爲周公居攝事九四爲顔淵未見其止飛龍爲孔子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似頗拘又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爲乾象非聖人不足以當故取其行健而已似不必於本意上更探高一等耳聖經何以求加爲哉

閩大紀公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除徐州司法以師禮見程伯子於潁昌歸送之門曰吾道南矣明道卒復師伊川高麗使至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祕書郎再兼國子祭酒歷工部侍郎以龍圖直學士致仕贈少師謚文靖明弘治九年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謝氏(湜)易義

宋志十二卷

佚

姓譜湜金堂人元豐進士官至國子博士伊川高第也

王氏(蘋)周易傳

一卷

佚

吳郡志王蘋字信伯福清人繼世父伯起後伯起居吳江震遂命蘋從遊於伊川紹興四年召對補迪功郎特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遷著作佐郎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

徐𧉉曰先生著有易傳見尹和靖書蓋與和靖討習而成者當時曾鏤板於慈谿今不得見矣

郭氏(忠孝)兼山易解

宋志二卷

闕(惟大易粹言所載存)

四學淵源論

宋志三卷

佚

晁公武曰郭忠孝撰忠孝字立之河南人頤明象數自謂得李挺之卦變論於陳子惠因亟讀有得焉靖康中持節關右死於難故其書散落大半

程迥曰易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而辭變象占皆易中之一體主於一則用其三至秦猶爲卜筮之書豈秦人以異言對秦君倖得不焚抑所見者然耶近世郭兼山乃曰周易古者卜筮之書是襲秦人之陋也

陸游曰郭立之從程先生遊最久程先生疾革猶與立之有問答語著於語錄而尹彥明獨謂立之自黨論起即與程先生絕死至不弔祭蓋愛憎之論也程氏易學立之父子實傳之

朱子曰兼山易書溺於象數之學

陳振孫曰忠孝名將樞密逵之子自言得先天卦變於河陽陳安民子惠其書出李挺之由是頗通象數仕爲永興軍路提刑死於難其書散逸

譙氏(定)易傳

佚

程迥曰譙定字天授涪州人嘗受易於羌中郭曩氏告以見乃謂之象與擬議以成變化之義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定嘗過武侯廟觀八陣圖謂必本於易見伊川先生於涪伊川欲與同修易書後和國許公薦於朝授通直郎

宋史定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遊詠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召爲崇政殿說書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會金兵至定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繪象祀之定易學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

陳氏(易)易解　先天圖說

佚

興化縣志陳易字體常興化縣人崇寧初舉遺逸又舉八行辭不赴

羅氏(壽仲)易解

佚

姓譜：志沖，合州人，精於易，作解，發明程氏爲多。

費氏（庶先）易圖

一卷

佚

文同跋曰：京房受易於焦延壽，延壽謂房必以是亡其身，後果然。豈以其自置太審而偏警與。取六十卦更直用事，候一歲風雨寒溫以驗其災祥，獨以坎離震兌號方伯監司，以分主事七之氣，主之彊配不精，後人臨文而厭。此庶先之論所由興也。庶先少游四方，博學善悟，周流六虛之說，遂以究京之術，濶散八卦所寓之書，均佈消息而著之圖，爲終始出入，無一悖謬，如環之聚斗，如輪之輻，數術脫傳，指不失倫，類復揭明，闡演圖卦氣三篇以證諸家之未至。世之君子考其圖，閱其書，不待講解而其法自得矣。

周氏（炎）易說

十卷

佚

揚州府志：周炎字晦實，泰州人，熙寧癸丑與兄燁同舉進士，仕終集賢殿修撰，贈徽猷閣待制。

徐氏（鐸）易說

二十卷

佚

興化府志：徐鐸，莆田人，熙寧九年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林氏（虙）易說

宋志九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陸友仁曰：林虙字德祖，其先福清人，今爲吳縣人。紹聖四年進士，教授潤州、常州、揚州，權河北西路提舉學事，除開封府左司錄。一日上章請老，夜自書牘曰：報可。家人無知者。即日束裝出國門，士大夫走餞，皆不及。既歸，杜門與宗族故舊嘯咏山水間，無一言及世事。所著有易說、詩書講解。

趙氏（克繼）周易闡奧圖

佚

玉海：熙寧九年五月，宗子克繼進周易闡奧圖，詔褒之。

趙氏（令湑）易發微

宋志十卷

佚

張氏（弼）葆光易解（宋志作易解義）

宋志十卷

佚

黃裳序曰：易之爲道，不出乎象數；象數不足以爲聖人，以前民用，不用乎象數，不足以爲天下以同民患。是故聖人方其坐進乎道，恍乎惚，其中有物；惚兮恍，其中有象。有物卽有象，有象卽有數。及其恍惚之象數杳冥之真精相遇而爲混沌，然後二儀萬物五行四象皆存乎其中，可以作易。故惟聖人爲能知象之所以立，知數之所以起，知言之所以默云，知言之所以用。捨以蓍得爻，以爻得卦，吉凶之兆，禍福之鑒，如響之應聲，如形之影，可以善勝惡，以幸免。蓋夫神易之在聖人，入而反一，則形而上者與之爲體；出而應物，則形而下者與之爲用。惟象與數本於道，行於神，聖人取其無乎不爲之易，以濟民行，以同民患，乃命以爲書焉。舜元讀易於山中，輒自大悟，以謂後世之學易者類以臆論徒說義理，第爲虛言，無補於事。蓋夫聖人不以前民用，則何事乎爲易；不用乎象數，則何以前民用？於是範天地之化而得象，圍天地之化而得數。聖人言意本於爻象，象數本於神易。舜元推於爻卦之變動，禍福之兆，休咎之理，密與人事合，若符節，因民之言動而貳之以是非，使之趨吉而背凶；因民之向往而貳之以迷悟，使之違惡而依善。一氣之起滅，五行之衰盛，有常有幸，或依或違，使之知所避以幸而苟免，使之知所修以常而獲報，而彼末學方用區區之說與人徒論人事，雖欲以歸，竟無其實。然則舜元之學當與桑滇之高士議其優劣，諸生其勤而承之，不可失也。

晁公武曰：弼，興化軍人，字舜元，章惇薦於朝，賜號葆光處士。紹興二年，黃裳等再薦之，詔以爲福州司戶、本州教授。其學易頗宗鄭氏。

林至曰：馬融、虞翻、崔憬多論互體，近世張弼專用以解易，其說曰：大傳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此正論互體。不知聖人六位當否言，而非爲互體設也。

董真卿曰：莆陽張汝弼，泉州教授，賜號葆光處士，周易解義十卷，紹聖三年章惇進其書九卷，建本二十五卷，黃裳原序之稱其明於象數古今之說，未能當意，獨默誦繫辭二十年，一日釋然而悟，得大例數百條。毛伯玉謂其專主輔嗣，然亦主卦變，如朱子發

胡一桂曰舜元莆陽人紹聖二年賈偉劄進其周易解義九卷三年授福州司戶參軍充泉州州學教授

何喬遠曰舜元潛意於易以爲繫辭者聖人所以翼易其大例當在於此乃盡屏諸家傳注獨執經誦之凡二十年釋然頓悟不覺引鼓自擊日不已久而益信推明爲書根象數原義理雖與前此談易者異同而用於爻象之辭一字皆有所本有漢晉易家所不到者

卜子夏易傳解

佚

按鄭子夏易解見尤氏遂初堂書目

范氏浚易論

一篇

存

陳巖肖曰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家世父祖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多居顯仕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紹復科舉公卿有以先生應詔者先生立辭予嘗過香溪之上見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棲戶闃凝几席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先生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爲文辯博而峻整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

經義考卷二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二十一

陳氏禾易傳

宋志十二卷本傳九卷

未見

中興書目周易傳十二卷皇朝正言陳禾撰

宋史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擢監察御史遷左正言除給事中抗疏劾童貫謫監信州酒稅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舒州卒謚文介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王明清曰紹興間史直翁再相上禾所著易與春秋傳特官其孫

陳兵高八卦數圖

宋志二卷

佚

姓譜高字可中仙遊人元符三年進士第除太學博士政和中建醫學除太醫學司業以忤蔡京致仕

凌氏唐佐周易集解通考作凌公弼易解義

宋志六卷通考十卷

佚

羅願曰凌待制唐佐字公弼休寧人登元符進士第知嚴州暇日與諸生講學作易傳數萬言進之建炎初提點京畿刑獄除知應天府劉豫欲汚以樞轄不從使留守應天得豫虛實密以蠟書奏朝廷事泄豫捕致害之時紹興二年也明年詔贈待制

陳振孫曰其書十卷皆解釋文義頗簡潔有所發明館閣書目有集解六卷稱朝奉大夫凌唐佐撰亦不著本末豈卽其人耶

林氏師說易說

佚

林光朝志墓曰公諱師說字賓仲仙遊人以進士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建昌軍移知江州改漳州公不喜爲新經偏旁之學晚而學易取晉宋以來京房郭璞關子明易包諸家之說而折衷以伊川康節之書

杜氏紘易說

佚

晁補之志墓曰紘字君章京兆萬年人徙濮州鄄城中進士爲刑部侍郎有易說數十篇

張氏根吳園易解

宋志九卷通考十卷

存

孫垓後序曰先祖太師年十四與鄉薦逾三舉以二十一登進士第三十一官至臨朝闕重親在堂適遇郊霈有旨願以敘封回授祖父母者聽是歲卽丐休致遂獲恩封七遠當時朝貴咸賦詩相慶如右丞黄公履詩云一發獻心四美具謂以官及親一美也以父之封及大父二美也以母之封及大母三美也以妻之封及母四美也與參贊志便爲徒及親從事於今有爲祖休官自古無豈但高情伸孝密堪嘉孝治願姚虞夜來子姪從頭說喜甚翻悲獨早孤士大夫傳誦莫不欽歎後因廬墓羣鶴朝夕集於墓上孝行著聞有薦於朝者特降致仕召對時年四十一浸膺擢用將漕淮南江西陞祕閣修撰閒居十年間杜門著書自歷代至本朝編年凡數百卷五經諸子皆爲之傳注先公忠定收拾於兵燹之餘綴輯殘稾未及全備而復謝世垓不肖弗克負荷未能悉以刊行大懼湮沒不彰惟有易解屢加闕

宋史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第進士大觀中爲轉運使知直龍圖閣尋以花石綱力陳其弊責監信州酒稅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安置郴州以討淮賊功以朝散大夫終於家

董眞卿曰吳園先生參政忠定公燾之父也易解義九卷序論五卷又雜說泰論

曾氏元忠周易解

佚

江西通志曾元忠字居正永豐人崇寧五年進士仕司戶改廣州教授所著有春秋曆法論語解周易解門人私謚文節先生

尹氏天民易論要纂

宋志一卷

佚

易說拾遺

宋志二卷

佚

江西通志尹天民字先覺會昌人爲太學博士出知果州相如縣
後除侍講不赴

林氏霆易問
五卷
佚

易傳
十卷
佚

閩書林霆字時隱莆田人崇寧二年進士累官左正言權給事中
遷太常少卿知鎮江府移守汝州召入除起居郎遷祕書少監卒
霆自號介翁所著禮問二十卷易問五卷易傳十卷

饒氏子儀周易解
佚

江西通志饒子儀字元禮臨川人結廬於凌雲山杜門著書王安
石欲薦之不爲屈崇寧中以經明行修錫命於朝著周易論語解

董氏逌廣川易學
通考二十四卷
佚

陳振孫曰中書舍人東平董逌彥遠撰

牛氏師德先天易鈐
通考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牛師德撰自云傳邵雍之學於司馬溫公而其說
近於術數未知其信然否

陳振孫曰未詳何人蓋爲邵氏之學而專乎術數者也

譚氏世勣易傳
宋志十卷
未見

東都事略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舉進士又中詞學兼茂科爲祕
書省正字蔡京得政世勣不附和六年不得遷京罷始遷員外郎
又遷吏部員外郎少府監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

耿氏南仲易解義
宋志十卷
存

南仲自序曰易之爲言變也蓋道之□名也道體常而盡變乃全
著而爲書而滯於言象之間言有常理而象有常形則宜於變有
所不能盡然而言象之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而其變無窮焉是
故特以變稱而名之曰易也繫辭之言易者屢矣一言而盡易之
義者易無體是也蓋有體則定而不易其所□□合□□屢易而
不居者乃以其無體也易無體也易無體而有書何也猶神無方
而無蓍龜之神物也神不在物則是物外者神之方爲得爲無方
易不在書則是易外者易之體爲得謂無體故神□物乃所以爲
無方易有書乃所以爲無體也易之爲書始於作卦作卦則三畫
而已終於重卦重卦則有六爻爲以謂其六□□□□判爲有
定位易見而法象具惟天地人之三極耳故以三畫象爲然而六
畫則三極之謂也又有所以極道之□者天之道曰陰與陽地之
道曰剛與柔人之道曰仁與義變之九六故以六爻具焉六爻具
而剛柔變化吉凶悔吝總錯其間探之不得其端循之不見其緒
矣雖然易之道有要在無咎而已要在無咎者何善補過之謂也
凡天下有修乎至足之分拂乎自然之宜者皆過之拂乎人情循
爲小過拂乎天道是爲大過聖人之作易順性命觀而補之使天
下後世觀其象而玩其辭則獲自天之祐而無大過蓋所謂善補
過者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以是知易之
要在無咎而已然而易之生蓍倚數立卦生爻直詮諦之寄耳所
以爲易則不在是故經曰易者象也象也者象此者也以爲易之
爲象猶像此而已非其真也猶象龍之非真龍也認象以爲真則
失易之旨矣

胡一桂曰據本題進周易解義

董真卿曰南仲字希道開封人有周易講義十卷

宋史南仲在東宮十年欽宗即位拜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歷尚書左丞門下侍郎

汪氏天任易說
佚

江西通志汪天任字莘老浮梁人大觀三年進士知汀州

鄭氏廷芬易索隱
六卷
佚

興化府志鄭廷芬莆田人大觀三年進士成都路轉運副使

馮氏（承[illegible]）周易拾遺

二卷

佚

廣信府志馮承[illegible]字大年揚州人大觀三年進士退居鉛山撰論語解十卷易拾遺二卷

程氏（達）易解

宋志十卷

佚

江西通志程達字彥通浮梁人

新安文獻志程克俊傳父達登政和二年進士不樂仕授徒里中遠近來者至不能容乃建鄉校立宣聖祠朔望春秋[illegible]習爲禮容相飾成俗有易解十卷論孟解十卷五經解題二十卷學者號九龍先生贈太師

李氏（椿年）逍遙公易解

通考八卷

未見

周易疑問

通考二卷

未見

陳振孫曰直學士李椿年仲永撰其門人鄱陽吳說之集傳所述胡邦衡爲作序疑問者說之所錄其間答之語也

董真卿曰椿年字仲永饒州浮梁人直學士院易解八卷疑問二卷門人吳說之編淳熙乙未胡銓序

胡銓序易解曰孔子既沒易道微矣自漢晉訖今學易者不知幾人歐陽子獨稱王弼何也余嘗考東坡稱橫渠伊川學以求其說又嘗聞龜山文定紫巖叔照了翁漢上諸老先生皆致然後知歐陽子之學蓋本於弼夫易至漢分爲三田何也焦贛也費直也田氏始於子夏傳之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等十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凡學章句者皆祖焉焦氏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專於陰陽占察之術歐陽子謂不知聖人之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焉費氏無章句亦無師授獨以彖象文言參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皆祖焉費氏初微至東京陳元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而田學遂衰古十二篇遂亡其本弼注亦用彖象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學獨行歐陽子所說易必祖弼弼不解繫辭上解大衍四十有九歐陽子亦謂繫辭雜七八九六無老少乾坤無定策且曰易無王弼其淪於異端之說乎蓋故謂歐陽子之學蓋本於弼其故人鄱陽逍遙公李仲永潛心易學術道甚嚴一旦摹弼而有得遂成一家之書殆與歐陽子之意默契其門人府庠校正雲巖吳君說之攝其樞要冠於篇首丐某正其說則曰就有道而正焉某固辭不獲遂書其始末昔蜀人趙賓爲易稱文云受孟喜及賓死喜因不敢仍及博士缺衆人薦喜漢帝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若說之可謂不背本矣聖上銳精經術某頃侍邇英備員侍讀得旨進六經解側聞不輒丙夜之觀倘逍遙之書進聖覽說之嘗遂補博士缺矣孟喜有知得不泚其顙仲永名椿年嘗直學士院云淳熙乙未

胡一桂曰其說專主王輔嗣

江西通志李椿年字仲永浮梁人政和進士歷官戶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權吏兵兩部封晉寧郡開國侯

王氏（昇）易說

佚

方勺曰王昇字君儀居嚴州烏龍山布衣疏食無書不讀爲湖婺二州學官罷歸山中每正旦筮卦以卜一歲事豫言災祥其驗甚多宣和乙巳以待制領宮祠

林之奇曰王君儀說易大抵論象謂易無非象者如乾初爻潛龍勿用蓋初爻是震故爲龍二爻是坎龍在水下所以爲潛龍二爻見龍在田此爻變爲離有見龍象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爻變兌有夕惕意四爻或躍在淵亦如初爻而震爲足故躍上九亢龍此爻變夬澤在天上所以爲亢

陸游曰王君儀待制易學雖出於焦光張先生然得於心者多矣

朱子曰嚴州王君儀能以易言禍福其術略如徐復林瑀之說以一卦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還其後果然人問其說則曰是年實值卦有受茲介福于王母之文也此亦小數偶中爾若遂以君儀爲知易則吾不知其說也

王氏（俊乂）易說

十卷

佚

揚州府志王俊乂字堯夫如皐人宣和乙亥以上舍釋褐官國子博士進吏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與王黼忤以直祕閣知岳州

卒有易說二卷

李氏彥章等周易全解

十卷

佚

董真卿曰李氏彥章元達與李端行聖與李舜由彥安李士表元章合成一書凡十卷號四李先生周易全解

胡一桂曰易全解十卷說卦以後三卷宣和四年序者不著其名謂四人者俱有職於庠序則太學講義也

林氏疑獨等太學十先生易解

十二卷

佚

董真卿曰林氏疑獨慎微與吳子進袁志行李元量劉仲平路純中洪成季陳子明鄭正夫閻彥升共成一書凡十二卷號太學十先生易解

胡一桂曰書凡十二卷又有說卦以後論三卷亦有發明處

按興化府志有林疑獨傳名曰黨附蔡卞官宣德郎著周易解疑即十先生之一也

康氏平河圖解

通考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康平撰凡五十二篇

雷氏度周易口義

佚

江西通志雷度字世則臨川人靖康初爲舉首然無意利祿研精於易有易口義

李氏開易解

三十卷

佚

胡一桂曰三家易解三十卷有進表合李宏芸閣爲三家宏澧州府路轉運判官蜀人

熊良輔曰小舟李氏開字去非

喻氏樗周易宗經

十卷

佚

李氏勃周易正例

三卷

佚

陳氏正中周易卦象賦

一卷

佚

黃氏來旦易卦象賦

二卷

佚

杜氏令賁周易歌

一卷

佚

以上五書見紹興書目

劉氏不疑易論

二十四卷

胡一桂曰劉不疑易卦正名論一卷廣論一卷大義疑問二十卷大義一卷發義一卷

丘氏鑄周易卦斷

通志一卷

郭氏思永周易明文

通志十卷

周氏鎮周易精微

通志三卷

莊氏道名周易略例疏

通志一卷紹興書目同

楚氏泰周易析微通說

通志三十卷

周易質疑卜傳

通志三十卷

許氏舉山易訣

宋志一卷

王氏曉周易太清易經訣

通志一卷

鄭樵曰曉號玉笥山人

王氏守一周易探玄

通志九卷宋志本十卷

黃氏景元周易卦頌

通志一卷

阮氏兆周易玉鑑頌紹興書目鑑作鏡

通志一卷

邢氏朝來周易八仙經疏

通志一卷紹興書目二卷

王氏鄴易鏡

宋志三卷

鄭樵曰中條山道士號無感子

周易通神歌

宋志一卷

張氏胥周易錄鏡詞

通志一卷

按劉不疑以下時代未詳存佚亦莫可考

郝氏失名周易述解

佚

釋契嵩序曰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易以自發其法謂聖人所以作易在治道治道在君臣君臣法陰陽以爲爻列爻以成卦立卦以成易是故求治道者必觀乎易求易象者必觀乎卦求卦體者必觀乎爻求爻變者必原乎陰陽陰陽也者作易之本也治道之大範也陰爻者臣道也陽爻者君道也陰陽之爻升降得其所則其卦吉陰陽之爻失其所則其卦凶是故君臣之道正則其政治也君臣之道繆則政亂也治則三綱五常修也三才順也萬物遂也亂則彝倫斁事斁也夫天下萬世治亂規誡之道易其備矣方絕筆乃出其書示於潛子欲我亂而明之潛子稽其說條其緒雖累百而無不與聖人之法合者揭然而自立義例精而目至大略如乾坤小畜大畜卦之類雖古之善治易者不過是也潛子因語其人曰子之書是也然易之始固出於河圖所見惟陰陽之數最爲其本也而君臣之法與有神物皆出矣雖然其吉凶治亂之效未著乃資乎聖人者君天下而發之故包犧氏出焉示與神道適會遂卦之而又爻之用其法以王天下然其法非聖人作君不能張之聖人非以是不能王之故易與聖人而相需也孔子聖人也雖知其法而無位歎不得如伏羲行其道於當世徒文而傳之耳故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其傳自孔子之商瞿更九世至漢人楊何而所傳遂絕其後諸儒用己見各爲其家紛然騁其異說師弟子相承相勝不復守聖人之道其易之道遂微而子嘗易道支離紛錯漫謾難審之時乃毅然獨推聖人之軌法解其書以遺學者其於聖人之道亦有力焉子郝子益謂潛子曰吾考雜卦其說煩且重殆非聖人之意是蓋後世學者括衆卦而歌之之言也預之十聖不亦忝乎吾嘗削之乃離序卦爲之上下篇而以裨夫十翼可乎潛子曰揚子雲謂學者審其是而已矣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子非之果是而排其瀆聖人之言者宜也何必疑之

經義考卷二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二十二

李氏綱梁谿易傳內外篇

通考十九卷

佚

綱自序內篇曰六經皆所以載道而易以道陰陽故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天道備矣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以盡人事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也古文日月為易日陽也月陰也月[illegible]晝一晝一夜相推而生明陽奇陰耦一剛一柔相推而成卦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聖人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爻具而謂之易者蓋專以變易為義先儒謂易含三義有不易簡易之意者非也故自太極兆而為奇耦自奇耦積而為乾坤自乾坤索而為六子自八卦相重相錯而為六十四卦無非變者六爻之義易以貢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所以謂之易變易也道也神也異名同實其旨一也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三者渾淪而不相離語其大則範圍天地語其小則充足毫末刻雕衆形[illegible]化自有形至於無形自有心至於無心莫不綜攝乎此則易之為書何為者耶載此而已剛柔[illegible]之位進退往來有自然之序消息盈虛有自然之理[illegible]之以道也而人事存焉是以聖人察卦爻之變因其[illegible]以是辭以[illegible]惡情偽之相感為吉凶悔吝之端以著君子小人之相長為治亂安危之本其所以告之使趨吉避凶[illegible]而精義入神有出於思為之表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illegible]以至於命此聖者所以不可不[illegible]心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鄭自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已陳矣連山夏易也以艮為首故曰連山歸藏商易也以坤為首故曰歸藏孔子觀商道於宋得坤乾焉蓋歸藏之書然而讀易韋編至於三絕作彖象文言諸篇以贊明之則三易之書至周易而後大備故[illegible]宣子適魯見易象及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矣易卦先後之序與彖爻之辭皆文王造始而周公續終之故有王用享于岐山箕子明夷利貞之語不然韓宣子何以知周公之德哉孔子於易其說尤詳而論語記羣弟子問答獨罕於易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以詩書禮為雅言則易罕言矣豈非易者天道所在而性與天道雖子貢亦有所不得聞故耶秦焚詩書易以卜筮之書而幸存今餘經多亡闕而易獨為完經豈天相之以垂訓於萬世使一卦一爻有不備者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漢晉間如九師之流一主於象數而不稽義理故其取象數衍迂闊多悖聖人之意自王輔嗣以來及近世學者一主於義理而不求象數故其訓義與象相違因失聖人之意者亦不為少二者胥失也夫聖人極數以定象立象以盡意象數者易之所自作而義理寓焉舍象數以求意是猶舍筌蹄而求魚兔捐麴蘖而求酒醴也魚兔得然後筌蹄可忘酒醴成然後麴柏可棄故必資諸象數而不歸考諸義理而不惑六通四闢無所滯礙然後聖人之意可見焉孔子彖象蓋兼之矣然而象少義多者深其阜眇其根幽其所以然使學者精思而自得故也余以罪謫海上端憂多暇取易讀之屏去衆說獨以心會即象數之幽渺究理義之精微於以窺聖人之制作粲然如據璣衡以觀天日月星辰經緯昭回之文吉凶妖祥之理皆可歷數而周知喟然嘆曰不學易而涉世其蹈禍固宜罪大不死乃得窮聖經於荒絕之鄉心醉神開恍若有授之者豈非幸耶昔人作易於憂患者非特智慮不用於時欲有所表見於後蓋以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然後思深慮危足以發難言之妙蘊以貽範於將來余雖固陋因竊流離之甚其敢忘此乃以所妄見者著易傳內外篇訓釋上下經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總論合為十卷外篇釋象七明變一訓辭二類占一衍數二合為十有三卷凡二十有三卷雖未足以測聖人之意然發明易學必由象數以極義理之歸庶幾或自此書始也引[illegible]比類反覆參錯文辭[illegible]有所不得已覽者取其意而忽[illegible]其辭焉可也書始於建炎[illegible]歲己酉中夏時走[illegible]所南征次[illegible]林成於庚戌季春時自海上北歸次寧遠凡期年云

綱自序外編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本於數而數不與焉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數兼於象故也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變有變而後有占而鼓天下之動則存乎辭辭所以該極象數各指其所之而明吉凶以示人者也古之學者必備是五者然後足

以窺聖人作易之旨故有推步氣候律曆之學所以知數也有正卦互體俯仰之學所以觀象也有卦變時來消長之學所以察變也有五行世應遊魂歸魂之學所以考占也有訓詁其言解釋其義之學所以修辭也近世言者唯尙言辭務明其義而象數變占之學皆失其傳則不得聖人之旨多矣今卦爻之象變具在含蓄妙意發揮至理示人甚明顧勿深考而占筮術數之法載於經傳者班班可考苟能精以思慮默契於心則古人之學不難到也聖人作易之旨雖非卽此而可窮亦非舍此而能得不鑿不拘惟其是之爲從而已余年運而往行將知命學易於憂患之中旣以所妄見者爲之傳又作釋象七篇明變一篇訓辭二篇類占衍數各一篇合十有二卷目爲易傳外篇以解剝易體庶幾聖人難盡之意或因是而可窺至於洞象數之表達變通之幾占筮之巧妙辭義之精微有不可以筆舌傳者則覽者當自得焉蓋易者學道之筌蹄此書又學易之筌蹄魚兔已得則筌蹄雖忘焉可也書始於建炎三年己酉之中秋時謫居海上行次雷陽成於四年之仲春時蒙恩北歸行次容南凡半年云謹志歲月總其大略爲之序冠於目錄之首

陳振孫曰丞相昭武李綱伯紀撰按序內外篇凡二十三卷內篇訓釋上下經繫辭說序雜卦幷總論合十卷外篇釋象七明變一訓辭二類占一衍數二合十有三卷今內篇闕總論外篇闕訓辭及衍數下卷存者十卷蓋罷相遷謫時所作其書未行於世館閣亦無之莆田鄭寅子敬從忠定之曾孫得其藏本頃倅莆田借鄭本傳錄今考梁谿集紹興十二年所編其訓辭二序已云有錄無書則雖其家亦亡逸久矣豈其有序而書實未成耶其書於辭變象占無不該貫可謂博矣

張氏浚紫巖易傳

宋志十卷

存

趙希弁曰右紫巖居士魏國張忠獻公浚德遠所著也

朱子作行狀曰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有論語解四卷易解幷雜說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詩書禮解三卷

張獻之跋曰曾王父忠獻公潛心於易嘗爲之傳前後兩著藁親題第二藁云此本改正處極多紹興戊寅四月六日某書始爲定本矣獻之頃嘗繕錄之附以讀易雜說通爲十卷藏之於家忠獻嘗與屛山劉公書云無他用心惟靜默體道卒究聖人心法又答澹庵胡公書云杜門亦惟聖賢之道是求夫求而得之者其在是矣惜其傳之未廣謁來春陵刻於郡齋與學者共之

王應麟曰張浚易解幷雜記共十卷其論易數曰太極一也兩儀三之也分爲二而七八九六之數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數也論剛柔之義曰君道主剛而其義也用柔故乾動則爲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動也用剛故坤動則爲乾矣

胡一桂曰紫巖易傳第十卷係讀易雜記主劉牧說紹興三年四月六日定本成嘉定庚辰曾孫獻之刊於春陵郡齋

李氏光讀易老人解說

宋志十卷

未見

宋史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崇寧五年進士

趙希弁曰紹興中光參知政事庚申歲金敗盟奪河南地光在楊前攻秦檜之短遂罷尋謫藤州移瓊州又移萬安檜死量移郴己卯用赦還舟行至江州而卒

陳振孫曰參政李光泰發撰光忤秦檜謫海外爲此書光嘗受學於劉元城

董真卿曰李莊簡公光紹興初謫嶺南著書自號讀易老人其學本劉元城元城學於司馬公

許氏翰易傳

佚

林泉野記許翰字崧老拱州進士宣和中爲給事中靖康初以李綱薦召爲御史中丞綱黜翰幷罷建炎初綱入相復薦爲尙書左丞

按許氏易傳宋志不載見尤氏遂初堂目

沈氏該周易小傳

宋志六卷

存

該自序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何也六七八九是也七爲少陽九爲老陽陽盈也八爲少陰六爲老陰陰盈也物極則盈盈極則變理之常也故七八者陰陽之靜也九六者陰陽之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惟動則有占不動

則無兆故聖人作易筮者亦必以爻變定吉凶所謂動則觀其變以玩其占也如陳厲公生敬仲筮之遇觀之否周史以謂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利用賓于王秦伯將納王筮之遇大有之睽卜偃以謂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戰克而王饗之吉孰甚焉如此之類左氏載之甚多皆用爻變以言吉凶嘗以經考之聖人設卦觀象列尊卑而辨貴賤所以明不可易之大法故有內外以明出處有承乘以辨逆順有遠近以察安危有初上以列終始三才就列六位時成此其大法也聖人因六爻之變繫辭焉以命之以辨吉凶所以通不可不易之至變故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變動不居惟變所適其道屢遷不可爲典要爻也者言乎其變也此之謂也是故爻辭之所命雖不離乎大常而變卦之微寓焉自王輔嗣而下皆未嘗以變卦釋爻辭遺其大常也若夫變動不居之妙則在學者精思默識而已輒以臆見妄窺淵奧既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旨又以變體擬議變動之意亦庶幾萬有一得焉耳夫觀象玩占易道之小者也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名之曰易小傳以別於大傳云爾若夫一卦之內義有可明爻變之外言有未盡者每卦別爲論亦庶幾變而不失其正小而不遺其大者也

進易小傳劄子曰臣不揆妄意於易二十餘年矣智識闇淺見聞寡陋豈足以窺精微之義竊嘗謂易有四象六七八九是也而六爻九六所謂爻也者言乎其變者也自王弼而下未嘗以變體釋爻辭近世之言變體者復入爻象之正臣竊以臆說爲易小傳既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旨又以變體擬議變卦之意每卦別爲一論其詳見於序爲六卷十二冊繕寫上進

高宗御筆獎諭曰覽卿所進易小傳研究陰陽之奧發明變動之理卦後一論最爲精切皆前人所略者彌日終卷深用歎嘉卿以元弼曉然於天人之際願力陳以輔不逮稱朕意焉

中興館閣錄沈該字守一（一作元）約吳興人登嘉王榜進士紹興二十六年以左僕射兼修國史

林至曰沈丞相易小傳既以正體發明爻象之旨又以變體擬議變動之意以求合乎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之辭亦未免拘攣也

陳造曰諸家詁注易多矣有得必有失惟丞相沈公纂爲小傳皆以春秋君子用易之說充而周之沿而求之源而流之遠哉妙矣蔡墨言龍而曰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初九變則姤也同人曰見龍在田九二變則同人大有曰飛龍在天九五變則大有坤曰見羣龍无首變而盡則坤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坤上六之變也丞相之學其本如此亡友周令譽授余一紙書乃春秋時占法其法純用易而盡屏卜筮家神將時日諸說云用之占筮如神乃知讀古書可得古法思與不思爾

陳振孫曰釋六爻兼論變卦多本春秋左氏傳占法卦爲一論又有繫辭補注十餘則附之卷末

胡一桂曰僕射小傳每卦別爲一論

浙江通志該撰易小傳其說以左氏卦變爲文嘗進之高宗降詔褒獎

曾氏（幾）周易釋象

宋志五卷

佚

中興館閣錄曾幾字吉甫贛州人政和五年因銓試優等第一人賜上舍出身紹興二十七年十月除祕書少監二十八年七月權禮部侍郎

陳振孫曰吉甫紹興末年已老始擢用乾道中年八十二以卒號茶山先生

王氏（庭珪）易解

二十卷

佚

周必大曰公學無不通而尤邃於易少嘗師鄉先生張汝明晚自得於意言之表漢上朱先生震文定胡公安國薌林向公子諲見其解皆嘆賞以爲必傳

胡銓志墓曰公少從鄉先生張公汝明學易晚益悟於理表張公蓋作易索嘗爲御史彈蔡氏者漢上先生朱公震薌林居士向公子諲過草堂談經旨嘗繼晷見所譔易皆降歎文定胡公安國經從亦款留爲作易解序

陳振孫曰直敷文閣廬陵王庭珪民瞻政和八年進士仕不合棄去隱居數十年坐作詩送胡邦衡除名徙辰州年已七十矣阜陵初政召爲國子監主簿九十餘乃終寄祿纔承奉郎

何氏（兌）龜津易傳

佚

邵武府志何兌字太和上饒人重和元年進士紹興中通判辰州

自號龜津學者因稱爲龜津先生

王氏（師心）易說

佚

汪應辰志墓曰師心字與道金華人政和八年進士權吏部尚書兼侍讀改福建路安撫使乾道初致仕卒謚莊敏

按師心易說李氏學易說熊氏本義集成皆采之

朱氏（震）漢上易集傳

宋志十一卷

存

周易卦圖

宋志三卷

存

周易叢說

宋志一卷

存

宋史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趙鼎入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乃召爲祠部員外郎遷祕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遷中書舍人兼翊善轉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翰林學士震經術深醇有漢上易解

震進易集傳表曰臣聞商瞿學於夫子自丁寬而下其流爲孟喜京房喜書見於唐人者猶可考也一行所集房之易傳論卦氣納甲五行之類兩人之言同出於周易繫辭說卦而費直亦以夫子十翼解說上下經故前代號繫辭說卦爲周易大傳爾後馬鄭荀虞各自名家說雖不同要之去象數之原猶未遠也獨魏王弼與鍾會同學盡去舊說雜之以莊老之言於是儒者專尚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自是分裂而不合者七百餘年矣國家隆興異人間出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之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程頤述易傳載造太和三兩等篇或明其象或論其數或傳其辭或兼而明之更迭倡和相爲表裏有所未盡以待來學臣頃者遊宦西洛獲觀遺書問疑請益徧訪師門而後粗窺一二進次不揆十有八年起政和丙申終紹興甲寅成周易集傳九卷周易圖三卷周易叢說一卷以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採漢魏吳晉元魏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補苴罅漏庶幾道離而復合不敢傳諸博雅姑以自備遺忘豈期清問俯及芻蕘昔虞翻講明祕說辨正流俗依經以立注書曰使天下一人知己足以不恨而臣親逢陛下曲訪淺陋則臣之所遇過於昔人遠矣其書繕寫一十三冊謹隨狀上進以聞

卦圖自序曰卦圖所以解剝象推廣說卦斷古今之疑發不盡之意彌縫易傳之闕者也

晁公武曰朱震子發撰自謂其學以程頤爲宗和會邵雍張載之論合鄭玄王弼之學爲一云其書多采先儒之說以成故曰集解然頗舛謬

朱子曰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互體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

陳振孫曰其學專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頗加詳焉序稱九卷蓋合說序雜卦爲一也

馮椅曰漢上易傳毛伯玉力詆其卦變互體伏卦反卦之失謂如乾五爲坎坎變離離爲飛故曰飛龍之類切中其膏肓云

魏了翁曰漢上易太煩人多倦看卻是不可廢

胡一桂曰變互伏反納甲之屬皆不可廢豈可盡以爲失而詆之觀其取象亦甚有好處但牽合處多且文辭煩雜使讀者茫然不能曉會看來只是不善作文爾

丁氏（翱）易解

佚

胡銓序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其薦紬置舍不以新故退邇蒂芥於胸次惟當其可焉耳士之睨播物者亦必睨其用心之公不公不以新故退邇竊議乎巖廊之人也故播物者手握國砥直道而行進賢紬不肖療然其不病乎士之譏己也其爲士者砥礪操履介然其不疑於播物者之枉己也以故上下相安爲上相不難而下無覬覦有如十六相焉登庸而弗忌有如四凶焉竄殛而弗顧而所謂十六相者亦曰上之用我也公所謂四凶者亦曰上之罪我也直去古既遠公道日蔑上忌其下下疾視其上於是親親賢賢不遺故舊之義遂爲希闊事見所謂十六相者苟有一日雅則必曰吾故人也薦之得無雅故之嫌乎見所謂四凶者苟跡疏情

譏則曰彼不吾親也斥之得無異己之嫌乎天下之所稱賢人君子焉者誦言排之擊之諱聞其名心非不知其非不若是非遠嫌也已上下交蒙寧怫心不怫乎時寧違道不違於俗必若是乃合乎世之所謂名卿才大夫也寵乃可保祿乃可懷位乃可固矣嗟夫後之有大物者何太多事哉播物者何其不公哉賢人君子何其常不得志而姦雄小人何其接迹併肩於時也哉余嘗求其故而不得則曰時使然也余竊謂之不知言者夫所謂時者非耶人爲之耳非天之所爲也何謂人爲之蓋其萌非一朝其蓄非一人其萌也由心之不誠其蓄也由己之不公自欺其心而謂舉世皆欺也其植根甚深其芟薙而蘊崇之也豈易哉非明乎善而剛乎用心篤於守道望其拔乎流俗而悔前之爲也不可得也嗚呼時也者果天之所爲而非人爲之耶果不可易耶然則若吳興通守尹侯者其與時左者耶尹侯中進士第於政宣之間逮今四十年矣後出新進躐取卿相者踵相躡而尹侯官不偶朝之貴遊當塗要官求其平生故人用是抑壓尹侯矯而疏之尹侯不歸讒於時而自反曰播物者何咎咎我之由則退而學易味於其所不味欣然有得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我未能也不見是而無悶我則行之於是乎又爲之訓解予病今世人不得則戚戚以懟上舍己之沐猴而攻人沐猴者皆非也若尹侯者仕如伏虎有二十四齟齬焉信與時左矣而不怨天尤人其不謂之君子人乎哉予以是知尹侯後日誠異乎俗之所謂名卿才大夫也蓋將與天下爲公者也予得序所解掛各經端自託不腐幸矣其又奚辭

江西通志尹躬字商老永新人宣和三年進士宰新喻遷江西憲屬至正郎著易解冬官解

黃氏祖舜易說

佚

閩書祖舜字繼道福清人宣和六年進士累仕至軍器監丞守尚書屯田員外郎徙吏部員外郎出通判泉州遷右司郎中權刑部侍郎兼侍講知樞密院事卒謚莊定

曹氏粹中易解

佚

姓譜粹中字純老定海人宣和六年進士李光之壻也光謫海南粹中不復仕自號放翁

金氏安節周易解

佚

宋史金安節字彥亨歙州休寧人宣和六年進士第隆興中權吏部尚書兼侍講以敷文閣學士致仕有周易解

孫文剛家傳曰先公官至中奉大夫贈通奉大夫爵休寧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謚曰忠肅貫通經史尤精於易學者多宗之嘗著易解以遺後人

程氏克俊易通解

十卷

佚

新安文獻志克俊字元頴其先自歙徙浮梁宣和六年策進士擢甲科官至參知政事中奉大夫贈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職名至資政殿學士爵至鄱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七百戶謚章靖有易通解十卷

經義考卷二十三

經義考卷二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二十三

胡氏（銓）易傳拾遺
宋志十卷
佚

陳振孫曰敷文閣直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建炎甲科上書乞斬秦檜謫嶺海秦死得歸孝宗即位始復官又以沮再和之議得罪去乾道中入爲丞郎銓謫新州作此書大概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於易傳之外李泰發爲之序其曰拾遺謙辭也

王應麟曰小畜下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庵云

宋史銓在嶺海著訓傳諸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詁藏祕書省

洪氏（興祖）周易古今考異釋疑
宋志一卷
佚

中興館閣錄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嘉王榜上舍出身紹興二年正月除著作佐郎五月爲駕部員外郎

王應麟曰興祖爲漢以來諸儒所傳各有師承唐陸德明著音義兼存別本諸儒各以所見去取今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而以諸書附注其下

周易通義
二十卷
佚

古易攷義
十卷
佚

古今易總志
三卷
佚

右三部見鎭江府志

錢氏（述）易斷
佚
見尤氏遂初堂目錄

林氏（億）易說
宋志十二卷
佚

變卦天道大備書
宋志八卷又五卷
佚

變卦纂集
宋志一卷
佚

馮椅曰其說考甲子通數以八卦定八方並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爲序

玉海紹興六年林億乞上所著易書詔給事中朱震詳問震言用功至勤仍令明州給札錄其所著易說及天道大備書變卦纂集等合二十六卷上之二月甲辰億循貢與堂除直祕閣

胡一桂曰右迪功郎林億易說十二卷變易八卷變卦纂集一卷

李氏（授之）易解通義
宋志三十卷
佚

玉海紹興八年六月李授之上易解除直祕閣

胡一桂曰授之紹興初知簡州易解每卦之首各著論一篇以言一卦之大要又著論十篇明易之旨趣

劉氏（翔）易解
宋志六卷
佚

玉海紹興十五年十月劉翔進易解

董真卿曰翔福州水口人易解六卷紹興十五年表進監學官看詳云通達經旨附近人情間出新意議論不詭旁涉史傳援證明白特差福州教授書藏禁中洪邁爲序

閩書劉翔字圖南通諸經尤注意於易官蘄春尉上所著易卦辭授福州教授再授潭州教授卒於官

吳氏（沆）易璇璣

宋志三卷

存

沆自序曰臣自少學易病其難明求諸聖人之言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求諸明彖之言曰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臣自是誦易之彖浸歷歲時渙然冰釋然後知自彖而求易無不得捨彖而求易無不惑彖也者易之門戶而象之管鑰也臣學彖既有所省以爻求之卦求之象求之爻稍見諸儒缺失因捨其餘遺編為議論以為易之道莫大於乾坤而聖人以天為法乃作法天六子之用初無定體變而通之存乎其人作通六子乾坤六子皆以中道為貴作貴中中也者二五之位也而六爻之位互分陰陽去其初上則不足以成章作初上定位踐其位者非六即九也六九之名當定於自然而先儒以人事加之於理未安作六九定名位既定則六十四變決非偶然作天地變卦卦變之說不一而足先儒考傳或失其正論其至當不過有四作論變有四泥於辭不知象之可貴則不見天地之蘊奧作有象明象之端莫先於彖作求彖聖人之作易非直為卜筮而已所以崇帝王之德業辨君臣之名位而定君子小人之分也乃作明位明君道明君子君子之德足以養人然後刑可議刑可議而後伐可致作論養論刑論伐蓋天下之旨不明於天下則教道不立教道不立內外不分而吉凶無辨也作辨聖辨內外辨吉凶易之為道變動不居卦無定象爻無定辭不可以有執也乃作通卦通象通爻通辭苟期乎通而無一定為證則失之汎汎無統作通證事有一定而未免於疑者重卦繫辭是也作釋卦釋繫互體之說雖不可泥而亦不可廢作存互體如是而易略備矣凡物既備則當思其未備者以廣之作廣演而終焉凡二十七篇分為三卷上以明天理之自然中以講人事之條下以備傳疏之失庶幾上補聖時崇廣經術之意名之曰易璇璣云

玉海紹興十六年撫州布衣吳沆進易璇璣三卷二十七篇

宋鑑紹興十六年九月撫州布衣吳沆進宇內辨歷代疆域志吳沆進易璇璣三墳訓義太學博士王之望言三墳書乃所傳偽撰近世好事者所為詔沆免文解沆以書犯廟諱故賞不及焉

胡一桂曰沆字德遠號環溪先生臨川人環溪其所居也易璇璣三卷每卷九篇雜論易義又有易禮圖說前有或問六條圖說十二軸

郭氏仲易解

佚

玉海紹興十六年四月郭伸上易解

宋鑑紹興十六年四月丙辰通判成州郭伸獻易解上曰易象深微極難窮究須自有得仍不穿鑿始可謂之通經伸議論亦頗通可略加旌擢於是進伸一官

王氏義朝易說

十卷

易論

十二卷

俱佚

紹興府志王義朝字國賓麗水人登進士第王光澤薦調紹興教授因家上虞嘗進易論十二卷高宗下其書國子監命典諸王宮大小學歷江東提舉罷歸著易說十卷

張氏掄易卦補遺

佚

王應麟曰張掄為易卦補遺其言曰易以初上二爻為定體以中四爻為變繫辭謂之中爻先儒謂之互體所謂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八卦互成剛柔相易之道非此無見焉

丘氏礪易議

佚

姑蘇志丘礪字師說朐山人建炎初知吳江縣因家常熟入為國子監丞御史臺檢法大理寺丞權戶部郎知筠泰建三州除福建提舉兼提刑改轉運判官有易議

王氏大寶周易證義

十卷

佚

黃真卿曰大寶字元龜潮州人孝宗時以諫議大夫兼侍講上疏曰高宗謂卿邃於易故有是除後官禮部尚書有周易證義十卷

胡一桂曰證義多是文義間亦及象雖明白而甚淺近

閩書大寶建炎二年進士紹興中任福建提點刑獄司仕終禮部尚書所著易義表進於朝

吳氏[illegible]周易詳解

四十卷

未見

胡一桂曰載字元毅周易詳解四十卷只是敷演文義爲時文之學未見象數經義丁丑書成

周氏（[illegible]）易說

佚

江西通志周[illegible]字傳元青州人徙居上饒紹興間召對陳經綸稱旨累官戶部侍郎

徐氏（[illegible]）易傳

佚

[illegible]玉山人紹興初進士著有易傳春秋發微

章氏（服）易解

二卷

佚

金華志章服字儒文永康人紹興二年進士累官吏部侍郎

鄭氏（克）揲蓍古法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應麟曰紹興中鄭克武子撰以今之言揲蓍法者或不取四營成易不待三變成爻而謂之小衍或不揲右手所分不數小指所掛而謂之新譜故列舊法使有可據

劉氏（藻）易解

五卷

佚

閩書劉藻字昭信福州人嘗解易有曰見險而止爲需見險不止爲訟能通其變爲隨不能通變爲蠱

闕氏（佳）易傳

一卷

佚

陳書曰紹興中錢唐闕注子東著易傳一卷

郭氏（雍）傳家易說

宋志十一卷

闕（今惟大易粹言所載存）

雍自序曰易道冥昧於鴻荒之世庖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年槪見於聖人行事而述作無聞爲文王重之然後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逮春秋時大道不行獨卜筮行於世孔子於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下復知文王之易爲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爲心所以曉天下萬世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沒微言復絶至秦漢間斯道大否漢興諸儒僅能訓詁舉大義或復歸於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嗣一切掃去易以高尙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於天下國家於是易爲空言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無之學流弊至今卒無以正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爲心明經秪欲取青紫而已責以聖人之道固不可得而聞也宋興百有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聖人爲師斯道爲己任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哉其於孟氏之功聖智巧力之閒而已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歿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於易與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是以門人悉於此盡心焉且自周公歿大道不行五百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歿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去聖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況於孔子歿後千五百餘年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無有將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三先生之力也與雍不肖無聞甘與草木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絶先生之道亦因以息唯懼無以遺子孫於是潛稽易象以述舊聞傳於家使毋忘先人之業道雖不足志則有餘矣孟子所謂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

宋史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傳其父忠孝學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閒號白雲先生乾道中薦於朝旌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後更封頤正先生

陳振孫曰傳家易說十一卷沖晦處士郭雍頤正撰自言其父忠孝受學於程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自是方覺讀易有味牓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兵興之初先人舊業掃地念欲補續其說中心所止者艮止也潛稽易學以述舊聞用傳於家雍隱居陝州長楊山中帥守屢薦召之不至由處士封頤正先生其末提舉趙善譽言於朝遣官受所欲言得其傳家易學六卷以進時淳熙丙午也

馮椅曰白雲山人易說紹興辛亥歲序不以彖爲卦辭而直循王
弼之名以爲孔子自言其彖泥於卦變毛伯玉不以爲不然
楊士奇曰頤正先生於易發明精到

卦辭旨要

六卷

未見

中興書目郭雍卦辭旨要六卷
王應麟曰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出人
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沖晦云

蓍卦辨疑

二卷

未見

趙希弁曰右上卷康節先生揲蓍法橫渠先生大衍說伊川先生
揲蓍法兼山郭先生蓍數說下卷則辨證也兼山之子雍爲之序
謝艮齋諤識其後

都氏（絜）易變體（一作體義）

宋志十六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續中興書目易變體十六卷紹興中吏部郎中都絜進謂筮有某
卦之某卦爲變體如蔡墨言潛龍勿用不曰乾初九而曰乾之姤
言龍戰于野不曰坤上六而曰坤之剝此謂變體自乾之姤至未
濟之解以意演之爻爲一篇凡三百八十四篇
張九成序曰余早遊學校與易家者流談其論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與夫繫辭至雜卦幷爲一談曰此神也此道也此體用也
此德業也鑿空駕虛索實縛眞望其貌雖超然若不可挹叩其中
乃空然初無所有繫風捕影卒以自欺小則不足以治心修身大
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其誣易也甚矣後余至京師見先生長者
論大易之說乃一皆歸之人事仁義陰陽剛柔蓋一體而無間焉
乃知夫仁義即天地之道也其餘六經之旨劣無杪忽之差吾儕
友都聖與一日示余以所傳易且曰嗚呼余尚忍言之耶昔絜先
君子言行爲一邦師法服習六藝而尤邃於易某此訓傳談易之
義乾坤之氣天地之形六子之用三才之判八十四卦之變其於
爻象也某不先於辭而先於理以爲卦爻大象適與理相當者聖
人則有辭以繫之象爻之辭未盡聖人又爲傳於六十四卦之後
以明之一章示賢人也二章示君子也三章戒衆人也四章言聖
人體易之道也說卦說八卦之理序卦論六十四卦之序雜卦論
六十四卦之用又曰此絜所聞於先君子也輒拾其遺說而爲之
傳嗟乎其深思旁取如此亦已勤矣異夫前所謂神道體用之說
者故余竊有取焉且求余爲序余故撫其所得於易者而序之因
退而考其先公世爲丹陽人諱郁字子文終惠州教官云
程迥曰都聖與少卿作周易變體推廣沈丞相小傳如觀之九五
不言觀我生君子无咎獨論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推象數過當
馮椅曰絜父郁爲一邦師法尤粹於易以所聞於父者爲之傳先
於理而次以象義每卦終又爲統論
董眞卿曰絜字聖與丹陽人知德慶府父郁惠州教官粹於易絜
以所聞於父者爲傳曰周易變體十六卷

周易說義

十四卷

佚

喻氏（樗）易義

佚

王圻曰樗祥符人登建炎進士
紹興府志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州少從楊時游舉進
士累官工部郎中終浙東提舉

李氏（郁）易傳

佚

姓譜郁字光祖光澤人少從楊時學時妻以女紹興初嘗被召入
對便殿還家築室西山學者號曰西山先生其卒也朱熹志其墓

鄭氏（剛中）周易窺餘

宋志十五卷

未見

剛中自序曰窺餘窺竊易家餘意綴緝而成也老來心志凋落健
忘自覺所學漸次遺失恐他時兒童輩有問據就荒唐無以對故
取平日所誦今昔易學與意會者輒次第編錄時自省覽此窺餘
之所爲作所爲名序之所爲纏纏也伏羲氏畫八卦古無異論至
重卦則指名不一鄭康成輩謂神農孫盛謂大禹史遷揚雄謂文
王攻爲神農之說者曰耒耜之利日中之市固已收諸益取諸噬
嗑豈應後來方重卦神農之說破則盛以下自當無語矣孔穎達

王弼又謂伏羲氏始用蓍十有八變而成卦觀變之數則用蓍猶在六爻之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而書契之作取諸夬重卦者非伏羲乎伏羲氏既畫卦又爲重卦文王爲卦下之辭又分上下經孔子爲十翼周公爲爻辭此易緯所謂三聖人而周公不與者周公本文考之志而爲之辭文王則知周公之聖也穎達既堅守弼論不移後之立異相可否者猶未是已要指擿相勝無明白證據嘗以王孔爲允復有疑者曰爻辭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此蓋不攷明夷爾文在羑里無自稱文王之理亦不得先謂箕子爲明夷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公作爻辭何疑焉融陸績皆知此意也繫辭曰知者觀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遂又疑夫子不應自贊如此彖辭必文王所爲也曾不知卦下之辭乃文王所繫其所繫辭亦可謂之彖夫子於上下繫特贊序之與夫子所謂彖繫自不相礙范諤昌誤疑乾彖與文言重複而謂文王爲彖者亦此類也至於十翼之目亦復紛紛以彖象繫辭三者各分上下而與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號爲十者穎達主之彖也大小象也上下繫辭也乾坤文言也而與序卦說卦雜卦三篇號爲十者胡旦主之以象分大小而不以彖分上下旦說爲勝以文言分乾坤似未安去古遠矣學者要當以意所安者爲是故兩存之以俟來哲通乎此然後可以讀易或問曰子爲書始屯蒙何也曰予於乾坤不敢誣也易者天地萬物之奧乾坤則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猶委曲載之文言孰謂學者可以言定乎算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髣髴則譬子索母沿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固未敢妄有窺焉又問易自商瞿子木授受夫子下抵漢魏專門名家者不勝計雖互有得失之論大抵不過象義二者就其意旨不合最甚者惟李鼎祚王弼其專用象變三十餘家而不及義者鼎祚也盡掃象變不用古注而專以意訓者弼也子爲書爲象乎爲義乎曰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也義不由象出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偏於一而廢於一學者所以離了窺餘所不然也近世程頤正叔嘗爲易傳朱震子發又爲集傳二書頗相彌縫於象義之間其於發古今之奧爲有功焉但易之道廣大變通諸家不能以一辭蓋有可窺之餘吾則兼而取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冢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不可訓知獨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下經及十翼也以是考之漢之易已十二篇但經與十翼自爲篇帙非若今易之各附卦爻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謂王輔嗣象本釋經欲相附近故辭與象各附於當爻要之取古本輒相分合二子不容無過然于聖人之旨未大悖也併見於序之末紹興壬申

中興館閣錄鄭剛中字亨仲東陽人張九成榜進士及第紹興九年二月除祕書少監十一月除禮部侍郎

何耕志墓曰故資政殿學士東陽鄭公紹興間宣撫四川留蜀門者六年承朝廷新與金和之後外飭邊備內御將帥上接士大夫辨其賢不肖而采用其長下撫五十六州之民無有遠邇皆便安之故相秦檜忌其能誣致其罪置獄遣酷吏鍛鍊竟竄嶺外以歿檜死朝廷知其冤追復官職公諱剛中字亨仲其先閩人徙居婺之金華紹興二年賜進士第三人

陳振孫曰資政殿學士金華鄭剛中亨仲紹興二年亞魁受知秦相使川陜後忤意貶死封州說易兼取象義不解乾坤二卦獨自屯卦始剛中嘗得罪秦檜豈其於乾坤之義有所避耶

大易賦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二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三十四

鄭氏（東卿）易卦疑難圖

通考二十五卷

未見

東卿自序曰此爲朋友講習而作也富沙丘先生告某曰易盡在畫中嘗求諸畫中始得其理若易之用則畫有所不盡於是畫一卦置之座則六十四卦周而復始積日累月幾五年而後有所入醫卜實曆之書黃老丹竈之說經傳子史凡與易相涉者皆博觀之不泥於文字而一採其意旨以求於吾之卦畫則始之六十四卦皆一理也一理皆本於吾之一心心外則無理理外則無心心理混融與象數體用冥而爲一言乎天地之大蚊蝱之細皆不出於吾心之內焉聖人豈欺我哉

陳振孫曰其書以六十四卦爲圖外及六位皇極先天卦氣等圖各附一論說末有繫辭解自言其學出於富沙丘先生以爲易理皆在於畫中於是日畫一卦周而復始久而後有所入沙隨程迥可久曰丘程字憲古嘗有詩曰易理分明在畫中誰知易道盡雖窮不知畫意空箋註何異丹青欲畫風其學傳之東卿云永嘉所刻本作二冊不分卷無繫辭解東卿三山人字少梅

馮椅曰東卿自稱合沙漁父周易疑難圖解三十卷紹興丁巳自序其云丘先生者名程字憲古建陽人憲古之學傳東卿東卿之學傳潘冠英潘說十二卦處內象極當而少梅所撰無之蓋闕之鄉人于公婁國輔于親授之於潘也

馬廷鸞曰此書本五行卦氣之說而象數義理出焉無朱子發之瑣碎鄭師愈之矯僞讀之時有會心者

董真卿曰東卿自稱合沙漁父大易約解九卷易說二卷宋志及馮氏作周易疑難圖三十卷紹興丁巳自爲序

易說

宋志三卷

未見

先天圖注

一卷

佚

東卿自序曰東卿自學易以來讀易家文字百有餘家所可取者古先天圖揚雄太玄經關子明洞極經魏伯陽參同契邵堯夫皇極經世書而已惜乎雄之太玄子明之洞極做易爲書泥於文字後世忽之以爲屋上加屋頭上安頭也伯陽之參同意在鍛鍊而入於術於聖人之道又爲異端也堯夫獨知摧去文字小術而著書天下又不領之但以爲律曆之用難矣哉四家之學皆非於先天圖先天圖其易之源乎復無文字解注而世亦以爲無用之物也今予作方圓相生圖爲先天圖注脚比之四家者爲最簡易而四家之意不出於吾圖之中於易之學爲最易且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是天地四時日月之理也苟不能躬親其理誰敢欺我同志乎有意於易者請自此圖始孔子有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思本於心非耳目與口也區區耳目口之學者無觀我之圖焉學者能自此圖以達古聖賢之用心則我之願也我小人耳何足與言學哉

馮氏（當可）易論

三卷

佚

程迥曰蜀人馮時行字當可嘗言易之象在畫易之道在用號縉雲先生其學傳之李舜臣

王應麟曰艮所以行輔所以言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艮其輔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云

董真卿曰當可字時行蜀人易論三卷止六十四卦孫與祖編朱子曰馮當可字時行名字見於跋語陳氏書解名時行字當可今從朱子

姓譜時行字當可巴縣人紹興狀元極言和議之非秦檜忌之出知蓬州

晁氏（公武）易詁訓傳（一名易廣傳）

宋志十八卷

佚

陳振孫曰晁公武子止撰博採古今諸家附以己聞又考載籍行事以明諸爻之變其文義音讀之異者則之逐條曰同異考執道中上之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略於象數

王應麟曰晁子止爲易廣傳馮當可答其書云判渾全之體使後

學無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也
董真卿曰公武字子止彭城人高孝時官至尚書直敷文閣易詁
訓傳十八卷

夏氏休周易講義
宋志九卷
佚
馮椅曰其說以言動制器卜筮四尙之說綜而通之以乘承比應
爲例
胡一桂曰休會稽人中興時紹興府進士

徐氏珣易解
佚
江西通志徐珣字温甫上饒人高宗朝進士除辰州教授轉池州
判官所著論孟易解學者多宗其說號止齋先生

鄭氏厚存古易
佚
閩書鄭厚字景韋興化軍人紹興五年舉吏部奏賦第一授左從
事郎泉州觀察推官著存古易削去彖象文言大傳以爲皆後之
學易者所作

徐氏良能易說
佚
金華志徐良能字彥才蘭谿人登紹興五年進士丙科爲殿中侍
御史給事中終龍圖閣待制

陳氏天麟易傳
佚
姓譜天麟宣城人紹興中進士累官至集賢殿修撰嘗編易三傳
左氏經節等書

諸葛氏說艮圜易說
佚
陳傳良作行狀曰說字夢叟永嘉人紹興庚辰進士授福州長樂
縣主簿有易論語說自敘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

陳氏知柔易本旨
十六卷
佚

易大傳
三卷
佚

易圖
一卷
佚
閩書知柔字體仁晉江人紹興十二年進士授台州判官教授建
漳二州知循州徙賀州自號休齋居士

鄭氏昞老易範
佚
閩書鄭昞老字殷叔莆田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明州教授以薦召
見孝宗擢國子監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著詩易中庸範
論孟訓釋

王氏剛中易說
佚
宋史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二人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卒謚恭簡有易說春秋通義
經史辨

劉氏季裴周易解頤
佚
閩書劉季裴字少度福安人歷祕書丞監察御史起居郎兼太子
左庶子終朝散郎祕閣修撰所著有論語孟子周易解

錢氏侯易說
三卷
佚
姑蘇志錢侯字廷碩一字惟大登進士乙科授泰州教授除太學
正改宣教郎宗正寺簿大府寺丞宗正丞丐外知袁州除著作佐
郎遷將作少監請祠除福建路提舉終朝請郎有諸經講解十卷
易說二卷
姓譜侯字惟大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授泰州教官入爲太學正歷
祕書丞將作少監出爲福建路提舉終朝請郎有易說二卷諸經
講解十卷

彭氏與周易義解
十冊
佚

神授易圖

易證詩　四冊

一冊

易義文圖

二軸

俱佚

林之奇曰興化士人彭帝錫名與自言於易有見處其易圖最多有一圖謂之地中圖以六居中縱橫十八以與河圖為對蓋河圖五居中左三右七戴九履一四二為前八六為後天中圖也彭之地中圖則每位加一焉六居中右八左四戴十履二五三為前九七為後此亦自然之數

玉海紹興二十七年九月彭與上周易義解十冊神授易圖四冊太極歌一冊易證詩一冊易義文圖二軸館學看詳謂潛心象數訓釋淵貫詔補上州文學

宋鑑紹興二十七年五月興化軍免解進士彭與進所著周易解義及神授圖太極歌

宋氏大明周易解

佚

玉海紹興三十年三月宋大明上周易解

黃氏開周易圖說

佚

紹興府志黃開字必先諸暨人紹興中進士官崇安令

詹氏旹易說

二十卷

佚

周必大志墓曰旹字季欽秀州嘉興人徙海鹽起家左迪功郎餘杭縣主簿升從正郎台州教授用薦改宣教郎知衢州江山縣遷奉議郎大宗正司主管財用賜五品服擢國子監丞改太常丞隆興二年召對拜監察御史改吏部員外郎進大府少卿兼權大理少卿請補外除直敷文閣江西轉運副使徙江東提點刑獄公事又徙閩力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遂致仕積官至朝請郎著有易說二十卷論語解十卷

陸友仁曰詹季欽論易至艮卦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方其當止必內遺其身外空其人方能免咎一有物我之累則不能止矣

芮氏曄易傳

一卷

佚

周必大曰公字仲蒙一字國器吳興人高宗擢為監察御史歷國子祭酒博通諸經尤長於易坎之象曰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至方習亦復何及故初爻獨云習坎他爻曰坎而已雖然習當出險乃復入于坎窞者為陰柔小才設也其論雜卦九三曰日中必昃人生必死當如曾子易簀子路結纓怡然死生之際嗟則慼慼則凶矣

柴氏翼易索隱

佚

周必大曰三衢柴翼鳴舉著易索隱若干卷可謂勤且博矣講解會粹之學有功於道豈小哉

閭丘氏昕胡氏寅二五君臣論

一卷

未見

趙希弁曰右胡寅明仲閭丘昕逢辰二侍郎之論也六十四卦各為之說南軒先生張宣公栻為之序

馮椅曰昕字逢辰與胡寅明仲在三舍為友同出胡文定公之門此書明仲多潤色之其說謂卦以六爻而成二臣也五君也二五君臣正體也若以陽居陰為九二則臣有時而失之強以陰居陽為六五則君有時而失之弱蓋作於紹興間意有所屬也乾道辛卯歲張栻序其書

姓譜閭丘昕麗水人舉進士為義烏令除監察御史累遷吏部侍郎卒謚清簡

胡氏宏易外傳

一卷

存載五峯集

陳振孫曰右承務郎胡宏仁仲文定季子不出仕篤意理學南軒張栻其門人也

胡一桂曰宏字仁仲號五峯先生文定公之季子易外傳自屯至剝多引史事若無經旨

按易外傳載五峯集中自屯蒙始至賁剝止中間泰否同

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剝闕

劉氏(翔)易占　圖書注

佚

興化府志劉翔字復之莆田人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中科歷祕書省正字以疾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官

蔣氏(雝)周易解

佚

江西通志蔣雝字子莊永豐人河南伊縣令紹興間書中文科復充制選所著論語孟子周易解合二十七卷

韓氏(大壽)周易集註

佚

江西通志韓大壽字孝先玉山人紹興十八年進士乾道中知饒州德興縣事

徐氏(畸)周易證微

三卷

佚

金華志徐畸字南夫一字叔範蘭谿人受易於遠上朱震得其旨要兼明春秋戴記隱居教授學者稱為天民

徐氏(人傑)易傳

佚

江西通志徐人傑字漢英玉山人紹興五年進士廷對以復讎取壞土爲言忤秦檜謫[?]祠

孫氏(份)周易先天流衍圖

宋志十二卷

佚

宋史程敦厚序

胡一桂曰紹興中撰

樂氏(洪)周易卦氣圖

一卷

佚

趙希弁曰右祝融樂洪儀秀所著也河南郭雍爲之序儀秀嘗從文定胡公父子游取飲水曲肱之義名所居之室號曲肱先生

劉氏(伯熊)東溪易傳

佚

按西山真氏撰劉閣學光祖誌伯熊爲光祖族父兄東溪易傳止噬嗑卦

劉氏(庭直)周易集傳

佚

王蘋誌墓曰庭直字諤卿故宋宜春併安福豐城以詩學登第知臨江軍新喻縣轉奉議郎致仕作易集傳未成而歿

施氏(師點)易說

四卷

佚

宋史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乾道十年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有易說四卷

中興館閣錄師點王十朋牓進士出身

陳振孫曰師點在政府六年上眷未衰慨然勇退有識者壯其決趙南塘汝談其壻也

何氏(逢原)周易解說

佚

王十朋志墓曰逢原字希深世爲溫州人擢進士乙科調秀州司戶參軍遷祕書省正字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司郎中起居舍人中書舍人乾道二年除金部郎中丐祠除福建提點刑獄事

經義考卷二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二十五

張氏行成周易通變

四十卷

存

行成自序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謂先天圖也先生之學祖於象數二圖其用皆起於交交則變矣象之變爲交泰圖體極於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而以八萬六千四百爲用在觀物爲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之數其實則歸於四象運行之一圖數之變爲既濟圖體極於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而以三萬四千四十八爲用在觀物爲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聲音律呂倡和之數其實則歸於八卦變化之八圖四象運行者天數也八卦變化者物數也處乎其間上以承天下以生物者地數也故二者之用全在地數之一圖以動植通數而爲九位中五點而成卦乃生爲二百五十六卦會分十二位分十六與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之體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之用而天之運行物之變化自一至千八百萬之數皆在其中衍而伸之遂窮而其之以至於神之無極之數陰陽之消息運世之否泰人物之盛衰可得而考矣夫天地有象河洛出圖而伏羲因之而畫卦伏羲之象備天地之象也先生之書大率彌用而示人以象數實寓乎十四圖先生之書推明伏羲之象也僕不自揆輒敷演解釋命曰通變庶幾學者先天之學得其門而入焉

又進易書狀曰臣自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丐祠而歸杜門十年著成述衍十八卷以明天地文王孔子之易翼元十二卷以明揚雄之易元包數總義二卷以明衛元嵩之易潛虛衍義十六卷以明司馬光之易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以明邵雍之易通變四十卷取自陳摶至邵雍所傳先天卦數等十四圖敷演解釋以通諸易之變始若殊塗終歸一致上件書七種總二十六冊分九十九卷謹隨狀上進以聞

李心傳曰臨邛張子先名行成乾道間爲兵部郎中其書云三陳九卦者明天用二十七也序十三卦者明地用十八也二十七者卦體也其爻用則百六十二者九九之合也七十八者爻用也其卦體則十二者閏歲之月也皆數之自然也其數吻合如此此經子所以量數而論理也

魏了翁曰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變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盡傳

祝泌曰康節起數之法有所傳十四圖張文饒得於蜀中甚精更人之家因數衍之爲通變發明處甚多而支蔓處亦多

王應麟曰乾道二年六月以張行成進易可採除直徽猷閣行成有術衍十八卷通變四十卷以易數生於術因朱學數辭之說而復術衍法窮源疏流命曰述衍邵雍之學祖於象數二圖其用皆起於交交則變今演解之命曰通變

劉氏翔盧谷子解卦周易

宋志三卷

佚

周必大曰廬山太平興國宮後有無心堂臨流水道士皆星居有劉翔者號盧谷先生嘗進易解云

胡一桂曰隆興初撰

俞琰曰劉盧谷易傳不過借易以文其說蓋非知易者也故朱晦庵深詆之

李氏衡周易義海撮要

宋志十二卷

存

衡自序曰易義海者熙寧間蜀人房審權所編房謂自漢至今專門學不啻千百家或泥陰陽或拘象數或推之於互體或失之於虛無今於千百家內斥去雜學異說摘取專明人事羽翼吾道者僅百家編爲一集仍以正義冠之端首釐爲百卷目之曰周易義海或諸家說有異同理相疑或者復援父師之訓朋友之論輒加評議附之篇末衡得是書而讀之其間偕有重複文辭冗瑣者輒加刪削而益之以伊川東坡漢上之說庶學者便於觀覽云紹興庚辰十一月辛巳

周汝能撮要識後曰江都李公衡屬意於易得蜀房生義海刪之以爲撮要經繫辭說卦雜卦凡五始以象名者百公略其半以卷計亦百分十有一第十二卷雜論一是又創於公手以補房生

之缺者公自御史來守婺鏤諸板教授周汝能襮鑄識之乾道六年十一月望日也

陳振孫曰房審權編義海百卷近時江都李衡彥平刪削而益以東坡伊川漢上之說爲撮要十卷若房氏百卷之書則未見也衡乾道中由侍御史爲起居郎

董真卿曰易義海撮要十二卷刪房氏本爲之而略其半又有雜論以補房氏之闕今宋志載撮要而不載房本亦可惜也

劉氏文郁周易宏綱

宋志八卷

佚

楊萬里序曰古有其事世無其說今有一人焉倡而爲之說天下其信之乎曰慱焉而已矣信焉則否既有一人焉爲之說矣又有一人焉見焉聞焉而和之曰然天下其信之乎曰疑焉而已矣信焉則未也然已不慱矣一人倡之矣一人和之矣又有一人焉未嘗見也未嘗聞也亦未嘗和也復倡而爲之說與夫前之倡者偶同焉天下其不信之乎借令不信而三人者亦可以自信矣非同焉之可信也不約而同焉之可信也易之八卦其畫各三者曰此卦也予曰卦者其名而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聞者慱焉曰嘻甚矣其好異也予亦疑之淳熙戊申予與亡友延之同寮因語及之延之大喜曰此古人未嘗言平生未嘗聞也子猶疑之今年二月吾鄉之士南昌劉文郁從周示予以其所著周易宏綱一書亦曰八卦者古之文字也予然後釋然不疑矣予之說從周未嘗聞也而從周之說予同焉從周之說予未嘗聞也而予之說從周同焉不曰古有是事乎古無是事而吾二人爲之說不可也古有是事而吾二人爲之說亦不可乎君子之說經可不可之間耳信與不信奚問哉予獨喜與從周乃有不約之同也夫約而同者同之私也不約而同者同之公也既公矣天下信之可也不信亦可也然予之所喜者非喜從周之同乎予也夫喜人之同乎己者亦私也予蓋喜予之同乎從周也慶元庚申十一月從周受署歸吳其親曾來謁予予始識之與之語愛其壯而敬其學自嘆予之老且衰也今也以衰老之恩乃偕同壯且敬者之說然則予之老且衰其尚可少進也乎此予之所喜也以予之喜揆從周之心從周獨不喜哉雖然此易之小學之事也未及乎易之道也從周蓋深於易之道者也既以易學鳴上庠中文科矣初任贛之郡博士贛之士無遠近奔走而來學易焉不惟贛之士也嶺以南士無遠近亦奔走而來學易焉不惟嶺以南之士也海以南士無遠近亦奔走而來學易焉遂以其口講者綴而爲此書其於天人事物之理君臣父子之分仁義道德性命之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天下國家治亂之柢聖賢君子出處進退之節皆由至白以鉤夫至玄自至弘以擘夫至纖其於學者學易蓋涉鉅海之堅航陟泰山之修梯歟雖然其往梯航也其至非梯航也

王氏日休龍舒易解

宋志一卷

佚

準繫易象

二十四卷

未見

葛立方曰虛中著易論四十篇準繫解易二十四卷大率顯以古易正文爲主異衆人之所同而味衆人所不味鉤深致遠自得於心豈如前人屋下架屋之比哉

萬姓譜曰休字虛中舒人撰易解春秋解春秋名義

按崑山葉氏菉竹堂目載日休書凡九冊名曰準繫易象

林氏維屏榕臺易論

佚

閩書林維屏字邦援福建人通性理學於易詩書尤有造詣與梁克家判福州延禮郡庠講道授業所著有易春秋論學者稱榕臺先生

按榕臺林氏易說有本論六十四卦論李氏學易記熊氏本義集成皆嘗引之

郭氏彥逢易辨說

十篇

佚

周必大曰廬陵郭彥逢著易辨十篇自乾卦至繫辭皆爲劃說

趙氏彥真易集解

五卷

佚

陸游志墓曰彥真一名彥能以淳熙新制改今名實出宣祖昭武皇帝之後舉進士通判袁州知興化州未到郡而卒有易解五卷

黃氏（顥榮）易說

佚

閩書顥榮字子仁福清人著易春秋論語說甫人宗之稱龔山先生林栗傳其學

蘭氏（廷瑞）漁樵易解

十二卷

佚

胡一桂曰廷瑞字惠卿漁樵易解十二卷自序稱白雲溪簑釋上下經六卷繫辭二卷說序雜一卷圖說二卷外編一卷自謂於先儒未嘗蹈襲未嘗求異惟其是而已始於紹興己卯成於淳熙己酉三十餘年又撰日月運行二圖說一編

李氏（椿）周易觀畫

宋志二卷

佚

宋史李椿字壽翁洺州永平人待制顯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椿年三十始學易其言於朝廷措諸行事皆易之用卒朱熹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蓍龜不阿主好不詭時譽云

朱子曰侍郎李公潛心於易嘗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靡不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功實倍於韓子至其生平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

楊萬里曰椿年三十始學易有得不著訓傳或先儒未言則述之

魏了翁序曰故吏部侍郎廣平李公書大畫六十四卦之象於屋壁玩之三月而有得焉於是爲書題曰觀畫所見既自序所以作厥七十年其孫大謙守邵則公觀畫之地也是書久失而俄得故不無爛脫大謙又敘所以然而屬予申其義嗚呼得於畫而不滯於辭亦可謂善觀易矣易言六畫六爻六位六虛是四者相近而不同蓋爻者動也專指九六則父母之策也畫者卦也兼七八九六則包男女之策也專而言之畫即爲爻析而言之爻與畫異畫之見者又爲位爻之變者又爲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爲虛也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爲位也然其實皆自奇偶之畫始奇偶則太極之分者也今李公之於易不觀諸辭而觀諸畫不惑乎諸儒之異傳而求諸心目之良能雖兼收衆善而片詞折衷皆純體獨得之妙雖不離乎玄變伏反之等而因體明用無牽合傅會之煩至於發二五剛柔之義斥異端邪遁之說則進而告君退而省己造次必是秦漢以來爲易者多矣顧舉舉乎諸葛氏之出處則又舉一隅以明易道之用有非佔畢陋儒所能盡識嗚呼斯亦異乎世之所謂讀易矣公名椿字壽翁師友淵源所自則文定胡公云

劉清之曰李公尉衡山時游胡文定之門

胡一桂曰書名觀畫多逐卦摘解

薛氏（季宣）古文周易

十二卷

佚

季宣序曰古易經二篇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總十篇以參校別異同定著十二篇皆已刊正可繙讀也道隱久矣書存而著可卽之見道者聖人之遺經不幸遭秦絕學舉煨燼無完書惟易號數術家故獨免而傳後包犧之卦文王周公之辭仲尼之贊於是乎具在天豈有意斯文哉何其保之之固也他經雖玄妙難擬要皆自易出也夫禮樂王政之紀綱詩書春秋其已事也凡名教聲音性命事物之理非易無自見也六經之道易爲之宗故他經亡而傳不殊其書之存也假易亡其數卦其書將可言哉天之所以相後人如何其至於六經大難之際迺保易全之而人有重不幸者易師爲之也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盡天地萬物之道也辭占象數皆其一物而易師者析之以教雖互有啓發於義駁矣易道隱其肇茲乎且八卦條陳六爻咸列係辭其下易之故也仲尼贊述其義未嘗不錯以成文分係卦爻非其旨矣欲明聖人之意舍故書何稽乎是以差次其書盡復於古古文不可得見故以正隸寫之判文言爲二篇象有小大之別易經無義不足辨焉惟文言一篇舊失其序雖先儒謂次彖象或以爲次係辭以理言之皆非其舊夫乾坤易之門也非乾坤無以見易故以文言起之而係之彖辭象若係辭之後恐非必然先儒所云蓋卽今文以求故也今文布彖象卦爻之下故文言不得不居後非元在後也雖然不敢以己見爲必得姑從其近是者之次以待後之明哲若夫傳註之失得在所不論

浙江通志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以蔭爲大理寺主簿出知湖州

改常州

郭氏（雍）易春秋

二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閩書：郭雍字夫和，蒲城人，上杭縣，留意邵雍象數之學，兼取揚雄所撰，列山易以章會統元推之，久而成書，名易春秋，按圖布卦計二十萬有奇，為二十卷，繫之以圖，隆興紀元以其書上，方議推恩而卒。

羅氏（泌）易說

佚

按：丁氏大衍索隱引用其說。

程氏（大昌）易原

宋志十卷

佚

中興館閣續錄：程大昌字泰之，新安人，趙逵榜進士，淳熙二年四月除秘書少監，三年權刑部侍郎。

陳振孫曰：易原首論天地五十有五之數，繼之河圖洛書大衍之異同，以此為易之原也，以及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己見，出先儒之外。

余氏（端禮）周易發蒙

按：程氏敏政新安文獻志載有三篇。

佚

宋史：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紹興二十七年第進士，為監察御史，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改參知政事，進左丞相，薨，贈太傅。

萬氏易說

館閣書目

二十卷

佚

中興館閣續錄：萬字子壽，長興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及第，淳熙十三年除秘書郎，十三年除著作郎，終朝散郎。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二十六

楊氏(簡)慈湖易解

十卷

存

己易

宋志一卷

存

易學啓蔽

未見

簡自序易解曰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爲首商人之易曰歸藏歸藏者以重坤爲首周人之易曰周易以重乾爲首周禮太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其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易猶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爲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兌又次之噫嘻末矣⚊者易之⚊也⚋者易之⚋也其純⚊者名之曰乾其純⚋者名之曰坤其⚊⚋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雖說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之分爾

趙彥械己易後序曰先生契古聖所指以詔學者遂成此書知有此書者衆好者鮮彥械事先生者矣頃丞吉水邑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攜示彥械曰先生推明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善備具思與朋友刊諸版俾彥械書於後噫定遠其有得於先生之言乎

曾熠己易後序曰楊先生己易與先生宰樂平時嘗加改訂增損其本因竊知丞趙公是正之較本以貽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爲輯致諸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爲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復出性善養氣之說自孟氏沒更秦歷漢以至於今前聖之意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橫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微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能沉潛而反復之其於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物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馴造聖賢之域可也

胡一桂曰己易一卷只作一大篇自包羲氏一畫陽一畫陰論起至八卦六十四卦爻辭大要謂易者己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桐江詹阜民子南刻之新安郡齋館閣續錄簡字敬仲慶元府慈谿人乾道五年進士及第泰嘉五年除著作郎爲將作少監

宋史簡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所著有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己易等書

張雲章曰敬仲象山之高弟易傳不無了義然於中正之道則戾矣己易大意以爲易者己也陰陽者己之變化耳目者己之日月仁義禮知者己之四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己之八卦也推而衍之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在於我可謂易簡而不待外求矣其書只作一大篇

王氏(炎)讀易筆記

宋志八卷(通考九卷)

佚

易數稽疑

佚

炎自序筆記曰未有書契之初羲皇首畫八卦文字生焉則易之有書由有畫也畫以數起數之用於古者世雖未之能學至其本元河圖起於天一地二而變於九六七八天一之畫奇其數以太陽之九地二之畫耦其數以太陰之六蓍之用衍以少陽之七七卦之重定於少陰之八八此學易者所托也捨象則理不著矣捨畫則象不明矣故三畫爲八卦六畫爲六十四卦畫變則象異畫不變則象同象有體而理無迹也有體則顯無迹則隱本隱以之顯聖人立象之意也即顯以索隱學者觀象之方也文王猶懼後人未能有見故發其凡於卦之彖周公又本文王之旨著其變於卦之爻爻彖之詞具而於象與理可以見其端倪矣雖然聖人之

經或簡約而旨博或辭密而義深讀者未必盡了非文王周公故隱而不發也開其端於言之中而存其意於言之外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則象所蘊奇義味深長可玩而不可厭也尼父生知之聖也而讀易韋編三絶且曰加我數年則於易道彬彬矣十翼闡釋不憚辭費學者豈得易言之哉秦焚古文字易以卜筮之書幸存此天地鬼神之所護持以詔來世而自漢以來易道不明焦延壽京房孟喜之徒遁入於小數曲學無足深誚而鄭玄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既支離理滋晦蝕王弼承其後遽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之注獨行於今然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上止下動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削去其象也夫六十四卦等耳豈有四卦當論其象六十卦可略而不議乎弼之言曰筌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筌蹄無以得魚兔則捨象求意弼亦知其不可而猥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爲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爲牛是未得魚兔先棄筌蹄之說也或者知象不可去既不能盡通又不肯闕所不知則爲之說曰易之有象猶書有譬喻詩有比興也象不可去亦不必泥得其意足矣此與弼說無異亦未爲確論也夫易三聖人所盡心也立義深於詩書而措辭嚴於春秋書之有譬詩之有比惟意所之初無定旨易象反是以奇耦之畫寫天地萬物之形似而寄於六十四卦之中一卦六畫畫有此象聖人即著之於辭畫無此象不泛然旁引曲取也豈得執詩書比喻爲例哉前輩嘗有疑其不然者故於象數求之加詳然掇拾先儒舊說猶糟粕之餘失甘香之味其所發明無幾耳炎讀易三十年不得其門而入歲在辛亥始脫爲縣之厄明年歸自中都僑寓古女杜門却埽尋繹舊學久之若有所悟嘗猶往來熟習於山海之間雖未能手探其玉然寶氣所在或望而見之因釋然笑曰觀六畫之象而未合於爻彖之辭是未得其象也玩爻彖之辭而未合乎六爻之象是未得其辭也象與辭未能融會而曰得聖人之意其中否特未定也管窺之見何足以窺測高深本之於畫驗之於辭參觀互攷二者如合符契則筆記之其未達者闕焉以爲聖經不可易知固不可強通也而河南邵氏曰畫前有易刪後無詩不特以象爲可忘且併以畫爲可遺其說高矣易而可以無畫但不知三聖人盡心於此以垂世立教者其旨果安在也或曰然則易盡於畫乎曰易者變也其變始於乾坤天地闔闢一乾坤也吾身動靜亦一乾坤而畫能盡之乎自乾坤而上不可以象求以通變而不窮者命之曰道藏用而不測者命之曰神力獨而無對者命之曰太極而畫能示之乎雖然無畫而可以體易伏羲文王之事也有畫而後可以語易學者之事也不敢周公尼父之辭而曰吾求易於六爻之外此係風捕影之類而炎則不敢已矣將以此得罪於傳道之賢哲未可知也將以此見取於好古之君子亦未可知也　又進表曰韋編淵永非淺識之能通斧扆天高觀邇言之至察妄陳末學上瀆聖聰竊以道載於經易爲之祖馬圖示象犧畫成文首開天地之祕藏微顯帝王之妙用六爻以變乃分西伯之二篇八索既除遂有東家之十翼發揮不隱垂示無窮幽至於行乎鬼神顯足以措諸事業遭秦虐政僅爲卜筮之書在漢諸儒未達乾坤之蘊末流浸甚本旨俱亡雖竭心思各持臆見京孟失之譎詭是爲讖緯之端王韓矯以清虛偏雜老莊之說紛紛如是泯泯至今欲扶正學以示人亦有先儒之名世然繫辭精矣可信而翻疑且互體昭然當詳而反略或說明而義淺或語約而理偏通於數者不及翫辭釋其辭者又迷立象自出新意乃捭闔以爲奇兼述舊聞復支離而多鑿微臣何者獨學無師念先人老死於窮閻以經術竊傳於諸子因斯憤悱晚益鑽研味微言於六十四卦之中望先聖於數千百年之上參之衆說折衷良難斷以己私闚門何敢閱朝華之易謝歎芳木之方茁卦有畫則其象俱存象有意則非辭莫達是謂以蠡而測海爲能得兔而忘蹄幸世道之交興逢聖明之有造微如爝火何裨日出之輪動以震風亦發地鳴之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乾精粹用賁文明比附得民鼎新凝命悅觀有道率由豫順之和接下思恭務盡謙光之美升舉賢而交泰育萬物以由頤節不傷財旅無留獄飭法於噬嗑之後除戎於萃聚之時蓍皆出於中孚動不闕於小過以成大有之盛而淪未濟之憂行三聖之所傳莫非自得笑九師之甚陋安用多談尚新咸德之日新不特成能之天縱亹亹政機之少暇孜孜經緯之多聞既知矣而重知故聖焉而益聖仰望虎生而大煥學兼極於高明俯惟馬老則志專見終慚於精博第大道或存於稊稗而先民亦采於芻蕘成篇頗極於辛勤數奏觀塵於乙覽持周璞而過鄭賈本自堪嗤用燕說而談郢書或能偶中

館閣續錄王炎字晦叔徽州婺源人乾道五年進士及第慶元五

年除著作郎六年爲軍器少監

陳振孫曰炎嘗以上下經解進表作十卷今但六卷幷繫辭二卷爲八卷說卦於象數頗有發明

胡一桂曰雙溪讀易筆記十卷總說象例在前經傳皆有解

戴表元後序曰易以象爲書而理附焉亦猶人之有是耳目口鼻四體然後可以論其視聽言動云爾而世之言理者先去象不知去象則理於何所附而存哉漢之易林存者惟焦氏一家士大夫占筮多用之其餘京房孟喜諸人之學魏晉王弼注未行時必且家有其說一時以好惡廢棄而千載之下遂茫然不可復攷予爲之恨恨久矣然亦疑古聖人之爲此書何緣止於卜筮最後乃得新安朱文公本義啓蒙於程邵外時時出入沙隨漢上而一斷以占法上不失潔靜精微之教而下可通吉凶鬼神之故於是盡舍他學而學之今又得雙溪王公筆記其說以書起象以象明理又謂雜物撰德與於中爻而互體不可廢又謂麻衣非直河圖非錯之類討論講貫又在文公鄉閭師友間幾於鶴鳴而子和也語曰履不必同同於適足味不必同同於適口語不必同同於適理學者取其大要而姑置其小疑云

程敏政曰文公與王直卿書有僞學之禁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之語今考雙溪傳及家集雙溪未嘗作察官也豈別一王炎世以其名姓之同而誤歸之雙溪耶審爾則受誣甚矣

林氏栗周易經傳集解

宋志三十六卷

存

宋史林栗字黄中福州福清人紹興十二年進士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郎官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栗遂論熹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辯之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知泉州又改明州卒謚簡肅

栗自序曰臣聞易之爲書肇自伏羲演於文王成於周公贊於孔子雖經秦火無所失亡極四聖之精思發三才之妙理其指若遠而甚近其辭若奥而甚明其象與數若恢詭而不可知而皆顯然著見於生民日用之間殆不可以須臾離者然其爻象反覆上下周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蓋取變易爲義也自漢以來言易之家千塗萬轍於易之一字已有三說曰變易也不易也簡易也是豈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乎昔之制字者蓋以日月合而成文亦取晝夜變通之義云爾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伏羲尚矣文王演之周公成之故謂之周易猶書言周書禮云周禮而已孔子讀易至於韋編三絕且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可以無大過矣其可以易言之哉近世諸儒湛思未至燭理不明乃欲舍羲文之書摘周孔之辭至於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一切不取而自以其意言易之義是猶即鹿而無虞也其能有得乎哉古者簡編重大故六十四卦析爲二篇上篇三十下篇三十四其多寡不齊者非取諸卦取諸畫也卦出於象象出於畫八卦之畫三十有六六十四卦之象亦三十有六剖而分之各十有八十有八者畫之變也揲之所以成卦也上篇之象十有八其爲卦三十下篇之象亦十有八其爲卦三十有四是非私智之所能議矣錯而成之十有八綜而言之則三六之數也易始於三成乎六三者乾之畫也六者坤之畫也是則爻象之所從起而變化之所由生也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人者於此盡心焉學者不本乎是而言易妄也臣故紬繹經傳述其指解而爲之序　又進表曰臣聞古聖開先河洛有圖書之出明王在御鳳麟爲郊藪之游矧茲易象之昭垂宜作治朝之瑞應臣栗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伏羲畫卦肇陰陽奇耦之形西伯重爻演仁義剛柔之旨辭至周公而大備法從尼父而益彰言其變化則範圍高厚而不遺語其機緘則囊籥生靈而無間煥乎父子君臣之懿範卓乎禮樂刑政之宏模秦人以爲卜筮之書幸逃灰燼漢世雜於讖緯之學幾至湮淪粵從魏晉以來迺至隋唐之際談象數者率由穿鑿論性情者悉本虛無其或推明人事之端奈何刊落聖心之書晉宗輔嗣捨繫辭序雜以無傳唐尚希聲擴文言彖象而不取是皆忘本以齊末何自尋流而探源空存隱賾之辭莫測形容之擬寧期末學得與斯文有太極以生兩儀灼見混成之理覆四象而爲八卦具存一定之規以此而觀象則象乃可觀以此而玩辭則辭皆可玩實由天造非出人爲載惟洪範九疇之陳與夫黄石一編之記儻匪聖神之應運曷臻穹壤之效祥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生知成能夙就究極三才之蘊與發揮四聖之精微酬廣廈之諸儒言皆破的接大廷之多士意以忘筌惟德業與日以俱新故道術爲時而競出臣之固陋學則顓蒙初乏師承探索何殊於聾瞽忽如神授鑽研方得於端倪雖未能造詣於幾深然頗亦貫通乎倫類回觀衆說殆似冥行老矣負暄徒自言炙背之快心乎曝日寧復存衛足之思惟殫夙夜之勤敢希晝日

之過所有周易經傳三十二卷繫辭上下二卷文言說卦序雜本文共爲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大衍總會圖六十四卦立成圖大衍揲蓍解共爲一卷總三十六冊謹隨表上進淳熙十二年三月　又貼黃曰臣昨陳乞修寫劄子係以周易爻象序雜指解爲名今來竊自維念三聖人所垂經訓先設卦畫次繫彖辭卽爻象二字不爲該備及觀孔子所贊大傳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卽序雜二字亦未能概舉今故仍春秋之例以三聖所垂之經與孔子所贊之傳總謂之周易經傳集解繕寫進呈其間有犯廟諱及御名者並依經傳本文不敢改易只令書不成字覆以黃紙伏乞睿照四月二省同奉旨書付祕書省令學士降敕書獎諭

敕林栗省所上表進周易經傳集解等共三十六冊事道載六經畫爲明備易更三聖尤號精微繫訓傳之滋多有簡編之可考卿才猷俊茂器識高宏發深造於淵源務旁周而綜集昔究麟經之蘊玆明羲畫之傳惟三統本於春秋仍通大衍之用且九章列於洪範亦參八卦之分乃能備繹始終兼該表裏會萃篇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給札而詔尚書已光於侯國賜璽而勉太守益重於文儒爰布溫言以旌篤學尤懷殫洽良用歎嘉故玆獎諭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好古遺書指不多及

玉海淳熙十二年四月知潭州林栗進易經傳集解三十二卷繫辭上下二卷文言說卦序雜本文共爲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大衍總會圖六十四卦立成圖大衍揲蓍解共爲一卷總三十六冊詔付祕省敕書獎諭

朱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黃中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來兼若如此卻是太極生兩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

陳振孫曰黃中淳熙中表進其書末卷爲六十四卦立成圖言聖人以八卦重爲六十四未聞以復姤否泰臨遯變爲六十四也以辨邵堯夫朱子發之說其與朱侍講違言以論易不合爲朱公所闢也

胡一桂曰林氏周易經傳集解三十二卷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本文共爲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大衍總會圖六十四卦立成圖大衍揲蓍解共爲一卷淳熙十二年乙巳表進付祕書於說象及文義處多有可采只是於象數之源畫卦之大綱領自不能曉

董真卿曰林氏易其說每卦必兼互體約象覆卦爲太泥耳時楊敬仲有易論黃中有易解或曰林黃中文字可毀朱子曰卻是楊敬仲文字可毀

按福清林黃中金華唐與政兩公皆博通經學而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其所著經說學者遂置不問與政之書無復存者黃中雖有易解而流傳未廣恐終泯沒然當黃中既逝勉齋黃氏爲文祭之其略曰嗟哉我公受天勁氣爲時直臣玩羲經之爻象究筆削於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咈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於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勉齋爲文公高弟而好惡之公推許之至若是然則黃中之易其可不傳抄乎

袁氏（樞）易學索隱

宋志一卷

佚

易傳解義

佚

周易辨異

佚

易童子問

佚

宋史袁樞字機仲建安人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以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作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等書藏於家

朱子曰機仲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不可得而破除也

經義考卷二十七

經義考卷二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二十七

張氏栻易說

十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侍講廣漢張栻敬夫魏忠獻公浚之長子當孝宗朝以任子不賜第入西掖者韓元吉劉孝韙其入經筵則栻也

董真卿曰栻字敬夫南軒先生廣漢人諡宣公易說十一卷乾坤闕學出五峯胡氏以周程爲宗

程氏迥易章句

宋志十卷

佚

周易外編

宋志一卷

存

古易考

宋志一卷

未見

古易占法

宋志一卷

存

迥自序占法曰迥嘗聞邵康節以易數示吾家伯淳伯淳曰此加一倍法也其說不詳見於世今本之繫辭說卦發明倍法用逆數以尙占知來以補先儒之闕庶幾象數之學可與士夫共之不爲讖緯瞽史所惑於聖人之經不爲無助也昔陸續讀宋忠太玄曰太玄大義在揲蓍而仲子失其指歸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迥亦以是論易

宋藝文志序孝宗時程迥作易考十二篇別爲章句不與經相亂

陳振孫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尤詳迥嘗從喻樗子才學登科仕至邑宰及與前輩名公交遊多所見聞故其論頗有源流根據古易考十二篇闕序雜卦

胡一桂曰康節百源易實古易也沙隨蓋本諸此而篇第與二呂氏合只以文言在繫辭之前爲不同耳

董真卿曰迥字可久號沙隨睢陽人登隆興元年第嘗爲德興丞以女妻董煟卒老女家今墓在焉外曾孫壽民謀表章之初祠邑庠朱文公爲書沙隨先生之祠六字文公嘗稱迥爲惜陰博雅君子迥作古易考曰上篇曰下篇曰彖上曰彖下曰象上曰象下曰文言曰繫辭上曰繫辭下曰說卦曰序卦曰雜卦凡十有二篇與康節百源易次序同易書之外有春秋顯微例目

吳澂曰沙隨先生經業精深朱子多取其說於朱爲丈人行故朱子以師禮事之

浙江通志程迥寧陵人靖康之亂徙居餘姚嘗受經學於嘉興聞人茂德嚴陵喻樗

趙氏彥肅復齋易說

六卷

存

復齋先生行實曰先生名彥肅字子欽第進士掌寧國軍書記調秀州推官移丞華亭攝縣於是孝宗皇帝執三年喪既御練冠矣宰臣周必大奏先帝上賓羣臣未有行方喪如古者宗室彥肅聞其自始聞喪饘粥疏食以至於今孝宗歎曰宗室中有若人乎顧謂皇太子識之差監榷貨務都茶場以內艱歸朱文公入侍經幃以告趙忠定公以寧海軍節度推官起之而先生已病矣慶元二年卒先生有廣雜學辨士冠禮昏禮饋食圖爲文公所稱其論易微與文公不同然傾嚮屬望愈益切至其沒也文公哭之慟曰趙丈爲人今豈易得先生嘗曰先聖作易有畫而已後聖繫之一言一字皆自畫中來譬如畫師傳神非畫煙雲草木比也故先生說易不離象數而義理具足焉

朱子曰趙子欽易說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

喻仲可跋曰易說六書復齋趙先生所述也是書觀象玩爻無一字外來研精覃思無一辭苟發出自胸臆無一句勦踏前人者蓋先生篤志於道壯歲有覺盡棄舊俗惟易是究其探賾鈎深闡嚴精切自他人數千百言不能該者纔約之以數語書雖不多一生精力實於此乎在疾且革仲可入省先生力疾起曰余病中見處甚有進始知平時之言無一句用得亦無一句用不得嗚呼先生所造固不滯在言語文字間矣卒後二十有六年郡太守莆陽許公取是書刊焉俾仲可識其後因識其啓手足之語以詒觀者

許與裔跋曰余聞復齋先生趙公之賢久矣假守嚴陵旣踰年公
之門人喻仲可始攜其所著易說六卷見過余肅觀之其體察也
精其推研也審其措辭不苟其析理不浮蓋深窺乎爻象之變而
洞達乎陰陽之情者也嗚呼如公之賢而無後余懼其久而或泯
因屬喻君校勘刊置公之祠堂與志學者共之併以公之行實大
槩刊附於後俾來者有攷焉

項氏安世周易玩辭
宋志十六卷
存

安世自序曰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讀易之法盡於此矣易之道四其實則一象與辭是也變
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
辭何以決其占然而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變則今之
讀易所當反覆紬繹精思而深味者莫辭若也於是作周易玩辭
慶元四年歲次戊午秋九月　又自述曰嘉泰二年壬戌之秋重
修周易玩辭十六卷章句粗定因自歎曰安世之所學蓋伊川程
子之書也程子生平所著獨易傳爲全書安世受而讀之三十年
矣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無與易傳合者合則
無用述此書矣世之友朋以易傳之理觀我書本末條貫無一不
本於易傳者以易傳之文觀我書則不免有使西河之民疑汝於
夫子之慾知我者此書也罪我者此書也

館閣續錄項安世字平甫江陵人淳熙二年同進士出身紹興五
年除校書郎慶元元年添差通判池州

陳振孫曰安世當慶元中得罪時宰謫居江陵杜門潛心不出諸
書皆有論說而易爲全書其自序以爲讀程易二十年此書無一
字與之合合則無用乎此書矣世之君子以易傳之理觀我書則
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程氏者以易傳之文觀我書則恐有西河
疑女之誚大抵程氏一於言理盡略象數而此書未嘗偏廢程氏
於小象頗欠發明而此書爻象尤貫通蓋亦徧考諸家斷以己意
精而博矣

樂章後序曰易說以玩辭名蓋識其居閑所作也繫辭曰君子居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平庵項公昔忤權臣擯斥十年杜門却掃足
迹不涉戶限耽思經史專意著述成書數篇此其一焉逮兵端既
開邊事告急公被命而起獨當一面外禦憑陵內固根本成就卓
然皆是書之力也則知公動而玩占措諸事業應變不窮蓋動靜
不失其時者矣豈直曰玩其辭而已哉嘉定辛未歲閏二月

馬端臨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變與象居其二焉自義理之學大
明而變象之說幾晦先儒欲救其弊則曰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
書明言義理以詔來世何用假託卦爻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愚
嘗以爲變之說不一有隨時之變如彖象小象文言繫辭各自一
義是也有逐爻之變如六九七八陰陽老少是也有逐卦之變如
剛柔往來互體飛伏是也象之說亦不一卦畫之象陰陽奇耦三
連六斷是也有大象之象天地風雷山澤水火是也有說卦之象
乾爲馬坤爲牛乾爲首坤爲腹之類是也至簡要者隨時之變也
至支離者逐卦之變也至精微者卦畫之象也至瑣碎者說卦之
象也必研究其簡要精微者而不拘泥其支離瑣碎者則曰象曰
變固無非精義至理之所寄也豈有二哉平菴項公玩辭一書義
理淵源伊洛而於象變之際紬繹尤精明暢正大無牽合附會之
癖公嘗謂必徧通五經而後歸老於是且自言窺其門牆而未極
其突奧今將盡心焉則是書必暮年所著家有善本先公嘗熟復
而手校之方塘徐君掌教初菴以是書鋟梓學舍俾贊語其編尾
輒誦所聞大德丁未

徐之祥序曰予幼嗜易祖程傳宗本義諸儒訓解中取平庵項氏
玩辭熟讀精思道德性命之原開物成務之故一出於奇耦往來
不窮之變曰象與占隨時取義玩辭可知先生此書不特有裨於
程子七分之傳當時往復問學朱子之門其於本義多所發明惜
書成於本義二十年之後朱子未及見也集賢初庵傅公以易學
經世被遇殊休俾其徒黃棠創建精廬嘉惠後學經府傳窟中獨
缺此書予過梧翁先生馬公考學得所藏本乃咸淳乙丑禮部貢
院所點校敬鋟諸梓與朋友共使家藏而人誦之予之志也大德
丁未

虞集序曰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爲
大傳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
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
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之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
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聖之辭而得焉此
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
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精藴殆不可悉得而

聞然卦象未有辭言自非明睿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離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矣況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歲久遠遭時喪亂互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舍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來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迹事物之雜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閎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迷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探求於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至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樂貢於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逮文宗皇帝臨御日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於江上取是書於饒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哉

董真卿曰安世號平庵著周易玩辭十六卷又有項氏家說十卷其第一卷說易餘及諸經史

趙氏善譽易說

宋志二卷

佚

宋史善譽字靜之太宗之後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累遷大理丞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

樓鑰誌墓曰善譽所著易說晦庵朱先生一見欣賞以爲擴先儒之未明頤正郭先生序之謂貫三才之理於其中一諸儒之說於其外

陳振孫曰善譽爲潼川漕進易說每卦爲論一篇

馮椅曰趙自謂一意孔子之易本書卦命名之意參稽卦爻彖象之辭以貫通六爻之義而爲之說

胡一桂曰宋朝宗室前此未有推明易學者蓋自善譽始

李氏呂周易義說

佚

閩書李呂字濱老光澤人幼從學於從父郁晚見朱文公於廬阜遂爲講學之友呂學甚富尤深於易每言易在識時權之以義苟非真知義之所在而喜言變反害於易矣

石氏𡼖周易解

佚

朱子作墓誌曰吾友石君子重居天台臨海縣擢進士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差監登聞檢院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請奉祠知南康軍事所集周易大學中庸數十卷

丘氏義易說

佚

姓譜羲字通甫又字子野建陽人隱居不仕與朱熹友善熹嘗序
溪小隱扁其堂楣作詩序贈之

邵氏囦讀易管見

佚

金華志邵囦字嵩宗蘭谿人淳熙八年進士授郴州教授改潭州
朱子薦其學行晚由楚州倅奉祠家居名其堂曰今是所著有曲
禮王制樂記大學中庸解五篇及讀易管見等書

吳師道曰吾鄉先輩宋南渡後如邵公囦應公鏞深究經學邵於
易禮記應於易書禮皆有論著成書邵即朱子集中所稱長沙博
士以張宣公三家禮範及釋奠儀式刻之學官者也

經義考卷二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二十八

楊氏萬里誠齋易傳

宋志二十卷

存

萬里自序曰易者何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於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幽觀其通而逆繹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儳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癡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孟顏子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爲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通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　又後序曰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文章者歟昔者伏羲氏作易矣時則有其書無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辭無餘辭至吾夫子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據聖之靈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絕之間於是作彖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博以重是書也其窺道之玉府範聖之大鈞也歟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惟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皆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然起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韓起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子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嘗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歟之之時此書未作歟抑已作而未出歟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疎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也見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學者之幾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幾學者也嗚呼學者又何幸也

館閣續錄楊萬里字廷秀廬陵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淳熙十六年除祕書監紹熙元年爲直龍圖閣江東運制

陳振孫曰寶謨閣學士楊文節公當淳熙末爲大蓬論思陵不合去及韓侂冑用事召之不至自次對遷至學士聞開禧出師不食而死

董真卿曰誠齋先生易傳二十卷淳熙戊申自序其子長孺申述易傳狀云自淳熙戊申八月下筆至嘉泰甲子四月脫稾閱十有七年而後成書嘉熙元年奉旨給劄其家抄錄宜付祕閣其說本之程氏而多引史傳事證之

吳澂跋曰誠齋楊先生易解板本行天下久矣王若周得其草稾有序及泰否二卦凡先生親筆改定之處比初稾爲審獨初名外傳而後去外字余謂當從其初蓋易之道廣大悉備無所不包程子被之於人事所謂一天下之動者由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至此極矣朱子直謂可與三古聖人並而爲四非過許也楊先生又因程子而發之以精微之文間有與程不同者亦足以補其不足然皆推行易道之用而經之本旨未必如是人以國語爲春秋外傳非正釋經而實相發明今先生於易亦然故名曰外傳宜

鄭希聖跋曰右誠齋易乃舊本實蕃客潘生所售余者置諸三家村芭蕉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己酉端陽日

陳櫟曰誠齋本文士因學文而求道於經學性理終非本色其作易傳用二十年之工力亦勤矣文極奇貌極巧段段節節用古事引證使人耆動心目坊中以是書合程子易並行名曰程楊二先生易傳實不當也胡雙湖本義附錄纂注無半字及之可見楊傳足以聳動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使窮經之士心服

楊士奇曰吾鄉楊文節公著易傳二十卷宋理宗嘗詔給札其家

錄進實付祕閣當時已板行而其書前百餘年尙藏楊氏元季之亂所存無幾矣此小畜同人大有三卦公族𠇍所藏皆公手筆其中有一二處竄定而重錄者至今二百餘年楮墨如新誠可寶也公與晦庵先生交遊有講論之益先生平居論人物於公極推重而未嘗及此書者蓋書成於先生既沒之後也此書本程子其於說理粹然而多引史傳爲證程子以易爲人事之書晦庵先生嘗論之矣而公自序此書惟中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萬變通至矣哉其不易之言也

朱夏言跋曰楊誠齋易傳二十卷自淳熙戊申至嘉定甲子凡十七年始脫稾前後序文皆公手筆其說本之伊川而多引史傳事證蓋象數之學廢閣焉嘉定元年臣僚申請得旨給劄其家抄錄實付祕閣此本紙札精好眞三百年物也書後有元人鄭希聖題字在至大二年己酉距今二百八年矣子得之祝希哲希哲得之朱性甫性甫得之南園俞石澗先生家藏嗚呼凡法書名畫流傳人間君子付之煙雲過目無所係戀真名言也是果人之玩物追事古人感慨繫之正德十一年夏四月

張時徹序曰實大夫淇以明易起家進士出宰沭水未及期月休嘉四鬯典衡以爲貞徙令吾鄞政理之暇則過涵碧之堂而論易焉曰程朱皆大儒也而說理不同孔子六經之祖也而朱子之說間於十翼殊旨其義何居張時徹曰雖言哉雖言哉昔之說易者蓋莫如孔子矣其言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又曰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豈曰專於卜筮云乎蓋易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處常而常處變而變處順而順處逆而逆處內而內處外而外處小而小處大而大以明天道以察地理以辨物宜以正人紀蓋無不備於斯矣是故君得之則能爲君臣得之則能爲臣父得之則能爲父子得之則能爲子夫婦長幼朋友得之則能爲夫婦長幼朋友用之家則家齊用之國則國治用之天下則天下平非是物也陷阱施於跬步干戈伏於房闥而弗之知也欲以承惠迪之休而臻化理之績庸將能乎故曰加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猶爾而況其他乎乃其所稱曰吉曰凶曰利曰不利凡以別臧否之途判從違之的修之宿昔而徵諸事爲云爾非專受命於蓍策值每卦每爻則爲吉爲凶值每卦每爻則爲利爲不利藉倉卒之鬼神而昧於趨避之素者也春秋之時國君以之定策犨士以之決疑罔不神而明之其見於左傳者可稽也秦燔詩書而易獨以卜筮得免俗儒習之轉相師授異說漸坌至以讖緯雜之而四聖之心荒矣是易幸以卜筮而存亦不幸以卜筮而亡耳朱子一洗前陋力爲疏解易道庶幾復明而猶泥於卜筮詳其詞旨似專用於占者而不及於未占者此其於稽實待虛之義何如哉間有不逮十翼之旨而自爲論繹如元亨利貞孔子以爲乾之四德而朱子以爲大通宜正頤卦之辭孔子以爲所養自養而朱子以爲養德養身此類頗多蓋懸之所未解也嘗得楊誠齋易傳而讀之以十翼解經以理明爻以事證理蓋豁然有契於衷曰斯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乎斯所謂有君子之道四焉者乎惜也宋朝取而藏之祕閣而不顯布於天下今之學者知有程朱之易而不知有楊氏之易斯易道之所以未大明也實大夫曰其然乎其然乎淇聞之也溯黃河者窮其源睇泰華者陟其巔沿流而往歷趾而升則漁樵猶必賚之而況先儒之言所由以明聖人之經者乎請梓而行之以廣公之志可乎余曰可哉遂次其答問之語而弁之嘉靖四十二年九月

郝敬曰楊誠齋說易每爻引一古人作證以此爲初學舉一隅則可欲執此證前易所失甚多

徐乾學曰楊實學傳易以中正立而萬變通爲易之指歸立說多本之伊川而雜引史傳爲證其書自淳熙戊申至嘉泰甲子經十有七年而成此本爲其門人張敬之校刻元人鄭希聖題識猶存又有正德中吳郡朱叔英跋尾流傳有自蓋宋槧之精者

曾氏𣶒大易粹言

宋志十卷 或作七十卷

存

𣶒序曰伏羲以前理具而書未形伏羲以後畫形而理遂晦至文王周孔始有辭後人當使言與心通理因辭見明行明事然後爲得甚者以象爲本以數爲宗以卜筮爲尙可怪也𣶒吾根於性理者哉淳熙乙未夏五月𣶒代匱龍舒因與二三僚友語及先生之學皆欣然有得顧𣶒曰易道蓋生生不窮未嘗拘泥胡可不傳遂相與裒伊川家所嘗發揮大易之旨者明道伊川橫渠廣平龜山兼山白雲合七先生集爲一書目之曰大易粹言攷其說雖小有不同要其終則歸乎一致板之以傳使夫後之學者由是可以知仁義道德之說性命禍福之理君臣父子之大致誠不爲無補易

曰先天而天弗違龜山載邵堯夫詩亦有畫前元有易之語蓋七
先生之所宗先生之學畫前之易也學者宜究心焉淳熙二年九
月
程九萬跋曰是書之成所惠於後學多矣夫學莫不有宗後之學
者皆失之學琴有譜學弈有數彼業一技者且然而況於學道者
乎吾聖人闡道之微以詔後學悉具於六藝煨燼之餘惟易爲全
書故昔人號易爲六藝之原有志於道德性命之學者可不出入
其門而探其奧乎捨是不用吾力而欲求夫徑造頓悟之說幾何
而不胥爲異端也蓋自胚胎於羲發露於文而大彰明於夫子道
妙所在內外之不偏廢終始之無有二致由是而充之可以處貴
賤可以達死生漢儒休咎災異之證最害道之甚者寥寥千百載
間有伊川二程先生者探三聖之用心與一時諸公講究至到可
爲學者據依然猶病其文字之間見帙籍之散漫今公會而通之
貫而一之誠有功於聖門端不止於裒集而已學者於是而得其
所宗矣書成遂述前日語以書於末云淳熙四年正月
李祐之跋曰昔伊川先生發揮大易之旨獨止於六十四卦而繫
辭無傳學者惜之惟當時諸公之所講究間見層出亦足以補其
遺闕然編帙散漫猶病焉祐之蚤獲遊溫陵曾公之門公平居議
論必及於易而伊川之學尤所篤好故書以親愛白雲之說合伊
川兄弟而下共爲七家欲纂之而未能也洎來舒郡出以相示且
俾訂證其非是期與同志共之凡涉書七十有五種爲字四十五
萬有奇義多互見辭或重出而後伊川之易無遺恨之歎焉公之
用心也蓋深而人之獲利也亦博矣於是乎書
張嗣古跋曰右大易粹言前太守曾君種命郡博士方聞一所裒
輯者也雖七家之書不無淺深異同之論然攷其師友淵源則皆
自伊洛中來學者得此書而萃觀之則淺深異同之際乃吾所用
力之地苟能觀其所已言以求乎至是之歸體其所未言以造乎
自得之實則知陰陽五行升降上下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書前
之易嘗在吾心而不在書矣豈徒以廣耳目聞見而已哉歲久板
漫滅不可讀因念予書之難復爲之修改七百三十有六板凡二
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有四字以與學者共之亦以無忘曾君之
美意云嘉定癸酉五月望
陳造曰粹言載諸公所得深者參舉而互備此板在舒州已就漫
滅子修之遂爲佳本

趙希弁曰大易粹言七十卷總論三卷集明道先生程顥伯淳伊
川先生程頤正叔橫渠先生張載子厚廣平游酢定夫龜山楊時
中立兼山郭忠孝立之白雲郭雍子和之說也舒守曾穜序
王應麟曰淳熙二年曾穜裒程顥頤張載游酢楊時郭忠孝雍七
先生之說爲大易粹言凡十卷
胡一桂曰大要主理義不及象數
董真卿曰曾穜集七家解名大易粹言七十三卷淳熙二年序
李氏燾周易古經
八篇
存
易學
朱志五卷
佚
中興館閣錄李燾字仁父眉山人黃公度榜進士淳熙二年正月
除祕書監三月權禮部侍郎
燾自序曰周易古經八篇幷呂氏晁氏後記各一篇謹案元豐五
年正獻呂公微仲始釐析王輔嗣篇第別定爲十有二如劉歆六
藝略首所列施孟梁丘三家者刻板置成都學官於文字句讀初
無增損建中靖國元年景迂晁生以道又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
意有增有減篇第則倣費長翁未解輔嗣未注以前舊本獨幷十
二爲八耳呂晁各出所見初不相祖述亦猶李敏仲與王子雍殊
隔而傳易書詩禮其指歸則暗合學者必貴自得大抵如此呂氏
於卦爻彖象繫辭並分上下自咸以後爲下經下彖下象自八卦
成列以後爲下繫而文言乃次下繫晁氏俱不分上下更以文言
先繫辭餘同呂氏今八篇次第實從晁氏總名周易古經則從呂
氏若晁氏但名古周易也或疑孔子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
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衆蓋合而觀之也若別而觀之殆無可疑
故讀書必別其合者合其別者一合一別則其義過半具前矣晁
氏專主北學凡訂故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明音義僧一行
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聱隅輩所論亦時采掇
嘉祐以後獨否朋友相與講習自得辨其失得云
吳仁傑曰漢藝文志十二篇古經也繼一見於此魏晉以後便自
失之隋氏藏書最備亡慮八萬九千卷有奇唐開元麗正殿所藏
亦八萬五千餘卷皆不著錄國朝文物之盛一時儒宗嗜古者衆

古文斑斑間出如孝經尙書學者昔未所覩因司馬文正呂汲公遂大傳於時於是古易有呂氏書又有晁氏書刊於成都宜春兩郡李仁甫侍郎書合二氏之說刊焉今復出此編世遂有三書矣後進坐睫前修無能爲役何敢妄出意見而易則古易也亡一字加損滕故有學事加事自仁傑之來一切以資公家迺取爲工木費幷二氏篇第顛末三君子後記刻置諸校官

周氏燔九江易傳

九卷

佚

燔自序曰易有經有傳文王之卦辭周公之爻辭經也仲尼之彖象傳也其卦則伏羲之所重也伏羲始作八卦卽自重之謂文王重之爲六十四非也三代皆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與今周易卦名相同則夏商以前已有重卦無可疑矣仲尼將聖也其言宜爲經而謂之傳何也以其訓釋經旨故謂之傳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卽彖象文言等是也又王弼易卷首倘題乾傳彖傳之名陸德明謂是夫子十翼以傳述爲義則經之與傳不可不分若合而言之同謂之經可也古文易書經自經傳自傳各自分帙不相參入後人取彖象散入卦爻之下使相附近欲學者易曉而今之易經傳相配自鄭康成王弼始亦如引書序各冠其篇首自孔安國始取詩序冠於篇首自毛公始分經之中與傳之年相附自杜預始取其便於解經而已惜乎先儒分之失其次序列卦象於彖曰之後而在六爻之前上無所承下無所據六十四卦皆有此誤諸卦象曰有七其一爲卦象其六爲爻象而坤稱象曰者八獨乾卦稱象曰者一首尾錯亂全與他卦不同以彖曰承无首吉之下則元亨爲爻辭所隔矣以潛龍勿用承自強不息之下則卦爻二象合爲一矣分潛龍勿用于動而有悔之後則小象與前爻不得相屬矣分乾元者始而亨於乃見天則之後則文言與前段不得相屬矣由卦辭多義又深微故差失次序比他卦爲甚蓋不知仲尼之意因世次爲先後讀以彖象不可易也卦自伏羲之所畫也故贊之以卦象如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也卦首諸辭文王之所繫也故贊之以彖如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爻下諸辭周公之所繫也故贊之以爻象如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是也故卦象當承本卦之下在彖之前今進卦象於前而後彖次之爻象又次之文言又次之至於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乃夫子問答之辭最次於後諸卦之爻象皆可以分配六位之下唯乾六爻仲尼三申其義不可分也故併以三節明之於是經傳始各得其歸趣矣伏羲畫卦初無語言文字傳載之後文王周公得以繫其辭不失伏羲之本旨者有象存焉故易之道本不可以言辭傳以言辭傳易者聖人之不得已也慮後世浸遠學者失其傳而廢絕不復見矣故知學易觀象爲本而博之以文演之以數於是易道幾無餘蘊乃非特彖象失其次序又諸儒從前皆誤以九六爲陰陽以七八爲□□夏商易並於總論言之詳矣今將易傳凡彖象文言曰等比經皆低一字使學者知其爲傳非有高下之意也若爲之注解則將經傳連文而疏注解於其下不害其爲尊聖人也又說卦卷首昔者兩段差誤在此今已附入繫辭上下篇自天地定位以下乃爲說卦首章欲見聖人專說八卦之物其次乃序六十四卦之時以雜卦終焉繫辭分章小有差者亦隨而正之庶幾於聖人之道有小補云

王應麟曰古易五家呂大防十二篇晁說之幷十二爲八睢陽王氏東萊呂氏各定爲十二篇周燔又改更次序

經義考卷二十九

經義考卷二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二十九

吳氏仁傑古周易

宋志十二卷

未見

周易圖說

宋志二卷

存

集古易

宋志一卷

存

仁傑自序曰易與天地並未有文字先有此書自伏羲畫八卦以貞悔之象重之爲六十四時則有卦有象而無辭始卦之重占以定體文王作彖總論其義謂卦不足以盡吉凶之變迺附著變爻及暴卦之書以演其占時則有彖有爻而未有爻辭周公繼之於爻畫暴卦之下皆繫辭焉而易上下篇之文始備孔子承三聖爲十翼以贊易道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謂之易傳彖象繫辭夫子所自著也文言以下弟子記夫子之言也按汲冢書有周易上下篇而無彖象繫辭陸德明釋文孔壁所得古文傳爲十翼而不言經然則十翼之作其初自爲篇帙不與易經相屬此冢壁所藏所以各得其一歟漢田何之易其傳出於孔氏上下經十翼離爲十二篇而解者自爲章句此古經也又有費直易亡章句其文總目序云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按鄭康成易以文言說卦序卦合爲一卷則文言雜入卦中康成猶未爾非自費氏始也直本傳云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二經蓋解經但用彖象繫辭漢書本誤以之言字爲文言耳十篇云者史舉其凡直之學似於每卦之後列彖象繫辭去其篇第之目而冠傳字以繼之正如杜元凱春秋解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而經自經傳自傳也然彖象繫辭之名一沒不復汨亂古經則始於此劉向嘗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由是諸家之學寖微於漢末而費氏獨興康成因之遂省六爻之畫與暴卦之書移上下體於卦畫之下而以卦名次之移初九至用九之文而加之爻辭之上又以彖象合之於經而加彖曰象曰之文今王弼易乾卦自文言以前則故鄭氏本也以高貴鄉公淳于俊問對觀之於時康成所注雖合彖象於經而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猶在及王注易則康成之本謂孔子贊爻之辭本以釋經宜相附近及各附當爻每爻加象曰以別之謂之小象又取文言附於乾坤二卦加文言曰三字於首若說卦等篇則仍其舊別自爲卷總曰繫辭自是世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所謂古經矣原三經之學初欲學者尋省易了曰趨於簡便而末流之弊學者遂廢古經使後世不見此書之純全與聖人述作之本意可勝嘆哉然則天下之事務趨於簡便者其弊每如此可爲作俑者之戒也隋經籍志序謂秦焚書易以卜筮獨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按今說卦乃止一篇故先儒疑易文亦有亡者不得爲全書又說卦之文每及於彖象繫辭必以聖人稱之先儒謂此非伏羲文王周公之作然十翼之書復有所謂彖象繫辭其名相亂學者疑焉仁傑按史稱孔子晚而好學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顏師古曰傳謂彖象繫辭之屬則知伏羲文王周公之作固曰彖象繫辭而十翼所謂彖象繫辭乃其傳也費氏本有傳字故王弼於每卷必以首卦配傳名之音義釋上經乾傳云傳謂夫子十翼又釋繫辭上云王肅本繫辭上傳由此言之十翼所謂彖象繫辭并不與伏羲文王周公之名相亂古經蓋曰彖傳象傳繫辭傳也今易指孔子象辭爲大象而以釋爻辭之文爲小象者案易固有大小之象焉大象指八卦八物之象所謂八卦以象告立象以盡意如乾爲天震爲雷之類說卦載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蘇文忠公謂古有是說孔子從而釋之者是已小象指六十四卦八物相配之象所謂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如雷在天上大壯之類孔子所著象傳是已然則今大象當曰象傳小象乃孔子所謂釋爻辭者當曰繫辭傳也夫孔子釋爻辭之文謂之繫辭傳則周公爻辭曰繫辭可矣歐陽公曰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非專指爻辭爲繫辭蘇文忠亦謂以上下繫爲繫辭則失之矣然孔穎達以爲繫辭通指卦爻之辭言之不專指爻辭是不然按說卦言繫辭者六其一曰繫辭焉以明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此不待言而明者其一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此歷舉三聖之作象謂伏羲六十四卦之象卦繫謂

文王周公彖辭繫辭也其一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龔深甫侍郎云繫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其一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正義曰四象謂七八九六按七八即爻之不變者九六即爻之變者然則此章所指亦爻辭也其一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言設卦所以觀象繫辭所以明吉凶云爾卦謂彖辭繫謂爻辭故曰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又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凡此皆互見其義或以彖對爻或以卦對辭曰卦曰彖云者皆指乎卦辭也曰爻曰辭云者皆指夫爻辭也簡言之則曰彖曰象曰爻曰辭詳言之則卦曰彖辭爻曰繫辭截然有不可紊者不然卦辭既曰彖矣安得復以繫辭名之說卦凡以卦與辭二文相對韓康伯蘇文忠皆曰辭爻辭也楊元素侍讀亦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繫辭焉所以告也蓋指周公之所爲爻辭以說卦本旨及韓蘇龔楊之言參之謂繫辭非專指爻辭可不可耶雖然謂爻辭爲繫辭謂小象爲繫辭傳則今所謂上下繫者復何名哉或曰二繫皆謂之說卦與今說卦通爲三篇諸儒皆以繫辭傳爲小象而上下繫之名無所歸故取說卦前二篇名之其實本說卦也歐陽公謂今繫辭之文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葉少蘊左丞亦曰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爲易大傳則漢諸儒固未嘗以今兩篇爲繫辭斯其爲說卦也審矣太史公以兩篇爲大傳者蓋十翼皆謂之易傳而漢之易師楊何之屬又著易書行於世太史公受易於楊何謂說卦之文爲大傳者以別楊何之徒所謂傳耳今詩序一名詩大傳亦以別毛公故訓傳也鄭東卿論說卦出漢宣時而漢宣之前儒者亦多引援豈秦火之後易家秘此而不輕傳也按太史公周行天下多見先秦古書此三篇之文雖未獻於孝宣之時固已先衆人而見之矣世家不云乎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此其證也先儒以爲序之繫之說之文之於義未允此謂序易及彖傳象傳繫傳文言說卦也或者又謂聖人之書不當捨經傳案易音義云經者常也法也傳以傳述爲義經之爲經以其可爲萬世之常法傳作述前人之作如是而已非必尊經而卑傳十翼之文述而不作其體傳也其言經也豈害其爲聖人之書乎況史稱孔子讀易而爲之傳則傳也者夫子所自名非後人名之也夫如此謂十翼彖象繫辭爲彖傳象傳繫辭傳復何疑哉以易考之䷀者伏羲之卦也元亨利貞者文王之彖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以下此夫子所述彖之傳也內卦☰外卦☰者伏羲卦中貞悔之象也曰乾下乾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者孔子所述象之傳也一者文王於卦外所演變爻之畫也潛龍勿用者周公繫爻之辭也曰初九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者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者文王所演變卦之畫也曰見羣龍无首吉者周公之繫辭也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者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象述伏羲彖述文王繫辭述周公而象在彖後者穎達謂當爲彖詳而象略疑不專爲是孔子所述其肯先文王乎又十翼之次先儒所論亦有多家穎達獨取鄭氏之說云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其說謂經分上下則彖象亦當隨經而分不知經爲上下篇直以古者竹簡重大故爾若謂彖象當隨經而分序卦何以不分耶胡秘監且以彖大象小象上繫下繫乾文言坤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篇胡安定易之曰上彖一下彖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文言既不當離而爲二至以二繫居文言之後說卦之前亦恐其非序矣仁傑謂十翼彖傳也象傳也繫辭上下傳也文言也說卦上中下也序卦也雜卦也並上下經是爲十二篇上經下經之目本之費直孟喜繫辭上傳繫辭下傳之文本之王肅彖象繫辭文言之次本之藝文志而說卦之爲三篇則河內女子所得之數也其篇第在古如此而費鄭以來汩之嗚呼維天未喪斯文故厄於秦而獨不廢奈何後世猶疑其非全書其失在傳注之家以傳參雜於經而然也今以彖辭歸之卦下以繫辭歸之爻下以上下體歸之象傳以卦名及初上九六二用之文歸之繫辭傳以上下經仍爲兩篇傳爲十篇然後古十二篇之易復得其全矣夫易之爲書其蘊奧微妙非深造自得者未易言也仁傑未得其門戶獨次其舊文而欲復之紹興辛巳之冬書始萌芽博考深求又二十八年而後定古經之失復之之難如是哉是以君子重變古也

朱子曰吳斗南古易既畫全卦繫以彖辭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複又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傳爲說卦蓋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爲多恐不得謂之說卦也

吳元壽跋曰古易六十四卦象而不名卦皆有辭又大畫其爻而

繫辭焉惟乾坤爻卦之象餘則否彖象繫辭各有傳合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篇古易大略蓋如此後世儒者便文求義乃取象彖繫傳文言之文雜入爲經凡繫辭之文與夫象之爻者皆略之三聖遺書殆失其本真矣天佑斯文全書仍在學者猶獲見於千載之上如是爲經如是爲傳益以見古聖人作述之本旨吁何幸歟

陳振孫曰仁傑所錄以爻爲繫辭今之繫辭爲說卦其言十翼謂彖傳象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幷上下經爲十二篇按漢世傳易者施孟梁丘京費費最晚出不得立於學官其學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解上下經自劉向校中古文易經諸家或脫无咎悔亡惟費氏與古文同東京名儒馬鄭皆傳之其後諸家皆廢而費學孤行以至於今其合彖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甚至於今世考官命題或連彖象爻辭爲一對大義者志得而已往往穿鑿傅會而經旨破碎極矣凡此諸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而於傳之中彖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古文之舊均有益於學者宜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見吳興書篇末今古文參用視諸本爲無據云

王應麟曰元豐五年汲郡呂大防始定周易古經分上經下經上彖下彖上象下象繫辭上下各二篇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篇凡十二篇靖國中嵩山晁說之亦注古文易幷十二爲八以卦爻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各爲一篇雎陽王氏東萊呂氏亦各定爲十二篇其後九江周燔又自改定次序與諸家之說不類故言古易者爲五家吳仁傑集爲一卷仁傑亦分爲十二篇

董真卿曰仁傑字斗南平江崑山人周易圖說二卷集古易一卷

呂氏祖謙古易

宋志一卷通考十二卷

存

祖謙自序曰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在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云

朱子跋曰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爲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歿是則固宜然亦未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

陳振孫曰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隆興癸未鎮廳甲科宏詞亦入等仕未達得末疾奉祠所定古易篇次與呂微仲同音訓則其門人王莘叟筆受晦庵刻之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所著本義據此本也繫辭精義集程氏諸家之說以程傳不及繫辭故也館閣書目以爲託伯恭之名

黃震曰東萊先生易說諸卦皆備然特出於門人集錄非先生親筆亦見有義未瑩處如天在山中大畜云山安能畜天以方寸能留藏八荒則亦有此理愚恐經文只是山中見天耳非必包天於山如洞天之云也如大過獨立不懼云常人數百年所不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爲是非大力量何以當之愚恐經文只說自守之堅耳若人大驚駭而我獨不懼王金陵執拗可鑒也如君子以虛受人云聖人無邪無正皆受之語亦微過於寬邪正恐難兼受

董真卿曰呂氏古易十二篇一卷上經第一下經第二彖上傳第一彖下傳第二象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繫辭上傳第五繫辭下傳第六文言傳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雜卦傳第十

胡一桂曰伯恭與微仲篇次一同而微仲自一至十二之序小異爾又吳氏所載費氏易已自不能不小有變動而東萊謂費氏經真孔氏遺書豈吳氏考之猶未的歟

東萊易說

二卷

存

王應麟曰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也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也呂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

徐乾學曰東萊易說非有成書乃先生平時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

古易音訓

宋志二卷

存

朱鑑跋曰先公著述經傳悉加音訓而於易獨否者以有東萊先生此書也鑑既刊啓蒙本義念音訓不可闕因取寶婺臨漳鄂渚本覩正訛誤六十餘字而併刊之如豫爻之簪晁作戠婺漳鄂本作戠損象之窒晁作懫婺本作懫漳作懫鄂作懫則有未詳者然非有害於文義已足爲善本矣至於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晁呂之說於其後今二本所載不同而文集中乃有晚歲書誘鄂教滕珙以改換最後兩版者其爲後出無疑云

王柏曰予暇日校正音訓而有未能釋然於可疑者久之方悟成公之謹於闕疑也善於復古也所謂古文者今亡矣昔劉向嘗以中古文易校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多有脫落獨費氏經與古文同鄭康成王輔嗣固皆出於費氏今之易卽古文易也今易之字卽非古文之字也況篆籀既更隸正益異轉相傳寫之訛豈能盡合於古哉晁氏既不見古文易今所按古文不知其何所據也姑以古文異同者言之今之若古之彖字也以爲當從古也凡經傳皆書此彖宜也自乾以下旣更此若獨於離卦出此二豈彖不可疑乎趾之爲止鹹古也或加足或去之亦豈有二義哉拯之爲承亦古也而又不一於承何也娶之爲取鮮之爲尠未嘗盡出於一如亨享佑祐之類尚多有之若裹之與衷非有大異特筆法互有得失耳成公豈不能訂其是而歸於一乎闕疑存古之道不當若是此成公所以一循其舊也其大不得已者天一地十章移在天數五之上此則存程子張子之言有不容不移者今成公於字音因晁氏之舊而增廣之異同之間不敢輕加一字謹之重之如此之至也乃於千載傳襲不疑之書銳然撥亂而反之正則其不可不復古也審矣晁氏先於復古者也成公豈苟從者志偶同也至於訂古有未盡善者則成公亦不得而盡從也曰古字曰今字曰籀字曰篆字曰隸字分别若甚精訂定若甚確徐而考之蓋亦未能盡合乎法也至以卦氣斷其字之是非有無此則不能不疑也抑嘗思之不有音訓類其同異則不知諸儒之得失不見諸儒之異同得失則不知伊洛以來傳義之精也音訓之有益於後學如此知其所以異而能察其所當同而後可以謂之善觀今大綱領既正音訓甫畢而成公婁奠精神全在卷第之下分行註中讀者尤當留意焉

張雲章曰伯恭音訓之作其門人金華王莘叟所筆受者書成而伯恭旋沒朱子謂其猶有脫遺今原本不可見賴元刻本合程朱傳義爲一編得以抄撮成書

讀易紀聞

一卷

存

按是編附載集中始乾卦至比卦

經義考卷二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三十

朱子(熹)易傳

宋志十一卷

佚

周易本義

宋志十二卷

存

易學啓蒙

宋志三卷

存

古易音訓

宋志二卷

未見

蓍卦考誤

一卷

存

朱子自序啓蒙曰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朱子自序考誤曰揲蓍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其前後反復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其旨而辨之者又大失焉是以說愈多而法愈亂也因讀郭氏辨疑爲考其誤云

陸游曰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爲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爲說亦已大異讀者當自知之

陳振孫曰晦庵初爲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經爲本義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著揲蓍法大略兼義理占象而言啓蒙之目曰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凡四篇

陳淳曰自秦以來易幸全於遺燼而道則晦而不彰溺於象數者既牽合附會而失其源流泥於文義者又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至康節邵子之圖出於是乎伏羲之精畫卦以示者始可得而見伊川程子之傳出於是乎文王周孔之蘊因卦以發者始可得而明今晦庵先生本義之書發揮邵圖之法象申明程傳之旨趣本末兼該精粗具舉推本四聖所以作述本然之義而易道之盛至是無餘蘊矣

李方子曰先生於易推本書之本體辨三聖之指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

魏了翁曰朱文公易得於邵子爲多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以作

王應麟曰淳熙四年文公易本義成十二卷又爲諸圖冠首爲原象述旨明筮稽類警學五贊及筮儀附於末音義二卷十三年三月易學啓蒙成四篇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爲次又有蓍卦考誤揲蓍之法見於大傳郭雍爲蓍卦辨疑三卷熹謂疏家小失其指而辨之者又大失焉說愈多而法愈亂因爲考誤

王希旦曰善讀易者要識聖人畫卦作易來處無非太極河圖理數自然之妙則繫辭啓蒙是其機括又須分別四聖之易通名卦義然後以本義程傳相參考沿流遡源由組探精分合看之遠近取之則數陳象列言盡理得上極天地自然之易於是始信易與天地準窮理盡性開物成務內聖外王之學備於斯

周密曰朱子語錄云某作易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子彖辭中發之如此乃不失文王本意但未暇整頓爾向見老人括蒼葉大慶云晦庵此語似乎不滿孔子彖辭之意別欲與文王重作彖辭無奈何孔子已作了故不得已言却於孔子彖辭發之爾晦庵聰明過當古人說話無一個中他意雖孔子彖易之辭亦不然之也

胡一桂曰自漢儒始變亂古易至有流爲術數之歸而卒大亂於王弼且雜以虛無之論古易遂晦蝕於天下寥寥千載孰覺我人太極有圖易通有書發往古不傳之祕開萬世理學之源斯道始有繫屬迨夫易傳寫胸中之成書皇極具經世之大法正蒙闡象

數之條目是雖古今變亂未就釐正而術數虛無之學爲之一洗古易粲然復明未幾陋儒妄作異端蠭起易置圖書指斥邵子冒僞著述易道又幾晦蝕朱夫子勃興探前聖之精微破俗學之繆妄本義啓蒙有作而後古易復明於後世嘗謂孔聖以來朱夫子有功於易斷斷乎其不可及者蓋以本義之爲書也圖書位定而天地自然之易明先後天卦分而羲文之易辨二篇十翼不相混雜易經始爲之復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兩言以蔽之曰象占而觀玩不涉虛無至於崇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發於坤初六之爻者不過數語而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紀易之要領直包括無遺憾此本義不可少於天下也啓蒙之爲書也本圖書則揭天生神物章而易之本原正原卦畫則表易有太極章而易之位列明明蓍策則發明大衍章而掛扐之法定考變占則博取左氏傳以明斷例而吉凶趨避之見審合四篇大旨壹皆寓尊陽之微意而小人盜賊不得竊取而用此啓蒙不可少於天下也　又曰朱子於易有周易本義復古易一十二篇之舊發明象占之學有易啓蒙四篇發明圖書卦畫蓍策變占之要又有蓍卦考誤有論濂洛諸儒易學有辨蘇氏易有論魏伯陽參同契又爲之注及辨麻衣子華子關子明諸家易學之僞先生嘗謂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易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故先生解易只以卜筮爲主就象數上理義自見而立卦生爻之因先後之別一本之康節邵子使人得窺四聖人心傳之祕旨其功甚大也

王浩翁曰紫陽夫子以爻變多寡順而列之以定一卦所變之序又以乾卦所變之次引而伸之爲六十四卦所變相承之序然後次第秩秩然各得其所雖出於焦延壽而比焦尤密

董鴻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王輔嗣去三而存一於道闕晦庵知其爲非所以本義啓蒙各以卜筮言之然雖知其爲卜筮之道而不知其所以爲卜筮之道不過復以理言之則亦何異於輔嗣哉

熊良輔曰古今易說傳千有餘家據所見聞由宋以前何啻百家由宋以來亦二百家矣或見其書而取之或見其書而未暇徧覽或見其姓名而不及見其書或有其姓名而亡其書是何學易者之多也雖然天地之間理一而已易自朱子而本義大明象占義理殆無餘蘊則夫千有餘家之說縱或有之徒蔓辭耳雖多亦奚以爲

董眞卿曰朱子周易本義上下經二篇十翼十篇前述九圖後附五贊筮儀其書以淳熙四年丁酉歲成凡分經異傳盡從東萊呂氏所定非但取其章句之近至若正文亦多從古易繫辭諸篇分章亦不盡從呂氏也

吳師道曰自漢魏以來王輔嗣之說單行雖未盡善而數百年實宗之至宋而邵子闡伏羲之祕程子衍周孔之文朱子又發明易專爲卜筮作融會義理象數之旨說者無以復加矣

朱升曰易爲卜筮而作朱子所以融會程邵之說而發明易之本旨也九圖之冠於本義者傳於古也六圖之特筆於啓蒙者所以推邵子一生二之義與程子加一倍法之說同也

薛瑄曰程子之易主孔子朱子之易主邵子　又曰朱子本義依古易次序自爲一書不與程傳雜最可見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後儒摘以附程傳之次失朱子之意矣　又曰朱子本義簡切明白深得聖人作易之意

洪常曰周易序次有古經今經之異程子因今經作傳朱子因古經作本義後世以本義附於傳而一之故今本義之序亦今經也奉化邑庠教諭成君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乃獨刻本義傳於世

錢一本曰朱子於四書集註悔其誤己誤人不小又欲更定本義而未能後人以信守朱說爲尊事朱子此徒以小人之心事朱子耳

郝敬曰朱元晦本義直欲懸空說影俟占者自合究竟將易作卜筮之書而其說愈隘　又曰元晦以易道潔靜精微祇可懸空說影不得將人事搭配及作本義三百八十四爻搭配三百八十四人占者是自背其說也

吳肅公曰王弼以老莊虛無之學害道之論至淆亂經文程子一代大儒其著易傳曾不之釐正迨朱子始用東萊之說悉復古本名曰本義明初取士以詔學官永樂儒臣編大全則兼采程朱而書仍鄭本惜乎當時未有能正之者然朱子本義之書自若也至成化時教諭成矩始刊今易注從朱而書則從鄭襲名爲本義其實非朱子之書功令所在家沿戶習而易之古本益廢然無有問者矣

顧炎武曰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象傳上

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各一篇自漢以來爲費直鄭玄王弼所亂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本義始依古文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爲書永樂中修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其凡例曰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是也於是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混亂彖卽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放此此乃彖上傳條下義今乃削彖上傳三字而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二字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所本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卽監板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爲朱子次序相傳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

黃宗炎曰本義卷首所載蒙雜不倫邵氏先後天圖以外又收乾爲天坤爲地等八段是京氏易傳之所謂遊魂歸魂子寅辰午申戌丑卯巳未酉亥也後世火珠林因之與揲蓍四十九策之法迥乎不同又不明言其故亦何所取義而贅之於此其六十四卦歌括及三連六斷之類豈可錯諸學士簡編之內況又綴以堆積無稽之卦變圖誤矣

陳廷敬曰程子作易傳因王弼本未暇更正嵩山晁說之攷訂古經釐爲八卷東萊呂祖謙則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朱子本義從之故朱子曰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按朱子此言載於本義篇端蓋幸古經之復正也明永樂時修五經大全易則從程傳元本而本義則以類從夫以程子未及更定之經取朱子從古經說易之辭割裂參錯於其閒使古經已正而復亂其最繆戾者簡首仍載朱子幸古經復正之說而又不言其從古經之故是則所謂復孔氏之舊者果安在乎至使前賢之意乖剌不明蓋於今三百年未有能正之者成化閒奉化學教諭成矩謂世之讀易者先本義而後傳遂獨刻本義行世今家傳戶誦者成矩之書也夫朱子因古經作本義明初以本義參附於傳而一之仍從今經已失朱子之意矣然猶曰未專朱子之書也今矩所訂儼然朱子之書而不考其本末顚錯淆亂則尤爲朱子之罪人矣矩之陋無足深責然以一俗士亂聖經而舉世人莫有正之者豈不可慨也哉

按程子易傳依王輔嗣本朱子本義用呂伯恭本原不相同自克齋董氏合之移朱子本以就程子之書明初兼用之取士其後學者多置程傳專主朱義於是姑蘇成矩叔度爲奉化教諭削去程傳乃不更正以從朱子之舊當新鋟時楊文懿守陳序之有云是編異朱子元本亦以便士也好事者何容喙哉文懿蓋心非之而不能奪也今用之三百年習易者茫然不知本義元本若矩者豈非朱子之罪人與

朱文公易說

二十三卷

存

董眞卿曰文公孫鑑子明集語錄爲易說二十三卷淳祐壬子序之鑑仕至吏部侍郎湖廣總領

楊士奇曰晦庵先生易說二十三卷分爲三冊先生於易自本義啓蒙之外凡雜著及門人所記口授之言其精義皆在此書蓋先生之孫鑑所會粹而學易之士所不可無者

徐乾學曰文公易說公適孫子明守富川時所輯淳祐中鋟板蓋取門人記錄問答之語會粹而成多與本義啓蒙相發明大有功於學者嗣後董正叔胡庭芳董季眞各有采輯皆是爲之權輿也

陳氏淳周易講義

三篇

存

陳宓志墓曰先生諱淳字安卿漳之龍溪北溪人淳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該除特恩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以恩循修職郎

按北溪先生易說一曰原畫二曰原辭三曰原旨

林氏至易裨傳

宋志一卷通考二卷外篇一卷

存

至自序曰易之爲道生生而不窮其蓍之卦變皆本於氣數之自然非私智之能及乎昔河南夫子爲易傳一書使學者因辭以達義象數之說夫子雖未嘗言亦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今世之言易者往往喜談象數或出之智或摭先儒之說牽合傅會似若可驗者然其巧愈甚其失彌遠不知易之所謂象數者初不若是其紛紛也至不佞竊有意於此輒本之易大傳爲裨傳二篇曰法象曰極數曰觀變法象則本之太極極數則本之天地之數觀變則本之蓍之十有八變是三者大傳之中嘗言之矣惟其論太極者惑於四象之說而失卦畫之本論天地之數者惑於圖書之文而失參兩之宗論揲蓍者惑於掛扐之間而失陰陽之變今各釐而正之使不失其條理則知象數皆自然而然果非私智之能及也至於數變之說曰反對曰相生曰世應曰互體曰納甲曰變爻曰動爻曰卦氣謂非易之道則不可謂易書在於是則非也要之易道變通不窮得其一端皆足以爲說以其大傳未嘗有言故亦總其大略以爲外篇或曰子之於易皆本之大傳是也而諸儒之說皆略之毋乃自謂是不韙也蓋易雖寓之象數孰知論象數者至大傳而無餘矣凡大傳之所不言亦何敢言哉故寧得是不韙而不辭也

陳振孫曰至撰凡二篇曰法象本之太極曰極數本之天地之數曰觀變本之揲蓍十八變外篇則曰反對世應互體納甲卦氣之類凡八條

陳泰曰林先生字德久松江府人宋淳熙釋褐魁官至祕書登晦庵朱先生之門是書乃廣田使康公出授士子今太守劉公命鋟於嘉興郡學傳示學者云

趙氏善佐易疑問答

佚

姓譜善佐字佐卿宋室宗子居邵武累官知常德府嘗受學於張敬夫又從朱元晦游

潘氏柄周易集義

六十四卷

未見

閩書潘柄字謙之侯官人受學朱子有易解尚書解學者號瓜山先生

何氏鎬易集義

佚

閩書鎬字叔京邵武人潭州善化令學者稱臺溪先生有易論語說朱文公稱其可傳

閩大紀鎬龜津先生兌之子以父蔭爲安溪主簿與朱子爲友後調善化令未至卒

許氏升易解升閩大紀作弁

佚

閩書許升字順之同安人從朱文公遊最早文公稱其恬淡靜退無物欲之累所著有孟氏說禮記文解易解等書

董氏銖周易師訓

未見

董真卿曰銖字叔重槃澗先生饒州德興人朱子門人登嘉定戊辰第迪功郎婺州金華尉黃勉齋誌其墓

詹氏體仁周易象數總義

一卷

佚

真德秀狀曰體仁字元善其先固始人遷建之武夷中進士乙科光宗朝爲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以感動上意其略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堙鬱煩憒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官至司農卿

徐氏僑讀易記

三卷

佚

王褘曰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十四年進士受業朱子之門累官集英殿修撰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謚文清著讀易記三卷讀詩紀詠一卷

劉氏爚易經說

佚

真德秀曰公蚤受學於屏山劉先生籍溪胡先生盡得義理精微

之蘊晦庵朱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公出入其門切磨講貫者數十年視他從游之士爲最久而所造爲獨深其學粹然一出於正

閩書爚字晦伯建陽人乾道八年舉進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兼講讀號雲莊居士卒謚文簡

江氏默周易訓解

六卷

佚

姓譜默字德功崇安人乾道五年進士歷安溪光澤尉後知建寧縣嘗從朱文公遊有易訓解四書訓詁各六卷

孫氏調易解

十卷

佚

閩書孫調字和卿福寧州人其學得朱子之傳以排擯佛老推明聖經爲本所著易書詩解中庸發題共五十卷學者稱龍坡先生

鄭氏文遹易學啓蒙或問

佚

閩書鄭文遹字成叔福州人嘉泰甲子貢士朱文公嘗命編次喪禮著有易學啓蒙或問春秋集解喪禮長編

馮氏椅厚齋易學

宋志五十卷

未見

宋史椅字儀之南康都昌人家居授徒所著易書詩語孟太極圖西銘輯說孝經章句喪禮小學孔子弟子傳讀史記及詩文志録合二百餘卷

中興藝文志寧宗嘉定十年馮椅爲輯注輯傳外傳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爲注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爲贊曰以繫辭之卦卽爲彖繫爻之辭卽爲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又改繫辭上下爲說卦上中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篇云

董真卿曰按朱子謂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統名曰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傳爲說卦蓋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爲多恐不得名之說卦也此足以辨馮氏之非

胡一桂曰馮厚齋講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云箕字蜀本作其字此繼統而當明揚之時之象其指大君當明揚之時而傳之子則其子亦爲明夷矣又謂文王作爻辭移置君象於上六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子繼明夷之治利在於貞明不可以復夷也後世以其爲箕遂傅會於文王與紂事甚至以爻辭爲周公作而非文王蓋箕子之囚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李隆山深然其說

何孟春曰厚齋馮氏輯易注本吳斗南頗與朱子異

楊時喬曰漢初得說卦三篇後以上下二篇混作繫辭宋吳仁傑以今繫辭上篇爲說卦上繫辭下篇爲說卦中今說卦爲說卦下馮椅易輯如之說卦始全而以俗所作大象上下者復正爲繫辭上下於是繫辭說卦各復其舊矣

蔡氏淵周易經傳訓解

四卷

存止三卷

第沉後序曰聖人以體天地之撰以類萬物之情而與造化並者其功用固無倫也及其至也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無遺而反有以主乎造物者其功用之博約道體之精微豈苟簡拘泥者所能讀哉漢唐傳注者數百家大抵泥於文辭淫於術數雜以荒唐之說未眞得聖人之心者迨至皇朝邵子始明象數之源程子斷以義理之正先師文公先生先父西山先生又推衍以致其極伯氏節齋蚤受是書沉潛反復積之有年精神之極神明通之著爲訓解意言辭象分爲四卷數有條目其言平易而精深簡潔而該貫夫深莫深於象數而象數於是而益明微莫微於義理而義理於是而益著鉤深闡微誠若極思而後得者自然至於聖人無思之妙凡伏羲之卦文王之彖周公之象孔子之傳如星之陳四面布列旋遶居仰如日之升大明普照周遍華夷故卽卦爻推其義彖象傳辭皆可逆而知之也至於易有太極之說知至知終之義正直義方之語皆義理之大原爲後學之至要實發前賢之所未發者其書之作也亦奇矣與學者授受於講論之間毫分縷析衆物之微超然揭指曉諭使人開心明目獲見羲文周公於數千載之上忘其身世生於數千載之下是以求其書者日衆友人詹樞懼傳寫之差訛舛之謬故謹録之以廣吾兄之傳以予習聞其說俾爲序引顧沈小子何足以發揮而播揚之然書之成也不

易讀其書者可以易而得之乎理愈精言愈約惟深味者能得之不敢傳書之首端附著其說如此以與四方學者共講焉庶乎有以得其中之旨趣矣

陳淳曰蔡伯靜易解大概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析覺太細碎又曰節齋易解雖訓詁紬繹詳於本義而義理要歸未能遠脫王韓老莊之見

王應麟曰離九三鼓缶而歌蔡伯靜解云當哀而樂也大耋之嗟當樂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爲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於古注

董真卿曰淵字伯靜號節齋建安人西山文節公長子也其書經二篇以孔子大象置逐卦辭之下彖傳又置大象之後小象置各爻辭之後皆低一字以別卦爻辭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亦低一字書又有卦爻辭旨論六十四卦大義易象意言雜論卦爻十翼象數餘論雜論易大義開禧乙丑自序

易象意言　卦爻辭旨　大傳易說　象數餘論　古易叶韻

俱佚

葉氏（味道）周易會通

佚

閩書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味道其先括蒼人居建陽之後山師事朱文公嘉定十三年進士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卒贈文修所著有四書說大學講義易會通

戴銑曰一統志溫州有葉味道處州有葉賀孫皆朱子門人而事業微有不同蓋本一人誤析而爲二也

戴氏（蒙）易說

佚

溫州府志戴蒙字養伯永嘉人更名埜中紹興庚戌榜進士調麗水尉棄官從朱子於武夷尋以原名復官

吳氏（昶）易論

佚

程敏政曰淳熙丙申文公以掃墓歸婺源先生率先執經館下久之僞學黨作弟子多更名他師而先生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學文公深嘉之先生所著有易論及書說八十卷

戴銑曰昶字叔夏號友堂休寧人朱子門人所著有易論書說

林氏 學蒙 易解

佚

姓譜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永福人從朱文公學因築室龍門庵講明道德性命之旨鄉人師之

陳氏 文蔚 易傳

佚

張時雨曰克齋先生名文蔚字方卿信州上饒人因同鄉余正叔得師朱子其學以求誠爲本以躬行實踐爲事著書立言俱得朱子旨趣隱居丘園累徵不仕

經義考卷二十一

經義考卷三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三十一

何氏（萬）易辨

通考三卷

佚

淵源錄

通考三卷

佚

中興館閣錄萬字一之長樂人淳熙四年正月除著作郎

陳振孫曰三山何萬隆興元年進士仕爲都司知漳州易辨三十三篇大抵多與先儒異淵源錄者蓋其易解未成書僅有乾坤二卦而已萬受知阜陵官至右司郎中知漳州

李氏（舜臣）易本傳

宋志三十三卷

佚

宋史李舜臣字子思隆州幷研人乾道二年進士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遷宗正寺主簿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坎離中畫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爲學者稱之所著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

陳振孫曰其自序以爲易起於畫舍畫無以見易因畫論心以中爲用如舍本卦而論他卦及某卦從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洪景盧爲之序

王應麟曰李舜臣易傳迹坎離之從中起較震巽之偏而不中謂舍本卦而論他卦爲不然謂某卦從某卦來爲妄

胡一桂曰西蜀隆山李先生傳於明象者也其論坤卦直曰乾既稱馬坤不得不稱牝以別之殊不知彖文王所作文王彖乾何嘗稱馬而顧於坤乃稱牝以求別於乾也此亦祖說卦以爲論其失甚矣　又曰隆山先生周易本傳十三卷淳熙己亥自序大概謂易原起於畫有畫故有卦與辭隨辭釋義汎論事理不復推之於畫以驗古聖人設卦命辭之本意失之遠矣故今所著皆因畫論心主文王孔子之學以推衍大易之用此其大旨也其間發明甚多說象有功但不絕言占耳

倪氏（思）易訓

宋志三十卷

佚

易說

二卷

佚

館閣續錄倪思字正甫吳興人乾道二年進士及第淳熙十四年除著作郎十六年爲將作少監

陳振孫曰禮部尚書歸安倪思正父丙戌進士戊戌宏詞受知阜陵早登禁直紹熙閒遂位法從剛介不苟合慶元嘉定屢召屢出端平初詔以先朝遺直得諡文節

蔡氏（戡）易解

佚

中興館閣續錄戡字定夫

興化府志蔡戡莆田人乾道二年進士官寶謨閣直學士

陳氏（炳）易講義

五卷

佚

金華府志陳炳字德先義烏人乾道丙戌進士爲太平主簿

馮氏（誠之）易英

十卷

佚

魏了翁志墓曰誠之字明仲乾道四年鄉舉授迪功郎調江油縣尉

王氏（時會）周易訓傳

佚

陸游誌曰時會字季嘉奉化人乾道五年進士自台州司戶參軍歷袁州州學教授知會稽縣最後終於長沙銳意經學有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酒辨疑凡數十百卷

劉氏（光祖）續東溪易傳

佚

真德秀志墓曰光祖字德修其先句容人居簡州登進士第官右文殿修撰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州府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玉

隆萬壽宮公從族父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其在房州謫居無事取
東溪所傳易續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續之始蹇
中興館閣續錄光祖乾道五年進士

史氏彌大易學指要
佚
寧波府志史彌大字方叔鄞人登鄭僑榜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封
奉化郡侯

范氏飛卿易辨
佚
南昌府志飛卿字升甫豐城人乾道中鄉薦授龍陽主簿有易玄
虛辨

丘氏巽之易原
佚
魏了翁曰巽之居嘉之夾江淳熙元年舉於禮部貫通古今論說
諸子有詩總易原

陳氏造易說
一卷
存載江湖長翁集
申屠嗣志墓曰造字唐卿高郵人淳熙二年登科官淮南西路安
撫司參議官自以無補於世置江湖乃宜遂號江湖長翁
按陳氏易說首无妄次屯次同人次大有次豫次蒙次需
次夬次姤次小畜大畜次復次噬嗑次萃次比凡十五卦

楊氏大法易說
佚
金華志楊大法字元範武義人淳熙二年進士歷國子祭酒兵部
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府

商氏飛卿周易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館閣續錄商飛卿字翬仲台州臨海人淳熙二年進士慶元四年
除祕書丞五年爲著作郎

胡氏有開周易解義
宋志四十卷
佚
館閣續錄胡有開字益之建昌南城人淳熙二年進士開禧元年
除祕書郎三年致仕

楊氏炳易說
佚
閩書炳字若晦晉江人淳熙二年進士官左司諫累遷中書舍人
權吏部尚書開禧三年除寶謨閣直學士奉祠自號餘溪居士

義氏太初周易集注
五卷
佚
湖廣總志義太初字仲遠營道人淳熙戊戌進士歷典高瓊二藩

葉氏適周易述釋
一卷
未見
溫州府志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戊戌廷對第二人官至寶文
閣學士卒諡文定

林氏應辰易說
佚
溫州府志應辰字渭遠平陽縣人淳熙戊戌登第監尚書六部門
著有易說

戴氏溪周易總說
宋志二卷
佚
館閣續錄戴溪字肖望溫州人淳熙五年同進士出身嘉定三年
以太子詹事兼祕書監四年權工部尚書
陳振孫曰每卦爲一篇溪嘉定初爲東宮端尹作此以授景獻

呂氏凝之易書
四十卷
佚
玉海淳熙八年八月知閬州呂凝之上易書四十卷上問輔臣周
必大奏曰此本邵雍之學蜀人張行成推衍之凝之必講學於行
成上曰行成所著頗略必大曰凝之配年以卦爻所以加密

王氏宗傳童溪易傳
三十卷
存

宗傳自序曰易不可以易言也蓋自漢魏以來世之言易者特多於他經而其失也比之言他經者亦多此其故何也易而言之之故也夫人之情有所難乎此也則必有所畏謹乎此而後獲免輕譏乎此之失苟惟有所易也則將爭奇競巧而不知中庸之爲至德騁私任臆而不知正直之爲王道如是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貿貿然不知朱紫苗莠之固有其辨而吠聲覘影之流始受其誤矣昔者夫子蓋嘗致謹乎此也觀其言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學易而可以無易之過此豈童心淺識者之所能爲也故聖如夫子亦曰吾猶有待焉耳聖人之心其不敢有所易如此也而客有註易與本草孰先之問爲陶隱居者則告之曰易先其說曰註易誤不至殺人本草誤人有不得其死者嗚呼自斯人不至殺人之言一發而易之誤自此始矣世之輕譏是經者始紛紛矣夫豈知本草誤誤人命註易誤誤人心人心一誤則形存性亡爲鬼蜮爲禽獸將無所不至其誤不亦慘於殺人矣乎隱居之言曰本草誤人有不得其死者殊不知註易誤人有不得其生者可謂智乎或曰若之何而可以無易之過如吾聖人之學易矣乎曰竊嘗聞之綱一舉而目張領一挈而裘順天下之有是物也孰從而然歟是故有所謂形而上者之制乎命而後是物也得以肇其長短大小之形吉凶消長之變世之言易者孰不曰捨是數不可以言易也捨是象不可以言易也而聖如夫子亦必曰是數與象易所不廢也然所以爲是象與數者或不知其說焉則自一以往而有不可勝計之數自形色貌象以往而有不可勝計之象雖夫子亦未如之何矣何也聖人之於易徒知據乎其會而已矣據其會則凡憧憧於吾前者莫吾眩也聖人之於易也徒知立乎其顯而已矣立其顯則凡紛紛乎吾下者莫吾廋也然則是數也是象也不知務其所以然之說也而可乎夫苟捨是而役役於不可勝計之地此夫子所謂易之過也然則捨數與象不可以爲易而其過也乃數與象也則金石草木所以爲本草也而其殺人也乃金石草木也天下同知本草誤誤人命而不知註易誤誤人心吁亦異哉余不敏一經之教寒以周旋有日矣然學愈久而心愈雜故雖疲神勦思於此非不勤且至也而未嘗敢下輕譏之筆雖然抑嘗思之加我之年亦行甫及矣進無用於時退無補於身不於此時也而有所勉焉豈其志歟若夫所謂大過亦不敢自謂果可無也顧就有道而正焉

林焞序曰性本無說聖人本無言童溪之論性然也易盡性書也而何至於多言我知之矣六丁劫易在天三爻吞易在人天而人之易其顯乎余與童溪生同方學同學同及辛丑第知其出處甚詳公性能酒飲已輒論易嘗曰吾遠祖文中不善辨爲負苓者詛使與我遇當瞠目張膽滅其苓而譏之曰爾不有於人又何有於身自是與人言易不倦而於二繫爲詳出其門者十九青紫既第之三年教授曲江越二年而書成大書其影曰三年之卷易書自謂無愧三聖其篤於自信者歟公性王諱宗傳字景孟世謂天下王景孟則其人也開禧更元族子駉客武陵以書來曰劉君日新將以童溪易傳書鋟天下後世叔大夫父嘗序是以序

潛說友曰宗傳淳熙八年進士

董真卿曰宗傳字景孟臨安人太學上舍易傳三十一卷淳熙丙午林焞作序

閩書王宗傳寧德人教授韶州有易傳行世

按林焞亦寧德人淳熙八年與宗傳並舉進士焞序稱與童溪生同方學同學同及辛丑第則宗傳爲寧德人無疑鄱陽董氏以爲臨安人誤矣

陳氏（舜申）易鑑

佚

閩書舜申字宗謨連江人舉淳熙十一年進士歷衡陽秩歸教授累遷知漳浦入爲著作郎參議淮閫未赴卒

鄒氏（安道）易解發題

佚

江西通志鄒安道臨川人淳熙進士官止金壇丞深於易作易解發題立詞精切學者宗之

薛氏（紱）易則

十卷

佚

中興館閣續錄薛紱字仲章嘉定府龍游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嘉定四年除祕書郎

曹學佺曰紱廷對極言韓侂胄之姦坐劾去與魏了翁講明易學號符谿子

趙氏（汝談）周易說

宋志三卷

佚

宋史趙汝談字履常淳熙十一年進士宗正少卿權吏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國史修撰以所注易進講其論易以爲爲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爲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洪範非箕子之作詩不以小序爲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傳會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所著有易書詩論語孟子周禮禮記注

陳振孫曰南塘易說專辨十翼非夫子作其說多自得之見

易氏祓周易總義

二十卷

未見

易學舉隅

四卷

未見

館閣續錄易祓字彥章潭州寧鄉人淳熙十一年上舍釋褐出身慶元六年八月除著作郎九月知江州

陳章序曰易以總義名者總卦爻之義而爲之說也昔者聖人作易得於仰觀俯察者八卦之畫而已後有聖人者作重之以爻繫之以辭貫天理於人事之中而後知有顯必有微有體必有用惟能識義理之總會然後卦爻之指歸可得而明也山齋易公先生蚤歲讀易講明是理久矣嘗舉大綱以示學者曰大易者元氣之管轄也聖人者大易之權衡也先生之學其梗概見於乾坤畫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則自元而至於貞坤則自貞而反於元此天道所以流行而不息先生於二卦首發二理然則濂溪周子所謂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者先生固已默會之矣元亨利貞至理无妄於是乎始萬善於是乎出天下之事於是乎標準易之六十四卦皆是物也先生侍經筵日嘗以是經進講燕居之暇復取是而研究之閱二十餘年優柔厭飫渙然冰釋於是略訓詁而明大義合諸家之異而歸之於一每卦各列爻義總爲一說標於卦首欲其倫類貫通而學者有所考明焉既又爲舉隅四卷頁象與數爲之圖說蓋與此書可以參攷云

趙希弁曰右山齋易祓彥章所著也陳章季直爲之序易學舉隅亦祓所著備疑之說附於後

胡一桂曰易學舉隅四卷嘉定四年二月朔自題其書總義紹定間侍經筵日嘗以是編陪講

戚如梓曰長沙易公著易舉隅於先儒所未言發明尤多

董真卿曰山齋周易總義門人陳章序之

按春陵樂雷發謁山齋詩云淳熙人物到嘉熙鼎說山齋亦白髭細嚼梅花看總義只應姬老是相知蓋山齋於易周禮皆有總義也二書儲藏家多著於錄特予未之見耳

鄭氏鑑周易注

佚

鄭思孝曰先高叔祖諱鑑字自明號植齋贅於丞相陳正獻之家遂居於莆事孝宗朝忠藎極諫當時晦庵南軒東萊艾軒諸公深敬之三十歲釋褐二十八卽世今所存者惟經易一部

丁氏鋑易通釋

佚

南昌府志丁鋑字仲能新建人領淳熙慶元嘉定三舉官曲江縣簿與陸子靜爲友朱元晦知南康軍聘掌教白鹿書院不就時號寶天先生著易通釋書辨疑春秋要辨

朱氏實易說舉要

佚

金華志朱實字仲文義烏人受學於呂祖謙唐仲友中紹熙四年進士第二人累官左正言左司諫兼侍讀權吏部侍郎

陳氏億易傳發微

未見一齋目有之

閩書億字長明連江人舜申子紹熙四年進士終朝請郎知宜州所著有易傳發微

袁氏聘儒述釋葉氏易說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葉正則爲習學記言易居其首門人建安袁聘儒述而釋焉聘儒紹熙進士

經義考卷二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三十二

葉氏秀發易說

佚

金華志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唐仲友中慶元丙辰進士知高郵軍

葉氏曾易解

佚

赤城志葉皆字孟我臨海人慶元二年特科終寧國主簿

李氏起渭易說

佚

眞德秀志墓曰同年李肖望名起渭擢慶元五年第歷澧州戶曹教授辰州安豐令就知縣事改宣教郎丐崇道祠官以歸改奉仙都祠有易說中庸大學要語春秋集解與雜論著合百餘卷

蘇氏竦易解

佚

閩書蘇竦字廷儀海澄人慶元五年進士肇慶推官集先儒詩易三禮傳以己見折衷之

李氏過西溪易說

十二卷

存

馮椅曰西溪易說多所發明然以毛漸三墳爲信誤矣

胡一桂曰西溪易說於乾卦彖辭下便掇入彖傳彖傳內便掇入文言釋彖處繼以大象又分爻辭附於小象又附入文言今姑載初九一爻於此初九潛龍勿用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文言曰潛龍勿用下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至是以君子勿用也坤文言亦然古易至此汨亂無餘矣

董眞卿曰過字季辨興化人易說十二卷慶元戊午自序謂幾二十年而成

張雲章曰過晚喪明棄科舉授徒其易說多有可采書成時有自序今抄本失去

魏氏了翁周易集義

宋志六十四卷

存

中興館閣續錄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慶元五年進士及第

方回跋曰僉書樞密院事魏文靖公鶴山先生了翁華父前乙酉歲以權工部侍郎坐言事忤時相謫靖州取諸經註疏摘爲要義又取濂洛以來諸大儒易說爲周易集義六十四卷仲子太府卿靜齋先生克愚明已壬子歲以軍器監丞出知徽州刊要集義置於紫陽書院至丙子歲書院以兵興廢書版盡毀尋草創新書院於城南門內獨集義僅有存者今戊子歲山長吳君夢炎首先補刊會江東詳刑使者太原郝公員弼深嗜易學謂聖人之經得濂洛而後明五經論孟之原非此諸大儒明之則終於不明又非有如文靖公因槩閱僻類聚成篇則世之學者亦無從盡知之也欣然劃資相工得回所藏墨本率總府郡類協助兩山長及書院職事生員醵泉訖役半年而畢甚矣易道之難明也自漢至今說易何啻千家王弼孔穎達註疏單行朱文公嘗深闢之讀者亦鮮李鼎祚易百家解義間見子夏京房虞翻陸績蜀才之說及鄭玄互體殆無復讀之者天啓斯文濂洛有作周元公曰无極而太極謂太極無形而有理以明易有太極之旨不可以迹求而翼之以通書爲臨川陸學者肆爲強辨則不可與讀易邵康節始因大傳分言伏羲先天文王後天如兩儀四象乃伏羲畫卦次第陽一陰二爲兩儀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爲四象惟文公獨得其傳爲永嘉葉學三山林學者別爲臆說則不可與讀易程純公正公師元公其說易張橫渠撤皐比以避之正公嘗教人讀王弼胡瑗王安石易伊川易傳出則已削三家之疵而極其粹苟猶泥於三家而不求之程傳者則不可與讀易純公正公皆嘗聞康節加一倍法而正公不屑於象數惟專於義理故文公謂邵明羲易程演周經蓋欲學者合邵程而爲一也豈惟邵程當合爲一藍田呂與叔初師橫渠後與上蔡謝顯道廣平游定夫龜山楊中立在程門爲四先生乾用九坤用六凡例惟與叔歐陽文忠公及文公三人知之漢上朱子發本程傳而加象數和靖尹德充登正公門最後將易實授以易傳其論生卦惟許康節五峯胡仁仲得之上蔡傳之南軒張宣公而東萊呂成公與文公宣公相友文公於是集諸儒之大成易本筮占乃述本義啓蒙圖說多得之邵學者不於此

混融貫通焉則亦不可與讀易文靖公之在渠陽欲以東萊讀詩記爲讀易記謂辭變象占乃易綱領而繇彖象爻之辭畫爻位虛之別互反飛伏之說乘承比應之例一有不知則義理闕焉是書濂流洛泝凡十六家合爲一觀之而易道備矣先是温陵曾穜刊易粹言七家中有郭兼山易文靖公謂忠孝易書去程門遠甚白雲論起絶迹程門殁不設奠故并其子雍曰白雲易者黜之臨邛張行成文靖公鄉人爲邵易註解通變經世觀物等書世稱七易疑文公未之見別爲一支以備旁考今文靖公集百卷明易之義者二百三十章有奇易學最精嘗與參知政事西山真先生德秀希元文公門人輔廣漢卿相講磨渠陽山中苦於書不備友難得是書猶欲有所裨益而未爲序引者此也雖然聖如仲尼天不使之居周公之位大儒如濂洛諸老天亦不使之得路於一時而使之立言於萬世其有以夫權遠柄國二十七年窮侈極謬屏文靖公臥五溪窮處踰七稔不如是後世焉得是書而讀之至元二十五年十月既望

董真卿曰鶴山先生僉書樞密院事謚文靖公周易集義六十四卷其書自周子邵子二程子張子呂氏謝氏楊氏尹氏游氏胡五峯朱漢上劉屏山互朱子張宣公呂成公李隆山子心傳凡十七家他易不與如郭氏父子以背程門出之鶴山嘗曰辭變象占易之綱領而繇彖象爻之辭畫爻位虛之別互反飛伏之說乘承比應之例有不知則義理闕焉仲子充愿知徽州刊於紫陽書院至元戊子補刊

吳師道曰魏公集義自周程諸門人下及朱呂淵源所自可以參觀但其取漢上朱氏以備象數一家未免蕪雜

毛氏（璞）易傳

十一卷

未見

胡一桂曰廬州毛璞字伯玉嘗持潼川憲節易傳十一卷嘉泰元年自序略云始涉其流稍出己見參以諸家之長讀之三十年知先儒之說與前日所見皆未也觀象畫卦以定其名因卦分爻以盡其變此名與此卦相當此辭與此爻相得而因以得羲文周孔之心又有外傳易辨歷詆先儒之失似亦有理然所略取者王弼二蘇蓋所學異也

周密曰伊川不滿宣仁故注易黄裳元吉有云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后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毛伯玉著易傳乃大闢其非曰甚哉正叔之陋也臣子於君父皆陰也羿莽是已何必專以女媧武氏當之必以婦人爲陰此兒童之見爾

黄氏（龜朋）周易解

佚

閩書龜朋字益甫泉州德化人嘉泰二年進士除潮陽簿歷梧州推官廉州教授

宋氏（闓禮）易解

佚

姓譜闓禮字叔履龍溪人嘉泰中教授敘化二州改承奉郎轉奉議郎知海陽縣

徐氏（雄）易解

佚

金華府志徐雄字子厚東陽人開禧元年進士累官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

艾氏（謙）易學理窟

一卷

佚

劉宰志墓曰嘉定初元六月京口鄉先生瀹軒艾公卒先生開門授徒垂三十年粹然其和粲然其文見者知其全德君子故父兄勉其子弟子弟請於父兄來學者肩摩袂屬既戶外屨滿無所容席則擇其已成立者時其課程使歸而求之故泰興大夫杜公士英故吳興郡博士陳公珙金陵郡博士田公曉浙東部從事葛公師心皆以鄉先生爲後進師然門人無出先生右者先生諱謙字益之嘗手編易學理窟一卷藏於家

鎮江府志丹徒艾謙嘗舉於鄉學者稱瀹軒先生

按李氏學易記引京口先生易解不知姓氏或者即其人

與

王氏（宗道）易說指圖

十卷

佚

寧波府志王宗道字與文奉化人嘉定元年進士爲江東提刑司幹官

王氏太沖易爻變義

佚

興化府志王太沖字元遠莆田人擢嘉定元年第歷考功郎中兼禮部郎中知汀州

楊氏忱中易原

九卷聚樂堂作三卷

未見

金華府志楊忱中字德夫義烏人嘉定戊辰進士累官朝請大夫知蘄州著易原二卷

吳氏淵周易解

佚

宋史吳淵字道父嘉定七年進士

宰輔表寶祐五年正月吳淵自觀文殿學士正奉大夫除參知政事

蔡氏齋基周易述解

九卷

佚

廣東通志蔡齋基字夢得連州人嘉定八年爲瓊州戶錄嘗著周易述解九卷安撫趙善馥東萊呂氏門人也見其書大喜進之於朝

李氏心傳丙子學易編

十五卷

闕

心傳自序曰始心傳年四十餘朋友爲言嘗讀易意忻焉樂之既而終日蒙然如眇者之視莫知易之爲何書也後十年復取讀之首求諸王氏書多所未喻次考張子書乃粗窺其梗槩最後讀程子書則昭然揭蒙矣程子之書義理之會也然其言猶若不專爲爻書而出於是以先君子本傳暨晦庵先生本義參焉而後聖人書卦命爻之情無復餘蘊矣顧諸先生之言尚有不能盡同者因復頗爲參釋隨日書之以備遺忘間有鄙見可以推明諸先生之說者亦附著之烏乎程子往矣先君子之學不肖孤不敢妄有稱贊晦庵書最後出世之學者往往未究其蘊而反以象占之說爲疑同志者於此傳有取焉然後知程朱二傳不可相無而晦庵之爲書其條理愈密其意味愈長誠未可以驟窺而輕識也乃若先君子之說則類多與晦庵合蓋先君子專自聖人書卦之意求之晦庵兼自聖人命爻之意求之此爲小異要亦相表裏耳　又序曰學易編十五卷起丙子月正元日盡是歲除夕凡三百八十有四日其間齋祠賓旅寒暑疾病事役居十之三爲工蓋二百八十日也按唐書藝文志易自卜商傳以下凡八十五家中興館閣書目百有十二家其說之多至於如此而近世爲是說者復數十家尚未著錄也然是編之作時取王氏張子程子與朱文公四家之傳而間以周子邵子及先君子之說補之自唐以上諸儒字義之異者亦附見焉其有得於心思可助諸先生之說者十一二也編成撫之而歎曰於虖易道遠矣上古之經莫尊於易而諸儒多以私意亂之蓋東周之時以象占言易而亂於支離兩漢之際以讖緯言易而亂於傳注魏晉之間以名理言易而亂於虛無近世以來以人事言易而亂於穿鑿皆易之蠹也蓋盈天地之間者理與氣而已矣然有是氣則必有是理有是理則必有是象有是象而後有是數有是數而後有是占有是占而後有是辭故易有聖人之道四而變象占居三焉變也者言乎爻之動者也象也者言乎卦之像者也占也者言乎蓍之決者也自伏羲作卦以前民用文王周公繫辭焉而明吉凶使後之人觀消息盈虛之理審進退存亡之義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自周之衰言易者寖失羲文之意而牽合破碎或反賁以爲亂故夫子作十翼專以義理明之其後讖緯之學興而飛伏互體之文壬遯九宮之說紛然並出皆託易以行世至王輔嗣乃獨辭而闢之其視兩漢諸儒可謂賢矣惜其溺於時好乃取莊老之妄以亂周孔之實故易之道終不明於世寥寥千載有程夫子出乃始以人事之實理明之其有功於易則已弘矣然程子之所傳者辭也辨吉凶者存乎辭而理固在其中矣而後之學者沿文生義各自爲說復失聖人繫辭之本意故晦庵先生出又專以聖人立卦生爻之大旨明之自程朱二子之書成而四聖人之道始大彰明較著而無所蔽矣顧恨世之學者未能窮經究是書往往以其一時推求考索測度夸鄙之言而反疑前賢終身篤學所思精微至到之論若是者愚竊大懼故復述其所聞識於編終以示子姓而同志之士可與共學者亦所不隱焉

高斯得跋曰秀巖先生近世大儒也世徒見其所論著藏於明堂石室金匱玉版遂以良史目之不知先生中年以後窮經道奧經

術之粹有非學士大夫所能及者又其天資強敏過絕於人如三禮辨二十餘萬言二百八十日而成學易編二百八十日而成誦詩訓亦踰年而成考訂鄭王孔賈之謬折衷張程呂朱之說精切的當有功於學者爲多斯得受業於門每念有以廣其傳者來守桐江首取詩易二書刊之與同志共其詩禮與諸書文字頗多尚嗣以壽梓云

俞琰跋曰此書係借閣德坊周家書肆所鬻者天寒日短老眼昏花併日而抄其可取者故不能端楷秀嚴乃隆山之子其書取王弼張橫渠程伊川郭子和朱晦庵而求其是又以其父隆山之說證之或又附以己見中間儘有可取

館閣續錄李心傳字微之隆州人寶慶二年正月以布衣召三年特補從政郎差充祕閣校勘紹定二年特與改合入官四年特賜同進士出身爲將作監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嘉熙二年以祕書少監兼史館修撰專一修纂四朝國史實錄十月權工侍郎兼祕書監

按李氏學易編今惟俞石澗節本僅存特十之一爾抄自穎州劉考功公敞家曰丙子者嘉定九年也

牟氏子才四尙易編

佚

宋史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嘉定十六年進士官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王氏萬易說

佚

金華志王萬字處一浦江人嘉定十六年進士官大理少卿以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贈集賢殿修撰謚忠惠著易詩書論語孟子中庸太極圖說

陸氏持之周易提綱

佚

宋史陸持之字伯微九淵之子嘉定十六年寧宗特詔祕書省讀書既至以廸功郎入省理宗卽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江西安撫司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

羅氏之紀易傳

二卷

佚

江西通志羅之紀字國張號筠心居士高安人嘉定中孝感縣尉攝邑豐夢棄官歸調宜山縣丞未赴而卒

潘氏夢旂大易約解

宋志九卷

未見

胡一桂曰夢旂易解楊文煥集之

董真卿曰夢旂字天錫姑蘇人易解嘉定辛未自序

趙氏以夫易通

十卷聚樂堂目六卷

存

以夫自序曰易變易也而有所謂不易者存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要不過乎動靜兩端而已一動一靜造化之所以周流而無窮也卦六十四文王彖之首以元亨利貞之文爻三百八十四周公繫之總以用九用六之說夫奇耦七八也交重九六也卦畫七八不易也爻畫九六變易也卦雖不易而中有變易是謂之亨爻雖變易而中有不易是之謂貞聖人作易所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而示人以趨吉避凶之方孰有外於亨貞者乎洪範占用二貞悔貞卽靜也悔卽動也故貞靜而動凶則勿用動吉而靜凶則不處動靜皆吉則隨遇而皆可動靜皆凶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聖人所以樂天知命而不憂也臣幼學之年受易於師涉閱三紀猶憒如也辛丑居閒盡屏傳注觀象玩辭豁然悟曰吾夫子之心其文王周公之心乎何所言無毫髮之殊也文王旣歿文不在茲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夫子之歎蓋歎易也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是當時羣弟子已未足以知聖人矣臣生後夫子千七百餘歲豈敢自異於先儒以爲獨能探三聖人作易之微旨第以參稽卦爻往來俱通如是而亨貞如是而悔吝如是而吉凶无咎若象若數理無不合此臣所以自信其愚也丙午之夏書成名之曰易通不敢自祕將以進於上庶幾仰裨聖學緝熙之萬一云

胡一桂曰處舟易通六卷或問類例圖象四卷其易大槩論九六七八變與不變或靜吉動凶則不用動吉靜凶則不處動靜皆吉隨寓皆可動靜皆凶無所逃於天地間此聖人所以樂天知命不憂也

閩書以夫字用父居長樂嘉定中正奏名歷知邵武軍端平中以

朝請知漳州嘉定中爲樞密副使承旨拜同知樞密院事淳祐初罷尋加資政殿學士以夫作易通莆田黃績相與上下其論以夫謂績爲益友

田氏疇學易蹊徑

二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姓譜疇華亭人號興齋嘉定間嘗設講席於國學六館之士皆北面焉

吳澂曰僕幼時未遠出聞人說河豚魚江豚魚已疑豚魚只當作一字解後見雲間田疇易解作江豚魚犂然有當於心長而泛大江親見所謂江豚魚者又聞舟人呼之爲風信於是確然從田疇之說

經義考卷二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三十三

高氏元之易解
一卷
佚

寧波府志高元之字端叔鄞人受易春秋於程迥五上禮部不第嘗集春秋說三百家號義宗凡百五十卷易詩論語解各一卷人號萬竹先生

錢氏佃易解
三十卷
佚

姑蘇志佃字仲耕常熟人以進士爲分水尉歷吏部郎中權吏兵工三部侍郎後爲江西路轉運副使官至中奉大夫祕閣修撰有易解三十卷

胡氏謙易說 易林
佚

魏了翁序曰易之書自秦漢以來何啻數千家四明胡牧之又爲之科別圖指參稽文義粹說成編倘慮所見未廣則裹糧千里介余友袁廣微將就正於余甚矣牧之之嗜學也而余非其人也牧之謂文王重卦雖不爲無據而余以爲是自伏羲以卦變皆自乾坤雖本諸先儒余謂其於六畫卦之義有所未盡牧之於先天之易咸無取焉而余謂繫辭之說爲先天而發者非一牧之於中爻互體象數占筮說或未有取余謂此惡可盡廢不然則易中如觀山困紱壯羊屯馬此類甚廣謀義取象此其不同之大略若此至於要言精義不能妙合者則又未能以殫舉方將與之切問而研礱焉牧之倦于役願得一言以歸余謂古之學道者雖分古今越宇宙而義理之會若合符節今牧之於余乃有未可強同者固亦足以交警互發抑必有一是非於此者矣聖人之道如置權衡中取之不容譔其淺深高下皆足以有得寧可限以一律然而盈宇宙間莫非太極流行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則易固我之所自出無須臾可離者也學易者要在內反諸心精體實踐近之則遷善遠罪之歸充之而至於位天地立生民命萬物皆分之所得爲者蓋不敢惟文字故訓之泥以自絕於道自薄其身況皆賓之以羔雉乎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於心也每味其言先儒之所謂學者蓋如此故更願牧之歸而求之而余亦以是自警焉

寧波府志胡謙字牧之奉化人師事袁燮傳陸象山之學著易說易林

司馬氏子巳先後天圖
佚

魏了翁跋曰涑水司馬叔原覃思義理之學自羲文周孔之易河圖洛書之數陰陽動靜之義日月遲速之度以及周程張邵朱張子之書旁觀歷覽爲圖爲書時賢皆有題識又欲求一言於余余還靖未返不得與叔原共學姑識數者之疑於末且先天圖自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始略見此意至邵堯夫而後大明千數百年間不知此圖安所托而圖南始得此亦已奇矣而諸儒無稱焉數往者順謂震離兌乾知來者逆謂巽坎艮坤皆以左旋言之今叔原以爲自乾至震自坤至巽此必有所據朱文公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引邵子說辨析甚精叔原從之而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尙有疑於此也近世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余書以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考之卽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耶靖士蔣得之云當以先天圖爲河圖生成數爲洛書亦是一說叔原謂日月亦左旋此張說朱意也第日起北陸春西陸夏南陸秋東陸而冬返乎北陸則爲右乎左乎謂日速月遲讀書窮理正欲其自得況叔原所引見處一分虧之詩卽子少作也吾儕所見本不相遠第以曆家細算分數言之則月行十三度餘者特約法耳其實則一日至四二十四至晦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二十至二十三行十三度餘惟自九日至十九僅行十二度餘此猶二至之晷刻稍遲不爲無理而叔原反疑之獨取望日爲證則望日正行遲之日也況本乎陽者常舒遲本乎陰者常急促若日遲而月速大者舒而小者促此卽陰陽自然之分也叔原之圖精且密矣盍更以是

春鳳之日食如甲乙如辛卯日與辰相克爲異尤不經宸成雖有是說然春秋壬午日食亦日與辰相克也而左氏不謂災又何邪叔原謂分星起於漢唐謂漢則已後謂唐則滋甚豈以左氏內外傳與周禮爲不可信邪是三書亦有可疑而分次之說相傳已久獨星不依方而以受封之日爲始此傳注之可疑而未有說以破之爾大抵叔原之說十得六七予方斂衽之不暇尚有未能釋然者姑摘一二以備審訂他時道夔以如卭叔原必有以復於予也

姓譜司馬子已温公七世孫寓居戎州不事科舉召補嘉定州司戶參軍

柳氏申錫三易圖說

十卷 佚

魏了翁曰瀘川柳申錫泰著於先天太極諸書自一歲一月一日一身皆有圖說至於九疇會極中央立極中星合極復分畫而附益之又作三易圖說十卷以探羲文孔氏之祕而上下經六十四卦封爲二圖以釋其義申錫身既隱矣明既喪矣非以釣名干澤也自陰陽五行星曆氣候反覆參驗以求諸心凡以自明爾矣

按瀘川柳氏著三易圖說本鶴山同時人凌氏萬姓統譜乃去其姓爲申氏且以爲明代人謬戾如此可發一噱也

楊氏泰之大易要言

二十卷 佚

易類

五卷 佚

魏了翁誌墓曰公諱泰之叔正其字眉之青神人官大理少卿直寶謨閣所著有論語解春秋列國事目公羊穀梁類易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又集諸儒易解爲大易要言二十卷皆手自編綴也

任氏直翁易心學

佚

魏了翁曰知眉州任侯直翁著易心學太極兩儀之說惟朱文公初畫爲儀再畫爲象之說足以一洗傳注之陋然其爲圖每一畫也已而分而爲二而後更加一畫此圖自中而生逆一而分爲陰而八卦具比朱圖似徑便

林氏叔清古易

佚

魏了翁跋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知仁隨見小大由識各適所求至近世周程邵張子之後諸儒輩出易道幾無餘蘊矣三山林君又爲周易古經解依上下部敘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臚分彪析而證以古今善惡是非之事此非積歲累月不能爲或曰書爾則易之書四百五十事而已乎曰不然也林君之爲是也亦不過約爲之說以自識其知仁之見云爾非斷斷然以是爲不可易也程正公易傳晚而後出猶以迫於門人再三之請且自謂僅得七分然則林君尙勉之哉

虞氏剛簡易說

佚

姓譜剛簡允文之孫講學於蜀東門外著易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之

魏了翁誌曰剛簡字仲易一字子韶夔州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改利州路主管沖祐觀積官至朝請大夫公築室成都之合江以成雍公卜居未遂之志曰滄江書院沉潛六經於易尤爲精詣以周程朱子遺言與邵子先天圖漢上朱氏之說參貫融會隨文申義閱十有六年書成大抵賾諸陰陽五行之奧必約諸躬行日用之近讀者玩辭觀變則有所據依以遷善遠過又有論語解詩說皆未及編次

徐氏相周易直說

佚

趙與沓序曰幼侍先伯氏殿撰受易於鄉先生徐公之門先生不鄙其愚集諸家之長著爲直說一編授與沓兄弟且謂此爲初學設非曰盡在是也佩服師說早夜究心不敢自謂有得然發蒙開覆實昉自茲先生命與才仇卒老於儒幸有是書可惠後學詎容使之無傳也哉曩伯氏守嘉禾嘗欲鋟梓而未果與沓繼領郡紱鍥書之暇亟取是書而公之不惟不失伯氏之志而先生之學亦於是乎傳矣先生諱相字子材婺之蘭谿人

趙氏共父古易補音

佚

樓鑰跋曰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讀書或

至苟簡率意韻書字有不識者始加閱視有訛謬終身不自覺知而況補音乎吳氏好古博洽始作詩補音雖不能盡變俗儒之習而讀之者始知詩無不韻韻無不叶祛所未悟有功於古詩多矣吾友趙共父又取其說以補古易之音用意甚勤遠以示余閱之不去手某老矣愧不能盡力也念凡將爰歷等書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說文解字為小學之本顏黃門家訓稱其檢以六文貫以部分檃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集韻雖博贍於倣古則未可全據共父今本之吳氏多以集韻為證更嘗以說文解字定之可傳無窮吳氏之書不知者以為苟然而已共父祖其餘論某又喋喋及此皆謂之辭可也雖然當自有好之者

鄭氏汝諧易翼傳

宋志二卷

存

汝諧自序曰古今傳易者多矣至河南程氏始屏諸家艱深之說而析之以明白簡易之理一時學者知所師承如瞽者之明如瞶者之聰如倀倀於冥途者識其所趨猗與盛哉汝諧伏讀其書而遡其所得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學者不得此理而謂得三聖之心皆妄也何者易精微之書也然聖人所以仁天下來世者欲其皆可知皆可從至其精微者則存乎人之自得爾非以其艱深者而眩其入也世之傳易者實不得乎精微之旨慮其凡近之易忽也乃委之於象數傳說之中而立於不可詰知之地援怪以為艱指迂以為深幸其一說之合則其所不合者挽而傳致之學者駭其然而求其入也疲心竭精以志於得既得之於道無補也於聖人仁天下之心無與也蓋本體而遺用則非體偭微而廢顯則非微汝諧每念聖人之經得程氏而始昭昭於天下不敢以他說亂之慮其雜也不敢以己見先之慮其偏也信之篤故其思深思之深故或因程氏而有得者夫信之足矣因之而有得何也誠然之理取則於吾心心之所安者信之其所未安者疑之疑斯辨辨斯明矣謂其為程氏而亦信其所未安者命之曰欺非心學也乃以程氏之說疏於經之左程氏有所未及與及之而未明凡可傳以己意者則題以為翼傳私竊識之非敢並竊其說也其在睽曰君子以同而異同異之相形也猶水火之相滅而相成也同而不異則與其所以為同矣此書非立異於程氏也祇以為同也又曰余始作翼傳以程氏之說繫於經之下而以翼傳繫於程氏之下部帙太繁今於諸卦盡用程氏傳者題曰從程氏其附以翼傳者曰餘從程氏所以尊河南之學而示無去取之義也

陳振孫曰翼云者所以為程傳之輔也大抵以程傳為主而附以己見之異然汝諧立朝多為善類所不可至互相排擊仕至吏部侍郎

鄭如岡跋曰河南先生序易傳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此易翼傳之所以作也先君玩大易之理誦易傳之辭研精覃思凡數十年而後就如岡以廣其傳為請先君以為程子續道統於千載之後成書既久莫得傳授自謂精力未衰尚冀少進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先覺猶不敢自足矧後學耶歲在壬辰如岡持節閩嶠以稟本求是正於西山真公貳卿且論敘於篇首公雄文大冊焜燿斯世不斷淵源之論為之發揮所得不既多乎已而謂如岡曰先君子沒已久矣精力已畢見於此書矣詎可不使流布以示學者如岡拜手而謝曰謹受教是歲仲夏刻於漕司之澄清堂

鄭陶孫跋曰後六十年陶孫勸學七閩訪澄清堂板已罹兵燬又十有六年陶孫由詞垣勸學江左年踰學易愚未聞道無所肖似缺焉私淑會廬陵學官來徵遺書謹取家藏本授之能刻梓以與程楊兩先生參亦斯文之一幸也惟會大考歷事四朝紹興得謝後屢召不起與獻齋同被褒異出處同則其著書亦同於翼經而已其於獻齋不能無異同者亦猶於伊川不能無異同也善讀者諒能因其同而觀其所以異因其異而究其所以同者焉西山先生不云乎其不同也乃所以相發也

胡一桂曰汝諧字舜舉翼傳二卷蓋謂孔子翼文王之經此則翼伊川之傳

浙江通志汝諧處州人中教官科遷知信州召為考功郎累階徽猷閣待制

傅氏子雲易傳

佚

黃震曰傅琴山子雲以屢舉推恩嘗為西縣縣主簿其徒貴溪葉夢得知撫州日嘗刻其文於郡齋然世未有傳其書者也琴山稱象山赴荊門軍付以講席又嘗作易詩論語解孟子指義中庸大學解河圖洛書釋義離騷經解揲著說且欲剖判象揲及朱晦翁之說其自任亦果矣第其人雖博學多聞好為議論而辭煩理寡

終無發明雖呶呶數萬言攻排佛學以解外人謂其師談禪之譏亦不過襲不耕不蠶等陳言以雜置汎濫浮辭中爾

江西通志傅子雲字季魯金谿人歷縣主簿決訟必傳以經義陸象山稱爲天下英才

湯氏（建）周易筮傳

佚

胡一桂曰建字達可號藝堂先生溫州樂清人交於楊慈湖門人知惠州趙汝馭作序淳祐四年刊於郡齋

林氏（萬頃）易解

佚

閩書林萬頃字叔度福清人作易解陳藻不善也其解同聲相應章曰囊籥吐而商絃絕銅山崩而洛鐘應其聲同也磁石引鍼琥珀拾芥其氣同也氣同聲異天壤咫尺聲同氣異咫尺天壤平地而水濕者先濡水上而下也抱薪而火燥者先燃火下而上也龍興而雲從雲自下而上應者也虎嘯而風號風自上而下應者也水火燥濕無情而應有情雲龍風虎有情而應無情者也藻見之曰當北面矣

張氏（孝直）周易口義

佚

姓譜孝直字英甫臨川人受學象山之門有易書詩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心所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苟同

申氏（孝友）易說

佚

按孝友易說丁氏大衍索隱引之孝友又嘗著西南會要見王象之輿地碑目

劉氏（彌邵）易藁

佚

劉克莊序曰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爲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余嘗謂程邵同時不相折衷曰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判爲二書而不可合天下豈有離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氏所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此季父易藁之所爲作也初余爲建陽令季父訪余縣齋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大抵由程朱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羲文其篤守師說雖謙天授責道凜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妙者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棄科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爲鄉先生家貧入於學晚舍去併學俸卻之太守眉山楊侯棟郡博士括蒼俞君來即學爲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一至焉後楊侯使本道又論薦於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昔所卻俸爲刊易藁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趙氏（善湘）周易說約

八卷

周易或問

四卷

周易續問

八卷

周易指問

四卷

學易補過

六卷

俱佚

宋史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江淮安撫制置使進資政殿大學士封天水郡公淳祐五年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卒贈少師所著有周易說約八卷周易或問四卷周易續問八卷周易指要四卷學易補過六卷洪範說一卷中庸說約一卷大學解十篇論語大學十卷孟子解十四卷春秋三傳通義三十卷

孟氏（珙）警心易贊

佚

宋史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樞密都承旨制置使檢校少保漢東郡公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卒贈太師封吉國公謚忠襄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三十四

林氏（子雲）易說

十卷

佚

閩書林子雲字質夫福寧人寶慶二年進士除融州教授著易說

十卷

羅氏（大經）易解

十卷

佚

黄虞稷曰大經字景綸吉水人寶慶六年進士

林氏（希逸）易講義

未見

姓譜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淳祐中遷祕書省正字景定間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有鬳齋易義春秋傳考工記解

閩書希逸中端平二年進士

陳氏（沖飛）易原

十卷

佚

興化府志陳沖飛紹定中特奏名

卓氏（得慶）易解

佚

黄淵曰卓樂山以易解屬余序篇端末七日而以兵死

姓譜卓得慶字善夫號樂山登紹定五年甲科教授道州歷官祕書著作郎出知漳州召還授兵部郎中景炎二年除右文殿修撰戸部尚書是年元兵逼城被執并二子規權殺之

謝氏（升賢）易通

佚

閩書謝升賢字景芳興化軍人端平二年進士官至興寧令所著有太極說易通四書解大意皆推本朱文公之言

翁氏（山）讀易管見

佚

閩書翁山一名石沙縣人端平二年特奏名仕長溪丞著有詩傳論語說讀易管見

尤氏（彬）讀易

四卷

佚

興化府志尤彬端平中特奏名

吳氏（如愚）準齋易說

宋志一卷

佚

趙希弁曰右武林吳準齋如愚所著也一則明象一則明爻喬文惠公行簡嘗薦之曰成忠郎吳如愚側身右列尋即隱居雖在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而不可得其人行醇而介氣直而溫講道窮經臏有著述欲乞特與換授從事郎並與祕書校勘有旨從之而如愚不受

館閣續錄吳如愚字子發臨安府人嘉熙二年五月以成忠郎特換授從事郎差充祕書校勘辭免特轉秉義郎奉祠

方氏（瀣）易注解義

佚

興化府志方瀣嘉熙二年進士廣州觀察推官

錢氏（時）周易釋傳

二十卷

未見

館閣續錄錢時字子是嚴州人嘉熙二年五月以布衣特補迪功郎差充祕閣校勘仍下本州取所著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論語古文孝經大學中庸四書管見兩漢筆記國史宏綱繕寫繳進十一月添差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

胡一桂曰融堂周易釋傳二十卷其說謂伏羲文王周公之經既孔子爲之傳後學何容置喙敬於傳下略釋本旨而曰周易釋傳焉其書文辭雖明而意義亦淺略不及象數釋物理間有可采者嘉熙二年喬丞相行簡薦進其書稱其山居讀書理學淹貫時嘗從故寶謨閣學士楊簡游蓋其所深許與以祕閣校勘嚴州人

按宋史本傳時所著尚有春秋大旨冠昏記

張氏（希道）易傳

三十卷

佚
鎮江府志張志道字潛夫金壇人嘉熙間上書言事景定初特恩免解趙葵辟置幕府宋亡不仕

王氏應麟古易考
未見
館閣續錄王應麟字伯厚貫開封寄居慶元府辛丑進士丙辰宏詞景定五年五月以太常博士除秘書郎十二月爲著作佐郎
袁桷曰王先生應麟兄弟中博學宏詞科爲翰林學士禮部尚書所著書有春秋考逸詩考古易考
浙江通志王應麟淳祐元年進士爲揚州教授寶祐四年中博學宏詞科遷太學錄轉給事中歸召爲翰林學士辭

輯周易鄭注
一卷
存
應麟自序曰鄭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惟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含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二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譏互體然注睽六三曰初雖受困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顗難之江左鄭學與王學並立荀崧謂康成書根源費氏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遺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先儒若今弘儒鄭注不可廢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此景迂晁氏所慨嘆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義理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哉今鄭注不傳其說閒見於鼎祚集解及釋文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因綴而錄之先儒象數之學於此猶有考云然康成箋詩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蒙爲彪蒙豶豕之牙爲互包荒讀爲康錫馬蕃庶讀爲蕃遮皆甲宅之皆讀爲解一握爲笑之握讀爲屋其說近乎鑿學者盍謹擇焉厭常喜新其不爲蔑茲者幾希

馮氏去非易象通義
佚
宋史馮去非字可遷南康都昌人淳祐元年進士幹辦淮東轉運司寶祐四年召爲宗學諭罷歸
胡一桂曰去非厚齋子周易二篇通故圖說又有易象通義其文專解上下經大象

歐陽氏守道易故
佚
宋史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淳祐元年進士官著作郎

蔡氏模易傳集解
佚
翁合志墓曰先生諱模字仲覺九峯先生冢子淳祐四年以丞相范鍾薦詔方叔亦乞表異之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府教授嘗輯文公所著書爲續近思錄及易傳集解大學衍說論孟集疏河洛探賾等書行世學者稱曰覺軒先生

戴氏仔易傳
佚
姓譜仔字守鏞永嘉人常以孝廉薦年四十即棄去揚屋肆力於與詩書易周禮四書皆有傳述

戴氏侗周易家說
未見
姓譜侗字仲達永嘉人仔弟登淳祐第由國子簿守台州德祐初秘書郎遷軍器少監辭疾不起

方氏逢辰易外傳
五卷
未見
逢辰自序曰以文王周公之辭證伏羲之畫以孔子之傳求文王周公之心非懸己說也或曰子以乾之彖象傳各附經下不僭乎曰古易經傳各爲一書至漢以上下經及十翼爲十二篇則已合經傳爲一矣後漢鄭氏懼學者未能一貫遂以彖象傳附各卦經後魏王氏又以彖象傳各附經下獨乾則鄭氏之舊耳乾聖人之事全體大川規模宏擴非切己實下工夫則羲文周孔之心實未

易窺之予暗室屋漏自謂進德功夫正欲以文王周孔之辭求伏羲之畫以孔子之傳求文王周公之心不得不引傳各附經下以便省察以自求切己實踐之益非爲人爲之也

董眞卿曰蛟峯易外傳五卷其書以上下經各分一二作四卷乾坤彖辭附入彖傳又附入文言傳說彖處繼以大象傳爻辭附入小象傳又附入文言於小象之下凡傳低一字餘六十四卦倣此外有周易辨僞辨諸本互有不同易數圖易象圖各附論說共爲一卷

浙江通志方逢辰字君錫淳安人淳祐十年舉進士第一累官兵部侍郎國史修撰兼侍讀除吏禮尚書俱不拜宋亡元世祖詔御史中丞崔彧起之辭不赴卒於家學者稱爲蛟峯先生

胡氏仲雲周易見一

佚

江西通志胡仲雲字從甫高安人淳祐十年登進士第歷官樞密院編修擢尚書右司以忤賈似道出爲浙東提舉兼權紹興安撫九江太守將避地南海至廬陵卒所著有六經蠡測周易見一四書管窺等書總百餘卷

林氏光世水村易鏡

一卷

存

光世自序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數語者實先聖夫子教人入易之序也古之君子天地日月星辰陰陽造化鳥獸草木無所不知不必讀繇辭爻辭眼前皆自然之易也世道衰微易象幾廢孔聖懼焉於是作大象小象又作繫辭明明以人間耳目所易接者立十二象令天下後世皆知此象自仰觀俯察而得也曰鳥獸曰身曰物則次之大象小象者釋易也繫辭者又釋大象小象也十二象者又釋繫辭也後世諸儒釋易凡天地變化陰陽消長君子小人進退之道言之詳矣不可復加矣獨仰觀俯察之學則置而不言臣拘拘塵世磨蟻醯雞何能透徹家有藏書萬卷少年父師律舉子業不許讀晚始窺先大父刪定臣霆手校靈憲圖時察師垣爲同年屢詆和戎之非掛冠歸莆愴然語鄭夾漈曰吾向在汴送季父主客郎中臣冲之使虜也至盂津夜見天林星動未幾國事忍言今約予夜觀星問何年當太平臣讀靈憲圖雖知天然未知星與易合歲在丙午朝賢喧易九之戒天子恐懼修省星之逆者皆動道臣時居海上自幸此身不死可以觀星可以讀易從事心目不顧寒暑忽一夕觀天所感縱觀天澤火雷風水山地八宮之星皆自然六十四卦也遂頓悟聖人畫卦初意臣何修得此於天隱而不言啼天也敢先以繫辭自離至夬十二卦凡十二象筆之書願與通天地人之君子演而伸之亦以補諸儒之所未言焉

館閣續錄林光世字逢聖興化軍莆田縣人淳祐十一年以易學召赴闕充祕書省檢校文字十二年教授常州文學職事仍舊寶祐二年補迪功郎添差江西提舉司幹辦公事

閩書林光世景定二年賜進士出身初淮東漕臣黃漢章上其所著易鏡由布衣召爲史館檢閱遷校勘改京秩自將作丞知潮州開慶元年召爲都官郎中後入爲司農少卿兼史館

陽氏枋存齋易說

佚

四川總志陽枋銅梁人淳祐中進士

陽氏岊字溪易說

佚

按二陽易說其學本於朱子門人晏氏黃晉卿所謂大陽先生枋小陽先生岊也其後裔又有玉井易說而楊用修志全蜀藝文曹能始記蜀中著作均未之及何與

時氏少章周易大義

佚

周易卦贊

佚

吳師道曰少章字天彝蘭之季子著撰最多其所性叢稿起嘉定甲戌止淳祐壬子惟用編年不復銓序凡二十六卷至若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餘卷春秋四志日記二十餘冊皆無所考則今之所得又特其細者而已時子年餘五十始登一第用薦者擢史館檢閱未上而罷

金華志少章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登寶祐癸丑進士調麗水縣主簿改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又改南康軍教授兼白鹿書院山長用薦擢史館檢閱改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

季氏可大易體卦

五十卷

佚

宋登科錄可字與可小名斯可貫龍泉縣寄居飛溪

括蒼彙記季可字處仁龍泉人寶祐丙辰進士累官兵部尚書行樞密院都承旨

周氏方學易說

一卷

未見

宋登科錄方字義翁小名介小字方俶

曹溶曰周方建昌南城人寶祐四年文信公榜登第其書峴山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黃氏震讀易日抄

一卷

存

震自序曰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往不在也王弼間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我朝理學大明伊川程先生始作易傳以明聖人之道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故其爲傳專主於辭發理精明如揭日月矣時則有若康節邵先生才奇學博探賾造化又別求易於辭之外謂今之易後天之易也而有先天之易焉用以推占事物無不可以前知自是二說並興言理學者宗伊川言數學者宗康節同名爲易而莫能相一至晦庵朱先生作易本義作易啟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爲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猶有闕學之未至於此者遂亦翕然向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爲先以後天爲次而易經之上晚添祖父矣愚按易誠爲卜筮而作也考之經傳無有不合者也爻者誠爲卦之占吉凶悔吝者誠爲占之辭考之本文亦無有不合者也且其義精辭嚴多足以發伊川之所未及易至晦庵信乎其復舊而明且備也然吉者必其合乎理凶悔吝者必其違乎理因理爲訓使各知所趨避自文王孔子已然不特伊川也伊川舊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亦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若康節所謂先天之說則易之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證者凡二章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也其一章援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先天之卦畫於是盡改易中伏羲始作八卦之說與文王演易重爲六十四卦之說而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此章有之否耶其一章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風雷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也於是盡變易中離南坎北之說與凡震東方卦兌西方卦之說而以乾南坤北爲伏羲先天之卦位其說以離爲東以坎爲西以兌巽爲東南西南以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未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此章果有此位置之意否耶且易之此二章果誰爲之也謂出於孔子孔子無先天之說也謂出於伏羲伏羲未有易之書也何從而知此二章爲先天者耶圖方畫之康節何以明其爲伏羲者耶然聞先天爲演數設也夫易於理與數固無所不包伊川康節皆本朝大儒晦庵集諸儒之大成其同其異豈後學所能知顧伊川與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伊川獨不與言易之數康節每欲以數學傳伊川而伊川終不欲康節既沒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晦庵雖爲之訓釋他日晦庵答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附會穿鑿之疑則學者亦當兩酌其說而審所當務矣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讀其傳犂然即與妙合康節言數而數者康節之所獨今得其圖若何而可推驗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明理者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者儻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此宜審所當務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節之言數得之李挺之穆伯長陳希夷此宜審所當務者也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有補當世言數而精不過尋流逐末流爲技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故學必如康節而後可創言先天之易學必如晦庵而後可兼釋先天之圖易雖古以卜筮而未嘗聞以推步漢世納甲飛伏卦氣凡推步之術無一不倚易爲說而易皆實無之康節大儒以易言數雖超出漢人之上然學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則日用常行無往非易此宜審所當務者也

浙江通志黄震字東發慈谿人寶祐四年進士歷官史館檢閲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楊氏文煥五十家易解

宋志四十二卷

佚

董真卿曰文煥字彬夫泰州人釋褐狀元

鄭氏起易注

佚

子思肖家傳曰先君字叔起號菊山名與字之下字同以道自鳴白首六經不言私事自庚辰出閩游京師庚子主於潛學早年場屋不利即潛心窮理盡性之學至老造詣益深有太極無極説并注易六十四卦

呂氏中易圖

一卷

佚

閩書中字時可晉江人爲國子監丞兼崇政殿説書丁大全忌其直徙知汀州演易爲十圖景定中復官祕書郎

舒氏澥易釋

二十卷

佚

寧波府志舒澥字平叟奉化人景定元年入太學講明正學寒暑勿懈

按奉化二舒兄撣字通叟弟澥字平叟著易釋繫辭釋共二十有二卷王氏續通考指爲通叟所作誤也

齊氏夢龍周易附説卦變圖

佚

董真卿曰夢龍字覺翁號節初饒州德興人與兄夢龍先後登宋寶祐景定年第

經義考卷二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三十五

趙氏汝楳周易輯聞

六卷

存

汝楳自序曰易道函三極而神萬化易書立三極而萬化神道主於有書主於用也體易君子處而用身出而用世皆於此焉出以用爲動則靜者其體也動之變無窮近而顯者百姓與能遠而微者賢智未易知夫道妙於無形而著於有象確乎不易而變動不居以虛而言則至於無畔以固而言則或有所不通聖人於是立象倚數探賾索隱載之於書莫非日用常行之實使人因有象而悟無形之妙即變易以求不易之方玩而體之服而行之言有據而動有則措諸事業自誠意正心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隨用輒效此體用兼該之學伏羲畫卦之旨文周憂世之情夫子傳易之志也汝楳齒耄學荒何敢言易獨念先君子自始至末於易凡六藁曰進曰益末藁題曰補過汝楳得於口授者居多外除以來踰二十載因輯所聞於篇庶不忘先君子之教且以觀吾過云

易雅

一卷

存

汝楳自序曰爾雅訓詁之書也目張而義聚讀之事義物理秩然在前富哉書也經之翼乎厥後廣雅博雅埤雅雖依放爲書大概於道無所發易雅之作則異於是易變易也卦殊其義爻異其旨萬變畢陳衆理咸載學者如乍入清廟目眩於尊彝簠玉體煩於升降盥奠耳亂於鐘鼓磬籥凡禮之文樂之節且不暇品各況能因之以知其實乎又若泛滄海而罔識鄉往之方遊建章而不知出入之會汝楳著病焉乃復熟書辭而爲此書庶幾緣是指入易之迷津求體易之實用或曰子何沈錮辭畫不能融渾希微若是哉余曰程子論爲學之害曰昔之害乘其迷暗今之害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實則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嗟乎淺深非二水體用非二物精粗無二理也易之爲書言近而指遠不知言何以知其指遠乎近則遠固在是儻棄遠而失諸近吾知兩失之而已爾世或外辭畫以求易則此書爲贅否則不易吾言矣程子之論真爲學之大閑歟

筮宗

三卷

存

汝楳自序曰神哉蓍乎聖人所以決疑定志明吉凶以成大業斯興治輔化之務君子所當盡心非卜史事也聖人無惑衆人未能免惑聖人不欲以己意解人之惑天生神物以前民用聖人託之雖曰神道設教非無是理而矯誣斯世也太極既判氣化而凝寒暑之往來三光之運燭動者植者之榮瘁消長夫孰使然必有妙於其間者故禍福之至有開必先斯實然之理若而吉若而凶易去易就衆人惑焉聖人洞其幾而發其縕而神蓍告焉是以事舉而民信業鉅而名巍若夫進德修業之君子趨吉避凶之衆人莫不以之嗟夫有蓍道道生於庖犧有蓍用用著於媧帝而詳於箕疇筮有職大宗伯掌之揲有法大傳明之占有驗左氏傳國語可考也孔聖沒銷歇至唐始有裔孫推明其法幸經程子朱子之訂正後學得講求之汝楳承先君子之訓且俾博考先傳纂得其說作筮宗宗聚也筮之學聚此編也抑嘗謂太極未判則爲陰爲陽不可測判則陰陽著矣蓍未分則爲九六爲七八未可辨分則九六七八定矣人心未動則爲吉爲凶未可必動則吉凶斷矣方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吾心猶太極也猶未分之蓍也一有感焉圖存而亡兆計安而危伏固不待駟舌之追措諸事業而吉凶禍福已對立於胸中是知吉凶界限判於心動之初君子必恐懼於不聞不睹而致謹於喜怒哀樂之未發使此心凝然湛焉昭乎槩如常若太極之未判蓍策之未分則天理全人欲盡念茲釋茲語默出處皆純乎道夫如是有不動動斯吉有不筮筮斯神此聖人心筮之妙是爲蓍筮之本

袁桷曰汝楳善湘子爲宰相壻卑退自修精易象有易敘叢書即上三書也可傳官至戶部侍郎晚歲以理財進用失士譽

稅氏與權校正周易古經

十二卷

闕

與權自序其後曰按呂汲公元豐壬戌昉刻周易古經十二篇於成都學宮晁以道建中靖國辛巳并爲八篇號古周易緒寫而

藏於家巽巖李文簡公紹興辛未謫北學各有師授經名從呂篇第從晁而重刻之遂淳熙壬寅新安朱文公表出東萊呂成公古文周易經傳音訓迺謂編古易自晁生始豈二公或不見汲公蜀本歟然成公則謂晁生幷上下經爲弗而文公易本義則篇第與汲公脗合與權竊侍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討論此經將以邵子觀物所言爲斷著文王周公正書八卦變者二十八卦之爻辭於冊題曰周易古經上下篇冠於十翼以還孔子韋編之舊使百世之下學者復見全經而附數公序辨於末夫天不憖遺先師夢奠儀論一紀慨師友之凋謝懼異學之支離不量固陋推本邵子所述刊定周易古經上下篇如前以卒先師之志而羲文經卦重卦大義則於易學啓蒙小傳詳之若夫訓詁之眞僞講解之得失則有漢魏以來諸儒之說在學者其審於抉擇哉

俞琰曰稅氏周易古經分爲二篇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傳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其經卦如乾坤不可反則畫兩卦如屯蒙可反止畫一卦從邵氏本刻石而反復互觀此古竹書體也是書借陳笑閒寫本抄錄其正經二篇幷十翼與晦庵無異其注十翼即晦庵本

易學啓蒙小傳

一卷

存

與權自序曰易函萬象者也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至孔子時周易獨存漢魏諸儒顛紛錯之朱文公采二呂氏晁氏所傳著易本義釐正文王周孔上下經與十翼共十二篇而各還其舊又以伏羲先天理數之原特於易學啓蒙而抉其秘圖象咸本諸邵氏間與袁機仲談後天易則謂嘗以卦畫縱橫反覆求之竟不得文王所以安排之意是以與權未敢妄爲之說與權曩從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講究邵氏諸書迺於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反覆觀之皆成十有八卦然後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小過不易之八卦爲上下兩篇之幹其互易之五十六卦爲上下二篇之用自漢揚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互用兩卦十二爻而唐孔穎達亦謂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孔子取上下經名而序其相次之義非邵氏此圖則後天易之旨千載不明矣竊嘗因此圖而推之上下經皆爲十八卦者始終不出九數而已九者究也萬物盈物於天地間者究之象也是故易以十八變而起卦玄以十八策而生曰大抵易六十四卦不越乾坤奇偶之九畫而乾坤奇偶之畫又重爲二九而窮窮則變故革在先天當十八二九之究也在後天當四十九蓍數之極也四十九而革去故五十而鼎取新開物於寅帝出乎震而循環無窮矣蓋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河圖洛書實互用之先天則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合二九而總乎三十六邵氏此圖豈非明羲文之易同中異異中同也歟嗚呼孔子雜卦一傳專以反對而發後天易互用兩卦十二爻之深旨也學者潛玩雜卦而參以子雲穎達之說則於邵氏此圖信其爲寫出天地自然之法象矣朱文公殆亦留斯義以俟後人耶輒不自揆敬述而申之曰易學啓蒙小傳

史子翬跋曰予質顓蒙固嘗讀易實未始有得也友人稅巽甫別十二年而會於京一日出所著易學啓蒙小傳序及圖辨示予曰非吾臆說此邵子奧學精義前人偶未之思吾故發明之爾予手其書不能釋者累日豁然有會於心也巽甫謂先天圖皆兩卦相對合爲二九之數而後天上下經皆爲十八卦者始終不出九數而已予玩而樂之因悟乾坤納甲之義乾自甲而壬坤自乙而癸其數皆九也巽甫以後天以震兌爲用故孔子謂歸妹天地之大義予因謂艮巽者震兌之反也震東兌西乃天地生成之方日月出沒之位實備乾坤坎離而爲下經之用也故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亦以互體有震兌焉爾然則巽甫有得於邵子者固深予因巽甫之書而有發焉雖然巽甫謂乾九能兼坤六坤陰不能包乾陽予謂六之中有一三五焉則九數固藏於六也乾坤二卦陰中包陽陽中包陰巽甫以爲如何

方氏實孫淙山讀周易記

宋志八卷

存

實孫自序曰易者道也象數也言道則象數在其中矣道果有耶繫辭曰易無體道果無耶繫辭曰易有太極是道自無而有也有太極則有陰陽陽奇屬乾陰耦屬坤易則有奇耦畫矣有陰陽則有天地天位於上地位於下易則有上下畫矣有天地則有人人位於中曰三才易則有三畫矣有人則有男女有二畫則有二索說卦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中男離再索

而得女故謂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
少女譬諸天地有六子如風雷日月山澤之類易則有八卦矣伏
羲之易止於如是豈其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示教自父子兄弟
夫婦之外亦未暇盡傳耶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
爻在其中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易有三畫則有六畫有八
卦則有六十四卦也使道果不離於象數又何待文王而後得其
傳哉因于羑里而演易果何心也周易六十四卦先乾後坤易則
有定序矣初二三爻是下卦也唯二爲中爻二臣位也屬於陰耦
故賤孰敢以賤爲嫌乎四五上爻是上卦也唯五爲中爻五君位
也屬於陽奇故貴孰敢以貴爲嫌乎易則有貴賤矣繫辭曰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是孔子知文王之心也然考
之於易隨上六爻云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爻云王用亨于岐山
明夷彖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不知文王演易
之後亦自稱王乎否乎革彖云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又不知文王演易之後能預知有武王之事乎否乎
序卦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嗚呼君臣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若
謂彖象等辭非作於文王既追稱王之後則不可也或問乾用九
坤用六何也曰由天地數而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是天地
之生數也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是三天兩地而倚數也陽有餘
陰不足也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是天地之成數也陽數極於
九陰數極於十陰不可極而踰乎陽故反而用六也一三五七九
是天數也而五爲中二四六八十是地數也而六爲中五六者天
地之中合也乾不用五而用九是易有四象不用五也不用五者
尊之也坤不用十而用六是陰不可終踰乎陽惟用六則得中也
又由卦畫而論乾畫三連與坤之六爲九是乾得有坤也坤畫六
斷但得用六是坤不得有乾也又由爻位而論二三四五是卦之
中位也九二九三九四九五爻則用九以居於爻位之上是尚剛
也初九上九爻則變而用九以居於爻位之下是陽爻終始亦不
欲專尚剛也六二六三六四六五爻則用六以居於爻位之上是
尚柔也初六上六爻則變而用六以居於爻位之下是陰爻終始
亦不欲專尚柔也易三百八十四爻或九或六迭相爲用是剛柔
各隨時所尚也又由蓍法而論九爲老陽是乾數用九以進爲老
也六爲老陰是坤數用六以退爲老也七爲少陽是震坎艮數也

爻則倒言九而不言七是少陽可進而言九也八爲少陰是巽離
兌數也爻則倒言六而不言八是少陰可退而言六也崇陽抑陰
是易進退之道蓍法遇老陽老陰所以又變也變者以不變爲體
不變者又變爲用剛中有柔柔中有剛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道
亦無定位也吾願從有道者而取正焉寶祐戊午三月朔日 又
後序曰孔穎達云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
伏羲重卦鄭玄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大禹重卦史遷等以爲
文王重卦愚按繫辭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
文王與紂之事邪皇甫謐曰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
六之爻謂之周易自此而論則知伏羲始畫八卦但有其畫耳神
農取諸益噬嗑卦但取其象耳夏曰連山殷曰歸藏皆未必有言
語文字之可傳今所謂易經者先乾後坤名以周易乃文王所演
之易也坎卦獨加名以習坎者文王在羑里時陷於坎窞習爲出
坎之道終欲事殷而知有尊卑貴賤之定分是文王之本心也孔
穎達又云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
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也
然考之大有六三爻云公用亨于天子解上六爻云公用射隼于
高墉之上小過六五爻云公弋取彼在穴所謂公者豈周公果自
言之乎又按孔穎達云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
無異論又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
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然考之隨卦云元亨利貞即卦辭也左
氏襄九年傳穆姜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
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穆姜已有是言矣是時孔子猶未生也
豈文言皆孔子爲之乎或謂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
翼彖一卦象二爻象三乾文言四坤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
八序卦九雜卦十是亦一說也或問卦名何如曰乾健也坤順也
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說卦已言之矣說
卦又曰震其究爲健豈震卦與乾果同體耶離卦其於人也爲
乾卦豈離卦亦可以謂之乾耶巽其究爲躁卦豈巽卦亦名爲躁
卦耶坎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又謂坎於人爲血卦豈坎卦亦名
爲勞卦又名爲血卦耶序卦曰渙者離也豈渙卦亦可謂之離耶
然則言卦名者不可以一例拘矣或問卦辭何如曰卦有大小辭
有險易辭者各指其所之繫辭已言之矣然有以卦名而兩言之
者復卦曰復亨又曰反復其道頤卦曰頤貞吉又曰觀頤自求口

實節卦曰節亨又曰苦節不可貞未濟卦曰未濟亨又曰小狐汔濟是也有以卦名而三言之者蒙卦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是也有以卦名而五言之者井卦曰井改邑不改井又曰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是也有兩言貞者坤卦曰利牝馬之貞又曰安貞吉是也有兩言亨者萃卦曰萃亨又曰利見大人亨是也有兩言吉者解卦曰其來復吉又曰夙吉是也有兩言利者坤卦曰利牝馬之貞又曰後得主利屯卦曰利貞又曰利建侯同人卦曰利涉大川又曰利君子貞大畜卦曰利貞又曰利涉大川恒卦曰利貞又曰利有攸往益卦曰利有攸往又曰利涉大川巽卦曰利有攸往又曰利見大人渙卦曰利涉大川又曰利貞中孚卦曰利涉大川又曰利貞是也有三言利者萃卦曰利見大人又曰利貞又曰利有攸往是也有言利不利者訟卦曰利見大人又曰不利涉大川无妄卦曰元亨利貞又曰不利有攸往蹇卦曰利西南不利東北又曰利見大人夬卦曰不利即戎又曰利有攸往是也又如乾卦曰元亨利貞屯隨臨无妄卦亦曰元亨利貞坤卦則曰元亨利牝馬之貞旅卦曰小亨巽卦亦曰小亨賁卦則曰賁亨小利有攸往遯卦則曰遯亨小利貞既濟則曰亨小利貞他如坤卦曰利牝馬之貞說卦則曰坤爲子母牛而不言馬離卦曰畜牝牛吉說卦則曰離爲雉而不言牛中孚卦遯魚小過卦言飛鳥未濟卦言小狐說卦皆不言其爲何象然則言卦辭者亦不可以一例拘矣或問彖與象何如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彖者材也繫辭言之矣然鼎卦彖曰鼎象也小過卦彖曰有飛鳥之象焉豈大象小象之外彖亦言象耶他卦大象無不言卦名者唯乾卦但言天行健而不言乾他卦無覆言上下卦象者唯泰卦坤上乾下而言天地交泰噬嗑卦離上震下而言雷電噬嗑他卦多言君子以當其象惟言大人者一離是也言后者二泰姤卦是也言先王者六比豫觀噬嗑无妄渙是也言先王而又言后者一復卦是也言上下而不言其人者一剝卦是也然則言彖與象者亦不可以一例拘矣或問爻象何如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繫辭已言之矣然卦有六爻而全取象者如井卦初六言井泥九二言井谷九三言井渫不食六四言井甃无咎九五言井冽寒泉食上六言井收勿幕鼎卦初六言鼎顛趾九二言鼎有實九三言鼎耳革九四言鼎折足六五言鼎黃耳金鉉上九言鼎玉鉉漸卦初六言鴻漸于干六二言鴻漸于磐九三言鴻漸于陸六四言鴻漸于木九五言鴻漸于陵上九言鴻漸于陸是也有六爻而五取象者如乾卦初九言潛龍勿用九二言見龍在田九四言或躍在淵九五言飛龍在天上九言亢龍有悔唯九三言君子乾乾而不言龍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唯九四言朋從爾思而不言心艮卦初六言艮其趾六二言艮其腓九三言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六四言艮其身六五言艮其輔唯上九言敦艮吉而不言背是也有六爻而皆言卦名者比履臨觀賁復蹇困震卦是也有六爻而五言卦名者蒙卦六三不言蒙需卦上六不言需訟卦六三不言訟師卦上六不言師謙卦六五不言謙蠱卦上六不言蠱剝卦六五不言剝頤卦六五不言頤遯卦六二不言遯明夷卦上六不言夷損卦六五不言損旅卦六五不言旅兌卦九五不言兌渙卦初六不言渙是也有六爻而四言卦名者同人卦唯九三九四不言同人豫卦唯六二六五不言豫噬嗑卦唯初九上九不言噬无妄卦唯六二九四不言无妄坎卦唯六四上六不言坎晉卦唯六三六五不言晉家人卦唯六二上九不言家益卦唯初九九五不言益升卦唯九二六四不言升革卦唯九四九五不言革歸妹卦唯九二上六不言歸妹豐卦唯初九六二不言豐節卦唯初九九二不言節小過卦唯初六六五不言過是也有一爻而兩取象者如否卦六二曰小人吉大人否亨恒卦六五曰婦人吉夫子凶隨卦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之類是也有一爻而三取象者如大有卦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剝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之類是也有一爻而四取象者如坎卦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小過卦六二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之類是也有一爻而五取象者如離卦九四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又如中孚卦六三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之類是也有一爻而六取象者如小畜上九曰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是也有一爻而七取象者睽卦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是也有爻不以象而言者訟卦九五曰訟元吉恒卦九二曰悔亡大壯九二曰貞吉解卦初六曰无咎无妄卦初九曰无妄往吉是也有爻反其卦名而言者損卦九二上九皆言弗損小過卦九三九四皆言弗過是也有爻取卦名而複言者如乾九三曰終日乾乾坎六三曰來之坎坎謙初六曰謙謙君子夬九三曰君

子夬夬之類是也有爻取他卦名而互言者如小畜初九曰復自道九二曰牽復吉是小畜亦言復也臨初九曰咸臨貞吉九二曰咸臨吉无不利是臨卦亦言咸也夬卦初九曰壯于前趾九三曰壯于頄是夬亦言壯也他如乾卦九四而有乾道乃革之象兌卦九五而有孚於剝之象離卦初九而有履錯然之象然則言爻象者亦不可以一例拘矣或問爻用九六何如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繫辭已言之矣以見九二爻不如六二之爲柔中六五爻不若九五之爲剛勝也伊川曰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由多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者屯否之類是也是亦一說故併錄之以爲後序

曹溶曰實孫字候仲其書宋志八卷濟生堂目作十卷聚樂堂目作十六卷今本不分卷不知孰合之

經義考卷二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三十六

陳氏友文大易集傳精義
六十四卷綱領三卷
存

胡一桂曰隆山大易集傳精義六十四卷无繫辭以後讀易綱領上中下三卷通十門綱領正大可觀集解詳贍時及象數學齋史繩祖序云學者不可曰易論理不論數數非易所先善易者必當因羲圖之象數而明周經之彖象方能得其門而入也誠哉是言

董真卿曰友文號隆山所集王輔嗣孔穎達周濂溪司馬涑水邵康節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蘇東坡游廣平楊龜山郭兼山郭白雲朱漢上朱文公張南軒楊誠齋馮縉雲又兩家失姓名但稱先正先儒別之寶祐甲寅自序

董氏楷周易傳義附錄
十四卷
存

楷自序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因河圖而畫卦命爻因卦爻而取象繫辭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依卜筮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彖傳與大小傳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爲卦爻象辭之理而大傳之書又自夫卦爻象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奧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蓍策分揲掛扐之法無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來學功至大也及秦焚滅典籍此書以卜筮得不亡而千餘年間諸儒無有能明其義者於是借異端空妙之說而欲闡夫極深研幾之旨以術數拘泥之學而欲究夫開物成務之方其去易也不其遠而程子奮乎千載之下始以隨時變易從道而發明陰陽變易之妙因象以明理由理以貫事該體用合顯微使夫學是書者立言制行處己治人守常應變莫不有度迨乎朱子本義辭益簡嚴深探古聖因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墮於諸儒術數之末流釋彖傳則第明其爲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費於辭說釋大傳則又精密微妙明白簡易有先儒所未及者故楷竊嘗妄論以爲三聖之易惟夫子能明之而夫子十翼之外其有功於易道者則唯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其他不失於支離破碎則失於疑讀怪僻皆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也抑楷嘗讀程子朱子文集語錄其間有成書所未備者輒隨所得附於各章之下歲月既久集錄益多因目曰周易程朱氏說以與同志共之極知難乎免於僭踰之罪然學者苟能因是書以求四聖之心則於學易未必無小補云咸淳丙辰　又序曰楷既纂集此書或曰程子言理而不及卜筮朱子則推本古聖人因卜筮教人之意二者固不同矣子比而同之何耶楷聞之北溪陳氏曰易之起原於象數自象數之既形則理又具於象數之中而不可以本末二其觀也易之作本於卜筮自占筮之既立則理又寓於占筮之內而不可以精麤二其用也此正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理義則孔子之意泯一於理義而不及夫象占則羲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朱文公本義之書作所以必表伏羲圖象冠諸篇端以明作易根源之所自來一出於天之自然而非人爲智巧之私又復古經傳次序推原四聖所以成書之本意遡相解釋而惟占法之明隨人取決而無偏辭之滯而天下義理爲之磨刮精明依然涵萃於其中本末精麤兼該具舉近以補程傳之所不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所謂開物成務之大用至是益又周備而易道之盛於此無餘蘊矣又曰凡文公之說皆所以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圓或白其所未瑩或貫其所未一其實不離乎程說之中必如是而後謂有功於程子未可以優劣校之此楷區區纂集之意也夫朱子之書固以補程子之所未及而程子之名言蓋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間者謂二書爲不可同乎讀者詳之

又凡例曰程子易傳依王弼次序而朱子則用古易次序以彖傳大小傳文言各自爲卷今不敢離析程傳又不敢盡失朱夫子之意於是倣節齋蔡氏例以彖傳大小象文言各下經文一字使不與正經紊亂而程傳及朱子本義又下一字程子朱子附錄又下一字則其序秩然矣

浙江通志董楷字正翁寶祐進士

張雲章曰楷字正叔台州臨海人從潛室陳器之遊得朱子再傳之學者也中文天祥榜進士官至吏部郎中

按程子傳依王氏本朱子本義依呂氏本本不可合而爲一克齋董氏乃強合之倪正甫曰易以理寓象數因象數

以明理漢儒多明象數而於理或泥而不通自王弼以玄理注易儒者於談理曰勝乃復盡略象數二者皆得易之一偏至本朝言理則程伊川爲最兼象數則朱子爲詳集二書爲一庶幾理與象數兼得之則董氏未合之前倪氏已有此論矣

徐氏端方易發揮

佚

南昌府志端方字矩叔豐城人自號絜矩病叟

程氏新恩易圖

佚

黄震序曰易出於河圖故學易者往往爲之圖然於易未必皆有補邵子晝先天圖自震至乾陽長而三自巽至坤陰長而三圜其外以象天之動乾始於西北坤極於東南方其內以象地之靜於以推測伏羲晝卦之本體與說卦八卦相錯之說合其學始見尊信於天下然亦未有能整圜轉方稜角爲圖以應甲子節氣變而合文王後天之用者宣城程君自右庠擢第將歸別余于官宅留示其兄玉塘君爻象承乘之圖以乾位乎正南以坤位乎正北而包六子其內自坤而東轉一陽爲復二陽爲臨至三陽爲泰則位正東大壯之四陽夬之五陽又自東而南極於乾焉而西轉一陰爲姤二陰爲遯至三陰爲否則位正西觀之四陰剝之五陰又自西而北極於坤焉坤再爲復生生無窮伏羲先天之體遂有合於文王後天之用易道隱賾雖非余晚學之所能知然使玉塘君非真有精深之力超特之見亦安能變通先天之妙如此哉抑聞邵子以圖數言易雖二程與之同時亦未嘗過而問繼此兼明其說者惟一朱子朱子嘗採先天圖八卦爲一節不論月氣先後今玉塘君變先天而順月氣其分其合果何居邪異日朱子又謂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圖之左屬陽以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圖之右屬陰夫既以三而分屬左右自三而各重之卽爲十有二矣又謂先天圖一日有一日道理一月有一月道理且以自坤而震象月之初生乾以象月之望坤以象月之晦夫自日而月可配之弦望晦朔則自月而年亦可配之十二月氣矣玉塘君得無以朱子之學善學邵子不泥其論月氣之論則亦不泥其方圓之圖耶先聖作易以前民用邵子先天本之華山陳氏亦以氣數占來使民知吉凶避就之所在玉塘君之圖之辭曰以之經世尙奚難哉其用心探討思濟斯世爲如何然邵子本以經言常以世言變常變相生推演以至元會而世者三十年一小變云耳玉塘君將移其說以治世豈無自得之妙乎面質未能姑遠貽其說以諗之

陳氏沂讀易記

佚

閩書沂字伯澡號實齋仙遊人光祖之子篤志文公之學受業陳淳之門

按北溪集中載與伯澡書三卷答問二十篇又爲作實齋記稱其天姿粹瞻用功懇切蓋其高弟也

黄氏以翼易說

佚

閩書黄以翼字宗台泉州人受業陳北溪蔡白石析理精詣暮年記問益富所著有周易禮說

饒氏魯易說

佚

董真卿曰魯字仲元號雙峯饒州餘干人學於勉齋黄氏江西通志魯字伯輿累薦不起及卒門人私謚曰文元

徐氏幾易輯

佚

董真卿曰幾字子與號進齋建安人宣教郎崇政殿說書通判建寧府學於節齋蔡氏易輯解環中意

毛氏友諴玩易手抄

佚

湖廣通志毛友諴字伯明平江人移居巴陵謝棄科舉闔戶讀書龔安國高其行誼延領泮宮李皤教岳陽尤加禮敬旣歿岳陽泮宮祠之

章氏元崇周易釋傳

佚

姓譜章元崇字德昂歙人兩冠鄉書授於濟鐔終奉議郎人號環溪先生

楊氏明復周易會粹

未見

謝鐸曰周易會粹臨海楊明復著今亡

浙江通志楊明復字復翁臨海人博通經籍學者稱曰浦城先生
著周易會粹尚書暢旨詩學發微冠昏喪祭圖
胡氏維寧易筌蹄
佚
江西通志胡維寧字季懷廬陵人
方氏汝一易論
二卷
佚
閩書方汝一字濟卿莆田人著易論十二篇
王氏鐵易象寶鑑
佚
姓譜鐵池州人為中書舍人兼侍講著春秋門例通解易象寶鑑
薛氏舜俞易抄
佚
閩書舜俞字欽甫泉州同安人教授南劍州三府交薦差江西漕
司幹官罷起江東常平幹官改知金華縣罷歸有易抄詩書指
詹氏天錫大易內解
佚
俞琰曰詹氏內解其說雖繁瑣有可觀
李氏杞謙齋周易詳解
二十卷
未見
董鼎曰杞字子材眉山人
按杞或以為朱子門人考朱子實紀著錄姓氏錄甲寅問
答者其字良仲平江人蓋別是一人非解易之謙齋也
陳氏廷言易義指歸
四卷
未見
黄虞稷曰廷言字君從寧海人
王氏愃易心
三卷未見
黄虞稷曰台州寧海人
按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李氏象易統論
佚
江西通志李象字材叔南城人居藍田山於諸經無所不說
孫氏義伯復古蓍法
佚
姓譜義伯豐城人
龔氏珍周易闡微詩
宋志六卷
佚
張氏杲周易罔象成名圖
宋志一卷
佚
李氏贄周易說
宋志九卷
佚
鄭氏子厚大易觀象
宋志三十二卷
佚
宋史張埜補注
朱氏承祖易摭卦總論
宋志十卷
佚
劉氏禹偁易解
宋志十卷
佚
湯氏穀周易講義
宋志三卷
佚
鄒氏巽易解
宋志六卷
佚
安氏琳周易解義
宋志卷亡
佚
陸氏太易周易口訣

宋志七卷

趙氏（仲鋭）易義
佚
宋志五卷

劉氏（贊）易統
佚
括蒼彙記劉贊遂昌人特奏召

林氏（起鼇）易述古言
佚
宋志二卷

劉氏（半千）羲易正元
佚
宋志一卷

江氏（泳）易解
佚
樓鑰志墓曰君諱泳字元適世居衢之開化再應鄉舉不利遂不仕所居西莊堂室軒館下至器用悉有銘榜家塾曰時習易中庸皆有解

田氏（疇右）周易管見
佚
括蒼彙記縉雲人

潘氏（植）易說
佚
丁易東曰安正潘氏植字子醇
按閩書韋布傳侯官有潘植字立之與弟柄從朱文公游當别是一人

劉氏（澤）易說
佚
丁易東曰易齋劉氏澤字志行

馮氏（大受）易說
佚
丁易東曰東越馮大受

儲氏（泳）易說
佚
丁易東曰雲間儲氏名泳
按泳號華谷嘗注老子又有祛疑說

吳氏（綺）易說
佚
熊良輔曰綺字忠畝

陳氏（義宏）易解
佚

方氏（泳之）易口義
一卷

譚氏（大經）易說
佚

翁氏（泳）周易思齋口義
佚
董真卿曰泳字永叔
閩書翁泳建陽人從蔡節齋游注釋河洛講義學者稱思齋先生

湯氏（煥）周易講義
三卷
佚

徐氏（君平）易說
佚
按徐氏易說李氏學易記引之

鄭氏（廷芬）易索隱
佚
閩書鄭廷芬字國華興化故縣人官太學博士提舉漳州路常平遷成都路轉運使

郭氏（長孺）易解
十卷
佚
曹學佺曰長孺不知何許人僑居成都見隱逸志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三十七

呂氏大圭易經集解
佚

學易管見
七卷
佚

胡一桂曰呂氏學易管見上下經五卷及繫辭上下二卷專取陰陽對卦並論如乾坤作一論夬剝作一論之數發明多好

中興館閣續錄大圭丁未進士咸淳五年除著作郎

閩書大圭字圭叔泉州南安人師事楊昭復昭復之學得之陳淳淳之學得之朱文公世號溫陵截派登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遷福州通判升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德祐初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易禪蒲壽庚率知州田子真降元脅大圭至令署降表大圭不署變服逃入海壽庚追殺之所傳易經集解春秋或問學易管見行於世

孫氏嶸叟讀易管見
佚

胡一桂曰讀易管見首列圖書先後天等圖及說仍逐卦爻解說不著經文末有繫辭舉易嶸叟會稽人咸淳丙寅倅新安刊於郡齋

紹興府志孫嶸叟字仁則餘姚人第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卒謚忠敏

王氏幼孫易通
一卷
佚

程鉅夫碣曰幼孫字季稚廬陵人寶祐丙辰赴闕上書言國事餘萬言不報歸教授於鄉宋之亡其友文丞相兵敗執以歸過廬陵謁於驛舍爲文祭之期以必死辭氣慷慨左右嗚咽莫能仰視自是與賓客過從守經執禮浩然以終世

方氏回讀易析 一作辨疑
佚

易中正考
佚

易吟
一百首
存 見桐江續集

回自序曰回年三十六別院省試第一歷官隨州教授江東提舉司幹辦公事國子正太學博士通判平江府改常州再改安吉州除太常寺簿監察御史知建德府除祕書郎加直祕閣於是年四十有九矣丙子春二月六日奉太皇太后嗣君詔書以郡歸附始行在所宰執大臣以嗣君名具表納土送璽於皐亭山在正月十八日軍馬入臨安府易守在二十日回猶堅守孤城二月餘王郎中世英齋郎中郁提兵五千賚詔至郡爲小郡者力不能全矣

洪焱祖曰方總管回字萬里歙縣人

黎氏立武周易說約
一卷
佚

吳澂撰碑曰元中子黎氏諱立武字以常臨江新喻人擢進士第三人授承事郎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召試館職除祕省校書轉著作郎國子司業

江西通志立武淳熙四年進士累官國子司業文華閣待制考試臨川得吳澂時稱其知人其學宗白雲郭氏自號寄翁學者稱爲所寄先生與文山疊山相友善建金鳳書院以淑後學

高氏斯得易膚說
佚

中興館閣續錄高斯得字不妄貫邛州登己丑榜咸淳五年除著作佐郎

周密曰高恥堂自世變後極意經史著述甚多手抄日以萬字

又曰姚子敬處有恥堂易膚說　又曰子昂云高恥堂有易說詩書解

姑蘇志高斯得舉進士官至簽書樞密參知政事學者稱爲恥堂先生

徐氏直方易解
六卷

未見

胡一桂曰亶方字立大號古爲先生初補迪功郎咸淳三年進易解六卷只上下經前有進表及圖象後除正言官至江東憲

胡氏次焱餘學齋易說

未見

董真卿曰次焱字濟鼎徽州婺源人有餘學齋易說

姓譜次焱咸淳四年登第授湖口主簿改貴池尉德祐乙亥歸家以易教授鄉里

何氏夢桂易衍

二卷

未見

姓譜夢桂字巖叟淳安人咸淳乙丑進士第三爲太常博士歷監察御史宋亡不仕所著有易衍中庸致用等書於易尤精有先儒所未發者

方氏公權古易口義

佚

閩大紀方公權字立道莆田人咸淳元年進士歷廣東教授太常丞景炎後不仕人稱石巖先生

孟氏文龍易解大全

三十卷

佚

姑蘇志孟文龍字震翁浙東提舉常平幹辦公事元平章史弼等薦起之致書以死辭不出戶庭者三十年著易解大全三十卷

曾氏子良周易輯說

佚

吳澂序曰易之道其大如天其廣如地其悉備也如天地間之萬物無所不有世之說易者各隨所見苟不悖於理其爲言也必有可觀無他易廣大悉備無不包羅無不該徧故也金谿曾先生諱子良在宋兩貢於鄉擢進士科仕至縣令晚節隱居教授以通經學古能詩能文爲後進師臨川饒宗魯遊其門每日授易所聞皆能記憶師既卒乃祖述其意操筆新辭文口畝之質俚如傳注之純雅名曰周易輯說意或未安不敢輒改蓋有漢儒治經守家法之遺意焉先生之年吾父兄輩也素所敬慕者今因所輯得窺前輩之所學又嘉宗魯之能守其師說也是以爲之序

江西通志曾子良金谿人登咸淳戊辰進士第調興安尉遷淳安令入元程鉅夫薦爲憲僉不赴扁其室曰節居學者稱平山先生

嚴氏肅樸山易說

十四卷

佚

吳澂曰太和嚴肅辭達官以祕書省校勘而亦不仕所著易解進於朝

揭傒斯曰樸山易說十四卷宋末吉之太和嚴先生肅所著也咸淳中江丞相萬里馬丞相廷鸞皆好其書爲獻之天子徵爲祕書省校勘宋亡之歲三月亦以疾亡原夫易之道深遠矣世之言易者至衆矣嚴氏之書最晚出致使名宰相獻之天子藏之祕守固有以得聖人之心乎先生以四聖人之心竭四十年之力其書不與國俱盡宜哉

吳氏霞舉易會見

六十卷

佚

筮易

七卷

佚

新安文獻志霞舉字孟陽號默室休寧人所著有易會見六十卷筮易七卷太玄潛虛圖說十卷

史氏蒙卿易究

十卷

佚

宋史蒙卿咸淳元年進士調江陰軍教授早受業於巴川陽恪爲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爲法

袁桷曰蒙卿字景正鄞人仕宋爲迪功郎景陵縣主簿喜奇說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多傳授之卒以奇不合於王公

鄧文原曰先生易究十卷雖未及見然聞所論河圖洛書足以抉先儒未發之蘊

黃溍曰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蒙卿始繼朱子之學者自曇氏淵大陽先生枋小陽先生岊以至於史氏黃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

邱氏富國周易輯解

十卷

佚

學易說約

五篇

佚

閩書邱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受業朱氏之門人為端陽簽判宋亡不仕著周易輯解十卷易學說約五篇經世遺書三卷

包氏天麟易注

佚

姓譜天麟字仁甫江陰人咸淳間舉博學宏詞科嘗注易詩書春秋

鄭氏儀孫易圖說

佚

閩書鄭儀孫號翠屏建安人從邱富國學易咸淳癸酉應賢良舉明年少帝北行儀孫退而著書作易圖說解大學中庸章句

魏氏新之易學蠡測

佚

宋濳室曰故宋迪功郎慶元府學教授魏新之著易學蠡測又見先儒列卦為方圓圖乃以己意成三隅圖曲盡妙理門人王德先演而傳之

張時徹曰魏新之字德夫桐廬人咸淳辛未進士為慶元府教授在官以濂洛關閩正學為己任德祐丙子元兵入臨安游軍至新時學設兩教授號東西廳教授王橚懼曰吾儕死生決於今日矣新之從容曰非止今日有生之初已定不若驚之顏色不少變

汪氏深周易占例

佚

深自序曰昔者聖人作易以明民託之卜筮然所得之辭或有懸隔者如問婚而得田獵問祭祀而得涉川問此答彼闊然不相對豈有遷就迂誕而用之者哉若是則卦爻之辭皆贅言矣傳曰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又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故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今占筮所得之辭乃不應合而在於遷就用之則奈何哉蓋嘗思之易以卜筮設教古人之卜筮蓋少也非有大疑不疑不卜也其見於書者虞有傳禪之筮周有征伐之卜而已故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而從逆之間人謀先之卜筮次焉蓋誠以事有兩可之疑而後託之卜筮也而其占又必誠敬專一積其求決之真情至誠以達於神明故神明感應之誠亦正告之以利害趨向而不復漫也且易之初其以六十四卦示人以占之例亦已廣矣求君父之道於乾求臣子之道於坤婚姻於咸恆漸歸妹待於需進於晉行師於師爭訟於訟聚於萃散於渙以至退於遯守於困安於泰鼎危於夷蹇盈於豐大有壞於損蠱家人之在室旅之在塗既未濟損益大小過大小畜得失進退之義雖卦名之為七十九字文義明白條例具足亦可決矣此未有文王卦辭之前已可占而斷者況又三百八十四爻而示之以變乎夫人誠有大疑謀及卜筮必積其誠意備其禮物齋戒專一以占之大傳曰是以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此占筮必得應合之辭受命者神明受禱占者之命辭也如響者應之端的而不漫漶以告也儻有一毫不敬不誠不一之心則問此而答彼闕焉而不與事相酬實神明之所不主而不告者也又何受命如響之云曷不即卦辭考之文王於蒙嘗起其占筮之教矣其言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周子曰筮者扣神也再三瀆則不告矣此文王之所以起其例也夫占而揲蓍積十有八變必成一卦卦必有卦辭爻必有爻辭何以言其告不告也蓋誠意專一而筮則神之告之卦辭爻辭應合所問如占婚姻與之咸恆曰納婦吉曰勿用取女曰歸妹征凶无攸利占征伐曰利用侵伐曰在師中吉曰不利行師曰勿用師占田獵曰田獲三狐曰田獲三品曰即鹿无虞曰田无禽若此者皆所謂告也若夫卦辭爻辭不應所占之事此則誠意不至二三之瀆而所謂不告者也此即文王之所謂不告也不然則得卦爻必有辭以告之又何以有不告之云夫誠敬不至則吾心之神明不存而神明之神亦爽得不合之辭而猶曰神明之告我也必有他意揣摩臆度遷就曲推強取以定吉凶以至狂妄僥倖悖亂之念皆自此生者古有之矣是惑之甚也況世之占者忽略滅裂褻瀆瑣細不敬尤甚乃欲以此求神明之指其所之至於不驗又妄以為卜筮之理不可信彼豈知夫告不告之道哉余之有見於此也乃取卦爻辭以人事分門別例編為一書俾世之占者以

類求之必本乎誠敬專一之道而知占之不妄以告人也豈不有
以解千古之惑而發聖人之蘊乎羲文周孔在天之靈不易吾言
矣
胡一桂曰鄱陽汪深所性先人私淑之友也嘗作占例自為之序
足以發朱子之所未發

鍊氏耒大易發微
佚
閩書鍊耒一作來字彥本建安人宋遺民閉門著書有大易發微
二禮疑釋

邱氏葵易解義
佚
閩書邱葵字吉甫同安人早有志考亭之學初從辛介甫繼從信
州吳平甫授春秋親炙呂大圭洪天錫之門宋末科舉廢杜門勵
學居海嶼中因自號釣磯翁所著有易解義書解詩口義春秋通
義四書日講周禮補亡

石氏一蒙周易互言總論
十卷
佚
黃溍表墓曰一蒙字晉卿義烏人宋鄉貢進士初徐文清公倡道
丹溪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
而祕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於王君若
訥既又從祕丞游晚而覃思於易其為說皆本於徐氏
吳澂序曰上古聖人作卦象以先天而其體備於八八作蓍數以
前民而其用衍於七七八八之象本於一而一無體七七之數始
於一而一不用合卦與蓍是謂之易中古聖人體卦用蓍繫之彖
繫之爻其辭雖為占設然擬議所言理無不貫推而行之占云乎
哉秦漢而下泥術數者溺演辭義者泛而易道晦矣至邵子極探
卦象蓍數之原而易之道大明夫子以來一人而已而於文王周
公之辭有未暇及也若程子之傳則因文王周公之辭以發其真
知實踐之理推之為修齊治平之用宜與三古聖人之易而為四
非可以傳注論昔夫子年將七十有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之語是
經豈易學哉主簿傳君以其師石君晉卿所著易說示余余讀之
喜其說理之當說象之工蓋於象數理學俱嘗究心世之剽掠撥
拾以為說者何能幾其十一聞石君兩目無見古之瞽者為樂師
取其用志不分也樂一藝耳易之道詎一藝所可比瞽而為易師
亦其外物不接內境常虛故能專致若是歟或曰子之於易與石
君不同何也曰子補朱義者也石膺程傳者也君釋象子亦釋象
則皆程朱之所未言者雖有不同而言固各有當也子又安敢以
子之未必是而廢石君之是哉

饒氏宗魯易傳膚言
佚
江西通志饒宗魯字心道臨川人
黃虞稷曰宗魯嘗輯所聞於平山會子良者為周易輯說別自撰
易傳膚言

熊氏禾周易講義
佚
萬姓譜禾建陽人寧武州參軍入元不仕著易講義書說

衛氏富益易經集說
佚
浙江通志衛富益崇德人從金履祥學深探易旨宋亡富益日夜
悲泣設壇為文祭故相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聞者無不墮淚晚
歲隱居湖之金蓋山年九十六卒門人諡曰正節先生

陳氏普易經解注
二冊
未見
閩書陳普字尚德別號懼齋福寧人居石堂山學者稱石堂先生
宋鼎既移三辟本省教授不起作四書句解鈐鍵學庸旨要孟子
纂圖周易解尚書補微四書六經講義凡數百卷
閔文振作傳曰石堂先生聞恂齋韓氏倡道浙東負笈之會稽從
之游韓之學出慶源輔氏輔氏朱門高弟也淵源所自屹為嫡派
故其學甚正嘗曰聆韓先生夜旦誦四書如奏九韶令人不知肉
味故其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經不貴文辭不急祿
仕惟真知實踐無媿古之聖賢宋鼎既移決意潛藏朝廷三使辟
為本省教授不赴閉門授徒翛然以師道自任四方及門數百人
易講義
一卷
存

陳氏櫟易傳宗

佚

江西通志陳煥字時可豐城人兩與鄉漕薦入元隱居不仕學者稱爲嚧山先生

謝氏枋得易說

未見

董真卿曰謝氏易說十三卦取象

宋登科錄枋得字君直小名鍾小字君和貫信州貴溪縣見居弋陽新政鄉儒林里寶祐四年二甲第一名

經義考卷二百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三十八

何氏基易學啓蒙發揮

二卷

未見

基自序曰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蓍策設而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捨是則無以爲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源也在昔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倣蓍策自然之變作爲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而不迷吉凶惟若指塗云爾至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爻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卽卦象之所値依卜筮以爲訓俾之觀象翫占避凶趨吉以爲處己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觀其爲書廣大悉備冒天下之道變通不窮盡事物之理然其於易道之根源義理之精蘊未始數數言也迨夫世變日下易之爲用浸淫於術數故夫子十翼之作始一以義理言之而不專求之象數占筮之閒是故因俗淳漓爲教不得不然也然聖人之書本末不遺而顯微無間極深研幾固以爲開物成務之方洗心藏密亦豈忘與民同患之意今觀大傳之篇高極於陰陽變化之理精究於性命道德之微雖其閎遠蘊奧未易窺測然而細研之則亦莫非象數之深旨與夫占筮之妙用至所謂君子居則觀象翫辭者則又使人雖平居無事亦得以從容玩釋卽燕閒靜一之中而自得夫齋戒神明之用推之日用云爲有不待列蓍求卦而占自顯者其視羲文之易其爲教益備爲用益廣爲理益精耳紫陽子朱子自少翫易書洗諸儒之曲說而獨得四聖之本心謂易本爲卜筮而作故觀爻彖者要嘗深探占象之精意而不必強合以外求之義理至夫子大傳雖曰發天之蘊莫非極致然亦不過窮象數之本原極卦爻之凡例若其微辭奧義則又曲暢旁通因而及之故其言曰周子通書有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以是觀之經文主於占象者畫卦以示之精也大傳詳於義理者因卦以發之蘊也其說的確簡明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始愚讀大傳說卦諸篇見其淵微浩博若無津涯而說者瀰皆汗漫不精渙散無紀及得朱子本義之書沉潛反復犂然有會於吾心洙泗微旨乃可得而尋繹然其辭尙簡嚴未能盡達也因徧閱文集語錄諸書凡講辨及此者隨義條附於本義之後首尾畢備毫析縷解疑義罔不冰釋標曰朱子繫辭發揮因藏之笥櫝以備遺忘畏齋王君用功程傳頃以精本刻梓盱江謂大傳未有善解見愚所論發揮愛之不釋已刊之家塾蓋將融會二先生之書以求經傳之深旨書成復俾基題識其首乃本朱子論易之意僭述梗概與同志共焉至若朱子指示所以讀繫傳之要旨已具見於綱領茲不贅敘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王柏後序曰沖漠無朕而萬象已具風氣漸開而人文漸明非一聖一賢之所能盡發故伏羲氏之畫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得河圖而後成雖曰闡陰陽變化之妙而其用不過教民決可否之疑而已歷唐虞夏商有占而無文至文王始繫之以彖周公繫之以爻吾夫子又從而爲之傳更三古四聖人而易之爲書始備蓋非一時之所能備也文王變後天之卦而先天之易幾於亡大傳發義理之奧而變占之用幾於隱後世不能會通而並觀於是尙義理者淫於文辭尙變占者淪於術數而易道始離矣我朝盛時邵子密傳羲畫而缺於辭程子晚繹周經而缺於象先後不二十年而從游非一日乃不相爲謀而各自成書皆臨終而後出書雖不同而各極其精微反若分傳而互足異哉易道之所以大明也由是朱子著爲本義謂易本於占而義爲占而發懼後學梏於見聞而未易信也又作啓蒙四章先開其祕而祛其惑首之以本圖書原卦畫示易之所由始也次之以明蓍策考變占示易之所以用也然亦各爲一書而學者猶未能融會而貫通之北山何先生受業勉齋之門聞此義爲最蚤晚年纂輯朱子之緒論羽翼朱子之成書不敢自加一字而條理粲然羣疑盡釋至於引本義之彖辭參於變占之後使千百年離而未合者兩無遺恨眞有得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之深旨豈不爲後人之大幸歟先生無恙時因約齋王使君請刊梓於盱江書命僕序其首僕固辭不敢承先生今亡矣不可使觀者不知編摩之大意於是忘其疏鹵述其略於後云

吳師道曰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淳祐中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景定五年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咸淳改元除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控辭再三

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終亦不受也四年十二月卒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定

王氏柏讀易記

宋志十卷

未見

涵古易說

宋志一卷

未見

大象衍義

宋志一卷

未見

吳師道曰魯齋先生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從北山何基學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咸淳十年五月卒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贈承事郎謚文憲傳其學者仁山金履祥導江張𩓐也

朱氏元昇三易備遺

十卷

存

家鉉翁進狀曰竊惟義理之學託象數而傳者也昔河南程氏倡道於洛時則邵雍發經世不傳之妙新安朱氏講學武夷時則蔡元定明圖書未發之旨今其遺編皆在而世之學者知讀程朱之書而不知窮邵蔡之學象數之傳無傳焉幸而有一人事此爲事學此爲學蓋千百而一二者也而沉滯下僚埋厄冗役無以自振拔於當世適仕於鉉翁之部內是用忘分出位具以名聞竊見承節郎差處州龍泉遂昌慶元縣建寧府松溪政和縣巡檢朱元昇苦心舊學篤志遺經獨探象數之傳自悟羲黃之藴著中天歸藏書數萬言爲圖數十以述其所自得之學其說謂伏羲易先天學也黃帝易中天學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艮巽兌寘於四隅而爲八卦八其八而爲六十四卦者先天易也十日十二子納而爲六十甲者中天易也中天自先天來者也其名雖異其理則一於是以中天六十甲配先天六十四卦而六十甲之序與先天六十四卦之序自然脗合不爽錙銖以是知黃帝作六十甲所以發先天六十四卦不盡之藴載陰陽五行之功周被之天下萬世者中天歸藏易也孔子於商道而取坤乾所取者商之歸藏而中天之易於是乎在商易名歸藏而黃帝亦以歸藏爲氏商易用歸藏而商之諸君皆以甲丙辛壬爲號以見歸藏之書作於黃帝而六十甲與先天六十四卦並行者乃中天歸藏易也歸藏易自漢初已亡元昇述其意而爲此書以自然之數納自然之音符自然之象縱施橫投無一不合皆元昇所自悟者也至於邵氏之經世蔡氏之圖書與近代諸儒象數之學皆能洞究其義爲之折衷其用功甚勤其探討甚精非徒掇拾前人之文字語言爲之講解漫以學問自見者比其人早游場屋有聲屢舉不第捨而以右科奮圖竊升斗之祿以供菽水之養身隸右弁官爲徼巡而探賾鉤深臥起不輟窮壯老堅貞士之有志於學者而恬於進取不求人知人亦無有能知之者鉉翁將指於粵始識其人是用冒犯斧鉞之誅僭以元昇所學上徹於朝仰祈萬一之采錄除已具錄奏聞乞特賜甄擢收之冗散之役處以校讎之任使海內學士知以象數爲學不惟陳言舊說之是務其於興起文治作新斯人實非小補伏候指揮咸淳八年六月

林千之序曰自昔聖智開物必有爲之先者聖人有作天不愛其道發祥闡靈無復隱祕聖人則而象之天地陰陽之情始爲天下洩此河圖洛書天所以開聖人而聖人所以畫卦以開天下後世也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並出於伏羲之世矣其言河圖示羲洛書賜禹者非也周官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是八卦已重於伏羲之世矣其言文王重之者非也秦燔六籍易以卜筮之名得全然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夫子已嘆杞宋文獻之不足徵則二書不待至漢而亡久矣水奮朱公博極羣書尚友千載絕識異辭玄感冥契自初年與邵子之書有所悟入著邵易略例若干卷首明河圖洛書之辨以爲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關子明諸儒皆謂自一至十爲河圖自一至九爲洛書惟劉牧反是牧非無見而然也按春秋緯河圖之篇有九洛書之篇有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圖本於天宜得奇數而居先洛書本於地宜得偶數而居後此其所據依以爲左驗者也由是因往順來逆之八卦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爲河圖因起震終艮之八卦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爲洛書而三易之大綱定矣連山夏易也賈公彥謂連山作於伏羲因於夏后氏夏后氏之易不可見卽伏羲之易可見矣夏時之行自漢太初歷至於今未之有改連山之易不可見卽春首純艮之義可見也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

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邵子雖以此一節爲明文王之卦要之首艮之䄍固已具於所成始始萬物之兩言是以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后氏之易之遺大傳曰顯諸仁藏諸用說卦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賈公彥周官疏曰歸藏以純坤爲首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按歸藏黃帝易也商人用之昔黃帝命大橈作甲子使伶倫造律呂日辰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承之數究於六十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承之數亦究於六十乾老陽之策三十有六坤老陰之數二十有四此六十也震坎艮少陽之策三十二巽離兌少陰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稽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巳亥爲陰陽之終子午爲陰陽之始六甲納音過巳亥子午之間陰陽終始之際數必交音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迹不露一象一數莫不與圖書合是以述歸藏象數圖例備商易之遺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此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有八此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其說尚矣未有究先天後天之體用因象數之合以驗羲文之合者乾坤之體不互夬姤剝復具乾坤之體不互既濟未濟具坎離之體不互其餘互體爲卦五十六其說尚矣未有悉以繇辭爻辭彖象之辭證之者是以演反對互體圖例備周易之遺公於三易可謂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者矣抑公之於圖書非求與文公先生之說異也先生釋聖人則之之義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則虛其中者亦太極也奇耦之數各二十者皆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坎離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且畢之曰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邪由是觀之公之說若與文公異而未嘗不與之合也備遺既脫稾當路以之傳聞悉上送官籍記後省而公老矣亡祿即世其子起予在丙子歲以示千之時方干戈搶攘欲考訂肯綮未暨也明年起予即世仲子起潛獨抱手澤於風波澒洊中十有八年于茲公遺言我書必得能一爲序於是繕寫成編惠而好我口授手畫亹亹忘倦其間賦書書多所補正猶司馬子長成一家言於周南執手之後而太玄可無俟後世之子雲幸哉有子如此夫千之少以三禮從公之族子元夫先生游辱公忘年

定交雖不獲面受此書請問輪著大指厥既從起潛盡見其書而讀之竊窺其槪後死不佞序焉敢辭起予名仕可世登右科起潛名仕立癸丑臘月朔

葛寅炎序曰連山包犧先天易也歸藏黃帝中天易也周易西伯後天易也是三易也皆遇孔聖皆脫秦火皆厄漢九師也宋室龍興五星奎聚天生大賢於龜馬初出之地豈偶然哉余讀經世書而知先天之傳在邵子讀易傳而知後天之傳在程子獨怪夫中天曠千百餘年無傳焉余尉青田以王事會水簷朱君於沐鶴溪公退之暇出一編書示余曰三易備遺其推原歸藏中天之妙引之於先天不見先天之爲先推之於後天不見後天之爲後是將合邵程爲一書獨傳有熊氏不傳之妙也嗚呼道之興天也廢亦天也其廢而復興庸非天乎孔子曰吾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使天不生於皇風既邈之後黃帝之道將無傳焉不生微子於商緒將墜之初湯之道獨得而存乎哉吾想其抱祭器而來歸也乾坤之道已得之宋矣嗚呼姬轍之東茫茫禹迹知有是書者誰也宋雖有是書知有是道者誰也夫子商人也乃獨知焉嗚呼天遺商道於商之後而必使商人知之是可以觀天意矣嗚呼曠千百餘年朱君何從而知之乎其聞之邵程子乎聞之有熊氏乎曰聞之天時咸淳癸酉四月朔日書

元昇自序曰周禮春官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作於伏羲用於夏歸藏作於黃帝用於商周易作於文王用於周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易雖不相沿襲而實相貫通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是數聖人者豈各出意見以爲斯易哉龍馬之所呈神龜之所授是皆得之天者也周公相成王設官分職命太卜命筮人並掌三易不以周用周易而置連山歸藏於無用是天固將以斯易託斯人也周轍既東周禮廢闕天之未喪斯文也復生孔子爲天下木鐸黜八索闡十翼韋編三絕而周易繫矣之杞而得夏時焉之宋而得坤乾焉故天下後世有亡書無亡言而連山歸藏易傳矣是天又將以斯易託斯人也孔子既沒經秦歷漢連山歸藏寂然無聞惟周易孤行於世漢儒用心徒勤著眼不及或破碎一卦以直六日七分或牽強四卦以會二至二分或雜之以讖緯之文或引之以老莊之境如盲摸象如管窺天萬端騰說千差並起是何易道之不幸也天開我宋五星奎聚兩曜合璧異人間出希夷陳摶以先天一圖

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康節康節以超詣絕學之姿加以融會貫通之學著皇極經世書包羅萬象該括三易本領正大規模宏遠是天又將以斯易託斯人也嗚呼易固晦也天固與之易固晦也天固彰之天之心欲以斯易禍斯世也昭昭矣元昇結髮讀書冥心易學慨皇王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者若一綫之繫千鈞世元昇上無位下無應徒以疏賤抱此勤志根極理要鋪陳規範掎摭渝墜顯發幽渺尚擬補皇王之絕學於千百世之上存皇王之真法於千百世之下輒不自揆本諸河圖洛書述三易備遺因世次而冠以先天中天後天之名庶幾連山歸藏得與周易並顯於世後之人或因此知邵子之心則知孔子周公之心與文王黃帝伏羲之心知孔子周公與文王黃帝伏羲之心則知天之心咸淳庚午冬至

子士立跋曰夫子既沒迄今千七百年間諸以易立家者專於理則偏於象數專於象數則荒於理因註迷經因疏迷註數十萬本旨不白於世而世之學者累於襲舊疑於知新罕研聖人作易之根柢我先君子述三易備遺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夫子明作易之根柢也故言理必考象言象必考數理象數無柢悟然後措諸辭寓諸圖自謂得聖人之心於注疏解釋之外有先儒所未發者視諸家言易理自理象自象數自數二易自二易河圖洛書自河圖洛書判然不相符者不侔矣噫此其於易也功不在名世諸儒下咸淳庚午備遺成鈇部使者則堂家先生一見奇先子書用聞於朝會國嘗戎事歲未遑暇也迭中書籍記載三載先子殁先兄起予甫繼志稟述時事且別多所散失起予甫亦下世矣士立弗克肖似夙夜罔敢數惟父兄之志是謝補遺首闕僅完其帙敢復諸梓非敢曰論撰其先人之美以顯揚之後世也易之晦也明也有時也人爲得而已諸時元貞乙未立春日

王氏埜翁見易篇

佚

周易分注

佚

太古見易篇自序曰嘗觀於易意契杳冥見九宮宗五四象數藏參伍錯綜離合縱橫濕燥艸木逆相制形以觸萬象變往不通則知伏羲畫卦河圖是故乾兌下重奇太陽金生艮坤出水數六太陰爲稚故天多於雨川澤注穿翕亥地地厚朔方離震少陰木之子巽坎厥父火少陽故大明未徹陰解雷行陽破涼風月孕西光是曰先天爲易鉅綱又見洛書出數十五五位得合生成族聚金火變至涼秋炎夏周易爲之男女嘗柄父母以老遯于野坎降離生中氣遂執子午左兌司木春生陽初右姊秉金秋殺陰末是取巽以陰萌恆隨雷兌以重剛不違父艮累則坤胖娩中土對峙寅申食水禪火消息五行四序順布是曰後天恪書爲祖何漢孔牘說亥豕魚魯二劉附和文肆慢侮緜歷千五百歲有如日月弗覩我離顯蒙獨不喻於洛龜河馬於是詘衆說復本文作見易細聖言證今質古沿委溯原一逆一順體用彪分方圓斜豎同易門戶不顧鬼責人非爲易雪冤雜志櫺屋語遠於煩爰總厥旨以詔後昆亦足自娛樂何必後世子雲

又自序分注曰傳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聖人立象以盡意說易而不以象補風逐影者也先儒取象拘於說卦殊不知說卦出河內女子所獻與爲泰誓並傳得失相半先師文公曰易本爲筮作其曰皆依象數以斷占吉凶憑今做諸經爲儀象卦爻所用例象數大略可知其取象有取用一畫之儀者有取用二畫之象者有取三畫之卦及互體積體覆體者有取六爻之位者傳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互體積體覆體之所由寓也觸類而長於易煥然且象辭爻辭各有象占有象無占占顯於象有占無象象顯於占通變而觀可矣

方回志墓曰埜翁字太古新安婺源人工詞章晚嗜易先儒論易陽實陰虛太古注獨謂天氣運地形傳陽虛陰實似以迹言自爲一家之說與當世無甚合者而堅執其說終身不變許公月卿爲之序江浙省處以鎮江學正謂此職數十年亦不至執政棄弗顧而歸

汪幼鳳曰王埜翁字太古宋遺民隱居教授書無不讀必推本始尤潛心易學以其所自得之說述而集之見易篇極卦畫象數之所以然而皆本於河圖洛書自然之法象既即圖書而詳論人所以取則而畫卦作範之故復改辭洛書已兆於神禹以前且援列禦寇子華子乾鑿度與黃庭經之辭以證劉長民九爲圖之說而復辨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僞關氏易相承立說之非又有周易分注主於明象以考變其書既成頗自重時詔命有山林著述者有司具書以聞故本府以先生所注易進朝廷付翰林院國史院校勘其時倘程朱易說皆祕所聞見吳草廬先生方爲胄監師見

而說之故所註易象言多采其說

熊氏禾周易集疏 一齋書目作講義

未見

李轅狀曰勿軒熊先生名鉌字去非又號退齋建陽崇泰里人宋咸淳甲戌以禾名登進士第任汀州司戶信元不仕築室鼇峰從學者累百人成春秋通解一書厄於火修儀禮外傳未及成書而卒今有大學講義標題四書易講義行於世

史燦房名未詳曰退齋家建陽當世變之會東書入武夷山築洪源書堂與朋友講習書業凡一星終乃歸故山創鼇峯書堂肆其力於六經如易詩書春秋皆有集疏每經取一家之說為主而裒衆說以為之疏工夫浩博義理明暢六經之道如指諸掌

經義考卷二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三十九

胡氏方平易學啓蒙通釋

二卷

存

外易一作翼

四卷

未見

易餘閒記

一卷

未見

方平自序通釋曰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榦自榦而支其閒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從横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據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又後序曰易本義一書闡象數理義之原示開物成務之教可謂深切著明矣啓蒙又何爲作也朱子嘗言易最難讀以開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必明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專明象數以爲讀本義者設與象非卦不立數非蓍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足以該太極之理而易非淪於無體數衍於蓍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且其文多發造化陰陽賾隱之蘊易之綱領孰有大於是者哉明本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矣然啓蒙固爲讀本義設而讀啓蒙者正未可以易而視之也

熊禾跋曰伏羲因河圖畫卦大禹因洛書敘疇孔安國以來有是言矣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且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若然則河圖洛書皆聖人則之以作易者也及以先後天八卦方位考之與圖書之數已有自然之配合所謂易有四象者尤昭然可見矣何則洛書一居北六居西北老陰之位也故坤艮居之九居南四居東南老陽之位也故乾兌居之三居東八居東北少陰之位也故離震居之七居西二居西南少陽之位也故坎巽居之五居中則固虛之爲太極也此非先天之四象乎河圖天一地六爲水居北故坎亦居北地二天七爲火居南故離亦居南天三地八爲木居東故震亦居東地四天九爲金居西而兌亦居西天五地十爲土居中分王於四季故乾坤艮巽亦居四維之位此非後天之四象乎大抵先天方位言對待之體也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鎭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乾坤之位六子成列乃質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後天方位言流行之位也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乃氣之相推而不可窮者也此皆自然脗合不假安排天地之間開眼即見聖人所以即圖書以畫卦者蓋非苟焉而作也漢儒不此之察毋亦惑於書所謂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之說乎不知此亦天乃錫王智勇之類九疇大法非人所能爲則亦天之所與耳古人之言九數何莫不出於圖書又豈特九疇爲然哉若夫聖人作易則但嘗證以吾夫子之言可也每恨生晚無從質之文公徒抱此一大疑而已己丑春余讀書武夷山中有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其父書一編曰易學啓蒙通釋其窮象數也精探其析義理也明白且其閒有言先後天方位暗與圖書數合者不符而同然後知天下之公理非但一人之私論也茲因刻梓告成輒述所見以識其後云

劉涇跋曰書記兒時從家庭授易聞之先君子云昔晦庵先生之講學於雲谷也我先文簡雲莊兄弟與西山蔡先生父子從遊最久講四書之餘必及於易與諸生時時陵絕頂登眺觀天地八極之大察陰陽造化之妙蓋其胸中已有眞易一部在宇宙故所論象數義理自有以見其實而造其微晦庵雲中谷中皆書室名也舊藏雲莊所抄諸經師說數鉅帙兵燹之餘其存者蓋千百之什一耳一日約元咎君退齋熊君訪雲谷遺跡適值新安胡君庭芳來訪出易學啓蒙通釋一編見示謂其父玉齋平生精力盡在此書亟閱諦玩見其論象說理尤詳明備而其所援引則雲谷當日及門之士遺言餘論多在焉時熊君以易學授兒輩謂是誠讀者不可闕之書因言庭芳再入閩惟汲汲爲父書無傳是懼且欲以見屬仰惟一時師友從遊之盛重念先世問學淵源之書輒爲

刊眞書堂以寓惓惓景慕之意且以成胡君之志爲讀易之學非潛心之深玩理之熟者未易言也學者毓能由通釋以悟四篇之大旨由四篇以窺四聖之全書則是編亦非小補云

董眞卿曰方平玉齋先生徽州婺源人師鄱陽介軒董先生毅齋沈先生著易學啓蒙通釋至元己丑自序

楊士奇曰朱子易學啓蒙惟胡方平本最善洪武乙卯司倉伯羆官歸見予初讀易出一編以示曰孺子勉之易精蘊具在此書即熟程朱傳義後宜熟此吾藏以待汝即胡氏啓蒙也無幾爲人竊去伯父不樂累日至形於辭罵予後出教童蒙始得此本

俞氏琰周易集說

四十卷

存

讀易舉要

四卷

未見

易圖纂要

二卷

存

易古占法

一卷

未見

易外別傳

一卷

存

易經考證

易傳考證

讀易須知

六十四卦圖

卦爻象占分類

易圖合璧連珠

大易會要

一百二十卷

俱佚

吳中人物志俞琰字玉吾生於宋宋亡遂不復有仕進意隱林屋山撫諸家易說名曰大易會要一百三十卷及注上下經并十翼凡十四卷又有經傳考證讀易須知易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說授溫州學錄不赴後得異人金液還丹之祕注魏伯陽參同契發揮三卷陰符經解一卷易外別傳一卷以吾儒性命之學推陰陽消息之理雅好鼓琴乃作弦歌毛詩譜別有幽明辨惑席上腐談書齋夜話等書

琰自序集說曰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也易爲書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於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文王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於象象本於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盡在於畫詎可舍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舍畫而玩辭舍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無倡於前晉韓康伯又和於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於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於易則取王韓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爲之回護由是二三百年間皆以虛無爲高遠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掃虛無之弊聖人之本旨始明奈何世之尚占而宗邵康節者則以義理爲虛文尚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爲末技而邵程之學分爲兩家義畫周經亦爲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之作發邵程之未發辭必本於畫理不外於象聖人之本旨於是乎大明焉琰幼承父師面命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講明則又有程朱二公所未言者於心蓋不能無疑乃歷考諸家易說撫其英華萃爲一書名曰大易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凡四十卷因名之曰周易集說云

又自序曰予自德祐後集諸儒之說爲卷一百二十名曰大易會要以程朱二公爲主諸說之善者爲輔又益以平昔所聞於師友者爲周易集說四十卷

孟淳序曰九經惟易有象數其義最奧解者最多元貞丙申秋會玉吾叟於王氏書塾講坤之六二謂六二既中且正是以其德直方惟從乾陽之大不習坤陰之小故无不利又指示彖傳剛柔上下言來不言往之微意則皆以兩卦相並而取義茲蓋秦漢至於唐宋諸儒所未發者也是時匆匆回晉弗復請益今觀其書集衆說之善又述己所聞譬以經傳反覆辨論無一字放過辭意明甚

有如鑑之照物纖悉不遺請名之曰易鑑云至大庚戌冬
王都中序曰石澗先生周易集說大槩以晦庵爲主而參以程氏又集諸家之善爲之說凡三十餘卷都中至元乙丑嘗從先生指授未幾奔走宦途弗能卒業兹守鄱陽泉監與先生偕行公餘藉講又得聞所未聞是書作於甲申迨今二十有七年未嘗一日去手凡三脫藁矣書成不可不傳敬請鋟諸梓以與同志者共之至大庚戌冬至
李克寬序曰石澗先生吳中老儒也著周易集說自至元甲申逮今三十九年考論文義證以五經歲月彌久其說益精世有張平子嘗知揚子雲之太玄也至治壬戌春
白珽序曰易言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無非切己之用邇年以來談易者棼棼藉藉二人是之二人非之則攘袂瞋目而與之爭謙卦謂何三人非之一人是之則揚眉頓足而喜頤卦謂何嗚呼徒能言不能行易之道幾乎熄矣蘇臺俞玉吾樂貧安道華皓一節於易則不但能言之又能行之輯先儒諸名家之傳爲是書條列臚分醇正明白探有益於後學所居榜石澗學者稱石澗先生云皇慶元年
張瑛序曰古聖人作卦爻辭蓋皆取象數之義理而發明之耳石澗俞先生於諸家易說無不披閱獨以朱子本義爲主仍采諸家之善萃爲一編名曰周易集說卽象數言義理精麤本末一以貫之今之言易者孰則能出其右哉皇慶二年七月
顏堯煥序曰易其至矣乎三聖人之言三聖人之心也易其可易言哉後世談易者何啻數百家邵子以數程子以理其後朱子以占三子之說易可謂至矣易其可易言哉余友俞石澗家傳易學潛心於此三十餘年作集說主之以朱子本義而邵子之數程子之理一以貫之其辭簡而嚴明而理將以擴三子之蘊開後學之蒙有功於易學多矣余年邁目力衰弗能遍閱石澗之說但略窺一斑爲之贊衽致敬至治二年春
楊載序曰石澗俞氏周易集說本於程朱氏之書而證以諸家之言徵余爲序冠於篇首余聞漢世初得一經必聚五經諸儒使共讀之以求其訓詁今石澗俞氏於易經之文有字義特出者必旁考五經其爲學之近古如此三十年間積三十餘卷說雖多何害其爲多故余樂爲之序而不辭焉至治壬戌冬
黃溍序曰古者三易皆掌於太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好易與七十子之徒難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爲言者易在秦獨爲卜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爲施孟梁丘其別出爲焦贛爲費直贛專於陰陽占察之術直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爲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讖者率以爲理學近於費數學近於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義獨存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實同異於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爲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於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爲同則矯以爲異其所望於來哲者果若是耶滑稽閱之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爲阿異不爲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之集說有焉殆是以樂道而爲之序讀者所宜知也嘉定元年十月
于文傳序曰余少之時已識石澗俞君知其爲善言易者然未之學易不果承教延祐二年予以進士受官南歸時石澗尚無恙聞有所著易說未獲一寓目焉去年冬自集賢退休吳中石澗之子子玉手一編過余且曰先子平生精力盡於此書願先生賜之言余受而讀之乃易說也及觀自序有云朱子本義之作辭本於畫理不外象聖人之本旨大明於是首讀本義次及程傳旁考諸家之說摭其精華萃爲一書名曰周易集說凡四十卷以歲月考之起至元甲申至元貞丙申凡十有二年而後成其積學久其用功深槩可見已又十有八年詔以五經取士易主程朱氏之說兼用古注疏則與前所云者略同非明古識今其孰能與於此然則俞氏易說當與蔡氏書傳並傳學易者苟能玩味此書則思過半矣雖然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易之道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易之用也聖人作易豈直爲學者干祿之資而已林頭易在萬鍾於我何加焉九京可作石澗必然我言至正六年七月
琰自序其後曰予生平有讀易癖三十年間雖隆冬大暑不輟每讀一字一句而有疑焉則終日終夜沉思必欲釋其疑乃已洎得其說則欣然如獲拱璧親戚朋友咸笑之以爲學雖勤而不見用於時何乃不知時變而自苦若是耶予則以理義自悅猶芻豢之悅口蓋自得其樂罔知所謂苦也粤自至元甲申下筆解上下經幷六十四象辭與夫彖傳爻傳文言傳期年而書成改竄者二十餘年凡更四藁或有勉余者云日月逝矣繫辭傳及說卦序卦雜

卦猶未脫藁其得爲完書乎予亦自以爲欠至大辛亥自番禺歸吳憩湖濱僧舍地僻人靜一夏風涼閑生無所用心因取舊藁繫辭傳讀之不二月并說卦序卦雜卦改竄皆畢遂了此欠噫予髮種種矣嚮嘗與余共講明者如西蜀荀在川新安王太古括蒼葉西莊番禺齊節初悉爲古人獨余未亡今也書既完矣髀既瘳矣則嘗自此收心歸腔以樂餘年留氣煖腦以保餘生弗復更自苦矣如易經考證如易傳考證如讀易須知如易圖纂要如六十四卦圖如古占法如卦爻象占分類如易圖合璧連珠如易外別傳乃予舊所編者將毀之而兒輩皆以爲可惜又略加改竄而存於後

琰自序別傳曰易外別傳者先天圖環中之祕漢儒魏伯陽參同契之學也人生天地間首乾腹坤呼日吸月與天地同一陰陽易以道陰陽故伯陽借易以明其說大要不出先天一圖是雖易道之緒餘然亦養生之切務蓋不可不知也圖之妙在乎終坤始復循環無窮其至妙則又在乎坤復之交一動一靜之間愚嘗學此矣遍閱雲笈略曉其一二忽遇隱者授以讀易之法乃盡得環中之祕反而求之吾身則康節邵子所謂太極所謂天根月窟所謂三十六宮靡不備焉是謂身中之易今爲圖如左附以先儒之說明白無隱一覽即見識者當自知之

又後序曰易外別傳一卷爲之圖爲之說披闡先天圖環中之極玄證以參同契陰符經諸書參以伊川橫渠諸儒之至論所以發朱子之所未發以推廣邵子言外之意愚雖不暇專志從事於此而丹之妙用非苟知之蓋嘗試之者也故敢直指方士之所靳以破學者之惑嘗慨夫世所傳丹家之書廋詞隱語使覽者無罅隙可入往往目炫心痒掩卷長嘆如蔡季通袁機仲嘗與朱子共訂正參同契矣雖能考其字義然不得其的傳未免臆度而已愚今已得所傳又何忍緘嘿以自私乃述是書附於周易集說之後名之曰易外別傳蓋謂丹家之說雖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也丹家之大綱要領愚於是書言之悉矣丹書之口訣細微則具載於參同契發揮三篇茲不贅云

子仲溫跋曰易外別傳一卷先君子之所著而附於周易集說之後者也先君子嘗遇隱者以先天圖指示邵子環中之極玄故是書所著發明邵子之學爲多

王彝曰先生所述易會要百有四十卷集說三十六卷先生生宋季年以經義有聲場屋間以科第起家而吳內附山林之士往往謳歌而興以爲一日之用先生乃惟家居讀易玩象觀理著書以自見

白雲霽曰石澗易外別傳述康節先生心爲太極圖朱紫陽太極虛中先天圖先天六十四卦直圖地承天炁圖日受月光圖乾坤坎離天地日月等圖皆先天之學

納蘭成德序曰周易上下經說二卷象辭說一卷彖傳說二卷爻傳說二卷文言傳說一卷繫辭傳說二卷說卦說一卷序卦說二卷雜卦說一卷合一十三卷各冠以序統名曰周易集說而易圖纂要一卷易外別傳一卷附焉吳人俞琰玉吾叟所著也叟於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不仕自號石澗道人又稱林屋洞天真逸其書草創於至元甲申斷手於至大辛亥用力可謂勤矣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叟之持論謂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崐崙產玉河源出崐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其立說頗異至其集衆說之善以朱子本義爲宗而邵子程子之學義理象數一以貫之誠有功於易者也考叟之說易尚有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諸書咸附於集說之後而今已無存當日共講易者則有西蜀荀在川新安王太古括蒼葉西莊鄱陽齊節初其名字官閥亦不復可考矣於乎惜哉

陳氏深清全齋讀易編

三卷

未見

盧熊曰陳深字子微世爲吳人生於宋宋亡篤志古學閉門著書有讀易編讀詩編讀春秋編天曆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潛匿不出學者稱爲寧極先生

龔氏煥易說

佚

江西通志煥字右文進賢人時稱泉峯先生

劉氏壆易纂圖

一卷

佚

閩書壆字宋舉古田人自號雲谷遺老教授生徒百餘人少從合

沙鄭少梅學易傳六十四卦圖說及春秋元經其纂集圖序甫就而卒

陳氏（宏）易童子問

一卷

未見

按陳氏易童子問菉竹堂目有之

易象發揮

佚

黃虞稷曰宏莆田人宋末徙華亭以儒業起家同知吳江州事

周氏（敬孫）易象占

佚

元史敬孫台州臨海人宋太學生初金華王柏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學著易象占尚書補遺春秋類例

謝鐸曰易象占臨海周敬孫著今亡

黃氏（超然）周易通義

二十卷

周易或問

五卷

佚

周易釋蒙

五卷

佚

周易發例

三卷

佚

超然自序通義曰易有太極是生陰陽陰陽交易而成對待易之體也所謂先天也陰陽變易而有流行易之用也所謂後天也體中有用用中有體萬化之原萬古之會萬象之蘊萬物之情萬用之經萬物之時盡在是矣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言其興則昔之廢可知也春秋傳韓宣子聘魯始見易象易象周公所作象辭獨見於魯則其晦又可知也先天當天地開闢之運中闔得後天後天當再開闢之運又中闔得十翼孔安國謂贊易道以黜入索雖其詳不可攷意蓋可推矣彖傳象傳文言序卦雜卦所以翼文王也繫辭說卦兼犧文而並翼也世皆以後天賴十翼而明為夫子之功不知先天由十翼而傳微夫子後世殆不知有伏羲之易也子之功所以大也所以闢天地盛衰之運也此道若廢若興若晦若明更千有餘載然後有太極圖說有邵子皇極經世書發揮先天之蘊尤為纂白其於天地盛衰之運亦非偶然出者於戲至矣超然少而讀易不得其門後乃求之周子邵子之書又取朱子本義讀之始粗窺蹊隧尚恨本義朱子嘗欲再修而未及於是悉其疲薾參會互攷始則採之先儒以盡其情中則反之詒闇以竭其陋終則本之經意以斂其歸因而成表目曰通義通義者蓋將即夫子通之文王之義以上遡伏羲之義也嗟夫觀吾之名書則知吾釋經之意矣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非但以句羅理氣剖析象數而已一畫一辭乃理氣象數凝結而成文者也此所以闡天地之運也伏羲畫之文王繫之夫子翼之同為出於理氣象數之自然亦猶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支不但太極自生出之後序為然三聖之序猶是也此通義之所以作也

又自序發例曰余嘗竊譬籌易當如畫家寫六十四卦之義三百八十四爻之情正邪險易利害攻取猶之老少妍媸意態情狀各隨其人不但位寘耳目口鼻而已後世明智之士數喜談易覷其筆力馳騁上磅下礴可謂健矣然未免自以意置位故雖極天下之至工而其人則不似似與不似未暇論或置口與鼻易耳以目則又不復為人矣凡掩集時義悖亂上下象外生占占外生說者皆顛倒耳目口鼻之數也易以德位時義為重有此德當此位適此時行此義處己治人之道趨吉避凶之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如其實象失真虛理任意當靜反動當承反應聽其說雖美考其事實乖是又如比五音而強目以聽盛八珍而責鼻以食其不至賊人之性也幾希予為此懼每以讀易之法當先推卦義以求六爻之情情有難通則參以象象有難通則參以位位復難通則參以三百八十四爻之例例明而聖人之意十得其五六矣朱子嘗言上古之書莫大於易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竊謂易有吉凶卽春秋之有刑德也易以吉凶寓於三百八十四爻之行事春秋以刑德寓於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是故讀二書者皆宜究聖人命辭之例易例圓通苟能深明其意然後知圓通之中極為謹嚴與春秋等今學春秋者必求春秋之凡例獨易之例乃置而不講上者鑿理下者鑿象精粗不同鑿均也凡例既明易乃可窺作發例述

赤城集黃超然字立道黃巖人宋末兩中鄉科元至治初卒

赤城新志超然字壽雲與車玉峯往來金華王魯齋之門得理學之傳而尤精於易既卒賜諡康敏其諡議曰故壽雲先生黃超然文肅華實詩禮名家學貫六經尤邃於易安居恬靜不以貧窶動其心性識高明不以功名易其志博達之才道德之化漸於鄉里也遠淵源之學仁義之教被於後人也深故既沒而名益彰所著周易通義等書羽翼程朱開明後進是宜於設教之所賜以書院之號所謂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先生有焉定議易名國有令典按諡法壽考且寧曰康好古不怠曰敏請諡康敏

台州府志超然推本伏羲先天圖翼以邵子皇極經世著周易通義二十卷發程朱傳義未盡之意別爲或問五卷發例三卷釋象五卷

謝鐸曰周易通義黃壽雲著今有抄本

朱氏知常經進易解

佚

金華赤松山志先生名知常字久道號此山本郡人也通儒學爲黃冠師主佑聖觀開慶間賜左街道錄先生少學易於鄉先生盧端叔後得易說於沌陽周元舉遂以見聞集爲一編進之於上遺稿藏此山道院

齊博士易解

佚

董氏易傳覺

佚

李氏易辨證

佚

以上三書見尤氏遂初堂目

朱氏失名三宮易

宋志一卷

佚

胡一桂曰其說分圓宮方宮交宮以初二中四終爲序

何氏失名周易講疏

宋志十三卷

佚

陳氏失名周易六十四卦賦

宋志一卷

佚

黃宗旦曰穎川陳君不知其名

沈氏失名愚庵易注

佚

按愚庵沈氏未詳其名方萬里贈其子復亨詩云乃翁辛苦注周易曾夢神人談太極則業有成書然弁卷帙亦亡矣

尹氏彥頤易解

佚

高麗史尹彥頤瓘第四子仁宗朝國子司業赴經筵講論經義賜華犀帶一腰遷寶文閣直學士卒諡文康嘗作易解傳於世

按高麗史稱仁宗恭孝王楷也

經義考卷四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易四十　男 昆田 校

青城山人揲蓍法
宋志一卷
佚

方舟先生易互體例
一卷
存

自序曰易者以天地五行而生數由數而生卦因三而成六正悔內外以數通於天地五行而八卦相資爲用以三而五而五行互體以六而八而八卦互體若非互體則易之變化內外上下不相應數有所窮數窮則生成之理或幾乎熄矣易之有互體出漢人二鄭學易者以互體出劉牧非也因取說卦占象與卦爻相通者爲互體以應天地五行之數作互體例

按方舟先生集止存二卷崑山徐中允秉義家藏中有易互體例卷首不著撰人姓氏但題門人劉伯熊編次焦氏經籍志載李石方舟集五十卷意者石之遺書歟

白雲子周易元統
十卷
未見

蔡攸進表曰白雲子述周易元統十卷不著姓氏其書成於慶曆乙酉歲大略謂乾坤陰陽之根本坎離陰陽之性命坎爲乾之遊魂離爲坤之遊魂仲尼云遊魂爲變神機泄矣易道明矣乃作元統其一明混元其二明五太其三明天地其四述乾坤其五示龍圖其六畫八卦其七衍揲蓍其八明律候其九敷禮樂之元其十說序卦之由凡二十八宿五行十日十二辰四時八節六律六呂三統五運以至一人之身五藏六氣皆總而歸之於易故備存之以廣異聞云

不爲子揲蓍法
一卷
以下俱佚

靈隱子周易河圖術
一卷

天門子周易卜法
二卷

樂只道人羲文易論微
宋志六卷

金華先生易辨疑
卷亡

玉泉易解
卷亡

以上二書見尤氏遂初堂目未詳撰人姓氏

太學新講義
三十七篇 又統例一卷

胡一桂曰太學新講義三十七篇統例一卷不著其人紹聖丁丑中都本

劉鄭注周易
六卷

胡一桂曰集劉牧鄭夬二家所著集者不知名

周易十二論
通考一卷

晁公武曰未詳撰人論日月五星直年以占吉凶

周易外義
通考三卷

陳振孫曰不知何人作載於三朝史志則其來亦久矣大抵於易中所言及於制度名物者皆詳注之於易之本旨無所發明故曰外義

胡一桂曰多按諸經傳釋注疏之言

易正誤
通考一卷

陳振孫曰不知何人作但稱其名曰駁又稱元祐以來云云則近世人也據序爲書三篇曰正誤曰脫簡曰句讀今所存惟正誤一篇大抵增益郭京之說故幷附二書冊後

周易傳
宋志四卷

胡一桂曰自乾至益

周易口義
宋志六卷
胡一桂曰書多殘闕

周易樞
宋志十卷
胡一桂曰釋六十四卦

周易解微
宋志三卷
胡一桂曰言八卦象辭

周易卦類
宋志三卷 通志一卷
胡一桂曰本王弼注分八卦畫以類相從

周易明疑錄 宋志作易正經明疑錄
宋志一卷
胡一桂曰明疑錄一卷設問對二十九

易說精義
三卷

周易節略正義
一卷

易旨歸義
一卷

周易經類
一卷

周易括囊大義
十卷

易義類
三卷
按易說精義以下諸書見紹興書目

周易釋疑
一卷

周易隱訣
一卷

易搢精義
二卷

窮理盡性經
一卷

周易義證總要
二卷

周易類纂
一卷

周易通真釋例
一卷

周易三備雜機要
一卷

周易問卜
十卷

八卦小成圖
一卷

周易稽賾圖
三卷
鄭樵曰見荊州田家書目
按宋田偉居荊南家藏書三萬卷其子鎬編書目六卷元祐中袁默序之

周易八仙詩
一卷 宋志三卷

周易鬼谷林
一卷

周易六神頌
一卷

周易六十四卦歌
一卷

周易十門要訣
一卷

周易玄鑑林
三卷

周易卜經
一卷

周易靈真述

周易備要一卷

周易象罔玄珠一卷

八卦雜訣五卷

周易卦纂神妙訣一卷

周易鬼靈經一卷

周易二十八章一卷

周易竹木經一卷

周易雜盞占一卷

周易枯骨經四卷

周易斷卦夢江南一卷

周易斷卦倒頭一卷

周易飛燕穿梁歌一卷

周易飛燕轉關林竅一卷

周易[illegible]關雜占一卷

周易要訣占法一卷

周易灰神壽命曆一卷

周易軌限算一卷

軌革易贊一卷

按周易釋疑以下見鄭氏通志藝文略

周易八帖

宋志四卷

地理八卦圖

宋志一卷

六十四卦火珠林

宋志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今賣卜者擲錢占卦盡用此書

季本曰火珠者出於京房而爲此書者不知何人

齕骨林

宋志一卷

以下俱佚

周易讀頌

宋志六卷

周易神鏡鬼谷林

宋志一卷

周易靈祕諸關歌

宋志一卷

周易髓要雜訣

宋志一卷

周易三略經

宋志三卷

諸家易林

宋志一卷

易旁通手鑑

宋志八卷

周易通真

宋志三卷

周易口訣開題

宋志一卷

周易括世應頌　宋志一卷

周易三空訣　宋志一卷

周易三十六占　宋志六卷

周易爻詠　宋志八卷

周易鬼鑰林　宋志一卷

周易金鑑歌　宋志一卷

周易連珠論　宋志一卷

易鑑圖頌　宋志一卷

易大象歌　宋志一卷

周易玄理歌　宋志一卷

周易察微經　宋志一卷

周易鬼御算　宋志一卷

易經　宋志二卷

易訣雜頌　宋志一卷

易林祕林　宋志一卷

易大象林　宋志一卷

易鈐　宋志一卷

周易竅書　宋志一卷

周易火竅　宋志一卷

周易旁通曆　宋志一卷

周易八龍山水論　宋志一卷

易玄圖　宋志一卷

以上俱佚

周易圖　三卷

未見

陳弘緒跋曰周易圖三卷出道藏不詳作者何人其書雜取諸家圖而爲之中一卷則宋儒鄭少梅之卦圖也少梅名東卿此作少枚錄者之誤耳馬廷鸞極喜少梅論易謂其無朱子發之瑣碎無戴師愈之矯僞讀之時有會心少梅圖有五行卦氣之說此書亦有之或卽錄其原本而爲之附益耳嘗慨圖學興而易道愈晦非圖之能晦易也支離而爲圖者之使易道之晦也易之所稱圖者河圖而已伏羲取而則之圖乃變而爲卦圖變而爲卦則河圖雖存焉可也卽不幸而或喪失其圖焉卦自在也孔子十翼之作惟論辭占象變之精微而及於圖者止河出圖一語非孔子之智不能創爲後人之圖也以爲卦畫之理吾學之五十年而猶未盡圖固可以置而不論也自宋大儒邵康節有所謂先天四圖者得之於李之才之才得之於穆伯長伯長得之於陳希夷皆傳以爲庖犧氏手創而圖學之說遂紛紛藉藉於汗簡矣夫使庖犧而果有此四圖也姬文何以不用其次序而別爲更定且歷年如是之久而京焦王鄭諸儒何以無一言相發明也然先天圖左右配列森然不紊而寓循環無端之妙其消長進退足以抉三才之奧而兢萬類之自然雖使庖犧復起不能易也後之儒者便謂易之精微專在於圖舍乾龍坤馬之辭而尋外圓內方之圖其甚者務以新奇相勝於是有漢上圖有石汝礪乾生歸一圖有樂洪卦氣圖有鄧錡大易圖有蓬軒錢氏圖有張理鈎深圖近又有會稽季本之

圖有宣城沈書昌之圖遂使倘易之書丹黄黑白之未已吁可怪也夫揚子雲之玄之有圖也其於易也推之而已關子明之洞極之有圖也其於易也不敢擬之擬玄焉而已今之爲圖者率皆託之周易夫羑里之聖負扆之元佐我未之或遇也誰繪之而誰授之乎予家藏易圖數十種予所取者朱楓林陳季立數家而已其餘猥瑣而牽強者悉屏去不以疲吾目力知我罪我任之

斡氏 道沖 周易卜筮斷 一齋目有斷作法

未見

虞集曰斡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道沖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爲番漢教授譯論語注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尊孔子爲至聖文宣帝畫公像列諸從祀

趙氏 秉文 周易叢說

十卷

佚

金史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興定元年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學士知集賢院事著易叢說十卷中庸說一卷太玄箋贊六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元好問曰公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不觀著易中庸說論語孟子解其爲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

雷氏 思 易解

佚

金史雷淵父思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注易行於世

元好問曰思字西仲渾源人天德三年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事有易解行於世

馮氏 延登 學易記

佚

元好問誌墓曰延登字子駿吉州人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平生以易爲業及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旣歸集前人章句爲一書曰學易記藏於家

呂氏 豫 易說

佚

元好問誌墓曰豫字彦先修武人自號南峯山人

畢氏 [illegible] 三十家易解

佚

李簡曰平原人

佚

王氏 天鐸 易學集說

佚

子惲家傳曰先君諱天鐸字振之開興初用入粟例補滿授戶部主事自號思淵老人日以經史自娛尤嗜春秋左氏傳晚年一洗心於易集歷代諸儒易說爲一書題曰王氏易纂遇朔例一占玩辭明變其應如響

子惲序曰先君思淵子昔掾民部時尚書張公正倫曰引一叟連榻坐與之問辨其款察之蓋講易經旨也每參署已輒抱牘旁侍張公曰汝亦樂聞斯乎曰唯自是日熟所聞遂潛玩焉造次顛沛樂之而不釋也北渡後遇玉華王先生復得窺其門牆而覃思焉旣而有問答理亂之說玉華子訢然曰推是而進何憂乎不造夫突奧也然專靜之功不可以不至藏往知來實本於此吾子其志之旣而家居屏遠人事取歷代諸儒所傳探微賾妙曰一卦爲業眞積既久靜見之心遂大而肆曰吾老矣非述無以見於後示子孫以大受也乃組節羣言使如出一手辭約而意貫諸家之善蓋無餘蘊矣嗚呼易之爲書三聖人憂世而作也其道有四互爲之用然身外無可論之道道外無可談之理天理人事不出乎日用行己之間而已是書之集四者具列要以近人情爲本使學者切身以求用易知而不雜其於易道庶彬彬然有煒矣不肖今亦向老先世庭訓墜佚無緒大懼夫不學而衰也乃沉潛是編冠修述之意於篇首乃題曰王氏易學集說使後之來者知先君學道立世其博文約禮有如此者小子惲復續所得以綴於後蓋先君所未見也庶幾五十家之說左右逢原矣

張氏 特立 周易集說

佚

元史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中泰和進士正大初爲洛陽令拜監察御史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諸生世祖賜號曰中庸先生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

竇氏 從[illegible] 周易釋略

佚

元好問曰從義字用之虞鄉人中條山道士

張氏失名易解

十卷

佚

王惲序曰易之爲書廣大精微範圍乾度經紀世道以一理而含萬變辭雖有盡理則無窮故說之者吹萬不同仁智各異要以修辭通變近人情關世教爲切鍊師李公嘗爲予言監丞張君在河南爲衣冠清流多藏書得前代以易名家者數十種早治其學精占筮術北歸以藝能得官如支離蹇逆建除叢辰等伎有不屑爲者於是廣詢博究師心自斷集易解十卷於以扶聖心而明素志駙馬高唐郡王天資英明雅好經術一覽偉其述作勸至發題篇端有正大純雅本乎仁義與經旨不殊其於世教大有補益命蕃府板行賜覲中外者無慮數百餘帙用廣發越以表其志尚義山來屬僔序其事予謂古之君子立言垂世必藉王公大人爲之主張方能信其說而傳不朽如曲臺禮經由獻王而明遺制毛公詩傳得河間而置學官今張君適遇賢王得成其美將見與大雅不羣之英異世而同談者矣至於淵源之傳授辭理之深奧讀者自當知之又何竢見實兎而設喻過傳人氏而致問者耶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四十一

郝氏經周易外傳

八十卷

佚

經自序曰孔子承三聖之易爲之作傳凡道德之要性命之理幽明之故生死之說天地人物之在夫意言象數之閒者莫不充周表著推致其極易於是乎集大成聖人大經大法之原而不可加損焉蓋數聖人之制作孔子復以聖述聖故也後之人德未至於聖欲以一己之見求夫數大聖人之意雖覃精極神不免於揣料量之私不能造夫眞是或有見焉而不能純備斷然自作則違戾遠甚是以紛紛藉藉至於今而不已也夫易聖人所以用道之書也伏羲氏按圖畫卦以述道造書契以開斯文統歷數千百年至於黃帝堯舜氏而法制始備又歷夏商千有餘年而文王受命作周重伏羲氏之卦繫之辭而命之爲易聖子周公心傳口授分其文而繫之辭以斷其吉凶復六百有餘年而孔子出焉晚年讀易而韋編三絕以求三聖之意於是退而修經推皇帝王伯之世而本乎伏羲終於五霸列爲四經而爲易作傳尊之爲經以冠夫詩書春秋使天下萬世共用一道舉畫前之固有重後之逆數造無窮之形器壞無窮之形器而一易之用不可勝窮矣則伏羲氏述道文王述伏羲周公述文王孔子述三聖世代相去若此其甚遠也聖人之作若此其鮮也以聖述聖若此其恭也至孔子而僅爲成書猶以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則易之大不能一聖人當一世而爲之必數聖人數千百世而僅成以孔子之聖不敢自作曲爲之述而猶以爲未旣盡而懼或有過後之人乃欲以一己之私遽述數千載之德業四聖人之能事又輒自作爲不亦難矣哉且自孔子歿曾子子思孟子得其傳而著之書雖皆易道而不及易中一言繼而火於秦雖幸而以卜筮之故易之書獨存天下之人祇以卜筮視之而其道不明也漢興言易自田何求其所自謂孔子授之商瞿子木而授受及何何爲傳數篇而不傳自是學各專門原遠而末亦分矣揚雄之學最爲深到準易作玄而不述易道東觀學者雖盛而祇爲傳注之學亦各專門自私而明夫易道者亦鮮魏正始閒王弼以二漢之學爲之注唐世以爲至當而孔穎達爲之疏學者至今宗之始亦專門之學也寥寥千載竟無聖人而述聖人家異傳人異義易道不可復聞矣故王通謂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惡其私而專專而分分而異卒使聖人之意不可得而見也宋興大儒輩出莫不以闡明易道爲己任於是華山陳摶肇開宗統而濂溪周敦頤西都邵雍遠探羲文周孔之業推演意言象數之本至侍講程頤大變傳注爲易作傳直造先秦布武聖門其諸師友更唱迭和易道幾明今二百餘年矣學者復各擅其師傳立論馳說求新角奇誕夸而自聖言義理者不及象數言象數者不及義理又往往雜入偏駁小數異端曲學周邵程氏之學復昧沒而不明其譏王弼蔑正義厚誣妄皆悖理傷道者不可勝紀又甚於專門之弊矣反覆壞爛遂至此極世代如是之遠聖人不作如是之久蠹食穿鑿如是之衆且多又豈一人之專見臆度所能蔽之哉則聖人之意終不可得而見矣竊嘗以爲後世雖無大聖人兼綜諸聖以述夫聖如孔子之集大成苟不以一人自私曲學自蔽專門自聖削去畦町芟夷滋蔓排斥一我開示公道合漢魏唐宋諸儒之學順考其往逆徵其來積數千百年之學問數十百人之能事契其所見會其所得合天下以一心通天下以一理貫古今以一易聖一而後世百之聖十而後世千之遡流求源問津以濟乎道則亦庶乎其可也故不自揆嘗欲論次孔子以來述易而有合於聖人者集爲一書而未能也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宋人館於儀眞留而不遣五六年閒頗得肆意經傳及被劫殺出居別室益曠寂無事乃據所有書及故所記憶者自孔子以來迄於今凡訓詁論說諸所注釋取其至精去其重複義理象數兼采並載巨細不遺不徵其人唯是是與各以世代第其先後凡諸經傳子史百氏易之自出而不謬聖人必當關涉引用者亦各依世次編入其流入佛老異端曲說非聖人意者則盡刊黜夫漢魏傳注之學則至於魏王氏唐宋諸儒之學則至於宋程氏故備錄二氏以爲諸家折衷經有所見聞者則彌縫其闕而要終之且徵之歷代之得失以爲易之事業窮原極委致諸道易神之本然以爲一經之綱領疑而不可固必者則存而弗論以俟能者積成八十卷又旁搜遺紹創圖立說爲太極演二十卷申明列聖及諸儒餘意共爲一百卷易之成俶落周世謂之周易近來或單稱易及大易等以爲

題而不言周有未嘗言者故仍稱周易孔子爲經作傳既謂之傳矣後之人復爲傳注則皆傳外之傳也故曰外傳且示不敢自同於聖人之作也然亦未敢自爲成書後來繼今別有所得當復增入云

蘇天爵名臣事略郝文忠公名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史奉使於宋宋人羈於真州凡十六年始得歸

盧摯曰公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爲務撰續後漢書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删二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

黃虞稷曰經羈管真州時所作自孔子以來諸家注釋聚其至精去其重複義理象數兼采鉅細不遺積成八十卷謂之外傳者以孔子爲經作傳後人著作皆傳外之傳也示不敢同於聖人之作又旁搜遺紹創圖立說爲太極演二十卷申明列聖及諸儒餘意

劉氏肅讀易備忘

佚

名臣事略劉文獻公肅字才卿威州洺水人金興定中進士國初應召授邢州安撫使中統元年拜真定宣撫使明年召爲右三部尚書兼議中書省事四年致仕

胡氏祗遹易直解

佚

王惲祠記曰公諱祗遹字紹聞自號紫山磁之武安人由中書郎官歷河東山東按察使濟寧總管仕至翰林學士太中大夫

又序曰紫山胡公年未強仕應奉翰林潔居官舍者幾十載致力讀書究明義理期於遠大取易卦辭偏書屋壁時不肖忝在言列過而見焉詢其故曰吾朝夕洗心將範模四聖人庶幾言行適宜而寡尤悔焉非特說夫言奇而法也識者以通材有用許之爾後郎地官佐省幕總尹大郡提憲外臺平生蘊藉見諸施設其至公至大之論卓異特達之舉固不可枚數要之伸吾志行吾道不阿合取容於時不俯仰勉從於衆可行即行不可即止又其晚節脫屣軒冕笑傲林泉進退兩間知命隨時從容中道蓋棺論定皆曰紫山曠達英邁士也稽驗疇昔驗其得於易者爲多初不知其有所著述公歿之三載嗣子伯馳攜所著易解懇題其端公與僕自弱冠定交氣義契合互爲知己今雖衰懶撫其遺書忍無一言發越潛輝夫易聖人憂世書也純粹精深通貫三才理包萬彙其用必須見於開物成務之實然通其變必當達其辭達其辭欲見諸用者不於先覺躬行實踐之實迹而取法焉未見能造其窔奧也昔宋名儒劉斯立作學易堂記但序日用常行事而曰余學易矣論者以爲得體況紫山踐履工夫形諸事業復推己所得纂而成書啓迪後人可謂得聖賢忠恕之道矣學者復能考公平昔操履得其端倪以之尋繹隱賾奧妙之旨則思過半矣

按葉氏菉竹堂書目有胡祗遹紫山文集二十冊

李氏簡學易記

九卷

存

簡自序曰伊川先生嘗云學易者當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然後卻有用心處時先生易傳未出也及溫陵曾獻之集大易粹言傳於世則學者知有所宗而三家之說不無去取也歲在壬寅春二月予自泰山之萊蕪挈家還東平時張中庸劉佚庵兩先生與王仲徽輩方聚諸家易解而節取之一相見遂得廁於講席之末前後數載凡讀六七過其書始成然人之所見不能盡同其去取之間則亦不能無少異大抵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設心務歸一說僕之所取寧失之多以俟後來觀者去取也僕居萊蕪幾二載常時所讀之易止有王輔嗣與粹言而已諸家之說則未之見也六百日之間節取粹言凡三度前賢之說或中心有所不安則思之夜以繼日雖在道路鞍馬間與牕下無少異脫有所得隨即書之以待他年讀之驗其學之進與否也比還東平積謬說百餘段及得胡安定荊公南軒晦庵誠齋諸先生全書及楊彬夫所集五十家解單渢所集三十家解讀之謬說暗與前賢之說相合者十有二三私心始頗自信今卷中凡無名氏者以兼采諸人之意合而爲一說不能主名亦或有區區管見輒不自揆而廁於其間者其初心將便觀覽而傳於家非敢有意傳諸人以取著述之名也親友之間有堅欲求觀而不能違者或復爲人錄去予甚患之己未歲承乏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之所集學易記觀之重加去取焉噫親友相知相愛由此書獲謗獲罪於朋儕亦由此書他日必有能辨之者

薛氏玄易解

佚

程鉅夫撰碑曰河南薛玄微之制行立言顯然當世搢紳尊之曰庸齋先生家本下邽國初遊大同以薦得應州教授改河南軍儲轉運使中統初召爲平陽太原宣撫不起授提舉河南學校亦不起日與女几辛原柳城姚樞稷山張德直太平元好問南陽吳傑洛西劉繪淄川李國維濟南杜仁傑解梁劉好謙講貫古學且以淑人有易解中庸注聖賢心學編皇極經世圖說

鮮于樞曰庸齋先生諱微之華陰人有易解行於世

許氏衡讀易私言

一卷

存

名臣事略許文正公衡字平仲懷慶河內人中統元年應召北上授太子太保辭改國子祭酒以疾歸二年應召北上至元元年辭歸二年應召北上詔入省議事四年辭歸復應召六年奏定官制七年拜中書左丞力辭不受八年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年以還葬歸十三年應召修授時曆十五年以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曆成辭歸十八年三月薨皇慶二年詔從祀夫子廟廷

耶律有尚曰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在京教學者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五十後所作又云時年四十一曰孟子標題書以教其子師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乃雜出於衆手非完書也

蘇天爵曰國家初有中夏士踵宋金餘習以記誦詞章相誇尚許文正公始以孔孟之書程朱之訓倡明斯道一時師友講習若河汾伊洛之盛

吳氏澄易纂言

十卷

存

易敘錄

十二篇

存

元史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舉進士不第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左丞董士選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俄拜集賢直學士遷翰林學士加資善大夫澄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注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卒追贈臨川郡公謚文正

澂自序纂言曰周易上下經二篇文王周公作彖象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十篇夫子作秦焚書周易以占筮獨存漢志易十二篇蓋經二傳十也自魏晉諸儒分彖象文言入經而易非古注疏傳誦者苟且仍循以逮於今宋東萊先生呂氏始考之以復其舊而朱子因之第其文字闕衍謬誤未盡正也故今重加修訂視舊本頗爲精善惟於大義不能有所損益而於羽翼遺經亦不爲無小補云

□觀生跋曰先生著是書幾四十年其間屢成改易者凡數四壬戌秋書成然未嘗以示人明年春觀生固請鋟諸梓以示學者先生慨然許之猶慮傳寫之或差乃命抄寫而自督視因正其未安明其句讀而益加詳密寫未及半適特旨遣使召入翰林度不可辭不數日上道觀生隨侍至郡城集同志分帙畢寫將及九江點校纔竟若卦圖象例陸續刊行因書之成遂志年月於右嘗聞諸先生曰吾於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亦庶乎文王周公繫辭之意又曰吾於書有功於世視易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甚大則讀是書者其可不知先生用意深切而泛視之哉至治癸亥五月

焦竑序曰易者象也昔聖人賾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難以言示者於是擬諸形容若身與物皆取而寓之於象象立而易斯見矣蓋不求之顯則幽不闡不取之近則遠不明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象也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變而辭與占皆舉之矣鄭康成易傳九卷一主於象王氏之說盛行而鄭學始絀至顏延之爲祭酒一以輔嗣爲師非是族也不置學官而目擊道存之旨日微陸澄有言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一以象數爲宗不此之求而欲以明易是負苓者之妄人也洛閩之流沿而不返近世復有理數並言者是索理於象外而不知其非二物也吳氏幼清洞契於斯作纂言一編總若干萬言而一抉之象超然卓詣絕不爲兩可之詞稽疑抉奧契於吾心者抑何多也學者執是以求之則可以見羲文之心見羲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羲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

噫非極深研幾者其孰能知之劬清嘗曰吾於易書用功久而下語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又曰吾於書有功於世視易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甚大學易者弗刳心於是如舍筌而求魚不可得也余藏是本數十年考功大夫陳龍光蘇進張斗樞三君以通經學古爲心梓之以傳而余復屬友人黃應登氏校讐至再其於是役勤矣因幷著之萬曆甲寅春日

黃虞稷曰易敘錄因東萊呂氏古易重加修訂正其文字闕衍謬誤者

按菉竹堂目又有纂言外翼四冊

齊氏履謙周易本說

六卷

佚

元史齊履謙字伯恆大名人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補星曆生至大三年升授時郎仁宗即位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業僉太史院事履謙篤學家貧無書及爲星曆生在太史局會祕書監輦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其學淹貫尤精經籍著大學四傳小注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志二卷書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

吳澂序曰易者天地鬼神之奧而五經之原也夫豈易究哉古魏齊履謙伯恆父篤學窮經其志苦其思深其於易也悉去諸儒支蔓之說而存其本著本說四卷其辭簡其法嚴能以一字一句該卦爻之義余讀之而有取焉於乾之乾而曰上乾名下卦名於坤之黃裳而曰不外事無上侵於蹇之來反來連而曰反二連三於解之負且乘而曰負四乘二以悔亡爲功能掩過以无悔爲功過俱亡此其訓釋之善者也於屯之二曰辭之遜所以見履之危期之速於以明守之堅於訟之三曰食舊德則人莫與爭能從王事無成則人莫與爭功於遯之三與上曰係者情牽於私而功業非所勉肥者宏博自大而職事非所屑此其文義之暢者也无妄之妄謂史記作望意尤明白則同乎先儒而擇之精坎三來之謂之爲語辭而不訓往復來復謂一陽始生於冬至之後而謂十月微陽已生者不然則異乎先儒而語之當姑舉其概如此他未暇偏舉嗚呼伯恆其知易教之以潔靜精微爲貴與然其簡嚴太甚也觀者鮮或細玩而詳覽茲蓋未易與寡見謏聞議也或曰齊氏之說與子之說易不盡同也予曰然彼之與子同者子固服其簡且嚴矣其不與子同者子敢是己之是而必人之同乎己哉亦將因其不同而致思焉則其同也其不同也皆吾師也伯恆學孤特行清介所守確乎不移予嘗爲僚友君子人也非止經師而已

蘇天爵撰碑曰公之學博洽而精通自六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曆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所不能而於經術爲尤甚立言垂訓簡易明白不蹈故常以徇人不求新奇以驚世其於聖賢意旨蓋多有所發焉

黃虞稷曰其書初補注繫辭旨略二卷以敷暢本義之旨後更其說四卷專釋卦爻之旨至於彖象諸傳夫子所以贊翼卦爻一二疑滯已具說下其餘不全釋

潘氏迪周易述解

佚

黃虞稷曰迪元城人至元中官國子司業歷集賢學士

熊氏凱易傳集疏

佚

江西通志熊凱字舜夫南昌人以明經開塾四十年時稱遙谿先生同邑熊良輔受業焉

龍氏仁夫周易集傳

十八卷

闕

董真卿曰仁夫字觀復廬陵人湖廣儒學提舉周易集傳　書經文用朱子本義至治辛酉自序

元史仁夫所著周易多發前儒之所未發

吉安府志龍仁夫字觀復永新人官湖廣儒學提舉著周易集傳十八卷立說主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爲古筮書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存之以爲經羽翼初非創作其言先儒所未發學者稱麟洲先生

經義考卷四十二

易四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鄭氏（滁孫）大易法象通贊

七卷

存

周易記玩

佚

中天述考

一卷

存

滁孫自序曰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滁孫下愚不移學易不得其肄年踰五十探索先天圖忽得中天玄景中天者非他是即天也由其運用合一居中故曰中天由其在生兩之後用九之前故曰中天適夫時位德之稱也其象藏於互體其義發見於文王周公孔子之辭習焉者察弗精語弗詳迷其主宰之真惑於分別之變嘗其久矣時方輯周易記玩韻語入其大概後十年北方館下無事得以貫穿源委爲述考等篇因觸前聞康節邵先生有曰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一而已乘氣出入乎有無生死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文公朱先生有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繫辭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此是中天時位德業之大綱領文公舉以歸之於乾元歸之於乾道所言造化豈有異趨二先生之語皆中天之玄旨也於是始信蠡窺確然用力以卒其業歸老舊隱疾病有間自河圖洛書伏羲始畫先天圖以及後天圖重加掇拾爲大易法象通贊頗覺簡明回首舊作呻畢可愧私竊惟念羲文太遠孔孟轍遐康節文公天稟超卓三才之學百世猶將賴之如前所云已若到的天閒廣樂使其陟降庭止見帝親的暢明道妙發於經世觀物啓蒙本義諸書者奚啻所傳夫何大音稀聲飄忽別調殆蒼蒼愛道猶未釋耶孟子沒千有餘年先天圖去今未五百年時則近然而造物乃擇愚魯者授之殆不可曉也夫兩儀生而陰陽分八卦定而吉凶見氣機之變所以不可亂不可惡者飛龍在天上治之力也恭惟聖朝龍興四海會同普天率土同一慶賴自開物以來皇極一元於今爲盛中天玄景至此示現豈偶然也易之豐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夫子彖之曰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此言乾之入大過也大過者雷電之互體也繫辭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亦言乾既歷姤也姤者天地之相遇也此爲中天乾元作用之境也消息盈虛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造物於此何爲不與聖人同憂也聖人於此何爲使人勿憂也乾元有御天之道聖人體乾有御世之法是故知易之數不可不知易之理也中天者易理之宏綱大用悉備於此聖人之崇德廣業無出於此爲人上不知中天則不知所以治世爲臣子不知中天則不知所以事君事父爲人不知中天則不知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於是承先聖所以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補中天圖象紬繹大義於久湮未墜之際使見天德隆盛前乎弗違太極之根柢後乎奉宜太極之流行庶幾天下後世舉悟性命一源古今一日修者不怠悖者能馴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當有取於斯大德十年長至日

又進中天圖表曰臣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準易有聖人之道亦與天地準未有畫也庖犧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及既有畫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天地者萬物父母也乾坤者則天地性情也坎離者乾坤妙用也震巽艮兌陰陽上下進退之序也恭惟帝王之盛早朝聽政清燕頤神宜有圖書以照法象謹按今世所傳伏羲始畫八卦圖迺易祖也華山陳摶傳至邵雍所謂有極圖者以二氣消長爲乾坤之限者也可開學者推測之端未備帝王觀省之要臣愚幸叨涵育獲事鑽研因畫窮象因象窺玄千歲之日可指諸掌有非臣愚能及蓋因昌運所召也有顯象焉有藏象焉內貞外悔上下二畫重爲六畫卦者顯象也往過來續中四畫遞成六畫畫者藏象也今圖顯象內外相遠各以單卦取義藏象先後相御合以重卦取義按圖次第觀之乾究午半君之仁也坤究子半臣之敬也又爲男女居室外內賓主之齊焉乾尊乎午君享乎成也坤尊乎子臣服其勞也又爲男正位外女正位內私不害公宮不干朝之度焉迺若天公布左地宮布右君須乎臣臣須乎君者也天旋而上地轉而下君尊統臣臣卑奉君也四象皆八天道下濟地道上行

上下交也八卦皆八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蹟也升不極高降不極深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也愈推愈廣愈分愈密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於是布二十四氣晦朔弦望晨昏之次爲冬至之日坤主之陽氣萌養慈母育之也夏至之日乾主之陰氣兆倚嚴父御之也二分啓閉門也四立終始際也左規坤乾而接坤健也右規乾坤而遇乾順也他月初中坎離値之時中之義也望依乎乾君與先也晦伏乎坤臣韜光也朔日月會也弦上下規也上規乾中左右皆兌者兌重乾而消長二用也下規坤中左右皆艮者艮重坤而消長二用也規之半其上東西皆復者震重坤而消長二用也規之半其下東西皆姤者巽重乾而消長二用也復以上頤相對頤肖離也陽氣消長皆當致養也又上而對者既濟始吉終亂也又上曰睽曰歸妹中藏既濟者也曰家人藏未濟者也既濟生於未濟未濟生於既濟者也姤以下大過相對大過肖坎也陽氣消長皆當自強也又下而對者未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又下曰蹇曰漸中藏未濟者也曰解藏既濟者也未濟生於既濟既濟生於未濟也升降之運係之天者也治亂之理存乎人者也易有太極於坎離之際見之聖人御極於禮樂之制作象之陰陽得中而寒暑平制作造極而刑賞當故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備三才之道略舉人爻之見於藏象者言之人爻主之以帝王者也帝王誠能體乾元御極之理則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于人乎九寓幸甚三才幸甚臣謹布中天威德大業圖畫成軸捧詣闕庭仰干聖覽臣不勝拳拳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至元二十年十一月

元史鄭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登進士第知溫州樂清縣歷宗正丞禮部郎官至元三十年以薦召見授集賢直學士尋陞侍講學士又陞學士乞致仕歸田里

胡氏（一桂）周易附錄纂疏

十五卷

存

易學啓蒙翼傳

四卷

存

元史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精於易初饒州德興沈貴寶受易於董夢程夢程受朱熹之易於黃榦而一桂之父方平及從貴寶夢程學一桂之學出於方平得朱子源委之正宗景定甲子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

一桂自序翼傳曰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書則古經其訓解則主卜筮所以發明四聖人作經之初旨至於專論卦畫蓍策則本圖書以首之攷變占以終之所以開啓蒙昧而爲本義之階梯大抵皆易經之傳也先君子懼學不敏既爲啓蒙通釋以輔之愚不量淺陋復爲本義附錄纂疏以承先志今重加增纂之餘又成翼傳四篇者誠以去朱子纔百餘年而承學浸失其眞如圖書已釐正矣復仍劉牧之繆者有之卜筮之數灼如丹青矣復祖尙玄旨者又有之若是者詎容於得已也哉故日月圖書之象數明天地自然之易彰矣卦爻十翼之經傳分羲文周孔之易辨矣夏商周之易雖殊而所主同於卜筮古易之變復雖繁而終不可渝於古傳授傳注雖紛紛不一而專主理義勿若卜筮上推理義之爲實夫然後舉要以發其義而辭變象占尤所當講明筮以稽其法而左傳諸書皆所當備辨疑以審其是而河圖洛書當務爲急凡此者固將以羽翼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參透夫羲文周孔之易也若夫易緯京焦玄虛以至經世皇極內篇等作自邵子專用先天卦外餘皆易之支流餘裔苟知其概則其列諸外篇固宜而朱子之易卓然不可及者又可見矣抑又有說朱子嘗曰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所得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而施之身心家國天下皆有所用方爲善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子之分於咸恆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謹言語節飲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卽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忠依孝之微意也雖曰端策而筮其根底所在亦何以尙此

黃虞稷曰雙湖取朱子文集語錄之及於易者附於本義下謂之附錄取諸儒易說之發明本義者纂之謂之纂疏

程氏（時登）周易啓蒙輯錄

未見

許瑞狀曰先生諱時登字登庸饒之樂平人德興盤澗董先生銖

得考亭夫子之傳其鄉膦有程正則先生亦私淑考亭之學先生從之游博極經傳之奧探賾性命之原斟酌羣言一以其歸於易則確守程朱傳義而不惑於玄虛之論書則備讀諸家而求其疏通知遠之實詩則要性情之發而驗其興觀羣怨之機禮則著於節文度數之宜而略其繁文縟節之末樂則攷於蔡氏之書而求夫聲氣之允春秋則厭夫括例之拘而直探夫聖人筆削之旨著大學本末圖說自堯帝位甲辰迄周顯德己未貫穿經史於綱條之內著中庸中和說集朱子論述答問之語著未發已發之機而探索性情體用之全太極圖通書西銘則錯綜爲之互解諸葛武侯八陣圖則解駁而爲之通釋他著述如周易啓蒙翼錄律呂新書贊述臣鑒圖孔子世系圖深衣翼感興詩講義古詩訂義闡法贊語文章原委等書不一又六經義若干篇藏於家

胡氏〔炳文〕周易本義通釋

十二卷

存

董真卿曰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著易本義通釋延祐丙辰大梁郭郁序

新安文獻志先生篤志朱子之學上遡伊洛凡諸子百氏陰陽醫卜星曆術數靡不推究嘗爲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谿州學正不赴卒學者稱雲峯先生

炳文自序曰宇宙間皆自然之易易皆自然之天天不能言假伏羲之畫天不能言假文王周孔以言然則羲文周孔之畫之言皆天也易言於象數而天者具焉易作於卜筮而天者寓焉嘗乎子朱子之言曰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周公易自是文王周公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嗚呼此其所以爲羲文周孔之天也必欲比而同之非天也易解凡幾百家支離文義者不足道附會取象者尤失之蓋凡可見者皆謂之象其或巧或拙或密或疎皆天也易之取象一是巧且密焉非天矣惟邵子於先天而明其畫程子於後天而演其辭朱子本義又合邵程而一之於是羲文周孔之易會其天者也學必有統道必有傳遡其傳羲文周孔之易非朱子不能明要其統凡諸家講易非本義不能一然其統其傳非人之所能爲也亦天也子此書融諸家之格言釋本義之要旨後之學者或由是而有得於本義則亦將有得於羲文周孔之天矣延祐丙辰

潛日序曰易未易通也夫子著易十翼曰述而不作示謙也匪聖弗作匪賢弗述作者之意述者通焉本義通釋朱儒胡雲峯所著也通乎聖人之心斯易通矣易始畫於羲彖於文爻於周公翼於夫子合四聖而成者也交易變易始之終之造化消息之妙微矣哉降及秦漢爲術數之書太玄擬易而反晦易可慨也至宋邵子探明先天之畫周子著太極圖程子得之著易傳演後天之辭朱子又會而折衷之著本義以發其蘊明且通矣曾不再傳紛然譁然人竊一勺以自見茫無所歸道復晦塞雲峯深爲是懼著太極賦二爻反對論二體相易論二十四氣論晚乃融諸家之說著本義通釋申朱子之義以上探夫羲文周孔之心晦者以明塞者以通若禹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沛然也注述之功顧不偉哉書經兵燹多至亡逸其九世孫珙暨弟玠法祖詠易慕遺書得上下經而闕十翼乃復彙蒐諸集中以補之幾爲全書且謂之不忍釋手畀鄧教諭杞校而傳之以詔後之學易者見雲峯氏有功於易而珙玠又有功於祖也

程氏〔龍〕易圖補

一卷

佚

筮法

一卷

佚

董真卿曰龍字舜俞號荀軒徽州婺源人登宋景定乙丑第後至中順大夫同知鄉郡致仕補程子三分易圖刊行外有弄環餘說筮法等書

從子樞曰公登咸淳七年進士第歷嚴州推官與虛谷先生方回同事北軍下臨安太后手詔諭州軍降方遂以嚴郡入附公不肯署被擒伯顏釋之辟差同知江西贛州路總管府事勒令之任中道走歸隱居養母十餘年會拘刷宋故官不奉詔者族其家公垂涕曰安有爲人子而棄母者哉因出受命授溫州永嘉縣令除松江府判官陞同知湘陰州事歸舟所載惟著書三分易圖板數十擔而已年逾七十告老於朝以中順大夫徽州路同知總管府事致仕自號荀軒又號不不翁卒贈中憲大夫上騎都尉追封新安郡伯所著有尚書毛詩二傳釋疑禮記春秋辨證及弄環餘說三分易圖

繆氏主一易經精蘊

佚

浙江通志繆主一字天德永嘉人從葉味道游通易書詩三經補國學生上書攻賈似道宋亡隱居教授兩目皆瞽大德閒郡守應希憲延爲經師

丁氏易東周易象義

十卷

存

易東自序曰易者文王所繫六十四卦之名蓋以變易取義周國名也以其文王所繫故曰周易所以別夏殷也上古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八各生八故止於六十四卦其卦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序而重卦亦然如今先天橫圖耳未有易之名也夏曰連山商曰歸藏雖首艮首坤之不同然皆止以下卦爲貞上卦爲悔故箕子洪範但云占用二耳至文王始以六十四卦取大衍之數所得七八九六爲陰陽老少之分而一卦又可變六十三併其不變之一爲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卦於此具矣後世有謂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者此也或謂先天圖已六十四遂以謂文王六十四者爲非不知伏羲八卦雖重爲六十四止是八各生八而文王又以六十四卦各變爲六十四而成四千九十六也以九六爲變故謂之易然文王雖以九六爲變止有卦辭未有爻辭蓋不變則用本卦之辭變者但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如朱子啓蒙三爻之變之占而卦辭交錯成四千九十六耳至周公始於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其閒不變者全變者二爻變者雖因文王之舊而一爻二爻四爻五爻變者各用爻辭爲占大略如朱子啓蒙之法焉若夫子十翼特即伏羲兩體文王卦辭周公爻辭以義理發明之耳至漢儒作易林又以一卦之變六十四者各立爻辭遂有四千九十六繇是又因周公爻辭推廣之也雖漢儒之作不可與文王周公之易並論然其由簡而詳亦可以知古今之變也若將易林各以兩爻交錯四千九十六上復加四千九十六則啓蒙所謂累至二十四畫成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變者亦可推焉於以見易道之無窮矣今此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蓋文王之序但文王彖辭周公爻辭合各自爲書而併爲一者蓋周公不敢自爲書特補文王所未備耳古之書載以竹簡以周公之爻辭合文王彖辭則簡冊重大故分而爲二以上下別然其分上下亦有義焉非苟然也經者貫簡之繩之名蓋繩爲經簡爲緯也古人或作上篇下篇者蓋篇以簡言經以其貫簡之繩言也易上下經古既爲二卷適孔子所傳十篇爲十二卷至費直分彖象二傳附於經辭之後以便學者今乾卦是也後人又附爻象傳文於當爻之下今坤卦以下是也近世呂微仲嘗正之爲十二篇晁以道又正之爲八篇皆以經彖傳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爲次呂氏伯恭又更著爲經二卷傳十卷其十卷之序彖上傳一彖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合王肅本朱子本義用之吳斗南又謂說卦三篇漢初出於河內女子今止存其一而又有繫辭上下二篇夫繫辭者文王之經而非傳也意後人以其閒推明繫辭之指目之賦要之卽所謂說卦上中篇而今所謂說卦其下篇耳乃合夫子彖大象各爲一卷而以小象分上下爲繫辭傳以今繫辭合說卦爲說卦三篇南康馮氏謂其說近是而從之然彖象依本義而分爲二故上下二經外十翼之序彖上一彖下二象上三象下四文言五說卦上六說卦中七說卦下八序卦九雜卦十此說固似有理但改繫辭爲說卦尙有可疑而寘文言於繫辭之前則不可易故今從其序而繫辭傳之名則仍依本義云

又後序曰易變易也六十四卦一乾之變也三百八十四爻一初九之變也太極動而生陽乾之初九也動極而靜乾之用九也靜而生陰坤之初六也靜極復動坤之用六也分陰分陽迭用剛柔而易之變不可勝窮矣太極之動乾而已矣動極而靜乃有坤焉得乾之初九者復也變而爲一陽者六焉得乾之初九與九二者臨也變而爲二陽者十有五焉得乾之初九以至九三者泰也變而爲三陽者二十焉得乾之初九以至九四者大壯也變而爲四陽者十有五焉得乾之初九以至九五者夬也變而爲五陽者六焉自初九以至上九則乾之全體也變乾之初九則爲姤變乾之初九與九二則爲遯變乾之初九以至九三則爲否變乾之初九以至九四則爲觀變乾之初九以至九五則爲剝變乾之初九以至上九則爲坤而一陰者五陽之卦也二陰者四陽之卦也三陰者三陽之卦也四陰者二陽之卦也五陰者一陽之卦也六陽俱變則用九而爲坤六陰俱變則用六而復爲乾乾而坤坤而乾然則乾之一卦非六十四卦之所自來與初九一爻非三百八十四爻之所自來與有變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辭有辭而後有占不

得於變勿求於象不得於象勿求於辭不得於辭勿求於占卦之變如此則卦之象如此卦之象如此則卦之辭如此卦之辭如此則卦之占如此也漢去古未遠諸儒嘗以象變言易矣言象變而遺理不可也王輔嗣一掃而去之以其遺理而去之可也并象變而去之則後之學者不知三聖命辭之本心矣嗟夫六十四卦皆乾一卦之變也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初九之變也故有變卦焉有卦變焉變卦也者六十四卦變而四千九十六者是也卦變也者十二辟卦變而六十有四者是也由乾一畫而變爲十二由十二而變爲六十四由六十四而變爲四千九十六蓋變卦其流而卦變其源也變卦其支而卦變其本也有卦變而後有變卦故子之於易既以變卦而論其爻必參卦變以原其畫夫然後聖人作易之旨無餘蘊矣雖然探賾於積年之久成書於期月之間若神明之有以開其心者而猶懼夫失之易也是其是非其非蓋將有待於萬世之公論焉儻無忝於鼻祖將軍之家學云

湖廣總志丁易東龍陽人官至翰林編修入元數徵不起注周易傳疏以授學者建石壇精舍教授生徒資以廩餼事聞賜額沅陽書院授以山長

經義考卷四十三

經義考卷四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四十三

趙氏采周易折衷

二十三卷

存

采自序曰易該象數理未作之前其體因象數而立既作之後其理因象數而顯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爲天地自然之文象數之大原也二圖之象皆九位故伏羲則之畫爲長短之九畫成乾坤二卦之小成由乾坤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左右交互而觀則兩卦得十八畫二九也是爲先天圖邵子所謂交易之易也文王則之變伏羲之卦次分上下之二經上經卦三十下經三十四以一反一覆而觀除八正卦外五十六卦只成二十八卦上經得十八卦下經亦得十八卦二九也是爲後天易程子所謂變易之易也或曰伏羲既因象推數而作先天交易之易矣文王又因象推數而作後天變易之易何哉大傳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子蓋謂文王當殷末世憂患而興此易也易爲見其憂患今觀後天反對卦如泰反爲否剝反爲復晉反爲明夷夬反爲姤既濟反爲未濟舉一二以類推則文王實憂慮天下後世陰陽禍福之相爲倚伏治亂安危之相爲消長君子小人之相爲進退只在一反覆間故示人以用九扶陽而抑陰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爲轉移造化之機此上下經所以皆寓用九之意豈出於聖人之智巧皆倚天地自然之法象而加一倍焉耳自古聖王之致治皆用九如舜命九官禹之九功九敘九歌是已是以周公作爻辭於乾卦首發用九之義夫子翼之曰天德不可爲首也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於九曰天則其可過哉則過其亢矣又於大傳三陳九卦以明文王處憂患之道上經取三卦而陳之用一九也下經取六卦而陳之用二九也此夫子因數推理而作十翼也嗚呼易更三聖而象數義理始備自夫子歿千數百年論易者各據己見泥象數者流於詭怪說義理者淪於空寂而聖人憂患作易之旨昧矣至宋有康節邵子推明羲文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著有伊川程子推衍夫子之意而卦畫之理明洎武夷朱文公作本義釐正上下經十翼而還其舊作啓蒙本邵子而發先天雖本義專主卜筮然於兩人間答又以爲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故愚以爲今時學者之讀易當由邵程朱三先生之說泝而上之以會羲文周孔之心庶幾可與言易矣然邵子無易解其說僅見於觀物篇故愚是集以程朱傳義爲主而附以鄙見間亦竊取先儒象數變互以資發明雖然俗士曰易賢人體易聖人忘易孟子著書未嘗及易邵子以爲易道存焉且以爲善用易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嗚呼韋編三絕企東家之无過蹇儕百年慨西伯之有憂愚雖衰老願就有道而正焉

曹學佺曰灌川趙采德亮著其書以程朱傳義爲主而附以己見間采先儒象數變互以相發明采號隆齋

黃氏定子易說

佚

吳澂序曰易之道廣大悉備學者各以其所見爲說然亦各有義焉蓋易之道無所不包故也以理言易者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至程子而極以象言易者虞仲翔朱子發近世有丁有苑博極諸家兼總衆說搜括無遺矣然或失之鑿或失之泛俱未得爲至當也夫易之取象或以三畫正體或以三畫互體或四畫爲一體或五畫爲一體或以六畫全體或以六畫複體卦變則剛柔相易一往一來者也爻變則一畫變與五畫變而一畫不變者也惟旁通飛伏之說不可取爾友人黃定子季安之用功於易也有年專以一畫變一畫不變者起義蓋與春秋左氏傳沙隨程氏說及朱子啓蒙三十二圖皆有合也而淺識或莫曉其所以然予嘉其用意之勤取義之密故書篇首以曉觀者俾知其說之未可輕視也非特喜其同己而已

汪氏標周易經傳通解

佚

胡一桂曰汪君標字國表鄱陽銀峯人入太學登第歸附後曾宰鄉邑後隱居著述手編諸家易解一鉅集書名經傳集解以淵厚齋易解爲柢本又博求古今解增入合理義象占爲一藏於家

程氏直方啓蒙翼傳

四聖一心

學易堂隨筆

俱佚

程鉅夫曰大易之學自伊川翁七分傳作而理始明自康節翁經世書出而數始備先生翼啓蒙以探理之賾續玄玄以索數之隱是先生於理數之學重有功也

董時又曰先生諱直方字道大號前村新安婺源人通諸經尤深於易闢書室曰觀易堂與初庵傅先生立爲莫逆交盡得邵氏不傳之祕平生著述易則有程氏啓蒙翼傳四聖一心觀易堂隨筆書則有蔡傳辨疑詩則有學詩筆記春秋則有諸傳考正春秋旁通

何氏中易類象

二卷

佚

中自序知非堂稾曰臨川何中能言知讀書咸淳壬申甫君隨父任廣東曲江乙亥出嶺至元丙子僑居寧都者三年己卯始從師問學師宋進士張叔方朱光甫羅士鼎至大戊申如析津皇慶癸丑適東甌所著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通書問一卷叶韻補疑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六書故三十一卷劃丘述游錄一卷摭頤錄一卷知非堂稾十七卷知非外藁十六卷

揭傒斯作誌曰至順二年夏詔以集賢大學士王公嶽柱平章江西行省事秋具書幣遣使帥撫州太守即隱所聘孫先生轍何先生中而孫不起何先生既至以爲龍興郡學東湖宗濂二書院賓師明年夏卒先生諱中字太虛一字養正世爲撫州樂安宦族

程鉅夫後序曰聖人俯仰遠近取象以書易蓋不可窮也象爻之辭說卦之贊因其所有言之耳而後之注易者曾莫之問及者往往穿鑿傅會不出乎自然此朱子所病也故曰爻辭象數或肆或拘何君太虛以彖爻所取象類而析之得之者固多矣昔余在集賢見台州一老儒日以錢布卦觀其象得之者多親切吾友吳幼清亦言嘗於古祠香爐中取炭燼畫卦於案觀之此卦通又滅之畫他卦翛然有悟嗚呼安得二君日相聚共竟斯事哉

江西通志何中字養正一字太虛宋末舉進士至順初聘爲龍興郡學師

胡氏震周易衍義

存

震自序曰易大傳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如是則易之爲易聖人經世之書也亦聖人憂世之書也自其畫於伏羲辭於文王周公翼於孔子經四聖人手而易始備羲文周公之易雖依乎象數而實根乎義理之正孔子之易雖明乎義理而象數之妙亦在其中矣昔吳之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書惟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吳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自火於秦六經之書唯易以卜筮存獨得爲全書天之未喪斯文也豈非所以揚萬古人心之日月而開萬古人心之盲晦歟由漢以來以高遠探易者不察乎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往往求易於天地造化之外以淺近探易者不明乎陰陽五行之道消息盈虛之理往往論易於讖緯術數之學是皆未明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妙道也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然易之一經實備乎六經之體存象辭則該乎詩之比賦正心術則貫乎書之精一防情僞則著乎禮樂之中和辨吉凶則著乎春秋之褒貶人君用之則君道盡人臣用之則臣道盡聖人用之則道教彰賢人用之則德業新庶人用之則悔尤亡象辭云乎哉文辭云乎哉雖然易者崇陽抑陰之書尊乾而卑坤尊君而卑臣尊父而卑子尊夫而卑婦尊中國而賤外夷尊君子而賤小人三百八十四爻之義無非所以存天理正人心扶綱常而垂教於萬世也是則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不然何以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愚生賦性愚魯識見庸陋少讀易於國正何先生子舉編修劉先生均堂長饒先生魯之門得於耳提面命之際悟於心領意會之表始知易之爲易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人物吉凶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修齊平治之本皆不外乎此易也謹以平日父師之訓筆而輯之爲成書附以程朱張楊先賢之確論有益於世教者名之曰周易衍義極知僭踰願就有道而正焉

唐氏元易傳義大意

十卷

佚

杜本志墓曰公諱元字長孺新安歙縣人始仕平江路儒學錄調分水縣儒學教諭改南軒書院山長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

劉氏則易學須知

佚

讀易記

佚

歐陽原功曰淵字學海三領鄉解嘗以春秋冠全蜀內附初避地嶺南之桂壽之象還寓衡陽署號象環用薦爲永州路學正旣歿門人私謚曰永敢先生

李氏恕周易旁注

四卷

未見

易音訓

二卷

未見

恕自序曰易說至程子乃粹而明至朱子乃曲而盡蓋惟程子能真體四聖人之心惟朱子能反覆推明以備程子之說若繫辭本義則又卓乎發千古之昏矇而足以釋程子之遺憾者也恕伏讀三十年常疑學者謂程傳專主義理本義專主卜筮乃取二先生之書熟玩而參考之每程傳有未安本義必推原經旨期於允當而後已至於程傳之巍然炳然者本義初未嘗別出新意乃知本義所以補程傳之遺而於占筮猶拳拳者亦因程傳所略而著之而後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意始盡學者徒見其異不知合異乃所以爲同也余不諒淺陋輒合程朱二家之說及本義附錄何氏發揮大易粹言南軒解義諸書節而一之以爲旁訓通異同之說集一書之成非敢有去取於其間約而歸之儘便初學云爾

黃虞稷曰恕字省中廬陵人

范氏大性大易輯略

佚

陸元輔曰元蜀中范大性撰博雅王安雲公彥弼嘗錄之以傳見吳草廬墓志

倪氏淵周易集說

二十卷

佚

易圖說

一卷

佚

易卦說

一篇

存

序例

一卷

佚

黃溍作墓志曰淵字仲深爲程人承務郎富陽縣尹三山敖繼翁深於三禮而尤喜易公從之游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高克恭爲南臺治中侍御史首以教先生及鄧公文原陳公康佐姚公式與公五人並薦於朝五人各補郡文學

熊氏棟易說

佚

熊良輔曰溪邊熊氏棟字季隆

萬姓譜溪邊先生子棟造詣尤高從游者益衆

陳氏櫟東阜老人百一易略

一卷

存

櫟自序曰六經莫先於易亦莫難於易而遽欲通易之旨尤戛戛乎其難哉孔子教人之常言惟詩也書也禮也於易未始一言及之其自言則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易之難學可見矣今欲使初學略知蹊徑姑述百分之一焉

揭傒斯曰聖人之學至新安朱子廣大悉備朱子旣沒天下學士羣起著書一得一失各立門戶爭奇取異附會繳繞使朱子之說翳然以昏然朱子沒五十有二年而陳先生櫟生於新安其學大抵以朱子爲歸懼諸家之說亂朱子本真乃著四書發明書傳纂疏禮記集義等書餘數十萬言其畔朱子者刊而去之其微辭隱義引而伸之其所未備補而益之於是朱子之學煥然以明方是時惟江西吳先生澂以經學自任著書獨稱陳先生有功朱子然吳先生多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於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學遠而彰尊而明陳先生居萬山間與木石爲伍不出門戶動數十年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可謂豪傑之士矣先生字壽翁其所居堂曰芝字之堂其自稱曰東阜老人延祐賓興旣與貢嘗赴春官稱病固辭年八十三卒

吳氏（郯）周易注（兼竹堂聚樂堂目俱注張應珍名）

十卷

未見

吉安府志吳郯永新人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改姓名張應珍自號義山先生示不忘其故土注周易宗程朱而不爲苟同如參天兩地而倚數郯以爲本義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方者二而圍四四合二耦似費擬議蓋五生數之中天數一三五凡參地數二四凡兩故聖人參兩之以倚數八卦之象乾坤天地以大虛言之也震巽天地之長男女爲雷風有氣無形坎離天地之中男女爲水火有形無質艮兌天地之少男女爲山澤有質確定矣其說頗有據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闊里吉思嘗從之質疑焉爲刻其書於平陽路且序其里居爲詳今藏於秘閣

按吉安府志謂郯不忘故土自號義山附之宋遺民之列攷元秘書志題名張應珍以至元二十年十二月由從事郎歷秘書監丞大德八年六月遷秘書少監九年十月乃更姓名吳郯則嘗仕於元矣論世者所當知也

彭氏（絲）庖易

佚

江西通志彭絲字魯叔安福人宋江陵教授應龍之子

王氏（申子）大易緝說

十卷

存

王履序曰嘗觀魏鶴山答蔣得之書及史學齋臨汝講義皆祖張觀物語以九其圖者見後天八卦之象十其書者具洪範五行之數謂晦庵不及見是書故謂十圖而九書余雖不敢以其說爲然然亦無以正其說之不然蓋二圖無一相合而縱橫十五乃考數八卦之位然卦位雖見而除四正外至補四隅空處老師宿儒復不敢伸一喙此誠宇宙間一大疑事及分教澧陽時丁石潭遞至沅陽書院黃題以易圖書數僭春秋王正月爲問所疑正與前合余謂十圖九書本體也九圖十書經緯也擬書答之未果而石潭已矣至今抱此一恨忽南陽學士李君章袖編易見示讀之則吾巽卿所著緝說補說也巽卿生諸老後乃能力探其原而正之取十其圖者分緯之以書先天取九其書者錯綜之以位後天自我作古無一毫之穿鑿有理致之自然直可以斷千百年未了底公案昔蔣得之指先天爲河圖鶴山猶喜之今巽卿正二圖且緯河洛以爲文王全易意見卓然勝得之遠矣巽卿鶴山桑梓使鶴山見此其喜又將何如耶數年來經生學晨星落落吞三爻於天上留七分於人間孰謂天門十六峯下尚有斯人爲斯學乎蓋二圖於易猶河之崐崙源委正則下流正矣故特拈出以與世之知易者道

程文海序曰易晦於九師褻於卜筮言易者何紛紛也深者遂爲古奧難測之書淺者又爲牆壁勸誡之語象數義理幾於不相爲用學者徒能習知其辭罕究其蘊而易遂虛矣予所識知毋慮十數家言人人殊獨吾友吳幼清最爲精詣往往出人意表今見王君巽卿緝說確然粲然者也夫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欲知易固自乾坤始欲知乾坤必先知易簡之用王氏淵源之學其幾是乎惜幼清方留燕山不得相與探賾其說且印吾言之是否也姑著之篇間以爲異日張本

吳澂曰王巽卿易雖與鄙說多不同然皆祖本程傳程傳有與易之本文不甚協者乃更易之其書最爲平正穩當不敢以其不與己說合而輕議之也

李琳曰巽卿手輯一家之言鐫探三聖之旨天機獨露日用互明乃知象數之源畢具性命之理

田澤曰易最精微難得明白自子夏以來說之見於世者何啻數百家不爲不多然河圖洛書之象數易所本也而未免闕疑學者迷惑終未釋然蜀儒王申子所解大易緝說分緯河圖以溯伏羲畫卦之始錯綜河洛以定文王位卦之次又參上繫下繫以覆聖人設卦繫辭之旨又主成卦之爻以發聖人立象取義之因貫通爻義章分彖傳訂晦庵十圖九書之旨辨濂溪無極太極之說無一毫之穿鑿有理致之自然澤於大德十年任澧州路推官詢之學校諸儒皆曰申子前邛州兩請進士寓居慈利州天門山隱居幽深無心求仕垂三十年始成此書觀其覃思之精用力之勤誠可嘉尚

鄧從仕曰申子所著易十圖九書推本先儒之說紬繹錯綜附以己見言簡條達旨意詳明皇慶二年四月湖廣行省劄付王申子充武昌路南陽書院山長

張氏（清子）周易本義附錄集注

十一卷

佚

董真卿曰清子字希獻號中溪建安人周易本義附錄集注十一卷其書以文公本義高下字行反置之王弼今易經文之下大德癸未自序

徐氏之祥讀易蠡測或作玩易詳說

佚

董真卿曰之祥字麒父號方塘饒州德興人寓州上林簿

戴表元序曰古聖人之經至難言者莫如易余攷王制見先王時之居學校者其法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而仲尼之門人記其師雅言之詳不過詩書執禮而皆不及易惟其自爲也則不得已有文以明之以見易非聖人不能言而雖聖人之教人亦不使人之得以易其言也漢以後始有易師今諸家法度髣髴具存往往用之占步測算若後世之言易者以爲必能通聖人之言而續爲之說也余之少時不免斯累近乃稍自悔艾欲愼其出竊嘗閒與爲雜學者往還若丹經之鉛汞曆書之紀朔醫家之運氣兵家之機勢大略反與易合而支離泛濫不切者莫如書生舉子之說此無他彼數氏者猶託於象數爲可準而書生舉子專以空言談理故也儒者徐君之祥自番易橐所著易經蠡測若干言見余於餘杭其言象數取皇極於康節取太極於濂溪厥既知所先務而諸卦之中多詳其變曰非變無以明易自正體伏體互體變體反對體上下體而通之一卦爲六十四以至於四千九十六愈變愈通而卦愈不窮有辯卦中有四畫五畫而成卦者皆見於易反覆懇款實皆不叛於新安漢上二朱氏之學余甚慕而奇之而徐君機神敏給於天人性命事物精粗之理他人經年歷紀而未喻者一日卽了其得於天蓋厚不但人力之勤也然君於易書之變本由象數以通理而象數者起於無而寄於有理者妙於有而歸於無寄於有者其變可知可言歸於無者不可知不可言也人之可知而言易之變固不止於四千九十六人之不可知不可言畫之一不必三卦之八不必六十四可也古人老而學易易又爲憂患作徐君涉世益深刊落輕銳而復諗之蠡乎蠡乎其遊於聖人之海有不爲夜光乎

嚴氏養晦先天圖義

一卷

佚

牟楷序曰邵子發先天之祕不過四圖然自一分而二推之至於無窮邵子以爲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朱子亦云本是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而變成小似非假圖以明之則四圖之義未易悉究是以朱子謂東北以之西南便是自否以之泰是兩角尖射上與乾坤相對又謂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處意欲分作四層看又謂文王八卦應地之方是邵子見得四正卦生出四角是方底意思皆若有取於圖者嚴君養晦心通於易嘗取方圓定位二圖演之爲四十九圖毫分縷析如織機之錯綜經緯布置粲然可觀而未始有所穿合大抵一本於邵子朱子之說如八卦相錯一卦分八卦上下順逆對待博易數從中起天根月窟乾坤六子縱橫之類皆有以發其義遽數之不能終也自非潛玩默察先具此圖於胸中安能與之脗合乎亦可謂精且詳矣最後一圖乃易之所謂太極邵子所謂道卽太極心卽太極而朱子所謂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四象之所由生今顧列於諸圖之後嚴君之意自流泝源蓋欲復其性初於寂然不動之時尤見先天圖心法是當求之於象數之外

戴表元序曰自漢儒易林之傳絕而士大夫一切以理談易幾二千年如揚子雲太玄虞仲翔納甲關子明洞極魏伯陽參同契之類往往皆古人象數之餘說而學者疑其近於曆家方士輩不肯習迨至近世乃有太極先天二圖於是最爲深密然非濂溪康節開張於前考亭朱先生尊獎於後則二圖者安知不以疑廢今二圖旣皆顯行於時而今談先天者猶不如太極之盛何也太極以理先天以象數理易喻而象數難精前賢所以有狗馬鬼神之論也予之少也固習於科舉長也阨於憂患又生窮鄉僻邑無所師授亦莫能覈受其說山陰嚴養晦以四十九圖相示方圓之象縱橫之數不勞執比一一脗合而陰陽往來動靜消息之理開卷可一目而盡是其於濂溪康節考亭之學可謂叩其疆藩而窺其堂室矣世念漸空幸有餘力可以償平生饑渴之願當從養晦卒業焉

吳氏珏易學啓蒙

佚

黃虞稷曰珏字仲珏浮梁人從饒魯學皇慶閒浮梁知州郭郁延之爲師以訓學者人稱可堂先生汪克寬其門人也

倪氏公晦周易管闚

佚

金華縣志倪公晦字孟暘師事何北山仕爲運幹

經義考卷四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四十四

傅氏立易學集書

十八卷

未見

董真卿曰立字權甫號初庵饒州德興人仕至正奉大夫集賢院大學士贈榮祿大夫柱國饒國文懿公御賜宋金內府易書數千卷以其意授同里王奕復初摘其正大合理者一百二十家彙爲一編名易學集書十八卷無繫辭以下元貞乙未自序

王氏結易說

十卷

佚

元史王結字儀伯易州定興人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天曆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尋拜中書左丞晚邃於易著易說十卷臨川吳澄讀而善之卒謚文忠

何氏榮祖學易記

佚

元史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徙家廣平以吏累遷中書省掾陞侍御史歷中書右丞尋加平章政事卒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憲所著書有大畜十集又有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

鄧氏文原讀易類編

佚

元史鄧文原字善之綿州人徙錢塘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大德二年調崇德州教授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九年陞修撰至大三年授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元年召爲國子司業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至治二年爲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卒謚文肅

楊氏龍易說綱要

佚

吳澄序曰清江楊明夫與予同歲生自少工進士學國朝既復貢舉時年六十餘矣欣欣然就舉至八十猶未已其篤好蓋如此觀所編易說綱要程朱爲之本而他諸說附焉將以淑其子孫年老而志不衰可尚也夫有能因其所說擇其相近者玩繹而踐行之則可以立身可以應世及其久也得易之用而深於易雖不離也然則是編也豈特爲楊氏子孫　而已哉明夫名　龍今年七十九視強壯無以異

王氏希旦易通解一作學易摘編

佚

董真卿曰王希旦字愈明號葵初饒州德興人

張氏延周易備忘

十卷

佚

蘇天爵碣曰節齋先生諱延字世昌家藁城以薦除真定路教授著周易備忘十卷

曹氏說易說

佚

黃溍曰曹說侍講粹中曾孫父爲山陽佐死難說幼絕葷娶精易象數論語詩春秋皆有解多折衷舊說易說爲里人所竊今不存

劉氏傳易說

佚

蘇天爵碣曰君諱傳字芳伯居鄴之清溪窮五經尤深於易推明程朱之傳復輯諸儒之言以輔翼之

葉氏瑞周易釋疑

十卷

佚

許有壬作墓碑曰先生諱瑞字宗瑞金谿人以薦授遼陽路儒學教授歷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

胡氏允四道發明

佚

董真卿曰允號潛齋饒州樂平人其易解曰四道發明

鮑氏雲龍筮草研幾

一卷

佚

洪焱祖曰鮑雲龍字景翔歙縣人博通經史易學尤精領鄉薦省試不利教授生徒有天原發微若干卷行世又有大月令筮草研

幾未傳

余氏芑舒讀易偶記

佚

董真卿曰芑舒字德新號息齋饒州德興人

程氏珙易說

佚

董真卿曰珙字仲璧饒州德興人文公門人端蒙之從曾孫也

劉氏莊孫易志

十卷

佚

袁桷作墓志曰隱士劉莊孫字正仲天台人五經之學由宋諸儒先緝續統緒詩首蘇轍成鄭樵易首王洙東萊呂氏始定十二篇胡宏辨周官俞廷椿迺漸次第書有今文古文陳振孫援拾援据確然明白言傳心者猶依違不敢置論至正仲始憤然曰吾不能接響相附和尊聞紹言各為論著不沒其實而先儒之傳益顯

楊氏剛中易通微說

佚

金陵新志楊剛中字志行其先松陽人徙居建康歷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召為翰林待制承務郎兼編修官謝病去著易通微說詩講義若干卷

李氏學遜大易精解

佚

閩書學遜忠定九世孫博學洽聞尤邃於易所著有易精解

彭氏復初易學源流

佚

江西通志彭復初安福人精於易範嘗本朱子邵子之說著易學源流

戚氏象翁易學直指本源

佚

台州府志戚象翁字景則太平人由薦辟為汀州教授仕終昌國判官學者稱為聖泉先生

程氏瑋易學啓蒙類編

佚

虞集序曰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羲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羲文周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註易傳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為加倍法後問之則又以為忘之矣及聞其誦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乃嘆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二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於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某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魯公同司業成均為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為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魯公以此為意而嘆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瑋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予深嘆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辭精而約師友之問答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目者也瑋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也又安得不嘆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瑋固多見之已乎某老矣得倘徉江湖之上尚當從瑋求見其人而求教焉

侯氏克中大易通義

佚

袁桷序曰郡侯郭文卿示大易通義一帙曰此真定侯先生所述也先生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其所授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曰吾明於心刊華食實莫首於理理以載道原易以求則為得之於是精意讀易旁通曲會參以己見而名之曰通義讀其書浩乎其詳也簡乎其著也因理以察象若遺焉而不敢廢也桷學易蓋亦有年矣原夫八卦既列象斯立焉故卦有理者焉有象者焉理有以言為象象有以理為用理與象不得而偏也聖人懼其言之離也諸卦之彖專言夫理而取身取物悉見於爻辭矣又懼說卦之理象不足以盡也復繫之以上下傳而其象位之明著悉見於說卦至矣盡矣後之儒先言理者過於浮略象廣喻而泥象者微言變字咸取以為象角立交病二聖之旨泯然莫知所歸自朱文公發變象之說學者始知所宗君思深而識幽據會提要蓋將為程子之忠臣倣文公以入夫邵子之室

非潛心算聞者不能也今年逾九十康色未艾先生名克中字正御郭侯俾敘其書將入於梓不讓而爲之序焉

謝氏仲直易三圖

十卷

佚

袁樞序曰上饒謝先生遯於建安番易吳生蟾往受易焉後出其圖曰建安之學爲彭翁彭翁之傳爲武夷君而莫知所授或曰託以隱祕故謂之武夷君焉復曰吾易神也易何爲而神也神者易之始也易不可以強名也不名則亡易顯敘其旨袁樞曰夫亡易者非聖人之本旨也神以合聖人之易斯得矣然則易爲神無端而莫可見也惟無端焉故無體焉存而明之而數以生焉數生矣而始有變變立矣而會以理理者其一也理不能以盡易因數以立者理也用變以逆者非理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始晁以道紀傳易統緒截立疆理俾後無以爲至荆州袁溉道潔始受於薛翁而易復傳袁乃以授永嘉薛季宣士龍始薛授袁時嘗言洛遺學多在蜀漢間故士大夫聞是說者爭陰曯之後有二張曰行成精象數曰縯通於玄最後朱文公屬其友蔡季通如荆州復入峽始得其三圖焉或言洛學之傳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所傳書訖不著圖藏其孫抗祕不復出臨邛魏了翁氏嘗疑之欲經緯而卒不可得季通家武夷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惜彭不具本始謝先生名字今不著其終也世能道之

趙汸曰邵庵虞公嘗得江東謝仲直氏傳授之說以先天八卦圓圖爲河圖九數而九位方圖爲洛書十數而五位爲五位相得之圖心雅善之

張氏理易象圖說

六卷

存

理自序曰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靜形而爲⚊⚋⚊⚋奇偶生生動靜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畫矣☰以畫天☷以畫地☵以畫水☲以畫火☱以畫澤☶以畫山風因於澤雷因於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顯義義以正辭辭達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圖之天○者一也圖之地●●者⚋也圖之中※者四象✕行也陽數一三✕參天也陰數二四兩地也參天數九陽之用也兩地數六陰之用也書之衡三卦之體也書之井九卦之位也書之縱橫十✕卦之合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十者圖書之樞紐也以✕重十十則左右前後者河圖四正之體也以✕交十✳則四正四隅者洛書九宮之文也順而左還者天之圖渾儀曆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啓也以圓函方◎以方局圓⊡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唯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行之秀氣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頭圓足方腹陰背陽離目外明坎耳內聰口鼻有肖乎山澤聲氣有象乎雷風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卽我心我心卽易故推而圖之章之爲六位而三極備敘之爲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爲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爲六脈而神氣完表之爲六經而治教立協之爲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爲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爲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道因節以敘德因體以原性因脈以凝命因經以考禮因律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慎刑而大易八卦之體用備矣八卦相錯相摩相盪因而重之變而通之推而行之而六十四卦圓方變用之圖出矣圓者以效天方者以法地變者以從道用者以和義然後著策以綜其數變占以明其筮分卦揲歸交重反變悉皆爲圖以顯其象爲說以敷其趣雖其言不本於先儒傳注之旨或者庶幾乎聖人作易之大意改而正之訟而訂之是蓋深有望於同志

貢師泰序曰清江張理仲純讀易而有得焉於朱子本義所列九圖之外復推演爲圖一十有二以明陰陽剛柔奇偶之象然後動靜闔闢往來交互變易縱橫上下坦然明著矣或者謂易之爲道幽爲鬼神明而禮樂凡天地間事物大小終始進退得失吉凶存亡之故靡不兼該而具備今會一切約之於圖其果足以盡天下無窮之變乎嗚呼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夫辭精微而難究象顯著而易明由辭以達象因象以命辭則辭象先後亦較然可見矣況易之書取諸天地易之名取諸日月彖取諸象象固未始離乎易也然則斯圖之作非深有得於易者其足以知之哉昔江陵項氏著玩辭以發明程子之易猶恐有西河疑女之嘆斯圖之於朱子其亦類是也夫

黃鎭成序曰易之象與天地準故於天地之理無所不該是以陰陽錯綜奇偶離合無不有以相通焉周官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

六十有四以八爲經以六十四爲緯畫卦之次序先天之圖位踈然矣則伏羲作易時已有其圖傳之三代故夫子極儀象卦因而重之之說與京君明魏伯陽納甲卦氣之法皆圓圖之序則先天圖其來已久特後之說易者不復追究作易原本故其圖雖在而學者不傳至邵子而後得耳先儒謂邵子得之李穆李穆自希夷意其必不妄也或又謂啓蒙先天圖出自蔡氏而朱子因之不知朱漢上已有此圖則其出於邵氏爲無疑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然易道廣大無窮學者能隨其所見亦皆有得惟其出於自然而無所穿鑿則雖古人之所未發亦足以成一家之言也清江張君仲純資敏而學篤於諸經無不通而尤邃於易嘗以其玩索之力著爲易象圖說一編其極儀象卦圖以奇上偶下各生陰陽剛柔內外交變而卦畫之原四時之義性命之說圖書之數蓍策變占靡不周備六十四卦圓圖以乾兌離震坤艮坎巽循環旋布而天地之動靜一歲周天之氣節一月太陰之行度皆可見方圖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縱自上而下橫自左而右而參同契邵子太易吟十二月之卦氣二十八舍之象皆可推變通圖由乾坤反復相推陽以次而左升陰以次而右降而六陰六陽辟卦之序粲然可考致用圖以後天八宮各變七卦而四正四偶反對之象秩然有紀皆巧妙整齊不煩智力無毫髮可以增減無纖隙有所擬議所謂出於自然而無所穿鑿者當續邵子朱子之圖而自爲一家亦可以見易象無所不通惟學者能隨所見而實有得焉然後可以傳世而不惑也仲純學力高明與予知最久圖說既成首辱見示予特愛其象類渾成而條理精密故僭書於首簡而歸之

閩書理字仲純清江人嘗從杜本於武夷盡得其學以其所得於易者演爲十有五圖以發明天道自然之象名易象圖說延祐中任福建儒學提舉

白雲霽曰仲純內篇諸圖乃述邵朱二子先天之學

保八易源奥義 統名易體用

一卷

存

周易原旨

六卷

存

周易衍占

三卷

佚

保八進太子箋曰自龍圖之畫既出而象數之學肇開至六十四卦以成書爲百千萬年之明鑑羲文孔子發先天之妙京費王弼廣後世之傳豈但求語下之筌蹄又當參胸中之關鍵凡蠡測管窺以探精義皆銖積月累以用深功苟得其真敢私其秘不揆淺膚之索學冒干投進於青宮冀虎闈齒胄之閒特加批閱在勸禁延儒之頃更賜表章太中大夫前黄州路總兼管内勸農事臣保八上

任士林序曰易體用者貳卿保公所著夫易之爲書廣矣大矣羲文周孔之心千載而得其解猶旦暮遇之也蓋易之爲道遠而天地之始終近而一日之旦夜大而天下國家之經綸小而一身之進退得失體而用之無不在是故舉理而言神明通矣而遺於末也舉數而言三五成矣而離於一也變化見而觀象者求之則囿於物矣吉凶生而倘占者玩之則梏於徼矣夫然後體之吾身措之日用而後易簡之理得此體用一書所由作也然嘗論之卦而六十四而易不止於六十四爻有二百八十四而稽其情通其事又豈一爻一辭之所能窮哉今觀貳卿所著猶不免於言下有言蓋離言則道不明離道則言不成言與道交相涉也而後體用之學行觀貳卿之易者當求於言之外云

牟巘跋曰普庵傳聖人之全經以善其用於今日必有無體之體參四聖人之純心於三千七百年之上者於易爲圖象爲原旨予嘗歎之

黄虞稷曰其書有方回牟巘序稱之曰普庵者其號曰公孟者其字也諸書亦名易體用

紇石烈氏 希元 周易集傳

未見 菉竹堂目有

袁桷序曰觀象畫卦庖犧之本旨也因言意而廣象焉三聖人之本旨也王弼後出附小象以言理先儒莫能病若繫辭說卦等篇弼莫能措辭審是則弼幾一偏矣十翼之作有彖焉有象焉專於理而作彖象傳焉者夫子之志也然則文王周公之彖象其悉皆理與曰非也卦本於象八卦首之定名以爲象則井鼎小過是也言意以爲象伏羲言而人不能知之文王周公始申言之文王之言見於彖周公之言見於爻是則不俟予旨也易有聖人之道四

彖象傳果唯言意焉則變占何取曰有變焉有占焉伏羲畫不變
於九六則變見之占則文王於彖附言之象未始分文王始離之
變之疾者莫先於蠱變世之深也若分象則師晉小畜之類是也
爻變於占因筮以見者也其卽見者漸小畜訟之類是也彖爻合
四者而言之夫子不一言之何與曰傷哉夫子之志也事莫尙乎
辭辭非理不能以定人事吉凶䋣妄而咎以興先之以變占是易
殆卜筮之書矣器由動成動斯靜矣取靜觀動將於是乎則斯其
爲象也大矣夫子於說卦焉始彙之彙以窮其變占則變占者筮
之始也故其首章先於著二章次於卦先天之說七言之懼獨於
占也後天之說一言之人事之本也而終之以象焉雖昔康節邵
先生作方圓環中圖合於天人皆本說卦充類以至知夫聰明特
達之士不在於諄告也若繫辭傳設卦之方窮神之變其詳於爻
者蓋靈不能以易積數以成變易以動擊於方寸散於六合幽眇
廣大取而莫窮應而若遺因卦以測著算喻者不能窮也舉世舍
是矛盾互持雖百世莫能以解吾故曰非繫辭傳不能以知易之
說也邵子之說非僕之說也榯不佞讀易二十年歲月逾邁所見
益僅紇石烈君希元篤志嗜古於易精思以求搜撫疑義私嘗歎
然莫能以對卒能先余以成書不鑿以求通不拘以強附會其粹
精足以垂世故以予昔之所告冠於篇首俾知夫同焉以異者將
以革夫株守偏執之失則余之所著其果有同乎其無同乎
柳貫篤狀曰伏見成都處士紇石烈希元年踰半百篤志窮經於
易春秋二書精考密察探賾鉤玄不背先儒訓釋之旨自得聖人
制作之微安貧樂道若將終身而孝友之行刑于家庭信義之實
孚於朋友邇者翰林集賢諸老監察御史惜其老於文學累嘗交
章論薦謂京師首善之地有一安恬之士獨能遺外聲利篤學力
行起而用之可以表倡四方興起風化非直爲希元私也貫忝職
奉常日慶曠敗蓋討論禮典稽考儀文必得通經學古之儒乃爲
稱選貫熟知其實用敢舉以自代如蒙轉而上聞將紇石烈希元
權充博士代替貫名闕必能修舉職業上副朝廷優賢崇禮之仁

贍思奇偶陰陽消息圖

一卷

佚

元史贍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既內附家眞定泰定五年以遺
逸徵天曆三年召爲應奉翰林文字至正十年爲祕書少監卒謚
文孝贍思邃於經而易學尤深至於天文地理鍾律算數水利旁
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
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

經義考卷四十五

經義考卷四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四十五

袁氏(桷)易說

佚

蘇天爵誌曰袁公諱桷字伯長慶元鄞縣人大德初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歷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遂遷修撰歷兩考遷待制進拜集賢直學士改翰林直學士遷拜侍講積階奉議大夫泰定初辭歸卒贈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

任氏(士林)中易

佚

寧波府志任士林字叔實其先綿竹人徙居奉化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大初以薦授安定書院山長

士林自序曰大哉易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知斯而已矣是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設卦之宜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人作易之旨也易乎易乎彰往而察來鈎深而致遠原始而及終其幾神矣子曰舜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之謂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然而子思沒中庸之道不明而易隱矣予生千載之後獨抱全經潛心研思亦既有年然後豁然始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作爲中易分爲上下篇三陳其卦所以極河洛之數成大衍之用體天地之撰感德大業顯仁藏用一本坎離頤大小過之妙旣未濟體豐之幾井噬嗑賁困之感屯鼎革蒙之推聖人通變立言之旨粲然甚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蓋在是矣可不究乎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夫子之所以爲聖也

陳氏(雷)周易略例補釋

一卷

佚

吳澂序曰伊川程子易傳未成之時每令學者觀三家易一曰王輔嗣二曰胡翼之三曰王介甫蓋漢儒好以術數談易以義理注易自輔嗣始唐初諸儒作疏義悉廢諸家之注而獨取輔嗣者以此也輔嗣解經之外著略例二篇其上篇析論彖爻卦象位各一章其下篇先之以五凡終之以十一卦略總一經之大槪云耳唐邢璹有略例注今瀏陽陳禧爲之補釋多所發明王氏之忠臣邢氏之益友也禧年甚少而篤志於經世武功而從事於文諸侯之子而齒於庶士以共學是其天質之異於人者也

熊氏(良輔)周易本義集成

十二卷

存

良輔自序曰六經皆聖人垂訓後世之書而易經四聖人之手乃成其爲書也大而天地性命之理無不包微而事物纖悉之情無不盡精入於無形粗及於有象人生日用一動靜語嘿之間無非易道之流行顧由而不知者多耳伏羲始畫卦無文字可傳大槪以陽吉陰凶爲義文王周公繫之以辭象占其本旨也夫子贊易一以義理爲主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於是乎大備蓋象占固義理之所寓而以義理爲主象占亦在其中矣善學者於此先求易之本旨然後廣而充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將不待卜筮而後見此又自然之妙也自後儒析經附會之餘學者支離漫衍欲以明易而反以晦易至宋程子作易傳而義理之學大明然程子亦自謂其解易只說得七分朱子一以卜筮爲說然後作易之本旨益著朱子嘗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是則程子之傳孔子之易也朱子之本義文王周公之易也推本而論孔子之易卽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卽伏羲之易伏羲之易卽天地自然之易也雖其旨意微有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要在善觀之耳良輔蚤執經於遙溪熊先生已知好易迺大德壬寅先生之友泉峯龔先生授徒泉山之麓良輔分教小學山深日久因得肆意於易取諸說而涵泳之顧以編帙繁大衆說紛錯時有得失乃以己意采輯成編以朱子本義爲主如語錄如程傳以及諸家之說與本義意合者亦有與本義不合而似得其旨者備錄以相發名曰集疏泉峯先生親爲校正復云云其後間有鄙見一二亦竊不削附遂成編至大辛亥良輔以所得復求是正而二先生病不起矣自是遺編獨抱不敢廢墜竊念義理無窮學無止法期有所得以卒初志且欲使二先生之學萬一可傳於後也於是繕寫成編凡一十二卷藏之以俟

會丁巳以易貢而同志益信其傳說閔其久勤閒出工費勉鋟諸梓而竹溪劉直方實主張是不能辭也因僭書其端云

陳櫟序曰朱子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夫易以道陰陽時有古今道無古今聖人豈求異於聖人哉要皆發明易道之蘊則聖人之意各有在也天地自然之易得伏羲而後畫伏羲之畫得文王周公之辭而後明文王周公之辭得孔子十翼而後備四聖人之心拳拳為天下後世計天下後世有能得聖人之心於書象之閒所以開物成務存天理遏人欲之意常瞭焉於其中所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其有關於世教民彝而甚大由漢以來易道湮晦其說不失之泛則失之鑿至宋程邵諸先生作或以理或以數而易道復明於世又將百年而朱子出探推究作易之原以求四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易至是而本旨益著後有作者孰能出象占之外而言易哉熊君任重早師遙溪熊氏學易繼復得易傳於遙溪之友泉峯龔氏輯成易編以朱子本義為注而集諸家之善以為疏大綱一正萬目畢舉然後以己意折衷之其有功於易為多以是益知義理之無窮也櫟竊嘗謂孔子易集伏羲以後之大成者也朱子之書集程邵以上之大成者也今讀任重是編以本義為主而諸家之說附見猶樂之有衆音也猶音之有清濁疾徐使之各有節奏者也其於朱子之大成蓋洋洋乎盈耳矣三復不能舍敬題其編首曰周易本義集成云任重南昌忠孝里人名良輔梅邊其號也歲丁巳以易貢年壯而志益勤其進詎可量哉其進詎可量哉

黃虞稷曰良輔字任重南昌人舉延祐丁巳鄉試是書外有易傳集疏不傳

蕭氏漢中讀易攷原

三卷

存

朱升序曰周易卦序之義自韓康伯孔穎達以來往往欲求之孔聖序卦傳之外程朱諸儒用意尤篤至於臨川吳先生卦統之序述亦可謂求之至矣而其中閒精密比次之故則猶有未嘗於人心者蓋求之半生晚乃得豫章蕭氏讀易攷原之書以為二篇之卦必先分而後序閱與精粹貫通神聖蘊古今之絕學也謹節縮篇上下經二圖於右而錄其全文於下以廣其傳於不朽云漢中字景元吉之泰和人其書成於泰定年閒

董氏真卿周易會通一曰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注

十四卷

存

真卿自序曰太極泄而為圖包犧氏則以之畫卦如根幹之有條枝橫豎方圓往來交互變通不窮而謂之易大之天地日月小之萬物萬事之象與理莫不畢具文王周公孔子繫之以辭者名曰周易於是四聖之書與天地並其書廣大精深未易窺測先儒傳註遠程朱子至矣盡矣詎非宋易乎然文有古今之異義有理象之殊今易則自費直鄭玄以孔子彖象之傳附釋正經之末而參解文王周公彖象經文之閒并附文言則始於王弼傳主理義而仍其書古易則自呂微仲晁以道始復而未盡呂伯恭復分羲文周公上下經六十四卦為經二篇而以孔子十翼為傳十篇各自為卷以合於古本義主象占而用其本二子之書並行於今天下萬世師實之無異辭矣但其經文體統傳義主張各有攸當不能合為一書讀易者猶病焉大德甲辰先父深山府君命真卿從先師新安雙湖胡先生讀易武夷山中并攜先父所著書蔡氏傳輯錄纂注訪求文獻其於程朱子之書沉潛玩繹於茲有年未得其說而一之天台董楷嘗會編於咸淳之世據王弼本分為高下字行以別四聖二賢之易已不能盡行於繫辭諸篇至近歲始出不旋踵有廢其例者矣先生凡兩注本義附錄纂疏程傳以攝其要於諸儒之列而天台本則未及見也愚因復熟朱子本義至繫辭上傳題下之註及從伯父槃澗先生所錄師訓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云者與本義語錄叶韻之說忽有得焉夫朱子之所以宗晁呂者不過欲使學者分別四聖之易以求之古耳若一切倒以古人著書經傳必各自為卷竊意解經者之謙德兼竹簡刀篆之煩而然若以孔子之傳附羲文周公之經亦猶程朱子之傳義附四聖之書爾固未見其不可也律以今易乾卦義例其合傳之經則彖象文言混而不分其附經之傳則卦象彖爻彖而無序今特標列而次第之於羲文周公之經孔子之傳初不相離而相統有經可附者附之無經可附者則總附於六十四卦之後亦豈非朱子之意而程子之傳可合而觀之矣苟如是讀之則周公之爻辭孔子之彖象文言與夫繫辭以後四篇莫不各有聲韻音律煥乎會通又何以為讀易者之病哉愚於是以四聖之易各標經傳於其首以別之雖不分卷而先後之序

已明程朱傳義夾註其下各曰集解而以程子朱子曰別之既不異書則理象之旨咸在繫辭以後程子無傳姑以經說補之天台本程朱子皆有語錄今朱語則兼取先師所編采其精詳而有緒者各益其未備續於傳義之後名曰附錄而以程子朱子語別之諸家之說唯音訓以呂氏為主叅附經文他可互相發明者全用先師纂疏各廣以聞見之所及翼於語錄之次名曰纂註而以某氏曰別之管窺一得之愚亦間附於其末合而命之曰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注此愚編集是書之凡例綱目也嗚呼易大經也羲文周孔大聖也程朱大賢也自天地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年至包羲氏始作易由包羲至於文王周公又不知幾年而後有卦爻之辭由文王周公至於孔子五百餘年而後有十翼之辭由孔子至於程朱子千五百餘年而後有傳義今距程朱子百有餘年去大聖之世若此其遠也去大賢之世若此其近也乃僭敢析合經傳集四聖二賢及歷代諸儒之說以備一書犯不韙甚矣然使讀者開卷瞭焉於古易今易之所由分合先聖後聖之經傳所宜區別程子朱子之傳義各有攸當其於天地萬物萬事之象與理可以一覽而得之雖於先聖先賢著書立言之意非曰小功而於世之學者心身家國天下之用未必不無小補焉非止於知易而已茲當大衍用數之年是為天曆初元耆龍戊辰天開之月陽復後十日序於審安書室

子儇跋曰周易經傳自漢諸儒以來紛紜不一欲速好徑者則混淆而莫分嗜古復初者則離析而難讀家君授受之際頗欲更定編集以程子朱子易傳本義合為一書而未能決乃筮之遇師之坤於是尊經以統傳而不失於古訂傳以附經而且便於今合程朱傳義之全采諸家注釋之要儇幸供檢閱參校之職久已成書不敢私於一己負笈閩關謀繡諸梓庶幾家傳而人誦之

楊士奇曰易會通十四卷元鄱陽董真卿季真輯五經先儒所論著者易最多而精義悉具此書至於經傳古今之辨先儒傳授之詳披卷瞭然可為易書集大成者也

易傳因革

一卷

存

真卿自序曰朱子以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當分為三等又曰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因而推之由伏羲始畫八卦以來歷代聖賢經傳注解其所因所革何啻三等四樣之不同哉姑據師授及其聞見敘其大概列於編首非唯使讀易者不惑於古今之同異且知程朱子之因革則於愚所至定者庶無大過矣

吳氏師道讀易雜記

二卷

佚

元史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谿人至治元年進士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

師道後序曰學者類喜言易今世尤甚愚不知其何說也自漢魏以來王輔嗣之說單行雖未盡善而數百年實宗之至宋而邵子闡伏羲之秘程子衍周孔之文朱子又發明易專為卜筮作融會義理象數之旨說者無以復加矣所宜虛心潛玩以求聖賢之心不當橫生己意喜新好奇穿鑿破碎務以求多為也其有名為祖程朱而誇多騁博援引叢雜自相矛盾不之顧又有撫前人之所已言以為己出架屋下之屋不相為嫌若是者蓋不勝其紛紛焉果何益於易哉某讀是經有年頗厭衆說乙亥丙子之歲來池建德陸走道遠不能多負書獨取呂氏古易音訓程傳仁山金氏標點者朱本義北山何氏啓蒙大傳二發揮魯齋王氏諸圖論自隨與兒輩說讀懼汨亂也既而番易新安友人搴寄鶴山魏公集義平庵項氏玩辭及近時纂集者數家集義自周程諸門人下及朱呂淵源所自可以參觀但其取漢上朱氏以備象數一家未免蕪雜項氏說多精善其餘家類皆擇勿精語勿詳以此較彼是非瞭然矣竊不自揆管窺之愚時亦有之因記於篇將就正於有道非敢言易也但俾兒輩知守正途而毋忘鄉老先生之所以導啓我者則其於易學蓋庶幾焉

潘氏弼讀易管見

四卷

佚

黃虞稷曰元龍興路司獄麗水潘弼良輔撰

涂氏潛生易主意

一卷

佚

江西通志涂潛生字自昭宜黃人邃於易三上春官不第為贛州濂溪書院山長著有四書斷疑易義矜式行世

楊士奇曰易主意一冊元臨川鄉貢進士涂溍生著專爲科舉設近年獨廬陵謝子方有之以教學者於是吾郡學易者皆資於此

史氏公珽蓬廬學易衍義

象數發揮

俱佚

寧波府志史公珽字搢叟鄞縣人家居教授程端學薦主甬東書院棄去自號蓬廬處士

許氏天篪易象圖說

佚

江西通志許天篪字時翁吉水人

陶氏元幹易注

佚

湖廣總志陶元幹襄陽人嘗注易世稱爲陶易

吾丘氏衍重正卦氣

未見

陶宗儀曰衍字子行號竹房太末人寓杭之生化坊好古博學不交雜客與趙魏公相厚

惠氏希孟易象鈎玄

十卷

佚

黃虞稷曰希孟號秋厓毗陵人品記希孟江陰人家居如對大賓趨蹌進退動合矩度兄希顏弟希箴皆無嗣希孟奉兄如父撫弟如兄著雜禮纂要家範五卷

祝氏堯大易演義

佚

江西通志祝堯上饒人延祐五年進士爲江山尹後遷無錫州同知

廣信府志堯字君澤淳鄉州同知

詹氏真周易注

佚

浙江通志詹真字起元開化人元統二年舉人隱居不仕邃躬行實踐余闕薦之不起

蔣氏宗簡周易集義

佚

黃溍作墓碣曰宗簡字敬之四明人程先生端禮歸自江東敬之以弟子禮見留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究郡庠延敬之爲小學師嘗挈其徒寓湖心僧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

嚴氏用父易說發揮

二卷

佚

陸元輔曰元高安縣尹嚴用父撰

解氏蒙易經精蘊

佚

江西通志解蒙字求我吉水人

解氏季通易義

佚

楊士奇曰元盛時吉水解氏治易有名江鄉閒而觀我求我最著季通其兄弟也此編平正典實惜多闕文

韓氏信同易經旁注

佚

閩大紀韓信同字伯循會稽人居寧德從陳普游姓譜信同寧德人隱居不仕著書經講義五百篇又書集解易二禮旁注

李氏公凱周易句解

十卷

存

衛氏謙讀易管窺

三十卷

佚

姓譜謙字山甫華亭人嘗建義塾以教學者

黃虞稷曰元進士號有山

吳氏存周易傳義折衷

佚

江西通志吳存字仲退鄱陽人寧國路教授

朱氏祖義周易句解

十卷

盧氏觀易集圖　佚

未見

黄虞稷曰觀字彥達崑山人盧熊之父隱居教授門人私謚曰夷孝先生

吳氏埜俊補周易集義　佚

黄虞稷曰歙人後至元中紫陽書院山長典括蒼教

胡氏持周易直解　佚

彰德府志胡持武安人元江浙提刑按察使贈禮部尚書祗遹之子官太常博士

郭氏鐙易說　佚

閩書郭鐙字德基閩縣人至元中舉遺逸授泉山書院山長遷興化路教授改吳江州再調興化學者私謚純德先生於四書易皆有述

經義考卷四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四十六

黄氏鎮成周易通義

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閩書黄鎮成字元鎮昭武人隱居著書學者號存齋先生至正間築室城南名南田耕舍部使者相繼論薦授江西路儒學提舉命下而卒集賢定號曰貞文處士所著有尚書通考周易通義中庸章旨

陳氏應潤周易爻變易緼

四卷

存

應潤自序曰大傳曰乾坤其易之緼耶夫易之緼散在諸卦豈獨乾坤二卦而已哉上古卦畫仰觀俯察首得乾坤之象而生六子莫不以爻變之法通乾坤之緼則乾自乾坤自坤何以神變化之妙啟易之諸爻皆以變動取義乾之用九坤之用六爻變之緼也坤之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又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爻者言乎變者也道有變動故曰爻至曰成象謂之乾效法謂之坤吾夫子繫易示人爻變之法深切著明矣漢魏以來諸儒注釋奚啻數百餘家往往留於本卦取義而用九用六之說不明好奇過高傅會穿鑿援玄妙者則涉乎莊老衍虛無者則流乎異端太玄擬易也而易為之破碎潛虛擬玄也而玄為之散亂甚則假老子之學以無極太極之論攙爐火之術以撰先天後天之圖自是以來談太極者以虛無為高談大衍者以乘除為法強指陰陽老少為四象而四象之說不明妄引復姤逆順為八卦而八卦之位不定易之緼愈晦矣由是談玄之士承訛踵謬書圖累百變卦累千充棟汗牛初無一毫有補於易嗚呼夫子歿二千餘年邪說橫流蜂起爻變之法乾坤之緼晦而不明易道之厄一至此哉傳曰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至於明夷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又曰箕子之明夷當時聖人援事比例發揮爻象之緼故遇逐爻觀變用事比經底裁爻變之緼得以發揮或曰子之說緼是矣方今談玄之士以老莊為祖周邵為師削去其圖辨明其說寧不觸其黨之怒耶愚曰韓子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天下後世不以孟子為非今之談玄之士甚於楊墨之謬理到之論不讓於師與其得罪於孟子寧若得罪於楊墨也吁此爻變之緼所以不容於不明邪正之說所以不容於不辨□□之圖所以不容於不作也賢哲之士倘憐其愚而正教之易有光矣至治丙戌春正月

黄溍序曰易更四聖而成書秦火之餘幸因卜筮而僅存自漢分為三家有田何焦贛費直之易易之派分矣至魏王輔嗣雜以老莊之學易之說愈遠矣繼是諸儒注釋不啻數百家或泥於天道而不及人事或專乎義理而不及象數角立異論茫無統緒夫台陳澤雲獻肅公邦彥先生之後易有家傳延祐間余丞海寧澤雲由貴嶽文學起為郡曹掾議論雄偉剖決如流凜凜然有骨鯁風嘗曰余家貧親老不能遠遊竊升斗之祿以養親資尺寸之楮以著述宅無所觀也挑燈夜話出示野趣之什清新俊逸翰林承旨子昂趙公嘗序之矣又數年余為越上監運澤雲嗣明幕把酒論文出示詠史之什美善刺惡一出至公翰林學士伯長貢公為之序矣澤雲曰余欲著爻變易緼此潔靜精微之學也時居簿書叢中無食息暇非二三年靜坐工夫不能也三年春余乞老金華澤雲以書來曰余近謁桐江賓幕時寄意於聚斂議論落落不合困守幕下幸有餘暇時復登釣臺坐羊裘軒臥山高水長閣汲泉煮茗洗胸中之不平若有神助今幸爻變易緼粗成使二三十年勤苦之志一旦有成未知果合於爻變之義易之緼否乎子其為我訂正之余曰易豈易注哉復之彖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唯羲文周孔數聖人能見之澤雲生於數千年之後直欲見數聖人之心不其難乎雖然道無終窮才有超邁余嘗焚香靜坐觀澤雲所注之易乾坤二卦已無餘緼至於變爻三百八十有四旁通他卦之義爻爻有發揮事事有攷證造理精微立說洞徹餘如刪正太極八卦爻法逆順等圖採摭衆說自非灼然有見乎聖人之心者不能也讀之使人聳然景豈不倦倚使程朱諸子復生未必不擊節而加歎也余投老田里安得以澤雲所注之易實諸翰苑與同志者商之使澤雲名垂不朽是則不負其二三十年勤苦之志也澤雲勗之哉至正丙戌正月

石氏倘元周易演說

佚

王褘序曰周易演說京兆石君伯元之所著也石君之言曰聖人之作易也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必如是故天下後世之人悉能知而行之在天則道也氣之變通也在人則日用之事業也此聖人所以爲生民立命者也自漢以下易道無傳諸儒之傳注百有餘家然考象辭者或泥於術數談義理者或淪於空虛以故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以爲開物成務之用者其本旨因晦而不明夫易道不可以傳注求求易道於傳注則其道爲愈不明矣於是諸儒之說紛焉多取圖象取河洛二圖以玩索之一旦恍然若心領其義而神會其旨者遂乃筆而爲書每卦有說其引物指事也爲甚近其析理陳義也爲甚著大抵專以明象爲要取之有所從推之有所用非若爲空言而已至於河圖洛書之數重卦變卦揲蓍之法又爲十有二圖以發揮其要指總名之曰周易演說其言皆出於自得之妙而未嘗有所蹈襲者焉余嘗以謂君子之爲言不必取異於人亦不必苟同於人也求與人異是驕己以勝夫人也求人之己同是彊人以隨乎己也要皆失之偏而不能適乎至當今石君之於易非故與人爲異同也推其所自得者以爲言以求夫至當之歸故不能無異同焉耳雖其所以合乎聖人者非人所能知術非其自信之篤焉能及是哉抑余論之易至程子爲傳始一於言理及朱子本義又專夫卜筮其道蓋已甚明演說之書石君以爲繼程子而作然非唯諸儒之傳注有所不取而於程子朱子之說有不合焉亦不恤也嗟乎石君其誠篤於自信者乎君在異時常擧進士爲陝西第一已而隱不仕關輔之學未能或之先而今亦老矣蓋其學受於賈仲元氏而賈氏學於蕭貞敏公同文貞公一出於正者也石君以余能相知也出其所爲演說者屬余序余不得辭世之不知君者因余言而求之則其爲書固可得而知也

趙氏夏震易經通旨

佚

蘇伯衡墓銘曰夏震字伯起別號東谷於宋宗室郯勤孝王宗惠爲八世孫家平陽

陳高易書二經通旨總序曰子友趙伯起著易書二經通旨取經文意義之近似者比類而條析之或會而同或別而異大而爲天文地理細而爲制度名物微而爲性命道德陰陽鬼神以至於先儒之訓詁凡有所疑靡不辨抉嗚呼亦勤矣朝廷設科以明經取士而試以經義經義之文易用程氏朱氏書用蔡氏之說二經及傳說數十萬言學者觀覽爲難或自少至老不能究一經及就試場屋主司發難則[illegible]瞠視不敢措辭者往往有焉趙君獨能研精探賾貫穿融會解其肯綮剖其盤錯使習是經者得而觀之如獲指南之車不待問途而趨可至其於答主司之問也何有然則是編之有益於學者固不少矣雖然士之明經豈專爲科擧計哉聖人之道非經不傳學者讀聖人之經則當求聖人之道是故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幾而動不違乎時則深於易者也觀二帝三王之心考唐虞三代之治而以之修己治人則深於書者也若夫迷溺於文字之支離而徒以是爲進取之媒者亦豈趙君之所望於後學也哉

錢氏義方周易圖說

一卷

存

義方自序曰錢子既作易圖說或問之曰易之有圖尚矣今子之作不盡合先儒之說何也余應之曰求合於聖人之旨則先儒之合乎聖人者取之異乎聖人者正之以聖人之說此所以不盡合也或又問曰昔之述河圖者必並陳洛書子獨不然何也余又應之曰河圖者伏羲所取而用之洛書之出則在乎千有餘年之後吾聖人兼而取之不過以龜負文以出河洛者其事同聖人則之以開物成務其理同而卽理推數二者又可以相通故並言之耳非謂作易兼取洛書也余爲明易而本之河圖其不及洛書宜矣烏乎六經之道如日行天萬古一日秦火之變易獨以卜筮得全傳之者雖衆知之者蓋寡自漢孟喜本易緯稽覽圖推易離坎震兌各主一方餘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此易有圖之始也寥寥千載易學絶響宋之陳摶心領神悟始本吾聖人易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而重之及天地定位等說爲橫圖大小四圖傳之穆李以及邵子而又本帝出乎震之說爲後天圓圖因大橫圖之卦爲否泰反類方圖於是易之有圖始大明於天下而朱子尚有圓圖有造作不依他元初畫底之說且欲掣出方圖在圓圖之外而釋天地定位帝出乎震者必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此卦位乃文王所定似猶有歉然未滿之意然其釋河圖之則猶未免

厥於孔安國之說此愚所以不揆其陋而有所述也楊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苟無聖人之書而臆度爲之顧余何人而敢與先儒立異同哉且愚伏讀易之經傳而學之三十年矣苟非反覆潛玩而有所自得亦豈敢遽爲此書觀者幸恕其僭而嘉其用心可也至正六年夏四月

黄虞稷曰義方字子宜吳興進士

按葉氏菉竹堂書目有崔錢氏圖說當卽義方別號

黄氏澤易學濫觴

佚

趙汸作行狀曰先生諱澤字楚望資州人留家九江行省以書院山長之祿起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滿卽歸閉門授徒家人絕食不知所出而先生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捐讓如平時客不知先生未飯也然終不降心以謀溫飽惟以經學失傳用是爲戚其於易以明象爲先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而其機括則盡在十翼作十翼擧要以爲易起於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爲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雖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辨象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爲象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計所能及矣而況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緝於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象略象學旣明則因象以立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機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固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爲易不期於異而自異作辨同論嘗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繫辭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蓍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又曰古者占筮之書卽卦爻取物類象驗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人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特取一二立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亡凡書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爲百世不通之學矣乃作易學濫觴臨川吳文正公見之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弘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先儒舊說可信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用工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先生經學自得之說爲多篤經寇亂故宅爲墟遺書之在者鮮矣悲夫

呂氏洙易圖說

一卷

佚

金華府志呂洙字宗魯永康人從許謙游

戚氏德瑞易辨

五卷

佚

陸元輔曰德瑞字祥父其先江陰人徙居崑山至正中聘入郡庠爲訓導

葉氏登龍周易記

佚

括蒼彙紀葉登龍號梅林麗水人

黄氏瑞節易學啓蒙注

四卷

存

吉安府志黄瑞節字觀樂安福人擧鄉試授泰和州學正元季遂不仕隱居力學萃朱子所定太極圖通書正蒙易學啓蒙家禮律呂新書皇極經世諸書並加注釋目曰朱子成書

朱氏隱老易說

佚

隱老自述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伊洛大儒雖嘗論著而其義愈索而愈無窮予於是有易說

陸元輔曰豐城朱隱老大學士善之父也所注皇極經世書有刊本而易說禮說正蒙書說均未之見

經義考卷四十七

經義考卷四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四十七

陳氏(謙)周易解詁

二卷

河圖說

二卷

佚

吳中人物志陳謙字子平吳人孝事父母父疾思食鱖進鱖而父歿謙終身不忍食至正十六年兄劇為江浙行省幕官還家餓遇兵亂入室被斫謙以身蔽弁遇害

黃虞稷曰謙分卦辭象彖會粹諸家以附其說題曰周易解詁後死於兵其書散失弟子范文綱僅收得二卷非全書也

曾氏(貫)周易變通

佚

江西通志曾貫字傳道泰和人紹興照磨監州辟禦龍泉寇戰死

楊士奇曰傳道先生以易經為學者所宗所著書有易變通四書類辨庸學標旨為紹興路照磨後家居遇亂鄉郡推舉率義兵禦寇兵敗守節死

雷氏(杭)周易注解

佚

閩書杭字彥舟建安人授儒學提舉遷潮陽縣尹以死事贈奉化府知州書注周易注解行世時稱雷氏易

鄭氏(玉)周易大傳附注

佚

程朱易契

佚

黃虞稷曰大傳附注者以孔子繫易之辭為大傳其孔子之傳辭義深奧者則附以己之注說易契者折衷程朱二子之說合為一書

汪克寬曰先生為學大概本於朱子嘗曰易於諸經為首出而獨為全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不講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為經列夫子十翼之辭以為傳其或十翼辭義簡奧則附以注說命曰周易大傳附注既又折衷程朱二子之說合為一書命曰程朱易契

元史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覃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教學門人受學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至正十四年除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辭疾不起明兵入徽州被拘自縊而死

玉自序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則易於諸經為首出秦焚典籍而易獨存則易視諸經為全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吉凶消長之故進退存亡之幾易可前知所以為潔靜精微之教而示人以開物成務之道也易其可一日不講乎予自中年即有志於是書學陋識卑不敢有所論著至正壬辰蘄黃紅巾攻陷吾邑禍及先廬累世藏書無片紙存者求之親舊悉皆煨燼雖欲一周易白文讀誦亦不可得後三年乙未被召至四明始從友人胡伯仁氏假得程朱傳義歸來山中日誦一卦似若有所得者折中二先生之說合為一書名曰程朱易契間有一二己見不敢附入始有僭越論著之意又以無書考據而止丁酉之秋復避亂淳安之梓桐源出入澗谷上下林壑寂寥無事心地湛然因思天地一易也古今一易也人物一易也而吾身亦一易也自天地而斂之以至於吾身易之體無不備自吾身而推之以至於天地易之用無不周又以吾身而論之心者易之太極也血氣者易之陰陽也四體者易之四象也進退出處之正與不正吉凶存亡之所由應者易之用也如此則近取諸身而易無不盡矣雖無書可也無書可也又何有於傳注乎又何事於考據乎況伏羲作易文王繫之辭以明其卦周公繫之辭以明其爻者經也孔子為之彖為之象為之文言所以釋文王之卦辭為之小象所以釋周公之爻辭其源委綱領之論不可附入各卦者則為之總論號繫辭上下篇其各卦義有未盡者則發凡例於繫辭之中又為序卦以明其次說卦以明其象雜卦雜述其義者則易之傳也今人舍夫子之易傳而欲明文王周公之易經其亦昧於明易之道矣乃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為經而列夫子之辭以為傳其或夫子之傳辭義深奧則附以注說名曰周易大傳附註庶幾三聖人之書不費辭說而義自明矣嗚呼四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三聖人之書所以發明天地之精微乾坤之蘊奧夫豈淺見薄識所能窺其萬一是

書之作徒見其妄誕不知分量之罪而已何有補於易哉雖然二文之經夫子之傳自足相發有不待論著而明者則亦千古之確論也讀者試以是求之

余氏闕易說

五十卷

佚

程邦民曰先生名闕字廷心武威人至順癸酉進士官至淮南行省左丞命下而先生已死賜謚文忠追封貞國公嘗讀書青陽山中學者稱之曰青陽先生

戴良跋曰公初僉浙東廉訪諸事居太夫人憂於合肥淮南盜起行省彊起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累功至淮南左丞當其圍守時以孤城抗賊者幾十載其後援絕食盡猶血戰兩月城始陷死之朝廷贈公榮祿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豳國公謚忠宣立廟以祀公在浙東時有所著易說五十卷良嘗請以卒業公曰天假數年所見當不止此他日相示未晚或傳公死之日神降於私第之前庭曰我有易說爲賊中某小校所得當取以授吾故人某使刊之時二公子已遇害妻妾亦投井中死是書之存否不可知矣

汪叡曰公僉憲浙東時仲魯往見公言易之一經嘗求得古書考索積思有年遂得見易中一字一句盡出河圖洛書自秦漢以來人未之見今幸偶得之方將著述成書以貽後世然未敢輕也仲魯再三舉一二疑難叩問但言子且用工此經五七年後相見當以吾之所得者相告非有隱也不二三年而兵革動海內不相聞壬寅春上同安詢知有王無覇者尊爲公謄錄所注易經因求王生詢之無一字存亦不能識其一語矣

鄧氏錡大易圖說

二十五卷

存

黃虞稷曰鄧錡張理易圖俱錄入道藏中

許氏復周易衍義

二十二卷

未見

郭氏昇東山易解

一卷

未見

陳氏煦河圖易象本義

一册

未見

陳氏子用易說

一册

未見

按許氏以下爵里世次未詳見葉氏菉竹堂目聚樂堂藝文志亦有許氏郭氏張氏三書攷葉氏所載易解不及明代當屬元以前書姑附於此

雷氏思齊易圖通變

五卷

存

揭傒斯序曰雷先生思齊字齊賢臨川之高士也遭宋亡獨居空山之中著易圖筮通變義老子本義莊子旨義凡數十卷和陶詩三卷去儒服稱黃冠師與故淳安令曾公子良今翰林學士吳公澄相友善四方名士大夫慕其人往往以書疏自通或聞其講學莫不爽然自失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桷博雅君子也稱其所著書援據精切感厲奮發合神以窮變盡變以翼道且曰知齊賢不如是齊賢之意不明方今天下稱爲斯文宗主莫先吳公天下稱善著書莫先吳公亦曰與談老子甚契又稱其詩精深工緻豪健奇傑有杜韓風蓋皆以爲知言嗚呼古稱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太史公世掌天官使不遇禍史記不作夫求雷先生之志讀雷先生之書違與世俗道哉余讀其所著之書想其爲人幾五十年今又得其詩文二十卷於其徒孫傳性真與周惟和傳入京師來因識以辭

張宗演序曰道德數千言吾教之所獨尊古今未有能廢之者然傳注層出渺茫義哉莫識旨歸徒見多歧之紛紛也雷思齊嗜學有要精研是書探最本旨爲之傳釋合儒老之所同歷詆其所異條分緒別終始一貫不翅入老氏之室避之席以相授受也其將學是者終究其說知其玄之玄而不昧其所嚮傳之將來庶幾於吾教非小補也

吳全節序曰昔世祖皇帝既定江南首召三十六代天師入朝未幾天師奉旨掌道教還山遂禮請先生爲玄學講師以訓迪後人

余時雖幼而有志於學遂受學於先生先生嘗誨余曰文章於道一技耳人之爲學將以明斯道也不明斯道不足以爲聖賢之學矣余由是日知所省益自奮發及弱冠入侍先師開府公於朝遂不得事先生以終學焉先生嘗著易圖筮通變義老子本義莊子旨義凡數十卷詩文二十卷至順二年秋先生之徒弟傳性真遣徒孫周惟和持所著諸書來京師示余且曰先生所著之書雖有黄公震曾公子良吳公澄爲之序而未得公一言以發明之敢以爲請余曰嗟夫先生之歿迨三十年矣今不可得見得見所著之書斯可矣然先生之學豈所著之書可能盡哉後之觀者考諸書則知先生之學誠不止若是也余今且老久留於朝嘗欲集先生諸文而序之未果也今諸文既已成編又豈敢嘿嘿無一言以發明先生之學哉故續爲之序先生諱思齊字齊賢學者尊之曰空山先生撫之臨川人也

思齊自序曰河圖八卦是也圖之出聖人則之庖犧氏仰觀象俯觀法近取身遠取物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始因之畫八卦以作易者也孔子謂其則之豈欺我哉圖之數以八卦成列相盪相錯參天兩地參伍以變皆自然而然後世不本其數實惟四十而以其十五會通於中乃妄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意增制於四十之外以求其合幸其中故愈說愈迷紛紛至今余因潛心有年備討衆說獨識先聖之指歸遂作變通傳以與四方千載學易者同究於眞是焉兼筮法亦乖素旨附見後篇求古同志宜能明其非敢誣也

袁桷志墓曰思齊字齊賢臨川人幼棄家居烏石觀晚講授廣信山中暨終也復歸烏石治其室而先表焉表曰空山雷道士之墓所爲書援据切至感厲奮發不蹈世俗繩墨合神以窮變盡變以翼道中言廣指其於力畝至矣

白雲霽曰內述河圖洛書參天兩地倚數之圖錯綜會變等圖河圖遺論皆三成變化吉凶奇偶元數

易筮通變

三卷

存

白雲霽曰臨川道士雷思齊撰

按雷氏易筮通變書凡五篇一卜筮二之卦三九六四衍數五命蓍

夏氏失名讀易十字樞

十則

存

朱升曰淳安夏氏讀易十字樞一曰中二爲下卦之中五爲上卦之中二曰偏初三下卦之偏四上上卦之偏三曰正陽居陽位剛畫居初三五陰居陰位柔畫居二四上四曰反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五曰應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陰陽相得謂一陰一陽相遇六曰敵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陽相敵謂皆是陰皆是陽七曰比初與二比二比三三比四四比五五比上八曰遠不相比九曰乘本爻在彼爻之上十曰承本爻在彼爻之下

楊氏失名玉井易說

二卷

佚

王申子曰玉井楊氏家傳易學蓋自五世祖得之晏達蕩達蕩得之晦庵淵源有自故其家如字溪如以齋各有易說行於世玉井以明易擢高科年將八十工於易今見子輯說特編一帙與子辨難平山蹇氏爲之跋

常氏失名易學圖

未見

吳澂跋曰眉山則堂家公如箕子仕周而不仕周其外孫臨邛常君不肯爲農爲賈爲胥爲史以賤辱其身而寄跡於老氏清淨之教公遂爲言老氏所以同於吾聖人之易者而幷及陳邵周子之學所望於其外孫者不其遠乎常君籍記外祖之訓罔敢墜遺述一圖以廣羲文八卦之說可謂不羞其先世不忝其外氏者矣邵子曰老子得易之體又曰孟子得易之用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家公有焉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常君有焉祖孫之所得於易者如是邵周授受之次則頗與予所聞異予所據者邵子文所記陳授穆穆授李李受穆親授於陳而非轉受於种也种亦得陳學之一支傳於南方劉牧仍其緒或以周子與牧同出此一支者非也周子之學乃其自得而無所師授至謂牧傳之周尤非也朱子發進易傳表蓋踵訛而失其實何也周在南穆在北足跡不相及也何由相授受哉雖然不足深辨也予願常君忘言而用易忘象以體易言可忘也象可忘也之瑣瑣者又何足道

范氏失名竹溪易說

佚

熊良輔曰竹溪范氏九江人

黄氏失名春臺易圖

佚

黄淵序曰理者太虚之實義數者太虚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以推理論理遺數烏乎可此朱文公啓蒙所以作也文公易得於康節邵先生爲多春臺黄君之圖又啓蒙之義疏辨析精密神智盡在是矣譬如枝頭樹底一一見花活處不止檐頭看賣桃杏豈心猛氣粗者所能了了然竊有疑戴九履一之象圓五行生成之象方安知邵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圖書自圖書大衍自大衍以圖書而合大衍拘矣天地定位此八卦立圖帝出乎震此八卦舒圖或以前爲羲後爲文失之邵觀物吟乾遇巽時地逢雷處天根月窟來往多春此解先天圓圖大易吟否泰咸損恆益既未四象相反成六十四此解先天方圖不止乾一坤八也數往者順謂天地山澤風雷水火此已往之象知來者逆謂曰雷曰日曰兑而乾以君之曰風曰雨曰艮而坤以藏之此方來之事以左爲順以右爲逆然乎不也四十九者蓍之體數用四十九者以其圓而神也或以五行言之何哉歲月易邁義理無盡長江浩渺欲遡從之邈不可即何時一樽與吾春臺細論此事爲快敬書右方以答來辱大德丁未清明前四如老人黄某七十七筆也

趙氏失名讀易記

佚

蘇伯衡序曰經莫古於易莫完於易莫粹於易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則經豈復有古於易者乎秦焚典籍而易以卜筮存則經豈復有完於易者乎書出於虞夏商周之史官詩多出於閭巷之小夫婦人春秋雖出於仲尼然本魯國之史而禮皆雜出漢儒之綴緝易則伏羲畫之文王演之周公重之孔子贊之皆古之聖人則經豈復有粹於易者乎嗟夫易之爲書古矣完矣粹矣而汩而不明者吾祖以爲諸儒之說亂之也漢室去古未遠焦贛京房之流已泥於術數災異況後世乎經學至宋而大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或者猶詆其各有所偏況他人乎由是觀之則先儒之於易也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言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亦可見矣使其知之言之而至焉吾無可言也如使其知之言之而不至焉吾無言奚可也此趙先生讀易記所以不容已也與易者天地之蘊萬物之奥也唯聖人能言之聖人明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明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易者則賴有聖人之說存焉耳先生當易道汨而不明之際不專主一說不務爲苟同問難以造端辨析以折衷而一本之於聖人此其志豈苟哉諸說具在如指諸掌士之處乎窮鄉下邑者有志於學而力不足以致諸家之書力足致之而或不能殫其歲月之勞一旦見先生之書豈不深有藉哉顧乃謂其足以應有司之問則其知先生也抑末矣昔西山真文忠公不有讀書記乎不知其書亦徒以應有司之問否也吾知其不爲是也必矣文忠之書非爲應有司之問而設何獨至於先生之書而云云乎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先生潛心於易六十年矣其所得者吾亦安敢謂其盡於是也先生讀書亦有記惜已爲人持去吾不得見之又焉得臆度論之

無名氏大易忘筌

一冊

未見

易學變通

十冊

未見

易疑擬題

一冊

未見

右三書載葉氏菉竹堂目

經義考卷四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四十八

朱氏升周易旁注前圖

二卷

存

周易旁注

十卷

存

升自序曰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著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苟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注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注則有前圖者易之爲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爲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泄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横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於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爲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今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於經傳必合著其全使人可通考焉者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於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蓍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蓍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蓍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蓍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唫非爲今易安注脚也豫章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别於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爲圖今錄其全文於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說第八八圖爲之前而後周易旁注可得而讀矣

程應明曰先生經書皆有旁注而易爲最詳行世已久字畫模糊今更定以先生之旁注從考亭之本義非敢師心有乖先正實欲復古以公海内云爾

子同家傳曰公考六書之原究制作之始參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玩其所已明而深研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注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說則本乎吳澂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順逆之妙蓍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之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列於前圖以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矣

張雲章曰休寧朱允升從遊陳櫟黃澤之門至正中鄉進士授池州學正江南北學者多從之問業號楓林先生明太祖兵下徽州召見辭歸後連歲被徵官翰林侍講學士所居梅花初月樓太祖以御書賜之諸經皆有旁注而易有前圖允升嘗曰旁注之作知其麤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至萬曆中錢塘姚文蔚元素以其書易古文爲今文易旁行爲直下目之曰會通取便於讀而無所增損然非楓林作書之本意矣

梁氏寅周易參義

十二卷

存

寅自序曰漢班固氏言六藝具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夫羲農以前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皆未著也而八卦之畫三才備焉六位之列人文彰焉天下之道盡於易矣文王之彖辭周公之六爻孔子之傳贊辭无不備而吉凶爲益明迨孔子歿而商瞿以易相傳授漢興易以卜筮存而田何之學爲稱首爲之訓釋者蓋濅多焉然九師之說无聞百氏之言雜出其高也或淪於空虛其卑也或泥於象數而易之意隱矣程朱二夫子出而大明斯道於是闡其微窮其賾通其拘啓其窒象辭之義變占之法陰陽之妙人事之殊復燦然著矣夫聖人之書其所同者道也其不同者言也善學者各因其言以求其道則其要歸一而已觀於傳注者

亦由是也程子論天人以明易之理朱子推象占以究易之用非故爲異也其詳略相因精粗相貫固待乎學者之自得也寅讀書山中竊好是經懼於荒怠而无以自勵乃參酌二家旁采諸說僭附己意別爲一書名曰參義俾觀之者由詳而造約考異而知同則是書者亦程朱之義疏也今天子卽位之元年爲至元六年歲名商橫執徐月名畢聚始繕錄成編總十二卷將以行於四方諏之君子以俟詳訂　又自述曰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會二家合以爲一謂之易參義

明太祖實錄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辟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明年兵起遂隱居教授所著有周易參義詩書演義周禮考注春秋考義徵修禮樂書已六十餘在禮局中討論精審書成賜金帛將授以官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學者稱爲梁五經

汪氏克寬周易程朱傳義音考

佚

吳國英作行狀曰先生諱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自歙還祁門縣泰定丙寅舉江浙鄉試歸以經學教授宣歙間先生所居山谷環繞稱曰環谷四方學者皆目曰環谷先生洪武二年聘修元史事畢留任先生力辭給驛而還

程敏政曰文公朱子一傳於勉齋黃氏再傳於雙峯饒氏三傳於東山汪氏華字榮夫卽先生仲大父而先生實嗣其傳先生著述有易程朱傳義音考詩集傳音義會通春秋傳纂疏提要左傳分紀禮經補逸周禮類要四書音證綱目凡例考異諸書惟纂疏傳學者餘多散佚不存

趙氏汸大易文詮

八卷

存

錢謙益曰汸字子常休寧人師事九江黃澤受易象春秋之學隱居著述築東山精舍以奉母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不願仕還未幾卒

鮑氏恂大易舉隅卽大易鉤玄

三卷

存

寧王權序曰建陽城之表者則必擬乎土圭之法定方隅之體者則必正乎指南之規是知造化必假物而易之爲書又必因人而明焉按神農重卦說云羲皇得河圖始畫八卦後人因而重之是爲六十四卦王輔嗣以爲宓羲鄭玄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用蓍在六爻之後是羲皇已重卦矣書契取諸夬是羲皇之時已有夬卦其重明矣羲皇乾上坤下立天地之位也歸藏先坤後乾尊萬物之母也連山乾始於子坤始於午以明先天之道周易尊乾卑坤其體乃定讀易者可得而明矣然易之精者獨鮑氏得其所傳之妙而勿行於世先生崇德人姓鮑名恂字仲孚至元乙亥進士也深得大易之旨乃作是書以宣大易之道名曰學易舉隅而授之連山陳先生亮亮授之建安趙先生志道志道授之黃州程先生伯昌先生名蕃生於至元十七年丁酉生而英爽超卓穎悟且奇貫通三氏之學深得大易之旨而合乎神明之德出於人也大不凡矣可謂奇士也於是重加訂正以明聖人作易之心數十年間屢欲刊行而事不果予乃命壽諸梓以示後學更其名曰大易鉤玄

浙江通志恂字仲孚崇德人徙居嘉興西溪三領元江浙省鄉試薦爲翰林不就洪武初召至京師命爲文華殿大學士

郭氏樌易說

佚

浙江通志樌字傳茂仙居人徙家太平元世隱居授徒洪武初用薦知饒陽縣事及卒門人私謚貞成先生

葉氏儀周易集解

未見

黃虞稷曰儀字景翰金華人受學於許白雲明太祖下婺州與范祖幹等同被召

周氏南老易傳雜說一作集說

佚

錢謙益曰南老字正道其先道州人宋末徙吳元季以薦補信州永豐學教諭又檄爲吳縣主簿進淮南省照磨國初徵赴太常議郊祀禮禮成發臨濠居住放還卒

王氏廉周易參疑

未見

黃虞稷曰廉字熙陽處州人與修元史後官山西布政使是書蘇州知府況鍾曾刊行

趙氏撝謙易學提綱

未見

陸元輔曰趙撝謙名古則餘姚人宋秦悼魏王之後明初徵修洪武正韻持議不協於衆出為中都國子監典簿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作聲音文字通又撰周易提綱時人稱曰考古先生尋以薦為瓊山縣儒學教諭嶺以南尊之曰趙夫子

胡氏璉易學會通

未見

江西通志璉字商用高安人洪武初以薦為句容教諭

何氏英易經發明

未見

江西通志何英字積中鄱陽人學於元儒王松塢自號梅谷累薦不起建玉谿書院以納天下來學者

林氏大同易經奧義

二卷

未見

姑蘇志林大同字逢吉其先長樂人曾祖以下皆官常熟因家焉洪武中為開封訓導著易經奧義

歐陽氏貞周易問辨

三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歐陽原功序曰易之為書上盡神明之蘊下該事物之理以變易為用以會通為方其初立名起義如此其為說宜無窮焉漢以來易專門師多於五經而其疑尤多千有餘年未有紀極族子貞歷考諸家之異同質正先儒之論議初名易疑後改曰問辨凡三十卷用功精深可尚也吾宗巽齋先生為曾大父冀郡公作經訓堂記言歐陽氏經學司馬氏史學由三代而下代有其人蓋六經甫出孔氏之壁歐陽氏即以八世博士世其學其來豈一日哉司馬氏史學至宋君實復振歐陽氏經學我六一公易有童子問詩有本義凡宋儒以通經學古為高實公倡之故余見貞是編喜我歐陽氏經學亹亹其不絶乎抑是編豈獨便場屋之習山林窮經皓首之士見之未必無助我之嘆也貞為我勉成之

江西通志歐陽貞字元春分宜人受業於揭傒斯及鄉進士夏鎮

黃虞稷曰貞洪武初以易魁江西鄉試官考城主簿其書歷考諸家之異同廣證先儒之論議初名易疑更今名

朱氏謐易學啟蒙述解

二卷

存

溫州府志朱謐字思寧永嘉人洪武初貢士仕邳州學正

鄭氏觀周易本義通釋增纂

佚

陳璉序曰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是易於諸經為首出秦焚典籍而易獨存者以其占筮之書也易之作雖本於占筮自占筮既立而理義實寓於占筮之內其道廣大包括天地其源一出於天之自然有非人為智巧之私而後世說易者各隨所見不失於鑿則失於泛不失於誕謾則失於怪僻俱未為得逮河南程子作傳始以隨時變易發明陰陽變易之妙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已若偏於象占而不該乎理義則奚以知文王之彖辭周公之爻辭孔子之十翼也若專於理義而不及象占又奚以知伏羲文王所畫八卦之心哉紫陽朱子本義之作所以補程傳之所未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羲文周公之言至是始坦然而明矣然則程朱不惟有功於四聖誠有功於萬世也厥後雲峯胡氏之通釋一以本義為主集諸家之說不背程朱者為之其學出於朱子門人蔡氏三山鄭尚賓博學有文而專於易嘗登考古趙撝謙之門考古之易得於天台鄭氏迺雲峯所傳之派故其學有源委間取諸家說與程傳本義合者以補通釋之未備間以一二己意附其間名曰增纂用心之勤取擇之審視予前所云說易者相去遠甚而有功於本義通釋矣學者誠能因是以明乎易道則立言勵行處己治人守常應變豈不有得哉尚賓間屬予序其所傳之由與增纂之意遂書此復之尚賓名觀洪武中領薦歷官至臨川令所至有循良名今為駙馬都尉沐公學錄云

汪氏有訓周易句解

未見

黃虞稷曰字得時休寧人著周易句解尚書論語孟子注洪武中卒

王氏潤孫周易圖解

佚

括蒼彙紀王潤孫青田人國初以薦任本學教諭

張氏洪周易傳義會通

十五卷

未見

吳中人物志張洪字宗海常熟人洪武乙丑坐事戍雲南久之以薦授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元年擢行人使日本復使遼東尋入翰林修大典充副總裁官所著有四書解義二十卷周易傳義會通十五卷尙書補傳十二卷詩經正義十五卷

程氏汝器周易集傳

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汝器名昆以字行休寧人師事趙汸洪武中舉明經永樂初官蘄州知州

鄭氏以仁周易集解

十二卷

闕

張雲章曰攷嘉定縣志有鄭閎字以純少學易於元貢士嘉禾鮑恂自號味易叟崑山長洲更聘爲儒學訓導郡縣治易者多出其門洪武中舉授禮部郎中此書卷前題長洲儒學訓導嘉定鄭以仁著官爵邑里正合必非二人意者閎其本名而以字行仁與純又因聲同而傳寫之譌耶其書專就本義衍通其旨分別經傳一如朱子依古易篇次更與後出淆雜者不同惜上經已闕而世尠傳本未得其全也

方氏孝孺大易枝辭

佚

錢謙益曰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世居臨海侯城里洪武中召至京除蜀王府教授獻王師事之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正學先生亦曰侯城先生建文帝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靖難時以死殉

胡氏廣等周易傳義大全

二十四卷又義例一卷

存

明成祖實錄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諭行在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注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實之言增附於下務極精備庶幾以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給朝夕饌十三年九月己酉五經四書大全成廣等以進上覽而嘉之親製序於卷首御奉天殿受之命禮部刊賜天下庚戌賜纂修官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廣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蕭時中陳循編修周述陳全林誌李貞陳景著檢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陳燧陳用典籍黃約仲庶吉士涂順禮部郎中王羽兵部郎中童謨禮部員外郎吳福北京刑部外員郎吳嘉靖禮部主事黃裳刑部主事段民洪順沈昇章敞楊勉周忱吳紳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大理評事王選太常寺博士黃福北京國子監博士黃復原太醫院御醫趙友同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學正傅舟大庾縣儒學教諭王進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鎭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鈔幣有差仍賜宴於禮部

按永樂中詔修五經四書大全開館則給月饌書成則賜鈔賜幣賜燕又御製序文頒行稱爲廣大悉備不知胡廣諸人止就前儒之成編一加抄錄而去其名如詩則取諸劉氏書則取諸陳氏春秋則取諸汪氏四書則取諸倪氏禮則於陳氏集說外贈益吳氏之纂言易則天台鄱陽二董氏雙湖雲峯二胡氏於諸書外全未寓目所謂大全乃至不全之書也夫既竊其稟賜並未效纖毫搜采之勤據私書爲官書以罔其上豈不顧博聞之士見而齒冷乎卽此可見胡廣心術之不純而同事諸臣亦苟且游戲甚矣

楊氏士奇周易直指

十卷

未見

錢謙益曰士奇初名寓以字行泰和人以辟召事建文皇帝入翰林太宗靖難改編修入直文淵閣歷事獻景裕三陵累官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貞

黃虞稷曰仁宗在東宮命楊士奇纂卦爻朱子本義要旨爲是書以備觀覽賜今名

王氏達易經選注

未見

錢謙益曰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舉明經除國子助教永樂中

擢翰林編修遷侍讀學士

趙氏（友士）易義

一卷

佚

楊士奇曰易義一冊建寧趙友士以教其徒者趙故建寧經師余爲審理時趙爲伴讀往還相好也是編吳司業德潤得之以見遺者

高氏（寧）讀易日錄

未見

黃虞稷曰寧字汝晦臨安人永樂甲申進士累官四川按察僉事

張氏（文選）易經講義

未見

揚州府志張文選字士銓永嘉人永樂丙戌進士改庶吉士

劉氏（璧）石潭易傳撮要

一卷

未見

江西通志劉璧字孟愉永新人永樂戊子舉人學者稱石潭先生

林氏（誌）周易集說

三卷

未見

姓譜林誌字尚默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累官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張氏（敬）京氏易攷

未見

人物攷張敬字伯起合肥人永樂中貢入太學除廣東道監察御史遷陝西按察僉事

李氏（賢）讀易記

一卷

存

名臣言行錄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達

徐氏（夏）讀易指南

佚

湖廣通志徐夏字明善邵陽人宣德中以經明行修任本縣儒學訓導秩滿以薦擢知均州

劉氏（定之）周易圖釋

十二卷（一云三卷）

未見

言行錄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進士仕至禮部左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金氏（潤）周易圖解

佚

應天府志金潤字伯玉上元人正統戊午舉人歷官南安知府

王氏（恕）玩易意見

二卷

存

恕自序曰玩易意見者老夫玩易軒中所得之意見也弘治壬戌春老夫偶得寒疾少愈就於臥內牖間觀書不甚明白乃於屋前構一小軒軒成移於其中取易玩之雖細字亦無不見遂以玩易名其軒作記以識之夫易本四聖之書理義深奧未易通曉自漢魏以來諸儒訓釋不一至宋伊川程先生既爲之傳晦庵朱先生又爲之本義自是以來至於今以二先生傳義爲準的師儒之講學科目之取士皆不外此而他求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二先生固已講貫訓釋明白老夫依文尋義間有不洽於心者乃敢以己意言之非敢自以爲是願與四方學者商榷之或有可取不爲無補苟或不然必因此以發高明真知灼見之至論於久蘊深藏之領使四聖之道煥然大明於世以淑諸人亦老夫之志願也

言行錄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贈太師謚端毅

張雲章曰公爲學老而彌篤是書成於暮年序作於正德初元公時已九十有一矣書意在匡弼程朱而不免於師心立說讀者詳擇焉可也

包氏（瑜）周易衍義

佚

括蒼彙紀包瑜字希賢青田人景泰庚午舉人官教諭淮王聘爲客著周易衍義春秋講義又左傳事類四十卷

黃虞稷曰成化中浮梁知縣

楊氏守陳讀易私抄

未見

守陳自述曰易經古文以伏羲之卦文王周公之辭孔子之十翼各分爲袠則經傳隔越而不通今文自坤卦而後以彖象傳合綴於卦下以小象傳分綴於爻下則經傳混雜而無別惟若乾卦今文則猶存古而且便今斯今可矣程子之傳主義理朱子本義主卜筮各極其精然易道廣大卜筮特其一端而學者非所當務易理無窮程朱間有微漏而諸儒亦或可補故首抄古文以見其原次抄今文皆同乾卦而雜取於繫辭中之文言分附於各卦之末其經傳之下則各攈程朱及諸儒之說凡主義理者抄之主占筮者不抄也

人物考楊守陳字維新鄞縣人景泰辛未進士累官吏部右侍郎卒謚文懿所著有易書詩三禮孝經大學中庸論孟私抄凡數百卷

經義考卷四十九

經義考卷五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四十九

劉氏（誠）周易衍辭

未見

黃虞稷曰誠字敬之雞澤人天順丁丑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議其書專辨焦氏納甲飛伏之非

沈氏（瑤）易經比類

一卷

未見

按登科錄沈瑤有二一南直隸山陽人天順丁丑進士一武功左衛人嘉靖癸丑進士撰書者未詳何人

吾氏（冔）周易傳義會同

未見

范路曰吾冔字景端衢州開化人天順己卯舉人爲江浦教諭時人稱曰文山先生章楓山志其墓

張氏（元禎）周易要語

未見

范路曰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學者稱東白先生

羅氏（璟）周易程朱異同

未見

姓譜璟字明仲南城人天順甲申進士第二歷國子監祭酒

盧氏（璣）河圖衍義

未見

繆泳曰璣浙江松陽人天順甲申進士

姚氏（綬）大易天人合旨

未見

俞汝言曰姚綬字公綬嘉善人天順甲申進士官監察御史嘗著大易天人合旨而里中無有能藏者蓋名爲書畫所掩也

金氏（旅）易意

未見

括蒼彙記金旅字朱吉麗水人天順間歲貢生仕爲雲南永昌府判

桑氏（悅）易抄

未見

悅自述曰愚於孔子彖辭中發文王卦辭之意成朱子志也　又曰愚於易抄說理以程子爲主而輔以諸儒之論或寓鄙見於其間至後始言象占亦不失文公本意也　又曰愚於易抄欲每卦先攷犧畫次文王卦下繫辭又次則周公六爻辭始以孔子釋象爻等辭繼於後而文言繫辭等仍各自爲卷庶幾四聖之易不亂而學者亦易於觀覽後得先儒董眞卿所注之易已先得吾心遂用其例

錢謙益曰悅字民懌常熟人成化乙酉鄉薦除泰和訓導遷長沙通判謫柳州

羅氏（倫）周易說旨

四卷

存

言行錄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疏奏大學士李賢奪情非是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明年召還復官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注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後追謚文毅

張氏（昇）易爻用九六說

一篇

存

沈進曰張昇南城人成化己丑進士第一歷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僖

談氏（綱）讀易愚慮

二卷

存

綱自述曰綱愚且弱而多病心雖嗜經口不能誦日惟玩索文義而已慮之所及多與傳注不合心不能安欲質人而言訥存疑久矣於茲衰老遺忘頗多閒中筆其一二以付兒輩相與就正有道時正德改元丙寅春

易攷圖義

一卷

存

卜筮節要
一卷
存
綱自序曰易之用莫妙於卜筮所謂神以知來也莫難於卜筮所謂極數知來也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又執要於卜筮哉大衍舉天下之能事何可不講夫幽贊神明而生蓍衍之由也參天兩地而倚數衍之法也觀變陰陽衍天道也發揮剛柔衍地道也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衍人道之極功也所係如此可不講夫

易義雜言
一卷
存

易指攷辨
一卷
存
綱自序曰康節邵氏天分甚高數學甚精二程雖曰外之亦莫屈其雄論天下學士望風而靡孰敢抗衡然而不本聖經本乎李穆之傳掠乎揚京之緒數其數而非易之所謂數理其理而非易之所謂理專先天而略後天律乎聖經其誤多矣此易考圖義所由作也然初亦不肯直言其誤惟自立說以明易耳而人之惑者既深其膈不啓若將何納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庶能已哉於是申明則圖之義以窮其源中推別卦之義以泝其流末卽源流以明其誤以易圖義直且辨矣語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曾啓曰綱無錫人成化己丑進士

謝氏 珵 周易解
未見
太平府志謝珵字一鄉成化壬辰進士著周易春秋解

洪氏 貫 周易解疑
未見
錢謙益曰貫字唯一鄉鄞縣人成化丁酉舉人從化知縣

葉氏 康 易卦方位次序圖
一卷
未見
廣東通志葉康字子唯歸善人成化戊戌進士廣西慶遠知府

吳氏 璉 周易訂疑
未見
南海縣志吳璉字美中成化甲辰進士知含山進賢二縣事

李氏 承恩 易大義
佚
陸元輔曰承恩嘉魚人成化甲辰進士

蔡氏 清 周易蒙引
二十四卷
存
人物考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改吏部歷員外尋遷禮部郎中出爲江西提學副使忤寧藩遂致仕正德三年起南京國子監祭酒未至卒
嘉靖八年直隸松江府推官蔡存遠奏臣聞君道莫先乎立教立教莫重乎經術漢求遺書而置五經博士唐開弘文而集五經注疏雖未還乎粹古要爲知所先務也矧五經之首實惟周易始自伏羲畫卦而周文係以彖爻孔子贊以十傳四聖之精具於是焉其後王弼談玄京房演數去古益遠學失真傳爰至宋儒得其宗旨惟程之易傳朱之本義然讀者多枝蔓於辭而卒莫究於理明而復晦弊也久矣竊念臣父蔡清少習易經頗能心契自鄉解而登甲科由督學而擢祭酒仕宦所至專意講易門徒相授無慮千數舉世謬稱以爲專門焉者悼世俗之見執泥象辭而支離於形下宗程朱之言研究陰陽而特達於虛中觀先天後天而漸悟洞太極無極以探造手不停披迄裁衆說積有成編僭名蒙引向惟藏之篋笥若有待於明時不幸謝世未及獻呈而臣忝舉鄉闈叨登甲第所以蒙陛下之恩澤而進身者皆臣父教以一經而致然也臣不自揣敬用謄寫上塵陛下乙夜之覽倘或有取其一得庶幾足發乎經學伏望陛下煥發德音俯賜收納貯之內閣以備昭代專經之說頒之禮部以開天下諸生之學則億兆臣民仰見陛下右文之治皆顒顒然以興起而通今學古之士將輩出以效用矣爲此將臣父蔡清所著易經蒙引每部二十六冊正副二部共五十二冊隨本親賫等因奉世廟聖旨所進書籍正本朕留覽副本發禮部看詳回奏禮部尚書李時故祭酒蔡清潛心易學專意注疏平生精力所得盡在蒙引一書眞足羽翼聖經開示後學合無候命下之日本部行福建提學副使將易經蒙引訂證明白發

刊書坊庶幾可以傳播遠邇嘉靖八年十月朔奉旨是

明神宗實錄萬曆二年工科李熙題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少而志學壯而聞道飭功砥行動準古人歷官郎署咸推師表嘗賀寧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蔽膝大忤寧藩引疾致仕居家經學自娛四書易經各著蒙引發揮羽翼之功信非渺小雖祀鄉賢未蒙特典乞賜建祠專祀其鄉禮部覆請得報依議

林希元序曰虛齋蔡子以理學名成化弘治間易說若干卷坊間有舊刻頗荒缺弗理人有遺恨三子存微存遠存簪雅嗣先志各出家本以增校子屬祿仕分心未之及也退居暇日始克成事書成將刻之庸書數言以告學者曰嗟乎易豈易言哉夫五經之有易猶衆水之有海也海不可列於衆水易可列於五經哉夫詩書禮樂春秋皆經也然章自爲意句自爲義易則不然稽實以待虛托一以該萬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冒天下之道豈與諸經比哉聖人以辭而說易猶人以舟而涉海涉海者乘長風破巨浪窮力之所至謂之見海則可謂盡海之觀則未也說易者擬形容象物宜窮意之所至謂之見易則可謂盡易之蘊則未也是故易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聖人其猶病諸況其下者乎河南見理而遺數建安舉數以兼理二者不同要亦齊魯之間耳蔡子之說何以過是然近世諸儒說經未能或之先也或者見其字分句解遂目之爲訓詁吾取其大者而已訓詁非所知也或者見其旁論遠引遂目之爲支離吾取其近者而已支離非所知也學者信吾所知所不知者置之以俟他日斯則切問近思之學矣

謝廷讚序曰易之爲道廣矣大矣至人窮理至絕韋折擿思假以數年儒者窮訓詁至穅以魂交而神與先告其精也如是繼乃岐爲京房翼奉孟喜郎顗之學幾爲讖緯之書夫以三極之理貶而爲禨祥無乃過與程子著易傳高出王弼諸傳注之上朱子著本義一取法於宜聖小象言約而解微詁近而旨遠明興虛齋先生佐之以蒙引一書爲本義之疏蓋宣父有功於易朱子有功於宣尼而蔡先生復有功於本義此經此傳遂揭日月而行之中天矣

王氏(雲鳳)訂正復古易

十二篇

未見

雲鳳後序曰秦以易爲卜筮書得不焚故易在六籍中爲完書漢人有以十翼冠一傳字於其首而統附於上下經二篇之後者或曰費直爲之今考其本傳則曰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而已豈費氏始以傳說經其徒轉相傳授遂自附其後與厥後鄭玄始析彖象附於各卦之末王弼宗之復以彖併大象綴於各卦之下小象綴於各爻之下而乾則仍其舊又增文言於乾坤之後雖欲使學者　尋省易了而不知孔子之易固未可爲文王周公之易也程子作傳亦用弼本汲郡呂氏嵩山晁氏始欲復古經傳各爲一書而間有未盡合者東萊呂氏又更定著始復孔子之舊而朱子因之以作本義嗚乎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是以儒者尙之然穿鑿於漢人之支離假託於異端之邪曲書雖存而道則晦矣書不亡猶可以明道而鄭王二子乃割裂混亂焉遂使千百年來世不復見古聖人之完書其亦不幸矣哉朱子復求古易所取甚博卒從東萊所以處之者已審後聖有作蓋無以易而董張胡陳諸家相繼攘臂而起各用己見更置紛紛迄我朝儒臣纂輯諸經於易謂程朱不可偏廢乃從程氏本而以本義分附之且有刪改於其間自是朱呂之易復爲鄭王之易而讀本義者往往有不得其說者矣嘗與莆田宋孔時談易孔時屬余繕寫如朱呂元本於是更加考究以就此編藏之巾笥用備私覽且以就正於同志君子云

陸元輔曰王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巡撫宣府副都御史所居在縣之虎谷因以爲號與虛齋蔡氏爲同年而師事之

楊氏(廉)先天後天圖學考正

未見

桑悅序曰連山歸藏夏商之易有無不可知而伏羲之易爲周易之宗祖則確然之理也伏羲卦圖爲方外隱之已久遠宋康節邵先生遂指出之爲先天圖而以文王之卦爲後天至朱子亦尊信而表章之也方正楊先生合二圖會先儒議論剖析詳明謂非深明易道者耶且言孔子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謂天人合一事而與前二圖無干涉實有卓然之見者矣

廉自序曰易始於伏羲止有卦圖而已其後夏商周之易因之以演夏曰連山以艮爲首商曰歸藏以坤爲首周曰周易以乾爲首當孔子贊周易之時伏羲夏商之易尙存孔子猶及見之觀其論伏羲之易而兼取於坤藏之義吾知其有見於商之易矣論文王之易而兼取於艮始之義吾知其有見於夏之易矣至於易有太

極兩儀四象以及天地定位數往知來之說發明極詳非以伏羲卦圖曰諦視之不至是也然自孔子而後僅有周易孤行其餘三易遂寖以隱夫連山歸藏隱而易塞其流伏羲卦圖隱而易迷其源求黃河而不於崑崙求江漢而不於嶓冢岷山可乎不然孔子所贊者周易耳而何其言伏羲之易不一而足哉寥寥千載至宋邵子始得伏羲卦圖而推明之以復傳於世而於文王八卦亦兼明之以伏羲易為先天以文王易為後天邵子之功不其大哉自邵子之傳此易如林栗袁樞輩往往詆之非朱子作啓蒙本義以力主其說亦未必盛傳於世如今也朱子之功不其大哉予少即治易特為科舉之學未能深究近於暇日取先天後天卦圖潛思默玩似覺有味僭為考證以便檢閱嗚呼言之所會者淺象之所會者深知易君子倘其有以誨予哉

范路曰楊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恪學者稱月湖先生

王氏啓周易傳疏

未見

台州府志王啓字景昭黃巖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學者稱東濠先生

朱氏綬易經精蘊

二十四卷

存

都穆序曰客有問穆者曰易有卜筮之道乎穆曰然主卜筮而作乎曰否請以水喻崑崙上源發而為江漢河淮以迨溝澗溪渠皆水也居溪者曰水以溪而生也濱江者曰水以潤而出也舉一廢百知水不亦淺乎夫易備天地之道者也莫大於天地而易備其道焉所以為開物成務之本也庖犧氏者具是道者也文王周孔闡明是道者也孔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以大成之聖欲學易以免過易之道可知矣豈卜筮所可盡哉陰陽剛柔仁義之道象辭變占之理至精至備聖人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天下事物之理千變萬化皆由此出而為萬世人道之準君子修之則吉小人悖之則凶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立卜筮之法使之因筮玩占而趨避焉是則引愚翊弱之微意耳明乎易而克體之者弗事焉夫易以河圖而作疇以洛書而敘圖書相為表裏觀疇可以知易矣夫龜者卜之序也負文出洛宜專主夫卜也禹乃第稽疑於六疇之末其不重卜也明矣皇極之建即人極之立也五行者陰陽剛柔之用也五事者仁義中正之器也五紀象也八政三德變也貨疇辭也稽疑占也占居象辭變之後稽疑居八政三德之末易疇之意槪可見矣故主卜筮而擬易者水因江溪而生也舍卜筮而言易者水流而外江溪也惡足以尙論千古而明四聖之心哉嗚呼義理無窮而人心之靈可以默會穆也因本義以發身際時而忝在位曷敢妄為異同第以義理大閑不容終嘿而著作弗違莫能仰裨本義每用耿耿伏覩文佩朱公易經精蘊而深契焉其言推本崇正擴前哲所未發其有功於易也大矣因述所以對客者序之公名綬登丁未進士由翰林檢討出相楚藩未老而休故能深探乎易可嘉也已

邵寶序曰易為性命道德之原而開物成務仲尼贊之詳矣惟其道無不備故百氏宗之卜筮者伎之至微者也自朱子本義一出學者翕然從之夫方術談於膚醫鄙者不能什一惟夫和扁一言雖或盡變軒岐之書人將謂其有據也朱子名冠諸儒道行今古誠吾儒之和扁矣專主卜筮之說疇不謂其有據乎哉庠序以之而教人科目因之而取士習尙成風安固而不搖矣嗚呼此文佩朱公所以深懼而精蘊之書不容於不作也書凡二十四卷首原羲文作易之意繼言陰陽闔闢之機以明繼善成性之德一以孔子義理之言為主至於太極理氣之分無極本原之義又先儒所未發者按卦推辭隨爻析義一覽之間而四聖之心昭然在目其有功於斯道也大矣雖然本義無心於晦道精蘊豈有心於矯弊哉一念所主而得失因之紫陽有知必將感其救正之功也君曰有罪此豈然哉

綬自序曰易經精蘊者闡揚四聖之精蘊也周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其蘊維何凡彖傳文言繫辭說卦皆是若所謂各正性命繼善成性始開性命之源以成天下之務其大易之源乎宋儒以周禮言太卜掌三易故專作卜筮之書歷詆大聖理義之言不少假借惑於此大懼深求其病只作太卜掌三易之一言耳不知易有理有象有數理即蘊之發象即精之寓數因一以積畫卦示象之吉凶繫辭論理之吉凶數之吉凶未之明故立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吉凶也觀象玩辭聖人體易君子學易以成盛德大業至矣庸人不能故立占人筮人七八九六揲

蓍求卦不過筮更筮咸尤細事耳末矣太卜所領大事卜小事筮筮短龜長故聖人列筮人於龜人之下卑之也易無不該天地有此數不立筮法以成變化則天地間缺此一藝非謂易道易象之大舉在此筮專作占筮之書也夫子欲加年學易期無大過豈在占筮乎況占筮專於動而不主於靜一於用而不由於體求諸神而不求諸己失無算矣使一委之卜筮而平日無玩易之功遇吉行之而已遇凶避之而已君子將何以自彊不息將何以厚德載物學者無用辯悔吝之介無用震无咎之悔六十四卦訓戒之言皆作虛文矣宋儒又謂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孔子之易愚謂伏羲生於上古故作先天易開物以後也文王生於中古故作後天易成物以後也先天易之體後天易之用孔子因先天卦而發己之蘊著卽發伏羲之蘊也因後天卦而發己之蘊者卽發文王之蘊也豈復更有孔子之易哉嗚呼易居五經之首道爲天地之先乃爲一數所掩寧無害道洪惟聖朝用爲首經取士崇道至矣第經生學士只在占筮授受豈不謬甚無由挽之回車就道徒抱憤耳皓首窮經積有歲月勞無補也自知得罪於先儒取譏當世獨賴聖人爲之依歸用以自解云

經義考卷五十

經義考卷五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五十

劉氏（績）周易正訓

未見

續自序曰易變易也惟其變故不滯於一其用通而不窮大事小事一時萬世民咸用之故曰彰往而察來因貳以濟民行伏羲畫卦文王彖周公爻孔子十翼先聖後聖用心一而已矣雖然畫之所示無方言之所指有限故卦六位即成繫辭不一而足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體也道也尙辭尙變尙象尙占用也器也引申觸類又驗之以天文地理人情物宜然後可以進德修業居寬處險處治亂消息盈虛無往無時不宜成位乎中而於易庶幾焉故易非聖人不能作非君子不能用自孟軻沒而失其傳漢以來紊亂古經以爲卜筮之書宋儒仍之晦作者之意豈足以知下學上達深靜精微之旨哉續嘗遺微之時固陋僻居僭斯文㨿采程朱合經者附己意作訓使學者知易道之大千萬里之遠一轍千萬世之久一致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後必有知予言之不誣者

湖廣通志續字□□江夏人弘治庚戌進士

胡氏（易）易經淵源

佚

江西通志胡易字光貞寧都人弘治庚戌進士官吏科給事中

王氏（緒）易學辨疑

未見

黃虞稷曰王緒字紹夫江西樂平人弘治壬子舉人四川忠州知州

諸葛氏（敘）易經集說

未見

閩書諸葛文敘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除永嘉縣儒學訓導著有易經集說

何氏（孟春）易疑初筮告蒙約

十二卷

存

孟春自序曰六經去聖久遠簡編錯文誤後學類難讀易爲尤難史記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存漢纂羣書易獨完胡乃亦錯誤而使人難讀也易自異後五傳至田何何後分爲施孟梁丘並列學官而傳民間者有費直學田何之易經與傳十二篇易之本經也施孟梁丘同出於何大都易在漢無弗祖田氏者傳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與古文合不知所謂古文又傳自誰氏先儒謂易家著書自王同始按傳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傳數篇何於寬有易已東矣之嘆小章句不知視王所著果誰先後然則謂著書自同始吾烏敢斷其然也費學傳載其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彖象文言雜入卦中實始費氏東京馬鄭皆傳之費學既興施孟梁丘暨京氏學皆廢歐陽公云田之學息而古十二篇之易亡矣春惟脫去无咎悔亡者其亡在文彖象文言入卦中者其亡在簡簡錯不能無缺文誤不能無闕錯誤缺闕於古文均之爲亡而不亡者固存也朱子末年嘗悔解經支離與張敬夫書有方知漢儒善說經語以漢儒只說訓詁使人就此訓詁玩索經旨意味特深長也且夫易本義朱子著述中未嘗自滿而序呂伯恭音訓謂其猶或有所遺脫他日答劉君房勝與書本義有模印之戒音訓有改易之屬夫音訓呂蓋併陸德明晁景迂書足之者德明釋文兼存別本使人得以所見去取景迂又得九十五家是正其文厥功不細呂既會梓成書朱子欲修補焉漢以來諸儒傳注蓋未嘗敢忽也晦庵裔孫鑑音訓跋云先公經傳悉加音訓易獨否者以有東萊此書今讀者乃秪知本義而不知有音訓此春易疑初筮告蒙約之所爲錄也此書春始名音訓補從晦庵志而復標今名者晦庵自言某易簡略音訓則欲補其遺脫晁景迂所謂古訓詁簡而全雖數十字同一訓雖一字兼數用者晦庵之所甚契而春之所爲取於約也嗚呼今之讀易君子未有不患其難者難則疑疑則筮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於蒙之繇辭見之矣春此書志在從古經傳各卷卷下鄙意已悉而各章句下尤詳句讀字義聲韻之奇詭者在我晦庵前如陸晁呂氏所輯咸在而春之所記憶及晦庵後各家注凡若此者參入焉以存其疑晦庵語錄與本義不同者必具書而互約飛伏象數占驗等類亦間錄一二以備其例是固晦庵所謂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推而通則亦無害於易者也嗚呼傳有之潔靜精微易之教也荀卿子曰善爲易者不占魏管輅曰善易者不論易或勸輅注易曰安可注唐劉迅作六書繼六經

惟易關不敘者之始爲此書也病其弗博而終爲此書序也又懼其病吾約因冠數圖於首以爲告蒙者告非不自知其不可也

林俊曰古易數家惟呂伯恭本尤善朱子本義是據而音訓補有缺然者郴陽何燕泉先生是集始名音訓補既又曰易疑初筮告蒙約易復於古釐大象別之繫辭合之寓不敢當作者之意附獨得其間據朱子所未備其於易深矣

張志淳曰今之談易者自程傳朱本義外無闕焉乃有幷程傳不識者矣學官之教士如是科舉之取士如是況泝而上之魏晉諸家乎今觀燕泉先生易疑初筮之書可謂深於道矣蓋推本原始則經傳分合之義不可忽也糾辭訂釁則音韻翻切之細不可棄也潛心默契則本義之未備於朱子者不可不究也博求約取則漢儒之論與夫飛伏象數占驗之類不可不知也如是則窮理致用四聖之蘊庶無遺矣

錢謙益曰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弘治癸丑進士除兵部職方主事歷郎中出補河南參政入爲太僕卿以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召爲吏部右侍郎世廟卽位詔議尊親禮子元率部院臺諫跪泣於左順門左遷南工部右侍郎無何削籍穆廟初追贈禮部尚書諡文簡

胡氏世寧讀易私記

四卷

未見

姓譜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江西按察時上疏論宸濠反狀繫錦衣獄減死戍遼東濠誅起歷僉都御史歷兵部尚書贈少保諡端敏

何氏遷易經解

未見

建昌府志何遷字朝舉新城人弘治癸丑進士程番知府

陳氏鳳梧集定古易

十二卷

存

張鏊書曰廬陵陳鳳梧字文鳴號靜齋弘治丙辰進士武宗朝官南京吏部侍郎兼右都御史巡撫應天卒贈工部尚書其所著書羅允升嘗稱之曰旁搜約取率有定見而不爲苟同此書經傳皆用古字意在復晁氏之舊上下篇惟取本義爲釋彖象文言則兼程朱餘或取草廬吳氏其旁及他家者甚少也

童氏品周易翼義

未見

人物考童品字廷式蘭谿人弘治丙辰進士官兵部員外郎所著有周易翼義春秋經傳辨疑禮記大旨

劉氏玉執齋易圖說

一卷

存

楊慎曰執齋先天後天圓圖方圖卦變說義理極精先儒未發觀之犂然當於心可入周易義疏不第爲一家之言而已

盛子鄴曰劉玉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贈尚書諡端毅

左氏輔周易本義附說

未見

黃虞稷曰輔字弼之涇縣人弘治丙辰進士寧州知州

周易圖說

一篇

存

錢氏貴易通

未見

黃虞稷曰貴字元抑吳人弘治戊午舉人鴻臚寺丞

許氏誥圖書管見

一卷

存

誥自序曰河圖洛書萬世文字之始羲文因以造易禹箕敘而作範凡儒者皆所當知不特習易與書者宜究心也河圖則孔子固已言之惟洛書未經孔子之論以故初學之士往往不能明其指歸暇日因采集諸書附以己見論著同異爲十有二章以便觀覽固未能盡究精微之蘊亦可粗得乎位數之末餘而藏之用訓子弟非敢以示人也九疇之數合於洛書雖有諸儒之論皆牽合附會不足發明先聖之意惟玉齋胡氏謂禹參酌天時人事而類之不必盡論乎木火土金之位斯言庶幾近之矣

都氏穆周易考異

人物考穆字玄敬吳人弘治己未進士歷官南京戶部尚書

未見

錢謙益曰穆字玄敬吳縣人弘治己未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歷禮部主客郎中年五十四乞休加太僕少卿致仕

童氏品易經講意

佚

周氏用讀易日記

溫州府志器字大用平陽人弘治己未進士鎮遠知府

一卷

存

鄒元標序曰子官南比部知恭肅公之為昭代名臣也乃公裔孫有以先集見遺者知公學博而正近又從公曾孫侍御君季侯得公讀易記粧誦一再過知公學淵矣易之一書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廣大悉備學生不能殫其奧子林居二十年知千聖心法備載無遺吾儒欲通性命之精舍此別無津筏而世儒於稍涉性命語輒以為禪為異端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是何物乾元亨利貞作何解恐非學究語能竟宜公之老而屈首探其奧也公所筆記於先後天卦圖爻象剛柔之旨語雖寥寥實抉窔奧先輩之軒揭一世豈偶然哉

錢謙益曰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授行人遷南京工科給事中出為廣東參議歷副使布政召為右副都御史歷吏刑二部侍郎工刑二部尚書以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特詔為吏部尚書卒於位贈太子太保謚恭肅

鄭氏善周易本義音釋

佚

括蒼彙紀鄭善縉雲人弘治甲子舉人官信陽知州

崔氏銑讀易餘言

五卷

存

銑自序曰銑童丱居陝聞蜀蘇氏茂之講易心樂之先君子亦篤好是經手錄以訓及壯仕於京官翰林得閱祕書至今五十年憂喜夷險履行處遇無一日不體夫易也羲畫卦書文王周公繫辭夫子作翼一也因夫子之贊明二聖之旨以貞夫變以正其履傳是者倡於王弼備於程子斯時之宜也易之要也爰述舊見以暢二氏之蘊

易大象說

一卷

存

銑自序曰先聖贊易彖爻隨文生解繫辭以下兼明羲畫惟大象探卦爻之賾示民用之宜雖剝爛夷誅可安宅洽衆是故不待布筮列卦而能立己澤物雖用二聖之文別發大道於乎其孔易也與程朱傳義闡微挈蘊於象則略諸儒求義於賾或乃迂曲不通先南郭君耄年讀易不輟不肖銑少受庭訓曰味聖言今年在艾耆之間乃考諸家乃出臆見裁截敷衍綴為一卷差若詳明可訓蒙士

言行錄銑字子鍾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卒謚文敏

黃省曾曰公性淵醇清邵卓然鉅儒燕居著書者數矣若易象春秋傳說皆仲尼之心也

楊時喬曰崔公恬退力行方時學與獨首明程朱其曰朱子之訓孔子之教也又謂時學假言知以掩其知之不真行之不力著洹詞數卷有功於道晚著易大象說多精微自得之旨

湛氏若水修復古易經傳訓測

十卷

存

若水自序曰昔者伏羲作易有卦畫焉而已矣伏羲之易行數千年而後有文王周公未聞待文王周公之彖爻而後可行也羲文之易又行數百年而後有孔子未聞待孔子之傳而後可行也由羲文之上其說闕由孔子之下其說長其說闕所以待上士也其說長所以待下士也世之降也孔子之不得已也自孔子之後又數千年善治易者吾獨取費直焉以孔子之十傳明羲文周公之經然而易之道直未之知也夫易傳孔子所以體天地之道盡人物之理窮變化之奧也直數焉而已哉故韋編三絕以窮夫易之道由文王周公之易以窮伏羲之易由伏羲之易以窮身心之易由身心之易以窮天地人物之易是故十傳作焉廣大悉備至矣夫十傳所以解經者也後之儒者於經而解之又以傳而分附之不亦贅而支也乎子頗竊見此意以末學而未敢自是不輕易著作者數年乃江都葛生澗採知篤信懇請為學者倪焉正之乃為出羲文周公之易復為上下經而取孔子之翼為後人所分附者

復合而爲十傳讀孔子之傳以明羲文周公之經曉然矣其舊本多有錯簡如重出亢龍有悔以下十九條乃文言之文而錯簡散逸於繫辭者今亦因與釐正復歸文言之後十傳篇次或爲後人所亂者稍加更定而著其義夫然後易爲全書矣於孔子十傳則稍出愚見因言求義而各爲之測於三聖之經則全本文爲令葛生等采測義作旁證而不爲之說俾學者因測以明傳因傳以明經庶乎天下後世復見古易之大全而四聖之心或可得矣

張雲章曰增城湛文簡公字元明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少學於同郡陳白沙官京師與王陽明往復議論自後無日不講學所至爲白沙建祠多立書院從遊者幾遍天下學者稱甘泉先生其所著有發揮經傳者皆以測名其書

顧氏應祥讀易愚得

一卷

未見

楊時喬曰箬溪書言先後天辨歐陽子論繫辭辨京房郭璞變占之誤

姓譜應祥字惟賢長興人弘治乙丑進士官刑部尚書

安氏磐易牖

佚

楊愼曰安公石作易牖其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妙契經義此解極爲超邁惜未見其全

姓譜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乙丑進士官兵科都給事中以爭大禮落職

穆氏孔暉讀易錄

未見

姓譜穆孔暉字伯潛棠邑人弘治乙丑進士歷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簡

田氏汝耔周易纂義

未見

開封府志田汝耔字勤甫祥符人弘治乙丑進士由刑科給事中轉湖廣按察副使

張氏邦奇易說

一卷

存

祁承㸁曰易說一卷載文定公本集

錢謙益曰邦奇字常甫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出補湖廣提學副使遷春坊庶子國子祭酒南吏部右侍郎召還爲吏部左侍郎以學士掌院以太子賓客禮部尚書掌詹改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鄭氏善夫易論

一卷

存

鄒原岳曰先生字繼之別號少谷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正德末以禮部員外郎諫南巡杖闕下乞歸嘉靖改元用薦起爲南京刑部郎中改吏部稽勳郎

經義考卷五十一

經義考卷五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五十一

伊氏(伯熊)易學辨義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伯熊，吳縣人，徙上元。正德丁卯舉人，除深州知州，改祁州。

呂氏(柟)周易說翼

三卷

存

柟字仲木，高陵人，正德戊辰賜進士第一，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

馬理曰：涇野子經學，無駁雜戾道之失。

王九思曰：本朝學者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粹然成德者，惟河津薛文清公一人。觀其讀書錄可知也。乃至於今，涇野公出焉，完名令德，不忝文清。至於著述，公則為盛。其大者若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四書因問、宋四子抄釋，足以發前聖之奧旨，正後賢之偏蔽，指來學之迷塗。若斯人者，謂不有功於聖門可乎？

楊時喬曰：涇野學宗程朱，當新學盛行，力辨之不能勝，乃一著諸經日抄，若說翼，其於易理與象數兼收，乃其辭則於象理時事相合者翻注之，此鄭文言之類，所謂呂子易可也。

曹溶曰：呂氏說翼三卷，歙人王獻芝序，衢州守豐城李遂作後序。

張雲章曰：是書皆與門人問答之語，為馬書林、章詔、澗等所錄，辭旨淵奧，非深於易者不能窮其蘊也。

王氏(崇慶)周易議卦

二卷

存

崇慶自序曰：夫易以象道而顯神，開務而昭化也。慶行年四十有九，乃始敢而讀之，然而未之入也，則以六十四卦大義本諸象，賓諸象而又參諸人事，考諸經傳，斯以往其庶乎。

孔天胤曰：先生自晉東還，日以著書為事，易有議卦，書有說略，詩有衍義，春秋有斷義，禮有約蒙，深體往聖之精，願定後儒之惑。

蔣一葵曰：易無辭，初亦無畫，無畫而有畫也，有畫而有辭也，非聖人意也，易畫之上更加圈乎？故尼父十翼，說者猶或疑之，則辭何容贅也？後有君子，悟在畫前，而得其無辭之蘊，直詣先天，是為深於易爾。

姓譜：崇慶字德徵，開州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南京吏禮二部尚書。

唐氏(龍)易經大旨

四卷

存

金華府志：唐龍字虞佐，蘭溪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謚文襄。

楊秦序曰：唐子虞佐視學關中，患易之弗明也，乃作大旨以示門人，曰：潔靜精微，易之教也。教之弗行，易斯晦矣。予每探奧騁玄，竟罔所獲，剖析群言，尤為未嘗。茲私布之，惟二三子圖焉。於是多士傳錄，若左思之賦初出也。夫易難言也，好淺則鑿，好多則泛，惟鑿失真，惟泛寡要。今之學者病焉。茲錄純而明，則真矣；簡而盡，則要矣。要且真焉，固可傳矣。

呂柟序曰：易大旨，蘭溪唐漁石先生之所著也。漁石子為舉子時，深得於易，及提學關中，乃著此大旨以示三秦士，蓋皆即舉子業格而發之乎性命者也。夫世有二學，一曰性命學，二曰舉子業學。為舉子學業者或背經而蕩於辭，為性命學者或淺經而淪於空。之二者，於治道皆損焉。夫舉子業與性命豈有二乎哉？夫辭變象占，聖人之道所以大，而君子所由密於觀玩也。若獨於其動焉學之，其所遺者多矣。是故黃牛、健馬，不啻語乎畜也；翰音、雉膏，不啻語乎禽也；岐山、大川，不啻語乎地也；雷電、斗沬，不啻語乎天也。昔程子教門人十日為舉子業，餘日為學，予亦嘗疑焉。將程子不以聖人道待舉子耶？苟知性命與舉子業為一，則干祿念輕，救世意重。周之德行道藝由此其選也，漢之賢良孝廉由此其出也。於乎！大旨之著，將非漁石子藉此而進諸士子於潔靜精微之地乎？

龍自述曰：天順初，子師禮部尚書楓山章先生，外大父靖江令麟菴鄭先生，並倡易道於金華，闡幽發微，達於精蘊。龍生也晚，猶獲遊其門學焉。既入仕版，公事鞅掌。正德丙子，按部雲南，境遠而僻，政約而簡，乃坐嘯捧卷，以意會象，以言會詞，以道會器，以神會變，幾二年。或問曰：庶幾有得乎？曰：而今而後，吾知其難矣。嘉靖紀元

晉學關西諸生請書之乃爲離句析義發其大旨綴以讚語數種
種然猶支離於舉子業然則立言之道終身何如耶

韓氏邦奇易學啓蒙意見 一名易學疏原

四卷

存

邦奇自序曰夫易理象辭數而已矣易以理爲本數者計乎此者也象者狀乎此者也辭者述乎此者也圖書者理之與也辭之方也數之備也象之顯也是故聖人觀象以畫卦因數以命爻修辭以達義極探以窮理易以立焉自夫子稱相盪而先天之義微之者後儒失之也夫相盪者自八而六十四者也先天者加一倍者也其本同其末異其生異其成同而漢以下莫能一焉宋邵康節氏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朱晦庵氏爲之本圖書爲之原卦畫爲之明蓍策爲之考占變於是乎易之先後始有其序而理數辭象之功彰矣奇也憂而善忘諸而習之有所得焉則識之於册將以備遺故焉奇也愚而少達思而辨之有弗悟焉則自爲之說將以就有道焉是故爲之備其象著其數增釋其辭矣理則吾末如之何也

蘇祐跋曰盈天地惟氣而理寓焉乃備諸易矣是故洩精呈祕莫大乎圖書制器尚象莫大乎卦畫成能利用莫大乎蓍策趨時通志莫大乎變占圖書不本則玄虛滯矣卦畫不原則讖緯亂矣蓍策不明則功化滯矣變占不考則趨避疑矣滯焉亂焉滯焉疑焉易之道爲聖人之志衰民生何利焉造化之用不幾息乎是君子之憂也苑洛先生早承家學極研易道乃著是編首本圖書以溯其源次原卦畫以衆其象次明蓍策以極其數次考變占以達其用易之用廣矣舊嘗刻諸河東原卦畫缺焉茲乃大備刻諸上谷與同志者共焉

曹溶曰韓氏啓蒙意見四卷河東韓文濮陽蘇祐序之

易占經緯

四卷

存

王賜敍序曰先生自入仕歷四十年罷免里居者四故士多從之遊嘉靖己亥春先生自滿晉歸敍以易往就學焉甲辰先生起爲河道敍南宮不第歸卒業門下先生以占變歸敍且命以三百八十四變爲經四千九十六變爲緯經者易爻辭緯取易林附之占則一以孔子占變爲主且曰易取變爻皆九六不變則七八也易無七八之爻何自而占且於孔子之旨違焉敍乃與張子士榮次第成編士榮者先生外孫

卦爻要圖

一卷

存

張思靜序曰苑洛先生里居思靜往受易焉先生曰孔子大聖也加數年可以學易易豈易言哉然欲學易先以卦爻始取卦爻三變圖說授思靜思靜拜手曰卦爻之變盡於是矣伏羲之卦自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成六十四矣孔子三而三之則亦六十四矣先生畫二圖而合之夫生卦之序十子之常談也至於伏羲一加之孔子三加之生序先後無不胞合則發自先生也此一變也夫子三而三之相盪爲六十四十子之常談也以八卦三爻各三變各爲八卦爲六十四則發自先生也此第二變也一卦盡六爻之變爲四千九十六卦此十子之常談也以六畫之上再加六畫卽與四千九十六變合且以制用者則發自先生也此第三變也嗚呼盡之矣先生曰義理無窮安知此外更無變乎姑藏之以俟精深君子焉可也

易林推用

未見

邦奇自序曰五星運珠日月合璧所謂七曜齊元之法數之始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歲天運之全數也微杪不盡餘數也三百四十八一歲月運之數也三百六十者六甲相乘六甲之全數也月甲之數非造化之正而聖人兼取之者乾坤之大用也今夫端陽之日非五氣之五日也諸家之術用之必驗六甲非氣之全自古紀數必用者乾坤之用不可遺也數雖萬變不齊然實不過於三元再倍而六得全日三百六十六雖曰日之所餘曆不能齊於全日無損焉聖人倚數於此矣是數也以天運爲體以月運紀年以甲子紀日歲餘三時四餘益　支干起於兩上元之首三百六十年一運之始推自坎中爲直日之爻千歲可坐而致矣爲京氏之學者此其階也

官行錄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

張雲章曰朝邑韓恭簡公譚理學負經濟世稱苑洛先生有性理三解行世內啓蒙意見四卷卽易學疏原也易占經緯四卷前刻

卦變圖易占圖焦氏易林占圖易彖爻辭復有附錄一卷明卦爻三變及易林推用之法經緯云者以三百八十四變爲經四千九十六變爲緯經者易爻辭緯取焦氏易林附之

鍾氏芳學易疑義

三卷

存

芳自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曰辭變象占象以揭體變以顯用辭以闡微占以致決聖人之精蘊在是矣程子曰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在其中則辭之所繫尤重故其作傳主於治辭至爲精密及朱子本義發明象占殆無餘蘊而或猶病其簡非簡也程氏已詳則不得不簡簡者所以會其要詳者所以參其微皆義理之宗也夫四聖之書不相沿襲羲畫無文至簡矣及文王周公詳焉及孔子加詳焉歷數千年及程子又加詳焉然皆不出羲畫範圍之內而無絲毫贏縮乎其間本義之簡乃所以爲詳而有裨於詳者也雖然惟詳也故能窮天下之變而差無勿察惟簡也故能弘本體之全而理無不該至簡如羲皇尚矣而說者猶謂畫前有易則知俯仰之間易理具在要須心體虛明自得之耳芳愚陋自少讀易泛無所覺晚年詳玩本義粗有疑難數條錄置別帙未敢瀆人顧退餘寡儔無從質問私與同志者言之俾出而過四方君子代余質焉

廣東通志芳字仲實崖州人徙瓊山正德戊辰進士官至戶部右侍郎

夏氏良勝周易變卦傳

未見

良勝自序曰嘉靖八年夏五月良勝以罪遠繫獄年五十矣日對周易一卷誦言思省夫易變而不窮者也故筮必觀變爻詞是已不變彖辭是已卦爻通變若乾之用九坤之用六乾之坤亦坤之乾是已外此無占辭焉是欲學者觸類而長之也不揣荒陋自屯以下而奇偶互變之其位其象其德其名皆有自然倚長乘應吉凶悔吝之占不假強附而意自足祖述序卦爲變卦傳云嗚呼易之道以羲文周孔四聖而備矣聖之易以辭象變占四道而備矣漢以下言易數十家至程朱而備矣雖然聖人作易之道廣大猶天地也天地以太和元氣流行於人物自一息以至億萬斯世化生形色稟之能齊斯其理數無窮而天地所以爲大也若謂聖道可以言盡是道亦有窮而易小矣故易止羲畫自無不足益以文王周孔之言固非有餘亦非外羲畫而有言也使連山歸藏並顯於世又不知其述作者何如也是故道可以一言盡也充其類雖萬古千聖言人人殊猶有所未盡也程子見市兒曰此便可以畫易朱子謂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此最善言易者良勝無似懷是言也久矣荒迷失次忽死命牘以畢斯志非敢謂能言易也

建昌府志夏良勝字于中南城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太常寺少卿

王氏大用易經安玩錄

未見

人物考王大用字時行南直隸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右侍郎

洪氏鼐讀易索隱

未見

黃虞稷曰鼐字廷器壽昌人正德庚午舉人國子監助教

楊氏愼易解

一卷

未見

王世貞曰用修工於證經而疎於解經

錢謙益曰愼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廷和之子正德辛未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甲申兩上議大禮疏率羣臣撼奉天門大哭廷杖者再謫戍雲南永昌衛年七十有二卒於戍

曹溶曰升庵易解一卷未刊載山陰祁氏澹生堂餘苑

王氏道周易億

四卷

存

陸元輔曰王氏易億大約舉宋元諸儒傳注之誤者而駁之如謂伏羲則河圖以作先天之易文王則洛書以作後天之易後世以九爲洛書以十爲河圖者誤又謂上古聖人畫卦將以順性命之理類萬物之情通幽明之故而示人以開物成務之道初不爲占筮而作而占筮亦在其中朱子主卜筮者爲叛聖又以易爲分上下者其說甚長而非因簡帙重大晁氏朱子之說爲非又謂大象亦有倒置者如天地交泰地上有水比及雷電噬嗑之類而以程子象無倒置之說爲非又謂乾元亨利貞應照孔氏文言分爲四

謂而朱子以為大亨而利於正則謬又謂乾為天為君為聖人故文王周公孔子皆以聖人天子之事釋之而遲人在天子之位由潛至亢如乾之六爻自潛至飛者莫明於舜故程子又以舜事為言朱子主張占筮謂乾人人有用故深斥孔子程子帝舜之說至見龍飛龍二爻自覺其說不通乃創為變例以文之亦過矣又謂伊川不主卦變之說以六十四卦皆出於乾坤二體朱子破之而別創卦變之說不若且從程子之說猶為渾全諸如此比不可枚舉其言多出獨見與先儒不合故曰臆說聊城朱廷禎校刻之

姓譜道字純甫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

戚氏（雄）易原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雄字世英金華人正德辛未進士南京監察御史

余氏（本）易經集解

十二卷

讀易備忘

未見

李堂詞曰南湖余先生本字子華鄞縣人正德辛未廷對第二人授翰林編修出為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政尋又視山東學政遷南京右通政著有讀易備忘禮記拾遺春秋傳疑孝經刊誤周禮考誤皇極經世等書

孫氏（承恩）易卦通義

佚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承恩字貞甫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贈太子太保諡文簡

黃氏（[illegible]）易經發論

未見

姓譜[illegible]字廷甫寶城人正德辛未進士唐山知縣

汪氏（必東）易問大旨

佚

湖廣通志汪必東字希禎崇陽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河南參政

駱氏（[illegible]）易經解義

佚

太倉州志張辰字伯達正德癸酉舉人

胡氏（東）易經象訣

未見

金華府志胡東字時震湯溪人正德癸酉舉人從楓山章氏學鄉黨稱曰古愚先生

梅氏（鷟）古易攷原

三卷

存

鷟自序曰有儒一生問於鷟曰伏羲之作易有畫無文信乎鷟應之曰非然也景差大招曰伏羲駕辯兮王逸註云駕辯伏羲書名伏羲既有書名駕辯安得謂其無文哉伏羲先有卦畫之易後有蓍策之易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則易字之文始於伏羲三代特隨時而冠以代號於其上耳三畫奇三畫偶或一奇二偶或一偶二奇此伏羲內卦之畫也皆奇者乾皆偶者坤奇初者震奇中者坎奇上者艮偶初者巽偶中者離偶上者兌此伏羲內卦之文也三奇三偶矣又重之以三奇三偶一奇二偶一偶二奇矣又重之以一奇二偶一偶二奇此伏羲外卦之畫也曰乾下乾上乾坤下坤上坤震以下六卦皆然乾下兌上夬乾下離上大有乾下震上大壯乾下巽上小畜乾下坎上需乾下艮上大畜乾下坤上泰舉一乾而其他皆然此伏羲外卦之文也畫卦之後龍馬負圖以出於河自天一至地十之數衍為五十有五之數伏羲則衍此數而大衍之為九十有九之數置其體之五十不用惟用四十有九之用數純粹不雜者以揲蓍求卦此伏羲蓍策之數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此其揲蓍之文也大剛為重□少剛為奇一太柔為交又少柔為偶一此伏羲揲蓍之四象也曰七曰八曰九曰六此其四象所以示人之文也六畫皆七為乾皆八為坤本羲聖之文而設此求得之卦於前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由是始為文王之文矣初畫變曰初九初六二畫變曰九二六二上畫變曰上九上六六畫皆變曰用九用六亦伏羲之文而因其剛柔相推以知變化繫辭焉以明吉凶由是始為周公之文矣雖然伏羲之文一卦變為六十四卦而周公獨於乾坤二用以二語該之而猶未盡攄伏羲之文也夏商之易亦不外此但序各不同耳特為古易攷原一書使讀易者知三易之有本也說者云伏羲止有八卦文王重為六十四卦又以伏羲止立三畫卦之名文王始立重卦之名者

吾无取乎爾是時古易攷原適成因次其語以冠於首嘉靖三十三年夏四月

黄虞稷曰萬旌德人正德癸酉舉人官南京國子監助教終鹽課司提舉

馬氏𤦺周易贊義

十七卷

闕

理自序曰夫太極而兩儀兩儀而四象四象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者此伏羲所畫之卦先天之易也乾坤設而易行乎其中至未濟而終焉者此文王所敘之卦及所繫之辭後天之易也周公又繫之爻辭遂成一代之書名曰周易者以別連山歸藏夏商之易也孔子贊易於周不於他者以是易變通無方而不離於正雖至凶之時之位有吉道寓焉潔靜精微而不失之賊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不窮以是道而行於上則垂裳而治堯舜之君也以是道而行於下則昭明協極堯舜之民也是故聖人明之則希乎天君子明之則齊乎聖小人明之則吉無不利而天祐之矣是故易之為書有轉禍為福之理有以人勝天之道非龜卜之書所可班也故孔子贊之自孔子贊易而龜卜書廢蓋卜之吉凶定於天而易之吉凶係於人夫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吉凶誠係乎人而非定於天也是故孔子獨於周易贊之以示夫堯舜君民之治聖人君子之道吉凶消長之理在此而不在彼也於戲易誠萬世不刊之典也歟

朱睦㮮序曰乙卯之秋馬谿田先生以周易贊義寄余且貽之詩有茲呈曾見編摩言供覆瓿之句余受之未及卒業而先生云亡悲夫悲夫明年春侍御南泉龐公來按茲土首出是編左史婺山鄭公覽而嘉之遂付之梓人刻既竣命余序之夫易自伊洛考亭之後其學有二攷象辭者泥於術數談義理者淪於空寂求其所謂弘通簡易之法仁義中正之歸則尠矣國朝道化宣朗易學大明而修經之士林林總總以余所知者臨江梁石門氏晉江蔡虛齋氏陳紫峯氏增城湛甘泉氏南海方西樵氏高陵呂涇野氏安陽崔少石氏凡七先生所著者或曰參義或曰蒙引或曰通典或曰易測或曰約說或曰說翼或曰餘言咸推明理性出所自得無勦說雷同以與前儒相統承者也谿田先生少與增城高陵安陽同仕於朝以德藝切磨最久頃歲自御寺謝病而歸卜築名山雅志著述是時四方請業者踵接於門講授之暇先生乃謂易為六籍之原也今者不作二三子何觀焉於是發凡舉例闡微擿隱博求諸儒同異得十餘萬言釐為十有七卷猗與盛哉嘗與七先生之易並行矣然所謂弘通簡易之法仁義中正之歸其庶幾乎先生其他著述歷履世自有精鑒嘉尚而傳之者茲不載南泉公名俊涇陽人丁未進士婺山公名絅莆田人己丑進士二公皆以經術緣飾吏事巍然為公輔之望此其中蓋有合於是編者故特為之表章云

鄭絅序曰余少好讀易竊覽諸家傳注其精詣者得四人焉在漢魏之際有鄭康成氏王輔嗣氏宋有程正叔氏朱仲晦氏然四人者大義不殊節目亦稍有異鄭之學主於天象王之學主於人事程之學主於義理朱之學主於占筮其後諸儒迭興互相祖述雖千有餘家然亦不出四氏之矩畫也夫易之為道也廣大悉備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要其歸一而已矣故曰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遠而可以彌綸宇宙匡濟邦家近而可以淑厥身心推辟咎悔誠三才之樞籥六藝之宗統也光祿卿三原馬伯循先生以卓犖之才該洽之學屏居山中歷載構綴乃就斯編總十有七卷題曰周易贊義門人侍御南泉龐公繕錄藏於家歲在丙辰南泉公來按中州政暇以斯編出示且屬予序於首簡余取而讀之乃知先生參酌四氏旁求諸說由詳而約考異而同於是乎象辭之旨變占之法乃燦然明矣余因校之刻置省署將以傳諸四方後有好古博聞如南泉公者則子雲之書為不朽矣

陝西通志馬理字伯循三原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南京光祿寺卿學者稱谿田先生

金氏賁亨學易記

五卷

存

洪朝選序曰學易記者一所金先生晚年學易有得因記其得於易者也夫易廣矣大矣先生何如而學之也曰學孔子之學而學也孔子之學何如曰孔子之身三才之理備矣大本立而知大始矣達道行而作成物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然孔子之心猶不自足也反復易理於易之書見其廣大而無所不包精微而無有少雜歎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

以無大過矣孔子之過非夫人之過而不可不謂之無過也此孔子學易之心也然則孔子之學易也將求之於書乎求之於心乎曰孔子固有言矣曰生生之謂易曰神無方而易无體曰易變易也體時變易以從道也謂易爲有形之書不可也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謂易盡爲無形之理不可也易具於心而著之書書著其理而原於易孔子以其生生無體體時變易之易者而證夫書卦命爻繫辭之易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餘所得多矣然後書之於篇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自是而從容中道從心所欲不踰矩矣謂夫子之無所得於易書不可也此夫子之學易也於乎微矣一所金先生崛起於有宋程朱二先生之後倡道浙東自其知學卽以程門相傳指訣所謂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致力乎居默坐體認反觀密照操存涵養積有歲年由是用功久而心體澄瑩施之應用從容閑暇綽有成矩乃以告人曰此真聖學指要也先生素業春秋晚歲獨喜讀易沈潛反覆參伍諸家之說而專以體驗乎此身之動靜語默出處去就不爲經師以故於先儒之說不主一家但取其合於四聖人之旨而已亦不攻其未合者也蓋先生氣質渾厚充養純粹剛介有立寬裕善容自其登第卽棄州縣而就儒官中歲曾學閩南江右之墟漸致通顯而先生輒棄去居家辭受取予一依於義無所苟雖一室蕭然不以屑意然未嘗爲介也風格高遠泯然如深淵之停凝然如喬嶽之峙測之莫窺其蘊迫之不見其動然未嘗爲迂也蓋先生一身無非易矣而獨有好於易其好於易而學之也乃以之證驗一身之言動是非學孔子之學而然哉先生此書之成徒以講於家庭之間未嘗輕以示人也其介子中夫君參議吾閩獨出以示某且命之序某曰明道先生有言聖人之微言在中庸易論語乃其格言耳於乎先生既有得於未發之中矣而尤注心於此書然則易之太極兩儀闔闢象器之物豈外於未發已發之謂先生既已用力於大本之中者有年而又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利用安身以崇其德其所造將底於何思何慮之地而不自覺矣某末學何足以知先生敬因中夫君之命而序於首與欲學易者共焉

姓譜金貫亨字汝白臨海人正德甲戌進士歷提學副使

鄭氏佐周易傳義

未見

陸元輔曰佐字時夫歙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貴州左參政

經義考卷五十二

經義考卷五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五十二

舒氏芬易箋問

一卷

存

梅鶚曰子舒子博極羣書尤盡心於易祖程宗朱有易箋問之作其言曰爵祿不入於心準璧不忘於念則吾身雖凶吾道亦貞而吉矣又何朵頤之凶哉又曰未濟之終雖當可濟而上九高而无位才无所施自信有命而飲酒爲樂故得无咎嗚呼賢才固不可以不自惜而有國者亦不可以不重惜賢才也予三讀其言而深悲之

言行錄芬字國裳進賢人正德丁丑賜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謫廣東市舶副提舉復職卒諡文節

季氏本易學四同

八卷

圖文餘辯

一卷

蓍法別傳

一卷

古易辯

一卷

俱存

本自序易學四同曰易心學也隨時變易歸於中道故謂之易夫心之動靜陰陽而已矣陰陽往來其變無窮道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往者事之化來者幾之微事既化不可得而知矣所可知者惟其幾耳知幾而中在是矣故易以知來爲要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知以藏往神以知來無他學也於是憂民之迷於吉凶也而爲之設卜筮以前民用將與共立於無過之地此豈有所強哉不過因其心之同不待外求者而開明之使不昧於吉凶之幾卽其一念之覺而得補過以復於无咎此伏羲作易之本意也易爲卜筮作豈若後世推測利害於形迹之粗哉旣有卜筮則必有貞悔之二體七八九六之四象雖未有辭而卦已有名陰陽之變可以無所不通矣不然則卦畫之具將安所用耶禹謨曰龜筮協從是唐虞時同此卜筮也洪範曰龜從筮從是夏商時同此卜筮也自伏羲之後卜筮之法未有改者特以商政不綱民罹罪咎文王拘於羑里身經患難憂民之迷吉凶亦猶伏羲也乃卽伏羲所畫之卦繫之彖辭以發明其義而易道復興焉雖其所言於卦畫之情已皆全具但未言其變則其蘊尚未顯然故周公復作爻辭其用九六蓋以變言也變卽其所不變者不變者因變而後顯於此見吉凶之幾焉其實本文王之意也故周公之爻卽文王之彖文王之彖卽伏羲之象至於孔子之象彖爻傳則又不過解釋三聖之義而已千聖一心豈有異學哉顧自戰國以來微言既絕易師所傳多失其眞重以遭秦烈焰民間易書因卜筮而獨全而繫辭文言說序雜卦諸傳汨於異說者爲不少矣世儒信之不折諸理遂以爲四聖之易不同爲說紛紛竟無歸一以至於今學者貿貿莫知適從也豈有聖人之教至於惑世如此哉夫知來者占也覺於幾先之謂也此卽獨知之處人所不見而甚微者也堯舜執中之傳所謂道心惟微者惟此而已故孔門得之世守以爲謹獨之教而其源則實開於伏羲之世矣然古人之學以心而不以言曰中曰微自堯舜發之故謂傳道者自堯舜始耳今觀易象豈待堯舜而後知道心之爲微微之所以爲中哉知聖道之同則知易學之同矣本竊此學踰二十年輒不自揆爲書八卷各曰易學四同而別於圖文餘辯蓍法別傳各分內外篇爲四卷以附其後而言易者之得失具可見焉

又圖文餘辯序曰圖文者易中圖書之文也餘辯者辯諸儒說圖未盡之意也易之文始於河圖洛書而伏羲因之以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文王又演之爲乾坤屯蒙以至既未濟之序而繫之辭河圖洛書天地自然之易伏羲卦畫之陳世傳先天之易文王卦辭之序世傳後天之易文王之易在說卦本有乾坤生男女之文而後天之位明列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之方故先儒說易多據乾父坤母三男三女之義未有先天後天之分也至康節邵氏受易於北海李之才乃得伏羲四圖史稱邵堯夫事李之才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遂演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萬餘言行於世蓋至此而有先天之名也以伏羲爲先天則宜以文王爲後天矣然後天之圖未必文王所自作也非惟後天之圖未必文王所自作雖先天自圖圖外亦尚有可疑焉其河圖洛書亦

自李之才而傳則康節之前雖有其名而亦未有定論如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世亦皆宗其說至康節而始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古之所傳如此然後說圖書者不相亂矣蓋易者陰陽往來而已由陰陽往來之義而言則河圖盡之洛書不過河圖之演義耳伏羲之易豈外於天地自然之理哉伏羲不能外天地之理以爲易則文王亦豈能外伏羲之易以有言哉文王不能外伏羲之易以有言則周公亦豈能外文王之說以盡變哉三聖之易其揆一也孔子又安能別立一意而爲之傳哉故自伏羲文王之後爲圖漸密皆後人發明羲文未盡之意如卦變圖者亦因周公爻辭之變而爲之也其餘雖有他圖何以加焉朱子本義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次序八卦方位六十四卦次序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八卦方位及卦變圖爲九而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其說經義因而不同則非千聖一心之學矣故今以本義之九圖爲主而先後之序則以類相從他圖有相發明者亦附見焉義係於九圖者爲內篇不係於九圖而自成一家者爲外篇各辨其下庶幾發先儒未盡之意而盡易之情焉　又曰伏羲四圖考之皇極經世則八卦次第圖本名始畫八卦圖八卦方位圖本名八卦正位圖六十四卦次序圖本名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圖六十四卦方位圖本名六十四卦圖今名非康節舊名也特朱子更定於本義云爾

又蓍法別傳序曰道一而已矣豈有別傳哉道之有別傳也自傳之者失其正也夫蓍所以決嫌疑定猶豫以開人心莫善於此自古聖神率以此道設教其所以明吉凶之故盡天地萬物之情者豈非由性命自然之理哉自漢以來其說多強今其所存揲蓍之術詳見於易學啓蒙然亦但能辨明郭雍初掛後不掛之誤而其餘悉皆仍舊所謂明蓍策者既不知七八常多六九常少之偏而所謂考變占者亦多牽合且不究之卦九六之老不可以占本卦七八之少其譏雍法亦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後世遵信其書習而不察徒假象辭以爲斷例其於天下之變安在其能盡哉竊疑聖人彰往察來之學神而明之不如是之膚淺也輒以己意著論列圖頗析羣疑別爲一說雖然豈敢自謂已得正傳哉蓋天理之所不安者正之本也因其心之所不安而通之於正亦或可以少裨易道焉書凡二篇其發明蓍法本旨者定爲占辨占例占戒占斷合卜筮論爲內篇若象占取應於易辭之中物類增分於易象之外及以己意斷占有驗而非出於易理之自然者並列外篇以備推測之一術云

楊時喬曰其書於易中性命之理辭象變占不言一切以心爲言蓋其任心爲說凡致行承心知直行不事防檢踐履蓋心易之流而放焉者也

張雲章曰山陰季本明德正德丁丑進士嘉靖閒以御史言事謫官後稍遷至長沙知府晚而退居彭山凡二十餘年輯成此書蓋慈湖心易之流而以程朱爲支離牽強者學者審諸

史氏（于光）周易解

十卷

未見

閩書史于光字中裕晉江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

劉氏（獻）易經卦變

未見

沈鈇志墓曰公字伯繡衡陽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行人諫南巡受杖改南國子學正遷授廣東道御史

王氏（漸逵）讀易記

三卷

未見

漸逵自序曰易者時也道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道之不可離易之不可離也中庸自人道而推本於造化如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是也易自人道歸究於人事如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也中庸言道夫婦與知焉大傳言易百姓與能焉中庸言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必逮乎其身易則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吉凶與民同患中庸言其略易言其詳中庸言其理易兼言其事中庸舉其常易則盡其變易者天下古今常變之書也故於天地之運化帝王之制作聖賢之事業君子之德學衆人之吉凶悔吝莫備焉尤中庸之所未盡也予近日益覺此易之在於吾身不可一日而離蓋自起居食息以至辭受取與出處進退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無往而不貞夫一焉道之不可離故也夫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予齒五十過半悔吝尙多玆益懼焉乃取上下經十翼繹之旁及程朱二傳與夫諸儒之所證論參其異而會其同得意則筆之於冊久漸成帙置於几案以

日觀省雖時與諸說稍異在明於吾心切於吾身如醫之制藥惟求其病之證服之愈而已同異在所不論也且夫易之理無窮不可以一人而通一言而盡也如百川之支派多矣而通諸海則同焉苟執其一局之見顓而言之非知易者也然則吾之於易將以求其切身之病也後之病同於吾者試之亦可以少驗若夫諸儒或異焉則有本草醫方在將以付於別科可也

人物考王漸逵字用儀番禺人正德丁丑進士官刑部主事直陳時政再疏乞歸生平多著述隆慶初卹建言諸臣贈光祿少卿

林氏希元易經存疑

十二卷

存

希元自序曰子東發喜窮經惜其遺忘類皆劄記既入仕中遭斥逐行跡東西散逸者有之泗水辭官始獲追修舊業稍稍就緒視學嶺表因先出四子書示諸生繼而入丞大理南北更官重以貶竄南遷風波涉歷干戈在念而易遂東之高閣矣乃者被廢來歸山居無事念夙業未終爰取所藏易說重加刪節始於辛丑之冬越一歲而告成定為十二卷命曰存疑從舊也

王愼中序曰今之治經者一以宋朱考亭先生之說為宗林次厓先生所為易經存疑信於朱氏深矣前乎有言者至於此而不可加後乎有作者考乎此而不能易是先生所以獨尊朱氏者也先生以直道為大理守理斷獄歷忤權勢其謫為欽州稍敘遷為廣東僉事議取交趾具有謀略雖不用而其志甚壯易之為書於人事靡不畢備其大者尤在於折獄用師先生蓋不為徒講於易之文矣

洪朝選序曰自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漢唐以來訓詁術數卦氣曆象紛紛無慮數十家不無得於易之一體也至伊川程子考亭朱子生千五百年之後獨抱遺經於衆言淆亂之餘覃思研慮得其粹精然後筆之於書為程氏易傳為朱氏本義以視漢唐以來諸儒之易不猶霄壤哉國朝以經術取士士不得兼治別經其所以排異議息羣疑而歸之一者何其至也由是以來諸儒之治易者得專肆其力於朱說分縷析其業愈精而尤莫盛於吾郡之晉江倡之以虛齋繼之以紫峯衛江而集其成於存疑存疑者存諸子之疑以羽翼程朱之傳義者也是書為次厓林翁著翁仕至兩京大理寺丞立朝有風節其在家手不釋卷其學最邃於易所著書多未刻子有梅才甫首刻此書以惠多士是能繼父之志者也

楊時喬曰是書明白條暢繼蔡氏蒙引而作微有異同

泉州府志林希元字茂貞同安人正德丁丑進士官大理寺丞

陳氏琛易經通典一名淺說

六卷

存

人物考陳琛字思獻號紫峯晉江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江西提學僉事

陸元輔曰蔡文莊以易學教人由科舉之業引而入於聖人之道紫峯學於文莊文莊曰吾所為發憤沉潛而僅得者以語人書不解不惠子已自得之乃禮之如朱子之禮蔡季通焉蒙引通典雖皆訓詁之學然發明先儒之蘊為多說經者未可棄而不錄也

周氏臣大易聖傳

卷

未見

雲南通志周臣字藎臣雲南縣人正德丁丑進士以國子助教致仕

方氏獻夫周易約說

十二卷

存

獻夫序曰周易者何文王之易也故曰周易古文周易者何上下經十翼各自為篇古文也何貴乎古文循古文則伏羲文王孔子之易秩然矣孰為伏羲之易八卦是也孰為文王之易六十四卦與卦爻辭是也孰為孔子之易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故循古文則三聖之易秩然矣傳者何程子傳也義者何朱子本義也約說者何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二子之說而約之故名約說於傳義有去取乎曰安得無去取也然則傳義有得失乎噫易道之難言也未至於聖人者難乎其免矣本義之失如謂伏羲作六十四卦周公繫爻辭與夫象占卦變之說之類是也若夫傳一詞一義之失則有之其大者無有也然則傳足矣何取於本義曰自本義而通之傳則無遺矣豈惟本義雖諸家之說有可取者亦弗遺也然則約說多取邵子之說何也噫邵子其深於易矣乎夫象數者易之本也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

也象數得則辭與意得矣邵子之說於象數精矣所謂約者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闗直方跋曰西樵先生盡心於三聖之蘊會古文要旨博采程朱傳義諸說之辭乎易者而折衷於邵子一洗崇莽支離之蔽大彰潔靜精微之全成約說一書凡十有二卷嘉靖庚子夏會府半洲蔡公嘉其簡明辭切誠得作易要旨而圖象尤極精到旣而以六十四卦與爻辭間疑復出四說如指諸掌公欣然稽之交南是冬公旣戢戈橐弓辛丑春受命直方校刊而行之

姓譜嚴夫字叔實南海人正德辛巳進士仕至少師大學士諡文襄

劉氏濂易象解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濂字濬伯南宮人正德辛巳進士知杞縣事擢御史

杜氏慜古易

一卷

未見

祝允明序曰門人杜慜以晁氏呂氏朱子所定古易但復漢初之本未合孔氏之舊乃出己意謂羲易獨八卦象有畫無文亦未立名因畫出於三代文王命名而作彖周公作爻辭孔子十翼以說敘雜彖傳象傳繫辭文言爲次亦皆有旨此乃漢前未亂之易古文本也乃定以羲皇三畫八象爲一篇文彖上下二篇周爻上下二篇孔翼十篇共十五篇然爲淵孝先生之孫余師僉憲先生之子志量而行狷篤學力貧不苟詣一人一事游神風埃之上有軒舉霞外想奇士也

曹溶曰慜字啓志書凡十五篇山陰祁氏有之

鄭氏伉讀易管見　易義發明　卦贊

俱未見

鄭善夫志墓曰先生諱伉字孔明其先赤石鄭氏爲姑子後遂爲鄭氏居常山先生吳康齋之高業弟子也爲諸生省試不合棄去築室龍池之上日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讀但不讀佛老之書一時若闡谿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相與可否著有易義發明卦贊惜其存者僅十之一爾

余氏[illegible]易圖說

一卷

存

桑悅曰東山余先生名[illegible]字中之浙之姚江人精於天人之學與予論易之諸圖乃著爲之說發揚先儒之蘊而自出己見尤多弘治十有三年六月訪予約共訂定樂書欲予作爲歌詩協之律呂定以舞節一復千古缺典不幸先生未抵家而卒嗚呼痛哉先生著述甚多惟此篇予著易抄相與論辨故筆之槀中

甯氏欽周易宗旨

八卷

未見

衢州府志欽字宗堯中鄉舉署諸暨教諭正德中官御史武皇南巡疏請回鑾

潘氏嫈易思得錄

未見

江西通志潘嫈字日臣浮梁人

張氏延芳易經十翼章圖蘊義

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晉江人講明理學自號退密翁

汪氏思敬易學象數舉隅

四卷

易傳通釋

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思敬名敬以字行祁門人

袁氏顥周易奧義

八卷

未見

孫仁記曰大父菊泉先生名顥字孟常世居陶莊之淨池審書萬餘卷初讀易作周易奧義八卷後讀春秋歎曰仲尼實見諸行事惟此書耳作春秋傳三十卷

李氏[illegible]周易本義直講

未見

楊守陳序曰四聖之易自漢以來傳注無慮數百家惟宋程子之

傳朱子之本義並行於世國朝選士之制治易必兼傳義士遵之久矣至於近時乃往往廢傳而專本義豈謂傳義有得失而取舍之哉惟以傳詳義簡務簡以利捷耳夫士不能貫通五經而各治其一已愧於古況治易而不兼傳義惟簡是務益趨於陋矣暫其幸得一官則併其簡者亦視之如弁髦棄不復顧其能仕而學者幾何人哉是皆可慨已天長縣學教諭李君鳴威蚤受易於其父長而講習不已既被鄉選以憂居家取易溫習因以平昔所見聞講說纂集成文名曰周易本義直講時僅及繫辭而已遽起家官天長則又及上下二經踰兩年而畢乃因其鄉人修撰儲君曰川寓書請余為序其言大抵主本義而實傳皆循循然不敢越矩矱之外蓋欲以示其徒處則為橫舍講解之資出則為場屋文辭之用其用志亦勤矣余少嘗習易間作舉子文字亦主義實傳暨攝篇歸益味經旨著易私鈔所見有異於前時蓋以易為卜筮用而非為卜筮作者伏羲則河圖而作易所以順性命之理也大禹則洛書而作洪範所以敘彝倫之道也圖書非為卜筮而出易範豈為卜筮而作倘占惟易之一道稽疑特範之一疇耳易豈火珠林之比哉程子作傳實探伏羲之精以發性命之理蓋不但衍周經而已朱子謂程傳義理至備象數猶欠故作本義推象數而明占筮其辭尚簡不過補傳之不足耳學者豈可廢傳而專本義哉且易道廣大無所不備非博學詳說不足以究之諸家之說百氏之書皆當取而不廢則庶乎得易之道矣李君尚進於此哉

程氏(仲實)周易參徵錄

未見

丁氏(徵)周易注解

佚

紹興府志丁徵字允中新昌人

方氏(太古)易經發明

未見

黃虞稷曰太古字元素金華人從學楓山章氏

張氏(璞)易[illegible]

佚

[illegible]錄曰華亭張璞字友山官學正

戴氏(圭)易經大旨

未見

寧波府志戴圭字秉獻鄞人學者稱野橋先生

胡氏(居仁)易通解

未見

李頤疏曰餘干故儒胡居仁窮經講學深得濂洛之傳其平居著述有易傳春秋傳今頗散佚失次存於世者有居業錄有粹言

范路曰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學於吳聘君與弼隱邑之梅谿以敬名齋學者稱敬齋先生萬曆己酉追諡文敬從祀孔廟

黃氏(芹)易圖識漏

一卷

存

黃虞稷曰龍安人字伯馨從蔡清學易正德九年以歲貢生官海陽儒學訓導

周氏(積)讀易管見

未見

黃虞稷曰積字以善江山人舉人官至長史從章懋蔡清學易

謝氏(顯)易說

未見

陸元輔曰顯字惟仁祁門人甘泉湛氏弟子

沈氏(繪)復古易

十二篇

存

黃虞稷曰嘉定人正德中以呂東萊訂正古易刊正今世行本

繪自序曰古易十二篇羲文周孔舊文也漢人以傳解經因附傳於經古易遂廢費造端於費氏卒成於鄭氏王氏學者罕覩全經孔子翼易之旨泯矣晁氏二呂氏始正之蓋得於漢藝文志焉而呂氏之更定為得朱子所因以作本義者也朱子嘗病分經合傳而羲文周公之經有拘執一端之弊孔子之傳遂亂其音韻而不可讀故本義主象占而用其本本義所由名也自董氏楷以本義分附程傳今之本義因紊其次彖象諸傳之注錯亂附記了不可解病孰甚焉三聖人之述作二三大儒正之而不足世儒亂之而有餘何俗之易同而古之難復如此繪少年受易輒疑今文古文之云質之師友久而後知朱子本義次第非其故已主程子易傳而析本義以從之先儒之已誤顧本義自為書而可以今文紊之故不辭僭妄而刊正之也今文於易不加損古文於易不加益特

欲學者復見聖賢之舊耳抑呂微仲復古經於數百年之後晁以道呂伯恭繼之朱子遂信以爲定本則輪之妄舉寧不有取之而薄乎其罪者哉

朱氏星周易通解

未見

太倉州志朱星字兆文州學生子默中嘉靖丙戌進士

陶氏廷奎周易筆意

十五卷

未見

張士紘曰廷奎會稽人官武學訓導以子承學貴贈工部右侍郎國子祭酒贈禮部右侍郎望齡之祖也

王氏拱東周易翫辭

佚

楊愼曰南溪老儒泉溪王拱東著周易翫辭一書其論卦變云竊觀彖傳知剛柔上下往來字據本義類以卦變言之愚看止是一個見在卦體並無卦變之説也且如訟剛來得中是上體之乾剛來得坎體之中矣隨剛來下柔是上兌四五之剛來下震三二之柔也噬嗑以震體之二上行離體之五故曰柔得中上行賁艮體四五之柔來離之二以文三初之剛離體三初之剛上艮之上以文四五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大畜剛上尙賢蓋上九以陽居上六五以柔尊尙之矣晉柔進上行蓋坤之體柔上行離體之五矣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非以外乾之剛來主於内震之初者乎升柔以時升非以巽初之柔上行坤體之柔者乎晉柔進上行其以坤體之柔可知睽柔進上行其以兌三之柔上行離五之柔可見蹇之往得中言艮上之剛往而得坎之五焉渙剛來不窮言巽上之剛來主於坎中之二焉至於鼎柔進上行其巽下之柔而上行離五之柔也又豈待言哉凡此皆本卦見成所具義理一展卷間瞭然在目若卦變甚覺牽強恐非聖人作易之本旨也此論甚當非守殘因陋之瑣儒可及

蔣氏以[illegible]易説

未見

按蔣氏未詳其爵里其説易見徐氏不我解有曰羲皇圓圖上下左右俱是剛柔相對有開有合諸卦立名取義在於是也又曰乾獨言龍舉其綱也其餘普天萬象莫不隨之而轉因龍可以見天則矣徐氏稱其善於言易

程氏鴻烈周易會占

未見

錢枋曰周易會占江寧程氏所演占辭倣焦延壽爲之

姚氏[illegible]易經或問

十卷

未見

楊氏[illegible]周易餘義

八卷

未見

黃氏[illegible]讀易備忘

四卷

未見

程氏[illegible]浠南易解

九卷

未見

蘄水縣志翰字子建從湛若水游仕爲國子監助教

□氏準易象龜鑑

二卷

未見

周氏佐補齋口授易説

三卷

未見

按姚氏以下爵里世次未詳載聚樂堂藝文志其目迄嘉靖初年則所載六部皆正嘉以前人無疑姑附於此俟再考

經義考卷五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五十三

徐氏體乾周易不我解

六卷

闕

體乾自序曰楊龜山有云由漢魏以來以易名者殆數千百人予乃徧求之得五百餘家皆無當孔子之義至京口覽峯陳氏授以青山易半卷希𡰪易一卷覽其辭闡揚十翼率以天象言易言約而旨深遂以一圖懸諸室久之三垣七耀若指諸掌夫星辰體附於地精耀於天凡地之一切有形天皆有象人變其常象卽有以示之於先聖人觀象畫卦辨時敘事欲親萬民先時示勸舍此何從焉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義悉矣輒不自量爲書六卷纖毫不敢以我與也故定其名曰周易不我解解不以我寧不可證之斯人哉萬曆庚戌陽生月

黃百家曰徐體乾字行健長淮衛人嘉靖癸未進士其易學自言本陳希𡰪趙青山用天星配四時謂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卦爻不合天文不配四時則孔子繫辭皆無著落故其詮乾龍云春秋傳土功龍見而畢務言九十月之交龍星朝見于東方而農人土功之務畢矣

梓慎曰龍宋鄭之星也魏獻子問龍于蔡墨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左氏言周易實以星爲龍矣龍非星豈得朝夕見乎史云杓攜龍角角在斗前爲蒼龍之首杓建子丑龍亦旋于子丑之下隱而未見故曰潛龍勿用杓建寅卯龍亦躍于寅卯之方實在天淵之分故曰或躍在淵杓建辰巳龍亦見于辰巳之方懸于天田星下故曰見龍在田杓建午未龍適當中天之上故曰飛龍在天杓建申酉龍夕惕于西南故曰夕惕若杓建戌亥龍朝見于東北晝晦其形故曰亢龍有悔按此而知履之虎尾遯之尾晉之角姤之角中孚之翰音俱取象于星可以類而推矣其說具有神解是編流傳者寡余家止存乾坤一卷後五卷訪之不得惜非完書矣

李氏彝臣愚谷易解

二卷

未見

易卦辱言

一卷

存

舜臣自序曰唐初考定易注惟存王輔嗣易吉凶悔吝僉曰吉善也凶羞也輔嗣或曰吝恨辱也則恨辱云或得今吾卦數言存豈不辱哉然而自不可已勉吾於易讀也卦各一首惟坤二首明夷五首

姓譜舜臣字懋欽一字夔虞樂安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

潘公恩周易輯義

三卷

未見

公自序曰唐李鼎祚集虞翻荀爽等三十餘家刊輔嗣之文補康成之象昔儒有云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復傳賴李氏集解猶見一二然則古易師諸說胡可廢哉予潛心易學取古今人之論著反覆攷觀因憶昔儒吳立夫之論易云談理致者多溺於空虛守象數者或流於讖緯乃以斯語定爲折衷去浮文存本實芟煩雜略玄虛錄其發明象義有裨經學者釐棄成編一得之愚偶有見聞不揆淺陋亦以附入名曰緝義說文緝者繼也續也亦叶也謂其繼續前聞叶和易義云耳錄藏家塾朝夕覽觀思絲潔靜精微之教以造致用崇德之階未能也貽示同志蘄就正焉

人物考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恭定

李氏義壯周易或問

未見

義壯自序曰天下之道正而已矣天下之正中而已矣中正也者所以實天下之道也易也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道也者中正之謂也古今之學易者率皆以陰陽各得其位爲正而二五爲中一三四六則非中也陽而之陰陰而之陽則非正也噫嘻其然豈其然哉夫進退存亡位不同也吉凶悔吝時不同也盈虛消息道不同也膠於道則有病於時膠於時則有病於位膠於位則有病於易故聖人精義致用變通隨時凡求其所謂中正者從之而已不然其何以爲易哉予嘗有志於此沉潛反覆四十餘年而未

之有得一日讀至小畜卦一道也彖又一道也象一道也爻又一道也恍然若有悟焉然後知孔子之易非周公之易周公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數聖人者其所以爲天下後世慮其將各有攸當乎故讀伏羲者如未嘗知有文王也讀文王者如未嘗知有周公也讀周公者如未嘗知有孔子也此善學易者也彼不知者乃欲求中正於二五陰陽之間則其執一亦甚矣其又何以爲易哉故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間嘗執此求之天下不姍笑而置疑者亦鮮矣未有脫然以爲是者乃退而求諸先儒之緒言或有契焉積之歲月類以成書其間微辭隱義訓釋明備可以擴四聖所未發者亦并從而錄之惟求以極斯理之所至盡吾心之所知以不背於中正之歸則已他非所敢知也

葉氏良珮周易義叢

十六卷

存

良珮自序曰自漢至今專門易學不啻百有餘家或傳象數或明義理或推之互體卦變五行求其真有以見天下之賾之動得四聖人所不傳之秘者什無二三焉乃於百有餘家內摘取精要者彙爲是編仍以子朱子本義冠之端首蓋以其兼明象占故也至若程傳則備書而不敢有所刪節釐爲若干卷僭不自量輒綴測語附之章末名曰周易義叢用傳同好聊備千慮一得之採擇云嘉靖二十六年秋九月

台州府志葉良珮字敬之浙江太平人嘉靖癸未進士仕止刑部郎中

豐氏坊古易世學

十五卷

存

易辨

一卷

存

錢謙益曰豐坊字存禮鄞縣人嘉靖二年進士除禮部主事以吏議免官家居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字人翁年老貧病以死存禮高才博學下筆數千言立就於十三經皆別爲訓詁鉤新索異每託名古本或外國本今所傳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皆其僞撰也

陸元輔曰豐氏古易世學本坊一人所作而僞託於遠祖稷曾祖慶父熙而以己承其學真狂易者所爲也

按豐坊易辨以孔子授易於商瞿故其說文言傳凡云何謂也言是瞿所問凡云子曰則夫子答之之辭

蔡氏潤宗易學正言

未見

閩書蔡潤宗字克昌晉江人嘉靖乙酉舉人除餘杭知縣以易學正言教士

陳氏深周易然疑

佚

長興縣志陳深字子淵嘉靖乙酉舉人知歸州調荆門

蔣氏經易經講義

佚

兩浙名賢錄蔣經字引之開化人嘉靖乙酉領鄉薦知昌平州

鄒氏守愚易釋義

未見

黃虞稷曰守愚莆田人嘉靖丙戌進士

唐氏樞易修墨守

一卷

存

陸元輔曰唐樞字子鎭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刑部主事易修墨守一卷王思宗序之

劉氏邦采易蘊

二篇

未見

黃虞稷曰邦采字君亮南昌人嘉靖戊子舉人官嘉興府同知從學王陽明

鄭氏守道易解

未見

閩書鄭守道字用行福州人嘉靖戊子舉人嘗主白鹿洞教事著太極圖說并易乾坤上下繫辭解能闡周程之秘知夏津縣遷徽州府通判

羅氏洪先易解

一卷

存

范路曰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嘉靖己丑賜進士第一除翰林修撰以言事削籍爲民學者稱念菴先生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卿謚文恭

楊氏爵周易辨錄

四卷

存

爵自序曰予久蒙幽繫自以負罪深重憂患驚惕之念卽夙夜而恆存也困病中日讀周易以自遣或有所得筆之以備遺忘歲月既久六十四卦之說略具矣因名曰周易辨錄繫曰困德之辨也吾以驗吾心之所安力之所勝何如耳若以爲實有所見而求法於古人焉則吾死罪之餘萬萬所不敢也時嘉靖二十四年乙巳九月

姓譜爵字伯修富平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御史直言下獄釋爲民隆慶元年贈大理丞

林氏性之易經淺說

未見

人物考林性之字師吾晉江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南京戶部廣西司郎中

薛氏甲易象大旨

八卷

存

張袞序曰古者聖人之作易也與天地準設卦明象觀爻立辭而陰陽之賾剛柔之變盡矣薛君應登生千載之下有志於聖人之學覃思研精深於易解每卦之下列傳與爻證以文言言必有斷斷必有義或以類求或以出於其類之外錯綜交互而變化行於其中爻以二五爲中爲正有得其時則位皆不當而曰中行曰可貞不得其時則位皆中矣而曰貞凶曰貞厲神而明之時之義大矣薛君讀易十有餘年蚤夜以作食寢與俱始克成編刻而傳之自題曰易象大旨曰象者易所自有非有加也曰大旨者括其諸說讀以徵言止以明象而已矣此薛君之志也

人物考薛甲字應登江陰人嘉靖己丑進士歷江西按察副使

黃氏光昇讀易私記

未見

姓譜光昇字明舉晉江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刑部尚書

熊氏過周易象旨決錄

七卷

存

楊愼曰叔仁易象旨一書多以易數爲主而引伸觸類繼絶表微條貫棐分可謂擇之精而語之詳矣

過自序曰易之始終獨有象爾學者猥稱畫前易豈非秖以爲異哉昔者聖人類萬物之情象其物宜物有萬不出陽陰奇偶之畫也是謂儀象故生八卦以象吉凶是故易者象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奚啻天地風雷山澤水火哉卽陰陽消長盛衰之閒觀其所乘而吉凶大業莫能違也樸斲風漓後聖乃廣爲之象以開物閑而正名當物因其自然故曰象者像也象有數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有辭故曰彖者言乎其象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是數與辭皆出於象也辭有吉凶悔吝皆謂之象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彖爻所同也四者不爲象而爲占何其不察聖人之言耶其所謂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其所謂剛柔者晝夜之象也爻所獨也異哉後世之說曰此爲象此爲占既又曰戒占嘻亦已支矣或又曰此爲意此爲言爲象爲數豈不益甚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明古統彖爻爲象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居則本卦不變言故曰所居而安者易之象古爲象今爲序繇字誤也動則觀變玩占動謂之卦故曰所變而玩爻之辭亦繇字誤轉變爲樂矣得其不變者則占彖得其變者則占爻辭皆象也象皆占也占皆象也又可分象占哉有不得其說者則曰有占無象象在占中有象無占占在象中嘻支矣是故易非獨言與數其意亦皆生於象而已故得稱象之意象之言象之數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立象盡意則辭可略矣今大象旨者猶爲因辭求象之道耳是故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自其變者觀剝彖傳曰觀象觀也者觀卦也二陽之卦剝五所自變也一卦論變之例也蒙六五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巽者巽卦也五變則上體巽一爻論變之例也在履而當夬位曰夬履在兌而當剝位曰孚剝否九五稱大人與乾同中孚九五稱攣孚與小畜同此四爻者皆曰位正當兼取兩卦相當之例也歸妹以恆用恆之道以初二易位者也乾九四乾之小畜小畜之中又有兌離故曰革是變之又變也萃六三上巽三五互一卦之例也泰六五歸妹中四爻互二體之例也雜物

撰德非其中爻不備之謂也於是而正名百物亦足矣商瞿始受
易孔子瞿所爲學今卽無知者史稱瞿後有數家皆以象數爲宗
而王同始爲書丁寬服生皆著象數篇亦以費氏廢矣惜哉王弼
尚名理隋興遂爲中原師邢㳟等益欲忘卦棄畫王濟有言弼所
誤者多何能頓廢先儒濟言是矣然本先儒自淮南九師虞荀崔
陸之徒煩瑣猥曲億而時獲非能盡合卦爻陰陽之義顏氏庭誥
乃云馬陸得其象數此亦耳食何異李鼎祚集解及釋文詩二禮
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康成說往往散見朱子發郭子和丁易
東吳幼淸及道者流周易鈎深圖等世多傳有其書皆得失參半
黃楚望最後出最以象學自名其言曰古者占筮書卽卦爻取物
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上古聖神所爲自然之理也立辭者時
取以明教九簭法亡簭人所掌者不復可見而象義遂不可復通
如楚望言是古未嘗無類例矣今沿辭而求翼說廣八卦之象具
在在學者引伸觸類耳雙湖胡氏乃云孔子取八卦象有括文王
周公彖爻例者有自括大象例者又有於說卦別取者胡氏於象
豈可謂會通於簭人所掌之遺乎若楚望象外之象竊意謂陰陽
盛衰卽所乘而生大業者本無言之易蓋今象之源亦時露其微
不欲比同而語使讀者更增塗轍程朱易學官盛行童而習之當
二先生時其爲工力深矣要其舍象非易之全也豈惟非易之全
將使人如燕相說郢書者矣故在讀焉而擇之或云象一定則裁
成何寓哉曰天人一也鄭顥天王乃顯人學徒病之久矣有能類
萬物之情會其一源出入以度外內而知懼者是易之道斯其爲
已易也道術裂百家出多緣起於陰陽可推而通易爲無害也者
與始近而末遂遠者亦間附焉以見易蘊猶曰在學者引伸觸類
以辨之耳乃若道器太極說有不同古先者約文申奧據易證焉
庶明達省之有以相發其要不越乎類物之情象其物宜云爾其
升陽子數四則本易外別傳然道貫物我施由身始亦不可廢也
援類例推而麗之共諸里師具訓蒙士有罪我者期其諒只若俟
來今以求知則默而成之非夫古人其孰能獲我心者乎嘉靖辛
亥二月

劉憺曰象旨多聖賢所未發如形而上形而下道器之辨迥異於
古大抵折衷羣言會歸一統

姓譜熊過字叔仁四川富順人嘉靖己丑進士

胡氏經易演義

十八卷

存

張雲章曰經號前岡廬陵人嘉靖己丑進士其說好與朱子異

黃氏中易經記蒙

未見

括蒼彙紀黃中字文卿遂昌人嘉靖辛卯舉人除知鉛山縣入爲
御史遷天津兵備副使

董氏燧周易問答

未見

陸元輔曰燧號蓉山撫州人嘉靖辛卯鄉舉歷官刑部郎中師王
心齋鄒文莊講學不倦嘗同陳惟濬商訂疑義著周易問答

蔡氏元偉易經聚正

未見

閩書蔡元偉字伯瞻晉江人嘉靖辛卯領鄉薦除知德安縣事遷
杭州府通判撫州府同知有四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

王氏畿大象義述

一卷

存

人物考畿字汝中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嘉靖壬辰進士歷兵
部主事

吳氏悌易說

十卷

未見

曹溶曰悌金谿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右侍郎

洪氏垣周易玩辭

未見

黃虞稷曰垣婺源人嘉靖壬辰進士

周氏滿易象旨

五卷

未見

楊時喬曰受庵自序言程子傳義精矣獨象未具故說容有出入
朱子義既專宗程子而別無所發明又槪以占括之而象旨益晦
然二先生傳義其說皆正是書以象爲說未有實見皆訓詁之訓
詁也

張雲章曰周滿字謙之慶漢人嘉靖壬辰進士師事涇野呂氏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

米氏榮易說

未見

邵武府志米榮字仁夫三井堡人嘉靖壬辰進士除太平府推官陞職方員外郎歷官湖廣布政使司左參議

呂氏光洵易箋

未見

紹興府志呂光洵字信卿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尚書

盧氏翰古易中說

四十四卷

存

鄭玥曰翰字子羽穎川人嘉靖甲午舉人司理兗州其書有王道增張鶴鳴二序刊板杭州府學己亦有序

何氏維柏易學義

未見

姓譜維柏字喬仲南海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南京禮部尚書

馬氏森周易說義

十二卷

未見

姓譜森字孔養懷安人嘉靖乙未進士歷戶部尚書

昝氏如思古易便覽

一卷

未見

姓譜昝如思字子學三原人嘉靖乙未進士官御史

胡氏賀易經全圖

一卷

未見

曹溶曰光州人嘉靖乙未進士

陳氏言易疑

四卷

存

言自序曰易非聖人卜筮之書也卜筮以聖人之書爾伏羲畫卦原神於太乙起數於陰陽類象於萬物通幽於神明和順於道德性命無乎弗括文王於卦爲之辭以明其象類周公於爻爲之辭以盡其變化孔子於卦爻爲之彖象文言繫辭說序雜卦以闡羲文周公之義理使學者修此而吉悖此而凶淵乎廣矣而非作之以卜筮也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象變占是也孔子見卦爻之有辭象變占言焉而廣大動焉而吉凶制器焉而網罟舟楫之用卜筮焉而神物大衍之策斯遍舉之矣而未嘗專於卜筮也夫易何止五經之原天地神化之奧而於卜筮之技精之則末矣秦漢諸儒考象辭則泥術數論義理則淪空寂而不知孔子之易先義理而托象數者也蓋伏羲之畫文王之辭其數其理占之卜筮則人事之吉凶見焉用之作爲則天理之吉凶隨焉體其卦爻之蘊察乎辭象變占之理通乎言動制器卜筮之用吉凶得失用之所向即理也理之所協即占也占之所利即用也是孔子之易也而非專於卜筮明矣是故學者索卜筮於卦爻之外參程傳於本義之中斯孔子之易備矣作易疑　又自述曰易何疑乎吾疑於庖犧之卦非使人卜筮也吾疑乎卜筮之因卦而作也吾又疑乎文王周公卦爻之辭未有占也卜筮者占之也吾疑乎卦辭論卦之吉凶爻辭論爻之得失而已也吾又疑乎繫辭之傳不必上下其爲章不必皆十有二也吾又疑乎卦爻之辭間有未安者也吾又疑乎馬鄭王弼孔穎達輩明其義而疎希尸康節精矣而一於數伊川得易之用紫陽得易之深吾又疑乎羲文之一理而通之者也繫辭悉矣或曰子是之疑其無疑乎則吾豈敢

錢士升序曰鹽官陳仲修與弟則梁刻其王父東涯先生所著易疑而問序於余余不知易安能言易然竊觀先生序疑之旨矣以爲重卜筮推象數者朱子之易隨時易事隨事盡理者程子之易而通卜筮於卦爻之外參程傳於本義之中斯爲孔子之易然則程朱於孔子將無有合而離離而合者乎錢子曰此陳先生所以深於易也夫易者天地之藏萬物之契五經之原也吾夫子四十而不惑及晚而好易韋編三絕鐵擿三折而猶不敢自信謂假我數年以學易可無大過蓋易之難窺如此其說易也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象也變也占也辭也皆君子所觀而玩者也而後之學者就其見之所及以成一先生之言不乃執一而廢百乎漢初言易者本田何立於學官者有施孟梁丘京氏之學嗣後鄭王兩

家頗行於代其說各有詆諆弼之譏玄也曰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源巧喻彌甚而譏弼者復謂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多所不關將泥大道李鼎祚云鄭參天象王釋人事易豈偏滯於天人哉至宋程氏傳邵氏說出而易義愈精矣乃陳搴中舉邵說似劉器之劉不其然朱子亦以必見意象方可說理而本義則又觭重卜筮夫作易以前民用固也而易豈止爲占設哉先生童而好易覃思旁攄筆注手疏三十年始成此書而猶以疑名此先生所以深於易也

胡震亨序曰獻可陳先生湛深儒術嘗悉取五經爲之說而名之曰疑年三十有二春秋疑成又三歲詩疑成而易疑之成時年四十有二爲易贅前一歲先生之爲易疑也前後凡二十餘年稾不啻三四易生平精力似尤獨注此書者今觀所爲說大都因象以顯理不援占以傳象擬紫陽氏之勝而絀其主卜筮者成爲一家言則作者大指云爾先生歿後是書家戶爭傳寫之而世本多所訛謬學者患焉閔孫仲修氏則梁氏取先生手稾再四校讐授梓以副士林求蓋先生是書八十年而始大顯也

曹樹聲曰東涯先生討論六經原原本本開千古絕學於易尤精邃

兪汝言曰言字獻可海鹽人嘉靖丁酉舉人

吳氏紳易通

未見

閔書紳字克服仙游人嘉靖丁酉舉人由德興儒學教諭遷知桐廬縣事歷常州府通判歸講學於鳳山寺

王氏春復周易疑略

未見

陸元輔曰春復字學樂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初令泰和質學於羅整菴歐陽南野累官廣西布政使參政遷按察使未任卒著有周易四書疑略

游氏震得周易傳義會通

未見

人物考游震得字汝潛婺源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宗姚江良知之學學者稱爲讓溪先生

經義考卷五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五十四

方氏逢時周易外傳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方逢時字行之嘉魚人嘉靖辛丑進士累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張氏翺翼易說辨譌
未見
陸元輔曰張翺翼字習之上海人嘉靖辛丑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贛州

陳氏士元易象鉤解
四卷
易象彙解
二卷
俱存
士元自序曰孔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今觀泰否剝復損益夬姤之相次也陰陽消長治亂存亡之機微矣先儒傳注論義理不論禍福應人以卜筮淺易也發明象爻非不顯著而取象之由則略而不論夫文周繫辭觀象以闡吉凶占者玩辭稽象以定趨避朱晦菴張南軒善談易者皆謂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數俱不可廢豈不豁然於蓍變而歘然於傳經哉蓋文周象爻雖非後世緯數瑣碎拘拘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也而道則無不冒焉傳注者惟以虛玄之旨例之有遺論矣往予爲彙解三卷括其大凡而舊所謬承倘闕質問者玆則述之爲篇題曰鉤解云鉤曲也轉取也本無所見物而旁通者也若夫陰陽消息治亂存亡之幾其何能解哉
陸元輔曰士元字心叔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

沈氏束周易通解　易圖
俱未見
姓譜束字宗約會稽人嘉靖甲辰進士歷給事中疏劾嚴嵩下詔獄十五年釋爲民隆慶改元起復職擢通政咸辭不出

吳氏文光周易會通
未見
陸元輔曰吳文光字有明婺源人嘉靖丙午舉人除應山知縣拂衣歸里講學學者稱爲一源先生

陳氏嘉謨周易就正略義
五卷
未見
黃虞稷曰嘉謨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

王氏樵周易私錄
未見
陸元輔曰王樵字明逸號方麓金壇人嘉靖丁未進士累官刑部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卒諡恭簡

李氏先芳周易折衷錄
五卷
未見
陸元輔曰先芳字伯承濮州人嘉靖丁未進士

梅氏[illegible]勳周易管闚
四卷
未見
李延昰曰宣城人嘉靖己酉舉人漢陽知縣遷黃州府通判

張氏四知易經辯疑
未見
汝寧府志張四知字子畏信陽州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司僉事

魯氏邦彥圖書就正錄
一卷
存
王道行序曰睢陽魯朝選登第授行人以終養歸十餘年事親之外殫思六籍讀易有得爰著是編大傳言太極濂溪先生以無極贊之參以五行眞爲不類象山非之不害其爲象山然則朝選今日之所論辨初何嫌於異同哉至謂太極不可見圖兩儀以見太極深得古人之意且衍爲四象八卦無不脗合他如論圖書之理駁先儒五行經緯之說爲非是以八卦輪轉明逆順之序謂易道主變不主生與夫性善之說皆平正精確足以羽翼大易無疑也

嘉靖丙寅二月

曹溶曰魯邦彥字朝選睢州人嘉靖庚戌進士

李氏贄九正易因

四卷

存

贄自序曰易因一書予既老復遊白門而作也三年就此封置篋笥上濟北讀易於通州馬侍御經綸之精舍晝夜參詳更兩年而易因之舊者存不能一二改者且至七八矣侍御曰樂必九奏而後備丹必九轉而後成易必九正而後定宜仍舊名易因而加九正二字予喜而受之遂定其名曰九正易因也

閩書李載贄晉江人嘉靖壬子舉人

徐氏師曾今文周易演義

十二卷

存

師曾自序曰余用古文周易作演義以俟好古君子復取今文錄之以為是編蓋經傳之亂久矣漢魏而下千有餘年未聞有正之者至宋始定於呂氏然惟朱子崇信之而一齊衆楚卒不能廣其傳嗚呼何其難也方今朝廷之頒布有司之貢舉學官之藏閭童之習率用今文而余欲以古文變之勢必不能此是編之所為錄也本義之書其文簡略其旨微奧驟而觀之猝未見有不合者而不知毫釐之差謬以千里不可不擇也余為是書搜括百家諮訪衆說而折衷於朱子前後十年始獲脫藁然中多未定未敢傳諸人也閒出以質會稽士人遂刻諸杭邇來謁告家居藥物之餘重加修改友人董朝獻請刻以傳余方悔初本未定而誤行也遂不辭而畀之隆慶戊辰七月

人物考徐師曾字伯魯吳江人其學自易旁及諸經以至洪範皇極陰陽曆律醫卜篆籀諸家皆能通其說中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禮科左給事中

姜氏寶周易傳義補疑

十二卷

存

寶自序曰秦火六經易以卜筮故獲存於太卜之官而漢儒說易鮮有得其要領者惟宋程朱二氏說為是程傳專主理而不盡及古朱子本義謂此為卜筮之書其說則專主占愚於是心有疑焉家居十有五年日手是書居乎是動乎是觀且玩乎是曰求所以寡過而未能又曰求所以貫通其說而未有得也乃專主傳義十八九旁及諸家十一二於程朱二先生之說間有疑者未詳者由臆見為臆說其或有一得之愚一隙之明悉錄之久而成帙攜以入留曹侍御潘君維岳郡守古君之賢並有志學易者謂可以傳相與校正而刻之新安郡齋夫孔子能羽翼三聖人之經程朱二先生又能羽翼孔子之經使予之說而可羽翼乎程朱二先生之傳義二君雖許我乎必以俟諸後來者

人物考姜寶字廷善丹陽人嘉靖癸丑進士歷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程氏廷策讀易瑣言

未見

人物考程廷策字汝揚歙縣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辰州知府

江氏一麟易說

未見

陸元輔曰江一麟婺源人嘉靖癸丑進士

顧氏曾唯周易詳蘊

十三卷

存

陸元輔曰顧曾唯字一貫號魯齋吳江人嘉靖癸丑進士

孫氏應鰲淮海易談

四卷

存

應鰲自序曰易以著天地萬物之理天地萬物之理妙於人心古之聖人生而明諸心矣欲人人皆明諸心於是作易自經之意晦於是諸儒為之傳愚自學易嘗求諸儒之說於傳求諸聖人之說於經未窺測也已乃因傳以求經因經以求心噫嘻天地得易以清以寧萬物得易以生以成吾人得易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罔不畢臻心之理若是至精至純至大至一也得其心斯得其理矣繼自今請終身是易也夫隆慶二年戊辰中秋日

陸元輔曰應鰲如皐人嘉靖癸丑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尚書萬曆初謚文恭

李氏貴讀易劄記

二卷

未見

曹溶曰貴豐城人嘉靖癸丑進士

鄧氏元錫易經繹

五卷

存

高佑釲曰鄧元錫字汝極江西新城人嘉靖乙卯舉人以南昌守范淶南國子祭酒趙用賢薦遂以翰林院待詔徵自號潛谷萬曆戊寅繹易於廩山既卒學者私諡爲文統先生

顏氏鯨易學義林

十卷

存

鯨自述曰易之爲書包含萬理義更四聖象數具陳已無餘藴後儒紛紛之說非無所見終墮偏枯惟伊川傳辭博義該神理兩得說莫辨於此矣朱子復本占法作本義竊謂易不專爲卜筮之書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特四中之一耳今故悉遵程傳解易之法間采本義列於傳後

張雲章曰鯨字應雷慈谿人嘉靖丙辰進士其自序謂悉遵程傳而兼采本義其意似不滿於朱子以易有君子之道四而朱子謂只是卜筮之書也書中雜引故實本之誠齋易說而出自鯨筆者多蕪穢

劉氏穩易義折衷

佚

湖廣總志劉穩字朝重酈縣人嘉靖丙辰進士南京太僕少卿

陳氏錫易原

一卷

存

台州府志陳錫字元之臨海人嘉靖丙辰進士官禮部主事忤嚴嵩罷官歸而杜門著書作易原辨陰陽象數之指謬以古今事變識者謂遠過誠齋楊氏

王氏之士大易圖象參

未見

李因篤曰王之士字欲立藍田人嘉靖戊午舉人萬曆中趙用賢及御史汪以道薦之士與新城鄧元錫安福劉元卿爲海內三逸同授國子監博士除目至卒已四月矣

吳氏福易說

十卷

未見

長興縣志吳福字常甫嘉靖戊午舉人授星子知縣遷沔陽知州

王氏世懋易解

一卷

存

錢謙益曰世懋字敬美嘉靖己未進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少卿

按王氏易解凡九條載集中

蔡氏國熙易解

未見

廣平府志蔡國熙字春臺永年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山西提學副使

李氏文纘易解

未見

閩書李文纘泉州南安人嘉靖辛酉舉人除知易州陞常德府同知轉岷府長史

孫氏振宗易學說約

未見

閩書孫振宗晉江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行人

徐氏元氣周易詳解

十卷

存

吳同春曰方伯徐公易詳解卑不抗之使高淺不鑿之使深近不推之使遠明不抑之使晦斯讀易者之標準也

曹溶曰易經詳解十卷南京通政使徐元氣撰弟元太輯一刻之成都再刻之汝南復刻於滇有汝南吳同春金溪聶良杞沔陽陳文燭長水沈懋孝順陽李蓘汝南張九一爲之序閩東游樸吳江杜偉爲之後序

陸元輔曰元氣號陵陽宣城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南京通政使

萬氏廷言易說

四卷

存

廷言自序曰廷言少讀程先生易傳頗通其辭山中三十年端居

深玩時亦或通其意懼其志也因銓次而識焉以備觀省終吾身
而已矣蓋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倘亦附於困知之後也可萬曆庚
寅長至日

陸元輔曰廷言字以忠別字思默南昌人嘉靖壬戌進士官雲南
提學僉事降同知

張雲章曰萬公為羅文恭弟子其書語涉禪玄說者比之楊敬仲
已易有鄧公元錫楊公起元曾公志道與其門人李杜及自序
易原

四卷

存

許氏孚遠周易述

未見

陸元輔曰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累官兵部左侍
郎贈南京兵部尚書

鍾氏繼元四易

未見

高佑釲曰繼元字仁卿桐鄉人嘉靖壬戌進士仕至廣東按察僉
事四易者一曰易數二曰易準三曰易考四曰易占

滕氏伯輪羲經要旨

未見

李延昰曰甌寧人嘉靖壬戌進士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卒
贈兵部侍郎

薛氏東海易經解酲

佚

汾州府志薛東海字元泉永寧州人嘉靖壬戌進士滑縣知縣

張氏大雅易卦緯論

未見

平湖縣志大雅字心宇嘉靖甲子舉人官海門知縣

楊氏時喬周易古今文全書

二十一卷

存

時喬自序曰書記於史臣詩採於史氏春秋記於國史禮記會論
為孔門弟子傳錄皆非聖人手著聖人手著者惟易也自費氏分
傳附經而古易亡王弼作傳而象數亦亡易道微極矣宋周子明
易有太極作易通授二程叔子著易傳邵子得圖方外著觀物內
外篇朱子著本義啓蒙四聖五儒合而功重全易矣乃程明辭朱
明著於象倘略元吳草廬明象混互體理未瑩獨變占無言者先
人嘗著略曰以正觀自太極而儀而象而卦重而四而五而六畫
是為羲易六十四卦先乎天而為言也正而反也變也以反觀自
六畫而五而四而卦而象而儀主乎太極是為周易六十四卦後
乎天而為言也反而變也通也合之正反變通一畫也先後一天
也不可岐而二之二之非易也先人第言畫理未暇闡義喬不肖
自隆慶庚午屢假山中取自漢至今儒論著考據闡之乃以經傳
十翼古篆書之復古文漢儒所分經傳楷書之從今文朱子啓蒙
注釋補備復書法各著論例於前自漢至今諸儒言各存之著傳
易考又附龜卜考合名周易全書述卦系第一卦理第二卦數第
三卦占第四卦象第五卦變第六卦辭第七卦贊第八以上統於
全卦者也述卦體第九卦位第十卦主第十一卦德第十二以上
分於各卦者也述卦名第十三卦字第十四卦韻第十五以上見
於全體各爻者也述卦序第十六卦義第十七卦圖第十八卦說
第十九卦學第二十此二十篇盡全易之旨凡二經四傳十翼首
復古文又從今文各考訂注釋之又舉所以注釋述凡例冠於前
喬於此三十餘年稿凡數十易尚未敢以自信妄謂可信於羣聖
諸賢之心哉

張雲章曰上饒端潔楊公號止庵嘉靖己丑進士萬曆朝官通政
時留都建羅汝芳祠公抗疏論其異學詔毀之後遷至吏部侍郎
銓法清平卒於官家無寸絲著此書論例二卷古文二卷今文九
卷易學啓蒙五卷傳易考二卷附龜卜考一卷卷首各冠以序文
及論例書中採輯諸家而自所發明處特多間有繁複不害正義
公學宗程朱深闢當時心學之傳故作傳易考分別宗傳衍傳正
傳輔傳異傳別傳而系以古今易家之書具列其源流支派學者
潛玩於此不惑於異說則公之功也

按楊公周易全書引据諸家姓氏訛舛甚多如以陰弘道
為洪道世東卿助為唐東卿晁公武為武子正以公用力
之勤搜采之博不應紕繆如是殆校勘者不得其人也非
敢形前人之短慮誤後學故識於此

伊氏在庭周易筆記

未見

陸元輔曰伊在庭號繼山吳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官南京兵部員外郎

來氏知德周易集注

十六卷

存

知德自序曰乾坤者萬物之男女也男女者一物之乾坤也故上經首乾坤下經首男女乾坤男女相爲對待氣行乎其間有進有退有往有來有常有變有吉有凶不可爲典要此易所由名也盈天地間莫非男女則盈天地間莫非易矣伏羲象男女之形以畫卦文王繫卦下之辭又序六十四卦其中有錯有綜以明陰陽變化之理錯者交錯對待之名陽左而陰右陰左而陽右也綜者高低織綜之名陽上而陰下陰上而陽下也雖六十四卦上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相錯其餘五十六卦皆相綜而爲二十八卦幷相錯八卦共三十六卦如屯蒙之類雖屯綜乎蒙蒙綜乎坎本是二卦然一上一下皆二陽四陰之卦乃一卦也故孔子雜卦曰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是也故上經止十八卦下經止十八卦周公立爻辭雖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亦以陰陽之氣皆極於六天地間窮上及下循環無端者不過此六而已此立六爻之意也孔子見男女有象卽有數有數卽有理其中之理神妙莫測立言不一而足故所繫之辭多於前聖孔子沒後儒不知文王周公立象皆藏於序卦錯綜之中止以序卦爲上下經之次序乃將說卦執圖求迹自王弼掃象而後注易諸儒皆以象失其傳不言其象止言其理本朝纂修易經性理大全雖會諸儒衆注成書然不過以理言之而已均不知其象不知文王序卦不知孔子雜卦不知後儒卦變之非於此四者既不知則易不得其門而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注疏之所言者乃門外之粗淺非門內之奧妙是自孔子沒而易已亡至今日矣四聖之易如長夜者二千餘年不甚可長嘆也哉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孔子之言也曰像者乃事理之彷彿近似可以想像者也非眞有實事也非眞有實理也若以事論金豈可爲車玉豈可爲鉉若以理論虎尾豈可履左腹豈可入易與諸經不同者無此事無此理惟有此象而已有象則大小遠近精粗之理咸寓乎其中方可彌綸天地無象則所言者止一理而已何以彌綸故不知其象易不注可也又如以某卦自某卦變者此虞翻之說也後儒從而信之如訟卦剛來而得中乃以爲自遯卦來不知乃綜卦也需訟相綜乃坎之陽爻來於內而得中也孔子贊其爲天下之至變正在於此蓋乾所屬綜乎坤坎所屬綜乎離艮所屬綜乎巽震所屬綜乎兌乃伏羲之八卦一順一逆自然之對待也非文王之安排也惟需訟相綜故雜卦曰需不進也訟不親也若遯則綜大壯故雜卦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見於孔子雜卦傳昭昭如此而乃曰訟自遯來失之千里矣德去孔子二千餘年且賦性愚劣又居僻地無人傳授因父母病侍養未仕乃取易讀於釜山草堂六年不能窺其毫髮遂遠客萬縣深山之中沉潛反復忘寢忘食數年而悟伏羲文王周公之象又數年而悟文王序卦孔子雜卦又數年而悟卦變之非始於隆慶四年庚午終於萬曆二十六年戊戌二十九年而始成書正所謂困而知之也既悟之後始知易非前聖安排穿鑿乃造化自然之妙一陰一陽內之外之橫之縱之順之逆之莫非易也始知至精者易也至變者易也至神者易也始知繫辭所謂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錯綜其數非中爻不備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數語及作說卦序卦雜卦於十翼之末孔子教後之學易者亦明白親切但人自不察惟篤信諸儒之志而不留心詳審孔子十翼之言宜乎長夜至今日也注既成乃僭於伏羲文王圓圖之前新畫一圖以見聖人作易之原又畫八卦變六十四卦圖又畫八卦所屬相錯圖又畫八卦所屬自相綜文王序卦正綜圖又畫八卦四正四隅相綜文王序卦雜綜圖又發明八卦方位及上下經篇義幷各字義又發明六十四卦啓蒙又考定繫辭上下傳又補定說卦傳以廣八卦之象又改正集注分卷又發明孔子十翼其注先訓釋象義字義及錯綜義後加一圈方訓釋本卦本爻正意象數言於前義理言於後其百家注易諸儒雖不知其象不知序卦雜卦及卦變之非止言其理若於言理之中間有不悖於經者雖一字半句亦必採而集之名曰周易集注庶讀易者開卷豁然可以少窺四聖宗廟百官於萬一矣

郭子章序曰易之爲書潔靜精微古今稱知易者在漢則揚子雲在宋則邵堯夫揚之言曰宓犧氏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邵之言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夫二子之言非竟之也天地間惟陰陽兩端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其氣不

得不錯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其氣不得不綜自然之運也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而作圓圖圓圖者一左一右之形也雖未名錯而錯義已備文王繼伏羲分上經爲十八分下經爲十八而作序卦序卦者一上一下之說也雖未名綜而綜義已備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撾三折窮年兀兀至於五十始悟伏羲圓圖爲錯悟文王序卦爲綜故曰錯綜其數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嗚呼盡矣顧象極於錯而未知所以錯象極於綜而未知所以綜卽孔子未明言也王弼掃象范甯比之桀紂伊川專治文義不論象數自云止說得七分朱子直云象失其傳理會不得如子雲緜絡經錯之語堯夫陽交陰交之剖似上契羲文下闡孔氏又目皆爲覆瓿譏爲玩世上下二千年易象悠悠眞如長夜余友來矣鮮起自梁山生子雲之鄉學堯夫之學一舉孝廉絕意軒冕晚入求溪萬山中研心圖象積三十年而易注始成其言曰錯者陰陽相對陽錯其陰陰錯其陽如伏羲圓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卽今織布帛之綜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爲屯在上爲蒙載之文王序卦是也定天下之象如乾坤相錯則乾馬坤牛之象名震艮相綜則震雷艮山之象名是也雖然此猶得之圓圖序卦中也其論八卦相錯爲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有四正錯有四隅錯論綜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綜隅有以隅綜正論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象有占中之象論變如乾初變卽爲姤兌初變卽爲困離初變卽爲旅震初變卽爲豫之類皆抒千古所未發上而玄黃雨雲下而龍馬龜羊巨而國家平陂細而臀膚天劓微而復道履道顚而鳴謙鳴豫一一從錯綜來其言似揚之緜絡經錯而無太玄之艱深其旨似邵之陰交陽交而絕皇極之枝蔓使王弼程朱諸子見之象不必掃理自能會予謂矣鮮易注繼往開來亘百代而一見者也其自謂孔子沒而易已亡若至今日始明豈虛語哉嗟嗟子雲見嗤劉歆而桓譚侯芭謂其必傳堯夫見嫉於秦玠鄭夬而司馬君實以兄事於洛中余不佞結交矣鮮今且白頭所爲求溪桓侯司馬非余而誰後世有來矣鮮當謂知言矣

戴諮曰先生遠客萬之求溪探賾索隱二十年而後悟易之象又悟文王序卦又悟孔子雜卦又悟卦變之非凜靜精微之奧旨槩然大明於世羽翼四聖之功偉矣

張雲章曰知德字矣鮮梁山人領鄉薦不第入萬縣溪山中治易三十年而成書其說專取繫辭中錯綜其數論易象而以雜卦治之如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無反對之卦所謂錯也餘五十六卦皆綜列圖及說於前自序以爲文王周公立象皆藏於序卦錯綜之中不知文王序卦不知孔子雜卦則易不得其門而入自孔子沒而四聖之易如長夜者二千餘年又謂易非眞有實事也非眞有實理也惟有此象而已吁斯言也何其自信之過而蔑視諸先耶雜卦反對上下經皆十八卦先儒言之者多矣非來氏所創獲也易固聖人設卦觀象之書要之有理而後有象謂易非有實事可也謂非有實理可乎且其說以卦變爲非以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以至於六十四卦爲十直死數未免有意與先儒違異矣

讀易竊言

存

按瞿塘目錄載之

經義考卷五十五

經義考卷五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校

易五十五

任氏惟賢周易義訓
十卷
存

維賢自序曰周易本義著於朱子而非朱子之私言也義訓則本義之所有者加之訓釋焉爾理備而辭約言淺而意深朱子之著本義也蓋引而不發欲令天下後世之學易者皆會之以心而自得之也然泥於其辭而不達乎理者傳訛襲誤耳目漸移莫知是非之所在至以屯坎蹇震卦材爲時事艱難以乾體在大小畜者爲疆梁弗順以深藏速避言君子剝遯明夷之見機以分野授時言聖人裁成左右之功化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事殷之小心也稱名雜而不越繫辭危而不發要亦卦之情僞使然耳或以爲羑里寓言抒寫其憂患之處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占法視事之可否而決也如其象者應之非其象卽謂之不應矣或值凶占而當爲不爲吉則不當爲者亦將爲之也若此之類棼亂舛錯不可彊通豈陰陽變化之道天地萬物之情羲文周孔通志定業之本然者哉愚生兩程子誕育之鄉易傳遺書家珍人誦每從父兄師友說易於望魯山之雙鳳亭或涵虛亭推一卦而極之六十四卦括三百八十四爻而歸之一爻辨惑解疑期在至當然後已二十餘年庶幾窺本義之要旨而勉齋黃氏節齋蔡氏雲峯胡氏諸儒之說亦擇而取之集成此書因訓本義不覺其言之多也嘉靖乙卯

高世泰曰任惟賢字功懋黃陂人嘉靖庚子舉於鄉謁選知茌平縣尋知廉延中蜚語謫嘉興儒學教諭著五經注釋以傳鄉人私謚曰廉毅先生

張氏獻翼讀易紀聞
六卷

周易約說
三卷

易雜說
二卷

讀易臆說
二卷
俱未見

讀易韻考
七卷
存

王世貞序曰治周易者伊川傳理紫陽傳數而他注疏盡廢余友張幼于獨能於二傳注疏之外援故發微而爲二易說業已行矣幼于復謂古卜筮之書未嘗不韻其爲龜者如懿氏之卜妻楚丘之卜子晉獻之卜姬秦徒父之卜戰而爲易者若晉史之筮成王東方朔管輅之射覆京房焦贛之係繇皆渢渢可誦何獨至於文周爲不然於是討其韻之正者盡搜他史籍而援其韻之古者與可叶者則文周之卦繇辭且十九而吾夫子之彖象亦且得十之六名之曰周易韻考而屬序於余余謂古之通於詩者寧獨易也惟書辭亦然以堯舜禹之相禪受少者數言多者數十言又與益稷皋陶相訓戒皆有韻而竟以賡歌終之故樂記云歌者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夫易以道陰陽陰陽之用通於五音十二律而聖人之係言有不可諷詠者耶世人各治易居恆守訓故爲文辭取仕宦其最上者玩消息盈虛之理以自成其德凡二端盡之矣何暇考韻雖然余竊憫幼于之意而稍著其用世毋以玄之例覆瓿可也

獻翼自序曰昔人謂古之文章自合律度未主音韻然音韻之正皆本之諸聲有不可易者尚書賡歌五子之歌仲虺之誥佑賢輔德伊訓聖謨洋洋洪範歲日月時皆韻周禮量銘祭侯文鄭注如某之言某也之類皆韻禮記曲禮將卽席禮運後聖有作樂記子夏對樂孔子閒居五起皆韻鄭注寓韻與周禮注同然則周易彖小象雜卦爻辭孰非韻耶信乎聖人之聲爲律也余所記憶爲易音者三人王肅李軌徐邈音譜則沈熊是易未嘗無韻惜其書不存無由考證焦贛易林法古爻辭無不韻者楊雄太玄擬易亦韻以此言易韻可徵矣韓愈元和聖德詩與此日足可惜皆止用一韻擬史記龜策傳而作論者謂能讀龜策則能讀此詩能讀此詩則能讀張籍祭愈詩韻可弗知哉至朱子注易有云叶韻可見又云今以韻讀之良是又云考上下韻亦不叶魏了翁云易經皆韻然則宋儒讀易又何嘗無韻耶余舉一先生之言所專義經竊注

二易以解此經而未得其讀也再考毛氏之學如弋言加之加叶時微二音其新孔嘉嘉叶宜俄二音如反收之收叶守狩竊二音亨以辟羲羲叶　僉二音何疑易韻之紛紛也且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皋陶咎繇之類庶可以讀易矣予稍定其韻廣引證之門舉胸臆之論所未喻者以待來茲噫安得如沈約者而賞王筠之辨雌霓哉

楊時喬曰讀易韻考以一部易皆有韻每舉漢唐宋史書及釋書詩賦等書叶韻諧韻以實之謂句句皆韻或有強通有未盡通易韻賴以傳矣

張雲章曰獻翼字幼于崑山人太學生讀易紀聞羲經二義及此書皇甫汸王世貞錢有威皆爲之序

葉氏秦易經羨記

佚

兩浙名賢錄葉秦字尙文青田人由選貢生任訓導

許氏聞至易經微言

未見

兩浙名賢錄許聞至字長聖海鹽人學官弟子以孝友聞及卒祀鄉賢祠

吳氏讃升易義臆解

未見

長沙府志醴陵人

周氏循周易童答

未見

長沙府志湘潭貢士

沈氏亨易學啓蒙疏　卦畫圖

佚

閩書沈亨字體敬晉江人嘉靖中以貢授新會訓導遷宜山教授作卦畫圖論孟辨太極解啓蒙疏以發先賢之蘊士尊尙之

章氏文祿周易啓蒙通釋正誤

未見

台州府志章文祿字秉道黃巖人嘉靖初貢士

曾氏士傳正易學啓蒙

一卷

存

士傳自序略曰元晦啓蒙之作明白而淵深精密而疏暢有非太玄洞極潛虛之所能及者不揣膚昧微者闡之闕者補之庶乎由辭以得意觀象以明理而天地之化聖賢之心亦或可見矣

張雲章曰曾氏書僅見抄本又有洪範皇極內篇俱嘉靖己酉自序

葉氏山八白易傳

十六卷

存

山自序曰八白易傳成十越月又易稾初說幾略盡焉夫聖人之書確定不易而天地之變化無窮聖人之言自古以宣而吾心之感應萬起溫由故用則知以時新心同化感故神髓精入莊生之言曰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豈不信哉追感韋編之絕以爲歎息

張雲章曰山號八白嘉靖間人作此傳屢易稿自序凡四其言出入子史殊多踳駁大要以楊誠齋爲宗者八白本末無所考見詳其自序當是一老諸生

金氏瑤六爻原意

一卷

存

瑤自序曰周公作爻辭說者謂公因爻之吉凶以示意斯言也猶未盡得公繫爻之情也夫爻固有吉有凶而數止於六爻之意則吉凶悔吝雜揉不可數公之繫之也必先得一卦之意然後因爻而布之此爻是此意則以此意屬此爻彼意合彼爻則以彼爻繫彼意吉則繫以吉意凶則繫以凶意吉凶半則以吉凶悔吝意雜繫之意盈則一爻而兩意不爲贅意盡則兩爻而一意不爲歉是故意與爻相匝而易道成後世乃有謂辭不盡爻意者而公繫爻之意病矣作六爻原意萬曆辛巳五月

陸元輔曰金瑤字德溫別字栗齋休寧人嘉靖辛卯貢士授會稽縣丞再補廬陵丞遷桂林中衛經歷以母老不赴教授鄉里卒年九十有七

朱氏自強易經破愚

四卷

未見

括蒼彙紀朱自強字體乾遂昌人以貢授莆田縣學訓導

王氏（埜）周易衍義
佚
紹興府志王埜字貞翁山陰人絕意仕進築室臥龍山南教授自
給太守洪珠屢造其廬扁其堂曰逸士晚自號蛻巖道人壘石爲
生壙於亭山之麓題曰小芙蓉城著有周易衍義
謝氏（憲）周易竹書
未見
黃虞稷曰憲字汝愼歸善人嘉靖中歲貢嘗於郡之西湖臺畔折
竹枝濡赤土注易葉春及受而錄之故名
徐氏（楙）周易通解
八卷
未見
黃虞稷曰閩縣人嘉靖中貢士官永寧知縣
龐氏（嵩）圖書解
未見
姓譜嵩字振卿南海人嘉靖間官應天府治中
張氏（綸）圖書考
一卷
揲蓍考
一卷
易談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綸字宜甫汶上人以歲舉訓秀水諸生官終肅府長史
綸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易嘗著二圖說諸書多前人所
未發
周氏（聰）周易講義
二十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周聰巢平人嘉靖中貢士官英山教諭
毛氏（仲）易經辨疑
未見
括蒼彙紀毛仲字時正松陽人以貢授海陽知縣
龔氏（持憲）易象影
一卷
未見
太倉州志龔持憲字行素州學生
陳氏（中州）易意
未見
括蒼彙紀陳中州字洛夫青田人廬江教諭
顧氏（起經）易蠡語
佚
嚴繩孫曰顧起經字長濟無錫人榮僖公可學嗣子以國子生謁
選除廣東鹽課司副提舉兼署市舶所撰著甚多凡六十八部共
四百餘卷
袁氏（仁）大易心法
未見
仁自序曰天壤間品物流形新新非故靡一時無易也學者仰而
觀俯而察遠而稽近而取孰非易理哉若必挾策玩爻尋文索象
則其於易也淺矣吾祖吾父世精易演吉凶談休咎時時中竅俗
人心異口譁之然而非其至也至者乃在神會玄機手握造化終
身用易而天地鬼神有不能測不能違焉宋儒談易謂有交易變
易之義而以陰陽爻象當之陋矣大父嘗語余曰養吾之眞任彼
之假守吾之正礪彼之邪而交相化焉此交易之義也凶者轉而
爲吉咎者轉而爲祥此變易之義也是故易者聖人有憂患而作
君子履之詎可一日廢哉余自十五受易取先世遺文熟究之茫
然若秦越之不相識也二十而僅達其詞又十年始通其意偶有
所得筆記之歲久成帙命之曰大易心法巵言靡當詮敘無倫而
蠡測管窺時有至者如曰著易者不言易則主臣不敏皇恐死矣
李氏（逢期）易經隨筆
三卷
存
按易經隨筆三卷晉江李逢期維徵撰從孫伯元仲元叔
元校而刊行之其論雜卦傳大過以下卦不反對謂大過
與頤一爲四陽在內二陰在外一爲四陰在內二陽在外
與坎離中孚小過同皆兩卦對待而相反者其義則一顚
一正亦相反也姤與夬漸與歸妹旣濟與未濟皆以一卦
反覆而成兩卦者其義則柔遇剛與剛決柔反女之終與

女之待反定與窮反蓋此八卦雖不反對而反對之義未嘗不存若以爲錯簡則女之終男之窮又似交互之辭而歸妹爲震兌合體之卦未濟爲離坎合體之卦亦頗相反似非誤者要之聖人讀易至於韋編三絶見得易道無窮分看合看橫看直看方看圓看序看錯看莫不各有至理存焉聖人固覺其意味之深長不以一定求之讀易者誠得其意則亦不必妄生議論也其辭頗辨伯元兄弟皆萬曆中舉人

甯氏威易象四編

未見

黄虞稷曰威衡陽布衣講學學者稱太虛先生

任氏慶雲易略

二卷

易圖集覽

一卷

俱未見

鄧氏黻易解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黻常熟人

王氏夢麟北山讀易記

十卷

未見

黄虞稷曰夢麟字維振閩縣人官廣西桂林通判

洪氏受易經從正錄

未見

高兆曰受同安人嘉靖乙丑以貢歷國子助教終夔州府通判

金氏隆圖書定則

七卷

圖書易指

一卷

俱未見

阮氏琳圖書紀愚

未見

黄虞稷曰莆田人官教諭

屠氏本畯卦玩或作卦疏

二卷

未見

錢謙益曰本畯字田叔鄞縣人尚書大山之子以父任官太常典簿官至運使

方氏社昌周易指要

三卷

存

子時化序曰先高祖居貞先生於盛明之始崛起新安雖高隱不仕德孚於鄉先君初庵先生復以真儒名世然四世矣遺籍僅存易指要在塵埃中先君以付時化遺命曰吾學易無常師汝亦不必泥一法時化泣而受焉顧汩沒於制舉捍格於傳注比年始漸知所疑出故牘閱之有味其言如有籍者化乃幡然曰先人固命我矣此一書也豈非翕受躋入之基乎遂題而識之以自勗焉

任氏經易學歸趣

二卷

未見

陳氏林周易圖

一卷

未見

張氏鍵易筏

六卷

未見

鄭氏圭易臆

三卷

未見

祁承㸁曰圭字孔肩錢塘人

王氏應璧易牘

六卷

未見

婁氏玉衡圖學淺見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劍州人

黄氏懋策大易林頭私錄

未見

王氏鎰易象寶鑑

佚

張氏文鉞易經講義

王圻曰鉞池州人官中書舍人兼侍講

佚

朱氏實易說纂要

佚

胡氏龍易說

佚

鄭氏思易說

佚

倪氏元易說

佚

陳氏允士易集注

佚

徐氏琦周易發微

佚

李氏直方易象數解

佚

李氏鍵易說

佚

王圻曰李鍵昭信人官國子博士

以上十部見續文獻通考

郭氏濬周易理數通考

二卷

未見

張氏其禔易卦類選四成

四卷

未見

錢氏可久易潤

十二卷

未見

以上三部見祁氏澹生堂目錄

經義考卷五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五十六

沈氏懋孝周易程朱傳義箋

未見

懋孝自序曰疏易義者多矣惟程先生正叔作傳朱先生元晦作本義二書並垂博士家危坐說之斂衽奉之余爲擇兩先生平日所爲易與其弟子所說者各箋所作傳義下其他氏語悉謝去不陳雖言或重複旨有出入要以旁諸互見無所不極若坐兩先生於一堂執經前席也程大指謂體用顯微無二理以人事著易道故曰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此程先生以易發己所學其不合孔子遺文者殆十之半朱先生尊信經學覺其與孔子稍殊故於彖爻之前掇取孔子彖象之義者十之七裁約程傳者十之二參入他疏所得者十之一而稱曰本義至於孔子彖象則皆略而不著若以論大道通神明毋乃令高明特達之士猶有遺論乎然而兩先生之傳義無異兩曜之明乎天也吾豈敢謂易道盡乎此後生可畏來者起予安知無起而代之明者

周易四聖象詞

未見

懋孝自序曰孔子之道總於六籍先粹精於易易非詩書禮樂春秋比也詩書論而存之有刪有逸禮樂攷而定之有次有補春秋史裁而斷之有筆有削其於易也尊之讚之不敢議焉退與門人雅言未嘗一及易其列於復之讚者獨顏氏之子而曾參氏亦嘗稱說艮之象辭聞易者二子耳觀其生平所自著書嘗論皆門人所述詩書禮樂傳之往昔春秋亦本舊文惟十翼爲手筆全書嗚呼孔子之道何假傳注而始明後之學者奈之何求之百家傳注馳騁雜博之場雖多奚以爲余晚而好易抱其圖象卦象爲一卷彖爻之詞爲一卷孔子之贊爲一卷藏之笥中以俟洗心退密神明其德庶幾旦暮遇之也夫

周易博義

未見

懋孝自序曰余既玩易有年乃敢論次其書敘述己意俟之將來以備聖人君子者之一擇其大義有八首羲皇之象則列二儀四象八卦而止此孔子所謂庖犧氏始作八卦者也次文王周公之彖爻辭此孔子所謂興於殷之末世因貳濟民行者也次彖象繫辭等作此孔子自謂學之可無大過者也四聖人之學備於此上智觀之可思過半焉故述象辭第一程正叔之易傳朱元晦之易義啓蒙天下學者宗之今箋二先生平日語令學者精求而參論之故述箋文第二漢晉下諸注疏家輯而次之與宋疏並存令學者時時溯觀別當有得於象教故述古疏第三余所著者無他特循孔子贊義一一疏其文若孔子所以疏文王周公之文者無添減焉卽不盡合程朱不敢諱也故述孔子贊疏文第四兒子鐘以爲文不必一一分疏特疏所缺而宜特論者自成一氏言故述補義第五近世楊廷秀之易說蔡介夫之蒙引皆疏證明備因輯他氏所論可益補其義者次成之以庶幾蔡氏之志故述蒙引補第六至乃周茂叔先生之太極易通邵堯夫先生之皇極經世張子厚先生之西銘易傳正蒙楊敬仲先生之己易等書皆含義廣博後學不可不論故述備論第七河圖洛書八卦六十四卦等圖傳自堯夫得之陳穆輩元晦先生特以冠書首不具言其義然其學淵微不可不深考故述博義第八其老莊太玄參同等 題爲外義亦皆有輔於易他日者別傳焉嗚呼易之道自此有傳也夫

李延昰曰晴峯沈先生平湖人中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修撰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謫兩淮運判起河南巡撫致仕

孫氏從龍周易參疑

十卷

存

王世貞序曰學易者商瞿馯臂子弓田楊二何之流斤斤守其師說歷數十傳而不變彼豈能盡當於心哉以爲吾師授之而吾受之吾所出口而入耳者如是足矣蓋至伊川氏而後稱得理也至紫陽氏而後晳於象占明與益尊大其說布之學官天下逢掖之士習易而不由二氏者罷弗用諸逢掖之士旦旦而習之毋亦商瞿馯臂之流之守其師說者耶吳江孫化光爲易說若干卷名之曰周易參疑其於伊川紫陽之說初不爲牴牾乃其發於象占之外而理之所未備者倘永乎其言之世之真能信易者孫君也可以不辱易矣

陸元輔曰孫從龍字化光吳江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江西按察副使

沈氏一貫易學

十二卷

存

顧起元序曰蛟門先生以易起家歷官詞林至踐綸扉參大政而讀易猶不休蓋韋編鐵鏑未嘗去手者數十年始以所得筆而爲書及予告歸田且十年所摩研編削又不知凡幾更乃板而行之而先生遂厭人間世矣仲子參　等奉治命函書以序屬起元起元未嘗學易也安能贊先生之易學雖然請妄言之易之爲道有理有數人亦求之理與數焉耳矣理在天則不已之命在人則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惠迪吉否則凶悔吝數則陰陽奇耦之晝時六位以乘之因以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測夫吉凶悔吝者也數本乎理理主乎數理實而數乃不虛也學易者數學少理學尤少先生之爲易學也求諸理之大通而正者而不言所利求諸理之可從不可從可求不可求可貞不可貞者衡之以正而大通於天下非必諄諄語象占也豈以理而絀數哉參而伍之擬而議之易在是矣故可以開物成務可以斷疑定業可以學問變氣質可以人事回造化此先生之學所以能建天地質鬼神繼聖人與民同患之志也惜乎先生不可作矣踰二年而起元始得其書又踰二年而始序其書無繇面質先生裁其可否作者既難知者又自不易起元竊有志而未之逮也

陸元輔曰一貫字肩吾別字蛟門鄞縣人隆慶戊辰進士以禮部尚書入閣歷少保中極殿大學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易學十二卷蓋進呈講義也

賀氏沚圖卦臆言

未見

黃虞稷曰沚字汝定廬州人隆慶庚午舉人官蘇州府同知

劉氏元卿大易觀

二卷

未見

高佑釲曰劉元卿字調父江西安福人隆慶庚午舉於鄉萬曆中徵授國子監博士遷禮部主事

馮氏時可易說

五卷

存

時可自序曰易之爲書聖人所以寡過也其所以寡過在於扶陰抑陽乎陰陽之運行也不能無過而我以其道扶抑其間則天地之無過也卽我之無過也是三聖人之爲易也孔子之學易則於春秋見其用矣尊天王而卑列侯也內中國而外吳楚也褒君子而貶小人也是亦所以寡其過於天下而幽贊天地也故曰假我數年可以無大過彼大過惟聖人而後可無也聖人以萬物爲一體則天地之間有所過也皆其過也是以孜孜汲汲而必欲補之也善學者其亦以聖人之補天地者而補吾心也端之微者吾扶之流之橫者吾抑之陽明用事陰濁退聽爲治於方寸之內自寡其過而後以治人過則亦聖人也嗚呼吾心之剝復天地之剝復也可懼孰甚焉以剝復而懼者君子也不剝復而懼者聖人也聖人之心卽易也而未嘗不學也聖人之動皆學也而無往非易也繫辭不云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心之危也心之易也陰陽貞勝之機也此聖人所懼也惟懼而無過也夫陰陽者聖人之所不容不勝也而況吾人乎甚矣學易之不可已也既著說五卷復爲之序以自儆焉

陸元輔曰馮時可字元成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使參議

唐氏鶴徵周易象義

四卷

存

劉曰寧序曰易家自王鄭而降主理者黜象主象者亦黜理是二者皆非也而象固近之顧儒者疑之曰理立於陰陽之前象表於形氣之後荊川先生言之矣易之爲書以象証理亶然哉李嘗先生者荊川先生子也蓋嘗發百家之藏殫三絕之力稟過庭之訓而益暢其說作周易集義其大要合爻象以觀理因彖義以辨爻別二卦於一卦而內外正定主爻於六爻而君臣位至於互卦倒體其爲說益博而義益精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邪

鶴徵自述曰易須象與理合彖與爻合鶴徵少嘗讀易先君子訓之曰易之爲書以象證理之書也論象不論理易失之穿鑿論理不論象易失之浮泛必象理合始有確據自先儒據易不可典要之言彖與爻各自爲訓不惟爻象常相悖而六爻之中或本爻以明君子他爻目之爲小人所以先儒謂六爻似累世仇殺豈易義固然耶故必爻彖合始爲定論鶴徵細求之則孔子之彖傳蓋備

矣正所以合象理彖爻而一之者也學者於此求之可矣
陸元輔曰唐鶴徵號凝菴武進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
卿
張雲章曰鶴徵荊川之子能世其學其自述曰先君子之訓曰易
之爲書以象證理之書也論象不論理失之穿鑿論理不論象失
之浮泛必象理合始有確據自象與爻各自爲訓不惟爻象常相
悖而六爻之中或本爻以爲君子他爻曰之爲小人所以先儒謂
六爻似累世仇殺然豈易義固然耶鶴徵細求之則孔子之彖傳
備矣正所以合象理彖爻而一之者也於此求之從入有道矣其
書大旨如此

黃氏洪憲周易集說
三卷
未見
俞汝言曰公諱洪憲字懋忠號葵陽嘉興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
吉士除編修歷侍讀遷右庶子充日講官歷少詹事掌翰林院

黃氏正憲易象管窺
十五卷
存
正憲自記曰聖人作經將以順性命之理使後世學者由之以成
性成身彼卜筮乃易中之一事嘗亦爲日用不知者設以啓其趨
避之門故曰以前民用若論進退存亡之道倏忽變遷與時偕行
非心通易道者孰能貞夫一而不失其正哉故易之占乃吾心觀
省之占非卜筮占筮占斷之占也孔子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其
所學何事其無過豈待卜筮而後知耶或曰虞廷枚卜周家定鼎
非耶曰帝王大事未嘗不卜然曰朕先定志謀及乃心則亦以人
謀爲主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豈專主卜筮哉又曰
商瞿而下易道多岐自王弼疏行文義煩著求其發明切實則莫
若程朱傳義然亦不能無齟齬處憲豈敢妄立異說惟因傳義以
體彖爻象辭之意有不相合者則沉潛玩索融會貫通庶幾闡程
朱未發之蘊不特羲文周孔之旨爾語云以管窺天其憲之謂與
俞汝言曰正憲字懋容葵陽先生之弟

郭氏子章蠙衣生易解一作郭氏易解
十五卷
存
子章自序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獨不及易易難言也
惟難言故罕言子罕言命易性命之書也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聞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何輕與人雅言易也微獨難言亦難學孔
子五十以前豈不學易而不以學易名其曰假我數年五十學易
可以無大過孔子將縱之聖五十學易僅可以無大過何晏王輔
嗣諸人奈何以輕俊少年讀言易耶孔子之可仕可止學艮可久
可速學咸恆不厭不倦學乾多識多聞學大畜寧儉寧戚學小過
故易惟孔子能學也然韋編三絕鐵擿三折如此其勤河不出圖
鳳鳥不至如此其憂而僅云無大過易其可易學耶子章幼習易
先君手書程傳朱義而口授之因之竊一第今犬馬齒七十五矣
歸養以來日極研而旁鑽之爲論若干篇爲解若干條總名之曰
易解嗟乎荀子有言善爲易者不占管輅謂易安可注信斯言也
子茲解贅矣予之過大矣
陸元輔曰郭子章字相奎號青螺又號蠙衣生泰和人隆慶辛未
進士累官都察院巡撫貴州

吳氏中立易詮古本
三卷
存
陸元輔曰中立字公度浦城人隆慶辛未進士父沒服闋絕意仕
進以著述爲事結廬於武夷山中十有七年南禮部尚書袁洪愈
等疏其節詔府縣起送赴部辭乞終隱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俟病
痊錄用尋卒所著有易銓古本中庸大旨諸書

鄒氏德涵聚所先生易教
一卷
未見
曹溶曰德涵江西安福人隆慶辛未進士

李氏天植易經疏義
未見
陸元輔曰天植字性甫廣德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四川布政司
參政

殷氏子義易經會義　讀易別記　易說
未見
陸元輔曰殷子義字集卿嘉定人隆慶二年貢生爲淮安儒學訓
導其學出入朱陸溯孔孟之傳著書必根理要學者稱方齋先

生所撰易解外有春秋大旨詩經疏解家禮纂要諸書

潘氏鳴時讀易偶見

未見

閩書潘鳴時字徵求海澄人隆慶戊辰以恩貢入太學判信陽州

周氏坦易圖說

一卷

存

陸元輔曰隆慶二年夏五月博羅周坦著於羅浮山中

戴氏廷槐易學舉隅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廷槐長泰人隆慶中貢士

仇氏二常周氏本義翼

四卷

未見

姜氏覲陽易傳闡庸

一百二卷

未見

朱氏畫居易齋讀易雜言

一卷

未見

鏗鏗齋易郵

七卷

存

錢謙益曰朱仲子之說易取途於博士家言而以嘗先生志謹之微言奧義析而入焉

熊秉鑑曰仲修爲大中丞秋崖公孫世以易名家易郵一書旁采諸家更以獨見纔析條分每卦六爻撮其大旨揭爲總斷情僞得失令觀者洞然可謂善言易者

朱一是曰篁字仲修吳人其書載繪生堂目蓋祁氏之客也

李氏應辰易經庭訓

佚

休寧名族志應辰字仲拱

汪氏玠易旨

佚

休寧名族志玠字朝用邑諸生

經義考卷五十七

易五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朱氏戴堉先天圖正誤

一卷

未見

朱氏謀㙔易象通

八卷

存

李維楨序曰昔者孔子晚而學易而爲之十翼其指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由周迄漢治易者率先明象迨晉王弼倘名理而宋邢恕輩因之至欲棄卦畫不用程氏傳專言理義邵氏說盡主象數矣然而譏者多有遺議李鼎祚謂鄭康成參天象王輔嗣釋人事焉當可謂王與人事疏程與天道遠天人寧可偏廢耶陳瑩中舉邵說似劉器之劉不其然朱子亦以必見意象方可說理而與劉君房滕珙言本義有模印之戒其定論如此人情畫狗馬難而鬼魅易是以爲象數之學者卒不勝而自畢子業出易象益置不講矣友人朱鬱儀讀易而嘆曰說易者莫如孔子孔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此象之始也畫契興而結繩遠後聖廣爲之象以開物象有數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有辭故曰象者言乎其象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易之爲書安往而非象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所以盡意象之不明意言何有乃爲易象通八卷近取身遠取物揆人事以合天道使讀者占者犂然各當於心而始信夫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彼訓詁支離與索之窈冥昏默者皆非孔子指也易無方而象有方象有定體而無定用陽一君而二民爲君子陰二君而一民爲小人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也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重爻之象六位之體也因而重之不可勝象矣八卦之象既已爲天地風雷山水火澤矣而說卦更廣之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因而廣之象不可勝用矣鬱儀之名象曰通有以也見乃爲之象往來不言謂之通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變則通通則久要之範圍於孔子孔子之指不明天下始遺象而言易遺象而言易則狥象而言易者陋之過也有狥象而後有遺象不遺象而後象通與焉通也者象於狥與遺之弊者也不曰得心而忘象乎惟通而後能得惟得而後能忘惟忘而通之能事畢矣亦孔子之指也

曹學佺序曰古注易不下數百家罕有以繫辭說易者說易而不本之繫辭如挈衣而不得其領者也繫辭不云乎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詞也易卦爻皆序也卦爻詞皆象也樂斯玩玩斯無窮矣豫章友人鬱儀氏作周易象通一書其道主變其說順乎本文而不爲穿鑿大要本之繫辭者也

陳氏第伏羲圖贊

二卷

存

焦竑序曰易始庖犧有畫而無文世所傳先天圖是已迨夏殷周三易遞興要不出圖之範則顧夏殷以象數爲宗無言說可尋周易則文王周孔推明圖之旨趣詳哉其言之也乃昧者至沿流忘源曰遠於圖而不知甚者取圖圖而矩之析之爲八爲六十四棼棼紜紜而古人渾然天成之妙不可復覩矣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易一太極也太極亦環中也而兩儀四象八卦靡不備焉其事爲羲圖奚啻指掌周子太極圖適得此意但變兩儀爲陰陽四象爲五行爲稍異耳而於八卦顧略而不言何與豈其引而不發以待人之自竊與周子之圖本爲易設觀易通可見而語焉不詳至令學者謂周自爲圖與庖犧絕不相涉亦已謬矣陳子季立尚友古今潛心道妙恍然如見羲皇於千載而閔支離者之病道也乃創爲此圖不必奇之耦之離且析之而萬千五百二十之策相逼而成以爲固然則前此未有以爲贋見又何其愜於人心而不可更置之若是也觀圖贊答問反復數千言靡非抉剔奧詮解剝衆說大率規方以爲圖融異而歸一拂有以取無至於拂有取無而洗心之學至矣竊謂易自太極而兩而四而八也聖人之吉凶與民同患不得已也此自無而之有所謂數往者順也至於通志決疑亹亹寄諸蓍龜而聖心無事焉無思無爲澹然獨與神明居則理窮性盡而命以至此自有而之無逆也故曰易逆數也嗟乎卦寓於蓍而卦非蓍故得卦者忘蓍數托於圖而數非圖故得圖者忘數非知道者孰識之周子之圖得之希夷先生張忠定論公事陰陽源流髣髴亦自可見季立特起數千載之後不繇見聞獨契羲易殆天啓其衷以明聖人之絕

學輿屑子之圖未知孰爲先後昔子瞻讀子由解老謂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余於此編亦云

鄧自序曰余少讀易主朱義又主程傳後又頗考馬鄭荀王及唐宋諸儒之說大都程傳爲近葢程本之孔子者也乾坤有文言繫傳又有鳴鶴在陰一十八解詳哉名理之譚大矣引伸觸類卦爻可例知也余獨疑易書之作本於庖羲氏乃其圖析六十四卦而畫之豈惟奇耦爲易即楮筆之具若後世猶病其繁且難也況秦古乎且陰陽流行無有間斷乃斷析著此不足以明二極之妙矣於是以朱筆爲陽黑筆爲陰兩畫即成兩儀四畫即成四象八畫即成八卦十六畫之即成十六卦三十二畫之即成三十二卦六十四畫之即成六十四卦傳於六十四之上各加陰陽則爲一百二十八卦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位皆不易也倘再重之即成二百五十六卦三重之即成五百一十二卦而其位亦皆不易余始深嘆其妙且不敢極其數也惟以六十四卦者繪爲三尺之圖縣之座右久之坐臥行立常若圖之在目也者又久之若見陰陽消長之數天地鬼神之機也噫自漢以來傳易者不可勝數其言圖實鮮茲謬爲之贊或有因余言而繹夫圖庖羲氏之易庶幾復明於世矣

張雲章曰鄧字季立連江人初爲學官弟子俞大猷召致幕下勸以武功自見言之譚襄敏官遊擊將軍尊禮去著書自喜焦狀元竑見之深歎服焉是書焦爲之序鄧亦有先後自序其爲圖不用奇耦以黑白爲陰陽而兩儀四象八卦皆規方而爲圓蓋其學從禪門證入率由心得與諸儒異

鄧氏伯兼古易詮

二十九卷

今易詮

二十四卷

俱存

史孟麟序曰吾友鄧孺孝少治博士家言心不懌而攻詞賦繼又少其技而歸之六經六經中尤喜易自漢暨明自注疏傳義而外靡所不窺嘗於心輒書人所未發輒附以己意其說自家理在則不盡一而求言善則不因人而廢竭力於茲者蓋積有日月矣先是輯今人言爲今述若干卷藏於家茲乃裒古今人言及己所論著合爲一帙命曰易詮孺孝曰詮具也擇言也言具古今擇要矣咸蓋竊附乎述以傳經孺孝之旨深矣哉

伯兼自序曰按說文詮擇言也古今說易何啻數百家何啻數萬言言人人殊所貴擇善而執合異而同矣予少爲諸生攻尙書迨今五十嘗學易之年銓次成帙爲上下經若干卷爲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若干卷一遵東萊古易其外詮則以廣未盡之旨也嗟乎醯雞遊甕中蚍蜉撼大樹並取譏往喆不佞爲此學也者徒膺口耳

陸元輔曰鄧伯兼字孺孝嘗州布衣

傅氏文兆羲經十一翼

五卷

存

文兆自序曰圖書者數之祖也儀畫者象之祖也並出於太古之世而諸儒獨詳言之噫夏商之禮至夫子且無徵矣周室班爵祿至孟子且不得聞其詳矣況上世之圖書乎吾於諸儒之詳言圖書而益知其無考也言其所可考者故作太古易冠於首圖以書筮書以龜卜若存若亡至儀畫以立象則詳具於說卦篇中是說卦其源也出於太古之後也二篇其流也興於中古之後也而世儒遡其流不窮其源徒遡其流故虛而無據卒亡其源故辭多不解奈何以所自有者而并忘之也作上古第一易以觀象爲主辭者因象而繫也變者因象而通也占者因象而斷也但說卦之象文王二篇十用其三四其間多有不合者於是世儒疑之疑則因置之而不講并其所可通者而亦莫之考也作觀象篇第二其次莫若玩辭蓋象也者有形貌無文字故象不可見以辭而見或遠取物近取身皆所以像其象也匪辭則烏知其象之所在故曰君子觀象亦於其辭觀之而已矣作玩辭篇第三其次莫若觀變蓋一卦能涵萬象一卦止言一象果爾則得此遺彼各卦均此陰陽諸卦均此爻位果爾則執此泥彼故須通變隨時通變因時化裁有不窮之妙焉故可以象事亦可以知來不然縱卦辭爻辭終爲有盡即之卦本卦終屬有限作觀變篇第四其次莫若玩占蓋占者占其吉凶而已吉凶因乎事之得失事之得失因乎象之當否故事之得也非他也貞而已事之失也非他也不貞而已事之得而失失而得也又非他也悔與不悔而已故總而一之以貞悔而世儒以辭占之過吉則吉過凶則凶吉凶將何所憑乎作玩占篇第五夫易孔子十翼言之詳矣茲復又有十一翼者何曰非於十

翼之外別有增加也亦不過就十翼中闡明之而已矣雖然此亦學易之筌蹄耳至於得心忘象得意忘言又有在於善悟者

陸元輔曰金谿傳文兆撰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觀象篇推明古易次第有上下二篇十翼十篇闡發三聖易學力主文王作爻辭之說絕與周公無涉而辨漢儒費直爲亂易

黄虞稷曰文兆金谿人以孔子傳易爲十翼而已又翼孔子故謂之十一翼

林氏兆恩易外別傳

一卷

存

浦大治序曰易外別傳者乃三教先生龍江林夫子之所傳傳之而未嘗得其傳者也而其徒復學子林爾者先生入室弟子也倡教於吳乃以先生平生所談易旨散於論著裒集成之衍爲圖說圖凡六十說本指歸誠繼往開來之學也蓋嘗聞之吾身之天地則具吾身之河圖洛書人惟能得吾身之何圖則便能與太虛同其體太虛之體寂然不動太極本無極也非命與而性在其中矣人惟能得吾身之洛書則便能與天地同其用天地之用感而遂通無極而太極也非性與而命在其中矣然則吾儒性命之學歸根於易學易之道當自艮背始夫艮者止也艮其背者止其所也艮其背而吾心止乎其所矣止其所止自能忘乎其身也故曰不獲其身不獲其身而吾心之神明寂照元神自復矣元神自復而真空之體見性全乎天矣謂非真儒之能事歟先生闡易之精義入神窮神知化正惟追宗四聖而默成參贊之至道位育之全功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復學子闡之默然微笑拱而立曰旨哉言乎子爲我識之簡端萬曆丁巳

閩書林兆恩字懋勳莆田人補諸生棄去游湖湘者十年歸而講學謂聖人之道所以不明者二氏亂之也二氏之學偭者吾儒所不屑精者不出吾範圍則莫若先之以三綱本之以四業使世無遊民民無廢倫羣而趨聖人之教則其民莫不士農工商其道莫不仁義嘗作書擬諸嗣上之不果著書積萬言從學者稱爲三教先生

王氏宇周易占林

四卷

存

張雲章曰宇字永啓泉州人倣焦延壽著占林廣六十四卦爲四千九十六卦讀卦紀所用之辭自云觀象玩占若指諸掌此書宜入占筮門

彭氏好古易鑰

五卷

存

好古自序曰夫易者性命之書也以性命言易易之正也而莊言性命則人惑余之言易因卦體卦象卦德卦才據之爲辭一卦一義一句一義一字一義各求其當名曰正義與朱子本義列而爲二以待人之自求而其要不失性命之正顧性命可易言耶統論其綱取坎壞離盡之矣離之壞一而坎之取百或取之內或取之外或取之己或取之人或取之順或取之逆或取之捷或取之徐未可一言述也言取則人思不言其所以取則人茫昧而難入譬之戶然範金冶鐵飭鍵疏簧其扃固矣而非鑰以導之則不開夫易者四聖之扃也四聖扃其戶以俟後人後之人更無造其戶而入之者則以鑰之亡耳余著易正義並著易鑰啓四聖枕中之鑰於千百載之下其誰曰然而余非無據也易不在書不在象不在爻而在人心人心有真鑰悟則鑰在不悟則鑰亡余以心爲易亦以心爲鑰卽去四聖千百載而遙猶面受也余受之余啓之然未敢出以授人將藏之名山聊備他日著述之關爾

方氏時化易疑

一卷

易引

九卷

周易頌

二卷

學易述談

四卷

俱存

張雲章曰時化字伯兩歙縣人官敘州府同知以野狐禪亂經可謂無忌憚矣指要云是其高祖以來家藏而時化爲之繹易疑以下諸書皆其所自著

樊氏煒周易外傳

佚

郭正域志墓曰公諱煒字仲光別字斎川黃岡人以明經除漢陽儒學訓導精於易著周易外傳數十卷以授孫子瓚瓚明其說以贊孟焦京之旨而微有異同以爲易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輔嗣以後程朱蔡楊之屬泥人蔽天故其象不明象不明故其變離周變離周故其辭無據辭無據故不可得占也其法以卦爻象周天周天三百六十乾策二百一十有六坤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當閏之日閏歲之日餘二十四赤黃道相去之數盈縮遲疾之差易之所積也先天六十四卦之序有位能按圖而述之後天六十四卦之序無位不能測其分至啓閉故離述耳後天八卦獨於兌言正秋乾兌兩卦先後天皆相次陰陽之始終剛柔之分際也今正立兌當秋分則乾坤居戌未坎離居辰中是以魁步奎婁而履始杓攜龍角而發春四正既齊推移靡忒然後乾坤屯體臨无妄革七卦之元亨利貞蠱升二卦之元亨可得而言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九卦之蘊可得而測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己日乃革之旨十年三年八月七日三日之數左腹左股右肱之方可得而辨大都以日星爲紀以月爲疊并六十四卦以爲天數去四卦以爲日數去八卦以爲月數而損益盈虛變化在其中矣非通周髀算經靈憲天體不能善解其義

方氏學漸易蠡

十卷

未見

史孟麟表墓曰桐城方先生諱學漸字達卿本庵其別字學者以其學宗性善謚曰明善先生以子大鎮貴累贈大理寺少卿

張氏元蒙讀易纂

五卷

未見

黃虞稷曰元蒙字叔正萬曆壬午自序

程氏元初周易韻叶

二卷

未見

繆琢曰新安程元初字全之精韻學撰周易韻叶二卷又作李周書萬曆癸卯自序

楊氏士顥周易存言

八卷

未見

黃虞稷曰士顥字用晦奉先人萬曆二十八年自序

王氏鏞易解

佚

閩書鏞萬曆中晉江諸生也所解有論語易詩三書皆六七易稿乃定

程氏嗣光易經發微

六卷

未見

章氏潢周易象義

十卷

存

潢自序曰孔子生生之謂易奚自而生哉陰陽是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象若不足以盡之矣然易也道也神也一也不可得而見也惟神明於吏者真見形上形下道氣渾融則知象即陰陽不測生生不窮之易矣何爲象一奇與一耦也一者奇也陽之象也一一者耦也陰之象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象此者也是故盈天地間莫非陰陽莫非陰陽之畫莫非陰陽之變化伏羲俯仰遠近通神明類物情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以象陽畫一一以象陰奇耦各三畫名之曰乾坤乾陽物坤陰物象其物宜此其概也乾坤各三索而成六子名之曰坎艮震巽離兌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又於八卦錯綜而重之爲六十四卦焉然周易而有反對次第其對者八如乾與坤頤與大過坎與離中孚與小過其餘屯蒙既未濟則皆相反而成也合之爲三十六析之上下經各取十八卦易之書備是矣孰非天地陰陽自然之象乎故因象異名名以象而定因名異義義以象而顯也蓋易雖無文辭而六十四卦卦象各殊三百八十四爻爻象各别郁郁乎天下之至文矣文王總一卦而繫之彖周公分六爻而繫之辭孔子彖傳所以釋彖辭也象傳所以釋爻辭也繫辭文言說卦諸篇所以統論卦爻之旨也可見伏羲六十四卦之畫畫以象也文周孔子之辭辭以象也象雖至隱至賾至雜至動其變化不齊而元亨利貞吉凶悔吝厲无咎占亦不一要亦因其象之變而異其占耳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信乎

三百八十四爻莫非一奇一耦之變化而耦又奇之變也聖人懼其義有難明閒又取諸物以象之其所爲類物情象物宜亦皆卦畫原有此象非聖人故爲此以發其義也是故文王於各卦舉牝馬牝牛豚魚飛鳥之類以見其例周公於各爻舉六龍飛躍履霜堅冰之類以極其賾孔子又於文周辭外設天行健地勢坤之類以廣其義且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雖辭之吉凶悔吝亦孰非象乎其設象繫辭或不同孰非發明伏羲所畫之卦辭乎然則由孔子之彖傳象傳以求文周之卦辭爻辭以求伏羲而易象其庶幾矣噫非求之羲文周孔也吾心固有未畫之象無言之辭即所謂易與道與神之謂也以此洗心密藏得其所謂生生不測焉則居觀動變無一非變無往非占而天地之法象無一非教吾亦無往非法天之學矣

張雲章曰潢字本清南昌人嘗主白鹿書院學者稱斗津先生以薦授順天府儒學訓導其書亦主言象視熊南沙來瞿唐立說較近理

劉氏子立易經新義

未見

李延昰曰子立字以中高安人與鄒東谷鄧潛谷諭學里人稱曰劉夫子以歲貢廷試卒於京

張氏從徵易粃補註

未見

錢德震曰華亭諸生

經義考卷五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五十八

姚氏舜牧易經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孔子學易韋編嘗三絶矣以是終日言而不置後人因別爲彖爲象繫各卦爻下又分其餘爲上下繫傳伏羲文周之旨斯眞闡無餘蘊哉後世學易者具有發明注疏然惟程傳本義咸傳至今顧二子之書閒有異同而後來訓解者或多拘泥於其辭曰易不可爲典要也嗟乎獨不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乎且孔子論易嘗曰六爻之動惟其時物又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是知卦與爻之辭其大旨必相符合無疑者何後來者之紛紛哉且孔子於卦爻辭發出一時字繫傳又拈出一幾字意在前民之用也故於諸卦下曰時義曰時用不一而足而用九用六特發於乾坤二卦其用昭如矣後人誤解變柔變剛大戾二聖之旨且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後人妄於吉字下填入一凶字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變化云爲吉事有祥曾聞凶之先見乎幾善惡之說盡發之宋儒爾周公所謂君子幾孔子所謂可與幾其旨似不如是書曰惟時惟幾又曰惟幾惟康吉之先見益可證矣誤解一幾又誤解二用易道不幾於晦蝕哉余小子無知著疑思問二十年今復裁訂求正於海內君子倘謂牧今所問或書之幾於易傳藏諸名山竊附諸儒訓詁之末則皓首窮經之幸也而非所敢望也萬曆庚戌閏月

高佑釲曰姚舜牧字虞佐號承庵烏程人萬曆癸酉舉人新興知縣以子祚端貴封四川道御史

顏氏素易研
六卷
存

曹溶曰顏素字貞翔懷寧人萬曆甲戌進士易研六卷朱之蕃序之

范氏守己周易會通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守己字岫雲洧川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陝西布政司參議

唐氏伯元易注
未見

范路曰伯元字仁卿廣東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官吏部文選郎有易注禮編

曾氏朝節易測
十卷
存

朝節自序曰孔子聰明睿知聖人也好古敏求四十而不惑晚年學易說者以爲韋編三絶其難如此以節之愚學之遲暮其不能解何怪乎於是取漢魏注疏伊川之傳文公之本義既又得慈湖先生之傳相參伍有會於心已而疑慮融釋明夫聖學不外乎一中之傳以此玩易遂相契合就蠡測之所及反覆紬繹以筆於紙用備朝夕之觀覽就有道以是正焉

張雲章曰植齋曾公衡州臨武人萬曆丁丑第三人及第仕至禮部尚書其爲學出入於薛胡陳王之閒蓋主調停之說者其治易亦然觀自序略可見矣馮祭酒夢禎馮尚書琦皆有序公同年進士也

鄒氏元標易教通
一卷
存

陸元輔曰吉水鄒南皐先生諱元標字爾瞻萬曆丁丑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沈氏瑞臨易義
十卷
未見

浙江新志沈瑞臨字壽錫仁和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四川按察司僉事備兵川東歸田講學鄉黨稱曰約庵先生

徐氏三重庸齋易義
一卷
存

高層雲曰公諱三重字伯同青浦人萬曆丁丑進士官刑部主事

研精理學以晦庵爲的自稱栞晦老人

蘇氏濬周易冥冥篇

四卷

存

濬自序曰余少而學易今皤然白首矣時而蒐羅綜及百家時而鑽研穆焉以思九天九淵莫知其倪然後知易之冥冥也入粵西以來案牘甚稀每詰朝焚香一炷讀韋編數帙偶有所觸援筆而書未幾輒復削去又復書又復削去又復書如是者再且三焉亡何而橐中之牘滿矣一日讀生生之謂易不覺歷書嘆曰嗟夫孰知冥冥者之爲生生哉然余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生則終於冥冥而已

陸元輔曰晉江蘇紫溪先生諱濬萬曆丁丑進士官廣西布政司參政

易經兌說

四卷

存

韋編微言

一卷

未見

王氏豫周易翼

未見

烏程縣志王豫字介夫萬曆丁丑進士官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免歸講學桐川方濱艮卦而逝

沈氏季閩周易日鈔

十一卷

存

繆泳曰沈季閩字貞穉號翼亭吳江人萬曆丁丑進士

屠氏隆讀易便解

四卷

存

錢謙益曰隆字長卿鄞縣人萬曆丁丑進士除穎上知縣調青浦陞禮部主客主事歷儀制郎中

隆自序曰予自束髮受易苦其難解至以易博一第而猶憤憒不得其解然則易終不可解乎考亭氏解其可解不盡解其不可解

予按本義條解之可解者仍本義之舊不可解者暢以己見而大義了然俾來學讀之便解云

楊氏啓新易林疑說

二卷

存

黃鳳翔曰同里楊擇實著易林疑說采撫詳而考訂嚴如謂九疇子目胎合河圖則取諸胡方平謂洛書可以敘疇亦可以畫卦則取諸陳器之皆非創己見爲臆說者至於橫圖圓圖逆數順數與夫五行之推遷生尅縱橫錯綜左右逢源尤超然言詮象數之表

查慎行曰楊啓新字擇實晉江人萬曆己卯舉人官左州知州

李氏登易知齋易說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登景陵人萬曆庚辰進士

鍾氏化民讀易鈔

十四卷

存

徐剛振曰化民仁和人萬曆庚辰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責年曰侍御鍾公讀易鈔壹宗程朱傳義而於諸家之說摘而錄之簡約精核洵學者之指南也

孟氏化鯉讀易雅言

未見

陸元輔曰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萬曆庚辰進士歷文選司郎中其易說大都以心體立說未免與程朱訓異學者稱雲浦先生

李氏廷機易經纂注

四卷

存

陸元輔曰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萬曆癸未第二人及第官至大學士諡文節

易答問

四卷

存

曹溶曰李廷機易答問四卷四明沈一貫序之

鄒氏德溥易會

八卷

存

德溥自序曰易者象也八卦以象告固矣彖爻之辭亦所謂觀象而繫之者辭以象生必按象而後可繹其辭不察象而以臆說者漫也象也者聖人之所立焉以盡意者也道有不可言述或言而不克盡者夫故寓諸象彖爻之辭非必盡卦之旨也象之所含固不可以辭盡也傳之辭非必盡彖爻之旨也彖爻之所蘊固不可以傳盡也參而玩之則得矣夫易非四聖之易齊壞自然之易也又非齊壞之易而心之易也故諸家以其鑽研之所及各有會焉非會夫聖人之心會於己心也余黯淺不足以窺易姑就心所會者而述之

陸元輔曰四山鄒先生德溥安福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司經局洗馬

錢氏一本像象管見

七卷

存

一本自序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舍是無可言易矣萬曆癸未筮仕廬陵於是塘南王先生輯衛道編以辨異闢邪蒙山陳先生著就正稿以發明易道二先生語本曰子盍進而讀易遂手易而讀之出入必於是寢食必於是積之二十年象則茫然而娟於像然而半生之精力在此矣龜山先生云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千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爲成書足以師世然其書具在不爲士大夫譏評訕笑用覆醬瓿者無幾矣本易不量而又踵是蓋庶幾就正於有道君子之前而醬瓿亦効一覆之用也

啓新齋易象鈔 續鈔

共六卷

存

一本自序曰萬曆丙戌余復任螺川受教王陳兩先生始知讀易積之幾二十年不忍投之水火名曰像象管見至於今又幾十年筆既秃手亦顫矣因友人相勉隨讀隨鈔積與前等復不忍棄去名曰像鈔孫威有言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此亦足以觀余之失焉

四聖一心錄

四卷

存

陸元輔曰錢一本字國端一字啓新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由廬陵知縣擢福建道御史巡按廣西建言爲民天啓初贈太僕寺少卿

張雲章曰公以建言落職歸而談道著書與光祿顧端文公分東林講席初宰廬陵即潛心易學積二十餘年成象像管見一書晚年復著象鈔皆自爲序鄒忠介公元標亦序之

姜氏應麟周易容光 易會

俱未見

陸元輔曰慈谿姜公應麟字泰符號松槃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十四年加封鄭貴妃爲皇貴妃公上正名定分別嫌明疑疏上怒謫廣昌典史量移知餘干縣光宗立起太僕寺少卿贈太常卿

徐氏常吉易解

未見

黃虞稷曰常吉號儆弦武進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浙江按察司僉事

饒氏伸周易彙解

未見

陸元輔曰伸進賢人萬曆癸未進士官吏部主事

潘氏士藻洗心齋讀易述

十七卷

存

陸元輔曰士藻號雪松婺源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尚寶司少卿

焦竑序曰聖人洗心退藏于密而吉凶與民同患者莫辨於易故處而修身出而經世率由此出而退藏者其體也但動之變者百姓可與能而靜之微者賢智未易知聖人於是立象倚數探賾索隱而寓之於書使人拂有以取無立於陰陽之先而陰陽之用動乃不窮措諸事業施諸天下國家豈虛也哉蓋易周萬變而卦止六十有四卦六十有四而用止九六蓋令陽爲九用而不能用九則亢陰爲六用而不能用六則戰參同契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非古之微言道家者流猶得而聞之故耶余友潘去華尚心

孔孟之學晚獨研精於易仰思有得時時私草其率緒正之每就
一章未嘗不津津有味其言也已而歎曰易如鴻鵠然一人射之
不若合衆力射之猶有中也乃盡取諸家說究之博攷前聞精思
其義而加折衷焉大抵主理莫備於房審權主象莫備於李鼎祚
去華哀而擇之補不足表未明以指南來學可不謂勤乎去華疾
易不去口求其書輒拒而不出蓋其意方進而未止也不幸被疾
而歿顧其所就者已可傳矣子師魯益不以自私梓而公諸同好
有能由諸象數契其根源出入以度外內而不惟者斯其爲己易
也夫萬曆丙午冬日

岳氏元聲潛初子易說

三卷

存

兪汝言曰石帆先生諱元聲初姓樂後乃更焉仕至兵部右侍郎
自號潛初子

按石帆先生談易一曰觀易圖記二曰觀象微言三曰探
策初籌四曰探策通五曰學易數贊六曰璧記私譚七曰
環中指掌圖訣八曰玩易卮譚九曰問易采風述十曰知
止方言十一曰參疑十二曰研幾私乘十三曰譚易

徐氏卽登易說

九卷

未見

陸元輔曰卽登號匡岳豐城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

使下原缺四行

顧氏允成易圖說億言

四卷

存

嚴繩孫曰先生字季時涇陽先生之弟萬曆癸未中會試丙戌賜
同進士出身坐救海忠介瑞削籍尋以薦爲南康教授遷禮部主
事又以言事謫光州判官從其兄講學東林書院每以狂狷自許
叔時進之以中行對曰世之中行夫子之鄉愿也所著易圖說億
言四卷諸經亦皆有之未刊行

許氏子偉廣易通

二卷

未見

曹溶曰瓊山人字僴南萬曆丙戌進士官戶科左給事中以言事
謫

鄒氏德溥漢源子三讀易

一卷

未見

易林說疑

二卷

未見

曹溶曰德溥江西安福人萬曆丙戌進士

羅氏大紘周易古本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大紘字匡湖吉水人萬曆丙戌進士官禮科給事中以
建言謫潮陽典史

袁氏黃周易補傳

四卷

河圖洛書解

一卷

俱未見

兪汝言曰嘉善了凡袁先生萬曆丙戌進士知寶坻縣陞職方主
事被劾回所著易補傳圖書解里中罕有傳者而功過格祈嗣眞
銓盛行於世不可解也

萬氏純忠周易纂疏

未見

南陽府志萬純忠鄧州人萬曆戊子舉人

經義考卷五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五十九

焦氏竑易筌
六卷
存

竑自序曰聖人之微言備載於易所謂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儒者習而弗察矜激於名義汲汲於訓詁而失之遠矣二氏因竊其說而與儒角不知皆儒學之固然也善乎李翱之言無思無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果生譬諸饑渴之飲食不可一日無二氏乘其饑渴而鼓行之焉往而不利余竊悲之晚而學易冥冥乎離入也時與同志者講焉研味久之知禔躬涉世窮深入微理無弗具而異學之果無以為矣會同學者漸以散去所聞恐至於遺忘輒命兒子稍記之為就正之地嗟乎是編出學者知二氏所長乃易之所有而舉類絕倫不可為家國者則易之所無也彼攻乎異端者其病可少瘳矣乎

陸元輔曰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學者稱為澹園先生萬曆己丑賜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尋遷東宮講讀官謫福寧州知州

高氏攀龍大易易簡說
三卷
存

俞汝言曰公諱攀龍字雲從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

攀龍自序曰夫易豈難知者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吾於其中具形而為一物天地之大未嘗不備於我靜而成象動而成占成象者退藏焉而為密成占者神明焉而為德吉凶悔吝如日月彰彰焉而冥行者不知也聖人惻然憂之莫能致力則以易示之又詔之曰占故曰易者卜筮之謂也卜筮者占之謂也靜而不密則不占動而不德則不占至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之以蓍則卜筮之一事云爾謂蓍不足以盡占可謂占不足以盡易不可離然不見易而能占者鮮矣則謂蓍為占也亦宜於何見易曰其知易知其能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於是作易簡說夫五經注於後儒易注於夫子故說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

周易孔義
一卷
存

攀龍自序曰周易孔義者何孔子之義也人每言易最難讀余謂不然見易難耳見易則見道道豈易見哉若讀之而已六經惟易易讀何者經非注則無門入注非經則從門入者注也非經也惟易注自夫子故即注即經非夫子而吾烏知易之所語何語哉學易者當以夫子之注學字繹而句味之經不難讀也然而經者易也易非經也存乎其人夫子固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此者何也見易之謂也易以孔義明孔義又以易明以目前事故不易見然以目前事初非難見也

郝氏敬周易正解
二十卷
存

易領
四卷
存

敬自序曰八卦以序相循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易之序者造化變通往來理數之自然羲皇始作文王演之範圍曲成精意全注於此連山歸藏亦各有序而其義未備故文更演非序則三易混同先後雜越無不可矣豈作者之意歟特其象義圓妙無所不貫夫子作傳循循易簡提挈其大較引伸而曲暢之存乎其人後儒反疑序卦傳為淺率朱子作本義遂略之博士家因廢而不講若是則易道淩亂無復條理矣豈其然乎余解易於彖爻前冠以序卦傳略加敷衍如著衣者挈其領而前後襟如命之曰易領

問易補
七卷
存

敬自序曰余幼授毛詩疑朱傳淺率與同學受易者觀所說易其淺率尤甚於詩竊睨春秋其穿鑿又甚於詩易也竊怪先輩稱師儒明經道古如斯而已乎顧國家功令相承可若何而浮沈一第私心恥之比釋褐又不得與讀中祕書供文學校理之役而鬱鬱簿領經義荒蕪於心終不忘癸巳輒承嘉魚逅學博鮑士龍氏渠書

受易於先輩就而問焉爲余說乾說咸說艮鼎之老生常談耳別後十餘年風塵奔走明師良友不復可逢而五十之年忽焉將至乃抽書下帷求自得師首解詩次解春秋最後易吾見其難爲怵然避之久而復削草或句而後乾事竣再或句而後坤事竣乾坤辨而他卦離披矣曾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豈其然乎比穀賓同學取觀無一人一辭助我者余甥曰文宰氏以諸生學易取余易解字比而句櫛摘疑義若干條請益易余諒闇廢業久之湯故補其闕略非必洪鐘大叩小叩一一鳴合然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藝文始作於今幾千載傳注千家雖未徧覽而錚錚者六七家已嘗染指莊生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矣窮經難窮易尤難哉

學易枝言

二卷

存

敬自序曰余於易有解有問有談有領晚更三思得一則舐筆書記久之猥藉巾笥道士章慈取以編入別爲學易枝言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余學未忘疑道其實而已矣先儒云煩則枝何晏謂管輅說易要言不煩一面而盡二難之美故經曰吉人之辭寡老聃亦云多言數窮夫夫是也我過矣書以志余過

陸元輔曰敬字仲輿號楚望京山人萬曆己丑進士官戶科給事中謫宜興縣丞移知江陰縣

張氏納陛學易飲河

八卷

存

錢一本序曰昔有爲飲河之喻者謂河無盡而飲之者其量有盡如鼴滿腹所飲幾何亦猶之河伯望洋之意也若以券之易易河源也蓋人人之心莫不具有全河之量焉有不待竭而甘飲焉者以夫子之聖何過可言且願有數年之假五十之學然又僅謂可以無大過易顧可以勿學乎大過大者過也必先於大者無過而後可以覬望小者耳予友張以登起家名進士任儀曹值並封議起儕于薛顧陳賈諸公抗疏回天時號六君子奚啻泰二用馮河之勇一入錮籍遂數十餘年而心精無一少滲澡涓滴之流柔匯爲天漢之章其飲河所述蓋用馮河之全力出之匪第自飲亦以飲人可謂窮其源者已

陸元輔曰張納陛字以登宜興人萬曆己丑進士

方氏大鎮易意

四卷

未見

錢士升作墓碑曰公諱大鎮字君靜號魯岳桐城人萬曆己丑進士除大名府推官入爲江西道御史由大理丞晉本寺少卿擢福作具疏乞休陞南京光祿寺卿未仕時方毀首善書院公笠得同人于野遂引疾歸自號野同翁性至孝居父喪盡禮及禫而卒鄉人謚曰文孝先生所著有易意詩意禮說諸書

陳氏幼學周易管闚

佚

嚴繩孫曰公字志行無錫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太常卿癸丑冬錢先生啓新談易東林公善其說遂歸撰周易管闚以相質曰吾雖八十老人誠樂此不知疲也竟以此成疾卒時猶未成書

王氏述古易筌

未見

黃虞稷曰述古字信甫號鍾嵩禹州人萬曆己丑進士官常州知府遷山西按察副使進布政

吳氏炯周易繹旨或作易旨質疑

八卷

存

李廷機序曰仲尼之於易也韋編三絕而後有十翼以闡伏羲文王周公三聖人之旨歐陽公乃以繫辭非夫子所作韓魏公不以爲然終身不與歐陽公談易夫彖象以疏卦爻文言繫辭又以發揮彖象之所未盡而歸之羽翼三聖自漢以後諸儒注疏又其羽翼爾華亭懷野吳君以所著繹旨一編眎余余受而讀之卦爻彖象彙而不析連而不間無深求無費辭第就聖人語稍加訓繹而大旨了然如指諸掌朱晦翁教人觀書到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正經有幾個字若是編者殆庶幾焉而余又以爲易理惟是消息盈虛在仲尼爲仕止久速故其繫彖每嘆時義之大而孟子稱之曰聖之時至於既老猶欲假數年之學以無大過夫士大夫不明易理潛見躍亢違其時進退存亡失其正過斯大矣篇中如曰豐亨豫大君子畏之曰進退相倚成敗相伏曰死生旦暮如浮雲之適往適來何與我事此語出自達識必能用易者豈獨能繹易

之旨已哉

董其昌跋曰向子讀易至損益二卦嘆曰吾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超然霞舉志在五岳彼所用者老子之易爾非文周孔子之易也孔子贊易於乾之潛龍以爲得聖人之德他日見老子其贊之也似師與稱之也曰猶龍猶之者疑之也聖人之進退存亡期於不失其正而已知益而不知損者危機也知益之爲損而去之知損之爲益而居之者盜機也夫乾純乎陽者也有機焉而陰氣不毒故疑於龍向子所用之易如此予友吳晉明蓋跡於損者十九在家十九在官歸奉太夫人驩著書談道有終焉之志予觀其忠孝大節恬淡精修灼然有用於世非徒虛曠自喜而就於正者可謂深於用易矣向子云乎哉

陳九疇曰今之談易者爭言象矣不合則多方以求之而易始淪夫卦有理理有象順理求象則自然脗合執卦求象則牽合難通乾潛見飛躍稱龍而說卦曰乾爲馬震爲龍象胡可執也同人之初曰門節之二曰門爻之象亦豈定法乎隨時度理象自合矣茲編也以卦之二義立大象以位分小象如升階一級進一步如車轂轉而軸不轉一洗變互比應之說而易旨曠如故曰吳子之易解粘釋縛之書也脫二千餘年之牽纏撥雲霧而大明之是之謂懸解

烱自序曰粤自伏羲畫卦文王衍辭周公益以六爻孔子贊以十翼易更四聖而道始□□□□□□□□□□□惟昔歲在甲子予甫成童以占筮見易之辭迄垂暮讀宋儒理學諸書見易之蘊竊謂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而淺見薄識茫然不得其畔岸者凡歷五甲始去箋注直探文王周公之辭以辭合象以象合先天之畫似有見其一斑者敢謂己見以與文王周公發揮其微義余不敢知經世之大用直就辭衍義以爲神道設教之小助云耳乃若孔子之傳本以釋經而王輔嗣分列各爻使經意不貫串予倣乾卦例以傳列於各卦經辭之後卦如統領六爻如貫珠而傳如宮商之相應亦以復古本之舊閱甫就搦管題其梗概萬曆甲辰秋八月觀潮之夕也

陸元輔曰烱字晉明華亭人萬曆己丑進士南京太僕寺卿

管氏鑑夏觀湖讀易編

十二卷

未見

高佑釲曰鑑夏字我儀丹徒人萬曆辛卯舉人初署寧國教諭遷知鉛山縣讀易觀湖著書十二卷官至山西按察僉事

萬氏尚烈易贊測　易大象測

各一卷

存

尚烈自序曰不佞結髮從里中章布衣先生游聞先生論易曰不知易不可以爲學不佞因取易讀之沉潛反覆者廿餘年乃信易之爲書雖成於三聖而實統於孔子之贊統於孔子之贊不背而馳則周公文王伏羲之意可遡而得矣每有所聞便即劄記日積月累不覺成帙因名之曰易贊測蓋謂測孔子之贊周易者也故於彖辭爻辭不旹爲講說非故略之正以求彖辭於彖傳求爻辭於爻傳彖傳爻傳明而彖辭爻辭之旨其蘊是乎至於六十四大象原與卦爻之辭不相發明故又別爲一簡亦名之曰周易大象測又有讀易附於其末大約管窺之見有觸而存而二測之旨其裏言云

陸元輔曰尚烈新建人萬曆辛卯舉人歷試初署建昌教諭陞高州府推官歷濟寧知州再補昌平知州轉邵武府同知學於布衣章潢

徐氏日仁周易翼注

未見

黃虞稷曰永豐人萬曆辛卯舉人

吳氏默易說

六卷

存

默自序曰易不云乎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此詮易之宗旨也今寓內以明經爲功令乃士之挾策者往往格於章句之陋守其師說以爲易蘊在是也試叩之程傳注如捕風又況乎大全諸家乎子任者轉羣書而衷之以程朱傳義簡復散佚今彙而成是編希旨有言皆學易者當以羲皇心地馳騁無於周孔注腳下盤旋旨哉言也予亦何敢以言易自任聊以俟夫引伸觸類者則又何言非易也耶

陸元輔曰默字因之吳縣人萬曆壬辰進士太僕寺卿

姚氏文蔚周易旁注會通

十四卷

存

黄虞稷曰文蔚字蒼谷錢塘人萬曆壬辰進士仕至南京太僕寺少卿

李氏本固古易彙編意辭集

十七卷

存

李維禎序略曰治易者有章句有傳有注有集注有義疏有論說有類例有譜有考有數有圖有音有撰述爲叢襍清源李維寧統彙編輯其大綱三曰意辭曰象數曰變占而意辭之目八曰古易曰辭會曰明意曰釋名曰詳易曰玩辭曰談異曰易派象數之目八曰圖書曰圖書數曰錯綜曰書象曰三易曰廣象曰觀象曰衍數變占之目十曰蓍變曰之變曰反對曰變例曰小成曰觀變曰不卜曰玩占曰卜筮曰斷法廣大悉備矣

高出序略曰易道之晦莫今日若以予耳目所及若焦先生之易筌蹄象宗兼擊超超玄著又有黔南來氏之易淄川高氏之易咸自名家而李維寧氏辭會一書包總古今始無餘蘊所采錯漢唐諸家頗兼其論象甚備而最其序前卦爻而後彖象其體先之以意辭而象數繼之變占繼之維論敘述繼之秩秩乎有則確乎有據

余叔純曰自費長翁以彖象傳釋經鄭玄附卦爻之後於是康成以彖傳連經文輔嗣以象傳各綴爻辭之後王原叔呂汲公晁以道李巽巖呂東萊朱考亭皆以分經合傳爲非古故程子因今經作傳而朱子獨因古經作本義至永樂間又抑古經以從今經後本義而先程傳成化間成君矩乃始去程傳獨刻本義然彖象傳猶附各卦經文仍非古也萬曆間楊止庵分別經傳爲古易又內多改彖傳入文言改天行健等象傳入繫辭改天尊地卑等繫辭傳入說卦亦非古也近李維寧分別經傳爲古易而內止改居室七條祐助一條何思十一條入文言既無分裂之虞亦無差訛之患古易於是乎復矣

陸元輔曰本固字維寧臨清州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太僕少卿

楊氏廷銘易韻

六卷

存

易鑰

一卷

未見

孫枝芳曰淇園先生周易類義不主一家亦不拘拘於卜筮所著有易象衍易類皆以己意解易不以訓詁舊聞解易余嘗謂易經宋儒表章程朱等傳翼經者也類義一書翼傳者也玩之可識盈虛消息之理矣

陸元輔曰廷錫字淇園仁和人萬曆壬辰進士仕至順天府丞

劉氏一鳳周易略義

一卷

未見

祁承爜曰乾坤至比凡八卦

高佑釲曰一焜南昌人萬曆壬辰進士

湯氏賓尹易經翼注

四卷

存

陸元輔曰賓尹宣城人萬曆乙未賜進士第二官至國子監祭酒

孫氏慎行周易明洛義纂述

六卷

存

慎行自序曰慎行素不敢玩易戊申歲忽若有示之圖如世局盤者從北坎乾兌宮三點從南坤巽宮二點若天三地二尋卜以爲將來於易嘗有聞矣至癸丑將諸部卜艮之四艮其身止諸躬也心止是易便可潛通專欲講求文王後天周易兀坐述之畢一月成卦述外復自二十餘章仍卜五年後可再述又五年後可三述迨戊午壬戌兩述如言二易比初贏十餘章三易缺十五章十餘年來不敢示人會丁卯春講戎神復指示之卜此生還日刻前所述易俄戎遭寧夏未及行召還起用因衰病三疏請放旨不下得以虛閒歲月長坐齋中反覆玩繹思易道廣大漢唐以來承用後天者習其數不知其義至宋以來搜採先天者又昧其例并汨其辭是用尋夫子之十易宗箕子之九疇以一中爲提而後卦得以運行以二五爲中而後爻有所統攝廓非象所明言不得旁及用非象所專指不得泛推使玩易者因文王大象便見爻之變化一源又使用易者得夫子小象更知象之貫穿萬緒自北行南則天尊地卑之義生上返初則原始要終之義其數相錯其象多危所爲命易以包陰陽命周易以別夏商者言各有物物各有方一爻

得一爻之義一卦明一卦之用不至膚掿無據牽引多門名曰明洛三易凡一十四萬餘言章凡二百四十篇大約得自上窮中者初什之九二則什之六三則什之四間有見閱攙者義便不倫蓋亦多從汰焉念年幾耄矣述易凡十八載志慮尙淸視聽未惛秋毫皆神賜也

不語易義

二卷

存

陸元輔曰愼行字闇斯武進人萬曆乙未賜進士第三歷官禮部尙書年四十六始受易有初易二易三易四易題曰周易明洛義又有不語易義學者稱淇澳先生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

曹氏學佺周易通論

六卷

未見

周易可說

七卷

存

高佑釲曰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易可說七卷前有總論八卷同安蔡復一序之

史氏記事讀易孌覺

九卷

未見

高佑釲曰渭南人萬曆乙未進士

張氏汝霖周易因指

八卷

存

高佑釲曰山陰人字明若萬曆乙未進士江西布政司參議

張氏維樞澹然齋易測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維樞字子環晉江人萬曆戊戌進士累官工部左侍郎

喻氏安性易參

五卷

未見

陸元輔曰安性字養初嵊縣人萬曆戊戌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

黃氏國鼎易經初解

未見

葉向高志墓曰公諱國鼎字敎杜別號九石晉江人萬曆戊戌進士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掌坊事著四書質問易經初解

崔氏師訓大成易旨

二卷

存

曹溶曰師訓字弘臺南直隸太平縣人萬曆戊戌進士仕至福建參政易旨二卷止說上下經仁和黃參議汝亨爲之序

按崔氏有讀易八條其一曰讀易須認典禮故曰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典禮繫辭以斷吉凶則典禮所在乃六爻吉凶從出之門一卦之大義也如乾以元爲典禮坤以貞爲典禮餘卦利貞則皆典禮所在貞無往不在因時制宜謂之時義因時致用謂之時用各隨其時如屯之時以動爲貞需之時以靜爲貞咸以止爲貞恆以道爲貞旅之貞在柔兌之貞在剛未有一卦而無典禮者智者觀彖辭而思過半者此也頗能詳人之所略

經義考卷六十

經義考卷六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六十

劉氏宗周周易古文鈔

三卷

讀易圖記

一卷

存

易衍

未見

宗周自述曰周易者文王本伏羲畫卦而爲之繫彖辭周公又繫爻辭而得名也至夫子乃繫彖傳及大小象傳則傳體也合之皆得稱周易然三家次第本是秩然後人混而錯之遂令古文不傳於世幸乾卦尚存古文之舊今姑推其例以及其餘一一爲之更定凡爲經二卷夫子繫辭傳仍載後如舊

陸元輔曰山陰劉念臺先生中萬曆辛丑進士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聞南京不守不食死

薛氏三省易蠡

二卷

存

黃百家曰公字魯叔號天谷定海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卒諡文介

程氏汝繼周易宗義

十二卷

存

朱之蕃序曰往歲辛卯蕃偕程敬承及諸同志邂逅於天界禪林方以易學應制業咸嘆其微詞奧旨非一經生家言所能殫究安得彙輯諸家講解參酌採錄務得其旨趣曲暢旁通而覽者不苦其玄奧難窮離雜無統斯亦一代之鴻裁非積累歲月未可幾已敬承氏既成進士宰劇邑此念未嘗少忘比擢南曹乃得乘其政暇羅列諸家之說不泥古不執今句櫛字比必求其融會貫通可安於吾心以契諸人心之所共安而後錄之各標姓氏不敢襲爲己之獨見也參輯所長不忍廢人之成說也敬承氏可謂任一人以勞貽來人以逸役三載之神成千秋之業者矣孟氏有言經正則無邪慝此書之流布於世其所關係豈淺尠哉

黃虞稷曰汝繼字志初婺源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袁州府知府

王氏三善周易象注

九卷

存

曹溶曰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曆辛丑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死寇難贈兵部尚書

魏氏濬周易古象通

八卷

存

王在晉序曰易義古象通建溪蒼水魏公所論述也公於易道有深契合元會運世之終以觀無始遡天地人物之始以極無終一理渾涵散殊萬象萬象歸根統會一理故曰理無形也假象以顯聖人開物成務見天下之賾以擬形容象物宜故謂之象然非自聖人始也河出圖洛出書顯然以象示矣又非自圖書始也太極分陰陽陰陽分動靜兩儀四象八卦漸次而生又顯然以象示矣一奇一偶而天下之萬象生焉一奇一偶之變而天下之萬變生焉變者生乎象者也通者生乎變者也天地間自然之易爲象無象不可以言易天地間自然變易之理爲通無通不可以言象聖人觀會通以行典禮通其變以成天地之文使民不倦變則通通而後能久恆久不已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此易古象通所由述也昔呂東萊氏存古易十二篇紫陽氏因之魏公之存古象也漢魏晉唐諸家之說具在後有作者百世不能易矣

黃虞稷曰濬字蒼水松谿人萬曆甲辰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書八卷前有明象論八篇

樊氏良樞易疑

一卷

存

易象

二卷

存

朱謀㙔序曰說易者不難於得理而難於得象不難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難於十翼夫河圖四象天文也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人文也伏羲則四象而卦之天文昭矣周文王彖而爻之人文昭矣然而微言妙理察乎天人之際非有尼父大聖極深研幾以作十翼其孰能通之者乎自漢以來說易者無慮百家鄭虞求象而不得則爲支離荒怪之言以炫惑學者王輔嗣疾其誕謾而以義理勝之至於十翼則一字不敢措手豈以尼父文章高深不可得而聞乎夫十翼者大易之門戶大聖人三絕韋編之所得也入其門升其堂而後可以入室今舍十翼而躐等以生義多見其不知量也學使樊致虛先生窮六經之奧有非唐宋諸儒所能及者於河洛象數尤極其精作易象八卷有圖有贊有說陰陽造化之理天人性命之學思入微渺若有神助昔尼父以十翼贊文王之所未備今學使又以易象贊十翼之所欲言千載龍夔一旦發明使學易者由易象以達十翼由十翼以通周易其於聖門紹述之功豈不大哉不佞少而好易潛心四十餘年嘗作易通八卷僅存訓詁而已至於象數之妙百不得一讀學使所著如飲上池之水見垣一方人五苦六辛靈然在目矣天啓四年歲次甲子仲春

艮樞後序曰易之爲教也曰通志曰斷疑既通矣曷云疑吾所謂疑非稽疑也羲文之義既不可窺吾求之十翼而不得遍求之說易之家疑其誕且枝也疑而思問不敢謂能疑爲明也既疑矣又曷云通吾所謂通非能神而明之也通其變可以成文通其意可以精義通其象而天地鬼神之奧君民事物之賾五官百體之動鳥獸草木之名金木水火土穀之用禮樂刑政之屬不勝窮矣夫易開物成務之書也吾患夫學易者之不通於物務也即其象辭引而伸之以通於史可以彰往即可以知來可以準古亦可以酌今庶乎存疑而得解觀會以求通是易之爲民用也吾苟能前用之雖以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可也此斷疑彖通之所以述也

易贊

二卷

未見

陳繼儒序曰豫章致虛樊使君精於易其學傳之粱上老人老人君祖也年七十猶纂易傳義手觸寒暑細書盈帙夜則坐使君燈下授之使君以明經得通籍而老人學易至九十不少衰使君衍而廣之遂成一家言所爲易贊大抵義多者約之使少理幽者張之使著辭簡韻雋惟京房焦贛之衍錄東方生管輅之射覆差足以當之漢儒之易率門生弟子更相學習罕有家傳家傳莫盛於仲翔虞氏零陽太守光授之平輿令輿令授鳳鳳授歆歆授翻五世受易爲孔融陸績所推重翻讀諭於戎馬之上而使君習經於鐘書期會之間其苦心好學同也余過使君於西湖其氣靜幽而淸審非有道不能今而後知其發籍於易者深也

高氏（捷）易學象辭二集

十二卷

存

陸元輔曰艮樞字致虛進賢人萬曆甲辰進士累官廣東右布政使

蔡復一曰醫川大行高君著易學象辭二集以苦思入懸解其辭則言傳注諸家疏擇采削附己意以爲發明尤潛觀於陰陽消息盈虛進退離合之際以變動不居爲宗而不執於一局非博通深諳者不能也

黃虞稷曰高捷字中白淄川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河南按察副使

陸氏（振奇）易芥

十卷

存

浙江新志陸振奇字庸成錢塘人萬曆丙午舉人

葛寅亮曰亡友庸成易芥不執象亦不執理

鄭之惠曰陸庸成爲諸生時著易芥八卷丙午庸成舉孝廉未及上公車即世庸成故工逢掖業而所爲易芥獨不爲逢掖言

宿氏（夢鯉）易集

未見

嚴繩孫曰夢鯉字龍吉無錫人萬曆丙午舉人松陽知縣學者稱仁寰先生

楊氏（瞿崍）易林疑說

十卷

存

黃鳳翔曰釋實易林疑說采撫群而考訂最如謂九疇子目脗合河圖則取諸胡方平謂洛書可以敘疇亦可以畫卦則取諸陳器之皆非創己見爲臆說者至於橫圖圓圖逆數順數與夫五行之推遷生尅縱橫錯綜左右逢源尤超然言詮象數之外

黃虞稷曰楊瞿崍字釋實晉江人萬曆丁未進士歷官江西提學

副使

王氏（納諫）周易翼注

三卷

存

黃願素曰五經之教莫精於易乃依象守筌撫言寘句以副帖括則是五經之學莫惆於易也吾友觀濤王君精易理言簡而便理約而精宜公之學易者

高佑釲曰納諫字聖俞號觀濤江都人萬曆丁未進士除行人歷吏部稽勳司員外郎

陸氏（夢龍）易略

三卷

存

陸夢龍序曰漢魏晉宋諸儒論易或言象數或言占驗或言卦氣或言理解或言圖學以至吞爻折角之家箍桶賣槳之士推演師說言人人殊學者如游溟渤亡津梁汎汎然流轉而無所適從則要略不精而指歸未定也君啓先生盡屏衆說於潔靜精微之中有廣大悉備之蘊昔楊雄之擬玄也曰不約則其指不詳不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沉則其意不見合數言而易略之蘊可見矣

黃虞稷曰山陰陸公夢龍字景鄴萬曆庚戌進士累官廣東按察使降補河南布政司參議尋備兵固原崇禎七年死寇難贈太僕寺卿謚忠烈

文氏（翔鳳）邵窩易詁

一卷

存

李因篤曰先生字太青西安三水人萬曆庚戌進士南京光祿少卿

翔鳳自述曰邵子安樂窩在天津之畔乎廬以祀謁先天堂則登皇極之臺北眺邙洛南揖嵩伊想見皇帝王伯雪月風花之襟聯爲從者繹河圖洛書象數之略云

卓氏（爾康）易學全書

五十卷

存

錢謙益志墓曰去病姓卓氏名爾康杭之塘西里人萬曆壬子舉鄉薦授祥符教諭入爲國子學錄轉兵部司務陞南京刑部主事工部屯田司郎中左遷常州府簡較徙大同推官移兩淮運判作易學五十卷詩學四十卷春秋辯義四十卷

林氏（齊聖）易編

未見

齊聖自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首曰以言者尚其辭故得其辭不達其意者有之未有不得其辭而能通其意者予今所習辭也觀玩之餘手編成帙畫而後彖彖而後爻爻而後傳總一篇之要旨彙四聖之大全至如上傳下傳之參合正解覆解之彙分時或出自己意總期不詭於聖經若夫因文見道因其可傳以索其不可傳者象外之意畫前之易不言而會諸心則是集也又寧徒以其辭而已哉

高兆曰林齊聖字司一莆田人萬曆壬子舉人官同知

繆氏（昌期）周易會通

十二卷

存

張雲章曰公江陰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左春坊左諭德殉璫難贈詹事謚文貞其書弟子錢秉鑑等所述

羅氏（喻義）讀易內篇問篇外篇

共七卷

存

喻義總序曰往官南中有讀易內外二篇山中晏坐或曰說數卦或數曰一卦當其領解欣然獨笑家人問之不以告也初有卷如指漸大如瓠乃撰定諸篇內篇爲上問篇爲中外篇爲下

又序內篇曰易用二玄用三皇極經世用四潛虛用五經世學易潛虛學玄而玄不敢望易用三者圓用二者方也理至圓也喻如流珠惟方者可以算之書曰地平天成此之謂易雖然方畫既皦妙在無方故十翼所繫皆圓義也嘗取二畫規而圓之以著其旋之義而往來下上活潑潑地嗚呼可以觀矣內篇約略言之其解剩文義在問篇

又序續內篇曰歲庚辰天子居門之月深夜春寒剪燈閒語客問余內篇三圖余爲畫爐灰詮解指明客以爲佳宜別作圖余亦欣然相與共營之其斜界一綫道底幾剖破混沌凡圖一首繫若干首仍附諸內篇

又序問篇曰讀易問篇設客難而應之客曰卦有單複爻有順逆九師以來未之聞也惟子內篇言之何以為卦有單複也曰易自有之人未之玩耳卦有單複即圖之對者是也邵子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恆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故易者博易之義東西互換往來不窮者也何獨於乾坤疑之請觀同人師同者類族而有伏莽乘墉之事師者臨戎而有丈人弟子之名卦在此辭在彼也客曰唯唯何以為爻有順逆也曰爻有順逆即圖之反者是也易緯曰卦者掛也垂掛物象以示人也固有一正一反之事矣易繫之撰爻也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爻固有本末也曰雜物撰德非中爻不備爻固有中也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爻固以二五為中也故順不過五逆不過二以就中焉而卦以成又寬立一爻為之地則本末具矣當其正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及其反也卒反在下初反在上請觀損益損下益上損也至五或益之十朋之龜而益成矣損上益下益也至二或益之十朋之龜而益成矣舍所益之初上不繫而繫二五且以知上之无位也故夫剛柔相易者卦也上下无常者爻也對者言乎其變也反者言乎其動也變動不居者易之道也乃徧及易象對體六十四卦其合二十二反體十有八其別三十是為問篇

又序外篇曰讀易外篇不經不傳自為一家興於天啓末造子屬舉世患退而學易庶幾同死生之變以无怵惕於胸中爾時子乃或言不及易中事而一皆易中事百物不廢易之道也古无其書聊以當一丸弄之以頗涉方外題曰外篇

張雲章曰喻義字禹鐘號黃江益陽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戶部侍郎讀易二篇各自有序大抵言剛柔相易之義而問篇為詳曰卦有單複爻有順逆單複即圖之對者順逆即圖之反者對者言乎其變也反者言乎其動也變動不居易之道也

程氏玉潤周易演音

六十五卷

存

林增志曰玉潤字鈜吉正叔夫子裔也冠進賢後不數年輒隱去取易象反覆䌷思暢正叔微旨成一家言豈非子程子順孫也與

倪長玗曰程鈜吉先生以進士為郎中歲輒引退潛心易學取正叔先生傳而益廣之為演旨接數百之祀而全一家之說

陸元輔曰玉潤常熟人萬曆癸丑進士

俞氏士璞周易眇說

佚

葉向高志墓曰君諱士璞字子偉新會人萬曆癸丑進士甫登第而歿所著有周易眇說

姜氏山斗大易闡膚

三十卷

未見

陸元輔曰山斗字文河直隸通州人萬曆乙卯舉人

馮氏洪業易羨

六卷

未見

高佑釲曰洪業字茂遠平湖人萬曆乙卯舉人

錢氏士升易揆

十二卷

存

許譽卿序曰四經皆有定論易不可以定論非不可定至定者存於畫遂能包天下不定之論而無所不有無所不通商瞿而後言易者多鄭釋天象王疏人事說者猶或非之趙宋以來易學大明邵子之言曰易於時配春於事屬皇於性係仁是揆諸氣者也程子之言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是揆諸理者也或問卦象於朱子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是揆諸象者也三賢各得其一而易之大全無不畢見然則以定論論易者拘於易之辭未通於易之書者也年友塞菴錢先生立朝當否泰之交則為包荒出世丁興亡之會則為碩果以故學識所至既過前賢晚年躭味益深所著易揆一書余受而讀之時抒獨見旁輯諸家潔靜精微直與易契而余所服膺者尤在卦前設互卦後設對卦兩說分合直舉所謂氣與理與象莫不兼融而並攝之何也三才分六位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天地位居其盡無事於互人則上下乘承可合可離相生相接而消長之道伏焉故六位分屬則二賢五君三為諸侯令長四為太子大臣近臣四爻皆得以事互初未主事上已謝事故不得互自有互而變通無窮舉凡人事得失正不能見者互潛見之此氣所蓄然也是編首揭互卦則一定者既不阻其旁通已然者并不過其未見是先生之論氣備於邵而詳於邵

矣卦有反對所謂綜也有四正綜而氣之定者見有四隅綜而氣之變者見以正綜隅以隅綜正而氣之平者見順逆既得象隨以立變化多寡均適其平上經陰多於陽者八爻下經陽多於陰者亦八爻是象之大中隨時非若太玄潛虛以艱深疑人也且乾坤坎離中孚頤大小過有錯無綜先生特設反覆爲對之義即以錯爲綜而以十二爻合斷其旨則又窮其變而通其理觀乎象外以發先賢所未發是先生之論象變於朱而深於朱矣若六十四卦之合而爲三十二蓋數之相周自有乘除此即天運之終始也閲正忘反是知進不知退也閲反遺正是知退不知進也兩卦交繹其旨彌變如屯蒙易位在屯則雷在蒙則山矣如小畜履易位在履則澤在小畜則風矣必兩卦分卷而後非偶者不相雜如屯可繼坤必不可合坤本與末之見也師可繼訟必不可合訟兵刑不可偏見也卷數之分合明則有分而井疆備有合而關隧通是先生之論理備於程而嚴於程矣昔孔子韋編三絶始悟羲之圓圖爲錯文之序卦爲綜嘆其不可典要先生深悟此意則對互分合極盡易書之妙而無所不有無所不通是以委心任運流行坎止無非易理也

子棻曰先府君方諸生時即留心易學邇年以來閉戶覃思耄而彌篤一義未安累日不寐及其既得忻然忘餐又復廣羅諸家之說而是正之剷其煩蕪衷以己意因爻探象因象觀爻別二卦於一卦定主爻於六爻至於互體側體靡不該蘊凡屢易始克成書名曰易揆蓋府君所自命也夫易憂患之書也文之羑里周之几几孔之無可無不可皆當悔吝憂虞之地而能知阻知險故虞困得亨府君丁流極之運悵家國之已非攀弓髯而莫逮匿影空門栖神沐簡其於涉世濟險進退存亡之道倘亦有異代而同揆者乎

錢氏（繼登）易貫

三卷

存

魏坤曰龍門錢先生撰易貫三卷先生中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江防

吳氏（極）易學

五卷

存

極自序曰宋蘇季明以治經爲傳道之實而六經之道尤莫實於易程正叔亦云治經實學也極幼治詩長好讀易尋究萬思默先生易原等篇實獲我心迨三仕南中官邸多暇日以樂玩爲業研證既久繙搜亦侈其不甚異意者宋程先生易傳外惟楊敬仲蘇子瞻明則焦弱侯鄒汝光四家而已顧其書猶囿訓故例予欲不遺訓故更以擬議發明爲主乃嚴擇衆解并出素所契於理學諸儒者參以己見鎔會而爲此本因憶幼讀夫子五十以學易語未知劉元城以五十作卒竟何所據而朱晦翁據史記稱是時孔子年七十直判五十字之誤洵如年已七十矣又安知非轉思無過於五十之年以追學之所歷乎而加我數年則顯然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之深意矣夫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而夫子不自道五十而知天命乎即五十以前夫子何嘗不學易或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以至命不無有間至於五十夫子通體是命則通體是易通體是易則通體是學了不作二見矣要以神窮知化非韋編三絶而學之不厭不及此則志道者之於易有終身焉云爾若語夫禔躬涉世洞機赴節理無不備然皆道之用學之事也故曰學莫實於易而學人務以道之見實體易學之微而已

張雲章曰吳極字元無漢陽人萬曆丙辰進士

方氏（孔炤）周易時論

十五卷

存

孔炤自述曰少侍先廷尉之側負牆而已並仕嘉州銳身解綬救出一高孝廉未免自喜先廷尉示之曰謙之平稱一言而可終身者也天啓甲子以不覆魏頁卿之伯忤璫削籍禍且不測始自痛省先廷尉教之曰而知二陳九卦之生於憂患乎以世道言後更有甚於此者滅理以言天諱善以夸道人心之幾如此邪風大行能無亂乎忽忽廬白鹿之墓三年重讀祖父之書述成時論優游丘壑足矣賊鋒甚熾江北爲墟居鄉守禦不能弢晦而危楚之任倏爾在肩議勦毅城失執政之指以將蚓致逮頊當西庫者兩年歸頗環中草堂且天潰海竭矣此生憂患便爲家常奉北堂以守此山終老墓側並得潛龍自稱潛老夫固其時也衰病之餘供薪爨火合編往哲之語以爲書龜荒鄉僻處兵燹書殘遠借甚苦是以此編未得卒業惟有農夫幼光右錞及從子建酯輩閒過徑中

老夫何嘗一語人乎暮年獨子萬里歸省鑿坎自矢不出環中余書誠之猶是九卦也鹿湖潛老夫孔炤生萬曆辛卯奄忽六十四卦之歲且記此以付子孫云

徐芳曰先生諱孔炤字潛夫號仁植桐城人萬曆丙辰進士除嘉定知州移福寧遷職方員外郎擢尚寶司卿以都御史巡撫湖廣爲楊嗣昌所劾議戍遭亂歸隱山中取環中易讀之著成時論曰此孤臣一縷心血所繫也及卒門人私謚曰貞述先生

徐氏世淳易就

六卷

存

魏禧曰公諱世淳字中明嘉興縣人中萬曆戊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遷知隨州獻賊攻州城一十三日公以羸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竭絕援身巷戰攢刃斷脰以死贈官太僕卿

陸嘉徵曰公與先子同舉於鄉後死隨州之難易就六卷張吉士溥序之

汪氏邦柱周易會通

十二卷

存

繆昌期序略曰汪砥之穎悟絕倫於易學尤長初從吾遊談業數載至丙午遂捷矣嘗與論易迥不作猶人解癸丑北征出易解數帙質余余甲乙之迄今會通書成網收百家櫛比羣議傎本全經引伸觸類而爻象必核其原取象悉稽其實蓋不徒爲舉業階梯眞可作聖經羽翼者矣

高佑釲曰汪邦柱字砥之長洲人萬曆己未進士官湖廣參議

葉氏憲祖大易玉匙

六卷

存

黃百家曰公字美度號六桐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仕至廣西按察使

經義考卷六十一

經義考卷六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六十一

方氏(鯤)易蘊

二卷

存

鯤自序曰余弱齡讀易困章句二十餘年始受衍圖之法蓋衍先後九圖也其法參伍錯綜至變至神九圖既彰易道斯著不必鈎深索隱也戊寅秋授經江上衍圖畢思易卦之作羲皇以蘊爲序豈非欲盡卦之材乎觀其序而八卦之性情六十四卦之發揮思過半矣於是因之作易蘊卦義

李延昰曰鯤字夔名桐城人侍御大鎮之弟侍郎孔炤之從父也

鮑氏(觀白)易說

二卷

存(附載山草堂集)

郝敬序曰余宰永嘉時吳興鮑觀白士龍氏爲郡博士治易嘗從先輩講良知善談名理余就而問易手書所言於冊見示卑之無甚高論忽以爲老生常談耳乾坤而後遂闕如罷官歸來下帷覃思取鮑子言復之旁薄道理導竅批郤豁然四解深恨當年未竟其蘊也余晚歲學易二益之友如鮑子眞空谷之足音已錄其遺草以當蘭金

張氏(伯樞)易象大旨

三卷

存

徐威全曰伯樞山陰人

吳氏(桂森)象像述

五卷

存

桂森自述曰象像述者述啓新先生錢子之易也先生有象像三書曰管見曰像抄曰續抄其大旨以乾坤兩書爲人儀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物爲人象而謂之像者以全象備於人則人必成其爲象斯成其爲人也惟知像象爲人而乃知一卦一爻皆人身中物爻象之辭皆言人身上事故易至深也而實至顯至賾也而實至近二書之外又畫人象圖以析其義斯義也啓鑰開關無異以司南指來學之路也然則先生之書詳矣又何必述乎蓋森於庚戌受業於癸丑設皐比延先生於東林得覩像抄隨讀隨繹而見先生之言不盡於書也又於丁巳負笈龜山得讀續抄朝夕從遊而見先生之意不盡於言也於是間有所述以呈先生先生爲面訂之惜未及半而先生逝矣夫先生之書猶不足盡先生而況述之者又安能彷彿先生乎然而寧述焉者使有好易者見之知像象之旨其意不在於言而言不在於書若此天啓乙丑十一月

嚴繩孫曰桂森字叔美無錫人從顧端文高忠憲諸公講學以序貢應廷試歸遂絕意仕進學易於毘陵錢啓新先生日夜探索幾忘寢食天啓中逆璫毀東林書院及璫敗叔美亟謀興復建麗澤堂又購小齋曰來復讀易於其中學者稱爲素衣先生

鄭氏(維嶽)易經意言

六卷

存

高兆曰維嶽晉江人意言六卷萬曆壬寅自序戊申刊於建陽

吳氏(繼仕)周易象變述旨

二卷

易辭述旨

二卷

易占

一卷

易數

三卷

俱未見

休寧名族志吳繼仕字公信以貢授耀州判官

華氏(時亨)周易纂注

未見

錢謙益曰無錫華時亨字仲通學於高忠憲忠憲之被急徵也仲通先期刺知之忠憲整衣冠依彭咸之遺則仲通相之也奄黨詰責獨泄甚厲人咸指目仲通監司桑重仲通得不問忠憲既歿仲通褒衣大帶自命東林弟子門人日益進甲乙以後著書不輟有春秋法鑒錄又纂注易書三禮

唐氏(大章)易經合疏

未見

黃虞稷曰仙遊人

黃氏渾周易如是編

二卷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黃渾字會泉萬曆中貢生永安教諭

陸氏基仁易元

未見

平湖縣志陸基仁字元卿太學生著易元尙書傳詩說纂元禮記導竅諸書

喻氏有功周易懸鏡

七卷

存

甘士价曰高安喻混初嗜性命之奧究象數之微教授湖湘游於閩粵燕薊吳越足跡半天下蒐羅易奧逾四十年得諸異人講授爲多晚與新都胡圭方契論演周易懸鏡七卷首明太極河圖洛書之祕次陳意言象數之微又次闡先後天策軌之妙又次載歷代帝王經世甲子之序而末纂左國繇象占驗幷郭氏洞林附之學者得此用易如鑑照然謂之懸鏡不誣也

劉宇序曰易數相傳爲宋邵康節先生作余按康節之學具在皇極經世一書而經世實用則周天之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分部而倍之以極乎二萬八千二百一十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以盡乎萬物之數大而天地小而動植飛走莫不有數存焉初無有云軌與策者是軌策之數非康節作也觀祝泌經世鈐其傳康節之學乃云以字翻切視何聲音配爲天地卦以卦中動靜起元會運世得數若干以屬何甲乙數因之以定萬物之生滅共纖曲折推測惟艱一差百謬千里毫釐是故非一宿所能辨也然世稱康節應對如響亦何神速如是意者必操易簡之術一覽了然若軌策者其遺法與不然何經世以千百十零配元會運世而軌策與之同法若出一人之手邪喻君混初數學淵源於康節採摭百家彙而成帙曰周易懸鏡問序於余余惟康節皇極經世書讀者如入暗室茫無所覩得是說而照之可辨毛髮然則此鏡之懸也不獨可照今人之吉凶悔吝亦可照古人之微詞奧義是則可傳也

繆泳曰喻有功字若無又字混初高安人

馮氏存貞大明中天易

未見

繆泳曰存貞嘉興人未詳其名李少卿日華序其書

徐氏端易旁通

一卷

未見

孫氏繼宗易說

未見

陸元輔曰繼宗字克承婺源人諸生精研易理著有易說

潘氏士龍演易圖說

一卷

存

蔣義淳曰鳳儕先生隆冬盛暑手不釋易雖疾病之際亦未嘗離也蓋寢處其中五六十年矣自謂所畫八卦圖與前聖合輸人能盡心於此則易之理未嘗晦也淳接而讀之所謂理數合一不外是矣

洪氏守莫易說醒

四卷

存

曾化龍序曰諸經顯而易幽商瞿子木而後代有醒其義者京房以卜筮醒之程朱以義理醒之古猷洪生在中研精歲月彙諸家語錄而導擇之標其名曰易醒此非學一先生知見所能料量也昔伊川生平得力在易傳嘗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以前紬繹六十以後著書傳之成猶未敢輕以示門人洪生起韶年而刳心此道淵然開悟而符聖可以表章訓詁而爲歷世儒者之功臣已

張氏汝諧讀易記

未見

鄭元慶曰張汝諧字大若例貢生承父天德之志爲之

余氏叔純周易讀

五卷

存

徐剛振曰余叔純字與文別字銘缶遂安人周易讀五卷前有圖

說易名易用方相圖途年序之近仁和張氏振淵輯說統頗采用其說

吳氏俟周易經明訓

未見

陸元輔曰從周字文翀婺源人以貢司教桐城轉國子監正陞杭州通判以講學明道爲務學者稱平沙先生

陸氏起龍周易易簡編

四卷

存

起龍自序略曰余小子獲授經於職方成玉周夫子得睹蘇長公紫溪兩先生易解開發蒙釋旣而廣搜博采漢唐宋以來注疏暨家藏未刻本鑿之成帙猶病其賾而雜乃始溯流窮源歸根易簡融會諸名公精易理參以管窺彙而成編示家子弟承先訓也

錢金甫曰陸起龍字雲從上海人文裕公深之曾孫

吳氏日慎周易本義翼

未見

惲日初曰徵仲於易有據卦理印合心得者有本心得發揮卦理者語不必仍舊而證據各見從來義不必創獲而會歸要期當可簡而切該而旨四通而一致

高世泰曰徵仲吳先生壹隱金閶其於易也飲食寤寐於其中本義翼之外又有操之以四解冥搜旁通無不入妙

梅氏士昌周易麟解

十二卷

未見

士昌自序曰昔孔子學易而曰假我數年可以無大過且欲天下萬世皆無大過遂作春秋以紀二百四十年吉凶悔吝得失憂虞之事令讀者省焉故知春秋者魯之史易之明證凡理象辭占與人事得失是非左右待契者也余因是輯周易麟解一十二卷以昭明夫例例則易某卦某彖某象某爻某辭春秋某國某人某事以之綱列目陳事理比屬觀者易見然非余私例也明夷之彖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要循孔子故例擴而詳之使世人知周易爲萬世寡過之書春秋爲萬世易占之通例苟從此明憂患與故知幾洗心其於道也殆庶幾焉

徐威全曰宣城諸生梅士昌撰周易麟解十二卷以春秋事實釋卦爻象占天啓甲子自爲之序

徐氏奇周易卦義

二卷

存

陸元輔曰奇字而法會稽人其書陸公夢龍爲之序

洪氏化昭日北居周易獨坐談

五卷

存

化昭自述曰日北居談易每一卦六爻合成一片不知者以爲迂而非迂也發揮文王周公心事不知者以爲鑿而非鑿也謂之獨坐談聊以自娛不可以語人也

馬氏元調易說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嘉定人

沈氏瑞鍾周易廣筌

二卷

存

繆泳曰瑞鍾字德培平湖人

林氏有桂易經觀理說

四卷

存

有桂自序曰易之爲書學者難言之非難於象之賾陳也非難於爻之參錯也難於理之深廣而變易卽不離象爻實不囿象爻非通變達道者無以會其旨而窺其奧也今之讀易者大概悄涉象爻而陰陽之體撰鮮能探索甚至習解支離憑臆立旨畢生談易於理茫然程子所云得於辭不達其意者也予深有慨於世習之非乃索傳義之精微參以諸儒之說命爲周易觀理集說噫舍理而求易猶觀水而昧其源象爻雖明安所用之記曰易以道陰陽蓋言道其理也若象占是泥指爲卜筮之書則於世教無關矣崇禎戊寅二月

徐威全曰有桂字似皋福州人爲邵武教官

陳氏履祥孔易彀

一卷

存

履祥自序曰易之作也本於河圖用於蓍卦於今舍圖數而言易不得執圖數而言易不得徇蓍策而言易外蓍策而言易俱不得我惟得之孔子孔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夫意其盡於中乎中者河圖五十之數也在天地則為水火木金之土東西南北之中在人則為心肝脾肺之腎精神魂魄之意學易者由象得意即意致中契之於圖位蓍卦之內而通之乎圖數蓍策之外遊於羿之彀中而不中哉故竊取孔聖彖象大傳而為之彀其羲文之易不復作注脚者孔子之外無加矣不能有加於孔易之外亦不容有缺於孔易之內因命之曰孔易彀云

王氏立極易經解惑　學易隨筆

未見

許氏順義易經三注粹抄

四卷

存

徐威全曰和齋許氏順義字時制晉江人

張氏嘉猷易經要旨

未見

畢氏午明周易家訓

三卷

存

按畢氏失其名午明其字也杭州人

王氏祚昌周易敝帚

五卷

存

祚昌自序曰予幼多病罔預他事先子授之易鈍弗解也萬曆甲寅先子棄世把遺經不忍讀久之不忍不讀乃書易作小冊納袖中隨時便記自甲寅至癸亥小冊應風灰敗矣題曰敝帚其友曰敝而新之易道也因更楮而稍為之辭

張雲章曰祚昌字玄翼瑞安人

樊氏直卿易林

未見

高世泰曰黃岡樊長卿以貢入北雍謁選知德陽縣所著有易林詩林禮林樂林凡五十五卷又有中庸繹中庸纂正又取大戴記曾子十篇為孝經傳

王氏艮易贊

一卷

存

艮自序曰有言非得已也不得已而為之言必因前人之缺略訛謬而後發其所證以補正之也無其說之謂缺有其說而未盡之謂略有其源而淆之之謂訛無其源而橫決其流之謂謬有缺有略補之可也有訛有謬正之可也無缺略訛謬而必欲以言見於世是譊也譊者病之所致病於人為失其常君子處常而不失何病而為譊語哉易為萬理之所自出儒者固無不讀之也亦無不自為得之也然而未易言也易之大無不包則宜其有缺之者易之精無可喻則宜其有略之者大故易淆精故難辨而為訛為謬者不可以計漢儒亂其數宋儒鑿其理即其有合於易而不失厥旨者要非全易矣其為缺為略為訛為謬可勝言哉吾早歲讀易見爻之義而疑焉見卦之名而疑焉以質於人聞其告我之說而益大疑焉於是悉屏其文獨取象以觀之以我之疑而質之象象不我告則悶然退退而益不自得也則悶益深悶極而幾忽啓焉急取而證之無不合也質之卦名而合質之爻義而合質之十翼而合質之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而無不合此庶幾為全易乎以視夫不得其源因前人之言而務鑿以亂之者又烏得無一言以明注之哉然而缺略不少也訛與謬則斷斷無之矣由我說而讀世儒之所謂周易者則見文之注文孔之兼注三聖也而孔有孔之易周有周之易文有文之易羲有羲之易我亦有我之易千百世上下之人無不各有易易固未嘗一日或變一日或失也何有不得已而強為之言哉我贊矣

陸元輔曰歙人王艮字无悶著易贊其友始安吳懷鄒陽史白序之

劉氏應元學易宗孔

二卷

闕

按劉氏楚人筠喬其字錫山顧端文公聞其善易貽書友人詢之劉遂浮江以達梁溪訪端文於涇西艸廬相與論易連晝夜端文為之傾倒其書上經論一十八條下經六

條子所見者特下經耳其言曰先儒謂易以扶陽抑陰爲義故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後儒極贊此言有功於易愚竊笑以爲不然夫陰陽非二物也乃天地之一氣升而爲陽降而爲陰循環無端往來不窮孰能違天地而扶之始升抑之使降哉夫道貴得中而中爲天下之定理陽以光明正大常循序而進於中陰以闇昧偏小常躐等而過於中是故聖人作易立奇偶象陰陽爲君臣爲父子爲夫婦教天下後世知陰之從陽卽臣之從君子之從父婦之從夫兢兢業業不敢一毫過差以先於陽立天地之大義也易三百八十四爻凡陽動則示勸陰動則示戒勸則勸其勇往擔當爲陰之主戒則戒其安常守分爲陽之用何嘗專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耶試觀易中取義以大爲陽以小爲陰以陽爲君子以陰爲小人如言大過小過大畜小畜大往小往大亨小亨大事小事大貞小貞大吉小吉無不合大小而并言之未見有扶陽抑陰之意三代以下不明處小人之道往往執扶陽抑陰之說以爲高論而欲力去小人力去不得而遭其反噬則亡身敗國不可救藥悔無及矣此扶陽抑陰之說不但有悖於易且有害於易雖先儒明言愚不敢信存之俟有道正焉論亦明快非隨聲附和者

毛氏澄讀易便解

四卷

存

陸元輔曰常熟毛澄字冽甫著讀易便解四卷其子鳳苞刊行之鳳苞後更名晉

周氏晏易徵

未見

李延昰曰晏字叔夜溧陽人受易於金沙王肯堂

樊氏志張四易

未見

高世泰曰樊志張字兩同黃岡人所傳易凡四種易象易數易適易占其弟維城合而刻之

李氏呈英昭代易宗

未見

高世泰曰李呈英字開美江夏諸生著有易解易數又合焦京邵氏之學定爲昭代易宗

吳氏伯先易經詳解

佚

容氏若春今易圖學心法釋義

十卷

存

朱一是曰萬曆中懷寧容若春育夫撰其言稱善易者無如焦贛京房管輅及宋邵雍先生而不主王弼談理

經義考卷六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六十二

張氏（仲次）周易玩辭困學記

十二卷（原本無卷數今析之）

存

錢謙益序曰天啓辛酉余典浙闈得元岵文許其必冠南宮乃屢上公車而余言不果驗是亦遇之窮也元岵中年多遭閔凶獨能出險脫親於不測之難老際陽九杜門讀經旦夕忘倦則其識力之遠過有不在文章者亦何必以南宮一第爲重哉戊戌暮春泛舟西湖元岵過訪問其家居何爲對曰讀易出其周易玩辭困學記相正大約根抵於窮理而浸淫深湛於彖爻十翼之義浩浩瀚瀚上下數百餘家無不辨析而折衷近古以來之譚易此其斐然者矣其辨卦變之說非某卦從某卦而來悟因重之法八卦無自十六三十二以至六十四之說希尸康節作方圓圖繪其所自得非易本有此圖一卦六爻如主伯亞旅無此以爲君子彼以爲小人背反錯雜之理皆其浸淫深湛而創獲於古人所未發無論近代之士即有宋諸君子分路揚鑣亦未必遽俯而殿其後也元岵猶不自滿假謂更遲十餘年是書庶幾可成書成將與身俱隱余謂不然蒙莊氏之言曰千載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玄經之誕妄桓譚以爲絕倫元岵之書布帛菽米之書也寧患無知之者哉

陸嘉淑曰待軒先生易記凡更二十餘年七易稿乃定先生解易一以夫子爲宗如因重之無十六三十二也卦變之非某卦自某卦來也夫子之所不言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之外無他圖也後人因夫子之言而爲圖也卦必有主有應六爻如主伯亞旅夫子所謂相攻相取也皆先生所心得而我輩讀易之繩準也

次仲自序曰余少而讀易不過爲帖括之學踰冠以後漸涉人事遭家多難日行於凶咎悔吝之途老來憂患轉迫端居深念寡過之道無踰於讀易也讀易之道當以夫子十翼爲宗庶幾尋流溯源可以仰窺伏羲文周三聖人之意屏跡蕭寺晝夜紬繹檢先輩箋疏傳注諸書反覆參校期於自慊而後止蓋風雨晦暝疾病愁苦二十年如一日也賦性顓愚不敢侈談象數又雅不信讖緯之說惟從語言文字中求其有益身心者輒便疏錄歲久成帙總不離經生習氣謬題之曰玩辭困學記困則困矣學之一字我甚愧之

黃宗羲志墓曰先生諱次仲字元岵別字待軒海寧人天啓辛酉鄉薦其言易宗王程以玩辭爲本

顧氏（樞西疇）易藁

三卷

存

嚴繩孫曰字所止涇陽先生之孫天啓辛酉舉人與老友周夢華公西殫精易學共立說成一家言

陳氏（仁錫）羲經易簡錄

八卷

存

陸元輔曰仁錫字明卿長洲人天啓壬戌賜進士第三人歷南京國子監祭酒卒謚文莊二書未第時作

黃氏（道周）易象正

十四卷

存

孟應春曰崇禎庚辰八月夫子在西庫始作此書初成二十四圖又逮□北寺毒痛之下指節初續又爲六十四象正崑山朱生永明冒難入北寺親爲夫子櫛沐鈔得是書然尚缺略有十之六七耳壬午放歸在靖海寺苦欲錄本夫子在病中恐不復完黽勉畀之故崑山清江各有初本及應春侍夫子至九江西林寺夫子病瘧初瘳亟覓筆紙曰及我在不定此本後世誰復能定之料理三十日將有次第而應春以家報趣歸夫子獨在蕭寺無復酬對之煩此書始能就緒別後應春至留都乃聞夫子賜環之命遣僕報夫子歸夫子猶以是書未完留連江諸既發疏謝病乃扁舟過錢塘聞是本已就留陳太史彥升處則是書以彥升本爲正也

朱朝瑛曰瑛先歲見三易洞璣玩之未有所得既在旌德邑小事稀山清水穆乃稍探討別爲三易與洞璣參契壬午夏月先生來大滌山中瑛以三易請正先生以爲不謬因相與極論三四晝夜雖無足發之能頗盡一隅之致矣及見象正初本意欲借歸而先生堅以爲未定既十月先生以完本寄彥升又屬彥升若傳播必與朱美之參定不知何以佐高深者捧拳塊而附泰華誠還顧瞠

然未知其可也

鄭開極序曰石齋先生以道德起漳南訓導其鄉榕檀之下戶屨常滿迨抗顏言事就縶圜扉午門赤杖創殘未愈血裹猶存猶作六十四圖示北寺從遊之士其出都門也以易傳授豫章楊機部廷麟機部以絕學當傳大賢難遇慨然欲挾策相從讀書鶴鳴山十年不出事雖不行爲士林所重其至臨安也築大滌山房欲以平生著述扃閉山中俟象正告成當簪筆披衣呈章北斗及之江楚扁舟葦岸昕夕研窮蓋覃精三十餘年而後克就若是其成之不易也昔蘇文忠播遷儋耳阻風合浦時尚書論語易注盡在舟中撫卷謂子過曰是書世無副本我其終濟兩賢之遇何其相似而其志又相符也然披公以名山之業揚一代之英先生承四聖之傳啓千秋之緒其志雖同而先生似過之矣嗚呼聖人作易之憂患遺在百世先生著易之憂患近在當時故寧爲成仁蹈義不欲爲巢行憂違寧爲滅頂之凶不欲爲遯世之哲其所爲報國恩而酬學術者期無愧於聖賢而已易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此卽先生之易也先生爲余鄉先生余於視學兩浙始得覩易學之全亟授之梓而誌其著述之槪於右

三易洞璣

十六卷

存

黃宗羲曰漳海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曆二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

高佑釲曰先生字幼玄號石齋漳州鎭海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除編修遷右中允以言事爲民崇禎丙子復官陞左諭德掌司經局後死於難

倪氏元璐兒易

內儀六卷外儀十五卷

存

陳璿生曰公字玉汝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官至戶部尚書兼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甲申三月京師陷死之

將受階曰公作兒易兒者姓也其義孩言童蒙也有內儀有外儀曰原始爲易審易生易準易至易則易衍易行易能曰正言爲易居曰能事爲易適曰盡利爲易列易位易數易兼易倚易推易求易見易類易嚮易治易作曰曲成爲易會易通易小易初曰申命爲易相易教天地之開闔日月之明晦晝夜之通復世會之升降人事之數古今之變盡於此矣殆發機於筮焉其學渾淪無端與漳浦黃公道周角立成家而通權達變殆又過之

龍氏文光乾乾篇

三卷

存

文光自序曰文光髮種種矣百年將半爲日苦短夫子不自道乎假年學易易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且合聖凡而言故作經立教使夫婦之愚皆可與知與能故六龍一人皆有一日皆有孔子全以人說易人能盡道最難乃設爲警懼戒謹之辭使天下爲人者皆可勉而至焉易曰終日乾乾此語最盡竊願時習之矣

繆泳曰馬平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死寇難

文氏安之易備

十四卷

存

黃百家曰鐵庵文公夷陵州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遷南國子司業歷左諭德掌司經局印易備十四卷前列諸儒著述

林氏胤昌周易耨義

六卷

存

高兆曰素庵林氏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吏部郎中莆田有金石社林氏家學也素庵集子弟月二會自崇禎庚辰四月始至十一月止凡二十二會而易義講畢門人張拱宸何承都等輯而成編素庵以講學爲圃名齋故曰耨義

張氏鏡心易經增注

十二卷

存

高佑釲曰公磁州人天啓壬戌進士授蕭縣知縣調定遠再調秦興擢禮科給事中陞太常少卿歷大理少卿光祿卿出總督兩廣

軍務終兵部尚書易增注十二卷孫徵君奇逢序之

周氏瑞豹易解

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瑞豹字玄叔吉水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兵科給事中歷尚寶卿

陳氏廷謨羲畫管闚

未見

廣平府志陳廷謨字獻明成安人天啓壬戌進士知沂水益都二縣擢御史督河東鹺按蜀

李氏奇玉雪園易義

四卷

存

曹勳序曰不易之謂易變易之謂易古今言易者二義盡之矣夫變易卽中庸之所謂不測也不易卽中庸之所謂不二也惟不二故不測無二義也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乾坤二畫無刻不流行六子之中故坎得乾中爻卽代居坤位離得坤中爻卽代居乾位水火之精萬物化生所謂中也水火爲天下之大利亦爲天下之大害剛柔交而難生矣然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易簡者所謂庸也知入於險阻而後天之用神知出於易簡而先天之體立善易者不言易古之善言易者無過子思子也同年李荆陽先生學問靜篤深造逢源寒暑一編窮年幾易其觀象玩詞則一本乎說卦其觀變玩占則兼取乎中爻析如繭絲融於爐雪往往奪洛閩之席而揖讓於公明輔嗣之間至於陰陽倚伏直欲以包荒小人爲量不耑以決去小人爲能蓋深有慨於黨人之禍肇自君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昔程伯子云青苗之害我輩亦不得不任其咎先生之學殆以伊川之正而兼明道之通者乎夫易之始乾坤終坎離也於坎離識天下之中於乾坤識天下之庸坎離以有用爲用故聖人以執中而用中乾坤以無用爲用故聖人還有事於行所無事以之下學爲程邵之嫡系以之上達卽姬孔之功臣我不能不服膺先生矣

兪汝言曰荆揚先生李奇玉字元美嘉善人天啓壬戌中會試崇禎戊辰賜同進士出身官止汝寧知府引疾歸發篋中箋注與無錫吳叔美金壇周仲純硏析疑義凡十年而雪園易義書成

朱氏之俊周易纂

六卷

存

徐威全曰朱之俊字滄起汾陽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除檢討陞國子司業轉侍講易纂六卷自爲之序

董氏守諭讀易鈔　卦變考略　易韻補遺

未見

陸元輔曰董守諭字次公鄞縣人天啓甲子舉人苦心易學聚古今言易者數十家考其異同著有讀易一抄二抄卦變考略易韻補遺等編藏於家

姚氏世勳易剩義

未見

平湖縣志姚世勳字元仲天啓甲子舉人

何氏楷古周易訂詁

十六卷

存

楷自序曰古易分上下二篇所謂二篇之策也孔子作傳釋經亦隨經而分謂之十翼上彖傳一下彖傳二上象傳三下象傳四上繫辭傳五下繫辭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漢興言易者本田何分上下經與十翼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是時東萊費直治易亡章句獨以彖象傳及繫辭等十篇解說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費氏興而田何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世所傳鄭玄舊本以彖傳連經文然猶若今乾卦次序至王弼乃自坤卦而始每卦以彖傳移綴彖辭之後而以彖曰兩字冠之又以爲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之下猶如杜預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其意欲便學者誦習如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說也按古者經傳各爲一書如春秋三傳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鄭玄與馬融同時玄以易傳合經蓋倣融例而弼又援玄例也魏晉以下去古日遠學者不見古文唐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孔穎達奉詔與諸儒參議於是獨取王弼不本正義者以爲異說於是後學惟弼是從莫敢移動呂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巖呂伯恭朱元晦皆以

分經合傳爲非古吳仁傑稅與權編周易古經亦皆極論王弼之失愚故別異經傳以還田何之舊竊謂夫子之注易備矣學者因而求之則思過半仍取彖象二傳附於經文之下以爲之注易以彖傳象傳等字其文言顧釋乾坤及上下繫說序雜等傳凡有關於彖象者亦各隨卦而附列焉以祖費直之意輒不自量網羅廣聞裁以管見爲之小註要求靡盭於夫子而已爰題其名曰古周易訂詁云

俞汝言曰楷字玄子漳州人天啓乙丑進士累官禮部尚書

侯氏(峒曾)易解

三卷

存

陸元輔曰先生字豫瞻號廣成嘉定人天啓乙丑進士授南京武選司主事文選司稽勳司郎中陞江西提學副使遷廣東督糧道浙江布政司參議陞順天府丞甲申五月官左通政死於難先生易解與弟岐曾雍瞻參定爲治舉業者作

成氏(勇)程易發

未見

高佑釲曰勇字寶慈樂安人天啓乙丑進士山西道御史

黎氏(遂球)周易爻物當名

二卷

存

遂球自序曰楊雄有言重易六爻不亦淵乎王弼以爲象者意之筌也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記矣夫以弼之說推雄之言則豈魚躍于淵舍筌可得究厥所繇不爲無自遂球山居讀易每以史繫之至於爻物必求其名之所當顧史之爲編散而未貫繁而未統汗牛充棟運之日月因先定是編以寄其筌惟淵乎其淵乃可得而忘之不及焦郭諸家主依文發義也若夫象卦之材固可推爾圖數之奧間亦深觀而自得焉別爲一帙非爲爻也史也者以人事而著卦爻者也得其意矣乃衡其事趨避形焉亦嘗試以是觀之崇禎乙亥長至

徐世溥序曰易之道廣大悉備然孔子所謂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盡之矣余之繫易也義取繫辭而補其三及讀黎子爻物當名其象實其變覈辭則聖人繫之在前占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名物而義舉矣夫易稱名小取類大其旨遠其詞文文生於名名生於物物生於象象生於爻或以本卦或以互體或以外合或從變來或以本爻名不當故文失文不當故吉凶生焉世之治易有如黎子者余文可以多作乎哉

章美序曰易自田何而後各自爲說其著者七十餘家或言象或言數或言理或言占四者要皆本乎象然則象固難明而易托者乎慨夫絕學之不繼也不意當吾世而得一人焉曰新安程子子上子上之言曰易逆數也數存乎卦爻之後可得而言數存乎卦爻之先不可得而言也越十五年而又得一人曰東粵黎子美周美周之言曰卦之有爻所以效變也辭之有象所以象像也攷交互研物宜而當名辨物之書於是乎出由黎子之說可以振聖人之教後有起者雖謂不悖於中正可也

易史

佚

遂球自序曰易人事之書也昔仲尼至聖作春秋紀二百四十年之事於易作十翼蓋嘗三絕其韋編云夫數所以剖理也所以成理也易有太極生生不窮衆人囿於器焉聖人見其道焉是故順其理然後得吉悖其理斯以取凶然亦有以理取凶者此聖人所以有憂也是故以古人之事而擬諸其形容鮮不見矣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其端可見者也仲尼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易有吉凶而春秋善善惡惡夫人不能得之易猶庶幾其懼乎春秋聖人復起此義未之或改也予讀史不能無感焉乾坤闔闢於斯乎攷矣因取其可相發明者繫於卦爻之下而事無不合焉著其事而理無不見焉得其理而數無不晰焉作易者之意其在斯矣

陸元輔曰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啓丁卯舉人死贛州之難

屈　曰黎美周先生讀易每以史繫之以爻配事以事例爻自謂不煩太卜立筮詹尹拂龜吉凶瞭如其明炳燭

鄭氏(賡唐)讀易蒐

十二卷

存

賡唐自序曰易廣大變通之書也三畫無端六爻不處探理者以

爲深觀象者以爲奇前之所是後或非之此之所疑彼或信之各出所見以得津涯猶之乎測海酌河也王輔嗣之言曰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蘇子瞻之言曰其實有不容言也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真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遠矣朱元晦之言曰以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楊敬仲之言曰道一而已矣三才一萬物一萬事一萬理一坤者乾之偶也震巽坎艮離兌乾之變錯者也無二乾也一言之謂之乾兩言之謂之坤八言之謂之八卦又別而言之謂之六十四卦又謂之三百八十四爻又謂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謂之無窮皆此物也數子者或卽事以明理或泝源以該流其爲經傳羽翼則一也余讀易三十年輒不自揣量網羅舊聞裁諸管見求庶幾無戾於理斯已矣

高佑釲曰賡唐縉雲人天啓丁卯舉人官福建按察僉事

經義考卷六十二

經義考卷六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六十三

金氏鉉易說

一卷

存

賀世壽曰先生釋褐最少已勵必爲聖賢之志非六經及諸儒心性之書不陳於棐几晝夜孜孜惟在聞道故於天經人紀肩荷獨力其人千古其學亦千古

李清曰金駕部鉉於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難退易時外而弗內退若苦吏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我世及甲申死難人始見之鉉初以駕部巡皇城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其弟曰我一見御河若依戀不忍舍何也竟投御河死其妾王氏隨母章入井弟錝亦死焉

黄氏端伯易疏

五卷

存

端伯自序略曰仲尼之論易也有天易地易人易鬼易京房氏宗之其說測微於數十歲之後隱藏於數百世之前鏡往知來如指掌神矣哉甲戌孟秋汎舟河上取卦變圖參之豁然有省夜中假寐夢靈龜伏胸臆間旦起筮之兩得明夷之卦始悟京房易變乃宗文王箕子者也學者詳於辭占略於象變不能究易之全而文王作易之心且若滅若沒矣予既爲易表其象復以卦變冠於簡端且旁參以陰符鑿度握奇遁甲參同諸書皆與京房易傳符合今卜者所傳五行六甲之書猶不失先聖遺意當秦焚書易以卜筮獨存易變晦於理學家乃卜肆尙仍其說而不廢易之以卜筮存也天也

文德翼序曰易者九流大共之書也河洛之圖傳者以爲授自希夷攷乾鑿度太乙九宮四正四維之義與康成所論大衍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合則宋之先已有此圖書矣吾師海岸先生窮四易六龜九筮之學旁契京房房晞卦氣動有數世之徵後人泥其挾刺蹈危上累韓傳然綜其變端實文王後天之學也後天序對之圖上下經各十八卦上經不變者僅六下經不變者僅二屯蒙咸恆而下莊子所謂相反而不可相無者也文王固樂示人以變象乎先生之言曰八卦三變五變有不變之世又則易之元命也推而究之卦卦然一卦亦無不然如屯歸震初蒙主坎二咸取下女之爻恆用下男之書故曰一君二民寓不變於衆變之中隱衆變於不變之內至矣乎觀其蓏絡豈僅古司怪主卜而已乎郎五行傳六甲書皆尋數之主啓兆之質古人辟嚙燭龍入闇室不可謂火爲目也四易之變不盡於六龜九筮而飛伏之化寓焉先生夢叶靈龜符文宣學易之年以此成書合之諸家倣詭靈玄之策無不匯爲一元易雖大共之書稱爲先生大則之書無不可矣

宋一是曰公字元公建昌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除寧波府推官改杭州陞禮部主事死於難

周氏一敬苑洛先生易學疏

四卷

存

一敬序曰韓子憂易學之忘原也爲敷陳河圖以志其端詳詁筮數以悉其委備述諸儒之說以證其歸蓋於象數辭占句訓節指矣一敬家世治易每玩繹圖書軸先大父肖奚公旁注之筆幾廢寢食通籍以來周歷豫粵燕趙齊魯吳越秦晉之國瞻畫卦之臺窮羲皇之遺弔河圖之蹟而後喟然於周易之作後世遞闡而漸失非包羲之初也日挾其書遇簿書之暇燈火之初即詮疏焉凡自萬曆甲寅迄崇禎壬午先後二十九載而始敢句釋而節解焉蓋韓子以開明初學爲心故疏從其詳一敬以遡原明理竊附前人故多遺末而尋本然於易學綜末之有竅也至於明筮開物孔子已前言之一敬恐其以筮小易也附疏象數卦位之理括其端以質之學易者知於不言易之旨似有悖焉於以詮翼夫易勉焉而已矣

朱氏天麟易鼎三然

四卷

存

繆泳曰朱天麟字震青崑山籍吳江人崇禎戊辰進士以兵部武選主事選授翰林編修其書上饒鄭以偉餘姚姜一洪南康錢啓忠爲之作序三然者一曰庖然二曰澈然三曰祕然凡三十六篇其題皆詭異未免近怪

胡氏世安易史

八卷

存

世安自序曰史書是非臚列於事後易研吉凶析兆於幾先上下今古其可徵者曠矣乃有吉而不必是凶而不必非匪時異則地殊先儒齊其論於不占數而占理不典要而變通所以堅人長善而消惡者無所不用其極其爲君子謀固大且久而爲小人謀尤婉以周未嘗高揭君子之門絕小人以必不可詣蓋陰陽互根剛柔交克者天運也姸媸借鑒長短度程者人事也無小人則君子失礪錯矣謂小人特戾氣所鍾聖人竟置諸胞與外余未敢信以爲然聞毒草所產之地卽有一解毒之草養育其間天生小人以勵君子仍責君子以化小人亦水火相息之道也學者明其所以然則忌我者皆美疢之藥石而共濟險之寇讐矣故規未兆以已事洞於觀火昔我友楊用賓有云或問讀史之法曰如讀易以事爲卦以人爲爻而吉凶見矣問讀易之法曰如讀史以卦爲事以爻爲人而是非見矣夫人事之不齊傾否以保泰蹇損以廣益道固不一往往包小人者治敵小人者亂以小人攻小人者得中策以君子用小人者得上策守是之謂經善是之謂權天地定位日月合明端於是乎在以吾是非定吾吉凶亦何爽之有身非君子則已君子而能師友小人其於體易之撰可謂極深而研幾矣因竊取易象春秋足以存禮之義述易史

徐威全曰世安號菊潭井研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歷右贊善諭德庶子陞少詹事入 本朝官至大學士

鄭氏敷敎易經圖考

十二卷

存

敷敎序曰宋紹興中布衣楊甲著六經圖陳森補而刻之爲圖三百有九凡得易七十迨於我明侍御胡賓復爲編輯六經各有圖易得四十有六皆足以啓蒙發瞶圖之爲學淹者以形示精者以意蓋於是乎不可忽矣六經統於易易本於圖圖者應三皇之符而出後世因之以爲教其可易言哉讀是編而不能盡意是執權衡者不知有權銜而泥尋尺者不知有運斤也非作者之心也崇禎甲申三月

沈惠讓曰敷敎字汝敬吳人崇禎庚午舉人

張氏溥周易注疏大全合纂

六十八卷

存

徐威全曰溥字天如號西銘太倉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改庶吉士

馬氏權奇尺木堂學易志

三卷

存

王思任序曰易之爲書也自處處世之書也人第知文之明夷周之恐懼孔之削跡其得力處皆本於憂患不知包羲氏寶已譩之天下之象陰陽相半而陰據陽上其取數又多故陽常不勝陰吉凶悔吝反居其三所謂類萬物之情則憂患之旨一情而括矣情者情變之情非情欲之情也情不易出故聖人以意出之□□哀世之意又爲之開无咎一途以扶吉而抑凶悔吝則聖人之言易亦苦矣人但知趨吉而不知避凶悔吝但知避凶悔吝而不知仍當避吉以止求无咎則聖人之心苦而衆人之心蒙也我友馬巽倩氏讀易有年高第而中廢廢非其辜以故困衡遲忍之後發明四聖人憂世之蘊以爲自處處世之書窮則變變則通豈有長貧賤之高士乎哉

李延昰曰馬權奇字巽倩會稽人崇禎辛未進士工部主事

孫氏承澤孔易

卷

存

胡世安序曰漢魏以來諸儒言易或畸理數或兼理數或切象或離象或審位或參位時非不各誇有得乃引繩傳翼未免羊亡多岐則亦求甚解之故也孔子不云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甚解求解與不求甚解之解其得失何如乎北海孫先生以易學名世自隱退後十年著述充棟至所編易宗綜宋儒之長發先儒之蘊學者靡不蓍蔡奉之先生一日廢卷而起曰是猶之乎於甚解求易也絕韋之倫次具在如之何其別搆競長於是盡刪陳詮條析傳義以大象疏卦畫彖傳附彖爻傳附爻各曰孔易惟於傳中關鍵如內外往復之宜承乘比應之義間一拈及而其指歸開卷了然如所云乾之一畫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所自出乾之彖其六十四卦之彖歟抑何其詞簡旨該豈僅正費王之割裂完經哉

承澤自序曰余十年山居日抱一易初集朱子之說著易宗既而

思之夫子一生學易至韋編三絕今觀夫子十翼以大象釋羲皇之卦畫以彖傳釋文王之卦辭以小象釋周公之爻辭其所釋或卽三聖之意而釋之或推三聖之意而釋之或一釋不已再四以釋之或略加虛字詠嘆以釋之易固無不盡之旨於是專取夫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旨夫子之旨有難明者細爲詮釋覺從前紛紜之論可以省除因成孔易一書西蜀胡菊潭先生見而稱善時菊潭著易史刻成因作一序欲併行之余不敢也罄此餘生之力以從事於此焉耳

徐威全曰承澤字耳伯號北海晚自稱退翁崇禎辛未進士除陳留知縣調祥符擢刑科給事中歷兵吏二科入　本朝官至吏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董氏期生周易末義

二卷

存

錢枋曰會稽人字伯音崇禎癸酉舉於鄉入　本朝官至淮安知府曰末義者以朱子有本義而謙其辭絫其說易不盡以朱子爲歸也

顏氏茂猷天皇河圖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壯其龍溪人崇禎甲戌以五經中會試奉旨列正榜前授精膳司主事

吳氏鍾巒周易卦說

未見

陸元輔曰鍾巒字巒稺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桂林推官學者稱霞舟先生

陳氏際泰易經大意

七卷

存

羣經輔易說

一卷

存

周易翼簡捷解

十六卷

存

際泰自序略曰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易別無體以神爲體則眞性專之也聖心主一卽造化之神聖道貞一乃能勝天下之幻而歸於一故曰易者一也一而萬萬而一者也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神物則其神也顧圖書兩物分而體用合河圖通天不能離地離地則不成天證在太虛之上有星土洛書應地不能離天離天卽不生地證在九泉之下皆天氣日月暑寒有常之氣亦生於天而成於地在圖亦有象焉者雨風露雷作止無常竟歸有常之氣亦生於地而成於天在書亦有象焉者故非河圖文象之體卽洛書之用無附麗非洛書變數之用卽河圖之體不流行聖人合之易斯作矣至於參兩以體其道取諸圖而書在倚數以用其道取諸書而圖在圖書表裏經緯悉歸羲易信乎有以一之者大禹祖之以作範非偏則書而離圖皇極之總疇一極衍之總卦也文周祖之以演易非偏則圖而遺書柔剛九六之迭用一往順來逆之參錯也奈何焚坑烈而微言湮自漢至宋有謂孔子贊易言河圖不言洛書者有謂伏羲畫卦而象已立神禹敍書而數不傳者紛紛擬易擬範經不正而邪慝生此方域內外異教得昌熾於秦漢之後儒者病之未深得其正之之源然後知聖人貞一之教參天地而無終始也

陸元輔曰際泰字大士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官行人

俞氏墨華易渡

未見

廣信永豐縣志俞墨華字君翰崇禎甲戌進士由光澤知縣再遷爲刑部主事

徐氏鑛高易學

三卷

佚

錢德震曰孝若爲太師文貞公元孫中崇禎丙子舉人乙酉松江城破遂遁跡披緇然不斷酒肉入吳依要離墓傍僧舍以居撰易學三卷歿後無子遺書不可得矣

秦氏鏞易序圖說

二卷

存

鏞自序曰繫辭云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序之爲言明有次第學

者苟不於其中探討意義亦豈能居之而安乎據序卦傳止以卦名聯屬不取反對爲義乃雜卦傳又何以作也竊謂六十四卦惟文王能序之惟孔子能雜之後之學者能以雜卦對待之義求序卦流行之理亦庶乎能居之安矣作序卦圖說上篇凡五段下篇凡四段合上下凡九段配乾之數中間入象爻處甚略舉要而已朱子有言注易不欲詳恐障其光明也今序之而已其又多乎哉獨爻數配合頗有自然之妙倘以是質之先儒而不無一言之幾乎道則若因是而求居安之說其於羲文周孔之心晝或不至於河漢云爾

嚴福孫序曰侍御大音秦先生著易序圖說成以福孫方從問易屬爲之序福孫受讀作而歎曰至哉先生之說易也其合先後天之用而一之者乎自夫子翼序卦言義理而不及象數先儒求之象數而未能盡合遂或以爲非易之藴或以爲非聖人之精觀先生之圖說則匪獨析理精也乃於象數亦無不合焉夫序卦以六十四覆爲三十六上經得十八下經得十八先儒已具言之先生則更於爻數之陰陽得配合自然之妙於是以上經分爲五節象陽下經分爲四節象陰上經每節卦得四覆與二覆象陽中陰下經每節卦得五覆與二覆象陰中陽而爻數之配合則皆不出一節之中如以屯蒙二陽配需訟二陰以師比一陽配小畜履一陰陰陽爻各得二十有四之類推之後節莫不皆然顧愚以先生得先後天合一之用則獨於其變例知之何以明其然也曰先天之用在於復姤後天之用在於坎離先天卦不取覆對而剝復夬姤分列乾坤左右獨有覆對之象此先天之合乎後天者也故以四卦序上下經之中爲天根月窟往來之關鍵得其用焉先天以多爲貴故陽儀多三十二陽陰儀多三十二陰則取諸復姤序卦以少爲貴故上經陽也而多八陰下經陰也而多八陽亦取諸剝復夬姤此四卦所以不與諸卦配而變例以從上下經之遙配者也後天卦不取正對而離南坎北代乾坤獨有正對之象此後天之合乎先天者也故首之以乾坤中之以頤大過坎離終之以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得其用焉二濟一坎離也頤中孚一離象大小過一坎象也覆卦數凡四九以上經中三四合下經前三五得三九以正對卦始二終三合中四復得一九其妙在於合二濟之坎離以爲首尾五卦之中樞即爲八正卦三十六覆卦變化之總樞此二濟所以不與諸覆卦爲伍而變例以從正卦之後者也以剝復夬姤從遙配而夬剝之用歸於復姤以二濟從正對而二濟之用歸於坎離愚謂先生得先後天合一之用者此也抑有異者愚嘗較定先天方圖而以屯西配蒙東以需東配訟西皆不爽毫髮今以先生之圖合之則以屯蒙北配需訟南以師比北配小畜履南亦皆不爽毫髮雖先生之所未及言而此心此理之同固不謀而合者竊幸藉是以求益故敢因先生之命而附及焉至篇中以雜卦參序義以覆象明彖爻又附先後天諸圖而各系以贊皆極義理之高深而一歸於純粹中正則文孔精蘊實具於斯非小子末學所能闡揚其萬一也

陸元輔曰鏞字大音無錫人崇禎丁丑進士官監察御史

王氏正中周易注

未見

陸元輔曰臨漪王氏正中字仲撝深澤人崇禎丁丑進士除知長興縣事入爲御史

方氏以智易餘

二卷

未見

陸元輔曰字密之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後入山爲僧

朱氏朝瑛讀易略記

一卷

存

朝瑛自序曰吾讀易二十餘年而後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數聖人者之作易也皆相遇於其天也斷然而得之若不思而得也映然而出之若不慮而出也無門無蹊不相襲迹有端有委不相悖義如先天後天之同符也順數逆數之共貫也此其變而未嘗變也推之以至於序卦之次屯蒙雜卦之次比師一若整一若亂而莫不有大義存焉乾之健爲馬而又爲龍坤之順爲牛而又爲牝馬也此其變而未嘗變也推之以至於鼎之爲鼎頤之爲頤小過之爲飛鳥噬嗑之爲頤中有物一若莊一若戲而莫不有微義存焉此豈非天懷所發純任自然觸緒橫生無往非道者乎後之學者極思以研之而不得其所不思殫慮以精之而不得其所不慮則支離膠固而不可以語易也然未嘗極思殫慮驟而務其所不思所不慮者則荒忽虛無之教非聖人之爲教也又何足以語易

自古迄今註易者無慮數百家要惟程朱二子爲得其正程傳之所未詳者本義詳之程傳之所未安者本義安之庶幾極思而得所不思殫慮而得所不慮者矣抑猶有未詳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也猶有未安者安於所變而不安於所未嘗變也後之人依違雜起是非互見要未有能詳之安之者余自壯年始知讀易泛濫於義理象數天地人鬼之變者有年若河漢而未有極也自世變以來險阻艱難已備嘗之嗜好意見已盡蠲之閒居無事數與先輩張元岵論難經旨頗有所獲乃日夜取數聖人所爲卦者爻者彖者象者繫者釋者極思以研之殫慮以精之又參酌於古今人之註易者而進退之若將與數聖人者酬荅於一堂之上而如見其人如聞其謦咳雖不敢自謂已得惟求合於其變而未嘗變者時或有遇焉夫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矣故履之六三於象不咥於爻則咥同人六二於彖則亨於爻則吝若此之類亦夥矣此其所以異者皆在乎卦爻分合之間知其所以異則知所以同也至於一爻之辭而此以爲善彼以爲否如小畜六四之於九三此以爲否彼以爲善如隨六二之於九五若此之類亦又夥矣此其得失存乎參錯之中微惡辨於芒芴之際固非爻象之不可典常而直爲此憧憧也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而已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而微彰剛柔屈伸往來之故殊塗而同歸天下復何思何慮哉余從千載之下欲以愚人之心而妄揣夫聖人之心求其會通以俟過乎其天其亦不自量而貽笑於大方也抑詩有云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有所見不忍棄置纂錄之以質諸世之君子若程傳本義所已詳已安者弗贅也至經傳之分合無關大義又不必辨已或曰子學易於石齋先生而解易不宗象正者何也夫象正則先生之自爲易也孔子之所不盡言之不盡意者也余惟循循焉因孔子以求文王周公因文王周公以求伏羲雖先生復起亦必以余爲知言

黄宗羲志墓曰先生諱朝英字美之姓朱氏康流其別號也晚又號罍庵海寧之花園里人崇禎庚辰進士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旋遭喪亂遂不復仕其言象數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岐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於知幾精義二者而已

來氏集之讀易隅通

二卷

存

集之自序曰予於易初無所解迨一官皖口寇至登陴司刑之官不問刑而問兵城之北最當阨要予與郡伯共汛其地傍城有池曰飲馬塘城之下池之上小屋一椽予退而休息者也寇信飄忽去來莫定於是挑燈讀易周六十四卦而畢每至漏盡昧爽而鈴柝依然孤城無恙喜可知也城週九里有奇爲雉齒者二千七百有奇夜漏平分以其半巡城以其半讀易寇近則巡城時稽督之功密而讀易稍疏寇遠則讀易時研討之意多而巡城頗速如是者率以爲常及寇越江而南防守解嚴而予於易亦時有通悟處矣或從易而通之於人情物理或從人情物理而通之於易凡積數條則引紙而書之彙而名曰隅通觀我夫子於韋編鐵擿之間其於易蓋終身焉後之儒者載酒而問擁臯而談從容講求庶乎有得予乃於顛蹌造次之間爲之探索固知所通者奥窔而所不通者周行矣嗟乎大江以北千百堅城無不靡碎而皖伯舊封峩然孤峙則讀易隅通之作雖未必有功於易而要未可謂全無功於皖也同社黄慈雲將取而災之木予因志其本末云

易圖親見

一卷

存

集之自序曰古人左圖右書心之所維未嘗廢口之所誦口之所誦未嘗廢手之所畫也易書未作龍馬可以不呈河圖既出聖人可以不作易然造化必以圖相示聖人必以易爲教者斯道之薪傳天人交有其功焉讀天地定位章而一本變幹千兒萬孫之圖見然則聖人有右之書原不必左之圖也河圖順以相生而六府三事取於此雒書逆以相克而洪範九疇取於此八卦成列因之爲六十四卦而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取於此然則聖人有左之圖亦不必右之書也夫得精而遺粗者聖賢聞一知十之化因形而會神者聖賢下學上達之功圖書參用理性互發庶幾近之予李皖之時寇亂於外兵譁於內易之作也其有憂患履虎涉川是不可不取全易而亟讀之矣案無留牘毋擾我寧室有圖書猶不廢

我嘯歌也則凡羽書蓋午服短後而說劍者紛紛公等且退我將以易治之矣

卦義一得

二卷

存

齊維藩曰先生於易靜觀動玩故其言渾而辨澤而精約而有本標曰一得得其一萬斯畢矣

陸元輔曰集之字元成崇禎庚辰進士安慶府推官

錢氏棻讀易緒言

二卷

存

錢澂之序曰莊子曰易以道陰陽陰陽二氣迭爲消長其不容有贏詘於其間明矣而聖人之作易也每欲扶陽而抑陰何也聖人深知夫陽不能敵陰君子不能敵小人治日少而亂日多故於陰之長也爲君子危焉於陽之長也亦爲君子危焉彼小人者不惟道長之時以衆小人制一君子而有餘卽道消之日亦以一小人制衆君子而有餘也蓋小人之計常密君子之計常疏君子之遇小人也以剛小人之遇君子也以柔以柔制剛以密制疏毋怪乎小人常勝而君子常敗夬以五陽決一陰其詞曰剛決柔也剝以五陰剝一陽其詞曰柔變剛也夫決者孚號變者默尊雖勝敗各有天焉要其工拙難易之數未可同日語矣以是三易聖人於十二辟卦陰陽消長之會於陽多危辭焉於陰多戒辭焉而其意常主於戌陽以是爲扶抑之義而已然豈能使一毫有贏於陽有詘於陰哉我家仲芳更歷世變卓然於古今治亂之故著周易緒言上以明陰陽消長之數下以審君子小人進退之幾而殷殷扶抑之義情見乎詞則猶之作易者之苦心也仲芳之論曰獨陽在上必至於剝獨陽在下猶可以復世道之喪皆由有君無臣吾道不亡所恃聖人在野傷哉其言也此有見於三十年前朝野之事而言之也夫剝復之交不有坤乎坤之時有陰而無陽雖一陽之復未始不復於十月之坤然當其爲坤疑陽必戰而猶欲使斯世指爲賢人伏處在野以幸吾道之不亡嗚呼其亡也可立待矣故仲芳之論剝復之事非坤之事也傳曰天地閉賢人隱隱非直隱其身也將使世亡其賢賢亡其道其亡也乃以不亡是說也仲芳得之而不言焉

陸元輔曰棻字仲芳嘉善人崇禎壬午舉人

張氏家玉大易纂義

未見

陸元輔曰字玄千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後死於難

刁氏包易酌

未見

陸元輔曰伊祁刁包字蒙吉舉人講學畿輔間

包自序曰易何昉乎自庖犧氏一畫始也由一畫而加之至三百八十有四變易交易妙有權衡故用酌或仰酌諸天或俯酌諸地或中酌諸人文王作於前酌羲之畫而爲彖周公酌羲之畫而爲爻孔子畫酌羲彖酌文爻酌周公用成十翼易由此爲古今第一完書雖秦火不能焚已嗣是而後言易若焦延壽若京房若郭璞皆相傳爲卜筮之書以自神其術數惟韓康伯之注王輔嗣之疏粗知義理惜其旁注老莊未免影響支離揣摩其皮膚而無由洞貫其腠理也伊川程子以周元公爲師旣有以酌其源流以明道爲兄又有以酌其體用行年七十有二尙冀少進不輕以其書示人竭終身之力破除術數小技原本孔翼發揮二聖之蘊以教天下來世於無窮誠十翼功臣也國家以制科取士其始程之傳朱之本義蓋嘗並列學官其旣也厭博而就約避難而趨易於是專主本義程傳不得而與焉義理之存焉者蓋寥寥也包也有憂之竊以爲學易者學畫學彖學爻功夫固有次第使非肆力於孔子之翼以求作易者於憂患之中則羲之畫文之彖周公之爻懵如也使非肆力於程子之傳以求贊易者之心於韋編之外則孔子之翼懵如也夫是以矻矻窮年纂輯成書大都以孔子十翼爲三聖之階梯以程子傳爲孔子之階梯或錄其辭而表章之或述其辭而推廣之而亦間以朱義補程所未備而亦間以諸儒及己意補程朱所未備總之酌朱以合於程酌程以合於孔酌孔以合於羲文周公統四聖二賢之易於一心極而至於家國天下何莫非一易之洋溢也哉

經義考卷六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六十四

蔡氏鼎易蔡

六卷

存

曹學佺曰無能詮釋皆有依據不爲苟見

陳子龍序曰無能先生學本經濟識探象爻其易蔡一書五十萬言閎深精確皆昔賢所未發先生壯時曾居高陽帷幄棄儒南歸留心著述戊寅見國患日深仗策叩閽於時枘鑿竟爲所抑激論一書旁觀咋舌先生曰我非時人所能用亦非時人所能殺所以爲此者將以明天下未嘗無人也先生之學在天人性命之際經濟文章直緒餘耳讀震艮漸歸妹諸解可以知其識而骨性堅凝天姿篤摯壯不求仕貧不問貲澹泊寧靜若將終身則先生之得於易深也

鼎發凡曰卦彖爻傳分羲文周孔以次爲書卦畫下重注二五移夫子大象於彖前六十四卦每兩卦合　後各加以反對并爲訓釋繫傳采附卦內注疏傳諸家閒采入惟本義全錄己意附諸家之後於衍九家後更爲廣象傳後附揲蓍事儀并錄春秋以來諸占筮凡五十萬言

汪氏于祉周易剩義

十二卷

未見

陸元輔曰鼎字無能閩人

易氏道暹易傳

黃虞稷曰崇禎中婺源諸生

佚

三楚文獻錄易道暹字曦侯黃岡人家居教授崇禎乙亥賊從西陵來入釆寧鄉被執不屈遂見殺著有易傳未行於世

唐氏元竑易通

二卷

存

元竑自序曰易通何爲而作也我觀象玩辭而辭與象不能盡通也非辭與象之故傳義之故也本義蓋因乎程傳程傳之言曰予所傳者辭也於觀象略矣然既立象以盡意觀象以求而不得然後讀爻彖之辭以證之讀彖爻之辭又不得然後讀孔子之辭併讀傳注之辭以參考之始知象如是彖爻之辭不如是者有之象與彖爻之辭如是孔子不如是者有矣四聖人之意之言如是傳注不如是者有矣然而象如是彖爻之辭不如是文周意別有在也象與彖爻之辭如是孔子不如是孔子意別有在也四聖人之意之言如是傳義不如是未必程朱之意別有在也直求四聖人之意而未得耳求之未得者玩辭不觀象也彼焦氏之易林楊氏之太玄其人不必聖人也乃悉屏先聖之辭而別爲之辭者得諸象也夫先聖之辭尚可悉屏而別爲之而我乃唯其言而莫違不已卑哉故我非敢與傳注爲異也不欲異四聖人也

鍾欽立曰元竑字遠生烏程人

趙氏鳳翔易學指掌

四卷

未見

鹿化麟曰羽伯就蓍言蓍考證古昔參以己見可謂明悉

陸元輔曰易學指掌四卷崇禎中雄縣趙鳳翔羽伯所輯依古本以上下經居前而次以孔子十傳一圖說二傳義三筮法四占法

鹿化麟仁卿爲之序

鄒氏期相周易筆旨

未見

嚴繩孫曰期相字公寅無錫人崇禎中以賢良徵授廣西州通判

韓衛經歷

喬氏中和焦氏易林補一名大易通變

四卷

存

曹溶曰中和內邱人崇禎中官太原府通判

顧氏僑經正堂易闡

四卷

存

張雲章曰字泰民吳人以太極說易崇禎丙子七月自序

龐氏承寵文茲堂易解

六卷

存

沈進曰承賴字念濟吳江人

舒氏士錡易經去疑

十二卷

存

李延昰曰士錡字士一

程氏觀生易內三圖注

三卷

佚

俞汝言曰歙人程觀生仲孚崇禎中江浙未亂棄諸生以青烏之術自晦每出游擔書兩大簏皆先儒易說所注易內三圖三卷祕不示人書強之登講席說山火賁一卦多出新義沒後其遺書不可得見矣

嚴氏福孫考正古易

十二篇

存

陸元輔曰處士無錫嚴福孫祺先著其言曰易之為書主明陰陽之象有交易變易之義故名易古文易從日從月蓋陰陽之象莫著於日月也其卦伏羲所畫歷夏為連山商為歸藏至周則為周易其辭則以文王係卦之彖周公係爻之象及孔子係卦之象各上下二篇為經以孔子所作彖上下傳象上下傳繫辭上下傳及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凡十篇名十翼者為傳古本三經十翼卷帙各分學者溯流窮源當求之古易庶幾乃盡先聖作者之意又曰乾天坤地震雷巽風坎水離火艮山兌澤經八卦之象也彖辭凡上下二篇夫子係卦之辭蓋於文周彖象之外別取乎卦上下二象合卦名義以明君子用易之方自成為孔子之易其體非傳而經不在十翼之例愚按自漢以來但以文王彖辭周公爻辭為經二篇以孔子彖傳上下大小象傳上下繫辭傳上下及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傳為十翼祺先獨以孔子大象辭亦自為經不列十翼之數與諸儒異也

周易通義

九卷

存

福孫自序曰聖人之心欲盡天下萬世之人各順其性命之理而懼其從入之無門也於是始作之易而教之以窮理之一法其初也則有羲皇卦爻之畫而陰陽之象以昭其既也則有文周彖象之辭而吉凶之情以著其究也則有夫子之大象而君子體易之用以備又有夫子之十翼而前聖作易之旨以明方其分而為六十四卦散而為三百八十四爻皆形而下之器也然因辭以得其象因象以得其意則莫非形而上之道也是故以言者尚其辭而理即存乎辭矣以動者尚其變而理即存乎變矣以制器者尚其象而理即存乎象矣以卜筮者尚其占而理即存乎占矣以動之貞夫一而有以挈乎易簡之要以生生之不易而有以徹乎繼善之初仁義中正動靜一源聖人所為盡性以立人極也窮神知化廣大不測聖人所為至命以參天地也聖人之道所以下學而上達行之終身而不盡通之萬世而無弊者未有加於易者也福孫不敏幸生理學之名邦竊聞長者之緒論始知大學之先格物中庸之先明善無非大易窮理盡性之旨非獨可嚴異物似是而非之辨兼可是正先儒擇而不精之失自愧學謝博文功虧居敬於性命之原末由少窺萬一惟是窮理為初學入德之始事未之遠也竊有志焉是敢不辭固陋考正經翼之源流折衷羣言之得失辭必本諸象而黜其浮象必歸諸畫而併其雜不敢泥象而生穿鑿不敢徇臆而滋附會不敢過略以疎於義類不敢過詳以障其光明義有兩可不厭俱存疑有未析寧從闕略積十餘歲始克成編取便玩辭倒從今本名曰通義分為九卷別撰圖說以附其後雖其間象數之賾時參一得之愚詁訓之餘或異耑家之舊然微言必宗乎雒閩正脉一稟於東林藉明理之筌蹄為言性之砥柱庶幾質諸先覺可弗畔於大義傳諸來學期勿誤於指南云爾

易象圖說

五卷

存

福孫自述曰象數之學自輔嗣伊川廓清之後至今日復紛然不可致詰矣愚玩三聖之辭於諸家附會之說一切屏去不敢攙入正解以失易簡之理惟是啓蒙所載衍策畫卦之源流實為易學之要領有不容以不詳者因據蠡測僭為論次擧其五事撰成五卷圖書之數已錯見大衍先後說中不復標出卦變非作易本旨故亦置之觀象之餘或有一得尚擬續書其後　又曰易言太極書言執中有中非象无極非空削為存真析異歸同周邵朱陸敢

析其衷述太極篇第一天地數定龍馬圖呈聖人則之大衍以成
地數從天蓍德圓神驗諸曆法厥算有程述大衍篇第二先天象
立二氣乘除以象從儀名正數符横列河圖圖歸洛書太卜三易
序傳不處述先天篇第三至哉文易實本羲傳八卦相錯是成後
天往來順逆變化神爲妥合圖書五行用全述後天篇第四天地
同符方圓等觀乃正厥位南北承奠序卦反易中爻雜撰咸出是
圖稽古弗畔述先天方圖第五

倪氏晉卿周易大全纂附

十二卷

存

陸元輔曰晉卿字伯昭錢唐人

張氏振淵周易說統

二十五卷

存

陸元輔曰振淵字彥陵仁和人

顧氏懋樊桂林點易丹

十六卷

存

張雲章曰錢唐顧懋樊霖調撰易丹不專主帖括而設特以聖經
比之道家爐火亦異於吾所聞矣

徐氏易纂

未見

黎遂球序略曰易纂者予友新建徐子所作徐子少習易即力究
其所以然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繫辭辭也吾將爲之繫變繫象繫
占易爲諸聖之書何名周其曰周非云代也言乎變備全易也吾
因并明其所以爲連山爲歸藏夫易自上古至西漢劉歆所奏凡
十有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別有道陰陽兵陰陽天文曆譜五行蓍
龜雜占數術神仙諸家其爲篇目不可卒究多本於易其間相附
而稱又往往屬雜不倫至今日變失其原干祿之家以專經取美
仕至問之圖數象變十有九屬然若輪之而市上賣卜布算鑽龜
者流反偶有一端可推又失其全徐子憂之是以於河雒數蹟極
象爻位盧運以及風雨寒溫方州郡家元會運世之說易林易通
之書皆爲之反覆分稱必得其合以爲焦氏楊氏京氏與邵周二
子皆得繫詞之一育於以成家其他管郭諸雜術書不能出焉可
以窮其源流予嘗觀象焉布著玩辭焉因以思周公之文必無假
借之詞退而爲爻物當名之說嘗觀圖焉因以知陰陽贏乏退而
推之雜物小伎無不得準嘗效動焉因以信窮通得失有爲天運
爲人力退而雜古史記所載條其事以繫於卦爻之下有所發明
而徐子曰夫三易之所名五家所興皆於是可會矣予驚喜躍然
務終予學有以知徐子之學爲不可不立而傳也於是爲之序徐
子別有易解明三聖之說皆學易者之所當知

徐燉全曰世澤字巨源南昌人

錢氏澄之田間易學

四卷

存

澄之自序曰我家自融堂先生以來家世學易先君子諱爾卓里
人稱敬修先生講易垂三十年臨歿之歲口授意指命不孝爲之
詮次名曰見易及南渡時予罹黨禍變姓名逃吳市過漳浦黃先
生舟召使前慰勉之餘教令學易不數月吳下大亂家室喪亡竄
身入閩留三年每念先生教思讀易而見易舊解已失惟記誦章
句默尋經義時有所獲久之成帙名曰火傳蓋以薪盡火傳即此
猶是先君子之遺教也既歸里諸書散盡而見易一編獨存因取
火傳證之雷同者居多乃盡刪後說微有異則存之又博考諸書
凡昔所矜爲創獲而業爲前人所已道者皆爲削去一歸諸前人
寧爲述者可也

陸元輔曰澄之字飲光桐城人初名秉鐙字幼光甲申後更今名
及字

王氏實周易自得編

十一卷

存

實自序曰水之不可無源也夫人而知之也兩界分流百派瀉而
入於海歸墟於尾閭始合萬水而總匯於一源使但究其山下之
出則河發崑崙江發岷山南北鉅源已自岐而爲兩安見所爲同
歸而一貫哉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孔子曰冒天下之道冒則靡有
遺矣伏羲畫卦越千百歲至於周文自得其爲文而卦辭以繫周
自得其爲周而爻辭以立孔自得其爲孔而十翼以明會而統之
則三聖人輪說不同要不離乎伏羲畫卦之旨迨自漢以來諸儒
箋說各有一得宋人因之周氏則有太極圖說程氏則有傳朱氏

則有本義其於聖人序卦分經之意倘有闕然未講者以至爻象取用形體數目概未確求總緣離數言理懸而不實遂使易之爲書但有人事初無天道邵氏皇極經世能言天道然而其學不傳書辭微隱多有未備如云三百八十四爻眞天文上經言天道下經言人事以至運世所歷若何興亡若何治亂合於所值卦爻各有攸當全未剖斷終成疑義實自弱冠以來砥志研易逾壯及強倘惘然不知所從遂遍涉百家外學諸書頗知曲術巵言廢弗原本周易日夜以思因將六十四卦配合列辰干支音律咸有定位然後運以位起義以類殊則爲大小數觀大數以稽興亡之候中數以察治亂之幾小數以觀得失之變有一卦之位則有一卦之數有一卦之數則有一卦之運有一卦之運則有一卦之理分而審之則卦有互而爻有變合而體之則天有經而人有紀大都總四象之成數以三十爲天道之自然上經三十卦天地日月明陰陽之正氣下經三十四卦去震艮巽兌之四偏便與天道相符咸恆既未統人事之大全蓋乾坤坎離爲先天之四正世皆在上咸恆既未屬後天之四正世皆在三上爲天之天三爲人之天故截然有天人之判也歸於正矣又歸於中六爻之位乾在五而坎則同之坤在二而離則同之五爲上體之中坎得乾之中晝而正位於多功之地二爲下體之中離得坤之中晝而正位於多譽之地後天方正坎代坤於北離代乾於南中正所以立人極也先天離火生東爲仁坎水生西爲義至後天則各從其旺而已矣故曰先天爲體後天爲用坎離居上經之終以救大過之偏聖人所以明天道之純也既未濟居下經之終以救小過之偏聖人所以明天道之合也易之爲書救天下以寡過而其用則總在於坎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狂者之氣概也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狷者之規模也兩過皆坎象頤中孚有離象變大過之三四則上下皆坎變小過之初則上下皆離剛變爲柔洪範之所謂柔克也柔變爲剛洪範之所謂剛克也故曰狂狷可以至於中行雷山風澤四瀆之分流水火坎離百谷之咸納至兩濟而天一之源逢矣水火既正日月環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斯聖人之能事畢矣不諱鄙陋意至輒書歲久成帙以類相次分爲內外兩篇內篇以晰斯經之旨外篇博述旁稽亦所以廣斯經之趣顏曰自得殆將有左右逢源之樂也夫

周易自得編圖說

一卷

存

實自序曰有書不可無圖他書類然而易尤甚蓋易主於玩非他書一讀恍然再讀了然之比本義所載數圖發明周易原始之概略而未盡今爲廣述前古備採經義并參術數諸書凡有合於卦中所言之事援引確當悉爲登彙共計百有餘圖約略推揣而爲之說自知鄙陋恐未必得聖人衍贊此經至意然由粗以及精由顯以及微或不可以盡廢也學者溺於近習錮於所聞至謂聖人不言天文又謂納甲非聖人所重不知庖犧仰觀畫卦原自天文而起孔子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邵子曰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眞天文也言天道而不言天文何以爲天道乎卦辭曰先甲後甲爻辭曰先庚後庚又曰己日乃孚己日乃革知納甲之用文王周公不之諱今顧以爲術家之說而諱之耶且商祚六百餘年王者之號皆必以干名命之其用豈不重歟後世知有人事而不知有天道皆緣不知讀易之故今設爲讀易之法不讀程朱之易而讀文王周公孔子之易未讀文王周公孔子之易而讀伏羲之易未讀伏羲之易而讀天地自然之易夫伏羲之易無字句而但有其畫畫者象也數也因其象其數以求其意而後文王周公孔子之言出矣至於天地自然之易則將并其畫而無之實兼意言象數而備之今日讀易時之天地無以異於作易時之天地而謂作易之心與讀易之心庸有二乎天地自然之易散落而爲諸子百家之易諸子百家非易也而易道寓焉故孔子曰冒天下之道書分內外兩編圖則合之以明一以貫之之義學者玩其圖以詳其說則意義漸融而卦爻之辭始有不難於讀者已

毛奇齡曰寅字甲庵蕭山人錢塘生員入　本朝高隱不出常流寓淮安著易春秋自得編

黃氏宗羲易學象數論

六卷

存

汪瑞齡序曰易之有象數易之所以成易也大傳曰易者象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以之彌綸天地揆敘萬類舍象何由見易乎本象以出數亦因數以定象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象數於易水之源木之本也然自漢以降異說紛紛焦京之徒以世應飛伏諸說附入太乙洞極潛虛洪範內篇則竊易而改之壬遁之徒

或用易卦或不用易卦要皆自謂有得於象數之精微以附於彰往察來之列究之於易何與焉易自有象數而特非焦京輩所云也姚江棃洲夫子通天地人以為學凡天官地理以及九流百氏無不精究慨象數之失其正而為異說所淹汨也作論辨之論其倚附於易似是而非者析其離合為內編三卷論其顯背於易而自擬為易者決其底蘊為外篇三卷瑞齡獲受是書而卒業焉因請於夫子而刻之

黃氏宗炎周易象辭

十九卷

存

周易尋門餘論

二卷

存

宗炎自序曰宗炎七八歲時隨先忠端公於京邸授周易本義句讀逾年未能省大義先公蒙難愚方童穉凡我先公理學之淵源自得之精蘊實未嘗窺其毫末也迨乎稍長我兄太沖先生命讀王注程傳時隨行逐隊以圖進取不過為博士弟子之學無所得於心也間從蕺山夫子與聞緒論子蒙蔽甚深雖夫子諄諄訓誨未能有所啟發每與執友陸文虎共閱郝仲輿先生九經解其融會貫通一洗前人訓詁之習然而可指摘之處頗多遂有白首窮經之約及文虎捐館麗澤零落而子更遭風波震盪患難剝剝始覺前日之非立身與物老而衡抉其困而不學之故乎擬以五十之年息絕世事屏斥詩文專功畢力以補少壯之失家貧苦饑餬口四方枵腹覃思往往頭眩僵仆或有傳中頓忘困苦而妻子蒼崖每出奇思更相問難者亦十餘年矣因而隨筆雜述未能鱗次姑命之曰尋門餘論見得門而入之難也若夫書之傳與不傳知我罪我悉聽來哲論定可矣

陸嘉淑曰晦木尋門餘論直欲與洛閩大儒質辨於千載之上其釋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托情物外則自以為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若其不然憂生嗟老戚戚窮愁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不然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正使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息衛武公九十猶戒豈敢蹈此等之轍斯言也真有功後學之言也晦木名書之意以乾坤為易之門恐不得其門而入故探索以尋之

圖學辯惑

一卷

存

宗炎自序曰易有圖學非古也注疏猶是晉唐所定之書絕無言及於此者有宋圖學三派出自陳圖南以為養生馭氣之術託諸大易假借其乾坤水火之名自申其說如參同契悟真篇之類與易之為道截然無所關合儒者得之始得推墨附儒卒之因假即真奉螟蛉為高曾甘自屈其祖禰攘朱子發經筵進表宋易之陳氏亦猶嘆之易學授受俱鼻祖於田子裝田氏之學傳自聖門歷歷可攷圖學以來出自圖南則道家者流雜之大易遂使天下靡然稱為易老儒者極其崇奉幷諱其所謂老專以易歸之亦可畏也上古何嘗有圖但文字未備畫為奇耦示文字之造端爾陳氏不識古文古字誤以為圖也文周孔子文字大備始得暢其所言著之竹木而義理昭然可觀皆所以闡發古文古字之幽隱破除其艱澀以就夫坦夷讀十翼正所以明顯彖爻辭象明顯彖爻辭象正所以追測卦畫之古文古字也創為三圖而欲掩包犧已露之面目使天下後世重求之於晦冥蒙昧之途何殊卻饗飧而以茹毛飲血為至味毀廬舍而以上巢下穴為適要也秦燔詩書易獨以卜筮得免若有圖亦宜不禁胡為偏遯而孤行方外秦漢之時雖有黃老之學亦只在民間豈有與世間隔不通於學士大夫之理乎此皆據其偏辭無能強申者也非惑與可不辨與作圖學辨惑

陸元輔曰宗炎字晦木餘姚人忠端公尊素之次子

顧氏炎武易音

二卷

存

徐咸全曰炎武崑山人初名絳字寧人學者稱亭林先生

葛氏承杰周易要言

未見

黃巖新志葛承杰字鼎生崇禎間縣學生中歲棄去以詩酒自放著周易要言禮記別解四書新義

陳氏梁易說

五卷

存

繆泳曰陳梁字則梁海鹽人所爲易說有箋易三篇溫易二篇易屑二篇易論二卷易頌一卷

徐咸全曰則梁厭薄時文留心稽古又精書法其易說數種以闡其祖東涯所未備晚遯跡於　預爲龕室瘞之以星比於亡國之社自題其柱曰此佛自來耽米汁至今孤冢有梅花亦好奇之士也

董氏說易發

八卷

存

徐咸全曰說字若雨烏程人晚爲沙門

按易發八卷爲程董說若雨撰首出震圖說次天易圖次地易圖次人易圖次出震圖次出震西北乾變圖次出震西南坤變圖次周易渾元符次黃庭河洛徵次河洛譜物篇次洛書發徵二篇次河圖順運圖次洛書逆運圖次河圖一六釋次洛書有五無十釋次八卦生滅圖次八卦離明用九圖次八卦用六滅明圖次八卦游魂爲變圖次洛書貝河圖體數次河圖貝洛書用數次易有太極說次地易屯蒙時位略次地易八卦原始次天易八卦律呂徵次地易八卦律呂徵次天易八卦三際略次地易八卦時位略次八卦原始反終六圖次地易內外二體時位略次用九重卦八圖次剛柔始終解次徵曜書次徵曜圖次降宿紀次十二宮定度次堯典中星八卦說次堯典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圖次律會次爻律徵次乾坤表次闔闢徵次卦律圖次左右律表次卦律總表次卦律旋宮紀次卦律天符紀次卦律納音八圖例次既濟徵次周易卦裁徵次既濟卦變圖次既濟歸爻圖次周易卦序釋次周易卦序徵次周易得位表次周易爻位圖次卦氣起中孚解次屯蒙飛龍略次飛龍訓次杏葉飛龍表次周易首尾徵次屯蒙飛龍六略例次屯蒙成物略例次卦律三際表次爻本次爻本圖次貞悔略次十二爻轉物徵次卦體順逆徵次周易十二爻通卦徵次周易上下交限圖次周易貞位圖次周易無限圖次周易交限圖次七十二卦定限圖次七十二卦貞位圖例次七十二卦上下交限圖次七十二卦交限圖例次卦限圖次卦律圖次卦命三成圖例次卦律貞悔圖次七十二卦經度圖次七十二卦範圍圖次函卦徵次函卦圖次卦變說次占變說次論卦變次卦變圖例次卦氣略次卦氣圖次論本義次三易策卦圖次京房易辨次瀆古不變易次古易納甲正謬次日神占變例次古易占不變法次出震黃庭納甲解次律呂納甲符次出震黃庭左右律二圖次成都易隱志次旋問次屯蒙既濟未濟乾頤貞悔四圖次復姤泰否律呂二圖次卦律左右契本位二圖次復姤律呂左右契二圖次屯蒙朝夕貞悔二圖次屯鼎蒙革顚伏二圖次卦律十二辰轉式十二圖次甲巳乙庚丙辛丁壬戊癸卦律左右契各二圖次貴神轉式左右契各十圖次河圖生克左契十圖次五行生旺八圖次日陰占略十二圖次卦變左右契各七圖次降宿十二圖次七政治卦圖次五德解次五德廣訓次河圖五行生旺圖次古二十四位圖次世俗二十四方位之謬次甲乙旺卯圖次丙丁旺午圖次庚辛旺酉圖次壬癸旺子圖次春三月戊己旺辰圖次夏三月戊己旺未圖次秋三月戊己旺戌圖次冬三月戊己旺丑圖次三刑發次三刑古義圖次東字說次外字說次六書易象廣次咸臨圖次觀象圖次三易經綸圖次三易交卦徵次策卦三成略次既濟策卦三成圖例次既濟成卦圖次三成重卦圖例次三成重卦貞悔例次黃庭人位圖次周易方位圖次夬履圖次出震夬履圖

河圖卦版

一卷

存

說自序曰以錢代蓍筮法荒矣京房納甲子午戾矣三成長夜卦策闕矣作河圖版明體用矣

邱氏維屏易勤說

佚

魏禧曰邱維屏字邦士寧都人學官弟子甲申後棄諸生服隱翠微山中所著易勤說垂成未竟

陳氏弘緒周易備考

未見

朱在鎬曰陳徵君弘緒字士業安仁人崇禎間以薦除知晉州中

誓語逮繫州民詣闕訟冤釋不問謫湖州府經歷改知舒城縣爲御史論罷

錢氏士馴古文易

二卷

未見

平湖縣志錢士馴字穉拙國子監生

俞氏汝言京房易圖

一卷

存

嘉興縣志俞汝言字右吉秀水學生乙酉後棄舉子業潛心著述有京房易圖禮服沿革考漢官考次考宋元舉要曆先儒語要紀年譜崇禎大臣年表卿貳考明世家考冦變略廣品級考謚法考晚又著春秋平義十二卷四傳糾正一卷坐是兩目失明猶令人誦諸書口授所見使筆記之遂病以卒

徐氏繼恩逸亭易論

一卷

存

繆泳曰繼恩字世臣錢塘諸生甲申後晦迹爲浮屠其易說八篇河圖說一洛書說一先後天八卦圖說二卦序說二策數說一共爲一卷

經義考卷六十五

經義考卷六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六十五

應氏撝謙周易集解

十七卷

存

撝謙自序曰聖人患民生之多故進退存亡得喪莫知其由乃觀察天地之間會通人物之變極天際地無非一陰一陽之理而吉凶感召則在我一心之內焉妙物之化一著於易人莫不喜長而惡消喜盛而惡衰是故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若君子則不以盛衰消長易心而一歸於中正喜通惡窮而易其性君子不爲也天地之大德莫善於中用中之宜莫善於時是書也以中明易初曰易學大中既而懼其自以爲是非所以求教於君子也乃以應氏集解名之

徐咸全曰撝謙字嗣寅仁和人隱居教授康熙戊午以博學宏辭薦徵不起

王氏弘撰周易圖說述

三卷

存

弘撰自序曰天地事物之理聖賢之意有語言文字所不能盡悉者莫如圖爲易曉朱文公作周易本義首列九圖所以明易之原也余爲是編特祖之而更益以諸家圖說或相證合或相發明或推測一義或旁通別類雖其間有重見疊出至涉於瑣屑弗恤焉於戲易之變化至不可窮也然可一言以蔽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已一陰一陽之謂道者言不貳也不貳則交交則生生則惡可已故又曰生生之謂易斯不測之神也蓋其義莫著於象數知象數者莫精於邵子康節康節而後談象數者不一家惟其符契自然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故足述也雖然不求之象數易不可見也徒求之象數易亦不可見也則所爲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果何如哉孔子而後善說易者當獨尊子思中庸一書莫非易也孔子數而言之故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子思一以貫之故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有太極焉中庸曰於穆不已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太極之謂也易有三才之道焉中庸曰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三才備矣吉凶悔吝之占易所爲教人知幾之學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齋戒以神明其德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所爲教人藏密之學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易以知來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易以開物成務中庸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然則易之所以與天地準而中庸之所以與天地參者不從可識乎於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知變化之道者亦存乎人之自得而已昔邵康節作皇極經世程純公曰堯夫之法只加一倍耳康節嘆其聰明他日正公舉問純公曰已忘之後之學者觀於是編能盡康節之法又能爲純公之忘則古之所云善易者不言易亦旦暮遇之矣

徐咸全曰弘撰字無異華州人康熙戊午以博學宏辭薦召試體仁閣居昊天寺撰易圖

筮述

八卷

存

弘撰自序曰易者天也筮者人也伏羲文王周公言天孔子言人蓋易至孔子而正德之事備則莫備於筮筮者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學也學之不講而但求之吉凶於是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爲淺之乎言易不知伏羲示象文王於彖比發初筮原筮之義周公於革發未占有孚之義至孔子作大傳無非發象占之義其在論語引恆九三之辭而曰不占是以易爲卜筮乃朱子之所以考諸聖人而不謬者也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記曰疑而筮之則勿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聖人之以卜筮爲教也觀象玩辭觀變玩占顯諸仁藏諸用人事盡而天事協夫豈苟而已哉自焦贛出而聖人隱自易林出而聖人之言隱京房管輅郭璞輩繼之而相天相地相人之述百家雜起言易者日紛去易日遠詭僻誕怪求知所不可知而道德性命之旨荒矣故子貢亂易之罪以贛爲首太玄元包潛虛皇極篇之作皆思以私智自見用二用五用七用九卒失其自然又或飾以古文奇字以是求天人之合亦徒勞矣近世之深於易者推韓恭簡公其著易占經緯兼用易林子爲是書必黜易林惟奉周易之辭而撰著之法則以啓蒙之所定者爲主竊慨夫以聖人之道而流於

術也舉焦京管郭一切可驚可疑之事附會之說概擯之即所謂邵子前知其不以書得者亦無取焉惟本朱子之說以上溯四聖人之旨曉然於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決嫌疑定猶豫正言斷辭莫非教戒使之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而已其末或有一二端之未合蓋心之所見不敢自匿然與經傳之言則無不合焉庶幾後有知者亦可以告無罪矣

趙氏振芳易原

二卷

存

徐盛全曰振芳山陰人其書自爲序

徐氏在漢易或

十卷

存

在漢自序曰漢生平魯鈍讀書絕不記憶於易尤所不解己卯春始遇趙子於煙霞山中出所著易解示漢漢默默而已趙子曰子胸中無宿物可學易子之易學有所授授自丁先生先生者雲間人殫精於易今年八十餘矣子學易盡見丁先生於是往見而問易焉先生曰子何言哉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以言乎人之一心則神矣古今賢人君子之論說具在子自往求之子又何言哉漢默默而退乃與趙子訪求古今易說數十百家通者會之疑者闕之自己卯夏至辛巳秋手錄幾二尺許書未成而漢有梁宋之遊明年南歸則趙子以省覲入蜀并所錄藁攜去於是復取古今論說而求之通其所可通疑其所可疑自壬午春至甲申秋三年於茲彙次成經解圖說共十卷總名易或仲尼不云乎或之者疑之也疑者人心之所以不窮而鼓舞之所以盡神也不疑則人心息人心息則天地之變化不可見而易或幾乎息矣漢以疑學易以疑名易以疑就正天下萬世之學易者則天下萬世無窮之人心皆生生之易爾已

趙振芳曰徐在漢先名之裔字天章號寒泉歙之練谿人

徐氏甘來周易口義

四卷

存

呂光輪序曰昔朱子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憾而於易本義則意有不甚滿者趙子欽嘗書朱子謂說詩孟極詳說易則太略朱子曰譬之燭籠添一條骨子則障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本體光明豈不更好耶由是窺朱子之意則本義一書爲先儒說理太多終翻窠臼未盡其所不甚滿者此也自制科頒教易尊本義嫌本義之略而無所依傍於是講章叢出拉雜諸家穿鑿附會之說而加之以俗陋之己見學者喜其依傍益蔓衍而不知所返夫朱子之意主於簡而今則惟恐其說之少朱子之大旨在象占而今則以象占爲駢疣此所以離且畔也吾師五宜先生玩索於此者三十餘年與二三子朝夕論說久之成口義一書遠依雲峯之通釋近溯虛齋之蒙引次崖之存疑同爲本義之匡翼者也先生命光輪序因述所聞於後庶幾離畔者知所返焉

周氏弘起大易二義

四卷

存

陸元輔曰平湖周弘起道腴著餘杭嚴侍郎沆序之其曰二義者疏義通義要義也疏義取疏通本義而止通義順文鋪敘要義研勘異同互相發明

郁氏文初郁溪易紀

二十一卷

存

文初自述曰文初生固陋從來學易諸家其書不能遍讀自天啓乙丑迄今丁酉三十三年齋心澄慮忘食忘憂優游浸入而弗能自已以筆紀之日一改焉歲一改焉入仕以來閱十載庶乎淺深得失之辨可考以自驗若其竊聖人之蘊附述作之林則吾豈敢

潘氏元懋周易廣義

六卷

存

元懋自序曰周易廣義云者取蔡氏蒙引林氏存疑諸書以廣本義之所未盡易爲占筮作而能有以晉天下之道故自王公以至士庶自上哲以至顓愚咸得舉而用之有是象而後有是辭有是占而後有是變聖人之道不越於斯四者而已自說易者執理以陳辭而其弊也失之固援數以測變而其弊也失之荒夫豈易之爲說果有加於理與數之外歟融合理數以求之微本義其誰與歸邇來學者皆略本義而抒臆見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幸而蔡氏

林氏之書具在斯道賴以不墜懋生而寡昧幸得服膺所傳以求本義緣本義而傳而經而不迷於數無戾於理或可免於曲學阿世之誚焉

陸元輔曰元懋字友碩

戴氏伯繩九種易

未見

劉城序曰治易著稱者無慮千家不必皆有當於四聖之易而皆有其易易無不有故無一不可說易皆有其易則皆有當於聖人之易也皖林戴伯繩先生於易部分條貫汰暢存精有成書矣既司訓吾池城以弟子員時與論說出所譔集一曰影二曰鏡三曰探四曰象五曰證六曰成七曰氣八曰數九曰圖命篇之指各見於自爲說中其於漢宋諸儒章句訓詁理氣象數圖義罔不擇焉而精可謂燭照龜知者矣

何氏默仙古易解

未見

朱徽序曰以象談易筮者之事也以數談易推算者之事也以理談易學士大夫之事也然而不可不兼也何也易變易也泥於易而不知變非知易者也閩有何君默仙之爲易也其推陰陽剛柔得失消長吉凶遠近德時違應之義無以異諸家獨其說必始之以變而既之以互由變生互由互復生變其互有在本卦者有在之卦者有自之卦又得互互還歸於本卦者故其取類遠其稱名博言象數必歸於理言理而不遺象數變而不泥真知易者哉易自乾坤相索則變之始也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斯互所由來乎左傳如穆姜遇艮之隨南蒯遇坤之比皆變也晁公武之繹京氏云會於中而以四爲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然則變不始於焦贛而互亦非始於虞翻也顧先賢論卦變者詳矣獨未深取乎互即論本附互象者精矣然未及象外之互互外之象如何君者豈非化而裁之存乎其人哉按易林之推變每卦得六十四乘之而爲四千九十六啓蒙之創圖自乾順數至恒自坤逆數至益各得三十二自乾之初至坤自坤之初至乾覆數之各得六十四畫不知所終極矣今何君之易爻之互至五卦之互至十九茍以是法引伸觸類安知其變者互者不與易俱無窮耶何君建寧人平生杖屨多在西江晚歸金鏡山研求者且十年上不及彖象下不及繫辭所撰者爻辭爾其精如此惜其書未竟而逝有子松字長文博而能文善守家學將續成之以行世焉

陸元輔曰默仙建寧人未詳其名建寧府新志不載

金氏鏡易經四測

未見

繆泳曰鏡長興人崇禎年貢生不仕自號水一方人

呂氏緯易類辨疑

未見

施氏鉉易學指南

未見

徐氏世禔易參

一卷

未見

嘉興縣志徐世禔字中粹兵部侍郎必達之子

張氏問達易經辨疑

六卷

存

陸元輔曰江都張問達天民著

問達自序曰易之爲書六畫成而天地人物之理全焉彖爻辭繫而人事之趨避得失判焉是易之廣大無所不具而聖人憂世覺民之心則爲人道設也其言體言德言象言變言占者蓋慮人道有未明使人即數以推理因占以利用所以引天下之心思神明變化而莫之外自人不能通乎易之全體大用而以占筮視易而易遂與人酬酢於一事一物之間秦焰熾而易獨不與六經同其殘缺者易之以占筮藏其用也漢儒不察疏解多主象數而四聖人之心源以晦王弼專主理略數天下宗之其說猶與諸家並傳也程傳本義出而易學定於一尊亦以天下之習於占筮既久故存占筮以存易非謂占筮足以盡易也自是而後輔之以大全蒙引存疑諸書而學官非此者不教有司非此不爲式流及今日讀其詞者不思其義習其數者不明其理尙其占者不修其德講之愈繁失之愈遠毋亦學者之過與愚總角受易竊以學易者學此易於身也用易者用此易於世也反諸心而求聖人明道立教之心而天地萬物之心其在我心以外乎故不自揣度折衷異同附以己見其實在於尊信羲文周孔而非有閒於先儒也然則是編也其敢遽以爲是乎亦自言其心之所得以俟神明乎易者參攷

焉爾

屈氏□□□□易外

七十一卷

存

□□自序曰古者經傳各爲一書先儒謂西漢時六經與傳皆別行子易外不載經文蓋違古也亦不敢以爲易傳而曰外外之者自外乎易也亦取韓詩外傳之義爲易之外篇也書成爲卷七十有一藏之於家以爲子若孫一家之學

徐氏（善）四易

十二卷

存

朱彝尊序曰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善易者必先明圖書之旨自隋書志經籍入易圖於五行家而圖書之義晦矣新安朱子注易本義取河洛先後天諸圖冠諸卷首學者舍圖書蓋無以言易也先儒之論多以九爲圖十爲書獨西山蔡氏從而更易之以爲河圖之數十而洛書九也蔡氏之說稱本邵氏然邵子之言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以數之體驗之則奇爲圓而偶爲方矣同州王氏臨邛張氏漢上朱氏咸以九爲圖十爲書此邵氏之學也伊川程子曰九是純陽六是純陰但取河圖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是亦以九爲圖矣此程氏之學也橫渠張子曰陽極於九陰極於十又曰十者九之偶也史繩祖闡其義蓋即言九圖十書之理此張氏之學也朱子報郭沖晦書曰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所以畫卦也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所以作範也是年朱子五十有一歲矣猶主九爲河圖後與蔡氏再三（往復）始從其說迨作啓蒙又詳述其初說而曰安知書之不可爲圖圖之不可爲書是雖信之而未篤矣處士徐敬可著四易一曰天易二曰羲易三曰商易四曰周易凡三十卷其於圖書博採諸家之論而一本乎邵子程子張子及朱子之初說謂反之則四象五行之位皆若枘鑿之不可合從其舊則不惟位與數各當因以推夫三易改演之原洪範大衍律曆運氣太一奇門之所自出靡不犂然有據焉乃或疑其與朱子晚年之說不協夫圖之可爲書書之可爲圖朱子既言之矣徐氏特因朱子之說而發揮之爾亦何悖於朱子哉

高佑釲曰敬可爲贈太僕卿世淳之少子早年棄諸生博通經學於易春秋尤融貫

董氏（養性）周易訂疑

未見

梅文鼎曰山東樂陵人寧國府通判是書曾刊行

葉氏（蘭）易原

六卷

存

朱襄曰闇林屋山人其論易以本卦之卦主左氏傳蔡墨之說而具畫之

鍾氏（晉）大易炬說

存

黃百家曰錢塘鍾晉德威撰

賈氏（必選）松蔭堂學易

六卷

存

倪燦曰江寧人字直生

經義考卷六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六十六

孫氏懋龍周易塵談

十二卷

存

鄭玥曰餘杭人字海門順治丁亥進士知隰州

劉氏思敬易參

七卷

存

徐盛全曰思敬字純之上元人順治丁亥進士刑部浙江司郎中

孫氏宗彝易宗集注

十三卷

存

宗彝自序曰圖書垂象聖人則之爰以作易因象而測其數因數以測其理象有象之宗也數有數之宗也理有理之宗也河圖洛書五皆居中中五象之宗也五數之宗也中理之宗也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先天之數五也大衍之數五十極五而十後天之數亦五也先天之數在象先後天之數在象後而咸不越於五不過乎中也先天八卦惟乾坤坎離四卦皆正畫故分之爲四方之象不正不可以爲象也正中也後天八卦四正皆奇畫四隅皆偶畫奇則無偶無偶故不偏不偏之謂中奇亦中也中爲土德德主靜於天地之始爲太極於人心之始爲喜怒哀樂之未發天下之大本也中涵陰陽靜乃生動此中之所以爲理宗也是伏羲作易之宗旨也堯舜得之允執厥中千古之道統由此出千古之治統亦由此出也孔子贊之教人執禮禮由中制故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孔子傳易之宗旨也萬世之治法以此禮萬世之世運亦以此禮也世運之害成於人心人心之害成於嗜利爲惡不中皆利之爲惟禮可以防之六十四卦之內凡陽之畋於陰陰之干於陽無非利也利屬陰惟陽可以抑之乾不言利其利及物坤言利其利得主而貞不可以不辨也是以扶陽抑陰在於辨利是又所以執中所以執禮之宗旨也予垂髫時受其旨於先大夫謹而識之殆五十年而始明其數信數之合於象而契於理如此也作易宗志不忘也

徐盛全曰高郵州人字聿則順治丁亥進士官吏部郎

張氏習孔周易辨志

□卷

存

錢柏齡曰習孔字黃岳歙縣人順治己丑進士

錢氏受祺等易義敷言

十六卷

存

錢枋曰字介之錢塘人順治壬辰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與仝里屠以寧多若江起鼇雲相共輯成書學子誦習本也

王氏含光易學三述

一卷

存

咸符升序曰河中王似鶴先生易學三述蓋述乎羲述乎文述乎孔而非述乎漢宋諸儒者也然述乎文述乎孔總以述乎羲即述乎羲總以述乎天地自然之易因而詳求其說有合乎先儒者矣有不合乎先儒者矣如論河圖爲八卦所由生人所及也論河圖非五行之數論洛書非九疇之數非人所及也如論中立爲無形之河圖人所及也論河圖爲未布之洛書論洛書爲無卦之圓圖非人所及也如論先天小橫圖出於河圖人所及也論圓圖之出於橫圖俱按洛書之數非人所及也如論大圓圖大方圖法天象地人所及也論大橫圖重儀重象顚闢開蒙非人所及也至其論後天也俱本洛書所生之數而謂文之橫圖出於羲之圓圖文之圓圖出於羲之橫圖有變通無改易其理更確而可徵尤非人所及也以此爲探本窮源之學而全易之理與數皆具焉其有功於四聖豈不偉哉雖然先生固不自以爲異也八圖所載悉遵朱子本義而推本其傳皆出邵子是其立論之或同或異即未必盡合於諸儒而揆之以貫通先後終始今古之一原無不合矣

浦氏龍淵周易通

十卷

存

周易辨

二十八卷

存

嚴先生沆曰吳門浦潛夫學易既久一旦於損之懲忿窒慾豁然有悟於洗心之旨遂貫通全易推明孔子所以贊二聖人之意而卽以孔子之言折衷羣言之非是與似是而非者旣有易通十卷以疏大義又有易辨二十餘卷以辨析微辭可以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

吳偉業曰潛夫學易務探其旨要不溺於文辭其言指事會情通變適用舉前此訓詁之習理學之障廓焉掃除至唐宋以來諸家之說有所鉤纂務平心折衷無所偏主苟於大義有乖必侃然辨正不爲兩可之辭雖素不習易者讀之未有不心目俱開者也

葉先生方藹曰浦潛夫易辨理明詞達體諸身心參諸世務援据經史博採衆說會而通之使一經條理了然心目之間故其分疏彖象六爻及繫詞諸傳無不首尾融貫事理昭晰

梁氏夫漢周易清本

六卷

闕

夫漢自序曰易之要有三曰數曰象曰理理卽聖人所繫之辭是也理出於象八卦是也象出於數圖書是也未有象之先當求其數既有象之後當求其理要必理與象合象與數合而後言易始能無弊朱子作啓蒙本義其理則取之程子其數則取之邵子其象則取之周濂溪之太極與陳圖南之先天可謂集易之成矣夫漢始披本義所列八卦與六十四卦諸圖謂立象之妙無出於此矣及按之夫子繫辭則惟文王八卦方序方位二圖與繫辭合其伏羲先天四圖皆不合也是象與理不合也又按伏羲先天四圖與河圖洛書絕不相蒙所謂則圖則書之意率皆牽合是數與象不合也夫既數與象不合象與理不合則其言易豈能無弊哉以是耿耿於懷必欲求其理與象數之合自壬子至戊午凡七載而始悟參天兩地而倚數之一語遂手定圖書方圓平直之體而立規矩準繩四圖由是則圖則書之法以明而觀象繫辭之意自見乃取本義而清之更名曰周易清本蓋淸易之本而卽以本義爲原本也本義謂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似乎易之不一也予謂易之圖四圖書與則圖則書而已若夫孔子之易卽文王周公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卽伏羲之易伏羲之易卽天地自然之易蓋天垂象伏羲畫之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孔子則釋象與卦爻之辭者也後之解易者但當就孔子所釋之辭而詳解於其下不當於孔子釋辭之上而更爲釋辭也考亭嘗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卻於孔子彖辭中發之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觀斯言也予取本義而清之政合考亭整頓之意而文王卦辭之下竟不爲略說大綱者又欲使文周孔子之意合而爲一也抑考亭作本義專以卜筮爲主故於卦爻之辭必以其象其占分釋之予謂象卽所以占占卽在於象第言象曰而占在其中矣如必欲分別某句爲象某句爲占則有言其象而無占者有言其占而無象者經文反爲不全而注釋未免蛇足也況聖人作易原不專爲卜筮而卜筮之理自無不該繫辭傳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象者卦爻之象也辭者卦爻之辭也變卽象之變也占卽辭之占也象與辭一定者也變與占無定者也畫一定之象以任無定之變此伏羲之意也繫一定之辭以待無定之占此文周之意也故孔子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蓋以辭者據象而說非必有期於動作觀變之先占者隨變而應非可預玩於平居觀象之日也且辭主於理占主於數故有以辭占者有不以辭占者如左氏所載可遞考也予故於本義其占之說概置不錄使學易者專以義理爲主先觀伏羲之畫象次觀文周之繫辭次觀孔子之釋象與繫辭而後詳觀考亭之本義則先後有序而易讀注釋有條而易解其於本義有刪者有增者有改者有那移前後者要必使與孔子所釋之辭相合而已其有不合者所望世之同志參考而訂定之庶幾可告無罪於先聖先儒云爾康熙庚申孟冬

張氏沐周易疏略

四卷

存

譚瑄曰張沐字仲誠上蔡人受學於容城孫奇逢官內黃知縣易疏略四卷自爲之序

桑氏日昇易經圖解

一卷

存

日昇自序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學於圖書者也大禹

敘疇用九伏羲作易用十用十者藏五用九者藏十大而天地小而人物幽而死生鬼神明而禮樂刑政其間理寓乎氣氣寓乎數象於是變於是辭於是占於是故學易莫先學圖圖不學則易不傳易不傳則斯道或幾乎息矣宋周邵二子得不傳之學於華山希夷先生周子發揮太極有說而於河圖之蘊未詳邵子得力又耑在數學者不必究數且先究理理至則數自至勿謂聖人之易不可學圖亦不可學也余不揣謬妄作圖解并及洛書卦位以俟學者之披玩而有得焉於經傳亦庶乎少補云爾時順治戊戌季春

曹溶曰日昇零陵人

彭氏文煒易學集成

四冊

存

沈岸登曰文煒字次公江寧人官宜興儒學教諭書凡八篇圖書一羲卦二周易三象占四啓蒙五太極六皇極七律呂八康熙壬子自序

朱氏日濬訓蒙易門

七卷

存

日濬自序曰易之作吉凶與民同患則言易而不言占非聖人之意也或謂易道精微若止為卜筮而作則卑視夫易而豈足以語夫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乎殊不知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在聖人已有成說故家文公云易若只言道理聖人當初何不直作一書如大學中庸之類何必用許多圖象通其變以極其數如此也故其注易也有象有占以為此象占乃易之本旨故名曰本義以見程傳諸書皆非其本義耳故程言理邵言數本義言象卽理也言占卽數也象占設而理與數皆具易之道乃備後世又何須注易而濬之易門又何為哉亦柢以本義辭簡旨深童蒙小子不能驟通其意爰就本義略加訓詁撰成口講句分字晰使因粗以求其精故云訓蒙云爾康熙癸亥仲春

曹溶曰日濬字靜源黃岡人

錢氏龍珍臆易

四卷

未見

嘉興縣志錢龍珍字松湲山東提學副使江之父也

于氏琳易經參同　廣變　象告

未見

平湖縣志于琳字貞瑕歲貢生

金氏式玉二易通

未見

平湖縣志金式玉字藍珂順治辛丑進士著二易通四書人物考

沈氏廷勸身易實義

五卷

存

廷勸自序曰易為盡性之書而實誠身之書也盈天地皆易則盈天地皆身之用此三極之道所以必待聖人之參贊而立乎其中與行乎其中之道始不虛也夫易無端而呈於河見於洛聖人亦無端而會於心不能言為著也以書著之不能事為該也以象該之明其象以顯其用要令人隨時易事隨事盡理而無不有當用之易此易所以為中庸之德而利用出入莫有外焉者也古之言易者多矣漢儒類主象而不言理王輔嗣始言理韓康伯佐之譏者又病其懸虛宋儒潛心易學者胡安定開其先而元公之圖正公之傳明公之解共城之經世建安之本義皆卓然成家傳義二書尤易學之綱領也嗣後確守伊川者為龜山楊氏平庵項氏確守建安者為雙湖雲峯兩胡氏幼清吳氏雖間出己意要皆傳義之功臣若夫易而禪者慈湖也易而史者誠齋也而考鏡古今得失傳易可見諸實用則吾於誠齋有取焉明儒論易薛文清為最醇而蔡虛齋林次崖徐伯魯三家鼎立實為易之正宗若夫來瞿塘具靈通妙解何玄子彙全易之巨觀以至呂涇野高忠憲劉念臺張洪虛之簡要唐凝庵錢啓新郝京山鄒四山李雲園之超異余為是編間有採集則取其同於程朱者去其不同乎程朱者或程朱之所互異則深研之以求其一是又或程朱之所未及而其說有確當而不可易者亦並甄焉書成名之曰身易實義謂以心言易未若以身體易之為實以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為實也夫一卦有一卦之用一爻有一爻之用六十四卦既有大象闡發卦意以著其用矣若夫三百八十四爻之用則尚缺焉余用是卽小象之意倣大象之例以補之以附於篆注之末意欲使人知爻之理加詳於卦而甚切於日用誠便於學者之事也吾人誠能

爻爻體驗於身毋以境過之憂虞爲悔吝而以吾身之迷錯爲悔吝毋以外物之得失爲吉凶而以吾身之違合爲吉凶庶幾小過可寡大過可無斯誠身之切要而爲學易之實義乎

徐盛全曰廷勸字子相嘉興人以貢士除知欒城縣遷商州知州

周氏漁加年堂講易

十一卷

存

漁自序曰易者羲文周孔四聖人明道覺世之書也孔子既没秦漢來以易學名家者指不勝屈而近代儒生則大都奉朱子本義爲定說漁不敏童而習之長而不能無疑焉朱子之言曰易爲卜筮作非爲義理作伏羲之易有占而無文與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文王周公之易爻辭如籤辭孔子之易純以理言已非羲文本意某解易只是用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然則孔子當日何用三絕韋編而所稱加年無大過者豈終日把定一束蓍艸耶間嘗置本義而求之於程氏傳又置程傳而求之於古今來凡言易之家或言理而不貫或取義而不專或一爻偶合而全卦則岐或一卦偶通而全經則窒未敢信以爲然乙未春杪下第歸丁先孺人憂讀禮之暇取程朱傳義閱之向來之惑滋甚乃屏去淨掃一室顏曰加年堂置一牀一几錄周易白文一冊正襟危坐日夕參尋經半月忽會得謙豫兩卦大意蓋從乾至大有仍襲先儒注疏闕疑闕殆而至謙豫則諸解尤不足信即此而參亦即從此起悟乃知羲畫文辭周爻孔傳本一意貫通取象立言皆有着落自是每拈一卦參究如前或數日通一卦或數月通一卦或數年而後通一卦貧於此而不知憂病於此而不知苦老於此而不知宦官罷於此而不知恤自乙未迄今甲寅閱歷二十年稿凡四易而六十四卦之解以畢有學於漁者集加年堂而問焉每集講一卦因名其編曰加年堂講易云是講也與朱子本義程子傳及古今來言易之家大相違戾不無驚世駭俗爲習聞習見者所疑議而吾黨之內有窮年學易而不得其解并不信先儒之解易者一聞是講則莫不歡忻鼓舞而驟愛之謂能發數千百年所未發漁不敢當也若謂羲文周孔四聖人明道覺世之旨不終晦於天下假吾之心慮口宣以代爲發之也是則何能辭也哉康熙十三年甲寅秋

易六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陳氏（廷敬）簡闡堂易說

七卷

存

潘耒曰先生於易言理必歸於至醇言象不流於小數蓋斟酌於程朱傳義而擇其中者也

黃氏（宗炎）易學闡

十卷

存

與堅自序曰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箕子之陳範曰皇建其有極夫中與極惟一理而自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陰陽之變化著爲易又以氣合理而出之者也上古以來世道之變以滋萌矣歷經四聖人畫之卦繫之彖衍之爻與象以窮其變而所以不變者皆一也非推其不變以窮天下之變而後以爲易乎其後易教寖衰因沿各別西漢則雜於禨祥東漢則入於讖緯魏晉則流於術數由六代迄隋唐浸淫於道德之旨而以易老並稱之易之變至於不可勝窮而究不能窮其理之變此皆諸儒箋疏之過也言易者莫盛於漢時而其紊亂亦自漢儒始梁丘施孟費直之徒訓詁競起各師其說焦京諸家又有占候測驗之書互反飛伏之法務加穿鑿以求勝迨魏王弼以老莊救之汩沒彌甚幾百年間雖其爲說精粗大小各有不同而務爲矜奇以亂人之耳目驅天下而胥悖於易也則一矣宋周邵二程張朱六子出始精研四聖人之道以爲是陰陽也舍日用尋常更無別趣令學者當體求之確有持循而易之道始大著於天下夫易終古此理也豈以時之變而遂變焉者乎道如是卽聖人不能辭其故而人欲舍是以求新終於不返而已矣今夫天地一陰陽也日月山川其在天地亦僅守厥常人盡術仰安之耳若日月有薄蝕山川有崩竭少有異史卽書之以爲災然則幾百年間其或有言陰陽而好爲詭怪殊特以欺世猶夫薄蝕崩竭與常殊皆天地不祥之氣所釀成以是言易不滋懼矣乎後之學者苟能察於理知邪說之流害亦返而求其所謂一者斯已耳余卽六子遺書述其大概得文一十二卷曰闡一乙丑春自使黔南返不戒於舟悉沉江中比於暇日補綴舊業僅存九十九首次爲十卷仍因舊名之凡以販之嚴辨之切欲稍稍以明道其或以所得貪殘偷有未能亦原其志焉可矣

毛氏（奇齡）仲氏易

三十卷

存

奇齡自述曰仲氏者余仲兄與三也（名錫齡）仲氏在崇禎之季避難得錮疾授生徒以說經自娛而尤長於說周易嘗余出亡時仲氏泣送余謂曰古賢處憂患者必明易汝知之乎余拜而受言暨余歸被徵而仲氏病至乞假而仲氏已不可見矣顧其說易實有西漢以還魏晉六朝遺法爲宋元諸儒所未及者余哀其志就兄子口授諸說易大旨暨各卦詁義而擴大之爲仲氏易雖然使仲氏爲易而止如是乎

推易始末

四卷

存

李塨中曰推易始末者西河毛氏發明仲氏易推移之義蓋卽前儒卦變卦綜之說而暢之歷載變卦反對六十四卦相生本義卦變十辟卦變六子卦變卦綜乾坤主變七圖說幷載推易及推易折衷二圖說於後

易小帖

五卷

存

按此係西河氏雜紀說易之可議者

易韻

四卷

存

應塤曰古文多用韻易上下彖傳幷雜卦傳無一不用韻者蓋其辭類贊贊必有韻昔人所謂贊易是也大可於韻學精晰故著此書

喬氏（萊）易俟

六卷

存

嚴繩孫曰石林算人侍御聖任先生以理學名家易俟六卷大約

得之過庭之訓爲多

納蘭氏成德大易集義粹言合訂

八十卷

存

成德自序曰宋陳友文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曾穜大易粹言七十卷二書撫拾宋儒論說凡十八家而粹言所采二程橫渠龜山定夫兼山白雲父子七家其康節濂溪上蔡和靖南軒藍田五峯屏山漢上紫陽東萊十一家之說皆集義上下經所引粹言則未之及也粹言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集義止上下經余竊病其未備因於十一家書中將講論繫辭以下相發明者一一采集與粹言合而訂之間以臆見考其源委定其體例芟其繁複補其脫漏成八十卷庶使兩書之發凡起例互相脗合而十八家之精義奧旨無不網羅畢具錄是而上求三聖之心於千載之下和合諸儒之言於一堂之中雖人自爲說有彼此淺深詳略之不同而會而歸之罔所乖剌測度摹擬無有不備從衡變化無有不通理象之粲然者莫是過矣自揣固陋未必有當於集義粹言所以爲書之宗要或亦陳曾兩公之所不廢也

湯氏秀琦讀易近解

三卷

存

宋犖曰臨川湯秀琦字弓庵

李氏鏡周易參義

三卷

存

鄭玥曰鏡字明遠嘉興學生

楊氏南說經

一卷

存

繆泳曰吳江楊氏說經十五篇鋟板以行聞有易集注未之見也

洛書成卦圖

一卷

存

潘耒曰邑人楊維質好學深思博通經史象緯之學布衣芒屩教授村墟中始以九宮演八卦順而布之九變而成六十四卦復逆而布之亦九變而成六十四卦倒裝對待皆出天然錯綜進退曲盡其妙

李氏公柱讀易述餘

四卷

存

徐善曰嘉善李松子喬撰無繫辭松庚辰進士晚名公柱

朱氏襄易章

十二卷

存

姜氏垚易原

三卷

存

宋俊序曰六經皆聖人治世之書而易獨爲聖人治心之學治世者本乎人治心者原於天自庖犧一畫而三聖人各闡其秘後賢雖竭其推測亦聽夫人之自爲易而已其於先後天之理何有說者謂易爲卜筮之書數書也然不通乎理又烏乎言數理者何心是也舍心不可以窮理豈離理又可以言天乎易原一書姜子治心之書也舉六十四卦而皆返之於心即皆合之於天於憂患中而悟潔靜精微之旨直與匡鼎說詩郭象注莊等而豈艱深怪僻如揚雄焦贛者同日而語哉

施氏名未詳周易辨疑

未見

王世貞曰郡丞施君易學辨疑微而入於理顯而周乎象指要而刪其蔓得意而超乎筌何其說之有根底也

耿氏名未詳述古易

未見

錢一本序曰易有古今之分漢費直本初畫全卦再畫本卦又畫覆卦繫以彖爻與用九用六之辭後以一傳字加彖傳之首鄭玄本於費本有省移初九至用九爻位之文加爻辭之上合彖傳於經於彖傳加彖曰字於象傳加象曰字王弼本移文言附乾坤二卦之後加文言曰字以孔子贊文之辭本以釋經乃各附當爻每爻加象曰字歷代因之是爲今易漢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呂大防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晁說之釐爲八卷呂祖謙復定爲十二卷一以古爲斷是爲古易瀛海耿侯之述古易也其自彖傳以下有

所更置序正者易辭也其於易畫上下二篇以今文上篇三十卦一百八十爻下篇三十四卦二百有四爻通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古文上篇一十八卦一百有八爻下篇一十八卦一百有八爻通爲三十六卦二百一十六爻變之卽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侯之言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之體也三十六卦二百一十六爻易之用也文王洩天地鬼神之祕於指掌其用至妙而難言故寓不言之意於譜卦之中使學者得意而忘言嗚呼得意忘言玆侯之述古之遐思乎本至愚極陋原不能言而竊逆以意卦有六十四而侯譜之止於三十六乾卦一爻之策數也爻有三百八十四而侯譜之止於二百一十有六全乾六爻之策數也侯嘗憂象數難明而謂象數立則天地鬼神未來之祕如指諸掌舉全易之象而統之於乾象舉全易之數而統之於乾數乾象立天下其有遺象乎乾數立天下其有遺數乎本又反覆以研侯意反對三十六卦其實又只是六大卦如卦之有六爻自乾坤至畜履合六卦爲一大卦自泰否至噬嗑賁自剝復至坎離皆然此上篇三大卦也自咸恆至損益合六卦爲一大卦自夬姤至漸歸妹自豐旅至旣未濟皆然此下篇三大卦也乾坤陰陽剛柔之所自始管領二大卦如卦之初二兩爻剝復陽剛消長之際管領二大卦如五上兩爻是又合三十六而止成一卦六爻云爾此正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象豈遠乎哉數豈多乎哉此非今之學者所易窺也

樊氏（名未詳）易壐

未見

按樊氏未詳其名卷帙亦亡烏程沈尚書演爲之作序文載集中

洪氏（名未詳）周易翼義

未見

史繼偕曰積齋洪先生言易無失朱子之義故曰翼義翼義卽所以翼經也先生子孝廉一愚君出其家藏晚年論定之書梓之福安費舍學者得之無異布帛菽粟矣

郭氏易學集解

二卷

存

吳應賓曰魯國郭季公負大略又能精覈世變其於易數十年守之而一轉言之宜其有不言言輒有當也

按郭氏易解去著書姓名而題曰無名氏知其姓者有吳上舍序也

亡名氏周易眞文

二卷

未見

易林說疑

二卷

未見

以上二部載澹生堂目

易說

二卷

存

按易說二卷未詳何人所撰鄭端簡公家所藏抄本或係端簡公藁亦未可定

易十三傳

十三卷

存

按易十三傳未詳誰氏所撰第知爲嘉靖閒人其云十三傳者乾上九傳一姤初六傳二姤九二傳三姤九三傳四姤九四傳五姤九五傳六姤上九傳七大過初六傳八大過九二傳九大過九三傳十大過九四傳十一大過九五傳十二大過上六傳十三證以歷代紀年蓋倣邵氏經世書而於六十四卦相生圖則又不主邵氏之說

周易宗孔篇

未見

陸元輔曰周易宗孔篇不知誰氏所撰蓋萬曆中人大意以爲彖傳卽通卦解欲識文王之旨者取諸此而足象傳卽六爻解欲識周公之旨者取諸此而足獨大象乃孔子自抒己見以廣易之用不必與文周同故列之後其中或采之諸家或附以己意於世俗不無剌謬要以孔子言爲宗云予未見此書黃徵君虞稷爲予說

易義

六卷

存

右易義六卷吳興書估得餘杭孫氏不知誰氏子作第卷
首有伯龍二字私印

經義考卷六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六十八

劉氏瓛周易乾坤義

隋志一卷

佚

周易四德例

七錄一卷

佚

南史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爲祕書郎不見用齊高帝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永明初除步兵校尉不拜天監元年諡曰貞簡先生

蕭子顯曰劉瓛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

李氏玉之周易乾坤義

七錄一卷

佚

阮孝緒曰齊臨沂令李玉之撰

許氏辯乾坤氣法

隋志一卷

佚

釋法通周易乾坤義

七錄一卷

佚

亡名氏周易乾坤三象

七錄一卷

佚

乾坤二卦集傳

二卷

未見

右見澹生堂書目

史氏通乾坤別解

三卷

錢氏貴乾坤纂遺

未見

劉氏暹乾坤微言

一卷

存

曹溶曰劉暹字元始歷城人自號鐘陽子

王氏逵乾德指說

一卷

佚

范氏仲淹四德說

一篇

存

朱子熹元亨利貞說

一篇

存

管氏志道周易六龍解

一卷

存

曾乾亨序曰管登之先生起家楚臬從潯陽上書乞歸候命匡廬之麓曰玩周易注六龍解夫龍德者大人之學也潛見惕躍飛亢大人所乘之遇也乃中古而降龍德之大人不少概見何哉蓋嘗觀於陰陽之際而知天德之難也龍本純陽有纖毫陰翳之未盡即難語龍德乾元統天自一至九純陽用事用而無用朕兆莫測先天渾淪孰覩其首此乾體也自陰柔現而乾體析乾體析而羣陰始雜於陽就中陰氣消化未融其未立見羣龍安得无首哉夫天以无首爲則有首則非天則矣天則不見龍德隱而世變日下矣陰既盛而陽剛漓即龍德多迍數聖人之出正値惕躍之會於兩乾合體之間兢兢若此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亦探賾陰陽之微機乎使其在今日憂患更復何似然聖人固已逆睹矣彼其以龍德而於三四之際所操修垂戒者抑何肫至也先生負超世之識精詣悟徹中皆釋孔子傳文而未嘗創爲臆說世之誦其言者可以知其人矣

志道自序曰余幼以應舉之例習易長而稍有所聞辛未登籍己

卯歸田日兢兢以修慝遠名是務肇劄罕有存者而天臺耿先生貽書以闡道相迪於是輯經刪史之念起會余捧分臬辰沅之檄以不能將母陳情再辭次蠡口郵亭以待命於時身心閴寂忽動訓易之思先草六龍解次乃會通乾坤彖象文言次及六子又次及屯蒙以後反對諸卦而余所陳疏與被參之報並至遂返棹湍歸至蠱之上九而停筆自惟蠡管之見未必深契聖心權命之曰易測將以餘力脫稾就有道而正焉而先慈之慟作矣傷哉天乎易之辭演自羑里易之傳兆於匡圍古聖興易尚有憂患余何人斯而能逃此酷罰哉門人張浩請以易測公諸人余曰書未成也則請先出六龍解余曰可哉是乾象中之一義也然聖人之用盡於六龍矣其體則在乾乾字淵乎淵乎余第測其影響云爾其中解羣龍无首之義實發端於耿先生萬曆癸巳

甘士价曰東溟周易六龍解因人事發天道旁引曲證中竅入神無一言泥易亦無一言非易

六龍剖疑

一卷

存

志道自序曰志道以萬曆壬辰待命蠡口草周易六龍解比歸緘質先師耿恭簡公公爲題其簡端最賞惕見二解而推敲釋氏神龍之說是時公在沈疴中蓄疑余之以神龍首釋氏而未暇察其正爲羣龍无首之義發也越七禩今少司馬許敬庵先生有六龍解之評其持論平正切實大類恭簡公而推敲更密因復祐玩有不安於心者卽隨其所列條款從中剖厥疑義以復敬庵亦欲與海內賢豪共商之名之曰六龍剖疑云萬曆壬寅

王氏輅師卦解

一卷

未見

三楚文獻錄王輅字以明公安人國子監生除鳳翔府通判歸隱平樂村竹林蔡復一撫黔過而問學輅著師卦解一卷報之皆折衷至理

柯氏述否泰一十八卦論

佚

閩書柯述字仲常泉州南安人嘉祐四年登第元祐元符中兩知福州歷福建提刑湖南轉運使終朝議大夫直龍圖閣述粹於易著否泰一十八卦以明君子小人之分

傅氏耆同人卦說

一篇

佚

度正曰濂溪先生攝邵州事以改定同人說寄傅伯成伯成復書云蒙寄同人說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不暇也

曹學佺曰耆遂寧人字伯成年十四薦於鄉知平羌縣

文氏天祥賁卦義

一篇

存

按賁卦義一篇先生兼崇政殿說書時於熙明殿進講義也又有詩定之方中講義一篇今集中不載

王氏逵復書

七卷

佚

蔡氏沆復卦大要

一篇

存

徐夢發志墓曰先生諱沆字復之號復齋居士西山先生次子也西山憐外表兄虞英無子與之爲嗣更名知方從母命歸宗入則受教家庭出則從文公學承父春秋之屬作春秋之論及王綱霸統等書行於世以敬爲入德之門戶義爲一身之主宰發明敬義以示人以復爲學者遷善改過之幾與人講明復卦嘗言人當以不遠復爲法以頻復而厲爲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眞氏德秀復卦說

一卷

□

魏了翁作碑曰眞公德秀建寧浦城人字景元後更希元紹定六年以徽猷閣待制知泉州進顯謨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端平元年權戸部尚書除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二年參知政事感風疾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致仕詔以文忠易名

王氏家屏七日來復解

一篇

存

俞汝言曰公字對南大同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諡文端

王氏喬桂七日來復解

一篇

存

顧湄曰石首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除福建道御史歷四川布政司參議

李氏祈復見天心解

一篇

存

朱一是曰嘉魚人字太清萬曆丙戌進士改庶吉士除吏科給事中建言爲民

陳氏希亮家人噬嗑二卦圖

二篇

佚

范氏祖禹家人卦解義

一篇

存

祖禹進劄子曰臣近以權住經筵久不進講陛下今月一日已御邇英又先降聖旨過端午未住講讀此見陛下好學之至也而臣自五日以後北郊奉祀未獲入侍伏覩中宮初建將行嘉禮實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恭惟本朝祖宗家法自三代以還蓋未之有由漢以下皆不及也今陛下納后以承天地以奉祖宗內盡孝養外美風化將以爲萬世法愚竊爲陛下重之謹按周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端本臣輒不自揆敢撰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爲解義一篇謹錄上進以代奉事伏望聖慈少賜省覽

□氏德亮家人經傳衍義

佚

程鉅夫後序曰家人之卦辭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嗚呼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豈有亂與亡哉夫惟聖人酎以天下爲一家故治天下之道備於家人一卦非已備也所以爲治道之備者始於此也嗚呼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獨非聖人之治乎予於是深有感於此書矣有問治天下之道於德亮者請執衍義以往抑以風自火出之象推之風以動化言火以家宅言蓋曰化天下必自一家始也爐鞴之說固善若曰火自風出乃可德亮謂爲何如

按德亮不知其姓氏疑是趙采所撰明文淵閣書目有家人衍義二冊未審卽是書否也

朱子熹損益象說

一卷

存

黃榦跋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何哉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爲深戒也晦菴先生二象以授學徒江君季先所警於後學者至矣季先以示其同學黃榦三復敬玩刻之臨川縣學以勉同志庶亦知所以自警哉嘉定己巳暮春

釋契嵩巽說

一篇

存載鐔津集

陳舜俞曰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得法於洞山慶曆間居錢塘皇祐間去居越觀察李公謹奏賜紫方袍乃抱書游京師賜號明教大師

漢易中孚義

佚

按公羊春秋隕霜不殺艸傳何休注引易中孚記文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是漢有其書矣

胡氏鼎金三陳九卦說

一卷

未見

俞汝言曰胡鼎金字貴剛究心易學作三陳九卦說見朱升周易旁注

王氏安石九卦論

一篇

存

包氏希會易九卦衍義

一卷

佚

江西通志希會字會伯進賢人從學吳澂其教人先德行後文藝及卒門人私謚曰忠文

張氏希文十三卦攷

一卷

佚

傅若金狀曰希文字廣夫瑞之新昌人初爲吏以薦授百丈尹不赴所居積書圖四壁若巢然人因號書巢先生

范氏述會易文言注

佚

冊府元龜范述會爲大中大夫注易文言

沈氏東文言說內外

未見

沈氏達文言會粹

二卷

存

繆淥序曰文言孔子十翼之一也故章必冠以子曰而梁武獨謂爲文王所作豈其然與世之言古易者分十翼以復孔氏之舊於文言僅錄乾坤二篇不知散入於繫辭者尚多也吾友沈山子研精易學取繫辭諸卦類乎文言者彙附於乾坤之後又以論語戴記諸書文義相近者增益之題曰文言會粹蓋說經者不嫌於同異以之入於古易其誰曰不宜

謝氏萬周易繫辭注

隋志二卷

佚

晉書萬字萬石簡文帝作相召爲撫軍從事中郎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幷四州軍事

按雙湖胡氏易啓蒙翼傳所載傳注有謝平繫辭注二卷疑卽萬書字偶譌也

韓氏康伯繫辭注

隋志三卷

存

晉書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改太常

李心傳曰後漢書楊易傳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魏志許定奏事亦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皆與韓康伯本不同

李清臣曰韓康伯頗號知易至於聖人之精義又往往竊入於名理趨向大與佛老相類

程子曰讀易者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老莊解之是何道理

稅與權曰易經羲文周孔之手可謂最古而篇第不明蓋漢魏以來諸儒之罪而王韓尤其著者魏志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厥初猶如今乾卦附之於後至王弼則自坤以下各爻聯綴之標題乃以上經乾傳至下經豐傳爲六卷不知於義何居及韓伯又以上下繫爲七八卷說序雜爲第九卷略例爲第十卷使羲文周公上下二篇之經不成二篇而孔子十翼不成十翼漢魏迄今幾千餘年列於學官無一人能辨其非者惑世誣民抑何感哉

王應麟曰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弼之旨故引弼云以證成其義愚攷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爲談客二人不同時相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

俞琰曰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類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無倡於前晉韓康伯又和於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於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於易則取王傳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爲之曲護　又曰隋經籍志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注本以說卦三篇分出序卦雜卦則序卦雜卦之名蓋始於康伯也

王褘曰韓康伯注繫辭說卦等篇其說本於王弼疏略而無據

按陸氏釋文序錄注繫辭者十人謝萬韓伯袁悅之桓玄卞伯玉荀柔之徐爰顧歡明僧紹劉瓛今之存者惟韓氏而已

桓氏玄繫辭注

隋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字敬道譙國龍亢人爲楚皇帝
王應麟曰何以守位曰人所謂后非衆罔與守邦也釋文云桓玄
明僧紹作仁今本乃從桓玄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

袁氏悅之繫辭注
佚

荀氏柔之周易繫辭注
隋志二卷
佚

卞氏伯玉周易繫辭注
七錄二卷
佚
阮孝緒曰宋東陽太守卞伯玉撰
陸德明曰濟陰人宋東陽太守黃門郎

徐氏爰周易集注繫辭
七錄二卷
佚

顧氏歡注二繫
佚

劉氏瓛周易繫辭義疏
佚

明氏僧紹繫辭注
佚
陸德明曰僧紹字承烈平原人徵國子博士
按釋文引明氏繫辭注何以守位曰人作仁易有聖人
之道四焉作君子之道

沈氏驎士周易兩繫訓注
佚

梁武帝周易繫辭義疏
隋志一卷
佚

蕭氏子政周易繫辭義疏
隋志三卷唐志二卷
佚

宋氏褰周易繫辭注
隋志二卷
佚

册府元龜宋褰爲大中大夫注周易繫辭二卷

杜氏弼繫辭義疏
佚
北史杜弼字輔元中山曲陽人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兼侍御史累
遷大行臺郎中賜爵定陽縣男後除膠州刺史耽好玄理注莊子
惠施篇幷易上下繫辭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

荀氏諝繫辭注
唐志二卷
佚

胡氏瑗繫辭解
二卷
存

司馬氏光繫辭說
宋志二卷
未見

鄒氏浩繫辭纂義
宋志二卷
未見
浩自序曰未有天地固有者易也豈待聖人作之而後爲易乎聖人取易於不可見聞之中而見之於卦爻彖象之內使天下後世由此入易焉猶魚兔之筌蹄也猶江海之舟檝也猶諸夏之道路也猶堂奧之門戶也伏羲作易之初八卦而已三畫而已文王益之而爲六十四重之以六爻然後天下之能事畢矣然而未有辭也周公又即卦爻爲辭以繫焉而孔子名之謂之繫辭先儒謂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誤矣楊子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又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以此推之文王但益卦重爻未嘗繫辭而繫辭者皆周公也孔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伏羲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文王也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周公也三聖一心孔子之心三聖之心也樂天知命又憂之大也故又爲彖象以釋卦爻之辭又爲文言以盡釋其彖象又因卦爻彖象而無所不釋以自見其意後之君子視其可以傳卦爻之下者既以別而傳之矣視其不可以傳卦爻

之下者則類而傳之於其後耳取孔子之名周公者各爲亦謂之繫辭其爲繫辭雖同其所以爲繫辭則異矣玆異也秪其所以爲同歟是故立象以盡意伏羲之事也設卦以盡情僞文王之事也繫辭焉而盡其言周公之事也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則孔子與焉至孔子而所以盡利所以盡神於是乎盡矣孔子嘗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觀彖而已未及象也而思已過半況幷繫辭觀之乎雖然不能自師其誠心不足以觀繫辭不能觀繫辭不足以觀易易乎易乎捨繫辭而易者豈無其人乎吾未之見也

蔣氏之奇繫辭解

宋志二卷

佚

東都事略之奇字穎叔宜興人游歐陽修之門後撫浮語彈修考驗無實遂爲清議所非官至樞密院使崇寧初以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韓氏元吉繫辭傳

佚

江西通志韓元吉字无咎開封人維之子仕至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封穎川公嘗師尹焞友朱子又得呂祖謙爲女壻爲諸儒所重徙居上饒前有澗水故號南澗

劉氏彝易繫辭

宋志十卷

佚

董真卿曰彝字仲平東明人

胡一桂曰劉彝繫辭解有論以括其大意

鄧氏傳之繫辭說

一卷

佚

周必大曰禾豐鄧傳之字師孟游禾嘉葉適正則之門其於六經尤好讀易有繫辭說一卷

呂氏祖謙周易繫辭精義

宋志二卷

存

曾氏幾繫辭傳解

一卷

存

凡二篇又一篇安慶郡學講義

柴氏中行易繫集傳

佚

館閣續錄柴中行字與之饒州餘干人紹熙元年進士及第以宗正少卿十一年正月兼國史院編修官七月爲秘書監十二年六月除秘閣修撰知贛州

宋史中行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張世南曰南溪柴先生中行吾鄉前輩也以國學上舍登紹熙庚戌甲科寧考爲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先生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伊川之書以取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有識之者內臺欲加論列何公澹在諫省曰其人所守不變可罪之乎

董真卿曰恕齋集解繫辭以後

王氏之佐繫辭解

佚

黃震後序曰易示吉凶所以吉所以凶則有理存焉自晉人以老易並言遂矯誣聖經以證虛無之學至我伊川始言理以究其精微晦庵始言吉凶以復其本義繼此言易者紛紛匪贅則鑿否則淪於虛無者有以臨川鄒氏解六十四卦其有王氏繼之解繫辭始明白守正不鑿用二先生之說而理自然相符其學識之正何如哉然其意猶未顯於世雖其後人出以見示猶自謙讓謂不過半說爾余嘗考二氏與陸象山同以明經薦於鄉名聲實相上下象山以解經爲非至今名聲振天下二氏怗怗正理□□解經沒世而名不稱出奇者爭傳守正者無聞天下事每如此既錄其副因三太息書元本而還之

柴氏元祐易繫辭說

佚

姓譜元祐字益之通五經尤長於易四方從學者衆湯漢李伯玉饒魯皆出其門學者稱爲強恕先生著春秋尙書論語解易繫辭中庸大學說

舒氏芬繫辭釋

三卷

何氏基繫辭發揮

佚

二卷

未見

亡名氏繫辭要旨

宋志一卷胡氏翼傳三卷

佚

太學直講繫辭

十二卷

佚

胡一桂曰三舍時學舍講義也

劉氏因易繫辭說

佚

蘇天爵作墓表曰先生諱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至元十有九年徵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二十八年復遣使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來徵以疾固辭不起先生於文不為空言皆有補於世教其小學四書語錄皆門生所錄惟易繫辭說乃先生病中筆之親授其徒者也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

齊氏履謙繫辭旨略

二卷

未見

倪氏復易繫辭解

未見

陳氏仁錫繫辭十篇書

十卷

未見

張氏習孔繫辭字訓

一卷

存

李氏燾易大傳雜說

宋志一卷

未見

經義考卷六十九

經義考卷七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六十九

王氏景大衍玄基
佚
後漢書王景字仲通樂浪䛁邯人廬江太守少學易遂廣闚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以大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爲大衍玄基云

顔氏周易大衍通統顔或作願
七錄一卷
佚

唐孝明皇帝周易大衍論
唐志三卷
佚

顧氏彖大衍圖
三卷
佚
王定保曰顧彖宛陵人萍梗江浙閒後避地至廣州困於旅食嘗以千字文授童俗以換斗筲之資未幾遘疾而終彖頗窮易象著大衍圖三卷

釋一行大衍論
唐志二十卷舊史本傳三卷
佚

大衍玄圖
唐志一卷
佚

義訣
唐志一卷
佚
新唐書曆志漢曆數更黃帝之會其法一本於律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至唐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則曆術本於易矣
郭雍曰大衍之數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馬融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爲五十荀爽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爲五十皆妄相傳會非學者所宜言至鄭康成姚信董遇皆取天地之數以減五六義雖近之而鄭氏謂五行減五爲五十姚董謂六畫減六爲四十九五六當減則減又何必傅會五行六畫此儒者之蔽也韓氏取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夫何賴焉顧歡云立此五十數以數神又何立焉夫數本於自然數之所始聖人能知而明之耳安能以私意加毫末於是也故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窮之愈切其失愈遠惟毋意毋必斯得之矣後世謂一行王朴之術皆出於大衍易數與曆不可同論也　又曰大衍之數自唐以奇爲扐以扐爲掛以正策數爲餘數殆今五百年矣雖名之不正義亦難通而其數尚未失也至一行之學直取三多三少之象以晝奇耦不復問其數此與擲錢代蓍無以異四十九蓍於是直可廢也百世之下康節先生出而後明言策數横渠先生出而後明正奇扐伊川先生出而後其法大備學者於是復知聖人生蓍立法之意斯道不可得而絶矣

李氏覺大衍義
通志一卷
佚
姓譜覺字仲明青州人太平興國初舉九經爲祕書丞校定五經正義
長編端拱元年五月車駕幸國子監詔覺講周易之泰卦賜帛百疋

孔氏旼大衍說
一篇
未見
王安石作墓誌曰旼字寧極嘉祐二年除守祕書省校書郎四年召以爲國子監直講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卒贈太常丞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

耿氏格大衍天心照
宋志一卷
佚

吳氏瑊大衍圖
一卷

佚

玉海紹興十七年四月左迪功郎吳適進大衍圖令祕省詳之

胡氏（銓）大衍論

一篇

存（載澹庵集）

張氏（行成）周易述衍

十八卷

存

丁易東曰張文饒述衍以序卦乾變坤坤變屯屯變蒙以至離變咸未濟復變爲乾之類必老少陰陽之策各九十六又以雜卦乾變坤坤變比比變師以至歸妹變未濟未濟變夬夬復變乾亦老少陰陽之策各九十六其數同

蔡氏（元定）大衍詳說

未見

宋史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韓侂胄專政設僞學之禁言官疏詆朱熹并及元定謫道州卒侂胄既誅贈迪功郎謚文節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稾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劉爚志墓曰先生乾道間見文公於崇安遂師事焉凡文公敘次伊洛諸儒遺言先生之言爲多年四十不就科舉淳熙戊申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以律曆薦於朝先生以疾辭乙未築室西山將老焉時僞黨論興先生謫道州二年得疾以歿後九年侂胄誅又三年贈迪功郎

真德秀曰聘君師事朱文公而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端與傳微詞邃旨必先令尋討而後親衷折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

羅大經曰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然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也

趙汝楳曰蔡季通筮法初掛一不用止用四十八蓍於四十八中別取一蓍掛於指間三變凡三掛餘一益二餘二益一爲少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爲多爲九爲六者各八爲七爲八者各二十四按此法以四十八策揲之則有四八而無五九矣

李士英曰季通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季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晦庵輪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與季通往復而有發焉

羅氏（泌）歸愚子大衍圖

一卷

存（載路史）

史氏（繩）大衍極圖說

佚

章氏（如愚）大衍說

一篇

存

楊氏（忠輔）大衍本原

佚

趙汝楳曰楊氏筮法揲四之餘有一有二有三而無四有四則爲一揲矣豈得謂之餘乎四九四八四七四六者謂之策四三四四四五四六者謂之奇老陽之數九四其九爲三十六策於四十九蓍之中去其三十六策則餘十三掛一不用則餘十二以四揲之得三是謂老陽之策四三也歸奇於扐者歸此奇也左手餘一餘二餘三或無餘皆未成揲必以右手之蓍隨其奇耦歸之足成一揲兩揲之數然後置之於扐所謂歸者本是左手之蓍今歸之也故餘一則歸以三餘三則歸以一皆成一揲之奇數餘二則歸以六無餘則歸以八皆成兩揲之耦數奇一也耦二也三變皆奇三也是謂四三老陽之奇也三變皆耦六也是謂四六老陰之奇也三變而一奇二耦五也是謂四五少陽之奇也三變而一耦二奇四也是謂四四少陰之奇也爲九爲六者各八爲七爲八者各二十四爲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按其法新奇有四揲四之餘無四一也古法去掛扐以所餘爲策數今乃先去策數反以掛扐爲歸奇二也揲左所餘卽爲歸奇今以三變六揲所餘除掛一而歸之三也扐指間也今以爲正策之旁四也其他如四三四四四五四六之爲奇又以一揲爲奇兩揲爲耦皆聖人所未言且謂此法合於二篇之策不知二篇之策非揲蓍策數易經諸數隨用而殊豈

可牽他數以強合彼以九六之變皆八七八之變皆二十四謂爲陰陽均等然以古聖才智豈不能是特一本之自然不欲以私意損益之耳

丁易東曰揲蓍之法共有六家惟河南楊氏爲當

丁氏（易東）大衍索隱

三卷

存

易東自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五十先儒於此每失之鑿獨朱子以五乘十之說近之至於四十有九率不過歸之虛一而已未有得夫五十數與四十九之全者予竊病焉比游浙右有謂邵子先天兩儀四象八卦合四十九所虛之一是爲太極其說雖異先儒要無牽合傅言之病予始以爲大衍之說不過此耳徐而思之則於易中天地五十五數尚有未合固已疑之未幾復得河南楊氏大衍本原謂四十九與五十皆天地之數各再自乘而以中數自乘除之者始知四十九眞爲四十九五十眞爲五十非強合之也噫楊氏之說似矣然其爲數必再自乘又以中數除而後得雖無牽強頗非簡易未必聖人作易初意嘗以管見求之亦既得其說之一二矣而猶以爲未也思之思之而又思之一日豁然若有遺於神明之通者然後知五十四十九皆天地之數合而衍之其耦其奇自然而成至簡至易而四象之奇之策二百八十四爻以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胥此焉出也嗚呼何其數之神如此妙如此契合如此而古人曾未及之耶抑嘗有知之者而其說不傳耶是未可知也或曰若子之說則聖人作易之初意果在是而他說可廢耶曰易道無窮識見有限聖人作易取此四十九五十之數以神蓍卦之用而天地人物之理無所能逃豈予之淺見遽可以盡聖人之本心乎且予方其得以五衍之之說也固未知數以乘除之說也方其得以數乘除之說也又未知有合而衍之之說也安知後之學者其說有不出於予之上者乎若但以先儒之說病予則咎雖有所不辭理亦當仁不避云

王弘撰曰丁氏萃五十七家說爲稽衍又自爲原衍翼衍黃瑞節稱其出於朱蔡之外爲更備亦所謂通透一路者也

鄭氏（祥孫）述衍

一卷

存

盧氏（失名）校正耶律文獻公大衍揲蓍說

一卷

佚

許衡曰盧君校定耶律公蓍說曲折離探辭意隱晦及探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爻變究以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自爲說乃以八齊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爲不同已甚可怪況四齊八齊之後尤不能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苟合其率而不知實不相似也且初揲必令多少之數均是分二之後不掛一而掛二也既違大傳又悖先儒其不敢以爲然也審矣爲演八卦靜變往來之數爲乾而靜者八千爲坤而靜者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爲震爲坎爲艮而靜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爲巽爲離爲兌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諸卦之數大率靜者最多而一爻二爻變者次之三爻俱變爲最蔡氏曰一奇一耦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人之瞻視亦可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爲奇者二爲偶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得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識於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否云

陳氏（失名）大衍易數

一卷

未見

吳萊後序曰凡天下之物必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數始於一有一而後有二一者奇二者耦而後有陰陽老少之變七八九六之策策三變而成爻爻六變而成位此聖人所以觀變而立卦考象數而建卜筮者也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自其大衍之五十者總之則又合於太極之一是皆天地自然之運又豈待於人力之強爲者哉何則一定者理也雖其體甚實所該無形未始有定者事也雖其跡本虛因應乃有理在是數亦不外乎是欲求其極則天地之開闢人物之消長蓋且可以數茲之蓍參兩而蓋決之者吾聖人固未肯輕爲之說也是何世之喋喋者然哉自秦滅六經易以卜筮故存漢儒林傳孔子六經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與魏郡太守京房則又受學外黃焦延壽不與何同漢

初河內女子始獻易說卦蓋與老子同藏於風雨屋牆之間京房之說互相出入故世之禨吉凶刺休咎者徵焉是果吾聖人之遺意哉他則進退以幾而爲一卦之主者爲世對待以世而爲其主之相者爲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所肆者爲飛肇乎所配而陰陽終不脫其本者爲伏起乎世應周乎內外終終始始而後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人自以爲能探河洛圖書之賾家自以爲能發周孔爻象之蘊餘則或入於淫瞽方技之流與易大相遠矣先正蓋有見焉必以名理論易而或不以象數論易雖然是又可得而盡廢者哉括蒼陳生嘗出大衍易數一卷間爲予占考其法則曰聖人之立卦者八故天下之物苟囿於數者亦不過八吾則本其所值之數輒以八乘除之或以身之所處定其坐作動靜之殊或以字之所畫測其向背俯仰之異八而已矣自八而六十有四自六十有四而四千九十有六用此道也嗚呼生之於易勤矣要之特京房之法耳生則又曰是固本之希夷氏者也豈彼生者希夷氏之遺裔歟先天四圖吾聖人之學也生盍歸而務求其要歟一中造化心上經綸盡在是矣

亡名氏大衍五行數

一卷

佚

右見紹興書目

易數大略

佚

按是書專說大衍趙氏汝宗屢引其文不著撰人姓氏於大衍之數五十釋曰大衍者八卦之衍數也八卦經畫二十四重之則四十八又每卦各八變其爻亦四十八是四十八者八卦之正數衍其正數是謂大衍衍羨也以四十八而羨其二則爲五十之成數其用四十有九釋曰五十除一者無一也掛一以象三釋曰以左手取右握之一算一策爲一算掛於左手小指間後兩揲不掛歸奇於扐以象閏釋曰左手所餘扐於左手第二指間右手所餘歸之於左手第二指之扐間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釋曰一變之後卽存掛一於格上後兩揲不掛止以前掛足四營之數而謂之再扐八卦而小成釋曰八卦之一爲小成小成則內卦之爲貞者立成卦則外卦之爲悔者備其以衍爲羨謂所羨之二趙氏譏其傅會又兩餘當分扐不應并在第二指間其言是也至於論揲法有曰乾用九爲老陽坤用六爲老陰震坎艮用七爲少陽巽離兌用八爲少陰老陽其畫爲□所謂重也少陰其畫爲一所謂拆也少陽其畫爲一所謂單也老陰其畫爲×所謂交也一爻變以本卦變爻占二爻變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以本卦及之卦彖辭占四爻變以二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以不變爻占六爻變乾占爲九坤占用六餘卦占之卦彖辭其大略可見矣

程氏□□大衍說

一卷

存

金俊明曰雲莊先生闡大易象數之學於吳門艾莊何正㮚立方師事之得其精蘊

俞瑒曰啓禎間天都程先生闡明易學演蓍策以觀變化一準夫子易傳艾莊得其傳述蓍法十章以明之其旨約而該其辭簡而著使學者知所由以入門焉

蘇氏軾四營十八變解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七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易七十

周子（敦頤）太極圖說

宋志一卷

存

朱震曰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

張栻序曰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或曰濂溪傳太極圖於穆修修之學出於陳摶豈其然乎此非諸子所得而知也其言約其義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說大抵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夫曰聖人之本誠之源者蓋深明萬化之一源也以見聖人之精蘊此卽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無聲無臭者也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行發見者故曰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道學之傳實在乎此愚不敏輒與大端與朋友共講焉雖然太極豈可以圖傳也先生之意特假圖以立義使學者默會其指歸要當得之言意之表可也不然而謂可以方所求之哉　又後序曰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所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之見於遺書者大略可睹獨未及此圖何邪以為未可遽示則聖人之微辭見於中庸易繫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而何獨祕於此邪栻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詳考之當自可見學者誠能從事於敬眞積力久則夫動靜之機將深有感於隱微之間而是圖之妙可以嘿得於胸中不然縱使辨說之詳猶為無益也嗟乎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同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為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竊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

陸九韶曰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因寓以濂溪之號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此圖之蘊

按無極而太極之義朱陸二子往來辨論亦至詳矣茲不具載

度正跋曰正始讀晦庵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之一圈為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為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眞以為無而以為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嘗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人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傳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耆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篇在吾鄉時傳耆有書謝其所寄姤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訂同人說但傳之書稿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暌復无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姤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復論辯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於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陳淳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

葉紹翁曰慈湖楊氏不信元公無極之說以爲道始於太極而已

游九言曰易有太極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人肖天地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澄神端慮綮而見焉始知夫子發明造化之蘊啓悟萬世而羲易奧旨益著或謂妄加無極或以訓詁文義名之失夫子之旨遠矣

劉因曰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陸子靜亦因之其實穆死於明道元年周子時年十四爾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傳其易書此又淺薄不根之說也

袁桷曰太極圖的確自陳希夷傳上下二空圈乃成人成仙之說

何瑭曰周子之太極圖其說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自今觀之則天陽之動者也果何時動極而靜乎地陰之靜者也果何時靜極而動乎天不能生地水不能生火無愚智皆知之乃謂陰陽相生不亦誤乎蓋天地水火雖渾然不可離實燦然而不可亂先儒但見其不相離而未察其不可亂也故立論渾而無別竊以爲陰之與陽謂之相依則可謂之相生則不可

楊時喬曰潘清逸誌墓言先生作太極圖易說或謂別有易說考之太極圖即此圖易說即無極而太極一篇有此圖即有此說所以明易理觀首言太極末言易其至矣蓋天地間易理即此圖說發明殆盡此外安得再有說乎

錢一本曰周子太極圖說於孔子易有太極之旨微差一綫

詹景鳳曰今之易圖皆邵氏所傳也邵氏則傳自希夷周氏太極圖亦傳自希夷仙家遂謂彼道爲我宗祖不知傳同而見各殊見殊而學術分矣

按元公之學文公謂其妙具於太極一圖於是學者推演其說云此圖千聖不傳之秘然陳圖南無極圖曾刊石華山業先元公而抉其祕矣南渡偏安文公特未之見爾南軒張氏謂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曆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因與先生爲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攷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逵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覿面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繹其文若似乎未受業於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於老釋也邪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遊事明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敘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於老子問樂於萇弘問官於郯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於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及元公必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頤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更焉執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又按二程子遺書畢生不道太極圖一語而近代編濂溪集者附錄伊川無極而太極辨一篇文末有陸象山字可爲絕倒

晁氏說之周易太極傳外傳因說

通考八卷

佚

說之自序其後曰僕年二十有四偶脫去科舉事業決意爲五經之學不專爲一家章句也是時王氏之說列於學官者旣尊而又日有新說至自金陵學者恥其得之後也從而士子又務爲新異之說寒士非其黨者莫能獨邇以一言也僕恨焉豈無古人之師乎果於易得孟喜京房鄭康成虞翻關子明之徒使小王之說不得一日容也雖然因是數家異乎王氏則有之其於聖人制作之本意又不知果合否逮紹聖戊寅邂逅洛陽楊老朝散賢寶語及易而異之艮非僕平生所嘗聞之之言也㬥從楊老有求乃得康節先生自爲易圖二雖轅輪俱存而楊行年將七十中風語音濇澀不端無由詰問二三年少在旁雖以其哂笑僕獨敬楊之老而尊其圖謂必可入也楊目指乾坤坎離四卦爲僕言曰得是四卦則見伏羲之易矣而文王易在其中也越明日如迷人識歸路有感於二圖可指循環無方體也楊老曰吾昏病而忘之已久今日因子之言則如初授此圖時也自是入洛與先生之子伯溫游得先生之遺編殘稿寶而藏之服勤不知晝夜二十年間輒作易傳四種各曰商瞿傳視其有師也無何靖康元年丙午冬金賊猖狂至南京所爲商瞿傳者與平生衣冠五世圖書悉以灰燼旣而避難高郵從親朋之請追作易傳數帙未有條理建炎二年戊申正月眞州巨寇遽至而高郵之傳又復灰燼是時老病之軀存於灰燼之外者幸也乃避地海陵病能飲食而於易則曰不能可乎益爲親朋以追作起是年四月十八日辛未迄七月一日癸未凡用七十有二日稿草具或忘其舊或得厥新凡六卷名之曰太極傳又有外傳一卷因說一卷備爲易一家之書後有好古識變之君子恐未必以僕言爲妄作也嗚呼吾道其亦艱哉其亦艱哉

陳振孫曰其學本康節自言學京氏易紹聖間過洛陽楊賢寶得康節二易圖又從其子伯溫得其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傳兵火後失之晚年復爲此書

牛氏思純太極寶局

宋志一卷

佚

按思純師傳之子見趙元輔所編象數鉤深圖其述古今易學傳授邵雍傳之司馬光光傳之牛師德師德傳子思純

彭氏輿太極歌

一冊

佚

朱子熹太極說

一篇

存

戚氏璲太極圖解

一卷

佚

南昌府志戚溫如名璲以字行豐城人淳熙中領鄉薦授奉節郎

蔡氏淵太極圖解

二卷

闕

翁酉序曰道學之失傳也久矣人心之昏晦也甚矣如太極圖之說世之疑者何其多乎或以繼善成性不當分陰陽或以太極陰陽不當分道器或以仁義中正不當分體用有謂一物不可言各具一太極者有謂體用一原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有謂仁爲體統不可偏指爲陽動者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諸說紛紛不一殊不知皆取於易之大意而學者不深考也至文公朱先生屢爲之辨明尙見劾於林栗之章而陳賈僞學禁之請亦由是而階也則夫道之不明不行也姦邪之說阻之也然是理微妙而難明人心昏迷而罔覺先師節齋先生乃能探究精妙著書兩卷酉因侍立得而讀之見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意淡而味遠且比次整齊條理詳密眞有得於聖賢之心者孔子謂易有太極於變易之中而有不易之妙周子云無極而太極於體之間而有至中之理用之精本無極也無極之眞卽太極也世之言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固非所以盡其本而謂太極之上別爲無極者是有二本也學者不觀太極無以知氣之所由始不觀無極無以知理之所由充非先生窮探探微得其旨趣之大則周朱之言何由取信於人哉況時之人察理未精講論未明徒務新奇泥於名數而不思無極者乃至極之得名不知太極者卽不可加之至理老師宿儒紛紛附和以誤天下後世者多矣未見若先生此書之

明且盡者也然則聖賢之心法得周朱而傳授周朱之太極得先
生而益顯其光紹前緒揭示後學也厥功蓋不細矣酉不敏不足
以表暴先生著述之盛而使學者有日就月將之功是亦不失作
書之本意也
太極通旨
佚
戴氏亨太極圖說
一卷
佚
謝鐸曰太極圖說臨海戴亨著今佚亨字子元師事木居先生邱
漸其教人以毋自欺爲第一義
余氏畫太極圖說
八卷
佚
王氏萬太極圖說
一卷
佚
朱氏中太極演說
一卷
佚
應廷育曰中義烏人從徐僑游究心理學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
謝氏升賢太極說
一卷
佚
田氏君右太極說
一卷
佚
孫氏載太極圖說
一卷
佚
南昌府志孫載字伯隆豐城人
程氏若庸太極圖說
一卷
佚
徽州府志程若庸字達原休寧人淳祐中爲安定臨汝兩書院山
長咸淳戊辰登進士第主武夷書院學者稱徽庵先生
徐氏霖太極圖說
一卷
佚
姓譜霖字景說西安人淳祐初試禮部第一授沅州教授後知汀
州
饒氏魯太極三圖
一卷
未見
何氏基太極圖發揮
一卷
未見
王氏柏太極衍義
一卷
未見
程氏時登太極圖說
佚
王氏幼孫太極圖說
一卷
佚
劉氏黻太極說
一篇
存黻蒙川集
鄭滁孫曰公字升伯樂清人在太學率同舍伏闕論丁大全安置
南安軍其後由昭慶軍節度使掌書記除學官使館職擢御史遷
諫省歷集英殿修撰中書舍人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二王泛海
陳宜中迎黻共政事及羅浮以疾薨弟子稱曰蒙川先生
胡氏希是太極圖說
一卷
未見
姓譜希是仲雲之子元革命家居著述所著有洪範考訂大學稽
疑太極圖說
李氏道純太極圖解

一卷

存

朱一是曰羽士也道藏有之

郝氏(經)太極傳

一卷

存

太極演

二十卷

佚

經自序曰天下之理一隱一顯而已矣故其間有開闔之幾總萃之體變動之用布散之跡焉其始也皆自夫隱而出也其終也皆自夫顯而返也於是天下之理無滯無弊道之大用全體旁行而不流確乎其不可拔而不易而易行乎其間妙萬物而爲神翕然而藏天地萬物無不隱闢焉而生天地萬物無不顯一翕一闢一生一藏一隱一顯所以爲道所以爲易所以爲神天地萬物至今而不窮至今而冥冥也至今而昭昭也是以聖人作易推其隱者而爲賾爲密爲幽爲深爲幾爲微窮原築底而無上反而爲顯於是爲太極推其顯者而爲圖爲書爲卦爲爻爲象爲數爲辭爲說亦窮原築底而無上復反而爲隱而止於太極故易之爲書本末一隱顯太極則其開闔之幾也總萃之體也變動之用也布散之跡也故道易神之蘊奧皆具於太極而伏羲發之伏羲之圖文王之卦周公之爻孔子之象皆自太極推出而孔子獨爲言之故易有太極而太極易之本也學易者必先求其本本得而易道可求矣譬網者必提其綱衣裘者必挈其領入室者必由其戶也由孔子而來言易者衆矣開卷而便及乾坤直造羲文莫不悅惚茫漠以爲高深幽遠至簡至易者而以爲至煩至難夫易成於四聖人之手莫不先後相因伏羲演河圖文王演伏羲周公演文王孔子演三聖後世之言易也則在夫孔子之後矣故當由孔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易自流徂源由末及本也孔子之易其彖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皆所以承三聖擴而充之也其繫辭上下探索羲文之前包舉萬世之業其扶示道本挈舉易紐轉斡神機推出兩儀四象造起天地萬物則在夫易有太極之一言固當即此以爲學也知孔子之易則知三聖之易矣嘗聞之師讀易者當先讀繫辭其次說卦序卦雜卦其次讀乾坤二卦既精且熟然後讀屯蒙諸卦此學易之序也蓋意言象數之本皆在於是矣故取太極一章以爲學易之標準類繫辭文言說卦彖象之名義探諸太極之前而演其隱徵諸太極之後而演其顯問津洙泗以及河洛遍參諸儒庶幾數年之後可以學易觀道易神之髣髴不失吾身之極焉故取道易神等二十三條爲一類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易道蘊極演諸太極之前者也其次取太極等六條爲一類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易有太極所以演太極也其次取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名義　皇極等凡二十四條爲一類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人道建極合隱顯而立極成易也其次分易爲四爲伏羲易文王易周公易孔子易合爲四聖易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爲之圖演太極之後所以成易者也其次爲孔門言易諸儒擬易傳注疏釋等類以爲易之支流餘裔見太極爲易之用　而無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爾矣凡十類六十篇總謂之太極演云

劉氏(因)太極圖後記

一篇

存

齊氏(德勝)太極辨

佚

戚如梓曰衢州徐經畈以科第道學負重名初立朝便有氣概歸柯山創書院講太極立說頗異番士齊德勝著太極辨不遠數百里訪而投之

程氏(存)太極圖說

一卷

佚

休寧名族志存陳櫟弟子

劉氏(霖)太極圖解

一卷

佚

江西通志劉霖字　安福人從虞集學至正丙申舉於鄉不仕

呂氏(洙)太極圖說

一卷

佚

應廷育曰呂洙字宗魯永康人與弟溥從許謙遊著太極圖說大

學辨疑

朱氏本太極圖解

佚

南昌府志本字致真高州人至正間用薦授福州路儒學提舉

陳氏樵太極圖解

一卷

佚

張氏字初太極圖釋

一篇

存

戴覗泉集道藏亦有之

朱氏謚太極圖解

一卷

未見

周氏是修廣演太極圖

一卷

佚

錢謙益曰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初爲霍邱學訓導高廟擢周府奉祠正歷紀善改衡府靖難師渡江入應天府學自經死

曹氏端太極圖說述解

一卷

存

端自序略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是生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生四象則兩儀爲太極四象生八卦則四象爲太極推而至於六十四卦生之者皆太極焉蓋孔子而後論太極者皆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乃生二莊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列子渾論之微周子啓千載不傳之祕則孰知太極之理而非氣也哉

陸元輔曰曹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戊子舉人署霍州學正學者稱月川先生

張氏元禎太極圖說要

一卷

未見

戴氏琥太極圖說

一卷

未見

葉氏應太極圖說

一卷

佚

蔡氏清太極圖解

一卷

存

易時中序曰道之在於世也猶行地之水乎源出於一而其流必分至其流之委也必合而後有所止然則是水也雖其流之遠而不可量極其所謂源者固未嘗變也今學道者委棄不循而必源之得勢固無有以委之去源之遠也疑源之不在於是而以爲有二水焉亦不察之過也載道莫備於經易者五經之源也羲文周孔之相承源所從來至一而無二也由漢逮宋爲易之言者無慮百家殊途異派其分多矣最後乃有濂溪周氏伊川程氏考亭朱氏之學合異爲同統殊歸一卒極於羲文周孔之旨醇如也士之有志於易而欲明羲文周孔之言者不盡心於朱子之學其何所循沿以上遡乎朱子之於易究圖書之微旨會易傳之奧義以統承乎畫卦生爻之初所謂委之合而止者固在是矣嗟乎今之治易者何其衆也於朱子之學莫能專而精焉將何以論於畫卦生爻之初而明羲文周孔之言哉肆我蔡虛齋先生天挺其資神授之識卓然有追前開後之志沉涵浸漬於義理之中而分析解剝乎文字之際窮其平生之力而無須臾之暇盡心於朱子之學者我朝一人而已蓋朱子之盡心於孔子無所不該而於易爲大故虛齋之盡心於朱子亦無所不究而於易爲深此圖之解推衍圖書探索卦畫入於精微而極乎廣大孜孜然惟委之循沿而不止源之既得矣時中少而知學即遊先生之門士之在門者以百數先生獨加器待以爲可語以斯言志其顓愚黽勉朝夕雖於精蘊未能庶幾隱詞顯義聞之於進見而繹之於退私者蓋亦有年天喪斯文梁木其壞時中獨抱遺編不敢棄頹而無所啓發遂終爲顓愚之人大負先生往日之所待每一臨文展卷未嘗不媿悚隕越如不能生顧今日就荒落恐終已矣惟先生之學著而爲書者既已家挾而人頌之此編乃其著述之大者士或以無所資於時文莫肯盡心故時中刻而傳之以與同志者共且僭述其概以告

之使知斯道之妾蓋在於此嗟乎學者果有志於羲文周孔之言以得其源者其可忽焉而不盡心哉

左氏輔太極後圖說

一篇

存

右載廖道南楚紀

楊氏廉太極圖纂要

一卷

未見

廉自序曰周子太極之說出於易大傳孔子之言其為圖正所以明易爾故其說之終篇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至於通書雖所以明太極圖即所以明易觀其本號易通可見矣要知易之兩儀四象八卦乃有畫之太極圖之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乃無畫之易斯圖也斯理也實四方上下古往今來衆理之會本朝薛文清公謂細心體玩三四十年庶得其旨有志於學者須辨此則於圖所見無全牛矣

周氏山太極圖解

一卷

佚

紹興府志周山字靜之嵊人成化庚子舉人知保德州

王氏承裕太極動靜圖說

一卷

未見

陝西通志王承裕字天宇三原人端毅公恕第七子弘治癸丑進士歷兵刑吏三科給事中陞太僕少卿轉南京太常寺卿後至南京戶部尚書諡康僖

許氏誥太極圖論

一卷

存

何景明序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俯仰遠近參驗而稽合其言廣大弗貳故曰易與天地準函谷子發明太極之義撰圖著論其思精其辨哲其指一蓋玩易有得而作者也罔有繆悠背經之說其所究深矣或曰太極圖說儒先之論定矣學者尊尚之函谷子乃置異同其間何也予曰聖人之道貴相發不貴襲貴相明不貴同苟徒襲其說同其旨而靡有發明其道終莫達也苟發明矣雖異同其間無害其為尊尚也

誥自序曰聖人者克全天德天無言假聖人而言是聖人之言天之言也然則欲觀天道者舍聖人之言將何所本乎聖人之言謂之經經者猶布帛之有經也經之外雖千萬世之久千萬人之多其言皆緯也然則欲觀聖人之道者舍經而事緯可乎故夫六經所載皆至誠無妄天下實有之道彼好高喜誕之士妄以有無為言復分理氣之論穿鑿瑣碎背戾聖經傳習既久牢不可破欲以明道而道愈不可明蓋皆不本於經而徒以私意測之也嗚呼人情貴耳而賤目矧一家之說既行百家之廢已久雖有辨析精微之士灼見斯道之蘊言一出口必將羣嗤而共斥之矣尚何所言乎雖然心者道之所在也吾道之不明吾心之不安也吾求吾心之安安計他人之言乎故吾之言一本於經而背經者不與存焉千古一道天下一心安知四海之中百世之下不有同吾心而是吾言者乎爲圖一幅爲論十章淺陋可鄙繆戾孔多尚冀同吾心者揞而正之吾之幸也正德乙亥八月

王氏廷相太極辨

一篇

存

錢謙益曰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提督團營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太保

何氏維柏太極圖解

一卷

未見

沈氏寶國太極圖衍

一卷

未見

兩浙名賢錄寶國字用之義烏人

談氏緒太極圖說

一卷

未見

嚴繩孫曰緒字朝章無錫人自號荷橋子隱居不仕

俞氏晁太極圖解

一卷

未見

廣信永豐縣志俞昆字佑英與吳康齋胡敬齋婁一齋爲友講性命之學學者稱爲裕齋先生時號湖東四齋

龐氏嵩太極解

一卷

未見

鄭氏守道太極圖說

未見

舒氏芬太極繹義

二卷

存

崔桐論曰舒子之爲太極圖繹義也疏爲八圖其一河圖數蓍原也其二伏羲則圖畫卦起下文也其三伏羲成卦成卦不著畫直分陰陽見與圖合也其四別擬伏羲則圖畫卦若異朱子者按朱子云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五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舒子云中五者太極也次十者分兩儀也次一二三四者生數分四象也次六七八九者成數分八卦也九數三奇老陽爲乾焉六數三偶老陰爲坤焉七數一奇兩偶少陽爲震兌艮生焉以後天三男生於乾之老陽亦合八數一偶兩奇少陰爲巽離兌生焉以後天三女生於坤之老陰亦合參之生蓍倚數揲蓍求爻皆合也其五圖濂溪則圖河圖以作圖太極圖以河圖側而觀之太極陰陽五行無餘欠也其六後天八卦論上寄王之辨圖其左券也其七天太極圖寫河圖之數陰陽互根太極全體本然之妙昭然矣其八人太極圖五性之位五行之德立人之道見太極之全體焉可以與天地參矣至於屬論曰男女既生以形相禪則命由此出兼氣質而言也實有補於朱子男女太極之說曰人之生者曰理曰氣曰質曰數夫理性善之性也曰氣曰質性相近之性也曰數稟於有生之初之天命也實有以闡性命之大全其曰秋冬非肅殺乃百物之所胎者以理而論混闢而非有異於邵子也其曰土之寄王惟夏秋之交冬春之交者本陰陽至理而言而不苟同於秦漢以來之諸儒也其推五行有性有偏蔡氏之羽翼也其論潮汐與月相應正蒙所未及也火烈金剛水緩木柔性之所以相近火散金遒木上水下習之所以相遠也厥有稟受厚薄不齊命之所以一定而無移者付之天窮理盡性述事繼志道之所以責於成己而不怠也至於五行在天有氣有質五行之序有生有成是皆窮探極微之論前哲未發之蘊抑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前乎百千萬年之前後乎百千萬年之後繭絲牛毛叢見百出道理未始不相値有如是也嗚呼我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則舒子所以自信於無窮者不在茲乎後之學者要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斯可以論太極繹義矣

唐氏樞太極枝詞

一卷

存

程氏霆太極圖說

未見

徽州府志程霆字仲復婺源人嘉靖丙戌進士官戶部郎中

陸氏垹太極存疑

一篇

存

垹自序曰太極之辨自朱陸後若不可置喙客有以爲問者子疏答之然非敢求異也姑存所疑爲論向請正於君子

徐文貞公志墓曰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陸公垹字秀卿別字實齋其先賴人元末徙嘉興中嘉靖丙戌進士

錢復震曰其言太極儀象卦爻之會不可訓理

周氏原鉞太極圖論

佚

徽州府志歙縣人字彥明

孔氏學周太極辨疑

八卷

未見

葉春及序曰昔者聖人畫卦立象則已圖造化矣易有太極數言闡發卦象意旨濂溪緣是復圖太極直指造化而又加以無極之文盡造化卦畫其致一也自象山紫陽互相譏駁垂四百年而孔惠卿爲辨疑隆慶辛未示余閩中余爲之序傳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之始一易耳氣坱然太虛混淪推盪舒而煥謂之陽翕而慘謂之陰變易交錯生陰生陽謂之易易無極矣而有所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之本謂之太極流行不窮謂之道無方

無在合一不測謂之神若此類夫子具言之生天生地跖而復行其中一易耳列子曰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易加於一之上何其累哉夫子時已有此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易在陰陽之中蓋救之也吾乎謝汝愼先生之言曰易無極而有太極陰陽變易眇無定極而有太極爲之本體又曰於陰陽之變易見其有太極於變易之無極見其爲太極太極卽易也有味其言之哉無極雖見老莊列書而易本無無極借以爲文無傷也周圖原本易傳其說自合圖說易通出一人其說自合河圖洛書聖人作易則之周圖既本易傳其說自合憲御皆類成書能貫通矣凡八卷覽者自得之

劉氏模太極解

一卷

未見

南海縣志劉模字叔憲嘉靖辛卯舉人梓潼知縣

彭氏良臣太極答問

一卷

未見

衡州府志彭良臣字時卿嘉靖壬子舉人歸善知縣

沈氏李太極圖解

佚

陸氏山太極解

一卷

未見

平湖縣志山字子周太學生除臨清州判官陞阜平知縣調夏津入爲光祿署正

黃氏宗炎太極圖說辨

一卷

存

宗炎自序曰太極圖者創於河上公傳自陳圖南名爲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也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其旁門岐路也老莊以虛無爲宗無事爲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虛靜篤遠矣周茂叔得之更爲太極圖則窮其本而反於老莊可謂拾瓦礫而悟精蘊但綴說於圖合二途爲一門其病生矣又懼老氏非孔孟之正道不可以傳來學借大易以伸其意混二術而總冒以儒其病更甚矣蓋夫子之言太極專以明易也茂叔之言太極則空中之造化也兩者本不同道朱元晦又從而分析辨解之則更雜以釋矣茂叔強三爲一元晦混四爲一雖極其推崇而并失茂叔之故我矣其病可復瘳耶茂叔得圖於方士得偈於釋心證於老元晦得圖於葛長庚得偈於道謙而欲會通之於儒曰包羲文王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同條共貫此過於標榜也夫子之言太極不過贊易有至極之理非別有太極而欲上乎羲文也茂叔之無極而太極不過推墨附儒在元晦無乃推假卽眞戴僞竊爲君父乎吾不知千聖何故吝此而不傳其祕耶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愚二十年學易稍窺十翼藩籬確知易老之不可混稱確知老之不同於釋灼見儒釋老之不可冒昧影響然後敢明言此圖之非易而且有老與仙與釋之淆亂不揣固陋一一而是正之如此吾知見者必將怒目裂眦以定予非聖之罪然而莫之避者何也聖人之大道非一人所可私亦非阿黨所能據千秋萬世必有明之者矣時賢之罪予也何傷作太極圖說辨

詹氏景鳳太極圖說

二卷

存

陸元輔曰景鳳字東圖徽州人

王氏嗣槐太極圖說論

十六卷

存

徐釚曰爲太極圖說者從前不過一二卷而止桂山下筆不休成書一十六卷凡七十九篇三十餘萬言橐延君尋典而後僅見此書

經義考卷七十一

經義考卷七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一

三皇五帝之書

佚　虞書存　僞三墳書存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鄭康成曰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

賈逵曰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書

孝經緯曰三皇無文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

劉熙曰三墳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五典典鎭也制法所以鎭定上下其等有五也今皆亡惟堯典存

葛洪曰隱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

劉勰曰皇世三墳帝代五典

李先曰三皇五帝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

劉知幾曰春秋傳載楚左史能讀三墳五典禮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典策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

程子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爾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爲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耶

葉夢得曰古三墳書爲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何語其妄可知也

楊時曰三墳世傳以爲古三皇書非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倣古之爲乎孔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爲易其義深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代姓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二是以形數名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

晁公武曰古三墳書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天覺僞撰

鄭樵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爲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於唐州比陽之民家世疑僞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爲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況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然則始出於近代亦不爲異事也

中興書目三墳之目見於孔序漢志不載元豐七年毛漸奉使京西得之其書以山氣形爲別山墳謂之連山氣墳歸藏形墳坤乾與先儒言三易異其中有姓紀一篇皇策一篇政典一篇合爲三卷皆依託也

陳振孫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經蓋僞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蓋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於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況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僞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

朱子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僞妄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是唐虞以下不可知耳

羅璧曰典有五而逸其三墳有三而不存其一

王應麟曰前賢謂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冕東面而受於師尚父也少皥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又曰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涒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攷也　又曰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愼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

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吾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　又曰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

黃震曰孔安國作書序明言孔子去三墳而斷自唐虞二典爲書今信安毛漸正仲乃稱元豐七年奉使京西得古三墳書於唐州比陽道民間爲僞固不待辨而知特其所以爲僞有不容不辨者夫三墳雖不可復知槩以今之二典則載事之書後世所謂史冊之類也今其書乃以山墳爲第一而指爲天皇伏羲氏連山之易以氣墳次之而指爲人皇神農氏歸藏之易以形墳又次之而指爲地皇軒轅氏坤乾之易易按伏羲畫八卦歷文王孔子而成今之易三才之道備焉此外無餘蘊周禮六典晚出於王莽劉歆始有連山歸藏周易三者之名意謂夏商之世各自有易於義無稽而好異者喜言之自謂博古已成空談況於竊取其名爲三墳之書然乎否耶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一字各釋爲一事實皆無理山墳綴以姓紀之篇氣墳綴以皇策之篇形墳綴以政典之篇亦皆無理毛漸乃以胤征嘗引政典指爲證據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

馬端臨曰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杳不知其爲何語矣況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爲繆妄可知夾漈好奇而尊信之過矣況又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類也今所謂三墳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爲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並稱乎

金履祥曰周官外史固有三皇五帝之書未聞墳典之名也左氏稱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未知何書也或當時別有異書倚相讀之以爲博耳書序以堯舜有二典遂引三墳五典以配三皇五帝之數雖定書之原反啟紛紛近世有三墳書云得於青城山其書始出於張天覺家有山墳氣墳形墳之名古易既有六十四卦安得又有三墳龜山嘗辨其非今婺有版本蓋書序說啟其僞也

吳萊曰三墳書近出僞書也文鄙而義陋其言伏羲本山墳而作連山神農本氣墳而作歸藏黃帝本形墳而作坤乾與周官太卜所掌三易異焉又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太史公所謂縉紳先生難言之者也孔安國書序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道也苟言大道孔子不刪孔子刪之此其文誠不雅馴矣且三墳自三墳三易自三易亦無緣合而爲一也外有紀姓者敘上古帝王之世襄陽羅泌頗加采用以著路史莆田鄭樵謂東漢諸儒尚喜讖三墳書雖近出庸不愈於讖乎乃引柴霖之傳而上寘諸古易經之列以爲非後世所可及終不能掩其僞也

吳師道曰外史掌三皇之書不言三墳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不云三皇也孔氏以三墳五典合之三皇五帝書序之文先儒頗疑之遂以是爲一定不可易之論可乎　又曰古三墳書宋元豐中毛漸得之唐州比陽民家紹興中沈斐刻於婺學近歲火板不存予從張子長假其書讀之所謂三墳以山氣形爲別以伏羲連山神農歸藏軒轅坤乾易合其目墳各有傳又有姓紀皇策政典之篇後序稱天復中青城山裂石中所得不云何人亦可疑矣按三墳漢藝文志已無傳隋史載劉炫撰書百數卷題曰連山易子長謂此書卷題不同亦非炫所撰者天復乃唐末號去之二千年一旦復出裂石所得尤涉怪誕按晁公武云張商英僞撰蓋得其實矣既明其僞固不足深辨略舉一二以見撰者之謬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儒不知先天之義故多誤解今其言曰混沌爲太始其數一一爲太極天地之父母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爲天地之變太易之數二二爲兩儀陰陽之形謂之太初爲天地之交太初之數四四爲易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爲三才之始太素之數三三爲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其言顛倒錯戾漫無紀統而自比於易可乎夏書政典云云先儒皆以爲指羲和林氏獨謂上文邦有常刑于先王之誅文意已足此乃戒吏士之辭故金先生表注因之其說正矣豈區區摹擬傅會者所能知哉且諸儒皆不信其書而毛漸沈斐獨信之亦好奇之過爾

吾邱衍曰三墳書此僞本大不可信盲辭俗繆字法非古倘書無

也字此書有之

盛熙明曰三墳乃僞書必字合從八戈此從心加一筆走之合從辵此隨俗作之字引脚其謬甚多

方孝孺曰書之名眞而實僞者多矣何從而信之哉亦在愼辨之爾辨之法有三味其辭以望其世之先後正其名以求其事之是非質諸道以索其旨之淺深而眞僞無所匿矣吾嘗執是以觀天下之書蓋十不失一焉若世傳三墳書者則又凡鄙而易見者也孔安國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其言大道今此書以山墳爲伏羲之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易而姓紀皇策之篇附焉以氣墳爲神農之書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易以形墳爲黃帝之書言其目而傳以申之考其辭則不類正其名則不合質諸道則淺陋而無稽其姓紀篇曰太始者元胎之萌太極者天地之父母太易者天地之變太初者天地之交太素者三才之始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頗剽莊列之餘言而造爲異說此其道之淺陋無稽者也其論物則曰木爲金所剋服陽臣十幹此後世曆生之常談伏羲之時曾有之乎論民曰四民之物以貨爲本伏羲之時曷有四民之名乎謂封拜之辭曰策策始於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地於圜邱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圜邱恩及命婦爲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於衰世而謂聖人以形辨貴賤正賢否爲神農氏之書可乎此其名之不合者也其辭皆後世俚野之談而其尤謬者曰山月升騰川月專浮山雲疊峯川雲散彩山氣籠烟川氣浮光雲氣流霞皆唐人爲詩之語其政典篇往往竊取書易而損益之如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民惟邦本食惟民天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皆是也或者未之察顧謂書所謂政典正本諸此而定爲上古之書其亦異哉然世之僞書衆矣如內經稱黃帝汲冢書稱周皆出於戰國秦漢之人故其書雖僞而其文近古有可取者此書則又僞於近代者也其後有序不著其姓名自謂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其文絕與此書類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卽青城隱者所僞耶雖然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刪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爲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耶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彼僞爲書者因其言而復僭襲周禮三易連山歸藏之名以爲伏羲神農之書周易不可襲則以歸藏先坤後乾名黃帝者故曰坤乾其亦妄之妄者耶以區區俚野之文而欲託於三代唐虞之上是猶瞽夫懸破鏡於空中而欲自比於日月也其亦惑之甚耶於乎世之擬經者亦可以知愧矣

胡應麟曰仲尼贊易序書刪詩而三墳不經一見則春秋倚相所嘗讀已屬可疑況劉炫所上毛漸所傳淺陋弗根惡覩所謂三墳者乎

按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若許行爲神農之言列子稱黃帝之書皆是豈必三墳五典哉以三墳五典實三皇五帝之書本於僞孔安國書序也觀杜氏注左傳墳典邱索第云皆古書名未嘗定爲三皇五帝之書足以證其非矣至於三墳僞書人知其謬以鄭漁仲之博洽獨信之不疑毋乃過與

經義考卷七十二

經義考卷七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二

百篇尚書

闕

卜商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墨翟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

孔臧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揚雄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

劉歆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　又曰書以決好（一作斷下同）好者義之證也

鄭康成曰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

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其期運明授命之際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二十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

尚書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又曰尚書篇題號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書也如天行也

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曰尚書也

劉熙曰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

葛洪曰尚書者政事之集也

劉勰曰書實紀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嘆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　又曰尚書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

孔穎達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書之體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

陸德明曰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一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攝二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攝六四篇亡

劉知幾曰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

吳祕曰書百篇漢存者二十九篇得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而其書亡不可復知

司馬光曰尚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為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

朱子曰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略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如盤庚諸篇已難解康誥之屬則不可解矣　又曰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爾　又曰書且看易曉處其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　又曰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

棐中行曰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與其良臣碩輔精神心術之妙推之天下以為大經大法者盡在於書

程去華曰讀尚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惟臣戒君爾禹皋戒君儆於未然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救正之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武王伐紂則歷

歷陳布惟悉紂惡不自己心不明略無回護意矣

董鼎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前乎五帝者爲三皇世尙洪荒非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者爲五霸習尙權譎又非聖人所忍爲故自唐迄周而百篇之書定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尙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爾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臯謨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建置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於此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熊朋來曰典謨訓誥誓命凡百篇注者有正與攝之分正者有其義而正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正三十四攝六十六典十五篇正者二堯典舜典攝者十三禹貢洪範汩作九共九篇稾飫謨三篇正者二大禹謨臯陶謨攝者一益稷訓十六篇正者二伊訓高宗之訓攝者十四五子之歌太甲三篇咸有一德高宗肜日旅獒無逸周官呂刑典寶明居徂后沃丁誥三十八篇正者八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攝者三十盤庚三篇西伯戡黎微子武成金縢梓材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帝告釐沃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分器將蒲姑誓十篇正者八甘誓湯誓泰誓三篇牧誓費誓秦誓攝者二胤征湯征命十八篇正者十二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肆命旅巢命賄肅愼之命攝者六君陳君牙歸禾嘉禾成王政亳姑

黃鎭成曰伏生所授今文尙書凡二十八篇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漢武時又入僞泰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安國古文尙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又分堯典爲舜典分臯陶謨爲益稷分盤庚一篇爲三篇分顧命爲康王之誥通今古五十八篇逸書四十二篇汩作九共九篇稾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愼之命亳姑又百篇之序一篇通前今古文合百篇之數

何異孫曰書者古之史也當時事實有當紀載者史官書之簡策有君臣相告誡之言有君命臣者有臣告君者有君告民者孔子定書百篇名之曰虞夏商周之書

薛瑄曰經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命言誠言善言一言敬言學之類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彖象辭及諸經書聖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孫宜曰尙書緯言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黃帝至堯舜不還堯舜至秦穆不二千年書至三千二百四十篇不過多耶斯漢儒侈大之言無足信也

沈嗣選曰序稱百篇商周皆三十九篇夏止四篇而虞反十五篇此不可信

按歐陽永叔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永叔雖有是說而葉少蘊疑之馬翔仲亦疑之鄭麟趾高麗史宣宗八年五月李資義還自宋奏云帝聞吾國書籍多好本命館伴書所求書目錄授之且曰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目錄首開百篇尙書而高麗未之有也宣宗八年者實宋元祐六年先是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尙書王惲中堂事紀載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禃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尙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書不殊然則高麗之書猶夫中國之書耳百篇尙書高麗且無之況日本乎乃萬曆初尙書郎葉春及上書請命封倭使臣多方索之以歸眞無異癡人說夢矣

又按白虎通德論引尙書文云咨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王者又云不施予一人又云必立賞罰以定厥功又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今其

文曾逸未審是百篇書中語抑大傳文也

百篇之序

一卷

存

司馬遷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

班固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

隋經籍志曰孔子刪書別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

孔穎達曰書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凡六十三序　又曰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

陸德明曰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孔以各冠其篇首而亡篇之序即隨其次第居見存者之間

劉知幾曰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

程子曰書序夫子所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

林光朝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

朱子曰書序恐即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　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書

董銖曰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班固言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時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而林少穎乃謂書序乃歷代史官轉相授受以為書之總目者非孔子所作今玩其辭意非聖人其孰能於此哉

葉適曰以書序為孔子作其說本出班固固因司馬遷遷因孔安國安國無先世的傳止據前後浮稱兼左氏楚靈王言倚相事爾

王應麟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

馬廷鸞曰書序自為一編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接禹謨則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益足證古序自為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書文也今史記序傳亦自為一篇

金履祥曰前漢書言張霸采左傳書序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衛宏之云朱子嘗引之以證書序之僞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泰誓且有僞書何況書序之類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其為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序可知也

陳櫟曰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為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

鄒季友曰史記盡引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僞泰誓一篇並不引孔壁所增諸經是太史公未見孔壁書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意西漢時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僞書者亦見之非專出於孔壁也

樊良樞曰書序在五十八篇之外云出壁中由是篇以讀經文乃得其義兼辨其僞蓋序述二帝之德顯而微序夏商直以簡序周□□疑非聖人不能作也

孫寶侗曰書序為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於少昊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為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信矣

按書小序西漢孝武時當即有之此史公據以作夏殷周本紀若孔壁古文尚書漢魏西晉諸儒均未之見而馬融於書小序有注見於陸氏釋文又鄭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傳而百篇之序次第與孔不同見於正義許謙亦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故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於漢代初不與安國之

傳同時而出也今以馬氏書小序傳附紀於後昔在帝堯傳云謚也翼善傳聖曰堯伊尹相湯傳云俗儒以湯爲謚或爲號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殷始咎周傳云咎周者爲周所咎弇告于受傳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殷始錯天命傳曰錯廢也武王有疾傳本下有不豫二字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傳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作成王政傳本政作征將遷其君于蒲姑傳本蒲作薄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傳本俾作辦肅作息作顧命傳云成王將崩顧命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康王既尸天子傳本此句上有成王崩三字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傳本無平字錫作賜東郊不開傳本開作闢

又按朱子疑詩小序而并疑書小序疑孔安國所傳之古文而并疑古文之有小序然百篇之序實自漢有之竊謂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卽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古矣

又按伯禽唐誥王伯厚云皆策命篇名大傳之序有揜誥史記殷本紀有太戊一篇孟子注云逸書有舜典之序曆志引古文月采篇俱不入百篇之目是則書名尙多其篇目偶逸者與

經義考卷七十二

經義考卷七十四

書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今文尚書

漢志經二十九卷

存

漢書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

王充曰尚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隋書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顔師古曰此二十九篇伏生傳授者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

陸德明曰卽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曰二十九篇

孔穎達曰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勒石經皆其本

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澀非作文者故欲如此乃當時語自爾也

鄭耕老曰尚書今古文合二萬五千八百字

朱子曰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顔氏注劉歆所引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

王應麟曰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所傳及蔡邕石經是也

金履祥曰孔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

熊朋來曰晁錯所受伏生以漢隸寫之故曰今文凡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得僞泰誓一篇故藝文志稱二十九篇伏生二十八篇者虞書則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凡二篇夏書則禹貢甘誓凡二篇商書則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凡五篇周書則牧誓洪範康誥酒誥金縢大誥君奭多方多士梓材召誥洛誥立政無逸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十九篇通爲二十八篇

吳澂曰書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晁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閒闕誤顚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四百年閒諸儒所治不過此爾當時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　又曰伏生所授二十八篇眞上世遺書也東晉後以增多之書雜之今之儒者莫或辨別闇亦甚哉

崔銑曰孔子刪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若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

郝敬曰伏生書二十八篇與古人傳神其辭簡樸無枝葉詰屈少便利其更端層疊是古人眞意委婉周至氣若斷續而悠遠條暢非聖人之言而能若是乎眞足爲萬世國史之宗矣

沈嗣選曰伏書以堯典合舜典皐陶謨合益稷盤庚合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皆不可易欲合百篇之數者乃強分之非也

按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伏生以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閒司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之其中也故王肅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故馬鄭因之亦總爲一卷惟藝文志云經二十九卷後儒遂以泰誓篇混入爾或又以武成爲今文尤謬武成之繫日律以召誥顧命書法不同在古文尚書中最爲可疑者今文豈有是乎

又按古者書序自爲一篇列於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至孔氏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序傳並出不知別錄暨馬鄭傳訓皆有之矣予故疑二十九篇其一是序也

又按伏生授書在孝文帝時晁錯所受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所傳頌之學官掌之博士本無太誓惟因董仲舒對策引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

復哉復哉與僞太誓文偶合因而傅會以武帝初即有太誓一篇不知董生所引秖稱書曰不言太誓曰安見非逸書之文而必屬太誓之辭乎且復哉復哉特讚嘆之語非誓辭也况劉向别錄明言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故趙岐注孟子云今之太誓得以充學合之王充馬融鄭康成房宏王肅諸家之說雖有不同而要爲後得之書非伏生之本經矣林之奇亦云晁錯從伏生受書二十八篇其時未有太誓以太誓一篇足二十九篇之數者妄也

又按王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漢人並不以太誓足二十九篇之數陸德明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則今文太誓原置伏生二十九篇之外矣

又按吳文正詩云前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論伏勝功遺像當鑄金故所述纂言有今文而無古文蓋古文出於東晉宋元諸儒疑之者多而今文則未有疑焉者至程正叔疑金縢之文不可信而括蒼王廉熙陽作論謂金縢非聖人之書則并今文而疑之矣甚矣說經者之紛綸也

古文尚書

漢志古經四十六卷

存

桓譚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

漢書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

隋書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生授胡常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家語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

荀悅漢紀曰孔鮒藏之

陸德明曰孔子之末孫惠壁藏之

顏師古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孔穎達曰按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藝文志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不見孔傳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

謂是會萃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按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至晉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賾字仲真真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寧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値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

劉知幾曰古文尚書得之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攷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爲四十六卷司馬遷采其事故遷多有古說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絕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之逸書

晁公武曰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孝明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得制字之本也

朱子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又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卻似晉宋間文章況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又曰孔氏書注疑非安國所注蓋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時人文章豈如此但有太觕處決不如此困善也　又曰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觕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是魏晉六朝文字

陳振孫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弟子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注解而逵父徽實授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祥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

按四篇皆古文

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而爲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人往往猶以僻書奧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間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實不諧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斗書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罕習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熊朋來曰孔壁真古文之書不傳後有張霸之徒僞作二十四篇亦名古文尚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別得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凡漢儒注經指爲逸書者遂皆有其書又幷有孔安國傳序世傳以爲真然所謂古文者不如今文之古矣　又曰古文尚書至隋開皇始備

吳澂曰書增多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蓋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世通行之字故曰今文孔壁所藏皆科斗書故曰古文孔壁真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汩作等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僞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僞書遼絕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幷書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

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辨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序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為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漢文章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夫以吳氏及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澂何敢質斯疑而斷之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王充耘曰古文禹謨一篇深有可疑蓋禹與皐陶舜答辭自具見於皐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日孜孜帝慎乃在位此即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又有大禹謨一篇且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皐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間只如益贊堯一段安得為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為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以征苗為攝位後事謂其稟舜之命而其末有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一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耄期之餘而誕敷文德必勵精為治克己布政使所為有加於前方可名曰誕敷恐非老年所能果能之不必授禹矣故嘗謂禹謨必漢儒傳會之書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　又曰古文只是出於一手掇拾傳會

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古文出孔壁中者盡後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并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竊論語允執其中等語及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於三危已無煩師旅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命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傳說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耳

鄭公曉曰蔡氏集傳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寧存而不廢

鄭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尚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奧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沉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

虞淳熙曰古文避秦而藏之禁弛而不即出一可疑也世莫能言人無能知能言能知獨一安國二可疑也堂內金絲終涉神怪壁中蝌蚪遠沿羲皇同文務實之時似不宜有三可疑也

郝敬曰孔書二十五篇邊幅整齊自是三代以下語其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四代文字一律或先賢紀聞或後人依託與今文天壤懸隔烏可相亂也

陳第曰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人疏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為偽者宋吳才老朱考亭元吳草廬之言出疑古文者紛紛矣愚竊以為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詰曲聱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也奇正異也昔大禹治水勒碑南嶽翳於榛莽數千年韓昌黎刻意求之勿得至宋嘉定而始露明嘉靖而始傳詎可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者

僞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掇爲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榦矣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沉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乎孔穎達云古文經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可謂知言已

樊艮樞曰壁書後出率科斗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譯之假令壁中之藏不出則精一之旨恆性之告一德之訓典學之命孰從而聞之

按古文出於孔壁未得列於學官惟孔安國爲博士以授都尉朝於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攷諸史記於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於夏本紀載禹貢臯陶謨益稷甘誓文於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於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於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於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於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眞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伏生口授二十八篇若安國增多二十五篇之書史記未嘗載其片語惟於湯誥載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一作女在國女毋我怨是則湯誥之眞古文也又於泰誓載其辭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是則泰誓之眞古文也合之安國作傳之書其文迥別何以安國作傳與授之史公者各異其辭宜其滋後儒之疑矣

又按古文尚書晉唐以來未有疑焉者疑之自吳才老始而朱子大疑之其後吳幼淸趙子昻王與耕輩羣疑之至明而梅氏之讀書譜羅氏之尚書是正則排擊亦多術矣近山陽閻百詩氏復作古文尚書疏證其吹毛摘繆加密而蕭山毛大可氏特著古文尚書冤詞以雪之合兩家之說無異輸攻而墨守也愚闇之見是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輯逸書成文無大悖理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以爲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氏禮王制月令緇衣諸篇明知作者有人參出於漢儒非禮之舊顧士子誦習守而不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淸臣朱翌王申子皆疑焉要不得而去也惟是最誤人者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之文是已春秋經書春王正月左氏傳益以周字改時改月其義本明故自漢迄於汴宋說者初無異議乃胡安國忽主夏時冠周月之論於是衆說紛綸遂同疑獄然此不待博稽羣籍即以春秋說春秋而其妄立見矣其猶聚訟不已者皆由伊訓十有二月之文亂之不知古文尚書難以過信斯則學者所當審也

經義考卷七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四

周書

漢志七十一篇 隋唐志十卷

闕

劉向曰周時誥誓號令也

隋志汲冢書似仲尼删書之餘

顔師古曰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所存者四十五篇

劉知幾曰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說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别錄也

晁公武曰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蓋孔子删采之餘凡七十篇

洪邁曰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無所質信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顔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爲權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李燾曰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稱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删削之餘而司馬遷紀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祕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耶篇目比漢但闕一爾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

陳振孫曰晉太康中汲郡發魏安釐王冢所得竹簡書此其一也凡七十篇敘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諸篇蓋以倣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爲孔子删書之餘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依倣爲之

王禕曰汲冢書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書大率與今經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於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之類

丁黼跋曰夫子定書爲百篇矣孟子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謂血流漂杵等語近於誇也今所謂汲冢周書者類多誇誕之辭且雜以詭譎之說此豈文武周公之事而孔孟之所取哉然其間畏天敬民尊賢尚德古先聖王之格言遺制尚多有之至於時訓明堂記禮者之所采錄克殷度邑司馬遷之所援據是蓋有不可盡廢者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吾夫子未定之書也漢蕭何云周書云天子不取返受其咎則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此語意者其在逸篇乎其後班固藝文志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漢諸人之所纂記推之則非始出於汲冢也明矣惜乎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舛訛予始得本於李巽巖家脫誤殊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修補頗多其間數篇尚有不可句讀脫文衍字亦有不容強解者姑且刻之俟求善本更加增削庶使流傳以爲近古之書云嘉定十五年夏四月

劉克莊曰汲冢書十卷七十篇核與漢志周書七十一篇合但少一篇晁子止謂其紀錄失實李仁甫謂書多駁辭按中間所載武王征四方馘億有十萬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三十暴於秦皇漢武矣狩擒虎二十有二云云紂圍雖大安得熊羆如是之衆又謂凡俘商寶玉億有百萬荒唐夸誕不近人情非止於駁而已

王應麟曰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閭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暈雉又引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也千里百縣鬻之柔矣皆以周書爲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晉書考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則誤明矣 又曰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葬乃制謚所載不同蓋今本闕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 又曰周書史記篇

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鄶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未見　又曰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黃震曰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辭雖曉自文儆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武王繼之代商事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二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祭公解史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與今周禮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也王佩解亦相類自周祝解至銓法解不知其所指終之以器服解而器服之名多不可句

方孝孺曰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或謂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宋李燾以漢司馬遷劉向嘗稱之謂晉時始出者非也此固是矣劉向謂其書爲周書即孔子刪定之餘者則非也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略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殷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乃曰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楚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所誅以億萬計天下尚有人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以詐術陷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爲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王者之師禁亂除暴以仁義爲本其大武篇則曰春違其農夏食其穀秋取其刈冬凍其葆不仁孰甚焉其大明篇則曰委以淫樂賂以美女不義孰甚焉此後世稍有良心者所不忍爲曾謂王者之用兵乃若是乎其爲文王之言曰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此稍知道者所不言曾謂文王大聖人而爲是言乎其文傳篇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二年之積者霸霸之名起於衰世周初未嘗有之謂王者不以道德而在乎積穀之多是商鞅之徒所不言而以爲文王之言可乎其他若是者甚衆及載武王伐商之事往往謬誕與書不合由此觀之決非周書謂孔子刪定之餘者非也其中若謚法周月時訓職方之篇又與爾雅月令間有合者竊意漢初書亡隱士縉紳之流所僞著以爲周書而司馬遷不察故引而用之劉向因以爲古書耳其中芮良夫篇最雅馴其曰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非后惟其讐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君子之言二復其篇爲之出涕

周洪謨曰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疎迂無百篇渾厚沉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爲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常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黃鉞懸諸太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玄鉞懸諸小白之旗又以先馘入燎於周廟夫商之與周非世讐也武王奉行天罰爲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報其士女有玄黃之迎而其君又已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燔於廟雖伍員執仇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爲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泰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爲奇也而召公猶以爲非所當受今乃肆四表八荒珍怪之產畢集於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爲四方獻令使夷戎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備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不可也

楊慎序曰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音彪）準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二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晉楚事名三篇似爾雅論語又似禮記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諸國夢卜妖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生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名題漆書皆科斗文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銓次武帝詔荀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著作郎束晳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晉書武帝紀荀勗及束晳傳文也又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

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紀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合此觀之汲冢所得書雖不可見而其目錄具於此曾無一語及所謂周書者也按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以今所謂汲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蓋漢以來元有此書不因發冢始得也李善注文選日月遠在晉後而其所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書也惟宋太宗時修太平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矣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高氏似孫黃氏震李氏燾吳氏澄周氏洪謨號通知古今者皆未暇深考余故述晉書及左傳後序文於此則此書也當復其書名題曰逸周書可也嘉靖壬午八月望日

郭棐曰古書自六籍外傳者蓋少矣劉向班固所錄則有周書七十篇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得之所言皆文武周公及穆宣幽靈之事度訓篇曰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武稱篇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國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大開武篇曰其惟天命王其敬命祭公篇汝無以小謀改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卹其外尙以時中乂萬國芮良夫篇曰民歸於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勝衆后其危哉王珮篇曰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不過在敬旃予在平心不幸在不聞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至哉斯數言者即壁中書奚加焉謚法解則周公之所制時訓明堂乃禮記所采王會解博於爲獸草木之名史記解明於治亂興亡之迹皆有可觀他篇蓋多詩辭銘號如利維生痛痛維生哀哀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則非文王之謨也射之三發擊之輕呂斬之黃鉞懸之太白則非武王之烈也六則四守五示三極則非周公之制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則非司馬之法也世俘解言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則嬴秦之暴不酷於此也官人解言設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則僞衍之詐不探於此也又奚謬盭若是故或謂戰國時纂輯出逸民隱士之手然閱其云智勇害上不登於明堂則晉狼瞫稱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將成斧柯則蘇秦引之羙羊在牧蜚鴻滿野則史遷周紀引之其書似出春秋戰國之前抑周之野史與未可知也謂爲周之誥誓號令經孔子刪定之餘則吾不敢信

胡應麟曰逸周書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闕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貫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非完書也　又曰周書多論紀綱制度敘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方敘述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以置之夏商也　又曰汲冢周書所載克殷度邑等篇采於史遷時訓明堂等篇錄於禮記蓋或仲尼刪削之餘戰國文士綴輯遺亡益以縱橫奇誕而成此書漢藝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劉向云今存者四十五篇則當時脫佚幾半若子長所采蓋存於四十五篇之中者而其餘篇至汲冢之發而復完也　又曰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爲文王作而本解絕無明據且語與書體不合蓋戰國纂集此書者所作攙入之冠於篇首也至大武武稱等篇尤爲乖謬近於孫吳變詐矣考周官終太子晉寶當靈王之世其爲周末策士之言毋惑也

劉大謨曰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解而盡謂之周書可乎若和寤克寤商誓度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謂之非周書可乎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

姜士昌曰周書七十一篇自劉歆七略班史藝文志已有之而汲冢發自晉太康二年得書七十五篇其目具在無所謂周書此書當仍舊名不得繫之汲冢其文辭淵深爾古出左氏上若酆謀世俘諸篇記武王謀伐殷與克殷俘馘甚衆往往誇誕不雅馴疑衰周戰國之士以意參入之然吾觀文傳柔武和寤大聚度邑時訓官人王會職方諸篇其陳典常垂法戒辨析幾微銓敘名物亦有非叔季之主淺聞之士所能彷彿者蓋文武周公所爲政教號令纂見此書固不徒以事與辭勝而已也說者謂尙書纂自孔子而此逸書者劉向以爲孔子所論之餘若不足存嗟乎是書不知當孔子刪與否其措辭不得與經並然其事則文武周公其文辭則東周以後作者不遠也蓋不離屬辭紀事而道法猶有存者謂尙

書百篇而外是書無一語足傳於經吾猶疑之安得以一二駁辭盡疑其爲孔子所黜遂寘不復道哉自六藝以下文辭最賓古者無如是書與周書穆天子傳諸篇而是書深遠矣

按周書篇目七十合以序一篇適如漢志李仁父劉后村謂闕其一誤也

經義考卷七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五

伏氏勝尚書大傳

漢志傳四十一篇 隋志三卷

佚

尚書暢訓

舊唐書志三卷 新唐書志一卷

佚

鄭康成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中書奏此目錄凡四十一篇

晉書五行志漢文帝時虙生創紀大傳

酈道元曰文帝撰五經尚書大傳

顏之推曰孔子弟子虙子賤爲單父宰卽虙羲之後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

隋志伏生作尚書傳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

洞冥記李克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登會稽山以望江漢之流也少而好學爲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十歲就克石壁山中受尚書乃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脫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細繩十餘尋以縛腰誦一遍則結繩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計誦尚書可數萬遍但食穀損人精魂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二爾故堯舜二典闕漏尤多

陸德明曰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西伯戡黎作耆

葉夢得曰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歿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

晁公武曰勝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後劉向校書得而上之目錄凡四十一篇康成銓次爲八十三篇今本四卷首尾不倫

陳振孫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

王柏曰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死王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爲言據今尚書言大雷電以風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死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經牴牾多矣

王應麟曰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　又曰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　又曰大傳以西伯戡黎爲戡耆冏命爲臩命費誓爲肸誓呂刑爲甫刑

按大傳引經文異者大誥民獻有十夫獻作儀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德上有俊字無逸作毋逸又引盤庚云若德明哉引酒誥云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其文

歐陽生尚書章句

漢志三十一卷

佚

漢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林尊長賓濟南人事高爲博士論石渠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瑯琊殷崇楚國龔勝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子都

尚書說義

漢志二篇

佚

葉適曰自漢迄西晉言書者惟祖歐陽氏

按漢歐陽氏世傳書學說義二篇未經□□注明不知作者

大小夏侯氏章句

漢志各二十九卷

佚

大小夏侯解故

漢志二十九篇

佚

漢書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勝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徵爲博士光祿大夫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建卒自顓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

班固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後漢書曰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

葛洪曰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尙書賜勝黃金百斤及勝死又送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

隋志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

呂祖謙曰夏侯勝守所學不苟合爲可重其言災異漢儒皆有此患

孔氏安國尙書傳

隋志十三卷

存

安國序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隋志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尙書古文之學

孔穎達曰孔傳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

陸德明曰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

冊府元龜孔安國爲臨淮太守傳古文尙書十三卷今字尙書十四卷

歐陽修曰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

洪邁曰孔安國古文尙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注爲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與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於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爲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

引秦誓同故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　又曰逸書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可復考而孔安國注必欲強爲之說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注云咎單作士地之官作明居民法

林少頴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稾飫略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喜

朱子曰安國書傳恐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　又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　又曰孔氏書序不類漢文疑是晉宋間文章

葉適曰安國書序言典墳至夏商周誥義與雅歷代以爲大訓旋復言討論墳典芟繁翦浮則是孔子并大訓亦去取也豈有是哉

陳振孫曰孔注歷漢末無傳而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邪然終有可疑者

王柏曰古文尚書序可疑者三一曰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夫大與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以世所傳夏商彝鼎盤匜之類摹無所謂科斗之形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不計其說之不可通也既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爲隸古哉於是逼其辭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且孔氏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他書而獨紀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三曰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生之所有恐孔壁亦未必盡存者以有無互相較數竊意所增者未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生之書最艱澀而不可解者惟盤庚三篇與周書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亦有之古文之所以異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澀之如此則是原本已如此之艱澀而非伏生之訛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之書口授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反有以累古文也

金履祥曰朱子曰安國之序絕不類西漢文字履祥疑東漢之人爲之不惟文體可見而所謂聞金石絲竹之音端爲後漢人語無疑也蓋後漢之時讖緯盛行其言孔子舊居事多涉怪如闕里聿自除張伯藏壁一之類若此附會多有之則此爲東漢傳古文者託之可知也如論語序魏人所作亦言壞宅事則不言金石之異矣

熊朋來曰孔壁二十五篇東漢諸儒解經者皆未見故先儒疑孔安國傳亦僞也

按孔安國書序昭明文選錄之世皆篤信惟朱子謂其不類西漢文字疑後人所託而番禺王氏仁山金氏亦疑之攷之漢書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遷蓋與都尉朝同受書於安國者也然遷述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殁當已久矣班固敘藝文志於古文尚書云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乃史氏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爾而僞作安國序者乃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竟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剌謬甚乎或曰劉歆遺書讓太常博士其文載於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耶曰荀悅漢紀於孝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於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知安國已逝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蓋本流傳脫去家字爾按其本末安國書序之僞不待攻而自破矣

或曰史記雖云訖於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實天漢二年也故荀悅漢紀亦云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於天漢漢書或作大漢今於李廣傳附載陵事於大宛傳載李廣利事又如衛將軍驃騎列傳載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年事安見孔安國不卒於天漢之後乎曰家語附錄安國傳稱安國受書於伏生生故秦博士至文帝時年已九十安國從而問業最幼年已十五六矣司馬遷謂安國早卒家語後序稱安國年六十卒於家今就文帝末年安國年十五計之則其卒當在元鼎間若天漢之後改元太始安國年已七十二迨征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年七十有七矣尚得謂之早卒乎

當依漢紀增家字爲是

又按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尙書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一人而兩處說經互異又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亦與書傳相戾此一疑也

又按司馬遷殷本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云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尙書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者自有其人遷受書於安國其說必本於安國也乃今安國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尙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於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梅賾昧史公說書本於安國不加質驗而巧爲之辭僞托之迹畢露矣

又按安國書傳於賄肅愼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攷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愼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卽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之稱尙未通於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此又一疑也

又按古文之存於今者惟岣嶁禹碑奇古難識餘如壇山石岐陽獵碣皆與大小篆不甚相遠竊意孔子雅言者書當時誦習授受未必用蝌蚪之文何獨孔壁所藏書與論語孝經悉蝌蚪文字安國書序作僞者藉此欺人會稽王氏疑之當矣

又按西漢之古文孔安國家獻之未列於學官者也東漢之古文杜林得之西州賈逵衛宏馬融鄭康成輩爲之作訓傳注解者也當時止有杜林漆書若孔氏增多之書終漢之世下及魏西晉莫有見之者故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釋春秋凡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書惟許氏說文所引謂其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衛馬鄭諸大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今考說文中所引尙書字句異者如格于上下格作假宅嵎夷作堣平秩東作秩作豑鳥獸氄毛作𣯛朞三百有六旬朞作稘帝曰疇咨疇作𠷎共工方鳩僝功作旁逑孱功鳩又作救有能俾乂作俾嬖肆類于上帝肆作𩱾竄三苗竄作𢇍暨皋陶作臮咎繇五品不遜作愻敎胄子胄作育剛而塞塞作𡫳濬畎澮濬作𥦚藻火粉米藻作璪粉作黺撻以記之撻作𨔝無若丹朱傲朱作絑傲作奡朋淫于家朋作堋元首叢脞哉脞作𦠆隨山刊木刊作栞厥草惟繇繇作䌛草木漸包作蔪苞瑤琨篠簜作筱惟箘簵楛作簬楛又作輅枯天用勦絕其命勦作劋若顛木之有由蘖作𤾘欁又作枿王播告之播作譒今汝聒聒作懖懖予亦拙謀拙作炪西伯旣戡黎戡作𢦟黎作𨞛大命不摯摯作𢤂予顛隮隮作躋我興受其敗作𣦼最哉夫子勗作勖尙桓桓作狟狟篚厥玄黃作實玄黃于匪彝倫攸斁作殬無有作好好作𡚸七稽疑稽作卟庶草蕃廡作無王有疾弗豫作不悆我之弗辟作不𨐨哉生魄作霸罔弗憝作罔不憝上有凡民字同孟子句盡執拘作抲至于屬婦屬作媰惟其塗丹雘塗作斁不能誠于小民丕作不乃惟孺子頒作攽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作勖亦惟有夏之民叨懫夏字下有氏字懫作𢞺常伯常任伯作𩠐其在受德暋作忞爾尙不忌于凶德忌作諅灼見三有俊心灼作焯勿以憸人憸作譣用勱相我國家作邦家陳寶作宲一人冕執銳作鈗三咤作託剕耳椓黥作刵劓斀黥惟貌有稽貌作緢報以庶尤作訧扞我于艱扞作𢪛時乃糗糧作時乃餱粻截截善諞言作戔戔斷斷猗作詔詔邦之杌隉杌作阢凡此所引皆在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使許氏果得見孔氏古文則於增多篇內亦必及之矣至於若藥不瞑眩一句雖屬說命之文殆因孟子所引而及之爾又如圛圛升雲半有半無洪水浩浩在夏后之𠕋師乃掐來就碁碁宮中之冗食𡦝有爪而不敢以撅以相陵懱祖甲返孜孜無怠戔戔巧言我有𢦏

于西則孔氏傳亦無之又以微子爲周書洪範爲商書不知許氏何所本也

又按許氏說文序云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似乎見孔氏古文者然其撰五經異義恆取諸家之說折衷之其於舜典禋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河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也使叔重學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義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叔重實未見孔氏古文也譙允南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攷今孔傳無之則允南亦未見孔氏古文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然攷陸氏尚書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於增多篇內隻字則子邕亦未見孔氏古文也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而篤信之宜於帝王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相所述與孔傳多不同竊疑士安亦未必真見孔氏古文也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沖所授沖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經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則奏之於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秘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說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沖亦未必真見孔氏古文也

尚書音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爲尚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康成李軌徐邈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托

歐陽氏地餘等尚書議奏

漢志四十二篇

佚

漢書注宣帝時石渠論

王應麟曰論石渠者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拊假倉

牟氏卿尚書章句

佚

漢書周堪少卿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傳子光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

後漢書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張奐減爲九萬言

後漢書注牟卿受書於周堪爲博士故有牟氏章句

秦氏恭尚書說

佚

漢書張山拊長賓平陵人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孺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

桓譚曰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經義考卷七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六

桓君榮大小太常章句

佚

後漢書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饑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閒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擇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對曰沛國桓榮帝卽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議郎顯宗卽位尊以師禮親自執業永平二年三雍成拜爲五更封關內侯子郁字仲恩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父子給事禁省永元四年爲太常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又曰靈帝嘗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楊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　又曰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

牟氏長尚書章句

佚

後漢書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建武二年拜博士遷河內太守諸生講學者常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

周氏防尚書雜記

三十二篇

佚

後漢書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

杜氏林漆書古文尚書

一卷

佚

後漢書本傳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衞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於是古文遂行

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按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及小序有注而孔氏增多二十五篇無一語及焉安國序中稱伏生口授裁二十餘篇德明謂卽馬鄭所注二十九篇是也蓋今文二十八篇益以小序合二十九德明又云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然則漆書亦止有今文二十八篇而已孔氏增多之書無之也夫東漢爲古文尚書者不一家有蓋豫所傳有杜林所得初不本於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世儒不察見古文字卽以爲安國所傳亦粗疎甚矣

賈氏逵尚書古文同異

三卷

佚

後漢書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與班固並校祕書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

衞氏宏尚書訓旨

佚

後漢書衞宏字敬仲東海人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

劉陶中文尚書

佚

後漢書劉陶字子奇一名偉穎川穎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舉孝廉除順陽長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後拜諫議大夫

馬氏融尚書注

隋志十一卷
佚
王肅曰鳥獸蹌蹌馬融注以爲衛衛七經小傳用其說
按馬氏尚書注本於杜林漆書故多與今文異如至于北岳如西禮作如初天敘有典有作五天明畏作威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艱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作繪作十有二載載作年瑤琨篠簜琨作環沿于江海沿作均滎波既豬波作播云滎播澤名導岍及岐岍作開天用勦絕其命勦作巢誕告用亶作單用乂讎斂讎作稠云數也自靖作清云潔也弗迓克奔迓作禦云禁也無虐煢獨作亡侮煢獨我之弗辟作避謂避居東都信噫作懿云猶億也大誥爾多邦作大誥繇爾多邦降割作害酒誥王若曰作成王若曰皇天既付中國民付作附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弋作翼大淫泆有辭泆作屑云過也嚴恭寅畏嚴作儼文王卑服卑作俾云使也譸張爲幻譸作輈其終出于不祥終作衆云充也我道惟寧王德延道作迪有若南宮括宮作君迪簡在王庭迪作攸云所也爾罔不克臬作剌王不懌作釋云不釋疾不解也在後之侗作詷云共也冒貢作勖贛云陷也王崩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四人綦弁綦作騏云青黑色三咤作詫折民惟刑折作逝云智也王曰吁作于惟來作求云有求請賕也仡仡勇夫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貌諞言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蓋其書唐初尚存此陸氏釋文采之

張氏奐尚書記難
佚
後漢書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延熹九年拜大司農建寧元年遷少府尋以黨罪禁錮歸田里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

張氏楷尚書注
佚
後漢書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恆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

鄭氏玄尚書注
隋志九卷
佚

尚書大傳注
隋志三卷
佚
按梁劉昭注續漢書五行志引尚書大傳文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注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隅中至日昳爲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又大傳文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注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此外所引尚多不錄

尚書音
七錄一卷
佚

書贊
佚
虞翻曰北海鄭玄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也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
隋書經籍志曰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孔穎達曰避序名故謂之贊
李延壽曰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

屯留王顒傳授滎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

王應麟曰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　又曰康成注禹貢九河曰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按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　又曰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正義以爲謬妄書稗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

顧炎武曰馬融鄭玄注古文尚書載於唐書經籍志則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

盧氏（植）尚書章句

佚

後漢書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少與鄭玄俱事馬融建寧中徵爲博士拜九江太守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

荀氏（爽）尚書正經

佚

後漢書爽字慈明一名諝延熹九年舉至孝拜郎中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獻帝即位徵之拜平原相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又作公羊問

亡名氏書傳略說

佚

按周禮大行人疏禮記曲禮檀弓王制玉藻疏春秋公羊傳疏俱引是書未詳作者名氏

王氏（肅）尚書駁議（唐志作釋駁）

隋志五卷

佚

古文尚書注

隋志十一卷（新舊唐書志十卷）

佚

陸德明曰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

劉知幾曰王肅注今文尚書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祕之乎

按唐志有尚書答問三卷當即隋志義問孔晁采鄭康成及肅參以己見者也

王氏（粲）尚書釋問

七錄四卷

佚

唐書注王粲問田瓊韓益正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

程氏（秉）尚書駮

佚

范氏（順）劉氏（毅）尚書義

七錄二卷

佚

隋志注范順問吳太尉劉毅答

李氏（充）尚書注

佚

范氏（寧）尚書注（經典序錄作集解）

七錄十卷（隋志止古文尚書舜典注一卷）

佚

伊氏（說）尚書義疏（唐志作釋義）

七錄四卷

佚

阮孝緒曰說爲晉樂安王友

孔氏（晁）尚書義問

七錄三卷

佚

隋志注鄭玄王肅及晉五經博士孔晁撰

冊府元龜晁爲五經博士撰尚書義問三卷又注春秋外傳國語

周書注

十卷

存

徐氏（邈）古文尚書音

隋志一卷

佚

尚書逸篇注

新唐志三卷

佚

孫奭曰尚書逸篇唐有三卷徐邈爲之注焉

謝氏沈尚書

隋志十五卷唐志十三卷

佚

陸德明曰沈字行思會稽人東晉尚書郎領著作錄一卷

李氏顒集解尚書

隋志十一卷經典序錄唐志作集注十卷

佚

尚書新釋

隋志二卷

佚

尚書要略

新唐志二卷

佚

孔穎達曰李顒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

李氏軌古文尚書音

七錄一卷

佚

呂氏文優尚書義注

隋志三卷

佚

姜氏道盛集釋尚書經典序錄作集解

隋志十一卷經典序錄十卷

佚

隋志宋給事中姜道盛注

陸德明曰天水人

冊府元龜姜道盛爲給事中注集釋尚書十一卷一云注古尚書

王氏儉尚書音義

唐志四卷

佚

任昉曰公諱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年六歲襲封豫寧侯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尚書吏部郎恭還俄遷侍中辭不拜補太尉右長史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太祖受命以佐命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改授散騎常侍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進號衛將軍以本官領丹陽尹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詔加中書監薨追贈太尉諡曰文憲

顧氏歡尚書百問

隋志一卷

佚

隋志齊太學博士顧歡撰

姚氏方興舜典孔傳

一篇

存

陸德明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又曰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

孔穎達曰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劉知幾曰姚方興採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

鄭公曉曰舜典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隋開皇時人僞撰之
假設姚方興以伸其歲月爾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
濬哲採詩長發文明採乾文言温恭採頌那允塞採雅常武玄德
採淮南子峻烈乃試以位採史伯夷傳正見其剽竊之跡

經義考卷七十七

經義考卷七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七

梁武帝尚書大義

隋志二十卷

佚

劉氏叔嗣尚書注

七錄二十一卷

佚

尚書新集序

七錄一卷

佚

尚書亡篇序

隋志一卷

佚

隋志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

冊府元龜劉叔嗣爲五經博士注尚書亡篇序又注尚書二十卷

孔氏子袪尚書義

二十卷

佚

集注尚書

三十卷

佚

任氏孝恭古文尚書大義

唐志二十卷

佚

南史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武帝召入西省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侯景據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之

蔡氏大寶尚書義疏

隋志三十卷

佚

隋志大寶蕭詧司徒

孔穎達曰古文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

巢氏猗尚書義

隋志三卷新舊唐志作義疏十卷

佚

尚書百釋

隋志三卷

佚

隋志梁國子助教巢猗撰

費氏甝尚書義疏

隋志十卷

佚

陸德明曰梁國子助教江夏費甝作尚書義疏行於世

李延壽曰齊時諸生略不見孔傳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

張氏讜尚書義

十五卷

佚

尚書廣疏

崇文總目十八卷

佚

劉氏焯尚書義疏

唐志二十卷

佚

北史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問禮於阜城熊安生開皇中舉秀才射策同修國史直門下省俄除員外將軍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假還復入京爲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著述教授爲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儒林傳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生鑽仰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

劉氏炫尚書述義

隋志二十卷

尚書百篇義
佚
通志一卷

尚書孔傳目
佚
通志一卷

尚書略義
佚
通志三卷

北史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隋開皇中奉勑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子史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吏部竟不詳試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煬帝即位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冊府元龜劉炫爲太學博士以品卑去任歸於河間時盜賊蠭起穀食踴貴教授不行因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按劉光伯尚書百篇義孔傳目略義三書紹興四庫續到闕書目俱有之又隋志載劉先生尚書義三卷不詳其名度非光伯即士元所著也

王氏孝籍尚書注

虞氏失名

隋志孝籍平原人開皇中召入祕書助修國史後歸鄉教授爲業終於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王氏失名書疏
七錄二十卷

亡名氏尚義
佚
隋志一卷

今文尚書音
隋志一卷
佚

古文尚書音義
唐志五卷
佚

尚書大傳音
隋志二卷
佚

北史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冊府元龜彪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今文尚書音一卷大傳音一卷尚書文外義一卷

鄭樵曰古文尚書音唐世與宋朝並無今出於漳州之吳氏

虞氏失名尚書釋問
隋志一卷

王氏失名尚書傳問
七錄二卷
佚

亡名氏尚書詶義
隋志一卷
佚

尚書義疏
隋志七卷
佚

尚書逸篇
隋志二卷
佚

孫奭曰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閒考其篇目知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唐孝明皇帝今文尚書
新唐志十三卷
存

新唐志開元十四年玄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

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冊府元龜唐天寶三載詔曰朕欽惟載籍討論墳典以爲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譌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唐大詔令勑曰典謨既作雖曰不刊文字或訛豈必相襲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匪徒閱於微言實欲暢於精理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茲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並皆協韻唯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爲陂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應由煨燼之餘編簡墜缺傳授之際差舛相沿原始要終須有刊革朕雖先覺兼訪諸儒僉以爲然終非獨斷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爲陂庶使先儒之義去彼膏肓後學之徒正其魚魯仍宣示國學主者施行

按文苑英華亦載此勑云是孫逖代草

鄭樵曰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書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康成爲之注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多矣

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二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顧炎武曰周禮肆師治其禮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洪适隸釋云周禮注儀義二字古皆音俄以今考之漢孔耽神祠碑竭凱風以惆悵惟蓼儀以愴悢平都相蔣君碑感蓼詩人蓼蓼者儀並以儀爲義也衛尉衡方碑感衛人之凱風悼蓼義之劬勞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義之不報痛昊天之靡嘉並以義爲義也吳才老韻補儀牛何反周禮注儀作義古皆音俄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又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又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又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穆天子傳黃澤謠黃之陁其馬歕沙皇人威儀管子弟子職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劉向說苑食則有節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揚雄太玄經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韓勑孔廟禮器碑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儀皆作俄音自中山王文木賦載重雪而梢勁風將等於二儀始與枝雖知斯爲韻

按顧氏所詮最爲詳確義既通儀又音俄正與頗同韻明皇不曉事謂從頗則聲不成文遂改爲陂徒見嗤於學者矣竊謂經文一字之改雖無大害然亦當復古本爲是

又按王氏困學記聞謂泰誓古文本作大誓故孔氏注云大會以誓衆皋陶謨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大作泰畏作威皆衛包所改乃知匪特洪範之取頗爲陂也

文宗皇帝尚書君臣事迹圖

佚

玉海文宗每對宰臣深言經學太和二年五月帝纂集尚書中君臣事跡命工圖寫於太液亭朝夕觀覽

孔氏穎達等尚書正義

唐志二十卷

存

新唐書國子祭酒孔穎達太學博士王德韶四門助教李子雲等奉詔撰四門博士朱長才蘇德融太學助教隋德素四門助教王士雄趙弘智覆審太尉揚州都督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吏部尚書侍中高季輔吏部尚書褚遂良中書令柳奭弘文館學士谷那律劉伯莊太學博士賈公彥范義頵齊威太常博士柳士宣孔志約四門博士趙君贊右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薛伯珍國子助教史士弘太學助教鄭祖玄周玄達四門助教李玄植王真儒與王德韶隋德素等刊定

中興書目尚書正義二十卷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承詔刊定

孔穎達序曰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也其泉原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

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采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荊山之石所得若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托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飈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晁公武曰穎達因梁費甝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藝文志云穎達與李子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融隨德素王士雄趙弘智審覆長孫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志傳記事多參差此為尤甚所記撰著人姓氏往往不同

陸氏德明尚書釋文

宋志一卷

存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鄂刪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晁公武曰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古定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

王應麟曰唐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雕新定釋文

王氏玄度注尚書

新唐志十二卷

佚

王氏元感尚書糾繆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王元感濮州鄄城人舉明經補博城縣丞天授中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轉四門博士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為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

成氏伯璵尚書斷章

授經圖十三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姓氏案其書略序衆篇大旨

馮氏（繼先）尚書廣疏

宋志十八卷

佚

崇文總目僞蜀馮繼先撰以孔穎達正義爲本小加己意

尚書小疏

宋志十三卷

佚

經義考卷七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八

宋真宗皇帝尚書圖詩

一卷 佚

玉海景德四年崇和殿壁挂尚書圖祥符七年作尚書詩三章

郭氏 忠恕 古今尚書

佚

姓譜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仕周爲周易博士宋太宗召爲國子監主簿令刊定古今尚書

胡氏 旦 尚書演聖通論

七卷 佚

王氏 曙 周書音訓

十二卷 佚

宋史王曙字晦叔東皐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爲河南人中進士第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後以工部尚書侍郎參知政事進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

楊氏 繪 書九意

通考一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仲尼或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之書獨無其法耶故作斷堯虞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秦誓意凡九篇

東都事略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舉進士再知諫院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胡氏 瑗 尚書全解

宋志二十八卷 佚

朱子曰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蓋專破古說不似胡平日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

張氏 景 書說

未見

董鼎曰景字晦叔

姓譜公安人

黃氏 默 尚書解

姓譜黃默字思正無錫人嘉祐進士官至湖北轉運判官

范氏 雍 尚書四代圖

一卷 佚

王應麟曰仁宗時樞副范雍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

東都事略范雍字伯仁河陽人舉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謚忠獻

謝氏 景平 書傳說

佚

姓譜景平皇祐中進士仕終秘書丞

樂氏 逸 尚書略義

通志一卷 佚

黃氏 君俞 尚書關言

通志三卷 佚

閩書黃君俞字廷僉莆田人治平四年進士歷官崇文院校書改館閣校勘

尹氏 恭初 尚書新修義疏

宋志二十六卷 佚

吳氏 孜 尚書大義

宋志三卷 佚

浙江通志吳孜會稽人從安定胡瑗學馳名嘉祐治平間

按紹興四庫續到闕書目有之

顧氏 臨 等尚書集解

通考十四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範蘇子才朱正夫吳孜所撰後人集之爲一編然非完書也

姓譜顧臨字子敦會稽人皇祐中爲國子直講元祐初拜天章閣待制後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按是書所集相傳凡二十家晁氏所未及者司馬光王安石黄通楊繪陸佃李定蘇洵胡瑗張晦之程頤

文氏彥博尚書解

一卷

存

彥博進表曰臣伏讀尚書序云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然則後代聖帝明王莫不祖述寶爲大訓恭以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日御邇英延訪經義方命講官講解尚書孜孜不倦所以聖德日新比隆堯舜臣以叨侍經筵輒於尚書二十二篇采其切於資益聖治宜於重複温故者凡十篇錄進篇別有後序所以發明本篇之大旨所冀便於乙夜之覽

宋名臣言行錄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位至丞相除太尉以太師致仕

按潞公尚書解附載集中堯典舜典大禹謨皐陶謨益稷伊訓洪範無逸立政周官凡十篇

范氏鎮正書

佚

宋史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歷端明殿學士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封蜀郡公謚忠文

按蜀公正書志傳不載莫詳其篇目王氏困學記聞采其一條云舜之五刑流也宮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㓫宮大辟也胡氏皇王大紀本之而以墨劓㓫宮大辟爲賊刑之科目可謂精確之論

孔氏武仲書說

宋志十三卷

未見

東都事略武仲字常父新淦人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坐元祐黨奪職著詩書論語說

按是編諸家藏書目均無之疑其佚久矣康熙乙亥三月西吳書賈目中有抄本二冊亟索之云於正月鬻之松江張姓者叩其名字不知無從訪獲爲之惘然

孫氏覺書義十述

通志一卷

佚

尚書解

通考十三卷

佚

晁公武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爲非禮蘇氏之說本此

范氏純仁尚書解

一卷

存

純仁經進序曰臣近奉德音俾將前世君臣議論諫爭之言編次進呈臣以史籍浩博采掇未能遽就而君臣之際莫盛於堯舜三代故取尚書自古君臣相飭戒之言關於治道者錄爲二十章仍於每章之後輒有解釋或用孔氏注意或與孔說不同但取理當義通以伸裨補之誠幸陛下赦其愚而少垂采擇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義也

東都事略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中進士第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

蘇氏軾書傳

宋志十三卷萬卷堂目二十卷

存

晁公武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雖異其說爲多又以胤征爲羿簒位時康王之誥爲失禮引左氏爲證與諸儒之說不同

朱子語錄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又曰於東坡書解卻好他看得文勢好　又曰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

陳振孫曰傳於胤征以爲羲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爲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嘗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馬中錫曰東坡傳書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謂三江爲南江中江北江蔡九峯不取其說且謂其爲味别者非是然所謂以味别水者非東坡之臆說也唐許敬宗曰古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時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是先已有此言矣九峯未之考也至其所謂堯之洪水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瀦三江入於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斯言也百世以俟聖人可也

程子頤書說

宋志一卷

存

晁公武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王氏安石子雱新經尚書義

通考十三卷宋志卷同書其父安石名

佚

安石序曰熙寧二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頒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祗所以爲媿與

長編紀事本末熙寧八年六月同修經義呂升卿言尚書有王雱所進義乞更不刪改從之時升卿輒刪改詩義安石雱皆不悅故有是言

晁公武曰王雱元澤撰熙寧六年命呂惠卿兼修國子監經義王雱兼同修撰王安石提舉而雱成是經頒於學官用以取士或少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學者喜攻其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陳振孫曰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雱惠卿弟升卿爲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蓋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於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墼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

朱子曰王氏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荊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荊公穿鑿他卻有如此處後來人解書卻須盡要解　又曰荊公解聰明文思牽合洪範五事此卻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卻合洪範五事　又曰人說荊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荊公則就違保辟絕句意出諸儒之表

王應麟曰酒誥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荊公以違保辟絕句朱文公以爲意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荊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

曾氏肇尚書講義

宋志八卷

佚

楊時作行述曰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舉進士哲宗嗣位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累遷朝散大夫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乙宮元符末汀州安置今天子即位盡還元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謚文昭

呂氏大臨書傳

十三卷

佚

于氏世封書傳

金華府志世封浦江人舉進士撰書易詩傳共四十卷

佚

張氏庭堅書義

佚

董鼎曰張庭堅字才叔

姓譜庭堅廣安人元祐進士官右正言訟司馬光呂公著之冤論蔡京章惇之罪薦蘇軾蘇轍之賢忤執政意謫官卒贈直徽猷閣謚忠愍

楊氏(時)書義辨疑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時自序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文也上自唐虞下迄於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於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子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爲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爲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率此道也子故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爲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典之書爲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爲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可忍而爲仁皆失是也又烏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爲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予之昏愚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充其任哉姑踵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奧蓋有言不能諭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愼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尚書講義

一卷

存(龜山集)

葉氏(夢得)書傳

宋志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夢得自序曰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二四然第守一說莫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錄爲書二十卷十二萬有餘言

陳振孫曰少蘊博極羣書強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爲最精

黃氏(頊)書解

佚

王圻曰頊字幾先龍溪人爲監察御史以直忤蔡京貶卒

曾氏(旼)等尚書講義

宋志三十卷

佚

朱子曰曾彥和說書精博其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

王應麟曰曾旼字彥和爲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書講義博士曾肢等解蓋誤以旼爲肢

卞氏(大亨)尚書類數

宋志二十卷

佚

寧波府志卞大亨字嘉甫其先泰州人靖康中官懷寧縛隱居象山自號松隱居士

蔡氏(卞)尚書解

佚

東都事略卞字元度仙游人與兄京同舉進士王安石以女妻之紹聖初拜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讀拜尚書左丞兄京爲相拜知樞密院事遷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太傅謚文正卞省辯貌恭順而中險與章惇安惇締交起史禍以中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興同文獄以陷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斥逐元祐之臣禁錮其子孫時號二蔡二惇云

胡氏(伸)尚書解義

佚

姓譜伸字彥時婺源人入太學與汪藻齊名登第試學官教授潁川崇寧中召爲太學正累遷國子司業後知無爲軍

薛氏(肇明)尚書解

佚

雷氏(度)書口義

佚

姓譜雷度字世則臨川人

上官氏公裕尚書解說

未見

亡名氏尚書要記名數

通志一卷

佚

尚書義宗

通志三卷

佚

尚書治要圖

宋志五卷通志一卷

按以上二書紹興四庫續到闕書目有之

佚

中興書目不知作者有月令後漢制中星圖周官九禮圖等篇取其與尚書參會也

尚書會解

通志十三卷紹興書目三卷

佚

鄭樵曰載四庫書目

書傳

一卷

佚

晁公武曰不載撰人蓋爲程正叔之學者疑諸呂所著也

尚書新篇

一卷

以下俱佚

尚書新編目

五卷

尚書解題

宋志一卷

尚書血脈

一卷

古文尚書字

一卷

按以上五部俱見紹興續到闕書目則爲北宋人所撰也

經義考卷七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九

王氏(居正)尚書辨學

十三卷

未見

呂祖謙作行狀曰居正字剛中上世故蜀人徙江都初建寧中王安石以新義頒天下其後章蔡更用事概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老師宿儒之緒言餘論爲曲學學輒擯斥當是時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帙公勉以親命屈意場屋心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流落不偶宣和三年賜上舍出身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進太常少卿除起居舍人數月除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公之學根極六藝深醇宏肆以崇是闢非爲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爲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迷爲毛詩辨學二十卷尚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五卷上之

程氏(瑀)尚書說

佚

宋史程瑀字伯寓浮梁人政和進士累官校書郎欽宗卽位擢右正言高宗召赴行在除江東提刑轉侍讀進兵部尚書秦檜忌之出知信州罷祠瑀說論語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所著有周禮義尚書說

上官氏(愔)尚書小傳

佚

閩書愔字仲雍邵武人政和二年進士建炎中累除吏部員外郎出知南劍州

揚州府志愔儀真人

張氏(綱)尚書講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洪蔵作行狀曰綱字彥正金壇人於五經尤精於書每因講解著爲義說皆探微索隱倫類通貫其言無一不與聖人契自是後學潛心此經者爭傳頌之諸家之說雖充棟汗牛束之高閣矣

汪應辰曰綱行狀云公講論經旨尤精於書著爲論說探微索隱無一不與聖人契世號張氏書解竊以王安石訓識經義穿鑿傅會專以濟其刑名法術之說如書義中所謂敢於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訖凶惡不可忌之類皆害理教不可以訓綱作書解掇拾安石緒餘敷衍而潤飾之今乃謂其言無一不與聖人契此豈不厚誣聖人疑誤學者

董銖曰世所傳張綱書解只是祖述荊公所說或云是閩中林子和作

陳振孫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王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爲屈紹興末與政此書爲學官時所作

林氏(之奇)尚書集解

宋志五十八卷

存

之奇自序曰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開百世而不惑徵天地而無耻者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異論曲說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竊謂學者之於經苟不知義之與比先立適莫於胸中或以甲之說爲可從以乙之說爲不可從或以乙之說爲可從以甲之說爲不可從如此則私議蠭起好惡鬨然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同然哉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爲主無適無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不牽於好惡而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書孔子所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尚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爲簡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若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無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僞泰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兩漢儒者之所

傳大抵覇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也故杜預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覇僞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經可謂多厄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是可歎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者必欲知書之本末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聱牙而難曉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誥令如說命高宗肜日均高宗時語言如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康誥皆周公誥命然艱易顯晦迥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者如大禹謨胤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聱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晁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見以是知凡書之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如是傳者汩之矣

孫畊後序曰畊自兒時侍先君旴江官舍郡齋修刊禮樂書先君實董其事與益國周公誠齋楊先生書問往來訂正訛舛甚悉暇日因與言曰吾家先拙齋書解今傳於世者自洛誥以後皆訛蓋是書初成門人東萊呂祖謙伯恭取其全本以歸諸生傳錄十無二三書坊急於鋟梓不復參訂訛以傳訛非一日矣先君猶記鄉曲故家及嘗從先拙齋遊者錄得全文及歸方尋訪未獲不幸此志莫償畊早孤稍知讀書則日夕在念處閒汩汩科舉業由鄉選入太學跋涉困苦如是者二十餘年淳祐辛丑僥倖末第閒居需次得理故書日與抑齋今觀文陳公虛齋今文昌趙公參考講求樞趙讀益抑齋出示北山先生手蹟具言居官婺女日從東萊先生學東萊言吾少侍親官於閩從林少穎先生學且具知先拙齋授書之由時抑齋方閱六經疏義尤加意於林呂之學虛齋亦傚朱文公辨安國書著本旨畊得互相詰難其間凡諸家講解搜訪無遺一日友人陳元鳳儀叔攜書說拾遺一集示予蠹蝕其表蠅頭細書云得之宇文故家蓋宇文之先曾從拙齋學親傳之藁也其集從康誥至君陳此後又無之遂以鋟本參校康誥酒誥梓材召誥皆同鋟本自洛誥至君陳與鋟本異其詳倍之至是益信書坊之本誤矣嘗令兒輩作大字本謄出以元集歸之然猶未有他本可以參訂也又一朋友云建安書坊余氏數年前新刻一本謂之三山林少穎先生尚書全解此集蓋得其真刊成僅數月而書坊火今板本不存矣余亦未之信因遍索諸鬻書者乙巳春仲一老丈鶉衣衛袖踉蹡入門喜甚揖余而言曰吾爲君求得青氈矣開視果新板以尚書全解標題書坊果建安余氏即倍其價以鬻之以所謄本參校自洛誥至君陳及顧命以後至卷終皆真本向者麻沙之本自洛誥以後果僞矣朋友輾相借觀以爲得所未見既而畊暫攝鄉校學錄葉君真里之耆儒嘗從勉齋遊其先世亦從拙齋學與東萊同同又出家藏寫本林李二先生書解及詩說相示較之首尾並同蓋得此本而益有證驗矣嗟夫此書先拙齋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貫穿諸家旁搜遠紹會而粹之該括詳盡不應於洛誥以後詳略如出二手今以諸本參較真贋曉然信而有徵可以傳而無疑矣書解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中皆有本然承襲舛訛竟莫能辨柯山夏氏解多引林氏說自洛誥以後則略之僅有一二語亦從舊本往往傳訛東萊解只於禹貢引林三山數段他未之詳東萊非隱其師之說蓋拙齋已解者東萊不復解而惟條暢其義嗟夫書自安國而後不知其幾家我先拙齋裒集該括自壯及耄用心如此之勤用力如此之深始克成書而傳襲謬誤後學無從考證我先君家庭授受中更散亡極意搜訪竟無從得畊恪遵先志又二十餘年旁詢博問且疑且信又得宇文私錄又得余氏新刊全解又得葉學錄家藏寫本稽驗新故訂正真贋參合舊聞而後釋然以無疑確然而始定然則著書傳後豈易云乎哉畊既喜先拙齋之書獲全又喜先君縣丞公之志始遂顧小子何力之有抑天不欲廢墜斯文故久鬱而獲伸歟不然何壁藏汲冢之復出也淳祐丁未

之歲石鼓冷廳事力甚微學廩粗給嘗路諸公不賜鄙夷捐金撥田悉有所助三年之間補葺經創石鼓兩學輪奐鼎新書板舊帙缺者復全於是慨然而思曰吾先君未償之志孰有切於此者吾先世未全之書豈容緩於此者實爲子孫之責也乃會書院新租歲入之積因郡庠憲臺撥餘之羨撙學廩清俸公給之餘計日命工以此全書亟鋟諸梓字稍加大匠必用良板以千計字以五十萬計釐爲四十卷始于己酉之孟冬迨明年夏五月而畢是書之傳也亦難矣哉亦豈苟然哉舊本多訛畊僧次兒駿伯重加點校凡是正七千餘字今爲善本庶有補於後學淳祐庚戌夏五嗣孫迪功郎衡州州學教授兼石鼓書院山長畊謹書

鄧均曰觀林君畊叟序述其先王父全書始末兩世訪求志亦苦矣先是抑齋陳先生爲僕言閩學源流開教甚悉乃知始於紫微呂公載道而南而拙齋先生實親承心學拙齋著書多而於尚書尤注意即少穎先生書解是也然自洛誥以後傳者失真世不得其全書爲恨先生之猶子諱子冲登癸丑科爲南豐簿嘗分教盱江再轉爲丞僕頃在庠序尚及識縣丞公於丈席縣丞公在盱據勘遺文多矣獨於拙齋全書散佚之餘訪求而未得不幸齎志以歿又數十年而先生之孫畊始克搴就豈其書之泰阨固自有時耶拙齋雖不克竟其用而傳聖賢之心書斯文之脈其功大矣縣丞公尅志世其學而畧不獲施於用至畊而全書始出以傳惟拙齋之學卓然光明久而益昌何廣錄書畊字耕叟爲衡州教授暨先生甫二世其孜孜問學多識往行好修者也君子曰無忝厥祖淳祐十年七月既望

朱子曰三山林少穎書說亦多可取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又曰少穎解放勳之放即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爲優

陳振孫曰少穎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

王圻曰林之奇侯官人累官中正丞辭祿家居呂祖謙嘗師之

范氏浚書論

一篇

存

吳氏棫書裨傳

宋志十二卷授經圖十三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王明清曰吳棫才老舒州人

陳振孫曰太常丞吳棫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訓詁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博

朱子曰吳才老書解徽州刻之才老於考究上極有功夫只是義理上看得不仔細　又曰才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　又曰吳才老說胤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爲序文所牽殊覺費力耳

董銖曰才老以修五禮只是五典之禮唐虞時未有吉凶軍賓嘉至周時方有之五刑才老亦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之刑不悌之刑也

王應麟曰吳才老書裨傳以鳳凰來儀爲簫聲之和訓說築傅巖之野以築爲居

袁桷曰書別於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趙汝談陳振孫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

閩書吳棫字才老建安人舉重和元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出通判泉州所著有書裨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

按說書疑古文者自才老始其書菉竹堂目尚存

胡氏銓書解

宋志四卷

未見

鄭氏樵書辨訛一作書辨論

通考七卷

存

陳振孫曰樞密院編修官鄭樵漁仲撰其目曰糾繆四闕疑一復古二檃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近迂僻

朱氏弁書解

十卷

佚

宋史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建炎初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黏罕使就館守之以兵和議成得歸以宣教郎直秘閣轉奉議郎著書解十卷

陳氏鵬飛書解
宋志三十卷
佚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爲博士發明理學爲陳博士書解
葉適志墓曰少南諱鵬飛溫州永嘉人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於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刊曰詩書傳者是也晚而始得仕用之未及而斥逐以死既死不泯滅而南方學者尤思之
陳振孫曰秦檜子熺嘗從之游在禮部時熺爲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熺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講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因論春秋母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歿今觀其書紹興十二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具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己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浙江通志鵬飛兩舉於鄉俱第一登紹興　進士調鄞縣簿召對爲太學博士改秩兼崇政殿說書遷禮部郎

趙氏敦臨尚書解
佚
姓譜敦臨字彥民鄞人紹興初進士官湖州教授

洪氏興祖尚書口義發題
宋志一卷
佚

晁氏公武尚書詁訓傳
宋志四十六卷
佚

徐氏椿年尚書本義
佚
江西通志徐椿年字壽卿永豐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至宜黃簿從張九成學

史氏浩尚書講義
宋志二十二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中興書目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進尚書講義二十二卷藏秘府
朱子曰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

李氏舜臣尚書小傳
宋志四卷
佚

陳氏長方尚書傳
佚
徐師魯曰陳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從王蘋遊家震澤紹興中舉進士授江陰教授有春秋禮記尚書傳

劉氏安世尚書解
二十卷
佚
王庭珪志墓曰安世字世臣安福人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以宣教郎知贛州雩都縣轉朝奉郎致仕有論語尚書解各二十卷

張氏九成尚書詳說
宋志五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書傳統論
六卷
存
陳振孫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於淺狹故讀其書者亦往往有得焉
王應麟曰張子韶書說於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惋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
一篇
按張子韶書傳統論載橫浦集中自堯典至秦誓各爲論

程氏大昌書譜
宋志二十卷
佚

陳振孫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爲一論

鄭氏伯熊書說

一卷

存

陳亮序曰余聞諸張横渠曰尚書最難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秖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

雲谷胡氏序曰書自孔子刊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軌範悉備不幸火於秦傳注於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奥旨與夫臯益伊傅周召警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經枝辭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髣髴其萬一而世無所考證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敷文鄭公得其傳焉探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識孔子之意於百篇之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啓鑰發其精微之藴深切極至要皆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於書者歟學者於此優游玩味之則思過半矣嘉定癸未四月

姓譜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登第歷吏部郎兼太子侍讀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卒謚文肅

汪氏華尚書解義

四十一卷

佚

姓譜臨川人字信民分教長沙

鄭氏東卿尚書圖

一卷

存

按合沙鄭氏尚書圖宋刻不著撰人名圖凡七十有七一書篇名二逸書篇名三作書時世四君臣名號五唐虞夏商周譜系圖六曆象授時圖七堯典四仲中星圖八日永日短圖九閏月定時成歲圖十七政十一五辰十二璿璣玉衡十三律度量衡十四時月日圖十五明魄朔望圖十六日月冬夏圖十七箕畢風雨圖十八九族圖十九六宗圖二十堯制五服圖二十一弼成五服圖二十二疏家弼五服說二十三歷代州封域二十四六年五服朝圖二十五諸侯玉帛圖二十六十二章服圖二十七五聲八音圖二十八六律六呂圖二十九韶樂器圖三十東坡禹迹圖三十一隨山濬川圖三十二九州境圖三十三鄭氏別州圖三十四別州圖說三十五導山圖三十六導山圖說三十七導水圖三十八導江圖三十九導江圖說四十導河圖四十一導淮圖四十二導濟圖四十三通冀圖四十四任土圖四十五任土圖說四十六諸篇內地名四十七九州山名四十八九州川名四十九禹乘四載圖五十東坡辨水五十一舜十二州說五十二三條五岳說五十三聶氏河議五十四濬畎澮距川圖五十五洛書自然數五十六九疇本河圖數五十七洛書本文圖五十八皇極本數圖五十九九疇本大衍數圖六十九疇相乘得數圖六十一洪範九疇總圖六十二劉向洪範傳圖六十三老泉先生洪範圖六十四老泉先生洪範論六十五穎濱洪範五事圖六十六穎濱洪範五事說六十七商還都圖六十八商七廟圖六十九周營洛邑圖七十召誥土中圖七十一干羽圖七十二周彝圖七十三太常圖七十四圭瓚圖七十五牧誓兵器七十六費誓兵器七十七諸儒傳授書學圖所稱聶氏謂麟也合沙漁父鄭東卿自號當即其所著書

陳氏知柔尚書古學幷圖

二卷

佚

李氏經尚書解

佚

朱子曰李經叔異伯紀丞相弟解書甚好亦善考證

孫氏懋書解

佚

右見朱子語類

經義考卷八十

經義考卷八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

王氏十朋尚書解

未見 一書書目有

黃淮曰梅溪先生以斯道自任紹興間對策大廷日欲萬言援經證据切中時病高宗親擢首選試以民事僉判紹興府自後歷官侍從臺諫出知饒夔湖泉四大郡入爲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

何文淵曰少時讀王先生註釋韓五瑞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諸篇而知先生之學深於經宣德庚戌出守温郡求得先生文集而欽註釋經傳之旨

浙江通志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紹興中舉進士第一

何氏逢原書解

佚

樊氏光遠尚書解

三卷

佚

汪逵辰曰光遠字茂實錢塘人紹興五年進士官福建路轉運副使

王氏大寶書解

佚

張氏[illegible]尚書解

佚

呂祖謙作墓志曰淑堅字正卿其先自開封遷於衢官止承節郎有詩書解合二十卷

陳氏[illegible]中渾[illegible]發音

宋志一卷

佚

唐氏仲友書解

三十卷

佚

蘇伯衡曰說齋唐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饒州教授仲温樂平主簿仲義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授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爲苟同隱之於心稽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然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此其志爲何如哉天文地理王覇兵農禮樂刑政陰陽術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甸莫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酌之以綜世數精麤本末兼該並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行爲舉帝王之大經大法於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忤物既多謗讟攸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而措諸事業者僅推而託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詳辨各三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宣公奏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行乎世者惟經世圖譜諸史精義耳其他傳者蓋亦無幾矣楊雄有言存則人亡則書欲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

金華志仲友字與政金華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復中宏詞科仕至江西提刑

王氏炎尚書小傳

宋志十八卷

未見

炎自序曰夫子定書始自堯舜訖於平王凡百篇秦火煨燼之後伏生口所傳授纔二十餘篇漢壁腐壞之餘孔安國手所校定止於五十八篇老儒幼學齊語之訛脫簡蝌蚪隸篆之變必有失其真者西漢諸儒經學各自名家其訓詁行於今者惟毛氏詩孔氏尚書昔人有言孔安國說書不如毛公說詩毛公時發大義孔安國章句而已其說紛然章句所以訓故不可略也炎不足以知書之大義古語有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爲其緝衆腋而成之也今所解亦不過會緝先儒之遺論間有未安者或以己意發之既終篇因序其大略曰四代之書堯舜言動載於二典禹之治水見於禹貢武王武功其略見於武成周公遺事其要見於金縢其餘皆君臣之格言至論貫古今之所記也堯舜禹啓盤庚高宗成康穆王之爲君皋陶益傅說召公君牙之徒之爲臣正

也湯武征伐與堯舜不同伊尹箕子周公進退去就與皐陶益傅說不同變之正也正者道之經變者道之權正權舉而聖賢之道盡矣

戴表元序曰古之君子欲明道於天下者不能使人無異而嘗惡人之苟同以爲異則道可因人而明苟同之情雖一時懽然無失而初不能以相發故以仲尼百世師西家之鄰夫猶不知其賢而鄰國之人至以爲不知禮故舊交游門弟子之徒雖達如原壤賢如晏嬰親且久如仲由陳亢猶或愕而疑之及乎事久論定則亘古之遠窮天地之廣家傳其書而人習其道此豈人情眉睫旦暮之所可期哉徽士大夫嘗爲余言朱文公無恙時同里閈有雙溪王先生炎字晦叔亦以學行爲諸儒宗兩家議論時相糾切文公既沒而諸公方脫黨禍起而　先說非朱氏者皆廢格不用王先生之書與其爲人後生輩不及盡知以爲惜余不暇論其何如也己亥之夏有王君傳自京口來以尚書小傳五十八卷相示蓋雙溪先生所著而於君爲四世矣曰自吾先君子遭喪亂遷徙不一書物皆不得存而此書儼然獨存竊自喜幸余以餘隙稍取習其發蒙之義破的之辭大抵訓詁家所未及文公居閒多於諸經釐正不遺餘力而獨尚書及春秋避避若有所待先生此書稿脫於開禧末而板行於嘉定初於時文公易簀之日既久假令尚在必相與綢繆桑梓雅會相樂當有莫逆於言辭文字之間者殊鄉晚出各立名字辭分門戶遂生異同之論豈復一一盡出其師意耶且經師自漢以來專門尚不相一惟其不相一而真是出焉而今人謂獨視單聽可以盡天下之耳目無是理也王先生又有易上下經解六卷易繫辭總說若干卷余次第將盡求而學之

張氏（栻）書說

佚

葉紹翁曰南軒書說解酒誥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并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果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食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絶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并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爲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考亭先生謂是解千百年儒者所不及

夏氏（僎）尚書解

宋志十六卷

存

時瀾序曰有唐虞三代之議論有叔季之議論居叔季之世而求繹於唐虞三代之書難乎而得其蘊也夫書之爲書斷自唐虞訖於秦穆凡堯舜之典謨夏啓湯武之誓命周公成康之訓誥悉備於是讀是書而其可以後世膚見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詳繹求見於唐虞三代之用心而後可故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堯舜授受於上皐夔稷契接武於下都俞吁咈者何味讀二盤五誥之書當思人君布告於上臣民聽命於下叮嚀委曲通其詁言而制其心腹開其利益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誓之書當思命諸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悟者何見以是心讀是書則唐虞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議論可以心通而意解矣柯山夏先生僎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平居暇日又研精覃思而爲之釋今觀其議論淵深辭氣超邁唐虞三代之深意奥旨皆有以發其機而啓其祕於千載之下不謂先生居今之世而言論風旨藹乎唐虞三代之氣象也嗚呼書說之行於世自二孔而下無慮數十家而其中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然程氏溫而潔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贍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今先生繼此而釋是書觀其議論參於前則有光而顧於後則絶配夫豈苟作云乎哉麻沙劉君智明得其繕本不欲祕爲己私命工鋟木以與學者共之余既喜柯山之學有傳於世而嘉劉氏之用心非私心町畦者之比也求予爲叙故書以歸之

陳振孫曰柯山夏僎撰集二孔王蘇陳林程頤張九成及諸儒之說便於舉子

楊慎曰伏讀高皇帝科舉之詔書從夏氏蔡氏兩傳

兩浙名賢錄夏僎字元肅龍游人

羅氏（惟一）尚書集說

佚

楊萬里序略曰吾友羅惟一允中撰尚書集說集說者集諸家之

說也自孔氏疏義而下八九家與焉大抵存其大槩而通其精微去其牴牾而合其通達至於文義自相矛盾者則又出己見以補其缺易其說以達其意如論正錯之說謂賦之有九等者以九州相推比言也賦之有錯者以四州相推比言也如論九江之說謂天下之物皆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散於五行五行散於萬物其本一也其本既一其末豈有不合哉如論伊尹放太甲之說謂伊尹初未嘗放其君曰放者使君居憂於外古無是禮以明天下之大法也蓋太甲之縱欲敗度女子小人之道也居憂於桐女子小人不得以熒惑之矣三年喪畢則奉之以歸故夫子序書不曰思庸復歸于亳而曰復歸于亳思庸如論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之說謂譬之一身五臟六腑其一受病則五六相傳五六皆傳則死一心之病亦猶是焉愛身者不可以一臟之病爲未必死而不懼愛國者不可以一事之失爲未必亡而不憂此說余尤愛之可以爲有國者之上藥已是皆先儒所未有之說而允中之所自得者也允中自序謂去古雖遠前聖賢雖不可作而愛中秉彝根於心者不可泯也惟一豈敢多遜哉士友嘗謂其言信而非矜云

李氏燾尚書大傳雜說

佚

尚書百篇圖

宋志一卷

佚

呂氏祖謙書說

宋志三十五卷通考十卷趙氏讀書附志六卷

存

朱子曰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周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伯恭卻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

趙希弁曰書說六卷呂成公祖謙之說自洛誥至秦誓凡一十七篇或說先生之說始於秦誓上至洛誥而止

陳振孫曰今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

大愚叟書後曰尚書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己亥之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爲書也然聽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略得失之異則其差爲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尚書置几間而爲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泝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數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以是而廢夫世之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氏下世纂次讀詩紀猶未終篇書及二禮皆未及次第考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記其本末義不得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於卷末

徐乾學曰東萊書說十卷祖謙里居時嘗以書教授弟子因而筆之始自秦誓追遡而上僅及洛誥而止

按呂成公爲林少穎門人少穎著書集解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蓋出於他人手成公意未安故其書說始洛誥而終秦誓以補師說之未及爾門人不知微意乃增修之失成公之本懷矣

時氏瀾增修東萊書說

三十卷

存

瀾自序曰生烝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師贊焉出爲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極天平地成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爲二帝三王而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也東萊夫子講道於金華首據是書之藴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夫子謂俚辭間之繁亂復雜義其隱乎修而定之瀾執經左右面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於百世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既東王迹幾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間見錯出之理辨純於疵識真於異此其門耶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具焉由是而入可以覩禹湯文武之大全矣自堂徂奧以造帝者泝而求之於秦誓始於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說之行於世終狐裘而羔袖瀾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全州鄭公肇之與昧傾蓋謂東萊說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說子盍補其餘工瀾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實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說明子何嫌於是記憶舊聞如對夫子伏而讀之清其俚辭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

雅鄭至於音意所出晏晏已見罔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
不存耶同焉者曰猶不離乎異焉者曰安用是或察焉取未修之
書合而觀乃免

吳師道曰東萊呂成公倡明正學四方來者至千餘人而冀戚於
婺清江時氏名鑄字春卿者公同年進士與弟鎮長卿率其家羣
從弟子十餘人悉從公遊若濚若瀾若瀅尤時氏之秀成公觸書
說自秦誓訖洛誥未畢而卒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
是也

按瀾官從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學教授見周益公集

附錄

陳氏[illegible]貝書抄

未見

黃氏度書說

宋志七卷

存

陳振孫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時得
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

呂光洵序曰洵得黃氏尚書說七卷於武部呂江峯氏與太史唐
荊川氏校其訛謬以授黃氏子孫刻諸家塾刻成敘之曰夫尚書
帝王經世之書傳心之要也漢藝文志古文尚書經四十六卷傳
四百一十二篇凡九家列於學官後魯恭王得孔壁尚書孔安國
受而注焉未立學官然學士諸生多誦習之矣至唐孔穎達疏益
加詳並列於官取士宋諸儒治尚書者言人人殊蓋數十餘家吳
氏王氏呂氏蘇氏最著九峯蔡氏得紫陽朱子之學作集傳學者
尤宗之於是諸家言尚書者不復行於世好學之士無所參互以
求自得而書益難言矣宋禮部尚書宣獻公遂初黃先生與紫陽
朱子止齋陳子水心葉子相友善著詩書周禮說諸書共百餘卷
周禮詩說水心葉子序而行之其餘或不復存幸而存者尚書說
其訓詁多取諸孔氏而推論三代興衰治忽之端與夫典謨訓誥
微辭眇義如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安止惟幾綏猷協一建中建極
之旨皆明諸心研諸慮以其所契悟注而釋之其辭約其義精粲
然成一家言諸儒莫尚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也
史稱先生起家文學因心孝友筮仕嚴邑廉惠彰聞入行國子監
簿正色直言歷御史諫官抗論時政無憚逆鱗策蜀帥吳曦必反
已果昭蜀如先生言累疏請光宗重過華宮斥內侍楊舜卿陳源
邪佞罪浮李輔國極言韓侂胄誤國乞肆市朝皆不報即解官去
由是黨論起國是乖侂胄雖誅而横挑強胡之禍成矣乃再起先
生置制江淮至即罷科糴量輸貫鏹平盜流離歸業者十萬餘
家不終歲而東南千里晏然所謂質有其文言顧行行顧言以經
術經世者非耶夫宋以忠厚立國文德治天下及其久也文繁於
論述政獨於優游綱紀日隳封疆日蹙上下訩訩而不知恤先生
獨憂之侃侃正直不用遂請老以歸身在山林繫心廊廟年餘七
十作周易傳以明悔吝憂虞進退存亡之故究化理之原極天人
之際書未訖簡而先生沒天下之學士缺望焉水心葉子誦之曰
明哲先幾終始典學可謂知言也已

姓譜度字文叔新昌人紹興進士爲御史劾韓侂胄寧宗時累官
煥章閣學士

馬氏之純尚書說

佚

金華志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隆興元年進士知嚴州稱爲茂陵
先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

十六卷

存

季宣自序曰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爲於書子夏
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
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
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
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慷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
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
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闚其門而不
入其中爲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
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直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
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
度大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
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
直一時三語若不相侔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
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

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露之迭興海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於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於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其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駮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於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鮮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序篇端論以讀書之法

朱子曰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著功夫

謝氏疇書解

二十卷

未見

周必大曰疇字昌國新喻人官朝議大夫直學士

艮齋定齋二先生書說

三十卷

未見

按艮齋者薛氏季宣定齋者謝氏疇不知何人合刻

蕭氏成集永嘉先生尚書精意

九卷

佚

陳氏騤尚書考

二卷

佚

姓譜陳騤字叔通臨海人寧宗時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卒贈少傅諡文簡

宋氏若水書小傳

十卷

佚

朱子志墓曰公諱若水字子淵雙流縣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

經義考卷八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一

朱子(熹)尚書古經

通考五卷

未見

陳振孫曰晦菴所錄分經與序仍為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書說

宋志七卷

存

陳淳曰書無文公解然有典謨二篇說得已甚明白親切精當非博物洽聞理明義精不及此

陳振孫曰晦菴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為此書晦菴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謂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他皆文集語錄中摘出

都穆曰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尚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

按文公書說黃氏所錄外又有湯氏中所輯今不傳

蔡氏(沈)書傳

宋志六卷

存

沈自序曰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以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子杭上書集傳表曰伏以惟精惟一以執中乃二聖傳授之心法無黨無偏而建極蓋百王立治之大經先臣親繹於師承遺帙初明於宗旨恭惟睿聖敬効涓埃臣切考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無非載道及更劉班賈馬鄭服之手僅以失真二孔註疏雖存諸家纂釋愈衆黨同伐異已乖平平蕩蕩之風厭常喜新又失渾渾灝灝之氣訛以相襲雜而不純暨皇圖赤伏之中興有大儒朱熹之特出經皆為之訓傳義理洞明書尤切於討論工夫未逮謂先臣沈從遊最久見道已深俾加探索之功以遂發揮之志微辭與旨既得於講習之餘大要宏綱盡授以述作之意往復之緘具在刪潤之墨猶新半生殫採摭之勞六卷著研覃之思帝王之制坦然明白聖賢之言炳若丹青使澄徹於九重亦熙緝之一助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智由天錫德與日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既從民情而罔咈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蓋思君道之克艱雖聰明之憲天猶終始而念學臣譾寡拔擢獲玷班行自揣章句之徒莫効絲毫之報抱父書而永歎望宸闕以冒陳倘獲清閑乙覽之俯臨豈但疇昔辛勤之不朽置之座右常聞無怠無荒之規措諸海隅咸仰克寬克仁之治所有先臣沈書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冊用黃羅裝褙謹封護隨表上進

真德秀表墓曰君諱沈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季子也從文公遊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為整環視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君沈潛反覆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書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慶元初偽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黜聘君

亦還謫舂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䟫君不幸沒貶所君復徒步護
柩以歸卜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薦用君不屑就也
趙希弁曰右晦庵先生訂正而武夷蔡沈集傳也沈自序於前其
子奉議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右侍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兼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杭進於朝沈字仲默號九峯先生
黃震曰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峯參合諸儒要說書經朱文公訂
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爲精其發指趣又視諸家爲的書經至是
而大明如揭日月矣
朱升曰古文書序自爲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序文與書本旨
往往不協蔡氏刪之而置於後以存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也
何喬新曰自漢以來書傳非一安國之注類多穿鑿穎達之疏惟
詳制度朱子所取四家而王安石傷於鑿呂祖謙傷於巧蘇軾傷
於略林之奇傷於繁至蔡氏集傳出別今古文之有無辨大序小
序之訛舛而後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粲然於世焉
桂蕚曰書典謨注雖經朱子改定尚有冗處其夏書以後蔡傳雖
詳亦多贅鑿務在反之於心其不可通者不可強也
何孟春曰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
與鄱陽鄒季友所論亦有未安者
趙樞生曰昔人言明經者諸儒害經者亦諸儒以今觀之書蔡氏
傳爲尤甚盤殷盤周誥詰屈詭晦已自不可知況秦火之後又多
斷簡殘編脫文譌字今必欲以常理恆言釋之故多勉強附會

黃氏鉌尚書說
十卷
佚

潘氏柄尚書解
佚

輔氏廣尚書注
佚
浙江通志輔廣字漢卿崇德人師事朱子及東萊呂氏嘉定間入
仕尋奉祠學者稱傳貽先生

董氏銖尚書注
佚

李氏相祖書說
三十卷
佚
閭書李相祖字時可光澤人從朱文公學曾以文公命編書說二
十卷

吳氏昶書說
四十卷
佚
曾孫龍翰曰先曾大父從游朱子之門文公以掃墓歸婺源曾大
父上所著書說文公深嘉之
按龍翰字式賢有古梅吟藁其讀家集詩云吾家友堂翁
硯影雙螢寒刻志鑽書史簪燈照夜闌冤哉命壓頭那復
博一官友堂紛遺藁幾成汲冢殘江東兵燹餘白壁喜重
完自序云友堂遺文今所存者書說四十卷易論四十卷
蓋宋季書雖僅存未曾刊行者也

陳氏文蔚尚書類編
十二卷
佚
文蔚進表曰臣文蔚言七月十五日伏準本州送到七月五日尚
書省劄子取索臣所著尚書類編者臣一介庸愚識見膚淺不自
揆度妄意纂輯得罪聖門方竊自訟豈謂聖朝不棄涓埃兼收並
取下及纖微臣文蔚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聞帝王出治稽古
爲先聖哲貽謀修身是急必探賾於精微之地乃收功於土苴之
餘自昔講求具有本末伏惟皇帝陛下英資天縱聖敬日躋道得
堯禹湯文之傳書究虞夏商周之蘊微言奧旨默契於宸衷大義
宏綱悉關於天理非如經生學士窮年既日苦志疲精溺情傳注
之間玩意篇章之末蓋將以彌綸天地酬酢古今無非帝學之淵
源豈但雲章之黼黻然且下採芻蕘之論上裨旒冕之聰如太華
之微塵不遺若日月之容光必照聖而益聖新於又新幸若愚臣
生逢明盛且如臣者老於草澤幼玩簡編久蒙教育之恩得盡鑽
研之力竊謂書者精一之旨首傳於二聖彝倫之敘備闡於九疇
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盡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
男衛理一而分殊拔伊尹於耕野之微相傳說於築巖之賤官制
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深懲於沈
湎鼎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旅獒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
建官大則公孤師保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非正非其人何以

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非輕誠不敢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之典學之一言是乃算經之明法伏願皇帝陛下加日就月將之志進日升月至之功用舜之中建武之極以是陶成萬化鼓舞羣生還風俗於邃古之初示法則於將來之永則臣得漁樵同樂鉛槧自娛雖居曠野之遐若對清光之近書編凡一十三卷謹隨表投進以聞

宋鑑端平二年二月都省言進士陳文蔚所著尚書解注有益治道詔補迪功郎

按類編已佚其表載克齋集中書成時賦詩云水飲已忘三月味囊中真乏一錢儲屢空本是吾家事贏得閒身且著書洵有道之言也

戴氏[illegible]書說

佚

馮氏椅尚書輯說

未見

孫氏調龍拔書解

五十卷

佚

尚書發題

佚

林氏夔孫尚書本義

佚

閩書夔孫字子武福州人從朱文公游嘉定中特奏名爲縣尉

徐氏僑尚書括旨

十卷

存

姚希得序曰凡物有所不至者必有所獨至如丘明擅良史之譽子夏列文學之班此二子者非所稱五官不具無以與於文章之觀者哉而春秋敘事獨見左氏聖門辭藻首重卜商乃知古人用志凝神之說良不誣也婺州文淸公徐先生諱僑字崇父號毅齋淳熙十一年進士胸吐詞華心吞學海而於五經宗旨尤所究心故先生著述有讀易記讀詩記諸詠雜說文藁等書行於世爲世所傳誦若此虞周二書括旨尤其潛心究學輯而成帙者夫五經爲諸書之冠而虞周二書皆聖訓典謨惟精惟一之旨又爲五經之冠苟非深明其奥曲洞其理安能妄措一詞今諦觀是帙注解詳密毫無滲漏乃知先生於此書之宗旨默識心通其於繼往聖開來學豈不賴有此耶先生暮年以此書進呈皇朝存於靑宮閣秘本客秋余得先生原稿因重錄寶藏允留家塾讀是書者始信先生之學問淵源當與左氏卜商並垂於天壤矣景定四年二月

許氏奕尚書講義

十卷

佚

魏了翁撰碑曰奕字成子慶元五年進士第一授宣義郎簽書劍南節度判官嘉泰四年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秘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開禧三年遷起居舍人明年改元嘉定爲通謝使聘金還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使還除權禮部侍郎俄兼侍講陞侍讀二年遷吏部侍郎三年兼修玉牒官又以給事中闕官申命兼權除顯謨閣待制知瀘州五年除知夔州府表辭不行改知遂寧府八年進龍圖閣待制九年加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公詞章雅健兼通篆籀書其所裒粹斷藁僅得毛詩說三卷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十卷所逸多矣

姓譜奕簡州人

鄒氏補之書說

佚

浙江通志鄒補之字公袞開化人受業朱子及東萊之門淳熙初舉進士判江寧府

經義考卷八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二

袁氏燮潔齋家塾書鈔
宋志十卷
未見
真德秀狀曰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淳熙辛丑進士官至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以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學者稱曰潔齋先生
陳振孫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王應麟曰潔齋解儆戒無虞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於極盛之時矣無虞豈可不儆戒與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爲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
按是書葉文莊編菉竹堂目尚存

袁氏覺讀書記
宋志二十三卷
佚
陳振孫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略倣呂氏讀詩記集諸說或述己意於後當是潔齋之族

黃氏倫尚書精義
宋志六十卷
佚
陳振孫曰三山黃倫彝卿編次或書坊所託

趙氏汝談南塘書說
宋志二卷
未見
陳振孫曰汝談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掊擊觝排則似過甚

王氏日休書解
佚

戴氏溪書說
佚

宋氏藻尚書講義
五十卷
佚
魏了翁誌曰彭山宋元發名藻淳熙五年進士終流溪令遺文有論語略解二十卷尚書講義五十卷

余氏植尚書說
五卷
佚

馮氏誠之書傳
二十卷
佚

王氏時會尚書訓傳
佚

婁氏得平尚書遺意
一卷
佚

張氏析書說
佚

丁氏綾書辨疑
佚

董氏琮尚書集義
佚
董鼎曰琮字玉振號復齋鄱陽人
姓譜復齋慶元中進士任龍陽簿

史氏孟傳書略
十卷
佚
魏了翁志曰丹稜史孟傳守道既奏名將入對忽以疾卒詔附劉渭榜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致仕

柴氏中行書集傳
佚

應氏鏞尚書約義

宋志二十五卷
未見
金華志應鏞字子和蘭谿人登慶元五年進士又舉博學宏詞科
官至太常寺簿知開州
吳師道曰應鏞邵困皆邃經學今惟衛湜集禮記解間見稱引而
他書無聞

陳氏振孫尚書說
佚
袁桷曰書有今文古文陳振孫掇拾援据確然明白
周密曰直齋有書說二冊行世

陳氏經尚書詳解
宋志五十卷
存
經自序曰帝王之書帝王之行事也帝王之行事帝王之心也帝王以是心見諸行事而載諸典謨訓誥誓命夫人能皆知之至於皓首窮年研精極思率不能得其要領者往往得裏遺表見其異不見其同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所載者是直典謨訓誥誓命而已於己何有哉昔者嘗觀授受之祕危微精一片辭隻語足以該之至易曉也乃若立綱陳紀綏民靖國死生患難之變下而至於軍旅行陣器械弓矢之微纖悉具備何如是之不憚煩也耶與賢與子各因其時天尊地卑貴賤位矣革命之際湯武行之當時不疑後世稱聖於變之民不煩告戒九官分職初無費辭多士多方乃諄復而不已君陳畢命亦幾數百言安在其為同條共貫也苗民之頑若非干羽之所能格太甲不明若非三篇之所能變移天雨反風亦豈啓金縢者之所能感動哉然此舉彼應捷於影響況觀帝王之行事幾於散漫無所統紀者然旁通曲暢無不各得其宜各止其所此豈無自而然哉道行於天地之間散在萬物萃於人心廣大悉備悠久無疆卓然常存而未始須臾亡也精粗一理古今一時物我一機天人一致得其所謂一則應變酬酢開物成務亦無所而非一之所寓也故凡用心之狹隘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狹隘也用心於寂滅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寂滅也是雖諸儒之訓釋盡天下能言之士蓋有彰之愈晦而即之愈遠矣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求人之心求古人之心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則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雖千百載之遠猶旦暮遇之也諸友其毋忽
姓譜經字正甫安福人慶元中進士官終奉議郎泉州泊幹

錢氏時尚書演義
八卷
未見
按葉氏菉竹堂目載有是書

胡氏誼尚書釋疑
十卷
佚
寧波府志胡誼字正之奉化人與兄謙師事袁燮自號觀省佚翁

時氏少章尚書大義
佚

鄭氏思忱尚書釋
佚
閩書思忱字景千安溪人授尚書於西溪李季辨解析精詣生徒常百數嘉定三年詞賦首鄉薦中第知崇安縣左遷浦城丞真文忠公與語知其賢言於太守復得仕知南恩州為浙東參議官

戴氏仔書傳
佚

戴氏侗尚書家說
佚

滕氏銑尚書大意
佚
姓譜銑字和叔婺源人合肥令珙之子為安仁令
方岳序曰吾州以經名家者多矣書為最以書名家者加多矣滕為最書自程大昌王大監皆有所論著天下所謂程泰之禹貢圖志王晦叔尚書小傳者也至溪齋先生與其弟合肥令君同登晦翁之門學者謂之新安兩滕和叔漸涵於二父之淵源披剝於百家之林藪蓋自與予別三十有五年矣一日訪予崖底出其所著書曰尚書大意者十二萬言教予曰予亦知夫凡書之有大意乎猶之木焉木而非節目也猶之水焉原而非派別也若書之大意則一中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解矣予授而讀之既請曰以中為書之大意吾未

之前聞也子於何有所聞曰予聞之先君子先君子聞之紫陽翁
紫陽翁聞之濂洛諸老而予發其祕者也寶祐乙卯重陽日

真氏德秀書說精義
三卷
未見
趙希弁曰右西山先生真文忠德秀之說也

魏氏了翁尚書要義
宋志二十卷序說一卷
存

陳氏大猷東齋書傳會通
十一卷
佚

尚書集傳或問
二卷
存
大猷自序曰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爲或問其有諸家駁難已盡及所說不載於集傳而亦不可遺者并附見之以備遺忘然率意極言無復涵蓄辨論前輩有犯僭妄因自訟於篇首云
張雲章曰大猷東陽人登紹興二年進士由從仕郎歷六部架閣宋史無傳藝文志亦不載此書然頗盛行於宋季今集傳不可得見而或問猶存考其所作之旨亦猶紫陽四書集注之外別爲或問一書也又同時有都昌陳大猷號東齋饒雙峯弟子著書傳會通仕爲黃州軍州判官乃陳澔之父與東陽陳氏實爲兩人學者勿混而一之
按葉文莊菉竹堂書目有陳大猷尚書集傳一十四冊西亭王孫萬卷堂目亦有之其書雖失或尚存人間未知其爲東陽陳氏之書與抑都昌陳氏之書與攷鄱陽董氏書纂注列引用姓氏於陳氏書集傳特注明東齋字正未可定爲東陽陳氏之書而非都昌陳氏所撰也

張氏孝直尚書口義
佚

劉氏欽書經衍義
佚
閩書欽字子時建安人從蔡沈學以蔭補官轉朝奉大夫陞殿中侍御史仝知樞密諫院事歸隱武夷自號冰壺散人終朝請大夫卒謚忠簡

董氏夢程尚書訓釋
佚
江西通志董夢程字萬里號介軒得朱子之學於黃勉齋登開禧進士官朝議大夫知欽州

王氏宗道書說
六卷
佚

柴氏元祐尚書解
佚

洪氏咨夔尚書注
佚

舒氏津尚書解
佚
兩浙名賢錄舒津字通叟奉化人景定三年進士官太學博士知平江

章氏元崇尚書演義
佚

王氏萬書說
佚

劉氏甄青霞尚書集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孫氏泌尚書解
宋志五十二卷
佚

潘氏衡書說
未見

康氏聖任尚書解
未見

張氏震尚書小傳
未見

董鼎曰震字真父

姜氏如晦尚書小傳

未見

董鼎曰如晦字彌明號月谿

史氏仲午書說

未見

董鼎曰仲午字正父

史氏漸書說

未見

董鼎曰漸字鴻漸

劉氏貞橫舟尚書講業

佚

董鼎曰貞字子有

楊氏明復尚書暢旨

佚

謝鐸曰尚書暢旨楊明復著今亡

康氏伯成書傳

宋志一卷

佚

楊氏炎正書辨

一卷

佚

徐氏桌尚書申義

五十八卷

佚

熊氏子真山齋書解

十三卷

佚

吳氏時可櫟坡書說

六卷

佚

姚氏三錫書鈔

佚

按三錫餘干人劉克莊後村集有讀書鈔詩

程氏[illegible]尚書約義

佚

徽州府志休寧人著書約義倉使王伯大序其書

經義考卷八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三

成氏申之四百家尚書集解

宋志五十八卷

佚

四川總志成申之眉州人紹定進士紹興初隆慶知府

李氏杞謙齋書解

未見

陳氏梅叟書說

未見

董鼎曰梅叟永嘉人

張氏葆舒書蔡傳訂誤

佚

江西通志葆舒號虛齋德興人

李氏守[illegible]尚書家說

佚

馬氏廷鸞尚書蔡傳會編

佚

姓譜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淳祐間進士累官右丞相兼樞密使與賈似道不合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方氏逢辰尚書釋傳

四卷

未見

黃氏震讀書日鈔

一卷

存

劉氏元剛尚書演義

佚

文天祥志墓曰先生字南夫世爲吉州吉水縣人嘉定十六年登進士第官至郡守家無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於門先生誘掖懇懇不啻父兄之遇子弟遺墨有詩書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任左藏日以孝經論語孟子演義上進有旨降付資善堂

繆氏主一書說

佚

周氏敬孫尚書補遺

佚

謝鐸曰尚書補遺周敬孫著今亡

陳氏焕書傳通

未見

王圻曰焕豐城人

陳氏普尚書補微

佚

書傳補遺

佚

書講義

一卷

存

胡氏士行初學尚書詳解

十三卷

存

按士行廬陵人題云前臨江軍軍學教授

趙氏若燭書經箋註物通姓譜作趙嗣誠

佚

袁州府志趙若燭字竹逸宜春人寶慶二年進士知光澤縣事宋亡不仕教授於鄉

何氏逢原尚書通旨

佚

嚴州府志何逢原字文瀾分水人咸淳間官中書舍人至元中程文海薦之朝授福建儒學提舉辭不赴

邱氏葵書解

佚

王氏柏書疑

宋志九卷又讀書記十卷

存

書經童句

佚

尚書附傳

宋志四十卷

佚

柏自序書疑曰聖人之經最古者莫如書而最難讀者亦莫如書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孰有加於書者奈何伏生之口授科斗之變更孰能保其無誤此書之所以難讀也朱子於諸經莫不探其淵源發其簡要疏瀹其湮塞而貫通之縷析其錯揉而紬繹之無復遺恨獨於春秋不敢著一字書止解典謨三篇而已後又有金縢召誥洛誥說及考定武成凡四篇予書多幸得觀典謨手筆密行細字東圈西補蓋非一日之所更定其用力精勤如此學者猶恨不及見其全書孰知書之果不可得而全解也朱子嘗謂眉山蘇氏書說著得其文勢或謂失之簡曰如是亦可矣謂金陵王氏獨不解洛誥猶能於此而不穿鑿亦稱之也又嘗問東萊先生於書有不可解者否曰亦無可缺後二年復見乃曰驗如所喻是亦難說者至於朱子教門人則俾之先讀其易曉而姑後其聱訛此固不得已之詞甚矣書之難讀也今九峯蔡氏祖述朱子之遺規斟酌羣言而斷以義理洗滌支離而一於簡潔如今文古文之當考固已甚明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今已甚詳矣帝王之詞與史氏之詞參錯乎其中今亦可辨有害理傷道者又辭而闢之有考訂平易者亦引而進之如天文地理之精最歲月先後之審定用工勤苦久已成編後學可謂大幸然疑義闕文之難朱子曰未詳曰脫簡者固自若也分章絶句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未能盡通也況讀書至拙如予者豈能遽豁然於中哉諸儒之所能解予固幸因得而通之所不能通雖諸儒極融化之妙支綴傳會屈曲將迎然亦終未能盡明也在昔先儒篤厚信古以爲觀書不可以脫簡疑經如此則經盡可疑先王之經無復存者後生爲學所當確守先儒之訓何敢疑先王經也不幸秦火既熖後世不得見先王全經也惟其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經也疑伏生口傳之經也讀書者往往因於訓詁而不暇思經文之大體間有疑者又深避改經之嫌寧曲說以求通而不敢輕議以求是夫聖人之書萬世之大訓也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始終不惟不當疑亦本無可疑後學非喪心孰敢號於衆曰吾欲改聖人之經然伏生女子之口傳孰不知其訛舛聖人之經不改伏生之言亦不可正乎糾其謬而刊其贅訂其雜而合其離或庶幾乎得復聖人之舊此有識者之不容自已漢唐諸儒智不足而守有餘泥古護短堅不可開逮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間有刪改譏議喧豗猶數十年而後定今訓註多已詳明而猶可略也惟錯簡繁多極問玩索若稍加轉移以復大體不動斤斧以鑿元氣不可強通者乃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詳也元體苟正則訓誥不待贅詞可以益簡而益明矣愚不自揆因成書疑九卷凡五十篇正文考異八篇藏之家塾以備探討嗚呼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予深有感於斯言云

按漢儒於經文遇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傳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爲經傳又取孝經攷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於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於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作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於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皐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未嘗不服其精當然亦知者之過也

金氏履祥尚書注

十二卷

存

張雲章曰尚書表注四卷見於仁山先生本傳而無所謂書注十二卷者按柳文肅貫撰行狀云先生早歲所注尚書章釋句解蓋指書注十二卷而言此書爲先生早年所成晚復掇其要而爲表注也

尚書表注

二卷

存

履祥自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變通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驗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

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此書所以未易讀也蓋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學校之教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以詔後世不幸而燼於秦灰於楚錮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不幸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定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復出至蕭齊始備至蕭梁始行北方至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最久其間豈無傳述附會所謂大序文體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今文而上誣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爲訓解後漢始爲訓解而謂訓傳盡出安國之手唐儒曲暢注說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至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勒諸石後之學者守漢儒之專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本果以爲帝王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開斯文周程張朱子相望繼作雖訓傳未備而義理大明聖賢之心傳可窺帝王之作用易見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書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爾履祥繙閱諸家之說章解句釋蓋亦有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譌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微事爲之槩考正文字之誤表諸四闌之外以示子姓閒以視朋從之士雖爲疎略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緼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辨其疑則亦此書之幸也願竊有請焉

姓譜履祥字吉父蘭谿人師事王柏宋末以史館編修召不及用而國亡遂隱居著書以淑後進

柳貫曰先生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通貫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槩考正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尚書表注而自序之

趙崇善曰宋季國勢阽危在事者束手罔措先生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俾擣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其敘洋島險易歷歷有據而宋竟莫之用及宋改物儒者率俛焉北面先生獨以宋室遺民高蹈不屈著作止書甲子而不及年號自署止稱前聘士云

徐乾學曰表注引據精確可裨蔡傳其作通鑑前編即自采用其說

熊氏（禾）尚書集疏

佚

黃氏（景昌）尚書蔡氏傳正誤

佚

兩浙名賢錄黃景昌字濟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翺游通五經自號田居子

梅教授書集解

通考三冊

佚

陳振孫曰其書二冊不分卷不著名未詳何人

趙氏（失名）尚書百篇講解

佚

林希逸曰余讀延平趙君百篇講解而曰書自諸傳既行句句字字毫分縷析孰不知之而每篇之要領則得者蓋鮮今君篇篇有解鋪敘發明該貫首末使夫人一覽而大略皆具非用功探密者能之乎

亡名氏尚書名數索至

未見

方時發序曰孔壁之書載聖人之心法允執厥中建其有極曰德曰仁曰敬曰誠先賢之集傳發揮無餘蘊矣此編題以索至蓋出於賢關纂集獨詳於諸家如堯典之天文禹貢之地制洪範五行之次序大誥諸篇之官名凡儀章制度服食器用辨之必明確乎其證也語之必詳炳乎其文也復而熟之義理渾然之中條目燦然誠有補於疏通知遠之學余自瀨歸隱溫舊書惟此編江廣罕

得其傳由是戴加考訂付之剞劂其貫穿六經出入諸子苞羅旁魄未易悉通茲滋魯豕未易悉辨當世有行祕書覩其違闕儻改而正諸嘉惠後學尤賢於著述也

按是書菉竹堂萬卷堂澹生堂三家書目均有之

經義考卷八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四

王氏若虛尚書義粹

三卷

未見

按是書天一閣萬卷堂目均載之

呂氏造尚書要略

佚

王圻曰金哀宗正大間萬壽節同知集賢院呂造進

趙氏孟頫書今古文集注

未見

孟頫自序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惟易僅全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在書爲尤甚學者不察尊僞爲真俾得並行於世若張霸之膺鬩二十四篇亦以爲古文尚書小序之舛訛大悖經旨亦以爲孔子所定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孟頫輒其真而爲之集注越二十餘年再一訂正手錄成書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噫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但天下之知我者易知書者難也書之爲道誠遠矣漢自伏生以下晁錯倪寬夏侯勝皆專治書而不得其旨孔安國雖爲之注多惑於僞序而討論未精蔡邕才堪釐正而其說不盡傳孔穎達之疏曲暢附會無所折衷至宋朱子留心雖久未遑成書蔡沈過謹而失之繁亦爲才識之所限金履祥慜之而失於簡亦以精力之所拘終不若他經之傳注審之熟而言之確也昔文中子尚續書百五十篇今正書止五十八篇而傳注可使之不確乎孟頫繙閱考撫自童時今至於白首得意處或至終夜不寢嗟乎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書之道也一毫之過同於不及安得天下之精一於中者而與之語書哉集注始於至元十六年中更作輟成於大德元年今又二十餘年矣衰貌頽然不能不自愛也因重緝而爲之序

按是序集中所載係節文今依墨跡錄其全

男雍跋曰先君於六經子史靡不討究而在書經尤爲留意自蚤年創草爲古今文辨後三入京師而三易稿皆謹楷細書毫髮不苟及仁宗朝議改隆福宮爲光天二字以書質之中留一本復輯是册已精而益精者也古人以半部論語佐太平吾先君有焉至元後己卯

楊載曰公治尚書爲之注人知其書畫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術也

兩浙名賢錄趙孟頫字子昂吳興人宋之宗室也以胄監入仕爲潤州錄事參軍至元間以薦入朝拜兵部侍郎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敏追封魏國公

吳氏澄書纂言

四卷

存

澄自序曰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曰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册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詳考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初蓋百篇遭秦焚滅挾書有禁漢興禁猶未除書學之士皆已老死文帝時詔求天下能治書者惟有濟南伏生一人年九十餘遺掌故鼂錯即其家傳授僅得二十八篇武帝時河內女子獻僞泰誓一篇得附二十八篇之列元成間東萊張霸作僞舜典等二十四篇其書不行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又於二十八篇內分出五篇共五十八篇上送於官遂與漢儒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三家所治伏生之書並唐初尊信承用命儒臣爲五十八篇作疏因此大顯而三家之書廢今澄所注止以伏生二十八篇之經爲正

王褘曰今文多艱澀古文多平易先儒嘗深疑之宋蔡沈氏集傳於每篇各疏今文古文有無既爲明白而近時吳澂氏又分今文古文各自爲書不相脅雜尤足以釋後世之疑矣

顧應祥序曰書纂言者元儒草廬吳文正公之所著也應祥按察江右時過臨川得之藏之篋笥久矣乃嘉靖戊申起廢再撫南中偶攜以隨督學憲副胡君堯時見而悅之曰滇苦無書盍刻以惠

演士乃命郡文學偕治書諸生正其譌舛屬雲南守陳君光華刻以傳焉夫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有史以紀其行事必有言以發之號令於是乎有典謨訓誥之作唐虞以前渾渾噩噩其事簡其言可傳孔子刪書上自唐虞下迄三代得百篇秦燔六籍煨燼無餘漢興除挾書令濟南伏生始以其所藏者教授齊魯間文帝求治書者伏生老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卽其家受之是謂今文尚書後魯恭王治宮室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無有知者博士孔安國取伏生之書考論文義而爲之傳是謂古文尚書會巫蠱事未及以聞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上列於學官漢魏之間所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之學皆伏生所授者也伏生書二十九篇內泰誓一篇或以爲後人所增安國所傳析伏生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泰誓爲三篇又伏生所無者二十二篇幷序一篇共五十九篇分爲四十六卷但其間出於伏生者皆艱澀難讀出於古文者辭反平易故先儒往往致疑而文公朱子亦謂不類西漢文字文正公是編蓋祖朱子之意而斷然以二十八篇爲伏生之舊餘二十五篇則自爲卷褎以實諸後欲使後之學者知上古所傳之書所可信者惟此焉耳矣然竊有疑焉漢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顏師古注曰孔安國承詔爲傳經二十九卷注曰卽伏生所授者史記儒林傳伏生書二十九篇教授齊魯間至隋唐時始以泰誓爲河內女子所獻或以爲武帝時或以爲宣帝時殆不可考安國之書雖未嘗列於學官然史稱司馬遷授書於安國班固以之而入志其私相傳錄增損附會容或有之若概謂梅賾所增豈其然乎又謂梅賾所上書分堯典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初無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爲姚方興㳂入今觀太史公五帝紀於帝堯則曰名放勳帝舜則曰名重華恐亦有所自焉噫士生千載之下而欲以殘編斷簡訂千載之上之是非蓋亦難矣愚因刻是書而幷以典籍之所見者附於首簡蓋不自知其僭妄云

齊氏履謙書傳詳說

佚

胡氏一桂書說

佚

程氏直方蔡傳辨疑

一卷

未見

陳氏櫟書解折衷

佚

櫟自序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亦能讀此書蓋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是爲三墳此三皇書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是爲五典此五帝書也至孔子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去三墳五典所定者二帝三王書凡百篇焉豈三墳五典簡編脫落而不可通耶抑孔子所見但始於唐虞耶今不可考矣及秦坑焚禍作百篇之書無敢藏者漢孝文時聞濟南有伏生勝能讀之生時年九十餘欲召之不能行詔鼂錯往受生又老不能正言其女傳言教鼂以意屬讀所得僅二十餘篇爾先是孔子遠孫有犯秦禁密藏竹簡書於其家壁中者至漢景帝子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又於壁中得尚書數十篇皆科斗書後世遂目出於孔壁者爲古文出於伏生者爲今文合古今文共五十八篇卽今行於世者是也外四十二篇自此時已亡矣篇各有序或曰孔子作然序多與經戾非孔子作也自孔壁初藏時已有此序百序共爲一篇武帝詔孔安國傳書安國始分序各冠每篇之首卽今所謂小序而亡書四十二篇之名尚賴小序可見焉三皇五帝之書自孔子時而已失二帝三王之書遭嬴秦氏而不全今所存五十八篇學者可不知其旨哉書體有六典謨訓誥誓命是也今篇名元有此六字者固不待言矣其無此六字如太甲咸有一德旅獒無逸立政訓體也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多士多方君奭周官誥體也胤征誓體也君陳君牙呂刑命體也雖其間不無簡編之殘斷字語之舛訛然上自堯舜之盛下逮東周之初二千餘年之事猶賴此可考焉兼諸經之體多已見於書中舜皐之歌五子之歌三百篇祖也周官六卿太平六典之綱也洪範之占用二可以見易之用舜典臯謨之五禮可以該禮之名自虞迄周二千年之史筆在焉下逮周平王秦穆公正與春秋接矣諸經各得其一體而書具諸經之全體治經不盡心於此非知本者予幼習此經老矣猶心醉焉諸家之解充棟汗牛喙喙心心孰爲真的蔡氏受朱子付託惜親訂僅三篇朱子說書謂通其可通毋強通其難通而蔡氏於難通罕闕焉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予因訓子遂掇朱子大旨及諸家之得經本意者句釋於下異同之說低一字折衷之語錄所載及他可採之說與夫未盡之蘊皆列於是惟以正大明白

爲主一毫穿鑿奇異悉去之噫嘻姚姒暴嬴而至此亦勞矣爾小子其尙辨之管窺述尙書大旨繼成書折衷屢欲序之未遑也大德癸卯十二月五日始取大旨略改冠於篇端云

又自述曰予編書傳折衷宗朱蔡采諸家附己見大略與深山董氏相類第不盡載蔡傳於前爾

尙書集傳纂疏

六卷

存

櫟自序曰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畏恭慎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數千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疑闕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卽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今謀板行幸遇邢張子禹命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

楊士奇曰書傳纂疏六卷分爲三冊元新安陳櫟輯櫟字壽翁號定宇今讀書傳者率賫此書及董鼎纂注吾外氏有書傳會通尤詳備而今學者多未及見余雖見之亦未及錄也

劉氏莊孫書傳上下篇

二十卷

佚

胡氏炳文書集解

未見

董氏鼎尙書輯錄纂注

六卷

存

鼎自序曰生民之類必帝王而後治帝王之道必聖賢而後行攷之古可見矣黃虞遠矣耆姬訖矣三代以降有帝王而民不治者聖賢未遇也孔孟繼作有聖賢而道不行者帝王不用也噫虞夏殷周之盛非適然也人事之所致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獨善也人心之所同也高風退躅豈遂不可追而及之哉孟子言必稱堯舜孔子知百世可繼周言豈苟乎哉事豈虛乎哉著於百篇之書的然有見而云爾也然則是書也惟聖賢能盡之惟聖賢能行之顧其學聖賢之學而事帝王之事者何如耳焚滅之而秦亡表章之而漢興往者可鑒矣惜乎安國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疏惟詳制度二帝三王羣聖人之用心獨快於一夫之見管窺天而蠡測海豈足以得其奧藴哉至宋諸儒數十家而後其說漸備又得文公朱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委之門人九峯蔡氏既嘗親訂定之則猶其自著也鼎生也晚於道未聞賴族兄介軒夢程親受學於勉齋黃氏槃澗董氏故再傳而鼎獲私淑焉釋經緒論多出朱子迺以訂定集傳爲之宗而蒐輯語錄於其次又增輯諸家之注有相發明者幷閒綴鄙見於其末庶幾會粹以成朱子之一經可無參稽互考之勞而有統宗會元之極則亦不無小補矣第顧繙閱傳注盈溢充斥衆寶駭瞀遺珠棄玉或所不能免也惟於君心王政人才民生之所係諸儒之論可堪警策者摭抉不遺闕者補之以備臨政願治之觀覽固不徒爲經生學士設噫人皆可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而況聰明首出受天之命奄有四海有能致之資居得致之勢而又有可致之權可以千古聖賢自期可以四代帝王自許而顧乃謙讓未遑也哉是書若遇雖書之幸實天下萬世生民之大幸也至大戊申十二月己未序

子眞卿跋曰先世以來多習書經先君子克承家學復私淑朱子緒論於蔡氏傳尤用力焉大德甲辰命眞卿從雙湖胡先生一桂退齋熊先生禾讀易武夷山中因得刊行先君所著孝經大義時欲幷刻此書眞卿歸而以請先君乃曰有朱蔡二師在前編集其可苟乎吾餘齡暇日尙須校定且謂眞卿曰是書將盛行吾老矣嘗不及見傳之者汝也及悼棄藐孤之三年會聖天子興賢有詔命習書者惟蔡傳是宗斯文開運其在茲乎蓋先君此書懼其遺世而靡不錄嘗其煩也而欲簡是從晚雖重加校定尙欲簡之同志而未遂眞卿仰遵先訓求正於當世儒先與先君之舊交如葵初王先生希旦雙湖胡先生定宇陳先生櫟息齋余先生芑舒多得所討論於朱蔡此書似爲大備敬壽梓閩坊以廣其傳非徒不負先君之囑且以欽承明詔尊崇朱學之萬一云延祐戊午十月

朔日

吳澄序曰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惟五詩禮易春秋雖不無闕誤而不若書經之甚也朱子嘗欲作書說弗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弗果得非讀之有所疑而爲之不敢易耶訂定蔡氏書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他篇文義雖承師授而周書洪範以後浸覺疎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豈著述未竟而人爲增補與抑草藁初成而未及修改與金縢弗辟鄭非孔是昭昭也既迷於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然謂鴟鴞取卵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都之說自相反一簡之內而前後牴牾如此何哉召洛二誥朱子之說具在而傳不祖襲之故切疑洪範以後殆非蔡氏之手筆也鄱陽董鼎季亨父治聖人之經學朱子之學詳稽遺語旁采諸家附於蔡氏各條之左名曰輯錄纂注有同有異俱有所裨西伯戡黎其國蓋在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必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遂入楚境也輯錄引董銖叔重之問謂吳才老以戡黎爲伐紂時事召誥三月甲子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多士篇卽其命庶殷之書也而書注云多士作於祀洛次年之三月纂注引陳櫟壽翁之說以此三月誥商士爲周公至洛之年周公居東二說兼存不以蔡之從鄭爲然也略舉一二端則季亨父之有功書經多矣澄於書經亦嘗因先儒所疑而推究其所可知往往不能悉與舊說合觀所輯纂其閒乃有與予不異者季亨父篤行信於鄉里年六十八而終子真卿來遊京師出父書以示嘉其窮經有特見而無黨同護闕之弊於是爲識其卷末

陳櫟曰鄱陽深山董公宗蔡氏書傳輯朱子語錄增諸家注解閒以己見發明之

江西通志董鼎字季亨德興人

何氏中書傳補遺

十卷

佚

余氏芑舒讀蔡傳疑

一卷

佚

書傳解

佚

姓譜德興余芑舒潛心程朱之學著有書傳解

嚴氏啟書說

佚

吳澂曰書經惟後晉增多二十五篇之文明白易曉其先漢伏生所傳者則詰屈難讀章貢嚴啟篤志嗜經博覽深探於書有說略述梗槪如金屑花片雖未底渾全然嘗鼎一臠已可知矣

張氏仲實尙書講義

卷

佚

牟巘序曰講學所以明理理之不明而辭之徒費雖多奚以爲伏生書僅二十九篇史稱秦恭增其家法至百萬餘言亦既多矣論衡又稱說堯典篇目二字十萬言但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就其中尤猥多焉度與近世所謂時文大義者復何異班固以爲不思多聞闕疑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不惟切中當時之病殆若爲時文發也烏乎書出屋壁簡脫字訛尙難究悉苦於分外汎濫牽引重自纏繞辭愈繁理愈失終其身無所見可哀已今爲講說者固當一洗此陋悉從簡要求其坦然明白者庶幾聖賢之意或得五六不然亦一時文義耳予僑張仲實在江陰時嘗爲諸生講尙書其從寡取數篇示予異時吾家君高有牟氏章句授業者萬人顧予皓首不名一藝甚慚無以發之然深喜其不爲游詞得講經之法蓋先攷音義名物度數次列諸儒之說辨其是否暢其同異大抵體文直解毫分粒析求其至當而一皆訂之以朱子之說朱子雖不立訓傳其見於他書散於語錄者往往采用焉如以克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合於大學危微精一執中合於中庸善於言聖人矣仲實幼能刻苦力學通於經術徒稱其詩文未爲深知仲實者夫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所當講者似未止此尙益勉其未至盡畢餘義成一家可也孔安國始注尙書其族兄臧貽書規切固不得雷同相私妄有稱道覽者當自得之

程氏龍書傳釋疑

佚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五

許氏謙讀書叢說

六卷

存

黃溍曰先生書說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要歸於是而已

謙自序曰自堯至襄王六十五君堯元年至襄二十八年歷年一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以亡書攷之亦惟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書十篇耳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餘豈無出號令紀政事之言蓋皆孔子所芟夷者緯書謂孔子求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其言未必實然有書者不止二十三君則明矣愚嘗謂聖人欲納天下於善無他道焉惟示之觀戒而已故孔子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是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也雖桀紂嘗蔡之事猶存於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爲非欲徒紀其不善也至於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略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心可見矣

張樞序曰孔安國始爲書傳辭義簡質至唐孔穎達撰正義以推衍之其後書說浸廣見於著錄者數十百家閒有所明而其大要卒不能出夫二家之說焉朱子爲經於書屬之門人蔡氏固嘗質疑問難然非若易詩之有全書也本朝設科取士並絀衆說而專用古注書蔡氏猶以朱子故也蔡氏之說或有未備仁山先生文安金公於書表注通鑑前編引書語中既剖晰而著明之矣先生受學之久聞義之深獨患是經之傳出於朱子之門人苟一毫之不盡則學者無所折衷乃研精覃思博求其說爲之圖說以示學者使人人易知焉叢說中所引傳疏諸家之說或采掇其詞而易置其次不必盡如舊也蓋皆有所裁定而畢致其意非徒隨文援引而已雖其說之時少異於蔡氏而異者所以爲同也先生嘗誦金先生之言曰在吾言之則爲忠臣在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豈不信哉至正六年門人南臺監察御史白野普花帖睦爾與其僚大梁楊公惠移淅東廉訪使鋟版以傳於是先生所著詩名物鈔八篇四書叢說十二篇與讀書叢說皆刊行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新奇不求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溥矣

兪實序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變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新奇不爲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溥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尙考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陽黃公溍所爲墓序誌銘茲不述

兪氏元燮尙書集傳

十卷

未見

或問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元燮居於吳其卒也虞集銘之

張景春曰元燮字邦亮其先建寧人徙長洲通蔡氏傳博采羣說著集傳十卷或問二卷

吳氏萊尙書標說

六卷

未見

元氏明善尙書節文

佚

陸元輔曰元明善復初以太子文學事文宗於東宮陞翰林直學士譯尙書節文以進每奏一篇必稱善

王氏充耘讀書管見

二卷

存

亡名子序曰書有管見曷爲而作也耕野王先生考訂蔡傳而誌其所見也先生嘗前代科目鼎盛時用書經登二甲進士第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先生棄官養母著書授徒益潛心是經自微辭奧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竟辨析必公是之從而不苟爲臆說阿附其用功精深造詣微密豈徒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者之爲哉此其能爲蔡氏之忠臣不啻蘇黃門古史之有功於

子長也先生易簀之際書其卷端曰凡爲吾徒者須人錄一編以的本付吾兒其惓惓遺後之意爲何如耶先生沒未幾而元綱板蕩山棚攜挈世家藏書悉遭焚燬是編賴先生從子光薦密置諸複壁中僅免於燬乃以別本訂其訛缺以付先生之子吉光薦其可謂善學先生之學而不失其本者矣先生於四書別有管見若干卷多所發明而不獲與是編俱存惜哉

梅鶚曰此書得之西皋王氏寫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當時恐失其真輒以紙臨寫一本而以意正若干字略可讀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摳衣於耕埜之堂也

黃虞稷曰克耘字與耕吉水人登元統甲戌進士授永州同知以母老棄官歸著是書外有四書經疑貫通失傳

書義主意

六卷

存

劉景文序曰四代之書蔡氏訓詁深得於朱子心傳之妙宜今日科舉之所尚也王君與耕以是經拾巍科慮嘗購求得其經義主意語雖不離乎傳注之中而實有得乎傳注之外又可謂能發蔡氏之所未言者歟是編輯作義要訣於其前附羣英書於其後學者苟先熟乎經傳因是推廣而講明之則於二帝三王之道自有以得其蘊矣學優而仕其於致君澤民豈小補哉不敢私祕用刻諸梓以廣其傳云旹至正戊子七月既望

書義矜式

六卷

存

張雲章曰宋熙寧四年王安石始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士各占法一經此經義之始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冗長繁複可厭則不盡拘格律然大概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此經義定式也克耘主張題意率本功令而又自爲經義名曰矜式存此猶見當時體製克耘名進士是編之出操觚家詎不奉爲鴻寶哉今雖流傳於後孰取而寓目焉

李氏天鳳書經疏

佚

江西通志李天饒吉水人得劉靜修道學之傳

陳氏悅道書義斷法

六卷

存

張雲章曰此亦科舉書以其流傳久存之後附作義要訣新安倪士毅所輯也

王氏天與尚書纂傳

四十六卷

存

天與自序曰愚少從師取友讀尚書審問明辨亦既有年追惟百篇之義由伏生傳二孔注疏暨數百家解釋富矣晦庵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蔡九峯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爲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答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二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嘗稽首敬歎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庵先生而遂定晦庵先生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先生而愈明學者不於二先生乎據將焉據乃本二先生遺意作尚書纂傳其條例則先二孔氏說者崇古也有未當則引諸家說平之有未備則引諸家說足之說俱通者並存之間或以臆見按之大要期與二先生合而已愚亦安敢以私意見去取哉且愚之編此特示兒振耳積日累月而編始就就矣未敢自安乙亥冬攜是編偕振求是正於集齋彭先生先生首肯增廣校定凡若干條往復究竟十四五載且從遹流布以與四方同志共切嗟之先生以是經擢巍科視富貴如浮雲不鄙末學是講是迪使帝王遺書昭如日月愚父子之幸也晦庵西山二先生所望於後來者其庶幾乎庸是俾振鋟之梓云

劉坦序云梅浦王君立大書纂傳成集齋先生爲之序而又俾余贅一語余於立大十年以長居相鄰世相好也梅浦籍籍有聲場屋一時從之遊者書殘饋賸無不意滿而猿臂數奇衆猶以晚器目之梅浦於是息意科舉之學研精覃思博采詳說纂爲此書勤亦至矣向使業舉子時龍躍虎變未必有暇著述由今而觀發百篇之奧蘊集四百氏之大成私淑諸人垂訓來世其視夫收科膴仕甘與草木俱腐者又孰爲得失也近有書評紫陽謂其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輒借斯言挂名傳末若其傳中大義數十微顯

闡幽有先儒所未到覽者宜自得之

劉辰翁序曰聞若稽古說二萬言又聞書解近年至四百家使人茫然孰何不識其所謂得王君纂傳如遠遊半天下首路以歸如觀樂請止不願更有是可嘉也每憶咸淳初諸老薦徐幾經筵第一義論人心道心以爲人心惡幾也余歎曰有是哉以其在理欲之閒也故危槪以爲惡則過矣亦何所附麗以爲道心哉侍御史陳千峯聞吾言是之幾以是論去又數十年過金陵入明道書院讀眞西山所爲記記首二語則亦幾說也蓋駭然爲之愧悔自失是幾亦有所本也懼哉以此明民猶有出於金口木舌之外者故知食不厭精而膾不厭細君纂傳多西山氏已得彼復遺此耶或謂君有功於纂擇政在此

彭應龍序曰書錄伏傳孔注若疏至近代博矣唐虞三代遼哉邈乎上遡三千五百餘年而聖賢心至今猶在者書在焉故也書蘊奧難見而庶幾可探討而見者諸家說在焉故也如余習讀時尤愛蔡氏抄東萊說開卷初首引伊川發明欽字義以爲理學精微當年聞自伊洛後讀書者如欲求書旨到親切的當處舍是宜何折衷久之又讀紫陽西山二先生所考釋與所記衍竊知其淵源上出伊洛之正發經義理惠淑後學又至矣乎惜其未成全書於百篇或闡繹之而未竟微言粹旨之別見者世亦莫有能考而會之一梅浦王立大專勤力學用工於是經者有年閒與余言今解者多矣眩於多而莫適爲之決擇則將焉用爲是竭其聞見心思之力考諸衆說遠摭伏生二孔之訓詁義疏近據紫陽西山之考釋記衍雖其說之散在文集語錄者靡不會粹於其中而諸家說有合而弗畔者一準此類取焉然後由博歸約而一經大義至是益以彪炳蓋嘗讀之嘉其編摩之力匪易足慰余夙昔之所有志而未償者遂以余初與兒曹錄前輩說附之及管見一二以備商確嗟乎百代而上世運迹陳而得其說者猶因是獲窺聖賢用心之萬一可幸也已運會以逝思古人之峩冠講論事付之一慨抑就此書人人玩味無不切己者斯言何謂與其藏諸家塾之思孰若廣而流布與四方同志之士切磋之以無忘往訓適有諗梅浦刻諸梓以傳者意蘄益甚余復爲之慫恿敘其說於帙之初

崔君舉後序曰六經惟書最難讀去古既遠世人無唐虞三代聖賢心胸往往以其編且薄者揣臆其寬大忠厚故非惟文義少通句讀亦未易曉自韓昌黎已目盤誥以聱牙近代大儒朱晦庵白首明經獨不爲是完書意者返之於心而亦慨悼於世代人物之不可強合也惟場屋之士決得失於一夫承訛習舛而無所忌然亦時有先者舜禹授受十六字得徐景說演明之立政任準牧三事因陳行之而正釋者之誤特如此自不數數爾余猶及記長老言渡江建太學百年閒陳徐二上舍始發先儒之不及他如皇極二字先儒固已盡發其祕由今逆數不作大中訓詁才三四十年爾後來諸儒出新意於箋解之外析精理於毫釐之閒近則科舉廢久士無繫累蕩然失其所挾試使口誦本經且不能以句矣吾友梅浦王君纂書傳晚又得鄉先生彭集齋往復考訂無復遺憾首尾十餘年而後就嗟乎是書盛行爲君必執典禮命討爲臣必辨貨寶鞠謀在朝廷必明目達聰在四方必棐彝率乂共工必流必殛馬牛必放必歸三風十愆必具訓六卿九牧必阜成其於世道銷方來而救已往淵哉百世之澤宜家藏而人誦之也

子振跋曰帝王之學莫先尚書自訓傳浩繁蘊義滋晦先父皓首窮經潛心纂要書成流布幸際明時大德二年憲使魯山藏公夢解保申臺省迺得上聞先父遂繇贛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授臨江路儒學教授恩命正隆餘齡忽殞歲月既久字畫缺漫遺孤振泣抱父書深思聖澤倩工補葺庶幾永傳欽惟清朝復唐虞三代之風先父臣得附伏生夏侯勝之列亦萬萬幸也

王氏希旦尚書通解

佚

李氏恕書旁注

佚

韓氏信同書經講義一曰集解

未見

閩書信同字伯循寧德人受業陳普之門延祐四年應江浙舉不合歸杜門不出弟子請教屨滿戶外著書經講義二禮易經旁注

呂氏椿尚書直解

佚

閩書椿字上之壽晉江人初從邱釣磯學貧隱授徒所著有春秋精義詩書直解禮記解

黃氏鎭成尚書通考

十卷

存

鎮成自序曰書載二帝三王之政政者心與事之所形也是故道德仁聖統於心制作名物達於事內外之道合而帝王之政備矣然統乎心者先後古今脗合無二達於事者儀章器物因革無存故求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矧後儒稽古不過以周爲據而秦人滅學周典亦多殘缺迺欲以不完之文以徵隆古之舊斯益難矣然昔者紫陽夫子之教必語學者以有業次如所謂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六樂禹貢山川洪範九疇之類須一一理會令透蓋讀書窮理卽器會通乃學者之當務也余方授兒輩以書間或有問不容立答則取關涉考究者會萃抄撮或不可言曉者規畫爲圖以示之至衆家之說有所不通則間述臆見以附於下如舊圖舊說已備者不復贅出其有未盡則隨條辨晰焉歲月積累寖成卷帙兒輩乃請次其顛末以便尋考名曰尚書通考竊謂學有本末道無精粗禮樂官名聖人猶問則讀是經者安得不求其故哉方將就正於博學君子然後退授於家俾得格致之助亦庶乎紫陽夫子之教云爾

陳氏師凱書蔡傳旁通

六卷

存

黃虞稷曰師凱彭蠡人至治辛酉爲此書凡傳中所引名物度數必詳究所出有功蔡傳甚大

師凱自序曰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惟其有心也故無爲而無不爲惟其無爲而無不爲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二帝三王之所以不能不有書也書既有矣凡一動一行一言雖千萬世而一日矣然書出於千萬世之前而書讀於千萬世之後則其一動一行一言又烏得而備知之此朱蔡師弟子之所以不能不有傳也傳既出矣後之讀書將不能究朱子之所傳不能領蔡氏之所受又不能如其行輩之所講明則雖有傳猶未能備知也此鄱陽董氏之所以有輯錄纂注也然其輯錄特問答之多端纂注又專門之獨見初學於此苟本傳尚未曉晰而乃覽博則茫無畔岸吾誰適從是董氏所纂乃通本傳以後之事殆未可由此以通本傳也此旁通之所以贊出也嗟夫書之有傳如堂之階如室之戶未有不由此而可以造其地也然傳文之中片言之嘖隻字之隱呻其佔畢之際囁嚅而齟齬者不爲無矣況有所爲天文地理律曆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之屬未可以一言盡也是以旁通之筆不厭瑣碎專務釋傳固不能效正義之具舉但值片言隻字之所當尋繹所當考訓者必旁搜而備錄之期至于通而後止俾初學之士對本傳於前置旁通於側或有所未了者卽轉矚而取之左右庶幾微疑易釋大義易暢乘迎刃之勢求指掌之歸吾見其有融會貫通之期無囁嚅齟齬之患矣其言道德性命之際文理已明者略爲衍說或於名物度數之末無乃太簡者則詳究所出以致弗明弗措之意焉由是以了本傳次及輯錄纂注則先入者定而中不搖權度在我而外不惑近可以得諸儒之本旨遠可以會朱蔡之授受若夫二帝三王之所以爲天下道爲天下法爲天下則者則又存乎其人而已雖然愚之所以云云而不避僭越者非敢爲通人道也爲初學小子費師說者設也以謏聞而陳之通人之前寧不詒玉巵無當之誚乎姑藏之以俟知者

倪氏士毅尚書作義要訣

四卷

存

趙汸曰先生守身制行不爲名高而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不交非其有不取非仁義道德之說嘗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雖大寒暑未嘗一日輟其業以嬉終其身人不見疾言遽色是故黟人信其言而尊其行倪氏世家休寧先生諱士毅仲弘其字其師曰陳壽翁所著書曰四書輯釋闤坊購其初藁刻之嘗別爲纂釋之例甚精書未脫藁又將以次及他經皆未就而卒

按是書乃元時舉子兔園冊東山趙氏作仲弘改葬誌稱於他經皆未就度此必書坊僞托也

吳氏師道書雜說

六卷

未見

李氏公凱纂集柯山尚書句解

三卷

存

按仲容於詩取東萊呂氏於書則舍呂氏而從夏氏蓋不偏主一家者

吳氏埏書編大旨

未見

吾邱氏衍尚書要略
未見
周氏聞孫尚書一覽
未見
吉水縣志周聞孫字以立至正辛巳舉於鄉赴春官中乙榜爲入史館修宋遼金三史時當事多遼金故臣子孫不肯以正統予宋聞孫具疏爭之不報遂棄職歸尋授鰲溪書院山長改貞文書院所著有尚書一覽河圖洛書序說
余氏日強尚書補注
佚
楊維楨作碣曰日強字產壯岷山人學通六經百氏博貫精析退然不知有餘日善屬文根柢六經不淆異說所著有尚書補注藏於家
黃虞稷曰日強本福建吉田流寓太倉
朱氏祖義尚書句解
十三卷
存
黃虞稷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
馬氏道貫尚書疏義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道貫字德珍金華東陽人師事許謙自號一得叟
丘氏迪尚書辨疑
佚
姑蘇志迪字彥啓從熊朋來學著書辨疑
王氏文澤尚書制度圖纂
二卷
佚
松江府志王文澤字伯兩別號梅泉家風涇遷上海鹹魚港累舉不第爲府學訓導卒葬橫雲山秦裕伯銘其墓
韓氏性尚書辨疑
一卷
佚
紹興府志韓性字明善會稽人魏公琦後辟薦皆不就卒賜謚莊節先生
鄒氏季友尚書蔡傳音釋
六卷
存
黃虞稷曰季友字晉昭鄱陽人書傳會選多采用其書
邵氏光祖尚書集義
六卷
未見
張景春曰邵光祖字弘道父宦遊來吳因家焉博通好古研精經傳窮六書之旨張士誠據吳授湖州學正不赴遂以布衣終其身
方氏傳書蔡氏傳考
佚
陳氏研尚書解
佚
鄭氏翔尚書注
佚
方氏公權尚書審是
佚
黃氏艾尚書講義
佚
鄭氏彥明尚書說
佚
方氏通尚書義解
佚
黃氏力行書傳
佚
趙氏杞尚書辨疑
未見
按葉氏菉竹堂目載之止云一冊無卷數
季氏仁壽春谷讀書記
佚
括蒼彙記季仁壽字山甫龍泉人元末用薦教諭慈谿改松陽轉婺州教授

經義考卷八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六

劉氏三吾等書傳會選

六卷

存

實錄洪武十年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皆右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二年矣嘗於天氣淸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晰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太子少保唐鐸等舉翰林編修致仕張美和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助教致仕靳觀教授高讓學正王子讓教諭張士謌俞友仁何原銘傅子裕周惟善訓導唐棐周寬趙信洪初萬鈞王賓謝子方吳子恭博士解震熊釗揭軌蕭尙仁蕭子尙王允升張文翰張思哲宋麟並遣行人馳傳徵之九月己酉正蔡氏書傳成初詔徵國子博士錢宰等至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以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興矣爾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董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時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衞之前宴享則次坐殿中時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上大悅復遣禮部尙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傳馳驛而還

按書傳會選載纂修諸人無靳觀吳子恭宋麟而有國子祭酒胡季安左春坊左贊善門克新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翰林修撰許觀張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顯宗景淸戴德彝國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靜儒士靳權凡一十五人蓋永樂中修實錄以許觀景淸等皆坐逆黨因連類而删去之也

三吾序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當大德聖人在天子位舉議禮制度考文之典謂六書莫古於書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莫備於書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諸儒訓註又各異同至宋九峯蔡氏本其師朱子之命作爲集傳發明殆盡矣然其書成於朱子既歿之後有不能無可議者如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洪範相協厥居爲天之陰隲下民有未當者宜考正其說聞示方來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聞上允請乃召天下儒士倣石渠虎觀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凡蔡氏之得者存之失者正之旁采諸家之說足其所未備書成賜名曰書傳會選今所引用先儒姓氏定爲凡例列之於後云

祝允明曰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尙書咨羲和惟天陰隲下民二節蔡沈註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編修答祿與權仍以蔡氏新說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諸儒臣改正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者其略曰凡前元科舉尙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當依朱子詩傳十月之交注文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言不知陰隲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隲下民者何風霜雨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隲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強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之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祐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顧炎武曰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主陳氏祥道高宗肜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亦主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主張氏陳氏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葉氏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每

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證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幼為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為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梁氏寅書纂義

十卷

未見

寅自述曰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

朱氏升尚書旁注

六卷

存

書傳補正輯註

一卷

未見

升自序曰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於書未暇及書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為集傳惜其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輯之前自是以來諸儒繼作講明著述補益宏多然往往不與經傳相附而繙閱之難也升不揆愚陋蒐輯見聞既為讀經者作旁註綱目有統離合成章又為讀傳為傳輯補缺正訛發明旨趣亦既有年矣今為此編不過約取傳輯補缺正訛之文僅使傳文周密經意通暢而已庶幾文字簡潔而學童誦習不憚其繁若欲求其發明旨趣之詳則有傳輯在時至正庚寅二月壬辰書成於石門山中題以授子同

陳氏謨書經會通

未見

人物考陳謨字一德又字心吾泰和人學者稱海桑先生洪武初徵至京師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禕交章請留為國子師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為江廣考試官所著有書經會通詩經演疏

朱氏右書集傳發揮

十卷

未見

右自序曰愚讀孔子所刪述易書詩春秋而深歎夫聖人之道不行及觀漢唐諸儒傳疏又以痛聖人之道不能明也道不行猶得以明其理義布諸方策以淑夫後之人道之不明於天下貿貿焉棄本而逐末趨偽而厭真幾何不為異端功利之歸矣乎竊以君臣父子之道尊尊親親之懿莫詳於書自成康王澤一熄五百年而我夫子出雖不得司其典禮命討之權猶能修其典禮命討之具奈何遭焚滅之禍千數百年間大禮泯絕至宋程朱諸儒始能因遺經以闡其教其功固不在漢唐下也天相元德崇信五經詔取士科書以朱子訂傳為主經生學子尤知嚮方則孔氏刪定之書將行於今矣噫世固有明經而不得以行道者未有經不明而能行道者也固有通其辭而不得其心者未有不察其辭而能知其心者也然則道之行當自明經始經之通當自達辭始達其辭以知其心即其心以行夫道奚可以二觀哉右生也晚於道未聞信習是經積有年矣集傳之作非後學所敢妄議嘗參諸當代名儒質以所聞父師之教則不無相發明者於是謹述集傳發揮六卷綱領始末一卷指掌圖一卷通證二卷凡一十卷藏之於家以詒子孫蓋以世有古今時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苟得其所同然雖越天地亘古今如一日也嗟夫君心之要王政之綱具在是經安敢以覲其萬一初學之士尋繹之繁或庶免於紛紜眩惑之病云

李祁序曰書經孔子之手而定然自漢以下文有古今之殊自唐以來傳有是非之雜如是而求夫精義之歸一難矣哉九峯蔡氏親授朱子指畫作為集解而諸家之說始有折衷學者始有準則二帝三王之道亦既廓然明矣然其微辭隱義諸家或所未發蔡氏亦止據其所長而采之使當時復有他說則亦必在所不遺矣自集傳既行之後諸儒之講論益精考訂益密皆足以發是書之隱而闡其微於是天台朱君伯賢復會其所長附以己見編而為集名曰發揮蓋非以求異乎蔡氏之傳乃所以補其遺闕而全之也予嘗得而讀之開卷數節即犂然當於人心然後知二帝三王之書雖非出於一時而會之於道則無不同諸家之說雖非出於一人而揆之於理則必有合其理同則其道同又何疑乎是非之難辨哉伯賢用力精深故其采擇詳審至其綱領圖說音釋通證

皆有補於是書有功於學者是亦不可少也嗚呼安得起蔡氏於
九京而與之論伯賢之所學哉
錢謙益曰右字伯賢臨海人後徙上虞元末累舉不就洪武初召
修元史再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擢晉相府長史

冉氏庸尚書精萃
佚
陳璉志墓曰先生諱庸克常其字保定蠡縣人登至正丙午進士
第授完州判官不就尋改長信寺知事洪武初例徙南京上欲授
以官辭之甚力遂謫桂林永樂初應詔至南京以老疾辭歸年九
十六卒

徐氏蘭書經體要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蘭字與善浙江開化人洪武初官助教門人歐陽齊進
其書於朝

陳氏雅言尚書卓躍
六卷
未見
鄒緝表墓曰永豐陳雅言受詩於傳志行受書於徐復明興首起
典教縣學其著述多所發明有四書一覽大學管闚中庸類編書
經卓躍行於世
楊士奇曰書卓躍二冊永豐陳雅言著專爲科舉設今南昌有刻
板余得之雅言之孫彝訓今爲中書舍人
黃虞稷曰雅言永豐人洪武中稱病不赴薦嘗領永豐縣教事

鄭氏濟書經講解
未見
黃虞稷曰濟閩縣人洪武中儋州學正

林氏璲尚書經義
未見
黃虞稷曰璲廣東潮陽人洪武乙丑進士授閩縣丞

黃氏紹烈書經主意
未見
黃虞稷曰紹烈臨川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官瑞安知縣

郭氏元亮尚書該義
十二卷
佚
台州府志元亮仙居人擴從子以儒士任新昌訓導
謝鐸曰尚書該義黃巖郭元亮著今亡

詹氏鳳翔書經釋義旁通撮要
未見
江西通志詹鳳翔字道存樂安人以薦任府學訓導

劉氏朴書義精要
佚
江西通志劉朴字子素吉水人洪武中舉明經試於京師授學官
其卒也解縉表其墓

胡氏廣等書傳大全
十卷
存
吳任臣曰書傳舊爲六卷今分十卷大旨本二陳氏纂修諸臣則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
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
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
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陳用陳燧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
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
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
外郎吳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
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章敞楊勉周忱吾紳承直郎刑部主
事洪順沈升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
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
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泉州府儒學教授會振常州府
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府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
訓導留季安凡四十二人

王氏逵書經心法
佚
王爭曰耐軒先生有詩書二經心法學者多傳之
錢謙益曰逵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舉明經除國子助教永樂中

擢翰林編修遷侍讀學士

張氏洪尚書補傳

十二卷

未見

王氏原書傳補遺

未見

黃虞稷曰原龍巖人永樂甲申進士官潮州知府

彭氏勗書傳通釋

六卷

存

勗自述曰愚讀是經傳叨中甲科且嘗推所得以淑諸人而其中微辭奧義有弗能辨析者尤多比伏覩頒降書傳藏於學校閭巷未易得覩是以忘其不韙之咎摘取其切要者附載下方名曰書傳通釋繕寫成編歸貽家塾庶與吾鄉之士共焉

人物考彭勗字祖期吉安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正統初拜監察御史改考功郎中出爲山東按察副使

黃虞稷曰是書錢塘董鏞音點宣德乙巳曾刻於建陽

徐氏善述尚書直指

六卷

存

人物考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以薦授桂陽州學正仁宗爲皇太子簡入宮僚爲左春坊左司直郎陞右贊善卒於官洪熙閒贈太子少保諡文肅

黃虞稷曰仁宗在東宮徐贊善善述纂尚書直指六卷上進

按是書徐文肅爲東宮講官時所進未曾刊行亦不列撰書姓名其後中璫錢能從宮中攜出遂爲鏤版於時錢溥劉宣序之童軒跋之皆不知爲文肅所著予從同里曹侍郎溶家見之因爲標出

陳氏濟書傳補注

一卷

未見

書傳通證

未見

姓譜陳濟字伯載武進人永樂初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爲總裁官書成授右春坊右贊善所著有書傳通證書傳補注

何氏文淵書義庭訓

未見

陸元輔曰書義庭訓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廣昌何文淵巨川撰文淵中永樂戊戌進士晚號鈍庵

經義考卷八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七

章氏陬書經提要

四卷

未見

陬自序曰韓子有言記事者必提其要若天文地理圖書律呂四者皆書之要也然天文之度數或未易析地理之沿革或有不同至於圖書律呂先儒固有成說而散見他書未有萃於一者故學經之士得其一或遺其二愚竊病焉輒不自揆用摭先儒之說爲書四篇名以提要或爲之圖或述其義間以一得之愚附焉其具於蔡傳者不複出庶幾其說簡明易見不假他求而得其要矣

台州府志章陬字仲實黃巖人正統丙辰進士官至兵部主事

按章氏書載西亭王孫萬卷堂目

張氏㵾書經集說

未見

蔣方馨曰張㵾字道本瀘川人正統己未進士

黃氏諫書傳集義

未見

人物考黃諫字廷臣蘭州人正統壬戌賜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轉左春坊左中允天順初改尙寶司丞仍兼翰林院編修歷尙寶司卿進翰林院侍講學士謫判廣州府尋被逮至京道卒

夏氏寅尙書劄記

未見

錢謙益曰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除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終山東右布政使

費氏希冉尙書本旨

七卷

未見

南海縣志費希冉字師儆正統間諸生

劉氏戩尙書句解

未見

楊廉狀曰公諱戩字子學吉安人領景泰庚午鄉薦司訓武昌綱武進陞南京翰林院孔目

楊氏守陳書私抄

一卷

存

守陳自序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蓋唐虞三代之史所記孔子所錄何爲不可盡信耶蓋古之書傳世既久則其錯簡缺文訛字浸浸多有至孟子時已然秦人焚之則併其簡編文字蕩然亡矣漢世旁求一得於女子之口授一出於先世之壁藏壁藏者已經後人修潤故鮮錯訛口授者蓋其所誦已非盡本文而當時傳言後世謄寫益多闕與錯訛且有重複滋不可盡信矣而漢唐諸儒乃盡信力解至有所難通則亦强爲之說宋儒始疑之若東坡之於康誥荆公之於武成吳才老之於梓材皆明其錯而晦庵先生又重定武成一時諸家傳注往往有愈於漢唐者元時王魯齋書作書疑謂皐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方立政六篇多錯簡訛字自以其意更定雖未必盡合於古然合者亦不鮮矣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後聖之生也其言至矣蒙自童時受書每遇今文腐唇弊舌而不能以熟稍長聽講苦心焦思而不能以通也其後頗覺蔡傳似欠明備乃取諸家偏閱疑久不釋及得魯齋書疑則躍然喜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者於是取堯典以下經傳手自鈔錄凡經有錯簡者移之而其闕訛重複者明言之蔡傳有欠明備者采諸家補之而或以私說附焉其所移者既未必合於古經所補者又未必勝乎蔡傳徒爲紛更以取僭竊之罪然飽食終日而於此乎用心差賢於博弈者而已雖然世有古今人有聖愚而理之在人心者則無古今聖愚之異也以今窺古以愚測聖雖不能盡合而理之所在亦豈無一二其庶幾乎後之君子倘有取其一字一言之合則亦不枉其用心矣

張氏業書經節傳

未見

江西通志張業字振烈安福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國子監司業

黃氏瑜書經旁通

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瑜香山人景泰丙子舉人官長樂知縣

劉氏鍔書經講義

未見

分水縣志劉鍔字大紳天順己卯舉人知武昌縣事

黃氏仲昭讀尚書

一篇

存

繆琢曰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成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館章懋莊㫤諫鰲山煙火詩予杖謫湘潭知縣遷南京大理寺評事進寺副乞休弘治初起江西提學僉事

姚氏誠書經義

佚

陝西通志姚誠字通夫蘭州人成化乙酉舉人知閿鄉新鄭二縣

羅氏倫書義旁通

佚

鮑氏鉞壁經要略

佚

溫州府志鮑鉞字仲瑞平陽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官工部郎中

吳氏寬書經正蒙

未見

錢謙益曰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會試廷試俱第一入翰林累遷至掌詹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定

林氏俊尚書精蘊

未見

陸元輔曰林俊字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贈少保謚貞肅

呂氏獻書經定說

未見

黃虞稷曰獻字丕文新昌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南京工部右侍郎

李氏承恩書經拾蔡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承恩嘉魚人成化甲辰進士

錢氏福尚書叢說

未見

姓譜福字與謙華亭人弘治庚戌賜進士第一官止修撰

尹氏洪尚書章句訓解

十卷

未見

按尹洪錦衣衛人弘治庚戌進士書載西亭王孫萬卷堂目

黃氏瀾尚書賁講

未見

鍾欽立曰黃瀾號壺陰莆田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

王氏大用書經旨略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王大用號鼇谷上海人弘治癸丑進士

趙氏鶴書經會注

未見

汪楫曰趙鶴字叔鳴江都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山東按察副使

張氏邦奇書說

一卷

存

穆氏孔暉尚書困學

未見

姓譜穆孔暉字伯潛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謚文簡

周氏璽尚書口義

二卷

未見

包氏沐尚書解義

佚

寧波府志包沐字民新鄞人以貢授石埭訓導

應氏璋尚書要略

未見

金華府新志應璋字德夫永康人以貢歷羅源縣儒學教諭學者

稱爲東白先生

揭氏（其大）尚書世義

未見

黃虞稷曰廣昌人隱居不仕

蕭氏（孟泉）尚書說

佚

李舜臣曰先生三河人字時泰正德乙亥余從先生於崇文門外草場巷後爲濟南太守其說書曰宗彝蔡傳虎蜼蓋謂虎彝與蜼彝爾若然是以一章而二之矣夫宗彝者宗廟之常尊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五千者五服每面一千二百二十五里故王制流沙至海衡至恆皆三千里云三千里者周尺小也

馬氏（明衡）尚書疑義

一卷

存

明衡自序曰孔安國穎達用意雖勤其於大道概未有聞蔡氏仲默承文公之剏義理大有發明然愚從而求之謂其悉可以得聖人之心而達聖人之道則不敢以自詭也故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爲篇聖人之行事非細故也萬古至大之公案予何人哉詎足以辨之願先儒或有未論者予特發其疑以引其端將來君子其毋以爲妄與僭而不之正則予今日之心也嘉靖壬寅

張雲章曰治書之家其與蔡氏異者元新安程氏直方著蔡傳辨正鄱陽余氏芑舒程氏葆舒著讀蔡傳疑蔡傳訂誤明嘉善袁氏仁有砭蔡編今其書不盡傳是編亦止見鈔本顧未詳其出處

呂氏（柟）尚書說疑

五卷

存

張雲章曰此涇野門人因扣擊而得之其師者舉而筆之於編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所載因問錄疑即其書也嘉靖己亥曾鏤版其門人汪尚庭序之

按呂氏書說吾鄉項鼎鉉孟璜曾刻之家塾

韓氏（邦奇）書說

一卷

未見

汪氏（玉）尚書存疑錄

二卷

未見

寧波府志汪玉字汝成鄞縣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巡撫順天都御史

王氏（崇慶）書經說略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五經莫古於易其次莫如書易以道道之體所謂先天而天弗違書以道道之用所謂後天而奉天時其致一也然二帝以揖讓而官天下古未有也故其書皆曰典典主也主夫道也非三王比也先儒以其事可爲後世之法故曰典失傳經之大旨矣夫書先人之家傳慶讀有年矣五十而後再取讀之始若粗有得焉於是乃述四代而撮其要斷其義因名曰說略聊復以備自考且爲家塾童蒙之地云爾

將一葵曰蓋聞尼父序書篇有一大義焉其間小節目不論也是故典謨禪繼也湯誥牧誓弔伐也太甲遷也大誥攝也顧命終也康王之誥始也他篇準是蓋無無義者余讀王先生說略而益信所聞也

王氏（道）書億

四卷

未見

梅氏（鷟）讀書譜

四卷

存

尚書考異

一卷

存

鷟自序曰甚矣儒之好怪也不論其世不稽其人惟怪之從當伏生傳經廿有八篇序一篇共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如日月之行天人皆仰之是聖經之正也若乃孔壁所藏高祖過魯祀孔子時不言古文惠帝除挾書令時不言古文文帝求能治尚書時不言古文雖景帝時亦無一人言孔氏有古文者至孝武世延七八十年間聖孫孔安國者專治古文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降及東晉有高士曰皇甫謐者見安國書推棄人不省惜造書二十五篇大序及傳冒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頤遂獻上而施行焉人遂信爲真安國書前此諸儒如王肅杜預晉初人鄭沖何晏韋昭三國人鄭玄趙岐馬融班固後漢人劉向歆張霸前漢人皆未見不曰逸書則曰今亡史漢所載絶無二十五篇影響其曰鄭沖蘇愉皆誣之耳又舜典篇首愼徽突出好事者遂造爲南齊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金陵大航頭僞見二十八字伏法未上隋開皇時始購求得之朱子曰古文東晉時始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豈不痛切而明快哉無而爲有將以誰欺安國不言史記不載使聖人正經反附僞書以行世隋唐以來千餘年自吳先生纂言之外曾無一人爲聖經之忠臣義士者豈不痛哉予在嚴陵時已作此讀草創未備今加修飾使古文廢興之由先後眞僞之辨如指諸掌庶幾補纂言之所未備以承吳先生之志云

陳第曰近世旌川梅鷟著張立論其斷古文謂皇甫謐僞作集合諸傳記所引而補綴爲之不知文本於意意達而文成若彼此贍顧勉強牽合則詞必有所不暢今如禹謨克艱二語謂本論語之爲君難爲臣不易不矜不伐謂本老子之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滿招損謙受益謂本易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不知宇宙殊時而一理聖賢異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詞之相近也而遽謂其相襲乎又如人心道心則謂本之道經書考荀子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治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註者曰此虞書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即虞書也今鷟指爲道經豈別有所據耶又如五子之歌鬱陶乎余心顏厚有忸怩謂鬱陶取諸孟子顏厚取諸詩胤征之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取諸三國志仲虺之慚德取諸季札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口實取諸王孫圉曰以寡君爲口實湯誥之降衷取諸夫差曰天降衷於吳伊訓從諫弗咈取諸班彪之從諫如流太甲升高陟遐取諸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咸有一德之觀德觀政取諸呂氏春秋之引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說命建邦設都取諸墨子尙同之篇泰誓離心離德取諸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武成歸馬放牛取諸樂記旅獒爲山九仞謂爲山取諸論語九仞取諸孟子微子之命余嘉乃德取諸左氏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取諸祝鮀云管蔡蔡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官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取諸老子爲之未有圖之于未亂君陳勿辟勿宥取諸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畢命收放心取諸孟子求其放心而已矣君牙思其艱以圖其易取諸老子圖難於其易伯冏交修不逮取諸楚語衛武公曰朝夕交戒我諸如此類難以悉數句櫛其懷字剔其竊無非欲二十五篇古文盡廢之而後已然由君子觀之不可廢也何者二十五篇其旨奧其文詞卑而高近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嗜嗜則玩紬繹而浸漬歔息而詠歌擬議之以身化裁之以政定事功而成亹亹矣孰是書也而可以僞疑之乎

馬氏理尙書疏義

未見

霍氏韜書解

未見

舒氏芬書論

一卷

存

王氏漸逵讀書記

未見

漸逵自序曰予讀書至堯舜禹之相授受曰允執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知聖學之大要也夫心也者天人相禪之機也而學也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令其自作主宰無閒斷而不息焉者也三代盛王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武王之敬義警戒得於此者也太甲之仁義懲艾高宗之始終典學成王之緝熙光明勉乎此者也下至桀紂幽厲昧乎此者也故得此學然後能大其心大其心然後能崇其德崇其德然後能廣其業廣其業然後能成其治帝王而非此則無以同乎天地學者而非此則無以齊乎聖賢此讀書者之首務也外此而今文古文之異孔壁僞書之辨平易艱澁之證殘篇斷簡之考此其末焉而已矣予之所深惜者孔安國不以科斗之字徧求譯於四方而劉歆校書之時祕府之藏猶在也而皆未嘗注意焉其能已於予之感乎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八

鄭公(曉)尚書考

二卷

闕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曉字窒甫別號淡泉海鹽人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授兵部職方主事以議大禮杖闕下起考功郎中嚴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貶和州判入爲太僕丞遷爲考功郎中又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遷刑部右侍郎改兵部出撫鳳陽選民兵集鹽場壯勇禦倭於通泰驅之於如皋擊之於海門擒之於呂泗團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入爲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世宗以公知兵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改刑部尚書分宜譖公自專落公職及公卒分宜得罪去世宗詔復公職今皇帝嗣統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按書考一冊彝尊得之公家失其上卷中多辨證古文之非蓋公自撰也

林氏(雲同)尚書正宗

未見

盛子鄴曰林雲同號退齋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改庶吉士累官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葉氏([illegible])讀書記

未見

豐氏(坊)古書世學

六卷

存

顧炎武曰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鄞人言出其子坊僞撰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市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卽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詞豈必眞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謂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嬀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爲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沖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著類禮撰爲疏義成書上進而爲張說所駮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著則又本之孫炎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一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爲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爲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人而今且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豐坊之徒又不足論也

陸元輔曰古書云者以今文古文石經列於前而後以楷書釋之且采朝鮮倭國二本以合於古本故曰古書也世學云者豐氏自宋迄明四世學古書稷爲正音慶爲續音熙爲集說道生爲考補故曰世學也續音中多異聞新說其序云正統六年慶官京師朝鮮使臣嬌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因召與語二人皆讀書能文

辭議論六經豐膏出人意表因以尚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暨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泰誓而止又笑官本錯誤甚多孔安國僞序皆非古經之舊如虞書帝告紀堯舜禪授之事汩作紀四凶之過九共紀四岳九官十二牧考績之事槁飫紀后稷種植之法序皆不知吾國之法有傳古經一字入中國者夷九族使臣將行搜檢再三遣兵衛之出境則六一翁令嚴不許傳中國者不信然歟固請訂其錯誤僅錄一典二謨禹貢盤庚泰誓武成康誥酒誥洛誥顧命見示謹錄附先清敏公正音之下俾讀是經者尚有考於麟角鳳毛之遺僞云又曰梁姚方興妄分堯典舜典爲二篇伏生今文孔安國古文鴻都古經魏三體石經合爲一篇止名堯典箕子朝鮮本徐市倭國本總作帝典與子思大學合王魯齋王深寧皆以爲最是今從之考補云姚方興本齊篡主蕭道成之臣僞增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於重華之上變亂其文分爲二典於建武二年上之後事梁主蕭衍以羿見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政典至微子而止後附洪範一篇徐市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卽今日本是也二國所繕書經先曾祖通奉府君與楊文懿公皆嘗錄得以藏於家觀其序說依託之迹顯然鄞人萬斯大曰此吾鄉豐禮部廢棄於家窮愁著書而僞託者名爲世學其實一手所爲五經皆有僞撰不獨古書也吁可怪哉

黃氏光昇讀書愚管

未見

姓譜黃光昇字明舉晉江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刑部尚書

黃氏[illegible]書經便註

十二卷萬卷堂目十卷

未見

姓譜[illegible]字天章寧晉人嘉靖己丑進士授行人選御史以言事與楊爵等繫獄罷歸教授鄉里人稱汶濱先生

沈氏朝宣書經發隱

未見

繆泳曰朝宣字三吾仁和人嘉靖辛卯舉人

錢氏應揚尚書說意

未見

蔣方馨曰後楓錢氏應揚餘姚人嘉靖壬辰進士

王氏問書經日抄

未見

錢謙益曰問字子裕無錫人嘉靖壬辰進士歸里六年然後殿試除戶部主事歷廣東按察司僉事

蔣氏騰蛟書傳折衷

六卷

未見

李因篤曰渭南人嘉靖乙未進士

胡氏賓書經全圖

一卷

未見

按賓光州人嘉靖乙未進士書載山陰祁氏澹生堂目

馬氏森書傳敷言

十卷

存

姓譜森字孔養福建懷安人嘉靖乙未進士歷戶部尚書

子歛曰書傳敷言先恭敏爲諸生時所著也三山故鮮習是經者嘉靖乙酉督學邵公銳拔取進士內二十有八人改習之延莆田林公學道受業先公師承其說鑽研敷衍浹期成帙及官大司徒明農後方付梓行於世崇禎丙子鄰弗戒於火收拾煨燼之餘得敷言若干版付際明藏之際明蒐補復爲完書

孫際明曰先恭敏所著有四書口義春秋伸義春秋辨疑易經說義禮書傳敷言葬疏地理正宗文集若干卷惟文集版係不肖際明收藏無恙頃見書傳數版奚忍目擊殘缺謹拮据次第編補亦以質同業者之敷尚云爾

張雲章曰森亦守心學之說而與朱蔡有違言者觀其疏廣廷十六字可見其書嘉靖癸亥門人張科序之其孫際明重刊沈履祥序之

陳氏言書疑

未見

言自序曰經之行於世者未有若書之闕誤者也上下五十九篇吾讀今文焉然而何詰曲也吾讀古文焉然而何著簡也吾衡觀於二帝三王之異代焉然而其文何較若一體也吾茲惑焉而姑

就所傳述以考釋之則諸儒訓注何異同也合異同而會通之吾將以蔡氏為歸焉而疑且殆者何蝟毛起也遡授受而折衷之吾必以紫陽氏為宗焉而尚書注之弗果即所訂定者僅二典而止也吾又以質之繼紫陽而興者若慈湖文正諸君子焉而疑義何纚纚也無已則研精覃思而持衡其間本以家所世業日記篇類者參伍而裁酌之其於蔡傳比而同之不為黨擯而正之不為嫌以成紫陽之遺而暢未盡之旨命其草曰書疑疑之者翼之也噫業蔡而疑蔡又安知後之疑吾不尤甚於今之疑蔡也

莫氏如忠尚書訓詁大旨

未見

錢謙益曰莫如忠字子良華亭人嘉靖戊戌進士歷浙江布政使

陸氏穩書經便蒙詳節

未見

將方蓁曰北川陸氏穩歸安人嘉靖甲辰進士累官兵部侍郎

譚氏綸書經詳節

未見

姓譜綸字子理宜黃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襄敏

吳氏文光尚書審是

十卷

未見

張氏居正書經直解

八卷

存

錢與峡序曰傳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之道孰要於明經哉六經之道同歸而宏綱大要足以垂世立教又莫要於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為人君而建極敷字不可不知書為人臣而為傳為民不可不知書為庶人而遵由道路不可不知書自漢興立在學官諸家註互相同異至紫陽朱先生獨授蔡氏為傳高皇帝制科取士詔遵其說著為功令自是師弟講明篇章益衍今上冲年嗣位江陵公倡率儒臣輯為一編既資日講且備睿覽融古人之傳記質近日之異同存是去非刪繁增簡詞富而備義弘而雅萬曆丙戌不佞備計得之京邸歸授家庭兒周刊行傳之通都大邑刊成屬不佞略序其端如此萬曆十八年庚寅秋九月

錢謙益曰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由編修歷宮坊掌院隆慶初以禮部侍郎召入內閣官至太師左柱國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卒謚文忠追論削籍崇禎中有詔追復

王氏樵尚書日記

十六卷

存

樵自序曰傳尚書者非一家至蔡先生集傳宗本程朱義始益精而學者罕窮其歸趣何也經文簡要事理參錯非不該不徧之學輒能通貫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蓋以詩書所載皆其人之實讀其書如身在其時論其世如事在於己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然後所謂知其人者可得而幾也吁豈易言哉今去聖人之世雖遠而其心固在故居千載之下可仰而求有不求未有求而無得者也予未有得而不敢不求者也敬援橫渠張子劄記之法但以自驗所進日久成帙遂編次之初不敢以傳之人人然此學人之所共有願觀者則出之倘讀而頗亦有契焉者乎則以是為適國之舟車送者自崖而反奚不可者

李維禎序曰書有古文今文而今之解書者又有古義時義明高皇帝嘗御注洪範命學士劉三吾等為書傳會選其後有直指注會通纂義疏意書輯數十家是為古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自書經大全布在學官獨重蔡氏注經生習之其主蔡氏而為之說者坊肆所盛行亦數家皆便科舉之文是為時義惟金壇王中丞公日記裒錄百家訓詁於經旨多所發明而亦可用於科舉之文其中若精一協一建中建極禹貢衍疇之法湯尹談理之宗召誥周官之義微箕拘囚受封周公居東致辟之辨本原學術窮究性命昭揭倫常破除誣罔有功於經不小也

張萱曰萬曆間金壇王樵著上自羲黃之紀洎於稗官即今士大夫譚議凡有當於尚書者皆參收之凡十六卷

張雲章曰方麓先生日記字比句櫛討論折衷或並存眾說或定從一家必求至當之歸而於曆象璣衡地里皆詳稽而得其依據有明一代以尚書之學著聞者絕少而異說雜出若梅鷟之流狂悖尤甚朱蔡之傳賴先生以不墜云

書帷別記

四卷

存

張雲章曰此亦爲舉業而作萬曆甲申六月自爲之序行之

兪氏時及蔡傳說意

未見

蔣方馨曰濠泉兪氏時及新昌人嘉靖丁未進士

李氏儒烈尚書啓蒙

未見

蔣方馨曰見川李氏儒烈海鹽人嘉靖丁未進士

湯氏日新尚書錄

未見

蔣方馨曰練川湯氏日新秀水人嘉靖庚戌進士

呂氏穆書經講意

未見

蔣方馨曰字岡呂氏穆秀水人嘉靖癸丑進士

曹氏大章書經疏見

未見

蔣方馨曰含齋曹氏大章金壇人嘉靖癸丑進士

陳氏錫尚書經傳別解

一卷

存

張雲章曰臨海陳氏所撰

吳氏福書傳

十卷

未見

陸氏相儒尚書正說

未見

蔣方馨曰兩樓陸氏相儒嘉興人嘉靖己未進士

陳氏言尚書講義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言字宜易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廉州知府

申氏時行書經講義會編

十二卷

存

時行自序曰余髫丱受尚書是時吳中大師治尚書者少乃從書肆中求疏解訓義手自採錄積數年至若干卷既以詞臣久次橫經勸講日侍今上於帷幄所進尚書直解雖分日更撰而余以專經副訂爲多今內府所刊書經直解是已蓋余向所採錄第以牽業從事多尋章摘句拘牽藝文而廣廈細旃之上直以闡發大旨剖析微言要在啓沃聖聰敷陳理道不爲箋疏制義所束縛其閒切明暢有不待探思強索而昭然者獨是書藏於禁中惟閣臣講寮乃蒙宣賜學士大夫罕獲覩焉余甥李漸卿鴻從余邸第得而讀之因與猷嘉兩兒共加裒輯合余前所採錄共爲一編於是尚書大義論說衍釋粲然備矣

錢謙益曰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壬戌狀元以修撰歷官詹翰以吏部左侍郎入直東閣官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爲元輔九年而歸歸二十有三年壽八十考終於里第

徐乾學曰長洲申文定公以舉子時所業及講筵所進合輯成編今博士家多習其書

歸氏有光尚書敘錄

存

有光自序曰有光少讀尚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碩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探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眞僞惟其文辭格製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藝文志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初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搢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尊信之可嘆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倣其義離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敘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經義考卷八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九

程氏（弘賓）書經虹臺講義

十二卷

存

弘賓自序曰今之經生治書者自蔡傳外率祖閩中所刻心法正宗實講精蘊諸家之說歷時既久海內操觚之士各出意見辭與理融義與經合於典謨訓誥之奧得其肯綮殆有超於閩刻諸書之外者賓幼受讀是經閱歷寒暑今亦有年蓋嘗三復舊說博採師友之聞見如屠道南研幾錄張潤江錦囊錄沈虹野徐瑤泉諸講說彙聚而折衷之積以歲時集成尚書講義不欲自私鳩工梓之以畀同志嘉靖甲子孟春

蔣方馨曰鍾山程氏著尚書講義

袁氏（仁）尚書砭蔡篇

一卷

未見

仁自序曰褱兒就塾師習尚書專求通蔡氏傳爲案摭余考國朝典令書主古疏兼蔡傳初未嘗專主蔡也學者以注疏繁而難閱遂棄不觀然而非制矣余弱冠時嘗誦壁經正文至是始取蔡氏閱之則悖理者種種也因博考先儒書說參以己意正其謬誤揭之家塾

沈道原序曰昔伏生從負圖先生受書以繩錢於腰領一誦一結十尋之繩竟而誦習不已要亦尋繹其義耳近世習書者爲蔡案乘地彼其意在魚兔而又奚筌蹄爲吾舅袁懷波先生世爲鉅儒取舉業而托之書於尚書有砭蔡編書自伏生之女句讀而授之鼂錯其後孔安國鄭康成諸人爲之詮解凡百有二十家至宋而衷於蔡仲默吾明遂布之學官蔡何砭也非蔡淺書固真爾世有蔡即有砭蔡者道無疑也

杜氏（偉）尚書說意

未見

蔣方馨曰靜菴杜氏著說意

俞氏（鎮）百家尚書彙解

未見

陸元輔曰鎮字之屏

林氏（鴻儒）書經日錄

未見

閩書鴻儒字尤德安溪諸生精治尚書郡人士治書者皆從之

屠氏（本畯）尚書別錄

六卷

存

韓氏（綱）書經廣說

未見

廣信永豐志韓綱字正夫以歲貢授臨湘教諭

鄧氏（元錫）尚書繹

二卷

存

劉氏（文卿）尚書便蒙纂註

未見

章氏（潢）尚書圖說

三卷

存

陳氏（第）尚書疏衍

四卷

存

第自序曰少受尚書讀經不讀傳注讀愈專饜中積至十餘冊無不字句磨滅默誦書不遺一字口誦心維得其義於深思者頗多近因宋元諸儒疑古文僞作竊著辨論數篇因復取古今注疏詳悉讀之意所是者標之意未安者微釋之句讀未是者正之其稟得於深思者附著之閒又發揮於言外以俟後世冀修己治人者實有取於經徵諸行事而已矣

羅氏（敦仁）尚書是正

二十卷

存

子喻義序曰書百篇尼父所定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書序是也秦時禁挾書博士伏生壁藏之禁解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於齊魯之閒掌故晁錯篤以隸古是

今文時人惟知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也旣而僞泰誓百兩篇之屬稍出然不大行惟孔氏有古文尚書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二十五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採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孔氏古文吾不能知而採傳序作首尾猶百兩也庸渝乎或曰書何以有僞也曰漢時有經學各欲名家至有行金易中書㓒經以合其私說者而人主以尚書爲模學不好懼且中廢汾陰寶鼎周漢孰辨是以趨爲僞而不時安國書未上不列學官故蔡邕所勒石經仍今文而古文至東晉始盛行於世夫其是也二十八篇已足矣知其非也多亦奚爲王通氏言書殘於古今僞之也先君贈公家世受書補博士弟子已乃棄去不交人事者二十年靜中有獲時著筆札小子謹識之鈔集成書是爲尚書是正大率原本今文首列書序次載本書次下己意亡者闕之而散見論語左國孟荀者附錄焉非是族也雖世所稱十六字不敢不正顓封梧桐枝漁湖方可窺先君緒之云爾子小子承厥志也

張雲章曰是正云者正經正傳正字正句正術也其正術之說曰書者道政事者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分形氣義理之名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標萬殊一本之目此則講堂義理之書非道政事之書也信如此言則義理與政事果可判而爲二乎又以允執其中補書之亡而曰中之言空也空不可持其中安在執之何法就令執之當其舍時頓放何處此以禪家機鋒語說書矣又釋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釋之而曰中也者天下之至虛也不言心也兩也者天下之至化也不言一也用也者天下之至賾也不言精也其意以人心道心惟精惟一爲非經語以千百年聖作明述之書而一旦欲滅裂之可乎

陳氏履祥尚書極

一卷

未見

余氏懋學尚書折衷

未見

繆泳曰余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戊辰進士歷戸部侍郎贈工部尚書

張氏位尚書講略

未見

王猷定曰南昌洪陽張公中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累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鍾氏庚陽尚書傳心錄

七卷

存

王樵序曰六經中惟書最古博士家蓋難言之余家世業是經少嘗受讀粗得其文義晚而味之乃始有悟時時爲子弟說之然其餘不能不多今觀鍾先生書說則約而該贍而覈蓋述其父學山公之訓而箋之備者也先生守鎮愛民作士有古循良風而出之以真戲養之以鎮靜湛恩滅澤淪洽於四境莊生曰書以道政事夫書之於政事如詩之於性情皆在我而已故未有不得於心而能神明其迹以見於用者也先生父子自相師承而又以其所會心者成一家言會通其聱牙難解之語而出之以明易使人如見蓋長於經學者也學者得此籌火明燭而行乎屈曲之途可無顚躓之虞矣萬曆辛巳五月

王肯堂跋曰大江之南以尚書起家者莫盛於檇李嘗嘉靖中學山鍾先生以名儒爲斯文盟主綴學之士執經而質難者常數十人隆慶之初吾師西星先生始登春官高第而先生亦將貢京師已乃受璽書封如子官又十餘年而吾師受命來爲潤州牧則迎養於郡齋時起居小不適則召肯堂診始得一望見眉宇蓋退而歎仰者累日吾師旣以貳二千石爲明時倚重發抒先生蓄積而又時時念先生學爲儒宗莫遇賞音即列職郎署而不及以身効每以語肯堂輒不怡者久之噫先生之所養與吾師之所以事先生者可知也已而吾邑諸生得一編則吾師之所趨庭而得者儼然在焉邑侯劉公見而悅之以金壇之治尚書者十戸而九也謂是書足爲指南顧諸生校而傳之四閱月而工成焉檇李之說經者屠氏之研幾鄭氏之題旨皆能味經之腴不囿宿見嗣是而後寥寥焉是編出足集其成哉

俞汝言曰鍾庚陽字西星秀水人隆慶戊辰進士除太平府推官入爲大理寺評事陞工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知鎮江府謫廣德知州遷刑部員外卒

張雲章曰此雖帖括之書然猶足錄庚陽爲鎮江守王方麓序其書謂其父子相師承又以其得之心者會通其聱牙難解之辭而出以明易使人如見庚陽父名天才老於經學口授庚陽而述之

為書者也

沈氏位尚書筆記

未見

蔣方馨曰虹臺沈氏著尚書筆記

俞汝言曰位吳江人隆慶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卒於邳州

龔氏勉尚書義卓見

未見

嚴繩孫曰勉號毅所無錫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

汪氏在前讀書拙見

未見

蔣方馨曰雅堂汪氏在前歙縣人隆慶戊辰進士

陸氏光宅尚書主說

未見

蔣方馨曰雲臺陸氏有主說

鍾嶼立曰光宅平湖人隆慶庚午舉人

張氏元忭讀尚書考

未見

人物考張元忭字子藎號陽和山陰人隆慶辛未賜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遷左諭德兼侍讀所著有讀尚書考讀詩考

王氏祖嫡書疏叢抄

一卷

存

黄虞稷曰祖嫡字師竹信陽州人一云鄧州人隆慶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陞國子監司業遷司經局洗馬終右庶子

方氏揚尚書集解

未見

吳瑛曰揚字初庵歙縣人隆慶辛未進士杭州知府

鄧氏九思書經以俟錄

六卷

存

史學遷序曰鄧子以書來謂帝王之學與章布異以故行年且六十終不敢談尚書然今觀其所論著以天道人道君道臣道世道治道纂為大部論篇章次第則以為世運相遞而下自不得無此篇章運在此則篇章亦當在此而徐觀其聯絡之勢信纍纍如貫珠然後知尚書之篇章果秩然不可移易其論篇名則以為待人而成有聖君有聖臣自不得無此篇名而參考於無篇名之君臣則皎皎　若觀火然後知尚書之篇名果犂然不可增損且其以洪範為範圍治道之本尤為卓有綱維而又謂後世君臣不嘗覽觀前史恐前史有敗度敗禮慆淫匪彝諸所行事令後世臣主覽觀後反若樹之的而久將漸漬而從之乃摘尚書有裨君德臣道治道諸語為綱而稍取考亭綱目所紀載係於其下使人但見其綱而不能遽觀其敗禮慆淫匪彝之實及其以紀傳為實既見其敗度敗禮慆淫匪彝之實而又已見考亭之書法謂如此則是如此則非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時必有惕然深省必不敢復敗度敗禮慆淫匪彝者其有功於萬世君臣可勝道哉吾是以令有司趣刻之

高世泰曰鄧九思字睿夫黃梅人從學羅洪先耿定向歷主鹿洞濂溪岳麓石鼓四書院中萬曆癸酉舉人罹冤獄得解為民還里尋論學於河南廣東作中庸口授中庸位育圖中庸運封古樂測孔廟禮樂考至聖榮哀考六經以俟錄洪範衍義曆正諸書徵授翰林院待詔辭不赴詔歲給米六十石以資著述乃撰明詩擬萬曆武功錄長吏為起江漢書院居之

蔡氏立身刪補書經註

未見

溫州府志蔡立身字師曾浙江平陽人萬曆癸酉舉人高唐知州

姚氏舜牧書經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書教至有宋諸儒闡發殆盡將安所置疑又安所致問哉蓋書無可疑而所以說書者或稍失其故也則嘗竊蠡測之說苟有可與天下共疑者未必非聖賢之所與矣余今所疑未嘗求異於傳注惟必求其是終歸於無疑與天下萬世共知共由之耳然此可傳之學究哉藏之名山可也萬曆甲辰四月

孫氏繼皋尚書意解

未見

嚴繩孫曰孫繼皋字□□無錫人萬曆甲戌進士第一歷官吏部左侍郎

馮氏夢禎尚書大意

未見

俞汝言曰馮夢禎字開之秀水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國子監祭酒

沈氏自邠尚書衷引

未見

俞汝言曰沈自邠號九軒秀水人萬曆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修撰

楊氏起元書錄

未見

姚瀚曰起元字復所歸善人萬曆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陳氏泰來尚書注考

一卷

未見

俞汝言曰陳泰來號長水平湖人萬曆丁丑進士由順天府儒學教授陞國子監博士歷禮部精膳司員外降鎮平縣典史

項臯謨曰高皇帝明經比士詔用古注疏不知罷於何年豈自文皇纂修大全後乎大全首經文次傳注後附諸說意深遠矣同倩治尚書編注考其嘉惠學者豈小補耶

鍾氏化民尚書臆見

未見

鄒氏龍光書經約言

未見

蔣方馨曰斗墟鄒氏龍光長洲人萬曆庚辰進士

劉氏應秋尚書旨

十卷

存

蔣方馨曰兌陽劉氏應秋吉水人萬曆癸未進士第三人歷官國子監祭酒

湯氏顯祖玉茗堂尚書兒訓

未見

錢謙益曰顯祖字義仍臨川人萬曆癸未進士除南太常博士稍遷南祠郎抗疏劾政府謫徐聞典史量移知遂昌縣

潘氏士藻尚書心鏡

未見

徐氏即登書說

十卷

未見

陸元輔曰即登號匡岳豐城人萬曆癸未進士除工部主事歷河南左參政著書說凡四冊

郭氏正域東宮進講尚書義

一卷

存

姜氏逢元書經見解

未見

毛奇齡曰姜鏡字異龍山陰人萬曆癸未進士歷官廣東布政使

何氏喬遠書經釋

一卷

未見

沈氏璜尚書大義

未見

潘耒曰璜字□□吳江人萬曆丙戌進士

袁氏宗道尚書纂注

四卷

存

錢謙益曰宗道字伯修公安人萬曆丙戌會元選庶吉士授編修歷官春坊中允至右庶子贈禮部侍郎有二弟曰稽勳宏道儀部中道所謂公安三袁也

經義考卷九十

經義考卷九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二十

董氏（其昌）書經原旨

未見

卞洪勳序曰今之治書者率多承襲傳會又或標奇逞臆經學之厄甚矣雲間董玄宰氏以尚書起家獨深得其旨凡疏義箋解皆虛心闡繹勒爲一家言令觀者劃然解頤也昔鄭寬中入說尚書於金華成帝詔班伯受之賞賚甚渥以其剖析經義不昧作者之旨耳若玄宰氏固已踖古人之奧室矣

吳氏（炯）書經質疑

一卷

存

炯自跋曰余於六籍易有繹旨詩春秋有質疑禮有孝經以緝其遺逸有大學以訂其章句而獨缺尚書書曰帝王之大經大法義本宜截故無辨難之辭雖然終未卒業也今採叢語所載及閒居酬應之言凡有關於四代者輯成一編自古文後出蔽經者失其統緒互有牴牾故於傳注居多雖未能章分節解庶幾少補其缺云萬曆庚申秋七月

王氏（肯堂）尚書要旨

三十一卷

存

張雲章曰金壇損齋王氏中丞樵之次子萬曆己丑進士改庶吉士除翰林院檢討要旨一書館中所撰其從兄爾祝守滄州爲之鋟版天津兵備副使張汝蘊序之蓋原本家學而爲舉子家剌經訓故之用者也

郝氏（敬）尚書辨解

十卷

存

張雲章曰京山郝氏專信今文而力辨孔傳爲非且以周公未嘗有東征殺管叔之事亦未嘗有踐阼朝諸侯之事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乃誤解金縢中我之弗辟一句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解洛誥中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其意以孔書僞作禮記出於漢儒俱不足信其旨似出吳幼清纂言而郝氏於纂言又未之見不過率其私智臆說而本無所據也

黃虞稷曰前八卷解今文二十八篇後二卷辨正古文

施氏（鳳來）璧業

未見

姚瀚曰施鳳來字　　秀水人萬曆壬辰進士工部主事

鍾氏（鳴陛）書經彙言

未見

蔣方馨曰抱瑜鍾氏鳴陛丹陽人萬曆壬辰進士刑部主事

盧氏（廷選）尚書雅言

六卷

存

湯顯祖曰學古堂尚書雅言採唐孔氏以後至宋蔡氏所詁而折衷己意存其異同有疏通知遠之益蓋深於書者

高兆曰廷選字眞常莆田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湖廣參政

曹氏（學佺）書傳會衷

十卷

存

張雲章曰天啓中先生官廣西右參議魏忠賢黨摘其所撰爲謗書除名爲民崇禎中復起廣西疏辭家居殉節死此書大概即蔡傳而損益之

賀氏（燦然）書略

未見

俞汝言曰燦然字伯闇秀水人萬曆乙未進士除行人歷吏部主事歷員外郎

胡氏（賓）尚書過庭雅言

未見

陳繼儒曰桐江胡伯玉先生官工部郎出參江右藩遂還瓊山少受澤庵公訓用尚書起家晚課諸子博采經史以及山鐫家刻旁辯之二十年始成題曰過庭雅言志先訓也

陳悅曰賓字伯玉桐城人萬曆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政

史氏（記事）尚書疑問

五卷

未見

洪氏(翼聖)尚書祕旨

未見

蔣方馨曰南池洪氏翼聖歙縣人萬曆戊戌進士

謝氏(廷讃)書經翼注

七卷

存

俞汝言曰廷讃字曰可金谿人萬曆戊戌進士官尚寶司丞

王氏(建中)尚書新說

未見

姚瀚曰山陰人字位宇萬曆戊戌進士山陽知縣

趙氏(維寰)尚書蠡

四卷

存

董其昌序曰我明以經術取士士之治尚書者閩推莆田浙推檇李若黃學士葵陽馮司成開之陳宮詹孟常皆用尚書名世其所論譔經生家奉之不啻天球宏璧也吾友趙無聲歲庚子用尚書冠北闈余嘗謂書道政事卽唐虞三代之史體兼編年紀傳凡律曆兵刑河渠食貨諸治典靡不畢具故深於書者必精於史無聲向有史辯下上三千年間日取其興亡治亂之故而吏以典謨訓誥之理淹晰貫串直合經術治術而一之矣頃無聲官留曹與余兒同舍出其講義付諸剞劂士題其端曰蠡讀是編者毋徒藉爲嫁衣可也崇禎乙亥秋七月

鍾淵映曰維寰字無聲平湖人萬曆庚子鄉試第一署海寧儒學教諭遷南國子監丞轉刑部主事歷郎中著尚書蠡讀史快編

孫氏(奇逢)書經近指

未見

湯斌志墓曰康熙十有四年四月明萬曆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年九十有二其冬十月葬於夏峯之東原先生幼嘗與鹿忠節公交修默證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歿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兩朝徵聘十一次堅臥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云先生字啓泰號鍾元容城人

黃氏(景星)尚書解

未見

陳禹謨序曰自唐及宋說書者不一家蔡註一出頗爲簡備昭代令甲壹以是爲宗人習專經家無異說顧標詞立義者日繁縱於訓詁不盡齟齬可信爲定則未也吾師黃若瑱先生以莆中尚書名家成進士自赤城李入儀曹寅清之暇乃得研精抽祕博考故義參以心裁書成尚書解一書理簡而該詞弘而雅約文中義大暢宗風所爲振起於將來而發皇其未塋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俞汝言曰黃景星號若瑱莆田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廣東右布政使

來氏(宗道)尚書祕省

未見

姚瀚曰蕭山人字路然萬曆甲辰進士累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樊氏(良樞)書繹

一卷

存

陳氏(臣忠)書經集意

二卷

未見

按臣忠莆田人萬曆甲辰進士書載祁氏澹生堂目

陸氏(鍵)尚書傳翼

十卷

存

陳懿典曰邇來經生專務新說實府氏所訂尚書傳翼博而不泛深而不僻其見卓其心苦矣

蔣方馨曰長水先生陸實府傳翼之書精研深入多發金壇王氏所未逮

姚瀚曰平湖人字開仲都御史萬垓子萬曆丁未進士建昌府推官

秦氏(繼宗)書經彙解

四十六卷

未見

張氏(爾嘉)尚書貫言

二卷

姚瀚曰新水人萬曆庚戌進士

存

陳懿典曰余峯張明府貫言脫稿於課最之暇淺言彌深簡言彌廣淡言彌旨

高層雲曰余峯張氏嘉興青浦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

朱氏道行尙書集思通

十二卷

存

繆泳曰朱道行字簡修海寧人萬曆乙卯舉人其書自爲之序

史氏惟堡尙書晚訂

十二卷

存

姜逢元曰金沙韓尙書者推王中丞父子所著日記要旨有功來學今得水部史心南晚訂攷辨尤詳

姚翰曰惟堡字心南仁和籍金壇人萬曆丙辰進士官都水司主事

錢氏大復尙書旨授

未見

姚翰曰大復華亭人大學士龍錫之父

項氏儒書經大全纂

未見

蔣方馨曰珍亭項氏名儒

鄭氏若曾尙書集義

六卷

未見

吳氏從周書疑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甌寧人字世京萬曆中海鹽縣儒學訓導

徐氏允祿勉思齋尙書解

未見

陸元輔曰明嘉定徐允祿汝廉撰允祿博學有文名屢試不遇阨窮無悶一介不茍取子經史皆有論說著述頗多

黃氏佗尙書精義

六卷

佚

台州府志黃巖人

吳氏桂森書說

未見

汪氏應魁尙書句讀

六卷

存

顧錫疇曰尙書蔡傳邇來坊刻亥豕混淆汪玄杓余通家子從余遊遵京本精校詳其句讀令窮經者有指南有志翼經者也

楊氏肇芳尙書副墨

六卷

存

馬世奇曰斯編創於金沙楊葆元先生成於其長君公才氏先生爲諸生時學使者首拔之上其卷於部至頒爲天下式而以首稽老不知者或爲扼腕而先生處之怡然也本凡五易草創始就公才補其滲漏其言約而該精而覈深而亮疎而密微而不詭樸而不俚所謂集尙書之大成者非歟

張明弼曰葆元先生治尙書僅以明經出仕書注經解未成而歿厥嗣公才能世其學取先生之書彌綸而銓敘之以傳於世

楊廷樞曰楊葆元振鐸婁江率其兩子公才公穎苦研經術副墨一編典型在目

洪氏禹功尙書揀珠

未見

壽昌縣志禹功字楙卿天啓元年拔貢生考授州同知

張氏睿卿書箋

未見

鄭元慶曰睿卿字稚通歸安人

潘氏士遴尙書葦篇

五十卷

存

鍾巘立曰青蓮潘氏字叔獻烏程人天啓壬戌進士授行人崇禎初擢雲南道御史尋謫官福建鹽運司知事稍遷大理寺副著尙書葦篇錫山高僉事世泰序之

徐氏大儀書經補註

六卷

存

曹溶曰大儀字象御貫溪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雲南按察副使

崇禎壬申自序

經義考卷九十一

[seal]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二十一

徐氏可期書經貫言
未見
金華府新志徐可期字烜父永康人崇禎戊辰進士除行人擢福建道御史改刑部主事終員外郎

傅氏元初尚書撮義
四卷
存
林允昌序曰吾郡襟江帶海扁舟上下可以遡洄然郡士大夫鮮有爲此遊具者渼溪傅子旣卜其尊人宅兆於渼溪復以一葉作江上帖廬風朝月夕乘潮往來而省視焉余間舟中往來所讀何書渼溪曰吾幼從父祖讀尚書開卷見放齊舉允子爲千古諂媚之祖驩兜薦共工爲千古朋比之祖當時未設諫官知人之哲獨推聖帝然四岳舉舜未嘗諭賞薦鯀不效未嘗議罪吾忝諫官每念二祖列宗用人行政之大克媲美於典謨因撮史合經名爲撮義夫猶是幼從父祖所讀尚書也一日林子攜榼舟中與渼溪汎遊筍江浯溪瀏峇諸勝訪曾子纍實於法石則撮義已成帙刊傳海內矣余旣羨渼溪之思奇而才敏志孝而願忠顧竊嘆以其烺煖天球之章爲坎坎河干之具因爲朗誦說命三篇拜手颺言曰君家傅巖濟川作楫亦惟代言納誨啓沃乃心今撮義稱引古昔揚扢昭代閑邪陳義足爲講筵啓沃之資日者聖天子轉圜從諫側席旁求吾子其以尚書進爲恭默遜志稽古訓之一助巨川之濟有如此舟豈獨借帖廬於江上哉曾子曰善請書之爲撮義序
元初自跋曰齋頭索居餘忠耿耿輒溫尚書舊聞參合經史要求眞實經濟而訓詁經生之習愧未免焉集中掛漏尚可續增因就正有道繕寫爲難遂付之剞劂無乃示璞愚陋滋愿矣
俞汝言曰渼溪傅氏晉江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給事中

袁氏儼尚書百家彙解
六卷
存
曹溶曰儼字若思嘉善人崇禎戊辰進士高要知縣其書彙尚書其昌序之

孫氏承澤尚書集解
二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註經難註尚書尤難尚書乃夫子之所序定者今傳世有古文今文之不同有艱澀平易之互異漢人言書有百篇今存者僅及其半所存者果盡出於夫子之所序定者乎且易有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春秋有程子之傳詩有朱子之集傳大儒著述確乎可循程朱俱不註書朱子僅屬之蔡仲默氏仲默每註一篇輒請正朱子然止訂二典禹謨遽捐館舍其餘未經訂正者果盡合朱子之意乎且漢人表章易有數家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獨以書爲樸學不好焉鄭諸家俱失傳行世者獨孔安國一傳而已余垂髫先人麗澤府君口授周易比長兼習尚書尚書不獨治統所屬道統寄焉言心言性言敬實開萬古理學之宗視諸經爲尤要登第後筮仕汴梁故宗西亭先生家多經學祕本因得盡讀諸儒書義抄舒酉中變後尚有存者退居二十年迴環熟繹因嘆書固全經其不死濟南一老於秦始漢高之世留傳遺經於文帝之時天也濟南記憶不全者復出於故宮殘壁之中天也文有艱澀平易之不一以事非一代作非一手如周易四聖繫辭不一詩之正變不同三頌體製之相遠也朱子即不註書而仲默所注或會面授意旨況同時有東萊之書說後百年有金仁山先生之表註許白雲先生之叢說其精粹不遜於朱子余舊著集解一編今年居八旬恐其散逸重加裒益刊之家塾所解多從蔡傳參以東萊其有不合者正以仁山白雲兩先生要歸之明顯暢達而止至於書之有序其言簡古即不出於孔子或出於當日之史官故程子呂子皆尊信之今乃弁於每篇之首以補蔡傳之缺又蔡傳中有日月隨天左旋之說明初命學士劉三吾修會選一書改正其失左旋之說其實不誤此不足爲蔡傳病若其考證失眞如璿璣之璿玉也誤以爲珠體潔二河也誤以爲一如此尚多又洪範一篇有禹之經有箕子之傳乃俱以爲箕子之言此其失之大者余故曰註尚書尤難也

史氏煒尚書纂要
未見
廣平府志史煒成安人崇禎癸酉舉人知縣

朱氏朝瑛讀書略記

二卷

未見

江氏旭奇尚書傳翼

二卷

存

旭奇自述曰國家命儒臣收輯大全於以嘉惠來學甚厚自元以前諸儒疏說其不詭於經者業已收之無遺矣迄今又二百餘年重熙累洽經教益明通者經筵進講則張江陵申吳縣二公爲最著他如莫中江氏呂宇岡氏黄葵陽氏袁了凡氏孫柏潭氏顧涇陽氏張侗初氏周玉繩氏諸所詮說皆不可磨旭奇研索十年刪繁補漏名曰傳翼又五年而始成編時萬曆戊午歲

陸元輔曰旭奇字舜升婺源人以貢入太學授安岳簿移台州衞

經歷

顧氏懋樊桂林書學

十卷

存

繆泳曰錢唐顧懋樊書學十卷吳太沖文德翼爲之序其曰書學者取孔壁金鏤之義也

鄒氏期楨尚書揆一

未見

嚴繩孫曰字公寧無錫人崇禎中御史祁彪佳舉賢良方正不就學者稱經畬先生

鄒氏期相尚書筆指

未見

孫氏宏祖尚書詮註

未見

嘉興縣志孫宏祖字令宏侍郎肅公植孫

陸氏又機尚書集解

未見

平湖縣志陸又機字衡如由選貢知日照縣事

陳氏宏緒尚書廣錄

未見

陸氏萬達尚書讀略

未見

平湖縣志萬達字天相諸生

龐氏招俊書經正旨

六卷

存

陳忱曰任邱龐招俊倚子輯其孫埴知建寧府事刊行之

唐氏達尚書臆解

未見

鄭元慶曰達字灝如德清貢士里人私謚淵靖先生

沈氏彝尚書印

六卷

存

繆泳曰辮字則新嘉興人舉業書也

姚氏之鳳尚書定解

未見

平湖縣志姚之鳳字叔瞻諸生

金氏鐄尚書評注

未見

莊氏日思尚書說葎

未見

嘉興縣志莊日思字汝立國子監生

朱氏鶴齡尚書裨傳

十卷

存

攷異

一卷

存

鶴齡自序曰古經之學非訓詁不明然有訓詁不能無異同有異同不能無辨駁他經皆然尚書爲甚蓋尚書者帝王之心法治法所總而萃也後世大典章大政事儒者輒掌集議多引尚書之文爲斷義解一訛貽害非眇如誤解用牲于郊牛二而世遂有主合祭天地及南郊北郊之說者矣誤解九族與罪人以族遂有旁及毋族妻族而坐之者矣誤解桐宮居憂復子明辟而世遂以放君負扆爲伊周之事矣誤解金作贖刑始以黄金易黄鐵矣誤解

臣妾逋逃始以婦女從軍矣誤以洪範五行牽合庶徵福極而介甫文之遂謂天變不足畏矣誤以弗辟爲致辟居東爲東征而公孫碩膚之美不白矣誤解鶉水在絛支蔦畚即河源及書序成王伐東夷而漢武之窮兵西北隋唐之越海征遼東馬融鄭玄王肅之徒開闢草萊甚爲簡略古文孔傳晚出書義稍顯孔穎達爲之疏雖正二劉之失未愜學者之心求其條貫羣言闡明奧旨信無逾於仲默集傳者但其意主於擯棄注疏故名物制度之屬不能無訛筆力視紫陽易詩二傳亦多不逮識者不能無憾焉考明初令甲本宗注疏蔡傳附之後又以蔡傳未精命儒臣劉三吾等博採諸說參互考訂名書傳會選頒諸學官其後大全行而此書遂廢又其後科舉專取蔡氏而大全亦置高閣白首窮經仍訛踵陋讀禹貢者河渠遷改眩若進風陳洪範者九數相乘迷如辨霧此以攻經生章句猶隔重山況望其酌古準今坐而論作而行卓然稱有用之儒哉余竊用慨嘆此裨傳之所由作也記曰疏通知遠而不誣書教也夫推之時務而有宜有不宜不可謂通試之異代而或驗或不驗不可謂遠列聖經筵進講必首及尚書獻以二五以來崇功廣業咸出其中非徒古史記言記事之體余之輯是書也主詁義而兼及史家臚羣疑而斷以臆說務爲通今適用之學庶幾孔堂之金石絲竹不盡至於銷沉磨滅云爾若以仲默之書羣然尸祝不應輒有異詞則余撟舌而退夫仲默作傳已不盡同紫陽之說何獨疑於生仲默之後者哉

潘耒曰先生字長孺居吳江之北郭閉戶著書撰述甚富所有書裨傳已刊行禹貢長箋尚未雕印

楊氏文彩書繹

十二卷

未見

魏禧序曰楊子書繹既成以授其門人魏禧禧再拜稽首作而歎曰吾今而知後世之必可以復三代矣楊子曰何爲其然也禧曰吾以是書知之夫二帝三王之言天也傳註百家曆象也天之神化不借助於曆象然曆象失占則違天而無以前民用是書也綜百家之是而去其紕駁殫五十年之神明而會通其道故其大義之昭明也如日月之麗天其確乎不可易也如華嶽之峙地其以經世應事也如舟之利水車之濟陸其切近於身心也如菽粟之療饑布帛之禦寒其不可見不可聞也則冥心力索於章句文字之外恍惚乎古聖人之心嗚呼有王者起而欲復斯民於三代則直舉而措之已矣楊子曰三代而後唐虞其可復矣乎禧對曰唐虞去上古未遠人事開而天氣未漓故其治化與天無間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舜典曰四方風動有非三代之化俗所及故其後雖有禹湯文武之爲君益伊尹周呂之爲臣而天下已不可復爲唐虞若夫三代之治聖人以人事救之蓋自夏商之季浸淫至於周衰其間弒逆烝報凶暴姦宄如漢唐以下之變無弗有者故其勢已極於無可加當此之時有聖人出焉以救之則爲三代之治無聖人以救之則爲三代以下之亂故曰三代必可復也且夫禹湯文武皆大聖人其去堯舜不過幾微尺寸之間而不能躋三代於唐虞嘗觀漢唐文帝太宗爲治萬里昇平四海刑措幾至於三代矣然其立身致治之道去三代聖人蓋已千百倍蓰而不可數計嗚呼是必世有禹湯文武之爲君而其天下亦第如漢唐極盛之治而止然後可曰三代不可復耳今天下之亂已極其勢必有所變三代極盛之治已數千年絕於天下其勢亦宜有所復昔滕文公問井地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夫生聖人爲斯民主上以禹湯文武自期其身下志伊尹傅說周公之學苟取是書而法之愚以爲庶幾得三代之所以復楊子聞之曰是予之志也汝其以是言弁諸冊禧曰唯唯再拜而退 又墓表曰先生諱文彩字治文晚號一水學者稱一水先生年未二十即教授弟子多至數百人崇禎戊辰用登極恩選貢士先生作尚書繹必浣手執筆曰吾方對二帝三王奈何不敬書未成先生之屋火器服盡燬惟書繹存病將革執禧手謂曰尚書二吾一人書當見於天下後世書凡十二卷

黃氏宗炎書經筆授

二卷

存

錢氏肅潤尚書體要

六卷

存

繆泳曰肅潤字礎日無錫人馬素修先生弟子隱居十峯艸堂其說書多本於馬

沈氏[illegible]尚書傳

四卷

存

詡選自序曰乙酉避亂葭川作洪範傳友人勸併及全書予謝未遑今歲稍多暇晷欲思著述以自見遂有事焉見近世大儒如鄧潛谷郝京山之書非無可觀然覺功多而用少者由於句句而疏之也予意因文釋義蔡傳已明者不必更爲蛇足惟是微言大旨前賢所未發者潛心弋獲不可使之埋沒乃每篇各作一論其章句之間有獨得者亦疏而記之云

繆詠曰詡選字仁舉嘉興貢士

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十卷

存

姚氏際恆古文尚書通論別僞例

十卷

存

錢氏煌壁書辨疑

六卷

存

右山陽閻百詩錢塘姚善夫桐鄉錢曉城三家皆攻古文尚書者

毛氏奇齡古文尚書冤詞

八卷

存

右蕭山毛氏見說經者多攻古文尚書之僞作此爲孔安國梅賾訟冤

經義考卷九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二十二

明世宗皇帝書經三要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三要者皋陶謨伊訓無逸三篇也嘉靖四年十一月帝諭周書無逸一篇與聖祖御注洪範一篇皆治天下大法因命輔臣撰序刊布大學士費宏等言皇上勵精圖治真與聖祖同心一德茲欲刊布亦宜依御注洪範體式因經分注直解旨義繕寫成書以備觀覽已復有旨再注伊訓及二書分為三冊共為一書宏等請以洪範居首次伊訓次無逸以洪範雖演於箕子而原出夏禹且注自聖祖序之先後宜然已乃帝製洪範序略一篇後將皋陶謨伊訓無逸等篇通加注釋名曰書經三要

文氏 季博 尙書二典義

一卷

存

季博進表曰臣伏覩尙書序曰仲尼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所以堯舜二典爲書之首篇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堯舜二典並云曰若稽古帝堯帝舜以謂二帝並能順考古道而行之乃知人主之聖必由稽古恭惟皇帝陛下日御經筵集講官說尙書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垂意於安天下之民天下幸甚臣以衰殘忝位保傅得侍經閣爲幸已深又不自揆輒於二典之中采掇事義數條兼以訓傳或理有切近治體亦以愚短之義附之庶幾粗有所備夫以齊之霸國而孟軻陳堯舜之道於齊王之前欲勉進之今臣遭堯舜之時陳堯舜之道固其宜矣臣愚不勝區區之誠謹錄以上進

程子 顥 堯典舜典解

宋志一卷

存

陸氏 佃 二典義

通考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農師撰佃爲王氏學長於考訂

范氏 浚 堯典論

一篇

存

羅氏 欽順 堯典說

一篇

存

汪氏 琬 九族考

一篇

存

晁氏 說之 堯典星日歲考

一卷

存 載嵩山集

陳氏 櫟 堯典中星考

一篇

存

貝氏 瓊 中星考

一篇

存

錢謙益曰瓊字廷臣一字廷琚崇德人領鄉薦張士誠據吳隱於殳山累徵不就洪武三年徵修元史六年除國子助教選中都國子學助教致仕

程氏 廷策 中星圖說

一卷

未見

吳氏 觀萬 閏月定四時成歲講義

佚

徽州府志休寧人字亭壽篤尙考亭之學

來氏 汝賢 虞書解

未見

毛奇齡曰菲泉來氏汝賢蕭山人嘉靖壬辰進士

袁氏 黃 虞書大旨

未見

茅氏 瑞徵 虞書箋

二卷

存

瑞徵自序曰古稱極治唐虞尚矣乃考其時九年之洪水每廬其咨七旬之干羽尚煩劃定而猾夏覆師紀述不絕於書亦爲觀所謂泰寧之象哉其廷臣動色相戒一則曰無怠無荒再則曰無若丹朱傲曾未嘗以神聖諛其君而其君亦不敢寬然以神聖自命兢兢業業常若不能一日安於臣民之上故曰堯舜其猶病諸只此一念便足千古此帝王相傳之治脈也今主上每事誦法堯舜而廷臣將順不違卒遂虞於稷契臯夔之後頃歲邊庭告警水旱時聞大似唐虞儆予之日惟諸臣共以堯舜事君而無虛以堯舜頌君此亦千載一時矣南局多暇日取唐虞論治之書讀之意有所會輒次數語簡端久便成帙漫題曰虞書箋蓋曰此其最淺淺者予未有知云爾崇禎壬申

羅氏泌六宗論

一篇

存 載路史餘論

沈氏顔象刑解

一篇

存 載唐文粹

程氏大昌象刑說

一篇

存

朱子熹舜典象刑說

一篇

存

戴氏亨人心道心說

一篇

佚

倪氏思昆命元龜說

一卷

佚

葉紹翁曰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於元龜事時倪文節公思帥福閩即東裝奏疏謂哀帝拜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爲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翼日除御史遂上章徧舉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詞科放思思非不記此特出於一旦私憤遂忘故典以譖臣而譏王制不懲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辨免所居官陳與真文忠最厚蓋辨明故典頗資於文忠云

周密曰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爲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是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辨白此事乎竊見曩之詞臣以聖之濬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修論韓琦富弼范仲淹立黨事在爲河北轉運使時故敢援此爲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會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尚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宣由師錫之公將帝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嘗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扆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先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康伯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賜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

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於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允執其中爲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卽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

王氏（惲）百獸率舞說

一篇

存

漢禹貢圖

一卷

佚

後漢書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

裴氏（秀）禹貢地域圖

十八篇

佚

晉書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武帝受禪官尚書令左光祿大夫久之以爲司空秀儒學洽聞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

秀自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時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罙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絶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絶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顧氏（愷之）夏禹治水圖

一卷

佚

宣和畫譜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無錫人義熙中爲散騎常侍

今御府所藏有夏禹治水圖

無名氏禹貢圖

二卷

佚

右見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

孔氏（武仲）禹貢論

一篇

存

毛氏（晃）禹貢指南

二卷

未見

按文淵閣書目有禹貢指南一冊不著撰人姓名疑卽晃書昆山葉氏菉竹堂目亦有之

程氏（大昌）禹貢論

宋志五卷（萬卷堂目二卷）

存

禹貢論圖

宋志五卷（萬卷堂目二卷）

未見

禹貢後論
宋志一卷
未見

彭椿年序曰禹迹所及周遍天下而載之禹貢者僅餘千言其施置闊大而書法嚴簡絕非一見可以遽解故薦紳先生難言之漢永平間詔遣王景治汴而賜以禹貢圖曰圖云者爲其道里悠遠功緒汗漫故圖以著之則禹貢有圖其已久矣予嘗恨古圖不存歷世諸儒耳受臆決無所稽據每對禹貢輒闕然不滿紹興初肇復大學與今泉守程公偕冠而中第子員俱業書又適同一舍每相與談經至不安處輒共嘆諸儒之說未能通貫時方事場屋作舉子文字未暇究竟也淳熙四年程公以侍從講尚書禁中門下省頒行其奏劄曰禹貢大川七而諸儒沿襲乃謬其六予聞之有會於心而疑其是正之難也已而聞上御講殿問黑水甚詳知公有見俾之來上程公具以其所知爲書以奏上見之大加褒勞詔付祕書省藏以垂後予聞諸學士大夫稱其精博實未嘗一見其書也六年出管閩舶明年而程公以敷文閣直學士來鎮泉南暇日論文因請觀之程公欣然出副本相示予取以歸熟而復之則其書條理甚備辨正經指者著之於論論凡五十有二論嘗指事說理而當證以山川實地者則事爲之圖圖三十有一至其事不隸虞夏而源流本出此經者則又爲後論八篇數千年閒州域更革山川迹道率皆本禹語以爲之宗而後采取歷世載籍以爲之證其所據謂是者必其協諸經而協乃始皆措而其救正前人違誤者亦皆稽案經語而執規矩以格方圓其不合者有狀而指自出若語也至於執以爲據者惟輿圖史志之所載兵師使驛之所經實有其地甫以立辨至於稗說怪語奇聞異教荒忽誕謾不可案核者悉棄不取嗚呼亦勤矣而無一語不從禹貢以出予乃知衆稱精博者不誣也若九河之淪於海三江之當爲一嘉陵江誤爲西漢而漢中之漢本無二派濟水通溢爲滎而濟之爲濟實非潛行地下弱水之既西黑水之入南歷世禹河漢河之別貢道入河入菏之誤以其言而質之禹貢若合符節無所差爽予始念孟子之言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程公之於地理禹迹可謂求之而知其故也矣是可傳也且其奏御之語曰東西朔南漸被聲教皆自此規摹以出則其拳拳不獨爲夏世故嘗發語而已聖天子亦既知其志之不狹矣從而褒諭之曰禹貢於古今山川地理無不該貫最爲難明卿著論以要其歸爲功甚大則所得褒寵亦不止義訓之近也郡博士陳君應行請以其著刻本郡庠布之學者而求予文爲表予不容辭故爲之書

陳應行後序曰閣學尚書程公曩在經筵進黑水之說上動天聽因以禹貢爲論爲圖啓沃帝心且以東漸西被教暨朔南爲惓惓之忠盡在於此嗚呼大哉言乎其本藏之祕館天下學者欲見而不可得歲在庚子公以法從出守温陵而編修彭公提舶於此與公有同舍之舊得其副本應行一日摳衣彭公之門質疑之餘出示書一編曰此程公所進禹貢論圖也子見之乎因再拜以請而三復其說見其議論宏博引證詳明皆先儒之所未及乃請於公願刊之郡庠以與學者共之公曰是吾志也乃出公帑十五餘萬以佐其費復請公序以冠其首凡所畫之圖以青爲水者今以黑色爲水波別之以黃爲河者今以雙黑線別之古今州道郡縣疆界皆畫以紅者今以單黑線別之舊說未安今皆識之以雌黃斷線別之斯文一傳使學者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感慨今昔皆有勤功燕然之心則閱此書者豈小補哉淳熙辛丑上元後五日

大昌自序曰臣惟帝王臨御天下凡四海九州之面勢名山大川之向背九夷八蠻之區域必先究其曲折表裏然後宅撫大略得以審所施置而效之於事禹之出也其所遭者水也故其經畫必以奠高山大川爲始蓋高山既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有向是以功力所及地平天成不惑於素知所指而措之罄無不宜也今具載之禹貢雖曰主爲水役而區處夷夏播敷政教使四海得爲唐虞其遺範所詔蓋帝王必當取法者也孔子採錄而紀之書豈直爲行河者之地哉大有爲之主將陟禹迹以方行天下是書也卽禹輿地圖志而可稽者矣然而極天下大川如江淮河漢濟黑水弱水此七者宇宙不能越之以自大禹功不能外之以自立而其名稱迹道世傳失實七繆其六人主苟欲追會禹蹟而不得七者之真正猶禹之行水高山大川其猶未奠而欲行其荒度則將何據以爲施置之序也然則士而考古以待有國者之採擇推諸世務宜無要於此書者矣然去古益遠簡編不與禹接其辨正實難顧有一者經文雖簡而於事情無所不該如卽其簡而得其該則雖茫茫之迹見於千餘言亦既無所乏少若但病其簡

言外輒無餘見必且越而求之經文之外說成而經不應則於稽據何賴臣爲此故方其疑牾古說則盡屏訓傳獨經文而熟復之研味既久忽於一言一字之間覺其意指可以總括後先則主以爲據而益加參校暨其通之一經而合質之旁史而信稽諸人情物理而準於是躍然喜渙然悟知其簡之中有甚該者焉如人有脈絲絲若存可以精察而不可以亟見然後知聖經之異於凡史也積其所見撰次成論凡五十有一篇豈敢謂能有明然童而習之白首不知止亦冀施之實用不徒爲此空言爾臣近因進講黑水遂得陳道其素聖明盡下不以爲愚而寵褒之且宣諭臣曰禹貢於古今山川地理無不關貫最爲難明卿著論以據證之用功甚矣嘉賞至於再三俾之來上臣恭稟睿訓豈敢以淺陋爲辭謹具所著論繕寫塵獻夫其淺聞而博考居千百世後而討究前人之未安持竅啓之見以數露於天縱聖學之前極自知其不量然千慮之愚或庶幾其一得者率皆本經而求之傳會傳而反諸經因禹貢以言禹貢未始舍經而自出一見以此致之君上非臣之敢爲若言也禹也書敘載其經啓功用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臣惓惓所願效忠者正在此語也若夫山川方域散在四海而名稱迹道不啻千百其變臣所著論撮總其事而不能縷陳其方鄉位置則別爲之圖以表著之苟蒙采擇庶幾便於省覽　又自序後論曰臣惟禹之水功被賴萬世而大河特不輟爲治世之患較其勞費殆若一敵國然而民又未嘗得寧也汴渠規模不出於禹而轉輸之利愈於未有汴時臣以是知天下事其迹狀未形於前則雖聖人亦無所感發以出其智故周監二代而文物郁郁漢創笞杖徒流以代肉刑而百世遂不可易蓋見其形而後知所措也臣本爲稽攷禹貢而及古今山川曲折於是念河汴二水本朝極嘗關意而其間應講求以備稽用者實云有之輒隨見記錄以爲禹貢後論比因奏對忝蒙睿旨宣取臣不敢以愚陋爲辭謹此錄進夫事未至而逆知其理之當然則事至而策畫審定此臣區區愚誠也

陳振孫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漢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爲舊傳失實皆辨證之淳熙四年上進宇宙廣矣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牴牾然要爲卓然不詭隨傳注者也

中興書目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專論河汴二水之患又禹貢論圖五卷因禹貢備論歷代山川郡縣名稱改易以唐世地書爲正

王應麟曰淳熙四年七月刑部侍郎程大昌上禹貢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詔付祕閣

周密曰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奥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歸有光跋曰禹貢論五十二篇得之魏恭簡公而亡友吳純甫家藏有禹貢圖皆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也泰之此書世稱其精博然予以爲山川土地非身所履終無以得其真太史公言張騫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者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使驛治運河土番朶甘思西鄙星宿海所謂河源者始得其真如泰之所辨鳥鼠同穴數百言以爲二山而吾郡都太僕嘗親至其山見鳥鼠來同穴乃知宇宙間無所不有不可以臆斷也

王氏炎禹貢辨

一卷

未見

經義考卷九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二十三

陳氏(埴)禹貢辨

一卷

未見

浙江通志陳埴字器之永嘉人從學朱文公舉進士以通直郎致仕學者稱潛室先生

李氏(方子)禹貢解

未見

邵武府志李方子字公晦光澤人朱子高第自號果齋嘉定七年進士第二人累官國子監丞通判辰州寶慶二年真德秀貢南取所著禹貢解以進特授朝奉郎

余氏(喬)禹貢考

佚

閩書喬字若愚龍溪人任惠潮二州教授差監西倉幹上書論時政實改通直郎主管崇禧祠所著周禮解禹貢考春秋地例增釋

黃氏(千能)禹貢圖說

佚

江西通志黃千能字必強豐城人刻意讀書謂皇極九疇之統漢儒舉以參五事配六極則失之妄作皇極要論又謂古今地理無一定之形禹跡河之故道蕪沒而難考作禹貢圖說

孟氏(先)禹貢治水圖

宋志一卷

佚

傅氏(寅)禹貢集解

二卷

存

喬行簡序曰今學之不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論之學振矣利所不在誰復睹目視之乎同叔家故貧亦以教授子弟爲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曆儒史井田兵制分寸率數采拾紛紜之說究觀精考窮日夜不倦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事爲之圖條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名曰羣書百考禹貢說蓋其一也夫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水弗知所入諸如此類甚衆余晚得同叔此書讀之蓋躍如也然間有疑而未快者方圖與之講切會而一之而同叔亡矣以同叔之用工如此其至既勒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之無傳也百考文多欲鋟之板未辦姑據其禹貢說出之庶幾留意此學將求證於是者有取焉同叔姓傅名寅烏傷人也蓋晚而徙居與余爲同里云

呂祖儉曰同叔禹貢圖考可謂集先儒之大成

葉適曰同叔博通古書特有隱趣

黃溍曰鄉先生傅公從說齋唐公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降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大愚呂公閱其禹貢圖考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圖譜中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爲之盡亹亹不倦

金華志傅寅字同叔義烏人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曆兵制之屬世儒置不講者靡不窮究訂其譌謬學者稱之曰杏溪先生

易氏(祓)禹貢疆理記

一卷

佚

戴氏(蒙)禹貢辨

一卷

佚

鄒氏(近仁)禹貢集說

未見

陸元輔曰近仁字香卿鄱陽人官龍陽丞嘗問學於楊簡著歸軒集

王氏(柏)禹貢圖

一卷

未見

按西亭王孫萬卷堂藏書目載之

陳氏(剛)禹貢手抄

一卷

佚

溫州府志剛字公潛平陽縣人從胡石塘學隱居教授學者稱爲
潛齋先生

林氏洪禹貢節要

一卷

佚

張氏性善禹貢沿革圖

佚

王氏禕禹貢山川名義就章

一篇

存

朱氏右禹貢凡例

一卷

存

右自序曰愚讀禹貢而知聖人之書法謹而有辨也其載九州山川地理曲折及貢賦封域之事言簡義密詞嚴意周一字之間含蓄無盡如書山川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山南曰陽水北曰汭地高曰丘再成曰陶高平曰陸瀦水曰澤其土色無塊曰壤土黏曰埴脈起曰墳青黑曰黎玄而疏曰壚其草木少長曰夭上竦曰喬絲言其茂條無甚長養生而積曰苞其水道因水入水曰達循行水涯曰沿舟行水上曰浮絶水而渡曰逾曰亂大水合小水曰過小水合大水謂之入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會而合之一謂之同其治功除木曰刊祭山曰旅致功曰績可種曰藝可治曰乂順其道曰從得其正曰厎經始治之謂之載已盡平治謂之既其賦法最薄曰貞雜出曰錯其貢賦常獻曰貢器威曰篚包裹曰包待命曰錫非一物曰錯凡例不過四十而千萬世之豐功盛德盡在是矣因詮次以便覽者

郭氏餘禹貢傳注詳節

一卷

佚

楊士奇曰禹貢傳注詳節先友湖州府經歷郭慶宜先生刪節傳注爲之以便記誦者也先生治書嘗從元進士邁養高講習其授受有自云

江西通志郭餘字慶宜泰和人洪武中徵授廣東按察司僉事

葛氏大紀禹貢要略

一卷

未見

鄭氏瑤禹治水譜

一卷

未見

夏氏寅禹貢詳節

一卷

未見

姓譜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南京吏部郎中陞江西提學副使終山東右布政使

張氏吉禹貢疑誤辨

一篇

存

楊廉撰碑曰公諱吉字克修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布政使

劉氏龍徐氏縉等禹貢注解

未見

陸元輔曰明世宗命劉龍徐縉撰進龍字舜卿弘治己未進士第三人歷禮部尚書謚文安縉字子容吳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歷禮部侍郎謚文敏

韓氏邦奇禹貢詳略

二卷

存

邦奇自序曰略者爲吾家初學子弟也復講說者舉業也詳釋之者俟其進而有所考也弘治丁巳

歐思誠後序曰禹貢詳節迺苑洛韓公心得之學傳之家塾者往歲愚承乏朝邑知而求傳之公辭曰此特以教我子弟者非敢傳之人人也嘉靖乙巳春適公奉命總理河道於濟寧愚復備屬東昌獲伸前請公諾愚歸郡壽諸梓俾讀是經者本其說以研經義考其圖以窮源委庶知公用心之勤析理之精有裨後學不爲小補云

桂氏萼禹跡九州圖

四幅

未見

陸元輔曰嘉靖四年十二月吏部桂萼繪禹跡九州圖以進言古人之學右圖左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精繁而圖學不傳頃者陛下命禮部侍郎劉龍徐縉撰成禹貢注解以供覽觀用意勤矣臣謂禹貢大旨分敘九州以經之總敘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具山川貉藪導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制經賦法通職貢其總敘於後則列山川敘原委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大禹先後經理之本末也臣上書將因禹貢以考地理之遠近見貢賦之難易爲施敎之次第而求所以祗台德先非若經生學士徒爲考索記問而已臣輒於體繪取前代方輿形制合今日一統地圖重爲四幅其一別禹九州之限而禹貢導水之略書焉其一列山川原委而禹貢田制貢賦之略書焉其一載禹貢九州之域其一列禹貢五服之制經理分明本末具備皇上觀於清閒之燕一展玩之則不煩訓詁而所以法象禹貢之意者舉在目前矣上曰覽所繪圖具知忠愛以是開發朕學深有裨益因命左右揭之御屏以便省覽

鄭氏曉禹貢圖說

一卷

存

子履淳曰家翁禹貢圖并著之說分疆界於各州之中而貢道以別列山川於諸條之下而州境益明至若河表東西荆分南北或地雖小而紀之必備或彼州治而此功亦成本諸經文質諸傳義更附以昭代之地制使觀者開卷披玩恍如身歷九土

劉氏天民禹貢溯洄

一卷

未見

曾氏于乾禹貢備傳

一卷

佚

吉安府志曾于乾字思健泰和人邑諸生從羅洪先學

張氏朝瑞禹貢本末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朝瑞字鳳梧海州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鴻臚寺卿

徐氏常吉禹貢注

三卷

未見

禹貢辨

一卷一云禹貢解一卷

未見

全氏天敘禹貢略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天敘號玄州鄞縣人萬曆丙戌進士歷官少詹事

何氏楷禹貢解

一卷

存

焦氏竑禹貢解

一卷

存

戚氏里貢禹貢瑤琨

一卷

未見

蔣方馨曰戚里貢字貢父

褚氏敘著禹貢詳節

一卷

未見

陸氏大紛禹貢華末

一卷

未見

按二書載山陰祁氏澹生堂書目

姜氏逢元禹貢詳節

一卷

存

沈蕙纕曰姜逢元字　餘姚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禮部尚書

茅氏瑞徵禹貢匯疏

十二卷

存

潛徵自序曰禹貢一書兩孔氏註疏原本山川頗得其槪而三江九江滎澤彭蠡至宋蔡氏始援據諸家之說深心訂定多出先儒意表然援引證據未能曲暢間考獻端明書傳意解各殊及參以大全諸儒論著問難鋒起因從誦讀之餘凡關禹貢疑義信手摘錄要採羣碎彙爲全書而益知禹之明德于今猶在天壤間也蟻水懷襄禹不辭胼胝起昏墊而登之袵席矣而規畫封疆物土之宜而布之利曾不遺餘力其於量衡貢賦差等正錯辨晰主名惟恐經制一湮遺以起異日無藝之征而貽黎庶無窮之累故其言曰底愼財賦聖人逆知後世暴君汚吏必有以財賦藉口而先事曲爲之防計深慮遠若此今海內非有九年之洪水而瀕河流離穿渠轉漕無寧歲項者邊鄙時警戈矛竊發窮鄉方苦加派繼以水旱間作每來廟堂書目之憂使神禹持籌則壤定賦不知當若何底愼而尙忍以無名之箕斂重困吾民乎讀禹貢者詳九州之山川則可供聚米之畫覩溝渠之岐路則可商飛輓之宜察東南之物力則當念杼軸之空考甸服之遺制則當興樹藝之利而畫要於底愼財賦一語疏解詳鬯可以一言以蔽之如必字比句櫛執今圖而疑古山川索碣石左右之蝸嵌黑水梁雍之辨三條四列地派脈分兩漢九河源流靡訂此不離經生之耳食亦何益孔蔡之舊聞乎

何氏楷禹貢圖注

一卷

未見

錢謙益曰往余搜采國史得儒林一傳蒙竊乏人國初則有趙子常嘉靖中則有熊南沙近見何玄子之注易私心服膺以爲可與二公接踵者也玄子之弟平子作禹貢解上自山海經下逮桑酈經注古今水道條分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此亦括地之珠囊治水之金鏡也昔賈耽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寓內爲一予每嘆之以爲絕學今平子殆可以語此平子其勉之更與玄子努力遺經兄弟並列儒林豈非本朝盛事哉

鄭氏禹貢注

一卷

存

艾氏南英禹貢圖注

一卷

存

南英自序曰禹貢一書古今地理志之祖學者窮經將以經世則仰觀俯察莫非分內事何可皓首一經聽其汶汶已也是編內注一遵蔡氏定於功令不可易也而又刪繁就簡者以便童蒙者記誦耳其所刪有不可廢者仍錄爲外注幷諸儒之論精核足與傳註互相發者亦咸收之以備參考間有訂訛釋疑皆出前儒之旨無敢師心妄用者乃疆域之下形勝表裏之獨詳古今都會之執優以至河道之遷徙轉運之難易猶若加意焉者非贅也形勢要害守國之所重而河淮汶濟之間又今國家籌目之秋吾黨所不可不講也古人左圖右書故蕭何入秦取圖籍而漢業旋定馬援聚米爲山谷而敵在目中今人徒讀書而廢圖譬如欲聞人之言不欲見人之形而謂知其人也可乎是圖考正特詳與經傳一字不迕凡脈絡之紆曲方面之縱橫讀者開卷瞭然矣語云不出戶知天下或者亦有於斯歟

王氏綱振禹貢逆志

一卷

存

綱振自序曰大夏侯氏有云諸生欲芥拾青紫宜務明經不明不若歸耕僕不能援青紫旣自棄諸生又退耕無地我求童蒙以告積而成帙將以問世先取禹貢孤行昔杜林傳古尙書有同郡賈逵爲作訓旣又馬融作傳康成注解而杜遂用顯僕𢧵不能無意其人也

張氏能恭禹貢訂傳

一卷

存

蔣垣曰福寧州人字禮言崇禎庚午鄉試第一人

黃氏翼登禹貢注刪

一卷

存

沈蕙纕曰黃翼登字學衡晉江人著尙書述解今行世者禹貢注刪一卷而已有朱廷旦莊奇顯二序

蔣氏之辨禹貢注

一卷

未見

黄宗羲曰之驎字龍友鄞縣人崇禎戊寅行保舉法掌院徐要我以君應詔授順天儒學訓導

高氏承謨禹貢通考

四卷

未見

錢金甫曰高承謨字映南華亭人崇禎中貢士

孫氏承澤禹貢九州山水考

三卷

存

承澤自序曰身稽天地間形勢關大莫過於山水故中庸言天地之爲物不貳而指山水以實之孟子言性而舉禹之治水以爲證蓋山水有原有委有脉有絡有分有合有性有情而其理無盡也古今山經水志搜奇者失之荒唐紀遊者但狎其耳目無足取也禹貢一篇不獨紀載成功遡化之功用神聖之彌綸俱在焉余反覆讀之乃著其綱目於前而分考之於後夫山之所墳水之所湧水之所奔山之所互動靜相生剛柔互錯先儒謂理一分殊一理之妙不於山水益見乎　又曰余於丙午之春注洪範成復注禹貢至次年中夏三易稿而書成夫禹貢紀成功也實與洪範相表裏洪範曰水潤下禹行其無事以水治水也水之性不汨而五行之性俱順彝倫所以攸敘也吾夫子獨會其盡力溝洫何也推禹之心也禹之時懷山襄陵不以爲天行之數曰由己溺由己溺之云爾及水土平溝洫出向之無水不爲害者今之無水不爲利也運轉之政與漕灌之澤普爲千載水利之經世讀者以是求之禹之功至今在禹之心至今在世予所以迴環是編經年而不能已也

夏氏允彝禹貢古今合注

五卷

存

陳子龍序曰今天下之大患在於國貧而國之所由貧者田功之不治水利之不修也昔者夏后氏隨山刊木濬海内外靡不周也而漢司馬遷曰禹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爲務以是知禹之用功多而防患深者莫黄河若也禹貢首治水也而其究曰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言治賦也即禹之自稱曰濬畎澮距川由是觀之禹之所以驅害者在於治江河之大水其所以成利者在於治溝洫之小水也自河失故道曰以橫決而冀豫徐兗之區民若履冰而處甚數千百年而靡定也自秦廢阡陌而周禮溝防溝遂列澮之屬蕩然無餘即後世陂池塘濼之制其人亡而事亦旋廢矣故西北之荒蕪者半天下至於國家歲費數十百萬之資漕荊揚之粟以給京師而西北邊萬餘里皆仰灌輸於內凡轉運所費商賈所販自京師而東則循灤薊抵榆關或自直沽走遼碣稍北則牛車負載出居庸由龍固以給宣雲稍西則自大河以北滹漳衛度太行達晉陽又西則浮河入渭或自武牢洛口或南由武關通褒斜道以達關中遠轉北河西至涼部大約三十鍾致一石民既恃漕益輸備不治生業此其大患也黄河既已日決而南與淮同兗豫之地被禍益烈勢惟有縱其所如使還故道而東南之漕又必假道於河堤之防之以使之必出於是不能免於決而中州徐淮之民病矣絕河而北又竭泉源以充會通而東省病矣始也因田功廢而恃轉運既也恃轉運而田功益廢其初因轉運而急治河既也因治河而滯運卒又因轉運而河益不治豈非盡失古人之意哉今人主之所急莫大於強兵欲強兵莫先於富國欲富國莫先於盡地利盡地利莫先於治水治水之道古今則有異矣禹之時九州同災患其泛溢而無所歸故必先治其大者而後溝澮可成田賦可定今也患於隱伏而不爲人用其淫溢爲災者止黄河耳然西北之田功不立則漕不可省漕不可省勢不得不用河而河終不可得而治矣故曰今日之治水必先治其小者而後大者可理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江河禹之治河也勞於治江荊揚之田賦下於諸州而後世每藉大江以南衣食天下雖曰天時豈非人功哉夏子嘗憤國家之貧弱思大有以振之而方今士大夫襲從容安苟且言及務農任地則以爲迂遠不近情實又或以管商之書儒者不道而一旦事急則鑄山榷商加稅鬻爵不復顧其後嗟乎禹貢則聖人治天下之書也管商云乎哉觀其制州列服任土作貢凡夭喬竹石之微皮革齒毛之細靡不詳實要其大端不過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而已今夏子之書引伸觸類窮覽史傳博訪公卿山水之經郡國之志無不採險要之區泉澤之利無不載探奇覽勝之迹物產方俗之異無不記皆附見於經文之下可謂宏博而該矣夫縉紳先生知今而不知古則以爲古人之事皆不可行學者狃

於誦習不能損益以合於時勢所以貴於通才也夏子之書備矣子獨論其事之最大爲當世所急者著於篇使世之覽者有所本焉

允彝自序曰余少倜儻每行道路輒迷往來長借陳臥子出入見其留意博詢凡水泉之曲折蹊徑之分岐必明晰而後已因念卽此是學欲作地理圖倣朱思本意爲之益增其所未備兼爲之說而於用兵險要水利屯田城池賦稅尤加詳焉其說闊遠非數年不能竣先舉其大略爲禹貢古今合註惟閩粵滇黔未入九州不能贅附餘已包舉大都方之註疏大全何敢比肩以爲用世之助亦庶幾云

張氏禹貢便讀

一卷

存

朱氏(鶴齡)禹貢長箋

十卷

存

鶴齡自序曰記稱書教爲疏通知遠夫推之時務有不宜非通也試之異代或不驗非遠也歟覽史籍凡職方地理河渠田賦諸書其文皆祖禹貢蓋經國之規莫備於此後之人以爲文焉而已卽哆口自命專門者類亦苟安舊聞弗加深考安望其斟酌曩今坐而論作而行卓然稱有用之儒哉夫自禹迄今陵谷代變山川往蹟難以深求幸而漢唐以來諸儒辨論各出以及乘志圖經約略可據雖其間甲乙牴牾往往有之然而考今正古析同合異亦存其人若復矜一家之言衒千載之藏燕奸成誦曷可殫詁予羈愍焉兵火餘生屏居無事爰取注疏大全與百氏之說條貫而衷斷之大約體宗詁訓而旁及史家求爲通經適用之學所愧身未履乎方州力止憑乎書卷支離紕繆敢謂必無惟望博雅君子論定而是正焉嗟乎農政不修漕渠日壞轉運困而搜括頻此世變之所以益亟也有能慨然慕古寬平休息以上合於底慎成賦之意庶幾宛委遺文猶不至磨滅天壤哉

陸氏禹貢注

一卷

存

陳恍曰字貢虞嘉善人

邵氏禹貢通解

一卷

存

陸葇曰瓚字會重秀水新塍里人中崇禎壬午鄉試知大姚縣事

嚴氏禹貢輯要

一卷

未見

嘉興縣志嚴觀字賓人貢生與弟進士勳舍人臨並負才名稱爲禾中三嚴

趙氏禹貢新書

一卷

未見

平湖縣志趙泗字天來諸生

胡氏(渭生)禹貢錐指

二十卷

存

羅氏(泌)三江詳證

一篇

存

朱氏(鶴齡)禹貢三江辨

一篇

存

朱子(熹)九江彭蠡辨

一篇

存

羅氏(泌)九江詳證

一篇

存

薛氏(季宣)甘誓論

一篇

存

同谷子五子之歌詩

五首

存

何光遠曰天復中昭宗播岐時梁太祖與秦王茂貞羽檄交馳欲迎車駕何皇后恃其寵不顧阽危酷好遊畋放牧於兩舍之外踐踏苗稼百里飛埃有成州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青牛琴袋酒壺俱在牛上自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兩卷論十代興亡之事敘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減膳宣王賜賜之酒食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詩何皇后慮失恩旨潛令秦王誅之其事未行預已奔去

經義考卷九十四

經義考卷九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二十四

楊氏(愼)書五誥解
一冊
未見
按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載慈湖之名

范氏(浚)湯誓仲虺之誥論
一篇
存

伊訓論
一篇
存

太甲三篇論
一篇
存

咸有一德論
一篇
存

張氏(九成)咸有一德論
一篇
未見
按橫浦之論當是爲秦相建一德格天閣有激而作

顏氏(復)范氏(祖禹)說命講義
三卷
佚

祖禹同崇政殿說書顏復進劄子曰臣等近進講尚書說命竊以爲君治天下國家欽天稽古修身務學任賢立政至德要道備在此書誠能法之可爲堯舜昔太宗皇帝嘗曰尚書王言治世之道說命最備特詔孫奭講此三篇望陛下詳覽深思必有啓迪聖學之益臣等雖罄竭愚闇講解於前謹輒記錄所言繕寫成冊以備尋繹或賜顧問庶幾少助聰明之萬一其說命講義三冊謹具上進

范氏(浚)說命三篇論
一篇
存

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辨
一篇
存

歐陽氏(修)泰誓論
二篇
存

王氏(十朋)泰誓論
一篇
存

程子(頤)改正武成
一卷
存

胡氏(洵直)考正武成
一卷
存

洵直自序曰按武成之書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王氏新義嘗加考正說書者愈疑且以式者在車所行之禮也式商容閭豈當在歸至於豐之後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於周乃其時也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爲之者至其終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爲天下之教其先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概見矣是以驗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劉昌詩曰洵直字次魚清江前輩登科仕至別乘

江西通志胡洵直字次魚新喻人紹興己丑進士累官湖南提刑司幹官

朱子(熹)考正武成次序月日譜
一卷
存

牟氏楷定武成錯簡

一卷

佚

台州府志牟楷字仲裴黃巖人刻意毅正之學以侍母疾不仕教授生徒學者稱之曰靜正先生

張氏日炳武成考

一卷

未見

歸氏有光考定武成

一卷

存

有光自述曰余所考定只移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當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許氏商五行傳記

漢志一篇

佚

漢書長安許商長伯善為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炔欽幼卿為文學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晉書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

劉氏向洪範五行傳記

漢志十一卷隋唐志有

闕

漢書向字子政本名更生為散騎宗正給事中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　又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　又曰劉向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王嘉曰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扣閣而進見向闇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

沈約曰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

高允曰漢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

歐陽修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考其說不相附屬向為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與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

呂祖謙曰劉向災異五行學博而未純其原出於伏生大傳

葉適曰劉向為王氏考災異著五行傳歸於切劘當世而漢儒之言陰陽者其學亦各有所主然洪範之說由此壞裂使經世之成法降為災異陰陽之書矣　又曰洪範初不為災異而作庶徵所指明有效驗而學者乃以五行五事聯附為一春秋以來凡有變兆離析剝解門類而戶分之以是為格王正事則委巷小夫巫醫之事夫豈不然而謂篤學好古自名如仲舒向歆者亦當爾與

趙樞生曰自大小夏侯明五行之後劉向遂著為洪範五行傳論其書不可見而見於班固漢書五行志者皆其遺法也

朱軾瑛曰劉向父子五行傳附會穿鑿固不足信雨暘燠寒風之分應於貌言視聽思洪範則有明文豈可概置不講而謂一切事應俱屬謬妄哉若以雨合於貌暘合於言燠寒風合於視聽思雖復起朱子而質之將亦有所不能區別也箕子之言不若是之固也

按許商劉向皆有五行傳記後漢郎顗傳引洪範記辭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當屬劉氏書也

王氏名未詳洪範讜義一作皇極讜義今從中說閒易篇

九篇

佚

孫通曰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

亡名氏洪範占

隋志二卷
佚
洪範日月變
隋志一卷
佚
洪範五行星曆
七錄四卷
佚
穆氏元休洪範外傳
新唐志十卷
佚
封演曰開元中有唐頻上啓典一百三十卷穆元休上洪範外傳十卷
王應麟曰元休穆寧之父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賜帛授偃師丞
崔氏貞佐尚書演範
新唐志卷亡
佚
權德輿曰博陵崔君元翰考某以明經歷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演範周易忘象及三國春秋門人易其名曰貞文孝父
按權文公爲元翰文集序不書其父諱考新唐書宰相世系博陵崔氏第二房祁陽令抗子濟州刺史潛潛子鳳閣舍人承禱承禱子湖城簿良佐良佐子比部郎中元翰
宋仁宗皇帝洪範政鑒
十二卷
佚
王應麟曰康定元年十一月御撰洪範政鑒十二卷一云二十四卷政鑒書以皇極爲本上與王洙論五行五事之證采五行六沴及前代庶應成此書上自爲序
洛陽五事圖
一卷
佚
范祖禹曰仁宗最深洪範之學每有變異恭懼修省必求其端

胡氏瑗洪範口義通考作洪範解
宋志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胡翼之洪範解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
徐氏復洪範論
一卷
佚
張氏景洪範解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張景晦之編景當景祐二年爲房州參軍著論七篇
劉氏羲叟洪範災異論
佚
長編慶曆五年六月以澤州進士劉羲叟爲試大理評事羲叟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曆書注司馬遷天官書及著洪範災異論歐陽修薦之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蘇氏洵洪範圖論
宋志一卷
未見
洵自序曰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千機百穽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擊傳剗磨瑕垢以見聖秘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爲新奇也
又後序曰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爲惑劉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爲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曆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作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爲某事

明日必有某福爾爲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爲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爲皇極建而爲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以平王之詩爲說其意以爲不建則不能爲五事主故不加之六極以爲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日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降而爲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得爲重其責乎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爲說平王之詩固不然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爲而可以爲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爲二而必曰陰爲陰雨爲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感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雹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爲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爲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晁公武曰是書二論皆援經以擊傳斥末以歸本二圖一以指歆向之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劉氏（彝）洪範解

宋志六卷

佚

蔣垣曰劉彝字執中福州懷安人從胡瑗學著洪範解周禮中義七經中義古禮經傳續通解

廖氏（偁）洪範論

一篇

存

湖廣總志廖偁衡山人天禧中舉進士著洪範論

朱子曰廖氏論洪範大段闢河圖洛書以此見知於歐陽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僞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爲石屛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

孫氏（諤）洪範會傳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漢儒頗攻王氏之失

曾氏（鞏）洪範論

一卷

存

朱子曰洪範曾子固說得勝如他人

經義考卷九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二十五

王氏安石洪範傳

宋志一卷

存

安石進洪範表曰臣聞天下之物大小有彝後先有倫序者天之道敘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敘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已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爲天下利苟非其時道不虛行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鬼瑣而興其豪傑以圖堯禹太平之治而朝廷未化海內未服綱紀憲令尙或紛如意者殆當考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趨時應物故也臣嘗以蕪廢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擢與大政又彌寒暑勳績不効俛仰其慚謹取舊所著洪範傳刪潤繕寫輒以草芥之微求裕天地　又跋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耶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辨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嘵嘵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晁公武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爲蔽而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燠寒風而已大意言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陳善曰洪範金曰從革新義云能從能革而荆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革者之所化二義不同

黃震曰荆公洪範傳其字義多足取者

余氏燾改正洪範

一卷

存

龔明之曰余燾字元輔方舍法欲行上書引成周事力贊之因命以官累遷至正郎後復上書改洪範篇自王省惟歲至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乃屬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之下謂凡九疇皆有衍文惟四五紀無之至於八庶徵之後旣言肅時雨若止蒙恆風若意已斷矣而又加王省惟歲已下之文則近於贅或者是其說然爲臺諫所彈不果施行

孔氏武仲洪範五福論

一篇

存

蘇氏轍洪範五事說

一篇

存

晁氏補之洪範五行說

一篇

存

晁氏說之洪範小傳

一篇

存

說之跋曰說之二十年前爲洪範之學本諸伏生劉向所行而古今之說不敢遺也爲傳數千言靖康丙午冬遇金兵於睢陽五世圖書悉已灰燼寧論洪範之傳今年戊申冬漂流金陵遇東里好學後生標記予傳之五行於本書予見之欣然如覩再生之物也方抱病於冬至前一日作此小傳其次序則本泰山姜至之論五行則張廷評景發之云

曾氏致洪範傳

通志一卷

佚

盧氏碩洪範圖章

一篇

存

碩自序曰子以尚書洪範篇書於縑素施於屋壁有客覩之而言曰此其所謂君人之大法武王所以繼三爲明蓋能盡心於是也苟將諸吾君列乎黼扆之右足以興三代之理子乃條其事爲章以奏之

四先生洪範解要

六卷

佚

按四先生者劉氏彝曾氏鞏蘇氏轍呂氏吉甫也

范氏浚洪範論

一篇

存

陳氏伯達翼範

宋志一卷

未見

王圻曰伯達紹興中進士

高層雲曰伯達翼範有九圖九說

孟氏生尚書洪範五行記

宋志一卷

佚

吳氏仁傑尚書洪範辨圖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應麟曰仁傑撰洪範辨一卷增立新圖辨歐陽修蘇洵轍所論

鄭氏耕老洪範訓釋

佚

蔡氏元定洪範解

一卷

未見

鄭氏思孟洪範解義

佚

閩書思孟字齊卿寧德人受業朱文公之門著洪範解義以發明文公皇極辨之蘊

陳氏埴洪範解

一卷

未見

林氏[illegible]屏洪範論

一卷

未見

趙氏善湘洪範統紀宋史列傳作統論

一卷

未見

張萱曰宋開禧間宗室濮園翁善湘著

按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蔡氏元鼎洪範會元

佚

閩書元鼎漳浦人不登宦籍以文自豪所著有中庸大學解論語孟子講義洪範會元

馮氏去非洪範補傳

一卷

未見

姓譜去非都昌人椅之子淳祐初進士

按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鄒氏元佐洪範福極奧旨

五卷

佚

陳氏[illegible]洪範手抄

一卷

佚

劉氏漢傳洪範奧旨

佚

兩浙名賢錄劉漢傳字習甫上虞人寶祐四年進士累遷兩浙轉運使進司農卿臨終書生爲宋民死爲宋鬼之句

胡氏希是洪範考訂

佚

江西通志胡希是字則翁高安人通諸經元革命後家居著述方嚴有守一介不苟取予

趙氏孟頫洪範圖

一卷

未見

文徵明曰趙文敏公書洪範篇幷書箕子武王授受之意公以宋之公族仕於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爲恨然武王伐紂箕子爲至親既受其封而復授之以道千載之下不以爲非然則公獨不得引以自蓋乎公素精尚書嘗爲之集注今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

胡氏一中定正洪範集說

一卷

存

貢師泰序曰伏羲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而敘疇至我夫子繫易乃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以皆爲畫卦出而敘疇者無與焉此千歲之下辨議紛紜雖更周邵程朱諸大儒之論猶莫知所適從也況九疇之傳錯出乎五皇極之下蔡氏著書竟莫之正是學者不能無惑焉會稽胡君一中深有得王文吳三先生之說撫其所長而訂正之分經別傳以傳附經自成一書名之曰定正洪範然後義理明白脈絡貫通而神禹敘疇之義粲然如指諸掌夫龜書馬圖自周程朱子固未嘗易置其名今胡君直以圖九爲圖方十爲書而畫卦者兼取之以分先後天其卓然有見者哉雖然神聖有作動與天合使龜龍不出於河洛則卦固畫疇固敘也感麟而作春秋觀兔而知易象變通交互理無不在非深於道者其孰能與於斯

一中自序曰洪範一篇魯齋王先生本心文先生草廬吳先生皆有考定本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竊因括蒼鮑氏有定正武成之論以竹簡每行十三字而定其差推之於範則史氏之敘五行初一以下爲疇之經大禹本文也以河圖九數爲綱以洛書十數爲目一五行以下亦禹所授之章水曰潤下以下則箕子所釋之傳也二五事至福極皆然九章皆當析大禹之經箕子之傳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而八政五紀同傳五福六極亦然其文則因三先生所定各撫所長以正之初非自敢出於臆見以取繆妄僭踰之罪也意者竹簡每行十三字今詳其字數甚嚴不空一字其脫簡偶因文義斷處而差入今疏於每節之上於是作圖以明五行之配集註以著九章之旨然亦不敢自是藏之家塾時出而質之同志云

又曰延平芹西徐氏道泰著河洛本始集先儒之說定九數爲河圖十數爲洛書以正啓蒙之誤其言曰河圖洛書皆出於上世伏羲則之以造易因河圖對待之位而畫先天八卦因洛書流行之位而畫後天八卦大禹復則之以作範以河圖九數爲體敘九疇之綱以洛書十數爲用敘九疇之目其敘九功則以河圖五行水火金木土逆尅之序爲六府其治水別州則以洛書水木火土金順生之序畫九州其說具載本始之書一中嘗爲之校正而啓蒙之疑積有年一日煥然冰釋且與甬東王太古氏所著易說問答之書若合符契蓋以天下之理無不同所以合也嘗謂圖書之疑因漢儒洛書止以作範一言之誤而啓千載之惑越上韓明善先生性深以此言爲然今因洪範定正之文取芹西之說而爲之釋疊皆萃先儒之論以撫其所長而合禹經箕傳之旨俾可行於天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初非區區之臆說也

陳顯會跋曰書經秦火而後出於孔氏之壁藏與伏生之所口授故或舛訛相承由漢以來未有更定之者會稽胡公允文獨因王文吳三先生所訂之旨更復詳考爲定正洪範一編其用心可謂詳且密矣竊嘗論之九數之列天之所錫也至理寓焉九疇之目禹之所敘也辭以發其理焉繹而廣之箕子之所推也致詳以究其義焉序而辭者經也繹以詳之者傳也史臣列之始必不紊而編簡錯亂不能無舛允文定而正之非獨使學者易於觀覽而於聖賢之旨無復遺憾允文蓋有功於洪範者矣公之令子溫字尊道覩藏惟久不敢失墜今刻之三山郡庠是亦善繼人之志爲可嘉也請僕識其後謹書以歸之若夫以九爲圖以十爲書則劉牧氏之說允文宗之其必有所見矣他日請從尊道示其要領庶相與繹明之

黄虞稷曰一中字允大諸暨人元紹興路錄事

謝氏章洪範衍義

佚

吳師道後序曰洪範一書有大禹之言有箕子之言自爲紀傳其文甚明而傳注者昧焉孔氏以初一曰五行止威用六極爲禹所第敘而不及其餘中又頗有錯簡先儒或是正一二而未究故讀

書者不能無疑謝氏章作衍義考圖數之錯綜而推極其變萃經說之精要而發明其遺可謂用志於此矣但其開端之說引禹謨九功即爲九疇謂範爲箕子所自陳因九功而演者其言曰六府繼以三事五行繼以五事九功繼以戒休董威九疇終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禹列穀於金木水火土之次箕子則專言五行而以稼穡歸之土之甘三事衍爲五事正德衍爲三德五事八政無非利用厚生之本五紀庶徵莫非五行之順逆至其次序或有差互則若易先後天之不同其言灼有明證若合符契夫以二篇相望於簡冊之間數千百年習而不察謝氏獨能舉以爲說亦異矣竊有疑焉神龜負文禹則之而敘以爲疇若五行五事蓋已次第而定每疇之下又條陳其目若一曰水二曰火之類皆禹本文自水曰潤下而降乃箕子釋經而爲傳餘疇皆然惟八政一疇獨缺爾且禹謨曰功洪範曰疇二字未嘗互見謨陳德政教養之事範著天道人爲之蘊範之體段固大於謨彼所云功者指其成績而言可言順而不可言逆可言吉而不可言凶若六極者亦可以言功乎戒休董威義主勸督九功之事曰休曰威雖與作福作威者類此指君之所得爲而福極蓋有君所不得爲而多係於天者矣使謝氏而曰禹因九數故功亦以九名而事亦出於範互相發則可直以爲洪範有數無詞大經大法皆出於謨是則不深考禹經箕傳之過也昔南豐曾氏亦嘗謂謨言六府則範言五行六府次以三事則五行次以五事九功言戒休董威則九疇言庶徵福極帝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嗚呼爲是說者非謝氏之比矣謝氏其勤以爲己說而故異之者與故凡讀書者必先書句段正文字辨述作而後義理可尋不然則雖善其說而攷證疎攷證疎則乖剌牴牾而不合不合則又何足以爲善邪吾鄉仁山金氏嘗深究洪範之說而定著經傳見於書表注今亦頗行於時愚不復述特辨其大旨又使學者知表注之爲有功云

陳氏樸洪範傳

一卷

未見

田氏澤洪範洛書辨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澤居延人延祐中常德路總管府推官

按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陳氏希聖洪範述

未見

經義考卷九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二十六

明太祖皇帝御注洪範

一卷

未見

實錄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書洪範成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注至是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道也所以敘彝倫正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原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朝夕省觀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者也

劉三吾後序曰皇上宵旰圖治留心經學以爲六經莫古於書帝王政事亦莫備於書讀書弗本其行事而徒求之於文字非善學者也既屢審思發其奧義爲書若干篇矣載惟洪範大法本諸天道體之人君驗之民生未易推測則卽鑾輿日所戾止敕寫是編揭之座右朝夕顧諟一旦心領神會有得焉乃撥機宂爲之注釋於是九疇大範粲然復明大哉聖訓於世詎小補哉臣如孫嘗習是書叨忝近侍日獲與聞敢僭序其後

黃虞稷曰帝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因自爲注洪武二十年二月成書

宣宗皇帝序洪範

一篇

存

世宗皇帝洪範序略

一篇

存

按文淵閣書目御注洪範二冊當合景永二陵刻爲一編也

王氏禕洛書非洪範辨

一篇

存

葉氏世奇範通

二卷

未見

傅氏淳洪範敷言

未見

黃虞稷曰淳字伯厚慈谿人洪武中徵士鄉人稱退密先生

兪氏深範疇解

佚

嚴州府志兪深字景淵桐廬人洪武中以鄉貢入太學歷建寧府儒學教授

徐氏驥洪範解訂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驥字尙德浦城人永樂中國子生仕府經歷

盧氏璣洪範集解

未見

括蒼彙紀盧璣字舜用松陽人天順甲申進士

熊氏宗立洪範九疇數解

八卷

未見

黃虞稷曰建陽人

丁氏璣洪範正誤

一卷

未見

按范氏天一閣西亭萬卷堂均載是書

陸元輔曰丁璣字玉夫丹徒人成化戊戌進士除中書舍人以星變言事謫普安州判官轉廣西通判起禮部儀制司郎中出爲廣東提學副使溺死

楊氏廉洪範纂要

一卷

存

廉自序曰尙書洪範所陳篤恭而天下平聖神功化之極盡在是矣劉氏父子五行傳於五者增而爲六夏侯勝久陰謀上之言偶爾而中人愈神之而世遂有兩洪範六五行宋蘇明允指其謬當矣然向歆以前已有尙書大傳大略如向歆之說而蘇氏曾無言

及豈亦未之見邪噫易出於羲文周孔其後乃有京房郭璞之學範出於大禹箕子其後乃有劉向劉歆之學而淫巫瞽史往往幸其一言之中從而張之使其為說遂與聖人之經抗衡於世豈不可慨哉學者誠取洪範本篇沉潛玩味則五行五事休咎福極之應昭然可見又何必牽合補綴以曲為之說哉

黃虞稷曰專闢劉向五行傳增而為六之說

吳氏世忠洪範攷疑

一卷

存

江西通志吳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延綏巡撫僉都御史

鄭氏善夫洪範論

一卷

存

顧氏鼎臣洪範講章

一卷

存

鍾淵映曰公字九和崑山人弘治乙丑賜進士第一累官少保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康洪範講章一卷嘉靖七年四月奉上諭草進

劉氏天民洪範辨疑

一卷

未見

錢謙益曰天民字希尹濟南人正德甲戌進士除戶部主事諫南巡廷笞三十改吏部泣諫大禮又笞三十歷文選郎中謫壽州知州累遷至河南副使改四川以貪罷

潘氏寀洪範本傳

未見

盧氏壎君道洪範

八卷

未見

贛州府志盧壎寧都人湖廣臨武訓導著君道洪範八卷

呂氏賓洪範解

一卷

未見

張雲章曰呂賢字宗器永豐諸生隱居鵝峯有洪範解

曾氏俊洪範圖輯

未見

黃虞稷曰南海人正德中官知縣

葉氏良佩洪範圖解

一卷

未見

徐氏獻忠洪範或問

一卷

未見

獻忠自序曰聖人列天地自然之利可以養民者曰五行後世譎其義謂造化羣有而生吉凶此五物者司之甚矣其過論也劉向五行傳始竊其義以通變化蔡子傳其學著洪範皇極內篇以儒者之道緣之厥後作書集傳遂旨趣五行綜其餘論不自知其陷於緯說之家矣夫天地之道有象有數有體有用故孔子謂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至於洛書者其精行鬼神其變參卦圖其數窮物理通治動闔闢推移猶夫易之為道廣大悉備者也箕子陳範之本意純乎理而不窮其變則其象而不衍其數後世儒者沒於劉向之過論既昧地十之數不可通於洛書之九又不知五行一疇不可通於八疇之義徒泥異端之說使聖人之教不白於天下是固可惜也顧傳注之行已久後生末學不敢以一得之見遽綴其間聊即問難語名之以俟悟學之士云

游氏日章洪範釋義

未見

黃虞稷曰日章字學侗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廉州府知府

歸氏有光洪範傳

一卷

存

有光自述曰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矣遠出二劉一孔之上然子以為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廢者因折衷之復為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即五福之攸好德而所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丁寧反覆之意最為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因文求義必於予

言有取焉矣

瞿氏九思洪範衍義

五卷

存

張雲章曰九思萬曆間江漢人自言夢至一琁宮如萬頃碧琉璃見一巨人告之曰此爲安邑覺而大有所悟遂衍範數月而成予視其書寘囈語也其說以洪範非衍於箕子而作于神禹禹都安邑故託之夢見爲辭而謂禹謨以水火金木土爲序範以水火木金土爲序金先於木是以金爲重故金能生水此伯鯀所以罔功木先於金是以木爲重木能生火火自能克水此神禹所以底績夫範之言五行乃天地生物自然之序禹之成功豈在以木爲重於金而能克火故耶其說謬戾可笑

鍾氏化民數言大旨

一卷

未見

錢氏一本範衍

十卷

存

一本自序曰揚子雲太玄根據洛書非苟作者朱子謂其零星補湊蔡西山氏則以揚氏太玄關氏洞極司馬氏潛虛皆以不知而作目之愚不揆量竊謂龜惟求洛之舊契原數以爲兆綜九章以考占以一見占五行以二見占五事以三見占八政以四見占五紀以五見占皇極以六見占三德以七見占稽疑以八見占庶徵以九見占福極蓋龜從洛出能知天道其自一至九四十五畫見於龜背皆神明自然之拆文一一皆有吉凶可貞問禹疇九章卽爲龜卜全書之實據求洛書之舊稽禹疇之卜因數成變因變考占因占設教因事示戒蓍卦以兩畫成於八疇以兩畫成於九卦之六十四以八乘之爲五百一十二疇數既符卦數蓍卦一揲蓍於六十四龜疇一灼疇於八其六十四卜法卽同揲法且一六兆兩二七兆審三八兆蒙四九兆驛五兆克又一一確實略無影響疑似使人難曉庶幾蓍龜並存而稽吉凶與民同患之一助云

徐氏常吉洪範則洛書辨

一卷

未見

羅氏喻義洪範直解

一卷

存

喻義自序曰凡書一讀一解或曰讀書不求甚解讀範恐不然有字者商之範無字者雒之書顧書則失範顧範則失書顧書失範範流爲數顧範失書今之注疏是也書範相者依而無失如子顧母是謂得之惟講筵進講既習其讀又通其解名曰直解今用其體每奏一篇如在上前義取無隱亦以治天下大經大法是金華殿中語也崇禎辛巳

讀範內篇

一卷

存

喻義自序曰範圖一卷舊圖四新圖七凡十有一首繫辭焉備矣河圖洛書舊圖也初一次九從此翻出古云疇其爵邑謂通前後爵邑疇之故書散而圖整也陽三陰四舊圖也奇偶進反從此翻出奇偶者天地也進反者禮樂也天地設位禮樂行乎其中矣錯綜其數參伍以變分五以上以歸五行六以下以歸四克文不在茲乎或稱縱五橫一晦翁所謂打馬子相似者範之圖也曰姑舍是

張雲章曰喻義之言曰講筵進講既習其讀又通其解名曰直解又謂昔人以老準易不如以範準易故又作讀範內篇

羅氏輔洪範彙義

未見

鄒氏元佐洪範福極奧旨

五卷

未見

建昌府志洪範福極奧旨五卷鄒元佐撰

包氏萬有範數贊詞

四卷

未見

黃氏道周洪範明義

四卷

存

道周進上序曰臣觀五帝三王之道備在易象自易象而外惟有洪範一書爲堯舜所授於禹湯周公所得於箕子者易於明夷之卦推崇箕子明義文之道在箕子非他作者之所敢望也漢興伏羲口授不真厥後諸儒皆因伏羲以證古簡是以譌舛相沿失其倫脊五十九篇之中時有依託先後間出然皆史家記述之言雖顛末稍殊無傷大義如武成雒誥先儒之所正定後人不以爲非獨洪範一書以理義古奧條貫錯綜沿二千年未之有改使禹箕之結撰與史記同觀神聖之微言爲羲口所亂豈可惜也臣攷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者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斂言錯而在後威福建極斂言錯而在前譌字如晨爲農戈爲忒殛爲極之類皆伏羲之所不稽鄭孔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興諸賢未竟厥緒臣下愚迂昧繹思此義近二十年幸逢聖主留神經籍奉旨纂輯乃復不揣爲明義四卷其上卷皆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皆言陰陽相協彝倫條貫旁及陰陽曆數之務初終兩卷乃正定篇章分別倫序以及聖神授受之統凡八萬七千六百餘言臣下愚迂昧私意以爲古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可敦崇紬繹未有過於斯書者也

黄虞稷曰崇禎十年道周爲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諭德掌司經局事時編纂進呈

鄒氏期禎洪範經世要語

未見

孫氏承澤洪範經傳集義

一卷

存

按退谷先生洪範集義分禹疇箕傳以上五行以下爲禹疇以水曰潤下以下爲箕傳如五紀皇極五福六極等傳大約多依宋元諸儒惟三八政向無傳取朝鮮本實之余嘗叩先生曾親見朝鮮本否曰未也仁山金氏言之後得仁山注初無此文然先生豈欺我者或其所藏本與余所見有不同爾

夏氏唐老九疇圖

佚

朱子曰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

亡名氏福極對義圖

二卷

未見

洪範集說

一冊

未見

圖書作範宗旨

一冊

未見

按是書載范氏天一閣目未詳姓氏

貢氏師泰題旅獒圖

一篇

存

李氏郁旅獒圖

一卷

未見

王世貞曰郁字士牧

樓氏鑰金縢圖說

一篇

存

鑰自述曰金縢之說不明久矣盧甥祖皋申之攜圖見示雖出臨摹而古意具在遂爲之說

顏氏直之金縢圖

一卷

佚

按金華黄文獻公溍有跋

王氏康金縢辨

一篇

存

王褘曰縉雲王熙陽氏早歲從永嘉王天與先生游聞見之際所得者多復即羣經諸史百家之書而大肆其力推其所得著而爲書有書海通辨三體纂要左氏鉤玄總若干卷

張氏季敬金縢辨疑

一卷

未見

汪氏克寬周公居東二年辨

一篇

存

范氏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一篇

存

宋氏璟無逸圖

一卷

佚

崔植曰開元初宋璟爲相手寫無逸一篇爲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

唐國史紫宸殿設無逸圖

按唐之紫宸宋之邇英所設無逸圖當日進獻皆有表奏故存之

王氏洙蔡氏襄無逸圖

佚

文彥博曰邇英北壁有仁宗朝講官王洙所寫無逸圖

范祖禹劄子曰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昔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即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弊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爲法

吳氏安詩等無逸講義

一卷宋志二卷通考三卷俱合說命講義言之

佚

晁公武曰皇朝吳安詩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顧復說書崇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中興書目元祐五年二月講無逸終篇侍講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等錄進講義一卷

祖禹進劄子曰臣今年七月準入內供奉官李偁傳聖旨今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義令詳備錄進臣今寫錄進呈

司馬氏光等無逸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胡氏寅無逸傳

一卷

未見

寅進表曰臣頃任記注立侍經筵竊覩陛下親御翰墨書周公無逸一篇置之座隅聖心憂勤圖治靡毫灑牘不忘警戒臣退而取無逸篇紬讀研究至再至三雖聖言宏深未易窺測譬如涉海或得涯涘不佚揆度輒以淺陋之學分章訓釋古今相去已數千年至於人心未嘗有異臣所以本原古訓貫以時事談經尚論而無益於今則腐儒而已恭惟陛下聖學緝熙迥出一世如臣等輩何能仰望清光草芥賤微求裕覆載螢爝之照呈輝大明僭易伏誅獻無所逭一言有補臣不虛生臣無任納忠隕越之至

張氏栻無逸解

一卷

未見

程氏鳴鳳無逸說

佚

徽州府志鳴鳳字朝陽祁門人寶祐癸丑射策第一知德慶府後知南雄州進無逸說

趙氏秉文無逸直解

一卷

佚

秉文自序曰伏觀自古忠之大者未有若周公者也以成王年幼恐其荒怠作無逸一篇以伸勸戒舉殷三賢王及周文王皆以憂勤得壽考之福其意欲使祚胤長遠又欲其君憂勤無逸頤愛精神壽考無窮以至成王享國長久刑措四十年而不用至今稱爲賢王之首此皆周公篤實愛君之力也其後唐明皇時宋相獻無逸圖帝列爲屏風置之左右穆帝時崔植又請以無逸爲元龜然則無逸一篇乃萬世之龜鏡也蒙國厚恩無以圖報謹依注疏撰無逸直解因以獻仰視無疆

程氏大昌三宅三俊說

一篇

存

滕氏仲禮周官呂刑講義

二卷

佚

王惲曰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中山府教官滕仲禮會府尹史子華

等讀周官呂刑篇於明新堂

胡氏銓君陳辨

一篇

存

方氏回顧命朝會考

一篇

存

汪氏琬顧命說

一篇

存

王氏炎康王之誥論

一篇

存

方氏孝孺畢命論

一篇

存

范氏浚君牙冏命呂刑論

一篇

存

王氏[illegible]周書王會解

一卷

存

董氏斯張周書克殷度邑解

二卷

存

斯張序曰世儒謂周書出汲冢乃克殷度邑二解載史記確爲逸書非後儒竄入者太史公去伏生不遠其辭亦近之余意以史載湯誥及二解補伏生今文書而以古文別爲一錄熙甫弱侯而在必有實余言者賈生書云紂已死玉門之上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大白小白千古厚誣升庵集及金罍子已有辨余錄克殷解依史記自武王既入始度邑解依汲冢書有一二未安者酌二書參用之以文字異同者疏其下孔晁注周書殊草草索隱正義亦多秕僻閒綴以鄙見所以便觀者也或曰齊宣王曰臣弒其君何居曝之曰發伐辛焚非弒乎嘯手刃之謂哉

陶氏弘景注尚書序

一卷

佚

按貞白注詩書序見元道士劉大彬茅山志

經義考卷九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一

古詩　今存三百五篇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卜子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墨翟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荀卿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司馬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劉歆曰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　又曰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

詩氾歷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即六義也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憺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

班固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鄭康成曰詩者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讚詠之政惡則諷刺之

劉熙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者也

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按揖之言以一篇爲一人

周續之曰風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梁簡文帝曰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一也

隋書經籍志曰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致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　按如隋志所云則二南之始關雎雅始鹿鳴文王頌始清廟皆魯太師次而錄之者故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也

孔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十去其九

李行修曰夫詩者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采之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

成伯璵曰詩者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生鄙俚豈能盡善者不刊正無裨國風文遺暴秦並爲煨燼而詩全樂章布於人口三百之外惟亡六篇比諸典籍未爲殘滅　又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爲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爲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爲頌之

正始
李清臣曰國風雅頌美刺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是皆未爲知詩夫詩者古人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於金石鐘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爲風爲小雅爲大雅爲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亦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爲之後來者所不能易也

歐陽修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君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周子醇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

劉安世曰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之詩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

鄭樵曰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

陳鵬飛曰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

唐仲友曰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於南征之後雅變於監謗之際風降於東遷之餘道之汙隆可具見矣羣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於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也雅在則春秋可以無作奈何變而遂至於亡也　又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變風猶有頌采蘩賦之屬也螽斯比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而一義者有之鶴鳴專於興也其意達於風矣有一句而二意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

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　又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戴埴曰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丰蕩緜之類取章中一事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賚於詩亦無取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緜緜瓜瓞與緜緜葛藟同一取緜緜之義一以葛藟爲名緜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緜蠻之義一以黃鳥爲名　又曰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亦何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周禮籥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然則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樂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國風十五國之歌歌之正爲正風歌之變爲變風采風者以聲別之其於雅亦然瞽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以言乎頌周之頌簡商魯之頌繁周頌敬懼而謙恭商魯頌侈麗而夸大然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詩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而同歸矣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葉適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篇按周詩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　又曰周以詩爲教置學立師諸侯之風陳於太師其所去取皆當時朝廷之意故匪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兮之思西方美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數百年後無位於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爲皆出其手豈非學者之隨聲承誤失於考訂而然乎　又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是以天子之命列於頌也非孔子之所能裁定也　又曰詩三百篇孔子舉其在者也後人謂孔子自刪爲三百篇大

妄也　又曰商詩者自邶鄘而下皆目爲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然季札觀樂論詩未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亦未嘗及變夫言者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於正爾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樂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後之學詩者不極其志之所至而以正變强分之則有蔽而無獲矣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也

羅璧曰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云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爲風雅頌說者謂始於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吳季札聘魯魯太師已爲札歌風歌雅歌頌矣魯頌駉詩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記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別也

王應麟曰逸詩篇名若貍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皆有其辭惟采薺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韓詩外傳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與

劉彶曰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與聖賢相雜而無媿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蘇天爵曰太史公云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一十一篇是則秦火之餘詩亦爲完書矣而凡經傳所引逸詩是皆孔子所刪二千七百餘篇之文乎今考之孔子之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未嘗言刪詩也至趙氏孟子題辭始有刪詩之說而晉世所傳孔氏書序亦言刪詩爲三百篇皆出太史公之後夫以周之列國若滕薛許蔡邾莒其與陳魏曹檜地醜德齊而獨無一詩之存何也將有其詩而夫子刪之與當季札之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及魯人所存無加損也其謂夫子刪詩其可信乎

朱右曰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

盧格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穎達以爲未可信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西周盛時環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亦無所錄孟子詩亡之論其有慨於此乎

黃淳耀曰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蓋刪詩者漢儒之說也

汪琬曰刪詩之說昉於史遷其言不可據依

按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鄭漁仲蘇伯修亦嘗疑之近時嘉定陶菴黃氏亦謂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愚心韙之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蘩采蘋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二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矇叟安能遍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

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辭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矇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缺獨多也逮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而考求之不暇又豈忍刪去之乎且失采齊新宮貍首繁遏渠九夏騶虞詩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著於禮而被於樂者信如子長之言則刪自孔子禮壞樂崩是誰之過與愚有以斷其必不然矣

經義考卷九十八

經義考卷九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二

卜子商詩序

唐志二卷

存

後漢書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迺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

沈重曰按鄭詩譜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

陸德明曰孔子最先删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又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大序此以下則小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孔穎達曰詩三百一十一篇子夏作序

韓愈曰子夏不序詩

成伯璵曰學者以詩大小序皆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辭也後人見序下有注又曰東海衛宏所作事雖兩存未爲允當當是鄭玄於毛公傳下即得稱箋於毛公序末略而爲注耳毛公作傳之日漢興已亡其六篇但據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見詩體無由得措其辭也又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當子夏之世祭皆有尸靈星之尸子夏無爲取引一句之下多是毛公非子夏明矣

邱光庭曰先儒言詩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曰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所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自是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即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與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歐陽修曰孟子去詩世近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序文意多同故後時異說爲詩害者常賴序文以爲證　又曰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姓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家之學分爲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於今不絶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王安石曰詩序詩人所自製

蘇轍曰孔子之序書也舉其所爲作書之故其實易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爲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夫惟不詳故學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詩之序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爲出於子夏子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爲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爲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與然使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删詩而取三百十一篇今其亡者六焉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子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爲此孔氏之舊也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

作此以教學者蓋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安節問小序何人所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

王得臣曰詩序非出於子夏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曰美曰刺曰惡曰規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所能與也若關雎后妃之德也篇冒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

晁說之曰說毛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

蔡卞曰作序者不知自於何人然非深通於法言奧之能爲也或以爲子夏衛宏之所爲則疑其不能爲也

葉夢得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詩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於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旣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旣正朝廷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婉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二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曹粹中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傳謂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且以退食爲節儉其說於康成毛無此意也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謂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其說如此而已而序云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云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而序云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則與傳意先後顛倒矣序若出於毛亦安得自相違戾如此要知毛傳初行之時猶未有序也意毛公既託之子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至宏而遂著之後人又復增加殆非成於一人之手則或以爲子夏或以爲毛公或以爲衛宏其勢然也

晁公武曰詩序蕭統以爲卜子夏所作韓愈以三事疑其非至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按韓詩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繁雜其不出一人之手甚明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也

朱翌曰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今用其說尙解不行乃去而不用以自己意解之且如七月陳王業也故其詩陳農桑之事一一與序合者不用序不知一篇爲何而作此猶易曉者其他詩未易曉者若不用序則更茫然矣

鄭樵曰衛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書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於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公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其美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所謂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至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以內睦九族外尊黃耇養老乞言所謂委曲婉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

李樗曰詩皆有序獨關雎爲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爲大序葛覃以下爲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於義

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帷箔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爲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爲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程觀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指趣何自而知焉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黄門之說曰其文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深得之蓋自漢以來爲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黄櫄曰書易春秋皆有序學者不疑而詩之大序學者疑之蓋凡有序者必著其姓氏而詩也有其序而不著其人或雜出於百家傳記而傳會之說終莫之統一是其所以滋後世之疑也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氏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氏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所作是說也韓文公辨之詳矣韓以爲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藉之子夏而東漢儒林傳亦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至今傳於世近世如蘇潁濱亦本是說以爲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李迂仲以蘇之說爲當且程王蓋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爲非漢儒之所能爲竊以爲大序之文温厚純粹有繫辭氣象彼漢儒者曷能及此哉

程大昌曰謂詩序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是也范蔚宗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幷無别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元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元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元親見而誰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絶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爲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曰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　又曰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者亦疑之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

范處義曰詩有小序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惟關雎爲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旨猶易乾坤之文言故特詳焉世固以文言爲聖人之贊易而於詩序乃疑於傳記而疑之先儒有知其說者謂繫辭爲易大傳詩序爲詩大傳又謂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異哉唐人之譏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

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春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於丘明經所不欲言傳則明著其迹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爲史官懼天禍人刑者之見也至子夏猶云不敢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惡兄弟幾盡而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雖不作於子夏識則疏矣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焉述書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信如其說聖人於春秋則修之旣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於書則定之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於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褒貶與詩序相應者蓋多有之如陳佗如衛州吁如鄭忽皆已爲君春秋書曰蔡人殺陳佗曰衛人殺州吁曰鄭忽出奔此書名之例而詩序亦曰陳佗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人刺忽春秋或書爵詩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書字詩序亦曰仍叔曰行父春秋或書人詩序亦曰周人曰國人春秋或書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人詩序亦曰刺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大夫此其大略也至如詩序書請命於周豈非春秋尊王命之意歟書天子之使豈非春秋重王人之意歟書王道書有儀書以禮書守義書美書嘉書言書陳書喜書樂書子書褒賞豈非春秋與善之意歟書失道書無儀書不義書無禮書刺書怨書惡書疾書傷書憂書懼書去之豈非春秋貶惡之意歟書思書閔書止書悔書絕書責書誓書敗亂此春秋反正之意也書風書勸書戒書勉書誘書箴書規書誨書自警此春秋責備之意也如書周之君臣惟文武周公加以聖之一字餘皆不與焉如書賢者書君子書忠臣書孝子書仁人書善人書小人書讒賊書播惡書荒淫書大亂書大壞之類皆無曲筆宜爲聖人之所取也大抵春秋雖嚴而其辭深而婉詩序雖通而其辭直以著如春秋止書狄入衛不言滅也詩序則曰衛爲狄所滅春秋止書城楚丘不言封也詩序則曰齊桓公救而封之春秋不書曲沃伯爲晉侯詩序則曰美武公始幷晉國春秋不書魯僖公修泮宮詩序則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蓋春秋不與夷狄之滅國不許諸侯之專封以武公納賂而兼宗國雖請王命實以非義而要君以僖公因其舊而修學校雖爲美事亦爲國者所當然是以不書於經詩序則並記其實聖人以春秋之嚴而立一王之法以詩之通而不忘人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歟沈重謂鄭氏譜詩之意以大序爲子夏作以小序爲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蓋其說以關雎一序爲大序餘皆爲小序旣已考之不審矣梁昭明遂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題以卜子夏後漢書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即鄭氏譜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注家語乃以爲今之詩序則所謂子夏者未可信矣子夏尚未必爲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若求諸夫子之言以爲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夫子記周家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記禮者稱子曰以實之蓋以爲夫子之言也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又左氏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甫得商頌與那之序同至如大序言情動於中與治世亂世亡國之音同於樂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於周官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同於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爲夫子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也遠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子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爲嘉樂豈嘗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丘之後繼以南山有臺皆古詩之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丘由儀爲一此秦火之後經生爲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於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於秦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旣亡其次旣亂毛衛

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爲六月之序哉學者捨經籍明據而不知信乃欲以無根相承之説爲六經之疵亦惑矣

葉適曰詩序隨文發明或紀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雖淺深不能盡當讀詩者以時考之以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若盡去本序自爲之説失詩意愈遠矣

章如愚曰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爲巧説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乃若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先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爲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爲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爲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爲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爲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爲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即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蕭蕭宵征抱衾與裯夫蕭蕭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其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蕭蕭宵征夙夜在公爲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靁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兔罝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帨無使尨吠之語序於此爲説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襛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説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有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雝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變白爲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人爲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襛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爲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爲之序非不能爲之也正使學者深維其義而後可以自得詩人之義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説爾左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於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曰知其命有貴賤見何彼襛矣云曷不肅雝則云以成肅雝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爲獸之行終以弒夫滅國春秋屢書爲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霸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爲甚世人乃酷信之詩烏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於春秋故詩義無自而見詩序無由知謬也

黃震曰雪山王質夾漈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難事矣

馬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今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贊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贊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敘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擷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擷者爲何事而慨嘆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嘆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則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煩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慚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奸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

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擬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謬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間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復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言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衞者邶鄘衞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衞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衞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衞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衞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衞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性情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蘩采蘋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衞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衞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置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爲之訓釋也夫關雎韓詩以爲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爲衞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爲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爲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爲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爲異論哉　又曰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傳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衞宏毛公所

作其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意旨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章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茅菅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

吳澂曰由漢以來說三百篇之義者一本詩序詩序不知始於何人後儒從而增益之鄭氏謂序自爲一編毛公分以置諸篇之首夫其初之自爲一編也詩自詩序自序序之非經本旨者學者猶可考見及其分以置諸篇之首也則未讀經文先讀詩序序乃有似詩人所命之題而詩文反若因序而作於是讀者必索詩於序之中而誰復敢索詩於序之外者哉宋儒頗有覺其非者而莫能去也至朱子始深斥其失而去之然後足以一洗千載之謬嘗因是舍序而讀詩則雖不煩訓詁而意自明又嘗爲之強詩以合序則雖曲生巧說而義愈晦是則序之有害於詩爲多而朱子之有功於詩爲甚大也

蔣悌生曰書小序與詩小序雖皆昔人序作者之意然二序關於後學功效大不侔書序可無詩序不可無難一槩論也蓋書者當時紀載之書其本文史臣已序作者之意如五子之歌太甲說命等篇史臣既序其作者之由篇中更端處史氏又以辭貫之已極詳明雖小序不作後世讀者依文求義自能通之無所賴於小序之複出也若詩之作或歌詠性情或鋪陳政事或稱頌功德又多比興之辭故其所作之由與其所指之實多不具於詩文之中而皆含於言詩之外苟無小序以識其所由則後之讀者貿貿然又孰知其爲何等之言而述何人何時之何事哉然則詩序之有功於後學固不可與書序並論也先儒謂詩序孔子所作又以爲子夏所作雖不可盡信然夫子刪詩既定子夏以文學名平日師弟子問辨之頃豈無一言及此以詔後世但戰國之末遭秦焚坑漢初圖并百餘年間正經尚錯亂磨滅不得其全況序文乎意者孔子子夏亦必有作但失其傳及漢興文教之後多出於漢儒附會補緝耳惟其或有出於漢儒之手及朱子作詩集傳見其穿鑿紕繆恐其有誤後學故力排之以爲不足信然排之恐有太過使其中有可存錄者亦爲謬陋者所累而類入於排斥之例則其間或有聖賢之言而受漢儒之誣誠爲未安愚自幼讀書詩頗有感於此今細推之誠有若可疑者非曰敢僭議朱傳之得失恐後學遂輕小序而忽易之亦非所宜故不得不詳辨於左以俟後之君子正焉　又曰論者謂詩大序非聖人不能作今細玩之議論推原各有斟酌無可議者惟國史二字尚在擬議其餘全篇絕似聖人之言又案古者史掌書瞽誦詩朱傳據此以明國史二字之失固爲允當然細推之史掌文書則凡文書皆當屬史氏所掌意者采詩之時皆總諸國史條其篇類明其義理然後傳授瞽矇使誦於王之左右不然則瞽乃無目之人若非他人相而詔之又何從知其條類義理而誦之邪

崔銑曰去序而言詩皆左氏而言春秋必荒謬矣蓋道可以智窮事必以實著況千載之下乎大序淵粹非卜子夏不能作不可詆之爲誣也

方鵬曰詩大序皆格言也非聖人之徒不能作也小序時或有誤然去古未遠得詩人肯綮者實多固不可以盡廢之也

孫宜曰詩者孔子授之子夏序之述作詩之由咸歸之其人是不可廢者也

盧格曰程子謂詩大序是仲尼作今讀其文包含該貫涵詠從容興觀羣怨兼而有之實三百篇之綱領蓋非孔子不能作也朱子只因國史一句遂斷其非然詩掌之國史播之學官未必非世學者因之廢而不讀何哉

楊慎曰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也

李舜臣曰詩序其始一言而已餘蓋後人所述不應作者自爲釋也

薛應旂曰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衞鄘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及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鄭衞詩以見志使皆淫辭豈肯引以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淫奔之淫說者據此遂以風雨雞鳴丘中有麻木瓜采葛扶蘇子衿之類悉改序說恐非夫子刪述本旨序說固未必盡是然漢時去春秋尚近經師傳授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矣此皆未敢盡信者也

許孚遠曰詩三百而約之以一言曰思無邪必此三百篇皆本於無邪之思皆出於性情之正故可興可觀可羣可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有益於人倫有裨於風化不可不學也史記蓋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由是觀之孔子刪定詩篇皆可施於禮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其必無邪思可知也若朱註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彼惡者旣思邪矣讀詩者卽有意於懲創安得遽謂之無邪思耶且以思無邪一言而屬望讀詩之人又安可謂此足蔽三百篇義也孔子告顏淵爲邦曰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之言曰鄭衞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衞之音孔子固惡之然而其國君臣之閒代有仁賢詩之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自在孔子刪其邪僻錄其辭雅列於國風所謂淫與慢者不存矣朱子主淫慢之說於二國風中但辭有不純者卽釋爲淫奔爲男女私相贈答及考毛詩小序不然小序傳自漢初中閒雖有附會增益未盡無據也如鄭風之將仲子小序以爲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誅焉有女同車小序謂鄭公子忽辭昏於齊祭仲諫之而作褰裳小序以爲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風雨小序以爲亂世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青衿小序以爲刺學校之廢弛今以詩義求之似皆可信而朱注槩目爲淫慢何與又考左傳春秋諸賢每賦詩相贈答韓宣子嘗賦木瓜答北宮文子矣子展賦將仲子饗晉侯矣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餞韓宣子矣當時諸卿各賦詩見志義有取爾也肯取於淫慢之辭耶

沈鯉曰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曰信之以理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覩之也而以吾心之見驗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爲直爲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於煨燼之餘其錯亂逸失啓人之疑而不能決者何啻毛詩也耶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曷疑而二戴之禮辭多繁複或足以滋儒之附會雖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是非雖羣籍可知也獨一毛詩哉蓋詩之有序如今之辭賦先以名篇而後有其作未有其作傳而其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並傳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衞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如柏舟清人等篇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其後有齊魯毛韓四家詩又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存當其時碩儒名彥具博古通經之識者豈其乏人而未聞有嘗且議之者謂非人心之公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傳誦可也而奚其疑哉

郝敬曰詩序相傳子夏與毛公合作今按各序首一句爲各詩根柢下文皆申命首句之意故先儒謂首序作自子夏餘皆毛公增補今觀首序簡當精約蓋古人有詩卽有題或國史標注或掌故記識曾經聖人刪正決非苟作而毛公發明微顯詳略曲盡爲千餘年詩家領袖至宋儒師心薄古一槪詆爲妄作祇據詩中文字斷以己意創爲新說今因之予未敢信其爲然也

沈堯中曰詩序每篇首句當采詩時蓋已有之豈惟後之不能卽孔子亦安能臆而序之其下續文乃出後世講師之口或得或失不可盡信又如六亡詩止有首句則以後儒不見詩辭故不能續朱子乃以續文之故而幷斥首句不已甚乎且詩有四家而毛獨傳以其有此序也蘇子由僅存首句乃爲得之若總序一篇相傳出於子夏玩其辭意自志之所至至莫近乎詩非大賢不能道六義以下似亦續文況所謂變風變雅尤無所指又以小雅大雅謂

之政有大小先儒皆不以爲然愚謂此皆漢儒之言而非子夏之言也

胡紹曾曰詩序之作終難的指而傳據之久則不可誣況魯詩亡於晉齊詩亡於魏韓詩亡於五季僅存者外傳耳故世獨稱毛詩說詩而廢小序此亦越裳歸周却周公之車者矣

顧炎武曰詩之世次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興之初經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賚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矣

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苡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一作悅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於子夏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爲序乎　又按蔡邕魯詩石經殘本魯詩今獨斷所載周頌三十一章其序與毛詩雖繁簡微有不同而其義則一意者魯詩毛詩風之序有別而頌則同耶

經義考卷九十九

經義考卷一百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三

端木子賜詩傳僞本

一卷

存

何楷曰近世有僞爲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其意槩與毛傳並行然採拾淺陋有識哂焉

按子貢詩傳自漢迄宋志藝文者不著於錄嘉靖中忽出於鄞人豐道生之家取子夏所序三百十一篇悉紊其次以鶴鳴先鹿鳴於是四始亂矣何彼穠矣南也而入之風黃鳥我行其野無將大車采綠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雅也而入之風小弁抑大雅也而入之小雅定之方中風也而入之頌於是大義亂矣至於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又刪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麕曰野麕衛令曰東令東門之墠曰唐棣還曰營盧令令曰盧逭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太叔山有扶蘇曰扶胥出其東門曰東門兔爰曰有兔菁菁者莪曰菁莪皇皇者華曰煌華斨父曰斨折大東曰小東信南山曰南山此亦有何關係會是子貢之傳必求異於子夏所序之詩乎尤可怪者邶鄘衛詩雖分爲三然延州來季子觀樂曰我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同爲衛詩矣而乃以邶爲管叔時詩鄘爲蔡叔時詩又以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中庸子思所作而子貢反襲其言竊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以下十句以說小正竊大學心正而身修四句以傳關睢陋矣哉本欲伸己之說駁邪說而厚誣先賢可謂妄人也已矣無稽之言君子弗信乃爲程夢澹初取子貢詩傳與子夏詩序合刻之目曰聖門傳詩嫡冢真堪失笑近蕭山毛大可作詩傳詩說駁義力辨其誣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漢楚王交詩傳

佚

漢書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

王應麟曰劉向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汝墳謂周南大夫妻作行露謂申女作式微一篇謂二人之作碩人之詩謂莊姜始至操作衰惰傅母作之新序謂衛宣公子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壽閔其兄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封事引鮐我黃髮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鳲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向乃元王之孫所著蓋魯詩也

劉城曰楚元王高祖同父兄弟也秦漢間急攻戰燔壞籍一家之內仲則力田治生產矣季則好酒及色嫚罵儒生矣交何所見而早毅然學古獨與穆生白生申公輩游同受詩於浮邱伯豈非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哉然則交固漢儒林之首也

詩經魯齊韓三家

漢志二十八卷

佚

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隋經籍志漢初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訓詁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王應麟曰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相鼠妻諫夫之詩也其齊魯韓之說與

朱倬曰魯詩起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始於韓嬰而盛於王吉

彭俊民曰申公得詩之約者也轅固得詩之直者也以約窮理而以直行己觀其言以察其所行信有異於毛公韓嬰之所聞也

陸釴曰三家之詩至唐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鮮矣

按魯詩源於浮邱伯齊詩源於轅固生然如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又維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趙岐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

伯也緜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趙岐注孟子以爲齊人則齊之說詩者不始於轅固生也

申公培魯故

漢志二十五卷

佚

漢書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　又曰申公魯人少從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武帝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時已八十餘以爲大中大夫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蘭陵繆生徐偃鄒人闕門慶忌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至丞相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翁思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師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皆爲博士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其門人琅邪王扶陳留許晏由是張家有許氏學

陸德明曰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也

詩說僞本

一卷

存

陳弘緒跋曰詩說一卷漢魯人申培著取豳風鴟鴞諸篇與魯頌綴於周南召南之後取曹檜列於鄭齊之前取豳風七月置之小雅而以秦風殿於十五國於大小雅曰大小正於變雅曰小正續曰大正續有周頌商頌無魯頌其說多與韓毛牴牾按隋經籍志云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魯詩亡於西晉此本不知傳自何人疑爲後代僞纂或曰宋豐道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他書時得之是則申公之詩雖亡猶散見雜出於羣帙後人輯錄而稍補足之未可知是亦一說也魯之不應有頌朱子固嘗致疑近高邑趙公南星曰關雎文王之詩猶稱風爲以其未爲天子也周自東遷後且降而爲風矣魯安得有頌穀然降魯頌於國風學士大夫閧而共爲駭愕不知實本申公之說也然風雅頌之體不同嘗知黔首之不容混駉與駜置之邶鄘衛諸篇尙相彷彿泮水閟宮國風安得有此體耶是不可以不辨

按申公魯故至晉已亡今所存詩說及子貢詩傳皆出於鄞人豐坊僞譔世遂惑之爭爲鋟版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

魯說

漢志二十八卷

佚

轅氏固齊詩傳

佚

漢紀齊人轅固生爲景帝博士作詩外內傳

陸德明曰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

后氏蒼齊故

漢志二十卷

佚

漢書轅固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諸齊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蒼字近君東海郯人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穎川滿昌君都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齊詩傳

漢志三十九卷

佚

孫氏失名齊故

漢志二十七卷

佚

齊詩傳

漢志二十八卷

佚

齊雜記

漢志十八卷

佚

鄭樵曰后孫之傳其亡已久今存其名使學者知傳注之門戶也

韓氏嬰韓故

漢志三十六卷 新唐書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

佚

詩內傳

漢志四卷

佚

詩外傳

漢志六卷 隋唐志十卷

存

韓詩說

漢志四十一卷

佚

漢書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栗豐豐授山陽張就吉授淄川長孫順順授東海髮福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

歐陽脩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諸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劉安世曰嘗記少年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

范處義曰雨無正韓氏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觀韓詩世罕有之未必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離居之語故加二句且牽合以為正大夫刺幽王似不可信　又曰史克作頌見之詩序韓氏乃曰奚斯作魯頌而班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皆云奚斯頌魯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父嘗睎尹吉甫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父意謂尹吉甫嘗作周頌正考父奚斯效之殊不考是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非作魯頌也韓氏之傳授妄矣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

陳振孫曰外傳多於書蓋多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王應麟曰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與　又曰申毛之詩皆出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引荀書　又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

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

王世貞曰韓詩外傳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臯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藝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艸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艸佛與引外傳文云老籃為蓳老痛為葦今本皆無之

按韓詩惟外傳僅存者白虎通所引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又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又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又曰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風俗通所引舜漁雷澤三禮義宗所引曰天子搴玉升柴周禮注所引曰珮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大戴禮注所引鶉鶉胎生孔渡江見而異之禮記注所引曰鑾在衡和在軾初學記所引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

沂不可以祔杜佑通典所引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凡此皆內傳之文也

毛氏亨詩故訓傳

漢志三十卷 釋文序錄二十卷

佚

鄭康成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

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

陸德明曰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授毛亨亨授毛萇

孔穎達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毛亨爲故訓亦與經別至馬融注周禮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焉

魏了翁曰大毛公學於荀卿

王應麟曰徐整謂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趙岐云高子齊人　又曰陸璣以曾申爲申公誤

按大毛公詩故訓傳二十卷崇文總目載之則宋初猶存也

毛氏萇詩傳

漢志二十九卷 唐志十卷

存

漢書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　又曰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言毛詩者本之敖

陸德明曰敖授九江陳俠俠傳謝曼卿

孔穎達曰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李清臣曰釋詩者莫若毛鄭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

歐陽修曰毛公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爲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爲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從毛也

葉夢得曰漢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時齊魯韓三家皆立於學官獨毛氏不得立惟河間獻王好古博見異書深知其精中興後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鄭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公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公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迨至魏晉有左氏孟子國語諸書證之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毛氏故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

鄭耕老曰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

李樗曰毛詩所傳非成於一人之手如魚麗之詩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爲文武之詩矣而棠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此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

范處義曰昔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事惟其實理求其是獨立詩毛氏春秋左氏博士其去取諸家可謂審矣漢初傳詩者齊魯韓三家毛最晚出毛傳既行三氏俱廢先儒謂毛氏詩出於子夏淵源有自得聖人之宗旨斷可識矣

呂祖謙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齊魯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適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眞也

王柏曰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

陸釴曰毛傳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寖微又奚爲莫之慨也

郝敬曰子貢子夏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呂氏叔玉詩說

佚

按呂氏於詩不知主何家之說杜子春注周官引之其說曰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頗見新義惜乎其不傳

伏氏黯齊詩章句解說

九篇

佚

後漢書黯字稚文琅琊東武人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

薛氏漢韓詩章句

隋志二十二卷

佚

後漢書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王應麟曰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

韋氏賢魯詩章句

佚

按魯詩有韋氏學而章句不載於漢志攷執金吾武榮碑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則當時韋氏父子亦有章句授弟子矣

經義考卷一百

經義考卷一百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四

景氏(鸞)齊詩解

佚

伏氏(恭)齊詩章句

佚

後漢書伏恭字叔齊建武四年除劇令遷常山太守永平四年拜司空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

杜氏(撫)詩題約義通

佚

後漢書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弟子千餘人東平王蒼辟為大夫建初中為公車令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賈氏(逵)毛詩雜義難

七錄十卷

佚

後漢書永平中帝令逵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趙氏(曄)詩細(七錄作詩譜)

七錄二卷

佚

歷神泉(後漢書作神淵)

七錄一卷

佚

後漢書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詣杜撫受韓詩卒業迺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虞翻曰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盤結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

張氏(匡)韓詩章句

佚

後漢書山陽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馬氏(融)毛詩注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無下帙

鄭氏(玄)毛詩箋

隋志二十卷

存

陸德明曰鄭氏作箋申明毛義以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曰鄭氏箋者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未敢為異又按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之題也

柳開曰鄭氏箋詩務異毛公徒欲強己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

歐陽修曰鄭氏於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詩義或遠棄詩義專泥序文或序與詩皆所無者時時自為之說　又曰詩三百五篇皆據序以為義惟鴟鴞一篇見於書之金縢其作詩之本意最可據而易明乃康成之箋與金縢之書特異此失其大義也

李清臣曰鄭氏之學長於禮而深於經制至於訓詩乃以經制言之夫詩性情也禮制迹也彼以禮訓詩是按迹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與

蘇轍曰詩至於漢儒者之傳容有不知其世者然猶欲必知焉其出於毛氏者其傳之也其出於鄭氏者其意之也傳之猶可信也意之疏矣

朱子曰詩自齊魯韓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眾而今皆不存則推衍其說者獨鄭氏之箋而已

王應麟曰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為嘆仁人以燕燕為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以商為宋詩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

黃震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有足以裨毛詩之所未及者

王柏曰漢初齊魯韓三家之詩並列學官惟毛萇最後出鄭康成篤之箋學者篤信康成毛詩假康成為重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遂絕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學者亂於同而忘其異矣

按毛詩經文久而舛誤者因鄭箋可證其非若小旻如彼泉流今誤流泉鄭箋云如原泉之流則流泉非矣旱麓延于條枚延今作施鄭箋云延蔓于木之枝本而茂盛則當作延矣呂覽韓詩外傳亦作延思齊厲假不瑕厲今作烈鄭箋云厲假皆病也又古之人無擇擇今作斁鄭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卷阿嗣先公爾酋矣今作似先公酋矣鄭箋云嗣先公之功而終成之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今本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凡此可補王伯厚詩攷之闕

毛詩譜

新唐志二卷

存

晁公武曰鄭康成撰歐陽永叔補完之

康成自序曰一作宋均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歐陽修曰昔者聖人已沒大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謬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艸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者意其諭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遍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自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此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一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爾夫盡其說而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哉凡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爲詩音者九人鄭康成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
干寶李軌
荀氏爽詩傳　佚
荀悅曰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通人學者
多好尙之然希得立於學官也
侯氏包韓詩翼要
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董氏要侯包言衞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
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按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
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按孔氏正義於抑詩引侯包云衞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杜氏瓊韓詩章句　佚
蜀志瓊字伯瑜成都人仕至大鴻臚太常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其
術譙周問當塗高之讖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
耳周未達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
言屬曹卒言侍曹殆天意也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
學無傳業者
王氏肅毛詩注
隋志二十卷　佚
毛氏義駁
隋志八卷　佚
毛詩奏事
隋志一卷　佚
毛詩問難
七錄二卷

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魏太常王肅述毛非鄭
歐陽修曰擊鼓五章自爰居而下三章王肅以爲衞人從軍者與
其室家訣別之辭而鄭氏以爲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夫衞人暫
出從軍其卒伍豈宜相約偕老於軍中此非人情也當以王肅之
說爲是
劉氏楨毛詩義問
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正義於七月詩引之
典略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
冊府元龜劉楨爲太子文學撰毛詩義問九卷
按歐陽詢藝文類聚引毛詩義問云橫一木作門而上無
屋謂之衡門徐堅初學記引毛詩義問云鋼䥴有菜蘁䖯
其中菜爲其形象可食因以鋼爲名又云狐之類貉貒貍
也貉子曰貆貆形狀與貉類異世人皆名貆貉子似貍又
太平御覽引義問云鏑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蠨蛸長
腳蜘蛛也
王氏基毛詩駁
隋志一卷七錄五卷　佚
隋志毛詩駁一卷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答問駁
譜合八卷
陸德明曰魏荊州刺史王基字伯輿東萊人駁王肅申鄭義　又
曰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苡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
戎衞氏傳及許愼並同王肅亦同基已有駁難也
王應麟曰王肅引周書云芣苡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遠國異
物非周婦人所得采
劉氏[illegible]毛詩義
七錄四卷　佚
毛詩雜答是非

七録二卷

佚

隋志注劉璠魏祕書郎

徐氏整毛詩譜

隋志三卷

佚

隋志吳太常卿徐整撰

太叔氏裘毛詩譜注

隋志二卷

佚

王應麟曰國史志詩譜太叔求注不在祕府經典釋文敘錄所稱徐整暢太叔裘隱書整既暢演而裘隱括之求字誤也

韋氏昭等毛詩答雜問

七録四卷

佚

隋志注毛詩答雜問吳侍中韋昭朱育等所撰

按韋氏詩答問曰時邁之詩巡狩告祭柴望也初學記引之又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又野有蔓草問答曰國多供役男女怨曠於是女感傷而思男故出游於洧之外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佚之行時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亟欲以促時也又云旱鬼眼在頭上太平御覽引之

陸氏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隋志二卷

存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正然書但附詩釋義奢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為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與

晁公武曰璣仕吳至烏程令或題曰陸機非也

陳振孫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曹學佺曰詩之疏也自陸璣始而人識其略

姚士粦曰予篋中有毛詩草木蟲魚疏一卷題曰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吳郡陸璣元恪撰凡草之類八十木之類三十有四鳥之類二十有三獸之類九魚之類十蟲之類十有八按陳氏書錄解題謂此書多引郭氏似非吳人若子所藏未嘗一條引及郭氏且後有魯齊韓毛四詩授受與漢書儒林傳相為表裏

經義考卷一百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五

孫氏（毓）毛詩異同評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孫毓晉長沙太守
陸德明曰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
王柳又曰楊之水不流束蒲毛云草也鄭云蒲柳也孫毓評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
王應麟曰正義引之
按隋志别集類有晉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一孫毓也一以爲長沙守一以爲汝南守一以爲豫州刺史未審孰是

陳氏（統）難孫氏毛詩評
隋志四卷
佚

毛詩表隱
七錄二卷
佚
陸德明曰晉徐州從事陳統元方難孫申鄭

楊氏（乂）毛詩辨異
隋志三卷
佚

毛詩異義
隋志二卷

毛詩雜義
七錄五卷
佚
隋志楊乂晉給事郎

于氏（寳）毛詩音（七錄作音隱）
七錄一卷
佚

李氏（軌）毛詩音

謝氏（沈）毛詩釋義
七錄十卷
佚

毛詩義疏
七錄十卷
佚

毛詩注
七錄二十卷
佚
晉書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著作郎著毛詩外傳行於世

阮氏（侃）毛詩音
陸德明曰侃字德恕陳留人河内太守

徐氏（邈）毛詩音
七錄十六卷　又二卷
佚
鄭樵曰徐氏音今雖亡然陸音所引多本於此
顏之推曰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遘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

袁氏（喬）詩注
佚
晉書喬字彥叔初拜著作郎桓温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事建武將軍江夏相勸温伐蜀李勢既降進號龍驤將軍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幷諸文筆皆行於世

郭氏（璞）毛詩拾遺
隋志一卷
佚
按郭氏毛詩拾遺其釋高辛羔裘兮三英粲兮曰三英三德也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即素絲五紽也初學記引之

毛詩略
七錄四卷
佚

殷氏（仲堪）毛詩雜義

七錄四卷
佚
綦氏(謨)毛詩疑字
佚
按綦謨毛詩疑字議初學記引之其辭曰佩者服用之稱
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王
江氏(熙)毛詩注
七錄二十卷
佚
陸德明曰熙字太和濟陽人東晉兗州別駕
江氏(惇)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惇字思俊河內人東晉徵士
虞氏(喜)毛詩略
佚
晉書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
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公車徵拜博士皆不就咸康初以散騎
常侍徵之又不起專心經傳兼覽讖緯釋毛詩略注孝經
綦氏(失名)毛詩音
佚
孔氏(失名)毛詩音
佚
陸德明曰綦氏孔氏不詳何人
徐氏(廣)毛詩背隱義
七錄二卷
佚
隋志宋中散大夫徐廣撰(別集作太中大夫)
雷氏(次宗)毛詩義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通直郎雷次宗撰(別集誤作徵士)
陸德明曰次宗字仲倫豫章人宋徵通直郎不起
徐氏(爰)毛詩音
佚

孫氏(暢之)毛詩引辨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奉朝請孫暢之撰
何氏(偃)毛詩釋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金紫光祿大夫何偃撰(別集誤作吏部尚書)
劉氏(孝孫)毛詩正論
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劉孝孫爲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
業氏(遵)業詩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梁武帝毛詩大義
隋志十一卷
佚
劉氏(瓛)毛詩篇次義
七錄一卷
佚
何氏(胤)毛詩總集
七錄六卷
佚
毛詩隱義
七錄十卷
佚
隋志詩總集隱義並梁處士何胤撰亡
謝氏(曇濟)毛詩檢漏義
七錄二卷
佚
隋志曇濟梁給事郎
崔氏(靈恩)集注毛詩

隋志二十四卷本傳二十二卷
佚
陸德明曰梁桂州刺史清河崔靈恩集衆解爲毛詩集注採三家
之本
顧氏越毛詩義疏
佚
舒氏援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卷
佚
沈氏重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八卷
佚
隋志沈重蕭歸散騎常侍
陸德明曰吳興沈重撰詩音義
浙江通志沈重字德厚武康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
博士
按隋經籍志載毛詩義疏凡七部其著撰人姓氏者二家
舒援沈重是也七錄又有張氏今見於徐氏初學記所引
者其詮栗云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惟漁陽范陽栗
甜美長味他方不及也倭韓國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
美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杼其詮梅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
如杏而黑耳暴乾爲腊羹臛虀中又可含以香口其詮椅
云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之梧桐也有白桐青桐赤桐雲南
牂牁人績以爲布其詮柳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
一種皮紅正白葉皆長廣柳可爲箭笴杞柳生水旁樹如
柳葉麤而白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其淇水旁魯國
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也其詮麟云麟馬足黃色圓蹄角
端有肉音中黃鐘王者至仁則出其詮鳳云鳳凰名鸑鷟
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其詮鶴云鶴形大如鵝長三尺
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喙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
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朗聞八九里吳
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其詮魚云鮪魚
出海三月從河上來今鞏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穴舊有
北穴與江河通鱣鮪從北穴而來入河鮪似鱣而色青黑
頭頭小而尖如鐵兜鍪口在頷下大者七八尺益州人謂
之鱣鮪大者王鮪小者叔鮪一名鮥肉色白今東萊遼東
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者樂浪尉溺死海中化爲此魚
鱮似魴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語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
徐州謂之鰱鯊魚吹沙也似鯽魚狹小常張口吹沙也一
名重脣籥鯊鰽魚一名揚合黃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
者魚鯉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今以飾弓鞬步叉也海水
將潮及天將雨毛皆起潮還天晴毛則伏常千里外知海
潮也鯉身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有甲大者千餘
斤攷貞觀中作正義又陸氏釋文每采沈氏之說疑徐氏
所引亦沈氏書也
張氏譏毛詩義
二十卷
佚
關氏康之毛詩義
佚
冊府元龜康之世居京口以文義見稱徵通直郎不就爲毛詩義
經籍疑滯多所論釋
經義考卷一百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六）

元氏（延明）毛詩誼府
隋志三卷
佚

劉氏（芳）毛詩箋音證
隋志後魏安豐王延明撰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劉芳後魏太常卿
按劉氏詩箋音證其騐轡字義云轡是御者所執不得以轡爲勒以勒爲轡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轡爲勒而以靶爲轡反覆推之此爲明解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爲轡審矣俗儒咸以轡爲勒而曾無寤者其騐蟋蟀云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謂之王孫也其騐蠨蛸云蠨蛸長蹄小蜘蛛長脚者俗呼之爲喜子見太平御覽

張氏（思伯）毛詩章句
佚

魯氏（世達）毛詩章句義疏
隋志四十卷
佚

毛詩注幷音
隋志八卷
佚

全氏（緩）毛詩義疏
隋志世達祕書學士
佚

劉氏（軌思）毛詩義疏
佚

劉氏（醜）毛詩義疏
佚

劉氏（焯）毛詩義疏
佚

劉氏（炫）毛詩述義
隋志四十卷
佚

毛詩譜注
隋志二卷
佚

王氏（伯輿）毛詩駁
舊唐志五卷
佚

謝氏毛詩譜鈔
隋志一卷
佚

張氏毛詩義疏
七錄五卷
佚

亡名氏毛詩義注
七錄四卷

毛詩雜義注
七錄三卷

毛詩義疏
隋志二十卷　又二十九卷　又十卷　又十一卷　又二十八卷

毛詩釋疑
隋志一卷

毛詩圖
七錄三卷

毛詩孔子經圖
七錄十二卷

毛詩古聖賢圖
七錄二卷

俱佚
鄭樵曰以上三書皆蕭梁人作已亡

毛詩諸家音
唐志十五卷
佚
劉昫曰鄭玄等注
毛詩草蟲經
佚
按是書徐堅初學記嘗引之其論猱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玃猴駿捷也其鳴嗷嗷而悲其論鳳曰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為鸑鷟或曰鳳皇一名鸑鷟一名鶠
韓詩圖
十四卷
佚
右見張彥遠名畫記
孔氏穎達等毛詩正義
唐志四十卷
存
穎達序曰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遍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惟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辨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唐藝文志孔穎達王德韶齊威等撰趙乾叶四門助教賈普曜趙弘智等覆正
宋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同諸儒刊定國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維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為詳
晁公武曰穎達據劉炫劉焯疏為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昏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按鄭詩叔于田二篇其第二篇小序特加太字以別之故孔氏正義云此言叔于田下言太叔于田今西安唐刻石經第二篇首章猶冠以太字自去序言詩舍正義弗習而經文失其舊學者不復措意矣
陸氏德明毛詩釋文
一卷
存
許氏叔牙毛詩纂義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少精於毛詩禮記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官加朝散大夫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賜帛二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
南畿志叔牙字延基
王氏玄度毛詩注

新唐志二十卷

佚

施氏士丏詩說

佚

韓子志墓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

王讜曰劉禹錫與柳八韓七詣施氏丏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之詩勿翦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得也毛詩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注

成氏伯璵毛詩斷章

唐志二卷

佚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

毛詩指說

唐志一卷

存

崇文總目成伯璵撰略序作詩大旨及師承次序

熊克跋曰唐成伯璵有毛詩指說一卷斷章二卷載於本志崇文總目謂指說略述作詩大旨及師承次序斷章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櫛詩語彙而出之克先世藏書偶存指說會分教京口一日同官毘陵沈必豫子順見之欲更訪斷章合爲一帙蓋久而未獲乃先刊指說於泮林庶與四方好古之士共焉

楊氏嗣復等毛詩草木蟲魚圖

唐志二十卷

佚

新唐書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幷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

名賢畫錄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己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

鄭樵曰毛詩蟲魚草木圖蓋本陸璣疏而爲圖今雖亡有陸璣疏在則其圖可圖也

張氏訢毛詩別錄

宋志一卷

佚

中興書目毛詩別錄一卷張訢撰凡三十二篇毛鄭箋注取其長者述而廣之

令狐氏名未詳毛詩音義

佚

王禹偁曰頃年謫官解梁收得令狐補闕毛詩音義其本乃會昌三年所寫

按小畜集中有還工部畢侍郎毛詩音義詩第言令狐補闕不詳其名攷新舊唐書令狐氏止綯曾官左補闕然歷相位元之不應仍以補闕稱之也

亡名氏毛詩提綱

宋志一卷

佚

按毛詩提綱一卷載於宋志而太平御覽引之嘗爲唐以前書也其詮葛藟云葛藟一名燕薁好生河滸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九族蒙王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滸邊也其詮南山有臺云臺一名夫須莎草也言山生臺及莎自蔭喻人君得賢以自尊也其詮白華云白華野菅艸也其性柔韌堪用取此白華而將白茅束之喻申后被褒姒所代惡人蒙善好人見棄也其詮螽斯云螽斯一名蜙蝑一名舂黍似蝗而小青色長股而鳴喻后妃之性不妬忌子孫衆多

經義考卷一百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七

宋徽宗皇帝詩解
九卷
佚

胡氏且毛詩演聖論
宋志二十卷
佚

宋氏咸毛詩正紀
宋志三卷
佚

毛詩外義
宋志二卷
佚

中興書目毛詩正紀三卷天禧中宋咸撰四十四篇論詩名篇數風雅正變之類又外義二卷

劉氏宇詩折衷
宋志二十卷
佚

陳振孫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蘇氏子材毛詩大義
通志三卷
佚

王應麟曰皇祐中武功蘇子材采鄭譜孔疏僅二百條分爲三卷

歐陽氏修毛詩本義
宋志十六卷
存

張爟序曰毛詩有詁訓傳鄭詩有箋歐陽詩有論有本義毛鄭之詩三百五篇而歐陽乃百一十四篇何也毛鄭二家之學其三百五篇中不得古人之意者百十四篇歐陽公爲之論以辨之曰是不然也其詩之本義一如是也有論而無本義者因論而義見者也如毛鄭之所注皆得之則歐陽之書不作矣關雎之序兼論四詩之大旨此獨著其數語何也明關雎之義者也一篇之文自有本書亦猶三百五篇之文自有本書也泛論有統解十附之本義之下何也明乎學詩者所當講究之事如易之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也詩譜無三頌何也譜之作爲分類有異同而後有譜周頌皆作於文王之時魯頌爲一僖公商頌同得於正考父無待於譜而明非缺也大儒著作之體如此不知者以是爲不全之書其知者爲歐陽氏全書也

晁公武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家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怪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陳振孫曰其書先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見末二卷爲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豳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

樓鑰曰由漢以至本朝千餘年間號爲通經者不過經述毛鄭莫詳於孔穎達之疏不敢以一語違忤二家自不相侔者皆曲爲說以通之韓文公大儒也其上書所引詩者猶規規然守其說惟歐陽公本義之作始有以開百世之惑曾不輕議二家之短長而能指其不然以深持詩人之意其後王文公蘇文定公伊川程先生各著其說更相發明愈益昭著其實自歐陽氏發之

詩譜補亡
通志三卷
存

修序曰鄭氏譜序云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餘皆宣王以後予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於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方依鄭所謂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鄘柏舟衛淇澳皆衛武公之詩柏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當在宣

王之世湛湎其入相當在平王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
可知其早晚其君又嘗數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
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既補之鄭則第
取有詩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於後以見其
終始若周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爲鄭補譜且從其說而次之亦
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別論此不著焉

梅氏堯臣毛詩小傳
二十卷
佚
歐陽修志墓曰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年聖俞得疫卒聖俞姓梅
氏名堯臣宣州人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
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
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
外郎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

茅氏知至周詩義
宋志二十卷
佚
姓譜茅知至仙遊人隱於縣之西山以六經教授鄉里景祐中麗
薦以德行爲補州學教授有周詩義二十卷

周氏堯卿詩說
三十卷
佚
隆平集周堯卿字子餘初名貢今名及字夢人授之也天聖二年
登進士第積官至太常博士通判饒州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堯
卿之學不惑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爲期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
以蔽之者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
無去取乎
歐陽修表墓曰堯卿道州永寧縣人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

魯氏有開詩集
宋志十卷
佚

李氏常詩傳
宋志十卷
佚

黃氏君俞毛詩關言
通志二十三卷
佚

周氏軾毛詩箋傳辨誤紹興書目軾作式
宋志八卷紹興書目二十卷
佚

邱氏鑄周詩集解
宋志二十卷
佚
鄭樵曰宋朝丘鑄注只取序中第一句以爲子夏作後句則削之

王氏安石新經毛詩義
宋志二十卷
佚

舒王詩義外傳
宋志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
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以取士
云
王應麟曰詩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禍常
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
亂者誰與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荊舒之謂也

沈氏季長詩講義
十卷
佚

范氏百祿詩傳補注
二十卷
佚
哲宗獎諭詔曰勅百祿省所上表撰成詩傳補注二十卷夫六義
之文蓋溫柔敦厚之教四家之說有訓故傳箋之殊雖同出於先
儒或有非其本義是使後學各務名家卿博識洽聞留心經術討
論之外尤深於詩鑑商周之盛衰攷毛鄭之得失補注其略紬次

成書真得作者之微頗助學官之闕奏篇來上講解甚明研味之
餘嘉嘆無已
王應麟曰元祐四年六月吏部侍郎范百祿進補注二十卷詔付
祕省
李氏清臣詩論
二篇
存
張氏方平詩正變論
一篇
存
朱氏長文詩說
佚
鮮于氏侁詩傳
宋志六十卷
未見
按鮮于氏詩傳范鎮作墓志秦觀撰行狀俱云二十卷文
淵閣書目暨葉氏菉竹堂目均載有是書
孔氏武仲詩說
宋志二十卷
佚
范氏祖禹詩解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氏巖叟詩傳
佚
蘇氏轍詩解集傳
宋志二十卷
存
晁公武曰其說以毛詩序爲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
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
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
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涬而不可知者不得不
存其首之一言也
彭氏汝礪詩義
宋志二十卷
佚
程子頤伊川詩說
通考二卷
存
晁公武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談之經也
張子載詩說
宋志一卷
存
喬氏執中毛詩講義
宋志十卷
佚
郭氏友直毛詩統論
二十卷
佚
文同志墓曰君諱友直字伯龍善與人交又喜藏書書至萬餘卷
贍寫校對盡爲佳本伯龍無不讀人問之者伯龍無不知所以人
多與之游景祐中被薦至尚書省不第遂歸不復就舉於成都學
舍聚生徒常數百人治平詔求遺書伯龍所上凡千餘卷盡祕府
之未有者熙寧四年朝廷以伯龍景祐進士恩授將仕郎守龍州
助教所著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沿革樂書十三卷
張氏耒詩說
一卷
存
成德曰文潛詩說一卷僅十二條觀所論士守版章一則其有感
於熙寧開邊斥竟之舉而爲之也與
沈氏銖詩傳
宋志二十卷
佚
揚州府志沈銖字子平其先武康人徙真州少從王介甫學舉熙
寧癸丑進士歷官起居郎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判知宣州卒詩
傳二十卷沈季長撰銖續成之
毛氏漸詩集
宋志十卷

趙氏令湑毛詩講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李氏樸毛詩訓解

二十卷

佚

楊時志墓曰樸字子約世居陳留遷福建之連江今爲蘇人登進士第以朝奉大夫通判袁州

張景曰樸唐宗室也熙寧六年進士爲江州彭澤令仕終朝奉大夫有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

吳氏駿詩解

二十卷

佚

閩書吳駿字晞遠浦城人元豐八年進士政和初通判饒州

趙氏仲銳詩義

宋志三卷

佚

劉氏泉毛詩判篇

宋志一卷紹興書目二卷

佚

吳氏良輔詩重文說

宋志七卷

佚

洪氏林龍毛詩義方

通志二十卷

佚

吳氏純三十家毛詩會解

宋志一百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八

周氏葵芝毛詩講義

佚

葵芝自序曰孔子之言六藝多矣而尤詳於詩當時問答之辭見於論語一書者可考而知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既以是告其門人不學詩無以言又以是而告其子其言之之詳至於再至於三而不已者豈非詩之爲經也離其辭者可以興可以羣可以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又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故學者必以是始焉然而嘗孔子之門者其徒三千以言詩見取於聖人者商賜二人商列於文學之科賜之達可以從政孔子始許之以可以言詩爾其他蓋未有所聞焉則詩之說又何難明若此以謂學必始於詩則自幼學之時固已習之矣奈何後之學者雖專門之學終身玩其辭而白首不能窺其奧何哉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詩之作雖出於國史賤隸與夫閭門婦女之口類皆托於鳥獸草木以吟咏其性情觀其辭致高遠所以感人心而格天意者委曲而盡情優游而不迫以先王之澤猶在禮義之風未泯是以言皆合於聖人之旨非是則删而去之矣此後之學者所以明其說之爲難也嗚呼學詩者可謂難矣自孔子而下深於詩者蓋可以一二數也孔子聖人明乎詩之道也子夏子貢則學乎孔子而明乎詩之義者也孟子則與孔子同道明乎詩之志者也漢魯申公楚元王交以詩爲倡而知詩之學者也何以知其然哉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蔽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於無邪則誠之至也非誠之至則亦何能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如影響之捷故曰惟孔子能知詩之道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而子夏言禮後於質知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言有其質者不可以無學二者非深於詩之義何以知禮與質相爲先後質與學相爲終始故曰惟子夏子貢能知詩之義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詩則知詩人之意在憫旱魃之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辭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辭害志者故曰惟孟子能知詩之志也是數者其所知固自有淺深要皆有得於詩焉亡秦之餘六籍煨燼學者不見全經久矣漢興惟魯申公楚元王交始爲之訓其後鄭氏爲之箋孔氏爲之疏而詩之學變異焉然而是數子者不過離章析句辨其名物以名家而已故曰若魯申公楚元王交則知詩之學者也漢自武帝崇尚儒術始變高祖馬上之風宰臣多用儒生元成以來長於詩者首推匡衡蕭望之之徒則以詩飾其儒雅者也其去孔子之學益遠矣衡蕭號爲知信六經尊孔氏者觀其著書竊時取詩人之辭以證其說卒致失其本旨者甚多比古人之學最爲疎繆李斯學荀卿用以相秦至二世而遂亡其國蓋以經術而斷國論要在觀經之審學之不善其禍一至於此可不閔哉諸君子有意於學詩願以孔子孟子子夏子貢爲之師以求詩人之大體而更以荀卿爲戒焉則庶乎其有得也

陸氏佃詩物性門類

通考八卷

存

陳振孫曰不著姓氏多取說文今攷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藁也

祝穆曰陸農師受經於王介甫而不以新法爲是

楊氏時詩辨疑

宋志一卷

存

蔡氏卞毛詩名物解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振孫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壻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略似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陸元輔曰蔡元度名物解目錄一卷釋天一卷釋百穀一卷釋草一卷釋木一卷釋鳥二卷釋獸二卷釋蟲二卷釋魚一卷釋馬一卷雜釋一卷雜解一卷

董氏逌廣川詩故

宋志四十卷

佚

中興藝文志董逌撰逌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他書時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爲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爲備以最後出故獨傳

乃据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逌載
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振孫曰逌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逌藏書
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有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
傳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托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尚存也
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絶云
朱子曰董彥遠詩解其論關雎之義自謂暗與程先生合但其文
晦澁難曉

王氏居正毛詩辨學
二十卷
佚

廖氏剛詩經講義
二卷
存載高峯集
宋史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崇寧五年進士紹興
七年拜御史中丞尋改工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明道宮
致仕

曾氏幹中放齋詩說
宋志三十卷
未見
王應麟曰曾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又曰四月秀葽
諸儒不詳其名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苦葽曾氏以爾雅本草證之
知其爲遠志　又曰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曾氏按地理志漢中
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

羅氏從彥詩解
佚
閩書從彥字仲素延平人紹興二年以特科授博羅主簿學者稱
豫章先生

邱氏說詩解義
佚
江西通志丘說字爲高南豐人入太學建炎初伏闕上書乞徙都
金陵以圖恢復所著有詩解義

陳氏鵬飛詩解
通考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不解商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王應麟曰陳少南不取魯頌然則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朱子曰陳少南於經旨既疏略不通點檢處極多不足據

李氏樗毛詩詳解
宋志三十六卷
存
陳振孫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末用己意爲論以斷之
樗聞之名儒於林少穎爲外兄林李出也
閩書樗字若林閩縣人受業於呂本中後領鄉貢有毛詩注解學
者稱迂齋先生

吳氏棫毛詩叶韻補音
宋志十卷
存
棫自序略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以己見定爲一家之學釋
文是也所補之音皆陸氏未叶者已叶者悉從陸氏其用韻已見
集韻諸書者皆不載雖見韻書而訓義不同或諸書當作此讀而
注釋未收者載之凡字有一義即以一條爲證或二義三義即以
二三條爲證若謬誤若未盡皆俟後之君子正而成之庶斯道之
不墜也
徐蕆序曰吳才老棫與蕆爲同里有連其祖後家同安才老登宣
和六年進士第嘗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丞忤時宰斥通判泉州
紹興戊辰歲蕆寓莆陽才老所從遊官識之長髯豐頰危冠大帶
進止閑暇中和溫厚之氣粹然見於色仁義道德之旨藹然形於
言蕆退而嘆曰古所謂君子儒者非斯人邪才老從容爲蕆言擢
第後數年不求官築室三間中設夫子像古書陳前謝外事凝神
靜慮以味古訓是身侃侃然常若游洙泗間而揖遜乎聖賢之前
後也則其貌之可敬愛固有所自哉佐泉者能名剛直而有謀明
恕而能斷悍卒謀亂一郡洶洶大恐才老命戮數人立定蓋出於
談笑也其評論古人賢否優劣如與之並時率能察其縕奧平生
多著書若書禆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詞釋音韻補皆
淵源精確而歉然不敢自矜曰禆曰補曰續云者其謙可見矣自
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銘箴誦歌謠諺之
類莫不字順音叶而腐儒之言曰補音所據多出於詩後殆後人

因詩以爲韻不當以是韻詩也殆不知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詩聲有不可易者如寵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由其以龍爲聲浼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痏洧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麋切而波披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有十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他書爲證可也偏傍倘安用譊譊爲補音引證初甚博才老懼其繁重不能行遠於是稍削去獨於最古者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三二條其間或略遠而舉近非有所不知也才老以壬申歲出閩別時謂蕆曰吾書後復增損行遠不暇出獨藏舊書又三年而才老死久矣訪諸其家不獲僅得論語續解於延陵胡穎氏云乾道四年四月

朱子曰吳才老補音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如外禦其侮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遑才老欲音嚴爲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某後讀楚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地打過去也

楊愼曰詩補音考究精博然亦有過差

陳振孫曰吳棫撰其說以爲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爲釐慶之爲羌馬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爲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糾繆正俗以傅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翁著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爲確論不必一一改字

魏了翁曰詩易叶韻自吳才老始斷然言之

陳鳳梧序曰盈天地間物凡有形必有聲乃自然之理也仰觀於天若雷霆之號令風雨之吹噓俯察於地若江河之衝激鳥獸之嘷鳴無不有聲亦無不有韻況人靈於萬物參乎三才其言之出自中五聲而文字又聲之精者故上古聖人制爲律呂以諧五聲使咸協音韻可以被之管絃用之家鄉邦國其極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而致雍熙泰和之盛良有以也詩三百篇之有韻固不待言矣若夫易之爻象彖繫書之明良賡歌儀禮之祀醮嘏辭春秋左傳之繇辭歌謠句語短長率皆協韻雖或出於旁通假借而實合乎音律之自然下及國語史漢諸書老莊荀楊韓歐諸子其敘述之詞間出韻語亦皆脗合世變既遠經生學子役於詞賦聲偶雖讀其書而不知其韻識者病之宋儒吳才老博學好古迺采輯古經傳子史協韻分爲四聲各釋其音義彙成一書名曰韻補其援引該博考據精當誠有功於文字之學晦庵先生作詩集傳悉本其韻以協三百篇之旨其見信於大儒蓋不苟也嘉興郡舊有刻板歲久漫漶毀而未完而習舉業者復視之爲長物是以無傳焉予讀書中祕時見同館胡世臣購得一本嘗假而錄之僅得其音而不及悉其義久而亡失後宦游中外往往求諸縉紳間未得也正德己卯予以服闋北上道經三衢會提學憲副今光祿劉公德夫論及書籍德夫曰方伯何公道亨藏有善本欲刻之以傳比至錢塘首訪何公遂假其書閱之不啻如獲拱璧公因囑予序之既而公以入覲未及梓須擢大中丞巡撫河南保釐之暇迺成厥志焉伻來以書速序予既辭不獲迺述韻補之源流暨重刻之顛末以引諸篇端使四方學者知是書之不易得不可以忽焉而不之究心也公名天衢楚之道州人與予同舉弘治丙辰進士歷官中外風節才望推重同時而力學稽古汲汲不倦觀於斯刻足以見其志之所存矣

許宗魯曰余少授詩於家庭誦而不協竊有疑謂詩者宮徵之所諧也管絃之所被也豈宜乖剌爰是而附載叶韻不知所本續檢它書知有所謂韻補者力求罕值比習業翰館見同館之抄本然又簡略過甚字存其音引據全闕讀之滋惑焉及按吳中乃從都太僕所獲嘉禾舊刻歲遠楮蠹十僅存其九令真二韻又復錯簡不分乃重假楊儀部所藏參伍自校間有補裨而書人脫繆失其本真復不可讀乃又屬校於吳士皇甫生亦有反正而未完也及按宣城謀於同年梅氏梅氏力贊之遂相與覆校於是稽諸載籍殫裡讎正猶未慊於余心嘗闚之韻者詩之矩也字者韻之原也矩敗則物廢原別則派乖夫字不赴作至理寄焉韻不苟叶至餘罕焉苟事其餘而弗基諸理弗餘也基諸理而弗探其文弗理也今茲之韻以復古也乃顧載以俗文俾理餘所基昧不可讎將

餘其聽先蒙其視焉此何用耶於是顛原六書本文旨正俗體之害義者而韻補稍可觀矣然傳錄易僞學士觀復乃鋟於木工凡再月乃卒厥書既出以授於人人乃於是好者惡者是者非者紛若聚訟而襲藏甑覆見各不同許子曰嗟兮物有定質人鮮至情苟溺所偏燕石且寶蒙於乃心瑩瑩荆璧楚庭不售而餘氏悲焉迨其燥也趙人獲之棄欲紿取藺相如至於欲與首俱碎璧豈有二輕重在人遇棄有皆亦何怪哉凡今人誦詩讀書一取正於朱子曰是則是非則非無非趨向大賢以爲準的吳氏韻補文公固用以韻詩騷矣而去取猶異焉又何故邪余讀吳氏書固非鑿空臆爲者音本諸毋轉聲以相叶唇齒喉舌準審弗更而援引指證明然大備使古人韻語鏗鏘聲更播於律呂襄或忤違吳氏之功亦多哉

經義考卷一百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九

鄭氏樵詩傳
宋志二十卷
未見

詩辨妄
宋志六卷
未見

樵自序略曰毛詩自鄭氏旣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振孫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馬端臨曰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爲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他書中間見一二而眞僞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到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爲其說如此者也今舍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爲不可信乃採之於旁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朱德潤序曰莆田林子發氏撰宋鄭夾漈先生詩傳訓詁謂德潤曰先生昔在閩中紬繹之暇集爲此書其間摘詩傳之幽隱辨事物之名義眞所謂發宋儒之所未發者於是以校正是本俾德潤讀之愚按慈溪黃氏謂文公朱氏因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去美刺以言詩又嘗於鄭傳取其切於詩之要者以備集傳矣獨惜當時門人學子各宗其宗而不能參會折衷之以見是書之有補於學者焉漢儒專門訓詁一經之旨揚鑣分路使後世學者莫適而經之本文亦乖戾破碎至宋濂洛諸儒出然後諸經之旨燦然明白今考戴精詩傳自伊川歐蘇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張南軒呂東萊戴岷隱嚴華谷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方今學者咸宗朱氏者豈非以其義明理暢足以發詩人比興之旨趣辭簡意備足以廣詩人賦詠之性情乎至於詩篇之可以被之音樂者仍按周禮太師謂風雅頌者聲音部分之名賦比興者作詩之體製也今觀鄭氏傳引山川草木蟲魚之辨五音六律六呂之所諧緻可以發揮後學之未究而渙明千載之微辭奧義者也如以雀無角爲雀之角以龍盾之合爲二盾之衛露被菅茅非兩露之露有家白蹢爲江豚之家蟲之風雅頌爲四器十二器之聲合其他如國風二雅三頌名物度數毫分釐析豈非詩傳之大備者乎善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德潤於朱鄭之學有得焉蓋朱氏之學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理詳學者不可不兼該而並進也理以明之義以析之則斯傳也嘗相爲引用而諷詠之茲亦後學之所深願與

虞集序曰聖人之教人蓋以詩爲學矣孔子論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以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之所以明道體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以說詩也是以程子之於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以三百篇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其意一也聖賢之於詩將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優游饜飫詠歎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敎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以知之而罕見於言者豈非有得於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於詩也齊魯韓詩不傳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欒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微見矣漸而淸通沛如江河後因於先而廓之而水之源流遠矣亦有其時也至於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以待考辨卽經以求其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以爲是然後其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以爲大序不出於子夏小序不出於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

如此心竊異之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講有阿魯灰叔仲自守泉南入朝爲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之分畫本諸音節之異於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與之說而爲序者掇拾傳會以愚惑乎後之人爲獸草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疎或繆非一端也剖斷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遺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星羅相錯而不通見於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閩多賢人學者老於山林嘗有其說未達於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於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斡公克莊嘗以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贍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以項氏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詮於集也序其說而刻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以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以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郎使錄以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序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廷祐末奉旨閩海貸於泉南覲於鄭氏得十數種以去將刻而傳之馬公尋盤渦要出入臺省席不暇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刻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成邑散布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繆妄未經論定在所當棄者觀風使者得以正之而務其工力於博洽有用之說則在於今日矣

周氏孚非鄭樵詩辨妄

一卷

存

孚自序曰古之教人有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經之書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爲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予者哉然予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爲一卷

顧湄曰周孚字信道濟北人居京口淳熙初眞州學教授自號蠹齋

王氏質詩總聞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振孫曰質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謂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類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陳日強跋曰右雪山王先生詩說二十卷其家積藏且五十年未有發揮之者臨川貳車國正韓公攝守是邦慨念前輩著述不可湮沒迺從其孫宗日求此書鋟梓以廣其傳命工經始而日強分符此來公餘因取讀之其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於以意逆志自成一家真能寤寐詩人之意於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趣使鋟刻凡三閱月而後竣事使斯文顯行於世後學之幸也

陸深曰王景文詩總聞頗與朱傳不合然多前人所未發

晁氏公武毛詩詁訓傳

宋志二十卷

佚

程氏大昌詩議

一卷

存

大昌自序曰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嘗據而格其所不嘗據是敢於違背古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議之所爲作也

陸元輔曰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名二論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三論南雅頌之爲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左荀六證左荀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

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豳詩非七月九辯詩序不出于夏十辯小序綴辭出於衛宏十一辯序不可廢十二振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以勝於三家十四論采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爲樂名十六論關雎爲文王詩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唐應德稱其文義蔚然縟其論議洵多獨得之見然風雅頌之名周禮左傳荀子有之季札亦言之而程氏必謂有二南而無國風遂臆妄抉無所稱據亦難乎免於穿鑿之譏矣

毛奇齡曰程大昌謂詩有南無國風此不然樂記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國風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又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不稱國風而何

鄭氏諤毛詩解義

宋志三十卷

佚

范氏處義詩學

宋志一卷

佚

解頤新語

宋志十四卷

佚

王應麟曰晁嗚如毀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繁矣　又曰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與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爲頌與解頤新語亦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王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

詩補傳

宋志三十卷

存

逸齋自序曰經以經世爲義傳以傳業爲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略韓氏有外傳乃做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傳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爲小傳集說疏義注記類說論解其名不一皆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己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爲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奧者明之窒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略如此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況詩序有聖人爲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爲夫子之言賚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記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爲然博雅君子儻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

按詩補傳抄本但題逸齋而不著名攷宋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西亭王孫聚樂堂目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

趙氏敦臨詩說

佚

李氏泰詩譜

宋志二卷

佚

余氏[illegible]毛詩說略

佚

羅氏維藩詩解

二卷

佚

楊萬里志墓曰羅价卿諱維藩廬陵人擢進士第授迪功郎南雄州保昌縣尉陞從政郎著詩解二卷

王氏大寶詩解

佚

張氏[illegible]詩解

佚

黃氏邦彥毛詩講義

宋志三卷

佚

林氏昌毛詩講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澹菴詩集傳

佚

謝氏諤詩解

二十卷

佚

潘氏好古詩說

佚

呂祖謙作墓志曰好古字敏修一字伯何松陽人嘗著書有詩春秋語孟中庸說合五十一卷

吳氏曾毛詩辨疑

佚

撫州府志吳曾字虎臣崇仁人高宗時以獻書得官累遷至吏部郎中孝宗朝出知嚴州致仕

陳氏知柔詩聲譜

二卷

佚

黃氏度詩說

宋志三十卷

未見

葉適序曰往年余居厚晉文叔為余言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頗歎每有學者自金陵至晉公常用風雅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寐驗因書編未上輒叩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者歟公既歿始得其詩說三十卷雖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情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謠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髣髴未泯而霸強迭勝舊國守文僅或求之人之材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為之說形摘裂以從所近則詩安得復興而宜其遂亡也哉況執秦漢之殘書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公於詩尊序倫紀致忠遠教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懷恒而無迂重之累紬繹悠久而有新美仁政舉而應事脩銳王制定而頤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羣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馬氏和之毛詩圖

闕

夏文彥曰馬和之錢唐人紹興中登第善畫人物山水做吳裝筆法飄逸務去華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每書毛詩三百篇令和之圖寫官至工部侍郎

文徵明曰思陵尤愛馬和之畫每書毛詩虛其後令和之為圖

汪珂玉曰馬和之毛詩圖衛風鶉奔章不寫宣姜妖事但寫鶉雀奔飛樹石動合程法覽之沖然由其胸中自有風雅也定中圖登丘相度得文公營徙之狀子來趨事得國人悅服之象其蒼莽攸鬱則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也定宿在中於以作室可想見矣干旄圖孑孑干旄建於車後兩服兩驂而維之正見衛大夫見賢之勤而彼姝者子磬折且前是欲以畀之之氣象耳衣褶作馬蝗描古法載馳圖以許穆公本無唁衛事故不作驅馬悠悠惟指其憂心焉而已乃猶作許大夫來告則以是夫人意中事故不妨象外摹寫蕭筆飄逸仿吳裝法也四冊藏項又新家

按馬和之毛詩圖流傳於世者有關雎葛覃螽斯桃夭漢廣采蘩草蟲采蘋甘棠騶虞北風鶉之奔奔定之方中干旄載馳淇澳考槃木瓜伐檀蒹葭晨風衡門鳲鳩九罭鹿鳴常棣天保采薇蓼蕭采芑鴻雁沔水鶴鳴白駒黃鳥斯干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小明鼓鍾信南山大田桑扈鴛鴦魚藻隰桑白華棫樸旱麓靈臺雲漢崧高韓奕江漢振鷺豐年潛酌賚諸篇然多係摹本真蹟罕存矣

詩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楊氏(簡)詩解

佚

簡自序曰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迹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之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也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有二者之序而心無二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上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閒取焉

樓鑰曰敬仲詩解發明無邪之思謂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戾於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於禮典如此類未易槩舉皆前輩所未發

按慈湖詩解不傳工其卷目當日樓大防遺書論辨存其說於攻媿集中葛覃鵲巢簡兮氓兔爰鶉奔出其東門候人七月東山狼跋棠棣六月車攻吉日庭燎斯干小旻小宛何人斯巷伯北山凡二十二條要之不取小序者其於聊樂我員謂員是姓大防非之以員本彭城劉氏奔魏自比伍員更姓古無此姓員乃語助辭則其解亦太穿鑿矣

薛氏(季宣)反古詩說(一作詩性情說)

佚

季宣自序曰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掊先儒之說而自爲之說真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胸臆之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沒經教汨於異端齊魯毛韓家自爲說觀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孟軻而來於今已一千祀矣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棄序而舉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於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焉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時說未爲戾已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於物則古人情性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能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蔽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始庶幾乎

陳氏(傅良)毛詩解詁

二十卷

佚

葉紹翁曰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

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計耳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朱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

陳埴曰止齋以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聖人繫檜曹之詩於國風之末卽其思周道思治之詞爲傷無王無霸之驗愚謂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或以無王無霸之時惟小國被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呂氏祖謙家塾讀詩記

宋志三十二卷

存

朱子序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譌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旣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該貫旣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旣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熹之衰頹汩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旣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敘之熹不得辭也迺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

魏了翁後序曰子昔東游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若渙然以思由是雖於僮僕閒亦未嘗有厲聲疾呼是知前輩讀書大要惟在切己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惟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記於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於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乎憂思哀怨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性情參總衆說凡以厚於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姑以一義言之考槃小宛臣之不得於其君者也曰獨寐寤言永矢勿諼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小弁凱風子之不得於其親者也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燕燕谷風婦之不得於其夫者也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曰不念昔者伊余來塈終風之子謔浪笑傲而毋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柏舟之兄弟不可以據而不過者則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何斯人之友其心孔艱而遺說者則曰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嗚呼其忠厚和平優柔肫切怨而不怒也其待人輕約責己重周仁而不忮也蓋不曰是亦不可以已也是不殆於棄言也凡以天理民彝自有不可者吾知盡吾分焉耳己使其由此悔悟幡然惟善道之歸則固我所欲也不我以也我固若是小丈夫哉悻悻然忿忮鄙吝發於辭色去之惟恐不亟也雖然是特詩中一義耳而是義也觸類以長之又不止是今東萊於此皆已反覆定圖所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要深切著明已矣誠能味其所以言而有以反求於己如衛御氏所謂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者殆將怡然渙然以篤得於興觀羣怨之言而鼓動鼓舞有不能已已者矣某非能之方將願學因眉山賀春卿欲刻此書以廣其傳而屬余序之姑以所聞見識諸末自人或有進焉則斯序也猶在所削

陳振孫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截貫穿如出一手己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黃佐曰呂氏讀詩記最爲精確然專主小序與集傳不同然朱子序之其推獎之也至矣

陸鈛序曰予嘗讀呂氏讀書記大事記未睹讀詩記也近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讀而愛之其書宗毛氏以立訓考注疏以纂言剪綴諸家如出一手有司馬子長貫穿之妙研精殫慮融會渙釋有杜元凱真積之悟緣物醜類辨名正義有鄭漁仲考據之精玆余之所甚愛焉迺枉史應臺傳公刻於南昌郡刻成或問予曰今詩學宗朱氏集傳矣刻呂氏何居余應曰子謂朱呂異說懼學者之多岐耶夫三百篇微詞奧義遠哉遐矣齊魯毛韓譬則蹊徑之始分也其適則同也注疏所由以適也譬則轍也朱氏呂氏蓋灼迷而導諸往也譬則炬燭也呂宗毛氏朱取三家固各有攸指矣安得宗朱而盡棄呂耶朱說記采之呂說傳亦采之二子蓋同志友也非若夫立異說以求勝也善學者審異以致同不善學者反同以求異是故刻呂氏以存毛與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雖然余於是竊疑焉三家之詩唐人已失其傳雖有存焉者寡矣毛詩固未嘗亡也後世經生尋墜緒之三家不啻珠璧棄未亡之毛氏直如弁屣何哉毛氏行而三家廢君子既已惜之集傳出而毛氏之學寖微又奚爲莫之慨也夫去近古者言雖陋而似真離聖遠者說雖詳而易淆故曰冢尺雖斷可定鐘律毛氏殆未可輕訾也或曰然則將盡信毛氏可乎曰余觀其釋鴟鴞合金縢釋北山蒸民合孟子昊天成命合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合左傳由庚諸篇合儀禮其可尊信視三家獨多故呂氏之言曰毛詩與經傳合最得其真朱子亦曰其從來也遠有傳授證驗不可廢者是則刻呂氏以存毛與朱求合經以致同而已矣呂氏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玆又斯文之遺憾云

顧起元序曰東萊先生呂成公讀詩記舊南雍蜀省皆有刻歲久寖漫罕行於世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於寮蘇君程君授諸梓既成屬余以序余維國家功令立詩學宮士所受以紫陽集傳爲宗一切古注疏罷勿肄故成公所記雖學士大夫心知好之而不獲與紫陽偶余間嘗反覆研味參諸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詆譔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意爲之序成公則尊用小序且謂毛詩率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真其異一也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即是鄭衛二雅乃名爲雅成公則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聘享皆用之惟桑濮鄭衛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於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詩序自毛萇鄭玄沈重蕭統皆以爲子夏作韓文公謂子夏不有序詩之道三疑漢儒所附託伊川斷以小序作於當時國史而大序非聖人不能程大昌又辨小序古序也兩語外續而申之依范曄迺衛宏所綴諸說棼棼迄無定論然詩之有序也猶聽訟之有證驗也證驗必於其人與世之近者求之以毛氏之源流子夏貫穿先秦古書自河間獻王已深知其精者猶不足信今用己見揣度靜女采葛諸詩爲若後世子夜之歌估客之樂者鄭樵章俊卿之論是且奚据哉有善有惡詩詞固爾作者之志非美善則刺惡何邪之有故均一淫佚之辭也書奔者之思則邪書刺奔者之思則正今第以辭而邪之則叔于田本刺鄭莊也而辭乃愛段揚之水本刺晉昭也而辭乃戴武是直爲後世美新勸晉之嚆矢矣聖人奚取焉迺存之爲亂賊口實哉漢志載衛地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近代博南新鄭著錄言鄭聲淫者謂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是以樂記曰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夫聲與辭其分固已晰矣青衿安知非以刺學風雨安知非以思賢有女同車安知非以刺婚遵大路安知非以留君子而必以爲淫昏不檢之人自道其謔浪嘲哳之語乎聖人所刪者又何等篇曾是斥穢登良迺獻實此也左氏記季札之觀樂也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惡得有之魯之樂工又何自取異國淫邪之辭肄之於韶夏濩武間也且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皆見美於叔向趙孟韓起然則鄭詩未嘗不可施於燕享假令盡爲淫奔所作豈有兩國君卿大夫相見乃自歌其里巷狹邪之淫辭以黷樽俎豆下伍伶譁者哉必不然矣蓋偏攷宋儒方回馬端臨輩所論著錯以古今諸賢之言一一審異同較若指掌而成公之說其理似有不可廢者士君子生千載之後讀古人書政自未易詩又多微辭尤難臆決要在衷諸理而是質諸心而安耳苟其有得於心與理即瑣語稗說持之有故猶不可棄況於賢人君子言重席解頤之論確有師承可俟百世而不惑者哉

然則讀文公集傳者於成公所記尤可忽諸抑又聞揚雄有言曉曉之學各習其師亦嘗聞亦云書理無二義歸有宗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夫攷正亡遺稍嚴異同使積滯羣疑渙然冰釋固通經博古者之大快也余故詳次昔人所評為讀二家詩備折衷焉

項氏安世毛詩前說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為之說其曰前說者末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詩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唐氏仲友詩解

佚

戚雄曰唐說齋讀經於詩最有發明如以碩鼠為愛君之至真有精思卓識

經義考卷一百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一

朱子熹毛詩集傳

宋志二十卷

存

朱子自序曰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復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陳文蔚曰先生於詩去小序之亂經得詩人吟咏性情之意

陳振孫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吕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郝經序曰古之爲詩也歌誦絃舞斷章爲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墜沒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墾荒闢原續六經之絶緒於是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爲加多有齊魯毛韓四家而已而源遠末分師異學異更相矛盾如關雎一篇齊魯韓氏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闊略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著天下之善也其義大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遺烈治亂之本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僞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觀民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於變變適於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諷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爲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庞溥遲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及於宋歐陽子始爲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蘇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南程氏橫渠張氏西都邵氏遠探力窮而張皇之遂夫東萊吕伯恭父集諸家之說爲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爲詩作傳近出己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糞訓詁

之辭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舛辨大小序之重復而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之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閒久矣而北方之學者未之聞也大行臺尚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書走保下屬經爲序經書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朱升曰朱子之於詩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明吳才老之說而叶音韻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賦比興各得其所可謂無憾也已

王褘曰朱子集傳其訓詁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當時東萊呂氏有讀詩記最爲精密朱子實兼取之

何喬新曰宋歐陽氏王氏蘇氏呂氏於詩皆有訓釋雖各有發明而未能無遺憾自朱子之傳出三百篇之旨粲然復明

桂蕚曰詩集傳極詳然其閒制度名物不讀注疏無由而知當時朱子傳經一本注疏之訓釋但以諸儒解經太詳不免穿鑿而失其本意於是取而傳焉以求作者之志不謂後之學者遂廢注疏而不觀試舉一二如三事就緒朱傳取鄭司農三農之事訓之後人不考遂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說別處下方不知本周禮三農生九穀注中所謂高原下隰平陽之農爾又如閟宮注中礱密之說讀詩者或以結構之密當之豈不可笑

尤侗曰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盡收淫詞之理卽詩有美刺以爲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者皆朱子之所爲淫奔之辭也然叔向趙武韓起莫不善之以鄭人稱鄭詩豈自暴其醜乎近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問難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其爲淫奔坐皆默然惟蕭山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也言未旣有拂然而起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所謂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狡童淫者也忠憲遽起揖曰先生言是也吾不知朱子聞之以爲何如

朱氏（鑑）文公詩傳遺說

六卷

存

鑑後序曰先文公詩集傳豫章長沙后山皆有本而后山讎校爲最精第初脫藁時音訓閒有未備刻版已竟不容增益欲著補脫終弗克就未免仍用舊版葺爲全書補綴趲那久將漫漶竭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親加是正刻寘學宮以傳永久抑鑑昔在侍旁每見學者相與講論是書凡一字之疑一義之隱反覆問答切磋研究必令心通意解而後已今文集書問語錄所記載無慮數十百條纂次成編題曰遺說後之讀詩者能兼攷乎此而盡心焉則無異於親承誨誘可以得其意而無疑於其言矣若七月斯干二詩書以遺丘子服者尚可考見去取位寘小序之法因附於後

成德曰端平乙未子明官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所成也子明有子湊倚理宗公主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元兵入建寧湊與公主走福州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於阿剌罕湊謂公主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人主夫婦仰藥死小說或譏其作書與賈似道稱萬拜皺詆誣不足道也

輔氏（廣）詩童子問

二十卷

存

胡一中序曰詩童子問者潛庵輔傳貽先生所著羽翼朱子之集傳者也自三百五篇穿鑿於小序傅會於諸儒六義之不明久矣至朱子一正聖人之經微詞奧旨昭若日星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尊其師說退然弗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旣具載師友粹言於前復備論詩序辨說於後俾讀詩者優柔聖經賢傳之趣而鼓舞鳶飛魚躍之天豈不大有功於彝倫也哉曩於橋李聞士夫藏是書如至寶傳是書如祕術殊有負著述之本意今閩建陽書市至余君志安勤有堂昉得是書而鋟諸梓且載文公傳於上而附童子問於下粲然明白作而喜曰昔私於家傳者今公於天下後世矣學者抑何幸焉志安徵序其端敢不再拜盥手而敬書之

王褘曰輔氏童子問其說多補朱傳之未備

許氏奕毛詩說
宋志三卷
佚
陳氏駿毛詩筆義
佚
閩書陳駿字敏仲爲大冶丞從游朱文公之門
孫氏調詩口義
五十卷
佚
劉氏爚東宮詩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劉爚與弟炳皆朱子高第仕至工部尚書謚文簡
著有東宮詩解
徐氏僑讀詩記
佚
潘氏[illegible]之詩解
二十卷
佚
黃氏櫄詩解
二十卷總論一卷
存
閩書黃櫄字實夫龍谿人淳熙中以舍選入對升進士丙科調南劍
教授終宣教郎
林氏拱辰詩傳
佚
溫州府志拱辰字嚴起平陽縣人淳熙戊戌武舉換文登第歷廣
東經略安撫使有詩傳刊於平江
舒氏璘詩學發微
佚
寧波府志舒璘字元質奉化人乾道中爲徽州教授終宜州通判
淳祐中謚文靖
高氏閌詩集傳解
三十卷
佚

閩書高頤字元齡慶元進士知永州東安縣
陳氏經詩經講義
佚
楊氏泰之詩名物編
十卷
詩類
二卷
俱佚
時氏少章詩大義　贊說
佚
張氏孝直毛詩口義
佚
陳氏謙詩解詁
佚
王瓚曰宋乾道中永嘉陳謙益之撰
戴氏溪續讀詩記
宋志三卷
未見
陳振孫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旨已悉而篇意未
貫故以續紀爲名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震曰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詩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
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紀獨行岷隱戴氏遂爲
續詩紀
咸雄曰戴岷隱詞有狐爲國人傷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於
彰寡婦之淫志其詞摽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婿之辭
至哉言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高氏元之詩說
宋志一卷
佚
柴氏中行詩講義
佚
李氏心傳誦詩訓
五卷
佚

趙氏汝談詩注

佚

錢氏時學詩管見

佚

王氏宗道讀詩臆說

十卷

佚

楊氏明復詩學發微

佚

劉鑄曰詩學發微楊明復著今亡

張氏貴謨詩說

宋志二十卷

佚

括蒼彙記張貴謨字子智遂昌人由進士主吳縣簿教授衢州宰江山縣官至朝議大夫

黃氏應春詩說

佚

寧波府志黃應春奉化人嘉熙二年進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州著有詩說內翰應繇左史黃自然繼進士送監看詳除國子學錄

陳氏寅詩傳

宋志十卷

佚

史氏守道詩略

十卷

佚

四川總志史守道字孟傳眉州人紹定進士迪功郎

譚氏世勣毛詩傳

二十卷

佚

陸元輔曰茶陵譚世勣初以尚書獻策補官凡五爲漕臺三爲郡著首詩傳名翼遺編

劉氏應登詩經訓注

佚

江西通志劉應登字堯咨安城人景定間漕貢進士宋社將危隱居不仕

趙氏若燭毛詩粗通

佚

韓氏瓘詩義解

佚

陸元輔曰晉江韓瓘字去華以南海尉改宣義郎除廣州教授著詩禮義解上之召爲國子博士遷廣南東路提舉學事自巡尉未再考擢使節一方前未有也

楊氏建詩衍義

佚

呂氏椿詩直解

佚

陸元輔曰樂清人字進可學者稱藝堂先生

韓氏詩義解

佚

劉氏星毛詩解

佚

閩書星字伯醇建陽人寶慶三年知江寧以收李全功轉朝請大夫知常州衡州移南劍州學者稱靜齋先生

董氏夢程詩訓釋

佚

謝氏升孫詩義斷法

佚

江西通志謝升孫南城人舉進士爲翰林編修官與士稱之曰南塘先生

王氏萬詩說

佚

焦氏巽之詩總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二

魏氏了翁毛詩要義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錢氏文子白石詩傳

宋志二十卷

存

魏了翁序曰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論語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爲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十六七而貫融精粗耦合事變不啻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沒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燔書之餘掇拾補綴脫簡異指殊歷歲寖久而無所統一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尙書存孔二禮存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傳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聰明而不能以自信也則尊信往聖不刊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尙遂定爲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況言詩乎詩之專於毛鄭其來已久今是編無所宗然其間有遠闊拘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而下皆漢世講師因文起義傅會爲之說乃或與經文錯行而人不以爲疑毛傳簡質平實無說無改字於序文無所與鄭箋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已且不能以自信也而責及後世則皆推之以爲不可違之宗蔽錮之風然後歐蘇程張諸儒始以經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辨序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而專門之陋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呂成公集衆說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十二篇然後興觀聖經之會可以盡講而歸實無遺憾矣永嘉錢公又併去講師曲學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總文求指意之一實斥舊說之涉乎於己無關者悉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說文例使人得以旁通曲暢始公季使成都出以授予至是門人丁文[illegible]而屬予[illegible]學人之經猶王室也二牧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僇力黜其不衷趨以周索雖匪風下泉之驕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价藩實輸王略予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嘗以明經薦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士人宗仰云

喬行簡序曰詩者人心之所存有感而後發者也故國風雅頌莫非憂樂怨慕之所形見言詩者必自夫治道之隆替詩人之情性而索之斯足以得其意而達其微況諸儒雜出之說而無優柔自求之功則其義隱矣小序之於詩其說固未必皆不然也前輩之傳詩乃有削去而不存者今白石先生之詩傳亦獨有取於篇首之一言豈非前後講師各出己見間不免於自相背戾而適以紊亂詩人之意乎士方入小學時詩之與序混然於句讀誦習之初後固視之皆經也迨夫稍通大義序之說或主於內且將牽合詩意以就之此其爲詩之病獨矣志於傳授解惑者苟不爲之拔其本根而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詩而自有所得哉此始黜異尊經之意故雖若失之易而不嫌同也至於他所發明如世變之自興而趨廢人情之漸習而漸新或微發於言而引咎於己或委順於天而無尋於人者先生尤致意焉然亦不過一章之中釋以數語一篇之後贅以數辭而所以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固已錄之煥然者逆詩人之志者豈必待辭費說衍而後曉哉嘗從先生游親聞論如引岷江下三峽滔滔乎其無涯也今是書乃精義所要如此則知先生之學自博而之約蓋日新而月異矣同里湯尹程書爲余述先生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猶多欲有所更定又以見其用功之不已所謂之益深也先生錢氏諱文子字文季永嘉人入太學以兩優釋褐仕至宗正少卿[illegible]者之後[illegible]然後學宗師白石其徒號之也沒今二十餘年司馬文正公之孫述自尙書郎出守永嘉行欲知先生有是書而未屬也又知郡太守之賢可屬以此乃訪求於湯尹之孫時大併詁釋刻諸郡齋云紹定六年六月朔

詩訓詁

宋志三卷

存

陳振孫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巖因以爲號

徐秉義曰錢氏詩詁三卷曰釋天曰釋地曰釋山曰釋水曰釋人

曰釋言曰釋禮曰釋樂曰釋宮曰釋器曰釋車曰釋服曰釋食曰釋禽曰釋獸曰釋蟲曰釋魚曰釋草曰釋木凡二十九門

段氏（昌武）叢桂毛詩集解

三十卷

闕

讀詩總說

一卷

存

段維清狀略曰先叔厲奉昌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印山羅使君瀛嘗遣其子姪來學先叔以毛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說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

陸元輔曰宋廬陵段昌武子武輯首載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次載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體詩之派餘三十卷分十五國風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引先儒之說依詩之章次解之而間附以己意大抵如東萊讀詩記例而較明暢前後無序跋但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段氏有叢桂堂故取以名焉冀侯經籍志朱西亭授經圖皆載此書而焦氏以段昌武為段文昌朱氏又倒其名為段武昌俱似未見此書者予所見北平孫氏抄本孫侍郎耳伯知祥符縣事時所抄聞西亭晚得宋刻今沒於洪流矣

詩義指南

一卷

存

黃震曰建昌段氏用詩紀之法為集解

嚴氏（粲）詩緝

三十六卷

存

林希逸序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為甚我朝歐蘇王劉諸鉅儒雖擺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疏缺渙散要未為全書蓋詩於人學自為一宗筆意蹊徑或不可尋逐非若他經然其流為騷為選為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可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發付之明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遺言間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緝語我其說大抵與艾老合且曰我用力於此有年非敢有以勝決擇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乃知其鉤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綜排布截其幅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上而興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密開卷瞭然烏乎詩於是乎盡之矣易書於伊川春秋書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書於考亭詩自今吾知此書與並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詩暨五七言幽深天矯意具言外蓋嘗騁諸家閫奧而獨得風雅餘味故能以詩言詩此箋傳所以瞠乎其後也余曰艾軒惜不見之君曰子又豈容遺艾軒之言故不自揆而為之敘爾

粲自序曰二兒初為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為輯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見既而友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困於筆劄胥命鋟之木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法涵泳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毛鄭以下且東之高閣此書姑置可也　又條例曰集諸家之說為詩緝舊說已著者不必求異有所未安乃參以己說要在以意逆志優而柔之以求吟詠之情性而已字訓句義插注經文之下以著所從乃錯綜新舊說以為章指順經文而點掇之使詩人忻欲涵泳之趣一見可了以便家之童習爾

袁甫曰坦叔於黍離中谷有蓷葛藟不用舊說獨能探得詩人優柔之意其他一章一句時出新意大抵宛轉有旨趣可與言詩也已矣

黃佐曰華谷嚴氏詩緝以呂氏讀詩記為主而集諸家之說以發明之

劉氏（克）詩說

十二卷

闕

克自序曰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為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

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發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況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所未及洙泗之間諄諄爲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爲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書藏於史禮樂藏於名數易爲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爲士誦詩三百固以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人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迥不相侔託詩之名瀆而爲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爲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淹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惟束晳補亡模倣序意晉唐四言皆循其法近世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辭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況於詩乎詩之言辭猶不可知況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亦有甚可疑者爲按左氏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於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卿之右哉豳籥豳詩豳雅豳頌見於籥章所掌說者乃謂龡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秦則祈招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毫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寘纖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於既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審義有未的則裁而正之辭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乎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人之全書乎

子坦跋曰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例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詩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爲目繫於朱曰之次若全以鋟梓未易遽集坦淺迫終更日力有限遂且以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副於學宮或補爲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迪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

按劉氏詩說宋志及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均未之載崐山徐氏傳是樓有藏本乃宋時雕刻惜第二第九第十卷都闕前有總說楮尾吳莞庵先生題識尙存克信安人

王氏應麟詩地理考

宋志五卷

存

應麟自序曰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敘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爲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據傳箋義疏參之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爲詩地理考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

詩考

宋志五卷今六卷

存

應麟自序曰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惟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

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慮繁蕪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篇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義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又後序曰詩四家異同惟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寡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黎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伋之傅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為歎仁人以燕燕為定姜之詩以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以商為宋詩維鵜在梁以不濡其翼為才上天之載讀曰栽至于湯齊讀為躋注周禮云甸讀與惟禹敶之之敶同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誼謂騶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注國語謂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為周襄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通以相鼠為妻諫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為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删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為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為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併撥而錄之

董斯張曰伯厚詩考引諸書字義異同及薛君韓詩章句極其詳覈然猶有未盡者如荀子引節南山云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庳今作毘卑今作俾子華子引野有蔓草云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風今作揚說苑引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漢類薛君碑引詩永矢不愃考槃今作弗諼水經注引魯頌保其鳧繹其今作有韓詩于嗟嘆辭薛君章句騶虞文選注使我心痗伯兮文選注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椒聊韓詩外傳和樂且湛薛君樂之甚也常棣文選注檀車幝幝杕杜伯厚引作嘽嘽誤釋文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然予采菽外傳刑于寡妻刑正也思齊釋文烝美也濯美也文王有聲釋文薛君曰覽水流貌兔罝文選注對彼雲漢薛君曰宣王遭亂仰天也雲漢文選注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韓奕文選注伯厚引此缺下句薛君曰宋襄公去奢節儉商頌文選注師臣者帝交臣者王臣臣者霸臣不行者亡韓詩內傳伯厚詩引此亦缺下句又姜后曰雎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遊文選注

按此書本三家詩說此皆困學翁之所逸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

六卷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三

洪氏咨夔詩注

佚

熊氏剛大詩經注解

佚

陸元輔曰建陽熊剛大從蔡淵黃榦游爲建安教授有詩經注解學者稱古溪先生

高氏斯得詩膚說

佚

顧氏文英詩傳演說

佚

劉克莊曰顧貢士詩傳大略如鄭夾漈

董氏鼎詩傳

佚

李氏焱詩講義

佚

鄭氏厚詩古音辨厚或作庠

宋志一卷

佚

劉氏元剛詩演義

佚

章氏叔平讀詩私記

佚

黃震序曰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理趣雖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漈始各捨序而言詩朱晦庵因夾漈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要東萊呂氏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公已下世學者以其朱晦庵之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臨川章君叔平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己見各以私記無一語隨人之後其用功之精勤與謙虛不敢自信之意果何如哉余得而讀之三歎不忍去手方欲從之面請則已拜子祠之命東歸矣始志篇端歸之尚俟後會云

蔡氏夢說詩箋

八卷

佚

赤城新志蔡夢說字起巖黃巖人從車敬齋游究心濂洛之學閉門授徒黃超然高志尹方儀皆其弟子也所著書多散亡獨箋詩八卷藏於家

俞氏德鄰佩韋齋輯聞詩說

一卷

存

曹溶曰宋季俞德鄰永嘉人著有佩韋齋輯聞中有詩說一十三條

姚氏隆詩解

佚

黃淵序曰心動物也詩亦動物也豈可以言語求哉惟不說者爲上矣夫子絃歌而取三百十有二篇斷之以思無邪一語即詩論詩他無文字洙泗言詩特子貢子夏見於魯論耳齊魯毛韓四家出傳興而經廢矣序文不知果誰所作毛萇於序猶無所與鄭康成惟序是信叔世講師又出入毛鄭閒跛眇相迓笑者孩之雖然語初學者不爲詁釋彼豈知或大或小或博或約或顯或晦或抑或揚之妙此野庵詩解所以作也是解也參之李迂仲訂之張敬夫序之可者從之否則正之謂風雅頌皆始於文王謂風關雎鵲巢迺應其聲謂二雅聲有大小非政有大小謂王風迺王城之聲謂國風無變風二雅無變雅譚詩平易如此野庵姚姓隆名贈朝散大夫韶溪人

黃氏震讀詩一得

一卷

存

震自序曰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諸家

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説於詮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謝氏枋得詩傳注疏

佚

陸元輔曰疊山詩傳疏發明透暢大全中所採頗多

王氏柏詩可言集

宋志二十卷

未見

方回序曰可言集前後二十卷金華魯齋王公柏之所著也此集專以評詩故曰可言前集取文公文集語錄等所論三百五篇之所以作及詩之教之體之學而及於雅次取文公所論漢以來至宋及題跋近世諸公詩後集各專一類而論其詩者二十三人曰濂溪橫渠龜山羅豫章李延平徐逸平胡文定致堂五峯朱韋齋劉屏山潘默成呂紫微曾文清文公宣公成公黃谷城黃勉齋程蒙齋徐毅齋劉篁㟅劉漫塘附見者五人曰劉靜春曾景建趙昌父方伯謨李果齋其第十二卷專取漢唐山夫人房中樂然則其立論可謂嚴矣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爲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注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觀此固已爲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猶未也文集第七十卷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攷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辨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又雅鄭二字文公謂桑中溱洧即是鄭聲衛樂二雅乃雅也成公謂桑中溱洧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已放之矣予嘗詳錄二先生異說於思無邪章今魯齋但紀文公之說而不紀成公之說雖引成公讀詩記所說十有二條而桑中詩後一條不錄無乃以文公之說爲是耶別見魯齋詩說則謂今之三百五篇非盡夫子之三百五篇也秦法嚴密詩豈獨全竊意刪去之詩容有存於里巷浮薄之口漢儒病其亡逸輒謂古詩取以足數小序又文以他辭而後儒不敢議欲削去淫奔之詩三十有二以合聖人放淫之大訓予晚進未敢遽從竊謂桑中溱洧非淫奔者自爲之詩彼淫奔者有此事而旁觀之人有羞惡之心故形爲歌詠以刺譏醜辱若今鄙俚如賺如令連篇累牘形容狹邪之語無所不至豈淫者自爲之乎旁觀者爲之也文公以淫奔之詩出於淫奔者之口故不惟不信小序而大序止乎禮義之言亦致疑焉蓋謂桑中溱洧等作未嘗止乎禮義也予妄意以爲採詩觀風詩亦史也鄭衛之淫風盛矣其國豈無君子與好事者察見其人情狀故從而歌詠之其所以歌詠之蓋將以揚其惡雖近於戲狎而實亦足以爲戒也文公以爲淫奔者自爲是詩則其人亦至不肖大無恥矣惡人之尤也聖人何錄焉成公謂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雖已煩趨猶止於中聲孔子嘗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乃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此說不爲無理而文公則謂鄭風衛風若干篇即是鄭衛大雅小雅若干篇即是雅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變雅無施於事變特里巷之歌謠耳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此二說者內翰尚書王公應麟與予一商略之矣作詩不皆思無邪文公糾成公之說也因是遂辨雅鄭二字而及於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二節不同所以謂之未了公案學者不可不細考也予考十家所評詩話始於胡苕溪博也終於王魯齋約也欲學詩者觀是足矣

詩辨說或作詩疑

二卷

存

柏自序曰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

殊皆與道爲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盛學校有時而廢道之託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冊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名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說或膠於淺陋或騖於高遠援据傅會穿鑿支離竟以飾私竊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洛之精蘊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撥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汛掃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蓋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著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苟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學者之可罪紐於舊而不知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何後世徇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竊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擬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成德序曰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說最富詩則有讀詩記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分繹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庵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答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襛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爲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既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如此

按詩有南有風有雅有頌用之鄉人邦國秩然一定而不可紊故一豳也有豳詩有豳雅有豳頌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論語雅頌各得其所南之不可移於風猶風之不可雜於雅頌也自朱子專主去序言詩而鄭衛之風皆指爲淫奔之作數傳而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於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襛矣甘棠於王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出於朱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戴氏亨朱子詩傳辨正

佚

江氏愷詩經講義

佚

徽州府志愷字伯幾婺源人貢禮闈宋亡衣齊衰隱居學者稱雪江先生

陳氏深清全齋讀詩編

未見

陳氏普詩講義

一卷

存

陳氏煥詩傳微

佚

黃虞稷曰字時可豐城人宋末兩預漕薦入元不仕

丘氏葵詩正義或作口義

佚

俞氏琰絃歌毛詩譜

一卷

未見

何氏逢原毛詩通旨

佚

李德恢嚴州府志逢原字文瀾分水人咸淳間官中書舍人入元被薦不起

趙氏惪詩辨說

七卷

闕

黄虞稷曰德宋宗室入元隱居豫章東湖自號鐵峯詩辨疑本七卷附錄朱氏疑問後者其撮要也

熊氏禾毛詩集疏

佚

吳氏失名詩本義補遺

宋志一卷

佚

按王氏困學紀聞載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吳氏未詳其名其書出於朱子集傳之前未審即宋志所載本義補遺否也

亡名氏毛詩小疏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爲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云

毛詩餘辨

通志四卷

佚

毛詩別集正義

通志一卷

佚

毛詩釋題崇文目釋作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敘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之爲者與

毛詩正數

宋志二十卷

佚

毛詩釋篇目疏

宋志十卷

佚

詩疏要義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玄談

宋志一卷

佚

毛詩章疏

宋志三卷紹興書目二卷

佚

毛詩通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毛鄭詩學

宋志十卷

佚

纂圖互注毛詩

二十卷

存

陸元輔曰此書不知何人編輯鏤刻甚精首之以毛詩舉要圖二十五曰十五國風地理圖曰太王胥宇圖曰宣王考室圖曰文武豐鎬之圖曰春藉田祈社稷圖曰巡守柴望祭告圖曰靈臺辟雍之圖曰閟宮路寢之圖曰我將明堂之圖曰諸侯泮宮之圖曰兵器之圖曰周元戎圖曰秦小戎圖曰有瞽始作樂圖曰絲衣繹賓尸圖曰朝服之圖曰后夫人婦人服之圖曰冠冕弁圖曰帯佩芾圖曰衣裘幣帛之圖曰祭器之圖曰樂舞器圖曰器物之圖曰四詩傳校圖上下各圖或引注疏或引禮書詳注其下傳校圖則按漢三史而爲之者也次之以毛詩篇目每詩題下采毛詩首句注之其卷一至終則全錄大小序及毛傳鄭箋陸氏釋文而采左傳三禮有及於詩者爲互注又標詩句之同者爲重言詩意之同者爲重意蓋唐宋人帖括之書也

詩義斷法

一卷

佚

右見菉竹堂書目

經義考卷一百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四

李氏前詩學備忘

二十四卷

佚

雷氏光霆詩義指南

十七卷

佚

南昌府志光霆字友光寧州人程鉅夫嘗從受業至元間遣使徵之未至而卒學者稱龍光先生

胡氏一桂詩傳纂疏附錄

八卷

未見

劉氏莊孫詩傳音指補

二十卷

佚

程氏直方學詩筆記

未見

胡氏炳文詩集解

未見

程氏龍詩傳釋疑

佚

安氏熙詩傳精要

佚

蘇天爵狀曰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金亡徙山東愛眞定風土家焉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試其學事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爲本讀書以經術爲先其講說也一一分纏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人之言心開目明釋然無疑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憲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不幸以疾卒年四十有二有詩傳精要校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

陳氏櫟詩經句解

未見

櫟自序曰詩部分有三曰風曰雅曰頌所以作風雅頌之體亦有三曰賦曰比曰興詩有六義此之謂也風則有十五國風雅則有大小雅頌則三頌也風有正有變周南召南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三國之風變風也雅之大小亦有正有變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正小雅也自六月至何草不黄變小雅也自文王至卷阿正大雅也自民勞至召旻變大雅也三頌周頌魯頌商頌也風風也民俗歌謠之詩也雅正也朝廷燕饗朝會樂歌之詩也頌美也宗廟祭祀樂歌之詩也直陳其事曰賦以彼喻此曰比託物興辭曰興六義之略如此而已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小夫賤隸或出於婦人女子乃人聲自然之音自古有之康衢之謠是也今見於書如舜臯喜起明良之歌即虞詩也五子之歌則夏詩也商詩多亡今商頌五篇乃未盡亡者外此風雅二頌皆周詩也二南雖國風已有進而爲雅之漸見周之所以盛王黍離不復爲雅乃降而儕於列國之風見周之所以衰王詩降爲國風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矣以詩爲教自古已然舜命夔教胄子曰詩言志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是也孔子刪詩爲三百篇始列於六經而尤以爲教人之先務視他經猶詳焉曰興於詩曰誦詩三百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謂子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他日過庭所聞亦先問學詩乎子所雅言詩亦必在書禮之先而提綱挈領教人以讀詩之法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以詩雖三百篇之多大要不出美善刺惡二者讀美善之詩可以感發吾之善心讀刺惡之詩可以懲創吾之逸志皆所以正吾心而使無邪思者學者識賦比興之體以讀風雅頌之詩而一一以無邪之思爲主焉則詩之一經可學矣詩序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詩序傳於後今攷小序與詩牴牾臆度傅會鄙妄淺陋常多有根據而得詩意者恆少其非孔子子夏所作而爲宏所作明矣諸序本自合爲一編至毛氏爲詩訓傳始引序入經分置各篇之首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有不通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附合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敢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獨朱文公詩傳始去小序別爲一編序說之可信者取之其繆妄者正之而後學者知小序之非聞正大之旨至矣盡矣今述文公之

傳爲句解以授幼學又以序與詩異處不便觀覽乃依毛氏序列
各篇之首但高下其行以别之庶使序之得失開卷了然而詩之
意義易於推尋云

吳氏迂詩傳衆說
佚

李氏恕毛詩音訓
四卷
未見

毛詩詁訓
四卷
未見

毛詩旁注
未見

朱氏近禮詩傳疏釋
佚
吳澂跋曰朱子之注經詩傳爲最善學者之窮經亦惟詩爲易入
盱江朱近禮嘗讀詩體己所知具疏其下或有所釋或有所廣年
未二十而專攻一經志可尚已

蔣氏宗簡詩答
佚

周氏聞孫學詩舟楫
佚

劉氏瑾詩傳通釋
二十卷
存
楊士奇曰詩傳通釋元安成劉瑾輯凡二十卷余家所有四冊其
采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又考求世次源流至明且備蓋會
通之書也
吉安府志劉瑾安福人肆力治詩其說宗朱子而間出其所自得
又考正諸國世次作者時世聚其源流辨其音韻審詩樂之合窮
刪定之由爲詩傳通釋一書能闡發朱子之蘊
黃虞稷曰瑾字公瑾安城人博通經史隱居不仕其書宗朱子而
錄各經傳及諸儒所發要義并考其世次源流焉
按劉氏通釋永樂中胡廣等攘其成書爲大全惟於原書
愚按二字更作安成劉氏而已

梁氏益詩傳旁通
十五卷
存
瞿思忠序曰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六義以該之曰賦比興風雅頌蓋其言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
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刪之後分而爲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枝
之三代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唐諸大名儒
有傳有箋有疏有注異焉同焉各成一家至於有宋文公朱先生
爲之集傳闡聖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
倫豈但場屋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庸齋潜心於此味
必欲闚情必欲解參諸先正問之老宿遇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
傳旁通旁通者引用羣經兼解詩說不泥不僻如易六爻發揮旁
通周流該貫也用功勤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
於詩之教者與
黃虞稷曰益本閩人隨父家江陰舉江浙鄉試其書專發明朱子
之傳
陸元輔曰梁益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徙居江陰其教人以變化氣
質爲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之所著詩傳旁通太平路總管府推
官濵州瞿思忠爲之序而西亭王孫授經圖遂列思忠詩傳旁通
於目蓋因此序而譌也

詩緒餘
未見

許氏謙詩集傳名物鈔
八卷
存
吳師道序曰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讀四書叢說師道既爲之序其
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爲成書儲閣屢以示
子而一二說亦厠子名於其間子盍有以播其說師道竊惟詩之
興尚矣嘗觀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
取以列之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
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爲勸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
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
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爲三百篇若自衛反

音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稽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篇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儒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己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汛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抑揚發蒙蔀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憾嗚呼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己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儒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貍首驂桑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尚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誦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履戲於論語考證謂諸儒皆然之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廣啓夫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獨疑辨惑如王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餘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於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究焉

黃溍曰先生是書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援而以己意終之

羅氏復詩集傳音釋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字中行廬陵人

按曾氏靜惕堂有藏本乃合白雲許氏名物鈔而音釋之

朱氏公遷詩傳疏義

二十卷

存

公遷自序曰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雖其人漢儒章句訓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意愈窒遼遠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二章得孔孟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咏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委婉而辭若甚倨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脈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魯鈍膚末何足與言閒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必究其蘊已發者不羨其辭庶幾乎顯微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事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爲之上下也立言之趣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游饜飫積日累月乃若有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困學之方而未敢以爲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茲閱而教之則幸矣

何英後序曰先師松陽先生嘗謂野谷洪先生初從遊先正朱氏公遷先生之門受讀三百五篇之詩一日請說周頌維天之命一章之旨先生於集傳下訓釋其義發言外之意瞭然明白復請曰於集傳皆得如此章以發其所未發以惠天下學者豈非斯文之幸與時先生以特恩授校官得正金華郡庠日纂月注以成其書名曰詩傳疏義黃文獻公溍一見深加歎賞凡興體之作緒意呼應尤切究心焉然學者悅慕雖相傳錄終亦罕覩永樂乙酉先師宗兄世載游書林至葉君景達家因閱四書通旨而語及疏義景達倘德之士屢致書來請梓傳歲丁酉英侍先師館於葉氏廣勤堂參校是書旁取諸儒之說節其切要者錄而附之業成未就鋟刻先生還旆考終正統庚申景達書來囑英曰所傳詩傳疏義輯

錄遺其叢散卷不存顧爲補葺而壽諸梓英竊慮其所遺忘恐成
湮沒況貴達欲廣惠愛之仁故不揆淺陋敢取先師所受餘稿纂
錄補遺重加增釋足成是編名曰詩傳疏義詳釋發明賀諸同門
友京兆劉氏以卒先師之志往僭之咎固不可逃庶乎有以表述
先正斯文之傳昭際盛代文明之治倘得與四方諸君子共之是
所願也
江西通志朱公遷字克升樂平人學於同郡吳中行以遺逸徵授
翰林直學士章七上力辭乃出爲處州學正兵亂徙婺源
樂平縣志公遷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處州書題其
室曰陽明之所學者稱陽所先生

李氏（公凱）毛詩句解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公凱宜春人字仲容其書專取呂氏讀詩記而櫽括之

曹氏（居貞）詩義發揮
未見
江西通志曹居貞廬陵人著詩義發揮永樂中修大全多采之

熊氏（悅）詩講疑
佚
蘇天爵表墓曰先生姓熊氏諱悅字子和與同郡安熙講說六經
之旨伊洛諸儒之訓莫不究其精微中臺御史表其學行可爲人
師授真定郡學官號其居曰兌齋有詩講疑一編藏於家

顏氏（壹）詩經講說
未見
陸元輔曰江陵人

夏氏（泰亨）詩經音考
佚
紹興府志夏泰亨字叔通會稽人領鄉薦官翰林院編修

吳氏（師道）詩雜說
二卷
未見

盧氏（觀）詩集說
未見
黃虞稷曰字彥達冀山人熊之父

楊氏（璲）詩傳名物類考
未見
兩浙名賢錄璲字元度餘姚人注詩傳名物類考侍御史姚敏上
於朝歷寧海縉雲及本州學官

俞氏（遠）詩學管見
未見

蘇氏（天爵）讀詩疑問
一卷
存
天爵自述曰戊辰之冬閱朱子詩集傳呂氏讀詩記偶有所疑輒
纂錄之蓋將就有道而正焉非敢學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吳氏（簡）詩義
佚
紹興府志吳簡字仲廣吳江人以薦入官歷紹興學錄

楊氏（舟）詩經發揮
佚
江西通志楊舟字道濟吉水人
湖廣總志楊舟字梓夫慈利人登進士任茶陵同知歷遷翰林待
制

韓氏（性）詩音釋
一卷
佚
陸元輔曰元慈湖書院山長會稽人韓性明善撰

貢氏（師泰）詩補注
二十卷
佚

林氏（泉生）詩義矜式
十二卷
存
劉塤曰此專爲科舉而設無足存也
按泉生行狀墓志俱吳海作平生著述秖載春秋論斷而
無詩義矜式一書殆書賈所託也

秦氏（玉）詩經纂例
佚

楊維楨志墓曰先生諱玉字德卿姓秦氏其先豐城人徙居崇明又徙崑之大倉家焉通五經尤邃於詩教授鄉里二十年旣沒其徒私謚曰孝友先生

余氏希聲詩說

四卷

佚

括蒼彙記余希聲青田人

周氏鼎詩經辨正

佚

宋濂志墓曰周鼎字仲恆先世自安成徙廬陵從湜溪郭正表游六經有所疑滯縱橫扣擊惟恐其弗明積功旣久多超特之見謂詩分正變之說固攀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而求況其體製音節實然不侔若虛心玩之簡書紊亂瞭然可見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人旣賢其書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託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見之其效至於協和神人之際非空言比也君於六經皆有論著未及完獨詩經辨正若干卷藏於家

方氏道叡詩記

佚

兩浙名賢錄方道叡字以愚淳安人蛟峰先生之曾孫登至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編修官歸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引疾歸洪武初兩被召不赴

朱氏倬詩疑問

七卷

存

劉錦文跋曰詩經疑問朱君孟章所擬以淑人者也朱君以明經取科第凡所辨難誠足以發朱子之蘊而無高叟之固然其間有有問無答者豈眞以爲疑哉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舊本先後無緖今特爲之論定使首同而辭小異者因得以互觀焉

成德序曰詩疑問七卷元進士朱倬孟章著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作六卷今本七卷末附南昌趙德詩辨說一卷余始得是書稱旴黎進士朱倬莫知爲何如人考之漢書地理志豫章郡下有南城縣注云縣有旴水圖經云在縣東二百一十步一名建昌江亦名旴江名勝志云縣之東境有新城縣立於宋紹興八年號黎灘鎭置縣因號黎川然後知倬爲建昌新城人及考近所爲建昌志僅於科第中有倬姓名載其爲遂昌尹而已他無所見也暇讀新安文獻志載明初歙人汪叡仲魯所爲七哀詩有元奉守節服義者七人而倬與焉因得讀其辭而考定之辭曰倬以辛巳領江西鄉薦登壬午第考諸長曆代甲子編年辛巳爲順帝至正元年壬午其二年而志載倬以至順元年登第考至順爲文宗紀元歲在庚午仲魯之文倬嘗辛卯壬辰間倬自言登第十年壬午至辛卯恰如其數則志所云至順者誤也豈以順帝至正二年遂譌而爲至順耶辭言初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安縣尹則已爲官矣而倬之言於仲魯者曰登科十年未沾寸祿仲魯哀辭亦有十年未祿奚命之屯語殊不可解豈兩任實職故不授祿耶哀辭言壬辰秋寇由開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倬大書於座有生爲元臣死爲元鬼語遂坐公所以待寇寇焚廨舍乃赴水死遂安爲嚴州屬邑壬辰爲至正十二年考元史是年七月饒徽賊犯昱嶺關陷杭州路當是其時蘄黃徐寇由徽而至嚴者也哀辭言後竟無傳其事者豈非以邑小職卑時方大亂當臣以失陷郡邑自飾不違遂掩其事而不鳴於朝耶哀辭又稱其下車興學誦詩民熙化洽蓋倬固當時良吏不僅以一死自了者而元史旣不爲之立傳郡人亦不載其行事於志苟非仲魯是辭不幾與荒煙野蔓同盡哉誠可哀也已辭稱歲庚寅倬同考浙江鄉試始識仲魯於葛元哲家因見仲魯詩義而惜其不遇蓋倬以同經閱卷則其著是書無疑其爲是書也當在未爲縣尹之前其論經義大抵發朱子集傳之蘊往往微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蓋欲使學者心思自得不欲遽告以微辭妙義也趙德者故宋宗室舉進士入元不仕隱居豫章東湖於諸經皆有辨說詩其一耳嗟嗟倬以義烈著德以高隱稱雖無經學皆可表見況著述章章若是乎是不可以無傳也已

經義考卷一百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五

梁氏寅 詩演義

八卷

未見

詩考

四卷

未見

寅自述曰於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

陳氏褘 詩經演疏

未見

朱氏升 詩旁注

八卷

存

汪氏克寬 詩集傳音義會通

三十卷

未見

危素序曰新安朱子詩傳或文義或引證讀者時有所未通竊鄉下邑豈能家畀羣書人熟通訓故學者之患此久矣祁門汪君仲裕甫嘗貢於鄉教授宣歙間易禮春秋各有著述至於詩傳為凡例十有二條幽探徧索具見成書分為二十卷名曰詩集傳音義會通其自序則以興詩成樂之效望於來學盛哉君之用心蓋其從大父東山受學於饒先生伯與君之學得於吳先生可翁兩先生俱鄱人距祁門甚邇君年高德邵為士林之耆龜云

宋濂序曰漢晉諸儒既造傳以釋六經唐孔穎達復為正義什傳而使之明陸德明經典釋文之書遂與之參行蓋名物之詳理所當明聲字之訛理所當正而識者尚有譏孔之繁蕪陸之瑣碎者當是時伊洛之學未興則其失有不得不然者矣三百篇之詩自子朱子親為之注其大義固已昭如日星讀者於事辭音義有所未喻輒昧昧而言之猶不得其門而欲闖奧之入不彀其弓而思正鵠之中抑亦難矣前鄉貢進士汪先生新安人其從大父東山君嘗從雙峯饒子游得黃文肅公之學文肅則子朱子高第弟子也其授受淵源最為親切故學者多尊事之先生幼即從之游學遂大進慨然以致君澤民為己任應書有司以春秋中前選已而上春官不利嘆曰得失固命也明諸經以淑後世不猶行己之志哉於是作詩集傳音義會通若干卷引古今之書凡百餘家疑者辨之闕者補之朱子之欲更定而未及者亦從而正之稽其用心固欲孔陸無異然而簡而弗繁精而不疎則有大過於人者矣嗚呼自經學湮微其於名物之詳聲字之訛多忽而不講高談性命者有不屑為沒溺辭章者有不暇為其視先生為何如哉濂少先生七歲應書武林時嘗一會之迄今三十餘年先生以修元史被召至京師會濂亦來總裁史事於是與先生談經其探諸遠到殆非當世之士所可及方欲執弟子禮而請業焉而先生飄然東歸因為敘其書以志歆豔之私先生所著有易傳義音考春秋傳纂疏春秋左傳分紀春秋諸傳提要經禮補逸周禮類要四書音證通鑑綱目考異六書本義等書皆有益於世非但今所序之書而已因併及之先生名克寬字德輔學者尊為環谷先生云

曾氏堅 詩疑大鳴錄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堅吳江人仕元為禮部員外郎徐達克元都堅同學士危素等出謁軍門太祖仍命原官後宣德初歷官雲南左布政使

按堅嘗序薛毅夫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自稱滄海逸吏臨川曾堅序有云余再以使事航海出慶元洋蓋猶屬至正年間事俞邰謂是吳江人宣德初尚存庶別有所據其書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施氏祖幹 讀詩記

未見

金華府志施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受業白雲許先生之門太祖師師下婺辟為諮議以親老辭鄉人稱為純老先生

何氏淑 詩義權輿

未見

朱氏善 詩解頤

四卷

存

丁隆題後曰詩經解頤一編先師文淵閣大學士一齋朱先生之

所述也先生得家學之傳經籍無不考覈至古詩三百篇尤博極其趣每授諸弟子於發明肯綮處輒錄之時愚亦在門不數年成集傳誦之者不待玩諸心而喜形於色先生遂取匡說詩解人頤之語以名之其子叔□既鋟諸梓遂遍讀詩之士往往稱之不啻貢金笑玉之重焉比年愚承乏南昌司訓上下亦莫不重是編之便學者但歲久不能無亥豕魯魚之雜辨於是僉議命工重刊以廣其傳愚僭分章析類正其譌誤以便觀覽亦未必無小補云

楊士奇曰詩解頤四卷國朝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著南昌有刻板余得之兵部侍郎盧淵凡二冊盧朱之同郡人

江西通志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隱者之子洪武初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王氏逢詩艸木鳥獸名象說章

一篇

存

高氏頤詩集傳解

二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頤福安人洪武中舉孝廉任海豐知縣

蔣垣曰字應昌福寧州人

張氏洪詩正義

十五卷

未見

何氏英詩經詳釋一作增釋

未見

按是書嘗即朱公遷疏義增釋之

楊氏禹錫詩義

二卷

佚

雲南通志楊禹錫太和人洪武間以經明行修辟授本縣學訓導

瞿氏佑詩經正葩

佚

錢謙益曰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以薦歷仁和臨安宜陽訓導陞周府右長史永樂間下詔獄謫戍保安洪熙乙巳英國公奏請赦還令主家塾

鄭氏旭詩經總旨

一卷

佚

黃虞稷曰旭閩縣人建文中官儒學訓導

彭氏奇詩經主意

未見

按奇未詳何時人書載葉氏菉竹堂目錄

胡氏廣等詩集傳大全

二十卷

存

吳任臣曰詩大全纂修官亦四十二人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陳用陳璲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徐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承德郎刑部主事章敞楊勉周忱吳紳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學學正傅舟湧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按是書止抄襲安成劉瑾通釋一書僅刪去數條而劉本以詩小序隸各篇之下是書則別爲一編若似乎不同者要之當日元未嘗纂修也

魯氏穆葩經或問

未見

陸元輔曰穆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累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理院事

劉氏翔詩口義

未見

黃虞稷曰翔清江人宣德己酉舉人官翰林院檢討

范氏(理)詩經集解

三十卷(楊守陳志墓云三卷)

未見

台州府志范理字道濟天台人宣德庚戌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左侍郎

王氏(逵)詩經講說

二十卷

佚

樂平縣志王逵字原夫宣德初爲授富陽學訓導尋以明經召見放歸杜門講學鄉里稱曰松隱先生

李氏(賢)讀詩記

一卷

未見

孫氏(鼎)詩義集說

四卷

未見

江西通志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間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

陳氏(濟)詩傳通證

黃虞稷曰書成於正統十二年

佚

楊氏(守陳)詩私抄

四卷

存

守陳自序曰詩三百篇皆孔子所錄世無異論矣其序或謂作於孔子又或以爲子夏毛公或以爲衛宏莫能定也然自漢毛公撰序作傳而鄭康成之箋從之唐孔穎達之疏宋呂東萊之讀詩記皆從之他儒亦莫不尊序如經無敢有議而違者至歐陽文忠蘇潁濱始皆疑序而辨傳箋各出其所見潁濱則僅取序之首句盡去其下文而說之文忠則於傳箋之舊者皆從之而其間有悖理拂情者始易之耳獨鄭夾漈深闢傳箋之妄盡去序而自爲之說或謂其私心自是殆於不知而作者晦庵朱夫子博考諸家深探古始以爲集傳多主夾漈之說且斷然以序說謬妄淺拙實漢儒所作不當分冠諸篇因併爲一編而詳論其得失學者莫不信而遵之嘗千古之卓見以稽百代之闇闢非命世之大儒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其主夾漈而與鄭衛諸風盡斷爲淫詩則東萊固嘗譏之其後馬氏端臨亦嘗辨之今雖專門學子尙或有疑於此者蒙少從先祖栖芸先生授詩傳聞大旨已厭淫詩之繁而疑之矣其後徧考諸家益詳味之則所疑亦不止此歷歲滋久疑猶未能釋也今居閒處靜日味諸經因詳考各家傳注擇而抄之以爲習詩則專抄集傳獨於疑未釋者或仍從傳箋或易以他說或竊愚見附焉嗟乎序說多謬妄淺拙信有如朱子之言者徒以其託名於聖賢故世儒尊而信之歷數百年之久無敢更者況朱子之道學無愧聖賢何啻百世之山斗而其爲集傳也實穿古今折衷百氏發理精到措辭簡明諸家莫有能逮之者而初學小生乃敢私竊去取於其間豈非昏愚僭妄之極者哉雖然自昔儒生治經講道皆由粗以造精而於前言往行亦始多疑而終信者今蒙學未至而輕議言之不自知其說之謬甚也俟他日改正焉斯可以驗學之進矣天順元年丁丑冬十月

成雄曰鏡川詩私抄於兔罝引墨子曰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此說有據

王鏊曰詩小序序所以作者之意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以來人多疑之未敢盡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爲之說卓哉其爲見也視古注亦簡切易曉可謂有功於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詩必自命題國史採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屬使今人爲詩不自命題則釋之者人人殊不知果誰能得作者之心也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毛鄭固多失然去古未遠其說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之風多指爲淫奔楊文懿公守陳謂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辭焉肯引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是如風雨雞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賢木瓜以爲報功采葛以爲懼讒青青子衿以爲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爲不可也

黃佐曰朱子所指淫詩與小序說異者近世四明楊氏直以爲秦火之後漢儒誤收以備三百之數故其所著私抄刪削而改編之愚謂左傳載列國所賦者諸淫詩具在誤收之說豈其然乎

易氏(貴)詩經直指

十五卷

佚

郭子章曰易貴字天爵吉水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辰州知府

黃氏仲昭讀毛詩

一篇

存

李氏承恩詩大義

未見

程氏楷詩經講說

二十卷

未見

高佑釲曰攷蕭山刻錄程楷二人一巢平人成化丁未進士一合肥人天啓乙丑進士詩說未詳誰作

劉氏詩經發論

佚

寧波府志劉銓字世衡慈谿人以貢爲丹徒訓導

王氏彥文詩傳旁通

未見

錢金甫曰華亭人號谷庵官嘉興縣儒學教諭

丁氏詩解

佚

鄭氏詩經講義

未見

浙江新志滿字守謙慈谿人弘治壬子舉人撫州知州

陳氏鳳梧毛詩集解

未見

鳳梧自序曰秦漢以來說詩者四家曰齊曰魯曰韓曰毛厥後三家之說不傳而毛氏獨著毛之注多近古而鄭康成箋之孔穎達疏之迨宋劉歐王蘇及程子張子各有詩說而未叶於一至晦庵朱子作爲集傳固已家傳人誦無容議矣鳳梧嘗反覆考究詩之篇什爲秦漢諸儒所亂往往失其次序如二南多閨門之詩而美大夫賢士之篇不宜無別王風宜冠列國不當居邶鄘之後列國之風註疏明有諸公世次可攷而先後混淆大小雅各有正變商周頌各有世次而亦相雜於其中此篇什之不可不正者也至於註釋則集傳精於攷訓釋之旨且過於小序之失有可因者亦輒改之如桑中溱洧諸詩本刺淫也而悉以爲淫者所作靜女木瓜諸詩本敘他事也而亦以爲淫者所作不無戾於思無邪之旨而亦非所以垂訓矣此訓釋之不可不更者也竊不自揆悉據世次考定其篇什要取諸毛氏之註鄭氏之箋孔氏之疏稽諸朱子之語類參之呂東萊之讀詩記嚴華谷之詩緝楊鐵川之詩抄而間有一得之愚亦附見焉名曰毛詩集解凡若干卷將以求正於有道也若馬番陽之論楊鐵川之辨及余別著篇什攷定一卷悉具列篇端庶以解學詩者之疑云爾

許氏詩考

未見

陸氏粲儼山詩微

二卷存儼山集中

粲自序曰粲承父兄之訓於詩自少誦習中歲棄舉業反覆諷詠之餘頗有所疑輒用劄記迨通籍柴林獲交賢俊間於僚友間稍出一二質之頗有合焉而亦未敢遽以爲是也今六十年矣雖於經術無裨奏闡而一得之愚不忍自棄聊存之以示子孫目曰詩微其章句篇什多仍乎舊是編也蓋欲折衷傳序兼採衆長以明詩人之旨其疑者存焉其闕者後焉而因以附見鄙說求爲朱子之忠臣而後已嗚呼僭妄之罪安所於逃猶令後世知予之苦心焉爾

按詩微業有成書公子楫稱公攜入京師爲朝士竊去僅存二南邶風而已其於大序疑有錯簡而更正之存儼山集中

張氏邦奇詩說

一卷

存

湛氏若水詩釐正

二十卷

存

若水自序曰詩何爲而釐正也曰釐正也甘泉子曰釐正夫淫詩也淫詩不可存於經也此必夫子已刪後儒復取而雜入焉者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正也夫古之詩皆樂章也奏之鄉黨爲奏之閨門爲奏之邦國爲淫奔之詞果可奏之鄉黨閨門邦國

乎大不可也此夫子之所以去之獨存三百篇也今乃三百十一篇其十一篇者非夫子所删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爲三百十一者乎其釐正小序何也曰小序者如今人作詩必先有序於前爲某人某事爾也詩之大序孔子弟子子夏以夫子之意爲之其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國史謂小史也其時近故其記事也切與後之生乎千百年之後而臆計乎千百年之前者異矣故論詩者必以小序爲正然其中有數字後儒雜入者釐而正之使序純乎古則序正序正則詩正矣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六

韓氏邦奇毛詩末喻
未見

胡氏纘宗胡氏詩識
三卷
存

王氏崇慶詩經衍義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詩三百周詩也商頌十二得之周太師氏而亡其七亦周人爲之也夫上公之封禮樂之備所以思康微子也周先王之用心篤矣是故學莫大乎性情風所以風此也雅所以雅此也頌所以頌此也然則學詩奈何曰本之吾心以審其幾參之事物以觀其變弘之學問思辨以廣其志反之無聲無臭以會其極其庶幾哉作詩經衍義

丁氏奉詩經臆言
未見

錢金甫曰丁奉常熟人正德戊辰進士

楊氏慎四詩表傳
一卷
未見

王氏道詩億
三卷
未見

馬氏理詩經刪義
未見

李氏淮詩經童訓辯疑
未見

黃虞稷曰淮字巨川聞喜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

霍氏韜詩經注解
未見

舒氏芬詩稗說
三十篇
未見

高氏尚賢詩經摘玉
佚

錢金甫曰尚賢新鄭人正德丁丑進士

王氏漸逵讀詩記
未見

漸逵自序曰子聞夫子之教曰詩可以興故大樂正以絃歌爲教令入學者習之而聖門閒居雅言亦爲首務及至春秋詩學盛行其君臣之所宴會賓客之所酬答罔不賦以示意其可以興者正在於此嘗嘆夫朱子初與呂東萊講解皆主夫小序晚年乃盡變之以小序之所記者皆以爲淫風嘻先王以政治得失原於風俗故設爲采風之官凡關於政治者悉采以行賞罰黜陟之典至於夫子之刪之也則一歸於正而削其邪蓋爲庶民小子後世學者而設也豈復有淫邪者與於其間哉樂記曰正聲感人而和氣應之夫以正感人而猶恐其不順而況乎以邪感之其能免於諷一而勸百乎不知朱子何爲以己意逆料之於千百載之下盡小序講師訓詁而廢之此子之所深惜而慨歎也雖然以刺幽厲之詩而加之宣王以正雅之什而入於亂世此又小序之失也非朱子其孰能辨而正之哉子因許魯齋訂正二南之圖竊取朱子之意復爲訂正小雅之圖猶欲盡其章旨而改正之未暇也姑識於篇端以求正於有道之士焉

季氏本詩說解頤
八卷又總論二卷
存

徐渭曰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深有得於孔氏之遺旨有裨後學

黃氏佐詩傳通解
二十五卷
存

佐自序曰史志謂漢興魯申公始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皆非本義魯最爲近之三家列於學官

獨漢初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是爲毛詩而未得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行世或泥於魯最爲近之語必欲宗之然魯詩今可攷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虞騶天子之田也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此他如齊詩之五際韓詩之二傳皆非本義此毛詩所以善於三家也惜夫鄭玄孔穎達所爲箋疏或疑經文之誤或訂本傳之失魏晉之世劉楨王肅多所難駁紛若聚訟迄於唐宋解之者亡慮百家子朱子始爲集傳其學大行然後聽者專矣論者猶病其違毛氏而宗鄭樵蓋毛氏主序以言詩樵則斥序之妄以爲出於衛宏而盡削去之遂以己意爲之序凡詩人所刺皆斷以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繼創逸志施於禮義者矣呂氏祖謙讀詩記復主毛序子朱子見而深有取焉嘗有意於會萃所長則其心未嘗自滿以佐少誦詩傳旁通正德庚午領薦而病間得嚴氏粲詩緝復采入焉自是詩因旁及注疏玉海首明集傳之意而附諸說異同於其下命曰日加删潤癸酉罹憂廢棄丁丑北上病不克終試而歸乃復修改弁及禮樂更命曰詩經通解藏諸篋笥以俟有道而正云

趙氏希詩經會意

佚

鄭玥曰趙希雛澤人弘正間由歲貢生任戶部司務陞南刑部員外郎

潘公恩詩經輯說

七卷

存

公自序曰兩漢言詩者四家齊魯韓毛後毛氏獨存三家先後並廢毛宗序說分置諸篇之首先儒謂序說卜子夏所創毛公衛敬仲潤色之朱儒繼興各以己意發明經指迨朱文公集傳成立之學官大行於時而毛氏之學澌亡矣昔人謂序非一人之言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雖其紕謬不類間亦有之而要之古序不可盡廢信哉言矣世之經生宗法朱傳以博科試於古之注疏不復過目寧非闕典乎哉予幼肄習是經既而涉獵諸說觀呂東萊氏讀詩記而善之其立訓集百家總古注而毛氏之說始存又觀朱克升疏義而善之其發明朱傳之旨爲詳且盡予乃合集是書曰以玩焉以序說錄冠各詩之前次錄朱氏所定傳序次錄經文次則雜采毛說鄭箋孔疏其微言緒論可廣見聞者雖未協厥中亦詮次不廢乃若疏義符合訓詁其標識賦比興諸體尤號詳明可裨朱傳遂牽連采掇一得之愚偶契於衷則於篇末書附以備遺亡蓋所以助博物洽聞而非以鉤奇獵異所以羽翼朱氏而非以牴牾儒先也會粹成帙名曰輯說錄置家塾庸便觀覽且思就正有道斲於朝夕吟咏之時或有得夫温柔敦厚之教庶幾孔子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之指亦可以弗畔矣夫

豐氏坊魯詩世學

三十六卷一作十二卷

存

黃虞稷曰坊言家有魯詩傳自遠祖稷然實自撰又作詩傳託之子貢而同時又有作詩說託之申培者皆僞書也

按豐氏魯詩世學列僞子貢詩傳於前而更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特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公若秦和郭子章京山李維楨輩皆信之而又爲此書以欺世不知魯詩亡於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丞相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清且漣漪作兮不稼不穡作胥坎坎伐輪兮作欿欿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蓲此外素衣朱襮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騶虞周方處作閭婁中善之言作中冓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於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於東門之墠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于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臆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僞未能取信於人則又假託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於世其自序略云漢興魯齊韓三家列於學官史稱魯最爲近之其後三家廢而毛詩

獨行世或泥於舊最爲近一語必欲宗之然舊詩今可攷
者有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以爲刺康王而作固已異於
孔子之言矣又曰騶虞掌鳥獸官古有梁騶天子之田也
文王事殷豈可以天子言哉其爲周南召南首尾已謬至
此以是觀之則文裕言詩不主於舊明矣又四明楊文懿
著詩私抄改編詩之定次文裕昇其師心僭妄是豈肯盡
棄其學而甘心助豐氏之邪說乎至於黨豐氏者不知石
經爲坊僞撰乃詆文裕得之中秘今文淵閣之書目錄具
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登載詢無稽之言稍有知
識者當不爲所惑也

陳氏〔奧〕毛詩緒說
未見
黃虞稷曰福建寧德縣人嘉靖癸未進士

陸氏〔垹〕詩傳存疑
一卷
存
垹自序曰毛詩注釋備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
改字之嫌然亦有可以裨毛氏之未及者至孔穎達疏出而二家
之說遂明程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李迂仲
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
徑而東萊之詩紀獨行最後戴氏遂爲續詩紀建昌段氏又用詩
紀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諸家之要多在焉晦
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菴
先生因鄭氏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
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古
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矣然其指南田大田
諸篇爲治世之音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的有根
據目發理精到措辭簡潔讀之使人躍然歎有加於晦菴之詩傳
者哉學者當以是爲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窒未能曉者則以
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按黃齋詩說至衛詩而止今附集中未成之書也

黃氏〔光昇〕讀詩蠡測
未見

張氏〔志〕詩辨疑
未見
黃虞稷曰任丘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光祿少卿

呂氏〔光洵〕詩箋
未見
俞汝言曰光洵字　新昌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兼
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改南京工部

薛氏〔應旂〕方山詩說
八卷
存
王蓁得序曰我師方山公五經罔不淹貫而尤長於詩以幼時所
錄詩說鋟諸梓始經義理以求其趣參之古今以博其趣察之性
情以正其意訂之得失以協其中寔可輔翼乎經而並行者學者
當自得之嘉靖癸卯序

薛氏〔應畯〕毛詩附說
十卷
未見

陳氏〔言〕詩疑
未見
言自序曰詩也者正變存乎人哀樂存乎音美刺勸戒存乎意升
降理亂存乎時得其意故時可見也得其感故音可審也得其音
故政可知也於是乎詩次可序也則序之可也序之也者以序乎
先王之詩世也觀乎其世而樂有悅焉者矣是故序詩世時小序
之作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爲國
史或以爲衛宏潤色之潤色者潤色乎孔子子夏毛公者也孔子
子夏毛公其去詩尚近必耳目有遺焉者而以數千載之後臆而
致之豈不遠哉是故序有原乎詩之意而詩無隨乎序之辭者余
子以爲非而我疑其是也故命其編曰詩疑

詩序傳
未見
言自述曰先王之詩孔子得宋大夫之七篇曰商頌錄之者周也
周宗文王故次二南文王未王二南未雅也武王成之故次武王
之頌成王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而備矣故次之正雅成王有疑於
周公未純也故次豳之變風承成王者康王昭王也故次二王之
頌二王之後有宣王之興幽厲之衰故次幽宣厲王之變雅觀其

所變而詩之情見矣幽王弒平王東而不復雅故次王風平王而下無詩矣於是有諸侯之詩魯宗國也而無風故次魯頌康叔者武王之子也故次邶鄘衛唐叔者成王之弟也故次唐以其屬王之後故次鄭異姓而大功者太公畢公也故次齊次魏秦諸侯而狄者也故次秦國小而極亂極必治君子有未嘗之思故次之以豳繼曹終篇

袁氏（煒）毛詩定見

未見

錢謙益曰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戊戌會元廷試第三人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贈少師諡文榮

何氏（宗魯）詩辨考證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宗魯字可言福清人嘉靖癸卯舉人惠州府同知

李氏（先芳）毛詩考正

未見

王氏（樵）詩考

未見

陳氏（[illegible]）詩辨疑

一卷

存

勞氏（堪）詩林伐柯

四卷

存

謝東山序曰詩林伐柯者道亭勞先生所為說詩者也先生按潼川暇出以示東山由是讀之卒業先生於三百篇既含而統論之又析而詩言之大而一說之長小而一話之善取之也博辨之也明學詩者讀之不猶伐柯者其則不遠矣乎雖然所謂則者不在書而在人不在人而在我聖門說詩曰思無邪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此學詩之則也先生在蜀其教人也德行以為本篤實以為文行之以敬敷在寬出之以色笑雖嚴其校士也書惡不形好惡不作觀其儀容莫得而倖毀譽莫得而撓所以薰陶變化之者其為無邪與溫柔敦厚則一而已矣今諸生既親承先生之教而其徇於先生所以為身教者近取則焉不然荷徒讀先生之書固非先生之志矣隆慶庚午序

繆琢曰堪江西德化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許氏（天贈）詩經正義

未見

黃虞稷曰天贈字德夫歙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山東參政

經義考卷一百十二

經義考卷一百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七

沈氏（一貫）詩經集注
四卷
存

馮氏（時可）詩臆
二卷
存

黃氏（洪憲）學詩多識
佚

郭氏（子章）詩傳畫例
四卷
存

殷氏（子羲）詩經疏解
未見

歐氏（志學）毛詩見小錄
未見
黃虞稷曰志學字須靜莆田人嘉靖中官知縣

陸氏（壺章）陸詩別傳
未見
黃虞稷曰武進人學士衡之子

郭氏（金臺）毛詩辨
佚
高佑釲曰長沙人

李氏（澤民）詩集傳
佚
廣信府志李澤民貴溪人隱居事母號北山樵子著詩集傳

易氏（賁）詩經直指
十五卷
佚
郭子章黔記知府易賁撲貴宣慰司人棄官歸田十餘年杜門較書以詩義奧深作直指今逸

朱氏（得之）印古詩說
一卷
存
錢金甫曰朱得之字本思靖江人師事陽明陽明歿於粵走數千里迎之哭盡哀印古詩說一卷錢塘胡氏刻入格致叢書

李氏（經綸）詩教考 詩經面牆解
未見
黃虞稷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
黃宗羲曰大經以詩三百篇非夫子之舊漢儒雜取逸詩以足其數故無益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作詩教考
按詩三百十一篇孔子所定蔽以一言曰思無邪而朱子則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是作詩者不皆思無邪矣因以春秋列國卿大夫盟會宴饗所賦百世之後盡定為淫奔之詩數傳而魯齋王氏竟刪去三十二篇謂今三百五篇非夫子之舊秦火後詩不能獨全漢儒取刪去之詩足數此支離之說也大經詩教考蓋本諸王氏詩本無邪而王氏刪之於前李氏削之於後亦異於孔子之旨矣

袁氏（仁）毛詩或問
二卷
存
仁自序曰朱元晦於詩盡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為之解晉人摸象豈不揣其一端然而去象遠矣余讀詩不廢序說亦不純主序說會之以神逆之以志反之性情之微窺之美刺之表其求之而未得也若魚銜鉤及驀然有得也不知我之為古人古人之為我也要其所服膺者設為或問以發之焉

葉氏（朝榮）詩經存固
八卷（一作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朝榮福清人大學士向高之父

屠氏（本畯）毛詩鄭箋
二十卷
未見

林氏（世璧）毛詩人物志

三十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禮部尚書燦子本王應麟詩傳圖要而作

鄧氏元鼎詩繹
三卷
存

章氏潢詩原始
未見

李氏鼎編詩經古注
十卷
未見

王氏大覺詩解
未見
黃虞稷曰福州人

林氏甫任詩經彙傳
未見

黃氏三陽詩講義
未見
蔣垣曰三陽字元泰建陽人

陳氏第毛詩古音攷
四卷
存

焦竑序曰詩必有韻夫人而知之乃以今韻讀古詩有不合輒歸之於叶習而不察所從來久矣吳才老楊用修著書始一及之猶未斷然盡以為古韻也余少讀詩每深疑之迨見卷軸浸多彼此互證因知古韻自與今異而以為叶者謬耳故肇乘中間論及此不謂季立俯與余同也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千載篤論知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攷一書取詩之同韻者臚列之為本證已取老易太玄騷賦參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臚列之為旁證令讀者不待其畢將啞然失笑之不暇而古意可明也嘻季立之用心可謂勤矣韻之於經所關若淺鮮然古韻不明至使詩不可讀詩不可讀而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之教或幾於廢此不可謂之細事也乃寥寥千古至季立始有歸一之論其為功可勝道哉世有通經學古之士必以此為津筏而彌陋自安者乃至以好異目君則不學之過矣

第自序曰夫詩以聲教也取其可歌可詠可長言嗟嘆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以感竦其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心且將從容以紬繹夫鳥獸草木之名義斯其所以為詩也若其意深長而於韻不諧則文而已矣故士人篇章必有音節田野俚曲亦各諧聲豈以古人之詩而獨無韻乎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入於是悉委之叶豈其然哉愚少受詩家庭竊嘗留心於此晚年獨居海上惟取三百篇日夕讀之雖不能手舞足蹈契古人之意然可欣可喜可戚可悲之懷一於讀詩洩之又懼子姪之學詩不知古音也於是稍為考據列本證旁證兩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無非欲便於歌詠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蓋為今之詩古韻可不用也讀古之詩古韻可不察乎嗟夫古今一意古今一聲以吾之意而逆古人之意其理不遠也患在是今非古執字泥音則支離日甚孔子所刪幾於不可讀矣愚也闇見孤陋攷究未詳姑藉之以請正明達君子

朱氏謀㙔詩故
十卷
存

黃汝亨序曰仲尼述六經刪詩以垂不朽子夏親承其訓故小序得者什九毛韓魯齊遞為之說各有師承而考亭刪注大略於雅頌多合於國風多離如執放鄭聲一語而鄭衛之詩概從淫邪不知夫聲之非詩也鬱儀說詩大都原本小序按文武周公以來春秋左國之事而次第其世考其習俗論其人而以意通之集諸家之成無失作者至意孟軻氏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又曰頌其詩論其世此真善說詩者吾今見鬱儀氏矣

謀㙔自序曰說詩者毛韓齊魯互異非一傳一說可得而概也愚者膠其師授竊竊然自以為知詩其用陋且隘矣予之說非敢盡詩之用也將以通夫毛韓齊魯之固也蓋自束髮誦詩迄今五十餘年所見諸家義疏率多牽於舊說其於比興之際微辭妙旨往往鬱而未章嘗為詩故一卷傳之吳中好事者頗采用其言乃後知予說之不大乖剌亦有當於人心矣爰以暇日研究物理會通訓詁集其神明而酌其得失三百五篇篇各為之說次為十卷仍

名之曰詩故雖非告往知來亦頗發先儒之未發矣若夫進於溫柔敦厚之教止於不愚之地達乎可興可怨之情以極乎詩之能事則三百五篇具在能言詩者自得之奚俟是哉

朱氏統鍇詩解頤錄

未見

黃虞稷曰新建奉國中尉

淩氏濛初聖門傳詩嫡冢

十六卷

存

詩逆

四卷

存

按淩氏誤信書坊僞撰子貢詩傳遂合子夏詩序刊行之題曰聖門傳詩嫡冢烏乎免於識者所笑矣

徐氏常吉詩經毛朱二傳翼補

未見

黃虞稷曰常吉臨川人以毛詩朱傳繁簡不一乃爲是書令學者味比興之旨人或劾其擅改經傳請治罪神宗取其書閱之以其不悖朱子有功於毛貸之常吉復著古今治統古今道脈等書崇禎中曾學使駱日升蔡懋德將獻於朝不果

程氏朝光詩講義

八卷

未見

鄒氏泉詩經折衷

未見

高佑釲曰泉字峰山

薛氏志學毛詩傳旨一貫

未見

何三畏序曰詩舊三千篇矣此孔子未刪詩以前詩也刪之後得三百五篇皆以合韶武之音而詩乃獨於經爲詩者有魯詩齊詩韓詩毛詩諸家之學矣此朱子未傳詩以前詩也傳之後凡數萬餘言皆以黜而詩傳乃獨於學官爲國家明經取士士業一經者輒令取衷傳注必句釋而字解之此雖訓詁之家而亦足以發明聖經之宗旨匪是則議理無所與謀發義無所與展而其則離經畔聖其害不可勝言矣薛子希之少負才名長爲士望凡百家諸子之籍靡所不窺而獨於詩傳討論加詳爲其言曰風雅頌三經之章章各有體賦比興三緯之義義各有宜閭閻里巷郊廟朝廷忠臣孝子烈士貞女一唱三嘆之歌歌各有指乃爲提綱挈領覃思殫精或日旰忘食夜分廢寢不對客不闚門者經年而傳旨一貫之編成矣是編也大都以傳譯經以意逆傳於諸家之說務擇所安不爲持兩可以故強記博綜之彥服其多通推其淵識可以權映先達領袖後進而爲紫陽氏之忠臣已

錢金甫曰志學字希之常熟人

吳氏瑞登詩經引躍

未見

繆綵曰瑞登字雲衢

陳氏推毛詩正宗

未見

俞汝言曰推字行之福建人

楊氏文壹詩經定

未見

陶氏其情詩經注疏大全纂

十二卷

存

唐汝諤曰其情字逸則

趙氏一元詩經理解

十四卷

存

高佑釲曰趙一元字士會山陰人書成於萬曆乙未駱日升爲之序

程氏元初詩經叶韻

四卷

詩經音釋

一卷

俱未見

堵氏維常詩箋

未見

陸元輔曰堵維常字沖宇宜興人於詩禮春秋皆有箋其子牧遊

先生因之輯三經導書

黃氏一正詩經埤傳
八卷
未見

徐氏鼎詩說闕疑
十五卷
未見

陸氏[illegible]詩經內傳
三十二卷
外傳
二十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字章之會稽人

江氏彥明詩經箋疏
未見

陸元輔曰彥明字晏其婺源人

馮氏復京六家詩名物疏
五十五卷
存

葉向高序曰稱名物者莫詳於詩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寧獨鳥獸草木也與殷雷震電三星七襄之儷乎天江淮河海川原陵谷之包乎地禮樂衣冠文物器數之該乎人三才之道有一之不列於詩者乎詩之途三曰賦曰比曰興賦之體顯而比興之體微故詩之爲比興者其寄情或深於賦而比興之物又必有其義如關雎之配耦棠棣之兄弟蔦蘿之親戚蜉蝣之娛樂鴇羽之憂勞皆非泛然漫爲之說故善說詩者舉其物而義可知也不辨其物而強繹其義詩之旨曰微而性情曰失矣海虞馮生肆力是經撫其名物詳爲之疏分門別類纖悉不遺其所採集自六經正史以至諸子百家稗官小說與夫讖緯書卜天文曆數諸書無不蒐列連類廣肆窮變極幽以視李樗之詳解王景文之總聞王應麟之詩攷其宏富精覈不啻倍之書成示余問序余非深於詩者思古列國之所陳太師之所採各從其方俗以形之歌詠其間封疆物產之不齊名稱俗尚之互異彼此不能相通而其所載十五國者又皆在大江之北今文人學士之產於南者足跡多所未涉亦何從而辨其物宜徵其形象以遠訂作者於千載之上乎馮生此編斟酌於不竭之淵游衍於無窮之藪是大有功於詩教者也

吳氏雨毛詩鳥獸草木疏
二十卷
存

曹學佺序曰詩有草木鳥獸蟲魚疏鄭夾漈以爲晉陸機撰通考據崇文總目以爲吳太子中庶子烏程陸璣撰陳振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曰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至孔疏呂記太平御覽諸書多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不無漏萬之譏友人吳君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爲二十名曰毛詩鳥獸草木考焉其曰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夫子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關雎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淩奪如野有死鹿先麋國風呦呦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當廣者如草木之外而有竹穀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如鳥之類則有騶虞犬之類而有盧尨是也其體則本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而爲之也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儒注疏而爲之也今博采諸家仍存名氏則本呂伯恭讀詩記而爲之也書成愚得寓目焉曰噫憊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紛不一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刪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之意而後可與言疏今吳君之疏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卽欲強解逸詩一篇不可得也近林宗伯少子世陞本王應麟之詩傳圖要作人物志三十卷陳參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音四卷與吳君兩皆閩郡人爲一時之盛云

唐氏汝諤毛詩微言
二十卷
存

汝諤自序曰詩有齊魯韓三家盡亡獨存毛鄭自朱子集傳出而毛鄭之說又束之高閣矣顧晦翁掊擊小序而後人復左袒漢儒

又一時如呂東萊讀詩記嚴華谷詩緝先後互出與朱傳抗衡余以爲均非出自詩人總之皆臆說也謂漢儒近古度有師承而附會不少謂宋儒明理疑無曲說而矯枉或過國朝纂修大全稗益後學而與朱傳相矛盾者輒芟去故注疏之說既不收錄而諸家之論亦不甚有所發明又高明之士視爲筌蹄不復究指而屹首研膺皆其膚廓者耳此詩解所以愈未盡善也余生平最喜徐徵君先生翼說與吾鄉玄扈徐公六帖以其綜輯前人而超然獨解絕無穿鑿余故篇中所載兩公居多而又膚以鄙見附以臆說雖不敢謂與朱傳有補聊補大全所未備也

錢金甫曰安慶教授華亭唐汝諤士雅撰

王氏宗長毛詩翼

二十卷

未見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八

瞿氏九思詩經以俟錄

□卷

存

九思自序曰說經當以孔子之言爲主孔子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見詩惟雅頌是樂章至於二南未嘗非樂然南自爲南不嘗與雅頌並論也孔子删述六經凡關涉三代者皆以從周爲主周制所在卽是禮之所在有此禮卽有此樂而詩經諸詩卽所謂樂决未有無禮而有是樂者亦未有有此禮而無是樂者譬如衛國衛武王周公原未嘗許康叔得用王禮與魯國原是不同衛國如何當有雅頌若賓之初筵是衛武公悔過飲酒之詩抑抑威儀衛武自儆之詩只當與淇澳同在衛風豈可列在二雅蓋雅是天子之樂斷未有雜以列國聲詩之理今除十三國風及魯商二頌外將大雅小雅周頌混而爲一不敢拘定漢宋舊說亦不敢參用子夏小序又除凶禮如國有大故旅上帝旅四望國有大旱舞雩有天地大災類社稷類宗廟凡去樂者去篇者弛架者徹架者厥樂器者藏樂器者陳樂器者厥筍器者厥舞器者弔日不樂忌日不樂者齋不舉樂服不舉樂者殯葬不舉樂祥禫不作樂上陵不作樂者不必開列其餘將周家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盡數開列條目於每禮之下復開細目粘於壁間日夜紬繹詩經白文以何詩歸於何禮卽定爲此某禮之詩以何禮歸於何詩卽定爲此某詩之禮使經禮之三百與詩之三百一一相當使周家有一禮必有一詩有一詩必有一禮不使其有有禮而無樂有樂而無禮必如此然後二雅周頌皆是宗廟朝廷所奏之樂所歌之詩方與夫子然後樂正之說相合初欲以諸詩篇各爲目而以五禮附於其下恐天下後世疑惑或以爲猶有遺禮若以五禮爲目而以諸詩篇各附於其下恐天下疑惑或以爲猶有遺詩其後再三審處謂諸禮散在各經人難討究若諸詩則聚在一部可以考驗與其使人知無遺禮不若使人知無遺詩故遂決意先以諸禮爲目而以諸詩附於其下又復以諸詩爲目而以諸禮附於其下則一禮便有一詩一詩便有一禮曉然易見使天下後世因禮考詩因詩考禮卽知二雅周頌已盡無一篇閑詩矣

姚氏舜牧詩經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嘗讀三經三緯之說竊有疑焉三經風雅頌是已三緯曰賦曰比曰興蓋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興耳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爲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轉失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而猶其小者也若斷章取義凡詩皆可通用矣而作者之志則有一定不易者倘以意逆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則一字各函一義而其中雋永之味眞有足啓萬世之咀嚼者奈之何詩義之湮而莫識也又奈之何陳說汩沒於所習而卽有能探其旨者付之勿問也今余所疑凡經數十年且重加訂問矣若前所誤解者亟與辨正蓋心獨苦矣而安得高明君子虛心一爲之裁訂哉則所謂藏之名山而俟知於千載之下者也

林氏兆珂毛詩多識篇

七卷

存

方承章序曰萬物備矣一不知而君子以爲恥寧存而不論者也山海經所有怪物固付之聖人所不知而在詩爾雅與夫附益詩爾雅者其名其理豈可混乎鸒鷽稱名生於眞不眞非名則無論一名數物一物數名卽一之不辨而格致於何有是先生之所爲慨也以先生之學之博而猶慮失其眞必檢攝其體統歸諸訓詁總之不離詩爾雅者近是若紀其變則列子天瑞之篇究其源則淮南地形之訓無耶有耶蓋亦付之所不知耳要之多識要之一貫將以博而不越其常者乎故是編之難如畫犬馬者也

郭喬泰序曰吾鄉曩有鄭漁仲先生撰有昆蟲草木志略其自敘云已得鳥獸草木之眞然後傳詩則以詩家發興之本在也標曰志略精核爲諸家最而今有林孟鳴先生撰多識篇篇中主三百篇名物其三百記事之珠與漁仲先生嘗嘆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試讀先生多識篇材人之騁觀詩人之逸趣具是矣

錢金甫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曆甲戌進士由刑部郎中歷知廉州衛州安慶三府事

汪氏應蛟學詩略

一卷

存

應蛟自序曰先王於詩教豈不重哉自朝廷宮闈下迨鄉閭巷皆被諸管絃習為風雅以涵泳性情而約之至正春秋時諸侯卿大夫聘會燕饗猶相與賦詩見志蓋其風化所漸而感人深也說者謂古詩三千餘篇夫子僅存其什一第什一之中非盡忠孝悲憤禮義廉恥之節森然淼者果以吾乎與人倡和諷刺男女之事君則備矣子謂詩可以一言蔽曰思無邪夫學詩者能求之於無邪也雖略已多乎哉

吳鳳瑞曰汪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經理糧餉巡撫天津後死於家

謝氏[illegible]詩經[illegible]衍義

未見

徐氏常吉毛詩翼說

錢金甫曰台卿字士仲晉江人萬曆庚辰進士

存

徐氏[illegible]詩說

五卷

未見

吳氏炯詩經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余少讀左氏春秋見其援引詩辭確有證據而比諸考亭疑有異同畏而闕之異者間考事信理不若毛氏近古有師傳也考亭以意逆志於千百世之下大破漢儒之穀然漢儒師傳亦未可盡掃余取序傳考事比而續之考事無可疑者不復援剔詰考事有可疑者則取節序傳兼附己意者曰解頤聊存管見云耳萬曆丙午夏四月

郝氏敬毛詩原解

三十六卷

存

錢謙之曰京山郝氏說詩專依小序拘定序說序有難通者輒為委曲生解未免有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不得其平至於議論之精確者足以發明朱傳不可廢也

序說

八卷

存

方氏大鎮詩意

未見

張氏彩詩原

三十卷

存

陳此心序曰詩之為教原以維世風正人心弗納於邪也故夫子存三百五篇而撮其要曰思無邪夫以無邪蔽三百乃夫子代為詩人原也而最可原者尤莫如鄭風鄭亦世漸於桓武士有緇衣之好女有雞鳴之風安得概以淫斥率仁人義士感時憂國之公忠悉入妖女狡童之案不其冤乎則說詩而不善原者之過也張公為東省名元殫貫百家沉酣六藝凡詩中意義兩可邪正相躋者序傳說箋各觀一班公直因其天然而衷之正的融其偏駁而會之大通又間出獨解直發聖賢所未發而於聖經賢傳毫不相戾如鄭風一篇原淫入貞而鄭之士女千古獲知心矣由此以推作者探情刪者精意默受推原者多矣尼聖以無邪原三百其旨顯而微公原三百以無邪其旨微而顯諸儒刺邪以懲邪其功博而緩公原邪以歸正其功約而捷世道人心所藉維持者不小也尼聖可作當亟與之言詩也已

錢金甫曰張彩字還白一字敘之滕縣人萬曆辛卯鄉試第一官至刑部郎中

徐氏必達南州詩說

六卷

存

必達自序曰必達幼從先大夫受詩稍長歷閱諸先輩說有異同者又從先大夫質焉己丑春謝客扃戶作為詩說專以先大夫為宗而旁採諸先輩說亦時附以己意務奇而不軌者盡黜焉間有稍異時說而揣摩作者心事情景宛然不忍棄去者出自先輩即標先輩姓名出自己者即標曰愚意其為時所稱說而默想作者之意似未必然則存之而標曰再詳今去是時已三十餘年矣種種矣生男八人為葉南州書舍聚而教之羣從子弟亦時時過從抄傳孔艱遂災及木其於教誨爾子倘庶幾焉天啓辛酉

俞汝言曰必達字德夫嘉興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右
侍郎其書爲舉子業而作李少卿日華序之

劉氏必達詩經會說

八卷

存

錢金甫曰慈谿人字行素萬曆壬辰進士南太僕卿

曹氏學佺詩經質疑一名合論

六卷

存

沈氏萬鈳詩經類考

三十卷

存

沈思孝曰武塘沈仲容倣王伯厚詩攷旁引博稽別門相附凡攷
之類三十而卷亦同稱詩家巨觀也

沈懋孝曰萬鈳字仲容嘉善人萬曆丁酉舉人官知縣

顧氏起元爾雅堂詩說

四卷

存

起元自序曰先大夫以詩起家隆慶初讀書永慶山房嘗手錄諸
家詩說彙諸衡中余少過庭嘗而習之獨惜大雅以下諸篇闕弗
載比長而諸家之說倘所披覽乃稍取其義續之已又與諸弟參
訂別爲一編存之家塾用課兒輩而門人曹遂板而行之余不能
止也昔趙曄作詩細中郎過會稽讀之而歎以爲長於論衡是
編也吾敢遂謂足當帳中祕哉要以扶奕而喩者得是說而存之
或亦可以備燕覓之筌蹄云爾萬曆丙午夏日

倪涷曰起元字隣初江寧人萬曆戊戌賜進士第三歷官吏部右
侍郎

蔡氏毅中詩經補傳

四卷

未見

錢金甫曰中山蔡氏毅中光山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瞿氏汝說詩經世業

未見

錢金甫曰汝說常熟人侍郎景淳之子中萬曆辛丑進士官至江
西布政司參議

沈氏守正詩經說通

十四卷

存

諸九鼎曰吾杭沈無回先生詩義妙絕時人先生中萬曆癸卯舉
人詩說通自爲之序其說存小序首句與蘇子由同

樊氏夏楹詩商

五卷

存

徐氏光啟毛詩六帖

存

俞汝言曰光啟字子先上海人萬曆甲辰進士累官太子太保文
淵閣大學士

按六帖者一曰翼傳二曰存古三曰廣義四曰攬藻五曰
博物六曰正叶

趙氏琮葩經約說

十卷

未見

平湖縣志琮字伯玲中萬曆己酉舉人署高陽教諭

莊氏廷臣詩經逢源

八卷

存

陸元輔曰莊廷臣字[illegible]宇武進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太僕少卿

卓氏爾康詩學全書

四十卷

未見

鄒氏忠胤詩傳闡

二十四卷

存

按鄒氏誤信石經子貢傳而反斥毛傳之非此無異癡兒
說夢矣

陸氏化熙詩通

四卷

存

鄭鄤曰陸化熙字潛源常熟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湖廣參政其書自爲之序樂業本也

胡氏胤嘉讀詩錄

二卷

存

錢金甫曰胡胤嘉字休復仁和人萬曆癸丑進士改庶吉士

朱氏道行詩經集思通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十九

黃氏道周詩表正

未見

錢氏天錫詩牖

五卷

未見

天錫自序曰春秋名卿大夫聘會燕饗賦詩言志各有攸來使人感動而詩之用不廢奈何字櫛句比偏逐所見則宮商之乖調亦已久矣柳柳州不云乎本之詩以求其恆情至之歸著有據實有爲矣故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意解夫以意求者性適以聲感者於性近爾民孔易亦求之於性情之間而已余少受詩先民都汎濫諸家之說風非美雅非刺既奉先子之訓不敢壹是己見獨遵先子之教俯仰浸漬不復倫次越數年所獲見頗能會詩因取其大指不謬於聖人者而授之梓與同好者商焉

吳周瑾曰天錫字公承錢塘人天啟壬戌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副使

何氏楷毛詩世本古義

二十八卷

存

楷自序曰孟子輿氏言誦詩讀書必論其世又曰詩亡而後春秋作然則不明春秋之義又安知詩之所以亡不論作詩之世又安識詩之所由作也故夫四始六義雖爲吟詠性情而一王褒貶大法於此寓焉用是教之書歌誦之音納諸人以和上下以格天子之事孰有大於詩者哉夏殷邈遠無詩尼父刪定別存商頌雖復及周西河端木之徒猶未易與用意所在況乎漢之詁釋宋人之說哉然則未論之詩亡於王迹之既熄已論之詩亡於說之多歧也蓋不論時代以致詩晦於論世之旨何嘗吾友何玄子家世受詩精讀深賾見夫詩中所載周事爲多后稷而後文王而上其譜弗顯造述之作闕之疑而使從其世至風雅篇次因人及事如賈子之書以和其世之名物以實其博抽繹旁稽引證廣遠令分類之什燦然編年之書千五百年而後何處復有斯人學者誠能通卷讀之其治亂所錯宜可上接乎書而比於春秋之史嗟乎吾人生六藝散失之後能使代有書人有詠不至如他時斷爛叢脞之難尋則何氏翼經之功於古之人何如耶

曹學佺序曰夫說詩者莫著於孟子孟子之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故說詩非論其世不可孔門說詩有序有傳自後世之爲說者爲箋爲疏爲故皆不越乎世亦惟據其篇什而箋注之未聞有純以世爲主而風雅頌譜之者曾若觀其譜牒而其祖宗功德之近遠與其爲子若孫之賢不肖具在尺幅中矣何氏研精於此七年之久而始成名曰古義義即志也何氏曰非我作古乃古人之志也何氏玄子楷也序之者曹氏學佺也

楷自序曰昔者孔子之教不外乎六經而禮樂爲王者之事嘗世必皆各有成書如周禮儀禮之類不容以意爲之損益其所手定惟易書詩春秋四者易衍十翼春秋修舊史皆述也而有作焉若書詩則以秉取其義而已易春秋之爲書一明理一紀事各自孤行而書詩則兼禮樂而有之夫以書爲經乎禮樂類乎春秋人猶信之若詩則以道性情一歸諸之足矣嗟乎詩教失傳莫大於是今夫詩上稽諸崇律下形諸謳詠無地而不有詩無人而不可以作詩由其所從來者異故於一體中以風雅頌爲之標別然亦必皆因一事而作則其世固可知也夏商之文獻皆不足矣宋猶存商頌五篇杞無一焉惟周室先祖之詩藏在故府幸不放失聖人以爲二代文獻之稽存者也故取公劉王季文王諸詠以廣商頌之遺其於二代蓋彬彬矣昔斷於秦穆春秋始於平中間若周室盛三王之際曾周室改革之大者而其事跡杳如也舍詩將安所徵之故詩者周書與春秋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諸儒推測未有得其解者今以世考之詩亡於下泉正當敬王之時蓋至是而周不復興矣平遷王城敬遷下都危亂愈下聖人所以投筆而自廢也若夫典章文物繁容器數之盛散見於詩中者燦然明備至纖而不可遺至繁而不可亂按之三禮無一不合有王者起舉而措之耳是又聖人之借詩以存禮樂也蓋昔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不及樂他日又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不及春秋明乎詩足以兼春秋猶之禮足以兼樂也其言詩書恆在禮樂之先者以禮樂取諸詩書中而足也後儒視詩太淺察詩太易者亦思聖人所以廣收約取者之爲經與易

書春秋並垂者其立教宜如何精嚴而可輕以里巷謳吟例之乎凡余說詩是不一術先循之行墨以研其義既離之他經以求其驗既又考之山川譜系以撫其實既又尋之鳥獸草木以通其意既又訂之點畫形聲以正其譌既又雜引賦詩斷章以盡其變諸說兼詳而詩中之篇世篇人若隱若契俱一一躍出於是喜斯文之在茲歎絕學之未墜也嘗其沉思其解廢食都忘閱七載手不停披斯已勤矣書成悉依時代為次名曰世本古義伸子輿氏論世之指也卷凡二十八每篇做古序體更定小引以冠其前其詩義未安者則附見之章句之後欲使讀者有所考鏡焉崇禎十有四年

錢謙益曰晉江何氏詩經世本以詩編年據風雅頌篇一其事合杜撰頗多至於考據精詳有裨與詩旨合者要之自成一家言不必以經學相繩也

吳肅公曰何玄子書曰詩經世本其中疏論有卓然不朽發前人未發者但更易四始篇一時有識人所非

按何氏世本其序次首夏少康之世詩八篇公劉也七月也甫田也大田也豐年也良耜也載芟也行葦也次殷盤庚之世詩一篇長發也高宗之世詩三篇那也烈祖也玄鳥也祖庚之世詩一篇殷武也武乙之世詩五篇騶虞也鵲巢也桃夭也螽斯也葛覃也太丁之世詩五篇采蘩也卷耳也鹿鳴也南山有臺也伐木也帝乙之世詩五篇草蟲也出車也四牡也杕杜也皇皇者華也帝辛之世詩二十篇采薇也芣苢也樛木也南有嘉魚也羔羊也小星也江有汜也摽有梅也漢廣也[illegible]也野有死麕也麟之趾也殷其靁也騶虞也行露也菁菁者莪也汝墳也魚麗也采[illegible]也兔罝也周武王之世詩十二篇魚藻也緜也旱麓也皇矣也天作也既醉也雝也思齊也棫樸也靈臺也臣工也白駒也小宛也成王之世詩五十篇閔予小子也匏有苦葉也鴟鴞也狼跋也伐柯也九罭也假樂也載見也烈文也訪落也小毖也敬之也東山也破斧也泮水也常棣也大明也文王有聲也思文也生民也我將也絲衣也楚茨也信南山也湑也桑扈也蓼蕭也湛露也彤弓也緜蠻也吉日也振鷺也有瞽也武也酌也賚也般也時邁也桓也有客也文王也[illegible]也天保也清廟也維天之命也維清也斯干也泂酌也卷阿也凱風也康王之世詩五篇采菽也昊天有成命也下武也噫嘻也甘棠也昭王之世詩二篇執競也鼓鍾也共王之世詩一篇綢繆也懿王之世詩一篇還也夷王之世詩三篇柏舟也北門也北風也厲王之世詩十篇漸漸之石也桑柔也四月也采綠也民勞也板也蕩也宛丘也東門之枌也衡門也宣王之世詩二十篇都人士也鴻鴈也韓奕也六月也采芑也常武也江漢也無[illegible]也崧高也黍苗也烝民也無羊也車攻也沔彼柏舟也庭燎也雲漢也祈父也沔水也黃鳥也鶴鳴也幽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無將大車也隰桑也大東也巷伯也鴛鴦也白華也車舝也角弓也頍弁也瓠葉也小戎也正月也瞻卬也召旻也小旻也青蠅也我行其野也小弁也蓼莪也十月之交也雨無正也北山也何草不黃也小明也匪風也素冠也[illegible]也丘中有麻也隰有萇楚也菀柳也巧言也苕之華也平王之世詩二十四篇瞻彼洛矣也緇衣也車鄰也裳裳者華也溱洧也東門之墠也女曰雞鳴也出其東門也風雨也賓之初筵也抑也淇奧也終南也蒹葭也黍離也中谷有蓷也碩人也綠衣也終風也日月也簡兮也考槃也采葛也遵大路也白石也山有樞也椒聊也戍申也君子于役也葛藟也叔于田也大叔于田也將仲子也野有蔓草也桓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燕燕也擊鼓也節南山也雄雉也新臺也蝃蝀也君子偕老也靜女也相鼠也谷風也氓也何人斯也著也敝笱也葛屨也墓門也習習谷風也伯兮也兔爰也有女同車也鴇羽也山有扶蘇也狡童也蘀兮也褰裳也二子乘舟也芄蘭也牆有茨也鶉之奔奔也桑中也東方未明也盧令也莊王之世詩九篇揚之水也風雨也南山也東方之日也猗嗟也甫田也載驅也何彼穠矣也雞鳴也僖王之世詩二篇大車也無衣七兮也惠王之世詩十六篇君子陽陽也防有鵲巢也伐檀也園有桃也河廣也干旄也竹竿也載馳也泉水也有狐也清人也木瓜也定之方中也采苓也陟岵也葛生也襄王之世詩十五篇有杕也權輿也十畝之間也蟋蟀也候人也渭陽也羔裘豹袪也有杕之杜也鳲鳩也羔裘如濡也閟宮也有駜也駉也晨風也黃鳥也頃王之

世詩一篇碩鼠也定王之世詩八篇彼汾沮洳也株林也東門之楊也東門之池也月出也澤陂也旄丘也式微也景王之世詩二篇子衿也丰也敬王之世詩一篇下泉也雖風雅頌混而不分其義專主孟子所云誦其詩論其世故其書亦有足取非豐氏僞詩徒變亂經文者比也至若以草蟲爲南陔菁菁者莪爲由儀緜蠻爲崇丘皆出於臆見不足信矣

張氏次仲待軒詩記

六卷

存

次仲自序曰詩自商周溯稷契迄陳靈上下千五百年治亂興亡風俗疆域形勢方言物類情變無所不載而吾處數千年後蠡測管窺安必其皆有合於古人陶主敬曰古韻自詩不用協序文有本末可非說詩者固不可詘經從序亦何可去序昧經故以序爲本而不能盡信者所以衆論弋以己志苟有當經學庶可質之將來未知後人以爲何如也

孫治序曰詩記者豐官張元岵先生之所爲作也先生以天啓辛酉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遭時變革遂閉戶却掃絕迹人事顧其生平經史兼貫著述斐然其纂注四詩大抵以序爲據謂其書近古異於後之耳食者囊括注疏以來及於有明一代不敢尊一先生之語即紫陽義有未合亦必確有證據不敢苟爲雷同古今得失之林歷代治亂之故忠臣孝子良友貞婦與夫山川原隰禽魚草木莫不原原本本暢發篇旨不特多識不矜異聞有一言之博於道者未之或遺也嗟乎先生之行潔先生之心苦以斷章羽鄭所南之孤義而發揮於經術著其有司馬名山之念恒懼必傳之謬故而書之不可磨者自在也予獲先生忘年交十有五年書至稿中見其披吟不絕於口朱墨不絕於手吾未見有好學如先生者先生殁後子闕其遺編注釋經傳而外史漢晉唐以迄有明無不論述成一家言流覽玩讀未嘗不爲流涕其孫訒受業於余者會其先生詩記成因作敘言於簡端於乎即先生此書可以不朽矣

朱嘉徵曰待軒先生砥行著書晚年不倦嘗論詩以小序爲歸凡託物引喻必究其情爲歎草木必諳其義於字句中探興亡治亂之機又於無言處深知作者之意必根據經傳三禮正其典文復參觀羣史旁及子集定其指趨語質而意該足以垂之天壤

陸元輔曰初名弋志箋記取詩弋獲之義前有總論通譜後有拾遺不分卷帙但循風雅頌之次以爲先後同邑陸冰修稱其議論英發第亦有過當處

陸嘉淑曰待軒先生著言詩多前人所未發其詮風雨也既見君子則應喜矣然君子雖處山澤感時悼俗偏貫同心之交喑啞相對有不知其憂從中來者故曰云何不喜自先生闡發其微至今讀風雨之詩覺古人聲淚俱下也詩弋已刊行惜多改竄非其舊本

張氏睿卿詩疏

一卷

存

唐氏堯臣毛詩古音考辨

一卷

存

金氏鏡詩傳演

未見

經義考卷一百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二十

劉氏(慶孫)詩經朱註考

未見

廣平府志劉慶孫永年人崇禎庚午舉人

張氏(瑋)詩經註疏大全合纂

存

申氏(佳胤)詩經繹 詩鏡

俱未見

陸元輔曰字孔嘉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太僕寺丞甲申死寇難

孫氏(承澤)詩經朱傳翼

三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昔朱子於五經皆有著述散見於語類文集諸書詳細備具而其成書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集傳方正毛氏之失而不甚許可詩記當時駭者半信者半故集傳未大行於宋之世至元季經學諸儒尊之信之明洪武初元之宿儒多有存者定科舉之制首重明經經說兼主二三家獨詩主集傳不兼他說永樂初命儒臣修五經大全凡易並列傳義詩經獨詮集傳若是乎其重也故當時治詩者師無異授學有專門畢力於大義之旨而詩明迨嘉隆而後士習日趨新異視集傳僅爲科舉之書蓋詩在五經中與他經異他經率以闡理道紀政事定誅賞大經大法在焉詩獨本於日用屬於人情取義於聲韻之微默寓夫勸懲之旨大者載焉小者載焉貞者載焉淫者載焉蓋不極乎事之變不足以窮人之情情者性之用也情至於窮而性見矣故曰思無邪思由情反性之路也此聖人教人學詩之要非謂詩盡無邪也毛氏不達其解而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夫止乎禮義固亦有之然豈皆止乎禮義者哉操說如此故篇篇必求止乎禮義穿鑿迂滯而不通惟其穿鑿故嗜奇者喜焉反以集傳爲庸常無味有由然也余注詩有年凡三易稿始取小序與朱子之說並立每篇之首定其是非通章大義業已了然又就集傳略爲推衍以暢其旨俾學者觀小序之說如是朱子之說如是上合之於經文固有不費辭說洞然於心而無疑者矣嗟乎五經皆以垂教聖人於詩尤諄諄焉乃三百篇之旨一夫障之千有餘歲不明於天下昔王輔嗣以爽象之說亂易范甯斥之謂罪深於桀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朱子闢之厥功偉矣故翼朱者翼經也

按退谷孫氏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毛氏較齊魯韓三家詩最醇故獨傳其亦何罪之有此由尊朱子之過也未免失言矣

高氏(承埏)五十家詩義裁中

十二卷

存

承埏自序曰孔氏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夫子許其可與言詩者子貢子夏兩賢而已子貢詩傳出於近人僞撰惟子夏之序授高行子傳至大小毛公以及衛宏宏學於謝曼卿者也論其世數百年矣攷其人十有一傳矣而說者謂序出於宏然則曼卿以前受之於師者皆無序乎理之所必無也明道程子謂詩學必於大序中求又謂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伊川則云大序非聖人不能作其篤信詩序若是自雪山王氏夾漈鄭氏乃廢序言詩朱子用之作集傳以鄭聲淫爲鄭詩淫也於是鄭詩出於淫奔者最多且以鄭衛之音並舉推而及於邶鄘衛而王風而齊陳諸國靡不有淫奔之詩數傳而魯齋王氏遂欲刪去其三十二篇是以孔子刪詩爲未盡善矣毋乃賢知之過與予家世治詩曾王父以詩舉隆慶丁卯鄉試先子旋以詩舉萬曆朝鄉會試弇鄙如予亦以詩義入彀然墨守者集傳一編而已自避兵竹林里故家遺書經亂散失亟訪購之稍稍裒集言詩者得五十家大約淳熙以前無舍序言詩者淳熙而後遵集傳廢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序所云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無邪之說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集傳去序言詩求詩人之志於千載之上以意逆志之說也本乎孟子者也吾因二者而裁其中焉於國風淫奔諸詩仍存舊序其餘則以朱子爲歸而五十家之義附之非敢異於朱子也竊取者二程子之言亦孔子之詩教然爾

錢謙益曰嘉興高工部寓公以文學世其家爲文士出令衡邊乘城捍患爲才吏瀝血稱冤爲父訟冤爲孝子乙酉兵後悲歌忼慨

低徊結轖以生爲可厭而以死爲可樂也其詩曰惟將前進士慘情表孤墳此其詩何詩也祈病而病祈死而死庶幾從容就義者之爲矣

譚吉璁曰先生字瀞外中崇禎庚辰進士歷知遷安寶坻三縣事以南工部虞衡主事請亟還里聚書八十廚集五十家詩說折衷之曰詩義裁中惜其經亂遺失也

朱氏（朝瑛）讀詩略記

二卷

存

黃宗羲曰先生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辭不淫聲亦不淫也辭正則聲正辭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薀藻之采筐筥錡釜之器感士大夫明信之將非興乎其折衷詩義若此

黃氏（淳耀）詩劄

二卷

佚

陸元輔曰陶庵先生詩劄取漢宋諸儒之說爲兩造而以己意加讞決焉崇禎癸未春歸寓二卷至王風而止未幾赴會試成進士歸里殉難未及成書遂至遺失

萬氏（時華）詩經偶箋

未見

時華自序曰予家世業詩閒居偶有所見輒手識之義類不能深也除伏既久忽復成書題之曰偶箋詩之精微與他經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或隱之而顯或笑而嘆或反而正今之君子因經有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訓詁而習訓詁者迷傳塾師講堂講訓詁繇夫古人之唱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固執其字句以爲綱強蹠其支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拙僻陋之書嗟乎其鄙甚矣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之大都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作詩者之志與讀詩者之意偶或遇之者是予雖不能得其精微豈莊周所謂旦暮遇之者耶

陸元輔曰時華字茂先南昌人

馬氏（元調）詩說

十卷

未見

張氏（星懋）詩采

八卷

存

潘晉臺序曰言詩者亡慮千家率以小序爲祖毛說爲宗夫祖小序者以序爲出卜商手善自沈重之言始也然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魏後於漢敘至是而始行也子書反覆小序再四繹之凡左傳國語所書登載則深切明著歷歷如見苟二書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未有能明指其人其事也如白華則以爲孝子潔白華黍則以爲時和歲豐宜黍稷由庚則以爲萬物各由其道崇丘則以爲萬物得極其高大三百篇之詩幷未嘗以命篇二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宗毛氏者以毛氏與孟子說詩多合也毛氏以召南爲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爲平正之王以周頌爲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爲成此王功殊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南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甘棠行露之詩召公既沒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於平王以後亦猶是也大明之維此文王思齊之文王之母皇矣之比於文王靈臺之王在靈沼緜之文王蹶厥生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詞何嘗作於文王之世周頌之昊成王亦猶是也毛氏解詩之失孰有大於此者若夫考亭一意排斥小序不用然程伊川有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斯言未必信乎故六經皆有義詩獨無義非無義也義在樂也六經皆宜解詩獨不宜解非不宜解也解在史也今吾友宅修之爲詩采或闡發小序或進退毛解或上下考亭或雜取齊魯韓佚說或傳會列國諸大夫賦詩本旨而參以律呂廣以五雅百家繫以五方人物風土山川遺蹟悉以九州噢咻需於聲音氣息子又安得贊一詞哉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如賜者宜何歌也此求義於樂之說也馬端臨曰其人可考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删焉此求解於史之說也古太師先得乎删之意而後能采吾夫子盡悉乎采之意而後能删今宅修操孟子論世之旨以求合於夫子之删水乳矣鄭因

以求合於太師之采亦水乳矣即更而敷之於小序毛說考亭亦
水乳矣故詩采者不失其所以爲采詩而已矣

高氏鼎燁詩經存旨

八卷

存

鄭氏若曾重輯詩譜

三卷

未見

章氏調鼎詩經攷定

二十四卷

存

吳周瑾曰調鼎字玉鉉蜀金川人

趙氏起元詩權

八卷

存

曾濬曰起元字庶先

喬氏中和葩經旁意

一卷

存

曾濬曰中和字公致

丘氏九臺詩經弋獲解

六卷

未見

邵武府志丘九臺字子聚諸生

胡氏紹曾詩經胡傳

十二卷

存

紹曾自序曰古經並有竹簡漆書詩獨爲羣儒口授毛詩尤後出
其字與三家異者凡百數迨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譌
厥旨遂殊諸家詩亡毛傳巋然獨存乃字樣失眞不可校刻猶或
傳譌偶乖至如何彼禯矣之作穠也終然允臧之作終焉也不能
辰夜之作晨也蒹葭萋萋之作淒也不可畏也之亦可畏也求爾
新特之作求我也胡然厲矣之作胡爲也家伯維宰之作冢宰也
朔月之作朔日也奚其適歸之作奚其也以享以祀之作饗也天
降滔德之作慆也彼徂矣之作岨也庤乃錢鎛之作庤也言授之
縶之作受也其旂茷茷之作筏也降予卿士之作于也俱明弁擬
理並無他據若夫召伯所憩之爲愒也之死矢靡它之爲他也羊
牛下來之爲牛羊也大叔于田之刪大也隰有六駮之爲駁也取
彼狐狸之爲貍也婦嘆平聲于室之爲嘆去聲也鄂不韡韡之爲
韡也家室君王之爲室家也不慭遺一老之爲憖也折薪扡矣之
爲杝也昊天大幠之爲泰也仲氏吹篪之爲箎也清爲出涕之爲
潸也維塵雝兮之爲雝也既匡既勑之爲敕也不皇朝矣之爲遑
也洒埽庭內之爲廷也小旻抑詩兩泉流之爲流泉也以篤于周
祜之刪于也不拆不副之爲坼也穆之秬之之爲秠也享祀不忒
之爲享也此則互易倒採若是者改之與經何可改也不暇加訂
與經何可忽也夫前古尉鳥不可追矣秦篆稍近古隸又次之能
通篆隸則義有不待釋者故經之正文皆當從大篆其注疏則用
時書庶使學者得窺三才之奧而經學用是可明矣

吳周瑾曰胡紹曾字宗一舉人王尚書錫袞序其書

顧氏秉禮毛詩翼傳

未見

錢金甫曰華亭諸生顧秉禮育宇撰

范氏王孫詩志

二十六卷

存

陸元輔曰海陽范王孫輯雜采古今諸儒之說而編次之至陳際
泰顧夢麟而止金聲正希爲之序

顧氏夢麟詩經說約

二十八卷

存

吳周瑾曰夢麟字麟士吳人是書亦舉子兔園冊也然於經義頗
有發明

陳氏弘緒詩經羣義

未見

錢氏澄之田間詩學

五卷

存

錢金甫曰田間詩學一以小序爲斷其言曰小序去古未遠雖未

可全據要不甚穿鑿者舍序說詩隨意作解泛濫無歸非附會卽穿鑿矣序如關雎后妃之德也蓋冒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只此一語是古序此下卽其說而引伸之乃東漢衞宏所作不可概從學者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稽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覈其名物博之以竹書紀年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屬之典禮之宗祀會之郊禘其源流度數具載於詩宜爲之考詳定正義叙光於詩學舉衆說而和輯之願與吉心近代之說者莫有過焉者也

陸氏圻詩論

五卷

存

錢琢曰圻字麗京更字景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醫賣藥長安市後棄家爲浮屠居韶州之丹霞山繼又爲道士遁去不知所終

顧氏炎武詩本音

二卷

存

李因篤曰亭林顧氏廣引古人韻語補三百篇無叶韻均是本旨以闡吳才老韻補之謬山陽張弨力臣刊行其書

經義考卷一百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二十一

朱氏放[illegible]詩釧
十卷
存
陸元輔曰先師黃陶菴有詩釧二卷未及成書夏山朱雨石倣之會諸家之說而折衷焉亦名詩釧凡十卷其援據詳贍議論精核可翼注疏大全之書雨石又有禮辨十四篇多出新意發先儒所未發

蔣氏之翹詩經類詁
六卷
斷章別義
三卷
俱未見

毛氏晉毛詩草木蟲魚疏廣要
四卷
存
晉自序略曰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相傳日久愈失其真予爲潤其闕略正其淆譌更有陸氏所未載如葛蘝莎雞之類循本經之章次而補遺焉命之曰廣要雖不敢比於解頤折角之倫亦僅效王景文十闕之一爾
錢謙益曰子晉初名鳳苞晚更名晉世居虞山東湖以經史全書勘讎流布其他訪逸典搜祕文用以裨輔其正學於是縹囊緗帙毛氏之書走天下

錢氏龍[illegible]毛詩正義
八卷
未見

董氏說詩律表
一卷
存

顧氏鼎受輯詩弋獲
四卷
存
杜濬曰桐城顧鼎受孝嘉倜儻士也游學桂陽遂僦入衡山爲道士隱身而遂輯詩弋獲四卷六義辨一卷國風纘連珠一卷皆山中所撰也

朱氏鶴齡毛詩通義
□卷
存
鶴齡自序曰詩之爲道以依永而實萌結以微辭而託諷諭此非可以章句訓詁求也章句訓詁之不足以盡詩爲性情不存焉然而古人專家之學代有師承又非可鑿空而爲之故漢唐以來詩家悉宗小序鄭夾漈始著辨妄朱紫陽從之措擊不遺餘力集傳行而詩序幾與趙賓之易張霸之書同廢雖然烏可廢也古人之書卷末多彙以序孔安國移古文書序於各篇之首王弼移易彖象文辭於各卦之中毛公取詩序移至詩首亦猶是也序之出於孔子子夏出於國史與出於毛公衛宏雖無可考然自成周至春秋數百年間陳之太師肄之樂工教之國子其說必有所自大約首句爲詩根柢以下則推而衍之推衍者間出於漢儒首句則最古不易觀於六亡詩之序止系以一言則後序多漢儒所益明矣鄭於毛公之傳宛丘不同於序說則首句非毛公所爲又明矣序之文最古毛傳復簡略無所發明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詩或牽經以配序或泥序以傳經或實辭曲說以增乎經與序所未有支離膠固詩人言前之指言外之意而盡汩亂之孔仲達疏義又依違兩家無以辨其得失則夫紫陽集傳之出大掃蒙翳而與以廓清此亦勢有必至也雖然毛鄭可黜而序不可黜黜序則無以爲說詩之根柢不得不尋文揣義斷以臆解較之漢唐諸儒雖明備近情而詩人之微文與旨已不可復識此何異寫生者取雲孫之[illegible]形容而追貌其祖先之面目又何異聽訟者去當時之契券證驗而冥抉以後代之爰書求其不爽必無幸矣吾所謂鑿空之說不可以言詩者此也雖然序果一一可信乎曰國風二頌舍序其無詩矣惟是楚茨信南山至采菽隰桑諸詩皆正雅也而序以爲刺幽衛武之抑幽王世詩也而序以爲刺厲凡若此類實難免於學者之疑吾以謂有不足疑者孔子時去周公將五百年太史掌記未亡瞽矇傳習未艾賢人君子紘誦未絕也雅頌猶殘缺失次反魯始克正之況經戰國之雲擾秦政之燔滅楚漢之戰

閒能保無簡編之淆亂者哉書藏魯壁猶亡佚居半二百篇特存於佔畢諷誦之流傳何獨能一無訛舛如故哉吾則以楚茨諸篇定屬錯簡序已非當時之舊此又深有賴於紫陽之是正者也語云冢尺雖斷可定鍾律序爲詩之冢尺也尚矣一汩於康成之膠滯再汩於紫陽之斥排將聖人所謂主文譎諫厚人倫美教化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者其終晦昧湮沒而不可求已乎余不敏竊主古義而參諸家於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爲疏明之其牴牾不可信者則詳辨之要以審定可否綜覈異同使積蔽羣疑渙若冰釋庶通經之一助云耳抑觀東萊詩紀所載朱氏云云皆奉古序爲金科黄東發引晦菴新說亦多從序然則廢序言詩特過信夾漈之故初非紫陽本旨乎又不敢以紫陽之詩有殊於孔氏之詩又不敢以孔氏之詩而格夫紫陽之詩也故參伍羣說以折其衷爲世之學者其毋以予爲輸攻紫陽斯可矣

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

三十卷

存

朱鶴齡序曰昔夫子刪定六經而其自言曰信而好古夫三皇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蓋有不可深求者矣如河圖洛書出荀吐符天人相接此與後世之天書何異而夫子顧信之不疑下至商羊罔象狂芝僬僥之類尤爲荷宇鬼瓊夫子亦時時述而志之蓋其學綜墳典徵文獻稟師傳苟古人之所有無不考求詳慎而不敢以私見汨亂其閒此所以爲善述也詩序出於子夏大小毛公亦秦漢閒人詁訓視他經最古鄭康成取其義而爲箋即不免踳駁自有聖門闕疑之法在今人概黜爲鄙書無說此不可解也爾雅一書古人專以釋詩亦子夏之徒爲之至六書必祖說文名物必稽陸疏皆先儒說詩律令今人動以新義擅古義今音臆古音此又不可解也說者謂考亭集傳頒諸功令學者不敢異同然考亭嘗爲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仍不用己說門人問之曰序說自不可廢然則考亭之意亦豈欲學者之株守一家而盡屏除漢唐以來諸儒之箋傳如今人之安於固陋荒忽者哉余向爲通義多與陳子長發商榷而成深服其援據精博近乃自成稽古編若干卷悉本小序注疏爲之文推旁通余書猶參傳今古之閒長發則專宗古義宣幽決滯旁航中理即考亭見之亦當爽然心開欣然頤解嗚呼經學之荒也荒於執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夫詩之有序也猶江之發源羊膓嶺也毛鄭則出玉壘過湔堋而下時也後儒之說則歷三峽分九道汩汩然莫知所極今與之導源岷山使知緣崖數百激湍萬里之皆澄觴於此也豈非記所云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之義乎世有溯源三百者必能尊奉此書爲孔傳未墜長發其俟之而已

徐釚曰啓源字長發吳江人

黄氏宗裔毛詩瑣言

一卷

存

繆泳曰黄宗裔字道傳餘姚人

毛氏奇齡毛詩寫官記

四卷

存

吳農祥曰漢藝文志武帝置寫書之官抄寫舊文西河說毛詩名以寫官記本此

白鷺洲主客說詩

一卷

存

陸奎曰宣城施侍讀閏章參政湖西時葺白鷺洲書院講學楚人楊耻菴偕其徒爲都講大可與之辨淫奔詩并笙詩

詩札

二卷

存

詩傳詩說駁義

五卷

存

奇齡自序曰詩傳子貢作詩說申培作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廬陵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黄文裕祕閣石本然究不知當時所爲石本者何如也第見相奎家所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楷體今文用作音註嗣此則張元平刻於貴竹專用楷體無篆文而李本寧則復合刻篆文楷體於白下且加子夏小序於其端共刻之名曰二賢言詩於是詩傳詩說一入之百家名書再入之漢魏叢書而二書之名遂相沿不可去矣按從來說詩不及

子貢卽古今藝文志目亦從無子貢詩傳徒以論詩有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一語遂造此書其識趣弇陋卽此可見若申培魯人善說詩故漢書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而藝文志亦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則申培說詩固自有據但傳文云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言第有口授無傳文也則申公雖說詩而無傳文卽志又云所載魯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隋志亦云小學有石經魯詩六卷則申公說詩雖有傳文亦第名魯故魯說魯詩不名詩說卽謂魯說而詩說綜詩說紙二十四篇無卷次亦並非二十八卷與二十五卷六卷況隋志又云魯詩亡於西晉則雖有傳文而亦已亡之久矣乃或者又曰魯詩亡於西晉則西晉後亡之國已然安知西晉之所亡者不卽爲明代之所出者耶則又不然夫魯詩至西晉始亡則西晉以前凡漢魏說詩有從魯詩者則必當與今說相合乃漢魏以來說詩不一假如漢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注云此魯詩也今詩說所載反以爲匡衡所論如云風詩之首王化之基者不一云則詩如劉向列女傳云燕燕夫人定姜之詩或云此魯詩而詩說反襲毛傳爲莊姜戴嬀大歸之詩如此者不可勝數則今之詩說全非魯之詩故可知且舊詩次第見於左傳襄二十九年其時吳季札觀樂以次相及在孔子刪定之前與毛傳訓詁傳次第無不脗合此非齊魯韓三家所得異者卽小有差殊不過豳王之先後與商魯之有亡已耳今詩說叅與古異有魯風無豳與魯頌而以豳與魯頌合之爲魯且又以豳之七月一詩名豳風雜入小雅而以小雅大雅分爲正續爲傳卽風與雅頌中前後所次又復錯雜倒置與舊乖反然而外此無相合也獨子貢詩傳與此兩書自爲補行爲補首彼倡此和如出一手者申培魯詩宗不聞受學子貢子貢亦不聞授某某爲魯學兩相解後比若盟距亦可怪矣且其剽竊古說淺薄無理又飾以參差偶若未嘗竊其說者假如孔氏正義謂儀禮歌召南三篇是越草蟲而采采蘋一篇或者采蘋一篇當在草蟲之前乎曹氏詩說又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然要之皆臆說也今兩書采蘋則實在草蟲前矣然又恐人之伺其隙也又以羔羊江有汜兩詩更列之采蘋之前朱子小序辨說於邶之日月有云若果莊姜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於終風亦云此當在燕燕前也此卽以日月終風兩詩置燕燕前矣然又欲小異也遂使終風又置之日月之前韓詩章句云鼓鐘昭王之時作弄說之詩序論亦謂齊魯韓三家以鼓鐘爲昭王時詩今鼓鐘則旣曰昭王詩矣又云三家以王風爲魯詩今亦有魯詩然又故更變焉不以王風爲魯詩而以豳魯頌爲魯詩歐陽子云七月詩齊魯韓三家皆無之今故以七月爲豳風使入小雅劉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然先儒謂此書世無傳者且他書不經見也恐亦好事者附會耳今兩書以雨無正詩則竟作雨無其極詩矣又史記孔子世家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定爲三百五篇孔氏正義謂史遷之說爲謬且云據今詩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皆云三百五篇因漢世毛詩不行三家不見詩序故不知六篇亡失則謂三家不以六篇見詩序也今兩書亦遂無六亡詩矣其私據古說原不精博適足以彰其淺陋故或明見魯詩反不能襲偶拾他書所傳或燕齊家則傾以徇之間有更易篇名以見巧異卽如鄭詩狡童以史記箕子歌有云彼狡童兮與偶同也遂易名麥秀小雅之祈父以國語祈招詩亦以祈爲祈父官相類也易名祈招又鄭詩東門之墠有云豈不爾思子不我卽與論語所引唐棣逸詩豈不爾思句又相似遂以東門之墠爲唐棣又小雅小宛以國語秦伯賦鳩飛或曰卽小宛也則以小宛爲鳴鳩齊詩之還以漢書志曰齊地臨淄卽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乃卽以還爲營衛詩定之方中以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遂以定之方中爲楚宮大雅之抑以國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遂亦以抑爲懿戒凡若此者亦不可悉數又或者傳之所遺以說補之說之旣備傳乃或缺如小雅嘉魚魚麗旣詳之傳則說無所解矣大雅民勞桑柔傳旣無文則說可攷焉又或者各得其半合而得全如小雅頍弁此燕親戚兄弟詩也故詩中亦明云兄弟云甥舅而傳曰燕親戚說曰燕王族必合觀然後得全又或者分舉一義合之而後備如小雅四牡傳曰章使臣之勤則以國語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說曰勞使臣則以左傳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則必合觀之乃始得備竊其私智蓋有不可以告人者且其大概多襲朱子集傳而又好旁竊小序又惟恐小序之爲朱子所斥辨也故從其辨之不甚辨者則間乃襲之否則依傍朱子傳而故爲小別然亦十之八九矣則豈有朱子生於百世下上與子貢申培暗脗合者豈朱子陽襲子貢申培書而私掩之不以告人者者學究授生徒市門曰煩苦無所自娛乃作此欺世爲

其膚因固陋無少忌憚乃至如此此不可不辨也予客江介有以詩義相質難者擿摭二家言雜為短長予恐世之終惑其說因於辨論之餘且續為記之世之說詩者可考鑒焉

按二書皆係豐坊僞作

胡氏渭詩牘辨疑

二卷

存

惠氏周惕詩說

三卷

存

田雯序曰甚哉說詩之難也自孔子刪定六經教授弟子於詩則屢言之而門弟子中如子貢子夏者一語會心則反復興歎以為可與言詩外此無聞焉其後子夏得孔子之傳著為小序略言作詩之旨而未有論說漢儒始句解而字釋之毛公最晚出而傳於今蓋其授受有自也至唐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著詩傳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朱紫陽刪去小序另為一編又與韓歐異矣然猶不廢注疏也同時鄭夾漈王雪山各自立說并傳注去之比朱子則加甚矣然猶間有去取也自是以後學者厭常喜新屏去一切訓詁而鑿空臆造雖背於經畔於道弗顧也嗚呼詩學之廢久矣惠子元龍常讀詩而病之因著詩說三卷其旨本於小序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據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考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有宋儒之醇而非膠執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為孔子所深論者與惠子通經績學以詩古文鳴於時嘗奉書以其名聞徵詣公車以父憂不赴人咸為之咤傺太息焉然今天子崇尚經術登進方聞如漢石渠天祿故事相與揚抗古今稱道盛美作為歌詩以繼雅頌之後非惠子其誰屬哉此亦詩學廢而復興之一會也余愛其書為錄一通序而藏之以俟焉康熙癸亥七月

汪琬序曰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恆各守其師說異同離合紛若聚訟而莫能一蓋無甚於詩與春秋顧春秋主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於簡策之間則三傳之得失猶易辨也詩獨主志所為主文譎諫與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其詞則隱其旨則微或美或刺或似美矣而實刺往往從百世之下涵泳抽繹踰數十遍而未悉其所以然即如一關雎也魯詩至謂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一黍離也齊詩至謂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一芣苢也韓詩謂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一商頌也又謂正考父美宋襄公而作意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者欲以廣學者之見聞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又雖存亦亡今令甲所示學宮所肄者朱氏一家止耳原其初非不合於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尋章摘句保殘守陋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我門惠子元龍好為淹博之學其於諸經也潛思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悅若有悟間出己意為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據非如專門之守其師說而不變者也其所著詩說先成多所發明雖未知於孔子刪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蕪質而不俚善辨而不詭於正亦可謂毛鄭之功臣夾漈紫陽之諍子矣

王氏夢白陳氏曾詩經廣大全

二十卷

存

韓菼序曰漢初去聖未遠而諸經師各自為家以傳之其弟子不為苟同夫豈無所受而云然固亦有說矣然而數傳以後或存或亡吾甚惜夫亡者之不及見也未見存者之可棄也學者之於古書其愛之當如湯盤孔鼎其研而悅之也如嗜昌歜羊棗然然可以辨其真贗而審其旨否故聖人之教在學博而說之詳也後鄭之於經也勤矣而其箋詩尤精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故不謂之注而謂之箋箋者表也識也然有不同即下己意即牴牾於毛者亦多矣而後之為其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焯炫之屬孔氏正義則據焯炫以為本者也其於毛鄭之不同者則兩申之而其間所引如孫毓王基王肅諸儒之說或述毛或申鄭駁雜紛如亦不偏廢也蓋收之毋寧博以俟夫學者之慎取之而已朱子於詩亦說之詳而反約者也集傳者集衆說之長斷以己意以授諸其門人遞相發明明初因輯之為大全而說詩乃歸於一矣然自朱子之說出習讀毛鄭者蓋鮮而自科舉之學興朱子之說散見於大全者亦或有憚其繁而不復有記者於先賢詳審持擇之苦心亦晦矣甚矣其陋也梁溪王金孺陳依聖志士也通經好古有詩經廣大全一書以集傳為主而存毛鄭之足存者又間及周禮儀禮注疏及他名物諸書以資博覽其目曰大全一書采羣經而或割裂片詞未備本末引諸家論說而或未有折衷夫是

以廣之也噫二君之於詩也亦勤矣其於古人亦善通彼我之懷者也與往顧先生亭林嘗語余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矣大全者當時奉詔趣成之書也殊多闕略且勸余凡宋元說經諸書毋論當否宜悉儲之余竊韙其言今二君何乃不謀而志與之合也夫廣之一言近世窮經者之藥石也由詩以及餘經余於二君有厚望焉康熙壬戌八月

謝氏詩經淺義

未見

唐文恪公序曰歲乙酉不佞鼓篋來遊成均時湛陵韋絳謝先生實司鐸焉不佞獲侍先生皋比先生幸借交杵臼時時進不佞與之講業肄肄乎有味其言之也先生於詩尤稱專門名家諸所指授不佞往往解頤成均職事無他龐雜苜蓿冒氈蕭然吏隱先生據梧絃誦淵寫纂玄久之書成一編曰淺義不佞受而讀之其旨遠其辭文其義該其言約其采擷必衷諸家之粹而時攄所獨得蓋先生苦心十年殺青乃竟斯已勤矣今之譚詩者必折衷於考亭氏考亭氏集傳羣子家奉之若律式焉然就其訓詁而復訓詁之支離日甚惡在其爲詩也必若先生斯編明白典雅簡遠和鬯使上智者循是以求不及者亦可以勸夫非於詩教大有賚焉者乎

安氏詩義纂

未見

劉㮚序曰六經所以明道也自爲帖括之用而經亡矣且易不可爲典要而詩與春秋亦然況其文而求之則其義愈晦蓋詩也者觸感而言其志也言之所指未必爲志之所存則其温厚醞藉同時之人未必盡知之況在數千百年之後乎顧聖人之所取惟其止乎理義而使諷之者涵泳而自得其性情之正故古人之學不必依賴訓詁而往往因之能興也迨至後世先王之教澤既熄人不知斯道之存而遺經將廢於是不得已誘天下於帖括之中使之不棄置而去也可以慨世變矣則夫爲之學者應上所求不得不以文爲業以文爲業不得不以言是循以言是循不得不字櫛句比抽絲穿穴以求明也吾里前輩安君履吉者業詩病世之說詩者未至也而爲之纂或曰經不以帖括而愈明乎曰經以明道道亡而經何有彼夫汲汲焉懷利以馳章句之末而希工於文藝鄙陋區區草木鳥獸之名亦不暇識遑問其興觀羣怨事君事父之益哉古人之言志者而遺以爲奪志者也其謂之亡乎其不謂之亡乎雖然有志者輒因是而反之於性情之間法其所美戒其所刺而六義之指歸無不爲一身之實用則經明而道益明以之修齊以之治平將無往而非詩教之所興矣然則安君之纂又豈獨可爲帖括之用歟安君舉明天啓甲子孝廉其書久湮滅於戎馬灰燼之餘而今始解頤於天下也然則一書之顯晦顧亦有時哉

經義考卷一百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詩二十二

梁簡文帝毛詩十五國風義

七錄二十卷

佚

吳氏申十五國風吝解

宋志一卷

佚

姓譜申字景山甌寧人皇祐進士為國子監說書神宗擢為御史尋知諫院出知舒州

董氏鐵國風辨

一篇

存

王文祿曰董子名穀字實甫初號兩湖海鹽人從吾先生蘆子正德丙子薦浙闈屢試春官不第退而耕於海上渡江從陽明先生游初令安義改漢陽還居澉水澉有碧里山故又稱碧里山樵

林氏國華十五國風論

一卷

未見

顧氏兆徵十五國風疏

一卷

存

繆泳曰君諱玭徵字文玉嘉興梅會里人崇禎甲申後棄諸生閉戶著書國風疏說鄭衛詩不盡泥朱子傳

顏氏鼎受國風演連珠

一卷

存

毛氏奇齡國風省篇

一卷

存

奇齡自述曰奇齡隨兄萬齡受尙書畢去受他經因受詩時避人壁中得竊聞時貫往來所論詩自河間北海下及漢魏晉唐宋諸儒以暨所爲古燕齊韓魯紛紛之說且旁極名物參博野稗奚有舊義所未安者爲合綜所聞轉相論述著聞詩說辭合如干篇而惜乎亡之涉江以後頻行瀕中注經肱篋重以卑譽辭中可記獨國風耳餘何有之矣友人張杉迫子記憶因𢾆就闕補飾成文合而計之得如干篇初名問答以其中起義多假諮諏發疑文也然而其名修焉因復改今名其請改今名者臨安陸圻先生也

黃氏祖舜詩國風小雅說

佚

許氏慈風雅比興義

十五卷

佚

趙氏宣光風雅合注

三卷

未見

吳周瑾曰宦光字凡夫吳人隱居寒山

亡名氏比興窮源

宋志一卷

佚

顏氏鼎受六義辨

一卷

存

游氏酢詩二南義

一卷

未見

張氏綱周南講義

一卷

存

亡名氏詩關雎義解

按講義載華陽老人集始詩序至螽斯章

佚

崔氏銑關雎解

一篇

存

周氏紫芝騶虞解

一篇

存

劉氏（褒）北風圖

一卷

佚

張華曰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衛氏（協）北風圖

一卷

佚

李嗣眞曰顧愷居第一然虎頭又服衛協畫北風圖

高似孫曰隋朝官本有衛協畫北風圖一卷

陸氏（探微）毛詩新圖

一卷

佚

高似孫曰古人多好以詩爲圖陸探微有新臺圖衛協有黍離圖司馬昭有豳風七月圖晉戴安道作南都賦圖人尙以爲有益況以詩爲圖乎

按探微所畫新臺圖見貞觀公私畫史

衛氏（協）黍離圖

一卷

佚

茅氏（坤）鄭風說

一篇

存

李氏（公麟）緇衣圖

一卷

佚

宣和畫譜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熙寧中登進士第任大理寺丞

茅氏（坤）秦風說

一篇

存

亡名氏小戎圖

通志二卷

佚

李氏（因篤）蒹葭說

一篇

佚

按李氏之說大旨謂秦之封城本周之舊都周家積德累仁流風遺俗宜有存者何至一變而爲車鄰駟驖小戎諸詩及讀蒹葭三章乃知周之遺民不忘故主思乎王之在洛所謂在水一方溯洄溯游者皆指洛陽而言也此前人所未發李氏字天生更字孔德又字子德富平人與余同被薦授官檢討未踰月即上疏請終養其母母殁仍堅臥不出終於家無子其著作甚多要不可闇矣惜哉

胡氏（紹曾）素冠說

一篇

存

司馬氏（昭）豳風七月圖

一卷

佚

趙氏（孟頫）豳風圖

一卷

佚

宣德實錄七年七月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而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鑒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於圖之右

林氏（子奐）豳風圖

一卷

未見

吳寬曰圖初林子奐作豳風圖每圖篆書其詩於後學士解公又各疏其大略而總題之觀之者如生於周處於豳而古風宛然必如是而後爲圖畫也

王世貞曰豳風圖五幀林子奐作子奐於書畫史俱不載而畫筆遒緊可歷仁馬和之小篆系詩尤醇雅

茅氏（坤）豳風說

一篇

存

方氏回鹿鳴二十二篇樂歌考

一篇

存

彤弓考

一篇

存

一卷

唐無名氏吉日圖

佚

樓鑰跋曰此圖古矣意其出於唐人是時六經未板行本各不同故滄浪錄書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羣醜而前以待王射得豕率左右以獻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爲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一篇

汪氏廣洋賓之初筵講義

佚

廣洋自序曰臣忝在講垣上於蒐武餘暇延訪遺老從容賜坐討論古今博士梁貞講詩三百篇進呈睿覽上以賓之初筵一詩命臣講解臣敬爲演繹上曰衛武公一諸侯九十衰耋尚能令人作詩自儆朝夕諷詠矧今以可爲之年當有爲之時何可不勉爰命臣繕寫數十本頒賜文武大臣揭於堂壁

一篇

熊氏過讀鳧鷖假樂篇

存

鮮于氏璣詩頌解

宋志三卷

佚

周氏續之毛詩序義

佚

陸德明曰續之字道祖雁門人宋徵士及雷次宗俱事廬山惠遠法師

雷氏次宗毛詩序義

隋志二卷

佚

孫氏暢之毛詩序義

七錄七卷

佚

阮氏珍之毛詩序注

七錄一卷

佚

隋志宋交州刺史阮珍之撰

顧氏歡毛詩集解序義

隋志一卷

佚

梁武帝毛詩發題序義

隋志一卷

佚

陶氏弘景毛詩序注

七錄一卷

佚

隋志毛詩序梁隱居先生陶弘景注亡

劉氏瓛毛詩序義疏

隋志一卷唐志同七錄三卷

佚

劉氏獻之毛詩序義注

一卷

佚

北史劉獻之博陵饒陽人著春秋毛詩撰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

劉氏炫毛詩集小序注

隋志一卷

佚

韓子愈詩之序義

一篇

存

晁氏說之詩之序論

一卷

亡名氏詩統解序

存

通志一卷

佚

李氏(樗)詩序解

一卷

存

范氏(處義)毛詩明序篇

一篇

存

朱子(熹)詩序辨說

宋志一卷

存

輔廣曰釋文載沈重云按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宏更加潤色至於以爲國史作者則見於大序與王氏說然皆是臆度懸斷無所據依故先生直據後漢儒林傳之說而斷以爲衛宏作又因鄭氏之說以爲宏特增廣而潤色之又取近世諸儒之說以爲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爲後人所益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於首句之已有妄說者則非先生閎理之明考義之精不能及也至論詩序本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尙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得其情又論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云者則可見古人於經則尊信而不敢易視於己說則謙虛推托不敢自決而有待於後人者自有深意若毛公之作則出於率易不思遂啓後人穿鑿遷就之失以至於上誣聖經而其罪有不可逭者矣嗚呼可不戒哉可不謹哉或曰子之責夫毛公者嘗矣而晦翁先生又生於數千年後乃盡廢諸儒之說而遂斷小序爲不足據者何哉予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於意誠心正其於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遁其誦聖人之言都一一似自己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於後世然細考其說則其端緒又皆本於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亦未嘗自爲臆說也學者顧第勿深考耳觀其終旣已明知小序之出於漢儒而又以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旣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矣豈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者同日語哉

王應麟曰朱子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

孫緒曰朱子作詩傳盡去序說惟諷誦辭氣抑揚以求時世今人翕然宗之夫序說雖不可盡信然去作者尙未遠猶有可據乃盡刪其說顧自信於千載之下近者可信遠者果不信乎以言取人孔子猶失之宰我不根據於當時簡冊之所存而時之先後人之淑慝俗之隆汙槩取必於吟哦詠嘆之間糟粕芻狗與序說等耳後當有是鄙言者

黃氏(櫄)詩序解

一卷

存

段氏(昌武)詩序解

一卷

存

王氏(商範)毛詩序義索隱

宋志二卷

存

包氏(希魯)詩小序解

一卷

未見

陶氏(安)詩小序論

一卷

佚

周氏(是修)詩小序集成

三卷

佚

江西通志周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初舉霍丘縣學訓導擢周府奉祠正改衡府記善靖難師入金川門自經於應天府學

呂氏(柟)毛詩序說

六卷

存

李氏（舜臣）詩序考

一卷

佚

陳氏（明正）詩序折衷

未見

黃虞稷曰慈谿人嘉靖壬戌進士官按察使

邵氏（弁）詩序解頤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弁字偉元太倉州人歲貢生

郝氏（敬）毛詩序說

八卷

存

敬自序曰詩自朱傳行而古序屢廢閣矣朱子未改古序之先譏古序爲鑿既改古序之後人疑朱傳爲猜然譏古序而不求所以是疑朱傳而不辨所以非人誰適從天下義理當量易而折衷難兩物質而後功苦見兩造具而後曲直分余取古序朱傳參兩爲毛詩說舍詩說序者序志而詩則辭也孟子云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志得而辭可旁通矣夫說詩與說他文字異他文字切直爲精核詩含蓄爲溫厚古序得其含蓄朱傳主於切直反以含蓄爲鑿空三百古序無一足解頤者矣人非賜商未可與言詩余幼承師說守功令何敢自異偶閱古序竟食芹美人有心嚮之同學可則與衆共之若其否也野人無知博一笑而已其敢有他

史氏（記事）毛詩序考

十卷

未見

鍾氏（淵映）詩序證

一卷

佚

繆泳曰唐漢以子夏詩序嘗信作詩序證一卷又左氏內外傳暨周秦子書以證其非甚惜其沒後書遂不可得矣

經義考卷一百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一

周官經

漢志六篇

存 闕一篇

三禮正義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

史克曰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

馬融曰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

鄭康成曰禮器經禮三百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 又曰周公居攝而作六職謂之周禮

荀悅曰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經置博士

韋昭曰禮經三百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

徐勉曰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

隋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閒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

陸德明曰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

賈公彥曰周禮後出者以始皇特惡之故也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惟歆獨識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於斯 又曰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今周禮也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

孔穎達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七處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

宋理宗曰周禮爲書大綱小紀粲然靡所不載玉帛牲器之用車旗冕服之制豆籩罍爵之陳鐘鼓鞉管之奏品節度數必加詳焉至於象緯之考察眚災之抑損亦莫不隸之司存而不敢慢聖人於此豈徒從事於文物典章之飾於外者已乎要必有爲之本者矣

李覯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非古聰明睿知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 又曰周官六屬其職三百六十而員數則多如六鄉七萬五千家爾自比長以上鄉大夫士萬八千餘人此大可怪

王開祖曰吾讀周禮終始其閒名有禮經有方者周公之志爲不少矣其諸信然乎哉羅羽刺介此微事也然猶張官設職奚聖人班班與奔者不禁示天下無禮也復讐而義是天下無君也無禮無君大亂之道率天下而爲亂者果周公之心乎削於六國焚於秦出諸季世其存者寡矣聖人不作孰從而取正哉

張子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閒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徐積曰周禮不可全非要須考其所言合乎聖人而不悖者取之其不合者勿強爲之說斯可矣

蘇轍曰世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完書也凡周禮之說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禮未見其可

程伯子曰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

范浚曰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於六官之屬瑣細悉備疑其不盡爲古書也周公驅猛獸謂蟲蛇惡物爲民物害者蟈氏云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鼃黽不過鳴聒人初不爲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又牡蘜焚灰大類狡獪戲術豈所以爲經乎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

出於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貨之出於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設爲避稅法沒其貨撻其人刼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聚斂之臣如桑弘羊輩欲興權利故附益是說於周禮託周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壟斷而罔市利乎

鄭樵曰周禮一書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閭豐夷貊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政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也雖其書固詳於理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爲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爲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向或爲漢儒乎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至後世孫處又獨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也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未經行也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月令所說官名爲戰國間事會未若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成帝時雖著之七略終漢迄唐寥寥千百載間竟不置學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讀周禮謂眞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又曰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則周官是

胡宏曰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闕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之地官

程大昌曰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取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

晁公武曰秦火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爲周公致太平之迹鄭氏則曰周公復辟後以此授成王使居洛邑治天下林孝存謂之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昔北宮錡問孟子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則自孟子時已無周禮矣況經秦火乎漢儒非之良有以也

陳亮曰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

鄭鍔曰以洛誥考之周公營洛乃是欲成王自服於土中亂爲四方新辟及作六典之職以授之使往治於洛邑其言曰予齊百工伻從王於周乃汝其悉自教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蓋爲成王齊整建官之法使王往新邑自教率之各効其職也成王滅淮夷而歸在豐董正治官治以新書從事然只在豐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經之授田等事今皆難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終不見行之實也若如此論則經之首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之說始有其歸其他疑非周公全書可以意曉也

孫之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既無明言孟軻之徒或未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學士眞以爲無用於後世矣夫去古遼遠雖使先生之制爛然在目固難盡棄今之法而求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尊鬼神敬卜筮親賓客保小民藹然唐虞三代極盛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舍此書將焉取之

王炎曰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畀炎火漢興諸儒掇拾於煨燼藏於巖穴之間其書已亡而幸存漢既除挾書之律六典始出武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祕府不立於學官東都諸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爲戰國陰謀之書何休也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官所掌綱正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爲戰國陰謀休謬矣

鄭耕老曰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陳傅良曰周禮設官分職大抵朝廷之事治官掌之邦畿之事教官掌之邦國之事司馬掌之今自朝廷以上纖悉皆歸於大宰自國中以及近郊遠郊小都大都皆屬教官而職方土方撢人凡邦國之事皆屬司馬此其大略也其有截然一定不可易者若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小司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謂其皆刑獄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甸稍縣都

郡國四方一皆聯絡而盡屬之司寇其他又有不然者如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天官乃屬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春官乃屬秋官宰夫掌臣民之復逆矣則太僕小臣御僕之掌復逆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矣則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天官乃屬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既悉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又見於夏官天官掌財用之事自大府至掌皮既悉領之矣而泉府廩人倉人又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者悉領於天官至外朝百官之廩祿府史胥徒之稍食番上宿衛之廩給乃見於地官自內司服至屨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悉領於天官而司服司裳典瑞巾車之屬乃見於春官此其分職有不可曉者自漢以來凡禮事皆屬太常兵事皆屬將軍光祿勳中尉刑事皆屬廷尉其分量職守較然不紊然臨事之際反不免遺闕先王設官如此當時不見文移回復職事侵紊之患何也六官之設雖各有司存然錯綜互見事必相關春秋時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輅葬季孫不從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賜之輅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書勳夫諸侯之國惟三卿耳一人受賜三卿皆與從周法也後世禮官專治禮刑官專治刑兵官專治兵財官專治財並不相關雖有遺失他官不得稽節而廢曠多矣　又曰周禮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

呂祖謙曰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干天子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九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逼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以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不二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爲民極哉嘗讀晉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微周家法度在焉後世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又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　又曰胡氏父子以周禮爲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又曰今人不信周官據憙言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陳淳曰周禮周公經國規模在焉乃周公之大用流行處

李叔寶曰仲長統以爲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爲經其實傳也蓋禮記所記多春秋戰國間事不純唐虞夏商周之制曾未若周官之純乎周禮也

陳汲曰周禮一書周家法令政事所聚或政典或九州或司馬教戰之法或考工記後之作者纂其典章法度而成一代之書有周公之舊章有後來更有續者信之者以爲周公作不信者以爲劉歆作皆非也　又曰周禮雖以設官三百六十爲額然職事員數不止此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略以春夏秋三官爲準以小乘多皆以五百人爲額凡三千人其間兼攝者必相半也何者蓋先王之制因事而命官作史之人因官而分職以三公六卿論之如周禮所云二鄉必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可兼而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成王將崩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則不可廢其官未必一一有舉其大略則土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徵毛羽每官掌一事無事之日多矣軍司馬行司馬輿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費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之亦臨事兼攝爾盟府命士也太公兼之所謂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職不可廢故各設其官職以待智者抉擇耳又六卿內治一官外兼一鄉則周官每鄉卿一人每官卿二人若是者皆非事實也齊威公令國子高子各率五鄉晉景公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命韓厥將新軍且爲僕大夫晉悼公令戎御屬校正司右屬司士皆

古人之制也或者以書爲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周之建官不能遠過夏商與其有兼攝相半亦千五百人矣曰有朝廷官有田野官所謂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者指在朝者也若總千里之內安能勝其事哉今考六官中大率在朝廷者什之二三耳其他則分散甸稍縣都之內與尙書無甚戾或者又謂鄉遂設官最宂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爲丈夫者百八十人六遂之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爲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大抵官吏至二萬三千人如因民之入以賦官祿則十五萬家之人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吏也殊不知鄉遂之官吏皆士居人其大官如鄉則朝廷兼之以下大夫命士之屬分散在他處且如鄉遂人數勢不可得兼者則各置焉

陳振孫曰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爲先秦古書似無可疑

葉適曰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於亂者古者天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人爲之臣久於官而不去其爲地狹而民寡治之者衆行之以誠故米鹽靡密無不盡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爲域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搖手無聖賢爲之臣不久於其官而又有苟簡詐僞之心乃欲靡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

魏了翁曰周禮左氏並爲秦漢間所附會之書周禮亦有聖賢禮法然附會極多　又曰周禮與左傳兩部字字謹嚴首尾如一更無疎漏處疑秦漢初人所作因聖賢遺言足成之

劉炎曰或問周禮果聖人之全書乎曰司門譏財物之犯禁者舉而沒之司關凡貨之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周公於民之意應不若是之察也

王與之曰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論周公作周禮本旨也書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論周公授周禮於成王也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未已將自斃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此見周禮至魯猶存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此見周禮至戰國已亡蓋待漢以後諸儒而始明也

王應麟曰周禮漢河閒獻王得之李氏失冬官一篇補以考工記劉歆校理始得著錄漢志所謂周官經六篇者也

葉時曰六經無全書固秦人之罪而周禮不全不可獨咎秦人也戰國暴君汙吏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其酷已先秦火矣周禮六官闕一河閒獻王求考工記以足其書曾是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也天官有染人鍾氏㡛氏雖闕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韗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尙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一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裘掌皮之職乎以考工記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

黃震曰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此四書正經也禮記雖漢儒所集而孔門之中庸大學在焉樂記等篇亦多格言若周禮未知何如夾漈鄭氏嘗謂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闊略人主之身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至孫處又獨爲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而未嘗行也愚恐亦意度之言按周禮實漢成帝時劉歆始列之于七略王莽時劉歆始奏置博士乃始用於王莽而敗再用於王安石又大敗夾漈以爲用周禮者之過非周禮之過是固然矣然未有用而效恐亦未可再以天下輕試哉　又曰周之建官備於尙書周官一篇各率其屬聽之六卿而爲君之要在六卿得人而止其詳則自孟子時已不得聞矣必如今周禮所載六鄉六遂之地能幾何而可養官司胥徒二三萬東西胥會朝夕讀法民且奔走不暇而何所措手足此書出於王莽用於安石皆亂天下恐不可以其名列於經而盡信其書必古書也亦不過周官一篇注疏耳大訓何在而各經耶雖然歸之世變不同而謂周禮不可行於後

世此則善爲周禮解者也

馬端臨曰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閽閽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來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爲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關雎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貨財則盈而歛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姦敝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諉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於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懦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受成於吏手既受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意未孚而追呼之苛嬈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爲吏者不過年除歲遷多爲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爲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去太甚之說遂爲經國庇民之遠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教斯可矣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爲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具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僞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壞但未能悉復先王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歷以歲月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爲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涖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常平而爲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蘇少公之言曰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笞必用而州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糴糶之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糴糶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賒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繁擾然糴糶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爲其簡易者而欲爲其煩擾者耶謂周禮爲不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官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雖當時

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皆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爲貧者願貸貸予之而不能償則衙官督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責令保任貧者代償所逋則損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兩得之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獘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于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宋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疎疎則情僞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識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羅璧曰禮記古今議其雜周禮則劉歆列上之時包周孟子張林碩已不信爲周公書近代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峯蘇穎濱晁說之洪容齋直謂作於劉歆蓋歆佐王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裏且漢儒林傳敘諸經皆有傳授禮獨無之或者見其詳密謂聖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遺不知孔子於禮多從周使周公禮書如此精詳當不切切於杞宋求夏商遺禮與夫逆爲繼周損益之辭又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獨不能措一辭於周禮耶孟子時周室猶存班爵之制已云不聞其詳而謂秦火之後乃周禮燦然完備如此耶兼其中言建國之制與書洛誥召誥異言封國之制與書武成及孟子異設官之制與書周官六典異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豈有言之與行自相矛盾乎

王若虛曰東萊云周禮者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於上古而成於周故曰周禮予謂此書迂闊煩瀆不可施之於世謂之周禮已自不可信又可謂古帝王之典乎

陳友仁曰周公六典周官經制之書書井田立封建大而軍國綱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介纖悉靡不備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於天官大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鑑也

黄溍曰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

何異孫曰先儒疑周禮非周公全書大綱是周公作書未全備而公歿故尚闕冬官一篇今攷尚書周官其三公三孤與周禮不合此知六典官制未及施行中間必有末世添入者繁冗瑣屑處多漢儒增益如盟詛之類府史胥徒之屬叢雜可疑

汪克寬曰周禮一書果爲周公作乎漢武嘗謂周禮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又云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文忠謂周禮可疑者二蘇頴濱謂周禮不可信者三是皆論以爲非周公之遺制也然則周禮果非周公所作乎朱子蓋嘗以周家法度廣大精密言之嘗以周公建太平之基本稱之又嘗以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稱之張橫渠謂周公治周莫詳於周禮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又謂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是則又明爲周公所作也攷之西漢志於周公未之見東漢儒林傳乃謂周官經六篇本孔安國所獻隋經籍志乃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以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孝武時蓋有其書特未與五經例置博士耳至西漢劉歆始置博士遂盛行於世後世因有周禮作於劉歆之說是則周禮作於周公而非他人之制明矣然冬官何爲而缺也經罹秦熖散佚之餘與漢儒編錄附麗之誤而始謂之缺也何以知其然愚因考補散逸得之夫五官所掌曰治曰禮曰教曰政曰刑而冬官則掌邦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或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冬官之大較也見考工記所載者其屬二十有九皆工之事而士與商農之職俱缺焉考之春官之中如世婦內宗外宗皆宮中之職本屬天官而乃入之春官夏官之中如司士諸子皆掌士之職本屬冬官而乃入之夏官地官之中如司士質人廛人賈師司虣司稽胥師肆長泉府此皆主於商土均草人稻人場人司稼等職此皆主於農皆本屬冬官因其職與大司徒掌土地人民者相類乃以入之地官若是者謂非編錄附麗之誤不可也況小宰記六官六屬各六十攷之天官自太宰以下六十二地官大司徒以下七十九春官大宗伯以下七十一夏官大司馬以下六十九秋官大司寇以下六十五何以冬官獨缺而爲數不及五官皆盈而餘數過之無是理也他如儀禮有嗇夫之官國語有司商之官皆不載諸周禮此亦冬官之脫簡也要之見載於考工記者固爲冬官之屬然司空掌邦

土居四民時地利職不止此當自大司空小司空而下摭夏官之中掌土者地官之中掌商農者與夫畜夫司商之數幷今考工記所載之工總屬冬官則不惟合於周官司空之所職與小宰六官六屬之目而且周官制作之盛燦然淴著於篇使人得以觀其會通而爲太平典禮之全書也克寬因幷錄卷末以俟博古君子正焉

朱升曰周公六典本以命官而非以禮記其間所載之禮乃職之所及者爾

薛瑄曰周禮後世用其制者猶不可易可見爲聖人之書

何喬新曰周禮規模極其廣大節目極其周詳非聖人不能作也其名官莫不有義治非天事謂之天官者治以道爲本也教非地事謂之地官者教以化爲本也禮以仁爲本故禮曰春官政以禮爲本故政曰夏官刑以義爲主故刑曰秋官事以智爲主故事曰冬官名曰宰以制變爲義名曰夫以帥人爲義以正人則曰正以長人則曰伯司者伺察之謂氏者世守之稱尊其智故稱大夫卑其任故稱人大綱小紀莫不具載非聖人心胸廣大孰能與於斯彼不知而妄議者烏足以論聖人之制作哉奈何煨燼於秦火而聖人之經不全附會於漢儒而聖經之旨益晦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閽師柞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是也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爲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冬官未嘗亡也雜於五官之中耳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豈知鄉師載師之屬則雜於司徒獸人獻人之屬則雜於太宰土方形方之屬則雜於司馬薙氏萍氏之屬則雜於司寇鄭賈諸儒承訛踵謬莫覺其非至臨川俞庭椿始作復古編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草廬吳氏又從而考訂之由是周禮六官始得爲全書矣　又曰周禮一書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婚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繢刮摩搏埴之法又其細則及於登魚取龍擉鱉之微莫不備具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聰明睿智孰能及此哉奈何一毀於戰國之諸侯再毀於秦坑之烈熖漢興百餘年河間獻王始上其書於祕府又百年劉歆始列其書於錄略惟其晚出故當世儒者共疑之或謂文王治岐之書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爲戰國之陰謀或以爲漢儒之附會竊謂五等之爵九畿之服祭天祀地之禮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所得爲也雖其書固詳於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似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爲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尙爲漢儒哉不幸書未成而公亡其間制度有未施用故封國之制不合於武成建都之制不合於召誥設官之制不合於周官九畿之制不合於禹貢凡此皆預爲之而未經行也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非惟一官可以兼衆職而有其事則設無其事則廢者亦多也豈常置其官而多廢廩祿乎蘇氏疑王畿千里無地以容之蓋王畿四方相距千里凡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截然整齊如畫碁局亦其設法則然耳而其地則包山林陵麓在其中安能如一圖哉胡氏疑冢宰論道之官不當統宮壼財用之事殊不知財用統於冢宰則用度有節而無泛用濫賜之弊宮壼統於冢宰則身修家齊而無女寵嬖倖之習是乃格心之要務也又豈可輕議其非哉昔盧植言周禮與春秋相表裏蓋周禮爲尊王作而春秋亦爲尊王作也故周官記三百六十屬之分職而冠之以惟王之一辭春秋載二百四十年之行事而首之以書王之特筆茲非二書之相爲表裏乎然則詆以爲非聖人之書者謬矣　又曰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法也非周公之法乃文武之法也非惟文武之法乃堯舜禹湯之法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距今數千載其致治之大本大法於今可見者書與周禮而已書載其道治天下之本也周禮載其法治天下之具也有志於唐虞三代之盛者舍二書何以哉秦火之餘書缺其半然諸儒無異論周禮固多錯簡諸儒論說何其紛然也獨程朱二大儒洞識聖人之精微以爲非聖人不能作然亦論其大旨而已微辭奧義未及論著殘章斷簡未及考正君子惜之夫冬官未嘗亡也何必以千金購之以考工記補之至臨川俞

氏春錄始悟冬官散見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注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澄源丘氏各有考注喬新自幼讀是書沉潛有年以爲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書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訛以存古也黜考工記別爲卷不敢瀆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注以俟後之君子擇焉有天下國家者以書之所載立其本以周禮所載措諸用孰謂唐虞三代之盛治不可復哉世謂周禮不可行者以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也嗚呼是非聖經之過也彼不識聖心而徒泥其文也唐太宗斟酌蘇綽之制以爲建官授田制軍詰禁之法而貞觀之治遠邁兩漢況以聖人之心行聖人之法天下豈有不蒙聖人之澤乎

丘濬曰周禮出於漢六官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民爲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小司空之職二條爾

王鏊曰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規模大節詳備有能舉而行之則治效可立致而其間亦有可疑焉者冢宰掌邦治正百官其職也而宮禁婦寺之屬皆在乃至獸人獻人鼈人司裘染人屨人之類何瑣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所謂教者師氏司諫司救五六員而已其他六鄉六遂分掌郊里征歛財賦紀綱市城會肆門關而謂之教何哉職方氏形方氏遂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司空一篇已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宋俞廷椿王次點獨謂未嘗亡也混於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與夫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不宜爲司徒之職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與夫起土役令賦之事不宜爲小司徒之職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誠千古之一快也而予不敢從何哉曰亂經張錫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所謂郁郁乎文者也唐太宗深信矣而無其輔王通篤好矣而無其時劉歆有志矣而昧於所事宋神宗刻意矣而失其所任彼宇文之於蘇綽似矣而其人品相去霄絕安能擴充以致周公廣大之治無怪文武之政寂寥數千載而莫有繼之者已

陸深曰周禮一官文密意詳固是聖人之制作

王道曰文武周公聖人也其所謂書必簡易明達決不至如周禮之繁冗瑣屑以爲治岐之制理財之書斷斷其不然矣然謂之陰謀則實迂謬不類乎陰謀謂之附會則實片段不類乎附會惟斥之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庶爲切中其病而周禮之不足信也的矣

金瑤曰此書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有關於治道甚大漢人亂以僞句遂使程朱二大儒不欲注而國家因以不列於學官亂句之爲此書累甚矣

李材曰周禮是周公致太平之書當與五經並傳今周禮廢而不講是經之闕也

郝敬曰周禮非闕也而世儒以爲闕考工記非補也而世儒以爲補非闕而使人疑其爲闕非補而使人疑其爲補是書所以奇也五官之文直而正考工之文曲而奇人疑其裁自兩手而不知其同也是書所以愈奇也世儒謂漢儒補記謂周公作五官夫五官非聖人之作而記亦非漢儒所能補其諸六國處士之學其縱橫之言乎　又曰六經有聖人治天下之道是書則後世治天下之法天下神器可以道御不可以計算約束而望其理也聖人貴道不貴法故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周禮之書徒法而已矣

王應電曰世人疑周禮者率以行之者無效也夫後世篡奪者祖揖讓戰爭者本放伐豈堯舜湯武之故哉王莽動法先聖以文其姦奚止於周禮安石徒得其糟粕以便其術中間良法美意皆罔然也以是而訾聖經不已異哉或以奔者不禁王及后世子不會等語非周公所作不知此皆註家解釋之誤耳故林孝存謂爲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今其書見存瀆亂陰謀安在玩其文義有能作此者雖非周公即聖人矣

陳仁錫曰以周官全經言之洵有可疑者墨辠五百劓辠五百刖辠五百宮辠五百太平之世殘形刻膚赭衣菲屨交臂歷指而塞路疑一也泉府之職官與民市吏不能皆才民不能皆愿吏橫則欺民民猾則欺吏疑二也周家祭祀莫詳於頌昊天之詩郊祀無

分祭之文般之詩望祀四岳河海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既右烈祖亦右文母妣與祖無各祭之文其作樂亦未聞有用歷代之褒以分祀之禮疑三也周西都則關中也東都今洛陽也以千八百國計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何以封疑四也

朱朝瑛曰周禮一書非聖人不能作然其書殘闕錯亂必草創而未成者周公既沒遂不復行宋遷而後復多散佚戰國縱橫之士以意附益之

譚吉璁曰易詩書皆有序書周官一篇卽周禮之序矣

周官傳

漢志四篇

佚

按漢志儒家別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河間周制十八篇注云獻王所述似與周官相表裏惜乎其皆亡也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二

杜氏子春周官注

佚

後漢書杜子春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

按禮疏所引後漢馬融傳中文范史無之當係謝承華嶠袁山松等書中語也

賈公彥曰劉歆門徒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通周官說

陸德明曰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師事之

晁公武曰周官漢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

鄭氏興周官解詁

佚

後漢書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建武六年徵爲大中大夫

按鄭康成注稱爲鄭大夫者即興之解詁也

鄭氏衆周官解詁

佚

後漢書鄭衆賈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杜氏爲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所解說近得其實

按此禮疏所引范史無之

陸德明曰河南鄭衆字仲師大司農

晁公武曰鄭興鄭衆傳授周禮康成引之以參釋異同云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

按鄭康成注稱爲鄭司農孔氏正義呼曰先鄭而目康成爲後鄭

賈氏逵周官解故

佚

後漢書逵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帝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

衛氏宏周官解詁

佚

張氏衡周官訓詁

佚

後漢書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出爲河間相徵拜尚書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

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

馬氏融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佚

孔穎達曰馬融爲周禮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

鄭氏玄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存

玄自述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及子大司農仲師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二鄭者同宗之大儒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之所訓也

後漢書玄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酈道元曰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周禮荆州其浸潁湛鄭玄注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

王炎曰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可謂有功於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之於經一則以緯說汩之一則以臆說汩之周官之意晦矣是以學者不得不疑

王應麟曰鄭康成注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汩之而聖人之微旨晦焉徐氏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　又曰唐禮志云讖緯亂經鄭玄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

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圓丘一也玄以爲二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爲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玄謂周祭感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

周禮音

一卷

佚

魏了翁曰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爲口率出泉三代安有口賦王介甫用之以誤熙寧皆鄭注啓之

王氏 肅 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佚

周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肅著三禮音各一卷七錄惟云撰禮記音

司馬氏 伷 周官寧朔新書

唐志八卷 王懋約注

佚

晉書瑯琊武王伷字子將起家爲寧朔將軍進封瑯琊王有平吳之功

按隋志梁有周官寧朔新書八卷晉燕王師王懋約撰唐志作懋約注書以寧朔名當從唐志

傅氏 玄 周官論評

唐志十二卷

佚

晉書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弘農太守典農校尉封鶉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泰始中年爲御史中丞遷太僕卒謚曰剛追封清泉侯

陳氏 邵 周官禮異同評

唐書注陳邵撰

隋志十二卷

佚

晉書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

徐氏 邈 周禮音

一卷

佚

李氏 軌 周禮音

一卷

佚

虞氏 喜 周官駮難

七錄三卷

佚

隋志孫琦問干寶駮虞喜撰

干氏 寶 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釋文序錄十三卷

答周官駮難

唐志五卷 隋志周官禮駮難四卷孫略撰唐志入干寶名注云孫略問

佚

陸德明曰宮正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干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

按干氏周官禮注陸氏釋文多引之又初學記引干氏注周官籩人之職羞籩之實糗餌粉餈云糗餌者豆末而烝之以棗豆之味今餌餻也

伊氏 說 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唐志十卷

佚

宋氏周官音義

佚

晉書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文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采夜則教逞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

嘗幸太學憫禮樂遺闕博士盧壺對曰廢學已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麤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劉氏昌宗周禮音

隋志三卷

佚

顔之推曰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

陸德明曰周官巾車爲軏戚衮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

孫氏略周官禮駁難

隋志四卷唐志五卷

佚

崔氏靈恩集注周官禮

隋志二十卷

佚

沈氏重周官禮義疏

隋志四十卷

佚

王氏曉周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

戚氏袞周禮音

佚

浙江通志衮字公文鹽官人

壽氏周官注

佚

按陸氏釋文引之云沈重依其文

亡名氏周官禮義疏

隋志十九卷

佚

周官禮義疏

隋志十卷

佚

周官禮義疏

隋志九卷

佚

周官分職

隋志四卷

佚

周官禮圖

隋志十四卷

佚

賈氏公彥周禮疏

唐新舊志五十卷今併爲十二卷

存

公彥序略曰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言之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犂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重犂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注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犂之後重犂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注云堯育重犂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注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按分命仲叔注云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明堂

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注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說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按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殷云焉按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幷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卽官號沿革廢而言也

舊唐書賈公彥洛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

晁公武曰公彥洛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史稱著此書五十卷今幷爲十二卷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爲詳明

董逌曰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爲之二書並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

朱子曰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

陳振孫曰其序周禮廢興言鄭衆以爲書周官卽此周官失之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是則然矣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衆之說未得爲失而其可疑者則邦土邦事之不同也

王應麟曰公彥事張士衡撰次章句甚多

陸氏德明周禮釋文

二卷

存

王氏玄度周禮義決

唐志三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三

王氏洙周禮禮器圖

佚

長編至和元年九月翰林學士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讀周禮帝命書車服冠冕籩豆簠簋之制及是圖成上之

李氏覯周禮致太平論

集十卷

存

覯自序曰天下之理由家道正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利用厚生爲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害述國用十六篇備預不虞兵不可闕先生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四篇刑以防姦古今通義惟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乂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爲先經世軌俗能事以畢述教道九篇綜爲弁序凡五十一篇爲十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

王應麟曰李泰伯撰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內治七國用十六軍衛四刑禁六官人八教道九共爲十卷

楊氏杰周禮講義

佚

杰自序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公以聖人之德輔相之尊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能作是經述是禮爲萬世之大法也其略見於周官其詳載於六典六典者何治教禮政刑事也治無不統天之道也天官冢宰以掌之教無不容地之道也地官司徒以掌之和豫者禮其序春也春官宗伯以掌之正大者政其序夏也夏官司馬以掌之肅嚴者刑其序秋也秋官司寇以掌之富有者事其序冬也冬官司空以掌之治則不言而化也教則見於言矣禮則見於容矣政則見於令矣刑則見於威矣事則見於物矣此其精粗先後之序也六官帥其屬三百六十期之日也自天子諸侯至於公卿大夫貴賤莫不有位自王畿至於侯甸男采衛要蕃遠近莫不有制自天地宗廟至於百神祀享莫不有常自正月之吉至於歲終施爲莫不有時自人至禽獸草木蟲之必有其道自宮室至於車服器用制之必有其法無一職不修而王道備無一物不化而歲功成此所以致太平而敵天命也不幸遭秦火絕滅典常出自山巖逮藏祕府冬官亡失既不獲其完書士儒相傳久已弊於俗學聖上憐其若此命儒臣以訓釋旨歸列之科選使成周太平之迹煥然著明於本朝蓋千百年希闊之遇也然而執形器度數之學者不知制作之所存泥道德性命之說者不能考合以適用蓋學禮者之所蔽惟不執不泥然後能盡變通以致用上以副朝廷經術造士之意不其盛歟

劉氏彝周禮中義

宋志十卷通考八卷

佚

陳振孫曰祠部員外郎長樂劉彝執中撰彝諸經皆有中義

王應麟曰劉氏中義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

劉氏恕周禮記

佚

周氏諝周禮解

佚

衞湜曰延平周諝希聖擢熙寧進士第入仕值新法行不忍詭隨賦詩去官嘗注周禮解王文公新傳多采其說而沒其姓名豈忘其人之有傳耶

王氏安石新經周禮義

宋志二十二卷

未見

蔡絛曰王元澤奉詔修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爲之提舉蓋以相臣之尊所以假命於其手也詩書多出元澤暨諸門弟子手至若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爲之筆削者政和時朝廷悉命藏諸祕閣用是吾得見之周禮新義筆迹猶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

晁公武曰周禮王莽嘗取而行之馴致大亂熙寧中設經義局安

石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不解考工記安石以其書理財者居半
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
盡傅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後其黨蔡卞蔡京紹述介甫期盡行
周禮焉圖土方田皆是也久之禍難並起與莽曾無少異殆書所
謂與亂同事耶

陳振孫曰熙寧八年詔頒之國子監且置之義解之首

按萬曆中重編內閣書目尚存荆公周禮義二冊

龔氏原周禮圖

宋志十卷

未見

陳氏祥道周禮纂圖

佚

王氏昭禹周禮詳解

宋志四十卷

存

陳振孫曰近世爲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也

王與之曰昭禹字光遠有周禮詳解用荆公而加詳

昭禹自序曰道判爲萬物之成理理之成具不說之大法禮者法
之大分道實寓焉聖人循道之序以制禮制而用之則存乎法推
而行之則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然後禮之事舉
矣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增而爲三百六十非固
好詳也王者之世物衆事乘其制不得不然也孔子曰周監於二
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言咸矣然道之常無下散於常有之域
法象而爲天地變通而爲四時聖人體道之常無以觀其妙體道
之常有以觀其徼其精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雖先
天而先且弗違尚何事於仰觀俯察然後奉其時哉惟夫出神天
之本宗應帝王之興起天地固有大美矣四時固有明法矣雖聖
人爲得而違焉是固因天地之大美達而爲治教因四時之明法
達而爲禮政刑事然則常無之道爲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聖人爲
天下而有治教禮政刑事天地四時道之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
官聖人任以致其事者也噫六官之建豈聖人之私智哉實天理
之所爲也由此以觀則禮之事雖顯於形度數之麤而禮之理實
隱於道德性命之微卽事而幽者闡卽理而顯者微然則理其神
之所爲乎夫神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爲而無乎不爲聖人立禮以
爲體行禮以爲異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亦神之無不在無不爲之
意也彼荀卿徒知禮爲道之華而不知爲物之致乃曰生於聖人
之僞又烏知禮意乎哉

章氏綽周官識

十六篇

佚

孫覿志墓曰公諱綽字伯成世家豫章後徙建安又徙蘇州之吳
縣贈太師楚國公諱粟之子也熙寧九年進士仕爲尚書郎提點
淮南刑獄權揚州事積官至朝奉大夫

張璪曰章公周官識十六篇非近世之文也

徐氏庾周禮講義

佚

樂平縣志庾字叔義紹聖四年進士歷仕四十年建炎初提點福
建刑獄歸自號寄傲老人

黄氏度周禮講義

六卷

存

度自序曰天理之有盈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務
盈以處凶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王之於愚衆吉凶與之同患以
義寓之數而告之以禍福之理於是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患以道
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於是乎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是書夏
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則
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言之耶適丁斯時人
爲世習未足以全是道備是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其顯諸仁
名易曰歸藏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闡幽建常能常而已未足以
爲易也智足以顯微適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爲易也仁智之道合
則易之道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爲
心以質爲體文則剛柔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
之書著二書特言周者以辨夏商焉耳二書之效使人知有消息
之數吉凶之象則守謙以防虧作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
之勢則循理以避僞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者順而典謨之書行
吟咏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聖人何俟於春秋哉二書之教不行
然則三頌之次聖人以魯望周周不可望也以商戒周周不可戒
也聖人始卽書之後絶之以秦誓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耶方

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五經之文始得先生巨儒訓而發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學止於區區之誦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幸也

閩人氏宏周官通解

佚

姓譜字君度嘉興人大觀三年進士判常州

林氏之奇周禮講義 訂義作全解

玉海三十九卷

未見

王與之曰三山林氏之奇字少穎有周禮全解祖荊公昭禹所說

之奇自序曰無體之禮冥於天地之自然而聖人制禮所以立無體之用也夫禮自外作本在於內雖有不易之道而外必盡其可陳之法是以其法之在度數也貴賤有位先後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君子知之於內足以安性命之情衆人由之於外足以觀性命之理此禮之大體也方其莫之為而常自然之時人含其聰而天下不侵人含其明而天下不累則禮亦何所用哉此莊周制禮不仁之說及澆淳散樸去性而從心耳營鐘鼓管籥之音目逐青黃黼黻之美與接為交往往萬緒起矣而是非不至於秪合則禮之教其得已乎聞之曰禮者於時當夏乃萬物去本感末之時則禮者聖人之不免也蓋聖人之神不與人同憂而聖人之德不與民同患故周公制法度於一日之間以厚天下之風俗其本如此雖然道有升降時有損益故以義制禮者雖昔之所與而今或制作而不疑以義變禮者雖已造於前而後或因革以為便則周禮之為書豈特周公之力哉易曰亨者嘉之會天之禮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禮也三代之禮天道人事備於周上致其隆下致其殺中處其中則是時也崇天卑地分羣偶物而不失其統也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小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各以順受其正豈有他哉後世禮昧於經之大體則徇常者或病其高闊好大者乃專於卑近又豈知夫高闊所以立天下之本卑近所以盡天下之事歟楊子曰禮體也體不備不足以為人故謹其名嚴其數則雖貴至戴璧之天子賤至横目之庶人其衣裳飲食之織悉聲音采色之等咸皆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則尊無逼下之嫌卑無僭上之失者乃周禮之所載王業也禮文存於經獨周禮為全書惟其傳不明故學者嘗憂其難知世有人焉乃訓而發之而聖人之德大略具矣傳曰先王制禮必有主也故以述而富學今既以其既學者相與而學之而未知者以俟切磋焉

楊氏時周禮辨疑

宋志一卷

存

晁公武曰此攻安石之書

黃氏顧周禮解義

佚

閩書黃穎字秀實龍谿人崇寧五年進士調崇德簿歷中書舍人

董氏璿周官辨疑

佚

江西通志董璿字禹川德興人崇寧進士歷秘書少監出為江西提刑知興仁府

王氏居正周禮辨學

五卷

佚

呂祖謙作行狀曰公之學根極六藝深醇閎肆以崇是闢非為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為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迷其在兵部以事請對及因王安石新學為士大夫心術之害請以辨學為獻上許之公既上辨學而龜山楊先生三經義辨亦上於秘府於是孔孟之本指始明天下遂不復宗王氏學

程氏瑀周禮義

佚

孫氏奇周禮備檢

佚

南昌府志奇字師穎豐城人

徐氏煥周官辨略

宋志十八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四

胡氏（銓）周禮傳（一作周官解）

宋志十二卷

佚

銓自序曰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二禮相爲表裏其來尚矣考王制而知六官之備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馮相氏之精考曾子問雜記及間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師氏之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別考大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巾車典路車人之別考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義祭統而知鬱人鬯人典禮之經考經解而知太師六詩大儀之本考哀公問昏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社郊嘗禘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子閒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之意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衛考中庸而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而知龜人筮人之敬考緇衣絲綸之言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準繩而知輪人之度考投壺之弦而知樂師貍首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尊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無邪之論考冠義而知囊師之等考鄉飲而知酒正之獻考射義而知司裘之鵠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爲表裏也前賢論學之源如江出汶至於瀁渠所幷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如禹治水知絡脈開塞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竊觀大川小川之說生於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說然二禮條分實別亦豈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旨意脗合相爲表裏端若脈絡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轍有味其言之也臣既爲易春秋禮記傳又覃思周官凡十有餘年僅成集解書以韓愈闢邪說欲尊六經而邪說卒不能革歐陽修欲刪去九經緯書而異端故在臣之區區欲卒歐韓之業而學術膚淺志苦心勞徒益蕪累終莫能採賾發潛重念昔之賢士伸於知己臣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四侍經筵屢蒙獎諭受知實深陛辭之日親承玉音令臣繕寫所解經進呈伏惟陛下天縱之姿聖學高妙卓冠百王頃因論治道有及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王言非精於禮孰能與於斯願臣蕪拙曷補萬一殆如無棐所云者倘辱皇慈寬狂瞽之誅略加睿覽則臣之志願畢矣

吳氏（沆）周禮本制圖論

佚

六官析微論

佚

樓鑰曰環溪深於易二十而著璇璣圖論深於禮故又二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皆行於世

周氏（必大）周官講義

佚

按清源丘氏引之

尤氏（袤）周禮辨義

佚

中興館閣錄尤袤字延之晁陵人王佐榜進士出身淳熙十五年權禮部侍郎

王氏（十朋）周禮詳說

佚

按清源丘氏引之

鄭氏（鍔）周禮解義

宋志二十二卷

未見

王與之曰三山鄭氏鍔字剛中有周禮全解淳熙十年經進

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多穿鑿淳熙中鄭鍔爲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王應麟曰鄭剛中解義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歲豆區釜鍾有多少之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辨明使有條理

薛氏（季宣）周禮辨疑

未見

王與之曰永嘉薛季宣字士隆有周禮釋疑

陳氏（傅良）周禮說

宋志一卷讀書附志三卷

未見

趙希弁曰周禮說三卷朝奉郎祕書少監陳傅良所進書刊於止齋文集中曹叔遠別爲一書而刻之且爲之說

朱子曰陳君舉推周官制度亦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

傅良進周禮說序曰王道至於周備矣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尙多見於周禮一書而熙寧用事之臣經術紕繆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遂日多故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詆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者亦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

王應麟曰陳君舉說周禮綱領有三曰養君德曰正朝綱曰均國勢

周官制度精華

玉海二十卷

未見

朱子曰上半冊陳君舉下半冊徐元德

王應麟曰陳傅良徐元德撰

易氏祓周禮總義

宋志三十六卷讀書附志三十卷

未見

趙希弁曰周禮總義三十卷山齋易祓所著也許儀爲之序刻於衡陽

魏了翁曰易彥章周禮漢軍制端足補先儒傳記之所未及

王與之曰長沙易彥祥有周禮總義皆推廣諸家說

王應麟曰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其爲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愚考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胡氏[illegible]周官類編

佚

黃氏頤周官講義

佚

俞氏庭椿周官復古編

宋志三卷

存

庭椿自序曰六經厄於秦至漢稍稍始復然而多出於儒者記誦傳授之學不能無譌誤既成篇秩相傳至今世儒信其師承之或有所自也無或疑議遂使聖經之舊泯焉不可復見周禮一書皆周之舊典禮經然方諸侯惡其害己而去班爵祿之籍已有亡失之漸況一燔於煨燼而蓳蓳出於口傳追記之餘安能盡復其故耶伏生年過九十口授尙書自非孔壁所藏古文出而考證則舜典與堯典孰分益稷與皐陶謨奚別盤庚不得而異篇康王之誥不得而殊體信以傳信未必不至於今日也六經惟詩失其六書逸其半獨周禮司空之篇有可得言者反覆之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足正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獻有犂然當於人心者蓋不啻寶玉大弓之得而鄆讙龜陰之歸也雖然由漢迄今世代遼遠大儒碩學項背相望而區區末學乃敢起義是不得罪於名教者幾希嗚呼學者寧信漢儒而不復考之經耶無寧觀其說而公其是非以旁證於聖人之言而幸復於聖經之故耶知我罪我所弗敢知此復古編之所爲作也

丘葵曰宋淳熙間臨川俞廷椿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

陳深曰周禮六職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其一以待用故司空有官而無職蓋自唐虞已然故禹作司空平水土而亦以總百揆召康公以太保而營洛仲山甫以冢宰而城齊召穆公平淮亦命以營謝宋皇國父以太宰爲平公築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方春秋築城作邑無慮至千能者爲之亦未有專屬於司空也且其命官則謂之冬冬者藏也董仲舒亦云陰常居太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以佐陽故謂之司空曰空與冬聖人之意見矣由此言之司空不補何害宋俞庭椿作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錯簡五官之內於是取其近似者別爲一卷以補冬官又於五官之內盡剔其不類者而各之其類夫周官屬常有類其精神脈絡環流於三百六十之屬而無所不通非如後世某官而任某職某事而專責一官也安用類爲自俞氏之求類也而五官大亂以古本校之非復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氏丘葵氏吳澄氏最後何喬新氏相繼

而增損之以補兪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人各持其所見於是有臨川之書有永嘉之書淸源之書崇仁之書椒丘之書此如無主之田而五人爲之耦也其不墾而傷也者希矣

江西通志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仕至古田令

徐卽登曰兪氏復古一編儒者稱其超越於漢儒之見而有功於周禮偕然

徐常吉曰周禮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補之蓋惜其書之未完而爲是綴輯之計雖不免續貂之誚而於聖人之全經猶爲無害至宋兪庭椿乃以工官散見於五官之內而未嘗闕遂掇取五官之屬而用以補冬官之闕夫周禮一書聖人用意深遠精密其設一官分一職卽如府史胥徒之賤酒醴鹽醬之微好用匪頒之末分布聯屬靡不各有意義而於其中任意割裂以相補塞則此足而彼虧者惟冬官之闕而今則五官俱闕也昔之周禮雖闕而猶全今則雖補而實亡也其爲聖經害也大矣

按兪氏復古編以天官之屬獸人獻人鼈人獸醫司裘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典絲典枲改入冬官以地官之屬鼓人舞師改入春官封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艸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圃人場人改入冬官以春官之屬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改入天官典瑞典同巾車司常冢人墓大夫改入冬官以夏官之屬弁師司弓矢稾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改入冬官以秋官之屬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環人改入春官

許氏弈周禮講義

六卷

佚

薛氏衡周禮序官考

未見

王與之曰金華薛衡字平仲有周禮序官考

李氏叔寶周禮精意

未見

王與之曰莆陽李叔寶字景齋有周禮精意刊行

戴氏仔周禮傳

佚

兪氏嘉周禮釋

佚

高氏崇周官解

十二卷

佚

魏了翁狀曰崇字西叔世家邛之蒲江以進士出身知黎州兼管內安府有周官解十二卷

馬氏之純周禮隨釋類編

佚

史氏守道周禮略

十卷

佚

趙氏汝談周禮注

佚

樂氏思忠周禮考疑

讀書附志七卷

未見

趙希弁曰周禮考疑七卷祝融居士樂思忠仲恕所著也永嘉戴溪肖望豐城劉德秀仲洪爲之序

喬氏行簡周禮總說

佚

宋史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進封魯國公卒贈太師謚文惠著有周禮總說

余氏復周禮經類說

佚

陸元輔曰復寧德人光宗初策士大廷擢第一後入史館兼實錄檢討

葉氏秀發周禮說

佚

姓譜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知高郵軍

徐氏鏞周禮微言

宋志十卷

未見

續中興館閣書目徐筠學周官於陳傅良記所口授成書十卷旨
謂聞於傅良曰周禮綱領有三營君儲正紀綱均國勢鄭氏注誤
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漢
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其誤三也

江西通志徐筠字國堅清江人得之子登歲擢第初主攸縣簿後
知金州

曾氏叔遠周官講義

佚

宋史曾叔遠字器遠溫州瑞安人少學於陳傅良登紹熙元年進
士第歷禮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

林氏椅周禮綱目

宋志八卷

佚

周禮撫說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周禮綱目八卷撫說一卷紹興府教授括蒼林椅奇卿
撰嘉定初上之朝

王與之曰林氏周禮綱目於開禧間嘗進

括蒼彙紀林椅字奇卿麗水人紹熙庚戌進士以周禮爲周公經
世之書凡民極所由立日用之常彝倫之變莫不區別纖悉畢備
乃隨類條列之名曰周禮綱目翰林學士樓鑰禮部尚書倪思表
進除工部架閣

陳氏兢周禮解

佚

陸元輔曰漳州陳兢戒叔紹熙進士撰周禮解

陳氏汪周官小集

佚

丘葵曰汪字蘊之永嘉人

孫氏之宏周禮說

佚

丘葵曰之宏字偉夫山陰人

楊氏恪周禮辨疑

佚

丘葵曰恪字謹仲永嘉人

陳氏汲周禮辨疑

佚

丘葵曰汲字及之永嘉人

陳氏謙周禮說

佚

王瓚曰謙字益之永嘉人乾道壬辰進士歷官寶謨閣待制江西
湖北宣撫副使

徐氏畤周禮發微

三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五

鄭氏伯謙太平經國之書統集

宋志七卷今本十一卷

存

伯謙自序曰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不爲久恃無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間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幷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己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猶惜夫愛己者之所以及民亦褊迫淺陋足以濟時於小康而不足以瀰綸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設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儌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跡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我精神心力而爲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聘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輅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繢刮摩摶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龜獨鼈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蕩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觀諸作雅宗周滅矣猶能挾鼎重而東嘗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爲東西其子孫益嚚戾乖忤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爲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猶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極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爲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跡惴惴然徒惟得失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嚴防範大抵不過爲擅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未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君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箠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雜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烽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略足以禮世而及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號秀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或則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亦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爲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修廢起墜於正觀一二十年間稅爲租庸調田爲口分世業兵爲府衞士爲明經進士官爲七百三十員天下爲郡封刺史然亦雜亂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未幾兼幷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爲兩稅變府兵而爲彍騎傳世襲而爲州縣不變名器而爲墨勅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嘗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弊隙呈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爲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脈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強之事亦一掃而無遺草創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威蘇威高熲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爲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習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瀚讀之難曉而視之易厭也彼其燔燎於秦火毀壞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伏藏泯滅於山巖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祕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幹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爲訓詁而已隋

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為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羣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竟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卑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究其志蓋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橫渠諸子則恨不及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雜而難考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間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嬉笑王制悉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為是目前苟簡之謀偷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

高叔嗣序曰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之由余方少竊聞其槩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舉之說及周益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詳彼所稱方冊與籍豈謂周禮耶孔子尚思興東周孟子則直勸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亡雖有之固不可為耶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去之後世以為罪然使始皇并天下為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為教家以為學漸被陶融非一日也故周立為天子頒其政式放於四海靡然信從事若畫一不俟強勉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鬭為功以干戈為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吞滅諸侯而六合為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備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為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耶何為其然也三禮莫古於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蓋先王於籩豆神祇之間曲盡其意於是乎錄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崇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於是耶故善為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考可也其略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舉於鄉後三年得進士為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平經國書可觀取恨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視叔嗣錄藏於家後十年而為嘉靖丙申孟冬朔日刊於山西布政司

魏氏了翁周禮要義

三十卷

未見

包氏恢六官疑辨

佚

劉克莊曰宏齋包公著六官疑辨蓋先儒疑是書者非一人至宏齋始確然以為國師之書一日克莊於緝熙殿進講天官至瞰人奏曰周禮一用於新室再用於後周三用於熙寧皆為天下之禍臣舊疑其書近見恢疑辨豁然與臣意合陛下試取其書觀之便見其人識見高非世儒所及上頷之是日貴主將下降講退見箱篋塞殿廡竊意所奏未必留聖慮矣及還舍坐未定得宏齋柬謂有旨宣諭劉某奏御有周禮解義可錄進呈宏齋既奉詔遂抄其書奏御

吳澂曰毀周禮非聖經在前固有其人不若吾鄉宏齋包恢之甚毫分縷析逐節詆排如法吏定罪卒難解釋觀者必為所惑近年科舉不用周禮亦由包說惑之也然愚嘗細觀深嘆其無識而已

江西通志包恢南城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官僉書樞密院事卒贈少保謚文肅

王氏與之周禮訂義

宋志八十卷

存

淳祐二年十二月朝奉郎直煥章閣權知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趙汝騰奏右臣準祕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二本繳納訖臣竊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為訓義以行於世與之以山澤臞儒乃能

編營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嘗蒐獵無遺間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預眞德秀髮節是書爲之序德秀沒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韋布爭欲得之與之刊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目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眞經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朝適會祕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祕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觀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二年正月初六日奉聖旨下祕書省宜入十八日奉聖旨降付尚書省送檢正都司都司擬上照得溫州布衣王與之皓首窮經其書滿家若周禮訂義最爲精粹與之守志厲行無求於世今祕省取其書守臣上其名與獻書自鬻者不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異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與之勅授賓州文學其周禮訂義付祕書省

眞德秀序曰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爲政以此之學著而爲書故能爲成周致太平而爲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遠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一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爲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沈天官弗私與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眞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耶彼何休指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荊舒者又謂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耶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其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覩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爲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爲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爲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功開禍亂之源塞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爲序於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

按是序又載劉爚雲莊集

趙汝騰後序曰東巖王君次點彙周禮數十家說衷以己見爲訂義若干卷眞文忠公既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贅卷後辭十數不獲將行東擔弛日以俟予文遂勉爲之言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遂尊敬之五峯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眞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爲成書在後世不得爲全書此予乃深致其惋惜嗟嘆之意何以的知爲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乂洛誥亦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冢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爲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王於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間文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爲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邑未及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之歎發於閒居使得遂其爲東周之志六典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作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歎方形而天復

不愸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爲甚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比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歎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灰燼之餘安得句爲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既未爲成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下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咎於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顯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摹不獲究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考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嘉熙丁酉夏中伏日

成德曰東嚴周禮訂義八十卷載宋史藝文志宋之羣儒經義最富獨詮解周禮者寡見於志者僅二十有二家而已蓋自王安石當國變常平爲青苗藉口周官泉府之遺作新經義以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又廢春秋不立學官於是與王氏異者多說春秋而罷言周禮若穎濱蘇氏五峯胡氏始攻王氏而幷及於周禮者與昔之言周禮者鄭康成信爲周公成太平之迹陸佃謂爲羣經原本王仲淹美其經制大備朱子亦稱其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則爲先秦古書無可疑焉者東嚴之說謂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模不獲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翁合其編集諸家之說宋儒自劉仲原父以下凡四十五家可謂詳且博矣東嚴姓王氏名與之字次點樂清人從松溪陳氏學傳六典要旨其書淳祐初郡守趙汝騰進於朝付祕書省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終通判泗州卒年九十有七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六

江氏致堯周禮解
未見
閩書致堯字聖俞惠安人以特奏任法曹通經學與丘葵齊名著
周禮解

王氏奕周禮答問
佚
溫州府志奕字子陵瑞安人淳祐間有旨索其所著書郡守趙汝
騰繕寫以進弁薦之不起

稅氏與權周禮折衷
通考二卷宋志作魏了翁
存
陳振孫曰周禮折衷二卷樞密臨邛魏了翁之門人稅與權所錄
條例經文附以傳注鶴山或時有發明止於天官餘未及
與權後序曰右周禮折衷上下篇本名江陽周禮記聞會失其上
篇先生猶子高斯得嵬錄以見歸二篇始完閩憲似泉使考功郎
王辰應氏貽書云鄭諸說於是論定宜以鶴山周禮折衷名之竊
嘗聞先生謂此一經多可疑者自先後鄭傳注以來數千百年無
敢輒議亦以官職須密意其爲成王周公遺制至五峯胡子斷以
爲劉歆傅會荊舒禍天下根於鄭注國服一條逮吾先生屢發其
義蓋未病前一年遊蔣山有詩尤爲著明今附載於此連年歛建
鄴寤寐北山靈三過又不入風雨盲其程一朝決會期萬賴不敢
輦斷演卷夕淬別嚮浮帝青因思山中人昔者相熙寧不知學何
事莽制爲周經羣公咸其輔弗誤宗廣成相承章蔡後九州半膻
腥歷年　百七十衆寐未全醒三經猶在校從祀猶在庭追維禍
之首千古一涕零大鈞高難問山空木冷冷是遊也先生同產兄
今禮部侍郎高定子實爲本道轉運副使領賓客羣從行端平三
年七月三日也

黃氏鍾周禮集解
佚
閩書鍾字器之興化人漳州錄事參軍

朱氏申周禮句解
十二卷
存
陳儒序曰周禮之行於天下也久矣乃薄海內外間有文獻不足
者或曰周禮盡在魯豈其然哉往歲秋八月儒奉命督撫淮南亟
欲求尚古訓以爲保釐之圖未之有得也適有遺我周禮句解者
讀之而典則明備字畫精嚴宛若韓宣子所見者乃遂檄淮守蔡
子揚金刊之將以布諸學官或問之曰子之刻是編也謂足以盡
先王之大法也乎曰然昔者先王之有天下也體國經野創制立
法庸以章志軌物立極宣化而民用辟忒是故乃立六官以象天
地以象四時而典章文物放諸海內郁郁如也洋洋如也孰是以
求先王之治也非與曰法也者治之具也是編也者先王經綸之
迹也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子知之乎曰未也曰先王修禮
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是故微而顯深而通茂而有間大道之行天
下爲公焉譬諸天運神道而風霆流行庶物露生有莫尸其功而
莫之或忒者是故吾觀於六典而經綸之業盡之矣於戲盛哉是
集也刪繁舉要得什一於千百君子欲求帝王之治其尚毋忽於
關雎麟趾之意哉儒乃拜手而言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興也信矣信矣乃次其說而序諸首簡

金氏叔明周禮疑答
佚
車若水曰周禮冬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金叔明作
周禮十疑十答用意甚勤余授以俞氏復古編叔明甚喜云復古
編頁是周官三百六十今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
耶此說痛快

葉氏時禮經會元
四卷
存
潘元明序曰周官六典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然汩於漢儒之注疏
使聖人之道千載不明宋之文明濂洛諸儒相繼以出易書詩春
秋皆有成說周禮一經又得龍圖閣學士葉文康公會元而
表章於世實可紹濂洛之未備矣文康公立朝正色與朱紫陽相
友善則講貫之素有不苟然者余治政之暇就其六世孫江浙提
學廣居得其書而讀之其出入諸經援引明贍比事漢唐考覈精

詳一洗漢儒之陋誠有裨於治化者舊板之廢已久因重鋟梓以廣其傳吁唐虞遠矣後之言治者莫過周公求周公之治莫出於周禮有天下國家舍是無以法矣則是書之傳豈曰小補之哉

陳基序曰昔周公致太平之跡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遠山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爲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暴而惡六經爲害己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卒未有以理爲之折衷者河閒獻王妄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生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纂括曲暢旁達事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傳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公裔孫今浙江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稿獻之江浙行中書右丞樂陽潘公公命刻諸梓且寓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爲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既幸其後有人又嘉潘公樂善不倦乃不辭而爲之書

葉廣居跋曰禮經會元四卷凡百篇錯綜六官剖括羣務其於建邦立極敎禮崇學之要靡不該洽今讀其文如立文武成康之朝以與周召畢榮相唯諾也其書昔授門人丹山翁同父氏自翁氏復歸家積比年兵革流竄躬負遺篋得不失墜江浙右丞樂陽公敦古尙治命鋟梓以不朽其傳噫聖人之道具於六經聖人之治實存周禮先公以直氣正學歷清要會權臣革命僅自法從出典外藩而志不盡施則會元之傳以俟後聖者固有在矣豈徒資學子討論之益哉讀者其毋忽

黃氏震讀周禮日抄

一卷

存

震自序曰孟子生於周末周室班爵祿之制已不可得而聞劉歆生於漢末乃反得今所謂周禮六官之書故後世疑信相半如張橫渠則最尊敬之如胡五峯則最擯抑之至晦庵朱先生折衷其說則意周公曾立下規模而未及用近世趙汝騰按維王建國以爲民極數語意周公作洛後所爲然亦不可考矣惟程子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爲於其本而言之學者明乎此則不必泥其紛紛者然竊意周官法度在尙書周官一篇而未必在此書六典爾今以先儒攷訂聊纂其一二云

陳氏普周禮講義

三篇

存

丘氏葵周禮全書 一曰周禮補亡

六卷

存

葵自序曰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於難行也何居葉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眞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歆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有能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天下之公也則是書無不可行矣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聖朝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耶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遠以考工記補之至宋淳熙閒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新安朱氏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嘉熙閒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葵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參訂的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大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有觀民風者轉而上達使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同志之士其亦思所以贊襄哉 又曰余生苦晚得俞壽翁王次點兩家之說始知冬官未嘗亡又參以諸家之說訂定天官之屬六十地官之屬五十有七春官之屬六十夏官之屬五十有九秋官之屬五十有七冬官之屬五十有四於是六官始爲全書 又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周官至於三百六十今觀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太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

以公兼司寇成王將崩有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召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雖不廢其官未必一一皆有舉其大略如掌葛徵絺綌掌染草徵染草掌荼徵荼掌炭徵炭角人徵齒角羽人掌羽翮每官掌一事無是事未必有是官也軍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祝有盟會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來遠方之民則用懷方氏先王豈能以祿食養無用之官待有事然後用哉亦臨事兼攝耳故周官雖曰三百六十者亦舉大數而言不必皆六十也今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有九秋官六十有六冬官全無秦火後經籍多殘闕禮尤甚漢儒以考工記補冬官今據每官其屬六十而天官羨三地官羨十九春官羨十夏官羨九秋官羨六計其所羨者四十七官此豈非司空之屬官雜在五官乎秦火後不無闕殘冬官豈得全無五官豈得有羨夫自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真西山趙庸齋皆以爲次點之訂義有先儒之所未發謂冬官未嘗亡諸儒不能辨自漢以來強以考工記補之未有言其非者予今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於前以庭椿次點二先生之所刪補者參訂定爲六官之屬書於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在目而冬官未嘗亡信然矣

張萱曰清源丘葵謂周禮冬官故未嘗闕漢儒考古不深以考工記補之至宋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編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葵承其意加以參訂的知周官錯見於五官中悉采出以補冬官之屬而考工記不錄

按丘氏更定周禮天官之屬六十太宰小宰宰夫宮正宮伯宮人內宰九嬪世婦女御內宗外宗女祝女史內司服典婦功縫人夏采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甸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掌舍幕人掌次天府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地官之屬五十七大司徒小司徒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氏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閭師縣師稍人土訓誦訓遺人旅師委人迹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舂人饎人槀人掌炭掌荼掌蜃春官之屬六十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司尊彝司几筵典命典祀守祧職喪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磬師鐘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司干鼓人舞師鞮鞻氏典庸器馮相氏保章氏大卜卜師卜人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都宗人家宗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夏官之屬六十大司馬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都司馬家司馬諸子虎賁氏旅賁氏司甲司兵司戈盾繕人環人挈壺氏掌固司險掌疆司右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馬質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射人司士司勳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匡人撢人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節服氏小子羊人方相氏司爟候人秋官之屬五十七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司圜掌囚掌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修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哲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象胥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冬官補亡五十四大司空小司空載師封人量人均人土均草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圃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獸人獻人鱉人雞人犬人獸醫司裘掌皮司服典絲典枲染人弁師追師屨人典瑞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司弓矢槀人冢人墓大夫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蓋合俞壽翁王次點兩家之說而損益之

胡氏一桂古周禮補正

一百卷

佚

王瓚溫州府志胡一桂字德夫永嘉人咸淳庚午領鄉薦研究姬

公經圖制度參訂互考六官錯簡一旦貫通遂成補正古周禮一百卷林千之爲之序學者稱人齋先生

王氏（失名）周禮詳說

未見

王與之曰未詳其名建陽刊行王狀元詳說

亡名氏周禮類例義斷

宋志二卷

未見

周禮圖說

佚

王與之曰圖說未詳誰氏所編得自閩中大概用二禮圖禮象圖或立新說攷證最明

禮庫

未見

王與之曰禮庫未詳何氏

周禮集說

十二卷

闕

陳友仁序曰周官六典周公經制之書也書井田立封建大而軍國綱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介纖悉靡不備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於天官大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鏡也周家太平氣象不可復見愚於此書竊有志焉然而諸儒訓釋甲是乙非無所折衷學者病之余友雲山沈則正謂余曰近得集說於霅手澤尚新編節條理與東萊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其博雅君子之所爲與名氏則未聞也取而閱之如得古彝洗把玩不忍釋癸未秋與長樂高君載酒往請焉則正樂善人也愈其請且止宿乃曰風雨瀟瀟子之志固善矣時異事殊禮經焉用折楊皇華未必不貽笑於時人也余復之曰執此以往固非所望居家讀之是亦志文中之所志也於是稿以歸訓詁未詳者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者則附以前輩諸老之論議書成非特以廣其傳亦余之夙志也姑敘梗概於卷末

黃虞稷曰周禮集說不知何人所輯元吳興陳友仁得之於沈則正因傳之內地官二卷亡明關中劉儲秀補注以行

楊氏（雲翼）周禮辨

一篇

未見

金史楊雲翼字之美家平定之樂平縣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拜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卒謚文獻

吳氏（澄）周禮考注

十五卷

存

澂自述曰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政事粲然大備郎其設位言之則曰周官郎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己滅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政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焚之至漢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祕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於錄略然冬官久亡以考工記補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先儒皆以爲非惟劉歆獨說之而五官亦錯雜傳至於今莫敢是正澄何自而考之乎本之尚書以考之也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職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凡掌邦禮邦政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執此以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土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焉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如甸師世婦之類是也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大司樂諸子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柞氏之類是也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是也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衛枚氏司隸之類是也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是也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非秋官之文縣師廛人之類吾知其爲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此歐蘇氏之所未悉也可不著之

按草廬吳氏諸經皆有纂言惟詩及周禮未就周禮則其孫當補之今世所傳三禮攷注非公書也江西書坊專刊

周禮考注十五卷以行吳興閔氏復爲鏤版蓋晏壁所爲
也

周禮經傳

十卷

存

按草廬吳氏著書不聞有周禮經傳康熙丁丑五月之望
西吳書賈以抄本求售紙墨甚舊題曰吳澄著中間多有
改削又有黏簽其議論序次均不同於考注疑是其孫伯
尙之書然無先公字樣但有聞之師曰之文不審爲誰所
撰姑附於此

湯氏（彌昌）周禮講義

佚

廬熊曰彌昌字師言號碧山咸淳丁卯進士由崑山教諭歷瑞安
州判官

何氏（夢中）等周禮義

一卷

佚

王圻曰周禮義一卷元東陽內舍生何夢中與弟參知政事夢然
所作五世孫觀光裝潢成卷宋潛溪題而藏之

王氏（申子）周禮正義

佚

吳澂曰巽卿正義其言比之宏齋包氏極爲平恕

臧氏（夢解）周官考

三卷

未見

陸元輔曰臧夢解鄞人宋末進士未仕而國亡至元中授婺州路
儒學提舉官至廣東廉訪使博學洽聞士大夫稱曰魯山先生

毛氏（應龍）周禮集傳

二十四卷

存

周官或問

五卷

未見

張萱曰元大德間澧州教授豫章毛應龍介石撰總諸儒訓釋斷
以己意凡二十四卷

吳氏（當）周禮纂言

未見

黃虞稷曰當澂之孫也澂於易書春秋禮記皆有纂言獨周禮儀
禮詩未及作當本大父之意爲是書

陸元輔曰臨川吳當伯尙至正二年以薦授國子助教與修三史
成遷翰林修撰再遷翰林直學士出爲江西廉訪使詔拜江西行
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
杜門著書明太祖至江州召見長揖不屈隱居吉水之谷坪卒羅
一峯嘗言吳文正公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
缺蓋取俞氏丘氏之論也伯尙書余未得見不審依古本爲注乎
抑遵乃祖所定之次也

鄭氏（宗顏）周禮講義

二卷

未見

按宗顏未詳何時人見葉氏菉竹堂目焦氏經籍志及授
經圖

俞氏（言）周官禮圖

十四卷

未見

按俞氏未詳何人書見葉氏菉竹堂目

亡名氏周禮通今續論

一卷

未見

周禮詳集

佚

張萱曰止存一冊未詳撰人姓氏自地官司徒至考工記

周禮附音重言重意互註

十二卷

存

繆絿曰此元人所輯書弘治中湖廣道御史上虞尹洪奉命淸兩
廣戎政屬知廣州府袁景輝重刻番禺張詡爲之序

張詡序略曰詡少時閱書目見周官禮有句解集傳註疏又有所
謂纂圖釋文或問講義詳解要義解義攷工總義訂義會元復古

等編句解集傳註疏則見之若集圖以下則闕其名至於重言重意互注則其名亦未之聞也侍御上虞尹公德容以禮經取高第比奉命清兩廣戎政得是書喜其考究之精援引之當於聖經有所裨也出示廣州守袁君景輝俾刻而傳焉屬詡爲之序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七

梁氏寅周禮考注

未見

寅自述曰於周官也删易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注

汪氏克寬周禮類要

未見

宋氏濂周禮集注或作集說

未見

王氏禕周官官名急就章

一篇

存

方氏孝孺周禮考次目錄

一卷

存

孝孺自序曰周室旣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爲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厯秦火而先亡及秦絶滅法而爲奸必藏其法使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更安得而絶之周之制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敎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隣而尊上此尤戰國諸侯所深惡蓋毁黜之餘而成於漢儒之所補非周之全書也其以略於大而詳於細煩碎不急之職多而經世敎民之政少周公之意不若是疏也其章明切要者以不合於諸侯見削而不關政治之得失者僅獲存然亦紛亂失序錯雜而不可考今之周官固六卿之職矣冡宰者治之所從出也宗伯典禮司馬主兵司寇掌禁司空掌土皆隸於冡宰者也冡宰治之本天下之大政宜見於冡宰今周禮列於冡宰之下者預政之臣不過數人而六十屬皆庖厨之賤事攻醫制服之淺技夫王之膳服固冡宰之所宜知然以是實冡宰之職則陋且褻矣此必非周公之意司徒以五典施敎其爲事至重不宜復預他事也而自鄉師以下近於敎者止十二屬其餘皆春秋二官之事而冬官爲最多蓋定其序者不知地官在乎主敎而以土官之事屬之土地冬官職也何與乎敎敎之大法及冡宰之大政皆已亡矣其不亡者間見於他官司馬司寇纂入者甚衆惟宗伯稍存多爲他官所掠而禮之係乎邦國者亦亡其亡者皆諸侯之所惡而去之也而其失序者漢儒之謬也余甞讀周禮疑周公之心不明於後世以書周公之言爲準考六卿之屬更次之自宗伯歸於冡宰者五自司馬歸者二自司寇歸者二合宮正以下爲五曰宮正歸以司徒之舍曰膳夫曰醫師曰内宰曰司裘曰典婦功曰内司服附於冡宰之左重變古也司徒去其非敎事者八十存者四以司馬之諸子調方氏匡人撢人司寇之掌交歸焉宗伯自司徒歸者十自司馬歸者十有九自司寇歸者十有二司馬之存者三十有一司寇之存者二十有三而以司徒之司虣司稽司救調人歸焉於是取土地之事財賦之則在司徒者五十有五在司馬者八在司寇者十有三爲司空土地不可無治之之道也故有載師閭師縣師均人治民無法不可以治地也故有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酇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樹藝地之所宜先也故有草人稻人爲有司稼焉地圖方志王者所宜知也故有土訓誦訓山林川澤地之寶也故有澤虞有川衡金玉錫石角羽茶炭染草葛蠱山澤之所産也故各有主之者以致其用苑囿場圃鳥獸草木所萃也故有迹人囿人場人穀粟土地所入守之宜有制也故有廪人倉人民者土地之本不可無恤也故有遺人以振其凶荒財用者生於地而取之有節故市有司塵有人肆有長賈有師泉有府質人胥師司門司關職方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邍師所以辨土地而致稱異也故自司馬而歸焉達道路除不蠲有野廬氏蜡氏掌害稼者有雍氏萍氏掌水禁有薙氏除毒蠱猛鳥獸蠱物鼃黽有冥氏庶氏穴氏翨氏蛰蔟氏剪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攻禾穀草有柞氏薙氏亦皆司空之事也故自司寇歸焉六卿之屬錯是復其始其不能皆六十者亡者衆也而亦不必以六十爲率也卿之所掌有小大其事有煩簡奚必皆止於六十乎謂六十者漢儒之言也非周公之制也周公之典孔子嘗學焉今之存者此書爾學者宜盡心而不敢忽安可疑其有未至乎然予非疑周公之經也求周公之意而不得故辨其失以求合於周公之意而後已也夫苟能合周公之意則余何敢避亂經之名而不爲哉

陳子龍曰或謂先生以道輔主日在輔座之側諫行言聽知中朝之弱藩國之強不能以驟返也而聽黄齊與晁錯之謀爲侵削諸

侯之計以致眞人期於蒯北實擁中原虎步江外不能出一策以紓國難而乃日治儀文定官制何當於成敗及觀先生之著述而知其非也夫先生所最好者周禮而凡駁而未純迂而難信者皆著論以辨之乃知先生之學非專於泥古踈闊而難行者矣當時先生之謀未必盡用即用矣而天方欲文皇帝平區夏而享太平豈爲謀臣之過哉

陸世儀曰方正學人品學術後世無不敬服但削奪諸王一節人頗以爲疑以爲董仲舒之才而建晁錯之策不無類於申韓也及讀遜志齋全集中有勉學詩其間多言當時削奪諸王傷殘骨月非天理人心之正且曰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是當時削奪之謀孝孺之所深不欲也特以職爲講官軍國之務非其所得而主而啓沃之際仁柔之主亦未必能轉齋實之謀此其所以不自於後世乎予於詩鈔中亦特表明之

陸元輔曰正學先生考次周禮較王與之俞壽翁諸人所訂正更爲有理又有周官論二篇周禮辨疑四篇一論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之法慶民極其詳一論周官不以理財爲先王安石用國服爲息之謬一辨條狼氏之誓羣臣刑法太暴一辨殺羣飲非過甚媒氏之奔者不禁爲非禮一辨司寇聽訟必入鈞金束矢爲非法一辨周禮言利甚密非周公之言皆有卓然之見非苟於立異者

丁氏禮周禮補注

未見

鎭江府志丁禮字思敬丹徒人以耆年辟知南陽府入覲進周禮注成祖賞之

何氏喬新周禮集注

七卷

存

喬新自序略曰周禮多錯簡冬官未嘗亡也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妄補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義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淸源丘氏各有考註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譌以從古也黜考工記別爲卷不敢淆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注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陸元輔曰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之子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周禮明解

十二卷

未見

黃氏潤玉周禮題辭

未見

潤玉自序曰周禮一書紀周之經邦大典其間備著王朝六卿所屬職掌初無侯國爵祿之辭故天下無傳而孔孟之書無載也李斯亂紀蕭相曾經至文帝時得魏侯斯樂人竇公獻宗伯大司樂之章是戰國諸已嘗習誦其說且其樂與偏用皆去商鞅盡周以木德王而荀子所謂太師者詩商是也夫豈王莽時書漢人安得補之考工記及去商鞅乎宋興三禮立科取士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至哉斯言或者謂其官冗役繁殊不知綱擧目張而有兼官不備徒役有時之節奏哉然而宮府一體兵農一途王道昭明無偏無黨秦漢以來其法何如奈王介甫泰經任傳後學莫稽遂使周公之制泯沒無聞不亦深可痛乎潤玉玆擧官職府藏之相維禮樂刑政之參屬與凡注釋未定者標於經文之題庶覽者易得於心目究知周曆綿遠之本在是而不可不講也

楊守陳撰墓碣曰先生諱潤玉字孟淸世爲鄞人永樂改元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請代抵京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授建昌府學訓導改訓南昌拜交阯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陟廣西按察司僉事改湖廣按察司左遷知含山縣請老致仕卒年八十有九

王氏崇周禮說義

未見

桑氏悅周禮義釋

未見

悅自序曰天官之屬凡六十有二俞廷椿割出獸人漁人鼈人腊醫司裘掌皮典臬染人追師十一官而王次點補以春官天府內宗外宗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八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六十艸屨二禮考注則復進以典絲典臬獸人漁人鼈人掌皮六官而退以甸師冪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職歲世婦內司服追師屨人

夏采十二官而復補以地官司祿司勳司士三官春官內史外史御史渴相氏太卜龜人華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十二官共爲官者六十六地官之屬凡七十有七俞廷椿王次點刪出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均人土均艸人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囿人場人二十二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七考注於七十七官中止用大司徒小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師比長閭胥調人媒人司諫司救等十三官刪去六十九官而補以夏官訓方氏匡人撢人三官春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太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十九官共爲官者三十五春官之屬凡七十丘吉甫以爲六十九者遺失樂章一官也俞廷椿王次點刪出雞人天府典瑞典同司服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典同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十九官補以地官鼓人舞師二官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六十考注於俞王所刪十八官中進以雞人世婦內宗外宗巾車天府典瑞典同司服車僕司常十一官又用舊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太史小史典命司尊彝鬱人鬯人典祀都宗人家宗人守祧職喪冢人太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女巫司几筵二十五官而補以地官封人牧人充人四官秋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掌交掌訝司烜氏象胥九官天官司裘內司服追師夏師屨人夏采掌舍幕人掌次女祝甸師幂人十二官夏官節服氏弁師祭僕小臣御僕司爟六官共爲官六十六夏官之屬六十有九俞廷椿刪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弁師司弓矢槀人九官王次點又刪出量人一官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有九考注則進以司弓矢一官而刪出小子羊人司爟掌畜諸節服氏小臣祭僕御僕弁師職方氏土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匡人撢人家司馬二十二官而補以秋官銜枚氏司隸罪隸閩隸夷隸貉隸七官共爲官者五十五秋官之屬六十有六俞廷椿刪出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七官王次點刪犬人一官當屬冬官環人一官當與夏官環人合而爲一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有七考注又刪出銜枚氏司隸罪隸蠻隸貉隸夷隸司烜氏雍氏萍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十官而補以地官胥師司虣司稽胥四官共爲官者五十七冬官舊亡俞王以爲不亡丘吉甫因定其官爲五十四除大司空小司空外曰鼈人獸人獻人獸醫司裘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十一官則取之天官者也曰封人均人土均稻人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囿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載師艸人二十八官則取之地官者也曰雞人司服典瑞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冢人墓大夫十官則取之春官者也曰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司弓矢弁師槀人量人十官則取之夏官者也犬人一官則取之秋官者也考注又定冬官之屬爲五十七除大小司空外取之地官者曰鄉師載師縣師閭師遂師遂大夫遂人均人司市質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艸人稻人土訓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艸掌炭掌茶掌蜃囿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稼凡四十四官取之夏官者曰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凡六官取之秋官者曰司民雍氏萍氏柞氏薙氏凡五官大抵官總三百六十之數出之於此者入之於彼以愚觀之諸儒進退六官意見不同如此復有艸廬者出而定之又不知某官之入於某官也將何以爲定論哉嗚呼周禮之設六官散之則各專其事合之則各有所聯雜說所謂喪紀之事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天官聯夏官也函人皮毛筋角入於王府地官聯天官也量人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春官聯夏官也鄉師致司空之辟又瓬匠師地官聯冬官也大司徒教民附於刑者歸於士地官聯秋官也司常贊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春官聯夏官也巾車入齎於職幣春官聯天官也稍人聽於司馬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地官聯夏官也由是觀之凡聯於某官者即可刪入爲某官耶若夫漢儒以冬官之闕而補入考功記正如龍失其尾粘以蝨脊多見其不似也故予所注五官但因其舊仍闕冬官不敢選官以補而退考功記自爲一卷雖有真似冬官者亦略辨論其下庶遵吾夫子史闕文之遺意云

陳氏鳳梧周禮合訓

六卷

存

鳳梧自序曰書周官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周禮所由作也蓋周公以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學篤棐成王以成致治其建

官也稽唐虞參三代斟酌損益咸得其中統以六官而分於各屬天下之治如運諸掌故曰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孔子傳周公之道以周禮列於六經戰國諸侯惡其害己而欲去之而冬官獨缺已非全經矣漢人購以千金弗得以考工記補之雖有鄭康成之注賈公彥之疏莫有是正者宋元諸儒如王次點吳草廬乃擇冬官之文誤入五官者悉取而歸之冬官我朝方正學何椒丘復加考訂有正誤暨集注傳於世益加密矣然尚有未盡合者某蚤歲有志禮經及仕訪先儒訂注周禮諸書反覆考究久之若有得焉再加校正以類相從間有未瑩則參以舒國裳所著圖釋而采擇之於是六卿率屬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庶幾周公建官之初意矣仍以考工記附於其後而注則存康成之舊不忘古也方今聖朝稽古制治動循六典學者潛心於是而講究焉則所謂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其庶幾乎

吳氏昇周禮音釋

未見

陸元輔曰吳昇字德翼號南溪海鹽人弘治乙丑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司

魏氏校周禮沿革傳

六卷

存

校自序曰夫周官何爲者也聖人代天而立政爲生民開太平也其稽古而集厥大成者乎吾由是而得聖人之心法焉是故其統紀安在曰在王心諸所建置孰重格王爲重也其條貫何繇曰三百六十屬一六官也六官一太宰也太宰一天也行之則奚先厥亦先建六官大綱定矣乃爲目次第以舉三百六十屬備矣吾由是而得聖人心法焉聖人之心何心也純乎天心也渾乎天地萬物一體罔有不仁也故其法爲天下公不敢少以其私病民也是故由其道可使天地奠位萬物各止其所茲謂盡善古之極也秦暴以顛實始棄古典則惟厥私意便安命之曰法肆一人於民上天乎爲民立君之意荒矣後有作者莫知其朔乃規規襲秦故常創業甫定與民休息哉稽古則不暇暨於守成舊章是因則莫之敢更雖以天挺英才未能或之度越也故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茍太平之典晨日其興耶天將有待耶古經傳與儒者顧爲發明校不敏因其典禮以求其會通僭爲沿革傳推古可行於今吁迂遠而闊於事情與都乃言可底績與愚皆罔敢知惟曰吾皇先公厥心迺克正事敢獻聖學惟治亂匪自他一惟心造皇倘作聖毋或自聖德之下衰久矣皇卓有立曰予一念公對越上帝曰予一念或私帝震怒之一民弗獲其所痌瘝予身不遠惟古帝王是師曰予德弗類終身惟恥予非古訓弗以學別求聞昔之先民是程惟師保是隆惟耆老成人是詢惟法家拂士是親招我髦士於四方其集於朝曰汝其師師惟聖學是明以保我祖宗黎民茲惟太平之基

官職會通

二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八

韓氏邦奇魏氏校周禮義疏

未見

沈懋孝序曰周禮義疏者苑洛韓先生莊渠魏先生所手定纂部即韓君疑甫得其稿校而傳焉敘之曰周禮之傳舊矣是之者以爲周之書疑之者以爲漢氏之書有缺者補者删正者疏其義而發之者亦各一家之說耳如欲用之宜何從請叓以孔子之論孔子告魯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夫方策者非周禮而何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灼然有此書矣如有用我我其東周夢寐如將見之當時與門人雅言有不先執此者乎故其孫伋稱經禮曲禮三千三百者非周之禮又何稱焉後之儒者不測其源乃欲取古遺事施設方今竊嘗深思而微哂之夫周公兼三王者也公去禹湯未遠也文武是其父兄家法也以公才敏猶有行之不合思以繼日坐以待旦況欲追述周禮於三數千年之前求其一一必合而必行之可謂不達於論矣孔子曰樂則韶舞此不用周樂明矣郁郁文哉取一覽而可焉此不純用周禮矣故能知周公孔子之微意者必有待於準今酌古之才因時設教而後可也

楊氏慎周官音詁

一卷

存

慎自序曰周禮瀆亂不經之書也前人論之詳矣其中多奇字古音蓋劉歆受學於揚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存而論之固可以補天祿校文之缺爲召陵公乘之糈矣其書不用於科舉不列於學官幸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訛刊亦古典之鐈然靈光也顧未有表出之者亦學山一簣之虧乎乃手錄之爲周官音詁一編

余氏本周禮考誤

未見

馬氏理周禮注解

未見

舒氏芬周禮定本

十三卷

存

芬自序曰夫周禮者周公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郁郁乎其文也仲尼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宋不足徵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蓋善之也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善其制作而思見其人也東漢而下是書與儀禮戴記並行宋興大儒輩作表章遺經於此蓋闕如也予自弱冠即好是書迄今班白愧氣衰而誦記之不逮也乃隨所窺測作爲五官敘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既乃錄成正經重加校訂其有逸於他書者取而附之錯於他官者編而正之仍分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庶幾奉以周旋不負習學之初心也若夫進講經筵請立學官以傳弟子則斯文之興厥有會也

季氏本讀禮疑圖

六卷

存

本自序曰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三者之外别無征焉周禮之征則不止此蓋其書成於戰國之士中間多雜邪世之制迂儒之談而非由大本以行達道者也當漢武時其書始出衆儒共排其非至林孝存則曰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朱子深信之亦以爲周公遺典又以爲聖人所作必不會差又謂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又謂周公晚年作此小處或未及改則以周禮爲未定之書也孔子删述六經以正人心豈其存未定之禮以惑世乎知周禮之不可通而強以一說通之亦近於遁辭矣予故即平日之所疑者爲圖旁引以辨證之而一以孟子爲主書凡六卷其前三卷疑圖具在見禮意焉其後三卷則上敘孟子之言以明本原下評歷代之事以備參攷云

陳氏深周禮訓雋

十卷

存

周禮訓注

十八卷

存

黃虞稷曰深字子淵長興人嘉靖乙酉舉人任雷州府推官

深自序曰荀卿有言欲觀聖王之迹則於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及觀孔子之告子張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乃知荀卿之言孔子之意也且夫道莫盛於五帝五帝莫盛於唐虞夫子乃近取諸夏殷而損益之不視唐虞而視夏殷者以見聞爲師也夫高曾之事杳而難尋以宗父爲之語則子弟不期而自喻故高曾之事宗父能道之唐虞者高曾也而夏殷宗父也舉唐虞則失夏殷舉夏殷則見唐虞矣故夏殷者吾之前行也周禮周公監夏殷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治民臨諸侯者皆夏殷之遺典也自周公六百餘年至孔子而周禮猶在魯也孔子乃稱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當是時夏殷之禮已不可考而夫子欲從周矣不從夏殷而從周者孔子所以法後王也夏殷之禮備於周從周所以從夏殷也春秋孔子從周而作也凡其所因所損益以繩當世之諸侯者皆周公之遺典也禹合塗山玉帛萬國及湯之黜夏而諸侯歸商者三千禹之諸侯已失其十九周蓋千八百國而會孟津者止於八百湯之諸侯又失其半及春秋而冠帶之國僅十有二未幾而合爲七國卒併於秦而周之諸侯盡失矣所失者豈獨其諸侯併與其治諸侯之法而失之周亡而禮亦亡即周公仲尼復起不能使之返也豈聖人作禮不知其禍之至此與奚而不知也執今之法以御今之人聖人固曰如是而宜於治斯已矣固不爲後世慮變而爲後王制變也事未形而意之勢未極而先之聖人弗爲也周之天下可謂極治矣以有周禮也周禮周之聖人作也以周之禮治周之天下故其書名曰周禮而非世世之禮也有王者起而損益之何世而不周之治乎故孔子曰雖百世可知也今去周公三千五百年而周官之遺意未嘗不存乎歷世相沿之內循而變之有餘師矣今之視周禮猶周之視唐虞也世遠而冀稽義深而難竟一不當則弊隨之其所因其所損益當自宗父而得之矣乃有儒者之言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終不足以治天下嗚呼此如鍥舟而求劍舟已行矣而劍不可得也

唐氏樞周禮因論

一卷

存

羅氏洪先周禮疑

一卷

存

王氏樵周官私錄

未見

王氏圻續定周禮全經集注

十四卷

存

黃虞稷曰因柯尚遷之書而重爲更定凡五官所載有關於工者四十有二則摘而彙之爲冬官以考工記三十一條附於冬官之後楊鶴許樂善錢龍錫爲之序

圻自序曰冬官雜見五官之說所從來遠矣自臨川俞壽翁汞嘉王次點倡之而吳公澄丘公葵何公喬新柯公尚遷各以己意考司空職事雜在他官者裒而歸之冬官似亦詳矣惜其更張太過決擇未精如改五物爲五典弁二世婦二環人爲一目司士司祿實古夏官專職而移屬天官諸如此類十有二三而司徒一官幾成缺典余爲此懼復就諸家所去取重加訂正官序悉依注疏章句仍本聖經其五官所載斷斷乎有關邦土者四十有二則摘而彙之爲冬官上卷而考工記三十一條又皆造作營繕所係仍附於冬官之後列爲下卷庶幾可稱六典全書至於經文之下系以注釋則又全宗鄭賈而歷代諸儒論說各以類附不敢憑臆見而淆聖經也迨明設官分職多與周官脗合乃采瓊山丘氏所條奏者互見篇末俾後之用禮者得有所稽據而取則焉即孔子從周之遺意也弱水楊公奉命來按兩浙偶閱是編謂足以信今而傳後因屬有司付之剞劂氏不惟圻補葺微勞藉以表見而俞王丘何諸君子刪定之功亦不致湮沒無聞一何幸哉

何氏廷矩禮意大全

三卷

未見

存羊錄

十卷

未見

王虞稷曰廷矩字時振番禺諸生陳公甫弟子二書皆本之周禮

李氏如玉周禮會注

十五卷

存

黄虞稷曰如玉同安縣儒士嘉靖八年遣其子謡闕進書詔有司以禮獎之給冠帶

柯氏尚遷周禮全經釋原

十四卷內源流叙論一卷通論一卷

存

尚遷自序曰周禮晦蝕於戰國毀棄於秦漸出於漢惟存五官而補以考工記劉歆傳之杜子春訓之鄭衆鄭玄更相發明聖王之制復見於後世而卒不明不行者何哉其不明也儒札淆亂司空錯於他官未之分也封建鄉遂井田格於悖說未之正也其不行也心與政離既荒其原不明不行固其所也況於假而用者王莽誤而用之者安石乎漢唐之儒固有以爲戰國陰謀之書又有以爲漢儒附會之說則又均爲不明而果於非聖矣獨程朱大儒洞識聖心之淵微斷之以爲周公遺典而明道横渠又抉欲行之以復三代有志不就故微辭奥義未及論著君子惜焉夫冬官未嘗亡也何必購以千金又何爲補以考工記宋俞廷椿氏始謂冬官不亡散於五官之中作復古編以伸其說永嘉王氏臨川吳氏清源丘氏椒丘何氏咸宗之各於五官之中雜取諸職以補冬官人持所見各自爲編則周禮雖存紛紜舛錯幾不可讀矣今觀遂人以下地官之半實冬官也不知何人次於掌節之後而大司空之職舉而雜於大司徒之中遂起千古不決之疑無乃戰國諸侯之所亂乎遷不自度乃分遂人以下爲冬官而譏其序官之同乎六十取地官土地之事爲大司空之職則冬官復矣又以鄉遂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而知其在民之官大端既明則封建井田與夫賢能征稅之屬俱可類見矣乃敢集諸儒之訓以釋之發鄙見以原之庶幾聖人作經以開萬世太平者爲不亡矣哉嘉靖乙巳二月　又曰周禮是周公之遺典也古今相傳漢本猶在不敢移易至臨川俞廷椿氏以爲冬官未嘗亡實雜出於五官之中於是取四十九官以補冬官之闕又分大司徒之半以爲大司空之職著復古編以伸其說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禮訂義以補俞氏之遺至元泰定間清源丘吉甫又以序官置各職之首大加更定名以全書而臨川吳氏又於大司徒補孟子五典於十二教之上幷去序官之文始以遂人入司空至本朝椒丘何氏又復序官於諸職之前以大司樂爲司徒之教而司勳司士太史之屬皆入天官工作之事皆入冬官則略倣我朝制度矣至於近時有周禮剔僞之作又於諸職之文逐句刪合分別眞僞奪彼與此矣夫周禮聖王經世大典諸職之文諸官之序親出於周公之所裁定豈容一毫移易哉一壞於諸侯害己之惡遂合冬官於地官使大典淆闕幸而漢儒傳習尚存古本也至宋余氏再亂矣王丘吳何雖各自爲書然諸職之文則未嘗更也至於剔僞圖釋之書則逐句逐字皆可去取更易矣是今之周禮雖存不過古人之事料隨人意見皆可爲書也豈先王經世之典哉愚研精覃思爲日既久似有得其要領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洗千年之晦蝕決諸儒之壅塞是故復遂人以下爲冬官而六典備攷鄉遂以下爲鄉官而位職明發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而封建定推師保諫救之教而學校舉表宰夫鄉師遂師肆師士師以下爲六十屬而三百六十之數定取司馬法以明井牧之制貢稽之法而軍制復辨九功非九職之稅而賦斂之法明以九比爲九等之稽上中下地有二類而授田征役之施舍審至於辨天地分合祀之非以明郊社禘嘗之義則質之胡氏之論推司樂三宮之制爲古雲門大韶之樂則闡之師說此皆周禮之大綱周公之精意所在後世所未明者敢竭鄙見作原以發明之其他先儒之論有可采如葉氏丘氏李氏鄭氏之類能推明大義者俱會於所釋之後與鄙原相錯非敢繁也俾聖經之大旨數暢闡明焉爾嘉靖丙午

陸元輔曰晉安柯尚遷撰周禮全經釋原前列序二篇源流序論一篇六官目問四篇全經綱領十二條釋原凡例七條及先儒姓氏考天官二卷地官二卷春官二卷夏官秋官共三卷冬官一卷末附周禮通論周禮通令續論各一卷

黄虞稷曰尚遷字喬可長樂陽石山人

金氏瑤周禮述注

六卷

存

瑤自序曰周禮周之禮乎曰非也因於殷殷之禮乎曰非也因於夏然則夏之禮矣曰虞之伯夷已典禮夷之禮又必有所因求其端其天之所秩而性有之乎人之初生也蠢蠢蠕蠕若不見所謂禮者而禮之全體大用已含於中蓋生不能無性性不能無情情不能無親疎厚薄貴賤而禮從生焉其既也文生焉又其既也文

威焉卒至於三百三千而猶莫可已是皆情之發有不容已者如是說者謂周尙文非也周焉能尙之也質敝而文興欲不尙之不可得也今觀之周禮上自王后公孤大夫士而下及衆庶莫非人也而莫不有禮也大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軍旅喪紀田役燕射獻貢頫聘小而交際辭令送迎進止揖讓登降授受拜答問對莫非事也而莫不有禮也近而宮寢殿庭國中四郊都鄙遠而六服又遠而四裔莫非王家所治地也而莫不有禮也廣大如天地而無所不包周匝如泰和元氣流行而無微不被縱橫曲折不相參涉如春夏秋冬錯行而各有所歸明著易簡如日月之懸象造化之顯設而人皆可知可從大綱正於上萬目舉於下如乾坤定位而山川人物鳥獸草木各適其性各足其分而莫知爲之者浩乎其無畔岸茫乎其無端緒混乎其無滲漏而究其所歸不外乎立極一言而五典之教乃爲之本其他若設官職敘禮治兵明刑與事擾擾藉藉雜然而有事者皆所以經綸其間以翼其至者也當是時也君臣上下合爲一心王畿列國聯爲一體中國要荒混爲一家古人謂泰和在成周宇宙間猗與威哉猗與威哉此孔子所以有郁郁乎文之嘆而蓍蔡見焉卒不得一小試有遺恨也子蚤歲爲博士弟子書剩五經之文以資進取而不說於禮記又求之儀禮亦然於是索周禮誦之見其首維王建國數句六官不易舉然異之曰大聖人之制作固如是其有本乎及省其中之所列則見其官有定職事有定制不變於古而亦不悖於古不倘於時而亦不逆於時不濟乎情而亦不拂乎情復掩卷嘆曰至哉文乎體備文周義正辭嚴非其胸中蘊有天下古今之度者曷足以及此亟欲叩其門而入而阻於舉業未能也晚在林下時與諸子姓譚禮事慨然復有志焉檢之舊笥僅得漢鄭氏元吳氏明何氏三疏而二疏大抵襲鄭遂沿鄭疏求之日復一日漸覺有見與鄭別者因念曰是不可以不存乃隨其所見曰紀之積十有二載遂成此編嗟夫周禮周公爲周之書也雖封建郡縣井田稅畝古今不同而大經大法千古一日周禮不列於學官何也漢人之附會累之也夫附會而爲文正猶剪裁而爲花質與色雖肖而生理必別周禮之文流自心胸隨物而賦濃淡繁簡渾然天成附會之句悉出模竊不乖於體則乖於義不乖於義則乖於情不乖於情則乖於辭子雖非作者然而揣摩之久紬繹之深遂覺此禮若自己出而外有所附寘如贅疣一經吾目便可指摘如之何可以亂周禮方今聖天子在上以禮治天下天下方翹首盛周之治瑤不揣僭以是編請正於君子倘因是而得使此禮煥然復明於世則豈惟吾道之幸而於國家之治亦未必無小補云

黄虞稷曰瑤字德溫休寧人嘉靖中選貢生官廣西衞經歷

王氏應電周禮傳

十卷

存

應電自序曰天地之道貞觀焉而變易者五行之氣也日月之道貞明焉而往來者所乘之機也帝王之道貞一焉而損益者所值之時也故五帝不同禮三王不相沿樂而其所以貞夫一者則萬古如一日蓋世有升降治法不與推移也周公之時何時也當殷之末造成之多難其憂患也深其防慮也周監於二代爰建六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六官共闡其政六職修而天下太和萬物咸若今其綱條具在其人存則其政舉矣至其物必有則事必有司其作止有時其措置有所君臣上下之交泰男女內外之交際禮之敘樂之和郁郁乎文前作者莫之先後作者莫之繼時焉而已後之學禮者我惑焉誦其文不究其用泥其名不揆諸道類以當世之弊政而釋先王之良法知其分不知其合見其異不見其同乃欲析其合同而化理者分隸以補冬官之缺紛紛臆見人自爲書至於鹵莽求之不得其義妄生詆毀竊其糟粕用濟其私卒歸廢弛皆是書之罪人也應電既玩習有年不質之注而質之經久之若有所會通者敬爲傳詁先王制作幸而未墜者有是經在庶乎治有根柢得以取衷不失之太遠云爾嗚呼三百六十屬洋洋乎廣大而精密師其意不師其迹用其意不用其名變而通之以盡利非英君碩輔孰能與於此董子有言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百世可知矣乃若天王后世子廟朝宮衞之失君臣同體宇宙一家之情養民治兵數教治賢之方百職各正六官聯事之法密於理財而以義爲利詳於會考而謹終如始五常並立而不遺七教兼陳而不悖是則與天地共爲貞觀日月共爲貞明者也徵古驗今推舊爲新愚所傳者不在茲乎

楊豫孫曰明齋王先生受業於魏恭簡公尤嗜周禮乃以其暇作傳壬子秋先生攜其書訪余神羅山中遂獲縱觀因以考互諸家之注疏其同異大較相半蓋先生未嘗泥注疏也其最要者六官之相資四民之相轄冬官之不補考工之不錄及不會國服諸篇

宛然觀聖人與其臣民之心相爲融液而非有所徇至於六歛九穀屋粟夫征之類爲時所急者皆能以百姓之欲破先儒之爭蓋先生之學得禮之本劉鄭之所不能傳者惟缺此耳嗟乎禮之不虚行也久矣周禮雖在孰得而用之哉今先生汲汲講求若可運掌於旦暮者亦以聖人雖往而其心猶可見也

羅洪先曰崑山王君明齋病周禮舊注未盡聖人之旨乃更覃研累十數寒暑凡爲言三十餘萬其閒原制度之所起究利害之所歸因顯而遂探其微即細而并繹其大推五官離合之故黜諸家脫誤之疑以爲百世繼周而治者必出於此雖嘗稱舉師說而要其是非一斷以己甲寅秋挾冊南遊俾予訂正予遭多故不暇而君亦播遷戊午夏避暑蓮洞始獲卒業見其言如盤根樛枝附麗宛轉鑱鏤刻繪色理繁紛即令白虎諸儒肆其巧辨固莫能熸搖於中而凌駕其上也予魄固僻時出詰難互有異同或言出旋爲更易或持竟日不解凡三月而後忘言夫以王君十數寒暑之勤而予以三月之勤欲有異同宜在所不屑也其能有所訂正哉然欲求聖人之旨者即君所言固已近矣

黃虞稷曰應電字昭明崑山人師事魏校善釋經翼傳者冬官補義天王會通學周禮法治地事宜握機經傳非周禮辨經傳正誤其目有七應電又著五經繹佚不傳

周禮圖說

二卷 存

應電自序曰古稱左圖右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彰其形圖所不能畫者亦非書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不偏廢也舊嘗有周禮圖矣如冕服則類爲男女之形而章服仍不明井邑則類爲大方隅而溝洫仍不分然則奚以圖爲哉作者不自知其非而觀者亦莫詰其弊皆不考經文之過也予因於經旨中言所不能盡者述之如左理原於天文位□道行於地里職方統紀於六官分合立極於都宮朝堂郊社宗廟以萃人心閭井伍兩以固邦本封土制祿以賞賚建學立師以育才命德有冕服車旂討罪有軍旅田役復系之以說使治是經者一覽而知夫言外之意嗚呼昔人所載予多不錄也今日所載昔皆未有也觀者幸或補其未備云

學周禮法

一卷 存

非周禮辨

一卷 存

應電自序曰非周禮者若林孝存何休輩不下數家指摘瑕釁無如胡仁仲辨析精微無如季明德移易周禮者若吳幼清俞壽翁王次點輩亦不下數家參互演繹集成後出莫如舒國裳以愚觀之胡氏謂太宰六十屬無一官完善其說淺陋未見有的然不可破才高之人乍見不領略遂置不復思任意剖決雖欲自絕於經何損哉舒氏作序辨圖釋別爲繼之定本夫聖人之書本明也而人自不明各以其意見爲之更定初若快意似乎可觀回視作者精義其謬何啻千里季氏大旨惟執孟子一書以爲權度然孟子之學識其大者使之當路則其施爲必不泥周家之舊章況周禮行乎王國而非侯國之所通行其籍藏於六官孟子未嘗適周固不得而見其行於侯國者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齊之姜移而爲田晉之姬移而爲魏舊法豈有存者哉愚既取三家之說爲之辨釋因述所以差失之故冠於篇章覽者自知所擇云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九

馮氏時可周禮別說

一卷

存

施氏天麟周禮通義

二卷

存

陸嘉淑曰青陽人字振庵隆慶辛未進士

黃虞稷曰崇禎乙亥刊行王錫袞序之

徐氏即登周禮說

十四卷

存

即登自序曰周禮一書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何儒者之疑信參焉無論宇文周新莽王安石竊附之而未效即如議建都於洛誥疑列爵於周官詆理財於太宰或謂其略於大而詳於細或謂其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闊略於人主之身往往疑其非聖人之書此蓋外涉其藩而未入其扃其不知無惑已昔楊子以衆言之淆亂折諸聖而曰在則人亡則書今周公往矣周禮之書固在也冠各官之篇首不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乎是故教禮政刑事六典分之爲各職治之法也合之爲民極治之本也極也者詩所云四方之極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此自堯舜執中以來聖聖相承以治天下而周公用之輔相成王以致太平是書也其公已試之成法耶若謂出於漢儒之附會豈惟非劉歆所能恐董賈亦莫之能也愚故斷周禮爲聖人之書不必考其六典之詳而惟於爲民極之一言決之也予之說非能有加於訓詁之書而推信其爲周公之書則據茲經文斷自己見而不敢徇諸儒疑似之論也後之欲損益周禮以復古治者其尚考信於斯

郝氏敬周禮完解

十二卷

存

馬氏應龍考定古本周禮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應龍字伯先安丘人萬曆壬辰進士官禮部主事

周氏京周禮句解

未見

黃虞稷曰沂州人萬曆癸丑進士

陳氏林周禮文物大全圖

未見

郭氏良翰周禮古本訂注

六卷

存

良翰自序曰余既輯周禮古本注成作而嘆曰六經何不幸亡於秦也而周禮獨不以秦而亡也不用亡用亦亡周禮之不幸也六官秦亡其一耳自漢李氏上之河間河間補以考工考工記出而冬官亡矣其後俞廷椿王次點丘葵吳澄何喬新五家或謂冬官錯簡於五官取其類冬官者以爲冬官而五官亡矣又謂五官互有錯簡并取五官之肖五官者以參伍於五官而六官俱亡矣總之五官不離古文者近是或曰然則考工記在所必削乎曰節取其辭冬官無庸贅五官無加損也吾之論周禮止於此爰以弁周禮古本

陸元輔曰萬曆間莆中郭良翰道憲輯其發凡云周禮自漢唐注疏至今無慮數十家顧五官補本椒丘何氏最後而紛割爲尤甚只爲缺少冬官不知冬官可以不補五官必不可淆五官自存冬官自缺何必強臆以亂成經乎

孫氏攀古周禮釋評

六卷

存

梅鼎祚曰孫先生攀士龍獲周禮古本成釋評大校釋以訓經惟善則擇評以證故有疑則闕要以整齊異同攷見得失成一家之言其用心良苦先生少遊鄉校聲著甚於載籍靡所不博然竟窮厄以老居申公被徵之年御大夫未有論薦者可歎也

攀自序曰蓋先王制治之法莫備於周其書則周禮也六典建官倫要章矣中若九夫經野則黃帝之井牧九畿分國則禹貢之弼

服五刑厲民則虞舜之象刑大而天地幽而鬼神遠而要荒微而昆蟲艸木無不爲之經書郎焚轢沈樺之屬亦不廢焉厄經秦火周官五篇得之煨燼之餘失冬官一篇遂以考工補之臨川俞壽翁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五官之中永嘉王次點因之淸源丘吉甫臨川吳幼淸又因之國朝盱江何司寇復加易置雖若於六官無缺而非聖經之初矣晉安柯氏又以地官遂人以下屬於冬官黜秋官蜡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六官於考工記而考工記不入其書然鄉屬司徒而遂屬司空抑又誤矣考工記特以記語而諸君子不附於經則輪輿陶冶弓車廬梓諸人果可廢耶夫周禮者鄭康成謂周公致太平之跡唐太宗以爲眞聖人作則無論冬官之逸與否而周公之心法可覩矣王介甫誤用以基宋禍胡氏父子遂力詆周禮非周公之書豈非過歟曩世宗皇帝嘗允輔臣之請命天下棘闈策士用周禮一道獨不可欽遵德意而究心矣乎宋朱周翰氏依鄭本爲句解猶有未備竊自忘固陋徧閱諸家黜者逆之還納者送之返釋而評之便考鏡爾郎未能備一書於周鼎而悉者千慮或有諒焉

應氏廷育周禮輯說

未見

袁氏袠周禮直解

未見

王氏志長周禮注疏刪翼

三十卷

存

黃虞稷曰志長字平仲崐山人其書刪節注疏之繁而附以後儒之論以備聖經羽翼

葉培恕序略曰周公相孺子王爰輯周禮蔚然備一代之觀所以顯文謨承武烈者在於是蓋用人理財之權宮府教養禮樂兵農生殺之柄如身使臂臂使指百執事上之六官六官上之宰相宰相上之至尊誰有不釐之弊不播之利哉第補亡復古補遺攷注諸家雖有弋獲終等說鈴鹿城王平仲先生有周禮刪翼一編竊慕乎公之相孺子王也昔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作春秋以輔之傳左丘明布凡例而藏諸讀春秋者謂周公之禮在是則周禮一書畝今日救時之策矣

志長自序曰古先哲王治天下之規模莫備於周之六官今試考之太宰總掌六典其所治不出邦國官府萬民天爲萬民而作之君君爲萬民而設之六官然則民事之外無王事矣古之王者以民之富爲富以民之強爲強民或一不飾教而屏於鄉不啻己之探湯焉推而敬天亦敬其能生萬民爾敬羣臣亦敬其能安萬民爾三代之所重無有過於民者矣六官之書不免纖屑然苟得其重民之意以求之則用意精而操術簡全經固可以一言蔽也自因經學失傳古聖王之意浸滅於語言文字之中於是後有瀆亂之譏甚至題以僞妄而棄之縱習其文詞不過撫拾餖飣以增華借潤而已矣又烏能探精意於千載之上舉而措之躋斯民於成周太和閒哉或曰古之人操此以禍天下者多矣夫新莽之禍於漢也金陵之禍於宋也悖其旨也岐伯俞跗之書後世恒挾之以殺人而謂岐伯俞跗乃古之雄於殺人者豈可哉故曰治術之卑則經術之謬也予自甲戌廢歸讀是編凡再錄鄭賈之文刪之又旁及後儒諸書苟足發明重民之微意者必綴於後非是勿取也邑侯葉公見而稱善書成相釐正之遂授之梓

孫氏元化周禮類編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明巡撫都御史嘉定孫元化初陽撰分類使人易覽周家三百禮儀粲然在目今抄本存余家

張氏睿卿周禮約注

二卷

未見

陳氏仁錫周禮句解

六卷

存

仁錫自序曰粤溯禹會塗山玉帛萬國湯黜夏歸商者三千周盖千八百國會孟津者八百及春秋冠帶十二未幾合爲七併於秦周諸侯盡矣諸侯盡而周亡周亡禮亡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幸其書出於文景之代文帝召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章景帝子河閒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上之藏於祕府諸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於錄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焉以冬官非闕而補之者昉宋俞廷椿氏其後王次點氏丘葵氏吳澄氏何喬新氏繼之互有增

損大都剏地官之似以補冬官大司徒之文十去八九小司徒則
盡去之柯氏作釋原割遂人以下四十職以補冬官較五家尤謬
五家本何氏最後爰書具而報讐故以何氏本行之仍吳興訓雋
之舊余乃句爲之解自外屬隸本屬者書舊隸某官自本屬作外屬
亦書舊隸某官補冬官者凡目之下各書某出而古本瞭然宜復

張氏采周禮合解

十八卷

存

采序曰周禮廢興賈氏序之詳矣其後陳俞諸家取大司徒之半
復盡取小司徒以補冬官夫冬官卽非考工可塞然使嚴裂五官
以示完備何啻斷鳴頸劃琴紋貽譏有識故有謂冬官不亡散見
五官者其說爲傳疑然使冬官旣亡守茲闕文亦可無愧鄭杜而
今制不列學官科舉之士無屬悠悠漫漫未得專說余擬合鄭注
賈疏嚴定取舍其後儒撰述雖意見紛紜亦豈盡無裨益則以次
輯綴彙爲全編而歲月因仍忽復不果所以然者從來用周禮亂
天下無過王安石彼嘗注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熙寧中設經義
局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而楊中立先生亦有周禮辨疑一卷以
攻安石此二書邪正治否判若蒼素得此以供採錄則紫陽先生
所謂周禮廣大精密不可遂云無與心性事也乃家乏藏書此二
書杳無從索借則又恥爲經生章句聊爾姑置適賈人以友人所
纂周禮注疏相示余旣卒業而嘆曰嗟夫周禮爲諸儒籤裂幾令
人不及見古本節目今是書也行康成之學將還舊觀且其於諸
儒移置者仍爲標指以著訛謬則益令正經顯白但於漢唐注疏
外有參考衆家釐益整散者則不得直名注疏因題曰周禮合解
亟勸廣布使通經之子知古本所錄曰然則冬官其遂亡乎曰賈
氏引秦燔挾書而其政酷烈與周官反疾惡特甚欲滅絕之故周
官最後出余以爲冬官之亡又不盡係秦燔孟子曰諸侯去其籍
今按冬官所屬皆應經理畝澮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
先湮沒蓋戰國時固不可詰況於漢武之世又況於今日乎故余
謂闕冬官以安古本猶之春秋紀夏五無怪也

孫氏承澤周禮纂要

二卷

存

郎氏兆玉注釋古周禮

六卷

存

兆玉自序曰周禮者猶唐之有貞觀顯慶禮也未見諸行事而豫
擬爲他日之用雖一時經制實萬禩典衡故其書直可補五經爲
六也不善用者蹶天下事又烏足爲周公病哉今日者學尚浮夸
設事比擬鉛槧者一切典禮率等於疣贅莫之推考余竊心久之
乃廣稽往牒博摭羣說命兒子糾譌釐舛以校殺青而周官威儀
翼之星日庶覩亂陰謀之謗無從置喙矣

沈氏羽明周禮彙編

六卷

存

錢氏敎周禮說

一卷

存

周禮答疑

三卷

存

敎自序曰周禮出最後復藏祕府哀帝時劉歆始著於錄略而諸
儒並出共排自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其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故作
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或又謂之出於劉
歆附益以佐王莽歆學奇字於揚雄故字多譎而宋之儒者並爲
駁難成一家之論學者慕於其辯流於說而亂於辭幾不能自還
以從實矣禮者聖人之作也非世俗之所行也宜於古者盭於今
近於禮者遠於俗以數千載之下而論明於數千載之上固已難
矣仲尼之作春秋也夏五郭公甲戌己丑之屬傳者以爲闕文故
疑則傳疑蓋其愼也或以爲無其義而有其辭因以爲非聖人之
作奚可哉故著數家之略以申難凡所疑者就而答焉

吳氏任臣周禮大□

六卷

未見

吳氏治周禮彙斷

五卷

存

治自序曰班固藝文志周官六篇則河間獻王所上五官而附以

考工記也可知五官爲全經非有闕也或曰冬官有闕此周公未成之書也余爲之俯仰虞周歷稽行事知司空有官而無職自昔已然溯大禹相舜猶繫司空召康公以太保而營洛矣仲山甫以冢宰而城齊矣召穆公平淮亦命營謝矣皇國父以太宰爲平公築臺而司城子罕以行朴矣凡春秋築城作邑無慮數千在能者爲之未有專屬於司空者也則周禮六官先王設五職以存體而虛其一職以待用耳且命官而謂之冬冬藏也董仲舒亦云陰常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時出以佐陽故謂之司空曰空與冬聖人之意見矣冬官闕而不補何害晚宋俞廷椿作復古編謂冬官錯簡五官之內於是取其近似者補入冬官又五官內剔其不類者各從其類夫周官列職其精神脈絡環流於三百六十之屬而無所不通自俞氏之求類也而五官大亂以古本校之大非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丘葵吳澄最後何喬新相繼而損益之以補俞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人各持所見各異其指於是有臨川之書有永嘉之書清源之書崇仁之書椒丘之書嗚呼世遠文湮即有懸疑闕焉可耳形名不相中者作私論以駁辨之可耳顧乃視爲艸竊人肆其筆舞智而紛裂之何哉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雖周亦助也孟子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言之曰此其大略盡慎之也況今去周二千五百餘年豈能有以信其必然哉吾是以見古本之不可不存也

繆泳曰吳治字道輿嘉興縣學生其書藏於家未刊行

萬氏斯大周官辨非

二卷

存

陸元輔曰四明諸生萬斯大充宗著崇禎丙子舉人萬泰履安之第六子也從學於黃黎洲究心經學以周官爲非周公之書舉其可疑者辨駁之凡五十五則或舉吳氏之說或獨抒己見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黎州極稱許之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

黃宗羲曰充宗生逢喪亂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無由悟傳注之失所爲書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燬於火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周禮十

黃氏度周禮五官說

宋志五卷

存

葉適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遂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幷列於達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爲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夫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亹亹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己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議論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溯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序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王與之曰山陰黃文叔有五官解刊在浙東倉司

張萱曰宋紹熙間新昌黃文叔度著始述五官而爲之說與孔孟以理貫事者相發明又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宋沿而別之其敘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又與永嘉陳君舉周禮說相出入葉適序之

曹氏津周禮五官集傳

五卷

存

嘉善縣志津字元會歲貢生官南安府儒學教授周禮集傳五卷闕考工記不解

史氏浩周禮天地二官講義

宋志十四卷

闕

中興藝文志孝宗爲建王史浩分講周禮多啓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關

王與之曰四明史直翁有天地二官講義

王應麟曰周官講義十四卷史浩爲建王府直講時撰止於地官司關

按史衛王講義一十四卷自冢宰至司關而止余所抄者文淵閣殘本係宋時雕板第存七八九三卷而已天官闕司書以前地官司徒亦闕其半小司徒之後皆無之此非完書度儲藏者寡不審海內尚有別本否也

魏氏校周禮天官沿革傳

六卷

存

周氏必大周禮庖人講義

一篇

存

按益公於經筵進講載承明集

曹氏叔遠周禮地官講義

佚

王與之曰永嘉曹叔遠字器遠有地官遂人至稾人講義

王氏廷相周禮九

一篇

存

江氏與山周禮秋官講義

宋志一卷

佚

尹氏躬冬官解

佚

王氏應電冬官補

一卷

存

[illegible]自序曰冬者萬物之所終也司空掌邦土天下之治所由以成故命名曰冬漢人以考工記補之夫考工者職冬官之事但其一屬爾故取之以入冬官則可用之以補冬官則不可自宋以來乃以五官之事聯職於司空者歸之以爲冬官未嘗亡也不知周禮之治每事六官皆與蓋自王身王宮王朝王畿四海以及於昆蟲草木六官皆有其責非若後世之設官截然各爲一事也不得此意遂用其疑似以相歸併此說一興人各自以其意見而更定之豈復得爲周公之周禮哉愚謂周公設官皆取法於天五官歷歷可考此見聖人之制作後天而奉天時建諸天地而不悖也故以天象之有關於冬官者而參互之卽炳然不磨其於各職見於經傳者亦昭然可考謹述之如左補其義則前人是非不辨自明闕其文以遵續經之罪損益而折衷之姑俟後之君子

冬官考工記

一篇

存

鄭康成曰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耳

南齊書文惠太子鎭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曰是蝌蚪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賈公彥曰周衰諸侯惡典籍之害己皆滅去之司空篇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爲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遭秦滅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

張舜民曰考工記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爲周公之文然乎亦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矣

鄭鍔曰司空之職用是以考百工之事其篇亡其記存漢儒劉歆校理祕書得之以備司空之闕

易祓曰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旟旐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眡周典大不類　又曰三十工有以人名者有以氏名者有以事名者惟畫繢職獨言所職之事其他如輿人輪人之類則以人名之謂工以巧爲能不必貴之世守也如築氏冶氏之類則以氏名之謂官有世功族有世業必世習之爲貴也然攻木無稱氏者攻金摶埴無稱人者蓋制木必以巧而金土貴乎世習寧非記者深得先王之意乎

林希逸曰周禮六官闕其一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足之考工之文自與五官不同予嘗以此爲造物之巧畢竟五官文字俱同一律考工之文又奇足以此書似造物有意也或曰輪人輿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此攻木之工七也築氏冶氏鳧氏㮚氏段氏桃氏此攻金之工六也函人鮑人韗人韋氏裘氏此攻皮之工五也畫人繢人鍾氏筐人㡛氏此設色之工五也玉人楖人雕人矢人磬氏此刮摩之工五也陶人旊人此摶埴之工二也以上共三十一人又五官之中天官則有掌皮司裘地官則有鼓人臺人掌節丱人角人羽人掌染艸春官則有典瑞典同磬師鍾師鎛師巾車車僕司常夏官則有射人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槀人服不氏射鳥氏秋官則有職金柞氏庭氏以上共三十人則是冬官之屬六十未嘗亡也此說亦佳但以文論則考工自是考工周禮自是周禮　又曰周禮六官其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又自一體似造物之意特亡彼而存此以成此經之妙也其文簡當非漢文字之比漢人以金帛募書多有僞作如此等文字非後世鉛槧書生所及　又曰考工記不特爲周制也盡記古百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並言之三代制度皆在此也但書不全矣此書續出闕略不全不止韋氏裘氏段氏等官而已其先後次序亦自參錯不齊如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若以序言當在上篇今梓廬匠車弓皆在下篇而其序亦自不同又畫繢二官而止曰畫繢之事玉人亦然意其全書凡曰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自別卽車人之事又有車人爲某爲某可知也況一官非止爲一事如輪人梓人匠人車人皆一官之名而分主數事惜乎其不全見也

鄭敬仲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爲之屬也然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則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士大夫作而行之則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所以同風俗者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用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屬之冬官乎

趙溥曰先王建官始於天官掌邦治至冬官而經理之事終矣名官以冬此其旨也工百工也考察也以其精巧工於制器故謂之

工以其所制之器從而察其善不善故謂之考小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則冬官之事不止於制器記者止謂之考工何也鄭注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弗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然秦火之後司空居四民時地利之事亡矣先儒據所聞者記之而已今觀所記如營國爲溝洫等事倘有居四民時地利之遺意但不若制器之爲詳豈非當時諸儒於先王制器之法聞之頗悉故記之特備歟至於有一二可疑者意其古制不可悉聞則間自爲說以補其亡爾苟於理未大戾當算經可也

王與之曰冬官亡漢儒補以考工記司空果亡乎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都邑者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攷小宰言六官殷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九禮官之屬七十有一政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六意者秦火之餘簡編脫落司空之屬錯雜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夫考工記可以補周官者非二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非深於道者莫能之夫論百工之事不止於工上立說而本於王公士大夫則知工雖末伎非王公發明乎是理士大夫推而行之其藝固不能以自成下而及於商旅農婦則知工雖有巧非商旅之貿遷貨農功之飭力地財婦工之化治絲麻其材於何而取給也創此者有知述此者有巧業則傳於世守功則歸於聖人工何嘗獨立於天地間能使器利用便惟此等議論近古足以發明聖經之祕此所以取而爲補亡之書也知捨此而索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尙輿奚及於上梓上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旟旐非司馬司常巾車之制也其他纖悉有不可盡信者甚多要以爲周家之制度豈其然乎

王應麟曰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

葉時曰六經更秦火缺裂而不全者多矣書亡四十二篇周雅亡六篇魯雅亡六篇不獨周禮爲然夫秦人之心何心哉己則不行先王之道而恐天下後世之人執經以議己故取聖經而置之烈焰使後世不及見全書安得不追仇於秦火之酷雖然六經無全書固可以爲秦人之罪而周禮一經不得其全不可獨咎秦人也蓋自王道既衰霸圖迭起入春秋以來周公之禮雖不盡用而猶可盡傳周禮之經雖不盡行而猶可盡見戰國暴君汚吏將欲肆其所爲以求遂其所欲惡其害己而去其籍故至孟子之時井田之問爵祿之問孟子已不得其詳戰國諸侯之酷蓋已先秦火矣漢室龍興山巖屋壁之間稍稍間出周禮六官缺一而五存天之未喪斯文亦幸矣河間獻王得之不啻如獲圭璧不吝千金重賞募求全書獻王之意厚矣然全書竟不可致獻王悵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謂可以備周官之缺不知以考工記而補周禮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案之適足爲病五官尙存武帝且以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則武帝之忽略聖經未必不自考工記一篇啓之也嗟夫書亡而張伯僞書作詩亡而束晳補詩作適資識者一捧腹耳曾謂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且百工細事耳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官設官之意何補又況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㡛氏雖缺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韗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尙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皮掌裘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大抵獻王之補亡也漢儒之習未脫也樂記一篇欲以備樂書之闕考工記一篇欲以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然而周禮廢興有不係是昔者仲孫湫來省魯難退而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且魯當春秋之時非能盡秉周禮者也然於周禮雖未能盡用苟未至於盡亡而亦可以立國周禮六官雖缺其一不猶愈於盡亡乎後世誠能因五官之存而講求周禮之遺典而施行焉則西周之美可尋矣而況冬官之書雖亡冬官之意實未嘗亡也太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則事官之意在周

禮可考也書之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士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覆也觀此則司空職雖亡而未嘗亡考工記不必補也愚旣以考工記爲不必補則區區百工之事亦不必問也

黄震曰考工記本倚書司空掌邦士居四民時地利之說而名冬官鄭注云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弗得先儒據所聞記之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爲亡也考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八禮官之屬七十政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七意者簡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空篇不得恐未可信今以五官所餘之數合考工三十之數目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莫之能辨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因晚出故爲錯脫以示其爲古未知然否然五官之屬皆差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朱申曰冬官不名司空而名考工記者蓋漢儒名之也

丘濬曰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俞王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然自隋唐以來立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戸部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此丘氏之說則是以冬官斷乎其未嘗缺而所缺者特四十字及兩條耳今聖明在上宜申命禮官補其四十字之缺暨俞王諸儒所摘擬者而幷綴考工記於末以無失漢儒搜補之初意詎非完然六典全書哉

李黼曰篇中三十工實古冬官司空之遺文但篇首八節爲記者之序後人之所作也

陳深曰考工記其殆遠古之書而周人輯之者與百籍皆有僞獨此書以伎故𢿱然於秦焰之間後之儒者亦鄙以伎非劉氏之補則天下亦以伎而棄之矣劉氏之功亦偉也

郝敬曰周禮有考工記亦猶儀禮諸篇終各繫以記也世儒不疑儀禮之記爲添補何獨於周禮疑之

焦竑曰考工記作於先秦紀古百工之事漢人以補周禮冬官之闕不知周禮乃周公未成之書冬官之闕安可以考工記補之而取綴鍮之誚也

錢穀曰周官禮而外尚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要亦周家一代之典也若曲禮儀禮明堂陰陽諸記不知作者獨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傳是周公所作今所存止穰苴雜亂之文五篇而已其詳不可復覩以愚論之周官禮特舉大綱未分節目故治官之外別爲周政六篇宗伯之外別爲儀禮曲禮諸篇夏官之外別爲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司寇之外別爲周法九篇是皆禮經之外分流疏節者也然則考工記者當亦冬官之外別具一書詳其條目以遺後人者也　又曰考工之屬皆稱人百工之執藝者也猶天官之酒漿籩冪司徒之胥賈鄭肆宗伯之瞽矇眡瞭司馬之方相圉師秋官之蠻閩夷貉皆非以爵稱也

按考工記漢以補冬官之闕然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爲之若記之所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師屨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賈不與士齒工顧可充司空之掌乎典絲則頒絲矣掌皮則頒皮革矣槀人則掌六弓八矢四弩矣是凍絲者工也而頒絲外內者考工者也函鮑韗韋裘者工也以式法頒皮革者考工者也刮磨攻木以爲弓矢者工也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弓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十工鄭氏以爲司空之官非矣臨川王介甫新昌黃文叔均置考工不解而俞氏丘氏何氏舒氏柯氏金氏衆說紛綸各以己見移易蔑有以考工記附於經者然如輪輿桃冶弓車廬梓諸人其可廢耶

杜氏牧考工記註

二卷

存

陳氏祥道考工解

未見

王與之曰天台陳用之有考工解

林氏亦之考工記解
一卷
未見
劉克莊曰網山先生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艾軒先生之高弟其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
王氏炎考工記解
一卷
未見
葉氏皆考工記辨疑
一卷
佚
赤城志寧國縣主簿臨海葉皆孟我撰
林氏希逸鬳齋考工記解
三卷
存
林兆珂曰林氏考工記有圖蓋宗三禮圖而祖漢儒鄭康成輩非無據也
趙氏溥蘭江考工記解
未見
王與之曰金華趙溥有蘭江考工記解
鄭氏宗顏考工記注
一卷
佚
按萬曆重編內閣書目有之葉氏菉竹堂作周禮講義合王荆公講義共一卷
陳氏深考工記句詁
一卷
存
徐氏應曾考工記標義
二卷
未見
林氏兆珂考工記述注
二卷圖一卷
存
兆珂自序曰考工記一書諸家論者不一其曰非周禮戰國間爲之者此定論也予反覆其書變化縱横犂然策士口吻而制又時雜遽古則不可爲姬氏書明矣豈好事者博摭羣籍而排纘之與要之周家一代制度典籍既多論亡而考古者猶得察器於書稍窺作者之天巧是書之力也即如以文而論故是不可磨滅者吳氏槪以漢儒附會擬削之過矣予山居多暇迺取漢唐注疏參以訓故諸家繆爲纂輯間有古義難通不敢憑臆見以亂真命曰述注竊謂賢於博奕云爾
焦氏竑考工記解
二卷
存
張氏鼎思考工記補圖
二卷
未見
陳氏與郊考工記輯注
二卷
存
陸元輔曰與郊字寧宇海寧人萬曆甲戌進士官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與郊合檀弓輯注序曰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孟頗爲學者所宗昔韓愈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則安得以文章槪之哉且當代五經之士疇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並也而以儷檀弓過矣且與檀弓並者宜莫如考工記二書鄭氏注之注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間有奇辭奧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佞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則儷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掇傳注著於篇俾初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爲文章之盛也然則讀是書者恍然習議論窺制作於成周嗚呼盛哉
周氏夢暘考工記評
一卷
未見
郭正域序曰民有四工居其一官有六司空居其一周禮有六冬官逸其一而考工記興焉其人則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摶埴其技則爲車爲量爲鐘爲鼓爲圭爲侯爲弓爲矢爲筍簴爲營國

為溝洫記之所為工也聖人之作無苦窳亦無淫巧以前民用以彰軌物至於工執藝事以諫則規萬之中倘有典型人主豈敢厭縱其耳目以為邪心比於末世木鵝玉虎雲梯威斗大鐘刑鼎瓊弁金掌寶山銀海楮葉綵花為奇為袤恣玩好而蕩心志則記之所為戒也蓋觀考工而古今之大較可見矣夫以記而參五官五官制事而記制物記果勿類矣乎然讀記之文而周之五輅六玉彤弓廬矢豆區釜鍾戹工哲匠巧心藝術如幾見之記之文焉可誣也世儒執邦土地利之說而謂於五材無當若是乎冬官不亡而記自贅疣矣夫先王馭吏事用旁通時攝時析時置時省唐虞惟百夏商官倍所損所益若存若亡必以其屬六十而不宜有羨修冬官而亂五官我無取焉夫秦漢而後六籍之亡久矣寧獨周官我猶以五官幸存猶當有如記記之者以暢其疏節發揮事業揚翊治平而奈何更非議之於其幾希之存者而輕廢也今士裂而出甌甌臬溝而見鼎彝博古之士目瞬心驚視如神運鬼工莫可彷彿由此而譚周漢而上工絕技而文絕調記之所考我能徵之冬官矣夫記者當自獨行於世而於五官之真贗無論也我楚周啓明氏為郎工部纂記文而授之梓夫所謂在官而言官者乎郎多才能文章有水部考行於世則冬官之政舉矣

林兆珂曰襄陽周啓明氏本依謝疊山批點檀弓旁用小圈標出章法句法字法以便童子誦習

徐氏昭慶考工記通

二卷

存

昭慶自述曰是注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參之鄭康成下而合之周啓明孫士龍諸家謬成是帙其間晦者求明略者求詳未安者求之以正訂注頗殷惟欲取便初學故自忘固陋耳

陳氏仁錫考工記句解

一卷

存

張氏睿卿考工記備考

一卷

存

吳氏治考工記集說

一卷

存

治自序曰周禮五官詳已獨於司空有闕漢興購以千金不得於是河間獻王痛王制之不傳求考工記以足之亦曰冬官不可必得姑勿闕焉可也然此記既不同周禮體例於設官本意又無與而強取以傳會可乎但是三十工不知肇於何人又不知作於何日反覆繹之築氏之為削鳧氏之為鍾栗氏之為量鍾氏之為染羽其事不同於今也古制也西北利用車東南利用舟上古東南未闢車制傳而舟制不傳古俗也廬何以戈柲宜何以為人頭也古語也以柯量車以庇量耒古度也卽傳稱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兌戈和弓猶中古物耳豈若臯陶慌諱之制乎故考工記遠矣辭薄夏書銘埒商頌文采則虞典之繪繡尺度則禹貢之章裁字奇而法詞富而鏗其為遠古之書無疑後之作者遼乎其不相及矣故此考工記隸於周官可不隸於周官可無所加損焉而其書之得以不亡者劉氏力也其注解之悉則王鄭之功居多治於周禮一書手之不置口之不倦數十年於茲矣孔子嘆闕文之難而譏自用之失五家補本斷不可從以非聖人之書也治爰復正五官古本不沒其舊仍以考工記附後有所晦或通而釋之有所見或表而斷之庶後之君子瞭然心目間不無少助焉一云爾

錢氏馭冬官補亡

三卷

存

馭自序曰儒者言考工不足補冬官之闕於是五家之文並割五典以續其書識者稱其妄憑胸臆決裂聖經周公之罪人也因謂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攝政七年而一年有流言之變居東二年而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啓於是迎歸而為破斧缺斨之役及管蔡平而卜雒既遷殷頑遂有明農之志矣當成王在豐作周官在攝政七年之後傳稱周公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而一代之典疑尚未定所謂周禮若唐之顯慶開元禮未嘗見諸行事者也故封國建都之制與尚書不大合子曰不然周禮者卽韓獻子適魯所稱周禮盡在於魯先儒謂為周之舊典禮經者是也漢承秦火燔滅之後孝惠除挾書之律遺書漸出河間好古獻於孝武之世孝成詔求遺書劉氏爲錄七略入漢志藝文中隋唐之志周官經外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今其書不復存詩亡笙詩六篇易亡書圖占法諸篇書亡四十一篇而周禮僅亡冬官一篇亦已幸

矣其佚不可得詳其義乃稍稍見於五經六藝之文其官名或頗與五官之屬異如月令稱工師舟牧國語稱匠師工人左傳圬人工正之屬皆周官經無有而義不可入五官之職審爲司空官逸名無疑予故彙集其文與其義疏而注之冬官既亡其詳不能盡存然五家之儒割裂舊文五官幾於盡亡而冬官猶能存者故予欲使五官盡復而冬官之義未盡闕也

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強補冬官獨平湖錢氏据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圬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溫故知新者矣

朱氏襄考工記後定

一卷

存

顧貞觀曰依記文次序自輪輿至陶旊後定云者取諸後漢劉表傳中語也

亡名氏周官郊祀圖

七錄二卷

佚

夏氏休周禮井田譜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樓鑰刻之

陳傅良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卽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閑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閑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尙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爲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勳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

樓鑰後序曰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於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凡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曆有書予從其孫增袁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勳本政書最爲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兵於民凡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旣訖錢文季文子指其閒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敎又作問荅一卷皆有益於是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辭雄義渾尤爲著明遂幷刻之惟文子之說以俶裝匆遽不及附見當侯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爲可憾云

魏氏了翁周禮井田圖說

佚

程氏霆周禮井田議

未見

項氏安世周禮丘乘圖說

宋志一卷

未見

鄭氏景炎周禮開方圖說

宋志一卷

未見

吳氏龍徵周官荒政十二解

一篇

存

黃虞稷曰惺初吳氏晉江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除浙江道御史謫通州判官歷戸部主事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一

禮古經

漢志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注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別錄云六國時人

闕

劉歆曰魯共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桓譚曰古佚禮記有四十六卷

漢書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謂高堂生所傳士禮劉歆曰當作十七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后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劉表曰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采掇片言莫非寶也

後漢書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孫惠蔚曰淹中之經孔安國所得惟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

賈公彥曰漢興求錄遺文有古書今文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為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祕館

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援引處不知甚時失了真可惜也

王應麟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

吳澂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

吳師道曰禮古經者今儀禮也

儀禮

漢書十七篇

存

春秋說題辭禮者所以設容俯仰以信進退以度禮得則天下咸宜不可須臾離也

漢書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鄭康成曰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也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為五此所傳皆儀禮也

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得四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等餘三篇皆臣禮賓禮惟存三篇軍禮亡失嘉禮得七篇

賈公彥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始終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　又曰周禮六官敘官之法事急者為先不問官之大小儀禮見其行事之法賤者為先故以士冠為先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為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為後諸侯鄉飲酒為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為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強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己君及見來朝諸侯之等又為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後先吉後凶凶盡則行祭祀吉禮次敘之法其義可知　又曰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大小戴皆冠禮為第一昏禮為第二相見為第三自茲以下篇次則異大戴以士喪為第四既夕為第五士虞為第六特牲為第七少牢為第八有司徹為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為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

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依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有司徹爲第十二士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皆不從之

孔穎達曰儀禮之別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春秋說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卽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或一篇一卷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惟十七篇而已

韓子曰余嘗苦儀禮之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

崇文總目儀禮乃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儀注其初蓋三千餘條

張子曰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呂大臨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義爾

徐積曰儀禮粗爲完書然抉非盡出乎聖人何以知之夫禮者出乎人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爲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避嫌也又曰師無服此豈人情哉蓋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用其師說或利其購金而爲之耳

張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晁公武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謂周禮爲本儀禮爲末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

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爲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卽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卽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爲禮設也故此志列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爲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之耳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中霤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閒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　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卻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又曰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是解儀禮之義　又曰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又曰陳振叔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之類說大經處此方是禮書

陳騤曰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千餘條秦焚書漢訪求之止得此十七篇故多亡禮云

葉適曰儀禮者士之禮通於大夫諸侯而天子無考焉所記有司之事以其所存逆其所不存當時舉一禮必有儀儀不勝紀則何止於此

陳振孫曰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方是禮須自有文字

魏了翁曰儀禮一經幸存以之參考諸經尤爲有功

章如愚曰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可疑者五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教授一疑也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寧不獻之朝乎班固七略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二疑也聘禮篇

所記賓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之說不同三疑也其中一篇喪服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之書四疑也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之時豈不設天子之禮五疑也今攷其書猶有可疑者且吉凶賓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等有四冠昏之篇皆冠以士大射之禮獨名曰儀覲遇之禮不錄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以至言本末之異同是皆考究精微者焉

王應麟曰韓文公讀儀禮謂攷於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以爲無所用何也

馬廷鸞曰儀禮爲書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致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詳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

敖繼公曰儀禮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以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是亦其亡逸者也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恆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爲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卽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卽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卽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爲賓以後卽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卽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卽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卽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凡俟於東廂以後卽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卽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卽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卽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啓之 昕以後卽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卽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爲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爲其母以後又別爲喪服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所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於喪大記之首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傳而幷其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亦恨其僅似左傳之文耳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僞訛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又曰儀禮名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又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覿愉愉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按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氏遺書雜記曲禮必非孔子之事也見得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

吳澂曰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禮經殘闕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全書自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罕傳習矣

何異孫曰儀禮一書決非秦漢閒筆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斷以爲周公之作則非所敢知

宋濂曰周制聘覲燕饗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

何喬新曰儀禮未知孰作或以爲周公之作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非秦漢閒筆也

其法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遭秦焚書禮經廢壞其傳於世者十七篇而已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三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旣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爲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閒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於祕府是爲古文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諸儒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

湛若水曰儀禮之爲經也禮記之爲傳也不可易矣然而今也皆亡而不全故有士冠禮而無天子諸侯冠禮有士昏禮而無天子諸侯昏禮其於喪祭也亦然故祭則小戴郊特牲也大戴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冠則公符也及其散見於禮記也班班焉爾皆其傳也而經則亡矣　又曰儀禮有有經而無傳者矣公食大夫也士相見也有有傳而無經者矣郊特牲也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公符也投壺也有經中之傳者矣凡儀禮之稱曰記者也有傳中之傳者矣玉藻之有深衣也明堂之有月令也吳文正以大戴釁廟遷廟投壺公符奔喪補經也奈何曰非也其爲逸經傳也投壺之爲傳也何徵曰稱魯令辭令也可知其爲傳　又曰曲禮大醇而小疵儀禮極醇而無疵然而僅存其什一已耳

唐伯元曰儀禮存者爲古經尚矣凡禮有經有記有義有傳記亦經也經之經則不成章傳亦義也不曰義而曰傳遜辭也惟冠有義惟喪有傳而諸禮皆無者失之也

李黼曰儀禮亦周公之所作也凡冠昏喪祭飲射朝聘之儀法度數具焉故謂之儀禮

吳繼仕曰儀禮經多散佚如投壺奔喪世子明堂乃是經而逸於記中者

徐三重曰儀禮一書無論是否先王之舊卽於今所傳者若士大夫少而誦習之長而謹守奉行之終其身恐朝夕跬步有違也如此心安得不收歛身安得不齋飭一言一動安得不循分秉禮而上臨下奉何一人不賢良君子乎此古昔敎讓敎化成就人材之軌物所以臻太平盛治者孰謂不由此道也

郝敬曰儀禮者禮之儀周衰禮亡昔賢纂輯見聞著爲斯儀非必盡先聖之舊然欲觀古禮舍此未由矣　又曰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昏喪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義由士出故言禮槩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夫特牲不言士少牢不言大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爲例耳讀禮者固執不通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猶夫禮經存而樂經亡之陋說也　又曰不讀儀禮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思

錢毅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閒獻王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今所存十七篇當與古經不殊猶有三十九篇未行於世

萬斯大曰儀禮一書與禮記相爲表裏考儀文則儀禮爲備言義理則禮記爲精在聖人卽吾心之義理而漸著之爲儀文在後人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故讀禮記而不知儀禮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也

儀禮逸經

十八篇

未見

張釆曰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初唐所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

黃虞稷曰明洪武中御史沅州劉有年以辭秩養母忤旨罰輸站役通州於州舊家得其書獻之朝命付史館有年建文中起知太平府成祖靖難不行迎駕謫戍雲南後官交阯按察司僉事卒

按明一統志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楊用修謂有年何從得之又怪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且求之內閣不見其書吾意有年所進卽草廬吳氏本爾逸經八篇傳十篇適合其數當時內閣諸老知其爲草廬書是以館閣書目止載草廬本無有年姓名也此無足致疑者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二

鄭氏玄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存

晉書元帝踐阼周官禮記鄭氏置博士荀崧上疏曰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

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傳其生得十七篇鄭玄注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隋經籍志古經十七篇惟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晁公武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爲其說曰周禮爲本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聖人履之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先冠昏後喪祭

儀禮音

七錄二卷釋文序錄一卷

佚

王氏肅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佚

儀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儀禮喪服傳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云二十四兩爲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射慈同王肅劉逵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

李氏軌儀禮音

七錄一卷

佚

袁氏準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晉書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官至給事中

王應麟曰唐藝文志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之注杜預賀循王逡之崔游蔡謨趙成沈文阿諸家之禮服皆儀禮之學也

孔氏倫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廬陵太守

陳氏銓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蔡氏超儀禮注新舊唐志俱作蔡超宗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蔡超字希遠濟陽人宋丞相諮議參軍

田氏僧之儀禮注唐志書字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田僧之字僧紹馮翊人齊東平太守

按陸氏釋文序錄載注解傳述人於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僧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於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一卷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喪服注爲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略既於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於喪服傳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今未敢遽

刪去仍兩戴之而辨其非是嘗以陸氏序錄爲正也

劉氏昌宗儀禮音

七錄一卷

佚

陸氏釋文多引之

沈氏重儀禮義疏

三十五卷

佚

按沈氏儀禮義疏隋唐經籍志俱無之新唐書藝文志有周禮禮記義疏各四十卷而無儀禮惟北史載之

張氏沖儀禮傳

八十卷

佚

亡名氏儀禮義疏

隋志六卷

佚

儀禮義疏見

隋志二卷

佚

黃氏慶儀禮章疏

佚

李氏孟悊儀禮章疏

佚

賈公彥曰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尙李則爲先

賈氏公彥儀禮疏

唐志五十卷玉海云書史四十卷今本亦作五十卷

存

公彥自序曰竊聞道本沖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爲章疏有黃慶李孟悊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按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兩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按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絰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心絰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注黃之謬也黃李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己義仍取四門助教李元植詳論可否合錄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後幸以去瑕取玖得無譏焉

晁公武曰齊黃慶隋李孟悊各有疏義公彥刪二疏爲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衛湜曰公彥同李元植編儀禮疏儀禮自鄭注之後僅有黃慶李孟悊二家疏義公彥等裁定爲五十卷

馬廷鸞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士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余欣然命之整緝釐爲九帙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第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爲完書拊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與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爲書也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孔氏穎達儀禮正義

五十卷

佚

按孔氏不聞有儀禮正義唐宋志俱無授經圖獨著之恐記憶之誤也其載孔氏周禮正義亦然

陸氏德明儀禮釋文

一卷

存

王氏方慶禮經正義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王方慶雍州咸陽人起家越王府參軍累遷太僕少卿拜廣州都督證聖元年召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封石泉縣男改琅琊縣男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改封石泉子授太子左庶子進石泉公卒贈兖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即位追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其家聚書甚多不減祕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

王應麟曰王氏正義不著錄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三

陳氏祥道注解儀禮

宋志三十二卷

佚

范祖禹進劄子曰臣伏見館閣校勘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爲三十二卷精詳博洽非諸儒所及臣竊以儀禮爲書其文難讀其義難知自古以來學者罕能潛心故爲之傳注者至少祥道深於禮學凡二十年乃成此書先王法度如指諸掌昨進禮圖一百五十卷已蒙皇上藏之祕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取祥道新注儀禮奉御下兩制看詳并前所進禮圖並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必有補於制作取進止

玉海元祐八年正月侍讀學士范祖禹言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三十二卷精詳博洽乞下兩制看詳并所進禮圖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從之

陸氏佃儀禮義

宋志十七卷

佚

張氏淳校定古禮

通考十七卷

佚

釋文

通考一卷

佚

識誤

通考三卷宋志作一卷

佚

淳自述曰劉歆首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

陳振孫曰古禮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爲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爾此則不深考於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又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　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

李氏如圭集釋古禮

十七卷

釋宮

一卷

綱目

一卷

俱未見

陳振孫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爲福建撫幹釋宮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魏了翁曰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言是信有不可盡從者

張萱曰宋淳熙間李寶之如圭取鄭氏注而釋之首一卷爲儀禮綱目以分別章句之指次集釋十七卷皆發明前人未備末一卷爲釋宮考論宮室之制凡一十九卷

周氏燔儀禮詳解

宋志十七卷

未見

朱子熹儀禮經傳通解

宋志二十三卷

存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蓋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之類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以類相從前賢嘗謂儀禮難讀以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　又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其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鐘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祕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數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設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子在跋曰右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今刊於南康道院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爲絕筆之書次第具見於目錄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稾也其曰集傳集注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稾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摹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顧念先君早歲即嘗有志於是書比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旨意具存此篇今謹繕錄如右讀者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矣禮缺樂壞千有餘年今幸討論粗見端緒而天不假之年使不克究其大全而所就者止此嗚呼已矣其可爲千古之恨也夫嘉定丁丑八月

中興藝文志熹書爲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闕而未補

李方子曰先生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

祝穆曰文公所編儀禮上篇士冠禮冠義附士昏禮昏義附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鄉射禮射義附燕禮燕義附大射禮聘禮聘義附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喪服喪服小記大傳服問閒傳附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檀弓附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次以禮記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爲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爲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爲一類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儒行六篇爲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爲一類以問呂伯恭後更詳定

陳振孫曰通解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舊

王應麟曰文公以儀禮爲經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附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爲經傳通解二十三卷喪祭二禮屬之門人黃榦類次

馬廷鸞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爲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爲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爲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能禾刊通解疏序曰竊見儀禮爲六經之一乃周公所作孔子所

定元有二百二千之目至漢僅存一十七篇大小戴記不過如春秋之左氏公穀乃其傳耳自王安石廢罷儀禮但以小戴設科與五經並行自是學者更不知有禮經矣文公晚年始爲經傳通解一書自家鄉以至邦國王朝凡禮之大綱細目靡不具載歷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三世始克成書舊有刊本兵燬之後板帙散亡兼初本所纂注疏語頗傷繁後信齋楊氏爲之圖解又復過略而文公初志欲將通典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得考亭諸名儒參校訂定墨本擬就書坊板行以便流布仍於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革之制及關洛以來諸儒折衷之說酌古準今損文就質輯爲儀禮外傳以附其後庶可繼先儒未畢之志其於風教亦非小補

吳師道曰以三禮論則周官爲綱儀禮乃本經而禮記諸篇則其疏義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闕是以子朱子慨然定爲儀禮經傳通解集注之書未完者門人又足成之可謂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也

曾棨曰朱子挈儀禮正經以提其綱輯周禮禮記諸經有及於禮者以補其闕釐爲家鄉邦國王朝之目自天子至於庶人之禮謂之儀禮經傳通解然亦未及精詳

王鏊曰今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昏禮附以昏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注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雜合以成之乃自爲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某亦未敢從也

劉瑞序曰子朱子嘗欲請於朝修三禮創不果上晚乃著儀禮經傳通解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而王朝禮終焉凡四十七卷視初論少異蓋自成一家言矣書未就先生告終喪祭二禮則成於勉齋黃氏其規模次第授於先生者也爲卷凡二十有七書刻於南京國子監卷帙浩繁點畫漫漶士大夫非惟不之讀識其名者或寡矣瑞竊嘆曰斯禮也制作之宜古今之變略備矣後聖有作將取而折衷焉今與其棄也無寧先識大義而後講貫其精與乎乃命教授陳垐等督諸生手錄經傳讎校付刻傳天下後世志於禮者有考焉

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曰家禮士冠禮第一冠義第二士昏禮第三昏義第四內則第五內治第六五宗第七親屬第八內治者言人君內治之法五宗者言宗子之法以治族人親屬者即爾雅之釋親篇白虎通義所謂親屬記也古無此三篇名蓋創爲之二曰鄉禮士相見禮第九士相見義第十投壺第十一鄉飲酒禮第十二鄉飲酒義第十三鄉射禮第十四鄉射義第十五三曰學禮學制第十六學義第十七弟子職第十八少儀第十九曲禮第二十臣禮第二十一鐘律第二十二鐘律義第二十三詩樂第二十四禮樂記第二十五書數第二十六學記第二十七大學第二十八中庸第二十九保傅傳第三十踐阼第三十一五學第三十二內學制學義臣禮鐘律鐘律義詩樂禮樂記書數保傅傳皆創名之弟子職則取諸管子也四曰邦國禮燕禮第三十三燕義第三十四大射禮第三十五大射義第三十六聘禮第三十七聘義第三十八公食大夫禮第三十九公食大夫義第四十諸侯相朝禮第四十一諸侯相朝義第四十二皆沿古篇名惟末二篇創爲之其王朝禮則別爲集傳覲禮一朝事義二曆數三卜筮四夏小正五月令六樂制七樂記八王制自甲至癸凡十篇

儀禮釋宮

一篇

存

黃氏榦續儀禮經傳通解

宋志二十九卷

存

楊復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旣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伏膺遺訓取向來喪禮稿本精專修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

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爲尤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源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爲感慨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攷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闊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恨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釁廟所補考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爲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繙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掊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藁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王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無言也復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禮即以其書稾本授曰子其讀之蓋欲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受書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繫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注疏抵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處續刊喪禮又取祭禮稾本併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稾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顧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侵衰曩曰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據稾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張處序曰南康舊刻朱文公儀禮經傳與集傳集注而喪祭二禮猶空焉蓋以屬門人黃勉齋俾之類次而未成也處來南康勉齋已下世深恨文公之志不終士友間有言勉齋固嘗脫稾今在南劍陳使君處索之可也南劍知之果以其書來至是鋟木一年而畢是雖喪祭兩門而卷帙多前書三之一點勘之功鄉貢進士楊復爲多助以王鎭圭童君欽黃嵩二君披閱精強錯簡脫字往往無之處分符星渚乃文公遺愛之地高山仰止惓惓子懷茲又得全其所欲述之書豈非幸歟第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型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猶有如古人之論撫卷爲之三歎也

陳振孫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卿撰榦晦庵之壻號勉齋始晦庵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趙希弁曰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十四卷右朱文公編集而喪祭二禮未就屬之勉齋先生勉齋既成喪禮而祭禮未就又屬之楊信齋信齋據二先生稾本參以舊聞定爲十四卷爲門八十一鄭逢辰爲江西倉進其本於朝信齋福州人名復字茂才書既奏贈文林郎

黃氏士毅類注儀禮

佚

張枲曰士毅字子洪嘗入閩謁朱仲晦因撰次朱子書說語類郡守王遂爲買宅吳下以居

葉氏味道儀禮解

佚

劉氏爚儀禮雲莊經解

二十卷

佚

楊氏復儀禮圖

十七卷焦氏經籍志作三十四卷非

存

復自序曰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黎亦云何爲其難也聖人之文化工也化工所生人之品彙至易至簡神化天成竭天下之至巧莫能爲焉聖人寫胸中制作之妙盡天理節文之詳經緯彌綸混成全體竭天下之心思莫能至焉是故其義密其辭嚴驟讀其書者如登太華臨滄溟望其峻深既前且却此所以苦其難也

雖然莫難明於易可以象而求莫難讀於儀禮可以圖而見圖亦象也復纂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可得則擬爲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輕重權衡禮之恭遜文明仁之忠厚懇至義之時措從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見夫周公制作之僅存者文物彬彬如此之盛而其最大者如朝宗會遇大享大旅享帝之類皆亡逸而無傳重可歎也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爾蓋儀禮原未有圖故先師欲與學者考訂以成之也復今所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也黷爲家鄉邦國王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區區用心雖未敢謂無遺誤庶幾其或有以得先師之心焉

曾棨曰黃榦通解續晚年祭禮尚未脫稾又以授之楊復復研精覃思蒐經摭傳積十餘年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爲經冠之祭禮之首輯周禮禮記諸書分爲經傳以補其闕綜之以通禮首之以天神次之以地祇次之以宗廟次之以百神次之以因祭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有變禮有殺禮有失禮並見之篇終郊祀明堂廟制皆折衷論定以類相從各歸條貫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倫理疵雜不經者咸歸於至當而始得爲全書又因朱子之意取儀禮十七篇悉爲之圖制度名物粲然畢備以圖考書如指諸掌西山真德秀稱爲千古不刊之典焉

呂柟序曰儀禮本周公所作其篇目甚多遭秦焚書漢高堂生止傳其十七篇與淹中經同后蒼能明之然多士庶人卿大夫諸侯之禮宋朱文公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其徒楊復遂圖解儀禮存其編於十三經注疏中柟卒業太學時嘗約所友五七人率其子弟習行於寶邛寺今三十餘年心之未能忘也近蒙聖恩誤授今官圖報靡稱伏覩聖皇以禮樂爲治而太學尤禮樂所先之地用是仰承德意旁求儀禮圖本偕其寮童公思與在監習禮公侯伯及諸士子演行使知揖讓進退之節以沐聖上菁莪棫樸之教而效雍熙太和之化也第此書稀少止訪獲一二善本乃命監生王世康輩手抄其圖月數日肄業焉尋將具題請勅工部刊印而未遽行也有監生盧堯文魏學詩汪尚庭錢寅佘誨者東求儀禮圖本以觀爾乃奮然興身心自書寫校正且捐貲刊刻成書送觀以問序焉柟嘆曰美哉此五士也昔姚樞居於輝之蘇門病一方學者之無書乃自板小學諸經嘉惠輝士於是許衡亦自河內就書於輝厥後元之數儒敦尚經義尊崇古道說者多歸功於樞焉聖明在上家詩書而戶程朱夫豈前元可比然而五士者之所刻則固太學諸生之一助也於是諸太學生皆高五士之志行而五士之名不特如樞顯達後而始著矣此固可徵聖世人才之盛而諸士子於此書尤當行之而必著習之而必察也嘉靖十五年丙申夏六月

童承敘跋曰儀禮有諸儒傳記鄭康成注賈公彥疏朱文公又合經傳爲通解皆彰彰較著矣公門人楊復又各爲之圖俱可蹈迪匪直易讀也或曰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餘多散佚又曰古禮於今無所用之雖昌黎亦云然夫禮也者理也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因者其本也損益者其末也協諸義而協則先王所未有者可以義起矣故后蒼有推而致於天子之說然今觀之冠昏相見士禮也鄉飲鄉射大夫禮也燕射覲聘公食大夫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諸侯士禮也少牢饋食有司徹諸侯卿大夫禮也喪服則通於上下顧獨曰士禮何哉夫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雖夏商之際不能無文焉至周而備爾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蓋思本也然文之蠹也久矣其在今宜無所於用至其本固未泯也是故因其文而溯之可知也因其本而拓之可行也不猶愈於幷其文而亡之乎嘉靖己未敘奉命來攝大學得從司成呂公後公取儀禮命諸生肄習之月再一試蓋從者如堵牆焉於是耳聆鐘鼓鏗鏘之音目覩綴兆俯仰之容洋洋乎辟雍庠序之教也諸生盧堯文汪尚庭魏學詩錢寅秦誨等復取楊氏圖校而梓之凡爲篇十有七爲圖二百有五爲旁通圖二十有五周公遺文庶幾不墜於地矣故按圖以考文其制精矣據文以釋義其旨奧矣推義以適治其道博矣使斯禮之大行也鳳鳥之至不可期乎然敘聞河間獻王得孔壁古禮五十六篇後亡三十九篇存者今數耳元吳澄取二戴記及鄭注纂逸禮八篇又取戴義爲十傳澄自謂得三十九篇之四元至正間司業李俊民嘗刻大學而板今亡矣又聞永樂間沅州劉有年守太平進逸禮十八篇豈卽是耶澄於儀禮誠有功然亦殘經之十一爾聖遠言湮可勝嘆哉

柱尊曰儀禮經朱子考證已定楊復圖尤爲明便其文雖屬難讀

然因圖以指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

儀禮旁通圖

一卷

存

陳普序曰大淵獻之歲昭武謝子祥刊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成煒然孔壁淹中之出世也使此書得數千本落六合間鳳鳥至有期矣使河間獻王後劉歆前有能爲子祥所爲則三十九篇可以至今不亡矣嗚呼此人之所以成位於兩間者何獨昌於虞夏商周而深愛於秦漢以來十七篇賴高堂生鄭注賈疏千有餘年綿綿如絲而荆舒王氏加踐迹之舉子不習書肆不陳晦翁勉齋信齋師弟子扶持力倍於高堂鄭賈心與周孔孟顔同其勞亦僅不滅而已萬家乃不見一本殘經白鹿章貢桂林所刊晦翁勉齋信齋之書千里求之或者有半生望之不得見今後復數十年又當若何子祥之舉救焚拯溺之功景星慶雲之瑞也是經雖微士冠昏喪祭鄉相見大夫祭幸皆無恙天子諸侯亦幸存一二故晦翁通解勉齋喪禮信齋祭禮得以爲依據如累九層之臺以下爲基如不見足而爲屨之不中者如執柯以伐柯柯在彼而則在手也三十九篇儼儼乎不亡矣然則十七篇之存固亦有天意廢之者有餘罪興之者蓋莫大之功也三百之數不可考以圖概之三十九篇疑可得三千在三百中亦可舉其旁通圖名物制度尤明盡合十七篇圖而熟之既無昌黎難讀之患而古人太平之具一朝而在我矣

儀禮經傳通解續

十四卷

存

張萱曰宋淳祐間信齋楊復著朱晦庵編集儀禮經傳通解獨喪祭二禮未完以屬黄勉齋幹續成之勉齋即世祭禮猶未就於是信齋據二公草本參以舊聞精加修定凡十四卷八十一門

魏氏了翁儀禮要義

宋志五十卷

未見

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馬氏廷鸞儀禮本經疏會

九卷

佚

廷鸞自序曰余家藏敗帙中有景德年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兒子請子附益之因手自點校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黄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章分條析畫爲九卷作而曰茲其三代之禮與於繁文奧旨中有精義焉纖悉委曲中有明辨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紀士禮而指爲闕書不知由士禮可以達於天子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嚴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方氏回儀禮考

未見

高氏斯得儀禮合抄

佚

陳氏普儀禮說

一卷

存

按陳氏儀禮說惟士冠禮鄉射禮燕禮聘禮四篇載石堂集

亡名氏儀禮類例

宋志十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四

敖氏繼公儀禮集說

十七卷

存

繼公自序曰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之書也何人所作也曰先儒皆以為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為此事也至周公相成王乃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則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為益有以見其果為周公之書也然周公此書乃為侯國而作也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決為侯國之書無疑矣然則聖人必為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夫子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為正天下之具也歟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為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班之於其國以教其人此有周之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束也於是惡典籍之不便於己而皆去之則其彝之受於王朝者不復藏於有司矣彝之藏於有司者或私傳於民間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為侯國之書固也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但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則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當亦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當亦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乎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但不知諸侯既去其籍之後即失之耶抑傳之民間久而後失之也是皆不可得而考矣

又後序曰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二篇之後皆有記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此四篇者未必無記之可言或者有之而亡逸焉爾夫記者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經意者也舊各置之於其本篇之後者所以尊經而不敢與之雜也朱子作儀禮經解乃始以記文分屬於經文每條之下謂以從簡便予作集說而於此則不能從也予非求異於朱子也顧其勢有所不可耳何以言之儀禮諸篇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有兼為兩條而發者亦有兼為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若其但為一條而發者固可用通解之例矣非是則未見其可也何則通解之書規模大而篇數繁其記文有不可附於本篇每條之下者則或於其篇末見之否則於他篇附之故雖未必盡如其所謂以從簡便之說而其於記文亦皆包括而無所遺也然以記者之意考之則亦不為無少異矣予之所撰者但十七篇之集說耳若亦用此法則其所遺者不既多乎故不若仍舊貫之為愈而不敢效朱子通解之為也魯人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吾有取焉耳夫豈敢有求異之意哉且夫易之為書也更四聖而後成伏羲畫卦爻文王周公作卦爻之辭孔子作文言彖象之辭其始也四聖之書或前或後各居一處不相雜也後世學者乃各分而合之以從簡便及至朱子復釐正之以復古經之舊夫文言與彖象之辭可以附於每卦每爻之下者也朱子猶且正之蓋不欲其相雜也而況此記之文有不可盡入於本篇每條之下者乎由是言之則予之不敢用通解之法也亦宜矣又何足怪焉大德辛丑仲秋望日

張萱曰敖注多仍舊文與朱子通解稍異

姓譜敖繼公字長壽福州人寓居湖州邃通經術趙孟頫師事之平章高顯卿薦於朝授信州教授命下而卒

吳氏澂儀禮逸經

八篇 焦氏經籍志作六卷非

存

澂自序曰儀禮逸經八篇澂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因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攷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至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云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李俊民序曰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草廬吳先生之所纂次也先生易書春秋小戴記纂言大戴記訂正經文悉行於世獨此十有八篇學者未之見也先生之孫今禮部郎中當伯尙高第弟子兵部員外郎危素太樸鄉與俊民同官學者乃請而得之繕寫甚謹校讎甚精於是一時僚友謂宜刊布以淑來學遂命工鋟梓既畢前大司成王公致道以集賢侍講學士復兼祭酒見而嘉歎俾序其槪俊民泰定初嘗拜先生於翰苑先生之學雖不敢妄議姑卽禮經而論之秦熖既熄掇拾遺餘兼收並蓄得傳於後漢儒之力也依稀論著以傳其舊唐賢之學也會通經傳洞啓門庭以祛千載之惑朱子之特見也若夫造詣室奥疏剔戶牖各有歸趣則至先生始無遺憾焉世有好禮之士先觀注疏舊本次考朱子通解然後取先生所次所釋而深研之乃知俊民之言爲不妄也集賢公以爲然遂書於其端云

楊士奇曰此書刻板在北京國學彭士楊爲典籍蒐閱崇文閣不完書板而此獨完卽日印惠親友蓋已廢棄六十餘年其顯晦固有時哉

程敏政跋曰右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當時刻於國子監崇文閣國朝宣德中尙存見楊文貞公圖籍志館閣書目亦有之天順初予被命讀中祕書已無其本而國監本亡久矣大司寇何公廷秀亦思見此書與予約讎訪必得爲期餘二十年竟無所聞也成化甲辰春過吳門知楊儀曹君謙喜畜書諏之云家有藏本猝尋不獲艤舟候數日得之亟以書報何公何公復書曰斯禮之不墜天也然欲謀重刻以傳未有應者弘治丁巳冬予服闋將入京而縣學重作明倫堂師生奉金帛以記請辭勿獲則念學校禮之所從出也愛以屬斯役且記是書得之之難及予之癖而凡樂禮之大者有文正公序及李莊靜先生之引不容復贅云

何喬新曰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記因鄭氏序而詮次其篇章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注者則表而出之爲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劉原父所補者爲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錄於朝事之後以補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東晳補南陔諸詩白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爲訓哉予以爲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所刪補之僭也冠昏諸義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宮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爲不韙則朱子豈爲之哉　又曰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刻在太學楊文貞三禮考注跋稱文正之書爲其鄉人晏璧所竊又私加刪改走當時卽求其書而太學刻本已亡搜訪十餘年無所得友人羅太史倫校三禮考注梓行而篇目注疏悉用晏本舛駮之跡居然可見而恨無文正原本可正也成化癸卯始得於楊循吉家以付司業費君誾就國學殘本刊足之嗚呼葩藻之書板刻徧天下先王典禮往往無徵幸大儒君子者出每拳拳於斯而書之行世顯晦不常者如此此古道之不復而俗之所以不淳也費君方職教化首肇此編以不廢先正復古垂教之心其嘉惠後學豈淺也哉

羅倫曰河南監察御史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經唐初已亡宋元諸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之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爲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

焦竑曰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后蒼從堂譜業尋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微鄭玄明小戴之學自爲之注晉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李氏得周官書以冬官缺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缺也蓋冢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羨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爾取其羨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類考亦足快矣儀禮多軼永樂中御史劉有年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夫以古經出於千百世之後而不爲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寧獨漢人而已余深慨特附著於篇令好古者有所聞焉

張釆曰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初所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而今閩之中祕復云無有然則古禮之興廢豈人所能主哉

儀禮傳

十篇

存

澂自序曰儀禮傳十篇澂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萃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爲傳十篇云

按吳氏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一奔喪二公冠三諸侯遷廟四諸侯釁廟五中霤六禘於太廟七王居明堂八傳十篇冠義一昏義二士相見義三鄉飲酒義四鄉射義五燕義六大射義七聘義八公食大夫義九朝事義十方諸朱子通解目錄文簡而倫敘秩然以之頒學官可也

顧氏諒儀禮注

未見

黃虞稷曰諒字季友吳江人王行爲作傳

周氏昌禮經纂要

佚

按周昌未詳何人見王氏續文獻通考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五

汪氏克寬經禮補逸

九卷　焦氏經籍志作十卷

存

克寬自序曰自樂亡而經行於世惟五易詩書春秋雖中不無殘闕而未若禮經甚焉然三百三千不傳蓋十之八九矣朱子嘗考定四經謂三禮體大未易緒正晚年惓惓是書未就而沒遂為萬世缺典克寬伏讀而加惋惜焉世之三禮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實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三禮之要則在乎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別也何則吉禮之別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之別有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以大師之禮用衆以大均之禮恤衆以大田之禮簡衆以大役之禮任衆以大封之禮合衆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其大較也然儀禮十有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乃諸侯國之士祭祖禰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侯卿大夫祭祖禰廟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疏冠絰衰服之禮士喪禮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既殯之禮士虞禮篇乃士既葬其親迎精而反日中而祭於殯宮之禮賓禮之存惟士相見禮篇乃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交久無事使相問之禮覲禮篇乃諸侯秋朝天子之禮嘉禮之存惟冠禮篇乃士之子始加冠之禮士昏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乃鄉大夫賓興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為州長會民射於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饗其臣之禮大射儀篇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實飲之禮公食大夫禮篇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外如朝覲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蓋皆亡逸況軍禮無存非闕細故此豈散軼已在於夫子正禮之前哉是以當時吉禮之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而為之夏父弗綦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於私家管仲鏤簋朱紘晏平仲豚肩不揜豆至於太廟說芴與燔柴於奧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喪出母期而猶哭子路姊喪過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兄死不為衰有為慈母練冠為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暮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以至小斂而奠於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遣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醯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覿主國王臣以私好而朝諸侯者有焉諸侯以強大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焉庭燎之百侯國用之繡黼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焉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於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為重肆夏以饗賓天子以喪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殺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公亟舉兵作傷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復矢始於升陘敗而髽弔始於臺鮐以至蒐田不時丘甲始作之類可考也又況出師專征習視故常爭地黷武歲無虛日使禮經舊典具存於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是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禮典已多散逸蓋不特火於秦而亡於漢也今考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於禮者各著其目列為五禮之篇名曰經禮補逸是編也於周公經世之典雖未能極意象之微然五禮之大體蓋已包舉無遺庶幾學者於此傳由得失以觀其會通而天之所秩於造化之運不容息者卒歸於性命之正則三代可復也明時制作之盛或有擇焉亦區區愛禮之一得云

曾魯序曰六籍之闕也久矣而禮為甚漢興區區掇拾於秦火之餘而淹中古經旋復散失所存者十有七篇而已周官雖後出而司空之篇竟莫得補二戴所傳又往往雜以秦漢之記然則學者之欲觀夫成周三千三百之目之全固亦難矣宜乎其學之寥寥而莫講也雖以韓子之賢尚苦難讀而謂於今誠無所用矧他人哉至宋慶曆元祐諸儒先後慨然有志於復古及朱子乃始斷然謂周禮為禮之綱儀禮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於是創為條目科

分臚列出入經傳補其遺闕以爲王朝邦國家鄉學禮而喪祭二禮則以屬門人黄氏其有功於學者甚大然其書浩博窮鄉晚進有未易以遽究者祁門汪先生德輔父間嘗因其成法別爲義例以吉凶軍賓嘉五禮之目會梓成書名曰經禮補逸辭約而事備讀者便焉學禮之士誠能因汪氏之所編以達於朱子之書則三千三百之目雖不可復覩其全然郁郁乎文之盛豈不若身歷而目擊之矣乎昔者竊聞之禮樂之在天下有君無臣則不能以明制作之本臣能而君不之好則議論無益於當時必有大有爲之君而復有善制作之臣因治定功成之餘以明中和之化而後禮樂之興可必然則其時也惜乎先生老且病矣明良在上寧不有徵於斯文矣乎先生生朱子之鄉嘗游番易吳公可翁之門篤志古學老而彌厲著書滿家真古所謂鄉先生者也間出是書以相視且謂先人與吳公爲同志友故俾序焉會於先生無能爲役然承命不敢辭之也

程敏政書後曰鄉先正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惟春秋胡傳纂疏刊行餘多不傳蓋聞先生既沒悉被一人竊去據爲己書矣經禮補逸一編尤號精確不可得見可見者侍郎曾公之序耳予族孫恕保每語及之恆切憤恚思盡復其書之亡者未能也其子儒學生啓從予游知予之惓惓於是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改竄然有附麗而無刓補真贗之迹皦然甚明使其人重錄一過則先生之故書不可釐正矣此天不墜斯文而後學之幸也先生玄孫文彙從玄孫仁知等與恕保力圖刊布祁門令武昌韓君伯清實助之予因爲手校且摹先生之像於編首別爲附錄一卷使學者得以致高山景行之思焉

黄氏（潤玉）儀禮戴記附注

五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闕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注釋總曰儀禮戴記附注

何氏（喬新）儀禮敘錄

十七卷

未見

喬新序曰儀禮十七篇有禮有記禮則其正經先儒以爲周公所作記則述其儀節之詳蓋周末諸儒所記以補正經之未備者也每篇正經居首而記附焉自高唐生所傳及唐石經皆如此紫陽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始以記文附於正經各章之末臨川吳文正公疑其經傳混淆爲朱子未定之稿乃重加考訂一仍高堂之舊而爲之詮次焉先王之制度粗可見矣元季兵火其書散亡深可痛惜喬新弱冠嘗讀儀禮注疏而愛之方研究其奥旨尋以科舉之學中輟登第以來讀文正公三禮敘錄又知公嘗考定是經鋭意求之庶得以盡心焉徧訪藏書之家無有也三禮考注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爲此文正公所考定而晏壁彥文掩爲己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公考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注仍於朱子經傳通解雜然無倫其所注釋徒取鄭玄賈公彥之說而緝綴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不類決非出於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爲之耶喬新不揣庸陋輒因唐人石經兼考敘錄詳加校定經自爲經記自爲記不相雜糅其章次則依朱子所定亦不敢妄爲紛更冠昏二篇賓主問對冠字醴醮之辭石本在經文之後今因朱子移置各章之末蓋欲便於讀者也於是儀禮十七篇復爲完書嗟夫秦火之後先王典禮十亡八九其存於世者惟此十七篇而已炎漢以來雖未能舉行然猶列之學官師弟子講習焉自王安石廢經用傳士大夫知此經者鮮矣喬新少嘗讀之而不能無韓昌黎之患每欲採摭諸儒之說爲之注以成紫陽臨川二大儒之志今學殖荒落不能爲已姑校正遺經藏之家塾俾之同志庶幾有好古之士爲吾所欲爲者豈非曠世之一快哉

程氏（敏政）儀禮注

未見

丁氏（璣）儀禮注

佚

湛氏（若水）儀禮補逸經傳測

一卷

未見

若水自序曰儀逸經篇名者何曰經之逸也多矣有士冠而天子諸侯闕有士昏士喪而天子諸侯大夫闕有士大夫祭而天子諸侯闕之四禮者其見於公符雜見於昏義諸記則有之矣王居明

堂也中霤也投壺也奔喪也諸經亡者則有之矣存者其傳足徵也予沿是補逸經名凡十有五庶幾存羊之意而諸記或存其傳者耳

胡氏纘宗儀禮鄭注附逸禮

二十五卷

未見

李氏舜臣禮經讀

佚

舜臣自序曰余讀冠禮筮於廟門釋者曰廟古文闑字也蓋十七篇本古文闑而承以秦隸至於今則多俗筆甲乙或易如昏禮下達納采用鴈納本補紩而鴈𪂹也酢酸漿也讀酬酢之酢豈不遠哉不揣弇陋正以大篆用其邊旁以爲楷書兼以周禮戴記正焉

何氏澄刊正儀禮纂疏

未見

黃虞稷曰澄字應清歙人有孝行

阮氏琳儀禮經解

未見

王氏檟校錄古禮

未見

李氏黼儀禮集解

□卷

存

黃虞稷曰黼嘉靖間無錫人

王氏志長儀禮注疏羽翼

十七卷

存

郝氏敬儀禮節解

十七卷

存

敬自述曰儀禮較周禮切近周禮懸空鋪張儀禮周旋裼襲合下有實地雖止於十七篇推而演之三千三百皆可義起內鄉射鄉飲酒禮大射鄉燕禮既夕鄉士喪禮有司徹鄉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二篇然不啻詳已昔之作者舉所嘗聞潤色補綴使後世知禮之儀文如是古人陳迹如是非責後世一一拘守亦非士

大夫禮存天子諸侯禮亡之謂也大抵冠昏喪祭朝聘燕饗禮之大端止此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人生日用止此升降進退周旋規矩行禮節文止此天子諸侯同此人倫同此儀則隆殺多寡因時制宜此皆行禮節目朱仲晦欲以儀禮爲經夫儀之不可爲經猶經之不可爲儀也經者萬世常行儀者隨時損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五者三代相因而儀者所損益世儒耳食朱說欲以儀禮爲經割諸禮附之嗟夫諸禮家言雖聖人復生不能盡合矣虞夏殷周因革損益尙不相襲乃世儒欲彌縫新故不同之迹以通之百世就使補緝完備能必一一可用之今日乎學禮者所以貴達也

劉氏宗周儀禮經傳考次

未見

陳氏林儀禮會通圖

二卷

未見

胡氏寶禮經圖

一卷

未見

譚氏貞默儀禮名物考

八卷

佚

貞默自序曰儀禮之難讀也由於名物度數之未晰故覺其辭義之艱深也使名物度數之旣辨則其艱深者且文從字順矣崇禎丙子秋試擯落意不自聊爰合鄭氏之注賈氏之疏陸氏之釋文聶氏楊氏之圖以及諸家之說攷其名物度數而詮釋之嗚呼尙書百篇伏生止記憶二十八篇學者每致憾於古書之散佚然使其盡存聱牙詰曲當無異是書之難讀縱須諸學官以取士士必畏難而習焉者寡矣高堂生之禮僅存一十七篇而士子罕肯誦習司學校者寧以小戴之記傳爲經可爲長太息也吾故釋其名物度數俾吾後之人不以難讀廢之斯幸甚已

按儀禮雖存治舉子業者不講久矣譚公欲便學者誦習詮其名物度數立意甚厚惜也避地漳州之琯溪失於寇亦古經之不幸也

趙氏魏史儀禮本義

十七卷

存

魏氏自序曰儀禮者周公監二代而制之以經世者也中庸云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經小曲皆謂之儀是三百儀禮之綱領三千儀禮之條件禮經之大全登孔門者猶及見之而孟氏以後殘缺多矣漢興河間獻王得孔壁禮經五十六篇自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外餘三十九篇在秘府謂之逸禮繼以新莽之亂亡焉故迄今所存止此而已其篇次二戴與劉氏別錄參差不同而鄭本一依劉氏其註疏朱子嘗嘗以浮蕪病焉欲力爲釐正而不果近代吳氏亦嘗嗣爲考定焉而未盡値世聖明文運綦盛史且賤老不自揆其迂腐盡心詮次其間爲之本義如其篇庶幾私淑前修竟其未竟之志云

錢氏（槃）儀禮說

一卷

存

張氏（睿鼎）儀禮考

一卷

存

萬氏（斯大）儀禮商

二卷

存

亡名氏儀禮解詁

四卷

未見

按山陰祁氏書目有之

儀禮節要

三卷

佚

張萱曰抄本莫詳撰集姓氏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六

馮氏(翼翁)士禮考正

佚

吉安府志馮翼翁字子羽永新人登第授漢陽縣丞歷官撫州守
劉岳申志其墓以其父魯山先生暨弟㬢翁謂爲三馮

何氏(休)冠儀約制

一篇

存

王氏(堪)冠禮儀

一篇

存

杜佑曰晉惠帝時人

楊氏(蘭)冠記 昏記

各一篇

佚

錢氏(時)冠昏禮

佚

陳氏(普)士冠禮說

一篇

存(載石堂集)

陳氏(選)冠儀

一卷

未見

范路曰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廣東左布政使

鄭氏(若曾)士冠禮解

一卷

未見

羅氏([illegible])昏問

一篇

存

陰氏(秉衡)昏禮節要

未見

李鐘曰秉衡字振平內江人隱居著述鄉人呼之曰陰孟子

王氏(承裕)昏禮用中

未見

李因篤曰王承裕字天宇三原人端毅公恕少子中弘治癸丑進
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卒諡康僖

王氏(廷相)昏禮圖

一卷

存

毛氏(奇齡)昏禮辨正

一卷

存

奇齡自述曰幼時觀隣人娶婦婦至不謁廟不拜舅姑牽婦入於房合卺而就枕席焉婦而疑之曰此非野合乎若然則娶與奔何擇焉以問塾師塾師曰孺子焉知禮禮不云乎不成婦者不廟見夫不先成婦而謂可以見舅姑入祖廟未之前聞予曰婦必寢而後成乎塾師不能答會先仲氏從郡歸急舉似之仲氏愀然曰斯禮之不明於今五百年矣禮無不謁廟者娶則告迎入則謁至曲禮曰齋戒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傳曰夫人姜氏入此謁至也是故楚公子圍娶于鄭有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辭以告迎而鄭公子忽娶于陳歸不謁至則陳鍼子譏之曰先配而後祖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則是婦至之夕必入而告謁謂之謁廟亦謂之朝廟苟不告迎是謂蒙先君蒙者欺也不謁至是謂誣祖誣者詐而不實也欺與詐即已爲夫婦而同於不爲故曰是不爲夫婦則是不謁祖者不成婦而反曰不成婦則不謁祖是明與其書而倒讀之也且婦非爲寢而後成也女之稱婦在納采時已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故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室者婦人之稱而納徵則曰徵者成也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是以公羊傳曰女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則在家時雖成婦然名而不稱及出門而即稱之故往娶稱逆婦既至稱婦入春秋書法明明可稽未聞曰娶後三日而後婦身以成也且夫廟見者非謁見之見成婦者非夫婦之婦也禮以爲婦至之夕舅姑在堂則舅姑爲主人迎而拜之謂之拜舅姑而然後帥以謁廟則此時之拜賓主之拜也猶之壻之拜親迎雖舅壻交拜而仍不謂之壻見是以次日

質明則上堂而行婦見之禮謂之成婦昏禮所云成婦禮者是也脫或不幸而舅姑已亡則迎婦謁廟以長者爲主而上堂之見質明無有必待祭而後行之而祭必以時一時三月則感物悽愴於是入廟而修婦見之禮謂之廟見曾子問所云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者祇以入廟見婦不幸之事故同一成婦而婦見稱禮廟見稱義以爲婦見則棗栗腶修成子婦之儀廟見則僅扱地奠菜而特豚盥饋不能再舉但以意行之而儀節未備故不曰禮而曰義亦曰義在所殺耳然且夫婦之稱成於納徵而子婦之稱必俟廟見始成之重子婦而輕夫婦假未廟見而婦死則雖爲夫婦三月而不移於祖不附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曰未成婦也則是久薦枕席仍未成婦而必成之於扱地一奠之後晉江應元所云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者蓋婦妻之辨其爲重婦而輕妻成在婦而不在妻斷斷如此自世不讀書不識三禮不探辨夫子春秋秖以宋學爲指歸而宋人著書一往多誤伊川程氏有三日廟見之語而朱元晦作家禮卽承其誤而著爲禮文曰三日廟見主人以婦見於祠堂且曰入門而不見舅姑三日而始廟見者以未成婦也夫以曾子所問夫子所言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明明正文而乃曰三日廟見不成婦不廟見以三月爲三日以廟見爲見廟以子婦而爲夫婦以死舅姑爲生舅姑以不廟見不成婦爲不成婦不廟見以致五百年來自宋元至於今自流沙至於日出彼我婁婁同入酒國率生倫大事男女百年一大嘉會而草草野合涉於無賴至請召賓客往來關帖不曰三日廟見則曰兒媳某日行廟見禮抑又以凶喪不吉之辭公然行之嗟乎先王先聖安在耶予時聞其言始而驚既而悟又既而憤然不平以爲禮數衰息安得曰發仲氏言而一一正之乃驟丁鼎革流離道路者越數十年每就人質難而不得要領暨歸休而仲氏逝矣予嘗考宋學推其所誤大抵北宋宗周禮而王氏誤之南宋宗儀禮而朱氏又誤之荆公以周禮爲周公之書而文公亦卽以儀禮爲周公所著夫周公著書亦復何據獨不曰有夫子之春秋在乎晉韓宣子聘于魯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春秋何與於周禮而善觀禮者卽於春秋而得之誠以先王無禮書其所言禮每散見之六籍之閒而春秋所書較於周制爲尤切故予傳春秋直以禮事文義立爲四例而以禮爲首以爲春秋是非固有周一代典禮所取正也乃不通者目之爲春秋之禮夫先配後祖春秋之禮也而知禮者譏之則不祖者春秋之禮祖卽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丁丑婦至戊寅朝廟春秋之禮也夫子特貶而正之則越日朝廟者春秋之禮至日卽朝廟者此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夫禮記者夫子之後之書也周禮儀禮雖或爲周時所著然並非春秋以前夫子經見之書也況儀禮闕落舉無全禮以儀禮無天子諸侯之禮而謂天子諸侯必無禮定非通人以士昏禮無行媒朝廟之文而謂昏禮無媒妁昏禮不朝廟是爲妄士惜子本無學而仲氏又逝全禮不明將以俟後之有學者因先錄昏禮一節記其所聞於仲氏之所言者以就正有道名曰辨正嗟乎世豈無知禮者耶

劉氏敞士相見義

一卷

存

東都事略劉敞字原父袁州臨江人舉進士甲科官至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朱子曰劉原父卻會效古人爲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禮記

陳氏師道士相見禮

一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舒氏芬士相見禮儀

一卷

存

芬自序曰故事謁闕里者拜先師孔子畢乃拜啓聖公已則遍觀宗廟之美始造衍聖公宅惟升堂再拜而已芬言當行士相見禮蓋公聖人之胄所居所養必異於人而此禮又爲孔壁淹中所出也若夫贄則可依時俗用帕二方亦古人將幣遺意不拘於羔鴈雉腒之飾矣因錄一二策將以告夫來謁闕里者

鄭氏樵鄉飲禮

宋志三卷又圖三卷

佚

高氏閌鄉飲酒儀

佚

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

王氏炎鄉飲酒儀
一卷
未見
王氏時會鄉飲酒禮辨疑
一卷
佚
史氏定之鄉飲酒儀
宋志一卷
佚
鄭氏起鄉飲酒書
佚
何氏棣如鄉飲圖考
一卷
未見
許氏季達鄉飲酒禮會通
未見
朱氏載堉鄉飲酒樂譜
六卷
存
馮氏惠京鄉飲圖說
繆泳曰鄭世子
一卷
未見
駱氏問禮鄉飲序次圖說
一卷
未見
張氏敬飲射輯略
一卷
未見
闕人氏詮飲射圖解
一卷
存
詮序曰夫射何爲者也夫射聖人所以別賢愚序長幼以明禮樂者也是故以進德者尚其藝以彝倫者尚其節以致中者尚其敬以章順者尚其和是故藝之德聖而智節之道遜以通和敬之施恭以安君子行此四者以治其身則德日進而家可齊立不偏而行不疑矣以之教人則同德相勸而進不孤同親相讓而倫不紊立不獨立而人易觀行不獨行而人易從是故男子生而懸弧焉剡蓬以射天地四方示有事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罔不由射以觀德行故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是故燕也者合學合射以考藝而進退之以明嫌義以明正道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飲也者明貴賤辨隆殺象天象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合諸鄉射而孝弟之行立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是故燕必以大射飲必以鄉射大射以明君臣之義鄉射以明長幼之序皆所不廢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則夫鄉飲鄉射夫亦學士之所必不可忽君子進德彝倫之首事也是故其藝章而德進矣其節著而倫彝矣飾之以禮樂則所以養德而俾之周旋中禮者斯其至矣嘉靖十有五年春正月

朱子熹鄉射疑誤
一篇
存
王氏廷相鄉射禮圖注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鄉射禮者古大夫士之射禮也蓋射於鄉以詢衆庶而察其志與容將論賢而不遺也夫人容止揖讓而賢不肖以判行同能偶之際而好惡趨舍羣以之分故曰射以觀德由玆選士其義廣矣是故聖王務之其爲禮也委曲周盡動合法象觀其賓主之情禮樂之節器制之數區位之宜登降之容獻酬之飾蓋洽於人情達於倫義者矣君子一遊於是則和順從容之心油然以興鄙陋躁之氣如蛻斯釋仁愛可以推之庭塾忠敬可以推之君長恂篤可以推之州閭慈惠可以推之民庶有非勉彊也不言而會通者矣仲尼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信然哉舊有關中本獨取三射而略獻酬學士之尊古者恆以全禮病之然時異勢殊亦難盡然矣余乃取儀禮本篇類次其事爲四十五節省而不行者四節舉射者二十二節通舉者四十一節復取諸家疏解及舊圖注附之仍會以今儀以便習事嗟乎古今異宜禮難盡一禮者情也禮不同而情同古亦幾矣感物操德夫焉不足

哉故曰存乎其人焉耳庾亮武昌亂區也舉古賓射時士歎其有洙泗之風劉昆陳留野儒也桑弧蒿矢以習射而縣令率屬就觀況世會和平彷彿隆古之運有以禮樂自任者則風動物化夫豈不遠哉

葉氏夏佩燕射古禮

一卷

未見

徐氏機燕射禮儀

一卷

未見

黔記貴州提學道貴溪徐機撰

李延是曰機中嘉靖壬辰進士

彭氏夏臣射禮纂

一卷

未見

陳氏鳳梧射禮集要

一卷

存

繆泳曰陳鳳梧撰冀北郭登庸爲湖廣提學副使刊行之

謝氏少南射禮纂要

一卷

未見

楊氏道賓射禮儀節

一卷

未見

繆泳曰晉江楊侍郎官國子司業著有射禮儀節而江夏郭文毅加以攷證成書

劉賢序曰國學故有高皇帝欽定射儀出於草創之世百戰之餘士亡不爭先命中者禮取其足以銷雄心抑勁氣而止以故節目疏闊其後涇野呂氏更定之承平之時道在潤色意在會通其典故綢繆其文章是故制詳而教備蓋欽定之儀有射而後有儀義主忠質考定之儀有儀而又增飾之雖曰適中然以文勝矣此溫陵楊荊巖先生射禮儀節之所由纂也夫禮苟繁而使人病於難行非所以爲禮先生其穆然有 從先進之思乎江夏郭君博物君子也既以此書教習多士而又爲之考射法射器射職以至位次聲詩繪圖附說一準諸古以廣先王造士之意用壽諸梓兩先生之思挽世道於古初者實倪於此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讀儀節一編兩先生之所以佐王道者豈其難哉

朱氏縉射禮集解

□卷

存

縉序曰鄉射禮文具在周公儀禮鄭玄有注以釋其義矣今復何爲而有是集解耶蓋儀禮古文昌黎嘗苦其難讀鄭注簡切後學罔晰其精微矧元聖之言至理攸寓窮之而愈無窮味之而益有味乎世儒著有射禮纂要直指節要等書撰次雖爲詳明而今之演習古射者多處漫無依據艱於效慕此集解所以不容不作也是故祖述儀禮參考羣籍要殊於同會萬於一先之以序事使各有所執也次之以致物使各有所知也然後設位以立周旋之準陳器以備禮樂之文儀節終始次第具述無非咀味古人糟粕而演繹之耳詎敢罔作聰明以亂典章之舊哉復乃召集諸生講解明悉分以執事未幾按禮書圖舉而行之則見其雍雍然肅肅然容止有儀進退有度甚矣禮能變化人之氣質何如是之速也不足以徵德行之立乎兼之禮器古樸音樂鏗雅時來觀者絡繹依稀覺相堵牆何者殆原古禮廢墜日久驟見修舉於學宜其人皆爭先而快覩之亦不足爲異也已矣事竣舉人李生良能貢士張生師夔暨李生九敘劉生玉光偕通學諸生力請備紀以風來學辭終弗獲竊惟宣父言夏商之禮尙慨杞宋之無徵晦庵撰楚辭之注尤多闕疑之未訂顧愚管窺蠡測之見曷敢衒售以貽名家宗工之笑歟雖然數行古禮以正士習實典文教者之責任也義亦不得遜避乃敢忘其蕪陋膚淺以爲序云時嘉靖戊戌秋八月

李延是曰縉零陵舉人署郟縣儒學教諭

林氏文奎射禮圖注易覽

一卷

未見

吳氏霞射禮輯說

未見

閩書吳霞字汝華海澄人

姚氏坤射禮直指

一卷

未見

劉氏敞公食大夫義

一卷

存

方氏回覲禮辨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五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七

戴氏德喪服變除

舊唐志一卷通志略同

佚

馬氏融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鄭氏玄喪服譜注

隋志一卷

佚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劉氏表後定喪服隋志作喪禮

隋志一卷

佚

按杜佑通典引劉表後定喪服文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又云既除喪有來弔者以縞冠深衣於墓受之畢事反吉又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絰貫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乃厭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聽進卽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于對而不言稽顙以答之

蔣氏琬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蜀志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延熙元年命開府明年就加爲大司馬卒謚曰恭

王氏肅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按王氏喪服要記孔氏正義杜氏通典多引之其魯哀公葬父一篇散見羣書今會粹爲一可以補永嘉薛氏孔子集語所未及文曰魯哀公祖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實於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爲孔子問曰寧設三桃湯乎哀公曰不也桃者起於衛靈公有女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爲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不也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于首陽之山恐魂之饑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不也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以障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爲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不也桐人起於齊人虞卿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用桐人爲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不也魂衣起苑荊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哀往迎其尸憫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用魂衣爲酈善長謂孔子非璠璵送葬安用桂樹爲禮乎王肅此證近於誣矣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射氏慈喪服變除圖

七錄五卷

佚

陸德明曰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

隋書慈吳齊王傳

喪服天子諸侯圖

舊唐志二卷

佚
杜氏預喪服要集
隋志二卷
佚
袁氏準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衛氏瓘喪服儀
隋志一卷
佚
劉氏逵喪服要記
七錄二卷
佚
隋書逵晉侍中
崔氏游喪服圖
舊唐志一卷
佚
晉書崔游字子相上黨人魏末察孝廉泰始初拜郎中年七十餘
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
賀氏循喪服要紀
七錄六卷隋志舊唐志十卷
佚
喪服譜
隋志一卷
佚
孔氏倫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集衆家注
蔡氏謨喪服譜
隋志一卷舊唐志同
佚
環氏濟喪服要略
隋志一卷

佚
孔氏衍凶禮
隋志一卷
佚
葛氏洪喪服變除
隋志一卷
佚
陳氏銓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劉氏德明喪服要問
七錄六卷
佚
裴氏松之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松之字世期河東人宋太中大夫西鄉侯
庾氏蔚之喪服要記
七錄三十一卷
佚
隋書宋員外郎散騎常侍庾蔚之撰
喪服世要
七錄一卷
佚
費氏沉喪服集議
七錄十卷
佚
隋書宋撫軍司馬費沉撰
雷氏次宗略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釋慧皎高僧傳慧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
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
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

周氏續之喪服注

佚

蔡氏超宗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二卷

佚

劉氏道拔喪服經傳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彭城人宋海豐令

張氏耀喪服要問

七錄二卷

佚

崔氏凱喪服難問

七錄六卷

佚

王氏儉喪服古今集記

隋志三卷舊唐志同

佚

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田氏僧紹集解喪服經傳

隋志二卷

佚

司馬氏瓛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五卷

佚

隋書司馬瓛齊散騎郎

王氏逸喪服世行要記舊唐書逸作述之

隋志十卷

佚

隋書齊光祿大夫王逸撰

樓氏幼瑜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二卷

佚

隋書幼瑜齊給事中

劉氏瓛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一卷

佚

沈氏麟士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一卷

佚

袁氏祈喪服答要難

隋志一卷舊唐志同

佚

唐書趙成問袁祈答

賀氏游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崔氏逸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裴氏子野喪服傳

隋志一卷

佚

賀氏瑒喪服義疏

隋志二卷

佚

何氏倩喪服治禮儀注七錄作士喪儀注

唐志九卷

佚

何氏佟之喪服經傳義疏

隋志一卷

佚

隋書佟之梁尚書左丞

皇氏侃喪服文句義疏

隋志十卷

佚

喪服答問目

隋志十三卷

佚

孔氏智喪服釋疑

七錄二十卷

佚

謝氏嶠喪服義

隋志十卷

佚

隋書嶠陳國子祭酒

袁氏憲喪禮五服

隋志七卷

佚

隋書憲大將軍

王氏儉伯喪禮鈔

隋志三卷

佚

張氏沖喪服義

三卷

佚

沈氏文阿喪服經傳義疏

舊唐志四卷

佚

喪服發題

舊唐志二卷

佚

謝氏徽喪服要記注

舊唐志五卷注賀循書

佚

按杜氏通典引喪服要記文云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爲一宗之祖也其下有徽注云母弟與妾子則貴於嗣子則賤與妾子同爲庶故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即上所謂別子爲祖也又要記下文云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爲大宗乃成百世不遷之宗也其下有徽注云賀公答庾元規云雖非諸侯別子始起是邦而爲大夫者其後繼之亦成百代不遷之宗鄭玄亦云太祖謂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答傅純云別子爲祖不限前後此爲每公之子皆別也又要記云凡諸侯之嗣子繼代爲君君之羣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爲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爲齊衰九月其下有徽注云母弟雖貴諸弟亦不敢服既爲宗主則齊衰九月其母小君也其妻齊衰三月如大宗也以母弟之貴故也又要記下文云若無母弟則命庶弟之大者爲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爲之大功九月下有徽注云此大傳之小宗也其母妻則無服女公子服宗亦與男同要記下文云此二宗者一代而已下有徽注云此二宗亦不得並故大傳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公子之謂也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六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八

孟氏詵喪服正要

唐志二卷

佚

舊唐書孟詵汝州梁人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出爲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侍郎長安中爲同州刺史

殷氏价喪服極議

通志一卷

佚

龐氏景昭喪服制

通志一卷

佚

張氏薦五服圖

佚

裴氏茝五服儀

唐志二卷

佚

新唐書茝元和太常少卿

仲氏子陵五服圖

通志十卷

佚

新唐書貞元九年上

伊氏失名喪服雜記

七錄二十卷

佚

徐氏失名喪服制要

隋志一卷

佚

王氏失名喪服記

隋志十卷

佚

嚴氏失名喪服五要

隋志一卷

佚

卜氏失名駮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樊氏失名喪服疑問

隋志一卷

佚

戴氏失名喪服五家要記圖譜

七錄五卷

佚

亡名氏喪服義鈔

隋志三卷

佚

喪服經傳隱義

七錄一卷

佚

喪服要略

隋志二卷

佚

喪服祥禫雜議

七錄二十九卷

佚

喪服雜議故事

七錄二十一卷

佚

喪服君臣圖儀

七錄一卷

佚

五服圖

隋志一卷

佚

五服圖儀

隋志一卷

佚

五服略例

隋志一卷

佚

喪服要問

隋志一卷

佚

喪服假寧制

隋志三卷

佚

論喪服決

隋志一卷

佚

士喪禮儀注

唐志十四卷

佚

五服志

宋志三卷

佚

喪服加減

宋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五服儀

一卷

佚

五服法纂

一卷

佚

以上二書載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

梁氏（觀國）喪禮

五卷

佚

廣東通志梁觀國字賓卿南海人再薦於鄉不第力排佛老編喪禮五卷革用道釋者門人稱曰歸正先生

韓氏（挺）服制

宋志一卷

佚

李氏（隨）吉凶五服儀

宋志一卷

佚

劉氏（筠）五服年月敕

宋志一卷

佚

呂氏（大臨）編禮

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甚惠倘恨所編者五禮中特凶禮而已

沈氏（括）喪服後傳

佚

括自述曰予爲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敕而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頗多

鄭氏（文遹）喪服長編

佚

楊氏（簡）喪禮家記

一卷

佚

馮氏（椅）喪禮

佚

葉氏（起）喪禮會經

未見

黃虞稷曰起字振卿永嘉人其書虞集爲之跋

車氏（垓）內外服制通釋

九卷

存

馬良驥曰公諱垓字經臣少諱若綰鄉人所稱雙峯先生者也居

實嚴領鄉薦不第季父韶溪先生安行登承嘉潛室陳先生埴之門公與從兄若水俱受學焉凡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精微蘊奧靡不探賾異端百家之說必反覆辨訂至於禮經尤詳如深衣之續衽先儒未有一定之論公則用注疏皇氏廣頭在下之說改正續衽爲裳之上衣之傍而後深衣之制始得其宜喪服親疏之隆殺文公家禮尚或遺略公乃作内外服制通釋一篇其於正降義加多以義起以補文公之未備士之習禮者得之如指諸掌焉景定中會稽王華甫守台於城之東湖建上蔡書院首聘公兄弟處以賓職咸淳中朝廷以特科授迪功郎建寧浦城縣尉公既老遂不赴

牟楷序曰余聞雙峯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且俾題其首余以晚學辭弗獲遂爲之言曰美哉是書其文公家禮之羽翼歟或曰喪服之制家禮備矣此書之作不殆於贅乎哉余謂不然家禮著其所當然此釋其所以然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徒由之而不求以知之可乎哉此先生之書所以作也然禮有冠昏喪祭而此獨有取於喪又何歟禮之行由於俗之厚俗之厚由於喪之重也周公所以成周家忠厚之俗亦惟喪祭之重而已喪祭之重民俗之厚也民俗厚而後冠昏之禮可行矣噫親喪固所自盡也世降俗澆齊斬且莫之盡況期功乎期功之正者且莫之盡況若義若降若加者乎噫安得如先生者出而司風俗之柄即是書而躬行之且律天下之人盡行之則變澆爲淳有不難者矣噫後之人讀是書而昧於天理者烏足以知先生之心哉先生姓車氏諱垓字經臣玉峯先生之季也至元後己卯暢月

張復跋曰雙峯先生内外服制通釋余聞其書舊矣今始獲一覩其發明朱夫子家禮殆無遺蘊豈曰小補之哉因思丱角時從玉峯先生於上蔡東湖書院引試聖則堂舉孟子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章爲題先生曰此帝堯命契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始也余對曰朱夫子喪禮一書豈非教天下萬世以人道之終乎先生喟然曰小子眞能以隅反矣雙峯先生玉峯先生之季也宜其熟於禮也嗚乎微契不能啓之於前微朱夫子不能成之於後微先生通釋又不能使後人行著而習察也讀先生之書者孝弟之心油然如風之於艸雷之於蟄豈曰小補之哉時至元後庚辰六月

子瑢跋曰先君成此書未脫稾而更化及奔竄山谷竟以疾終家蟄悉爲煨燼時瑢兄弟尚幼若罔聞知洎長有識而手澤無存蚤夜痛心有負先志歲庚午春先師栖筠鄭先生亡余往弔於先生書房中見内外服制通釋一書儼然具在驚喜無地栖筠蓋先君之愛友曾傳之於是編寫成帙衆謂是書有補世教瑢不敢私遂鋟諸梓與衆共之至元後戊寅孟春

從子惟賢跋曰是書之出可與文公喪禮相表裏而並行也或曰朱子一代道學之宗其肩可比乎曰不然朱子於是書猶君子之射也我伯父雙峯於是書乃養由基之射也學專而精詳而明有補家禮之未備有發前賢之未發非謂學問相高也爲之圖使人易見爲之釋使人易知易見易知親疏隆殺之等人人可得而盡矣必師友講說云乎有補於治道明矣時至元後戊寅仲夏

按車氏書予所儲者闕第八卷以後八卷目爲三殤以次降服應服期而殤者降服大功小功應服大功而殤者降服小功緦麻應服小功而殤者降服緦麻卷九爲深衣疑義

葉氏起喪禮會記

佚

虞集後序曰先王旣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爲牴牾亦不無焉自非眞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之說而纔加檃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余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屏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愿慤嚴嚴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已殆非求

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余而俾與觀焉余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出余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怱怱不暇故略敘梗概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戴氏石玉治親書

三卷

佚

虞集序曰治親書者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雜取爾雅儀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於書帝堯則曰以親九族帝舜則曰察於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以成善治豈有出於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於聖經賢傳著而爲書以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於平天下蓋其所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於一本之立迷於疏戚之辨謬於愛敬之節溺於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可謂善矣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王之制故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以祭則惡在其爲宗乎爲士者猶然況庶人乎是故學者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敘列先王之法時君之訓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慨焉喪服者所以著其哀所以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緦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之爲道也亦教之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實欲節其過以勉其不及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考而通之以就其可行者矣噫論至於此亦不過肄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爲人上者不有躬行心得之君子孰能與於此哉方今聖明在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以就一王禮樂之盛于數百年之間戴氏復以禮顯不亦偉與

張氏頤喪服總類

佚

龔氏端禮五服圖解

未見

周氏南老喪禮舉要

未見

徐氏駿五服集證

一卷

存

駿自序曰喪者凶事也聖人必達之喪而使人盡夫送終之獻故制五服以取法於天地陰陽別乎親疏之等俾不相瀆亂者故馮鼎元有曰禮莫嚴於五服而五服莫嚴於父母有父母然後有吾身身其枝也終喪之服可不嚴乎駿不自揣己謹按文公家禮及我太祖高皇帝制製孝慈錄間亦採摭先儒至當之論附以臆見之言爲五服問答凡三贖稾始克成編名曰五服集證書以質諸先達咸曰雖裒集衆說以釋其義足可俾爲人子者習之以知其尊卑隆殺之道而哀痛之心莫不油然以生則五服庶無相瀆者矣福建士夫書林詹氏讀書好禮見而喜曰此五服書不可私於己遂慨然捐鏹命工鋟梓以永其傳駿深懼舛駁不能盡夫五服之旨僭踰之罪莫可逃乎後之君子倘改而正諸則非惟區區之幸抑亦後學之幸也時正統三年歲次戊午春二月

夏氏璉喪禮書

未見

黃虞稷曰璉字廷器蘭谿人天順庚辰進士歷知永平贛州二府事

蔡氏芳喪禮酌宜

未見

溫州府志芳字茂之平陽縣人弘治戊午舉人官福建運副

王氏廷相喪禮論

一卷

存

魏坤曰王氏喪禮論並喪一改葬二嫂叔服三喪中祭四服官政五葬北首六遷廟七過期葬八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九貧葬十喪未斂服十一居喪服食起居十二喪服諸志十三魂帛十四

衰制十五風水十六喪次十七具載家藏集中

劉氏績喪服傳解

未見

績自序曰漢初高堂生爲博士傳儀禮十七篇至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字皆篆書古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其餘三十九篇絶無師說在於秘館先儒以爲周公作按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則中晦而孔子述之者也獨喪服子夏爲傳豈以通上下兼經權難知與漢末鄭玄爲十七篇注唐賈公彥爲疏其他皆亡矣宋朱子爲通解門人楊復爲圖至敖繼公爲集說嗚呼去周孔數千年習者不知幾何人傳者尚有此數家然皆精不知蘊奧粗幷亡制度禮亦難言矣我朝太祖有意於是而儒臣近蹈前訛惜哉績承乏吏部弘治甲子太皇太后喪因倡古反吉玄端爲凶衰服制無漢以後附會說諸大臣從之尋守鎭江治官三月即歸杜門成初志以內外徵不起忘飲食寵辱死生加百倍功然後知禰祖上殺子孫下殺兄弟旁殺以澤皆五世而斬也天子諸侯絶旁親以其皆臣也公卿大夫降旁親以其尊不同也爲人後者女子出嫁降旁親而正體父母期持重大宗不二斬也然庶子不爲長子斬宗子不爲出母服無父則祖亦斬無子則孫亦期諸侯以下男女尊同則仍本服公卿以下女出嫁無主則仍本服臣不食祿則同民三月君已傳位則從服期年從有服而無服從無服而有服從重而輕從輕而重隨時隨人取中無一定之法乃行經之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豈易知哉是故兼前代之制作莫如周公定百王之大法莫如孔子是篇師徒述習孔子既不易則今日必不可易今日必不可易則後世又安能易哉故績特爲訓又圖以該之使九族有等而不容毫髮差使五服皆同而但有粗細異一本始乎父子旁親始乎兄弟亂而有條殊而可一簡易之道如指掌非妄作也正德癸酉秋七月

王氏廷相喪禮備纂

二卷

存

毛氏先舒喪禮雜記

一卷

存

汪氏琬喪服或問

一卷

存

徐氏乾學讀禮通考

一百二十卷

存

彝尊序曰禮有五喪祭重矣曲臺之記石渠之論議於喪禮尤詳焉晉人崇尚莊老宜其自放禮法之外而於喪禮變除假寧之同異獨斷斷辨難若杜預衛瓘袁準孔倫陳銓劉逵賀循環濟蔡謨劉德明葛洪孔衍之徒均有撰述宋齊以降言凶禮者不乏自唐徙五禮之名置凶禮第五於時許敬宗李義府上顯慶新禮以爲凶禮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此柳宗元以不學訕之也迨宋講學日繁而言禮者寡於凶事少專書朱子家禮盛行於民間而世之儒者於國恤不復措意其僅存可稽者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已焉嗚呼慎終追遠之義輟而不講斯民德之日歸於薄矣刑部尚書崑山徐公居母憂讀喪禮撰通考一書再期而成尋於休沐之暇瀏覽載籍又增益之凡一百二十卷撫采之博而擇之也精考据之詳而執之有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也當孝莊太皇太后崩公時由禮部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仍直史館自初喪至啓殯禮無纖鉅天子惟公是咨公斟酌古今之宜附中使入奏悉中條理蓋公於是書默識於心宜其折衷靡不當上結主知誠稽古之效矣公歸田後開雕是書余因勸公幷修吉軍賓嘉四禮庶成完書公喜劇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纂而公逝又二年先以刊完喪禮行世彝尊夙承公命作序至是乃書其大略若是書綱要公之發凡已詳言之後之覽者可以見公用力之勤也已

毛氏奇齡喪禮吾說篇

十卷

存

奇齡自序略曰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孔子能說夏殷禮而杞宋無徵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即嘆爲周禮在魯夫易象何與於禮秖春秋記事多按典制爲是非而即以爲一代之禮盡在於是

然則周禮之亡也久矣是以孟子在滕其國不知有三年之喪而至於棺椁衣衾厚薄何等卽門人如充虞樂正子輩亦不能為之解也特漢傳三禮一錄官政而其一則但譜士禮又闕軼未備一則散輯諸議禮之文彼我參錯全然無可為紀要者少時與先仲兄相訂纂喪祭二禮以正末俗而丁年避讐老以一官還鄉里胸腹既不足恃而奔走隱匿何能著書往往偶記一禮但默會其意以為之說繼不之考據而疑卽闕之初還里時先輯祭禮通考譜藉以問世而衰疾頓至急取喪禮所為說因陋就簡綴成帙閒較胸臆所未備者雖或原文難稽多以己意相疏校而一往審慎並不敢抄易其辭而變反其義而至於武斷則務絕焉子不云乎吾學周禮今用之則但從先古所傳與習俗所誤而較論其閒是亦夫子吾說之遺意也因編綴將訖而題以為篇

甯氏成為人後者三十六難

未見

黃虞稷曰衡陽人

薛氏嵩為人後解

存

趙氏彥肅饋食禮圖

未見

楊復曰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諸先師文公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為佳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一

后氏(蒼)曲臺記

漢志九篇

佚

七略宣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

漢書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　又曰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孟卿事奮以授后蒼魯閭丘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如淳曰行射禮於曲臺后蒼爲記

晉灼曰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

張晏曰曲臺在長安臺臨道上

孫惠蔚曰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

顔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王應麟曰大戴記公符篇載孝昭冠辭其后氏曲臺所記與

慶氏(普)禮記

佚

漢書后蒼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

後漢書董鈞習慶氏禮永平初爲博士

按后氏之禮分爲四家聞人通漢雖未立於學官而石渠禮論其議奏獨多慶氏亦必有書顧未詳篇目東漢之世曹充父子尚傳其學竊怪班史志藝文獨不及之何歟

曹氏(充)禮章句辨難

佚

後漢書曹褒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爲博士顯宗卽位拜侍中作章句辨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曹氏(褒)禮通義

十二篇

佚

演經雜論

百二十篇

佚

後漢書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舉孝廉拜博士遷侍中博物識古爲儒者宗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隋書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充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絶

通典漢順帝以初月景子加元服於高廟時兼用曹褒新禮

呂祖謙曰一代合有一代之禮與其闕而不制毋寧制而未善曹褒禮卽未善亦不可因噎廢食但褒專學讖緯所論皆讖緯之言此爲未善耳

葉適曰曹褒制漢禮雖不行然恨當時史官疏闊不能略序其所以制作之意

戴氏(德)禮記

隋唐志十三卷(隋志夏小正別爲一卷唐志無小正之別)

闕

漢書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大戴授琅琊徐良斿卿由是大戴有徐氏之學

劉向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

司馬貞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

孔穎達曰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

崇文總目大戴禮記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興書目今所存止四十篇其篇第始三十九編次不倫也

晁公武曰大戴禮十三卷漢戴德纂亦河閒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删其煩重爲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爲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云

朱子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閒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又曰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尤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　又曰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

小戴採摭來倣禮記了然尙有零碎好處在

韓元吉曰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葢自漢與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旣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尙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於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寖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考焉

史繩祖曰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雜取家語之書分析而爲篇目又勸學一篇全是荀子之辭保傅一篇全是賈誼疏以子史雜之於經固可議矣其公符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勸高祖淸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然予考之家語冠頌則大戴所取前後文皆同惟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所載辭冗長視此典雅固不類矣而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家語止稱王字辭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爲正

按大戴禮記本無甚踳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東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曰曾列之於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陳振孫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於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卽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迺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王應麟曰大戴禮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甚異禮察篇首與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而曾子書十篇皆在焉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子保傅篇則賈誼書之保傅傳傅職胎教容經四篇也漢書謂之保傅傳易本命篇與家語同但家語謂子夏問於孔子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爲記也踐阼篇載武王十七銘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按後漢朱穆傳注及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崔駰傳注引太公金匱以諸書參攷之則又不止於十八章矣

又曰大戴禮旣已闕佚其間又多雜誤後漢儒林傳與隋經籍志諸書言二禮皆不及大戴云

熊朋來曰大戴第一篇第三十九末篇第八十一中間乃有兩篇七十三而闕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篇目紊亂尙如此況經文乎小戴刪取爲今禮記除大學中庸曲禮檀弓月令學記樂記禮運內則等篇及冠昏聘射鄉飲諸義尙多可刪而大戴篇中所取曾子之言及武王踐阼明堂之類有可取者大戴之明堂篇能記龜文之位爲明堂九室而記之也小戴之明堂位又奚取焉

且如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埸中采茨趨中肆夏保傅兩言之而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馭皆誤作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注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學者當依大戴禮及注改正趨行二字也

鄭元祐曰漢儒傳經雖未必盡純而其間多可采者若大戴禮是已按漢書儒林傳戴德字延君嘗爲信都太傅今大戴禮乃題九江太守戴德撰宋宣和間山陰傅崧卿蓋已病其訛謬以爲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詎知德爲信都太傅歟其爲書凡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亦以爲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至傅氏釐析經傳始可讀然今不敢鈔入傳氏說懼紊舊章也若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者無諸本可定也或謂漢儒得記禮之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小戴爲人見何武傳此所不論然大戴禮首題三十九終八十一凡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一篇其不可復見者則三十八篇故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其缺者既不可復見抑聖取以爲小戴之書歟其間禮察篇與小戴經解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同勸學則荀卿首篇也哀公問投壺二篇盡在小戴書然其諸篇亦多可采穎川韓元吉在淳熙間得范太史家本校定蓋謂小戴取之以記禮其文無所刪者也若夫取舍保傅等篇雖見於賈誼政事書然其增益三公三少之責任與夫胎教古必有其說否則不應有是也至於文王官人篇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夫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也若公符武王祝辭而稱陛下於考古何居餘諸篇先儒取以爲訓論者謂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嚴禮樂之辨究度數之詳要皆有從來第不可致詰然其書度越諸子也明矣海岱劉公庭幹以中朝貴官出爲嘉興路總管政平訟理發其先府君御史節齋先生所藏書刊諸梓實之學大戴禮其一也遂昌鄭某向嘗學於金華胡汲仲先生之門每以諸生拜御史公得聞緒論上下數千載亹亹忘倦而公不究德故始發於嘉興公公以某嘗承教於御史公也故授某識之卷末云

黃佐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所纂蓋因河間獻王所得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其篇目始三十九終八十一中間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末復闕四篇總四十篇蓋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者也雖爲小戴摘取而精粹之語往往猶有存者投壺哀公問小戴既已取去而此猶存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吳澄取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取以備覲禮之義哀公問衍去保傅傳多與賈誼語同公符篇錄孝昭冠詞故朱子謂大戴禮多雜誤難讀先正劉定之有言非禮之亡也漢儒去取之不精也蓋韙言云

周氏西麓涉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余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錄可恨也

陸元輔曰大戴禮主言第三十九與家語王言解大同小異哀公問五義第四十與家禮五儀解前半篇同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自章首至然後能以其能教百姓家語問禮篇有之孔子侍坐以下與家語大婚解略同禮三本第四十二荀卿禮論篇有之比此加詳禮察第四十六自篇首至徙善遠罪而不自知經解終篇有之取舍之說取賈誼疏保傅第四十八前半與賈誼疏同曾子大孝第五十二禮記祭義有此而加詳衛將軍文子第六十自首至亦未逢明君也與家語弟子行篇略同五帝德第六十二家語亦有此篇大略多同勸學第六十四自首至豈有不至哉與荀子勸學篇大同小異末段荀子宥坐篇有此多不同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與家語大同小異盛德篇六十六自民之爲奸邪以下家語有之而詳略不同德法者御民之銜至御天地與人與事者亦有六政家語執轡篇有之大抵　朝事義第七十七自聘義至諸侯務焉與聘義同投壺第七十八禮記亦有此篇比之爲略公符第七十九家語冠頌有是而不同本命第八十家語有是篇而略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與禮記喪服四制同易本命八十一凡地以下至聖人爲之長家語執轡篇有之要之先儒所記禮書七十四篇皆七十子之徒及周秦閒老儒相傳先王之制及孔氏之微言而漢儒會粹之大戴小戴又遞爲刪定故其書與他書異同者如此

盧氏辯大戴禮注

存

後周書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博通經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

未有解詁乃注之其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註大戴庶纂前修矣景遷尚書右僕射進位大將軍

王應麟曰大戴禮盧辨注非鄭氏朱文公引明堂篇鄭氏注云法龜文未考北史也

馬氏定國大戴禮辨

一卷

佚

元好問曰定國字子卿茌平人阜昌初齊王豫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自號薺堂先生

吳氏澄大戴禮序錄

一篇

存

澄自述曰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査滓耳然尚或間存精語不可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既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傅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誤參互考校未能盡正尚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

戴氏聖禮記

隋志二十卷

存

漢書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號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由是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隋書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

孔穎達曰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闕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爲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未能盡知所記之人

張說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

劉敞曰今之禮非醇經也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徒合百說而雜編之至漢而始備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離文斷句統一不明惟曾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不可信

李清臣曰自秦焚書之後學者不得完經亡者已亡而存者大抵皆雜亂已不可全信漢之儒者各守所見務以自名其家亦非有聖人之言而託之於聖人學者謂聖人之重也不敢輒議又從而傳師之斯教之大害也五經獨禮樂尤爲秦之所惡絕滅幾盡今之禮經蓋漢儒鳩集諸儒之說博取累世之殘文而後世立之於學官夏商周秦之事無所不統蓋不可以盡信矣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其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大學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　又曰禮記之文刪定未了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繆之說本不能混如珠玉之在泥沙豈能混之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

孟子曰禮記雖雜出於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周諝曰禮記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周行己曰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麤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

李巽曰禮記非盡聖人之意也非盡宣尼所述也當時雜記也

葉夢得曰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禮記然禮記之傳駁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爾

晁公武曰漢戴聖纂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胡寅曰禮運子游作樂記子貢作

鄭耕老曰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

陳振孫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

戚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以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釋之儀禮有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燕禮禮記則有燕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以釋之其他篇中雖或雜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與儀禮相爲表裏儀禮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雖曰漢儒所錄然亦儀禮之流也

項安世曰禮記諸篇有相牴牾者蓋諸家之書各記其師說如本朝諸臣之家喪祭之禮各成一書亦不能以相似也世之好學者總而集之以資考訂可也必欲曲爲之說使貫爲一家則妄之甚者也檀弓之言喪或以爲大功或以爲齊衰或以爲當使之喪或以爲不使之喪或以爲可反或以爲不可反如此之類甚多惟其

各載姓名故後人不以爲疑而得以置議論取舍於其間未有合爲一說而並用之者也

羅璧曰梁沈約謂漢初典章簡略諸儒掇拾遺文片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學記出毛生王制出漢文博士蓋漢儒本欲補聖人之言以明道但未折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禮不免襲也

王應麟曰記百三十一篇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王度記王霸記瑞命記辨名記孔子三朝記月令記大學志

虞集曰小戴記四十九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曾子子思道學之傳在焉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闕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

朱升曰禮有數有義名物制度者數也其所以然者義也數非目擊而身履之者未易知也義則學者可推而知矣儀禮經也所記者名物制度禮記則傳其義焉遠古無傳則求其數也難不若姑因其義之可知者使學者盡心焉以求古聖制作之意而通乎其餘此設科者不得不舍經而用傳也

湛若水曰儀禮譬則其易也禮記譬則其十翼也儀禮譬則其春秋也禮記譬則其三傳也傳則不必同也相表裏也相左右也皆足發明也其非者當自見之　又曰以記爲經則雜焉不可也以之爲傳則或雜焉可也彼春秋三傳誣妄者多矣然而以爲傳焉無傷也精而擇之存乎人爾

郝敬曰是書漢儒戴聖所記多先聖格言七十子門人後裔轉相傳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父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三年問荀卿所著真贋相襲而瑕不掩瑜先儒推周禮儀禮以爲經欲割記以爲傳夫三書皆非古之完璧而周禮尤多揣摩雜以亂世陰謀富強之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人性命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爲正今之學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　又曰禮非夫子原定之書矣後儒各記所聞致相矛盾達觀自能折衷其有不知存而勿論牽強附合失之愈遠如王制云公侯國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下至元士百二十人而周禮官職且多至三百六十若其人不可勝數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一命於其君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而周禮云諸侯之卿大夫士皆命自天子月令封諸侯於孟夏而祭統云出田邑以秋雜記云公圭九寸侯伯圭七寸子男圭五寸而周禮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聘記云諸侯朝天子圭繅皆九寸三采諸侯圭繅皆八寸二采而周禮大宗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圭璧長短各以等差禮器云天子堂九尺而考工記云堂崇三尺王制云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又云天子與諸侯相見曰朝而周禮大宗伯云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然儀禮惟有覲禮無所謂朝宗遇而大行人又有九服分六歲來朝之說禮器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云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周禮典命禮云各視其命數天子大夫四命四牢而檀弓云大夫遣車五乘諸侯之卿大夫與天子之卿大夫命數異而廟制與相見之贄小斂之衣几筵之席諸侯與天子卿大夫士又無別曲禮王制月令皆云五祀惟大夫祭周禮亦云五祀而祭法云王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士二祀庶人一祀王制天子七廟或云九廟士二廟又云士一廟祭法自天子至於士廟外各有壇墠而王制但有五七等數無壇墠王制祭統皆云夏祭曰禘郊特牲祭義云春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雜記又云七月禘然則禘者常祭耳而喪服小記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王不禘則祭無復有大於禘者矣祭法天於泰壇地於泰折周禮圜邱方澤樂舞玉帛天地各異是祭天與地分也而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爲祀天地之樂則是祭天地本合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月配是祭日月與天合也而祭法又云祭日月星與四時水旱同郊用犢日月用少牢周禮亦云禋祀昊天上帝實柴祭日月星辰則是祭日月與天又分也月令仲夏大雩於上帝是五月也而春秋傳云龍見而雩是四月也郊特牲云郊用騂尚赤而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祀天其牲各倣其器之色是郊牲又用蒼也祭法天地皆騂犢而周禮陽祀騂牲陰祀黝牲是地牲之用黑不用騂也曲禮云大饗不卜表記亦云大事有時而周禮大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之是又無時也郊特牲云郊用辛而月令云擇元日是又不定於辛也社用甲日而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周書召誥社以戊日是又不定於甲也曲禮

大夫祭以牽牛而儀禮大夫祭以少牢也中庸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周禮司服云祀先公用毳冕則是以侯禮也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而論語云宗廟之事端章甫爲小相章甫冠名是祭於公亦冠也玉藻以玄冠爲齋冠玄端以天子燕居諸侯之祭服而士冠昏與卿大夫聘享上下通用玄冠玄端周禮冕衣裳五等皆祭服而曾子問云冕而親迎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聽鼓樂則是亦衣端也周書顧命成王康王臨朝君臣皆冕服則是冕服不止祭也禮器云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而周禮云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希冕大夫玄冕士皮弁服玉藻云國君帶朱綠大夫玄華士緇故士冠禮三加帶皆緇而雜記又云諸侯大夫帶皆五采士二采祭義云君用玄冕夫人用副褘而周禮又云王后用副褘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而士喪禮又云以衣尸喪大記云士小斂陳衣於房西領北上大斂陳衣於序東西領南上而士喪禮云大小斂皆陳衣於房皆南領西上周禮云天子含用玉而雜記云用貝喪大記云君於大夫疾三問之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無算喪大記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而歸士卒而歸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奔喪云大功望門而哭齊衰望鄉而哭雜記又云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士喪禮小斂朔奠皆陳鼎遣奠陳五鼎皆具牲牢周禮牛人亦云喪事共奠牛而雜記有子以遣車視牢具載餦爲非禮喪奠脯醢而已喪大記云四隣賓客弔其君後主人而拜蓋君爲臣主君拜則主人拜其後而曾子問又云衞靈公弔季桓子之喪哀公爲主拜季康子亦拜孔子謂喪有二孤季康子之過則後拜又非也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避也者伯禽有爲爲之喪大記又云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曾子問云慈母無服儀禮又云慈母如母服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緇衣而周禮又云天子爲諸侯緦衰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則是祥之月不作樂而又云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笙歌雜記云杞用桑儀禮特牲又云杞用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鄉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八十者五豆是豆亦奇也檀弓云孔子惡野哭者又云孔子哭伯高曰吾哭諸野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而周禮又云大事先筮後卜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而周禮又云王日一舉是日食亦大牢也射義云天子歌騶虞周禮亦然而儀禮鄉射亦歌騶虞是士庶人與天子同樂也周禮司射云王射六耦三侯儀禮大射諸侯三侯射三侯周禮王虎熊豹侯諸侯熊豹侯卿大夫麋侯而鄉射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士布侯畫虎豹鹿豕如此之類錯雜紛拏師說相承盲人人殊雖使考證詳確古今異宜亦難盡用而鄭康成輩好信不通執此徵彼及其不合牽強穿鑿譸張百出初學爲其所眩惑隨聲應和莫知其謬世儒所以苦於讀禮也

顏茂猷曰禮記多漢儒附會成之然其精者已洞心徹髓矣後世得有所稽以融會其意亦藉是經焉

禮記羣儒疑義

七錄十二卷

佚

隋書注戴聖撰

橋氏仁禮記章句

四十九篇

佚

後漢書橋玄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

按橋楊本傳小戴之學班史敘次甚明此云戴德恐誤

高氏誘禮記注

佚

按高氏禮注藝文類聚引之

鄭氏玄禮記注

隋志二十卷

存

後漢書玄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

李覯曰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爲某玉藻全失次序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此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己見爲得

朱子曰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

衞湜曰鄭氏注禮雖間有拘泥而簡嚴該貫非後學可及嘗讀朱文公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爲兩事剖析精詣前所未有今觀鄭注已具斯旨

郝敬曰小戴記四十九篇大都先賢流傳後儒補緝非真先聖之舊而鄭康成信以爲仲尼手澤過文義難通處則稱竹簡爛脫而顛倒其序根據無實則推夏殷異世而逃遁其說節目不合則游移大夫士庶之閒而左右兩可解釋不得則託爲殊方語音而變換其文章強穿鑿殊乖本初蓋鄭旣以記爲經不敢矯記之非世儒又以鄭爲知禮不敢議鄭之失千餘年所以卒瞀瞀然耳

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盧氏植禮記注

隋志十卷唐新舊志同釋文序錄二十卷

佚

陸德明曰曲禮去國三世鄭云自祖至孫而盧植王肅注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

元行沖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爲之解世所不傳

朱子曰東漢諸儒考禮煞好盧植也好

王應麟曰詩疏嘗引盧植禮記注

按續漢書禮儀志注亦引植注通典亦引之

蔡氏禮辨名記

佚

王應麟曰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儁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爲蔡氏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三

王氏肅禮記注

隋志三十卷新舊唐志同

佚

朱子曰王肅議禮必反鄭玄

王應麟曰肅字子雍魏志有傳集說以肅爲元魏人誤也有兩王肅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經學名

按王肅注禮以月令爲周公所作

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孫氏炎禮記注

隋志三十卷唐新舊志同

佚

按唐張燕公駁魏鄭公類禮云禮記傳習已向千年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則炎所注禮不用小戴原本可知

鄭氏小同禮義

七錄四卷新舊唐志作禮記義記

佚

隋志注小同魏侍中

杜氏寬刪集禮記

佚

杜氏新書曰寬字務叔舉孝廉除郎中經傳之義多所論駁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行於世

射氏慈禮記音義隱

隋志一卷七錄同唐志二卷

佚

冊府元龜射慈字孝宗爲中書侍郎撰喪服變除圖五卷禮記音一卷

謝氏楨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司馬氏伷禮記寧朔新書

七錄二十卷唐新舊志同隋志作八卷

佚

舊唐書司馬伷序王懋約註

孫氏毓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繆氏炳禮記音

七錄一卷

佚

蔡氏謨禮記音

七錄二卷

佚

曹氏耽禮記音

陸德明曰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晉司徒文穆公

七錄二卷唐志同

佚

尹氏毅禮記音

陸德明曰耽字愛道譙國人東晉安北諮議將軍

七錄二卷唐志同釋文序錄一卷

佚

范氏宣禮記音

陸德明曰天水人東晉國子助教

七錄二卷

佚

徐氏邈禮記音

陸德明曰宣字宣子濟陽人東晉員外郎

按釋文銓爾雅注蜼字引范宣禮記音音橫

七錄三卷唐志同

佚

劉氏昌宗禮記音

七錄五卷

佚

徐氏爰禮記音

隋志二卷唐志同釋文序錄三卷

佚

雷氏肅之禮記義疏

七錄三卷

佚

隋志注肅之宋豫章郡丞

按雷氏義疏樂記治世之民安以樂讀至安絕句以樂二字為句

庾氏蔚之禮記略解

隋志十卷唐志同

佚

陸德明曰蔚之字季隨穎川人宋員外常侍

業氏遵禮記注唐志業作葉

七錄十二卷唐新舊志同

佚

陸德明曰遵字長儒燕人宋奉朝請

何氏修之禮記義

唐志十卷

佚

樓氏幼瑜禮記捃拾

三十卷

禮記摭遺別說

七錄一卷

俱佚

浙江通志幼瑜字季玉南齊時金華人

梁武帝禮記大義

隋志十卷唐志同

佚

簡文帝禮大義

二十卷

佚

賀氏瑒禮記新義疏

隋志二十卷

佚

皇氏侃禮記義疏

隋志九十九卷唐志五十卷

佚

梁書武帝紀大同四年冬十二月兼國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禮記義疏五十卷

陸德明曰梁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又傳喪服義疏並行於世

孔穎達曰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未為得也

禮記講疏

隋志四十八卷唐志百卷

佚

按隋唐志二書卷數懸殊蓋以義為講以講為義也

沈氏重禮記義疏

隋志四十卷唐志同

佚

禮記音

佚

陸德明曰重撰問禮禮記音

戚氏衮禮記義

四十卷

佚

陳書戚衮字公父鹽官人梁武帝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屍而殯其為儒者推許如此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國子助教

褚氏暉禮記文外大義

隋志二卷

佚

隋志注暉祕書學士

劉氏芳禮記義證
隋志十卷唐志同
佚
劉氏儁禮記評
隋志十一卷唐志十卷
佚
熊氏安生禮記義疏
唐志四十卷
佚
孔穎達曰熊氏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
緱氏禮記要鈔
隋志十卷
佚
何氏禮記義
隋志十卷
佚
按孔氏禮記疏每引何胤之說疑卽胤書
無名氏禮記音義隱
隋志七卷
佚
禮記隱
唐志二十六卷
佚
按陸氏釋文每引禮記隱義如云樂浪人呼容米十二石者爲鼓齊人以相絞訐爲掉磬腱筋之大者魚須文竹以魚須飾文竹之邊偄之爲移也狩長狩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攷隋志不載惟唐志有禮記隱二十六卷疑其脫去義字卽是書也孔氏禮疏亦引之
禮記義疏
隋志三十八卷
佚
禮記疏
隋志十一卷
佚
禮大義
隋志十卷
佚
禮大義章
隋志七卷
佚
禮記類聚
唐志十卷
佚
孔氏穎達禮記正義
唐志七十卷
存
穎達自序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泛駕之馬設衡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綱紀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辨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途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

各記舊闕錯總構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愈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愈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敕刪理仍據皇氏以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取其意義列之云爾

新唐書志禮記正義七十卷祭酒孔穎達司業朱子奢國子助教李善信太學博士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張權等奉詔撰周玄達趙君贊王士雄趙弘智等覆審

衛湜曰自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范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何止數十家正義實據皇甫侃以爲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備後世但知爲孔氏之書而已　又曰劉原父七經小傳載檀弓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以與爲語助辭世多稱之然正義已有是說

王應麟曰祭酒邢昺等奉詔是正咸平二年六月昺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賜諸王輔臣人一本

陳澔曰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憾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

魏氏（徵）類禮（唐書作次禮記）

唐志二十卷

佚

舊唐書魏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刪其重複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賜物千段

魏鄭公諫錄詔曰禮經殘闕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數咸事因循莫能釐正特進鄭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冊府服膺典禮有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事編錄以類相從別爲編第幷更注解文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因茲重闡後之學者多有弘益宜付祕省

唐會要貞觀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以特進魏徵所撰賜皇太子及諸王幷藏本於祕府

朱子曰魏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今此書不復見惜哉

陸氏（德明）禮記釋文

四卷

存

王氏（玄度）注禮記

唐志二十卷

佚

王氏（元感）禮記繩愆

唐志三十卷

佚

王氏（方慶）禮經正義

唐志十卷

佚

元氏（行沖）類禮義疏

唐志五十五卷

佚

舊唐書元行沖河南人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舉進士累遷國子祭酒拜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封常山郡公初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著類禮上令行沖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開元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書左丞相張說駮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

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絶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於是賜行沖等絹二百疋留其書貯於內府竟不得立於學官行沖恚諸儒排已退而著論以自釋名曰釋疑其詞曰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銓注見列學官傳聞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將頒未悉二經孰爲優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鄭絪子幹師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具於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重茲開釋或多改駁仍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玄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伷增革向逾百篇葉遵删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紬衆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暌誤寧不芟礱成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縑千匹錄賜儲藩將期頒宣未有疏義聖皇纂業耽古崇儒高曾規矩宜所修襲乃制昏愚甄分舊義其有著遺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搜窮積稔方畢具錄呈進勅付羣儒庶能斟詳以課疏密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持嫌知新察欲仍舊貫沉疑多月擯壓不申優劣短長定於通識手成口答安敢銓量客曰當局稱迷傍觀見審累朝銓定故是周詳何所爲疑不爲申列答曰是何言歟談豈容易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會巫蠱事經籍道息族兄臧與之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衆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爲譏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一矣漢有孔季產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沉扶謂產云今朝廷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歆以通書屬文待詔官署見左氏傳而大好之後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其討論各還延推辭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時爲光祿見歆此書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前志非毀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爲毀耶由是犯忤大臣懼誅求出爲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賓之著名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迫同門朋黨之譏卒令子駿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子雍規玄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卜商疑聖納誚於曾輿木賜近賢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惟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尙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玄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玄者然二郊之際殊天之祀此玄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弘聖意非謂揚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將謂亡者之德言而見壓於重壤也故王邵史論曰魏晉浮華古道夷替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憒憒鄭服之外皆讎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五也伏以安國尙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曩葉咸見重於來今故知二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孔季產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者於戲道之行廢必有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高名不著易受輕誣頃者修撰殆淹年月賴諸賢輩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賞賚內省昏朽其榮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區區抗羣情之嘐嘐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誡興犯衆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爲自用蹈聲甘此沉默也

新唐書元澹字行沖以字顯

成氏伯璵禮記外傳

唐志四卷

佚

中興書目禮記外傳四卷中山成伯璵撰吳郡張幼倫注四門博士劉素明序凡一百一十條分義例名數二體又各分上下卷雖舉禮記爲目實兼三禮言之

晁公武曰義例二卷五十篇名數二卷六十九篇雖以禮記爲目通以三禮言之劉素明序張幼倫注

按禮記外傳今逸不傳太平御覽每引之有曰吉凶軍賓嘉五禮之目也吉禮者祭祀郊廟社稷之事是也凶禮者喪記之說年穀不登大夫去國之事也軍禮者始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賓禮者貢獻朝聘之事是也嘉禮者好會之事也起自伏羲以儷皮焉始制嫁娶其後有冠鄉飲酒鄉射食耆老王燕族人之事是也但前代象天其禮質而略後代法地其事煩而文唐虞之際五禮明備周公所制文物極矣觀此則一書之大綱略可見也

楊氏逢殷禮記音訓指說

宋志二十卷

未見

亡名氏禮記字例異同

唐志一卷

未見

新唐書元和十二年詔定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四

邢氏昺禮選

二十卷

佚

宋史雍熙中邢昺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紹欽曰昺爲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復陳之太宗益喜上嘗因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贊賜之昺言家無遺稾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昺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傳置冢中

李氏清臣禮論

二篇

存

張子載禮記說

三卷

未見

魏了翁序曰橫渠張先生之書行於世者惟正蒙爲全書其次則經學理窟及信聞錄已不見於呂與叔所狀先生之言行至於詩書禮樂春秋之書則方且條舉大例與學者緒正其說而未及就其在朝廷講行冠昏喪祭郊廟之禮乃以孤立寡與議卒不用旣移疾西歸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亦未及爲而卒於臨潼今禮記說一編雖非全解而四十九篇之目大略固具且又以儀禮之說附焉然則是編也果安所從得與嘗反復尋繹則其說多出於正蒙理窟信聞諸書或者先生雖未及定著爲書而門人會粹遺言以成是編與亦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蓋先生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豈先生常諷道之語而門人幷記之與先生強學質行於喪祭之禮尤謹且嚴其教人必以禮爲先使人有所据守若有聞焉則告之以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於家也童子必使之執幼儀親洒埽女子則觀祭祀納酒漿久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不疑笑久而後信其說之不我欺也翕然不變以先生之從嗚呼是爲可強而致然與豈人心之所無而可以襲而取之與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仁義禮智之性具乎其心故仁其體也義其用也知以知之禮則所以節文仁義者也且自父坐而子立君坐而臣立推之凡升降上下周旋裼襲之文喪祭射御冠昏朝聘之典夫孰非其性情所有天理之自然而爲之品節者與此所謂天秩天敘此其是也然出天理則入人欲故品節云爲者又將以人情或縱之防限也孔孟教人要必以是爲先今所謂禮記儀禮諸書雖曰去籍於周衰熸於秦虐淆亂於漢儒然所謂經禮曲禮者錯然於篇帙之中其要言精義則有可得而推尋者也後生小子自其幼學因而從事乎此不幸時過而後知學者亦有以倍致其力焉則將變化氣質有以復其性情之正雖柔可強雖顏子四勿之功可體而自致之也所謂忠信之薄人情之僞者亦將曉然知其爲異端之說矣此先生有功於禮樂之大意也敢識篇末以告同志又以自儆云

章氏望之禮論

一篇

佚

建寧府志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以光祿寺丞致仕李覯謂仁義禮智信樂政刑皆出於禮望之因著禮論一篇以訂其說

劉氏彝禮記中義

四十卷

佚

李氏格非禮記精義

宋志十六卷

未見

衛湜曰李文叔精義就曲禮檀弓王制喪服小記大傳少儀學記樂記雜記喪大記祭法十一篇中隨所見爲之義

王氏安石禮記發明

一卷

未見

禮記要義

二卷

未見

周氏諝禮記解

未見

諝自序曰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蓋道德仁義同出於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爲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反有資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爲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軍賓之別其言不盡於意其意必寓於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意者歸於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其以欲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爲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於禽獸耳蓋又將爲入道之資也聖人既沒禮經之殘缺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爲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尚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衛湜曰延平周諝字希聖解王制禮運禮器郊特牲玉藻學記樂記祭法祭義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中庸表記大學共十七篇不見於中興館閣書目

陳氏祥道禮記講義

二十四卷

未見

陳氏暘禮記解義

宋志十卷

佚

方氏慤禮記解

通考二十卷

未見

朱子曰方氏禮解儘有說得好處

陳振孫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爲之序以王氏父子禮記獨無解義乃取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爲此解由是得上舍出身其所解文義亦明白

衛湜曰方氏馬氏及山陰陸氏三家書坊鋟板傳於世方氏最爲詳悉有補初學然雜以字說且多牽合大爲一書之累間爲與長樂陳氏講義同者方自序亦謂諸家之說於王氏有合者悉取而用之則其說不皆自己出也

浙江通志方慤字性夫桐廬人父死廬墓覃思積年注禮記集解政和三年領鄉薦至京師表進於朝詔賜上舍釋褐而頒其書於天下八年中進士仕至禮部侍郎

馬氏晞孟禮記解

通考七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陳振孫曰晞孟字彥醇未詳何人亦宗王氏者

朱子曰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衛湜曰方氏馬氏及山陰陸氏三家方氏最詳馬氏頗略馬氏大學解又與藍田呂氏同朱文公或問以爲呂氏今從之

江西通志馬希孟廬陵人熙寧癸丑登第

呂氏大臨芸閣禮記解

通考十卷中興書目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芸閣禮記解十卷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意也

陳振孫曰按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燕聘義喪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衣大學儒行深衣投壺八篇此晦庵朱氏所傳本刻之臨漳射垜書坊稱芸閣呂氏解即其書

衛湜曰藍田呂與叔禮記解中興館閣書目止一卷今書坊所刊十卷有禮記上下孔子閒居中庸緇衣深衣儒行大學八篇

禮記傳

宋志十六卷

未見

張萱曰呂氏禮記傳十六卷今闕第二卷宋淳熙中朱晦庵刻之臨漳學官

何氏述禮記傳

二十卷

佚

閩書何述字明道浦城人元豐二年進士歷徽猷閣待制知永興軍移帥涇原

楊氏(訓)禮記解
二十卷
佚
閩書楊訓字公發浦城人元豐五年進士知東陽縣轉朝奉郎
慕容氏(彥逢)禮記解
佚
陸元輔曰彥達字叔遇毘陵人元豐中登科
陸氏(佃)禮記解
宋志四十卷
佚
衞湜曰陸氏說多可取間有穿鑿亦字學之誤也
宋中興藝文志陸佃新義牽於字說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浙江通志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官至尚書右丞
述禮新說
宋志四卷
佚
禮象
宋志十五卷
存(未見全本)
陳振孫曰陸佃撰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鼎皆取公卿家及祕府所藏古遺器與聶圖大異戴岷隱分教吾鄉作閣齋館池上畫此圖於壁而以禮象名閣與論堂禮圖相媲云
按陸氏禮象丹徒張先生鵬巡撫山東獲之章丘李中麓家惜已殘闕矣
葉氏(夢得)禮記解
未見
衞湜曰葉少藴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統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十九篇仲子模過庭錄時有論說
李氏(夔)禮記義
十卷
佚
陸元輔曰宋朝奉大夫右文殿修撰邵武李夔斯和撰
亡名氏禮記小疏
宋志二十卷
佚
禮記名義
通志十卷
佚
禮記名數要記
通志三卷
佚
禮記外傳名數
通志二卷
佚
禮記評要
通志十五卷
佚
禮樞
一卷
佚
右見紹興續到闕書目
禮鑰
佚
右見朱子語類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五

胡氏銓禮記傳
宋志十八卷
佚

衛湜曰禮記解義惟嚴陵方氏廬陵胡氏始末全備

陳氏長方禮記傳
佚

劉氏懋禮記集說
佚

陸元輔曰劉懋字勉之胡籍溪門人學者稱恆軒先生綸之父也

夏氏休破禮記
宋志二十卷
未見

中興藝文志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記於義有未安者乃援禮經以破之然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也

衛湜曰紹興間進士夏休撰破禮記二十卷斷章析句妄加譏詆中庸大學猶且不免其不知量甚矣

黃氏祖舜禮記說
佚

吳氏仁傑禮記解
佚

朱子曰吳斗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要荒之君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君一世繼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此說亦有理所謂吉禘於莊公者亦此類非五年之禘也

蔣氏繼周禮記大義
七卷
佚

括蒼彙記蔣繼周字世修青田人紹興甲戌進士歷館職二十年仕至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贈太師謚文恭

游氏桂禮記經學
十二卷
佚

衛湜曰廣安游桂字元發著經學十二卷

曹學佺曰宋廣安游桂著桂號畏齋隆興進士官四川制置大全注采入者十七條

樊氏光遠禮記講義
二卷
佚

呂氏祖謙禮記詳節
佚

王氏炎禮記解
佚

楊氏炳禮記解
佚

閩書楊炳字若晦晉江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中書舍人權吏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奉祠

莊氏夏禮記解
佚

陸元輔曰莊夏字子禮永春人淳熙中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奉祠進煥章閣待制自號蘗齋老人著禮記解

黃氏樵仲禮記解
佚

閩書樵仲字道夫龍谿人淳熙二年進士汀州錄事參軍

曾氏光祖禮記精義
十五卷
佚

周必大曰光祖字景山吉州安福人淳熙乙未登第奉議郎知臨江新喻縣事

郭氏叔雲禮經疑
闕

廣東通志郭叔雲字子從潮陽人有禮經疑二十餘條見文公集中

顏氏棫禮記解
佚

王圻曰械字叔堅淳熙中以上舍釋褐官至吏部尚書

輔氏廣禮記解

未見

衛湜曰慶源輔漢卿取注疏方氏馬氏陸氏胡氏諸說倣呂氏讀詩記編集間有己說

劉氏槍禮記解

佚

許氏升禮記文解

佚

趙氏汝談禮記注

佚

李氏心傳禮辨

二十三卷

佚

余氏復禮記類說

佚

王圻曰復寧德人光宗初策士大廷覽復所對曰余復直而不訏擢第一後入史館兼實錄檢討

林氏震禮問

佚

舒氏璘禮解

佚

邵氏囦禮解

未見

衛湜曰金華邵囦字萬宗解曲禮王制樂記中庸大學五篇

應氏鏞禮記纂義

二十卷

未見

衛湜曰金華應鏞字子和有纂義二十卷

陳澔曰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喪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

岳氏珂小戴記集解

佚

魏氏了翁禮記要義

宋志三十二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衛氏湜禮記集說

宋志一百六十卷

存

魏了翁序曰禮自正義既出先儒全書泯不復見自列於科目博士諸生亦不過習其句讀以爲利祿計至金陵王氏又罷儀禮取士僅存周官戴記之科而士習於禮者滋鮮就戴記而言如檀弓喪禮諸篇既指爲凶事罕所記省則其所業僅一二十篇耳苟不得義則又諉曰此漢儒之說也棄不復講所謂解說之詳僅有方馬陳陸諸家然而述王氏之說者也惟關洛諸大儒上接洙泗之傳乃僅與門人弟子難疑答問而未及著爲全書嗚呼學殘文闕無所因襲驅一世而冥行焉豈不重可嘆與平江衛氏世善爲禮正叔又自鄭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之所嘗講者會粹成書凡一百六十卷正叔名湜自號櫟齋今爲武進令

湜自序曰禮記四十九篇自二戴分門王鄭異註歷晉迄陳雖南北殊隔家傳師授代不乏人唐正觀中孔穎達等詳定疏義稍異鄭說罔不芟落諸家全書自是不可復見由正觀至五代踰三百年世儒競攻專門之陋學禮者幾無傳矣本朝列聖相承崇顯經學師友淵源跨越前代故經各有解或自名家或輯衆說逮今日爲尤詳禮記並列六籍乃獨闕焉諸儒間嘗講明率散見雜出而又窮性理者略度數推度數者遺性理欲其參考並究秩然成書未之有也予晚學孤陋濫承緒業首取鄭注孔義翦除蕪蔓採摭樞要繼遂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至若說異而理俱通言詳而意有本詆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其有沿襲陳言牽合字說於義舛駁悉置勿取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凡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傳禮業者苟能因衆說之淺深探一經之旨趣詳而度數精而性理庶能貫通而盡得之矣　又後序曰予曾習諸家訓解每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近得延平周諝希聖解一再繙閱始知陳氏方氏亦推衍其說者耳比歲樞密何公澹本生繼母亡疑於持服太學生喬嘉朱九成黃會卿移書何公引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之文以爲本朝方慤解此一節謂特庶人之禮

耳此說見鄭康成注乃指為方慤蓋後人掇拾前言而觀者據新
志舊莫究其始先儒之書日就湮晦此予之所慨嘆而集說所由
作也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因不敢
謂此編能盡經旨後有達者何嫌論著謹無襲此編所已言沒前
人之善可也　又跋尾曰紹定辛卯歲湜備員江東漕莞大資政
趙公善湘以制師攝漕事見余集說欣然捐資鋟木以廣其傳次
年秋予秩滿而歸迨嘉熙己亥夏首尾閱九載矣中雖倅金陵叨
綸院僅食年餘之祿餘悉里居需次因得徜徉於書林藝圃披閱
舊帙搜訪新聞遇有可採隨筆添入視前所刊增十之三間亦刪
去冗複竭來嚴瀨適鑑郡計空竭之後廉勤自力補苴培植粗可
支吾乃撙節浮費別刊此本期與學者共之
陳振孫曰直祕閣崑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為一書
各著其姓氏寶慶二年表上之由是寫直中祕魏鶴山為作序
盧熊蘇州府志湜字正叔好古博學除太府寺丞將作少監皆不
赴嘗集禮記諸家傳注為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寶慶二年
上之終朝散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學者稱為櫟齋先生
張萱曰櫟齋禮記集說宋寶慶間武進令衛湜撰進取鄭注孔義
陸釋以及百家講說粹為一書凡一百六十卷各記論說姓名以
聽學者自擇魏了翁序之
按衛氏集說援引解義凡一百四十四家不專采成書也
如文集語錄雜說及羣經講論有涉於禮記者皆裒輯焉
今以經籍藝文志暨諸家書目未著於錄者疏之晉有淳
于纂曹述初劉世明唐有田瓊宋則四明沈煥晦叔宣繒
子平吳興沈清臣正卿錢唐于有成君錫新定顧元常平
甫邵甲仁仲嚴陵俞仲可可中不書字者柯山周處約四
明李元白演山黃敏求高要譚惟寅宣城奚士達建安潘
植會稽高文虎眉山家頤孫似臨邛宋遠孫不書地者劉
氏孟治葉氏棣吳氏華王氏子墨孫氏景南林氏垌晏氏
光湛氏衛毛氏信卿蔣氏君實書地不書名者東山何氏
建安劉氏新安王氏海陵查氏西蜀董氏止書姓者費氏
虞氏施氏盧氏譙氏許氏俞氏王氏陳氏葉氏鄭氏二張
氏姑就其目存之俟博古君子或有攷云

竺氏（大年）禮記訂義

佚

寧波府志竺大年字耕道奉化人受業於沈煥著禮記訂義楊琪
銘其墓

戴氏（良齊）禮辨

佚

林右曰當今經書雖皆具完而禮經獨為殘闕加以漢儒之說有
不純也郡先哲戴大監嘗力為之辨草廬吳文正公師之得其說
謝鐸曰戴良齊字彥肅號泉溪黃巖人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祕書
少監

黃氏（以翼）禮記說

佚

何喬遠曰宗台受業於陳北溪著禮說

楊氏（[illegible]）禮記口義

佚

宋氏（[illegible]）禮記解

佚

范氏（鍾）禮記解

佚

宋史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二年進士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參知政事淳祐五年拜左丞相兼樞密使
封東陽郡公卒贈少師諡文肅著禮記解

徐氏（畸）戴記心法

二十卷

佚

陸元輔曰宋蘭溪徐畸南夫撰

韓氏（[illegible]）禮記義解

佚

張氏（泳）禮記遺說

佚

韓氏（惇）禮義解

佚

何氏（[illegible]）禮記注

佚

黃氏（震）讀禮記日抄

十六卷

存

震自序曰吳郡衛湜集禮記解自鄭康成而下得一百四十六家
惟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餘僅解篇章凡講義論說審及之者
皆取之以足其數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珂集解亦然
皆未易徧觀天台賈蒙繼之始選取二十六家視衛岳爲要而其
采取亦互有不同其書又惟儀真郡學有錄本世罕得其傳今因
幷合各家所集而類抄之昔呂氏讀詩記簡要而文爲姓氏所隔
高氏春秋集注文成一家而不知元注之姓氏爲誰僭竊參用其
法使諸家注文爲一而各出姓氏於下方間亦節錄或附己意然
所謂存十一於千百不過老眼便於觀省後生志學之士自當求
之各家全書云

姚世昌曰五經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慈溪黃東發取二經爲
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志補朱子之未備者且不欲顯故附於日
抄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本義陳澔有禮記集說皆不能過之永
樂初修五經大全諸臣皆未見日鈔故一無所取

朱氏申禮記詳解

十八卷

佚

鄭氏樸翁禮記正義

一卷

未見

浙江通志鄭樸翁字宗仁溫州平陽人咸淳十年以上舍釋褐爲
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宋亡諸陵被發與其友林景熙謀間行拾
之見景熙之中既而歸隱鄭山瀑下山陰王英孫延教子弟後以
病返卒於家

繆氏主一禮記通考

佚

陳氏普禮記講義

一卷

存

陳氏煥禮記釋

佚

黃虞稷曰煥字時可豐城人宋末兩舉禮薦入元不仕

賈氏蒙禮記輯解

佚

天台縣志賈蒙字正叔著禮記輯解集二十六家之說視衛湜岳
珂爲要舊有抄本在儀真見黃氏書錄

張氏應辰禮記集解

佚

閩書應辰德化人

汪氏自明禮記義林

四十卷

佚

嚴州府志淳安人時稱汪六經

王氏禮記解

未見

衛湜曰新安王氏解曲禮上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
特牲內則玉藻明堂位大傳中庸大學投壺十五篇

張氏禮記講義

十卷

未見

衛湜曰張氏講義十卷不知作者又有傳錄訓解不著姓名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六

吳氏澂禮記纂言

三十六卷

存

澂自序曰小戴記三十六篇澂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注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人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篇斷簡會粹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矣此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而其顚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所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爲精審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但爲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吳偁志曰先生禮記纂言凡數易槀多所發明而月令檀弓尤爲精密若月令言五行之祭所先不同天子所居每月各異檀弓申生之死延陵季子之哭子曾子之易簀子思之母死於衛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數節是皆諸說紛紜不合禮意先生研精覃思證之以經裁之以禮於經無據於理不合者則闕之槀成尚志請鋟木得命遂與先生之甥周濂集同門之士相與成之先生手自點校未及畢而先生捐館矣先生之孫當對門考訂始於至順癸酉之春畢於元統甲戌之夏

楊士奇曰禮記出於孔氏之徒而雜以呂不韋及戰國處士漢博士之言其旨不能皆粹而錯簡亦多近世吳文正公著禮記纂言多所更定其篇次亦各以類從如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月令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九篇爲通禮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爲喪禮祭法郊特牲祭義祭統四篇爲祭禮其通論凡十二篇析爲五類禮運禮器經解爲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爲一類坊記表記緇衣爲一類儒行爲一類學記樂記爲一類大學中庸別出合語孟爲四書投壺奔喪二篇歸之儀禮正經不雜於記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皆所以釋儀禮者別輯爲傳以附經後於是一書之中類分章別條理粲然皆不刊之典也

魏校序曰六經聖人親所刪定秦人燔之禮樂二籍俄空焉世雖周官儀禮僅存而學官罕所傳習漢儒所補戴記列於五經純駁斑如也注疏又頗傳以緯學經世之誼鬱而未彰今所宗者陳氏集說而已朱子嘗修正三禮未就惟吳氏纂言倫類明整稽合諸儒異同厥功溥哉而世尠有傳者豈天未興斯文與易絕之易而續之孔艱也雖然後有作者稽古立制興世太平茲書雖匪盡出於孔氏固周官儀禮之翼也文獻斯存殆將由是乎攷法千古之闕典可舉而行也君子之於禮蓋終身焉學者弗及見古全書而此編尚存庶有恪言詎可暫而舍諸如用於世且將執此以往矧亡者禮之數也其不亡者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根心所發也敝以一言曰毋不敬茲書開卷全經之體要具焉寧國守胡君東臯爰刻是書書與四方士共之先王之典墜地久矣庸詎知天之不欲與斯文也而以是爲之兆與

王守仁序曰禮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形名之末窮年矻矻敝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隳於空虛漭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仿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烟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附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必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還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說之蕪亂嘗欲考次而刪正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之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也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也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高梯序曰秦燔孔烈禮樂得之煨燼者無幾迨后蒼諸家收攬之功雖勤尤未免得此失彼至於樂律漫不經意君子不能無遺憾也大唐類聚通禮既不可得而見考亭經傳通解則亦非其全書此雲莊之集說姑以其簡便而列於學官有由矣若夫備集說之未備可爲禮家之所採錄者蓋不能不取於吳公之纂言也愚嘗就四經之纂言而讀之尤於禮而三復之其辭古其論博其考訂精其分類詳拘且泥焉無有也學禮者以集說爲正而復資之以此則諸家疏釋宏通之論制度文爲品秩之迹皆可不勞而得矣

張萱曰禮記出自漢儒會粹二百四篇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其弟聖又刪爲四十三篇及馬鄭諸儒分增爲四十九其間關於禮經者纔十數篇耳餘皆收拾殘編斷簡而無詮次朱晦庵呂東萊每欲商訂未遑也元吳澂取朱子遺意序次此書謂大學中庸已經程朱表章不容復列如投壺奔喪大義等篇既爲禮之正經宜附禮經之後餘存者分類次第曰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通論共三十六篇

陸元輔曰是書一刻於正德庚辰寧國守胡汝登而王伯安爲之序再刻於嘉靖己丑而高梯爲之序三刻於崇禎己巳侍御史張養而王象晉爲之序

彭氏絲禮記集說

四十九卷

未見

王圻曰安福人父應龍弟齊叔父子兄弟相爲師友俱以著述爲業

陳氏伯春禮記解

佚

閩書陳伯春晉江人字耀卿

呂氏椿禮記解

佚

王圻曰晉江人學於丘葵

陳氏澔禮記集說

三十卷

存

澔自序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九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

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峯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爲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卽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爲議論而卑眎訓故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於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游歷艮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

陸元輔曰澔字可大都昌人宋亡不樂仕進教授鄉里學者稱雲莊先生

高棅曰雲莊集說以其簡便而得列於學官

按自漢以來治小戴之記者不爲不多矣以公論揆之自當用衛氏集說取士而學者厭其文繁全不寓目若雲莊集說直兔園冊子耳獨得頒於學官三百餘年不改其於度數品節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禮云禮云如斯而已乎

程氏時登禮記補注

未見

陳氏櫟禮記集義詳解

十卷

未見

櫟自序曰櫟自少讀禮記多有未究頗習朱子大學中庸竊有闚焉卽其所已闚推其所未究不無所得未浹洽也大德丙午始見衛氏集說乃得因衆說之紛紜而折衷去取之至大德庚戌始融會諸說句爲之解一得之愚亦見其中昔朱子爲詩傳不及載諸家姓氏當時如張宣公亦未然之今安知無執宣公之見以見尤者然銷鎔百家鑄之自己亦安能逐字逐句一一標題以自取破碎之弊哉乃若所采成段必不可不書氏名者已謹書之矣名之曰禮記集義詳解云

程氏龍禮記辨證

佚

周氏尚之禮記集義

佚

柳貫作志曰周氏尚之東揚其字延祐四年江西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得第至元元年擢丙科授將仕郎永州零陵縣丞調南安路上猶縣尹所著有禮記集義若干卷藏於家

韓氏性禮記說

四卷

佚

王氏夢松禮記解

佚

括蒼彙紀王夢松字旻卿青田人隱居不仕學者稱順齋先生

張氏宏圖大禮記

佚

王圻曰宏圖字巨濟福清人以宋人說禮者多訛舛因著此書

葉氏遇春禮記覺言

八卷

佚

楊氏維楨禮經約

未見

錢謙益曰維楨字廉夫會稽人泰定丁卯進士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陞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兵亂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又自蘇徙松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海內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屨無虛日洪武二年召修禮樂書畢以白衣乞骸骨給安車還山卒年七十五

亡名氏禮記平要

十五卷

佚

禮記義例

二卷

佚

禮記纂圖

未見

右見葉氏菉竹堂書目不書撰人姓氏未詳何人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七

梁氏寅類禮

未見

寅自述曰於禮記也以其多駁雜惟取格言以類而分謂之類禮

連氏伯聰禮記集傳

十六卷

存

汪彰曰明洪武十四年連伯聰以所撰禮記集傳進呈去膚學止

四十七篇

黃氏克禮經博約

未見

黃虞稷曰克字紹烈臨川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瑞安知縣

胡氏廣等禮記大全

三十卷

存

陸元輔曰禮記大全就陳氏集說而增益之凡四十二家纂修者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陳用陳璲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承德郎刑部主事章敞楊勉周忱吾紳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共四十二人當日諸經大全皆擴竊成書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也

張氏洪禮記總類

未見

魯氏穆禮記日鈔

未見

黃虞稷曰穆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何氏文淵禮記解義

未見

張氏業禮記節疏

未見

黃虞稷曰安福人景泰辛未進士官國子監司業

鄭氏節禮傳

八十卷

佚

廣信府志鄭節字崇倫貴溪人天順甲申進士官御史嘗病禮經殘闕注疏乖剌著禮傳八十卷

羅氏倫禮記集注

未見

王氏經禮記纂要

未見

黃虞稷曰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其書於名物度數多所折衷

陳氏璡戴記存疑

未見

黃虞稷曰鄞縣人字山甫成化壬辰進士官廣東提學副使

王氏傑禮記集成

未見

黃虞稷曰傑字邦傑安仁人成化庚子舉人官岷州長史

王氏華禮經大義

未見

黃虞稷曰華字德輝餘姚人新建伯守仁之父成化辛丑進士第一官至南京吏部尚書

宋氏佳禮記節要

未見

黃虞稷曰奉化人成化癸卯舉人官長史

祝氏(萃)禮經私錄

未見

朱一是曰萃字惟真海寧人成化甲辰進士歷官廣東右參政

薛氏(敬之)禮記集傳

未見

關學編薛先生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成化丙戌以諸生貢入太學除知應州陞金華府同知

劉氏(績)禮記正訓

未見

續自序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至劉向校經籍因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德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學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鄭玄受學於融爲之注唐孔頴達又爲之疏宋朱程取大學中庸表章之其餘則陳澔爲之集說國初兼用注疏今則專主澔說澔自云先君子以是經三領鄉書則識見可知矣續讀而覺其非弘治甲子遷鎮江遂奏歸成初志僻居十三年得以考訂其謬而爲之說是經所聞非一時所記非一人續生千百年後安能真知而一一折衷哉蓋禮樂有情有文文即所當然事也情即所以然義也即其事而繹其義自有不容毫髮差者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讀是書者依次第而履之禮也無牽強而悅焉樂也玉帛鐘鼓最其下者也經雖名禮記而實兼樂云

童氏(品)禮記大旨

未見

王氏(崇獻)禮記擇言

未見

黃虞稷曰山東曹縣人字季徵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左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韓氏(邦奇)禮記斷章

未見

顏氏([illegible])禮經疏義

佚

上虞縣志顏暐字文華正德丁卯舉人澂江知府

王氏(崇慶)禮記約蒙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夫禮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聖人所以教萬世也予既爲禮記嘗見又自病其逐逐於章句瑣瑣於訓辭未之能約也於是復取其篇目而總斷之是故芟繁所以會要也撮意所以提綱也附文所以敎行也其庶幾先王聖人之意乎此蓋慶之晚年書也藏之家塾蒙士或有助焉亦庶乎千慮而一得矣作約蒙嘉靖丁酉

蔣一葵曰語有之玉巵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當雖麗非經夫戴記四十九篇純駁不同諸家復祖讖緯附會其說遂成千古禮障今王先生有約蒙焉政不必侈爲議論而窮禮之源極禮之致三千三百燦若指掌焉嗚呼此不可與曲士道也

吾氏(翕)讀禮類編

未見

李鎧曰翕字廷順嘷子浙江開化人正德戊辰進士

余氏(本)禮記拾遺

未見

王氏(漸逵)讀禮記

未見

漸逵自序曰聖人之道大矣無不見諸日用禮也者其諸日用之著見者乎夫禮者履也非虛談以資講說博洽以悅聽聞假飾以爲美觀之謂也後之紀禮者重複繁蕪無所折衷及夫陳氏集說亦人各爲見精蘊弗著近日於讀禮之暇因草廬吳氏之意類聚而章分之去其謬妄究其中正則於聖賢之學篤實之行庶乎其少裨於世也

黃虞稷曰因草廬纂言再爲訂正分章類次之

張氏(岳)更定禮記

未見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岳字維喬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以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入爲兵部侍郎以右都御史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惠

張氏(孚敬)禮記章句

八卷

存

季敬自序曰季敬少時卽好讀禮竊觀舊說多所未安思欲釐正之而未暇也弘治戊午築羅峯書院於五都瑤溪山中集徒講學始取而章句之正德庚辰中禮部試辛巳上登極試進士時武宗皇帝嗣孝宗皇帝一十六年矣賓天無嗣上以興獻王世子奉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朝議以上考孝宗皇帝而稱興獻王爲叔父季敬執禮爭之羣朝洶洶至嘉靖四年始定上銳志中興以明聖述作爲己任如正孔子之祀定郊廟之儀與夫耕蠶冠服之制皆所最先者而左右匡助以責季敬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上固天啓之矣季敬自惟薄劣無以仰副萬一敢不兢兢乎始終勉之期以自效然三千三百變觀適中毫釐有差爲害匪細此尋常講義尤不可不求其當也然禮莫大於父子之倫而明王之治天下必本於孝季敬既以是贊聖天子正大光明之治則疇昔之所好而致力者似不爲欺世之空文而或者可以對揚於名教霍宗伯韜謂季敬可以禮記章句獻季敬有所不敢仍自念平生精力悉在於是胡可使之泯滅也歲乙未以疾乞歸未幾朝使復促因付兒遜業董校梓藏於勅建寶綸樓中以質諸博古君子

陸元輔曰季敬初名璁永嘉人中正德辛巳進士首上書言大禮當世宗意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恩遇罕比卒贈太師諡文忠其書雖存人以言禮逢君薄之無瀏覽者

戴氏冠禮記集說辨疑

一卷

存

錢謙益曰冠字章甫長洲人其學自經史外諸子百家山經地志陰陽律曆稗官小說莫不貫總搜彌刮剔必求緣起而會之以理爲文必以古人爲師下視曹耦莫有當其意者久次諸生以年資貢禮部授紹興府訓導

右戴濯纓亭筆記

葉氏瑞齡禮記粕說

未見

括蒼彙紀葉瑞齡字仁夫青田人歲貢生仕爲漳州府經歷

柯氏尚遷曲禮全經類釋

十四卷

存

尚遷自序曰儀禮曲禮俱出於古淹中並行於世故傳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后蒼說禮爲曲臺記約二百四篇以經爲記自是而始戴德傳於后蒼刪繁集要爲八十三篇戴聖又取德之書刪爲四十五篇更名禮記馬融加以王制月令儒行鄭玄學於融爲之注漢魏以來傳習尊爲經矣唐魏鄭公讀而疑之著禮類二十卷後世失傳宋朱子則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而去禮記之名著學記十五篇於鄉禮之後曲禮存焉元吳幼清氏著禮記纂言雖分事類而不動戴氏篇目晚年欲以曲禮爲正經以配周禮儀禮而不及爲臨沒授其意於孫當曲禮之後添入盛德入官等篇今三禮考注是也注釋淺陋立例無據楊東里考驗爲晏彥文璧僞爲書然吳文正表章曲禮爲經之意具存也明甘泉湛文簡公表曲禮爲上經儀禮爲下經作二禮經傳訓測上於朝廷行於天下雖依舊本然發明新義非前儒所及但少儀併入曲禮而去其名內則玉藻文王世子皆古今所存貶爲曲禮雜傳有遺慮焉尚遷竊詳戴記諸篇曲禮內則少儀實古禮經篇名玉藻則皆曲禮之文散逸者聚而爲篇文王世子則古教太子世子事親與公族大學之禮經傳具存漢儒取首句名篇古經之幸存者此五篇而已曲禮毋不敬四言實古帝王相傳格語則曲禮爲全經之名內則少儀而下皆其條理節目宜統於曲禮也尚遷既考定周禮儀禮以成全經敬以戴記五篇正經所存類成曲禮分其記傳以全聖王垂世大典欲復三代此首務也是故曲禮古言修身也齊治平以修身爲本故立敬身之禮繼古經之後端其源也內則本古經次敬身者孝爲百行之先故始之以事親之禮子道也以男女夫婦生兒教子繼之父道也內則之教先王所以立父子夫婦之大倫矣教子之道必有少儀之禮外傳之教始詳亦古經也而孝弟教本推及於長幼朋友二倫皆立於少儀之中矣出而交乎鄉焉國焉敬立通禮之篇則交際之文所以舉鄉禮之要喪祭之禮所以終事生之節立廟祭享所以理天下之幽者而吉凶常變之理畢備皆所以達五倫之用焉由鄉國以及天下則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故立仕禮以盡爲臣之節君道統乎天下人倫之本也故立朝禮以舉爲君之務則虞廷所敬敷之五教其禮不全具於

此也耶然國有治法家有宗法二者並行於天下不相悖也公劉立國必先君之宗之乃立宗禮於覲禮之後重生人之本也凡此皆所以爲教也然不建學立廟則施教無地矣故補學禮以盡德行之教明六藝以數達才之法則曲禮爲經不於是而全耶爲篇凡十有二大而天子諸侯大夫士修齊治平之略細而民生日用彝倫庶事之變靡不畢具禮從其綱事歸其紀有若自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訓釋之文繁而不殺者欲詳明之以便初學而已

長樂縣志柯尚遷縣之下嶼人嘉靖中貢士官邢臺縣丞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四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八

黃氏乾行禮記日錄

四十九卷一本三十卷

存

乾行自序曰禮記儀禮之疏也故伏氏謂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朱子嘗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蓋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今則記與易書詩春秋並行矣其間或傳古來聖賢文字至爲純粹如大學中庸樂記是也或記小學之儀如曲禮少儀內則是也或言大學之義如學記是也或釋古禮之義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或專記喪葬之儀如奔喪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大傳閒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是也或專言祭禮如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是也或錯存經禮如投壺是也或獨詳變禮如檀弓曾子問是也或記聖王之制如王制月令文王世子玉藻是也或記聖賢之言如禮運禮器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是也雖考其言辭閒出附會詳其意義時自牴牾然聖賢餘緒賴以不墜脩己治人之方藉以有傳學者能取其純而去其謬得其大意而忘其小疵則全書所載皆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之矩矣乾行用是取凡經史諸儒議論之有及於記者采緝而載編之其或義理未安不敢妄爲之說參互考訂爲書凡若干萬言以俟就正四方有道之士雖未敢謂於先王制作精微之義有所發明然竊慕乎先儒考究之心而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庶幾其免於記誦詞章之陋以不負聖朝建學明經之意云

黃虞稷曰乾行字玉巖福寧州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四川重慶知府讀小戴記有所得則錄其端故曰日錄初僅三十二卷此更定本也

陳氏襄禮記正蒙

未見

薛應旂序曰禮記一書說者雖謂戴聖所集本儀禮之傳然而三千三百之儀綱目具舉究而論之是書之作多出自孔氏之門七十二子共撰所聞或錄舊禮之儀或錄變禮所由編而錄之以爲記故漢唐以降代有表章迨明興學校立官科目取士其於是禮尤致重焉御史陳公某自爲諸生時即研窮是經博取約會究其指歸繼又集海內名賢相與反覆是正積以歲月遂盈卷冊據經合傳不事叢說誠有得於禮者也既出按江右乃命某校對刊示學校題曰正蒙謂可以訓蒙士示不自任也

徐階序略曰侍御聯山陳先生刻禮記正蒙成階讀而歎曰嗚呼先王沒而三物之教廢士能通經即衆以爲賢而舍實徵華誦言忘味其有得於聖人之道蓋淺降及近世於聖人之書且猶不能盡讀拘拘焉各專其經以自安於陋而又溺於偷惰之習惑於玄虛之論併其所謂專經者亦復不能究知其旨蓋凡三變而去盛世之學益遠矣是書析義精引類詳祛羣疑而一折衷之以聖人之論自昔言禮未有能先之者乃其志則欲學者通其辭因以踐其實舉凡修己治人範世軌物之具口誦而身體之達之五經皆然將以使聖人之德行文章炳然見於世也先生之謀道於是乎勤矣是書初名淺說後乃更正蒙

何氏維柏禮經辨

未見

吳氏性讀禮備忘

二卷

未見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性字定甫宜興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尚寶司丞

陳氏言禮疑

未見

言自序曰昔仲晦朱氏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而編類之幼清吳氏比類詮次猶或惜其紊亂前人禮之難言如此余何人哉敢以言禮雖然二君子崇禮經而附戴記余也緣戴記以嚴禮經僭不自揆上下於三禮之異同參伍於二戴之純駁不敢妄爲紛更惟經自爲經記自爲記而於陳氏所註有可紛繫者有可互發者取裁於程朱博采於鄭孔旁研曲證救偏補遺數年以來分條屬草創曰禮疑他日就緒不妨爲陳氏一忠臣已爾

濮陽氏涞禮記貞義

佚

李鐘曰濮陽涞字致樂廣德州人嘉靖丁酉舉人官南昌府通判

閩人氏德潤禮記要旨補

十六卷

存

呂本序曰余友閩人越望氏舉進士列銜翰林居禁近竟以讀摛外補越望氏於學無所不闚而尤邃於三禮余在京師每過之則見其鍵關下帷以著述爲事以經術自任不與俗相爲依阿越望氏殁而所著禮記要旨出爲四方學者繕寫傳誦吳子昆泉學於越望氏爲入室弟子慮師說之久而訛也乃命工以廣其傳因識其端萬曆丙子十月

李鎧曰餘姚人嘉靖戊戌進士

汪氏鏜禮記贅記

十八卷

未見

李鄴嗣曰汪公鏜字振宗嘉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翰德歷祭酒陞南京工部侍郎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閻氏繼芳禮經通旨

佚

祁縣志閻繼芳字世武嘉靖丁未進士

丘氏橓禮記摘訓

十卷

存

劉應節志墓曰公諱橓字懋實別號月林壽光人嘉靖庚戌進士累官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所著四書禮記摘訓皆精絕足以翼經而傳後

陸元輔曰其書本爲帖括而作有金學曾劉應節兩序

徐氏師曾禮記集注

三十卷

存

師曾自序曰今之禮記戴聖馬融之所定也後儒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似矣然儀禮爲周禮而作則此書蓋二禮之傳不獨傳儀禮也顧其間或出後儒之附會不免有偕戾者存讀者但當闕其疑刊其謬由此書以達二禮豁如矣然非通其文義終莫能入此注疏所以不可廢也鄭氏而下亡慮五十餘家紛錯雖多切當時有是在擇之而已宋有陳可大氏集諸說之大成爲世所宗厥功不細惜其取舍失衷章句錯雜殊不滿乎識者之意曾潛心三十餘年輒不自量稍爲刪改參以愚得命曰集注使讀者通暢大旨而因以求先王象天地制禮樂之心或未必無少助也

黃虞稷曰徐氏集注刪改陳澔集說而參以自得多所發明

戈氏九疇禮記要旨

十六卷

存

李鎧曰兩泉戈氏九疇錦衣衛人嘉靖己未進士

李氏文纘禮記庭說

未見

黃虞稷曰文纘南安人嘉靖辛酉舉人官岷府長史

李氏天植王氏圻古氏之賢禮記裒言

十六卷

存

鄭玥曰天植廣德州人隆慶辛未進士圻上海人之賢梁山人俱嘉靖乙丑進士三君同官於楚又聘教諭廖自伸等諸生葉維禎等合輯此書然第爲舉子場屋揣摩計其於經義初無大發明也

黃氏洪憲讀禮日抄

未見

章氏潢禮記劄言

未見

姚氏舜牧禮記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禮記自大學中庸外如禮運禮器樂記學記皆出於聖賢之口而他所載者類多繁文縟節似不可不一爲刪正然而制度品節之詳聲容音律之奧具載於斯又未可遽爲刪定也訓詁之功烏可已哉鄱陽陳氏澔集衆說以開羣蒙其綜覈之勤亦既勞矣乃所裒集其中有大謬不然者亦混存而不削此何以解也余向讀是書有疑思問而尚未悉也加以數年搜求考正凡出聖賢之口者務探其所從來以究其所歸宿而出於諸儒之記述爲世所必用者亦深求其義以爲參訂之資其間訓詁家附會穿鑿紕繆其說以誤傳於世者必爲刪之正之必求其至當而後已使禮樂二書昭然爲經於天下與大學中庸並垂不朽云

馮氏子咸讀禮抄
未見
李瀓中曰子咸字受甫臨朐人萬曆癸酉舉人再試不第退隱冶原之上自號本軒卒友人私謚曰貞靜先生
馬氏翰如禮記中說
未見
黃虞稷曰翰如字抒之陳留人萬曆甲戌進士歷官山西按察副使
汪氏應蛟禮略
未見
鄒氏元標禮記正義
六卷
未見
沈氏一中禮記課兒述注
十八卷
存
黃居中序曰禮古經五十六篇獻自孔安國今存者四十九篇耳或云禮雜而多端儀禮經而禮記傳也故記而不經然諸儒述經並易書詩春秋而五加周禮而六加孝經而七或去孝經加儀禮語孟而九或合孝經四子加爾雅而十三皆後人意爲詮次非尼父初旨也注禮者漢有鄭玄梁有皇侃北齊有熊安生今鄭注離傳不列於學官朝家用以程士者則主陳可大氏說而語多牽合牴駮不倫讀者病焉近代學禮諸家惟黃氏日錄丘氏摘訓姚氏疑問能破拘攣而伸其臆解然黃所詳者禮數或疵其博而寡要丘姚逞無師之智謬誤亦不少若夫集注則松陵徐氏永嘉張氏補注則雲間王氏刪注則江都閻氏纂注則丹陽湯氏或衷舊聞或添新得而擇不精語不詳瑕瑜相參得失半焉固未有如沈大若先生之述注簡約而義該意盡而文核有漢人之訓詁無其支有宋人之理解無其纏縛之國門頒諸學官誰曰不可
陸元輔曰一中鄞縣人大學士一貫從弟萬曆庚辰進士官至貴州布政使
徐氏師曾禮記說
二卷
未見
王氏萱禮記纂注
四卷
存
王治皞曰萱字少賡慈谿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郝氏敬禮記通解
二十二卷
存
方氏大鎮禮說
未見
楊氏維相禮記管見
未見
余氏心純禮經搜義
二十八卷
存
黃洪憲序曰予在講幄時上命儆貞觀政要而講禮經因與二三學士訂諸家說謀次講義而訓詁浩繁紛拏難決獨近世姑蘇徐伯魯氏集注字訓句釋博洽而精核說者謂其可列學官肄太常也逮予請告歸里楚黃葵明余公來宰武塘得閱其所謂禮經搜義大都爲制舉作故不屑屑於字訓句釋諸篇有缺而不錄者有略而不盡錄者至於郊社宗廟以和神人朝覲聘問射燕享以善交際愼終追遠以伸孝敬宮室車騎玉帛冠裳鼎爵以別器用選俊造進以興賢能庠序膠學以育英才絃誦羽籥以修齒胄先王之制所爲取法乎天地觀變於陰陽效順於四時五行秩敘乎三綱五常者靡不揭其要而明其義大概伯魯之集注詳於訓故故浩衍而不爲繁公之搜義主於會要故檢括而不爲略均之有功於禮經者也
顧湄曰心純字葵明黃岡人萬曆壬辰進士授懷寧知縣再補嘉善知縣卒
曹氏學佺禮記明訓
二十七卷
未見
靳氏於中禮記翼宗錄
五卷

未見

黃虞稷曰於中字習魯尉氏人萬曆戊戌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尙書

徐氏鑒禮經內解

未見

黃虞稷曰豐城人萬曆戊戌進士官太僕寺卿

劉氏宗周禮經考次

正集十四卷分集四卷

存

宗周自序曰秦火之餘六經半出灰燼而三禮之殘闕尤甚周禮儀禮古今異宜並置不講至二戴所傳諸記本不出自一人真贋混雜種種錯簡尤難位置後人以小戴文頗近古獨立學官傳之至今然欲遂廢大戴而不錄亦非通論也夏小正丹書蔚然彝鼎寶三禮之冠冕曾子十篇所謂參也竟以魯得之端在於斯概而與諸篇同擲可惜也宋儒朱子慨然悼三禮之淪亡無以見先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乃始表章周禮爲周公身致太平之具已而又葺儀禮欲以戴記爲之傳而合之以通行於世顧猶苦於二書之時有異同其論莫歸於一需至晚年始有儀禮經傳通解之編與原旨不無少異而讀者終不無牽合附會之疑於是元儒吳草廬氏復輯爲三禮考注及禮經纂言等書其在二禮較朱子頗爲完整惟戴記不無遺憾而至所謂纂言者割裂尤甚卒無補於朱子之萬一禮家遂爲千古疑案矣宗周蚤年發憤讀書嘗次第六經之業至戴記輒不能章句因而有慨於朱子之說妄事編摩旋亦罷廢間嘗表章曾子十篇及學記卜學諸記合之大學爲學較全書而所遺於戴記者已少駢枝之物矣顧欲遂進而傳儀禮亦弗可得也今年夏抱疴家園會門人餘杭鮑濱以讀禮之暇顧余問學偶出通解考注等書以質異同而余乃恍然有會於心因取二戴與濱重加考訂往復數四已乃喟然而嘆曰禮在是矣禮在是矣儀禮者周公所以佐周禮致太平之書而禮記者孔子所以學周禮及夏殷之禮進退古今垂憲萬世之書也蓋先王之禮至周大備矣而猶以折衷於孔子而後定故其居恆與門弟子雅言一則曰吾從周一則曰予善殷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至他日以告之顏子亦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則孔子門牆豈斤斤爲儀禮作注腳乎惜也微言大義薄蝕於記者之口既盡取孔子之言而私之又時時假託孔子以見瑕至或淪而爲黃老降而爲雜霸而雅言之教竟不傳於後世矣幸而有家語一書頗存原委以參戴氏之說真如珠玉之混泥沙而文繡錯之以麻枲敗絮也宗周因稍稍取而詮次之合大小戴正集一十四卷卷若干篇分集四卷卷若干篇每篇表章孔子之言錄爲正經而其後乃附以記者之說各從其類先後次第頗存條貫又於其間錯者正之訛者衍之間有缺者以家語補之昔也戴氏一家書今盡取而還之孔子進而與易詩書春秋並垂不朽其在斯乎因尊之曰禮經而僭附其義曰考次云大都孔子之言禮也急於本而緩於末先其近者小者而後及遠者大者是故可以範圍二禮亦可以羽翼二禮中庸所稱考三王而不謬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非我夫子其孰與於斯嗚呼至哉宗周愧於前人無能爲役姑因卒業之後附墨一得之愚不免或失之主張太過重傷古述者心則僭妄之誅戮有俟於後之君子云旹崇禎己卯十月日

按蕺山先生禮經考次有正集有分集起草於崇禎己卯夏後先生殉節其子汋伯繩抱其遺書手自編校祕不示客近先生之孫茂林子本取草稾討論之刪其衍者補其闕者正其錯出者定正集爲十四卷夏小正附以月令第一其次丹書附以王制又次禮運禮器又次樂記又次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又次坊記表記又次祭法祭義又次祭統大傳又次喪大記喪服小記又次雜記又次曾子問檀弓又次奔喪問喪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又次深衣投壺冠義昏義又次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分集四卷首曲禮上下篇次少儀內則又次玉藻而以文王世子學記終焉可謂善繼先生之志矣惟是先生自序稱大戴記曾子十篇所謂參也以魯得之端在於斯又世儒廢大戴記不錄先生謂非通論竊疑曾子十篇之書似當悉爲編入者也

樊氏夏楫禮測

二卷

存

秦氏繼宗禮記疏意

三十卷

未見

李鍇曰繼宗號西汀蘄水人萬曆庚戌進士官南京戶部郎中

陳氏（有元）禮記約述

八卷

存

高兆曰陳有元字長人侯官人萬曆壬子舉人清遠知縣

朱氏（道行）禮記集思通

未見

朱氏（泰禎）禮記意評

四卷

存

徐𤊹全曰朱泰禎字道子海鹽人萬曆丙辰進士官監察御史其書有陳正敎序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九

李氏（上林）禮記摘注
五卷
未見
張萱曰萬曆間太學生李上林輯
揚州府志上林如皋人新泰知縣

祝氏（春岡）禮經類記
十二卷
未見

湯氏（三才）禮記新義
三十卷
存
子道衡後序曰懷衡自束髮受經即從先夫子問難左右先夫子嘗命不孝衡曰禮中精意探之靡盡特學者卛芻狗爲神明是以白首窮經莊無當耳於時凝神致想有得輒筆之簡端至於今先夫子之教宛然在也而風木之恨終天罔極手澤猶新忍令遽就泯沒亟勉付梓不勝泫然
李鎧曰湯三才字中立丹陽人

程氏（敏政）讀禮表儀
未見

陳氏（榮選）禮記集注
未見
黃虞稷曰榮選字克峯同安人歷知劍儋二州陞廣州府同知以積稅事起棄官歸

王氏（翼明）禮記補注
三十卷
存
陳鑑儒序曰禮記者古經十七篇而止矣自大戴删爲八十五篇小戴又删爲四十六篇馬融又益之爲四十九篇其删者不必僞而益者不必真也故唐王巖則欲刊舊文宋胡寅則欲博集冠昏喪祭燕射相見之禮以類相從自爲一書蓋其意欲使禮記盡出於七十二子而不容纖毫出於秦漢諸儒然吾恐後之删與益者亦不必其盡合也吾友王升之曰微獨秦漢卽唐宋以來及我朝之名家渙小羣而成大羣其誰非禮之翼乎於是獵百家之見聞訂千古之得失且讀且書補綴久之陶鑄几屏之間皆是矣垂二十年書成於禮經旁引曲證意言俱盡非特六籍之功抑亦秦漢諸儒之益友矣
翼明自述曰禮記雜出於古經及秦漢諸儒之手然微辭奧旨往往而在朱子嘗欲注之而未遑一時諸儒蠡測管窺未能破的迨後陳氏集說旣去取多乖大全一書徒取合於陳氏者分疏之豈足發明聖賢之深意哉愚不自揣思折衷於古昔格言自漢唐以來迄皇明文人學士之緒論苟有關係無不旁採不敢望十得四五庶幾萬分一有補焉
李鎧曰王翼明字升之華亭人其書僅補陳氏之注蓋未見衛正叔集說者

堵氏（維常）禮記箋
未見

鄧氏（廷曾）禮記訂補
二十四卷
未見

禮記評析
六卷
未見

趙氏（宦光）讀禮問
未見
潘耒曰宦光字凡夫吳人工篆法與妻陸卿子隱支硎山中

吳氏（懷賢）禮記幼學
四卷
存
李維楨序曰余聞之禮祭事不言凶非列采若重素席蓋苞屨扱衽厭冠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所以尊君禮也今設科試士以四書五經字句涉不祥者亦不得用是知禮意五經莫繁於禮禮喪禮最繁多所避忌吳齊仲因是以有筆削便於記誦便於舉子業非敢删定經文也故名之幼學云古有小學有大學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不可缺一會而通之則在大人之學耳

按經生習禮凡言喪制者多置不讀然未有删其文者是
書乃徑删之李本寧序引凶服不入公門爲喻是亦欺世
之言也

侯氏君擢禮經纂要
未見
廣平府志侯君擢字際明成安人天啓辛酉舉人知陳州寇至登
城誓衆拒守相持七日力竭城陷死之事聞贈布政司參議建祠
陳橋驛

傅氏永淳禮經解義
八卷
未見
陸隴其曰熙宇傅氏永淳靈壽人天啓壬戌進士累官吏部尚書

宗氏周禮記會要
六卷
未見

楊氏鼎熙禮記敬業
八卷
存
陳繼儒序曰大戴小戴共氏而分門鄭玄王肅同經而異注獨朱
晦翁留心經學且曰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則後覺可知
矣說者謂儀禮爲士設也非爲天子諸侯卿大夫而設也此言襲
謬承訛大是可笑夫燕享朝聘果屬之士乎抑屬之天子諸侯卿
大夫乎晦翁修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俱
曰儀禮經傳通解而喪祭則付之黄勉齋勉齋補入天神地祇百
神宗廟以至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禱之類凡因事致祭者
爲鉛槧頗詳而信齋楊復則考訂之力居多蓋信齋日侍勉齋左
右隨事咨詢錄之以待筆削今信齋後又見之緝庵楊令君矣令
君令常熟五年以廣信易良訓士正其發揮敬業之學問也
李鍾曰鼎熙號緝庵京山人崇禎戊辰進士官吉安府知府

俞氏安國禮記疑問
未見
廣信永豐縣志俞安國字康侯崇禎庚午舉人

劉氏有章說禮
三十二卷

鍾淵映曰江都人號紅螺居士崇禎九年自序
存

李氏如一禮經緝正
未見
錢謙益志墓曰君諱鵴沖字如一後以字行字貫之江陰人謂朱
子於戴記未有成書綱羅鉤貫撰禮經緝正

周氏鑅昭禮記講解
三十七卷
未見

顧氏懋樊桂林禮約
三十六卷
存

戴氏士鰲禮記箋說
未見
松江府新志戴士鰲字穉龍衡府教授

阮氏峻禮記滌除
未見
按滌除一書未詳卷帙其說大學云先儒以大學爲大人
之書立義雖精而非古訓之舊小戴學記云大學之法大
學之禮大學之教大戴保傅篇八歲出就外舍束髮入大
學並指學宫言之音當從太峻字不崖湖州人崇禎己卯
舉人

堵氏景濂禮記貫屬
未見
陸元輔曰宜興人崇禎壬午舉人

葛氏承杰禮記別解
未見

錢氏聚禮記申畝
一卷
存

張氏睿卿禮考
一卷
存

趙氏佐讀禮三錄

四卷

未見

黄氏啓蒙禮記超解

三十六卷

存

汪彩曰啓蒙廣信人舉業書也

王氏應井禮記約言

十卷

存

汪彩曰亦舉業書應井關中人字漢沖

陸氏隴其禮倫

四卷

存

彭氏頤禮記省度

四卷

存

汪椲曰山陽彭頤觀吉撰禮記省度合肥龔尙書鼎孳序之稱其繁簡適中其書字畫爲同邑張弨力臣所勘定力臣精於書法嘗同顧處士炎武校刊廣韻者也

萬氏斯大學禮質疑

二卷

存

黄宗羲序曰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術智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成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麤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朱子亦嘗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尙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摧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顧人人所知者於今則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羣疑塡膈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粗一貫本末兼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於黄池則所以救弊其在此夫

禮記偶箋

三卷

存

萬氏斯同讀禮附論

一卷

存

陳光緯序曰古之爲禮者斷無歉於心而後安焉今之爲禮者斷無異於俗而已不計其心之安焉否也微天下之知禮者其孰爲告之今使告之曰若所爲悖於古之禮則辨者必競於辭訥者必怠於色也若告之曰古禮之攸得者奚若今禮之攸失者奚若則智者固深喻於其心愚者亦未必不求通於其義也孰謂今天下之不可以禮訓也雖然禮之不明也久矣檀弓曾子問諸篇習禮者謂無裨於制舉業而未嘗一寓目焉故求窮經者於文士之中百不得一求知禮者於經師之中十不得一也余來京師得季野萬子讀禮附論而誦之竊服膺乎萬子之知禮焉萬子謂慈母之喪三年重父命也父在爲母期而有祥有禫以達子之志也此明乎古禮之意者也謂主以依神廟以藏主而知結茅爲蕝之誕也由許鄭之言誤之此正乎言禮之失者也遭喪不祭禮也而今皆祭且疑不祭之恝於懷也萬子欲言祭則暌於禮欲言不祭則駭於俗乃申張子之言曰三年之喪期而可祭期之喪既葬而可祭此酌乎古今之攸宜者也漢文帝之令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言既葬之後廷臣之服宜然也而後世嗣君用之萬子曰此非嗣君之禮也是能明乎史以言禮者也魏晉之時守令卒官掾史輒制斬衰抑過矣萬子曰爲舊官服者宜弔服而加麻此審乎禮而無過者也古者於師心喪三年萬子乃曰當齊衰三月此因儀禮之有友喪而推乎其意者也聞喪而未成喪者多矣萬子

曰聞喪而哭以當襲次日又哭以當斂又次日三哭以當大斂此有禪於今禮之所未備者也今為三年之喪者有娶旁妻者焉有易服而為賀客者焉有攙雜子女以淫樂者焉猶號於人曰吾守二十七月之制也萬子猶稱禮經及公羊氏之言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從乎禮之實而不徇乎其迹者也今之居喪而舉樂者曰以娛親之靈不知其果娛耶抑未也萬子曰大功將至猶辟琴瑟況重服乎今人持喪而弔客至輒籍記而往謝於其門僉曰為親而施敬也萬子曰孝子朝夕饋奠之不暇而遑離苦凶乎此皆徇乎俗禮之謬者也今之不葬其親者惑形家之言謀贍吉壤或越數十年罹水火之災而不卹萬子曰當依周廣順詔書以懲不葬者焉此尤維禮之大者也使天下之為禮者得其論而深思之以斷無歉於其心安見今人之不古若哉聞萬子所著譔甚富余所見秪數篇而其言之足以羽翼三禮者已如此推萬子之意將率天下之士與之行古人之禮惜乎士之未見其論或見之未及展數紙而欠伸欲臥萬子亦無如之何余故臚述其言將以諗夫天下之學禮者

納蘭氏成德禮記陳氏集說補正

三十八卷

存

嚴繩孫曰禮記不以衛氏集說頒諸學官而專用陳氏集說取士此苟且之圖也容若為補正之習禮者試一取證非小補矣

楊氏禮記說義

未見

汪琬序曰三禮不明久矣官器之異同儀文度數之詳略其間紛紜轇轕疑不可信者蓋更僕不可數而立馬不能算也姑即禮記言之一郊也或曰用辛日或曰擇元日然則元日為是乎辛日為是乎一禘也或曰春祭或曰夏祭然則祭於夏為是乎祭於春為是乎一廟制也或曰大夫有皇考廟或曰有太祖而無皇考然則宜從祭法乎抑宜從王制乎一奔喪也或曰大功望門而哭或曰見喪者之鄉而哭然則宜從雜記乎抑宜從奔喪乎一禫祭也或曰中月或曰祥而禫然則宜用二十五月乎抑用二十七月乎一異父昆弟之喪也或曰大功或曰齊衰然則宜依子游說乎抑依子夏說乎四十九篇出於小戴一家而猶彼此乖反此皆學者所當盡心也漢唐儒者往往膠守師說而不能詳加考求乾於前明

則特視為科舉時文之業口傳耳剽以冀倖一第實無人焉綜核貫穿於其中何怪乎學日益陋識日益卑四方之風俗亦日益壞而天理民彝或幾乎息也關西楊公鳳閣盡心於禮者有年獨能旁搜儀禮周官二經旁貫馬伏鄭王諸訓故以成此書取而讀之則吾前之所疑者公固已深思自得或微引其緒或詳折其衷亹抽解剝悉犁然而筆之於書矣以是裨補世教夫豈淺鮮也哉於是公從子三開使君釀金刻之吳下工竣而命余序之余於禮經素非尚家而願因公之書以其餘日稍盡心焉故遂承使君命為之序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

夏小正傳

隋志一卷

存

禮記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司馬遷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鄭康成曰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

隋書戴德撰

方愨曰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夏時稱之者以人時得其正也

金履祥曰小正者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其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畢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時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傅氏（崧卿）夏小正戴氏傳

四卷

存

崧卿自序曰崧卿少時讀禮記著孔子得夏時於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辭大抵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顧欲睹其全未之得政和中閱外兄關澮藏書始得而讀之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冰雪雨旱之節草木榮莠之候羽毛鱗蠃蠕動之屬蟄興粥伏鄉遰陟降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志時之有是物往往以見言之豈謂據人所見者辭固當爾耶關本合傳爲一卷而不著作傳人名氏按漢唐藝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疑澮所藏即此書後讀孔穎達禮記正義其疏月令注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也因求集賢所藏大戴禮版本參校信然漢唐志既錄戴氏禮矣此書宜不別見抑不知取戴禮爲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徼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乎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傳爾而隋志云然可謂疏矣德西漢梁人與聖俱授禮后蒼號大戴書爲信都太傅而集賢大戴禮其前乃云漢九江太守戴德撰以儒林傳考之爲九江太守者聖也書藏集賢蓋久率無有正其訛謬者使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渠復有知德爲信都太傅者歟由是知前代書因陋承訛流傳及今不可復辨者蓋多矣豈特是書也哉關本戴禮皆以夏小正文錯諸傳中渾渾之書雜以漢儒文辭醇駁弗類且所訓疑有失本指者乃倣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月爲一篇凡十有二篇釐爲四卷名曰夏小正戴氏傳關本簡編失倫悉以大戴禮是正兩書互有得失或字衍脫不同則擇其善者從之仍注其下而闕其可疑者大戴禮無注釋關本注釋二十三處懼與今注相糅則云舊注別之來者宜詳焉宣和辛丑九月

陳振孫曰漢戴德傳給事中山陰傅崧卿注此書本在大戴後人從大戴禮抄出別行崧卿以正文與傳相雜倣左氏經傳列正文其前特附以傳且爲之注

紹興府志傅崧卿字子駿山陰人擢甲科累遷考功員外郎爲林靈素所譖出爲藺圻縣丞後官至給事中

按傅氏書余見宋時鋟本後題男右通直郎知泉州晉江縣事楫刊板孫右迪功郎前靜江府修仁縣尉穡校勘

張氏（方）夏時考異

宋志一卷

佚

吳氏（[illegible]）夏小正辨

一卷

佚

朱氏（申）夏小正傳

一卷

佚

史氏（季敷）夏小正經傳攷

三卷

存

危素序曰素昔從翰林學士吳先生學禮得所校大戴禮先生曰猶幸此書夏小正存焉然嘗患其經傳相混而注釋未詳嗚呼古

書之存者鮮矣而是書歷三代脫秦火而未至於泯滅況於日星之行氣候之節國家之政生民之業具列於此學者可不務之乎句東史君季敷甫嗜古學作夏小正經傳攷句證以山陰傅氏本及采儀禮集解參究同異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經所引小正語及事相附近可以考訂者隨事疏於傳文之下脫衍者列敘於後則其采撫之詳訓詁之密非篤於古學不能然也素以使事求史館遺書過句東得是書於君子塾孫讀之旬日乃因其請敘於篇端

張萱曰元末鄞人史季敷采儀禮集解參究同異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經所引語及事相附近者綴於傳文之下凡二卷

趙氏有桂夏小正集解

一卷

未見

王禕序曰夏小正世以為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為之注或曰盧辨注謂為鄭氏非也穎川韓元吉氏嘗以苑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關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關本而為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經傳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為之解於是為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為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為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顏淵以為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為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可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為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為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十日為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為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為夏書本無左驗所記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為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曆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況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曆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於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為神農之書素問為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為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為此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辨密卓見絕識往往而是不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其著他書皆厄於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錄章句字畫之說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有桂號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為墓志茲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王氏廷相夏小正集解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夏小正者夏時之小記也繹其辭旨信為古籍周公之時訓呂氏之月令皆其流也蓋古之聖人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驗天時授民事此其要約爾欽昊敷政實所不可闕者予讀諸家注解病其疎謬穿鑿是以稽其義之通者傳之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博達焉月為一篇凡十有二篇正德庚辰八月

楊氏慎夏小正解

一卷

存

慎自序曰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徵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於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偫畚挶營土功期司里皆於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爾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瑞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宗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書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雹雨旱候在氣稊秀榮華候在草木蟄發伏遊陟降離隕鳴呴候在禽獸王政

遠爲民事法焉故曰規模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傳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廑存傳習者鮮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爲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於上抑傳於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顧氏起經夏小正補解

一卷

未見

金氏鉉夏小正傳

一卷

未見

王氏猷定夏小正輯注

一卷

佚

繆泳曰猷定字于一南昌貢士工古文書法嘗憤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尊之爲經夏時孔子所取乃反舍而不習作夏小正輯注一卷後客死杭州遺書散佚不可問矣

王氏應麟踐阼篇集解

一卷

存

應麟後序曰有周盛時大訓在西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也學記正義謂赤雀所銜丹書乃尚書帝命驗讖緯不經之言君子無取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爲十八篇豈有闕文與大戴禮有盧辯注今列於前鄭康成所引黃太史所書攷其文之異者又采摭諸儒之說爲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書附著於末至於虞箴飫歌見春秋內外傳夫以聖王治己養心表裏交正如此況學者可不勉與有能左右觀省朝夕習復若衞武公日誦抑戒之詩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庶其寡過矣乎

方氏孝孺武王戒書

一卷

未見

孝孺自序曰武王戒書見於大戴禮太公金匱陰謀者凡三十三章古文闕有閒矣學者考信惟在乎六經然虞夏商周之遺事善言出乎六經之外而可信者多矣湯之盤銘不載於商書而曾子稱之與經並傳爲訓萬世政典不列於百篇文目而言爲人所傳誦述爲夏書之首六經雖不可附益然先王之微言弘訓安可偏廢哉予悲乎是書者太公受之古先聖王而傳之武王武王銘於用器以戒其身且及其子孫其言之善者與詩書要義何以異焉學者以非經而外之非惑夫因爲注釋其意以示來者蓋聖人之言譬之方書而天下之學道者皆被疾之人也有志於養生雖單方曲伎出閭巷之所傳或足以延年苟爲無志雖授以龍宮之祕藏亦多死於國醫之手然則書豈有工拙哉顧用之何如耳世不善用則六經千載爲空言傳得其人得此言而用之亦可以保身治家矣

明堂陰陽

漢志三十三篇

佚

明堂陰陽說

漢志五篇

佚

按以上二書久亡今惟太平御覽載有一條文曰明堂陰陽王者之所以應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功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以聽國事

李氏謐明堂制度論

一篇

佚

李覯曰後魏時有李謐者眇大禮之淪亡憤先儒之異識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月令爲宗而采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

孔氏穎達明堂議

一篇

存

魏氏徵明堂議

一篇

存

顔氏師古明堂議

一篇

存

馮氏宗明堂大享議

一篇

存

王氏方慶明堂告朔議

一篇

存

張氏大頤明堂儀

唐志一卷

佚

姚氏璠等明堂儀注

通志三卷

佚

李氏襲譽明堂序

通志一卷

佚

郭氏山惲大享明堂儀注

通志二卷

佚

亡名氏明堂記紀要

通志二卷

佚

李氏觀明堂定制圖

一卷

圖佚

觀自序略曰伏以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羣儒譸張各信其習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迄於有唐布政之宮屢會營繕而規爲鹵莽莫合聖制羣議交鬨將誰正之伏惟國家拓境踰四溟太平已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興行封太山祀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遺文逸美於是交舉聖神之事殆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久矣臣身雖賤微亦願此時稍裨萬一自托不朽故敢以所見制度具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牕是爲八牕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室則采於蠡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兼取諸書略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尊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所能盡也

姚氏舜哲明堂訓解

一卷

佚

姚氏舜仁明堂定制圖序

佚

鄭元慶曰舜仁字令由歸安人元豐八年進士官宗正少卿明堂定制圖序爲庫部員外郎時表進兄舜哲進訓解一卷

王氏炎明堂議

一篇

存

朱子熹明堂圖說

一卷

存

陳氏藻明堂問

一篇

存

邯鄲氏淳投壺賦

一篇

闕

魚豢曰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

十四

虞氏潭投壺變

七録一卷

佚

隋書晉左光祿大夫虞潭撰

晉書虞潭字思奥會稽餘姚人翻之孫也前後以軍功爵武昌縣侯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贈侍中謚孝烈

按投壺變文僅存於今者有云謂之投壺者取名修他由反數漸而轉易鑄金代焉逺之於後人事生矣壺底去一尺其下箭以龍玄玄月中蝦蟇隨其生死也横以箭龍蛇之類運之以驍平表切鍛謂龍下蟠續也燕尾也燕鐵候而歸人來去有恆投而歸之自數之數極也矢十二數之極也長二尺八寸法於恆矢古用柘棘古者投壺擊鼓爲節帶劍十二驗頭二帶謂之帶劍倚十八倚並左右如狼尾狀狼壺二十令矢圍轉面於壺口劍驍七十八帶劍還如後也三百六十籌得一馬言三百六十歲功成也馬謂之近黨同得勝也三馬成　右見御覽其書不知何人所注文字沿譌未能糾正

郝氏沖投壺道

七録一卷

佚

亡名氏投壺經

隋志一卷七録四卷

佚

新唐書郝沖虞潭撰

上官氏儀投壺經

唐志一卷

佚

舊唐書上官儀陝州陝人幼爲沙門貞觀初擢進士授弘文館直學士累遷祕書少監加銀青光祿大夫要臺侍郎爲許敬宗所搆下獄死子庭芝有女中宗時爲昭容每侍帝草制詔以故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

晁公武曰唐上官儀奉勑制定　史玄道續注采周顒郝同梁簡文帝數家爲之唐志有其目

史氏玄道續投壺經

一卷

佚

卜氏鄴投壺新律

宋志一卷

佚

鍾氏唐卿投壺格

一卷

佚

劉氏敞投壺義

一篇

存

何喬新跋曰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本而詮次其篇章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注者則表而出之爲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劉原父所補者爲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附録於朝事之後以備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束晳補南陔諸詩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爲訓哉予以爲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所刪補之僭也冠婚諸義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官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爲不韙則朱子豈爲之哉

按原父投壺義椒丘何氏以附儀禮逸經之末而今本無之予從同里曹秋岳侍郎所抄得聞海鹽胡氏家藏有公是公非兩先生全集顧靳不肯借人其遺書近多遺失訪之不可得矣

司馬氏光投壺新格

宋志一卷

存

光自序曰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爲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歡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

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未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疏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十失二成功盡棄戒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爲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設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平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蕩傾移無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爲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愼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與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與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弈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之猶賢乎已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儁難得者爲右是亦投瓊探鬮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倖者無所措其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爲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爲圖列之左方幷各釋其指意焉

晁公武曰舊有投壺格君實惡其多取奇中者以爲僥倖因盡改之

王氏（[illegible]）投壺禮格

宋志二卷

佚

朱子（熹）投壺說

一篇

存

方氏（承賁）投壺圖（或作[illegible]）

一卷

佚

熊氏（朋來）投壺說

一篇

存

王氏（惲）投壺引

一篇

存

劉氏（仁[illegible]）傾壺集

三卷

未見

高麗投壺儀

佚

高麗史睿宗十一年十二月御清讌閣命內侍良醞令池昌治講禮記中庸投壺二篇謂寶文閣學士等曰投壺古禮也廢已久矣宋帝所賜其器極爲精備將試之卿等可纂定投壺儀幷圖以進

亡名氏投壺考正

一卷

未見

右載葉氏菉竹堂目

何氏（宗姚）投壺新式

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汪氏（禔）投壺儀節

一卷

未見

徽州府志汪禔字介夫祁門人環谷先生之後

李氏（孝先）投壺譜

一卷

存

楊大寶序曰古之讌士者歌以鹿鳴其說載諸詩讌賓客者樂以壺矢其說載諸禮鹿鳴周王勸士之典也壺矢一技耳而近於戲君子取之者何哉蓋枉矢哨壺請以樂賓再拜而具三辭之禮司射而奏貍首之樂勝者而致敬養之文得之不矜失之不攝和而不流戲而不謔以此樂賓孰曰不可是故必心正必體直必端一

審固而後中審度於此取中於彼法度寓焉疑畏則失戒愼明焉左右則却過不及則謬中庸著焉法度寓則可以觀哲戒愼明則可以觀敬中庸著則可以觀節視夫博弈者幾詐以相尚殘忍以相勝不亦大逕庭耶予講學友李松橋濮陽太保公兩世司徒之家也方其蹻貫習六書調五絃善丹青之筆而尤涉獵於百家六藝之說其於壺矢之技得之手而應之心若斲輪者得心悟之神也凡讌賓客必舉壺以樂賓見者罔不拱揖前却而未之或先每於退政之暇乃作壺譜以廣其義凡目百三十有二壺自一矢以至十二矢每矢品之以題每題圖之以譜每譜著之以訣如見古人之風焉技不專技於技者也是故雅歌投壺古之名將爲之偶耳中耳古之大儒所不廢也豈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而顧輕之耶嘉靖丙辰孟夏

投壺譜拾遺

一卷

存

紀模序曰事有出於智巧之外而忘乎其爲能者郢人之運斤九方皐之相馬庖丁之解牛要皆得之心而應之手取乎內而忘乎其外知變化而不知所以變化也投壺古禮所以淑賓主聯交道爲習射之基會人松橋李君先爲南京左都督參軍復擢順天府治中觀藝於射會心於壺以其妙寓於譜嘉靖甲子秋見之今君之亡才五年其譜已失求其刊本亦闕其半予爲拾其遺而重梓之凡爲圖直者三十有七橫者十卧者五倒者二二矢直壺二十橫壺六三矢直壺十橫壺二四矢直壺八五矢直壺六六矢直壺亦六七矢八矢九矢十矢十一矢十二矢各二又八卦圖各一

周氏履靖投壺儀制

一卷

存

詹氏景鳳投壺說

一篇

存藏明辨類函

周氏賓投壺譜

一卷

存

梅氏文鼎曾子天圓篇注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一

王氏劭勘定曲禮

佚

孔穎達曰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雖以爲無此一句爲是

上官氏均曲禮講義

宋志二卷

佚

閩書均字彥衡邵武人熙寧三年進士歷殿中侍御史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致仕

邵氏囦曲禮解

一卷

佚

戴氏溪曲禮口義

宋志二卷

佚

汪氏汝懋禮學幼範

七卷

佚

戴良序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事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紫陽朱子嘗以其雜出於傳記者蒐輯爲内外篇庶幾小學之教復明於後世嚴陵汪君學朱子者也以爲曲禮一篇正其幼穉所宜行之禮但漢儒所記多不以類而從學者頗艱於用力遂取篇中凡爲人子及侍先生長者與夫飲食言動冠昏喪祭等禮類聚而編之至於總言禮之本原則又別自爲類以標諸篇首仍摘鄭氏注語及濂洛諸儒之論附見焉閒有未安則足以己意合爲七卷謂之禮學幼範書成俾予題其端夫陶人之治土也必揉木以爲範冶人之治金也必摶土以爲範是故帝有帝範家有家範至其爲子弟爲女婦也則又有師範女範之教焉有以見天下之事無大無小無貴無賤必資範而後成况夫人之幼也欲以其所宜行之禮講而習之使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可獨無說以爲之範哉此禮學幼範之書不可以不述也其傳世之遠當與朱子小學相爲終始云君名汝懋字以敬官至定海縣尹

劉氏承澄曲禮刪注

二卷

未見

鄧氏元錫曲禮

二卷

未見

周氏夢華曲禮注

一卷

未見

吳氏桂森曲禮注釋

一卷

未見

陳氏駿檀弓評

一卷

未見

徐氏人傑檀弓傳

一卷

佚

謝氏枋得檀弓章句

一卷

存

陳氏普檀弓辨

一篇

存

楊氏愼檀弓叢訓一名附注

二卷

存

張含序略曰楊子用修居滇手宋疊山謝氏點勘檀弓以爲叢訓其中如曾子之易簀子思之不喪出母季札之葬子皆釐正之楊子之說於是乎有補於道矣

慎自序曰檀弓可孤行每病訓之者未能犂然有當於人之心也經猶招也訓猶射也一人射招或中或否未若衆人射之中之多也若鄭康成之簡奧或以三字而括經文之數十字蓋寡而不可益也孔穎達之明備或即經之一言而衍爲百十言蓋多而不可省也賀陸黃吳補緝臚列亦各殫述者之心陳騤謝枋得二家批評亦稍窺作者之天巧已茲訓也於諸家擷其英華於二家昭其甄藻不亦可乎

徐氏應曾檀弓標義

二卷

未見

鄭氏圭檀弓注

二卷

未見

顧氏起經檀弓別疏

一卷

未見

林氏兆珂檀弓述注

二卷

未見

陳氏與郊檀弓輯注

二卷

存

與郊輯注合考功記注序曰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孟頗爲學者所宗昔韓愈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則安得以文章概之哉且當代五經之士疇不讀孟氏書尊之至與孔子並也而以儷檀弓過矣其與檀弓並者宜莫如考工記二書鄭氏注之注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間有奇辭奧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佞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則儷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掇傳註著於篇俾初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爲文章之盛也然則讀是書者恍然習識論窺制作於成周嗚呼盛哉

徐氏昭慶檀弓記通

二卷

未見

江氏旭奇檀弓詮釋

一卷

未見

張氏習孔檀弓問

四卷

存

耿章光序曰黃嶽張先生以學行負重望登甲第秉文衡讀禮歸林壑二十年惟以纂述爲事暇出所輯檀弓問示予揆文審義句酌字斟上自注疏以逮諸家之說增修其未備進退其未安學者得是而玩之治檀弓即可以治全經即可以治諸經先生於易有辨志一書於諸子有近思錄傳尤閎博淵邃予家以禮爲專經故先序此將由此而進觀先生之全書焉

杜濬序曰文中子心醉六經豈第以其理之精粹道之純正效之博大而已哉蓋亦并其文而好之是以有醇醪之喻也禮記之有檀弓猶醇醪之最旨者乎其言不離乎禮而味在禮外若譏若評似可似否意淵如也行文簡鍊宕折古趣盎然雖左氏不能及無論其他矣新安黃嶽張先生篤好之蓋亦不啻心醉嘗語余大學中庸之理檀弓之文爲禮記中二絶又見陳注舊說於理時有所未安於是討論釐正析疑補闕然後文從理順粲然明備矣余家世受禮見近世業是經者惟節取場屋命題者鈔纂肄習之於檀弓及喪禮諸篇未嘗寓目思一矯其失嵩肆力於舉業家之所割棄者具訓一書不謂黃嶽先生之導我先路也

劉氏敞小功不稅解

一篇

存

君臨臣喪辨

一篇

存

阮氏逸王制井田圖

通志一卷

佚

余氏希文王制井田圖

宋志一卷佚

朱子熹井田類說

一篇

存

邵氏（囦）王制解

一卷

佚

陳氏（埴）王制章句

一卷

未見

李氏（黼）王制考

一卷

未見

陳氏（際泰）王制說

一卷

存

錢氏（檠）王制說

一卷

存

沈皡日曰其大指謂漢文時博士雜取虞夏舊文幷集秦漢之事總四代而爲說不獨存周人一代之經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二

漢月令記

佚

鄭康成曰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　又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

孔穎達曰賈逵馬融之徒皆曰月令周公所作

按蔡邕明堂論引之文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蓋逸禮文

景氏鸞月令章句

佚

後漢書景鸞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作月令章句凡著述五十餘萬言

高氏誘明堂月令

四卷

存

王應麟曰劉向別錄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牛弘亦引明堂陰陽錄令禮記月令於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

按高誘注禮隋唐宋經籍藝文志俱不載近代藏書家目錄亦無惟藝文類聚曾引之月令四卷題曰明堂月令乙亥二月忽獲之吳興書賈舟中乃舊本讀之其字句與今本月令頗有不同如季春行冬令及孟夏行秋令前均有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十字季夏行春令前有行之是令是月甘雨至三旬二日十三字孟秋行冬令前有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十字仲秋行春令前有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九字季冬行秋令前有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一十二字注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甘雨至三旬十日一雨三旬三雨也二日者陰晦朔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爾故曰三旬二日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二十日爲二旬後一旬在□月故曰三旬二日也較之呂覽其文正同蓋好事者以誘所注呂覽鈔出成書

蔡氏邕月令章句

隋志十二卷

佚

邕自述曰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光和元年予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曆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爲本敎辭託說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注參互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爲可覽則予死而不朽也

梁月令圖

七錄一卷

佚

唐明皇御刊定禮記月令

唐志一卷

存李林甫等注未見

李林甫等上表曰臣聞昔在唐堯則曆象日月敬授人時降及虞舜則璿樞玉衡以齊七政夏后則更置小正周公則別爲時訓斯皆月令之宗旨也逮夫呂氏纂習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恆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百工作沴事資革弊允屬宜更昭代敬天勸民順時設教是以有皇極之敷言親降聖謨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舉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節氣由是合宜刑政以之咸序遂使金木各得其性水火無相奪倫蓋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乃命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

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中書侍郎徐安貞直學士起居舍人劉光謙宣城大司馬齊光乂河南府倉曹參軍陸善經修撰官家令寺丞兼知太史監事史元晏待制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臣等虔奉綸音極思何有愧無演暢之能謬承載筆之寄義深罕測學淺無能莫副天心空塵聖意謹上

新唐書集賢院學士李林甫陳希烈徐安貞直學士劉光謙齊光乂陸善經修撰官史元晏待制官梁令瓚等注解自第五易爲第一

冊府元龜包佶爲祕書監貞元七年上言開元中刪定禮記月令改爲時令其音及疏幷開元有相涉者未刊正請選通儒詳定從之會佶卒其事不行

長編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己未龍圖閣待制孫奭上言伏以禮記舊月令一篇後漢司農鄭康成盧馬之徒本而爲注又作周官及儀禮注並列學官故三禮俱以鄭爲主而月令一篇卷第五篇第六漢魏而下傳授不絕唐陸德明撰釋文孔穎達撰正義篇卷第次皆仍舊貫洎唐李林甫作相乃抉擿微瑕蔑棄先典明皇因附益時事改易舊文謂之御刪定月令林甫等爲之注解仍升其篇卷冠於禮記誠非古也當今大興儒業博考前經宜復舊規式昭先訓臣謹繕寫鄭注月令一本伏望付國子監雕印頒行詔禮儀院與兩制詳定以聞既而翰林學士晁迥等言若廢林甫之新文用康成之舊注則國家四時之祭祀並須更改詳究事理故難輕議伏請依舊用李林甫所注月令從之景祐二年春正月乙巳直集賢院賈昌朝請以鄭司農所注月令復入禮記第五其李林甫所注自爲唐月令別行從之仍詔唐月令以備四孟月宣讀

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第五卽鄭注唐明皇改黜舊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爲首篇集賢院別爲之注厥後學者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別注小疏者詞頗卑鄙淳化初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祕閣集議史館修撰韓丕張佖胡旦條陳唐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且如舊以便宣讀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羣論復以改作爲難遂罷

晁公武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序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於是重有刪定俾林甫同陳希烈等八人爲之解國朝景祐初改從舊文由是別行

葉夢得曰監本禮記月令唐明皇刪定李林甫所注也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嘗請復古本下兩制館職議胡旦等皆以爲然獨王元之不同遂寢後復數有言者終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本唐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鄭注也

羅泌曰唐刻五經禮記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今雩祀愆期水星作沴事資革弊於是定以杓建準攝提而刪之命集賢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爲之注

按諸經垂世禮記間雜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羣儒恪守其說雖以天子之尊大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迨唐明皇始命李林甫等刊定月令亂其篇次增益其文沿及宋元說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尚書離析大學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爲之作俑也當不韋作呂覽時懸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突有弄麞杕杜不識字之李哥奴逢君之惡肆行改竄幾無完文亦可謂無忌憚之尤者已今其改本唐開成中石經具存

又按林甫改本其敘節氣云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壁中斗建寅位之初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艸木萌動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二月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春分之日玄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三月之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四月之節日在卯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艸死後五日

小暑至五月之節日在畢昏角中曉奎中斗建午位之初芒種之日螳螂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六月之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小暑之日溫風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六月中氣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大暑之日腐艸爲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斗建申位之初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斗建申位之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八月之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酉位之初白露之日鴻雁來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八月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蟄蟲坏戶後五日水始涸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戌位之初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後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黃花九月中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柳中斗建戌位之中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艸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十月之節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初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雞入大水爲蜃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斗建亥位之中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十一月之節日在箕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初大雪之日鶡鳴不鳴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位之中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昏奎中曉亢中斗建丑位之初小寒之日鴈北鄉後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雞始雊十二月中氣日在須女昏婁中曉氐中斗建丑位之中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鷙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林甫識呂氏纂集舊儀定以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恆檢無適變通乃更定節候顧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閉塞而成冬爲一候此則弄麞杕杜之故智矣又按唐王冰注素問所引月令節氣桃始華作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半夏生下有木槿榮鴻雁來上有盲風至蟄蟲坏戶上有景天華鶡鳴不鳴上有冰益壯地始坼荔挺出上有芸始生攻冰於寶應初官太僕令當日宜奉明皇刊定月令而所述又異不可解也

李氏林甫月令幷時訓詩

通志一卷

佚

王氏涯月令圖

通志一卷

佚

杜氏仲連月令詩

通志一卷

佚

亡名氏月令纂要

未見

復月令奏議

通志一卷

佚

范氏浚月令論

一篇

存載香溪集

劉氏先之月令圖

宋志一卷

佚

張氏虙月令解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浙江通志張虙字子宓慈谿人慶元二年進士端平元年爲國子司業兼侍講讀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爲月令解十二卷以進陞國子祭酒工部侍郎卒謚文靖

張萱曰宋端平間祭酒慈谿張虙入侍緝熙講幄解釋其義以孟仲季析爲寒暑之期於朔望弦占作旦昏之候以十二月分十二

卷按月而彙釋之凡一月之中陰陽消長星辰出入氣數遷改景物移易園林艸木鳥獸蟲魚田舍耕耘婦子蠶桑歷歷備載

按連江陳氏書目有之凡十二篇

黃氏諫月令通纂

四卷

存

諫自序曰農家食時見方藥之頁者輒錄之第修爲必以時或先後則弗驗亦奇矣哉因竊嘆天下之事未或外時以成也時之義亦大矣哉孔子告顔淵爲邦之問必曰行夏之時取其時之正與令之善想古當時每月有政令以行其事不特建爲正朔觀夏小正與月令可見𦤺以天時先後民事早晚風俗淳漓鳥獸艸木之凋榮不可無書以曉示之朝廷每歲頒朔授曆正以爲王政之大天時人事所關也諫讀書之暇好爲圃而栽植先後失時多不茂有以農桑撮要遺余者仿而用之驗甚多自是宦遊京師所居旁必開圃雖農夫野老之賤必與談此去歲倪學士克讓使自湖湘回以周案月覽見示懼其雜而弗純乃刪其涉於誕者與撮要輯爲一書仍附昔所錄方藥依時修爲者附內以便觀覽又於逐月所載取禮記月令冠其首取堯命羲和之辭冠四時先使知先王所重如此夫雞知將旦鶴知夜半燕忌戊己虎知衝破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將雨而魚噞將風而鵲下無知而能知如此況人乎若知來而不知往知往而不知來此乾鵲猩猩之窒於所稟人則宜無不知也

盧氏翰月令通考

十六卷

存

泰鳴雷序曰嘗觀周禮一書上自日月星辰之運下至昆蟲艸木之變大而體國經野之規細而農圃工虞之務莫不申令以垂晝一蓋詳哉乎其言之矣月令載於呂覽大都紀候之書不過周官中之一事耳然千餘年來民咸用之𦤺不以人廢言矣而賴有盧君者嫌其局而未通眇閲而不廣於是不憚旁搜博採凡稗官野史博物雜記苟一言一事足前民用者靡不攟摭而兼蓄之附於各月之下曰天道曰治法曰地利曰民用曰攝生曰涓吉曰占候曰跡往曰攷言曰擴聞臚列星布燦然具備經以十二辰緯以十事用配干支自謂獲免掛一漏萬之誚命之曰月令通攷其用心亶屢矣余不佞曩與秩宗時其於時令之說亦嘗究心然徒得其概耳未有該括靡遺條分縷析若斯之備且晰者以之嘉惠人人所謂警瞶之鈴導南之車非耶

翰自序曰病中無寄意者命僕抽書得家塾事親謂其事義欠切欲緝而廣之屢困於病而未逮也間見十二月占候及十二月雜事因思農桑撮要亦列歲務惜皆各據一事而未廣焉爰是主之以月令博之以羣書以十二月應十二地支以爲經又各隸以十類以應天之十干而爲緯彙附區別順天時以授人事則氣運可得而察功業可因而興物情可藉而悉庶無掛一漏萬之嘆噫支經干緯而地天之泰寓矣一經一緯而天地之文備矣各之曰月令通攷

陳氏經邦月令纂要

一卷

未見

馮氏應京月令廣義

一卷

存

黃虞稷曰應京字可大盱眙人萬曆壬辰進士湖廣按察僉事學者稱慕岡先生

按馮公講學參研於主靜窮理之間乃所輯月令廣義冗雜不倫至采及帝釋天神誕日是豈儒者之言乎

李氏巨川月令采奇

佚

李光縉曰邑博士巨川李生所輯也本月令紀候之意博采羣書彙而集之歲分季季有總序季分月月有月令月分日日有雜紀而又有五行生旺論調攝占候諸說各附於月日之末凡有奇事可前民用者靡不摭載

黃氏道周月令明義

四卷

存

黃虞稷曰崇禎十一年先生官少詹事協理府事進月令明義坊記表記緇衣儒行集解於朝

鄭開極曰石齋先生月令明義以二十四氣歸於中五洛書以九律呂以八歲閏以成曆象以定故有氣候生合之圖禮樂之作本

於五行行政施令本於易象中星既定四方爲則故有中星卦體之圖王道首重農事致治在乎得人得失在乎法古凡古今之建言行事合於月令者悉附焉

錢氏_敏月令說

一卷

存

按錢氏之說謂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從而錄之秦有天下不聞有事於明堂蓋非不韋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華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呂氏錄明堂陰陽記舊文於首以爲綱附以八覽六論爲目中間雜入秦官無足怪也且言太尉爲秦官者据漢百官表之文也然晉語公使祁奚爲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鐸遏寇爲輿尉韋昭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爲十里里爲之尉又曰筦籥藏於里尉則尉之稱不自秦始亦周官之名矣其辯俱詳核

熊氏_過讀曾子問文王世子

各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四十九

經義考一百五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三

方氏回明堂位辨

一篇

存

張氏九成少儀論

一卷

存

呂氏祖謙少儀外傳

二卷

未見

弟祖儉跋曰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所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終則定以是名焉某嘗侍坐與聞所以爲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洎乎思慮輕自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登之於冊使之不待考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其於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見者則皆略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則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泯矣

陳振孫曰呂祖謙撰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身應世者皆小學切問之事也而大要以謹厚爲本

戴氏溪學記口義

宋志三卷

佚

劉氏敞祭法小傳

一卷

存

楊氏簡孔子閒居解

宋志一卷

存

趙彥械後序曰曾定遠既刊先生已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眞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嘗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秉日用平常而起乎異說吾不知之矣

曾熠後序曰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熠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開示後學因鋟木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惟雜出傳記者雖戴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惟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非所謂五至三無皆斯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與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內心者可以自省矣

黃氏道周坊記集傳

二卷

存

道周自序曰臣聞之記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棄之者必有亂患亂患之坊莫大於春秋聖人本春以立禮本王以立刑本天以立命命以坊欲刑以坊淫禮以坊德三坊立而亂患息亂患息而後禮樂可舉也易之立坊始於天地以天地而正父子以父子而正君臣以君臣而正夫婦詩始於夫婦春秋始於兄弟三始雖殊其以坊德坊淫坊欲則一也左氏以春秋之亂會始於羽父終於三桓晉始於曲沃終於六卿故於鄭伯克段之章首明其義以爲寵祿不過都城有制爲立坊之要領因而推於桓莊文宣之閒外寵所從入內慝所從出歸重於別嫌明微爲立坊之要歸坊記因之以端源於禮制障流於淫欲先之以敬讓衷之以孝弟終始於富而不驕貴而不淫以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所由正雖其所稱引不過楚喪晉亂吳子三事而於以定君臣辨內外正妃耦春秋千七百餘事其大旨盡於此矣蓋當時夫子既作春秋諸子莫贊一辭退而竊其意義不過以扶綱出條明堯舜之道闡文武之憲其大者在於喪葬昏娶其細者至於車服飲食登降揖讓皆示之以節受之以制是天地所以生成萬物之義也春秋以生成萬物爲天地之大禮禮失而流於刑刑窮而反於命故先別其條貫以坊之而春秋之義例亦從是以起宋淳化至道閒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今禮學備在學官而習者相沿爲曲臺遺言無復知爲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故復略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後有以究其指歸焉

表記集傳

二卷

存

道周自序曰臣觀古者窺測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以別陰陽視其晷景長短以御高深遠近揆昏旦之中以占星物敬授人時皆於表焉取之表正則景正表邪則景邪體存於表而用在於制天地日月吐其光景以顯道相示贏絀一寸則差數千里故表之爲政猶君之有身天之有極不可不審也子曰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君子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度其長短大小近取之一身遠取之百世不責報於天下而天下之子孫黎民陰受其利若暑極之利用寒寒極之利用暑也表記四十三章皆以仁立表以義制之其大旨以天地日月辨君臣之位式尊親之序持之以敬量之以恕使人邇不敢褻遠不敢怨幽以告於鬼神明以告於朋友庶民小子而禮樂文質皆備於是矣春秋之義不盡於表記而表記之義盡於春秋其立仁制義體敬量恕不敢褻鬼神以受顯示於天地日月則其意一也坊記主於禮讓歸別於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於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記主於仁義歸餘於卜筮以明文質之原達於天德猶易之有上經凡聖門所記夫子之言論自齊魯二十篇而外未有明著於此者也坊記舊分三十四章今約從三十表記四十三章今約從三十有六合六十六章以發明春秋大義蓋其當時親見行事筆之於書則其前後相印彼此互發亦其道貫則然臣非敢有所傅會牽合也

黄氏道周緇衣集傳

二卷

存

道周後序曰臣觀緇衣一書二十三章皆本仲尼之言雜引詩書以明之凡十五引書二十三引詩其稱易者一而已歸於恆德言好賢惡惡之貴有恆德也好賢不堅惡惡不著則爲上難事爲下難知上無定心下無固志而爵賞刑威皆不可用矣仲尼思見聖人而歸於有恆詩言民之秉彝本於厥有恆性蓋人性本善理義悅心見賢者而好之見不肖而惡之雖寇盜姦宄其性一也惟在堂陛之間人人飾貌則衡鑒難明入於紛華之域事事蕩心則愛憎易變以易變之愛憎投難明之衡鑒故上聽不清下言愈亂而緇衣巷伯之詩顛倒互誦也是傳略采經史關於好惡刑賞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餘條以繫於篇其於經濟庶務條目之間雖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惡綱領之原以至於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之故亦略云備矣以其依經起義別於訓詁故謂之傳以其分衍仲尼之意不復解經故略於所引詩書以其統明好惡用舍之原故於中邊異効宮府殊曹條目分布之間有未能詳也

錢氏穀緇衣說

一篇

存

王氏普深衣制度

宋志一卷

佚

朱子熹深衣制度

閩書普字伯照宣和元年釋褐官至侍郎

一卷

存

馮氏公亮深衣考正

一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鄭氏起深衣書

佚

文氏天祥深衣吉凶通服說

一卷

存

舒氏岳祥深衣圖說

一卷

佚

謝鐸曰舒岳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寶祐進士終承直郎學者稱爲閬風先生

金氏履祥深衣小傳　外傳

一卷

存

許氏謙古深衣訂

一卷

佚

車氏垓深衣疑義

一卷

存

王氏幼孫深衣圖辨

一卷

佚

陳氏櫟深衣說

一卷

未見

曹涇跋曰徽士自淳祐壬子歲魏公靜齋克愚來為守始知服深衣蓋由特製賜紫陽生涇在列焉靜齋之先君子鶴山先生精於經是必合法自是同儕轉相倣摹人具一通學校期集用准襴襆以為簡便然習而不察一仰成於縫人行之且五十年而予亦六十七歲矣猶夫人也陳君壽翁以舊說見教訓故敘次若出於其自為言而未嘗不本之先儒要其歸於經意卒無背也其為說字字研審其大節目則曲裾圓袂之辨衣裳幅數連屬之當令人一見渙然至於以兩句十四字為續衽鉤邊之訓酷似孟子說詩例比呂氏尤為峻潔而鄭氏之云亦可因是推之以還本旨然微壽翁鄭意晦矣嗚呼茲古大人格物之學也人人於讀書遇事平心而玩觸類而長如此亦何經之不可窮何理之不可通而何事之不可處哉

劉氏莊孫深衣考

一卷

佚

程氏時登深衣翼

一卷

未見

時登自序曰深衣成書司馬氏最先出王氏祖司馬時有異同而皆不能不為唐孔氏所惑予朱子蓋嘗病之是以晚歲所服有與家禮異如續衽鉤邊之類者惜家禮為初年本既失而不及訂定也信齋楊氏既以所聞於節齋蔡氏者附注於家禮之後矣然先生於諸法之所去取折衷不但此一條也時登因不自揆以傳為綱注之足以發傳者列於傳之左疏之足以釋注者附於注之下參次諸家而斷之朱子名曰補疏而附冠巾屨之屬總而名之曰深衣翼其質之經傳而無所見求之他書而不知其左驗者間以愚意妄述其說以俟來者正焉本篇自司馬氏王氏外有曹易者頗取朱子之書以詆其說然其因先生說而正之者既不明言其所自若自以為得有先生所引而未發又不能參合考訂以求其義復不自知其所失且重複不瑩視兩家若詳而實略若醇而實疵也黃氏說本朱子楊氏早學於朱子晚受業於黃故附注特詳焉嗚呼自秦滅六籍古制蕩然漢興無能改於其舊猶賴專門諸儒收合餘燼窺見一二然其所尚者訓詁或背於經所及者制度未悉於理自河間獻王之禮逸無復全經子朱子雖嘗以為己任然自家鄉邦國王朝之後不及而授之勉齋勉齋未及竟祭未及修而又以屬之信齋於是不惟家禮非先生已定之說而儀禮亦為師門未及之書矣嗚呼天不欲此禮之秩乎何其失之易而成之難晦之久而明之不大也則夫先王之法服其僅存而未泯如此衣先王之遺文其足徵而能言如此書學者宜知所從事矣時登不敏竊願與同心共勉焉使服是服者因訓詁而有得於經因制度而有得於理謹分崇愛敬修身以齊其家亦豈非先生之望乎乃僭識其意如此

汪氏汝懋深衣圖考

三卷

佚

戴良序曰深衣者何古所以名衣也曷為以深名以其為制之深微故取以名也取其圜直以象天方曲以象地崇之為三才而卑之為三極也然則烏乎服有虞氏深衣以養老諸侯大夫士夕深衣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禮所以辨貴賤決嫌疑何獨於深衣焉一之蓋是衣也可以用之文可以用之武可以用之於擯相可以用之於軍旅而又可以常服也後世不達乎天子不用於常服此制之所以久失也制既久失則圖考一書雖欲不作烏得而不作或曰記有深衣篇而諸儒論之辨矣何有於圖考圖考之折衷於諸儒其大節有四謂續衽為連續旁縫鉤邊為左右交鉤則以蔡氏之說為當守而楊氏方氏以襟為衽司馬氏以裾為衽呂氏陳氏衣裳各有殊制說皆非也謂方領當循頭而下方折以抱胸則以鄭注孔疏為可從而司馬氏別施一衿映所交頸別為一物折之領上與夫交領直領之議皆非也謂辟二寸為總言帶辟之廣再繚四寸為總言帶之結紐則以陸氏之意為可推而注疏家士

用單練廣二寸再度䙊腰亦四寸之言皆非也嗚呼此圖考之不可以不作也或曰朱子作家禮亦有圖說可徵矣然則彼皆非與朱子之家禮本司馬氏之家儀司馬氏於前四者之失已不暇詳考而精求是宜家禮之難徵也圖考爲乎祖祖之經也祖之經則諸儒紛紛之議可得而折衷矣古語云諸儒異同稽諸聖衆說混淆折諸經圖考有焉圖考孰作睦汪君也汪其姓汝懋其名也序之者誰越人貝也

牟氏楷深衣刊誤

一卷

佚

朱右序曰惟昔邃古之初天造草昧肇有民人穴處而倮居聞者衣鳥獸之皮以自蔽上衣下裳之制未聞也軒轅氏作取諸乾坤制衣裳以示象公侯有數等威以明虞夏因之人文自是彬彬矣自成康殁而王澤熄上亂下僭人僞滋起古制不存吾其左衽孔子幾於不免況後世乎嬴劉迭興四代禮樂旋復廢壞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注且譌謬若此安在其能存什一於千百也耶嗚呼惜哉同郡牟君仲裴以文獻之裔習聞斯禮講貫精密者爲深衣刊誤且欲與逢掖之士共之其間尺寸裳幅之誤指尺裁制之謬一皆刊正無遺至於名義之弘著圖之精短長廣狹規矩繩衡之度如視諸掌殆有擴涑水紫陽二先生之所未發而足爲後世法程牟君之篤志於古也亦勤矣好事者將鋟梓以廣其傳端無媿也古道其復興乎似此而往必合訂正者倘多有焉何日得與君圖之

朱氏右深衣考

一卷

存

黃氏潤玉攷定深衣古制

一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禮記深衣制十有二幅鄭氏誤注爲裳而玉藻長中繼揜尺注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

岳氏正深衣纂疏

一卷

未見

楊氏廉深衣纂要

一卷

未見

左氏贊深衣考正

一卷

未見

何喬新志墓曰公諱贊字時翊世家盱之南城天順丁丑進士擢吏部稽勳司主事歷員外郎中遷浙江布政司右參政陞廣東右布政使未赴以老謝事所著有深衣考正一卷傳於世

潘氏[illegible]深衣說

一卷

未見

鄭氏[illegible]深衣圖說

一卷

未見

夏氏時正深衣考

十卷

未見

王氏廷相深衣圖論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古者深衣天子養老於學則服之大夫夕視朝則服之庶人吉則服之通於上下衣之便者也近世司馬溫公好古製此爲燕居服因漢鄭康成之說爲裁衣法文公家禮圖注雖稍有更定大要亦不出此故今世之爲說者有三短袷無衽曲裾裂裳如家禮本圖一也長袷有衽無裾裂裳如瓊臺丘氏新擬圖二也長袷六衽無裾無裳通幅如袍如四明王氏古製圖三也家禮鄭注誤之也丘氏得矣而裂裳之義未盡也黃氏多衽無要戾經文矣朱子晚歲所服深衣去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是先生亦有疑矣然豈特曲裾然哉予曩久逆於心邇者寓子雲書院取所藏諸禮書疏讀之質諸本經胳以事宜參之旁通諸之散見本之法象要之大體益知今之圖制論說真有大不然者乃敢會萃衆論而折衷之以古朝祭喪服皆有衽也故論續衽鉤邊以衣連裳不殊製上下嘗有定分也故論要縫半下以裳割裂無所取義而橫斜

累綴非善服也故論裳削幅以制飾完具冠履相稱而後可以成服也故作統論雖於諸儒之說不盡符合或於古人制服之宜不至相遠乃並圖其制象附之於末俾學者有所考焉正德己卯十二月

夏氏言深衣考

一卷

未見

侯氏一元深衣辨

一篇

存載二谷集

陳子龍曰一元字應乾一云字舜舉樂清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河南布政使

楊氏還深衣考正

一卷

佚

台州府志還黃巖人

吳氏顯深衣圖說

一卷

未見

休寧名族志顯字一愚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四

漢中庸說

漢志二篇

佚

孔叢子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爾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我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顏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

羅從彥曰中庸之書聖學淵源六經奧旨也

何異孫曰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中庸孔叢子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記夫子之言或者謂子之辭子思無他書可見是必中庸也

黎立武曰經之作至中庸止矣故中庸者羣經之統會樞要也

王禕曰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朱子爲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爲三十三章而古所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爲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爲下篇上篇以中庸爲綱領其下諸章推言智仁勇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下篇以誠明爲綱領其後諸章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既不失古今之體又不悖朱子之旨魯齋王氏蓋主此說云

戴氏顒禮記中庸傳

隋志二卷

佚

梁武帝中庸講疏

隋志一卷

佚

私記制旨中庸義

隋志五卷

佚

玉海大同十年張綰朱异賀琛述制旨禮記中庸義

陸深曰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獨行與六經並然晉戴顒嘗傳中庸梁武帝爲中庸講疏已知重中庸矣非但始於宋也

李氏翱中庸說

未見

黃震曰中庸至唐李翱始爲之說

胡氏瑗中庸義

宋志一卷

未見

宋史盛喬纂集

晁說之曰小人之中庸也王肅本之下有反字胡先生溫公明道皆云然

陳氏襄中庸講義

一卷

存

按陳氏中庸義載古靈集中自首章至道其不行矣夫而止

余氏象中庸大義

一卷

佚

閩書仙游人慶曆中進士歷官禮部郎中

喬氏執中中庸義

宋志一卷

佚

司馬氏光中庸廣義

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張氏方平中庸論

三篇

存（載集全先生集）

姚氏（子張）中庸集

佚

按子張未詳其名晁以道輯中庸傳所取十二家之說子張與焉其於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一節子張疑之

范氏（祖禹）中庸論

一卷

存

凡五篇載集中

蘇氏（軾）中庸論

三篇

存

程子（顥）中庸解（宋志作義）

宋志一卷

存

晁公武曰明道中庸解陳瓘得之江濤濤得之曾天隱天隱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也

楊萬里曰世傳大程子中庸之書非大程子之爲也呂子大臨之爲也

康紹宗曰昭德讀書志有明道中庸解一卷伊川大全集亦載此卷竊嘗考之中庸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言已成中庸之書自以不滿其意已火之矣反復此解其即朱子所辨藍田呂氏講堂之初本改本無疑矣

呂氏（大臨）中庸解

一卷

存（疑即二程全書中所載本）

胡宏序曰靖康元年河南門人河東侯仲良師聖自三川避亂來荊州某兄弟得從之遊議論聖學必以中庸爲至有張燾者攜所藏明道先生中庸解以示之師聖笑曰何傳之誤此呂與叔晚年所爲也燾亦笑曰燾得之江濤家其子弟云然按河南夫子侯氏之甥而師聖又夫子猶子人也師聖少孤養於夫子家至於成立兩夫子之屬纊皆在其左右其從夫子最久而知夫子文章爲最詳其爲人守道義重然諾不妄可信後十年某兄弟奉親南止衡山大梁向沈又出所傳明道先生解有瑩中陳公所記亦云此書得之濤某反覆究觀詞氣大類橫渠正蒙書而與叔乃橫渠門人之肖者徵往日師聖之言信以今日己之所見此書與叔所著無可疑明甚惜乎瑩中不知其詳而有疑於行狀所載覺斯人明之書皆未及之語耳雖然道一而已言之是雖陽虎之言孟軻氏猶有取焉況與叔亦遊河南之門大本不異者乎尊信誦習不敢須臾忘勇哉瑩中之志某雖愚請從而後

中庸後解

宋志一卷

佚

大臨自序曰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爲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至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講而未必聽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也然朝廷建學設官職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爲諸君強言之也諸君果有聽乎無聽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必存乎德行而無意於功名爲人者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爲人而濟其私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則教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來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必舍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喜怒哀樂之前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亦用心於此乎則義禮必明德行必修師友必稱鄉黨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今日自謗謗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按宋志又有大臨及程叔子游氏楊氏四先生中庸講義

一卷

晁氏（說之）中庸傳

一卷

存

說之跋曰近世學者以中庸爲二事其說是書皆穿鑿而貳之於是本諸先生長者之論作傳是書本四十七篇小戴取以記之猶大戴取之夏小正曾子之類也顧惟收拾煨燼之末簡編不倫文字湨滑回舛惜哉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今莫知其爲何書也

晁公武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學者以中庸爲二事雖程正叔亦然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於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溫公程明道張橫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

按晁氏中庸傳取孔氏正義胡氏講義分朱黃以識之又以墨識己說其分節與今本有異附識於後天命之謂性節率性之謂道節修道之謂教節道也者至非道也節是故君子至不聞節莫見乎隱至愼其獨也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節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節中也者至達道也節致中和至育焉節仲尼曰至忌憚也節子曰中庸至久矣節子曰道之至行矣夫節子曰舜其至舜乎節子曰人皆至守也節子曰回之至失之矣節子曰天下至能也節子路問強至強哉矯節子曰素隱至費而隱節夫婦之愚至不能焉節天地之大至破焉節詩云鳶飛至察乎天地節子曰道不至勿施於人節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也節庸德之行至慥慥爾節君子素至自得焉節在上位至徼幸節子曰射有至自卑節詩曰妻子至順矣乎節子曰鬼神至如此夫節子曰舜其至其壽節故天之至覆之節詩曰嘉樂至必受命節子曰無憂至子述之節武王纘至保之節武王末至一也節子曰武王至至也節郊社至掌乎節哀公問政至禮所生也節在下位至治矣節故君子至知天節天下之達至一也節或生而至一也節或安而至一也節子曰好學至國家矣節凡爲天下至所以懷諸侯也節凡爲天下至不窮節在下位至身矣節誠者天之至人之道也節誠者不勉至聖人也節誠之者至必強節自誠明至明則誠矣節唯天下至誠至參矣節其次至能化節至誠至如神節誠者自成至道也節誠者物之至爲貴節誠者非自至宜也節故至誠至不測節天地之道博也至純亦不已節大哉聖人至凝焉節故君子尊至崇禮節是故居上至之謂與節子曰愚而至其身者也節非天子至亦不敢作禮樂焉節子曰吾說至寡過矣乎節上焉者至弗從節故君子之道至知人也節是故君子至天下者也節仲尼至大也節唯天下至聖至配天節唯天下至誠至之化育節夫焉有至能知之節詩曰衣錦至曰亡節君子之道至入德矣節詩云潛雖至於志節君子之所至屋漏節故君子不動至有爭節是故君子不賞至刑之節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節詩云予懷至末也節詩曰德輶至至矣節

游氏酢中庸解義

宋志五卷通考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楊氏時中庸解

宋志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時自序曰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歿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則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知尊孟子而於中庸一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歿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復敢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我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牆庶乎可窺而入也

陳亮序曰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舉選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由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

用宜於易未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尙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爲小本以與易傳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晁公武曰時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亦猶王氏之說也

朱子曰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乃是佛老緒餘抉非孔子子思本意羅先生陳幾叟諸人以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可見公論之不可掩矣

侯氏仲良中庸說

一卷

未見

羅欽順曰侯氏說中庸以孔子問禮問官爲聖人所不知似乎淺近恐未得爲至也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尤害事

馮從吾曰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從二程先生游胡文定稱其講論經術貫通不窮朱文公稱其淸白勁直

郭氏忠孝中庸說

宋志一卷

佚

黎立武曰楊氏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游氏曰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郭氏中庸說謂中爲人道之大以之用於天下國家又云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蓋兼山深於易故得中庸之義焉兼山登程門終始中庸之道體用之說實得於心傳面命者也程子嘗爲中庸作注至是焚稿而屬兼山以書傳之乃知游氏楊氏所得於師者初年之論也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五

張氏[illegible]中庸解

一卷

未見

郭氏雍中庸說

宋志一卷

佚

關氏注中庸義

一卷

佚

張氏九成中庸說

宋志一卷杭州志大卷

未見

胡銓曰張子韶中庸甚佳

朱子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爲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欛柄入手開道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住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時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爲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於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爲之辨大抵忽遽急迫其所以爲說皆此書之類也

晁氏公武中庸大傳

宋志一卷

未見

鄭氏耕老中庸訓解

一卷

佚

林氏光朝中庸解

一卷

未見

徐氏存中庸解

佚

浙江通志徐存字誠叟江山人從楊龜山游隱居教授學者稱爲逸平先生

譚氏惟寅中庸義

佚

廣東通志譚惟寅字子欽高要人紹興二年進士官至江西提刑

陳氏淵中庸解義

一卷

存載默堂集

石氏𡟎中庸集解

二卷

存

朱熹序曰中庸一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傳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閒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所記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說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新昌石君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

儒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經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述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夫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夫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眞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雖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實通也又以簡帙重繁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張栻跋曰右石𡼏子重所編集解兩卷某刻於桂林郡學官子重之編此書嘗從吾友朱熹元晦講訂分章去取皆有條次元晦且嘗爲之序矣桂林學官舊亦刻中庸解而其間雜亂以他儒其反誤學者於是復去舊版而更刻此書竊惟中庸一篇聖賢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己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於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於篇首又於篇中發明尙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學者於此亦知所用其力哉有以用其力則於是書反復紬繹將日新而無窮不然辟諸枵腹而觀他人之食之美也亦奚以益哉

陳振孫曰會稽石𡼏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庵爲之序也

陳耆卿曰石𡼏字子重其祖自會稽徙臨海中紹興十五年進士補迪功郎歷將作監太常寺主簿終朝散郎

謝鐸曰中庸輯略臨海石子重著今亡

按克齋先生中庸輯略宋志作十一先生中庸集解朱子章句實本之章句行而石氏之書流傳日寡此謝鳴治赤城續志謂其已亡也近其裔孫珮玉始刻之新昌家塾

朱子熹中庸輯略

宋志二卷

存

陳振孫曰晦庵既爲章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解刪其繁亂名以輯略其取舍之義則或問詳之

趙希弁曰晦翁先生既定著章句於經文之下又述平時問答所疑以爲或問中庸又述輯略兩卷蓋集伊洛諸儒之說也希弁所藏各兩本嶽麓書院精舍及白鹿洞書院所刊者

唐順之序曰中庸輯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𡼏子重采二程先生語與其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略其後朱子既自采二程先生語入章句中其於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章句或問行而輯略集解二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二書而余以所藏宋本輯略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書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於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知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形名度數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尙同之與兼愛尙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眞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經九流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宏以闊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閒佛者曰顯微無閒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於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

得乎其旨而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消之其逆而消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嘗主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色聲香觸乃在於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嘗主於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睹聞聲臭之中雖其求深於內者窺深極微幾於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亂其說羣儒之所不能亂其真也彼游楊侯諸家之說其未免於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於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爲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中庸章句

宋志一卷

存

黃震曰會稽石𡼏集濂溪以下十人之說晦庵先生因其集解刪成輯略別爲章句以總其歸又爲或問以明其所以去取之意已無餘蘊矣吳郡衛湜集解乃增入石氏元本又附入石氏元所不集與晦庵以後諸皆取之晦庵章句雖亦錯雜其間意若反有未滿於晦庵者天台賈蒙爲集解雖列諸家若晦庵章句之說特見一二而已晦庵以命世特出之才任萬世道統之託平生用力盡在四書四書歸宿萃於中庸而二家之所見如此何哉

鄭明選曰子思作中庸朱子定爲三十章按孔叢子云子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不當作三十章

中庸或問

宋志二卷

存

馬氏之純中庸解

一卷

佚

薛氏季宣中庸說

一卷

佚

倪氏思中庸集義

宋志一卷

佚

熊氏節中庸解

三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姓譜節字端操建陽人慶元中官通直郎

項氏安世中庸說

宋志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黃氏幹中庸總論　續說

各一篇

存

熊氏以寧中庸續說

一卷

佚

閩書建陽人從朱文公游舉進士授光澤簿

林氏夔孫中庸章句

一卷

佚

閩書夔孫字子武福州人從朱文公游嘉定中特奏名爲縣尉

孫氏調中庸發題

一卷

佚

蔡氏淵中庸通旨

一卷

未見

劉氏黻中庸就正錄

一卷

佚

葉紹翁曰考亭解中庸真文忠得秀巖之曰生我者太極也成我者先生也吾其敢忘先生乎而考亭之門人劉黻字季文號靜春

與文忠爲友而輩行過之乃大不取其師之說其自爲論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於物爲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儗哉或疑萬物通謂之性奚獨人焉曰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則有氣質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亂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謂人而已文忠公與靜春辯各主其說或嘗燕飲旅酬之頃靜春必與公辯極而爭起公引觴命靜春曰某竊笑漢儒聚訟吾儕豈可又爲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劉猶力持其說不已嘗爲說正錄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其發明性命開悟天下後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兩句兼人物而言嗟夫言之似也而差也嘗考古先聖賢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而不雜乎物者易之乾彖曰各正性命樂記亦曰則性命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嘗如告子之見告子孟子之高第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不善之說縱橫繆戾固無足取至於生之謂性孟子辯焉而未詳得無近是而猶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闢之曰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真有大功於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門聞而知之者也其讀中庸默與文公合靜春見而知者乃終不以先生之說中庸爲是何歟

徐氏寓中庸說

一卷

存

戴銑曰寓字居父永嘉人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尙堅確

萬氏人傑中庸說

一卷

佚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六

黃氏裳中庸解

一卷

佚

潘氏好古中庸說

一卷

佚

袁氏甫中庸詳說

宋志二卷

佚

王氏萬中庸說

佚

錢氏文子中庸集傳

宋志一卷

佚

邵氏囦中庸解

一卷

佚

趙氏善湘中庸約說

一卷

佚

鄭氏霖中庸講義

一卷

佚

謝鐸曰鄭霖字景說寧海人紹定進士累官知平江府爲賈似道所害後追贈中奉大夫著中庸講義

賈氏蒙中庸集解

佚

陳氏堯道中庸說

宋志十三卷

佚

吳氏之巽中庸口義

三卷

佚

魏了翁誌曰中江吳君先之諱之巽受小戴氏書於厥考艮翁教授於廣漢逆曦嘗欲以季春聘士豫令就聘者詣縣書行義年君叱吏曰此何時耶義形於色無所撓奪賊平始應聘君於歷代史國朝故實天文地理字書罔不精治有諸經講義五卷中庸口義三卷藏於家

魏氏天祐中庸說

佚

魏了翁誌墓曰公邛州之蒲江人諱天祐字德先以詞賦登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辭不受年七十益大肆於學聖經賢傳歷覽博究即河洛之正傳上遡洙泗之源歷歷乎其獨得而的然無所疑也

王氏奕中庸本義

一卷

佚

陳氏華祖中庸提綱

佚

温州府志華祖字理常永嘉人舉遺逸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江氏琢中庸解

一卷

佚

陳氏致安中庸解

一卷

佚

方氏逢辰中庸注

一卷

佚

黎氏立武中庸指歸

一卷

存

趙秉文序曰聖人一貫之道在易中庸大學中庸大學雜於禮書自漢以來諸儒未有能識之者宋河南二程夫子實始挈而出之

於是孟氏子沒後數千百年不傳之道統粲然復明於天下偉哉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二書言高旨遠辭密義微讀之者固未易窺其涯涘自考亭四書出學者奉持信受如讀成律或莫知其何爲而出何爲而入誦言終身嗚呼聖人立教之大本果不可得而聞邪前魁彥所寄黎先生宿德峻望如魯靈光振鐸鄉國以覺後爲己任慨然謂二書道統所載乃取兼山郭氏說從而發明之作中庸指歸首以正統居體釋所以名中之義其說曰乾九二人道之始故稱龍德正中中之體也坤六五心君之位故稱黃中通理中之位也帝降衷民受中萬化之所由出也作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於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艮曾子固嘗稱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夫易冒天下之道中庸大學實出於易先生提綱舉要統宗會同由是天人相與之際體用一源之實昭徹無間非先生之學深造自得卓然有見於大本其孰能與於斯既又原作者之意爲中庸分章以見繩聯珠貫之妙據舊文之古爲大學本旨以訂夫更定錯簡之疑備論詳說歸其有極先生有功於聖門有賜於後學可謂遠且大矣先生既開山學以來四方問學之士又建鳳洲精舍彷彿河汾茲二書者先生沉涵有年宜鋟諸梓以嘉惠同志董子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吾黨小子苟能端居默識循初返本則有以見先生是書無隱乎爾又何待千載之後子雲也哉

中庸分章

一卷

存

立武自序曰中庸之書浩博深遠若不可涯其實繩聯而珠貫也諸家雖字論句析然於大旨未明讀之使人茫然分章所以原作者之意

吳澂碑曰元中子黎氏諱立武字以常臨江新喻人擢進士第三人歷國子司業官祕省時閱官書愛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門新喻謝尚書仕夷陵嘗傳其學將由謝溯郭以嗣其傳故於大學中庸等書間與世所宗尙者異議

按黎氏中庸分爲十五章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爲第一章仲尼曰至惟聖者能之爲第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察乎天地爲第三章子曰道不遠人至君子胡不慥慥爾爲第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至反求諸其身爲第五章君子之道至父母其順矣乎爲第六章子曰鬼神之爲德至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爲第七章哀公問政至不誠乎身矣爲第八章誠者天之道也至誠則明矣爲第九章唯天下至誠至故至誠如神爲第十章誠者自成也至純亦不已爲第十一章大哉聖人之道至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爲第十二章仲尼祖述堯舜至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爲第十三章唯天下至聖至其孰能知之爲第十四章詩曰衣錦尙絅至無聲無臭至矣爲第十五章各繪一圖大指謂中庸之道出於易蓋主郭氏父子兼山白雲之說者

何氏夢桂中庸致用

一卷

佚

鄭氏彥明中庸說

一卷

佚

何氏基中庸發揮

八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王氏柏訂古中庸

二卷

未見

柏古中庸跋曰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開大原立大本而承聖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於窺測規模宏遠而實難於會通衆說淆雜而實難於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以春融而冰釋矣惟憫滯之見常疑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脉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二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尙見其初爲二也合而亂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識徒見兩篇之詞義不同遂從而參伍錯綜成就其總題已天賦爲命人受爲性所賦所受本此實理故中庸二字爲道之目未可爲綱誠明二字可以爲綱不可爲目僕不揆狂僭爲之隱索取而析之

以類相從追還舊觀但見其綱領純而辨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理也如此之瑩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脈流通可謂融暢雖各題一性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實有雖各提一教字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爲主故曰修道一以知爲主故曰明誠始於天者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不雜塗轍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於千古之上矣或曰自漢晉以來諸儒先未嘗疑也至於朱子章分句析研幾極深而無間言也子何爲者而勇於妄論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書惟哀公問政章文搆爲最深加以王肅賀賀然獨援此章充塞乎家語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氏所謂慎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論舊章之痕跡尚未磨也其往參之位置尚可掩也使後世可以指瑕索瘢正其苟合者殆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說二篇五字不列於諸子之上而晦昧於古禮經之末竊意子朱子未必見也或見而未必注思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剛決辭而闢之久矣奚俟於今日哉

趙氏若煥中庸講義

一卷

佚

江西通志趙若煥字堯章進賢人年二十餘宋祚訖賦艸之茂二章援琴而歌以當黍離麥秀年八十而逝

釋契嵩中庸解

五篇

存載鐔津集

趙氏秉文中庸說

一卷

存

李氏純甫中庸集解

一卷

佚

金史李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薦入翰林高琪擢爲左都司事以母老辭琪誅復翰林出倅坊州改京兆府判官卒於汴

李氏恩正中庸圖說

一卷

佚

中庸輯釋

一卷

佚

黃虞稷曰江西德興人生於宋季入元不仕

劉氏惟思中庸簡明傳

一卷

佚

吳澂序曰中庸傳道之書也漢儒雜之於記禮之篇得存於今者幸耳程子表章其書以與論語孟子並然藴奧難見讀者其可易觀哉程子數數爲儒者言所言微妙深切蓋真得其傳於千載之下者非推尋測度於文字間也至其門人呂游楊侯始各有注朱子因之著章句或問擇之精語之詳矣惟精也精之又精隣於巧惟詳也詳之又詳流於多其渾然者巧則裂其粲然者多則惑雖然此其疵之小也不害其爲大醇廬劉君惟思良貴甫以朱子章句講授考索玩繹五六十年年八十乃纂其平日教人筆之於紙辭簡義明倣夫子說烝民之詩之法始學最易於通習惠不淺也夫漢儒說稽古累數萬言而鄭康成於中庸一十九字止以十二字注之朱子深有取焉然則良貴父之簡明是亦朱子意也而見之不同者不曲徇澂少讀中庸不無一二與朱子異後觀饒氏伯與父所見亦然恨生晚不獲就質正今良貴父吾父行也皇慶元年夏其子秘書監典簿復初官滿南歸相遇於東淮出其父書以示澂讀之竟既知先輩用功之不苟而良貴父亦已下世嚮昔所願質正於伯與父者今又不獲從良貴父而訂定二人之不同各有不同三卒未能以合於一也則又烏乎不悵焉以悲故爲識其左而還其書典簿氏

夏侯氏尚玄中庸管見　聚疑

佚

錢金甫曰夏侯尚玄字文卿華亭人趙孟頫薦爲東宮伴讀

陳氏櫟中庸口義

一卷

未見

櫟自序曰程子曰中庸一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其言約

而叅吳朱子分爲三十三章而復截爲三大段其言曰首章子思推本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言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其下八章復引先聖之言明之二十一章以下至於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復推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朱子之區別亦已精矣至其揭一誠字以爲一書之樞紐則或問詳焉尤學者所當熟復而貫通者也朱子又嘗曰中庸之書難讀初學者未當理會中間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今按說下學固少而其中說下學處則甚切如二十章擇善固執一條及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條是也且朱子亦嘗於序文提出擇善固執以配大舜精一之言以見道統之相傳不外乎此矣學者誠能據此以爲用力之方而以誠之一言貫通之復如朱子所分之三大段以區別之則所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者理皆見其爲實理中散爲萬事者事皆見其爲實事而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者的爲實學而非虛言矣言下學處雖少而皆提綱挈領切要之言言上達處雖多而亦豈渙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愚每患從學者未嘗精通夫大學語孟之三書而遽欲入夫中庸之書授以朱子之章句或問往往難入不得已紬繹朱子之意而句解之復述讀此書之大略於此云

齊氏履謙中庸章句續解

一卷

未見

王氏奎文中庸發明

一卷

未見

薛氏玄中庸注

佚

陸元輔曰玄字子晦一字若晦東陽人從許謙游不仕學者私謚貞節先生

程氏逢午中庸講義

三卷

佚

姓譜逢午字信叔休寧人元貞中薦授紫陽書院山長歷海寧州教授

魯氏真中庸解

一卷

未見

許氏謙中庸叢說

一卷

未見

黃氏鎮成中庸章旨

二卷

未見

陸氏琪中庸發明要覽

二卷

未見

右載聚樂堂目

練氏魯中庸說

一卷

佚

括蒼彙紀練魯松陽人元至正間登第入明辟聘不赴

劉氏清中庸章句詳說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永嘉人入明隱居不仕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七

吳氏源中庸傳
一卷
佚
黃虞稷曰字惟傳莆田人至正末舉泉州訓導洪武三年復以明經授興化府教授以薦召至特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終國子監司業

吳氏澤中庸傳
一卷
佚
黃虞稷曰亦莆田人

陳氏雅言中庸類編
一卷
未見

劉氏珈中庸說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宗道漳州人洪武中官都御史

張氏彝中庸句解
二卷
未見
開封府志彝字希賢祥符人洪武初舉明經授榮澤縣學訓導遷秦府長史

劉氏清中庸詳說
佚
王瓚曰永嘉人

蔣氏允汶中庸詳說
佚
溫州舊志允汶字彬夫永嘉人元末避地閩中就試中流寓榜第一洪武初歸里官府學教授

張氏洪中庸講義
一卷
未見
洪自序曰堯舜初言執中卽事理當然之極卽得而勿失是之謂執也至湯始言降衷又言恆性則人心固有之中此推本之論見道之大原出於天也降自文武周公孔子聖聖相傳之道何莫非此中乎曾子述孔子之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卽堯舜禹之執中也子思演繹曾子之言以謂天命之謂性卽成湯之降衷恆性也所謂道者不過循其性之理所謂教者不過修其理之則立此三言爲一書之綱領初言性情之德故謂之中和次言事物之理故謂之中庸必先有此中和之德而後合乎中庸之理賢知之過者既失夫中庸愚不肖之不及者又不得夫中庸此中庸之道所以不明不行也必如舜之大知回之大賢則無知行之過與不及必如子路之強中立而不倚則不臨於二者之偏此三達德所以爲入道之門也近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者此道也遠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幽而鬼神之爲德明而聖人之爲教無非眞實無妄之理亘萬古而不變者亦此道也其書始言一理者天命之性也中散爲萬事者率性之道也末復合爲一理者修道之教也教者所以復其性而已故於末章又從下學立心之始言之推而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人未始不爲天天未始不爲人中庸之道極矣朱子蓋嘗折中衆說以爲章句余嘗紬繹而與有得焉爲中庸解義一卷與同志者共之宣德四年四月初吉

馬氏貴中庸講義
一卷
未見
陝西通志馬貴字尙賓三原人永樂間舉賢良不就隱居教授

王氏仁中庸九經衍義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仁字正己樂安人

楊氏守陳中庸私抄
一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古書皆刻以竹簡而編之編斷則簡錯在當時蓋已

有然矣況乎秦人焚棄之餘漢儒掇拾傳寫之後豈復有完正如古者哉大學中庸二篇皆雜之戴記之中至宋程子始表章之以大學簡編雜亂而爲之更定中庸則仍舊編無所更也朱子繼之乃重定大學之簡而分爲經傳十一章中庸亦仍其舊而分爲三十三章各爲章句或問並傳於世然愚以爲大學之錯簡未盡正而中庸之簡亦多錯大學之章可分而中庸難以章分也戴記四十篇錯簡者過半矣大學言三綱八目既整且明故其章可分而錯簡易見其錯有未盡正者蒙復更定而私抄爲一帙矣中庸之言若散而無統亂而無倫故雖有錯簡而卒未易見人未始有疑之者朱子之爲章句亦不疑其簡之錯而惟病其言之散且亂也故爲說以連貫之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則連之以知仁勇自十二章至二十章則連之以費隱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則連之以天道人道然亦牽強後儒或疑或信辨說紛起而世滋惑卒莫能定於一焉蒙自少誦經及章句或問長而味之不能無疑及味誦彌久猶未能一一信也儕輩有自謂無疑者但據章句或問而執以爲信亦非卓然有見而灼然無疑者愚疑久而不釋乃姑置章句或問獨取經文複誦深味繼日以夜久而若有所悟始信其言之所以散而亂者但由簡之錯耳既移正其簡又欲更定其章則文義皆已連屬更無少斷有難以章分者且姑已之而又複誦深味則前疑盡釋但見文辭精詳而不紊義理奥博而無窮信非子思不能作也然非朱子章句亦不能明乃復以經文依今所正之簡而抄之乃取章句分抄其下而蒙之妄說亦竊附其後焉先儒嘗戒人不可以脫簡疑經誠如其說則雖如大學之錯簡者皆必強信固執曲解迂說寧失聖賢之本旨而不更耶今一新學小生乃於先儒之所未嘗疑者亦過疑以爲錯簡而更之或疑章句而附以己見可謂僭妄之極矣然千慮或有一得今迷倘待後悟姑抄而藏之未敢以示人也

白氏貫輔中庸膚見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字堯佐洛陽人景泰辛未進士

羅氏倫中庸解

一卷

未見

姚氏文灝中庸本義

一卷

未見

江西通志姚文灝字秀夫貴谿人或作弋成化甲辰進士歷湖廣提學僉事

黄氏績中庸講義

一卷

未見

揚州府志黄績字公勣儀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

許氏天錫中庸析義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閩縣人弘治癸丑進士

許氏誥中庸本義

一卷

未見

崔氏銑中庸凡

一卷

未見

湛氏若水中庸測

一卷又難語一卷

存

若水自序曰夫中庸何爲者也作者之志其有憂乎夫子沒而異端起矣是故子思憂之憂夫道學之不明也語用者之離夫體也語本者之離夫用而本非其本於天者也本於天者性也故中庸者本諸性而道具焉本諸體而用具焉本諸中而和生焉是故君子愼獨養其中而已也中立而和生焉修道致中和而位育成焉是故一體也夫中庸者自天而推之人者也自人而復乎天者也斯理也其執中建中之傳博約之教一貫之旨也子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其有以默識此矣故中庸者一幹而四支者也夫天下之支未有不原於幹者矣天下之幹未有不因支焉以發明者矣是故以明乎愼獨之功者莫大乎一支以言乎體道而致之中和位育者莫大乎二支以言乎體道之極功而放之中和位育

之極致者莫大乎三支以言乎反本而約之其功密其爲效遠其體用一者莫大乎四支是故一幹本根純粹精矣四支發揮旁通情矣大哉道也斯其至矣予憂夫世遠言湮作者之精殆不可見而道或幾乎晦也爲之作測正德戊寅九月

方氏獻夫中庸原

一卷

未見

張氏邦奇中庸傳

一卷

存

倪氏復中庸解

一卷

未見

夏氏良勝中庸衍義

十七卷

未見

良勝進表曰蓋聞帝王之學先識其大聖賢之道一歸於中惟萬世之統紀有傳而千載之遺逢不偶臣竊觀聖賢經傳之宗旨獨存大學中庸爲全書道出一原世無偏重大學衍義早年聞步於西山中庸補遺末路效顰於東海原受性之命降衷於天率體道之誠敷寛於教三德居要五道達於一理而行九經有章三重放乎四海而準誠明之功兼盡中和之效畢臻探究淵源執中而精一惟允兼總條貫篤恭而天下咸平堯舜禹之授受攸歸孔曾思之旨趣如見臣早嗜稽粕澄叨一第之榮晚析絲毛已負生平之志心有暮而力不充時與馳而業俱廢頃罹三至之謗幸逃兩觀之誅自知質薄秋霜殆恐身先朝露執干戈敢忘俎豆近海岳益切涓埃三軍無隨行之書四壁置紀聞之筆經史妙奧敢謂提其要而鈎其玄歲月編摩亦欲循其綱而列其目會協於一無由得全敷詮次乏倫抑且聞見有限圖狗馬衰齡之報畢畎畝餘力之忱祕燕石以自珍食野芹而待獻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典學無忘於終始取善每及於芻蕘道粹大全恆曰望之未見治休隆盛猶云行之維艱制刑初期於無刑命德終歸於有德即如臣罪竊魑魅自甘四裔之投際若主恩上下左右大開三面之網將期死報如結草之無從幸遂生還如汗竹之有待平生心力何知盡在是編末學師資亦謂偶有所得隱括方就楮墨維新今而冒昧以上書尤出表章之下竊伏願成己成物知人知天俟百聖而考三王尊德性而道問學時中建極九圍仰日之方中則天難名萬古頌爲天之大臣謹以所編中庸衍義一十七卷并序目錄繕寫一十七帙隨表上進以聞

黃虞稷曰江西南城人正德戊辰進士

洪氏鼐中庸通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鼐壽昌人正德庚午舉人國子監助教

夏氏尚朴中庸說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江西永豐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太僕寺少卿

施氏儒中庸贖說

未見

徐獻忠序曰中庸一書人自爲說或失則禪或失則俗黨同伐異其失均焉至乃朱陸交辨有如聚訟嗟乎孔父不作孰知是非苟其大義無乖細目稍異亦何舛謬而互相詆訾一至於是良可嘅已吳興施先生聘之挺豪傑之才希聖賢之學嘗從游餘姚王公之門懼微言之將絕憂後學之靡宗著中庸贖說一編脫略前聞紬繹新得既不苟同亦不苟異誠聖學之樞鑰古經之羽翼也

黃氏焯中庸讀法

一卷

佚

徐文貞公志墓曰君諱焯字子昭南平人正德甲戌進士歷湖廣左參政

王氏漸逵中庸義略

一卷

未見

漸逵自序曰言中庸者莫善於程子程子曰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噫中庸之義其盡於此乎中庸者盡性之書也首之以天命性之原也次之道性之著也教者所以成性也中者性之藴也和者性之達也天地萬物者性之實體也中庸者

性之實行知愚賢不肖不能盡其性者也南北風氣之偏性之雜揉而不齊者也費者其散殊也隱者其統會也天地之憾聖人之不知不能性之變化而不可測也鳶飛魚躍性之生意也示人易矣忠恕者存性之事也素位而行性斯立矣鬼神者造化之功用性之良能也大舜文武周公孔子五聖人者能盡其性天下至誠者也達道性之同也三德性之通也九經三重禮樂性之用大本之所出也知者知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及其成功一也誠者天之道性之自也成己成物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是故貫動靜一內外合人己冀大乎性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塞天地之大所以明吾性之大也至於配天盡性極矣夫焉有所倚也肫肫以仁言淵淵以性言浩浩以心言仁也心也性也一也學非為己性不可得而存也故戒懼慎獨不愧屋漏所以存其心養其性也此復性之學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虛也性之神也夫天地之道化育行焉萬物生焉其既也斂於無迹莫知其然歸於虛也聖人之性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其既也求之無迹亦莫知其然本於虛也故虛而神無而有性之所以為大也此中庸之作所以為盡性之書也此程子之善言中庸者也

黃氏（綰）中庸古今注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綰息縣人正德丁丑進士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八

應氏廷育中庸本義

一卷

未見

金華府新志應廷育字仁卿永康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福建按
察司僉事

楊氏爵中庸解

一卷

未見

謝氏東山中庸集說啓蒙

一卷

未見

高氏拱中庸直講

一卷

存

萬氏思謙中庸述微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南昌人字益甫嘉靖丁未進士萬曆初官南京太常寺
卿

許氏孚遠中庸述

一卷

未見

楊氏時喬中庸古今四體文

一卷

未見

李氏桀中庸臆說

一卷

未見

按登科錄李桀有二一澧州人嘉靖乙未進士一餘姚人
萬曆庚辰進士未審著書誰是

李氏栻中庸膚言

二卷

未見

按登科錄李栻亦有二一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一安谿
人萬曆甲辰進士未審著書誰是

王氏尊貴中庸衍義

未見

黃虞稷曰閩中人國子監生嘉靖中上其書於朝

宗氏琱中庸一助

一卷

未見

揚州府志興化人

張氏邦怡中庸傳

一卷

未見

右載聚樂堂目

朱氏元弼中庸通注

一卷

存

繆泳曰海鹽人

海鹽圖經元弼字良叔學者稱爲武原先生

吳氏三樞中庸測

一卷

存

管氏志道中庸測義

一卷

存

中庸訂釋

二卷

存

志道自序曰中庸一篇朱子分爲三十三章孔叢子說有四十九
篇皆子思居宋解圍後所作而今不可考矣世儒類知大學之簡
多錯中庸無錯則愚尚有疑焉幼讀朱子章句卽疑哀公問政章
禮所生也之下有在下位三句而遺全文據朱子述鄭氏之解曰

此句在下誤重在此夫何以辨下文之非錯簡而此處之非闕文也又考家語子曰三近之上有僞撰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二語則又疑章句中豈無誤混孔氏祖孫言語而強爲分章之處嘗先訂此章其他章句亦有分其合而合其分者藏篋數年不敢出邇得南大司馬孫文融書促予作中庸輯略子爲心動欣然從之乃取十二年前草本參互考訂修飾其文其章句無大改於朱子之舊而分合間有所裁其注釋亦多存原文而與時說相違亦有之要亦不詭於中庸之道已耳

按管氏訂釋分中庸爲三十五章以人莫不飲食也一節合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爲一章析子曰無憂者一節爲一章自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至孝之至也爲一章以郊社之禮一節自爲一章自哀公問政至禮所生也接在下位一節然後接以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節爲一章自天下之達道五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爲一章自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道前定則不窮爲一章自誠者天之道也至明則誠矣爲一章自惟天下至誠至惟天下至誠爲能化爲一章自誠者自成也至無爲而成爲一章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至純亦不已爲一章自子曰愚而好自用至亦不敢作禮樂焉爲一章自子曰吾說夏禮至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爲一章自唯天下至誠至末爲一章謂通篇未有徑以詩云作章首者故訂之云

周氏（從龍）中庸發覆編

一卷

存

陳懿典序曰中庸發覆編者吾友周彥雲所著也其稱發覆者從前所覆者自今發之彥雲所自命也彥雲於吾黨中最號博雅淹通而好深湛之思茲編雖成於匝月然其生平積累之工夫見矣世儒狃於舊聞驟而語之必駭且疑以爲牽合鑿空不知從古聖賢著書精微變化無所不有無所不通本非一家之言一人之見所可畫疆而守況經籍流傳闕文錯簡往往有之釐正刊定要不可少茲編訂定如武周達孝纘述二條次於作述之下纘緒之上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條次於在下位一條之下天道人道之上雖其中與傳注不同者什九而要之皆以中庸解中庸讀者又何駭焉余嘗竊疑中庸性命之書而古者乃置之禮經豈以武周祭葬郊社爲禮之大者故以入禮經中乎論語終篇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禮之三千三百無非性命也而不可認禮爲性命外之物也聖人之致中和無非性命中來則謂中庸爲性命之言可也謂爲禮經亦可也彥雲解禮儀威儀爲道之愈析愈大處待其人而行所行卽禮君子尊德性要歸於崇禮真發我覆也

瞿氏（九思）中庸二書

俱未見

按瞿氏三書一曰中庸口授二曰中庸位育圖三曰中庸運卦

姚氏（舜牧）中庸疑問

二卷

存

鄒氏（德溥）中庸宗釋

一卷

存

吳氏（應賓）中庸釋論

十二卷

存

黃虞稷曰字客卿桐庭人萬曆丙戌進士

袁氏（黃）中庸疏意

二卷

存

顧氏（起元）中庸外傳

三卷

未見

林氏（日正）中庸古本

一卷

未見

樊氏（長卿）中庸繹　中庸彙正

俱未見

楊氏（文）中庸臆

一卷

未見

李氏(頤)中庸參

一卷

未見

陳氏(仁錫)中庸淵天紹易測

六卷

未見

洪氏(德常)中庸要領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德常字常伯歙縣人謂大易後發明性道莫先中庸著中庸要領

汪氏(于祉)中庸剩義

一卷

未見

周氏(夢華)中庸傳

一卷

未見

李氏(清)中庸章句詳說

一卷

未見

高氏(世泰)中庸問答

一卷

未見

朱氏(應昇)中庸詮注

一卷

存

陸元輔曰江東朱應昇字九升崇禎己卯舉人

程氏(智)中庸旨說

一卷

存

金侃曰休寧程子尚撰中庸旨說一卷曾刊行

錢氏(馭)中庸說

一篇

存

李延昰曰錢氏謂中庸爲言禮之文

郁氏(文初)中庸郁溪記

二卷

存

程氏(時登)中庸中和說

一卷

佚

劉氏(九思)中庸位育圖說

未見

黃氏(佐)中庸九經政要箴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五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十九

司馬氏光大學廣義

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按取大學於戴記講說而專行之實自溫公始

程子顥大學定本

一卷

存

黃震曰程氏謂大學乃孔子遺書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然其詮次與禮記原書不同明道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止字者聯於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語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又然後以所謂誠其意以後節節釋之伊川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於前然後及康誥曰一章

周應賓曰大學二程改本亦不相一

柴紹炳曰春秋夏五郭公杞子伯甲戌己丑之類以其傳疑未嘗輒加增損至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刪訂經文二程改大學朱子作孝經刊誤將舊文併省分屬經傳而刪其句字夫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改大學孝經此等事姑聽先儒自爲之勿可效也

毛奇齡曰河南二程氏讀大學疑其引經處參錯不一因各爲移易實未嘗分經別傳指爲誰作且變置其文而加以增補也

按明道改本大學自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下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辟則爲天下僇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以義爲利也

程子頤大學定本

一卷

存

按伊川改本大學自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下接所謂誠其意者至辟則爲天下僇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亦悖而出下接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爲利也

呂氏大臨大學解

宋志一卷

未見

朱子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學最爲近正然不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若其他說之近正者君子猶有取焉

蘇氏總龜大學解

一卷

佚

蕭氏欲仁大學篇

一卷

佚

楊時跋曰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我一也無有能亂我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己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子思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所知也蕭君欲仁志學之士也錄示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爲發之苟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戶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

廖氏剛大學講義

一卷

存載高峯集

譚氏惟寅大學義

佚

何氏佾大學講義

佚

喻氏樗大學解

宋志一卷

佚

張氏九成大學說

宋志一卷杭州府志二卷

未見

朱子熹大學章句

宋志一卷

存

黃榦曰先生於大學修改無虛日誠意一章未終前三日所更定

陳振孫曰朱子章句大略宗程氏會衆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辨論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爲之序至大學則頗補正其脫簡闕文

王應麟曰淳熙十六年二月甲子文公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各有或問中庸又有輯略

黃震曰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遂以大學爲稱首所定爲章句又與程氏不同自修身一章以後程氏嘗移易者今悉仍舊今舉世之所誦習者惟章句也

王褘曰大學在禮記中通爲一篇朱子始分爲經傳以明德新民止善爲三綱領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八條目惟其間格物致知傳朱子以爲亡而補之孰知其未亡也今卽其書求之有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十七句足爲格物致知傳蓋錯簡在他所則爲羨語而取以爲傳則極其精切朱子勇於補而不知移易何耶且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安有所謂本末乃別爲之耶董丞相槐及王峯車氏西磵葉氏皆著論以辨其非使朱子復生將必以其言爲然也

王彝曰大學本禮記中之一篇程子見此篇與中庸非聖賢不能作而俱隱禮記中始取以配論語孟子而爲四書朱子俱作爲章句凡若干言題之曰章句者分章析句以發明之也不曰集註以擬諸論孟者古註外諸儒未備言也於二篇獨爲之序者總言其所以述作之大旨也

王鏊曰大學原文見古本禮記鄭玄爲之注依文釋義略通而已闕文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爲綱領三條目八分傳以釋之其義精矣惜致知格物之傳獨亡或以爲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卽釋格物致知之義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始終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爲貴與程子之義亦不相妨朱傳以聽訟一節爲釋本末則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爲且本末既釋終始獨遺之耶

都穆曰朱子作大學章句嘗取程子之意以補致知格物之傳黃氏日抄載董丞相之說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蘊正未盡者耳首章明明德三句綱領之下卽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及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此正釋致知在格物不俟他補後黃巖車淸臣著大學沿革論其見與董氏合王魯齋聞之謂洞照千古之錯簡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學其見亦同宋公曰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方先生曰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是語雖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陸深曰朱晦庵作大學章句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夫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微恐於理有礙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恰好

李蓘曰子思遭樂朔之難作中庸事具孔叢子明矣曾子著大學初謂朱說有本然觀與林擇之書大學正經云云亦以意言爾傳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門人成之則晦翁亦未有所本也

陳耀文曰大學或問云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蓋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無疑夫無所承受無他左驗而據其相似者輒謂某之所作所謂自信之篤而能自得師者與

樊良樞曰大學古本原無經傳朱子述程子之言曰大學孔氏之遺書乃割一經爲曾子所述分十傳爲門人之記遽稱曾子之書似與遺書之說不合觀誠意章別引曾子之言決非曾子之書可

知也王文恪謂大學初無闕文王文成謂大學亦無錯簡鄭端簡頗信其說

濤屺章曰大學在戴記中從未嘗屬誰氏作不知朱子何以確指爲曾子此必有所受而言之

錢敬曰大學一篇漢唐諸儒並未言作者晦翁分敘經傳遂次首文定爲曾子及其門人所述世遂信而莫敢疑

按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今見於大戴記者十篇曰曾子立事曰曾子本孝曰曾子立孝曰曾子大孝曰曾子事父母曰曾子制言上曰曾子制言中曰曾子制言下曰曾子疾病曰曾子天圓篇篇必冠以曾子二字其餘雖無聞使其存亦必冠以曾子如大戴所記矣大學不題作者姓氏或云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云是子思作至朱子於百世之後毅然論定爲曾子之書且析爲經傳謂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其答林擇之書云傳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門人成之而樗齋漫錄又云大學決是子思所作不然誠意傳中不合有曾子曰三字黄岡樊氏亦曰記引曾子之言決非曾子之書可知學者所見不同如是當日復齋陸氏東礀湯氏咸謂朱子中庸大學其傳不遠而朱德莊亦不信朱子章句於是董文淸而後改本紛綸出矣

又按香溪范氏云班生志儒家書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爲何等語意其亡於魏晉之間也范氏於朱子未成大學章句以前故爲是言迨章句行而十篇之外又增出大學一篇人不敢復致疑矣

大學或問

宋志二卷

存

倪氏（思）大學辨（一作講解）

一卷

佚

薛氏（季宣）大學說

一卷

佚

孫氏（礿）大學講義

一卷

佚

金華志孫礿字居敬東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第三人仕至兵部郎官

黄氏（榦）大學聖經解

一卷

存

大學章句疏義

一卷

存

葉氏（味道）大學講義

一卷

佚

邵氏（甲）大學解

一卷

佚

熊氏（以寧）大學釋義

一卷

佚

趙氏（善湘）大學解

十卷

佚

眞氏（德秀）大學衍義

宋志四十三卷

存

德秀自序曰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淸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翺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

及翰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劉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橅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於此矣而漢孝元以後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時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屛居無事乃得緒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之巾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又進表曰汗竹雖釐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諛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曰遭逢之幸中闕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於齊家治國見修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乃南面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奸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兜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惓惓於報上簪纓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劉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戴瞻海嶽之崇深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於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粹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

玉海端平元年十月侍讀眞德秀進大學衍義上謂有補治道是月讀大學章句畢令進讀

趙希弁曰右眞文忠公德秀爲戶部尚書日所進也因大學條目而附以經史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是之謂綱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正國本教戚屬是之謂目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發明者錄之而公之說亦附見焉

魏了翁曰自慶元權臣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憸人乘之以紿爵位俗士假之以漁科名自周程子至於朱張氏凡以發天人之蘊闡聖賢之秘者皆寘禁以絕其書雖以　中庸大學孔門之遺言亦科目之所忌學士解散甚有不敢名其師者公晚出獨立慨然以世道自任鄉口誦心惟驗己之實踐行世接物體心之所安造次理道於仕於處無貴賤少長愛而敬之自長沙後國人以公出處爲廟社安危公身愈退道愈尊名愈盛而責愈來積憂成疾亦自是始矣公將以晚歲著書貽後僅有大學衍義一書既上送官留之經幄其次僅有文章正宗號爲成書悲夫

楊士奇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著述之意見公所上劄子及序蓋其爲書廣大精密綱目畢備有天下國家之任及爲臣欲致其君於唐虞三代者必考之於斯焉

薛瑄曰朱子之後眞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道

張寧曰大學衍義一篇依經據史博古通今言天必有徵於人語事而不遺乎理錄善惡以示百世王之監戒廣節要以盡八條目之工夫忠臣愛主之諷導箴規人君治世之格例律令於今可見盡在此書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六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

董氏槐大學記

一卷

佚

黃震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翁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以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以工夫次第大備之間猶有文字闕失之憾也辛酉歲見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董正未盡者爾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右正釋致知在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耳

宋史董槐字庭植定遠人嘉定六年進士寶祐二年參知政事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許國公卒贈太子少師謚文清

景星曰大學傳五章此謂知本一句非但衍文正是釋格物二字經言物有本末此本字指極本窮源處即至善之所在也經曰知止傳亦曰於止知其所止經曰物有本末傳亦曰知本非釋物格知至而何程子曰格物者謂知至善之所在如此則謂之傳無闕文可也靜安慮得四字即可以見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處謂非致知工夫不可本末終始四字即可見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處謂非格物工夫不可不待補而義已足此說得之矩堂董氏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學莫先乎致知其所知者不過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國天下此外無餘蘊矣

顧炎武曰董文淸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原無所闕其說可從

蔡氏模大學演說或作衍論

一卷

未見

陳氏堯道大學說

宋志十一卷

佚

余氏學古大學辨問

一卷

佚

括蒼彙紀學古青田人

陳氏夢祖大學審明

佚

王贄曰永嘉人

吳氏浩大學講義

一卷

未見

胡炳文曰字義夫新安人

盧氏孝孫大學通義

一卷

未見

黎氏立武大學發微

一卷

存

大學本旨

一卷

存

立武自序曰大學一書學者皆以先儒更定錯簡爲據本旨之述則依本文次序講尋厥旨將以備考訂也

按黎氏大學其詮格物致知云格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致知即知所先後之知蓋通徹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而知用力之先後耳夫物孰有出於身心家國天下之外者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心之發爲意此物之本末也誠而正正而修修而齊齊而治治而平此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而曰知所先後者其究在乎知止而已其後心齋王艮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心齋雖爲姚

江之學而其論格物與師說殊不知語本於黎氏也

車氏若水大學沿革論

一卷

未見

王柏曰車君書言致知格物傳未嘗亡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為格物一傳使朱子聞之當莞爾一笑也

王逢曰清臣師杜清獻公範買似道再聘入史館辭不受有重證大學章句

方孝孺曰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攷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為書以辨其說可信矣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世之嘵嘵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之旨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

都穆曰朱子作大學章句取程子之意以補致知格物之傳黃氏日抄載董丞相之說謂經本無闕文首章明明德三句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文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及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之至也此正釋致知在格物不俟他補後黃巖車清臣著大學沿革論其見與董氏合王魯齋是之謂洞照千古之錯簡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學其見亦同宋公曰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方先生曰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例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之旨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是語雖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浙江通志車若水字清臣號玉峯山民黃巖人嘗取大學知止有定一節合聽訟章為格物致知傳金華王柏以為洞照千古之錯簡使朱子聞之亦當心服

何氏夢桂大學說

一卷

佚

吳氏季子大學講義

二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王圻曰季子字節卿號裕軒邵武人寶祐四年進士官國子監丞

方氏禾大學講義

一卷

佚

何氏基大學發揮

四卷

未見

王氏柏大學

未見

毛奇齡曰王魯齋柏謂大學錯簡或有之然未嘗闕安事補哉遂就本文略移易而其義已備與董氏槐葉氏夢鼎車氏若水吳氏澂之說相同此就朱子改本僅去其補傳以自為說者

金氏履祥大學章句疏義　大學指義

各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柳貫曰大學文公既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焉先生復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文申為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

胡氏翁是大學稽疑

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王氏文煥大學發明

一卷

佚

括蒼彙紀文煥字子敬一字叔恭入元不仕學者稱西山先生

馬氏端臨大學集傳

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江西通志馬端臨字貴與樂平人右相廷鸞仲子以蔭補承事當省試第一宋亡隱居教授

吳氏浩大學口義

一卷

佚

徽州府志吳浩休寧人隱居不仕著直軒大學口義

徐氏(失名)大學解義

一卷

未見

謝枋得序曰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著述也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掇巍科天下家藏其書人邇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尚未致行之者尚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盡者耶抑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於言者耶厥子以示某某覽盡卷不能贊一辭所望於徐公之子者惟於力行二字加意焉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論要見樸實則此編亦必為世所尚矣

許氏(衡)大學要略直說

一卷

存

陳普序曰心者際天極地而一者也易六十四卦彖繫言心者二坎之行有尚中孚之吾與爾靡彖繫言心者也八卦坎中實心之象也心者帝降之衷也帝至公無私至一無二所降之衷天地間無不得故行必有尚尚合也行必有合無在不在故也孔子所以浮於海也中孚誠心也無間於天地人物者也全體中虛二體中實皆無間無雜之誠心也故為好爵好爵之縻繫而不能釋也吾與爾縻彼此人己親疏遠近交繫之不能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皆天命之不能已孟子所謂道性善也吾閩自有天地以來為艸木叢竹之地至唐始有書聲書聲三百年而文公朱子生焉道統在焉心之無在不在也許平仲覃懷人也相後不百年而相去數千里一旦於吾朱子之書忻喜踊躍如獲連城上以廣一人堯舜之心下以起同類會閱之行而復能真體實踐藹然于立身處家進退行藏之際六合既一北方人物之美趣尚之正不絕於南來者之口而四書之檜發於武夷之下踰江淮黃河越行華出居庸鴈門玉門以及於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是固平仲之功亦無非帝降之使然也當時朱子燈火之前夜半不寐推床之際豈知身後之契在於太行之東與其書之彌滿天地哉大要降衷秉彝無間於混然中處之類但須勤行敬守則不患於無相知者明道先生子程子曰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吾於朱文公許魯齋亦云

陳鈞序曰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備見於大學之書河南程子尊信而表章之上接孔子不傳之統下開後世入學之門其功至矣地相近而得其傳者許公也公之源派流行益廣今中書宰相御史中丞行中書右丞其正傳也凡仕於朝仕於外有道德之潤以及於民者亦皆許公之徒也愚宦游南北頗得託交於公之徒相與講公之學久矣今也始得見大學要略於昌江鎮守王氏之家伏而讀之其要也能發其微其略也不傷於簡中庸曰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可以與能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許公既舉其要惟世祖皇帝大聖人能知之能行之用之以平天下亦既效矣今刻此書以布於天下使人人能正其心則無負於學矣王氏雖不獲登公之堂而能廣公之學亦可嘉也

馮庚跋曰大學一書乃學者入德之門而修齊治平之律令格例也三在八條炳若日星一經十傳粲然經緯自子朱子章句集傳或問語錄之說興而其義大明於天下江南之人家傳日誦然求其明效大驗似未能滿人意豈徒視為空言之書而無以見於日用之大歟庚幸甚三造大都與北方學士大夫游承顏接辭之間知有魯齋左丞許先生以道學倡於北亦既取知於聖明略施其所學矣凡執經於許公之門者大而丞相御史次而部刺史郡二千石皆以其學有名聲於時而愚也莫由順下風而請每重責沈之嘆及歸江南見先生小學之書大義溫潤精純根極理致是宜稱為當世之儒宗也竭來常武路達魯花赤朵兒赤視篆未幾一日謂子曰舊藏魯齋大學要略善本今繡之梓以廣其傳庚斂衽而讀之辭簡而明直而文如絲麻穀粟坦明平易人人可以與知與行而至理之妙皆渾然乎其中實穹壤間之一大奇書也俾子跋之子惟天下之理無乎不在無遠近大小精粗之間孔門之高弟有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故程子釋之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今觀是書其言近其旨遠名雖要略而義則精詳也俾其書參行於世益明大學教人之法公之意美矣抑公之為此者要不特以讀書期會為事而有以訓其人使知義理之歸藹然為蜀文翁之戚以無負於師帥之任是又承流宣化之美政也庚不揆謏

而識之

郝絅序曰吾鄉許文正公身任斯道接濂洛關閩之傳其嘉言善行遺書所收者甚少絅謝事鄉居宮保幸菴彭公過臨命與其曾孫泰和博求載籍萃爲全書以傳未能也是編乃先生直言以教人者其言切近精實人所易曉天台克菴陳公督學中州嘗表章之以訓多士絅幸私淑而與有聞者故先刊諸木與同志者共之或者疵先生不當仕元於戲楚之僭公山佛肸之叛孔子尚欲往況生其地而爲之氓坐視生民之糜爛而不救則心亦何負而身又何所逃哉自今觀之綱常不至於滅絶人類不至於禽獸誰之功也

洪寬序曰大學要略一篇書魯齋許先生直說以教人也夫天生蒸民固莫不付之以性而弗能使之皆有以知其所固有而全之固不能無待於教也古之聖人若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首出庶物作之君師於是人生八歲而教之以小學之方十五而教之以大學之要而大學小學之教蓋已立矣迨我夫子之聖繼羣聖之統以教詔於天下而人有所啓迪以復厥初則大學小學之教又彌著矣曾子述之作爲傳義以發其趣朱子因之集爲章句以釋其意由是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彰彰明甚無以加焉學者由章句而遡其傳義由傳義以明夫聖經若披雲霧而覩青天翦荆棘而循大路坦然由之而造乎大道之要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爰及于元聖道淪湮魯齋先生居司成之重任尋道學之墜緒歷覽聖經博通傳注撮其大要不工文詞直說大學教人之方以開示後之學者其言約而達微而顯雖庸人孺子皆有以知之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道聖經賢傳之旨莫不煥然融會夫豈復有餘蘊哉是書也傳之雖久而未盛行河南憲臣臨海陳先生奉敕提督學校停驂之初首搜儒書得其故本乃沈潛考訂更互演繹補其闕略發其微義每歷一所輒召校官集諸生立館下出以示之日令講誦親加訓迪凡環黌宮而觀聽者亦無不釋然有悟於心充然自得其理寬叨領郡寄學校所當先也於是謀於同官桐江閻孟剛京口陶茂各捐俸鋟梓以廣其傳嗚呼聖人之道著於經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雖曰簡易易知然非魯齋直說以教人則微詞奥義孰有以得其理而復其性者哉若是篇者不惟有補於化民成俗之意而實有功於聖門也大矣

魯齋大學詩解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每大學一義輒賦七言絶句解之

熊氏禾大學廣義 一作口義

二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宋眉年序曰此篇作於建人熊君去非摭其生平所學欲施之事而未能者悉載之書謂致知誠意之學自心身而家國天下無一事可離此二節工夫至論新民後一截酌古通今如身履其中灼見可以措世隆平致君堯舜而後筆之於是大學十經一傳字字俱實理句句非虚文釋天下有體無用之疑著儒者明體適用之學廣聖賢全體大用之功惜乎身與世違以今觀之亦祇付之空言而已熊君多著述有大學廣義篇帙浩大未見全書近略獲觀廣義要旨其用心極不苟此編又要旨中之要旨而謂之口義云者不敢侈言也嗚呼其果付之空言而已耶言而至此安得不爲之撫編三歎

胡氏炳文大學指掌圖

一卷

未見

程氏仲文大學釋旨

一卷

未見

胡炳文序曰予沈潛讀四書六十年近爲纂疏集成有訛舛處不得已爲通一編友朋得之則以鋟之梓予悔之早程仲文舊從予游予以其嗜學極愛之今所著大學釋旨辭簡嚴密圖明該貫視章句有所發揮於予通有所傳授識者表章之薦剡交飛將以上聞仲文年方壯學者方進未已此書之出視予得毋又早乎雖然知人易受知難自知尤難大學誠意章言自知之真也仲文其益務自知庶不負識者之知乎仲文勉之雖然予年八十亦不敢不自勉也

齊氏履謙大學四傳小注

一卷

未見

許氏謙大學叢說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謙孫存仁明初爲國子監祭酒謙之遺書悉皆刊布
呂氏洙大學辨疑
一卷
佚
呂氏溥大學疑問
一卷
佚
金華府志呂溥字公甫永康人與兄洙均從許謙學
周氏公恕大學總會
五卷
未見
張萱曰總載或問宋儒語錄及考亭師弟問答大學語
李氏朝佐大學治平龜鑑
佚
傅若金序曰龜以卜鑑以監帝王之道以法雖聖人不敢易焉故卜而不求乎龜則不能知夫事監而不求鑑則不能正夫類爲法而不求乎帝王之道其能以平治天下乎是故善爲治者以前言爲龜以往行爲鑑吉凶罔不有以知於前善惡靡不有以監於後擇而行之由一身而達之天下其猶運諸掌矣此無他知所法焉大學一書古今帝王爲治之要道也宋子朱子既集儒先之說以爲章句而行諸世矣今李氏不畔其說而能增之發明以申其義又引事比類凡唐虞三代下及漢唐歷代之君善可以則惡可以戒者悉附著於其下名曰大學治平龜鑑其言數千雜出五經諸史之文察其用心勤矣昔唐宋璟進無逸圖而警戒之道成張九齡上事鑑而諷諭之功著治平龜鑑之作殆亦欲見諸行事者耳而二公處輔相之近其言易以行李氏居山林之遠其書雖以見知雖然芻蕘之言聖人不廢況託於經以行者乎居今無知其書則已苟有知者采而上之使不見廢則於帝王平治天下之道豈獨無所裨哉李氏雲陽人字朝佐窮經積學蓋有志當世之務云
李氏師道大學明解
一卷
佚

黃虞稷曰高郵人學者稱月河李氏嘗爲通州教授
蔣氏文質大學通旨
一卷
未見
蔡氏學成大學說約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一卷
未見
蔣氏玄大學章句纂要
一卷佚
曾氏元生大學演正
一卷
佚
鍾氏律大學補遺
一卷
佚
王逢曰律字伯紀汴人鄉貢進士爲儒學官前後徵辟並以疾辭
有大學補行於世
沈氏易大學旁訓
一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一

劉氏迪簡皇王大學通旨舉要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書凡十章一章總言三綱領二三四章釋三綱領注略五章至十章釋八條目注解

江西通志劉迪簡字簡卿安福人吳元年被徵授尙賓館副使洪武建元進皇王大學通旨奉詔使交趾至南寧道卒

劉氏清大學要旨

一卷

未見

傅氏淳大學補略

一卷

未見

范氏祖幹大學發微

一卷

佚

劉氏清大學要句

佚

蔣氏允汶大學章旨

佚

王瓚曰溫州府學教授永嘉蔣允汶彬夫撰

陳氏雅言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張氏洪大學解義

一卷

未見

鄭氏濟大學正文

一卷

未見

方孝孺後序曰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淸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淸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授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姑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嘵嘵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嘗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濟仲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

徐氏與老大學集義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仲祥錢塘人王達嘗師事之

丁氏璣大學疑義

一卷

佚

李氏杲大學明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成安人景泰庚午舉人歷官濟南知府

楊氏守陳大學私抄

一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蒙少受大學輒併其章句誦而味之佐以或問參以諸說已自謂通矣及誦之久味之詳乃反有疑焉其後誦益久味

益詳疑亦從而益繁積數十載雖與天下友反覆講之疑終不釋也今家居無事日誦味之而疑如故乃取所疑經傳易而置之各錄章句於其下而章句有與今易置之文義不合者亦僭用己說以蒙譾別之而其所以易置之故則詳具於各章之末既而誦且味之怡然理順乃淨抄成帙閟之篋中不敢以示人一日客或翻篋見之閱未半輒嘻笑且怒罵曰吾不意子之叛儒先而紊聖經至此也夫大學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而朱子之章句或問後學惟誦習之莫敢違也何乃僭易而妄解之亟焚之毋貽是書累也愚應之曰非敢爾也王魯齋曰天下所不易者理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強為異而苟為同也今蒙所抄縱未得乎義之至善亦足全吾心之所安若其謬說只自謬耳是書豈被其累譬如蜀之八陣石一時或亂之而千載如故也虞之五瑞玉一臣或失之而萬國自如也子安庸怒哉客赧頰而去余甚慚且悔然業已抄之不忍毀也用識之篇末

丘氏濬大學衍義補

一百六十卷又補前書一卷

存

神宗御製序曰朕惟帝王之學有體有用自仲尼作大學一經曾子分釋其義以為十傳其綱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闡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立萬世帝王天德王道之標準宋儒真德秀因為大學衍義援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實之顧所衍者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治平猶闕逮我孝宗敬皇帝時大學士丘濬乃繼續引伸廣取未備為大學衍義補揭治國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采古今嘉言善行之遺以發經傳之指而後體用具備成真氏之完書為孔曾之羽翼有功於大學不淺是以孝廟嘉其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特命刊而播之朕踐祚以來稽古正學經史諸書博涉殆徧因念真氏衍義我聖祖大書於廡壁累朝列聖置之經筵肅宗驟講之餘賦翼學詩以紀之朕爰命儒臣日以進講更數寒暑至於終篇然欲因體究用而此書尤補衍義之闕朕將細繹玩味見諸施行上遡祖宗聖學之淵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德新民圖治之意爰命重梓以廣其傳而為之序如此云

濬自序曰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夫億兆人民之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為教為學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漢人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剟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衍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為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非合眾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網焉綱固不止於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網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於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之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興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達外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臣為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夫格致誠正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耳若即其功用而究竟君臣之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有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帝王為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

編始而學之則爲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爲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闈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治非獨舉其要實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眞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行而實事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齊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較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頗多重復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開經筵廁綴班行之末覩觀儒臣以眞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言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爲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謹序

何喬新志墓曰公以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闕焉乃採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作大學衍義補今天子嗣位之初公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公尚書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

程氏敏政大學重定本

一卷

存

敏政跋曰大學章句朱子所訂且爲格致傳補亡有大惠於後學朱子既沒矩堂董氏槐始謂格致傳未亡乃雜於經傳中未及正耳玉峯車氏若水慈谿黃氏震魯齋王氏柏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及國朝滄江鄭氏濟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說大同小異而於第十章亦有從程子所訂而少變之者走嘗欲合諸家著爲定本而未能也暇日默記衆說參互考之手自錄出如右他日或放歸田當再加紬繹并訂其注疏而凡諸經子中有先儒成說可還其舊者悉加釐正以俟後之君子而不敢必其能遂焉否也

陳氏經大學大全纂

一卷

未見

俞汝言曰四川成都衛人成化丙戌進士

葉氏[illegible]大學綱領圖

一卷

未見

蔡氏清攷定大學傳

一卷

存

徐師曾曰大學篇錯簡甚多程子既爲之表章定著朱子又爲之更正補亡其所作章句或問至於今家傳人誦似無遺議矣厥後諸儒若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簡編錯亂而攷定者失其序耳遂欲移經文知止以下二條置於子曰聽訟之上以爲傳之四章釋致知格物而車氏淸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至蔡氏淸攷定傳文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尤爲近理使朱子復生未必不改而從之

毛奇齡曰與朱氏改本並同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七字删此謂知本四字

李氏承勛大學拾朱

一卷

未見

王氏崇大學稽古衍義

未見

楊氏廉大學衍義節略

二十卷

未見

廉序曰大學衍義先儒眞德秀之所著也曰節略者臣不揆寡陋冒昧爲之也書四十三卷今爲二十卷云竊謂德秀之書雖其援引之富論說之辨然無一言而不源流於孔子之經無一句而不根本乎曾子之傳無一言而非人君爲治之法無一句而非人臣

實難之忠至精至切至要臣之過慮惟恐萬幾之繁經筵之講讀未易以畢乙夜之披閱或難於周此節略之所由以成也然先其少而後其多由其約以致其博則何不可之有哉此書所謂前列二者之綱曰帝王爲治之序曰帝王爲學之本是也爲學乃明明德爲治乃新民卽大學三綱領之二也所謂後分四者之目曰格物致知曰誠意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是也格致以始之修齊以終之卽大學八條目之六也雖曰三綱領之二而至善之止固在乎中雖曰八條目之六而治平之理悉該乎內仰惟陛下躬上知之資稟生知之性一讀百篇五行並下是豈尋常可得而窺測也哉自今以往誠留意焉則帝王之學必可傳帝王之治必可復矧以篇章減省工夫惟在於專旬月研窮效驗決有可獲至於一得之愚幷此以獻　又進表曰居楓宸乃膺君師之任在杏壇實遺治教之書學雖上下之皆同實於南面而獨重若能實用其力則必大有其功經則誦於孔子而曾子述之傳則原於曾子而門人記之至程子始取之禮經迨朱子乃爲之章句若夫引用五經四書之文採擇諸史百氏之說據千載之空腔爲一旦之填實或言其理或擧其事體用一原卽理而事無不包顯微無閒卽事而理無不在每條秖引其凡逐節惟提其要簡以御煩約以該博此則莫有逾於衍義之書而實成於眞氏之手其所以修己而明德者一二帝三王之明法其所以治人而新民者一唐虞三代之成功否則不漢之雜霸亦唐而已不唐之雜夷亦宋而已君子尠與聞大道之要也小人豈盡皆至治之澤乎此書在祖宗朝或書之以爲昕夕之諦觀或資之以爲出治之條格仰列聖之承傳同執中之授受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以至於今也玆者恭遇皇帝陛下入繼大統益衍天潢聰明睿知素著於潛藩仁勇聖神頃觀乎登極然程子爲說書拳拳焉進涵養薰陶之說朱子繼講席切切然有輔理讀書之言豈非當新君之幼沖與嗣皇之初政也哉臣嘗言於孝宗皇帝請經筵不必泛及夫他卷而勸講惟當專用夫是編覽之數日已可窺其大端講之浹旬決可會其歸宿玆者竊慮萬幾之繁在於一日之內於是尋行數墨竭精力以繙閱其全編短截長忘寡陋而採取其半非敢精以求精第欲省而又省近年學士有病其繁而補以治平之篇今日愚臣乃慍其多而妄有節略之舉既約矣而約之至則本於一心亦約矣而約之極則在於一敬此聖賢之眞傳乃道學之密旨九重誠留意焉乙夜償過目焉則所謂大端者當不待於數日而後窺所謂歸宿者抑豈俟於浹旬而後會哉蓋二帝三王之爲君皆爲如此之學故唐虞三代之致治咸臻如是之隆瑟僩赫喧今復見之獨諸親賢樂利亦何幸於躬逢所有大學衍義節略凡二十卷臣之愚得間附一二繕寫裝潢共計十帙謹隨表上進

黃虞稷曰廉官南京禮部尚書時進呈

汪氏璪大學復古錄

四卷

未見

徽州府志璪字文亮祁門人徽士思敬子弘治初徵修憲宗實錄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二

劉氏續大學集注
一卷
未見

續自序曰大學舊在禮記中至宋程子以爲孔氏遺書而表章之朱子爲之章句然天下之理不容毫髮差故據舊本取詩云至沒世不忘一百二十五字次聽訟章後取此謂至必誠其意一百二十八字又次其後改知本二字爲物格然後此爲完書蓋格乃感而應之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皆欲得人心同然故卽其感應者知其爲善誠意默而識此善也正心不爲物誘此善也修身善發於外中禮也治國平天下善見於遠近事業也自人所得曰德以其可欲曰善卽新民而見明德止至善非新民亦止至善也家言孝弟慈國天下言老老長長恤孤善之用有差等也絜矩格物之施於政也得衆善之同也得天命善之充也忠信進之方也財用行之效也循是爲君子反是爲小人用樂善而迸戕善仁人其至也卽民之秉彝立教則百王難損也故此書精粗兼備先後相因上下通行古今不變始而易知易行終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續生去孔子幾二千年去朱子幾四百年安能決是非如此之明不過以心驗之而已

趙氏璜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江西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累官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莊靖

胡氏爟大學補
一卷
未見

太平府志胡爟字仲光蕪湖人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除戶部主事

胡氏世寧大學衍義補贋見
四卷
未見

吳任臣曰胡端敏公世寧字永清昌化籍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

王氏守仁大學古本旁釋
一卷一本四卷
存

守仁自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新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夫

錢德洪曰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闕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書成旁爲之釋而引以序

鄭曉曰大學一篇程子更定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康成所注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宋四明黃氏震元金華王氏柏臨川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星溫陵蔡氏清莆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

羅汝芳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闕無所用補也

宋犖曰伯安具文武才人鮮能及乃以講學故毀譽迭見於當時是非幾混於後世蓋其無善無惡之論朱子晚年之編學者無所用其回護至謂其縱士鹵掠得寧邸金寶初通宸濠策其不勝而背之目擅離職守處置田州事宜失當用兵機詐此謗毀之餘唾不足拾取也

按大學在小戴記中原止一篇朱子分爲經傳出於獨見自章句盛行而永樂中集修禮記大全幷中庸大學文刪去之於是誦習章句者不復知有戴記之舊陽明王氏不過取鄭注孔義本而旁釋之爾近見無錫張夏輯雒閩源流錄於陽明傳謂其敘古本大學則倒置經文反以是爲陽明罪果足以服天下後世之心乎

大學問

一卷　存

錢德洪曰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讀之

鄒守益跋曰聖學之明其在大學乎聖學之不明其在大學乎古者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二致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後世岐小學大學爲二而謂帝王經綸之業與章布章句異嗚呼聖人之教天下也將望其爲經綸乎將望其爲章句乎古人學術之同異孰是可以稽矣古者纓揖應對造次顚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格物之功故求諸吾身而自足後世鑽研於書策摹擬於事爲考索於鳥獸草木以一物不知爲恥故求諸萬物而愈不足求諸吾身而足者執規矩以出方圓也求諸萬物而愈不足者揣方圓以測規矩也絜矩以平天下天下之大道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呼修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愼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施博之要乎聖學之篇要在一一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定性之教以太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其於大學之功同耶異耶陽明先師恐大學之失其傳也旣述古本以息羣疑復爲問答以闡古本之蘊讀者虛心以求之泝濂洛以達孔孟其爲同爲異必有能辨之者

程氏瞳大學衍義補會要

未見

樂平縣志瞳字欽之弘治己未進士官至雷州知府

朱氏袞大學信心錄

一卷

未見

上虞縣志朱袞字朝章弘治壬戌進士歷官興化知府

崔氏銑大學全文通釋

一卷　存

銑自述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於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徵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渙然矣實乎此者誠也岐乎此者欺也

湛氏若水古大學測

一卷又難語一卷

存

若水自序曰甘泉子讀書西樵山讀古本大學喟然嘆曰大學之道其粲然示人博矣其渾然示人約矣明德親民其粲然矣乎止至善其渾然矣乎夫非有二之也其粲然者乃其渾然者也是故明德親民以言乎大體矣止至善以言乎實功矣曷謂燦然其體用周以弘其分成己而成物是故以言乎大體也曷謂渾然其理要其學易簡而久大之是故以言乎實功也曰曷謂至善曰以言乎身心之於家國天下之事物之理之純粹精焉者也純粹精焉者非他也天理也天理者非他也吾心中正之本體也明德親民之奧也其體用之一原也是故止至善而明德親民之能事畢矣曰曷止之曰自知止而定靜安慮知行並進乎此者也知所先後知此者也自天下而之格物自物格而之平天下始終反說約此者也格物也者止至善也言屢而意至矣故止至善則無事矣或曰子之必主乎古本何也曰其以修身爲格致也教之力也身之也非口耳之也學者審其詞焉其於道思過半矣是故其書完其序明其文理其反覆也屢其義蓋大哉博矣約矣其道也其至矣乎子懼斯文之晦求之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誠不自揣謹離章集訓而測焉以俟君子正德戊寅孟秋

陸氏深校定大學經傳

一卷

未見

魏氏校大學指歸

一卷古文一卷

存

王廷序曰嘉靖壬寅夏莊渠魏先生大學指歸成先生屬廷爲之序序曰古人之學心學也外心而言學者非也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明此之謂明德推此之謂新民止此之謂至善堯舜禹湯文武所以能致唐虞三代之治者於此耳後世大道既隱學術分裂世之言學者學其所學而非古人之所謂學矣夫學戾古人則無真儒無真儒則無善治矣先生夙契先聖之旨憫學者之淪失其初也乃直探本原揭示標準凡數脫稾始克成編名曰指歸其詞簡其旨遠其文備觀此而於古人之學思過半矣或曰大學一書朱子爲之章句今天下已家傳人誦而指歸者何夫道本無言而有言者憂學之不明也章句析其義指歸一其趨蓋有相發明而不相悖者是烏能已於言哉書總一卷其篇次從古文考異亦附見云

廖氏紀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黄梅人弘治乙丑進士

張氏邦奇大學傳

一卷

未見

方氏獻夫大學原

一卷

未見

穆氏孔暉大學千慮

一卷

存

孔暉跋曰孔暉自去年夏病甚不能言默然坐臥靜中不覺舊日所得義理發於思慮盡心無所用不能動履誠難遣也每思大學腹稿成輒起而筆之然眼花不能自校令男衍書而考證焉

黄虞稷曰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

程氏昌大學古本註釋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昌字時言祁門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四川按察使

洪氏鼐大學參義

一卷

未見

王氏道大學億

二卷

存

大學衍義論斷

一卷

未見

鄒氏守益古本大學後語

一卷

未見

黄氏訓大學衍義膚見

未見

徽州府志黄訓字學古歙人正德甲戌進士知嘉興縣入爲部郎

林氏希元更正大學經傳定本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同安林希元茂貞平居好古晚參訂諸儒所定大學格物致知之說附以意見曰更正大學經傳

王氏漸逵大學義略

一卷

未見

漸逵自序曰大學之教首之以明德親民相並而行焉何也曰此聖賢廣大精微之學合內外而一之者也是故天下之大物我而已矣吾性之德體物我而已矣物我合體存乎學此學之所以爲大也至善者吾心中正之則也在心爲明德在事爲至善合內外者也自身而內之心也意也知也德也吾之所有也自身而外之家也國也天下也民也吾之所與也成己成物之道也是故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之有老莊佛氏之徒竊吾之明德以自私自利而肆其說者矣故示之以親民焉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之有管晏商韓之徒竊吾之親民以自私自利而鼓其術者矣故示之以明明德焉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祟制象於彌文假述作爲美觀

而民不被其澤者矣故示之以教化用人理財焉故觀諸親民而見聖賢廣大之學有以異於老佛之偏枯者矣觀諸明德而見聖賢精微之學有以異管商之昏汩者矣爲人君而不知大學之道必蹈於禍敗之機爲人臣而不知大學之道必昧於義利之辨爲學者而不知大學之道則溺於老佛之偏功利之辭斯則聖賢之所憂著之於經以爲教者也惜其雜於戴記簡篇脫略賴程子而表章易置之稍爲完備然於聖人之精蘊猶略焉故特揭而著之學者能於此識其大焉則所以合內外一物我而於窮理盡性之道存神過化之幾思過半矣

聶氏豹大學臆說

一卷

未見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謚貞襄

季氏本大學

一卷

存

毛奇齡曰季彭山改本不分章節則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張宮諭陽和講學龍山出其書示學者遂刻之行世僅大文六葉無疏義

鄭氏守道大學講義

一卷

佚

黃虞稷曰福州人

周氏祿大學約言　緒言

未見

吉安府志周祿字以道廬陵人受學於陽明以貢爲黃岡教諭

江氏銓大學論正

一卷

未見

徽州府志銓字元衡婺源人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三

豐氏(坊)石經大學

二卷

存

陳龍正曰大學自程朱一更再更迄無確論石經大學出自豐坊云得之某處明是坊僞作而鄭端簡重其書流傳漸久恐後世不察第見其段落分明血脈融貫果以爲孔曾真本肇自天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古經自有脈絡錯綜者過不可解無罅隙疑程朱明更之近於大臣擅易位之權而坊暗更之殆祖春申文信之故智行之著述之間其罪大矣

吳應賓曰石經大學非真石經也謂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按魏文帝始以黃初紀元在明帝則爲太和爲青龍爲景初在齊王芳則爲正始爲嘉平在高貴鄉公則爲正元爲甘露在元帝則爲景元爲咸熙而禪於晉未嘗有政和之年號且元立言魏者僞也魏無政和而言政和亡是子虛之謂也

陸元輔曰錢受之列朝詩集爲豐坊作小傳謂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等書皆坊僞撰而當時名公多爲所惑如鄭端簡以石經大學次第亦自可玩味郭青螺季本輩刻子貢詩傳於楚而序之是也其書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緡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節次一家仁節次康誥曰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章三節次秦誓曰四節次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維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明德新民二章次穆穆文王節終焉當豐氏本既出管志道爲作章句測義略義錢一本曹胤儒俱有刊本皆爲坊所惑可怪也

王氏(畿)古本大學附錄

三卷

未見

蔣氏(信)古本大學義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武陵人嘉靖壬辰進士

孟氏(淮)大學懸見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祥符人嘉靖戊戌進士

高氏(拱)大學直講

一卷

存

吳氏(桂芳)大學記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新建人嘉靖甲辰進士

李氏(先芳)大學古本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濮州人嘉靖丁未進士

萬氏(思謙)大學述古

一卷

未見

徐氏(栻)大學衍義補纂要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

王氏(樵)大學衍義略

未見

溫州府志𫍯字子孝永嘉人嘉靖庚戌進士以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魯氏(邦彥)古本大學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睢州人嘉靖庚戌進士

史氏朝富考正大學古本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史朝富字節之晉江人嘉靖癸丑進士知永康六合二
縣事入爲南兵部郎出知永州府

羅氏汝芳大學說
一卷
存
張恒曰汝芳南城人嘉靖癸丑進士
右其弟子從一貫錄中抄出單行

許氏孚遠敬和堂大學述
一卷答問一卷
存
孚遠自序曰自格物之義不明而孔門之學晦謂卽物而窮其理
者疑於支謂於事事物物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者涉於徑謂格知
物之本末與格無物之物者虛見無實皆愚之所不能信也蓋宋
儒司馬溫公嘗有扞去外物之說近時天台王子經陽胡子皆主
格去物欲之說孚遠嘗在關中與胡子論辨不以爲然及讁居山
廬旋罹先君子大故兀坐沉思恍然覺悟知此心不可著於一物
豁然無物性體始露乃知聖門格物之訓眞爲深切而著明頃入
七閩得溫陵蘇子所遺格物之解若合符契然後益信人心之所
同然爰取笥中舊著大學述一編復加删改就正有道以期共爲
折衷闡明聖學於天下後世其知我罪我所不敢辭避也萬曆癸
巳夏五月

耿氏定向大學括義
一卷
存

楊氏時喬大學古今四體文
一卷
未見

李氏材大學約言
三卷考次一卷
未見

來氏知德大學古本釋
一卷
存
知德序曰大學之道修身盡之矣修身之要格物盡之矣明德者
何也昭明於天下之德也卽五達道也若以人之所得於天而虛
靈不昧爲明德則尙未見諸施爲以何事明明德於天下也哉親
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卽親親而仁民也自近以及遠而家而國
而天下也非當作新也亦非親其民也止至善者止於仁敬孝慈
信也自字義不明聖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荒矣道喪千載又安
望其知格物也五帝三王之學皆所以明倫七十子從孔子問志
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此何志也卽大學老老長長
恤孤平天下之志也及哀公問政孔子告之曰天下之達道五所
以行之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則明德
卽達道不待辨而自明矣孟軻氏得孔子之眞傳者故曰聖人人
倫之至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
天下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及齊宣梁惠滕文公問政
皆以設爲庠序人倫明於上告之此皆載之簡冊但天下學者日
汲汲於科目如水之赴海間有一二高明之士又馳情於釋氏之
空寂不以身心體認之以至此義不明耳秦漢以來聖人之道渾
如長夜至宋河南程氏取而表章之朱子乃爲之注可謂有功於
聖門矣但以明德爲虛靈不昧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不免失
之支離至陽明王氏以此書原未錯簡程朱格物不免求之於外
可謂有功於程朱矣但仍以明德爲靈昭不昧而教人先以悟良
知則又不免失之茫昧支離茫昧雖分內外然於作聖工夫入手
之差者則均也德以未仕山林中潛心反覆二十餘年一旦恍然
有悟懼天下之學者日流而爲禪也乃書於大學古本之後

張氏位進呈大學講章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南昌人隆慶戊辰進士累官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

管氏志道大學六書

八卷測義三卷　緝注一卷　咯義一卷　古本訂釋一卷　辨古本一卷　石經大學附錄一卷

存

胡氏時化大學注解正宗

一卷

未見

祁承㸁曰餘姚人隆慶辛未進士

朱氏元瑞大學通注

一卷

存

蔡氏士曾古大學注

一卷

存

王復禮曰蔡氏古大學注太倉王文肅序之書以進呈

姚氏舜牧大學疑問

一卷

存

周氏從龍大學遵古編

一卷

存

李日華序曰大學一書與中庸同出戴記宋儒目爲修己治人之方而以六藝當小學夫書數射御信卑卑矣然亦非絶慧精詣不能擅恐未可輕責之髫丱輩而以煌煌禮樂之大概受小學之目則是書將不得爲禮樂之書可乎周彥雲先生性喜治經而不欲沿習勦說所著中庸發覆已膾炙士林無何又出大學遵古編行之名曰遵古遵古本石經也世所傳石經不知何所本楊止庵少宰業立說痛排之而先生亘有當焉何居全書不分經傳又以六所謂溯繹而上知首章即已備格物無俟更補又詠淇澳詩知文武心法乃在武公及定爲子思居衞之作皆鑿鑿有據非依人口吻異同者可以傳矣

按周氏誤信石經大學爲古文名其編曰遵古不知石經之非古也

唐氏伯元石經大學

一卷

存

按豐坊僞石經大學唐氏誤信之上言於朝請頒行學官而又述之爲書與管志道交相倡和皆𡨴魘之語也

郁氏元標大學就新篇

一卷

存

顧氏憲成重定大學

一卷

存

憲成自序曰世之說大學者多矣其旨亦無以相遠而獨格物一義幾成訟府何也始於傳之不明也於是人各就其見窺之此以此之說爲格物彼以彼之說爲格物而大學之格物轉就湮晦不可得而尋矣子竊懼焉因取戴記以下諸本暨董蔡諸家之說互相參校沉潛反覆紬繹異同如是者久之乃知格物之傳昭然具在或習焉而不察或語焉而不詳或擇焉而不精則雖謂之亡也亦宜竊不自揆僭加詮次私以請於同志而今而後庶幾大學獲爲全書而紛紛之論可息矣戊子秋日

大學通考

一卷

存

憲成自序曰程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善哉其言之也大學有戴本有石經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陽明王氏獨推戴本天下翕然從之而南海瞿臺唐氏又斷以石經本爲定至於董蔡諸氏亦各有論著莫能齊也雖然以求是也非以求勝也其同也非以爲徇也其異也非以爲競也其得也非以爲在己而故揚之也其失也非以爲在人而故抑之也君子於是焉虛心平氣要其至當而已予故備錄之俾覽者得詳焉壬辰正月

大學質言

一卷

存

弟允成序曰余兄叔時既編定大學爲一卷又集戴記諸本及諸家所嘗論說者爲一卷同異得失大學具是矣或謂余曰何不略疏其義余以告叔時叔時曰大學正文首尾不過一百二十餘字而規模廣大條理精密自來聖賢論學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卽諸釋文亦惟援古昔稱先民稍加紬繹而已不能别爲之說也今何從更贅一辭曰諸家之說何如曰求諸大學可也求諸大學而合焉不問而知其是矣求諸大學而離焉不問而知其非矣亦何從更贅一辭余曰善已謂余曰程朱命世大儒其論大學也猶然在離合之間不足以盡厭於天下後世況吾儕乎顧執己而自遂也於是時時進余而商之余退而繹其語命曰質言仲尼不云乎就有道而正焉蓋叔時之志也

嚴繩孫曰先生字叔時家於無錫縣東之涇里故學者稱涇陽先生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南京光祿少卿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著有大學三書一曰重定大學萬曆戊子秋謫桂陽州判時輯一曰六學通考壬辰補泉州推官未赴時撰二書皆自序一曰大學質言第涇凡公序之

按石經大學止可欺無目之人端文顧公乃亦收之吁可怪也

郭氏觀光續大學衍義補

未見

三楚文獻錄郭觀光字孚如雲夢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太僕少卿

鄒氏德溥大學宗釋

一卷

存

德溥自序曰夫學以致道也乃其本則至善是已然而必自知止始故要其端於致知格物格物者格其物之本而知之也則知止之爲亟是已夫惟知止則修之乎於穆不顯之天而齊治均平自要其成夫斯之謂本務彼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欲操是以明明德於天下奚由哉蓋大學旨趣實與中庸無二古稱孔伋經緯之說信不虛也比虞遊與劉調父氏深譚屬余疏其義余乃約說大旨如此

按鄒氏亦誤信僞石經者

虞氏淳熙大學繁露演

一卷

未見

徐氏卽登大學本旨通

六卷

存

錢氏一本石經舊本大學

一卷

存

羅氏大紘校復大學古本

一卷

存

吳氏應賓古本大學釋論

五卷

存

按吳氏釋論本陽明王氏之說書凡五卷提綱釋篇名釋古本釋首章第一釋誠意修身第二釋齊家治國第三釋平天下第四新本辨第五所謂新本者僞石經本也

袁氏黄石經大學補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四

高氏（攀龍）大學知本大義

一卷

存

攀龍序曰謂大學有錯簡者疑誠意章引淇澳而下也謂大學有缺傳者疑首章此謂知本二語也夫此謂知本必從修身爲本明矣有修身爲本之揭則有此謂知本之結有此謂知至之結則知其爲格物致知之釋文理不辨自明也獨誠意章引淇澳而下則曲解不可得而通明道先生之易古本以此也伊川先生再易之晦庵先生三易之未定也以三先生之信古而卒不能信於斯簡以天下後世之信三先生而卒不能信其所易則心之同然者不可強也愚蓋往來胸中結疑不化有年矣一日讀崔後渠先生集有曰大學當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明矣乃始沛然如江河之決不覺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吾何以決之吾決之於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之二語也此二語者以爲不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亦屬無謂以爲果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似未明備固知其旁引曲暢有如淇澳諸條所云也此諸條也以爲不釋知本則不宜結以知本以爲果釋知本則不宜別附他章固知其前後起結必麗於此謂知至之後也夫以三先生不能定敢謂定於今日乎然而天下萬世之心自固有愈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自三先生表章大學之後越三百年而崔先生之說益近自然故敢申明之以俟後之君子觀夫同然之心果何如也若夫劃裂推移人人自爲大學則何所底極之有嗟乎聖人之學未有不本諸身者六經無二義也大學之道知止而已知止之道知本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蓋沛然無疑於日用非獨以殘編之似缺而復完已也

吳氏（炯）大學古本解

一卷

存

張鼐曰大學出於禮經原無分經分傳之說讀古本可思而宋人以義理訓詁遂經之傳之而私補其所未備余不敢謂朱子爲非而於大義亦竊有未安者蓋古本聯屬而章句頭緒支離古本完整而章句反覺有未備是以不免於補綴耳此吳先生力學湛思三十年有當於古本之旨也

按侗初張氏序吳氏大學謂有當古本之旨所云古本亦僞石經也

區氏（大倫）大學定本

一卷

未見

李氏（日華）大學心詮

一卷

未見

劉氏（洪謨）續大學衍義

十八卷

未見

黃虞稷曰南昌人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少卿是書於崇禎二年進呈

劉氏（宗周）大學古文參疑

一卷

存

宗周自序曰立國必有學大學王制也而勸學有記則孔門私之矣後之人以其本爲王制也故言禮之家收之則戴氏又私之矣戴氏非通儒也其言禮也龐亦何有於大學六經同出於秦火之餘區區斷簡殘編初無完本而人各以記誦所得綴而成篇章其言不得不歸之龐亦何有於禮然則戴氏之傳大學早已成一疑案矣後之人因而致疑也故程子有更本矣朱子又有更本矣皆疑案也然自朱本出而格致補傳之疑更垂之千載而不決陽明子曰格致未嘗缺傳也盍從古本是乃近世又傳有曹魏石經與古本更異而文理益覺完整以決格致之未嘗缺傳彰彰矣余初得之酷愛其書近見海鹽吳秋圃著有大學通考輒辨以爲贋鼎余謂言而是雖或出於後人也何病況其足爲古文羽翼乎吾友高忠憲頗信古文亦以爲格致未嘗缺傳也因本高中玄相國所定次誠意一章於此謂知本以下則在古今之間乎余嘗爲之解其略見者韙之而終不敢信以爲定本於是後之儒者人人而言大學矣合而觀之大學之爲疑案也久矣古本石本皆疑案也程

本朱本高本皆疑案也而其爲格致之完與缺疏格致之紛然異同種種皆疑案也嗚呼斯道何由而明乎宗周讀書至晚年終不能釋然於大學也積衆疑而參之快手疾書得正文一通不敢輒爲之解聽其自解自明以存古文之萬一猶之乎疑也而滋龐矣因題之曰參疑時乙酉春二月

大學古記

一卷

存

宗周自序曰大學本出於小戴禮蓋大學爲訓學校之經義故禮家收之自是一篇文字其分經分傳始於宋儒且特表章之以配四書嘉惠後學其功良偉而後之人猶以不覩古全經爲恨至朱子格致之傳理本經旨事同射覆不善讀者又以爲支離而王文成之古本出矣自誠意下合贍彼數節至此謂知本通爲一章云釋誠意而格致在其中故古本序首言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然獨不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乎又曰修身爲本而不及誠意則誠意章不可以提宗明矣且以後雜引詩書凡以暢明新止至善之義而於誠意無當也其云格致在其中凡以遷就其知行合一之說而已又百年而高氏古本出實本後渠崔氏中玄高氏所定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瞻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文理煥然通前爲一段卽以釋格致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可謂獨窺要領超出朱王之上千古殘經一朝完復後之人宜無所置喙矣顧愚猶有見焉大學雖一篇文字而自始至終命意之法有綱領有支節不可得而混也其立言之法或簡嚴或曲暢不可得而混也首言三綱次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次言所先次言所後一開一闔文理完整更無欠剩至修身一條明解物有本末之義其爲更端而釋格致也何疑自修身以上其辭簡以嚴自修身以下其辭曲以暢又有經傳之體焉然爲經爲傳作者何人莫得而定也漢儒賈逵云子思窮居於宋懼聖道之不明乃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今紬繹二書中庸原是大學註疏似出一人之手經緯之說殊自可思而篇中又有曾子曰一條意其遺言多本之曾子而曾子復得之仲尼所親授故程子謂孔氏遺書而朱子遂謂首篇爲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後篇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有以也門人高第非子思而何中庸一書多仲尼之言而子思述之則大學一書多孔曾之言而子思述之又何疑焉今姑據朱子之意首篇爲正經以還孔曾後六篇爲正傳以還子思而合之總爲訓大學而設則亦還其爲大學之記而已大學雖是一篇文字既可割一而爲六則斷不可不割首段之一而爲二以釐正八目八目只是一事既可分誠意以下逐段詳明則斷不可不分修身爲本以下爲格致之傳必分修身以下爲格致傳者心齋王氏啓其端而未竟其說愚嘗竊取其義者也

大學古記約義

一卷

存

大學雜言

一卷

存

按劉氏參疑亦誤信僞石經大學爲眞其次序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二節爲第一章經也以物有本末一節詩云緡蠻一節知止而后一節詩云邦畿一節子曰聽訟一節自天子以一節此謂知本一節爲第二章釋格物致知也以所謂誠其意四節爲第三章釋誠意也以所謂修身三節爲第四章釋修身之先義也以所謂齊其家三節爲第五章釋齊家之先義也以所謂治國三節故治國五節爲第六章釋治國之先義也以所謂平天下三節秦誓曰四節詩云節彼一節是故君子先愼四節詩云殷之一節楚書曰一節是故言悖一節舅犯曰一節康誥曰一節生財有大道五節爲第七章釋平天下之先義也以是故君子有大道一節堯舜帥天下一節康誥曰四節湯之盤銘四節詩云穆穆文王三節爲第八章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也詳其始末又與諸家不同

吳氏極石經大學疏旨

一卷

未見

葛氏寅亮大學湖南講

一卷

存

寅亮自述曰大學中庸皆出自禮記中庸鄭康成注子思子所作大學不注姓氏程子云孔氏之遺書晦庵又云首章乃夫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按康成本不分經傳至宋程朱始分首章爲經後各章爲傳陽明子欲從鄭本鄭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首章末未之有也之後文理儘相屬若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之後竊謂誠意章結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已自收煞不應後面尚有許多說話且其意義不類必係錯簡程朱提出置首章之後頗爲有理此後鄭本與今本同專經秦火是非難以懸斷要當附於闕疑之義者爾

劉氏元卿大學新編

一卷

未見

顧氏起經大學衍義補要

未見

瞿氏汝稷石經大學質疑

一卷

存

管志道曰瞿元立名稷號洞觀常熟人以邵武守投劾歸

錢一本曰近有石經大學虞山瞿元立考辨至爲精核其爲僞造之書無疑而管登之崛強不服眞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

吳氏三極大學則

一卷

存

吳氏瑞登續大學衍義

三十四卷

未見

唐氏自明大學原本闡義

一卷

佚

郝敬序曰閩有理學眞儒一人曰唐自明先生著爲大學原本闡義鑽堅研微發揮名理使羣蒙頓惺疑網盡徹區區荒耄願竊有請蓋道在天地間原不待講夫子憂學不講在春秋時云爾自與七十子開發後論語二十篇豁然大路四教雅言入孝出弟謹言愼行尋常日用飲食知味出入由戶孰非天命人性明新至善實地而世儒疑其膚淺別收戴聖禮記中庸大學二篇補湊爲四書專講性命明德以爲理學夫理者裏也一事一物之裏而道者路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隱而道顯理虛而道實聖人言道不言理道達於天下卽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禮則爲根荄禮失此二篇則成枯槁二篇離禮則墮空虛道與禮與性命非二也禮卽天命也率性也卽明德卽新民卽至善卽正心誠意也離心意性命別求禮老氏所謂忠信之薄也故子夏有素絢禮後之喻而子夏之言亦未盡是也以禮爲後必求所以爲禮先者不主靜窮理流爲佛氏之空寂而焉往哉故夫子僅與之言詩不與之言禮也而儒者顧謂此二篇曾子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則是道與禮二也聖人教學者約禮復禮執禮好禮學禮卽學道也蹈曰道履曰禮卽誠也中庸誠身大學誠意皆所謂敦厚以崇禮非空虛也教顏子爲仁惟復禮復禮惟視聽言動豈空談性命如佛老云乎哉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而不由則惟有明心見性爲浮屠之空寂而已故大道以人倫庶物爲實地學道以論語爲證盟以先聖孔子爲宗師舍此而言明德至善以爲理學秖爲浮屠假羽翼作逋逃主萃剿數耳荒耄鄙儒所見如此若云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劈破藩籬乃成大家吾儕小人也硜硜信果見笑於大方之家復何辭

楊氏文源大學衍義會補節略

四十卷

未見

沈氏曙大學古本說義

一卷

存

曙自述曰大學與中庸厥初俱雜於戴記之中至有宋諸儒始表而出之仍爲之銓釋其啓佑之功誠不小第是書初行其中文義未甚明晰遂以誠意一傳裂而爲五復增補致知之傳更之而辭旣亂補之而旨愈離自是爲宋儒之大學非復孔氏之大學矣賴陽明先生奮臂大呼天下始翕然知有古本大學嗚呼吾輩讀古人書安能如矮人觀場人喜亦喜人笑亦笑哉今古本具在試一展卷把玩則文意如是段落如是儘好讀儘可思也

繆泳曰沈君字明孺吳江人

林氏日正大學會窺

一卷

未見

程氏智大學定序

一卷

存

金侃曰雲莊程氏論易不規隨宋儒所撰大學定序亦不襲朱子章句

吳氏繼仕大學衍注

未見

郁氏文初大學郁溪記

一卷

存

按郁氏大學記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明德一節物格而后一節爲經一章其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仍朱子本刪去釋本末傳而以物有本末一節次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又次以子曰聽訟一節又次以此謂知本二句爲釋格物致知傳自誠意以後悉仍朱子本

張氏岐然古本大學說

一卷

未見

黃宗羲曰君諱岐然字秀初杭州人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落髮叢林稱爲仁庵禪師自爲方外研窮六經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苟雷同所著大學古本辨釋義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確當

王氏立極大學管見

一卷

未見

廣平府志崇禎中諸生

陳氏道永大學辨

一卷

存

按乾初蕺山高第講學海壖晚著大學辨一篇其略曰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易稱蒙養卽聖功學何大小之有論語二十篇於易詩書禮樂三致意焉而不及大學小戴置其篇於深衣投壺之後垂二千餘年莫有以爲聖經者而程子始目爲孔氏之遺書又疑其錯簡而變易其文朱子又變易程子之文且爲之補傳以絶無證據之言強以爲聖經尊之論語之上卽其篇中兩引夫子之言則自聽訟兩節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乃自漢至宋並無一人稱是孔曾之書謂二千年來無一學人吾不信也於時聞者皆駭桐鄉張履祥考夫山陰劉汋伯繩仁和沈蘭先甸華海寧吳蕃昌仲木交移書爭之而乾初不顧具言大學言知不言行格致誠正之功先後失其倫序且以朱子補傳一旦豁然貫通近於禪宜仍還戴記其言雖咈於衆心然其人不失爲躬行君子也

吳氏肅公孔門大學述

一卷

存

肅公自序曰大學本小戴禮記第四十二篇程子謂爲孔氏遺書者也自朱子章句行而鄭注孔疏並廢戴記中遂削原文所幸存者僅十三經鄭注耳然稱古本廢置弗道偶或信從不以爲好異輒曰反古功令繩之哉且及身于是大學永爲朱子之書而孔門之大學幾矣且夫釋經可也改經不可也儒者各鳴所見縱剌謬于聖人指而駁之經文固自若也改之則經非其經矣漢儒之釋經也不敢增損卽錯簡仍之費直王弼移置周易傳文朱子方定正之而於大學乃身自蹈之分經分傳爲曾子爲門人析之釋之爲錯簡爲衍爲闕移之補之使經文果有錯簡若衍若闕而不可通當聽之無可如何況本自明備而斷以己意仍不免其衍且闕何以改爲哉所以然者解經而不得其解故也不得其解因蹈改經之失竄以己意而支離不免焉噫盍亦反諸孔門之舊乎

毛氏奇齡大學證文

四卷

存

顏氏光敏大學訂本

一卷

存

無名氏大學繁露

一卷
未見（見澹生堂書目）
司馬氏（光）致知在格物論
一篇
存
劉氏（獻）格物說
一卷
未見
蔡氏（烈）大學格物致知傳
一卷
未見
郎氏（瑛）訂正大學格物傳
一卷
未見
湛氏（若水）聖學格物通
一百卷
存

若水序曰夫聖學格物通何爲者也明聖學也明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宋儒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聞見之粗矣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知而弗去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有疏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聖人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夫自天下逆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格物順備其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格者其本始之謂乎宋臣彭龜年曰大學之書其節雖繁而其要格致而已張栻答曰自誠正以至治平固無非格致事也伏覩我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修身而大學古本以修身釋格致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經文兩推天下國家身心意皆歸其要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乎古本大學之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結之義焉凡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事則正心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修身之類舉之矣凡家之事則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之事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歸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故曰有疏解之義焉列誠意所以示人於意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示人於心焉格之也列修身所以示人於身焉格之也列齊家所以示人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示人於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示人於天下焉格之也意身心之於家國天下之事非二也一以貫之也故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慎獨於正心曰忿懥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修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曰恕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而通之於各條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通一無二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意之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修身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齊家之事則感其家之理讀治國之事則感其國之理讀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知也學之者所以覺其良知也知也存之又存存存而不息由一念而達諸萬事皆行也故曰有感悟之義焉是故讀斯通者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備於我矣故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學士得之以成其德家國天下之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人之學無餘蘊矣或曰諸通無格致者何也臣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無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贅焉或又曰夫格致而不及天下萬物者何也臣曰意心身家國天下一貫聖門切問近思之學也然而天下萬物同體無外矣雖位育配天可也何別高遠之求哉疑曰真德秀之衍義丘濬之補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應之曰孔門一本無二之指臣幸得之於正經證之於諸儒仰稽於我皇祖之訓者上下千餘年而思欲効其愚見者久矣乃今伏聞聖明四年七月初四日詔令文臣擬經書史鑑有關帝王德政之要者直解進覽臣實欣慶聖學日升務求典要竊念臣亦嘗忝詞臣講官也心在皇室忠切勸學故不揣疏愚遠自伏羲二帝三王與夫諸儒之格言近至我祖宗列聖之謨烈章采而節釋之不翫於衍義與補而容或少有發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聖明進德修業合一之要領且明經文直以格物爲諸條之統會樞紐也有道

事體認之實合孔門求仁一貫之指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本末遠近一致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通之所以作也

按是書蓋倣真氏大學衍義而作誠意之目八曰審幾曰立志曰謀慮曰感應曰儆戒曰敬天曰敬祖考曰畏民正心不列目修身之目三曰正威儀曰慎言動曰進德業齊家之目七曰謹妃匹曰正嫡庶曰事親長曰養太子曰嚴內外曰恤孤幼曰御臣妾治國之目七曰事君使臣曰立教興化曰事長慈幼曰使衆臨民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正萬民平天下之綱三曰公好惡曰用人曰理財目二十曰學校曰舉措曰課功曰任相曰任將曰六官曰修虞衡曰抑浮末曰飭百工曰屯田曰馬政曰漕運曰勸課曰禁奪時曰省國費曰慎賞賜曰蠲租曰薄斂曰恤窮曰賑濟各為之小序

瞿氏（汝稷）大學格物訓

二篇

存

沈氏（朝煥）格物訓

一篇

存

鄭玥曰朝煥字伯含仁和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福建參政格物訓一篇雜以二氏之說不能使學者心折也

程氏（時登）大學本末圖說

一卷

佚

時登自序曰大學曰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以是攷之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漢唐之所以僅治而旋亂秦隋之所以大亂而遂亡者攷盡可見也宋受天命以道治天下於是河南二程子出始取是書而推明之崇正黜邪叔子豈徒託之空言哉自是厥後朱子有章句西山有衍義雖至治之澤未溥而大道之要已明矣歷代指掌書嘗有圖綱目有圖義例多舛因復為此以備觀覽名曰大學本末圖起春秋迄五季凡若干年君德之修否治體之醇疵國祚之短長世道之否泰井然易見歲月舉而天時明正國分而君道立災異紀而人事驗君子小人內外之位定而盜賊僭亂消長之勢分唐虞三代之君其本正而末隨之故修身而下四者之目詳天下國家事既備而治亦隆漢唐以來之君不反其本而求其末故修身以下四者之目略天下國家事徒煩而治愈寡人知大學之道有時而不彰而不知大學之道無時而可易也嗚呼我之為是圖也可以感矣事及帝王而圖始春秋大學帝王心法治法春秋之法外意也歐陽子修五代史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故述本紀以法治而正亂君嗚呼本之大學之道繩之以春秋之法後之觀是圖者其必有所感矣

按許瑤作行狀稱大學本末圖說自堯即位甲辰迄周顯德己未今由自序繹之則圖始於春秋非自堯甲辰始也咸淳甲戌合試江東九路士子時登居首入太學宋鼎既移入元不仕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禮記二十五

司馬氏光等六家中庸大學解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蔡氏元鼎中庸大學解

佚

陳氏孔碩中庸大學講義

未見

閩書孔碩字膚仲侯官人從張南軒呂東萊朱文公學官祕閣修撰學者稱北山先生

陳氏淳中庸大學講義

一卷

未見

李昂英跋曰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游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率延之往教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采務切當於義理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州別駕諸葛君當時席下士之一也廣其傳梓嘉與後學共使之由北谿之流溯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工夫可循循而詣矣予過曲江得見所未見茅塞豁然尹番禺而始創譽舍者此諸葛君也珏其名

魏氏文翁中庸大學講義

二卷

佚

魏了翁志曰嘉父名文翁邛之蒲江人舉嘉定四年進士以朝議大夫知敘州

蔡氏淵中庸大學思問

未見

李氏起渭中庸大學要語

佚

柴氏元祐中庸大學說

佚

謝氏興甫中庸大學講義

宋志三卷

佚

牟氏少真中庸大學發蒙俗解

佚

魏了翁跋曰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俚字爲文者蓋弟子之於師惟恐稍失其指故聽聽之謹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勦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膚有司譏曰姑以給取利祿耳是固可陋今牟君之爲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貽後而爲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強同乎又若謂世人不可與莊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不淺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牟君歸爲我精思而文言之亦當有商略者玆未暇及也

熊氏慶胄庸學緒言

一卷

佚

謝氏升賢中庸大學解

佚

姓譜字景芳仙遊人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興寧令所著中庸大學解刻於濂泉書院

黃氏必昌中庸大學講稿

佚

閩書必昌字京父晉江人從陳淳學嘉定十年進士判循州

李昂英跋曰吾友黃京父主濂堂日沃諸生胸次以大學中庸之味揭宏綱要闡邃析微探聖賢妙旨於千百載之下取儒先緒論蔽之片言間體認真切處如㒵畫狀人物攷察精密處如曆家步星氣於義理無少差蓋淵源於北溪而根柢乎考亭學者爲後學之益多矣京父循循修謹人一語不妄發意其於二書心之身之久不但工誦說而已也

方氏逢辰中庸大學釋傳

三卷

未見

戴氏景魏中庸大學要義

佚

黃震序曰二書發明先儒未及處極多真是有功後學知仁勇三

節經旨本自分曉文公獨以三近者勇之次正未曉何謂執事與之條列剖析却一一與經文正合君子献之爲貴献之正是用功處前輩止以之字作助語執事改其說而以孟子思献爲證至如既稟之如字觀新之通用素隱之作索本因古字之從宜此雖字學中來亦皆足爲前輩之拾遺其他大義不暇遍舉惟以殯廬爲塚嬴雖本爾雅然塚嬴蟲類恐於地道斂樹不相應以周公追王二祖爲改葬雖以下文葬祭爲證然二祖之葬既久恐改葬亦是重事如謂葬時以諸侯之禮則改時以天子之禮若棺外之物猶可改也棺內切身之冠冕亦可褫之而易七章爲九章乎切身者不可改改外物孰重輕況下文明言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則葬禮合因在日之舊祭方用今日之新二祖之生爲諸侯葬以諸侯爲已合禮周公祭以天子之禮足矣正亦不必改葬也

王氏 幼孫 中庸大學章句

二卷

佚

劉氏 黻 中庸大學說

二篇

存 載蒙川集

傅氏 子雲 中庸大學解

未見

何氏 夢桂 中庸大學說

二篇

存 載集中

鄭氏 儀孫 中庸大學章句

一卷

佚

閩書建安人咸淳癸酉應賢良舉

鄭氏 奕夫 中庸大學章旨

佚

魯川胡氏 名未詳 中庸大學說要

佚

程珌曰胡君說要之書取太極中庸大學而一之此聖人之心而未見之於言者也而胡君發之至論陰陽之中而及於春秋之分至要非口耳之學也

潘氏 迪 中庸大學述解

佚

葉氏 瑞 中庸大學提要

六卷

佚

曾氏 貫 庸學標注

佚

饒氏 魯 中庸大學纂述

二卷

庸學十一圖

一卷

俱未見

按以上諸家皆以中庸先大學不紊小戴記之舊蓋科舉之學未盛故典型尙存也自是而後考試程式一定於皇慶再定於延祐於是經問經疑冠大學於論語孟子之前以中庸居末科目日重知有朱子而不復還小戴記之次矣

袁氏 明善 大學中庸錄

未見

楊士奇曰大學中庸日錄元吳文正門人袁明善述其師授之旨而爲之者也有文正公補大學第五章

黃虞稷曰明善臨川人

倪氏 公晦 學庸約說

佚

黃氏 文傑 大學中庸變說

佚

江西通志黃文傑字顯明上猶人大德中安遠教授

秦氏 玉 大學中庸標說 一作探說

佚

王逢曰秦玉字德卿隱居樂明敎門弟子若干人及卒私諡孝友先生

黃虞稷曰太倉人約之父

朱氏 升 大學中庸旁注

各一卷

未見

升自序曰前年讀書郡城紫陽祠始爲諸生作書旁注觀者善之以其注文附經語意通貫一讀卽了無繁復之勞也旣又命諸生用其義例旁注詩經未克成去年寓里中程氏館書旁注脫稿稍有傳抄之者然日知所亡竊改不能已今歲受徒於家又成大學中庸旁注先儒經解至矣而猶未免云云者先儒用聖賢功夫故能因經文以得聖賢之意學者用先儒功夫而能因經解以得先儒之意幾人哉性質庸常學力鹵莽父兄師友取經解而督之讀經與解離不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斷裂經文使之血脈不通首尾不應欲求其知味樂學不可得也此愚所以於六經四書皆欲旁注之以爲教子授徒之計而未暇悉成也雖然愚之所注其意義取諸先儒經解而已辭語則有不可純用原文者蓋以逐字順附經文實而不泛離之則字各有訓貫之則篇章渾全制作之體旣殊辭語各有宜也至於意義間亦有不得已而不可以苟同者則又有望於平心明眼實用功力之君子相與印可之商確之也至正丙戌秋日

又跋大學旁注曰大學以修己治人爲綱要以致知力行爲工程然而知止能得之間必有事焉經所謂定靜安論語所謂仁能守之孟子所謂居安資深者是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蓋致知力行二者皆道問學之事動而道問學靜而尊德性二者功夫如寒暑晝夜之更迭而無間尊德性卽大學之正心也大學誠意是省察克治於將應物之際正心是操心涵養於未應物之時與旣應物之後然而八目於致知之後卽繼以誠意而正心但列於其後者蓋大學爲入德者言使之先於動處用功禁其動之妄然後可以全其靜之眞也此聖賢之心法爲傳學之本也而旁注不能詳具故表而著之云

又跋中庸旁注曰中庸經朱子訓釋之後說者亦多其間最有超卓之見者饒氏也有融會之妙者思正李先生也精於文義切於體認者樓山袁氏述吳氏之說也今茲旁注旣各取其長矣至於知仁勇之用至誠不貳不息之分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若此之類一得之愚間見焉不知其果是乎否實用功力之君子願有以教之

范氏祖幹大學中庸發微

未見

曾氏景修大學中庸詳說

未見

黃虞稷曰莆田人洪武中德安府學教授

張氏壽學庸句解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祥符人洪武初舉明經官秦府長史

李氏希顏大學中庸心法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郟縣人明初徵入大本堂說經累官右春坊贊善大夫

詹氏鳳翔大學中庸章句

未見

熊氏釗學庸私錄

二卷

未見

江西通志熊釗字伯幾進賢人至正甲申以春秋領鄉薦授崇仁學官解徐壽輝之團授臨江路知事洪武初校書會同館

黃氏潤玉庸學通旨

二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庸學通旨

葉氏撰學庸庭訓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永嘉人正統間舉經明行修

程氏先民學庸數言

未見

黃虞稷曰浮梁人

王氏綸學庸要旨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王綸字汝言慈谿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右副都御史

巡撫湖廣

吳氏世忠學庸通旨

未見

朱氏諫學庸圖說

未見

黃虞稷曰樂清人弘治丙辰進士吉安知府

童氏品學庸大義辨疑　學庸精義

俱未見

孫氏緒大學中庸放言

二卷

未見

鄭玥曰沙溪孫氏緒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太僕寺卿

朱氏文簡學庸圖說

未見

溫州府志文簡字元可樂清人徙永嘉弘治甲子舉人晉江教諭

施氏儒學庸臆說

未見

黃虞稷曰歸安人正德辛未進士

金氏賁亨學庸議

二卷

未見

林氏士元學庸衍義

未見

黃虞稷曰瓊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廣西按察使

章氏袞學庸口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汝明臨川人嘉靖癸未進士陝西按察副使

李氏渭學庸答問

一卷

佚

黔記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嘉靖甲午舉於鄉仕至雲南參政

馬氏森學庸口義

三卷

未見

徐氏爌學庸初問

二卷

存

張正位序曰嘉靖壬戌之秋杜史巖泉先生奉天子命督視兩淮

駐節於揚越明年綱紀肅張遐邇風動遂進多士每期月三集於

郡庠之崇文閣晨興即至學諸生無間少長咸侍於側次第請益

首舉學庸二書章分句析挈領提綱欲人同喻其旨既乃盡以所

講究者筆之爲書題曰學庸初問闡幽顯微於先儒注疏裨益實

多先賢述作發明殆盡益信先生所得於學庸者深矣位敬請而

刻之

繆琢曰爌太倉州人嘉靖癸丑進士

游氏日章學庸釋義

未見

黃虞稷曰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

萬氏表學庸志略

未見

吳氏中立學庸大旨

未見

黃虞稷曰中立字公度浦城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尚寶司丞

鄒氏元標鄒子學庸商求

二卷

未見

王氏豫學庸識大錄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烏程人萬曆丁丑進士

鄒氏德溥學庸宗釋

未見

鄒氏德泳學庸歸旨

未見

董氏懋策學庸略

二卷

存

懋策自序曰六經定於夫子燹火厄之漢收其燼而傳註之家作

各以所見管窺沿唐至宋號爲昌明然而分章析句或更定補綴
其失也尚如學庸二書古本猶存尚可尋繹宋之諸儒乃經之傳
之更定而易置之又爲之補遺隔截章句予向讀而疑之作爲二
略今叁矣偃曝之暇於中庸略再加删潤使之直截易曉又聞陽
明先生崇尚古本大學遂爲通略以明觀原無錯至於格物致知
之旨亦依古本尋繹併歸知本雖與先生稍異聊書所見以待評
駁非敢以爲是也

黃虞稷曰應舉號見龍閩縣人萬曆戊戌進士累官工部右侍郎

王氏振熙學庸達解

三卷

存

張雲章曰王振熙字君含福建南安人萬曆庚戌進士

李氏鼎學庸大旨

三篇

存

葉氏祺胤大學中庸臆說

三卷

存

高佑釲曰葉祺胤字錫我嘉興人大學臆說一卷中庸臆說二卷
天啓甲子鏤板顧起元序之

王氏養性學庸傳宗參補

一卷

未見

沈氏瀞學庸蒙筏

二卷

存

繆泳曰瀞字則新平湖人

程氏珮學庸問辨

佚

休寧名族志珮諸生

陳氏元綸學庸日箋

二卷

存

曹學佺曰陳道掌日箋不拘拘於字櫛句剖或用古語或用微言
以證解之而自有躍然之妙

傅氏[illegible]大學中庸俗講

二卷

未見

金氏[illegible]學庸緒言

未見

繆泳曰長興人

李氏[illegible]讀儒行

一篇

存

蘇氏[illegible]儒行解

一卷

佚

黃氏道周儒行集解

一卷

存

道周序曰古未有稱儒者魯之稱儒有道藝之臣伏而未仕者也
其首行曰待聘待問待舉待取者需也故儒之爲言需也易曰雲
上於天需天下所待其需雨也而說者以爲柔儒故天下無知儒
者也天子無儒臣則道義不光禮樂不作亂賊恆有天下無儒學
則驕慢上陳貪鄙下行寇攘穿窬據於高位而賢人之德業皆熄
矣仲尼故舉十七種以明之先於學問衷於忠信而歸之於仁故
仁者儒者之質也夫子既知儒之實不疑於名因而求之得其數
種皆足以爲治其無當於是雖習章句被文繡皆小人之儒也周
之末年始不悅學原伯魯宣言於朝閔子馬聞之曰周其亂乎夫
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
原氏其亡乎仲尼恐後世不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儒者之
學存於德行故備舉以明之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爲
天下得人不以爵祿爲胥小僥倖不以黼黻驕於士大夫故其懸
鑑甚定取舍甚辨則備取諸此也

劉氏敞與爲人後議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一

鄭氏玄三禮目錄

隋志一卷

佚

三禮圖

佚

按隋志鄭玄及阮諶等撰圖共九卷

阮氏諶三禮圖

三卷

佚

裴松之曰阮諶字士信

隋書注後漢侍中

後魏禮志阮諶禮圖幷載秦漢以來輿服

張昭曰阮諶受禮學於綦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案禮文而

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

按初學記引阮氏三禮圖文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

金錯以白銀餘書所引但云三禮圖不言阮氏

范氏隆三禮吉凶宗紀

佚

晉書范隆字玄嵩鴈門人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

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後依劉元海爲大鴻臚

董氏景道三禮通論

佚

晉書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

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

劉氏歊之三禮大義

隋志四卷不著姓名

佚

陶氏弘景三禮目錄注

七錄一卷

佚

戚氏衮三禮義記

佚

崔氏靈恩三禮義宗

隋志三十卷

佚

梁書靈恩偏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

李受曰靈恩達於禮總諸儒三禮之說而評之爲義宗論議共博

後世鮮能及

王方慶曰梁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

崇文總目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貫串該悉其義合一

百五十六篇推演閎深有名前世

晁公武曰靈恩仕魏歸梁爲博士甚拙樸及解析經理盡極精致

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

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

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

商略其可否爲禮學之最

陳振孫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儒之論博而

核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

同書目又云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爲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王應麟曰義宗始於明天地以下歲祭終於明周禮儀禮禮記廢

興義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爲之序

元氏延明三禮宗略

隋志二十卷

佚

夏侯氏伏朗三禮圖

唐志十二卷

佚

張彥遠曰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勑有司撰左武侯執旗侍官夏侯

朗畫

李氏玄植三禮音義

佚

舊唐書李玄植受三禮於賈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代貞觀中累

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

王氏恭三禮義證

佚

唐書王恭貞觀初爲太學博士講三禮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

韋氏叔夏三禮要記

三十卷

佚

舊唐書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神龍中拜國子祭酒撰三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

張氏鎰三禮圖

唐志九卷

佚

舊唐書張鎰爲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梁氏正三禮圖

九卷

佚

崇文總目三禮圖九卷梁正撰

張昭曰四部書目有三禮圖十三卷題曰梁氏鄭氏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鄭梁氏集前圖記更加評議

聶氏崇義三禮圖集注

宋志二十卷

存

竇儼序曰昔者秦始皇之重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帝之惡方嚴而人間尙通變上之化下下必從焉是以雙劍崇節飛白成俗挾琴飾容赴曲增抃自然之道也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思隆大猷崇正舊物儀形作範旁詔四方常恨近代以來不能纂遠無所釐正溺於因循傳積世之漸訛爲千載之絕軌去聖遼寶名實謬乖朱紫混淆鄭雅交雜痛心疾首求以正之而名儒鄉風適如所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垂髫之歲篤志於禮禮經之內游刃其間每謂春秋不經仲尼恥是關雎既亂師摯憫之今吉凶之容禮樂之器制度舛錯失之甚焉施之於家猶曰不可朝廷之大寧容濫瀆欲正失於得返邪於正潛放同志定其禮圖而所學有淺深所見有差異作舍道側三年不成衆口云云何所不至會國朝創制彝器迨於車服乃究其軌量親自規模舉之措之或沿或革從理以變惟適其本時之學者曉然服義於是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大同小異其猶面焉至當歸一之言豈容如是吾誰適從之歎蓋起於斯何以光隆於一時垂裕於千古遂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躬命繢素不差毫釐率文而行恐迷其形範以圖爲正則應若宮商凡舊圖之是者則率由舊章順考古典否者則當理彈射以實裁量通者則惠朔用其互闕呂望存其兩說非其學無以臻其極非其明無以宣其象遵其文繹其器文象推合略無差較作程立制昭示無窮匪哲匪勤理無攸濟既勤且哲何滯不通有以見臨事盡心當官御物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禮圖至此能事盡焉國之禮事之體既盡美矣物之紀文之理又盡善矣其新圖凡二十卷附於古今通禮之中是書纂述之初詔儼總領其事故作序焉

崇義自序曰舊圖十卷形制闕漏文字省略名數法式上下差違既無所從難以取象蓋久傳俗不知所自也臣崇義先於顯德三年冬奉命差定郊廟器玉因敢刪改其或名數雖殊制度不別則存其名而略其制者瑚簋車輅之類是也其名義多而舊圖略振其綱而目不舉者則就而增之射侯喪服之類是也有其名而無其制者亦略而不圖仍別序目錄共爲二十卷凡所集注皆周公正經仲尼所定康成所注傍依疏義事有未達則引漢法以況之或圖有未周則於目錄內詳證以補其闕又按詳近禮周知沿革至大宋建隆二年四月辛丑第敘既訖冠冕衣服見吉凶之象焉宮室車旗見古今之制焉弓矢射侯見尊卑之別焉鐘鼓管磬見法度之均焉祭器祭玉見大小之數焉圭璧繅藉見君臣之序焉喪葬飾具見上下之紀焉舉而行之易於詳覽

陳伯廣跋曰三禮圖始熊君子復得蜀本欲以刻於學而予至因屬予刻之予觀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苟得而攷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淳熙乙未閏月三日

崇文總目三禮圖二十卷聶崇義周顯德中參定郊廟器玉因博采先儒三禮舊圖凡得六本考正是否續素而申釋之每篇自敘其凡參以近世沿革之說建隆二年五月丙寅表上之竇儼爲序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其駁義及答義各四卷率列於注釋詔頒行之又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

晁公武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諶等六家圖

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獎其志學實儼爲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近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林光朝曰聶崇義三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卽畫穀稍璧卽畫蒲皆以意爲之不知穀璧只如今腰帶夸上粟文耳

陳振孫曰蓋用舊圖本六家參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於先聖殿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版代壁判監李至爲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繪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宋史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於國學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寖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誤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駮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遠圖繪缺然犇駮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整所聞尹拙駮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卽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卽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卽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繆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得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效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圜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鎭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卽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文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祭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爲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

推其該博

錢謙益曰宋顯德中聶崇義新定三禮圖二十卷援據經典考譯器象由唐虞迄建隆粲然可徵然如彝尊圖中犧象二尊並圖阮氏鄭氏二義而不主王肅之說先是太和中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而聶氏考猶未覈南宋人譏其圖度未必盡如古者有由然也

楊氏杰補正三禮圖

三十八卷

未見

杰自序曰周禮六篇首曰建國國建而其所重者天地之丘壇祖宗之廟貌也三者既安則不可無宮室庠序之教衣冠車旂之飾寶貨物用之利物物得正和樂生焉有所未和和之以樂有所未正正之以威物正於國則曆象順於天則災咎不形於物格災咎於一時傳爾書於萬世故禮圖之次一曰地利八卷二曰丘壇三卷三曰宗廟二卷四曰宮室五曰庠序共一卷六曰衣冠三卷七曰車旂三卷八曰寶貨一卷九曰物用三卷十曰樂制一卷十一曰武制二卷十二曰曆象二卷十三曰失利災應共二卷通圖載三卷序目三卷篇三十八卷伏惟聖王覽其所圖鑒其所次法其所大法行其所未行致休祥爲爾書之傳無災咎爲號令之應曆象得而順禮得而正樂得而和寶貨物用得其利衣冠車旂得而飾宮室庠序得而嚴丘壇宗廟得而安天下之地得而制然後聖神宗支傳億萬載此愚臣次篇之意也

歐陽氏丙三禮名義

宋志五卷

佚

晉氏有開三禮通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銓二禮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趙氏汝談二禮注

未見

陸元輔曰無儀禮

王氏宗道二禮說

七卷

佚

趙氏敦臨三禮發微

四卷

未見

王圻曰敦臨奉化人紹興進士官承議郎

按連江陳氏書目有之

李氏心傳丁丑三禮辨

宋志二十三卷

佚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書疑者二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而詳識之

熊氏慶胄三禮通議慶建寧府志作夢

佚

閩書熊慶胄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淵後游真德秀劉垕之門

練氏來二禮疑釋

佚

熊氏禾三禮考異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二

吳氏澄三禮考註

六十四卷

存

楊士奇跋曰此書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爲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爲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敘錄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書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爲己作余近歲於鄉侍講仲熙家見璧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跡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鄉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參之敘錄其篇數增損不同敘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之外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片言隻字之未泯者必收拾而不敢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霤禘於太廟其篇題皆不著敘錄儀禮傳十篇此書增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敘錄正經逸經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復出也篇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深考也余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罷官閒居嘗爲之而未就也豈靦然耶然文正分禮爲經義爲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殽無別又其卷首亦載敘錄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爲無疑豈璧所增耶璧素與余往來獨未嘗見示此書其編乾坤清氣集以己意改古人之作者數處余嘗與之辨皆以余言爲然故知其爲人任意率略而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也然余既錄此書不及再見不得質問姑志之以俟知者

夏時正曰草廬吳先生書起紫陽之後遂述儀禮經傳通解兼取周官曲禮諸篇表章考定註釋之計六十四卷名曰三禮考註於是一經之旨燦然復明於世先生有功是經大矣

羅倫序曰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豈人心異於古哉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爲教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俗天下之治運於掌矣周衰去於戰國燬於秦穿鑿附會於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百也宋大儒紫陽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敘正元臨川吳文正公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闕蓋取陳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蓋取朱子之論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其公之志乎我朝東里楊文貞公曰吾邑康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掩爲己作以公支言敘錄考之逸禮八篇今存者六篇儀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嘗爲之而未就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淆無別決非當所爲豈璧所增耶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考之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敘錄用劉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補者皆出戴記敘錄成於蚤年此書不載年譜先後不可考而纂言之成明年公易簀矣其可徵無疑也凡考注所取經若諸侯釁廟取諸大戴而小戴喪大記亦載之傳若冠義等取之小戴記者纂言悉置不錄今此書增入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學記樂記諸篇皆複出先後取舍矛盾特甚凡敘錄所載若冠義昏義等篇編注精審文義粲然其餘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三篇者綜纂混淆注釋粗略悉取陳氏集說中語割裂而補綴之可考也非公手筆無疑矣獨以其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傳外曲禮八篇威德言人君之禮入官言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人子事親之禮內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言少事長之禮表記言揖讓進退之禮而學記樂記爲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異其名篇取義似非後人所能及者疑公定其篇目未及成書臨歿授其意於孫當其謂是與故後人因而竄入之文貞所聞其靦然耶然與纂言不合又未可深考也公著述之功未有大於此者惜其書未及成而爲後人所亂者如此成化庚寅大理寺卿仁和夏公時正巡撫江右得是本於憲副夏正夫正夫得於編修張廷祥廷祥得於祭酒胡若思若思之本其文貞之所錄者與長樂謝公仲仁時守建昌時正俾繡梓以傳且屬倫校讎之乃訪善本於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

有是書矣舊藏康氏文貞所聞其亦然耶倫時臥病深山鮮無書籍仲仁乃取通解注疏諸書旁正而訂之善本未得恐不無譌謬也然聖賢之遺經因是而傳焉二公之用心亦可尚矣河南按察使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禮唐初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為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於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君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問學以致其用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文武之政其庶矣乎

鄭瑗曰三禮考注或謂非吳文正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言書注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敘錄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禮敘錄但云冬官雖缺今姑仍其舊而考工記別為一卷附之經後今此書篇首亦載敘錄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支言敘錄云儀禮傳十篇澂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五字此蓋或者欲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揭公敘錄置之篇首又從而附益之耳且公最不信古文尚書周官古文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不能無可議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為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云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實相表裏由是觀之則司徒豈專掌教而不及養宗伯豈專掌禮而不及樂乎敘錄所纂儀禮逸經文僅存者止五篇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也云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乃以大戴禮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此緯書野史之說曾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然篇中雜記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非古經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淆豈若是其雜亂而無區別乎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篇猶略存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尚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補經也決矣

唐樞曰吳氏考注以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建邦之六典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有不率者大則兵小則刑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民得安居故司空設焉在昔舜令禹作司空任平水土之事是故為事典掌邦土惟其掌邦土故司徒之屬易以雜之大小司空文盡在地官自鄉師至司稼皆冬官之文也至其所定六官亦未盡當

按艸廬先生諸經解各有敘錄余購得周官禮乃先生孫當所補其餘儀禮則有逸經戴記則有纂言今所傳三禮考注以驗對先生之書論議體例多有不合其為晏氏僞託無疑

蕭氏𣂏三禮記

四卷

未見

蘇天爵志墓曰大德延祐間關陝有大儒曰蕭公鄉郡服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隱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左右晝夜不寐始則誦讀其文久則深思其義如是者三十年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經本艸無不極通其說尤邃三禮及易又深通六書不失其旨家多藏書手自校讎經傳音訓之訛必字字正之為文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者不言非其人不與翰林姚文公燧曰蕭先生道德經術名世者也

陶宗儀曰蕭貞敏公𣂏字維斗京兆人早歲為吏辭退隱居讀書從公遊者履交戶外平章咸寧王野仙聞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

按蕭公三禮說蘇氏墓志不載而連江陳氏書目有之

韓氏信同三禮旁注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三

朱氏升三禮旁注

未見

董氏彝二戴禮解

佚

樂平縣志董彝字宗文至正間領鄉薦授慶元學正洪武初爲國子學錄

王氏廉三禮纂要

未見

夏氏時正三禮儀略舉要

十卷

未見

浙江新志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南京大理寺卿

楊氏守陳三禮私抄

未見

守陳自序曰古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至秦皆缺亡矣漢人僅求得儀禮十七篇其餘亡篇斷簡稍有存者大戴氏掇拾爲八十五篇小戴氏損益之爲四十三篇而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共四十九篇後世總謂之禮記列在五經而大戴氏僅存四十篇不與列焉宋朱子嘗欲析儀禮諸篇而取戴記中可爲儀禮傳者分附其間餘仍別爲記其後編儀禮經傳則又雜取諸事不專於二戴卷帙繁重人不能徧覽焉元草廬吳氏以禮記之完篇無幾其餘多掇拾殘篇斷簡未始詮次而雜亂無章者皆爲之科分櫛剔以類相從而上下文理聯屬亦頗精審然人各異見不盡從也蒙近者不幸當大事而平昔未能講禮故倉卒不能合禮徒抱恨於無窮堊室哀慕之餘塊然無事日取三禮誦且味之久而粗識其梗概乃倣朱子而析經附傳倣吳氏而類序亂篇亦以二戴記之不附經者別自爲記然傳取二戴有正附之異不能盡同於朱子類序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盡同於吳氏蓋二儒皆務著述之精蒙但取檢閱之便是以不同至於傳注雖擇抄諸家而識見庸愚亦未知其當否也夫顧米粟者欲以飽其腹睇布帛者欲以煖其躬蒙之所以抄此禮者豈徒以檢閱而已哉誠欲究其本末源委以治其心而踐諸躬窮則措之家達則布之國與天下耳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服膺是訓其敢失乎

程氏材三禮考

未見

徽州府志程材字良用歙縣人弘治丙辰進士除汀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疏劾劉瑾馬永成谷大用不報嘉靖初召還已卒

湛氏若水二禮經傳測

六十八卷

存

若水自序曰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爲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而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蘊矣余於讀禮之後隱居西樵之烟霞洞因究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參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爲二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庶見存羊之意耳起丁丑迄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章爲之測藏之家塾名曰二禮經傳測以補禮經之殘缺焉

黃虞稷曰大指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爲二禮雜傳通傳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嘉靖十五年若水爲南京吏部尚書以其書進呈

陸元輔曰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大略以曲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禮部尚書夏言謂其立論以曲禮爲先與孔子之言相戾不可以傳示後學惟其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宜加旌奬上曰既戾孔子之言何以傳示後學罷其書不

省

三禮訂疑

未見

劉氏績三禮圖

二卷

存

績自序曰三代制度本於義故推之而無不合自漢以來失其傳而率妄作間有微言訓詁者又誤遂使天下日用飲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夫人而流於異端矣績甚病之旣注易以究其原又注禮以極其詳顧力於他經不暇故作此圖以總之凡我同志留心焉則可以一貫矣

貢氏汝成三禮纂注

四十九卷

存

汝成自序周禮注曰周禮者周公所創一代治天下之典也成王幼沖周公相之兼三王監二代綱之以六官紀之以衆職而禮樂制度備散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其制作之叚要非聖人莫之能者惟是冬官散失俞氏吳氏考而正之力非不勤也顧博采他經雜參記傳而不知正之本經不免矯枉過正汝成之愚竊有以惜聖制不昭於後世王治終不見於天下也即其所定更考經文以天官之卿考六卿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序次其官於首詳列其職於後博之以諸家之說約之以一得之愚小爲之注以昭古者設官之本意非敢以權前作將以俟夫後之君子且庶幾成周之治復見於今也於乎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至是而可以自信矣乎禮記本二禮之傳記中如王制月令諸篇皆國家制度合於周官者今仍附於周官之後

又自序儀禮注曰儀者威儀也禮者冠昏喪祭燕射朝聘等禮也張淳以爲漢初未有儀禮之名後學見其中不惟詳次禮經之大目而又一禮始終威儀節文無不具焉有儀有禮是故合而名之也女叔齊謂守其國行其政令爲禮自郊勞至贈賄無違爲儀此禮與儀之分也聖人本天理酌人事制爲禮儀以爲人倫品式俾天下爲是事則有是禮行是禮則有是儀舉貴賤賢不肖莫能有過不及焉此所謂修道之教也夫子曰夫禮必本乎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軿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可得而治也先儒遂以此禮爲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與致太平時作自今觀之郁郁乎文獻非周公莫之能也當時以此藏之有司布之邦國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諭衆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無事則君臣相與講習有事則以爲據依而行此有周盛時上自朝廷下及里巷雍容揖遜相率而約於禮義準繩之中而文度藹然刑措而兵寢治迹獨爲古今冠此其道也但先王時事制曲防禮外無事物外無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之此十七篇者特以士大夫禮而王朝不與且於士詳而大夫諸侯特略是其數果不止此十七篇也於乎其亡逸者亦不幸而不得見其幸存而止此者猶足以仰窺先生盛德之一二顧以無用於今世爲辭遂絕不講則人類幾何而不爲禽獸乎是以朱子晚年於此特用心焉不幸通解未脫稿而歿然尙賴其書使人知所尊信而汝成之愚得與有聞焉是故自早歲即知所用力也按漢藝文云經十七篇記一百二十一篇是經與記別載也而喪服傳又記後人作朱子並混淆於經是固未改削之故至吳幼淸氏敘錄旣知非之及考注之作乃復因之且其爲注簡略特甚予竊病之故此編一仍古經之舊但記中如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諸篇亦經禮也經中未備合補其逸又如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諸篇亦威儀也大小儀文亦儀禮之餘也合補十七篇之緒餘至如冠昏燕射聘祭等義服問閒傳三年問雜記祭法祭統等記本皆釋經之傳更不宜淆在禮記之中故今附著於各篇之末焉篇次並如鄭本不間他篇但因朱子所分章次上下其文重加裁節古今先儒之論有裨於經者旣所不遺至於一得之愚亦自附焉於乎編次之列章節之分諸說之詳歸一之約視前作頗似明備學者苟以身體而循習之豈不驗其信然乎

又自序禮記注曰禮記者傳習先王所制禮儀與其義而記之也漢高堂生傳禮經五傳而戴德戴聖以禮爲儒林宗德傳記八十五篇今所謂大戴記是也聖傳記四十六篇今禮記是也古言禮者曰經禮曰曲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世傳周禮六官儀禮十七篇爲經此記四十九篇爲傳豈不以爲所記皆二經之餘緒也歟陸氏曰此記二經之遺缺故名禮記是也然二經詞旨邃奧賴記以明謂之傳非過也但自漢以來傳習箋解又以三禮並稱故予今亦不能變仍稱三禮云原記四十九篇程子取大學中庸以配論孟餘四十七篇內王制月令紀國家制度有裨周禮取附於

周官之末凡二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有類儀禮取爲逸經凡四篇又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並載大小儀文有裨儀禮取附儀禮之末凡十篇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祭義本以義名爲經之傳無疑也而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問喪閒傳喪大記雜記上下曾子問祭法祭統或釋經之大意或摭經之未備並非記然記述者不倫應附在各經末簡以廣其義凡一十九篇以上通移收三十五篇餘存禮運而下一十二篇仍爲禮記以其通論禮意於六官十七篇無所當也夫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以官著禮以禮定官儀禮者制吉凶軍賓嘉之通禮惟此戴記發揮二禮之旨趣與其節目也記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傳習者尚知所重輕焉

宋儀望總序曰萬曆甲戌冬予行部宣州會東平守貢君安國出厥考翰林汝成甫纂注三禮示之細覽連日然後知貢君於古人微言奧旨多所發明而折衷更定決自胸臆如云以天官之卿考五官之卿以六官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斯其義雖周公復起不能易也至於考儀禮補傳義正禮記而又更定王制諸篇以修二禮遺逸斯又其獨斷也自向歆父子以還考三禮者衆矣有能總挈衆論更立體要如太史公所述豈可多哉宣守南海陳俊雅志好古顧亟刊布之東平君乃走數百里索予爲序

黃虞稷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正德癸酉舉人翰林院待詔所纂周禮六卷周禮傳二卷儀禮及附傳十七卷儀禮逸經四卷儀禮餘八卷禮記十二卷

李氏黼二禮集解

十二卷

存

黼自序曰禮有二周禮儀禮禮記是也說者謂周禮儀禮並周公之所作而禮記漢儒之所輯也朱子嘗曰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是其義疏耳深恨當時廢經用傳著儀禮經傳通解惜乎未及筆削以詔萬世慨自三代之後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幸存者周官五篇儀禮十七篇而已可終廢哉方今聖天子在上大有作爲於是二經獨致意焉將以頒諸學校而用之科目與禮記並行於世猷一代斯文之幸顧是二經自鄭賈注疏之後皆爲後儒所淆亂於周禮乃取五官以補冬官之缺而五官中又互有變更儀禮凡記文其附在後者取以足經不備之義今悉錯之於前及其所注皆襲鄭賈注疏之舊雖略有增損而無所發明惟吳興陳君復周禮集說秦溪楊信齋儀禮圖頗得其詳亦非成書黼自蚤歲竊有志於是而未有所得研覃精思竭平生之力粗知一二敢於是書重加訂正凡周禮五官之全文考工記之補工儀禮十七篇與夫記者之先後次第一復注疏之舊合二禮爲一總名之曰二禮而所集之解更考注疏及求先儒議論間有文義之未屬者竊以己意通之仍從周禮陳氏集說以官名各置本章之首儀禮楊氏圖以逐節各分逐章之後庶是經無淆亂之病學者無難讀之患將欲獻之於上以副聖朝制作之意第草茅賤士不足以究其業尚當取正於有道使一字一句一條一節皆至當歸一大闡聖經精微之蘊無愧於諸儒五經之解而後可也

陸元輔曰李君所解皆集諸家之說而間有出己獨見者今載一二條於左以見梗概於天官冢宰曰黼按治官之屬自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與焉除太宰卿與府史胥徒其餘六十二人自宮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項官也後五官倣此又按六官之屬大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卿各一人凡六人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中大夫各二人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下大夫各四人合司空凡三十六人上士各八人合司空凡四十八人禮記謂天子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此多寡不同恐非周制今未之考也

黃虞稷曰合周禮儀禮爲一集諸家之說間出己見以解之黼嘉靖間無錫人

袁氏仁三禮穴法

未見

仁自序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周禮聖人見諸行事之書也古聖人所以敘彝倫範民物者所存惟此耳予謂乾坤既列禮制斯行聖人因民之蚩蚩而列爲章服物采以教之其儀章可陳也其制度可測也其精神統會若藏之有穴者則不盡於是也懸崖峻嶺千里獻奇而其穴乃在一席之地前不可後不可左不可右不可深不可淺不可一得其中正而千里氣脈舉羅括無遺矣是禮也經於五倫散於萬物極之三千三百之繁豈無要會哉竊謂三禮

之穴總在一中中者何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聖人因喜而爲吉禮因怒而爲軍禮因哀而爲喪禮因樂而爲賓嘉之禮然皆末也非所謂未發也識情未動廓然太虛斯爲未發之中故不著喜怒哀樂之情然後可以行吉凶軍賓嘉之禮予彙三禮爲一帙隨文演義頗涉支離而總之以中爲本領世之人忘禮之所自起徒見先王所制之迹遂執章服物采目之爲禮既已大謬矣沿習既久典禮盡湮舉章服物采之粗迹亦顚倒泯滅不可復識則三經所存者乃空谷足音可喜不可厭也雖隨文演義亦烏可以支離少之

李氏經綸三禮類編

三十卷

存

經綸自述曰禮經類編首大學次曲禮次儀禮次周官次通傳後中庸凡三十卷正記二十九卷一百二十四篇外記一卷

陸元輔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其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綱目而引經傳之文以實之書成未刊行侯學使峒曾購得抄本歸予於嘉定兵後從書肆得之

鄧氏元錫三禮編繹

二十六卷

存

元錫自序曰三禮本曲禮儀禮周禮而名余聞之李大經云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故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昏以合二姓爲之鄉飲射以教德讓爲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爲之郊社饗饋以儐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禮又爲朝覲聘問焉以將之此其行有時其用有地是儀法之大者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建冢宰以儀天建司徒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蓋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彝以興王治者也韓起適魯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以聖人之道盡於禮也戰國諸侯惡其害己經用播絶自孟子未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高堂生實始傳儀禮僅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僅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大夫而上禮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禮亡也禮大問曰聘聘使大夫則閒於事相朝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頫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嗚呼周禮亡而朝無官守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予讀禮手錄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爲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爲下篇其儀禮本古經爲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爲傳傳錯見他說中者摭取之爲外記凡經十七篇傳十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經仍五篇考工記類附於後自爲篇匯曰銓訂庸便誦服云

吳氏繼仕三禮定正集註

六十卷

未見

柯氏尚遷三禮全經釋原

未見

尚遷自序曰三代聖人其所施憲度皆可制爲經常之典今考其爲治之迹垂於後世者其書曰周禮曰儀禮曰曲禮皆周公之所筆削兼三王之舊章而立教者也周禮彌綸天地之道裁制萬物之宜以經理天下儀禮制節人道之大使得其序曲禮於彝倫日用之常立其當然之則使人循行而不可須臾失焉斯三者皆於物我同體之中辨其異以合於同制其違以達於順則文武雖亡而道存矣此周公之心也至宋邵子以易詩書春秋各得四時之府而禮樂則以配陰陽而升降汚隆於四府之間是三禮非四經比也四經明其理三禮行其事然四經明理之書解義或偏未即害事三禮致用之本聽見穿鑿施之政治必致破壞天下流毒生民豈不尤難於四經也乎愚生也後不獲大儒面命居僻海隅考究乏籍但以世所通傳者誦習時有新得稚卷而嘆以正經不亡但爲儒者紛亂遂慨然有復全經之志乃於周禮則削去移官之論以遂人爲冬官經以證經而六典復悟鄉遂之職無府史胥徒爲在民舉教之官而鄉舉里選之法定授民以十二職取以三征而賦斂明井田只定一夫之經界萊易數牧有制而土地均表司徒司空必以親民而民物得所以春官世婦掌女宮加男爵爲六宮傳毋與內宰掌奄人內外通令而萬世無奄人女寵之禍表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賦祿有等而官制明明爾稽之制有三番挑

選之精而軍政舉五刑爲墨劓宮刖大辟唐虞三代不可廢而世道清明發大司樂三宮之制推明六代之樂辨天地各有分合祀之禮則禮樂興而神祇得所斯皆周禮大綱可復三代之舊者也儀禮則依朱子家鄉邦國王朝四綱以士之冠昏喪祭爲家禮相見射鄉爲鄉禮朝覲聘享燕食大射爲邦國禮而古經十七篇已備獨缺王朝之禮乃以宗伯五禮爲綱取諸官聯職行五禮之事者定其大綱附以記傳補吉凶軍賓嘉之禮則太史大祭祀朝覲會同執書讀禮協事之經雖亡可知其概矣於戴記中表曲禮爲正經而內則少儀皆統於曲禮玉藻文王世子乃曲禮之文散逸者聚而爲篇漢儒取首句爲之名此五篇乃遺經之幸存者乃以曲禮爲綱標以篇目分其經傳而類次之則三千之條可稽要皆彝倫日用執行天則者也又補學禮宗禮於末則曲禮爲經亦全矣全經既備其有古人傳述以明經文之不及者則謂之記後賢發明其理者則謂之傳儀禮曲禮傳記必隨經文之後義相聯也周禮則純備古經法不雜也取禮記中王制月令明堂位內則中珍撰記外取逸司馬法考工記爲周禮內記取仲尼燕居哀公問孔子閒居禮運禮器樂記爲儀禮通傳取表記坊記緇衣儒行爲曲禮通傳自此之外戴記所存盡附儀禮從朱子之意也經傳既定不揆愚陋釋之原之釋則博采先儒以參鄙見周禮幽微廣遠聖人精意所在則章爲之原焉儀禮文辭高邃執禮協事之書則分章附記注釋之外錄甘泉湛子之測不別作原曲禮言近指遠則考古注而詳釋之其有一得要義所在或按或原以別之忘寢忘食殆二十載而後先王制禮聖人垂訓之意復明於天下晚歲留滯南都文獻所萃乃以舊業重新釐正刪繁剔繆繕寫成書藏之名山以竢後之君子

陳氏（與郊）三禮廣義

未見

鄭氏（失名）三禮名義疏

宋志五卷

佚

亡名氏三禮大義

隋志十三卷

佚

三禮雜大義

隋志三卷

佚

三禮圖

宋志十二卷

佚

三禮圖駁議

宋志二十卷

佚

三禮分門統要

宋志三十六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禮四

石渠禮論

隋志四卷

佚

漢書戴聖以博士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

隋書戴聖撰

王應麟曰論石渠者戴聖韋玄成聞人通漢

漢石渠議奏

三十八篇

佚

陳普曰石渠虎觀皆一人臨決豈一人之見獨高於天下乎

按孔氏詩禮正義及後漢書志注每引石渠禮議然多係節文惟杜氏通典差具本末今載於後一曰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一曰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玄成議是一曰宗子孤爲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傳曰因殤而見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爲殤亦不爲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爲宗子者無父乃得爲宗子然爲人後者父雖在得爲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爲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歿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可乎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爲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一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大夫之臣爲國君服何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當繐縗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爲國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爲國君也又問庶人尙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爲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爲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爲有接見義一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一曰經云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沒者爲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何戴聖云惟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爲文惟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爲父母周是也一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爲父歿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一曰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之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曰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爲子無絕母應三年一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爲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爲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一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一曰君子子

爲庶母慈己者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以慈己加也戴聖對曰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己則緦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一曰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爲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爲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不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一曰爲乳母緦以名服也大夫之子有食母問曰大夫降乳母耶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降乳母以上諸條當日羣臣議奏帝臨覲決漢制具存

景氏鸞禮略

隋志二卷不著姓名

佚

後漢書鸞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

范氏甯禮雜問

隋志十卷唐志作禮論答問唐志九卷

佚

禮問

唐志九卷

佚

吳氏商禮難

七錄十二卷

佚

禮雜義

七錄十二卷

佚

禮議雜記故事

七錄十三卷

佚

隋志晉益壽令吳商撰

何氏承天禮論

隋志三百卷

佚

王方慶曰晉末禮樂掃地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宋何承天纂集其文爲禮論

禮釋疑

七錄二卷

佚

徐氏廣禮論答問

隋志八卷又十三卷又二卷殘闕七錄十一卷

佚

阮孝緒曰徐廣撰禮答問五十卷

任氏預禮論條牒

隋志十卷

佚

隋志宋太尉參軍任預撰

禮論帖

隋志三卷七錄四卷

佚

答問雜儀

隋志二卷

佚

禮論鈔

唐志六十六卷

佚

傅氏隆禮議

七錄二卷唐志一卷

佚

隋志宋光祿大夫傅隆議

周氏續之禮論

佚

宋書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居豫章建昌縣通五經幷緯候閑居讀老易入廬山時與劉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三隱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鎭姑孰命爲撫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高祖之

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阼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幷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二義辨析精奧稱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庾氏蔚之禮論鈔
隋志二十卷
佚

禮答問
隋志六卷
佚

何氏佟之禮答問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答
隋志一卷
佚

王氏儉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七錄三卷
佚

禮答問唐志作禮雜答問
隋志三卷唐志十卷
佚

禮儀答問
隋志八卷唐志十卷
佚

荀氏萬秋禮論鈔略唐志作禮雜鈔略
七錄二卷
佚

邱氏季彬禮論
隋志齊御史中丞
七錄五十八卷
佚

禮議
七錄一百二十卷
佚

禮統
七錄六卷
佚

樓氏幼瑜禮捃遺
隋志齊尚書儀曹郎
三十卷
佚

南齊書東陽樓幼瑜著禮捃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

周氏捨禮疑義
唐志五十卷
佚

賀氏瑒禮論要鈔
隋志一百卷
佚

郭氏瑒禮答問
七錄四卷
佚

戚氏壽雜禮義問答
唐志四卷
佚

褚氏暉禮疏
一百卷
佚

張冡曰褚暉字高明吳郡人隋煬帝時爲太學博士

董氏勛問禮俗
隋志十卷
佚

董氏子弘問禮俗
隋志九卷
佚

王氏逸禮論

十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
賀氏述禮統
唐志十二卷
佚
王氏方慶禮雜問答
唐志十卷
佚
劉肅曰方慶博通羣書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訪之每所酬答咸有
典據時人編次之名曰禮雜問答
李氏敬玄禮論
唐志六十卷
佚
陸氏質類禮
唐志二十卷
佚
丁氏公著禮志
唐志十卷
佚
杜氏肅禮略
唐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肅撰采古經義下逮當世槪舉沿
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禮略云
張氏頻禮粹
唐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唐寧州參軍張頻纂凡一百二十五條直抄崔氏義宗
之說無他異聞
鄭樵曰張頻禮粹出於崔靈恩三禮義宗有三禮義宗則禮粹爲
不亡矣
李氏公緒禮質疑
五卷
佚
何氏洵直禮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氏祥道禮書
宋志一百五十卷
存
鄭氏鼎新禮樂舉要
佚
禮樂從宜集
佚
閩書鄭鼎新字中實仙遊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知晉江縣尋通判
處州鼎新少受業黃榦之門而與楊復游嘗考究禮書成編名曰
禮樂舉要又撰禮樂從宜集
陳氏普禮編
佚
普自序曰自五霸以來至今天下豈無小康之時至於人倫盡廢
喪紀掃地若七國爭王之日秦人坑焚之餘東西兩漢知力把持
之末魏晉齊梁老佛之餘唐人室弟之妻父之妾子之婦強藩孽
豎恣睢憑陵之極宋王安石廢罷儀禮毀短春秋之後生人之禍
皆甚尤以來所未有者蓋自軒轅迄於東遷其間雖有有扈有窮
桀受之惡甘野鳴條孟津之戰而未嘗有千里流血空谷無人百
年荒艸若夫七雄劉項之兵赤眉黃巾黃巢武氏祿山五胡女真
之毒則以億兆爲艸菅連數千里朱殷數百年爲狐兔之墟蓋民
不見禮樂不明於君臣父子兄弟之義無事則苟以相與有亂則
起而相食而復加以農田不井國土無制有生之類無安土之心
而衣冠搢紳之士無椅桐梓漆爰伐琴瑟之謀其末勢之所趨固
宜然也桓桓晦翁崛起南夏首發明四書以開人心次取周公殘
經諸儒傳記脈尋彙別畝澮川疏志欲開來世之太平決千載之
積否天不慭遺未就而歿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久在師門熟聞講
貫繼志要祭二篇天敘天秩經曲略備而王安石之烈未熄科舉
之士至今百年無有以其書爲意者曲臺已隔古今鹿洞復就蕪
歿可爲天地人倫之嘆夫秉彝之文歷劫不滅而品裁萬物扶植
綱常之具無一日不在我知書識字朱方斷石湘山辭文不倦購

齗而周公遺典尙存有緖又賴先覺開端發明忽復委之榛莽不問曾探山狂簡不學寡聞年十五六讀曲禮少儀知愛之而淪於時俗科舉之習三十四十始脫時文而患難屢貧東西奔走顚閩熊去非自少用心禮樂而貧賤武合弁員難丁酉歲受平山劉純父之招始見去非於山中書冊壞坐屢空晏如覽記浩博會欲求輔於朋友備書冊闢室堂廣談論取晦翁黃楊之書修補以示方來而未就也顧予雖志求古而未嘗涉晦翁黃楊之藩輒用去非成規更爲求要質鬼神告白知友共取十七篇注疏及晦翁所釐三十五卷勉齋信齋喪祭二禮及圖循去非熟路詳加考訂重爲比類仍合三君子凡所經歷採摘經傳史籍開元開寶政和通典會要令律諸書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家鄉邦國朝廷當行之禮當用之器具列大經小紀溯源循流斟今酌古要之不悖於性命之理不失於先王周公之意不背夫子春秋之旨不孤晦翁拳拳經世之心使其行之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躋盛治致四靈愈千載之瘼痞定爲天地一常經古今一通義得爲者用之於身行之於家不得爲者藏之以待用而復以其餘力凡有名數備度分事物若天文地理建國設官井田兵刑等事各加研覈務盡見其本末亦各草爲一書以待賓興豈不愈於掇浮詞吟空詩作燕語做其賦予之厚於有損無益之薄物絕學之繼庶其在此當仁則爲無所辭遴致思以起之不倦以終之如其有成當獲陰相亦不虛生世間矣

許氏判禮圖

未見

呂氏枏禮問內外篇

二卷

未見

吳氏徵禮考

一卷

存

洪朝選序曰少宰望湖吳公示余以手編吉凶禮凡五曰士相見禮曰士冠昏喪祭禮引儀禮禮記經文於前附己意訓釋於後合而名之曰禮考蓋禮之文多至於三千三百公特取其切於士庶人家日用之近者以爲維世導俗之助耳余謂禮者緣人情而爲之者也宜人之情所由在禮則所好在禮顧今之人情不喜禮又姍笑行古禮者何歟此無他古禮淡俗禮華古禮繁俗禮簡以其厭淡喜華之心而便於苟簡自恣之習又焉得不以古禮爲桎梏以行古禮之人爲怪異也雖然使人反求於其心之所不安者即而思之吾知必將以其不喜古禮者而不喜俗禮以其姍笑行古禮之人者而姍笑俗人也天下之事患無有倡而興之者耳有人焉排流俗以倡明古道而無人和者余不信也今少宰公既首倡之矣諸君子有不同然和之者乎晏命刻於藩司用觀古禮之行自齊魯始

唐氏伯元禮編

二十八卷

存

伯元自序曰禮者何儀禮與大小戴記也編者何上編中編下編也禮一也而上中下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古稱五典五典者禮之所自出也故上編冠喪祭俗謂四禮四禮者人道之終始也故中編禮者性之德也道問學所以尊德性傳不云乎待其人而後行夫禮論者學禮之方而行禮之人也故下編編一也多至十卷少或八卷者何言容服食稱謂餽遺卜筮莫不有動作威儀之則所以身範物先而綱維五典也故以繫之上是謂上編十卷鄉飲酒鄉射投壺覲禮燕禮聘禮猶乎四禮之非時莫行也非力莫舉也故以繫之中是謂中編十卷禮得則樂生故次樂論禮樂備而天下治故次治論治本學學本道也故次學論次道論其煩簡一因乎舊文要之學禮焉耳矣故以繫之下是謂下編八卷夫三編者三才之義也二十八卷者列宿之義也其意則出於偶合而非有意於其間也然此三禮也不有周禮乎何遺之也曰周禮周官也非爲禮也且全而無容編焉其采及家語荀子諸書何也大小戴舊所采有醇有疵有詳有略而吾折衷之者也其儀禮或采或否何也所備者士禮所不備者諸侯大夫之禮也備小戴而遺大戴何也子曰吾從周小戴時王之制而今之同文也故不敢以不備也夫備者於三禮代有訂正其最著者莫如紫陽夫子與近代湛元明氏今所傳儀禮二禮分經分傳亦既詳乎其言矣而子異之何也小戴零星錯落大戴掛一漏百倘非比類而分則次第不可得而考也是故可以經則經可以傳則傳是編與二書同也分節而比其類就類而分其次重復者有刪殘斷者無遺錯亂者就緒則是編也竊取焉而不敢辭其僭妄之罪也編始於壬

辰訖於丙申凡五載半屬司封司銓之暇時或破冗爲之急在成編而不暇盡詳其歸趣若曰倘其體裁便於覽觀不至開卷而茫然使初學之士可讀好古之君子可考也雖有未盡之編猶可以俟後賢於異時庶幾禮教藉以不墜則是編之大指也

亡名氏禮論鈔

隋志六十九卷

禮論要鈔

隋志十卷

佚

禮雜問

隋志十卷

佚

禮雜答問

隋志八卷

佚

禮雜答問

隋志六卷

佚

禮樂議

隋志十卷

佚

禮祕義

隋志三卷

佚

禮類聚

唐志十卷

佚

禮論區分

唐志十卷

佚

禮論鈔略

唐志十三卷

佚

通禮義纂

佚

按通禮義纂不見於隋唐志未詳誰氏所作太平御覽每引之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六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樂

樂經

隋志四卷

佚

漢書王莽傳元始三年立樂經

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應劭曰周室陵遲禮崩樂壞重遭暴秦遂以闕亡

沈約曰秦代滅樂樂經殘亡

劉瓛曰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瞽師務調其器君子宜正其文

王昭禹曰周禮雖出於武帝之世大司樂一章已傳於孝文之時

胡寅曰禮樂之書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記爲禮經指樂記爲樂經其知者曰禮樂無全書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詩與樂相須不可謂樂無書樂記則子夏所述也

章如愚曰漢承秦火之餘禮廢而樂尤甚制氏世爲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所得於竇公者惟周官大司樂一章而河間雅樂之獻又特采諸子之言以爲樂漢學之述古者止於此而已

王應麟曰考工記磬氏疏按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朱文公問蔡季通不知所謂樂云者是何書今考三禮圖以爲樂經書大傳亦引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漢元始四年立樂經續漢志鮑鄴引樂經今其書無傳

葉時曰世儒嘗恨六經亡樂書然樂不可以書傳也何則樂有詩而無書詩存則樂與之俱存詩亡則樂與之俱亡詩也者其作樂之本與樂由詩作故可因詩以觀樂無詩則無樂矣韶至齊而猶聞必韶樂之詩尙存也濩至魯而猶見必濩樂之詩未泯也觀乎周之太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爲樂而必教以六詩瞽矇掌鼗鼓柷敔簫管則必諷誦詩此則詩之所以爲樂也太師曰大祭祀帥瞽而登歌此登歌之有詩也鍾師則以鐘鼓奏九夏此鐘鼓之有詩也籥章則掌龡豳詩豳頌此龡籥之有詩也祭祀則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是祭樂有詩也大射則王以騶虞爲節諸侯貍首大夫采蘋士采蘩是射樂有詩也凡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是車行有詩也學士歌徹則徹樂亦有詩軍獻凱歌則凱樂亦有詩四夷聲歌則夷樂亦有詩至如大司樂奏六律則歌大呂歌應鐘歌南呂歌函鐘歌小呂歌夾鐘是十二律皆有詩歌也古人以詩爲樂詩存則古樂傳詩亡則古樂廢今不以樂詩不存爲憾而徒以樂書不傳爲恨豈知先王作樂之本哉

吳澂曰經出於漢而樂獨亡

黃佐曰觀諸豫之象則雷出地奮卽合樂之律自下而上可知矣觀諸夔之言則琴瑟下管卽雲和孤竹之屬可知矣觀諸商頌依我磬聲則擊石拊石合於鳴球可知矣觀諸春秋萬入去籥則萬舞干戚本合英韶可知矣凡此皆大司樂成均之法也孰謂五經具在而樂獨無傳耶矧夫歌奏相命聲變成方雖謂之樂記之經可也

楊繼盛曰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恆必由之良可悲夫

徐師曾曰古有樂經疑多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焉

沈懋孝曰昔者仲尼正樂其時六代完音具在樂官如摯如干如襄如矇皆能習其鏗鏘鼓舞唱和抗墜之節大聖審音知樂第爲之釐次雅頌之所爾無更其舊也至孟氏時古之詩學幾無好而存之者其後樂經失傳士大夫縱能談說其義然精知者事著絕少所謂聲氣之元通於神明根之性初者邈然何莫求之

朱載堉曰古樂絕傳率歸罪於秦火殆不然也古樂使人收斂俗樂使人放肆放肆人自好之收斂人自惡之是以聽古樂惟恐臥聽俗樂不知倦俗樂興則古樂亡與秦火不相干也

按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教國子樂德樂語樂舞三者而已樂德則舜典命夔教胄子數言已括其要樂語則三百篇可被絃歌者是樂舞則鏗鏘鼓舞之節不可以爲經樂之

有經大約存其綱領然則大司樂一章卽樂經可知矣樂記從而暢言之無異冠禮之有義喪服之有傳卽謂樂經於今具存可也

樂記

漢志二十三篇

闕

漢書武帝時河閒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葛洪曰竇公庸夫年幾二百

孔穎達曰公孫尼子次撰樂記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　又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蓋十一篇今雖合此略有分焉餘十二篇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

王昭禹曰記有樂記樂之傳也非經也樂記作於漢武帝時河閒獻王與諸儒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是也

能朋來曰樂記中有與易大傳文相出入其他論禮樂多有格言能記子夏子貢賓牟賈問答此必出於聖門七十子之徒所記也

又曰樂記本十一篇今禮家仍分十一章觀其以子貢問樂一句附贅章末卽其篇名矣依正義序次分爲十一章一曰樂本凡音之起至王道備矣二曰樂論自樂者爲同至與民同也三曰樂禮自王者功成作樂至聖人曰禮樂云四曰樂施自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五曰樂言自民有血氣至君子賤之也六曰樂象自凡姦聲感人至所以贈諸侯也七曰樂情自樂也者情之不可變也至有制於天下也八曰魏文侯自魏文侯問於子夏至彼亦有所合之也九曰賓牟賈自賓牟賈侍坐至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十曰樂化自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禮樂可謂盛矣此章五十八句重出祭義十一曰子貢問師乙自子貢見師乙至子貢問樂此章吾子自執焉以下多脫辭孔疏依史記改正

吳澂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書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讀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又與河閒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內之十一合爲一篇蓋亦刪取要略非全文也

徐師曾曰漢興制氏世爲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理其言義理則此篇是也當是古來流傳文字而河閒獻王實纂述之非成於漢儒也

河閒獻王劉德樂元語

佚

按白虎通德論引樂元語文云受命而六樂樂又云東𡰪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𡰪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𡰪之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𡰪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漢書食貨志引樂元語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不貳價四民常均

黃氏裳樂記論

一篇

存

邵氏圖樂記解

一卷

存

金氏履祥考定樂記

一卷

未見

柳貫曰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時河閒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爲章總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爲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爲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貴乎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

劉氏謙樂經元義
八卷
未見
呂氏柟大司樂考
十卷
未見
黃氏佐樂記解
十一卷
存
右戴樂典
朱氏載堉樂經新說
三卷
存
載堉自述曰按漢時竇公獻古一經其文與周官大司樂同然則樂經未嘗亡也樂官之屬凡二十分作三類其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此四官爲一類蓋大夫士之曉樂者而爲國子之師若伶倫后夔是也禮記所謂大司成疑卽此官也樂師疑卽樂正也大胥大學長也小胥小學長也大師小師瞽矇眡瞭此四官爲一類蓋皆無目之人及有目而不甚明者若師曠師冕瞽是也典同以下則又皆有目者凡官皆受命於天子自下而上以受命次序多寡爲尊卑周制一命謂之下士二命中士三命上士四命下大夫五命中大夫此大司樂爲中大夫自下而上第五等也每官有正有副其長若干員其佐必倍之若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則樂師下大夫四人乃其佐也樂師又有佐焉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也籥師籥章當在韎師之上疑錯簡云
李氏文察樂記補說
二卷
未見
黃氏積慶樂經管見
二卷
未見
瞿氏九思樂經以俟錄
六冊
存
按瞿氏論樂史學遷序之雖經鏤板然卷帙未定非完書也
張氏鳳翔樂經集注
二卷
未見
鳳翔自序曰禮樂至周而大備周禮大司樂文則周公所手著也漢初魏竇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大司樂合而學士大夫率沿爲禮家言無專學也古學膚存於戴記至程子始尊信表章而古者由學入道之大法始賴以存古樂經亡而周公所著經固存於世觀大備於成周而樂其可知也愚竊取程子之意乃表而出之俾專於樂者考焉
陸元輔曰堂邑張鳳翔輯述周禮大司樂以下諸官而爲之注末以小戴禮樂記篇附焉鳳翔中萬曆辛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軍務加太子太保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一

春秋古經

漢志十二篇經十一卷注公羊穀梁二家

存

卜子曰有國家者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　又曰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鑒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

女子女汝同不知其名曰以春秋爲春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魏齊曰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

孔鮒曰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名焉

董仲舒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　又曰春秋上明先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又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又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又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又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司馬遷曰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又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劉向曰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　又曰春秋紀國家存亡以察來世

閔因曰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揚雄曰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

春秋演孔圖曰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

春秋握誠圖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春秋說題辭曰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　又曰春秋經文備三聖之度

春秋命曆序曰孔子治春秋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於後春秋宜以殷曆正之　又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

孝經援神契曰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爲限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爲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爲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爲一世

孝經鉤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又曰春秋策二尺四寸書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班固曰古者右史記事事爲春秋

王充曰春秋之經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　又曰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素相之事也

賈逵曰春秋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

服虔曰春秋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趙岐曰周衰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

阮籍孔子贊曰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

劉熙曰春秋者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爲名也

賀循曰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

郭象曰春秋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

葛洪曰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
孫盛曰仲尼修春秋列三統爲後王法
婁圭曰仲尼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
虞欽曰孔子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
賀道養曰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
顔延之曰褒貶之書取其正言晦義輔制衰王春秋爲上
任昉曰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
隋書經籍志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
顔師古曰春秋孔子約史記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爲陽中萬物
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錯互舉之包十二月而爲名也
賈公彦曰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
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
徐彦曰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孔子未修之前已謂之春秋矣據百
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非獨魯也
李楠曰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於象數也
孫復曰春秋有貶而無褒
劉彝曰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列爲經矣
蘇軾曰孔子因魯史爲春秋一斷以禮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程伯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
劉安世曰讀春秋者以爲公穀左氏三家皆不可信而吾於數千
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罪大矣
王觀國曰前漢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左氏傳三
十卷蓋古本春秋經自爲一帙至左氏作傳三十卷自爲一帙杜
預作春秋經傳集解乃分經之年而居傳之首於是不復有古經
春秋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
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也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
止孔丘卒蓋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之數則自小邾射以下皆魯史
記之文孔子弟子欲記孔子卒之年故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也
顔氏家訓曰春秋絕筆於獲麟而經稱孔丘卒顔氏以此爲疑蓋
非所疑也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故春秋書正月甲
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傳曰再赴也蓋惟孔子不知陳侯卒在何
日因其再赴故書甲戌己丑二日從魯史之文也又威公十四年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曰夏鄭子人來尋盟蓋夏五無
月日者闕文也左氏亦止言夏而不言月日則是左氏作傳時經
已闕月日矣莊公二十四年冬書郭公而左氏無傳蓋亦經之闕
文也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傳曰夫
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左氏亦言
夫人氏而不言姜是左氏作傳時經已闕姜字矣孔子作春秋不
應書夏五郭公夫人氏而已蓋孔子卒而後闕其文也左邱明與
孔子同時又爲魯太史魯史記盡在太史則左氏於傳豈不能補
正之而於傳亦闕而弗補者以此知作經已久經之文已闕而不
可知然後傳始作也前漢藝文志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
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
就敗以成物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
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故論
本事而作傳審如此則邱明親受孔子之旨也然以闕文校之則
漢志之言復望而不通蓋班固之言未可深信耳
葉夢得曰莊子記孔子欲藏書周室與子路謀子路告以老聃免
藏史歸居請試往因焉孔子見聃不許乃繙十二經以說學者或
以十二經爲春秋
鄭樵曰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黃叔敖曰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也
胡安國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
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
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周孚曰聖人之經其所以爲名皆因舊而不改易之爲易書之爲
書詩之爲詩聖人未出其名固已如是至於春秋則猶三經也晉
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編年之書也錯舉四時以爲之
名聖人何加損焉且聖人之所以爲後世戒者在其所書之事而
不在其名也
朱子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又曰春秋傳例
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
項安世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臣賊子懼焉
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
君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且弑逆之罪夫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
而後明也莽卓操昭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閭巷小人至今知其

篡亂臣賊子也謂一書生操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者此眞小兒童之見也曰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懸世卿禁外交嚴閫闈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杜賊亂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具也誅賊亂於已然者其法無不畢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也

葉適曰諸侯之爲曰存君側以其書行以其惡戒此晉人之言春秋也敎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此楚人之言春秋也韓宣子所見孔子所修左氏所傳此晉之春秋也然則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皆是戰國時妄立名字上世之史固皆名春秋矣

劉克莊曰春秋史克之舊文也　又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何以懼曰事未形而誅心誅意所以懼也夫子身爲匹夫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與亂賊何以異乎然則春秋天子之事何也曰所謂天子之事者夫子以敎王爲心故春秋所紀皆尊君抑臣尊王抑霸尊內抑外書書此也諱諱此也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又曰孔子作春秋所以救周禮之壞也田制壞而春秋以稅畝田役書軍賦壞而春秋以邱甲三軍書三時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築書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書講武之田不時而春秋以大蒐大閱書救荒之政不備而春秋以來朝來聘書司徒之封疆廢而春秋以歸田易田書太史之告朔不頒而春秋書不視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書宣榭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書日食書星孛職方失其官而春秋書彭城書虎牢圜邱之典不舉而春秋以卜郊書以猶三望書廟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宮書以躋祀書婚姻之禮失而春秋以夫人孫齊季姬歸鄫書貢獻之禮失而春秋以家父求車毛伯求金書典命之職不修而春秋書曰天王使來錫命天府之藏不謹而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弓皆權衡於一字之微而救禮經三百之壞也

王應麟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檮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呂大圭曰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世之盛也天理明人心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孔子之作春秋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來世而已蓋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聖人因而明之則固有聳然嘗於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自世儒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彼徒見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書氏或不書氏於是爲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襃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襃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夫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賞罰之柄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爲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擅天王賞罰之權乃夫子推而予之則是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欲尊聖人而實背之或謂春秋爲聖人變魯之書或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殷輅周冕虞韶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緣妄之論夫四代禮樂孔子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修於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妄相傳襲其爲傷教害義於是爲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馬端臨曰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

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爲蔑公穀以爲昧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郿左氏以爲郿公穀以爲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郿乎曰微乎會于厥慭公穀以爲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慭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尚無所關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爲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者各自爲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入者攙入之後世諸儒復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爲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趙孟何曰春秋天子之事乃繼天立極之事後世以褒貶賞罰爲天子之事者失之

袁樞曰以褒貶論春秋解經者失之作史者祖之則益失其旨矣

黃澤曰孔子刪詩書正禮樂繫易是述惟春秋可以言作　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遺法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時未經夫子筆削而韓宣子乃如此稱贊見得魯之史與諸國迥不同也　又曰杜氏云凡策書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於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太廟如孟獻子書勞于廟亦其例也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修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與太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爲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又曰史記事從實而是非自見雖隱諱而是非亦終在夫子春秋多因舊史則是非亦與史同但有隱微及改舊史處始是聖人用意然亦有止用舊文而亦自有意義者大抵聖人未嘗不褒貶而不至屑屑焉事事求詳若後世諸儒之論也　又曰魯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不彰也惟其隱而不彰所以三傳各自爲說　又曰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易見

梁寅曰六經惟春秋以書事而寓王法往往多微旨非有所授受罕能灼知其意者

鄭公曉曰杜氏謂獲麟而作春秋范氏言作春秋而麟至杜說是也司馬公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數之纔得萬八千字李氏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公穀書孔子生左氏書仲尼卒皆非春秋本文

王守仁曰春秋其實皆魯史舊文也筆者筆其舊削者削其煩也

陸深曰春秋比諸經尤難讀簡嚴而閎大惟其簡嚴故立論易刻惟其閎大故諸說皆通聖人筆削之旨隱矣事按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此兩言乃讀春秋之要法

陸樹聲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爲孔子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臣無有作福作威孔子嘗述之書矣而乃身自犯之乎

郝敬曰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筆之舊史不傳矣左氏摭拾遺文闕略未備可據纔半耳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說春秋者幾同射覆矣

徐三重曰春秋者萬世理義是非之權衡詩書之法律也先儒以爲須先識理義方可看春秋而王介甫目爲斷爛朝報不以列於學官其不識理義可知

顧炎武曰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

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衰道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毛奇齡曰曩時春秋記事而已夫子之春秋則但志其名而不記其事蓋志簡而記煩簡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煩則書之於策謂之策書夫子修春秋第修簡書而左邱明作傳則取策書而修之

又曰春秋始魯隱公並無義例或曰以平王東遷而王室卑也夫平王東遷在魯孝公二十七年又一年而魯惠公立是魯惠之立正當平王遷洛之際且在位四十六年正與平王之五十一年相表裏乃舍惠公不始而反始於平王四十九年垂盡之隱公無是理也若曰春秋本據亂而作則亂不自隱始也以爲王室亂邪則戎狄弒王當始孝公以爲本國亂邪則伯御弒君當始懿公以爲列國亂邪則晉人連弒其君當始惠公乃舍懿孝惠三公不始而始隱公何也至於公羊以隱公讓位爲賢曰春秋善善長當從善始穀梁以隱成父之惡爲惡曰春秋惡惡之書當從惡始則又誰得而定之蓋春秋魯史也或隱以前亡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爾若夫夫子作春秋之年則司馬遷謂孔子厄陳蔡時作在哀六年左氏說謂孔子自衛反魯遂作春秋則在哀十一年而公羊說則謂孔子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則又在哀十四年總是揣摹之言不足據者若其云受端門之命則見戴宏解疑論此後世緯學不足信夫獲麟作書本屬不幸而反以爲夫子受命之符瑞無稽之言吾不取焉

百國春秋

佚

墨翟曰吾見百國春秋　又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舍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燕簡公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殺我而不辜死人無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祏觀辜固嘗從事於厲株子杖揖出與言曰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淨潔也犧牲之不全肥春夏秋冬選失時豈汝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鮑何與識焉官臣觀辜特爲之株子舉揖而槁之殪之壇上當是時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齊莊君之時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恐釋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泏洫擆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而槁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齊之春秋

按公羊傳有不修春秋則魯之春秋也周燕齊宋皆有春秋載在墨子合以晉乘楚檮杌鄭志百國春秋之名僅存其八而已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八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

左邱子明春秋傳
漢志三十卷
存

論語注左邱明魯太史

漢書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

嚴彭祖曰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

劉向曰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

劉歆曰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桓譚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為春秋傳多所遺失又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又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婦女讀誦

班固曰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王充曰春秋左氏傳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紬左氏得實明矣

賈逵曰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鄭康成曰左氏善於禮

盧植曰邱明之傳春秋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表裏人事

高祐曰左氏屬辭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

張曜曰左氏之書備序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

杜預曰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王接曰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

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時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邱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

賀循曰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海

范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

陸德明曰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　又曰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采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孔丘卒邱明因體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

孔穎達曰漢武帝時河閒獻左氏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訴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詆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疋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之學顯矣　又曰公羊之經獲麟即止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

劉知幾曰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又曰邱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

儒者皆折此一家而咸推二傳夫以邱明躬爲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並生論才則同體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　又曰邱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檮杌等篇遂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難也　又曰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錄付之邱明用使善惡必彰真僞盡露向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哉然自邱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湮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爲晉紀世稱實錄不復言非

啖助曰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出一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

劉貺曰左氏紀年序諸侯列會具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當世正史也

趙匡曰論語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則異於是並非同時人也邱明者蓋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於當時爾

楊億曰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爲證

劉敞曰左氏拘於赴告

崔子方曰左氏失之淺

黃晞曰左氏凡例得聖人之微

王晳曰仲尼修經之後不久而卒時門弟子未及講授是故不能具道聖人之意厥後書遂散傳別爲五家於是異同之患起矣鄒夾無文獨左氏善覽舊史兼該眾說得春秋之事亦甚備其書雖附經而作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疎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於一人之所撰述

程子曰左傳不可全信信其所可信者爾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　又曰左傳非邱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李之儀曰春秋之世先王之迹猶在故一言之出盛衰存亡繫之孔子因而是是非非以詔後世左邱明隨事而解之炳若星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邱明與有力焉

劉安世曰左氏傳於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讀左氏者當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然後通矣

晁說之曰左氏之說專而縱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爲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又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

胡安國曰事莫備於左氏或失之誣

朱子曰漢藝文志春秋家列左氏傳國語皆出魯太史左邱明蓋自司馬子長劉子駿已定爲邱明所著班生從而實之耳至唐柳宗元始斥外傳爲淫誣不概於聖非出於左氏近世劉侍讀敞又以論語考之謂邱明是夫子前人作春秋內外傳者乃左氏非邱明也諸家之說頗異　又曰看春秋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意　又曰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　又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聖人據實而書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閒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

林栗曰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

呂祖謙曰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　又曰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　又曰左氏傳綜理微密後之爲史者鮮能及之

陳傅良曰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爲書

胡寧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具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

鄭耕老曰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葉適曰左氏有全用國語文字者至吳越語則采取絶少齊語不復用蓋合諸國紀載成一家之言惜他書不存無以徧觀也乃漢魏相傳以左傳國語一人所爲餘人爲此語不足怪若賈誼司馬遷劉向不加訂正乃異事耳　又曰公穀末世口說流傳之學空張虛義自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簡書具存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舍左氏二百五十餘年明若畫一舍而他求多見其好異也　又曰公穀春秋至獲麟而止左氏以孔丘卒爲斷使無左氏則不知孔子之所終矣　又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左氏特舉此以見孔子改史之義明其他則用舊文也

羅璧曰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注左傳復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於是春秋及左傳二書合爲一

呂大圭曰宗左氏者以爲邱明受經於仲尼好惡與聖人同觀孔子謂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孔子之後說者以爲與聖人同者爲左邱明而傳春秋者爲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　又曰左氏熟於事公穀深於禮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觀其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時世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言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强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爲愛君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而曰惜也越竟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尤多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矣

家鉉翁曰昔者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其始春秋魯史並傳於世學者觀乎魯史可以得聖人作經之意其後魯史散佚不傳左氏采摭一時之事以爲之傳將使後人因傳而求經也左氏者意其世爲史官與聖人同時者邱明也其後爲春秋作傳者邱明之子孫或其門弟子也經著其略傳紀其詳經舉其初傳述其終雖未能盡得聖人褒貶之意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特之以傳何可廢也吁使左氏不爲此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

陳則通曰公穀但釋經而已春秋所無公穀不可得而有春秋所有公穀亦不可得而無左氏或先經而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其事與辭過公穀遠矣宰咺歸賵二傳未有載惠公仲子之詳者左氏獨言之吾是以知仲子之爲妾鄭伯克段二傳未有以發祭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獨詳之吾是以知鄭伯之心此類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不少微左氏吾奚以知春秋哉

戚如梓曰左氏晦庵以爲楚人項平父以爲魏人

程端學曰左氏傳及外傳或謂楚左史倚相作者近是謂左邱明者非也

黄澤曰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在史官者則邱明作傳在高第者則一再傳而爲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則得事之情實而義理閒有訛在高第者則不見事實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義理則閒有可觀而事則多訛矣酌而論之事實而理訛後之人猶有所依據以求經旨是經本無所損也事訛而義理閒有可觀則雖說得大公至正於經實少所益況未必大公至正乎使非左氏事實尚存則春秋益不可曉矣　又曰左邱明或謂姓左邱名明非傳春秋者傳春秋者蓋姓左而失其名愚謂去古既遠此以爲是彼以爲非又焉有定論今以理推之夫子修春秋蓋是徧閱國史策書簡牘皆得見之始可筆削雖聖人平日於諸國事素熟於胸中然觀聖人入太廟每事問蓋不厭其詳審況筆削春秋將以垂萬代故知夫子於此尤當詳審也又策書是重事史官不以示人則他人無由得見如今國史自非書爲史官者則亦莫能見而知其詳又夫子未歸魯以前未有修春秋之意歸魯以後知道不行始志於此其作此經不過時歲閒爾自非備見國史其成何以若是之速哉策書是事之綱不厭其略其節目之詳必須熟於史者然後知是以此書若示學者則雖高第亦猝未能曉若在史官雖未能盡得聖人之旨比之不諳悉本末者大有逕庭矣故愚從杜元凱之說以爲左氏是當時史官篤信聖人者　又曰左氏是史官曾及孔氏之門者古時竹書簡帙重大其成此傳是閱多少文字非史官不能得如此之詳非及孔氏之門則信聖人不能若此之篤　又曰穀梁多測度之辭當是不曾親見國史公羊齊人齊亦有國史而事亦譌謬蓋國史非人人可見公穀皆有傳授自

傳授之師已不得見國史矣故知左氏作傳必是史官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又曰說春秋者多病左氏浮夸然豈無真實苟能略浮夸而取真實則其有益於經正自不少豈可因其短而棄所長哉若欲舍傳以求經非惟不知左氏亦且不知經　又曰近世學者以左氏載楚事頗詳則以左氏爲楚人此執一偏之說也周衰號令不及於諸侯事權多出於晉其次則楚故晉楚之事多於周今以載楚事詳遂謂之楚人其亦未深求其故祇見其可笑也

何異孫曰左氏善於考事而義理則疎公穀於義理頗精而考事則略左氏理不勝文公穀文不勝理左氏之得公穀失之公穀之得左氏失之

邵寶曰聖人因魯史而修春秋不以春秋而廢魯史春秋行而魯史從之矣然則魯史安在今之左傳是已何以謂之傳傳以附經左氏蓋修飾之

羅欽順曰春秋事迹莫詳於左傳左氏於聖人筆削意義雖無甚發明然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迹爲據而聖經意義所在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

何孟春曰春秋史而經之書也學是經者必本諸史經以標義史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書也仲尼作春秋邱明以聖人筆削義隱於事而次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顯之也所傳事皆有稽據先經後經原委究悉非後來公穀鄒夾四家空言者比而世之尊是經者顧與左氏立異口議流行又出四家之外何哉

羅喻義曰左氏原自爲一書後人分割附經正如易之小象文言分隸諸卦宜還其舊

尤侗曰左氏之爲邱明自遷固以下皆信之獨啖助趙匡立說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斷左氏爲六國時人者有十一事據左傳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謚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謂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則邱明必夫子前輩豈有仲尼沒後七十八年丘明猶能著書者乎詩有大小毛書有大小夏侯禮有大小戴六國時人豈無左氏必以邱明實之亦固矣

按孔子作春秋若無左氏爲之傳則讀者何由究其事之本末左氏之功不淺矣匪獨詳其事也文之簡要尤不可及即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覩經文止益一周字耳而王爲周王春爲周春正爲周正較然著明後世黜周王魯之邪說以夏冠周之謬辭改時改月之紛綸聚訟得左氏片言可以折之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邱也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

公羊氏高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公羊子齊人

儒林傳武帝時瑕邱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由是公羊大興

司馬遷曰漢興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其傳公羊氏也

春秋說題辭曰傳我書者公羊高也

班固曰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

王充曰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

賈逵曰公羊多任於權變

戴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鄭康成曰公羊善於讖

王接曰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

荀崧曰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多可采用

范甯曰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隋書經籍志後漢公羊與穀梁並立晉時公穀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至隋浸微今殆無師說

陸德明曰公羊穀梁皆以日月爲例

孔穎達曰公羊穀梁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

楊士勛曰景帝好公羊胡毋之學與仲舒之義立

徐彥曰公羊穀梁出自卜商不題曰卜氏傳者子夏口授公羊高至壽乃共胡毋生著竹帛胡毋生題親師故曰公羊不曰卜氏穀梁亦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故曰穀梁也

啖助曰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　又曰二傳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辨隨文解說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不近聖人夷曠之體

劉敞曰公羊牽於讖緯

崔子方曰公羊失之險

劉安世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非孔子之意矣

晁說之曰公羊之失雜而拘

葉夢得曰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

胡安國曰傳莫明於公羊或失之亂

朱子曰公穀是齊魯閒儒所著之書恐有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又曰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

胡寧曰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爲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

鄭清之曰稗官有紀公羊穀梁並出一人之手其姓則姜蓋四字反切即姜字也

羅璧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

王應麟曰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漱浣筍將踊爲詐戰往黨往殆于諸累怴如昉梧咺之類是也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爲儒者宗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考公羊氏之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之說非公羊之言也蘇氏謂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謂休負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又曰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史議封馮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顯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王出居於鄭

不能事毋故絕之則其謬甚矣　又曰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
讐非子也讐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
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又曰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
也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爲非然朱子序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
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吁何止百世哉
黄震曰公羊釋經未嘗舍經而爲之文雖不及左氏之核而明白
則過之
呂大圭曰公穀左三傳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公羊論
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
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
之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
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
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
傷之也而公羊則以爲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之後世有窮兵黷
武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
公羊則以爲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弈棊者矣此
其爲害豈不甚於敘事失實之罪哉
家鉉翁曰聖人之作經也其大經大法所以垂示千載者門人高
第蓋得之難疑答問之際退而各述所聞逮至暮年復以授其門
弟子公穀氏其最著者也以爲派出子夏更戰國暴秦以及漢興
其門人裔孫始集所聞爲傳前史泝其傳授由漢而上達乎洙泗
具有本末三代而下有國家者所恃以扶綱常植人極皆春秋之
大法而公穀所傳也當漢盛時經生學士立乎人之本朝決大謀
議往往據依公穀其有功於世教甚大其閒固有擇焉而不精謂
祭仲逐君爲行權衛輒拒父爲尊祖妾以子貴得僭夫人之類則
其流傳之誤也
黄澤曰公羊穀梁所據之事多出於流傳非見國史故二傳所載
多涉鄙陋不足信但其閒卻有老師宿儒相傳之格言賴此二傳
以傳於世　又曰舉大義正名分君子大居正之類此公羊有益
於經
何異孫曰公穀各守所學春秋所有者皆求解盡所無者則未嘗
言之是二儒淳樸處
顧炎武曰公羊傳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沈子
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
者他師也按傳中有子公羊子而又有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
子北宮子何後師之多與然則此傳不盡出於公羊子也明矣

穀梁氏赤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存
漢書注穀梁子魯人
儒林傳太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
好穀梁以問韋賢夏侯勝及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
羊氏乃齊學宜興穀梁時蔡千秋爲郎召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
梁說擢千秋爲諫議大夫甘露元年召名儒大議殿中多從穀梁
由是穀梁之學大盛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鄭康成曰穀梁善於經
麋信曰秦孝公時人
晉元帝曰穀梁膚淺
荀崧曰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
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
亦足有所訂正
范甯曰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阮孝緒曰名俶或作淑字元始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申
公申公傳瑕邱江公
楊士勛曰宣帝善穀梁千秋之道起劉向之意存
陸淳曰斷義皆不如穀梁之精
孫覺曰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穀梁最爲精深
劉敞曰穀梁眢於日月
崔子方曰穀梁失之迂
晁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其
精深遠大者眞得子夏之所傳與　又曰穀梁司典刑而不縱崇
信義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
胡安國曰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鑿
晁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爲多
王應麟曰穀梁子或以爲名赤或以爲名俶秦孝公時人今按傳
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爲秦孝公時人然不可考

又曰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黃震曰公羊以妾母夫人爲禮而穀梁黜之公羊以宋襄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之所見似又過於公羊然舉大體言則視公羊又寂寥矣

黃澤曰桓無王定無正之類此穀梁有益於經

鄒氏 失名 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孝經序注作十二卷

佚

漢書王吉兼通五經能爲鄒氏春秋

班固曰鄒氏無師

阮孝緒曰建武中鄒夾氏皆絕

隋書經籍志漢初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

楊士勛曰五家之傳鄒氏夾氏口說無文師既不傳道亦尋廢

夾氏 失名 春秋傳

漢志十一卷

佚

班固曰夾氏未有書

按夾氏傳漢志注云有錄無書而宋史藝文志載有春秋夾氏三十卷不知爲何人擬作其書今亦無存

鐸氏 椒 春秋微

漢志三篇

佚

司馬遷曰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

劉向曰鐸椒作抄撮八卷

顏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虞氏 卿 春秋微傳

漢志二篇

佚

史記虞卿說趙孝成王爲上卿故號虞卿既以魏齊之故去趙困於梁不得已乃著書

劉向曰虞卿作抄撮九卷

荀氏 況 帝王曆紀譜 宋志作公子姓譜

宋志二卷 通考三卷

未見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他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采帝王曆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公武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脈圖頗多疎略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邪

李燾曰其載帝王曆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曆紀譜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牴牾不可偏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脈閒有強附橫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既殘闕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正如棼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王應麟曰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師荀卿者也浮邱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是爲魯詩經典序錄根牟子傳趙人荀卿子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爲毛詩荀卿之門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玷其學也

賈氏 誼 春秋左氏傳訓故

佚

漢書梁太傅賈誼修春秋左氏傳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閒獻王博士

張氏 失名 春秋微

漢志十篇

佚

亡名氏左氏微

漢志二篇

佚

公羊外傳

漢志五十篇
佚
穀梁外傳
漢志二十篇
佚
公羊章句
漢志三十八篇
佚
穀梁章句
漢志三十三篇
佚
公羊雜記
漢志八十三篇
佚
按漢書公孫弘傳學春秋雜說度卽公羊雜記也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四

胡毋氏生春秋條例

佚

漢書胡毋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

何休曰孔子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　又曰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

鄭康成曰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

徐彥曰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漢景帝時公羊壽共弟子胡毋生乃著竹帛胡毋生雖以公羊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

董子仲舒春秋繁露

七錄十七卷

存

班固曰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

王充曰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

西京雜記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崇文總目春秋繁露十七卷其書八十二篇義或宏博然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中興書目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按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注云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歐陽修跋曰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閒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閒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臥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

樓鑰序曰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爾其後傳出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者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摹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

程大昌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閒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閒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鉤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威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閒人所爲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閒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晁公武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

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陳振孫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爲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樓鑰後序曰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先傳而讀之舛訛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異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二年今編修胡君仲方宰萍鄉得羅氏蘭臺本刊之縣庠考證頗備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之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

所集仲方撫其引繁露十二條今皆具在余又據

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餘傳中對越三仁之問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也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旁求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此類非一是皆眞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也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況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此尤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漕臺兼秘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

黃震曰繁露分十二世爲三等哀定昭三世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四世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五世君子之所傳聞也

程端學曰繁露或謂非董子之書

王鏊曰繁露說春秋宛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雖或過差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

春秋決事　漢志作公羊治獄七錄作春秋斷獄新舊唐書作春秋決獄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

漢志十六篇　七錄五卷隋唐志崇文總目十卷

佚

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

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應劭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

王應麟曰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見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今僅見三事而已

按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獵得麑一事

馬端臨曰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爲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爲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爲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眞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

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爲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爲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爲緣飾淫刑之具導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決疑論

隋志一卷

佚

嚴氏彭祖春秋左氏圖

七錄十卷

佚

古今春秋盟會地圖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公羊傳

隋志十二卷唐志五卷

佚

漢書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

鄭玄曰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嚴彭祖顏安樂

按嚴氏顏氏並以公羊春秋顓門教授顏有泠任筦冥之學而嚴氏流派史未之詳見於傳者山陽丁恭子然北海周澤穉都汝陽鍾興次文北海甄宇長文陳留樓望次子豫章陳曾秀升南陽樊儵長魚蜀郡張霸伯饒張楷公超潁川李脩九江夏勤又侍郎申輓伊推宋顯許廣皆同嚴氏大議殿中者大抵爲嚴氏之學者也

顏氏安樂公羊記

漢志十一篇

佚

漢書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官至齊郡太守丞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

鄭玄曰安樂弟子有泠豐劉向王彥

徐彥曰何休序謂說者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按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爲所見之世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任意也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又曰顏氏以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若分兩屬理似不便

馮君失名嚴氏春秋章句

佚

洪适曰漢嚴訢碑政和中出於下邳云訢字少通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兩漢傳春秋嚴氏學無姓馮者蓋史之闕文也

按馮君章句見於漢碑灼然可據乃班固儒林傳未之載杜佑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火災或問高堂隆曰昔馮君八萬言章句說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云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別堂室所云馮君章句係說公羊春秋者當即嚴訢所治之書始知儒林傳所載尚有遺漏也

冥氏都春秋

佚

漢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琅邪筦路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

賈公彥曰冥氏作春秋若晏子呂氏春秋之類

尹氏更始春秋穀梁傳釋文序錄作章句

七錄十五卷

佚

漢書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其後𣹢徵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穀梁議郎汝南尹更始翁君本事千秋爲諫大夫長樂戸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姓授楚申章昌曼君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王應麟曰漢儒兼通穀梁左氏胡常尹更始也

陳氏欽春秋

佚

後漢書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厭難將軍也

後漢書注欽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

閔氏因春秋敘

佚

按閔因未詳何時人徐氏公羊傳疏引之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其敘中之言也考春秋緯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咸有此文而徐氏獨據其敘或出於緯書之前未可定也姑附於此

石渠春秋議奏

漢志三十九篇

佚

漢書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穀同異時公羊嚴彭祖申輓伊推宋顯許慶穀梁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亥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義對多從穀梁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五

北海王劉睦春秋旨義終始論

佚

後漢書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顯宗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玩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

陳氏元春秋訓詁

佚

後漢書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建武初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帝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

陸德明曰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

鍾氏興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

孔氏奇春秋左氏刪一名左氏傳義詁

二十一卷

佚

後漢書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弟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刪

連叢子序曰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褒成君之後世兄君魚王莽末避地大河之西以論道爲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論學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即阼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内侯以清儉聞海内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學者之蔽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兹大訓不行於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儻肯游息幸詳錄之焉

孔氏嘉左氏說

佚

後漢書孔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

陸德明曰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風人

鄭氏興春秋條例章句訓詁

佚

後漢書鄭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曆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東觀漢記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

鄭氏衆春秋難記條例

七錄九卷

佚

春秋刪

本傳十九篇

佚

後漢書衆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條例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

徐彥曰鄭衆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

牒例章句

唐志九卷

佚

賈氏徽左氏條例

二十一篇

佚

後漢書賈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陸德明曰徽字元伯後漢潁陰令

賈氏逵左氏傳解詁

隋志三十卷

佚

後漢書逵弱冠能誦五經兼通五家穀梁之說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注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摘出左氏三十事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

春秋左氏長經

隋志二十卷

佚

徐彥曰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

春秋釋訓

隋志一卷

佚

春秋三家經本訓詁

隋志十二卷

佚

樊氏鯈刪定嚴氏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鯈字長魚南陽湖陽人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二年封燕侯初鯈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爲三公

張氏霸減定嚴氏春秋章句

佚

後漢書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就長水校尉樊鯈受嚴氏公羊春秋永元中爲會稽太守霸以鯈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迺減定爲二十萬餘言更名張氏學

楊氏終春秋外傳

十二篇

佚

後漢書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李氏育難左氏義

佚

後漢書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少習公羊春秋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舉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還尚書令侍中

馬氏融三傳異同說

佚

後漢書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戴氏宏解疑論

佚

徐彥曰何氏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以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多隨二創者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與公羊爲一創援引他經失其句讀又與公羊爲一創也

何氏休春秋公羊解詁

隋志十一卷唐志十三卷

存

後漢書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父豹少府休以列卿子詔拜郎中辭病去陳蕃辟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曆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

休自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計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張華曰休注公羊傳云何氏學或云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

王嘉曰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爲學海

蘇軾曰三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

晁說之曰何休特負於公羊之學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何其紛紛邪既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耶

陳振孫曰其書多引讖緯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

家鉉翁曰何休公羊傳外多生支節失公羊之本旨

呂大圭曰春秋三傳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謬者莫如何休如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不名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倡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又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弟兄而薄於父之枝葉者未必不由斯言啓之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弒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而凡地震山崩星雹雨雪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强爲之說春秋紀災異而不說其應會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闕之也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黄澤曰近世說春秋謂孔子用夏正考之三傳未嘗有夏正之說何休最好異論如黜周王魯之類甚多若果用夏正則何氏自應張大其事今其釋公羊傳亦止用周正如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何氏云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是也程子以後學者始有用夏正之說然三傳皆用周正若用夏時則三傳皆當廢矣

春秋公羊墨守

隋志十四卷 唐志一卷高麗史十五卷

佚

春秋左氏膏肓

隋志十卷 崇文總目九卷中興書目第七卷闕

佚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爲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說竄何書云今殘缺第七卷亡

陳振孫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篇今本亦正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爲第七卷當幷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未有他本可正

春秋穀梁廢疾

隋志三卷

佚

後漢書鄭玄傳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乎

隋志何休撰鄭玄釋張靖箋

春秋漢議

隋志十三卷

佚

春秋公羊文謚例

隋志一卷

佚

徐彥曰何氏作文謚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一類七缺之

義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是三科九旨也按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月日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宋氏此說實者擇之可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爲父之道缺也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蔡世子般弒其君固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矣

春秋公羊傳條例

七錄一卷

佚

春秋讖

隋志十卷

佚

服氏虔春秋左氏傳解義

隋志三十一卷唐志釋文三十卷

佚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

隋志十卷唐志五卷

佚

按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引春秋釋痾文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

春秋漢議駁

七錄二卷唐志十一卷

佚

春秋成長說

隋志九卷唐志七卷

佚

春秋塞難

隋志三卷

未見

春秋音隱

唐志一卷

佚

漢南紀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爲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爲作訓解舉孝廉爲尚書郎九江太守

後漢書服虔入太學受業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議漢事十六條中平末拜九江太守

世說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過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又曰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閒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隋書儒林傳左氏者甚衆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而後學惟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寖微今殆無師說

北史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其河外諸生俱服膺杜氏大抵河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要其會歸殊方同致矣

應氏劭春秋斷獄

佚

後漢書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駮議二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

劉氏陶春秋條例

佚

後漢書靈帝詔陶次第春秋條例

延氏篤左氏傳注

佚

陸德明曰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而注之

鄭氏玄春秋左氏分野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十二公名

七錄一卷

佚

駮何氏漢議

隋志二卷

佚

駮何氏漢議敘

隋志一卷

佚

王晳曰鄭康成不爲章句特緣何氏與辯曲爲二傳解紛不顧聖人大旨

荀氏爽春秋公羊問答

七錄五卷唐志同

佚

隋書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

春秋條例

佚

後漢書爽著春秋條例又作公羊問

潁氏容春秋釋例

隋志十卷唐志七卷

佚

後漢書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荊州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孔穎達曰光武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 又曰潁子嚴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注述春秋名爲一家之

按初學記引潁氏釋例文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又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太廟與明堂一體也

王氏玢春秋左氏達義新唐志作達長義

七錄一卷

佚

隋書王玢漢司徒掾

彭氏汪左氏奇說

佚

陸德明曰汝南彭汪字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

孔氏融春秋雜議難

七錄五卷

佚

許氏淑左氏傳注解

佚

陸德明曰太中大夫許淑字惠卿魏郡人

謝氏該左氏解釋

佚

後漢書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少府孔融薦之拜議郎

段氏肅春秋穀梁傳注

隋志十四卷唐志十三卷

佚

陸德明曰不知何人

隋書疑漢人

李氏譔左氏指歸

佚

華陽國志李譔字仲欽涪人爲太子中庶子右中郎將著左氏注解依則賈馬異于鄭玄

陸德明曰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六

魏高貴鄉公左氏音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曹髦字士彥魏廢帝

王氏肅春秋左氏傳注
隋志十二卷唐志十卷
佚

春秋左氏釋駁
七錄一卷
佚

董氏遇春秋左氏傳章句
隋志三十卷
佚

樂氏詳左氏問
佚
魏略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聞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黃初中徵拜博士

王氏基春秋左氏傳注
隋志三十卷
佚

嵇氏康春秋左氏傳音
隋志三卷
佚

麋氏信春秋說要
隋志十卷
佚

理何氏漢議
隋志二卷
佚

穀梁傳注
隋志十二卷
佚
陸德明曰信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

韓氏益春秋三傳論
隋志十卷
佚
隋書魏大長秋韓益撰

曹氏耽春秋左氏音
七錄四卷
佚

孫氏炎春秋例
佚

杜氏寬春秋左氏傳解
佚

唐氏固春秋穀梁傳注
隋志十二卷釋文序錄十二卷
佚

春秋公羊傳注
佚
吳錄固字子正
吳志丹陽唐固修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爲吳王拜固議郎黃武四年爲尚書僕射

士氏燮春秋傳注
隋志十一卷
佚
吳錄士燮字彥威蒼梧廣信人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補尚書郎遷交阯太守躭翫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官事小闋輒翫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之

張氏昭春秋左氏傳解
佚

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孫策命爲長史復爲權長史魏封權吳王拜昭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權旣稱尊號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

鮮于公春秋公羊解序

隋志一卷

佚

刁氏春秋公羊例序

隋志五卷

佚

杜氏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隋志三十卷

存

晉書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起家尙書郎拜鎭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旣立功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甞稱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預自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處其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邱明之傳於邱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邱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邱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旣沒文

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曆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曆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子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左傳後序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於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卽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衞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爲泂卽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卽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於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尚書敘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於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陸德明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

權德輿曰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元凱悅丘明之傳而爲注左氏有無經之傳杜氏又錯傳分經屢失其根本矣

晁公武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穎子嚴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其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其弊則棄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敗績而經不書以爲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謬而猥稱經文闕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鄭樵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

以解經苟爲文言多而經旨不見文言簡而經旨有遺自我說之後後人復有說者皆非箋釋之手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爲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爲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爲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爲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星曆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闕略焉此爲不知爲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爲者釋是何經明是何學

朱子曰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

葉適曰杜氏於左傳用力深久能使後世淺俗野誕之說十去七八始學者由此而進所造益深則於春秋大義差不遠矣

陳振孫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詳之矣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後世以爲左氏忠臣者也其弊或棄經而信傳於傳則忠矣如經何

黃澤曰杜元凱說春秋雖曲從左氏多有背違經旨處然穿鑿處却少　又曰元凱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此於春秋最爲有功但左氏有錯誤處必須力加辨明庶不悖違經旨此所謂愛而知其惡而杜氏乃一切曲從此其蔽也　又曰推變例以正褒貶信二傳而去異端此杜元凱所得可以爲法

春秋世譜 通志作小公子譜

宋志七卷 通志六卷

佚

春秋釋例

隋志十五卷

未見

摯虞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

宋文總目凡五十三例

黃澤曰杜元凱作春秋經傳集解之外自有釋例一部凡地名之類靡不皆有此自前代經師遞相傳授所以可信

晁公武曰晉杜預撰凡四十部集左傳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皆顯其同異從而釋之發明尤多昔人稱預爲左氏忠臣而預自以爲有傳癖觀此尤信

陳振孫曰唐劉蕡爲之序

吳萊後序曰春秋左氏漢初本無傳者劉子駿始建明之欲立學官諸儒莫應然傳之者亦已衆多賈景伯服子慎並爲訓解及晉而杜元凱又作經傳集解三十卷釋例四十卷且歷詆劉賈之違獨不言服氏豈或不見服氏書乎亦不應不見也世族譜本之劉向世本地志本之泰始郡國圖長曆本之劉洪乾象曆世多言其天文星曆爲長然說經多依違以就傳似不得爲左氏忠臣者南北分裂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寫華陰徐生往讀之遂撰春秋義章以教學者是永嘉時猶未尚杜氏青州刺史杜坦及其弟驥世傳其業故齊地亦多習之坦元凱之玄孫也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更兼講杜說劉蘭張吾貴之徒則又隱括兩家同異義例無窮嗚呼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洛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作春秋調人而今蘭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爲孰愈也今釋例具在有劉蕡序蕡太和中對賢良策譏切人主斥罵宦者文極激學一本春秋與漢董生天人三策相爲上下蕡亦自擬董生且曰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未盡者今臣復爲陛下言之壯哉蕡乎至爲此序獨不類唐文之衰至此極矣

春秋左傳音

七錄三卷

佚

隋書梁有服虔杜預音三卷

春秋左氏傳評

隋志二卷

佚

春秋經傳長曆

佚 惟論存

預自序曰書稱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閒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合天道事叙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邱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於朝此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爲馬故傳曰不君君且因以明此月爲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曆惟一食曆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先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于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曆無不有差失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食以考晦朔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爲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尙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曆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爲經傳長曆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曆也學者覽焉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七

劉氏寔春秋條例
隋志十一卷
佚

左氏牒例
唐志二十卷
佚

晉書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泰始初少府咸寧中轉尚書元康九年策拜司空懷帝即位授太尉自少及老篤學不倦尤精三傳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

春秋公羊達義 唐志達作違
七錄三卷
佚

集解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氾氏毓春秋釋疑
佚

晉書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祕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於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淨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一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

劉氏兆春秋公羊穀梁傳解詁
隋志十二卷
佚

春秋三家集解
唐志十一卷
佚

春秋左氏全綜
佚

春秋調人
佚

晉書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

王氏接公羊春秋注
佚

晉書王接字祖遊河東猗氏人永寧初舉秀才除中郎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嘗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王氏愆期注春秋公羊經傳
隋志十三卷 唐志十二卷
佚

晉書接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

陸德明曰愆期字門子河東人東晉散騎常侍辰陽伯

公羊難答論
七錄二卷 唐志一卷

隋書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答

王氏長文春秋三傳
佚

華陽國志王長文字德儁廣漢郪人察孝廉不就後拜蜀郡太守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每生訟議乃據經摭傳著春秋三傳十二篇

張氏靖穀梁傳注
隋志十卷
佚

隋書晉堂邑太守

江氏熙公羊穀梁二傳評
唐志三卷

徐氏乾春秋穀梁傳注
佚
七錄十三卷
佚
陸德明曰乾字文祚東莞人東晉給事中
孔氏衍春秋穀梁傳唐志作訓注
隋志十四卷唐志十三卷
佚
春秋公羊傳集解
七錄十四卷
佚
晉書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中興初補中書郎領
太子中庶子出爲廣陵相
程氏闡春秋經傳集注隋志作春秋穀梁傳
唐志十六卷
佚
胡氏訥春秋穀梁傳集解
七錄十卷
佚
春秋三傳評
隋志十卷
佚
春秋集三師難
七錄三卷
佚
春秋集三傳經解
七錄十卷唐志十一卷
佚
劉氏瑤穀梁傳注
佚
范氏甯春秋穀梁傳集解
隋志十二卷
存
晉書甯字武子解褐爲餘杭令遷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補豫
章太守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
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
甯自序曰昔周道衰陵乾綱絶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
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
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
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
絶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
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修
厥德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
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
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
替僭逼理極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
歎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
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
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
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
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
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伸義之
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
其名信不易之宏規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旣弘麟感化而來
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絶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
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
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
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
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
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
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
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
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
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
而從乎旣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擇善靡從庸得不並
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
難而自絶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
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

衰繼之辨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泰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幷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凋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集解

王通曰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

楊士勛曰魏晉以來注公穀者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瑤胡訥之等甯以傳者雖多妄引三傳辭理典據不足可觀故與門徒商略名例博示同異

晁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與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辨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

王晳曰自漢崇學校三傳迭興以賈誼之才仲舒之文向歆之學猶溺於師說不能會通況其餘哉其專窮師學以自成一家者則何氏杜氏范氏而已何氏則講張譬說杜氏則膠固傳文其稍自覺悟者惟范氏爾

晁公武曰自漢魏以來穀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為膚淺於是帥其長子泰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略名例博採諸儒同異之說成其父汪之志嘗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陳振孫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甯嘗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著論以排之以春秋惟穀梁氏無善釋故為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稅駕於吳帥門生故吏兄弟子姪研講六籍三傳蓋甯父汪為徐兖二州北伐失利屏居吳郡時也汪沒之後始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記姓名其稱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即所謂發墨守起廢疾也稱邵曰者甯從弟也稱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也汪范晷之孫晷在良吏傳自晷至泰五世皆顯於時甯父子祖孫同訓釋經傳行於後世可謂盛矣泰之子曄亦著後漢書以不軌誅死其家始亡

黃震曰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三家之失

王應麟曰穀梁先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段肅張靖等十餘家范甯以為膚淺乃商略名例為集解十二卷例一卷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引緯以汩經惟甯之學最善

家鉉翁曰何休治公羊傳外多生支節失公羊之本旨若范甯治穀梁能知穀梁之非視休為長

春秋穀梁傳例

隋志一卷

佚

京相氏璠春秋土地名

隋志三卷

佚

隋書晉裴秀客

酈道元曰京相璠與裴司空彥季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

鄭樵曰京相璠春秋土地名見於杜預地名譜桑欽水經注

孫氏毓春秋左氏傳義注

隋志十八卷　唐志三十卷　釋文序錄二十八卷

佚

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

隋志五卷

佚

徐氏邈春秋左氏傳音

隋志三卷　唐志一卷

佚

春秋穀梁傳注

隋志十二卷

佚

答春秋穀梁義

隋志三卷

佚

春秋穀梁傳義
隋志十卷
佚
晉書徐邈注穀梁傳見重於時
荀氏訥春秋左氏傳音
七錄四卷
佚
陸德明曰訥字世言新蔡人東晉尚書左民郎
李氏軌春秋左氏傳音
隋志三卷
佚
春秋公羊傳音
七錄一卷
佚
方氏範春秋經例
隋志十二卷 唐志六卷
佚
殷氏興春秋釋滯
七錄十卷
佚
隋書晉尚書左丞殷興撰
虞氏溥注春秋經傳
佚
晉書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郡察孝廉除郎中稍遷公車司馬
令除鄱陽內史注春秋經傳
郭氏瑀春秋墨說
佚
晉書郭瑀字元瑜敦煌人精通經義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
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
干氏寶春秋左氏函傳義 舊唐書作春秋義函傳新唐書作春秋函傳
隋志十五卷 唐志十六卷
佚
春秋序論
隋志二卷 唐志一卷
佚
晉書寶爲春秋左氏義外傳
范氏堅春秋釋難
七錄三卷
佚
高氏龍春秋公羊傳注 新舊唐志龍作襲傳注作傳記
七錄十二卷
佚
陸德明曰字文范陽人東晉河南太守
汪氏惇春秋公羊傳音
七錄一卷
佚
聶氏熊注穀梁春秋
佚
晉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於學官
黃氏容左傳抄
佚
華陽國志蜀郡太守巴西黃容好述作著左傳抄數十年
薄氏叔玄問穀梁義
隋志二卷 七錄四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八

謝氏莊春秋圖
佚
南史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爲一

何氏始真春秋左氏區別
隋志三十卷
佚
隋書宋尚書功論郎

齊晉安王蕭子懋春秋例苑
三十卷
佚
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勑付祕閣

王氏儉春秋音
唐志二卷
佚

杜氏乾光春秋釋例引序
七錄一卷
佚
隋書齊正員郎

王氏延之春秋旨通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左氏經傳通解
隋志四卷
佚
南史延之字希季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歷吏部尚書左僕射齊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後爲尚書左僕射領竟陵王師

吳氏略春秋經傳說例疑隱
七錄一卷

梁簡文帝左氏傳例苑
唐志十八卷隋志不著簡文帝作十九卷
佚

春秋發題
七錄一卷
佚

春秋左氏圖
通志十卷
佚

劉氏之遴春秋大意　左氏　三傳同異
梁書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起家寧朔主簿累遷中書侍郎兼中書舍人出爲南郡太守久之爲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邱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邱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公穀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别酬所問也

沈氏宏春秋五辨
隋志二卷
佚
隋書梁五經博士

春秋經傳解
唐志六卷
佚

春秋文苑
隋志六卷
佚

春秋嘉語

隋志六卷

未見

崔氏 靈恩 春秋經傳解

隋志六卷

佚

春秋申先儒傳論 唐志論作例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左氏傳立義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南史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議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靈恩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田氏 元休 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賀氏 道養 春秋序

隋志一卷

佚

沈氏 文阿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 釋文作義疏

隋志二十五卷 唐志二十七卷

佚

南史文阿字國衞吳興武康人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時也

陸德明曰文阿撰春秋義疏闕下帙王元規續成之

張氏 沖 春秋義略

隋志三十卷

佚

隋書陳右軍將軍

北史張沖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

賈氏 思同 春秋傳駁

十卷

佚

北史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弟思同字仕明爲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諡文獻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衞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見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正

潘氏 叔虔 春秋經合三傳 唐志作三傳通論

隋志十卷

佚

春秋成套 唐志作集

隋志十卷

佚

北史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衞凱陳達潘叔虔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

王氏 元規 續春秋左氏傳義略

隋志十卷

佚

春秋發題辭 義記

十一卷

佚

左傳音

唐志三卷

佚

南史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後主在東宮引

爲學士俄除尙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左傳音三卷

辛氏子馥春秋三傳總

佚

冊府元龜辛子馥爲尙書右丞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爲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劉氏獻之春秋三傳略例

三卷

佚

北史獻之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講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撰宗旨頗異舊義撰三傳略例三卷

徐氏遵明春秋義章

三十卷

佚

北史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

姚氏文安左氏駁妄

佚

北史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

李氏崇祖左氏釋謬

佚

北史崇祖字子述申明服氏名曰釋謬

李氏鉉春秋二傳異同

唐志十二卷

佚

張氏思伯左氏刊例

十卷

佚

北史張思伯河間樂城人善說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位國子博士

樂氏遜春秋序論

佚

春秋序義

佚

北史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開府儀同大將軍東揚州刺史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辛氏德源春秋三傳集注

三十卷

佚

北史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仕周爲宣納上士

劉氏炫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

隋志一卷

佚

春秋左氏傳述義

隋志四十卷 唐志三十七卷宋志述義略一卷

佚

春秋攻昧

唐志十二卷 本傳十卷

佚

春秋規過

唐志三卷

佚

春秋義囊

宋志二卷

佚

顧氏啓期大夫譜

唐志十一卷 隋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疑即是書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黃帝至周見於春秋諸國世系傳久稍失其次矣按隋唐書目春秋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顧啓期撰而杜預釋例自有世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所載不同而本或題云杜預撰者非也疑此乃啓期所撰云

晁公武曰譜左氏諸國君臣世系獨秦無世臣

鄭樵曰有杜預春秋公子譜無顧啓期大夫譜可也

李氏謐春秋叢林

唐志十二卷隋志不著姓氏

佚

冊府元龜李謐涿郡人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二卷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

沈氏仲義春秋穀梁傳集解

唐志十卷

未見

蕭氏邕穀梁傳義

唐志三卷

佚

孔氏春秋公羊傳集解

唐志十四卷

佚

孔氏春秋穀梁傳指訓

七錄十四卷隋志五卷

佚

張程孫劉穀梁傳四家集解

隋志四卷

佚

按四家集解當是張靖程闡孫毓劉瑤

亡名氏春秋左氏傳條例

隋志二十五卷

佚

春秋義例

隋志十卷

佚

春秋義林

隋志一卷

佚

春秋大夫辭

隋志三卷

佚

春秋辨證唐志作辨證明經論

隋志六卷

佚

春秋左氏義略

隋志八卷

佚

春秋五十凡義疏

隋志二卷

佚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

隋志三卷

佚

左氏評

唐志二卷

佚

左氏音

唐志十二卷

佚

左氏鈔

唐志十卷

佚

春秋辭苑

唐志五卷

佚

春秋雜義難

唐志五卷

佚

春秋井田記

佚

史繩祖曰後漢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引春秋井田記云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按春秋井田記不見於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九

唐章懷太子賢春秋要錄

唐志十卷

佚

陸氏德明春秋釋文

八卷

存

按陸氏釋文左傳六卷公羊穀梁各一卷

孔氏穎達等春秋正義

唐志三十六卷

存

穎達序曰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紀緜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衛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邱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麤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言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慧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按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郤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按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尙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崇文總目按漢張蒼賈誼尹咸鄭衆賈逵皆爲詁訓然參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維等奉詔是正

中興書目穎達參劉沈之說兩義俱違則斷以己意

晁公武曰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義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毀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事義特淺近然比諸家猶有可觀今書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

陳振孫曰自晉宋傳杜學爲義疏者沈蘇劉沈氏義例麤可經傳極疎蘇氏不體本文惟攻賈服劉氏好規杜失比諸義疏猶有可

觀

楊氏士勛春秋穀梁傳疏

唐志十二卷

存

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令太學傳授

春秋公穀考異

宋志五卷

佚

徐氏文遠左傳義疏

唐志六十卷

佚

左傳音

唐志三卷

佚

舊唐書徐文遠洛州偃師人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大業初爲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爲一時之最文遠所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駁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聽者忘倦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時爲國子博士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蠭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

黃淵曰徐文遠發題偏舉先儒異論分別是非乃出己意折衷不知合乎夫子否也

陰氏弘道注春秋左氏傳序

唐志一卷

佚

王氏玄度注春秋左氏傳

唐志卷亡

佚

王氏元感春秋振滯

唐志二十卷

佚

啖氏助春秋集傳

佚

春秋例統

佚

助自述曰三傳分流其源則同擇善而從且過半矣予考覈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亦以愚意裨補闕漏商榷得失研精宣暢期於浹洽尼父之志庶幾可見疑殆則闕以俟君子謂之春秋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撰爲統例三卷以輔集傳通經意焉　又曰予所著經傳若舊注理通則依而書之小有不安則隨文改易若理不盡者則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則全削而別注其未詳者則據舊說而已但不博見諸家之注不能不爲之恨爾

陸淳曰啖先生諱助字叔佐關中人也聰悟簡淡博通深識天寶末客於江東因中原難興遂不還歸以文學入仕爲台州臨海尉復爲潤州丹陽主簿秩滿因家焉陋巷狹居晏如也始以上元辛丑歲集三傳釋春秋至大曆庚戌歲而畢趙子時宦於宣歙之使府因往還浙中途過丹陽乃詣室而訪之深話經意事多響合期反駕之日當更討論嗚呼仁不必壽是歲先生卽世時年四十有七是冬也趙子隨使府遷鎭於浙東淳痛師學之不彰乃與先生之子異躬自繕寫共載以詣趙子趙子因損益焉淳隨而纂會之至大曆乙卯歲而書成

新唐書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邱明者蓋如史佚遲任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邱明非也

宋祁曰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階已

王晳曰啖趙二子相繼發明聖人之意指擿三傳之謬固有功矣

然探聖人之意或未精斥三傳之謬或太察可謂入聖人之門而游乎宮庭之閒者也其堂奧則未知也

邵子曰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徐積曰啖趙二氏有大功於春秋但未能全盡耳考其所學蓋不止於春秋貫穿經義窮極是非所論不苟若斯人者豈易得哉

陸九淵曰啖趙說得有好處故人謂啖助有功於春秋

程迥曰聖人作春秋一用周典而啖助以爲用夏爲本

張栻曰啖氏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

趙氏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統

十卷

闕

匡自述曰啖先生集三傳之善以說春秋其所未盡則申己意條例明暢真通賢之爲也惜其經之大意或未標顯傳之取舍或有過差蓋纂述僅畢未及詳省爾予因尋繹之次心所不安者隨而疏之

陸淳曰趙子天水人爲殿中侍御史淮南節度判官

新唐書匡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陸質所稱爲趙夫子者質與啖助子異㝠錄助所爲春秋集注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

章拱之曰趙氏集啖氏統例集注二書及己說可以例舉者爲闡微義統十二卷第三四卷亡逸

楊慎曰杜預作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於不通則又云變例變例不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乎

陸氏質集注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呂溫代草進表曰臣聞惟睿作聖觀乎人文達則化成窮則垂訓先師所以祖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衡百王撥亂二季正大當之本清至公之源通羣芳以誠貞天下於一動無不順道德之要機斷無不齊帝王之利器而梁木既壞生知蓋寡三傳得失索隱未周羣儒異同致遠皆泥沒微言於遊夏亡要旨於多岐奧室不開漫逾千祀天其或者將有俟焉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氣和物茂遠至邇安欲以人情爲田講學而耨鎮定皇極輝光時雍道之將行實在今日臣不揣㝠陋斐然有志思窺聖奧仰奉文明以故潤州丹陽縣主簿臣啖助爲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臣趙匡爲益友考左氏之疏密辨公穀之善否務去異端用明本意助或未盡敢讓當仁匡有可行亦刈其楚輒集注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覃三紀玄首雖白濁河已清微臣何幸與道相遇竊以德之匪鄰骨肉無恩道苟新合古今相知然則堯舜之心非宣尼不見宣尼之志非陛下不行庶因儀鳳之辰永洗獲麟之恨臣官忝國學思非出位道爲家寶罪敢天誅昧死寫前件書詣東上閤門奉進

舊唐書陸質吳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頗傳其學爲給事中

柳宗元作墓表曰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

崇文總目唐給事中陸淳纂初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匡之說爲集傳春秋又本褒貶之意更爲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紀其勝否又摭三家得失與經戾者以啖趙之說訂

正之爲辨疑

程伯子曰陸淳得啖趙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絶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

晁公武曰啖助字叔佐關人趙匡字伯循天水人微旨自爲序公武嘗學春秋閱古今諸儒之說多矣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决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害爲甚啖氏製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陳振孫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循質從助及伯淳傳其學助考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爲集傳集注又撮其綱例目爲統助卒質與其子異纉錄以諸伯淳請損益焉質隨而纂會之大曆乙卯歲書成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故其書但題陸淳助之學以爲左氏敘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密於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穀誣謬實繁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邱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爲邱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爲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邱明姓左乎按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沒也唐志有質集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辨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見質梁陸澄七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貶然則其與不通春秋之義者相去無幾耳

集傳春秋纂例

唐志十卷

存

淳自述曰啖子所撰統例三卷皆分別條疏通會其義趙子損益多所發揮今故纂而合之有辭義難解者亦隨加注釋兼備載經文於本條之內使學者以類求義昭然易知其三傳義例可取可舍啖趙具已分析亦隨條編附以祛疑滯名春秋集傳纂例凡四十篇分爲十卷云

朱臨序曰柳子厚與元次山論春秋書言自得集傳常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始得執弟子禮未及卒業而先生云亡復有先生墓表謂說春秋者百千其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而無有及其根源者獨先生得啖趙而師承之講述三十年其經始大光瑩乃爲先生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與門人世儒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其見尊於當世如此子厚文章宗匠也以韓退之之賢猶不肯高以爲師獨肯執弟子禮於陸氏前則陸氏之學從可喻也以陸氏之賢復肯執弟子禮於啖趙前則啖趙之蘊又可量也自孔子沒前先生幾千餘年矣後先生又數百年矣卒未有出其書之右者豈非膠於偏見而至然耶兩漢通經者以董仲舒爲第一然猶膠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臨嘗從師學識其大略復得先生所爲書乃益曉發若瞰淵際危而獲梯航力不勉則已勉焉則無高深不躋也惜乎不得人人傳之以速其遠到子厚謂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況有明敏勤篤之資者乎近歲取人以通經爲尚學者無小大以不通經爲恥則此書之傳爲時羽翼豈可忽哉

袁桷後序曰近世春秋家立褒貶於字義茫不知盡性之理按其形模以中有司程式爲精巧天理人慾三尺童子矜矜然猶能言之春秋之學廢矣習三傳者惟文詞是師左氏盛而公穀廢矣武夷胡氏作傳止於七家唐世傳春秋者皆廢矣噫士何事春秋哉吾里樓宣獻公晚歲欲明義例之說時永嘉陳君舉舍人爲春秋傳遂序其意而焚其稾每語後進當以唐陸淳集注纂例清江劉氏傳爲下手予家所藏纂例乃寶章桂公所校號爲精善按纂例他無善本審此書廢已久聞蜀有小字本惜未之見唐志纂例十卷集注三十卷微旨二卷辨疑七卷予來杭復得微旨二卷乃皇祐間汴本聞苕溪直齋陳氏書目咸有之當搜訪以足此書以假友人得脫灰燼劉氏傳乃先越公居宥府時岳肅之侍郎所遺家諱咸以絳羅覆其上書當永爲子孫寶俾勿墜

吳萊後序曰自唐世言文者一變而王楊盧駱再變而燕許三變而韓柳雖其文振八代之弊及見當世經生攻訓詁治義疏則深敝之太常殷侑新注公羊退之欲爲之序幸得挂名經端以覲不朽及寄詩盧仝又言其抱遺經束三傳然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聞見一二未甚爲學者輕重惟子厚答元饒州書恆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執弟子禮會先生病子厚出邵州竟不克卒業先生蓋河東陸淳元冲也與子厚同郡且云先生師天水啖助及趙匡知聖

人之旨兼用二帝三王法至先生大備春秋集注纂例辨疑微旨等書芭羅旁魄轇轕上下一出於正於是乎春秋有啖趙陸氏之學往子北遊京師始從國子學見陸氏纂例十卷是金泰和閒禮部尚書趙秉文手本太原板行後又得陸氏辨疑七卷微旨二卷而集注久闕自唐世學者說經一本孔氏正義及宋之盛說者或不用正義六經各有新注爭爲一己自見之論而欲求勝於先儒已成之說朱子京傳唐書猶不滿於啖助者豈啖助實有以開之故歟雖然啖趙陸氏未可毀也後之學者自肆於藩籬閫域之外口傳耳剽而不離於議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是或未之思也夫

柳貫後序曰陸文通先生春秋纂例十卷平陽府所刊本末有識云泰和三年五月十三日秉文置其裝標猶用宋紹聖閒故門狀紙蓋金仕宦家物也延祐三年貫客京師而得之校其中闕亡三十一紙從朋友假善本手書完裝綴成袠先生之學其於春秋粹矣春秋言本三家公穀主釋經左主載事由漢立學官師資殊指故時時彈剌以相高言之嵬而道之裂也唐啖趙氏作始析同辨異有義有例明三家之要歸示一王之矩則其道粲然矣先生嘗承趙學著其所聞爲書曰纂例微旨辨疑此其一也貫將讀而釋之益求二書不踵爲余有耶蓋私竊喜之按金章宗之十一年改元泰和其三年則癸亥歲也於時北學稱趙閑閑公秉文即公名知爲趙氏所藏無疑後癸亥七年章宗復士中原靡於兵又二十五年而金亡矣是書免於灰殘蠹滅以萬毀一存於壁藏瓿覆之餘傳閱幾姓幾室而至於余逆而計之亦一百一十六年物也況今無板本豈不尤可珍也哉得書後二年八月廿五日記

春秋辨疑

唐志七卷

存

淳自述曰集傳取舍三傳之義可入條例者於纂例諸篇言之備矣其有隨文解釋非例可舉者恐有疑難故纂啖趙之說著辨疑

朱臨序曰春秋一其經而三家異其傳學者如目多岐茫洋不知適從聖人之境雖勞無到日矣近古固多議其非然出於臆斷學者愈惑以聖人之蘊如彼其深而專斷於一中材之臆其可惑也宜矣唐有陸氏總啖趙之說爲纂例爲辨疑所得獨多於近古以啖趙之賢而陸氏兼之其得多也亦宜矣考其觝排誣妄剔抉潛隱如翦榛莽見坦夷聖賢之境可直趨而遠到矣纂例雖傳而世不全獨辨疑無遺辭而學春秋者當自辨疑始故子廣其傳慶曆戊子

何喬新曰春秋因三傳而經旨益明者有焉因三傳而經旨反晦者有焉至啖趙陸淳之辨明而後人之學有所據矣

華察後序曰自漢以來言春秋者大抵守三傳而已其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唐啖趙二子始至陸文通乃集合二家之說作纂例及辨疑數十篇其有功於經甚大顧其書今世罕傳余同年陸給事浚明得舊本以示吳邑令汪君君刻之踰年告成而君以考績去矣浚明深於春秋方嚴有所論著以續文通之業異時當別有傳之者汪君名旦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

春秋微旨

唐志二卷今本三卷

存

淳自序曰傳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閒然矣推此而言宣尼之心堯舜之心也宣尼之道三王之道也故春秋之文通於禮經者斯皆憲章周典可得而知矣其有事或反經而志協乎道跡雖近義而意實蘊奸或本正而末邪或始非而終是賢智莫能辨彝訓莫能及則表之聖心酌乎皇極是生人以來未有臻斯理也豈但撥亂反正使亂臣賊子知懼而已乎故今掇其微旨總爲三卷三傳舊說亦備存之其義當否則以朱墨爲別其有與我同志思見唐虞之風者宜乎齋心極慮於此得端本清源之意而後周流乎二百四十二年褒貶之義使其道貫於靈府其理浹於事物則凡比屋可封重譯而至其猶指諸掌爾仲尼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矣豈虛言哉豈虛言哉

柳宗元曰微旨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

韓氏滉春秋通例唐志無例字

唐志一卷

佚

舊唐書滉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卷

王讜曰韓晉公治左氏爲浙江東西道節制屬淮寧叛亂發戎遣饋案籍駢雜而未嘗廢卷在軍中撰左氏通例一卷刻石金陵府學

陶宗儀曰滉字太沖京兆人貞元中官至左僕射同平章事封晉國公謚忠肅

按顧著作況撰韓公行狀云賦春秋七篇著通例六卷與唐志不同

殷氏侑公羊春秋注

佚

韓子答書曰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又聞口授指略私心喜幸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令序所著書惠出非望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勊勤綣綣若此之至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心曉然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　又薦狀曰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兼通三傳旁及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

馮氏伉三傳異同

唐志三卷

佚

舊唐書馮伉本魏州元城人後家京兆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史科爲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三傳異同三卷順宗即位拜尚書兵部侍郎改國子祭酒

唐會要元和四年四月給事中馮伉著三傳異同三卷

施氏士丐春秋傳

佚

新唐書士丐吳人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士丐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丐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由四門助教爲博士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不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

按柳子厚道州文宣王廟記有春秋師晉陵蔣堅雖未有傳書而唐人之說經者寔附識於此

樊氏宗師春秋集傳

唐志十五卷

佚

韓愈作墓志曰紹述以金部郎中出爲綿州刺史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爲諫議大夫

許敏夫曰宗師字紹述襄陽節度使澤之子

盧氏仝春秋摘微

通考四卷中興書目一卷

佚

中興書目盧仝春秋摘微一卷十二公凡七十六事

許顗曰玉川子春秋傳僕家舊有之辭簡而遠得聖人之意爲多

晁公武曰盧仝春秋摘微四卷其解經不用傳然旨意甚疏韓愈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實錄也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

李燾曰仝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爲韓愈所稱今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嘗聞仝解惠公仲子曰聖辭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劉氏軻三傳指要

唐志十五卷

佚

軻自序曰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賾乎其粹者也軻嘗病先儒各固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闢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績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

流而迷源捨經以習傳撫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繡者矣既傳生於經亦所以緯於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其歸乎愚戇顓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於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傳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宰是非殆乎息矣庶備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又自述曰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農圃餘隙積書臆下日與古人磨礱湔心歲月悠久寖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爲矇瞽矣　又曰予抵羅浮始得師於壽春楊生生以傳書爲道者也三代聖王死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生以不下牀而求之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坐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元和初下羅浮抵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語經之文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忘其愚瞽有三傳指要

王定保曰軻慕孟軻爲人故以名焉少爲僧止於豫章高安之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計敏夫曰軻字希仁元和末登進士第卒於洛州刺史與吳武陵並以史才入史館

徐氏彥春秋公羊傳疏

通考三十卷

存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補春秋三家之旨

晁公武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爲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陳振孫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韋氏表微春秋三傳總例

唐志二十卷

佚

計敏夫曰表微字子明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之新唐書表微敬宗時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尤好春秋病諸儒執一槩是非紛然著三傳總例全會經趣

許氏康佐等集左氏傳

唐志三十卷國史補作六十卷

佚

實錄太和九年四月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

唐會要太和九年五月御集春秋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新唐書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爲翰林侍講學士遷禮部尙書

李肇曰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閽弒吳子餘祭事康佐託以春秋義奧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後上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爲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留意於未萌臣願遵聖謨

高氏重春秋纂要

唐志四十卷

佚

新唐書重字文明士廉五代孫文宗時翰林侍講學士帝好左氏春秋命重分諸國各爲書別名經傳略要歷國子祭酒

李氏瑾春秋指掌

唐志十五卷

佚

崇文總目春秋指掌唐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爲序義凡例各一篇抄孔穎達正義爲五篇采撫餘條爲碎玉一篇集先儒異同辨正得失爲二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爲二篇大抵專依杜氏之學以爲說

李燾曰其第一卷新編目錄多取杜氏釋例及陸氏纂例瑾所自著無幾而序義以下十四卷但分門抄錄孔穎達左氏正義皆非瑾所自著也學者第觀正義及二例則此書可無且瑾之意特欲以備科試應猝之用耳初不爲經設也其名宜曰左氏傳指掌不當專繫春秋本朝王堯臣崇文總目及李俶圖書志皆以先儒異同規過序例等篇爲瑾筆削蓋誤矣寫本或譌舛復用正義刪修之乃可讀惟篇首敘序瑾所自著者既無參考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誤云

陸氏希聲春秋通例

唐志三卷

佚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之旨

張氏傑春秋圖

唐志五卷

佚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繪而
表之

春秋指元宋志作指掌圖

唐志十卷宋志二卷

佚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摘左氏傳文申釋其義

裴氏安時左氏釋疑

唐志七卷

佚

新唐書注字適之大中江陵少尹

第五氏泰左傳事類

唐志二十卷

佚

新唐書注字伯通青州益都人咸通鄂州文學

成氏玄公穀總例

唐志十卷

佚

新唐書注字又玄咸通山陽令

黃氏敬密春秋圖

一卷

佚

中興書目春秋圖一卷唐會昌中黃敬密撰

王應麟曰國史志作春秋兩霸列國指要圖因序有晉霸楚霸之
語

郭氏翔春秋義鑑

唐志三十卷

佚

皮氏日休春秋決疑

十篇

存

晁公武曰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
生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爲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喪亂東出關
爲毘陵副使陷巢賊中賊遣爲讖文疑其譏己遂害之

陸游曰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
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稱曾祖日休避廣明
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
丞相父璨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
陷賊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仲容在仁
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
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爲襲美雪謗于泉
下

裴氏光輔春秋機要賦

宋志一卷

佚

孫氏郃春秋無賢臣論

一卷

存

王應麟曰孫郃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
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浙江志孫郃奉化人唐末爲左拾遺朱溫篡唐著春秋無賢臣論
即脫冠裳服布衣超然肥遯韜晦林泉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
不臣之義

李氏象續春秋機要賦

宋志一卷

佚

王氏鄴彥春秋蒙求

宋志五卷

佚

崔氏表春秋世本圖

宋志一卷

佚

□氏玉霄春秋括囊賦集注

宋志一卷

佚

楊氏蘊春秋公子譜

宋志一卷

佚

程端學曰蘊字藏機

春秋年表

宋志一卷

存

岳珂曰春秋年表三朝藝文志不載作者名今諸本或闕號名或紊年月參之經傳多有舛錯不無刊寫之誤如諸國君繼立有篡奪者表止書某立今增入諸國君有弒殺表例書某卒今改定諸國君卒或年與月誤或稱某公子若弟與兄誤今考注疏刊正諸國君卒與立皆書惟魯闕今依經傳添補如鄭莊公卒表書厲公突立突出奔按經傳昭公立宋人執祭仲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如莒著邱公去疾表書又名郊公按傳著邱公卒郊公不慼注郊公著邱公子如楚莊王旅誤爲旅晉景公獳誤爲孺若此類不可枚舉皆以經傳正之史記年表書事今表止書繼立循舊不敢增　又曰按館閣書目元豐中楊彥齡撰二卷紹興中環中撰一卷今本一卷與紹興中本及藝文志所載者同

張氏暐春秋龜鑑圖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自魯周迄陳蔡載其名氏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一

陳氏岳春秋折衷論

唐志三十卷

佚

岳自述曰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文以春秋而高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與入室之徒既無演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嚮絕筆之後歷戰國之艱梗經暴秦之焚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帝方設制策延天下英儁有董仲舒應讖記而通春秋仲舒所業惟公羊傳仲舒既歿則有劉向父子向受業穀梁歆業左氏左氏之道假歆而振自斯學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鴻儒向焉欲存公穀而廢左氏則邱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夫經者本根也傳者枝葉也本根正則枝葉固正矣本根非則枝葉曷附焉矧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已無他蔓延苟經義是則傳文亦從而是矣經義非則傳文亦從而非矣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與二傳不類或謂邱明授經於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橫經請問研究深微闡不容髮矣安得時有謬誤致二傳往往出其表邪蓋業左氏者以二傳為證以斯為證謂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非矣聞不如見見不如受邱明得非見歟公羊穀梁得非聞歟故左氏多長穀梁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鄭玄何休賈逵服虔范甯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能鋤穢滌秕芟稂抒莠擬其精實附於麟經第各釀其短互鬪其長是非千種惑亂微旨其弊由各執一家之學學左氏者則訾公穀學公穀者則詆左氏乃有膏肓廢疾墨守之辨設焉謂之膏肓廢疾者則莫不彌留矣亡一可砭以藥石者也謂之墨守則莫不堅勁矣亡一可攻以利者也

按此當是岳序而其文未全

司空圖曰岳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贍博精緻足以下視兩漢迂儒矣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

王定保曰陳岳吉州廬陵人少以詞賦貢於春官晚從鍾傳為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光化中執政議以禮部徵傳復辟為從事

晁公武曰其書以左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為下比其異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為江西從事

吳萊後序曰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詁不敢少變繼而書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日勝後儒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為宗公羊氏有胡毋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名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服虔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為左氏忠臣哉休固陳蕃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康成獨反之學者多篤信康成今猶見甯所集穀梁解又服虔自有左氏釋痾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家之說後出者皆傳於今殊不知胡毋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復云何也藉令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能有以大公至正之道一正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棼之也訛日以訛舛日以舛不以聖人之經觀經而徵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徵諸何氏范氏杜氏獨何歟幸今三家之說尚未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斷獄子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者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讀春秋者曾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乎學者之知經也哉

按陳氏折衷吳立夫集有序則元時尚存今不復可得矣惟山堂章氏羣書考索續集載有二十七條茲具錄於後

隱元年春王正月左氏謂周平王公羊謂周文王穀梁謂周平王折衷曰春秋所以重一統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正王道之大範也迺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次年年次元斯五者編年紀事之綱領也故書王以統之在乎尊天子卑諸侯正升黜垂勸懲作一王法為萬代規俾其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也故用隱之元統平之春存乎之正得不書平王歟苟曰周書始命之王則二年復書何王必不然也平王明矣斯公羊之短左氏穀梁得其實矣隱元年書即位左氏謂居攝也公羊謂成公正威之意穀梁謂

隱避非正也折衷曰夫遜者君臣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人必重之春秋必譏之穀梁謂非正豈微旨歟隱之遜非徒爲威蓋成先君歸仲子之意春秋實尼父之日月也日月之垂昭昭然非遜國之賢君曷以居其首哉居斯之首與居諸史之首則正創業之主斯之首則聖人特筆之以冠十二公矣如定易非乾象無以冠之七十傳非夷齊無以冠之三千子非顔閔無以冠之又春秋正威母之喪不正隱母之喪威母書夫人薨隱母書君氏卒斯皆正隱讓之明言而聖人崇謙遜之風戒僭亂之俗成王化之本也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說短矣桓元年書王左氏通謂之會用周曆故書王苟不失班曆則不書公羊無傳穀梁謂威弑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折衷曰春秋歲首必書王者聖人大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王謂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王稟於春正稟於王以載行事以立綱紀綱紀立而後條貫舉條貫舉而後褒貶作褒貶作而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定是以凡書王皆用周之班曆或不失班曆則不書以明上尊天子下卑諸侯以正王道也苟不班曆而不書王則幷正去之雖是月有事第書其事而無其正何者王既不書正將奚附苟班曆而書王則併正在焉雖是無事亦書空正月以紀之何者王既書之正宜在焉自始至末無毫釐之差穀梁謂威篡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王去聖人之旨遠矣斯穀梁之短公羊無辭左氏得其實桓八年正月己卯烝五月丁丑烝左氏曰春卽夏之仲月非過時而書公羊曰譏亟也穀梁曰烝冬事而春興之志不敬也折衷曰凡郊祀各有其時苟得其時則國之常禮國之常禮則不書之於冊也夫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徒然故啓蟄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閉蟄則烝之時也周以建子爲歲首夏以建寅爲歲首夫啓蟄者則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者則夏之冬周之春也春秋用周正以建子爲歲首書正月烝則夏閉蟄而烝得其時矣既得其時則是周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爲五月復烝也五月復烝一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烝正也五月烝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左氏謂非過時而書得其旨公羊謂譏亟近之穀梁謂冬事春興遠矣莊元年不書卽位左氏曰文姜出故也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卽位穀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故不言卽位折衷曰春秋十二公惟隱莊閔僖不書卽位蓋聖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隱以遜威居攝莊以父弑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卽位故不書公穀謂弑君不言卽位則威繼隱之弑君卽位何也又稽定公先君薨于乾谿六月癸卯喪至句其月戊辰卽位春秋以是書之蓋備禮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曰得禮之變公羊曰非禮穀梁與左氏同折衷曰聖人修述惟重其禮法得其宜則書以是之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而書者循常而書如戰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如君氏卒大去其國之類是也循常而書者史冊之舊文也變文而書者聖人之新意斯築于外是書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也何天子之女下嫁于諸侯則同於諸侯之禮而天子使單伯送王姬于齊以魯爲主公與齊襄有不同天之讎又公方在諒闇不宜行吉禮于廟以齊之強以王之尊大義難距迺築館于外上不失尊周之儀中不失敬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追命桓公襃稱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貶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折衷曰襃有德賞有功絀不服責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之旨也苟有德可襃有功可賞生賜之不及則死錫之何爽苟無德可襃無功可賞雖生而錫之亦非矧其死乎吁春秋十二公惟桓之罪大桓始以篡弑不義而立終以帷薄不修而斃古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桓既不能正其初又不能讓其末其畏何如哉天王之錫曷爲而來錫春秋經書天王之命生而賜之惟文成二公死而錫之惟桓公而已苟曰加貶則不宜備禮而書爲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則於文無所貶稽其旨諸侯強王室弱雖生賜死錫皆非有賞功襃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聖人多存內諱內弑君猶不書詎肯筆削錫命歟左氏第曰襃德未盡其旨穀梁謂無來錫命近之公羊曰加貶未得其實四年冬公

及齊人狩于禚左氏曰與微者者狩失禮可知也公羊曰稱人諱與讎狩穀梁曰人齊侯者卑公也卑公不復讎而刺釋怨也折衷曰凡戰伐盟會苟君臣不敵則必恥之矧其狩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而爲之狩者在我而已苟公自狩于境內則爲人事也越境與齊狩則非人事也既非人事則必齊侯召公同狩公不肯自與齊之微者狩也苟自與微者狩則必爲魯諱當書及齊人狩于禚不曰公矣如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也噫人齊侯者蓋刺公也刺其非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讎狩斯穀梁近之左氏公羊俱誤九年八月壬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杜曰不稱公戰公敗諱之公曰內不言敗何伐敗也謂自誇大以取敗也穀曰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者也折衷曰敗績義在桓十年來戰論中明矣第評書及而已凡公自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遣大夫伐則曰某伐某國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國伐公不與謀則曰會某師伐某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師伐鄭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或敗績第曰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或使微者不列于春秋亦第曰及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書及者是敗績諱之明矣杜得其旨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左氏不以日爲例公羊曰桓盟不日信之也穀梁曰不日信桓也折衷曰穀梁以桓盟不書日謂齊桓公信著于諸侯桓盟皆不日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繫日或繫月或繫時內事繫日如書卒葬嫁娶大災異內事繫月如書蒸嘗雩望是也內事繫時如書蒐狩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不赴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苟曰桓盟不日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桓既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是也既卒之後不書日則僖二十八年溫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成十八年虛打之盟是也聊舉大者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義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誤又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災異則繫日蒸嘗雩望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告日則不書日桓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公穀謂齊桓信著諸侯桓盟皆不日若然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皆方伯之際何又書日既卒後僖二十八年溫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何又不書日也聊舉大者以觀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例左得之也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公曰字者敬老穀曰不名者太子之命大夫也折衷曰凡升紬之體惟在爵氏名字而已朝聘之使苟循常禮無升紬名氏如衞侯使甯俞來聘苟有可嘉字以貴之如齊仲孫來雖天子之使苟可嘉亦嘉之可紬亦無所避如天王使南季來聘故字之宰咺歸賵故貶名之左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曰非常禮也公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曰既戒鼓以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折衷曰凡書災異多矣大則日月之食小則水旱之災夫陽正之月陰氣未作不宜侵陽苟月掩日則臣掩君之象是以伐鼓用幣正陽既過則一陰生爲災輕也故日食不伐鼓用幣矣得禮之正也如水旱之災則國之常不繫于君臣逆順故但書記其爲災而已斯伐鼓用幣者譏其非常也左得其旨閔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羊曰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曰不曰慶父疎之也折衷曰春秋弒君之賊多矣聖人莫不書其名而懲之未有隱其名而外之者也慶父前年弒子般而出于齊猶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後年弒閔公而奔莒亦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出既顯書入豈外之必不然也又凡公出則書如歸必書至大夫出則書如歸則不書斯言聖人之體例也如公子友如陳公子遂如齊公孫敖如晉是也第書去而不書來慶父安得獨書來公穀不原其理但曰齊無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父外大夫氏氏族豈有定邪豈盡著于春秋邪如齊曰賓媚人秦曰西乞術可謂齊無賓媚人謂秦無西乞術邪因其事則顯因其事不顯者衆矣二傳不知齊仲孫之氏族而謂之魯慶父穿鑿矣邱明通見舊史而曰仲孫湫來省難歸曰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又曰猶秉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當是時慶父弒二君國幾亡爲

非仲孫湫語之于齊桓齊桓取會如左右手故曰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則魯與邢衛也是以貴湫而書其字斯左氏得其實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盟于洮鄭伯乞盟左氏曰乞盟者鄭未服不與會故別言乞盟也闕穀梁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折衷曰公羊嫌與弒君同故稱先君公子吁申生死重耳夷吾奔既而獻公卒迺立奚齊是獻公之素志奚齊立則其君也里克殺之是弒其君也何謂嫌與弒君同歟苟不奚齊爲君則來年曷以書里克弒其君卓卓與奚齊得無同乎是非有嫌明矣穀梁謂國人不子而稱其君之子益誤矣稽其旨凡先君未葬其嗣子不稱君不稱爵既葬而君之爵之故齊之弒先君未葬也故稱其君之子卓子之弒獻公已葬故稱其君卓斯左氏得其實文十三年經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羊曰記異穀梁曰歷時而言之文不憂雨也折衷曰聖人之文苟異于常則必有旨常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于常者筆削之微旨也斯文異于常矣凡旱之爲災多繫于夏如竟夏不雨則爲災矣故書旱之常文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爲災也有旨之文則弗然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旱不竟夏書不爲災也不曰不爲災異第書六月雨則不爲災可知矣斯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四時而言之又夏在其中則爲災可知矣故不復曰大旱苟亦曰夏大旱則嫌聯春冬之不雨苟備書歷四時不雨而更曰大旱則嫌文之繁斯聖人之旨書旱明矣如書螽蝝有蜮有蜚不曰爲災而災可知也三家俱失其實文十五年宋人及楚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宋人及楚平俱貶也折衷曰春秋襄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有內外也非有升降也雖曰楚非中國自入春秋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公羊意謂曷以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則宜俱人之苟國之則宜俱國之稽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人則貶也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貶也苟非戰伐盟會第書其國則一稱君一稱臣是爲升絀一曰大夫一曰人亦爲升絀苟非此例則以國敵國人不爲升絀矧宋楚之

平亦何所絀歟聖人以其不繫升絀苟曰宋人及楚人平則爲文之繁故簡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成元年作丘甲左氏曰譏重斂公羊曰譏始使也穀梁曰使四人皆作甲折衷曰穀梁謂士農工商爲一丘今丘作甲是使四人皆作甲以爲非正奚見之淺歟公羊謂四丘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丘之地出甲士斯近之亦未盡其旨噫苟如是二說則必書曰丘出甲必不曰作丘甲也究其旨謂之丘甲者丘則賦之本名加之以甲則賦之總號非獨爲出甲矣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斯丘則魯賦之本名也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車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使丘出之故曰丘甲左氏謂譏重斂得其旨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左氏曰使來語魯使還齊也公羊曰脅我使歸之也穀梁曰緩詞也不使晉制命於我也折衷曰汶陽者本魯之田而齊取之成二年鞌之戰齊師敗績齊使國佐于晉紀甗玉磬與地以和之晉使齊歸我汶陽之田至斯齊晉未有釁隙齊復求汶陽于晉晉復使我還齊苟曰脅我使歸之則必書曰晉侯使韓穿來歸汶陽之田于齊矣而曰來言汶陽之田非脅之明矣窮其旨是和好之言使我徐徐自歸于齊不使齊魯復有怨隙然考其情不無臨制聽其言則婉且遜聖人爲魯故不書其情而書其言斯左氏穀梁得其實公羊之誤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杜曰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公羊曰不免牲故曰不從郊也穀梁曰五卜強也折衷曰春秋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以非時非禮不苟然也凡禮不卜常祀五卜郊非禮也公羊謂不免牲故曰乃不郊以其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書乃免牲不曰乃不郊故也噫乃免牲與不郊其文雖殊其旨無異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人互文非有別也是以二書乃免牲三書乃不郊杜得之二傳皆誤襄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治杞公羊曰善其城王者之後穀梁曰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大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折衷曰夫伯主之

於諸侯雖曰先姬姓而後異姓然於正教之道第同盟而共尊王室則異姓亦無礙矣苟不同盟而不尊王室則姬姓亦有嫌焉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皆伯主帥諸侯而城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遷杞邪奚齊桓城杞而無諱晉平城杞而異論故聖人以常文而書之無譏無刺非升非絀也公羊穀梁俱不足取左氏以杞無事而晉以外族之故帥諸侯而城之載鄭子太叔與衛太叔儀之言曰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所謂廣記當時之事然于經之傳斯得其實矣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氏曰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者季氏也穀梁曰有繼之詞也折衷曰春秋不書常祭其或書之各有旨或爲過時而書或非禮而書斯書雩數矣以多爲過時斯書上辛之雩非爲過時也非爲非禮也是正雩之時也何者龍見而雩雩用夏夏之仲月斯書周之七月則夏之仲月也故曰正雩之時常祭不書正雩得非常祭歟曷以書之書之者爲季辛又雩也亦猶書正月蒸五月復蒸正月正也五月蒸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斯上辛雩正也季辛又雩旱甚也書其正以明其旱甚復雩也左氏得其旨穀梁謂有繼之詞近之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遠矣定元年春王杜曰公之始年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公曰定何以無正公即位後也穀曰定無正始也昭無正終也折衷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惟定公即位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三家以是之互苟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曷以書正始桓莊僖閔亦然奚皆書之攷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薨于乾侯定公正月不即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癸亥公之喪至是月癸巳公方書即位所以不書正月公即位六月也杜得其旨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左氏曰孔子受盟請反汶陽之田公羊曰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之穀梁曰罷會齊人使優俳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罪當死乃使殺之齊人爲是歸之折衷曰齊魯甥舅之國代爲婚姻時或侵或伐或平或躁靡有所定故上書春及齊平次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終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是二國平和之後會于夾谷齊侯使萊人以兵劫公尼父以公退以大義沮之曰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人聞遽辟之乃盟曰齊師出境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尼父曰不反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噫齊強國也魯弱國也以力爭之不可也以勢競之不可也惟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聖人用是而齊沮其謀反其田斯左氏得其旨公羊穀梁皆短十五年五月辛亥郊左氏曰書過也公羊曰三卜之後遇吉所以五月郊也穀梁曰譏不時也折衷曰凡郊祀卜牛禮也卜郊非禮也何者牛可改郊不可改也牛苟不吉則改之苟有傷則改之郊必其時也先亦非禮也過亦非禮也以不卜者不可改故也苟卜必書之何者刺其非禮也苟過時必書之何者亦刺其非禮也公羊謂三卜遇吉所以五月郊設三卜胡不書之如成十年書五卜襄七年書三卜郊襄十一年書四卜郊而第書辛亥郊歟斯誤矣稽其旨上書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書五月辛亥郊書改卜牛正也書五月郊不正也是刺不時而非禮明矣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短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杜曰兵賦之法因其田賦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今復用田賦過十一也穀與杜同折衷曰春秋常賦不書苟書之必譏其重斂也復書用田賦可知其害人矣謂作者不宜作謂用者不宜用皆聖人之微文也自作邱甲之後已破十一之稅矣田賦軍賦本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爲田明矣杜氏穀梁得其旨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曰獲麟者仁獸聖王之瑞公羊曰非中國之獸穀梁曰不外麟于中國也折衷曰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斯麟者瑞也曷以書之者非爲祥瑞而書以聖人感麟至而書也夫言祥瑞豈限中國四夷歟苟以非中國之物而爲瑞則西域獻吉光獸之類皆原爲瑞必不然矣蓋取其隱見不常天下有道則至爲瑞明矣然公羊曰顏回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爲仲尼之應顏回子路則聖人重愛之弟子也聞其死曰天喪予者皆痛惜之辭安可以獲麟爲比麟鳳則王者之瑞既出無其應聖人迺感麟而起以修春秋麟出

既非爲己春秋修亦非爲己蓋懲惡勸善爲百世之法如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斯皆爲周德之衰無明王之應非爲己也孟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何適窮之有左氏得其實公羊穀梁之短也攷岳書凡三十卷十不存一唐人說春秋者啖趙陸三家而外傳者罕矣雖斷圭零璧亦足寶也

尹氏玉羽春秋音義賦

宋志十卷

佚

宋志冉遂良注

春秋字源賦

宋志二卷

佚

宋志楊文舉注

王應麟曰咸平四年正月乙酉知河南府李至上之以書送祕閣

按尹玉羽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春秋二書之外又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行事散見於冊府元龜

姜氏虔嗣春秋纂例宋志作三傳纂要

宋志二十卷

佚

崇文總目僞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學者抄集之文

馮氏繼先春秋名號歸一圖

通考二卷

存

崇文總目僞蜀馮繼先撰以春秋官謚名字裒附初名之左

晁公武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謚多互見學者苦之繼先皆取以繫之名下

李燾曰昔邱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學者病其紛錯難記繼先集其同者爲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助云宋大夫莊堇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晳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先獨以爲韓子晳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蓋誤也

陳振孫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謚互見錯出故爲此圖以一之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

岳珂曰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馮繼先撰刊本多訛錯嘗合京杭建蜀本參校有氏名略同實非一人而合爲一者有名字若殊本非二人而析爲二者有自某國適他國而前後互見者有稱某公與某年而經傳不合者或以傳爲經或以注爲傳或偏傍疑似而有亥豕之差或行數牽連而無甲乙之別若此類非一今皆訂之經傳刊其譌謬且爲分行以見別書若雜出於經傳與注而止稱經或傳注散見於前後數年閒而止稱某公某年蓋據始見而書之廖本無年表歸一圖今既刊公穀併補二書以附經傳之後

名字同異錄

宋志五卷

存

蹇氏遵品左氏傳引帖新義宋志作斷義

宋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僞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式敷經具對

李氏三傳異同例

唐志十三卷

佚

新唐書注開元中右威衛錄事參軍失名

亡名氏春秋加減

唐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詔修定以此經字文多少不同故誌其增損以防差殽

中興書目春秋加減一卷訂正左氏句讀字畫訛舛

陳振孫曰書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校定偏旁若五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横冊纔十餘板前有睿思殿書籍印末稱臣粤校定蓋承平時禁中書也

春秋精義

宋志三十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抄杜氏孔穎達言數家之說參以釋文

演左氏傳諡族圖

五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穿系序差無遺略

春秋龜鑑

宋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魯大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備討閱

春秋宗族名諡譜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略采春秋三傳諸國公卿大夫姓名諡號

春秋指掌圖

二卷

佚

國史志春秋指掌圖二卷融據李瑾指掌爲圖不著姓

春秋十二國年曆 通考作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國史志不知撰人

陳振孫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小邾按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又按董氏藏書志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別爲表凡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即位及卒皆非二家書也

春秋新義

宋志十卷

佚

春秋纂類義統

宋志十卷

佚

春秋通義

宋志十二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八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二

宋真宗皇帝春秋要言

三卷中興書目五卷

佚

長編上作春秋要言三卷召輔臣至龍圖閣示之

玉海天禧元年二月幸龍圖閣出春秋要言三卷示輔臣二年以賜皇太子三年十月賜輔臣御製前後序

職官分紀天章閣天禧四年初建五年二月工畢奉真宗御集安閣中有春秋要言五卷

楊氏均會史分門屬類賦

三卷

佚

玉海乾德四年四月國子丞楊均上會史分門屬類賦三卷詔褒之

晁公武曰皇朝楊均撰以左氏事類分十門各爲律賦一篇乾德四年上之

按是書宋藝文志作崔昇撰楊均注

胡氏旦春秋演聖通論

十卷

佚

崇文總目皇朝祕書監胡旦撰多摭杜氏之失有裨經旨

黃淵曰胡旦編年先經後傳柳仲塗欲贈一劍意尊經也

許氏洞春秋釋幽

五卷

佚

宋史許洞字洞天吳縣人太子洗馬仲容之子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釋褐雄武軍推官景德二年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召試改烏江主簿

葉氏清臣春秋纂類

宋志十卷

佚

中興書目天禧中葉清臣取左氏傳隨事類編爲二十六門凡十卷名春秋纂類

胡氏瑗春秋口義

宋志五卷

佚

陳振孫曰胡翼之撰至宣公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湖學嘗續之不傳

石氏介春秋說

未見

王氏沿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崇文總目沿患學者自私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爲一書又見祕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因啓求之得董仲舒等十餘家沿自以先儒猶爲未盡者復以己意箋之

晁公武曰沿字聖源大名人好春秋所至以春秋斷事是書集三傳解經之文仁宗朝嘗奏御詔直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長編景祐元年正月河北漕臣轉運使刑部員外郎王沿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命直昭文館

賈氏昌朝春秋要論

十卷

佚

玉海景祐元年十二月崇政殿說書賈昌朝撰春秋要論十卷詔令舍人院試二年五月詔直集賢院

春秋節解

八十卷

佚

玉海景祐二年正月御延義閣命賈昌朝講春秋慶曆四年三月問輔臣三傳異同之說賈昌朝曰左氏多記事公穀專解經皆以尊王室明賞罰然考之有得失皇祐五年十月上春秋節解八十卷

李氏堯俞春秋集議略論

宋志二卷

佚

玉海慶曆中大理丞李堯俞辨三傳諸家得失及采陳岳折衷總其類例五百餘目而成一百九十五論表進稱春秋集議略論三十卷今分上下二卷

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

宋志十二卷中興目有總論三卷今佚

存

歐陽修曰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

晁公武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為多常秩則譏之曰明復為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為然

王得臣曰泰山孫明復治春秋著尊王發微大得聖人之微旨學者多宗之以為凡經所書皆變古亂常則書之故曰春秋無褒蓋與穀梁子所謂常事不書之義同

王闢之曰明復尊王發微十五篇為春秋學者未之有過者也

葉夢得曰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為膚淺

魏安行後序曰六經皆先聖筆削而志在於春秋者賞善罰惡尊天子而已矣奈何傳注愈多而聖人之意愈不明平陽孫明復先生與學遠識屏置百家自得褒貶之意立為訓傳名曰尊王發微其辭簡其義明惜流傳既久訛舛益多安行假守滁陽公餘獲與同僚參校釐正謬誤凡一百一十九釋文二百一十四命工鏤板以授學官若先生操履學問則有范文正公薦章歐陽文忠公墓誌銘載之詳矣此不復敘

朱子曰近時言春秋皆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雖未能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得聖人意思

長編殿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不惑傳注其言簡易得經之本義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於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復家錄之得書十五卷藏祕閣

陳振孫曰復居太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為曲說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為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為作墓誌

呂中曰春秋之學前乎此舉凡例而已自孫泰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之治亂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義

王應麟曰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

黃震曰先生力貧養親讀書泰山之陽魯之名士石介以下皆師事之丞相李迪妻以弟之女給事中孔道輔聞其風就見之范公富公薦之天子為直講行無隱而不彰積力久效固應爾張貴妃幼隨其父堯封常執事先生左右既貴數遣使致禮先生閉門拒之所謂求福不回非與

黃澤曰孫泰山謂春秋有貶而無褒若據此解經則不勝舛謬

李塗曰尊王發微其書於君臣內外之際論辨凜凜無少寬假宋人自歐陽永叔而下多盛稱之獨蘇子由不取至胡文定春秋傳引常秩之言謂孫氏之於春秋動輒有罪比之商鞅之刑及棄灰家氏鉉翁亦以為法家之言然考胡氏春秋傳自伊川傳外多取資於二孫其持論不應齟齬如是以今觀其發明之義例原本三傳折衷于啖趙陸諸家而斷以古先哲王正經常法似非同時說春秋所及

三傳辨失解

佚

程端學曰平陽孫氏復有尊王發微總論又有三傳辨失解

陳氏師道春秋索隱

三卷

佚

吳曾曰館中有陳師道春秋索隱三卷士大夫以為陳無已所作非也師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史呂南公所謂深於春秋蓋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望專高故不倚經以名者也

丁氏副春秋演聖統例

宋志二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丁副撰田偉書目副作嗣未知孰誤其序云經有例法一家所至較然重輕杜預釋例專主左氏而未該唐陸淳纂例雖舉經而未備纖悉絓羅而咸在者其惟此書乎

春秋三傳異同字

宋志一卷

佚

鄭樵曰丁副春秋三傳同異字可見於杜預釋例陸淳纂例

黃氏(君俞)春秋闕言

通志十二卷

佚

趙希弁曰國子監直講黃君俞蓋仁廟時閩人所謂六經闕言二傳節摘六經續注三史訓彛六代史記惜不得而見之矣

周氏(希孟)春秋總例(通志作希聖)

通志十二卷

佚

龍氏(昌期)春秋正論

通志三卷

佚

春秋復道論

通志十二卷

佚

張氏(公裕)春秋注解

佚

周氏(堯卿)春秋說

三十卷

佚

曾鞏曰堯卿之學春秋謂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

劉氏(羲叟)春秋辨惑

佚

春秋災異

佚

按仲更嘗從李挺之受曆其於春秋有辨惑災異二書今俱無存晁以道題詩云志苦言危凛冒糟何人敢喚作劉郎休論瑞應誇圖牒羞死當年顧野王

歐陽氏(修)春秋論

三篇

存

春秋或問

二篇

存

黃震曰歐陽公論春秋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隱公非攝趙盾非弑許世子止非不嘗藥亂之者三子也起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之義不在此也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

宋氏(堂)春秋新意

佚

玉海成都宋堂著春秋新意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上其所著書十月以爲四門助教

長編堂雙流人

楊氏(繪)春秋辨要

十卷

佚

玉海嘉祐三年楊繪獻書意詩旨春秋辨要十卷閏十二月命爲集賢校理

宋氏(敏修)春秋列國類纂

佚

玉海皇祐五年宋敏修上所著列國類纂四月召試學士院

黎氏(錞)春秋經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黎錞希聲撰錞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爲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爲統論附焉

魯氏(有開)春秋指微

宋志十卷

佚

朱氏(宷)春秋指歸

佚

范仲淹進狀曰臣伏見故秘書丞集賢校理朱宷幼有俊才服膺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陞文館力學才起美志未伸不幸夭喪深可嗟悼宷春秋之學爲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

此義學者以爲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爲冥苦心探賾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若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宣付崇文院

王氏晳春秋通義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異義

十二卷

佚

春秋明例隱括圖

通考一卷

佚

皇綱論

宋志五卷

存

玉海至和中太常博士王晳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注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用己意釋之又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二十三篇

陳振孫曰太常博士王晳撰春秋皇綱論明例隱括圖共六卷至和間入館閣

江氏休復春秋世論

三十卷

佚

隆平集江休復字鄰幾雍邱人天聖二年進士除集賢校理修起居注積官刑部郎中著春秋世論三十卷

按休復著春秋世論故韓維贈詩云翼孔著高議

齊氏賢良春秋旨要

佚

按齊氏春秋旨要杜諤采之程端學本義引之

朱氏定春秋索隱

宋志五卷

佚

程端學曰授於師道先生

孫氏立節春秋三傳例論

佚

贛州府志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皇祐五年進士判桂州著春秋三傳例論孫復見之歎曰吾力所未及者介夫盡發之矣

范氏隱之春秋五傳會義

佚

張方平薦狀曰伏見太常寺奉禮郎范隱之所著春秋五傳會義經術深明旨趣醇正今去聖逾遠異端多門常人好奇鮮根於道隱之論述獨探精粹且其履行高介不羣志甚自强進未云止儻蒙樂育必成良材伏乞聖慈特命取所著書登諸衡石之末特與召試備館閣之缺

蔡氏襄講春秋左氏傳疏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九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十三

劉氏敞春秋傳

宋志十五卷

存

王應麟曰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春秋權衡

宋志十七卷

存

敞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耶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嘗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据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於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耶故利臆說者害公義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皾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懷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示權如贏或利其多而示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

葉夢得曰劉原父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皆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為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不知經無怪其然也

晁公武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敘其解經之旨劉氏傳其所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

陳振孫曰原父始為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為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說例凡四十九

春秋意林

宋志二卷玉海五卷

存

史有之序曰清江為二劉三孔鄉文獻宜徵而足今三孔集故在獨二劉所著燬於兵假守於此非惟無以致尚古之意亦無以應求者之請旁加搜訪得原父春秋意林三傳權衡議論堅正有功聖經異時立朝抗節不畏權倖爭故相之謚法尊宦官之使名深得筆削之義乃知所學蓋有自來與然則是書之存實有關於世教再壽諸梓庶幾著前輩之懿補郡乘之缺云

吳萊後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自言書成世無有能讀者至意林猶未脫稾多遺闕蓋昔左氏言孔子作經從諸國赴告故又博采他事以附經今劉子乃據閔因敘謂聖人悉徵百二十國寶書傳者從之將當時諸國所赴告者各有書也抑此豈即墨子所稱百二十國春秋乎東遷以來晉有乘楚有檮杌魯有春秋秦世家文公以後始有史以記事王道衰諸侯力政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凡經傳之可見者一百一十七國晉地理志且引夏商時國二斟家韋過戈之屬非周舊也齊桓晉文之盛朝聘盟會侵伐敗亡者無慮數十而附庸小邑蠻夷雜種又豈悉有書可徵乎史稱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周室且歷聘七十國又云與魯君子左邱明觀史記自隱公訖於獲麟要之春秋固魯史也因麟出而虛其應故取而修之非本書獲麟者所書周室事亦鮮無觀周史孔子世家孔子嘗往來齊宋衛陳蔡之郊晉故霸國也聞趙簡子殺竇犨鳴犢至河而勿渡楚亦欲以書社七百里地封之子西靳不可又輒反於魯將所聘者又未必有七十國也然亦何暇悉徵其書乎墨子戰國人妄稱有百二十國春秋耳非聖人之遺言也何則杞宋王者後爵稱公皆大國也宋頗存王禮而杞乃以僻陋而用夷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惟古之官名得之郯子他無見也雖然聖人作春秋但因魯事以寓王事隱桓之初王政不行而魯與齊鄭宋衛交齊桓肇霸而魯事齊晉文繼霸而魯又事晉襄昭以降霸統將絶而魯又事吳楚故經之所載類不出此數國事然則春秋固魯史也魯史所不載聖人亦不得而筆削

之又何待悉徵百二十國之書乎嗚呼閔因之說是亦無徵而弗信者矣

何喬新曰劉氏意林之書出而墨守膏肓之論詳

春秋說例

宋志一卷玉海二卷中興書目一卷

佚

春秋文權

宋志五卷玉海二卷

佚

王應麟曰中興書目無

劉氏敞春秋內傳國語

宋志十卷

佚

徐氏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

一卷

存

晉卿自序曰予讀五經酷好春秋治春秋三傳雅尚左氏然義理牽合卷帙繁多顧茲謏聞難以殫記乃於暇日撰成錄賦一篇凡一百五十韻計一萬五千言欲包羅經傳牢籠善惡則引其辭以倡之欲錯綜名跡源統起末則簡其句以包之欲按其典實故表其年以證之欲循其格式故比其類以屬之首尾貫穿十得其九命曰春秋經傳類對將使究其所窮可以尋其枝葉舉其宏綱可以撮其樞要也其閑立意迂闊措辭鄙野不尚華而背實但慮涉於淫競不摘詭以扶奇又懼傷夫名教故用藏於巾衍以自備於檢尋傳之昆雲而俾謹乎誦習非敢流布聖旦昭示鉅儒以為哂噱之資也

區斗英曰是賦乃徐祕書所作江陵路總管太原趙嘉山得其善本授之郡庠俾鋟梓以淑諸生

按是書晁氏讀書志趙氏讀書附志鄭氏通志略陳氏書錄解題朱氏授經圖焦氏國史經籍志皆無之晉卿皇祐中為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區斗英者元至正中長沙教授也

李氏宗道春秋十賦

一卷

佚

王應麟曰李宗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犂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為櫝衛懿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襄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雖憚纖而斷其尾象有齒以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鳴亳社伯姬卒

章氏拱之春秋統微

宋志二十五卷

佚

王應麟曰統微據三傳啖趙意所不及者斷以己見幷采陸淳可取之義

李氏清臣春秋論

二篇

存

杜氏諤春秋會義

宋志二十六卷

佚

諤自序略曰漢胡毋生董仲舒之徒出而公羊興申公蔡千秋之學盛而穀梁起業左氏者又有賈護劉歆之屬故得並立學官三家異論接跡而出是非互有所私注釋之意多緣其流杜元凱則拘以赴告何休則涉以讖緯范甯雖務探經而博采諸說然未盡詳唐世啖趙陸淳亦精焉下闕

晁公武曰皇祐閒進士杜諤集釋例繁露規過膏肓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

陳振孫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訖於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經下時述以己意有任貫者為之序

張萱曰宋皇祐閒眉州杜諤注以三傳及諸儒三十餘家議論分繫於經之下而附以說凡二十六卷

趙氏(瞻)春秋經解義例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論

宋志三十卷

佚

宰輔編年錄趙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元祐二年簽書樞密院事
卒諡懿簡

晁說之序曰夫子自謂三十而立之後十年乃不惑實自志學之後二十年也嗟乎學而不惑之難如此同知樞密院懿簡趙公沒身於春秋著春秋經解十卷約而喻簡而達顧杜氏啖趙諸儒之例而病之作春秋例義二十卷問者曰孰病曰病前人有例而無義也曰孰謂義曰義正者為正例猶嶽鎮之不可移也義變者為變例則滄海之涵泳而靡常也俟其比偶其類右志而左物又如九野之博而實其理衆星之繁而麗乎文則約且簡者得以窺聖人之志也自啖趙謂公穀守經左氏通史之後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於斯矣公獨於經先之左氏而不合則求之公穀又不合則求之啖趙陸氏而遠獨及於董仲舒近在本朝諸儒則獨與孫明復辨其好而無黨惡而無欲毅然不惑於名高者也黯然不惑於衆而自信者也公未著書之前有名世大儒為矯枉之論曰隱非讓盾止實弒國中勇聞而鄉風莫敢少異公獨歎曰予豈溺於三傳者其如春秋重志而察微何信簡編而疑師授專耳目而忽志意最學者之災也隱雖非賢君而讓國之志不可誣也盾非州吁止非般則非實弒而加弒以篤為人臣為人子者萬世之忠孝衆人之疑可也孰謂君子而疑諸如彼之言則春秋開卷平讀而小子得之矣何為乎子貢閔子騫公肩子曾子子石之徒咸為學者徒知游夏不能措一字也已嗚呼公之於春秋篤好而勤力矣公早以濮議名重於天下其後論新法閑居終南之下者十餘年晚由溫公之言起廢不二年遂與樞務皆以春秋之學著之行事而未嘗以所學一出於口又何難耶世之人徒知公之立朝而莫知公之所以然者積學於躬有在於此也公不究所蘊而薨於位大夫學士悲之而幸此書之存焉爾也說之元祐中以婚姻之故辱公賜之話言繆已竊為春秋學矣而不能公之問雖嘗略覩公之書而未之好也遠今二十餘年始知好公之書而歎息涕泗有不可贖之悔則姑從其諸孫而序之以補墓銘隧碑之所遺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

陸氏(縉)春秋新解

三十卷

佚

盧熊曰陸縉字權叔常熟人舉進士官至朝奉郎尚書職方郎中充淮南等路制置發運司運鹽公事贈中散大夫

朱氏(臨)春秋私記

宋志一卷

佚

春秋統例

通志二十卷

佚

金華志臨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從安定胡瑗受春秋瑗著春秋辨要謂惟臨所得為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無出淳書之右以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

王氏(樂)春秋義解(樂稷氏本義作變)

宋志十二卷

佚

唐氏(既)春秋邦典

宋志二卷

佚

鄒浩序曰真淡翁隱者也少舉進士有能賦聲已而用其伯父質肅公之薦仕州縣一日不合意莞然笑曰道其在是乎拂衣以歸遂閉關於溱水之上殆二十年元祐八年冬予以教官至襄陽求見翁翁弗子拒也而登其堂造其室親炙其言行而知其心蓋嘗論辨至於經史百氏之書從横稽據如出乎其時而目覩其事如即乎其人而躬受其旨未嘗不慨然驚喟然歎以翁為邈不可即也其後集論語春秋者分為二卷合四十四篇目以六典治邦國之義名之曰邦典顧自三傳以來相踵而私其見者多矣獨於衆言殽亂之中取周官而折衷焉以暢孔子不說之意如執規矩以驗方圓如引繩墨以分曲直雖三尺童子亦舉知其可信不疑嗚呼春秋日月傳注者食之不有人焉祛陰陽之慝而還其光明則

倀倀於世者孰待而成功乎翁之有功於經可謂至矣覽者以夫默而成之之心觀其默而成之之說則邦典之奧當自得之姑掇其大槩弁翁之所以出處者發其端云翁唐氏名旣字潛亨號真淡翁紹聖四年

陳振孫曰唐旣字潛亨撰質肅之姪自號真淡翁與其子愁問答而爲此書鄒道鄉爲之序

孫氏子平練氏明道春秋人譜

宋志一卷

佚

宋史孫子平練明道同撰

王應麟曰元祐中孫子平練明道編春秋人譜凡三十八國千七百六十五人分三卷今合爲一

張氏砥春秋傳

佚

按砥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嘗曰以貽司馬温公託其白上廢三傳之學而行其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温公封還之報書存集中

馮氏正符春秋得法忘例論

通考三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郯取其書奏之久而不報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柔務通經旨不事浮辭

正符頗與鄧綰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斥

陳振孫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希元爲鄉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學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守何郯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其書首辨王魯素王之說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鑿皆正論也

李燾曰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出身文約尋貴守號略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又得馮允南所爲墓銘信道實事安逸處士何羣其學蓋得之羣羣學最高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此則謂信道附會進取或以好惡言之耳王荆公當國廢春秋不立學官而信道學經顧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嚴事王荆公不敢異乃先以得法忘例論言於朝初不曰宰相不喜此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士各行其志不專以利祿故輟作御史殆加於人一等然信道要當與何羣牽聯書國史鄧御史偶相知適相累耳余嘗評如此今無子孫其書則爲鬻書者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陶字唐夫嘗學於温公號通經李氏諸子唐夫最賢而得法忘例則實非唐夫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

楊氏彥齡左氏春秋年表

宋志二卷

佚

王應麟曰元豐中楊彥齡撰據經傳歲月爲表首敘周魯繼以齊晉秦宋衛陳蔡曹鄭吳楚越之國

左氏蒙求

宋志二卷

未見

家氏安國春秋通義

宋志二十四卷

佚

姓譜安國字復禮眉山人初任教授晚監郡

家氏勤國春秋新義

佚

宋史勤國慶曆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游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安石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

陳氏朱春秋索隱論

通志五卷

佚

文氏濟道春秋綱領

四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爲儷句蒙求之類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四

朱氏（長文）春秋通志

二十卷

佚

宋史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元祐中教授於鄉召爲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有文三百卷六經皆有辨說

長文自序曰夫孔子何爲而作春秋也所以存王道而見己志也孔子之志堯舜禹湯文武之志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志見於孔子孔子之志見於春秋其揆一也昔周室東遷王綱絶紐朝覲會盟之儀不修於京室禮樂征伐之柄皆出於諸侯三綱五常蕩然墜地號令無稟典法大壞周之所存位號而已更歷數世亂日以甚荆楚吳越交亂天下夫隱（欽宗廟諱）之後諸侯無王矣成襄之後大夫無諸侯矣君臣之道父子之恩至於泯滅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既無以有爲於當世又懼王者之法於是乎絶嘗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因魯史而作春秋所以尊王室繩暴亂舉王綱修天常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賢者之事公羊子云撥亂而反諸正是也明常典立大法褒善黜惡賢賢賤不肖不失纖介其道以堯舜爲祖以文武爲憲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所以治天下之術無不具在可謂聖人之極致萬世之成法也孔子既沒師說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推是以見抗王法以繩暴亂也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推是以見隱（欽宗廟諱）而下譏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譏大夫之無諸侯也又曰春秋無義戰推是以見諸侯不得專兵也又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推是以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廢置也蓋孟子探於春秋惜哉其不著書也其後作傳者五而二家存焉左氏蓋得諸國之史故長於敘事公穀各守師傳之說故長於解經要之互有得失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董仲舒平津侯治公羊而公羊之學施於朝廷孝宣帝劉向好穀梁穀梁之義顯於石渠劉歆賈逵之徒好左氏而左氏之傳列於學官是非紛錯準裁靡定觥觥君子之所歎息也其秉毫牘焦思慮以爲論著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毀訾黨同斥異恬不知怪范甯解穀梁略言三家之得失故文中子謂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唐儒啖助始作三傳集解趙伯循又爲之損益陸淳會萃其說作纂例辨疑微指之類取其長而棄其短撮其是而刪其非又頗益之己說由是春秋之學初得會通學者賴焉本朝孫明復隱泰山三十年作尊王發微據經推法洞究終始不取三傳獨折諸聖人之言明諸侯大夫功罪得於經之本指爲多慶曆中仁宗皇帝鋭意圖治以庠序爲教化之本於是興崇太學首善天下乃起石守道於徂徠召孫明復於泰山之陽皆主講席明復以春秋守道以易學士大夫翕然向風先經術而後華藻既而守道捐館明復坐事去國至和中復與胡翼之並爲國子監直講翼之講易更直一日長文年在志學好治三傳略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講下授兩經大義於春秋尤勤未就明復以病居家雖不得卒業而緒餘精義不敢忘廢頗欲著書以輔翼其說而嬰疾未遑也熙寧中王荆公秉政以詩書易禮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蓋病三家之說紛糾而難辨也由是學者皆不復治此經獨余於憂患顛沛之閒猶志於是會元祐初詔復立於學官而余被命掌教吳門於是首講大經以授學者兼取三家而折衷其是旁考啖趙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言頗纂之以自得之說不二歲講終獲辭紹聖初被召爲太學博士復講此經乃裒其所錄次爲二十卷名之曰通志使學者由之可以見聖人之道如破荆榛而瞻門庭披雲霧而觀日月也異日居朝端斷國論立憲章施政教可推其本旨而達於行事豈小補古之爲師者以講解爲職故能傳道而解惑而從學者以聽授爲業故能立身而揚名若夫務規矩之末而倦於講解守簡編之義而忽於聽授其何以繼前哲之用意哉余所以蚤夜孜孜探討大經之意亦求稱其職而已紹聖元年正月

從子佺知鎮州進表曰元聖秉王之道蓋緯地以經天六藝載籍之傳實同條而共貫夫缺一則不可豈道二而當然臣某（中謝）竊以周自平王東遷雒邑而周室衰微詩於黍離降爲國風而小雅盡廢征伐肆出名號僅存聖人傷周道之不行春秋因魯史而有作筆則筆而削則削是其是而非其非歷載一十二公行事之當否以代二百餘年時君之賞罰非獨貴中國而賤夷狄又將尊天

子而抑諸侯於以明禮樂而立政刑莫不禁戰伐而繩暴亂片言示貶戮胥人既死之姦一字或襃發潛德幽光之美知我者罪我者當時有感而終麟在則人亡則書後世遂賚於古鑑故亂臣賊子以之知懼雖言偃卜商不能措辭卓哉大經孰明奧義嗟去聖之既遠悼爲說之紛更稽之左氏則有叙事之長考之公穀則有解經之善啖助之集解復爲之損益陸淳之纂例自較其短長要之探其淵源未免互有得失發明聖師之微旨允歸極治之熙朝在仁宗時嘗命以師儒追元祐初復詔以科舉力贊盛時之治顧號得人之多伏念先臣幸生斯世夙紹青氈之學每耽黃卷之書未冠而擢科既壯而事高蹈棲遲樂圃閉門著書者垂三十年特起泮宮鼓篋授學者逾數百輩晚被鉅公之薦旋膺璧水之招翱翔芸閣之儁遊紬繹樞庭之密議平生之作述於羣經固無不該通而終身之討論在此書尤深於凡例其去取三家之當否旁稽考諸儒之異同遠殊董仲舒劉歆向所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頤顓立言之要酌以自得之學著爲通志之編屬時論一起於要塗使斯文遂束於高閣天祐吾道運丁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大一統以朝元張四維而御極下襲水土之治上律天時之和且欲因文武而憲章又將紹堯舜而祖述首念恢隆於此道率先復用於是經立之學官取以士類所以撫四海而奄九有是將舉三綱而明五常而臣以一介之微生際千齡之嘉會早竊功名於後域屢叨講席於王宮尋常不墜於箕裘鑿鑠敢忘於堂塾因贊郡條之暇自遺傳辟之譏況此難逢實爲幸遇追念前人之志覬揚後世之名與其獨善以傳家孰若迪教而輔世謹蠲筆札恭綴簡編所有先臣某著春秋通志并序凡二十卷計一十策謹賚詣登聞檢院隨表投進以聞恭願天度包荒聖心稽古輔以緝熙光明之學資於施爲注措之時或備乙夜之觀庶少裨於彝政儻示諸生之好亦有補於方來遂忘鈇鉞之誅仰瀆神明之聽

玉海淳熙十四年九月朱倅進伯父長文春秋通志十冊付祕省

中興書目春秋通志二十卷折衷三傳旁考啖趙陸淳之說及推演孫復之旨

王氏乘春秋統解

三卷

佚

元祐四年梓州路轉運使呂陶奏曰朝廷復春秋之科爲置博士所以扶進後學敦勸諸生甚大惠也廣安軍鄉貢進士王乘嘗撰春秋統解三卷序引二十四篇推明筆法得其大旨比之陳岳折衷王沿集傳孫復發微不在其下曾於元祐二年九月中繕寫投進乞詔侍從館閣臣僚考詳其書藏於祕省以備一家之說廣四部之盛

劉氏易春秋經解

宋志二卷

佚

韓琦贈詩曰夫子春秋之所記二百四十有二年謹嚴之法不可犯欲示萬世天子權禮樂征伐必上出諸侯雖大莫得專周平東遷魯君隱王綱壞裂勿復聯天王所存位與號列國自用公承傳齊桓晉文無實義挾周徇己擁大惡不歸聖筆立中制誰其當罪誰其賢紛紛五傳角同異各專門戶執所偏遂令學者蹈迷徑不探元本遭羣牽至於歆向父子閒亦反天性相鑱鐫何休杜預范甯輩離經附傳以臆變膏肓廢疾互譏病雖欲針起難自痊前人文字安可數議難啾唧秋嘒蟬有唐名儒陸淳者始開奧竅窺源泉我朝又得孫明復大明聖意疏重淵劉生新解最後出了無塞礙成通川所趨旨義極簡正撐拄異論牢且堅事不歸王皆不與達經之志所以然詩三百可一言蔽曰思無邪而已焉方今四海大一統萬里號令猶君前安不思危易其治毋容僭亂生階緣往持此說助邦政坐令當扆尊如天

程端學曰易定襄人

劉氏虞春秋褒貶志

通志五卷

佚

皮氏元春秋意

通志十五卷

佚

鄭氏招慶春秋會元

通志十二卷

佚

鄭氏春春秋世次圖

通志四卷

佚

師氏協等四家春秋集解
通考二十五卷
佚
晁公武曰或人集皇朝師協石季長王棐景先之解爲一通具載
本文
馬氏擇言春秋要類
宋志五卷
佚
王應麟曰崇文目入類書
吳氏元緒左氏鼓吹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彭門吳元緒撰
董氏徵春秋琢瑕徵或作澄
宋志一卷
佚
張氏傳靖左氏編紀
宋志十卷
佚
王氏曉春秋原要
通志二卷
佚
楊氏[illegible]左氏摘元
通志十卷
佚
李氏[illegible]春秋樞宗
宋志十卷
佚
惠氏[illegible]春秋通略全義
宋志十五卷
佚
元氏保宗春秋事要
宋志十卷
佚

李氏塗春秋事對
宋志五卷
佚
宋志蔡延龜注
耿氏秉春秋傳
二十卷
佚
姓譜秉字直之江陰人仕至煥章閣待制
王氏當春秋釋
玉海十二卷
佚
春秋列國諸臣傳
宋志五十一卷
存
晁公武曰當眉山人嘗爲列國諸臣傳效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二十有四人十萬餘言又釋春秋可謂有志矣
陳振孫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轍薦試六論廷對切直置下第與堂除鐔尉所傳諸臣皆本左氏有見於他書則附其末繫之以贊諸贊論議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多所發明
陳造曰春秋人才尙餘三代氣質然非左氏之文雄古嚴密亦孰能暢敘發揚如此其言與事隨編年而書君子欲其迹之本末可攷辭之連屬畢見或類而爲之傳往往失之彌略此書成於賢良王當不惟該備無遺而復引史記國語等書補苴彌縫之而終之以贊多出新見學者與經傳參贊既足以見當時人才出處語默之大節抑於著述體製所得將不貲也
董氏敦逸春秋義略
通志十四卷
佚
吉安府志董敦逸字夢授永豐人嘉祐八年進士元祐中爲監察御史徽宗召拜諫議大夫極言蔡京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
鄭氏昂春秋臣傳
宋志三十卷
佚
王應麟曰以人類事凡二百十五人附而名者又三十九也

程端學曰昂字向明長樂人

劉氏(郯)古春秋極論

二篇

春秋演例

三篇

未見

呂氏(臺)春秋要旨

宋志十二卷

佚

吳氏(孜)春秋折衷

宋志十二卷

佚

程端學曰會稽人

兩浙名賢錄孜從胡安定受業捨宅爲郡學

范氏(柔中)春秋見微

宋志五卷

佚

程端學曰南城人

謝氏(子房)春秋備對

宋志十三卷

佚

于氏(正封)三傳是非

二十卷

佚

朱氏(振)春秋指要

宋志一卷

佚

春秋正名頤隱要旨

宋志十二卷(敘論一卷)

佚

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佚

程端學曰慶天朱氏正名頤隱旨要并敘論不拘類例專取經意

李氏(撰)春秋總要

宋志十卷

佚

江氏(洙)春秋訓傳

佚

陸元輔曰元符中進士

沈氏(滋仁)春秋興亡圖鑑

宋志一卷

佚

李氏(格)春秋指歸

佚

袁州府志李格字承之萍鄉人元符中進士作詩諷新法謗論下獄歷州縣以終

余氏(安行)春秋新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余安行撰采三傳及孫復四家書參以己意爲之

江西通志余安行字仲勉德興人(一云弋陽人)官至太中(一云朝議)大夫所居有巖如月號石月先生所著春秋新傳元符中上之詔藏祕閣

狄氏(遵度)春秋雜說

佚

宋史狄遵度字元規長沙人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爲以父棐任爲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爲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

馮氏(山)春秋通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馮山允南撰普州人澥之父也

按春秋通解山自爲序予家藏集本闕之

王氏(安石)左氏解

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專辨左氏爲六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題王安石撰

其實非也

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爲斷爛朝報皆後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韓玉汝有子宗文上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和靖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其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之語爲荆公之罪亦寃甚矣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五

孫氏覺春秋經解

宋志十五卷

存

覺自序曰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老而後成之書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刪詩書定禮樂在於反魯之年而贊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沒於獲麟之後二歲耳是孔子於未沒之前猶記春秋之事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爲深義也孔子於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蓋孔子向壯猶冀當時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邱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弑君子弑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下之事二帝三王之法於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與也春秋之所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法莫不大備故前史云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爲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秋之作蓋以天下無主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誅罰褒賞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爲之說如杜預之說則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序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則皆即用舊史若如其說則孔子乃一史官耳春秋既曰作之又徒因其記注即用舊史則聖人何用苟爲書也何休之說曰春秋將以黜周王魯孔子爲天下無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先王人者卑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敵也書王而加天者別乎楚之僭僞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黜周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爲之說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書端門諸讖緯之說以解春秋此啖氏所謂弘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沒能深知孔子之所以作與春秋之所以存者孟子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尙行於天下而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謬則詩人得以刺規而正之至其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則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沒又其書刺譏誅絕多病當時之人不可顯傳於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者無聞焉其後遂有春秋五傳鄒氏夾氏久已不傳而左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祖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即託爲邱明言與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爲國史所載皆得其真然左氏之書時亦失謬此亦黨左氏之言也習公穀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門不應傳有同異此亦黨公穀之言也三傳之出既已訛謬諸儒之說不可依據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耳春秋之名說者亦衆如左氏說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綜以爲所記之名也孝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言春秋可以舉四時杜預之說亦得矣三傳之作既未可質其後先但左傳多說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陸淳以謂斷義即皆不如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唐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即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云

楊時序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子無政矣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歿更秦燔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況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爲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譽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義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予爲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挂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於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

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耶晚學後進妄以蕪辭污鏤之非惟不足以爲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爲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周麟之跋曰先君潛心春秋二十年得成說於鄞上孫先生莘老其書家傳三世矣兵火焚蕩遂爲煨燼及寓居江浙嘗誦其說以授學者予每得竊聽之一日先君爲予言初王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有惎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積諸有年晏自近世是經復行而學士大夫亦罕知有莘老說也已而歎曰吁孫先生之書其遂湮沒已乎何其久而不顯也某應之曰此書豐城寶也隱顯亦各有時不幸而埋光鏟采於今之世然而龍泉太阿之氣自當夜動牛斗復有達識之士如張茂先輩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判蒙之器亦必有日矣後數年有文定胡公著春秋傳以進於上學者皆傳之而先君不及見也予近得之嘗反覆其義蓋與莘老之說合者十常六七然莘老發明聖人之奧舉三傳以斷得失反復折中著爲通論其旨詳而明探而當異說不得而破此其邃處文定似不及也

邵輯序曰龍學孫公覺從安定胡先生游在經社中最少而尤深於春秋晚患諸儒之鑿彼此佩劍蠹蝕我聖經乃據其所自得爲之傳凡先儒之是者從之非者折衷之義例一定凡目昭然獻後學之指南也而傳者蓋寡余曩得之親故閑愛其議論之精審而文辭之辨博也常欲刊行與學者共之而力所不能既來楚郵以爲此公之鄉里也近世兩淮如合肥之包孝肅集山陽之徐節孝集皆因其鄉里而易以傳布吾之志遂矣適值大歉朝夕汲汲焉荒政之是營未暇及此越明年歲稔公私粗給於是撙節浮費鳩工鏤板置諸郡齋以永其傳其閑無解者多不備其經文今謹仍舊弗敢增也嗟乎書之顯晦蓋亦有時如公名節著於當時載在信史爛如日星固不待此以爲重輕然公平生之所留意今得百有餘年猶未顯行於世余獨寶藏之又適承乏於公之鄉里得以遂夙昔之志則此書之傳疑若有待也

汪綱曰龜山爲孫先生作春秋解後序竊謂楊公學邃於經今於是書尊信推予若弟子之於其師後學觀此當知所依歸矣

張碩曰高沙鄉先生龍學孫公春秋解發明聖經之隱奧折衷諸儒之是否學者願見而不可得前政邵君出家藏本刻板郡齋其嘉惠後進也博矣

晁公武曰春秋經社其學亦出於啖趙凡四十餘門論議頗嚴

陳振孫曰覺從胡安定游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閒衆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又曰孫覺春秋經解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爲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爲之後序

陳造曰孫先生春秋解其於經窮蘊該備幾無遺意

張萱曰孫覺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而專主穀梁其是非褒貶雜用三傳及啖趙陸三家擇其說之最長者而以胡安定之說斷焉

春秋學纂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經社要義　宋志六卷

佚

黃仲元曰孫莘老與一時名勝爲經社雖不主一人之臆說其閑卓然獨見者誰乎

王應麟曰經社要義分爲類例考據諸傳以解經旨學纂其說以穀梁爲本及采左氏公羊歷代諸儒所長閑以其師胡瑗之說斷之

程子頤春秋傳　宋志一卷

存

程子自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如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行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曰伊川春秋傳中間有難理會處亦不爲決然之論也

陳亮跋曰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予以爲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閒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苟精考其書優柔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陳振孫曰略舉大義不盡爲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年作蓋其晚年也

黃淵曰伊川初令門人劉質夫作傳後來卻又親爲之未知何以窺聖人用心處

劉永之曰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非先儒之所及也

胡居仁曰作春秋傳者不少惟程子發明得到

張子載春秋說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張子厚爲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蘇氏轍春秋集解宋志作集傳

宋志十二卷

存

轍自序曰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復謂孔子作春秋略盡一時之事不復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復取予以爲左丘明魯史也孔子本所據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爲本杜預有言丘明授經於仲尼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斯言得之矣至於孔子之所予奪則丘明容不明盡故當參以公穀啖趙諸人然昔之儒者各信其學是而非人是以多窒而不通老子有言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予竊師此語故循理而言言無所係理之所至如水之流東西曲直勢不可常要之於通而已近歲王介甫以宰相解經行之於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爲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復學嗚呼孔子之遺言而凌滅至此非獨介甫之妄亦諸儒講解不明之過也故予始自熙寧謫居高安覽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爲集解十二卷及今十數年矣每有暇輒取觀焉得前說之非隨亦改之紹聖之初遷於南方至元符元年凡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之白雲橋杜門無事凡所改定亦復非一覽之洒然而笑蓋自謂無憾矣南荒士人無可與論說者顧謂子遜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況於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於昔之諸儒或庶幾焉耳汝能傳予說使後生有聞焉者千歲之絕學儻在於是也

晁公武曰子由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棄二傳全以左氏爲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自熙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暇日輒有改定卜居龍川而書始成

葉夢得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牾疑自出己意爲之非有所傳授不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於經義皆以爲求之過

朱子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據史冊寫出耳

陳振孫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張萱曰轍以時人治春秋多師孫明復盡棄三傳後王安石解經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爲斷爛朝報致學者不能復明春秋故著此書取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

陳弘緒跋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宋穎濱先生蘇轍撰是時王介甫以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官故穎濱矯俗而作此書其說一以左氏爲主而於公羊穀梁二傳時多譏刺穎濱之言曰凡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之也以意傳春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十二卷中類皆發明此旨然予謂聖人之爲經也麗於事者必根柢於道揆之道而不合則雖其事之傳於久遠者要亦未可盡信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亦閒有悖於道者政不妨博採之諸家以求吾心之所安子輿氏於武成亦僅取其二三策而已況邱明之書乎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亦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邱穀梁以戎爲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爲魯慶父魯滅項又皆以爲齊實滅之顯然與經謬戾其失固不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諸如此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穎濱一槩以深文詆之可謂因噎廢食讀者舍其短而取其長焉可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二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六

崔氏子方春秋經解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本例 例要

宋志二十卷今本十卷

存

子方自序曰春秋之法以爲天下有中外侯國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齊也是故詳中夏而略夷狄詳大國而略小國詳內而略外詳君而略臣此春秋之義而日月之例所從生也著日以爲詳著時以爲略又以詳略之中而著月焉此例之常也然而事固有輕重矣安可不詳所重而略所輕乎其槩所重者日其次者月又其次者時此亦易明耳然而以事之輕重錯於大小尊卑疏戚之閒又有變例以爲言者此日月之例至於參差不齊而後世之論所以不能合也今考之春秋之法權事之輕重而著之爲例分其類而條次之可以具見而不疑若夫事有疑於其例者則備論焉且嘗論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也故號本例嗚呼學者苟通乎此則於春秋之義斯過半矣

陳振孫曰涪陵崔子方彥直撰紹聖中罷春秋取士子方三上書乞復之不報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崔彥直其人不遊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之是非而專以日月爲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玉海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傳藏祕書紹興六年八月子方之孫若上之

任氏伯雨春秋繹聖新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撰解經不甚通例

玉海淳熙十二年二月任清叟進曾祖伯雨春秋繹聖傳十二卷付祕省

晁氏補之左氏春秋傳雜論

宋志一卷

未見

王應麟曰元祐中晁補之撰左氏雜論一卷指左傳之失凡四十六條

晁氏說之春秋三傳說

三篇

存

劉氏弇春秋講義

佚

弇自序曰公天下之好惡者莫大乎好惡之心不存焉好惡之心不存於是褒貶可寄而真好惡見矣春秋之爲經非釀好惡者也非致喜怒者也非私予奪者也爲孔子者得尺寸之柄効乎當世則春秋亦無事於作矣幽厲既往滋削之周如日西薄奄奄就盡一變而爲葵邱之會政在諸侯可也再變而爲溴梁之會政在大夫猶之可也卒變而爲黃池之會則中國之紀綱掃地而盡尚曰可哉此春秋之不得不作也是故有闕之以謹其疑者如夏五郭公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類是也有視世久近而爲之者如辭顯於隱桓微於定哀之類是也有深探其本而加討者如天王狩于河陽趙盾許世子止弒其君之類是也有微物而吾無苟焉者如五石六鷁星隕如雨之類是也此其凡也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誌其所自出名以謹其所當據字則於是乎進之矣有日之者有月之者有時之者其治是人也時爲緩月次焉日則於是乎操之爲已蹙矣此其例也君臣之義廢見之於隱桓之事然也父子之恩絕見之於蒯聵出奔然也兄弟之愛蔑見之於鄭伯克段者然也夫婦之別喪見之於姜氏孫于齊者然也書尹氏卒所以譏世卿之尸國爵書公及邾儀父盟所以疾盟詛之始兆亂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親迎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朝覲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如齊納幣與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喪紀祭祀之廢有如此者矣此其槩也曰然則是書也而謂之春秋何也蓋天地之所以舒慘百物其運在四時而春秋爲陰陽之中聖人倣乎陰陽以信褒貶此魯人命春秋之意雖孔子亦莫之能易也自孔子沒傳春秋者中閒有五而鄒氏夾氏獨泯滅不傳左氏公穀其大致不必一一盡同至唐有啖助趙匡兩人者

其最有功於春秋者乎學者之於春秋患在求之太過拘之太甚求之太過則精理失拘之太甚則流入於峭刻而不知變於此有一言而盡者道而已矣有兩言而盡者公與恕而已矣故曰聖人之言如江河諸儒泝沿妄入畎澮聖人之心如日星諸儒糾紛雲障霧塞此亦學者之大患也

楊氏湜春秋地譜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楊湜編十二國地皆釋以今州縣名幷爲圖於其後蓋常氏已嘗有此書而湜增廣焉

謝氏湜春秋義

宋志二十四卷

佚

春秋總義

宋志三卷

佚

張氏大亨春秋通訓

宋志十六卷

佚

張大亨自序曰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某初蓋嘗作例宗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使學者自得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學所謂去例以求經略微文而視大體者也

陳振孫曰直祕閣吳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東坡一字和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

按蘇籀雙溪集載嘉父以春秋義問東坡東坡答書云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其書今載續集中嘉父自序稱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者蓋此書也

五禮例宗

宋志十卷

存

陳振孫曰例宗考究亦爲詳洽

鄧氏驥春秋指蹤

宋志二十一卷

佚

程端學曰延平鄧驥字德稱

黃氏裳春秋講義

佚

姓譜裳字冕仲浦城人元豐五年對策第一後官尚書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忠文

沈氏括春秋機括

宋志二卷玉海三卷

未見

晁公武曰春秋譜也

王應麟曰元豐中沈括撰春秋機括二卷上卷以魯公甲子紀周及十二國年譜中卷載周及十二國譜系世次下卷記列國公子諸臣名氏其無異名者不錄

春秋左氏紀傳

宋志五十卷通考三十卷

佚

李燾曰不著撰人名氏取邱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爲紀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於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或事同而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尙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質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他書今姑仍其舊以竢考求　又曰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此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陸氏佃春秋後傳

宋志二十卷

未見

張氏棖春秋指南

宋志十卷

佚

汪藻序曰六經惟春秋爲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爲人治而不明乎賞罰何以爲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爲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爲殊絶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爲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詆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致疑於其閒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出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己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爲非弟子而以師說爲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閒篤學而好之者蓋不爲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閒余過山陽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爲也余書以諸國縱横例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嘗令子見吾書余未及受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閒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戸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乎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

晁公武曰吳園先生張根知常撰以征伐會盟年經而國緯

陳振孫曰事以編年旁通該括諸國之事如指掌又爲解例亦用旁通法其他辨疑雜論諸篇略要義多所發明

林氏之奇春秋通解

佚

黃澤曰林少穎春秋說大抵不純其書時月日篇曰或曰經之書月書日豈都無意乎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爲書故必書日月以攷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槩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必先爲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水旱無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諸侯内大夫卒災異曰食地震星隕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閒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且日食當日者也莊公之世有不日者二内大夫卒亦當日者也自隱至宣時有不日者蓋世遠而簡編有不完者也又有例皆不日而日者如經書葬諸侯幾百處書日者數處而已蓋諸侯之葬雖有以我往而書然亦須彼來告而我方往也故告以日則書日焉然則葬多不以日告者不可必其日也以魯國猶有兩不克葬者二況他國乎或曰葬而來告豈有據乎曰成公十年五月晉侯獳卒七月公如晉明年三月始還自晉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以公在其國而不來告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惡而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焉則以知尊王律諸侯誅叛黜僭此出於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日月以別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增損焉林氏書時月日凡兩篇此篇最當理

葉氏夢得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存

夢得自序曰春秋爲魯而作乎爲周而作乎爲當時諸侯而作乎爲天下後世而作乎曰爲魯而作春秋非魯之史也曰爲周作春秋非周之史也曰爲當時諸侯作春秋非當時諸侯之史也夫以一天下之大必有與立者矣可施之一時不可施之萬世天下終不可立也然則爲天下作歟爲後世作歟故卽魯史而爲之經求之天理則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夫婦也無不在也求之人事則治也教也禮也政也刑也事也無不備也以上則日星雷電雨雹霜雪之見於天者皆著也以下則山崩地震水旱無冰之見於地者皆列也泛求之萬物則螽螟蝝蜚麋蜮鸜鵒之於鳥獸麥苗李梅雨冰殺菽之於草木者亦無一而或遺也而吾以一王之法筆削於其閒穹然如天之在上未嘗容其心而可與可奪可是可非可生可殺秋毫莫之逃焉迎之不見其始要之不見其終是以其書斷取十有二公以法天之大數備四時以爲年而正其行事號之曰春秋以自比於天由是可以爲帝由是可以爲王由

是霸者無所用其力由是亂臣賊子無所竄其身前乎此聖人者作固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外也後乎此聖人者作復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焉而莫能加也是以當孔子時雖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自孔子沒而三家作吾不知於孔子親聞之歟傳聞之歟至於今千有餘歲天下之言春秋者惟三而已孟子不云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子之自言則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可與通天下曰義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由乎百世之後而出乎百世之上孰能覈事之實而察義之當歟惟知春秋之所以作爲天下也爲後世也其所自比者天也其所同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猶天之在上有目所可共覩則其爲與爲奪爲是爲非爲生爲殺者庶幾或得而窺之矣天之既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世必有作者焉乃酌三家求史與經試嘗爲之言以俟後之君子而擇其中其亦有當爾乎其亦無當爾乎作春秋傳二十篇

春秋考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讞

宋志三十卷

佚

眞德秀曰春秋讞考傳三書石林先生葉公之所作也自熙寧用事之臣倡爲新經之說旣天下學士大夫以談春秋爲諱有年矣是書作於絕學之餘所以闢邪說黜異端章明天理遏止人欲其有補於世教爲不淺也公之閒孫來守延平出是書鋟木而傳之蓋有意於淑斯人如此學者其勉旃

陳振孫曰葉得傳考讞三書各有序其序讞曰以春秋爲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爲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爲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略目之曰讞其序考曰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爲書辨訂考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爲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葉筠曰先祖左丞著春秋讞考傳三書各爲之序併刊於南劍郡齋

春秋指要總例

宋志二卷

佚

南窗紀談葉石林爲春秋書其別有四解釋音義曰傳訂證事實曰考掊擊三傳曰讞編排凡例曰例嘗語徐惇濟曰吾之爲此名前古所未有也惇濟曰吳程秉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得毋近是乎石林大喜

石林春秋

宋志八卷

佚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七

劉氏絢春秋

通考十二卷玉海五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劉絢質夫撰絢學於二程伯淳嘗語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叔亦曰游吾門者亦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有李參序

陳振孫曰所解明正簡切

中興國史志絢傳說多出於頤書而頤以爲不盡本意更爲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楊氏時春秋說

一卷

未見

蕭氏楚春秋經辨

宋志十卷

佚

胡銓序曰左朝散郎試兵部尚書諸路軍事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奏禮部牒檢尚書省黄牒三省同奉手詔朕以寡昧御艱難之統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思聞讜言以輔不逮乃稽舊章設賢良方正之科而未有應令豈朕菲德不足以來四方之賢歟抑搜揚之道有未至也朕既遭家不造疾氛在疚而天戒朕躬太陽有異氛氣四合朕甚懼焉中外侍從之臣其遵愈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朕將詳延於廷諏以過失次第施用承天意者臣伏覩左承直郎新改差判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羣書歷考前代治亂多識前賢往行十餘年閒所著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伏望朝廷更賜審察使候勑旨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劄與呂祉依紹興元年九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具官胡某詞業繳進右劄付胡某蓋七年六月一日也其既進詞業即其日除樞密院編修官於是先生殁已數年其學始大行於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辨喟然歎謂某是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於某以妄言不可與金虜和議觸宰相秦檜嗔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棣覩望朝廷意旨奏徙某朱崖島上又八年而內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衣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目訓生徒各授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集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而未能卒業然彭賁之說軌轍之文皆先生緒餘也某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天顔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羣經傳玉旨丁寧有速寫進來之喻儻遂一經天目則先生之學曄然愈光豈特某得以□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鋟板以傳且乞某敘所以固辭不可於是乎書乾道壬辰

陳振孫曰廬陵蕭楚子荊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其徒馮澥書言蔡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三顧隱客門人諡爲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我春秋乃佳邦衡志其墓

江西通志蕭楚泰和人自漢唐以來春秋專門概辟於傳楚獨以經授著經辨四十九篇

黄氏顯春秋左氏事類

佚

周氏武仲春秋左傳編類

三十卷

佚

楊時作墓志曰公常病春秋左氏傳敘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於諸國俾易覽焉

閩書周武仲字憲之浦城人歷官吏部尚書以朝請大夫致仕

羅氏棐恭春秋指蹤

佚

春秋盟會圖

佚

胡銓志墓曰棐恭字欽若廬陵人武岡軍太守增廣左氏指蹤春秋盟會圖二書有詩文三十卷號不欺先生集

曾氏元忠春秋曆法

佚

江氏（琦）春秋經解

三十卷辨疑一篇

佚

胡銓志墓曰琦字全叔建陽縣人宣和三年賜進士出身左宣教郎生平無他嗜好獨研究春秋之旨裒古今傳注參校取舍雖祁寒盛暑不少輟者十年嘗述其所見數條就正於楊公時楊公撫書歎曰百世之絕學留心者幾希吾老矣之子勉旃後進有望焉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篇以紹興十二年卒

羅氏（從彥）春秋指歸

佚

從彥自序曰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人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傳若湯武亦足以奢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獻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為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有覺曰春秋之為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興復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為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為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為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謂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為中國患於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為罪也曾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以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閒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與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注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刮垢磨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毘陵受學有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或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郟鄏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予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壽於燕閒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陸氏（宰）春秋後傳補遺

宋志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撰春秋後傳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鈞游之父

稅氏（安禮）春秋列國圖說

一卷

存

安禮自序曰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閒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若夫二百四十二年

之中朝會盟聘圖滅入孔子筆之於經邱明公穀發明於傳至今
想見其處今掇其著者附次之
陸元輔曰世所傳春秋列國指掌圖說刊本以爲蘇軾撰誤也蓋
稅安禮作

王氏居正春秋本義
十二卷
佚

呂氏本中春秋集解
宋志十二卷又呂祖謙集解三十卷
存
趙希弁曰春秋集解三十卷東萊先生所著也長沙陳邕和父爲
之序
陳振孫曰春秋集解十二卷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
各記其名氏然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崧老胡
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諤會議而所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
朱子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宋史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從楊時游
酢尹焞遊紹興六年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八
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學者稱爲東萊先生卒謚文
清
按趙氏讀書附志以春秋集解爲東萊先生所著而不書
其名蓋呂氏自右丞好問徙金華成公述家傳稱爲東萊
公而居仁爲右丞子學山谷爲詩作西江宗派圖學者亦
稱爲東萊先生然則呂氏三世皆以東萊爲目成公特最
著者耳陳氏書錄解題據居仁集解大旨謂自三傳而下
集諸儒之說不過陸氏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氏胡
氏數家合之今書良然而宋史藝文志於春秋集解三十
卷直書成公姓名世遂因之考成公年譜凡有著述必書
獨春秋集解不書疑世所傳三十卷即居仁所撰惟卷帙
多寡未合而陳和父之序無存此學者之疑猶未能釋也

謝氏逸春秋廣微
佚
姓譜逸字無逸臨川人舉進士不第以詩文自娛學者稱爲谿堂
先生

徐氏俯春秋解義
佚
中興聖政錄紹興三年二月右諫議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
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威公簒立天王
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俯
乞編之記注

陳氏禾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佚

春秋統論
宋志一卷
佚

張氏讀春秋解
六卷
佚

李氏光左氏說
十卷
佚

許氏綸襄陵春秋集傳
佚
李綱後序曰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
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諸夏外夷狄
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緯經其說博而
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
以不泯而後世得以知之猶天之垂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
甘石之書則何以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爲無功也然三
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
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擇之以道索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
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舍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本也棄
傳而觀經則是去甘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
陽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刪去
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發於三傳之所不能言者得而讀
之豁然如披雲霧而覩天日之清明爍然如汰沙石而見金玉之
精粹然後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

以自得之意則與三家者齊驅而並駕也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筆削之餘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何如哉雖不見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國者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誅絶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欲盡心焉當自此書始

王褘曰泰山孫氏專以書法論褒貶襄陵許氏永嘉陳氏專以書法論世變

胡氏銓春秋集善

宋志十二卷

佚

陳振孫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旣事蕭楚爲春秋學復學於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爲之序

洪氏皓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程端學曰鄱陽洪皓元弼撰

宇文氏虛中春秋紀詠

宋志三十卷

佚

辛氏次膺春秋屬辭比事

宋志五卷

佚

王氏葆東宮春秋講義

宋志三卷

佚

春秋備論

二卷

佚

春秋集傳

宋志十五卷

佚

周必大作墓志曰葆字彥光吳郡崑山人宣和六年進士權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出爲浙東提點刑獄積官左朝請大夫留意經學尤邃於春秋嘗讀孟子彼善於此之句悟聖人作經本旨以爲當時名卿有功而賢者莫如管仲子產晏子而三人者姓名略不槩見其他可類推矣又云聖經如化工造物有自然法象蓋昔人所未嘗及者用心三十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去取是非不措一毫私意於其閒書成歎吾精力盡於此後當有知我者嗚呼庶幾無愧古之儒者矣

陳振孫曰監察御史王葆彥光撰朱新仲爲作序葆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龔明之曰彥光最長於春秋有集解十五卷備論五卷

蔡氏幼學春秋解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八

胡氏安國春秋傳

宋志三十卷

存

安國自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子發明宗旨目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乎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為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為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張九成曰近世春秋之學伊川開其端劉質夫廣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說大明

晁公武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

朱子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闔精神　又曰春秋是魯史合作時王之月　又曰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

中興國史志安國書與孫覺合者十六七

陳振孫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說為據近世學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他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為一書

黃仲炎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尊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為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周月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為僭哉　又曰說元年曰體元所謂體元者春秋以一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體元以立極使如其說則春秋果黜周而王魯矣

黃震曰文定說春秋以春為夏正之春建寅而非建子可也以月為周之月則時與月異又存疑而未決也故晦庵先生以為若如胡氏學則月與時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不若是之紛更也

黃淵曰胡文定潛心三十年而傳始成然夏時冠周月之論至今可疑

宋鑑紹興四年夏四月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以疾辭郡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玉海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閣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上之詔獎諭除寶文直學

士賜銀幣傳凡三十卷十萬餘言戴孟氏而下七家發明綱領之辭於首傳外復有總貫條例與證據史傳及學徒問答二百餘章子寧集錄名曰通旨一卷

能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顏淵問為邦者然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為國史所書之月為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

陳櫟曰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謂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為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為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為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為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為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蓋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即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卯辰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以次年又書五月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為正周以為春註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註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

戚如梓曰春王正月胡文定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庵以為不如此然宗之者衆

黃澤曰諸家說春秋於經不合則屈傳以伸經於傳不合亦屈經以伸傳屈經伸傳者杜預輩是也屈傳伸經者胡文定諸公是也如謂夫子用夏時冠周月其為聖經之害者莫此為甚　又曰春秋遵用周正理明義正無可疑者胡文定公始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蔡氏雖自謂晦庵門人而其書傳乃直主不改月之說亦引商秦為證是不改月之說開端於文定而遂成於蔡氏按胡氏云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據此所謂以夏時冠周月最害大義於聖經之累不小據所引商秦不改月為證是周亦未嘗改月據夏時冠周月是孔子始改時又云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則是正月亦皆孔子所改其舛誤最甚蓋由所見實未明而欲含糊兩端故雖主周正而又疑於時之不可改既主夏時而亦疑於建子之非春是以徒費心思而進退無據其誤在於兼取用夏從周是欲兩可而不知理實不通古人註釋縱謬卻不至此晦庵先生曰某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如孟子說七八月之間旱這斷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這分明是九月十月晦庵之說明白如此而不能救學者之惑可勝歎哉　又曰春王正月此不過周之時周之正月而據文定則春字是夫子特筆故曰以夏時冠周月又謂孔子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如此則正月亦是夫子所改蔡九峯則謂周未嘗改月引史記冬十月為證如此則時或是夫子所移易以此說夫子豈不誤哉澤之愚見只是依據三傳及漢儒之說定以夫子春秋是奉王者正朔以建子為正此是尊王第一義決無改易其答顏子行夏之時乃是為萬世通行之法非遂以之作春秋也

蔣悌生曰近世明經取士專用胡氏傳蓋取其議論正大若曰一一合乎筆削之初意則未敢必其然也

梁寅曰信公穀之過求褒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

劉永之曰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可自為一書謂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自為一書焉可也

何喬新曰宋之論春秋而有成書者無如胡文定公文定之傳精白而博贍忼慨而精切然所失者信公穀太過求褒貶太詳多非本旨

彭時曰先生平生著述皆有關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爲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公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舛辭煩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邪先生自壯年卽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扶三綱敘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內夏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時與向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詆棄之邪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絕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爲大矣

胡居仁曰胡氏春秋傳多穿鑿文定既學於謝顯道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又不當不表程子而以爲己說也

李袞曰宋儒病漢儒好言災異而胡康侯傳春秋往往引用其說如文公十四年有星孛於北斗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康侯之傳何嘗不全用董仲舒劉向之說邪然又不明言也

卓爾康曰胡文定當南渡時發憤著書志固有在中閒詞旨激揚或有所過而昭大義明大法炳如日星不可磨滅也

羅喻義曰胡氏誤認天子之事爲春秋賞入黜人作許大舉措及問所黜則滕杞而已此豈天子事邪

尤侗曰胡傳專以復讎爲義割經義以從己說此宋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

俞汝言曰胡氏之傳借經以抒己志非仲尼之本旨

何其偉曰春秋晉荀吾帥師伐陸渾之戎書以大之也胡氏乃曰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猶廑廑以戒窮兵於遠者夫胡氏當建炎閒以春秋入侍此何時也而猶廑廑焉以戒窮兵於遠者金人之起海角也遠者也宋未嘗窮兵也胡爲而徽欽北胡爲而康王南奔則奔明州走溫州胡氏以春秋進而輒戒窮兵其君復諄諄曰安國所講春秋吾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嗟夫惟執於胡氏之春秋而戒窮兵戒窮兵而厭兵厭兵而後和議決矣吾不知所謂因事而進規者其義安在

毛奇齡曰胡氏傳解經之中畔經尤甚胡氏傳出而孔子之道熄矣　又曰三正紀云正朔三而改此三代以前皆改正也且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亦無可擬議者而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不知商亦改月左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明言夏殷周之盡改月也陳寵曰十二月地以爲正殷以爲春是商亦改時也漢律曆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而班固隨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故因祀方明奉先王以配上帝並非新君卽位改元之始月也若夫春秋之改時月可指數者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夫秋當有麥苗乎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若十月則小雪矣而何書也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若三月則啓蟄久矣而何足怪也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此非春也冬也若果春則冰泮矣又若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無寅月而冬至者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夫二月春將分矣而日始南至無是理也乃胡氏不知何據逞其武斷謂以夏時冠周月致有明數百年盡爲所惑夫子月稱正冬月稱春經傳顯然而云春秋用夏時不可解也至隱公不書卽位胡氏自造一例曰上不稟命於天子內不承國於先君大夫扳己立而卽立之則不書卽位隱之不書是仲尼削之也則春秋二百四十餘年凡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入何嘗一稟命天子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偏得書卽位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削之則桓之得書將必仲尼褒之矣夫亂賊其可褒乎乃自知難通於桓卽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辭於宣卽位傳則曰一美一惡不嫌相同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溷也亂莫大於善惡溷乃以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溷則或褒或貶何所分別吾不意胡氏之學一開卷閒卽辭窮理屈如此

春秋通例

宋志一卷

存

胡氏寧春秋通旨

宋志一卷

未見

吳萊後序曰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閒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二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議擬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嘗胡氏傳春秋時光堯南渡父讎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戰主和寖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於自晝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概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歆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蘄死會夜月出郎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閒見其解髮脫屨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爲當代儒宗仁甫爲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媿乎胡傳之學矣

陸元輔曰胡寧字和仲崇安人安國季子用蔭補官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遷太常寺丞祠部郎出爲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歸安國之傳春秋也編纂檢討多出寧手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世稱茅堂先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五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九

鄭氏樵夾漈春秋傳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考

宋志十二卷

未見

春秋地名譜

宋志十卷

未見

樵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亦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繆古者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爲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振孫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石氏公孺春秋類例

宋志十二卷

佚

中興聖政錄紹興初詔鄉貢進士石公孺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孺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黨人毋陳瓘兄弟也郁早從楊時學時以女妻之

程端學曰會稽石氏公孺

姓譜李長孺高隱不仕高宗詔求遺逸召對稱旨命之官固辭高宗曰御書爲朕勉受一官乃授迪功郎進其所作春秋類例命藏祕閣

李氏業春秋時論

宋志一卷

佚

程端學曰劉李氏業子思

王應麟曰建炎中李業專采時議爲論一十八篇

任氏續春秋五始五禮論

五卷

佚

高氏閌息齋春秋集注

通考十四卷

未見

陳振孫曰禮部侍郎鄞高閌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序文可見

程珌曰公之學蓋欲沿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如言平王在位日久恬於頹靡無復振起之略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內平王不可望矣故託始於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齊晉又衰政出大夫吳楚橫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於越入吳其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於天下愚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志然猶幸其書之存也

樓鑰序曰吾鄉四明慶曆皇祐閒杜楊二王及我高祖正議號五先生俱以文學行誼表率於鄉杜先生又繼之講明經術名公輩起儒風益振其後伊洛二程先生之門得其傳以歸者惟故禮部侍郎高公公天資純粹濟以勤敏師友淵源學問精詣入上庠登舍選已有威名諸公貴人爭欲壻之拂衣而歸建炎二年陞補上舍紹興改元德音免殿試賜進士出身十二年高宗初建太學遴擇名儒爲四方所推服者爲少司成公實膺選士子雲集凡學之規則皆所裁定明年三月車駕幸學講易泰卦於上前擢貳卿將嚮用矣以直道忤時卒一斥不復家居數年中壽而殁墳端明汪公登從班奏言學行出處之詳始詔復次對官諸子而公之名愈顯矣自頃王荊公廢春秋之學公獨耽玩遺經專以程氏爲本又博采諸儒之說爲之集注其說粹然一出於正然猶未行於世也仲子得全知黃州始取遺稿刻之而屬某以序某生長外家汪氏于公有連雖生晚不及承教而猶記拜公牀下竊聞之公既投閑杜門屏居略不以事物自擾日有定課風雨弗渝此書之所以成也嗚呼泰山孫公明復著尊王發微深欲明夫子褒貶之旨伊川先生則謂後世以史觀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自有春秋以來未有發此祕者公亦曰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莫傳欲立爲中制俾萬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王

法而託始於隱公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望魯之子孫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萬世通行之法也其推明伊川之意類如此昔曾子每誦夫子之言則必曰吾聞諸夫子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曾子罪之說者曰言其不稱師也觀公之序直引伊川之序不更一詞可謂稱師而知其所本矣伊川有序而傳未成公之書成而未有序此當屬之深於春秋者某何人而敢與此黃州言之再四竊幸得託名於不腐乃勿敢辭公諱閎字抑崇子孫能守家法其興未有艾也

張萱曰宋紹興閒禮部侍郎廣陵高閎著其說專以程傳爲本又博采諸儒之論而集爲注大旨謂仲尼權先王經世之法莫傳立爲中制傳萬世可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託始於隱公皆推明伊川之意也

浙江通志高閎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元年進士

鄭氏剛中左氏九六編

三卷

佚

剛中自序曰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遇周易者之卦一十三變爲二十六无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得者八總三十有七卦疊凡兩書予志欲集爲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於左氏者各書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筮史之論其有疑渾可加臆說或近世推占之說似相契驗者輒附會其後仍以八宮分卦并豕卦之變體先之共三卷通號曰左氏九六篇庶閱而易求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會汲縣民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祕府元凱晚得見之書多雜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又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異哉予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疏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興庚午正月

韓氏璜春秋人表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作

程端學曰璜字叔夏穎川人

環氏中左氏二十國年表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列國臣子表

宋志十卷

佚

程端學曰環中字應仲淮陽人

中興聖政錄紹興四年六月玉海作五年五月祕書丞環中知臨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沈與求奏不當先魯而後周上曰士大夫著述譌舛容有之中爲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可置之三館

鄧氏名世春秋四譜

宋志六卷

佚

宋鑑紹興四年二月詔草澤鄧名世引見上殿名世初以劉大中薦召赴行在獻所著春秋四譜上命爲迪功郎

玉海鄧名世上春秋四譜六卷以經傳國語參合援據爲國譜年譜地譜人譜三月引見九月賜出身充史館校勘

姓譜鄧名世字元亞臨川人先是議臣禁學春秋名世獨嗜之試有司屢以援春秋見黜乃益研究經旨考三傳同異往往發諸儒所未及御史劉大中宣諭江南錄其書以進遂以布衣上殿賜出身除勅令所刪修官兼史館校勘又有春秋論說春秋類史春秋公子譜列國諸臣圖左氏韻語

辨論譜說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辨論譜說十篇一卷辨先儒言經傳之失考訂明切

朱氏震春秋左氏講義

三卷

佚

玉海紹興五年二月詔侍講朱震范沖專講左氏傳震進講義二卷

范氏沖春秋左氏講義

宋志四卷

佚

玉海紹興中侍講范沖進左氏講義四卷

李氏棠春秋至當集
佚
春秋機關
佚
春秋集解
佚
魏了翁誌曰公字清叔蜀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郎中太府少卿自號桃溪先生公講學臨篇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機關春秋集解經語
提要
黃氏潁叟春秋說
佚
陳氏長方春秋傳
佚
張昶曰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居吳中步里紹興間以進士終江陰軍教授所著有春秋禮記尚書傳
吳氏曾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按春秋考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著名氏錄三傳經文之異者而宋藝文志題作吳曾今從之
左氏發揮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時事爲之論若史評之
類
宋鑑紹興十一年六月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廸功郎曾獻所著春秋發揮而宜有是命
夏氏休春秋素志
宋志三百一十五卷
佚
春秋麟臺獨講
宋志十一卷
佚
王應麟曰夏沐撰春秋素志三百十五卷凡三百萬言謂出於元聖素王之志名曰素志又略其文而約說之爲麟臺獨講十一卷
句龍氏傳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佚
馬端臨曰夾江句龍傳明甫撰
劉光祖序略曰傳字明甫精於春秋三傳博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書小國滅國附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蓋嗜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黃氏叔敖春秋講義
宋志五卷
佚
程氏迥春秋傳
宋志二十卷
佚
朱子曰沙隨春秋解說滕子來朝最好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或以爲時王所黜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或以爲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皆書子豈聖人因其朝桓而幷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爲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此說卻是何故緣後面鄭朝晉云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非獨是鄭伯當時小國多是如此
春秋顯微例目
宋志一卷
佚
方氏淑春秋直音
宋志三卷
佚
陳振孫曰德清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爲作序以學者多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著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爲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穎輩於漢書音義可見

畢氏良史春秋正辭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通例
十五卷
佚
玉海紹興十二年正月畢良史獻春秋正辭二十卷紹興[illegible]羅汝
楫言其說高閌看詳來上特改京官
陳振孫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撰良史爲東平留守屬官東京
再陷留金三年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北盟會編畢良史字少董蔡州人
陳氏知柔春秋義例
十二卷
佚
吳氏仁傑春秋論
未見
洪氏[illegible]春秋左氏傳法語
宋志六卷
未見
徐氏[illegible]麟經淵源論
十篇
佚
魏了翁志曰武義徐君諱端衡字子長紹興十一年進士教授鎮
江奮著麟經淵源論十篇
董氏自任春秋總鑑
宋志十二卷
佚
玉海紹興十二年十二月詔董自任上春秋總鑑可采宜處以太
學錄之職其書秘省錄進凡十二卷類集本末而爲解義
程端學曰廬陵人
劉氏本春秋中論
宋志三十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中著

程端學曰長樂人
洪氏興祖春秋本旨
通考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之
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秋本無
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曆者即周天之數以爲
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
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
興祖嘗爲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貶昭州以死
黃震曰浮溪序春秋本旨直謂仲尼復生不能易而末乃歸之興
祖可草辟雍封禪之儀則文人之妄意誣經其舛甚矣
晁氏公武春秋故訓傳
宋志三十卷
佚
續館閣書目淳熙中晁公武進春秋訓傳三十卷
張氏九成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張氏春秋講義載橫浦集邇英殿進講凡三篇一曹伯
來朝一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一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
用牲于社海昌縣庠所講二篇一發題一隱公元年春王
正月又日新錄載嘗師師一篇
王氏彥休春秋解
佚
王庭珪序曰王澤竭於不競之晚周然後春秋作然六經俱焚於
秦自漢以來采取古文逸篇往往出於菑川濟南齊魯諸生之所
掇拾惟春秋出聖人之筆時有斷闕要非後之儒者所能竄一詞
也世之爲春秋學者其說蜂起解詁論釋至數十百家類以詞氣
相擊排黨枯竹護朽骨徒爲異論以相訾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也彼去聖人千百年之後取其焚餘殘脫之篇妄鑿其說以
出新意失其旨矣余棄官中始遊廬陵郡學是時朝廷方以經術
訓士薄海內外悉用三舍法獨春秋不置博士故鼓篋升堂無問
春秋者惟王彥休以舊學老儒時能誦說而學者終不暇習彼年

復詔天下立學以是經天子之事首尊用之於是彥休之學久湮
沒而近乃出焉若彥休者可謂能守其所學窮年而不易特未見
有入室操戈而伐之者耳惜其老矣不能以是發策決科編次其
書丐余文以冠之

羊氏永德春秋發微

佚

括蒼彙紀羊永德縉雲人紹興中進士官奉議郎徽州通判師事
呂成公

桂氏績類左傳實字志作桂續

十六卷

佚

廣信府志桂續字彥成紹興乙丑進士終浙西運辨

黄氏開春秋妙旨 麟經總論

佚

徐氏人傑春秋發微

佚

朱氏炷春秋羣疑辨

二卷

佚

晏穆曰浦陽朱炷師黄山薛大觀大觀善於說春秋能紹述平陽
孫公復遺旨登其門者亡慮千餘人惟炷實得其要領

柳貫曰浦陽朱炷撰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觀其所述大槩本尊王
發微

王氏十朋春秋解

佚

周氏幸春秋大義

佚

張氏震春秋奧論

佚

右見董俊柳塋書考索載一篇

鄭氏諳穀梁合經論

佚

晏穆志墓曰處士諱綺字宗文傳家學以春秋爲宗其所篤好獨
在穀梁氏撰穀梁合經論三萬言乾道中賜號曰沖素處士

揭傒斯曰處士穀梁合經論多發摘微辭

金華府志浦江義門鄭氏起宋建炎迄明正統歷三百餘年五十
四世合居聚食自綺始也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

薛氏季宣春秋經解 指要

通考共十四卷

佚

季宣自序指要曰春秋魯史之名也史何以名春秋魯曆之所爲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爲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加春於建子而爲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爲夏四月魯史之作也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何始於隱公疾始變常也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於此魯春秋之始也魯春秋之始作於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識於周之太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曆而爲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於魯因也其因何因魯之史以爲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爲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書其惡直筆以書其事不爲褒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褒貶以爲傳舍褒貶則無以爲傳矣此不知春秋者也仲尼修春秋將以反經之正而還於舊也是故直言以明得失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事屬辭比事莫善於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可行於當世可示於四方小人憚焉君子達焉亂臣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用也指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爲好不以棄傳爲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

陳傅良作行狀曰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季宣字士龍永嘉人有春秋經若干卷指要一卷

朱子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若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

陳振孫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爲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

陳氏傅良左氏章指

宋志三十卷

未見

春秋後傳

宋志十二卷

存

樓鑰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師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學者以爲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蘊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絕人誦書屬文一旦迥出諸老先生上歛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說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間有前後相爲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壻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書來鑰老矣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爲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爲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侯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爲不爲平王亦不爲隱公而爲威王其說爲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閒有世而無年至記屬王奔踐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

也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宋會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公會齊鄭於中邱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書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齊桓公卒鄭遂朝楚夏之變夷鄭爲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夷夏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遷善矣文十年而狄秦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餘年而狄晉鄭猶可也狄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爲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當用僖公始作頌所以郊爲夸引祝鮀之言爲證此猶爲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爲非爲經而作惟公以爲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爲邱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左氏之意蓋愛而知其惡者乃所以爲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遊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既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閒尙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

周勉跋曰先生爲後傳將脫稾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傳倩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矣惜哉勉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曰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暌隔函丈不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

蔡幼學作行狀曰公深於春秋其發明獨至又以左氏最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削之義

陳振孫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爲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黄淵曰陳止齋欲著後傳於諸生中擇能補者一人自隨似不章草然謂書王存周未免又蹈窠臼

何喬新曰陳氏論世變以爲有隱桓莊閔之春秋有僖文宣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然其於襃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乎

張萱曰止齋取左傳每段以數語括其大指閒有評駁

趙希弁曰春秋左氏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十七卷止齋陳傅良所著也四明樓忠簡公鑰序其前淸源崔淸獻公與之識其後而刻之維揚郡庠

呂氏祖謙春秋集解

宋志三十卷

未見

張萱曰呂祖謙博考三傳以來至宋儒諸說撫其合於經者撮要編之

左傳類編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分類內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采他書

張萱曰中分十九則曰周曰齊曰晉曰楚曰吳越曰戎狄曰附庸皆列國行事曰諸侯制度曰風俗曰禮曰氏族曰官制曰財用曰刑曰兵制曰地理曰春秋前事自唐虞以來左氏所引典故曰論議則左氏傳中論議之文也

左氏博議

宋志二十卷

存

祖謙自序曰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子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因蠢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藋從子遊譚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子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寖就編帙諸生歲時休

沐必抄置楮中解其歸裝無虛者並命婣黨復從而廣之曼衍四方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鄰鄰之求醫者乎深痼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揭之大塗惟恐行者不聞聞者不播彼豈覥然忘世哉恥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釐髮謬纖悉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爲媒借塗披以爲郵偏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鐫或慍而譙或侮而譏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既豐矣乎傳愈博而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裨遂次第其語以諗觀者凡春秋經旨槩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

陳振孫曰伯恭授徒時所作

陳櫟曰呂成公博議乃初年之作不過以教後生作時文爲議論而已其議左氏多巧說未得盡爲正論

楊士奇曰考東萊先生年譜乾道戊子成此書吾家所有十五卷題曰精選則知其所著非止乎此也

黃虞稷曰世所行東萊博議皆刪節惟正德中刊本二十五卷獨全

左氏說

通考二十卷今本二十卷

存

朱子曰伯恭論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辭命意亦頗傷巧

張萱曰今內閣藏本傳說四冊續說四冊

陳振孫曰呂祖謙於左氏一書多有發明而不爲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抄

左氏博議綱目

宋志一卷

未見

宋志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

春秋講義

一卷

存

黃震曰成公春秋講義亦少年之作但不至如博議之太刻耳

左傳手記

一卷

存

黃震曰手記視講義稍不衍文

陸氏九淵太學春秋講義

一卷

存

右陸氏講義凡二十二條

陳氏藻春秋問

一卷

存

王氏炎春秋衍義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一

楊氏簡春秋解

宋志十卷

未見

簡自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也天下無二道六經安得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爲春秋者國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不亂者不睹其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卽詩之不忌卽書之不誣卽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也一也孔子嘗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見諸孔子家語而小戴所記乃脫闕於孔子閒居之後閒居之旨已明繼此章爲贅此旨詩之不忌書之不誣樂之不奢易之不賊禮之不煩春秋之不亂旨猶未白不可無此章以發揮也聖言至矣不可以思慮得也不可以言辭索也孔子不得已而有言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顚倒錯亂中而或因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當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彰明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贊書周書漢汝江沱之詩編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二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林氏栗春秋經傳集解

宋志三十三卷

未見

玉海淳熙十年六月知潭州林栗著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乞投進十一年十二月上之付祕省

王氏日休春秋明例宋志作名鐵

陳振孫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爲左氏傳解表上之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孫復解三傳辨失

宋志四卷

佚

中興書目春秋明例一卷紹興中舒州布衣王日休撰凡十篇通諸之明例又冠以例要例釋例意又有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

左氏正鑑

佚

葛立方曰盧中治春秋學爲四傳辨失左氏正鑑紹興初嘗抱其書質於先人文康公文康深許之濡削遺之曰遠類康成發公羊之墨守下卑元凱爲左氏之忠臣

趙氏敦臨春秋解

佚

周氏孚春秋講義

一卷

存

按周氏講義止及隱公凡一十六條附載蠹齋鉛刀編

胡氏元質左氏摘奇

通考十二卷

佚

陳振孫曰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撰

盧熊蘇州府志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紹興中進士高第淳熙中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卒贈少師諡獻惠

按宋志有左氏摘奇十二卷不著撰人姓氏當卽是書

余氏嘉春秋地例增釋紀年續編

佚

謝氏疇春秋左氏講義

三卷

佚

陳氏持左氏國類

二十卷

佚

按持字守之金華人官迪功郎筠州高安縣主簿呂伯恭爲作墓志

唐氏閎左史傳

五十一卷

佚

紹興府志虞閎字進道山陰人舉進士歷都官員外郎乾道間爲浙東檢察嘗以左氏春秋倣遷固史例以周爲紀列國爲傳又爲表志贊合五十一卷號左史傳行於世

石氏朝英左傳約說

宋志一卷

佚

左傳百論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辨一書未板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爲說平平無甚高論

李氏棠春秋學按氏本誤作棠注考

宋志十卷

佚

何氏涉春秋本旨

佚

程端學曰涉字濟川

章氏沖春秋左傳類事始末

宋志五卷

存

沖自序曰始沖少時侍石林葉先生爲學先生作春秋讞考傳使沖執左氏之書從旁備檢閱左氏傳事不傳義每載一事必先經以發其端或後經以終其旨有越二三君數十年而後備近者亦或十數年有一人而數事所關有一事而先後若異君臣之名字有數語之閒而稱謂不同閱見錯出常病其不屬如遊羣玉之府雖珩璜圭璧璀璨可愛然不以彙聚驟焉觀之莫名其物沖竊謂左氏之爲邱明與受經於仲尼其是否固有能辨之者若夫文章富豔廣記備言之工學者掇其英精會其離析各備其事之本末則所當盡心焉者古今人用力於是書亦云多矣而爲之事類者未之見也沖因先生日閱以熟乃得原始要終攟摭推遷各從其類有當省文頗多裁損亦有裂句摘字聯累而成文者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小大之事靡不采取約而不煩一覽盡見又總記其災異力役之數時君之政戰陣之法與夫器物之名併繫於後讀之者不煩參考而畢陳於目前惜乎先生已沒不及見類書之成久欲鋟板勉卒前功而慮有闕遺載加訂讎未敢自以爲無恨也姑廣其傳以便童蒙則庶幾焉淳熙乙巳歲沖假守山陽嘗刊之郡庠適會臥疾繼有易地之命卒卒鏤板其閒多有字畫謬誤題空差失者竭來天台輒領之暇遂加是正復刊之郡庠倘莫有可教者

謝疇序曰疇幼年於諸書愛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窮其本末或讀一二葉或數葉或展一二卷或數卷惟求指南於張本至其甚詳則張本所不能盡往往一事或連日累旬不得要領況舉附於他書他事則力有不專自長至老屢桑薄於四方辨此者爲誰氏近收天台使君章沖茂深書目以左氏事類本末爲寄於是恍然見所未見蓋春秋之法年爲主而事繫之使君之法事爲主而年繫之以事繫年而事爲之碎以年繫事而事爲之全二者不可一廢紀年也故以事繫而年全紀事也故以年繫而事全事繫年而年全者史法也年繫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爲表裏歟初使君由山陽移天台疇久知其政之宜乎民今又知其書之明乎古書之明古所以爲政之宜民又豈有二道耶使君欲疇題數字遂以書於見所未見者報之

陳振孫曰朝請大夫吳興章沖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婿

陳耆卿曰沖霅川人淳熙十四年以奉直大夫守台州

李氏孟傳左氏說

宋志十卷

佚

宋史李孟傳字文授舉士光之子也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進直寶謨閣致仕

李氏心傳春秋考義

宋志十三卷

佚

胡氏箕春秋三傳會例

三十卷

佚

周必大曰箕字斗南廬陵人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吉安府志箕忠簡公從子

沈氏棐春秋比事

宋志二十卷

佚

陳亮序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閒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考傳之眞僞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祕書也余讀之釋然有當於予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考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以文字稱而不關以經傳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併諸末以與同志者共之

吳師道曰棐衢人字文約陳亮序以爲湖州人陳振孫謂湖有沈文約名長卿不名棐知亮誤也

都穆曰春秋比事二十卷書名春秋總論宋陳龍川謂湖州沈棐文伯撰爲更其名曰比事序而刻之嘉定辛未廬陵龔日月序則以爲著於莆陽劉朔非文伯也蓋讀書錄見劉氏家本故云

張萱曰宋淳熙閒婺州校官沈棐往前以諸國爲類後以朝聘盟會侵伐等類凡事之相同者各爲之說

李氏起渭春秋集解

佚

劉氏鳳春秋讀義

一卷

佚

眞德秀後序曰昌黎公寄玉川子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之語學者疑之謂未有舍傳而可求經者今觀著作劉公讀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者書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于社皆以經證傳之失所謂傳然者也昔歐陽子患僞說之亂經著爲論辨自謂時雖莫同千歲之後必有子同者未二百年而劉公之論春秋蓋與之合公而有知當不恨後世之無子雲矣所謂編十有二條驗經大指略舉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學者其深味之

葉適志墓曰隆興乾道中天下稱習春秋之賢曰二劉公諱作鳳字實之第正字諱朔字復之二公治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著作釋褐調吉州司戶臨安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編修官兼史院編修官除著作佐郎出知衢州

周氏淳中春秋說約

六卷

佚

葉適志墓曰淳中字仲古溫州瑞安縣人及進士第乞監潭州南岳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改知台州寧海縣主管淮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授茶陵軍使乞主管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授淮東安撫司參議官乞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淳熙十六年卒著文集十卷春秋說約六卷

馬氏之純春秋左傳紀事

佚

徐氏得之春秋左氏國紀

宋志二十卷

佚

陳傅良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爲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爲一書今書是已被之絃歌謂之樂章爲一書今詩是已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爲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氏族傳序爲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爲書至編年則必序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旨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義則別爲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爲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爲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二子爲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爲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若置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

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為甚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猷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闕左氏史與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贅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趙希弁曰右清江徐得之所編也自風而下各繫以國又因事而為之論斷

江西通志徐得之字思叔清江人孝莘之弟淳熙中登進士歷任州縣以朝請郎致仕時號西園先生

謝氏疇春秋古經

十二篇

未見

李燾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一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兩家所傳吳士燮始為之注隋志載焉又有賈逵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宋三家經二卷唐志又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燮賈逵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為正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燮弁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舉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自杜預集解左氏合經傳為一貞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修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重上正義邱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尼遺經無復單行學者或從杜解抄出獨存左氏攙落二家幸陸德明與穎達同時於太學自落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別字顧亦無決擇惟貞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繆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繆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啖趙集傳今偶失墜無從審覈耳余患苦此久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為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闊游走東西未弗獲就會澶川謝疇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成旁蒐遠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余向所謂心以為是者衆未必以為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既心以為是則於證據操舍必具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純經庶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不復分為十一卷蓋卷第於經義初無當也

陸元輔曰謝疇字元錫澶川人

徐氏定潮州春秋解

通考十二卷

佚

葉適序曰昔余為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刻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錄並藏於家余頗疑之而未克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旦悔前銘稱美未極且怪諸子不早示余也蓋箋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齊西河曲邱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魏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然信明而篤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侯畢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書為義例各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予未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有齊桓無晉文夷吾為小是春秋不命霸也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苛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釐者非歟余恨不及潮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又墓志曰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解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歷處州台州教授知邵武縣判太平州知潮州

蘇氏轍春秋解

三卷

佚

閩書權字元中仙遊人從張南軒登淳熙第調梧州推官終辰州守

陳氏（震）春秋解

佚

閩書震字省仲晉江人淳熙進士累官太府丞

湯氏（璹）春秋要論

佚

盧熊曰湯璹字君寶潭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樞密國子兩院編修除祕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忤韓侂胄謫居贛州寶慶初以中大夫直徽猷閣致仕

李氏（泱）春秋廣誨蒙

宋志一卷

未見

鄭元慶曰李泱字謙善德清人丞相彥穎子以冑監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异之曰此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之泱曰吾既仕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爲遂不復求試博覽羣書尤好左氏著有廣誨蒙曰衆寶所藏也獵而有之在我矣寧宗朝歷提舉浙東常平至太府少卿建言忤韓侂冑出爲福建運判二年召還卒

按廣誨蒙一卷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志有之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八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二

張氏洽春秋集傳

二十六卷

佚

春秋歷代郡縣地里沿革表

二十七卷又目錄二卷

佚

春秋集注

十一卷又綱領一卷

存

洽進書狀曰竊以爲春秋一書聖筆所刊皆因時君之行事斷以是非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爲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纂備復倣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爲集注而閒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雖生平心思萃在此書然智識昏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異驟改忽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已病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之模範述爲一編以今之郡縣爲經而緯以上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案圖而考百世可知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雖綱條麤立而其閒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牴牾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倘求它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閒嘗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注之書纂成編次猶冀未遂首邱之日凡有一閒一見悉皆刊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爲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不過以前賢已成之說略加編劖統會羣言掊擊僞辨以私便覽觀而已敢圖公朝俯加訪問稱其有補治道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乙夜之覽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秖益爲罪但惟此書實未得爲全備故自聞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踧踖累月不敢以進而終以方命爲懼是以卒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集注一十一卷幷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幷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繕寫裝褙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懷欲望朝廷先賜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闊於事即乞免行奏御塵瀆睿覽若猶採其對非遂以投進伏乞敷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洽無任惶懼俟命之至端平元年九月日朝奉郎直祕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張洽狀

曾孫庭堅後序曰曾大父文憲公所著春秋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宋端平甲午宣進於朝付祕閣後集注刊郡庠景定庚申燬焉皇元大德庚子雲崖黃先生慨是書之不傳而願見者衆欲鋟梓而未集辛丑歲文臺二提舉張思敬滕斌亦求助好事者僅成三卷瑞教慶汲留洪上其事於文臺轉申憲司時魯齋副使臧公移文本路總府下學刊刻集傳沿革二書集傳雖成而主司任事不得其人遂致章卷倒亂文字差訛不可讀屏廢久之而沿革一書亦無復舉行迨皇慶癸丑冬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行移各路春秋用張主一傳延祐庚寅詔興科目而遠方士友購求傳注者頗多時李廣文萬敵主教此邦俾庭堅赴學校正補刊於是集傳始爲全書流行四方而庭堅所刊集注拘於授徒竟弗克就延祐庚申冬訓導郡庠與學正涂鼎語及集注沿革之未成遂以其事上申總府適際提舉學校官趙文炳爲賢德君子即出學帑以成集注不三月而訖工庭堅識其事於卷尾

江西通志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諡文憲

納蘭成德序曰清江張元德游朱子之門爲白鹿書院長終著作佐郎迨除直寶章閣而元德已歿矣其於春秋有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端平中進於朝宣付祕閣朱子常報元德書矣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強爲之說而於尚書則謂老師宿儒所未曉者夫學至朱子智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尚書春秋無傳非不暇爲亦愼之至也明洪武初頒五經四子書於學官傳注多宗朱子惟易則兼用程朱傳義春秋則胡氏傳張氏注並存久之習易者舍程傳

而專宗朱子習春秋者胡傳單行而集注流傳日鮮矣余誦其書集諸家之長而折衷歸於至當無胡氏牽合之弊允宜頒之學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說乃命學士劉三吾率儒臣二十六人更定書傳曰書傳會選今其書漸廢而仍行蔡傳顧元德是書昔之所頒行者反不得與蔡氏並書之取舍興廢蓋亦有幸不幸焉可感也已

陸元輔曰春秋集注十一卷清江張洽元德撰朱子門人也洪武中命士子習胡氏兼用洽注自永樂中集大全專以胡氏為主采其與胡氏相發明者去其與胡氏相剌戾者自此學者不復知有洽書矣然即春王正月解觀之本朱子之說而以改月改時為正勝於康侯夏時冠周月之義多矣舉一可以例其餘知此書之不可不讀也

按張氏集注釋春王正月云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曰天統蓋天統以氣為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為春其說與胡氏夏時冠周月之義別一開卷便枘鑿不相入宜士子棄之惟恐不遠矣今春秋大全專襲環谷汪氏纂疏汪氏既主胡傳故張氏之注不復見錄若纂修大全諸公張氏集注并未寓目非以其與胡氏剌戾去之也

范氏士衡春秋本末　尊經傳

佚

南昌府志士衡字正平豐城人馬平主簿謂春秋一經其說漫衍皆傳注害之作尊經傳及春秋本末晚師朱晦菴晦菴稱為老友其書謝艮齋謂為編次而序之

鄭氏可學春秋博議

十卷

佚

閩書可學字子上莆田人受業朱文公晚以特科授惠州文學補衡州司戶

廖氏德明春秋會要

佚

閩書廖德明字子晦延平人受業朱文公舉進士累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

王氏介春秋臆說

十卷

佚

真德秀志墓曰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從金華受學於呂成公紹興庚戌進士三人及第歷官國子監祭酒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改知慶元兼沿海制置

繆泳曰金華王介朱文公弟子嘗知嘉興府事卒謚忠簡

鄭氏文遹春秋集解

佚

鄒氏補之春秋注

佚

孫氏調左氏春秋事類

二十卷

佚

蔡氏沆春秋五論

五卷

存

閩書沆字復之元定三子使淵紹易學沆紹書學而以發明春秋屬沆所著春秋五論行世人稱復齋先生

沆自序曰慶元丁巳春先君謫舂陵以易授兄淵以皇極命弟沈著沆承乎春秋竊惟麟經一書乃先聖孔夫子之親筆聖人體道經世之志存焉雖假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制之而不得肆其欲然襃貶公平是非的實善惡暴白而萬世之名分於是乎定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也自左氏公穀以來傳注者無慮百家往往辭舛意詭訖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鬱而不彰致使荊公目之為斷爛朝報經筵不以進講考官不以取士謂非聖經以衆謬所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耶故武夷胡先生研窮編輯著為成書正以扶三綱敘九法尊王賤霸內夏外夷而聖人精微之旨已闡揚於當世矣豈沆淺見薄識所能彷彿其萬一哉但其中於賵仲子納郜鼎皆為私欲所勝有以致之又如彼此一事彼以為是此以為非前後一人前以為襃後以為貶或以爵號或以日月或書侯書子書名書字書人書州書國前氏後名是非襃貶殆有不同紛紜聚散各立一偏之見若此者不得不推求大端研究其的實作此五論以辨正之使後世學者之讀麟經曉然知春秋大義所在而是非曲直有不可掩者以繼先人之緒耳豈

敢妄有所議以取僭踰之罪云

熊禾序曰春秋者聖人史外傳心之要典萬世人主善惡之龜鑑也筆削之精微義理之浩瀚使無武夷胡先生諸儒以發明之則人心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安能俾世之復治也耶予嘗讀是書竊知其中之大意而精詣之旨尚未能明咸淳甲戌試春闈幸官寧武州而竊有志焉蓋竭精力者九年而稿本燼於丙子之厄太毋少帝三宮俱已屈膝乙卯皇綱弗振無策匡救保全是乃天地閒一罪人也因與胡君廷芳劉君省軒相與講切僅措盞十有七年矣一日蔡君希聖挈書一帙示予拜而言曰此書乃吾曾祖復齋公承高大父西山公之屬所作春秋五論也予聞之斂容避席披視紬道德仁義之言經綸康濟之學而其發明天命人心之懿敷揚聖經賢傳之旨闡筆削之謹嚴辨褒貶之攸當義利之明書變之論其要悉備於此誠爲學者之指南復齋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諱沆字復之師事文公朱先生及受家庭父兄之教隱於西山前湖書室聚徒談道相樂自號一菴居士復齋先生其學者之所尊云餘詳徐君所作先生之墓銘無容予之重贅

蘇天爵後序曰予前總政中書竊直左右爲聖天子之股肱耳目無暇及於詩書今者奉敕來鎮南服藩屏無事留情諸子百家之學博詢春秋名家得復齋蔡先生所作春秋五論與南陽山長張義秉燭讀之終篇見其辭嚴義正句語警切使何休諸儒復生亦心服而效法之相與起先生於九原而講明焉不但　也若先生可謂有功於春秋有補於後學者也重加校定正其訛舛使聖經賢傳復明於世後之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卓然有守將尊信於經之不暇而不惑於是非曲直之途矣其項氏易翫辭占家記已行惟蔡氏春秋五論罕有知者世鮮克傳予官鄂省始屬山長張義梓行以惠天下四方學者當珍重之爲拱璧云

蔡有鵾曰予族祖復齋先生作春秋五論府縣諸志載之甚詳況熊勿軒先生序之真西山先生跋之其刻於文集已明矣卽舊志世家云文節公嘗語三子曰淵紹吾易學沈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知方卽復齋更名）此鑿鑿可據者今熊氏以五論爲勿軒著則非矣故援考諸書所載以正之卽勿軒文集與行狀皆云勿軒著有春秋通解而勿軒送胡廷芳後序曰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云云奈何以五論而爲通解耶此熊氏子孫不察之過也

余用賓跋曰春秋五論復齋蔡先生諱沆字復之者所作也文學精義學博而要本之以天命敘之以民彝達之以時中斷之以通誼真得聖人作經之大旨願學者疎陋未有深究其說者呂氏則有或問五卷實與此書相爲經緯然五論綱領也或問條目也欲觀或問必自五論始三山學宮舊刊或問而此書罕有知者予故正其亥豕使並傳於世爲君臣父子而欲通春秋之義者可由此門而入以得其旨意之大略矣

虞氏（知方）春秋大義

二十二卷

佚

春秋衍義

三卷

佚

真德秀序曰右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沆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衆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閒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賵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卽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爲教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焉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聖人之經亦無異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爲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由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教云

陳氏（宓）春秋三傳抄

佚

宋史陳宓字師復莆田人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長從黃榦遊以廕補官歷提點廣東刑獄直祕閣贈直龍圖閣

陳氏思謙春秋三傳會同
四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閩書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
陸元輔曰思謙嘗魁鄉薦見知於朱子語門人李唐咨以女妻焉

黄氏東春秋大旨
佚
戴銑曰東字仁卿幹之兄

時氏瀾左氏春秋講義
宋志十卷
佚

趙氏彥秬春秋左氏發微
十卷
佚
兩浙名賢錄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擢取應科授右選精春秋左氏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旋借和州觀察使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登進士擢宜義郎終眉州通判

劉氏伯証左氏本末 三傳制度辨
俱佚
徽州府志伯証字正甫歙縣人

趙氏崇度左氏常談
佚
真德秀志墓曰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爲右曹郎中提舉湖南常平改江西以朝散大夫致仕

賀氏升卿春秋會正論
一卷
佚
周必大曰永新賀升卿著春秋會正論

林氏拱辰春秋傳
宋志三十卷
佚
溫州府志林拱辰字嚴起平陽人淳熙戊戌武舉換文登第歷工部尚書廣東經略安撫使有春秋傳刊於婺州

王氏文貫春秋傳
佚
程端學曰字貫道四明人

潘氏好古春秋說
佚

胡氏[illegible]春秋類例
佚

左氏類編
佚

余氏克濟春秋通解
十五卷
佚
閩書克濟字叔濟安溪人慶元五年登第爲浙西常平幹官終梅州知州其學邃於春秋著通解十五卷

丁氏[illegible]春秋要解
佚

葉氏儀鳳左氏聯璧
八卷
佚
趙希弁曰右三山葉儀鳳子儀撰乃對偶之書也

楊氏泰之春秋列國事目
十五卷
佚

公羊穀梁傳類
五卷
佚

林氏萬頃春秋解
佚

陳氏[illegible]春秋傳解
十卷
佚

左氏世系本末
四十卷
佚
金華府志琰字中叔嘉定十六年擢武舉以閤門舍人出知辰州

經義考卷一百八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三

魏氏了翁春秋要義
宋志六十卷
未見

高氏元之春秋義宗
宋志一百五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樓鑰志墓曰端叔少讀襄陵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迥故尤邃於春秋博採諸儒所集搜抉無遺聞人有書不憚褰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削其不合者會萃爲一書閒出己意號義宗蓋十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吾鄉及旁郡之爲春秋者多出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

李鄴嗣曰先生集春秋說三百餘家號義宗悉本經旨究其指歸

王氏緯春秋傳紀
三卷
佚

溫州府志字誠叟永嘉人趙汝談在史館奏充編校不就有春秋傳紀門人尤炳薛叢守建與括皆爲刊於學

林氏鎬昇春秋論
佚

程氏公說春秋分記
宋志九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曆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公說積學苦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亂棄官以死年纔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趙希弁曰右克齋程公說伯剛所編也其弟公許守宜春刻於郡齋游丞相似爲之序

王應麟曰春秋分記九十卷推春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又旁採公穀諸子之說附其下又爲年表世譜世本及天文疆域禮樂諸書次國小國者錄

張萱曰宋淳祐閒克齋程公說編以聖經爲本而事則按左氏閒取公穀及先儒論辨以證其趣至於論述大綱悉本孟子而微辭多取之程胡二氏復以己意爲新注又倣司馬遷史記爲年表九卷世譜七卷名譜二卷書二十有六卷周天王紀二卷魯及列國世家二十六卷附庸諸小國及四裔十有三卷凡九十卷

趙氏善湘春秋三傳通議
三十卷
佚

戴氏溪春秋講義
宋志四卷王瓚溫州志作三卷
佚

戚如梓曰或謂春秋以夏正紀事近世戴岷隱頗似此說

柴氏元裕春秋解
佚

王氏鐵春秋門例通解鐵宋志作炫
宋志十卷
佚

李氏明復春秋集義
宋志五十卷綱領二卷
存

魏了翁序曰天地之運還麼屈伸爲五行四時感遇聚結爲風雨霜露所以接人耳目切人體膚告曉於人者亶不啻口詔而面命矣人蓋有由之而弗察者夫子之政布春秋正邪善惡有目皆睹其爲五行四時風雨霜露不已多乎學士大夫生乎百世之後有能尙論古人考求義例參訂事實則以爲是通經已耳於己之所存反而思之以求其合或鮮能焉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學士大夫習讀是書而已之所存則未嘗切近求之異端所怵利祿所誘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固不滅於亂賊矣而莫之知懼焉余爲之懼又以自懼嘗覽諸儒之傳至本朝先正始謂此爲經世之大法爲傳心之要典又曰非理明義精殆未可乎然則使人切己近思以求爲遷善遠

罪之歸非以考義例酌事實爲足也余閱其說而懼益深乃裒萃以附於經將以反諸身而益求其所可懼者尙慮觀書未廣擇理不精又慮開卷瞭然祗以資耳目之聞見故未敢輕出也合陽李君明復乃亦先我心之所懼而爲是書且諗予爲序嗚呼予安能知春秋亦庶幾知懼焉者耳

張萱曰宋嘉定閒太學生李兪編進兪書名明復字伯勇取周程張三子或著書以明春秋或講他經以及春秋或其說有合於春秋者皆廣收之定其後先審其精麤各附於本章之次有魏鶴山序

按宋史藝文志載李明復春秋集義五十卷又載王夢應春秋集義五十卷予嘗見宋季舊刻卽李氏原本而王氏刊行之非王氏別有集義也宋史兩存之誤矣

錢氏時春秋大旨

佚

楊氏景陸春秋解閩書陸作睦

佚

姓譜字伯淳晉江人開禧進士建寧司戶參軍

時氏少章春秋志表日記

佚

吳師道曰時子春秋四志八表日記二十餘冊

郭氏正子春秋傳語

十卷

佚

王圻曰郭正子紹定中進士教授廬州著春秋傳語十卷

林氏希逸春秋三傳正附論

宋志十三卷

未見

龍氏森春秋傳

佚

李鳴復端平三年奏薦狀曰伏見吉州布衣龍森會萃經傳科列其條治亂興衰本末畢貫評以己見多所發揮如謂魯僭紀元獨承正朔其於名分所補良多

章氏樵補注春秋繁露

十八卷

未見

姓譜樵字桐廬昌化人嘉定進士朝散郎知處州事

趙氏[illegible]春秋集說

佚

撫州府志趙涯字伯淥臨川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右正言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知泉州再知寧國府

劉氏克莊春秋揆

一卷

存

黃氏仲炎春秋通說

宋志十三卷

存

仲炎自序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爲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鮮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illegible]重煙深蕪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通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爲近之軻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親疏內外之差等不齊也叙此者爲禮順此者爲樂理此者爲政防此者爲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物情放肆於是紊其敘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卽吾父母國之史以明之陳履轍所以懼後車也遏人欲所以返天常也霸圖之盛王迹之熄也盟會之繁

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褒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奸君父鬭干戈以濟貪忿之志悖天理以傷天地之和者亦何待貶而後見爲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爲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爲君父爲臣子爲夫婦爲兄弟爲黨友爲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事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棼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爲書十有三卷名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教戒之正途也夫春秋固有以隻字垂法者矣如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字有義也亦固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其君殺曰弒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氏非左邱明邱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先邱明而後己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爲特詳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閒亦或有得者穀梁氏耳若夫具載事實則左氏尚可考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牴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爲斷上以伸仲尼之志雖以立異取譏於世而不辭也

李鳴復奏舉狀曰伏見温州布衣黄仲炎折衷是非事爲之說證以後代鑒戒昭然言古驗今切於治道如謂經有教戒不爲褒貶只杜擬僭尤爲潛心

陳振孫曰永嘉黄仲炎若晦撰端平中嘗進之於朝

繆氏烈春秋講義

佚

閩書烈字允成福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添差福州教授遷正字授撫濟侍郎

徐氏梅龜春秋指掌圖

佚

嚴州府志徐梅龜字臞叟壽昌人靈邱縣尉嘉熙閒蒙古兵至父子力戰死贈宣教郎靈邱知縣

傳氏實之春秋幼學記

佚

江西通志傳實之字莊父清江人登寶慶第調袁州分宜簿淳祐中授承事郎學者稱南齋先生

洪氏咨夔春秋說

三卷

佚

咨夔自序曰帝王誥命訖於平王國風變於黍離聖人傷王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命流行於人極之中無一息閒斷人惟不知吾心有天而外求天謂吉凶禍福天未嘗定終必有時而定天者定則人者屈此人極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亂臣賊子所以懼也彼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夫天者定而人者屈失其所以爲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議冒天下之大罪能逭諸一時不能逭諸異日能逭諸其身不能逭諸其子若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定有不可逭則欲動於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反正之筆所以有功於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以司天人之契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爲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剝者也以齊威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當一爻陰愈進則亂愈盛盟宋之後晉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諸侯皆廩廩乎贅旒之危五陰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下之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橫大夫各朵頤其國禍亂極矣而獲麟於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王者作此碩果不食剝所以不終於剝也春秋以傷王者不作而始以幸王者復作而終以魯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以詔萬世天地至教聖人至德備見於行事斷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也余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有感於聖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說

吳任臣曰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泰嘉二年進士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以端明殿學士領內祠有春秋說三卷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四

李氏琪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

三卷

存

琪自序曰春秋一書事變至繁經文至約接王政之末流則可稽世道之升降備霸事之終始則具見中夏之盛衰詳列國之離合則足究人心之聚散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記一百二十四國之行事國各有史晉乘楚杌故典舊章冊書浩博是非紛糾而春秋以萬八千言該之國無不記之事事無不著之實自學者捨經求傳事始繁而晦矣蓋始讀經者睹本末之宏闊而考之於訓辭簡嚴之中錯陳迭見未究前後不知據經以覈傳固有按傳以疑經是不能比其事而觀之也琪少竊妄意敘東周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二霸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為之紀不失全經之文略備各代之實每紀之後序其事變之由得失之異參諸傳之紀載以明經之所書雖若詳而不遺於事豈能精而有合於理初學問津或有取焉若夫春秋微旨奧義則不在是深於經者固自知之也此編作於辛亥之冬列國諸紀纔括未竟懼其條目破碎援筆輒止諸老先生每索此書無以復命猶子韶為之補續其未成猥加整比越二十年甫為全書非敢以示學經者姑存其稿於家塾云

周自得序曰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繩以文武之法度筆削之閒微辭精義雖游夏弗與於斯自隱迄哀凡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筆於春秋者一千九百二十有四該萬有八千言天道人事朝聘會盟侵伐圍入崩薨卒葬王霸華夷閒見錯出轇轕紛糾學者欲睹世變始終之會治亂得失之由非融會經傳該貫首尾默識心通則未足以知春秋之要領也余童習是經初得竹湖李氏所著王霸列國世紀讀之不無拆裂經文之疑既觀其分王霸之行事具世系之本末於治亂興衰之際復序而論之讀者一日而洞徹原委則極歎前輩之讀書不苟如此閑手抄以示同志今廬陵羅中行以家藏善本梓而傳之斯文必盛行於世學者由是而會經傳之大全以探筆削之深意則未必非通經之一助云

黃虞稷曰琪字孟開吳郡人仕國子司業書成於嘉定辛未每國紀後有序論至正中渝川周自得序而行之

趙氏鵬飛春秋經筌

十六卷

存

鵬飛自序曰木訥子作經筌自敘其首曰魚可以筌求而經不可以筌求聖人之道寓於經如二儀三光之不可以肖象筌何足以圍之蓋吾之所謂筌心也求魚之所謂筌器也道不可以器圍而可以心求求經當求聖人之心此吾經筌之所以作也然聖人作經之心安在哉曰聖人馭天下之柄威福而已二帝三王之道行則所謂威福者為賞為罰為黜陟吾夫子之道否則所謂威福者為褒為貶為勸懲自其賞罰而觀之則賢不肖判然玉石矣故雖識一丁字者亦知黜四罪舉十六相誅二叔興十亂為二帝三王之威福也若夫仲尼則以是柄寓之空言褒而伸忠魄貶而誅奸魂其文見於片言隻字之閒而威福與二帝三王同其用則深辭隱義詎可億而度哉故五經鮮異論而春秋多異說麟筆一絕而三家鼎峙董之繁露劉之調人紛然雜出幾成訟矣後學何所依從邪及何休杜預之註興則又各護所師而不知經如季氏之陪臣知有季氏而不知有魯非所謂忠於師者彼所學者則有太官墨守之喻所不學者則興賣餅之譏各懷私意以獲私學交持矛盾以角單言片論之勝於聖經何有哉故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乎異端則褒貶自見然世之說者例以為非傳則經不可曉嗚呼聖人作經之初豈意後世有三家者為之傳邪若三傳不作則經遂不可明邪聖人寓王道以示萬世豈故為是不可曉之義以罔後世哉顧學者不沈潛其意而務於速得得其一家之學已為有餘而經之明不明不問也愚嘗謂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謂春秋無傳之前其旨安在當默與心會矣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而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癖護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為近公至於論三家則均舉其失曰失之誣失之俗失之短不私其所學也其師之失亦從而箴之故穀梁子之傳實賴甯為多如經書乾時之戰我師敗績赤曰不諱敗惡內也甯知其妄正之曰雖無時而可通惡內之言傳失之經書作三軍赤曰古者諸侯一軍作三軍非也甯知其踈正之曰總言諸侯一軍又非制也若是者蓋多有之故愚以為甯

之學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於春秋焉愚學春秋每尙甯之志固願視經爲的以身爲弓而心爲矢平心而射之期必中於的膺鶩翔於前不眴也三傳紛紜之論庸能亂吾心哉庶有得於經而無負聖人之志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作經筌

青陽夢炎序曰蜀在天一方士當盛時安於山林惟窮經是務皓首不輟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經意然不輕於自衒而人莫之知書之藏於家者又以狄難而燬亘可嘅歎麟經在蜀尤有傳授蓋濂溪先生仕於合伊川先生謫於涪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於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討論傳諸其徒雖前有斷爛朝報之毀後有僞學之禁而守之不變故薰陶漸漬所被者廣如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諸先生皆一時所宗吾鄉木訥趙先生獨抱遺經窮探冥索實爲之倡所著詩故經筌二書有功於聖經甚大詩故湮沒不傳惟經筌獨存其爲說不外乎濂洛之學而善於原情不爲傳注所拘至於推見至隱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參訂率有依據經生學子竊其緒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著書以淑後學豈爲是哉先民謂春秋孔子之刑書傳爲案經爲斷其說尙矣然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猶未免於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於好惡是非之私不徇夫牽合傳會之失先原情以爲之裁準得其情則案可斷刑可用矣孔子作春秋必質諸人情孰謂探索於千有餘年之後而不知原情以蔽事哉此予所以深有味於是書也予與先生居同里且受經於先生之高弟每患此書未能散見於四方謹刊諸家塾與同志共之讀經者儻能主濂洛胡文定之說以求夫大經大法之要又以此書原當世之人情而歸於至理廣而充之舉而措之以正誼明道爲心以撥亂反正爲事使吾夫子賞罰之公不徒載之空言尙先生明經之明□□

張萱曰木訥先生因說經者拘泥三傳多非聖人本意乃自據經解經故曰經筌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於學官者三焉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傳而別自爲傳者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爲傳或不取傳注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爲案以經爲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蓋嘗讀黃氏日抄見所采木訥趙氏之說恆有契於心焉既得經筌足本乃鏤板傳之善哉木訥子之言乎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於異端則褒貶自見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信斯言也庶幾得是非之公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晦也已

林氏（堯叟）春秋左傳句解

四十卷

存

鄭玥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注行之

熊氏（慶胄）春秋約說

佚

萬氏（鎮）左傳十辨

一卷

佚

姓譜鎮字子靜平江人登淳祐庚戌第授豐州司戶參軍

陸氏（震發）春秋叢志

一卷

佚

嚴州府志陸震發字德甫淳安人淳祐中薦授儒學教諭

饒氏（魯）春秋節傳

佚

舒氏（津）春秋集注

佚

胡氏（康）春秋誅意讜告

一百卷

佚

徽州府志康婺源人進春秋誅意讜告百卷於朝理宗覽而嘉之特旨與召試調鎮江司戶參軍

朱氏（申）春秋左傳節解（或作詳節）

三十五卷

存

王鏊序曰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魯齋朱申周翰注釋今蓋南畿學政黃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以近世學者莫不爲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敘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

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子游子夏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善鄭國之爲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爲文則已如爲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殊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聖人之旨殊未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場之人亦善言焉有若展喜瑕呂飴甥賓媚人解揚是已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蘇梓愼裨竈蔡墨醫和緩祝鮀師曠是已屬國之遠亦善言焉有若郯子支駒季札聲子沈無戌薳啓彊是已閨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是已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辭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而爲史者尤多法焉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讖兆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及又安知其古盡無也然子以獲麟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蓋幾於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爲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旨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於經

王𥡴登曰周翰輯是書無裨左氏裨夫學左氏者耳

牟氏（子才）春秋輪輻

佚

右子才未成之書見墓志銘

趙氏（孟何）春秋法度編

佚

程端學曰字淩南四明人

戴表元序曰咸淳中余備員太學博士弟子見學官月講必以春秋竊怪而問諸人曰是自渡江以爲復讎之書不敢廢也夫復讎之說初非春秋本旨中興初胡康侯諸公痛數千年聖經遭王臨川禁錮乘其新敗洗雪而彰明之使爲亂臣賊子者增懼使用夏變夷者加勸儒者之功用所爲與天地並如是而可耳場屋腐生山林曲士因而摘撫微文破碎大道爲可憫歎及其久也春秋之編未終讎不得復而鼎遷科廢學者不待申臨川之禁而絕口不復道矣雖以余之困而願學求欲如昔年從博士後時意氣詎可得邪鄉郡趙君漢弼與余爲同年生精力趨尚記誦討論視余略不衰惰其先人淸敏公嘗以春秋經傳集解奏之經筵刻之琬琰者若干言經火燬滅漢弼追憶而補存之摘其出於先公自著者定爲若干言又評攷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合於詩書六典名曰春秋法度之編者若干言無近世掎摭破碎之嫌而於儒者之功用有所發於乎何其能哉蓋漢弼之爲人吾知之生於紛華之窟而能勤長於功名之途而能靜老於艱危之境而能泰故其於是書亦不以世故炎涼盛衰而奪抑交游之期於漢弼何有紀極漢弼年未甚高子戊戌春過之見其蕭然一室几硯在左杵臼居右畦蔬汲井無一毛於世之色其於春秋法度未可量也

王氏（[illegible]）春秋三傳會考

宋志三十六卷

佚

謝氏（[illegible]）春秋衍義

十卷

佚

左氏辨證

六卷

佚

方鳳曰謝君皋羽其父鑰以春秋學爲婦翁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於家

陳氏（友沅）春秋集傳

佚

江西通志陳友沅字直翁豐城人景定中鄉舉

黃氏（震）讀春秋日抄

七卷

存

震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一王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志此其爲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襃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襃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

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耶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君弑父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而天之爲也今必謂其陰寓襃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於襃貶生凡例耶理無定形隨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敕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尙羞用之果誰爲春秋先立例而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耶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愚故私摭先儒凡外襃貶凡例而說春秋者集錄之使子孫考焉非敢爲他人發也

讀三傳日抄

一卷

存

王氏 柏 左氏正傳

宋志十卷

未見

讀春秋記

八卷

未見

呂氏 大圭 春秋或問

二十卷

存

何夢申跋曰傳春秋幾百家其說大抵以襃貶賞罰爲主蓋三傳倡之而諸儒和之也惟朱文公以爲不然今其載於門人之所紀錄者略見一二獨恨未及成書耳廣文呂先生加惠瀰士諸士有以春秋請問者先生出五論示之咸駭未聞因併求全稿先生又出集傳或問二書蓋本文公之說而發明之有五論以開其端有集說以詳其義又有或問以極其辨難之指歸而春秋之旨明白矣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論至先生而備先生亦有功於世教矣夢申預聞指教不敢私祕與朋友謀而鋟諸梓庶幾廣其傳

春秋五論

一卷

存

袁桷曰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葉夢得呂大圭其最有功者也

程端學曰呂樸鄉五論正大明白而於明分義正名分著幾微三條之下所引春秋事時或與經意不合

納蘭成德序曰春秋論五篇共一卷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襃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宋吏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論閎肆而嚴正春秋大旨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調袁州福州通判陞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常以俸錢代中下戶輸稅德祐初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屬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全州降令圭叔署降籙圭叔不肯將殺之會圭叔門弟子有爲管軍總管者掖之出圭叔變服遁島上壽庚將逼以官遣追之問其姓名不答被害先是圭叔緘其著書於一室至是燬焉五論與讀易管見論語孟子解以傳在學者得存然管見諸書皆不可見見者又僅此而已惜哉圭叔少嗜學師事鄉先生潛軒王昭昭爲北溪陳淳弟子淳受業晦庵稱高足淵源之來人稱溫陵截派嗚呼當時託說道學者往往謂其迂疎無濟然宗社既屋人爭北向圭叔獨不爲詭隨甘走海島不憚以身膏斧鉞大節何凜凜也以是觀之道學亦何負於人國乎艮可歎也矣武榮卽今泉郡之南安縣唐嗣聖中嘗以縣爲武榮州故名圭叔居縣之樸兜鄉大豐山下學者因號爲樸鄉先生

翁氏 夢得 春秋指南

一卷

佚

春秋摭實

二卷

佚

春秋要論

十卷

佚

春秋記要

十卷

佚

壽昌縣志翁夢得字景說端平咸淳閒兩中詞科尋隱居教授

周氏敬孫春秋類例

佚

謝鐸曰春秋類例周敬孫著今亡

家氏鉉翁春秋詳說

三十卷

存

鉉翁自序曰春秋非史也謂春秋爲史者後儒淺見不明乎春秋者也昔夫子因魯史修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魯史史也春秋則一王法也而豈史之謂哉陋儒曲學以史而觀春秋謂其閒或書或不書或書之詳或書之略或小事得書大事缺書遂以此疑春秋其尤無忌憚者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以此誤天下後世有不可勝誅之罪由其不明聖人作經之意妄以春秋爲一時記事之書也或曰春秋與晉乘楚檮杌並傳皆史也子何以知其非史而爲是言乎曰史者備記當時事者也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始霸是歲所書者皆晉事莊九年齊桓公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隱四年衛州吁弑君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數十年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辭大率皆予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奧旨絶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史也聖人修之則爲經昧者以史而求經妄加擬議如蚓蝸伏乎塊壤焉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蓋可憫不足深責也鉉翁早讀春秋惟前輩訓釋是從不能自有所見中年以後閱習既久粗若有得乃棄去舊說益求其所未至明夏時以著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託始以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敢苟同諸說之已言不敢苟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否則參稽衆說而求其是衆說或尚有疑夫然後以某鄙陋所聞具列於下如是再紀猶不敢輕出示人將俟晚暮輯而成編從四方友益更加訂證會國有大難奉命起家無補於時坐荒舊學既遂北行平生片文幅書無一在者憂患困躓之久覃思舊聞十失五六已而自燕來瀛又爲暴客所剽然以地近中原士大夫知貴經籍始得盡見春秋文字因答問以述己意卒葺舊業焉書成撮爲綱領揭之篇端一原春秋所以託始二推明夫子行夏時之意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霸六以經正例凡十篇俾觀者先有考於此庶知區區積年用意之所在若夫僭躐之罪則無所逃

龔璛跋曰至元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歸置諸瀛者十年率成此書書成自瀛寄宜託於其友蕭齋潘公從大藏之蓋久而綱目十篇學士大夫已咸傳於世矣泰定乙丑宣學以廩士之贏刊大學疏義等書取諸潘氏鋟梓於學凡三十卷其曰春秋集傳詳說蓋俟夫說約者得經旨焉此先生著述意也先生之祖大酉以成都府教授列於朱文公學黨之籍其淵源有自云

宋史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爲祈請使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閒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成宗放還賜號處士

黃虞稷曰鉉翁北遷時居河閒所作因答問以述己意綱領凡十篇

謝氏翺春秋左傳續辨

佚

方鳳狀曰君諱翺字皋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試有司不第落魄漳泉閒會丞相信公開府署諮事參軍

吳氏思齊左傳闕疑

未見

金華府志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用父遷蔭攝嘉興丞宋亡隱浦陽自號全歸子與方鳳謝翺放遊山水閒

許氏瑾春秋經傳

十卷

佚

紹興府志許瑾字子瑜世居剡之東林宋運既改徵辟不就學者稱高山先生

徐氏文鳳春秋捷徑

十卷

佚

嚴州府志徐文鳳字伯恭壽昌人從吳興陳存受春秋咸淳間釋褐權知象山縣至元革命隱居教授著春秋捷徑十卷

曾氏元生春秋凡例

佚

王逢曰礫峯曾元生江西人宋末屏居教授有春秋凡例大學演正藏於家

邱氏葵春秋通義

未見

陳氏深清全齋讀春秋編

十二卷

存

熊氏禾春秋通解

佚

按退齋與胡庭芳書有云早歲成春秋通解一書又厄於火又云兵難之餘學徒解散文集燬亡徒抱苦心力實不遠則是書燬後不果續也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五

任氏公輔春秋明辨程氏本義作集解

宋志十一卷

佚

黎氏頁能左氏釋疑

宋志一卷

佚

左氏譜學

宋志一卷

佚

趙氏震揆春秋類論

宋志四十卷

佚

按王氏困學記聞載趙氏類論一條曰左氏之害義未有甚於記女寬之論萇弘也自昔聖賢未有以天廢人殷旣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獻周天命不乂大夫則曰黽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顚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爲違天則亂臣賊子爲順天矣而可哉

鄧氏埏春秋類對

佚

張氏冒德春秋傳類音

宋志十卷

佚

韓氏台春秋左氏傳口音

宋志三卷

佚

陳氏德事公羊新例

宋志十四卷

佚

穀梁新例

宋志六卷

張氏幹春秋排門顯義

宋志十卷

佚

袁氏希政春秋要類

宋志五卷

佚

張氏德昌春秋傳類

宋志十卷

佚

沈氏棣春秋諫類

宋志二卷

佚

王氏仲孚春秋類聚

宋志五卷

佚

黃氏彬春秋敘鑑

宋志三卷

佚

洪氏勳春秋圖鑑

宋志五卷

佚

王氏叡春秋守鑑

宋志一卷

佚

淦氏昭頁春秋科義雄覽

宋志十卷

佚

春秋應判

宋志三十卷

佚

丁氏裔昌春秋解問

宋志一卷

佚

邵氏川春秋括義
宋志三卷
佚

劉氏英春秋列國圖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十二國年曆
宋志一卷
佚

謝氏疊春秋綴英
宋志二卷
佚

周氏彥熠春秋名義程氏本義作明義
宋志二卷
佚

程端學曰曆信人

毛氏邦彥春秋正義
宋志十二卷
佚

程端學曰三衢人

胡氏定春秋解
宋志十二卷
佚

王氏汝猷春秋外傳
宋志十五卷
佚

程端學曰不用三傳

章氏元崇春秋大旨
佚

毛氏友左傳類對賦
宋志六卷
佚

蕭氏之美春秋三傳合營要覽
宋志二卷

佚

宋氏宣春春秋新義
佚

張氏應霖春秋纂說
佚

朱氏由義春秋解
佚

趙氏愼權春秋奏議
佚

程端學曰字說道號存畊四明人

方氏九思春秋或問
佚

田氏君右春秋管見
佚

戴氏銓春秋微
佚

程端學曰字少胡四明人

戴氏培父春秋志
佚

程端學曰四明人

延陵先生春秋講義
宋志二卷
佚

房氏春秋說
佚

范仲㣿序曰聖人之爲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王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閑華袞遺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刋游夏旣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邱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倘或天遺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修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兼仲舒之學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黨方扣聖門宜循師道率屬辭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泰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覩奧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莆田陳氏春秋說
佚
東海徐氏春秋經旨
佚
莆田方氏春秋集解
佚
三山林氏春秋類考
佚
神童江氏春秋說
佚
楊氏春秋辨要
佚
孔氏春秋書法
佚
范氏春秋斷例
佚
王氏春秋直解
佚
陳氏春秋解義
佚
鄒氏春秋筆記宋志作雜例
宋志一卷
佚
陳氏春秋世家
佚
張氏春秋列傳
佚
亡名氏春秋扶懸
宋志三卷
佚
春秋寶問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夾氏
宋志三十卷
佚
春秋釋疑
宋志二十卷
佚
春秋考異
宋志四卷
佚
春秋直指
宋志三卷
佚
春秋類
宋志六卷
佚
春秋例
宋志六卷
佚
春秋表記
宋志一卷
佚
春秋王侯世系本義作世家
宋志一卷
佚
春秋左氏傳鑑
通志三卷
佚
春秋機要
通志一卷
佚
春秋國君名例
通志一卷
佚
魯史春秋卦名
通志一卷

佚

春秋蒙求

三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

王應麟曰蒙求王舜俞序之

左傳類要

宋志五卷

佚

春秋義例

通志十卷

佚

春秋氏族名諡譜

通志五卷

佚

春秋括甲子

佚

春秋地名譜

佚

春秋災異應錄

佚

春秋三傳分門事類

宋志十二卷

佚

趙希弁曰莫詳誰氏所編以類相從而分其門也

釋贊寧駁春秋繁露

二篇

佚

吳處厚曰近世釋子多務吟詠惟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爲事極爲王禹偁所激賞與之書曰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六

馬氏（定國）春秋傳

佚

杜氏（業）春秋地里原委

十卷

佚

馬祖常作碑曰公諱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人金將亡避地河南緱氏山中世祖徵爲大名彰德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不就杜門謝客著書窮學於世之貴富賤貧一無所動其心以優游厭飫於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有春秋地里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禮樂雜說三十卷天曆己巳以孫秉彝貴贈官翰林學士階資德大夫勳上護軍爵魏國公諡文獻

敬氏（鉉）春秋備忘

三十卷

佚

明三傳例

八卷

佚

吳澂序曰春秋魯史記也聖人從而修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修之者約其文有所損無所益也其有違於典禮者筆之其無關於訓戒者削之何以不能贊一辭謂雖游夏之文學亦莫能知聖人修經之意爲何如也蓋自周轍東王迹熄禮樂征伐之柄下移諸侯國自爲政以霸而間王以夷狄而猾夏天經紊人理乖災見於上禍作於下耳聞目見一一皆亂世之事王法之所不容聖人傷之有德無位欲正之而不能於是筆之於經以俟後聖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然此意也當時及門之高第弟子有不能知而況於遠者乎然則三傳釋經詎能悉合聖人之意哉澂嘗學是經初讀左氏見其與經異者惑焉繼讀公穀見其與左氏異者惑滋甚及觀范氏傳序書其是非之公觀朱子語錄識其優劣之平觀啖趙纂例辨疑服其取舍之當然亦有未盡也偏觀宋代諸儒之書始於孫劉終於趙呂其間各有所長然而不能一也比客京華北方學者言春秋專門亟稱敬先生鼎臣澂惜其人之亡而不知其書之存也先生之從孫儼參知江西行省政事因是獲觀先生所著春秋備忘三十卷明三傳例八卷稽其用功次第見於自序弱冠受讀學之二十年而始著書年幾七十而修改猶未已前後凡五易稿總數十家之說而去取之其援據之博采覽之詳編纂之勤抉擇之審至矣至矣惴惴然不偶易可謂篤志窮經者矣非淺見謏聞所能窺測也參政屬予序其端竊惟春秋一經自三傳以來諸家異同殆如聚訟今於衆言淆亂之中折衷以歸於一是誠有補於後學澂之愚下有志於斯者亦得因先生之所同以自信又得因先生之所異以自考遂不讓而爲之序先生諱鉉易水人金朝參知政事之孫興定四年登進士第主郟城簿改白水令值中州多虞北渡隱處國朝訪求前代遺逸宣授中都提舉學校官僑讀書大寧山下人號爲大寧先生云

黃溍曰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涖於婺橐其稿請張樞子長爲校讎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

續屏山杜氏春秋遺說

八卷

佚

張萱曰敬氏續杜屏山遺說從孫儼編內曲折辨論扶持左氏罔敢訂砭爲左設也

郝氏（經）春秋外傳

八十一卷

佚

經自序曰天之於人有所窮而後有所不窮窮者其時也不窮者其道也是以聖人於易每申明窮之理而輒繫之不窮於乾則繫之以坤於泰則繫之以否於剝則繫之以復於既濟則繫之以未濟復爲之言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則道之所以不窮者皆自夫窮而得之也昔者文王周公孔子孟軻嘗窮矣拘而演易變而制禮老不用而修六經尼不行而著七篇一時之窮萬世之不窮也故張籍嘗遺韓文公書勸令著書如孟軻揚雄以傳後文公謂古之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

乎後世者也及貶斥去位始爲原道等以左右六經則古之聖賢之爲書皆自夫憂患困阨窮而無所爲而後爲不窮之事業以自見於後也金源氏之亡朔南構兵幾三十年上即位之元年始下武昌之詔詔經持節使宋論以弭兵息民意而姦宄桀禍趣爲款兵拘於儀真之揚子院經之始入三十有八年矣歲在庚申至於甲子猶不見釋經之窮則固同夫古之聖賢矣而不德書昧以自速戾其敢望於古之聖賢乎然而宋人以一國窮於天不以道窮於予也豈可以人窮之而并天之不窮者而棄之以自絕哉河陽苟宗道書受業於予時以書狀官從行於是五年之閒講肄不輟甲子春宗道請傳春秋之學且志其說而無書以爲據乃以故所記憶者爲春秋外傳蓋自三傳之外而爲是不敢自同於三傳也以春秋正經多不同乃爲論次作章句音義八卷求聖人之意者必探其本以爲綱乃作制作本原三十一篇十卷春秋一書義在於事必比事而觀其義可見乃爲比類條目一百二十篇十二卷三傳之說不同故聖經之旨不一乃爲三傳折衷傳經之大義定於一凡五十卷卷首又著三傳序論列國序論一卷嗚呼窮於人而不敢自窮於天是以爲是非敢妄意於古之聖賢之窮而亦爲之書也其閒訛缺謬戾者甚衆俟變通之日取諸書以考實之度幾有成而見素患難之意云旣具草以授宗道復爲書此以冠篇首

又自序春秋制作本原曰春秋以一字爲義一句爲法雜於數十國之衆綿歷數百年之遠而其所書雖加筆削不離乎史氏紀事之策而無他辭說是以聖人制作之意雖爲究竟學者往往以私意觀聖人因其所書而爲之說其說愈肆其意愈遠其例愈繁其法愈亂卒使大經大典昧沒而不明蓋不求其本原而徒用力於支流也夫大匠之作室必先定規模量其高卑廣厚閒架棟宇有成室於胸中而後基構則不惑於素聖人制作一經垂訓萬世又非一室之比豈無素定之規模乎夫其經天緯地彰往察來始終先後本末原委有一定不易之經然後有一定不易之法自隱公至獲麟年雖遠國雖衆事雖多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在夫是也學者乃於條目之外事迹之下求聖人之旨難矣哉故必挈其綱持其要探其本原觀其規模泝洄從之然後順流而下則浩乎其沛然矣今自聖經之外求聖人所以制作之本原各從其類而爲之說始於心法制作次之旨聖人制作之意不在於史氏之迹皆斷自聖心也其次言託始寓終之意其次言爲經立名之意其次言即用魯史之意春秋之義以王道行王權以王權正名分也故又次之其法則變周制上以尊王室內以正魯國外以治諸侯故又次之春秋之中其事則五霸五霸桓公爲盛故以桓公爲首晉文次之秦穆楚莊宋襄又次之晉楚更霸而陳鄭叛服爲中國之輕重故陳鄭又次之中國之衰吳越遂霸故吳越又次之中國之所以微由夷狄之橫也吳越則進於中國而夷狄則終於夷狄故夷狄又次吳越也諸侯之衰政在大夫而春秋終矣故大夫又次之而後舉其要義正其名號別其爵命辨其倫類定其次敘而謹其始聖人始以心法變文制作至是則王法成矣故終之以王法共三十一篇始爲升天之階望道之門耳或曰聖人制經無一字之辭說但一章一句纔萬餘言而已吾子之說未審一說聖經而直於其外爲數萬餘言不亦滋蔓乎哉曰說於聖經之外不敢與經並乃所以尊經也夫聖人不爲辭說欲後人之說之也說者不探其原是以語焉而不詳今探其原而爲之說惟恐其不足而其義不備也夫豈多乎哉八卦之後重而爲六十四而爲之辭分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又從而爲之辭其後聖人又以爲未足又從而爲彖象文言繫辭說卦等書於聖人之心猶以爲未足也以聖人之言說聖人之經猶若是矧於千載之下求之乎末流餘裔雖欲爲之滋蔓而不能滋蔓也故今之說每援易書詩禮以經明經庶幾見聖人制作之意云耳亦未敢謂之詳也

又自序春秋三傳折衷曰聖人之道大春秋之旨微由一世之事業著萬世之事業非研覈究竟精粗並舉本末具見未易學也在厄處危以來爲春秋作外傳以聖人之微意求聖人之大道不敢躐等循序而進乃自近者始故先定章句音義次爲制作本原比類條目等一本諸經而不及傳尊經也然傳爲經作經以傳著雖曰尊經傳亦不可廢也春秋以口授而寖失其傳雖大典大法公道正義具於書法之中各有所見而不沒其實原遠末分說者不一而羊亡於多岐則亦昧夫眞是之歸矣六經自絕於秦復於漢易書詩周禮禮記儀得其本文獨春秋有傳其傳皆出於聖人而不同非總萃鉤校備爲剖決徵諸大典大法以求夫眞是之歸而定於一則聖人之經終不能明矣夫傳之不同自夫傳（平聲）之不同也必推本傳之所自而後傳可一也仲尼於魯哀公十一年冬

自衞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而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乃作春秋十六年夏四月卒則其書之成歲月無幾當是之時聖門高弟從聖人在外遷徙往來多歷年所分仕他國札瘥夭昏漸以凋落蓋口授之際在夫曾參氏而已何者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於諸弟子年最富而其賢亞於顏氏故獨得一貫之傳而子貢冉求終不聞性與天道夢奠之年一王之義必屬之曾子矣故曾子之學獨爲正大以致知格物誠意正心爲學之本則春王正月之義也一貫之道大一統之旨也推而爲忠恕則予奪之法絜矩之道也以是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軻孟軻氏以其師說遂言制作之本曰春秋天子之事春秋無義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以是數語發明春秋之大綱後之言春秋者皆莫出乎此其說有所自而然也惜孟軻氏凡而不目不著其傳而爲之傳而使後之學者紛紛也自孟軻氏發明大綱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其書皆出於西漢而皆不著其傳爲左氏學者謂爲左邱明與聖同恥親授經於仲尼爲經作傳邱明雖見稱於仲尼而顏曾諸弟子問答之際一不及焉而不厠於不及門十人者之列豈大經大法不授之顏曾之徒而獨授之邱明乎且其傳載易文言詩三頌及孝經等皆仲尼晚年所作而經終孔丘卒傳終悼公十四年韓趙魏滅智伯事在春秋後二十有七年其作傳則又在於滅智伯後數年必不甫滅智伯而書之也如是則傳之成在仲尼沒後四五十年之閒耳大率以七十年計之則邱明見稱之日年甫十六七聖人與之並稱名以爲同恥則賢於顏曾遠甚賢於顏曾而稱顏曾者屢顏曾問答之際相稱道又屢而不復一及邱明諸弟子記注之書如論語曲禮檀弓等及孟軻荀況諸子之論說亦不一及焉按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謂孔子之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魯君子左邱明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則口授其傳指者七十子論其說而成書者邱明也則邱明論七十子所傳之語耳非親授經於仲尼也先儒謂邱明殆先賢老彭之流故聖人尊之如此是已藝文志謂左邱明魯史也杜預序謂邱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亦是已蓋左氏魯左史世掌策書故以左爲氏如漢倉氏庫氏之類仲尼沒傳其經於諸弟子之閒而在七十子之列以其史策爲經作傳故事見始末而多得其實焉劉向別錄謂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此必有所自然亦可見曾子之傳爲不易也申曾子之子起曾子之門弟子也夫論語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學中庸等皆出於曾子之門人樂正子春曾元曾申之徒爲之記錄而子思孟軻傳之也豈大經大法不傳之於曾子而傳之於邱明乎劉向所錄蓋邱明上有曾子字而失之矣春秋所譏多父子夫婦淫逆之事故不能親授之子使邱明輩轉相傳之申曾子之子而受春秋於邱明曾子於諸弟子年最少則邱明又少於曾子其學出於曾子無疑也嚴氏春秋又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此尤妄焉者也聖人修經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豈與其徒公然如京師探天子之史而觀之以譏貶當世必不然矣聖人修經高弟如曾閔文學如游夏而皆不與豈獨與邱明共之乎親授傳旨猶不敢與又況與聖人同時並修分爲經傳乎故此爲尤妄焉者也爲公穀之學者以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遂謂公羊高穀梁淑受經於子夏彼皆漢興以來讖緯曲說豈可以爲按夫聖人修經子夏以文學稱使之從周太史請求記錄與魯史左驗卒成其書事或有之謂春秋之義授之商而商傳之公穀二氏而爲之傳則未敢以爲然也而公羊氏於昭公二十五年稱孔子者一文公四年稱高子者一莊公三十年稱子司馬子者一閔公二年稱子女子者一隱公二年定公元年稱子沈子者二莊公三年二十四年僖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稱魯子者五穀梁氏於桓公三年十四年僖公十七年成公五年昭公五年哀公十三年稱孔子者六定公元年稱沈子者一隱公五年桓公九年稱尸子者二桓公二年稱子貢者一僖公二十四年稱蘧伯玉者一公羊氏終篇非惟不及子夏但稱孔子者一而孔門高弟皆不及焉穀梁氏亦不及子夏而稱孔子者六稱子貢者一而其餘高弟亦皆不及焉夫加子於上者辟聖人直稱子也直稱子尊而師之也故公羊氏之稱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與自稱子公羊子皆其師友也其稱高子與穀梁氏之尸子沈子等皆其師也故尊之與孔子同穀梁氏於隱公五年自稱曰穀梁子而上不加子穀梁氏之門人尊稱之也其蘧伯玉則記孔子之時賢大夫之言亦著其師之所授者也獨公羊氏稱魯子者五與孔子直稱子同則著其師之所傳故推尊之如孔子亦如孔子既沒門弟子之稱有子師事而尊稱之也既尊之又屢稱之豈非本其

所自而樂道之歟孔門之高第一不及焉語孟傳注無所謂魯子者而屢稱焉故疑魯爲曾曾魯之文相近傳寫之誤遂以曾子爲魯子昔人辨古文之差以魚爲魯此豈非誤曾爲魯乎且公羊氏於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君之傳以樂正子春爲說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則魯子爲曾子無疑也左氏則言授之曾申公羊氏則屢稱曾子穀梁氏言子貢而不及子夏蓋左氏公羊氏皆出曾子而穀梁氏受之沈子尸子之徒沈子尸子之徒則受之曾子也二氏之傳出於曾子非出於子夏明矣三傳之傳皆本之曾子故其傳正左氏之傳本自史臣是以序事精博麗縟典贍而約之以制使聖人筆削之旨有徵而可按公穀二氏口授其義而爲之傳故其文約其辭切其辨精反復詰折使聖人微婉之旨可推而見由曾子而來轉相授受其人不能皆如子思是以不及孟軻氏之醇而其說亦有戾於聖人者故春秋之旨由三傳而得者十六七由三傳而惑者十四五西漢以來專門授受言左氏者黜公穀言公穀者黜左氏互爲短長相與訐擊至於師弟異而父子不同文辭枝葉戶牖穿鑿末流散殊淫潰淆混始則一經而三經末乃三傳而百傳左氏之學至晉杜預始爲集傳而一以左氏義例典禮爲本不雜乎他以遏衆說公羊氏之學最盛於漢董仲舒發明大旨至東漢何休爲之注以明所得雖遠探力窮而推演圖讖反有累夫傳旨穀梁之學亦盛於漢至宋范甯爲集解並采何杜且列諸家取其所長以釋經傳示不敢專三傳之學始定著而紛更之流少殺矣唐興孔穎達等爲六經作疏乃取三家之注以疏三傳而穎達爲左氏經傳作疏而不取公穀氏其同僚楊士勛疏之遂行於世然其學終莫能通而聖人之意散一王之統分眞是之旨終惑而莫能解雖然由三傳以學春秋如岷山導江雖別爲沱爲九爲東爲中北支流餘裔況入洞庭彭蠡要之發源注海而朝宗者不外焉三傳之說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爲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言而盧仝輩遂謂三傳當束高閣而獨抱遺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爲之傳自是春秋之學不專於三傳矣宋興以來諸儒疊出各爲作傳以明聖人之旨莫不自以爲孟軻復出而其義例殆皆不能外乎三傳而每以三傳爲非夫聖人不欺天下後世作爲六經確然如乾隤然如坤易闡示人而天下之理得故本之易以求其理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禮以求其制本諸語孟以求其說本諸大學中庸以求其心本諸左氏以求其跡本諸聖人之經以求其斷則春秋不我欺也不我蔽也聖人之意可見而三傳之傳之自之本之差得矣今於聖經下各具三家之說以左氏爲按故先之且變其錯經之體各類於本經下使卽經以見傳以公穀二氏爲斷故公羊氏次之而穀梁氏又次之其傳故各附經後因之而不革杜何范之注則或去或取各見於本傳下從而爲之說先辨經之不同者而次及於傳三家之說同於眞是則同眞是之皆失其義則皆是正之一得而二失則一得而二失之二得而一失則二得而一失之不純任傳而一以經爲據使不相矛盾而胳合於經庶幾聖人之意因三傳以傳三傳之學不爲諸儒所亂而學者知所從不茫然惑惶以自亂名曰春秋三傳折衷俾三傳而爲一傳折之以義理之至中歸之於義理之至當有萬不同貫而一之傳萬世之事業不外乎萬六千言之文學者不復竊三傳以自私名家而復厚誣之也僭妄之罪固無所逭爲道受責亦所甘心焉爾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七

季氏立道春秋貫串

佚

鄧文原志墓曰季氏世居處之龍泉先生諱立道字成甫爲湖州歸安尉推恩擇山水勝地便祿養祖妣授臨汝書院山長未赴而卒嘗手抄春秋左氏傳考摭史記國語諸國名謚同異及論著事變顛末名曰春秋貫串

彭氏絲春秋辨疑

未見

劉氏淵春秋例義

佚

春秋續傳記

佚

左傳紀事本末

佚

胡氏炳文春秋集解 指掌圖

俱未見

陳氏樸春秋三傳節注

未見

熊氏復春秋會傳或作成紀

未見

吳澂序曰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乎中矣世之學春秋者率謂聖人有意於褒貶三傳去聖未遠已失經意而況後之注釋者乎或棄經而任傳或臆度而巧說幾若舞文弄法之吏然觀者見其不背於理不傷於教莫之瑕疵又孰能紬繹屬辭比事之文而得聖人至公無我之心哉漢儒不合不公無足道千載之下超然獨究聖人之旨唯唐啖趙二家宋清江劉氏抑其次也澂嘗因三傳研極推廣以通其所未通而不敢以示人今豫章熊復庶可所輯會傳同者已十之七八諸家注釋未有能精擇審取如此者也熊君謹厚醇正篤志務學其可爲通經之士云

南昌府志復字庶可新建人以五經教授鄉里四方來學者常數百人門人稱之曰西兩先生

徐氏安道左傳事類

未見

吳澂序曰杜元凱讀左傳法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淵哉乎其言也豈惟讀左傳宜然凡讀他書皆然朱元明以徐安道所輯左傳事類示予夫作文欲用事而資檢閱記纂不爲無功也用心如此亦勤矣以此之勤循元凱之法俾左氏一書融液貫徹於胸中儻有所用隨取隨足無施而不可其功猶有出於記纂之外者安道試就季父半溪翁質之

張氏鑑春秋綱常

佚

吳澂序曰春秋以道名分此言雖出莊氏而先儒有取焉以其二字足以該一經之旨也古今春秋傳序注家奚翅百數或閒得其義而能悉該其義者蓋未之見淮西張鑑所述春秋綱常不自措一辭但於每行書字有高低而已觀其序例大義炳然正名定分無以踰此簡而嚴嚴而簡真可羽翼聖經以垂訓戒於千萬世旨哉書乎余故識其篇端

程氏直方春秋諸傳考正

未見

春秋會通

未見

俞氏皐春秋集傳釋義大成

十二卷

存

皐自述凡例曰自晉杜氏注左傳始有凡例之說取經之事同辭同者計其數凡若干而不考其義唐陸氏學於啖趙作纂例之書雖分析詳備然亦未嘗以義言之逮程子爲傳分別義例而學者始得聞焉愚今遵程子說以事同義同辭同者定而爲例十六條凡書經之事義如此而其辭例如此者是所謂例也其有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則見各事之下非可以例拘也且如殊會其辭雖同而其義則不同會王世子而殊會是尊之而不敢與抗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往會之不敢與世子列也會吳而殊

會是抑之而不使其抗若曰諸侯自爲會而後會吳不使與諸侯列也又如歸來歸復歸歸字雖同而其義則不同婦人謂嫁曰歸而書來歸則出也諸國君大夫出奔而復則書歸而書復歸則義不當復也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此譏其過時始至之失也至於季子來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此又喜其歸異其詞以嘉之也凡此皆辭同而義不同者也又如國君奔一也而內奔書遜弒君一也而內弒書薨不地殺公子一也而內殺公子書刺凡此皆事同而辭不同者又如易田書假城虎牢不繫鄭戍虎牢曰鄭因會伐而朝書如凡此之類乃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也是皆不可以例拘也學者誠能熟玩程子傳以求其意至於沈潛反復一日豁然貫通庶乎可窺聖人用心之萬一也又奚待愚言之贅云

吳澂序曰古之學者醇厚篤實不肯背其師說予觀公羊氏穀梁氏之徒既傳其師之說以爲傳而其閒有稱子公羊子子穀梁子者又以著其師之所自言也嗚呼此其所以爲三代以上之人與漢儒治經亦謹家法不以毫髮臆見亂其所聞唐之陸淳初師啖氏啖卒而師啖之友趙氏遂合二師之說爲纂例爲辨疑等書至今啖趙之學得以存於世者陸氏之功也新安俞皐其學博其才優其質美從其鄉之經師趙君學春秋恪守所傳通之於諸家述集傳釋義經文之下融會衆說擇之精語之審粹然無疵經後備載三傳胡氏傳以今日所尚也玩經下所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辨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矣予喜其有醇厚篤實之風乃爲序其卷首趙君名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復仕皐字心遠居朱子之鄉與人論經一則曰趙先生云二則曰趙先生云學而能若是者鮮矣予是以喜之之深也

張萱曰元泰定閒新安俞皐述取諸家之說融會之系以三傳其大旨宗趙良鈞

黃虞稷曰皐字心遠新安人泰定閒師事宋進士趙良鈞良鈞仕宋爲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皐以所聞於師者發明經旨分別三傳是否而補胡氏之所未及

程氏龍春秋辨疑

佚

葉氏正道左氏窺斑

佚

戴表元序曰夫子沒遺言之著於世者爲經學者爲經學者各爲說以通之通之不得則反諸經惟夫學春秋則異是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者與我肩隨而學夫子者也後世信於其言乃過夫子三家之中左氏之徒謂其師逮與夫子同世信之尤確而春秋反爲疑經夫左氏者豈曰真足以蔽春秋哉緣其文勝學者有求於左氏而無求於春秋故耳余於近世得析衷左氏之書二編曰晁吏部雜論曰呂著作後說晁約而通呂博而嚴嘗欲依倣其法刪繁去滯定爲一書以達春秋之義而力未克也年來倦學龍葉凋槁以爲二編之法雖在所舉而江南研經家自歐陽以來皆直取春秋爲斷甚者尚疑今之春秋出於魯史本文者不可盡攷無問左氏因知學廣者疑固多如登千仞之峯舉足愈高而見愈雜如遊四通八達之途奇珍異貨目眩而不即定要其定而不雜久然後自得之耳葉君正道以左氏窺斑示予予讀之猶愛晁呂時也問書之所由成則方諸儒汲汲科舉之年君以脫棄久矣嗟夫此豈若予年少退惰不自力者比邪君名某台寧海人

吳氏化龍左氏蒙求

佚

戴表元序曰吳伯秀爲鄉校諸生時予與之寮同枕鐵同竈比試於有司亦同業也然予性遲每得有司命題輒勉強營度至移晷刻不能辦回視伯秀引筆書卷滔滔十已成五六矣又當是時學徒如林問疑請益者八面而坐人人得所欲越幾日榜出伯秀覓然占居上游諸問疑請益者班班選中余甚慙而慕之以爲爲儒不當如是邪別十年予自太學成進士伯秀亦階鄉舉收禮官之科各相慰勞滿意年齒亦皆壯強自度非碌碌必將有所著見於時既而皆失官家居流落顛頓積二十年顱蒼髮枯皆欲成老翁於是予始悔其舊業謀以筋力之勞辦治衣食尋計□種樹書陶公養魚法之類而習之顧此事亦非旦暮可就徒失之而已而伯秀學益堅識益深風節益峻乃方闔門下帷窮少年書生之事取數千年興亡之說賢否之迹皆細理纂緝成一家言惟左氏傳自其少時即已精熟蓋嘗取義類對偶之相洽者韻爲蒙求以便學余讀之如斲泥之斤鳴鏑之射百發百返而不少差嘻乎異哉夫人之材力相去果若是遠乎伯秀蒙求成於左氏傳又有筆記通纂於毛氏詩又有集義等書次第皆且脫稾余雖坐前累不可望有所進抑擯臂於勇夫之旁垂涎於飽人之餘意氣固未已也伯

秀名化龍今又字漢翔云

俞氏漢春秋傳

三十卷

佚

紹興府志俞漢字仲雲諸暨人撰春秋三十卷進呈書付禮部刊行辟爲儒學官不就卒友人私謚曰文惠

黄虞稷曰字仲雲諸暨人所纂書元時命禮部下江浙儒學刊板授書院山長不赴

單氏庚金春秋三傳集說分紀

五十卷

佚

春秋傳說集略

十二卷

佚

戴表元作志曰剡源有爲明經之學者單氏諱庚金字君範不得志於貢舉隱晦溪山中者三十年日夜取古聖賢經傳遺旨洗濯磨治其書已脫稾有春秋三傳集說分紀五十卷用呂氏程氏所纂自左氏公羊傳穀梁傳以來諸家之異同定於一書後學得以依據又解春秋正經題爲春秋傳說集略者十二卷又讀論語去取諸儒本題爲增集論語說約者若干卷

劉氏莊孫春秋本義

二十卷

佚

黄溍曰劉隱君論春秋爲魯史之書是則發先儒之遺旨

陳氏則通鐵山先生春秋提綱

十卷

存

胡光世序曰春秋一經說者亡慮數十百家其皆繪天地而圖日月似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亡也每讀是經茫無津涯及見此編槩括諸傳包羅無遺顧於聖人之意若滄海之有畔可以窺其閫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思儒者之行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自祕願與同學是經者共之故用鋟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所本者則有諸傳在熟讀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以發經之蘊倍所謂提綱者矣

王氏申子春秋類傳

未見

吳澂曰巽卿春秋類傳極佳雖有一二處與鄙說不同然大綱領皆精當

田澤曰春秋一經後儒之說但祖三傳如釋例長曆集解纂例人繁露義函之類聞於世者不啻百餘家不爲不多然元年春王正月之義終無確論雖胡氏有夏時冠周月之說陽氏有改正之論而學者質以古今之正義終不能無疑是皆守三傳之失昧作經之旨故也蜀儒王申子所解春秋類傳則曰有貶無褒乃夫子一部法書出乎周公之禮則入乎夫子之法撥亂反正無罪不書其志封疆者所以著侵奪之罪也其志世次者所以著篡弒之罪也志禮樂志正朔者著僭竊無王之罪也志官職志兵刑者著違制害民之罪也謂侯國不合自稱元年故書元年謂魯不合以子月爲春故書春謂舉世不知有王故書王謂子月非正月故書正發此義例類成一書皆先賢所未發深得聖人之本旨

呂氏椿春秋精義

佚

閩書呂椿字之壽晉江人從邱葵學隱居教授

郭氏隆春秋傳論隆或作鏜

十卷

佚

長樂縣志郭隆字德基宋紹定進士至元中泉山書院山長遷吳江州教授再調興化有春秋傳論十卷四書易皆有述人稱梅西先生

吳氏澂春秋纂言

十二卷總例二卷

存

澂自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昔唐啖助趙匡集春秋傳門人陸淳又類聚事辭成纂例十卷今澂既采摭諸家之言各麗於經乃分所異合所同倣纂例爲總例七篇初一天道次二人紀次三嘉禮次四賓禮次五軍禮次六凶禮次七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故曰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必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嗚呼其義微矣而執謙自謂之竊取區區末學詎可得與聞乎

黄虞稷曰草廬春秋纂言嘉靖中嘉興知府蔣若愚刻之郡齋湛若水爲之序

齊氏履謙春秋諸國統紀

六卷

存

履謙自序曰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也何以明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嘗考之古文有夏商春秋又有晉春秋國語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楚莊王使申叔時傅太子箴教之春秋左傳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至於後世史學亦多以春秋名其書者若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越春秋漢魏春秋唐春秋之類往往有之故知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也始魯終吳合二十國史記而爲之也然自三傳既分世之學者類皆務以襃貶爲工至於諸國分合與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未聞其有及之者予竊疑之久矣暇日輒以所見妄爲敘類私之巾篋蓋不惟有以備諸家之闕庶幾全經之綱領而自此或可以尋究云

吳澂序曰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蓋夫子既沒而序詩傳春秋者固已云然則非秦漢以後之儒創爲是說也說經而迷於是也千年矣遠自朱子詩傳出人始知詩之不爲美刺作若春秋之不爲褒貶作則朱子無論著夫孰從而正之有惑有不惑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至哉言乎朱子謂據事實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蔽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呂而後大不惑夫其所謂褒貶者以書時書月書日爲詳略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爲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爲輕重其臣而已魄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予奪之哉魏郡齊履謙伯恒甫之說春秋則異是不承陋襲故皆苦思深究而自得內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者十八國乃分彙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己所特見各傳於經績數旁通務合書法餘事闕而不錄其義視李則明抉多其辭視呂則簡淨勝予之所可廢或不同閒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耳而非苟爲言也不具九方臯相馬之眼者又焉能識之伯恒父之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心與二書謂何易春秋也

柳貫跋曰說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閒而不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成敗是非之迹有不可揜夫子魯人而魯實周之宗國幽厲傷之舍魯奚適拳拳是心夫豈得已然而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所謂託始於茲以深示撥亂反正之道蓋常若文武成康之臨乎前而典禮命討有其宗非止於辭內略外而已也經之所書有常有變常者固不可變而變者則所以爲常首王人次封爵此常也主會主兵謀從謀逆則幾於變矣先後之倫或殊名號之實不異以宋齊晉衞而偶秦楚吳越則柏翳鬻熊之宗太伯仲雍之胤夏后氏之胤變之狄道何少恩哉道在中國分義猶存故能遏亂略於其始及其既散則大權下偪外變日侵會盟征伐彼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一心皦如天日造化權輿見於特書屢書將使萬世之遠臨之而懼謂其班王室於侯邦爲衣冠於左衽不知言者也貫自受讀竊疑列國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要之舉實立文各有其本而貴賤榮辱夷考不誣春秋在天地閒視周猶魯視魯猶列國以爲爲魯而作則始隱終哀而原於典禮命討者果爲天下乎抑私一魯乎艱難離索不幸學未成而廢矣比來京師嘗願求之大方以祛矣惑見而沙鹿齊先生之言則曰春秋以同會異以一統萬蓋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而爲之者也閒嘗敘類成書曰諸國統紀降周於魯尊爲內屈也先齊於晉以霸易親也羣荆及吳殿僭以正也其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亦先儒引而未發之奧云耳予何言焉貫既得而誦繹之復次其畢陋質之先生以自厲謂予嘗知春秋幾何不爲孔門游夏之罪人哉

潘氏廸春秋述解

佚

安氏熙春秋左氏綱目

佚

蘇天爵狀曰先生深於六經病近世治春秋者第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文識論敘事始末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分注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

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說可取者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可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為本而達於程張以求聖人之意絕筆於莊公十二年

劉氏（[illegible]）春秋正經句釋

佚

春秋澤存

佚

歐陽原功志曰彭壽字壽翁辟衡山縣教諭樂士習之美遂留居焉以春秋登第賜同進士出身終淳安縣尹

按壽翁為象環先生淵之子其曰春秋澤存者衍父書而作也

臧氏（夢解）春秋發微

一卷

佚

吳氏（廷）左傳義例

佚

左傳分記

佚

李氏（應龍）春秋纂例

佚

閩書李應龍字玉林光澤人至元中薦為白鹿洞書院山長及漳州路儒學教授俱不赴

尹氏（用和）春秋通旨

佚

江西通志尹用和安福人有春秋通旨傳於世

黃氏（琢）春秋纂要

佚

江西通志黃琢字玉潤吉水人以春秋教授鄉里

蔣氏（[illegible]）春秋三傳要義

佚

許氏（[illegible]）春秋温故管闚

未見

陸元輔曰先生於春秋有温故管闚又著三傳義例義例未成

黃氏（景昌）春秋公穀舉傳

佚

吳萊序曰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擽剔傳疏使之一歸於是然後止蓋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筆則筆削則削咸斷之於聖心高第如游夏且不能以一辭贊焉公羊穀梁乃謂得之子夏文多瑣碎語又齟齬要之二氏皆未成書特相授受於一時講師之口說者謂孔子當定哀世多微婉其辭復祕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異然自孔子後一厄於戰國嬴秦之亂漢初學者區區收補意其焚殘亡脫之餘不藏之屋壁必載之簡冊非徒出口入耳而已又況春秋之文數萬獨以口相授受庸詎知不有訛謬者乎濟南伏生治尚書上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僅一女子述其老耄之語世謂生齊人齊語多艱澀故今書文亦難屬讀然古人之作書者非齊人也奈何若是是則公羊齊學穀梁魯學非二氏誤也學二氏者誤也且孔子又何嘗當定哀世多微辭哉苟曰微辭以辟禍春秋不必作矣況定哀又孔子所見之世也自所聞所傳聞之世一切褒之貶之且及其父祖當世而輒微之吾恐非聖人意也聖人豈避嫌者哉不然亂臣賊子僅誅其既死寬弒攘奪無懼於當世是又豈吾聖人之意哉必也春秋之作未始祕不以示人西狩之二年孔子卒矣論語禮記諸弟子之問答殆無一言以及之得其義者蓋寡矣然而左氏約經以作傳下訖魯悼知伯之誅在春秋後孔子卒已久或曰左氏魯人也或曰左氏楚左史倚相後也若其說晉王接則謂別是一書意者當西漢末與公穀二家爭立博士故又雜立凡例廣采他說以附於經是豈左氏舊哉今黃子舉之皆是也昔者晉劉兆嘗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乃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夫調人之職掌司萬民之讎而諧和之為春秋者亦欲令三家勿讎將天下之理不協於克一而後世之議且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何以調人為哉故唐啖助趙匡近世劉敞於傳有所去取咸自作書而今黃子又嗣為之可謂聞風而興起者矣非必曰此有所短彼有所長去其所短則見其所長者固可取也不然盡去三家之傳而獨抱聖人之經且自以為必得聖人之心者吾又不信也此則黃子之意也　又曰黃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為婺之浦江人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口說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下避賢傳訛舛誣漏不敢較也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代用正日夜食之辨凜凜不

可屈後得巴川陽恪春秋考正一卷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出入經史無慮數百千言隱君明其不然乃作周正如傳考章分條晰文極多此最其善持論者

張氏（君立）春秋集議

佚

許有壬序曰春秋由三傳而下世之存者可考也范氏探經而爲集解啖趙考三家短長爲統例伊川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僞皆號精當而世之讀者無幾及胡氏傳出學者翕然宗之聖朝設科遂與三傳並用諸家之說幾無聞焉向會試以五經發策至有不知各家名氏者況有考其短長而折衷爲書者乎且聖人之意當時門人有所不知世傳左氏時代不一要非親受於聖人者宜其辭勝而失誣也公羊穀梁傳聞逾遠諸家之說各尊所聞其能盡合聖人之意乎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如此則傳注之說可泥於一偏乎豫章張君立擇諸家之論或全或略疏於三傳胡氏之後名曰集議擷衆長萃於一歷歷精至觀其自序蓋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之全戒其厭煩務簡而取足於此則君立所得與夫所以教人者可見矣欲觀君立之集議當先觀君立之自序偏取諸家優游涵泳交暢旁通一旦有得自知去取迴觀集議心目瞭然與聞人之說襲而取之者異矣康節云春秋盡性之書也傳註而已乎

楊氏（如山）春秋旨要

十卷

佚

鎮江府志楊如山字少游蜀嘉定州人宋末游江南四請漕舉宋亡不仕大德間起爲淮海書院山長因家京口著春秋旨要十卷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八

程氏(端學)春秋本義

三十卷

存

春秋三傳辨疑

二十卷

存

春秋或問

十卷

存

端學自序本義曰孔子何爲修春秋明禮義正名分辨王霸定夷夏防微慎始斷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三代盛時禮義明名分正上明下順內修外附民志既安奸僞不作孔子生於此時春秋無作也周綱墮諸侯縱大夫專陪臣竊命四夷內侵人道悖於下天運錯於上災異薦臻民生不遂孔子既不得出而正之則定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而常道著矣復修春秋卽事以立教而其所書皆非常之事人知其事之非常則常道有在矣知非常則知己之所當克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可復故春秋不書常事屬辭比事使人自見其義而已孟子曰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此之謂也若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謂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者蓋有以識夫筆削之意若董子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此經之大旨也三傳者之作固不可謂無補於經也然而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遺一事之義以日月爵氏名字爲褒貶以抑揚予奪誅賞爲大用執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則輾轉生意穿鑿附會何范杜氏又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泯矣後此諸儒雖多訓釋大抵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使聖人明白正大之經反若晦昧譎怪之說可歎也已幸而啖叔佐趙伯循陸伯沖孫泰山劉原父葉石林陳岳氏者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至其所自爲說又不免褒貶凡例之敝復得呂居仁鄭夾漈呂樸鄉李秀巖戴岷隱趙木訥黃東發趙浚南諸儒傑然欲掃陋習而未暇致詳也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嘗採輯諸傳之合於經者曰本義而間附己意於其末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較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於人蓋以此經之大積敝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嘗謂讀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說自不能惑聖人惻怛之誠克己復禮之旨粲然具見而鑒戒昭矣則是編也雖於經濟心法不敢窺測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耳

張天祐序曰四明時叔程先生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一未有能盡合聖人作經之初意於是本程朱之論殫平生心力輯諸說之合經旨者爲本意以發之訂三傳之不合於經者爲辨疑以正之又推本所以去取諸家之說者作或問以明之書成而先生卒翰苑諸公欲進於朝由是移文浙東憲司俾鋟梓以傳遠遂牒本道帥府於槩管七路儒學出帑以助之至正三年夏五月命工因循未克就五年冬十一月僉憲索公士巖巡歷至郡久知是書能折衷諸說辨析精詳深得聖人之旨不可緩也委自監郡與天祐提督刊梓愚不敏仰承所託朝夕視事不一月而工畢實是年之十二月甲子也天祐備員府幕與先生之兄敬叔父交且久今又獲見此書之成故樂而道之也然此特記其歲月云爾若夫此書之發揮聖經嘉惠後學則亦不待贅述

張萱曰元至正間四明程端學本程子之學折衷百家而爲之說

寧波府志程端學字時叔慶元人至治元年進士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在國學時慨春秋在六籍中未有一定之論乃取前代百三十家折衷異同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辨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用經筵官請命有司取其書板行天下

黃虞稷曰端學慨春秋一經未有歸一之說偏索前代說春秋凡百三十家折衷同異湛思二十餘年作本義以發聖人之經旨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較諸儒之異同又綱領一卷所以著作之意也

黃氏(清老)春秋經旨

未見

閩書黃清老字子肅邵武人累官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官出爲湖廣行省儒學提舉學者號爲樵水先生

蘇天爵作碑曰閩有名士黃清老由進士起家累遷奉訓大夫湖

廣等處儒學提舉著春秋經旨若干卷四書一貫若干卷學者爭傳習之

俞氏師魯春秋說

未見

徽州府志俞師魯字唯道婺源人至治中薦授廣德路學教授改松江府知事

戚氏崇僧春秋纂例原旨

三卷

未見

春秋學講

一卷

未見

黃溍作墓志曰君諱崇僧字仲咸金華人從鄉先生許公講道於東陽之八華山博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呂公汲創義塾聚族人子弟使就學委君主教事扁其室曰朝陽人稱之曰朝陽先生

馮氏翼翁春秋集解

佚

春秋大義

佚

鄭氏杓春秋解義或作表義

佚

閩書杓字子經福州人泰定中辟南安儒學教諭

袁氏楠春秋說

佚

鄧氏淳翁春秋集傳

佚

袁桷序曰因褒貶而傳春秋焉聖人之餘意也悉貶而遺其褒焉非聖人之本旨也粵自周室既遷史列於諸侯典策之藏世莫得見而紀載之法號稱近古故凡是非善惡之實天災時變之著直書而不隱逮於戰國執簡侍史者猶守而未墜然而攻劫淩據之修相尋而莫之顧實由夫外史之職不行於邦國其史之存於國者又將日幸淪棄而無所傳證故益得以逞其驕而恣其所行若是者二百餘年矣聖人始出然後因其史之本文而修明之別爲之書以信於後善乎孟子之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是則春秋其果爲褒貶哉三家之傳事與義例變亂殽紊刻者若法吏博者若辨士上下二千餘載各執所嗜介不相並而玩獵搜擇考其音聲益遺其形傳愈疏而經益湮矣夫因義例以明聖人之意懼義與例不得而盡廣其記聞不獨於理則事益無以自附春秋之道幽而明無傳而著論至於是良有以也自唐以來合三傳者始各以其長自見然而求於外者必謹於內純明粹精非自外至焉者耳先王之典禮舊章具於傳記悉心以推之闡而日章墜而復完則禮者又春秋之標準也邵武鄧淳翁慨不行於今特立己任纂而爲編復因胡氏七家而增廣之余嘗謂審乎人情酌乎事變非春秋其誰准感而通天下之故則易之用其與是相並始於春秋而終於易者邵子之學也淳翁學首於是必有其本敢因以訂諸

吳氏暾麟經賦

一卷

佚

嚴州府志暾字朝陽淳安人泰定中登第仕歙州路經歷方道壑師之

林氏泉生春秋論斷

佚

吳海志墓并狀曰公諱泉生字清源居永福韋山治春秋獨得微旨天曆庚午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福清州事遷永嘉縣尹調漳府推官陞奉政大夫知福州事擢翰林待制退居召入爲翰林直學士卒諡文敏公文辭名海內選於春秋爲四方學者所宗其著述有春秋論斷

劉氏聞春秋通旨

佚

江西通志劉聞字文庭安福人天曆進士官太常博士遷翰林院編修進修撰出知沔陽府

方氏道壑春秋集釋

十卷

未見

浙江通志方道壑字以愚淳安人逢辰曾孫至順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調嘉興推官再調杭州判官洪武初再召不起

李氏和春秋左氏遺意

二十卷

佚

元史類編李䄶字士都東平人累官吏部尚書

黄虞稷曰䄶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春秋得其宗旨䄶承家學集諸家之說而折衷之

蘇氏壽元春秋經世

佚

春秋大旨

佚

蔣易曰北谿先生字伯䳘又字仁仲福安人弱冠游太學連魁三館時太學生至京師者皆授郡博士先生歸隱於建陽之唐石以春秋四書教授學者著春秋經世春秋大旨凡數十萬言

吾邱氏衍春秋說

佚

王氏惟賢春秋旨要

十二卷

佚

寧波府志王惟賢字思齊鄞縣人與弟惟義皆以儒名

萬氏思恭春秋百問

六卷

佚

楊維禎序曰六經皆有疑而莫疑於春秋疑而不決而欲得筆削之微者蓋寡矣此春秋之經有百問也予家藏是書凡六卷嘗授之無錫孟生季成季成又傳之於華亭曹君繼善之子元樸以其傳之不廣也特鋟諸梓而徵予爲序是書也失其首辭久矣不知爲何人所著或以爲方孝先孝先又不知爲何時人觀其設爲問答者往往與予補正之意合實有以釋是經筆削之疑予令孟生勿祕所授而未及板行於世今曹君父子能推所祕於人不遂吾之初心而賢於漢儒之私論衡於一己者乎雖然道學是講者謂說書不古處學者不求諸心而惟口耳之是資夫百問之書探聖意之微而欲決諸儒未決之論非見之卓思之精者能之乎謂資口耳之辨不可也學者於春秋苟讀而未有疑疑而未求釋於心而遽觀是書又安知百問之不爲學者病而著是書者之所慮乎然則是書之廣傳也爲益爲病則固存乎其人焉

按春秋百問作於萬思恭汪氏纂疏嘗采其說

曾氏震春秋五傳

佚

李祁序曰春秋經世之書其記約其志詳其旨意深以遠左氏公穀各以其所傳聞意見爲傳不無異同自是以來諸儒亦以其說名家至胡氏傳出而諸說始略有折衷矣國朝設科以胡氏與三傳並用立法之意至爲精詳然學者困於繙閱每歎未有能合爲一書者廬陵樵南曾君震乃集而加次第焉始左氏次公次穀次胡氏而取止齋陳氏之說附於後蓋陳氏之於春秋多所發明貫穿乎王霸之盛衰反覆乎夷夏之消長又推明左氏不書之旨以見春秋之所書此其必不可遺者於是使讀者一展卷而諸傳皆得焉其有便於學者甚大凡胡氏有所引用皆分注其下而又別爲類編以附於卷其有助於學者甚溥或者謂此書無所取舍不能成一家書予謂使曾君以一己之見取諸說而取舍之其是非可否未必使人人合意是亦曾氏之書而已非天下之書也今備列五傳使學者自擇焉豈非斯文之大全與書成而鋟梓乃復得安成劉鼎安力相其成其有功於斯文又甚溥予喜是書之有成而又嘉劉氏之能相之也故爲記之若夫擇諸說之長以求合乎聖人之旨意則又存諸其人焉

張氏樞春秋三傳歸一義

三十卷

佚

黄溍作墓表曰徵士金華張樞子長言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

金華府志張樞東陽人至正初丞相脫脫監修宋遼金三史奏辟爲長史辭再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之復辭使者迫之行至武林驛仍以病辭歸卒

汪氏汝懋春秋大義

一百卷

佚

戴良作志曰汝楙字以敬其先歙人遷睦之青溪今淳安縣也以薦授丹陽縣學教諭陞鄉郡教授調將仕佐郎浙東帥府都事未幾授登仕郎慶元路定海縣尹

梅氏致春秋編類

二十卷

未見

鍾氏伯紀春秋案斷補遺

佚

戴亘序曰春秋案斷補遺者大梁鍾伯紀先生之所著也其意以爲學春秋者多惑於傳家褒貶之說而經旨有不明其能脫去宿弊一以經文爲正者又往往於筆削精義而或昧焉今故採擇諸家格言之合於經者附於各條之下間有未足則以己意補之而題以今名蓋取程叔子傳爲案經爲斷語也予讀之而歎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舍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則無所考徵矣然左氏熟於事而或不得其事之實公穀近於理而害乎理之正者要不能無至唐啖趙師友者出始知以聖人手筆之書折衷諸家之是非而傳已亡逸繼是而後爲之傳者雖百十餘家其言雖互有得失能不傳會三家之說者鮮矣胡康侯得程子之學慨然有志於發揮而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痛千餘年聖經遭王臨川之禁錮乘其新敗雪洗而彰明之使世之爲亂賊者增懼若夫聖人作經之本意則未知其如何也然自當時指爲復讎之書而不敢廢太學以之課講經筵以之進讀至於我朝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家之外亦獨以胡氏爲主本則以三綱九法粲然具見於是書而場屋之腐生山林之曲士因而掎摭微文破碎大道有可憫念者矣然則學春秋者亦將何所折衷乎竊嘗考求之而得其說矣吾志在春秋夫子之自道也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所以論春秋也蓋方是時王綱日紊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使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爲夫子之志而天子之事也是以邵子有曰春秋夫子之刑書而天門王氏亦曰春秋一經無罪者不書惟罪有大小故刑有輕重耳斯言也蓋有得夫孔孟之遺意也是則學者之折衷固無出於夫子之自道與夫孟子之所以論春秋者矣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哉先生之於是書下既不惑於褒貶之說上復不失乎筆削之義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發乎自得之深意奇而不鑿正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善學者焉然其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得之夫子之自道孟子之所論者爲多是可以見其折衷之所在矣余自幼歲即知讀是經而山林孤陋之風科舉利祿之念或不能無故其所學不過曲士腐生之爲耳烏覩所謂經之義聖人之蘊哉及識先生於浦陽始聞其說而悅之至其成書則未之見焉近來淞上亟求是書於所館先生手錄以示且曰使可傳也幸爲我序之嗟乎學春秋者多矣求其得乎孔孟之遺意以折衷諸說於千有餘載之下者幾何人哉故讀先生之書譬諸飫芻豢之旨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哉則夫是書之傳固不有待於區區之言矣若夫述作之大旨與其編次之歲月則不可以不書姑書此以爲序庶有以復先生之命乎

潘氏著聖筆全經

佚

貢師泰志墓曰君諱著字澤民嘉興人受易於竹岡葉氏再從吳朝陽氏受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學尋爲廣德學錄改銅陵教諭以內艱去服除調烏程終湖州路儒學正有聖筆全經一編發明春秋微旨甚悉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二十九

吳氏師道春秋胡氏傳附辨雜說吳淵穎集作補說

十二卷

未見

師道自序曰讀春秋者必自三傳始甚矣三傳之不可盡信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盡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說者謂三子皆口傳授之學者乃著竹帛而題之以其師之目本皆不謬而濫說往往附益其中其信然歟前儒固守其說啖趙氏以來始有所去取折衷至宋而二孫二劉蘇許呂氏各稱名家槩不能無異於三傳至河南程夫子教人讀是書以傳爲案經爲斷推明聖人經世之法而於大義嘗發其端中更王氏以私意廢格咸所憤歎胡文定公當紹興中專進讀是經大綱本孟子微辭祖程氏根據正矣自謂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傳有乖繆則棄而信經又謂左氏博通諸史敘事使人見本末傳說既久寖失本真要在詳攷而精擇之可謂通而不固者也然自今觀之信經棄傳者殊少眩惑於左氏者尙多未免迂經旨以從紀載之誤不得已而閑採諸家意雖近厚而不自知其失也若其憤王氏廢經之害閔衰世而憂弱主因說以寓諫諷故其爲言或勁而微過激而小不平其他義之不足以示勸戒者多闕勿論大要以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爲主則不可訾也故子朱子之論謂其以義理穿鑿夫曰穿鑿則不可謂之義理蓋義理正而事情未必然故曰以義理穿鑿耳且朱子考訂諸經略備獨春秋一字弗之及嘗恨不見國史終莫知聖人筆削之旨又曰己與聖人神交心契然後可斷其書吁國史豈復可見聖人如天天豈易知蓋有測焉而偶合者矣朱子雖不滿於胡氏而終許其大義之正則談春秋而舍胡氏未有不失焉者也方今設科表章與三傳並學者宗之宜矣而議者猶或病之閒嘗反覆誦詠輒以所未安者疏而辨之其或事義足相發明者附以見焉雖冒昧不韙而庶幾察於胡之大意因以識陋存疑將質之當世通經之士驗諸他日進學之工願爲是書忠臣而異於讒賊者是則區區之志也

吳萊序曰春秋之學自近世本河南程氏程氏曾有春秋傳序而傳未完武夷胡公安國蓋又特出於程門之後而私淑艾之故今胡傳多與程說相爲出入吾固知胡氏之傳春秋本程氏學也然而隱桓之際訓釋頗詳襄昭以降遺漏甚衆又況光堯南渡而胡氏以經筵進講至於王業偏安父讎未報則猶或未免乎矯枉而過正也宗人正傳閑者嘗讀胡傳乃因傳說之未備從而補之此仍有益於學者曩子嘗論春秋之大凡欲以發明胡傳之一二而正傳先之故敢私序其說於正傳所論次之後曰夫春秋者魯史耳自魯史而爲春秋則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而特爲聖人命德討罪之書矣然自唐虞以來典禮教化有人心感發之妙爵賞刑罰有政事勸懲之嚴伯夷之降典播刑皐陶之明刑弼教何莫而非此道也惜乎春秋之世文武周公之舊典禮經曾不復赫然振起於天下而天下公侯五等之國亦莫能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事天子惟吾聖人蓋有聰明睿知之德而無其位於是獨持其命德討罪之筆而欲以定天下之邪正也正也吾賞焉而賞非私與邪也吾罰焉而罰非私怒此其陽舒陰慘舉直錯枉之閑先後有倫衆體有要是謂經制持循準的不容少紊人情之輕重不同世故之治亂亦異是謂權義游移前却必得其宜要之堯舜文武之治未墜於地而吾聖人所以務盡其祖述憲章之道者至矣實聖人時中之大法也夫然故春秋聖人之法舊世之學者猶議法之吏惟其知聖人之道揆而宅心忠恕然後可以通聖人之法守而立說坦夷雖然學者徒以其一曲支離淺中狹量之資求之未易以及此也或曰春秋新王聖人因之粉飾太平而多褒至治之世會無奸暴之俗而惟以德化者也或曰春秋衰世聖人且以爲舉國不可勝誅而多貶始亂之俗雖以微小之罪而必舉其法者也是故舒之而遂縱者陵遲廢弛無法而益亂操之而愈亟者煩苛刻戾得不至於秦人恃法而寖濫乎嗚呼二或之論皷非所以識吾聖人時中體道之大權者矣又將何以窮經而致用哉自王安石以丞相說經春秋乃廢詆不用世之學者往往多自爲說至於意有穿鑿巧爲傅會分裂聖人大體乖異先儒成說漫有精義至當之論一說之外不知其復有一說也蓋惟程氏爲能通乎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又無完書世之盛行胡傳而已胡傳本乎程氏之學程氏之學又信乎聖人時中之大法也然而猶有所未備者焉今也正傳乃從而補之誠是也正傳其眞議法之吏哉雖然

前王之律昭然甚明後王之令紛然雜出宏綱大旨既無其統微辭碎義蓋浩乎多若參商矛盾之不相合者吾益懼焉卒以待吾正傳而後定也昔季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哉言乎學者又當自是而求之此其必有合於春秋者矣

吳氏萊春秋傳授譜

一卷

未見

萊自序曰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爲三家之傳又析而爲數十百家之學學曰夥傳曰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沒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者服虔杜元凱或抒己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江左則元凱河洛則虔自是學三變閒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母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於國師劉歆未立博士故傳之尙少而東漢爲盛東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捨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詁嘵嘵讙咋靡然趨下夫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其欲抱十二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絕學發明三家之傳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唐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此理而諗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沒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韋表微會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譏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遽見者矣則吾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後乎

春秋世變圖

二卷

未見

萊自序曰古之言春秋者自漢至今亡慮數十百家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一以理斷之而已猶未足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雖然孔子嘗論之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然後諸侯大夫得以專而用焉逆理愈甚則其失之世數愈速此非通論天下之勢也春秋之勢也然而欲論春秋之理者不外此矣公羊子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且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漢之學者特昧昧焉乃設孔子高曾祖父之三世以制所見所聞所傳聞之治亂春秋非孔子家牒也特以是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而權之者也蓋昔陳恆之弒君孔子請討之左氏記其言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非之蓋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乃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耳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夫以理言魯爲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魯之未必勝也務明君臣之大義以討天下弒逆之大惡因是足以正之周其復興乎若以勢言周室衰矣晉霸微矣魯又弱國也陳氏世掌齊政民私其德處此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於是舉吾全魯以繼之齊之罪人斯得矣是故弒君之賊法所必討者正也專國之奸勢亦有所未易討者然必有以權之者矣人孰不曰事求可功求成是取必於智謀之末也聖人不如是也嗚呼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於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春秋之初世去西周未遠王室猶欲自用焉不及中世齊晉二霸相繼而起則霸主從而託之耳至其末年王不王霸不霸夷狄弄兵大夫專政是戰國之萌也而世變亦於是乎極公羊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蓋深有得於理勢之相須者此也漢之學者且曰隱桓遠矣孔子則立乎定哀之閒耳遠者亂近者治聖人所以成一王之法也此豈求其說不得而強爲此論者哉又幸因其有是而後世得以推其當世盛衰離合之變與夫聖人之權者先儒蓋曰有隱桓莊閔僖之春秋有宣文成之春秋有襄昭定哀之春秋此三者豈非公羊子之遺說哉然則予之所以圖是者非私見也非鑿說也公羊子意也孔子意也

宋濂作碑曰先生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以理

折衷之譬如法家爰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眞僞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別如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

吳氏儀春秋稗傳

未見

春秋類編

未見

春秋五傳論辨

未見

宋濂曰金谿吳先生儀明善登鄉先達虞文靖公之門博極羣書至正丙申舉於鄉會海內兵起無意北上下帷講授凡所敷繹皆五經奧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專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稗傳曰類編曰五傳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

黃虞稷曰明善金谿人時稱爲東吳先生伯宗之父也

黃氏澤春秋旨要

佚

三傳義例考

佚

春秋筆削本旨

佚

春秋諸侯取女立子通考

佚

趙汸狀曰先生於春秋以事實爲先以通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核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爲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辨又以爲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襃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爲學家自爲書而春秋訖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又作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邱甲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爲知聖人也又以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乃作春秋指要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其全解則未嘗脫稿以示人也

卓爾康曰先生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其見於師說者足參聖旨先得我心惜乎不覩全書微旨未暢

王氏元杰春秋讞義

十二卷

存

千文傳序曰聖人達天德而語王道春秋爲萬世立王法敦典庸禮命德討罪本原於天其用則王者之事也周德既衰王者弗克若天人欲橫流綱淪法斁亂亦極矣夫子生於斯時慨聖王之不作慮斯道之將墜豈不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假魯史以修春秋示褒貶以寓王法其義則總攝萬事大本始於尊王蓋尊卑之分明綱常之道立然後有以定其是非而不舛春秋者王道之日月也曲禮曠臣下僭春秋定尊卑而王道明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刑罰濫法度差春秋明貴賤而臣道立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高卑以陳貴賤位矣經書元年加王於正聖人繫易之始辭作經之大法也故其詞約而深其旨微而遠深有不言之意微有不形之道聖人之心見於經猶元氣之妙賦於物大而化之之謂也於一草一木以求化工之神於一語一言以窺聖人之用亦云難矣然聖人行事本於心事有萬變之不同理無萬殊之或異大公至正之道貫萬事於一心百王異世而同心萬象異形而同體聖人贊易以盡事物之變其理一也作春秋以行法度之權著其事也文王作易於殷世之末夫子作春秋於周德之衰有其理則有其事體用一原也有其事則有其理顯微無閒也由辭以達理因理以見事天下之變故盡矣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此理此心未嘗外於語言文字閒也河洛二程紫陽朱子續正學於千載之上易禮詩書俱著訓辭獨於是經未聞著釋中吳王元杰子英氏家世業儒有志經學考求易經本義詩傳訓辭禮經制度四書集注集義語錄紫陽宗旨凡釋經引證之言師

友講明之論其有發明春秋之旨者具載本經證以胡氏釋詞目曰春秋讖義旁搜取證竭慮窮思甫及成書幾二十載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知聖經賢傳並行而不悖矣若夫天人相與之言古今事物之變微辭奥義何敢仰窺聖人之精微其餘尊君父之大倫正人心之大義典章法度之正是非善惡之公舉而措之未必無涓埃之助云爾

黃虞稷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閒領薦值兵興不復仕教授於鄉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

鄭氏玉春秋經傳闕疑

三十卷

存

玉自序曰嗚呼夫子集羣聖之大成春秋見夫子之大用蓋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於事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其於人也可以褒則褒可以貶則貶其爲綱也則尊王而賤霸內夏而外夷其爲目也則因講信修睦救災恤患之事而爲朝覲聘問會盟侵伐之文其主意也則在於誅亂臣討賊子其成功也則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撥亂世反之正損益四代之制著爲不刊之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之者知其與天爲一罪之者罪其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又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易詩書言其理春秋載其事有易詩書而無春秋則皆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者堯舜禹湯之治可復昧之者桀紂幽厲之禍立至有天下國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爲天下國家也哉然在當時游夏已不能贊一辭至於三家之傳左氏雖若詳於事其失也誣公穀雖或明於理其失也鄙及觀其著作之意則若故爲異同之辭而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說兩漢專門名家之學則又泥於災祥徵應而不知經之大用唐宋諸儒人自爲說家自爲書紛如聚訟互有得失程子雖得經之本旨惜無全書朱子閒論事之是非又無著述爲今之計宜博采諸儒之論發明聖人之旨經有殘缺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謬則稽諸經以證其謬使經之大旨粲然復明於世昭百王之大法開萬世之太平然後足以盡斯經之用而某也非其人也閒不自揆書因朱子通鑑綱目之例以經爲綱大字揭之於上復以傳爲目而小字疏之於下敘事則專於左氏而附以公穀合於經者則取之立論則先於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強爲訓解傳有不同無所考據則寧兩存之而不敢妄爲去取至於誅討之事尤不敢輕信傳文曲爲附會必欲獄得其情事得其實則以經之所作由於斯也其他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固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也聖人之經辭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滋久殘闕惟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強通其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豈無可明之義朱子謂起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解固有當闕之疑某之爲是書也折衷二說而爲之義例所以辭語重複不避繁蕪者蓋以常人之心窺測聖人之意反覆推明猶懼不得其旨也況敢吝於言乎然亦姑以便檢閱備遺忘而已非敢謂明經旨傳後世也觀者幸恕其僭焉

徐尊生曰讀春秋集傳闕疑序知先生所以著述之意甚公且平只闕疑二字可見已自過人世儒說春秋其病皆在不能闕疑而欲鑿空杜撰是以說愈巧而聖人之心愈不可見也

裔孫瓛文後序曰闕疑者先世祖師山公所集也公覃思理學發明經旨於春秋有闕疑於易有附注從徒數百教化大行至正中徵爲翰林待制至上都遇疾而還時四方大亂我太祖起兵淮左自稱吳公丁酉秋命鄧愈取徽州明年強致先生從政弗屈臨卒以闕疑屬門人王友直播行之而不克荷又遭族氏內相搆怨其書日晦雖有達者亦不爲意嗚呼豐城之劍非雷煥不能知荊山之璞遇卞和而後爲寶自公至今二百餘年始一見之家居不啻如獲拱璧然遺亡數卷搜求半載偶於宗人笥中得錄爲全書然亦難矣顧以傳寫脫誤字意舛訛文也不肖嘗竊病之趨庭之暇參互考正求合義焉或難曰春秋於宗國率多婉辭今子先哲纂是書也將以繼往開來而是非無隱得無戾乎予曰不然春秋褒貶之書也尊王賤霸歸於中道耳所以經明大義傳闡幽微若夫襲陋承訛膠於偏見致經本旨鬱然弗彰其咎滋甚且伸臆說以害公議回德以誤後人爲有識者所詆又何以揄揚先烈而垂法將來難者唯唯而退於是歷敘此書顯晦之迹以見繼述之艱云

陸元輔曰春秋闕疑師山集羣儒之說而略參己意爲之予嘗得鈔本於張庶常溥家凡十四冊板心有師山書院四字因久客京師家人移居失去至今思之如喪良朋也

李氏廉春秋諸傳會通

二十四卷 萬曆書目二十卷

存

廉自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疎公穀義精而事略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爲主陸氏纂集已爲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發明奧義眞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案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餘諸家之緒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予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竊觀近來書肆所刊此經類傳所多或源委之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揣謭陋盡取諸傳會萃成編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非敢與學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豐城揭恭乃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成功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重也姑識於篇端與我同志尙加訂正焉

梁寅曰安成李君廉行簡舉於鄉以春秋冠江西之士及再舉遂登進士第授豫章郡錄事

楊士奇曰春秋會通二十四卷予家所藏者分爲四冊吾郡安福李廉先生所輯先生字行簡元至正壬午以是經舉擢陳祖仁榜第三甲進士官至贛州路信豐縣尹後遇寇亂戰敗守節死江西行省上其事屬南北道梗不能達故當時旌褒之澤不及國朝修元史時先生相知者無在當路有司又不知采錄以聞故不得列諸史傳於是世之知先生益少矣夫士君子所爲求安於其心而已豈計其在外者然先賢後學所取正也曷可泯而弗著哉今世所傳先生死事者見於元江西廉訪使趙淮求贈謚咨文予近得於翰林庶吉士周忱家籍錄置此書之後使後之學者知先生於春秋不徒能明之蓋煒然於科目有光也

張萱曰元至正閒廬陵李廉編先左氏次公穀次杜氏何氏范氏次疏義總之以胡氏爲主而陳氏之後傳張氏之集傳皆並列之

王氏莊春秋釋疑

佚

朱善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其辭嚴其義精當時高第若游夏之徒尙不能贊一辭況去聖旣遠公穀左氏互有得失專門之學各尊所聞而不能以相通甲是乙非紛如聚訟學者莫知適從非夫博雅君子卓然遠識者孰能會衆說而一之哉惟南昌守王侯莊當昔未仕之時潛心是書聖經賢傳靡不通貫乃取諸家之說反覆尋究參互考訂設爲問答以釋羣疑袪衆惑閒嘗出以示予伏而讀之若網之在綱粲然有條而不紊若珠之在貫繹乎相屬而無閒可謂明白簡要者矣侯因請予序諸卷端予惟昔殷侍御注公羊春秋旣成而以序文屬諸韓子韓子之學不可謂不博矣而猶自視歉然願得先執經以傳所學然後秉筆以序其注其不敢苟也如此若善者孤陋草疎雖嘗習讀然於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法褒善貶惡之微旨則茫乎其未有聞也雖欲掛名卷端自託不朽得無犯不韙之罪歟然近年以來經學寥寥學者無所師承是編若出使諸生習而通之豈不足以辨疑解惑開發聰明故承侯之命不復辭謹識之卷端俾習是經者得而覽焉庶亦知趨向取舍之正云

曹氏元博左氏本末

未見

楊維楨序曰左邱明受經於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爲聖經之案後之傳左氏者有鐸椒嘗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是又有功於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矣至漢張蒼賈誼復傳左氏河閒王進於武帝至成帝時劉歆校祕書見而好之始立左氏春秋和帝時遂立其學而左傳大著又其後晉杜預復表章之而傳有注釋夫左氏爲聖門弟子又身爲國史纂記本末考索惟精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爲之統緒故止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作也雲閒曹元博氏復案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爲左氏敘事本末若干卷類之精討之審以惠學者之觀覽其用心亦勤矣論者以左氏作傳爲仲尼素臣杜征南作注爲左氏順臣非忠臣今元博序其本末抑爲左氏順臣乎忠臣乎蓋左氏之失工於言而拙於理好以成敗論人妖祥計事往往馭過於誣元博旣序其本傳復能權衡其是非合乎筆削之大義是又變而知其惡謂爲邱明之忠臣也豈不偉哉元博尙以吾

言勉諸

魏氏德剛春秋左氏傳類編

未見

楊維楨序曰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先經而始事後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見褒貶白也然考經者欲於寸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繙閱之厭於是類編者出焉鉅鹿魏生德剛初授春秋經學於應君之邵應君歿又執經於吾吾於三傳有所考索必生焉是資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貫穿者每一事各爲始終而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昔鐸椒虞卿輩各作左氏鈔撮其書蓋約言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之是編豈鈔撮可以較小大哉予念其用功之勤俾繕寫成帙傳於同門之士生且求言以爲序予於春秋諸家有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未敢傳於世也蓋經有不待傳而明者有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袪其蔽而後聖人之經如日月之杲杲焉故協於經者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而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生尚以予言有以定是於傳家經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生勉之哉

陳氏植春秋玉鑰匙

一卷

存

黃虞稷曰永豐人元李齊榜進士官翰林待制

陳氏大倫春秋手鏡

佚

紹興府志陳大倫字彥理諸暨人學於吳淵穎絕意仕進以教授爲業

魯氏真春秋案斷

佚

楊氏維楨春秋定是錄或作春秋大意

未見

維楨自序曰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盲而袪蔽則亦不能不假於詞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目者袪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杲杲矣予怪三家既有蔽焉而諸子又於其蔽者析宗而植黨爭角是非不異訟牒使求經者必由傳而求傳者又必由諸子是非紛紛莫適所從經之杲杲者晦矣世之君子既晦於求經復於諸子求異其說是添訟於紛爭之中惡物蔽目而又自投以翳者也維楨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各氏謹會諸儒之說而輒自去取之爲定是錄說協於經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與奪千載之是非何僭曰甚亦從其杲杲者決之焉耳後之君子儻以錄猶未是敢改而正諸豈敢諱乎

左氏君子議

未見

春秋胡傳補正

未見

王氏相春秋主意

十卷

佚

劉三吾表墓曰相字吾素吉水人元延祐中宋本榜進士以吳當余闕薦官國子助教尋擢翰林修撰兼國史編修官

魯氏淵春秋節傳

佚

浙江通志魯淵字道源淳安人至正辛卯舉進士爲華亭丞入明聘不起學者稱岐山先生

蔡氏深春秋纂

十卷

佚

黃虞稷曰深字淵仲江西樂平人元徽州路學教授明初陶安薦其學以老疾辭不赴

張氏失名春秋經說

佚

張以寧序曰詩有序乎古無有也春秋有傳乎古無有也曷爲無有也詩有序春秋有傳則定於一矣四詩三傳何其言人人若是殊乎古者詩以誦不以讀以聲不以文義其無序故也史記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十六年壬戌孔子卒春秋者聖人晚年之書乎定哀之際多微辭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當其

時傳宜未之有也當其時未之有則傳之者後之人也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天地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說經顧任傳而疑經噫其亦惑矣由唐宋以來能不惑乎傳而尊經者啖趙孫劉歐陽發其端河南邵子徽國朱文公闡其微至我朝草廬吳文正之纂言集而大之今參政大梁張先生之經說翼而備之而後聖人之心庶其白乎且聖人之作春秋豈徒託之空言將以見諸行事撥亂世反之正耳先生雖進而易退其仕也以道其言於當世一皆深明治亂之源欲爲國家建萬世不拔之基君子以爲深知春秋善學孔子以寧忝以是經第有司而用世實甚迂恐終湮沒而無聞也讀先生之書惕然愧以思惟當棄去微官以相從畢力於羣經庶其可以附所見而或有傳乎

陳氏失名春秋類編傳集

佚

吳澂序曰析輪輿蓋軫而求車然後有以識完車之體指棟梁桷宲而求室然後有以識全室之功車室非有假於分而求其所以爲完車全室不若是其詳不可也子朱子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是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嶽徙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專一曲之見惡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進賢陳君某示予所著春秋類編析經以主傳分傳以屬經創意廣例論類纍然蓋有得於子朱子之教者也春秋非有假分合於人也如是而求之庶幾有以得其全耳夫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所以合比事所以析不知比事是舍輪輿蓋軫而言車離棟梁桷宲而求室也知比事而不知屬辭則車與室其亡矧於化工山嶽乎何有陳君其有以識是乎夫極其精所以盡其大也不盡其大無以得其全體陳君其有以識是矣

費氏春秋歸

佚

按貢師泰有題費秀才所著春秋歸詩云雲滿青山雪滿頭一生辛苦著春秋抱書不向公車獻遣使須煩謁者求翁子行年當富貴虞卿終老豈窮愁玉杯繁露應非舊更

請先生爲校讐今其書不復可得幷名字亦無攷矣

亡名氏春秋通天竅

一卷

未見

春秋透天關

二卷

未見

按葉氏菉竹堂目有之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一

趙氏汸春秋集傳
十五卷
存

汸自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而孔子卒當時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孟氏而已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而制作之原也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左氏有見於史故常主史以釋經公羊穀梁有見於經故據經以生義後世舍三傳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夫人在位書卒六曰公嫁女爲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爲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於策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九曰雖霸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爲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類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恆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而存異公行不書致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而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霸者興中國無霸而吳楚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恆稱則稱人五曰謹內外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興以攘卻爲功然則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於蜀盟於宋會於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一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

益猶曰史氏恆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恆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恆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恆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過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辨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汸自早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爲善也於是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二傳及諸家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覆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燦然各有條理洊經離亂深恐失墜乃輯錄爲書以謂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爲之補注欲學者必以考事爲先其文與義則二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眞者皆傳以己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意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倪尚誼後序曰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稾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歲成編既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稾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歲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疾疢難危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尚誼受教門牆頗久獲窺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嘗俾其校讐編抄閒有千慮一得先生不以其愚妄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破聚訟未決之疑而發千載不傳之祕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成書所幸初稾具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誼愚暗然執經有年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十八年訖於獲麟幷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輒加校定其全書有訛誤疎遺者就用考正庶幾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略相因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說特施隱括而已初未敢以臆見傳會其閒也謹遵治命分爲一十五卷既脫稾藏之東山精舍以俟君子修飾焉

汪元錫後序曰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注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惟集傳無聞弘治閒嘗先生嘗偏求不獲正德戊辰子偶知是書藏於程文富氏屢借抄不獲嘉靖戊子提學御史東阿劉君按徽下令求是書予語有司就文富氏索之而後是書始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耶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宮休邑劉判簿時濟恐其抄錄日久不免魯魚亥豕之譌屬夏司訓鏜重加校正捐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於世嗚呼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丁季世有德無位於是假魯史以修經褒善貶惡垂法萬世東山先生聖人之徒也慣元之亂甚於春秋槩居東山集傳諸書之作固吾夫子修經之意也先生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十有餘年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齊夾谷却萊兵之時也先生其善學夫子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生之文者知其問學不在宋潛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平生慷慨大節亦且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郡人恨生也晚不得供灑掃之役判簿君以刻書之故相諗遂不辭而爲之序

春秋屬辭

十五卷

存

汸自序曰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於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

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息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高弟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旨亂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雖博覽遺文略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不書發義啖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爲多庶幾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者可謂知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者此五經微旨所以闇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謂之虛辭夫文義雖通而不合於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周氏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辨此制作之本意也微言既絶教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爲譏刺自譏刺而爲褒貶自褒貶而爲賞罰厭其深刻者又爲實錄之說以矯之而先王經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豈不然哉閑嘗竊用其法以求之而得筆削之大凡有八蓋制作之原也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蓋有有筆而無削者以爲猶魯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然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盡其義者於是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别爲類者曰辨名實曰謹華裔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四曰辨名實之際其五曰謹內外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內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文然特筆亦不過數簡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議而弗辨者也雖然使非是經有孔門遺教則亦何以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哉乃離經辨類析類爲凡發其隱蔽辨而釋之爲八篇曰春秋屬辭將使學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人經世之義可言矣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訂其說哉

宋濂序曰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修之遂爲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爲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明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麤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爲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爲之注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惟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祕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爲己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爲本嘗語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注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日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别義例立爲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爲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概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於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萃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恆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牵合條類譁然自以

爲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絶倫之識不足以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不爲不久卒眩衆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閒濂何足以知春秋閒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子常姓趙氏名汸歙休寧人隱居東山雖疾病不忘著書四方學子尊之爲東山先生

卓爾康曰子常集傳屬辭文贍事核體大思精眞可謂集春秋之大成成一經之鉅製矣中閒亦有穿鑿稍過瑣屑難名而日月諸義尤無是理然白璧微瑕不足玷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十卷

存

汸自序曰黄先生論春秋學以左邱明杜元凱爲主所謂魯史遺法既於左氏傳注中得之而筆削微旨殊未能潛窺其罅隙後思禮記經解始悟春秋之學只是屬辭比事法公穀所發書不書之義陳止齋因之以考左傳正是暗合此法故其筆削義例獨有根據所可惜者偏於公穀與杜元凱正是合得一邊乃以陳合杜舉經正史以章指附入左傳集解中屬辭比事以考之今屬辭書中八體由此得其六七後考日月之法傳中事實鉅細往往脗合爲益甚多其他傅會處與凡例之謬爲先儒所攻者幷論之然前輩知左氏義例之背謬而不知其事實之可據知後傳論世變之可取而不知其以書法解經在三傳後獨能發筆削之權此補注所以不能已也

春秋師說

三卷

存

汸序曰黄先生所著經說曰六經辨釋補注曰翼經罪言曰經學復古樞要等凡十餘書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條其篇目雖殊而反覆辨難使人致思以求失傳之旨則一而已蓋先生中歲嘗爲易春秋二經作傳既又以去古益遠典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傅會故必積誠研精有所契悟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眞若所得未完而亟爲成書恐蹈前人故轍遂閣筆不續務爲覃思久之乃稍出諸經說以示學者欲其各以所示疑義反求諸經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塗轍既正戸庭不差而學者日衆則何患乎經旨之不大明也嗚呼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士者如此吾黨小子其可匆勉乎汸自弱冠卽往拜先生於九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學易春秋致思之要具有端緒而顓愚不敏往來館下數歲無千慮之一得焉既而於春秋大旨一旦若發蒙蔽急往請益比至則先生捐館矣乃卽前諸書中取凡爲春秋說者參以平日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爲十有一篇分三卷題曰春秋師說汸誠愚不敏其敢自晝於斯慨思微言蓋將沒身而已歲至正戊子八月　又自述曰黄先生於春秋只令熟讀三傳於三傳內自有向上工夫謂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自伯禽至魯國亡之春秋史官相承之法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隱公元年至獲麟之春秋聖人之法也先生旣捐館春秋微言頗有可思乃摭取諸書中說春秋處參以所聞輯爲春秋師說三卷

李騰鵬曰子常受業於黄楚望作春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左氏補注春秋師說以爲學者用力之階

金居敬總序曰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辭十五卷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皆居敬所校定始資中黄先生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教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苟非其人雖問弗答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文正公獨敬異焉趙先生始就外傳受四書卽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知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黄先生東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公夏公殊不謂然乃爲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爲學本末甚悉久之先生復念黄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黄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公教授洪都先生再往見焉

夏公問易象春秋書法何如先生以所聞對夏公猶以枉用心力爲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羲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索考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雍郡虞公公與黄先生有世契一見首問黄公起居先生聞曰爲言黄先生著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私試請題虞公卽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子立教所以異同先生識其意卽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聖經及纂朱子去短集長之說虞公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貢公賦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爲四書日録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悉擿其新意極論得失貢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絶不與人談嘗以爲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横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注所由作也既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爲春秋傳又恐學者梏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爲表裏而春秋本旨煥然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黄先生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惜乎書成而黄先生與諸公皆謝世久矣雖然習實生常雖賢者不能自免黄先生力排衆說創爲復古之論使人思而得之其見卓矣使非先生蚤有立志公聽並觀潛思默識自任不回則亦豈能卒就其業也哉當先生避地古朗山時居敝與妻姪倪尙誼實從山在星谿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絶故雖疾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因得竊聞纂述之意與先難後獲之由乃備述其說於末簡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說先生嘗以質諸虞公虞公復以得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契先天内外之旨而後天上下經卦序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以八卦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上無徵於羲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彖象之辭則猶有未愜者及春秋本旨既明乃悟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爲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黄先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故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狀附於師說之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感發云爾

錢謙益曰子常於春秋發明師說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當爲本朝儒林第一

春秋金鎖匙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二

汪氏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

三十卷

存

虞集序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譏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尙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無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淸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於典禮書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奸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於浙省其歸業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敘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

汪澤民序曰仲尼假魯史寓王法春秋之義立矣然聖人之志有非賢者所能盡知是以三家之傳有時而戾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亦多矣非聖人從而筆削則綱常之道或幾乎熄託之空言可乎游夏深知夫子之志而未嘗措一辭孟子發明宗旨辭簡而要左氏考事雖精闇於大義公穀疎於考事義則甚精胡氏撫三家之長而斷之以理漢唐諸儒輿論蓋深有取間若有未底於盡善者豈猶俟於後之人與吾宗德輔年妙而志強學優而識敏潛心經傳書各爲書於是偏取諸說之可以發明胡氏者疏以成編觀其取舍之嚴根究之極亦精於治經者歟予嘗病世之學者勦襲僞矜新奇竊附於作者之列奚可哉德輔學有原委而纂集之志欲羽翼乎經傳可尙也

克寬自序曰謹按春秋傳注無慮數十百家至於程子始求天理於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如日星微辭奧旨瞭然若昕諸掌胡文定公又推廣程子之說著書十餘萬言然後聖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於後世愚嘗佩服過庭之訓自幼誦習至治壬戌從先師可堂吳先生受業於浮梁之學宮朝夕玩繹若有得焉顧每自病謏見寡聞而於類例之始終證據之本末莫能融貫而旁通之乃元統甲戌教授郡齋講肄之暇因閱諸家傳注採撫精語疏於其下日積月羨會萃成編非敢以示同志蓋以私備遺忘云爾至元丁丑嘗求訂定於宗公叔志先生以爲足以羽翼乎經傳畀之序引明年值[illegible]攸之變斷簡煨燼漫不復存越三年辛巳搜輯舊聞往正是於邵菴虞先生頗加奬勵并題卷端克寬自揆淺陋奚敢會窺聖經賢傳之萬一然詳註諸國紀年謚號而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而可求聖筆之眞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闕遺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庶幾初學者得之不待偏考羣書而辭義燦然亦不爲無助也

吳國英序曰國英嘗從環谷先生受讀春秋於郡齋先生手編胡氏傳纂疏雖一以胡氏爲主而凡三傳註疏之要語暨諸儒傳注之精義悉附著之目胡傳博極羣經子史非博洽者不能知其援據之所自與音讀之所當先生詳究精考一一附注於是讀是經者不惟足以知胡氏作傳之意而且溯流尋源亦可識聖人作經之大旨矣書甫成編國英宦遊四方越十五年始睹同志鈔謄善本而建安劉君叔簡將鋟諸梓以廣其傳則不惟諸生獲春秋經學之階梯而凡學者開卷之餘不待旁通遠證事義咸在是則先

生纂疏之述有功於遺經而有助於後學豈曰小補之哉

楊士奇曰春秋胡傳纂疏三十卷元新安汪克寬輯萃左氏公穀之外漢以下儒者說春秋甚多惟伊川程子爲得聖人之旨惟胡文定公實傳程子之學朱子曰文定春秋明天理正人心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故近世治春秋者兼主左氏公穀文定四家三傳書有注疏此書專主胡傳云

陳霆曰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有春秋纂疏左傳分紀等書然其說春秋頗亦可議魯君卜郊其言曰考之春秋實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傳之卜在四月則是魯之郊止於祈穀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禮冬至爲大報天孟春爲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可證春秋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其四月乃夏之二月也以是而論則實成定哀之郊正爲冬至之報天而傳之用四月乃爲入春而祈穀借曰春秋行夏之時謂正月四月之郊爲祈穀似也然魯獨有祈而無報於理安乎是雖苟欲爲魯避大報之僭然爲說窒礙矣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說曰嘗以物成而薦新周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夏二烝則謂春秋常祭不書書必有譏如桓公八年春夏兩以烝書者譏其不時而且瀆如桓十四年書本得時矣然因御廩災越四日乙亥而嘗譏以災餘而祭爲不敬也夫桓一嘗也既以爲非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爲夏時嘗之八月又目爲周正跡其先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雖以自信吾未見其可也

春秋諸傳提要

佚

左傳分紀

佚

春秋作義要訣

一卷

未見

梁氏寅春秋攷義

十卷

未見

寅自述曰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惟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攷義

戴氏良春秋三傳纂玄 詩作春秋經傳攷

三十二卷

未見

趙友同作志曰先生諱良字叔能其先杜陵遷婺之浦江爲月泉書院山長至正辛丑以薦擢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洪武壬戌以禮幣徵至京師召見留會同館上欲用先生以老病固辭頗忤旨待罪久之卒於寓舍有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藏於家

良自序曰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辭尚然而況於學乎況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閒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奧旨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邪傳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者左氏之功爲多然而義例宗旨文出於筮祝卜夢之閒讖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戲之語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蚤歲受讀即嘗有病於斯尋繹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掇其要疏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既得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立其語然後隨文觀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復本文之舊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閒乎雖然亦將藏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自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世予亦安敢有所取舍其閒以爲是經之蠹哉

劉氏烝之春秋本旨

佚

烝之自述曰春秋時列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弒逆也而書曰趙盾弒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弒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爲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書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迹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

曰知我者在是罪我者在是亦聖人之謙詞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大較說春秋者其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鍛鍊之益深也已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此予也此奪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冀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其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暴其繆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

邵遠平曰清江劉永之仲脩治春秋學洪武中以戍卒其與梁孟敬講春秋一書可謂持平之論

朱氏右春秋傳類編

佚

右自序曰愚讀春秋三傳國語愛其文煥然有倫理該而事核粲漢以下無加焉因采撫其尤粹者得若干卷題曰春秋傳類編而爲之序曰圖書出而人文宣光嶽分而人材降是人材者人文之所寄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亦謂是也夫自周室既東聖賢道否孔孟之教不行於天下春秋戰國之際功利日興權謀是尚固不足以上窺天人之奧而布其致君澤民之心矣幸而天理不泯斯文未墜經生學士羈織韋絶不無人焉求其能輔翼聖經垂刑世範者愚於左氏公羊穀梁氏而深有望也雖然三傳國語之文不能無辨左氏則無閒然矣國語之書前輩亦未定爲何人詳其詞氣要非左氏之筆蓋亦倣左氏而自爲一家者世以爲春秋外傳得無意乎公羊穀梁爲經而作典禮詳實詞旨簡嚴有非他能言之士可及也愚試評之譬之良工之論水與木也藝有專精則所就有深淺然自心巧發之則各得其一端之妙左氏之文煥然有章小大成紋猶水之波瀾也縱橫敷駁英華暢發猶木之滋榮也公穀之文源委有自振脈分明猶水之淵泉也根據得實柯條森挺猶木之支幹也要之論者雖意匠所得不同然其心術之微神巧之妙變化無窮皆工之良而無迹之可指也若國語則未免有迹矣既未足以翼春秋之經不過戰國閑能言之士太史公頗采其說因附於編俾學者知作文立言之有法也語云文勝質則史是編也亦史氏之宗匠文章之筌蹄歟

謝鐸曰春秋類編朱右著今亡

徐氏尊生春秋論

一卷

未見

嚴州府志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洪武初召議禮與修元史日曆授以官辭後爲翰林應奉

王氏廉春秋左氏鉤玄

未見

張氏宣春秋胡氏傳標注

未見

黄虞稷曰宣字藻仲江陰人其書明初與四書點本並刊於江陰縣學

胡氏翰春秋集義

佚

陸元輔曰仲申及登許文懿公之門其文見稱於黄文獻柳文肅有勸之仕者輒辭避地南雄山中著書自樂高皇聘授衢州教授尋纂修元史賜白金文綺以歸著有春秋集義

熊氏釗春秋啓鑰

佚

黄虞稷曰釗字伯昭進賢人領元鄉薦洪武中薦入校書會同館

滕氏克恭春秋要旨

佚

開封府志滕克恭字安卿祥符人登元進士第累官集賢館學士洪武初兩聘爲河南鄉試考官壽百餘歲

王氏受益春秋集說

佚

王鈍志墓曰先生諱受益字子謙紹興山陰人受春秋於楊先生澄原元至正壬寅中浙江鄉試省臣版授仁和縣學教諭病春秋傳註多而局於事例聖人作經之旨因以不明乃取汪克寬纂疏

李廉曾通程端學本義三傳折衷其是非務在明經不爲科舉道地名之曰春秋集說凡五十餘萬言復病其言之多而學者不能悉記欲定從簡未竟故不及行於世洪武八年舉本縣學教諭歷翼縣陜三州學正官止國子助教

傅氏藻等春秋本末

三十卷

存

實錄洪武十一年五月癸酉命東閣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閏月乙酉書成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藻等纂録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事之終始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宋濂序曰洪武十一年夏五月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見焉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眉人程公說所述有年表世譜各譜世本附錄等類頗失之繁但依世本次第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內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爲親其霸視齊爲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地醜德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陳秦獨後異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於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文學臣傅藻等承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次序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霸者之下若重複者則削之訓詁以杜預爲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旨而後定繕寫爲三十卷自春和門投進皇上閱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末勑內官刊梓禁中以傳示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爲之節防斷例則斟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重輕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乎春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知事天之誠天衷以之而昭民彝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之教也然其書法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如涉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欽惟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春秋今命宮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殆以人文化成天下也欽惟皇上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於四海是心也天地之心也臣幸生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慶忭之至輒忘疏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正無訛者翰林典籍臣劉仲質國子助教臣儲惟德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臣朱孟辯臣宋璲臣桂愼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

楊士奇曰春秋仲尼因魯史之舊筆削之以著法戒春秋本末我太祖高皇帝命儒臣因仲尼之舊彙萃之以便覽觀義例甚精皆聖制也刻板在太學余家所藏二十冊得於廬陵晏彥文

高氏允憲楊氏[illegible]春秋書法大旨

一卷

未見

張萱曰洪武中國子博士高允憲助教楊磐奉旨編修因聖經以考三傳依啖趙纂例分類刪繁節要凡二十二則

劉氏基春秋明經

四卷

佚

錢謙益曰基字伯溫青田人元至順癸酉明經登進士第累仕皆投劾去太祖定婺州規取處州石抹宜孫聘制處州爲其院經歷宜孫敗走歸青田山中孫炎奉上命鈞致之乃詣金陵後以佐命功官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正德中追諡文成

張氏以寧春秋胡傳辨疑或作論斷

三卷

佚

錢謙益曰以寧少以春秋登第作春秋胡氏傳辨疑最爲辨博而春王正月考未就洪武二年夏卒業於安南之寓館書成逾月而卒

楊氏昇春秋正義

佚

楊士奇志墓曰杭有君子曰楊孟潛諱昇洪武丙子以春秋選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教諭星子縣陞邵武府學教授調徽州以子寧貴累贈至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

李氏衡春秋集說

萬曆重編內閣書目三冊

未見

江西通志李衡字元成崇仁人洪武初本學訓導
張萱曰洪武中臨川李衡著其說宗吳艸廬參以李廉會通汪德
輔纂疏凡五十餘家

包氏文舉春秋微意發端
佚
括蒼彙紀文舉字仕登松陽人洪武中聘授國子助教歷齊府長
史

石氏光霽春秋書法鈎玄
四卷
存
光霽發凡云是編書法大抵分屬五禮蓋以春秋一經往往因失
禮而書以示褒貶出乎禮則入乎春秋也五禮括未盡者別爲雜
書法以冠乎首餘則皆以吉凶軍賓嘉別其類庶幾屬辭比事是
非易知也猶慮初學未悉五禮條目復載周禮經注使知其概云
亡名子序曰春秋魯史之名也寓褒貶於筆削則聖人也鳳不至
圖不出聖人知其道終不行於當時以誅賞之大權託之魯史立
萬世之常經其慮遠其志深而旨則微矣今去聖人遠矣自邱明
而下傳者衆矣傳者衆則見有是非言有得失而筆削之旨益晦
矣此鈎玄之所以作也鈎玄者石氏仲濂之所輯也仲濂以啖氏
趙氏之纂例詳於經而於傳意則或略以纂疏會通之書備於傳
而於屬辭比事之意或未盡乃損益其所未備者類書而朱書以
紀其數復表程朱之格言或閒附以己意以補其不足筆削之大
旨可得矣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者或事同而書不同或書同
而事不同或因事直書或婉詞以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
一辭而出於聖筆也寓褒貶豈聖人之私哉天下之公也欲萬世
之下人皆知之則亂賊懼是春秋非魯史之舊文而皆寓乎聖人
之筆削鈎玄又所以發筆削之遺旨使後之人易知者也仲濂之
用功亦勤而志亦切矣予見其書成之不易故亟歎賞而述其纂
輯之意於乎後世必有好之者矣
黃虞稷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寧弟子洪武十三年以薦爲
國子監學正陞春秋博士

張氏洪春秋說約
十二卷
佚

瞿氏佑春秋貫珠
佚
李騰鵬曰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爲宜陽臨安儒學教諭遷國
子助教擢周府長史致仕

金氏居敬春秋五論
佚
黃虞稷曰字元忠休寧人從朱升趙汸學凡二家著述多其校正

張氏復春秋中的
一卷
佚
嚴州府志張復字明善淳安人司訓郡庠學者稱爲書隱先生

方氏孝孺春秋諸君子贊
一卷
存
孝孺自序曰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
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
道者不敢取自石碏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按正學先生所贊一十五人石碏季梁臧僖伯公子友叔
肸劉康公范文子子臧臧文仲祁奚魏絳孟獻子季札子
皮子家羈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九

經義考卷二百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三

胡氏廣等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

存

吳任臣曰永樂中勅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陳用陳燧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章敞楊勉周忱吾紳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其實全襲纂疏成書雖奉勅纂修而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要天下後世詎可欺乎

金氏幼孜春秋直指

三十卷

佚

春秋要旨

三卷

佚

黃虞稷曰幼孜為翰林侍講侍仁宗於東宮令纂十二公事為要旨以進

胡氏直春秋提綱

佚

黃虞稷曰直字敬方吉水人由貢入太學中永樂元年甲申鄉試六館多師之稱西澗先生

李氏萱春秋啓蒙

佚

高層雲曰萱字存愛華亭人永樂間鄉進士錢學士溥師事之

陳氏嵩春秋名例

佚

黃虞稷曰嵩字伯高寧海人年十五縣辟為吏嵩上書縣令請為生員永樂中以國子監生纂修文淵閣

郭氏恕春秋宗傳

佚

廣平府志郭恕字安仁雞澤人永樂甲午舉人歷官山西布政使參議

馮氏厚春秋卑論

佚

黃虞稷曰厚字亘載慈谿人舉明經官淮府長史與李伯璵同編文翰類選大成學者稱坦菴先生

馬氏駙春秋探微

十四卷

存

按是書鈔本無序其首卷書名曰揚州府學生員馬駙未詳時代

李氏奈春秋管闚

佚

春秋王霸總論

佚

黃虞稷曰蒙陰人宣德丁未進士陝西右參議

劉氏祥春秋口義

佚

黃虞稷曰清江人宣德己酉舉人翰林院檢討

劉氏賀春秋集錄

十五卷

存

實自序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其道皆本諸天故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不過奉若天道而已非有所爲而爲也霸者則假此以行其私雖不能謂無功於時然皆有所爲而爲而非本諸天者也蓋至是時天理民彝或幾乎熄矣孔子假魯史而筆削之以寓王法以抑霸功以存中國之體復先王之治如斯焉耳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迹其二百四十二年之閒自日用彝倫之外大而天地四時微而昆蟲草木靡所不及噫非聖人其孰能修之故君子謂是書爲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有志者鹹不可以不學也自有是經以來釋之者衆其閒諸說亦云備矣但未有會而一之者胡氏之宏綱大領非不正也惜乎其爲有宋高宗告而非爲學者設則其於聖經筆削之旨豈能一一而盡之哉實不自揆輒取諸儒之說會輯成篇因名之曰集錄以便初學而非敢謂有所發明也

陸元輔曰實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南雄知府

饒氏秉鑑春秋會傳

十五卷　提要一卷

存

秉鑑自序曰春秋說者不一然得其事實之詳莫若左氏得其筆削之旨莫若胡氏左氏事之案也所紀多出舊史雖序事或泛然本末詳略夫豈無所據哉胡氏經之斷也所論多主公穀雖立例不一然論據於理亦豈無所見哉是以我太宗文皇帝命儒臣纂修春秋大全必以胡氏爲主而引用諸儒傳注必以左氏爲先蓋有由矣第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而泛切之有不同胡氏或引其事而斷其義或斷其義而不書其事而詳略之有不一矧二傳各爲一書似不相合故學者未易得其旨也予讀是經有年乃忘其固陋竊取二傳合而編之於其詞泛而易重者則依廬陵李氏會通以少裁之詞略而未備者則取公羊穀梁傳義以少補之然後案與斷相合事與理俱明而一經之旨不待他求而得於此矣因目之曰春秋會傳雖曰沿經引注非有所補益然初學之者得少便於講習不亦淺之爲助者與

何喬新志墓曰先生諱秉鑑字憲章世家廣昌麟角里初從監察御史聶宗尹受春秋又從教諭羅璿受尚書正統甲子領江西鄉薦兩試禮部俱名在乙榜景泰三年除肇慶府同知遷知廉州府歸建雯峯書院與修撰羅應魁講學其閒著有春秋提要春秋會傳傳於世

葉氏萱春秋義

佚

陸元輔曰葉萱字廷獻華亭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布政使

郭氏登春秋左傳直解

十二卷

未見

錢謙益曰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土木之難以都督僉事守大同也先部擁上皇至城下登陳謝卻之景泰閒進封定襄伯上皇復辟謫戍甘肅成化初復爵卒贈侯謚忠武

陸元輔曰定襄以名將解左傳遠與杜武庫爭衡

黃氏仲昭讀春秋

一篇

存

袁氏顥春秋傳

三十卷

未見

包氏瑜春秋左傳

四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希賢青田人成化中浮梁教諭

王氏鏊春秋詞命

三卷

存

鏊自序曰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時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盟會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來亦皆婉而切簡而莊巽而直雖或發於感憤然猶壯而不激屈而不撓詞竊矣然且文焉遁而飾僞而恭譎而近正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予生晚而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由因彙萃其詞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

錢謙益曰鏊字濟之吳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及第自編修歷官吏部右侍郎正德元年入內閣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改武英殿致仕嘉靖初卒謚文恪

宋氏金春秋膚說

未見

黄虞稷曰佳字子美奉化人成化癸卯舉人徽府長史

羅氏昕春秋摭要

未見

廣東通志羅昕字公旦番禺人成化乙酉舉鄉薦弘治閒累遷貴州按察僉事

楊氏循吉春秋經解摘錄

一卷

佚

錢謙益曰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善病年三十有二致仕八十九自爲壙志而卒

吳氏廷舉春秋繁露節解

四卷

未見

廣西通志吳廷舉字獻臣梧州人成化丁未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邵氏寶左觿

一卷

存

寶自序曰予昔讀左傳蓋志於求經故於其辭不求甚解非不欲解也思之不得故遂已之嘗歎杜子美所謂讀書難字過者之不誣壬午夏仲暑雨連月齋居無事乃屬塾師高子明取而讀焉予隱几聽之遇難解處則稽之疏義而參諸他書縱横推度往往有得得輒呼筆記之於簡是秋讀畢敘錄成帙凡若干條疎陋之見不知與邱明之意果有得與否也名之曰左觿俾里塾藏之觿解結之具也

桑氏悅春秋集傳

未見

悅序略曰傳春秋者不一家近世多宗胡氏發明聖人褒貶之旨不爲不多但病其議論翻覆文致成章又當宋高宗南渡之時欲輸忠藎於章句之閒故於復讎處言之徵有過當有非萬世之通論悅不自揣量因取胡傳刪之擇取諸家之平順者補其闕略閒有一得之愚亦附見其中名曰春秋集傳薄宦代耕奔走南北凡十易寒暑始克成編傳總若干言爲之序以俟後之君子弘治四年三月

劉氏績春秋左傳類解

二十卷

存

曹溶曰劉氏左傳類解莆田洪珠爲之序晉藩刻之於寶賢堂

畢氏濟川春秋會同

佚

廣信府志濟川貴谿人弘治壬戌進士官翰林編修

席氏書元山春秋論

一卷

未見

姓譜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由剡城知縣累遷兵部右侍郎以議大禮陞禮部尚書加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襄

胡氏世寧春秋志疑

十八卷

未見

童氏品春秋經傳辨疑

一卷

未見

蔡氏芳春秋訓義

十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芳字茂之浙江平陽人弘治戊午舉人歷官福建鹽運司副使折衷諸傳而爲是書

許氏誥春秋意見

一卷

未見

金氏賢春秋記愚

十卷

存

顧璘曰金子潛心春秋幾二十年凡先儒傳注無不考辯而討論者故比事甚廣析義甚精其發凡指意或執經以闡義或反傳以補編或稽實以明疑或裁道以正繆陳之則皦然易見舉之則坦

然可行杜氏所謂優柔厭飫怡然理順者也其子大車所敘新義數十尤發前傳之所未發

賢自序曰昔壺遂問於司馬遷曰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遷曰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遷之言蓋本諸此夫平王東遷周室雖微而遺法尚存是以禮樂征伐猶或有自天子出者及齊桓主霸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溴梁之會羣臣主盟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陽貨作亂季斯見囚而禮樂征伐自陪臣出矣此春秋之大勢夫子之深憂而經不容以不作矣若夫誅亂臣討賊子嚴內外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臣貴王賤霸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此類是也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如齊桓違王志而會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弒于臣而書國蔡昭弒于臣而書殺晉昭徵會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裁於聖心是非不徇乎衆見程子所謂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此類是也夫其炳如日星者衆人可得而知矣其時措從宜者非深於道者孰能識之哉夫春秋感麟而作曷託始於隱公元年邪蓋以隱攝之初正雅亡之時也雅亡則王法弛矣故作春秋以寓王法使爲善者於焉而取則爲惡者於焉而知懼誠經世之大典百王之大法也故曰撥亂世而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正謂此耳或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詳於事公穀深於理而又發揮於諸儒大備於文定春秋有傳矣紀愚何爲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以盡採今夫水魚鼈生焉而漁者不能以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是以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探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之所以作也其有未盡者別爲或問於後愚也固陋淺薄安敢擬於諸傳亦以識其所得而已矣

黃虞稷曰金賢字士希江寧人弘治壬戌進士官給事中以忤劉瑾出爲大名知府徙延平請老歸書曰聖人精蘊盡於易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發成紀愚十卷

徐氏□春秋鄙見

佚

俞汝言曰豐崖徐氏海鹽人弘治甲子舉人光澤知縣

湛氏若水春秋正傳

三十七卷

存

若水自序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經識其大者也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魯史之文也謂聖人某字襃某字貶非聖人之心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夫其文則史經之謂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傳之謂也合文與事而義存乎其中矣竊取之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史之文後世之言春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而削之若然爲在其爲魯史之文哉惟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久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多相沿襲於義例之文而不知義例非聖人立公穀之屬階也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予生千載之下痛斯經之無傳諸儒又從而紛紛各以己見臆說而汩之聖人竊取之心之義遂隱而不可見於是取諸家之說而釐正焉去其穿鑿而反諸渾淪芟其繁蕪以不汩其本根不泥夫經之舊文而一證諸傳之實事聖人竊取之心似若洞然復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也名曰春秋正傳夫正傳云者正諸傳之謬而歸之正也

高簡序曰春秋正傳之作其有憂乎昔者仲尼慨道不行於天下而文武之法廢是故援魯史而直書使後之觀之者得考其善惡是非以爲永鑒其爲心固渾乎其天而皎乎其日月也乃義例興而諸傳出焉春秋之學殆若法家者流鍛鍊刻深而莫知所紀極也間有明焉者則又通諸此而彼或窒焉至於所謂進退予奪之類以爲盡由孔子害義尤甚故眉山蘇氏不得其說而強歸諸魯其亦覺乎此矣甘泉先生憂聖人之心之弗明也乃即其書法而表章之一本諸孟子正諸傳之誤兼采其長以其灑然平易之心而契之故聖人取義之志躍如於前而不可掩諸儒非不有其心也而義例拘焉或有非聖人之義者矣簡得先生所述而讀之始覺吾心豁然開朗絕無瑕翳爰與同門江都沈汝淵氏參詳讎校

而卞萊者亦先生門人遂捐貲刻之以傳

劉氏節春秋列傳

五卷

存

邱九仞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人臣之賢否得失詳矣然事以附年年以附國未及夫人爲之傳也至子長史記則稍爲之傳矣未之能詳也自是古史諸書亦踵爲之大率子長之緒餘耳獨鄭樵氏通志始爲加詳然亦未盡也况繁蕪冗穢紀載無倫或主魯史以例列國或雜寓言以淆真實甚者齊宋大國闕略無徵柳下百里之賢特以附見其繆陋可見矣今觀梅國劉公之爲是書本之左氏參之國語兼采夫先秦兩漢諸書互相考訂該括不遺凡其善可師其惡可鑒與夫一言一行之微苟可以風天下示來世者莫不昭然可指其事核其文蔚千載之下使人企跡先民若將物色旁覊而歆長存焉其著述之功真足以補史氏所未及矣

潘榛序曰列傳之體創自太史氏然春秋大夫自管晏伍胥而外無與焉他亡論矣如柳下惠臧文仲子產子文百里孤趙諸人豈卽滅於管晏者而概不爲傳得無疎乎或曰左氏傳之已詳然左氏編年爲例杜元凱以爲必原始要終優游饜飫然後爲得則亦安能使學之者盡如彼其癖也余弱冠受左氏逮強仕猶未得其要領守廬之暇得劉君所爲春秋列傳讀而心好之顧是書嚴久譌亂於是更爲繕寫梓既成進諸生而語之曰古者稱謂或以名或以字或以爵或以封邑讀者不悉心考之茫然莫解讀此傳而諸人履歷可不爽也又諸人事錯見於傳左氏每一事輒附以君子之評褒貶未歸於一讀此傳則生平畢備以定褒貶可無失也又諸國散亂無統興亡之故漫焉難考讀此傳則國之興以若而人廢以若而人其閒政治得失風俗好尙可統觀也諸生唯唯遂書之簡端

魏氏校春秋經世書

二卷

存

校自序曰春秋魯之策書也其法受之周公自伯禽撫封於魯迄於頃公而魯亡者國史舊文也斷自隱公爲始絕筆於獲麟此則孔子所修後世尊而爲經者也孔子所爲修春秋者明王不興三綱五常大壞於地是故撥亂世而反之正垂百王其名曰史其實固夫子之政經也

張氏邦奇春秋說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四

呂氏（柟）春秋說志
五卷
存

江氏（曉）春秋補傳
五卷
未見
杭州府志曉仁和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贈尚書

鍾氏（芳）春秋集要
二卷
未見

胡氏（纘宗）春秋本義
十二卷
未見

王氏（崇慶）春秋斷義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昔者吾聞諸夫子曰吾行在孝經志在春秋而孟子推廣仲尼則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吾是以知春秋聖人之心經也因史而寓吾義焉爾也然而聖人之義存乎取舍聖人之取舍存乎是非是故是非之來無恆而後吾之取舍應焉而何甞有心於其閒也如此則聖人可窺後人之鑿可戀也矣今夫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始終莫大乎冠昏喪祭弔賻殯葬交際莫大乎朝覲會同盟誓聘問內外莫大乎中國四裔閨色嚴定莫大乎禮樂征伐省谷反𥝠莫大乎時之災祥民之向背巡行莫大乎省方田狩然而莫不有先王之法在焉夫法天之理也人之紀也不可亂也理悖而紀亂人之心鈲矣吾乃今然後知仲尼之悲周也夫悲周因之於魯探其原也是故言魯所以正列國也舉列國所以劍魯也又從而參之周所以互見也爲無窮防也仲尼取舍之義微矣然而經者綱也史之文也有筆削焉傳者目也列國之事也聖人取舍之心行乎其中矣而謂字字而褒字字而貶豈所以論聖人也哉故善觀春秋者必以傳善觀傳者必以理必自平心易氣始平心易氣者必自無欲始仲尼復起必從吾言矣作春秋斷義嘉靖戊戌

楊氏（愼）春秋地名考
一卷
未見

余氏（本）春秋傳疑
一卷
未見

王氏（道）春秋億
四卷
未見

霍氏（韜）春秋解
未見

馬氏（理）春秋備義
未見

鄭氏（佐）春秋傳義
未見
黃虞稷曰佐字時夫正德甲戌進士福建右參議

舒氏（芬）春秋疑義
未見

姜氏（綱）春秋曲言
十卷
存
黃虞稷曰綱字幼章金華人正德丁丑進士工部郎中

王氏（漸逵）春秋集傳
未見

漸逵自序曰春秋者大聖人所作之經爲天下古今禮義不易之公案也而論春秋者乃有千載不決之疑二焉曰凡例也周正也凡例見於三傳漢唐宋之儒者皆從而附會之雖以胡氏猶不免焉惟朱子始破其說以爲非聖人之意而猶未明言以闢之也近得甘泉湛氏作春秋正傳乃深斥之然後凡例之說始弗信於天下周正亦起於左氏而漢唐宋之儒亦從而附會之雖以朱子猶不免焉唯唐子西僅及之而亦未得其詳也近得周文安作辨疑

集始析而三正之說猶或遺焉予謂三正之說古無是制亦無是言也求之詩書考之周禮皆曰班朔事於諸侯自此始耳非謂改元也自是而改時改月之言漸興而天地陰陽之道乖矣故子斷以周王無建子之制夏曆爲百王之書而春秋無冠月之訓自以謂足以破千載不決之疑不知博古君子以爲何如也雖然得聖人之意而出於凡例時月之閒猶相千里之馬而出於牝牡驪黃之外此又讀春秋者之所宜知也予既爲春秋古經義以其辭簡奧恐讀者晦焉暇日偏觀諸儒之論亦有精確得聖人之意者裒爲集傳俾學者一開卷而知之無事乎揣測牽強之勞庶幾明白簡易而聖人正大之情見矣

林氏希元春秋質疑

未見

季氏本春秋私考

三十六卷

存

唐順之序曰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又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與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余信也閒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流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核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

錢謙益曰近代之經學鑿空杜撰紕繆不經未有甚於季本者也本著春秋私考於惠公仲子則曰隱公之母盜殺鄭三卿則曰戍虎牢之諸侯使刺客殺之此何異於中風病鬼而世儒猶傳道之不亦悲乎傳春秋者三家杜預出而左氏幾孤行於世自韓愈之稱盧仝以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世遂盲煙謬以承譌而季氏之徒出焉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太和添丁之禍其殆高閣三傳之報與季於詩經三禮皆有書其鄙倍略同有志於經學者見卽當焚棄之勿令繆種流傳貽禍後生也

周氏臣春秋心傳

佚

陸氏釴春秋輯略

未見

黃虞稷曰鄞縣人正德辛巳第二人及第

黃氏佐續春秋明經

十二卷

未見

湯氏逸春秋易簡發明

二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潼川州人正德十四年進士除溧陽知縣父沒廬墓次遂不仕

梅氏鷟春秋指要一曰讀經律

一卷

存

胡氏居仁春秋通解

未見

袁氏祥春秋或問一作疑問

四卷

未見

子仁狀曰吾父諱祥字文瑞怡杏其別號也以大父菊泉所著春秋傳有獨得其奧而人不易明者因著春秋疑問四卷以發其微旨

李氏舜臣春秋左傳考例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孔子作春秋至矣而何說者索其言于例乎蓋方之於天苟求其故寸短則尺長此善則彼惡春秋所以有例爾然又有非左氏所及至杜氏而始見者亦通曰例能不失其指不必親出之左氏可矣

左氏讀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雅亡也若風自邶以下作者尙多隱公以來風實未亡爾吾往讀詩因考之左傳遂讀左氏傳四歲而畢所得凡若干條

穀梁三例

未見

舜臣自序曰三例者時月日也穀梁與公羊氏說春秋皆以時月日起例然譬之組織穀梁氏爲益精爾夫日詳于月月詳于時今考之經其或日者果非無以是故或例時而月或例月而日毫髮之察非穀梁氏其孰能與於此乎

豐氏坊春秋世學

三十八卷

未見

黃氏乾行春秋日錄

未見

徐氏獻忠春秋稽傳錄

未見

獻忠自序曰庚申冬予自吳興抵還浦南村舍計浹月無自遣也假籍於叔皮氏得春秋諸傳往予見其精義讀之三四過至是再卒業始見其說有所未安者數條又左氏微瑣不入傳者弗纂括則弗著遂以臆說輔論之名稽傳錄夫傳春秋其大者三家至胡氏始折其衷故胡氏傳獨立於學官博士弟子無不諷誦焉至科士帖括則有陳同父屬辭發其義其備然則又何待予言也然師友相問辨雖仲尼睿聖不能無望於游夏之徒至於傳義雜出左氏綜其迹公穀申其辭後來諸所撰論亦甚廣公穀自以輔左氏所不及旨意盡矣胡氏折衷其說亦多所罷黜然則春秋之義辭簡而意深其有窮盡邪敢以是說併質之何子

陳氏深春秋然疑

未見

唐氏樞春秋讀意

一卷

存

潘季馴跋曰春秋讀意者何一菴唐夫子讀春秋而得其意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志遏人欲存天理敎天下與起其久汩之良心觸動其暫萌之天覺由此而察識之由此而擴充之則欲可遏理可存矣或者不察乃曰春秋意在褒貶夫竊褒貶之權以賞罰天下是僭也正孔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此春秋讀意所由作也知其意則會盟征伐之迹創霸紹霸之由託始絕筆之故皆可指掌而得之矣馴於是經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得其旨曠曠然者逾三十年讀此重有省焉若濯熱之淸風蘇蟄之迅霆也

隆慶庚午

陸氏粲左傳附注

五卷

存

春秋左氏鐫

二卷

未見

粲自序曰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丘明受之爲著傳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或爲奇言怪說頗騖乎末流矣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者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於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作左氏春秋鐫以曉初學者令觀擇焉

春秋胡傳辨疑

四卷

未見

粲自序曰昔仲尼作春秋旨微而顯至胡氏說經庶幾得之惜其或失之過求辭不厭繁委而聖人之意愈晦矣余嘗欲著之論辨而未能也今謫居多暇復披誦其傳遇有疑處輒書焉久則成帙以示從遊之士多有駭而問者余語之曰吾爲此非敢異於胡氏也實不敢異於孔子耳雖然余敢遽以爲是哉當質諸深於春秋者儻取二三策乎否則無惑乎諸君病吾言也嘉靖辛卯春二月朔日

馮氏貞亨春秋解

未見

台州府志馮貞亨字子通臨海人嘉靖戊子舉人慶遠府同知

施氏仁左粹類纂

十二卷

存

黃省曾序略曰近世好左氏者若吳郡守溪王公無錫二泉邵公河南空同李公皆游涉二傳樂而忘疲予友施宏濟博古敦行潛心下帷以春秋舉乃析別二傳之文自制命至於夢卜定爲十有五目以轄萃其言凡十二卷命曰類纂於其隱而難通者務酌諸家而曲暢其義使學者不勞披觀可以因類而求沿文以討若八音殊奏聽之者易入而領也其心可謂勤矣

陸元輔曰施仁字宏濟長洲人嘉靖戊子舉人

廖氏暹春秋測

未見

瑞州府志廖暹字曰佳高安人嘉靖戊子舉人除知武康縣調詔安歸與鄒東郭講學著春秋四書測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五

唐氏順之春秋論
一卷
存

左氏始末
十二卷
存

徐鑒序曰左氏始末者毗陵荆州唐先生所手編也起自后妃終乎禮樂方技人繫其事事歸其彙蓋取左氏所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與夫國語史記外傳所錯出者悉連屬而比合之凡十四目爲卷十二嗚呼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尼父裁其義左氏核其事先生輯其全書雖小不遺言無微不采周之所以王周之所以衰華夷之所由榮斧鉞之所由辱上下千載洞若觀火是左氏羽翼乎聖經而先生又羽翼乎左氏也功顧不偉與余既探先生之大旨而校讎以廣其傳閒出管見用資揚扢庶幾不失先生編次之意云爾萬曆甲寅

族孫一麐序曰族大父荆川先生治春秋謂聖人有是非無毀譽一本之人心直道之自然其於左氏務使學者反覆參究融會聯絡以得乎所以見乎行事之實且夫先經以起義與後經以終事是左氏之所以善於考證也而事或錯出文或別見則執經以求其斷案者每病於條理之難尋而屬辭比事之旨因以不白於世於是乃合其始末而次序之以爲一書然後事歸其類人繫其事首尾血脈通貫若一而聖人善善惡惡之大法所以榮黼衮而威斧鉞者不待考之義例之紛然一開卷而瞭然如在目中矣豈非讀春秋者之一大快也哉始末以左氏內傳爲主而纖悉委曲有逸出於外傳史記者亦入焉君子之於經籍之遺文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在讀者慎取之而已先生之第應禮甫嘗預聞纂輯之大意而謂是書不可以無傳也故刻之家塾而命一麐序其首嘉靖壬戌

黄氏光昇春秋本義
未見

熊氏過春秋明志錄
十二卷
存

卓爾康曰南沙熊過春秋明志錄一書頗出新裁時多徵中亦春秋之警策者然於左氏牴牾實有未安

俞汝言曰南沙熊氏明志錄自爲之序未免冗長

許氏應元春秋內傳列國語
未見

杭州府志應元字子仁錢塘人嘉靖壬辰進士

皇甫氏涍春秋書法紀原
未見

錢謙益曰涍字子安長洲人順慶太守錄之第二子也嘉靖壬辰進士除工部虞衡主事改主客歷儀制郎中以貴溪薦補右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左遷廣平府通判量移南刑部主事進員外陞浙江按察僉事

石氏瑤左傳敘略
三卷
未見

黄虞稷曰瑤字仲芳益都人嘉靖甲午舉人

馬氏森春秋伸義
二十九卷
未見

蔣垣曰森字孔養懷安人與歐陽德鄒守益羅洪先講學相質正

春秋辨疑
二卷
存

森自序曰春秋之學雖因諸傳以明春秋之義亦因諸傳以晦胡氏之說愚竊惑之九江黄楚望氏固極其辨析之詳矣新安趙子常氏又師其說而分爲屬辭八體自謂能得聖人之旨愚亦不敢以爲盡然也愚本淺陋上不能遡聖人之淵源下不能究諸儒之詳說疑之闕也久矣近獲乞身養痾林下因日記所見異同而錄之積有歲月彙萃凡二十有九卷竊不自量而存之名曰春秋伸義復撮其大相牴牾於胡傳者錄爲辨說以離其必非改舊史之舊文以求正於四方之賢冀一參駁之俾有所考訂而不陷於妄

誕之罪則庶幾可存以備一家之言而所以說經者於此未必無少補云爾

楊氏時秀春秋集傳

三十卷

存

時秀自序曰今世之業春秋者皆宗胡氏蓋遵明制也窮鄉下邑之士讀胡傳矣而鮮能復讀左傳一或詰之則茫然不知事之本末謂之通經可乎哉予錄是編先之以經繼之以左傳俾欲通經者得以見事之本末然必與經相發明者錄之否則不錄也至於左氏不備者然後公穀得兼錄左傳雖刪者亦參用杜解於下而胡傳前後屬比及旁引諸經初學或未遽通者亦略注之庶一開卷閱大義曉然於誦習之餘矣嘉靖乙巳司農留都諸寮案見之輒手錄焉且勸之以共諸四方同志者因鏤板行之

李騰鵬曰時秀懷遠人號禹峯嘉靖乙未進士歷官按察僉事

陳氏言春秋疑

未見

言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也而曰經者文史而義經也經之為義原於聖心將以賞罰之衡寄之筆削禮樂之典代乎天王吾無疑焉爾吾獨疑乎聖人之言如日星而何其文之隱迄於今而猶莫之裁也吾又疑乎孔氏一私書耳例不得與魯之史並行於時安在其為見諸行事而明周公之志於天下也吾又疑乎非其位而託之乎南面以誅奪之不少讓也彼謂左氏受經作傳者吾無據焉而吾又疑乎其言之實相表裏也公穀之義例非經也然而經亦自有義例也而吾又疑其何所祖也不寧惟是其他以字以事以日以月參錯而互異焉者吾又不能無疑也嗚呼聖典之湮傳疏為之也專門者固名家者鑿同異駁糅說者徒欲取調人之義以平之此不然吾信吾是而已吾所是者經而已聖人之經紫陽所云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是已吾惟據經以說經而已經者經也不得已而救世立法者其權也權而不失其為經也尼父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由是觀之謂春秋為聖人直道之書可也作春秋疑

趙氏恆春秋錄疑

十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恆字志貞晉江人嘉靖戊戌進士官姚安知府著書時以續塞耳者二年書成去續而耳已聾其專心如是

魏氏謙吉春秋大旨

十卷

未見

春秋備覽

二卷

存

謙吉自序曰春秋以左傳為案經為斷而諸家注疏大全斯備焉予初讀是經茫無旨趣及取左傳大全與文定注解互相考訂始喟然歎曰緣是而求聖人之心思過半矣復懼久而遺忘也乃手錄其有關於經要且切者積久成帖命兒輩藏之巾笥總名之曰春秋備覽蓋恐經未易窺俾覽是編而有得也及督學曹君紀山請梓春秋大旨予曰大旨既不敢私是編宜並付諸梓以翼大旨因引諸簡端以見是編之所以梓云

黃虞稷曰柏鄉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高氏拱春秋正旨

一卷

存

拱自序曰莫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聖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尊王之義無或如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為孔子託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說既成乃沿襲至今無復能辨之者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天子之事云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侯以尊王室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周也罪我者文武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己也如此夫而後亂臣賊子懼也其言固在其理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為天子命德討罪以是知之亦以是罪之其亦誤矣予昔也讀諸家之說實有不安於心者既乃以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顧方從宦莫能筆之書也歲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為之敘其理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嗟乎春秋果假天子之權即孔子之書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

乎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即孟子之言吾不敢謂然也而況出於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而與干紀同則干紀者何責茲實萬古綱常攸繫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嚴氏訥春秋國華

十八卷

存

陸元輔曰嘗熟嚴公訥中嘉靖辛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諡文靖其書分國凡十八卷

黄虞稷曰萬曆乙亥徐栻陳瓚爲序

王氏崇儉春秋筆意

未見

陸元輔曰崇儉山東曹縣人嘉靖辛丑進士

李氏攀龍春秋孔義

十二卷

未見

錢謙益曰攀龍字子鱗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

王氏樵春秋輯傳

十五卷

存

春秋凡例

二卷

未見

樵自序曰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孔子未之言也而孟子言之春秋之要非孟子不能知也傳之者三家左氏見國史多得其事公穀經生講授多得其義雖各紀其近聞時有舛駁要皆去孔門未遠今居千載之下謂三傳可束高閣欲以己意立說者非通見也三傳之後惟啖氏趙氏陸氏可謂通經不泥於專門之陋爲輯傳辨疑纂例各若干卷條理燦然其有功於春秋多矣程子嘗作傳而未成朱子以此經未易言故未暇爲書而其平日講論所及皆闡春秋大義至其因通鑑而修綱目綱倣春秋目依左氏綱以著道法目以備事辭其書法之義固皆春秋之旨也然則朱子雖未爲書而於聖人竊取之義可謂繼程子而得其心者矣其未爲書之意亦以胡文定公作傳謂事按左氏義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取徵程氏其言當矣雖然理明義精如程子固猶謂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其閒多所闕而未言與夫言而尚略者蓋難之也則文定其肯自謂皆已得聖人之意乎此非一家之學也故愚自三傳以下采輯異同以資研討頗不主一家其有未合不敢臆決大概皆本朱子之意朱子之意固即程子之意也夫不繆於程朱而有裨於文定則愚區區私錄之意乎又因文定綱領七家之說而廣爲之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因陸氏纂例而修之爲凡例二十篇雖於聖人筆削之意先王經世之法不敢妄議然程子曰善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非知言者也今言則備矣誠不以其近而忽之豈無有因言而得之者乎雖非所及願與同志者共之

李氏先芳春秋辨疑

未見

王氏世貞春秋論

四篇

存

錢謙益曰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歷郎中出爲青州兵備副使歷山西按察使入爲太僕卿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遷南大理卿應天府尹乞歸起南刑兵兩部侍郎拜刑部尚書

汪氏道昆春秋左傳節文

十五卷

存

錢謙益曰道昆字伯玉歙縣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兵部左侍郎

吳氏國倫春秋世譜

十卷

未見

錢謙益曰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庚戌進士授中書舍人遷兵科給事中左遷南康府推官調歸德起知建寧邵武二府又調高州擢貴州提學副使河南參政

陸元輔曰其書以春秋列國事實見於史記及他書者分國爲諸侯世家子得其手寫本尚未刊行

徐氏學謨春秋億

六卷

存

學譔自序曰說經者宜莫難於春秋非說之難能明聖人之意之難也今之說春秋者類以左氏爲之證而參以公穀二家彼其因事以屬辭緣辭以命例事同則辭同辭同則命例宜無不同然而正變相錯權衡互異若繼世一也或書卽位或不書卽位紀元一也或書王正月或不書王正月或單書春王而不書正月伐國一也或名或不名或爵或不爵專將帥師一也或去其公子或不去公子弑君一也或明其爲弑或不明其爲弑乃三家各就其詞而爲之說求之春秋之本文而其說皆無有也以春秋之本文獨行於世千載之下雖聖人復起不能指其詞之所之也故學者不得不據傳以求經夫經之爲言常也猶易明達之謂也聖人作之將以垂憲於無窮而乃故爲微曖難明之詞若置覆焉而須傳以爲之射則何異於日月之借光於爝火乎必不然矣按班固藝文志云仲尼傷杞宋之亡徵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與左邱明共觀史記而修春秋當其時秖以口授弟子左氏懼其異言失真乃因本事以作傳信斯言也則經與傳有輔車之倚焉不當獨推尊孔氏矣卽令附春秋而作其事詞已無不可信而又何有於公穀二家乃漢初鼎列於學宮而尹氏君氏盟蔑盟昧棐鄍棐微厥慭屈銀之文又輒與左氏相齟齬者不可勝紀夫經文一也然且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況其有無疑似微曖難明者乎故知三家各受師承以口說流行卽左氏亦孔子以後之書自漢以來經從傳出馬端臨以意增損之疑不爲無謂而南宋大儒顧復取其以意增損之詞爲之懸想臆度斷以聖人之特筆在是以其可解者謂之正例而以其不可解者強名之曰變例至謂仲尼見諸行事之實以天自處削天於王尊位於國去氏族於卿大夫略無顧忌雖一時進御之言意在納約然謂之說傳則可謂之說經則不可亦何怪乎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聖人之意其尚可得而見邪聖人之意簡易明達要以仍人道正王法善善惡惡是是非非刪繁舉要據事直書如斯而已故繫王於天則文武之威靈猶在託筆於史則周公之衮鉞具存卽有襃譏貶損皆天子之事史官之職也而舉不以己與焉夫是以二百四十二年諸侯卿大夫之功罪不必屑屑焉衡較於爵氏名族之予奪而其情固莫之遁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說春秋者孰有深切著明於孟氏者哉愚不自揆塡郎之隙因感杜征南在襄陽時箋釋左氏乃重掇三傳併范楊何孔諸家疏解與胡氏之傳猥加裒輯稍略其正變之例缺其有無疑似之文祇采其說之不詭於理者以符會孔子竊取之義而彙爲一書名之曰春秋億凡如干卷亦知其不可以幸中第無敢徇傳蔑經隨人射覆以坐失聖人之意云爾萬曆丁丑夏

經義考卷二百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六

姜氏寶春秋事義考
二十卷
存

春秋讀傳解略
二十卷
未見

寶自序曰春秋爲聖人傳心之要典百王不易之大法皆在此書而胡氏傳乃本朝所主以課士子何敢有可否於其閒哉聞之程子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朱子云左氏史學也記事者取焉公穀經學也窮理者取焉予嘗據是以求之以爲學是經者不當於一句一字求聖人之褒貶第觀其所書之實以求是非善惡之至當考之詩所由亡由成周政治之衰而爲春秋之所由作考之左之所以史公穀之所以經又考之經於以別傳之真僞於以求聖人所謂知我罪我者在因筆削以寓褒貶嫌於天子之賞善而罰惡爲聖人所不敢當故自於其義爲竊取而非胡氏所謂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聖人自以其褒貶敢於代天子賞善而罰惡也如是以求庶可以得聖人之心乎胡氏自成襄而後多無傳今悉纂著之庶幾未明者明未備者備因名之曰事義全考云萬曆乙酉冬

黃虞稷曰疏胡傳之義以便學者

孫氏懋[illegible]春秋節要
未見

林氏命春秋訂疑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命字子順建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廣東按察司副使

方氏一木春秋要旨
未見

休寧名族志一木字近仁嘉靖乙卯舉人官台州府同知

顏氏鯨春秋貫玉
六卷
存

鯨自序曰嘉靖己酉冬讀禮山中檢閱遺經至春秋左氏愛其博記錯綜得劉蘆泉左傳類解深有契於衷又取公羊穀梁胡氏采其文古而義美者又取諸家注疏得其事核而意明者手抄之凡三閱寒暑始就名之曰春秋貫玉藏之巾笥

陳氏錫春秋辨疑
一卷
存

錫自序曰春秋有三道焉曰天道則曆法也災異也化氣也於是乎考曰地道則分野也設險也則壤也於是乎寓曰人道則禮樂也刑政也防微杜漸也於是乎正嘗自言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義則丘竊取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其志也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罪其立義也其不得已之故略可想矣後世傳者務以己意說理於筆削二字妄以改時易歲黜周王魯與貶爵削地自操無位之權反使孔子冒不韙之罪焉如知之謂何若陳傳良氏爲之推原聖意獨爲有見然世未通知而胡氏之傳遂用以取士舉世莫敢不遵焉但古今一理聖愚一心於心有未釋理有未定即如朱子蓋嘗言之愚亦置其喙焉謹訂天地人三道以俟觀者

王氏錫爵春秋日錄
三十卷
存

左氏釋義評苑
二十卷
存

許氏孚遠春秋詳節
八卷
未見

穆氏文熙春秋左傳評林測義
三十卷
存

任氏桂春秋質疑
四卷

存

桂自序曰春秋一經斟酌萬變而不離乎常也曷意擅改正月則曰夫子行夏之時貶斥侯王則曰春秋天子之事兄後其弟則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書王正月以遵一王之制示萬世臣子以分也分也者所以訓實者也楚子吳子正以示班爵之則示萬世臣子以名也名也者以臣觀君之謂實非君臣文將安施天親不可以人爲實非父子名奚而取虛時之倒大義數十正以示時政之缺經世之略實在於是乃曰爲天地備四時四時果賴是而後備乎天下固無擇母之子經於風氏所以不屑夫人之稱母以子貴也則謂其爲背禮豈不陷人於不孝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閒經於衞鱄所以直攻其奔晉晉乃保逆賊甯喜者也則謂其合乎春秋寧不陷人於不忠子桓文之霸特取尊王則譏侵楚爲專兵圍衞爲報怨是昧安周之義矣何以勸後世之功討趙盾許止之罪實誅邪謀則但責盾以不越境止以不嘗藥是昧故殺之獄矣何以訓後世之刑外性以言道是謂非道外性以言學是謂非學宏綱大旨是非失實家傳人誦趨向同風本欲經正而庶民興豈意道微而橫議起此愚之所以恐恐於懷而未之能釋然者也使疑而妄焉何損於人使疑而是焉事不大可懼哉吾爲此懼憤日月之蝕抱嫠婦之憂肆芻蕘之言就有道之正竊謂彝倫倒置不可以不慎失則相從於昏人心陷溺矣賢否混淆不可以不明失則相從於僞小人得志矣儻承好學君子察采於萬分之一獲涓埃之益補斯文之缺則末學何幸若夫莊公去年娶婦今年嫁女叔服今年卒他年又有星孛之占差錯小疵無關於世教者豈愚所屑屑哉嘉靖乙巳

陸元輔曰桂寶安人從學湛若水其書首爲總義十六條而後隨經文解之一曰書法二曰時月三曰天王四曰諸侯大夫五曰君臣父子六曰適妾七曰妾母八曰五霸九曰鑒衡十曰慎獨十一曰正朔十二曰閏月十三曰等第十四曰朝聘十五曰經傳考十六曰復讎論其說多有可采序中天親不可以人爲實非父子名奚而取未免趨合世宗尊興獻之意矣

袁氏仁春秋鍼胡編

一卷

存

仁自序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者也傳未必盡合乎經故昔人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卓哉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也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矣於經未必盡合也況自昭定而後疏闕尤多歲中不啻十餘事止一傳或二傳焉其閔公如晉公如齊公會吳於鄫之類皆匪細事皆棄而不傳則非全書也明矣吾祖菊泉先生以春秋爲仲尼實見諸行事之書不可闕略也潛心十載別爲袁氏傳三十卷校之胡氏傳幾五倍之吾父怡杏府君復作或問八卷以闡其幽釋春秋者於是乎有完書矣虛心觀理靡恃己長故不爲訶斥之論折衷羣說理長則從亦未嘗有意擊胡子謂世業春秋者所尊惟胡而胡多燕說不可不闡發以正學者之趨夫春秋大一統吳楚僭王孽庶奪嫡皆其所深誅也主傳而奴經信傳而疑經是僭王也是奪嫡也烏乎可作鍼胡編

傅氏遜春秋左傳屬事

二十卷

未見

王世貞序曰昔者夫子春秋成而三氏翼之左氏嘗及事夫子其好惡與之同而又身掌國史典故其事最詳而辭甚麗公穀二氏私淑之子夏而以能創義例有所裨益於經學士大夫習之左氏初不得與二氏並重其後獲立於學官而晉征南大將軍杜預深究其學杜預之傳行而公穀不得與並矣宋有胡安國者以爲獨能得夫子褒貶之微意衷三氏而去取之自胡氏之傳行而三氏俱絀獨爲古文辭者尚好左氏不能盡廢之而所謂好者好其語而已於是稱左史者舍經而言史大抵史之體有二左氏則編年而司馬氏又紀傳世家編年者貴在事而紀傳世家貴在人貴在事則人或略而倘可徵貴在人則事易詳而於天下之大計不可以次第得然自司馬氏之紀傳行而後世之爲史者亡所不沿襲雖有荀悅袁宏編年書出然不甚爲世稱說而能法左氏之編年者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鑑可以繼之而上下千餘年其事爲年隔於是建安袁樞取而類分之名之曰紀事本末吾鄉傅遜氏少爲胡氏春秋而心獨儀左氏乃用袁樞法而整齊之其大體先王室次盟主次列國次外國取事之大者與國之大者比而小者附見焉不必如訓詁家之所謂張本爲伏爲應一舉始而終遂瞭然若指掌其他句爲之故字爲之考雖不能不資之杜氏舛僻者亦掊而正之必使無負乎左氏而後已故執杜氏以治左氏十而得八

執傳氏以治左氏十不失一故夫傳氏者左氏之慈孫而杜氏之諍臣也

潘志伊後序曰往歲予與諸同籍聚晤京師有謂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便於覽讀而前有左傳恨無有如其法而輯之者予以授同門友傅遜士凱氏士凱因更張附益之國以次敘事以國分先後相續巨細相維傳事既無漏矣又將杜氏集解變其體裁而革其訛謬辨誤精核必傳無疑此足以列紀事本末之前矣去歲秋杪士凱適補建昌學諭遂諷令建昌陳令板行之予每慨近世科舉之習日趨簡便蘇子瞻所謂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者殆尤甚矣今臺省諸公思挽其弊屢建白欲得窮經讀史博古通今之士以當科目之選則斯編也其可幽伏而不使之播揚耶第人情忽於近見而慕於遠聞誦古人遺書追憶其人或不免有隔世之歎設遇其人而與之處則安爲故常而不見其殊異使見其異則又爲衆所嫉而不容於世此古今賢豪所以多坎壈之悲也吾於士凱而深有感焉既訖工鳳洲先生序其前遂紀其本末以繫之後萬曆乙酉秋九月

遜自序曰古史之存寡矣惟左氏釋經以著傳故書二百五十五年之史獨完而諸國事亦往往可以概見其閒英臣偉士名言懿行猶足爲世規準至戰陳射御燕享辭命卜筮皆非後世之所能及蓋以去古未遠而先聖之法尚有存焉故也然體本編年而紀載繁博或一簡而幾事錯陳或累卷而一事乃竟或以片言而張本至巨或以微事而古典攸徵茲欲遡流窮委尋要領而繹旨歸蓋亦難矣自司馬子長變古法爲紀傳世家而後之作史者卒不能易名編年者荀悅以後無慮四十家而書多不存事無通會至宋司馬文正始萃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爲通鑑而趙興智滅實以上接左氏襄子甚智伯事建安袁氏復因之以纂紀事本末使每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讀史者咸便之遜嘗欲祖其法以纂左傳事而先師歸熙甫謂當難於通鑑數倍遜頗悟其旨取王敬文藏本而成焉懼其事繁紊且遺也故於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仍次第之於時王道既衰霸圖是賴故以霸繼周而凡中外盛衰離合大故皆使自爲承續而不列於諸國之中以其文古須注可讀而元凱集解乃多紕繆疎略或傳文未斷而裂其句以爲之注意義離於會解故竟其篇章而總用訓詁於後并參衆說酌鄙意僭爲之釐正焉名曰春秋左傳屬事頗自謂得古人讀史之遺意有助於考古者之便云然袁氏書爲世所好而事多遺脫稍有錯誤若得爲之補其遺正其誤而更益之以宋與元使數千百年成敗興衰之故皆得並論而詳列之豈非生平之一快也哉而未敢必其能與否也噫理難至當人莫自知以古人之賢猶不能無失矧遜於古人無能爲役寧不百其失乎惟祈知言之君子不鄙而教之萬曆乙酉

春秋左傳注解辨誤

二卷

存

遜自序曰遜編左傳屬事以不可無注雅愛杜注舉筆錄之既得吾郡先達陸貞山附注皆正杜誤與鄙意多合又會衆說而折衷之創以己意而爲之釐正焉實於心有不安敢爲忠臣於千載之下耳萬曆癸未

左傳奇字古字音釋

一卷

存

春秋古器圖

一卷

存

嘉定縣志傅遜字士凱師事歸有光其文長於論今古成敗倭寇圍崑山請縋城出諸軍府告急乞師得解圍人服其才略好春秋左氏更爲之注參互以訂杜氏之訛具論事之得失悉中肌理

王氏升讀左氏贅言

未見

黃虞稷曰升字士新宜興人嘉靖中歲貢生

丁氏鈇春秋疏義

未見

黃虞稷曰鈇字君武南直隸通州人貢士官平谷知縣

謝氏理春秋解

未見

陳氏林春秋筆削發微圖

一卷

未見

李氏景元春秋左氏經傳別行

六卷經一卷傳五卷

未見

顧氏起經春秋三傳兗乙集

佚

袁臣翼

佚

竈觚餘談

佚

薛氏虞畿春秋別典

十五卷

存

虞畿自序曰昔孔子將作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作經邱明作傳其於二百四十年之蹟蓋目睹而備言之也惡有所謂別典哉然舊史遺文無關聖筆左氏損而不錄者衆劉知幾謂邱明紀載當世得十之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未周與予嘗閱往牒見春秋君臣舊事散著百家皆三傳所弗錄閒或微援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攝其全心輒缺然不自揆度略仿左氏例仍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傳之人以繫其事年不盡考而附諸人人不盡知而援諸事參稽互證纖鉅兼收庶幾哉舊史遺文如在焉僭謂言略成乎一家功可裨於三傳題曰春秋別典別於三傳也書凡一十五卷

弟虞賓曰先仲氏輯春秋別典未脫稾不幸下世郭郡公棐用唐祠部伯元言亟取而序之臚其目於郡乘藝文志中走復參互攷訂刪其繁複者什一補其闕略者什三仲氏列章縫治博士家言出其餘力從事於此志未信而年促責在後人走愧纘承殫精極慮聊以自塞其責云爾

經義考卷二百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七

姚氏（咨）春秋名臣傳

十三卷

存

皇甫汸序曰春秋國異政官殊制未嘗人人具列其事也司馬遷所取若魯之柳下惠吳之季札晉之叔向鄭之子產齊之管晏越之范蠡文種僅數十子耳厥後王當撰列國諸臣傳效法遷史凡一百三十四人系以贊辭近司寇大庾劉公撰春秋列傳其善惡賢不肖得失治亂昭焉錫山邵文莊公晚取春秋諸名臣言行錄纂述成編彌留之日寢堂弗戢燎原爲災藏山毀草惜哉皇山姚隱君取文莊之意補輯其書傳始於周辛伯迄於虞宮之奇凡一百四十八人勒爲一十三卷校王生所撰文簡而事精矣門人安茂卿取而梓之

咨自序曰邑先達邵文莊公嘗讀春秋左氏傳凡其人之嘉言善行與其隱顯聞望生榮死哀可以昭旂常炳緗素者始於周之辛伯以迄虞宮之奇得一百四十八人爲書一十三卷以準一·年十二月之數餘其一以象閏亦倣春秋也書未梓行公遽捐館遺目錄弁小論於世或謂公時不逮志或謂將脫稾罹變攸之變豈斯文未喪天不俾一人專之而欲分其美於後人邪余生也晚未由趨公之門籍忝交於郡博苯君明伯明伯乃公門人補庵比部冢嗣也曩示茲目要予纂補且故友施子羽陸一之僉慫慂之曰非汝誰與任者予久食貧餬口四方者五十餘年邇疾齋居二易裘葛僅勒成編門人安茂卿請授剞劂遂許之

黃虞稷曰咨字舜咨無錫人先是邑人邵寶爲是書未竟咨因續成之

淩氏（稚隆）春秋左傳注評測義

七十卷

存

王世貞曰以棟少習春秋而於左氏尤稱精詣中年以來乃盡采諸家之合者著最之發杜預之所不合者而鍼砭之諸評騭左氏而熾者皆臚列之左氏之所錯出而不易考者或名或字或謚或封號咸置之編首一開卷而可得以棟其忠於左氏杜氏者哉

錢氏（應奎）左紀

十一卷

存

邵氏（弁）春秋通義略

二卷

存

弁自序曰昔仲尼因魯史修春秋傳其學者三家師說相承褒貶爲義愚竊以爲不然春秋有是非而無褒貶褒貶一人之私也是非天下之公也因天下之公是公非而無所毀譽此春秋之志也要之春秋之教不越二端而已故或同辭而同事或異辭而同事或異事而同辭同辭同事者正例也異事異辭者變例也例以通其凡辭以體其變而經教立矣奚取於褒貶哉故正例之是非統於事比事而天下之大勢可明也變例之是非顯於辭循辭而每事之得失可考也不通乎例者不可以語常不達乎辭者不可以盡變說者繫日月於褒貶析予奪於名稱謂夷夏皆由聖人之進退亂臣賊子皆由仲尼之誅討夫日月本乎天運何心於褒貶名爵定於王朝何柄而予奪夷夏盛衰天下大勢也豈空言所能進退亂賊誅討列國政刑也豈後世可以虛加若進退由於仲尼則進吳楚而退齊晉聖人乃無意於安攘誅討可以虛加則刺公子買而奔慶父孔子爲失刑矣又其甚者魯桓有弒君之惡反歸罪於天王至於桓無貶焉則是罪坐於鄰之人而庇匿其主也季氏有逐君之惡而先正乎定昭季氏乃無譏焉則是畏彊禦而弱其君也故以褒貶爲例其例不可通也以褒貶命辭其辭不可訓也膏肓廢疾深痼學者之見聞邪說詖辭汨沒聖經之宗旨使春秋之大義不明而體統不立何由定天下之邪正哉殊不知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爲主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爲主春秋書王所以通其分於天下也故列五等序王爵也不列於五等吳楚之君非王爵也凡登名於策書有王命者也不登名於策書無王命者也禮樂征伐以達王事於天下故曰分之通於天下者周爲主春秋書公所以統其事於國內也故本國之君大夫出入必書本國之政事廢舉必書他國之事接我則書來告則書詳內事略外事也故曰事之通於列國者魯爲主主周則周之名分仲尼何敢紊焉主魯則魯之典禮仲尼何敢變焉故策書所載有其事不敢隱也無其

事不敢加也事與詞皆從實錄而已事之所比爲正例正例者通論之勢也詞之所之爲變例變例者卽事之敎也爲例之體二謂大事必書之體謂常事特書之體大事必書或書而變常者變例也常事不書以非常故書者正例也比事而成例循事而命辭事辭皆從實錄所以傳信也晉史有闕文存而不削所以傳疑也傳疑傳信史家之法也因是因非大道之公也史以正王法經以明王道史法立而大道行矣何以褒貶爲昔韓退之有言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旨哉斯言惜無成書以示後世唐之陸淳啖助趙匡此三家者與韓公同時議論相若予故有取焉嘉靖癸丑避寇幽居文籍罕接於目坐臥以經自隨久之日有所記札輒疏爲或問一卷凡例韻略一卷屬辭比事八卷總名之曰春秋通義略非敢傳之人人以俟後世之揚子雲焉爾

張氏事心春秋左氏人物譜

一卷

存

事心自序曰春秋之書人也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或以爵或以其謚號食邑蓋褒貶存焉左氏於春秋中諸人之名字官爵謚號食邑素習口吻者至於作傳或連年之事前書名而後書字或一章之中首書爵而末書謚蓋信筆所到初無意義於其閒也而讀者彼此錯綜紛然莫辨甚至於以一人爲二人以二人爲一人者而況能溯其本始支分者乎杜元凱癖左氏有集解有凡例有盟會圖有長曆而又有世族譜蓋以敘世系而明族姓則其於人物源派意必精詳可觀也乃其書今亡之矣僅於注疏中見一二焉又有著名號歸一者歸而未盡而前後且失次又有著繫年及族號者族而未詳而挂漏且什三余讀是書自隱初至哀末凡錄二千五百三十九人名之曰春秋人物彙其於每人名字謚號亦粗詳矣然世系竟未能貫始徹終而各國亦未能兼收而並覽也復取所彙者分國而彙編之首世系次中宮周曰中宮列國曰壼內次子姓則世系莫考者次先王先后列國曰先公先妃則春秋以前者次先裔則本國先世支庶也次古先裔則古昔聖哲苗裔也次世族則本國功臣巨室也而終之以臣庶此八目者隨諸國之有無增損焉不能諸國一一備也而孔門特立一目者尊宣聖也其古先人物則起自上古止商紂另爲一項於周前者皆傳中所引也編成因名之曰春秋左氏人物譜以明系表世若宋乘焉故曰譜也讀左得此庶不至誤名號而迷本原或亦可以補世族之缺乎

徐㘅序曰吾鄉張子靜先生博雅閎覽人號書簏生平所著述甚夥垂老以貢爲海澄廣文罷歸貧日甚先生旣沒其所著作十九散落悽然傷之今歲偶過友人張道輔家得其春秋人物譜皆先生手錄草稾蟲囓半蝕點竄糊塗覽者莫尋頭緒予乃攜之長溪龜湖僧舍旅次閒寂嚴加校訂初稾渾爲一卷予分十二公而羅列之重爲繕寫井然有序第首尾糜爛尚有缺文客中無書未遑考補俟質諸沈酣麟經之士再屬爲增定以成全書傳之來禩未必於經學無少補云

黃虞稷曰張事心字子靜福清人

鄭氏夏錫春秋或問

十四卷

未見

春秋存疑

一卷

未見

春秋續義

三卷

未見

王錫爵序曰淳安鄭子宗說甫業春秋有大志少遊武林得江太史淵源家學博采羣議著爲續義或問二書闡明胡氏未盡之蘊己卯夏謁予就正予異焉庚辰予郡顧君樸宇以進士令淳重其人卽以其書寄海虞定宇趙太史太史輒爲採討重訂已乃司成江主政潤色之其友方春元輩復次成帙凡若干卷迄付之梓行矣續義江君有序而或問一書方春元復爲代請余言弁諸首夫春秋聖人心法也學子經生率宗胡氏卽胡傳外縱窺闞遠得聖門之肯綮者悉置之若棄亦惑矣鄭子能爲通方學據經辨傳之眞僞析理別言之當否協乎情止乎義而先入之見勿與焉班班問答確有定論卽起安國於九京當降心而首肯者余嘉其有羽翼經傳之功冀與海內士公共之也

黃虞稷曰宗說淳安人

龔氏持憲春秋列國世家

二十七卷

春秋左傳今注
四十卷
春秋胡傳童子教
十三卷
俱未見
黃虞稷曰持憲字行素太倉州人
曹氏宗儒春秋序事本末
三十卷
未見
春秋逸傳
二卷
未見
左氏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宗儒字元博松江人教諭
高層雲曰元博序事本末一書按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類訂精
審
董氏峕春秋補傳
十二卷
存
陸樹聲序曰海寧董子石龍者自少通春秋學游庠校以父喪終
鬻棄去不欲與少年舉子尋行墨也君益邃意經學既所輯春秋
補傳成持以謁予會予赴召君命辭去久之予從金陵歸浮子檇
李舟從吳越之閒往返者三四與予言輒避席以請也予甚愧其
勤予聞董氏其先有從陽明先生於天泉晚得聞道陽明先生所
爲記從吾道人者君從大父也而君父郡博中山陽明許其志道
尤篤乃知董氏世多賢者以君之賢幼得從游陽明在弟子列豈
特以經生自命哉乃今不遠數百里手一編就予倀倀問途君可
謂不遇矣予生晚不及掃陽明之門求從吾中山者與之質疑請
益晚獲與君游盡聞其所得於先生長老者以私淑則予方幸君
君亦何有於予也是歲春仲予生朝廣君遠來燒燭夜坐君起爲
壽舉薛敬軒語予拜且承之予與君生同甲子同習三傳晚而志
於道又同好也庶幾所謂三同者因書贈君以諗夫同社

鄧氏鏃春秋正解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鏃字時雋以貢授偃師丞以子渼貴贈通議大夫
河南按察使
章氏潢春秋竊義
未見
鄧氏元錫春秋繹通
一卷
存
黃氏智春秋三傳會要
佚
朱氏睦㮮春秋諸傳辨疑
四卷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八

余氏懋學春秋蠡測
四卷
存

祝世祿序曰紫陽氏博論諸經於春秋獨少論著觀其語魏元履謂此乃學者後一段事莫若止看論語且曰自非理順義精則止是校得失考同異與讀史傳撫故實無異如論語看得有味則他經自迎刃而解其言如是毋亦以筆削大義游夏所不能贊者有非後世淺學所可嘗窺而蠡測邪婺源余行之先生於從政之暇按經依傳立論不詭於前人而實卓然自得於聞見之外其言曰吾創者非敢爲繆悠而因者非敢爲踵襲惟以鳴吾見焉蓋史迹吾能持衡聖心吾不能懸度卽有度者如以蠡測海此吾蠡測所以作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至國家典故更覃力研究予嘗得其南垣論世攷及三史隨筆諸編皆精核詳鑿至於論語則有讀論勿藥之編得意疾書見解超邁蓋以其讀之有味者發爲成言若默契紫陽所謂前一段事者宜乎其於此書若迎刃而解也春秋論語義不相蒙而紫陽視之則若一貫先生撰著雖富而發明聖緒惟此二書然則春秋論語固可以合一說乎非也上辛雩季辛又雩先儒皆謂旱公羊則謂昭公聚民以攻季氏或者信其說遂以夫子答樊遲遊於舞雩之言當之謂爲逐季氏發也迂鑿附會一至於此烏乎合故迎刃而解則爲先生泥傳而談則爲或人而已矣

馮氏時可左氏討論待釋
各二卷
存

黃氏洪憲春秋左傳釋附
二十七卷
存

洪憲自序曰予在史館時好讀左氏春秋嘗考訂其全文略采諸家箋釋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名曰左氏釋附長兒承玄稍爲增定而錄其半於安平署中予巖居多暇因銓次以卒業而弁爲之敘予聞之孔子修春秋皆約魯史策書而又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邱明乘如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歸而成書而邱明則爲之傳其後齊公羊高魯穀梁赤受經於子夏人自爲說於是有公羊穀梁傳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公穀先後列學官而左氏獨絀兩家專門弟子欲伸其師說紛紛排擯惟劉歆氏曰邱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穀在七十二弟後傳聞與親見詳略不同此三傳之斷案也至其引傳以釋經則不免牽合附會而後世杜預集其說爲之分年相附作經傳集解見謂有功於左氏而不佞竊有疑焉蓋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以存王迹惟提綱挈領寓襃貶於片言隻字其辭約其旨微誠以國史具在文獻足徵天下後世自有可取以證吾言者故曰吾觀周道舍魯何適矣而說者曰孔子修春秋口授邱明作傳是欲杞宋魯也是謂孔氏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且邱明身爲史官博綜羣籍自成一家言上自三代制度名物下至列國赴告策書與夫公卿大夫氏族譜傳大而天文地理微而夢卜謠讖凡史狐史克史蘇史黯之所識檮杌紀年鄭書晉乘之所載靡不網羅捃拾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大都如夏殷春秋及晏呂虞陸春秋之類非有意於釋經也他日孔子曰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若有竊比老彭之意又焉知非左史在先聖人之筆削在後故左氏之文或有經無傳或有傳無經或後事而先提或始伏而終應皆匠心獨創連鼂千古曷嘗拘繫爲經役哉大抵孔子修魯史未嘗自明其爲經而後人尊之爲經邱明作傳未嘗有意於釋經而後人傳之爲經傳故讀左氏春秋者第經自爲經傳自爲傳其可相印證者固在而不必牽合傳會失夫作者之意也乃若公穀二傳專以釋經爲主往往設爲問答執義例以立斷案雖日月爵邑名氏皆以爲衮鉞存焉後人以其傳自西河故相率宗之不知孔子嘗言春秋屬商而當時游夏已自謂不能贊一辭矧其後之爲徒者欲字訓句釋據私臆以擬聖經其孰從而受之愚嘗反覆三傳左氏以史家而核於事公穀以經生而辨於理核於事者不失爲實錄辨於理者不免多臆見臆見非聖人意也而就其中若多名言奧義可以垂世而立教者故謂公穀能傳聖意不可謂公穀盡畔聖經亦不可昔人謂春秋素王邱明素臣彼二子者其亦附庸之國乎今國家功令業春秋者率主宋儒胡安國傳至欲屈經以就之夫安國經生不加於公穀而況去聖人之世益遠曷若反而求之

左氏之爲核其次參之公穀猶爲近古也萬曆己亥暢月穀旦

黄氏正憲春秋翼附

二十卷

存

賀燦然序曰自漢以來說春秋者亡慮千百家而四傳爲最著邱明與夫子生同時按魯史爲傳當不甚謬刺然不亡牽合附會之失夫子以春秋屬商公羊高穀梁赤俱本自西河宜不詭於筆削之旨乃細瑣刻深若酷吏之斷獄夫子不若是苛也胡氏傳立於學官士人類墨守其說顧安國去古益遠臆斷於千百年之後若射覆然能一一懸中乎哉善哉懋容氏之說春秋也夫春秋據事筆削褒貶自見非拘拘於日月爵氏以爲衮鉞也拘拘於日月爵氏之閑求所謂衮鉞者而有合有不合於是曲爲正例變例之說至云美惡不嫌同辭說愈繁而愈晦矣懋容氏之說有功四傳羽翼聖經即謂春秋翼可也附云乎哉

姚氏舜牧春秋疑問

十二卷

存

舜牧自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即義也而在人心無偏陂好惡之閑周衰王道寖微人心陷溺而不知義爲竊爲僭爲瀆亂甚或淪於禽獸有不忍者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即書所云是彝是訓是行者耳而或者誤爲道在位在之說謂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豈其然哉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則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眞善讀春秋者矣而惜皆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二子者乎牧非其人也惟童稚時先贈君淳庵翁誨牧曰兒曹欲知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閑取易書詩禮次第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內茲來粵西甚暇得從大全諸書竊觀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無作好惡真恍若見其心者恨不敏不足以發也因竊評諸儒之論有合於經者錄之而又輒筆所疑就正有道焉亦謂涉躐斯道路也仰慰先君子誨牧之遺意也云爾

蕭氏良有春秋纂傳

四卷

存

劉芳詰曰良有漢陽人萬曆庚辰賜進士第二歷官國子祭酒

沈氏堯中春秋本義

四卷

存

堯中自序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據事采文斷以大義如趙盾弑君教所存也可無改也晉侯召王文有害也所必改也其諸筆削凡以存王迹而已史有文質詞有詳略不強同也是故侵伐一也或書人或書爵義係於侵伐不係於人與爵也會盟一也或書名或書字義係於會盟不係於名與字也元年書即位亦有不書諸侯書葬大夫書卒亦有不書卒與葬書日亦有不書王次春正次王亦有書時而不書月書月而不書王諸侯失國必名亦有不名而名於歸國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亦有併其官而不書者非故略也史闕文也況經文從三傳中錄出先儒遞相授受不無承襲之誤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爲之說左氏具載本末猶不失紀載之體公羊穀梁各自爲例胡傳參用其說說窮則曰美惡不嫌同辭俄而用此以誅人俄而用此以賞人使天下後世莫識其意是舞文吏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矧直以天子之權予仲尼而以擅進退亂名實爲史外傳心之要與夫進退可也擅進退不可也實子而名之爲子實非王而不名之爲王此非擅與亂也乃所謂義也實伯而退之爲子實非子而進之爲子所謂擅與亂也非所謂義也然則天子之事奈何周命爲子則書子周命爲伯則書伯周不命爲王則不書王如是而已若謂擅與亂爲天子之事是身自爲亂也而何以爲孔子然則直書其事其誰不能而曰游夏不能贊一辭何也蓋仲尼所據者事所采者文而其義則斷自聖心隱桓以下詳在諸侯文宣以下詳在大夫而定哀之際弁及陪臣故其言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出自諸侯又出自大夫又出自陪臣見天下日入於亂愈趨而愈下也齊與晉較恆子齊與魯較恆子魯故其言曰齊桓正而晉文譎齊至魯而魯至道蓋欲撥亂世而反之治也又有總十二公而見者霸主未見諸侯雖散而猶知有王霸主見諸侯雖合而不知有王霸業衰則諸侯奔走秦楚而王亦不見於春秋是以五霸爲終始也有總一公而見者如與邾儀父盟矣而繼書伐邾又及宋

人盟矣而繼書伐宋是以一事爲終始也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將書取郜大鼎則始之以成宋亂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既書宋災則繼之以宋災故書天王遣使來聘則知隱不朝王之爲慢書王人子突救衛則知各國伐衛之爲非至若翬之弑隱也而先書翬帥師慶父之弑子般及閔公也而先書慶父帥師晉趙盾之弑夷臯也而先書趙盾帥師鄭歸生之弑夷也而先書歸生帥師齊崔杼之弑光也而先書崔杼帥師故其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則聖人之精義也先儒獨朱晦翁得之而未有成書中也不揣固陋爰采各傳附以己意一以經義爲主而鑿者不與焉非敢與先儒匹也亦竊比晦翁之意云爾萬曆庚子

楊氏子庭春秋質疑

十二卷

未見

于庭自序曰自胡氏列之學官而三傳絀矣然徵事必於左斷義必於公穀而若之何華袞也鈇鉞也一切尸祝胡氏而無敢置一吻也蓋孔子晚而作春秋七十子實聞之則退而私論之旨史掌故而高與赤亦西河之徒也耳而目之而猶贊一辭不得而況乎生千百世之下者乎胡氏議論務異而責人近苛閒有勤公穀而失之者以王子虎爲叔服公孫會自鄸出奔之類是也亦有自爲之說而失之者卒諸侯別於內而以爲不與其爲諸侯滕自降稱而以爲朝桓得貶之類是也庭少而受讀書竊疑之歸田之暇益得臚列而虛心權焉權之而合者什七不合者什三則筆而識之而質疑所由編矣漢人之祀天也以牛夸人之祀天也以馬而天固蒼蒼也祀以牛以馬不若以精意合也夫不以精意求聖人而執胡氏以詘左公穀是祀天而或以牛或以馬也茲予所由疑也

陸元輔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曆庚辰進士

李氏廷機左傳綱目定注

三十卷

存

俞汝言曰是書崇禎間刻於建陽書坊

郁氏德淳春秋匡解

八卷

存

錢謙益序曰予兒時受春秋於先夫子夫子授以匡解一編曰此安成郁汝光先生所刪定也因爲言郁氏家學淵源與先生之文章行履冠冕詞垣期他日得出其門牆余鄉會二試以先生之書得儁雖未及親炙而余之師固有出先生之門者比於聞風私淑猶爲有幸焉何子非鳴爲令南昌與先生之孫孝廉端侯游相與是正其書重付之梓

徐氏即登春秋說

十一卷

未見

楊氏伯珂左傳摘議

十卷

未見

伯珂自序曰予自丁未爲時義業是非莫白不能不悒悒於心戊申之春取左傳讀之見後人之評者多不察其心漫爲之說竊歎古人之負冤亦有久而不白者乃取一事綴以數語或爲人所未發或爲已發而未當者皆原其情之本來而究其勢所必至善惡功罪昭然分別使漏網者誅負冤者雪不欲人受盜美盜惡之名凡古今之成說不敢偏徇即胡氏一代成書有未確者亦多爲辨之久而成百餘首命曰左傳摘議藏之笥中曰摘議者謂其或有一得而非舉其全也

黃虞稷曰伯珂字直甫淮安大河衛人萬曆丙戌進士汾州同知

高氏攀龍春秋孔義

十二卷

存

兄子世泰序曰韓起聘魯觀書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有周禮在魯之歎孔子起而暢厥大旨則望義知歸非孔子安從哉後世學者奉古之心終不勝好異之心於是意見橫生義理雜出大圭呂氏以爲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而春秋爲尤甚此我伯父忠憲公有周易孔義之書不已而有春秋孔義之書也伯父生平性廉節介疾惡如仇然宅衷寬易不爲深嚴可喜之論故權衡四傳悉稟尼山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也經有傳無者不敢疑也其文簡其意嚴有嚴正之義焉有忠恕之仁焉有闕疑之慎焉顏以孔義者欲誦法孔子者不失爲聖人之徒也偓海秦先生既捐貲板周易孔義復續板春秋孔義伯父有志得先生而言益章兩義明

而六經之義無不明矣

吳氏炯春秋質疑

一卷

存

炯自序曰春秋魯史之文也因魯史以明王道不以天子之權與魯隱公不書卽位書天王歸賵是以天王正魯之始也始魯隱何也平王之終也王東遷而終不復春秋所以作也春秋繼王統也故尊王於天王不王有不稱天者矣命曰天命討曰天討內命大夫書爵外命大夫書字不命於天子不書大夫不正其爲大夫也殺大夫必書爵不正其專殺也天子討而不伐繻葛之戰書三國從王伐鄭不以天子主兵也天子無出出曰出居居其所也大一統之義也王之降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尊王爲重召陵之師責以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存王室也河陽之狩不以臣召君首止殊會尊王子也衛人立晉晉非衛人所得立許叔入許許非叔所得入正諸侯也正王統之名分也霸之衰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垂隴大夫主盟之始列士數於宋公陳侯鄭伯之下不與諸侯等也伐沈大夫主兵之始列國稱人退諸大夫也扈之盟書晉大夫於諸侯之下棐林之役書會晉師不書大夫不以大夫主諸侯之兵也維王統之脈也大夫失政陪臣執國命矣陽貨柄魯入讙陽關以叛書盜竊寶玉大弓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書圍費圍郈而不書其叛不與陪臣專政也王統所以不倒置也尊王統者外四裔其號君與臣同詞賤之也進而稱人又進而稱子雖大不過曰子微之也盂之會執宋公矣書宋公於楚子之上不與楚執也薄之盟釋宋公書公會諸侯不與楚釋也宋之盟楚駕晉矣先書晉存內外之防也鍾離黃池之會殊會吳不與中國同吳也王統所以不裂也春秋之事莫大於五霸陘之次葵邱之會首止之盟桓之功也滅譚滅遂降鄣遷陽不與桓專滅城楚邱城緣陵不與桓專封桓之汰也踐土之會河陽之狩朝於王所歸衛侯於京師文之功也城濮之戰伐衛致楚執曹畀宋文之譎也宋襄無功於中國而有執滕子用鄫子之罪秦穆有功於納晉文而滑之入彭衙之戰罪不可掩楚莊有伐陳之功而滅蕭滅舒蓼以至問鼎罪不容誅秦穆楚莊功不敵罪者也是以王統正五霸之功罪也春秋之義綱常爲重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正父子也忽出突入忽繫鄭而突不繫鄭正兄弟也會于濼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正夫婦也鄭申侯陳轅宣仲相譖以敗書齊執濤塗鄭殺申侯正朋友也書子同生重世子也葬宋伯姬明婦道也是以王統正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春秋之始稱元稱天王者奉天體元之義終以獲麟王道之衰天運之窮也春秋始終以天以天正王以王正列辟百官萬民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郝氏敬春秋非左

二卷

存

敬自序曰春秋本事自當依左舍左如夜行茫不知所之矣公穀尙例無左則例無稽左言事而例始有據左言例而人始競爲例矣故左者諸傳之嚆矢也世人謂之羽翼聖經其實踳駁舛謬不可勝數豈親承聖訓見而知之者歟自司馬遷首相推信馬季長鄭康成杜元凱雜然和之末學承訛乃至以周易文言語出自魯穆姜毛詩古序謂附會左傳臧宣叔媚晉卿權辭以爲王制夏父弗忌逆祀諸侯祖天子謂都家皆有王廟楚子納孔寧儀行父謂爲有禮晉受諸侯朝貢蔑視天子極其崇獎使三王畀人貌千古榮名此類背理傷道何可言俗人耳食難與口舌爭今摘其紕謬三百三十餘條附以管見題曰非左或曰非左不非公穀何也曰公穀則誠公穀矣左實非邱明也知左之非邱明者然後可與言春秋

春秋直解

十三卷

存

敬自序曰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爲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開卷知其爲亂蹟而世儒以爲隱諱之文何歟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耻之丘亦耻之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後儒以事例合而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二三子以我爲隱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爲深文隱語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荆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壞春秋於是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種凡例不以文字爲褒貶不以官爵

名氏爲貴賤未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越此其犖犖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諸傳先入一字於胸中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易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皆世儒之臆說也

王氏震左傳參同

四十三卷

存

烏程縣志王震字子長萬曆辛卯舉人

按烏程王氏左傳參同四十三卷別有凡例列國世系考國號考異年表世次圖名號歸一圖名號考異字例書目姓氏附見於前後其報沈太史仲潤書云人謂僕變亂左氏非敢然也僕所爲編輯者不過因其散亂而次第之或緣其記識闕略而補苴之如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衞于楚邱此是僖公元年二年事也傳乃載於閔公末年當乎否邪又如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本僖公五年事也傳乃散見於莊公閔公僖公二三十年之閒考核者便乎否邪至如管仲匡合之功孔子亟稱之然左氏不詳見也曾子於召陵之役則曰楚人攻宋鄭燒熸熯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要宋田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槍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於是興兵南存宋鄭茲亦不見桓公管仲之仁矣乎令尹子文之忠孔子嘉之左氏未之及也國語則曰子文緇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入朝日晦而歸食家無一日之積茲亦不見子文之殉公矣乎三都之隳聖人施爲大略具見於此經文大書屢書必自有說左氏僅曰仲由爲季氏宰將隳三都抑何略也家語則云孔子言於公曰古者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此出自聖人隳郈隳費本意傳胡可不載至西狩獲麟聖經於此絕筆原有深意左氏乃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其於經義惡觀萬一家語紀孔子之言則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被害是以悲之此出自聖人絕筆至情又何嫌攙入已諸所增益大都不出此類獨左逸說林等書謬爲纂附疑於真僞錯雜然鄙意傳疏主於明經苟於經義有裨雖附見無傷也矧細書傳後原與本傳毫無混淆又何真僞錯雜之足疑乎此書出讀者可省檢閱覆覈之勞其於初學不無小補聖人蓋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僕之編輯儻亦屬比之萬一乎其著書大略具見此書故錄之

魏氏時應春秋質疑

十二卷

存

南昌縣志魏時應字去違萬曆乙未進士歷官南京通政使

劉芳喆曰此爲舉子業而作前有柯挺田居中二序

曹氏學佺春秋闡義

十二卷

未見

春秋義略

三卷

未見

徐氏鑒左氏始末

未見

高佑釲曰鑒字正宇豐城人萬曆辛丑進士太僕少卿

王氏世德左氏兵法

□卷

存

黃虞稷曰世德字長民南康人萬曆辛丑進士巡撫遼東都御史

經義考卷二百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九

張氏銓春秋補傳

十二卷

存

陸元輔曰公字見平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巡按遼東死於難謚忠烈

李遜之曰張忠烈公方任江西巡按時先忠毅公應昇爲南康司李在官著春秋補傳先公爲之校正及按遼東及於難幸書猶存

錢氏時俊春秋胡傳翼

三十卷

存

錢謙益序曰余姪水部用章氏輯春秋胡傳翼成不佞讀而歎曰嗟乎經學之不明未有甚於春秋者也他經以經爲經而春秋以傳爲經他經之傳傳經爲傳而春秋則人自爲傳自漢洎元未有底也明興乃始布侯於文定海內靡然從之無敢操戈者於左氏則核者誣之於二氏則誣者核之此則胡之失也仲尼之所削者不可見矣其所筆者具在據事直書內不敢易史書外不敢革赴告而一字襃貶口銜天憲亦可以令吳楚之僭王者乎此又胡之失也元年之元也鼎銘先之矣五等諸侯之稱公也儀禮先之矣由此推之凡所謂一字一句傳義比例者非棄灰之刑則畫蛇之足也此又胡之失也昔之春秋以三傳爲經今之春秋以胡氏一家言爲經雖然胡氏之書大義備焉況功令在是童而習之用以郛衆說斷國論不猶賢於說鈴書肆乎哉用章之爲是編也豈惟胡氏功臣抑亦導明經者之先路也近世趙恆先生著錄疑以紬塞耳三年而發之蠥矣余少不自量欲網羅百家推明孔氏筆削之旨未三載而以懶廢今余得深湛如用章豈遂遜古人哉姑書之以志余愧而已

陸元輔曰仍峯錢氏常熟人萬曆甲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終湖廣按察副使

賀氏仲軾春秋歸義

三十二卷續序論說一卷

存

春秋便考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文武之法也修其法以明文武之道以其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弒殺奔逃者以綱紀天下之君公卿大夫士以治天下之君臣父子君臣父子之道得而人心斯正人心正而天子始尊天子尊而君公卿大夫士乃各得其所然後斯民始可得而理也故曰春秋聖人之所以治亂世也以心法爲刑書也不然亂臣賊子豈刀鋸可以懾服詞令可以告戒乃經成而知懼考何邪吾以此知春秋之聖功神化不專在片言隻字之末故曰一字之襃榮於華衮一字之貶辱於斧鉞一字之義未明而執之太嚴求之太深遂使義例曲生遷就牽合引證辨難聖經爲之猥碎則直以斷爛朝報棄之無惑也故經之敝也是創例說經者之罪也及其例之不可槩施則又爲正例變例之說曰正例非聖人不能修變例非聖人不能裁極而至於正變之所不能通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詞以聖人經世之深心必欲引繩於諸家之例解使例而可以盡春秋也例至今在也倣例擬經人人可爲春秋矣夫史臣之法莫嚴於董狐南史氏其所以書趙盾崔杼弒其君者何嘗有一字減於春秋曾不能懼二賊臣於覿面春秋所以書趙盾崔杼弒其君者亦何嘗有一字加於二史顧以隔世之追書乃能令二賊臣骨寒於既朽邪蓋聖人所以正人心以正萬世者不在修詞之末亦明矣吾故云春秋原無例而後人專以例論春秋失春秋之遠也故春秋有裁斷而無比附有是非而無命討有功罪而無賞罰有時書爵書字而不必皆無罪有時書名書人而不必皆有罪臨之以天子之尊賓之以文武之法事如其事而止人如其人而止事如其事人如其人而義行於其閒矣義顯而功罪分功罪分而是非定辭達而已何者是例何者是書法凡言例言書法於是乎有進退諸侯大夫之說於是乎有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說於是乎有素王素臣之說於是乎有以天自處之說置聖人於壞法亂紀而莫敢矯其非嗟乎天子之刑賞可要強侯之生殺可擅權臣之威命可移士庶之耳目可欺惟聖人之是非不可假故亂臣賊子所不屑得之於天子與夫君卿大夫士庶者而獨不能乞之於泗水四夫之筆此春秋之所以重也每伏而

讀之疑夫傳之所說不類經意而例更甚斷以爲聖人之所以爲經決不在此乃取公穀左氏胡傳參會之酌以己意名之曰春秋歸義歸義云者歸於尊王之義而已是書也始於萬曆戊午成於崇禎甲戌云

黃虞稷曰仲軾字景瞻獲嘉人萬曆庚戌進士爲武德兵備副使家居闖甲申寇難衣冠北向題字几上自經死妻妾五人咸其義皆同死

春秋提要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舊有提要然事不盡載稽考無當焉今特總經文而悉志之詳事情之同異味聖經之折衷可得其梗槩則執一事而不會其全守單辭而不窺其異將自知其不可通矣但分類太繁近於瑣屑殊非聖經本意今第求其易考耳非分門立例之說也改削數易迄半年乃始就緒而猶有未盡合者焉姑存其大凡可也

朱氏國威拜山齋春秋手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朱國威字雲來華亭人萬曆庚戌進士除工部主事累官至工部尚書以太常寺卿回籍坐黨案閑住

卓氏爾康春秋辨義

三十卷

存

爾康自述曰辨義者一曰經義二曰傳義三曰書義四曰不書義五曰時義六曰地義

羅氏喻義春秋野篇

十二卷

存

喻義自序曰春秋有義無例例繁而義隱矣焉用例然究未有能破除之者野篇所爲作也或問三傳曰後進之禮樂也其辭文子於春秋行古本而已矣崇禎丁丑

周氏希令春秋談虎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希令字子儀江西寧州人萬曆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太常少卿

方氏孔炤春秋竊論

未見

陳氏禹謨左氏兵略

三十二卷

存

禹謨自序曰師出以律兵安可無法也世之談兵家類祖孫吳而黜左氏詎知孫吳之法寄於言左氏之法寄於事徵言於事則虛徵事於言則核故舍左氏而言兵法此不循其本者也孫吳以一家言行世世世得述焉左氏主說經故談兵即工而分次十二公者世徒指爲富豔之緒論與巫醫夢卜同類而忽之如隗禧知爲相斫書矣猶云不足精意則章縫之東於見也況介冑士又安所得蜱及之哉予故特爲表章命曰左氏兵略成一家言稍證以武經諸書及往代得失之林俾與孫吳並存焉　又進呈疏曰臣聞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自古帝王未有能去兵者恭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天下見爲已治已安矣抑臣猶切隱憂不勝過慮因濫竽樞寮之末每究心韜略之編竊謂今談兵者輒祖孫吳乃春秋左傳一書尤兵家祖也邱明依經立傳義無不該至所敘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六弢所未洩者如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克在和之訓武不可黷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爲武之詞語正則召陵城濮諸師仗其義語奇則東師夾擊潛涉胥加妙其機詭譎則曳柴設旆僞耀詐盟竊其幻行陳則鵝鸛魚麗左右勾拒善其法勇敢則先登免冑彿斷柴石昭其能技藝則用革用木用矛用劍程其巧舟車步騎則餘皇乘廣崇卒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日蓍龜占候則卜偃史墨徒父師曠之儔通其奧古今用兵家未有不出其彀中者第其書不著於兵志其詞散於全帙而未別其指歸介冑之夫於是知有孫吳竟不知有左氏不幾遡流而忘源乎臣特於左氏傳中就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姑舉一二即如西北利車戰乘廣之制不可考乎東南利舟師餘皇之式不可追乎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象不可做乎兵家之勝算莫如用奇覆伏不可施乎以悅禮樂敦詩書者謀帥必無不識一丁者矣以赦孟明復桓子者使過必無掩於一眚者矣以殺顛頡戮揚干

者罰罪罰行而孰不知懲以嘗銘鐘晉賜樂者賞功賞行而孰不知勸有所以恤軍士之寒挾纊詎不知感有所以濟軍士之飢庚癸從此無呼因壘可降以攻則何弗克不虞豫戒以守則何弗固大都兵家妙用潛于九天九地幻于疑鬼疑神疾于迅雷掣電不可逆度不可預設不可以成案拘然談兵者必曰兵法夫斷木爲棊梲革爲鞠亦皆有法焉況兵凶戰危何事也豈可師心自用而優爲嘗試哉臣謹輯兵略一編凡三十二卷謹用繕寫裝潢成帙恭進御前仰祈皇上于清燕之餘俯垂睿覽

馮氏夢龍春秋衡庫

三十卷又附錄二卷

存

劉芳喆曰夢龍字猶龍長洲人

汪氏應召春秋傳

十二卷

存

俞汝言曰應召徽州人撰春秋汪氏傳十二卷萬曆乙巳自爲之序

楊氏時偉春秋賞析

二卷

存

劉芳喆曰時偉字去奢吳人

唐氏大章春秋十二公明辨

未見

黃虞稷曰仙遊人

吳氏從周左傳纂

四卷

未見

張氏承祚春秋歸正書

未見

廣平府志張承祚肥鄉人萬曆中歲貢生官同知以子懋忠貴贈錦衣衛左都督

陳氏可言春秋經傳類事

三十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可言字以忠嘉定人好左氏傳謂編年紀事或一年之內數事錯陳或一事始終散見於數年與數十年之後學者驟讀之未易得其要領乃倣建安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作春秋經傳類事凡九十餘條三十六卷其釋義主杜氏而多所損益傳有與經戾者則參之公羊穀梁二傳歷二十年而後成竟窮困以歿

秦氏[illegible]春秋類編

未見

戴氏文光春秋左傳標釋

三十卷

存

陳氏宗之春秋備考

八卷

存

宗之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天文五行地理禮樂人物皆具焉百世而後傳聞異詞三傳之牴牾十二國之棼錯而可以憑臆無考乎竦闢取士傳宗康侯爲胡氏之春秋非孔氏之春秋矣譾疏詁題義取穿鑿則爲安成麻黃之春秋弁非胡氏之春秋矣則夫萃其異同釐其沿革於以具訓蒙士所當務矣是編也友人張君燮實殫蒐集而屬子總其成焉

陸氏[illegible][illegible]春秋所見所聞所傳聞

三卷

未見

華氏時亨春秋敘說

未見

梅氏之[illegible]春秋因是

三十卷

存

趙吉士曰梅之熉字惠連麻城人

夏氏元彬[illegible]傳統宗

十二卷

存

文震孟序曰夫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氏乃爲之傳傳其事不斷其義若曰其義則子言之矣漢初有公羊穀梁之學各有耑師互立意義天子主爲是非同異大議殿中揚雄所謂嘵嘵之學各習

其師者也吾友夏仲弢覃思經學爰集諸傳下及戰國短長諸篇彙爲一書源派分而指歸合凡昔所稱輸攻墨守者一切歸於渾同而均以羽翼素王蓋十年而後成其功博其志苦矣

俞汝言曰夏元彬初名彬字仲弢德清人

孫氏範春秋左傳分國紀事

二十卷

存

範自序曰說春秋者曰義曰事義斷於聖心末學難曉事則存乎左氏可循覽而得也顧其爲書年經國緯緒端紛出覽者未能一目便了是用倣之史家變編年爲紀事以事系國以國系君有一事而連綴三五國上下數十年者則原其事之所始與其所歸還系所屬之國庶覽一事之本末而即因事以知其國勢之強弱人才之盛衰二百四十餘年之故網羅胸中出爲濟世匡時之用是今日所爲輯傳意也

章氏大吉左記

十二卷

存

大吉自序曰左氏編年太史公紀傳此千古史之準予媿元凱而亦有左氏癖自少至老不倦第列國雜敘經傳互刊觀覽不便僭截左氏文就史記體合而名之曰左記事以國麗文以事聯雖割裂之罪無所逃而實不敢筆削一字燦然成文便覽觀焉雖然列世系則一姓梗槩備矣要始終則當局吉凶辨矣前兆或同後驗古算或勝今籌災祥可按狐鼠足懲余二復之不容緘口漫憑臆見輪列於簡末幸同志者鑒之

俞汝言曰章大吉字惠伯山陰人

徐氏允祿春秋愚謂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徐允祿字汝廉嘉靖諸生取春秋三傳及胡氏傳撮其大旨於前而折衷以己意四家都無當者更出獨見斷之如尹氏卒以爲鄭之尹氏即隱公與之同歸而立鍾巫之主者也其他大抵類此

顧氏懋樊春秋義

三十卷

未見

張氏岐然春秋五傳平文

四十一卷

存

岐然自序曰記曰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予嘗與虞子仲皜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蓋鮮有不亂者及觀近日經生家之說尤可訕笑殆不復可謂之春秋又不止於亂矣究其弊率起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習讀者惟知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矣又久之習讀者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并不知有經矣昔范叔有言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知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高陽涇陽不知其有王今習讀者惟知有胡氏不知其有春秋此所謂亂之極也而其弊率起於過尊胡氏胡氏之說經亦未嘗不按左氏參公羊據穀梁而敢獨爲之說左氏之說未當公穀或正之三傳之說未盡唐宋諸儒闡發之胡氏乃始起而和合衆家約略經旨大暢己意爲春秋然則今之單任胡氏者反以罪累胡氏我知必胡氏所深惱也輒與吾友舉遠氏合三傳而存其註取胡氏而平其文又附以左氏之外傳爲夫治春秋者立之案附之斷皺不厭詳且盡也則凡諸子百家之書有可采者舉未可棄矣使姑發其端持其平則試取四家五傳之文而參和之其相符者幾何也相戾者幾何也然後考諸儒之說而折衷焉比經文之事屬其辭而條理焉將其不可得而亂者自出也予向期與虞子博采諸家存其合者而閉附己意名曰春秋止亂虞子逝而未之成也今先以四家五傳之平文平學士家之心而後出予所與先友夙夜商榷之書以就正焉亦曰將以持春秋之平無徒爲胡氏之罪人爾也

馮氏槃春秋前識

一卷

存

俞汝言曰其書言天文主夏時

周氏廷求春秋二十編

三卷

存

廷求自序曰春秋一書聖人所以著尊親大義也立尊之名示尊之義筆之於魯史之上雖古無天王之稱而亦不嫌創也核觀之

實得親之情繫之於周歷之正者雖詳一春王之文而亦不厭贅也王則稱天尊之至也春則書王親之至也尊尊親親義之至也此則夫子所以作春秋之意也或曰夫子意在存王迹而作春秋則止存周室之文足矣胡爲乎備載列國之事邪曰尊其尊親其親者尊親之大義也合衆尊以成一尊合衆親以成一親者尊親之至願也今考全史所載則見正朔頒於其上列國承於其下典禮按於其故功業侯於其新治亂繫於其人盛衰存於其事罪案嚴於其論災異謹於其徵一人雖拱手無爲而諸侯若奉行不替於此見聖人竊取之義矣至於今誦天王之稱有以知聖人之尊王者尊之惟恐不至讀春王之文有以知聖人之親周者親之惟恐或忘也歸賵錫葬之事雖當式微之日而列國無不以受王命爲榮會同誓信之舉雖當更霸之期而盟主無不以藉王臣爲重河陽一狩京師特朝依然巡守述職之盛事也天子賜命而共仰繼明之照元戎啓行而三勤伐鄭之師依然禮樂征伐之雄風也寤生不共而三國從王以伐負芻已服而京師受命以歸豈非司馬司寇之典猶是一人總其成乎緣陵之城諸侯盡入宿衞成周之城大夫敢效賢勞豈非維屏維翰之業猶是普天同其戴乎若然者世雖衰也道雖微也一王之分初不失其爲尊也萬國之衞初不失其爲親也直取十有一王之行事筆之於經而義已足昭揭於千古矣又何必鋪張其事粉飾其辭然後有以明天子之事哉故夫尊親者至教之所自始也尊其尊而親其親大義之所自明也使人盡知尊其尊而親其親則經義之所以揭日月而中天也廷求自天啓三年說春秋迄崇禎四年論定分編二十期不失夫子筆削之初意云爾

陳氏士芳春秋四傳通辭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四十

王氏(道焜等)春秋杜林合注
五十卷
存
陸元輔曰道焜杭人中天啓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源濬之共輯此書

陳氏(肇曾)春秋四傳辨疑
未見
林偉曰陳肇曾字昌箕福州人天啓辛酉舉人官禮部司務辨疑一書曾學佺序之

華氏(允誠)春秋說
未見
嚴繩孫曰先生字汝立天啓壬戌進士除工部都水司主事見鄒元標輩以講學去位遂拂衣歸久之補工部營繕司主事進兵部職方員外郎劾大學士溫體仁吏部尚書閔洪學尋乞終養歸里
張光家曰先生說春秋義多主公羊傳

倪氏(元璐)春秋鞠說
未見

黃氏(道周)春秋表正
未見

春秋揆
一卷
存

鄧氏(來鸞)春秋實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來鸞字孀青宜黃人天啓壬戌進士武昌知府其書吳興沈演序之

林氏(胤昌)春秋易義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吏部郎中

張氏(國經)春秋比事
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四川布政司參政

黎氏(遂球)春秋兵法
未見
遂球自序曰兵事著於黃帝不可得而考矣世之傳者不過與陰陽時日之書等予無取焉其可稽據者則無如春秋予少即愛左氏於先高士然其時海內平治不過以爲詞令之式廿年來四方多事予以書生敖遊諸公閒羽檄飛至閒輒以意談兵時多奇中然不敢自信爲能也會以省母從吳歸粵舟中無事因取左氏諸兵事別爲端委手自寫記時以己意附於其末適友人有以書籍見質者始知昔人久已有是編予甚自笑其勞然頗覺其泛引無當則又不容自廢以精切而明著蓋無如予本也

張氏(溥)春秋三書
三十一卷
存(闕)
張采序曰三書者我友張子讀春秋所作也曷云三書一曰列國論是則張子分之以明經一曰諸傳斷是則張子合之以明經一曰書法解是則張子分合一致以明經此三書者左右往賢綱領來訓使天假之年剋期可竟不幸短折張子於經沒身已矣今就所屬稾列國論已完傳斷中缺文公復缺襄公以下其僖公閔缺十餘年書法解爲目多端而僅成一則竊謂以此行世亦可羽翼經傳而買人不知強子續之復不自量輒許其請但病中多廢不克即竟因先完僖公出正同志其他所缺亦小有條緒隨容續布嗟夫朋友一倫于今涼薄兩人相期二十餘年頗著海內未了後補豈止文章正不欲漫計工拙殊觀生死云爾

吳氏(希哲)春秋明微
未見
錢謙益序曰淳安睿卿吳公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以治行第一擢居掖垣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暇手一編據案呻吟援筆塗乙若唐人所謂兔園冊者則其所著春秋明微也給諫承籍家學專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解以及宿儒講論經生經義窮其指

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歲彙爲是書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何休以春秋駁漢事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六十條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時懲荊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數疏進御拳拳以大義摩切人主今春秋取士斷以文定爲準士子射策決科朝而釋褐日中而棄之矣給諫於是經童而習之進取不忘其初隨衍縱橫朱墨狼藉鹹欲使天下學者通經學古以董子胡氏爲的也給諫之意遠矣

劉芳喆曰希哲字睿卿淳安人崇禎辛未進士除惠州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

孫氏承澤春秋程傳補

十二卷

存

吳氏主一春秋定衡

未見

金華府新志吳主一字協一義烏人崇禎癸酉舉人署會稽教諭著春秋定衡

堵氏胤錫春秋澤書

未見

陸元輔曰牧遊先生籍本無錫家於宜興中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陞長沙知府

夏氏允彝春秋四傳合論

佚

余氏光弟颺春秋存俟

十二卷

存

李世熊曰吾友余希之廣之之治春秋也始闢諸儒之陋繼闢四傳之迷究乃舉闢四傳闢諸儒者而幷闢之考世知人據情得實務合筆削之初意而止

陸元輔曰余光字希之颺字廣之莆田人颺中崇禎丁丑進士官上虞知縣

來氏集之春秋志在

十二卷

存

孫廷銓序曰說春秋如說詩皆以意逆志之書也詩之志在乎美刺衛宏毛鄭說人人殊春秋之志存乎褒譏左氏公穀說人人殊要無違乎美刺褒貶之正而止爾漢置春秋博學之士左氏獨後世爲公羊穀梁者從而非之然公穀去聖人差遠爲左氏者亦非之書盲墨守廢疾蓋交譏也至宋儒削斷三傳胡氏遂盡廢其書創爲新例然立乎趙宋以指春秋其於隱桓加遠矣則未知聖人之志果在彼歟在此歟我友來子初獨成一書其意頗異乎四家蓋以諸儒之說可以理裁聖人之旨斷難例拘其或經有微文前後互見爲傳所未見者則表而出之其有經意顯白本無義例而傳好爲曲說以致失實滋疑者則辨而正之其有此傳所引而彼傳或殊此傳所進而彼傳或退之排詆紛紜樊然淆亂則折衷而求其必合皆比經發義錯傳成文綴以世史附以新意著爲百有八篇號曰春秋志在蓋言聖人之志之所在也來子之書蓋不失褒譏之正者矣

四傳權衡

一卷

存

集之自序曰予向者作春秋志在固已舉其大端茲又取四傳而權衡之權衡之者將以準其是非也不權衡春秋而權衡四傳者以今日之是非準千古以上之是非將有所不確以吾小儒之是非準大聖人之是非終有所不敢亦曰取四傳而銖之兩之以酌其平云爾

林氏尊賓春秋傳

十二卷

存

張溥序曰制義盛而絕學微五經之義終世不能明也其尤病者莫甚於春秋春秋之書左氏公穀三傳並立文定晚出其學反貴非南宋之文高於前人也其用法也嚴其持說也峻意主於復讐以儆和議之非諭歸於自強以發忘親之痛主構相檜怫然惡之而抗辭無避天理人欲反覆深切雖其閒少褒多貶文近深刻然遏邪防亂與其過而縱之無寧過而閑之也莆田林燕公通春秋紬繹諸家更出新義自成一書曰林氏傳窺其意將以陳君舉趙子常自命給諫淩茗柯先生出轄閩海搜揚多士首得燕公延致上座今冶吾禾燕公不遠數千里褐衣上謁以春秋傳見給諫爲

梓以傳予方樹葦春秋有二書之役以編年敘事以列國敘人以書法敘義例更喜得林書華之斷端無異班荆道舊也

尊賓自敘曰春秋何以有傳也孔子之心不能偏天下萬世而口授之爲孔子徒取其所不能口授者代爲傳之遂使天下萬世無不若自孔子口授之者而春秋傳矣傳自左氏有之公羊氏穀梁氏有之迄今惟胡氏獨尊獨信一氏興而諸氏廢雖然孔子尚未能偏天下萬世而口授之則孔子之心又豈一氏所能代爲之傳也哉此林氏之所以繼而有傳也

鄭玥曰莆田林尊賓字燕公撰尊賓以崇禎壬午舉於鄉林氏傳十二卷成於崇禎辛未淩侍御義渠張吉士溥夏吏部允彝皆爲之序

宋氏徵璧左氏兵法測要

二十二卷

存

方岳貢序曰今天下多事緩急少依賴之人或以爲文武之途分故不盡人材之用而實非也洪武中有司請立武成王廟聖祖論之以文武之道本出於一合則人才威分則人才衰遂罷武成廟不立豈不以養成於學校漸之以經術如羆如虎之士惟我所用之哉不觀於春秋之學乎晉文之擇帥也爰舉郤縠以其悅禮樂而敦詩書也故入則爲卿出則爲帥至於司馬軍尉之屬皆慎其選於是魏絳羊舌父子終身其閒故軍無秕政所向成功及至後世別流以處之分銓以序之文事武備離而爲二而古意衰矣尚木宋子著左氏測要一書援古證今不私其所見不避其所難其書斷然不可廢矣使國家異日收文武之用者其在斯歟

李雯序曰往者春秋之世天下五十餘國霸莫如齊晉強莫如秦楚固嘗伏師武之力藉戰勝之威矣其他小國之師以衛之弱而可以勝於齊以小邾之微而可以勝於魯以魯之衰而可以勝於宋以越之敗而可以復於吳是皆當時士大夫習於兵嫻於法也至於今天下一統天子之威行於萬里天下勝兵無慮數百萬而自戊午用兵以來二十餘年盜日益多兵日益弱求其一矢相加遺不可得反不若於春秋之小國者其士大夫不習於兵不嫻於法也嗟乎是安得司馬穰苴孫武吳起者而後可用兵哉尚木少爲左氏之學樂觀其治兵行師攻謀交伐之術因裒集其事通其流略至於戰近皆較量而譜畫之爲左氏兵法測要二十卷此眞救時之書也今天下多故聖人宵衣苟有百里之寄不能必其一日之無事則不能必其不用兵不能必其不用兵則不可以不知兵官長爲將帥子弟爲徒衆出才智以進退用爪牙以角拒此猶筐篋簿書之事不可以爲非常之舉不意之變也古之人蓋嘗行之於樽俎之閒出之於袵席之上矣讀是書者其勉之哉

陳子龍序曰左氏兵法測要者我友宋子尚木因舊史論得失審形勢觀世變以窮兵械之本乃引經立政之書非特權謀之用也春秋以來言兵之家不可勝數然大要虛設機勢以爲無方之應未嘗櫛比以驗之於事曰彼固無常形與常說也至唐杜君卿始依孫吳證往事而其後則宋仁宗之祕略以至曾公亮丁度楊肅之徒咸集史冊之遺文爲權家之龜鑑可謂備矣然其體每以類相從而未能旁引曲譬推見未然以極於變化異同之際是故存焉而弗尊今觀尚木之書其立本也正其釋義也詳其設慮也微其觸類也廣或古人所已成之事而代爲之勝算或古人所未及之思而推之於必然使人讀其書雖天下之至懦弱者莫不欣然思一奮其智則世之知兵而善用孰有踰此者乎然則何以必左氏也世稱左氏好談兵非左氏之好談兵而春秋之賢士大夫皆能爲兵也且兵法之變春秋始也夫十二國並立五霸迭興鬬智角力則於兵制不得不有所變故魯之邱甲齊之參國晉之六軍楚之二廣秦之三軍凡此皆非古制也而各有善用之道春秋之君欲知人之賢否而決其勝負必驗之於治兵於命將則國之三卿與諸大夫而已是故大者以強小者以存然則不倍先王之教而可爲後世之用者舍左氏誰與歸哉今國家休德纂業上繼周漢而內訌外決莫知所措何哉擁兵百萬而不能設法以治之士大夫不能專將而屬於麤悍之人也尚木慨然發憤以兵爲必可用故其爲書於得失詳著焉旨哉言乎讀其書而慓然有志於斯者予願爲執鞭矣

徐孚遠序曰今天下蓋多事矣然其時尚可爲失今不爲後且有什伯難於此者顧時之所急無甚於兵尚木乃取左氏之言係兵事者博以古驗參以今指予受而點次之時亦以己意相出入也既成尚木請予序言焉予惟子瞻之論孫子也謂其書十三篇雖然言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今尚木之書其亦雜然言之者乎夫兵家之言其變無方制勝於兩陳之閒者隨其勢而導之耳若夫當今所急談者以兵力不足爲憂議欲期月宿糧聚十餘萬甲士

一鼓而殄羣寇夫權非可卒辨甲士非可卒聚此期月以前能使吾民忍死以待天兵之來乎且將之能者不必用衆用衆者未必能辨事然則用衆非良將法也賊寇所在縱橫我兵尾而躡之恣取掠耳縱賊不擊其弊坐此如使嚴爲約束曰行省自守至折使寇得入境有誅將帥各率其卒伍掠一物者有誅如此有縱賊之罰無緩寇之利以此治盜度可不日平也京營之卒內以備禦外以討伐我朝固嘗用之矣沿習至今汰之不可練之不能一旦有事何以待之且其爲制或合而分或分而合所以便防閑也可不爲之變計乎曩時三衞爲我藩籬時以警告我我得爲備今不撫之爲我用而拒之爲我敵豈完策乎今試於宣雲之閒招撫其族類以爲我屏蔽效可睹也麗人之奉正朔無虞於此者今者受攻而我未有以爲援也蓋以少出師不足以爲重而多出師則非力所及也然亦嘗事者之失計矣漢武不憚封侯之賞以募使絕域者何也伐交之策也我縱未有以爲援且當募博望定遠之流與之一節以將命慰勞其君臣而因監其軍使彼猶有所繫而不至折而他降昔者吳至弱國也巫臣通晉於吳而楚人始罷於奔命故通麗者所以制絕域也行前之三言以治內行後之二言以制外天下其庶可爲乎若夫奇正之方變合之用心知其然而不能道也尙未能言之亦惟尙未能用之爾

朱一是曰華亭宋尙木未第日成左氏兵法測要一書子同年友徐孚遠闇公實討論潤色之時大學士方公知松江府事首爲之序而同里何剛慤人周立勳勒卣李雯舒章陳子龍臥子及孚遠皆序之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四十一

劉氏城春秋左傳地名錄

二卷

存

城自序曰五經志地理者禹貢而外詩亦頗著然無若春秋之事且多矣少讀左氏傳苦繁多欲小撮之便記識也已按文獻通考及國史經籍志漢嚴彭祖晉裴秀杜預宋楊湜張洽鄭樵元杜瑛明楊愼各有春秋地名圖譜書私擬得其本綜同異最事情書方輿紀因革可判若列眉矣而藏書弗廣載籍亦湮每以為憾茲者消夏九華參觀三傳輒有疏議與諸家相出入因以其餘別錄地名二卷此在經義最為纖末然可備遺忘云顧不知於諸圖譜為何如也崇禎癸酉

左傳人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予既為春秋地名錄矣復錄人名焉蓋春秋中人自天王世辟而外氏或以地以官以祖父載筆者或名之字之謚之一人數稱前後貿易類聚而繫之一身然後無錯亂也焦氏經籍志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謚族譜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今惟歸一圖嚴傳則予錄之亦未可少矣抑有感焉諸人什三見經什七見左傳按左本以氏行漢儒以陰遂定為邱明或疑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其辭氣近於穰比恐邱明未為受業弟子予至今思之亦無確據是即左氏一人已有疑義況左氏所傳之人哉又烏知人之果有無而名之果是否也錄成為一歎云

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

三卷

存

炎武自序曰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註傅氏遜本之為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孫氏和鼎春秋名系彙譜

四卷

未見

和鼎自序曰讀春秋者以深求義理為務名系非所急也然二百四十餘年之閒事關禮樂刑政者屈指可數而誅賞之變難以言窮要不越國爵名氏以為之差而已特聖經有案無斷不得不藉諸傳以折衷乃經文先自異三傳又互異左氏更爭奇炫博變換文辭以成其異每嘗尋繹義理疊疊忘倦之時忽以稱謂異同滋疑殆而沮其說以小害大何可勝道而能不為之所乎先君少時嘗為之譜為友人借鈔失去後復增新例而輯之惜脫稿者十不逮三未便行世而國門所懸異名考姓氏表名號歸一圖等書雖根株略具而散漫無統仍費推求不類先君所輯能兼總條貫洞人心目和鼎乃遵原式踵而成之題曰春秋名系彙譜上溯三皇原其始以察則也下訖呂秦者究其終以觀變也生名終諱胙土命氏之典皆廢於秦後世雖或舉行而空文徒具實意已非難云復古故以秦為終也仍繫之春秋者原其所自作也徵異求同不嫌煩聒豈曰僅成先君之志亦欲觀者捐疑殆而專尋繹其於聖經未必無涓滴之助云爾

劉芳喆曰和鼎嘉定縣人巡撫都御史元化之子今翰林致彌之父也嘗撰石鼓文考據左氏傳定為成王之鼓辨甚確春秋名系彙譜一書惜未之見

秦氏沅春秋綱

三卷

存

沅自序曰孟子以春秋之作始於詩亡觀其大矣夫子刪詩王風始於黍離考之於史黍離之作在平王二十四年而春秋之始隱公則平王四十九年也夫子何取乎隱公而始修之邪蓋善乎舊史之不書即位也夫子為政必也正名隱公不正其名故不即位而國史不書隱以攝位自居故王職不共王葬不會嗣王不朝居然自以為得計矣而下之應之者無厭入極矣翬帥師矣身弒矣迄於襄昭定哀卒成尾大不掉之禍不可復振夫子傷宗國之陵

夷上下於二百餘年之間而知其所以致此者實隱公啓之也非名不正之明驗歟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善乎其不書即位也此正名之先得我心者也此修春秋所爲託始也詩亡而春秋作春秋之作始於隱公殆謂是乎殆謂是乎於是參之以列國之聘問會盟征伐興衰治亂之效行其褒貶著之爲一國之書垂之爲萬世之訓而夫子治國平天下之道賢於堯舜而其大要歸於正名余揣摩其旨竊窺其道摘其綱而爲之目約其事而比次之以見一字之同一言之異一文之詳略而是非遂可以尋情事盡能劃見信非聖人莫能修之余豈敢謂遂能明聖人之微哉蓋以經解經或當無舛尋其旨趣與後之君子商之耳

朱氏鶴齡左氏春秋集說

十二卷

未見

鶴齡自序曰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今之說春秋何其亂與則凡例之說爲之也自左氏立例公穀二氏又有例啖趙以下亦皆有例言人人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褒也而會孟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蔡公子燮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夔子萊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夔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爲削其屬也而弑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於廟益師不日薄之也而成公以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繩準嗚呼夫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史家之說耳自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閱載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略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於一概就史法言之尚無一成之例而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內中國討亂臣賊子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予之惡者吾退之奪之彼善此者吾猶進之予之純乎惡者吾急退之奪之是也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驟強則絀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絀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絀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吳越往往示其意於獎桓文愛宗國爵齊晉宋衛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蓋皆隨世變而爲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變例正例之可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曰聖人初無褒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爲司空城旦之書聖人宅心不應如是刻覈若無褒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不明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邪吾故專以聖人之志與義爲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隨事生說辨愈繁而不可立教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奧旨相爲發明而近世儒者著論乃欲盡舉夫例而廢之其亦固而不可通也已予爲此書主以左氏傳取杜注孔疏及公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參互權衡稿凡數易疢疾寒暑腕不停書雖未知於聖人之志與義若何而古今諸儒支離膠固之說刊剟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用庶幾於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或有當云

讀左日抄

口卷

未見

鶴齡序曰春秋三傳並立公穀乃經師之學左氏獨詳於史事蓋古者史世其官左氏必世爲魯史如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楚之倚相能尊信聖經而爲之作傳廣求列國諸史乘管仲晏嬰子產叔向諸名卿佐之行事無不詳以及卜筮夢占小說雜家之言無不采大事策書小事簡牘閎稽遐覽綜貫秩然故其文章最爲典則華贍而後之儒者或病其誣或病其浮夸或病其立論多違理傷教則何也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去夢楹不二載其旨趣未及顯以示人左氏之游聖門也晚又未必與游夏之徒上下其議論則其踳駁而不純者固宜有之且左氏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之類皆本之舊典爲史家成法聖經則不可以史法拘或事同而義異或事異而義同夫子蓋有特筆存焉自不修春秋既亡不知何者爲筆何者爲削各信胸臆穿鑿繁興至於紹興之進講而說之殽雜極矣雖然筆削所據惟事與文左氏即閒有舛訛而臚陳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則十得八九杜元凱推校經傳亦極精詳學者誠潛通此書研究事情因以推求書法一切刻深碎瑣之見勿橫據

於胸中而以義理折衷之安在筆削之精意不可尋繹而得乎今左氏之書家傳戶習特其筆法簡古文之艱澀者義之隱伏者往往費人推索元凱注既多未備而孔仲達疏復卷帙繁重學士家罕闚其書東山趙子常特申不書之旨輯爲補注多與經義相證發予珍秘有年復廣演而博通之疏瀹幽滯辨正譌舛自孔疏而下弋獲於劉原父呂東萊陳止齋王伯厚陸貞山邵國賢傅士凱者居多又取春秋人物引繩墨而論斷之使學者知古今人材之盛莫過於春秋兵法之精亦莫過於春秋應變出奇益人神智讀史者當有取焉至於左氏全文明曉易見者則概不之及自愧譾陋此不過備遺忘資討論而已若欲從事聖經成一家之學必如黃楚望所云先以經證經次引他經證又次以經證傳又次以傳證經展轉相證更復出入羣書此非予力所能任也姑存其說以俟後世之述作君子

陸氏圻春秋論

九篇

存

繆泳曰陸圻字麗京又字景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醫尋入丹崖爲僧不知所終

魏氏禧左傳經世

三十卷

未見

禧自序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爲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勳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弒奪篡報傾危僥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輒有所會隨筆評注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譏論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慚曰吾請北面俟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慚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禧評注之餘閒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於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碏誅吁厚范宣子與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

陳氏許廷春秋左傳典略

十二卷

存

許廷自序曰先文遼著五經疑詩與春秋稍已散佚廷不及闚其全閔欲續成而未遑也今夏偶取內外傳讀之自晉唐以還崇疑左氏鮮復病其書盲者繫征南之力耳征南於左氏分條同貫比義合要皆洞其趣故夾漈稱之長夏餘閒往復其解心乎愛之不自揆姑私更埤益焉於約而盡者疏其旨於辨而裁者類其徵於歧而不害者綴其異目之曰典略凡十有二卷竊愧不能揚搉左氏討先文遼之散佚晉語云昄聞則多或非寧言耳崇禎二年

兪汝言曰許廷字靈茂海鹽人

何氏其偉春秋胡諍

一卷

存

其偉自序曰呂氏大圭云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彼此矛盾前後牴牾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不知聖人之意聖人之經自明也夫諸儒之爲穿鑿無論已至於胡氏之說行而明興專用爲功令及觀制義發題則居然孔氏無經而經在胡氏焉世之尊胡氏者方過於孔氏是固胡氏之春秋矣乃以爲孔氏之春秋孔氏焉可誣已夫孔氏之於春秋也修焉而非作也修則舊史參半焉諸凡名稱爵號之異同與

夫日月之詳略皆呂氏所謂曆史之舊而褒貶不與者也褒貶不與於名稱爵號與日月則是非善惡之鑿乎其文較然已而必欲穿鑿於一人一字之閒而係二百四十二年之諸侯大夫盡入孔氏之深文爲刻爲薄爲辜其誣聖何如而況彼此之矛盾前後之牴牾者又比諸儒甚焉久矣世篤習焉而不察是焉而不疑且翕然於功令之中而不敢也予故錄其尤悖者竊以附呂論云

王氏挺春秋集論

未見

劉芳喆曰挺字周臣太倉州人

俞氏汝言春秋平義

十二卷

存

春秋四傳糾正

一卷

存

汝言自序曰六經之不明諸儒亂之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而六經有道家矣鄭康成以讖緯言禮而六經有數術家矣公穀胡氏以名稱褒貶言春秋而六經有名家法家矣彼其初未始不欲探聖人之精蘊而智識弇淺強求深遠習見郡國之府寺而以爲宮闕之巍峨不過如是不知輔相之道而以行師折獄之才智經邦國也淺求之而爽其度深求之而愈失其大體迨至有宋大儒程朱輩出而後正其紕繆易傳本義成而輔嗣卷舌儀禮經傳通解定而康成束手退矣若夫春秋左氏親見聖人公穀傳諸高第弟子而偏駁者半焉康侯品高學博文章能暢所欲言方以爲程氏之正傳而疵纇不少新安朱子心知之而不敢端言其過其說時時見於弟子講論之餘而後人又不能推明其義徒使附會穿鑿刑名法術之言出於一代大儒而不覺是可異也汝言不揣纂集諸家自爲一書先之以四傳糾正爲六端以該之一曰尊聖而忘其僭二曰執理而近於迂三曰尚辭而鄰於鑿四曰信例而涉於誣五曰稱美而失情實六曰摘瑕而傷鍥刻六者之弊去而後可以讀春秋矣顧愚陋荒落何敢效鍼石於前賢聊以志願學之旨略見其大指而已丙辰仲夏

繆泳曰俞汝言字右吉秀水人甲申後棄諸生研精經史之學尤熟於明代典故擬成一書僅先就宰輔列卿年表而已晚專治春秋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王氏寅春秋自得篇

十二卷

存

寅自序曰聖人所作之書應無有藉乎人以明者春秋之成也游夏不能贊焉聖人爲經左氏爲傳各自爲書是故左氏之文有先經而起者有後經而終者有不本乎經而別自爲紀者則其讀未修之春秋而就者也嗣乎左氏而有公穀始因經以起義大都緣左氏之舊文而附以己意云爾漢室諸儒各有攸聞辭多散見程氏胡氏旨益精詳例從巧合然不讀三傳其義亦無自而起且胡氏者志存悟主謂宋之南與周之東固可取而譬也或強經以從己有之予疑聖人所作之書當有不必三傳而明者蓋聖人之言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會盟征伐非自爲主則霸國爲之主故曰春秋孔氏之刑書也且獨不聞孟子之言乎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天子之事也亂臣賊子無天子於心聖人則以天子之法治之曰此正朔者猶之乎天子之正朔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會天子之法具在而藐不知畏是果何代之諸侯何國之大夫乎抑何決裂倒置一至此也是故立一天子於上斯諸侯大夫之罪咸可得而定矣諸侯大夫之罪定斯天子之法伸矣是果必待三傳而明者乎直書焉而見比類焉而見散錯不齊焉而亦見予何敢作傳應夫尊傳而失經者流俗之士或所不免故爲姑舍諸傳參引他經特據聖經以爲之注後之學者謂補先儒之未足焉可也謂翻先儒之案不可也夫知我罪我聖人猶將聽之又何況疎賤庸劣如予者乎與其開罪於聖人無寧開罪於先儒耳讀斯注者尚其諒予之心也夫崇禎壬午

金氏鉉春秋集義

十二卷

未見

錢氏馭春秋志禮

八卷

存

馭自序曰在昔言春秋者莫不以爲聖人刑書於是引經斷獄皆以春秋爲名迹據爲律法斷例刻深其文無寬和之氣使聖人褒諱隱惡謹嚴而存忠厚之思流於薄而不返嗚呼此豈仲尼不爲

已甚者之所爲哉昭公二年韓宣子如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雖仲尼之所未修而周公之法制未嘗不在於魯也故其先慶父之難齊之覘國者曰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今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莊僖以來更十數公而無改韓起猶及見之故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傳故曰其善志惟上之人能使昭明左昭三十一年傳又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左成十四年傳所謂勸善者君子之事也婉而成章者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者也志而晦者約言紀事以示法制者也故曰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仲尼亦曰予作春秋以正亂制由是言之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故聖人從而修之所以興禮教而使人自遠刑法之端者也禮樂之數莫不具備於斯是以後之言禮者非春秋之義不足以定其去從嗚呼美哉洋洋乎經緯萬端宰制人極孰有踰於此哉子用是約春秋之大凡据摭傳紀總其條貫以類分爲十志而以禮志爲首傳音附於魯事使稽古考治術者有以見王道之大端周公之遺法儒說之要歸足以致治興教立俗范事施諸後世而無惑豈徒博物云爾哉

按錢氏春秋志禮其綱曰吉曰凶曰軍曰賓曰嘉吉禮之目八曰郊曰望曰雩曰考曰烝曰嘗曰禘曰大事凶禮之目五曰喪曰荒曰弔曰救災曰禬軍禮之目四曰大閱曰治兵曰大蒐曰狩賓禮之目十一曰朝周曰朝魯曰公如他國曰外諸侯相朝曰內大夫如周聘曰列國聘周曰諸國來聘曰內大夫聘列國曰諸侯相聘曰周來聘曰周聘諸國嘉禮之目七曰飲食曰冠曰昏曰賓射曰燕饗曰脤膰曰賀慶錫命有三曰周來錫命曰周命列國曰周命諸大夫其一爲雜記

張氏睿卿春秋傳略

未見

馮氏如京春秋大成

三十一卷

存

劉芳喆曰如京字秋水代州人仕至廣東布政使

董氏漢策春秋傳彙

十二卷

存

趙吉士曰漢策字帷儒烏程人苑制府承謨巡撫浙江以人材薦將除科道矣爲言者所劾去

瞿氏世壽春秋管見

十三卷

存

世壽自序曰予幼失學冥昧無聞弱冠後棄舉子業思究經義遭家多難又乏師承年四十二薄遊閩南書得春秋三傳善本厥後自閩而燕自燕而豫而魯搜羅績乞又得漢唐宋諸儒經解數十種早夜尋繹謬因一得著爲春秋管見四卷七年之閒稾凡三易竊謂宮牆數仞幸得其門五十遊秦旅寓藍田官舍藍田爲嘉禾阮不驂先生舊治先生歿後甲子十月先生卒於官遺編散失忽檢廢簏得書數冊係先生批校春秋五傳丹黃塗乙手澤猶新次其卷帙止闕昭公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亟取而補綴之詳其意義迥別塵詮始悟聖經本極廣大諸儒以狹小窺之本極通達諸儒以固必泥之本極平常諸儒以穿鑿釋之故詮解愈多經義愈晦因取舊本之合於經者疏通證明之局於例者芟夷薀崇之四閱春冬稾又二易雖燐火螢光稍堪流照然非先生導其前路萬難遵彼周行後海先河淵源有自聊爲敘述以志不諼時康熙歲次壬申仲春二月生魄後四日也

姜氏希轍春秋左傳統箋

二十五卷

存

馬氏驌春秋事緯

二十卷

存

按馬氏左傳事緯凡十二卷前有序傳一卷辯例三卷圖說一卷覽左隨筆一卷春秋名氏譜一卷左傳字音一卷

驌字宛斯鄒平人嘗會萃三代之書爲繹史人目之曰馬三代

湯氏秀琦春秋志

十五卷

存

宋犖序曰文中子有言曰述作紛紛制理者參而不一陳事者亂而無緒考之春秋爲尤甚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後儒各持所見以推測聖人之意事不得其緒理不衷於一何能義藴瞭然乎故三傳作而春秋散昔人已致歎矣加以杜鄭何范之箋注其用心可不謂勤乎至胡康侯作傳大旨本於伊川而又兼綜衆論之長春秋藉是而有定亦未免時有牴牾李愿中云春秋難看學者未到聖人灑然處安能無失如近代治春秋不惟棄經而從傳又且畔傳而作支離煩碎之辭乃治經之蠹也臨川湯子弓菴作春秋志其爲書也分事與理爲二體事則統以年表而爲表者八理則統以書法而爲法者四八表各主一事爲綱二百四十二年之首尾數備足以瞭之其書法四種以精義爲經比事爲緯而條例遺旨且足爲交參考互之資其爲道也備矣以此陳事寧復亂而無緒乎以此制理寧復參而不一乎元趙仁甫作春秋通旨時未有知者姚文正公督師襄漢見而異之始大顯於世今予旬宣於此而得一弓菴在弓菴不僅以仁甫自處然其所著春秋志旣爲予所知寧能無一言而讓姚公專美於前邪弓菴爲湯義仍先生從孫先生以文詞擅名當代弓菴能世其業而更以經術是好魏公之後繼以南軒樹立不同皆足以垂於不朽豈非獨行君子哉

毛氏奇齡春秋傳

三十六卷

存

李塨序曰六經有二亡其顯亡者曰樂經其未嘗亡而實亡者曰春秋夫抽二百四十二年一千八百餘條之書而按之無事縷之無緒疏觀之漫無條理逐節而分析之則又無所於穿貫於是求其說而不得妄曰經爲綱傳爲目而經非綱也文有篇題非事有領要也又曰傳爲案經爲斷而經非斷也實有褒譏之實而無剖判之名也乃博求之事而三傳同異參錯不決卽轉而求之諸儒之釋文與釋義而意旨雜出牽繆誤而不可爲法則直舉而棄置之曰非聖經也不立學不令取士而春秋亡矣顧無學之徒強起補敎自出其臆說而反使聖人之旨詘而就我以爲可以立學可以取士而世之取士者卽用其所爲說標以爲題而聖人之旨眇無聞焉譬之入齊者但知有田文而不知有王入秦關者纔聞有太后穰侯高陽涇陽而並不知有西秦之主而春秋更亡夫前此之亡有駒拒君明明可驗而今此之亡則陰移其鼎大之如典午之淩易次之如陽翟之暗奸潛竊盜據一去而不可挽矣經解曰春秋之失亂亂者亡之端也又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夫屬辭比事治亂之法也先生知其然專爲治經夫治經非棄傳也經賴傳以見而可棄乎然而吾治經云耳因爲立一例曰以傳釋經不以經釋傳蓋惟恐如取士之以經從傳也乃取史官記事法以設門部經若干條條若干事事若干門門若干部如一朝聘門而有朝部有聘部有來朝部有往朝部有來朝嗣君往朝嗣君部有嗣君來朝嗣君往朝部而於是連其書法之通畢謂之屬辭較其記事之參變謂之比事而予奪見焉推之二十二門之辭事皆如是矣是以侵伐有門盟會有門前後大小皆得聯絡於其閒條理穿貫一往明析於是始爲之治傳就三傳之中取其事之與經合者曰傳且別其傳之與史合者曰策書不特杜預何休賈逵范甯受其區別卽公羊穀梁指斥如蒯隸必不使得與左氏策書互相淆亂而至於唐後諸儒則雖備觀其說而百無一合大率棄置不屑道而胡氏一書反三致意焉以爲是書者固亂經之階而亡經之本也閒考先生立說不好詭異不以武斷勝每所考校必與門部相依而分乃一祛雜例若所稱三體五情七缺九旨者而以四例該之昔者韓宣子觀魯春秋曰周禮在魯則禮者固春秋要領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則事與文與義又春秋之所自備也以春秋大夫如韓起以善讀春秋如孟氏子其爲說必有當於春秋而先生取以爲例未嘗拗曲揉直強求其合而以四例而比之三傳與諸家則三傳諸家不異焉以四例而比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與事而二百四十二年之文事不能外焉此非夫子之春秋乎於是又立一例曰以經釋經不以傳釋經任取經文一條而初觀其禮繼審其事繼核其文又繼定其義而經之予奪進退無出此者始以春秋爲經不傳事而傳事固如此以爲無緒無條理幷無穿貫而其緒與條理穿貫又如此如此而猶謂春秋之亡非藉是書以存之不得矣塨世受經學長而偏遊諸經師之門其於春秋亦旣漫淫乎其閒而茫無畔岸讀先生之書而豁然而擴然而浩浩然夫塨豈不深觀乎漢後諸儒與宋元明迄今之爲春秋者而敢漫然贊一詞也乎

按毛氏說春秋分二十二門一曰改元二曰卽位三曰生

子四曰立君五曰朝聘六曰盟會七曰侵伐八曰遷滅九曰昏覲十曰享唁十一曰喪葬十二曰祭祀十三曰蒐狩十四曰興作十五曰甲兵十六曰田賦十七曰豐凶十八曰災祥十九曰出國二十曰入國二十一曰盜弒二十二曰刑戮而總括以四例一曰禮例謂前二十二門皆典禮也二曰事例則以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無非事也三曰文例則史文之法也四曰義例則貫乎禮與事與文之

閒

屬辭比事紀

六卷

未見

春秋條貫篇

十一卷

存

王氏名未詳春秋左翼

未見

焦竑序曰左氏之用不盡於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左氏彼其事判於數世之後而幾隱於數世之前或以一事基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內算失而外算猖或微釁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繩聯迴環映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疎附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十二君之行事通爲一事故曰奇也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於其無所主名者則強爲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之說以盡其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左氏徒知合經以爲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爲春秋用也予每歎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爲章句小儒割裂破碎皆始於不善讀左氏故耳王君子省癖左有年既已獨諳其深而苦學者算海量沙出沒委頓遂專主以經而類從其事使開卷了然無俟沈酣反覆而聖人經世之大法目擊而存以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爲變司馬法之鉤聯蟠踞者而爲直截簡易故其法可以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者哉故予謂之書也不特左氏之螫弧抑亦春秋之壘守也歟

張氏春秋說苑

未見

沈演序曰張子吾因也少受經吾家晚多自得會諸家言胡氏春秋者精汰秕編曰說苑蓋舉業定本也

湯氏春秋翼傳

未見

沈演曰博士家言春秋率本安福鄒氏今覩湯令君所著翼傳大旨不殊鄒氏而說加詳學者於是復知有湯氏學矣

楊氏名未詳春秋質疑

佚

李光縉曰胡康侯當宋南渡時折衷春秋傳以進其意主於納牖不無附會先生讀春秋不滿胡氏說輒致疑焉彙而成書

經義考卷二百八

經義考卷二百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四十二

左邱子明春秋外傳國語

漢志二十一篇

存

司馬遷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王充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

傅玄曰國語非邱明所作故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

孔晁曰左邱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爲春秋傳其高論善言別爲國語

劉熙曰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又曰外傳春秋以魯爲內以諸國爲外外國所傳之事也

劉炫曰國語非邱明作

劉知幾曰左邱明既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爲春秋外傳國語合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竝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陸淳曰國語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

崇文總目左邱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亭陵侯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凡五家爲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

司馬光曰先儒多怪左邱明既傳春秋又作國語爲之說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爲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因別分之取其精英者爲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槀因爲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邱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遒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邱明作此重複之書何爲邪

晁公武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蓋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損益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蓋未必然范甯曰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李燾曰昔左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槀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邱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邱明特爲此重複之書何邪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

陳振孫曰自班固志言左邱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並行號爲外傳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又似不知所謂唐啖助亦嘗辨之

陳造曰左邱明傳記諸國事既備矣復爲國語二書之事大同小異者多或疑之蓋傳在先秦古書六經之亞也紀史以釋經文婉而麗國語要是傳體而其文壯其辭奇

真德秀曰征犬戎監謗專利不藉千畝立戲五事皆周宣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

王應麟曰劉炫謂國語非邱明作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爲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黃震曰國語事必稽典型言必主恭敬衰周之邪說一語無之是足詔萬世也

戴表元曰此書不專載事遂稱國語先儒奇太史公變編年爲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倣國語而爲之也

黃省曾曰昔左氏羅集國史實書以傳春秋其釋麗之餘溢爲外傳實多先王之明訓自張蒼賈生馬遷以來千數百年播誦於藝林不衰世儒雖以浮夸闊誕者爲病然而文辭高妙精理非後之操觚者可及

王維楨曰左傳尊聖人之經者而國語羽翼之春秋素王邱明素

臣千古不易之論也范武子謂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夫古之聞
人恥巧言令色者而肯誣邪柳子厚文章簡古有法深得左氏之
遺至爲論六十七篇而命曰非國語病其文勝而不醇乎道斯持
論之過也

王世貞曰昔孔子因魯史以作經而左氏翼經以立傳復作外傳
以補所未備其所著記蓋列國辭命載書訓誡諫說之辭也商略
帝王包括宇宙該治亂蹟善敗按籍而索之班班詳覈奚翅二百
四十二年之行事其論古今天道人事備矣即寥寥數語靡不悉
張弛之義暢彼我之懷極組織之工鼓陶鑄之巧學者稍稍掇拾
其芬豔猶足以文藻羣流黼黻當代信文章之巨麗也

陶望齡曰國語一書深厚渾樸周魯尚矣周語辭勝事晉語事勝
辭齊語單記桓公霸業大略與管子同如其妙理瑋辭驟讀之而
心驚潛翫之而味永還須以越語壓卷

鄭氏衆國語章句

佚

宋庠曰鄭仲師作國語章句亡其篇數

賈氏逵國語解詁

隋志二十卷

佚

宋庠曰賈景伯國語解詁二十一篇唐已亡

按太平御覽引賈氏解平公射鴳篇云徒林園中池也言
唐叔有才藝封於晉餘見韋注者不少

王氏肅春秋外傳章句

隋志一卷

佚

宋庠曰王肅國語章句梁有二十二卷唐志亦云

虞氏翻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一卷

佚

唐氏固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一卷

佚

按固注國語農祥晨正云農祥房星也晨正晨見南方謂
立春之日初學記引之餘見韋注者多

韋氏昭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二卷 唐志二十卷

存

吳志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封高陵亭侯
遷中書僕射

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

昭自序曰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攄
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
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
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
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
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爲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
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
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註解疑釋滯昭
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
略舉爲已憭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閒故侍御史會
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
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
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
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
初學猶或未能祛過竊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采唐虞
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
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
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
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察之

黃震曰國語文宏衍精潔韋昭注文亦簡切稱之

孔氏晁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卷 唐志二十一卷

佚

隋書晉五經博士

柳氏宗元非國語

唐志二卷

存

宗元自序曰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

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子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劉恕曰國語左邱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首理差殊而文詞富美爲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智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爲誣淫不概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爲國語輕重也

蘇軾曰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

晁公武曰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黄震曰柳子厚作非國語匪獨駁難多造理文亦奇峭

王鏊祀曰柳氏之文大抵得之國語者多而子厚反非之蓋欲掩古以自彰也

戴仔曰觀非國語之書而見宗元之寡識也夫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語之則是矣謂其盡無固不可也上古之世風氣初開天地尙闇民神之道雜糅弗章自顓帝分命重黎秩敘天地然後幽明不相侵瀆書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不但古爲然也今深山大藪之中人跡鮮至之地往往產異見怪民人益驚而後聽聞覬焉故近古之書多言怪神不足異也不特國語言之也書六十篇往往有是焉盤庚告其羣臣諄諄乎乃祖乃父告我高后之說周公說於三王金縢之冊至今存焉故記曰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後禮彼誠去之未遠也周官宗伯有巫祝禱祠之人掌詛盟禬禜之事攻說及乎毒蠱厭禳施於夭鳥牡橭以殺淵神枉矢以射怪物世之讀者往往懷子厚之見遂以爲非周公之書夫國語之書皆先王之遺訓周官之書乃先聖之典禮其大經大法章明較著者與日月俱懸其小未能明者存之以俟其通耳故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觀子厚與吳武陵呂温書知不免乎後來之悔尤矣夫古之爲享祀朝聘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古之觀人也受玉而惰受脤而不敬或視遠而步高或視下而言徐與夫言之偷惰手之高下容之俯仰皆有以見其禍福何者其民氣紊治故其亂者可得而察也子厚見夫今人之亟有是而未嘗死亡也則以嘗古此朝菌蟪蛄之智也夫知人而後可以知天子厚不知民則焉知天道伯陽父仲山甫王子晉單穆公單襄公伶州鳩史伯衛彪傒觀射父九人語言皆不可訾訾之其爲不知大矣公孫僑如之貪邪卻至之汰侈矜伐不可幾獎之其爲同德明矣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吾讀國語之書蓋知此編之中一話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辭閎深雅奧讀之味尤雋永然則不獨其書不可訾其文辭亦未易貶也故予爲之說曰嗜古者好古書便今者喜俗論嗜古者多迂談便俗者多疏快予迂誕之徒也亦因以自道云

蔣之翹曰元和三四年閒子厚在永州時作

宋氏庠國語補音

宋志三卷聚樂堂目九卷

存

庠自序曰班固藝文志種別六經其春秋家有國語二十一篇注左邱明著至漢司馬子長撰史記遂據國語世本戰國策以成其書當漢出左傳祕而未行又不立於學官故此書亦勿顯惟上賢達識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勿識也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穀膚近之說而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大釋天下古今眞謬之學一旦冰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並出邱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云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先儒孔晁亦以爲然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之徒竝治其章句申之注釋爲六經流亞非復諸子之倫自餘名儒碩士好是學者不可勝記歷世離亂經籍亡逸今此書惟韋氏所解傳於世諸家章句遂無存者然觀韋氏所敘以鄭衆賈逵虞翻唐固爲主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之名學惟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國語二篇捃摭左氏意外微細以爲詆訾然未足掩其鴻美左篇今完然與經籍並行無損也庸何傷於道若夫古今卷第亦多不同或云二十一篇或二十二卷或二十卷然據班志最先出賈逵次之皆云二十一篇此實舊書之定數也其後或互有損益蓋諸儒章句煩簡不同析簡併篇自名其學蓋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爲審矣又按先儒未有爲國語音者蓋外內傳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邪然近世傳舊音一篇不著撰人名氏尋其說乃唐人也何以證之據解犬戎樹惇引鄯州羌爲說夫改鄯善國爲州自唐始耳然其音簡陋不足名書但其閒時出異聞兼均雜肋庠因暇輒記其所闕不覺盈篇今因舊本而廣之凡成三卷其字音反切除存本數外悉以陸德明經傳釋文爲主亦將稽舊學除聽

說也惟陸音不載者則以說文字書集韻等附益之號曰國語補音其閒闕疑請俟鴻博非敢傳之達識姑以示兒曹云

陳振孫曰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爲國語音者近世傳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唐人也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以陸德明釋文爲主陸所不載則附益之

王應麟曰治平元年上之二月令國子監鏤板

宋史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徙雍邱天聖初舉進士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工部尚書再遷兵部尚書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改封鄭國公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譌謬嘗校國語撰補音三卷卒謚元獻

魯氏有開國語音義

一卷

佚

林氏槩辨國語

二卷

佚

閩書槩字端甫福清人景祐元年試禮部第一以大理丞出知連州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著辨國語四十篇曾鞏志其墓

江氏端禮非非國語

佚

王應麟曰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

沈氏虞卿左氏國語要略

十卷

佚

姓譜虞卿中廣德人舉進士歷官吏部尚書

張氏九成標注國語類編

佚

呂氏祖謙左氏國語類編

宋志二卷

未見

宋史祖謙門人所編

陳振孫曰與左傳類編略同但不缺綱領止有十六門又分傳與國語爲二

戴氏仔非國語辨

一篇

存

劉氏章非非國語

佚

黃瑜曰劉章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虞槃亦作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二書也

亡名氏國語音略

通志一卷

佚

虞氏槃非非國語

佚

何孟春曰元虞槃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而柳說亦非也於是作非非國語槃具見正史

姓譜槃集之弟同遊吳澄之門詩書春秋皆有論著官湘鄉州判官

葉氏真是國語

七卷

佚

張氏邦奇釋國語

一卷

存

曾氏子乾非非國語

一卷

佚

穆氏文熙國概

存

劉氏城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子既詮次內傳地名置之篋中蓋數歲矣後此讀春秋輙覽大義不復比類求之近偶一巡攬焉亦自謂粗有考索也旋以國語參定其閒同者什之七異者什之三又周晉采地多散見卿士姓氏中如召樊范單趙欒羊舌之類予鈔內傳時皆棄而勿

取今併買采補其闕遺試以合諸前錄庶幾備春秋之版籍云爾雖甚寥寥猶賢乎雞肋也崇禎丁丑夏五月

春秋外傳國語人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予錄地名外傳別出故人名亦如之世稱國語亦左氏手以采摭傳富繹經不盡乃別用義類成書而外之以別乎內傳云爾按春秋之義內中國禮義之人外亂賊之人斷斷然也我觀後世有一系之人而祖父內子孫外者矣有一人之身而少壯內末路外者矣有一姓之人而伯叔內仲季外者矣有不得已之人而魂魄內衣冠外者矣之數人者律以春秋之法當何等乎嗟乎在三代之世其傳外也外傳之人則皆內遠乎今日其氏族內也而人則皆外吾爲乎傳之悲哉

竹書師春

一卷

佚

黄伯思曰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集左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秘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併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由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象又有紀年三代幷晉魏事疑今師春書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二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由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寶器有宋公䜌餗鼎稽之此書䜌乃宋景公名與鼎名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由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

陳振孫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敘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爲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方以智曰黄長睿校讎師春五篇乃汲冢古文杜預言別有一卷集左氏卜筮事而長睿所見全異紀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併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則預所見非全書也師春乃鈔集人名也其書䜌乃宋景公名與宋公䜌餗鼎合當是西晉人集錄

經義考卷二百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四十三

洪氏名未詳春秋始隱公說
一篇
存載山堂考索

蘇氏軾隱公是攝論
一篇
存載志林

周氏孚春王正月說
一篇
存載蠧齋鉛刀編

羅氏泌春秋周正論
一篇
存載路史發揮

楊氏簡春王正月說
一篇
存載慈湖遺書

章氏如愚春秋用周正辨
一篇
存

陽氏恪春秋夏時考正
二卷
佚

程端學曰巴川人號以齋

張以寧曰以齋陽氏恪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凡三十四條其說謂是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陽氏蜀人理宗三十九年爲蜀舉首其父存齋之學得之朱子高弟涪陵暴氏淵

牟氏楷春秋建正辨
一卷
存

商氏季文春秋正朔辨
一卷
佚

家鉉翁曰天台商季文正朔辨謂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以子丑寅爲春以建子月爲正月諸儒有取其說爲之序其首愚竊惑焉夫變易四時以從二代之正朔此孔鄭釋經既往之誤前輩辨之審矣季文果何所見更謂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而爲此然則顔淵爲邦之問夫子夏時之訓皆虛語乎季文謂夫子將作編年史以一歲不可爲兩冬故特出聖意以子丑寅爲春以建子月爲正月吁有是哉古之史虞夏商周是也紀年紀月紀日者有之而年之下不皆紀時也或有書時者概一時而言如秋大熟未穫之類未詳其月故止書時惟春秋以行夏之時故特於年之下紀春而後紀月以見正必在寅而後爲正夫豈爲兩冬之避乎季文又謂魯舊史以元年十一月書公卽位孔子作春秋以公卽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之末兼一歲不可兩冬故不得不改正朔是又不然春秋書元年者國君卽位之次年因魯史之舊文也書公卽位者春秋所以垂王法也禮國君始立稱子不稱君必先君既葬請命於王王命之爲君然後始君其國周之既東此義頓廢父死子立卽以國君自居甚者以簒弑得國天子不能討方伯不敢問而人倫幾於掃地故聖人明王法以正之於元年春王正月之下而特書卽位或不書卽位以見其得國之正否故有上不稟命於天王內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卽位以正之亦有弑君賊自立與爲弑賊所立則書卽位以絶之春秋十二公書卽位而無貶者五公耳春之與正固皆夏時斯乃春秋垂世之法夫豈爲卽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而革冬爲春以循之乎季文又指左傳書事在冬而春秋書於正月者以證其革冬爲春之說不思經傳之相符者千百其不同者二三豈得以二三之不同而致疑於千百之同乎今以經後於傳者爲聖人革冬爲春之證其有經先於傳者又將何說以處之乎此乃傳疑傳信之有異或諸國來告之遲速故書有先後豈得據此小疑遂謂聖人革冬爲春冬之不可爲春猶寒之不可爲暑傳注考之未精先儒辨者已衆而季文更謂夫子特出新意以冬爲春其誣經也豈不甚哉其說本無深解專取杜曆以爲據依謂其閒有與春秋命曆序相符者曆之爲藝解者絶少然亦未有久而不差之曆命曆序者術家以爲孔子修春秋用殷曆使

其數可傳於後明曆者考其蝕朔不與殷曆合以爲漢哀平閒治甲寅元曆者託之非古也季文亦未嘗精通曆術學僻而論怪初不必爲之辨以一二老學爲之序引若有取焉恐其浸傳易以惑人故復著之

陳氏普春王正月說

一篇

存 載石堂集

黃氏景昌周正如傳考

二卷

佚

吳萊序曰予每觀左氏春秋王周正月釋者曰言周以別夏殷也及尋公羊穀梁二傳又雜引諸經讖緯孔子初無明說後之儒者頗用黃帝以來七曆求春秋時曆卒不盡合杜征南長曆反謂經必有誤經未嘗有誤也是豈夏正周正之果異哉蓋曰王者受命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徙居處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而改正朔其一也此固然也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堯舜禹本一揆也何獨至於湯武而遽革之哉世之說者嘗謂當周之世春秋必用周正春秋尊王之書也隱公元年之正月是卽平王四十九年之正月也然而前徵乎商則元祀爲十二月而月不改後據乎秦則元年爲冬十月而時不易春王正月似乎冬十有一月也而聖人易之以證其行夏之言程子所謂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也自程子之意則曰夏正寅春也周正子非春也是改正者必改月也故曰假天時而已自今說者之說則改正者又不改月不獨假天時也雖王月亦假矣嘗又自異於程子也至其所自爲說且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革命特示不相沿襲巡守承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果是則聖人又何必以是爲顏淵告哉或者又謂古之改正者必改月商周之正月非春也伊訓元祀太甲三祀下不紀時泰誓一月召誥二月上亦不係時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王月故也然而秦漢之際每年之首必以冬書十月之上顏師古漢書注且以爲孝武時改太初曆後乃追正前代正月爲冬十月者抑難信矣至若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禮且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爲正則皆可以爲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爲春也亦可矣魏景初時楊偉造新曆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十二月爲孟春次年三月爲孟夏本鄭說也然則奉若天道敬授民時又不常有一月二月之參差哉今之說書者蔡氏父子亦謂如孔鄭之說則四時改易尤爲無藝三代之改正者必不改月商周之革命者特不過用其子丑之月以爲歲首耳周官正歲周正建子歲首也正月夏正建寅月數也春秋之正雖用周正而月數不改每年之首截前兩月以屬之上年之尾誠若是則隱公之元年魯史必書之曰冬十有一月而聖人自削之也蔡氏父子以之言書則或可從以之言春秋則猶未可從也或者又謂三代之世三正之通於民俗尙矣魯用周正吾於春秋魯史見之曲沃用夏正吾於汲冢竹書見之是故左氏雜采諸國之史以爲傳或用夏正或用周正互有不同昭公之三十二年十月晉人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定公之元年正月又會于狄泉是重出也魯太史辨火出之候亦曰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又一證也雖然王者之大政必叶時月而正日是豈容以一代之閒而三正之並用者哉世之說者或曰易有之帝出乎震自伏羲神農之世蓋異建矣次而數之堯建子舜建丑夏建寅而甘誓且載其怠棄三正之文者本此也然自顓頊以來始以民事命官而歲月自當以人爲紀先王爲是推筴迎日治曆明時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革毨氄無一不得其居之宜與其氣之順者堯舜禹三聖輒因之而不敢變也意者秦漢之際鄒衍張蒼五德相生相勝之緒論歟或又曰天地人三統子丑寅三正古無有聖人所不道三代之改正特改人君卽位之初年爲元而已雖然此謂改元非改正也而改元者又非春秋之重事也將是數說吾亦孰信而孰從之哉番陽葉生始出夏時考正二卷云此巴川陽恪先生作也恪之先君從涪陵晏淵而淵又受業於朱子蓋嘗舉朱子之言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豳風之詩又皆以人爲紀是則改正者改歲首也未嘗改月數也上卷專論春秋下卷雜論他經及傳一切附著己說最爲明了考正之作實朱子意也然而朱子四書集注詩集傳自用周正周月臨江張洽朱門高弟春秋集注且謂周正建子卽以爲春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方尊周而一天下不可遽改之也朱子之意豈果考正之意哉子蓋歸而質之黃君景昌君則曰左氏魯人也使其不與孔子同時亦嘗近在孔子後左氏信矣若夫豳風之詩周公所作是固追述公劉居豳之事嘗夏正者也未可

以說春秋乃作周正如傳考二卷以辨考正之不然今兩書具在予故併識異說者以復於董生爲何如

劉氏濂周正釋經

佚

黃氏澤春王正月辨

一卷

存

張氏以寧春王正月考

二卷

存

以寧自序曰道學至宋氏而上接孔孟之傳何傳爾其世異其理同也儒先依經而言理有功於經甚大也而獨於春秋之書春王正月未能無疑之也何疑爾曰夏正得天百王所同也是以有冬不可爲春之疑也曰夫子嘗以行夏之時告顏子也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疑也曰自漢武帝之用夏時首寅月逮於今莫之能改也是以傳書者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疑而又有春秋用夏之時夏之月之疑也疑愈甚則說愈多而莫之能一也以寧蚤學是經以叨一第亦嘗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也閒讀魯論夫子之言行夏之時若恍然而有省也因之歷稽經史傳記及古注疏之說同也乃知春王正月之春爲周之時由漢逮唐諸儒舉無異說也而劉向周春夏冬之說陳寵天以爲正周以爲春之說最其明著者也而猶未敢自信也比觀子朱子語錄晚年之三說亦同也其門人張氏集傳之說又同也於是渙然冰釋而無疑也竊嘗欲筆於書而尋於世故未遑也茲因忝使安南假館俟命之暇始克會萃而成編也本之於孔孟朱子徵之於經史而下而漢儒之說爲多以其去古未遠有據而足徵朱子之著書多因其說也若易詩書之用夏建寅之月以爲說則朱子於孟子之集註旣主改月之說而於此未及更定之也今亦竊取朱子之義求朱子未盡之意以成朱子未竟之說次於春秋經傳之後以尊經也仍辨羣疑悉具於右非以寧之敢爲私言也尚其與我同志之君子恕其狂僭之罪而是正之也

張隆跋曰先祖諱以寧字志道居於閩古田翠屛山之下因以翠屛爲號焉自少力學不倦往寧德受學於韓古遺先生之門年二十七以春秋經登泰定丁卯李黼榜進士第復往淮南讀書十餘年後歷官太學及翰苑數十年閒所作詩文號翠屛集洪武二年己酉夏使安南著述是書明年庚戌春書成踰月疾革作自輓詩而逝時年七十矣噫先祖晚年勞心積慮而成此書采摭羣經搜羅衆說欲以明聖經而定周之正朔也隆愚昧不知痛念手澤尚存深恐泯而無傳一依舊本謄寫刊而藏之家塾以俟諸君子講究焉宣德元年

周氏原誠春王正月辨

一卷

未見

周氏洪謨周正辨

一篇

存

王氏鏊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冷氏逢震周正考

一卷

未見

張萱曰冷氏周正考雜引古今經史子傳以證胡文定春秋春王正月以夏時冠周月之誤謂時與月皆未改爲是其說頗精

黃虞稷曰逢震四川資縣人

王氏守仁春王正月論

一篇

存

霍氏韜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董氏穀夏時周月論

一篇

存

兪汝言曰其文亦駁胡氏傳之非

汪氏循春秋周正考

一卷

未見

徽州府志衞字世亨祁門人

李氏𬜯夏周正辨疑會通

四卷

未見

翁氏金堂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俞汝言曰錢塘人隆慶戊辰進士除知銅陵縣事遷廉州府同知

章氏潢春秋正月辨

一篇

存

楊氏元祥春秋正月辨

一篇

存

劉芳喆曰元祥字奎垣錦衣衞籍襄毅公博之孫也中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

徐氏思聘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顧湄曰公字端銘崐山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謫歸安縣丞遷南京行人司副卒今刑部尙書乾學左春坊左中允秉義大學士元文皆其曾孫也春王正月辨一篇載翰林館課

史氏孟麟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劉芳喆曰孟麟字玉池宜興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歷戸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

亡名氏春王正月辨

二篇

存載八科館課

俞氏汝言春王正月辨

一卷

存

湯氏斌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吳氏任臣春秋正朔辨

一卷

存

徐盛全曰任臣字志伊仁和人以薦授翰林檢討

羅氏泌即位書元非春秋始立法論

一篇

存

楊氏時春秋不書即位說

一篇

存

黄氏澤魯隱公不書即位義

一卷

佚

張氏方平君子大居正論

一篇

存載樂全先生集

俞氏成矢魚于棠說

一篇

存

按俞成字元德東陽人宋慶曆中著螢雪叢談其詮矢字謂三十六家春秋皆以矢爲觀非也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直作射解

陳氏普考仲子之宮義

一篇

存

蘇氏軾公子翬弑隱公論

一篇

存

鄭伯以璧假許田論

一篇

存

亡名氏魯鄭易田說

一篇
存（慎山堂考索）
楊氏（簡）公至自唐論
一篇
存
張氏（方平）蔡仲行權論
一篇
存
司空氏（圖）疑經
一篇
存
按疑經者以家父求車毛伯求金若諸侯之金天子不得
謂之求宜以家父來毛伯來句絕其云求者使乎私自求
故書以譏之
羅氏（泌）恆星不見論
一篇
存
張氏（方平）季友歸獄論
一篇
存
章氏（如愚）季子來歸說
一篇
存
周氏（名未詳）吉禘莊公說
一篇
存（載山堂考索）
蘇氏（軾）管仲相齊論
一篇
存
歐陽氏（修）五石六鷁論
一篇
存
按是篇六一居士集不載見皇宋文選
陳氏（晉）重耳天賜論

一篇
存
孔氏（武仲）介之推不受祿論
二篇
存
許氏（衡）子玉請復曹衛論
一篇
存
柳氏（宗元）晉文公守原論
一篇
存
章氏（如愚）春秋卜郊說
一篇
存
林氏（名未詳）不郊猶三望說
一篇
存
亡名氏不郊猶三望說
一篇
存（見山堂考索）
蘇氏（軾）閏月不告朔論
一篇
存
黃氏（澤）作邱甲辨
一卷
存
劉氏（敞）子囊城郢論
一篇
存
楊氏（簡）季札觀樂說
一篇
存
韓子（愈）子產不毀鄉校頌
一篇

存
劉氏敞非子產論
一篇
存
楊氏簡許世子弒君說
一篇
存
劉氏敞叔孫昭子譏叔輒論
一篇
存
席氏書夾谷論
一篇
存
春秋救日論
一篇
存
林氏名未詳齊人歸魯侵田說
一篇
存
亡名氏齊人歸魯侵田說
一篇
存
以上二篇俱見羣書考索
蘇氏軾墮三都論
一篇
存
張氏方平趙鞅入晉陽論
一篇
存
胡氏銓獲麟說
一篇
存
羅氏泌獲麟解
二篇

存
金氏英泣麟圖說
一篇
存
王氏埜獲麟說
一篇
存
席氏書獲麟論
二篇
存
唐氏順之獲麟說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二百十

論語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古論語

漢志二十一篇

存

漢書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桓譚曰古論語二十一卷文異者四百餘字

王充曰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勑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河閒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

如淳曰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為篇名曰從政

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劉熙曰論語紀孔子與諸弟子所語之言也

楊泉曰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

劉勰曰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

隋書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惟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

陸德明曰古論語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又曰論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答述曰語撰次孔子答弟子及時人之語也

薛放曰漢時論語首立學官

柳宗元曰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歐陽修曰出於孔子壁中者曰古論有兩子張

宋永亨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幷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第亦曰回亦曰雍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程子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

楊簡曰今世所行論語乃魯語非孔壁中古文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為一篇

胡寅曰子思檀弓皆纂修論語之人檀弓亦曾子門人

朱子曰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處　又曰論語要冷看　又曰論語愈看愈見滋味出

何異孫曰論語者孔門師弟子討論文義之言語也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之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與言者有臣對君之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　又曰論語一書竊意曾子弟子為之故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稱或以名稱獨曾子稱曾子有子稱有子此皆其門人稱之柳宗元辨正以為必子春子思為之若公冶長一篇多論人物恐是子貢門人所記先進一篇稱閔子侍側恐是閔子門人所記第十八篇多記隱逸之事恐是記者類聚成篇第十九篇言多子貢子夏然亦必曾子門人記之有曾子曰故也

楊宗吾曰六經譬則山海論語其泛海之航上山之階乎

譚貞默曰孔子一生仕止久速造次顛沛纂修刪述盛德大業靡一不具論語及門弟子德性氣質學問造詣淺深高下進止得喪靡一不具論語論語多記言少記事知孔子之言者即知孔子之事知及門弟子之言者即知及門弟子之事矣

齊論語

漢志二十二篇

佚

漢書注多問王知道

陸德明曰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歐陽修曰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

晁公武曰問王知道詳其名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

按漢志論語十二家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說者謂是內聖外王之業此傅會也論語二十篇皆就首章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義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玉初無大異因譌玉爲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卽問玉豈其然乎

齊論語說

漢志二十九篇

佚

班固曰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

邢昺曰王御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爲昌邑中尉二人皆以齊論語教授於人

洪适曰季氏篇或以爲齊論

魯論語

漢志二十篇

存

傳

漢志十九篇

佚

班固曰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

陸德明曰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

歐陽修曰論語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出於孔壁則曰古論三家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卽所謂魯論者也

鄭耕老曰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

宋會端平元年太常少卿兼侍講徐僑奏論語一書先聖格言乞以魯經爲名升爲早講從之

按魯論語堯曰篇無不知命一章齊論語則有之蓋後儒參入其字義異讀者傳不習乎讀傳爲專崔子弑齊君作高子未嘗無誨讀爲悔五十以學易讀易爲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讀正爲誠君子坦蕩蕩讀爲湯湯冕衣裳者讀爲絻瓜祭讀瓜爲必賜生讀生爲牲車中不內顧無不字仍舊貫讀仍爲仁折獄讀折爲制小慧讀慧爲惠古之矜也廉讀廉爲貶天何言哉讀天爲夫又讀躁爲傲窒爲室

孔氏鮒論語義疏

二卷

佚

冊府元龜孔鮒爲陳勝博士撰論語義疏二卷

孔氏安國古論語訓

家語二十一篇

佚

何晏曰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

邢昺曰古論語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

按宋雪坡姚氏云六經之傳行於世者詩禮箋注自鄭康成始於東漢易春秋注自王弼杜預始於魏晉出西漢者獨孔安國書傳耳然安國書傳本出僞託惟論語集解中所引孔氏訓則解經首功矣雪坡諱勉字諴一瑞州人

夏侯氏勝魯論語說

漢志二十一篇

佚

張氏禹魯安昌侯說

漢志二十一篇

佚

漢書禹字子文河內軹人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皆明習諸儒曰欲爲論念張文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初元中授太子論語河平四年爲丞相封安昌侯初禹爲師以上好論語難數對己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　又曰張氏名最後而行於世

何晏曰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

賁

隋書張禹本受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

陸德明曰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授成帝

邢昺曰張禹擇齊魯之善而為論

晁公武曰漢時論語凡有三而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當是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塗喪惜哉

馬端臨曰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為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為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真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王氏駿魯論語說

漢志二十篇

佚

顏師古曰王吉子

漢石渠議奏

漢志十八篇

佚

無名氏燕傳說

漢志三卷

佚

沛王劉輔論語傳

佚

後漢書沛王輔善說孝經論語傳

包氏咸論語章句

佚

後漢書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永平五年遷大鴻臚

陸德明曰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

何氏休論語注訓

佚

鄭氏衆論語傳

佚

冊府元龜鄭衆為大司農傳論語

馬氏融論語解

佚

邢昺曰後漢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為古文論語訓說

鄭氏玄論語注

隋志十卷

佚

古文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論語釋義

唐志十卷

佚

隋書鄭氏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梁陳之時惟鄭氏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

陸德明曰鄭氏校魯論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邢昺曰康成作注之時就魯論篇章復考校之以齊論古論擇其善者而為之

林光朝曰何晏序謂鄭氏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康成溺於章句其實定未必審也

按鄭氏注與今文不同者衆星共之共作拱先生饌作餕云食餘曰餕舉直錯諸枉錯作措云投也下同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無也字必也射乎必也句截哀公問社作主云主田主謂社無適也無莫也適作敵莫音慕云無所貪慕也吾黨之小子句截則吾必在汶上矣無則吾二字子之燕居作宴子疾病無病字冕衣裳者冕作弁異乎三子者之撰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詠而歸作饋云饋酒食也有是哉子之迂也迂作于往也直躬作弓云直人名弓子貢方人方作謗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為字在陳絕糧作

褫音長下體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作封內歸孔子豚歸作饋惡徼以為直者徼作絞齊人歸女樂歸亦作饋朱張作侏張陟留反厲已讀為賴云恃賴也又以申棖為孔子弟子申續子桑伯子為秦大夫陳司敗為人名齊大夫老彭為老聃彭祖太宰是吳太宰鄙卞莊子為秦大夫與諸家異義

麻氏(達)論語注

佚

按漢有麻達注論語見廣韻注

周氏(失名)論語章句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邢昺曰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

譙氏(周)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周字允南巴西人晉散騎常侍不拜封陽城亭侯

按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引譙氏注云儺却之也以葦矢射之又釋文不亦樂乎引譙氏注云悅深而樂淺

陳氏(羣)論語解

佚

魏志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太祖辟為司空西曹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明帝時為司空

王氏(肅)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論語釋駁

七錄三卷

佚

周生氏(烈)論語注

佚

葛洪曰周生烈學精而不仕

阮孝緒曰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

陸德明曰燉煌人

按隋志有周生子要論一卷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新舊唐志儒家均有周生烈子五卷陸氏釋文於冉子退朝引周生烈注云君之朝馬總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其自序略云六蔽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師誡云

何氏(晏)鄭氏(沖)等論語集解

隋志十卷

存

晉書鄭沖與孫邕何晏曹羲荀顗等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義有不安輒改易之名集解

晏等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說至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有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陸德明曰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為主

邢昺曰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荀顗字景倩荀彧之子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何進之孫

葉適曰何晏論語集解序論簡而文古數百年講論之大意賴以得存經晏說者皆異於諸家蓋後世精理之學以晏及王弼為祖

始破經生專門之陋

譚貞默曰何晏序稱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今集解中仍多孔注則知所以不傳者無全帙也集解稱孔者孔安國包者包咸馬者馬融鄭者鄭康成陳者陳羣王者王肅周者或周氏或周生烈其不繫姓者是晏等補注也

王氏弼論語釋疑

隋志三卷

佚

按陸氏釋文於廄焚引弼注云公廄也又逸民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張氏昭論語注

佚

程氏秉論語弼

佚

虞氏翻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十一

經義考卷二百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論語二

衛氏瓘論語集注
隋志六卷
佚
陸德明曰晉八卷少二卷
按釋文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引衛氏集注焉於虔反爲下句首

崔氏豹論語集義唐志作大義
隋志八卷七錄釋文十卷
佚
陸德明曰豹字正熊燕國人晉尚書左兵中郎

繆氏播論語旨序
隋志三卷
佚
隋志晉衛尉繆播撰
按釋文夫子矢之引繆氏旨序云誓也子所否者否方有反

郭氏象論語體略
隋志二卷
佚
隋志太傅主簿郭象撰

論語隱
七錄一卷
佚

欒氏肇論語釋疑
隋志十卷
佚
隋志晉尚書郎欒肇撰

論語駮序
七錄二卷
佚

徐氏邈論語音
唐志二卷釋文一卷
佚

虞氏喜論語讃鄭氏注
隋志九卷
佚

新書對張論
七錄十卷
佚
冊府元龜虞喜累徵博士不就說毛詩略注孝經撰周官駮難又注論語讃九卷新書對張論語十卷

曹氏毗論語釋
七錄一卷
佚

應氏琛論語藏集解
七錄一卷
佚

庾氏翼論語釋
七錄一卷
佚

李氏充論語集注
隋志十卷
佚

隋書晉著作郎

論語釋
七錄一卷
佚
按釋文子所否者引李氏釋云否備鄙反

范氏寧論語注
佚
按陸氏釋文於無適也無莫也引范氏注云適莫猶厚薄也又子謂公冶長范氏謂公冶長名芝字子長

孫氏綽論語集解
隋志十卷

佚

陸德明曰緯字興公太原人東晉廷尉卿長樂亭侯

按釋文於三年學不至于穀引孫氏解云穀祿也

孟氏釐論語注釐或作陋

七錄十卷

佚

袁宏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

陸德明曰一云孟陋字少孤江夏人東晉撫軍參軍不就

册府元龜孟釐博學通三禮注論語行於世

梁氏覬論語注釋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天水人東晉國子博士

袁氏喬論語注釋

七錄十卷

佚

晉書喬字彥叔陳郡陽夏人拜尚書郎桓溫引爲司馬勸溫伐蜀以江夏相爲軍鋒李勢既降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卒追贈益州刺史諡曰簡

尹氏毅論語注釋

七錄十卷

佚

王氏濛論語義

七錄一卷

佚

江氏熙論語集解

隋志十卷釋文十二卷

佚

册府元龜熙字太和爲兗州別駕

晁公武曰皇侃論語疏序稱熙所集世謂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爲後學所宗

王應麟曰皇侃疏列論語十三家衛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系李充孫綽周懷范寧王珉此十三人江熙所集

張氏憑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字長宗吳人東晉司徒左長史

論語釋

隋志一卷

佚

宋氏纖論語注

佚

晉書纖字令文敦煌效穀人隱居酒泉南山不應州郡辟命明究經緯注論語弟子受業三千餘人張祚徵爲太子友進太子太傅不食卒

册府元龜纖爲張祚太子太傅明究經緯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

暢氏惠明論語義注

七錄十卷

佚

蔡氏系論語釋

七錄一卷

佚

張氏隱論語釋

七錄一卷

佚

郄氏原論語通鄭

七錄一卷

佚

姜氏處道論語論釋

七錄一卷

佚

宋明帝論語續注隋志作論語補闕

二卷唐志十卷

佚

南史帝在藩時續衛瓘所著論語二卷

蔡氏謨論語注

佚

按蔡氏論語注不見於隋唐志而陸氏釋文於夫子矢之引蔡氏說云陳也

張氏略論語疏

七錄八卷

佚

隋書宋司空法曹張略等撰

伏氏曼容論語義

佚

范氏廙論語別義

隋志十卷

佚

孔氏澄之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冊府元龜孔澄之字仲淵爲新安太守著論語十卷

虞氏遐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會稽人齊員外郎

沈氏驎士論語訓注

佚

許氏容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曹氏思文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按思文齊永元初國子助教

戴氏詵論語述議

唐志二十卷

佚

梁武帝論語

佚

按梁書南史本紀不載帝訓釋論語而陸氏釋文於事君數引武帝云數色具反數己之功勞也又可使治其賦也賦作傳

陶氏弘景論語集注

七錄十卷

佚

太史氏叔明論語集解

七錄十卷

佚

南史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爲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攜叔明之鎭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

褚氏仲都論語義疏唐志作講疏

隋志十卷

佚

皇氏侃論語義疏

隋志十卷

未見

國史志皇侃疏雖時有鄙近然博極羣言補諸家之未至爲後學所宗

中興書目梁國子助教皇侃以何晏集解去取爲疏十卷又列晉衛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厚蔡奚李充孫綽周懷范寗王珉等十三人爵里於前云此十三家是江熙所集其解釋於何集無妨者引取以廣異聞

晁公武曰古今論語之注多矣何晏集七家復采古論語注爲集解行於世侃今又引衛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厚蔡奚李充孫綽周懷范寗王珉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

張氏譏論語義

十卷

佚

顧氏越論語義疏

佚

張氏沖論語義疏

隋志二卷吳中人物志作十卷

佚

陳氏奇論語注

佚

冊府元龜陳奇博通墳籍嘗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姑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搢紳所召赴京不得敘其論語注義多異鄭氏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徐氏孝克論語講疏文句義

隋志五卷

佚

隋書殘缺

劉氏炫論語述義唐志作章句

隋志十卷唐志二十卷

佚

史氏辟原續注論語

通志十卷

佚

釋智略論語解

七錄十卷

佚

司馬氏論語標指

隋志一卷

佚

盈氏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盧氏論語注

隋志七卷

佚

王氏論語修鄭錯

七錄一卷

佚

徐氏古論語義注譜

七錄一卷

佚

亡名氏論語隱義

佚

按論語隱義隋志不載但有其注載七錄未審即是郭象論語隱否太平御覽載隱義文云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欲入邪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鉤子路半城問曰爲師邪爲君邪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之

論語隱義注

七錄三卷

佚

按論語隱義注太平御覽載有一條文云孔子至蔡假于客舍夜人有取孔子一隻屐去盜者置屐于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論語義注

七錄三卷

佚

論語雜鄭

隋志一卷

佚

論語雜問

隋志一卷

佚

論語義注圖

七錄十二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論語三

賈氏公彥論語䟽

唐志十五卷

佚

陸氏德明論語釋文

宋志一卷

存

王應麟曰陸氏釋文於申棖注曰申棖包云魯人也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陳氏蜕論語品類蜕或作銳

宋志七卷

佚

計敏夫曰蜕肅代時人生長江淮間

韓子愈論語注

唐志十卷

佚

論語筆解

通志二卷中興書目二十卷

存

許勃序曰昌黎文公著筆解論語一十卷其間翶曰者蓋李習之同與切磨世所傳率多訛舛始愈筆大義則示翶翶從而交相明辨非獨韓制此書也蓋齊魯之門人所記善言既有同異漢魏學者注集繁闊罕造其精今觀韓李二學勤拳淵微可謂窺聖人之堂奧矣豈章句之技所可究極其旨哉予繕校舊本數家得其純粹欲以廣傳故序以發之

王楙曰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晝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今人皆以韓文公所說非也又傷人乎不問馬今亦云韓文公讀不爲否言大德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不字上豈必更助詞其亦曲矣況又未必韓公所說

邵博曰張籍祭韓退之詩云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徵詮是退之嘗有論語傳未成也今世所傳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字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爲淺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

晁公武曰唐韓愈退之李翶習之撰前有秘書丞許勃序云韓李相與討論共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名冠一代蓋以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

王楙曰李漢序退之集云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然搢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江充家有是本王公存刻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解自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翶指摘大義以破孔氏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注後世罕傳也然觀聞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文公所解多改本文近於鑿僕又觀退之別集答侯生問論語一書有曰愈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夫豈用意於鑿乎

趙希弁曰右唐昌黎先生韓文公之說也其間翶曰者李習之也韓文補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張籍祭詩辨之於洪慶善者明矣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之類雖未必然而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陳振孫曰館閣書目云秘書丞許勃爲之序今本乃王存序

都穆曰唐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傳學者不在集中予家藏古本韓文有之但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解云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解云謂當作爲言冉有爲泰山非禮也如宰予晝寢解云晝當作畫字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如人之生也直解云直德字之誤言人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如子所雅言解云音作言字之誤也如三嗅而作解云嗅當作鳴鶪之鶪雉之聲也如子在回何敢死解云死當作先如浴乎沂解云浴當作沿如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解云仁當作備

如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指如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讓如孔子時其亡也解云時當作待如鄉原德之賊解云鄉原當作內柔已上諸說朱子嘗謂其鄙淺復曰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及觀韓文有答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注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然則朱子之所謂鄙淺固韓公之欲求信於後生者耶

侯氏喜論語問

佚

韓子曰侯生所示論語問甚善

按喜字叔起韓子贈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是也官終國子主簿韓子集有祭國子主簿侯君文是也文云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所云問我以疑則指論語問也

張氏籍論語注辨

唐志二卷

佚

計敏夫曰籍字文昌和州人歷水部外郎終主客郎中

馬氏總論語樞要

宋志十卷

佚

晁公武曰總字會元

陳振孫曰總仕至大理評事嘗副裴晉公平淮者也

李氏湝論語刊誤

通志二卷

存

李氏磎注論語

佚

孫光憲曰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磎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爲時輩妬忌罹於非橫嘗注論語一部倉卒之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

亡名氏論語雜義

唐志十三卷

論語剔義

唐志十卷

宋徽宗皇帝論語解

俱佚

二卷

佚

邢氏昺論語正義

宋志十卷

存

中興書目論語正義十卷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撰咸平中頒其書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

晁公武曰亦因皇侃所采諸儒之說刊定而成書

陳振孫曰唐人止爲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昺始奉詔爲之

宋史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擢九經及第咸平初爲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官至禮部尚書卒贈左僕射

宋氏咸論語增注

宋志十卷

佚

長編嘉祐二年十一月屯田員外郎宋咸上所注論語降敕獎諭

王應麟曰宋咸增注論語序云韓愈注論語與筆解大槩多竊先儒議而遷易其辭因摘二書是否并舊注未安者辨正焉

周氏式論語集解辨誤

宋志十卷續一卷

佚

王應麟曰式撰集解辨誤十卷又有續辨誤一卷附其後

紀氏亶論語摘科辨解

宋志十卷

佚

杜氏莘老論語集解

十卷

佚

按莘老字起莘青神人官殿中侍御史著論語集解見晉齋所撰行狀文載杜大圭名臣琬琰之集

余氏象論語集解

佚
閩書余象仙游人慶曆六年進士官禮部郎中

阮氏逸論語增注
佚

勾氏龍論語精義
二十卷
佚
按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有之

周子惇頤論語
佚
按樂清劉氏歙蒙川集錄目中載濂溪論語序文疑當日有是書矣

王氏令論語注
宋史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王令逢原撰解堯曰篇云四海不困窮則天祿不永終矣王安石書新義取之

王氏安石論語解
通考十卷
佚

論語通類
宋志一卷
佚

王氏雱論語口義
通考十卷
佚
陸游曰元澤之歿詔求遺書荆公視篋中得論語孟子解皆細字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亦非成書也
王應麟曰王元澤口義有云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摘於令上蔡論語解引之

呂氏惠卿論語義
宋志十卷
佚

孔氏武仲論語說
宋志十卷
佚

蔡氏申論語集
宋志十卷
佚

王氏端禮論語解
佚

史氏通論語說
佚

何氏執中論語講義
佚

蘇氏軾論語解
宋志四卷通考十卷
未見

蘇氏轍論語拾遺
一卷
存
轍自序曰予少年爲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黄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其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潁川爲孫籀簡鏑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一質之子瞻也
晁公武曰子瞻爲論語解沒後子由以其說之未安者辨正之

王氏雱論語注
通考十卷
佚
秦觀序曰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爲黄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疎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爲職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勵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惟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慶弔輒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閤門奏書曰臣無狀幸藉先人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於罪戾念無以自贖閒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惟陛下裁哀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

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嘗方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於斯言益信予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乃以副本來屬予為序顧予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姑掇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為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鄒氏（浩）論語解義

宋志十卷

佚

浩自序曰聖人體道者也其發越以撫世則所以益無體者皆見之行事其韜晦以就閑則所以規不朽者惟載之空言載之空言固不如見之行事為深切著明也然而韜藏久矣而不免求通久矣而不得道固無積而時命礙之則雖欲無言而言終不廢豈其得已哉論語之作有由然矣所以析理而使昧者之必達謂之論所以廣問而使叩者之必受謂之語是書也後世豪傑之士贖繩墨表以自立言者猶能探賾索隱中倫合度凡學者虛心焉況本出於聖人者此傳所以莫大於論語也且以六經之言孰不出於聖人乎然而其於易也因伏羲之卦文王之爻而繫之以辭而已其於詩書也因衆多之辭帝王之迹而删之以趨全而已其於春秋也因紀實之信史而修之以示褒貶而已其於禮樂也因固有之情文而正之以教中和而已要之雖皆出於聖人而非純乎聖人之言者也純乎聖人之言惟其為論語乎夫以論語為純乎聖人之言而二三子之言亦錯雜其間如之何曰冶金為鏞挽革為鼓聲固藏其中矣不考則不鳴也聖人曷嘗先聲以徵彼之我應哉亦體所考而已矣然則不有二三子之言何以見純乎聖人之言也是故達其所謂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之類則易之道得矣達其所謂詩可以興觀羣怨之類則詩之道得矣以至書也春秋也禮樂也苟悟其一言未有不冰解凍釋以詣於道者從是觀之其書雖簡其所該則詳其言雖近其所根則遠非自單思而精之豈能抽其緒以繹晦為顯浩繁淺何足以與此姑為所聞與有志於道者講之而已矣

劉氏（正叟）重注論語

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劉正叟謂箋解皆後人之學託韓愈名以求行徒玷前賢悉無所取為重注十卷以袪學者之惑

龔氏（原）論語全解

佚

陳氏（祥道）論語全解

十卷

存

祥道自序曰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弗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弗辨蓋夫論則及理耳所虧者道議則及義耳所虧者理聖人豈不欲廢去應問體道以自冥哉道無問問無應不發一言下與萬物同患此特畸人耳非聖人之所尚然則孔子雖欲忘言豈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學者之問而已夫是之謂論語然而王者之迹熄聖人雖言理以答學者之問猶未可以已也故其言義則存乎春秋言理則存乎論語而春秋之作是是以勸善非非以懲惡善惡之判猶在權衡之上輕重或差予奪弗明其賞不足以為榮其罰不足以為辱矣不得不議若夫論語之言則答學者之問而已何事乎此嘗謂希微者道易簡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義明理言至於義去道遠矣孔子之世師道既明異端咸服由辨議無聞而作故聖人之答問言理而足矣平居之弟子在側各言其志故聖人察其所安得其才性之病處仁孝之言體分而應不須屢諾而詳說之大抵君子之教人欲其思得之孔子之於弟子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有所罕言有所不語其歸則曰忠恕仁義而已矣一隅之舉兩端之叩近而遠約而詳思得之則會其所固有者耳弟子之列有聞一而知二者有聞一而知十者問詩而知禮問伯夷而知夫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我告之約彼得之詳以至於是歟不足之冉求不說之子路聞理而不得叛卒為賢者則後世之學士大夫豈宜置諸口耳之閒哉論語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尤得其傳然而孟子之世詖行之言盈於天下孟子思欲拒詖說放淫辭不得已而有辨焉雖擬答問不直則道不見故其言為尤詳於論語雖然聖人之言或論或辨非立異也

時焉而已矣

晁公武曰王介甫撰論語解其子雱作口義其徒陳用之作解紹聖後皆行於塲屋或曰用之書乃鄒浩所著託之用之云

晁氏說之論語講義

宋志五卷通考十卷

未見

晁公武曰從父詹事公撰多取古人之說以正近世之失

朱子曰景迂論語解亦有好處

經義考卷二百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論語四

程子頤論語說

宋志一卷通考玉海十卷

未見

晁公武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解不爲文辭直以俚語記之

朱子曰論語惟伊川所解語意含蓄旨味無窮

廉紹宗曰伊川先生論語解時氏本至麻冕禮也一章而止然以大全集校之閣本詳略不同後人又自子絕四以下至堯曰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以附益之

范氏祖禹論語說

宋志二十卷通考玉海十卷

佚

晁公武曰元祐中所進數稱引劉敞程頤之說

伊洛淵源錄淳夫家傳遺事載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程先生之門獨鮮于綽傳信錄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於程氏

呂氏大臨論語解

宋志十卷

佚

晁公武曰與叔雖程正叔之徒解經不盡用其師說

謝氏良佐論語解

宋志十卷

未見

良佐自序曰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耳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之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盡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他日識其面今日見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爲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爲淺近而忽勿以爲太高而驚勿以爲簡我而忿且怒勿以爲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操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驚爭衡孰全孰駮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辭雄辨使人可駭可慕會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亹亹不厭會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會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會不如申韓之刑名陶治塵思模寫物態會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弈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閒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戲乎希聲一唱而三歎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玄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予昔者供灑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褰裳於句讀文義之閒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涘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歟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我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惟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勿思耳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能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力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敘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

愼何物非我有形無形雖其閒之至此盡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舍之相遼也學者儻以此言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爲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閎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胡寅後序曰論語一書蓋先聖與門弟子問答之微言學者求道之要也而世以與諸子比童而習之壯而棄焉訓詁所傳雖未嘗絕然智不足以知聖人之心學不足以得道德之正遂以私智鼓其說以眩天下夫其侮聖人之言何足深罪特以斯文興喪於此係焉此憂世之士所爲動心者也上蔡謝公得道於河南程先生元祐中輩來享之教遂著論語解發其心之所得破世儒穿鑿附會淺近膠固之論如五星經乎太虛與日月爲度數不可易也其有功於吾道也卓矣而學者初不以爲然也某年二十一嘗政和戊戌在太學得其書時尚未盛行也後五年傳之者蓋十一焉嗚呼師友道廢久矣欲求吾資莫與爲方圓欲得吾助莫與爲切磋所可決信而不疑者獨聖賢所餘紙上語爾同舍建安謝龔智榮傳于山陽馬震知止欲以其傳授粥書者使刻板焉庶以道好善君子欲博文求徵而不得者其志足稱矣然某以往昔所見比智榮今本文義有或不同意先生年邵而智益明有所是正故更欲得善本參校然後傳之雖然大略當不外是也以今日好者漸衆安知來者之不愈於今乎使有誠好而力行焉固將默識神受見於參倚之閒不者幾何不按劍而向夜光之投乎此非某之志也先生之志也

朱子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

宋史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上蔡語錄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飮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節又舉師冕見一章而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侯氏（仲良）論語說

宋志一卷

佚

伊洛淵源錄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程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說及雅言

朱子曰侯師聖論語解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疏略

游氏（酢）論語雜解

宋志一卷

未見

楊氏（時）論語解

宋志二卷

未見

時自序曰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羣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蘧廬以託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爲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子於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予於是書已於牝牡有不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予言其庶矣乎

尹氏（焞）論語解

宋志十卷又說一卷

未見

焞自序曰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解論語以進臣備職勸解不敢以寡陋辭竊惟是書迺集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己親炙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後之解其文義者數十百家俾臣復措說其下亦不過稱贊而已恭惟陛下聖學高明出乎天縱如舜好問如湯日新舉措而遠不仁修己以安百姓固已合符乎夫子之道施之於事業矣復何有待於臣之說然而學貴於力行不貴於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也姑摭所聞以塞明詔臣謹上　又後序曰焞紹興七年十一月被召到闕賜對押赴經筵承續講說論語衞靈公之末一章次日有旨給筆札解論語以進念以說書爲職不敢以固陋辭方以病困殆蒙賜寬假病安日解進明年二月駕還錢塘焞以病從百司先行三月病少愈力疾日赴經筵是月十三日詔促成書以進時手顫目昏心思荒錯深懼稽命之久遂強爲之姑塞上命四月二十一日進呈而學者祁寬呂稽中堅中在焉書成皆三子之助也九年春復病丐歸蒙恩授以閑祿聽其自便遂寓居平江府虎邱寺之西菴寬從子居上方暇日見此帙云當潛錄欲終身誦之甚矣其嗜學也相從既久若是書也講亦熟矣豈不知此一時奉詔而成皆前人成說雖有一二臆見坐以老病拙訥心之精微詞不能達今取觀之徒有愧汗先聖不云乎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焞於諸公亦云何用此爲寬復請藏之因誌始末弁戒其勿以示人幸諒區區之意冬至後一日書於三畏齋　又進狀曰孔子以來道學屢絕語言文字去本益踈是以先聖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陋況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豈惟無益害又甚焉脫使窮其根本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爲虛語此先聖所以重講解慎言辭也況如臣者材質甚愚修爲無取施之於己未見其功資以事君亦將何有其於聖賢言行何足以窺測奧妙發明指歸強顏爲之第塞詔旨臣無任慚羞恐懼之至

呂稽中志墓曰先生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天下知道者宗之不知者慕之然未嘗筆之於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爲講解文書獨嘗奉詔撰論語解

晁公武曰彥明程氏門人紹興中自布衣召爲崇政殿說書被旨訓解多采純夫之說

朱子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上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仔細看　又曰尹氏解論語守得定不走作所少者精神爾

王應麟曰紹興八年四月詔尹焞解論語書成賜六品服

宋史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師事程頤靖康初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紹興四年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八年除秘書少監尋除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奏乞放歸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致仕其言行見於涪陵紀善錄有論語解傳於世

王氏蘋論語集解

佚

按著作論語解成於崇寧三年其自述曰讀書須求聖賢所以言反覆翫味優游涵泳期於默識心通洞達無閒然後爲學若祇循習詁訓析文義適足爲翫物爾今其書已佚繹祝允明作先生集序云先生有論語解刻成當有序其旨者是則弘治閒其書尚存也

經義考卷二百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論語五

劉氏彝論語講義

未見

彝自序曰窮一理之微盡一性之妙其命有以至於冥然無閒之初其神有以會於寂然不動之際則宜若可以忘言矣然而天下之言常出於不勝其多而言者遂至於不勝其衆則將以寓道而使之有明載道而使之有行故也是故無言而道隱未若有言而道不隱有言而道不隱未若言而與道兩傳而無所隱此所以應對答問相與垂世而設教者雖孔子猶不廢而論語之書所爲起也昔者孔子以無名之神功無體之妙道屈於不見知其禮義信足以成德其智仁勇足以成治其温良恭儉讓足以成俗其恭寬信敏惠足以成物而屈於不見用於衛靈公見其際可矣而弗與共天位也於季桓子見其行可矣而弗與共天職也於衛孝公見其公養矣而弗與食天祿也以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絕糧而在陳微服而過宋則可謂畸朴人也然未嘗不欲有爲於世也是故出疆載質而有至於皇皇去父母國而有至於遲遲而席不暇煖轍不及環也委吏乘田賤也而不屑去者蓋曰有官守而已獵較簿正卑也而不苟避者蓋曰有官事而已其有爲卒不可得矣於是收其所欲聞焉而未已者一切寓之以言則詳而爲六經者是矣論語者特其緒餘而已夫以學孔子者其徒至於三千之盛而上自國君卿大夫下逮閭巷一介之小民與其爲時聞人而在所可許者類皆有見於是書及考其所歸非資諸孔子者勿道也方此之時操筆而隨其後者豈惟獵區區之空言也并與其一嚬笑之微一俯仰之細而得之也雖然若孔子者非學也故曰予非多學而識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而已矣其成已有如此者其於君也求之以不求之求而所至必聞其政其於神也禱之以不禱之禱而所祭必受其福於燕居則申申於鄉黨則恂恂於朝廷則侃侃於宗廟則便便其行已有如此者見所不見於魯禮所不禮於衛則有似乎汙而非汙應佛肸之召諾陽虎之仕則有似乎屈而非屈也於齊則接淅於魯則不脫冕以去其應變有如此者皆聞斯行諸也而對之不必同然而非異也皆先儒辨惑也而語之不必一然而非兩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於衛靈問陳則恥其學事君勿欺也而犯之故於昭公失禮則諱其過仁也孝也以其有小大故所陳非一端勇也智也以其有本末故所列非一序利命與仁則處之以罕言怪力亂神則要之以不言其立說有如此者臧孫要君宜其不智也而謂之智則智而已矣管仲僭君宜其不仁也而謂之仁則仁而已矣德行文學政事言語科雖不同而同謂之才則才而已矣草創討論修飾潤色雖不偏而不害同謂之命則命而已矣能具仁者君子也於子賤南宮适則與之苟無禮樂亦可爲成人也於冉求公綽卞莊子臧武仲則略之以至叩脛而誅原壤鼓瑟而斥孺悲進顏子以不愚之愚黜子路以不禱之禱其處人有如此者凡此皆有見於孔子者也夫聖人之在上者多矣而制法不若孔子之爲詳聖人之在下者衆矣而制行不若孔子之爲備宰我以爲賢於堯舜而不爲增叔孫以爲不及子貢而不爲損此孟子所謂集大成者雖然均法也而孔子所爲備者不以一行爲備此達巷黨人之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也若夫千載而下其去聖人遠矣學論語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類皆溺於傳注之卑而不能自拔於汙俗之中絕行之後往往以孔子而疑者皆是也書雖非孔子所自爲然其屬辭有要成文有序肆而通連而閑其本末先後若出於一而片言隻辭無自而不與孔子合非深知先王之法言者孰能與於此學者要當熟讀而精思之不必考乎其人也

林氏子充論語詩

五十首

未見

閩書林子充號拙齋福清人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奇解論語多引之

湯氏巖起論語義

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姓譜湯巖起貴池人知營道縣有清名後通判徽州奉祠歸居實峯有論語義十卷

汪氏革論語直解

宋志十卷

佚

晁公武曰汪革信民撫州人紹聖中試禮部爲天下第一嘗語人曰吾鄉有二相一爲天下之福一爲天下之禍蓋指晏元獻王荆公也卽此可見其解經淵源所自云

錢氏觀復論語解

二十卷

佚

盧熊曰錢觀復字知原常熟人由太學登進士乙科官至戶部員外郎尋領宮觀出知廣德軍有論語解二十卷

葉氏夢得論語釋言

宋志十卷

未見

王應麟曰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人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論語釋言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　又曰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義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詔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禮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執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上官氏愔論語略解

佚

曾氏元忠論語解

佚

黃氏鍰論語類觀

佚

閩書黃鍰字用和浦城人從楊時學政和五年登第高宗朝拜監察御史提點江西刑獄

朱氏申論語辨

佚

江西通志朱申字繼宣贛州人太學生

江氏奇論語說

五卷

佚

閩書江奇一作錡字全叔建陽人宣和二年登第仕永州學教授終徽猷閣學士

倪氏登論語解

佚

姓譜倪登字彥及福清人

程氏瑀論語解

佚

徐自明曰知饒州洪興祖以經學得名龍圖閣直學士程瑀嘗注論語興祖爲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興祖嘗忤秦檜檜疑興祖託經以譏己遂竄昭州安置

林氏之奇論語講義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陳氏禾論語傳

宋志十卷

佚

李氏綱論語詳說

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張氏浚論語解

四卷

佚

魏了翁序曰魏國忠獻張公之卒距今六十有二年精忠篤誼凜凜猶有生意予少嘗譜其言行裒其論奏今又得論語解於公之從曾孫希亮此天厚我嗜者也希亮將鋟梓以傳而使某識其篇端惟論語一書此孔門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旋之頃身體而心會氣感而機應故其所書親切有味凡一時師傳友授閱萬世如見然自七十子終然後大義乖訖孟子死盡失其傳然而生乎千載之後亦聖人所與共學之人也豈終於乖

失而不可復傳與本朝全盛時河洛之閒諸儒輩出掃除末師之陋隨事體習切己研求以上尋千載之緒然後人知聖人之所以言與羣弟子之所以書皆日用飲食閒事在立則見無行不與而非託諸空言也至近世張氏朱氏父子傳家源流湜湜益大以肆中獻公賓棗醇實既從北方學者講誦遺言又與南渡諸賢更歷事變自事親而事君治己而治人反覆參驗無一不合故其爲是書也非苟知之凡能精察力踐之餘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也學者誠能推尋究玩而知前輩讀書異乎今之讀者卽是以約諸經卽經以驗諸己不示求端用力之要乎

王氏(居正)竹西論語感發

宋志十卷

佚

向氏(子諲)論語集講

佚

王庭珪狀曰公諱子諲字宣卿開封人官右奉直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居衡陽之伊山結茅以處手抄諸書尤喜觀論語取諸家之善爲集義以己見繫於後今行於世

劉氏(安世)論語解

二十卷

佚

許氏(綸)論語解

佚

王氏(庭珪)論語講義

五卷

佚

王氏(鼎)論語解

二十卷

佚

曾氏(幾)論語義

宋志二卷

佚

朱子曰曾文清論語解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

鄭可學曰文清每日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

陳振孫曰禮部侍郎曾幾吉甫撰胡文定公門人也

許氏(文蔚)論語解

佚

閩書福淸許文瑞家貧不娶與弟人瑞以道自樂解論語莆泉之士稱二許先生

鄭氏(剛中)論語解

三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十五

經義考卷二百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論語 六

朱氏（震）論語直解

十卷

佚

趙希弁曰右漢上先生朱文定公震所著也紹興五年夏肇建資善堂時孝宗富於春秋文定以起居郎與宗正卿范公沖同爲翊善輒論皆以爲極天下之選此解資善堂錄本也其孫雖先刻於瀏陽學舍而識其後

吳氏（棫）論語續解　考異　說例

宋志共十二卷

佚

中興藝文志吳棫撰自謂考研甚衆獨於何晏集解邢昺疏所得爲多又謂孔門弟子之言多未盡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嘗作指掌十卷亡於兵火僅追記大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未安者故曰續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語者爲考異又有說例有集語明原徵言略例答問正統權道弟子雜說凡十篇多發明

朱子曰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爲游定夫作者非也其功淺其害亦淺又爲論語考異其功漸深而有深害矣徐蕆爲刊其書越州以行

陳振孫曰其所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所稱樂肇殷王鄭之說閒取一二肇晉人隋唐志載論語釋二卷殷一卷按董逌藏書志釋已亡殷幸存而崇文總目及諸藏書家皆無有棫蓋嘗見其書也館閣書目亦不載

胡氏（寅）論語詳說

未見

閩書寅字明仲安國弟淳之子也宣和中進士從侯師聖游復從楊時受學仕爲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當國安置新州

寅自序曰道一而已而有中偏大小正邪粹駮之不同何也中故大大故正正故粹粹故一彼狹小偏私僻邪駮雜爲道者失也其所以失或由師傳或由鑿智或由氣稟故自殊殉面騖而不返道無是也先聖先師爲此所以有教教學者於多岐欲歸之於至當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仁也聖門之論皆學爲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論語者著矣某年十六七見先君書案上有河南語錄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論語解閒竊觀之乃異乎塾之業一日請諸塾師曰河南楊謝所說與王氏父子誰賢塾師曰彼不利於應科舉爾將趨舍選則當遵王氏於時某未能樹立而輒萌好惡矣既游庠序方崇忌諱肆詔誹歌功頌德陵跨唐虞或道史書及李杜詩章亂離之句則衆以訕謗操切之繼二十年川壅大決睦盜猝興勢搖嵩岱然後信王氏學術不本於仁穿穴碎破以召不仁之禍也當茲時天子臨軒策士收採讜言黨禁向弛於是邵康節皇極書張橫渠正蒙篇河南先生諸經諸說元祐忠賢言論風旨稍出好之者往往傳寫襲藏若獲希世之寶而謝公語解則已鋟板盛行噫此豈人力也哉後四載歲在乙巳女真入寇慢書騰聞詔音夜頒引愆遜位靖康元禩謀撤王安石配食坐像廢字說勿得用俾學者兼用先儒收召遺老佚賢欲改絃更化雖狂瀾既倒棒土莫遏而遺書幸存出於良知者如濟貫河終不泯滅然後益信仁者人之本心大中至正是是昭昭未嘗亡也人自不求耳今皇帝智勇中興灼知禍敗之釁本由王氏以其所學迷誤天下變亂憲章得罪宗廟於是詔三省政事並遵至和嘉祐發自聖性篤好孔子所作王安石所廢之春秋又於講筵進讀神祖所序司馬光所纂之通鑑下楊時家取三經義辨置之館閣選從程氏學士大夫漸次登用甄敘元祐故家子孫之有聞者仍追復其父祖爵秩將以剗削蠱蠹作成人物朝冀賢才之賴國培安固之基此紹興五六年閒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凡百臣子所宜和衷將順不忍違矣而獨習舊者染見王氏言行不類有同俗趨利之便而於程氏則如嫫母之惡軒鑑也蓄忿伺閒伸其詭罔反以專門歸咎堂與夫學士大夫意向殊乎王氏則擯斥隨之必如是說始堪仕進蔽離竊陷百唱千和既率天下出一私口矣又相與攘袂扼腕柴柵闕里禁人趨之不亦甚乎自古聖言之法必觀其事王氏宗派效於紹聖元符崇觀政宣已來夫何可掩試舉其大者則纘圖冊虛空之緒亂鄒魯禮義之實談二帝三皇之治濟申商韓非之政託人子繼述之孝毀祖宗艱難之業指豐亨盛大之象肆窮奢極侈之欲慕開疆闢土之績速佳兵好還之禍乘國破君亡之釁扶背士僭命之賊玩燕巢危幕之勢致荊揚蹀血之苦積刑賞不平

之憤起周廬千紀之變假偃武息民之說成外交固位之計殄蒸民三綱之道甘臣服讎虜之辱稱太平無事之美導般樂怠傲之失結忠賢諫說之舌生隆家卑國之漸皆背違先聖操心不仁而精於經義字說立乎本朝揚權斷論之大驗也若君子私淑所被曾微一人遂其列焉特用此觀之明善喻利之判豈不昭灼乃復營營翩翩變移黑白上欺君父下蔑清議不念率獸食人近有覆轍亦何意哉愚不自幸聞伊洛至教承過庭之訓而冥頑怠慢不早用力益嘗妄意論語一書爲仁道樞管欲記所見聞指趣附於章句之下內揆淺疏久而未果髮禿齒豁恐負初志矣適有天幸投畀炎壤結廬地偏塵事疏絕門挹山秀牕涵水委蒼竹庭梅時動涼吹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澹然太虛不知浮雲之莽眇也覩過宅心自是始篤乃得就裒遺諸童丱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焉若夫推己及人指南洙泗之路放淫拒詖分北荊舒之族非愚所能也困而學之期成功於不二而已矣紹興甲戌三月

胡氏(宏)論語指南

通考一卷

未見

樓鑰跋曰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明仁之一字子夏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原道首曰博愛之謂仁他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祕洙泗言仁探見本原兹讀指南一卷樞密黃公諫院沈公皆深於此者五峯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於爲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能惡人則或者疑焉於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曰則是嘗始惡之時胸中原未了了也爲得爲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嗚呼斯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峯之言故亦以朋友講習爲說蓋天下之說未有過於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於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陳振孫曰胡宏仁仲評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

胡氏(憲)論語會義

佚

閩書憲字原仲從從父安國學旣而學易於涪陵譙定力田賣藥以養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被召賜進士出身終祕書正字卒諡簡肅

鄭氏(耕老)論語訓釋

佚

王氏(賓)論語口義

佚

王應麟曰紹興十三年正月王普進父賓講論語口義送史館

黃氏(祖舜)論語解義

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二十二年三月權刑部侍郎兼侍講黃祖舜進論語解義詔給事中金安節等看詳安節等言辭義明粹令國子監板行賜詔獎諭

洪氏(興祖)論語說

宋志十卷

佚

中興藝文志其說多可采謂此書始於不愠終於知命蓋君子儒

畢氏(良史)論語探古

通志二十卷

佚

楊萬里曰畢敷文少董紹興初陷金居汴閉戶著春秋正辭論語探古書有宋城哲夫李師魏夏執經師之好事者寫爲播經之圖論少董坐榻上兩生執卷而前有二女奴各有所執而阿冬者坐其閒少董之季子也女奴之鬟者孫壽冠者爲惠真

闕氏(敏修)論語解

佚

曾學佺曰敏修龍游人紹興中進士官至朝奉郎著論語解時號中□先生

黃氏(鼎)論語發揮

佚

程氏(迥)論語傳

佚

徐氏(椿年)論語解

佚

趙氏(敦臨)論語解

佚

徐氏琳論語解
佚
喻氏樗玉泉論語學
宋志四卷 通考十卷
佚
陳振孫曰工部侍郎喻樗子才撰樗與張子韶諸公友善坐此得罪秦檜汪端明應辰其壻也
何氏逢原論語集解
十卷
佚
王十朋曰希深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集解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
張氏九成論語解
宋志十卷
未見
周必大曰淳熙九年正月御筆問張氏論孟傳是誰作論議如何必大回奏曰此是張九成撰議論明白而以洛中程氏爲主
周煇曰張无垢甥于恕裒集語錄十二卷其閑論語絶句讀者疑焉蓋公自有論語解亦何假此發明奧義嘗叩公門人郎曄云此非公之文也
謝氏諤論語解
二十卷
佚
史氏浩論語口義
宋志二十卷
佚
蘇氏總龜論語解
佚
閩書總龜字待問泉州德化人紹興二十二年釋褐授衡州教授累遷參淮東議幕
吳氏沆論語發微
二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林氏栗論語知新
宋志十卷
佚
卞氏圜論語大意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海陵卞圜撰
寧波府志卞圜字子車象山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第授揚州倅
都穆曰予家舊藏論語大意及孟子大意兩書皆宋刻本而無著書人名嘗觀文獻通考以二書爲卞圜撰亦不書其鄉郡其後見劉禹錫嘉話有圜跋語始知圜爲宋海陵人海陵卽今之泰州予友儲都憲靜夫欲修州志會閑予以圜語之儲君愕然曰吾用心志事而不知此人修志非君不能益我惜儲君已歿志竟不成念之未嘗不太息也
葉氏隆古論語解義
宋志十卷
佚
胡寅跋曰學者得一官皇皇於進取若不及忽焉老死莫知自憐滔滔皆是也超然年將六十方且從事於童習之書忘其饑寒之苦可不謂賢乎著書既難釋聖人之言尤非易要當多求博取以會至當驗之於心體之於事則考諸前言往行而不謬矣斯道也有志者歿身而後已超然其懋哉
劉氏懋論語訓解
佚
陸元輔曰懋字子勉建陽人從劉子翬胡憲學以文林郎奉祠以朝奉大夫致仕學者稱恆軒先生文簡公爚其子也
王氏炎論語解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論語七

朱子熹論語集義 初名要義又名精義

宋志十卷 通考三十四卷

存

朱子論孟精義自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之爲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閒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氏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閒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功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閒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子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夫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閒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又曰讀論語須將精義看

陳振孫曰朱子撰集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周孚先凡十二家初名精義後刻於豫章郡學始名集義其所言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蓋指張無垢也無垢與宋杲游故云爾

王文貫曰晦庵讀書古今注解自音而訓自訓而義自一字而一句自一句而一章以至言外之意透徹無礙瑩然在心如琉璃然方敢下筆一字未透卽云未詳

論語詳說 初名訓蒙口義

佚

真德秀後序曰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既以武功戡寇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注終焉今集注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勿思者矣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才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卽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注之出然後集其成而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娩之於玉集注其圭璧睪積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以爲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注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乎而詳今若乎而略昔奚爲而取今奚爲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閒而言論風旨若親承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邪故子欲學者以集注爲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賢之旨爲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既以鑱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按是序又載劉爚雲莊集

袁桷曰文公之教於家也謂集義之作義理詳而訓詁略別爲一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存

論語集注

宋志十卷

存

朱子自述曰集注乃集義之精髓　又曰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攷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又曰集注蓋𣶒十年前本爲朋友閒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閒多有未穩

曰集注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完或白其所未瑩或貫其所未一其實不離乎程說之中必如是而後有功於程子未可以優劣較之

黃榦曰朱子集注於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思靜慮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未已用心如此學者顧以易心讀之安能識聖賢之意哉

陳淳曰集注遍閱諸家說雖一字一句皆爲抄掇旋加磨刮剸繁趨約不啻數百過　又曰學者須專專集注爲標準復讀饜飫胸中已有定見然後參以集義方識諸家是非得失始知集注明潔親切辭約而理富義精而味長信爲萬世不刊之書

陳振孫曰集注大略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閒復斷以己意晦庵先生平生講解此爲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

魏了翁朱氏語孟集注序曰王師北伐之歲予請郡以歸輔漢卿廣以語孟集注爲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趯拜而受之較以閩浙閒書肆所刊則十已易其二三趙忠定公帥蜀日成都所刊則十易六七矣前輩講學工夫皆於躬行日用閒真實體驗以自明厥德非以資口筆也故歷年久閱天下之義理多則知行互發日造乎實語若近而指益遠余暮之累歲每讀輒異他日故不敢祕其本以均淑同志之士云

子在曰集注於正文之下止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黃震曰南軒論語多是就說大體又多於本意上生新意晦庵則分文釋句只依本意而使學者自得之　又曰晦庵集注論語祖詁訓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又爲或問以辨之近世闢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爭欲以耆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爲之辭於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爲新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耶

論語或問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淳曰論孟須以集注爲正如或問後來置之不脩未得爲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枯燥處亦多有不穩處亦多有失之太甚處比之大學中庸或問之書大不同者姑借之以參訂集注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案之以爲定論也

陳振孫曰朱子撰集注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別爲一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者之要法其與集注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

王應麟曰文公初編次集義輯二程之說又取張范二呂謝游楊侯尹氏九家初名要義改名精義最後名曰集義二十四卷又本注疏參以釋文會諸老先生之說閒附以聞於師友得之心思者爲詳說舊云訓蒙口義者也既而約其精粹爲集注十卷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十卷其後集注刪改日以精密而或問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閒有不同者

黃氏幹論語注義問答通釋

宋志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陳振孫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師翁未盡之意

趙希弁曰右勉齋黃先生幹通釋晦庵先生集注或問之書也

魏了翁序通釋曰勉齋黃直卿合朱文公二書爲論語通釋吾友復齋陳師復敘所以作張敷則刻之潭之湘鄉之連鉛予首從斋定夫得善本以歸里趙心傳讀刻諸梓以幸惠學士而屬予申其義嗚呼是書之有傳士得之以增益智慮而益卲所學士之幸也論說之益廣士竊之以給取利祿而罔聞於行予之憂也嗚呼學者其亦知所擇哉

輔氏廣論語答問
未見
袁桷曰輔公此書直彰其幾衍者釋之曲者暢之文理炳著不雜爲標的以韋齋師之道微文小義備焉以釋經爲急其子季章嘗刻之武岡兵禍散佚其從孫畋與其子韡亭丞友仁復刻於家塾

馮氏椅論語輯說
佚

劉氏砥論語解
佚

陳氏易論語解
佚
八閩通志劉砥字履之長樂人與弟礪同事朱子
閩書陳易字復之泉州永春人受業朱文公慶元二年登第仕爲懷來丞

吳氏英論語問答
未見
薛垣曰吳英字茂實邵武人從學朱子有論語問答

何氏鎬論語說
佚

鄒氏補之論語注
佚

滕氏璘論語說
佚
徽州府志滕璘字德粹婺源人淳熙八年進士官至朝奉大夫與弟珙俱從朱子學嘗爲論語說朱子善之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論語八

張氏栻南軒論語解

宋志十卷

存

栻自序曰學者學乎孔子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閒灑埽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貫乎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閒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於致知力行有所循守以入堯舜之道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本之不立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麤必由麤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閒灑埽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栻何足以與聞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序冠於篇首焉

薛氏季宣論語少學

宋志二卷

佚

季宣自序曰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緡絲測海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謏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識爲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曰無句求之則得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於厥躬誠以思之審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感邃古方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書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識其見賢曾蒧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綸幽眇就之而不見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會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莫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而湍灝灝而天進於前無以從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泯泯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以追時走於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筆少學識之於書庶乎他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改得之斯尙天未喪道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以此明孔氏之言則庸敢不知量

論語直解王賓溫州志作約說

佚

季宣自序曰巧匠不世出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爲圓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趨禮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藏備於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顯乎其渾淪乎其宏其靜也坤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神偕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幾幾寂如其若忘歸如其若存挹而愈沖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墉無隍蕭蕭茫茫止止而安安者歟盡性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日而禪螢擧之蹶死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以至文公其時亨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聖人固莫知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爲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難疑答問之言別爲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閒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百家之蹊途蘊載而叢傳之宜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踳駁不疑乎貞其周而曲當觸而咸獲純而靡類約而兼該者宜莫岸乎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將折中夫六經之奧返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

何稽乎先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滄溟也不亦微哉迂默膺愚學而未能有得顧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訖未知其趨嚮自求諸己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緣葛爲之沖霄不至必也亦惟其力行之又何憚夫寶栞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各直解示無曲說者焉不事辭文貫全旨要分章無取爲其失於本眞匪敢言傳述逝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見有補不逮云

沈氏文炳論語解

佚

周必大序曰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易更三聖詩書禮樂春秋皆删定筆削於孔子之手此聖言也孟荀揚韓發明經訓羽翼治道此賢言也兼是二者其惟論語乎蓋齊家治國立身行道夫子平居形諸言者如三辰著明有目咸睹莫知所以明如四時運行無物不遂莫知所以行非天乎門弟子或求益或質疑往往指事而諭譬之山川有定體高深猶可度草木有定形名物或可辨非地乎是誠五經之館鎋六藝之喉襟學者如欲時習聖人之言舍此何以哉吳興沈文炳字堯夫家世儒者少有聲國學蓍親不仕惟留意於是書其子數抱遺編求予一言易不云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亦資道以盡吾之分而已其視作無益而攻異端者蓋相萬也

胡氏公武論語集解

佚

周必大序曰論語記夫子善言備易明白而褒貶勸戒實同春秋羣弟子纂而述之之時於稱謂尤有法凡門人問答率稱子若夫子及對諸國君臣則姓以別之如是者十八九獨季氏一篇皆切責冉求之言每章必稱孔子無他絕之也此與春秋夷杞何異推類以求則行夏之時從周之文管仲之稱仁昭公之知禮筆削之微旨皆行乎其中矣學林胡英彥辨博該貫妙通六藝諸子百家之書而以論語爲宗古今注解自漢賈生揚子曾何氏唐韓柳氏周熙時子本朝邢氏劉原父歐陽子司馬溫公程正叔二蘇餘顧道數十家片言之相涉一說之可取如醫儲藥賈居貨惟恐其不備所得既富則除僞折衷而以其先君子嘗居口講與夫從叔侍讀公新說纂之又爲叢書二卷援拾遺餘集言二卷考諸同異博觀約取期明道而後止謂余使序卷首予聞聖人之言若近而其旨甚遠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雖大賢有不能盡況後學乎自漢以來乃始擅專門之業黨同而伐異欲以一說盡聖人之蘊斯亦過矣惟胡氏世傳春秋學英彥尤致意焉是書也集諸儒之說而以道爲之權衡是非取舍不敢銖兩輕重其心閎有旨雖殊而理通亦並存不廢務使學者優柔而自求饜飫而自趨非深於春秋能如是乎其用心過漢儒遠矣予故樂爲之書

楊萬里曰胡英彥諱公武澹庵先生猶子覃思經訓謂求聖道當自論語始取賈誼揚雄李翱等解爲集注論語若干卷傳以新意自鄭康成王肅馬融之外史漢所引臣瓚顏秘書注闕文異義靡不畢萃成一家言今參政周公甚愛其書爲之序

陳氏知柔論語後傳

佚

林氏亦之論語解

佚

林希逸曰先生字學可吾邑龍江人受學於艾軒自號網山山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

劉克莊曰網山林氏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

梁氏億論語集解

佚

姓譜億字伯安晉江人克家子以父任補官累遷通判福州嘗著論語集解上之祕府進官一秩

諸葛氏說論語說

佚

李氏舜臣家塾編次論語

五卷

沈氏大廉論語說

佚

繆泳曰大廉字元簡

邱氏程論語集訓

一卷

佚

朱子序曰論語集訓書無爲鄭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子蓋亦外兄邱子野所述子野亦以稟附見

其是非取舍之說裒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爲之序論曰
士生乎聖人既歿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載
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淆亂之中以爲一家
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
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
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況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
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
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爲甚
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
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
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
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騁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
遠矣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裏是以樂道之而爲之
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
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

倪氏思論語義證
宋志二十卷
佚

章氏服論語解
三卷
佚

徐氏存論語解
佚

高氏元之論語解
宋志一卷
佚

馬氏之純論語說
佚

黃氏補論語人物志
佚
閩書補字季全莆田人乾道八年登特科授高州文學調高要尉

宋氏[illegible]論語略解或丁[illegible][illegible]作解說
二十卷
佚

張氏現論語拾遺
二十篇
佚
王應麟曰淳熙五年六月軍器少監張現上凡二十篇付祕閣

許氏奕論語講義
二卷
佚

姜氏得平論語本旨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楊氏泰之論語孟子類
七卷
佚

論語解
三十卷
佚

胡氏泳論語衍說
未見
胡炳文曰泳字伯量南康人

湯氏烈集程氏論語說
宋志二卷
佚

戴氏溪石鼓論語答問
宋志三卷
佚
陳振孫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
者也其說淺近明白晦庵亦稱其近道

潘氏好古論語說
佚

孫氏應時論語說
佚
王應麟曰孫季和說論語舉直錯諸枉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

民服枉𠒋服於直也舉枉錯諸直謂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
服直𠒋非枉之所能服也
姓譜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學於象山登進士第官邵武軍通判
自號燭湖居士

陳氏(藻)論語解
佚
劉克莊曰樂軒陳氏藻字元潔居福清縣之橫塘初網山師艾軒
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爲高弟開門授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
嶇嶺海歸買田數畝輒爲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而以樂自
竊此𠒋先生所聞於師者與

王氏(時會)論語訓傳
佚

葉氏(秀發)論語講義
佚
金華志秀發字茂叔師事呂祖謙爲慶元府學教授著論語講義
以訓諸弟子一時鉅儒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楊簡問難尤詳謂
得所啓發後知高郵軍

時氏(少章)論語大義
佚

陳氏(耆卿)論語記蒙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國子司業臨海陳耆卿壽老撰葉水心爲之序耆卿學
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嘉定初年成此書
謝鐸曰論語孟子記蒙陳耆卿著今亡

羅氏(綠卿)論語解
二卷
佚

陳氏(深)論語注義問答
佚

章氏(貢史)論語探古
宋志二十卷
佚

黃氏(宙)論語解
佚
閩書黃宙字錫仲晉江人居鄉講授有論孟解

夏氏(貢規)論語解
佚
閩書夏貢規字道矩福清人

丁氏(明)論語釋
二十篇
佚
陸元輔曰明字子公金壇人

傅氏(子雲)論語集傳
佚
姓譜子雲字季魯金溪人主甌寧簿

馮氏(誠之)復庵讀論語
十卷
佚

王氏(萬)論語說
佚

經義考卷二百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論語 九

真氏德秀論語集編

宋志十卷

存

魏氏了翁論語要義

宋志十卷

未見

趙氏善湘論語大意

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之

鄭氏汝諧論語意原

二卷

存

汝諧自序曰或問鄭子曰論語之書釋者甚多子復為之說不亦贅乎子曰非贅也聖人之言渾博淵深非若諸子可俄而測度也漢唐以來鮮有識其旨者本朝二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此書之義顯謂諸公有功於此書則可謂此書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何者言有盡旨無窮譬之山海之藏隨取而獲取者雖夥未見能竭其藏也學者志於自得而已徒取信於他人之得不知反吾心以求其得謂是口耳之學君子無取焉予於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積有年矣日進月化頗窺聖心之萬一既斷以己說復附以諸公之說理之所在不知其出於人也出於己也期歸於當而已雖然予豈敢自以為當哉尚賴同志者有以教之　又曰論語意原嘗鋟版於贛於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鋟版於池陽今之所見稍異於昔若得者失必有能辨之者

真德秀序曰東谷鄭公之學本於伊洛諸君子而沈潛玩繹必求至於深造自得之地易與論語皆其用力書也德秀於易傳已序其篇末矣至讀意原則以其己意而逆聖人之志蓋多得之於八佾篇謂其傷權臣之僭竊而名分之紊亂大指與春秋相表裏於子賤章謂其為人忱厚簡默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為君子於聞韶章謂以揖遜之樂作於僭竊之國聖人蓋傷之於三仁章謂微子之去為去王朝而之國非歸周也若是者不可殫書其言雖若異於先儒而未嘗不合於義理之正有微顯闡幽之益而無厭常求異之過蓋信乎其為自得也前輩問學之不苟如此可以為法矣

鄭如岡跋曰意原之作蓋將發明先聖之奧旨而為學問有成者之助也先君留心於此殆將終身昔者嘗鋟於章貢豫章晚歲由禁臺守池陽取二本而較之刪潤殆居其半踐履益至識論益深乃知學問固未始有止也如岡來閩歲餘思所以淑諸人謹取池陽本鋟木以廣其傳且求印可於先覺君子庶無負先君之素志

鄭陶孫跋曰曾大父東谷先生宋紹興初由江南西路提點刑獄遷轉運副使會帥府諸臺適皆闕官躬佩五司之印而總攝之曾不知其為煩劇也暇則詣學親為諸生講析疑義未幾被召取所著論語意原捐金畀學官鋟板以便學者之玩繹蓋豫章此書之自始也後百十有八年陶孫叨忝勸學江右一日諸生有口講子在齊聞韶一章以為揖遜之樂作於僭竊之國宜夫子聞之而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坐人有咋咋責其叛於集註者以父師所傳授對蓋意原之說然也因訪舊板存否則散軼久矣曾大父此書晚年更定尤簡而要暨由小宰出刺池陽日亦嘗鋟板學官勑之亦不復存遂取家藏者以應諸生之求教授嚴陵姜材之願得重鋟以補其亡陶孫學業荒陋無以私淑忝其祖甚於此何敢靳因念自晦庵先生集注之行於世學者往往不復求自得之學閒有取集注以前先儒之說者輒加譏詆以為叛於考亭西山先生亦嘗追序意原矣西山豈叛考亭者哉理本無終窮學者尚不可以集注自畫況可謂集注之外可盡廢乎此非不肖孫之私心乃學者之通論也既增鋟西山先生序文復綴數語卷末或者譏其泥於家學陶孫則知過矣然亦天理人情之所在也

朱子曰贛州所刊論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中閒略看亦有好處

孫氏[illegible]抽齋論孟說

佚

魏了翁序曰論孟之書自秦漢以來何啻千有餘家或冕輯文義或考質訓故或稽合同異或參訂舛訛至於孟子之書則又有刺之刪之疑之辨之常語以闢之者是否淺深所未論大要各隨其

仁知之見以自竊自厭庶幾萬一補之焉耳至於二程先生者出始發明本學於道喪千載之餘而同時又有張范呂謝游楊侯尹諸君子相與左右助益之極乎近世胡張朱呂氏繼之而聖賢之心昭昭然揭日月於天下蓋庶乎無復遺憾者矣今眉山孫鑄子華乃始奉集衆書貫穿異端而傳之以見將以效其自獻之區區嗚呼斯不亦可尚矣乎道之無窮而著之難擇也風氣之洗漓而習俗之事下也人物之陵替而學術之暗昧也有能從事於聖賢之事則無間其精粗得失皆足以扶世教而益我道也況其用力勤勤亦既有所發明矣乎子華卒其子震仲乞予言以冠篇嗚呼其命之不融而子華止此也又不幸而予不得識其人與之上下其議以求爲真是之歸也悲夫

陳氏（孜）論語發微

佚

真德秀序曰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爲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之所自言者亦復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慍則庶幾安乎仁矣其他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爲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東嘉陳君孜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爲發微一編學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亡復餘蘊尚奚君之待邪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矣然其指意之精深立言之閎遠有非後學所可遽窺者因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乎陳君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自得者此其爲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後可也陳君其尚勉之哉

按是序又載劉爚雲莊集

趙氏（樊）論語說

一卷

佚

魏了翁跋曰自秦漢以後爲語孟者何啻千有餘家稽合同異參訂舛訛亦云纖悉備極於二程先生以後聖賢之心蓋已暴白庶幾無復餘憾矣廣漢趙君樊一日以語說一篇示予爲之喟然嘆曰聖人之道如彼衞尊之不禁有味之而知其旨樂焉而不厭者矣又有得其涓滴而知好之者有不知而唾棄勿顧者今趙君爲之躊躇四顧蓋亦知其可好者充之而至於樂焉則更以勉之

魏氏（天祐）論語說

佚

梁氏（楷）論語翼

佚

括蒼彙紀梁椅字子奇麗水人嘉熙戊戌進士除太常寺丞權禮部郎官

柴氏（中行）論語童蒙說

佚

蔡氏（元鼎）論語講義

佚

錢氏（文子）論語傳贊

宋志二十卷

佚

徐氏（煥）論語贊旨

宋志二卷

佚

張氏（演）論語明微

宋志十卷

佚

曹氏（畱）論語注

十篇

佚

葉氏（由庚）論語纂

姓譜由庚字宗山第進士仕至朝奉郎

佚

金華志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從學於徐僑絕意仕進學者稱通齋先生

柴氏元裕論語解

佚

鍾氏宏論語約說

佚

江西通志鍾宏字遠之樂平人擢上第官貴溪丞入爲太學錄

胡氏侁論語釋

佚

陳氏如晦論語問答

佚

陸元輔曰陳如晦字日昭長樂人從黄勉齋游以趙汝騰薦充經筵不果授本州教授

王氏汝猷論語歸趣

宋志二十卷

佚

蔡氏模論語集疏

未見

劉應李合語孟集疏序曰論孟集疏者皆至理之所寓至言之所在也理無往而不存言無微而可略孔子與門人問答而成論語二十篇孟子與門人問答而成孟子七篇文公朱先生竭其精力而集注之其中有疑而未曉者後學不得不考究而詳釋之也覺軒先生諱模字仲覺爲論孟集疏無非補文公之未完以成二書之大義若商高宗諒陰集注始曰未詳其義末年乃口授九峯以諒陰即梁闇則前所未詳者今得而詳矣舉此一端其餘可以類推矣則夫集疏之作所以有益於文公也有功於後學也先生之子公湛摯以示予拜而言曰先君作此集疏望子序諸首以指南學者不亦美且大乎予徧讀之見其旨遠其義彰其立言富而贍其持論中而當其微顯闡幽合文體之宜非精深於學者莫能作也顧予小子弗克揄揚先生著述之盛而使四方有志爲學之士得以共講明焉是亦不失作書之意也

孔氏元龍論語集說

佚

山東通志孔元龍字季凱孔子五十世孫從真德秀游任餘干縣簿後爲柯山精舍山長以宣教郎致仕

李氏用論語解

佚

陳璉表墓曰先生諱用字叔大李忠簡公昴英嘗以其著論語解進於朝授校書郎不就尋遷承務郎以旌其高理宗御書竹隱精舍賜之

廣東通志李用東莞人所著論語解究明伊洛奧旨以遡洙泗之源訓詁明白便於講誦學者傳習之

潘氏墀論語語類

二十七卷

佚

金華志潘墀字經之金華人仕至祕書監修撰嘗因蜀人所編朱子語類取其中論語一門補其未備爲論語語類行於世

林氏文昭論語解

一卷

佚

閩書林文昭字宗範福清人

蕭氏山論語講說

佚

傅氏蒙論語講義

蔣垣曰延平人

佚

黄氏方子論語講義

佚

呂氏中論語講義

佚

鄭氏奕夫論語本義

佚

寧波府志鄭奕夫字景允鄞人丞相清之曾孫爲慈谿麗水常山三縣教諭調徽州紫陽書院山長陞浮梁州教授時稱爲習齋先生

蔡氏節論語集說

二十卷

存

節進表曰臣節言五月十一日具奏乞投進所編論語集說奉聖旨許令投進者伏以求知行之實莫切於魯論加講習之功端

有裨於聖學喜數年之編集幸一旦之際逢竊惟洙泗垂訓之書莫非帝王傳道之要存心為大主敬以勝百邪克己實難為仁以該衆善能博文而約禮復篤志而近思視明聽聰截然天理人欲之辨直舉枉錯判乎君子小人之分思君位之至艱畏天命之不易欲如北辰之衆共當正南面以篤恭權不至於下移禮樂征伐之自出俗必期於不變德禮刑政之並行嘗念四海之困窮用濟羣生於富庶寧菲衣而菲食庶足國以足民放鄭聲遠佞人邦政以立舉逸民繼絶世人心攸歸詳味聖言悉關后德豈惟一王之程式抑亦百代之宏規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性本生知學由時習洞明一貫之旨深省四勿之幾伏願惟精惟一以執中克勤克儉而無閒體成湯之罪己爾在帝心法帝堯之則天大茲君道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編到論語集說二十卷繕寫成一十冊用黃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淳祐五年五月日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臣蔡節上表

姜文龍跋曰晦庵先生嘗語門人曰看集注熟了更看集義方始無疑又曰不看集義終是不浹洽永嘉蔡先生集說之作自集義中來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參以晦庵或問而於晦庵南軒先生尤得其骨髓蓋南軒學於五峯先生又與晦庵相講磨故語說多親切是書也說雖博而所會者約文雖約而所該者博大有益於後學遂請刊於湖頖

劉氏元剛論語演義

佚

李氏春叟論語傳說補

佚

廣東通志春叟字子先寶祐丙辰既中省試被黜以薦授惠州司戶遷肇慶府司理尋除德慶教授著論語傳說補大抵撮晦庵之要語為之家居以經學訓後生嶺海名士多出其門朝廷聞其名除軍器大監辭不就賜號梅外處士

饒氏魯論語石洞紀聞

十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內閣書目有石洞紀聞二冊云元泰定閒人不知姓氏釋論語義按饒魯嘗建石洞書院著論孟紀聞與其門人史詠等相問答當即此書以為泰定閒人誤也

黃氏震讀論語日抄

一卷

存

何氏基論語發揮

佚

王氏柏論語通旨

二十卷

佚

論語衍義

七卷

佚

魯經章句

佚

金氏履祥論語集注考證

十卷一書目二卷

未見

柳貫曰文公於論孟製集注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而略之先生皆為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語孟子攷證

許謙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

經義考卷二百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論語十

周氏（失名）論語解

佚

朱子曰周教授論語解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熟不及

亡名氏論語井田義圖

宋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周井田之法其曰論語者蓋爲論語學者引用之

論語玄義

宋志十卷

佚

論語要義

宋志十卷

佚

論語口義

宋志十卷

佚

論語展掌疏

宋志十卷

佚

論語閱義疏

宋志十卷

佚

論語世譜

宋志三卷

佚

論語撰人名

通志一卷

佚

論語意原

通考一卷

佚

陳振孫曰不知作者

論語樞要

佚

習齋論語講義

未見

楊萬里序曰讀書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讀書者否也國風之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吾取以爲讀書之法焉夫食天下之至苦而得天下之至甘其食者同乎人其得者不同乎人矣同乎人者味也不同乎人者非味也不稻衍糧吾猶以爲淡也而欲求薺於荼乎哉論語之書非吾道之稻粱而奚也天下可無稻粱則是書可無矣雖然匹夫匹婦一日而無稻粱死不死也死也一匹夫匹婦而已矣況未必死乎然則稻粱者無之不可也一日而無之亦可也至於是書一日而無之則天下其無人類矣非無人類也有人類而無人心也有人類而無人心其死者一匹夫匹婦而已乎然則論語之書非止於吾道之稻粱而已也故學者不自五六歲讀之之不見然讀之之不遲知之又不早不以其食之而淡與食之而淡也食如不食也吾友習齋子杜門三年忘其爲三年也夫三年不爲不淹矣杜門不爲不幽矣忘其爲淹且幽也不惟忘之而又樂之問之則曰吾方論語之讀而不百家之讀聖人之觀而不今人之觀是以樂也始吾之讀是書也屬乎其趨其若狂醒而不可紲也已凝乎其瞻其若失亡而不可補也已今也勃乎其辭其若泱溢而不可窒也已於是筆之於書以其副遺予予取而讀之欣然嘆曰快哉是非所謂苦而甘者與是非所謂淡而非淡者與是非所謂得味外之味者與甚矣乎習齋子之於斯道其劬如此其得若此其發若此也予聞書與人相變書變則人矣人變則書矣然讀申韓之書而不申韓者未始加少讀孔顏之書而不孔顏者未始不加少彼之變也奚以亟此之變也奚以紓願與習齋子評之

釋（贊寧）論語陳說

通考一卷

佚

潘柔曰宋端拱中左街天壽寺僧賜號通慧大師

金氏仁存論語新義
佚
高麗史金仁存字處厚少登科直翰林院睿宗在東宮講論語仁存撰新義進講移中書舍人歷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門下侍中卒諡文成
按高麗國史所稱睿宗者文孝王俁也以宋徽宗崇寧五年嗣立

幹氏道沖論語小義
二十卷
佚

趙氏秉文刪存論語解
十卷
佚

王氏若虛論語辨惑
五卷
存
若虛自序曰解論語者不知凡幾家義略備矣然舊說多失之不及而新說每傷於太過夫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於言也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盍亦揆以人情而約之中道乎嘗謂宋儒之議論不為無功而亦不能無罪焉彼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於消息過深揄揚過侈以為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將以尊聖人而不免反累名為排異端而實流入於其中亦豈為無罪也哉至於謝顯道張子韶之徒迂誕浮誇往往令人發笑噫其甚矣永嘉葉氏曰今世學者以性為不可不言命為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人之淺不求之於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於心也不求於心不止於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可謂切中其病矣晦庵刪取衆說最號簡當然尚有不安及未盡者竊不自揆嘗以所見正其失而補其遺凡若干章非敢以傳世也姑為吾家童蒙之訓云
又自述曰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為失其實亦何貴於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為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宋儒皆以為實告之終篇堯舜禹湯之事竄竄殘缺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嘗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為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也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名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為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為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為義亦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為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為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於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詞必周遮護諱而為之說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為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正繆戾而世或喜之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概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為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數蓋師弟之閒商評㝡語何害於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為自稱之詞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為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語若是之類皆過於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

杜氏瑛緱山論語旁通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緱山杜氏論語旁通二卷或作四卷中山李桓序之

劉氏莊孫論語章指
按聚樂堂目有之
佚

王氏鶚論語集義
一卷

佚

元史王䮍字百一曹州東明人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世祖召對進講孝經書易中統建元首授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文康

齊氏履謙論語言仁通旨

二卷

佚

畢氏庚金增集論語說約

佚

戴表元曰君範讀論語去取諸儒本題為增集論語說約

戴氏表元論語講義

一卷

存

元史戴表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咸淳中登進士乙科教授建康府後遷臨安教授大德八年起信州教授調婺州

按戴氏講義共二卷論語一卷凡一十六條其餘易書詩禮中庸孟子參見戴剡源集

陳氏櫟論語訓蒙口義

未見

櫟自序曰讀四書之序必以大學為先然綱三目八布在十有一章初學未有許大心胸包羅貫穿也論語或一二句三數句為一章照應猶易啓發倜蒙宜莫先焉朱子集注渾然猶經初學童未易悟坊本句解率多膚舛又羝為初學語豈為可哉櫟沈酣四書三十餘年授徒以來可讀集注者固授之唯謹遇童生鈍者困於口說乃順本文推本意句釋筆之其於集注洒者發演者約略者廓章旨必揭務簡而明旬積月累以成編題名論語訓蒙口義自集注外朱子之語錄黃氏之通釋趙氏之纂疏洎餘諸儒之講學所及者咸采之廣漢張氏說亦間取焉櫟一得之愚往往附見或有發前人未發者實未嘗出朱子範曰外丙申春質之弘齋曹先生一見可之畀之序勉之刊顧同志襄之歷四年始成自揆晚生懼貿僭踰羿抑不過施之初學俾為讀集注階梯非敢為長成言也昔程子傳易猶曰只說得七分而況晚生又況為倜蒙計哉

林氏起宗論語圖

佚

姓譜起宗內邱人嘗從劉因游得道學之指教授於鄉

郭氏好德論語義

佚

袁桷序曰唐儒作五經正義疏必先之衍義而始明其傳注其先之者何懼汨於經也釋之以義疏焉者有訓詁焉有制度焉至於名物象器驪理飛走潛動之辨不博不足以盡約之以衍義非背於傳經之說也理惟約足以見漢稽古三萬言後世嗤之至朱文公承濂洛之正傳始為語孟精義久之慊然曰宜嘗所聞今所傳集注貝訓中外下逮荒陬絕島家有而人誦文奧義古至於不揣者斷章譏駁識者哂之京兆郭君好德秉彝父授徒於鄉塾懼世之不達於辭者習譏駁之病擷其精微合於簡易將使夫初學者若循涂以進過險以休使少窒焉必由是而達在易之蹇曰險而能止知矣哉蹇斯通矣抑嘗聞文公之教於其家也謂集義之作義理詳而訓詁略別為一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存秉彝是書殆深得文公之意近世東南諸儒旁行側注鄰於釋教之學濫觴而不可禁子得讀是書深有合於訓蒙之說孔翼遺旨能以遠紹其不在茲書也歟

歐陽氏淳論語口義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淳一作博或作焯其書一名曰論語口義正字新書

任氏士林論語指要

佚

吳氏當論語提要

佚

黃虞稷曰觶字仲廉吳江人元紹興路學錄

劉氏世塔論語句解

十二卷

佚

張萱曰廬陵人即用朱注分析之附以圖說

沈氏易論語旁訓

未見

俞氏杰論語訓蒙

未見

括蒼彙紀俞杰字仁仲麗水人將仕郎處州路儒學教授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論語十一

周氏是傳論語類編
二卷
佚

楊氏守陳論語私抄
十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經以注而明亦以注而晦注之下復有注焉經宜益明而或反晦焉者蓋燭籠添骨則障其明朱子嘗言之矣論語自漢魏以來傳注日衆然何晏所集八家之解惟訓詁而已至宋邢昺之疏稍陳文義猶有未詳說與論也厥後說愈詳論愈奧經從而愈明然或流於蕪蔓或墮於幽玄至有假儒先以文異端如張無垢者經其不晦乎朱子以論語與孟子大學中庸合為四書初取程張以下九家之說為論孟精義尋改名集義復因之而作集注辭簡而義精而周經於是乎大明矣後儒乃復雜取其集義或問語錄及諸儒之說皆附注其下若纂疏輯釋發明大全之類皆博而寡要初學讀之茫乎若泛巨浸棼乎若治亂絲徒足以斃精神惑心志雖集注亦反為之晦而況經乎夫經之言不過人心之理耳使微傳注人但熟讀詳味之久將見吾心之理亦與經遇而自無不明其有難明者集注既明之矣何用雜說以反晦之哉彼燭籠之剩骨夏可除也故蒙獨抄經與集注以誦味之集注閒有義尤深辭甚簡者擇抄他說以明之然亦罕矣若蒙見未逮朱子而不能無疑者以附之各篇之末俟異日學進而無疑直削耳

羅氏用俊論語類編
佚

楊廉志墓曰公諱用俊字舜臣號栗齋晚號西岡泰和人天順乙卯領鄉薦就莆田教諭遷安慶教授陞南京國子監學正轉助教以子欽順貴累封南京吏部右侍郎

王氏承裕論語近說
未見

論語蒙讀
未見

童氏品會經
佚

林氏士元論語衍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舜卿瓊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浙江按察使

黃氏省曾論語洙泗萬一本旨
未見

省曾自序略曰論語之書素王日覺羣英之昭訓也後代儒家不究厥奧輒以偏長局識繁釋穢詁二千餘年本旨晦遏未顯說者每欲獨誦經文盡削注解良有感也省曾少涵魯訓侵尋三十閱道師門存詠之餘頗有微緒乃敢搜擷古今兼闡鄙蘊庶幾求獲仲尼之心然聖道如海學者如川安能必達於歸墟乎故命曰萬一本旨若曰得本旨萬分之一爾用傳子孫以為家訓非敢通之於四方之哲彥也

萬氏表論語心義
未見

劉氏教論語纂義
未見

吉安府志劉教字道夫廬陵人嘉靖乙酉舉人歷官梧州知府

蔡氏國熙論語偶見
未見

陳氏士元論語解
二十卷
存

士元自序曰論語者孔子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所聞於孔子之語也論語讖謂子夏六十四人撰鄭玄謂仲弓游夏輩撰而程正叔以為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洪景盧又謂兼成於閔子之門人云其書古論二十一篇齊論二十二篇魯論二十篇漢孝文置論語博士平帝召通論語者爲駕詣京師蓋慎其選而重茲科也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論合而考之刪其煩複主魯論二十篇除齊論問王知道二篇稱為張侯論今所傳論語是已齊古二學遂不傳明興設科舉士初試七義論語居先而世之學子幼時即承斯業及從政為邦則目為筌蹄不復省覽予於是蓋病焉昔

人有言論語始於不愠終於知命爲君子儒洙泗爲仁之方一貫之道具於此可終身違乎予惠讀味有一得輒出入口耳之間見子弟即與談字義越旬季復訊之忘矣乃著此編貯之右塾凡二十卷爲類十有八目四百九十有四云於乎論語八十策較六經之策三居二聘禮疏可稽也傳錄者誤爲八十宗徐遵明曲爲之解爲王肅錄所詆誚予效曲解不但八十宗三言耳其不免覽者詆誚哉嘉靖二十九年

許氏季達論語述

三卷

未見

章氏潢論語衍言

未見

李氏材論語外編

十卷

未見

沈氏懋孝論語類求

未見

懋孝自序曰孔子自稱述而不作集與來學者講說堯舜以來人生日用之常道以定千古學法蓋具在魯論之書其言平易明白中正確當可由可知可傳可久下學循此可以上達而自宋以來學道之士各從其資之近獨其師之說據其見之獨以諸子之膚胸而欲入仲尼數仞之牆亦何由得入哉某昔在館下嘗言學六籍者宜以魯論爲衡必類求其故然後六籍可論百家之統紀可得而一此顏氏之子所以潛心守約竭才不厭而如有卓然參前者其真體見也其他門人高第弟子之言與其所記自宜列之後簡使各成家不相淆亂其因問以對因事以發者又可自爲一類以觀聖人接物應機之概惟其曠然獨發一言半辭折衷千古若易曉若不能盡曉者此中多極致之言以俟默成上士從容玩思以有得焉吁亦甚微矣蓋宇內書籍不可勝原惟此書宜終身誦習而默會之有終古不能盡其妙者仍令兒子代爲類鈔予手加損益乃始成編嗟乎微言猶在規矩可循果能如孔子之信而好古發憤敏求乎庶幾得門而可入矣

余氏懋學讀論勿藥

四卷

存

管氏志道論語訂釋

十卷

存

李氏材論語大意

十二卷

未見

袁氏黃論語箋疏

十卷

存

郝氏敬論語詳解

二十卷

存

王氏肯堂論語義府

二十卷

存

王綱振曰損菴先生見世所行講說類多蕪陋不足發明聖賢本旨乃裒集儒先語錄下及近儒諸說經者凡數百家選而輯之時折衷以數語名曰義府論語最先脫稾計四十餘萬言因先刻之

楊氏惟相論語膚義

未見

王氏衡論語駁異

二十卷

存

陸元輔曰嶽山王氏駁異方具草而疾作既歿其子太常時敏刊行之嘉定婁堅爲之序

鍾氏韶論語逸編

三十一卷

存

鄭心材曰牙臺先生此編根據六籍節取百家其體近其旨遠其文簡其味長蓋尊聖也篤故其纂輯也周爲書也正故其悅心也同憑荷先生之教信先生之學不容以不傳也

李氏槃論語測

未見

論語或問臆說
未見

劉氏宗周論語學案
四卷
存

陳氏懿典論語貫義
二卷
存

懿典自序略曰論語註疏各篇之首有正義論次一篇次第之意孔穎達所著也朱子傳註亦閒有之子偶爲推廣聯貫始於微子一篇後因漸演積久成帙考之曾子有子兩家弟子序次之意未必盡合不無牽強聊用以發明分篇之意而已

葛氏寅亮論語湖南講
四卷
存

周氏宗建論語商
二卷
存

繆鉌曰公字季侯吳江人萬曆癸丑進士除知武康縣事調仁和擢福建道御史巡按湖廣坐忤魏璫逮問死鎮撫司獄後贈太僕卿謚忠毅論語商二卷成於武康官廨

羅氏喻義論語分篇
二卷
存

喻義自序曰論語二十篇其別爲二分前十篇聖賢分開宗旨學終之以時易之道也後十篇帝王分開宗旨用終之以中書之道也一者顯諸仁一者藏諸用一者可與立一者可與權題曰讀論語分篇詒子同好

虞氏世懽論語傳習
二卷
存

陸元輔曰淳安虞世懽字百揆纂論語傳習二卷邑人商氏宗爲之序

孫氏奇逢論語近指

二十卷
未見

奇逢自序曰學者學爲聖人而已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仲尼猶天之不可階而升為能學亦學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操功却在日用飲食之閒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嘗論二十篇無一言不傳聖人之精神色笑而出二千餘年學聖人之學者戴聖人之天而忘其高履聖人之地而忘其深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爲大也劉靜修著有四書指要惜久失傳鹿忠節說約一編刻畫生動予老矣偶讀論語謹識數言於其首標曰近指以告吾黨士之讀論語者亦以示不可求之於遠且難之意

李氏弘明論語測疑
未見

萬時華曰李公弘明紹見羅先生止修之學比謝公車授閩鄉教諭不就官而歸弟子益進或請其書示之論語測疑而弟子傳之

毛氏奇齡論語稽求篇
七卷
存

亡名氏論語對偶
二卷
未見

按論語對偶不知誰氏所撰見吳興書估目錄索之則已售矣大約與徐氏春秋類對賦相似然不敢臆定也

孔子三朝記
漢志七篇
佚

孔子徒人圖法
漢志二卷
佚

按徒人圖法三朝記漢藝文志俱在論語部所謂徒人圖法者殆即家語所云弟子解史記所云弟子籍也

又按論語出於子夏等六十四人所撰其意專主尊其師故於弟子之過具書之以明師之善瑕宰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季路之鼓瑟樊須之學稼學圃孔子以爲野爲小

人甚者謂非吾徒皆紀於策若後人爲之曲爲同學者徇沒而不書矣乃譏者因子禽之問子貢子服景伯之欲肆公伯寮遂欲黜其配食不知弟子犢載於論語悉以六藝表見者也其餘姓名僅存無行事可攷者翻得免罷祀若是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鄉愿賢於狂狷遠矣非六十四人意也

鄭氏玄論語孔子弟子目錄

隋志一卷

佚

蘇氏過孔子弟子別傳

佚

晁說之志墓曰通直郞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元祐元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七年先生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郞明年先生出帥定武郞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既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數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往來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需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版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先生嘗命作孔子弟子別傳先生不至永州稍還仕版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嵋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示終焉之志曰吾未即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爲泯泯浮沉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倘佯一世之外嘻笑謔浪閒節槪存焉惟知之者知之也惜乎以暴疾卒於鎭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

按晁以道所撰墓志則叔黨可謂孝子矣攷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先生既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迄於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貫逐貫降而又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於端禮門再刻石於諸州三刻石於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復自書頒之天下是時叔黨潛身救過之不給寧有富貴利達之念萌於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爲東坡出子嘗愬於裕陵曰先臣何罪禁錮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絕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詼諧以翫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謔浪節槪存焉是已乃毀之者謂叔黨諂事師成自居乾兒夫師成既以東坡爲父稱曰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爲兄弟而又降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謗之貝錦南箕尚論者不可不白其冤也

夏氏洪基孔門弟子傳略

二卷

存

洪基自述曰家語弟子解止記姓名邑里大槪而言行散見別卷不相統攝史記則雜撮經書語無倫次是編各傳首敘聖賢教學次及行事終以評論其有歲年可考者則依先後審定有一事而諸賢同見則審所歸重止載一傳者如顏子傳孔子游農山之類是也有兩賢共一事而彼此敘次詳略各異者如冉有樊遲戰於郊之類是也有一事而兩傳俱載各有取義者如子游爲武城宰於子羽則表其行己於子游則表其得人之類是也有事相類而疑載兩傳者如閔子曾子聽音之類是也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孝經一

今文孝經

一卷

存

荀爽曰漢制使天下誦孝經

隋書孝經遭秦焚書爲河閒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幷前合爲二十二章至劉向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並爲之注

陸德明曰孝經者孔子爲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親之法亦遭焚燼河閒人顏芝爲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

徐彥曰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孔子云行在孝經也

朱子曰孝經與尚書同出孔壁是後人綴緝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僞爲者　又曰孝經疑非聖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切要處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　又曰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然皆齊魯閒陋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爲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非中庸大學二傳之儔也

鄭耕老曰孝經一千九百三字

胡寅曰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

晁公武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

陳騤曰孝經三才章首似撫子產言禮之辭聖治章末似剛北宮文子論儀之語事君章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乃士貞子諫晉景公之辭聖治章曰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此乃季文子對魯宣公之辭聖人雖遠稽格言不應雷同若此

馮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

方岳曰孝經非純聖人書文公疑之矣不惟文公致堂先生疑之不惟致堂玉山先生疑之

何異孫曰論語是七十子門人所記孝經止是曾子門人所記

孫本曰顏芝今文以恬筆斯隸漆書於帛非有斷章錯簡乃孔曾全經也文景置博士且令衛士通習矣逮昭帝時魯三老復獻古文而成帝命劉向典校經籍除其繁惑夫既經向校定則世所傳者乃劉向之今文而非顏芝今文矣司馬貞削閨門章而更其次敘則石臺所刻又非劉向今文矣世所傳今文直解即石臺本也是後各專門者數十百家分裂尤甚又去石臺今文遠矣世安得有真今文也

朱鴻曰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齊論語二十二篇齊魯閒記者各以其意而記之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今文孝經一十八章齊魯閒記者亦各以其意而記之非頓殊也今若不分章第今古何殊學者於聖言但當默識心融身體力行可也奚必論篇數多寡章次先後也哉

虞淳熙曰王儉七志孝經爲初何休二學孝經居一

古文孝經

漢志一篇

存

孝經鉤命決曰六經冊長尺四寸孝經冊長尺二寸

劉向曰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爲二也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桓譚曰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

班固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君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許沖曰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

隋書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

李士訓曰大曆初子帶經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絹素古文孝經一部二十二章一千八百七十二言

王應麟曰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至唐玄宗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不可行

黄震曰按孝經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云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爲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爲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爲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

孫本曰昭帝時魯三老獻古文劉向典校經籍以顔本比對未免稍加修飾故有除其繁惑之語然則古今文稍異者乃劉向爲之也世儒疑閨門一章乃劉炫僞造不知古文流傳本末亦有可據唐司馬貞欲削閨門章爲國諱不得不以古文爲僞然閨門章漢初長孫氏傳今文卽有之劉向以顔本考定雖云除其繁惑然謂經文大較相同則閨門一章未嘗削矣豈後人所僞爲耶是則聖人遺經秦不能燬於火魯不能壞於壁漢不能散於巫蠱六朝不能已於兵革而唐乃殘闕於殿廷之譏司馬貞之罪可勝言哉至宋王安石從而擯棄之其罪又浮於貞矣幸而孔壁之全文至今存也

魏文侯孝經傳

佚

史記魏世家文侯受子夏經藝

王應麟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虞淳熙曰孝經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傳之者百家九十九部二百二卷由元迄今抑又多矣

按賈氏齊民要術耕田篇引文侯之言云民春以力耕夏以鏹耘秋以收斂當是孝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孔氏（安國）古文孝經傳

隋志一卷

佚

家語後序孔安國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孝經傳二篇皆壁中科斗本也

隋書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閒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閒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氏並立而秘府先無其書儒者讙讙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

崇文總目漢侍中孔安國注前世與鄭康成注並行今孔注不存而隸古文與章數存焉

長孫氏孝經說

漢志一卷

佚

隋書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

江翁孝經說

漢志一篇

佚

漢書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

翼氏（奉）孝經說

漢志一篇

佚

后氏（蒼）孝經說

漢志一篇

佚

張氏（禹）孝經說

漢志一篇

佚

何氏（休）孝經訓注

佚

鄭氏（衆）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馬氏（融）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黄震曰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融主古文

鄭氏玄孝經注

唐志一卷

佚

康成自序曰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至易之稱僕避兵於城南之山棲遲於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焉

後漢書曰鄭玄漢末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孝經序鄭氏所作南城山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迴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經處

右見太平御覽所引玫苑史無其文則未知爲袁山松華嶠之書抑薛瑩之書與

唐會要開元七年三月一日勅孝經尚書有古文本孔鄭注旨趣頗多踳駮令諸儒質定六日詔曰孝經德教所先頃來獨宗鄭氏孔氏遺旨今則無聞其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習讀四月七日左庶子劉知幾議曰謹按今俗所傳孝經題曰鄭注爰在近古皆云鄭注即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茂祖者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爲宗自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注請不藏於祕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學官著於律令蓋由膚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玄所著其驗十有二條按鄭君自序云遭黨錮事起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者所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惟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不言注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曆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駁許慎異義發墨守鍼膏肓及答甄子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惟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文具稱諸所注箋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禮書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於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師所注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惟有評論非玄之所注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玄又爲之注者汎辭耳非事實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爲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爲鄭玄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若先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訂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繁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論辨時事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證驗易爲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舉諸解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疎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至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商推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劭以爲此書經文盡正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音發問校其所長愚謂行孔廢鄭於義爲允國子祭酒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閒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爲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其故往賢共疑焉惟荀昶范曄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以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旨敷暢將爲得所其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爽經傳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說按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

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爲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卽爲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旣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眞抑亦傳習淺僞至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其略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傍出諸子而引之爲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之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會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准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五月五日詔鄭仍舊行用孔注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頗加獎飾

陸德明曰鄭注相承以爲鄭玄按鄭志及中經簿無惟中朝穆帝講習孝經云以鄭玄爲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

劉肅曰梁載言十道志解南城山引後漢書云鄭玄遭黃巾之難客於徐州今者有孝經序相承云鄭氏所作蓋康成胤孫所爲也陸德明亦云鄭注孝經與注五經體不同則劉子玄所證信有徵矣

崇文總目先儒多疑其書惟晉荀昶集解以此注爲優請與孔注並行詔可今太學所立陸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興中原久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祕府

陳振孫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閒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閒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注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並疑之古文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劉炫爲作稽疑一篇序所謂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者也及唐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按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注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卽鄭注者而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僧奝然所獻未詳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復袁樞機仲得之刻於京口學官而孔傳不可復見矣

王應麟曰鄭氏注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集諸說自注以尊二家然尙不知鄭氏之爲小同

按孝經鄭注久逸然猶有僅存者經曰仲尼居注云居講堂也曾子侍注云卑在尊者之側曰侍先王有至德要道注云禹三王最先者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於殷於殷配天故爲孝教之始至德孝悌也要道禮樂也以顯父母注云父母得其顯譽也資於事父注云資者人之行也用天之道注云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分地之利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邱陵阪險宜種桑栗棗棘是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注云行不爲非度財爲費什一而出無所復謙其政不嚴而治注云政不煩苛也先王以敬讓而民不爭注云若文王敬讓於朝虞芮推畔於田則下效之詩云赫赫師尹注云師尹若冢宰之屬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注云昔聘問天子無恙五年一朝郊迎芻禾百車以客禮待之夜設庭燎庭燎者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五年一巡狩勞來別優侯者侯伺伯者長男者任也言思可道注云言中詩書五刑之屬三千注云科條三千謂墨劓宮割大辟穿窬盜竊者劓賊傷人者墨男女不以禮交者宮割□□人垣牆開人關闔者□手殺人者大辟教以孝注云天子事三老兄弟五更天子有爭臣七人注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使不危殆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注云孝悌之至則重譯來貢哭不偯注云偯痛聲也食旨不甘注云禮三年之喪食無鹽酪而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喪不過三年注云再期不肖者企而及之賢者俯而就之陳其簠簋注云方曰簠圓曰簋擗踊哭泣注云啼號竭情也卜其宅兆注云兆卦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注云無遺憾也生民之本盡矣三句注云尋繹天經地義究竟人情也行畢孝成蓋自石臺注行後學無讀鄭注者幷見亦罕矣故抄撮及之

高氏誘孝經解

佚

宋氏均孝經皇義

七錄一卷

佚

王氏肅孝經解

隋志一卷

佚

劉知幾曰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爲長

衛氏覬孝經故

一卷
佚
闕人牟準曰敬侯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
注有孝經固
章樵曰漢儒注釋詩書有故此注釋孝經之名恐字誤

蘇氏林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林字孝友陳留人魏散騎常侍

何氏晏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劉氏邵孝經古文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邵字孔才廣平人魏光祿勳一云劉熙

孫氏熙孝經注
唐志一卷
佚
按阮氏七錄有孫氏注孝經一卷釋文序錄云不詳何人
當即熙也

虞氏翻孝經
佚
王應麟曰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序錄有孔鄭王劉韋五家
而無虞翻注隋唐志皆不載

韋氏昭孝經解讚
隋志一卷
佚

嚴氏畯孝經傳
佚
陸德明曰吳嚴畯著孝經傳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二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孝經二

晉元帝孝經傳

佚

元帝序曰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晉孝武帝總明館孝經講義

七錄一卷

佚

徐氏整孝經嘿注

隋志一卷唐志二卷

佚

謝氏萬集解孝經

隋志一卷

佚

荀氏昶集議孝經唐志作集解

隋志一卷七錄二卷

佚

袁氏敬仲集義孝經

隋志一卷

佚

隋志晉東陽太守袁敬仲集

虞氏喜孝經注

佚

楊氏泓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天水人東晉給事中

袁氏宏孝經注

一卷

佚

陸德明曰宏字彥伯陳郡人東晉東陽太守

虞氏槃佑孝經注或作盤佑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字弘猷高平人東晉處士

殷氏仲文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東郡人東晉東陽太守

冊府元龜殷叔道爲東陽太守注孝經一卷

車氏胤孝經注唐志作講義

七錄一卷唐志四卷

佚

晉書字武子南平人輔國將軍丹陽尹遷吏部尚書

孔氏光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光字文泰東莞人

宋大明中東宮講義

七錄一卷

佚

何氏約之大明中皇太子講義疏

唐志一卷

佚

何氏承天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東海人宋廷尉卿

荀氏昶孝經注

一卷

佚

陸德明曰昶字茂祖潁川人宋中書郎

費氏沈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謝氏稚孝經圖
一卷
佚
張彥遠曰謝稚陳郡陽夏人初爲晉司徒主簿入宋爲寧朔將軍
西陽太守
右見貞觀公私畫史
齊永明東宮講義
七錄一卷
佚
南齊書永明三年太子於崇政殿講孝經
永明諸王講義
七錄一卷
佚
王氏玄載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字彥運齊光祿大夫
周氏顒孝經義疏
佚
明氏僧紹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李氏玉之孝經義疏
七錄二卷
佚
阮孝緒曰齊臨沂令李玉之爲始興王講孝經作義疏二卷亡
陸氏澄孝經義
佚
按陸澄孝經義附唐志經典序錄皆不載然在開元所采
六家之例故特著之
梁武帝孝經義疏
隋志十八卷
佚
梁書武帝紀中大通四年三月侍中領國子博士蕭子顯上表置
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生十人專通高祖所釋孝經義
昭明太子統講孝經義
七錄三卷又一卷
佚
梁書昭明太子講孝經殿中中庶子徐勉祭酒張充執經天監八
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
簡文帝孝經義疏
七錄五卷
佚
孝明帝繹孝經義記
佚
蕭氏子顯孝經義疏
七錄一卷
佚
孝經敬愛義
隋志一卷
佚
隋志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
皇氏侃孝經義疏
隋志三卷
佚
嚴氏植之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南史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五經博士館在潮溝生徒常百
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
人
賀氏瑒孝經講義
七錄一卷
佚
孝經義疏
七錄一卷
佚
陶氏弘景集注孝經

七錄一卷

佚

曹氏思文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隋志梁尚書功論郎

諸葛氏循孝經序

七錄一卷

佚

江氏係之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江氏逌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太史氏叔明孝經義唐志作發題

隋志一卷

佚

冊府元龜太史叔明爲揚州從事文學撰孝經義又集解論語

趙氏景韶孝經義疏

隋志一卷

佚

張氏譏孝經義

八卷

佚

南史譏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譏

所撰孝經義八卷

周氏弘正孝經私記

隋志二卷

佚

沈氏文阿孝經義記

佚

顧氏越孝經義疏

佚

徐氏孝克孝經講疏

隋志六卷

佚

冊府元龜徐孝克爲散騎常侍入隋爲國子博士撰孝經講疏六

卷論語句義五卷

張氏沖孝經義

三卷

佚

王氏元規孝經義記

二卷

佚

熊氏安生孝經義

一卷

佚

陳氏奇孝經注

一卷

佚

樊氏深孝經疑

一卷

佚

樂氏遜孝經序論

佚

何氏妥孝經義疏

三卷

佚

劉氏炫古文孝經義疏隋唐志作述義

隋志五卷

佚

宇文氏𣪊孝經注

佚

釋氏慧琳孝經注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宋世沙門秦郡人

琳著辨正論曰孝經者自庶達帝不易之典從生暨死終始具焉略十八章孝治居其一揆更任所奉民胥是賴貫神明蘊道風俗先王奉法則乾象著明哲后尊親則山川表瑞遂有青鸞合節白雉馴飛墳柏春枯潛魚冬躍行之邦國政令刑於四海用之鄉人德教加於百姓故云孝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也秦繇呂論一字番成可賁蜀補揚言千金更招探怪惟孝經川阜無資功侔造化比重則五嶽山輕方深則四海流淺風雨不能亂其波濤處處未足㨽其令譽

釋氏（慧始）孝經注

七錄一卷

佚

釋氏（靈裕）孝經義記

佚

續高僧傳靈裕鉅鹿曲陽人相州演空寺僧隋大業中卒釋孝經義記

亡名氏孝經私記（隋志稱無名先生）

隋志四卷

佚

孝經義

隋志一卷

佚

孝經玄

七錄一卷

佚

孝經圖

七錄一卷

佚

孝經孔子圖

七錄二卷

佚

魏國語孝經

隋志一卷

佚

隋書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三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孝經三

唐明皇孝經注 唐志作孝經制旨 別見石經

通考一卷

存

明皇序曰朕聞上古其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刑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至於迹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關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偽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經意在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李齊古表曰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為百行之本自文宣既沒後賢所注雖事有發揮而理甚乖舛伏惟開元天寶聖神文武皇帝陛下敦睦孝理躬親筆削以無方之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日月之照覿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普天之下罔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先孝經聖理之本分命豐昭特建石臺義展睿詞書題御翰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既終功績斯著天文炳煥開七曜之光輝聖札飛騰奪五雲之氣色煙花相照龍鳳杳起實可配南山之壽增北極之尊百寮是瞻四方取則豈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氏之書但藏屋壁臣之何幸躬覩盛事遇陛下興其五孝忝守國庠率胄子歌其六德敢揚文教不勝忭躍之至謹打石臺孝經本分為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天寶四載九月一日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殿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學士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光祿大夫行門下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仍兼侍講兼崇玄館大學士上柱國臨潁縣開國侯臣陳希烈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國臣孫逖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柱國平樂郡開國公臣韋斌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兼知史官事臣李玄成太中大夫行給事中臣李巖朝請大夫守給事中臣韋良嗣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臣韓倩朝議大夫檢校國子司業臣薛巘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員外置同正員臣張偘通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上柱國襄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臣席豫正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東京留守臣陸景融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清水縣開國男臣崔翹太中大夫守吏部侍郎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臣李彭年吏部侍郎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臣韋陟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燕國公臣張均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臣宋鼎中散大夫守戶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郭虛己中大夫行禮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達奚珣朝議郎行丞上柱國賜緋魚袋臣韋騰朝議郎行丞臣蔣溪大學助教別勑兼判丞臣李德實儒林郎守主簿崔少容朝議大夫守國子博士上柱國臣留元鼎朝散郎守大學博士兼諸王侍讀臣蕭郢客朝散郎守四門博士兼諸王侍讀臣任嶷承奉郎守四門博士臣劉齊會朝議郎行四門助教臣梁德裕承奉郎四門助教臣闞玄直承奉郎四門助教臣王思禮承奉郎守四門助教上柱國臣劉大均登仕郎守四門助教臣秦龜從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胡銷釋奠坐主四門教授臣王南金文林郎守律學博士臣劉嘉祥算學博士臣張元貞文林郎行直講賜緋臣王乂宣義郎行直講臣顏挺文林郎行直講臣王瑋高陵縣丞翰林院學士直國子監賜緋魚袋臣丁景文林郎守義王府參軍兼國子監文史直知進士臣司徒臣源朝散郎行醫學博士兼直監解休一文林郎行國子錄事王思恭明皇勑曰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

訓注垂範將來今石臺畢功亦卿之善職覽所進本深嘉用心

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頒天下三載十二月詔天下家藏孝經五載二月詔孝經書疏雖粗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

秦再思曰玄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幷製八分書之立於國學以層樓覆之

薛放曰漢立論語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習孝經玄宗親爲註訓論語六經菁華孝經人倫之本也

孫奭序曰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乃定禮樂刪詩書贊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原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爲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書並爲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閒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祕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幷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宗遂於先儒注中摭拾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卽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按孫奭序或作成都府學主鄉貢傳注奉右撰

崇文總目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今行於太學

賈氏公彥孝經疏

唐志五卷

佚

陸氏德明孝經釋文

一卷

存

孔氏穎達孝經義疏

佚

唐書本傳太宗時穎達爲太子右庶子承乾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箴諷

任氏希古越王孝經新義

唐志十卷

佚

龐元英曰新義者以越王爲問目釋疏文之義

高麗史光宗光德十年秋遣使如周進越王孝經新義八卷

王氏元感注孝經

唐志一卷

佚

舊唐書長安三年元感表進書禮春秋幷所注孝經草稿請官給紙寫上祕閣詔曰王元感質性温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集賢學士

魏氏克己孝經注

唐志一卷

佚

王氏漸孝經義

五十卷

佚

龍城錄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鬭訟漸卽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爲漸謝後有病者卽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

元氏行沖御注孝經疏

唐志二卷宋志三卷

佚

唐書玄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

崇文總目明皇既作注故行沖奉詔作疏

尹氏知章孝經注

唐志一卷

佚

舊唐書尹知章絳州翼城人神龍初太常博士睿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韓國子博士

李氏嗣真孝經指要

唐志一卷

佚

舊唐書李嗣真滑州匡城人永昌中拜右御史中丞知大夫事爲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萬歲通天年徵還至桂陽卒神龍初贈御史大夫

李氏陽冰科斗書孝經

佚

韓子記略曰李監陽冰能篆書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予以其家科斗孝經子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登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盍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思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於歸氏

平氏貞書孝經義

唐志卷亡

佚

蘇氏彬孝經疏

宋志一卷

佚

任氏奉古孝經講疏

宋志一卷

佚

高麗別敘孝經

一卷

佚

龐元英曰別敘者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之事高麗史光宗光德十年秋遣使如周進別敘孝經一卷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四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孝經四

邢氏(昺等)孝經正義

宋志三卷

存

宋會要至道二年判監李至請命李沆杜鎬等纂孝經正義從之咸平三年三月命祭酒邢昺代領其事杜鎬舒雅李維孫奭李慕清王煥崔偓佺劉士元預其事取元行沖疏約而修之四年九月以獻賜宴國子監進秩有差十月命杭州刻板

崇文總目孝經正義三卷邢昺撰初世傳元行沖疏外餘家尚多皆猥俗褊陋不足行遠咸平中昺等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

龍氏(昌期)孝經注

佚

宋氏(綬)孝經節要

一卷

佚

東都事略宋綬字公垂隨州平棘人官至兵部尚書參知政事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

呂氏(公著)孝經要語

一卷

佚

東都事略呂公著字晦叔宰相夷簡子也舉進士累官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

司馬氏(光)古文孝經指解

一卷

存

光自序曰聖人言則為經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章句寖差孔氏之人畏其流蕩失真故取其先世定本雜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藏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無餘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儒者相與傳之是為今文及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學已盛故古文排擯不得列於學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為之傳諸儒黨同疾異信偽疑真是以歷載累百而孤學沈厭無人知者隋開皇中祕書學士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閒劉炫為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及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於是諸儒爭難蠭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為定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疏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嗟乎真儒之明皦若日月而歷世爭論不能自伸其中異同不多然要為得正此學者所當重惜也前世中孝經多者五十餘家少者亦不減十家今祕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按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深幽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並存百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思慮重經術也臣愚雖不足以度越前人之胸臆闚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見亦各言爾志之義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為之指解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然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眾人射之其為取中多也臣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幾於先王之道萬一有所裨焉　又進表曰臣聞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艸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是以由古及今臣畜四海未有孝不先隆而能宣昭功化者也伏惟皇帝陛下純孝之性發於自然動靜云為必咨訓典起居出入不忘先烈以為滁州者太祖皇帝所以擒誠奸柴肇開王迹并州者太宗皇帝所以芟除僭亂混一九圍澶州者真宗皇帝所以攘卻貪殘乂寧華夏皆大勳懿業威靈所存遂命有司分建原廟圖繢聖容躬題扁榜嚴奉之禮備盡恭勤羽衛供帳率從豐衍茲有以見陛下尊顯祖宗之意無不至矣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夫以陛下天授之資愛敬之志而又念夫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以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以賞非其

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令不可以罰非其罪愼之重之益自儆戒如是則爲無不成求無不給榮名之彰炳如日月基緖之固鞏如泰山黎民乂安艸木蟲魚靡不茂豫此誠孝德之極致也臣愚幸得補文館之缺以經史爲職竊覩祕閣所藏古文孝經先秦書舊傳注遺逸孤學堙微不絕如綫是敢不自揆量妄以所聞爲之指解雖才識褊淺無能發明庶幾因聖人之言得少關省覽則冀上之臣榮顧足矣其古文孝經指解一卷謹隨表奏進　又進劄子曰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緖雖年在幼沖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顒顒卬卬有老成之德萬方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爲學所宜先也臣向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繕寫爲一卷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

晁公武曰古文孝經孔惠所藏者與顏芝十八章大較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閨門一章不同者四百餘字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爲定故世不大傳獨有孔安國注今亡然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推此言之未必非眞也司馬公爲之指解併音

中興藝文志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國朝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

陳振孫曰按唐志孝經二十七家今溫公序言祕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古文有經無傳以隸體寫之而爲之指解仁宗朝表上之

王應麟曰至和元年十二月殿中丞直祕閣司馬光上古文孝經指解表曰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源艸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祕閣所傳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注遺逸孤學堙微不絕如綫妄以所聞爲指解一卷詔送祕閣

王氏安石孝經解

通考一卷

佚

晁公武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而孟子猥曰父子之閒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以爲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爲不義卽善矣阿其所好以巧慧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

趙希弁曰右荆國文公王安石所著也凡十七章喪親章闕之

范氏祖禹古文孝經說

宋志一卷

存

晁公武曰元祐中侍經筵時上

祖禹進呈序曰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尙書論語同出於孔氏壁中歷世諸儒疑眩莫能明故不列於學官今文十八章自唐明皇爲之注遂行於世二者雖大同而小異然得其眞者古文也臣今竊以古爲據而申之以訓說雖不足以明先生之道庶幾有萬一之補焉臣謹上　又劄子曰臣伏覩國史章獻明肅太后嘗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仁宗觀覽臣職勸讀雖不足以跂望前人之髣髴然區區忠益敢不盡愚竊以聖人之行莫先於孝書莫先於孝經孝經有古文有今文今文卽唐明皇所注十八章古文凡二十二章由漢以來惟孔安國馬融爲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罕習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一卷表上之臣竊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得其正故書妄以所見又爲之說非敢好異尙同庶因聖言少關省覽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羣經之首萬行之宗儻留聖心則天下幸甚其古文孝經說謹繕寫爲一冊上進

眞德秀曰自唐玄宗御注孝經出世不復知有古文先正司馬公作爲指解太史范公復爲之說於是學者始得見此經舊文

楊士奇曰宋元祐中祕書省著作郎兼侍讀范祖禹淳夫經筵所進刊板在成都

趙氏克孝孝經傳

宋志一卷

佚

楊傑曰克孝中上科任越州會內觀察使神宗朝著孝經傳上進賜詔稱諭

張氏元老孝經講義

宋志一卷

佚

呂氏惠卿孝經傳

宋志一卷

佚

李氏公麟孝經圖

一卷

未見

公麟自述曰鳳閣舍人楊公雅言孝經關鍵六藝根本百行在世訓所重顧龍眠山人李公麟曰能圖其事以示人爲有補元豐八年六月因摭其一二隨章而圖之

范沖跋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靈三綱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苟動必依乎禮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誠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及乎習與性成是謂純孝不然無以立身矣豈不見夫諸侯車服之美儀物之盛尊榮如此國公以幼學之年享寵祿之厚盍思所以保富貴之道乎故沖以諸侯之事爲獻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周之諸侯其入而居於王所則皆爲之卿士故沖又欲以卿大夫之事爲獻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國公其勉之

按中興聖政錄紹興五年建國公初出資善堂沖書李公麟孝經圖以進

陸完曰龍眠居士圖孝經雖曰隨章摭其一二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威儀動作之節與夫郊廟之規模閭里之風俗器物之制度畜產之性情亦略備矣

文徵明曰李伯時畫孝經一十八事蓋摘其中入相者而圖之按畫譜所載御府伯時畫一百有七中有孝經相此卷蓋宣和所藏然無當時印識而有紹興小璽豈南渡後又嘗入祕府耶伯時喜畫古賢故事每簿著訓誡則孝經相當非特一本此殆別本也伯時之畫論者謂出於顧陸張吳集衆善以爲己有能自立意不蹈習前人而陰法其要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至於率略簡易處終不及也此昔人定論余不容贅言若其文學人品在東坡山谷之閒而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之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遊坐石臨流翛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滅古人而爲畫所掩然而卒亦不能掩也

項元汴曰龍眠孝經圖載雲烟過眼錄藏西人王芝子慶所後三百餘年余獲覩之何多幸也

何氏執中孝經解

佚

江氏杞孝經注

佚

閩書杞字堅老建陽人政和二年進士以御史致仕里居十五年講學著書不倦郡守魏矼見其所著孝經歎曰他日變此邦人爲曾閔必是書也

吉氏觀國孝經新義

佚

家氏滋孝經解義

宋志二卷

佚

王氏悱孝經解義

佚

宋鑑紹興八年四月徽州布衣王悱獻孝經講義詔賜帛二十疋

程氏全一孝經解

佚

玉海紹興十年十二月程全一進孝經解命爲太學職事

林氏獨秀孝經指解

佚

玉海紹興十一年十一月林獨秀進孝經指解賜束帛

王氏文獻孝經詳解

宋志一卷

佚

玉海紹興中王文獻孝經詳解一卷

閩書晉江人

林氏椿齡孝經全解

宋志一卷

佚

趙氏湘孝經義

宋志一卷

佚

玉海紹興中進

沈氏處厚孝經解

宋志一卷

佚

玉海紹興中進

何氏偁孝經本說

佚

括蒼彙紀何偁字德輔龍泉人紹興戊辰進士累官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王氏綯孝經解

五卷

佚

盧熊曰王綯字唐公審琦五世孫建炎初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晚寓崑山之薦嚴寺卒諡文恭

胡氏銓讀孝經雜記

一篇

存 載澹菴集

洪氏興祖古文孝經序贊

一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張氏師尹孝經通義

宋志一卷 或作三卷

佚

張氏九成孝經解

宋志四卷

未見

唐氏仲友孝經解

一卷

佚

仲友自序曰孔子爲曾參言孝道門人錄之爲書謂之孝經更秦滅學漢河間獻王得之顏芝家凡十八章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劉向校書定著十八章至於唐諸儒說者且百家孝明皇帝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詆鄭注請行孔傳司馬貞非之力伸鄭說帝乃采集六家自爲之注頒之天下以十八章爲定元行沖爲之疏本朝邢昺增損之曰正義訓詁證引詳矣先正司馬公范公皆爲古文指解所發明益以通暢夫孝百行之本學者所當先聖人之言簡嚴易直而天人備固非一家所能究其說故拾諸儒遺意相與講貫務通理而不飾文學者以筌蹄觀之庶幾不悖先聖人之意云爾

楊氏簡古文孝經解

宋志一卷

未見

中興藝文志解中如德性無生何從有死之語蓋近於禪矣

王氏炎孝經解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孝經五

朱子熹孝經刊誤

宋志一卷

存

朱子後序曰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擿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中興藝文志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爲經後爲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爲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閒今乃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以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

陳振孫曰捄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後學所不敢僭儗而亦不敢擬議也

趙希弁曰右朱文公所定也皆以古文爲正惟傳之六章或從今文廬山胡泳敘於後

黃震曰晦庵朱先生因衡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端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以天子至庶人五章皆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併五章爲一章云疑所謂孝經者本文止如此而指此爲經其餘則移置次第而名之爲傳幷刊其用他書竄入者如孝天之經地之義至因地之利爲春秋左氏傳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如以順則逆以下爲左氏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氏所載士貞子之言遂以孝經爲出於漢初左氏傳未盛行之前且云不知何世何人爲之愚按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爲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而孝爲百行之首孔門發明孝之爲義自是萬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如文義之細而不容不考至晦庵疏剔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庵謂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戒學者詳之其義爲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太王王季爲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於非其分之當言如晦庵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

陸秀夫後序曰孝經一書古文不可得而考見矣所可考者漢世藝文志顏氏劉氏司馬氏編次之文而已要之皆古文之舊也秀夫幼而讀之莫覺其非長而疑焉涉獵載籍罔非是是莫敢有所與既入仕澄次西藏勾當得朱元晦刊誤一編而玩味之夫然後心目之開朗欣然若有所得於是在館諸同志因元晦之議從而刪削次第之然而敢以粟絲己意妄有所參涉於其閒以得罪於先正庶幾是經燦然可復而元晦刊正之功不泯聖世以孝治天下之化或不能無少助云

朱鴻曰朱子刊誤經一章傳十四章刪去古文二百二十三字

按自漢以來說經家鮮有移易經文片言者移之自二程子大學始也自漢以來注疏家莫能刪削經文隻字者刪之自朱子孝經刊誤始也曰費直以彖象文言附卦辭非移易乎曰直受之於師則然非直自移之曰李林甫承詔定月令非刪削乎曰月令知爲呂不韋書非經文也

項氏安世孝經說

宋志一卷

佚

黃氏榦孝經本旨

宋志一卷

未見

中興藝文志榦繼熹之志輯六經論孟之言孝者爲一書篇爲二十四篇名爲孝經本旨

陸元輔曰朱子嘗欲擿取他書之言可發孝經之旨者別爲外傳未及屬草勉齋繼其志輯孝經本旨二十四篇

馮氏椅古孝經輯注 輯注作章句

宋志一卷

佚

中興藝文志椅祖朱氏刊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託曾孔答問與其增益之辭爲古孝經輯注并引蔡氏證

龔氏栗孝經集義

一卷

佚

眞德秀序曰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傅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爲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爲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暸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於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知孝之爲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爲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時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爲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爲孝者服勞能養且有愧焉況其大者乎況先民之狃於敝俗者乎龔君之爲此書欲爲士者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發亦知孝之爲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爲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爲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承其傳云

按是序亦見劉壎雲莊集

史氏繩祖孝經解

一卷

未見

魏了翁跋曰朱文公嘗著孝經刊誤公之子在嘗纂元稾以遺子予既鋟梓與學士共之史慶長又以告予曰昔者繩祖嘗集先正名賢孝經注解今願得刊誤爲之章指予纂以畀之俾得彙次成編則又以贄直卿孝經本旨及其所輯洙泗論孝合爲一書嗚呼此民生日用之常后王降德之本而由之不知觀是書者其亦知所發哉

袁氏甫孝經說

宋志三卷

佚

陳振孫曰廣微爲鄱憲日爲諸生說孝經旁及諸子諸生錄之爲此編

戴表元後序曰右袁正肅公廣微孝經說三卷前一卷已刊在宣州學宮有知州王侍郎附注行於世餘二卷引論語孟子而發者予未之見也正肅於余爲鄉先生先伯大父雲臺府君託同甲戌進士第爲通家尊行餘言緒論講問爲多蓋正肅公之父正獻公叔和學於象山陸文安公正肅公雖不逮事象山而家庭承襲深有源委豈惟正肅公自洛學東行諸大儒各以所聞分門授徒晦庵朱文公在閩東萊呂成公在浙南軒張宣公在湘象山文安公在江西其徒又皆各有所授往往散布遠近殊途同歸而象山之傳獨盛於四明正獻正肅父子若文元楊公敬仲文靖舒公元質端獻沈公晦叔其尤著者也正肅公既貴嘗持江東憲節數數爲士大夫講象山之說行部之貴溪乃爲象山改創祠塾故江東之人自正肅公而尊象山之道益嚴貴溪姜翔仲之先世故當時講下士大夫一人之數翔仲今又爲侍祠諸生能取家藏是書并刊之塾中可謂鶴鳴而子和之矣予實不敏區區家世亦有與翔仲通者遂不得讓而繫名其編末云大德十年丙午歲後正月既望識

俞氏觀能孝經類鑑

宋志七卷

佚

方氏逢辰孝經章句

一卷

佚

劉氏元剛孝經衍義

佚

江西通志劉元剛字南夫吉水人嘉定進士官至韶州守理宗嘗立廉貪二碑元剛居廉碑第四

胡氏侁孝經釋

一卷

佚

金華志胡侁字子先永康人寶慶丙辰進士官監察御史歸累召
不起人稱雲岫先生

劉氏貴翀孝經解

佚

黃震序曰人生而知愛其親是良心莫先於孝也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是百行莫先於孝也孩提之童即授之以孝經之書是譬學莫先於孝也孝無一日而可忘則孝經亦豈容一日忘然今之世諸子百家訓釋演說者汗牛充棟甚至淫詞曼曲亦然獨孝經自司馬公指解朱文公刊誤之外未有繼焉何哉非新之求而舊之忘歟句讀之習而義理之弗考歟借之為啓蒙之筌蹄未嘗體之為躬行之根柢歟嗚呼年至慮易境變心移齠齔之所咿啞而習讀祖父之所保抱而教誨棄若土梗漫不復省於孝其親之書如此於其親為何如尚何望其孝弟興行而民用和睦如吾聖人之云耶予友劉君養晦粹德之士也博取諸書之書及於孝者萃而為孝經解寧多而毋敢略寧淺而毋敢深雖為童子設而關其終身也雖為家庭設而關乎天下也繼自今人皆以養晦之心為心而暢然自反無一日而忘孝經亦將無一日而忘孝世道其庶矣乎

董氏鼎孝經大義

一卷

存

熊禾序曰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經傳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為本行以孝經為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舜典一篇大學孝經之本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本也孝之為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敘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帥是而行備見於紀禮所載上而宗廟之事下而子孫之保其為孝蔑有加焉功化之盛至使四海之內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芽甲之微無不得所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豈是以孝為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之固有誠使天子公卿躬行其上凡禮樂刑政之具一轉移閒王道顧不易易乎惜也徒託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紀錄之書也書成而道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之可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注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章河閒王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所參校者也要之出於諸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書文矣唐玄宗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弁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啓玄宗無禮無度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為外飾之所資仁義為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至於此桓桓文公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諸易四書為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注釋大義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經為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文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傳注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胡庭芳挈其高弟董真卿訪予雲谷山中手攜孝經大義一書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為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而切實熟玩之則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謏聞所能窺者族兄明仲敬為刊之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滕五十里小國耳其君一用之至於四方草偃風動一時行事猶班班有三代之風學問之功用固如此晉武魏文亦天資之美者惜諸臣無識不能有以啓導而充大之悠悠天壤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年人心秉彝極天罔墜豈無有能講而行之者誠有以二帝三王之心為心則必以二帝三王之教為教矣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本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

徐貫後序曰右孝經一書乃孔子曾子授受之要旨也經秦火後頗多錯簡至宋大儒朱文公始取古文為之考訂刊其繆誤次其簡編而後經傳各有統紀董季亨氏又從而注釋之而其旨益明讀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因心之同然而推之家國天下則天下之道盡在是矣惜乎是書板行者少而窮鄉下邑之士不得盡觀也予近按泉偶於蔡介甫進士家得是書舊本遂命工鋟梓以傳將使四方得以家傳人誦各與其親愛之心而篤夫仁孝之道庶或少補於風教之萬一云爾

陸元輔曰鼎注朱子刊誤名曰大義

朱氏申孝經注解
一卷
存
王氏行孝經同異
宋志三卷
佚
俞氏浙孝經審問
佚
姓譜浙字季淵新昌人開慶乙未進士除監察御史改大理少卿
不就
胡氏子實孝經注
二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溫州府志胡子實一名希孟字醇子永嘉人咸淳末史館編校
陳氏合孝經正文
一卷
未見
蔡氏子高孝經注
佚
婁氏融孝經釋文
佚
陳氏鄂孝經釋文
佚
胡氏一桂孝經傳贊
未見
李氏應龍孝經集注
一卷
未見
季氏名未詳古文孝經指解詳說
一卷
佚
樓鑰序曰古文孝經實吾夫子之舊秦火之後出於屋壁而顏芝所藏十八章已先行於世翼奉張禹等五人各自名家古文惟孔安國馬融爲之傳而又不顯隋開皇中劉炫爲作稽疑一篇已多譏笑唐陸德明亦云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康成注十八章本獨劉知幾議行孔而廢鄭諸儒爭辨遂起明皇亦以今本注而習之書以八分刻之經臺猶在長安童而習之皆此也司馬文正公得古文於祕閣之藏爲之指解書以進仁宗哲宗而范太史祖禹繼爲之說意自漢以來何好者之寡也故信州使君季公天資純孝篤學好古尊敬此書又爲詳說不惟發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用意甚勤辭亦詳備如愛敬可行於匹夫而惡慢不可行於天子如論忠順之不可失如不敢遺之機甚微而其效甚大又曰要道云者言所敬者寡所說者衆也曰至德云者言所敬者廣而所行者本也皆有所證發非漫然者紹興五年七月
皇上踐阼有詔求言公以八月進此書未幾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又爲之識進於今經筵初度刻於廣信而不及公之子洪念此書之未行將刊於家永爲後序鑰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明皇注云始自天子終於庶人尊卑雖殊孝道同致而患不能及者未之有也言無此理故曰未者此說非也古文本異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文正公則曰始則事親也終則立身行道也患謂禍敗言雖有其始而無其終猶不得免其禍敗而患及其親未足以爲孝也季使君文以明王之事證之是矣某竊以爲猶未爲詳且明敢申言之夫聖人一經可謂詳矣而其立教之要專在此數語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是人知於孝本有無其始者夫子所以爲曾子詳言之正欲人之有終也夫子首則總言孝道次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大小之分固自不同而又於此謂孝道有始而無終未有不及於禍患此則無有貴賤之別後雖具述孝治聖治之效以至終篇然其教人之最切無過於此上下一體俱當盡心焉明皇惟不知此所以不克其終可不戒哉篇末云孝子之事親終矣正爲祭之終猶未爲孝之終也若所謂孝之終也若此孝無終始之終蓋謂立身行道死而後已者也故雖曾子既啓手足以其能全而歸之自以爲知免矣然而易簀一節猶在其後蓋大夫之簀猶非其正也嗚呼聖人之言可謂深切而能有終者亦豈易易乎某餘生無幾深知兢懼得正而斃所願加勉故以告有志之士且以補二公之說云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孝經 六

白氏賁孝經傳

佚

元好問曰賁汴人自號抉壽老自上世以來至其孫淵皆以經學顯

按中州集載賁詩一首題曰客有求觀予孝經傳者感而賦詩其詩句云跋涉經險阻鑽研閱寒溫仰觀及俯察萬象入見聞不勞施斧鑿筆下生烟雲高以君唐虞下以覺斯民蓋高自矜詡若是惜乎其不傳也

許氏衡孝經直說

一卷

未見

按連江陳氏一齋書目有之作孝經注

吳氏澂孝經章句

一卷

存

澂自序曰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竊詳孝經之為書肇自孔曾一時問答之語今文出於漢初謂悉曾子門人記錄之舊已不可知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孝經以為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劉向衛宏蓋嘗手校魏晉以後其書亡失世所通行惟今文孝經十八章而已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閒與今文增減異同卒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為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為偽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可去存其所可存朱子意也故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為此本以俟後之君子云

張恆後序曰吳先生隱居臨川山中大臣薦之授文翰之職未行促命下驛遣上京師會有求為代者先生卽南還今年夏次廣陵郡學訪道諏經者曰至恆往受業焉恆嘗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別先生曰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今文孝經為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數字分析兩章又偽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絕無來歷左驗隋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顯斥其妄邢昺正議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資質厚重於孝經今文尚且篤信則謂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偽朱子見識高明孝經出於漢初者尚且致疑則其出於隋世者何足深辨也而刊誤姑據溫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恆又問孝經果可疑乎先生曰朱子云孝經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為之也竊謂孝經雖未必是孔門成書然孔鮒藏書時已有之則其傳久矣禮家有七十子後弟子所記二戴禮記諸篇多取於彼其閒純駁相雜公穀左氏等書稱道孔子之言者亦然孝經殆此類也亦七十子之後之所為耳中有格言朱子每於各章注出而小學書所纂孝經之文其擇之也精矣朱子曷嘗盡疑孝經之為非哉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傅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他日先生之子文謂小年讀孝經時先生整齊諸說歸於至當附入己見補其不足畀文讀之恆於是借觀舊槁就欲筆受請於先生先生曰此往年以訓穉子不欲傳之故未嘗示人也恆再三請乃許既得錄本而求者沓來應之不給同門諸友請為鋟木以公其傳而所聞師說幷記於其後

楊士奇曰吳文正公考定孝經刊於新淦劉氏卷首有吾鄉劉雲莊先生序此書因朱子刊誤而以古今文校定之訓釋明切賢於舊注遠甚

朱鴻曰吳子章句經一章傳十二章其內合五刑一章去閨門一章刪去古文二百四十六字

江氏直方孝經外傳

二十二卷

未見

張萱曰元至元中南充江直方摘孝經中指示切要條為之說仍集經史子集中嘉言善行合經義者依經分類為之羽翼凡二十二卷

程氏鼎道孝經衍義

佚

陳櫟跋曰吾友婺源松谷程君孝經衍義載經文五孝而采堯舜

禹湯文武之孝以次及於歷代明君賢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著其行事以實之庶幾人知仁孝非徒空言聖賢的有實事而不懈於取法也此意古矣文公既成孝經刊誤又欲掇取他書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而未之及勉齋黃公嘗繼公志編之松谷想未之見而所采有暗合者尹和靖謂伊川躬行皆是易其作易傳只是因而寫成耳松谷子同門友也丙寅丁卯閒松谷學於草廬黃先生之門時服其先君子之服予目睹其奮衡恤二字於扇蔬食終三年平生心敬心服之今讀其從孫之跋謂松谷嘗刲股救親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哭哀於墓有虎食吠犬事予爲松谷心友今甫聞之松谷不言而躬行尤可敬也松谷此編發明士之孝拳拳有望於吾黨之士謂講之明則知之真知之真則行之力固然矣愚猶謂知之既至行猶當力降而庶人之孝人雖庶也行則士也詩云釐爾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庶人能孝非庶人而有士行乎庶人未嘗學問天性之美自能行之士嘗學問必能考聖賢之成法而或有愧於庶人之孝行且不可以名人矧可以名士乎愚嘗欲松谷采真文忠公孝友堂記不知孝者不論知孝而不知友非孝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異姓婦人入門而賊同氣之愛以戚其親世之犯此者尤可痛也由此類推凡虧行辱親等以次著之庶有益乎松谷長子五年今行年七十有七矣夫婦偕老賢子孫滿前且見曾孫若干人矣一家一宗蒸蒸仁孝抑又生理優裕於前人閒全福幾備膺之天之報仁孝君子端不誣也松谷此編以實躬行發實議論盍刊布之使家得置一通講明躬行之其於興仁興孝之風豈無小補云

錢氏天祐孝經直解

佚

程鉅夫序曰孝者百行之源五常之本自天子至於庶人罔不由之以成德述之有經衍之有傳釋而通之有義疏至近代司馬文正公洎晦庵朱先生各明備其辭焉聖天子以孝治天下篤意是書表章尊顯圖鏤以行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將使家曾閔而人參騫德至盛也太子淑性天與鼗學日新問安視膳之暇尤孳孳於此乃一日傳教示以錢氏直解俾某爲之序謂欲傳之板本以廣斯文某承命伏讀義訓詳明質而不野坦然切近易知易行信可尚也太子不徒歷之於目抑必著之於心不惟善於其身又將推以教人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太子可謂能錫類者矣記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太子可謂善繼述者矣某文墨雖荒敢勿敬承而爲之序夫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後之讀直解毋以淺近而忽之

楊士奇曰元延祐中錢天祐著蓋以朱子刊誤爲主其點閱門章及合五行章與上章爲一則從草廬吳氏考定本此書當時已板行有程文海序

小雲石海涯孝經直解

一卷

佚

元史小雲石海涯以貫爲氏以酸齋自號仁宗踐阼拜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卒追封京兆郡公謚文靖

張氏𡒉孝經口義

一卷

佚

吳師道曰導江張𡒉達善魯齋高弟其學行於北方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益著

林氏起宗孝經圖解

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蘇天爵碣曰內邱林君諱起宗字伯始嘗作志學指南圖以爲學道之標準心學淵源圖以爲入聖之極功又作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諸圖孝經圖解小學題辭發明魯庵家說共數十卷大抵以程朱之言爲主

楊氏少愚續孝經衍義一作孝經衍孝編楊或作陳

佚

姓譜少愚青陽人

余氏芑舒孝經刊誤

一卷

佚

陳氏櫟孝經新說

佚

吳氏迂孝經附錄

一卷

未見

李氏孝光孝經義疏

一卷又圖一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陸元輔曰李季和隱居雁宕山至正七年應詔進孝經圖說

沈氏易孝經旁訓

一卷

未見

王逢曰沈易之名易松江人嘗爲淮安分省幕吏攝理問所知事授徒淇上河南失守由青齊浮海船以歸

陳繼儒序曰吾鄉沈翼之先生自號蔬食野人當元至正間嘗節俠負奇才公卿不能用退而與廬陵權公游得濂洛眞傳隱居授書出入必依於名教所著述甚衆孝經旁訓其一也此書久祕家塾垂二百餘年後有孫茂才士棟梓之而錄蔬食先生傳附焉昔者孔子孝經與春秋相表裏後世分爲古今文今文十八章出於顏芝而鄭玄爲之注古文二十二章出於魯恭王之壞壁而孔安國爲之注其後唐玄宗纂今文流行而古文幾至中絶司馬涑水氏專重古文撰爲指解朱紫陽吳臨川重加訂訓而辭義深奧讀者輟焉此蔬食野人旁訓之所由作也余嘗觀六朝高人名士槩信孝經或以殉葬或以厭禳病者誦之輒愈鬭者誦之輒解火者誦之輒止蓋孝經之不可思議如是若使家誦戶讀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已焉上非此無以舉下非此無以學孝感所至能令醴泉出異草生犬豕同乳烏鵲同巢盜賊弛兵過而不敢犯孝子鄉則孝經一卷未必非吾儒極靈極變之書何至令浮屠老子旁行禍福之說於天下經正則庶民興其惟孝經乎若旁訓者下頒學官制科不可一日不習上進朝廷經筵不可一日不講此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大權與也惜此書不廣傳僅以之教家學士度大理槩侍御時來相繼成名士而士棟又以教士聲籍甚孝經何負於人哉詩有云君子有穀詒孫子蔬食先生可謂得所詒矣

王氏勉孝經

佚

危素序曰古文孝經出秦火之餘而顏芝子貞所獻今文孝經十八章已行於世孔安國馬融爲古文傳長孫氏江公后蒼翼奉張禹乃說今文劉向校書不以古文爲是故不列於學官劉炫作稽疑不以今文爲是陸德明謂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玄所注今文司馬貞力主玄注惟劉知幾主安國傳於是黨同伐異爭論蓬起唐玄宗遂注今文刻石長安仍詔元行沖撰疏自是以來祖述者幾百人宋司馬文正公言壁藏之時去聖未遠作古文孝經指解范太史季信州眞正肅公近世導江張氏皆宗司馬氏而不從顏芝本惟朱文公及會稽俞氏臨川吳氏兩存之王綸之勉注書甚覈晚乃用力於孝經章分句析條紀槩然博考諸家之說擇其要者梓而錄之而大要以朱氏爲宗嗟乎以此書觀之千載之下而欲臆度縣斷於衆說紛紛之中非篤信精察者不能然也孝之爲行大矣推而行之其道溥矣王君其善錫爾類者乎王君曾南人仕至太醫丞老而勤學尤可嘉已

婁氏失名孝經說

一卷

佚

亡名氏孝經嘗見

一卷

未見

朱鴻曰萬曆庚寅季春望後三日過南屏山村肆中偶獲孝經嘗見一卷乃至正三年隱士鈞滄子撰也其辭意梗概率以孝治爲先不分章第經傳

鈞滄子自序曰說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愚以爲二帝三王之建極於身者立心極也立心極者端極於孝也孝者眞心之切近精實者也以其所切近精實者推之則爲惻隱爲辭讓爲羞惡爲是非又推之爲齊家爲治國爲平天下何莫不是出也已舍是而求適於治無由也故齋慄底豫矣而風動四海視膳三朝矣而汝墳遵化善繼善述矣而四海永清若分羹忍而終成雜霸劫父謀而竟至離萼其功效成驗可知梗概哉是孝立而心極建心極建而身極端身極端而治化美大矣哉孝之道乎全之可以淑身心擴之可以淑民物根之於惟淵惟默之中賦之於形生神發之際不離於須臾之頃恆完於方寸之間自生民以來無改也奈之何一廢嬴火再廢曲學竹編蝌蚪錯雜謬誤穿鑿考訂臆說沸騰是以荊公執政卑視此經大廷不以策士史館不以進講家之長老不以垂訓子孫學之師傅不以課誨弟子此經非特不爲治平之具且嘗習亦弁髦之矣嗟夫聖人精神命脈之發將爲淵沈曩士乎豈人天性之良古今之賦受者殊耶

殆不然不灼其晨瞶者弗睹也不裂其聾聵者弗聽也不翼其肱跛者弗行也性雖賦於固有良雖具於本然不有開示訓導警覺提撕安能復性返良而還其天哉上無身先之教下無向化之機治不軼古無異也孔子言治未嘗不本諸德德仁之發也仁孝之端也然感天下後世君民者有昧乎此故特因教孝之人以發孝旨若專爲孝也實指其化民成俗天下之要也不然何獨於孝之一端而諄諄詳告有如此乎愚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身二帝三王之身極本於心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孝乃齊治均平之準也惜乎其經之湮泯於異端曲學之私也愚不慧讀經之次稍有覺悟敢舉其一二而發明之如測淵於蠡窺天於管焉耳後之君子儻繼起而復振之幸無哂其瘢焉幸何如哉

又後序曰夫粟菽非可以甘腭乃其所常食也布帛非可以華躬乃其所常服也然常食之中有至味常服之中有至美但人莫不食且服也而喜膏粱好文繡知其味與美者豈不鮮哉孝經廢弛日久士尚奇詭之學視此若土苴談而及之反腭而幾掩口而笑不以爲迂則以爲腐冰炭猶薰蕕兩不相合雅嗜讀書不求仕進退居山僻覽究典墳然不喜騁陳說閱閱孝經少參一二名之曰管見猶云坐井觀天也但其閒有自得之趣輒注輒喜甫成卽函之笈笥以自珍非欲私之己而不公之人也苟不在孝道中用力與不達孔曾之旨者持而語之是強以菽粟易膏粱布帛奪錦繡烏乎能哉故寧祕之而不發也雖然卞氏之璧不終於塵埋趙氏之珠豈久爲淵沒聖人之經安得竟廢而不行哉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嗣是而後有以孝治天下之明王在上而四海仁人孝子興起而振作之則必輯錄是經發明奧蘊將蒐羅而纂集之愚言幸存或亦爲芻蕘之采得備亂中之藥物未可知矣今日之言寧非他日之用哉若或言悖於道不印聖心不合經意則亦俟後之仁人孝子教我而已我又何得自知乎

孝經集說

一卷

未見

王褘序曰孝經有古文今文之異當秦燔書時河閒顏芝藏其書漢初芝子貞出之河閒獻王得而上諸朝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之徒皆名其學凡十八章所謂今文也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孝經與尚書於壁中以爲秦時孔鮒所藏昭帝時魯國三老始以上獻孔安國爲之傳凡二十二章所謂古文也劉向典校經籍實據顏本以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衆馬融鄭玄皆爲之注專從今文故古文不得列於學官而安國之本亡於梁隋開皇中王劭始訪得之以示河閒劉炫炫遂分庶人章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閨門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且序其得喪講於人閒時議皆疑炫所自作而古文非復孔氏之舊矣唐開元閒詔諸儒集議劉知幾請行孔傳司馬貞力非之獨主鄭說玄宗自爲之注用十八章爲正先是自天子至庶人五章惟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至是用諸儒議章始各有名如開宗明義等類爲之疏者元行沖也至宋邢昺爲正義訓詁益復加詳而當世大儒司馬溫公范蜀公則皆尊信古文司馬公爲古文指解謂始皇三十四年始燔書距漢興僅七年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歷世踈遠轉相傳授者不侔且孝經與尚書同出孔壁世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異何也迨朱文公爲刊誤亦復多從古文以古文七章今文六章已前合而爲經刪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五十七字以餘章爲傳刪先王見教以下六十九字以順則逆以下九十字凡其章之次第文之異同皆用古文爲據謂經一章者孔子統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蓋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之其傳十四章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者也而近時臨川吳氏復以謂隋時所得古文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文勢曾不若今文之順以許愼說文所引桓譚新論所言考證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古文爰因刊誤重以古文今文較其同異焉夫今文最先出自劉向鄭玄等以及唐世君臣皆知表章之其書固已通行古文出稍後而安國之傳既亡劉炫之本又以爲非真至宋二三大儒始知尊信而其書以顯豈其顯晦各繫於時之好尚哉今行中書右丞公以古文今文及刊誤三書雖皆行世而學者皆習而不察乃與儒者議彙次其先後且刪漢唐宋諸家訓注附於古文之下刻本以行於是孝經之爲書本末具矣嗚呼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百行之原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尊卑雖有等差至於爲孝曷有閒哉五經四子之言備矣而教孝必以孝經爲先則以聖言雖衆而孝經者實總會之也是書大行其必人曾參而家閔損有關於世教甚重豈曰小補而已

孝經明解

一卷

佚

按是書見國子監書目不著撰人

成齋孝經說

一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孝經七

宋氏濂孝經新說
一卷
未見

朱氏升孝經旁注
一卷
未見

孫氏賁孝經集善
一卷
未見

宋濂序曰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爲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爲之注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爲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爲之注後世諸儒各騁己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其詳正無俟商榷援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爲允況鄭玄未嘗有注而依倣託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注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爲閨門一章文氣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絶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且憫流俗信僞疑真辭見於言辭之閒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絶相遠者其所甚異惟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指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玉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爲經傳去其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於一元室之初吳文正公出於臨川又以今文爲正頗遷刊誤章目重加訂定而爲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賁讀而悦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爲之宗實通經而能文辭采擇既精而又發以己意其書當可傳翰故予爲疏歷代所尙之異同序於篇端賁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爲織染局使云

葉氏賫孝經衍義
佚

廣信府志葉賫字贊玉貴谿人元末爲月泉書院山長太祖取婺州被召欲用之以疾辭著孝經衍義

何氏初孝經解
一卷
佚

黃虞稷曰初字原明常山人洪武中與修書傳會選後官開化教諭

孫氏吾與孝經注解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洪武初吾與爲太常博士命授靜寧侯葉昇孝經因爲直說以訓之

吳氏從敬古文孝經集義
一卷
佚

廣信府志吳從敬貴谿人洪武初以薦授晉府長史

方氏孝孺孝經誡俗
一卷
佚

晏氏璧孝經刊誤
一卷
未見

曹氏端孝經述解
一卷
未見

端自序略曰性有五常而仁爲首仁統萬善而孝爲先蓋仁者孝所由生而孝者仁所由行者也是故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爲仁爲仁莫大乎能孝

劉氏實孝經集解
一卷

未見

薛氏瑄定次孝經古今文

二卷

未見

費氏希冉孝經解

二卷

未見

楊氏守陳孝經私鈔

八卷

未見

陳氏選孝經注

一卷

未見

俞汝言曰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左布政使卒謚恭敏

應氏鋼孝經刊誤集注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綱字恆道永康人成化中貢士歸德訓導

周氏木考定古今孝經節文文或作次

一卷

未見

朱彝尊曰松江周木以漆書韋編時有滅絕錯簡闕文殆或不免於是考古文今文合爲新考定考經一書不分章第傳釋似亦可觀但以閨門章第內嚴父嚴兄之下擅補猶君長也四字非闕文之史矣

陸元輔曰周木常熟人成化乙未進士

晏氏鐸增注孝經

一卷

未見

潘氏府孝經正誤

一卷

未見

朱彝尊曰上虞潘府疑孝經與中庸文體相類首章孔子極言孝道之大以告曾子其下十二章皆推明首章未盡之旨斷非孔子先自作經又自作傳以釋之也因作孝經正誤效中庸章第其序次亦多牽強

繆泳曰潘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太常卿

童氏品重定孝經傳注

一卷

未見

王氏守仁孝經大義

一卷

未見

余氏本孝經集注

三卷

存

姓譜本字子華鄞人正德辛未進士授翰林編修出爲廣東提學副使官終南京通政

郎氏瑛訂正孝經

一卷

未見

汪氏宇孝經考誤集解

一卷

未見

朱彝尊曰祁門汪宇孝經考誤集解亦效中庸章第次序固爲可觀但其傳皆隨文訓解惟釋字義未悟夫子作經大旨

蔡氏清孝經定本

一卷

未見

陳氏深孝經解詁

未見

余氏恩孝經刊誤說

未見

柯氏遷之考定孝經古文

未見

褚氏相孝經本文說

未見

陳氏[號]孝經問對

未見

余氏[時英]孝經集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景淳婺源人浙江布政使一龍之父從學於鄒守益

時英自序曰昔者夫子與羣弟子論求仁者不一而足而於論語首篇直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七篇所撰無非仁義要其實總歸於事親從兄大學以孝者所以事君爲治國平天下之要中庸亦以爲政在於修身而歸之親親爲大由是而觀則知四書固道德之蘊奧若孝經一書又所以立其本而養正焉者也英自童而習之既長而益釋其義見其理博而條分言近而旨遠服之靡敢失焉然考其中似猶有增加離析及多參差之語不可以思最後有得於朱文公先生刊誤一書爲之分經分傳及上下諸家傳注互有發明於是始知先儒讀書之精先有得我心於數十百載之上者輒不自量竟將先儒諸說之已成者蒐而輯之其大綱一宗文公刊誤及余氏本再序章次爲定內之細釋則收諸家傳注略爲檃括名之曰集義藏之家塾以訓子弟然予每念之往昔事二先人日能盡其歡愛勉加祇慎則推之今日所以接人與物者往往亦由此出而嚴威儼恪一有未除則病根亦種種著見此其一源千派不可誣者今欲即我所能以達吾之所未能而親已不在矣烏乎痛哉後之爲子弟者其尙體予之意以讀是經則知孝爲百行之首而竭力於因嚴致敬因親致愛二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於以盡天經地義之懿篤始終之義以安其親則一孝既立百行自開庶有以行仁義施於政而達諸天下豈徒爲口耳之習也夫

趙鏜後序曰予童子時初入家塾先君授以孝經一帙俾塾師授之章句而口誦之時漫不知省也及長稍知問學取而心惟之始悟是書關涉世教與大學相表裏然大學自二程表章之後朱子爲之注釋今與諸書並列於學官不知此書何以獨闕如也蓋嘗沈潛反覆而竊疑之夫聖人吐辭爲經立言爲訓無枝辭無贅說今詳經文首統論孝之終始中分論孝之散殊而總結之於末文勢脈絡與大學同固無俟於旁引曲證也而乃參之於詩書之文析之爲閒斷之語遂使聖言淳靜精微之全體不獲見於後世乃若傳文則其語尤多可疑如所釋至德要道嚴父配天之類甚非聖經之本旨擬之大學十傳其醇疵疎密又何其天淵縣隔也豈秦火之後漢儒掇拾煨燼而傳會以成之者與久懷此疑又恐其無從考證而不免於妄言之罪也及讀中祕書偶得朱子孝經刊誤一編不覺躍然曰此足以破千古之疑而孔曾當時問答之蘊昭昭乎若發矇矣甚哉朱子之有功於聖門也然竊聞朱子於刊誤之外更欲掇取他書別爲外傳以發此經之旨而乃竟不果焉使至今讀者不能無爲山一簣之歎予近舉以質諸謝君文谷文谷即出見田公乃翁寒塘先生所著集義示予曰此不足爲孝經外傳耶予受而讀之宏綱大要一以刊誤爲宗閒出己見爲之更定大義以附於後中閒注釋則取諸家傳注而折衷之亦如諸書之集注然乃知朱子之所未及爲者先生固已爲之眞可謂上繼其志而庶幾於外傳之作者矣然則朱子固有功於孔門而先生不有功於朱子哉鏜不敏童而習之至白首而其疑始釋又得藉是以自逭妄言之罪詎非先生之功哉然先生之自敘也戚然有感於親之不在鏜之情與先生無以異者故因文谷之授簡也特詳著其說於後而因重有感焉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孝經八

沈氏淮孝經會通

一卷

未見

淮自序曰竊聞孝者百行之本經者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會通者會諸家之說而求其通也夫聖言言之至也天下後世之準也何俟於會而通之也以晦於秦也鑿於漢也變於唐也至宋朱子始正之也而猶未經注釋也元草廬吳氏又一正之而未廣其傳也我太祖高皇帝首頒教民榜文成祖文皇帝集孝順事實垂示模範即古先哲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也列聖繼承有隆勿替第孝經雜出行者今文一十八章童子誦習余懼其久而愈失其真也乃與博士弟子朱生鳴岐生浩然共繹之冒爲訂次列凡例目錄以見意嗟乎聖言具在也無增損也以聖言明聖言記述者意也啓其晦去其鑿而無所於變也夫亦求其通也經成矣再得陶濬集讀之其作五等孝傳贊至明也附於聖經猶醫之有案也蓋欲人敦本窮原是則是效同臻至理也

繆泳曰淮仁和人嘉靖丁未進士

羅氏汝芳孝經宗旨

一卷

未見

鄒元標傳略曰先生字維德南城人學者稱明道先生嘉靖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學旣通乃赴殿試癸丑賜同進士出身初任太湖令陞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寧國再守東昌遷雲南副使歷參政歸先生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類由其學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執己見也

程氏廷策孝經訂注

一卷

未見

繆泳曰程氏名廷策休寧人嘉靖癸丑進士

蔡氏悉孝經孝則

未見

繆泳曰蔡氏名悉合肥人嘉靖己未進士

李氏材孝經疏義

二卷

未見

張維樞後序曰乙未冬謁見羅先生於東山之麓見先生教後學如大地挹東隅分而滿自孝經疏義出而信愚夫愚婦孩提赤子人人皆可爲孔曾也書列十八章於前疏爲敬養慎終敬享慎行四局於後著小序以會歸採經傳以撫實細而盥漱抑搔鉅而至於通神明塞天地橫四海蓋一開卷而性命之奧修身爲本躍如也學者誠即疏明義反身立本無形而僾然如見無聲而愾然如聞舉足跬步而兢兢然如臨履姑胥張公曰疏義一出宜與大學並立學官張公可謂知言者也

歸氏有光孝經敘錄

一卷

存

有光自序曰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閒顏芝所藏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絶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幷除卒以十八章爲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幷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别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爲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僞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略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光武大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爲宗其後陸澄謂爲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羣臣集議史官劉子玄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玄以爲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蓋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爲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詆今文爲他國疏遠之僞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别序而近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僞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之偘所標

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惡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書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爲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方氏學漸孝經繹

一卷

未見

劉氏子立孝經注疏

未見

韓氏世能孝經解

未見

吳瑛曰敬堂韓氏長洲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所著孝經解萬曆丙戌進於朝

黃氏金色編定古文孝經

一卷

未見

繆泳曰新陽黃氏錢塘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陝西布政參議

方氏揚孝經句義

未見

徽州府志方揚字思善歙縣人隆慶辛未進士歷杭州知府

胡氏時化孝經注解

一卷

未見

孝經列傳

七卷

佚

繆泳曰龍陘胡氏餘姚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廣東布政司參議

吳氏撝謙重定孝經列傳

七卷

未見

繆泳曰文臺吳氏臨川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嘉興知府謫陝西布政司理問

鄧氏以誥孝經全書

未見

劉氏閔孝經刊誤

一卷

佚

應天府志劉閔字子賢六合人以薦授本縣儒學訓導

黃虞稷曰正德中處士

楊氏起元孝經外傳

一卷

未見

孝經引證

二卷

未見

鄒氏元標孝經說

未見

孟氏化鯉孝經要旨

一卷

未見

李氏槃孝經別傳

一卷

存

繆泳曰李氏名槃餘姚人萬曆庚辰進士

李氏廷機孝經注

一卷

存

虞氏淳熙孝經邇言

九卷

未見

孝經集靈

二卷

存

今文孝經說

一卷

存

馮氏從吾孝經義疏

未見

繆泳曰少墟馮氏長安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諡恭定

吳氏烱孝經質疑

一卷

存

陳氏堯道孝經攷注

未見

繆泳曰心源陳氏福清人萬曆己丑進士萬安縣知縣有孝經攷注

曹氏于汴補正孝經本義

未見

繆泳曰真予曹氏安邑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卒贈太子太保

畢氏懋康孝經大全

未見

繆泳曰東郊畢氏歙縣人萬曆戊戌進士歷官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

蔡氏毅中古文孝經注

一卷

存

毅中進表曰聖主承乾百行惟先於立孝明王保菑萬幾莫要於尊經行孔壁之真傳發唐皇所謬尚事如有待道不虛行臣毅中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以孝經一篇乃六經總會而分章十八則諸子傳訛蓋自秦火既灰原經藏於孔壁迨漢初弛禁今文先出顏芝孔惠繼來方獻全經之實后蒼已誤謬稱玄晏之疏顏孔並行魚珠無辨及魯恭得古文於孔壁與惠使字僉同而安國注惠本以正顏則闕閨門一節且乖引證更妄分章人遂遵古而非今世將行孔以廢鄭未幾安國與離其注未行嗣後劉向校讎惟鄭是尚相沿六朝五代鄭孔注並立學官比及大建貞觀科目家獨尊孔氏奈何明皇自稱稽古命諸儒攷正異同而馬貞排嫉子玄以分章定爲紙尺尊唐一序流屬三朝司馬光曾進呈古文而阻於新法朱仲晦晚爲刊誤而未遂先資故高皇表章六經謂孝經非孔壁全書學校未以設官科貢不行取士固彼時天開草昧亦諸臣日昃未遑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敦孝格天橫經馭世順德洽兩宮五十年九有慶雍熙之治盛年當萬曆四十載八荒濟仁覆之休萃尊富事保於聖人重華再見凝禧位名壽於大德歷代希聞皆本大孝之推實是尊經所致然教民孝須令天下咸觀孝經大全廣布孝經當進壁傳與六經爲伍慨遺經淹沒自炎漢至斯本初劉向羣儒之差終歸開元諸臣之罪也臣世頌古文家傳繕本生平所學惟在此書前叨詞館四禩加意編摩卽放邱壑八秋更加攷定證今文之謬誤加古義以注疏經文自有後先古本原無脫落首五言孝引起原以詩書次三發端隨問咸歸旨趣各因諸家之注裁成易簡之章庶古義粲然復明聖經靡有闕失矣伏願皇上悉加電覽統賜聖裁如果壁經當尊臣注當採乞勅詞林儒碩令之廣博攷稽俾經筵日以進呈而科貢用之取士仍希宸翰題序永傳則皇上錫類之孝上塞天而下塞地正經之功前無古而後無今矣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孝經集注一部隨表上進以聞

繆泳曰中山蔡氏光山人萬曆辛丑進士歷官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所注孝經於萬曆四十年十二月進時官行人司副

呂氏維祺孝經本義

二卷

未見

孝經大全

二十八卷

存

孝經或問

三卷

存

孝經衍義

存

維祺自序曰愚既注孝經本義已復櫛比諸家之同異出入孔傳已亡鄭說無徵唐注浮譾邢疏繁蕪學士莫知所宗迨夫涑水指解紫陽刊誤庶幾學者之津筏而疑非定筆他如董廣川程伊川

劉屏山范蜀公真西山陸象山釣滄子宋景濂羅近溪諸君子亦各有所發明而或鮮詮釋又如吳臨川董鄱陽虞長孺蔡宏甫朱周翰孫本朱鴻諸家各有注行世然或是古非今分經列傳牽合附會改易增減亦失厥旨乃据撫羣書又四年成大全若干卷冠以義例羽翼引證姓氏節略若干卷附以孔曾論孝曾子至言曾子孝行曾子論贊及宸翰入告述文紀事識餘若干卷蓋欲明孔子作經之意爲明王以孝治天下而發其義理乙亥履端業已繕寫爲表上之會以恩放歸田不果深山之暇閒閱原草重加箋訂而孝經或問成尚有續著衍義圖說外傳等若干卷俱藏諸笥以訓子弟及門之士云爾崇禎戊寅端月

黄虞稷曰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二書皆於崇禎十三年進呈

呂氏(維祜)孝經翼

未見

吳氏(甡)校訂孝經本義大全

未見

陸元輔曰甡字鹿友南直隸興化人萬曆癸丑進士累官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鄭氏(著曾)孝經闡注

一卷

未見

陸氏(山)孝經正義

一卷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九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孝經九

陳氏仁錫孝經翼

未見

黃氏道周孝經集傳

四卷

存

道周自序曰臣觀孝經者道德之淵源治化之綱領也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儀禮十七篇皆爲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偃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爲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於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繹孝經者蓋孝爲教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記初爲孝經之傳注也臣繹孝經微義有五著義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返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也章布而享祀五也此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廟明堂釋奠齒胄養老耕藉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矣天下休明聖主尊經循是而行之五帝三王之治猶可以復也

朱垣曰先生在白雲庫中手寫孝經百二十本本本各別今觀集傳乃以孝經爲經以禮記孟子錯綜爲緯與前日寫本絕不相同

陳有度曰先生嘗言聖賢學問只是一部孝經今觀集傳以一部禮記爲孝經義疏以孟子七篇爲孝經導引其他六籍皆肇是書蓋鄭孔所未發也

陳允元曰夫子以孝經綱領六經而其文簡質不若他經之叢閎自劉鄭以下數百家所紬繹章句耳子輿不作誰明其原今讀集傳昭昭乎日月江河也有聖人作將修周公之業於傳乎取之將明孔子之道於傳乎取之先生嘗云孝經千七百七十二字合乎天行今觀大小傳煩簡損益各有權度後有達者當有悟於斯文矣

孫承澤曰漳浦黃先生孝經集傳以孝經爲經以二戴禮儀禮爲疏義錯綜宏博見其苦心讀書

鄭開極曰鄉先生石齋黃公考注經傳其功甚偉而孝經集傳一書尤稱醇正其分經別傳則朱考亭之刊誤也次第篇章則劉中壘之今文也儀禮二戴記以爲疏義則六家之同異可無論也小傳則公之所發明大傳則兼采游夏思孟之所闡述也微義五著義十二則公之自序其節目也旨該而義切其爲集傳也若是至德要道不粹然明備也耶

沈珩曰紫陽朱子孝經刊誤因文删定無所增加嘗欲援取他書之言別爲外傳以發此經之義而自謂未敢蓋若有待焉晚歲修明三禮則以儀禮爲經若二戴記及諸經史所載有及於禮者各附本經之下惟喪祭二禮未就屬門人黃幹續成之漳海黃石齋先生紹明紫陽之意成孝經集傳一書謂六經之本注皆出孝經而儀禮二戴記皆爲孝經疏義他若游夏諸儒及子思孟子所傳亦備采之謂之大傳經傳各條之下先生以窮理所得暢厥發明謂之小傳此紫陽修儀禮之成法也大傳字目二萬餘小傳五萬餘起草於崇禎戊寅卒業癸未釐然大成非若紫陽儀禮喪祭之有遺憾也

孝經本讚

一卷

存

龍氏文光孝經秋訂

一卷

佚

張氏鼎延校訂孝經大全

未見

繆泳曰鼎延字玉調永寧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南京文選郎

張氏有譽孝經衍義

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靜涵張先生江陰籍無錫人天啓壬戌進士歷官侍郎後遯跡爲雲巖山僧

何氏楷考定古文孝經

三卷

存

孫氏本古文孝經說

一卷
存
孝經釋疑
一卷
存
黃虞稷曰本錢塘人
朱氏鴻孝經質疑
一卷
存
孝經集解
一卷
存
陸元輔曰鴻嘗輯孝經十書刊行之
張翰曰朱君篤信是經博求諸本考訂異同詳定釋義採輯經語敷衍大義其志意專採索勤體認切造履堅觀於所述而其人可知已
馮氏夢龍孝經彙注
未見
瞿氏罕孝經貫注
二十卷
未見
孝經存餘
三卷
未見
孝經考異
一卷
未見
孝經對問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黃梅人瞿九思子縣諸生崇禎七年獻其書
陳氏杏龍孝經求蒙
未見
朱氏鼎材孝經攷注

未見
張氏雲鸞孝經講義
未見
繆泳曰張雲鸞字羽臣無錫人
陳氏三槐孝經繹
未見
蔡氏復賞編次孝經
未見
梅氏鼎和孝經疏鈔
一卷
存
江氏元祚孝經彙注
三卷
存
江氏旭奇孝經疏義
未見
孝經攷異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崇禎二年正月進
旭奇進表略曰臣惟享祚之久三代之中無如周三代以下無如漢周之文武止孝達孝尚矣漢之列宗廟號皆有孝字蓋立愛惟親愛其親而愛他人上下常相保之術也孔子曰行在孝經漢孝宣時疏廣疏受以之訓儲孝章時介胄皆通孝經孝靈時向栩言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隋蘇威言惟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主納其言以孝經賜鄭譯孝經原有閨門一章唐司馬貞諱之遂爲馬嵬之兆周賓興六行曰孝友婣睦任卹齊內政公問鄉子之鄉有孝於父母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告謂之蔽明漢元朔閒有司議不舉孝以不敬論唐制舉明經孝經爲九經之首宋詔察孝弟力田而明經仍唐制我太祖高皇帝諭俗首孝順父母亦有孝弟力田通經孝廉等科後來廣輯經書大全發題試士孝經偶遺實有待於皇上也臣敢以師說疏義進呈伏乞勑下禮部會集儒臣補成孝經大全考試發題使萬世皆仰盛典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繆泳曰旭奇以貢入太學崇禎二年正月車駕臨雍旭奇進所著孝經疏義得旨下部議許直省學臣命題試士太傅襄城伯李國楨爲板行其書會四譯館實屬國遠人有踪求孝經疏義者曰外國知有是書久矣館卿乃移文翰林院取給之

鄒氏期相孝經纂旨

一卷

未見

蔡氏景默孝經衍義

三卷

存

錢龍錫曰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歷代師授不同吾友蔡伯械氏研精歲月著古文衍義一編陳臥子見而激賞謂當授鋟以廣其傳是經當從古本無疑而學官所頒黨塾所肄不當外此者也

李茹春曰伯械古文衍義根極理要每傍繫辭立解嘗爲論以駁作忠經擬孝經者曰春秋固忠經也孔子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人臣委身事主凡經國子民之業蓋在無忝所生之中豈必求端於孝經外哉識者韙之

許譽卿曰伯械兼通九經其教授子弟進退以禮出其門者皆有法度近以孝經注疏未詳網羅彌逸博存衆說旁引曲達務合源流豈不爲草莽功臣乎

何萬化曰吾鄉蔡伯械氏每謂易傳春秋與孝經相表裏春秋繼易傳而作孝經繼春秋而成以天地之經挽人倫之變也會今上表章孝經頒布學官伯械出所著衍義公諸同志既詳擇於古注之內復博採於古注之外是經無多字句參晷可畢今讀衍義令人尋味累日莫竟何其紬繹弘遠洵泗水之功臣矣

景默自序曰孝經一篇孔曾傳道之書文全義洽原自貫通但或引其端或廣其說或申前旨或發別義故並冠以子曰乃後儒武斷妄列章目強分經傳殊失聖賢本旨憶昔萬曆庚辰默方六歲先君子首授古孝經耳提面訓朝夕被服口誦心惟習與性成因著衍義三卷今上表章是經頒布學官甚盛典也然宇內承訛已久將從石臺注疏恐閨門闕而遺關雎麟趾之意將從紫陽刊誤恐字句妄而非孔壁家藏之舊謹遵司馬溫公祕閣古本繕寫編行俾留心聖學者靜參潛玩自可通其意義所在時崇禎庚辰歲春王正月

宮氏偉鏐孝經緒箋

二卷

存

李延昰曰泰州人字紫元崇禎癸未進士

薛氏正平孝經通箋

未見

錢謙益曰正平字更生華亭人晚以字行更字那谷少爲儒長爲俠老歸釋氏死石頭城下葬於方山之陽作孝經通箋取陶靖節五孝傳附焉謂靖節在晉宋閒不忘留侯五世相韓之義古今之通孝不外乎此其用意之深如此

張氏夏孝經問業

一卷

存

梅文鼎曰夏字秋紹無錫諸生隱居講學

葉氏鈐孝經注疏大全

一卷

存

錢枋曰鈐字潛夫嘉善人

婁氏安節孝經正義

一卷

存

李延昰曰萊陽人字玆山

王氏復禮孝經備考

二卷

存

毛奇齡曰復禮山陰人文成公五世孫人稱爲草堂先生

顧氏蘭孝經箋注

一卷

存

高兆曰蘭字芝侶杭州人

吳氏之騄孝經類解

十八卷

存

吳氏從周父母生之章衍義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二十

故宮博物院藏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一

孟子

漢志十一篇

存七篇

司馬遷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揚雄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又曰孟子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應劭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

趙岐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又曰孟子以儒術游於諸侯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問答又自撰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經籍其書號爲諸子得不泯絶

王肅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則是軻也軻少居坎軻字子居也廣韻注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

姚信曰孟子驅世事於仁義之域使行者步中正之塗

又曰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而已

韓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　又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　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又曰軻之書非自著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記其言耳

林愼思曰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

皮日休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孟子之文粲若經傳繼乎六籍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徽旨也

程晏曰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

賈同曰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

按賈氏責荀篇所云十四篇蓋析七篇上下言之

歐陽修曰孔子之後惟孟子最知道

蘇洵曰孟子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絶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司馬光曰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子好詩書

徐積曰孔子言其略孟子言其詳

蘇轍曰不觀於詩無以知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

程伯子曰論心術無如孟子

程子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孟子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又曰知易者莫如孟子知春秋者亦莫如孟子

黃庭堅曰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

晁說之曰按此書韓愈以爲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攷其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爲然

楊時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知則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

胡舜陟曰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

洪邁曰唐世未知尊孟子故馬總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

施德操曰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遏邪說於橫流啓人心於方熾嗚呼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發明斯人開悟後世者至深矣

劉昌詩曰孟子題辭外又有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子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爲正是謂四篇

朱子曰孟子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知非綴緝所就也　又曰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　又曰孟子要熟讀　又曰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張栻曰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

陳文蔚曰孟子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自解此一二句

輔廣曰子思之門人無有顯名於世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爲是

董銖曰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會輯比也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或曾略加刪定也

陳淵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

高似孫曰士生戰國之閒其能屹主中流一掃羣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王應麟曰孟子羽翼孔氏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故儒者稱之曰通五經　又曰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又曰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又曰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

黃震曰孟子尊孔氏而闢楊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萬世而世猶或譏之夫李泰伯以富國彊兵爲學其譏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溫公守模意見所不合與吁此可與權之難也　又曰晦庵謂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不合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注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王甚明湣王在位四十年孟子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近世師儒援爲王留行事謂有區區齊宣不足爲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矣此係鄉人蔣監簿曉之說

馬端臨曰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今從之

趙悳曰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

何異孫曰孟子是軻自作之書

薛瑄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載世儒例以子書視之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王鴻儒曰孟子之學明在於事親事長而幽極於知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爲醇乎醇之儒也

胡居仁曰孟子求放心集義養氣內外本末交盡

郝敬曰戰國處士橫議楊朱墨翟鄒衍鬼谷子公孫龍之輩百家簧鼓學濫不可勝驗而孟子生當斯時獨能守仁義性善孝弟中庸之教發明顯微博約下學上達之旨嶄然歸於一七篇之辭彰明較著而其旨精融渾化使當世由之而不知後世習之而不察嗚呼微已　又曰趙岐謂孟子通六經尤長於詩書程正叔謂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知易莫如孟子又云王者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知春秋莫如孟子按孟子言四端卽易之四德也仁義卽易立人之道也性善卽易繼善成性也知性知天卽易窮理盡性至於命也

兵賁人和得諸師養大體得諸頤聖人於天道得諸乾收放心養夜氣得諸復寡欲得諸无妄與王驩稷下諸人處包荒不失其正得諸否學孔子聖之時得諸先後天他可類推則是知易誠未有如孟子者矣其於書也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後張霸之武成孔安國之古文皆以魚目亂珠乃知孟子取二三策其辨精矣其言道德必稱堯舜言征伐必稱湯武則知書誠未有如孟子者矣詩三百古序其來已舊後儒以辭害志如咸邱蒙高叟之輩孟子教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此千古學詩心法孟子與賜商言詩意正同然則知詩未有如孟子者矣世儒說春秋謂仲尼獎五霸率諸侯事盟主此無稽之言諸傳皆紛紛語覇而獨孟子謂五霸三王之罪人春秋與檮杌同然則知春秋孰有如孟子者乎至於先王之禮巡守述職班爵祿井田學校皆治天下大經大法其說明徵典要可信可傳其言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爲其論禮惟恭敬辭讓入孝出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云云故達禮樂之情又孰有如孟子者乎是故有六經不可以無孟子也　又曰孟子器宇正自寬平言語行事極近人情不見諸侯而齊宣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薛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悻怒故去齊必三宿廉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學於墨者不以爲異端客其教誨其告君也圜囿亦可臺池鳥獸亦可好樂亦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閒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誇不遇於魯而未嘗怨其沮己以王驩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往返不言而終不激小人之怒嘗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嫌疑立解宛然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爲隘以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已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鋒芒太露然則必如小人之無忌憚而後可者矣　又曰孟子言性善原於孔子孔子贊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又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性善之淵源也子思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此子思之受指於夫子者也孟子因夫子子思之說故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大本達道之旨也　又曰論語多言仁孟子多言義論語道廣而大仁爲至七篇法嚴而精義爲至惻隱之心雖禽獸亦有羞惡之心惟聖賢能充小大之分也論語與羣賢論學故包羅大孟子與世人勵廉恥故切劘精　又曰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記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人可代正是孟子手筆蘇明允謂孟子之文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朱元晦謂七篇筆勢如鎔鑄非綴緝可就斯爲知言　又曰史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人姓名甚無根柢據七篇中義理文字多與子思中庸合其言性命原本中庸如居下位不獲乎上一章文字義理全與中庸同又禮記檀弓載子思對魯繆公問舊君反服與孟子對齊宣王舊君有服意同而孟子又自謂未得爲孔子徒私淑諸人故或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近似王劭解史記以人字爲衍趙岐注孟子及孔叢子書遂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按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予未得爲孔子徒又言魯繆公時子思爲臣今按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而伯魚先孔子卒則是子思猶及親事夫子與夫子同時後此百餘年孟子長受業安得子思尚在夫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繆公乃立上距孔子歿時已七十一年矣而子思爲繆公臣計其時年已老故告繆公語多質直蓋年高爲繆公所嚴事故曰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譜謂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魯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矣故謂親受業者誤

楊豫孫曰孟子前史皆在儒家至宋始列於經其七篇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趙岐云僞書也漢文帝常置博士其後王充林愼思馮休李覯司馬光鄭厚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六家故世儒又有翼孟尊孟等書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二

揚氏雄等四註孟子

宋志十四卷

佚

中興藝文志題揚雄韓愈李翺熙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蓋依託者

王氏充刺孟

一卷

存

後漢書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通衆流百家之言仕郡爲功曹不合去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其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永元中卒

邵博曰大賢若孟子其可議乎後漢王充乃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刪孟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於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也

按刺孟計六篇

趙氏岐孟子註

隋志十四卷

存

岐題辭曰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幷又言邾爲楚所幷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壽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閒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予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辨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

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後漢書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舉理劇爲皮氏長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岐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屬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拜并州刺史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年九十餘卒

張鎰曰題辭即序也趙注尙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

馬總曰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晁公武曰臺卿後漢人爲章指析爲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爲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陸九淵曰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

黃震曰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欲得君蓋以安民也

王應麟曰黃霸之受尙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顚沛中　又曰滕定公文公趙氏注云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考　又曰曹交趙氏注云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　又曰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爲論語

何異孫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諸儒不過集衆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讀周禮便責鄭玄賈公彥解尙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亮他勤苦

鄭公曉曰孟子至漢後始盛傳於世注有趙岐陸善經自善經以降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七篇各有上下趙所分也

陳士元曰趙氏謂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今七篇二百六十章趙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程氏曾孟子章句

　按宋鄭耕老說亦與趙氏同

佚

後漢書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

高氏誘正孟子章句

佚

鄭氏玄孟子注

隋志七卷

佚

劉氏熙孟子注

隋志七卷

佚

按劉熙注孟子李善文選注凡三引之

綦毋氏邃孟子注

七錄九卷唐志七卷

佚

按李善注文選引綦毋邃孟子注秋陽以暴之釋曰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驅蛇龍而放之菹釋曰澤生草曰菹

陸氏善經孟子注

唐志七卷

佚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爲七篇

按孟子爲長者折枝趙注云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

陸云折草樹枝朱子集注從之有私龍斷焉龍斷義趙注未詳陸云有岡壟斷而高者集注亦從之性猶湍水也趙注云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縈水也陸云湍波流也集注兼從之餘若配義與道陸音以道義配之則能充塞爲之說過陸音說計以要會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陸音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脅於肯陸音如負之於背子莫執中陸音子莫等無執中有達財者陸音達財周愉之一本作才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變其彀率至能者從之陸云彀率法也躍如心顧中也能者從之當勸求也被袗衣陸音衣之美者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注云鄒魯相鄰故云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孟子意自以當之以況絶筆於獲麟也是書舊唐書經籍志失載今已無存見孫宣公音義

張氏鎰孟子音義

唐志七卷宋志三卷

佚

舊唐書張鎰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邱之子也大曆五年除濠州刺史爲政清靜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盧杞忌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因薦鎰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楚琳作亂鎰出鳳翔二十里爲候騎所得楚琳殺之贈太子太傅

姑蘇志鎰字季權一字公度

按張氏音義云睊睊胥讒側目視貌言睊睊然怒目相嫉而相讒也徒杠成杠方橋也可通徒人行過者栝棬屈木爲之其趨一也趨讀趣言其趣而正道無異也朱子集注從之鄒與魯鬨鬨聲從門下者朱子從而節之餘若眷爲說辭說音稅摑屨摑作摑子噲燕易王子勉勉盡言辭不正歟困於人自誇大之貌與諸家詮釋差別舊唐書經籍志亦失載僅見孫氏音義

丁氏公著孟子手音

宋志一卷

佚

按丁氏手音今亦無傳其見於孫氏音義者顧比死者一洒之音洗謂洗雪其恥也獨樂樂上音岳下音洛從獸無厭厭平聲反其旄倪旄老也倪謂繫倪小兒也乃屬其耆老屬會聚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曾音增則也乃也悻悻然見於其面悻悻作婞婞狠也直也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音赦止也勞之來之勞來皆去聲門人治任將歸治任謂擔任之具棄土蘽也梩土舉也先儒說五霸不同有以夏霸昆吾商霸大彭豕韋周霸齊桓晉文爲五霸者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兩馬之力與古人駕車以兩馬軌謂限之轍迹也孟子意言城門限迹切深以日久遠爲車所轢多故也豈是一時兩馬駕車而過之使然以上皆爲朱子集注所取其文異者是罔民也罔作司止或尼之尼作尼相與輔相之相作押音甲輔也義與夾同使民盻盻然盻盻作盻盻師死而遂倍之倍作偝蠅蚋姑嘬之蚋作蜹云蜹未詳所出或以蜹與蚋同謂蜉蝣也音由一說蝴姑即螻姑也摶而躍之摶音團一匹雛匹作疋音節疋雛小雛也是以言餂之按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蓋傳寫誤也又有音異者汙音蛙不平貌恔音皎憭也許行行音衡䟡䏩䟡音彫義與蹕同掊克在位掊薄侯切深也聚斂也貉稽曰貉貊貉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又有義異者龍斷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媒妁之言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晉之乘楚之檮杌云晉名春秋爲乘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楚謂春秋爲檮杌檮杌者在紀惡而興善也播種而耰之耰覆苗根也有梏亡之矣謂悔吝利害也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故喻之變其彀率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躍如猶言卓爾虎賁先儒言如猛虎之奔

劉氏軻翼孟

三卷

佚

□□□曰劉御史軻上京師白樂天以書介紹於所知若庾補闕杜拾遺元員外牛侍御蕭正字楊主簿兄弟謂其閑卷慕孟軻爲

人所著舆孟三卷於聖人之旨作者之風往往而得惜乎所著書散佚無存也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二

御覽之寶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三

孫氏奭孟子正義

十四卷

存

晁公武曰皇朝孫奭等采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

朱子曰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爾

王應麟曰孫奭正義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

宋史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九經及第大中祥符初天下爭言符瑞奭上疏諫仁宗卽位召爲翰林侍讀學士判國子監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謚曰宣

按趙岐注孟子多引舊事以證之如曰死若顏淵壽若召公有不虞之譽尾生本與婦人期于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有求全之毀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非禮之禮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非義之義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饑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岐之所引舊偶失傳使正義出於宣公必能元元本本卽或不然亦當云未詳爲是乃不曰據史記之文而言之則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未免疎矣至詮西子按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攷史記並無其文不知何所依據朱子謂正義是邵武士人作似有可疑不若音義之真也不瞻劉向新序作不占

孟子音義

宋志二卷

存

奭撰進序曰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尙乎孟子自昔仲尼旣沒戰國初興王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蹤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無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注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者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今旣奉勑校定仍據趙注爲本惟是音釋宜在討論臣今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略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譌謬時有若非刊正詎可通行謹與尙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讀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鎭寧軍節度推官國子監說書臣吳易直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卷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謹上

陳振孫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奭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

鄭公曉曰孟子音釋有張鎰丁公著至宋孫奭作音義二卷以糾正二氏之說又因趙氏注爲正義於是孟子有趙注孫疏行於世

馮氏休刪孟子

宋志一卷玉海二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馮休撰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違經者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刪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溫公與軻辨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李氏覯常語

一卷

存

葉紹翁曰揮麈錄載張咸漢州人應制初出蜀過夔州郡將知名士也一見遇之甚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閱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潛思索著論成篇至閣試六題以此爲首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爲過閣第一咸即竣父也紹翁竊考揮麈所載參以本朝六題之制必先經題注疏而後子史以孟子注爲首殆恐不然曾慥序李賢良泰伯詩云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記所出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惟平生不喜孟子故不之讀是必出孟子拂袖而出人皆服其博泰伯自序其文曰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科所著文云云則是張公咸與泰伯同試於慶曆壬午張遂中選李遂報罷區區科目亦有幸不幸焉以揮麈錄考之則黜泰伯者錢穆父也南康祖無擇取泰伯之文門人陳次翁爲撰墓銘初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說惟盱江集中有常語非孟子其文意淺陋且非序者所載疑附會不讀孟子之說者爲之勦入非泰伯之文明甚按登科記慶曆二年壬午歲八月固嘗召試才識兼茂科時閣下六題其一曰左氏義崇君父其二曰孝何以在德上下其三曰王吉貢禹得失孰優其四曰經正則庶民興其五曰有常德立武事其六曰序卦雜卦何以終不同初無四科優劣一題不知曾慥序泰伯之詩何以鑿空立爲此題當時六題中惟經正庶民興出孟子然非孟子注之文

周密曰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予於泰伯亦然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吾無取焉

蘇氏洵孟子評

一卷

存

孫緒曰相傳批點孟子爲蘇老泉筆然其批語內每引洪景盧語景盧後老泉六七十年傳者未之察也

司馬氏光疑孟

通考一卷

存

晁公武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爲然

司馬氏康等孟子節解

通考十四卷

佚

范祖禹進劄子曰臣等準入內供奉官徐湜傳宣奉聖旨令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一十四卷進呈臣司馬康吳安詩范祖禹趙彥若范百祿　又志司馬康墓曰司馬康公休奉對邇英閣言孟子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上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節解爲十四卷以進康力疾解孟子二卷

姚福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爲僞書出於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康乃曰孟子爲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爲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尙不同乃如此然以父子至親而不爲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晁公武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微涉豐縟然觀者咸知勸講自有體也

王氏安石孟子解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王介甫素喜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王氏令孟子講義

宋志五卷

未見

令自序曰自孔子沒百家之說興而聖人之道始散遠至於今而天下之說亂矣故學者求其有知而無所從焉自堯舜三代之書旣缺先王之言亡於世者幾半而異端之說日興則天下之學者幾希不去先王以從夷狄也夫五經雖存而說者繆異學者安所取信哉昔孔子沒羣弟子各取所聞集於書今之論語是也幸而聖人嘗言之幸而弟子能存之今其書財此耳不幸言之不及書

及而不存者固多矣有如仁有如性有如命皆一時之罕聞間而習不及之皆孔子所不對也故語以謂孔子罕言然則論語之載亦略矣世之傳論語者多矣少而讀之壯而不知其義老且忘之終不察其何用故世通以此書爲習而未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則其於五經之學可知矣令嘗自孔子之後考古之書合於論語者獨得孟子以其言信其人與孔子不異惜古之人學是書者稀矣自戰國荀卿劉漢揚雄隋末王通皆有書以配孟子稱於世而荀卿之非孟子見於書王通蓋未嘗道也夫不知而非之與不知而不言其爲雖殊要皆不知孟子者也就三家之中獨揚雄以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言雖不多見然亦足以發雄之知言也彼孟子之所爲直與聖人者並信夫二子亦何預之哉昔韓愈有言曰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雖愈斯言則然令其書具存而可考其他亦多與孟子不合然則愈之視楊墨以排釋老此愈之得於孟子者也至於性命之際出處致身之大要則愈之於孟子異者固多矣故王通力學而不知道荀卿言道而不知要韓愈立言而不及德獨雄其庶乎夫學亦難矣哉是其能力學名世如此三子者亦稀矣然或失如此使孟子而在三子者同時固應有辨也假孟子而出其後於其書固應有所取舍惟雄切近之庶幾取合焉令嘗考求古書之當否以聖人折之蓋所見如此令於孟氏嘗願學焉猶病其不能故於所疑皆闕之令其所言皆令所已信者然亦不敢自以謂必與孟氏合諸君盍去其不肖而加擇焉夫道豈難能哉顧其力行何如耳苟聽之於耳以存於心用會於行事則古之好學者皆然也不然亦何爲出入於口耳之閒徒以爲煩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者可不勉乎

陳振孫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二篇盡二章而止

程子頤孟子解

宋志十四卷通考附集止一卷

未見

康紹宗曰晁氏讀書志載程氏孟子解十四卷大全集止載一卷近思錄及時氏本無之校之閣本又止載盡信書不如無書一章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

張子載孟子解

通考二十四卷

存

晁公武曰張子載撰并孟子統說附於後

存

蘇氏轍孟子解

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次公少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蔣氏之奇孟子解

宋志六卷

佚

龔氏原孟子解

宋志十卷

佚

鄒氏浩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佚

浩自序曰孔子沒世衰道喪百有餘歲以及孟子之時其害尤甚以湯武爲弒君以周公爲未智以匡章爲不孝以仲子爲廉士非特此也不動心如告子猶外義而莫悟事豪傑如陳相猶倍師而自若則道之不明可知矣以利國爲先務以殃民爲可爲以戰必克爲良臣以逢君惡爲無罪非特此也可與有爲如齊宣王者其所問惟威文之事可與有言如公孫丑者其所冀惟管晏之功則道之不行可知矣孟子於此時上下無知而信之者操不售之具以周遊其閒不少貶焉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其道則自古以固存而孔子之所傳者也孔子之於道不得已而載之後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然而有目同視而所見者近有耳同聽而所聞者淺有心同思而所得他而不正則爭以自取勝而大道斯爲天下裂矣然則孔子之後能紹其傳者孟子一人而已也與太和爲一而充塞於兩閒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義其所養之氣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極於天道由可欲之善而極於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於詩則以意逆於書則取二三策其通經有如此者數陳於齊宣梁惠之閒剸告於萬章樂克之徒曲而中多而類其出言有如此者見與不見皆不以人枉己受與不受皆不以利廢義

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養之氣發其所造之妙無施而不可則其爲通經也出言也制行也者餘事耳奈何天未欲平治天下而舍我其誰之志終不獲伸是以其功止於距楊墨以承三聖而已矣雖然使楊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天下後世咸知父子有仁君臣有義不淪胥而爲禽獸則其志雖不伸於當時固已伸於後世矣以道論功如之何其可及也其後名世之士有出於漢而能知之者莫如揚子故論其道則曰不異論其功則曰廓如有出於唐而能知之者莫如韓子故論其道則曰醇乎醇論其功則曰不在禹下非苟知之也竊自比焉則庶幾孟子之道攘斥佛老則庶幾孟子之功夫二子之不如孟子易見也有所庶幾且無與並況孟子乎故韓子曰學者必謹於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浩嘗聞之於師曰誦孟子之書非難深明其意之所在爲難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難能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爲難昔孔子之門人如仲弓之有聞於仁則請事斯語如子張之有聞於行則必書諸紳今孟子七篇之所載非直孔子答問之際一二言耳學者或尚媿於仲弓子張之賢則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其可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矣願與諸君子共之勿徒誦其書明其意資以爲速化之術而已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嗚呼豈獨顏淵之於舜爲然哉

王氏雱孟子注

宋志十四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二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四

周氏諝孟子解義

佚

姓譜字希聖尤溪人熙寧六年進士歷知新會縣王安石行新法求歸田里

史氏通孟子義

佚

陳氏暘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佚

徐氏積嗣孟

一篇

存

許氏允成孟子新義

宋志十四卷

佚

張氏鎬點注孟子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熙寧中蜀州張鎬點節經注附以釋文以教童子

章氏甫孟子解義

十四卷

佚

盧熊曰章甫字端叔自建州徙居於吳熙寧三年進士知壽春縣大臣以甫孟子解義進詔付祕書省除應天府國子教授崇寧初除都官郎中

按龜山志墓稱係浦城人

蔡氏參孟子廣義

一卷

佚

黄氏敏孟子餘義

一卷

佚

按以上二書見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

晁氏說之詆孟

佚

周密曰晁以道作詆孟

余氏允文尊孟辨

通考七篇

存闕

陳振孫曰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覯泰伯常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辨之爲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

按余氏尊孟辨五卷今惟辨温公疑孟十一條史剡一條李泰伯常語十七條鄭叔友藝圃折衷十條附載晦菴全集中

沈氏括孟子解

一卷

存

呂氏大臨孟子講義

宋志十四卷

佚

游氏酢孟子雜解

宋志一卷

佚

孟子解義

宋志十四卷

佚

楊氏時孟子義

未見

時自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衰周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朝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

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奸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戸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尹氏焞孟子解

宋志十四卷

佚

陳振孫曰尹彥明所著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

趙希弁曰右和靖先生尹侍講焞所著也先生乃伊川之高弟欽宗累聘不赴賜號和靖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說書召既侍講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此本乃邢正夫刻於岳陽泮宮者

林氏之奇孟子講義

佚

之奇自序曰孟子論語皆先聖之法言學者之要道也然孟子之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學論語者必自孟子始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自作其說不然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錄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紀錄於中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人之手不可必也趙臺卿以謂孟子嘗蓄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末嘗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爲此書夫既與門人答問而言之矣又恥沒世而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蓋漢魏以降文人之通弊孔孟之志必不若是之狹也趙臺卿既以此書爲孟子所作故其論序篇則曰孟子之意以謂帝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尚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仁義根於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篇莫不有說凡爲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以象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所以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闊是猶相馬者徒求於物色牝牡之間而失其真者遠矣以是知言辭多寡先後謂非出於一時所記此非孟子之意也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於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

程氏俱孟子講義

四篇

存

葉氏夢得孟子通義

十卷

佚

上官氏愔孟子略解

佚

汪氏琦孟子說

五卷

佚

陳氏禾孟子傳本傳作解

宋志十四卷本傳十卷

佚

王氏居正孟子疑難

十四卷

佚

李氏撰孟子講義

十四卷

佚

廣孟子說養氣論

三篇

佚

羅氏從彥孟子師說

未見

陳淵論孟師說總跋曰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累一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有志於我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錄一本以備玩味今歸其書併以仲素之所授於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紹興辛酉正月

羅革跋曰族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贍詳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之意遂從龜山游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獨聞至當得洛中橫渠論說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文采錄其實也廖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爲友得其本錄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於南齋授子此本廖諱衙爲龜山之姪壻議論尤得壼奧程氏西洛人明道先生諱顥字伯淳明道其號也伊川諱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橫渠先生陝西人姓張諱載字子厚與伊川兄弟同時龜山諱時字中立在洛中爲入室高弟仕至工部侍郎世居將樂仲素名從彥以特奏中下科蓋吾族後山之裔享年六十有四歲自廣回卒於汀州之武平縣紹興壬申二月廿八日弟革因閱此書記於汀州之教授廳云

鄭氏剛中孟子解

三卷

佚

張氏栻孟子詳說

宋志十七卷

未見

癸巳孟子說

宋志七卷

存

栻自序曰歲在戊子栻與二三學者講誦於長沙之家塾輒不自量綴所見爲孟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刪正之其存者蓋鮮矣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撫卷而歎曰嗟乎夫子之道至矣微孟子其孰能發揮之方戰國之際在上者徒知以強大威力爲事而在下則異端並作充塞仁義孟子獨以身任道從容乎其閑其見於用則進退辭受無往而不得見於言則精微曲折無一之不盡蓋其篤實煇光左右逢原莫非天理之所存也使後之人知夫人皆可以爲聖人而政必本於王道邪說暴行無所逃其迹而人之類免於夷狄禽獸之歸其於聖門豈小補哉今七篇之廣大包含至深至遠而循求有序充擴有方在學者篤信力行何如耳雖然予之於此蓋將終身焉豈敢以爲成說以傳之人哉特將以爲同志者講論切磋之資而已題曰癸巳孟子說云者蓋將斷此而有考於異日也

程氏迥孟子章句

佚

鄭氏耕老孟子訓釋

佚

趙氏敦臨孟子解

佚

黃氏開孟子辨志

佚

徐氏時動孟子說

四十卷

佚

江西通志徐時動字舜鄰豐城人師事胡安國紹興五年第進士爲虔州教官改吉州移疾不復仕述孟子說四十卷

劉氏季裴孟子解

佚

張氏九成孟子解

通考十四卷

未見

孟子拾遺

宋志一卷

未見

唐肅曰先生從學龜山學有源本於經傳多所訓釋而孟子書尤究心焉

施氏(德操)孟子發題

一卷

存

潛說友曰彥執鹽官人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實有強立不惑之見

郎曄跋曰海昌施先生隱君子也諱德操字彥執與橫浦游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發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著甚富未暇裒錄偶得其孟子發題輒鋟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臠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略

兩浙名賢錄德操學有本末主孟子排釋氏學者稱爲持正先生

按張子韶祭彥執文予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已去又與彥執書稱其發於言辭粹然可錄今孟子發題一篇附載橫浦集後

陳氏(傅良)經筵孟子講義

二篇

存(載止齋集)

陸氏(筠)翼孟音解

佚

周必大序曰八卦畫而萬象分此文字所由作也自五帝迨戰國雖六書之法形制或異然篆籀猶存未失本意秦變末俗始改散隸後世益以爲譌謬傳寫六經論孟閒改舊文而諸儒用今字爲注解因今韻立音訓道隨說隱義逐時晦爲不少矣韓退之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古字故寶蓄科斗孝經及漢衛宏官書以爲依據奈何後之人不復致意於斯也臨川陸嘉材諱筠一字元禮博習修潔登紹興己丑進士第不汲汲進取惟盡心於所涖初主貴溪簿闢邪說而正官廳王右史洋爲之記厥後魔賊焚縣相戒獨留簿廳其感人心如此仕至朝奉大夫浙西安撫司參議官賜服金紫享年七十有六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詞西漢書說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爲磬折腰肢讀樂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爲韶聠子爲牟殺三苗本作竄二女果本作婐之類粲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者議論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別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爲之辭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已久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況身後乎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黃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道其說尤拘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歎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殆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敘先志請序卷首始爲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慶元六年四月戊戌

江西通志陸筠字嘉材一字元禮金谿人紹興中進士官江西帥司參議奉祠平生好孟子因著翼孟音解嘗過豐城僑居南禪寺緣筠軒愛其名與己協遂留不去

南昌府志筠作翼孟音解凡九十一條

倪氏(思)孟子問答

十二卷

佚

朱子(熹)孟子集注

宋志十四卷

存

晏淵曰淳熙四年文公年四十八注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謂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嘗欲更注而其書已行於世以時令考之戌亥之月未甚寒猶可褰裳以涉也子丑之閉涸陰沍寒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民民能免於病涉乎橋梁道路可以觀政九月成杠十月成梁戒事之辭也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序事之辭也國語有戒備之意孟子就凍極之時言之皆夏時云

孟子集義(初名精義)

宋志十四卷

存

孟子或問
宋志十四卷
存

孟子問辨
十一卷
存
右見本集

孟子要略
未見

真德秀序曰太守陳侯旣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爲朋友共講云

按是序亦載劉壎雲莊集

讀余氏尊孟辨說
一卷
存

黃氏（幹）孟子講義
一卷
存

幹自述曰幹蒙恩假守漢陽每念此郡士風簡質渾厚可與適道輒誦所聞以與士友講說爲孟子講義二十章衰晚愚昧廢學日久不足以發明聖賢之蘊奧然孟子之書明白切至誦其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於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之指可以類推聖賢之道可以馴致惟諸友勉之庶幾異日漢水之濱將有聖道爲諸儒倡者矣嘉定乙亥長至

輔氏（廣）孟子答問
未見

袁桷論孟答問總序曰解經莫嚴於聖賢見於語孟其語簡其旨明子思之釋經尤得聖人之微旨今其書具在也自漢傳注之學興蔓辭衍說浸淫乎萬言魏晉一切掃削明理之說歸於空玄二者之弊遂淪於偏滯學者昧昧無所依憑焉踰千有餘歲矣至宋舂陵碩儒開伊洛之緒正說至道粲於簡冊亘謂大備後朱文公出懼其剽竊之近似也源同而派別之統宗據要蓋將使夫學者不躐等而進若律之有均衡之有權不得以錙銖差也旣又懼其疑之未釋復爲問答以曲喻之其詳且盡不復可以有加矣書大行於天下而後之師幕者類天台釋氏之教文旁行側注挈綱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窺其藩籬卒至於聖人之經旨莫之有解曰從事於口耳孩提之童齊襟拱手相與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桷幼承父師獨取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之書嘗輔翼其未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於先師而申明之至於輔公則直彰其義衍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爲標的以盡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爲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說不斷合而有合矣二公所爲是誠有益於後世而今世補文公之遺書夸多務博雜然前陳莫知簡擇予獨病之合黃輔以傳則文公授受之旨益得以達輔公書其子季章舊刻於武岡兵禍散軼今其從孫政與其子華亭丞友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責曷敢緩遂刻先生之書於家塾俾序其事予獨違言於黃公者將使夫後人知二公爲文公親授黃公之澤已斬輔氏爲未墜是可哀也已是可嘉也已顧勉哉正學之興其必在是也

許氏（升）孟子說
佚

朱子曰順之孟子說備見用意之精但苦於太高卻失本意

晏氏淵孟子注

佚

曹學佺曰淵字亞夫號蓮蕩晉中郎將晏靖之後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涪坪山受學於晦菴

鄒氏補之孟子注

佚

馮氏椅孟子圖

佚

張氏顯父孟子問答

佚

戴銑曰顯父字敬之

劉氏砥孟子注解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五

徐氏存孟子解

佚

章氏服孟子解

三卷

佚

黃氏次伋評孟

佚

周密曰黃次伋作評孟

李氏彖孟子講義

佚

徐氏瑜孟子解

佚

潘氏好古孟子說

佚

袁氏甫孟子解

佚

宋史袁甫字廣微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兵部尚書卒諡正肅

陳氏易孟子解

佚

陳氏暐孟子纂義

佚

孫氏奕孟子明解

十四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王氏自中孟子旨義

佚

魏了翁志墓曰公字仲甫登淳熙五年進士知信州

陳氏藻孟子解

佚

陳氏埴孟子解

佚

陳氏耆卿孟子記蒙

佚

葉適論孟記蒙跋曰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游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覩奥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闔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於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祕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勾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子及其時步趨規矩於親領密承之閒回復折旋於互暢交闡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受之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美余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今之言爲揭

趙氏善湘孟子解

十四卷

佚

夏氏良規孟子解

佚

傅氏子雲孟子指義

佚

時氏少章孟子大義一作贅說

佚

黃氏宙孟子解

佚

李氏惟正翼孟

佚

魏了翁志墓曰君諱惟正字中父邛之蒲江人紹熙八年進士令仁壽僉書大安軍判官逆曦變起潔身自全今辟僉書劍南西川

節度判官嘗著書翼論孟至是翼孟猶未成書公退則竟其說內外勞勤遂得疾卒

黎氏天祐孟子說

佚

戴氏溪石鼓孟子答問

宋志三卷

佚

錢氏文子孟子傳贊

宋志十四卷

佚

王氏萬孟子說

佚

蔡氏元鼎孟子講義

佚

魏氏了翁孟子要義

十四卷

未見

譙氏仲午孟子旨義

佚

魏了翁志墓曰譙仲甫諱仲午其先由邛徙蒲江嘉定四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雙流縣尉陞從事郎調隆州州學教授轉通直郎致仕其遺文有孟子旨義藏於家

蔡氏模孟子集疏

十四卷

存

蔡杭後序曰杭聞之先師曰論孟二書孔門傳授心法也古之學者其始卽此以爲學其卒非離此以爲道窮理盡性修己治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已噫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人盛德大業日新而富有其存神過化固有在言語之外者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此也至若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非顏氏子其誰能之故自曾子之徒會集以爲論語孟氏傳得其宗著書七篇有以廣其所未發以此見聖人之精蘊與天地相爲無窮非大賢成德何足以蠡測而管窺之哉自漢以來及我有宋訓釋論孟凡幾家求其得聖賢之意蓋鮮矣天不愛道濂溪周子生焉爲民先覺絕學賴以復續再傳而得河南二程子然後孔孟之教復行其書稍稍尊信於世迨及紫陽朱子沿流泝源集諸儒之大成洞四書之蘊奧天下學者翕然宗之若論孟二書則有集義以發其所疑有或問以別其所異於是盡平生之力兼衆說之長而集注出焉蓋至於今家傳人誦學者有所標的其羽翼斯文之功顧不大歟噫朱子之心卽周程之心孔孟之心能言者不可復加矣杭之王父西山府君在師門最久朱子因以老友稱之嘗引以自匹則曰翁季二書之會萃也取舍決擇與有聞焉先伯父節齋府君先君子九峯府君克世師學易實不離左右得於問辨講明爲尤詳先君子謂杭兄弟曰學二書者求諸集注固也集注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嘗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呂諸賢門人高弟往復問答語如朱子所謂蒐輯條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脈分明宗旨端的而已不幸賫志以往嘉熙己亥杭需次家食伯氏覺軒相與語及過庭舊聞慨然旁搜博取以就先志越明年重罹陟屺之戚廬墓東原對牀讀禮之暇益繙閱諸書參伍考訂至忘寢食伯氏不以杭無似俾共商榷焉朝夕玩味稽合蓋亦有年杭以隨牒四方不獲執筆硯從伯氏卒業歲在丙午備員冊府伯氏以書誨杭曰集疏成編今九年矣吾未敢脫稿尚冀有進試爲我序所以會集之意杭聞伯氏究心於是也參或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缺遺文集則以剖決而無隱語錄則以講辨而益精以至兩世之所見聞門人之所數繹有足以發越朱子言外之意及推廣其餘說者會而通之閒以評論附焉故觀集疏者集注之意易見觀集注者論孟之指益明恍如侍席於竹林精舍閒雖千載猶一日也然則集疏之作有助於學者不既多乎抑先君子有言書之成也不易讀其書者可以易而得之乎不敢僭書篇端姑述其槪於後與同志共之

王氏奕孟子說

佚

王氏汝猷孟子辨疑

宋志十四卷

佚

饒氏魯孟子記聞

佚

馬氏（廷鸞）孟子會編

佚

劉氏（元剛）孟子演義

佚

朱氏（申）孟子箋

佚

黃氏（震）讀孟子日抄

一卷

存

王氏（柏）孟子通旨

七卷

未見

金氏（履祥）孟子考證

未見

陳氏（普）孟子纂要

佚

普自序曰孟子七篇之書其大原大本皆從性善流出臨機應物縱橫出沒雖千變萬化而脈絡貫通條理分明曾不離乎一本之妙戰國之時人欲橫流異端交亂壞人心術孟子揭性善二字所以開人心之蔽塞邪說之原其有功於聖門者不細矣其言仁義禮智則曰心之固有非由外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則以爲五性之端孩提親愛則指其良知之發乍見孺子入井則明其本然之善窮理則曰盡心知性修身則存心養性養心則曰寡欲學問則曰求放心不動心則曰持志養氣天道人道則曰誠者思誠牛山之木山徑之蹊夜氣之存斧斤之伐皆極言存心養性工夫陳王道則以仁義事君則曰格非心行王政則推其不忍之心保赤子則曰舉斯加彼論王霸則以用心之誠僞言桀紂則以其失民心堯舜則曰不失其性湯武則曰善反諸身喪親則曰自盡兼愛則言一本不爲枉尺直尋不肯詭遇安於義命不慕乎人爵之榮富貴利祿則曰所性不存困窮拂鬱則曰動心忍性知幾能權見道不惑長短輕重權度不差用心措處隨事制宜其本原統會皆自性善中來七篇上下若萬語千言不出乎一心之妙用蓋其學本子思子思出於曾子曾子親承一貫之旨而學專於內故傳之無斁性善之旨又自明德修道中來故其爲言多與中庸大學相表裏所以繼往聖開來學正人心破邪說其功德被於無窮教化行乎萬世學者有見於此而後知其性善之本仁義禮智不從外得一心之中萬理咸備雖堯舜人皆可爲庶有以發憤自強不徒自暴自棄云耳然微程朱發明奧旨則亦孰知斯人之爲功而識乎性之本善也予於習讀之暇姑撮一二要旨以爲蒙訓庶幾思索而有得其意云

亡名氏集百家孟子解

通考十二卷

佚

晁公武曰集古今諸儒自裴日休至強至賈同百餘家解孟子成一編

王氏（若虛）孟子辨惑

一卷

存

若虛自述曰孟子謂說詩者不當以文害辭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趙氏曰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此最知言蓋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人之所傳苟可爲說以明道皆所不擇其辭勁其氣厲其變縱橫而不測蓋急於救世而然以孔子微言律之若參差而不合所以生學者之疑誠能以意逆志而求之如合符契矣趙氏雖及知此而不能善爲發明是以無大功於孟子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足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自以去聖人不遠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爲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輩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嗚呼孟子之意難明如此乎

趙氏（秉文）刪集孟子解

十卷

佚

劉氏（章）刺刺孟

一卷

佚

杜氏（瑛）孟子集注旁通

四卷

未見

李氏郁孟子旁注

七卷

佚

吳氏迂孟子集注附錄

未見

讀孟子法

一卷

未見

李氏昶孟子權衡遺說

五卷

佚

元史昶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己見爲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夏侯氏尚玄原孟

未見

陸元輔曰元華亭夏侯尚玄文卿撰別字石峯

亡名氏孟子通解

十四卷

佚

孟子衍義

十四卷

佚

孟子思問錄

一卷

佚

孟子旁解

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以上四部不知撰人皆元人所著也旁解首載趙氏題辭其本文下細書以釋之

劉氏三吾等孟子節文

二卷

未見

張萱曰洪武閒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閒詞氣抑揚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官上可其奏命曰節文

楊士奇曰孟子節文一冊有翰林學士劉三吾題辭蓋三吾等奏請爲之者也總一百七十餘條此外惟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而已刊板在太學

祝允明曰聖祖以孟子當戰國之世故辭氣或抑揚太過今天下一統學者不得其本意而概以見之言行則學非所學而用非所用命劉三吾刪其過者爲孟子節文不以命題取士

楊氏守陳孟子私抄

七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蒙抄孟子一如論語之例既輟筆仰而思之孔子在當時或譏或毀鮮知其聖惟其門人若回賜數人知之深耳暨其卒也世稍誦法之然皆識其小而遺其大得其麤而忘其精雖檀弓所記之言行亦或有失其真而況乎他邪夫世遠言湮異端雜出惟孟子傳得其真所著若性善四端義利王霸之類皆發明其大與精者且闢楊墨拒儀衍而獨尊之謂其賢於堯舜遠於夷尹惠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者其論明辨博偉足詔萬世至今人仰孔子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者孟子之力居多也孟子在當時亦多譏毀之者後世若荀卿王充蘇軾李覯鄭樵馮休之論尚譸譸不已尊信之者惟趙邠卿韓文公二程子張南軒陸嘉材余隱之繼幾人耳至朱子尊信尤至謂其道性善大有功於聖門也言思誠得曾思之所授受也論經界喪禮見命世亞聖之大才也歷叙羣聖見自任之重也凡七篇之言皆爲發明其蘊奧至於馮李鄭三人之說又皆別白其瑕疵故至今論書則必稱論孟論人則稱孔孟而翕然無異詞者朱子之功多矣然則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彰孟子之道得朱子而彌著二子之道一也而淺深異焉志學從心孔子之所以聖也知言養氣孟子之所以亞聖也窮理反躬朱子之所以賢也學朱子而漸造乎孟子造孟子而漸近乎孔子此士之所當務也蒙竊有志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書是以自箴

李氏承恩孟子記

未見

童氏品孟子編類　鄒書

俱未見

呂氏柟孟子因問

三卷

未見

林氏士元孟子衍義

未見

陸元輔曰士元寶山人正德甲戌進士

楊氏時喬孟子古今四體文

七卷

存

李氏栻孟子道性善編

一卷

未見

李氏鼎孟子詁

一卷

未見

萬氏表孟子摘義

未見

管氏志道孟子訂釋

七卷

存

陳氏士元孟子雜記

四卷

存

姚氏舜牧孟子疑問

七卷

存

王氏豫孟子尊周辨

一卷

未見

鄭元慶曰王豫字介夫烏程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

郝氏敬孟子說解

十四卷

存

陸元輔曰郝仲輿孟子說解前有讀孟子三十一條爲一卷又孟子遺事一卷餘隨文詳說十二卷

陳氏懿典孟子貫義

二卷

存

懿典自序略曰十三經中孟子有趙岐注晦庵爲孟子集注又於禮記中表章曾子大學子思中庸爲之章句與論語集注並行號爲四書成祖文皇帝詔儒臣編輯四書五經大全科場取士士皆各占一經而論孟學庸二義則人人所同誠重之也大學中庸本皆一篇朱子析爲章句其次第貫通之脈絡自在不必添說論語孟子注疏集注於一章下有小引而有無詳略不同予在京邸時曾爲論語衍其義數篇歸來始竣後又演孟子前二篇病冗寢閣己巳復爲續之庚午春仲始卒業而爲之序

顧氏起元讀孟私箋

二卷

未見

戴氏君恩繪孟

七卷

存

林侗曰戴君恩字忠甫澧州人萬曆癸丑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陳氏一經孟子大全纂

五卷

存

黃氏宗羲孟子師說

一卷

存

宗羲自序曰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萬人索之而無弗獲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學其學者詎止千萬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沈於大澤既不能當身理會求其著落

又不能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其故成說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也先師子劉子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義於論語有學案皆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義讀劉子遺書潛心有年竊識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孟子師說一卷以補其所未備或不能無所出入以俟知先生之學者糾其謬云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孟子六

吳氏妊孟子年譜

一卷

佚

季氏本孟子事蹟圖譜

二卷

存

本論曰史記孟軻傳載孟子事甚略如孟母三遷之事見於列女傳東家殺豚而買肉以食之見於韓詩外傳以司馬遷之博取而亦不之錄也意劉向韓嬰必有據而傳之也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故孟子之言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其所履歷見於孟子書則鄒任滕薛魯宋齊梁皆其所遊之國也鄒穆公魯穆公平公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滕文公皆其所見之君也史記於所歷鄒任滕薛魯宋之後略不一書惟曰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又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載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又於燕世家載燕君噲讓國子之并附會孟子勸齊伐燕之言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考之年表是爲燕君噲七年齊湣王十年也如此則其時孟子在齊矣以伐燕爲齊湣王事本出荀子史記蓋祖荀子皇極經世因之而古史亦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然伐燕之說孟子書所載甚詳實齊宣王事也史記等書所言大相戾矣今以史記齊魏年表考之梁惠王三十五年當齊宣王七年是爲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當齊宣王九年是爲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齊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立湣王元年當梁襄王十二年是爲周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梁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元年當齊湣王六年是爲周慎靚王三年癸卯梁哀王二十三年卒當齊湣王二十八年是爲周赧王十九年乙丑司馬溫公主孟子書以伐燕爲齊宣王事故其修通鑑也於齊宣王在位之十九年則上損十年以入威王之世下益十年以合湣王伐燕之期而宣王之世移十年於威王湣王之世移十年於宣王如此則宣王元年當梁惠王三十五年後又四年即史記梁襄王之四年也然又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梁襄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即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冢書魏國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爲後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卒故不稱謚謂之今王又據世本惠王生襄王無哀王而以今王爲襄王然則梁惠王之後十六年即周慎靚王之二年壬寅也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而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之時書去齊於宣王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孟子適齊之歲實宣王十四年也則孟子居魏者閱十八年居齊者閱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齊日如此之淺耶或增或損或合或離本無定據聊以遷就孟子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王於三十六年改元爲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王非即襄王之別稱耶世本之說亦何足據而必以爲無哀王之世耶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湣王十年其誤必矣但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湣王十年通爲二十九年庶幾近之其餘亦多與孟子書不合又孟子所記魯繆公平公事史皆未有及之他所傳聞豈足盡信耶今以史記魯世家考之繆公元年周威烈王十七年壬申也在位三十三年卒之年周安王二十五年甲辰也平公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乙巳也在位二十年卒之年周赧王十八年甲子也繆公元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年孔子之子伯魚卒於孔子之前四年而伯魚之子子思仕魯爲臣雖當繆公初年已七十五歲矣況或在其後乎孟子生於子思之後未必親見子思也孔叢子等書及趙氏注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今據孟子初見梁惠王而惠王稱之曰叟蓋六十以上之稱也即六十而逆推其始生則魯繆公之十五年也及成童入大學之年而見子思則繆公之三十年子思蓋百有四歲矣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豈可謂史記爲臆說哉自魯繆公十五下距平公元年實七十九年又六年當臧倉之沮而適宋則孟子年八十五年矣若以見梁惠王之年爲年七十則其生當先十年至其成童時雖子思年方踰耄力或尚強但距臧倉之沮爲九十五年而喪母在其前六年則孟子當年八十九而其母

不幾於百有十歲乎故即梁惠王稱孟子爲叟而知其年逾六十矣又二十四年孟子託景丑氏喻齊王而自以齒德當達尊則去齊以後年歲可知矣蓋自春秋以後戰國以前史記所稱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略皆無以考其詳惟以孟子書爲證而序正之可也孟子鄒人也鄒魯相近則魯其少所問學而常遊之地也居鄒四十年閒無所考見其歷聘之迹必隱居尙志已能不動於心故授徒講學弟子日進而曹交得聞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則知至鄒問道也及門者之多必在此時歟鄒與魯閧鄒君穆公憤其民不救長上之死而孟子以上慢殘下責之亦其在鄒時事也時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之任見季子有爲屋廬子答任人禮與食色輕重之說已而之平陸儲子爲齊相以幣交亦受之而不報他日之齊不見儲子有與屋廬子論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說至則不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而萬章亦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孟子皆舉齊景公招虞人不往爲說以其爲齊故事人易曉也王疑其有異使人瞯之意儲子通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孟子也當其三見而未言事蓋欲以道格其非心而不遽求於用人行政之閒也其處平陸也謂其大夫失伍而孔距心受爲己罪以告宣王王亦歸罪於己似可與有爲也然短喪一念大本已失雖攻其邪心而未能格徒以兼金百鎰之餽爲厚賢之禮孟子以其無處而辭之又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遊陳仲子人皆以爲廉而斥其無親戚君臣上下於俗亦多不合故不久去而之宋君剔成之世意雖至其國亦不先見剔成故公孫丑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觀其問列於宋事之閒必公孫丑從行之宋因宋而發也孟子居宋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爲宋句踐言之什一去關市之征爲戴盈之論之鄙爲宋滅其子孫爲告告子之相見疑即此時而性善微旨王道大端必有以開示宋之君臣矣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往來及之可以見其居宋之久矣孟子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宋公餽兼金七十鎰而辭曰餽贐若非期於適魏不可以爲遠行也由薛以往必設兵以備寇盜薛君餽兼金五十鎰而辭曰聞戒謂之聞則兵衛之資孟子自具也薛宋各餽兼金必孟子爲謀其國者有善道故二君加禮焉陳臻嘗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以齊爲前日以宋與薛爲今日必一時之事而適齊在前宋薛在後也夫宋與滕薛及鄒魯小邾皆泗上諸侯也初本服於魏魏爲秦敗楚遂滅小邾而宋與薛皆迫於楚滕已事楚而孟子由薛之魏得無以鄒爲父母之邦將因大國以爲之謀與是適魏固適齊後事也故史記言遊事齊宣王在梁惠王之前疑必有據惠王一見孟子而首有利國之問既又有鴻雁麋鹿之問既又因歲凶而有民不加多之問孟子皆以仁義之道啓之而惠王之志在於報怨乃欲雪齊秦楚之恥非愛民之仁也故孟子數其不仁而他日爲公孫丑言之居魏而與之論仕者又僅有周霄焉則魏可知已甫踰年而惠王卒襄王嗣之孟子始見以其望之無可畏而卒然之問乃其急功利之心孟子固宜以此而去魏也但綱目以爲去魏適齊則去魏之後無復有滕事且其所紀適齊之年距伐燕歲僅閱六年而孟子於其閒任爲卿之重居喪母之憂其日宜不如是淺也故自魏而歸未適齊也而去魏於襄王之初必不在惠王後十六年之後也歸鄒未幾滕定公薨文公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其言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則在宋見世子之後固嘗歸鄒其後至滕館於上宮蓋在此時文公問爲國又使畢戰問井地君臣力行孟子所告井田學校之仁政於是感動遠方之人許行自楚陳相陳辛自宋皆至於滕願爲之氓功效如此非歲月遲久不可卒致也且陳相見而道許行之言孟子此時宜在滕豈其復歸鄒而往來於滕以爲之經理非但其君臣潤澤之功也故其弟滕更及門卒業亦可以知在滕之非一日矣滕界齊楚大國之閒既事楚而齊爭之故欲息肩於一國而有事齊事楚之問及齊人將築薛當在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人封田嬰爲薛公之前距孟子去魏之歲實已一十二年而滕文公甚恐且有竭力以事大不得免焉之問則設遷國效死二策以告之滕亦以能愛民事大免焉孟子終有意於宣王故復至齊時公孫丑設爲當路於齊加齊卿相之問則猶未爲卿也及見宣王有齊桓晉文之問又有交鄰有道之問又有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問其餘問樂問囿與夫雪宮明堂之問皆因其所好而啓之以王道宣王亦感發焉如好勇好貨好色之疾皆不自隱故孟子以爲足用爲善其子弟亦多從之王子墊問士何事而得聞居仁由義之說一日孟子自范之齊而歎王子氣體有異豈亦因聞教而氣質漸變與自是孟子爲卿於齊食祿十萬因宣王問卿而告以同姓之卿可以易位之說其言甚危宣王至於變色亦不敢不諫己以終孟子之說焉可謂知所尊

矣故景丑有見王敬子之云蓋禮貌終始未嘗衰也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不然賓師固無官守者王亦不得以事勞之也是時方務於合從連横以攻伐爲賢景春稱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而孟子鄙其爲妾婦之道則固不合矣又見齊王曰少而不免於一暴十寒謂無惑乎王之不智蓋爲此也但一日卽有萌生所以猶日有望焉故設爲工師求木玉人琢玉之喻殆欲啓以臣所受教之義望之可謂切矣尋以母喪去位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有與充虞論棺槨之言在齊居憂者三年王驩寵變曰盛專使如魯樂正子之賢至從之至齊尋亦進用爲右師與國政而宣王蔑臣好殺不但戮一盆城括而已用人行政之失必有不勝其閔適者孟子免喪復見宣王於崇因士師不能治士而詰之以四境之不治顧左右而言他其情態掩護視向之有疾不隱異矣既又有故國世臣昔進今亡之説又有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土芥寇讎之説是時右師用事在朝多曲媚之而往弔公行子之喪孟子獨以禮自抗致其爲簡之怒此亦去齊之幾也故退而有去志遂不受祿觀此則前日爲卿受祿可知矣宣王方欲伐燕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時沈同私問燕可伐與則應之曰可本爲天吏則可以伐也或者因有勸齊伐燕之疑齊既伐燕勝之以問孟子則爲之設爲取之與勿取之二端正爲齊宣不能爲武王之事而不可取也王不能從而遂取之諸侯將救燕復謀於孟子又不能用其謀衆置君之策而燕人卒叛宣王慚陳賈爲王見而解之羞惡之端又爲小人所遏宜可以請去而心猶眷眷故復將朝王而王不知乃託疾以召故亦以疾辭而就景丑氏發其義而不可留之意尤可見矣勸蚳鼃以士師諫去之爲齊人所譏則解之以無官守言責正爲仕不受祿故得自由耳蓋去志決矣先是齊饑嘗勸齊發棠至是國人以復饑望發故答陳臻有馮婦之喻遂致爲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他日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時子因陳臻以告孟子孟子辭之而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孟子責以爲己慮而不及子思爲隱几之臥以絶之既去齊而尹氏譏其三宿之濡滯及因高子而得聞孟子所以不忍舍王之意則自知爲小人淳于髡顧以名實未加而去爲不仁而嫂溺援手之喻疑亦在此時也充虞在路見有不豫之色因而發問去齊豈果其所欲哉由齊事而觀則孟子嘗宣王之始末固兩至齊矣古史謂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不爲無據但誤以伐燕爲湣王事耳燕人之畔當在燕立太子平爲王時蓋齊人勝燕已二年矣孟子在齊遲迴久之而後去綱目書去齊於伐燕之歲則太早矣竊意宣王之年再加二年於湣王之世庶得事實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復至魯然樂正子得政猶未專也以孟子之賢告於平公將欲見焉乘輿駕而臧倉止之其非毁之説以後喪踰前則知孟子至魯在喪母之後久矣適値魯欲使愼子爲將軍伐齊取南陽而以爲不可但能以當道志仁之説規愼子而於平公固不遇也既無所遇而亦且老憂世之心則未忘也聞宋王偃將行王政乃復之宋是時楚伐秦秦敗楚秦楚搆兵連年不息宋牼將之楚過於石邱牼之言一則曰楚王二則曰秦王必秦惠王稱王之後之事亦惟此時而秦楚之兵屢搆也偃之將行王政意孟子先見剔成時遺教猶存故偃有志於此雖圖王不成必不如世家所云射天射諫臣而爲桀宋也如果爲桀所爲孟子豈復至其國哉故萬章問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亦告之以行王政之效未嘗以其爲不足王也其臣有戴不勝者能進薛居州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其稱宋王故知其再至宋爲王偃時也計其時方燕立太子平後一年是爲周赧王四年卽臧倉沮魯平公之年也而適宋在其後則亦不越乎一年之內無所事於久居矣或以齊楚惡而伐之爲宋王偃四十九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事爲證則其時距赧王四年又二十九年孟子幾百一十五歲矣故齊楚之伐宋必在赧王四年前之事也但史無可考耳蓋孟子之適宋有二其初自齊而往當宋剔成在位滕文公爲世子之時其後自齊由魯而往當滕文公既卒宋偃稱王之後大事記載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井法書於致爲臣於齊而歸之後而於宋剔成及魯平公之事皆略不書乃獨於適滕言之且孟子當王偃時適宋已甚老矣豈復能爲滕經理而久居其國耶呂氏必以戰國策於偃稱王時載滅滕伐宋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爲齊所幷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爲齊所滅見於杜氏世族譜及陸氏纂例皆非偃事也呂氏亦未及詳考與通記世次始終則子思孟子生於鄒魯克躋上壽而皆以耄耋之年子思猶事魯君孟子再入宋國有可異焉蓋其賦受充養精神血氣有不偶然而任重道遠殆有死而後已者矣七篇出於孟子所嘗自言非其徒所能增

益也其所記列國君臣問答皆必實有其人與其事又非如莊列諸子寓假姓名以立言者也今以其書比而次之則所歷聘諸國往之先後居之久近自有其據不待強求鑿索次第昭然其他書所載傳聞舛錯一以是書正之而不敢苟子豈好辯哉

譚氏貞默孟子編年略

一卷

存

貞默自述曰孟子行事欲編次歲月要在不見諸侯與見諸侯兩端或問人曰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卷便見梁惠王人無以對也蓋孟子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事非在齊梁閒語也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國言也此謂不見諸侯也見諸侯自齊宣王始四十不動心之年也後適梁見梁惠王惠王尋卒見梁襄王去梁適宋受宋餽時值宋王偃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適薛受薛餽時值薛孟嘗君復適齊見齊湣王久於齊去齊見鄒穆公之滕復見滕文公始歸魯魯平公欲往見不果此孟子往來齊梁閒見諸侯事也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曰迫斯可以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也如是則見不見乃並行不悖其不可不編年者一史傳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鄒國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弁武城鄒皆魯下邑也孟子書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時邾國亦改爲鄒慮混魯鄒邑名又書中往來齊境見鄒穆公時客邾鄒與然友之鄒孟子居鄒異慮鄒國鄒邑後人失考者或疑爲一故葬母大事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岐注誤云孟子時邾改爲鄒後人遂信邾鄒爲一夫邾魯在春秋世敵仇也三桓孟孫氏居魯不居邾明矣孟子爲孟孫氏後在春秋時季孟屢伐邾安得爲邾人且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說文云鄹孔子鄉即叔梁紇所治地所謂鄹人之子也孔子所生名故鄹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鄒魯可合孔孟而稱不可分孔孟而稱是以孟子去齊曰致爲臣而歸歸魯也孟子對齊王稱臣爲卿也梁王不稱臣不爲卿也對鄒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視對滕文公尤不同以此知其爲異邦非本國即如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乎鄒非本國也樂正子語魯平公則曰君奚爲不見孟軻君前臣名也曰後喪踰前喪棺椁衣衾之美專議孟子家事也明乎父母國之義也孟子曰臧氏之子臧氏臧文仲後與孟子同姬姓各氏者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如孔子云吾舍魯何適深以不遇本國之君老而更無可遇故曰天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欲使樂正子爲政非居魯而何以遂知也孟子居鄒邑即是居魯明乎父母之邦也書有二鄒爲故邾故鄹之別千古殽訛其不可不編年者二所見諸侯先孟子而卒者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書中俱稱謚後孟子而死者齊湣王宋王偃不稱謚止稱王因書中無湣王謚遂混齊兩王爲一王兩伐燕爲一伐燕幸史記列傳世家互載甚明去齊乃適梁去梁乃適齊久於齊不久於梁久於湣不久於宣曰此則寡人之罪曰今又棄寡人而歸是王由足用爲善也今又棄云者前後兩去齊也書史參伍自見其不可不編年者三滕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見春秋者滕侯縠宣公嬰齊孝侯輒昭公元文侯壽成公原悼公寧頃公結隱侯虞毋再傳戰國有定公文公見孟子俱失名古紀世本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麇元公弘則文公後也或云周赧王二十九年滕爲宋所滅則去孟子卒三年誤也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於宋春秋釋例云滕國春秋後七世爲齊所滅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邱二十一世爲秦所滅互異公邱亡國故無謚也小國得延至秦并喪禮井田之效略可見於茲矣不得編年則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越在後而文公問事齊楚問築薛問不得免越前矣薛在春秋時自薛伯轂至薛惠公凡六傳黃帝之苗裔奚仲後也至戰國爲齊威王所滅以封其少子田嬰嬰傳子田文即孟嘗君當孟子時滕猶論語之滕薛非論語之薛矣不得編年則在薛受餽不知其爲何人既云齊人莫如我敬王又云說大人則藐之其言自左更不知大人爲何人矣孟子見梁襄王謂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可畏厥後魏襄之年屢困秦楚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謂其居移氣養移體王子若彼云云有先幾歎羨之意厥後湣王走死法章復國爲齊襄王不得編年則不知孟子立湣王朝將以齊王之子爲宣王子則孟子於齊梁二王子何無故軒輊如此也其不可不編年者四孟子編年悉本史記世家列傳參以皇極經世竹書紀年若通

鑑所載歲月殽訛殊甚不足憑也孟母三遷斷織諸事不見史記韓詩外傳所載在史記前劉向列女傳所載尤詳徵之孟子書自齊葬於魯充虞木若以美之說及臧倉後喪踰前喪之說則賢母在齊歸葬與母氏罔極之思隱躍七篇內矣傳首必稱母氏傳中復述母語非稗說也孟子願學孔子誦詩讀書教授弟子必在博學無方強立不反之日如公孫丑萬章之徒悉自魯而從游齊梁閒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過必傳食所處必館宮齊以雪宮始以授室終滕以上宮館皆師賓之道也其不可不編年者五孟子為孟孫氏後學者或疑之愚獨以為信也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將死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觀孟子書不侵及魯三桓一語獨稱孟獻子百乘之家友德不挾以比於小國費惠公之師子思大國晉平公之尊亥唐上溯堯舜以天下友匹夫其所以述祖德者不亦淵遠哉然則孟子之為孟孫氏後信也編年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終孟子書中自齊葬魯對王使人問疾問公都子義內皆著意語略見於句字閒者也若父名激公宜母仉氏妻田氏仲子名澤雜見他書不妄載此其不可不編年者六也

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

一卷

存

若璩自述曰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為鄒人晚始游梁繼仕齊為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為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吳氏珏孟子家記

一卷

佚

吳氏萊孟子弟子列傳

三卷

佚

萊自序曰太史公孟子列傳首孟軻繼鄒衍奭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子曰皆在孔子後荀卿可言也彼數子者不同道奈何同傳將以孟子寘諸戰國辨士之流乎是又非不知孟子者也一則曰述唐虞三代之德二則曰述仲尼之意彼數子者亦有一於此乎當戰國之時士多以游說縱橫攻戰刑法之說行而時君猶欲好儒自飾吳起戰士也乃以儒服見魏武侯武侯之子惠王與齊宣王皆卑辭厚幣以聘孟子然徒切於事功卒以迂緩不合人且謂其好辯而已儒墨並稱百家雜說渾殽之矣豈太史公狃見而溺聞若是乎方其敘孔子世家進之與十二諸侯同列周本紀十二諸侯世家則又皆書曰孔丘卒尊之也至矣及所載多左氏國語雜事欲以明聖人多能聖人豈果以多能稱哉又作七十弟子列傳則徒分裂論語問答以實之餘徵家語弟子解他悉無所徵是亦孟子列傳類也東漢趙岐始注孟子其序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史不載今猶見故列女傳且言孟子將去齊母老擁楹而歎有憂色母乃引詩易詔之似與充虞路問時意同岐又曰有外書四篇文不能弘深今猶略見劉向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辨中語若他事之逸者雖太史公不能具知況後世乎蓋戰國以儒自名者八家而四家最顯子游氏子夏氏荀氏孟氏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之曰世俗之溝愚瞀儒嚾嚾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至於子游子夏亦曰是儒之賤者所重必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使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亦已浸淫於異端矣於是孟子之沒者久所謂溝愚瞀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者如此又況鄒衍奭淳于髡墨翟以下諸子違離怪誕者甚矣何可與同傳哉荀卿既死李斯用事孟子之徒黨盡矣悲夫予故本太史公孟子列傳刪去諸子且益以高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凡十有九人云

宋濂曰先生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孟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

顧炎武曰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子又曰告子

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案宋政和五年太常寺言兖州鄒學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定其封爵內季孫贈豐城伯子叔贈承陽伯凡配享一人從祀一十七人而淵穎吳氏孟子弟子列傳序稱一十九人蓋益以滕更也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爾雅一

爾雅

漢志三卷二十篇今本十九篇

存

揚雄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郭威曰爾雅周公所制而文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

王充曰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

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張揖曰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

劉熙曰爾雅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為主也

葛洪曰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劉勰曰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

晉書蔡謨傳謨初渡江見蟛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

陸德明曰爾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

賈公彥曰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

張懷瓘曰周公相成王申明禮樂以加朝祭服色尊卑之節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略盡訓詁

裴巖曰爾雅博通詁訓綱維六經為文字之楷範作詩人之興詠備詳六親九族之禮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古習傳儒林遵式

歐陽修曰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閒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

高承曰爾雅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或云周公作以其文考之如瑟兮僩兮衛武公之詩也猗嗟名兮齊人刺魯莊公也而文皆及之則周公安得述也當是出於孔子刪詩書之後耳

葉夢得曰爾雅訓釋最為近古世言周公作妄矣其言多是詩類中語而取毛氏說為正予意此但漢人所作耳

晁公武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漢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隋經籍志又以爾雅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書目置於小學之首

曹粹中曰昔人謂爾雅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從而足之叔孫通梁文又從而補益之今考其書知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康成時則加詳矣何以言之如學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廣也康成則以為欲學于有光明者而爾雅曰緝熙光也又齊子豈弟猶言發夕也而爾雅曰豈弟發行也薄言觀者毛公無訓振古如茲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則以觀為多以振為古其說皆本於爾雅使爾雅成書在毛公之前顧得為異哉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始令天下通爾雅者詣公車固出自毛公之後矣

朱翼曰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為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

林光朝曰爾雅六籍之戶牖學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學必先通爾雅則六籍百家之言皆可以類求矣及散裂爾雅而投諸箋注說隨意遷文從義變說或拘泥則文亦牽合學者始以訓詁之學為不足學也不知釋詁釋言釋訓亦猶詩之有六義小學之有六書也

朱子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

陳傅良曰古者重小學漢嘗置博士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皆有所本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浸廢韓退之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

陳振孫曰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

郭璞序亦第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
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

錢文子曰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

王應麟曰陸璣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輮教字書不見柢楷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若終軍之對鼮鼠盧若虛之辨鼫鼠江南進士之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駮可謂善讀爾雅矣　又曰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爲竇攸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又曰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按說文引爾雅曰西至汃府巾切國謂四極汃西極之水也　又曰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

楊士奇曰爾雅古小學書初無深義世謂周公作非也

張萊翁曰訓詁之書莫先於爾雅爾雅所載大極天地四時之幽窈細察昆蟲草木之瑣屑顯悉人事之庶微析羣言之錯故自漢以下列諸經籍布諸學官儒者靡不實誦嗣是作者若釋名埤雅廣雅博雅小爾雅諸書雖各陳所見以足未完其實大綱咸肇於爾雅奇邃古妙莫能過焉

鄭公曉曰爾雅蓋詩訓詁也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然則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

犍爲文學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闕中卷
按犍爲舍人注爾雅賈氏齊民要術引有二條其一斪斸謂之定注云斪斸鉏也一名定其一菥蓂大薺注云薺有小故言大薺而今本爾雅注疏俱無之
又按舍人待詔在漢武時此釋經之最古者其書雖不傳閒采於邢氏之疏疏所未載字義可考者如釋言原作蠱鱗介鱗作鱗注云鱗羅也介別也喻作揄窕作跳注云跳者躍之閑覸注云擅也釋訓條條作攸攸嬌嬌注云得勝之勇也洸洸作僙僙襃襃作雄雄委委佗佗作禕禕它它注云心之美也赫赫作𧹞𧹞埻埻注云舞貌夢夢訰訰注云煩懣亂也仇仇敖敖傲也傲作謷注云仇仇無倫理之貌謷謷衆口毀人之貌仳仳注云形容小貌婚作喜注云古曰媿履帝武敏敏作畝注云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籧篨戚施注云籧篨巧言也戚施令色誘人夸毗注云卑身屈己也釋草荶九葉注云九枝共一莖中蓷作中鳩注云免奚名顆東顆東名中鳩釋木味荎著荎作柢著作都樜作阜櫟其實梂注云栗實名梂也櫬梧樸枹者謂櫬采薪采薪即薪謂作櫜注云櫬梧樸枹者櫬者其理也樸者相追附也櫜者莖也如竹箭一讀曰枹也櫬名采薪又名即薪釋蟲奚相作奚桑釋魚活東作顆東釋鳥鶩鶬毋毋作蕪亢鳥嚨注云嚨嚨財可見也釋獸猶作鸞寓屬作麋屬獸鼠注云其鳴如犬也騉駼枝蹄注云騉駼者外國之名枝蹄者枝足也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狗騱作雞狗作狗白馬黑鬣駱鬣作髦凡此皆邢氏所未采而見之陸氏釋文者也

劉氏歆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與李巡注正同疑非歆注

樊氏光爾雅注
隋志三卷唐志釋文序錄六卷
佚

陸德明曰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沈璇疑非光注
按樊氏注見於陸氏釋文者釋言舫作坊汫作坍釋訓躍躍作濯濯條條作攸攸皋皋作浩浩惱惱作遙遙又作洮洮釋草荶作蓛釋木著作屠樌作榕槸作楇炕作抗釋鳥爰居注云似鳳凰亢鳥嚨注云嚨嚨亢鳥之頸也皆邢氏疏所不載

李氏巡爾雅注
七錄三卷
佚

陸德明曰汝南人後漢中黃門
按李氏注釋言虹作降握作幄甓作瓻釋器康瓠作光瓠䲨作萬釋鳥鶼鶼注云鳥有一目一翅相得乃飛故曰鶼

兼也釋獸麝父作澤父亦見釋文

孫氏炎爾雅注

隋志七卷唐志六卷宋志十卷釋文序錄三卷

佚

爾雅音

七錄二卷釋文序錄一卷

佚

顏之推曰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

按訪碑錄載淄州長山縣西南三十里長白山東有孫炎碑碑陰有門徒姓名係甘露五年立惜今不可得見矣

郭氏璞爾雅注

隋志五卷唐志一卷釋文序錄宋志三卷

存

璞自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旨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注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萃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於其易了闕而不論別為音圖用袪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

陸德明曰先儒於爾雅多為億必之說乖蓋闕之義惟郭景純洽聞強識詳悉古今作爾雅注為世所重

陳振孫曰爾雅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述異記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夷陵郡

祝穆曰爾雅臺在硤州郭璞注爾雅於此

郭子章曰景純注爾雅擢筆嘉州在今為尤山江魚吞墨千年猶黑

爾雅圖讚

七錄二卷隋志爾雅圖十卷唐志一卷

佚

鄭樵曰爾雅圖蓋本郭注而為圖今雖亡有郭璞注則其圖可圖也

爾雅音義

唐志一卷七錄二卷

佚

江氏灌爾雅音

隋志八卷唐志六卷

佚

爾雅圖讚

唐志一卷

佚

晉書灌字道羣陳留圉人吳郡太守

按張彥遠名畫記云灌字德源陳尚書令王武德中為隋司馬著爾雅圖二卷音六卷讚二卷

沈氏旋集注爾雅

隋志十卷

佚

史傳沈旋字士規武康人梁尚書僕射沈約子襲封建昌縣侯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父喪為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粱為給事黃門侍郎撫軍長史出為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任清治卒官謚恭侯有集注邇言行世子實嗣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

陸德明曰梁有沈旋約之子集衆家之注

施氏乾爾雅音

陸德明曰陳博士

佚

謝氏嶠爾雅音

陸德明曰陳國子祭酒

佚

顧氏野王爾雅音

陸德明曰陳舍人顧野王既是名家今亦采之

佚

按顧氏注釋言虹潰也虹作訌邢氏疏引大雅抑篇云實虹小子召旻篇云蟊賊內訌蓋本之

陸氏德明爾雅釋文

通考一卷

存

爾雅音義

宋志二卷

未見

玉海天聖四年五月國子監摹印陸德明音義二卷頒行

曹氏憲爾雅音義

唐志二卷

佚

高氏璉爾雅疏

宋志七卷

佚

裴氏瑜爾雅注

宋志五卷

佚

中興書目爾雅注五卷唐裴瑜撰其序云依六書八體撮諸家注未盡之義勒成五卷幷音一卷今本無音

釋智騫爾雅音義

二卷

佚

玉海釋智騫撰爾雅音義景德二年四月吳鉉言其多誤命杜鎬孫奭詳定

毋氏昭裔爾雅音略

通考三卷

佚

晁公武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讀今釋其文義最明者為定

吳任臣曰昭裔河中龍門人孟知祥鎮西川辟掌書記尋擢御史中丞後主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門下侍郎進左僕射以太子太師致仕所著有爾雅音略三卷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爾雅二

邢氏昺爾雅疏

宋志十卷

存

昺自序曰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注之濫觴為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於衷將以納民於善洎夫醇醲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今古之情將使後生若為鑽仰由是聖賢閒出訓詁遞陳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昆蟲草木爰自爾以昭彰禮樂詩書盡由斯而紛郁然又時經戰國運歷挾書傳授之徒寖微發揮之道斯寡諸篇所釋世罕得聞惟漢終軍獨深其道豹鼠既辯斯文遂隆其後相傳乃可詳悉其為註者則有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幾二十年註解方畢甚得六經之旨頗詳百物之形學者祖焉最為稱首其為義疏者則俗閒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今既奉勅校定考案其事必以經籍為宗理義所詮則以景純為主雖復研精覃思尚慮學淺意疏謹與尚書駕部員外郎直秘閣臣杜鎬尚書都官員外郎秘閣校理臣舒雅太常博士直集賢院臣李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臣孫奭殿中丞臣李慕清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臣王煥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臣崔偓佺前知洛州永年縣事臣劉士玄等共相討論為之疏釋雖上遵睿旨共竭於顓蒙而下示將來仍慚於疏略謹序

晁公武曰舊有孫炎高璉疏皇朝以其淺略命邢昺杜鎬等別著此書

陳傅良跋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以作也漢興除秦之禁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寖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出比於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亦廢予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予用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敘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為同年進士名善珍

程敏政曰爾雅疏序在舒館直雅集中題曰代邢昺作

王氏雱爾雅

佚

項安世跋曰予讀王元澤爾雅為之永歎曰嗚呼王氏以父子之學之苦即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力也久其屬辭也精以此名家自足垂世視揚子雲許叔重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已疏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愎輔之以狡招合一時之羣小盡逐累世之舊臣以惑吾國而覆之以遺凶流毒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上祇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父子實為之津梁可不痛哉

陸氏佃爾雅新義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為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以愚觀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所謂不徹薑食三牛三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書曰玩物喪志斯其為喪志也弘矣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遹刻於嚴州為二十卷

鄭氏樵爾雅注

三卷

存

樵自序曰大道失而後有六經六經失而後有爾雅爾雅失而後有箋注爾雅與箋注俱奔走六經者也但爾雅逸箋注勞爾雅者約六經而歸爾雅故逸箋注者散爾雅以投六經故勞有詩書而後有爾雅爾雅憑詩書以作往往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其孰以為周公哉爾雅釋六經者也爾雅明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人所不識者當釋而釋之曰應釋人所不識者當釋而不釋所釋者不當釋而釋之曰不應釋古人語言於今有變生今之世何由識古人語此釋詁所由作五方言語不

同生於夷何由識華語此釋言所由作物有可以理言者以理言之有不可以理言但喻其形容而已形容不可明故借言之訓以爲證此釋訓所由作宗族婚姻稱謂不同宮室器樂命名亦異此釋親釋宮釋器釋樂所由作人之所用者人之事耳何由知天之物此釋天所由作生於此土識此土而已九州之遠山川邱陵之異何由歷此釋地釋邱釋山釋水所由作動物植物五方所產各有名古今所名亦異謂此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所由作何物爲六經集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而謂經以義理行乎其閒而爲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故曰六經之文爾雅謂言語稱謂宮室器服禮樂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生不應識者也故爲之訓釋義理者人之本有人生應識者也故嬰兒知好瞽者聾者知信義不憑文字而後顯不藉訓釋而後知六經所言早爲長物何況言下復有言哉故爾雅則不釋焉後之箋注家反是於人不應識者則略應識者則詳舍經而從緯背實以應虛致後學昧其所不識而妄其所識也蓋人所不應識者經也實也不得釋則惑得釋則明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得釋則人知雎鳩爲何禽河洲爲何地哉人所應識者緯也虛也釋則不顯不釋則顯董遇有言讀百遍理自見者爲此也若雎鳩河洲不得旨言雖千誦何益哉何謂釋則不顯且如論語所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無箋注人豈不識孟子所謂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無箋注人豈不識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無箋注人豈不識此皆義理之言可詳而知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疑則曰此語不徒然也乃舍經之言而泥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爲經意故去經愈遠正猶人夜必寢旦必食不須告人也忽而告人曰吾夜已寢矣旦已食矣聞之者豈信其直如此耳必曰是言不徒發也若夜寢旦食又何須告人先儒箋解虛言致後人疑惑正類此因疑而求因求而迷因迷而妄指南爲北俾日作月欣欣然以爲自得之學其實沈淪轉徙可哀也哉此患無他生於疑耳其疑無他生於本來識者而作不識者解耳爾雅訓釋六經極有條理然只是一家之見又多徇於理而不達乎情狀故其所釋六經者六經本意未必皆然樵酷愛其書得法度今之所注只得據爾雅意旨所在因採經以爲證不可叛之也其於物之名大有拘礙處亦略爲之撫正云爾

陳振孫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蓋憑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爲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爲經意此其爲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潘氏（[illegible]）爾雅翼

佚

王瓚曰翼字雄飛青田人建炎中徙居樂清王十朋之師也

羅氏（願）爾雅翼

三十二卷

存

願自序曰惟宋十一世淳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耑萬彙芒芴並生其閒民生如標枝鹿豕爲羣自以爲一物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傑出其倫使同類相收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介鱗圜首方趾自別爲民乃佃乃漁乃刊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爲常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爲畜猛鬿服循異物著之鼎別姦與神遂超萬物莫與之鄰號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乎人物患既去其利畢陳智者用其實因既以文有所著作假之而論故詩首關雎春秋感麟易八卦始書仰天俯地窮魚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觀象作服贊死生之物以明卑尊吹竹聽鳳爲樂本原魯論貴多識識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亦有所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潔惟擥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於漢世學者自爲專門欲輔成詩道廣摭旁穿萬物異名始著於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據所偏江南之產踰北而遷至其語音亦不相沿鄭人命死鼠假於璞璠六書之相假鱓則爲鱣物亦固有難識不可況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數澤孰能究宜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鷃女匠魚罟爲筌六駁以爲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艸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原因爾雅爲資略其訓詁山川星辰研究動植不爲因循觀實於秋玩華於春俯瞯淵魚仰察鳥雲山林皋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芻薪農圃以爲師釣弋是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爲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負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

不強所不知義無不安宇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末知根可用閱覽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通之於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儔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斯亦宏矣

王應麟後序曰爾雅翼三十有二卷歙羅公願端良譔惟大學始教格物致知萬物備於我廣大精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類推卓爾先覺卽物精思體用相涵本末靡遺水華庭草玩生意以自怡雞雛觀仁乾坤具梅枝鉅而包萬彙乎觀物纖而析衆芳乎楚辭約不膚陋博不支離蓄德致用一原同歸彼謏聞者誤荔挺杜若不識蠏基騶牙重常徒語怪而鼷鴿售欺緺編絶簡脫之餘烏虎魚豕柳卯亥茲至於蕘綠棧莠蘋蘋薺茨苹蓱萊蕒熊能蟕蠵鶬鶴鷀鶉雉糅而紛披護蕙導渠夆蜂嬰鷖訓義之參差芑有菜草粟之別杞有梓柳欄之殊名之相混獸則蛭蜩蝦蛤草則蘠蘼虋離女挐之菜與椉異鳴垤之鸛與離異校諸經而多違小大同稱有鯤有麗新雉之木以爲草類苑紀鸞斯王會茅菅伊尹書盧橘荒異物其誰咨娵隅以音變烏啄以字迷堯韭舜榮儷句爲嬉豆逼莫解荇尊曰莧葵問稻何草而謂羊躑躅候氣麼葭孝議樂昧秬秠或有能辨蒲盧表枸杞別象膽與駁而問天雞指不勉之善取騶虞竊脂然洽通之彥猶茹藘失對謬剝棗於豳詩蓋鶩遠略近躐高忽卑孰知爾雅附於經多識是資諸儒箋釋角立壘畦畝炎樊李文學犍爲景純之後顧謝沈施陸音邢疏分轡並馳鮒演以小累矩疊規揖廣憲博劉續陸埤斟酌羣言嚌醇擩醨理無窮書有牘未窺夫浩倉樂物化育亡厓益不殫名隸首難徧稽山經所有恢詭譎奇地員九十物草十二衰考工記卻行紆行之屬鴻烈庶鳥庶魚之類萬耑千岐物物而察必研其幾匪淹綜沈潛貫璣組綿蠡克鉤索幼眇甄剖是非淵哉若人如五總龜筆爲鉏耒迺芸迺菑覽故考新揆敘物宜根極六藝冰渙昔疑囊括百家抉瘦擿玼豈惟傳騷說詩亦解頤纂次有典則班馬可追爲雅忠臣翼之以飛本立言之志欲率是佐時陶冶旁薄印贊範圍中和位育與物春熙匪街豹鼠之辯以貽蟲魚譏入國問喬木誦其文爲師昔者朱子稱經緯縝密惜其先萎小集僅傳知此者希歲甲午書成迨庚午九十七載出若有期自今顯行式示厥垂緒是進大學之道學者葆之先是公之從曾孫裳錄藏家塾訪求得其書則前大學博士方君回也識卷後而刊於郡者浚儀王應麟也

方回跋曰宋興二百一十五年淳熙甲午新安存齋羅公願字端良次爾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淳庚午浚儀王侯應麟爲守始刊布之回聞之先生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能爲書草賦以壽其先尚書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此以南劍州守陞辭孝廟大嘗異俾易鄂州明年淳熙乙巳卒今新安志行於世與馬班等小集僅文之十一劉公清之子澄所刊晦翁謂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謂羅端良止此可惜蓋年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爾雅翼者序見小集世未見其書回訪求得公之從孫裳手抄副本三十二卷侯躬自校讎雖廋聞隱說具能知所自來可謂後世子雲矣回竊謂後世學者於天下書鑽研少而剽竊多靡勞餘力意義曉然古人有終身不能通者或開卷頃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類有北溪字義而眞西山讀書記爲尤精車冕器服之類有三禮圖而陳祥道禮書爲尤博考論經傳草木鳥獸蟲魚則許謹陸璣張揖曹憲邢昺陸佃不如此翼之爲尤悉是書皆前代所無挾是以求爲儒易易矣雖然學陋俗壞承弊踵訛以無言道以氣言性以知覺言仁以詐謀言智以反經言權以姑息言恕以輪迴言生死以祠廟言鬼神誑淫邪遁先儒闢之非不至而士之陷溺者猶不自知也以誤注本草爲世之害而不以誤注易爲世之大害識者患焉賢侯父子有德吾州嘗以右螭直北門是將推所學陶天下俾本末精麤將無不一歸於是云

洪焱祖跋曰鄉先生羅公端良著爾雅翼三十有二卷釋草八卷凡一百二十名釋木四卷凡六十名釋鳥五卷凡五十八名釋獸六卷凡七十四名釋蟲四卷凡四十名釋魚五卷凡五十五名通爲名四百有奇附見者不與夫爾雅之作多爲釋詩毛公傳詩皆據爾雅今觀此翼明詩之義者一百二十章明三禮之義者一百四十章有奇他如易象春秋傳間亦因有發明蓋先生成此書時年三十有九經學最精非但爲爾雅之翼而已也咸淳庚午郡守厚齋先生浚儀王公應麟始刊布之今五十年矣板逸不存郡守自齋先生北譙朱公霽屬學官訪求墨本節費重刊且以難字頗多初學未能遽曉俾焱祖詳加音釋附於各卷之末又舊本出於筆吏之手頗有訛舛謹爲正之所不知者闕昔莆田鄭公樵序昆蟲草木略以爲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爲宗至於名物之實學則置而不問愚嘗竊疑其言之過及觀所作草類以公

之博物洽聞猶不免自以蘭蕙為一物則知鳥獸草木之學豈易言哉先聖教人學詩多識者此也學者觀於此翼其勿以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藉口而自恕云延祐七年

顧璘跋曰予向嘗讀宋羅鄂州集見朱子敬服其文以為南渡以來文人之所鮮有近復得鄂州所著爾雅翼於其遠孫惟美則又以見鄂州之學之博而非人之所易窺也爾雅博物之書也天下之物廣矣一物之理未窮則一物之知缺焉學者之意豈不以一物未窮若無害乎其學而不知學之疎淺未必不自茲而始也孔子生知之人也其入太廟必每事問復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也是書之於格物詳矣學者能復熟研究由是而進大學之道蓋無難者則是書也固將與雅並行有不俟後世之子雲而知之矣正德己卯

都穆序曰爾雅周公書也昔之志藝文者以之附於孝經志經籍者以之附於論語皆所以尊經也唐四庫書目始置之小學之首至宋邢昺等奉勅為疏爾雅遂復與諸經並列由周而後人之作者漢孔鮒有小爾雅魏張揖有廣雅宋陸農師有埤雅此外又有爾雅翼者其為卷三十有二總十萬餘言宋知鄂州新安羅公願之所著也書嘗一刻於宋再刻於元以屢經兵燹人間罕存雖公之後人與鄉之士夫閒有藏者率皆繕寫且多譌缺予家舊藏乃宋刻本後以歸李工部彥夫蓋彥夫新安人也今羅公十六世孫文殊持是書來謁詢之知其捐貲新刻即予向所遺李君者也遂作而歎曰博哉羅公之學乎世之學者多務高遠而忽卑近至於訓詁直眇焉視之以為無用而不足究心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孔子之教學者曰博學於文孟氏亦曰博學而詳說之而況大學之教先於格物夫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孔子聖人也嘗辨商羊識萍實論者謂其小吾夫子殊不知人而曰聖以其無所不通使有問焉懵然無答其與庸人亦奚異哉大抵學以聖人為師古之人如東方曼倩張司空其學雖不能窺聖門牆而其博物人到於今稱之世之君子或猶有未逮然則物豈可以易格學豈可以自足也哉是書之出後於陸氏而考覈名物援引百家所謂其涵如海其負如山者誠非虛語若其博視陸氏殆又過之學者得此不俟旁求汎閱而坐收格物之功則公澤之及人固亦多矣惜乎史闕公傳文獻通考亦不載其書茲非文殊不能使其晦而復傳噫羅氏之子孫衆矣若文殊者顧不謂之孝邪

洪氏（焱祖）爾雅翼音釋

三十二卷

存

徽州府志洪焱祖字潛夫歙人由平江學錄遷衢州路學教授改處州遂昌簿以休寧縣尹致事爾雅翼音注三十二卷列於徽學今廢

陳氏（櫟）爾雅翼節本

佚

櫟自述曰羅鄂州爾雅翼博矣好處可以廣人之識見者儘多可恨處牽引失其精當者不少內引三百篇之詩處多不是嘗編一節本

胡氏（炳文）爾雅韻語

未見

危氏（素）爾雅略義

十九卷

未見

張萱曰元至正初檢討危素節略郭邢二家注疏進御抄本

薛氏（敬之）爾雅便音

未見

羅氏（日褧）爾雅餘

八卷

未見

譚氏（吉璁）爾雅廣義

五十一卷

存

顧炎武曰舟石勤於讀經叩其書齋插架十三經注疏手施朱墨始終無一誤句我行天下僅見此人

亡名氏爾雅音訓

通考二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爲尙狹頗增益之

互注爾雅貫類

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不知作者取字同者類之

爾雅兼義

通志十卷

佚

爾雅發題

通志一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八

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一

漢石渠五經雜議 唐志題劉向

漢志十八篇 唐志七卷

佚

范寧曰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

劉勰曰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

呂祖謙曰宣帝論五經亦長專門之風其用經術差勝武帝

按徐天麟西漢會要彙載雜議羣儒姓名蕭望之韋元成施讎梁丘臨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孔霸張山拊張生薛廣德戴德戴聖聞人通漢劉向凡十有五人攷假倉以小夏侯學爲謁者論石渠而徐氏失載又大戴未聞其議石渠意誤讀孟卿傳也

劉氏向五經通義

隋志八卷 七錄九卷 唐志同

佚

王應麟序曰劉向辨章舊聞則有五經通義通義者漢五經課試之學也維漢以文立治以經選士鴻生傳業支蕃葉滋闡繹道真探索聖蘊決科射策則有通義之目以孟子明事則有博文之名趙岐題辭犓述大概讜稽合史傳而爲之說曰聖人作經載道學者因經明道學博而不詳說無以發羣獻之眇旨說詳而不反約無以折衆言之殽亂故必泝正學之源而後能通乎聖人之海粤自木鐸聲寢經與道榛塞孟子闢邪距詖羽翼孔道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儒者稱之曰通五經噫若孟氏斯謂之通矣皦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統紀以一多士之趨向以純非徒綴訓故誦佔畢而已若稽前載建元五年春五經始立博士元朔五禩通一藝者試之孝元好儒通一經者復之博士十四昉於建武選受四經倣於建初科有甲乙試有家法或試經於太常或試誦說於博士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建言開五十難解釋多者爲上第演文明者爲高說所謂博文明事雖軼不傳然建武中太子諸王欲爲通義而聘鄭衆建初四年會諸儒白虎觀命史臣著通義曹褎傳慶氏禮亦著通義十二篇觀其名可求其略矣還觀有漢之盛鉅儒石師開門授徒著錄至萬六千人經數家家數說章句多者百餘萬言歷稽緜蕞湮沒居多嘗即詩禮訓注考之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徹之法爵德齒釋於大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譏釋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什一及函矢之說又詳列於考工記珠貫絲組上下洽通蓋傳得其宗無越鄒孟求觀聖道必自茲始否則續以華藻汩以緯侯荄茲詭辨稽古曼辭燕說郢書吾道蕪矣焉得而通諸雖然經學至於通而止漢儒之說何其紛紛也五經通義劉向輯之五經通論沛獻著之程曾通難注丹易通專己黨同輪殊牖異君子已不能無憾況課試之學以明經爲利祿之塗則通義乃諸儒之筌蹄也其不傳於今有以夫吁師異道人異論漢儒之說猶得以考同異折是非也暨唐貞觀十二年會萃章句爲正義百七十卷由是舉天下宗一說而無深造自得之功若明經又變爲帖誦而口義墨義興焉君子又惜通義之不傳於今也

按五經通義唐志尚存觀王伯厚擬序末季已無傳矣今就羣書所引者次於後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於上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外宿遠人故寒東井內宿近人故溫也冬至所以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何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方萬物氣微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以此助之始夏寢兵鼓不設政事何所以助陰氣之養也震與霆皆霹靂也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系乎陽也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自丁寧辛者當自剋辛也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山川何以爲皆有功於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明神從官也緣天地之意亦欲及之故歲一祭焉禮日出於南門外禮月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禮風伯雨師於東門外各

郎其位也其祭之奈何曰祭日者縣祭月者□祭風兩者瘞祭星者布祭山川者沈各象其貌也王社藉田中爲千畝報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泰山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岱宗處之長也言爲羣岳之長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三年一閏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祫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締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靈臺何以爲在於中也國之南附近辟雍依類宮也靈臺制度奈何師說云積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無屋高九仞者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爾諸侯不得觀四方故闕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頖宮頖之言半也頖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三王教化之宮皆名爲學曰學校者校之言教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兼用之鄉爲庠里爲序家爲塾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爲主覲禮云明木也其形四方六面上玄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號者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善行有善謚惡行有惡謚所以爲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陳列其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問曰天子有天子大號諸侯寧有國大號乎答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絀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顓頊者顓猶專頊猶愉幼少而王以致太平書自愉儉嗛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爲謚帝堯帝舜先號後謚也帝者德盛與天同號謚雖美終不過天也故如其次道之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婦人無爵故無謚崩薨從何王始乎曰從周何以言之曰尚書曰放勳乃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義尚書曰翌日乙丑成王崩是也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斷閔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王冕夏曰收以入宗廟長尺六寸廣八寸前起冕長六寸廣八寸員冠前緇布在上五采組十二旒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夏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旒皮弁冠前後玉飾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乎知銳而不害有似乎仁抑而不撓有似乎義有瑕乎內必見於外有似乎信垂之如隊有似乎禮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有六樂焉以太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黃帝樂所以爲咸池者何咸皆也池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也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尙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爲鐘石爲磬絲爲絃竹爲管匏爲笙土爲塤革爲鼓木爲柷敔簫編竹爲之長尺有五寸歌之言譴也以厚志意故發聲而歌長言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舞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侏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鉞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聞宮聲無不溫雅而和之聞徵聲無不善養而好施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耆侈滌邪志通中和也餘見正義者不具錄

五經要義 唐志題劉向撰

隋志五卷

佚

按藝文類聚引要義文云周禮鐘磬皆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謂之堵磬一堵謂之肆初學記引要義文云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當孟春啓蟄既郊之後身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又云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旁制萬國者也又云古者著裘裘於內而以繒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裏覆衣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承好而爲飾加以朝服謂之襲袒謂之

禓大裘不裼反本取其質也又云諸侯韍裘以誓田獵蒸狐為韍文也又云天子之笏謂之珽挺然而無屈也韍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見服既備故復制之示不忘古韍名有二朝廷則謂韎韐宗廟謂之韍韐敬者大帶之飾非韍也天子朱韍諸侯赤韍赤盛色也又云將行者有祖道一曰祀行言祭道路之神以祈也又云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諡於其背又云鼙立秋之樂也杜氏通典引要義文云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為禮之始矣太平御覽引要義文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授其環以進退之有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者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既御而復故此女史之職也

沛獻王劉輔五經通論

佚

後漢書沛王輔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曰沛王通論

金樓子劉輔性矜嚴有威名沈深好經書善說京氏易論集經傳及圖讖文作五經通論世號之曰沛王通明帝甚敬重之賞賜恩寵加異

館方曰沛獻王輔光武子建武十五年四月封右翊公十七年十月進為中山王二十年六月徙為沛王

班氏固等白虎通德論 一作議奏一作通義

隋志六卷 宋志十卷

存

後漢書楊終傳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

儒林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孝明八王傳陳敬王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

丁鴻傳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

班固傳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其事

蔡邕曰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

劉知幾曰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

通經曰白虎觀講論五經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中興書目白虎通十卷凡四十篇今本自爵號至嫁娶凡四十三篇

呂祖謙曰傳白虎觀講論發於楊終以人才好惡定諸儒是非亦未為得

陳振孫曰章帝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事石渠議奏今不傳矣班固傳稱撰集凡四十四門

曹氏褒五經通義

十二篇

佚

按劉向曹褒俱撰五經通義羣書所引大都皆向之說惟太平御覽一條稱有可疑文云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尙德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何言歌在堂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以是知之何言舞在庭也援神契曰合忻之樂舞於堂西夷之樂陳於戶以是明之度劉向時援神契未行於世至褒撰禮多雜以五經讖記之文然則此蓋褒十二篇中語也

許氏慎五經異義

隋志十卷

佚

後漢書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

四篇

新唐志鄭玄駮

按許氏異義唐以後無傳僅散見於初學記通典御覽諸書所引至於鄭康成駮議三禮正義而外僅存數條一曰妾母之子爲君子得尊其母爲夫人按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按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氏駮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爾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氏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一曰奔大喪左氏說諸侯蕃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空故遣大夫也鄭氏駮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縗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又王使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使無會爲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爲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矣按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辭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皆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鄭孔氏禮疏亦引之其文稍異大略謂雖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書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按禮不得以私廢公尊廢卑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雖生之說非也鄭玄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崩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揜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一曰未踰年之君立廟不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錄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皆義棄禮廢之大者也鄭氏駮云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諡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於陵云一曰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譏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氏駮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非子耶未踰年之君繫父不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於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按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一曰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不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譏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

不敢以卑廢尊事者禮也卽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氏駁云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襄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閒出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一曰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許君按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婦也鄭氏駁云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戸主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祝融是老婦攷鄭氏於何休漢議亦有駁而今罕得傳錄此可以類推矣又按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九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其詮井地義亦與後鄭周官注不同

張氏遐五經通義

佚

鄭氏玄六藝論

隋志一卷

佚

孔穎達曰方叔機注

徐彥曰鄭君先作六藝論然後注書

史承節撰碑略曰公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揖齊問道摳衣請益去山東而入關右因盧植而見馬融考論圖緯精通禮樂及黨事起遂杜門不出隱修經業於是鍼左氏之膏肓起穀梁之廢疾發何休之墨守陳元李育校論古今劉環苑升魯章文義何進延於几杖經宿而逃袁隗表爲侍中緣喪不赴孔融之相北海屣履造門陶謙之牧徐州師友折節比商山之四皓鄭曰鄭公類東海之于君門稱通德漢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公乃以病自乞還家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公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賊數萬見公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公大會賓客乃延升上座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儀容溫偉客多豪俊並有才學見公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公依方辨答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歎服門人相與撰公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氏八篇公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周官禮記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公後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享年七十有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者千餘人乃葬於高密縣城西北一十五里礪阜山之原嗚呼哀哉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行至州見高密父老請爲文因爲之銘

呂祖謙曰康成貫通六經會合衆說於經大有功

按鄭氏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孔氏疏引叔機注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叔機未詳何時人

又按西漢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邱江翁而外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康成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爲之注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議許慎五經異議有駁臨孝存周禮有難何休之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於經學者萬歲通天初州刺史史承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於三統九章大傳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爲經緯自爲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所未詳者則取諸緯候以明之蓋緯候亦有醇駁之不同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

異之說未嘗濫及也或擬五帝之名近於怪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儒極口詆之沿及元明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峯蔡氏之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書甄曜度尚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於蔡氏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注楚辭乎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河圖括地象之文也三足烏者陽精也此春秋元命包之文也而文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之論在漢儒則有罪在宋儒則無銖斯後學之心竊有未平矣

鄭記

隋志六卷

佚

隋書鄭玄弟子撰

彝尊按知幾曰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

鄭氏小同鄭志

隋志十一卷 唐志九卷

佚

後漢書玄所好羣書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卷

隋書鄭志魏侍中鄭小同撰

彝尊按知幾曰鄭弟子追論師注及應答謂之鄭志

按鄭志載於正義及通典者大抵張逸趙商冷剛田瓊炅模問而康成答之又有焦喬王權鮑遺陳鏗桀衡弟子互相問答之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二

何氏晏五經大義
五卷
佚

隗氏禧諸經解
佚
世語隗禧字子牙京兆人黄初中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魚豢嘗從問左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亡也

王氏肅聖證論
隋志十二卷唐志十一卷
佚
魏志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王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

譙氏周五經然否論
佚
蜀志譙周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之屬百餘篇辭理明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
杜佑曰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小紀云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此但別庶子而下言不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為不繼祖合而言之也虞喜難之曰禮文三發二言繼祖一言繼禰如但繼禰則應三年何緣須祖煩而失要合子於父舍經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不必繼祖今連禰於祖以己繼之是繼祖者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於連禰於祖以別高祖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別嫌也
按譙氏然否論羣書引證絕少僅綴二條於後一云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一云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漢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

傅氏咸七經詩
闕
晉書傅咸字長虞咸寧初襲父休奕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御史中丞卒贈司隸校尉謚曰貞
孔穎達曰傅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
王應麟曰藝文類聚初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徐氏苗五經同異評
七錄一卷
佚
晉書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

束氏晳五經通論
佚

楊氏方五經鉤沈崇文總目方作芳唐書藝文志鉤沈作鉤深
隋志十卷
佚
晉書楊方字公回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沈
崇文總目晉楊芳撰答難申暢自謂鉤取五經之沈義篇第七闕今少五篇
中興書目晉高涼太守楊方撰自序云晉太寧元年撰鉤經傳之沈義著論難以起滯
按鉤沉已亡其見於羣書所引者有云夫鳥遊曠澤之地而比翮者萬羣虎居叢林之藪而接衰者千數又云夫霜樹落葉而鴻雁南飛桃林披華而玄鳥深入又云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有若

此之驗又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孰生而知之乎答曰聖人一儀既判縣象列暄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玄黃彌綸天地之體聽覽有生之機瞻天為師用醒己心故曰生知不亦審乎

徐氏邈五經音 分見各經

隋志十卷

佚

晉書徐邈博涉多聞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

戴氏逵五經大義

隋志三卷

佚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師事范宣徙居會稽之剡縣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不就郡縣敦迫乃逃於吳王珣請徵為國子祭酒復不至

周氏捨五經咨疑 唐志周捨作楊思

七錄八卷

佚

梁武帝五經講疏

佚

梁書孔子祛傳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為義證

按六代之主篤好儒術莫如梁武立士林館紆御國子講肄五經皆有講說何佟之嚴植之賀瑒明山賓等褒述制旨朱异賀琛孔子祛等遞相講述經義多至二百餘卷然自同泰捨身而後所臨幸者同泰重雲愛敬開善善覺等寺所開說者涅槃般若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竺乾之典日密周孔之言日疎此孟子所云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

賀氏瑒五經異同評

七錄一卷

佚

鮑氏泉六經通數

隋志十卷

佚

梁書鮑泉字潤岳東海人少事元帝累遷至信州刺史世祖令與王僧辯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城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於黃鶴磯泉博涉史傳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

隋志梁舍人

沈氏文阿經典大義

隋志十二卷 玉海十八卷

佚

經典玄儒大義序錄

隋志二卷 唐志十卷

佚

王氏元規續經典大義

十四卷

佚

孫氏暢之五經雜義

隋志六卷

佚

王氏懷五經決錄

五篇

佚

七世孫通曰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

邯鄲氏綽五經析疑

隋志二十八卷 唐志三十卷入法家

佚

按析疑文見於初學記所引者有曰漢志先冬至三日晝冬至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又曰先王之制禮樂也制禮以節事修樂以導志故觀其禮樂理亂自知也又曰聞角聲無不惻隱而慈者聞商聲無不斷割而亡事也又曰夫笙者法萬物始生導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鍾之始象法鳳皇

元氏延明五經宗略
隋志三十三卷唐志四十卷
佚
房氏景先五經疑問
十卷
佚
冊府元龜魏房景先孝文時爲太學博士作五經疑問百餘篇符璽郎王神貴答之名曰辨疑合成十卷
葉廷珪曰房景先作五經疑問百篇其語典詰
山東通志景先字光胄山東武城人累官齊州中正卒贈洛州刺史諡曰文
王氏神貴五經辨疑
十卷
佚
後魏書房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王神貴荅之名爲辨疑
常氏爽五經略注
佚
爽自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成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
冊府元龜常爽字仕明河內人置學館於溫水之右門徒七百餘人爽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
葉廷珪曰常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儒林先生
張氏鳳五經異同評
十卷
佚
樊氏深五經大義
隋志十卷
佚
七經義綱
隋志二十九卷
佚
七經論北史本傳作七經異同
隋志三卷
佚
質疑
隋志五卷
佚
按樊氏義綱見於類書所引者有云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又云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又云車上五兵戈殳戟酋矛牟夷步卒五兵戈殳戟酋矛
辛氏彥之五經異義
佚
北史辛彥之隴西狄道人隋太常少卿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撰五經異義一部行於世
何氏妥五經大義
五卷
佚
劉氏炫五經正名
隋志十一卷
佚
王氏失名五經通
隋志五卷
佚
亡名氏五經義

隋志六卷

佚

五經義略

七錄一卷

佚

五經算術

隋志一卷

佚

五經算術錄遺

隋志一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三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

唐志三十卷（今見前經序錄一卷）

存

德明自序曰：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其來既久，誠無閒然。但降聖已還，不免偏尚，質文詳略，互有不同。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逢指要。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釐，謬便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斯富哉言乎，大矣盛矣，無得而稱矣。然人稟二儀之淳和，含五行之秀氣，雖復挺生天縱，必須學以知道。故唐堯師於許由，周文學於虢叔。上聖且猶有學，而況其餘乎？至於處鮑居蘭，翫所先入，染絲斲梓，功在初變，器成采定，難復改移，一薰一蕕，十年有臭，豈可易哉？豈可易哉？予少愛墳典，留意藝文，雖志懷物外，而情存著述。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循省舊音，苦其太簡。況微言久絕，大義愈乖，攻乎異端，競生穿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既職司其憂，寧可視成而已。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為三袟三十卷，號曰經典釋文。古今並錄，括其樞要，經注畢詳，訓義兼辯，質而不野，繁而非蕪，示傳一家之學，用貽後嗣，令奉以周旋，不敢墜失。與我同志，亦無隱焉。但代匠指南，取笑於博識，既述而不作，豈其所用，亦何傷乎？云爾。

舊唐書曰：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歎曰：德明雖亡，此書可傳。賜其家束帛百匹。

宋文總目：德明為國子博士，以先儒作經典音訓，不列注傳，全錄文頗乖詳略，又南北異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老、莊、爾雅者，皆著其翻語，以增損之。

晁說之曰：德明因古諸儒音讀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矣。

晁公武曰：經典釋文三十卷，陸德明撰。釋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頗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

陳振孫曰：唐陸德明撰。自五經、三傳、古禮之外，及孝經、論語、爾雅、莊、老，兼解文義，廣釋諸家，不但音切也。或言陸吳人，多吳音，綜其實，未必然。按前世藝文志列於經解類，中興書目始入之小學，非也。

顏氏（師古）匡謬正俗

唐志八卷（內說經四卷）

存

顏揚庭進表曰：臣聞紘埏不騫，嵩華所以極天；涓流必納，溟渤所以紀地。況乎業隆學海，義切為山，庶進簣於崇高，思委輸於潤澤。恭惟皇帝陛下，挺唐睿圖，光臨大寶，隆周比迹，遠邁成康，炎漢儔功，近超文景。時和玉燭，龍圖薦於長河；道包金鏡，龜書浮於清洛。收豕陵之禮簡，備逸山採汲冢之書文，咸歸延閣。一言可善，屢動宸衷；九術不遺，每迴天睠。臣亡父先臣師古，嘗撰匡謬正俗，稿草纔半，部帙未終，以臣愚犯幽靈，奄垂捐棄，攀風罔及，陟岵增哀。臣敬奉遺文，謹遵先範，分為八卷，勒成一部。百氏紕繆，雖未可窮；六典荒訛，於斯矯革。謹繕寫，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震悚。永徽二年十二月八日。

宋文總目：唐祕書監顏師古撰。采先儒及當世之言，參質譌謬而矯正之，未終篇而師古歿，其子始上之，詔錄藏祕閣。

晁公武曰：師古以世俗之言多謬訛，故質諸經史，刊而正之。永徽中，子揚庭上之。

陳振孫曰：莆田鄭樵有刊謬正俗跋八卷，汪玉山亦言揚庭表以為稿草纔半，部帙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今前後乖剌極多，玉山集中所辨甚詳。

趙氏（英）五經對訣

唐志四卷

佚

唐書注：英，龍朔中汲令。

劉氏（貺）六經外傳

唐志三十七卷

佚

舊唐書：子玄子貺，博通經史，明天文、律曆、音樂、醫算之術，終起居郎，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

裴氏（僑卿）微旨注集

唐志二卷

佚

新唐書注開元中鄭縣尉

顏氏（真卿）五經要略

通志二卷

佚

李氏（[illegible]）九經要句

佚

熊氏（執易）九經化統

五百卷

佚

李肇曰熊執易類九經之義爲化統五百卷四十年乃就未及上獻卒於西川武相元衡欲寫進其妻薛氏慮墜失至今藏於家

淩氏（準）六經解圍

佚

柳宗元曰富春淩君字宗一爲崇文館校書郎累遷翰林學士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

張氏（參）五經文字

唐志三卷

存

參自序曰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遂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教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蓋夫子少時人猶肯闕疑之間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蕭何漢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當正史遺文可得煇知者劉子政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集收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籍分散儒者師門各滋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離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爲小事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而共決之互發字義更相難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陸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卒以所刊書於屋壁雖未如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帶惑體音非一讀學者傳授義有所存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傍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蕪汙失其本真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略不集錄以明爲經不爲字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曆十一年六月七日司業張參序

林罕曰大曆中司業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

陳振孫曰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曆中刻石長安太學

崇文總目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抄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爲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皆略而不集

顧炎武曰張參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

唐氏（玄度）九經字樣

唐志一卷

存

唐會要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玄度狀準太和七年十二月五日勑覆定九經字體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

字書參詳改正訖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或經典相承與字義不同者具引文以注解今刊削有成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用證紕誤從之

玄度序曰臣聞秦焚詩書塞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聰明伏以龜鳥之文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由是遂微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定字體據書刊校皆盡所知大曆中司業張參授衆字之謬著為定體號曰五經文字專典學者實有賴焉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冗漏一以正之又於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廿一文其偏傍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為雜辨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勒就誠愧大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刊削有成顧竭愚衷以資後學

林罕曰開元中唐玄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者復作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

陳振孫曰唐沔王友翰林待詔唐玄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二書當在小學類以其專為經設故附見於此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右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遂為家藏書籍之最古者

王應麟曰唐大曆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為一編以考正俗體訛謬後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板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言者謂張參唐玄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為新定五經字樣從之

陶宗儀曰唐玄度不知何許人文宗時待詔翰林作九經字樣辨證繆誤

張氏 鎰 五經微旨

唐志十四卷

佚

唐會要建中元年十月濠州刺史張鎰撰五經微旨十四卷上之

韋氏 表微 九經師授譜

唐志一卷

佚

唐書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歐陽氏 融 經學分毫正字

通考一卷

佚

崇文總目唐太學博士歐陽融撰辨正經典文字使不得相亂篇帙今闕全篇止春秋中帙餘篇悉亡

韋氏 處厚 路氏 隋 六經法言 唐會要作五經

唐志二十卷

佚

唐會要長慶二年四月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路隋撰五經法言二十卷上之

舊唐書韋處厚居納誨之地乃詮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

唐書穆宗立韋處厚為翰林侍講學士以帝沖怠不向學與路隋合詩書易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卷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

處厚隋進表曰臣聞三皇謂道五帝謂德三王謂仁五霸謂義所謂不同同歸於理理道之極備於六經雖質文相變忠敬交用損益因時步驟不一然釋三綱越五常而致雍熙者未之有也自秦火殃及孔壁穿壞曲學異塗專門多惑樂道之軌並馳希聖之堂蓋寡兼文錯起浮義日生簡冊混散篇卷繁積勞神於累代弊形於當年其知愈博其得愈少夫然通方之士達識之儒且猶不為也況南面之尊師道之契豈不貪而積而遺其　者乎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精義神授博識天資山峻詞峯泉畜學海膺休運則混六合而不讓思屈己則舞兩階而不疑故當希聖躋帝肩王僕霸可以區區近蹈擬於聖猷哉臣處厚臣隋採合易詩書左氏春秋孝經等因其本篇掇其精粹論紀先師微旨今亦附於篇末總題曰六經法言合二十卷獻上取諸身必本於五事通諸物兼暢於三才始九族以及於百室刑室家以儀於天下聖君良佐之

往行哲人莊士之前言天人相與之際幽明交感之應窮理盡性之辨藥石攻磨之規堯舜禹湯文武理亂之道畢在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必舉其興可以觀其違可以戒此其所存者至如爻象錯綜陰陽離合比興微婉幽隱難釋詁訓詮論古今不合威儀數制命諸有司褒貶揚榷歸諸史法此其所遺者也闕缺之說秦帝毀帝道之難行太宗之納魏徵流王澤而膺被由是言之道無遠近德無重輕能者舉之如毛羽不能者舉之如嵩岱今遂希代之君當離合之運故不能以百家邪說六國縱橫秦漢刑名魏晉倫薄爲戚時道歷代帝王皆務纂修集類稱皇覽類著通略辭中則有修文之作江右則有書光之書但務博於見聞非垂範於理本臣今所纂實異斯作陸賈奏其卑卑之論尚稱善於高皇方朔獻雜糅之詞猶見知於武帝伏惟陛下機務之暇燕息之餘時加省覽天下幸甚

李氏(襲譽)五經妙言

唐志四十卷

佚

崔氏(郾)高氏(重)諸經纂要(新唐書本傳作六經要言志作經傳要略)

唐志十卷

佚

唐會要寶曆元年二月高重崔郾進纂要十卷

舊唐書郾與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省覽賜錦綵銀器

新唐書敬宗嗣位郾自侍講學士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以副厚恩帝曰朕少閑當請益郾退與高重類五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觀省

慕容氏(宗本)五經類語

唐志十卷

佚

新唐書注字泰初幽州人大中時

李氏(涪)經史釋題

唐志一卷

佚

崇文總目唐李涪撰起九經下至唐代實錄列篇撰之凡例釋其題

王應麟曰其序云經以學令爲定以藝文志爲編史以史通爲準各列其題從而釋之

鄭氏(暐)經史要錄

唐志二十卷

佚

劉氏(鎔)經典集音

唐志三十卷

佚

新唐書注鎔字正範絳州正平人咸通晉州長史

尹氏(思貞)諸經義樞

佚

馬氏(光極)九經釋難

宋志五卷

佚

邱氏(光庭)兼明書

宋志三卷

存

陳振孫曰唐國子太學博士邱光庭撰

僧十朋五經指歸

宋志五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四

宋真宗皇帝十一經詩

二十七章

佚

玉海祥符七年六月庚辰上作周易詩三章七月辛亥作尙書詩三章八月庚午作春秋詩三章九月甲申作毛詩詩三章庚戌作周禮詩三章十月甲戌作儀禮詩三章十二月庚辰作公羊詩三章八年正月丁未作穀梁詩三章閏六月癸巳作孝經詩三章賜羣臣和

胡氏旦演聖通論 分見各經

宋志六十卷 內目錄一卷

佚

崇文總目皇朝祕書監致仕胡旦撰以易詩書論語先儒傳注得失參採故作論辨正之易百篇書五十六篇詩七十八篇論語十八篇凡二百五十二天聖中獻之

晁公武曰其所論易十六卷書七卷詩十卷禮記十六卷而春秋論別行天聖中嘗獻於朝博辨精詳學者宗焉

陳振孫曰易十七書七詩十禮記十六春秋十其第一卷爲目錄

旦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恃才輕躁累坐擯斥晚尤黷貨持吏短長爲時論所薄然其學亦博矣

蔣氏至經解

佚

陳耆卿曰臨海人字造之大中祥符六年詔舉遺逸章守傳象以名聞詔索所著經解以進授將仕郎本州助教

黄氏敏求九經餘義

宋志一百卷

佚

會要祥符五年正月以懷安軍鹿鳴山人黄敏求爲本軍助教敏求明經術嘗著九經餘義四百九十篇轉運使滕涉以其書上進帝命學士晁迥等看詳迥等言所著撰可采故特有是命

崇文總目皇朝處士黄敏求撰摭諸家之說是非者裁正之

中興書目注疏之外言其餘義凡四百九十有四篇

孔氏維等校勘五經正義

百八十卷

佚

玉海端拱元年三月

孫氏奭經典徽言

五十卷

佚

玉海天聖初孫奭撰五經切治道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徽言上之

賈氏昌朝羣經音辨

宋志三卷 今本七卷

存

昌朝自序曰臣聞古之人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蓋資性敏悟材智特出者焉臣自蒙恩先朝承乏庠序逮今入侍內閣凡二十年年踰不惑裁能涉獵五經之文於五經之道固未有所立嘗患後世字書磨滅惟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備載諸家音訓先儒之學傳授異同大抵古字不繁率多假借故一字之文音詁殊別者衆嘗爲辨晰每講一經隨而錄之因取天禧以來巾橐所志編成七卷凡五門號羣經音辨一曰辨字同音異凡經典有一字數用者咸類以篆文釋以經據先儒稱當作當爲者皆謂字誤則所不取其讀曰讀爲讀如之類則是借音固當具載二曰辨字音清濁夫經典音深作深音廣作廣世或誚其儒者迂疎強爲差別臣今所論則固不然夫輕清爲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字音常輕重濁爲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字音乃重信稟自然非所強別以昔賢未嘗著論故後學罔或思之如衣施諸身曰衣冠加諸首曰冠此因形而著用也物所藏曰藏人所處曰處此因用而著形也並參考經故爲之訓說三曰辨彼此異音謂一字之中彼此相形殊聲見義如求於人曰假與人曰假毀佗曰敗自毀曰敗觸類而求其意趣四曰辨字音疑混如上上下下之類隨聲分義所傳已久今用集錄五曰辨字訓得失如冰凝同字汜汜異音學者昧之遂相淆亂既本字法爰及經義從而敷暢著於篇末此書斷自易書詩禮三經春秋三傳暨孝經論語爾雅凡字有出諸經箋傳中者先儒之說沿經著義既釋文具載今悉取焉凡字之首音雖顯而經傳不載者則依釋文爲解凡字之音義章灼者則不復引據音

辨之作欲使學者知訓故之言咸有所自聊資稽古之論少助同文之化謹上

王觀國後序曰沈隱侯高才博洽名亞董遷始譜四聲用分清濁以彰天子聖哲及製郊居賦示草王筠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沈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次至墜石磓星冰垂嶦而帶坻筠皆擊節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耳嗚呼郊居賦一篇無甚高論尙病世俗不能辨其音況羣經乎約欲正音徒留意於詞章含宮咀商悉觀五經之微奧是宜梁武不甚遵用渫嘽視之又何足怪夫國朝之興首以六經涵養士類逮仁廟當宁儒風載郁典章燦然文元賈魏公總角邃曉羣經章解句達累官國子監譽望甚休遷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慶曆嘉祐中大拜居政地海內乂寧其在經筵嘗進所著書曰羣經音辨凡五門七卷爲後學蓍龜有詔頒行實康定二年十有一月也公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膚被知裕陵始終如一勳上柱國邑萬五千戶其遭遇之厚極儒者榮下視沈約見薄於蕭梁真局促轅下駒耳故能推其所學西破趙元昊南走儂智高外絕契丹之謀內弭甘陵之變羣經之效照若日星自胡蝗斃天神汴失守六飛巡幸駐蹕三吳戎事方興斯文未喪上留神經術登用鴻儒親札中庸班賜多士發明奧境表章六經州建學官教導淳率紹興己未夏五月臨安府學推明上意鏤公音辨敷錫方州下逮諸邑寧化號稱多士部屬臨汀新葺縣庠衿佩雲集是書初下繕寫相先字差毫釐動致魚魯且患不能周給諸生固請刻本藏於黌宮以廣其傳嘯工東陽閱月方就解頤折角馳騁羣經者自是遂得指南矣蓋五經之行於世猶五星之麗於天五岳之蟠於地五行之著於物五事之秀乎人康濟羣倫昭蘇萬彙其功豈淺淺哉自有經籍以來未嘗無音沈熊著周易音三卷王儉著尙書音四卷魯世達著毛詩音二卷李軌著禮記音二卷徐文遠著春秋左傳音二卷非無音也無音辨爾是宜句讀不明師承謬戾禮經以鼏爲羃左氏以蕭爲遺或於老氏更載爲哉或於洪範改頗爲陂以至讀景爲影命昭爲韶文異而音同行翻有四召切有三文同而音異傍及史傳諸子百家音雜字叢蓋亦不勝其訛矣甚者武夫悍卒昧於一丁老師宿儒惑於三豕取作屋穿鑿之誚貽杕杜伏獵之譏(乙)(屯)殊形丏宀異狀忌水乃改洛爲雒惡走乃省隨爲隋類用俗文俱緣臆出以下上爲下上以縱橫爲縱橫謚煬帝以爲黷好奇乃爾易穆公而爲繆振古如茲音辨之行固非小補漢唐藝文志箋注之書有曰音隱有曰音略有曰音義有曰音訓有曰音鈔有曰釋音是其於音未必能辨有曰辨證有曰辨疑有曰辨嫌有曰辨惑有曰辨字有曰注辨是其所辨未必皆音獨陽休之著書號辨嫌音又皆蕪累不經爲魏收所薄惟賈魏公沈研經旨析類辨音傳注箋題不爲曲釋櫛理疑義啓沃宸衷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微意指物譬事毫析縷解故其辨明舛誤是正羣書上不欺乎君下不欺乎民愈久愈明千載不泯渡江之後戴冠博帶傳習益多汀與虔鄰也民喜弄兵盜賊蠭起郡城坐甲仰食如鶩方鄰壞用師日疲饋運治賦餘暇獨與諸生雍容俎豆閱談經究微從事音辨幾於不達時務也鏤板於學雖秀民肄業瀝懇有陳亦長此邦者之所願欲也書舊有序姑跋其後云

陳振孫曰丞相真定賈昌朝子明撰康定中侍讀天章閣所上凡五門

章氏崇業五經釋題雜問

宋志一卷

佚

楊氏安國等五經精義

二百二十卷

佚

玉海皇祐三年十月丙申詔楊安國等以五經正義節解爲書令先撰序及名丁酉安國等請名曰五經義宗精義樞要詔以五經精義爲名十二月己亥御延和殿安國等上五經精義序進讀畢賜茶而退辛丑降付邇英閣四年六月壬寅延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周易節解二十卷十一月甲寅御邇英閣侍讀上尙書解節三十卷五年四月癸卯上禮記節解九十卷十月甲寅上春秋節解八十卷仁宗又命侍讀丁度等修纂五經精義周易節解度等言詩書凶服及春秋賊亂皆舊所不講今去留係上旨上曰先王吉凶之制百代所遵不可以俗忌而翦去春秋褒亂之事皆有善惡監戒人主所宜知也亦當存之

齊氏唐五經要旨

通志五十卷

佚

姓譜唐字祖之山陰人天聖進士南雄州僉判歷職方員外郎

劉氏（敞）七經小傳

宋志五卷

存

中興書目雜釋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七經

晁公武曰皇朝劉敞原甫撰其所謂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曆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

陳振孫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注疏其以己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敞倡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而詩書二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經

吳曾曰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甫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甫云

胡氏（順之）經典質疑

六卷

佚

姓譜順之原州臨涇人舉進士爲青州從事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盧氏（士宗）五經精義

佚

玉海仁宗實錄盧士宗在經筵撰五經精義上之詔藏史館

楊氏（繪）羣經索蘊

宋志三十三卷

佚

李氏（清臣）六經論

一卷

存（載彙宋文選）

劉氏（彝）七經中義

宋志一百七十卷

佚

王應麟曰有易無儀禮

王氏（庠）經說

一篇

闕

宋史王庠字周彥榮州人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大觀庚寅行舍法於天下州以庠應詔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爲知己呂陶王吉嘗薦舉黃庭堅張舜明王鞏任伯雨爲交游不可入舉求仕復舉八行第一朝廷知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州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

程子（頤）河南經說

宋志七卷

存

陳振孫曰繫辭說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程氏之學易傳爲全書餘經具此

張子（載）經學理窟

宋志三卷

存

晁公武曰雜記經傳之義辨釋老之失

汪偉序曰橫渠經學理窟或以爲先生所自撰偉按熙寧九年秋先生集所立言以爲正蒙其平日所俯而讀仰而思妙契而疾書者宜無遺矣明年遂捐館舍所謂文集語錄諸經說等皆出於門人之所纂集若理窟者亦分類語錄之類耳言有詳略記者非一手也雖然言之精者固不出於正蒙謂是非先生之蘊不可也論學則必期於聖人語治則必期於三代至於進爲之方設施之術具有節級鑿鑿可行非徒託之空言者朱子曰天資高則學明道不然且學二程橫渠良以橫渠用功親切有可循守百世而下誦其言若盲者忽覩日月之光聾者忽聆雷霆之聲偷惰之夫咸有立志其正蒙之階梯與其閒數條與遺書所載不殊可見先生平昔與程氏兄弟議論之同而非勦以入也大理丞莆田黃君伯固志趣高遠守道篤信有先生之勇閒取理窟刻於官寺俾有志之士知所嚮往亦推先生多哉培思以及天下之意云

黃震跋曰先生經說之類朱文公編次近思錄取之矣獨理窟世所罕見然晁氏讀書志有經學理窟一卷張某撰黃氏日抄亦謂橫渠好古之切故以詩書次周禮焉但晁云一卷而此則五卷豈本自一卷而爲後人所分未可知也考之近思錄凡取之先生文

集語錄諸經說者乃皆出於理窟意理窟亦其門人彙輯文集語錄諸經說之語而命以是名殆非先生所自著也然則晁氏與日抄之所云者其又未必然先生文集及諸經說皆不傳其見於近思錄者亦無幾猶幸是編之存先生所謂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者盡屢書焉世之欲求先生之學者其可忽諸

王氏安石三經新義

佚分見各經

薛應旂曰王介甫解洛誥有不可曉者則闕之此亦見其不專於自用也劉子澄嘗言王介甫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拘格例欲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但其出於己者反不逮舊以至誤國害民　又曰介甫三經義皆頒之學官既而誅絕之甚遂泯其傳自今思之或不無一二可取當時不以人廢言可也

宋鑑紹興九年沙縣陳淵爲右正言入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理甚當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視三經義解具見安石穿鑿矣淵曰穿鑿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上曰云何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說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

楊氏時三經義辨

宋志十卷

未見

中興書目辨王安石書詩周禮三經義之失

玉海紹興五年六月起居郎朱震言故龍圖閣學士楊時所著三經義辨請令本家抄錄投進

呂本中曰龜山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朱子曰龜山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孔子且欲劈毀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閧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

王氏居正三經辨學

三十八卷分見諸經

佚

呂祖謙狀曰公之學根極六藝深醇閎肆以崇是闢非爲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爲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迷其在兵部以事請對因及王安石新學爲士大夫心術之害請以辨學爲獻上許之公既上辨學而龜山楊先生三經義辨亦上於祕府於是孔孟之本旨始明天下遂不復宗王氏

宋鑑紹興五年正月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辨學四十二篇居正嘗入見請以舊所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於道者爲獻上許之居正乃釐爲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忠義凡所褒貶悉害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爲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皆危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爲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牴牾詔送祕書省又進言曰臣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對曰禍亂之原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爲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即序上論繫於辨學書首上之

胡氏埜諸經講義

佚

江西通志胡埜字德林寧都人政和八年進士婺州教授方臘陷城罹害

黃氏彥遠五經指南

佚

江西通志黃彥遠字思邈金谿人政和二年進士爲平江府教授調吉水令

張氏邦彥經解

佚

樓鑰曰邦彥政和二年由太學上舍擢進士第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有經解雜著數十卷

鄒氏曾六經解

佚

閩書首字音信福清人宣和二年鄉薦南渡後被訐賜死

張氏（綱）六經辨疑

宋志五卷

佚

六經確論

宋志十卷

佚

王氏（廷珪）六經講義

十卷

佚

陳氏（光）六經講解

佚

閩書字世傳永春人與陳知柔爲友梁克家受業焉官封州僉判權知贛州嘗進六經講解

蕭氏（楚）經辨

二卷

未見

陳第曰凡四十九篇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五

程氏俱漢儒授經圖

佚

俱自序曰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安國授經昭后死爲之服桓榮傳明帝於東宮及卽尊位幸其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蓋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經誼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別皆可推考歷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然其閒大儒閒出不專以一經章句授諸生如王通行道於河汾之閒韓愈抗顔於元和之際故從之學者其於行己成務作爲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魏證王珪李翺皇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也曰士病經術不明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夫所貴於學者豈專爲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尙通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爲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不過容悅患失而已如張禹以經爲帝師位丞相而被佞臣之目後世議者謂西漢之亡以張禹谷永因災異之對枉公議以阿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關漢存亡之機者也然則懷姦徇利豈其志本在青紫故耶後世君子志於青紫者衆求師務學者寡學者亦無所師承此子所以常恨生之晚也方祖宗隆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以經術楊文公歐陽文忠以學問文章爲一時宗師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王荆公出以經義授東南學者及得君行政於天下靡然宗之元祐閒蘇子瞻以文章主英俊之盟亦云盛矣予臥病里中讀西漢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推考者竊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釋迦文佛傳心法與夫講解之宗至於今將二千年而源派譜牒如數一二下至醫巫祝卜百工之技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之道乃今廢爲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於塗耳蓋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競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立無足怪者因以漢儒授經爲圖以想見漢興之風範云建炎四年六月

羅氏無競經解

佚

胡銓作傳曰羅無競字謙中廬陵人仕爲建寧主簿卒門下客私諡曰孝逸先生有經解數卷

吳氏沆羣經正論

四卷

佚

玉海紹興十六年九月吳沆進羣經正論四卷

鄭氏伯熊六經口義拾遺

佚

宋氏藻羣經滯穗

百篇

佚

閩書藻字去華莆田人紹興中進士知江陰軍

黃氏開六經指南

佚

任氏文薦六經章句

佚

姓譜閩縣人紹興中進士歷浙江提刑本路都轉運使

楊氏汝南經說

三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陸元輔曰汝南字彥侯龍谿人紹興中進士爲廣州教授撫詩禮中庸春秋義成二十篇以授學者仍表進於朝

洪氏僊經子法語

未見

楊氏甲六經圖

六卷

存

中興書目紹興中布衣楊甲撰

毛氏邦翰增補六經圖

六卷

存

中興書目紹興中布衣楊甲撰六經圖乾道中毛邦翰復增補之易七十書五十有五詩四十有七周禮六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三春秋二十有九合爲圖三百有九

苗昌言序曰陳大夫爲撫之期年樂民之安於其政思所以富之

教之之敘既已創闢試院以奉聖天子三年取士之制又取六經圖命泮宮執講肄者編類爲書刊之於學以教諸生謂昌言掌教於是邦積十餘年而庠序友生相與愛敬之不衰俾參訂焉既逾月諸經論各以其圖就議於予且曰六藝之文浩博若欲別加編摩非積以歲月有不能是圖集諸家所長顧因其舊庶得以亟稱賢大夫善教之意予韙其說無敢去取惟傳寫詮次有舛譌者是正之而已凡得易七十書五十有五詩四十有七周禮六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三春秋二十有九合爲圖三百有九蓋嘗論之自漢儒章句傳注之學行而士之道學益不明逮本朝以經術取士大儒繼出講解一新而後天下之士皆知淵源之歸今是圖之作凡六籍之制度名數粲然可一二數使學者因是求其全書而讀之則造微詣遠兹實其指南也若因以得於觀睹之間遂以爲聖人之經盡在於是則破碎分裂不尤甚於爲之華藻籑悅者邪其不見斥於覃思幽眇者寡矣然則陳大夫之易圖爲書不無意也觀者宜深思之

顧起元曰六經圖爲宋紹興中布衣楊甲所撰乾道初知撫州陳森屬教授毛邦翰等補而刻之爲圖三百有九舊鮮行世者項新都吳氏購得宋本始授梓人計部大夫汝南方公覽而善之聯於同僚諸大夫斥帑羨復刻而存於署既成屬爲之敘夫圖書之用創於聖人使百代憲章皆諸經緯勿可偏廢者也古之學者得其書必攷其圖後之學者修雕繪之技或以餉藻相矜嚴於古之名物度數柢梧闕疏者有矣不知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使盡廢其形則器亡而道亦不可見矣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然則標於指外通於意表惟圖能之是固書之所不盡也窮經者試以是參伍而想像之於六藝之言當更有洞若觀火者又安得謂觀象非忘言之妙哉予又嘗考之易有唐沈熊之譜宋劉牧朱震之圖書有唐之無逸圖治要圖詩有魏衞協之圖唐之草木蟲魚圖春秋有漢嚴彭祖唐張傑李瑾之圖宋鄧名世之譜禮有漢鄭玄阮諶唐張鎰夏侯伏明宋梁正聶崇義之圖陸佃之象今皆軼不存而是編所圖名沿舊記黨枯護朽閉亦有之夫譔解纂聽注葵首昔之通人不無可譏今以此掎摭異同糾迪淆舛因形契理覩見古人則是圖誠爲六藝之津涉也方今古學載興異書閒出羽陵蠹簡半在人閒顧經苛斷殘尚須揚摧方公與諸大夫亟搴是編而表章之其於通經學古裨益弘多矣

陸元輔曰六經圖宋紹興中布衣楊甲撰乾道初撫州教授毛邦翰等補大易象數鉤深圖七十首易有太極圖二次乾知大始次坤作成物次天尊地卑次參天兩地圖次日月爲易次河圖數圖次洛書數圖次天地之數次乾坤之策次六子圖次六位圖次伏羲先天圖次方圓相生圖次仰觀天文圖次俯察地理圖次伏羲八卦圖次文王八卦圖次八卦取象圖次八卦象數圖次四卦合律圖次八卦納甲圖次剛柔相摩圖次八卦相盪圖次六爻三極次五位相合次帝出震圖次蓍卦之德次序上下經圖次三變大成圖次重易六爻圖次六十四卦天地數圖次六十四卦萬數圖次卦爻律呂圖次運會曆數圖次乾坤大父母圖次復姤小父母圖次八卦生六十四卦圖次八卦變六十四卦圖次陽卦順生次陰卦逆生次復姤臨遯泰否六卦生六十四卦圖次六十四卦反時變圖次六十四卦卦氣圖次十二卦取象圖次三陳九卦圖次參伍以變圖次十有八變圖次一陰一陽圖次先甲後甲圖次陰陽君民次陰陽奇耦次二儀得十變化次十日五行相生次大衍之數圖次揲蓍之法圖次河圖百六數次八卦司化圖次類聚羣分圖次通乎晝夜圖次陽中陰次陰中陽次序卦圖次雜卦圖次太玄準易卦名圖次太玄準易卦氣圖次皇極經世全數圖次邵氏皇極經世圖次溫公著虛擬玄圖次古今易學傳授圖尚書軌範撮要圖五十有五首五十八篇數圖次逸書篇圖次作書時世圖次帝王世次圖次夏世次圖次泰世次圖次魯世次圖次堯典四仲中星圖次日月會次舍圖次四仲日永短圖次四時測中星圖次日月行冬夏圖次堯九族圖次舜巡四岳圖次七政五辰圖次璣衡圖次諸侯玉帛圖次律度量衡圖次十二章服圖次五聲八音圖次六律六呂圖次九部樂器圖次五刑四罪圖次舜舞干羽圖次禹貢隨山濬川圖次禹貢九州疆界圖次禹貢治水先後圖次禹貢九州譜圖次禹貢九山名數圖次禹貢九川名數圖次濬畎澮距川圖次堯制五服圖次弼成五服圖次舜十二州圖次商七廟圖次商五遷都圖次周營洛邑圖次召誥土中圖次九疇本河圖圖次九疇虛五用十圖次洪範九疇圖次九疇合八疇數圖次九疇相乘得數圖次劉蘇洪範傳圖二次皇極居次五圖次皇極不言數圖次周宗彝圖次六年五服朝圖次君牙太常圖次平王錫圭瓚圖次牧誓兵器圖次費誓兵器圖次漢儒授受

書學圖毛詩正變指南圖四十有七篇首詩篇名次作詩世次次周公世次召公世次衛世次齊世次曹世次陳世次次晉世次秦世次宋世次族譜次十五國風譜次十五國地理圖次日居月諸圖次公劉相陰陽圖次楚邱揆日景圖次齊國風挈壺氏圖次大田兩我公田圖次甫田歲取十千圖次百夫之田次萬夫之田次載芟藉田圖次時邁巡守圖次我將明堂圖次清廟閟宮圖次辟雍泮宮圖次斯干考室圖次秦國風小戎圖次商頌王畿圖次釋草名次釋木名次釋菜名次釋穀名次釋鳥名次釋獸名次釋蟲名次釋魚名次釋馬名次釋衣服制名次釋車馬器名次釋禮樂器名次兵農器名次四詩傳授圖周禮文物大全圖六十有五首天官冢宰次地官司徒次春官宗伯次秋官司寇次冬官考工記次王宮制圖次營國制圖次經九軌圖次朝位寢廟社稷圖次宗廟圖次社稷圖次治朝圖次燕朝圖次外朝圖次夏世室次商重屋次周明堂次宮寢制圖次扆制圖次几筵制圖次王畿千里圖次王畿鄉遂采地圖次井田之法圖次四井為邑圖次四邑為邱圖次四邱為甸圖次四甸為縣圖次四縣為都圖次四都為同圖次六鄉圖次六遂圖次五等采地圖次六鄉鄉地圖次職方九服圖次職方九州圖次行人六服朝貢圖次王公侯卿士冕服圖次后服制圖次圭璧琮璋藉制圖次圜邱樂圖次方邱樂圖次宗廟樂圖次分舞樂圖次管籥鐘磬制圖次鳧氏為鐘次木鐸金鐸次鼓人四金圖次舞師樂師舞制圖次鼓制圖次樂器制圖次祭器制圖次六尊制圖次六彝制圖次掌客器圖次韗人制圖次金車玉輅制圖次革車制度圖次厭翟車制圖次輪人為蓋圖次九旗制圖次射侯制圖次馮相太歲圖次龜人圖次匠人圖次土圭測日圖次水地法圖次傳授圖禮記制度示掌圖四十有二首四十九篇數次二十四氣圖次七十二候圖次月令中星圖次月令明堂圖次十二律還相為宮圖次月令十二律管候氣圖次月令所屬圖次月令仲春昏星圖次月令仲夏昏星圖次月令仲秋昏星圖次月令仲冬昏星圖次五社制度圖次五帝坐位圖次王制商建國圖次王制周建國圖次王制公卿大夫士圖次天子縣內圖次周公明堂圖次武舞表位圖次冠冕制圖次器用制圖次七廟制圖次祫廟制圖次五廟二廟圖次別子祖宗圖次郊禘宗祖圖次堂上昭穆圖次室中昭穆圖次燕禮圖次投壺禮圖次鄉飲禮圖次養老禮圖次冠禮器圖次昏禮器圖次習射禮圖次饗禮圖次內外用事之日圖次祭祀用樽之數圖次禮記名數圖次禮記傳授圖春秋筆削發微圖二十有九首春秋十二公次二十一國世次圖次春秋一百二十四國爵姓次五霸次齊盟次與盟之國次春秋諸國地理圖次地名所屬次諸國地理次周地次魯地次陳地次齊地次晉地次宋地次衛地次鄭地次楚地次邾地次莒地次紀地次諸國地次闕地次周王族諸氏次魯公族諸氏次晉公族諸氏次齊公族諸氏次宋公族諸氏次衛公族諸氏次鄭公族諸氏次陳公族次蔡公族次吳公族次莒公族次曹公族次虞公族次虢公族次諸侯興廢次春秋始終次春秋總例數次春秋三傳傳授圖共三百有九圖

葉氏仲堪六經圖

宋志七卷

未見

陳振孫曰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按館閣書目有六卷昌州布衣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翰增補之易七十今百三十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

楊氏萬里六經論

一卷

存 載誠齋集

呂氏祖謙麗澤論說集錄

通考十卷

存

陳振孫曰呂祖謙門人所錄平日說經之語末二卷則史說雜說東萊於諸經有讀詩記及書說成書而未終也

唐氏仲友說齋六經解

一百五十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

九經發題

一卷

佚

先民錄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號說齋登紹興辛未進士復中宏詞科判建康府轉知台州抑豪猾爲發粟賑饑創中津浮橋以濟

涉政轝車然俄爲同官高文虎所忌譖諸會使屢疏劾之會仲友遷提點江西刑獄而劾者益力遂主管沖祐觀以歸開席授徒學者數百人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以究其業著帝王經世圖譜十卷六經解諸史精義羣書新錄各若干卷文集四十卷

周必大曰與政於書無不觀於理無不究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兼采傳注類聚羣分旁通午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徵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昔漢儒專通一經局守師說居家用以修身莅官取以決事況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廣記備言精思博考使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與

蘇伯衡曰乾道淳熙閒紫陽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鼎立於一時而東南學者翕然宗之說齋唐公出乎其時又與呂子同居於婺而獨尙經制之學眞可謂特起者矣而豈立異哉公不惟精史學尤邃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爲苟同隱之於心稽諸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所著六經解百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詳辨各三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宣公奏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傳者蓋無幾矣揚雄有言存則人亡則書欲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

王氏奕諸經考疑

佚

李氏鼎臣羣經義

宋志七卷本傳八卷

佚

徐氏存六經講義

佚

喻氏良能諸經講義

佚

浙江通志喻良能義烏人官至太常寺丞

劉氏光祖山堂疑問

通考一卷

佚

陳振孫曰起居郎簡池劉光祖德修撰凡一卷慶元中謫居房陵與其子講說諸經因筆記之以其所聞於詩爲多遂取呂氏讀詩記盡觀之而釋以己意附疑問之後

俞氏亨宗羣經感發

十卷

佚

紹興府志俞亨宗字兼善山陰人隆興二年進士嘉定中爲祕書少監

游氏桂畏齋經學

宋志十二卷

佚

陳振孫曰宣教郎廣安游桂元發撰桂隆興癸未進士歷官至制司機宜

彭氏龜年訓蒙經解

佚

樓鑰撰碑曰嘉定改元詔贈故吏部侍郎彭龜年爲寶謨閣直學士既又加贈龍圖閣學士賜諡忠肅公登乾道五年進士第嘗著訓蒙經解若干卷藏於家

張氏布六經講解

佚

陳耆卿曰臨海人字伯貢乾道八年進士歷太學錄博士樞密院編修官宗正丞權金部右侍郎遷祕書丞知徽州不赴奉祠終朝散大夫有六經講解藏於家

毛氏璞六經解

佚

葉氏適習學記言序目

五十卷

存

孫之宏序曰習學記言序目者龍泉葉先生所述也初先生輯錄經史百氏條目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自金陵歸研玩羣書更十六寒暑乃成序目五十卷子寀既以先志編次諭令越帥新安江公鋟木郡齋又囑之宏揭其大指於書首竊聞學必待習而成因所習而記焉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夫去聖綿邈百家競起學失其統久矣漢唐諸儒皆推宗孟軻氏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關洛驟興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本之子思是爲孔門之要傳近

世張呂朱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而靡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彖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軻能嗣孔子未爲過也捨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迄於五季以呂氏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指治擿亂之幾如刺腧中肓之速於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材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其切理會心冰消日朗無異親造孔室之閫探賾有宗廟百官之美富可謂稽合乎孔子之本統者也

黃百家曰習學記言存於今者序目而已內說經共十四卷易四卷書一卷詩一卷周禮儀禮合一卷禮記一卷春秋一卷左氏傳二卷國語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一卷若記言原本不知若干卷惜乎不得見矣是書前有山陰孫之宏序葉氏門人

任氏希夷經解

十卷

佚

邵武府志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淳熙二年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贈少師諡宣獻

傅氏芷翠經講義

佚

應廷育曰芷字升可義烏人淳熙五年進士仙居尉

戴氏厚經解

三十卷

佚

樓鑰志墓曰東嘉戴君溪仲嘗薦於鄉五上禮部至淳熙八年始以特奏名試補賀州之學尋授迪功郎金華縣尉改修職郎監潭州南岳廟著經解三十卷藏於家君諱厚又字長文

李氏肅五經傳授圖

宋志一卷

佚

危氏稹諸經講義集解

佚

江西通志危稹字逢吉臨川人淳熙十四年乙科除南康軍教授歷屯田司郎官出潮州又知漳州

徐氏大受經解

佚

陳耆卿曰天台人字季可淳熙十一年特科監行在草料場號竹谿先生有經解藏於家

項氏安世家說

宋志十卷附錄四卷

未見

陳振孫曰九經皆有論注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正學附錄孝經中庸詩篇

華氏鏜六經解

佚

按華氏書無傳楊誠齋荆溪集有贈詩云華鏜晨趨孔子堂今日單思彫肺腸毛穎爲君禿盡髮問君何時放渠歇題曰華鏜秀才著六經解以長句書其後則其書業成編矣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三

羣經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黄氏（幹）六經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輔氏（廣）五經注釋
佚

李氏（大同）羣經講義
十五卷
佚

金華府志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於呂成公朱文公登嘉定十六年進士官至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

陳氏（埴）木鐘集
十一卷
存

埴自序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余非待問者顧諸友方持班氏之斧以運成風之巧乃欲以空中之物醻酢焉其不哆然鮮豁然啞者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聲虛故能應壞木之竅穴而萬籟出焉物固有然者矣余有感於斯言也取二物因命之曰木鐘焉

按潛室陳氏木鐘集一論語二孟子三六經總論四易五書六詩七周禮八禮記九春秋附以近思雜問漢唐史各一卷

吳氏（梅卿）經說
佚

浙江通志吳梅卿字清叔仙居人嘉定十七年特奏仕至忠州文學從朱子游

許氏（奕）九經直音
宋志九卷
未見

九經正訛
宋志一卷
佚

諸經正典
宋志十卷
佚

林氏（靚過）經說
宋志一卷
佚

章氏（如愚）羣書考索經說
三十二卷
存

應廷育曰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慶元中進士官國子博士改知貴州開禧初言事忤韓侂胄罷歸學者稱山堂先生

按章氏書皆采諸家之說非自撰惟因援引諸書刊本多失載於是唐氏稗編所錄直言如愚姓名矣書共六十六卷內言經籍圖書前集凡九卷別集凡十一卷續集凡十二卷

毛氏（居正）六經正誤
通考六卷
存

魏了翁序曰自秦政滅學經籍道熄迨隸書之作又舉先王文字而併棄之承訛襲舛愈傳愈失蔡伯喈書石經有意正救之旋亦焚蕩張參所見石經又不知果爲蔡本否其所引石經文多失字體魏晉以來則又厭樸拙耆姿媚隨意遷改義訓混淆漫不可考重以避就名諱如操之爲掺昭之爲佋此類不可勝舉況唐人統承西魏尤爲謬亂陸德明孔穎達同與登瀛之選而釋文與正義自多背馳至開元所書五經則又以俗字易舊文如以頗爲陂以平爲便之類又不可勝舉而古書益遠五季而後鏤板繙印經籍之傳雖廣而點畫義訓訛謬自若本朝胄監經史多仍周舊今故家往往有之而與俗本無大相遠南渡草創則僅取版籍於江南

諸州與京師承平監本大有逕庭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爲異同而監本之誤爲甚柯山毛居正義甫以其先人嘗增注禮部韻奏御於阜陵遂又校讎增益以申明於寧考更化之日其於經傳亦既博覽精擇嘉定十六年春會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義甫馳書幣致之盡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儒官稱歎莫有異辭旬歲間刊修者凡四經乃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紿有司而板之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也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義甫以病目移告其事中輟或者謂縱令盡正其誤而諸本不同何所取證豈若錄其正誤之籍而刊傳之後學得以參考余觀其書念今之有功於經者豈無經典釋文六經文字九經字樣之等然此書後出殆將過之無不及者其於後生晚學袪蔽瑕疑爲益不淺因纖與其成而序識之書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學者其毋忽於斯

陳振孫曰柯山毛居正義甫校監本經籍之誤所欲刊正者魏鶴山爲之序而刻傳之大抵多偏旁之疑似者凡六卷

王氏士奇諸經釋疑

佚

姓譜字永叔福安人莆田法曹奉議郎

李氏伯玉斛峯經義

佚

江西通志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嘉定進士累官禮部尚書

岳氏珂九經沿革

□卷

存

珂自述曰世所傳九經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爲善本廖氏又以余氏不免訛舛于氏未爲的當合諸本參訂爲最精板行之初天下寶之流布未久元板散落不復存嘗博求諸藏書之家凡聚數帙僅成全書懼其久而無傳也爰倣成例乃命良工刻梓家塾如字畫如注文如音釋如句讀悉循其舊且與明經老儒分卷校勘而又證以許慎說文毛晃韻略非敢有所增損於前偏旁必辨圈點必校不使有毫釐訛錯視廖氏世綵堂本加詳焉舊有總例存以爲證

張萱曰宋相臺岳珂家塾刊本與九經總例相同

真氏德秀西山讀書記

通考三十九卷

存

陳振孫曰真德秀景元撰其書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子格言而述以己意今但有甲二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

魏氏了翁九經要義

二百六十三卷分見諸經外有類目六卷

闕

虞集序曰聖賢之學實由秦漢以來諸儒誦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所授受以顓門相尙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訓前哲之緒言或者存乎其閒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誦習其成言惟日不足所謂博聞多識之事若將略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於詳博於是傳注之所存者其舛譌牴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於世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於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及取諸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道器之不離而有以證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謂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窺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日以彌甚甘心自棄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魏氏名了翁字華父臨邛人故宋慶元己未進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僉書樞密院事都督江淮軍馬贈太師封秦國公諡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

王禕曰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僞妄使學者不爲其所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

張萱曰九經要義魏了翁著考究九經中義理制度也今內閣見存儀禮七冊禮記三冊周易二冊尙書一冊春秋二冊論語二冊孟子二冊又於前書各段分類爲類目六卷以便觀閱尙存

錢氏時融堂四書管見

十三卷

存

張萱曰宋理宗朝錢時注解論語學庸附以古孝經爲四書

按錢氏四書僅見有孝經而無孟子與朱子所定四書不同故附以羣經

高氏定子經說

五卷

佚

盧熊曰高定子字瞻叔□□二年進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學者稱著齋先生

李氏彥華經傳辨疑

三十六卷

佚

魏了翁志曰彥華字仲實撫州宜黃人通判武岡軍李劉之王父家故藏書至萬餘軸矻矻晨夜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兵謀方伎毫分縷析體習既精晚而述經傳辨疑禮樂遺錄二十六卷鄉人號曰藏修先生

吳氏之巽諸經講義

五卷

佚

史氏堯輔諸經講義

五十卷

佚

魏了翁誌墓曰堯輔字克甫居眉之丹稜受春秋於横舟劉子有年十五講學於德溪開禧二年以易冠同經生尊中乙科調永康軍青城縣主簿補大足縣尉調合州推官

吳氏獵經解

佚

魏了翁狀曰公諱獵字德夫醴陵人敷文閣直學士贈通議大夫

謝氏升賢四書解

佚

張氏貴謨泮林講義

宋志三卷

佚

俞氏言六經圖說

宋志十二卷

佚

周氏士貴經括

宋志一卷

佚

梁氏南一六經辨疑

佚

姓譜字力行

賈氏鎔考信錄

通考三十卷

未見

劉氏序略曰友人賈君成己少余十三歲未脫舉子累且教授生徒所至坐席常滿而能歷年篤以成書世之學者於六經之疏能一閱焉者蓋寡況能參稽其類大之如天地氣形之初微之如服食器用之末先儒該洽兼綜凡古書之雜出者徵之而靡不在分之而靡不貫也其書曰考信錄考諸古而信諸心又以質於余而證於後世用意遠矣

黃氏大昌晦庵經說

三十卷

未見

楊氏伯嵒九經補韻

一卷

存

伯嵒自序曰字學湮廢已久學者無以籍疑辨惑僕性嗜古癖書傳因涉獵諸經訓釋或同字殊音或假音如字若此者衆韻書率多不載竊有感焉如禮部韻一書政爲聲律舉子設紹興閒三山黃進士嘗補選進上乃亦闕略弗備近嘉禾吳教杜復申明僅增三字僕之惑滋甚蓋若禮記斂般請以機封毛詩倚儺其枝之類庸可諉曰是喪制所出非程文所當用或音義弗順非韻語所可押至如周禮合采合舞之爲釋菜毛詩饋餉發發之爲鱍鱍皆足正後學之傳訛助文場之簪步一切置之可乎乃即經蒐羅萃爲一編非敢上於官以求增補亦非敢淑諸人以侈聞見姑藏家塾以擊蒙昧博識幸毋我誚

俞任禮後序曰禮部韻以略言外多隘之而議欲增也自元祐國

子博士孫詩讀乞添收韻其後則黃啓宗有補韻吳棫有補韻補音毛晃有增韻張貴謨有韻略補遺近世黃子厚將全用則又各有論說然疎者讀韻補韻僅得一二詳者至盡采子史蒼雅方言欲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而難於行此禮部韻之所以至今未備也泳齋先生治衢之暇日揖任禮於柯山堂而語曰子見我所纂九經補韻乎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以經爲根源補韻之作凡九經中字之假借音之旁通考訂分隸各疏其下若星象之錯落於天而燦然以明平齋洪端明所謂杜門論著佳哉者此也平齋欲著論而後弗果他日上之朝而頒行於禮部俟後世知國家之淑士以經則豈但爲聲韻之助任禮敢寫平齋之志而繫於後

黃氏櫄九經解

佚

梅氏寬夫裕堂先生諸經講義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括蒼人解易詩論孟學庸諸義

黃氏彬經語協韻

宋志二十卷

佚

錢氏承志九經簡要

宋志十卷

佚

張氏伯文九經疑難

十卷

未見

伯文自序曰疑生於不信難起於不服經之有疑難其殆出於專門之學臆見異說自相矛盾者乎然所疑有是非而難有當否有如李泰伯疑周禮者一歐陽公疑周禮者二蘇子由疑周禮者三猶曰今之周禮非周公之全書也至若劉子元於書有疑古十條於春秋有十二未喻果何見也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猶曰黨同伐異者爾若夫顏悅之嘗難王弼易義四十條而關康之又申王以難顏非其品藻不由於公論而評議獨出於私見者乎雖然是皆有可取者昔孔門之學大槪務通倫類而已顏子聞一知十子貢告往知來故師友琢磨而德業日進使其舉一隅而不反以三隅抉不能有所疑有所難也予自幼年趨庭先君鮮堂授以群經涉獵之餘亦嘗取五經三禮與夫語孟講究其大槪凡平日得於先儒之議論者寸長片善靡有不錄今取其切於場屋之用者纂爲一書題曰九經疑難非惟述其辨駁而已凡其說之新奇意之高遠開卷一覽九經大旨瞭然胸中矣昔房景先才學通經嘗作五經疑問百餘篇而邢邵亦以五經指要爲世指南今不見其書聊以是擬前篇云

戴氏栩五經說

佚

王瓚曰栩字立子永嘉人師事葉適登嘉定戊辰進士爲太學博士遷秘書郎出知臨江軍不赴久之起湖南安撫司參議官

王氏寔六經說

佚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七

饒氏魯五經講義
未見

劉氏元剛三經演義
宋志十一卷
佚

葉氏時對制談經
十五卷
存

杜溧序曰是編乃文康葉公所著貫穿經史言言典則真經濟之第一義也舊文百篇散出無緒深閲探討今立十五門分統之便觀閲也或有片言匪要則稍加汰節其與章名物雖以懸解者悉取經文注疏分隸於後字義音讀未易通曉者備考韻會書標識於端句讀辨之亥豕正之使讀者開卷洞然具見先生之武庫矣非敢言先生之忠臣庶幾哉非先生之叛臣乎以其可資制作之用妥命之曰對制談經云

黃氏仲元經史辨疑
未見

姓譜仲元字善甫莆田人咸淳中登第陸秀夫薦充益王府撰述官遷太常博士宋亡更名曰淵字天叟

黃氏震日抄經說
三十一卷分見各經
存

沈逵序曰學以孔孟爲師師者道之所存其文則六經之書也講習以窮理躬行以達用斷乎不可易者宋儒標榜角立互有異同而象山陸氏始倡爲高遠驚世之論謂此心本明不假言議惟當自求以得之凡講學卽是異端六經皆吾注腳一時聞人風靡從之獨慈谿黃東發氏尊信周程朱子之說以上探孔孟六經之旨一切反之躬行以爲實用於士必以操行自立於官必以職業自見至讀論語而於孝弟忠信文公所以教人者書佩服終身爲故自強仕用明經家法取科第積州縣吏能歷監司郡守所至有異政仁民厚俗一本之禮義立朝謇諤敷對無隱情雖遭讒去國未究其設施而言論氣節千載有光斯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公暇所閲經史諸書隨手考訂并奏劄申請勸誡等作凡百卷名之曰日鈔鋟梓行於世中值兵燹諸孫禮之懼祖訓之失墜購求搜輯補刻僅完屬予序之予惟科目利誘之弊至趙宋而極其以道學云者又皆從事空言而於躬行大業或未之能然彼其立異矯時固爲賢智之過望而可知其非百餘年閒未有以折衷猶賴先生詳辨力詆著之方冊俾孔孟周程朱子正大之學燦然復明如杲日行空沈陰積靄廓爲之一清有目者皆可覩也方陸學盛行慈湖楊簡氏宗陸者也於公爲鄉人公未嘗苟從末俗波蕩中卓見定力一人而已世之師若弟子玩味是書必若公之於文公身體而力行之而後可而以言學顓子淺陋何足以知先生會秩滿將歸禮之請之益勤敬書於卷端以爲願學者勉若其文詞論述浩瀚峻潔特公之餘事茲故可略云時至正三年歲在丁丑四月

王圻曰五經朱子於春秋禮記無成書慈谿黃東發取二經爲之集解其義甚精蓋有補朱子之未備且不欲顯故附於日鈔中其後程端學有春秋本義陳澔有禮記集說皆不能過之永樂初修五經大全諸儒皆未見日鈔故一無所取

曹氏涇五經講義
四卷
未見

夏氏貞規五經解

黃虞稷曰字清甫歙人宋昌化簿入元不仕
佚

林氏洪範五經義方
十卷
佚

閩書閩縣人

馬氏廷鸞六經集傳
佚

江西通志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登進士歷拜右丞相

王氏應麟六經天文編
宋志六卷
存今本二卷

玉海藝文經解

九卷

存

應氏翔孫經傳蒙求

佚

方回序曰王伯厚尙書學極天下之博長予四歲予昔嘗敬事之戴帥初博士學極天下之粹少予十七歲今予長友也此四明二先生俱以其里中應君子翱翔孫所著經傳蒙求爲然予無復容喙矣竊嘗謂道一而已而物有萬古聖賢之學不專在語言文字日月星辰與天爲體運而不已山川艸木與地爲體生而不窮言語文字與聖賢爲體傳而不朽體物也所以用之者道也道不離物易究咎休書紀治亂詩美刺春秋褒貶三禮辨上下論專言仁孟兼言義皆以語言文字與道爲體其妙用所在一而已一者何道是也然則何道也天地之心耳此之謂道而以其道用乎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物故曰道不離物聖賢之心欲使千萬世之人爲善不爲惡以復其有善無惡之性則不容不著之書此言語文字所以爲斯道有形之體而無形之道所以用乎有形之體而寓於言語文字之中也顧可忽諸子翱所謂蒙求自易至論孟皆括爲韻語以訓後進傍及諸子百家而揚雄方州部家之書亦與焉予曩亦嘗摘其奇語難字以供刀筆艱深之中韜平易亦不過一陰一陽一晝一夜一寒一暑消息往來幽明生死之故易之注疏也獨所用六日七分曆法一歲則易之一端耳康節經世書出於此或誚予好太玄又出雲履瓶下回曰不然凡言語文字之不畔於道者皆與道爲體片雲起於天而澤四海粒粟根於地而飽萬民一畫肇於聖人而開百聖天地聖人之道皆託於物近世有欲滅絕言語文字以爲學者敢痛詆朱文公著述謂率多於古人動累於後來黨陸也其人臨汀使君不然五十而死天棄之矣讀子翱之書者亦曰與道爲體能於有形中求無形則將於無味中得有味矣子翱早中童子科伯公衡嘗參大政云

馬氏端臨經籍考

七十六卷

存

胡氏仲雲六經蠡測

佚

王氏義端經疑

十五篇

佚

程鉅夫表墓曰義端字元剛受易於廬陵歐陽守道與兄義山俱有名以恩監江陵白水鎭遷武岡綏寧令文丞相起兵江西辟與幕議君歎曰事已至此去將安歸涕泣謝之自是終其身不出或勸君仕曰我不能死可復仕乎

陸氏正七經補注

佚

浙江通志陸正字行正海鹽人今屬平湖舊名唐輔宋亡與族父霆龍以家世宋臣矢不仕元遂更名正程文海薦之不起後復與劉因同徵堅不赴隱居教授及卒門人私謚曰靖獻先生立書院於陳山祀之

鄭氏君老五經解疑

佚

姓譜字邦壽長溪人咸淳四年進士元初交薦不起學者私謚曰靖節先生

張氏御弼六經精義

百卷

佚

虞集曰弋陽張君御弼字希契登咸淳戊辰進士第除福州司戶辟充教授仕至興化倅而宋亡隱居不出門生弟子從受業者甚衆講學藍山書院徧取傳記百十家擇其合於修己之學而不墮於淸虛治人之方而不雜於術數者輯而錄之名曰六經精義凡數百卷

謝氏枋得五經珍抄

四卷

存

陸元輔曰疊山五經類纂四卷坊閒所刊盱江趙師聖序之題曰珍抄

王氏所五經類編

二十五卷

佚

台州府志王所字喻叔黃巖人咸淳乙丑進士宋亡致高郵軍事

歸營書院於漢濱及卒黄超然題其墓曰宋進士元逸民南峯王公墓

牟氏徽六經音考

佚

鄭元慶曰徽字獻甫子才之子也以蔭歷大理少卿宋亡不仕與子應龍父子討論著六經音考

余氏浙六經審問

佚

紹興府志余浙字季淵新昌人登進士歷監察御史改大理少卿歸自號致曲老人

趙氏元輔六經圖

五卷

未見

黄氏坡五經通略

二卷

未見

趙氏宗道經說

一卷

未見

車氏似慶五經論

佚

似慶自序曰五經聖人成書萬世標準聖人既沒遭秦之亂焚網嚴密天下學士逃難結舌以書爲諱天下無全書矣漢除煩苛約以三章更高惠二君挾書者律猶未盡去老壯者沒少者亦壽期矣未必盡能記誦也伏生年過九十始克口授不全之書他經不至於泯絕者漢儒補葺之力爲多今讀其書者知漢儒記誦傳習之艱苦而默會聖心於千萬世之上可也作五經論

謝鐸曰五經論黄巖車險軒似慶著今有抄本

俞氏璞經傳考注

未見

趙氏孟至九經音釋

九卷

未見

鄭元慶曰孟至宋燕懿王後祖希釋自青田徙湖州父與篝嘉定中登第孟至咸淳乙丑進士官運判

趙氏德五經辨疑

未見

江西通志趙德宋宗室自號鐵峯博學工文隱居郡城之東湖

按趙氏辨疑惟毛詩有二十八則附朱倬疑問之後餘俱未見

葉氏夢鼎經史子要

未見

黄虞稷曰建安人入元不仕

張氏沂辨經正義

七卷

佚

俞氏西發經傳補遺

三十卷

佚

鎮江府志俞西發字明叔德鄰之弟咸淳中以明經試太學後隱居不仕

陳氏普六經講義

佚

周氏明辨五經手判

宋志六卷

佚

亡名氏授經圖

宋志三卷

佚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敘易詩書禮春秋三家論語孝經之學師承相第系而爲圖

兼講書

宋志五卷

佚

九經要略

宋志一卷

佚

六經疑難

宋志十四卷

佚

九經經旨策義

宋志九卷

佚

六經奥論

六卷

存

黎温序曰經以載道先儒言之備矣蓋易以究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理性情春秋以明褒貶禮以謹節文樂以致中和故潔靜精微易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温柔敦厚詩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是以聖人作經垂訓之功不亦大乎昔者周衰六經厄於秦火漢室書興始除挾書之律經籍漸出諸儒傳於殘編斷簡之中山巖屋壁之內晉唐以來莫有發揮迨乎宋德隆盛五星聚奎文運光啓治教休明而廉生於濂洛關閩之羣哲於是諸經皆有傳義之說如日麗中天聖道不顯而頓回鄒魯洙泗之風教尊若夾漈鄭先生名樵字漁仲莆陽人亦出於宋隆平之世典教之際述作是書而為六經管轄之論啓其關鍵闡發幽秘俾學者直觀升堂之精蘊是則有功於聖門獻不鮮矣温自往年遊於盱郡常讀谷於瀛溪子由危先生講論之暇出家藏厥祖訓導邦輔所錄是書啓誨於温旣而書冬遂請是書敬攜入於書林一旦訪謁日新劉氏克常細閱其義欣然珍留書節歎曰滄海鍼有遺珠矣而請予校正之予竊謂是書一出則六經之奥昭然不惟天下學者之有幸也

按世傳六經奥論六卷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温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荆川唐氏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漁仲嘗上書曰十年為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譌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繆正俗跋五六年為天文地理蟲魚艸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奥論曾未之及則非漁仲所著審矣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八

馬氏(定國)六經考

佚

王氏(若虛)五經辨惑

二卷

存

姚氏(樞)等五經要語

未見

黃虞稷曰至元二年姚樞竇默王鶚商挺楊果等纂進凡二十八類

熊氏(朋來)五經說

七卷

存

南昌府志熊朋來字與可豐城人咸淳甲戌進士仕元爲福清州判官

陸元輔曰易說一卷詩書說一卷春秋說一卷三禮說二卷大小戴記說一卷雜說一卷

胡氏(炳文)五經會意

未見

凌氏(彝輔)大學中庸孝經諸書集解音釋

佚

戴表元序曰儒者之說其精者爲道德而麤者爲禮樂刑政當三代以前雖世治有斷續而二說未嘗一日廢於天下書之所存者略也周之既衰禮樂刑政蕩壞道德茫然無所附麗夫子不得已始與其徒共詳之於書書詳而後世之託言者始雜然自其徒相繼皆沒之後千有餘年往往嘗有窮經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心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艸澤閒宜舉一世不好之而不變聲氣染之久而亦或爲人所采拾道德之緒餘禮樂刑政之髣髴因之而不墜者什五至於近代濂洛之派興於雜書之中定著其書通於夫子者曰子曾氏子思氏子孟氏而上三氏之書存者曰孝經中庸大學孟子若論語又孔門之高第共爲之尤精者也爲之拔儆文抉沈辟使尋源者不迷其津趨塗者不昧其岐有功哉濂洛之徒皆沒說者又雜考亭朱先生出又取濂洛之已詳者與其徒皆明之故孝經有刊誤論語孟子有集注大學中庸有章句以迨太極西銘通書之類凡殘編斷簡之關於義理者畢有訓解其徒之書予之資雖鈍猶得而窺之其徒之人爲余之先猶得而知之顧歲月推移風氣變化資品之尤鈍於予者則不及預此矣予自首東來乃始獲聞番陽有雙峯饒君者嘗學於考亭之門人而於考亭之書鑽研探索纂述彙敘其意猶考亭之於濂洛也久之是州之儒者凌君彝輔與予遊予又見其箋詁疏釋問答圖辨而知其遊饒君之門而於饒君之書又如饒君之於考亭也嗚呼茲非予所謂窮理學古之彥不以世故動心而枯然自守師說於山林艸澤間者耶彝輔歸而於是書也益弘其入謹其出弘且及於伏生申公之年其有欲聞道德禮樂刑政之說者不以屬君之徒而誰耶

王氏(希旦)五經日記

未見

黃虞稷曰字葵初傳與人隱居著書累徵不起又有書易通解

李氏(恕)五經旁注

六卷

未見

楊士奇曰廬陵李省中先生名恕與龍興劉水聰同輩行五經者易書詩論孟旁注簡明切當便於學者

何氏(異孫)十一經問對

五卷

存

楊士奇曰此書爲小學設所謂十一經者書詩春秋儀禮周禮禮記論語孝經大學中庸孟子不及於易者非小學所及也

周氏(聞孫)五經纂要

黃虞稷曰設爲經疑以爲科場發問對策之用

佚

蕭氏(志仁)經解佩觿錄

十卷

佚

江西通志蕭志仁字無惡廬陵人

張氏顥四經歸極
未見
潘氏迪六經發明
未見
姓譜迪元城人歷官國子司業集賢學士
余氏國輔經傳考異
佚
吳澂序曰金谿余國輔輯經傳考異以予之亦嘗用力於斯也俾序其首予少時讀經書疑其有誤字錯簡處必博考詳訂而是正之一日有先生長者見其一二叱責曰聖經如天之日月千古不易何可改耶汝何物小子而僭妄如此予鞠躬謝過曰父師之教敢不承乎第古書自秦火之餘炎漢之初率是口授五代以前率是筆錄口授者寧無語音之訛筆錄者寧無字畫之舛語訛字舛爲經之害大矣不訂正而循襲其訛舛強解鑿說不幾於侮聖言與予之訂正也豈得已而不已者哉況一一皆有案據曰某本作某字或先儒嘗有論義曰某字當作某字未嘗敢自用意點竄也先生長者不領予說予亦不能從其言而遂止然於此每兢惕謹審而不敢苟國輔老成之儒顧亦同予少時之癖而所去取不悉與予同何當聚談細細商略以歸於至當之一
舒氏天民六藝綱目
四卷
存
馬氏瑩五經大義
佚
柳貫誌曰馬氏諱瑩其字仲珍世家建德縣之新亭鄉精研經史旁逮諸子百家下逮山經地志謠俗方言朝披夕攬寒華嚌英延祐科興始用春秋舉上不利後更用禮記亦不利畢次所著五經大義四書答疑又手選唐五百家詩五卷宋南渡諸家詩一卷別有講義讀書紀各二卷藏於家
瞻氏思五經思問
未見
歐陽氏長孺九經治要
十卷
未見

張萱曰元皇慶間歐陽長孺采九經之要輯爲一書自君臣以至朋友自治心以至治天下分爲六門凡七百九十二章共十卷
杜氏本四經表義
佚
江西通志杜本字伯原清江人隱居武夷山文宗徵之不起後至元閒復召爲翰林待制稱疾固辭學者稱爲清碧先生
黃氏澤六經補注
佚
吳澂序曰先聖王之教士也以詩書禮樂爲四術易者占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經焚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幸而未亡者若書若禮往往殘缺惟詩與春秋稍完而已漢儒專門傳授守其師說不爲無功於經而聖人之意則未大明於世也魏晉而唐注義漸廣至宋諸儒而經學之極盛矣程子之易立言幾與先聖並然自爲一書則可非可以經注論若論經注則朱氏詩集傳之外俱不能無遺憾也後儒於其既精既當者或未能嚌味其所可取則於其未精未當者又豈人人而能推索其所未至哉予嘗於此重有慨焉而可與者甚鮮也蜀儒黃澤楚望貧而力學往年初識之於錫今年再遇之於江讀易詩書春秋及周官禮記悉欲爲之補注補注之書未成而各經先有辨釋宏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謹審真有灼見先儒舊說可從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用功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爲之大快乎楚望不輕以示人而德化縣令王君乃爲鋟梓以傳予歎美之不足因以諗於學者蓋於諸經沈潛反覆然後知其用功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
翼經罪言
佚
吳氏仲迂經傳發明
未見
宋氏元僖五經約說
佚
貢榯序曰古之學者二十而五經立方其時以力田致養爲先本春出於野冬始入邑其勤懇懇然日不能給暇日入學歲率不滿

十旬焉憶何其敏且成如是之易也蓋先王威時鄉遂癢洫之制明冠昏賓蜡之禮具弦歌俎豆鐘鼓弓矢之備周旋品節皆身親而日化則所謂通其義者道德性命之理也簡牘日繁專門經師夸宏務奇漢世儒者白首莫一微言既絕掇拾枝蔓而婾意惰業率自涯而返亘有以也夫子之翼易二戴之傳古禮解經之準的也訓詁別立爲小學析文以言字因字以言義究其大較邈不相入然則士何自知經旨哉唐孔賈氏奪漢儒宗知其迂陋猶旁諱曲覆如臨師保不敢有犯獨啖趙出口指摘無所避劉原父氏歐陽氏始慷慨直論未幾言經者銖分毫別讙譁同異亦駸駸乎漢儒矣夫一道德而同風俗作者之事也復古而不至焉者儒者之責也六藝之道莫急於禮樂樂書廢已久而儀禮訖不得立學官遺音舊器莫可尋辨登降進退揖讓之損益臨事取具跂就企及卒泥夫近古吾獨謂學古之士猶足以語夫此也廬陵宋元翁爲童子時能明經明經舉廢已久獨元翁興起其事弱冠復約爲大義先王墜典炳然其事美矣夫天人之奧昔人之所罕言而昔之耳聞目見接熟素履今皆棄置不講元翁氣清德茂養泉冀木必以源本約而同之與道俱會後之學者將由是則焉敢誦所聞而美之

歐陽氏侁五經旨要

未見

閩書侁字以大長樂人舉進士不第隱居著述學者稱道江先生

陳氏櫟經解

未見

江氏逢辰七經要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虞卿歙人元崇德州教授

雷氏光霆九經輯義

五十卷

佚

吳氏師道三經雜說

八卷

未見

黃虞稷曰易詩各一卷書六卷

楊氏叔方五經辨

佚

吉安府志楊叔方吉水人號學睡先生以經學授清江范德機以曆法授寧都習吉翁

曾氏巽申經解正訛

未見

黃虞稷曰永豐人官應奉翰林文字

李氏好文端本堂經訓要義

十一卷

未見

元史至正九年順帝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命李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取史傳及先儒論說關治體協經旨者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命太子習焉

李氏仁壽諸經衍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山甫龍泉人元季婺州教授

趙氏居信經說

未見

唐氏懷德六經問答

佚

黃虞稷曰字思誠金華人仲友七世孫許白雲弟子元衢州學錄

陳氏剛五經問難

佚

楊氏維楨五經鈐鍵

未見

葉氏失名經疑

佚

趙孟頫序曰大凡讀書不能無疑讀書而無所疑是蓋於心無得故也無所思則一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讀書之大患也善讀書者必極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則思之深思之深

則必有疑因其疑而極其心思則其有得也凡書皆然經爲甚何者六經其來最古傳之久而訛謬生焉以今人而臆度古人吾見其不能矣則夫疑之多也何怪通川葉君白首於六經凡有疑皆萃而爲一編其疑之淺深固未易遽釋而其所以疑者有以見葉君之用心於經書而非泛泛口耳之學所可同年而語矣葉君以僕嘗從事於此不遠千里來求敘引故敘其所以疑者覽者其詳諸

陳氏失名五經直音

未見

黃溍敘曰周都官爲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樓宣獻公之博洽而爲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嗟乎聲韻毋也文字子也子非毋不生執其子以求其毋而不得乃傳會若是耶易書詩禮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童而習之非若夫賦汴都者之鉤奇摭隱而使人不得其讀也直音蓋有其書陳君是編不過蒐其脫遺摘其舛謬爲力亦易耳雖然不能讀汴都賦何害六經之書一失其讀則二三聖人傳心之要旨經世之大教所賴以存者幾希矣夫使之日星垂而江漢流者陳君是編不有助乎方之樓公竭精神於蟲魚石樹之細者不又有閒乎然予聞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用二合字是也陳君目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蓋變例也嘅權夫音之未易以直達也是抑可尚也

亡名氏六經圖

佚

朱善序曰古之學者有書必有圖何也不得於理則必求諸書而古人之傳授可見已不得於象則必求諸圖而古人之制作可考已此圖之與書所以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六經有圖其來已久然兵燹之後古書存者十無一二況於圖乎豫章李君用初家藏六經圖甚古予嘗得備是圖而觀之以天文則中星有昏與月令之異同以地理則疆域有禹貢春秋之沿革以人文則儀禮之有詳略官制之有繁簡城郭宮室宗廟井田會同軍旅冠昏喪祭衣裳弁冕旌旗車輅籩豆簠簋圭璋琮璜凡文質之有損益以物理則昆蟲草木鳥獸魚鼈之細微又於詩爲特詳然五經之圖可觀者象而已若易則伏羲先天四圖邵子終日言而不離乎是其爲理也微矣文王後天方位雖不與先天同然先天純乎天理後天各以人事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其有功於天下後世一也易圖之外益之以揚子之太玄司馬之潛虛邵子之皇極經世使學者可以一覽而得其大概好學之士果能兼此六圖而並觀之譬諸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何患學之不進哉用初將命工摹寫且與同志稟金刻梓以廣其傳茲事若成其有功於學者多矣豈曰小補之哉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九

孔氏克表等羣經類要

未見

黃虞稷曰明太祖命儒臣孔克表劉基林溫等以恆言注釋羣經使人易通曉親解論語二章以爲之式克表等承命釋五經四書以上賜今名

吳氏沈六經師律

一卷

闕

沈自序曰嗚呼兵者國之大事也聖人之所罕言而不敢輕用者也古之時文武爲一塗士之陞未嘗不知兵也後世析文武爲二岐而兵之學寡矣有能言者下之人不以爲狂則上之人必以爲諱幸四方之無虞宜無事乎此也苟或有警將求若人而用之不亦遲乎古之兵謀戰策多矣歷代以來散亡略盡今之存而顯顯者七書而已七書者司馬法六韜孫子吳子尉繚子三略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也前代嘗以之頒布武學令天下誦習之謂之武經世之談兵者尊之仰之眞猶儒者之於六經也夫行師不法聖人則是爲暴會謂彼七書而可以爲萬世不刊之典乎何當時之襲陋而不悟也以七書考之三略尉繚子已有可疑漢志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又有三十一篇今書有二十三篇則不知果有本眞否三略三卷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所撰其亦信然乎若太公六韜與李衛公問對則灼然依託者也其爲古書而可信者司馬法及孫吳乎太史公稱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之法未能究其義漢時存者百五十五篇班固入之於禮今之存者僅五篇而已蓋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夫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五篇之傳其穰苴之遺乎然亦非齊之全書矣吁先王之兵制盡在古司馬而今不可得見矣宜孫吳之歸然而獨高也班固志藝文時兵家者流總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而孫子冠其首觀於十三篇之書備奇正用機權審彼度己先計後戰變化開闔其用不窮亦深妙矣哉雖然謂武之書爲秦漢兵學之祖則可謂三代之兵學亦若此則不可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尙義也非尙詐也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吾恐其非聖人意也世道日貶民論日卑論將帥則以勇壯擊刺爲賢能語行陣則以奇詭設伏爲巧妙若曰我將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雖三尺之童亦指以爲迂闊而不切矣昔者荀卿子之非孫吳有曰彼孫吳也上勢利而尙變詐者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孫吳之徒皆身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說可謂嘗哉至揚子雲亦復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子雲之不喜孫吳其意美矣然不知嘗時子雲所見司馬法乃古之書耶抑穰苴所述之遺耶聖人於師中之事雖未嘗一一悉言而其宏綱大用則豈不可得而窺哉蓋兵之始作也非聖人之私意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觀法之而已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大公至正之心炳然神武不殺之德豈孫吳之所可得而測識哉閒嘗不自揆度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其言其義有涉於師政者輯錄而類聚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竊取子朱子儀禮集傳師田篇之意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諸侯之強大僭侈兵法軍制俱非先王之舊曰侵曰伐曰圍曰入曰追曰戰曰襲曰取曰收曰滅聖人不厭其書於簡冊者誅其黷武之罪以示萬世之防學者當自其全經而講焉不得而盡錄也至於夾谷之會則以吾夫子之文德武備於是可見故特取之以繫於兵用之篇嗚呼有國家者於平居暇豫之日能謹夫修齊治平之道兵無由而作矣如其萬一猶當按聖人之遺經法聖人之運量豈不足處天下之大事乎天下之大艱而又奚暇於孫吳乎此是編之所以一本於經而不容附以他書之說也天下之事固有以新奇而爲世所好者亦有以陳常而爲世所厭者有人於此曰我善爲孫吳則必藹然聽之矣如曰六經之中未嘗無兵法存焉則必譁然難之矣習俗之移人至此乎方當四方合一文治聿興之時草茅之士得以餘力及此極知牽綴聖人之經犯非所當言之戒其罪無所逃之然有備可以無患考古所以制今世之君子當有採焉

趙鶴曰字濬中正傳子蘭谿人洪武中召爲翰林待制陞東閣大學士

按師律五篇今惟兵禮一篇載於金華文統

董氏彝經疑問對

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宗文樂平人元至正間領鄉薦入明爲國子監學錄

陶氏凱九經類要

一冊

未見

右見菉竹堂目

徐氏蘭五經文格

未見

黃虞稷曰洪武初人

范氏祖幹羣經指要

未見

蔣氏悌生五經蠡測

六卷

闕禮記闕

悌生自序曰愚幼讀書略曉文義其或未通師友問辨既退猶有疑未釋者及壯至老其素所嘗疑尋經傳本旨反覆參究旁撫證據疑終未能解所恨窮居僻處孤陋寡聞不能訪求良師益友以質所疑每欲筆而志之以俟後之同志又恐獲僭議先儒之罪握筆屢投者有日今老矣輒復編而紀之名曰蠡測蓋以愚之膚識淺學而敢輕議先儒得失亦猶以蠡測海多見其不知量之意庶幾他日見者未減僭踰之罪幷以平日讀書傳義之外己意嘗見作爲衍說類附於後或者窮經有知我者於中取其一二焉亦以見予之素心非敢妄爲是言也

黃虞稷曰字仁叔福寧州人洪武初舉明經任本州訓導

李氏本經書問難

未見

黃虞稷曰字孝謙郢人洪武中父仕閉有罪本代父輸作以德行稱

張氏寶五經標題

未見

熊氏劍五經纂要

未見

蕭氏岐經書要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尙仁泰和人洪武初舉賢良至京授長史辭歸改平涼府學教授

徐氏原五經講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均善蘭谿人洪武中以賢良徵爲翰林院待詔

黃氏鼎五經精義

未見

江西通志黃鼎字玉鉉吉水人深究六經之旨胡廣鄒緝皆其門人

賀氏賢五經集解

未見

黃虞稷曰狄道人永樂壬辰進士詹事府少詹事

張氏楷四經積秕

未見

黃虞稷曰楷字式之慈溪人永樂甲辰進士歷官左僉都御史

黃氏潤玉經書補注

四卷又增一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四書諸經注家或遺或誤乃撰經書補注

王圻曰黃公補注其言多有可采

周氏洪謨經書疑辨錄

三卷

存

洪謨自序略曰臣昔爲祭酒時既以辨疑爲職每過六堂會講之暇諸生有疑而問者必與辨焉欲其易曉初不憚其辭之俚隨其所請亦不計其言之複蓋自漢唐以來經訓不明理學俱晦惟宋朱子洞見精微究極玄奧理學之明如指諸掌至若羣經所載事物之變制度之設有漢唐諸儒不能發明而朱子亦未及發明者有漢唐諸儒所見舛誤而朱子亦襲其舛誤者如羲皇冠服之事

堯舜曆象之政歷代正朔之建明堂之制與夫郊祀社稷宗廟之禮皆先王經世大典奈何一千年間互承譌謬莫適指歸改正之說既使先王之法上達於天尙右之說復使先王之法下墜於地故臣與諸生答問不得不剖析到底講貫明白其後諸生互錄所得以備參考乃又取而裁之名曰疑辨錄既嘗具本上進以塵御覽復俾諸生各錄一帙以就正於有道之士亦所謂學爲朱子忠臣毋爲朱子佞臣之意云爾抑此與諸生講辨不得不爾若夫科舉之作文義者仍以大全爲主而無用乎此云成化十六年

黃虞稷曰成化十五年洪謨爲禮部尙書進呈是書多辨朱子解經沿習諸儒之誤

陸元輔曰疑辨錄中諸條間有言之得當者若周正考一篇主不改時月之說而廣引經傳以證之其說似是而非不若朱子改時改月之爲不可易也其書以成化十五年進呈疏言五經四書雖經朱熹注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勅儒臣考訂帝曰五經四書漢唐諸儒之誤永樂間儒臣纂修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錄天下學者誦習已久洪謨乃以己意紛更不允

王氏恕石渠意見

二卷又拾遺一卷補闕一卷

未見

周氏安九經圖注

佚

陸元輔曰安字孟泰莆田人家貧遇鬻書者以耕牛易之卒後遺書爲外孫所焚鄭人亟拾之得九經圖注制度極精巧見周瑩藏山錄

按瑩亦莆田人正統乙丑進士

支氏立五經解

未見

嘉興縣志支立字中夫正統甲子舉人官翰林孔目

楊氏守陳諸經私抄分見各經

一百卷

存

何喬新志墓曰公居廬讀禮有所得作禮記周禮儀禮私抄繼而旁讀羣經悟先儒注釋不能無失又作孝經大學中庸論孟尙書周易春秋私抄皆正其錯簡更定其章句於諸儒之傳惟是之從附以己見有不合者雖濂洛關閩大儒之說不苟徇也其校定羣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辭詩卷耳乃大夫行役者之作大學本末一章乃治國平天下之傳禮喪大記一篇乃儀禮經文皆超然獨見先儒論議未嘗及是也

程敏政曰先生諸經私抄皆擴前賢所未發使及朱子之門必有起予之歎後此亦必輔朱子傳注行於世

王兆雲曰文懿公博學多識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百餘卷

黃宗羲曰鏡川長於經術諸經皆有私抄其於先儒之傳惟善是從附以己見有不合者雖大儒之說不苟徇也

李鄴嗣曰楊公私抄不盡從先儒傳注

五經考證

未見

守陳自序曰昔孔子能言夏商之禮以杞宋之文獻不足而不能徵其言竊嘗歎之夫聖人言禮尙欲有所取證況下此者乎六經至秦而亡漢興求之惟得易詩書春秋皆殘闕而樂盡亡矣禮僅有存者小戴氏乃掇拾其亡篇斷簡以爲禮記後人因謂易詩書春秋幷禮記爲五經而並傳之經既殘闕亡斷而傳注者又專門名家人各爲說故易或主理或主占詩主美刺春秋主褒貶亦有不主此者至若三代之正朔則詩與春秋兩傳各異日月五星之左右旋轉周公之東征則詩書兩傳各異又若易之履霜堅冰魏志作初六履霜書之上帝割申勸禮記作上帝周田觀詩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中庸以假作嘉顯作憲凡若此者豈可獨信一經之文偏徇一家之說而已哉蒙少從先大父授讀五經未之講也今居閒處靜時取五經讀之或疑有不能決或見有異先儒者皆無所取證乃考漢魏以上諸書凡言及五經者各以類抄之庶可以廣見博聞參考互訂以求至當歸一之論也惜乎世無上古之典家無四庫之藏無以足吾證耳

李氏東陽講讀錄

四卷

存

程氏敏政經筵講義

四卷又一卷

存

羅氏倫五經疏義
未見
青宮直講
四卷
存
李氏晟六經舉要
未見
黃虞稷曰字孔陽濮州人成化己丑進士爲監察御史以言兵被
謫弘治中上所著六經舉要詔起參謀大同軍事
馬氏中錫箋經寓意
未見
邵氏寶簡端錄
十二卷
存
黃虞稷曰嘉靖四年四月巡撫應天都御史吳廷舉上終養南京
禮部尚書邵寶所著簡端錄學史二書以資啓沃詔下有司
姚氏文灝經說
未見
王氏敕五經通旨
未見
山東通志王敕字嘉論歷城人成化甲辰進士及第歷南京國子
監祭酒
費氏宏經書講義
一卷
存
徐善曰鉛山費文憲公成化丁未賜進士第一累官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學士贈太保講義一卷載摘稾中
陳氏公懋經說
佚
孝宗實錄弘治元年五月直隸無錫縣民陳公懋奏上所著書大
要謂尚書周易大學中庸注失經迷臣有一得頗能析理言涉誇
誕通政司言公懋奏內不稱軍民籍自稱庶人凡五經四書集傳
皆我太宗命儒臣纂輯者公懋多穿鑿更改悖理害道乞正其罪
上命焚所著書押遣還鄉

陳氏珂五經發揮
未見
黃虞稷曰字希白錢塘人弘治庚戌進士大理寺卿
陳氏鳳梧六經纂文
四十四卷
未見
趙氏鶴五經考論
未見
陸元輔曰鶴字叔鳴江都人弘治丙辰進士官至按察副使晚著
此書
王氏守仁五經臆說
四十六卷
未見
守仁自序曰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
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
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
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
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
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
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
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與
於麴蘖而非䤈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
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
各十而禮之說尚多闕僅六卷云
黃虞稷曰先生居龍場萬山中默記舊所讀書錄之意有所得輒
爲訓釋
黃氏俊五經通略
二卷
未見
右見聚樂堂目俊武進人弘治己未進士
徐氏縉經筵講義
五卷
未見
陸元輔曰縉中弘治乙丑進士累官吏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謚

文敏

馮氏珵五經正議

佚

陝西通志馮珵字允莊涇陽人南工部尚書貫之子官吳江縣丞

陳氏維之五經辨疑

一冊

未見

右見蒹竹堂目

朱氏存理經子鉤玄

佚

錢謙益曰存理字性甫長洲人

戴氏冠經學啓蒙

佚

黄虞稷曰長洲戴冠章甫撰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十

呂氏柟涇野經說

十卷或作二十一卷

存

陸元輔曰涇野經說周易說翼三卷尚書說要二卷毛詩說序二卷春秋說志二卷禮問一卷共十卷陝西正學書院刊行其門人謝少南序之

王氏崇慶五經心義分見各經

五卷

存

蘇祐曰端溪先生自晉東還日以著書爲事所撰有易經議卦書經說略詩經衍義春秋斷義禮記約蒙深體往哲之精頗定後儒之惑

丁氏奉經傳臆言

二十卷

存

黃虞稷曰奉常熟人正德戊辰進士

楊氏愼經說叢抄

六卷

存

經子難字

二卷

存

陸元輔曰用修經說喜推陳出新貶駁宋儒然小智則有之聞道則未也

戚氏雄經子要書

三卷

未見

鄭氏佐五經集義

未見

黃虞稷曰字時夫歙人正德甲戌進士山東按察使

林氏士元讀經錄 附錄

未見

薛氏蕙五經雜說

未見

錢謙益曰蕙字君采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改吏部驗封主事歷員外陞考功司郎中嘉靖改元大禮議起撰爲人後解奏下詔獄尋得貰復職

黃氏綰經書原古

未見

黃宗羲曰久庵於五經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諸圖有圖無書爲伏羲易彖辭爲文王易爻辭爲周公易彖傳小象傳繫辭傳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孔子易以大象傳爲大象辭爲孔子明先天易其卦次序亦以先天橫圖之先後又以孔子繫辭言神農黃帝堯舜周易之　爲明歷代易又以孔子始終萬物莫盛於艮以闔戶之坤先闢戶之乾乾先後天而推之以爲夏商連山歸藏之次第詩以南雅頌合樂次第於先退十三國於後去國風之名謂之列國魯之有頌僭也亦降之爲列國春秋則痛掃諸儒義例之鑿一皆以聖經明文爲據禮經則以身事世爲三重凡言身者以身爲類容貌之類凡言事者以事爲類冠昏之類凡言世者以世爲類朝聘之類書則正其錯簡而已此皆師心自用顛倒聖經而其尤害理者易與詩夫先後天圖說固康節一家之學也朱子置之別傳亦無不可今以先天諸圖即是伏羲手筆與二聖並列而爲經毋乃以篡竊爲正統乎大象傳之次第又復從之是使千年以上之聖人俯首而從後人也詩有南雅頌及列國之名而曰國風者非古也此說本於宋之程泰之泰之取左氏季札觀樂爲證而於左氏所云風有采蘩采蘋則又非之是豈可信然季札觀樂次第先二南繼之以十三國而後雅頌今以南雅頌居先列國居後將復何所本乎此又泰之所不敢也

廖氏道南講幄集

二卷

存

陸元輔曰黃綰字叔賢黃巖人正德丁丑進士仕至禮部尚書

穆氏相五經集序

二卷

未見

姓譜相字伯寅三原人正德辛巳進士監察御史

孫氏宜遁言

經議二卷

存

錢謙益曰宜字仲可華容人舉於鄉上春官不第自稱洞庭漁人

李氏鼎臣五經字義

未見

虞氏守愚經書一得錄

未見

姓譜守愚字惟明義烏人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右侍郎

陳氏深十三經解詁

六十卷

未見

丁元薦序曰漢儒之解經非必盡出於漢儒也於時去古未遠專門之士各有所承襲以授諸弟子諸弟子轉相授受各成一家之言宋儒起五季後乃銳然舉千聖不盡之言不盡之意嶄以一人發其藏而畫一以示天下萬世凡漢儒所肆力者宋儒弗屑也夫經吾取其布帛菽粟終身而不厭也二曜中天人人指而觀之欲逃焉而無非是也解經者亦若是則已矣昔七十之徒通六藝而遊聖門才賴什伯後世也親聆咳唾然不可得而聞者何限而況影響於三千載之下乎陳先生曰吾取傳合之於經而不得而弗敢強也吾又取宋儒合之乎漢而不得而弗敢強也久而索之得者半求之而得吾兩存焉求而不得更其近古者因其解而解之為知夫一轉之非嘗鼎哉陳先生諱深字子淵吳興長興人再官不得意老而喜讀書年八十餘篝燈至丙夜不輟語子曰老夫所苦心者經也將易簀以此執手見託曰幸辱一言比於挂劍之義予心許之又三年而序成先生更有周易周禮春秋然疑若干卷惜散佚不盡傳

鄭氏世威經書答問

十卷

未見

薛氏甲心傳書院經義

未見

唐氏順之稗編經說

四十一卷

存

宗氏周就正錄

未見

黃虞稷曰周字維翰興化縣人嘉靖辛卯舉人四川馬湖府知府易五冊書四冊詩三冊春秋六冊禮記六冊四書四冊

薛氏治五經發揮

七十卷

未見

李鄴嗣曰公號曲泉嘉靖辛卯舉於鄉歷官馬湖府同知

蔡氏汝楠說經劄記

八卷

存

胡氏賓六經圖全集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汝觀光州人嘉靖壬辰進士兵科給事中

馬氏森經筆

一卷

未見

趙氏貞吉經義進講錄

未見

孫氏銓五經述

未見

鄭元慶曰歸安人字撰卿嘉靖戊戌進士歷官陝西按察副使

金氏世龍六經字原

三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孟陽長洲人嘉靖辛丑進士官按察司副使

王氏覺五經明音

五卷

未見

高氏拱日進經義直解

十卷

未見

陳氏士元五經異文

十一卷

存

士元自序曰綦秦焚書漢興釐下購書之令而經文竟多殘逸所立博士各家師授轉錄不同況漢初文字兼行篆隸後世易以今文豈得盡同又漢儒稱引經語皆出自記憶非有鏤本可校且撰著各成一家言其文自不能同予讀十三經注疏及秦漢晉唐書所載經語有與今文異者輒私識之輯十一卷用示塾童俾得擇取焉

殷氏士儋經筵經史直解

六卷

存

卜氏大有經學要義

五卷

存

徐栻序曰夫作經以載道也譚經以明道也是故有作之者不可無羽翼之者譚經者有志於聖人之道之軌範也檇李益泉卜大夫輯秦漢以下諸儒之譚經者昭揭篇章剔釐淵藪嘉惠後學蒸蒸然盛矣蓋道猶梁也經猶棟也作室者有棟梁室斯具矣於是爲榱爲題爲梲爲節爲隱柱爲深聖爲屏以蔽爲牖以通明駢舉而雜出皆作室之要也譚經者無慮千百家人各一言言各一見非發明本旨則攻擊異端剔奧鉤玄旁搜博采弗以要義譚之奚益卜大夫能辨茲矣故於經生之所譚者得其要義焉大夫與予丁未同舉及予撫浙政暇出是編俾弁其端予患今之士徒譚時藝而不及經義失其本真安望其措之用乎得是編竊心喜爰序之以告窮經致用者

嘉興府志卜大有字　秀水人嘉靖丁未進士令無錫執法不撓權貴稱彊項中忌者調潛山歷南儀曹郎以忤時宰出爲尋甸守致仕

黄虞稷曰正集四卷補遺一卷

楊氏豫孫經史通譜

一卷

未見

詹氏萊七經思問

三卷

存

揚于庭序曰浙有詹範川先生自其束髮受書軌窮理窟多所心解其言易以爲四圖有功於易而誚歐陽諸人之妄嘗其言詩以爲太師陳詩而被之樂所云不淫不傷者聲也非詞也自文人之辭出而通於樂者寡矣其言書以爲穆王優於宣王故孔子存君牙冏命呂刑三篇而於宣不之及其言春秋以爲桓四年七年亡秋冬二時乃其傳習之訛而非必如胡氏討賊之說其言周禮以爲春秋戰國傳會之書其言學庸以爲致曲之曲即獨也如曲宴曲赦之類大抵其說旁出於百家而折衷於姬孔其造物創獲於千載之後而其沈思冥搜於千載之前者也先生之子兵備君獻功又能紹明先生之志而爲之流傳不朽斯亦述作之勝事已

姓譜詹萊字時殷常山人嘉靖丁未進士歷按察僉事

陳氏耀文經典稽疑

二卷

存

耀文自序曰余幼業專經竊於餘經有志焉若未逮也入官多暇優於典籍之場凡其不詭於經有裨於傳者咸筆識之久之遂成此編得魚忘筌虧知遺誚然師承各異見以人殊亦起予之志也貽之同好庶幾其狂斐云

方氏弘靜千一疏

經說四卷

存

吳瓊曰公歙縣人嘉靖庚戌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右侍郎

羅氏汝芳五經一貫　五經翼注

俱未見

王氏世懋經子臆解

一卷

存

徐氏用檢五經辨疑

未見

黄虞稷曰字克賢蘭谿人嘉靖壬戌進士太常寺卿

李氏材經說萃編

二十九卷

未見

王氏圻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十二卷

存

俞氏璘五經序

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嘉靖初淸源知縣

王氏循吉五經圖說

未見

黃虞稷曰開州人嘉靖中獻其書於朝錫號處士

桑氏介五經問答庸言

未見

蘇氏濂石渠意見補遺

六卷

未見

戚氏祥五經彙語

未見

邵武府志戚祥字鳳卿嘉靖間以明經授浙江新城縣儒學訓導再補泉州府學致仕

周氏家相五經通故

未見

廣信永豐縣志周家相字元忠以貢司南昌訓歷臨洮通判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十一

于氏慎行經筵講章

未見

朱氏賡經筵講章

未見

馮氏時可談經錄

一卷

存載集中

張氏位經筵講義

二卷

未見

包氏萬有五經同異

二百卷

未見

鄧氏元錫五經繹

十五卷

存

王氏應電經傳正譌

一卷

存

應電自序曰予觀說文所引五經字與今文絕異蓋許氏當東漢時猶及見古文故所載如此今之經文不知幾更翻摹之手故與許氏不同也世之習經者惟知有今文而書字者惟知趨簡便謬將何極今姑據說文所載及淺近譌謬之甚者稍加訂正不賢者識其小者非所重也

朱氏睦㮮五經稽疑

六卷

未見

王世貞序曰大梁周宗正灌甫氏少負異質以古文辭名中原顧意殊不屑之汎瀾百氏且徧於是盡治六經取諸傳疏訓故無慮數十百家臚列於目而惟吾之汰苟其是則不以世之所忽遺者而廢吾是苟其非則不以世之所趨汜者而廢吾非其所治經文訛者正之衍者去之錯者理之若禮經而非出於聖人之筆則紏之今所行六卷彬彬焉足稱爾雅矣

授經圖

二十卷

存

睦㮮自序曰予觀宋文總目有授經圖不著作者名氏敘易書詩禮春秋三家之學求其書亡矣及閱章俊卿考索圖六經皆備閒有訛舛余因考之蓋自東漢以下諸儒授受歲有的派云其經義或私淑或自治或受之國學俱繫之爲某受爲某傳可乎余於是稽之本傳參之諸說以嘗請業及家學者各爲之圖以一二傳而止者亦錄之以備否考舊圖俱無傳圖後或錄經論數條而諸儒行履弗具使覽者不知其爲何如人也余既爲圖復掇撫其要而作傳無關經學無裨世教者皆略焉傳成以諸儒著述及歷代經解附之釐爲四卷藏之家塾以俟同好庶斯道之不墜也

黃虞稷曰本宋文總目中授經圖之意著五經授受諸儒同異及古今經解目錄成編錢氏列朝詩集作五卷

經序錄

五卷

存

周大禮序曰予昔遊梁朱識宗室西亭公公修學好古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繫版行於世又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注訓詁者皆載其敘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以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聞見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焚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十四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傳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出自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注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閒始命諸儒孝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存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注之一二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

鄭餘慶鄭覃之徒欲救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成書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祐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遺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遍讀諸經竊以章句之所見常與今之傳注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閒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亂淆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邱禋祀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縢召洛二誥之疏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二傳之專學也則王柏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汸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載於其間頃刻耳則余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乎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訂其疑義而序其略如此云

杜氏（貫）明儒經翼

七卷

未見

貢安國序略曰吾友杜質氏壯年從學五十有聞念聖經久湮而明儒之論有契於古者采輯成編皆有本之言將以羽翼六籍俟諸百世輯既成梅守德純父氏題曰明儒經翼子又爲敘其編次大意云

梅文鼎曰質寧國太平人

吳氏（繼仕）七經圖

七卷

存

經原宗統

四卷

存

查嗣瑮曰繼仕字公信徽州人

瞿氏（九思）六經以俟錄

存（闕）

黃虞稷曰黃梅人萬曆癸酉舉人以進所著書授翰林院待詔

姚氏（舜牧）五經疑問（分見各經）

六十卷

存

唐氏（伯元）醉經樓經傳雜解

一卷

未見

胡氏（應麟）六經疑義

二卷

未見

馮氏（璿）經筵講義

一卷

存

沈氏（堯中）學弢經籍說

三卷

存

郭氏（正域）十三經補注

未見

談遷曰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中允諭德庶子遷南國子祭酒陞詹事掌翰林院進吏部右侍郎卒謚文毅

姜氏（應麟）五經緒言

未見

周氏（應賓）九經考異

十二卷逸語一卷

存

應賓自序曰九經者合四書五經而名之也夫經湮於秦而復出於漢其閒斷編之闕缺語音之齟齬固已家異而人不同矣況夫古文變而篆篆變而隸隸變而今文其爲魯魚亥豕之譌夫豈少哉頃予讀禮多暇閒取許叔重說文時披覽之見其所引論語詩書多與今文不合遂取石經殘碑及十三經注疏摘其同異者纂而次之已又旁採漢書史記以及唐宋諸儒論撰凡有關於經文者悉彙焉意欲備一家之言而未竟也晚乃得應城陳君五經異文讀之則知昔人於此固已先得我心之同已陳君最稱博洽無書不搜然其所遺尚十有二三而陳之所有者余或未之悉也乃

知討古之難有如漁獵竭澤以漁而魚終不可盡焚林以獵而禽終不可盡也況陳君所輯止於五經而四書不備猶爲缺典予遂竟成此書以示後學庶使廣聞博見無專門之陋焉若曰立異幟以熒世則予爲敢

徐氏常吉遺經四解

王治皞曰鄞縣人萬曆癸未進士累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四卷

未見

六經類雅

五卷

未見

唐公文獻青宮進講經義

二卷

佚

郭正域作傳曰予與公自翰林時各以道義相規切公每向予言曰若性直而好盡言殆不免乎後與公共事皇太子講筵戴星而往日午而退冬雪盈尺秋雨如注嚴風刮面如削夏日揮汗如雨不得休八年如一日在事者先後多異同予與公驩然靡閒每五夜晨起坐直房促膝論心各相勞苦後公請告予亦還南大司成各二年而又共講筵暨予攝部事與執政忤言者希旨交章攻擊予予得請歸知交避匿公率同事送予國門外使人將之潞河爲一二詩書扇頭語甚激烈憤悱後妖書事起罪人已得執政使其私人康御史不揚故上章請緩罪人死且曰不數日而渠兄弟當授首闕下意蓋在予兄弟也上怒罷康御史爲民執政亟救御史而科臣姚文蔚授意錢夢皐遂上書直以坐予兄弟暨歸德相國歸德相國在京邸與予兄在國子邏卒如堵牆門晝閉不得開予日坐舟中道臣希意擲所司斸予出入晝則揚于夜則鳴鉦如防倭寇而京師捕帥亟請拷予從者使人來予舟中今日械一人去明日械一人去先後逮去男婦老幼共十五人竹鐵釘入手足指倒懸梁上毒酒灌鼻孔竹刀削兩脅肉片片墮地竟無所得兩月獄不成予與妻孥不敢歸待命舟中歲且除忽一人自岸躍入予舟中舟人皆恐問之曰子華亭唐公人索書不得少旋氣定自衣領中出片紙子識爲公手書書曰上神聖知公冤湯網解矣執政爲公論所執且舍妖書揚帆而向楚事其本志也公姑任所爲第不死耳子讀公隻字若金雞口中吐出溫綸自天而降又旬日公復以其人出數十金畀予則公與晉江李公楊公粵西蕭公各捐俸金助予爲道里費先是予第三子生僅十日而冒雪以行會京師以三十卒來予舟中械乳媼之夫李奴以去媼日夜哭乳湩不流兒幾不保蓋諸臺省授意一總帥得一青巾方士持白蓮呪使李奴誣予服不可得公又以人來唁予予告之故公從總帥處力爭之釋李奴以歸乳媼夫婦抱頭哭若更生兒得不死公之力也嗚呼當是時彼方張彌天之網焚燎原之焰起滔天之浪誰敢問予各姓獨龍江沈公以其家人來眡予牢醴暨同年牛御史導予出疆今御史熊君自保定以酒百尊畀予爲餞寒具淮陽李中丞贈予道里費而已後半年予得歸亦不知難之所由解也人自京師來者乃言難起時公率署中一二同志謂於執政曰外人謂宗伯且不免實相公有意殺之執政色亦踧踖無所容揮若灑地告天爲誓公又婉言曰二三子亦知相公無此意無如臺省之望風而下石何相公不力訊此獄是有意乎與此獄何以解於天下後世執政氣奪不能出一語會御史大夫溫公與御史牛公應元湯公北京沈公裕喬公應甲俱執不肯署又南道御史朱公吾弼上疏稱予與李伯宗俱社稷臣李亦告去當令二人各出視事上神聖廉予無罪中貴之賢者亦婉言勸執政事遂得寢嗚呼微公始終諄諄以直言奪時宰之魄以大義激發二三正人君子予無生理矣莊生有言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大浸稽天而不溺公之謂乎公生平侃侃大節如此李司諫之死卹華司理之獄白趙少宰之枉海內爭頌之又京察時執政欲庇署中一二私人公方在告執政竟入坐公床上爲公請竟不可得噫詞人之於政府如家人然所頤指靡不披靡嚮有岳岳如公者乎公生平嚴請託絕附麗以清白聞詩有輞川之致文如陸敬輿其爲人似李元禮不可奪字畫遒媚似趙孟頫初生時父夢巨星麗於堂皇有印如斗狀元及第官僅少宗伯贈禮部尚書諡文恪位不酬德年不逮官命矣夫其他懿德美行載諸公誌狀中不贅公名文獻字元徵華亭人有子允恭允懽

李氏鼎經詁

四卷

存

黃虞稷曰字長卿新建人萬曆戊子舉人鄭洛軍前贊畫

按李氏經詁四卷論語凡一百一十五條大學二十四條
孟子二十四條詩經一十六條

經義考卷二百四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十二

焦氏竑東宮講義

六卷

存

郝氏敬九部經解

一百六十五卷分見各經

存

敬自序曰余蚤歲授詩成進士三試爲宰再補諫官十年之內兩黜考功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予心亟焉甲辰歲遂棄官隱一畝之宮僻在荒郊衡門長掩永日無事乃取經籍課誦久之於訓詁外微有新知苦性鹵隨事備忘前後涉獵九經爲九解分九部乃銓九敘曰庖犧作易文王演序周公繫爻孔子贊翼四聖相授道本一致百家之說紛然煩碎執義者遺象徇象者失意邵雍圖先天分易爲二考亭守耆筴義主卜筮小道可觀致遠恐泥緯稗亂正易道旁鶩矣作周易正解部第一四代之書邈兹遠矣漢之伏生九十記憶太常晁錯踵門肄習凡得二十有八篇真四代之弘璧已晚出古文託名孔壁贗苦真贋質不相襲而二千年碔砆混其貝玉不可以弗別也作尚書辨解部第二詩三百五篇授自毛公古序精研六義明通考亭氏盡改其舊斥爲鑿空遂使雅頌失所國多淫風先進後進吾誰適從其毛公乎作毛詩原解部第三孟子云王者迹熄而作春秋五霸得罪三王春秋爲五霸而修也世儒誣仲尼擬五霸貶天子退諸侯吾聞諸夫子直道而行與民共由豈其譸張名字深文隱語如世所求乎作春秋直解部第四禮家之言雜而多端迂者或戾乎俗而亡者未覩其全蓋記非一世一人之手而道有所損所益之權訓詁之士鑿以附會理學之家割以別傳辭有純駁義無中邊舉一隅則矛盾觀會通則渾圓作禮記通解部第五儀禮十七篇禮之節文耳先儒欲引以爲經夫儀烏可以爲經也儀者損益可知而經者百世相因其辭繁而事瑣或強世而違情昔之讀者苦於艱深支分節解盤錯可尋也作儀禮節解部第六周禮五官終始五行司空考工水藏其精緯象之言縱橫之心說者謂是書周公所以致太平六官錯簡河閒補經世儒因加考訂而不知本非闕文也作周禮完解部第七天縱上聖爲斯文主弟子問道而作論語廣大精微包羅萬有無行不與誰不由戶四時行生日月開闢大道忘言默識善誘小子何述詳說以補作論語詳解部第八戰國處士橫議周道榛蕪文武墜地鄒魯相近澤未五世孟子願學曰私淑艾七篇之言居仁由義稱述堯舜入孝出弟守仲尼之道以待後之學士反約則同詳說豈異作孟子說解部第九書成通爲卷一百六十五爲解一百六十七萬言起草於乙巳之冬卒業於甲寅之春越六年己未殺青斯竟

李維禎曰仲輿病漢儒之解經詳於博物而失之誣宋儒之解經詳於說意而失之鑿乃自爲解易解曰正尚書解曰辨詩解曰原春秋解曰直禮記解曰通周禮解曰完儀禮解曰節論語解曰詳孟子解曰說質之理而未順反之心而未安卽諸大儒訓詁世所誦習尊信必明晰其得失要以不失聖人之心不悖聖經之理而止起漢宋諸君子九京而與之揚扢必爲心服首肯矣豈若劉緯輩織綜經文詭其新說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者乎

經解緒言一名山草堂談經

九卷

存

敬自序曰聖人雅言詩書執禮而著之經經者聖人之文也夫子謂文王旣沒文不在兹故贊易作文言文言者聖人所以談經也士修文而不明經舍秋實而采春華也予椎魯無文蒙受一經垂老涉獵旁通發揮而喜於談說家無好學子弟外無師友環堵一室抱膝伊吾時有所會手口共語要之不越六經糟粕耳士大夫羣居議論時政月旦人品區區播軌杜門二十年耳目面牆惟於几案閒親聖賢薰炙而相師友不啓不發欲言而誰與言欲不言而終古茫昧困蒙不告寧秦越人之肥瘠與解經暇日撮其瑣言題曰談經昔秦之談士引經非時而因以禍經晉之談士舍六經談老莊而因以誤國由斯以談談何容易吾夫子終日言然頗惡人之空談者故曰予欲無言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則予又似多言矣

曹氏學佺五經困學

九十卷

存

學佺自序曰或問於予曰子之注釋五經也何故曰予蓋欲修儒藏焉以經先之也攟四庫之精華與二氏爲鼎峙予之志願畢矣問子之釋五經也與漢宋諸儒異乎同乎曰予固不敢立異於諸儒而亦不能以盡同也曰子之名困學也何故曰昔者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罔與殆皆其所不容不憤也夫子有樂以通之予惟知有憤而不知有樂也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困

錢謙益曰能始著述頗富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修儒藏與之鼎立采攟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家有石倉園水木佳勝賓友歙集聲伎雜進享詩酒談讌之樂近世罕有家居二十餘年殉節而死

按曹氏五經困學詩曰剖疑書曰書傳折衷易曰可說又曰通論春秋曰傳刪禮記曰明訓

王氏惟儉經抄

六卷

未見

錢謙益曰惟儉字損仲祥符人萬曆乙未進士以知縣陞兵部主事削籍光宗即位起光祿寺丞三遷爲大理少卿以僉都御史出撫山東入爲工部右侍郎

熊氏明遇五經約

未見

俞汝言曰明遇號檀石進賢人萬曆辛丑進士累官兵部尚書

蔡氏毅中六經注疏

四十三卷

未見

黃虞稷曰崇禎三年具表進呈

徐氏鑒諸經紀數

十八卷

存

李延昰曰豐城徐鑒觀父撰萬曆辛丑進士監察御史巡視南畿學政

楊氏聯芳羣經類纂

三十四卷

存

繆泳曰楊聯芳字懋實南靖人萬曆辛丑進士仕至貴州按察副使其書以類編之曰君臣曰敬天曰勤民曰節財曰用舍曰學校曰禮制曰樂和曰刑罰曰征伐曰謀斷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凡一十五門萬曆癸丑序

樊氏良樞窺言

二十一卷經說分見諸經

存

鄧氏光舒五經繹

未見

高世泰曰鄧光舒字葆之黃陂人萬曆丙午舉於鄉歷官慶南知府著五經繹

考諸家目錄不見有是書疑鄧元錫之誤

來氏斯行五經音詁

未見

黃虞稷曰字道之蕭山人萬歷丁未進士福建右布政使

張氏董五經一貫

十卷

未見

喬氏年麗澤論說

十卷

未見

梁氏字五經類語

四卷

未見

趙氏元輔六經圖

五卷

未見

胡氏一愚五經明音

六卷

未見

袁氏士瑜海蠡前編

一卷

未見

黃氏喬棟十二經傳習錄

未見

陸元輔曰喬棟恭肅公光昇子字以審事親至孝以父廕歷官雲南知府恭肅有諸經注解獨詩經未就喬棟足成之撰有十二經傳習錄

楊氏惟休五經宗義

二十卷

未見

陳氏洪謨五經輯略

未見

張氏[illegible]五經釋義

十卷

未見

堵氏維常三經澤

□卷

未見

黃虞稷曰無錫人其子胤錫爲湖廣提學副使輯其遺書

楊氏文昇五經私錄

二卷

未見

趙氏宦光九經演義

未見

談經彙草

未見

錢謙益曰太倉趙宦光凡夫棄家廬墓與其妻陸卿子偕隱寒山手闢荒穢疏泉架壑善自標置引合勝流而卿子工於詞章翰墨流布一時名聲籍甚以爲高人逸妻如靈真伴侶不可梯接也凡夫實學而好著述不經師匠卿子學殖優於凡夫

梁氏斗輝十二經緯

九卷

存

斗輝自序曰孔子刪述六經自五經分而樂經僅存一篇以附禮記全書闕焉五經又分周禮儀禮禮記爲七經復益以孝經論語爲九經以春秋分三傳爲三合孝經論語爲一於是有十經以六經加六緯於是有十二經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加孝經論語孟子爾雅謂之十三經羣聖心法始大備顧世皆左祖宋儒以關閩濂洛居然洙泗遺音獨不思起烈熖而蹲之石渠天祿蘭臺虎觀者伊誰力乎林剛有言學未到康成未可輕議漢儒故予每於論次中第寓損益之文而得失自見不敢過爲譏貶即閒有所短長亦考證前哲非懸臆斷敢云升堂入室聊資窮經一啓鑰云爾

張氏[illegible]五經總類

未見

黃氏一正五經埤傳

未見

黃虞稷曰江都太學生

秦氏[illegible]三經偶得錄

未見

陸元輔曰無錫人

王氏惠山經術源流

一卷

未見

鄒氏初基五經通說

未見

張氏瑄五經總類研朱集

二十二卷

存

周鍾曰大生精經學是編刪繁蕪標典義使讀者條理□循而指歸不亂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羣經十三

陳氏仁錫六經圖考

三十六卷

未見

王氏啓元清署經談

十卷

未見

鄭玥曰啓元字心乾馬平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

馮氏一第十三經借課

佚

高世泰曰崇禎十六年八月張獻忠陷長沙孝廉馮一第死之一第字根公天啓丁卯舉於鄉著有十三經借課

孫氏承澤五經翼

二十卷

存

承澤自序曰曩時海內藏書家稱汴中西亭王孫予官汴時西亭已歿與其孫汞之善因得盡窺其遺籍約十萬餘卷尤重經學中多秘本世所鮮見予雖困頓簿書日借其經學一類課兒輩抄錄之攜歸京師壬午河決王孫之書盡沈洪流中賴予家猶存其什一至甲申之變予家玉凫堂積書七萬餘卷一時星散無復片紙存者是歲秋冬僵臥城東魚藻池上書賈荷書來售多予家故本封識宛然泫焉欲涕又中秘故藏狼藉於市閒質衣物收之病廢之餘猶取諸書有裨經學者或錄其序跋或錄其論說久之成帙數年以來朝焉夕焉饑當食寒當衣孤當友病當藥石者惟此是賴焉航嚴子顥亭省母南還別予退谷因託而梓之以公同志老病餘生名根久斷非敢以此侈該博也古人遺書日就銷滅經學之書存世者尤鮮嘗一臠而知全鼎則經翼諸篇緘縢理者之所必資也顥亭之意與予相同而予更識其聚散之感如此

朱彝尊序曰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其鄉里尊之曰先生親之曰父師王者養之則曰國老乞言合語載諸惇史授數而論說之若傳記所稱老彭老聃皆殷周之國老而遷任周任之言殆即惇史之文也漢之時伏勝張蒼轅固博士江翁胡毋生杜子春之徒多以耆壽教授弟子蓋聖人之道莫備乎經學者必老成人是師庶學有統而道有歸然守一家之說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衆說畢陳紛綸之極而至一者始見故反約之功貴於博學而詳說之也吏部侍郎宛平孫先生年八十矣好學不倦集漢以來諸儒五經序義分爲二十卷名曰五經翼給事中餘杭嚴公鐭版行之先生凡五致書命予爲序予惟經學之不明非一日矣自漢迄唐各以意說散而無紀其弊至於背畔貴有以約之此宋儒傳注所爲作也今則士守繩尺無事博稽至問以箋疏茫然自失則貴有以廣之先生是書所爲述也當萬曆中周藩宗正灌甫藏書八萬餘卷至黃河水決遺籍盡亡初先生知祥符縣事時從其孫汞之借鈔諸經義後又益以秘閣流傳諸書故多世所未見者予不學未能發明五經之蘊因述先生之老而好學無愧於古之致仕者以爲當世法俾讀其書若見惇史且及其采輯所從來蓋歷數十年而始成洵匪易矣嚴公亦與予善其勤學下士相等事三老者必有五更告於先生者必及君子然則舍嚴公其誰也

顏氏茂猷五經講宗

六卷

存

陳氏龍正朱子經說

十四卷

存

龍正自序曰朱子語類略定頗無憾惟說經一類占且大半私念傳注者朱子生平精力之所聚也各附經以見未嘗入本集此實傳注之餘而獨攜入語中爲一類顧又獨多於衆類綱紀非稱譬之車以載物而物踦於車室以處人而人壯於室曷不別爲一書使窮經者尤便考證乎攜入都以示伯玉而未賓也伯玉讀之踰月喜甚謂立義起類更置先後裁併條句渾然燦然莫可易者惟說經宜提出別行更快人意予聞躍然事固有不約以孚如斯者所以懷來遂決但朱子當年或因門人執經問難旁及他事與經指絕不相涉則移從各類或他類中有專爲經文經義發明亦移入說經凡以益於省觀使人無茫然混淆之困而已聖作明述皆欲置人清辨之地也去其混淆與以清辨意者因說經之意以通經意者歟　又序曰嗚呼此予所爲朱子經說原序也越四年爲

甲申而有三月十九之事伯玉殉難最先最烈與劉宮諭理順並軌焉念海內同志不過數人而學同者尤鮮以禪染方熾或明承或暗墮求其純以孔孟之學晝夜相切磨者在京邸時惟伯玉暨劉公耳至其臨大節也皆卓絶嗚呼正學不足以益人顧遂而足以固人忠貞玆非其明驗耶伯玉已矣今而後復有好研經術好讀語錄由程朱溯孔孟孳孳問難相對無倦者天南地北屬之何人不數月閒遂成隔世每展卷輒潸然長歎

陳氏際泰五經讀

五卷

存

劉氏同升五經四書大全注疏合編

未見

繆泳曰公字孝則吉水人崇禎丁丑賜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後死於難

黃氏欽五經說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黃欽字子安自號九疊山人

夏氏瑋五經纂注

存

朱隗曰瑋字叔瑜

郁氏禾五經考辨

一卷

存

按郁氏不知何許人亦未晰其時代第知其字曰計登而已休寧戴生鑄獲之揚州士人家手錄以歸文凡二十二篇又序一篇辭甚條暢不襲前人齒牙可謂博雅之士

顧氏炎武日知錄說經

七卷

存

陸氏元輔十三經注疏類抄

四十卷

存

陸嘉淑序曰名物器數之繁莫備於經考覈形狀制度比類指象探賾窮變莫詳於漢唐諸儒蓋雖草木禽魚工人祝史所創述方名經述所載列無不竭智畢慮盡其纖微曲折而後止嗚呼名物器數先王禮樂之本而治天下之具之所託也且使芣苢螽斯之義不著則比興微矣壇墠堂室之制湮則宗廟朝廷之禮誤矣柷敔管磬鞀鬲鼛登之數不存則無以降神靈通肸蠁矣揖讓進反粉晝行綴之法不詳則禮不勝其慢易矣如是而徒欲以詁訓之空言條鬯天下之情志漸摩斯世之習俗三代之治之所以不復見於後世也吾家翼王讀書王太常煙客家與中舍周臣爲友相與講求先王禮樂之具與其所以致治之原慨然謂讀書必自窮經始窮經必自漢唐注疏始然注疏之文汗漫雜出紛賾隱奧苦於考據別識之難也於是發凡起例爲之疏通裁斷部分族居大而郊廟朝堂之制禮器樂數之品章以及一事一物禽魚草木之微無不綜以綱維歸之條例於是羣經之所有一披籍而了然皆可指掌而盡焉本末兼該精粗咸貫世有知而用之者可執此以往下此亦可備文人賦家之考索其用精矣其致力勤矣翼王家嘐城先輩多經學之士如張公路張茂仁邱子成唐叔達徐女廉之流指不勝屈翼王又親爲黃陶庵先生入室弟子宜其學有師承而著書足以垂後也後之讀此書者以之備考索鉤稽之用固得矣然無僅以爲文人賦家之所資焉則翼王著疏之意庶其不泯沒乎予故序而論之

汪氏璲經解

四卷

序

沈氏珩十三經文鈔

五十卷

存

珩自序曰大道之在天下其統歸乎一而已矣道之全體大用具見於經庖犧之儀卦虞廷之十六字道統從此始矣道統即學統也商君臣言性言學言轍文王周公孔子繫易之辭禮經雅頌制作昭明道統之傳承無岐軌焉周道缺微異萌斯起孔子修定諸經與門弟子雅言詩書執禮商瞿傳易卜商傳詩左邱明傳春秋史法曾參傳大學孝經子思傳中庸以至有若孟子之徒傳論語游夏之徒傳爾雅其後散處諸侯之國以友教天下公羊穀梁傳春秋經法數傳之閒經學正而道統乃正自秦滅學漢世收遺經於殘脫之餘於是人各異師或數人而合一經或一經而分數家

說滋繁而義滋裂愈降而由漢歷唐以至宋千有餘年經術蕭然譾絶其閒特起之士知稱說經義以明道德者不過數人猶擇焉不精語焉不備蓋經學散而道統亦散矣宋室大儒曠代挺興淵源相接傳聖人之心於孔子修定之中然後學統復正累承以至於今然自春秋戰國以來爲吾道賊害者亦復根萌熖然於其閒如六經注解六經注脚六籍無書卽心是經之邪說嚮趨者猶樂其新奇而爭炫之蓋未知所底也幸際聖德昭明用經術以敎勵天下使學統歸於一是竊觀自古聖功王事義備於經經義之備著於文辭後世說經之文亦經義之文辭所爲支流餘裔也自傳注釋詁而外以篇章說經有儒林之文有理學之文儒林之文本乎學問意見考據探索足以發揚志識而經制之業出其中焉理學之文本乎窮理致知明體達用足以開來繼往而道統之傳出其中焉理學之文所謂其統歸於一是者也儒林之文則醇疵得失見焉抑或其文其人則居然理學也而其言出入離合見焉以一是而論惟去彼取此足矣然論學不可以不嚴而論文則不得不寬何則惟嚴而後統始正也惟寬而後知統之不可以不正也聖人之於經亦然易序乾坤而謹復姤也詩貴正而兼變也書貴治而存亂也春秋貴予而示奪也聖人豈容有進退損益哉惟復姤之必謹而後知乾坤之義爲深遠也變之害正而後知變之不可不正也亂之侵治而後知亂之不可不治也奪之僭於予而後知奪之當懼而歸於予也此聖人憂天下之情也今夫說經之文之有鈔也使醇疵得失出入合離其說畢陳於前而後知治是統者之不可以不謹操是統者之不可以不嚴故曰惟嚴而後統可正也惟寬而後知統之不可以不正也經之統正則學之統正而道統無勿正矣由是編而審所別擇焉凡造化之所以絪縕番變王道之所以崇效卑法天德之所以精義入神經制之所以因革損益酬酢之所以常變經權人物之所以升降進退衡別之所以得失異同類族之所以典常秩序於以窮天下之事理而致天下之大用聖功王事詎有不備乎此而徒以責經生之佔畢已哉且國家取士首重明經士子所誦習以應制舉不越乎章句帖括之閒未嘗窺見古人宏深浩博之業以審其源流得是編以開明之則始進之學旣識本原於以備顧問而贊大議參大政將使經術弘備而治教休明不無小補竊有厚望焉

秦氏(駿生)經生鏖

六卷

存

繆泳曰駿生字山子錢塘諸生其說經詩曰詮書曰案易曰天春秋曰輿禮曰勺嚴侍郎沆序之

王氏(復禮)二經彙刻

十二卷

存

毛奇齡曰草堂取孝經大學諸家改本會萃刊之

黃氏(百家)說經千慮愚得

三卷

存

饒氏(失名)五經纂要

未見

錢啓忠序曰六經由漢而唐而宋諸儒代興各有注疏不啻汗牛充棟矣明興乃芟其繁冗歸於畫一易詩宗朱子書宗蔡氏春秋宗胡氏禮宗陳氏戶誦家習奉爲令典非是則縹緗不錄舋序勿登馘不欲以多岐亡羊蓋其愼也然其閒如詩之不叶於傳序也春秋之盡斥夫公穀也書之拘牽於躔度也禮之聚訟於明堂也易之僅歸於卜筮也不無締義夫漢儒卽未克明經亦克窮經其勤有足嘉者今經學自本注外併大全一書儲之學官鮮寓目焉者東岡饒氏茹蔬啜水老而勿倦講學於羊城歸仁院別爲纂要可謂刻勵於學者也

亡名氏九經要覽

未見

張萱曰內閣抄本莫詳姓氏采九經語分類成書

九經總例

未見

張萱曰九經諸本互異此書總其互異者詳辨之曰書本曰字畫曰注文曰音釋曰句讀曰脫簡曰考異凡七則依盱郡廖氏元本梓之莫詳姓氏

權氏(近)五經淺見錄

佚

高麗史近初名晉字可遠一字思叔辛禑時左司議大夫禑曰此人爲諫官使予不得游幸何可近侍合令防倭耳著入學圖說五

經淺見錄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四書一

朱子熹四書語類

八十卷

存

四書集注章句

二十六卷

存

四書或問

三十六卷

存

李方子曰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自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别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當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陳宓曰先生所著書數十種而尤切於世教者曰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集注

陳普曰文公四書大意精義發明抉剔似無餘蘊今細詳之則其引而不發留待後人者尚多

王褘曰論語先漢時已行諸儒多爲之註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註之者鄭康成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註後遂顯矣爰自河南程子實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爲之註大學中庸則爲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矣於是四子者與六經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

薛瑄曰四書集注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

喻氏樗四書性理窟

佚

張氏九成四書解

宋志六十五卷

佚

陳氏舜中四書集解

佚

黃氏幹四書紀聞

未見

葉氏味道四書說

未見

姓譜字知道温州人師事朱子嘉定中進士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

劉氏爚四書集成

佚

劉氏炳四書問目

佚

閩書炳字韜仲建陽人與兄爚從文公游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朝請大夫

潘氏柄四書講義

未見

童氏伯羽四書訓解

未見

閩書童伯羽字蜚卿甌寧人師事朱文公文公嘗造訪之名其堂曰敬義伯羽以道自任化行鄉里時人以敬義先生稱之

江氏默四書訓詁

六卷

未見

黃氏士毅四書講義

未見

姓譜字德功崇安人從朱文公游乾道中進士歷安溪光澤尉

程氏永奇四書疑義

姓譜字子洪莆田人號壺山師事朱文公

佚

胡氏泳四書衍說

戴銑曰永奇字次卿號格齋休寧程先之子朱子門人

王氏（過）四書解義

佚

戴銑曰泳字伯量南康建昌人朱子弟子

王氏（時敏）四書說

十卷

佚

陸元輔曰朱子門人

劉氏（伯諶）四書說

佚

江西通志王時敏字德修上饒人嘗從東萊呂氏游

葛氏（紹體）四書述

佚

徽州府志劉伯諶字謹甫歙人慈湖楊氏弟子

戴氏（侗）四書家說

佚

赤城志葛紹體字元城黃巖人師事葉水心

田氏（疇）四書說約

佚

眞氏（德秀）四書集編

二十六卷

存

眞志道學庸集編後序曰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也公每晨起坐堂上炷香閱書點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姪皆立侍焉既終篇呼志道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書至於朱子而理盡明至予所編而說始備雖從或問輯略語錄中出然銓擇刊潤之功亦多閒或附以己見學者儻能潛心焉則有餘師矣然又須先熟乎諸書然後知予用功深采取精此亦自博而約之義也志道拜受此書銘記於懷於今三紀不敢失墜晝之郛居閒以語同志而郡博士謝君聞之來請甚勤且曰刊之泮宮俾家有其書人傳其學豈不公溥志道有感其言遂出授之且著其說於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踐之斯爲善讀庶亦不負謝君私淑之意謝君莆之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政知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注雖已點校而集編則未成

劉才之序曰朱子四書郡庠舊所刊也自壬子水蕩之後遂爲闕里一大欠事近得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本之朱子集注附以諸儒問辨閒又斷之以己意會萃詳采擇精誠後學所願見者已鋟之梓爲衍其傳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庭聞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也一日論諸堂上學正劉樸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畢至是西山所編之四書爲大全不惟有以成西山點校之初志抑使天下學者得是書而讀之皆曰自是建學始庶知沿流而遡源夫豈小補云乎哉咸寧九年至日

謝侯善後序曰朱子四書布發天下而闕里之舊鋟無存豈刋人不貴玉斂人不貴珠邪意其得之於家傳面命之餘視此爲筌蹄僕贊眞瑣籍字聞之而訝且懼敬尋舊籍而求再刊之乃得眞西山先生點校手澤於夏獻之遺喜其熊魚得兼可爲今世一部韶樂亟命工刊之於郡庠以爲未得魚兔者設亦俾來者知其象脉之所自出歟時咸淳壬申正月人日

張氏（津）四書疑義

佚

括蒼彙紀張津字子問龍泉人

諸葛氏（泰）四書解

佚

台州府志諸葛泰字安之黃巖人端平二年進士知平陽州

謝氏（升賢）恕齋四書解

佚

吳氏（觀）四書疑義

佚

黃震曰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此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建昌吳觀附此於四書疑義

沈氏（貴瑤）四書要義

宋志七篇

未見

陳氏（應隆）四書輯語（隆或作龍）

宋志四十卷
未見
張萱曰集中多采宋儒語錄凡四十卷內閣本闕三十五三十六
二卷
石氏麿四書疑義
佚
黄震曰近世有石麿學於晦庵門人李閎祖作四書疑義
黄氏績四書遺說
佚
閩書績字德遠莆田人仕爲學正
盧氏孝孫四書集義
一百卷
佚
四書集略
四十二卷
未見
張萱曰孝孫取考亭語錄文集爲四書集義又病其博而未精於是復爲集略芟繁撮要深寓反約之意
廣信府志盧孝孫字新之貴谿人受業真西山之門嘉泰閒舉進士爲太學正淳祐初上幸太學獻所編四書集義學者稱玉谿先生
章氏允棨四書管見
佚
蔡氏元鼎四書講義
佚
蔡氏模四書集疏
未見
吳氏真子四書集成
存
崑山徐氏含經堂有之
趙氏順孫四書纂疏
二十六卷
存
順孫自序曰子朱子四書注釋其意精密其語簡嚴渾然猶經也順孫蚤讀數百過茫若望洋因徧取子朱子諸書及諸高第講解有可發明注意者悉彙於下以便觀省閒亦以鄙見一二附焉因名曰纂疏顧子朱子之奧順孫何足以知之架屋上之屋強陪於穎達公彥後秖不韙耳過大方之家則茲疏也當在所削
洪天錫序曰或問尹和靖讀易傳之法和靖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李延平聞之曰此語固好然學者須理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有歸著方可及此二先生豈異旨哉言各有當也蓋學不可以徒博亦不可以徑約徒博則雜徑約則孤此約禮必先之以博文而詳說乃所以反約也文公朱子之於論孟既成集義又作詳說既約其精者爲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其後集注刪改日以精密而或問遂不復修文公自謂集注乃集義之精細一字稱輕等重不可增減讀論孟者取是書焉可也格庵趙公復取文公口授及門人高弟退而私淑與集注相發者纂而疏之閒以所聞附於其後使讀之者如侍考亭師友之側所問非一人所答非一日一開卷盡得之博哉書乎然非約之外有所謂博也人莫不飲食也知味者鮮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書一章之旨一字之義或數年更易而後定或終夜思索而未安學者以易心讀之豈能得聖賢之意哉如援先儒與諸家之說有隨文直解不以先後爲高下者有二說俱通終以前說爲正者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不可分先後者設非親聞未易意逆此纂疏所以有功於後學也僕晚未聞道加以衰憒廢學公不鄙辱教且命之曰序以幸子窮惟論孟二書文公凡幾序矣僕於要義而得熟讀深思優游涵泳之說於訓蒙而得本末精麤無敢偏廢之說又於集義而得操存涵養體驗充廣之說終身受持猶懼不蔇何敢復措一辭抑文公嘗有言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注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注解足矣久之不用注解只正經足矣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吾胸中正經亦不用矣此文公喫緊教人處也僕於集注纂疏亦云
牟子才中庸纂疏序曰予既爲趙君序大學章句疏矣趙君又疏中庸章句以胥教誨嗚呼士惟無志則已苟有志焉則何書之不可讀也子至是益歎趙君之用功何其專而工夫至到文理密察又何其不苟也然嘗伏讀中庸章句之書因有以見孔門傳授之正本朝諸子解說之詳矣蓋自皇王以來繼天立極丁寧告戒不出是道今觀堯之告舜則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則曰人心道心

湯之誥民則曰民有常性武之誓師則曰人爲物靈以至成王之言生厚尹吉甫之言秉彝劉子之言天地中世之相去有久近而聖賢之言先後一揆未嘗少殊也吾夫子生於春秋之世雖不得其位而爲往聖繼絶學若過於有位者越是時朝夕講貫則又有顔子曾子見而知之再傳而復得孔子之孫子思則又聞而知之子思子又懼此道之失其傳也乃推本古先聖人之意而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作爲是書以詔來世若有不能自已者焉此作書之本義也自是而後又作傳而爲孟氏孟氏歿此道寥寥千五百年至我朝而濂溪周子者出始得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爲書而心不慊意而火之今所傳者特其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辭而横渠張子若謝氏尹氏亦皆記其語之及此者耳若呂氏楊氏游氏侯氏則又成書然或過於高或鄰於淺或語多差失或意轉支離或背其師説或入於釋氏具見於石君子重所編新安朱文公有憂之乃沈潛反復考其異會其同參考究極以審訂之著爲章句一篇既又刪石氏編次繁亂之語名曰輯略記嘗所辨論去取之意名曰或問以附其後然後中庸之旨始大白於天下可謂至矣盡矣今趙君又纂文公文集語録及諸高弟言及章句者而益之以己見至於或問則取其評論諸子之説而附注之是亦文公之意也學者觀乎此而有意於深造則羣言萃於一編易以參訂既有以見文公取舍折衷之詳又有以見門人講明論辨之當俟其首尾該貫義理充足而後學爲中庸焉則得尺吾尺得寸吾寸雖遠可近雖高可升而所自得者多矣不寧惟是厥既知之又將以其所知者而見之素履實踐焉則知與行互相發見豈不能爲聖爲賢乎然則纂疏之作雖出於編輯之屬而發明中庸大義將以廸民彝厚世教也豈剿故云乎哉

黃溍作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爲之説其微辭奧旨散見於門人所記録者襲克互見公始采集以爲纂疏蓋公父少傅衛公嘗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亭之淵委纂疏所由作也

虞後序曰朱子四書如日星麗天萬象昭著然學者儻不精體深驗而以易心讀之則毫釐之差遼遶已遠蓋其語脈流行之處辭氣抑揚之間皆精義至理之所寓也格菴趙公始作纂疏蒐輯一門師友之言字字研覈又爲推説其所未備而後讀者渙然怡然皆得其門而入朱子有功於四書格菴又有功於朱子矣後叨恩守括乃以邦人之志請入梓教授倪君澄王君慶高先後爲校讎且涖其役諭孟成會縉雲令王君既濟已刊中庸大學遂併刊於學官云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四書二

魏氏天祐四書說

佚

魏了翁誌曰公邛之蒲江人諱天祐字德先始以詞賦登里選累舉不利當以恩補官辭不受於是年七十矣益大肆於學聖賢經傳歷覽博究旁及百家之論二氏之辭融貫異同會心適意舉世之可悅可慕無以易其樂者卒年八十有二平生論著有論孟中庸大學說藏於家

祝氏洙四書集注附錄

未見

胡炳文曰洙字安道建安人

胡氏升四書增釋

姓譜洙穆之子寶祐進士景定中爲涵江書院山長

未見

姓譜字潛夫婺源人淳祐庚戌以布衣領薦壬子登進士第授國史編校

江氏愷四書講義

佚

馮氏去疾四書定本

佚

姓譜去疾理宗時知興國軍

胡氏仲雲四書管闚

未見

陳氏元大四書講義

佚

姓譜字孔碩溫州儒學教授世稱北山先生

朱氏公遷四書通旨

六卷

存

按通旨一書以類編之其目九十有八曰天曰天地曰命曰性曰仁曰義曰禮曰知曰信曰仁義禮知曰仁義曰仁知曰禮義曰知仁禮曰知仁勇曰德曰道德曰中曰中和曰中庸曰敬曰一曰誠曰心曰身曰志曰意曰思曰情曰恥曰樂曰好惡曰剛曰勇曰道曰孝弟曰忠恕曰恕曰忠信曰聖曰氣曰氣質曰才曰鬼神曰禮樂曰樂曰禮制曰權曰人曰人品曰道統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曰孔子曰孔門弟子曰子思曰孟子曰古今人物曰大人曰君子曰士曰善人曰狂狷曰鄉原曰君子小人曰教曰學曰行曰師道曰諸經曰義利曰祭祀曰喪祭曰文質曰文曰言行曰言辭曰過曰節操曰名聞曰異端曰人倫曰父子曰君臣曰君位曰君道曰臣道曰朋友曰名分曰世俗曰知人曰用人曰交際曰義命曰富貴貧賤曰困窮患難曰辭受取予曰出處去就曰治道讀者微嫌其繁公遷字克升鄱陽人

王氏柏標注四書

□卷

存

陳氏普四書句解鈐鍵

佚

四書講義

二卷

存

按石堂四書講義附載石堂集大學十篇中庸二篇論語十篇孟子四篇

黃氏淵四書講藁

未見

鄭氏樸翁四書指要

二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黃虞稷曰宋太學生與謝翱友善入元不仕

龔氏霆松四書朱陸會同注釋或作龔霆松

二十九卷又會要一卷

未見

袁桷序曰五經專門之說不一既定於石渠鴻都嗣後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占爲主得失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

喻漢學幾於絕息宋邵子朱子震始申言之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說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氏葉夢得氏呂大圭氏其最有功者也尊王褒貶則幾於贅是千餘年而始著者也書別於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氏趙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也詩本於大小序諸家詩已廢毛公說尊獨蘇轍氏始删鄭樵氏悉去之朱子祖之此又幾二千年而置議焉者三禮守鄭玄氏正義皆旁證曲附唐趙匡氏始知其非宋諸儒駁鄭幾不能以立甚者疑周官非聖人書卓識獨見雖逾千百世亘萬古而不泯是則寧能以一時定論爲是哉纂朱文公承絕學之傳其書序疑非西京於孝經則刊誤焉詩去其序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爲門弟子世固未有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闢而爲陸學者不勝其謗屹然壘守是猶以泥丸而障流杯水而止燎何益也淳祐中番易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抑又聞之當寶慶紹定閒黃公幹在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爲別錄黃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錄焉有語類焉望塵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廣信龔君霆松始發憤爲朱陸會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删繁會精子於龔君復有望焉夫事定於千百年則罔有異論故歷舉興廢之說若是噫龔君之書有俟於後若子言亦殆將得以同傳也

黃虞稷曰貴溪人宋咸淳鄉舉元郡縣上所著書於省省聞之朝授漢陽教授不就

董氏（鼎）四書疏義

佚

邱氏（漸）四書衍義

佚

謝鐸曰邱漸字子木黃巖人講明道學鄉人尊之曰木居先生

周氏（粲）四書衍義

佚

王義山序曰晦翁四書與六經並行於天地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前聖繼絕業爲萬世開太平此書也蓋自洙泗而後漢唐以來論孟庸學雖老師宿儒無以過而間焉者漢多訓詁之儒唐多辭章之士病在此也至宋始有伊洛諸大儒出有功於六經不細而言論孟者或不及於庸學言庸學者或不及於論孟未有知四書之爲全書者惟朱夫子沈涵義理之精微研覃性命之蘊奧定爲四書所謂集大成者也豈漢唐諸儒所可語此書謂宋理學漢唐所無宋諸儒洙泗所有於戲盛哉青原白鷺閒有學先師之學者衡齋先師周君淼是也衡齋取宋高第人謂指曰金馬玉堂矣衡齋薄蓬萊弗卽老於著書有通鑑論斷行於世今又有四書衍義不特史學精於理學尤精也近世眞西山作中庸大學衍義而不及論孟非若衡齋所衍爲全書也或曰四書之作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可到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非不能也不敢也先師嘗曰某爲是書極知僭踰無所逃罪先師且不敢衡齋敢爾子曰衡齋非敢也不過發明門人所問之未及且先師庸學二序皆曰以俟後之君子衡齋先生所謂後之君子也

寶祐登科錄周淼字養晦小名壽孫小字九齡本貫吉州吉水縣

江西通志周淼吉水人寶祐四年進士官南昌知縣入元不仕

吳氏（梅）四書發揮

佚

括蒼彙紀吳梅字仁伯麗水人何北山弟子咸淳乙丑進士官浦江錢塘二縣尉

陳氏（燠）四書補注

佚

曾氏（子夏）四書解

佚

衛氏（富益）四書考證

佚

梁氏（志道）四書通紀

佚

赤城新志梁志道臨海人咸淳十年進士官教諭

胡氏（一桂）四書提綱

佚

王瓚曰永嘉人字德夫號人齋

何氏（逢原）四書解說

佚

趙氏惪四書箋義纂要

十二卷又紀遺一卷

存

劉有慶序曰聖道散而爲言猶元氣散而爲物未嘗一日不燦然穹壤閒惟閉蟄於冬晦冥於夜則不能有見秦滅學學者如窮冬厚夜有目無睹千五百餘年而大儒繼作冬復春夜復旦然後萬物形色元氣之燦然復著善觀物者觀此足矣友人鐵峯趙君惪雅是予言一日以所輯四書箋義示予予愛之曰是能羽翼傳注殆所謂無是書則是理有闕然者乎雖然散在萬物元氣之迹爾執一物以議元氣不可也學者能因迹以求其心則精觕小大孰非一貫之妙哉不然程子玩物喪志之言不可不懼泰定改元歲甲子

李粲序曰讀書之法必先通訓詁曉文義而後可以通聖人之意譬諸泝大江必涉其流而後可以達其源也四書至文公盡矣無用更加注脚然其書中凡所援引證據或有攷於注疏音義或有取於名物度數務從簡明不復該載讀者猶或病之南昌鐵峯趙君博學多聞授徒之暇蒐輯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爲箋義鉤玄提要本末兼備要皆羽翼文公之說非有異於文公也趙君之用心亦勤矣是編出使家素乏書者得之則免借癡之誚牙籤富蓄者得之則免檢勘之勞其有益於學者亦多矣雖然趙君之箋是書蓋欲學者由是而知文公之說由是而通聖人之意而造於聖人之道非務爲博洽而已苟用心於枝葉而不究其本則先儒買櫝還珠之說可不戒哉而亦非趙君箋書之意也泰定元年甲子九月

曾翰序曰韓文公謂儀禮難讀予謂惟四書爲難讀爾有能虗心涵泳切己省察知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吾之所以未至於聖人者精思而求之至於浹洽貫通眞實履踐對是書而不愧怍者而後謂之善讀而四書之難讀豈不信邪而讀集注者於其制度器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羣公先儒之格言有一事之不知一語之未解若無大相害也然讀之之際不免於疑滯之患則亦善讀者之累也鐵峯趙先生以其難爲憂卽凡集注之所引皆箋釋於其下俾讀集注者開卷瞭然無復疑滯而何難讀之有予讀書於肖堂陳氏館知先生用力者二十年然止欲以課兒則先生之心亦狹矣有能鋟諸梓以公天下則豈徒讀者之幸亦述者之幸也泰定乙丑仲春月

德自序曰四書箋義者箋章句集注之義也予嘗置四書於几有叩之者曰子習紫陽之說乎曰然曰大學序云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王宮之學何所考盤銘或問引刀劍戶牖等銘見於禮書者云何予則瞿然未知所對於是溫繹前傳采摭凡要因其言以求所本考其異以訂所疑彙箋成帙因以課兒且戒之曰朱子所釋蓋羣經子史之義皆有焉苟以四書急決科利而他書置所未暇則凡昧於傳注者不特失其所未暇遂幷所急失之矣然明辨必由博學是箋也儻謂豈能畢通之後有同志補輯遺闕刪正繆戾斯文厚幸乎哉致和戊辰夏五朏

張存中曰四書箋義趙氏所輯與杜氏旁通熊氏標題相類而過於繁冗

按鐵峯趙氏箋義崑山徐氏傳是樓有雕本前有序四篇一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眉山劉有慶一將仕郎撫州路崇仁縣丞番陽李粲一承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曾翰一爲德自序其書雖遵朱子論說而以大學爲先次以論語又次孟子又次中庸

熊氏禾標題四書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二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四書三

劉氏因四書集義精要

三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張萱曰元學士劉夢吉會萃朱子或問及門人記錄論辨之書凡
三十五卷

蘇天爵曰初朱子於四書凡諸人問答與集注有異同者不及訂歸於一而卒或者輯為四書集義數萬言先生病其太繁擇為精要三十卷簡嚴粹精實於集注有所發焉

陳氏天祥四書選注

二十六卷

佚

四書集注辨疑

十五卷

存

張萱曰或謂四書辨疑雖不作亦可竊謂人非生知孰能無疑疑而辨焉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溫公疑孟子歐陽文忠疑繫辭固不害其為大賢也

按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峯胡氏偃師陳氏黃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是書專辨集注之非曾見吳中范檢討必英藏本乃元時舊刻不著撰人姓氏繹注中語於置郵傳命曰今之傳舍曰館驛亦曰馬站又曰馬鋪步遞之舍曰急遞鋪中原多事之日曾三十里置一馬鋪大概十里一鋪為常於魯平公將出章據中原古注本以定南方本傳寫之誤又曰自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纔一百五六十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云云成甫長文並鄉人注辭不類若雲峯四書通一宗朱子不應互異其為偃師陳氏之書無疑且其卷數亦合遂定以為天祥著天祥字吉甫官至集賢大學士中書右丞卒謚文靖

又按蘇伯修撰安熙行狀曰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為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若千言及來為真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焉為書以辨之其後陳公深悔而焚其書元史列傳亦云然則范氏所藏乃陳氏焚餘本也

胡氏炳文四書通

二十六卷一作三十四卷

存

炳文自序曰四書通何為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奧而本之皆彝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日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予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於疏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嗚呼此予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予不能自謂能通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其所未是則予之所深冀也

鄧文原序曰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明於考亭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儒論著又次考求朱夫子取舍之說可與言學矣然習其讀而終莫會其意猶為未善也纂疏集成博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貿亂而無所折衷子竊病焉近世為圖為書者益衆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遽為異說以衒於世子嘗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峯胡先生之為四書通也悉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夫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己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為史通通之義尚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先生名書之旨云

張存中跋曰泰定三年冬存中奉浙江儒學提舉志行楊先生命以胡先生四書通能刪纂疏集成之所未是能發通釋纂疏之所未發大有功於朱子深有益於後學委命齎付建寧路建陽縣書坊刊印以廣其傳爲此來茲書府承志安余君命工繡梓度越三

稽始克就復以坊中諸本四書校勘如集成標題經注善本改亦曰學之正之曰爲由增莫春和煦之時詠歌也之類皆好事者妄加增改今以纂疏集成通釋附錄爲正庸學或問不敢分析失朱夫子本意編附於章句通後又於集注字之奇者增入釋文事之隱者附以通證先儒姓氏類而紀之庶初學之士亦便於考索云

四書辨疑

未見

張氏淳四書拾遺

未見

黃虞稷曰字子素南巢人至元中徵辟不就

郭氏陸四書述

佚

劉氏霖四書纂釋

佚

蕭氏元益四書演義

佚

衡州府志蕭元益字楚材安仁人鄉舉

石氏鵬四書家訓

佚

王惲序曰義齋先生姓石氏諱鵬字雲卿父璧自五臺東徙唐封家焉世傳儒業中戊戌選終保定路勸農使先生早以文行師範一方至元丙子用辭科魁多士資純篤恬於世味惟閉戶讀書務爲無所不窺四書小學尤所致力集其所得遂至成書沈潛玩味者有年反復更易初不去手易簀際屬其子承義等曰吾平昔精力盡在是書藏之家塾詒訓子孫吾世其庶幾乎承宗奉遺命以敘引來請僕憶提憲燕南時按行屬縣與先生有一日之雅今雖衰耄忍靳一言庸慰存沒夫四書所載性命道德之懿修齊治平之方道統所由傳授學者所以修習推明天理維持世教如水火菽粟日用而不可闕伊洛名公後宋諸儒集解纂疏論之詳矣近年上而公卿大夫下而一鄉一邑之士例皆講讀僉謂精詣理極不可加尚先生復能沈浸濃郁含英咀華發先儒之未及附己意之所見自爲一家之說其學與志可謂勤而知所務矣蓋士生斯世不可虛拘出則行道濟時隱則立言垂後況性命之理仁義之端非由外鑠皆性分之所固有職業之所當爲盡其在我者而已初無先後淺深之別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子夏亦云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是則先生著述之本意也若秖以篤信好學修辭明志遺訓子孫啓迪後學折中聖賢則義齋之名亦當傳聞於後於是乎書大德辛丑歲孟夏吉日題

何氏安子四書說

佚

程鉅夫後序曰四書至朱子注釋精矣然朱子修改易簀未已天假之年則今本猶未爲定本也勉齋之說有朱子所未發者雙峯之說又有勉齋所未及者亦可見義理之無窮矣後之讀者於先儒之旨曾未貫徹而或有妄肆詆議者焉一也庸一也妄其失惟均鄉貢進士何定夫能於朱子之說有所發明不阿隨又不詭異可謂善學者矣惜乎泯泯無聞於世也其子棒其父書求序引欲以傳於世予嘉之爲書其後他日當與黃饒二先生之說並傳定夫名安子自號志軒

薛氏延年四書引證

未見

胡炳文曰字壽之平水人

張存中曰薛氏引四書互證四書訓詁太繁

黃虞稷曰臨汾人安西王文學

陳氏紹大四書辨疑

佚

赤城新志陳紹大字成甫黃巖人元初鄉人爭習聲律紹大獨以性理之學自任爲文必本經義作四書辨疑生徒二百餘人稱之曰西山夫子

牟氏楷四書疑義

佚

劉氏彭壽四書提要

佚

陳氏櫟四書發明

三十八卷

未見

四書考異

十卷

未見

汪炎昶曰先生於朱子四書貫穿出入涵濡已久觀牘斯形鄉先達曹公涇序其論語口義以文公忠臣稱之由今以觀世有纂疏集成雖皆爲四書羽翼然語錄無新舊之分衆說有泛切之混章句集注反爲所汩沒讀者蓋深病之及發明出而此弊始掃謂之忠臣不亦宜乎

周氏艮佐四書人名考

佚

吳澂序曰朱子之釋四書義理精矣然所引用人名及其事實初學有所未詳清江周艮佐博考備述俾人名事實坦然明白閒又發揮其辭語通曉其旨趣於讀者誠有資予雖老亦願得此編常置書案閒豈特可爲初學之益而已哉

詹氏道傳四書纂箋

二十六卷

佚

胡一中序曰四書之旨自漢以來晦蝕於訓詁迨朱子而大明朗如日星然其廣大精微殆有如象緯之有躔次氣候之有步推讀者茫乎未易窺測也夫苟差於句讀則章之旨杌陧矣訛於音釋則字之義怗懘矣經傳之援據名物之本末或昧焉則鹵莽而滅裂矣理何自而明哉朱子嘗言不用聖賢許多工夫則無以見聖賢之意然則學者可不用朱子之功而求朱子之意乎臨川詹君道傳用魯齋先生所定之句讀會近代諸儒之箋釋而參訂之名曰四書纂箋藏於家塾以授其徒建陽陳君子善鋟而行之乃求爲之序焉是書也亦既羽翼朱子而有功於聖門矣其於讀者之用力又豈不易易然也哉

張氏存中四書通證

六卷

存

胡炳文序曰北方杜緱山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病焉今友人張德庸精加鉏枝刪冗而從簡去非而存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者合而名之曰四書通證以附余通之後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知四書用事之審德庸此書誠有補云

存中自述曰四書集注明理用事簡明爲倘至集成而理愈晦矣雲峯胡先生去其晦而取其明則理通矣今趙氏纂義出而事益繁存中不揆僭越去其繁而存其簡則事亦通矣

按存中新安人

王氏充耘四書經疑貫通

八卷

未見

林氏處恭四書指掌圖

佚

赤城新志林處恭臨海人受業於舒閬風隱居教授著四書指掌圖

汪氏九成四書類編

二十四卷

未見

鄧文原序曰四書類編者新安汪君又善之所輯也四書之學始明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於考亭朱夫子今家有其書學者博詞誦以熟其於進道也有涯矣然河南諸弟子之論未能無醇疵學者不遡源而求則亦莫知乎朱子取舍之意況後於此曷從而折衷之今汪君博采先德之所紀著區分彙列純而不雜簡而不疏既以自淑且以易夫人又善之用心亦勤矣又善體易者也吾爲君舉易以明其略萃之彖曰萃聚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夫復可以見天地之心而不及其情大壯見天地而不及萬物維咸恆萃則天地萬物之情皆可見而萃又統咸恆之萬卽歸於一者也其象澤上於地若陂水以瀦其盈以沛厥施與麗澤講習之義可以類觀故學之有資於萃聚又如此吾夫子之言曰既會通以行其典禮惟會故通不會不通也後世始爲類書以便學者喜其　而研索不精適以資膚剽凌躐之病故吾於汪君既嘉有講學之益而憂是書復慮學者因是書而廢講學之益則非汪君成是書意也觀吾言者其亦有所警也夫

解氏觀四書大義

佚

江西通志觀吉水人預修宋史

邵氏大椿四書講義

佚

李德恢曰大椿字春叟壽昌人宋景定甲子年十二領鄉薦至元

中爲晦庵書院山長(嚴州府志作龍游教諭)

包氏(希魯)點四書凡例

未見

黃虞稷曰字魯伯進賢人吳艸廬弟子

許氏(謙)讀四書叢說

二十卷(一齋書目有)

未見

吳師道序曰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爲其徒講說而其徒記之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師魯齋王先生柏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肇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一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說者固蔑以加矣門人高第不爲不多然一再之後不泯滅而就微則泮渙而離真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正則未有如吾鄉諸先生也蓋自北山取語錄精義以爲發揮與章句集注相發魯齋爲標注點抹提挈開示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論孟有考證中庸有標抹又推所得於何王者與其己意併載之君上承淵源之懿雖見仁山甚晚而契誼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苦篤實之功妙理融於言表成說具於胸中問難開陳無少疑滯抑揚反覆使人竦聽深思隨其淺深而有得焉故自遠方來從學者至數百人遂爲一時之盛今觀叢說之編其於章句集注也奧者白之約者暢之要者提之異者通之畫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至於訓詁名物之缺考證補而未備者又詳著焉其或異義微牾則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金先生有是言也此可以見其志之所存矣嗚呼欲通四書之旨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必由許君之說茲非適道之津梁示學者之標的歟先是君未沒時西州人有得其書而欲刊之者君聞亟使人止之且恐記錄之差也則自取以視因得遂爲善本諸生謂予嘗辱君之知俾序其所以然竊獨惟念昔聞北山首見勉齋臨川將別授以但熟讀四書之訓晚年悉屏諸家所錄直以本書深玩蓋不忘付屬之意自是以來諸先生守爲家法其推明演繹者將以反朱子之約而已故能傳緒不差闡大光明式克至於今日也又念某識君之初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君君是之復舉朱子見延平時其言好惡同異喜大恥小延平語於吾儒之學理不患其不一所難不殊耳朱子感其言精察妙契著書數十萬言莫不由此學者於朱子之書當句讀字求必若朱子之用功而後足以得其心此君之拳拳爲人言者也然則得君之叢說而讀之者其於君教人讀書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併著之君名謙其世系履行與凡他經論著詳具友人張樞子長所爲行述茲不復贅云

黃溍作墓志曰先生叢說敷繹義理惟務平實嘗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義廣讀者或不能悉究其義以一偏之致自異初不知未離其範圍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安氏(熙)四書精要考異

佚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四書四

程氏（復心）四書章圖

二十二卷

存

程鉅夫序曰夾漈鄭氏謂古者書必有圖然稍見於六經傳註之家惟車服名數而已余少學於臨川見雙峯饒氏大學中庸圖始識古人立圖之意去今又五十餘年乃得吾宗子見四書圖章爲之圖圖爲之釋有本有末有終有始如天之文地之理莫不合於自然非深得古人之意不能也世之譚神仙學金鼎者猶必假圖說以達其旨況爲聖人之道者哉此圖之與書必不可已者也子見書既成上之朝將畀之秩慨然曰凡吾所以至此者非以進取爲也欲俾天下知有吾書也吾親老矣吾歸養吾親復何求哉卽以爲鄉郡教授致仕嗚呼此所以爲古人之學也余既不能爲子見留乃序以送之延祐改元歲在甲寅

王約序曰集賢待制周君南翁持諸君所作四書圖引見示且曰圖乃吾鄉士程子見進於有司者子見年踰耳順以親老授新安教授致仕歸養敢丐子言予因告南翁曰道學之稱肇於河南二程子四書之目起於考亭朱文公在宋有川洛朔之黨互爲詆訾莫能相尚要其歸但視主之者勢力隆替耳而公是公非殆有不可掩者逮我朝魯齋先生許公出道學四書復威然從之者多而真知者寡坐談者易而行之者難道也四書也皆吾夫子天包地載範世立極千萬禩不易之良法也蓋人人得而知人人得而有人人得而用同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固不可標榜曰道學分別曰四書拘拘然紆紆然徒事虛文而已顧言行相副表裏一致而後可真知篤行之效也噫發源者初未必然濬流者激而至此子覲子見撰述如此之富去就如此之明質諸所學而不詭庶幾服膺吾夫子之訓者歟南翁愕曰異哉子之說請書以爲子見南贛序

趙孟頫序曰古今類書多矣大而天地日月山岳河海微而昆蟲草木以至人事之成敗興廢言語文字之等莫不會萃措拾人誇多而家競富其用也不過爲詞章而已其於道德仁義則無有也新安程子見白首窮理於朱子之學若饑之於食渴之於飲寒暑之於裘葛晝不舍而夜不輟貫穿精熟於是類而爲書列而爲圖道德性命仁義各以類從使學者一覽而盡得之其有補於理學甚大豈古今類書所能望也子既讀之知其用心之篤而子見引年而歸予甚高之故書其篇首以致意云延祐改元春二月十三日

元明善序曰理學至宋九大儒言之可謂詳且明矣苟潛心於四書發之以近思錄而後進於易書詩春秋何理不窮以之修身治人聖賢事業不外乎是然理自難明言之易差非明師良友講授之真幾何不有千里之繆哉新安程君復心四書章圖取朱子章句集注一一爲之圖觀者瞭然卽曉大義深有補於初學雖然四書之旨深矣有非圖所能盡者學者因是以求章句集注因章句集注以得聖賢之心聖賢之事業爲可企及也歟延祐改元清明後二日

劉文原序曰書之有圖猶天之曆象象本於自然雖聖智不能加毫末曆則爲之乘除贏縮以求合乎天者也故治曆而不得其理歲久必差象則昭晰烜著凡有目者皆可睹而定書自六經而下衆言淆亂有戾於聖人之道者矣而圖不能以強爲譬諸山川草木宮室器物日與人接繪者一有訛謬輒爲衆訕笑夫圖之難如此四書始表章於濂洛而大盛於考亭朱子發幽闡微旨義炳煥使習其讀者可以遡聖賢於數千載之上若身列諸門弟子而授受焉也新安程君子見復爲之圖以惠學者章分句析鉅細不遺吾獨惜君之生也後不得親取正於朱子也又幸學者因圖以求朱子之意而有得於四書者其效未有止也雖然吾猶有說焉自四書之學行家傳而人誦之矣求諸致知而力行者率千百不一二更世之論儒者常以是相詬病凡道必有對待自陰陽剛柔仁義引而伸之不可殫盡學者每有所偏或舉一而遺其二從其易而不究其所難故去道日遠聽言視行聖人猶爲宰予而改矧去聖人若是其遠也哉夫圖也書也致知之事也而未及乎力行也傳之書者可圖也傳之心者不可圖也必得傳心之妙而後可與學道子見年才六十朝廷旌用爲郡博士而子見以親老乞致仕其於進退出處不亢不汙庶幾乎力行之士矣故予爲序其編首而歸之

虞集序曰右四書章圖纂要者新安程君復心之所著也其爲書

也蓋取朱子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之說有對待者若體用知行之類有相反者若君子小人義利之類有成列者若學問辨思行之類隨義立例章爲之圖以究朱子爲書之旨其意可謂勤且切矣皇慶二年有司以君與書薦於朝明年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而歸年才六十耳閉出其書以示集使集識之集曰昔之爲圖者蓋未始有書也姑假夫奇偶之畫以擬其不測之迹而著可見之象引其方圓逆順之體而極夫消息變化之妙簡奧微妙未易知也後聖後賢有作然後推以立言而天地人之蘊盡矣則書固所以明圖者也今君之圖則又以明夫書者也蓋孔門諸子敘述夫子所言與曾子子思孟子之所述煥乎大哉昭如日星又有周子二程子張子與其門人弟子相與講明之聖賢之微言大義豈復有不盡者哉及朱子爲之集注章句然後會衆說而歸於一其所以極博約之功者千古所未有也凡終始本末之說內外精麤之辨條分縷析粲然有序今其書家藏而人讀之然而習之而不察者猶衆也夫舍朱子之言則何以知四書之旨然非有以貫通其條理而分別其節目則朱子立言之意又何以得之也哉然則君之爲圖也可謂有功於考亭有補於同志者矣集不敏三復三歎敬識而歸之雖然集嘗聞之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又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嗚呼安得因子之圖以得言而忘圖因言以得意而忘言者而與之共論此乎延祐元年三月甲午

楊載序曰四書者王道之骨髓五經之根柢也自孟子後無傳於世伊洛大儒始發其端至於文公遂尋而竟之文公學者萬餘人著名者數十人文公雖貴爲從官而常自放於山林之中極幽窮深人迹所不到之處優游終歲研窮詁訓斷離章句至辭有曲折意有難明輒與其徒互相詰難往復紬繹五三聖人以道相傳而託之於文字雖臯夔伊傅之徒蓋僅有聞者而去之千載將逆求其旨豈非難哉文公以希聖之才曳踵伊洛纂輯舊聞性命道德發無餘蘊綱紀大倫使人道生生不遂滅息其書亦既流出於八極之表雖言語不通文字不同譯之以象人無閒中國然而文公造事弘大罔羅萬殊沈思默慮晝夜不輟至於屬纊猶有所更定補而輯之使無缺遺亦文公之所望於後人者也程先生生文公之鄉里授受此書具有師法懼學者務以詖詞破碎大道或掇拾一二妄肆詆毀攷凡辭見異同義涉疑似者列而爲圖使學者於文公之言了然於心欲疑無所蓋有爲都邑之遊者念其鄉人之不能至也作都邑志以遺之或者又因其志繪而爲圖既繪而圖則覽之者知益易矣程先生行義甚備蓋所謂真知而實踐之者故其爲言綜覈深固有所據依學者觀焉如伐鄧林而假利於斤斧則其所獲不多且逸哉延祐元年後三月十一日

臧夢解序曰混沌未鑿鴻蒙茲萌固未有圖也自宓犧氏之王天下也河出龍馬負圖焉聖人以此發造化之機闡鬼神之祕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生生不窮之理實肇於此於是易有圖一百二十有二書有圖七十有七詩有圖七十有六禮有圖一百一十有二記有圖九十有八春秋有圖一百二十有六而六經之圖備矣其他五行有圖天文有圖地理有圖三禮有圖紹運有圖器物制度亦各有圖圖非不多也惟四書章句集注未有爲圖者林隱程君生文公之鄉志文公之學而自得乎孔曾思孟之心用力四書闡微析幽分章纂圖垂三十年而書始成又閒出己見以發明文公未盡之說名曰四書章圖纂釋後學之士苟能因圖以求解因解以求經則四書義理瞭然於胷中矣豈非後學之指南讀書之捷徑也歟予嘗聞諸文公之教學者有曰學問須以大學爲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又曰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燦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也旨哉言乎以文公之言驗林隱之圖見者易曉卓然有補於世教矣矧今天子嘉惠斯文勉勵學校宣明教化東宮喜聽經書尊儒重道樂善好賢予以是知林隱之圖可以自見矣進之於朝非惟斯文之幸抑斯世之幸也故喜書而樂道之至大三年六月六日

袁桷序曰象數可以圖言名意不可以圖言以圖言之其亦有所本乎昔者聖人觀象著圖因圖爲書範圍發揮由書而始通則夫圖之祕非書不能以盡是書之明於圖者也後聖繼述遵文演圖器度物象之微剛柔善惡之應若天旋之默運於樞紐其不可以繪畫得之者猶因名以立義此圖之輔於書而不可廢焉者也二者之用各有先後合而言之者吾不知其說也自正心誠意之說興茫無畔岸朱子憂之遂以其可據依者爲之主而體用知行之說實切於學者之功用後百餘年五經廢棄遂復勦取其近似端坐塗飾而根柢原委悉不能攷禮主於敬理主於善一言以蔽講學之法糜爛而不可救矣新安程子見取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切於吾身者析而爲圖以輔翼朱子之教抑亦使夫人知爲學之敘

非字義之可盡條分目舉必有能篤行而親識之者斯足以盡夫斯道之要其勤且備可謂能矣昔眞文忠公作讀書記仁義性命之說各以類從先正蕭公作書上之曰使若書成學者將得以自肆今是書具在視今之言理者與古賢無異論其所學則又甚於朱子之憂矣子見之圖其必有以拯諸

薛瑄曰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姓譜婺源人會輔氏黃氏之學而折衷之章爲之圖圖爲之說名曰四書章圖總要

黃虞稷曰復心字子見取文公四書集注分章析義各布爲圖又取語錄諸書辨證同異損益詳略名曰纂釋至大戊申江浙儒學提舉司言於行省皇慶癸丑行省進於朝特授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給半俸終其身

吳氏存四書語錄

佚

薛氏大猷四書講義

佚

姓譜湯陰人早中甲科棄而不仕隱居教授有四書講義

戚氏崇僧四書儀對

二卷

佚

蕭氏鎰四書待問

八卷

存

鎰自序曰四書有疑朱門師友辨之詳矣而散出於其所自爲書觀者難以歷覽未有合之者天朝取士以經疑爲試藝之首蓋欲吾黨之士彊勉學問以求聖賢立言之微意而或者昧焉若大學道字訓言而以爲道理之道性善賢愚同得而謂愚者得其偏博文約禮重在行而曰主於知詳說反約專言知而曰主於行亦既得雋鄉闈策名天府矣則眇昏眇之故也比客建城與友人歐陽釐正讀書之次隨時采集因成是編皆先儒之遺言緒論及時之不倍師說者間亦附以一二鄙語及釐正所述則以會最自修別之凡五百四十問一百一十七則以經之篇章爲之次目曰四書待問非敢擬諸叩鐘者以是待有司之問焉則庶幾其應不匱比類而求之則凡經之所疑皆可旁通而盡得之是書之集本爲舉子觀覽之便由是而得其義則於窮理盡性之功爲尤大而於進取又其餘事矣泰定甲子日南至

楊士奇曰四書待問八卷元臨江蕭鎰爲科舉之學設也元場屋有四書疑問國初三科猶然洪武甲子始改爲四書義

陸元輔曰蕭鎰字南金臨江人

歐陽氏俛四書釋疑

佚

黃氏清老四書一貫

四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陳氏剛四書通辨

未見

黃虞稷曰字子潛溫州平陽人從胡長孺學人稱潛學先生

王氏桂四書訓詁

未見

黃溍曰桂字仲芳東陽人麗水縣主簿

何氏文淵四書文字引證

九卷

未見

黃虞稷曰河南何文淵泰定閒人

陳氏尙德四書集解

未見

黃虞稷曰寧德人號懼齋隱居不仕

按石堂陳氏字尙德亦寧德人不聞其號懼齋或別是一人

瞻氏思四書闕疑

佚

祝氏堯四書明辨

佚

涂氏溍生四書斷疑

未見

黃虞稷曰字自昭宜黃人福州濂溪書院山長

蔣氏玄四書箋惑

未見

陸元輔曰東陽蔣玄字子晦別字若晦從許謙游學者私謚貞節先生

馬氏瑩四書答疑

佚

陳氏樵四書本旨

未見

吳氏成大四書圖

佚

王瓚曰字浩然瑞安人登至治辛酉第官永嘉縣丞

傅氏定保四書講稿

未見

黃虞稷曰南安縣人平江路儒學

馮氏華四書直解

未見

黃清老曰華字君重閬縣人南劍州儒學教授

倪氏士毅四書輯釋

三十六卷

存

汪克寬序曰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東魯聖師以及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他求也孟子沒聖經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關發曚以啓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往聖之遺蘊作爲集注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日蓋皜皜乎不可尙已而其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要矧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於是取子朱子平生之所以語學者並其弟子訓釋之辭疏於朱子注文之左眞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趙氏蔡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編而吳氏集成最晚出蓋欲博采而統一之但辨論之際未爲明備去取之閒頗欠精審覽者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爲學人自爲書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爭奇衒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鋟於木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益可歎矣同郡定宇陳先生雲峯胡先生睹集成之書行於東南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撫其精純刊剔繁複缺略者足以己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生著四書通考皆足以摩刮向者之敝而陳先生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友人倪君仲宏實從游於陳先生有得於講劘授受者蓋稔且詳乃會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傒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集釋學者由是而求子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辛巳建陽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倪君猶慮其有未底於盡善者爰即舊本重加正是視前益加精密閒出是書請予序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爲書固不可不解解固不可不詳然理貴玩索始有自得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沈潛反覆求其義而反諸身而徒資口耳之用則非子朱子所望於後學也倪君曰然乃序而書之以志卷顚云

楊士奇曰四書輯釋倪士毅編朱子集注四書之後儒先君子推廣發明之者無慮數十家而今讀集注者獨資集成及此書爲多他不能悉得也集成博而雜不若此書多醇少疵

薛瑄曰四書集注章句之外倪氏集釋最爲精簡

黃虞稷曰士毅字仲弘休寧人授徒於黟學者稱道川先生會萃胡雲峯陳壽翁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鳩傒精要考訂訛舛

萬授一曰朱子集注既行當時儒者懼後學誦習之難因各詮釋於是勉齋有通釋而采語錄附於大學章句之下始自西山眞氏名曰集義祝氏宗道四書附錄做而成之格菴趙氏有纂疏克齋吳氏有集成定宇陳氏有發明雲峯胡氏有四書通仁山金氏有指義由宋迄元不下數十家而義理明備采擇精當莫如道川倪氏之輯釋道川元末人爲陳定宇高弟隱居新安與趙東山汪環谷爲友明永樂閒詔諸臣纂大全實本其書厥後大全行而學者罕知有輯釋矣

史氏伯璿四書管窺

五卷

未見

陳高序曰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冊宏深簡奧而其理實具於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疏略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書也自朱子爲集注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下其辭詳以密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淑之徒又爲之發

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閒見而層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辨日起岐愈多而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苦求於學篤信堅守朱子之說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輯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折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通曲暢著於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於朱子也已嗚呼立意以為高好奇以為尙為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蓋爲是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為道也庶幾矣

楊士奇曰四書管窺四冊永嘉史伯璿文璣著蓋出饒氏輯講吳氏集成胡氏陳氏發明金氏攷證許氏叢說倪氏輯釋之後其論諸家之失皆平正確的刻板在永嘉郡學永嘉葉琮知黃州府又刊置府學

黄虞稷曰伯璿溫州平陽人元時隱居不仕辨諸家說之與朱子相悖者

韓氏信同四書標注

佚

馬氏豫四書輯義

六卷

未見

張萱曰馬豫四書輯義內閣所藏凡十四冊

汪氏炎昶四書集疏

佚

徽州府志汪炎昶字懋遠婺源人取朱子四書旁采博擇而發揮其微旨每有所得則疏之積成卷帙名曰四書集疏

趙氏遷四書問答

一卷

未見

孟氏夢恂四書辨疑

未見

浙江通志孟夢恂字長文黃巖人署台州學錄至正中設策禦寇以功授宜興州判官卒諡康靖

謝鐸曰四書辨疑孟夢恂著

袁氏俊翁四書疑節

十二卷

未見

曾氏貫四書類辨

佚

邊氏昌四書節義

佚

盧熊曰昌字伯盛吳人隱居教授張氏據吳以禮招致勿就

黄氏寬四書附纂

佚

楊氏維楨四書一貫錄

未見

亡名氏四書集注

未見

楊士奇曰右四書集注其句讀旁抹之法兼取勉齋黃氏北山何氏魯齋王氏導江張氏諸本之長宣城張師曾為之參校加以音攷蓋善本也刊板在常州府學又刊板在鄞

四書附錄

十一冊

佚

張萱曰莫詳編次姓氏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四書五

朱氏（升）四書旁注

十九卷

存

蔣氏（允汶）四書纂類

未見

黃虞稷曰字彬夫永嘉人元進士洪武初官本府訓導

陶氏（宗儀）四書備遺

佚

王氏（逢）四書通義

未見

黃虞稷曰逢字原夫江西樂平人師事洪野谷野谷朱公遷弟子也宣德初逢以薦爲富陽縣儒學訓導又以明經辟召皆不就學者稱松塢先生

何氏（英）四書釋要

未見

黃虞稷曰英爲王逢弟子

景氏（星）四書集說啓蒙

闕（論語 孟子 未見）

星自序曰星幼承父命嗣儒業而苦無常師年十六始得出就伯父黃先生學先生曰汝欲爲學必先熟讀四書以爲之本而後他經可讀矣星於是晝誦夜思不敢少惰居四年得初通大義後欲明經習舉子業先生又引星進郡庠俾受春秋經於勾乘楊先生一時師友切偲問辨資益爲多復得諸引翼書爲之啓發然後益知四書奧義不可不窮矣故星不揆膚愚僭於佔畢之暇裒集諸說熟玩詳味分經别注妄加去取十年之內掇拾成編目之曰四書集說啓蒙將私塾以訓子孫既而一二同志懼其久而墜佚使壽諸梓以便初學顧星僭妄之罪已不可逭尙賴諸明理君子重加訂正而可否之則星之志也至正壬寅

姓譜景星字德輝餘姚人洪武中官杭州儒學訓導其學長於春秋今惟四書啓蒙行於世

鄭氏（濟）四書講解

未見

黃虞稷曰濟閩縣人洪武中信州學正

趙氏（新）四書說約

佚

黃虞稷曰新字彥明樂清人洪武中歷官布政使改翰林院修撰致仕

葉氏（儀）四書直說

未見

張氏（宣）四書點本

未見

王氏（廉）四書詳說

□卷

存

劉昌曰四書詳說蘇州知府況公鍾刻於府庠袁鉉作序以爲王廉熙陽作言熙陽丞澠池時稿留曹端家刻旣成其書四出端爲霍州學正移文於蘇言四書詳說乃其所著孟子中有其訂定白馬之白一段又言熙陽已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熙陽爲山西左布政使以公事死無害其爲著書也端辨四書詳說爲其所著可也言熙陽坐刑不當有著書之名非也

陸元輔曰文王演易於羑里史遷作史於腐刑邾經傳春秋於拘繫所洪武中葉子奇亦於獄中撰草木子著書與坐刑初不相妨也月川遺書行世頗有當還熙陽之名

冉氏（庸）四書精華

佚

張氏（洪）四書解義

二十卷

未見

黃氏（鼎）四書精義

未見

劉氏（詡）四書解疑

四卷

未見

朱氏（善）四書述義

未見

胡氏（廣）等四書大全

三十六卷

存

明成祖文皇帝御製序曰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爲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絶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爲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纘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孳圖治恆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竊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爲此懼乃者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注而爲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爲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鋟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皥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爲序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楊榮後序曰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宵旰孜孜誕興文教以斯道爲己任萬幾之暇書與儒臣論議以爲四書雖有宋儒朱熹爲之集注以便學者然而羣儒之說頗有異同純駁不一至今幾三百餘年紛紜雜糅莫知適從茲欲會而通之去其駁而錄其純庶幾聖賢之道昭然大明臣榮忝居侍從恭奉德音敢不敬承謹識四方學者彙以成編上親商榷以定去取書成特賜名曰四書大全書即以頒布天下學校凡從事於聖賢之學者莫不欣焉若披雲霧而仰青天若翦荊棘而尋大路坦然無疑釋然有悟誠萬世之寶也子鄉建陽葉添德氏家素崇文而好學博雅聞於庠序得覩此書遂求抄錄鋟諸梓以廣其傳乃以書來京師請予言識之夫奉揚上之盛德美意以昭示於無窮者人臣之事也昔太宗文皇帝惓惓纂輯是書以嘉惠天下後世有功於聖門大矣然而添德以民閒之微者乃能廣播而盛傳之此其所以超於衆人者豈不遠哉是可嘉也因拜手以識於後

顧炎武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之後黃氏（榦字直卿號勉齋先生）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於真氏（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洙字宗道）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錄後有蔡氏（模字仲覺號覺軒先生）四書集疏趙氏（順孫號格庵先生）四書纂疏吳氏（真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櫟字壽翁號定宇先生）作四書發明胡氏（炳文字仲虎號雲峯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士毅字仲弘號道川先生）合二書爲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有汪克寬序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剡）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閒有舛誤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爲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爲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爲力矣

張氏（文選）四書訓解

佚

王瓚曰張文選字士銓永嘉人永樂丙戌進士改庶吉士

郭氏恕四書一得

佚

陸元輔曰永樂甲午舉人

楊氏範四書直說

未見

寧波府志楊範字九疇鄞人永樂中教授里中自號思誠叟侍郎守陳之祖也

張氏楷四書稗秕

佚

寧波府志張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

楊氏琦四書辨疑

未見

黃虞稷曰琦建安人正統中溫州府學訓導

周氏灝四書精解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灝邵武人景泰中舉人松江府同知

李氏果四書音考

未見

廣平府志李果字尚用成安人景泰庚午舉人濟南知府

楊氏守陳四書私抄

□卷

存

沈氏瑋四書口義

未見

平湖縣志沈瑋字公貴景泰辛未進士任御史

周氏賓四書音考

未見

黃虞稷曰賓字汝欽江西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

董氏彝四書經疑問對

八卷

未見

繆泳曰常熟人成化壬辰進士

蔡氏清四書蒙引

十五卷

存

清自序曰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深於理而徒務辨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子業之關世道也有如此清之始業是也自謂頗知所用心者故有二年不作課而無三日不看書閑以其所窺見者語諸同儕要亦未能脫時文氣味也然已見訝爲迂遠而厭聽之矣清乃隨時自筆之以備遺忘庚子歲赴會試收置行囊既而冗中翻目遺之至京檢覓不得意其失之途中矣時方溫故遂復有錄更三閱歲故錄復得之家中參會前後所錄詞意重複者過半又有前後異見至一句而二三其說者皆未暇刪次也祿仕多年故紙宛然而比日後生輩知而求之特切欲終棄置則一得之見或有資於童蒙欲俟刪正則溫故之功又非旬時可辦姑略會而次之先翦去其最冗穢無謂者其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以俟他日溫故之餘得加汰削乃就有道而正焉名曰蒙引初稾明非定說也四書及易經諸卷槩有之今已謄出大學中庸二部及乾坤二卦張國信輩借抄因道其故以示之

刁包曰尙論諸儒必以四書爲標準四書無所得雖經史淹貫不可以爲學也自金谿以迄姚江凡學其學者莫不厭薄朱註肆意妄解其於四子書穿鑿決裂甚矣大全而後惟蔡文莊蒙引專以發明朱注爲主注者四書功臣蒙引又朱注功臣也

陸元輔曰蔡介夫上推孔曾思孟本旨發明朱子集注最爲詳明說四書者不下百種未有過於此者也

王氏雲鳳四書私記

未見

吳氏廷四書訂疑

未見

朱氏綬四書補注

二卷

未見

潘氏府四書傳注正

未見

周氏寅四書音考

佚

嘉善縣志周寅字汝欽學於周鼎安貧守義著小學集注四書音考

廖氏紀四書管闚

二卷

未見

童氏品四書旁訓

未見

劉氏龍四書講義

四卷

未見

黃虞稷曰襄垣人弘治己未進士第三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安

湛氏若水古本四書訓測

十九卷

存

熊氏熙四書管天

佚

馮氏理四書發微

佚

丁氏徵四書講義

佚

王氏倘四書批點

十八卷

未見

顏氏曄四書證疑

未見

上虞縣志曄字文華正德丁卯舉人澂江知府

呂氏柟四書因問

六卷

存

王氏大用四書道一編

未見

王氏漸逵四書邇言

未見

史氏于光四書解

未見

林氏希元四書存疑

十二卷

存

鄭氏佐四書語錄

佚

陳氏琛四書淺說

十三卷

存

盧元昌曰淺說者紫峯陳先生之所著也合蔡虛齋之蒙引林次崖之存疑折衷而取裁焉而大旨則以大全爲宗

季氏本四書私存

未見

高氏尚賢四書精意

佚

繆泳曰新鄭人正德丁丑進士

周氏華四書集說

十六卷

存

李廷昰曰莆田周華編長樂林文沛補文沛中正德丁丑進士

陶氏廷奎四書正學衍說

八卷

存

張士紘曰其子幼學刊行之

董氏穀碧里疑存

二卷

存

鄭玥曰碧里疑存二卷皆說四書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四書 六

徐氏獻忠四書本義
未見

唐氏樞四書問錄
二卷
未見

陳氏祥麟四書正蒙
未見

黃虞稷曰字士行莆田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山東提學道

朱氏潤四書通釋
未見

黃虞稷曰潤字伯羽益都人嘉靖丙戌進士寧波府同知

廖氏暹四書測
未見

陸氏鰲四書標指
未見

平湖縣志陸鰲字子任嘉靖戊子舉人臨江府通判

黃氏光昇四書紀聞
未見

薛氏甲四書正義
十二卷
未見

薛氏應旂四書人物考
四十卷
存

應旂自序曰四書人物考者考四書所載之人物也孟氏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夫是以考之也余嘗董浙學政既罷歸避寇鍾山故廬盡爲寇燬惟兹四書每攜以自隨杜門無事遂將平生所錄古人行迹各注於各氏之端者編爲紀傳總四十卷其汎引雜證雖嘗刪次而文章事行茍有裨於問學治理者咸在所錄信而好古仲尼且然小子何人未能網羅舊聞以資詳擇尙忍易爲棄置哉

陸元輔曰書分帝紀三卷臣傳三十七卷　傳二十八卷後逸民獨行異字技藝勇力嬖倖女婦讒毀叛逆凡九類

馬氏森四書口義
未見

梁氏格四書古義補
未見

黃虞稷曰字君正稷山人嘉靖乙未進士南京兵科給事中

濮陽氏淶四書貞義
未見

王氏復春四書疑略
未見

莫氏如忠四書程朱繹旨
未見

繆泳曰華亭人嘉靖戊戌進士

王氏材四書石堂附語
未見

江西通志王材新城人嘉靖辛丑進士改庶吉士官至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祭酒事

高氏拱四書辨問錄
十卷
存

李氏遜四書質疑
佚

繆泳曰李遜字子敏新建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政

張氏居正四書直解
二十六卷
存

陰氏秉陽四書贅說
六卷又自訓敬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衛輝人嘉靖丁未進士陝西參政

李氏先芳四書漢注疏引

未見

王氏(檍)四書紹聞編

未見

羅氏(汝芳)四書一貫編

七卷

存

孫氏(應鰲)四書近指

七卷

存

李延昰曰孫氏近語自爲之序又有李蓘楊一魁序二篇

徐氏(爌)四書初問

十五卷

闕(論語孟子未見)

繆泳曰太倉州人嘉靖癸丑進士

邱氏(樹)四書摘訓

二十卷

存

劉應節曰月林邱氏取蔡氏蒙引林氏存疑二書而折衷以己意名曰摘訓

黃氏(襄)四書集說

未見

黃虞稷曰福建南安人嘉靖己未進士山西行太僕寺卿

李氏(文纘)四書口授

未見

薛氏(東海)四書解酲

佚

楊氏(時喬)四書古今文註發

九卷

存

管氏(大勳)四書二說

三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鄞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光祿寺卿輯蒙引存疑淺說而加以折衷

萬氏(表)四書參考

未見

寧波府志萬表字民望世爲寧波府指揮僉事歷官南京中府都督僉事嘗取先儒之言集其要語名曰四書參考

蘇氏(濬)四書通考補遺

六卷

未見

李氏(贄)李氏說書

九卷

存

徐氏(渭)四書解

未見

章氏(一陽)金華四先生四書正學淵源

十卷

存

蕭陽復序曰諸儒之說至晦庵始集其成勉齋黃氏親受業於朱子之門金華何文定先生雖後朱子生而口傳心受得之勉齋自是而傳之王文憲金文安許文懿僅二百年閒四先生踵武相承凡四子之書悉爲之注疏闡其微詞奧義以翊朱注國朝採集大全書中遡其淵源所自謂非朱氏之適傳不可也今四先生生於一郡相繼而興所謂文不在茲乎然世代既遠遺書散逸元江章先生乃裒而輯之章分句釋以附於朱注而傳注益以顯則先生之用心亦勤矣先生司訓於漳紹乃祖楓山之家學殆聞四先生之風而興起者乎吾於是益信茲郡之多賢也敬爲之序

金氏(瑤)四書疑

一卷

存(載栗齋集)

陳氏(禹謨)經言枝指

九十三卷

存

支可大曰海虞陳錫玄著經言枝指以發明四籍曰陳詁纂曰談經苑曰引經釋曰人物概曰名物考凡五種總統千載之述作旁羅百氏之異同而兼傳並載以俟學者之自擇

李延昰曰海虞陳錫玄早中鄉科久而不第歸撰經言枝指於時

支可大閒亭劉鳳子羽屠隆緯真江盈科進之黄汝亨貞父王穉

登伯穀管一德士恆皆序之己有自序

按諸序文多冗長故不錄

林氏兆恩四書正義

六卷續六卷

存

劉氏元卿四書宗解

八卷

未見

沈氏懋嘉四書說槩

未見

平湖縣志楙嘉楙孝之弟號白岩

趙氏台鼎四書脈望

九卷

未見

陳第曰蜀人

樊氏問仁四書心旨

佚

南陽府志問仁舉於鄉官知州

李氏經綸四書浴鑑篇

未見

程氏嗣光四書講義

十卷

未見

楊氏世洲四書訓錄

四卷

未見

朱氏篁四書啓鑰

九卷

未見

鄭氏紹徵四書知新日錄

三十七卷

未見

張氏綸四書原

未見

陸元輔曰汶上人

王氏覺四書明音

二卷

存

饒氏彝四書輯訓

未見

陸元輔曰彝字任中撫州人

陳氏履祥四書翼

五卷

未見

管氏一德四書參同

十卷

存

李延昰曰一德字士恆其書陳禹謨爲之序

朱氏焯注解四書人物考

八卷

未見

邵武府志朱焯字惟威人稱志菴先生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四書七

姚氏舜牧四書疑問
十二卷
存

周氏汝登四書宗旨
未見
黄虞稷曰嵊縣人萬曆丁丑進士

鄒氏元標四書講義
二卷
存

楊氏起元四書評
五卷
未見

蘇氏濬四書鏡
未見

王氏豫四書識大錄
未見

錢氏大復四書證義合編
四卷
存
高層雲曰漸菴錢公字肇陽萬曆己卯舉人以子大學士龍錫貴贈官至太子太保證義一編晉江黄居中序之

于氏孔兼四書大指
十二卷
未見
繆泳曰孔兼金壇人字景素萬曆庚辰進士以禮部郎疏救趙南星降安吉州判官投牒歸是書蓋居安吉時所撰

李氏廷機四書垂世宗意
十卷
存

四書口義
三卷
存

徐氏即登四書正學輯要
二十九卷
未見

牛氏應元四書質言
三卷
未見
黄虞稷曰涇陽人萬曆癸未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盧氏一誠四書講述
十一卷
存
高兆曰盧一誠字求人福清人萬曆癸未進士除行人歷司正遷南京戸部郎中終潮州知府講述一編係在留都時撰

馮氏從吾四書疑思錄
六卷
存
從吾自序曰予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閾者三年自藥裹外惟以讀書遣懷無他營也間有二三同志及伯兄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别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鍼砭韋弦聊以自勗歳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忘不及記者倘多此特存什一於千伯云耳編成題曰疑思錄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萬曆乙未
楊嘉猷曰先生力排異端於四子書以身證之錄中大都悟後語如曰一本大學都是格物不必另補一傳曰論語論工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中庸則合併言之曰學而時習之孔子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其解也曰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去學顔子之學當從四勿學來諸如此類皆發先儒所未發足破千古之疑者也夫能破千古之疑必自一念之能疑始疑而思思而信故曰思者明之基疑者信之漸也
李因篤曰先生字仲好長安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疑思錄六卷載少墟集中

郝氏敬四書攝提

十卷

存

敬自序曰漢官尚書猶北斗也口代天言如北斗斟酌元氣布令四時也聖人繼天立極神道設教垂訓萬世庸詎非天之尚書北斗歟按天官北斗爲帝車運於中央均五氣定諸紀杓攜龍角兩旁各三星鼎立杓所指四時以建是爲攝提元命包曰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聖言猶斗杓也奉聖言以昭布天下萬世咸正罔缺猶攝提也論語孟子二書爲斯文指南先儒益以大學中庸爲四書明興立學官以程士辭林義府二百年來家誦戶習迄於今聖遠教湮訓詁河漢學業參商百家熒惑佛老欃槍彗孛飛流如雨而北斗闌於中天恆度不改今猶古也余束髮受讀晚從管穴窺一星之光輒隨筆書記久塵度閣友人章晦叔取以編爲時習新知余畏聖人之言別爲一札命曰四書攝提蓋惟聖人爲能總攝羣言提轄百氏予何人斯敢以蟲鳴蠢午其閒惟是對揚光訓俾昌俾熾以宣布於無窮所謂提斗攜角以接於下者則可謂云爾已矣

四書雜言

五卷

存

敬自序曰宋儒取禮記大學中庸配論語孟子爲四書國朝用以程士家傳戶誦矣今與人言道未必領言四書有徵可信遂廣其說非爲離經耳昔人謂依經辨理錯經合異是謂雜言

萬氏尚烈四書測

一卷

存

王氏肯堂四書義府

□卷

存

史氏記事四書疑問

五卷

未見

林氏茂槐四書正體

五卷

未見

黃虞稷曰福清人萬曆乙未進士歷官按察使

孫氏奇逢四書近指

二十卷

存

樊氏艮樞四書參解

五卷

存戴密著參言

艮樞自序曰參於古之謂參參於師友之謂參參於獨見之謂參兩人相商之謂參兩書相證之謂參易曰參天倚數必參之而數可極也又曰參伍以變必參之而變可通也荀卿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說參莫辨於此矣然必如中庸之天地參而後謂之參吾所謂參與聖賢參之謂也參則解矣今之讀書本直也而曲解之本易也而僻解之本深也而淺解之有甚不費解而終身索解不得者有強作分解而究竟不知其解者所由不自參照之故也

四書辨證

二卷

存戴密著參言

艮樞自跋曰六書文字之緐也緐象形而有點畫緐指事而有文義緐會意而有訓解緐諧聲而有句讀緐轉注而有注釋緐假借而旁通曲暢不可勝窮矣迨書法屢變而點畫失真遂至文義乖而訓解謬句讀差而注釋舛學士口受於蒙師文人牽滯於文義茫茫白首漫漫長夜良可歎也五經皆有誤而書詩爲甚四書各有譌而論語尤多今略舉文義之乖訓解之謬注釋之舛者辨數十條或以古證或以義求或以意逆或以理解或以思通不能闕前人之所疑庶幾敏求聖賢之精意要以自信於心求協於經抑亦信古之一端學文之首助也若夫句讀之訛點畫之差音切之誤姑俟詳考以就正於君子焉

毛氏尚忠四書會解

十卷

存

周炳謨序曰注疏以還自朱子章句出而四書之旨已大明於天下明興諸先輩出或竟其所已言或闡其所未備羽經翼傳於道

多發明焉迄於今棼錯不可勝紀蘇子云人之性善惡二者而已
孟子既已據其善是以荀子不得不出於惡而揚子不得不出於
善惡混噫嘻今人之好異也大率類是此司世教者所爲憂也予
同年友子亮毛子研精於學嘗輯會解一書其中自悟自信之語
十三用前人之語十七閒有兩解而互發者亦並存之而不嫌於
異同也子亮令棗強北方學者爭傳誦焉子亮因梓以行屬余序
之

繆泳曰毛尙忠字子亮嘉善人萬曆甲辰進士知棗強縣事輯四
書彙解刊於官舍

陳氏臣忠四書集意一作約說
八卷
存

繆泳曰臣忠字心謙莆田人萬曆甲辰進士

莊氏元臣四書覺參符
二十卷
存

鄭玥曰歸安莊氏元臣萬曆甲辰進士官中書舍人元臣吳江人
以歸安籍登第

張氏京元寒燈隨筆
三卷
存

陸元輔曰鍾山張氏京元泰興人萬曆甲辰進士歷官四川按察
副使寒燈隨筆三卷皆講說四子書

施氏鳳來四書攜囊集
未見

平湖縣志施鳳來字羽王萬曆丁未賜進士第二人累官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

陸氏鍵四書傳翼
未見

來氏斯行四書問答
一卷
未見

繆泳曰蕭山人萬曆丁未進士

殷氏大白四書副墨
佚

宋氏鳳翔四書證學錄
十二卷
存

俞汝言曰鳳翔字羽皇秀水人萬曆壬子北闈解元

鹿氏善繼四書說約
□卷
未見

陸元輔曰公字伯順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官太常寺少卿殉難
贈大理寺卿

洪氏啓初四書翼箋
九卷
存

高兆曰洪啓初字葆原泉州南安人萬曆癸丑進士除戶部主事
調兵部

黃氏尊素四書鍼
八卷
存

餘姚縣志公字真長萬曆丙辰進士由寧國推官入爲山東道御
史劾魏忠賢死詔獄贈太僕寺卿謚忠端

吳氏繼仕四書引經節解圖
二十六卷
未見

黃氏智四書講義
佚

休寧名族志智撰四書講義二百篇

唐氏汝諤四書微言
二十卷
存

陳氏榮選四書私旨
未見

陸元輔曰字克舉同安人健之孫

許氏有聲四書獨證
二十卷

存

趙南星曰桑強諸生

姚氏光祚四書望洋編

二十卷

存

陸棻曰吳人姚光祚字胤昌輯四書望洋編二十卷有解經邦張養心張尊美夏嘉遇沈麟趾堵天顏張垣序七篇其文蕪漫不足存

王氏廷煙四書音釋

一卷

存

嚴繩孫曰字幼翰一字君渡無錫人

馬氏廣齡四書讀　四書提鉤

未見

平湖縣志馬廣齡字飛生家貧教授門人私謚曰端敏先生

張氏嘉猷四書不倦錄

未見

張氏嵩四書說乘

六卷

未見

鄭玥曰張嵩字曼石海寧人

商氏惠四書問答

二卷未見

陸元輔曰金華人

陸氏弘銘四書彙解　四書演注

未見

姚氏之鳳四書粹言

未見

李氏坛求己齋說書

四卷

存

坛自序曰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吾知之矣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之學者謀道今之學者謀祿其相爭在鍼芥之微而相去之遠不啻如秦越也故自孔孟以後世人相沿以為學者大都名利之借徑而已夫何世愈降而人所以射名利者益巧收名利者益捷應制者不必談文章立朝者不必談經術而惟鑽穴登壟之是騖則夜氣不足以存故至此極耳嗟夫上之所懸為功令者既如此下之所走為便徑者復如此思古人所謂學者必更有在乃覺爽然若失於是計其平日受之過庭傳之師友錯綜於載籍及海內諸名家凡若干言手授之以見學問之道由此而始非曰應世云爾也

韓氏宗琦四書庭訓

未見

廣信永豐縣志韓宗琦字汝震諸生

張氏睿卿四書釋義

十卷

未見

四書語錄

一卷

未見

張氏維機四書永業

十九卷

存

高兆曰晉江張維機晦中撰

潘氏游龍四書申注

十四卷

存

繆泳曰游龍松滋人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八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四書八

陳氏仁錫四書語錄

一百卷

未見

四書析疑

十卷

未見

四書備考

八十卷

存

華氏允誠四書大全纂補

未見

魯氏論四書通義

十卷

未見

建昌新城縣志魯論字孔璧天啓辛酉選貢生除賴州同知遷福建都司經歷

譚氏貞默四書見聖編

一百□卷

存

高佑釲曰先生爲予外舅勤於著述五經皆有解詁惟四書見聖編鏤板白門以論語中庸大學爲孔經謂中庸大學皆子思所作也以孟子七篇爲孟經

張氏溥四書纂注大全

三十七卷

存

葉氏樹聲四書徵響

未見

長興縣志葉樹聲號瞻山字唱于崇禎辛未進士

申氏嘉胤四書繹

□卷

未見

陸元輔曰公字孔嘉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知儀封杞二縣擢吏部主事謫南京國子監博士陞太僕寺丞甲申三月都城陷投井死

楊氏以任四書遺旨

六卷

存

曾傳燦曰公諱以任字維節號澹餘瑞金人崇禎辛未進士四書遺旨六卷官南京國子博士時作西安鄭如洵刊行之

陳氏天定慧眼山房說書

二十卷

存

張遠曰天定字惠生龍谿人崇禎辛未進士

張氏爾禎四書事實

未見

保定府志張爾禎字玉屏容城人崇禎癸酉舉人著四書事實孫奇逢序之

黃氏淳耀四書大旨

六卷

存

徐氏養元四書集說

右見之吳興書賈舟中

二十四卷

存

徐氏學顏四書日東

陸元輔曰唐山人崇禎癸未進士

未見

黃虞稷曰公字石松永康人國子監生官楚府長史崇禎十六年死張獻忠之難

易氏道暹四書內外傳

未見

陸元輔曰道暹字曦侯黃岡諸生崇禎壬午死寇難

侯氏君擢四書膚見

未見

李氏鳳翔四書釋義

未見

保定府志李鳳翔字伯鳳東鹿人

賈氏明孝四書救弊編

未見

開封府志賈明孝字君錫由明經任陝西宜川知縣

張氏雲書四書經正錄

未見

黃虞稷曰無錫人專闢李贄之說崇禎二年以其書進呈得旨褒嘉準作貢生

徐氏邦佐四書經學攷

十一卷

存

繆泳曰邦佐字孟超錢塘人

楊氏琦四書辨疑

□卷

未見

陸元輔曰建安人陽春訓導改温州

陳氏鵬霄四書續經學攷

六卷

存

祁熊佳序曰高皇帝龍飛之初召儒士許元葉瓚十餘人日令二人進講經筵數陳治道命王宗顯開郡學延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時喪亂之餘學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右文崇學斯亦勤矣減吳之歲設科取士大意則曰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洪武二年復定爲科舉格然則我朝養士之厚取士之周雖三代盛王豈有過歟及文皇帝登極命諸儒臣彙輯十三經注疏性理大全諸書頒行天下一時儒者皆棄詩賦歌辭之學而知有聖賢性命之書夫上以此求之而下不以此應之必無之事也風會遷流制沿弊起父兄所教子弟所習非時文不爲工而於國初頒行諸書高束不讀今天子下明詔黜浮靡敦實學孔孟程朱之理稍表著於天下故習刑名農墨黃老之言者變而習兩漢諸史唐宋諸大家又上而習五經四書諸儒傳注然予謂兩漢諸史唐宋諸大家於刑名農墨黃老之言其文有工拙詭正之不同而其於聖賢之理離合亦相半至習五經四書諸儒傳注之言醇矣而苟非學有源本亦豈遂足以應明詔而無負所謂黜浮靡敦實學者乎昔王荊公毅然以斯文爲己任往往見周茂叔三顧不見反而求之六經乃卒以泥古變法流毒蒼生則使當世而有尊經學古如荊公者猶非天子下詔求賢之意況尊經學古更有不及荊公者乎吾友天羽不憚校讐考訂之勞續四書經學考編類點定欲學者習其讀則核其詳顧其名則究其實俾我朝收右文崇學之報而儒者所爲尊經學古由乎此而不盡由乎此也伊川曰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聖賢之學儒者宜審所以自處矣

繆泳曰鵬霄字天羽山陰人祁進士熊佳爲之序

楊氏彝四書大全節要

未見

顧氏學麟四書十一經通考

二十卷

存

四書說約

二十卷

存

楊彝序曰往予嘗爲四書大全節要與麟士多所商榷塗乙纔數卷其後麟士說約繼作始戊寅秋至庚辰夏而其刻遂成或訝其太速予曰否凡爲一書而增薙出入無定論者皆先無成竹於胸中耳麟士誦說既素則於論議得失引據正反固一一得見其要害而或棄或取無所更端矣且其辨證精析雖貫穿羣經而窮究指歸則斷以晦翁爲正理務畫一而筆削所至皆本平生所見而爲之此所以易而復至慎也今取其書覆之則覺注疏大全鄭孔程朱而下人代分矣而條貫繩約則如出一口不皆麟士之書而乃爲麟士之書矣

宋氏繼澄四書正義

二十卷

存

繼澄自述曰四書講義不可數計近吾友顧麟士爲說約張爾公爲大全辨取舍前人每見精確予亦有所見因成四書正義一編自注疏以下麟士爾公以上皆採擇焉

倪氏（晉卿）四書大全纂

□卷

存

葛氏（承杰）四書新義

未見

張氏（自烈）四書大全辨

三十六卷

存

劉城曰爾公即四書大全而爲之辨導揚程朱之言折衷諸家之說務求至當以合經旨其言曰聖人之教人也甚無取乎一說爰有異同予讀書而有疑焉則質之質之不得則思之思之不得則又反覆讀焉著爲說以解之研慮問答若有辨焉者其實以存吾疑而已蓋爾公之意如此

吳應賓序曰明興以禮樂文章治天下而所以進士者非聖人之道無取夫聖人之道六經其燦然者矣其最精微莫如四子之書於是表章四書專取朱注行之謂漢唐以來能折衷聖人之道使微言大義不爲異端邪說所亂者莫朱子若也乃當時秉國者受成祖文皇帝命有四書大全之輯豈非以聖人之道大即朱子有未盡則羣儒之說奈之何其盡廢也予嘗取其書究之其中有所發明者固多醇疵未嘗不相半至其與聖道相戾者復不少抑何歟豈非當時承旨者但取成書不暇精擇又時日不給所委而分彙者多小生豎儒識未遠與今習者第謂此成祖皇帝頒行之書有敢議論其閒者是倍上也殊知其不然哉國家之制行之久而當否見則夫論說之是非亦未有不久而愈明者也既是非較然矣徒以創於更制之難而併我聖祖闡揚聖道造進學士之意寖以微失此又誰之過歟於是袁州張子獨憂之於數百年後歷朝諸人所不敢異議者取其說之疑者辨之此亦黼黻聖治之大端也崇禎乙卯

陸元輔曰自烈字爾公江西人以大全成於明初督促而成擇之不詳故辨之時論以其立異毀其所鏤板然亦有失有得也

吳氏（蒼舒）四書圖攷

未見

吳應賓序曰古人讀書左圖右史圖之傳也尚矣經圖自鄭玄王弼而下代不乏人至宋儒以後而大備以予所聞有論語圖纂二卷及程復心四書纂圖釋二十二卷恨未及見意嘗欲集古圖衍之定爲一書而未暇甲戌春過新安丹山聞有吳蒼舒先生者精經學攝衣請啓得聞所未聞先生因出其夙所撰著相示則有四書節解圖攷在焉予周覽之其圖攷精核視昔人加詳而所解釋則一根正經衷於程朱之說觀於是而知先生之學有功先聖其可傳無疑也先生棄官著書將四十年貲鉅萬以是廢布衣蓬戶屏絕外營其行義無愧古儒者所著七經圖攷釋音紀元三禮正定注疏皆翼經明道諸書予將與從孫子含去非謀使次第行世而今爲先生序其槪云

史氏（以徵）四書彙解

四十卷

存

陸元輔曰以徵曾受業於楊解元廷樞故其言折衷諸家歸於純正

白氏（翔）四書羣言折衷

二十卷

存

楊彝曰折衷繫注於書文之下又分注羣言於注之後溯流窮源頗不易也

顧宸曰大全蒙引存疑均有功於後學然或彼是而此非或此詳而彼略或互相牴牾而莫識統歸或微示異同而愈難畫一白子漢公取而折衷之必以紫陽爲依歸卓識大力當與三書共不朽也

鄭培曰天中白翔漢公輯鄴下李繼白晏沙刊行之

何氏（璠）□氏□□四書補注

十九卷

存

璠序曰璠幼讀四書聞塾師之所衍說意若未盡及參之衆說閒有闡微言發要旨補集注之所未逮爰取宋明儒家言參酌異同擇其是者補紫陽千慮之一失爲四書補注一書屬番禺□子□□裁定之其未盡之蘊別爲或問若干卷詳著所以去取之故非敢謂有意於聖人精意之所存後之人有是所當是而非所當非者則璠之師也已

李氏（心）四書衍注

未見

鄭元慶曰歸安人字念時鄉人稱序齋先生

傅氏維鱗四思堂說書

六卷

存

陸氏在新四書定解

二十卷

存

陸氏隴其四書松陽講義

六卷

存

隴其自序曰隴其在靈壽簿書之暇輒至學聽諸生講書有所觸發閒疏其意示諸生或述先儒注脚或自抒所見欲其即聖賢之言引而歸諸身心不徒視爲干祿之具積久得一百十有八章有攜以南歸者謂有裨於學者遂謀付梓既成而寄京師隴其乃自序之隴其不敏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領中年涉獵先儒之書始若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終未得入其堂奧自汨沒簿書以來益復鹵莽嘗思乞身歸田整理書生舊業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或可追隨先儒之萬一而一官羈絆尚未得遂至於此編因於諸生有一日之長職當竭其愚故據胸中一時所得告之以稍逭尸素之愧云爾非能著書講學也若其拳拳於諸生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此二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沈淪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不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是世道之憂也故嘗以爲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編之中亦三致意焉此隴其所嘗奉教於君子者也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其微則尚願與學者共進之焉

四書困勉錄

□十□卷

存

唐氏達四書臆解

未見

費氏世奇四書講義

未見

鄭元慶曰費世奇字幼服歸安人拔貢生

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

十二卷

存

四書正誤

十四卷

存

復禮自序曰經書之有解自漢儒始馬包孔鄭止詮字義不尙文辭學者尋繹其中淺深皆可以自得宋儒動輒譏其尨雜程朱楊謝諸公銳意發明爲功甚鉅然尙有質諸鬼神而可疑俟之聖人而滋惑者惟矯誣聖賢援引佛老二者莫大焉夫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傳諸尼山伊尹伯夷柳下惠之聖集諸孔子使矢天參乘至聖而可疑將不勝其疑者矣五十爲七十爲政爲無爲聖言而可易則不勝其易者矣是誣聖也聖門七十餘賢強半有姓名而無事實已屬可惜其載在魯論者率皆表表可稱而以莊子疑琴張以淮南證伯牛以佛老疑曾晳以喫菜根譏原憲以沒下稍斷子張以終不喻定子貢以麤鄙近利毀樊遲以傾側狹隘疑子夏至若夫子以君子許子產而必曰聖人之學槪乎未聞以不伐美之反而必曰其人沒檢束乃老氏之不敢爲天下先不使古有全人而後已是誣賢也吾儒之教與二氏異解儒書者經傳史集儘可援引據依未有用二氏之說亂之者何晏王弼崇尙虛無祖述莊老固不足怪乃程朱楊陸號爲醇儒者而亦隨波混俗職所不解也因爲正誤一書先之以正解可從也次之以誤解不可信也終之以正誤正其誤也予之爲此所謂被髮纓冠爲同室之救溺泣而道非越人之疏矣茲解也非一人一日之言也諸大儒之言漢唐宋以來之言也論語曰多聞擇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期無負於夫子之教而已

閻氏若璩四書釋地

一卷續一卷

存

姜氏垚四書別解

一卷

存

黄宗羲序曰姜子汝臯穎悟過人況濫詞章方技之學亦既有年近遭憂患乃取四書以其所得者相爲印合始知章句之外別有天地方正學云年來讀四書有味姜子可謂有味矣今日坊書千篇一律乃木札蔗皮求爲糟粕不可得也

洪氏名未詳四書說約

未見

陸元輔曰積齋洪氏未詳其名所撰周易翼義四書說約皆大學士史公繼偕序之

經義考卷二百五十九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逸經上

遺句

易

賁彖傳故不利有攸往下有剛柔交錯四字接天文也

王弼注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節彖傳中正以通下有然後乃亨也五字誤入注

右郭京易舉正

不威小不懲大

不損而益之

右家語

其亡斯自取災

焦竑曰見風俗通逸易也

右風俗通今本無之

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天地動而萬物變化

右說苑

天出善道聖人得之文在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之下

右陸賈新語

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

右許慎說文

小人處威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右桓寬鹽鐵論

乾爲天至爲木果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八字

朱震曰乾其動也直在上爲衣在下爲裳爲言者震聲兌口聲出于口也所以能言者出于乾陽也

項安世曰爲龍震之健也爲直巽之躁也爲言兌之決也震之龍巽之繩直兌之口舌皆以乾爻故也乾爲衣上服也坤爲裳下服也

坤爲地至爲黑下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一十六字

朱震曰坤變乾爲牝馬離變坤爲牝牛陰陽之中復有陰陽也爲迷者坤冥晦待陽而後明也爲方者坤靜而德方也爲囊者坤虛有容也爲裳爲黃地之中色爲帛爲漿不足於陽也

項安世曰曰牝曰迷曰方曰囊曰裳曰黃皆見本卦繇辭乾爲蠶精而出於震至巽離而爲絲至坤而成帛也酒主陽漿主陰故坤爲漿

震爲雷至爲蕃鮮下有爲王爲鵠爲鼓六字

朱震曰爲王當在乾爲天以下錯文也

項安世曰爲王者帝出乎震也與長子同爲鵠爲鼓皆聲之遠聞者也與雷同

巽爲木至爲躁卦下有爲楊爲鸛四字

朱震曰爲楊者巽爲風輕揚震爲鵠陽鳥也巽爲鸛陰鳥也

項安世曰巽稱而隱稱卽揚也揚子曰巽以揚之

坎爲水至爲堅多心下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一十九字

朱震曰水可動而動可止而止故爲可

項安世曰宮與穴同象皆外圍土而內居人陷也隱伏也陽在中也五聲之宮亦陽在中也律者法也水能平準故爲法棟字疑當爲棟棟在屋中有陽之象焉大過肖坎故爲棟逸象多出於繇辭之文恐取於大過也

離爲火至爲科上槁下有爲牝牛三字

朱震曰爲牧牛王洙本作牝牛

艮爲山至爲堅多節下有爲鼻爲虎爲狐六字

朱震曰爲鼻者傳曰鼻者面之山

項安世曰艮爲山鼻者天中之山也艮主寅虎寅獸也故艮爲狗虎之子亦爲狗坎爲狐取其心之險也艮爲狐取其喙之黔也

兌爲澤至爲羊下有爲常爲輔頰五字

項安世曰晁以道古易常卽古文裳字若然坤之逸象既有裳矣兌之爲常意者其爲商之誤與

右九家易解

離者麗也下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一十四字

右王昭素易論

故受之以遯下有遯者退也四字

右易舉正

書

逸篇

汩作　九共　槀飫

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劉敞曰九共九篇共當作邱古文邱作丠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爲共耳九邱者即所謂八索九邱案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及槀飫然則汩作之篇言所以釐下土興功致治之道耳九邱者乃所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擾之故爲九篇篇言一州也舜肇十有二州而今但九者豳幷之俗與冀州類營州之俗與青州類但疆土廣大故分之至於人物自如舊也孔安國爲隸古定書不知邱字誤爲共遂肆臆說云述職方以除九邱案職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刪述而云除九邱可乎則此云九共當爲九邱必也禹貢雖載九州之地形乃是治水之書亦無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是禹貢所言者形質也九邱所言者情性也惜哉此書之亡不及見有虞氏之明德也

林之奇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槀飫略之可也

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

薛季宣曰鯀湮洪水而謂之汩陳舜釐下土而謂之汩作鯀亂之而舜治之水治而後民可作也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紀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然則貢賦之書禹貢蓋其略耳舜典肇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爲九州矣

帝告 史記作誥 釐沃

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陸德明曰帝告釐沃等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俱通

陳櫟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即帝嚳

章施乃服明上下

王應麟曰書大傳引帝告篇

湯征

序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穎達曰湯伐諸侯始於葛伯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 見史記

金履祥曰史遷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

汝鳩　汝方 史記作房

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竹書紀年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於北門

孔安國曰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

薛季宣曰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盛德之至乎不以桀之不能不以湯之齊聖廢其君臣之義期於克正乃已不得已而至於伐豈湯伊尹之心哉二篇之告惜哉其不存焉

鄭伯熊曰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於商伊尹復歸于亳則桀無悛改之理矣然後湯師興焉蓋湯之伐桀必俟伊尹之歸伊尹未歸則桀猶可改也

金履祥曰孟子所云五就湯五就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

羅敦仁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知此是語汝鳩汝方者

夏社　疑至　臣扈

序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

孔穎達曰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程子曰不可者湯不可之也

薛季宣曰古者征伐之主必改制度以新民之視聽變置社稷其事之大者故爲勝夏首政

鄭伯熊曰勝夏之後欲遷其社湯獨不可特屋之以示戒若曰是其君之罪非神之責耳此作夏社之意也伊川曰屋社之制計必始於湯理或然與

陳櫟曰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

典寶

序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史記作㚇）俘厥寶玉誼（史記作義）伯仲伯作典寶

竹書紀年帝癸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朡戰于郕獲桀於焦門放之南巢

孔安國曰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孔穎達曰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

薛季宣曰典寶之作其明守器之道乎

鄭伯熊曰三朡桀所奔也寶玉夏之器璜之類是也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不可常乎

明居

序曰咎單作明居

馬融曰咎單爲湯司空

薛季宣曰孟子稱大哉居乎此明居所以作也

肆命　徂后

序曰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孔安國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也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也

沃丁

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

李舜臣曰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伊尹周公之葬獨紀于書

咸乂（史記作艾）

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

孔穎達曰桑穀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皇甫謐云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妖不勝德也

陳櫟曰意此臣下相警戒之書咸乂以巫咸能乂王家也

按史記作咸乂下有作太戊三字是太戊亦篇名盡四篇中之一矣

伊陟　原命

序曰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曰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孔穎達曰俱以桑穀事告

仲丁

序曰仲丁遷于囂（史記作敖）作仲丁

竹書紀年仲丁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

孔安國曰陳遷都之義

李顒曰囂在陳留浚儀縣

皇甫謐曰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

河亶甲

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竹書紀年河亶甲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于相

胡一桂曰河亶甲仲丁弟相今相州

祖乙

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竹書紀年祖乙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

孔穎達曰孔傳以爲圮于相乃遷都于耿據文圮于耿祖乙居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他處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蓋祖乙圮于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亳囂相耿奄爲五邦也

高宗之訓

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分器

序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孔安國曰賦宗廟彝器酒尊賜諸侯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

薛季宣曰有虞氏之班瑞周人之分器皆一天下之道

胡伸曰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氏之矢皆分器也秬鬯二卣周公得之成洛之後秬鬯一卣文侯得之東遷之初乃知宗彝重器也

羅敦仁曰詩序賚大封于廟也彝者酒尊廟中之器傳曰周有大賚分器也

旅巢命

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顔師古曰巢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而來芮伯周同姓之國在圻內者

李杞曰巢今無爲軍巢縣卽其地也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觀如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夫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

歸禾史記作餽禾

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孔安國曰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

薛季宣曰唐叔得禾君臣悅而相讓可謂無嫌閒之迹矣

陳經曰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爲之偃金縢之啓也禾爲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爲之異畝同穎周公之忠誠上通于天矣

嘉禾

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穎達曰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

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

王應麟曰王莽傳引逸嘉禾篇

成王政

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孔安國曰成王卽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爲平淮徙奄之政令

薛季宣曰司馬掌兵誥之政典成王大正淮夷之亂因其有政以名篇

將蒲史記作薄姑

序曰成王既踐史記作殘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竹書紀年成王三年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

孔安國曰已滅奄而徙其君于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

李杞曰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于薄姑遷奄民于魯祝鮀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是也

賄肅愼之命

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肅馬融作息

孔安國曰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愼氏來賀

呂祖謙曰賄之之命意其必有警戒不自滿假之辭惜乎其逸也

亳姑

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蘇軾曰亳姑蒲姑也

呂祖謙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祔于文武也

薛季宣曰周公反葬不忍去周室也太公封于亳姑而反葬于周豈以太公之事告之於周公耶

羅敦仁曰沃丁葬伊尹作沃丁成王葬周公作亳姑君子觀於二書君臣終始之義亦可見矣

林之奇曰自汩作至亳姑凡四十有六篇皆逸書也其書既逸則其序之義不可以強通近王氏解經善爲鑿說凡義理所不通者必曲爲鑿說以通之而於逸書未嘗措一辭皆闕而不論此又王氏之所長而可爲近世法者也

右百篇之序

伯禽之命

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

唐誥

祝佗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

杜預曰唐誥誥命篇名也

王應麟曰命以伯禽唐誥皆策命篇名

右春秋左氏傳

揜誥

王應麟曰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嘉禾揜誥之類

右伏勝尚書大傳

舜典之敘

趙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

右趙岐孟子注

月采

三日曰朏

班固曰古文月采篇

顔師古曰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

朱子曰疑月令之誤

豐刑

維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

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黜豐侯

阮諶曰豐國名也坐酒亡國

崔駰酒箴曰豐侯沉湎荷罌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

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繆醉亂迷逸乃象其形爲禮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正說

右漢書律曆志

總德

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

墨翟曰禹之總德有之

武觀

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

古下有闕文

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考以延年壽

按墨子明鬼篇引甘誓下文云故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則此乃周書也篇名不應止一古字當有闕文

禽艾

得璣無小滅宗無大

豎年

睎夫聖武知人以屛輔而身

大明

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僨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去發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按墨子非命篇云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云云下接以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又天志篇大明之道之曰云云而非命篇復引其文則云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下接以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然則去發也大明也皆太誓之篇分而名之者也古文太誓三篇上篇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此大明之文也中篇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下篇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上帝弗順祝降時喪此去發之文也梅賾未詳其義迷以去發一篇之外分竄兩篇之內不知墨子所述秦火以前之書太誓大明去發初不相紊也

右墨子

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無我怨以令諸侯

太誓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王乃作誓告于衆庶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右史記

以上二篇史公從孔安國問故而得之者此眞古文也

遺句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　又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右論語

按國語引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文雖與書經小異然亦謂湯誓其爲湯誓逸句無疑也梅賾不察誤入諸湯誥篇又從而修飾之過矣

昬墨賊殺 夏書

帥彼天常 五子之歌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曰云云又襄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文小異

惡之易也 隱六年莊十四年兩引商書皆有是句在如火之燎于原句上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僖三十三年臼季引康誥文云云又昭二十年苑何忌引之則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聖作則

右左傳

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 兌命

右禮記

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右家語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趙岐曰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辭

吳棫曰自漢以下書之逸者已不復見雖閒出旣所未讀必不能知其爲書如所謂先其筭命高宗報上甲微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之類先儒指以爲逸書世方知之不然孰知其爲書也

無畏寧爾也

右孟子

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恭行天之罰也 甘誓

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 一作憎 用爽厥師 一作用闕師 仲虺之誥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 隹伊字 人面何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 伊訓

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衞小人否 仝上

乃言曰嗚呼舞洋洋黃 當是謨字 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懷喪 仝上

禹七年水 夏書

湯五年旱 殷書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均

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

女毋祟天之有命也

福不可請禍不可諱

右墨子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中蘬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 伊訓

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 康誥

右荀子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高誘曰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廟觀物之怪異也

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

允哉允哉

右呂氏春秋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右國語

載孚在亳 伊訓

右鄭康成書序注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太誓

右毛詩箋

大荒有禱無祀 周書

右范甯穀梁傳注

惟高宗報上甲微

右孔叢子

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

右賈誼新書

若德明哉 盤庚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 酒誥

右書大傳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右史記

先其算命

毋爲權首將受其咎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太誓

右漢書

前車覆後車戒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太誓

右說苑

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厥兆天子爵

前歌後舞假于上下

右白虎通

仁閔覆下則稱旻天

圛圛升雲半有半無

祖甲返

以相陵懱

師乃搯捾 廣韻搯土刀切捾烏活切

來就惎惎

宮中之冗食

豲有爪而不敢以撅

在夏后之詷

朕實不明以俔伯父

戔戔巧言

我有䤴于西

右許慎說文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伊訓

丙午逮師 太誓

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 武成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仝上

右三統曆譜

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 太誓

司馬在前 仝上

右詩疏

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王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

右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周書呂刑篇文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右沈約宋書禮志

按今文尚書祇有堯典而無舜典古文自帝曰欽哉下析而爲二後於愼徽五典之上取姚方興大航頭所得奏上十二字又增濬哲文明等十六字冠於篇首子友蕭山毛奇齡持論宜自四海遏密八音以上斷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斷爲舜典其言是也嘗讀宋書禮志魏明帝即位思改正朔朝議多異同侍中高堂隆建議引尚書文首九字與方興文同方興二十八字上於南齊時不若隆一十五字近古鄙意謂宜刪去方興之文自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上斷爲堯典冠高堂隆所引一十五字于前至篇終爲舜典則辭旣相屬義亦明暢蓋百篇之序原有舜典不必定復今文之舊也

堯典舜讓于德弗嗣 次以 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王柏曰昔堯試舜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略無丁寧告戒之意何與愚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二十有四字書中脫此以夫子言補之

敬敷五教在寬 次以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王柏曰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闕文勞之來之數語孟子旣曰命契之辭朱子集註亦曰命契之辭則是出於堯典矣宜次尚書命契之下

右王氏書疑

洪範八曰師下有食曰生貨曰節祀曰敬司空曰時司徒曰德司寇曰愼賓曰禮師曰律生乃蕃節乃裕敬乃□時乃悅德乃化愼乃仁禮乃嘉律乃有功五十二字

孫承澤曰朝鮮本有此文是箕子傳

右孫氏洪範經傳集義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逸經中

詩

逸篇

南陔 白華 華黍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又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

陸德明曰三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

李樗曰諸篇皆以秦火之後而亡其辭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

黃櫄曰辭雖亡而義不可亡則三篇亦可想而見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則見其風俗之美而孝子皆相率以養其父母也白華孝子之潔白則見君子之愛其親而思全其身惟恐有所玷汙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則見王者之治中和之極致也即其義可以悟其意即其意可以知其辭矣

呂祖謙曰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嚴粲曰董氏謂笙入者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此說非也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

葉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指言孝子當有其人與其事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三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實順生長之理實無夭閼之患實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泛然以意言之也其辭雖亡而繫詩者既已明著之不可得而沒也

朱載堉曰謹按毛詩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先儒謂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此說是也或謂笙詩元起有聲無辭愚見論之殆不然也今夫畫角之類其爲器也五音六律未能備具也而其三弄之曲尚且有辭焉何況笙乃五音六律備具之器而六詩既有聲矣安得無辭乎既無辭矣安得謂之詩乎又安得復有南陔等名與夫孝子相戒以養等義乎以此觀之則彼有聲無辭之說滯閡不通矣小序以爲其辭亡者是也先儒以爲元起無辭非也

郝敬曰儀禮鄉射奏騶虞貍首騶虞有辭也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即時邁樊遏爲韶夏即執競渠爲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龡豳詩即七月也籥龡七月猶笙龡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

由庚 崇邱 由儀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又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邱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

黃櫄曰得由其道如斂藏順其時之類得極其高大如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得其宜如各遂其生長之類

右詩序

貍首

周官樂師凡射諸侯以貍首爲節

儀禮大射儀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閒若一　太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

樂記左射貍首右射騶虞

射義貍首者樂會時也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

劉敞曰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鄭氏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爲貍

首之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貍首者亦必其儔矣疑原壤所歌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卽是其章首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林光朝曰貍首風也

六經奧論曰騶虞貍首采蘩采蘋古之樂節也日用之閒不可闕也今貍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

熊朋來曰貍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蘩之上想見孔子刪詩之時其詩已逸不然則此詩未必見刪於聖人也首章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詩小戴射義所記大戴投壺篇所記必第二第三章也不幸逸於詩家幸而略傳於禮家小戴得其一而大戴尤詳

今考定貍首

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右考工記文　大戴禮作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而食曾孫侯氏百福　白虎通作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右射義文

質參既設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

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

右大戴記投壺文

貍首四章一章七句三章八句

按劉仲原父七經小傳以原壤所稱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謂是此詩章首然諸侯射時大夫庶士咸在不應歌女手卷然之句近於滑稽矣竊恐不類若考工記大戴禮祭侯之辭與曾孫詩連類並書其爲貍首詩無疑今析爲四章詩雖亡其大略猶在特闕章首語耳然亢而射女女蓋指貍首而言則亦不爲闕如也淩儀王氏謂貍首新宮先孔子而亡恐非篤論

又按武進鄒肇敏作詩傳闡謂瓠葉之詩云有兔斯首卽係貍首此穿鑿無據不足信也

采齊

周官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

鄭康成曰肆夏采齊皆逸詩

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

熊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云揚中采茨趨中肆夏惟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孔疏不能引大戴改正後儒反以周禮玉藻爲據不知其文誤當改也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如今之注疏於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注改正趨行二字

新宮

儀禮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後漢書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于庭

鄭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

王應麟曰新宮或謂斯干也

六經奧論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份曰管與笙類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以播歌詠蓋未有詩而無辭者周禮祈年龡豳雅於管籥之類必得有辭

熊朋來曰新宮儀禮注云小雅逸篇或曰卽小雅中斯干之詩也叔孫昭子聘宋宋元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則新宮必有詩下管所吹非有譜無辭者矣

錢澂之曰左傳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意宋公所賦必是斯干之末章咏乃生女子事正爲婚姻發耳

王夏　肆夏　昭夏　納夏　章夏　齊夏　族夏　祴夏　驁夏

鄭康成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

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九夏皆詩篇名
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
具

韋昭曰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林光朝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

嘏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
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武宿夜

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

鄭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

皇侃曰師説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
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熊安生曰武宿夜卽大武之樂也

右三禮

驪駒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
博士共持酒肉勞式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謂
歌驪駒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于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
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
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

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右大戴禮記

明明　崇禹　生開

周書癸酉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鉞執戈王奏庸
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二終甲寅謁我殷于牧野
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
生開三鐘終王定

孔晁曰大享獻爵奏庸鼓鐘明明崇禹生開皆詩篇名

嶠

周書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歸告
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
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師曠
見太子稟賜其足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
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
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云云

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絶境越國弗愁道遠

孔晁曰師曠作新曲美王子也王子述舊曲謙也

轡之柔矣

周書師曠請歸太子賜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對曰御吾未
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詩云云以是御之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

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

杜預曰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右周書

河水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楚子送諸秦公享之公子賦河水

韋昭曰河當作沔

杜預曰河水逸詩義取朝宗于海

茅鴟

左傳工誦茅鴟

杜預曰刺不敬

祈招

左傳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于祇宮其詩云云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
飽之心

右春秋左氏傳

支

周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
説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衞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
不没乎周詩有之云云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
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鳩飛

晉語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公子賦黍
苗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

韋昭曰鳩飛小宛之首章也
右國語
徵招　角招
孟子曰齊景公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
趙岐曰樂詩也
右孟子
遺句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雨無正之首
劉熹曰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昧任朱離 鼓鐘之三在以雅以南句下
右韓詩齊詩
素以為絢兮
朱子曰若以為碩人詩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右論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右左傳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
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右禮記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右大戴禮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右家語
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右樂元語
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雝雝無怠無凶
右周官注
鳩鶴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右管子
青青之麥生于陵陂
右莊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右晏子春秋
良工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
右列子
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
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
必擇其所堪必謹所堪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
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右墨子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
右荀子
按荀子之引詩多矣如云墨以為朗或作明狐狸其蒼又
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
又云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又云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其辭俱不類三
百篇中語故置不錄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惟則定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
右呂氏春秋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右漢書

雍雍鳴鳱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患

右鹽鐵論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右後漢書

相彼玄鳥止于陵阪仁道在邇求之無遠

右徐幹中論

大夫士琴瑟御

右白虎通德論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逸經下

禮

逸篇

青史氏之記

右見大戴記保傅篇

世子之記

右見小戴記文王世子篇

王居明堂禮句附

孟春出十五里迎歲

仲春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季春出疫于郊以禳春氣

孟夏毋宿于國

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乃命國醵

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

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右三禮注

中霤禮句附

以功布爲道布屬之几

右周禮注

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

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以上皆中霤禮文

右月令注

禘于太廟禮句附

禘于太廟之禮日用丁亥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皆升合于其祖

祫于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

右吳氏儀禮逸經左傳杜預注

三正記句附

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質法天文法地也

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

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

右白虎通德論

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右風俗通

大夫蓍五尺故立筮士之蓍三尺當坐筮

右儀禮疏

三王各以正月祭天南郊日用上辛以上皆三正記文

右三禮義宗

瑞命篇

右論衡

本命篇句附

男必三十而娶女必十五乃嫁

別名記句附

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

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右白虎通德論

成德記句附

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

右禮記疏

號謚記

右風俗通

親屬記 句附

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

王度記 句附

劉向曰王度記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

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

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

玉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濕不重薄不撓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

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

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芭蘭士蕭庶人艾

右白虎通德論

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

右雜記注

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

右曲禮疏

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 以上皆王度記文

右漢書輿服志

五帝記 句附

立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

右周禮疏

王霸記

史繩祖曰周禮大司寇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又曰置之空墠之地又曰正之者殺之也又曰殘滅其爲惡又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又曰悖人倫內外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凡六舉於司寇之注而不見於他書

右周禮注

按鄭康成注周禮引王霸記文乃大司馬之職史氏學齋佔嗶乃以爲司寇誤矣

秩官篇 句附

韋昭曰周常官篇名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

右國語

王史氏記

隋書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

昭穆篇 句附

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

太學志 句附

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

右蔡邕明堂論

禮外篇 句附

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

右賈思勰齊民要術

遺句

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是則子孫慈悌孝愛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性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禮天下

右逸大戴禮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右孟子

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

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尙黑田車載甲鐵鍪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春則衣青衣佩青玉乘青輅駕青龍載青旗以迎春于東郊居明堂左啓東戶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乘赤輅駕赤龍載赤旗以迎夏于南郊居明堂正廟啓南戶秋則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輅駕白駱載白旗以迎秋于西郊居明堂右啓西戶冬則衣黑衣佩玄玉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旗以迎冬于北郊居明堂後廟啓北戶

右御覽

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

右漢書郊祀志

小學履小節業小道焉大學履大節業大道焉

右賈誼新書

毛奇齡曰賈誼新書引逸禮記文稱容經曰云云容經卽容禮後漢劉昆少習容禮也容禮當卽今之儀禮

珪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半珪爲璋方中圜外曰璧半璧曰璜圜中牙身玄外曰琮

孔穎達曰逸禮記文

右白虎通

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所以至四岳者感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爲天循行牧民也

右太平御覽

樂

遺句

土曰壎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

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

右白虎通

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

右考工記疏

春秋左氏傳

遺句

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

毛奇齡曰見通典博士徐禪議按今左傳無此文豈左傳亦有遺句耶

論語

逸篇

問王

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

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璪三采玉也玲瑲琤瑝玉聲也璣玉佩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

右太平御覽

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

右說文

如玉之瑩

右文選注

按逸論語問王篇疑是問玉說見論語部

知道

班固曰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右漢書藝文志

遺句

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右白虎通

大夫退死葬以士禮

右王制正義

孝經

逸篇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熊禾曰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幷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啓明皇無禮無度之禍

右長孫氏說

孟子

逸篇

性善　辨文　說孝經　爲正

王充曰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趙岐曰孟子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

遺句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人之學者其性善

右荀子

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

夫蓺冬至必彫吾亦時矣

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在有放心而不知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

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偏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

右韓詩外傳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右揚子法言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

右劉向說苑

孟子曰諸侯有王

右周官大行人注

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右坊記注

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右史記注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

右漢書伍被傳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

右桓寬鹽鐵論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爾

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右王充論衡

矯枉過直

右仲長統昌言

止枉者必過其直黨錮傳

阿諛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發衡傳注

右後漢書

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

右風俗通

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

右鮑昭河清頌

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右梁蕭綺拾遺錄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右梁書處士傳

圖景失形

右顏氏家訓

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右文選注

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

右廣韻注

戰者危事也

右北堂書鈔

虐政殺人何異刃邪

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

若久攻戰則易政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右馬揔意林

仁也者人也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

右外國本孟子

按外國本孟子世儒莫有見者朱子集註有云或問信乎

曰不可知也
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
君王無好知君王無好勇勇知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

右廣弘明集

按廣韻邱字注複姓四十四孟子齊有曼邱不擇今無其文

爾雅

遺句

瑟二十七絃者曰灑大琴曰離二十絃磬形似犂以玉爲之大曰毊笙十九簧者曰巢篪大者尺四寸圍三寸曰沂塤大者曰嘂大鐘曰鏞中者曰剽小者曰棧懸鐘磬者曰筍虡橫曰筍縱曰虡簫編二十三管尺四寸者曰言十六管長尺二寸者筊管長尺圍寸幷漆之有底大者曰簥中者曰篞小者曰篎籥如笛三孔而短小七孔大者曰產中者曰仲小者曰箹

右沈約宋書樂志所引比今文詳略不同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毖緯一

易緯

隋志八卷鄭玄注 七錄九卷舊唐志崇文總目同書唐志云宋均注

佚 惟乾鑿度存餘未見

晁公武曰隋志有鄭氏注易緯八卷唐志有宋均注易緯九卷李氏本注與隋志同卷數與唐志同家本蓋出李氏獨不載乾鑿度二卷而有乾元敘制一卷按後漢注七緯名亦無乾元敘制

濶椅曰崇文總目周易緯九卷漢鄭康成注隋志有宋衷注唐四庫書目有宋均注中興館閣書目又有李淳風續注其一推天元甲子之術其二推易天地人之元術也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稱易緯有六篇一稽覽圖二乾鑿度三坤靈圖四通卦驗五是類謀六辨終備

王應麟曰康成注易緯或引以解經今篇次具存宋注不傳李淑書目九卷凡乾鑿度稽覽圖通卦驗各二辨終備是類謀坤靈圖各一今三館所藏乾鑿度通卦驗皆別出爲一書而易緯止有鄭氏注七卷稽覽圖第一辨終備第四是類謀第五乾元序制記第六坤靈圖第七二卷三卷無標目

何孟春曰蓋寬饒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今易傳無此語或曰易緯文也

垂皇策

佚

乾鑿度曰先元皇介而後有垂皇策　又曰垂皇策乾文緯乾坤二鑿度此三文說易者也

鄭鈁曰伏羲得神蓍而垂皇策

萬形經

佚

乾鑿度曰有垂皇策而後有萬形經

按坤鑿度注引萬形經文云風者天地之大信又云坎北方無海又云天地者體也易者體中情性又云天地失序必有沮泄媧皇用陰陽鉤之

乾文緯

佚

乾鑿度曰有萬形經而後有乾文緯

乾鑿度

宋均注通志二卷

存

太古文目曰乾鑿度聖人順乾道浩大以天門爲名也乾者天也乾訓健壯健不息日行一度鑿者開也聖人開作度者度路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原也

坤鑿度曰庖犧氏著乾鑿度上下文

黃庭堅曰易緯乾鑿度等書其中多有不可曉者獨九宮之法頗明

崇文總目曰中述陰陽日辰數識

紹興續書目曰蒼頡注乾鑿度二卷

晁公武曰右舊題蒼頡修古籀文鄭氏注按唐四庫書目有鄭玄注詩書緯及宋均注易緯而無此書其中多有不可曉者獨九宮之法頗明

程大昌曰乾鑿度出於漢世其書多言河圖曰太乙取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夫太乙非所論其謂四正四維環拱一五無往而不爲十五即陳摶所傳之圖矣然則昔之作爲乾鑿度者實嘗覩見是圖其書言七八之象九六之變皆以十五爲宿蓋於圖乎得之也乾鑿度者世儒多引之以明易旨矣而鄭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亦自乾鑿度出也晉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爲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以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託爲也

程龍曰乾坤二鑿度序稱庖犧氏作注稱其書謂序乾坤之元體與易大行者也考其閒有所謂太乙九宮卦宮卦氣月卦爻位之法與夫軌算古算之術律曆相生之數古今術家多用之又似陰陽卜筮者流託爲庖犧氏書以自神其說也

姚小彭曰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

胡一桂曰題庖犧氏先文公孫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爲上下二篇漢去古未遠秦燔之餘猶或尙有祖述如羲之用蓍九宮之於洛書皆有裨於易教者

乾坤鑿度一 作坤鑿度

通志二卷

存

坤鑿度曰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　又曰坤靲於乾順亨貞

晁公武曰右題曰庖犧氏先文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按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焉當是國朝人依託爲之

黃震曰鑿度不知誰所作矯黃帝而爲之言云庖犧氏之古文黃帝演古籀文而蒼頡修爲上下篇上篇乾鑿度鑿開也度路也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其說謂有太易而有太初而有太始而有太素乃及古帝者之代興乃及乾坤巽艮之四門乃及坎離震兌之四正至若配身取象取物制度等說支離矣下篇坤鑿度也謂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謂坤元十性謂坤有八色曰蕩配曰湊配支離益甚矣乾坤鑿度之言大率詞澀而理寡又有周易乾鑿度周易坤鑿度二篇又皆矯孔子而爲之言竊取繫辭餘自太極兩儀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而至爻象復歸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說謂太易未見氣也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較之乾坤鑿度文頗明直是出一人之手而僞爲古今華實之不同以互相發明者歟然以日之十干辰之十二支星之二十八宿指爲大衍之數五十於易未必合而以易之三百六十析堂期之日是京房卦氣之法此書正爲此作而前冒大易爲重耳若其謂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天下受籙應河圖又謂消息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恐皆非君子之言而謂帝乙以生日爲名亦非殷以即位之年太歲爲號考曆者已得之矣

程龍曰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隋煬帝發使收天下讖緯書悉焚之故遂散亂無復全書今行於世惟乾坤二鑿度

胡應麟曰周易乾鑿度二卷又乾坤鑿度二卷今合爲一實二書也乾坤鑿度稱黃帝撰而乾鑿度皆假孔子爲言其僞固無庸辨說然亦非鑿度本書也蓋元包洞極之類猶是稍能文者所爲此特荒陋俚儒僞撰爾

孫瑴曰諸緯文俱佚矣惟乾坤鑿度猶存

易考靈緯

佚

乾鑿度曰有乾鑿度而後有考靈經　乾鑿度注曰考者成也諸靈術行化本於代

坤鑿度曰炎帝黃帝有易靈緯

鄭康成曰神農法古易爲考靈緯

易制靈圖

佚

乾鑿度曰有考靈經而後有制靈圖注龜書是也

易含文嘉

佚

乾鑿度曰有希夷名而後有含文嘉注亦名瑞文

易稽命圖

佚

乾鑿度注曰算文

易含靈孕

佚

按坤鑿度注引之

易八墳文

佚

鄭康成曰公孫氏名軒轅依大庖之制作易八墳文釋八卦之理

易九厄讖

佚

王應麟曰三統曆引易九厄

按陽九百六之義本於九厄讖其文云三統是爲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災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次四百八十陽九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

易稽覽圖

通志七卷通考三卷

佚

陳振孫曰與上易緯前三卷相出入而詳略不同

祝泌曰稽覽圖首中孚而復次之秪六十四卦故取震離兌坎直二十四氣而以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各直一日

黃震曰緯雖非正書然出漢世此書首至今大唐上元二年乙亥卦起中孚不知何人作也書有推天元甲子之術推易天地人之元術皆墮小數不足留情其曰癸巳元年一百九十萬八千八百五十二歲乃加太初元年殆誕謾耳惟其謂六日八十分之七注云一卦七分此爲京房卦法則明至每候言災異之應恐亦未必然

孫瑴曰此主節候徵應倚卦立言

按稽覽圖文地有險易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惟政平均風乃不鳴條雨不破塊其辭若出漢以後人語

易是類謀或作筮謀類

鄭玄注通考一卷

佚

孫瑴曰書有致其謫以導其庸者此篇是也

按類書所引是類謀文有云斗機絕綱玉衡撥樞提亡五星合狠弧張晝視無日虹蜺煌煌夜視無月慧孛將將當藏者出當出者藏太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天卑地高雷讙公行星晝奔蜺夜光上無乾下無常天昧昧履踐冰民依霧主吸霜閉可倚杵於何藏不知冬不知夏不見父不見兄望之漠漠視之茫茫羣黨假威坐玉牀通篇純作韻誤正復古致錯落孫權大明宮紀纂文疑本此

易辨終備終或作中

通考一卷

佚

按史記正義引中備文云孔子正月爲商瞿筮曰瞿當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九五景子水爲應陽爻五應有五子蓋唐初其書尚存

易通卦驗

通考二卷

佚

馮椅曰館閣本通卦驗有云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漢儒引之作君子正其始萬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程可久曰此緯書通卦驗之文也與館閣本其文特小異爾

黃震曰卦驗有於七經於河洛之目於理無所考而亦矯孔子爲之辭首曰太皇之先與耀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此不過爲無所考以相欺大率爲卦氣發然餅書耳

楊慎曰唐邵諤著望氣經多引易通卦驗春秋感精符

孫瑴曰古今曆法載晷影之數互有參差考之通卦驗更爲悉備蓋以晷影候病尼通於內經五運六氣矣

按通卦驗大都占候之辭其占雲曰冬至初陽雲如樹木立春如積水春分如白鶴穀雨如連蓋立夏如赤珠夏至如水波大暑雲出南黃北蒼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繒寒露如冠纓霜降上如羊下如礜石杜氏編珠引之

又占風曰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拜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則陰陽正治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又占日晷曰冬至晷長丈三尺春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夏至晷長尺有四寸八分秋分晷長二寸四分冬至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則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多訛言政令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太平御覽引之

又顏氏家訓陸氏釋文引其文俱題曰易通卦驗玄圖通或作統

易通統圖

佚

按太平御覽引其文云日春行東方青道曰東陸夏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秋行西方白道曰西陸冬行北方黑道曰北陸

易坤靈圖

通考一卷

佚

孫瑴曰此蓋配乾鑿度而名篇

按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五星若貫珠此坤靈圖文也

易卦氣圖

佚

張行成曰揚子雲太玄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

易元命包

佚

乾鑿度曰有稽命圖而後有墳文而後有八文而後有元命包

易萌氣樞

佚

按晉書五行志引之文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

易曆

佚

按乾坤鑿度引易曆文云陽紀天心鄭康成注曰孔子以曆說易名曰象今易象四篇是紀古說又易曆文云別序聖人題錄興亡州土名號姓輔友符鄭注曰言孔子將此應之而作讖三十六卷

易運期

佚

按魏志云鬼在山禾女連王太下又云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主友爲輔

易內戒

佚

右見抱朴子微旨篇

易狀圖

一卷

佚

右見張彥遠名畫記當亦緯書也

乾元序制記

通考一卷

佚

陳振孫曰其間推陰陽卦直至唐元和中蓋後世術士所附益也

按七緯之名無乾元序制記

易傳太初篇

佚

按易傳太初篇蔡邕明堂論引之文曰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當亦是緯書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毖緯二

河圖洛書

隋志二十卷七錄二十四卷目錄一卷

佚

禮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乃作八卦

挺佐輔曰天老告黃帝曰河有龍圖洛有龜書帝遊翠嬀之川有大魚出魚沒而圖見

握河紀曰堯卽政七十年受河圖

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王者沉禮焉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

春秋命曆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

管仲曰昔人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洛出書地出乘黃

劉安曰至德之世河出丹書洛出綠圖

揚雄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

宋均曰堯省河洛得龜龍之圖書

王充曰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

班固曰河圖命庖犧書賜禹河圖洛書相爲經緯　又曰河洛圖書之淵

張衡曰龍圖授羲龜書畀姒

鄭康成曰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

蔡邕曰洛書皆言存亡之事覽之以驗禍福也　又曰河圖洛書至信至明

左思曰河洛開奧符命用出

潘徽曰龍筴授河龜威出洛

隋書河圖洛書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

孔穎達曰河圖由天洛書自地

劉牧曰龍圖龜書經所不載然前賢相傳授數與象合位將卦偶不盈不踰符於自然故古今陰陽之書靡不宗之

車若水曰易六經之祖河圖易之祖

圖書祕記

漢志十七篇

佚

河洛內記

七卷

佚

右見抱朴子遐覽篇

河圖

十二卷又八卷

佚

右見張彥遠名畫記又法苑珠林引其文曰元氣元形匈蒙蒙偃者爲地伏者爲天又郭茂倩樂府詩集引其文曰黃河出崑崙山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於蒲山南流千里至於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於桓雍北流千里至於下津河水九曲長九千里入於渤海

河圖括地象

佚

尙書刑德倣曰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爲司空

尙書中候曰伯禹觀於河有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

蹇入淵

鄭玄注曰卽括地象也

羅泌曰始禹治水七年矣傷功未就悠然沈思於是上觀河河精受圖

孫瑴曰昔禹治水得括地象此其傳之最古也

按河圖括地象其言雖夸然大抵本鄒衍大九州之說今節錄之文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形伏者爲天偃者爲地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天有五行地有五嶽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維地有四瀆天有八氣地有八風天有九道地有九州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崑崙者地之中也有柱焉

其高入天卽所謂天柱也高萬一千里圍三千里有五城十二樓出五色雲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崑崙之山爲地首岐山爲地乳桐柏爲地穴熊耳地之門也鳥鼠同穴地之幹也汶山井絡也太行天下之脊也

又按禹受地統書攷禮正義天子祭天地山川文疏曰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崑崙者地之中央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此卽括地象之文然則括地象又名地統書也

河圖括地象圖

十一卷

佚

右見張彥遠名畫記

河圖錄運法

佚

羅苹曰黃帝坐玄扈閣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將周昌二十二人臨觀鳳圖此出河圖錄運法而春秋合誠圖則云百二十二人也

河圖赤伏符

佚

按建武封禪刻石援河圖赤伏符會昌符提劉合古篇文

河圖挺佐輔

佚

孫瑴曰挺佐輔其符命之祖乎

按挺佐輔文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山陵消去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載之後天可倚杵洶洶隆隆曾莫知其始終亦用韻語頗與易是類謀相似

河圖帝覽嬉

佚

孫瑴曰帝覽嬉者猶云覽德輝而喜悅爾

按鄭康成注尚書考靈曜引河圖帝覽嬉文云黃道一靑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靑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

河圖握矩起

佚

孫瑴曰五運三正安有常期謂之握矩者明乎皇帝王之迭興各有稽符若春規夏準秋矩冬權可象鑑而不謬也

按易通卦驗有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或作握拒傳寫誤爾

河圖稽命曜或作稽命徵

佚

宋均有注

河圖稽曜鉤

佚

孫瑴曰稽曜曰鉤以言乎玄象之窮裔無不睹也

按稽曜鉤其說妖占其文曰五星散爲五色之彗歲星之精流爲國皇太白散爲天狗辰星散爲枉矢熒惑散爲蚩尤旗鎭星散爲獄漢又爲五殘又爲旬始攷晉書天文志彗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五殘一名五鋒狀類辰星出角獄漢一名咸漢大而赤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雞其怒有靑黑象伏鼈枉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天狗狀如犬奔色黃有聲其名義學者所宜知故節錄之

河圖會昌符

佚

司馬彪曰建武三十二年上齋讀河圖會昌符言九葉封禪

河圖記命符

佚

河圖說徵示

佚

右見抱朴子微旨篇

河圖帝視萌

佚

皇甫謐曰黃帝出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始得圖書今河圖帝視萌之篇是也

河圖期運授

佚

太平御覽引之
河圖帝紀通 或作帝通紀
佚
按諸書所引雲者天地之本也風者天地之使也雨者天地之施也雷者天之鼓也彗星者天之旗也皆帝通紀之文也
河圖皇參持
佚
按皇參持文云皇辟出承乾訖道無爲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邑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王劭以爲隋受命之符以有開皇字也
河圖闓苞受
佚
河圖考曜文
佚
河圖內元經
佚
右見陶弘景真誥稽神樞篇
龍魚河圖
一卷
佚
顧野王曰龍魚負圖從河中出付黃帝從洛水出詣舜
孫穀曰河圖篇目已繁矣類書所錄有以龍魚命者豈非以其玉石雜糅椒艾紛汨而衍其牘歟
按龍魚河圖賈思勰齊民要術屢引之有云瓜有兩鼻者殺人羊有一角食之殺人玄雞白頭食之病人此服食家言爾又云各以臘月鼠斷尾正月旦日未出時家長斬鼠著屋中祝云付勅屋吏制斷鼠蟲三時言功鼠不敢行又云埋蠶沙於宅亥地大富得蠶絲吉利以一斛二斗甲子日鎮宅大吉財致千萬又云歲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二七麻子家人頭髮少許合麻豆著井中呪勅井使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方疫鬼又太平御覽引其文云婦人無以夫衣合浣之使不利又云以賣馬錢娶婦令多惡病夫妻離別又云懸艾虎鼻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懸虎鼻門中周一年取燒作屑與婦飲之二月中便有娠生貴子勿令人知之泄則不驗也亦勿令婦見之又云七月七日取小赤豆男吞一七女吞二七令人畢歲無病是日取烏雞血和三月三日桃花末塗面及身三日後肌白如玉觀其大略無異道家厭勝之術與經義何裨至謂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皆銅頭鐵額食砂石子尤屬不倫諸說緯中邪說誣民蓋未有甚於此書者已
河圖龍文
隋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文選注引之
河圖八文
佚
乾鑿度曰有制靈圖而後有河圖八文
河圖提劉
佚
河圖真鉤 或作真紀鉤
佚
按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典崇功者七十有二君是真紀鉤文
河圖著命
佚
右李善注文選引之
河圖天靈
佚
河圖緯象 或作絳象
佚
按是編敘河流九曲特明晰其言曰河導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隴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六曲也東至洛會七曲也東流至大伾山八曲也東至絳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足爲洽聞之資

河圖玉版

佚

孫瑴曰緯之說兆於河圖故僭河圖者益衆緯錄未聞有玉版而類書援引及之

按酈道元水經注引此又裴松之注魏志云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昔先王初建魏國武都李庶姜合羈旅漢中謂臣曰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臣以合辭語鎮南將軍張魯魯問合知書所出合曰孔子玉版也天子曆數雖百世可知合長於內學關右知名所云孔子玉版者當即是書也

河圖叶光圖　合古篇　祕徵篇 徵一作微

佚

王應麟曰光武封禪文載河圖合古篇蔡邕傳注引河圖祕徵篇

按太平御覽引祕徵篇云帝淫佚政不平則奎有角君急恚怒無雲而雨又引合古篇云地淪月散必有立主

河圖始開篇

佚

按其文黃帝問風后曰予欲知河之始開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於崑崙之墟此其所以名篇也

河圖要元篇

佚

楊慎曰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乃有地脈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蓋漢世讖書後漢書志註不載其目僅見此焉

胡應麟曰要元篇譚苑醍醐所記以用修語余未敢深信

按要元篇亦見陶隱居真誥云是第四十四卷中語非用修臆撰

洛書甄曜度

佚

孫瑴曰緯書以曜稱者凡四曰靈曜曰文曜曰曜鉤曰曜嘉未有博極軌度者惟洛書甄曜度周天罔不具悉蓋星曆之學聖門所首務焉後世不第棄置之而且曰知星宿衣不覆寧用爲戒矣夫士子出戶舉目見天顧不解列宿爲何物亦足羞也

按光武封禪刻石援洛書甄曜度文又蜀志劉豹向舉等上先主言符瑞勸進引洛書甄曜度寶號命錄運期文

又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六十七萬八千五百里此甄曜度之文九峯蔡氏注堯典采之

又按李淳風乙巳占述洛書以禹貢山川分配二十八宿岍爲角岐爲亢荆山爲氐壺口爲房雷首爲心太岳爲尾砥柱爲箕析城爲斗王屋爲牛太行爲須女恆山爲虛碣石爲危西傾爲室朱圉爲壁鳥鼠爲奎太華爲婁熊耳爲胃外方爲昴桐柏爲畢陪尾爲觜嶓冢爲參荆山爲東井內方爲鬼大別爲柳岷山爲星衡山爲張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此亦異聞諸地志皆未之援引也

洛書靈準聽

鄭玄注

佚

孫瑴曰所述多太古溟涬以上故其言幽靈惚怳不可爲象而但溢於聽

按洛書靈準聽乾鑿度引其文則鑿度之先已有其書

洛書寶號命

佚

按沈約宋書符瑞志引之作寶子命或号字之譌也

洛書錄運期 期或作法

佚

孫瑴曰此其書亦必有關運位蓋隱讖存焉

按沈約宋書符瑞志引之

洛書稽命曜

佚

洛書摘六辟 六或作亡

佚

按洛書摘六辟乾鑿度亦引之

老子河洛讖

佚

按老子河洛讖蕭子顯南齊書符瑞志引之有云年曆七七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鱗舉又云壇塌河梁塞龍淵消除水災泄山川又云上參南斗第一星下土草屋爲紫庭神龍之岡梧桐生鳳鳥舒翼翔且鳴類皆韻語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四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毖緯三

尚書緯

隋志三卷 七錄六卷

佚

尚書璇璣鈐

鄭玄注

佚

孫瑴曰璇璣鈐嘗是載曆象之秘奧而術已無傳矣

尚書考靈曜

鄭玄注

佚

李善曰書緯有考靈曜靈曜謂天也

孫瑴曰談天莫詳於緯書考靈曜所由名也漢儒窮緯故談天爲至精

按考靈曜文大都推步之說其言曰天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天如彈丸圍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何謂九野中央鈞天其星角亢東方皞天其星房心東北變天其星斗箕北方玄天其星須女西北幽天其星奎婁西方成天其星胃昴西南朱天其星參狼南方赤天其星輿鬼柳東南陽天其星張翼軫二十八宿之外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春則星辰西游夏則星辰北游秋則星辰東游冬則星辰南游地有四游冬至地游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游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恆動不止譬如人在巨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摠形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昏晦無所睹也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日有九光光照四極臨四十萬六千里日萬世不失九道謀仲春仲秋日出於卯入於酉仲夏日出於寅入於戌仲冬日出於辰入於申日旁白者爲虹日旁青赤者爲霓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玉儀之制昏明主時璿璣中而星中是急急則日過其度不及其宿璿璣未中而星中是舒舒則日不及其度夜月過其宿璿璣中而星中是周周則風雨時草木蕃盛而百穀熟萬事康也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敬授民時鳥星爲春候火星爲夏期陽氣相助虛星爲秋候昴星爲冬期陰氣相佐德乃弗邪子助母收母合子符心火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歲星木精熒惑火精鎮星土精太白金精辰星水精也歲星得度五穀滋熒惑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地無災太白出入當五穀成熟人民昌春政不失五穀孳初夏不失甘雨時季夏不失地無菑秋政不失人民昌冬政不失少疾喪五政不失百穀稚熟注晚熟曰稚秲日穜稚稷麥春夏民欲早作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出日秋冬民欲早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春迎其來秋送其去無不順矣攷其言無悖於理隋煬緯書若此與括地象雖置不燔可也

又孔氏禮記疏邢氏爾雅疏俱引鄭注考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以度其象又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游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下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又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地與星辰俱有四游升降四游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游春分西游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季復正自立夏之後北游夏至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游秋分東游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游冬至南游之極地則升降極上至冬季復正又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爲三萬里又云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

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游日則東游立夏星辰北游日則南游春分星辰西游之極日東游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至則星辰北游之極日南游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又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其言天體特詳

尚書帝命驗 或作命令驗

鄭玄宋均注

佚

按天有五號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爲山宗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桀失玉鏡用其噬虎此皆帝命驗之文也

尚書帝驗期 驗或作命

佚

尚書刑德倣

佚

按書名刑德倣者其辭有云涿鹿者竿人顙也黥者馬黥竿人面也臏者脫去人之臏也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贖象七政臏象七精墨象斗華蓋法家爲之

尚書鉤命決

佚

尚書運期授

佚

詹景鳳曰運期授謂文王以受命之年爲元年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蔀二十九年季秋爲受命之月至明年乃改元如此則何可以爲文王彼蓋因書序惟十有二年武王伐殷之語而附會之也

尚書洛罪級

佚

尚書中候

宋均注又隋志鄭玄注五卷七錄八卷

佚

書錄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

春秋命曆序曰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紀

皇甫謐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爲握河紀今尚書中候是也

蕭子顯曰候書章句無詮序

孔穎達曰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又云五帝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 六人爲五帝 又曰中候握河紀觀堯考河命觀舜

陳振孫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注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

孫瑴曰中候書佚而諸書所引篇目猥多有握河紀考河命摘洛戒洛予命運衡篇義明篇勅省圖準讖哲稷起篇

按中候專言符命當是新莽時所出之書

中候考河命　題期　立象

佚

宋均曰堯得圖書舜禪後演以爲考河命題期立象三篇

按御覽引其文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舜曰朕惟不艾蕢莢乎著

中候摘洛戒

佚

按摘洛戒文見於載紀者有云若稽古周公曰欽惟皇天順踐阼即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龍銜甲又云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疑是王莽居攝時所獻書

中候握河紀

佚

王應麟曰禮記正義引中候握河紀

中候契握

佚

按孔氏禮疏引中候契握文云玄鳥翔水遺卵娀簡狄吞之生契

中候勅省圖

佚

按孔氏禮疏引鄭康成注中候勅省圖文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

中候運衡篇

佚

按熊安生引中候運衡文云年耆既艾注云七十曰艾亦見孔氏禮記疏

中候準讖哲

佚

按孔氏禮疏引其文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

中候洛予命

佚

按洛予命文湯東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云寡人慎機孔氏禮疏引之

中候稷起

佚

按稷起文云蒼耀稷生感跡當亦美新之書

中候我應篇

佚

按詩禮弓疏引之

中候儀明篇

佚

按蕭氏南齊書符瑞志引之

詩緯

隋志十八卷 七錄十卷

佚

張衡曰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

詩緯圖

隋書魏博士宋均注

一卷

佚

詩含神霧

佚

按含神霧之辭曰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汙泥流之所歸利之所聚律中太簇音中宮角陳地處季春之位土地平夷無有山谷律中姑洗音中宮徵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激秦地處仲秋之位男儒女騶高腺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大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其民儉而好畜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邶鄘衛王鄭此五國者千里之城處州之中名曰地軸以四序分配列國時闕仲春孟夏仲夏孟秋季秋仲冬國亡齒檜亦一隅之論也

詩汎歷樞

佚

孫瑴曰凡曆生於律律生於聲聲生於詩則詩之爲曆根樞固矣作曆者三統四分皆知取諸易取諸春秋而了不及詩豈知詩之有四始五際亦如易之有九問春秋之有十端而泰否升沈皇王錄運動必關焉則其謂之汎歷樞非爽也

按翼奉之言曰臣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其說本於汎歷樞

詩推度災

佚

按乙巳占引推度災云邶結蝓之宿 宋均注謂營室星 鄘天漢之宿 注天津也 衛天宿斗衡王天宿箕斗鄭天宿斗衡魏天宿牽牛唐天宿奎婁秦天宿白虎氣生玄武陳天宿大角檜國天宿招搖曹天宿張弧其所載國次星野與淮南子諸書不同

禮緯

隋志鄭玄注三卷

佚

毛奇齡曰王制正義引禮緯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羣儒因之爭論不休皆此二語啓之

禮記默房

隋志宋均注二卷 七錄鄭玄注三卷

佚

禮含文嘉

宋均注又鄭玄注三卷

存

孔穎達曰禮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按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爲三等也含文嘉之文不可用

宋兩朝藝文志舊有讖緯七經雜解今緯書存者獨易而含文嘉乃後人著爲占候兵家之說與諸家所引禮緯乖異不合故以易緯附經移含文嘉於五行

詹景鳳曰含文嘉稽察災祥於經旨或不相涉

按大戴禮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纊塞耳所以弇聰也注引含文嘉文云懸紞垂旒爲閑姦聲弇亂色又虞舜以天德嗣堯注引含文嘉文云質以天德文以地德殷受天而王周據地而王也又漢書王莽傳云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顏師古注云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縣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秬鬯也何休注公羊春秋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引含文嘉文云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徐彥疏附以禮緯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錫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樂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競疾執義堅彊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天使得專征其亢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此宋均注也此文較漢書注特詳又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引含文嘉文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瑞應神明之變化觀因氣之所驗爲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興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暴暑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左置辟雍右立靈臺其釋靈臺義亦該備予先後見有二本文各不同一本畫雲氣星煇之象而附以占辭一本分天鏡地鏡人鏡爲三門門各一卷凡六十篇後題紹興辛巳十一月觀察使張師禹授而前諸書所引之文兩本皆無之知非原書矣

禮斗威儀

宋均注

佚

孫瑴曰禮本於天殽於太一斗中者孝弟之精也故威儀繫以斗神明其說而達之天

按禮斗威儀文見於羣書者隱括附於後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爲七政審候五色也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平則日五色無主月黃而多輝鎮黃而多暈甘露降祥風至嘉穀並生蒙水出於山江海不揚洪波龜被文而見鳳集於林苑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日黃中而青暈海注不揚波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草木豐茂松長生下有人禮上有紫氣福草生廟中東海輸以蒼烏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日黃中而赤暈祥風至地生朱草梧桐楸梓長生南海輸以文狐駁馬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日黃中而白暈月圓而多耀太白揚光軒轅之精散爲甘露鎮星黃時則祥風至嘉雨時蘭桂長生黃銀見紫玉韞於深山麒麟在郊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日黃中而黑暈辰揚光景雲見醴泉出河瀆注不災溢紫脫長生北海輸白鹿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荄霸者得其附枝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霸道不行不能守其身

禮稽命徵

佚

孫瑴曰運有興衰教有因革皆稽之乎禮禮也者命之元也故惟禮文質可以徵命

按春秋襄公十有六年盟於湨梁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氏注引玉藻云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徐氏疏云今禮記玉藻無此文惟禮說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旂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而言玉藻誤也

按公羊傳疏引春秋緯云含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而後漢志劉氏注所引稍異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珠卿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稱是禮稽命徵文

又按禮記疏引稽命徵文云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

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又云
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
子孫六

禮稽命曜

佚

右見太平御覽

禮元命包

佚

按杜氏通典引之文曰天子五廟二昭二穆以始祖而五

禮瑞命記

佚

右見王充論衡蔡邕明堂論其鞮鳳云雄曰鳳雌曰凰雄
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

樂緯

隋志宋均注三卷

佚

孫瑴曰緯以配經也樂無經矣復有緯乎曲禮之樂記周官之大
司樂附禮而見則樂之緯亦禮緯也

樂動聲儀

宋衷注

佚

按動聲儀文有云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其各聲之義
乎樂記疏引其文云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弘以
舒其和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以發明君之號令
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
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
君子之功旣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
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
其和斷以散動腎也若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角
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反是謂悲亡國之
樂音相生者和其官聲儀之動亦詳矣

樂稽耀嘉

佚

孫瑴曰是書不倘述樂事但於天地人物各抱其光大而美淑者
以爲禮立標故其稱如是
按耀白虎通德論作熠
又按孔氏疏禮記引稽耀嘉文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
受泰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
受復又藝文類聚引其文云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
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
酌酒𩯁搖喜貌又云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周之德
陰德也故以姬爲姓又云社土地之主地闊不可以盡祭
故封土爲社以報功稷五穀之長穀衆不可以偏祭故祀
稷爲神以主之也

樂叶圖徵

佚

孫瑴曰樂不叶則不可以徵不可以徵則不可以圖也此論其諧
而傳者以成篇

按續漢書律曆志劉氏注引樂叶圖徵文曰天元以甲子
朔旦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
終始或盡一其曆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
甲寅窮宋均曰紀即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
終之大數也王者即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元以
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也又禮儀志引樂叶圖徵文
云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
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鐘者當知鐘
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
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
五音故撞鐘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
民事鐘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鐘蕤賓之律應君道
不得則鐘音不調鐘音不調則黃鐘蕤賓之律不應鼓音
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簇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律
曆正則夷則之律應磬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
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
四海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
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和氣至
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臣下以法
賀主鼓音調主以法賀臣磬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

調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又五行志引叶圖徵文曰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一曰鷫鸘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旱疫之感也二曰發明烏喙大頸大翼大脛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脛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考樂緯別有五鳥圖從一條疑即五鳥圖文

樂五鳥圖

七錄一卷

佚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毖緯四

春秋緯

七錄宋均注三十卷新唐志三十八卷

春秋演孔圖 佚

何休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孫瑴曰此尚爲血書爲圖而述故以演孔立名

春秋孔錄法 佚

按其書雖曰演孔并及孟子生時有五色雲之瑞云

春秋說題辭 佚

孫瑴曰操書者統諸緯之義而繹其文

按說題辭文多條汎論其言雨雷曰盛陽之氣溫暖爲雨陰氣薄而奮之則合而爲雹盛陰之氣凝滯爲雪陽氣薄而奮之則散而爲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大節二十四小節十二功德分也故一歲三十六雨其言嘉禾曰天文以七列精以五故嘉禾之滋莖長五尺五七三十五神盛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禾之極也餘不具錄

春秋元命包 佚

張衡曰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

孫瑴曰元大也命者理之隱深也包言乎其羅絡也萬象千名靡不括也

按是書雖佚而其文存於今者較他緯爲多其言三才略備如曰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周天九九八十一萬里天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裏有水日左行周天二十三萬里日圍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日尊故滿明故精在外常盛無虧也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太陰水精爲月兩設以蟾蜍兔者陰陽相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也陰陽聚而爲雲和而爲雨揚而爲雷合而爲雹激而爲電交而爲虹蜺散而爲露凝而爲霜怒而爲風亂而爲霧霧陰陽之氣也霜以殺木露以潤草歲之爲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陽氣數極於三故時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天人同度正法相受日月出內道璿璣得常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早出爲盈盈者爲客晚出爲縮縮者爲主同舍爲合相陵爲鬬此言乎天也其曰地承氣而立載水而浮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右轉迎天佐其道也地出雲起雨以合從天下勤勞出於地功歸於天此言乎地也其曰昴畢閒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軫散爲荊州分爲楚國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天氐流爲徐州別爲魯國五星流爲兗州分爲鄭國鉤鈐別爲豫州井鬼散爲雍州分爲秦國觜參流爲益州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之鎮此兼言乎星土也其曰五氣之精交聚相加陰陽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頭上圓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頭之言氣畔也陽立於五故頰博五寸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爲人表候陽立於二故眉長二寸舌之爲言達也陽立於三故舌在口中者長三寸象斗玉衡陰合有四故舌淪入喉內者長四寸脣者齒之垣也肝者木之精目者肝之使也肺者金之精鼻者肺之使也心者火之精耳者心之候也火成於五故人心長五寸腎者水之精陰者腎之寫也脾者土之精口者脾之門戶也脾爲胃之主胃者穀之委也膀胱者肺之府也髮精散爲膽膽之爲言在也人精在膽膏者神之液也掌圓法天以運動指五者法五行陽立於三故人脊三寸而結陰極於八故人旁八幹長八寸臍者下流並會合爲臍腹腹上者爲天陽之狀也腹而下者爲地陰之象也數合

於西故履屬四尺胻之爲言岐也陰二故人兩胻此言乎人也其曰元者氣之始也春者四時之始也王者受命之始也正月者政教之始也公卽位者一國之始也此則其書冠以春秋之名之義也

春秋包命

七錄二卷

佚

按隋志注有春秋包命二卷疑卽元命包

春秋文曜鉤

佚

孫瑴曰大率關星曜而飾曲言之故曰鉤

按鄭康成注周禮云五帝五色之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其說本於文曜鉤

又星土占云斗者天之喉舌布度定紀分州繫象華岐以北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蒙山以東至江南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荊山西南至岷山北距鳥鼠梁州屬開陽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瑤光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兗青徐揚幷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其文亦本文曜鉤

春秋運斗樞

佚

孫瑴曰此耑述璿璣不及衆星故以斗名篇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五年經書有鸜公羊作鸛鵒來巢二傳皆同獨運斗樞文曰有鸛鵒來巢于楡見公羊傳疏

又按運斗樞主言北斗測驗而作故其文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機第四權第五玉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樞星散而爲羣爲虎爲象又爲雲母璇星散而爲橘爲蕙機星散而爲騶爲雉爲鶉爲菽爲葵權星散而爲麋爲蘇玉衡散而爲雞爲鴟爲兎爲鼠爲李爲桃爲椒爲荊爲楡又爲菖蒲瑤光散而爲人參爲象爲鹿爲麋爲烏爲雀爲燕爲鵲爲鷹爲龜天樞得則景星見甘露零鸞鳥巢朱草生失則虎銜魚璇星得則嘉禾液失則靈生翼機星得則狐九尾失則鶉生騶無頭權星得則日月光烏三足玉衡得則麒麟生百獸率舞靈龜躍椒桂連萬人壽不明則菖蒲冠環李生爪雉雞五足瑤光得則醴泉陵出黑芝烏反哺不明則人參不生服翼九足彘生鹿攜則服翼兩頭並翔失則兎出月

春秋感精符

佚

孫瑴曰此言一切災祥皆精神之感召而天物來符故多述人事

按徐氏公羊傳疏引感精符文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滅翼者斗滅斗者參滅參者虛滅虛者房弁錄其注云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黃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文王房之星精在東方其色青其說亦不經甚矣

又按春秋僖公二年書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何氏公羊注引感精符文云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衆比致三旱卽能退辟正殿飾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下不雩而得澍雨此事左氏內外傳俱不載

又按李善注文選引春秋感精記云西秦東關謀襲鄭伯晉成同心邀之殽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師之不知泣血何益疑卽感精符之文非別一書也

春秋合誠圖

佚

孫瑴曰此主赤龍一圖立名

按天文地理各有所主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也又明堂位在辰巳者木火之際辰木也巳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政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二則合誠圖之文

春秋考異郵

佚

孫瑴曰此耑談物應郵尤通

按賈氏齊民要術引考異郵文云陽物大懸水故蠶食而不飲陽立於三春故蠶三變而後消死於三七二十一日

故二十一日而麟

春秋保乾圖（保或作寶）

宋均注

佚

書正義引之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遏八流以自廣又李善注吳都賦引保乾圖文曰日以圓照月以虧全宋均注曰全十五日時也又注魏都賦引保乾圖文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宋均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又晉書刑法志引保乾圖文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

春秋漢含孳

佚

按李善注西都賦引漢含孳文云強幹弱流天之道宋均注曰流猶枝也

又按漢含孳文有足采者曰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爲帝佐以匡綱紀

又穴藏之蟻先知雨陰曀未集魚已噞喁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未搖禽已刷羽

春秋佐助期

佚

孫瑴曰此主爲炎漢佐命豫讖其錄故蕭何之狀見於圖文

按李淳風乙巳占列占候諸家有春秋佐助期占

又按列宿所居角爲天門亢爲廟庭房爲四表心爲明堂尾箕后宮之場昴畢爲天街觜觿天廟天女主布帛虛主禮堂營室主軍糧奎主武庫婁主苑牧胃主倉廩昴主獄事東井主水衡鬼主神明柳主教令皆見佐助期文外箕爲天口見詩推度災翼爲天倡見合誠圖

春秋握成圖

佚

按握成圖疑即合誠圖

春秋潛潭巴

佚

孫瑴曰潛潭者水之沈深也巴又水之屈曲也蜀江學巴字而流蓋其遠也撰名如此弔詭之甚矣

按日蝕自甲子至癸亥天文異略各有其占劉昭注續漢書志引潛潭巴文云甲子蝕有兵敵強臣乙丑蝕闕丙寅蝕久旱丁卯蝕有旱有兵戊辰蝕闕己巳蝕闕庚午蝕後火燒官兵辛未蝕大水壬申蝕水滅陽潰陰欲翔癸酉蝕連陰不解淫雨毀山有兵甲戌蝕草木不滋王命不行乙亥蝕東國發兵丙子蝕闕丁丑蝕闕戊寅蝕闕己卯蝕闕庚辰蝕彗星東至有寇兵辛巳蝕闕壬午蝕久雨旬望癸未蝕行義不明甲申蝕闕乙酉蝕仁義不明賢人消丙戌蝕闕丁亥蝕匿謀滿玉堂戊子蝕宮室內淫雌必成雄己丑蝕天下倡亂庚寅蝕將相誅大水多死傷辛卯蝕臣伐其主壬辰蝕河海決久霧連陰癸巳蝕闕甲午蝕闕乙未蝕天下多邪氣鬱鬱蒼蒼丙申蝕諸侯相攻丁酉蝕闕戊戌蝕有土殃主后死天下諒陰己亥蝕小人用事君子繫庚子蝕闕辛丑蝕主疑臣壬寅蝕天下苦兵大臣驕橫癸卯蝕闕甲辰蝕四騎脅大水乙巳蝕闕丙午蝕闕丁未蝕王者崩戊申蝕地動搖侵兵強己酉蝕闕庚戌蝕闕辛亥蝕子爲雄壬子蝕妃后專恣女謀主癸丑蝕闕甲寅蝕雷電擊殺骨肉相攻乙卯蝕雷不行雪殺草不長姦人入宮丙辰蝕闕丁巳蝕下有敗兵戊午蝕久旱穀不傷己未蝕闕庚申蝕闕辛酉蝕女謀主壬戌蝕闕癸亥蝕天子崩其占辭不同惜乎成闕文矣

又按前闕占辭者二十有四日孫氏古微書有之曰乙丑蝕大旱戊辰蝕地震陰威己巳蝕火災丙子蝕夏霜爲災丁丑蝕三公有罪戊寅蝕天下大風己卯蝕多盜辛巳蝕后妃有謀甲申蝕四月雨霜丙戌蝕多寃訟癸巳蝕權不一甲午蝕蟲螟爲害丁酉蝕侯王侵庚子蝕君有疑癸卯蝕外國伐王乙巳蝕東國起兵丙午蝕民多流亡己酉蝕有相疑者庚戌蝕臣下相侵癸丑蝕水潦爲敗丙辰蝕山水大出己未蝕王失其土庚申蝕外國相侵壬戌蝕羣小用事君子繫不知其從何處摭拾也

春秋考曜文

佚

按考曜文有云王者往也神所嚮向人所樂歸藝文類聚有之

春秋命曆序

佚

續漢書律曆志曰元命包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帝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馮光陳晃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一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

孔穎達云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曆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爲毛說者皆所不言

王應麟曰漢志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爲壬子春秋緯命曆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則緯與殷曆同故劉洪云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即命曆序所謂孔子修春秋用殷曆也

按命曆序文皆荒唐謬悠之說不足錄

春秋玉版讖

佚

按沈均宋書符瑞志引之云代赤者魏公子

春秋句命決

佚

右見羅苹路史注

春秋含文嘉

佚

按白虎通德論引春秋含文嘉文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又別引含文嘉文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又云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雖不言春秋度即其書中語也

春秋括地象

佚

按緯書止有河圖括地象若春秋括地象言讖緯者不及惟隋著作佐郎杜公瞻纂編珠引其文云河有九曲發崐崙爲地首至積石爲地門出龍門爲天橋至卷重山爲地咽貫砥柱觸閼流山爲地喉至洛汭爲地腰至大伾山爲地齒至大陸爲地腹東至碣石入於海爲天臍此可補禹貢注疏之闕

春秋文義

佚

按白虎通德論引其文云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

春秋內事

七錄四卷　通志六卷

佚

孫瑴曰春秋孝經各有內事俱有宋均注

按枚乘七發歸神日母李善注引內事文云日者陽德之母又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居也亦內事文

春秋秘事

七錄十一卷

佚

春秋錄圖

佚

按錄圖文有曰蒼精萌姬稷之後昌見李善文選注

春秋災異

隋志郗萌撰十五卷

佚

隋書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

孫瑴曰漢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於是七經緯各自爲篇部至宋均始合而集之得三十卷總名曰春秋災異而言緯者始主春秋諸書徵引殊不別疏皆曰春秋緯以故緯之篇春秋爲多

春秋少陽篇　撰命篇

佚

王應麟曰論語疏按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眞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篇

按徐氏公羊傳疏引撰命篇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毖緯五

論語讖 新唐志作緯

七錄宋均注八卷 新唐志十卷

佚

陳振孫曰唐志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

論語摘輔象

宋均注

佚

孫瑴曰陶淵明聖賢羣輔錄本之

按摘輔象文多說聖門儀表如孔子胸應矩顏淵山庭日角曾子珠衡犀角樊遲山額有若月衡子貢山庭斗繞口南容井口澹臺滅明岐掌又稱宰我子游公冶長子夏公伯周手握之異以仲尼爲素王左邱明爲素臣皆本此書又以顏淵爲素王之司徒子貢爲素王之司空悉無稽之說而又溯於上古燧人四佐明由必育成博陳韋伏羲六佐金提鳥明視默紀通仲起陽侯黃帝七輔風后天老五聖知命窺紀地典力墨蒼好事者爲之

論語摘衰聖

佚

按摘衰聖文有曰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尚武力

論語素王受命讖

佚

按李善注文選引其文云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莫不喁喁引頸歸德

論語陰嬉讖

佚

論語紀滑讖

佚

按李善注文選引其文云漸漬以道廢滑乃行又云賤誠齊六卿分晉

論語崇爵讖

佚

按讖文云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亦見李氏文選注

論語比考讖

宋均注

佚

孫瑴曰命曰比考蓋以上比之三王下自考也

論語撰考讖

佚

孫瑴曰比考之外別有撰考不言讖實讖文也

按論語讖雖有比考撰考之目諸書所引往往互見如曰軒知地理九牧倡教正朔所加也莫不歸義遠都殊域莫不襟風穿胸儋耳莫不來貢堯步舜驟禹馳湯驚又云古者七十二家爲里又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里名勝母曾子斂襟邑號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蹶墮車又曰殷惑妲己玉馬走爲比爲撰不能盡別也

孝經雜緯

七錄宋均注十卷 新唐志五卷

佚

毛奇齡曰禮記正義引孝經緯文云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爲五帝之宗后稷配天地於南北郊文王配五帝於明堂羣儒爭南北郊并爭祭地北郊祭昊天上帝與五帝於明堂聚訟不已皆本此文

按應劭風俗通引孝經云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王制正義引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今孝經無此文當亦緯書中語也又風俗通引孝經說云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稷而祭之報功也又禮記正義引孝經說云封於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父刻石紀號又廣弘明集引孝經說云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爲道也

又按公羊春秋作僖公主傳何氏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

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又闕載吳子餘祭傳何氏注引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弁彥疏云孝經說文

孝經讖圖

十二卷

佚

右見張彥遠名畫記

孝經句命決

隋志宋均注六卷

佚

羅苹曰孝經句命決云任己感神生帝魁故鄭康成云任己帝魁之母而春秋句命決作任姒傳者誤也夫任乃太昊之後黃帝所封爲己姓姒氏夏始有之

王應麟曰何休公羊傳序鄭康成中庸注俱引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孝經句命決之言也

孫瑴曰參其奧以示人故名決

按尚書春秋孝經俱有句命決白虎通德論所引有云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鶩後漢書天文志劉昭引宋均句命決注云誓五誓也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江河決賊處處起也此是孝經說其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何休約其辭明皇述之世遂以爲何休文非矣

孝經援神契

隋志宋均注七卷

佚

徐彥曰援神契自是孝經緯橫說非是正解

王應麟曰周官九嬪注引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神契之言也

孫瑴曰此言孝道之至行乎陰陽通乎鬼神上下古今若合符契也

按禮文王世子鄭注引孝經說云諸侯歸各帥於其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騷於邑孔氏疏謂是援神契文

又按大戴禮注引其文云日月屬於天則陰類循於淵又賈氏齊民要術引其文云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黍麥汙泉宜稻赤土宜菽也

援神句命解詁

十二篇

佚

後漢書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善圖緯天文曆算著援神句命解詁十二篇

按益部耆舊傳謂是酺弟子綿竹杜真孟宗所著

孝經威嬉拒

佚

按威嬉拒之說欲去惡鬼須具五刑令五人皆持大斧著鐵兜鍪駈之此真邪說於孝經何與焉

孝經元命苞

七錄一卷

佚

孝經內事

隋志一卷

佚

按此係借經說災祥之書

孝經古祕援神

七錄二卷

佚

孝經古祕圖

七錄一卷

佚

孝經左右握

七錄二卷

佚

孝經左右契圖　中契

七錄一卷

佚

按孝經緯有左右契亦有中契其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人序孝悌忠敬以自彰務一德也此左契之文也其曰內探藏不足爲神外博觀不足爲明

惟孝者爲能法天之神魔日之明此右契之文也其曰孝經文成玄雲涌北極紫宮開北門此中契之文也

孝經雌雄圖

七錄三卷

佚

五代會要周顯德六年八月高麗遣使進孝經雌雄圖三卷皇靈孝經一卷雌圖者止說月之環暈星之彗孛災異之應乃讖緯之書也

龐元英曰雌圖亦非奇書

宋永亨曰孝經雌雄圖本京房易傳日星占相之書也

高麗史光宗光德十年秋遣使如周進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

孝經異本雌雄圖

七錄二卷

佚

皇靈孝經

一卷

佚

龐元英曰皇靈者止說延年避災之事及志符文乃道書也

孝經分野圖

七錄一卷

佚

孝經內事圖

七錄二卷

佚

孝經內事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

七錄一卷

佚

孝經口授圖

七錄一卷

佚

孝經應瑞圖

舊唐志一卷

佚

孝經河圖

佚

按賈氏齊民要術載孝經河圖文云少室之山有爨器竹堪爲釜甑安思縣多苦竹竹之醜有四有青苦者白苦者紫苦者黄苦者其目不見於他書

孝經皇義

一卷

佚

冊府元龜宋均爲河內太守撰孝經皇義一卷

孝經內記星圖

唐志一卷

佚

孝經元辰

唐志二卷

佚

孝經中黄讖

佚

按沈約宋書符瑞志裴松之魏志注引之云日載東紀火光不横一聖明聰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於太平

孝經錯緯

佚

繆泳曰晉燉煌郭瑀元瑜撰書易詩孝經春秋河洛緯祕要

七錄一卷

佚

句命決圖

一卷

佚

靈命本圖

一卷

辨靈命圖

二卷

俱佚

右三圖見張彥遠名畫記未詳何經之緯

楊氏(統)內讖解說

二卷

佚

益部耆舊傳曰統字仲通家新都建初中爲彭城令代以夏侯尚書相傳作內讖二卷解說朝廷災異多以訪之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

孫氏(瑴)古微書

三十六卷

存

瑴自序曰緯有七傴經而行顧其文皆刪餘也相傳孔子既述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別立緯及讖八十一首以遺來世故東漢師之古學都習以降倚爲符圖圖令人諱諱令人憚至隋而燬遂藥不傳嗚傷哉使孔門知百世之學而今無聞也病之者以爲多詭怪迂義致無取夫經之尊譬帝王也圖緯雖鄙譬之猶騶賁耆奚而日環侍帝也今欲覿帝之面而曰必屏而騶賁卻而耆奚則帝雖見矣欲見孔子而不欲見其親授受者之謦欬之光容孔子可見乎然則惟孔宜刪非孔烏得刪且非孔而欲識孔又烏得刪也自昔爲之說者有鄭有宋爲之注者有鄭有宋一以爲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皆借仲尼雜以己說一以爲盛於建武之代俗儒趨時爲篇目轉加增廣惟劉彥和以爲事豐辭富有助文章故義學之源鍾律之要瑞彙之符鬼神之狀讀之者皆有取焉讀歷代史經籍藝文志空標其目而書竟隳泯矣閒有存者亦復如裂錦碎璧嘗味不聯予苦心於茲且十年韻簡不一遵導不違行以於是考其班部權其宗旨最其繙觸蓋句纍而章章纍而篇篇纍而帙焉雖非其本卷本文之後先要亦可以大義徵以文律準也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一

揚氏雄太玄經章句

隋志九卷

存 章句佚

漢書雄大譚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揲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

漢紀雄好賦頌晚節以為無益而輒止乃依易著太玄經其文五十萬筮之以三十策關之以休咎播之以人事義合五經而辭解剝玄體十一篇復為章句

桓譚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犧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子謂之玄太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偏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蓍揲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

又曰揚子雲才知開道卓絕於衆所造法言太玄漢興以來未有此也　又曰揚雄不貧則不能作玄言

張衡曰觀太玄經知子雲殆盡陰陽之數也非特傳記之屬實與五經相擬

王充曰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並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矣　又曰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

陸績曰雄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

葛洪曰揚雄著太玄經夢吐白鳳凰集其頂上而滅　又曰揚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

王隱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

袁準曰太玄幽虛而少效

阮孝緒曰太玄經九卷揚雄自作章句

顏之推曰揚雄投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而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夫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

韓顯宗曰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

王涯曰八十一首擬乎卦九贊之位類夫爻易以八八為數其卦六十有四玄以九九為數其首八十有一易之占以變玄之筮以逢數有陰陽而時有晝夜首有經緯而占有旦夕參而得之謂逢四位成列性在其中矣九虛旁通情在其中矣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以九生二十七以二十七生八十一三相生玄之數也一首九贊故有七百二十九贊其外踦嬴二贊以備一儀之月數玄之首也始於中中之始也在乎一一之所配自天元甲子朔旦冬至惟一晝一夜終而復始天元二十七首中至事地元二十七首更至昆人元二十七首減至養

宋維幹曰揚子欲贊明易道乃大覃思渾天而作太玄蓋玄生於一而極於三天地人各有九重三而變故有二十七部天取其一地取其二人取其三自下相重三位成列各以其數成方州部家之道也因而革之推而盪之故謂之三表升降於六十四卦共成於八十一家由是廣其三材統成九位行陰陽進退之氣窮日星經緯之機有九州以統二十七部二十七部以統八十一家自家至州統之於伯是以三材備而萬物生乃以三材配屬於一家乃以三家配屬於一部乃以三部配屬於一州乃以三州配屬於一方乃以三方配屬於一歲莫不推之以宿度佐之以五行首以準卦贊以類爻表以會象玄以明易運則通通則久久則極極則變變也者周而復始之謂也觀夫易象設位自下而生玄道位分自北而運運則能覆生則能載覆載交泰兩儀成動變在中吉凶休咎見乎外也故知觀玄者知易道之至深觀易者知玄道之至大玄則易也易則玄也玄則上行乎天地之氣易則下通乎天地

之神其用自中孚推六十四卦陰陽之度數律曆之紀綱九九大運之終始也詳夫聖人觀象於天觀法於地知天之氣五日一移七日一節地之氣五日一應七日一易進退有度出處有時所以拱默而經緯乎天下莫不其防也在乎微其杜也在乎漸二分二至履霜堅冰戒懼之至也所謂太玄之作其知幾乎若夫天道左行日月右迎天象昭列經緯時成陰陽相交晬魄相感陰陽氣感感而下達地氣右動山澤相通陰陽相交晬魄相感陰陽氣感感而上通天地氣交水火相薄雷風相盪剛柔相摩寒暑生焉變化行焉四時成焉萬物立焉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變也者各有所歸天地以之乎相承彰往察來窮微盡變如谷從響無有幽遐非覃思之至精孰能與於此乎

吳祕曰太玄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按自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十七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與太初曆相應亦有顓頊曆焉此其事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一篇此其書則作也

邵子曰揚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司馬光曰予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雲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予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乃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謂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峽嵲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歎曰嗚呼揚子真大儒者耶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競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揚子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為曰夫畋者所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為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其既設網而使弋者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繆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廈將傾一木扶之不若眾木扶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如眾書辨之之為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為玄解者多矣然揚子為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予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揚子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又曰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易以八卦相重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為八十一首易每卦有六爻合為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有九贊合為七百二十九贊皆當期之日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易有彖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易有說卦玄有數易有序卦玄有衝易有雜卦玄有錯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歸於道德仁義也

林之奇曰揚子雲之太玄蓋擬於易之數也其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天地人之數五十有四共為七十有二而其半為泰中之數故三十有六策而虛三以筮焉此其為多寡乘除之法又若有異於易者

楊時曰揚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也

朱震曰揚子雲作太玄以擬易先儒已有屋下架屋之誚子嘗讀之拘拘於句法之蹈襲字訓之模倣信乎其不可也易以八為數

推之而爲六十四玄以九數轉之而爲八十一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易有彖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說卦序卦雜卦玄有數有衝有錯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玄則曰風識虎雲知龍易闢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玄則曰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其他率多此類亦何取於玄哉及讀桓譚新論又知一三九之類亦老子之緒餘耳而張衡謂其與易相擬陸續宋衷范望王涯之徒尤酷嗜之溫公至謂卬之以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是皆溺於所好未得爲公論也

朱震曰曆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其書本於夏后氏之連山子雲通達陰陽之數故太玄之作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爲八十一卦凡九分共二卦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日準六十卦一卦六日七分也中中孚也周復也礥閑屯也少謙也戾睽也上干升也狩羨臨也此冬至以至大寒之氣也差小過也童蒙也增益也銳漸也達交泰也耎傒需也從進隨也釋解也格夷大壯也樂豫也爭訟也務事蠱也更革也斷毅夬也此立春以至穀雨之氣也裝旅也衆師也密親比也歛小畜也彊睟乾也盛大有也居家人也法井也應離也迎咸也遇姤也竈鼎也大廓豐也文渙也禮履也逃唐遯也常恆也此立夏以至大暑之氣也永恆也度節也昆同人也減損也唫守否也翕巽也聚萃也積大畜也飾賁也疑震也視觀也沈兌也內歸妹也去无妄也晦瞢明夷也窮困也割剝也此立秋以至霜降之氣也止堅艮也成旣濟也闕噬嗑也失劇大過也馴坤也將未濟也難蹇也勤養坎也此立冬以至大雪之氣也日月之行有離合陰陽之數有盈虛踦嬴二贊有其辭而無其卦而附之於養者以閏爲虛也踦火也日也嬴水也月也日月起於天元之初歸其餘也蓋定四時成歲者以其閏月再扐而後掛者由於歸奇六日七分必加算焉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不齊也坎離震兌四正之卦也二十四爻周流四時玄則準之曰右斗左蒙巡六甲東西南北經緯交錯以成八十一首也一月五卦也侯也大夫也卿也公也辟也辟居於五謂之君卦四者雜卦也玄則準之故一玄象辟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部象大夫八十一首象元士其大要則曆數也律在其中也體有所循而文不虛生也

張行成曰玄紀日於牛宿者法日也紀氣於中首者法天也以罔冥爲玄則艮之終始萬物神妙之理故太玄於三易實依連山而作也

晁公武曰太玄經十卷漢揚雄子雲撰雄作此書當時以詆其艱深其後字讀多異予嘗以諸家本參校不同者疏於其上且發策以問諸生云揚雄準易作太玄經其自序稱玄盛矣而諸儒或以爲猶吳楚僭王當誅絕之罪或以爲度越老子之書大抵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眞皆未可信然譬夫聽訟曾未究其意烏能決其曲直哉今欲論玄之得失必先窺其奧然後可得而議也夫玄雖準易然託始高辛大初二曆而爲之故玄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爲一首九贊通七百二十九贊有奇分主晝夜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首準一卦始於中準中孚而終於養準頤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與夫二十八宿錯居其閒先後之序蓋不可得而少差也夫易卦之直日起於漢儒之學舍四正卦取六十卦之爻三百六十各直一日此玄之所準者也然易之卦直日其亦如玄之首有序乎抑無也若亦有之則雄之爲玄不亦善乎不然則玄之序亦贅矣自復姤而爲乾坤十有二卦皆以陰陽之消長分居十二月謂之辟卦固有序矣其餘一月而四卦之序云何耳如中孚頤何以爲一日之卦也曰公卿大夫侯者何謂也其所謂屯正於丑閑時而左行蒙正於寅閑時而右行者其旨可得而聞歟又一陽一陰者玄相錯之法也然養爲陽而中不爲陰水火木金土者玄相傳之法也然狩爲金而羨不爲土其自相戾類如此豈得無說也哉

吳仁傑曰太玄以方州部家爲首倣易六畫而成卦也以初一至上九爲贊倣易六位而成章也首之數綦少而四綦多而十二而定爲九位焉老蘇先生所謂二者並行而其用各異者也

唐仲友曰雄最知大衍數者故玄數曰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玄圖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不言五十爲十五與十相守者知藏十之爲大衍也

鄭東卿曰揚雄之太玄子明之洞極倣易爲書泥於文字後世忽之以爲屋下架屋頭上安頭也

王炎曰揚子以言語求道故爲法言曰吾以擬論語也爲太玄曰吾以準易也無西子之美而效其顰亦增其醜而已

陳淳曰太玄本爲擬易而作也而又參之易緯以序卦氣準之太

初曆以考星度蓋雜乎爲書而不純於易密於數而道則未也夫易以八爲數而玄以九爲數易數始於一一重之而爲二二重之而爲四四重之而爲八八重之至於六十四而八八之數立焉故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玄數始於一一轉之而爲三三轉之而爲九九轉之而爲二十七二十七轉之而爲八十一而九九之數具焉故自一元分而爲天地人之三方方各有三州三其三方而爲九州州各有三部三其九州而爲二十七部部各有三家三其二十七部而爲八十一家易以六畫成卦而玄擬以方州部家之四位四位立而首成焉自中至事爲天元二十七自更至昆爲地元二十七自減至養爲人元二十七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首以擬易之六十四卦首下有辭以擬卦之彖首爲有九贊以擬卦之六爻九其八十一首則爲七百二十九贊贊下有測以擬爻之象爲七百二十九測測贊之外又有玄衝以擬序卦玄錯以擬雜卦玄數以擬說卦玄攡玄瑩玄捝玄圖玄告以擬上下繫至於筮策又以擬易之大衍虛其一而用四十有九玄則虛其三而用三十有三大衍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三百六十以當期之日積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而玄則以天數十有八地數十有八合三十六策以律七百二十有九贊以當一歲之日積爲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配萬物之數大衍揲以四而玄則揲以三大衍以七八九六定六爻而辨吉凶玄則以七八九六定四位而別休咎與夫三摹之擬三索三表之擬四象一一與易相準而猶以爲未也何氏易緯稽覽圖創爲卦氣之說以爲起於中孚而終於頤六十卦別以坎離震兌爲四卦各主一方卦中二十四爻各主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每日分爲八十分合四百分又四分日之一爲二十分是有四百二十分以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以當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數而玄則又從而參之始於中首以配中孚而終於養首以配頤凡八十一首皆法卦氣之次序首以二贊當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又增踦贏二贊爲閏餘之數以足之太初上元十一月甲子朔日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日冬至又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日冬至又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復甲子朔日冬至無餘分而玄則又從而準之始於中首冬至之節初一日起牽牛一度而終於養首之上九以周二十八宿之行而爲一歲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凡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八十一章則三會凡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復子凡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有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一章則閏分盡一會則月分盡一統則朔分盡一元則六甲盡與太初曆相應是玄之爲數密矣然密於其數而道則未也吾觀其書有如中首曰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而養首又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則天理始終循環無閒之義似亦察矣然於玄攡有曰其上也垂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廣也包畛其道游冥而挹盈又曰虛形萬物所道之謂道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理生昆羣兼愛之謂仁列敵度宜之謂義又未能根極乎理義之大本而不免乎老墨之指歸於易之宏綱大義亦何所發明哉況乎以周配復以戾配睽以上配升以差配小過以童配蒙以增配益以達配泰以從配隨以進配晉以釋配解以樂配豫以爭配訟以更配革以斷配夬以裝配旅以衆配師以親配比以威配大有以居配家人以竈配鼎以大配豐以逃配遯以永配恒以度配節以減配損以聚配萃以飾配賁以視配觀以晦配明夷以窮配困以割配剝以止配艮以成配既濟以失配大過以難配蹇以養配頤徒區區爲字訓之模倣而復拘拘於句法之循襲易曰幽贊神明而生蓍而玄則曰昆侖天地而產蓍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而玄則曰風識虎雲知龍賢人作而萬類同易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而玄則曰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易曰乾確然示人易坤隤然示人簡而玄則曰天宙然示人神地他然示人明易之元亨利貞萬化之原也故君子行此四者曰乾元亨利貞而玄配之以君子能此五者曰罔直蒙酋冥愚不知罔直蒙酋冥於元亨利貞之義何得哉易之陰陽剛柔仁義三才之本也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玄配之以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縱與橫表人之行曰晦與明愚不知縱橫晦明與剛柔仁義之旨何有哉其他效爲天爲圜等語則有爲雷爲鼓之辭效革去故鼎取新等語則有更造新常因故之說效十三卦所取則有衣裳圭璧槐擬之論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而於易道初無一補前不足以發往聖之心後不足以開來哲之耳目子思氏之中庸孟軻氏之七篇所以與堯孔心傳千載若合符契者何嘗必爲如是之配倣哉抑又多爲

誇張自贊之語曰知陰知陽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惟玄乎又曰曉天下之瞑瞑瑩天下之晦晦者惟玄乎又曰夫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開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殊非聖賢氣象此當時如劉歆者所以有空自苦覆醬瓿之譏而近世如東坡如伊川所以謂其道不足與屋上架屋之誚是雖侯芭之受桓譚之傳張衡比之五經陸續推之爲聖人宋衷之訓詁范望之解釋王涯之纂述司馬溫公之作書與擬類皆隨己之好而終不足厭服千萬世學者同然之見也

陳埴曰太玄模倣周易只起數不同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陳振孫曰按漢志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本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有首衝錯測摛瑩數文挩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蓋與本經三卷共爲十四今志云十九未詳初宋陸二家各依舊本解釋范望折衷長短或加新意既成此注乃以玄首一篇加經贊之上玄測一篇附贊之下爲九篇列爲四卷首測二序載之第一卷之首蓋猶王弼離合古易之類也卷首有陸續述玄一篇

葉適曰太玄雖云幽深然既枝葉扶疎獨說十萬餘言侯芭又受其辭則是雄所以作之意固嘗曉然號於人使皆可識不爲甚難明也至宋衷陸續范望乃皆創立注釋若昔未嘗聞知者如首名以節氣起止贊義以五行勝尅最爲此書要會不知自雄及芭親相傳授已如此耶或舊語果零落而衷續等方以意自爲參測也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於漢人若夫節候晷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生之至玄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雄爲孔氏之學其書將經緯大道奈何俛首效之且未有求其小而能得其大者惜乎其未講矣

高似孫曰易可準乎曰難矣何爲其難也曰天地人之理混淪於未畫之前二三聖人察天之微窺地之奧以神明天人之用文王因伏羲孔子因羲文而易道極矣文王非舍伏羲孔子非舍羲文而自爲之書也易經三聖以經天地人之道是道也吉凶悔吝消息盈虛雖天地鬼神無所藏其蘊而匹夫匹婦可與知者也揚雄氏欲以一人之力而規三聖所成之功是爲難乎子雲豈不知此者然則子雲亦有得於易之學而欲自神其用其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腹心爲玄此子雲之所以神者也子雲之意其疾莽而作者乎哀平失道莽輒亂常子雲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存之於玄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部象大夫八十一家象元士而玄者君象也總而治之起牛宿之一度終牛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正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爲違天咈人賊臣盜國之戒子雲之意也子雲敢以此準易言者蓋以卦氣起於中孚震離兌坎分配四方六十四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據此言之室矣桓譚曰玄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乎易故作太玄是知子雲者乎不知子雲者乎

林希逸曰子雲之書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是或一數也黃鍾之長八十一分則是法蓋始於律河圖之數藏十用九則是法亦得於河圖使雄自爲一書誰敢輕議凡其牴牾者皆雄自爲拙也請試言之說卦雜卦乃聖人紬繹其所未盡者玄何必倣乎則衝可去也錯亦可去也文言大傳乃當時議論之所及者玄何必倣乎則攡可去也瑩亦可去也玄文亦可去也無乾之四德則何必爲罔直蒙酋冥無十二卦創物之義則何必爲玄挩無八卦自然之象則何必取五行之常論而及形色聲味之繁且碎也故其數可存其圖可存若此則不必存者也

趙汝楳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而主於曆魏伯陽假爻象以作參同契而主於養生他如洞極元包皆依倣卜筮而作又何害於易哉

林駉曰淵哉太玄之爲書乎易以八玄以九易之蓍也以七玄之蓍也以六易之八也八而八之凡六十四卦然不易者八反易者五十六實以三十六卦而六十四也玄之九也九而九之凡八十一家然不易者九反易者七十二實以四十五而八十一也蓍之七也七而七之凡四十九策其虛一也存一而虛之也蓍之六也六而六之凡三十六策其虛三者取其三而虛之也易以當日玄亦以當日易以當曆玄亦以當曆其闔闢變通無一而非易也至若易有象玄則有首易有爻玄則有贊易之爻有象玄之贊有測以玄文而準文言以攡瑩挩圖告而準繫辭此又其文之贏耳然亦獻有可疑者易之天五配以地十玄也有五而無十非易也易之六畫加以六位玄也有畫而無位非易也易之畫即易之爻玄之畫爲畫玄首四畫方州部家贊自贊玄首九贊非以四畫爲贊

非易也玄以玄文擬文言似矣然玄文不加之晬玄以晬準乾而加之中如其有心於卦氣也則去玄文可也而何必規規於聖人也玄以首各準卦似矣然或以一首當一卦而或以二首焉如其有心於曆法也則自爲之名可也而何必規規於聖人也

胡一桂曰太玄經揚雄作以擬易其書四以方州部家爲次自上而下最上一畫爲方第二畫爲州第三畫爲部最下第四畫爲家每四畫爲一首一玄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而成八十一首首各有名以擬易六十四卦每首雖四畫而贊則有九以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爲次而分水火木金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土每首九贊八十一首共七百二十九末一首上九後獨增踦贏二贊以擬易之三百八十四爻首之下各有辭贊亦各有辭贊下又各有測辭以擬爻之小象又有玄文以擬文言有玄攡玄瑩玄挩玄圖玄告以擬繫辭有玄數玄衝玄錯以擬說序雜八十一首分天地人三玄七百二十九贊又加踦贏分晝夜日星節候以直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以擬卦氣又有揲法筮首贊以斷事之吉凶其學不傳世罕有其書子得之友人查顏叔抄本　又曰太玄以八十一首繫之於方州部家四畫之下於象與義初無所取特不過以四畫分之有八十一標借以識八十一首之名又有七百二十九贊散之於八十一首之下每首九贊皆是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首首一樣更無分別而七百二十九贊亦與八十一首象與義皆無相關以八十一首名彊附於四畫之下以七百二十九贊又彊附於八十一首之下然以中之初一作冬至第一日積起至養之上九而一歲節氣三百六十四日半一周又加踦贏二贊以足日之餘分而起閏又自冬至一日繫之以牽牛星之第一度日一日躔星一度至三百六十四日半而斗星二十五度半亦周又以踦贏二贊繫斗星餘度而一歲周天之日與星湊合恰好太玄之要法全在於此而老泉又甚譏其增二贊之非且曰始於中之一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爾以一百八分而爲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可以見矣又曰玄四日以爲首而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數定去踦贏而道勝吾無憾焉爾

王申子曰太玄取數以一加二爲三爲三方三三而九爲九州三九而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而八十一爲八十一家純乎取洛書數而用奇其所謂準易者玄之家準易之卦玄之首準易之象故八十一家有八十一首玄之贊準易之爻故有七百二十九贊玄之贊有測準易文之小象玄之文準易之文言玄之攡瑩挩圖告準易之上繫下繫玄之數以論九贊所象準易之說卦玄有衝以序八十一首陰陽之相對準易之序卦玄有錯以錯雜八十一首而說之準易之雜卦自首以下爲十一篇然以愚觀之名曰準易而大不同者易之彖所以斷是卦之全體而玄之首四重方州部家而贊則不以四重爲贊易之爻所以乘六虛之時用宜與不宜當與不當玄則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而无位且无剛柔上下遠近之分則何以辨其時用宜不宜當不當耶易文言惟乾坤有之晬玄之乾也而玄之文不加之晬而加之中中者玄之中孚也其意專主交成卦氣以中孚爲陽貞建子之月起於中孚故獨加之以文而詳說之也是以司馬君實潛虛擬太玄專以氣候說易　又曰易以兼取河圖洛書之數故奇耦亭當體用兼備其數無欠亦無餘太玄純取洛書之數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五而無十自一至九亦無十故欠而增踦贏二贊潛虛純取河圖之數而用十爲五十五行故餘而退元齊餘三者元始也齊中也餘終也退此三者而无變愚故曰太玄潛虛各得易之一偏者此也　又曰易之揲蓍也以天地貞元之數一二三四五小衍之爲十五大衍之爲五十故四營之以求老少陰陽之策其五十之中又虛其一者天地之數皆生於一一太極也是所虛之一在七七四十九策之外是數也皆倚天地圓奇方耦而用之故能成變化而行鬼神太玄之數則起於三而終於九九者三其三也故玄之蓍用六六者兩其三也六而六之故玄用三十六策而揲以數起於三故又虛其三而用三十三而揲是所虛之三乃在六六三十六之內與易異矣以三搜之至三而止得七爲一得八爲二得九爲三是再合餘而以三搜之也故有旦筮晝筮夜筮之不同奇奇而欠故也潛虛之數起於十十者兩其五也故潛虛之蓍用五五而五之合用二十五策而揲乃三倍而用七十五策以其起於五故虛五而用七十策是於五行數內各虛其一也揲之以十謂可以得名而未可以得變故再揲以七偶偶而餘故也

又曰易之先天八卦後天重爲六十四卦以反對反易觀之止三十六卦三十六乃自一至八之積也太玄以一加二成三爲三

方三三而九爲九州三九而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而八十一爲八十一家其不易者九中增毅迎度唫讆勤□其反易者七十二合而觀之止四十五家四十五乃自一至九之積也潛虛以十十而十之其行當一百乃退而用五十五行是專用河圖五行之數故潛虛數有正有屆五十五亦自一至十之積也

鮑雲龍曰太玄做焦京卦氣而作朱子已言之矣若邵子之學程子嘗稱之曰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又曰亦不盡如之則於揚子之學信乎其深有所得矣故其每取揚子之說有曰洛下閎改顓帝曆爲太初曆揚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首九分共二卦凡五隔四四分之則四分當一卦卦氣起於中孚故首中卦又云子雲既知曆法又知曆理又云子雲作太玄可謂知天地之心而詩又有內外天人之說天根而對以月窟卦氣亦用六日七分其他默會處甚多未易枚舉是經世之作於太玄不無所助也而謂其學盡出於玄則不可某非深於玄者也亦蠡識其梗槩而不忍棄耳彼蘇氏解易且不識性宜其不取太玄之擬易而謂其以艱深而文淺易易有奇一偶一而揚子雲有𝌀焉人謂其好奇字而怪也多載酒以問之豈知多識先秦古書焉今觀商卣所刻有作☷作☰一象天⚋象地𝌀象人其文已見於商豈子雲所杜撰者字既本於古而數尤合於易人見其數以三起謂一生三而近於老也詎知太極函三爲一而易乾初畫亦止有三焉由是推之三三而九三九二十七三其天三三其地四三其天五三其地六其爲數也亦無往而不與易合豈五千文之可倒耶學雖未純亦一奇也自先漢以來至今千數百年好之者不下一二十家卽大儒如唐韓昌黎尊之以爲聖人之徒宋司馬公嘗準之以作潛虛彼其功名在宇宙纘著在通鑑而其精神心術則寓於潛虛之一書今人才不曉其旨又取而罵之當知康節之在當時與馬公相與至矣此書豈無自而作蓋亦祖於玄耳一自莽大夫之書出於朱子而後諸儒始有議論而薄其爲人先儒論之詳矣朱子既書之以爲後世爲儒而無節義之戒矣而其於玄閑亦取焉亦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所以世之鉅人絕德閎有好之者豈其胸中盡無斟酌而妄取之哉必有以也得非以其理之所在人心所同自有不可磨滅者邪

鄭善夫曰揚雄太玄實失之嫌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二

宋氏衷注太玄經

隋志九卷

未見

按新唐書藝文志有宋仲子太玄經注十二卷考隋書及舊唐書經籍志俱無之疑即宋仲子注書子爲學因譌季爾第卷帙不符未可臆決

王氏肅太玄經注

七錄七卷

佚

魏志肅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陸氏績太玄經注

隋志十卷 唐志十二卷

未見

績自述曰昔嘗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歎揚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鄙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尚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探索玄道眞故不爲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閒粗覺其意於是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爲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爲信篤然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績智意豈能弘裕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竊緣先王詢於芻蕘之義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解爲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爲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耳夫玄之大義揲蓍之謂而仲子失其指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閒異說大體乖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可得也績不敢苟好著作以虞聲也庶合道眞使玄不爲後世所尤而已

虞氏翻太玄經注

七錄十四卷

佚

陸氏凱太玄經注

七錄十三卷

佚

范氏望太玄經注

唐志十二卷 通考十卷

存

望自序曰子雲著玄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五經非諸子之儔也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績各以淵通之才窮核道眞爲十篇解釋之文字繁猥今以陸爲本錄宋所長訓理其義爲十卷

晁公武曰吳范望叔明注以首分居本經之上以測散處贊辭之下其前又有陸績序以子雲爲聖人云

蔡氏文邵太玄經注

隋志十卷

佚

員氏俶太玄幽贊

十卷

佚

唐書注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弘文館

王應麟曰開元四年京兆童子員俶進太玄幽贊十卷詔紫微省召試賦頌及第

王氏涯太玄經注

通志六卷

佚

說玄

通志一卷

存闕

王讜曰王相涯注太玄嘗取以卜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晁公武曰唐王涯廣津撰涯始以貞元丙子終於元和己丑二十六年閒注太玄爲六卷今不之見獨說玄行於世凡五篇明宗一立例二揲法三占法四辨首五

李燾曰自晉范望而後爲玄學者無聞而涯獨能名家諸儒共宗之涯別有經注六卷行於世說玄特其大略耳揲法所稱幷芳之

後便多數之不中分蓋誤也若爾則終不成七八之數當云又中分其餘而三數之但不復掛一然本都如此今姑存其舊使觀者自擇焉

王應麟曰前世多詆太玄自王涯著說發明淵奧其學遂盛

按鄭氏通志既列涯說玄又列玄蹟考玄蹟卽係說玄徐庸目之云爾不應重出也

張氏易太玄注

佚

南唐書張易字簡能元城人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注太玄未成卒

杜氏元穎太玄經傳

通志三卷

佚

范氏諤昌補正太玄經

通志十卷

佚

林氏瑀太玄經注

通志十卷

佚

太玄經釋文

通志一卷

佚

宋氏惟幹太玄解 幹通志作翰

通志十卷

未見 宗旨一篇存

晁公武曰皇朝宋惟幹注惟幹嘗得太玄古本於昭應咸平中知滑臺取宋衷陸績范望三家訓解別爲之注仍作太玄宗旨兩篇附於後其學蓋師濟東田告司馬温公所謂小宋者也

王應麟曰景德元年五月直昭文館宋惟幹上太玄新注十卷付史館

章氏詧太玄經講疏

通志四十六卷 通考注十四卷疏三十卷

佚

太玄經發隱

通志三卷

未見

太玄圖

一卷

佚

蘇軾曰詧本閬人遷於蜀者數世遂爲成都人

晁公武曰皇朝章詧撰嘉祐中成都帥蔣堂獻其書於朝詔書褒寵賜號沖退處士實錄詧字隱之雙流人通經術善屬文性恬淡屏居林泉以養生治氣爲事

李燾曰其說以范望爲宗望所否者輒改正之大抵玄之吉凶專在晝夜而子雲之辭或奇奧難曉諸家往往迷誤指凶爲吉違背經義詧獨以晝夜訂其辭於吉凶無所差比諸家誠最優焉詧成都人字隱之博通五經尤長於易太玄王素趙抃守蜀皆賓禮之賜號沖退素所請也詧將死其鄉人夢詧以小童自隨投謁告別曰此閉實塵非修行地吾歸閬苑矣詧蓋明術數得道者 又曰詧有太玄講疏四十九卷其說甚備發隱之作蓋在講疏以前其大略可見矣下篇所稱王莽曰筮遇干之一五七乃宋衷陸績舊注本寓言也而詧謂宋陸皆居漢世去揚雄未遠必得之傳聞故因用之要恐非實耳然亦不害學者觀其意焉可也

長編至和元年十二月以益州布衣章詧爲本州助教詧通經術尤深於太玄著發隱三篇講疏四十五卷田況上其發隱特錄之詧辭不拜嘉祐四年十一月賜號沖退處士

玉海皇祐五年閏七月章詧上太玄經發隱三篇又太玄圖一卷慶曆中撰發隱始序雄出處本末著玄之意中陳準易造玄之法末論玄之妙以適變通

宋氏咸太玄音

一卷

佚

徐氏庸太玄經解 紹興闕書目作釋文

通考十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徐庸注庸慶曆閒人也以范望解指義不的因王涯林氏諸解重爲之注取王涯說玄附於後目爲玄蹟通名之爲太玄性總其自序云爾又多改其文字如以杙爲仡以姽爲娩以

牡凡爲札乃以半爲手以擧爲舞以稚爲推之類其所謂林氏者
瑪也賈文元嘗闢瑪之妄於朝

郭氏（元亨）太玄經疏

通志十八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郭元亨撰元亨序云昔揚雄作玄傳之侯芭後獨
有張衡桓譚張華見而稱嘆吳郡鄒伯岐求本不能得宋衷爲訓
解陸績爲注解范叔明王涯亦注之皆未明白元亨在蜀自淳化
末迄於祥符八年凡三十年撰成今疏又云太虛潤色於君平未
知何書也（通考經籍志作太玄潤色於君平未知何所據而言然）也
李燾曰其疏專主范望雖講論極詳然於望本注無所增益也元
亨自謂得歸於蜀而不著其師之名氏蜀人蓋多玄學疑嚴揚所
傳固自不絕但潛伏退避非遇其人則鮮有顯者耳元亨之本末
亦未詳

陳氏（漸）演玄

通志十卷（國史志七卷）

佚

宋史漸字鴻漸少以文學知名於蜀淳化中與其父堯封皆以進
士試廷中太宗擢漸第輒辭不就願擢其父許之至咸平初漸始
仕爲天水縣尉時學者罕通揚雄太玄經漸獨好之著書十五篇
號演玄奏之召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推官後耀州節度推官
晁公武曰皇朝陳漸撰漸堯佐之族子也國史有傳凡十四篇漸
謂史以揚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僭王按子雲法言解嘲止云
太玄然則經非其自稱弟子侯芭之徒尊之耳
王應麟曰國史漸傳著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演玄本十卷其閒
多言星曆自焚三卷所存七卷者有玄統述策紀鑰鍵略各一篇
彈誤二篇玄圖一篇玄豬一篇字畫十六篇

孔氏（旼）太玄圖

一卷

佚

長編慶曆七年八月賜汝州龍興縣處士孔旼粟帛旼孔子四十
六代孫隱居縣之龍山瀧陽城晚年惟玩易老爲太玄圖張壁上
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
與此無以異也

張氏（揆）太玄經集解

通考一卷

佚

宋史張揆字貫之齊州人擢進士第歷大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
不出戶讀易因通揚雄太玄經上集解數萬言召對邇英閣擢天
章閣待制累遷翰林侍讀學士
長編慶曆七年九月以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張揆爲天章閣待
制兼侍讀學士揆上所著太玄集解召見延和殿令揲蓍得斷首
具言斷首準易之夬卦蓋陽剛以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也
帝悅故有是命
玉海皇祐四年九月丁度上張修撰寫太玄經

張氏（齊）太玄正義統論

一卷

佚

釋文玄說

二卷

佚

許氏（洞）演玄

十卷

佚

王應麟曰許洞演玄十卷其說分三紀二體上紀甲首丙尾日月
迭居以辨數中紀丙首戊尾男女異政以辨位下紀庚首癸星山
川沖氣以辨德二體曰範曰緯

王氏（鴻）太玄經注

佚

江西通志王鴻字翼道雩都人皇祐中試南宮不第幡然歸隱自
其山曰唔山巖曰需巖嘗注太玄經時周濂溪倅郡鴻亦在講郡
守劉彝請掌郡教不就

師氏（望）玄鑒

十卷

佚

馮氏（元）太玄音訓

通志一卷

佚

宋史馮元字道宗七歲讀易毋夜夢異人以紺蓮花與元呑之旦曰善讀此後必貴顯眞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直龍圖閣詔預內翰天禧初數入講易於宣和門北閣官至戶部侍郎元旦老率三日一講易卒贈尚書諡章靖

吳氏祕太玄經注

佚

太玄音義

佚

長編嘉祐二年十一月司封員外郎吳祕上所注太玄經及音義降勅獎諭

陳振孫曰太玄釋文一卷相傳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非後人所作也吳祕嘗作音義豈卽此耶

蘇氏洵太玄論

一卷

存

邵子雍太玄準易圖

未見

雍自序曰夫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天主大極而地總元氣元氣轉而爲三統在元則謂之三元三元轉而爲九州九州轉而爲二十七部二十七部轉而爲八十一首首有九贊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故玄之贊七百二十九而有奇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蓋本出於元氣而作者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故易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以司八節又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二十四爻以司二十四氣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有二卦以司七十二候節也氣也候也既各有統矣然周天之度未見其所司也於是又去四正之卦分取六十卦引而伸之爲三百六十爻各司其日則周天三百六十度而寒暑進退之道陰陽之運備矣蓋本乎太極而作者也由是觀之則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相爲表裏之用故天數西行上承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順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此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所謂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者如斯而已準而作之不亦宜乎若夫分天度列次舍序氣候明卦爻冠首贊位列八重先以夜贊布諸外然後晝贊首位爻象候卦氣卦宮分度數次諸內復會於辰極而玄易顯仁藏用之道循乎數者可見矣是故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纏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復會於太初之上元者玄之贊也自上元甲寅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會於太極之上元者易之爻也原始要終究其所窮則體用雖殊其歸一而已矣

按是序載元吳草廬支言然晁以道嵩山集卽載之當屬康節之作

司馬氏光太玄經集注

通考十卷

存

光自序曰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爲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作釋文晉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通爲之注秦州天水尉陳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祕作音義慶曆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爲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

晁公武曰司馬光君實集漢宋衷解詁吳陸績釋文晉范望解贊唐王涯注經及首測宋惟幹通注陳漸演玄吳祕音義七家爲此書自慶曆至元豐凡三十年始成

陳振孫曰集取宋衷以下七家之說而斷之以己意

張岳序曰揚子太玄自司馬氏注出而諸家之說可廢然好之者故少今之學者豈惟不好縱有精力亦不暇及故歲久而訛脫愈甚予始得是書愛其文字奇古又愛司馬氏以其所自得之義理說玄明暢詳盡因并讀之患無善本可以讐校丙戌冬使過廣信郡守張侯景周方圖刻玄乃出予本與張本參校之得其訛謬可正者數處而闕其疑序之曰子雲之爲是書將以擬易也夫易於天地萬物之理蹟矣豈待別有一言與之並行而能有所發明哉自先天之學不傳吾夫子贊易僅存其辭於大傳中而世之爲丁何焦京學者方溺於傳注拘於術數莫有能察其所由然者也子雲博極羣籍又好深湛之思其於天地之運陰陽二氣之往來蓋見其機緘之不容已者於是考之於律則十二管相生之氣應參

之於曆則四時分至之候驗測之以乾象則日月五緯之度合獨反而求之於易不得其說乃以爲四聖亦有未備必待己而後明也於是奮而爲玄其數肇於一參於三成於九而極於八十一一者陽之數也積陽之極輕淸而運於上者爲天故八十一首以象周天之體太陰五緯俱麗乎天者也遲留伏逆參差不齊惟日一日一度無有餘欠日法既定則太陰五緯所躔之度皆可考故爲七百二十九贊以象日行一歲周天之度氣始於冬至辰始於子律始於黃鍾宿度始於牽牛而疏布其節候分秒於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之中終始迭運而不窮與先天氣運之序眞有相合者而不知易已有之以爲待己而後明則是於易學之未深矣或謂子雲善於模倣是書倣太初曆及京房卦氣夫太初漢人本曆自當用之房之書惟互換卦序分卦直日及四正六爻各主一氣爲牽合無取若其十二辟卦次第雖襲文末之及也特房用之異耳子雲玄首專言陰陽消息而深致意於盛衰勝負之際至於贊辭所斷吉凶又直以義理人事得失爲言不雜乎占驗小數此其意正與房反自劉向父子號爲精達陰陽視子雲不知何如而豈京氏之所敢擬哉故予嘗謂子雲是書雖不得先天之數與象而得其意其他得失先儒之論已辨學者擇之可也或曰象數亦有二乎曰有理則有氣有象則有數盈天地閒皆象也因象起數皆可顯造化之體惟其所起有偏全故其顯於是者時有不神耳譬之萬物皆得造化之氣以生而有正者偏者通者塞者謂偏且塞者造化之氣不在是不可也易之與玄以是求之斯得矣

程氏（賁）太玄經手音（或作義訓）

通志一卷

佚

黃休復曰賁字季長自號邱園子江陽人

林氏（共）太玄圖

通志一卷

佚

玄圖發微

通志三卷

佚

孫氏（賁）太玄正義

通志一卷

佚

太玄叩鍵

通志一卷

佚

張氏（行成）翼玄

十二卷

未見

李氏（圻）太玄集解義訣

十卷

佚

王應麟曰集宋陸范王幷揲筮法占法又爲圖幷雜記總十五篇

晁氏（說之）易玄星紀譜

通考二卷

存

說之自序曰說之在嵩山得溫公太玄集解讀之益知揚子雲初爲文王易而作玄姑託基於高辛及太初二曆此二曆之斗分強弱不可下通於今亦無足譏溫公又本諸太初曆而作玄曆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略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於中爲極悉矣復患其傳寫尉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躅手欲釋而意不置乃朝維夜思取曆於圖合而譜之於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於其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矣如羨準小過而以準臨則失之是時水澤腹堅已終於臨上六而小過初六用事矣或者以羨準解尤非是夷準豫而以準大壯則失之是時始電終於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謂四正卦易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坎震而乃獨準離兌邪永準同人而非恆先此涼風至常已準恆繼之以白露降度乃準節今永當寒蟬鳴則準同人豈可汩亂後先乃復準恆於後邪疑準賁而非巽蓋鴻鴈來而翕準巽玄鳥歸而聚準萃羣鳥養羞而積準大畜雷乃收聲而飾準賁矣疑當蟄蟲培戶則又可汩亂後先乃復準巽邪或者以疑準震尤非是此雖與諸家口舌辨而按譜以視之則彼自屈矣此譜之所以作也睟準乾而在地中則無當於乾沈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於觀守再準否而無當於否馴準坤而星躔候盡則無當於坤將準未濟而析木之已終星

紀之未見則火不能降以濟水水不能升以濟火此玄又以明易之陰陽進退盈虛之幾者也惟坤既無當於卦則無當於爻以示爲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者即虛五也易天地五十五之數與夫大衍四十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以藏之也陰虛無用而運行無疆陽則始終變化而不息故彊準乾而爲冬至之終晬又再準乾而爲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之闢闔乃著易以頤中孚爲一氣玄則始之於中終之於養通而候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一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復迎先乎遇以明咸之生姤易之月紀乃正易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藏其用玄之用百二十九贊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曰中曰更曰減是謂三玄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凡此之類若玄之異乎易者而於易則深研幾之功則大矣如養爲陽而中不爲陰狩爲金而義不爲土之類則又若玄之自相詭異者然變化之微於是乎在學者按譜以視之則皆易了矣圖曆所用斗分自有強弱不能同弁古今諸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顧僕之愚何足以與此然用意專而私竊好之以俟將來之知易者嗚呼苟不明乎易則亦無以玄爲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爲易也可不勉諸今之學者知尚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寧顧此耶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於易何如曰子非歐陽公奈何大觀四年庚寅甬江官舍

晁公武曰從父詹事公撰以溫公玄曆及邵康節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以見揚雄以首準卦非出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且辨正古今諸儒之失如羨不當準臨夷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雖與諸家口舌爭觀譜則彼自屈矣此譜玄所以作也

曾氏元忠太玄經解

佚

許氏翰玄解

通考四卷

佚

玄曆

通考一卷

佚

陳振孫曰右丞襄陵許翰崧老撰所解十一篇通溫公注爲十卷倣韓康伯注繫辭合王弼爲全書之例也大抵玄首如彖贊如爻則如象文如文言攡瑩掜告如繫辭數如說卦衝如序卦錯如雜卦之類其於易也規規然擬之勤矣太玄曆者亦翰所傳云溫公手錄不著何人作

胡氏次和太玄集注

十二卷

未見

太玄索隱

四卷

未見

張萱曰宋慶元間江源胡次和撰第十一卷唐相王涯說玄五篇宋司馬光讀玄說玄太虛曆第十二卷易玄星紀譜皆附焉

林氏希逸太玄精語

三卷

存載鬳齋十一稿

希逸序曰子雲作太玄以擬易昔人以爲僭惟韓退之屢稱之至我朝康節司馬公老泉卻喜其書康節用其數老泉論其書司馬公爲之注獨東坡乃謂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但子雲之辭雖非易比然亦豈易能哉今取其語之精者表而出之亦略爲解釋使讀者易曉庶有意於古書者不以坡老一言而忽之也

吳氏霞舉太玄圖說

十卷

佚

釋全蟾太玄略例

一卷

佚

趙氏秉文箋太玄贊

佚

秉文自序曰太玄何爲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律曆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歸爲仁義而作也卦用八蓍用七玄則首用九蓍用六互彰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玄實兼之其於聖經不爲無助昔人譏屋下架屋不猶愈於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議太玄而後儒非之恐幾率易顧

僕何從以知太玄姑以范注之小誤以證本經之不誤范注以九首次九陽家陽晝至十首羨之初一又為陽家陽晝則晝多於夜禍福殽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扐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之注本作兩扐非經誤也經云旦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旦用一五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六九蘇氏攻之以為中夕筮吉凶雜至旦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遇也揚子大贊擬聖而作不應筮法尚誤此殆歲久失其傳也及考玄數五為中央注土行所在經緯雜用旦筮有二表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一表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以為占旦筮用一與七皆取其初遇至於四為緯五則經緯雜無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同況晬首一六七皆吉而唫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矣恐旦筮當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為經九為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辭注星若於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耦辭若九贊之辭也時若旦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月五星數有干支之數律曆之數玄算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揚子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興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玄有文告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辨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首之名義亦如六十四卦與卦義當相合如同人睽六爻皆言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閒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玄經之萬一僕亦未能審於是非姑錄備遺忘以為學玄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

葉氏子奇太玄本旨

九卷

存

子奇自序曰揚子作太玄以擬易易之用二而玄之用三用二故二其二以為四二其四以為八二其八以為十六二其十六以為三十二二其三十二以為六十四也用三故三其三以為九三其九以為二十七三其二十七以為八十一也易凡六重之故其爻六玄凡四重之故其位四易畫自下而上自前而後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八卦一貞八悔而互重之故其究為六十四卦玄畫則自上而下自內而外以⚌一方一州⚎一方二州𝌁一方三州⚍二方一州⚏二方二州𝌂二方三州𝌃三方一州𝌄三方二州𝌅三方三州九首三部三家而互重之故其究為八十一首此易玄取用不同之效也易立天地人之道曰陰陽剛柔仁義故其畫不過於一奇一耦之兩端玄立天地人之道曰始中終思福禍下中上故其畫遂有⚊一方一州一部一家⚋二方二州二部二家𝌀三方三州三部三家之三體蓋易以兩之玄以參之也易自復至乾為陽自姤至坤為陰此二至陰始陽生之機也玄自中至法為陽自應至養為陰此亦二至陰始陽生之候也復之初九姤之初六當二至晝夜子午之半中之次六應之次六亦當二至晝夜子午之半此則易之與玄應天之運也易則一正一反對待而為序玄則跌陰跌陽交錯而分家易則爻多而卦少由其晝止偶玄則位少而首多由其晝至三至於遡流而窮源自象而推理則易有太極玄則有玄也是則用雖不同而所同者體數雖不同而所同者理也此則易之與玄可以類推而通者也雖然易之儀象卦數布置錯綜與天地造化無不合由其理出於自然此所以為聖人之學玄之方州部家分綴附會求律曆節候而強其合由其智出於臆見此所以為賢人之術易之立象命名莫不有義如乾之六陽健莫如也故以名乾坤之六陰順莫如也故以名坤天地交而為泰天地隔而為否一陽來而為復一陰生而為姤五陽決一陰而為夬五陰剝一陽而為剝以至六十四卦莫不皆然我不知玄之為中為周為礥為閑以至八十一首其於四畫之位果何所見以取象命名乎此求而未通者一也夫卦與首既不同爻與位亦有異徒擬中於中孚擬周為復擬礥閑為屯吾不知何中之虛何陽之復何剛柔始交而難生初無其義此求而未通者二也夫易爻以立卦辭以明爻故爻有六而辭亦六今玄晝有四而贊辭反九是上無所明下無所屬首自首而贊自贊本末二致此求而未通者三也易晝自下而上故爻辭亦自下而上玄晝自上而下而贊辭乃自下而上上下背馳此求而未通者四也易名陽爻以九陰爻以六今玄雖列九贊但以次言之初無指名此求而未通者五也易之爻位吉凶推之以才德時象之變錯之以中正剛柔之位故可吉可凶其法變動而不拘今玄倒以陽家一三五七九為晝措辭吉二四六八為夜措辭凶陰家二四六八為晝措辭吉一三五七九為夜措辭凶自始至終一定不移其法膠固而無變此求而未通者六也聖人

之於易雖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義然陰陽者造化之本不可相無聖人於其不可相無者則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雖其消息之際有淑慝之分固未始以陽全吉而陰全凶也今玄倒以晝吉夜凶陰禍陽福恐亦未足以盡聖人之微旨此求而未通者七也聖人仰觀俯察見天地之閒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因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奇耦之上復加一陰一陽馴而至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餘歲數雖不求其盡合而自無不合今玄首晝既不同別立九贊以兩贊當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當一歲三百六十四日半外立踦贏二贊以當氣盈朔虛雖於歲數盡合蓋亦模倣於曆以附會焉初未見其必然恐彌綸天地之經殆不如此此求而未通者八也故朱子曰太玄亦是拙的工夫豈不以此乎雖然不究六經之旨無以見諸子之缺不觀諸子之缺無以見六經之全如玄也劉歆見謂覆瓿則已甚之毀桓譚比之聖人則過情之譽要之雄蓋學聖人之作而未至者也求之兩漢又豈多得哉蓋亦自成其一家之學者也觀宋陸舊注尙多舛失輒不揆而爲之解雖膚見謏聞不足以窮玄之蘊奧然於文義之近亦或庶幾焉然而雄也擬易於玄有以傳其學愚也索玄之旨未免闕其疑雖其固陋不能有以知玄然亦不可謂後世無揚子雲也今疏其所疑於卷首尙俟來哲以折衷云

葉氏（良珮）太玄經集解

未見

劉氏（增）玄幹

二卷

未見

屠氏（本畯）太玄闡

一卷

未見

許氏（世卿）太玄玄言

未見

黃虞稷曰世卿字伯勳無錫人萬曆乙酉舉人

陳氏（樑）太玄經測

一卷

存

亡名氏太玄釋文

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相傳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續互相增損非後人所作也吳祕書作音義豈即此耶

玄測

一卷

佚

太玄事類

一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 三

楊氏泉太玄經

七錄十四卷

佚

梁元帝曰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玄經楊泉又有太玄經或曰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但有太玄經何處復有太玄經也皆由不學使之然矣

胡應麟曰太玄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略作太玄無經字今馬氏意林所抄第存百餘言馬氏注云望國楊泉字德淵而不言何時人鄭藝文略隋經籍志俱云晉人惟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乃字德淵其爲晉人無疑舊唐書字誤也

按有金樓子之言泉非唐人可不置辨

王氏長文通玄經

四卷

佚

晉書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郡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梁王彤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

關氏朗洞極經

宋志五卷

未見

朗序曰業儒著書積數世矣自六代祖淵會鼎國之亂徙家於汾河所藏之書散逸幾盡其祕而存者惟洞極真經而已六世祖嘗謂家人曰洞極真經聖人之書也吾後數世當有賢者生如得其用功不下於稷契儻不時偶其顏淵之流乎是經之蘊當可明也朗幸生其族得聞遺言於祖父敢不勉勉以發揚先祖之意乎因伏讀累年思以傳次然而性蒙識泥不能洞達聞崆峒山有秋先生者世之異人也故往師焉至之幾歲孜孜焉未嘗敢廢弟子之禮一日齋戒盥沐發卷以請蘊先生乃掩卷而歎曰此天地之樞機聖賢之壼奧也潛而不傳也久矣子執從而得之朗具以先祖之言告先生因爲朗著翼以明其大端作則以指諸人事於是洞極之義煥然可詳朗既得而歸有頃聞先生已飛昇矣嗚呼聖人之言將假先生而視諸人邪將不可使下民知之耶不然何先生之傳而不留矣朗以謂天以先生而啓之而不可以先生盡之使盡之者其非朗乎因以先生之翼則附於經又編其遺言爲洞極論凡十一篇復作傳以釋其蘊爲圖以序其篇庶乎來者知洞極之道焉太和末年正月

鄭寅曰關朗洞極取楊氏之玄而殺其一畫焉

胡一桂曰洞極經莫知作者而元魏關朗子明之所傳次也雖無預於易然序本論述聖人本河圖以畫卦朱子啓蒙之所援證其爲極也又起於洛書之數以北方一爲生之一西南一爲育之一東方三爲資之一而極有一畫矣又以東南四爲生之二中央五爲育之二西北六爲資之二而極有二畫矣又以西方七爲生之三東北八爲育之三南方九爲資之三而極有三畫矣每一極演而爲九三九二十七而極終亦猶近世蔡氏皇極內篇演洛書之數至於九九八十一也

雷思齊曰楊次公自著洞極經託名於關子明

按洞極之書隋唐志不載宋藝文志有之度亦僞撰凡二十七象曰生曰萌曰息曰華曰茂曰止曰安曰煥曰實言乎天也曰資曰用曰達曰興曰紊曰悖曰靜曰平曰序言乎人也曰育曰和曰塞曰作曰煥曰幾曰抑曰冥曰通言乎地也

衛氏元嵩元包

唐志十卷

存

李江序曰包之爲書也廣大含弘三才悉備言乎天道有日月焉有雷雨焉言乎地道有山澤焉有水火焉言乎人道有君臣焉有父子焉理國理家爲政之尤者昔文質更變篇題各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而唐謂之元包其實一也包者藏也言善惡是非吉凶得失皆藏乎其書也觀乎囊括萬有籠罩八紘執陶鑄之鍵啓乾坤之扃孕覆育載通幽洞冥窮天人之祕研造化之精

推與亡之理察禍福之萌與鬼神齊與將日月並明謂六五經而四三易雖太玄莫與之京然文字奇詭音義譎怪紛而不釋隱而不明者得非遺於離亂與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所謂憂亂世而患小人也故其辭危衞先生近之矣祕書少監武功蘇源明洗心澄思爲之修傳解紛以釋之索隱以明之帝王之道昭然著見有以見理亂之兆有以見成敗之端江考於訓詁耽於講習輒演玄義庶傳於學者焉

釋道宣曰衞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於蜀梁末爲僧佯狂浪蕩周氏平蜀因爾入關天和二年著上書

楊楫序曰大觀庚寅夏六月予被命來宰茲邑莅官之三日恭謁衞先生祠顧瞻廟貌覽古石刻先生實高士也既而邑之前進士張昇景初攜元包見遺曰是經先生所作也自後周歷隋唐迄今五百餘載世莫得聞頃因楊公元素內翰傳祕閣本俾鏤版以貽諸同志然妙用所寄奇字居多大率類揚雄準易非深於道者有不能知予觀斯文竊謂易之興也伏羲畫卦文王重爻孔子作翼更三聖人而後備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包之爲書其學易之至者與辭簡義奧殆未可以象數盡也唐蘇源明李江爲之傳注作經之意思過半矣非先生之獨知不能造易之妙非蘇李之絶學不能探元包之旨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謂是耶先生名元嵩益州成都人少不事家產潛心至道明陰陽曆算時人鮮知之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塋域在縣廨東偏邑人崇奉至今不絶先生有傳在北史恐讀是經者未知其出處之大致故爲之序

張洸跋曰右元包經書有序云爾景初即洸之先君子也家藏此書嘗以貽好事者然字古理奧而難通好之者鮮洸來宰臨邛得同年張公文饒所爲疏義及邑士韋漢卿校正舊本隨卦附釋音於下因幷鏤板合爲一編庶幾觀者得其門而入焉則好之矣

崇文總目元嵩唐人撰武功蘇源明傳趙郡李江注包以坤爲首因八純之宮以生變極於六十四自繫其辭言外卦體不列爻位以酬易首乾尙文包首坤尙質夏連山商歸藏周易唐包其實一也雖欲馳騁而放言趨理近止易家之區鄙云

晁公武曰元包以坤爲首因八卦世變爲六十四卦之次又著運蓍說源二篇統言卦體不列爻位自云周易元包一也

張行成曰衞先生元包其法合於火珠林火珠林之用祖於京房

陳振孫曰其書以八卦爲八篇首而一世至歸魂各附其下先坤次乾兌艮離坎巽震坤曰太陰乾曰太陽餘六子有孟仲少之目每卦之下各爲數語意僻怪文險澀不可深曉也

胡一桂曰元包祖京房易傳八宮卦以坤宮八卦爲元包太陰卷一乾宮八卦爲元包太陽卷二次兌宮八卦爲少陰次艮宮八卦爲少陽次離宮八卦爲中陰次坎宮八卦爲中陽次巽宮八卦爲孟陰次震宮八卦爲孟陽運蓍第九說源第十凡十卷唐蘇源明傳李江注

王世貞曰元包一書楊元素由祕閣傳本鏤行而張昇以授楊楫者也予疑此卽元素撰或張昇撰而託者也經與傳注若出一人手

詹景鳳曰元包雖本火珠林實商易之意元卽歸之反下者包卽藏也游魂歸魂蓋卽夫子游魂之言稍變以代消息兩字耳

張氏行成元包數總義

二卷

存

行成自序曰揚子雲太玄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衞先生元包其法合於火珠林皆革其誣俗而歸諸雅正者也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是名先天陳希夷所傳先天圖是也其數有二圓圖者天也自一陰一陽各六變爲三十二陰三十二陽者運行數也方圖者地也八卦縱橫上下一卦爲主各變七卦者生物數也卦氣圖以六十卦爲主一爻當一策所謂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其於繫辭則序卦之義也主於運行之用者天而地之數故爲天地之大數也火珠林以八卦爲主四陰對四陽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其於繫辭則說卦之義也主於生物之用者地而物之數故爲人物之小數也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祖於京房易末流之弊雜亂於星官曆翁其事失之誣其辭失之俗故二君以其法爲書而歸之雅正也太玄日始於寅義祖連山元包卦首於坤義祖歸藏由是三易世皆有書矣唐蘇源明作元包傳李江爲之注徒言其理未達其數夫天下之象生於數而數生於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論理而遺數譬如作樂而棄音律造器而舍規矩雖師曠之聰工倕之巧安能無失哉僕本爲康節之學患其難明乃偏求古之言易者而旁通之因

體元包之旨不敢自私輒具述之以示同好

王應麟曰乾道中張行成以蘇源明李江於元包徒言其理未達其數著元包數總義二卷

張氏志和太易

唐志十五卷

佚

唐書張志和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

司馬氏光潛虛

通考一卷

存

光自題曰玄以準易虛以擬玄玄且覆瓿而況虛乎其棄必矣然子雲曰後世復有揚子雲必知玄吾於子雲雖未能知固好之矣安知後世復有司馬君實乎

晁公武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擬太玄撰此書以五行爲本五行相乘爲二十五兩之得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其手寫草稿一通今在子建姪房

朱子曰范仲彪炳文家多藏司馬文正公遺墨嘗示予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甚多問之云溫公晚著此書未竟而薨故所傳止此書以手稿屬晁景迂補之而晁謝不敢也近見泉州所刻乃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疑然讀至數行乃釋然曰此贋本也

陸游曰學者必通易乃能以其餘緒通玄玄既通矣又以其餘及虛非可以一日驟得也

陳淳曰潛虛本爲擬玄而作也玄之數九而虛之數十九者取三才相乘之數而十者取五行生成之數也溫公之自序曰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其爲書也有氣體性名行命之別其意蓋曰萬物之始未有萌兆之謂虛此即一元之未形所以表是而出之以爲物之祖以擬玄之所以爲玄而命其書曰虛自天一生水於北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於南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於東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於西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於中而地十成之於是乎五行之氣流行乎天地之閒故虛於水之一則命之曰原而六則命之曰委火之二則命之曰熒而七則命之曰焱木之三則命之曰本而八則命之曰末金之四則命之曰丱而九則命之曰刃土之五則命之曰基而十則命之曰冢自有是五行之氣也而後生萬物而爲之體故虛以是一原二熒三本四丱五基與夫六委七焱八末九刃十冢者隨其序挨分左右而偶之自上一次二而下至於十等爲五十五體以應王公岳牧率侯卿大夫庶人之象而周五行生成五十有五之數自夫物之有是體也而後性具於中隨其體而有純駁之不齊故虛於五生數偶五生數曰水火木金土而爲生純之性五於五成數偶五成數亦曰水火木金土而爲成純之性五十純之外其次降一則自二至六偶五生數自七至一偶五成數皆曰火木金土水又其次降二則自三至七偶五生數自八至二偶五成數皆曰木金土水火又其次降三則自四至八偶五生數自九至三偶五成數皆曰金土水火木又其次降四則自五至九偶五生數自十至四偶五成數皆曰土水火木金合四降有四十是爲生成之錯最後於五生數偶五生數復得水火木金土之序是爲五配之性以合五十有五體而性備矣自夫物之有是性也而後爲之名以別之故虛於一與一偶則名之曰元以爲物之始而中於齊終於餘元與齊餘五者形之運也自是而次柔剛雍昧昭則性之分也容言慮聆觀則動之官也繇懠得罹耽則情之訹也湛卻庸妥蠢則事之變也訒宜忱喆戛則德之塗也特偶暱續考則家之綱也范徒醜隸林則國之紀也稗準資賓戒則政之務也斆乂績育聲則功之具也興痡泯造隆則業之著也凡五十五名秩然有序於是乎又爲之行以文之凡五十五行行下有辭以述行之意自初至上凡七變變下有解以釋變之義於是乎又爲著法以占之以五行相乘五其五爲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三其二十五爲七十五策虛其五而用七十揲之以十而觀其餘以斷吉凶元齊餘三行無變皆不占其他五十二行初上亦不占而惟占其中之五變然後以俟命焉氣體性名行命備而書以全雖若別爲一家而大概與玄相準虛之二數之相偶則以擬玄之四位之迭書虛之五十五行則以擬玄之八十一首虛之七變則以擬玄之九贊虛之七解則以擬玄之九測虛之虛五則以擬玄之虛三虛之揲十則以擬玄之揲七玄以冬至之氣始於中而虛則以冬至之氣始於元玄有七百二十九贊以當期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而又有踦嬴之贊二虛則有三百六十四變以當期三百六十四日而又有元齊餘不變之行三玄以後世有子雲者必好玄虛亦以後世有君實者必好虛一一模倣要之俱不足以有補於易是亦工於其數而道則未也天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

理蓋生生之所以爲主而非氣形而下者今其言曰體以受性又曰形然後性則性在於氣形之後矣性之本體純粹至善萬物一原而非有不齊之品也今其言以柔剛雍昧昭爲性之分則是止論氣之稟而非性之謂矣其學已不識大本而其他又多爲艱奧之辭以文淺近之理而所謂虛者卽不能免乎老氏之歸於聖賢之心傳大義要旨亦將何所發明哉胡不務是心以講明羲文周孔之易上以發前蘊中以洗吾心而下以開後學胡爲亦區區空自苦而復效雄之贅也

陳振孫曰言萬物者皆祖於虛玄以準易虛以準玄

林希逸曰潛虛未必出於溫公其辭亦可觀視太玄則迥異矣太玄猶有古意潛虛只是後世文字

熊朋來曰潛虛之言曰萬物皆祖於虛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潛虛有氣圖其次體圖又其次性圖又其次名圖又其次行圖又其次命圖其目凡六而張氏或言八圖者行圖中有變圖解圖也潛虛主河圖所謂原委卽天一地六之水所謂熒㷋卽地二天七之火所謂本末卽天三地八之木所謂廾刃卽地四天九之金所謂基冢卽天五地十之土一與六合一得五成六二與七合二得五成七三與八合三得五成八四與九合四得五成九五與十合五得五成十皆稟中宮戊己之功此潛虛五十五行所以齊行獨居中也潛虛之書卽如今人布算之籌潛虛之行卽如周易之卦行有七變卽如卦有六爻變有解辭卽如爻有小象然周易以八乘八則爲六十四卦潛虛以十乘十宜爲百行而止五十五行茲所以爲潛虛也五十五者天地自然之數以氣圖觀之原一熒二本三廾四基五委六炎七末八刃九冢十湊合成五十五數以體圖觀之一元之下從左體逆推二等止於二三等止於三四等止於四五等止於五六等止於六七等止於七八等止於八九等止於九十等止於十亦自然爲五十五數最是性圖先列十純十純既浹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至五配而性備始於純終於配尤足以見五十五數自然之妙至於名圖所以具五十五行之名行圖所以見五十五者之行命圖所以著夫吉凶臧否平之五變五十五行之中每行七變元餘齊三行不占則五十二行該三百六十四變元當一變餘則奇分是爲三百六十五變有奇上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可以步天軌可以協歲紀此則潛虛之大概也

然而圖不盡意學者但觀圖上之言而未嘗布蓍執策以試其周流變動之處則不過曰潛虛者虛其半而已是豈足以知潛虛哉

又曰周易之蓍五十虛一而用四十九潛虛之蓍七十五虛五而用七十周易以四揲之潛虛以十揲其名而以七揲其變周易揲蓍平分之後先取右一蓍卦於左手之左右皆揲十有八變而成卦潛虛揲蓍平分之後取左一蓍掛於右初揲左則虛右次揲右則虛左此亦虛半之意至於定名之餘斂蓍復揲取陰取陽此又於虛半之中兩開其端故其法曰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言蓍數所由定也

吳師道後序曰某少好占筮等書嘗購得司馬公潛虛附以張敦實發微諸論者不知何人所刻其書完具無缺意爲善本也又得里中孫氏寫本蓋提刑公憲文故物紙背有梁克家爲福建安撫使韓彥直知泉州時手書名當時往來書札也於是百五六十年矣特愛之甚見其文闕因以前本令學子補書之後數年讀朱子跋張氏潛虛圖記所得范炳文別本首末乃知完本爲贋書赧然流汗愧前日之輕率而增加猥雜不可削除以爲大恨因與許君益之言之君遂出藏本亦闕文者歸以參校用朱子法非其舊者悉以朱圈別之仍前錄跋語於卷後以識愚之愧恨又以示兒輩俾之廣見聞愼取予而毋蹈予之失也按朱子所記行變解之數此本亦不合未有所考特命圖之後跋語之前一條凡例二十六字記占四十三字注六字所謂命圖之關紐占法之變者此獨有之而許君本亦闕則此豈范君所傳之舊與因抄二條示許君而并記其說於此

季本曰潛虛揲法亦猶太玄之強排太玄之揲既違大衍之義而虛又蹈之

胡應麟曰潛虛司馬公屬草未成後人屢補行世見朱紫陽語錄

黃東發曰抄世以數學無辨其是非者

詹景鳳曰洞極旨似傳易潛虛則法太玄

按潛虛五十五行曰元曰裒曰柔曰剛曰雍曰昧曰昭曰容曰言曰慮曰聆曰覿曰繇曰懠曰得曰罹曰耽曰歬曰郤曰庸曰妥曰蠢曰訒曰宜曰忱曰喆曰戛曰特曰偶曰暱曰續曰考曰范曰徒曰醜曰隸曰林曰禋曰準曰資曰賓曰戒曰斆曰乂曰績曰育曰聲曰興曰痡曰泯曰造曰隆曰散曰餘曰齊

張氏敎實潛虛發微論

十篇

存

吳師道曰張敎實徽婺源人其鄉有刊本潛虛完書又聞昭武有艮齋謝氏所注釋未見

范欽曰敎實官左朝奉郎監察御史

謝氏諤潛虛注釋

佚

張氏漢辨虛

一卷

佚

樓鑰曰張德深漢邃於易玄著辨虛一編兼綜易玄二書易曰卦玄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贊名有變二體四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生成之數乾中元之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夫揲法占法皆若異而實同又辨氣體性名行命與著虛之法無餘蘊辨名之末謂齊處大中之內斟酌造化其斗之任乎發微論乃曰處大中之內在天其北極之任乎輕改一言失其旨矣土分王於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喻以北斗之任非謂若極之居其所也德深讀書躬耕耽嗜古學天文地理無不該貫此特其一耳

張氏行成潛虛衍義

十六卷

未見

林氏希逸潛虛精語

一卷

存

希逸序曰太玄起九數潛虛起五數自是天地間不可泯者先師嘗云易則正穴此支龍也辭之有古今又不可不精別之張炳文以為果温公所作前後本有闕有全續添者為僞文公言之詳矣初本已有膚淺無味者况續增者乎今以其辭之工者摘而錄之

吳氏霞舉潛虛圖說

一卷

佚

朱氏德潤潛虛易說

一篇

存載存復齋集

周伯琦志墓曰君諱德潤字澤民朱姓其先睢陽人子孫著籍於吳延祐末以薦召見命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嗣位授鎮東行中書省儒學提擧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四

邵子雍皇極經世書

通考十二卷

存

晁公武曰皇朝邵雍堯夫撰雍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睡不施枕者三十年此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之二十一年甲辰終於周顯德六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之事以符其學後又有繫述敘篇其子伯溫解

張行成曰以元經會者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元則以十二會每會一萬八百爲月三百六十運爲日四千三百二十世爲時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分此天之數也起於一而終於十六變同人二萬八千兆之數則於掛一圖中用四爻直一運凡二百五十六卦中有閏存焉若三百六十運則實用二百四十卦尙有十六卦則會二十四運之閏數於二十四氣之首故掛一圖合會二百八十四運而二十四運爲閏也其直日之實文則爲用數即奇耦卦分進退以直四千三百二十世矣

陳振孫曰其學出於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修伯長修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陳摶蓋數學也曰元會運世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帝堯至於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天時而驗天時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末二卷論所以爲書之意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凡六十二篇其子伯溫爲之敘系具載先天後天變卦反對諸圖又爲易學辨惑一篇敘傳授本末甚備然世之能明其學者蓋鮮矣

朱子曰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

蔡沈曰以數爲象則奇零而無用太玄是也以象爲數則多耦而難通經世是也

王應麟曰皇極經世十卷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天者日月星辰陰陽也地者水火土石剛柔也變者暑寒晝夜化者雨風露雷感者性情形體應者走飛草木人目鼻耳口物聲色氣味事皇帝王霸體用也業易詩書春秋心迹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序書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刪詩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修春秋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一元之運始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自開闢以來推其年數雍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自天地運化陰陽消長皆以數推之以窮萬物之變程伯淳謂加一倍法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詩書春秋盡聖賢之事業易用九六經世用十二一元統十二會十二會統三十運三十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是十二與三十迭爲用也

祝泌曰經世書六卷曰元經會會經運運經世其下四卷以律呂聲音之變觀萬物不名經會經運而曰經世世變也其書有總一書之卷目有分篇旨之卷目元經會十二篇會經運十二篇運經世十篇凡三十四篇律呂聲音之變化十六篇內篇十二篇此康節分篇之卷數各分次第也康節慮其書之未有統也復以觀物篇通一部之數而繫之以總其書六十二篇又有外篇二不以觀物繫之書實六十四篇也 又曰康節先生以皇極圓圖觀天觀地觀歷世之泰否以皇極方圖觀動物植物觀運用之物

又曰易以占爲神極以算爲智占者藏圓變之書以求將見之象算者布一定之卦以御無窮之數占則取驗於天神之研幾也算則斷在人智之極深也神以知來而未嘗不藏往智以藏往而未始不知來惟易之與極其旨若相似而致用實不同易與極之八卦各同而位殊爻同而旨異位之殊今先天後天之圖可識矣旨之異則易之乾爲天爲金而極則爲日爲暑之類也易之坤爲地爲土而極則爲水爲雨之類也易之震爲雷爲木而極則爲辰爲夜也易之巽爲風爲木而極則爲石爲雷也坎爲水爲月者易也極則爲土爲露矣離爲火爲日者易也極則爲星爲晝矣艮爲山而今爲火爲風兌爲澤而今爲月爲寒矣自是充之非惟八卦取象之異於易而吉凶悔吝亦大不同蓋謂極只取伏羲卦畫不用

文王周孔之辭故其作用之不同固無怪其然矣

俞邦輸曰邵子經世凡古今治迹只憑一定之卦以推步動植事物則隨時取聲音數以求卦而占測也

查伯復曰康節經世書本先天方圓圖

王申子曰邵康節經世書程明道以爲加倍法是也謂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由是推而爲萬物之數皆純乎用耦而無奇其爲元會運世也則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謂日甲之數一也以日經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謂月之數十二也以日經星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謂日之數三百六十也以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謂時之數四千三百二十也是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此一元之經卽一年之數也一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於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於辰之辰故名經世著一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終而復始起帝堯甲辰終顯德己未紀世之治亂以符其說故自顯德後人皆可以續之易之道不止於是故不免謂之數學此愚所以於古今說易七百餘家之中獨取周子太極圖以附天地及四聖人之易爲六易者此也

何瑭曰邵子元會運世之分無所依據先儒已有議其失者其論天以日月星辰變而爲寒暑晝夜地以水火土石化而爲雨露風雷此其書之大指也自今觀之寒暑晝夜皆天於日月星辰何有焉風爲天所變雷爲火所變雨露皆水所變其理甚明少思則得之矣火爲風石爲雷土爲露豈不牽強之甚哉且其取象乾不爲天而爲日離不爲日而爲星坤反爲水坎反爲土與伏羲之易象大異乃自謂其學出於伏羲之先天圖吾不知其說也

詹景鳳曰皇極經世以擬易也其元會運世六卷凡三十四篇如易有上經聲音律呂四卷凡十六篇如易有下經觀物十二篇則暢二數之義如易有繫辭

王弘撰曰邵子經世之書本於易嘗欲傳程子程子不學而當時之欲學者邵子又不許蓋未易言也

黄宗炎曰邵堯夫撰皇極經世十二卷以謂天地之氣化陰陽之消息皆可以數推之其理其數咸本於易噫此何說也其所稱元會運世實效揚雄之方州部家也揚以地言邵以時言也其所稱元數一會數十二運數三百六十世數四千三百二十亦準太玄之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至於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以至無窮無盡則又近於釋氏之劫數夫易之變化不可測者以其無方無體也隨在隨時隨象隨占裨經之値年値日已屬愚夫愚婦之見而況於欲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天下排而按之籌而計之以爲定數則天地陰陽直塊然蠢動絕無靈異之物矣其起帝堯甲辰至後周顯德六年己未編年以紀治亂興亡之事以驗其說無論其傳會誣妄卽使若合符節獨不思帝堯甲辰至顯德己未僅僅四千年耳視一元之數不啻杯水之在江河恐得以杯水之在鼎烹而指江河之可吸盡也此亦不攻而自破者矣大傳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皇極經世則一一與之相反蓋稱名也大取類也小言直而誕事儉而顯使潔靜精微之學化爲纖鄙狂妄之窟矣學者其毋耳食焉

王庭曰程子言堯夫於儒術未見所得上蔡亦言堯夫所學與聖門不同如皇極一書以天之日月星辰配寒暑晝夜性情形體以地之風雨露雷配水火土石飛走草木大是牽強不合然人不敢議者以其占驗神也

按皇極經世一書明初編性理大全與通書正蒙並列崇禎閒帝幸太學議禮者欲躋周程張朱於七十子之上康節亦與焉然五行爲洪範九疇之首傳稱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康節乃去木金而益之以石是威侮五行也庶徵爲洪範九疇之八書稱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康節乃去暘燠寒而易之以露雷是一極無凶也五官去心則不成大人矣五經去禮則無以別於禽獸矣不知諸儒何故而神明其說爭推演之此蒙之所不識也

又按康節之水火土石仿諸佛氏之地水火風也色聲氣味取諸佛氏之色聲香味也遇數之五率去其一若夫天有五星地有五服五溝五塗人有五藏教有五典五禮祭有五祀目有五色耳有五音口有五味鼻有五臭手有五指繪有五章律有五度五量五權五則康節亦安能悉爲減損其說亦窒而不可通矣

王氏湜皇極書體要

佚

張鉉金陵新志曰建昌南城人廖應淮好異端之學游俠江湖客臨安疏丁大全誤國狀大全中以法配漢陽軍荷校出都說禍福多中抵漢陽遇蜀道士杜可大於漢江濱謂曰子非廖應淮邪子待子久矣因言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天悅天悅死葬未百年而吳曦叛盜掘其冢得皇極書體要一篇內外觀物數十篇予賭盜得之數當授子爲之請於郡將脫軍籍館諸道院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由聲音起年餘乃別應淮復之臨安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矣歌曰禽聲兮啾啾草色兮幽幽風煿煿兮火怒梟殷殷兮血流屋將焚兮燕呢喃而未已鼎漸沸兮魰婆娑其不休歸去來兮不歸兮焉求宋亡後四年病死處州學

張氏行成皇極經世索隱

一卷

未見

邵氏伯溫皇極經世內外篇解

未見

楊時喬曰伯溫學宗家傳篇解得父精意出處皆當

張氏栻經世紀年

通考二卷

未見

栻自序曰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紀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代浸遠其事雜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年譜如去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之說戊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稱十有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萬世不可改者也某不自揆輒因先生之曆考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爲六圖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閒有鄙見則因而明之其大節目有六如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闕而弗彰故於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弒相明年少康始生於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寒浞豈可使閏有夏之統故缺此四十載不書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絕而復續足以爲萬代中興之冠冕於新莽之篡缺其年亦足以表光武之中興也漢呂太后稱制既不得係年而所立他人子名爲少帝者又安得承統故復缺此數年獨書曰呂太后臨朝稱制亦范太史祖禹係嗣聖紀年之意也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不改漢號則漢統烏得爲絕故漢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迨後主亡國而始係魏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也其他如夏以上稱載商稱祀周始稱年皆考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獨稱祀者是武王不欲臣箕子尚存商立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齊後周皆夷狄也故統獨係於江南五代迭採則都中原者不得不係之

陳振孫曰侍講廣漢張栻欽夫撰用皇極經世譜編有所發明則著之其言邵氏以數推知去外丙仲壬之年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今按孔氏正義正謂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而張衡通載乃云以紀年推之外丙仲壬合於歲次尚書殘闕而正義之說誤蓋三代而上帝王曆年遠而難考類如此劉道原所謂疑年者也

馬廷鸞曰愚按張氏本皇極經世書作經世紀年圖愚之所述蓋亦本此然嘗疑堯之前標甲子者六而不載世代與事迹意者黃帝命大撓作甲子則甲子紀年自黃帝始以前無甲子則亦不可得而書也

王應麟曰栻因經世之曆攷自堯甲辰至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二年列爲六圖曰經世紀年

蔡氏元定皇極經世指要

三卷

存

元定自序曰龍馬負圖伏羲因之以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初未有文字但陽奇陰偶卦畫次序而已今世所傳伏羲八卦圖以

圓函方者是也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用不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若然則所謂三易者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連山歸藏雖不傳意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爲道則同一太極也皇極經世之書命數定象自爲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所未見然亦皆出於伏羲卦畫奇偶之序其爲道則亦同一太極也今以伏羲卦圖列之於前而以皇極經世疏之於後則大略可見矣

朱子曰康節書固好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

王弘撰曰邵子之學當時惟傳王天悅而後之得其傳者無過蔡氏

周氏寅經世節要

未見

朱氏中經世補遺

佚

邱氏富國經世補遺

三卷

未見

祝氏泌皇極經世書鈐

十二卷

存

泌自序曰易繫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制法垂教祖道鉤玄是極也先高厚而肇始運萬有而不遺推其動靜得兩儀之本沿其始交得四象之元循其變化識卦位之分得河圖洛書而證其擬議形容之實傳十四圖而悟布卦用卦之旨今探賾索隱儻不明其所由肇是康節之學且入於術矣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可乎粵疏造物之圖達於取卦之妙而後備列先天之所由運行動植之所以感應而要之以折衷之法庶幾覽者由門及序升堂入室識其條貫是編也尚少裨好古博雅之君子若鄭夬所謂泄天之蘊豈無禍福不可謂之知言今但慮絕學之無傳亦何暇憂跋乎禍福之閑哉世有覺者幸相與發明之端平乙未

楊時喬曰泌以邵子意注經世蓋多折衷於伯溫曲詳其辭

吳任臣曰泌字涇甫鄱陽人自稱觀物老人

馬氏廷鸞皇極觀物外編解

佚

方氏回皇極經世攷

佚

鄭氏松皇極經世書續

未見

江西通志鄭松字特立亦名復樂安人三預進士貢不第以邵子經世書止於周顯德乃自庚申宋興至甲午金亡續二百七十五年於邵子所紀三千三百一十六年閒頗有更定書法視昔尤謹論國統絕續離合謂興國無所承亡國無所授者各爲系漢魏晉宋齊梁陳爲一系魏齊周隋唐梁唐晉漢周爲一系遼金元爲一系松入元隱居布水谷

耶律氏楚材皇極經世義

未見

杜氏瑛皇極引用

八卷

佚

皇極疑事

四卷

佚

極學

十卷

佚

蔡氏仁皇極經世衍數

一百五十四卷

未見

張萱曰元至元中饒州布衣蔡仁和仲撰前集五十五卷因張行成祝涇甫之書復考訂以成帙編卦各有圖圖各有說後集五十三卷因蔡季通續正邵氏曆數衍其數紬發其義條陳其類例凡古今證應皆備載焉內闕十五卷至十八卷別集十五卷續集十六卷皆卦變爻象及揲蓍之說支集十五卷又因麻衣道人心法而衍之皆占卜書也

齊氏履謙經世書義式

佚

經世外篇微旨

一卷

佚

安氏熙續皇極經世書

佚

徐氏驤皇極經世發微

佚

徽州府志徐驤字伯驥婺源人學於程直方深造邵氏之學

朱氏本皇極經世解

存

黃虞稷曰本字致其寗城人元福州路儒學提舉明初以賢良召至京固辭安置和州後放歸卒

朱氏隱老皇極經世書解

十八卷

存

隱老自序曰先天之學心學也本無文字然而非有文字則亦無以驗其所學之爲何如矣翼之十也夫子之所以教也其自十翼以上有出自於周公者焉繫於爻者是也有出自於文王者焉繫於卦者是也教之所與止是已乎未也其自二繫以上有出自於羲皇者焉自一奇以至於百九十二奇自一耦以至於百九十二耦凡著焉而有象滋焉而有數者皆是也不啻足矣雖然求之天地則又有未畫之易存焉自無畫而有畫則羲皇是也自無言而有言則文王周公孔子是也既已有言矣可得無言乎此邵子之書所以有作也然其言自爲一家驟而觀之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予病之久矣童而習之乃至於白髮紛如也若有得焉上下古今跋涉經史凡邵子之所不甚致意者皆以管窺之所及妄是非而折衷焉若夫邵子之所自爲說者深也而淺言之遠也而近言之源也而姑述其流本也而姑述其末非能造乎其極也而亦以書說爲言此無他自海外而來者必重三譯然後可達於中國夫自學者而言其於道也何啻由海外而望中國也哉得吾說而讀之譬之一譯雖未至於再譯三譯然自是而每一進焉不患乎不造其極矣且夫寵榮聲利人之所奔而赴焉者也已得則夸未得則毗及其既得而復失則又悵然而熱不能自遣於其懷未深於道者也然而從事於斯恍不知得之爲在彼歟失之爲在此歟此與彼不相及也雖然極天下之紛華不足以戰吾道戰則吾道其勝矣夫然故悲莫足悲喜莫足喜付得失於兩忘則庶幾其心無所累者歟噫先天之學未易言也姑以其心言之卽文字而泥焉者非也離文字而塊焉者亦非也吾以文字洗吾之心焉則夫文字也者有之未必爲非無之未必爲是此吾所以因是書而爲是說也

黃虞稷曰隱老字子方號濤峯明大學士朱善之父

劉氏斯補注皇極經世

未見

周氏瑛皇極經世管鑰

未見

黃虞稷曰瑛字梁石別字翠渠又號蒙中子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歷四川右布政使

楊氏廉皇極經世啓鑰

未見

倪氏復皇極經世通解

未見

童氏品皇極經世書內篇注

未見

黃氏畿皇極經世書傳

八卷

存

畿自序曰夫有畫無言庖犧之易也象後斯有言矣子欲無言象帝之先故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道變化道之顯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天地否塞道之晦也立象盡意而律呂聲音豈能外哉自畫前觀之太極分二先得一爲一以統四時後得一爲二以奠四維加倍則一與十二相乘終於六十皇極之心天地之心也兩倍爲四元會運世以彌綸耳天下之物管是矣故夫仰則觀物於天日月星辰也俯則觀法於地水火土石也近取諸身性情形體也遠取諸物走飛草木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其一動一靜之閒乎是窮理之事也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與天地相似而道濟天下矣贊易以祖三皇序書以宗五帝刪詩以子三王修春秋以孫五霸旁行不流而樂天安土矣是盡性之事也生長收藏以盡物一元猶一日也化教勸率以盡民

古今猶旦暮也權變事業其神用矣乎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是至命之事也昊天四府而陰陽以升降焉聖人四府而禮樂以汙隆焉曆居陽治陰而象數以禮行焉律居陰治陽而聲音以樂和焉故河出圖則天數五地數五象數也鳳鳥至則雄鳴六雌鳴六律呂也倍而四之皆以爲用焉天道之用陰始乎陽矣地道之用柔成乎剛矣先天之用圓唱乎方矣皇辟之用羲兼乎黃矣曆以藏閏乾坤坎離所以不用也律以顯閏日星水土所以必用也邵子之學其仲尼之學乎仲尼之道其庖羲之道乎邵伯溫子也不能受之於父張崏王豫徒也不能盡之於師而牛無邪張行成祝泌廖應淮朱隱老五家臆鑿紛如不有九六之鍵曷啓乾坤之門乎譏也不揣固陋爲管窺十有二篇以訂之而日加注釋以爲之傳凡八卷云弘治甲子

子佐序曰皇極經世本有全書先君得之道藏手自録之今性理所載乃蔡西山指要非其全也祝泌氏鈐以泰爲元六十四卦皆用四爻與邵子異矣廖應淮玄玄集從之惟朱隱老始宗本旨爲之說然未盡也先君自成化乙巳隱居粵州草堂潛心內外篇會意先天圖垂二十年始悟氣以六變體以四分用九則三十六宮用六則二十四閏聲音律呂圓唱方和而後乾坤坎離用焉天地萬物之理貫於一矣乃著管窺以闡之凡所注釋有未備者佐附以膚見其推步也年月日時分杪晝夜進退積成一元消長則命算工補其闕焉於戲此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世以術數少之觀於先君所敘則可見矣嘉靖壬子七月

劉煒後序曰嘗謂伏羲先天一圖乃天命之流行不已者也子邵子獨得其妙元會運世統於心爲太極可謂從其大體者已世儒不得其門而入借圖立說而謂天地人物皆起於泰年月日時皆起於升可謂雜亂本旨矣粵州子黃子一以先天圖爲主豈非因聖言而會其意者乎書未及成吾師泰泉先生緒而成之嘗論其大原曰先天八卦本洛書之位數後天八卦因河圖之生成蓋水木相生自地而天火金相克自天而地天變陰陽則不易地化剛柔則可易故書之數九肩四九太陽之數也不易爲乾四太陰之位也不易爲兌左三足八三少陽之位也不易爲離八少陰之數也不易爲震履一足六一太陽之位也易太柔爲坤六太陰之數也易太剛爲艮右七肩六七少陽之數也易少柔爲坎二少陰之位也易少剛爲巽兩儀變化四象對待故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圓圖以之乾降三陽交坤於北而坤索之得一陽而成三男氣合於西北順至東北而爲泰坤升三陰交乾於南而乾索之得一陰而成三女氣合於東南逆至西南而爲否故圖之地八震雷反易艮也天三離火上通震也地四兌澤反易巽也天九乾交坤中離也地二陰入陽下坤也天七坎水下塞兌也地六陽止陰上乾也天一坤交乾中坎也五氣順布四時流行故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方圖以之可以補先天之所未備而弗之補者蓋愼之也至於天聲地音張行成之通變祝泌之皇極鈐皆祖胡僧三十六字母以切求翻如同徒紅切本定字母以聲紅爲乾卦以音徒爲升卦而不知天聲下唱地之用音地音上和天之用聲已有二百六十四字母矣乾升起算於定字母何所預乎是舍夏用夷指鹿爲馬取鮑魚以混粱肉也且先生亦嘗合內八轉外八轉爲十六韻如東通爲農烏呼胡盧之類各以宮商角徵羽調之可以盡天下之字音見諸樂典亦不附此正以等音與皇極字母本不相蒙故爾大都先天之學失傳二家億度皆以獄吏牛無邪所傳諸圖爲宗及祝泌之書盛行世之講此學者牽於舊習仍其謬說而牢不可破矣環中天命之精微既已不知學至大人如子邵子內外篇亦皆相反乃視獄吏所傳如伏羲然嚎南史載京口有嗜痂之士文選稱海畔有逐臭之夫豈不相類哉觀於此書則先天復明於世矣故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彼文饒子涇烏足以知此哉有志於皇極者盍自省諸煒是以申言於簡末嘉靖甲寅季春

余氏本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釋義

四卷

存

本自序曰數之論於術久矣逮邵子始反於理其說悉本之易先天圖精深玄微妙及天人之際惜其學不傳閒有能道之者多彼此異同不能盡合蓋得其一二旁取之他書以附足其說也竟未審孰爲眞傳本學於此已逾一紀深維觀物外篇出自其門人所紀疑得其眞其起例秘訣雖未盡具然大要不外是矣惜紛亂無緒張文饒吳草廬雖嘗校正尚多脫誤本不揣重加考定遂條爲之解藏之巾笥以備觀覽然亦未審果能得邵子之傳否也嘉靖

改元春二月

杜思序曰余南湖先生精於性理之學正蒙皇極經世律呂新書俱有注釋正蒙集解坊閒梓行久矣皇極經世解予髫齔時曾手錄以藏於家壬戌冬承乏書郡見東庫壁隅書板庋有百餘取而閱之乃觀物外篇釋義先生督學東省時命郡守校刻以分授諸生者也閱歲未久守者忽略循至腐缺漫漶意欲校補而役役吏牘未遑也甲子夏[illegible]庭秦公以秉憲至坊刻板在郡適纂郡志訖工併命補刻以成全書乃覓侍御周海莊家完本校而補之昔程子觀皇極數以爲加一倍法邵子服其妙悟精識欲以其學授之而辭以未暇學遂不傳先生獨於數百年之後精思妙契會悟旁通裒集諸家注釋纂彙成編其師授固有所自而學者能因其書而求之則於邵子數法之妙思過半矣嘉靖乙丑

黃國俊跋曰南湖先生邃於易學多所著述先生仲嗣九正與予筆研交得縱觀之惜其猶有未傳者乙丑計偕乞恩署昌樂教事郡侯杜公語及先生釋義已梓於郡堂但歲久腐闕爰命校之補刻完帙以嘉惠四方先生諱本字子華正德辛未進士第二人世居月湖時人稱爲南湖先生守愚子其別號云

鍾氏芳皇極經世圖纂

未見

貢氏瑞皇極解

未見

葉氏良佩皇極經世集解

未見

呂氏賢皇極經世解

未見

周氏正皇極經緯

未見

黃虞稷曰淮安大河衛指揮僉事周正撰

余氏嘉謨皇極經世書注

未見

張氏芝初經世續卦

佚

楊廉表墓曰君諱芝初字廷芳歙縣人弘治丙辰進士除南大理評事歷官湖廣按察副使

張氏敬皇極經世聲音譜

未見

吳氏琉皇極經世鈐解

未見

長興縣志吳琉字汝琇精邵子之學以布衣祀鄉賢

詹氏景鳳經世略意

二卷

存

陳氏藎謨皇極圖韻

一卷

存

藎謨自序曰皇極圖韻者從康節先生皇極經世聲音倡和之說而推衍之者也聲音者經世所載之一端又指聲之可據該色臭味之無窮而以律呂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也先生之子伯溫有曰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其書宏奧志在研探初於律呂聲音稍闢藩落乃知聲音之道原本天地發之萬物而最靈於人五言以察治忽六義卽具諧聲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至於風土旣殊呼吸亦異正聲正音槩然莫定此邵子倡和之說所爲大有關於世教也第立法深微解悟或鮮不揣愚謬撰述玆編闡其幽玄銓其遺複條舉源委之圖五十有八審定河洛之韻三十有六冀韻學若網在綱學者得門而入云爾

郁氏文初皇極經世抄

一卷

存

亡名氏皇極經世書類要

十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五

文氏 翀 信書

三卷

未見

李燾曰翀𨂍州巴西縣人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爲朝散大夫以老其書大抵祖周易而倣太玄略與潛虛相似規模制造雖不免於屋下架屋之譏然翀之用心亦勤矣其數本三統五行三其五而成十五式每式八變十五其八而有一百二十斷易有象曰玄有測曰潛虛有解而此書乃無之疑注所引信曰等語則象測解之類也十五式一百二十斷皆宜有信曰而今所見獨勉成地靈憂苦首疾豐和天英六式之二十斷又推篇不載揲法恐此本未爲全書且其闕尙多差誤不可強正姑刻於後以待考之

余氏 檀 稽書

佚

江西通志余檀樂平人登紹興第官至江西提舉嘗擬玄準虛爲稽書

周密曰余檀自著書以擬太玄潛虛命名稽書以八起數稽字之義未易曉檀攷魏書爲考云說文解字二字部亟敏疾也從人從口從又從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鍇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韻於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余君既擬太玄潛虛以爲書謂此字實備三才故用之務奇故又加廾復又加木盡見集韻稽則他書未之見也前輩考訂之精如此

張氏 慶之 測靈

佚

姓譜張慶之字子善吳人擬太玄作測靈宋亡後自號海峯野逸

盧氏 翰 中菴籤易

三卷

存

曾金序曰中菴盧公理竟之明年以所著籤易一卷授予曰此易之籤也余三復而知其傳之不可以已也籤易者取陰陽之成數其用七十有九先之太極以肇其原次之兩儀四象八卦以啓其端而復益以進退離合大小遠近八者重焉以盡其蘊籤者有辭有贊有釋有贊錄象以會其方物也精其酬酢也備劑三才而酌庶紀旁通曲當可謂乖繆而不經乎易有八卦矣而未聞以震坎艮乾巽離兌坤爲序者八卦雖不離乎陰陽之消長矣而未聞以進退離合大小遠近立象者可不謂擴前聖之未發乎其體虛而用實其義圓而曲中凡和而應者也如響矣是使天下之人擬以言議以動曉然不冥於所從不可不謂之有補於世教也夫易不易言也有一於茲者尙足以名於世而況具此三者其賢於元囂玄英石阮之徒遠矣夫孰得而秘之哉中菴子諱翰字子羽穎川人博學窮理而尤邃於易所著有古易中說中庸圖說定性書圖衍其精微蘊奧則籤易爲獨至云爾

朱文序曰今之用易者得蓍之數而決其疑於變占但辭占既精深而難明變象尤隱微而莫測蓋自太卜筮人之法不傳而後世能神明其用者寡矣中菴先生潛心易學究百家之蘊與其於造化消長之機人事感應之變皆已默會於心而順適於身吉凶之幾蓋有不假卜筮而能趨避者矣但易道難明而筮用不著則人恆病之先生乃以其心得之學而製爲籤易之法觀其象則象顯而易明玩其辭則辭簡而易盡效其法則不假於蓍揲之煩探索之艱而吉凶趨避之方益足以前民用噫吉凶之應惟理足盡之今先生之心純乎理之學也先生之事純乎理之用也則夫先生效其心與事於法豈有不通夫天命人心之應而足以前民用者哉

翰自序曰自易有太極而生兩儀而四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在於中矣此固理之所必有而亦數之所不容已也故羲文周孔以之而作易君子以之而窮理達者以之而觀數愚之沈潛於易者有年矣密而玩之擬而言焉議而動焉不啻水者之於舟陸者之於車老者之於杖有非此不行者其如質性之疎散簡略而畏多事也其前分揲掛扐四營小成十有八變之際蓋有不勝其繁者於是作籤易焉剖竹七十有九始之以太極次兩儀次四象次八卦八卦固足以盡造化之理也而所謂定吉凶而生大業者亦於是而足而所謂三才之道六十四卦之理亦在其中而無待外求者夫惟盡造化之理也則於進退離合大小遠近一以貫之故愚又以是而名卦焉夫惟具三才之道也故愚直以三而立爻焉八

卦之名立三才之道在而六十四卦亦在其中而吉凶可定大業可生天下之能事未有不畢者問焉而以言問焉而以行取之斯得扣之斯應固有不待分揲掛扐之勞而亦已以酬酢而有佑神之妙矣豈不簡成而易能易知哉雖然聊私以自便耳豈敢謂諸世者名之曰鐵易　又序曰或曰易起於八卦而鐵易首之以太極兩儀四象易足於八卦而鐵易益之以進退離合大小遠近無乃贅乎曰非贅也先天横圖造化理數形象無乎不備蓋非太極無以立八卦之本非儀象無以開八卦之源非進退離合大小遠近無以盡八卦之藴鐵易所以明此而已非有所加於外者焉敢贅也又曰先天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後天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爲列鐵易則以震坎艮乾巽離兌坤爲序無乃悖歟曰不悖也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先天生出之次第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震正東巽東南離正南坤西南兌正西者後天流行之卦位凡以發明陰陽消長兩端而已故鐵易初一曰震爲陽始生次二曰坎爲陽漸長次三曰艮爲陽將著次四曰乾爲陽之純次五曰巽爲陰始生次六曰離爲陰漸長次七曰兌爲陰既著次八曰坤爲陰之純亦不過明陰陽消長兩端而已焉敢悖也又曰先天八卦既有離矣而鐵易復有七離焉不幾於犯且僭乎曰焉敢犯焉敢僭先天之離麗也附麗之義鐵易之離散也聚散之義所取不同焉在其敢犯且僭哉問者唯唯遂筆之以待學者

羅氏喻義周易陣圖

一卷

存

喻義進陣圖跋曰臣聞理之至者文字所不能詮揲之深者言思所不能體是以龜負而後妙在圖書爲所以還祕存點書惟玆武德尤號陰符天何言哉星三三而作陣易者象也數八八以成行自屋山肇作五兵而涿水功收一戰法兼奇正道備陰陽玄女下符兵乃從天而授黄公隋履書猶待人而傳推而演之武侯八陣變而更之李靖六花寓以縱横垂諸錯綜勿謂圖中數點無當玉鈐請看沙上八行已成石陣覩聖人之迹於其燦然粤有制之兵從來遠矣恭遇皇上睿哲欽敏文武聖神一札而萬里踰明三日而四城並下新田采芑功已試於師干未雨徹桑慮嘗周於戸牖及此王師雲集猛士風飛嘗使戎陣整齊號令明肅臣乃忘其固陋矣此微忱周公七月陳詩不廢武功之備孔子三朝作記亦存用兵之篇何必儒臣不談軍事是圖也變通惟適運用在心少至五千止縱一體乎金鼓多而十萬分合罔限於步騎平居可以不譁臨敵可以不潰略地而舊疆可復議田而新屯可興先人奪人以戰止戰然後凱歌志喜振旅示休征人罷戍歸農嬉遊化日大將封侯就第攀附凌烟國家閑暇而政刑明海宇又安而禮樂作詎微臣千慮之得冀帝王萬全之師謹以所撰陣圖一卷書一卷隨本付進

又序陣篇曰騎官積卒天陣也乘之古陣也握奇黄帝陣也魚復漢丞相諸葛亮陣也六隊相從世稱亮舊法也六花唐衛公李靖陣也十二將兵陣靖變六花爲之也圖凡七首陣法盡之矣或曰鶴列魚麗皆陣也奚而盡於此耶曰夫陣之有法猶器之有規矩也規矩設則方圓之用不可勝窮是圖規矩也鶴列魚麗方圓也詎足道哉天子方隆中興之治臣下宜攻車差馬勸習兵法共修實事空言何爲乃裒古法皆纂以圖前四圖正也後三圖附也著其事繫辭焉所以衷也

又跋陣篇曰或曰儒者論兵有諸曰有之程朱兩大儒百世之金鐸也程之論曰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游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朱之論曰陣者定也八陣圖中有奇正前面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嘗博觀羣書若素書太乙金鏡虎鈐之流斐然不知所裁及讀語錄其於陣也如視諸掌兵家五事道處一焉有知兵而不知道者矣未有知道而不知兵者也庖丁有言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過此以往則有黄石公之祕術在

李氏乾德易易

二卷

存

按昔賢擬易皆稍爲變化如揚子用三邵子用四司馬公用五九峯蔡氏以縱易横是也至崇禎間蜀人李乾德兩然撰爲易易一編易否爲則易益爲翕易未濟爲侯易坤爲龍易泰爲厲易姤爲究易遯爲壞易屯爲砬易需爲齿易小過爲恩易巽爲決易履爲价易剝爲宗易復爲亡易頤爲合易艮爲英易坎爲泉易乾爲渾易離爲闇易兌爲訴易恆爲膈易井爲必易解爲睽易同人爲憚易震爲偣

易既濟爲㳑易比爲鎡易師爲譌易渙爲沂易蒙爲戭易小畜爲宂易革爲服易鼎爲助易蹇爲賁易旅爲可易大壯爲尅易萃爲遂易大畜爲僨易无妄爲世易豫爲𦐇易困爲鎡易睽爲闔易謙爲隕易咸爲㞙易隨爲岠易大過爲㝚易豐爲蠃易大有爲省易晉爲屑易歸妹爲際易節爲瀆易訟爲勦易漸爲幾易觀爲戔易臨爲微易噬嗑爲敢易蠱爲㦗易賁爲卒易升爲衍易夬爲訽易明夷爲𩰚易中孚爲賫易家人爲息易損爲阜此亦何所取義而又顛倒次序此中庸所云索隱行怪而魯經所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也

鹿亭翁天根易一名蘭易

一卷

存

鹿亭翁自序曰夏易連山始於艮也殷易歸藏始於坤也周易太極始於乾坤也蘭易始於復故曰天根萬物本於根根本於天天根本於復天且有根而況於萬物乎況於蘭乎

馮京第曰蘭易一卷受之四明山中田父書稱宋鹿亭翁著按郡縣志山有鹿亭今迷不知處無問作者姓氏矣要是宋代隱士易道盛於宋授受明而家學衆不意更有蘭易如此蘭於萬物一艸也而書可爲易豈卽萬物各一太極之旨耶但其書都不言象數直說事理此固宋人之爲易也與其文擬易辭似善易者用韻亦然俗學鮮能通之所論種蓺之法簡而盡近而不褻君子隨時育物愛養之道於蘭必盡心焉故有取乎此書

馮氏京第蘭易十二翼

一卷

存

京第自序曰蓍易之道備於天根明易者述之以時措之宜也然蘭之性情德業有書言所不盡者竊嘗折衷百家之說以衍其義凡爲傳十有二章是爲易翼

邵氏桂子忍默恕退四卦辭

四篇

存

姓譜邵桂子字德芳淳安人咸淳七年進士第任處州教授棄官歸隱䕺池構軒其上名曰雪舟作忍默恕退四卦以自警

宇文氏材筆卦

一篇

存

材自序曰筆之行事昌黎伯毛穎傳可考已予復何言哉然予嘗讀孔子易至十三卦之制器尙象若罔罟耒耜弧矢杵臼舟楫之利與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之制皆古聖人取諸卦而作也何獨於筆而遺之耶況筆之爲器上而帝王之典謨訓誥下而官府之簿書期會四方之同文殊譯莫不賴以纂錄其功不下於罔罟耒耜弧矢杵臼舟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也何獨於筆而遺之也耶或曰筆之名始於秦氏其不見稱於孔子易也固宜予曰不然筆不始於古乎則庖犧氏之八卦夏后氏之九疇凡科斗鳥跡鐘鼎籀篆之文亦將何以施其巧哉若然則筆之名雖始於秦氏其所由來則遠矣吳興筆者陸生索予文以衍其技竊謂包犧氏畫卦之物卽筆之所由兆也因著是說幷作筆卦以貽之

劉氏定之呆卦

一篇

存

錢謙益曰定之字主靜永新人正統元年賜進士第三人成化二年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直內閣進侍郎卒謚文安

何氏喬新忠勤廉愼四卦辭

一卷

存

彭氏澤邃卦

一篇

存

高佑釲曰彭澤字濟物蘭州衛人弘治庚戌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贈少保謚襄毅邃卦一篇以贈楊文襄一淸文襄爲中書舍人時扁讀書處曰邃菴自李文正吳文定以下贈以詩文諸體皆備襄毅乃擬邃卦一篇贈焉謂易卦非可擬者然近世如忍退諸卦亦屢有作則經傳而侮聖言罪固不免若姑備一體少寓楊公歷履操存建立之大略云

鄒氏書信卦

一篇

存

陳子升曰鄒孝廉魯字至道南海人自號曙齋嘗爲吉水醫士㠯隆作信卦載安溪譚餘集

邵氏（經邦）福卦壽卦

二篇

存

經邦自序曰余觀洪範五福壽爲之先周詩萬年福爲之主是知從古以來人所願欲同此屢載則同此慶幸也矧當聖人在上爲之臣子者曷勝仰祝哉作福壽二卦

止卦

一篇

存

曠氏（宗舜）芝卦

一篇

存

宗舜自序曰芝瑞草也產必應禎卦占決也道以配福潘公治潭未踰年政通民和而菌桑產芝凡三焉夫桑民所衣也君子能爲民之依故其瑞麗焉三陽數也君子舒陽以法天故其數應焉小子宗舜乃作芝卦

文氏（德翼）隱卦

一篇

存

德翼自述曰子作隱卦或曰乾以下皆隱也曰吾隱乎六十四卦之中也曰嚴君平以卦隱子隱卦乎曰猶龎門子之隱書也

按邵德芳忍默恕退四卦何廷秀忠勤廉慎四卦皆擬周易體製以教人正無不可若宇文材之䈽卦猶不失毛穎傳之遺至於淮南潘純子素作輥卦平江蔡衛宗會作各卦扶風馬琬文璧作諞卦以及屠本畯田叔作搶謊饞諂四卦難乎免於侮聖人之言矣故置不錄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六

漢今文太誓

一卷

佚

劉向曰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王充曰掘地所得者

趙岐曰今之太誓後得以充學

馬融曰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其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房宏曰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太誓三篇

王肅曰太誓近得非其本經

孔穎達曰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太誓云丙午逮師

陸德明曰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

董斯張曰河內女子所獻太誓一篇與古文不同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隱曰此以下至流爲烏見今文太誓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太誓流爲鵰鵰鷙鳥也然則今文太誓唐初猶有存者即河內女子本也惜無從見之又詩疏引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引太誓曰司馬在前漢書引太誓云立功立事劉向三統曆論引今文太誓云丙午逮師說苑引太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墨子引太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均又引太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注疏鴻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疏云今太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爲重也漢郊祀志引太誓曰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注今文太誓也此皆古文不載者

張氏霸僞尚書

二十四篇

佚

漢書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王充曰孝成皇帝時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案百篇序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辠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閒

黃鎮成曰張霸僞書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二十四篇前漢諸儒以之附伏生二十八篇并僞太誓並行

王應麟曰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

孔氏衍漢尚書

唐志十卷

後漢尚書

唐志六卷

後魏尚書

隋志八卷 唐志十四卷

俱佚

劉知幾曰晉廣陵相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後魏尚書凡爲二十

六卷夫尙書所記者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事雖脫略觀者不以爲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故舒元所撰不行於代也

王氏通續書

二十五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

新唐書王勃傳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門人甚衆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尙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全缺逸定著二十五篇

中說續書始於漢以存漢晉之實天子之義列乎範者四曰制詔志策大臣之義載乎業者七曰命訓對讚議誡諫

王勃序曰書以記言其來尙矣越在三代左史職之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揚於王庭用實大焉苟非可以燮理情性平章邦國敷彝倫而敘要道察時變而經王猷樹皇極之綱維資生靈之視聽皆可略也昔者仲尼之述書也將以究事業之通而正性命之理故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附之行事道德仁義於是乎明刑政禮樂於是乎出非先王之德行不敢傳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紀千數百歲斷自唐虞迄於周漢風流所存百篇而已以此見聖人言約理擧神明不勞而體時務之撰矣故能法象天地同符易簡借前箸於筌蹄驅後主於軌物密而顯宏而奧久而彌新用而不竭非古之聰明聖智玄覽博達孰能爲此哉孔安國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擧而行嗟乎其言甚大可使南面稱聖人之後矣自時以降史述陵遲人自爲家擽指失中陳事亂而無當制理參而不一由是大典散而人文乖是非繁而取舍謬與夫古先哲人制述之意不其疎乎我先君文中子實秉睿懿生於隋末覩後作之違方憂異端之害正乃喟然曰宣尼既沒文不在茲乎遂約大義刪舊章續詩爲三百六十篇考僞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讚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於有晉擇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爲百二十篇而廣大悉備嗟乎賢聖之述豈多爲哉噫亦足垂訓作則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並受其義遭代喪亂未行於時歷年永久稍見殘缺貞觀中太原府君考諸六經之目則亡其小序其有錄而無篇者又十六焉嗚呼茲不可復見矣家君欽若丕烈圖終休緒乃例六經次禮樂敘中說明易讚永惟保守前訓大克敷遺後人勃兄弟五六冠者童子六七祗祗怡怡講問伏漸之日久矣鉤摹成訓家傳異聞猶恐不得門而入才之不逮至遠也是用厲精激憤宵吟晝咏庶幾乎學而知之者其修身愼行恐辱先也豈聲祿是殉前人之不繼是懼聞者承命爲百二十篇作序而兼當補修其闕爰考衆籍共參奧旨泉源浩然罔識攸濟嗚呼小子何敢以當之也其盡心力乎始自總章二年洎乎咸亨五年刊寫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昔者文中子曰漢魏之禮樂未足稱其書不可廢也尙有近古之對議存焉制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後之達悟者將有得於斯文乎於是龍集閹茂勉躓前修在大唐御天下之五十七祀也

按是序雖見文苑英華疑亦阮逸輩僞作

陳氏正卿續尙書

唐志卷亡

佚

蕭穎士代正卿進表曰孔子序帝王之書首唐虞之典於堯則曰欽明文思於舜則曰誕敷文德文之時義大矣哉夏商以後王者之風殄矣天之未喪斯文帝道復興於漢數百年閒憲章具擧夫其推步律曆帝堯分命之典也增修封禪帝舜時巡之義也約三章之法以正臯陶之刑班四時之舞以纘后夔之樂且義帝之喪三軍縞服異夫湯武之放弒其君矣諸呂之亂浹辰底定異夫羿浞之驟移其祚矣中興之盛海外率服異夫吳楚之僭竊其名矣夫如是有漢之美固可比肩虞后千載一時之運與於赫盛唐正百王之闕思文陛下光五聖之嗣啓運應期之符弔人伐罪之義制禮作樂之本郊天禪地之位萬庾三登之穰河淸海晏之瑞固以騰子姒而絕景挹嬀祁而高議矣軼宣詔史臣敷帝載炳唐虞之故實黜商周之遺制乃漢氏已略之於前皇唐復曠之於後臣實惜焉知而不述臣子之罪也臣竊不自揆耕牧餘暇討尋載籍一紀於茲今謹上續尙書一部凡若干篇卷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夫前書堯虞之典也其餘文景明章之後魏晉宋齊以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周秦魯之篇也臣伏讀貞觀實錄太宗因聽政之暇觀覽尙書謂侍臣曰朕每庶希唐虞亦欲公等齊肩稷契臣故知有漢之功業與我唐之代理俱可以繼夫唐虞之盛也微臣緬述太宗之旨勒成帝典不亦

宜乎

王應麟曰陳正卿續尚書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論議成書開元末上之卷亡不著錄

明仁宗皇帝體尚書

二卷

未見

張萱曰擇尚書中皐陶謨甘誓盤庚等十六篇以講解語更其原文

劉氏謨典謨遺旨

未見

黃虞稷曰取漢唐宋詔誥章奏可爲訓者成書

陸氏世儀書鑑

十卷

未見

世儀自述曰五經惟易具天人之理書完無闕所不必擬亦不必續若詩書禮春秋皆在所必續今惟綱目一書爲繼春秋而作其餘三經無敢繼者一則怵於王通擬經之說一則泥於邵子刪後無詩之言也不知王通續經之謬在續之而不得其正非經不當續也予於書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於詩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羣怨者各爲論以竊附於孔氏詩書之義自難免於君子之譏然而其心其志則固願爲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

陸元輔曰書鑑詩鑑各十卷太倉遺民陸世儀道威集

白氏告纂禹元經

十二篇

佚

長編東魯逸民白告著纂禹元經十二篇開寶五年因河決下詔求索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者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遂召見告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父老求歸奉養詔從之

陳氏黯禹誥

一篇

存

黯小序曰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讓於啓故啓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黯追其旨作禹誥

陳氏士元廣禹貢楚絕書

二卷

存

士元序曰予嘗著楚故略社友見之謂予曰子述楚中遺蹟太疎矣山支水委茫無脈絡何補於楚紀哉予於是準禹貢荆州山水而廣之竊取山海經越絕書之義題曰楚絕書絕者截也言楚域有截也楚域予未能偏履蓋得之士人商旅所誦說及堪輿家所指擬者過半其閒不無謬盭聊藏笥中異時博雅君子取而裁之實厚幸也隆慶庚午二月

白氏居易補湯征

一篇

存

蘇氏伯衡周書補亡

三篇

存

伯衡自述曰書序有歸禾嘉禾篇目而亡其書竊意雖唐叔之獻禾當亦有書蓋俱逸矣昔白居易作湯征以補亡君子不罪也伯衡雖不敏輒敢效之作獻禾歸禾嘉禾凡三篇陶寂與殳丁卣父辛爵屈生敦台夫鼎比妍其真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

蔡氏沈洪範內外篇

七卷

存

沈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積象以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得失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於此哉然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以語象不明乎象何足以知數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有如是乎先君子

曰洛書與大衍詳說者數之原也予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事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攸敘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浸久麤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然予所樂而玩者理也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耳

謝無梂序曰圖出河書出洛圖爲易書爲範易以象範以數象以偶數以奇知有數奇而不知有象偶是有書而無圖也知有象偶而不知有數奇是有圖而無書也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神禹其數不傳於是有以數爲象而奇零無用矣於是有以象爲數而多偶難通矣夫推其極則卦與疇象與數相因爲用故也原其初則卦自卦疇自疇象自象數自數其可混而一之乎九峯先生廣西山之家學啣考亭之師傳著皇極內篇與夫易並行審卽之而求其數矣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其變化無窮未易以綱舉而條目也然其吉凶其悔吝其災祥休咎莫不粲然具見於八十有一章大抵以性命爲端以禮義爲準因古設教卽事示戒欲正而不欲邪欲中而不欲偏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凡所爲揭天理敘民彝去世迷障人欲者雖不與易同象而未嘗不與易同歸也其言曰天地所以肇人物所以生萬物所以得失皆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足以與此嗚呼窮神知化獨立物表未易言也九峯先生其幾是與不然將不知而作爲元包爲洞極爲潛虛程子謂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矣其何以闡範數配易象補前古之闕文垂將來之大法乎事數弗還釋數未備尚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是則猶有餘憾焉耳

姚鏞後序曰易以象顯範以數推自然之理也河洛呈文至於今幾千歲易之象雖已著而範之數無傳焉非無傳也不知而作者晦之也九峯先生獨能闡神禹不傳之秘分一於萬該萬於一天地事物之變古今興亡之幾性命道德之蘊皆不逃乎九九八十一之閒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妙乎其擬諸易也惜也不壽而數之辭未備豈天亦靳此書之全耶後世有子雲必能補之嘗觀啓蒙極筮二書實與是編相表裏西山真先生表公墓謂不愧父師之傳諒哉小子輒不自揆併刊於章貢郡齋與學者共之

真德秀曰洪範之數久失其傳聘君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君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書　又曰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

黃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九峯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爲一書於是有範數圖有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

熊朋來曰周易之後有楊子雲作太玄首各有贊有測先儒謂易以數聖人而後成書子雲乃以一身而爲數聖人之事司馬公作潛虛主於河圖吉凶臧否幽顯互取其占法因於太玄也蔡仲默作範數主於洛書自一一衍爲九九其名數因於太玄也太玄潛虛之贊與行不敢犯易卦之名玄虛亦未嘗相犯今範數乃多重犯太玄八十一首之名潛虛五十五行之名且於周易六十四卦之名亦犯其八何與

胡一桂曰先生謂河圖更四聖而象已著洛書錫神禹而數不傳故作是書以究極其數其演數之法縱橫皆九位經之以一一一二至於九一九二而終之以九九緯之以一一一二至於九一九二亦終之以九九其筮法或以蓍或以木惜變數之法不傳莫能適諸用也

章樵曰蔡氏範數其占亦用蓍五十與易相類但易以四揲之而範數以三揲之微有不同其所得之數則以兩奇爲一兩偶爲二而奇偶爲三每以初揲之數爲綱而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以再揲之數爲目而目一爲一以實從綱若綱得一數而遇目之一則爲一綱一而目二則爲二綱一而目三則爲三若綱二而遇目之一則爲四綱二而目二則爲五綱二而目三則又爲六矣若綱三而遇目之一則爲七綱三而目二爲八綱三而目又三則成九數此綱目相配所謂兩揲而九數具也若再加兩揲如前所占則得八十一數之一而大全矣其用十二木者不過以記其揲蓍所得之數非以木而占筮也其木厚一分徑九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共爲十二木占筮之時雜取其八以記數如揲得綱數之一二三則以陽刻之木記之揲得目數之一二三則以陰刻之木記之始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而得九數之一繼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又得九數之一則成四揲而九九八十一之數具矣其書中所載八十一圖始於一一之原終於九九之終是爲皇極大數猶易之有六十四卦也

然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總爲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吉凶故範數自原至終有八十一大數而一數之下又各列八十一之小數爲故於四揲之後又加四揲以求其小數而決吉凶如原之一一則爲元吉原之二則爲无咎而原之九九則大凶所謂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者也以其一綱一目自上而下直而數之各有二木則爲縱二以其四綱四目自左而右橫而布之各有四木則爲橫四共成一圖

桑悅曰九峯占法之要在兩奇爲一兩耦爲二一奇耦爲三初揲爲綱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一則作三二則作六三則作九再揲爲目目一則一以實從綱一則爲一二則爲二三則爲三綱目數成各除九數用其零數成卦其四時節氣散於各數之間欲因其時而觀數之吉凶耳於曆法恐不甚合也數若自然實同楊雄謂太玄潛虛相去無幾謂與四聖之易同功愚未敢隨聲附和也

鄭善夫曰範數也數者理之具也時之因也繫之辭焉所以告也定之吉凶所以斷也九疇者綱其綱也九九者衍其數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不可窮也易更四聖而洪範之數待九峯而著然釋數之詞缺而未備余生後四百餘載□於日月乃率辭揆方僭敘所得焉二至者一歲之樞紐陰陽之肇也萬物原於陽而終於陰冬至陽生萬物之原故原數始焉夫物之始其潛於下故受之以潛陽乃曰潛氣漸□□以漸長也潛藏也物藏不可不守故受之以守守不可不信故受之以信信者實也所守□□□□直則陷於偏邪故受之以直過直則蒙故受之以蒙蒙者物之釋也釋物所當閑故受之以閑閑□□□□□□□故受之以須須者須所欲也過欲必危故受之以厲厲知危懼則有成故受之以成物成而動故受之以沖沖動也動必振於外故受之以振振者奮也奮振必有求故受之以祈祈求也所求不可越其常故受之以常常者所當順也故受之以柔柔順也順常則不爲苟離故受之以易平易近人然後可親故受之以親親者歡以相愛也相愛必文以相接故受之以華華文也文著見故受之以見見則天下文明道無不獲故受之以獲獲者得也得人以相從故受之以從從則有交之道焉故受之以交既交必育故受之以育育長也既長必壯故受之以壯物壯而興故受之以興興起也物興起而欣欣然故受之以欣欣者情必舒故受之以舒舒徐也敘也敘必相比故受之以比物不可久比故受之以開既比□□□□晉故受之以晉晉進也進不苟故受之□□□□一一者益也故受之以益益而後章故受之以章章明也明則益以錫故受之以充充滿也充滿不可以自私故受之以錫錫予也益以錫予則人心靡然故受之以靡靡偃也人心偃靡所從者衆故受之以庶庶不決則叢故受之以決衆決則悅故受之以豫豫悅樂也悅樂而升故受之以升升者進於上也陽之極也陽極於上無不中也陽已極而陰萌焉夏至時之中也故受之以中過中陰之伏也故受之以伏陰而曰伏氣漸乎終道將否也伏匿也匿必有過故受之以過過怨也怨過則疑故受之以疑疑則失衆故受之以寡寡過則靡而日章章飾也故受之以飾飾文也文過必自戾故受之以戾戾必不情故受之以虛理虛則昧故受之以昧昧則有損故受之以損損過以用中故受之以用過用則退故受之以卻卻者退也退不可□□□故受之以翕翕聚也聚以致遠故受之以□□□不可不奮故受之以迅迅於遠不可□□故受之以懼有懼必當去故受之以除除□□□□必弱故受之以弱弱者氣失其平故受之以疾疾之不已必爭故受之以競競則必分故受之以分分而失均必訟故受之以訟訟不可長故受之以收收斂也物斂則就實故受之以實實者賊也賊則能以禮下人故受之以賓賓而弗穆則危故受之以危危者自高而懼也懼危則自堅故受之以堅堅剛也金剛則革故受之以革革以通天下之利故受之以報報者禮也禮必有所止故受之以止止亂莫如戎故受之以戎戎起者怨之結也故受之以結結聚也聚必有養故受之以養養以致用故受之以遇遇合也合而必勝故受之以勝勝者俘其囚也故受之以囚囚敵也勝敵則能任故受之以壬壬任也壬者水居萬物之歸陰之極也陰極□□固也故受之以固久固必遷故受之以遷□□□墮故受之以墮墮復於下冬至之半□□□□終也故受之以終終爲蓋始終一歲之成也

吳安國曰九峯蔡氏謂易更四聖其象已著範錫大禹其數不傳乃著洪範內篇因疇有九而衍之爲八十一始於原迄於終蓋欲闡範數以配易象也其八十一章於天道人事邪正得失之變詳矣然多掇拾易中之辭而曰蒙曰晉曰益曰升曰豫曰損曰革曰訟多與易卦同得無贅乎

朱朝瑛曰揚子雲草玄合象數而通之蔡元定演疇離象數而分之究之合者未必能通離者未必能分也

按蔡氏洪範內篇八十一章左一右一曰原左一右二曰潛左一右三曰守左一右四曰信左一右五曰直左一右六曰蒙左一右七曰閑左一右八曰須左一右九曰厲左二右一曰成左二右二曰沖左二右三曰振左二右四曰祈左二右五曰常左二右六曰柔左二右七曰易左二右八曰親左二右九曰華左三右一曰見左三右二曰獲左三右三曰從左三右四曰交左三右五曰育左三右六曰壯左三右七曰興左三右八曰欣左三右九曰舒左四右一曰比左四右二曰開左四右三曰晉左四右四曰公左四右五曰益左四右六曰章左四右七曰盈左四右八曰錫左四右九曰靡左五右一曰庶左五右二曰決左五右三曰豫左五右四曰升左五右五曰中左五右六曰伏左五右七曰過左五右八曰疑左五右九曰寡左六右一曰飾左六右二曰戾左六右三曰虛左六右四曰昧左六右五曰損左六右六曰用左六右七曰郤左六右八曰翕左六右九曰遺左七右一曰迅左七右二曰懇左七右三曰除左七右四曰騫左七右五曰疾左七右六曰競左七右七曰分左七右八曰訟左七右九曰收左八右一曰賓左八右二曰實左八右三曰危左八右四曰堅左八右五曰革左八右六曰報左八右七曰止左八右八曰戎左八右九曰結左九右一曰養左九右二曰遇左九右三曰勝左九右四曰囚左九右五曰壬左九右六曰固左九右七曰移左九右八曰墮左九右九曰終其占一吉二咎三祥四吝五平六悔七災八休九凶其名與易卦同者蒙壯比晉益豫升過損訟革凡十有一與太玄首同者守閑成常親從交中疑飾戾翕堅止養遇凡十有六與潛虛行同者柔昧郤厲賓育興凡七

俞氏深洪範疇解

一卷

存

曹溶曰深字魯淵桐廬人官德中汶上教諭疇解一卷乃釋九峯蔡氏內篇

韓氏邦奇洪範圖解

一卷

未見

邦奇自序曰昔者上天式敷出書於洛大禹因書以第疇箕子因疇以衍義九以綱之五十以紀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粲然明備古今所謂洪範者也有宋蔡九峯氏因律呂之變悟洛書之旨乃推數而贊之辭由占以致其用泄大禹之神藏發箕子之妙蘊而範之爲範總於稽疑矣大哉範乎上配周易洪纖脗合無毫髮爽其爲占也蓍皆五十用皆四十有九洛書體方而用圓圓者用三故揲以三河圖體圓而用方方者用四故揲以四奇以三乘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具矣偶以四乘二四爲八八八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之數具矣至於分掛揲分終始皆同自然配合者天地陰陽不可少其一雖康節之經世亦別爲機軸太玄潛虛之屬安能涉其波流乎夫羲文之學見於易禹箕之學見於範孔子作十翼而易以傳箕子既沒不得而傳焉九峯生於二千餘年之後始紹其絕理由心得業匪師傳其功懋矣數辭未備而蔡子卒乃又絕矣竊纂峯氏補其缺辭而剏釋之其後復明然蓍有陰陽蓍有奇偶而考占未備至於今其殆將又絕矣乎洪範傳曰象以偶爲用者也有應則吉範以奇爲用者也有對則凶又曰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閏數者天地之閏氣也其吉凶者雜此範學相傳之祕也著之篇末以示讀範之士云

曹溶曰苑洛韓氏洪範圖解亦釋九峯蔡氏書而作

程氏宗舜洪範內篇釋

九卷

存

宗舜自序曰蔡氏著洪範皇極八十一數始於原終於終不越乎吉凶悔吝災祥休咎而已是故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皆數也皆數則皆理也數之體著乎形數之用妙乎理九峯因體而象其形於書因用而闡其理於文其深有志於窮神知化者也視之洞極潛虛之作相去大逕庭矣惜乎每數雖與月令相應而未言所以應之者每數有與上同功而未言所以同功者或有闕文而未暇語者或有遺數而未及詳載者天台謝氏以其事數弗還釋數未備尚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予深玩性學之餘不揣妄膽慨然言其所以應所以同功所以闕文遺數者庶幾天地之肇昭此也人物之生別此也萬事之得失辨此也遂成全書爲有志性學者一考證焉

蘇氏綽擬大誥

一篇

存

後周書蘇綽字令綽武功人爵美陽伯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王應麟曰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與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三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七

王氏通續詩

十卷

佚

杜淹曰文中子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

黄氏省曾擬詩外傳

二卷

存

夏侯氏湛周詩

佚

晉書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居邑累年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惠帝即位以爲散騎常侍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湛自序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湛續其亡故云周詩也

世説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潘氏岳補亡詩

佚

葛洪曰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

晉書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出爲河陽令轉懷令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楊駿引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未幾選爲長安令徵爲博士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

按潘黄門集祇有家風詩即葛稚川所云補亡詩也

束氏晳補亡詩

六首

存

晳自序曰晳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王隱晉書束晳字廣微陽平人賈謐請爲著作郎嘗覽周成王詩有其義亡其辭惜其不備故作辭而補之

董說曰廣微補亡不過規摩二雅傳會小序於古樂詩之理未有當也

荀氏勗擬詩

六篇

存

宋書樂志晉荀勗造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其一曰於皇其二曰明明食舉樂東西廂歌十二篇其二曰賓之初筵其五曰烈文六曰猗與八曰振鷺

沈氏朗新添毛詩

四篇

闕

邱光庭序曰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爾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夫沈朗論詩一何狂謬新添四詩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亦自相矛盾其爲妄作毋乃甚乎

邱氏光庭補新宮詩

三章

存

光庭序曰新宮成室也宮室畢乃祭而落之又與羣臣賓客燕飲謂之成也　又曰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昭子聘於宋公享之賦新宮又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詩序無此篇蓋孔子反魯之後其詩散逸採之不得故也三百之篇孔子既已刪定子夏從而序之其序不冠諸篇別爲編簡縱其辭尋逸則厥義猶存若南陔白華之類故束晳得以補之惟此新宮則辭義俱失苟非精考難究根原按新者有舊之辭也新作南門新作延廄是也宮者居處燕遊宗廟之總稱也士蔿城絳以新其宮梁伯溝其公宮居處之宮也楚之章華晉之虒祁燕遊之宮也成三年新宮災禰廟之宮也然則正言新宮居處之宮也蓋文王作豐之時新建宮室宮室

初成而祭之因之以燕賓客謂之爲考考成也若宣王斯干考成室之類是也亦謂之落落者以酒澆落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之類是也因此之時詩人歌詠其美以成篇章故周公采之以燕享歌焉必知此新宮爲文王詩者以燕禮云下管新宮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鄉飲酒禮云工升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詩新宮既爲下管所奏正與南陔事同故知爲文王詩也知非天子詩者以天子之詩非宋公所賦下管所奏故也知非諸侯詩者以諸侯之詩不得入雅當在國風故也知非禰廟詩者以禰廟之詩不可享賓故也知非燕遊之宮詩者以燕遊之宮多不如禮其詩必當規刺規刺之作是爲變雅享賓不用變雅故也由此而論則新宮爲文王之詩亦已明矣或問曰文王既非天子又非諸侯爲何事也答曰周室本爲諸侯文王身有聖德當殷紂之代三分天下之衆二分歸周而文王猶服事紂武王克殷之後謚之曰文追尊爲王其詩有風焉周召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鳴南陔之類是也有大雅焉大明棫樸之類是也有頌焉清廟我將之類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詩者以其國爲諸侯身行王道薨後追尊故也新宮既爲小雅今依其體以補之云爾

補茅鴟詩

四章

存

光庭序曰茅鴟刺食祿而無禮也在位之人有重祿而無禮度君子以爲茅鴟之不若作詩以刺之　又曰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奔魯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杜元凱曰茅鴟逸詩刺不敬也凡詩先儒所不見者皆謂之逸不分其舊亡與刪去也臣以茅鴟非舊亡蓋孔子刪去耳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孔子時年八歲記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習詩舞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慶封奔魯之日與孔子就學之年其閒相去不遠其詩未至流散況詩禮盡在魯國孔子賢於叔孫豈叔孫尚得見之而孔子反不得見也由此而論茅鴟之詩不合禮又爲依孔子刪去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宮不爲刪去耶答曰新宮爲周公所收燕禮所用不與茅鴟同也曰茅鴟爲風乎爲雅乎曰非雅也風也何以言之以叔孫大夫所賦多是國風故也今之所補亦體風焉

胡震亨曰邱光庭吳興人國子太學博士

淳化鄉飲酒詩

三十三章

存

按淳化中鄉飲酒禮歌詩三十三章鹿鳴六章南陔二章嘉魚八章崇邱二章關雎十章鵲巢六章其辭皆别撰見宋史樂志

鄭氏剛中補南陔詩

五章

存載北山集

鄭氏僖補白華詩

三章

存載鐵網珊瑚

潘耒曰元饒州路總管王都中父閩國忠愍公以至元甲申使日本歿於難訃聞於京都中時七齡母張普賢以守節自誓祝髮於京之淨垢寺及卒像設之筵餅餌丹柰兩旬爽矣其花半萎中有一蒂天然融結狀類桃實非花非果玉質縠章宛分三脈日漸以腴內外映徹如淨琉璃乃命工寫爲圖國史編修章嘉爲之作傳一時題識贊詠者二十人而東嘉鄭僖補白華三章以美都中之孝感焉

朱氏載堉補笙詩

六篇

存

載堉自序曰笙詩六篇雖亡推之於理亦可補焉譬如冬官之篇亡而以考工記補之格致之傳亡而以程子之意補之夫考工記之與程子之意皆與本文不類而補之亦未爲害何獨於詩靳之不敢補哉南陔等篇前賢多補之者如夏侯湛之作今存一章可考而不見其全文惟束廣微之作備載於文選者是也裴耀卿守宣州歌此詩觀者感泣豈即束氏所補者歟抑夏侯氏所補者歟夏作見劉孝標世說註其辭曰既殷斯虔仰說洪恩夕定晨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雞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潘岳見是詩曰此非徒溫雅乃别見孝悌之性以今觀之其意固善矣其語頗重複晨昏夙夜只是一義束詩亦無甚動人處豈能令感泣乎閒嘗效擬爲之

陸氏世儀詩鑑

十卷

未見

盧氏辯六官述

闕

後周書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今錄辯所述六官著之於篇天官府地官府春官府夏官府秋官府冬官府史雖具載文多不錄

皮氏日休補周禮九夏歌

九篇

存

日休自序曰周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按鄭康成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有九也九夏者皆詩篇名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已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何頌乎頌之亡者俾千古之下鄭衛之內窈窈冥冥不獨有大卷之一章乎

王氏韶之擬肆夏詩

存

宋書樂志王韶之造四廂樂歌五篇一曰肆夏

南齊書樂志元會大饗四廂樂齊微改革多仍宋舊辭其臨軒樂亦奏肆夏

隋書樂志北齊元會大饗賓入門四廂奏肆夏

古今樂錄曰周禮王出入奏王夏賓出入奏肆夏肆夏本施之於賓王出入不應奏肆夏也

王氏彥威續曲臺禮

唐志三十卷

佚

按紹興續到闕書目亦有之

程氏榮秀翼禮

佚

徽州府志程榮秀字孟敷休寧人延祐中嘉興路儒學教授以家禮出文公歿後復取文公言行有涉於禮者為翼禮以傳後仕至江浙提舉副提舉

張氏一棟居家儀禮

未見

高坦曰張一棟字起東平和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姚安知府

楊氏廉擬鄉飲酒禮

一卷

未見

廉自序曰廉讀儀禮鄉飲酒篇因記伊川程夫子之言曰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箸皆聖人隨時之義以是知古不必深泥也乃潛求其不大戾者而擬議焉第不知好禮之士以為何如耳

陶氏潛鞠小正偽本

一卷

存

馮京第序曰予每從市肆閱書歲乙亥得鞠小正一篇於淮西市題曰晉陶淵明著其言簡而覈似為晉宋人作世之推求鞠故實者必稱淵明然則種鞠東籬下故能究其理而盡其法者也其書以秋九月為正儻亦不奉宋正之微旨耶鞠記黃華本諸夏正抑黃魏統之色也晉所從受代子滅則思母而宋運故當用魏德勝之爾又鞠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其歎身與國之窮乎淵明之俯仰感興於一鞠有以夫古人之意不必如是然是乃古人之意也其大小注論種植法甚詳不定為誰注然後之愛鞠者求之此一卷書足矣古人為學祀先聖先師若以陶為鞠聖得不以此書為鞠師也哉他時三徑業成當倣茶竈祀桑苧翁於籬次書葛巾遺像庶幾與鞠並蒙其福焉

按鞠小正一卷四明馮京第躋仲得之淮陰市託名陶淵明所作其書以秋九月為正月序曰秋九月者鞠之乘時行令也故建以為正謂之履端其終以秋八月始乎榮卒乎將發終則有始華之久與天地四時為無窮也又有注論種植之法頗詳殆即躋仲游戲之作爾

皮氏日休補大戴禮祭法

一篇

存

日休序曰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咎繇作帝耆為士師其道參乎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能禦大災則祀

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疏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定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於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為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冥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祀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垂化於萬代孰不若契爲司徒冥勤其官也哉日休懼聖人之文將亂而墜敢參補而附之

崔氏寔四民月令

隋志一卷

佚

隋書後漢大尚書崔寔撰

按四民月令其書雖佚而賈思勰齊民要術引之特多合以太平御覽所載好事者尚可捃拾成卷也

孫氏思邈千金月令

唐志三卷

佚

齊民月令

宋志三卷

佚

按齊民月令太平御覽引之

劉氏孝恭遯甲月令

十卷

佚

裴氏澄乘輿月令

唐志十二卷

佚

唐會要貞元十一年八月國子司業裴澄撰乘輿月令十二卷上之

劉氏先之兵家月令一作玄之又作定之

宋志一卷

佚

符氏彥卿行軍月令

宋志四卷

佚

王氏洪暉行軍月令

宋志四卷

佚

姚氏稱攝生月令圖

宋志一卷

佚

鮑氏雲龍大月令

一卷

未見

袁氏以賢太玄月令

一卷

未見

徐氏獻忠山家月令

未見

獻忠自序曰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至哉言乎小人俯仰所資其斯有道矣夫山原異土習尚各宜齋以閒識協諸節候庶乎不失太平之政以符擊壤之化至於柴門洞啓牧豎前驅夕照光回寶燈自命佳蔬在梓濁酒可漉布被擁寒農書作枕足以怡神不知老至斯又蒙之至樂也舍是而遠有所慕余所不能夫亦習而成性者耶

王氏士正水月令

一卷

存

士正自述曰曹縣古北亳地瀕大河其人習知水候偶得無名子水候占一卷其辭頗近古因稍刪次之為水月令備河渠參攷焉

陽成氏脩樂經

佚

王充曰陽成子長作樂經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二聖之才者　又曰陽成子長樂經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識

李氏玄楚樂經

唐志三十卷

房氏庶補亡樂書佚

宋志三卷

佚

曹學佺曰益州進士房庶曉音律宋祁田況薦之上其樂書召詣闕試祕書省校郎

余氏載中和樂經

二卷

未見

張萱曰元余載採集經典論樂語彙而為書

湛氏若水補樂經

未見

若水自序曰補樂經何為者也以樂經之缺而擬補之也樂記其傳也經亡而傳存猶幸告朔之餼羊也然而論其義理而遺其度數則樂之本廢矣夫禮樂一道也二禮之缺吾已正之經傳矣樂經之缺自吾四十而致意焉夫禮由心生者也樂由禮生者也禮主序樂主和序以致中和以致和序生於心和暢於外則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手舞足蹈樂所以盡神也以格神人以感上下以位天地以育萬物夫位育感格治之至也古之極也故古之明王之治天下必興禮樂三代而上以至黃帝堯舜之治皆由此道也漢唐而下治不如古非其人物之異也以禮樂之道廢焉耳夫禮之起在節文矣節文者禮之經也樂之起在度數矣度數者樂之經也節文者升降揖讓之謂也度數者律呂聲音之謂也予年耄耋矣幸天數之未盡撫素志而未酬乃在西樵隱居無事閑取諸家律呂之說而釐損益更張以文之擬為古樂經一篇而以樂記諸見於載籍者列於後以為之傳焉經以定其度數傳以發其義理而樂其可知矣有聖君賢相欲興禮樂者必於是乎有取焉或曰王通續經至今為誚而吾子又有是作焉不亦取譏於天下後世矣乎曰述之也非作之也擬之也非續之也夫何誚後有聖者斯知之矣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八

何氏承天春秋前傳
隋志十卷
佚

春秋前雜傳唐志作前傳雜語
隋志九卷唐志十卷
佚

晉史乘僞本
一卷
存

丁公著曰晉名春秋爲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

吾衍序曰晉史乘於劉向校書未之聞余近年與楚史檮杌併得之誠奇書也不著作者名氏觀其篇目次第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雖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晉乘楚檮杌孔子修春秋多取之余嘉其書因錄之以備三史之目

胡應麟曰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檮杌今不可見而汲冢紀年所載事於晉獨詳其文與春秋類豈卽孟子所謂晉乘者與自三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晉末蓋惠王之史所紀孟子所見必此元人有僞作晉乘楚檮杌者吾衍子行序謂一日併得之其書雜取左傳國語新序說苑中論文莊二伯事節約成篇

宋景濂王子充謂卽衍所撰

楚書檮杌僞本
一卷
存

春秋文曜鉤曰楚立唐氏以爲史官

呂覽唐尙敵年爲史其故人爲唐尙願之唐尙曰吾非不得爲史也羞而不爲也

丁公著曰楚謂春秋爲檮杌者在紀惡而興善也

按晉乘楚檮杌隋唐宋志及崇文中興等目俱無之卽明文淵閣書目亦未有不知何時何人爲此而託序於吾邱子行

又按于欽作齊乘張唐英作蜀檮杌乘與檮杌不可謂經然亦春秋之類附識於此

袁氏康吳氏平越絕書
十五卷
存

本事篇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爲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彊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略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強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絕故作此者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繼絕故不爲記明矣

後序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誡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略有其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略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於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覩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溫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銳精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己喻人後生可畏蓋不在年以口爲姓萬事道也承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也德比顏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籥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得麟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絕之也於乎哀哉莫肯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水蠡所有也

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記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裁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二十篇者非是

陳振孫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爲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爲而漢人又附益

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離則云然終未可曉也

張崇觚曰越絕復讎之書也

胡侍曰越絕書崇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陳氏書錄解題云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下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益之者予按篇末敘則草創越絕者為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又論衡按書篇有會稽吳君高越紐錄袁者君高即吳平之字越紐為越絕之譌也

田藝衡曰隋志越絕記十六卷崇文總目十五卷舊為內紀者八為外傳者十七馬氏通考云二十篇者非是蓋左傳國語之流第作者之名不著曰賜見春秋發憤記吳越則明載於外傳之篇而序曰吳越賢者所作或曰子胥又曰後人述說其曰句踐以來至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吳越將復見於今是紀其時也百歲一賢猶為比肩是紀其侶也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紀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屬辭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德配顏淵伏窴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終是紀其行與年也究而繹之義斯顯矣要之記陳厥說者袁創於先而屬文定辭者吳成於後也豈斯人之徒當建武之末追痛中國之亡而句踐之祀忽諸故因越絕以成書邪

錢氏（[illegible]）續越絕書

二卷

存

按續越絕書二卷亡友錢稱出避地白石橫林時所撰也其云得之石匣謂是漢吳平著劉㬎訢注蓋詭託之辭上卷曰內傳本事吳內傳篇序太子游內經外傳越後語西施鄭旦外傳下卷曰越外傳雜事別傳變越上別傳變越下內經雅琴考敘傳後紀序略曰賜紀越絕成一家言袁康接之章句其篇文屬辭定又伺續焉惟上紀春秋之獲麟下逮更始之元是亦可謂好事矣

趙氏（曅）吳越春秋

隋志十二卷

存

中興書目吳越春秋十卷內吳外越以紀其事吳起太伯止闔閭越起無余止句踐

晁公武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句踐內吳外越本末咸備

王應麟曰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筴之正也

徐天祜曰曅去古未遠又山陰人故其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為詳然不類漢文

錢福曰吳越春秋作於東漢趙曅後世補亡之書耳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傳聞者為之其大旨誇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傳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所載孔子子貢事不可據而其謀則在當時游說之至高者也若胥之忠蠡之智種之謀包胥之論策孫武之論兵越女之論劍陳音之論弩句踐臣吳之別辭伐吳之戒語五大夫之自效世亦何可少哉

張氏（遐）吳越春秋外紀

佚

楊氏（方）吳越春秋削繁

隋志五卷

佚

皇甫氏（遵）吳越春秋傳

隋志十卷

佚

崇文總目初趙曅為吳越春秋十卷其後有楊方者以曅所撰為繁又刊削之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書考定而注之

樂氏（資）春秋後傳

隋志二十一卷（唐志三十卷）

佚

隋志晉著作郎樂資撰

劉知幾曰晉著作郎樂資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始於周貞王續前傳魯哀以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繼周終於二世合作三十卷

按初學記引春秋後傳文云秦穆公將兄三人因於丙宮又云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臣聞董安子之在晉陽公宮之垣皆荻蒿又云赧王三十八年秦始作浮橋於河又水經

注引後傳文云使者鄭客入柏谷關至平舒望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客安之答曰之咸陽過鄗池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子之南陽過鄗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扣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客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客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又見頃聞語聲言祖龍死

劉氏允濟魯後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唐書劉允濟中宗時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獻之允濟嘗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之如浮雲爾

裴氏光庭等續春秋經傳

佚

唐書開元中裴光庭拜侍中兼弘文館學士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約周公書規倣仲尼新例自戰國訖隋上自周敬王下至有隋請天子修經光庭作傳書久不就

冊府元龜開元二十年三月丁卯奏上

李氏極戰國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陸氏賈楚漢春秋

漢志九篇隋志九卷

佚

後漢書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劉知幾曰呂陸二氏各著一書惟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曰春秋

司馬貞曰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閒事

洪邁曰陸賈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

按楚漢春秋顏師古漢書注李善文選注皆引之則唐時尚存又太平御覽亦引之則宋初猶未亡也

何氏英漢德春秋

十五卷

佚

蜀中著作紀漢何英著英郫人何武弟也與成都楊申俱通經緯

孔氏衍漢春秋

唐志十卷

佚

後漢春秋

唐志六卷

佚

漢魏春秋

隋志九卷

佚

胡氏旦漢春秋

通志一百卷

佚

漢春秋問答

通志一卷

佚

國史志胡旦漢春秋百卷問答一卷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以擬春秋淳化五年旦自言願給借館吏繕寫帝曰褒貶出於胸臆豈得容易流傳祥符二年謝泌又爲言敕襄州給紙寫天聖中獻之仁宗稱歎遷旦秘書監

鄭樵曰問答者旦與門人鄭羽問答

宋實錄祥符三年十二月襄州言通判司封外郎胡旦撰漢春秋百卷詔給札錄進

玉海天聖元年九月十六日中書門下言胡旦先撰漢春秋一百卷久未進入詔令本州遣進二年二月癸亥州以旦書上進上稱歎之以秘書監致仕命一子爲京官初旦上所撰漢春秋一百卷上因問旦著書本末宰臣王欽若曰旦太宗朝進士第一人詞學精博書謂三代之後惟漢得正統因四百年行事立褒貶著此書以擬春秋上稱歎故有是命初旦斲大硯方五六尺既而埋之旦刻曰胡旦修漢春秋硯云

梁氏固漢春秋

佚

山東通志梁固鄆城人字仲堅灝之子嘗著漢春秋初以灝廕賜進士出身祥符初擢甲第累官著作郎直史館

袁氏曄獻帝春秋

隋志十卷

佚

司馬氏彪九州春秋

隋志十卷

佚

晉書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作九州春秋以爲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爲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二十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

劉知幾曰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錄其行事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

中興書目紀漢末州郡之亂司冀兗青徐荆揚涼幽各一篇彪高陽王睦之長子專精學術泰始中爲祕書丞

陳振孫曰晉司馬彪紹統撰記漢末州部之亂凡盜賊僭叛皆紀之

劉氏峻九州春秋鈔

一卷

佚

右見胡元瑞經傳會通

凌氏準漢後春秋

佚

柳宗元曰凌君宗一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

浙江通志凌準富陽人官翰林學士

王氏希聖續漢春秋

佚

戴表元曰始余考論古今統系於周漢絕續之交三國南北朝五代離合之際未嘗不反覆疑之也乃至於今承學之士皆能黜魏遠吳尊蜀而進之則以子朱子通鑑綱目之作有以補司馬公之未及焉然自朱說大明學者遂謂司馬本書爲不能出此而訾之者何不諒其創之之難也蓋司馬公之於系魏也既言之曰吾書起威烈訖後周記事不得不屬紀年紀年不得不承舊史故乃傳述爲文而使觀者自詳焉非立褒貶之法撥亂反正如春秋然也朱子之綱目進於是矣又不過曰綱鑑也目錄也舉要也補遺也詳例之不中也記識之不強也緣本書爲之義例焉非斷斷然自行一書曰我行春秋之事也余讀其書而感之昔者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於春秋固魯史策書而自孟氏以來皆謂夫子作春秋蓋當時夫子老矣雖作春秋可以無辭也通鑑之事弘於魯史綱目之心倫於春秋而二公敬古尊賢謹重忠恕謙乎有君子之道矣然而詳焉者以使擇嚴焉者以使守生乎百世之下聞乎二公之說其爲幸也不既多乎王君希聖與余年相伯仲才敏十倍於余示教所作續漢春秋若干言不特發陳壽之膏育助鑿齒之壘守嚴辭正氣真司馬公之忠臣而視朱子又所謂于湯有光者也病困勤察之中諷讀併日爲之作興頹辱不鄙見需序引歎縮再三莫知所發獨其鈍質有於通鑑綱目之書惓惓不能遽釋者題梗槪於卷後而歸之雖然余於希聖有朋友之義資多聞以畜德俟餘力以學文方願相以勉焉

孫氏盛魏氏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劉知幾曰魏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閒出　又曰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孫氏壽魏陽秋異同

唐志八卷

佚

鄭氏如幾魏春秋

佚

按西吳鄭如幾撰魏春秋大旨謂商系夏周系商秦系周漢系秦魏系漢晉系魏綿綿系而不絕者謂之統若以魏篡取不使系漢則統其絕矣春秋列國之君雖篡弒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沒其實所以著其罪也司馬遷作

史記略準春秋至秦項呂氏亦皆列之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必欲以蜀系漢不知蜀亡系之魏耶系之晉耶莫適攸從矣同時張無垢作書難之如幾報書千言曹戴陳璭兩山墨談董斯張吳興藝文補

員氏半千三國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崔氏頁佐三國春秋

唐志卷亡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五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九

孫氏（盛）晉陽秋

隋志三十二卷（唐志二十二卷）

佚

晉書孫盛著晉陽秋辭直理正直書枋頭之事桓溫見之怒其子請刪改之盛不可子遂私改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得別本於遼東考校多不同書遂兩存

中興書目晉陽秋本二十二卷今止存宣帝一卷懷帝下一卷唐人所書康帝一卷餘亡盛不名春秋而曰陽秋者避鄭太后名也

周密曰簡文鄭后諱阿春故以春秋為陽秋

習氏（鑿齒）漢晉陽秋

隋志四十七卷（唐志五十四卷）

佚

檀道鸞曰鑿齒少而博學才情秀逸溫甚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後以忤旨左遷戶曹參軍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斥溫覬覦之心也

世說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後至都見簡文忤旨出為衡陽郡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晉書桓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凡五十四卷

鄧氏（粲）晉陽秋

唐志三十二卷

佚

晉書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請為別駕

檀氏（道鸞）續晉陽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劉知幾曰晉江左史官自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惟序六朝　又曰道鸞好出奇語

蕭氏（方等）三十國春秋

隋志三十一卷（唐志三十卷）

佚

隋志梁湘東世子蕭方等撰

梁書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時河東王為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乞征之世祖拜為都督令率精卒二萬南討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溺死

劉知幾曰劉石等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比諸羣盜忘夫至公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謚僭帝者稱之以王

中興書目方等采削諸史以晉為主附列漢劉淵以下二十九國又取吳孫皓事起宣帝訖恭帝

王應麟曰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楊慎曰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蕭氏取以為名

按今刊本新舊唐書宋史通志略皆削去等字矣

武氏（敏之）三十國春秋

唐志一百卷

佚

崔氏（鴻）十六國春秋

隋志一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

佚

北史後魏崔鴻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晉劉蕭之書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凡一百二卷

劉知幾曰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魏收以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今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　又曰魏世黃門侍郎崔鴻考覈眾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鴻集稽備而以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

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爲十卷鴻沒後永安中其子綰寫奏上請藏諸祕閣由是宣布大行於時

國史志鴻書世有二十餘卷舊志乃五十卷蓋獻書者妄分篇第

晁說之曰司馬公休言溫公所考十六國春秋非崔鴻全書

按今世所傳十六國春秋乃後人采晉書北史册府元龜太平御覽等書集成之非原書也

杜氏延業晉春秋略

唐志二十卷

佚

延業自序曰蕭方等采削羣史著三十國春秋囊括兩晉之言網羅諸國之事以晉國爲主附列二十九國延業刪緝題曰晉春秋略

晁公武曰唐祕書省正字杜延業撰自王隱而下諸書及諸僭僞傳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緝爲此書館閣書目作杜光業撰按唐志亦曰延業考新舊史他無所見未詳何時人

趙希弁曰右唐祕書省正字杜延業所述載唐書藝文志

中興書目唐祕書省正字杜光業撰并序起晉宣帝訖恭帝一百五十六年以後魏崔鴻撰十六國春秋尚未究盡梁蕭方等著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二十九國采集爲廣遂加刪緝號曰晉春秋略凡一百八萬餘言

王氏範交廣春秋

佚

裴松之曰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

索氏綏涼國春秋

五十卷

佚

崔鴻曰綏字士艾燉煌人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毋喪去官又舉秀才著涼國春秋五十卷以著述功封平樂亭侯

劉知幾曰張駿命其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

鮑氏衡卿宋春秋

唐志二十卷

佚

王氏琰宋春秋

隋志二十卷

佚

隋志梁吳興令王琰撰

吳氏均齊春秋

隋志三十卷

佚

隋志梁奉朝請吳均撰

劉知幾曰梁奉朝請吳均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幷羣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閭見既多可自搜訪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詔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又曰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　又曰春秋二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而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豈是敘事之體

裴氏子野齊梁春秋

佚

南史裴子野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

蔡氏允恭後梁春秋

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蔡允恭荊州江陵人仕隋歷著作佐郎起居舍人貞觀初除太子洗馬撰後梁春秋十卷

姚氏士粦後梁春秋

二卷

存

李作舟序曰余讀姚子所著後梁春秋而知奪嫡之不祥仁賢之有後天道若陰爲劑量不爽眉髮者吁可畏也蓋六代賢胤無過昭明不幸以一簪惹沒嫡冢失嗣至有梁神器一歸之簡文再歸之孝元兩君固皆武帝子也藉令天意而在兩君則當使之長有天下子孫承事顧兩君無論身死人手而聯翩自胤斬刈不翅草菅孝元兇忍固宜簡文儒弱而諸子斷割尤苦僅僅遺一大圜豈

梁武尊嫡之際簡文亦不無陰計於其閒邪乃宣帝父子則雖竊棲一旅直以彈丸荆土依託周魏用抗彊陳者三十餘載而兩主稱帝諸子爲王昆孫蕃衍七葉宰相與唐盛衰終始豈非上天明戒尊嫡默報仁賢之意乎更觀一時爲孝元破長沙害河東者莫僧辨若也而僧辨之死似實假手霸先至於後梁股肱若蔡王岑柳諸姓莫不顯著隋唐而文本亦復作相天意從可知矣此意冥袐千古未有能道之者適濮陽明府以此書相示因共謀梓使此意灼然昭垂於千百年後且謂姚子編述是書不獨在繼絕存亡已也姚子名士蕣經生而貧力於古者倘有西魏春秋余爲慶之以需其成萬曆丁未

顏欲章序曰後梁春秋者何曰姚子以親親而尊尊賢賢而惡惡內內而外外續梁統也親親者何宣帝爲梁武孫昭明子於派爲嫡於名爲順簡文孝元處非其據咸以凶終帝以三世嗣梁歷載三十有二神明之胄可無統乎尊尊者何陳氏倫有神器僭假名號然梁有一日未亡之胤則有一日未亡之號故其上則有帝后太子諸王下則有公侯令僕文武以及卽位崩薨贈謚之法雖小朝廷可無位號乎賢賢者何釋裴政之誅昭忠也蘇柳遐之歸旌孝也蔡大有李廣許孝敬書官書死明節也來徵沈重崇儒也歸我三州美宇小也惡惡者何張纘伏誅惡禍本也還師江陵殺河東王譽罪孝元也帝殺殷亮明宇文殺也復置江陵總管著隋志也內內而外外者何華皎內附與其歸也城安湘伐公安不克我所宜繼也吳明徹章昭達入寇統在我也客星犯楚熒惑犯太微天象在梁也所謂內也陳篡梁而不備書雖相篡也周魏之際陳氏諸主僅各一書所謂外也若夫太淸三年梁猶未亡尋繼以魏之大統此從先帝志也實所以明孝元之無父也何也宣帝以賢儲宗胤不容於孝元將駢首就戮若河東桂陽則蕭氏宗脈無噍類矣不得已而附魏以全宗也附魏則書魏統也孝元以全楚兵力樂其父兄之危擁兵不下第與宣帝兄弟雖殺坐致父兄死於逆景之手固不得爲人君且不得爲子爲弟爲臣三綱絕矣是梁不亡於敬帝而亡於孝元矣書以魏統蓋用王通氏以元嘉遇弑其後不復備書以魏太和繼之之義也此余以春秋之義許姚子以尊尊而親親賢賢而惡惡內內而外外續梁統之說也

吳氏兢唐春秋

唐志三十卷

佚

唐書本傳兢景龍閒任史事時武張監領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開元中勾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後貶荆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

唐會要開元十四年七月六日左庶子吳兢奏臣潛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私室歷二十餘年尚刊削未就於是彌綸舊紀重加刪緝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斷自隋大業十三年迄於開元十四年春三月卽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斯矣詔兢就集賢院論次俄令就史館其書未就兢遷荆州司馬上令中使往荆州取得五十餘卷

韋氏述唐春秋

唐志三十卷

佚

唐書本傳述舉進士時方少考功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未畢他惟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上第

陸氏長源唐春秋

唐志六十卷

佚

孫樵曰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掇其㯳切峭獨可以示懲勸

郭氏昭慶唐春秋

三十卷

佚

南唐書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著唐春秋三十卷保大中補揚子尉後主時擢著作郎

趙氏瞻唐春秋

五十卷

佚

包氏諝河洛春秋

唐志二卷

佚

唐志注記安祿山史思明事

鄭樵曰起安祿山叛訖史朝義敗

陳振孫曰唐祥州司功包諝撰記安史之亂

尹氏洙五代春秋

通志二卷讀書附志五卷

存

趙希弁曰右河南先生尹洙師魯所作也由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甲子迄於周顯德七年正月甲辰

王氏軫五朝春秋

宋志二十五卷

佚

玉海景祐二年七月工部郎中王軫直祕閣軫上五朝春秋二十五卷託始於吳越特攙之

吳氏任臣十國春秋

十卷

存

魏禧序曰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禧而屬之序禧不敏不敢辭於是序之曰史才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禧嘗以謂遷嘗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爲得蓋史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爲宜遷則主於爲文而已文欲略而後工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爲略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闕絕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采擇詳博而精於辨覈爲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哉禧惟天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之分也天下魚潰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爲豪傑者非有殊尤絕異之才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斂戰爭不休生民之苦於是爲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每爲特盛蓋天下之治禮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雖有奇才異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繩墨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鋌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莫不有特起之英踔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力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驅之則分彼帝制自爲角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秦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最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可觀者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以苟全性命爲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觀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略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屈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呼此有志之士所爲掩卷長太息者也任臣志行端愨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於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其必有望矣

荀氏廷詔蜀國春秋

存

按荀氏蜀國春秋予幼時見川中刻本經亂先人遺書盡失不能記其卷目體例矣荀氏名廷詔字宣子華陽人崇禎十六年進士

亡名氏歷代善惡春秋

宋志二十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十

晏氏嬰晏子春秋

漢志八篇 隋志七卷 中興書目十二卷

存

柳宗元曰疑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

中興書目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頗多於前志

高似孫曰孔子刪詩而魯頌居周商之中孔子定書而費誓秦誓在周書之後下僭上臣逼君禮義銷微制度掃地聖人無所施其正救而猶惓惓詩書至於世日益亂分日益陵三綱五常斲喪乖紊天地之變有不可勝言者而春秋作矣春秋所書莫大於齊晉之霸齊晉之霸莫雄於管仲之謀周室法度爲之蕩然其爲術至慘也至無道也其遺患天下後世者仲也三歸反坫仲於禮也何有以此謀國國安得正而況背義違禮桓公惟甚君臣之際不亦陋乎不特是也自太公疆於齊至於宣公蓋二十三傳矣而弒死十有一嗚呼何其甚亂也獻公殺其兄襄公淫其妹懿公宣公皆以淫惡而見弒當是時禮亡義喪豈復知有君臣上下之分哉在景公時齊之爲齊趨於弱入於危矣公燕羣臣謂無爲禮是何其言之謬法之蕩也晏子蹴然進曰君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棄禮也力強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殺其君而禮不使也戰國之污有臣如此亦庶幾焉然而田氏之宗世執齊政實恩斂惠以懷其民民亦忘齊而歸田氏禮之素蕩義之素蕩魚爛冰銷有不可禦譎晏子之語究晏子之心豈不哀哉孟子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

按諸家春秋不盡擬經然既託其名不容不錄若葛立方之韻語陽秋崔銑之文苑春秋隸附不倫斯去之

虞氏卿春秋

漢志十五篇

佚

孔叢子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遊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常也事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

司馬遷曰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李氏失名春秋

漢志二篇

佚

呂氏不韋春秋

隋志二十六卷

存

司馬遷曰不韋爲相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辨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

高誘序略曰不韋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按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虞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孔穎達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爾

中興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書

晁公武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爲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牾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儒著於禮記尚矣而目之爲呂令者非也

呂祖謙曰不韋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有曰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

韓彥直序曰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

宜傳孟子亞聖則書宜傳遍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概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並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

蔡伯尹跋曰漢興高堂生后蒼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曆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列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

高似孫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絶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蠭議蜂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俊豪簪履充庭以至千計始皇甚惡書不韋乃極簡策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閒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閒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鸎西服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卒無一人敢易者是亦愚黔首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無一知書之人嗚呼

陳振孫曰十二紀者卽今禮記之月令

王應麟曰呂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以孔子列於呂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方孝孺序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縣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縣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邪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懼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楊愼曰縣金市門莫有敢易者此秦法然耳揚雄乃謂恨不生其時手載其金而歸吾家子雲老不曉事如此

杜氏 崧 杜子春秋

七錄一卷

佚

晉書杜夷傳兄崧字行高有大志惠帝時俗多浮僞著杜子春秋以刺之

皇甫氏 謐 玄晏春秋

隋志三卷

佚

臧氏 嚴 棲鳳春秋

隋志五卷

佚

胡應麟曰棲鳳蓋以配獲麟可笑也

王氏 道秀 百官春秋 或作王道琇

隋志五十卷 唐志十三卷又宋百官春秋六卷

佚

按初學記引百官春秋文云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執轡大將軍陪乘

亡名氏 兵春秋

漢志三篇

佚

李氏 筌 閫外春秋

唐志十卷

佚

陳振孫曰唐少室山布衣李筌撰起周武王勝殷止唐太宗擒竇建德明君賢將戰爭攻取之事天寶二年上之

辛氏書之博陽春秋

佚

右見胡元禮經籍會通

亡名氏幼老春秋

闕

按幼老春秋紀靖康之亂而作未詳撰人姓氏載徐夢莘北盟會編

劉氏向新國語

漢志五十四篇

佚

漢書志注劉向分國語

孔氏衍春秋時國語

唐志十卷

佚

春秋後國語

唐志十卷

佚

劉知幾曰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世者惟後語存焉

楊宗吾曰宋乾道中南詔使者昇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注春秋後語

王氏柏續國語

四十卷

佚

柏自序曰昆侖旁薄之廣大前瞻後際之無窮宇宙之間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至理獨會於此心可以知來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終也天開文明河圖斯出聖心默契畫卦造書而後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傳於世後一千八百六十有餘年吾夫子秉道統之傳任述作之責咸黜舊聞斷自唐虞而已夫子豈不欲備上古之淳風考制作之本始探幽賾而昭陽德也顧其荒誕鄙野龐雜殽亂或詭其旨或失其傳非可以立人極闡世教爲萬世帝王之法程於是因民心之感以正其情刪詩者所以導其和也因治世之事以達其道定書者所以立其教也因民用之疑以極其變繫易者開物之書也因亂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秋者立法之書也天地忽否吾道荆榛詩書厄於秦楚烈焰之中漢之儒者不能追亡補逸以足百篇之義乃過用其心於百篇之表矜功衒博詭聖誣經如書鬼神誑惑羣愚而莫能證其形似大抵翻空者易奇覈實者難工異哉太史公之爲書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論其世次紀其風績驚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學至於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書太史公何從而知之缺其所不知不害其爲學夫子也至我本朝蘇黃門始曰太史公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朱子屢稱此言最中其病及觀黃門之古史又上極於三皇以伏羲神農黃帝充之若與大傳同以少昊顓頊帝嚳唐虞謂之五帝終與大傳異其輕信何躬自蹈之乎堯舜吾知其爲帝也禹湯文武吾知其爲王也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吾知其爲賢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而止於我夫子不得取吾信焉乎取吾信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雖百篇之義固不得而追補然其大經大法巍乎粲然如日月五星之麗乎天未見其不足也千載之下猶未聞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帝王之餘風尚何求於茫茫不可致詰之外哉春秋之書吾夫子之親筆也其人可信也其時可近也傳之者失夫子之意多矣曾不是之求乃舍近而求之遠棄實而求之虛何邪天地之內一日之閒事如沙塵何可勝紀大者無出於三綱五常而至微者亦皆有理三代既遠自漢而下其見於史者十有七不過存一二十百千萬億之中而學者猶罕能盡觀而徧考也我朝治平閒先正司馬公奉旨編成資治通鑑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爲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出治之本天人相與之際規諫之從違刑政之得失善可爲法惡可爲戒采摭刊削井然有條最爲三代以下甚盛之書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編通鑑綱目五十有九卷大書爲綱分注爲目綱倣春秋目倣左傳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門人李方子爲後語精覈明

暢發揮本旨羽翼麟經殆無餘蘊僕嘗聞朱子曰左氏於春秋依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一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示以建安袁公樞為本末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閒又皆曲有微意其錯綜温公之書亦國語之流矣於是考國語之為書始於周穆王終於周定王凡四百八十有餘年止八國之書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國語文勝而言厖好怪而反倫學者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遂作非國語六十七篇以望乎世者愈狹而求相於呂化光豈不愚哉司馬公曰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君子藩籬妄著一書以非之宋秦公書敘之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二書相副以大成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先儒亦以為然以是知左傳國語不可偏廢袁公本末之書歷年幾兩倍於國語而不過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於無所發明然時益近而事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益少此可以見其筆力之精也不觀其博則不知其精不知其精則不切於用為士者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以經綸自期者亦自謁其矜而已僕因考通鑑之初語即外傳之終語也以是知司馬公之意未嘗不拳拳於外傳於是分門約語附諸儒之論辨編為續國語凡若干卷合若干章以備一家之支流餘裔竊嘗疑之左傳國語文氣不同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左傳之文浮國語之文質浮者近於誣質者近於冗左傳多詳事情國語多陳制度然重見者亦少雖閒有之而詳略且異若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見於春秋者猶有一百二十四國今國語止列其八他皆不足取乎況陳宋衛秦皆大國也亦無一語之可紀何邪此可疑者二也齊之內政不見於經而出於管子先儒皆以為非管仲書疑戰國之士偽為之豈有七百餘年之齊別無他語獨刪節此書乎此可疑者三也漢興之初亦以周之舊典禮經廢墜影滅諸儒幸得其傳皆欣然存之而不疑司馬公已定為列國之舊史矣非左氏之文也嘗聞諸國各有史而不相知秦併六國始盡得之往往私相傳錄皆非全書左氏文之而為傳國語疑未經穿鑿者秦其本國也宋衛非秦所滅所以獨無歟自入通鑑以來周止亡國之語耳非可續也魏趙韓分晉而晉語亡田和篡齊而齊語亡越已滅吳楚復滅越滅魯韓滅鄭齊滅宋故國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禮義之國帝王聲教文物之地俱已邱墟雖秦楚亦未幾而亡矣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奇禍也烏在其為可續哉雖然僕之所續者書也非續其國也藏以國言之魯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聖亙萬世而不可磨滅門人子孫班班於後世遠夷暴君亦莫不款謁致敬至今猶然雖周公伯禽之封國實成湯微子之苗裔也遂以續魯語為首上以黜夫子之所不取下以續夫子之所傳續魯語者亦所以續宋語也又以之補袁公本末備云

顧氏起經續汲冢師春

一卷

佚

王氏通元經

通考十五卷今止十卷

存

通自述曰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董常問元經之帝魏何也子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子曰元經之專斷蓋稟乎天命吾安敢至之哉

杜淹曰元經五十篇列為十五卷

薛收序曰元經始晉惠帝終陳亡凡三百年蓋聞夫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以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然帝衰於太熙故元經首此振起之也中國威乎皇始故元經挈名以正其實嗚呼天下無賞罰三百載聖人在下則追書褒貶以代其賞罰斯周公典禮使後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筆削使後儒常職而述焉收受經於夫子何足以究其渾奧輒為傳解發明師訓之一二云

中興書目元經薛氏傳十五卷阮逸學始於晉終於陳如春秋經傳之體疑此非通本書

晁公武曰隋王通撰唐薛收傳皇朝阮逸學起晉惠帝太熙元年終於陳亡子從兄子逸仕安康嘗得其本歸而示四父四父讀至帝問蛙鳴哂其陋曰六籍奴婢之言不為過按崇文無其目疑逸依託為之

陳振孫曰按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

出阮逸或云皆逸僞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太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勞日拙自不能揜邪此書始得於莆田纔三卷止晉成帝後從石林葉氏得全本錄成之

王應麟曰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自獲麟後歷秦漢至後魏著紀年之書始以晉系正統自劉宋立國始進魏於經而南北並列終也遂黜齊而進魏

薛氏收元經傳

十卷

存

阮氏逸元經注

十卷

存

王氏禕擬春秋文辭

十首

存集止七首

禕自序曰春秋之世王室之告諭列國之往來專尚乎修辭故閔馬父謂文辭以行禮而仲尼謂非文辭不爲功觀乎左氏內外傳所載凡其爲辭皆從容委曲而意已獨至蓋是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之久故辭氣不迫非後世專學言語者比也禕之少也嘗攻言語之學閒嘗擬爲當時之辭若干首顧其辭氣卑薄豈能庶幾乎古人徒以志學古之意焉耳

王氏世貞左逸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十一

王氏勃次論語

唐志十卷

佚

葉氏由庚論語纂遺

佚

應廷育曰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學於徐僑郡守請掌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學者稱通齋先生

戴氏艮齋論語外書

佚

赤城新志戴艮齋字彥肅黃巖人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祕書少監

劉氏敞濂洛論語

十卷

佚

宋史劉敞字聲伯樂清人入太學上書忤丁大全送南安軍安置既至盡取濂洛諸書摘其精要輯成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官至端明殿學士

符氏彥卿兵書論語

宋志三卷

佚

王應麟曰宋文目有兵書論語三卷國史志一卷

女論語

一卷

存

胡應麟曰宋南宮有女論語今傳

祁承㸁曰載內訓全書

潘氏士達論語外篇

二十卷

存

士達序略曰聖人欲無言或有言焉非有意於立言也論語一書是也或有意立言焉孝經繫辭是也論語二十篇出於門人所記其語得於親承一言一字宛然如見迥異諸家所載論語而外稱聖人之言而得其真者子思孟子爾檀弓荀卿自附孔子之徒所紀語多不純荒唐如莊夸炫如左其誣聖者固多閒有一二事非聖人不能為一二語非聖人不能言者即以補論語之遺可也予於校士之暇取豫章李氏所輯論語外篇與諸書所載孔氏之言求其理之正言之無疵者倣論語二十篇遺意自論學以迄聖績各條其類刊布學官蓋有論語在則諸書不能混有聖人之言在則諸家之言亦不能混也揚子雲曰羣言淆亂折之於聖諸子之言淆矣而據理以折之則言出於聖者固可師即未必出於聖而不悖於聖者亦不可遺也學者誠能約己之心以會聖人之言因聖人之言以得聖人之心蘊諸身為實德措之家國天下為實用或於學術士風少補云爾

陸元輔曰士達字去聞安吉州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江西右布政其視學廣東也因豫章李氏論語外篇本增訂之刊行焉凡二十篇論學第一為政第二示訓第三人倫第四明經第五儒行第六出處第七諫諍第八冠婚第九喪祭第十禮樂第十一論仁第十二治化第十三刑罰第十四綜古第十五程人第十六衡事第十七博物第十八雜論第十九聖績第二十李氏未詳何人書亦未見

孔子家語

漢志二十七卷

佚 別本存

孔安國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多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猶七十二子各共敘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惟孟軻孫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閒好

事亦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於時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弟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己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鑒

按安國家語後序疑亦後人僞撰

顔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中興書目家語自相魯至曲禮公西赤問四十四篇漢元封中孔安國集錄

王氏肅孔子家語解

隋志二十一卷

存

肅自序曰鄭氏學行五十矣載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乃慨然而歎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故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己傳斯文於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絶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黄黄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馬昭曰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鄭玄

張氏融當家語

七錄二卷

佚

阮孝緒曰魏博士張融撰

王氏柏家語考

未見

郎瑛曰王文憲公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爲也

王氏廣謀家語句解

三卷

存

馬思贊曰其書有延祐丁巳刊本末題刻於精一書舍廣謀字景猷別字猷堂

何氏孟春家語傳

八卷

存

孟春序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顔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藝文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與班史所志大都劉向校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校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玄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其言豈無據邪肅之論異於玄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爲贅此此自有爲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人也貞作史記索隱引及家語今本或有或無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句解也注膚陋荒昧無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略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膚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顔何字冉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

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顔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證之顔何豎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末亂於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懸重爲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奈之何使其汶汶而可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意當時書也而吾何可留焉而莫之重邪論語出聖門高弟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顔回死顔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校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子魚蓋無恙也或以論語爲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以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幷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卽他書有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略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槪見則不知舊本爲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爲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懸得附焉其不敢以入者仍別錄之幷春秋戰國秦漢閒文字載有孔子語者錄爲家語外集存之私塾以俟博雅君子或得肅舊本而是正焉是豈獨春之幸哉正德二年二月

陸氏治家語注

八卷

未見

錢謙益曰陸處士治字叔平吳人

梁武帝孔子正言

隋志二十卷

佚

劉知幾曰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

薛氏據孔子集語

二卷

存

中書省看詳進狀曰太中大夫尙書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兼太子諭德徐經孫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挺通議大夫尙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劉克莊等準尙書省送下朝奉大夫秘書監兼太子侍讀謝子強等狀申乞爲收藏迪功郎浙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令本省看詳克莊竊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所記彙次爲朱氏張氏語略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爲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尙如蒙激賞念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惓惓公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爲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付秘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二日尙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特與陞擢差遣其所進孔子集語付秘書省

據自序曰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斯人由之而不自知知之而莫能盡子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騫蓋亦僅得之耳目所接耳及夫逍遙曳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之響不嗣則其一話一言之記載尙左尙右之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嬴秦滅學之後逮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齊名學詩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爲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感滋甚焉設以爲孔子沒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十篇爲確邪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僞者哉遂取諸書所載裒而聚之日累月積浸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嘻懋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蓮徑東㴊二曾先生十餘年閒列官秘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火秘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下第乃詮次此書爲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櫃云淳祐丙午孟夏

吳萊曰孔子家語初出魏王肅家觀其言且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王肅嘗持以難鄭玄世之儒者猶或疑之而不盡信蓋慎之也況永嘉薛據所次孔子集語或本於戰國諸子或載於西漢老儒雖若聖人之遺言佚語賴此而僅存吾恐天下後世學者之滋惑也

楊氏(簡)先聖大訓

陸元輔曰據字叔容永嘉人

十卷

存

揚氏(雄)法言

隋志十五卷

存

漢書雄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乎論語作法言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學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問道第四問神第五問明第六寡見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淵騫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

袁準曰法言雜錯而無主

劉知幾曰仲尼既沒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

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

胡宏曰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䌫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近特甚有不必問不必答不必言者

晁公武曰雄好古學諸子各以其知舛駁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譔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爲序贊以發其大意然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靳靳然若影之守形既鮮所發明又往往違其本指正古人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貌者也

黃震曰揚子終篇稱王莽之勤勞過於阿衡是豈可齒善類猶以知尊孔子得名諸儒然自漢武以來孔子之褒顯尊異爲已久正不待揚雄而後尊且此時亦非有異端之可闢如孟荀不幸生處士橫議之時也迹其言議況多鄙淺不過掇拾緒餘以盜名爾

吳師道曰揚子法言十三卷晉李軌注錢佃用國子監治平中舊本刊之當時已用宋咸注增入矣今以四注本考之李注脩宋注詳凡李注本其文詳者皆所增入也其明注咸曰而誤以爲李注則佃不考之過也如正文淵騫篇一段脫三十六字注字訛誤甚多或間提行處或然或否亦有文未斷而復提者其校定豈得爲精邪司馬公宋咸唐仲友序附錄於後以見諸公之推尊揚子者如此之至仲友略及其出處而以易之肥遯當之義殊不類蓋亦曲爲之辭者

薛瑄曰揚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二子非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爲何如人矣

鄭瑗曰揚子雲擬論語作法言其言曰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其意以爲聖經亦只是欲使人難知爾殊不知聖經明白易簡初豈有意爲艱深之辭哉論語無意爲文而自粲然成文乃法言故爲艱險至不可屬讀自識者觀之不獨太玄可覆瓿矣

侯氏(芭)法言注

七錄六卷

佚

宋氏(衷)法言注

隋志十三卷

存

李氏(軌)法言解

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李軌注本歷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然後板行與建寧四注本不同

辛氏(德源)法言注

二十三卷

佚

柳氏(宗元)揚子新注

五條

存

蔣之翹曰法言東晉李軌已爲之注甚略子厚刪定雖增釋一二而亦不能盡補其亡誤故宋咸云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尚祕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辨至於言不詁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則其言無足取也

宋氏(咸)揚子法言廣注

十卷

存

咸序曰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度舍之紀玆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亹亹而爲己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厥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謨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爲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明爲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爲之注然愈略於毛公之爲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一二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尚祕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辨至於言不詁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己什其手是使揚氏之意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猶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於後仍條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爲貽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　又進表曰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多注書而顯氏矧遘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願壓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卽淪並行者非先王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盡弛民極都棼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宦奧靡留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途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昧唐陸德明云注既釋經經由注顯若讀注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釆正在小說之異罔忽於棄遺臣是敢前冒邦刑仰干天聽終篇稱善儻垂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注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東上閤門投進以聞臣瀆犯宸嚴無任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

陳振孫曰法言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敘傳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

司馬氏光集注揚子

十卷

存

晁公武曰溫公集晉李軌唐柳宗元國朝宋咸吳祕注公自言少好此書歷年已多今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集注李祠部注本及音義最爲精詳宋吳亦據李本而文多異同今參以漢書取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云

劉氏諱揚子大義

一卷

佚

徐氏君平揚子義

佚

張氏數揚子法言義

十三卷

佚

趙氏秉文法言微旨

佚

秉文自序曰揚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太玄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黃老董仲舒溺災異劉向鑄黃金惑揚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子既整輯太玄舊聞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柳李二注十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牴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忤而不中其失獨溫公集解偏采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揚子得聖人之行藏爲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爲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論語不同門人問答先後無次乃揚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

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鉤遠引微顯志晦川屬脈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於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予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于言辭之表者或有助於發機云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十二

王氏通中說

唐志五卷或作十卷

存

李翶曰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王氏中說是也

阮逸序曰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明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篇今世所傳本文多殘闕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於中說兩閒且曰同志淪殂帝閽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注釋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因爲引注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揚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能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辨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乎虛無下不局乎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

宋咸曰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

李覯曰文中子之言聖人之徒也而傳之者非其人吾觀中說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人也世謂房魏輩不稱師顧諸公何如人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學焉而不知所由來固小人矣然其佐唐命基太平行事灼見非小人也非小人而不稱師未嘗以爲師也明矣隋書魏公所述常人或得一傳而無王通云者豈躬爲弟子而忽忘如是乎或謂以長孫無忌怒故夫魏公引義諫諍不爲天子屈豈憚一無忌而削其師哉蓋文中子教授河汾閉迹未甚顯沒後門人欲尊寵之故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耳懼其語之泄乃溢辭以求媚孔子之時周王魯公非有遺也至修春秋尊京師別內外繾綣不能已江都弒煬帝而文中子曰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道吾不與焉命也其如君臣之禮何孔子於孟懿子季康子稱對稱名楊素蘇夔李德林隋之大臣且非弟子而謂之請見又名之其如上下之禮何吾故謂傳者奸詐無禮之人也

鄭獬曰中說李德林請見援琴鼓蕩之什又問禮於關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

晁公武曰右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爲是書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爲史臣所削今觀中說其迹往往僭聖人摸擬竄竊有深可怪笑者獨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

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予嘗以此爲疑及見李德林關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召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矣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儒養於儒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爲門人抑又可知已

洪邁曰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不肯仕於隋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子次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王明清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脩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於文粹

陳亮曰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爲之序篇焉惟阮逸所著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序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予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爲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尋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爲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皆不足以知之也　又曰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摹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多過內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譏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也

林希逸曰通之中說模倣論語之文做規爲圓模矩作方而無一出於胸臆徒掇聖人之句法以爲能將以求其工適足以露其拙耳

陳振孫曰唐志五卷今本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房魏論禮樂事書關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錄舊傳以此爲前後序非也又有龔鼎臣注自甲至癸爲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格非跋云龔自謂明道閒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

王應麟曰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興殿爲太極殿隋無此

名

潘音曰楊子雲法言王仲淹中說專模倣聖人言語然道理尚未透悟

吳師道曰文中子書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然其歲月事實牴牾乖刺終不足以掩後世之耳目也

楊廉曰文中子作中說以擬論語孔子何人乃敢擬之宜朱子有小兒瓦屋之譏也

羅欽順曰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未有見觀其稱佛爲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術矣

鄭瑗曰王氏中說或謂宋阮逸僞作陳同父類次之謂阮氏本與龔鼎臣本文各不同逸或不能無增損於其閒此啓後人之疑也

王世貞曰昔人謂文中子之高弟子房杜李魏諸賢皆貴爲貞觀將相而未有一言及其師以是爲疑若予所疑固不止是孔門七十子齒莫過於顏路季路然非有長於夫子者至考房杜李魏諸賢皆北面事文中子而皆長於文中子文中子以開皇四年生以大業十四年卒壽僅三十三爾李衛公以貞觀廿三年卒年七十九魏鄭公以貞觀十七年卒年七十三當並長文中子十六歲也房梁公以貞觀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一當長文中子九歲也杜密公以貞觀二年卒年四十六當長文中子四歲也文中子固十五而抗顏爲人師然豈必處處作項橐哉

胡應麟曰王仲淹著中說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罪之者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仲淹生隋季世遁跡閭巷一時與遊董常數子而外毋論房李王魏若風馬牛不相及即薛收杜淹識者亦疑焉李密李靖皆英雄氣吞一代劉炫生徒遍四方薛道衡李德林之才名楊處道賀若弼之幹略當時聲譽俱遠出河汾上刪詩書禮樂概非六朝所急一處士談周公仲尼諸人曰僕僕侯其門乎仲尼大聖微生畝直斥其名葉公太宰之問率遜辭以對以炫之矜弼之愎素之鉅姦道衡之輕薄彼其於文中奚有甚矣阮逸輩之過勞其心也

唐公文獻曰文中子書所謂正禮樂讚易道以之續經者率散逸惟中說十篇傳於今中述勸讀之旨出處之迹甚備其言平易而易知亦切近而易行沈深而不斛博雅而不肆於諸子中得聖人之言之似者也

蕭雲舉曰文中子受書春秋於李育學詩於夏珫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三易之義於仲華講道河汾所爲中說其辭約其致深其議該而宏因事考類分宗辨目足以不朽彼以僭罪之者苛矣

王圖曰仲淹中說十篇或議其擬論語爲僭然當正學湮廢之餘獨能尊推孔氏其氣象似顏子而用世之志又大類孟子

全天敘曰王氏中說大約借孔子以自尊亦所以尊孔子也

按王氏中說證之隋唐國史無不紕繆故宋咸直謂無其人而昭德晁氏鄱陽洪氏弇州王氏辨之尤詳黃巖戴氏著有中說辨妄一編惜其失傳莫有繼之者顧講學諸公讀書不論其世專尚言辭遂據無稽之言以子虛無是公躋然配食孔氏之廡而典禮家未有敢議焉者何與

戴氏（夏書）中說辨妄

佚

燕君武孝經

佚

右見抱朴子有龍虎二囊辟兵符蓋道書也

沈氏（若）廣孝經（唐藝文志作徐浩）

唐志十卷

佚

唐會要乾元二年十一月四明山人沈若進廣孝經十卷制授祕書郎集賢院待詔

張氏（士儒）演孝經

唐志十二卷

佚

員氏（半千）臨戎孝經

唐志二卷

佚

郭氏（良輔）武孝經

唐志一卷

佚

王應麟曰唐郭良輔設太公孫子問荅倣孝經篇第以述武事

李氏（遠）武孝經

宋志一卷

佚

鄭氏女孝經

宋志一卷

存

鄭氏進表曰妾惟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爲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至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别禮標羔雁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蹤可躡妾姪女特蒙天恩策爲永王妃以少長閨闈未嫺詩禮至於經誥觸事面牆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爲婦之道申以執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辭總一十八章各爲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以曹大家爲主雖不足以藏諸巖石亦可以少補閨庭輒不揆量敢兹聞達輕觸屏扆伏待罪戾謹言

宋史侯莫陳邈妻鄭氏撰

祁承㸁曰載內訓全書

石氏(恪)女孝經像

一卷

佚

宣和畫譜石恪字子專成都人工畫道釋人物孟蜀平至闕下授以畫院之職不就力請還蜀詔許之今御府所藏有女孝經像八

李氏(公麟)女孝經相

二卷

佚

賈氏(元道)大農孝經

宋志一卷

佚

綦氏(師元)道孝經

宋志一卷

佚

□氏([illegible])佛孝經

宋志一卷

佚

宋史書題名鶚不知姓

劉氏(炫)酒孝經

唐志一卷

佚

劉知幾曰俗所傳有雜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摹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

皇甫氏(松)酒孝經

宋志一卷

佚

亡名氏醫孝經

一卷

未見

馬氏(融)忠經

一卷

存

按忠經蓋擬孝經而作攷之隋唐經籍藝文志俱不載恐是僞託扶風馬氏者

林氏(慎思)續孟子

二卷

存

慎思自序曰孟子書先自其徒紀言而著予所以復著者蓋以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盡矣故演作續孟

崇文總目續孟子二卷唐咸通中林慎思撰慎思以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劉希仁序曰自文中子有續經書唐水部郎林虔中亦有續孟子然續經竟無傳者郊時之貴而續孟今行於世者有名孫元復焉七篇之書先儒謂最有關於聖門而溫國文正公乃作疑孟至謂瞽瞍殺人非孟子之言韓昌黎固謂軻之書非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程子遂以瞽象之事乃萬章傳聞之誤耳續孟之作又豈以阮逸所謂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今觀水部公出其仁義之言而善於敷演長於譬喻如曰堯之比戶可封不有四凶乎紂之比屋可誅不有三仁乎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斯言蓋得之矣不寧唯是孟子言必曰仁義公之治邑民懷其惠臨難不求苟免仁之至

義之盡可謂善學孟子者矣克齋林公稱爲吾閩千載不朽之士豈吾欺哉咸淳癸酉上春

吳鑑明序曰堯舜周孔之道至孟軻斬焉不傳仲蒙子作書續孟此其自任者豈淺淺也然生値唐亂官不過令長才志不見知於時斥罵逆巢抗首白刃孟氏可作顧不謂豪傑大丈夫哉所恨事不載史徒得故老傳說四五百年不休續孟子仲蒙卷目雖具藝文志今世所傳者殆放失其本眞矣史書果可盡信哉可傳者不錄所錄者又將泯泯而無傳仲蒙子何爲其生死不遇也哉元統三年南康曹侯明源來宰長樂始訪其子孫於稠岩之野爲之築室立祠表其大節而暴之天下耳目是不惟昭忠烈正人倫亦使世俗知爲善之可願雖掩抑百年猶遇仁賢君子以傳其名也余既悲仲蒙之志又嘉曹侯之爲政能有所建明故爲之敘贊以見有善者名無不聞而循吏之化民成俗固自有道也贊曰唐室不競以利稗政上替下陵用勩民命維閩仲蒙抗志續孟昌言仁義以藥時病不能者天出宰萬年巢賊稱帝萬乘南遷百寮鼠竄比肩從叛一人抗節辜醜駭亂蒙死則那偷生幾何較其短長得喪孰多夫既殞身遑恤厥名紀錄失官惟國無人邑老相傳彌遠彌在將五百年始遇賢宰賢宰爲誰明源曹公美俗旌賢不泥簿文躬駕之野訪求後昆樹祠學宮風於四遠匪私仲蒙忠義是勸稠岩之野青青楓陰胡晦于昔而白于今我師子輿好善是喜勸辭岩石彰其美德

程鉅夫序曰續孟二卷唐林公愼思所作其書列於唐藝文志宋崇文總目夫以孟子才號亞聖書次六經自司馬遷揚雄韓愈之徒尊信篤好以爲大有功於聖門至司馬光李覯輩乃著書譏毀學者固自有次第哉二書免於世俗之見亦幸矣夫然二書文深義密諄切反覆不悖於聖人之道誠有補於世教也公字虔中福州長樂人兄弟五人同讀書於稠岩山之石室公中咸通十年第又中宏詞拔萃科賜其鄉曰芳桂里曰大宏由祕書省校書郎至尙書水部郎中黃巢犯長安罵賊而死蓋賢者也其幾世孫崇萬來京師求予序之崇萬今爲浮屠氏云延祐改元四月晦

痛道源後序曰亞聖七篇之書續義利之辨明王霸之分知言養氣盡心知命擴善端闢邪說粹然一出於正度越諸子獨列於經韓子以爲功不在禹下程子以爲發前聖所未發其尊之也至矣予觀仲蒙子林先生續孟子二卷其自負爲何如哉惜其生於唐季屈於下僚不克展其志然能不染巢賊之汚竟罵而死合乎孟子舍生取義之說眞可欽仰非世之大言無實者比昔揚雄準易王通擬經不免後世之議然皆一代儒宗也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仲蒙子其庶幾焉

閩書林愼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登第自校書郎至水部郎中萬年縣令黃巢寇長安迫以僞祿不屈罵賊死愼思謂孟子七篇非其所著書而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作續孟子又有伸蒙子書

陳英觀序曰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直以聖人之徒與之不已過乎言者既與則行者可知已仲蒙子續孟之作將以言詒天下者也予謂仲蒙方著書時未必先知其身之死於賊仲蒙既以義死續孟雖不作可也書之存亡史之得失又烏能爲仲蒙子之有無立祠表義仲蒙亦何心之有抑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其在是乎

黃彝臣序曰孟子談仁義數萬言一以正人心爲己任仲蒙子續孟其有孟子之心乎哉然仲蒙處黃巢之亂以萬年令罵賊死官方其罵賊豈不知其必死哉義在於死而不利於苟生也質之孟氏非所謂眞知仁義之辨者哉漢揚雄擬論語作法言既而倍漢事莽是雄非特漢罪人固聖門之罪人已卽雄而視仲蒙子豈可同日語哉昔朱文公作通鑑綱目書雄爲新莽大夫今南康曹侯築室以祠仲蒙曹侯之心卽文公之心者也噫使天下邑宰皆如曹之用心世道其不復古乎

按愼思之死甚烈而新舊唐書忠義傳中俱不列其名何也續孟子十四篇一曰梁大夫二曰梁襄王三曰樂正子四曰公都子五曰高子六曰公孫丑七曰屋廬子八曰咸邱蒙九曰齊宣王十曰萬章十一曰宋臣十二曰莊暴十三曰彭更十四曰陳臻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十三

孔氏鮒小爾雅

隋志一卷

存

隋書李軌略解

晁公武曰孔子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王應麟曰小爾雅十三章申衍詁訓

陳振孫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

詹景鳳曰孔鮒小爾雅廣釋字義旁搜名物言約而事不泛旨近而便於俗於小學尙矣

張氏揖廣雅

唐志四卷七錄同隋志三卷

存今本十卷

隋書魏博士張揖撰

揖進表曰臣聞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徠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于後㝛歷載五百墳典散䘮惟爾雅恆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絕六國越秦踰楚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經師口傳既無正驗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夫爾雅之爲書也文約而義固其陳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羅天地綱紀人事權揆制度發百家之訓詁未能悉備也臣揖體質蒙蔽學淺詞頑言無足取竊以所識擇撣羣藝文同異義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著於篇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分爲上中下以頤方徠俊哲洪秀偉彥之倫扣其兩端摘其過謬令得用諳亦所企想也臣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陳振孫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於篇仍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十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別行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凡四書見唐志今皆不傳

曹氏憲博雅隋志作廣雅音

唐志十卷隋志四卷

存

隋書祕書學士曹憲撰

晁公武曰隋曹憲撰魏張揖嘗采蒼雅遺文爲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爲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爲音注援驗詳覆帝歎賞之

劉氏伯莊續爾雅

唐志一卷

佚

高似孫曰劉伯莊續爾雅艸木蟲魚該括略盡

劉氏杳要雅

五卷

佚

王應麟曰梁劉杳撰要雅周禮疏劉杳要雅亦以宜城爲酒名

李氏商隱蜀爾雅

通考三卷

佚

陳振孫曰蜀爾雅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邯鄲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爲之當必有據

劉氏溫潤羌爾雅

宋志一卷

佚

亡名氏蕃爾雅

通考一卷

佚

晁公武曰不載撰人姓名以夏人語依爾雅體譯以華言

方以智曰卽羌爾雅

梅氏彪石藥爾雅

二卷

存

彪序曰爾雅者古人訓釋作也予家西蜀江源少攻丹術窮究經方第用藥皆是隱名就於隱名之中又有多本若不備見猶畫餅蔓桃遇其經方與不遇無別也參同契云未能悉究當施直義今以衆石異名象爾雅詞句凡六篇勒爲一卷令迷者尋之稍易習者誦之不難云爾元和丙戌

白雲霽曰釋諸藥隱名

陸氏佃埤雅

宋志二十卷

存

子宰序曰嘉祐前經義之未作也先公獨以說詩得名其於鳥獸草木蟲魚尤所多識熙寧後始以經術革詞賦先公詩講義遂盛傳於時學校爭相筆授如恐不及元豐閒預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考縱言至於物性先公敷奏稱旨德音稱善且恨古未有著爲書者先公又奏臣嘗試爲之未成未敢進也天意欣然便欲見之因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筆削號物性門類編纂將終而永裕上賓矣先公旋亦補外所至以平易臨民故其事簡政清因得專意論譔既注爾雅乃廣此書號埤雅言爲爾雅之輔也埤雅比之物性門類蓋愈精詳文亦簡要先公作此書自初迨終僅四十年不獨博極羣書而農父牧夫百工技藝下至輿臺皁隸莫不諏詢苟有所聞必加試驗然後紀錄則其深微淵懿宜窮天下之理矣後有博雅君子覽之當自識其美焉宣和七年六月

晁公武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采俗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振孫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釋天所以爲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編纂將就而永裕上賓不及再上既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王應麟曰元豐中陸佃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宗論物性恨未有著書者佃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論譔爲埤雅二十卷

王愼中曰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爲書有自亂其法所引雖博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證而反以自病者亦多矣釋鸒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釋騏而釋服釋龍而釋占釋蓍而釋重卦皆非其著書本指釋竹而釋衛武公之德已去之遠而又及於明器釋倉庚摘引月令可耳而全錄其文釋艾則因五十曰艾之文而錄禮文全篇釋螽斯甘棠既不當釋詩而復旁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宗廟之議釋臺漢其說尤迂緩謂之詩箋義可也苹之爲藾蕭知其爲在野之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從箋而從毛與爾雅則水苹豈野生而亦豈鹿之所食邪白華之爲菅菅其名而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蒲蘆之爲野蜂則不當爲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曰達小曰羔未成羊曰羜既成曰羊則羔與羜乃羊之小與未成之通名不當各立以爲名也木之自斃者曰椔蓋斃木之通名而非一木之名也而乃有釋椔豕豬之通名豶其牝豚其牡牡之去勢曰豶而其牡者曰猳今乃釋豕與豚不爲明也豝豵豜並見於詩毛鄭皆以爲小豕惟毛以歲紀數鄭以生紀數爲異要之皆野豬也若爲豢獸則豈狩獵之所射且虞人致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豵二歲豝三歲特四歲豜與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之異釋知其當爲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豝而遺其他而與豕聯釋疑於爲豢畜歟大抵所識者多而所取者博固不能無失與至其釋貓引畫譜小言釋芍藥全錄花譜此無異童兒之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至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　又曰予讀荆國王文公集見其進字說表與其爲書序其義奧深以爲由書契以來未有也恨不得見其書其後於楊龜山集中見其摘數十字駁之龜山所駁皆是然要以爲未足以病其書也及觀埤雅往往多用字說雖非龜山所摘其義亦往往可駁蓋文公於學才藝既多尤能刻意精思故杜撰立說而以經傳文詞附會之雖不爲無義理而於天地自然之文何啻千里陸最以善言名物有說詩之名於熙寧閒亦以此爲王文公所重新經之義陸多與焉故陸亦用文公以廣其書也由是推之則字說全書雖不見亦未足恨而陸所爲以說詩得名正不免於穿鑿附會之病而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宜必多矣因閱埤雅漫志之

程氏[illegible]大爾雅

五卷

未見

陳櫟曰鄱陽程蒙齋撰小學字說朱子目以大爾雅然止三千字蒙齋同邑董介軒嘗爲注釋沈毅齋以程訓未備增廣之吾邑程徽菴猶以爲未備合程沈所訓又增廣焉

董氏夢程大爾雅通釋

未見

王氏柏大爾雅

一卷

佚

崔氏銑小爾雅

一卷

存

袁褧曰周公作爾雅擬之者若埤雅方言是已少渠研精古典緝成新編曰小者謙之之辭也因鋟之木俾釋注者有所考焉

朱氏謀㙔駢雅

七卷

存

謀㙔自序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自六經已然君子不病去足文之言而惟枝葉無當之辭是辟也試觀盤誥雅頌厥亦選艱而抱蹟矣今去商周三千餘禩其雕章畫羽方言殊訓與夫制事錫名豈不淵且博哉畸文雙句獨得訊之頡籀家書乃聯二爲一駢異而同析之則秦越合之則肝膽古故無其編焉非藝事一大歉哉暇日檢諸解詁排纂散出之文經子史流稗官滕說罔不搜括條貫依爾雅廣雅之義作駢雅七卷所見異辭所傳寫異辭皆不刪廢要使夏五郭公之例存焉爾若予耳目所不及接或幽僻放軼所未攬備亦俟夫博識君子紹而充之則予敢以篳路驅乎哉其固陋也惡乎辭

孫開序曰昔者周公作雅南豳頌之詩其辭典則其義奧渺其用物也宏其取材也古世人莫之解也其徒作爾雅以釋之則爾雅者固學詩之津筏也夫賦者古詩之流也屈原離騷思鬱以幽文奇以崛驚采絶豔蔚爲詞賦之宗自後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左思之徒皆博雅君子其所爲賦罔不醞釀古今錯綜名物以文被質度宮中商麗句偉辭駱驛奔會覽之者五色眩爛若登太廟而彝鼎錯陳若入武庫而戈鋋森列若步昆侖之墟璆琳琅玕無不有也蓋涉之莫窮其源遡之莫測其本始故知雅道至淵弘哉六朝以來此義泯泯雖閒有緣情體物之作而見聞既狹興寄益微近代綴文之士稍厭薄之更復專務虛恢嬋緩其辭僻怪其字懸疣附贅余無譏焉信矣好古之難也豫章宗侯鬱儀者今之振奇人也慨風雅陵遲詞賦寖頓冥搜古昔旁采方謠原本山川極命艸木於凡駢偶之語宏侈之辭靡不該而存之體倣爾雅作駢雅七卷纖纖綜緻攟捊𠺕韲璧合珠聯煇煌炳煥自是之後作賦者有所取裁矣雅道庶可興哉善乎王通氏之言曰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安可無乎夫世不能廢詩又何可無賦則爾雅駢雅當並傳天壤閒亦千古作者之林也

牛氏衷埤雅廣要

四十卷

存

衷自序曰宋開國公陸丞相佃於爾雅廣雅之後復旁搜冥索以埤翼之吾藩賢王論思之暇嘗進覽焉惜夫敘述之次尾天文而首羣品伍鳳鳥而躋微類未愜於中乃條示卷帙所宜增物類所宜補命臣衷輯之衷介冑之末非能文者且不敢辭謹因佃文之舊二十卷增摭羣書所載復成二十卷合而名之曰埤雅廣要閱數年緝完進呈復命翰學吳從政嚴加校勘釋以音注而梓行之以廣其傳焉天順元年歲次丁丑端月上元吉日

陳懿典曰埤雅二十卷宋陸丞相佃撰述於熙寧元豐閒以上之神宗初進說魚說木二篇後廣爲物性門類積久而成埤雅其廣要增至四十卷則皇明天順中蜀府護衛千戶牛衷奉賢王令而推廣之者也

白氏爽續演雅詩發揮

十首

存

陶宗儀曰白湛淵先生續演雅詩發揮一海青二押不蘆三和林尾四漠北種羊五角端六小人七鶡尾八迤北八珍九松煤十䴃䴌

屏

鄺氏露赤雅

三卷

存

露自序略曰子欲居九夷然蠻貊之族不異麋鹿喜則髀甘怒則角逐藍胡侯槃瓠漢官而擁部落披肝禮士喋血尋仇雄則陵蔑敗則狶烹齒魚腸枕犀渠甘心爲鷙之口君子亦何樂乎居之其令曰無罪而殺士者梟其族無才而妬能者刖其足有華風焉予以文字獲罪邑侯曳裾四姓扳謁諸司隆禮嘉貺非誼所安其中山川風土儀物耳而目者輒列諸篇其他六壬五遁兵鈐劍術不敢輕錄懼僭也

□□□曰鄺湛若上元跨馬過南海黃令不及下令怒拘之湛若吟曰騎驢適值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遂棄家走廣西登涉鬼門銅柱之間遍遊諸岑及藍胡侯槃四姓土司爲傜女執兵符者雲嚲娘之客嘗記其山川風土儀物及女君天姬隊歌舞戰陣之制爲赤雅一書稱諸岑爲漢將軍岑彭之後世爲粵西君長雄據蠻中歲時祭祀以麵爲吳將軍漢首以代犧牲而伏波苗裔世稱馬流人皆史書所未載也

方氏以智通雅

五十五卷

存

唐氏遠爾雅補

未見

劉氏迅六說

唐志五卷

佚

新唐書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不以示人

宋文總目唐右補闕劉迅作六書以繼六經標作書之義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言故止五卷

王應麟曰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尙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嗣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曾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況迅乎

黃氏佐六藝流別

二十卷

存

佐自序曰聞之董生曰君子志善知世之不能去惡服人也是以閒六藝以善養之其學大矣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書著功故長於事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春秋司是非故長於治易本天地故長於數人嘗兼得其所長是故舉其詳焉志始於詩以道性情爲謠爲歌謠之流其別有四爲謳爲誦爲諺爲語歌之流其別亦有四爲哢爲吟爲怨爲歎其拘拘以爲詩也則爲四言爲五言爲六言爲七言爲雜言詩其雜近於文而又與詩麗也則爲騷爲賦爲詞爲頌爲贊其導事對偶工復踏古則律詩詠焉書行志而奏功者也其源以道政事爲典爲謨典之流其別爲命爲誥謨之流其別爲訓爲誓凡典上德宣於下者也又別而爲制爲詔爲問爲令爲律命之流又別而爲冊爲敕爲誡爲教誥之流又別而爲諭爲賜書爲書爲告爲判爲遺命而閒亦有不盡出於上者焉凡謨下情孚於上者也又別而爲議爲疏爲狀爲表爲牋爲啓爲上書爲封事爲彈劾爲啓事爲奏記訓之流又別而爲對爲策爲諫爲規爲諷爲喻爲發爲勢爲設論爲連珠誓之流又別而爲盟爲檄爲移爲露布爲讓爲責爲券爲約而閒亦有不盡出於下者焉禮以節文斯志者也其源敬也敬則爲儀爲義其流之別則爲辭爲文爲箴爲銘爲祝爲詛爲禱爲祭爲哀爲弔爲誄爲輓爲碣爲碑爲誌爲墓表皆因乎書之制焉樂以舞蹈斯志者也其源和也和則爲樂均爲樂義其流之別爲唱爲調爲曲爲引爲行爲篇爲樂章爲琴歌爲瑟歌爲暢爲操爲舞篇皆因乎詩之風焉春秋以治正志者也其源名分也其流之別爲紀爲志爲年表爲世家爲列傳爲行狀爲譜牒爲符命其大概也則爲敘事爲論贊敘事之流其別爲序爲紀爲述爲錄爲題辭爲雜志論贊之流其別爲論爲說爲辨爲解爲對問爲考評而凡屬乎書禮者不與焉易則通天下之志矣其源陰陽也其流之別爲兆爲繇爲例爲數爲占爲象爲圖爲原爲傳爲言爲注而凡天地鬼神之理管是矣究其大都則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藝雖有六其本諸心則一也昔晉摯虞嘗著文章流別其亡已久故予蒐羅散逸以爲此篇統諸六藝竊比於吾董生云

朱氏升小四書

五卷

存

升序曰上章困敦赴紫原書會與友朋商確爲齋生定讀書次序

首蛟峯蒙求凡將急就之儔也名物者小學之先也次勿齋字訓性理學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次陳先生歷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略次黃成性史學提要使知傳統事迹之詳此四書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會宇宙在胸中矣然後循序乎六籍之學歸趣乎孔孟之教究極乎濂洛之說休日則事筆札而考蒼雅餘力則紀名數而誦詩文庶幾入門適道有序有條本末兼備終始相成者矣夫讀書不可無注解然注解與本文相離學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則非徒無益而適滋其惑故愚於諸經書往往爲之旁注使學者但讀本文而覽其旁注一過即了無繁複之勞也今此四書者或辭約而事意多故旁注不足則又表注於闌上使教者有所據依而學者易於記憶此區區之至意也既脫稿刻之齋舍題曰小四書以別於晦菴四書云

楊士奇曰小學之教其廢久矣歙人朱升輯方逢辰名物蒙求程若庸性理字訓陳櫟歷代蒙求黃繼善史學提要爲一編謂之小四書以教初學庶幾古人遺意其上及旁皆有注釋尤便於教者

按小四書舊刻板在婺源流傳未廣近陸御史隴其重刊行之

金氏德玹小四書音釋

四卷

未見

徽州府志金德玹字仁本休寧人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承師一

先民有言言大藝者折中於夫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傳經之選矣故曰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後之譜九經師授者率始於漢抱其流而未探夫源者也茲述承師自仲尼之徒始

孔子弟子

魯秦子商字丕茲(家語作不慈史記作子丕)少孔子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贈馮翊侯

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堇父偪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孔門弟子侯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鄄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魯顏子無繇(家語少無字繇作由)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追贈杞伯宋贈曲阜侯元進杞國公謚文裕

蒲大夫卞仲子由字子路(子亦作季)少孔子九歲唐追贈衛侯宋贈河內侯進衛公

魯南武曾子蒧(亦作點)字子晳唐追贈宿伯宋贈萊蕪侯

蔡漆雕子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唐追贈滕伯宋贈平輿侯

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

鄭康成曰魯人

魯閔子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唐追贈費侯宋贈瑯邪公改費公

按慈湖楊氏先聖大訓以閔爲憑恐誤

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

魯冉子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薛侯宋贈下邳公改薛公

按今本家語仲弓無年歲而史記索隱文有之

魯冉子求字子有(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徐侯宋贈彭城公改徐公

魯商子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蒙伯宋贈須昌侯

齊梁子鱣(或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唐贈趙伯宋贈千乘侯

魯顏子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唐追贈兖國公宋因之元至順中贈復聖公

衛士師齊高子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檀弓韓非子作子皋)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作四十)唐贈共伯宋贈共城侯

鄭康成曰衛人

王應麟曰衛高柴爲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單父宰陳巫馬子施字子期(史記作旗)少孔子三十歲唐贈鄫伯宋贈東阿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衛相衛端木子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唐贈黎侯宋贈黎陽公進黎公

魯有子若字子有(或作子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唐贈卞伯宋贈平陰侯

按小司馬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殆誤也

武城宰吳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作四十五)唐贈吳侯宋贈丹陽公改吳公(許慎說文偃作㫃象旌旗之游字子游)

魯樊子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贈樊伯宋贈益都侯

鄭康成曰齊人

宋原子憲(檀弓稱仲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宋贈任城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大夫武城澹臺子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江伯宋贈金鄉侯

單父宰魯宓子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單伯宋贈單父侯

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陳陳子亢說文作伉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唐贈潁伯宋贈南頓侯
按班固古今人表其載孔門弟子甚略獨陳子二見一陳
亢一陳子禽居中中一陳子亢居中下不得其解
魯公西子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邵伯宋贈鉅野侯
莒父宰衛卜子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晚爲衛文侯師唐贈魏
侯宋贈東阿公或作河東公改魏公
鄭康成曰溫國人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後齊迎以相
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進
郕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
公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王應麟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
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魯顏子幸漢表作柳咸淳臨安志作韋或作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
六歲唐贈蕭伯宋贈陽穀侯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宛邱侯改陳
公
魯冉子孺字子魯或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贈臨沂侯
蔡曹子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豐伯宋贈上蔡侯
魯伯子虔家語作處字子析家語作晳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
贈沭陽侯
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
宋周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聊伯志
作鄃伯
魯顏子高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少孔子
五十歲唐贈琅邪伯宋贈雷澤侯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魯峻石壁畫像云唐贈瑕邱伯
宋贈博平侯
鄭康成曰晉人
楚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黃伯宋贈枝江侯
按家語稱龍衛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蓋從北海鄭氏之
說若爲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人樂正子輿謂其行無師
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右有年歲著于家語史記隸續者三十有一人幷曾蔵共
三十二人內顏淵年數王肅疑其錯誤
按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斯史記家語咸紀弟子之年
茲先書三十二人而蔵無侯無年歲次于衛公者依侍坐
四子倫序書之不可以鄭公先之也
中都宰魯冉子耕字伯牛唐贈鄆侯宋贈東平公改鄆公
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
臨淄大夫魯宰子予字子我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
魯史記作齊公冶子長家語作萇字子長唐贈莒伯宋贈高密侯
范寧曰名芝字子長
魯南宮子縚或作韜一名括或作适字子容唐贈郯伯宋贈龔邱侯
改汝陽侯
夏洪基曰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
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
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
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
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
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
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
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
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
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
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
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
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
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
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說也
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棠穎末高郵夏洪基元開輯孔
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
諡敬叔者爲一人至于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
譌然漢書古今人表旣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
邊子顏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宮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宮
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遽而爲一矣
齊公晳子哀家語作克字季次或作沈唐贈郳伯宋贈北海侯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顏原兼修季
由洪适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路與兼修義不
協按公晳哀字季次不爲家臣太史公與原憲並稱一稱字一稱
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陳公良子孺字子正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宋司馬子耕(家語耕上有黎字)字子牛唐贈向(或作縣)伯宋贈楚邱
侯改睢陽侯
衛琴子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伯宋贈頓邱侯改贈陽平侯
家語有史記無
秦秦子祖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咸淳臨安志作沙梁)宋贈鄄城侯
衛奚容子葴字子晳(一云字子楷)唐贈下邳伯宋贈濟陽侯
魯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唐贈期思伯宋贈即墨侯
衛廉子潔字子庸唐贈莒父伯宋大觀中補贈胙城侯
齊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唐贈重邱伯宋贈臨朐侯
宰(或作罕)父子黑字子索唐贈乘邱伯宋大觀中補贈祁鄉侯
魯公西子葴字子尚唐贈祝阿伯宋贈徐城侯
秦壤駟子赤字子徒(或作從)唐贈北徵伯宋贈上邽侯
魯冉子季字子產唐贈東平伯宋贈諸城侯
薛子邦字子從
鄭子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贈朐山侯
司馬貞曰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蓋避漢祖諱
而改鄭與薛字譌也
按仲尼之徒名字閒有同者既有曾葴亦有奚容葴又有
公西葴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公晳哀又有任不齊
既有公西赤亦有壤駟赤既有卜商亦有秦商既有原亢
亦有陳亢既有狄黑亦有宰父黑既有冉孺亦有公良孺
既有秦祖亦有顏祖此名不嫌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
雕徒父亦字子有顏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顓孫師
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張巫馬施字子期叔仲會亦字子期
公西葴字子上公西輿如亦字子上秦非字子之公祖句
茲亦字子之原憲字子思燕伋亦字子思曾葴字子晳伯
虔狄黑奚容葴亦字子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亦字子徒
秦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續字子周公伯繚亦字子
周樂欣字子祺縣成亦字子祺顏噲字子聲樂欬亦字子
聲漆雕哆字子斂邽巽亦字子斂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
邦鄭國子徒子從安得以名字相類而并疑其姓氏之誤
邪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爲一人撰之于禮
終有未安也
齊后(今本家語誤石)子處字子里唐贈營邱伯宋大觀中補贈膠東
侯
魯左人子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贈南華侯
衛狄子黑字子晳(家語作晳之)唐贈臨濟伯宋贈林慮侯
魯商子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
楚任子不齊字子選唐贈任城伯宋贈當陽侯
魯榮子旂(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子顏)唐贈雩婁伯宋贈厭次侯
魯顏子噲字子聲唐贈朱虛伯宋贈濟陰侯
原子亢(家語作抗或作桃)字子籍唐贈萊蕪伯宋贈樂平侯
晉(或作魯)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侯
魯秦子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贈華亭侯
漆雕子徒父(家語名從)字子文(或云字子有)唐贈須句伯宋贈高苑
侯
燕子伋(或作級)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贈汧源侯
魯公夏子守字子乘宋大觀中補贈鉅平侯
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衛句子井疆字子疆唐贈淇陽伯宋贈滏陽侯
齊少叔子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贈博昌侯
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
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
而唐顏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
石作子蜀字子明唐贈石邑伯宋贈成紀侯
魯邽子巽(史記索隱作邦巽文翁石室圖作國選家語巽亦作選)字
子斂唐贈平陸伯宋贈高堂侯
魯施子之常字子恆唐贈乘氏伯宋贈臨濮侯
魯申子續字子周(家語今本作績)
申子棠字周(史記今本作棠禮殿圖作儻)唐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
申子棖(論語)字子續(咸淳臨安志)唐贈魯伯(臨安志作周伯)宋贈文
登侯
陸德明曰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

語云申續字周也

司馬貞曰文翁圖所記有申棖申棠

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續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棖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按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棖申棠文翁圖記並列開元祥符亦並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為一人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夏洪基強以棠棖為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蒧公西輿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為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魯樂子欬（或作欣）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大觀中補贈建成侯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墮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為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即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為弟子未可知也

魯顏子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贈宛句侯

魯孔子忠（或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贈鄆城侯

魯漆雕子哆字子斂唐贈武城伯宋贈濮陽侯

魯縣子成字子祺（今本家語作子横）唐贈鉅野伯宋贈武城侯

魯顏子相（史記作祖）字子襄唐贈臨邑伯宋大觀中補贈富陽侯

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

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顏子亦未可定

魯公伯子寮（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繚今本作僚又作遼或云即申繚）字子周唐贈任侯宋贈壽張侯

馬融曰寮魯人弟子也

按公伯繚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本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為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而盡掩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致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乃建議謂是聖門之蟊螣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顏何皆不見于家語而傳會于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為傳會未免失之偏矣

郳子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秦子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贈新息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魯顏子何字子冉唐贈開陽伯宋贈堂邑侯

史記有家語無

按秦冉顏何二子于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為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配食自謂不升于禮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言于周太祖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尚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為百世可遵也

廉子瑀

禮殿圖有家語史記無

魯孺子悲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慤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當知始雖辭疾終授以禮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反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公罔子之裘

序子點
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則家語載之家語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爲孔子弟子無疑也

仲孫子何忌僖子貜之子也卒謚懿子
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僖子病不能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奚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孔叢子又載懿子問書欽四鄰之義不可不附弟子之列云

仲孫子說 亦作閱 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
按世本仲孫貜生南宮縚孔安國以南宮适卽敬叔魯大夫鄭康成注禮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又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宮閱一名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近高郵夏洪基辨南宮适括縚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閱說字敬叔是一人考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閱卽南宮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縚則夏說似屬可從昔孔子將適周敬叔言于昭公賚車一乘馬二匹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宏觀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是敬叔在弟子之列有功于聖門者矣今祀典寘适而無閱不無可議焉

孔子璇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顏何疑爲字畫之譌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卽鄭國遂亦罷祀而并黜孔璇其說本于程敏政考秦冉開元中追封彭衙伯大中祥符閒加封新息侯顏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閒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孚敬廢之過矣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慣若自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別標璇名今會既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闕也

衞司寇惠叔蘭
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衞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司寇惠子之喪檀弓文也鄭司農注云惠子衞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古今識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惠叔蘭獨遺之不當補其闕乎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楊倞注云夫子弟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據此疑卽蘭也

魯太史左邱子明唐貞觀十二年詔與顏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瑕邱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
按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邱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邱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邱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邱明受經于仲尼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邱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邱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邱明躬爲魯史受經于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邱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邱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邱明受業孔

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
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褎欒之禮者此迨宋羣儒疊舍
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
子之前惑于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
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幷不得與七十子之
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邪竊以爲議禮者
之失矣餘見春秋部

魯林子放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

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殿圖
有之

牧子皮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

按孟子與琴張曾皙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
祀典之外

常子季

按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
者與夫子中分魯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

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

按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唐劉懷玉作
孔聖真宗錄以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閒

賓牟子賈

廣韻注漢複姓魯有賓牟賈

按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
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女論語之命季路
孝經之命子輿皆然孔子蓋以師道自居則賈在弟子之
列明矣惟是孔子語弟子必呼其名而記稱之曰吾子豈
記禮者去聖人之世稍後遂有此失乎

鞠子語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
也梁邱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于禮樂審于服
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
而色悅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
由獨然而外又一孝子也

齊大夫顏子涿聚亦作濁鄒

按呂覽云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
以終其壽而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
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雖不在七十子
之列然不可謂非孔氏之徒矣

右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仲會合傳有孔璇又別
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別見孔
子世家者有顏涿聚共七十八人蘇轍撰古史著錄七十
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琴牢薛邦申續陳亢縣亶也史
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鄡單秦冉顏何也益
以論語之申棖左邱明文翁禮殿之蘧瑗林放魯峻石壁
畫像之子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點樂
記之賓牟賈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閱晏子之鞠
語孟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而廣韻注以縣亶爲孔子門
人非弟子通計九十八人竊謂中有姓氏相近者不當以
臆見去留先師之庭宜槩從祀他若論語之闕黨互鄉二
童子魯峻石壁畫像之左子虞襄子孺子會公子肩顏
子思秉子高韋續書品爲秦王紀瑞製麒麟書之申姓名
闕失又蘧伯玉孔子嚴事之友施存雖載陶弘景真誥在
三千人之數不與弟子之列不復著錄恐滋後學之惑也

又按孔門弟子籍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隋經
籍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唐藝文志作論
語篇目弟子惜俱失傳識禮者止以家語爲憑至斥史記
爲傳會若文翁禮殿圖置之不復參詳矣又會要通典祖
庭廣記素王紀事孔門衾戴門里志等編紀諸弟子連書
姓名統不分析以致明南北雍闕里廟暨海內外府州縣
衛學從此弟子率改複姓爲一字姓沿其誤而不知今依
廣韻注如奚容蔵駟左人少叔石作左邱悉爲更正冀信
古之君子有取焉

又按古今人表于孔子弟子居第二等者左邱明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居第三等者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
子夏曾子子張曾皙子賤南容公冶長公西華有若漆雕
啓澹臺滅明樊遲巫馬期司馬牛子羔原憲顏路商瞿季
次公良顏刻顏柳居第四等者孟懿子南宮敬叔公伯寮
公肩子子石琴牢賓牟賈居第五等者顏燭雛陳亢林放

申㡠子服景伯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一

四庫全書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承師二

孔子門人

成回

劉向曰成回學於子路

楚馯臂子弓或作弘

司馬遷曰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

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

韓子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

吳萊曰荀卿所重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瞿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

按子庸傳易於子弓弓或作弘吳氏欲更作雍未免失之鑿矣

魯橋庇子庸

班固曰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

司馬貞曰橋庇世本作蟜疵字子肩魯莊公族

按子木傳易史記謂子弘授子庸漢書漢紀釋文謂子庸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魏文侯都

徐廣曰名都世本曰斯也

鮑彪曰桓子之孫

吳師道曰名斟

按文侯受經藝于子夏撰有孝經傳詳見孝經部

晉段干木

呂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

田無擇子方

李頤曰魏文侯師也名無擇

韓子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

齊高行子

趙岐曰高子齊人

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

王應麟曰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曾申子西

劉向曰左邱明授春秋於曾申

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

陸德明曰曾參之子受詩於子夏

王應麟曰曾西趙岐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于此可考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按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所云曾子疑是曾申

齊公羊高宋贈臨淄伯詳見春秋部

吳兢曰公羊高乃子夏弟子

魯穀梁赤宋贈龔邱伯改贈睢陽伯詳見春秋部

應劭曰子夏弟子

按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於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

又按春秋爲孔子所作則說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若公羊傳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魯子高子穀梁傳所

稱尸子沈子皆是巳子言之春秋屬商其皆子夏之徒與

子思子伋宋崇寧初贈沂水侯咸淳中加贈沂國公元至順中贈述聖公

孔鮒曰子思受業於曾子

韓子曰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按班氏古今人表子思居第二等

樂正子春

鄭康成曰曾子弟子

曾檀弓

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于禮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沈猶行

趙岐曰曾子弟子

按廣韻注沈直深切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不當從上聲讀

陽膚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

公明高

趙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

公明宣

劉向曰公明宣學於曾子

單居離

大戴禮記注曰單居離曾子弟子

公明儀

孔穎達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

子襄

趙岐曰曾子弟子

公孫尼子

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注云七十子之弟子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均載公孫尼子一卷注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

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今從漢志定爲孔子門人

世碩

按漢志世子二十一篇列在儒家者流注云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志所載宓子十六篇漆雕子十二篇皆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也

景子

按漢志景子三篇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王史氏

劉向曰六國時人

按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後學者

李克

按漢志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

芊嬰

按漢志芊子十八篇注云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公孫段

韓非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陶潛曰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

按儒分爲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羣輔錄有明徵而未詳其名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氏之易矣或疑公孫氏爲龍龍字子石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執是邪所云秉者龍也詭辯數萬騁堅白異同之辯初非孔氏弟子小司馬史記索隱誤認爲一人今攷定傳易者爲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

縣亶父亶索隱作豐家語無父字依廣韻注補子象

王應麟曰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人與

按子象爲孔子門人見廣韻注此唐宋封爵未之及云

公休哀

公祈哀

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

按公祈哀疑即公晳哀以晳作祈形相類而譌也然廣韻注既列孔子弟子公晳哀于前又列孔子門人公祈哀于後則別是一人未可臆抉也

盆成适

按晏子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穉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舉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凶門而迎适則适乃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宋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趙邠卿言适嘗欲學於孟子亦疑辭也

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隸釋隸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若夫弟子之子分比於門人子淵子與本門人也而列於弟子他如季路之子子崔子輿之子子元及華子嬸之子書思子張之子申詳雖未詳其所師要當互學於七十子者也

又按孔子門人古今人表居第二等者樂正子春段干木田子方第四等者公羊子穀梁子公明高第五等者陽膚第六等者檀弓而子張之子申詳亦置第二等

曾申弟子

李克

吳起

按曾申受詩于子夏受春秋于左邱明以授克與起焉是二人者皆子西之弟子矣

公明高弟子

長息

趙岐曰長息公明高弟子

田子方弟子

翟黃

按韓非子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是黃子方弟子也

公羊高子

公羊平

戴宏曰子夏傳春秋於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

穀梁子弟子

孫卿

顏師古曰穀梁子受經於子夏傳孫卿

按子夏詩四傳爲根牟子五傳而至孫卿古今人表居二等

高行子弟子

薛倉子

李克弟子

孟仲子

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

吳起子

吳期

劉向曰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

薛倉子弟子

帛妙子

孟仲子弟子

根牟子

古今人表居第六等

吳期弟子

楚太傅鐸椒

公羊平子

公羊地

孫卿弟子

曾申公

毛亨

帛妙子弟子

毛亨
按陸氏釋文子夏詩五傳而至孫卿卿傳大毛公而徐整
則云帛妙子授大毛公今並存之
公羊地子
公羊敢
公羊敢子
公羊壽
戴宏曰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子思弟子
費惠公
子思門人
孟子輿字子居（一作車）宋元豐中贈鄒國公元至順中贈亞聖公
按史記孟子列傳受業子思之門人而王劭疑人字爲衍
文韓退之亦云孟子學子思蓋本趙岐孔叢之說也詳見
孟子部
孟子弟子
樂正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
趙岐曰孟子弟子爲魯臣
萬章宋贈博興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孫丑宋贈壽光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浩生（亦作告）不害宋贈東阿伯
趙岐曰齊人
孟仲子宋贈新蔡伯
趙岐曰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者也
陳臻宋贈蓬萊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充虞宋贈昌樂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屋廬連宋贈奉符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徐辟宋贈仙源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陳代宋贈沂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彭更宋贈雷澤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都子宋贈平陰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咸丘蒙宋贈須城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高子宋贈泗水伯
趙岐曰齊人嘗學於孟子
桃應宋贈膠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盆成括宋贈萊陽伯
孫奭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
滕更
趙岐曰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
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孫宣公奭猶因其說故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攷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於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離婁爲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齡邱字引孟子齊有曇邱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承師三

易

田何

史記孔子弟子傳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

漢書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

按史記漢書所載授受不同姓名亦異未知孰是荀氏漢紀陸氏釋文序錄並同漢書

田何弟子

東武王同子中

洛陽周王孫

將軍梁丁寬子襄

齊服生

梁項生

王同弟子

太中大夫淄川楊何叔元

城陽相齊即墨成

太子門大夫廣川孟但

魯周霸

莒衡胡

齊相臨淄主父偃

周王孫弟子

將軍梁丁寬子襄

丁寬弟子

碭田王孫漢紀碭作桃虛

楊何弟子

太史公司馬談

太中大夫京房漢書注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

田王孫弟子

博士沛施讎長卿

曲臺署長蘭陵孟喜長卿

少府瑯邪梁邱賀長翁本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

施讎弟子

黃門郎瑯邪梁邱臨

安昌侯河內張禹子文

會稽太守瑯邪魯伯

張禹弟子

大司空長平侯淮陽彭宣子佩

少府沛戴崇子平

魯伯弟子

常山太守太山毛莫如少路

瑯邪邴丹曼容

治施氏易

沛人戴賓平帝時人

騎都尉東昏劉昆桓公戴賓弟子子宗正軼君文

徵士梓潼景鸞漢伯

孟喜弟子

蘭陵白光少子

沛翟牧子兄

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次公

蜀人趙賓

小黃令梁焦延壽贛

按趙賓焦延壽雖云受易於喜喜雖名賓後不肯仞翟白皆不肯以延壽易即孟氏學劉向亦以焦得隱士之說蓋漢儒恪守師說持論之嚴若此

治孟氏易

太山都尉蒙夏恭敬公

大鴻臚南陽洼丹子玉

少府中山鮭陽鴻孟孫

成安令汝陽袁良孫司徒安邵公安子蜀郡太守京仲譽司空敞

叔平京子光祿勳彭伯楚彭弟太尉湯仲河

贈褒親侯為氏梁竦叔敬

博士綿竹任安定祖以上見范氏後漢書
瑯邪都尉廣陵徐淑伯進
議郎南陽宗資叔都謝氏後漢書
校長召陵許慎叔重說文序
零陵太守會稽虞光子平與令成孫鳳曾孫日南太守歆玄孫騎
都尉翻翻別傳
蜀諫議大夫涪杜微國輔任安弟子華陽國志
梁邱賀弟子
子黃門郎臨
梁邱臨弟子
御史大夫瑯邪王駿
少府代郡五鹿充宗君孟
五鹿充宗弟子
光祿大夫給事中平陵士孫張仲方
真定太守沛鄧彭祖子夏
新莽講學大夫齊衡咸長賓
治梁邱易
博士代郡范升辯卿
山陽太守呂羌
博士梁恭
左中郎將京兆楊政子行
京兆祁聖元
太子少傅鄢陵張興君上子張掖屬國都尉魴以上范氏後漢書
張堪君游東觀漢紀
重安侯相杜暉慈明續漢
焦延壽弟子
魏郡太守頓邱京房君明
京房弟子
博士東海殷嘉漢書作殷
中郎河東姚平
中郎任良
博士河南乘弘漢書作桑
吳郡周敞
治京氏易

大司農長安谷永子雲漢書
沛獻王劉輔
侍中兼虎賁中郎將平輿戴憑次仲
弘農太守南陽魏滿叔牙
方正成武孫期仲彧
太尉弘農楊秉叔節
濟北相安平崔瑗子玉
吳令安邱郎宗仲綏子郎中顗雅光
處士廣漢折像伯式
光祿大夫魯陽樊英季齊
郎中南昌唐檀子產
京兆第五元先
大司農北海鄭玄康成以上范氏後漢書
處士南昌徐穉孺子
召陵令鄭李炳子然
光祿勳華陰劉寬文饒
東海相平陵韋著休明以上謝氏後漢書
遼東太守山陽度尚博平司馬氏續漢書
北唐子真廣韻注
費縣令東平陽田君集古錄
吳鬱林太守吳郡陸績公紀
晉隱士弘農董景道文博
著作佐郎晉陽郭琦公偉
尚書郎贈弘農太守聞喜郭璞景純
廣武將軍廬江韓友景先
趙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上洛臺產國儁以上晉書
晉給事中成都任熙伯遠華陽國志
費氏易
單父令東萊費直長翁
費直弟子
瑯邪王璜平中
治費氏易
尚書令韓歆
司空南閣祭酒京兆陳元長孫

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季長
大司農河南鄭衆仲師
大司農北海鄭玄康成
司空潁川荀爽慈明
荆州五業從事章陵宋忠仲子
魏大司農華陰董遇季直
衛將軍太常蘭陵王肅子邕
尚書郎高平王弼輔嗣

高氏易
沛人高相治易自言出於丁將軍

高相弟子
子郎官康
豫章都尉蘭陵毋將永

韓氏易
常山太傅燕韓嬰推易意爲之傳惟韓氏自傳之孫商爲博士其後涿郡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

涿韓生弟子
蓋寬饒

白氏易
博士白子友

白子友弟子
槐里令平陵朱雲字游

朱雲弟子
泰山太守九江嚴望
博士九江嚴元仲能
長安惠莊

鄭康成弟子
御史大夫山陽郗慮鴻豫
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東萊王基伯輿
魏中尉清河崔琰季珪
魏太僕樂安國淵子尼
魏黄門侍郎樂安任嘏昭光
河內趙商 以上見後漢書
尚書左丞北海張逸 見鄭玄別傳
冷剛
田瓊
炅模
焦喬
王權
鮑遺
陳鏗
崇精 以上見鄭志

治鄭氏易
蜀大長秋南陽許慈仁篤
晉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臨潁荀崧景猷
豫章太守順陽范寧武子
從事中郎上黨續咸孝宗 以上晉書
處士廣武周續之道祖 范寧弟子
南齊開府儀同三司領中書監瑯邪王儉仲寶
散騎常侍吳郡陸澄彥深 以上南史
魏祕書令泥陽梁祚
處士華陰徐遵明子判
北齊國子博士范陽盧景裕仲孺
清河崔瑾 以上二人遵明弟子
國子博士河閒權會正理
郭茂 以上二人景裕弟子

周子易
按周子之易通書是也故又名易通若夫太極一圖遠本道書圖南陳氏從而演之爲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曰玄牝之門次二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鍊神還虛復歸无極故謂之无極圖乃方士修鍊之術耳當時曾刋於華山石壁相傳圖南受之呂嵒嵒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於魏伯陽伯陽聞其旨於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詡爲千聖不傳之祕也周子取而轉易之亦爲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无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曰太極圖

仍不沒无極之旨攷之二程子全書無一語及是圖蓋明道伊川年十四五時一見元公之後未嘗再遇則手授是圖之說實出於附會棱山陸氏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本愛惜周子之言也不然必欲實其說以華山刊石之圖陰用其言乃尊爲聖門要旨遂疑周子私淑於圖南其可哉

邵子易

陳摶授易圖於种放放授許堅穆修修堅授李處約處約授范諤昌諤昌授劉牧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象數鉤深圖

按伏羲文王孔子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至康節邵子原本華山道士陳摶之學畫爲先天八卦橫圓方圖而證以天地定位一節文謂是伏羲之易又畫後天八卦圖而證以帝出乎震一節文謂是文王之易於是易乃析爲二伏羲文王各受其一而孔子十翼可置而不講矣攷摶所授止曰龍圖其後李漑則有卦氣一圖李挺之則有卦變反對六十四卦相生二圖范諤昌則有大易源流一圖劉牧則有鈎隱四十八圖初未嘗有先天之目也自邵子二圖出朱子篤信不疑取以冠本義之首後之學者不名之曰邵氏易直以爲伏羲文王所授之圖固若是從而辨之者惟袁機仲林黄中黄東發洎明武城王道數家焉爾

程子易

按二程子問學於濂溪尹和靖言伊川生平用意惟在易傳然終身不言太極圖一字邵堯夫欲傳以數學而伊川不屑此真篤信善道確乎其不可拔者是難能也

程子傳易弟子

監察御史建陽游酢定夫

工部侍郎延平楊時中立

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河南郭忠孝立之

國子博士金堂謝湜

祕書省正字藍田呂大臨與叔

左奉議郎洛陽尹焞彥明

尚書右丞瑞安許景衡少伊

上舍永嘉鮑若雨商霖

處士壽安張繹思叔

張子易

按伊川嘗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蓋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而明道涑水諸公皆詆其以老莊解易愚攷橫渠易說開卷詮乾四德即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閒如谷神芻狗三十輻爲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罪未至深於桀紂也

張子弟子

宣義郎京兆呂大鈞和叔

呂大臨與叔

博士武功蘇昞季明

太學正田腴畝伯

戶部侍郎三水范育巽之

朱子易

按朱子易分經異傳一從呂伯恭所定而圖說則篤信邵子冠先後天諸圖於本義前嘗曰袁機仲寓書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無所折衷且疑先天後天之說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四爻五爻無所主名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朱子再三與辨且云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是直以希夷上接孔子之易朱子未免失言矣

朱子傳易弟子

權工部尚書兼太子右庶子建陽劉爚晦伯

集英殿修撰清江彭龜年子壽

承議郎閩黄幹直卿

廸功郎主泉州安溪簿龍溪陳淳安卿

贈員外郎崇德輔廣漢卿

通直郎永嘉陳埴器之

處士建安蔡淵伯靜

廸功郎上饒陳文蔚才卿

祕書華亭林至德久

潭州善化令邵武何鎬叔京

廸功郎金華尉饒州董銖叔重

司農卿崇安詹體仁元善

集英殿修撰義烏徐僑崇甫
知建寧縣崇安江默德功
江西轉運司幹都昌馮椅儀之
道南書院堂長永福林學蒙正卿
貢士福州鄭文遹成叔
知贛州軍事邵武趙善佐佐卿
著作佐郎建陽葉賀孫味道
麗水尉永嘉戴蒙養伯
處士瓜山先生侯官潘柄謙之
處士同安許升順之
處士龍坡先生福寧孫調和卿
徽士友堂先生休寧吳晏叔夏
涪陵晏淵亞夫
處士敬義先生甌寧童伯羽蜚卿
處士格齋先生休寧程永奇次卿
吏部右選郎順昌廖德明子晦
辰州通判光澤李方子公晦
右正言衡州龔蓋卿夢錫
知袁州豫章黃㽦子耕
無爲軍教援臨海潘時舉子善
直寶章閣清江張洽元德
興國萬人傑正淳
貢士南城包揚顯道
縣尉古田林夔孫子武
處士建昌李煇晦叔李或作呂
處士浦城楊驤子昂
永福林學履安卿
臨川黃義剛毅然
廣西經略安撫司幹官光澤李閎祖守約
進士長樂劉砥履之
天台林恪叔恭
永嘉徐寓居父
知遂昌縣浦城楊與立子權
合肥令婺源滕珙德章

潮州鄭南升文振
處士晉江楊至至之
南廊簿領丹陽湯泳叔永
右司郎中龍溪王遇子合
永嘉沈僩莊仲
吉水丞興國吳必大伯豐
臨川甘節吉甫
處士艸窗先生樂平金去僞敬直
處士莆田方士繇伯謨
鄱陽汪德輔長孺
永嘉王顯子敬之
處士順昌余大雅正叔一云上饒人
處士婺源李季札季子
廣東提點刑獄西坡先生都昌黃灝商伯一作廣西運判
永嘉徐容仁父
忠州文學莆田鄭可學子上
處士新喻嚴世文時亨一云字亨父
古田林用中擇之
吉州錄事參軍婺源程洵允夫
直祕閣南昌李燔敬子一云南康建昌人
處士浦城楊道夫仲思
衡陽廖謙益仲
晉陵錢木之子升升一作山晉陵一作永嘉
嘉興府判官臨海趙師郏共父
吏部侍郎潭州鍾震春伯
進士長樂劉礪用之
處士建陽周明作元興
延平書院長九江蔡念成元思
處士將樂鄧絅衛老
處士建昌周謨舜弼
鉛山徐子融
鄭光弼子直
處士南平黃卓先之一云字偉葉
婺大中叔權

待初復仲

免解試丞豐曾祖道擇之

舒高

蕭佐

邵浩

連嵩卿

鄭仲履

呂光祖

范元裕

延平游倣敬仲

進士南城周貢

山陽郭友仁德元

將樵

余宋傑國秀

周模

知南康軍趙師夏致道

貢士寧都曾興宗光祖

知臨安縣武義鞏豐仲至

方誼賓王

呂燫士瞻

林振子玉

吳南宜之

進士南平張顯父敬之

處士建陽吳翌晦叔

黃有開

處士胡斗元聲遠

按文公弟子著錄甚多茲就其作易傳五經說及以易義問答見於語錄者則書之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承師四

尚書

伏勝今文

按郭子橫洞冥記謂伏生受書於秦博士李克然不見於他書未敢深信

又按宋咸平二年贈勝乘氏伯

伏氏弟子

太子家令潁川鼂錯

博士濟南張生

千乘歐陽生和伯

臨淮太守魯孔安國子國

按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見家語後序

鼂錯弟子

丹陽都尉汝陰何比干少卿 何法盛中興書少作長

張生弟子

都尉魯夏侯氏

郡守洛陽賈嘉

魯周霸

夏侯都尉弟子

昌邑王太傅魯夏侯始昌

夏侯始昌弟子

太子太傅東平夏侯勝長公

夏侯勝弟子

太子少傅東平夏侯建長卿 又事歐陽高

光祿勳齊周堪少卿

褒成君魯孔霸次儒

丞相建武侯陽夏黄霸次公

周堪弟子

博士魯國牟卿

列卿長安許商長伯

孔霸弟子

霸授漢元帝及子光

牟卿弟子

丞相博山侯魯孔光子夏

許商弟子

列卿沛唐林子高

博士平陵吳章偉君

列卿重泉王吉少音

博士齊炔欽幼卿

吳章弟子

御史大夫平陵云敞幼儒 西京雜記云作曾

治大夏侯氏書

太尉參錄尚書事北海牟融子優

鮭陽鴻

侍中領騎都尉平陵賈逵景伯

司隸校尉南陽宋意伯志

大司農定陶張馴子儁 以上范氏後漢書

議郎臨淄吳良大儀 劉氏東觀漢記

晉江陽太守蜀郡何隨季業 常氏華陽國志

夏侯建弟子

少府平陵張山拊長賓

張山拊弟子

黄門侍郎平陵李尋子長

關內侯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平陵鄭寬中少君

廣陵太傅山陽張無故子儒

城陽內史信都秦恭延君

膠東相陳留假倉子驕

鄭寬中弟子

御史大夫東郡趙玄

水衡都尉扶風班伯

張無故弟子

新太傅沛唐尊伯高

秦恭弟子

博士魯馮賓

治小夏侯氏書

大司徒司直蘭陵王良仲子 後漢書
成陽閻葵康仲潔 隸釋
歐陽生弟子
御史大夫千乘倪寬
倪寬弟子
千乘歐陽生之子傳曾孫高子陽高孫少府地餘子新室講學大夫政自歐陽生八世至大司徒夜侯歙正思
魯賜卿
歐陽高弟子
太子太傅濟南林尊長賓
林尊弟子
丞相關內侯平陵平當子思
信都太傅梁陳翁生
平當弟子
博士九江朱普公文
司隸渤海鮑宣子都
陳翁生弟子
博士瑯邪殷崇
右扶風楚龔勝君賓
朱普弟子
太常關內侯沛桓榮春卿
議郎彭閎作明
議郎吳郡皐弘季卿
桓榮弟子
虎賁中郎將南昌何湯仲弓
侍講九江胡憲
少府潁川丁鴻孝公
九江鮑駿
汝南張酺孟侯
太常桓郁仲恩子大鴻臚陽平侯焉叔元焉孫御史中丞關內侯
典公雅
丁鴻弟子
蘄長陳留陳弇叔明
太尉彭城劉愷
北海巴茂
太常九江朱倀
桓郁弟子
太尉弘農楊震伯起子太尉秉叔節
桓焉弟子
司空邵鄉侯江夏黃瓊世英
司空臨晉侯弘農楊賜伯獻
楊震門生
虞放
陳翼
歐陽歙弟子
郎中平原禮震仲威
新息高獲敬公
諫議大夫濟陰曹曾伯山子河南尹祉
治歐陽氏書
弘農楊寶
兗州牧屯留鮑永君承
諫議大夫堵陽尹敏幼季
中散大夫臨濟牟長君高子博士紆
潁川太守長安宋登叔陽
太尉朱寵
太尉河內杜喬叔榮
大司農酒泉張奐然明 以上范氏後漢書
議郎南陽宗資叔都 謝氏後漢書
郎中鄭固伯堅
綏民校尉領曲紅長熊喬漢舉
成陽閻葵叔謙
河南尹任城景君
步兵校尉景君
鄉令景君 三世傳業以上洪氏隸釋
郎中王政季輔 洪氏隸續
丹水丞汝南陳宣彥成 李氏丹淵集古
按陳宣碑建於建平四年文云卿承家學歐陽尚書碑至
明成化中中鄉水齧岸崩始出李藪于田紀之

孔安國古文

孔氏古文未得列於學官

孔安國弟子

都尉朝

倪寛

都尉朝弟子

中書令河內司馬遷子長

膠東庸生名譚

庸生弟子

博士部刺史清河胡常少子

胡常弟子

右扶風掾號徐敖

徐敖弟子

王璜

平陵塗惲子真

塗惲弟子

河南桑欽君長桑或作乘

按魯壁古文安國雖以授都尉朝倪寛司馬遷當時頒行學官者伏生二十八篇疑安國所授亦止於此遷史本紀世家所載諸篇是已若增多之書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故自膠東庸生以下至於桑欽其師傳歷歷可數中如胡常塗惲東漢之初頗有習其業者然所授殆亦止二十八篇而已此終漢之世不見增多之書也

蓋豫古文

徐州刺史蓋豫以授陳留太守汝陽周防偉公

杜林漆書古文

大司空扶風杜林伯山以授濟南徐巡東海衛宏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

按北海鄭氏注解古文本扶風杜氏漆書初非安國壁中書也唐孔氏正義引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宜之矣攷衛賈馬三君皆治漆書非膠東庸生所傳本乃謂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其繆歟與鄭志張逸問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然則特汎言之耳人無常人安得有其書乎況安國古文衛賈馬鄭諸儒實均未之見也

孔僖古文

後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學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遂拜僖郎中召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按章昭杜預以前安國五十八篇之書莫有見者故諸儒箋釋遇引增多篇內文輒云逸書其爲古文尚書者或出於蓋豫成本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惟范史孔僖傳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盡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過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於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或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止伏生所授諸篇而五十八篇則至晉而後增多罔缺也

東漢治古文書

尹敏

孫期

丁鴻

河南尹中山劉祐伯祖

長陵令張楷公超

徵士宛孔喬子松

安成周磐堅伯

以上皆非孔氏書

晉孔氏古文

高士朝那皇甫謐士安

太保鄭沖

扶風蘇愉休預

城陽太守天水梁柳洪季

城陽臧曹彥始
豫章內史汝南梅賾仲眞
　按孔氏書傳授受正義本之晉書今本晉書無之

詩

魯詩

楚蘭陵令荀卿
　荀卿弟子
齊浮邱伯
　浮邱伯弟子
太中大夫魯申培
楚元王劉交字游
楚中大夫魯穆生
楚中大夫魯白生
楚夷王劉郢客
　申培弟子
郎中令蘭陵王臧
御史大夫代趙綰
臨淮太守魯孔安國
膠西內史周霸
城陽內史夏寬
東海太守碭魯賜
長沙內史蘭陵繆生
膠西中尉徐偃
膠東內史鄒闕門慶忌
瑕邱江公
魯許生
免中徐公
　大江公許生弟子
丞相扶陽侯鄒韋賢長孺子丞相玄成兄子車騎將軍賞
　許生徐公弟子
博士東平王式翁思
　王式弟子
淮陽中尉山陽張長安幼君
楚太傅東平唐長賓
博士沛褚少孫
御史大夫沛薛廣德長卿
　張長安弟子
長安兄子諫大夫游卿
　張游卿弟子
泗水中尉瑯邪王扶
　王扶弟子
博士陳留許晏偉君
　薛廣德弟子
光祿大夫楚龔勝君賓
太山太守楚龔舍君倩
　治魯詩
博士江公漢書
博士長安右師細君
光祿大夫劉向子政
上谷太守般高嘉子光祿大夫容
太傅褒德侯南陽卓茂子康江公弟子
博士許晃一作晏偉君
明經梓潼李業巨游
五官中郎將任城魏應君伯
大鴻臚會稽包咸子良右師細君弟子
千乘貞王劉伉
大司農般高翊季回
司徒平陵魯恭仲康弟侍中丕叔陵
侍御史宜春陳重景公
南頓令鄱陽雷義仲公
河隄謁者沛陳宣子興以上范氏後漢書
召陵令鄭李炳子然謝氏後漢書
司隸校尉山陽魯峻仲嚴
執金吾丞武榮舍和洪氏隸釋

齊詩

博士齊轅固
　轅固弟子
夏侯始昌

夏侯始昌弟子
少府郯后倉近君
后倉弟子
諫大夫下邳翼奉少君
前將軍領尚書事蘭陵蕭望之長倩 既事后倉復事同學博士白
奇
丞相樂安侯東海匡衡稚圭
匡衡弟子
大司空琅邪師丹公仲
高密太傅琅邪伏理游君
詹事潁川滿昌君都
侍中光祿大夫扶風班伯
滿昌弟子
九江張邯
琅邪皮容
伏波將軍新息侯扶風馬援
治齊詩
白奇
景鸞
大司徒不其侯琅邪伏湛惠公
光祿勳伏黯稚文
司空三老伏恭叔齊
侍中屯騎校尉伏無忌
郡功曹景鸞任末叔本
大鴻臚潁川陳紀元方
韓詩
常山太傅燕韓嬰
韓嬰弟子
淮南賁生
河內趙子
趙子弟子
丞相陽平侯河內蔡誼 亦作義
蔡誼弟子
博士河內食子公

昌邑中尉王吉
食子公弟子
部刺史泰山栗豐
王吉弟子
博士淄川長孫順
栗豐弟子
山陽張就
長孫順弟子
東海髮福
治韓詩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
千乘太守淮陽薛漢公子
公車令犍爲杜撫叔和 薛漢弟子下二人同
會稽澹臺敬伯
鉅鹿韓伯高
光祿勳壽春召馴伯春
閬中令閬中楊仁文義
有道山陰趙曄長君 杜撫弟子
博士山陽張匡文通
武威太守安定李恂叔英
張恭祖
鄭玄
唐檀
公沙穆
夏侯恭
侯包 以上後漢書
陳囂君期 謝氏後漢書
山陽太守濟陰祝睦
郎中乘氏馮江元海
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叔河
中常侍南陽樊安子佑 以上隸釋
左彰長關中田君 隸續
費令東平陽田君 歐陽氏集古錄
從事武梁綏宗 趙氏金石錄

何隨華陽國志
晉隱士弘農董景道文博晉書
毛詩
子夏授詩於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
授河閒大毛公以傳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
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卿傳毛亨亨授
毛萇萇為河閒獻王博士
毛萇弟子
趙國貫長卿或作公
貫長卿弟子
阿武令解延年
解延年弟子
徐敖
徐敖弟子
新譯學大夫九江陳俠
陳俠弟子
九江謝曼卿
謝曼卿弟子
衛宏
賈徽
治毛詩
鄭衆
賈逵
孔僖
馬融
鄭玄
朱子授詩弟子
上饒陳文蔚才卿
嘉興輔廣漢卿
寧德陳駿敏仲
福寧孫調和卿
建陽劉爚晦伯
義烏徐僑崇甫
馮椅之

衡州趙蕃卿夢錫
順昌廖德明子晦
興國萬人傑正淳
建陽葉賀孫味道
永豐沈僩莊仲
臨川黃義剛毅然
建陽魏椿元壽
臨漳陳淳安卿
臨川甘節吉甫
邵武李閎祖守約
呂德明
晉陵錢木之子升
上饒余大雅正叔
天台潘時舉子善
浦城楊與立子權
涪陵晏淵亞夫
建寧楊道夫仲思
永嘉黃顯子敬之
邵武李方子公晦
邵浩
南劍游儆敬仲
南康周謨舜弼
丹陽貫從周文卿
九江蔡念成元思
南昌李燔敬子
永嘉徐寓居父
永嘉陳埴器之
鄱陽董銖叔重
黃有開
泉州楊至至之
南康呂燾德昭
三山林夔孫子武
建陽周明作元興
潮州鄭南升文振

建安熊夢兆世卿
魏丙
邵武何鎬叔京
三山劉砥履之
永嘉徐容仁父
黄升卿
馬節之
山陽郭友仁德元
吳振
新安滕璘德粹
永豐曾祖道擇之
臨海趙師郱共父
莆田鄭可學子上
樂平金去僞敬直
舒高
豫章黄㽦子耕
南平黄卓先之
李煇晦叔
岳陽李儒用仲秉
興國吳必大伯豐
南康胡泳伯量
建昌包揚顯道
平江李杞良仲
邵武劉炎潛夫
臨川吳琮仲方
江疇
林子蒙
蘇宜
三山黄榦直卿
三山劉礪用之
汀州楊方子直
鄱陽董拱壽仁叔
潘植立之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四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承師五 禮書附

禮

周禮

武帝開獻書之路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閒獻王獨闕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合成六篇奏之

治周禮

中壘校尉劉歆子駿

緱氏杜子春

太中大夫河南鄭興少贛子大司農衆仲師

穎陰令扶風賈徽元伯子侍中逵景伯

衛宏

尚書南陽張衡平子

趙岐

馬融

鄭康成

盧植

尚書郎山陽仲長統公理

儀禮

魯高唐生傳士禮十七篇

侍其生得十七篇

右漢藝文志梁七錄所說不同要是一書

又按宋咸平三年贈生萊蕪伯

治儀禮

禮官大夫魯徐生傳子至孫禮官大夫延廣陵內史襄

禮官大夫公戶滿意

禮官大夫桓生

禮官大夫單次以上三人徐氏弟子

淮陽太守瑕邱蕭奮

東海孟卿蕭奮弟子

少府東海后倉近君

魯閭邱卿以上二人孟卿弟子

鄭康成

禮記

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后倉弟子

中山中尉沛聞人通漢子方

信都太傅梁戴德延君

九江太守梁戴聖次君

按宋咸平三年贈聖楚邱伯政和三年改贈考城伯

東平太傅沛慶普孝公

大戴氏弟子

郡守瑯邪徐良斿卿

小戴氏弟子

大鴻臚梁橋仁季卿

瑯邪太守梁楊榮子孫

慶普弟子

魯夏侯敬

豫章太守沛慶咸

治小戴禮

劉祐

高誘

鄭康成

盧植

治慶氏禮

大鴻臚王臨

五官中郎將犍爲董鈞文伯

侍中薛曹充子侍中褒叔通

朱子授禮弟子

三山黃榦直卿

建陽劉爚晦伯

長溪楊復茂才

黃士毅子洪

同安許升順之

興國吳必大伯豐

建陽熊以寧

臨川黄義剛毅然
福寧孫調和卿
括蒼葉賀孫味道
建安蔡淵伯靜
劉黻季文
永嘉沈僴莊仲
邵武李方子公晦
莆田鄭可學子上
嘉興輔廣漢卿
晉陵錢木之子升
興國萬人傑正淳
上饒陳文蔚才卿
南康胡泳伯量
岳陽李儒用仲秉
南康呂燾德昭
臨漳陳淳安卿
林賜聞一
邵武李閎祖守約
李公謹
吴振
邵浩
樂平金去僞敬直
浦城楊道夫仲思
豫章黄㽦子耕
甌寧童伯羽蜚卿
高平黄卓先之
潘植立之
臨川甘節吉甫
鄱陽汪德輔長孺
順昌廖德明子晦
順昌余大雅正叔
南城包揚顯道
建昌李煇晦叔
饒州董銖叔重

建昌吴雉和中
永豐曾祖道擇之
永嘉徐寓居父
鄱陽程端蒙正思
古田林夔孫子武
三山劉砥履之
林子蒙
新安滕璘德粹
黄升卿
臨海潘時舉子善
宣城孫自修敬父
南康周謨舜弼
泉州楊至至之
建陽周明作元興
都昌黄灝商伯
汀州楊方子直
鄱陽王過幼觀
建寧楊驤子昂
三山林學蒙正卿
同安王力行近思

春秋

左氏傳

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授虞卿卿授荀卿卿授漢丞相北平侯武威張蒼蒼傳梁太傅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又太中大夫劉公子亦修左氏傳

賈嘉弟子

河閒博士趙貫公子㴱陰令長卿

按劉歆書有魯國柏公

貫長卿弟子

京兆尹河東張敞子高

御史淸河張禹長子

張禹弟子

諫大夫尹更始子大司農咸

尹更始弟子

胡常
丞相高陵侯上蔡翟方進子威
胡常弟子
郎中黎陽賈護季君
翟方進弟子
劉歆 又事尹咸
賈護弟子
新厭難將軍蒼梧陳欽子佚子博士元長孫
劉歆弟子
賈徽子達
陳元弟子
將作大匠扶風馬嚴威卿
治左氏春秋
太子太傅下邳嚴彭祖公子
青州牧不其房鳳子元
光祿勳王龔
博士金子嚴
武都太守關內侯魯孔奮君魚弟奇子城門校尉嘉山甫
鄭興
鄭衆
博士魏郡李封
太中大夫魏郡許淑惠卿
外黃令無錫高彪義方
馬融
張恭祖
鄭康成
西鄂長潁川堂谿典季度
張馴
京兆尹南陽延篤叔堅
扶風許伯升
孝廉長平潁谷子嚴
九江太守河南服虔子慎
司徒掾王玢 或作玠
汝南彭汪仲博

議郎章陵謝該文儀
宋忠
陳留邊讓文禮
尉汝南許公
白侯子安
潁川劉子奇
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光祿大夫新野李敏敬達
太中大夫涪尹默思潛
涪李仁德賢子右中郎將譔欽仲
魏司徒王朗
王肅
中散大夫嵇康叔夜
曹耽
荊州刺史王基
大司農董遇
博士河東樂詳文載
徵士燉煌周生烈
杜寬
鉅野李典曼成
南陽太守穰嘉楊俊季才
吳安遠將軍蒼梧士燮威彥
輔吳將軍彭城張昭子布
漢壽潘濬承明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陵杜預元凱

公羊氏傳

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博士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同業

按公羊子受春秋於子夏而傳中有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又有魯子高子何休注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徐彥疏云孔氏之門徒受春秋非唯子夏故有他師隱十一年傳記子沈子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則其傳不出於一人班固

古今人表有沈子顔師古注云魯人也善春秋亦有北宮
子魯子皆在中中
胡母子都弟子
丞相平津侯公孫弘
董仲舒弟子
梁相蘭陵褚大
諫大夫東平嬴公
廣川段仲溫
丞相長史廣川呂步舒
眭孟
嬴公弟子
東海孟卿
符節令魯眭弘字孟
孟卿弟子
太子太傅蘭陵疏廣仲翁
眭弘弟子
太子太傅下邳嚴彭祖公子
齊郡太守丞薛顔安樂翁孫
御史大夫瑯邪貢禹少翁 始事嬴公
疏廣弟子
御史中丞瑯邪筦路 又事顔安樂
嚴彭祖弟子
少府瑯邪王中
顔安樂弟子
淄川太守淮陽泠豐次君
少府淄川任翁
劉向
王彦
貢禹弟子
穎川堂谿惠
筦路弟子
大司農鄢陵孫寶子嚴
王中弟子
東平太傅瑯邪公孫文

荆州刺史瑯邪東門雲
泠豐弟子
大司徒東海馬宮游卿
郡守九卿瑯邪左咸
堂谿惠弟子
丞相史泰山冥都 又事顔安樂
治公羊春秋
侍中蜀郡張寬叔文
侍郎申輓
伊推
宋顯
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
鄭興
侍中扶風李育元春
戴宏
博士羊弼
成都楊終子山
諫議大夫樊何休邵公
鄭康成
荀爽 以上范氏後漢書
徐淑
處士東莞綦毋君
廣陵太守瑯邪趙昱
車騎將軍宕渠馮緄鴻卿 以上謝氏後漢書
重安侯相杜暉 隸釋
治嚴氏春秋
郅惲
瑯邪太守河内李章第公
騎都尉關内侯東緡丁恭子然
左中郎將雍邱樓望次子
侍中瑯邪承宮少子
左中郎將汝陽鍾興少文
侍中騎都尉三老安邱周澤稚都
太子少傅安邱甄宇長文子普孫承孝廉承

海西令南昌程曾秀升
長水校尉南陽樊儵長魚
會稽太守成都張霸伯饒 儵弟子下二人同
九江夏勤伯宗
潁川李修
諸生孫林　劉固　段著
長陵令張楷公超 以上范氏後漢書
中山劉祐 謝氏後漢書
山陽太守祝睦
泰山都尉魯孔宙季將 王粲漢末英雄記張璠漢紀宙字公緒
北海尉陸遷孟輔 以下宙弟子
陳留樂禹宣寧
下邳朱班
寧陽周順
沛周升仲甫
汝陽陳褒聖博
平輿謝洋子讓
山陽丁培實堅
魯戴瑋元圭
卞王政漢方
鉅鹿張雲子平 以下宙門生
定陶趙政元正
廣宗捕巡升臺
寧陽韋勳幼昌
館陶張上仲舉
館陶王時子表
陰安張典少高
魏郡孟忠待政
魏郡李鎮世君
館陶吳讓子敬
館陶文儉元節
館陶鄉璌仲雎
鄃暴香伯子
東武陽梁淑元祖

東郡趙恭和平
東武陽張表公方
東武陽滕穆奉德
樂平桑演仲厚
樂平靳京君賢
樂平梁布叔光
樂平桑顯伯異
平丘司馬規伯昌
下博張祺叔松
安平張朝公房
安平蘇觀伯臺
堂陽張琦子異
安丘齊納榮謀
北海呂升山甫
劇秦麟伯麟
北海如盧浮遺伯
劇薛顗勝輔
北海高冰季超
梁郡趙震叔政
梁郡徐璜幼文
東平陵吳進升臺
廣川李都元章
貝丘賀曜升進
魏郡許祺升明
館陶史崇少賢
館陶孫忠府文
東郡盧精子節
任城任景漢
下博張忠公直 以上隸釋
巴郡太守樊敏升達
東牟侯相祝長嚴訢少通 以上金石錄
治顏氏春秋
博士河陽張玄君夏 後漢書
司隸校尉魯峻仲嚴

汝南王□
沛丁直
魏郡馬萌
渤海呂圖
任城吳威
陳留畝屯
東郡夏侯弘 以上韓嬰
穀梁氏傳
穀梁赤受經於子夏作傳傳之荀卿卿傳魯申公申公傳博士瑕
邱江公公傳子至孫爲博士
按穀梁傳亦援沈子之言又有尸子度卽佼也佼爲衛鞅
師
江公門生
魯榮廣王孫
皓星公 皓或作浩
榮廣弟子
諫大夫郎中戶將沛蔡千秋少君 又事皓星公
梁周慶幼君
中山太傅丁姓子孫
蔡千秋弟子
諫大夫長樂戶將邵陵尹更始子大司農咸
丁姓弟子
長沙太傅楚申章昌曼君
尹更始弟子
翟方進
房鳳
江博士弟子
胡常
胡常弟子
新講學大夫梁蕭秉君房
治穀梁春秋
韋賢
夏侯勝
侍中樂陵侯史高

劉向
中郎王亥
南昌尉壽春梅福子真
尹敏
鍾寧君律
密侯霸君房
段肅
魏樂平太守麋信南山
吳尚書僕射丹陽唐固子正
晉堂邑太守張靖
廣陵相魯孔衍舒元
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
論語
仲弓子夏等所撰定
治魯論語
常山都尉龔奮
長信少府夏侯勝兄子太子少傅建
丞相韋賢子玄成
魯荆州刺史扶卿
前將軍蕭望之
安昌侯張禹
治齊論語
昌邑中尉王吉子陽子駿治魯論語
少府宋畸
御史大夫瑯邪王卿
御史大夫貢禹
尚書令五鹿充宗
膠東庸譚
安昌侯張禹
治古論語
孔安國
馬融
孝經
河閒顏芝藏子貞出

治今文孝經
長孫氏
博士江翁
少府后倉
諫大夫翼奉
安昌侯張禹
鄭康成
治古文孝經
孔安國
馬融
廣譽

漢

韋賢以詩教授號鄒魯大儒宣帝本始三年爲丞相封扶陽侯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相位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少府五鹿充宗爲梁邱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東海匡衡好學善詩諸儒歌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河內張禹字子文成帝爲太子時禹以博士授太子論語及即位以師進位丞相封安昌侯爲論語章句獻之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

世祖時正旦朝賀詔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博士戴憑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扶風井丹字大春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詩傳以志義聞鄉里語曰德行恂恂召伯春

楊政字子行治梁邱易與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京師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僠僠祁聖元

賈逵長八尺二寸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以夏侯尚書教授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丁鴻字孝公章帝時與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時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黃香博學經典精究道術京師號之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魯丕叔陵兼通五經元和初拜趙相雖居官不廢教授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孔僖二子長彥季彥並明經術會徒數百故時人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習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弘農楊震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劉愷爲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成都趙典仲經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時人號曰天下才英趙仲經

山陽度尚博平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爲吏清潔時人號曰海內清明度博平

河閒劉淑仲承少明五經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時人語曰天下德弘劉仲承

劉祐字伯祖宗室子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拜宗正三轉大司農靈帝初爲河南尹時人語曰天下稽古劉伯祖

上虞魏朗少英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以陳蕃薦官尚書時人語曰天下忠貞魏少英

議郎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時人語曰天下雅志蔡孟喜

魯國孔昱世元少習尚書遭黨事禁錮靈帝徵拜議郎補洛陽令時人語曰海內才珍孔世元

琅邪檀敷字文友家貧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時人語曰海內通士檀文友

荊州牧劉表景升起立學校撰定五經章句時人語曰海內所稱劉景升

荀爽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杜喬稱曰可爲人師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許慎字叔重博通經籍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周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廣漢任安字定祖受孟氏易兼通數經時人稱曰居今行古任定祖

陳囂君期善說詩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許晏偉君受魯詩于琅邪王扶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

折象字伯式事東平虞叔雅以道教授門人朋友自遠而至時人

諺曰折氏客雖朱雲脯段節英中有佃子趙仲平但觀天文論五經

魏

賈洪字叔業好學有才精於春秋左傳與馮翊嚴敬危材學相高衆人為之語曰州中暐暐賈叔業辨論洶洶敬文通

晉

裴秀季彥著易論樂論年二十五為黃門侍郎時人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宋

陶覆之字孫宗為太常丞習于禮凡宗廟疑義多所決定時人語曰定禮決疑問陶覆之

齊

沈驎士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一作羌）山中有高士開門教授居成市

梁

賀琛為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省中語云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

陳

山陰賀德仁與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學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北魏

崔光為孝明帝講孝經王道業預講安豐王延明錄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崔暹子達拏年十三暹令儒者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達拏升高坐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服之暹大悦擢仲讓為司徒中郎鄴下為之語曰解義兩行得中郎

北齊

陸乂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隋

壽張呂思禮年十四受學于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為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一

漢一字石經

隋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七錄三卷 一字石經尚書六卷唐志五卷七錄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七錄有毛詩三卷亡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唐志四卷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 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 一字石經論語一卷七錄二卷唐志同

佚

後漢書靈帝本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蔡邕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摯虞三輔決錄注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歷位九卿遂登台輔魏志官太傅

後漢書韓說傳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舉孝廉中平二年遷江夏太守

單颺傳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舉孝廉稍遷太史令出為漢中太守

張馴傳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

儒林傳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告言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宦者傳時宦者汝陽李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謝承後漢書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袁宏後漢紀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之前

楊龍驤洛陽記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華覃山記作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開陽門外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

酈道元水經注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中門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永久諒同憮焉

江式曰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北史劉芳傳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時號劉石經

隋書經籍志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

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

劉焯傳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焯奉勅與劉炫等考定

韋述西京新記曰貞觀中祕書監魏徵參詳考驗蔡邕三字石經凡十數段請於九成宮祕書監內置之後天后移于著作院

竇蒙述書賦注蔡邕書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既尋毀其本最希

郭忠恕汗簡曰後漢中郎蔡邕寫三體六經邪臣矯娍未盈一紀尋有廢漏

林罕曰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或云隸省者即隸減也少減曰省乃是隸書於篆書中減省點畫而已非是官省之省

李綽曰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張舜民曰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

方勺曰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即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皆殘缺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惜哉

歐陽棐集古目錄曰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名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摹本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眞僞也在洛陽蘇氏家

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爲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刻於卷末云

董逌廣川書跋曰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當時號洪都三字纔三十年兵火燹遺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糶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緯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遂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又曰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闕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

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尙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嘗是時尙有碑十八楊衒之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尙書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尙書盡同閒有異者纔十餘然則古文尙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爲一字漢爲三字此得相亂耶且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逸既誕作乃憲既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　又曰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爲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爲一碑破闕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耰而不輟作櫌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斿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于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

姚寬西溪叢語曰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爲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尙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傳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磾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磾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爲也尙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闕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於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晉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謬謂之蔡邕字矣唐祕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毋翕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感女永勸憂女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戚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女分猷各翕中各設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毋兄曰無皇曰則兄自敬德兄作皇曰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徽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厥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逢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撫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馳騁一毛虯龍片甲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

夫臣馬日磾臣趙䬀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難謹案下黠上缺黠上當是堂謂堂黠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真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邵博聞見錄曰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校今世本爲異尙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爲異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同馬日磾等以前聞攷正自書立石洛陽太學門下摹寫者日千人車乘塡塞至隋開皇六年遷其石於長安文字刓泐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毀子謂孔子自衞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耶又隋史旣遷其石於長安今尙有出於洛陽者何哉

鄭樵通志略曰石經始於蔡邕秦火之後經皆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爲書而刻石於太學門外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多非蔡氏之經

洪适隸釋隸續曰石經尙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二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林傳伏生尙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尙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亡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嬀艾勉逸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類是也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頹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爲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亡久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鞠爲甿畝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旣集隸釋因以所有鏤之會稽蓬萊閣　又曰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蓲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閒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　又曰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滅字畫比他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旣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略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倉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淸閑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爲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胄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媵觚媵爵云者媵蓋送也

又曰石經儀禮殘碑一段八行上下皆糜碎行多者六字少者二字聘禮之文也前五行乃使還反命之儀後三行乃出聘遭喪之儀一段十行二十字士虞禮之文也漫滅太甚僅有數字隱隱可認非板本尋繹安能得之因知此碑每行七十三字鴻都遺刻獨此最爲難辨聘禮曰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禳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於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執禮幣以盡

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成周之時朝覲廢而盟會講列國相聘結轍于道往反禮容執曲備具靖康建炎閒戎馬南牧己酉年先公張旜請和抵雲中聽命於粘罕繼徙冷山十有五年然後歸紹興之季金人犯廣陵明年壬午仲第往尋盟隆興之季復入淮壖其明年乙酉予銜命至燕館其邸十日四見其君燕射訖禮到闕與上介便服對內殿再拜升階奏使事賜坐飲茶而退既弛擔件所得之物以聞駭步就賜以所點一二物體以獻得告三日治職如初古禮病于太煩今日之儀無乃太簡乎　又曰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繹蓋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璣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本有堂谿典馬日磾趙䧜下一人闕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孫表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又曰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貫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宗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黄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䧜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雁行也黄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又曰蔡伯喈奉熹平之詔列鴻都之碑晚學咸所取正未嘗一字好奇也

婁機漢隸字源曰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所請正定五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毀但有書易公羊論語而禮記盡毀不存北齊徙於鄴都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者以爲柱礎而隋志以謂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紀傳所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尚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

張縯曰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纔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洛陽記注范曄漢書論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爲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閒洛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於鄴乃視洛陽記多六焉疑洛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礮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擊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稽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

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

趙饒書史曰欲學隸者當以石經爲祖

黃溍曰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存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如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當珍護以謹其傳也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磾趙馘官諫議大夫劉弘張馴韓說官議郎張文蘇陵傅楨楊賜孫表官郎中單颺官太史令左立官博士並熹平中奉詔正定諸經者

楊慎曰蔡邕石經趙殿撰家有遺字二卷

于慎行筆麈曰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頹落閒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闕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爲吾道之戹一也

趙崡石墨鐫華曰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文於太學講堂此石經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石經再刻也

按漢熹平刻石光和立石先後總屬中郎所書非再刻也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恆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毁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懷太子引洛陽記則云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二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毁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爲漢爲魏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爲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爲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恆傳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爲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爲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經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爲魏經在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爲三體一體無乃幷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爲漢與此言堂西所立石爲漢爲魏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誠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苟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爲邯鄲淳書則不攷衛恆之言而失之者也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於鄴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大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書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爲之而未成耶今此之本據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人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子皆得其拓本邵伯溫聞見後錄言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逌廣川書跋記尚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今此石已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黃虞稷曰漢石經殘碑見於洪氏隸釋者尚書僅五百四十七字

視孔安國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論語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公羊亦有嚴顏異同而詩則魯故所傳非毛鄭訓故此足貴也

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竇蒙宋郭忠恕蘇望方鈞歐陽棐董逌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縯謂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其義爲允載考衞恆及江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漢石經迨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當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磾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體例以時代爲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爲漢而三字屬魏不待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蓋雖本相沿偶譌三字爲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搨本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藏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爲漢隸無疑也

又按元吳萊立夫漢一字石經歌云先聖去已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季漢章句攻指擿八分自爲書刊定乃勒石古碑四十六兵火空餘迹熹平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衞侯師邯鄲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西學者嘗嘖嘖史書竟差舛一字幾不覩立夫之見亦以一字爲漢三字屬魏故節錄之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二

魏三字石經

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七錄十三卷)又三字石經尚書五卷

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隋志三字石經春秋三卷

(七錄十二卷)唐志三字石經左傳古篆十二卷

佚

郭頒魏晉世語曰黄初之後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

晉書衛恆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覬)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戴延之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三十五版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皆崩太學前石碑四十版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石質倘多崩敗魏文典論六碑四存二敗

隋志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

按一字當屬三字之譌

江式曰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歐陽修集古錄曰古文篆隸三體遺字凡八百二十有九

歐陽棐曰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閲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而已斷裂矣遂載以歸完理綴輯櫝藏之碑以大曆十四年七月立

趙明誠曰石本舊藏高紳學士家集古錄云紳死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非也元祐閒余侍親官徐州時故郎中趙竦被旨開呂梁洪掔此石隨行已斷裂用木爲匣貯之竦尤珍惜親友有求墨本者必手摹以遺之竦歿今遂不知所歸

洪适隸續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儒讎定五經命蔡邕書古文篆隸三體鐫石立於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收者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存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卽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曆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注云漢立石經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既以此碑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隸釋鑒漢魏之字法詳公羊之題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牴牾已定一字遺經爲漢刻矣續得蘇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壘守也歷古所疑於今始判會稽所鐫隸纂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取信焉

婁機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皇祐癸巳蘇望所刻

王世貞曰魏志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存至馮熙與常伯存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按魏武定四年碑移鄴都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半然則馮熙常伯存所損十之二三而墮水者又二四也

趙㟲曰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石經第三刻也

按魏石經本屬三字惟典論一卷乃一字爾世傳經爲邯鄲淳所書而晉書衛恆傳謂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趙至傳云年十四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紹亦曰至入太學觀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

晉石經

卷亡

佚

晉書裴頠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傳暢曰裴頠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北魏石經

卷亡

後魏書孝文帝紀太和十七年九月幸太學觀石經

崔光傳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前哲寳重墳籍珍愛分篆矧廼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汙毀積榛棘而弗埽爲鼪鼬之所棲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痛心疾首拊膺扼腕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蹠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闕職忝冑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閲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趙崡曰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因崔光之請補之此石經第四刻也

按北魏石經欲補治而中寢未有刻石流傳且神龜乃明帝年號而謂爲世宗趙氏之說均誤故備錄魏書之文以辨之

唐國子學石經

易九卷　書十三卷　詩二十卷　周禮十卷　儀禮十七卷　禮記二十卷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公羊傳十卷　穀梁傳十卷　論語十卷　孝經一卷　爾雅二卷

存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勅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舊唐書鄭覃傳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奧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

通鑑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舊唐書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啓導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譌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

新唐書文宗以覃名儒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置博士始覃以經籍刓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是正其文刻於石　又曰高重爲祭酒共鄭覃刊定九經於石

冊府元龜文宗詔國子監九經石本所司校勘尚有舛誤傳於永久必在精詳宜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就集賢審勘仍送國子監

王履貞太學創置石經賦曰我國家學校崇創石經於其中用啓千年之聖將遺萬古之風玄化式敷厥德既彰於有截聲詩再闡斯文庶表於無窮既而詔學苑之徒命他山之役陳滿笥之文雅結峻天之遠碧且曰道自人弘教由時易若不考深旨勒貞石布落落於廣廷陳巖巖於千尺則何以表吾道之不騫見伊唐之有赫者哉由是雕鏤之功備矣文質之義昭然鑿寒光而嶄嶄迭映黝古色而字字相宜儼彼貞規韞玉之姿益壯羈諸墨妙崩雲之勢彌堅事既叶於造微理乃符於撫實削成豈勞於執簡壁立更逾於散帙旁分鳥跡且非精衛之銜來遠映天光有若媧皇之補出可謂洙泗之風不墜而教化之道益敦鑽仰苟同於深奧咫尺可見於微言五色參差夫子之文章盡在丹楹俯瞰聖人之閫閾

斯存豈非吾君秉茲一德修文立極堅貞爲庶士之規考禮作百王之式既而辨舛錯而定魯魚然後二三子是效是則黎持記曰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黌閎有唐國子監存焉其閑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卽今之石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紿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鄩然之乃遷置於此卽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子欲徙置於府學之北牖子且佇圖來視厥既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淨虛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於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璧琬琰爛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貲有欲請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公卽建言崇飾壇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於公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於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閒已遭五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惟鐫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爲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

按是記在石經之側碑爲宋安民所鐫不肯刻黨人姓氏者也汲郡呂公者大忠也尹玉羽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

周必大曰唐文宗在御儲精經籍有意復古而緗素謬盭時惟鄭覃體上之意憫道之衰慨然有請於朝願與鉅學鴻儒協力讎校準漢舊事鐫石太學帝欣然可之於是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咸預其選羣經是正視漢熹平蓋無愧焉

李應祥曰雍石經唐文宗詔刻國子監鄭覃以經籍訛繆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勘準漢舊事鐫石太學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正其文太和七年勑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幷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文廟碑洞中卽其刻也

趙崡曰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之請此石經第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訛繆建言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勑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幷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石經第六刻也　又曰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所勒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羽之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字立於碑旁以便摹補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要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繆今華州東生文豸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

顧炎武曰九經幷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百五十二字易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七字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二千口百口十三字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今在西安府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曰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於玄日維丁亥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臣柏暠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珪士覆定字

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玄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臣覃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　又曰舊唐書謂石壁九經字乖師法名儒皆不窺之愚初讀而疑焉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爲石壁九經雖不逮古文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家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繆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如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裒誤褒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言誤存其孰能與于此哉脫于字周易繫辭下第八脫下字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也字力小而任重小誤少傷于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于決必有所遇脫所字蠱則飭也飭誤飾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也字姤遇也姤誤遘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終來有他吉他作它剛健篤實輝光輝作煇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作歷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如嚮嚮作響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桑（繫辭下同）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包皆作包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也明辨晳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床以辨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復小而辨于物辨皆作辨其旁注者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也字賁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貞字其先誤而後改者略例筌誤荃愈誤喻二无誤無皆即其誤改之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周易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爲別終似未安尚書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乃父誤先父孫上多子字臣下罔攸稟令令誤命若藥弗瞑眩藥誤樂王乃徇師而誓徇誤循乃汝世讎世誤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攻誤公用端命於上帝于誤子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字其旁注者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惟婦言是用是字旁

注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干下容下各添之字詩昔育恐育鞫鞫誤鞠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誤田舒慢受兮慢誤憂子尾脩脩脩誤修戎車既飭飭誤飾鞫爲茂草鞫誤鞠以祈黃耇祈誤祁涼曰不可涼誤諒鞫哉庶正鞫人忮忒鞫皆誤作鞠無此疆爾界界誤介侯疆侯以疆誤彊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雝雝鳴雁雝作雍之死矢靡他他作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同）和鸞雝雝雝作雍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也以作而維塵雝兮雝作雍既匡既勑勑作勅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尙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彼西雝肅雝和鳴有來雝雝雝皆作雍屢豐年屢作婁其旁注者女雖湛樂從樂下添克字自今以始歲其有下添年字曰商是常商下添王字其先誤而後改者抱衾與裯裯誤禂不瑕有害瑕誤遐饙餴發發誤撥噂沓背憎噂誤蹲如彼遡風遡誤泝駉駉牡馬牡誤牧皆即其誤改之云何其盱脫其字添周禮女史八人史誤使大宰三曰郊甸之賦郊誤邦內豢豕盲視而交睫豕誤施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緦誤絲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犒誤槁司市市司帥賈師而從賈誤胥肆長掌其戒令令誤禁鞮鞻氏府一人一誤八鬯人禁門用瓢齎用誤明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筵誤席大司樂大磬磬誤磬王大食三侑侑誤宥大師令奏鼓朄鼓誤鼙大祝四曰禜禜誤榮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相凡以神仕者仕誤士小子史二人二誤一大司馬旗居卒閒居誤車考工記妢胡之笴笴誤笱矢人前弱則俛俛誤勉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醫師死瘍者死上多有字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則字邦之大師大上多有字庭氏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射上多夜字儀禮士冠禮捷柶興捷誤建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袒誤祖福髤橫而奉之奉誤拳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薰燕禮右祭脯醢脯誤醢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敗坐授瑟乃降授誤受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訝誤之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南面西上脫一南字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到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移（下同）祝延尸延誤筵有司徹二手執挑匕枋挑誤桃主婦洗爵於房中脫爵字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受尸爵主人降洗爵爵誤觶（下主人賓爵並同）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

夫滕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禮記御刪定月令在曲禮之前月令人乃遷徙徙誤徒其器先以奄奄誤掩檀弓上周公蓋祔祔誤附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亦禮器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譬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字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喜誤嘉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坊記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有字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而誤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癉惡脫家字儒行慎靜而尙寬脫而字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若有一个臣个誤介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檀弓上有亡惡乎齊亡作無歲壹漆之壹作一樂記非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作於雜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於作于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昏義祖廟既毀教于宗室于作於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其先誤而後改者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才故人不耐無樂耐誤能皆卽其誤改之春秋左傳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具五年僖伯稱疾不從疾誤侯十年伐戴戴誤載桓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誤政六年楚之羸羸誤贏以類命爲象類誤德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國僖二年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誤泣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姬寘諸宮六日宮誤公公殺其傅杜原款傅誤傳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故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上十五年輅秦伯輅誤轄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且誤國二十五年昏而傳焉傳誤傳二十七年賁無禮也賁誤責郤縠可縠誤穀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親東傅于濟傅誤傳三十二年入險而脫入誤人爲從者之淹淹誤流文元年王使毛伯衞來錫公命錫誤賜享江芊芊誤芊二年廢六關關誤闕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誤曰十二年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邽誤封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弑誤殺三年晉侯伐鄭及郔郔誤延商紂暴虐紂誤討四年秋公如齊秋誤利六年離卦誤豐作同人八年殺諸絳市絳誤終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閒師誤帥十五年吾獲狄土土誤士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巷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乎誤平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虐上多內字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師誤侯且辟左右且誤旦七年尋蟲牢之盟蟲誤蟲十七年楚公子櫜師襲舒庸

櫜誤橐襄十年子蟜曰蟜誤嬌今伐其師今誤令十四年士鞅反反誤及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聘十九年而視不可含含誤舍所不嗣事于齊者事誤是天子令德天誤夫二十一年欒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二十三年射鼻我來奔鼻誤卑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夭井堙木刊堙誤煙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兵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餘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余二十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誤志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誤宴文子使召之召誤君慶氏之馬善驚馬誤焉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三十年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娶誤聚單公子愆期期誤旗駟帶追之駟誤四昭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令二年齊使上大夫送之送誤逆三年少姜有寵而死姜誤齊知而復從復誤弗四年恃險與馬馬誤焉五年娶于子尾氏娶誤聚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若誤苦九年無囿猶可囿誤宥十三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廬誤盧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宗誤宋二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詢取人于萑苻之澤苻誤符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感誤咸二十二年士平出奔楚士誤氏邊卬爲大司徒卬誤印二十五年季公鳥生申申誤甲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堀定元年榮駕鵝駕誤篤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誤技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伐十年駟赤謂侯犯曰赤誤亦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弑蔡昭侯將如吳蔡誤葬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爲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誤焉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訓誤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宣二年以視諸朝視作示哀十六年比事克則爲卿事下有也字其續添者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春秋公羊傳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名上多不字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誤稼三年曷爲或言崩或言薨脫上或字生毋相見死毋相哭毋字並誤作母死毋誤作毋死六年春輸鄭人未有成也未誤末下同十年宋人蔡人衞人伐載載誤戴桓二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脫一有字隱賢而桓賤也賤誤賊莊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也陰誤隱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誤刑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二十六年乞師者何脫師字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于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伯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何誤河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誤耳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憂臧宣叔者相也叔誤公襄十

四年邾婁人于咸脫人字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三三十九年爲其驕蹇爲誤或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昭九年其言陳火何脫陳字定元年立煬宮宮誤公四年夷狄也而憂中國而誤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弑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高上多齊字十四年顔淵死子曰子上多孔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桓六年衞車徒也徒作馬淫乎蔡乎作于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宣六年此非弑君而何而作如十年未絶於我也於作于十二年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成二年得一貶焉爾一作壹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二十九年爾殺吾君殺作弑二十一年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愬作訴十四年有麕而角者麕作麏其先誤而後改者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月閔元年盡弑之矣使弑子般弑並誤殺僖十三年葬陳宣公宣誤桓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鞌侯誤師昭二十五年慶子免君于大難矣脫矣字皆卽其誤改之春秋穀梁傳隱元年父者何傅也傅誤傳四年弑而代之也代誤伐九年所俠也俠誤挾莊七年則是雨說也雨誤兩下同僖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士子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文二年内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脫外字三年王子虎卒誤作壬子宣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饑襄元年晉侯使荀罃來聘罃誤嬰二年三年同二十年諸侯始失正矣正誤王六年立異姓以涖祭祀立上多非字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郊六年入者内弗受也弗誤不下同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僖十七年桓公嘗有存亡繼絶之功脫公字文六年處父主境上事事上多之字成五年帥羣臣而哭之前作羣後作帥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論語賜也爾愛其羊爾誤女不知其仁仁誤人子使漆雕開仕雕誤彫再斯可矣斯誤思三人行三上多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得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二字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人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諸誤謂何德之衰衰下多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人焉爾乎爾作耳人潔己以進潔作絜其先脫而後添注者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爾雅釋詁替戾底廢誤作底底翢纛也翢誤翩舉擊也誤擊舉赫兮咺兮咺誤烜是刈是濩濩誤穫木謂之虞木誤本何鼓謂之𪔂牛何誤河澤烏鸔鸔誤蘋莽麻毋莽誤學櫰棗含櫰誤擾柷州木柷誤祝魚尾謂之丙尾上添之字燕白脰烏烏誤鳥楊烏白鷢楊烏誤鷢薦烏醜烏誤烏鵲醜烏誤烏譽大譽誤作大譽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經中凡虎字皆缺末筆作虎㝁號𧇊鬣彪䖍諕字皆同避太祖諱也淵字皆缺筆作淵蜵亦作蜎避高祖諱也世字皆缺筆作卋泄作洩紲作綿葉作弃勤作勤葉作葉渫揲緤媟緤楪皆改從云民字皆缺筆作𡰥岷作𭃂岷作㟭泯昬婚痻碈𥇗愍蟁皆改從氏避太宗諱也亨皆從亨避肅宗諱也豫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也适字皆缺筆作适避德宗諱也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也純字皆缺筆作紃避憲宗諱也恒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也湛字皆缺筆作湛甚作甚椹作椹避敬宗諱也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玄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玄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文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經中左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爲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字缺筆其爲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三

後蜀石經

易十卷 略例一卷 書十二卷 詩二十卷 周禮十二卷 儀禮十七卷 禮記二十卷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公羊傳十二卷 穀梁傳十二卷 論語十卷 孝經一卷 爾雅三卷

俱佚

呂陶曰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於石以資學者國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

張俞曰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削典法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爲事凡草創制度多襲唐軌紹漢學遂勒石書九經

席益記略曰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眹作周公禮殿於石室東圖書遠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眹始收殆嘗增易之今壁間又有東晉人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年刺史劉悛益以禮家器服制度爲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爲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六百七十有二其間爲蜀刻石經之歲是爲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有二年矣

洪邁曰孟昶時所刻石本九經其書淵世民字皆缺畫猶避唐諱

晁叔闕曰僞蜀廣政七年其相毋邱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是歲實晉開運甲辰也蜀守胡宗愈作堂以貯石經席益增葺爲記

晁公武曰石經周易并略例十一卷曾宏父石刻鋪敘作十二卷又略例一卷僞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乾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略例有邢璹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璹註略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尚書十三卷僞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缺其畫亦缺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網未知孰是毛詩二十卷僞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刊石周禮十二卷僞蜀孫朋吉書以監本是正其註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禮記二十卷僞蜀張紹文書不載年月經文不缺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註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爲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左氏傳三十卷不題所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公羊傳十二卷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僞蜀刻五經備註傳爲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穀梁傳十二卷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缺唐及僞蜀諱而缺恆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眞宗以後意者是田況乎論語十卷僞蜀張德釗書缺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衞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

又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間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毋昭裔捐俸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毋邱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閒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僞相實毋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缺其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人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摹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閒寫本不用然有舛誤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定難

以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塞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璹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三十一科石刻鋪敘作二十二穀梁傳一十二科石刻鋪敘作二十三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蓼士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鋪諸樂石附於經後將必有考而正之者

趙希弁曰石經周易十卷經注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石刻鋪敘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字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鈞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臣孫逢吉書尚書十三卷經注弁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石刻鋪敘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共七萬五千二百六十八字將仕郎試祕書郎臣周德貞書鐫玉冊官陳德超鐫毛詩二十卷經注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石刻鋪敘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十四萬六千八百十二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周禮十二卷經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字石刻鋪敘經五萬五百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儀禮十七卷經注一十六萬五百七十二字石刻鋪敘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共十三萬六百九十三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禮記二十卷經注一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字石刻鋪敘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六千四十九字共二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四字卷首題曰御刪定禮記月令第一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奉勅注曲禮爲第二蓋唐明皇刪定之本也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經注弁序三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石刻鋪敘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字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不題所書人姓氏公羊傳十二卷經注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四字石刻鋪敘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共十二萬一千七百七十五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穀梁傳十二卷經注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字石刻鋪敘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不題所書人姓氏論語十卷經注弁序二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石刻鋪敘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潁川郡陳德謙鐫字孝經一卷石刻鋪敘作二卷經注弁序四千九百八十五字石刻鋪敘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石刻鋪敘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但題潁川郡陳德謙鐫字爾雅三卷石刻鋪敘作二卷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武令昇鐫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以上石室十三經蓋孟昶時所鐫故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惟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又書將仕郎試國子四門助教州學講說何維翰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州學說書黃東儒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華陽縣尉州學勾當王尚喆朝奉郎祕書省著作佐郎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武騎尉管勾州學華參奉直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橋道勸農事及提舉渠堰騎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解程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及提舉渠堰輕車都尉借緋提舉州學姦世卿提點益州路諸州軍刑獄兼本路勸農提舉渠堰公事朝奉郎尚書比部員外郎護軍借紫孫長卿益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曾穎叔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軍州事兼管內橋道勸農使充益利路屯駐駐泊本城兵馬鈐轄提舉益利路諸州軍兵甲巡檢賊盜公事上騎都尉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田況

曾宏父曰古文尚書二冊二卷蓋唐天寶未改古書前傳本中汲郡呂大防得之宋次道王仲至家乃元豐五年壬戌鏤板乾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取以入石教官張大固等監刊　又曰益郡石

經肇於孟蜀廣政悉選士大夫善書者模丹入石七年甲辰孝經論語爾雅先成時晉出帝改元開運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實周太祖廣順元年詩書二禮不書歲月逮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九月訖工時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祀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貢始湊鑴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凡十二卷乾道六年庚寅晁公武又鑴古文尚書暨諸經考略洪文敏公邁謂孟蜀所鑴字體清謹有正觀遺風續補經傳殊不逮前且引魏證虞世南相繼爲祕書監日請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蓋欲字畫清婉可以傳久是以自經傳以後非士夫所書皆不著姓氏若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頁蜀中又以翻刻入石黃長睿謂開元中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是元宗時已罕得況今又六百年後耶

王應麟曰僞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官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㦤又校注文同異爲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又曰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陶宗儀曰張德釗孫逢吉張紹文周德貞孫朋吉五人皆善書後蜀廣政七年被選以右僕射毋昭裔所校勘定孝經論語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模丹入石鐫置益部德釗簡州平泉令逢吉國子毛詩博士紹文德貞朋吉俱祕書省祕書郎

楊慎曰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昪不過作小詞工書竹而已孟昶乃能表章六經立石成都洵有功於經學矣

又云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吳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

吳任臣曰蜀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於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貞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釗寫爾雅字皆精謹

按宋乾德三年收蜀送降款者通奏使伊審徵也首降表者翰林學士李昊也自昊以下從降者三十二人入除目者二十六人載句延慶錦里耆舊傳而昭裔紹文朋吉逢吉德貞德釗皆不與焉

宋國子監石經

七十五卷

佚

江休復曰宋子京判國子監進禮記石經本

王應麟曰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　又曰至和元年八月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月工畢上之賜銀幣　又曰至和二年三月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又曰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詩二十書十三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眞篆二體　又曰嘉祐三年五月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二月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不願仕賜以銀絹五月以同篆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

周密曰羅壽可游汴梁見太學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眞字

長編嘉祐六年三月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建安人得象之叔

葉適曰瑞安沈彬老北游程氏師生閒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時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卽廢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後世孫體仁闢以庋焉名曰深明

朱翌曰本朝石經胡恢所書

顧起元曰胡恢金陵人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詩自達魏公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按宋史藝文志又有楊南仲石刻三體孝經一卷

陳頎曰開封宋建都處予署府庠事見諸碑刻多宋時太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者周視齋廡見石礎俱斷碑隱然文字在上

按宋太學石經在開封陳永之猶及見之惜未有好事者摹搨今則沈於黃河淤泥之下矣

胡氏元質重刻漢石經

佚

元質記曰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其書畫超詣要非中郎不能到也然至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能辦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於其間不可知也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餘甚至取爲柱礎爲砌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不得一況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閱斷不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爾

宇文紹奕跋曰內翰胡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嘗歎石經隸書最古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人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鑱諸石永貽不朽按史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酈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則一字石經出於邕筆似無可疑若夫三體石經以儒林傳考之其書已出於東漢時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殆以補漢刻遺亡爾

姓譜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官至敷文閣學士

宋洪氏适重刻漢石經

佚

諸道石刻錄漢石經遺字在越州治蓬萊閣

洪适跋曰蔡中郎石經在承平時已不多見今京雒殘碣廢其遂泯沒不傳也予既輯隸釋因以所得尚書儀禮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鑱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庶幾見者有跫然之喜

吾邱衍曰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真古碑今亡矣

按蓬萊閣重刻石經詳見漢石經下

蘇氏望重刻魏三體石經遺字

佚

婁機曰魏三體石經正始中刻今在洛陽者皇祐癸巳蘇望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取其完者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四

宋太學御書石經

闕

王應麟玉海曰紹興五年九月賜汪應辰以下御書石刻中庸篇廷試畢賜御書自此始十二年賜陳誠之周官十八年六月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二十一年五月賜趙達等大學二十四年賜張孝祥等臯陶謨二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三十年四月賜梁克家等經解篇皆就閣喜宴賜之十三年二月内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少監秦熺以下作詩以進六月内出御書周易九月上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澂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進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於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

李心傳中興繫年錄曰紹興十三年十一月秦檜奏前日蒙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從臣時上寫六經論孟皆畢因請刊石國學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

截江網紹興九年上所寫六經論語孟子皆畢因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縣學

玉海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置碑石於閣下墨本於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朕當親寫參政龔茂良等言自昔帝王未有親書經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畫天縱冠絕古今五月磻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百官表請觀視從之

宋鑑知臨安府趙磻老具到兩學修造圖本西北隅建閣安頓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上曰太上於字畫蓋出天縱朕嘗調鍾繇字最工猶帶隸體如太上宸翰冠絕古今參政龔茂良等奏誠如聖訓

陳騤中興館閣錄紹興十三年二月恭閱御書左氏春秋史記列傳少監秦熺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祕書郎張漢彥校書郎嚴抑張闡趙衛錢周材范雲正字洪遵吳芾各進詩一首六月恭閱御書周易少監婁師仲祕書丞嚴抑祕書郎張闡著作佐郎錢周材趙衛各一首校書郎陳誠之二首正字洪遵吳芾洪适潘良能沈介各一首十四年正月恭閱御書尚書祕書丞嚴抑二首祕書郎張闡著作佐郎錢周材趙衛校書郎陳誠之正字吳芾沈介各一首十月恭閱御書毛詩提舉祕書省秦熺一首少監游操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嚴抑各二首著作佐郎錢周材一首趙衛二首校書郎陳誠之一首正字沈介二首十六年四月恭閱御書春秋左氏傳提舉祕書省秦熺著作佐郎王墨卿各二首魏元若校書郎沈介正字湯思退劉章張本各一首

洪邁御書閣記略曰若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以聰明聖武戡濟多難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戈息馬於世紛萬殊泊乎無一嗜翫惟翰墨梱域天縱神與不舍食息詩書易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書凡幾帙帙凡幾字一一肆筆而成翥鳳翔鸞震蕩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明當是時每終一經輒詔玉冊官摹刻徧以石本侈錫方夏光天之內羣戴其書

曾宏父曰高宗卽位十九年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

按此則紹興石經禮記未曾全寫

楊冠卿曰太上皇中興以來崇尚經術親灑宸翰刊之翠珉嶐以豐宇聖人之經固已是正遺闕昭如日月傳諸無窮聖上臨幸兩學思有以壼寶藏尊崇之意且又建爲傑閣揭以璇題棟宇翬飛奎璧煥爛窮今亙古未之前聞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卽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潛說友臨安志光堯石經之閣孝宗皇帝御書扁淳熙四年詔臨安府守臣趙磻老建閣奉安石經以墨本置閣上御書石經易詩書左氏春秋禮記五篇(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論語孟子

陳基西湖書院記曰杭西湖書院宋季太學故址也德祐內附學廢今爲肅政廉訪司治所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

吳訥曰昔宋太宗嘗曰朕退朝觀書外留意字畫雖非帝王事業

不愈遊畋聲樂乎迨後高宗亦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紹興二年宣示御書孝經繼出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總數千萬言刊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奉安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新安朱熹修白鹿書院奏請御書石經本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眞伽造塔行宮故址取碑石壘塔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而止後因改學爲西湖書院歲久閣廢石經斷折零落洪武中移仁和學於書院然石經久廢人莫知留意也宣德元年夏予出按於杭覩之慨歎迺以屬郡守盧君玉潤率教官生員收拾得全碑若干碎折若干一一補輳共得經碑百片昇置殿後及兩廡焉

楊一清記曰監察御史朝郡宋君廷佐奉命按治浙江之暇嘗求所謂石經者曰在仁和學因往視之多斥棄瓦礫中曰噫嘻此南宋太學中故物也胡傾斥至是哉乃進杭州府知府晉江留君志淑問其故留君稽閱誌籍蓋宋高宗初渡江都臨安即詔建學養士紹興二年手書易書詩春秋論孟中庸儒行諸篇刻石於學京兆尹趙㣧老建尊經閣以儲之二十四年復製宣聖洎顏曾以下七十二賢贊幷李伯時舊所繪像皆刻石置之學理宗紹定五年又以所製伏羲以來道統贊刻之附諸石經之末宋亡學廢元西僧楊璉眞伽謀運致諸石爲寺塔址賴廉訪經歷申屠致遠之力而止國朝洪武十二年即書院建仁和學宣德二年巡按御史海虞吳公訥慨石經殘缺屬知府盧玉潤收集之得全刻及斷毀者若干分麗其中天順三年改建縣學於今所其諸石悉徙以從四十年於茲宋君曰歲久而廢物理固然惟茲盛典廢莫之興則有由矣豈不以學宮專業於郡蒞茲土者朔望廟謁春秋釋奠亦惟知有郡學縣雖有學概莫之至焉知所謂石經者而葺之乃檄府命移置諸石於府學爲屬留君理其事又命通判咸寧喬遷董工役因徙圖像於尊經閣下甃以瓴甓石經及表忠觀諸碑則徙於欞星門北之兩偏周廊覆之既甃既堅其屋之數左二十有二楹右如之石之數圖像十有五贊八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四十有八論孟中庸十有九表忠觀諸碑十有四既訖工留君具書屬使者謁予記慨惟經書之在世猶日麗天水行地不假形器而存與天地同悠久者也顧秦燔漢鑿之餘不絕如綫非常之變或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有斯文之責者不得不憂託諸貞石以壽於無窮亦維持世道計耳漢中郎筆跡已不可見唐長安石經實與臨安後先並美今長安故無恙而仁和學宮獨委棄至此凡吏於茲士於茲者將不均有責哉夫高宗之爲君復仇撥亂慚德多矣史稱其博學強記繼體守文有足嘉者理宗之嗣統無足齒錄然能表章先賢崇正學變士習功不可少觀其所以圖不朽者而其所存可知已古書家李斯鍾繇雖畔道君子猶取其長歐虞以降殘碑裂石至一宮觀一浮圖之微世寶之如金玉矧茲文教所關非崇長異端游心末技者比是固可重而高宗之書精麗有法置之名家中亦爲可棄哉抑又聞長安古石刻尚多散漫不一往往爲都民犧鑿以至磨滅宋韓縝修霸橋督工急民磨碑石以供之經此二厄存者遂鮮後直移至西安郡庠保全至今夫寺塔之厄略同霸橋而郡學之遷其設心行事正相類雖物之興廢有數然振厲修改每存乎其人必有儒者之心而後能及此其他非惟不肯爲亦固有不暇爲者矣宋君讀書好古其所猷爲務關風教留君志足以承上才足以濟心而任勞於下又有通判喬君故一指畫之閒而百年之廢墜以集是固可書而謂後之人有復不能嗣守而保厥成者則非今日之所知矣正德十二年秋七月

文徵明曰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書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搆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又按元初楊璉眞伽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爲塔址爲路官申屠致遠所遏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國朝宣德初吳文恪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缺要不易得況紙墨佳好猶是當時搨本又可多得哉唐君伯虎寶藏此帖余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爲思陵書無疑正德十二年

郎瑛曰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眞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壘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更學爲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爲仁和學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

經亦昇致焉歲深零落踣臥草莽間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屬郡縣收緝凡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爲不全之器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于愼行曰元人破宋用楊璉眞伽之言將宋宮殿郊廟悉毁爲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臺爲杭州推官申屠致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致遠壽張人素有文名著書甚富號爲墨莊

按南宋太學石經碑爲元僧楊璉眞伽取其材建白塔寺其僅存者明宣德二年常熟吳公訥於杭州府儒學藥廊先師廟儀門外貯之崇禎甲申後廊圮乃嵌壁中左壁易二碑書六碑詩十二碑禮記惟中庸一碑論語七碑孟子十一碑右壁春秋左傳四十八碑共八十七碑東壁南有理宗御製序四碑當時臣寮如洪邁等記跋皆遺失不可復問矣

宋吳郡石刻御書六經

佚

范成大吳郡志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祕閣修撰趙彥操即六經閣舊址爲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爲郡庠壯觀洪邁爲記

洪邁記略曰蘇爲吳盛府故有六經閣燬於兵紹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㬇始改建學宮度置石經於大成殿淳熙十四年祕閣修撰趙彥操即舊址爲三楹兩翼三其檐爲高六十尺爲廣七十有五尺寫其製以告當塗守邁使識本末刊表樂石以誌不朽

楊氏甲六經圖碑

佚

王象之曰六經圖碑在昌州郡學郡人楊甲鼎卿所著也

金太學石經

佚

王惲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曰竊見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以來舊制既廢殿堂散亂於荒煙草棘中日就摧圮甚可惋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擬上項石經理合修立以彰國容

明一統志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城南

于奕正曰金石經碑在舊燕城南金國子學碑刻春秋禮記今磨滅不完

安世鳳曰石經自東漢以蔡邕名今幷其搨本亦不存唐序注孝經始刻石立臺而表章之功不足償離經之罪惟文宗以羣經刻於碑院至今嘉惠學者乃經宋中葉之亂淪於燕幾不能存迨正隆四年方爲耶律隆所修則石經之所以長至今日者皆其功也其記字仿石經亦稍形似夫以金人之凶猛宜不知經爲何如物而能樹立如此亦可嘉也

按金時石經未審何年所刻殆移自汴京與石鼓同也

元汴梁學修復石經

佚

李師聖記曰宇宙之爲宇宙造化之爲造化皆一實理上之理之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布則六經而已矣凡天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方策具在迨我夫子出從而刪之正之贊之修之集羣聖之大成而萬世之標準於此乎定其見而知之者若顏若曾若思若孟述夫子之微旨而六經之蘊奧於此乎明所謂賢於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世立教有功於斯文而爲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尚矣或以五數之蓋合禮與樂而摶其一也或以九數之蓋兼周禮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混於禮記諸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於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於聖賢之域亦獨何哉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雝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剝者蓋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寮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卹將七十餘年於茲矣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爲己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復還舊觀奈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而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於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爲異議乎噫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絕而復續也何則六經成於夫子之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其同然之與自然殆所謂至精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知高出前古雅知崇尙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也嘗語一後生之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又嘗謂侍臣曰孔子之道三綱也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眞與二帝三王異世而同心於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惜乎不刊

之典爲業雕蟲者桀裂而腐爛之也相臣大儒許衡亦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其推尊如此亦猶夫子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而不之取也石經既完復學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關甚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揮諸經之大義亦不爲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惟六經與四書之爲教不過去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行乎天地之閒清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內暗者居外芳者居先臭者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乎殺天理人欲各有攸屬陰陽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斯民人以生道而福其身姑即日用而觀之如理髮頮面而彈冠振衣灑掃室堂滌濯器用凡以致新致潔附於陽明之會而養之以福耳物之有滓穢所必去而況神明之府得容私欲之僞而爲蠹於中邪苟爲去之去之卒盡去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實有諸己矣是理也中庸一序備言之斯文正傳之統顧不在茲乎此不肖之所與聞者蓋如此覃思累日於是乎書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五

宋高宗御書乾卦

未見

張鉉金陵新志高宗書乾卦幷羣臣書諸卦繫辭秦梓刻在溧陽

唐蕪湖縣篆書易謙卦

存

陶宗儀曰李陽冰字少温趙郡人官至將作少監唐二百年以篆稱者惟陽冰獨步

曹昭格古要論曰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字方三寸大四扇板門在太平府蕪湖縣民家

楊愼曰陽冰唐人以小篆著者也其書謙卦爻辭謙字二十餘多攟別體乃以䛳代謙按說文䛳多言也从言冉聲地名有䛳邯縣汝閻切謙敬也苦兼切音義不同相去千里乃以充乏衒奇徒以此學人所罕習是以欺人如此豈知千載而下爲識者所勘邪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曰唐謙卦篆刻李陽冰書大小二種在蕪湖民家

宋臨安府磨崖家人卦

按葉氏菉竹堂書目載之

一卷

存

宋鑑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能彷彿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置之座右每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

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憾者也

葉紹翁曰南屏山興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司馬温公書新圖經不載錢唐自五季以來無干戈之禍其民富麗多淫靡之尚其於齊家之道或闕焉故司馬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爲之也

周密武林舊事曰南屏興教寺舊名善慶有齊雲亭清曠樓米元章書琴臺及唐人磨崖八分家人卦中庸樂記篇後人於石傍刊右司馬温公書六字其實非也

吳自牧夢粱錄曰南屏山怪石聳秀中穿一洞上有石壁如屏幛可愛司馬温公書家人卦刻之石見存其跡矣

李日華六研齋筆記曰杭州卲皇親墳吳越時法因寺基也後山壁上有司馬温公篆家人卦遒勁可觀

按篆書家人卦今在淨慈寺之西歲在辛丑予與同里曹侍郎秋嶽山行見之其旁題名尚多惜未克摹搨卦後書樂記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一段又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一段泗水潛夫謂非涑水書然以宋鑑證之似屬公所書矣

宋休陽縣磨崖兌卦

未見

曹學佺曰休陽縣治古城淳熙中縣令鄒補之磨崖隸兌卦本文于山上因名兌卦峯

朱子熹石刻易繫辭

未見

王佐續格古要論曰朱子書易繫辭自易有太極至易逆數也末有朱熹書蔡元定刊字正統三年舊刻漫滅知府周鼎重刊

程敏政書後曰右晦菴先生書繫辭易有太極以下百十有二字西山蔡氏刻石在常德府學字有小失真處殆翻刻本也今先生八世孫婺源司訓貞復以鋟梓惓惓手澤不忘可謂賢矣此乃聖人微言經世啓蒙所從出而西山皆與討論焉固宜其得之深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學者豈可自安於凡近而不沈心於此哉

宋昌州石刻六十四卦象碑

佚

王象之輿地碑目曰六十四卦象碑在昌元縣

宋道州石刻太極圖

未見

曹昭曰周子太極圖說石刻一在南安府學一在撫州府學一在道州

明凌雲山石刻易圖

五篇

未見

杜應芳續全蜀藝文志曰嘉州凌雲山注易洞主事安佑讀易於此知州梅龔題額陳嘉言作序銘黃子𥳑刻注易五碑一圖龍馬

象河洛數義文卦序二圖卦位及先後天三圖直日及大小父母
四圖外循環內變通渾天六位卦納甲五圖圓倍乘方因重及卦
氣運世配方司化洞正方可坐數十人
按安佑四川嘉定州人弘治壬戌進士

張氏寅古文尚書石刻
佚
晁公武曰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
乃進(或作廷)士張寅倣呂氏所鐫本書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
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稽之類學者可不知與今其石當已不存
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
盛熙明書法考曰古文尚書乃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全
不合古

明太僕寺石刻冏命
一篇
存
王世貞跋曰周禮太僕秩下大夫孔氏以下大夫無稱太者定爲
中大夫要之非甚貴倨也乃穆王於冏而特命之至媲於大司徒
而俾之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又戒以慎簡乃寮毋昵匪人則亦重
矣第讀其詞則若後世所謂奉車駙馬都尉職耳其於攻執撫和
禁蹕驅蹕之責無與也夫以穆王之賢一侈心啓而七萃之士高
奔戎輦麾之八駿之迹徧天下而莫顧返是時伯冏者無論其人
在否躬命之而躬與之左甚可慨哉夫子所以刪書而不廢者非
特以其文也
按冏命石刻在太僕寺廨吳人周天球所書勒石在萬曆
甲戌四月

石刻魯頌駉篇
四章
未見

魏正始石經大學僞本
一卷
存
許孚遠曰余觀石經大學編次殊不可曉二千餘年忽有此本多
出好事者爲之也
毛奇齡曰大學石經今世所行係唐開成間所鐫石雖非漢熹平
蔡邕舊跡然與鄭注禮記原文並無異同至明嘉靖間忽有魏正
始本石經出於甬東豐考功坊家其文但有變纂不分章節增顏
淵問仁二十二字刪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修身在正其
心一十八字其時海鹽鄭端簡曉從同邑許黃門相卿宅得其書
極爲表章其言曰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爲正五經衛覬邯鄲
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考
魏史正始中諸儒虞松等校過石經魏邯鄲淳鍾會以古文小篆
八分書之於石豎在漢碑之西則魏正始中原有五經書石之事
其云政和則宋徽宗年號係政始筆誤第是時無衛覬名衛覬者
衛瓘之父經典稽疑據傳謂覬當以太和三年死死時虞松年十
五鍾會方五歲斷不能同時作書且鍾會母張氏傳稱會十三頌
周禮禮記則禮記之行斷不俟會之書而始傳於世其言之紕漏
不辨自明至萬曆甲申南戶曹唐氏伯元得其書於吉安鄒氏遽
疏請頒布學官會其疏以別事與中貴忤遂駁奏不行然其疏詞
則有云石經大學魏虞松受之賈逵逵父徽與其師杜子春俱受
業劉歆當漢武時周禮出巖屋閉歸祕府五家之儒皆不可得見
至成帝朝歆始表而出之其後逵官中祕又注禮記傳義詁及論
難百萬餘言爲學者所宗於時友人鄭衆與逵各有解而馬融推
逵獨精故逵解獨行於世衆解不行考漢史賈逵傳逵但受春秋
爲春秋五家說幷周官傳並不受禮記爲禮記傳義此皆借逵傳
舊文影射立說如周禮出巖屋閉卽周官也五家之儒卽春秋五
家也其爲傳義詁卽春秋之傳義也唐氏不明五家爲何家周禮
何禮謬加禮記二字於傳義之上固屬可笑且當時有兩賈逵一
在熹平閒受春秋者一在政始與虞松等同校石經若前賈逵則
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得有馬融相推逵解獨
行之事此真囈語也又其言曰若注疏大學則東漢鄭玄受之摯
恂馬融而傳自小戴聖聖出自后蒼孟卿蕭奮奮本之高堂生是
爲高堂古文當時以非祕府藏不得與錄夫禮記出自高堂固自
可據然並無高堂劉歆兩本兼行之事且慶戴二家皆立博士而
小戴所傳當時已著爲經其曰非祕府不錄何以稱焉
毛先舒曰石經大學出於嘉靖時豐道生自謂家藏魏政和中石
搨古文云其本傳自賈逵復有虞松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
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
之此本是也方石經大學本出一時諸公尊信之者嘗登之著其

八不可易唐伯元奏請欲以易天下學者所習朱子章句本王元美則謂其不可信楊時喬刻大學二書以駁其僞周從龍亦著遵古編謂大學當復注疏古本以王文成守仁之論爲歸考魏無政和年號斷石經爲妄且謂其有四大拙以攻管說第石經本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二十二字則從龍更從之謂舊原有之爲唐玄宗削去者今自應補入又以誠意章有曾子曰則從賈逵定以爲是子思之書道生幷有石經中庸民鮮能久矣句後便接道其不行矣夫通爲一章辟如行遠章在費隱章後鬼神爲德章在達孝章後則從龍又盡宗其本且自謂幸得聞之若寐而醒蓋未免自相矛盾焉豐道生初名坊字存禮書官考功後廢人故目爲狂生者也

南京國子監石刻大學

未見

安世鳳墨林快事曰樗寮子書大學首簡祭酒程公刻之南雍之東序

韓氏滉石刻春秋通例

一卷

佚

陸龜蒙曰貞元中韓晉公嘗進春秋通例刻之於石

王象之曰韓晉公春秋通例石刻今在潤州文宣王廟

唐石臺孝經

四卷

存

張昔孝經臺賦曰孝惟行先教實理本故玄宗探宣尼之旨爲聖理之闡爰索隱以鈎深或詞約而意遠然後勒睿旨於他山之石樹崇臺爲儒林之苑天文煥發知孝道之克宜微旨高懸示仁風之已返上崇君德下達人情王猷玉潤帝典金濟誼雖刑于子道理實暢於家聲施之於人風俗可移於孝理懸之於教日月方比於貞明不然何以俾爾孤標介然守正金字纍纍以條貫銀鈎歷歷而交映故嚮之者修睦就之者起敬斯乃示生民之大端仰高山之景行至哉聖化本本元元酌其旨而薄俗可厚毗於政而理道可敦故政以肅教爲尊非無詩書始務陳其行本非無貴賤心顧宗其化源且高而不危者尚乎臺磨而不磷者莫如石揭貞質於庠序殊祕府之竹帛諒乃侔天地而始終豈特垂戴祀於千百靜而繹思文固在茲一人有作比屋允蹈覽君君臣臣之閒則心乎愛矣於尊尊卑卑之道則學而知之矧乎雕琢成章區分式序方隅而不失其正篇次而各得其所三千子之數靡遺矣且瞻十八章之箴規揭之備舉乃知孝理馨香有時而彰不壞不朽化被無疆所以播弘休於玉葉表嗣子於明王故曰孝者天之經也宜乎配地久而天長

趙明誠曰明皇注孝經四卷天寶四載九月八分書

陳振孫曰明皇孝經注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末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具宰相等名銜實天寶四載號爲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洸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能克使刻石學宮云歐陽公集古錄無之豈偶未之見邪家有此刻爲四大軸以爲書閣之鎮按唐志作孝經制旨

曹昭曰唐玄宗八分書孝經注作小隸字末有御跋草書字方三四寸碑凡四大片末具列廷臣官勳

王世貞曰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鄶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爲河南采訪始襲公爵此本封爾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邪

趙崡曰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鑿畝精工故非後世所能開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鳳爲海吞鯨非虛語也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

李應祥曰天寶四載唐玄宗八分書孝經在文廟碑洞中

顧炎武曰石刻孝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幷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玄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學士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舊唐書王璠傳載李林甫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經序注俱八分書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中閒人名下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

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未二人官銜不書臣亦可疑

唐御注孝經雙石幢記

趙明誠曰在莫州唐楊諫撰劉景廉八分書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

宋石刻草書孝經

一卷

佚

江少虞曰淳化三年十月遣中使李懷節以御草書千字文一卷付祕閣李至請於御製祕閣贊碑陰勒石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俾周興嗣以韻次之詞理固無可取非垂世立教之文孝經乃百行之本朕嘗親書勒之碑陰可也因賜李至

玉海太宗御草孝經一卷刻石祕閣

宋建康府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張鉉金陵新志曰高宗御書孝經賜秦檜真草相間守臣晁謙之刻石郡學檜及謙之跋於下今存經火不全

湖州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徐獻忠吳興掌故曰高宗御書孝經紹興十四年太守張宇立石在州學

常州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毗陵志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淳熙中守臣林祖洽立在州學御書閣

句氏中正石刻三體孝經

宋志一卷

佚

宋史新編句中正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賜金紫命藏於祕閣

虞淳熙曰中正受詔以三體書孝經摹石

楊氏南仲三體孝經

宋志一卷

佚

昌州石刻古文孝經

一卷

佚

王象之曰碑在昌州北山元二十二章與今文十八章小異按今文先出於漢初而古文與尚書同出於孔子壞宅今文已盛而古文獨不得列之學官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及明皇注今文十八章孝經為古文者益微矣司馬光范祖禹皆曾繳進光謂始藏之時去古未遠其書最真祖禹又為之說亦云古文庶得其正

盛熙明曰古文孝經內一篇大謬後人妄欲作古以古文字集成者

李氏師德石刻孝經

一卷

佚

師德序曰萬勝使鄉里無秋毫之損雖功烈不大著於時與妻子剽掠拱手受刃者蓋有閒矣事之本末見吳王祠之石刻焉師德獲嗣其後天不降造及長而孤悼然一身惡願竭力以事朝夕其可得乎聖人之經孝為大行為人子者不得躬而行之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每一念之不覺涕之無從且父母之愛於子孫非止鞠之育之衣之食之而已凡一言一行常恐恐然慮其有所失而淪於非道也逮夫啓手足之際尚諄復戒之飭之不能已者誠以愛之之心無有窮盡也以不可窮盡之愛而限以死生之變該人情之所不足也師德雖不敏上焉既不得竭力於其親下焉敢忘於愛之乎良田廣居不足以有之也兼金美玉不足以寶之也可寶而有之者惟聖人之言乎聖人之言布在方策爛若日月至於立身治家事君事親其章句較然而易曉者無如孝經之為最竊願摸之堅石一植之於先隴一置之於縣庠以示其後復愧於聲迹曖昧不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取重來世是用購求甚貴而有名於時者人題一章益之以敘得一十九人復且名之庶有託焉司馬遷曰閭巷之人欲砥名勵行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師德竊慕之是不徒使後之孫子知吾愛之之至亦庶幾不肖之

迹附見於來今又以鄉里之光傳諸永永而無窮已也朝請郎勾當東京排岸司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李師德敘元祐元年二月初九日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劉定書

莫旦吳江志曰孝經石刻舊在縣庠景泰中尙存然則李師德蓋吳江人也

徐師曾吳江志曰吳江縣學宋大中祥符始作元祐中乃竟邑人李師德刻孝經於石樹其中自爲序

亡名氏石刻孝經

未見

明國子監石刻孝經

曹昭曰吉安府學有眞楷小字孝經今不完不知何人書

一卷

存

按萬曆閒蔡毅中進孝經注於朝毅中復刊石嵌於國子監西廂左壁今尙存

席氏益石刻孟子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孟子十四卷皇朝席益宣和中知成都刊石置於學官云僞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孔子豈有闕邪其論旣謬又多誤字如以頻顣爲類不可勝計

趙希弁曰孟子十四卷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所書人姓氏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壁

唐太學壁經

佚

封演曰大曆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莫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幷國子司業張參共相驗考參遂撰定五經字樣書於太學講堂之壁學者咸就取正焉

李肇曰張參爲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爲讀書不如寫書

通鑑注大曆中張參爲司業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

按唐舒元輿問國學記云元輿欲觀禮於太學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朱門門闥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於西有高門門中有廈屋問之曰此論堂也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云云會要通典諸書不詳論堂之制後學不知疑論堂爲講堂之誤故具疏之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勅覆定九經字體令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

冊府元龜鄭餘慶以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元和十三年十一月以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奏請率文武俸祿修廣兩京國子監十四年十二月又奏請京官每月料錢每貫抽一十文以充國子監造先師廟幷繕壁經制可　又曰開成二年八月翰林待詔唐玄度狀張參五經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依字書商較是非取其適中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用證謬誤勅旨依奏

劉禹錫記曰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汚衊渙然不鮮今天子尙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齊皞實尸之博士韋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軾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跡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逖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校讎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蓍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絃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遒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於藝文云

按唐新舊史均不爲齊皞立傳新書宰相世系表瀛州齊氏皞京兆府司錄參軍而不言其官祭酒昌黎韓子集有送齊皞下第序文稱高陽齊生兄爲時名相出藩於南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生所云名相者映也王定保摭言載隴西李舟與映書稱二十二官足下韋公肅舊史無傳新書入之儒學諸臣之列表云是逍遙公房元和初太常博士兼修撰

王履貞賦云國家覃敷文命建學崇政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剪遺文以辨謬俾雅誥以詳正是以儒業益敷皇風載戢學既闡廓宇斯分飾素壁而照月搆丹梁而結雲於是集青衿之侶延鴻儒之羣貞八索起三墳採典謨之淪翳次編簡之繽紛稽古至今從百家之正義歸眞背僞俾四海之同文於是博考羣臣宣明舊典既科斗之互缺亦魚魯之相舛依鳥跡而難從訪蛇形而莫辨定兹金簡規程邈之隸書遵彼古文參史籀之大篆然後命鍾張之藝詔文學之官界四壁以繩直擇五色之毫瑞粲爾其采昭然可觀雖一勞之克定乃千載之不刊錯綜既備班列有次欲昭明於六書先褒貶於一字俾去頗訛之惑用全述作之意苟不絕於韋編將永齊於石記至於止戈爲武反正爲文將爲後生之式必憲先王之法爰及垂露懸鍼鶴頭蚊足酌前後之模楷爲後來之軌躅瞻彼垣牆代兹簡牘篇章煥炳文雅照燭正以先王之修則曲禮三千習以孔門之徒則冠者五六所謂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示人範於古訓正國常於典經既文明於天下宜遠域而來庭

按是賦載文苑英華當日試官以六經典法刊正文字爲韻篇中既有俾四海之同文句不應後復轉入文韻且法韻在乏部韻雖險亦無止押一字之理然則反正爲文句

非文字有誤必其下尚有闕文刊本失去也

郭忠恕曰五經文字以屯陟倫切卦之屯音豚其溢讀有如此者又五經字書不分校校張氏皆从木非也　又曰驗張司業云久訛而不敢改其順非有如此者

錢易南部新書曰大曆十一年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

按此正張參爲司業時事

釋贊寧續高僧傳大曆中勅定四分律䟽建中改元其年五月䟽草畢六月望勅僧圓照依國子學大曆新定字樣抄寫進

程大昌曰知者創物雖則云創其實必有因藉以發其知也蔡邕雖曰能書若無垩帚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吾獨怪夫刻石爲碑蠟墨爲字遠自秦漢而至於唐張參輩於五經文字皆已立板傳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概經史其故何也

王應麟曰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人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鑱石也

按張參自序五經文字有云十年夏六月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互發字義書於屋壁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所謂十年夏者大曆十年也今西安府碑洞石刻九經後附五經文字於參序十年句上增貞觀二字論世者遂疑不能決攷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觀省詩蓋參在開元天寶閒舉明經至大曆年爲國子司業無足異者其貞觀字不知何妄人所增宋錢塘陳思撰書苑菁華卷中載參序無此二字而後有大曆十一年六月七日國子司業張參序一十六字讀之積疑始釋可知碑洞石本非唐人之舊矣

又按劉夢得國學新修五經壁記稱參爲名儒參所書壁經至發題以試士今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辭有曰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曰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明之至矣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作史者宜以參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其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而已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玄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厓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於摹搨未免類於昌黎韓子所云掎摭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惟因參所詳定文字務從簡要以便士子作式不能如說文釋文之詳此學者所易忽因之未有開雕者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二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鏤板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勅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勅差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第據與改轉官資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在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顯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勅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勅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

冊府元龜長興三年四月勅近以編注石經雕刻印板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并注今更於朝官內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祠部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段顒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字極多尚恐偶有差誤馬鎬以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精研兼宜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鏤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遷轉官資時宰相馮道以諸經舛謬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雕為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　廣順三年六月田敏獻印板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朝亦於國學刋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常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勅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敏於經注長於詩傳孜孜訂正援引證據聯為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廚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賜敏襲衣繒綵銀器并賜司業趙銖襲衣繒綵　樊倫為國子司業太祖廣順末尚書左丞田敏判國子監獻印板九經書流行而儒官數多是非倫掇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賣書錢千萬請下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左右之密訊其事搆致無狀然於其書至今是非未悉

玉海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易則維等四人校勘李說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獻書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詳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獻禮記則胡迪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咸平元年正月劉可名上言諸經板本多誤上令崔頤正詳校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誤事二月孫奭等改正九十四字二年命祭酒邢昺領其事舒雅李維李慕清王涣劉士元與焉五經正義始畢三年三月命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九月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及直講崔偓佺表上重校定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五卷賜宴國子監昺加一階餘遷秩十月命摹印頒行於是九經疏義備矣景德二年五月幸國子監歷覽書庫觀羣書漆板問祭酒邢昺曰板數幾何昺曰國初印板止及四千今至十萬經史義疏悉備帝曰非四方無事何以臻此因益書庫十步以廣所藏又詔褒之九月命侍講學士邢昺與兩制詳定尚書論語孝經爾雅文字先是國子監言羣經摹印歲深字體訛缺請重刻板因命崇文檢討杜鎬諸王侍講孫奭詳校至是畢又詔昺與兩制詳定而刊正之祥符七年九月又并易詩重刊板本仍命陳彭年馮元校定自後九經及釋文有訛缺皆重校刊板天禧元年九月詔國子監羣書更不增價五年五月令國子監重刻經書印板以歲久刓損也

宋史藝文志曰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覩古人全書

又李至傳雍熙中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閒文

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板本多舛謬眞宗命擇官詳正

又邢昺傳景德二年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經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典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又趙安仁傳國子監刊五經正義板以安仁善楷隸遂奏留書之

長編咸平四年先是詔國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九月丁亥昺等上其書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摸印頒行賜宴國子監並加階勳於是九經疏義悉具矣

國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於是經書大備

楊億曰雍熙中太宗以板行九經尚多譌謬俾學官重加刊校史館先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檢左傳諸儒引以為證祭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案據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貞觀四年勑經籍訛舛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為正持以語維維不能對

孔平仲曰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嘗手自細寫五經置於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請刻印板九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葉夢得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摸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又曰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江少虞曰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之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銀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用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印為予羣從所得至今保藏之

洪邁曰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嵠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於後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

王明清曰毋邱儉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游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于蜀為宰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行於天下蜀中為最明清家有鍔書五經印本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

朱子曰建陽板本書籍上自六經下及訓傳行四方者無遠不至

朱翌曰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為正

戴埴曰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答曰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岳珂曰九經本行於世多矣率以見行監本為宗而不能無譌謬

脫略之患（監中大小本凡三歲久漫滅散落未有能修補之者）蓋京師實監經史多仍五季之舊今故家往往有之實與俗本無大相遠（晁公武云公武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摹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真時人弗之許而以長興板本為便宋朝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本又相遠甚與漳撫閩蜀諸本互為異同柯山毛居正誼父以其父晃所增注禮部韻乾淳間進之朝後又校訂增益申明於嘉定之初其於經傳亦嘗博覽精擇辛巳春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誼父遂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儒官稱歎莫有異詞刊修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紿有司而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誼父欲修禮記春秋三傳誼父以病目移告事遂中輟自時厥後無復以為意矣予每惜之嘗欲修刊有所未暇且以世所傳本互有得失難於取正前輩謂興國于氏及建余氏本為最善遠詳考之亦此善於彼爾又于本音義不列於本文下率隔數葉始一誤見不便尋索且經之與注遺脫滋多余本閒不免誤舛要皆不足以言善也今以家塾所藏　唐石刻本　晉天福銅板本　京師大字舊本　紹興初監本　監中見行本　蜀大字舊本　蜀學重刊大字本　中字本　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　潭州舊本　撫州舊本　建大字本（俗謂無比九經）　俞紹卿家本　又中字凡四本　婺州舊本　并興國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　又以越中舊本注疏　建本有音釋注疏　蜀注疏　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固自信以為盡善正恐掃塵隨生亦或有之也

李心傳曰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為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殘闕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唐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為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先是王瞻叔為學官嘗請摹印諸經義疏及經典釋文許郡學以贍學或係省錢各市一本置之於學上許之令士大夫仕於朝者率費紙墨錢千餘緡而得書於監云

李燾曰前代經史皆以紙素傳寫雖有舛誤然尚可參讎至五代官始用墨版摹印六經誠欲一其文字使學者不惑太宗朝又摹印遂固諸史與六經並傳於是世之寫本悉不用然墨板訛駁初不是正而後學者更無他本可以勘驗矣

祝穆曰建寧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為圖書之府

洪咨夔曰前代書皆楮素傳抄至五季始有六經墨板今則靡書不板矣

羅璧曰蔡氏有云古書自篆籀變而為隸竹簡變而為縑素縑素變而為紙紙變而為摹印摹印便而書反輕後生童子習見以為常與器物等藏之者祇觀美而已予謂書少而世不知讀固可恨書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書猶未有摹印多是傳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冊亦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槧粘之猶今佛老經然其後稍作冊子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始令國子監田敏校六經板行之世方知鏤本甚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後乃盡弛此禁然則士生于後世者何其幸也

王應麟曰唐陸德明尚書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雕新定釋文

宋鑑紹興五年二月尚書兵部侍郎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版不論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價之直從之

中興館閣錄祕書省石渠在祕閣後道山堂前東廊圖書庫祕閣書庫經庫西廊祕閣書庫印板書庫編修會要所北為印書作

又曰祕閣書庫儲藏諸州印板書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冊

中興館閣續錄淳熙十三年九月祕書郎莫叔光上言今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為重凡搢紳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監司郡守搜訪得之往往鋟板以為官書然所在各自板行與祕府初不相關則未必其書非祕府之所遺者也乞詔諸路監司郡守各以本路本郡書目解發至祕書省聽本省以中興館閣書目點對如見得有未收之書即移文本處取索印本庶廣祕府之儲以增文

治之盛有旨令祕書省將未收書籍徑自關取

潛說友曰書板庫在著庭之右

高麗史文宗十年八月西京留守報京內進士明經等諸業舉人所業書籍率皆傳寫字多乖錯請分賜祕閣所藏九經論語孝經置於諸學院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十二年四月知南原府事試禮部員外郎李靖恭進新雕三禮圖五十四版詔置祕閣肅宗六年三月制以祕書省經籍板本委積損毀命置書籍鋪於國子監移藏之以廣摹印

按高麗史所稱文宗仁孝王徽也肅宗明孝王顒也文宗以宋仁宗慶曆七年立肅宗以哲宗紹聖二年立

元史太宗八年夏六月耶律楚材請立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世祖至元四年改經籍所爲弘文院六年九月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十二年九月括江西諸郡書板十五年三月遣使至杭州取在官書籍板刻至京師二十七年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板

吳澂曰古之書在方冊其編袠繁且重不能人人有也經師率口傳而學者以耳受有終身止通一經者焉可謂難矣自紙代方冊以來得書非如古之難而亦不無傳錄之勤也鋟板肇於五季筆工簡省而又免於字畫之訛不謂之有功於書者乎宋三百年閒鋟板成市板本布滿於天下而中祕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

虞集曰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世家濟寧之鉅野去闕里二百里而近頻遊孔林先是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君大父謙齋翁諱從原欲刻梓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君從事江右憲幕辟瀨闠掾製錦海濱秩滿少閒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既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版加厚字加大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摸印以應四方之求焉

吾邱衍曰刊書板始於周邦彥謂之倚書林見周美成文集

趙希鵠曰鏤板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已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

謝應蘭曰古者毫楮未興書用刀筆故六經往往口傳耳受不能無誤然識者正焉其失猶未遠也毫楮既作書道乃備輾相傳寫譌謬滋多至近代板刻之誤人有不敢遽易者況俗徒規利至有節去其辭章斷句裂以誤學者正復不少然板本既行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之固亦有功名教矣

楊守陳曰古之書汗簡裁帛點漆磨石液筆書刀削皆科斗文字篆籀分書蓋甚難也漢魏閒始有今紙墨與楷書筆之易矣然未有不筆而成書者至魏太和有石經晉天福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庸筆寫傳亦未廣後唐以降迺有木板昔以梓今以梨刊摹甚便於是五經皆有印本徧天下人不復傳寫易易甚矣

陸容曰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手自抄錄聞五經印板自馮道始學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板惟國子監有之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統閒書籍印板尚未廣今各處書板日增月益動刊無益詩文致元時詔書籍必經中書省看議過事下有司方敢刻印想當時無擅刻者此法甚好

郎瑛曰印板在唐時少有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然板本最易得未免差訛宋時試策以爲井卦何以無彖正坐閩本失落耳蓋閩俗專事取利書坊村夫遇各省所刻書價高即便翻刻卷數目錄相同而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購之嗚呼秦火燔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爲利而使古書不全爲斯文計者寧可不深懲之乎

南雍志洪武十五年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

實錄永樂二年二月乙未命工部修補國子監經籍板

太學志弘治四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上言國子監所有東西書庫屋既隘陋地亦卑濕以致各樣書板朽壞日甚所損匪細乞改爲東西書樓上以爲庋置之所下以爲印造之局不惟經籍之奉安極其高潔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檢如此則歷代緊要書板不致朽壞散漫矣　嘉靖十五年祭酒呂柟上言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楊復爲之圖解乞勑部重刊印裝一二百部以便諸生肄業從之

南雍續志萬曆二年祭酒張位上疏謂辟雍乃圖書之府故自昔辨譌證謬必以祕書及監本爲徵今監有十七史而十經注疏久無善本請命工部給資鏤刻　西庫見存四書集注板四百五十

一面易經傳義板五百一十三面詩經集注板三百四十二面書經集注板三百二面春秋四傳板八百九十三面禮記集說板七百一十八面東庫見存論語集注考證板五十面

天下書目北京國子監所藏經籍版周易二十三片周易音訓二十五片書傳二百五十六片又大字書傳二十五片喪禮一千二百八十三片論語一百六十七片論語正文一十八片論語集注三十五片論語集義六百二十七片孟子二百片孟子集注六十片孟子節文五十六片孟子集義數闕中庸七十八片中庸集義二百八十二片大學四十五片大學集義二百三片

按喪禮自許敬宗等刪去國恤先儒論議之存於今者僅杜氏通典所載餘皆散佚無稽國子監舊存一千二百餘版未知何代何人之書惜乎今亦亡矣

楊愼曰孟蜀後主崇尙六經恐石經本傳流不廣乃易爲木板宋世稱刻本書始於蜀也　又曰宋世書傳蜀本最善

胡應麟曰葉少藴云世言雕本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始馮道耳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抄引揮麈錄云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爲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後也載閱陸子淵河汾燕閒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馮道毋昭裔也第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唐文皇何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耶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槧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　又曰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寖知鈔錄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爲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爲印摹卷軸一變而爲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溯而上之至於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亦未爲不厚幸也

顧起元曰宋史藝文志云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沈括夢溪筆談以爲始於馮道奏鏤五經是後唐時事柳玭訓序又云常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意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則羣集皆有之也

秦鏷曰刊板昉於五代至宋咸平始頒州縣較漢唐石經傳布廣矣

徐學聚曰嘉靖五年時建陽書坊刊本盛行字多訛舛巡按御史楊瑞提學副使邵銳疏請專設儒官校勘經籍上允其請特遣侍讀汪佃行詣校畢還京勿復差官更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著錄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六藝略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爾雅附孟子十一篇

按班固漢書依七略作藝文志誠良史用心而史家體例之不可少者也其後惟袁山松撰後漢書亦有藝文志顧不傳他若晉有荀勖中經簿元帝書目義熙祕閣目宋有殷淳四部王儉七志齊有永明祕閣新錄梁有文德殿尙書閣華林園諸書任昉所部劉孝標所校殷鈞祖暅阮孝緒所撰名錄乃自晉以下國史皆無述焉至隋書始勒成經籍志附著七錄之目於下經典籍是略存而劉知幾反訕之謂騁其繁富凡撰志者宜除此篇抑何見之褊乎

梁阮孝緒七錄序略曰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遺文隱記頗好搜集自宋齊以來王公搢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錄其方內經史至於術伎合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劉向校書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有六藝略今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爲經典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易部五百九十卷尙書部一百九十卷詩部三百九十八卷禮部一千五百七十卷樂部二十五卷春秋部一千一百五十三卷論語部四百一十六卷孝經部一百四十四卷小學部三百一十三卷內見於隋志注者爾雅一十七卷石經四十二卷統計四千七百一十卷又術伎錄緯讖部二百五十四卷

按阮氏七錄其書久亡僅附見於隋經籍志注闕焉不詳唐終南山釋道宣撰廣弘明集特載其序目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也今節錄之

隋書經籍志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宋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處士阮孝緒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隋平陳以後經籍漸備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唐武德元年克平僞鄭盡收其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漸濡殘缺今考見存分爲四部易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書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二百九十六卷詩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禮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計亡書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春秋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二卷孝經十八部六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論語爾雅五經六經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一十六部一千二十七卷緯十三部九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二部二百三十二卷又儒家類孟子三家二十八卷亡書九卷

唐六典祕書郎掌四部圖籍分庫以藏之以甲乙景丁爲之部甲部爲經其類有十一曰易以紀陰陽變化二曰書以紀帝王遺範三曰詩以紀興衰誦歎四曰禮以紀文物體制五曰樂以紀聲容律度六曰春秋以紀行事褒貶七曰孝經以紀天經地義八曰論語以紀先聖微言九曰圖緯以紀六經讖候十曰小學以紀字體聲韻易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書二十二部二百三十七卷詩三十九部四百三十三卷禮一百二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樂三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春秋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孝經一十八部六十三卷論語幷五經異義七十二部七百八十一卷圖緯一十三部九十二卷小學三部四十六卷

王錯曰開元五年寫四部書以充內庫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一曰甲爲經經庫書白牙軸黃帶紅牙籤

韋述曰開元十九年冬駕發京時集賢院經庫凡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三卷用白牙木書軸赤黃暈帶黃牙錦花織竹書帙籤天寶三載經庫七千七百七十六卷

唐會要開元七年九月勅令麗正殿寫四庫書十九年冬車駕發京時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九千卷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二

卷二十四年十月車駕從東都還京勑百司從官皆令減省集賢書籍三分留一貯在東都至天寶三載六月四庫更造見在庫書目經庫七千七百七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無量馬懷素侍宴言及經籍玄宗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闕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卿試爲朕整比之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九年十一月殷踐猷王愜韋述余欽毋煚劉彥真王灣劉仲等重修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沖奏上之自後毋煚又略爲四十卷名爲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祿山之亂兩都覆沒舊籍亡散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爲言詔令祕閣搜訪遺文日令添寫開成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廣明初黃巢再陷兩京曩時遺籍無存昭宗卽位祕書省奏曰常省元掌四部御書共七萬餘卷廣明之亂一時散失省司購募尚及二萬餘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萬八千卷竊知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收在本軍望付當省校其殘缺漸令補緝從之及遷都洛陽又喪其半今錄開元四部諸書以表藝文之盛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爲經其類十二一曰易二曰書三曰詩四曰禮五曰樂六曰春秋七曰孝經八曰論語九曰圖緯十曰經解十一曰詁訓十二曰小學凡經錄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易七十八部凡六百七十三卷尚書二十九部凡二百七十二卷詩三十部凡三百十三卷禮一百四部凡一千九百四十五卷樂二十九部凡一百九十五卷春秋一百二部凡一千一百八十四卷孝經論語六十三部凡三百八十七卷經緯七經雜解三十六部凡四百七十四卷小學一百五部凡七百九十七卷又儒家類孟子四部三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今著於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易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失姓名一家不著錄十一家三百二十九卷書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不著錄四家二十卷詩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二十二卷失姓名三家不著錄三家三十三卷禮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不著錄十六家二百九十五卷春秋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名五家不著錄二十二家四百三卷孝經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姓名一家不著錄六家一十三卷論語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三家不著錄二家十二卷讖緯二家九部八十四卷經解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失姓名一家不著錄十家一百二十七卷小學六十九家一百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失姓名二十三家不著錄二十三家二千四十五卷又儒家類孟子六家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太祖太宗真宗易二十七部二百四十卷書十一部一百一卷詩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禮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內十一部儀注春秋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論語十六部一百三十九卷孟子五家二十七卷孝經六部十卷經解十五家一百十一卷讖緯四部三十二卷小學六十七部六百八卷

孫逢吉曰龍圖閣藏太宗御書閣之四壁設五經圖其下立六閣經典閣三千三百四十一卷

按岳珂愧郯錄載龍圖閣經典卷帙與孫逢吉職官分紀同

李燾曰龍圖經典閣爲卷三千七百六十二

按林駉源流至論載龍圖閣經典卷帙與李燾長編同

長編景祐元年閏六月辛酉命翰林院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編三館祕閣書目仍命判館閣盛度章得象石中立李仲容覆視之　慶曆元年十二月己丑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先是景祐初以三館祕閣所藏書其間亦有謬濫及不完者命官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爲總目至是上之所藏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

崇文總目易一十八部一百七十一卷書七部八十一卷詩八部一百一十五卷禮三十三部一千九十七卷樂四十八部一百八十一卷春秋三十三部三百九十六卷孝經五部九卷論語一十三部二百一十卷小學二十八部三百卷

按崇文總目當時撰定諸儒皆有論說凡一書大義必舉其綱法至善也其後若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等編咸取法於此故雖書有亡失而後之學者覽其目錄猶可想見全書之本末焉乃夾漈鄭氏持論謂崇文目錄每書之下必著說據標類自見何用更爲之說又何用一一強爲之說使人意怠於是紹興中改定此書僅存六十六卷之目悉去論說書之散佚者學者遂無由知撰述之本旨矣幸

而倘存其概者則鄱陽馬氏之功也

宋兩朝志仁宗英宗易十一部一十二卷書二部一十二卷詩一部一卷禮三部五十二卷內一部儀注春秋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論語二部二十卷孝經一部一卷經解二家七十九卷小學二十部六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易三十七部二百一十九卷書十二部一百二十卷詩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禮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內一部儀注春秋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論語十三部七十八卷孟子九家九十二卷孝經六部五卷經解四家百九十五卷小學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興志易一百四十家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六卷書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詩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禮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春秋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論語五十五家六十三部四百九十八卷孟子二十一部二百八十五卷孝經二十一家二十一部二十九卷經解二十二家一百四十九卷讖緯三家五部十二卷小學一百三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十三卷

紹興中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易二百三十七卷書四十二卷詩一百六十二卷禮四百六十六卷春秋一百三十三卷孝經一十四卷論語九十九卷

宋史藝文志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兩朝次神哲徽欽四朝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錄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自太祖至寧宗爲書凡四志藝文者前後部帙有亡增損互有異同今刪其重複合爲一志易二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不著錄十九部一百八十六卷書六十部八百二卷不著錄十三部二百四十四卷詩八十二部一千一百二十卷不著錄十四部二百四十五卷禮一百十三部一千三百九十九卷不著錄二十六部四百六十九卷春秋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不著錄二十三部四百八十八卷孝經二十六部三十五卷不著錄二部六卷論語七十三部五百七十九卷不著錄八部八十二卷經解五十八部七百五十二卷不著錄九部一百四十六卷爾雅十五部九十九卷又儒家類孟子三十部三百一十四卷

柯維騏宋史新編藝文志易二百三十七部一千八百四卷書七十二部一千一十五卷詩一百部一千二百三十四卷禮一百三十二部二千卷春秋二百六十三部三千二百六十五卷孝經二十八部四十二卷論語八十二部六百五十一卷孟子二十八部三百九卷爾雅九部五十四卷經解五十二部七百六十八卷

鄭樵通志略易二百四十一部一千八百九十卷書八十部五百九十八卷詩九十部九百四十二卷春秋二百四十六部一千三百三十三卷又外傳九部一百三十二卷孝經六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論語六十五部四百八十二卷爾雅二十四部一百三卷經解五十八部七百四十四卷周官二十一部二百六十五卷儀禮十五部一百一十八卷喪服傳八十八部二百四十七卷禮記四十九部八百一十八卷月令十七部五十六卷三禮及圖十六部二百九十卷參同契十九部三十一卷孟子九部五十卷

按夾漈鄭氏疑詩序之非古而所輯六藝略反信僞三墳書爲眞未免多學而寡識也

馬端臨經籍考易一百七家一千七十六卷書四十四家五百五十卷詩三十五家四百八十九卷禮六十一家一千八十四卷春秋九十六家一千五百二十八卷孝經十四家一十八卷論語四十三家四百二十八卷孟子二十七家二百七十一卷爾雅十一家七十六卷

元祕書志至正二年五月續錄在庫書先次送庫經六部一百一十二冊後次發下經書二百四十四部二千一百四十五冊續發下經一百六十六部一千九百四十六冊

按元祕書志十一卷至正二年著作郎王士點著作佐郎商企翁同編統計經類四百一十六部四千二百四冊而史子集不與焉元之儲藏富矣惜不分著其目而洪武初修元史命呂復歐陽佑等采書北平當時若一闕取則諸書具在以撰藝文志無難顧元史闕焉不能不致憾於宋王諸公也

明文淵閣書目易七百六冊書二百八十二冊詩三百八十八冊春秋一千一百四十一冊禮一千四百二十九冊經解二百七十四冊四書八百五十冊

按古書著錄未有不詳其篇卷及撰人姓氏者故其卷帙審詳無略殷淳四部書目三十九卷丘淵之古今書錄四十卷王拱辰等崇文總目六十六卷陳騤中興館閣書目七

十卷而殷踐猷等羣書四錄多至二百卷昔之人豈好騁其繁富哉蓋以述作者之意俾論世者知其梁焉爾迨明正統六年少師楊士奇學士馬愉侍講曹鼐編定文淵閣書目有冊無卷錄多不書撰人姓氏致覽者茫然自失其後藏書之家往往效之雖以葉文莊之該洽而菉竹堂目都不分卷數鄞縣范氏天一閣目亦然惟涿州高氏百川書志連江陳氏一齋書目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廣曹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目錄皆詳列篇卷姓名而祁氏於類書說部文集中遇有經解悉行列出差足法也

萬曆重編內閣書目易一十九冊書五十冊詩七十二冊春秋七百一十九冊禮一千三百二十五冊孝經一十九冊論語一百冊孟子六十七冊爾雅四十九冊經解二百四十五冊四書三百九十一冊

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祕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所儲書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迨元之平金也楊中書惟中於軍前收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構首請輦宋三館圖籍至元中又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且括西江諸郡書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刻至大都明永樂間勑翰林院凡南內所儲書各取一部於時修撰陳循督舟十艘載書百櫃送北京又奉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皆儲之文淵閣相傳雕本十三抄本十七蓋不特合宋金元之所遺而匯於一且奉使者復命必納書於庫淵閣之富古未有也惟因書錄者不詳爲卷不著撰人故遂遜宋文中興館閣諸目攷唐宋元藏書咸極其慎重獻書有賞備書有庫勘書有員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祕書顧責之典籍一官守視其人皆貲生不知愛重而又設科專尚帖括四子書易詩第宗朱子書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禮主陳氏其有稍別於學官所頒者輒擯斥以是愛博者寬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諸家祕省所藏土苴視之盜竊聽之百年之後無完書矣迨萬曆乙巳輔臣諭內閣勑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校理遺籍惟地志僅存經典散失寥寥無幾當事者略述作者之旨較正統書目大爲過之惜已殘闕無足觀有識者惟有撫卷浩歎而已

王圻續文獻通考易一百七十四家書八十七家詩六十二家春秋一百二十八家禮九十六家論語五十六家孟子二十一家四書六十二家孝經一十二家經解四十三家

按王氏續通考本以續鄱陽馬氏之書乃中閒有卷帙者僅十之一二而已兼之世次之後先紊亂名字之稱謂錯雜典籍之篇目重複其率率爲已甚矣亡友嘉定陸元輔翼王毅然欲別撰續經籍攷一書以洗王氏之陋羇年抄撮積至數十冊未經刪定而溘然元明遺籍索隱抉微不少又嘗晉江黃虞稷俞邰在明史館分撰藝文志撫采特詳二子皆功崇稽古者也

朱睦㮮授經圖諸儒經解周漢而下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國朝三十九人經解凡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萬一千七十一卷

按西亭王孫授經圖原本所載如右錢塘龔御史翔麟未仕時刊於白門俾黃徵君虞稷增益之凡增入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經解凡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

焦竑國史經籍志易一千二百一十八卷書一千二百四十九卷詩一千五百七十八卷春秋三千二百五十九卷三禮四千一百三十九卷孝經一百九十九卷論語一千三百七十四卷孟子四百二十九卷爾雅三百九卷羣經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四書六百五十一卷

按焦氏經籍志萬曆中分撰明史而作故曰國史經籍志既非據見存之書而歷代史所載又重複錄且考證未詳方諸鄭氏通志又遜之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四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說一　說經上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大戴禮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

春秋說題辭曰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

管仲曰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

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齊太史子與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攷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侗其威也

子思子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尸佼曰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

慎到曰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至於易則吾心陰陽消息之理備焉

荀卿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又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又曰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

孔鮒曰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

按孔叢子此爲孔子語子張之辭然實不類

陸賈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定五經明六藝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

韓嬰曰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

賈誼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

劉安曰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溫惠柔（或作淳）良者詩之風也純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一作[illegible]）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一作撙）讓者禮之爲也寬裕（一作和）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　又曰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說苑作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　又曰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

司馬遷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按趙蕤長短經注謂爲司馬談之言恐誤

夏侯勝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匡衡曰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

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翼奉曰聖人見道知王治之象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

史游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厲身智能通達多見聞名顯絶殊異等倫積學所致非鬼神

王鳳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

揚雄曰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　又曰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　又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又曰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　又曰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又曰五經括矩　又曰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

范升曰五經之本自孔子始

桓譚曰經與傳猶衣表裏相待而成

牟子傳曰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欲博道術恣人意

闕

班固曰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燔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　又曰孔子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究觀古今之篇籍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及秦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闕焉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　又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　又曰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知詩信也

王符曰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也

王充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采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　又曰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　又曰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篇　又曰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　又曰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　又曰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絶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　又曰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　又曰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秦雖無道不焚諸子諸子之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

牟融曰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經萬億言煩而無當也

魯丕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

高彪曰雜藝爲庖廚五經爲府庫

傅幹曰六經爲庖廚百家爲異饌

張奮曰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

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翟酺曰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

應劭曰經五藝六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乙瑛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

延篤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周公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

鄭康成曰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序崇讓合敬也春秋者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

荀悅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　又曰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施之當時則爲道德垂之後世則爲典經

秦宓曰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

後漢書儒林傳曰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序本初元年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熹平四年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又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揚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

徐幹曰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

張遼叔曰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

晉孝武帝曰古之帝王受經必敬

張華曰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曰記曰章句曰解曰論曰讀

傅休奕曰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足以相副翫之若近尋之則遠浩浩乎文章之淵府也

虞溥曰聖人之道淡而有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

楊泉曰夫五經則海也傳記則四瀆諸子則涇渭也

葛洪曰五經爲道德之淵海　又曰儒者周孔也其籍則六經也蓋治世存正之所由也立身舉動之準繩也其用遠而業貴其事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

袁宏曰記載廢興謂之典謨集敘歌謠謂之詩頌擬議吉凶謂之易象撰錄制度謂之禮儀編述名迹謂之春秋然則經籍者寫載先聖之軌迹者也聖人之迹不同如彼後之學者欲齊之如此焉可得哉

劉熙曰經徑也常典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易變易也禮體也得其事體也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也尚書尚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事也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究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爲名也

蘇彥曰立君臣設尊卑杜將漸防未萌莫過乎禮哀王道傷時政莫過乎詩導陰陽悔吝莫過乎易明善惡廢興莫過乎春秋量遠近賦九州莫過乎尚書和人心勸風俗莫過乎樂

陶潛曰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

釋道安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辭辭盡王業禮樂之敬頁詩易之溫潔皆以明夫身也

范泰曰六經典文本在濟俗

謝靈運曰六藝以宣聖教

梁武帝曰建國君臣在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

梁元帝曰讀書必以五經爲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讀之百徧其義自見此外衆書皆可汎而覽爾　又曰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　又曰六經庖廚百家異饌三墳爲瑚璉五典爲笙簧

陶弘景曰經者常也通也謂常通而無滯亦猶布帛之有經矣

劉勰曰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自夫子刪述而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其根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　又曰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　又曰數讚聖旨莫若注經　又曰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訓詩安國傳書鄭君釋禮王弼解易要約明暢可爲式矣

項岱曰孔子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

李先曰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

孫惠蔚曰六經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象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

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敘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王通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或曰當作論）失於齊魯　又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又曰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

姚義曰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

牛弘曰周德既衰經籍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

隋書經籍志曰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其爲用大矣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

北史儒林傳曰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詩書易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閒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淸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恆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靑齊之閒儒生多解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閒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愼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衞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愼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長孫無忌曰昔者聖人制作謂之爲經傳師所說則謂之爲傳邱明子夏於春秋禮經作傳是也近代以來兼經注而明之則謂之爲義疏疏之爲字本以疏闊疏遠立名又廣雅云疏者識也按疏訓識則書疏記識之道存焉

陸德明曰五經六籍先後次第互有不同如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所記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經爲初原其後前義各有旨今當以著述早晚經義總別以成次第周易雖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爲七經之首尚書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詩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書周儀二禮並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禮記雖爲戴聖所錄然忘名已久又記二禮闕遺宜相從次於詩下春秋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孝經與春秋雖俱夫子述作然春秋周公垂訓史書舊章孝經專是夫子之意故宜在春秋之後論語是門徒所記故次孝經爾雅周公復爲後人所益且以釋經故殿末焉

姚思廉曰兩漢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矣夫砥身礪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茲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

劉知幾曰聖賢述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瑯　又曰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　又曰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　又曰昔詩書已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美欲加商榷其流實繁

趙僎曰昔犧后作易周公創禮孔父修雅若三聖不作則後王何述故天地非宓皇不昭長幼非周公不序雅頌又非孔子不列矣

李元瓘曰三禮三傳毛詩尚書周易並聖賢微旨今明經所習咸以禮記文順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宜令四海均習九經該備

吳兢曰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蜂起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本隨方曉答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歎伏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段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太宗又以儒家多門章句繁雜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

薛放曰經者古先聖之至言多仲尼所發明皆天人之極致萬代不刊之典也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

成伯瑜曰何晏論語杜元凱春秋名爲集解蔡邕注月令謂之章句范甯注穀梁謂之解何休注公羊謂之學鄭玄謂之箋蓋序者緒也如繭絲之有緒申其述作之意也詁者古也謂古人之言與今有異古謂之厥今謂之其古謂之權輿今謂之始是也訓者謂別有意義傳者注之別名也傳承師說謂之爲傳出自己意卽爲注箋者表也毛公之傳有所滯隱及不曲盡義類重表明之述作之體不欲相因耳

趙匡曰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尚書明王道論語首百行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

陸贄曰仲尼敘禮樂刪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義所尚各殊

權德輿曰漢用經術以都貴位傳古義以決疑獄獻爲理之本也

韓愈曰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　又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柳宗元曰文者以明道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所以取道之原也

李翶曰六經之詞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此因學而知者也

白居易曰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爲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代典謨爲旨不專於章句訓詁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幼爲節不專於俎豆之數裼襲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爲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故溫柔敦厚之教疏通知遠之訓暢於中而發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

歸崇敬曰五經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

陸龜蒙曰六籍者聖人之海也　又曰六籍中獨詩易春秋經聖人之手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　又曰經解篇名出於戴聖王輔嗣因之以易爲經

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爲經按經解則六籍丞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爲經書與春秋其實史爾

王讜曰大曆以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強象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袁彝仲子陵韋彤韋茝禮章庭珪薛伯高徐闓

通經

徐寅曰溫柔敦厚出風雅之詠歌比事屬辭本春秋之黜陟協彼典教諧斯禮文廣博而樂章具有精微而易象攸分先王所以總斯御物也

新唐書藝文志曰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闕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麄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說二　說經中

宋太宗曰六經之旨聖人用心固與子史異矣

真宗曰經籍立言各有旨趣自不能無異同

孝宗曰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

理宗曰治國平天下之道無出於六經易明其理書正其事詩通其情周典詳其禮春秋志其變記禮則雜紀焉者也人主視六經格言如金科玉條罔敢踰越則逸德鮮矣

王禹偁曰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既不得已而爲之又欲句之難通義之難曉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夫豈難通難曉耶今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書之所謂弔由靈易之所謂朋盍簪者摹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敝矣

李塗曰易書詩春秋儀禮禮記周禮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爲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焉　又曰六經是治世之文左傳國語是衰世之文

羅處約曰六經易以明人之權禮以節民之情樂以和民之心書以敘九疇之祕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數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

張詠曰五常所以正天地之功六籍所以扶天地之塞萬古而下其誰異諸

田錫曰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

趙抃曰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美惡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非所以廣聰明也

李朴曰書道治亂興衰之迹故其辭顯春秋賞善罰惡辨邪歸正故其辭微易以四象告吉凶故其辭深而通禮以齊莊恭敬之心達於籩豆玉帛故其辭典以嚴詩以君臣父子之情吹於竹歌於絃故其辭婉以順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矣

孫復曰虞夏商周之治在於六經舍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泝斷港汙瀆之中望於海也其可至哉

文彥博曰國重六經禮樂詩書備矣制詩書正義始與墳之素定禮樂明述作同和之制贊易象洞窮理盡性之旨修春秋探屬辭比事之傳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尹洙曰今博士受經發明章句究極義訓亦志於祿仕而已天下業經以萬數而傳師學者百不一二也若傳業太學者異其科試惟以明經爲上第則承學之士孰不承於師氏哉

歐陽修曰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　又曰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閎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　又曰九經正文通不過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童子日誦三百不五年略可上口　又曰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爲三詩分爲四禮分爲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　又曰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言而盡乃竊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呂陶曰治性修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略本之仁義其文莫詳於經

李清臣曰五經之道易可以潛而書可以彰春秋可畏而詩可樂禮嚴而不可踰其辭不同而爲道一也　又曰漢儒之治經終其身而無所倦能名其師說者上或召用之高下其材爲博士郎大夫部刺史至九卿丞相御史者接跡而有己不以經爲進至聽上之自擇故其人識趣向重名節今之學者徒爲玩章句而已取人之格定之一日之間有未能通經而適合於程度者有治經知道而偶絀於倉卒之對者取之多失實故學者愈不篤苟借經術以射祿利得則擲棄不復置力如賤丈夫今日種而明日舍其耒耜故其徒華而不根未至於道而止不知致君行己之大操而天下之治因是而日衰蓋古之學者樂之者也今之學者利之者也樂之與利於道之淺深豈可同概而論哉

劉安世曰易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又曰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五經其來已遠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著論若或爲之倡則後生競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經無全書矣

方愨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爲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體春秋言其法六經之教先王之所以載道也

馮時行曰天生烝民莫不有其善性循而達之者教也所以爲教者六經而已

程子曰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　又曰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　又曰治經實學也　又曰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　又曰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又曰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張子曰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是載義理如此而言　又曰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禮雖雜出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均無可疑者

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以經術爲先辭采爲後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研覈諸家自擇短長各存所見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爲諸家　又曰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說流及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入於老莊以此欺罔考官獵取名利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　又曰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宜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　又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

邵子曰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汙隆於其間矣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　又曰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又曰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又曰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於晉文侯詩列於王國風春秋始於魯隱公易終於未濟卦　又曰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　又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又曰易始於三皇書始於二帝詩始於三王春秋始於五霸

蘇軾曰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蘇轍曰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强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

鄒浩曰聖人之道備在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略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

張耒曰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

李廌曰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故備在乎易一國之事繫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皆在於詩尊王正法謹始善終詳天地之災祥著君臣之美惡無偏於春秋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無偏於書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欲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學夫儀禮

晁說之曰五采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　又曰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與　又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又曰聖人之意具載於經天地萬物之理管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爲輕重況他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審辨其新故彼一己之所謂新也乃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

李潛曰吾徒學聖人當用意看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孝經而已中心既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之來必爲規矩權衡所正矣

田腴曰李君行說聖人之言易曉看傳解則愈惑矣讀書須是不要看別人傳解此不然須是先看古人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也

陳瓘曰五經之文久而愈新　又曰凡欲解經必先返諸其身而

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後爲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
矣若不如是雖辭辨通暢亦未免鑿也
陸佃曰古之學者先明詩而書次之書已明而禮樂次之禮樂已
明而春秋次之春秋已明而易次之故五變而春秋可舉九變而
易可言也
周諝曰詩者人之所以興故先之旣興矣則事之所以辨故書次
之事旣辨矣則和之所以成故樂次之旣成矣則極乎天道之高
明故易次之旣極矣則必適乎人道之中庸故禮次之而必終於
春秋者以救亂反正爲終事也　又曰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
是亦足用矣　又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
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
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蘇轍曰昔仲尼於詩書易禮樂春秋惟舉要發端不詳其言非不
能詳也以爲詳之則隘故略之使仁智者自求而得
崔鶠曰蔡京之言云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姦言也昔王安石
斥除異己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旣以異論逐而其所著三經士
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逐則天下靡然無一人敢可否矣陵夷
至於大亂則無異論之禍也
陳過庭曰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爲正
所否者即爲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
呂本中曰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爲本熟味詳究然
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旣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
處皆爲吾用矣
楊時曰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
舜歷夏商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救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
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
不詳喻曲譬較然如數一二
尹焞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
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
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林疑獨曰六經者各有所道同歸於治而已六經判而百家各是
其所是道術所以不明也
程俱曰漢興諸儒以經義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師承源流派別
皆可推考東漢二晉以迄有唐餘風猶有存者

葉夢得曰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三千餘卷以二十年計之
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
鄭樵曰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
學有數學有讖緯學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訓詁學有傳學
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
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
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
也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
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
儒家之弊至此而極
胡寅曰易詩書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
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
曾子所爲蓋其門人纂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淺近
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子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
及漢儒之王制仍傳集名儒擇冠昏喪祭燕鄉相見之經與曲禮
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爲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
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
行之比當以爲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
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
之足矣
范浚曰士生叔世去聖人數千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
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倘可以見聖人之心也
林光朝曰文王演周易而爲卜筮之書箕子作洪範流而爲災異
五行之說聖人之經何其不幸也
王質曰文章根本在六經
鄭耕老曰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六經及論語
孟子孝經以字計之毛詩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書二萬五
千七百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易
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經一千
九百三字大小九經合四十八萬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爲率
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以天資稍鈍減中材之半日
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
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

已遂成丈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後生其勉之

喻樗曰六經數十萬言只十個字能盡其義要之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已

洪邁曰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晝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迫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眞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洼丹易通論名爲洼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惟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　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傳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魯論齊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陸游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

胡銓曰詩書禮樂易春秋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之心法在焉觀於易則由多識以畜其德觀於禮則由強識以敦其行觀於論語則由默識以進乎道亦識其大者而已

王炎曰士志學必志乎道六經載道之器也聖人詔天下與後世者甚厚也故志乎道者其學自經始

楊萬里曰有六經則有異說劉歆曆法引武成咸劉商王之句鄭氏詩注引伊訓載孚在亳之辭荀爽易解於乾爲木果之後復有爲龍爲直之言桓寬鹽鐵論引其故察察之語以爲出於春秋按書易春秋初無是也蓋諸儒各出臆見以其私說簧鼓世俗之觀聽而聖人之六經化爲諸儒之六經矣

汪應辰曰六經典籍政事之本也

呂祖謙曰漢儒經學大抵專門旁通者少通詩禮者后蒼也通詩書者徐敖夏侯始昌也通書春秋者胡常也通禮春秋者孟卿也通詩春秋者申公江公也通易詩者韓嬰也通三傳者尹更始也五經悉通者王吉夏侯始昌也至鄭康成通集諸家之長　又曰漢經學興廢不以理之是非而以時之好尚

朱子曰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導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綜其書不過數十卷盡其簡易精約又如此　又曰世之解經者有二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又曰諸家說有異同如甲說如此且將扯住甲窮盡其辭乙說如此且將扯住乙窮盡其辭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眞是者出矣　又曰讀書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　又曰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　又曰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其是則爲病耳　又曰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學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其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　又曰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

李方子曰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

陳淳曰讀四子書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惟平心以玩其指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果能於是融會貫通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

劉爚曰治道原於士風士風本於學術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大經大法與其徒誦而傳之雜見於六經千載之後學者習焉故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　又曰帝王之學當本之大學探之中庸參之論語孟子然後質之詩書玩之周易證之春秋稽之周官求之儀禮傳之禮記於修身治天下之道猶指掌矣

周孚曰聖人之經其以爲名皆因舊而不改易之爲易書之爲書詩之爲詩聖人未出其名固已如是至於春秋則猶二經也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錯舉四時以爲之名聖人何加損焉

陳騤曰六經之道既曰同歸六經之文容無異體故易文似詩詩文似書書文似禮中孚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

輿爾庶之使入詩雅執別爻辭抑二章曰其在於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書誥執別雅語顧命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使入周官司几筵執別命語　又曰經傳之文有相類者非故出於蹈襲實理之所在不約而同也

高似孫曰書紀事詩考俗春秋以明道禮樂以稽政易之作極聖人之蘊與而天下無遺恩矣　又曰漢人以通五經爲重其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慎也五經縱橫周宣光周舉也五經紛綸井大春井丹也五經興復魯叔陸魯丕也

眞德秀曰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班固乃以五常分屬於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　又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爲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爲學者此也　又曰古之學者學一經必有一經之用其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心術者何如哉

魏了翁曰自圖書出於河洛天地之祕始露迨八卦畫九疇敘六經作而天地之文備矣

應鏞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本於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讚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始廣經術流行

戴栩曰詩壞於衛宏之序春秋誤於公羊之傳易由於三聖繫爻彖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

洪咨夔曰易者文之太極也詩書禮樂春秋論語文之兩儀也

方鈴曰家庭日用起無非六經之道

包恢曰理備於經經明則理明矣

方岳曰六經四十三萬字

羅璧曰六經皆根人事而作周易著吉凶悔吝之理春秋録是非善惡之迹毛詩載政教美刺之分尚書陳唐虞三代之治禮記威儀之詳備周禮制度之纖悉論語立身行己之大防孟子發明王道之極致無有空言者

林駉曰聖人六經與天地並漢自中世以來上以表章自任下以授受名家朝廷之上非經不能立事搢紳之閒非經不敢建議賈捐之請勿擊珠厓王商則曰經義何以處襲勝之奏王嘉公孫祿則曰君議一無所據一時君臣相與從事於經學亦善矣董仲舒以元年謹始之意勉時君之初政雋不疑以蒯聵出奔之事辨一時之疑獄以此立論豈不爲聖經之幸若夫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詩雖有是言而無關於邊功也乃援之以頌陳湯之功何泥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詩雖有是語初無關於郊祀也乃取以定南北郊何鑿也甚者欲附姦臣則援不語怪力亂神之言張禹傳欲行權酤則援有酒酤我之文欲奪民利則援周禮五均之法王莽傳假託以文姦援引以濟私是先王學術反爲禍天下之具也　又曰聖經不幸於後世者三曰議經曰僭經曰叛經夫以聖人之經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諸儒也孔子不敢議夏五郭公之疑游夏高第不敢一辭之措莊周異端之流猶知尊聖人之教君子以是知議經僭經叛經者之罪矣

王應麟曰記之經解指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教未始正六經之名莊子天運篇始述老子之言曰六經先王之陳迹實昉乎此太史公滑稽傳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爲六藝而班史因之又以五學配五常而論語孝經並紀於六藝略中自時厥後或曰五經或曰六經或曰七經至唐貞觀中谷那律淹貫羣書褚遂良稱爲九經庫九經之名又昉乎此其後明經取士以禮記春秋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爲小經所謂九經也國朝方以三傳合爲一又舍儀禮而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又以孟子升經論語孝經爲三小經今所謂九經也　又曰漢世經先出者不如後出盛傳於後世費氏易古文尚書毛詩小戴禮左氏春秋是也　又曰自漢儒至於慶曆閒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如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嘗有講義也元豐閒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爲支離蔓衍之辭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　又曰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至理

業時曰六經更秦火而不全者多矣書亡四十三篇周雅亡六篇周禮六官缺一河閒獻王求考工記以足其書嗟夫書亡而張霸僞書作詩亡而束晳補詩作逸書識者捧腹爾曾是考工記而可

補禮經乎

方回曰近世以老注易以六典傳尚書以二禮箋詩以司馬法釋周禮以災異讖緯說春秋以鄭衛淫聲制樂真學者之大不幸也

張卿弼曰聖賢之學載在六經明於日月漢魏以來諸儒或以讖緯爲奧或以老莊爲高使異端百家之說與六經參錯於天地之間千有餘年自濂洛諸公之出辭而闢之廓如也

蔣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有是道而不能言故託諸聖人言之易書詩禮樂春秋此聖人之言而天地之道也非易無以立天地之心非書無以紀帝王之迹詩以導風俗之美春秋以嚴王霸之辨禮以節民樂以和人用是劃天下萬世一日不可廢豈無用之空言哉　又曰以通書讀易可以會太極以經世書觀洪範可以建皇極中庸之愼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大學之致知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論語一書無非言仁孟子七篇無非道性善

馬端臨曰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本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晩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爾然則嬴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

王柏曰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

陳普曰五經四書無一句一字無義理　又曰五經傳注豈可無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切屏之

曹湜曰聖經賢傳無非示天下後世以當行之道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桑麻所以開悟後學者無以易此

六經奧論曰六經厄秦殘編斷簡口授壁藏遺文僅見是以禮籍無傳曲臺撰述樂書淪沒河閒採獻科斗古文遭難不傳秦誓僞書公行射策李氏五篇幸存於世考工有記強足周官易託卜筮爻繫俱全說卦一篇易傳女子詩因歌頌篇次無缺由庚六義豈得無辭解經比事體制不同筆錄口傳煩省亦異道之興貌制而爲儀委曲三千古人所重或東都而論定或晉室而書顯或至於唐而後篇第字義始得其倫理甚矣厄於秦之易而出於漢之難也　又曰唐貞觀中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與馬嘉運等參議於禮記毛詩取鄭於尚書取孔傳於易取王弼於左氏取杜預自正義作而諸家之學始廢獨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不爲義疏其後永徽中賈公彥始作儀禮周禮義疏本朝真宗又詔邢昺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正義於是九經之義疏始備仁宗朝歐陽文忠公上言曰自唐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逾年以來著爲定論不本正義者爲異說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說以相雜亂異乎正義之名臣欲乞特賜詔諸臣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多爲益最大使歐陽刪定正義必有大可觀者惜乎其不果行也

李世弼曰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證於六經六經之折衷必本諸道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

党懷英曰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

郝經曰昊天之四府春夏秋冬之謂也聖人之四經易詩書春秋之謂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是則四經也謂之五何哉其一則禮樂也夫論性者言四端而不及信序五行者土配旺於木火水金故易書詩春秋之閒禮樂爲之經緯雖五而爲四也　又曰盡天下之情者詩也盡天下之辭者書也盡天下之政者春秋也易也者盡天下之心者也　又曰六經一理爾自師異傳人異學各窮其所信而遂至於不一彼以爲是而此以爲非彼以爲非而此復以爲是師弟異而父子不同誕妄者入於讖緯憑藉者入於叛逆刻深者入於刑名噫甚矣

劉因曰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詩吟詠性情感發心志中和之音在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爾詩能導性情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性情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　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則性盡矣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不可以學易　又曰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乎

吳澂曰先王教士以詩書禮樂爲四術若易者卜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爾自夫子贊易修春秋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　又曰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一事不能恥也洞觀時變不可無經廣求各理不可無諸子游戲詞林不可無諸集旁通多識不可無紀錄而其要在聖人之經聖人之經非如史子文集雜記雜錄之供涉獵而已必歛而醉其醇食而飽其胾斯可矣

趙孟頫曰六經之爲文一經之中一章不可少一字一句不可闕蓋其謹嚴如此故立千萬年爲世之經也學文者當以六經爲師舍六經無師矣

陳櫟曰明理然後能作文講學然後能明理於何下手不出乎讀六經四書而已

張顥曰學者讀四書以朱子章句集注爲本次讀儀禮詩朱氏傳書蔡氏傳易先朱子啓蒙本義以達程傳春秋胡氏傳張氏集注

鄧文原曰經籍之弗墜繄漢儒是賴　又曰六經之書先聖王之道在焉故六經在天地亘萬古而無敝有興衰理亂之不常者人也而非書也

李允會翀曰孔子經法於易則溯伏羲以本無言書則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采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污隆天人之道至矣

蒲道源曰漢置五經博士取其專且精也今之學者恥一經之不該及究其歸趣則茫然莫擴又或以注釋經義媒仕進者視其書皆掇拾先儒已成之書初無自得之實而徒耗蠹紙劄厖亂經訓益使人厭之今欲令學者各守一經則不免於陋欲兼通諸經則汗漫而不精欲拒注釋之煩雜則恐或廢其善欲容而受之則易惑學者其何以矯其弊而適其中乎

虞集曰昔者周公因堯舜禹湯之傳制典禮以成文武之業布之天下傳之後世周道之衰有司廢墜仲尼悉周公之遺緒無其位以行之贊其辭於易載其蹟於書詠其聲於詩正其法於春秋而周公之制作盡在是矣　又曰古人制作見於後世者學士大夫求之詩書易春秋而儀禮周官其專書也

吳師道曰道散於羣經會於四書經者道之所存而事之本也

許謙曰六經載道之器欲求道者不可外乎經　又曰詩以順性情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以示聖賢之功用春秋以誅賞其善惡　又曰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存傳注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注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爲德行發而爲文章事業則所謂行道也

袁桷曰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尤盛唐附益之制愈詳密今可考也自宋末年學者臂腐舌敝止攻四書之注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入皆以爲俗吏而鄙棄之卒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於四書近於宋世之末尙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於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於誠敬言樂止於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辭章也謂之玩物喪志殊不知通達之儒灌膏養根非本於六經不可也

柳貫曰六經垂世立教之言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

吳萊曰古之學者常得其師傳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旣失其師傳苟非明道則不能以知經　又曰聖人之言記諸論語垂在六經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也

歐陽起鳴曰聖經未作吾道一天地也斯時也六經之道藏於人心聖經旣作吾道一日月也斯時也人心之道藏於六經秦人累經書而畀炎火孔子周室之藏始灰吾道一晦蝕也然而六經之藏未始灰漢人噓聖經之爐而復然孔氏屋壁之藏始出吾道一吐氣也然而六經之藏未始出六經之道先太極而始後太極而終無古無今無顯無晦道無不在也

張采曰學校庠序之設非六經無以教天下之大且衆舍六經無以學見諸事物則民生日用之不可離措諸天下國家則亘千萬世而不可易

洪希文曰九經四十八萬字

陳櫟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未善淳熙以來講說尤與洙泗不類　又曰後世之銅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詞綺語何與　又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覩其形所以不知妍媸惟人言是信

黄澤曰唐人考古之功如孔穎達賈公彥最精密陸德明亦然宋代諸儒經學極深但考古之功却疎若以宋儒之精用漢魏晉諸儒考古之功則全美矣

朱隱老曰聖人之於經也其託始有原其要終有柢其指事有情其命名有義　又曰仲尼之修經爲天下計爲來世計也苟有志乎爲學則上自天子下至匹夫皆可以學仲尼也

楊維楨曰善讀易者以知來善讀書者以辨事善讀詩者以正性善讀春秋者以知往善讀禮樂者以制行和德聖人其無餘蘊矣學者幸有聖人之書可讀則聖人之蘊在我不在聖人也

鄭元祐曰與天地相久遠者聖人之道也六藝百家莫不折衷於聖人而後定觀於詩而性情得其正於書而政紀得其宜於禮而敬於樂而和於易則有以驗陰陽於春秋則有以定名分聖人之功與天地高深迄於今而不墜者六經所以統天地之心也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說三 說經下

明孝宗曰六經載聖人之道宜講明體行務臻實用

朱升曰大哉六籍之功乎立天地之心植生民之命措斯人於至治傳是道於無涯先聖後聖因時而起制作傳述其事不同而此心此理則未嘗異也是故詩者人情之宣也書者政事之紀也禮者列義理之序而樂者陶天地之和也易者上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而春秋者夫子所以正王道而明大法者也聖人之道載於經聖人之心無窮經之理亦無窮也

王禕曰載籍以來六經之文至矣凡其為文皆所以載道者也陰陽之變化載於易帝王之政事載於書人之情性草木鳥獸之名物載於詩君臣內外之名分人事之善惡載於春秋尊卑貴賤之等聲容之美以建天地之中和載於禮樂此其為道實至著至久與天地同化而同運者而皆託於文以見嗚呼此固聖人之文也與世有作者舍聖人則無所為學其為文也苟以載夫道雖未至於聖人之文其必不謬於聖人者矣　又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皆於是乎在是故世之學者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我之文而我之文一本於道矣　又曰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措諸實用為國家天下者所不可一日或廢也孔子嘗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謂聖人未嘗見諸行事而惟六經是作顧遂以空言視六經而訓詁講說之徒又從而浮詞曲辨淆亂之於是聖人致治經世之用微矣　又曰治易必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必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即誠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誠故曰治易必始於中庸也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亦本原於明德故曰治書必始於大學也春秋以貴王賤霸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烈闢異端距邪說其與時君言每先義而後利故曰治春秋必始於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言詩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禮以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鄉黨以至於朝廷莫不具焉樂以象功德而論語之言樂自韶武以及翕純皦繹之說莫不備焉故曰治詩及禮樂必始於論語也此四子六經相通然也　又曰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錄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數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脞語之並興其為說不同為教亦異而其為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畝有不能徧觀而盡識者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皆於是乎在乃厄於秦讖緯於漢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宋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為己任以先王之制為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粲然方冊閒矣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淑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而所學始不徒為空言也

宋濂曰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人而為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偽未有不合乎道而不可行於世者也故易詩書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為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他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逮疵烏足以為經哉　又曰文當以聖人為宗古之立言簡奇莫如易又莫如春秋序事精嚴莫如儀禮又莫如檀弓又莫如書書之中又莫如禹貢又莫如顧命論議浩浩而不見其涯又莫如易之大傳陳情託物莫如詩詩之中反覆詠歎又莫如國風鋪張王政又莫如二雅推美盛德又莫如三頌有闔有開有變有化脈絡之流通首尾之相應莫如中庸又莫如孟子孟子之中又莫如養氣好辨等章人能致力於斯得之深者固與天地相始終得其淺者亦能震盪翕張與諸子

較所長於一世蓋文之所存道之所在也文不繫道不作焉可也　又曰孔子傳易孟子釋詩加數言而其意炳如辭不費也辭之費經之離乎漢儒訓經使人緣經以求義優柔而自得之有見乎爾也近世傳文或累千言學者復求傳中之傳離經遠矣造端者唐之孔穎達乎　又曰五經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　又曰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戴良曰仁義禮智皆人所固有聖人因人之所固有而爲之教焉喜怒哀樂之情人之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情而美刺之於是乎有詩詩者人之情也情雖易放而辭讓之心則其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心而爲之節文於是乎有禮禮者敬也敬則自處卑矣以其自卑之勢而又有書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上下既通然後以其吉凶悔吝之機而作易焉易作而春秋繼之蓋至於春秋則人之固有者舉亡之矣然亦以其是是非非而爲之斷焉聖人爲教之備如此

朱右曰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羲軒之文見諸圖書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易書詩禮春秋故易以闡象其文奧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

胡翰曰六藝之文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禮樂也樂亡而禮僅存其三曰儀禮也周禮也禮記也漢儒槪而言之以爲六藝史遷曰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窮年不能究其說累世不能通其學聖人之言豈越□若是哉火於秦汨於漢加之傳注日以滋蔓故習於訓詁者溺於專門流於術數者拘於災異否則辭章而已學者誠以身體之以心會之則聖人之道不在於書而在吾身吾心矣

劉迪簡曰漢儒多分章句有破碎五經之患宋儒詳衍義說有傳會五經之患

劉三吾曰六經載道之書也四書明理之書也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詠性情春秋以正名分禮以謹節文樂以宣功德道無乎不在也大學其入道之戶庭乎中庸其造道之閫奧乎論語無非教人操存涵養之要孟子無非教人體驗擴充之功故求道必自六經始求六經必自四書始

季應期曰窮經以致其用反躬以踐其實不如是讀書奚益

王紳曰聖人垂訓方來於六經尤著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霸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爲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疎而極密故學者舍六經無以爲也　又曰聖人因自然之道著爲自然之文故因其變化之理而成易因其訓誥之體而成書因其治化之蹟而成詩因其襃貶之法而成春秋因其□□之□而成禮因其和暢之用而成樂此六經之文所以終天地亙古今而不易者以其出於自然也

方孝孺曰五經者天地之心三才之紀道德之本也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諸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諸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諸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諸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內外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子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達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　又曰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棄易作程乎易辨治亂政之蹟乎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乎詩以蕩邪善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城乎措之孔易施之孔明乎　又曰聖人嘗言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是學詩可以爲政也豈惟詩爲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所自出也易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爲政者莫大乎易論禮者謂班朝治軍涖官行法教訓正俗分爭辨訟非禮皆不可則禮又政之本也　又曰聖人之言不可及上足以發天地之心次足以道性命之原陳治亂之理而可法於天下後世垂之愈久而無弊是故謂之經　又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八聖人之言行文章具在六經故後之學聖人者舍六經無以爲也　又曰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　又曰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未可伐也則古者以治經與否觀國之興廢也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則以學經與否觀家之存亡也經之於人其重也如此　又曰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衍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　又曰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於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

練子寧曰經所以載道士之欲明聖賢之道者必急於治經經既治則天下之理有不足明而天下之事有不足識者矣

王達曰古者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開物成務書以紀政事著道統之傳詩以道性情俾人知感創春秋示法戒嚴內外之辨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總而計之不過數十卷簡易精切莫踰於茲君子誠欲求道舍此而他求可乎

胡儼曰經者常行之典所以載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言大訓存焉曰易詩書禮樂此五經之見於白虎通者曰易書禮詩春秋此五經之見於法言者曰詩書禮樂春秋此五經之見於藝文志者其見於經解者曰詩書樂易禮春秋爲六經曰七經者於易書詩春秋而益以三禮曰九經者於七經而益以孝經論語至於十經則又於五經而加以五緯也夫經之名與數雖不一所以載道則一耳君子窮理以達道力學以致用必以讀書爲本讀書者必以經爲之本

林文曰自夫子之刪述顏曾思孟之授受六經之道煥然大明如日中天有志於學者誦其經而究其心則聖人之道不可勝用矣

葉儀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辭奧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由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己意而妄有是非也

薛瑄曰六經四書皆聖賢之言也由其言以得其心則在人焉爾　又曰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爲大學之體要誠爲中庸之體要仁爲論語之體要性善爲孟子之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該萬殊也荀揚諸子之書辭亦奇矣論亦博矣其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　又曰舍五經四書與周程張朱之書不讀而讀他書是猶惡觀泰山而喜邱垤也

彭勗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非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羣聖之大成也濂洛關閩之學非朱子裒集諸子之言而注釋六經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羣賢之大成也

曹端曰六經四子書天下萬世言行之繩墨也不可不使之先入於心

劉定之曰羣經皆仲尼刪述垂訓然詩書禮尤切實故雅言之觀夫孝經每章之末以詩語結焉論語全篇之終以書事證焉上而至於一拱手之倘左倘右下而至於一動足之蹜如躩如既切切教其禮又孜孜言其故信乎雅言之在詩書禮也後之學者苟非心惟其義口誦其文用功無閒其何以得温柔敦厚之仁於國風雅頌之辭廣疏通知遠之智於虞夏殷周之載成恭儉莊敬之禮於制度品節之閑內以淑身外以用世哉

楊守陳曰古者卜筮也而有易歌詠也而有詩紀載也而有書有春秋行有禮奏有樂皆烝民日用之常皇帝王治世之典而天下之道自一而萬無弗載於是矣

張寧曰六經四書其言皆弘妙而淵懿周密而精純渾渾焉噩噩焉而相爲備具未始致意於文字也

何喬新曰經以載道道本於心夫子祖述憲章垂六經以詔萬世易作而吉凶禍福之驗該矣書作而治亂存亡之戒明矣詩作而吟詠性情之美極矣動盪天地之中和而爲禮樂斧衮二百四十年之善惡而爲春秋由是二帝三王之道益明於天下然六經心學也是故說天莫辨於易由吾心卽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聖人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秦漢以來心學不傳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大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純世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國家安得而善治鄉閭安得有善俗乎　又曰漢宣帝詔諸儒講經於石渠章帝會諸儒講五經於白虎觀如蕭望之之經術劉向之精忠則講論於石渠者也如丁鴻之至行賈逵之博學則講論於白虎觀者也宋之經筵尤重擇人文彥博以三朝元老而與經筵程伊川以一代大儒而爲講官他如賈昌朝范祖禹無非端人正士其所以發聖人之經窮典籍之奧者班班可考以水喻政得之小旻烹鮮喻治得之匪風此學詩也薄刑緩征荒政講之修德承天視祲論之此學禮也上承下施盡取諸鼎亂極生治盡取諸萃易學明也說命三篇特誦三句五子之歌再誦六句書學深也論魯封疆講鄭鑄刑此明春秋而知之大學修身中庸入德此講禮記而知之得人如此其有裨於君德豈淺也哉

程敏政曰道原於天性於人具於聖人之六經經也者聖人修道之教而人所以爲窮理盡性明善誠身之學者也自性學旣微六經常爲空言於天下凡師之所以授徒上之所以取士者亦徒曰明經而經反晦者千餘年至宋兩程夫子始得聖學於遺經紫陽

夫子實嗣其傳其説經以詔來學於易於詩皆手筆也於書於禮於樂則指授其及門之士而學庸語孟四書所以爲治經之階梯者又皆煥乎炳如無復遺憾夫然後天下後世之人知明經將以復性而足致夫體用一原隱微無閒之極功嗟夫六經明晦世道之汚隆繫焉必窮理明善以求經之明盡性誠身以求經之所以明則有功於世教豈不盛哉　又曰宋末元盛之時學者於六經四書纂訂編綴曰集義曰附錄曰纂疏曰集成曰講義曰通考曰發明曰紀聞曰管窺曰輯釋曰章圖曰音考曰口義曰通旨棼起蝟興不可數計六經注脚抑又倍之

章懋曰聖賢之道載諸經具之吾心而著于日用事物人倫之閒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一一反之身心實踐而力行之求之吾心而無慊斯考之聖賢而不謬驗之內外而無怨矣

黃諫曰書之可信者經焉耳矣經之外未足盡信也

桑悦曰易始于皇書始于帝詩始于王春秋始于伯禮之與樂所以經緯皇帝王伯者也由伯而下棄禮絶樂有不可勝言者矣聖人因作春秋以閑世變明王道抑霸功以達易書詩禮樂之事業是故存乎易以全春秋之變存乎書以全春秋之恆存乎詩以全春秋之藴存乎禮以全春秋之序存乎樂以全春秋之和而易書詩禮樂又所以存乎春秋者也六經各一其體用論其大分五經者春秋之體春秋者五經之用　又曰孔孟既沒六經七篇之傳所以續其亡以施教也苟讀孔孟之書而不潛心其爲人不爲徒讀也邪

王鏊曰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文字皆從經出也即如七月一篇敘農桑稼圃內則敘家人寢興烹飪之細禹貢敘山川脈絡原委如在目前論語記夫子在鄉在朝使儐等容宛然畫出一箇聖人孰謂六經無文法　又曰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剩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尚遺孔門之舊諸儒掇拾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説其後鄭玄之徒箋注訓釋不遺餘力雖未盡得聖經微旨而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説盡廢然其閒有不可得而廢者好古者不可不考也

張吉曰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今士子業一經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

石瑤曰聖人之道載在六經王者用之以定四海其臣用之以弼其治其民用之以親親長長幼幼養生送死而無憾何莫非六經之功哉

王啓曰自夫子删述六經而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寓於易書詩春秋禮樂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夫子恐人好高而反失之也故其爲教博文約禮之外性與天道罕言而論語一書不出問答思辨之閒當時曾子傳其學尚用心於內其作大學則曰格物致知猶吾夫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其作中庸則曰擇善思誠猶吾曾子也子思傳之孟子其作七篇則曰知言明善猶吾子思也惜乎其書存其人亡異端之説始熾猥以百家之言厠於其閒學者莫知所宗幸而四子之澤未泯漢董子思所以禁之首請罷黜百家以尊孔子其後始置五經博士四子得列講師而百家不致與六經抗衡矣

楊廉曰先六經而後諸子百氏此讀書之要也　又曰大學以格物爲先格物以讀書爲先所讀之書五經四書其本領也

楊廷和曰六經自古聖賢正學之心法在焉諸賢之所謂學者不出乎是

顧璘曰六經者禮義之統紀文章之準繩也學者不根六經無以成學　又曰孔孟所引詩書多斷章取義不拘拘於章句蓋義理乃其精微文辭特糟粕耳至宋儒泥章句立主意雖於文字之際有所發明卒使六經之旨拘牽執滯而無曲暢旁通之趣實訓詁之學爲之害也　又曰六經之文非仕與學者限於藝而不得爲也奈何排其戶不歷其奧乎　又曰六經道之綱也苟舉其綱萬目咸正

何瑭曰聖賢之道昭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

王廷相曰六經者道之所寓故仲尼取以訓世八索九邱連山歸藏非不古也道不足以訓仲尼則棄之故後世無聞

崔銑曰先王之道存乎經學者倦於行於是乎探性命之談亡其本矣夫慕父母者孝子之行也履六經者醇士之學也是故經明而習同習同而德立德立而化行化行而後天下國家可從而理矣　又曰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無樂乎斯焉爾

方鵬曰五經四書一也漢人讀之爲訓詁之學唐人讀之爲辭章之學今人讀之爲科舉之學善讀之者同而用之者異也

邵銳曰經也者天地之心聖賢之精蘊皆於是乎在故經明則道明道明則天極以立地維以張人紀以定而天下之能事於是乎畢矣

王道曰學者讀聖人之經於千載之下求聖人之意於千載之前必須虛懷觀理以求至當歸一之趣不可橫立偏見而反牽引聖言以徇己意也

薛蕙曰易之言有不同乎書者矣書之言有不同乎詩者矣各經之言或先或後或彼或此何必一一強同乎亶要其歸觀其所以同可耳

桂萼曰讀大學必如親見孔子曾子讀中庸必如親見子思讀論語必如親問孔子於洙泗之上讀孟子必如親事孟子於齊梁之閒

王守仁曰經常道也以言陰陽消息之行則謂之易以言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歌詠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誠正邪僞之辨則謂之春秋六經者吾心之紀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

許誥曰六經所載皆聖王治民之道欲求道者舍是無所用心矣

陸深曰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於經者咸得附矣

湛若水曰聖人之治本於一心聖人之心見於六經故學六經者所以因聖言以感吾心而達於政治者也

祝允明曰經業自漢儒迄於唐或師弟子授受或朋友講習或閉戶窮討數布演繹難疑訂譌益久益著宋人都掩廢之或用爲己說或稍援他人必當時黨類吾不知先儒果無一義一理乎亦可謂厚誣之甚矣其謀深而力悍能令學者盡棄其學隨其步趨迄數百年不悟不疑而愈固太祖皇帝令學者治經用古注疏參以後說而士不從也嗚呼試閱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之學其義指理致度數章程何等精密弘博宋人不見何處及之況並之又況以爲過之乎此非空言可強辨解也

黃佐曰六經文之至也不可以擬而續也後之爲文者舍六經奚以哉

應裕曰孔子集百王大成非不可博取然所刪述六經而已所信用者周禮而已所傳授者論語而已

楊慎曰宋儒說經其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己見夫六經作於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經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其舊而獨悟於心乎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又曰六經日用之五穀也人豈有一日不食五穀者乎

楊天祥曰五經備天地萬物之理讀之每徹一卷心曠神怡視聽俱新不出戶庭十年備之矣雖不足以喻人亦足以自喻也

鄒守益曰五經四書聖人救世之藥方也

徐公階曰經也者聖人以扶人極以開來學其道甚大羣籍不得並焉

鄭公曉曰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訕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注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譏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要之古注疏終不可廢也

林雲同曰天地聖人之蘊盡於六經六經垂憲之功成於夫子

蘇祐曰聖人垂教六籍森列立天人之極達皇王之軌究陰陽之變溯造化之原謹名分之微約性情之正則皆心之用而經之所由著也雖有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殊弗外於心苟善治焉其於經不合者寡矣

孔天胤曰六經者聖人之心也所謂天地之道民物之彝宇宙之極而非言語文字云爾也繇是變通之而爲易經綸之而爲書歌詠之而爲詩節文之而爲禮和暢之而爲樂法制之而爲春秋皆自其心出之者也

王崇曰聖人不可得見所可見者聖人之書易書詩春秋禮樂是也易言乎其命也書言乎其行也詩言乎其思也春秋言乎其識也禮言乎其體分也樂言乎其風氣也皆聖人之所爲文也是故君子能遂義不殉於時則庶乎易矣適德不詭於中則庶乎書矣慎動不離於正則庶乎詩矣鑒徵不闇於公則庶乎春秋矣修則不欺於教則庶乎禮矣軌物不失於和則庶乎樂矣

薛應旂曰聖人作經易以道化書以道事詩以達意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春秋以道義先後聖哲上下數千百年究其指歸無非所以維持人心於不壞也人乃任末棄本各出意見或爲訓疏支辭蔓說炫博務奇門戶爭高相傾交毀而彼此枘鑿後先矛盾遂使學者之耳目應接不暇而本然之聰明反爲所蔽焉況乎不遵經而遵傳今日之經已爲世儒之經非復古聖人之經矣正猶讀方書

而不知治病反以庸醫之說而亂炎黃之真也其害可勝言哉
又曰漢之窮經者易如田何以及施孟梁邱書如伏生以及歐陽大小夏侯詩如申公以及轅韓大小毛公禮如高堂生以及后蒼大小二戴春秋如公羊穀梁以及劉氏嚴氏其諸若馬融劉歆鄭玄孔穎達諸人轉相授受而注疏作焉雖其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當然於秦火之後而非此數人則六經幾乎息矣至宋鄭樵乃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信斯言也則是漢儒之罪盡又不止於秦火也然自今觀之漢去古未遠而聖人之遺旨猶或有得於面承口授之餘故宋儒釋經遂多因之而闕文疑義一以注疏爲正如九六老變孔穎達之說也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河洛表裏之符宗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還相爲宮鄭玄之說也其擇言之廣取善之公要在明乎經而不失聖經之意耳豈得盡如夾漈之論哉蓋漢儒之學長於數若儀文節度之煩蟲魚草木之變皆極其詳其學也得聖人之博宋儒之學長於理若天地陰陽之奧性命道德之微皆究其極其學也得聖人之約合是二者而虛心體認則天機相爲感觸當自默會於燕閒靜一之中超然悟於意言象數之表而吾心之全體大用可一以貫之而不囿於先入之說不蔽於淺陋之見矣尚何有乘言之淆亂哉

王文祿曰大學之道聞學之宏規論語之旨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

吳桂芳曰惟精惟一者聖人之心而其經綸之迹則今六經之所載者備焉聖人非故以迹而示人也蓋其仁天下之心無窮故不忍以其有盡之身而廢天下萬世可繼之治是故六經作焉六經者道法兼備聖人雖往而備之者足以立政明之者足以立教此聖人爲萬世至深且遠之計也故其舉之於口筆之於書或刪或述者易詩書禮樂春秋其爲言雖殊然皆不離乎彝倫日用之常此吾儒之學所以爲萬世不易之道而與天壤均無敝者也

林燫曰聖人之道不明諸儒晦之也易詩書春秋禮樂聖人所以垂訓也自漢以來傳經者無慮數百家其書學者多有之然聖人之旨愈晦而不章則諸儒之過也夫六經之道同條共貫焉諸儒言之有同有不同易以道陰陽而厄之於數至作太玄潛虛以擬之其失也拘而不通書以道政事武成之篇孟子疑之金縢之冊周公豈宜爲此也必曲爲之說則其失也誣而難信詩以道性情而鄭衛之風皆目爲淫奔所自作何以被之管絃又欲盡廢小序則其失也疎而起後世之疑春秋以道名分誅亂臣討賊子其大旨固也滕侯以黨惡貶其後世許止以不嘗藥被之弒君故其失也鑿而多端至於禮樂則漢儒之附會爲已甚矣蓋傳注愈繁則聖人之經愈晦曰盡廢傳注可乎曰何可廢也傳注所以明經也與其過而廢之孰若過而存之

王維楨曰經者常也言萬世可常用也故天有常星不見則爲異聖人有常言不用則爲乖六經各一體不相沿也易布卦以經緯相錯書序事以都俞造端詩紀德以比興發義禮樂陳器數以問答成章六經之道明哲所不能踰也

皇甫汸曰道散於天地而載於書謂之文文以載道謂之經六經作而天地之道闡矣天下之文肇矣

周子義曰聖人之作經也因人心自然之理而爲之闡明開發其言明白剴切而可深思故因人心之有陰陽也而爲之贊易因人心之有政事性情也而爲之刪詩書因人心之有名分節文也而爲之修春秋定禮樂理如是而至聖人之言亦如是而止

田一儁曰昔者聖人之作經也樞紐造化陶冶性情綱紀政事宣達中和扶植名分垂恆久之至教洩神化之奧旨莫非道也經以載道而後世之書多僞則聖人之經棄矣學以致道而後世之儒多雜則聖人之學病矣經不可使棄也是故惡夫僞也學不可使病也是故惡夫雜也

馮時可曰六經無浮字　又曰漢儒之於經臺史之測天也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

吳中行曰秦人坑燔之後經術熄矣漢儒傳經之義而六經賴以不亡叔世汨溺之餘理學晦矣宋儒窮經之理而六經因之益顯

王敬臣曰六經文之本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如之何

陳師曰太昊畫八卦則易之始也又有網罟之歌則詩之始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則書之始也

章潢曰經常道也以言陰陽消息之行則謂之易以言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歌詠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性情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誠僞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

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懽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懽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又曰易以道人心之中正書以道人心之秩敘詩以道人心之和平禮以道人心之品節春秋以道人心之是非則是人心爲五經之本也　又曰五經聖賢述作不齊要皆定之孔子以垂教萬世易以象教書以身教詩以聲教禮以理教春秋以名分教若各一其義也然道一也

何洛文曰五經非他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古今人所同也故易不過道吾心之時書不過道吾心之中詩不過道吾心之無邪春秋不過道吾心之公禮樂不過道吾心之序與和使人人各得其心之自然則天地常位萬物常育五經可以無作而顧有不能者是以聖人筆之于書俾反求而自得之蓋非有意于立言而不得不作也

沈堯中曰道統之在天下由伏羲而堯舜而禹湯而文武周公孔子上下數千百年若斷若續迄今猶可尋繹者經是已伏羲吾得之易堯舜禹湯文武吾得之詩書周公得之禮孔子得之春秋合五經而序之迺知數聖人之統系存焉

陳于陛曰聖賢垂世立教莫備于五經五經者天地自然之文生人日用之具五經之道明則諸子百家之說若權設而不可欺以輕重繩陳而不可欺以曲直賴以見聖人之心者獨此而已

葉向高曰九經者聖言之至約至博者也

唐公文獻曰經之存於世若日星麗天岳瀆亙地學者見作者之心於千載之上賴有注疏存焉漢之諸儒磨礱以歲月窮殫以心力然後成一家之言其所持論皆師門所授搢紳長老之所傳聞要以發明聖學歸於道德者多也自談者謂漢儒窮經而經絕至以訓詁支離剟於燔燬抉瑕摘釁掩其弘獎往哲羽翼之功幾不存於世矣

劉曰寧曰今之談經者專主濂洛諸儒嘗秦火既燔關洛未起微漢諸儒彼宋人豈眞能於蓁蕪之閒遂彷彿其意而接其傳耶不見夫越人之治絲乎漢儒三櫟拮据尺櫛寸比疏之引之緒井井然理也宋人則因之以收組織章甫之效世徒見其爲章爲甫也而遂忘拮据者之爲力可乎哉

鄭瑗曰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

胡應麟曰夏商以前經卽史也尙書春秋是已周秦之際子卽集也孟軻荀況是已　又曰尙書經之史也春秋史之經也中庸孟子子也而其理則經也　又曰六經之學廣大閎深歷世名儒第專其一有專於易者有專於書者有專於詩者有專於禮者有專於春秋者有專於爾雅者若馬融鄭康成賈逵王肅劉炫崔浩孔穎達陸德明數子諸經並釋六籍兼該義或未精博斯稱極宋世鉅儒精於析理博匪所先新安後出兼綜二家旣精且博矣　又曰宋初邢昺孫奭等尙多以注疏顓至閩洛談理而經學迥別前代

鄧觀曰文莫粹於經聖賢以其精蘊而形諸辭辭可以已聖賢必無事於作作焉者不得已也

焦竑曰經者性命之奧政治之樞文章之祖也

顧起元曰漢建初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四經乃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也漢藝文志云學五經乃詩書禮樂春秋也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乃書詩禮易公羊春秋也揚子法言五經爲辨乃易書禮詩春秋也唐五經博士乃周易尙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也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乃周易尙書毛詩禮記春秋也禮記經解六藝政教得失乃詩書樂易禮春秋也史記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乃禮樂書詩易春秋也莊子天下篇六經與上同漢武表章六經乃易書詩禮樂春秋也秦宓曰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又傅咸有七經詩隋樊深有七經義綱七經論乃易書詩三禮春秋也宋劉敞有七經小傳乃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經典釋文序錄九經乃易書詩三禮春秋孝經論語也漢書藝文志九經唐谷那律稱九經庫章表微著九經師授譜後唐校九經鏤板於國子監乃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也南史周續之通十經乃五經五緯也宋百官志國子助教十人分掌十經乃周易尙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論語孝經也莊子孔子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又加六緯一說易上下經幷十翼也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今十三經注疏國子監刊本乃易詩書禮記周禮儀禮左氏春秋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也

高攀龍曰三代而後聖王不作於是孔子出以六經治天下決是非定好惡使天下曉然知如是爲經常之道越志者欲有所肆焉民得執常道以格之故亂臣賊子不旋踵而誅是六經者天之法律也天下之所以治而亂亂而復治者以六經在也　又曰六經皆聖人傳心明經乃所以明心明心乃所以明經明經不明心者俗學也明心不明經者異端也

陳懿典曰甚哉王通氏之黜漢而自尊其續經之功也其言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于古今詩失于齊魯其訟言而攻之也無非欲自尊其所述七制之書關朗之易元經續樂與六籍並而卑當漢人之注疏爲不足道也自文中子之言出而訓詁家絀矣傳至宋儒則詆訾漢儒愈力甚且曰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窮經而經絶則又陰祖通之言而益重漢人之罪也嗟夫貶漢所以尊宋也不知秦灰方燼孔壁乍起自漢始除挾書律之歲以至于宋其閒千有餘載六籍之文不至于澌滅殆盡以俟後人之講明而表章者伊誰之力也設令遺經散逸異端縱橫卽有宋諸儒何所據以加論著之功續不傳之秘哉

謝肇淛曰宋儒貶經太過者至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信經太過者至以周禮爲周公天理爛熟之書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禮實非周公之書也至歐陽永叔以繫辭非孔子之言抑又甚矣

錢謙益曰十三經之有傳注箋解義疏也肇于漢晉粹于唐而是正于宋熙寧中王介甫憑藉一家之學創爲新義而經學一變淳熙中朱元晦折衷諸儒之學集爲傳注而經學再變再變之後漢唐章句之學或幾乎熄矣宋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于遺經而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爲能事漢儒謂之講經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卽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則亦宋儒埽除章句者導其先路也宋史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絶續之大端也經學之熄也降而爲經義道學之偷也流而爲俗學輇材小儒敢于嗤點六經皆毁三傳學術蠱壞世道偏頗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經而已矣誠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反經必自正經學始

趙襛生曰讀經者求天地之道于易求帝王之道于書求諸侯之道于春秋求大夫士之道于禮求民物之道于詩

喬可聘曰六經之義驗之于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今人讀孔孟書乃秖爲榮肥計便是異端如何又闢異端

柴紹炳曰春秋載夏五郭公杞子伯甲戌己丑之類以其傳疑未嘗輒加增損論語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至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刪訂經文二程改大學朱子作孝經刊誤將舊文併省分屬經傳而删其字句夫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改孝經大學此等事聽先儒自爲之勿效之也

顧炎武曰改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曰曆數之下改康誥惟三月哉生魄一節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康誥曰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爲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甘棠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三章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改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節於六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　又曰古人之文變化不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又曰讀書不通五經者必不能通一經

□□□曰六經自秦燼而後非漢儒專門訓詁後卽有濂洛大儒亦無從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在當時各自名家至今日而存亡或異然其源流猶可取而考證也

黄虞稷曰五經遠溯源朱子出而學益明雙湖雲峯兩胡氏之於易慶源輔氏之於詩九峯蔡氏之於書勉齋黄氏信齋楊氏之於禮清江張氏之於春秋闡明羽翼等于漢儒家法而義理過之

陸隴其曰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爲沒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　又曰漢儒多求詳於器數而闊略於義理聖人之遺言雖賴之以傳而聖人之精微亦由之而湮至濂洛關閩諸儒出卽器數而得義理然後聖人之旨昭若白日而六經之學於是爲盛

按西漢經師各有家法其授受流派儒林傳載之詳矣其後費直京房之說行而爲施孟梁邱之易者寡杜林古文興而爲歐陽大小夏侯之書者疎毛傳廣而齊魯韓詩漸衰左傳立而嚴顏春秋幾熄范史述儒林不能如班氏之

備稽之歐陽子趙氏洪氏所錄碑碣治梁邱易則有重安侯相杜暉慈明治歐陽書則有郎中王政季輔鄭固伯堅綏氏校尉熊喬鄉令景君又有閻葵襲叔謙治小夏侯書則有閻葵廉仲絜治魯詩則有司隸校尉魯峻仲嚴執金吾丞武榮舍和治韓詩則有郎中馬江元海山陽太守祝睦元德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叔河從事武梁綏宗費縣令田君中常侍樊安子佑治嚴氏春秋則有祝睦處士閻葵班宣高豎子讓公謙泰山都尉孔宙季將巴郡太守樊敏升達祝長嚴訢少通文學掾百石卒史孔龢治顏氏春秋則有魯峻此皆史傳所不載考古君子續九經師授之譜所當補入者也

又按五經始出多係古文辭義艱晦非得訓故其何能通博士轉相授受不無異同石渠虎觀講說紛綸帝臨親決歷久而後論定漢之經師用力勤而訓義艱有功於經大矣而又兢兢各守其師說遇文有錯互一字一句不敢移易其尊經也至莫有侮聖人之言者平心以揆之漢人亦何罪之有乃宋人之論謂詩因序而亡經因窮而絕至以訓詁之害等于秦火之燔毋乃過與嗚呼帖括盛而經義微語錄多而經義少于是孔子之廡配食祧漢而躋宋說經者退而高談性命者始得進矣

又按五經垂世昔賢方之于海比之日月久而常新挹而不竭蓋合羲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注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諄諄誨人以讀書之法先從四子始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于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凡漢人南人第一場試經疑二問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若蒙古色目人第一場試經問五條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亦用朱氏章句集注則舍五經而專治四書矣明代因之學使者校士以及府州縣試專以四書發題惟鄉會試有經義四道然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於經義僅涉略而已至于習禮者恆删去經文之大半習春秋者置左氏傳不觀間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經學于是乎日微海其可枯乎日月其可晦乎此學者之所深懼也竊昧之見斟今酌古謂試士之法學使而下宜經書並試先經後書鄉會試亦然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于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若夫元人之試經義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迨明洪武中損益之春秋得兼用張洽集注禮記則用陳澔集說要仍不廢古注疏而永樂諸臣纂修大全類攘竊一家之書以爲書廢注疏而不采先與取士程式不協何得謂之大全乎所當覈諸書所本各還原著書之人別事纂修可也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說四 說緯

桓譚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又曰讖出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自孔子誤之甚也

張衡曰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簒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世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簒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曆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曆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尹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班固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

蘇竟曰孔丘祕經爲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

王充曰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

韓勑曰八皇三代至孔乃備三陽吐圖二陰出讖

荀悅曰世稱緯書仲尼之作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辯之蓋發其僞也或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所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

孟達曰夫不經之言而有驗應者號曰世讖也

劉熙曰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圖度也盡其品度也讖纖也其義纖微也

摯虞曰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

范曄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又曰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漢自武帝好方術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猶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位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蕭綺曰童謠信於春秋讖辭煩於漢末

劉勰曰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晰而鉤讖葳蕤按經驗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僞二矣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僞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既倍擿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乃技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

劉昭曰緯候衆書宗貴神鬼出沒隱顯動挾誕怪該覈陰陽徵迎起伏或有先徵時能後驗故守寄攜思雜稱曉輔通儒達好時略文辯公輸益州員於張衡之詰無口漢輔炳乎尹敏之諷圖讖紛

僞其俗多矣
隋書經籍志曰說者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幷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汜曆樞含神霧孝經句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爲讖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顚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爲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

唐章懷太子賢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曆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孔穎達曰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　又曰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者也

楊侃曰緯書之類謂之祕經圖讖之書謂之內學河洛之書謂之靈篇

徐鍇曰圖讖之興興於兩漢自唐堯申四岳之命箕子陳五行之書河圖洛書聖人則之此天所以陰騭下民而聖人知命之術也自董仲舒劉向博極其學自餘諸子多非兼才其陳說圖讖皆玄契將來然離合文字本非其術至使所作符命文字皆俗體相兼顚之推論之詳矣又童謠符讖亦天所以告俗人或時之讖占候者隨事而作以傳俗閭未可以文字言也

余靖曰緯候相高號雖同於怪牒與墳一貫理終異於神經齊七政於璣衡本殊象祕立五經之管鑰當備微文

歐陽修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篇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古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之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駮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駮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又曰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漢興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雜僞而諸儒方共補緝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鄭玄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沒溺而時君不能斷決由是郊邱明堂之論至於紛然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爲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雖然禮之失也豈獨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爲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爲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爲黷也

鄭樵曰讖緯之學起於前漢及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獨非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隋煬帝發使四方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有其學至唐惟餘書易禮樂春秋論語孝經七緯詩二緯共九緯而已

胡寅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竊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寖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

安受尚書大義與攷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邪　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載者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晁公武曰緯書起漢哀平光武既以讖立故篤信之陋儒阿世學者甚衆鄭玄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歷代革命之際莫不引讖爲符命故桓譚張衡之徒皆深嫉之自苻堅之後其學殆絶使其尚存猶不足信況又非其眞也

洪適曰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爲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眭孟覩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子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爲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譏牛僧孺而其兆爲朱溫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強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内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占筮言事如神然皆不免於身誅家族況其下者乎

呂祖謙曰讖記之僞易知只緣光武以符命起故篤信之亦是欲藏明也楊春卿有祖傳祕記而爲公孫述將以殺身讖記之學何益讖記出于術數之士豈無小驗然無益于治亂徒足爲害耳人主以讖害政學者以讖害身隋文帝創業大類始皇然始皇焚書文帝焚讖利害相反也　又曰讖記之學以術數推天人以爲天災人事皆有定數如此將怠於修省急于消伏以天變言之君子雖可假此以去小人小人亦將假此以害君子以正治邪猶慮不勝況以邪治邪乎襄楷以天文星象言宮女之禍雖感帝能寬其死至上琅邪于吉神書其不以左道誅者幸也

葉適曰河出圖洛出書孔子之前已有此論其後遂有讖緯之說起于畏天而成于誣天矣

陳普曰五經正義多引讖緯反害正經皆可刪

陳振孫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志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責矣二百年閒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浸微矣攷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絶僞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唐志數内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孝經左右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攷

眞德秀曰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閒蓋得之矣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

魏了翁曰凡緯書皆三字名如乾鑿度參同契等皆然鄭康成俱有注是經書緯書盡讀也

劉炎曰或問六經讖緯之是非曰夫子不語怪力亂神讖緯不足信明矣用以釋經是則漢儒之罪也

王應麟曰鄭康成引圖讖皆謂之說易緯曰易說書緯曰書說嫌引祕書也　又曰宋符瑞志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矣是以聖人爲巫史也緯書繆妄而沈約取之無識甚矣

黃震曰讖書謂孔子預知秦皇上我之堂然始皇實未至魯

陳普曰王莽以哀章金匱用賣餅兒王盛爲四將天下所共笑也光武初興又按赤伏符用王梁爲大司空以讖文用孫咸爲大司馬羣情不悅始以吳漢易咸後欲以罪誅梁夫名應赤伏符而有可誅之罪則所謂劉秀者何足道哉且人情所不悅而與河洛圖書同實抑何謬也

王褘曰緯書漢儒以爲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凡三十六篇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與七緯各八十一篇而尚書中候論語讖又不與焉大抵緯書之說以謂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漢

哀平之世蓋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則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譎讀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好符命將以此濟其篡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以赤伏自命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爲內學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會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玄輩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因會共王河閒獻王所得古文參而攷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讖緯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寖微遠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僞妄使學者不爲其所亂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點削而其言絕焉

張九韶曰讖緯之說秦以前未之聞也始皇時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此圖讖之所始乎其後王莽以金匱符命而篡漢遣五威將帥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光武即位以赤伏符之文信用圖讖終漢之世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先儒歐陽子嘗議取九經注疏刪去讖緯之文惜乎當時未之能行也

胡應麟曰讖緯之說蓋起於河洛圖書當西漢末符命盛行俗儒增益舛譌日繁其學自隋文二主禁絕世不復傳稍可見者惟類書一二援引及諸家書目具名而已易則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乾坤鑿度乾元序制書則中候璇璣鈐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詩則含神霧推度災汜曆樞禮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禮記默房樂則動聲儀稽曜嘉叶圖徵春秋則元命包演孔圖文曜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論語則摘輔象撰考讖孝經則孝經雜緯孝經內事句命決援神契元命包左右握左右契雌雄圖分野圖第子圖口授圖應瑞圖太平御覽又有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孝經威嬉拒等然隋世所存僅十之三馬氏通考正易緯數種晁陳俱斥爲僞書今惟乾坤鑿度行世蓋易緯又幾盡矣　又曰太平御覽又有易卦軌通圖尚書鉤命決禮記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又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曜河圖挺佐輔河圖帝通紀河圖錄運法河圖真鉤河圖著命河圖闓矩起河圖天靈河圖祕徵河圖玉版洛書錄運法洛書稽命曜等尋其命名亦易緯之數第御覽所引用亦甚希而諸史藝文志馬鄭經籍略幷其名亦無之蓋自唐已亡高士廉等編文思博要或掇拾於宋齊諸類書中御覽又得之博要諸書決非宋初所有也　又曰乾坤鑿度所載緯書太古文目有元皇介次萬形經次乾文緯次乾鑿度坤鑿度次考靈經次制靈圖次河圖八文次希夷名次含文嘉次稽命圖次墳文次八文次元命包共一十四緯今見於類書者惟含文嘉元命包乾坤二鑿度而已垂皇策乾文緯乾坤二鑿度說易者也含文嘉則禮而元命包春秋孝經皆有之不知何者在先而衛元嵩易元包則又因是命名者也今乾坤鑿度全書存其理欲深而甚淺其文欲怪而甚庸其他雜見類書者往往不相遠也　又曰坤鑿度又有地靈母經含靈孕易靈緯經又洛書有靈準聽又地形經又制靈經甚矣其名之衆也蓋此又宋世僞撰乾坤鑿度者依仿御覽所存諸目創立新題故尤可笑　又曰世率以讖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語孝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讖之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概見以爲僅此一種偶閱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讖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與緯體制迥別蓋其說尤誕妄故隋禁之後永絕類書亦無從援引而唐宋諸藏書家絕口不談以世所少知附其目於此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又有以緯侯並稱者今惟尚書中候見目中他不可攷云

朱載堉曰俗謂緯書出于哀平之世王莽好讖乃有妄人撰作諸緯玆說不然蓋緯書之文未必盡出妄人之手其閒繆妄雖亦不無要在學者擇焉而已一切皆以爲妄而棄之則過矣太史公大小戴皆在哀平之前已有通卦驗之書而引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之文豈待王莽而後有哉大抵緯書起自前漢去古未遠彼時學者多見古書凡爲著述必有所本不可以其不經而忽之也

徐常吉曰緯書八十一篇然乾鑿度外又有乾坤鑿度魏伯陽參同契亦易緯也而說者以其入道家遂不列於緯書之目尚書中候論語讖亦不與八十一篇之數則漢之緯書何啻八十一篇已也

顧起元曰易緯六篇書緯五篇詩緯三篇禮緯三篇樂緯三篇孝

經緯二篇春秋緯十三篇是爲七緯共三十五篇目與前章懷太子所舉同諸書所載又有論語緯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共八十一篇其書實不出於孔子蓋漢武購求遺書當時儒者多僞作以應命孔安國毛公輩皆目以爲妖妄哀平之世夏賀良之徒又增爲之王莽謀篡漢因符命以濟其奸光武中興復以赤伏爲援於是其書始行當時張衡桓譚力爭之而不能也賈逵以此論左氏曹褒以此定禮樂京房翼奉以此言易鄭玄何休又以此談經末流既濫不可復障先是毛公孔安國諸人因魯恭王河閒獻王所獻表而章之謂之古學至魏王肅注釋孝經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和之宋大明中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悉焚之而緯書稍戢至唐以來則李淳風輩專明讖學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亦多引緯書以雜其說是時唐志所存緯書尚有九部四十八卷蓋亦不能障其流也至宋歐陽公魏鶴山輩刪而正之而緯學始息然鶴山所作九經要義多引孔穎達正義之說則亦豈能盡斥而遠之哉本朝王子充以爲緯書盡亡今所存者惟易緯乾鑿度不知六經緯書世尚有鈔寫之者不止一乾鑿度已也　又曰讖緯前記之外易又有坤鑿度運期讖乾元序制記書有期中候洛罪級春秋有演孔圖玉版讖孝經有中黃讖論語有素王受命讖比考讖河圖有會昌符括地象稽曜鉤握拒起帝通紀叶光篇著命篇挨命篇洛書有甄曜度寶號命錄運期共二十一篇大都此等多係漢人僞作東漢人所著錄如參同契之名皆三字其爲假託者多難可斷決也

譚浚曰從曰經横曰緯四方南北曰經東西曰緯天象定者爲經動者爲緯文心曰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緯之成經猶絲麻不雜布帛乃成若讖緯乃書之曲說桓譚尹敏張衡荀悅論之詳矣

項德棻曰秦火六經隋火七緯

黃景石曰漢好讖緯極爲不經僉謂起于哀平之世然公孫卿稱黃帝鼎書其作僞者也史記天官書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注言春秋文耀鉤有此語是則讖緯之說久矣

孫瑴曰緯候之興其生於河出圖一語乎自前漢世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增演以廣其意蓋七緯之祖也其錄有曰括地象曰絳象曰始開圖皆以鉤山河之賾曰帝覽嬉曰稽曜鉤皆以扶星象之玄曰挺佐輔曰握矩記皆以闡運曆之要而又有帝通紀眞紀鉤著命祕徵要元考曜視諸緯爲書云

顧炎武曰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興實始於秦人而盛於西漢之末也　又曰自漢以後凡世人所傳帝王易姓受命之說一切附之孔子如沙邱之亡卯金之興皆謂夫子前知而預爲之讖其書蓋不一矣魏高祖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舊唐書王世充傳世充將謀篡位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世充大悅詳此乃似今人所云推背圖者今則託之李淳風而不言孔子

胡渭曰圖讖之術自戰國時已有之漢武帝表章聖籍諸不在六藝之科者皆不得進及其衰也哀平之際緯候繁興頗附于六藝而無所忌憚王莽矯用符命光武尤信讖言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實六經之稂莠也

按緯讖之書相傳始於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於譙氏京氏也徵之於史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已爲緯讖兆其端矣迨新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內四出於是劉京謝囂臧洪哀章甄尋西門君惠等爭言符命遂遣五威將軍王奇等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將軍持節稱天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爾迺光武篤信不疑至讀之廡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爲內學通五經者爲外學蓋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爲所惑焉其見於范史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祕奧又稱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於有道先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於太傅胡廣則云探孔子之房奧於琅邪王傅蔡朗則云包洞典籍刊摘沈祕於郎中周勰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於大鴻臚李休則云既綜七籍又精羣緯於國三老袁良則云親執經緯兼括在手於太尉楊震則云明河洛緯度窮神知變於山陽太守祝睦則云七典並立又云

該洞七典採賾窮神於成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洛咀嚼七經於酸棗令劉熊則云數五經之緯圖兼古業覈其妙七業勃然而興於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於郃陽令曹全則云甄極毖緯靡文不綜於棗長蔡湛則云少耽七典於從事武梁則云兼通河洛於冀州從事張表則云該覽羣緯靡不究窮於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則云兼究祕緯於廣漢屬國侯李翊則云通經綜緯至於頌孔子之聖稱其鉤河擿雒蓋當時之論咸以內學爲重及昭烈即位羣臣勸進屢引洛書孝經緯文蕭綺所云讖辭煩於漢末不經也然鄭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爲說賈公彥疏以漢時禁緯故則又未始不禁之矣自晉以降其學浸微然釋慧皎作高僧傳稱法護博覽六經游心七籍沈約作宋書於天文五行符瑞亦備引緯候之說蕭子顯南齊書志亦然而周續之兼通五經五緯號爲十經直至隋焚禁之後流傳漸罕乃孔氏賈氏徐氏猶援以釋經杜氏歐陽氏虞氏徐氏編輯類書間亦引證今則樊英傳注所載隋唐經籍志所錄太平御覽所採學士大夫能舉其名者寡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八